<html><head></head><body><pre style="word-wrap: break-word; white-space: pre-wrap;">
《婚前试爱》

001章 开始面试

北京。

闹市区高耸的商业大厦的阳光下折射着深秋的光芒璀璨，庭院前的花坛中间，喷泉四溅着水花，一旁大理石的招牌上——蓝海豚娱乐公司几个大字更是耀眼无比。

能进入蓝海豚那就等于一脚跨入了演艺圈的大门，当然，要成为一线艺人那几乎可以说是比登天还难，娱乐圈艺人太多，有家世背景的，有美貌出色的，有演技深厚的，更有不少海外归来的，当然靠潜规则出位的也很多，可是那都是三流的小明星，真的想要成为一线艺人，天王巨星或者女王影星就真的看个人造化了。

“十五分钟后面试。”十二楼大厅里，助理大声的开口，扫了一圈一张张年轻而美丽的少男少女的脸，随后麻木着表情转身离开，这个圈子最不缺少的就是俊男美女。

这边一听要试镜了，大厅里的男男女女不由的快速的对着大镜子补妆的补妆,整理衣服的整理衣服，也有的坐在椅子上深呼吸着，努力的放松，好展现出最美丽的一面。

童瞳看了一眼镜子里的自己，脱掉了呢绒大衣，里面是一套白色的薄线衫，一条淡蓝色的围巾随意的围在脖子上，五分的裤子，黑色小皮靴，看起来靓丽而清纯，至少没有之前在家里看到的写真照妩媚妖娆。

随着工作人员的叫号，一个个参加试镜面试的人走向走廊尽头去面试，脸色表情各异，等听到童瞳的名字时，她这才想起来自己竟然和这过分年轻的身体同名同姓，说不出来的诡异感觉。

沐放看了一眼一脸紧张走过来的童瞳，镜片后的眼神带着惯有的挑剔，太年轻，脸庞还不错，看起来单纯，气质也不错，在演艺圈真正的明星大腕，那种气场绝对不是外人认为演出来的，那是实力的一种沉淀，眼前这女孩家境应该不错。

妖孽！童瞳刚刚在那边的化妆间，四周都是花一般的女孩，王子一般的男孩，可是此刻当抬起头看到沐放的一刹那还是有着种惊艳的震惊，黑色的长发几乎要到腰间，随意的用缎带给扎了起来，俊美到妖娆的一张脸，虽然带着眼镜，可是却遮掩不住镜片后那清冷高傲的目光，这个男人美的几乎让女人失色。

身为蓝海豚，甚至说是整个娱乐圈的王牌经纪人，沐放会选择站在门口，而不是面试间，最主要的原因是为了观察，想要成为一线演员，不仅仅要拍戏演戏，和媒体周旋，也要打好各种关系，这其中的门道和复杂，沐放比任何人都清楚明白，所以他在物色新人的时候，更多的是注意举手投足之间的细微表现，他沐放需要的是璞玉，而不是人工雕凿出来的普通玉石。

如果说走过来的童瞳最开始给沐放的第一印象只是一个除了美丽脸庞却没有任何特色的女孩，那么此刻，当童瞳一双眼蹭的一下亮起来时，熠熠的光芒如同火焰一般在她的眼中流淌起来，活灵活现的让人只需一眼就能感觉到她眼中的灵气，沐放镜片后的目光微微的眯了一下，俊美如斯的脸庞立刻显得妖娆而妩媚。

果真是妖孽啊！童瞳只感觉自己被电到了，尤其是沐放那一抿嘴角后，若有若无的勾魂笑容，这要放到古代，绝对是一个倾国倾城，祸国殃民的大妖孽，虽然他是个男的。

“童小姐，请进。”沐放扬唇笑着，四十五度的完美笑容，露出几颗雪白的牙齿，眼角微眯，妖娆绝代，魅惑风流的气息让他看起来是真正的名门贵公子。

“谢谢。”童瞳蹭蹭的红了小脸，腼腆的笑着，低着头似乎被眼前的妖魅的沐放给秒杀了，雪白的小手甚至有些颤抖的推开门，这才走近了面试间。

空荡荡的面试间，长桌边坐了三个面试官，翻了一眼之前投递的简历，当看见上面附带的妖娆妩媚的照片，和眼前这个透着单纯模样的童瞳时，三个面试官终于在面试面到疲惫的阶段恢复了精神，甚至有些怀疑简历的人和眼前的是不是同一个人。

借着年轻美丽的身体上位的艺人不是没有，简历里的童瞳可谓妩媚到了极点，很放得开，写真集里甚至还有一张只穿着三点式式泳装的照片，可是眼前这个红扑扑着小脸，一看就知道是被门外的王牌经纪人给秒杀掉的年轻女孩，红着脸，怯怯的模样，这真的是同一个人吗?

“就演一个离家出走的富家女吧。”其中一个面试官按下了摄像机的按钮，能将妩媚和清纯诠释的这么好，看来资质还算不错，至少不是之前看简历时，以为又是一个靠色相，甚至想要潜规则上位的艺人。

【离家出走的富家女】

童瞳那原本看起来不谙世事的清纯表情随着抬头的瞬间有了变化，眼神忧伤，却又带着一股看透一切的世故，慢慢的回过头，视线看着背后，如同那里真的有一幢奢华的别墅。

家吗？童瞳苦涩的笑着，几分的决然，可是那微微颤抖的羽睫却又泄露了几分的眷恋，那终究是自己长大的地方，可是今天终于要离开了。

再次转回头的动作却多了坚定，童瞳抿了抿唇，年轻女孩习惯的动作，原本哀伤的眼神慢慢的被对新生活的憧憬和希望所代替，眼神明亮，富有着感染力，终于，童瞳迈开了步子，不再犹豫，不再徘徊，离开了那富裕的牢笼。

三个面试官足足愣了一分多钟，这才猛然的回过神来，不敢相信的看着眼前这个根本没有任何演戏经验的女孩，那样的眼神，那样的脸部表情，将一个离开家的富家千金的从犹豫、不舍、到最后的坚决表露的淋漓尽致，完全看不出是新人的稚嫩。

啪啪的巴掌声从门口响了起来，不知都何时门已经被推开了，沐放慵懒懒的身影靠在门边，金丝眼镜后的目光带着赞赏，明亮的让人联想到了猎豹，明明也是这般的优雅慵懒，却又危险十足。

002章 大展风采

“很精彩的表演，小瞳果真让人期待啊。。”笑的如同狡猾的狐狸，沐放迈步走了进来，如同天生的王者。

丝质衬衫，双排扣的银灰色的风衣随着步伐微微的摆动着，一张妖异美丽的脸上目光凝望着站在中间的季小瞳，他的眼神专注而魅惑，让人几乎以为他不是在看一个想要走入演艺圈的艺人，而是自己深爱的情人。

“谢谢。”还是之前的两个字，童瞳原本会过来是想自己如果什么时候魂魄pia的一下飞离了这身体，至少也不能扰乱了人家正常的生活和工作，所以童瞳异常敬业而负责的参加了这一次蓝海豚的面试，绝对不承认自己实在是无聊到极点，弄不清如今的状况，才会来参加面试打发时间。

能随便进入面试厅，甚至不和三个面试官招呼一声，只要是个人就知道眼前的沐放绝对不是普通的工作人员，当然一看这一张妖孽般美艳的脸也会明白他绝非池中之物，稍微懂得察言观色的人立刻会讨好巴结，这毕竟是新人在演艺圈的生活守则，等你成为一线艺人，名流巨星的时候才可以耍大牌发脾气。

可是让三个面试官错愕的是在一句谢谢之后，童瞳对着三人礼貌的颔首，就这么直接的绕过强大气场的牧放直接离开了面试厅，看来之前见到沐放时那红扑扑羞怯不已的表情根本就是一种伪装。

是个不错的苗子，可是太不懂人情世故了！一个面试官无声的叹息着，沐放可不仅仅是一个王牌经纪人这么简单，听说蓝海豚也有股份，沐放是妖媚的，当然很多时候却也是狂野而任性的，得罪了他，就不用在演艺圈混了，即使去了其他公司，日后也难逃被封杀雪藏的悲惨境地。

“有趣。”若有所思的勾着薄唇笑了起来，比起一贯那样招牌的邪魅笑容，沐放此刻眼中倒也带了几分的欣赏，第一眼看见自己时，她那一脸惊诧然后害羞的表情演的很像，可是她的眼睛却依旧璀璨而透彻，所以沐放就知道她并没有因为自己的容貌而被媚惑。

刚刚表演时，甚至不需要酝酿情绪，立刻就入戏，这可是那些老牌演员，有着深厚演艺功底的人才能做到的，沐放走到长桌边拿起简历看了起来。

童瞳：女，二十二岁，孤儿院出生，上海人，安徽大学英语专业，大专文凭，都不是科班表演系出来的人，竟然有这么好的演技，看来演艺圈也挺好玩的嘛。

刚走出蓝海豚的大厅，一辆奢华型沃尔沃却突然急刹车的从身边开过，停在不远处已经停满了不少豪车的停车位上，不愧是蓝海豚，雄霸着亚洲的演艺圈市场，一线艺人很多，当红的影帝和女王都是签约蓝海豚，所以出入才有那么多的豪车接送。

“娜姐，饿了吗？我已经让小雅去买娜姐最喜欢的黑森林蛋糕了。”随着车门的打开，当今演艺圈最红的女王于娜走下了车，黑色墨镜遮挡住了大部分的脸，身后跟着正说话的经纪人，后面还跟着两个拿着包包的助理，女王巨象的排场十足。

于娜不仅仅有一张绝色美丽的脸，优雅无比的走路姿态，如同漫步在云端，睥睨着苍生，浑身都散发着女王巨星的强大气场，可是那樱红嘴角一点淡淡的笑，让她看起来虽然高贵无比，却又不显得清冷。

似乎察觉到童瞳凝望的目光，经过时，于娜淡淡的扫了一眼，不认识的人，看来不是蓝海豚的签约的艺人，在这样龙蛇混杂的地方，谁也不知道谁是真正的大牌明星，造化弄人，今天你高高在上，明天就有可能跌到泥塘里，你看不起的人，很有可能明天就靠潜规则红起来了，所以于娜即使看不起那些三线二线的艺人，却也会用心的记下每一个人，不让自己犯一点的错。

“肯定是来面试的，今年上头要找二十个新人，初步训练一下，能留下的就留下。”身为于娜的经纪人林琳立刻尽职的解答，只是那看向童瞳的目光却是十足的不屑，“现在的艺人都是靠一张脸，花瓶而已，没有多少有娜姐这样的演技功底了。”

花瓶吗？童瞳目送着离开的一行人，随即摇头一笑，看起来这个圈子还真是有点复杂，至少自己什么都没有做没有说，刚刚就被那个经纪人给埋汰成为了摆设的花瓶。

踩着高跟鞋走了几步，于娜忽然的回头，虽然今天的拍戏已经很累了，可是却还是忍不住的回头看向已经离开的童瞳，身为当红的女王，于娜这才警觉到不对劲，习惯了粉丝们那些崇拜的目光，其他艺人又羡慕又嫉妒的眼神，于娜这才警觉刚刚的女孩看向自己的视线是那么的平常，如同自己只是一个路人甲而已，可是这一瞬间的疑惑又被疲惫所代替，演艺圈的人太多，或许这个女孩就不会再有交集了。

童瞳开过来的只是一辆普通的大众polo，比起刚刚在蓝海豚大门外停车位上停放的一辆辆动辄几百万甚至有上千万的豪车，这辆十来万的大众polo几乎要找个地缝给埋进去了，不过童瞳倒挺喜欢自己开的这辆车，德国的汽车质量都是不错的，开起来很稳。

半个小时的车程就到了位于什刹海这边的——怡然园，在北京这样寸土寸金的地方，三环之外房价都炒到两三万一个平米了，童瞳的房子地理位的确非常好，出门步行不到十分钟就是什刹海，恭亲王福、宋庆龄故居都在这边，是北京着名的人文景点，这边的老胡同，四合院更是一大特色。

将汽车停了下来，透过挡风玻璃看着眼前有些年代的公寓楼，没有现在外面那些鳞次栉比的商品房奢华，不过这开发有十年左右的楼盘却是非常好的，绿化很多，楼间距也大，坐向朝南，阳光充裕。

003章 三月特训

怡然楼前的水泥路上停放着一辆黑色的奥迪A8，流畅的车身线条，并不张扬的个性，却也算是豪车了，速度极快，刹车性能好，心突然扑通扑通的加快了跳动，说不出来的雀跃感觉，让童瞳一手按着心脏处，只看到一辆车，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喜悦感觉。 。

“童小姐，先生在书房里等你。”见到来人，于靖从驾驶位上下来冷淡淡的开口，一脸的麻木和漠然，看不出有什么情绪。

将汽车停到了定下停车场，进了电梯之后，童瞳感觉全身的细胞都在呐喊着，血液沸腾起来，恨不能快速的狂奔到楼上的书房，这样的感觉是如此的陌生，童瞳努力的压抑着，可是呼吸却依旧有些的不稳。

指尖颤抖着，双腿甚至有些的软，童瞳深呼吸着推开书房的门，明亮的书房里，阳光从窗口明亮的照射进来，窗明几净，可是童瞳却感觉心越跳越快，似乎都要从胸口跳出来一般。

“童瞳，我的话你忘记了吗？”一道冰冷至极的声音从角落里传了过来，一字一字都如同是从冰窖里拿出来的一般，语调简短却冷寒，书房那明亮的感觉在瞬间就被笼罩在一股阴沉里。

猛然的转过身，童瞳看向角落的沙发上，一身黑色的笔挺西装，罩着同色系的风衣，男人很高，随意放着的双腿修长而笔直，顺着目光一点一点看上去，一手夹着香烟并没有吸，指节修长干劲，刚毅的下巴，紧抿的薄唇泛着冷意和威严，鼻翼高挺而笔直，然后是一双鹰隼般幽沉冷酷的凤眸，如同看不见底的深渊，坠入进去就永远的沉沦在黑暗的地狱之中一般。

心脏骤然之间紧缩着，带来一阵一阵的痛苦，童瞳攥紧了手，随着男人的起身，下意识的脚步后退着，眼神有些慌乱着，结巴着声音开口，“谭骥炎。”

“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谭骥炎脸色还是有些阴沉，如同在峻朗的脸上镀上了一层寒霜，不过低沉的声音倒是没有了一开始的冷酷，或许是童瞳脸上有些心虚有些委屈的表情软化了他一身的冷意，看了一眼低着头的童瞳，叹息一声，有些的无力，“演艺圈有多黑暗，你不知道吗？”

“我只是去试试，你累了？我去给你泡杯茶。”童瞳抬起头看着谭骥炎皱起的眉峰，心头有些的愧疚，谭骥炎的身份如此的敏感，演艺圈又那么复杂，如果自己真的出了什么事，或者被有心人查到什么，童瞳想到此，就有些懊恼为什么要去参加蓝海豚的面试。

“算了，你自己注意一点，如果遇到什么问题打电话给我或者给于靖。”谭骥炎将手里的烟蒂在水晶的烟灰缸里摁灭，站起身来，接近一米八几的身影挺拔修长，在笔挺的西装之下给人一种t型台模特的感觉，而谭骥炎一身冷傲锐寒的气势则是真正吸引人的原因，凿刻分明的五官立体如同雕刻师的杰作，深邃不见底的凤眸，终年都是波澜不惊的沉稳和冷静，眸底深处隐匿着睿智的光芒。

“这么快就走？”童瞳声音有些的弱，谭骥炎有多忙她知道，可是见面才不到十分钟，他就要离开了。

“市里还有个会议。”没有做过多的停留，谭骥炎峻挺的身影笔直的向着书房外走了去，沉稳的脚步声有节奏的响起，然后是开门声，关门声，公寓里瞬间安静下来。

童瞳急促的喘息着，快速的走到了窗户边，撩开了窗帘刚好看见于靖打开后座的车门，谭骥炎黑色的身影坐了进去，汽车平稳的发动起来，绝尘而去。

一手按着胸口，心脏砰砰的跳动之下，血液依旧在沸腾着，如同打了一场恶战一般，童瞳只感觉全身的力量都流失了，身体无力的滑坐在地板上，脸色有些的苍白，面对谭骥炎时的那个分明不是自己，莫名其妙的突然醒来，然后突然附身在这具陌生的身体里，童瞳几乎以为这具身体的主人已经死了，可是一直到刚刚，童瞳才惊觉这身体的主人还存活在身体的某一处。

直到感觉浑身冰冷的难受，童瞳这才发现窗户外已经是夕阳西下，在地板上坐了几个小时，全身都已经冰冷，而刚刚进来的急，甚至忘记了开暖气，此刻从地上站起身来，血液不通之下，腿脚酸麻的痛了起来。

三个月之后，北京已经从秋天转入了寒冬腊月，年底将至，北京城里到处都是悬挂的红灯笼，张扬着年底喜悦的氛围。

从被蓝海豚录取签约之后，三个月的强化训练，从歌舞表演到化妆穿衣打扮，然后是如何面对大众，如何面对记者的提问，日后上公告上电视台的节目怎么制造笑点，三个月填鸭式的特训，让童瞳终于明白什么叫做各行如隔山。

“怎么，小瞳这是想要羽化成仙吗？”一道戏谑的声音从身后响了起来，让童瞳惊了一下，回头看向款款而来的妖孽男人，虽然是冬天，可是沐放一如既往的走在时尚的最前端。

黑色的紧身皮裤，从侧面的裤腿上银色的丝线勾勒而出的玫瑰暗花将一双腿衬的修长笔直，上身是招摇的紫色衬衣，随意的敞开了胸口，围巾随意的搭了下来，套了一件羊皮绒的长款修身外套，及腰的黑发依旧用缎带扎着，一张妖魅俊美的脸，男生女相，带着几分的阴柔，可是沐放却偏偏又笑的邪魅不羁，活脱脱一个妖孽，眼神一勾，流光溢彩的光芒在眼眸深处闪耀。

“沐哥。”三个月了，一直都在集训，所以童瞳除了第一次在面试时看到沐放之外，这是三个月之后初次见面，也知道了沐放王牌经纪人的身份，只是这些年他自己很少带艺人了，而是蓝海豚的总监，监管着整个蓝海豚的运作。

004章 潜规则啊

“下雪了啊，还真是漂亮。”沐放的声音清朗，尾音习惯的上扬，总给人一种轻佻不羁的感觉，可是他偏偏有这样放荡狷狂的资本。

因为他是沐放，演艺圈的神话，可是即使顶着一张倾国绝色的脸，沐放却从没有想过当演员，让多少演艺圈的人又是扼腕又是庆幸，否则多了这么一个妖孽男人出道，只怕想要攀越就太难了。

“走吧，你也算是蓝海豚的艺人了，我还没有给你庆祝你，今晚我请客，刚好也没有事要忙，难得轻松。”沐放一手勾住童瞳的肩膀，将人直接的带进了臂弯里，嘴角勾着邪魅的浅笑，一副格外亲密的感觉。

“啊？”童瞳呆愣愣的看着落在自己肩膀上的手，目光转移到沐放那笑的过于张扬的俊脸上，自己和他有这么熟吗？庆祝？自己和他加上这一面才见过两次吧？而且沐放虽然不是艺人，可是却比很多艺人更加出名，他这狼爪搭在自己肩膀上，童瞳用脚趾头想一下，明天这个消息一定会传遍蓝海豚。

“也对，小瞳如今是艺人，要注意一些，这样吧，我们去你家，又吃饭了又不用担心被狗仔队给拍到。”修长白皙的手指摩挲着下巴，桃花眼一眯，沐放扬声笑了起来，直接揽着童瞳向着电梯走了过去。

自己这样是不是叫做被潜规则了？虽然童瞳半点不认为沐放真的要潜规则自己，可是走向电梯的路上，偶然路过打招呼的人，那复杂的眼神，让童瞳只感觉自己平静的日子到头了。

沐放的车和他的人一样的招摇，火红色的法拉利，在飘着白雪的马路上疾驰着，以前童瞳回来差不多半个小时，可是沐放开车快，竟然只有了十五分钟就到了，速度一路飙升，让童瞳忍不住怀疑是法拉利的车速高，还似乎沐放根本就是飙车一族。

“什刹海这边果真不错，闹中取静，我喜欢。”将车子停了下来，沐放一脸满足的看了看四周的环境，虽然是有些老的小区了，不过当初这可是北京市富极一时的小区，**年前，这里的房子就有两万多一平米，如今只怕一套七八百万都有了。

你喜欢有什么用，这是我家！又不是你住！童瞳无奈的翻了个白眼，对沐放这样自来熟的性格已经直接无视，打开车门下车。

童瞳住在顶楼，复式的结构，一进门过了玄关就是一个宽敞的大厅，左侧是餐厅和厨房，右侧是一间书房，楼上是卧房和一间客房，还有一间空余的房间，外面是大大的平台，夏天可以看星星，冬天可以乘凉，平台左侧隔出了一个玻璃的暖房，摆了不少的盆栽，整个屋子给人一种安静典雅的感觉，如同这幢公寓楼一般，看起来有些陈旧，可是里面却都是各有千秋的华丽。

“小瞳，我不挑食的，你随便弄一点就行。”客厅里，打开暖气之后，沐放从公事包里拿出了一沓文件专注的看了起来，坐在布艺沙发上，俊美到极致的人和这装潢典雅的客厅融为一体。

毒死人是犯法的！因为厨房是开放式的，所以童瞳一抬头就可以看见鸠占鹊巢的沐放，撇了撇嘴角，然后认命的打开冰箱，准备晚上的饭菜。

童瞳是有些懒得，一个人大冬天的不想开伙，这三个月魔鬼式的特训简直让人脱了一层皮，卧房床头柜上的专业书籍已经堆了十多本，所以差不多这三个月童瞳都是吃的外卖，今天是特训结束，公司会正式安排这一期特训合格的艺人接一些平面广告，电视剧里的小角色，或者一些，MV的拍摄，正式准备走入演艺圈，所以童瞳这才买了菜，准备犒劳一下自己，却没有想到过了一个不请自来的意外之客。

C&G服饰是巴黎的服装品牌，可是却准备打入中国市场，所以会请艺人拍一些宣传照片，因为才这个品牌是新起之秀，虽然在法国在短短三年的时间里发展的很好，可是想要打入中国的市场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所以一些有名气的艺人是不会接这样的单子的，如果品牌没有打出市场，失败了，会对自己的名誉造成硬伤，相反，如果C&G在中国卖的好，到时候势必会找一线艺人签约代理品牌。

沐放因为如今不带艺人，在蓝海豚的时间就多了，大都数时间都在办公室里处理公务，当然，偶然也会在蓝海豚里晃晃，和艺人们交谈沟通一下，这一批选中的新人，沐放都偶遇过了，至于到底是偶遇，还是特意打听了自己的习惯，比如下午三点回去公司的餐厅吃些蛋糕和咖啡，比如，偶然他会在顶楼的透透气，或者每天准时到公司，可是“偶遇”了这么多新人，却独独没有遇到童瞳。

沐放目光从眼前C&G服饰的资料上移开，厨房里，亮着明亮的灯，童瞳在这一次的艺人里算是最普通的一个，这个圈子都是俊男美女，所以她的脸庞不算是特色，二十二岁在演艺圈也不小了，其他新人很多都是科班出生，也有海外归来的，唱歌跳舞都拿手，也拿过一些小的奖项，为人处世更是圆滑，否则也不会和沐放有那么的偶遇。

三个月的特训，虽然面子上都嘻嘻哈哈的一群年轻人，可是一个个却都下着死功夫在努力，而童瞳除了最开始面试时让人惊艳的表演之外，就没有突出的表现了，如果是藏拙，为什么又回来蓝海豚面试呢？

玩味的笑了起来，沐放第一次发现自己不懂眼前的女孩，孤儿院出生却能住这样的价值六七百万的公寓，屋子里的装饰看起来简约，甚至有些陈旧，可是却一眼看得出这都是价值不菲的高档家具。

“小瞳，三天后有个试镜，你这两天准备一下，我把C&G服饰的资料给你，你自己琢磨一下，想想怎么体现这个品牌服装的韵味。”牧放开口打破了公寓里的平静，厨房里有着淡淡的菜香飘了过来，在演艺圈这个大染缸里，见识的都是奢华，可是奢华背后却是让人唾弃的肮脏和腐朽，第一次，沐放有种安心而宁静的感觉。

005章 当年过往

听到沐放的话，简单的应了一个字，语调平静，童瞳正在一面腹诽不请自来的沐放，一面在专注的炒着菜，倒也没

有多在意他口中的面试。

这要是其他人，只怕早就趁机巴结自己，最基本的也会连声道谢吧？沐放桃花眼里笑容加深了几分，直接的将手里的资料丢在了茶几上，向着厨房走了过去，语调莫名的轻快，“小瞳，有什么需要我帮忙吗？”

“沐哥，你确定？”童瞳终于抬起头正色的看着开口的沐放，然后视线上上下下的将他打量了一遍，这一身雅痞的高贵装束，去参加宴会舞会还差不多，下厨房？童瞳无视的收回目光继续炒菜。

被嫌弃了！沐放笑了起来，也知道自己的提议很是唐突而且无聊，因为他根本不会做饭，不过沐放倒没有离开，而是转身懒懒的靠在大理石的流理台上目不转睛的看着童瞳下厨。

三个菜一个汤，烫是早上童瞳出门时就煲在紫砂锅里的，在煲了将近十个小时之后，乌骨鸡的香味和香菇味道浓郁的扑鼻而来，勾着人的食欲。

一个小时后沐放吃的饱饱的离开。

汤原本是煲给谭骥炎喝的，可是他今天不会过来了，中午的时候他的秘书于靖打了电话过来，还在工程上视察，将剩余的汤倒进汤盆里放到冰箱，一种淡淡的苦涩和疲倦涌上了心头。

手机铃声忽然响了起来，童瞳怔了一下，喜悦立刻涌上双眼，快步的走了过去接起电话，里面是谭骥炎有些低沉的声音，“这两天事情很多，你自己照顾好自己。”

“嗯。”听着那公式化的声音，童瞳心揪了一下，沉默了片刻，“下雪了，你也注意身体，就这样吧。”不等谭骥炎开口，童瞳率先挂了电话。

如果说是男女恋人，可是童瞳只感觉和谭骥炎在一起还是上下级更贴近，他偶然也会打电话，可是绝对说不到三句话就会挂断，永远都是公式化的问候，相敬如冰的感觉，让童瞳好几次差一点问出口，如果没有感情，为什么不分手？

可是这不是自己的身体，童瞳也没有权利决定要怎么做，至于这身体的主人和谭骥炎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童瞳也没有追问，怕被谭骥炎看出什么来，可是每一次接到电话，或者看到谭骥炎，一种说不出来的疲惫感觉会源源不断的涌现出来，让童瞳在平日里还能保持自己的开朗的心情，可是遇到谭骥炎时却感觉格外的疲惫。

沐放吃过晚饭已经离开了，空荡荡的公寓里，童瞳露出一抹苦笑，也懒得收拾碗筷了，径自的向着楼上的卧房走了过去，睡一觉又是开朗活泼的童瞳。

电话另一头，汽车后座里除了谭骥炎之外还有于靖，于靖是谭骥炎的秘书，也是最得他信任的一个，所以如果谭骥炎能从副市长升为市长的话，那么于靖有两条路，一是继续跟着谭骥炎，一是可以将目标放在谭骥炎如今的副市长位置上。

第一次被童瞳挂了电话，谭骥炎脸色微微怔了一下，峻沉冷淡的五官瞬间又恢复了常色，公务的疲惫之下，脑海里不由的回想起和童瞳的相遇。

那是五年前，谭骥炎还在上海上任时，被对手给摆了一道，被下了药的谭骥炎凭借着从军界多年的硬底子，硬是打晕了房间里的女人，为了不被外面的人察觉，他铤而走险的从十二楼的窗户离开。

对手下定了决心要将谭骥炎抹黑，药下的狠，等谭骥炎离开酒店在暗巷里时，药性已经控制不住了，而童瞳那个时候是刚高考结束的高三学生，孤儿院出生，有些的孤僻，有些的浮夸，考的很差，只怕连大专都录取不了。

童瞳喝了酒，刚好遇到有些神志不清的谭骥炎，荒唐的一夜就这么发生了，于靖过来时，童瞳已经哭醒了，谭骥炎被打于靖打了镇定剂之后，冲个澡这才慢慢的苏醒。

黑暗的汽车里只有微弱的灯光，于靖侧目扫过身边这个永远都是冷沉着峻脸的男人，在政界，谁都是带着虚伪的面具，于靖真正愿意跟着谭骥炎也是从五年前那一天开始的，一个军界世家的男人，平步青云在政界之中，几乎已经算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

而五年前，谭骥炎正处于政绩最关键的时期，如果能从上海调回北京，那等于是质的改变，所以那个唯一等于污点存在的女孩肯定会被抹杀掉，至于是车祸，是天灾，还是人为，那就看谭骥炎的命令了，可是童瞳还活着，平安的活了五年。

五年前当晚酒店里有警察扫黄，还有记者随行，阵势极大，可惜对方没有想到那样的药性之下谭骥炎竟然还能从酒店逃走。

谭霁炎没有选择对童瞳灭口，也没有选择用钱打发她，而是选择照顾童瞳，利用关系给她安排到了安徽大学，英语专业，学费什么的是谭骥炎私人账户上打到童瞳的存折上的，等童瞳毕业之后，将北京这套房子给了她，依旧每个月给童瞳一万块的生活费，这都是谭骥炎在谭家每年公司股份上拿出来的，即使有人查也查不出什么。

童瞳知道了谭骥炎副市长的身份之后，却也没有做什么，依旧安静的住在公寓里，于靖行事谨慎小心，所以他一直派人暗中盯着，不过五年过去了，童瞳倒真的没有惹什么祸，也没有公开谭骥炎当年的事情。

其实当年的事，到如今，即使童瞳说也没不会有人相信了，可是五年前，却有一个孩子出生了，被谭骥炎送去了国外，这也是两个人之间唯一的联系了吧。

006章 准备上镜

谭骥炎真的很忙，副市长的职位之下，政务多的一天几乎要拆成四十八小时来用，也幸好谭家在军界扎根，否则谭骥炎这么年轻，二十八岁根本不可能有副市长的职位。

这几年经济不稳，楼价虚高，物价上涨，官员**，冤假错案连连发生，更不用说恶劣的环境之下，自然灾害频繁，

国外局势更是不安，中央下了力度，所以谭骥炎这个原本还该在政界磨砺几年青年才俊，却被硬生生的给拉了出来走马上任，走到第一线。

C&G品牌是法国进军服装界的新品牌，在法国销售量还不错，可是在国内，这么多顶级品牌充斥的服装界，C&G并不被看好，所以代理也不被一些一线明星在意，这倒让童瞳这些蓝海豚的新人多了机会。

“小瞳，要去C&G吗？正好我没事，送你过去。”蓝海豚的大门口，这边童瞳刚走出大门，沐放那带着几分暧昧的嗓音就传了过来，还是那火红色的法拉利，在阳光之下耀眼如同火焰，而沐放就这么慵懒的靠在车门边。

银色的丝质衬衫，一件烟灰色的羊毛深V领毛衣，套在外面的米色长款大衣没有扣扣子，就这么在寒冬腊月的时节敞开着，勾着薄唇笑的邪魅不羁，长发站起的扎在身后，一手夹着烟，十足的雅痞风姿，不像是蓝海豚的总监，倒像是才从T型台上走下来的男模。

“沐哥。　我)”童瞳还真的有些疑惑，沐放难道真的想要潜规则自己？可是童瞳虽然自认为这一张脸长的还不错，可是丢在都是俊男美女堆成堆的蓝海豚，自己这还算不错的脸就成了大白菜。

疑惑的向着沐放走了过去，童瞳脚步挪动的如同蜗牛，她的眼睛有些细长，所以每一次疑惑时，都习惯的眯着眼，远远看去，那白皙的巴掌大的脸上，一双眼就如同月牙一般半眯起来，一头雾水的模样，活像是一只没有没有睡醒的猫。

所以这也是沐放偶然喜欢逗弄一下童瞳的原因，在蓝海豚这深不见底的水中，童瞳虽然一脚迈进来了，不过那也只是一脚，还有大半个身子在外面保持着属于她特有的干净气息。

“发什么傻呢。”沐放叹息的看着足足用了两分钟才挪完这不到五十米距离的童瞳，保养修长而尊贵的手直接落在童瞳的头上，然后用力的揉了两下，果真看见原本还一头雾水模样的小猫咪，此刻不满的皱了一下眉头，努力的想要避开自己的手，可是却咬着牙站在原地，这让沐放不由心情大好着，桃花眼里笑容更是堆积。

“沐哥好。”一道甜美的声音将童瞳从沐放的蹂躏里给解救出来，同样身为这一批的新人，吴敏茹长相甜美，娇柔可爱，虽然还是新人，可是在蓝海豚已经如鱼得水般的熟稔。

才二十岁的女孩，清新十足的气息吸引着每一个人的目光，而吴敏茹嘴巴又甜，见人就是三分熟，不知道的还以为她在蓝海豚已经很多年了。

“沐哥，我正准备带敏茹和童瞳去摄影棚。”身为这一次新人吴敏茹和童瞳的经纪人，钱利恭敬的对着沐放开口。

虽然一身笔挺的西装也是价值不菲，可是比起沐放这样天生妖孽邪魅的气质，钱利就显得普通多了，虽然他并不丑，五官端正，曾经也是蓝海豚的艺人，只可惜一直没有办法出头，最后才转型为经纪人。

“不用去摄影棚了，刚刚C&G的负责人联系我了，电视台有个访谈节目，直接让小瞳和敏茹上台，他们会综合台上的表现，直接签订下模特，而且这是长期合约。”沐放虽然还是一副慵懒不羁的模样，可是言语之中却少了面对童瞳时的轻松，话音刚落下，果真一旁吴敏茹眼神一亮，虽然极力的想要压制眼中的狂喜，可是却还是逃不过沐放的一双眼。

不过一旁的童瞳倒还是一副淡淡的模样，除了第一天在面试时的出彩，大多数时候童瞳都是有些呆，你拨一下，她就动一下，你不拨，她绝对会呆呆的在一旁，这种人在演艺圈肯定没有希望的，不活络，即使你有演技，即使你能力又如何，肯定会被淹没的找不到身影。

“沐哥这也是去电视台吗？我早就想坐一下沐哥的爱车了，不知道可不可以啊？”吴敏茹甜甜的笑着，一双芭比娃娃的大眼睛看向沐放，半带着恳求半带着撒娇的模样让人舍不得拒绝。

电视台多少有身价的艺人在，自己这样的新人肯定没有人会在意，可是如果和沐哥一起过去，吴敏茹明白自己的身价势必高了许多。

“请。”沐放绅士十足的一笑，微微一个欠身，优雅如同王子一般将后座的车门打开。

这一期的新人里也只有吴敏茹最出色，容貌甜美不说，从小就学习钢琴和声乐，又是正规的科班表演系出生，方方面面的条件都非常好，如果不出意外，她将是蓝海豚今年着重培养的对象，至于能不能红，就看个人造化了。

“谢谢沐哥。”拉近了这个蓝海豚总监的距离，让吴敏茹脸上笑容更加亮丽，可是刚坐上后座，当看见沐放拉开副驾驶的车门让童瞳坐进去时，吴敏茹眼中笑意倏地一冷，嫉妒之色从眼底快速的划过。

沐放果真是酷爱开快车，一路之上火红色的法拉利直接的向着电视台狂飙了过去，后座上，身为经纪人的钱利尽职的对着第一次上电视台访谈节目的吴敏茹和童瞳说着需要注意的事项。

虽然这些之前的特训也都见过了，而科班出生的吴敏茹更是在学校里学过，不过钱利还是尽职的说着，毕竟书本和实际还是有差距的。

“知道了，钱哥，我会注意的。”虽然眼中已经有着不耐烦，可是吴敏茹却如同乖巧可爱的娃娃一般，不时的点着头，配着甜美的笑容，让人感觉这个女孩是如此的懂礼貌而又可爱。

007章　黄金节目

可是相对于吴敏茹为人处事的老练，副驾驶位置上的童瞳虽然也在听，不过在钱利看来却有些的漫不经心，原本就偏向吴敏茹，此刻对童瞳的就更加的不上心，说是两个人的经纪人，倒不如说钱利更在乎有可塑性，前途可观的吴敏茹。

沐放只说了是上电视台，可是所有人都以为只是普通的电台节目，毕竟C&G服饰并不是什么大公司大品牌，不

过在法国才出道三年，在亚洲都没有听过，自然也不可能有能力和财力将两个备选的模特送上黄金档的节目。

可是大家都错了，当《茶余饭后》的主播胡雅走出来迎接沐放时，钱利和吴敏茹都呆了，茶余饭后可是资历老道的一档电视节目，每周一期，八点黄金档现场直播，而能上茶余饭后的人不仅仅是演艺圈的一线明星，上一期的茶余饭后的主角可是奥运冠军，足可以知道这一档节目的分量。

“沐哥，你亲自送人过来啊。”胡雅是个知性美女，三十岁的年纪，身材高挑而清瘦，剪着时尚的短发，刘海有些长遮挡住了额头，微微一笑时，露出脸颊边的酒窝，给人一种美丽端庄的聪慧气息。

“刚好有空就过来了，毕竟两个新人第一次上节目，而且还是雅子你的节目，她们不紧张我都要紧张了，记得多关照啊。”沐放笑着迎了上去，都算是一个圈的人，自然也是熟悉。

因为是八点的节目，可以说时间还很早，可是沐放六点就将人带过来是完全有道理的，除了要化妆换衣服之外，更重要的是要熟悉舞台，第一次站在聚光灯之下，面对千万的观众，如果成功了，就是一炮走红，再也没有比这个更好的契机了。

吴敏茹一直都是信心满满，虽然在蓝海豚众多的艺人里一直装着甜美乖巧，可是在纯真的笑容背后隐匿的却是成为一线女王巨星的野心勃勃，可是今天突然要上《茶余饭后》的节目，还是让吴敏茹紧张了，毕竟还是稚嫩的新人，第一次出境就站在这样的高度，跌下来真的会摔得粉身碎骨。

后台，童瞳果真发挥着她天然呆的一面，竟然没有一点的紧张，平静的看着挂在衣架上二十多件C&G服饰的衣服，这一次上台代表着C&G，是艺人第一面面对观众，也是C&G服饰第一次面对自己的顾客。

说起来，沐放也有些的咬牙切齿，这么重要的电视节目，可是C&G那边竟然一点口风都没有露，这样沐放又是挫败又是无奈，如果事先收到消息，还可以多准备一下，如今短短的两个小时的时间，只能看艺人自己的造化了。

“沐总监，C&G的设计风格不是时尚的奢华，也不是复古风格，而是一种释放的美，纯真，舒适，让人真正明白服装的最原始最质朴的意义，所以我们需要的品牌代言人不是演艺圈里被打造出来的名流巨星，而是可以诠释品牌涵义的艺人，这也是我们为什么会选择新人的原因。”

电话里是C&G服饰中国区的总裁兼设计师梅特尔&伊斯的声音，说的那是头头是道，可惜沐放听的直接想咬人，“我知道了，我们的艺人不会让贵公司失望的。”

挂上电话，空荡荡的会客室里，沐放端起杯子喝了一口咖啡，从接触到这个品牌时，沐放就有种这样的感觉，不奢华，不哗众取宠，不跟风，不繁杂，C&G的服装给人一种浑然天成的舒适感觉，一眼看去，就会让人产生一阵心悸的喜欢。

不过能上《茶余饭后》这档节目，C&G服饰绝对不是一个小小的在法国商界成立三年的新公司，背后只怕还隐藏着真正的想要进军服装界的商界大鳄、

不过对沐放而言，只要拿下这个代言，到时候，有C&G这个品牌的广告效应，这一次代言的艺人必定会走上一条康庄大道，这不亚于是上帝的眷顾，可是要拿下这个代言，只怕也不容易。

“吃点东西，上台不用紧张。”钱利将餐盒放在桌子上，虽然安抚着吴敏茹，可是自己却也是压抑着紧张，刚刚在过道里碰到了于娜，竟然也是这一次节目的嘉宾。

钱利担心在真正的女王巨星于娜面前，吴敏茹这个才出道的新人，只怕被巨星的光芒彻底掩盖，红不了不说，说不定还会丢掉这一次品牌的代言。

“我知道。”有些的不耐烦，吴敏茹打开餐盒，虽然已经没有半点食欲，可是不吃饭是不行的，节目有一个半小时，而刚刚才知道于娜也出席，吴敏茹低着头机械的吞咽着嘴巴里的饭菜，眼中闪烁着不甘心。

这样机缘巧合之下掉下来的馅饼，一开始吴敏茹是信心十足，要打败童瞳那个除了一张还算不错脸庞的新人是半点问题都没有，可是和于娜这样获得过无数头衔的女王巨星同台参加节目，吴敏茹脸色苍白的难堪，即使在精致的妆容掩盖之下，却也能看得出她的不安和害怕。

“小瞳，不用紧张。”安静的走廊里，因为即将要开拍节目，所以走廊里倒是看不到人影，而此刻，沐放靠在墙边看向从洗手间走出来的童瞳。

紧张？童瞳不解的看了一眼特意站在女洗手间门口等自己的沐放，微微的皱了一下眉头看着笑的有些僵硬的男人，他确定不是他自己在紧张，甚至忘记了要避嫌，毕竟电视台人多嘴杂，沐放身份又是如此的特殊，他站在洗手间门口等自己出来，如果被有心人看见，只怕明天就是绯闻满天飞。

“我多心了。”怔了一下，沐放忽然扬唇笑了起来，摇摇头，俊美如斯的脸上有些的无奈，这个有些呆的孩子会紧张才奇怪，忽然心头有种猜想，这一次的节目之后，小瞳一定会红，会拿下这一次的品牌代言。

“谢谢。”看得出沐放是真的担心自己，童瞳心头一暖，感谢的开口，声音不大，不过却带着真挚，虽然不知道为什么沐放会关心自己，可是有人关心总是好的。

“小瞳仅仅口头的感谢可不行哦，怎么说也要实质一点的内容对不对？”看得出童瞳真的没有紧张，沐放的心也放了下来，桃花眼一勾，走在童瞳身边邪魅的笑道，“要不小瞳就让我潜了吧？”

脚步一个踉跄，童瞳并不太高，一米六的个子，所以此刻脚下踩了足足有十多厘米的高跟鞋，听到沐放的调侃，童瞳脚步一个踉跄，差一点跌了个四脚朝天，幸好沐放眼明手快的抓住了她的胳膊。

“沐哥，你果真是太闲了！”稳住了身形，童瞳咬牙切齿的从牙缝里挤出话来，原本总是看不住真实表情的小脸此刻微微的有些狰狞，如同亮出了两颗尖尖门牙的小野猫。

“小瞳。”天然呆也有天然呆的好处啊，沐放看着童瞳那画着淡妆的脸上表情狰狞，恨不能咬自己一口的模样，心情大好着，多久没有看见这么干净的眼神了，没有阿谀奉承，没有谄媚攀附，有的只是最纯真的表情。

008章 女王巨星

八点整，《茶余饭后》节目准时开场，身为王牌主持人胡雅笑容可掬的拿着麦克风走台，面对着台下的两百多名现场观众。(的网址

这一次参加的节目有四个人，除了蓝海豚的三个艺人之外，还有刚刚杀青了一部爱情剧，和蓝海豚一直敌对新成立的娱乐公司——飞跃娱乐的女艺人周青青，她出场让现场观众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

白色的裙摆迤逦的拖在身后，束腰的古代长裙，因为是唐装，所以领口开的有些低，一双丰满白皙的胸口在轻纱抹胸之下呼之欲出，而一张古典美女的脸更让周青青集天使面容和魔鬼身材的完美结合。

“谢谢大家，谢谢。”清灵的嗓音，周青青如同古典美女一般，加深灯光和古代的装束，给人一种江南女子的优美和典雅，和现场观众挥着手，一出场气氛就H了起来。

而随后吴敏茹和童瞳上台就显得有些冷场了，不管是现场观众还是电视机前的观众基本是不认识这两个新人，即使她们也有一张美丽的脸，可是如今娱乐节目满天飞，各种选秀节目，选美比赛，对于美女，观众早已经审美疲劳了。

吴敏茹虽然还在笑，可是看得出笑的有些僵硬，目光扫过沙发上坐着的周青青，同行如仇家，不由的生出一股嫉妒，如果不是周青青出场这么火爆，自己也不会如同跑龙套的一样，根本不会被人注意。

而相对于吴敏茹压抑在心底的不甘心，童瞳倒显得平和很多，原本就白皙的脸在灯光之下温润如玉，因为在微笑，一双眼月牙般眯了起来，如同涉世不深的孩子第一次站在这样灯光璀璨的舞台上，清和的笑意，却没有一点怯场的走向自己的座位。

而童瞳或许真的诠释出了C&G服饰的灵魂，她穿的是C&G服饰新一季的春装，淡绿色长袖上衣，扣子是特制的水晶材质，绿色布料和水晶扣子，宛如淡绿色的天空里一颗颗璀璨的星辰，映衬着童瞳一张清新而美丽的面容，恰似冬日里随风飘来的一股梅香，沁人心脾。

童瞳的腿很好看，笔直而修长，虽然她的个子并不高，可是在高跟鞋的帮助之下，就这么落落大方的出现在众人面前，让所有人第一印象只是很平常，可是第二眼之后，却有种说不出来的舒逸感觉。

所以当童瞳刚准备落座时，忽然掌声雷动，惊的童瞳一怔，而灯光师恰到好处的将灯光送了过来，众人视线里，一个美丽清新的女孩先是惊的愣了一下，然后露出有些腼腆而羞涩的笑，似乎没有想到自己会有这样受欢迎的热烈掌声。

观众席上众人发出和善的笑意，喜欢上这个看起来虽然不出彩，可是却给人无比舒服感觉的新人，或许是大众心理作怪，总感觉台上这个孩子还是新人，第一次上台，所以更多的是一种宠爱，如同沐放对童瞳的感觉一样，总想要保护着弱者。

周青青有些不屑吴敏茹，虽然在后台上大家都皮笑肉不笑的认识过了，可是比起这些没有出线的新人，周青青自然认为自己身价要高了很多，而一出场从观众的掌声里就分出了高低。

和吴敏茹一样，周青青根本没有将童瞳放在眼里，那样的新人，演艺圈里一大把，完全没有什么出色的地方。

可是当听到丝毫不亚于自己出场的热烈掌声，再看着现场观众对童瞳的喜欢，周青青眼底闪过一丝的不满，看起来只是随意落在膝盖上的手却用力的攥紧了几分，而吴敏茹更是不甘心，被周青青抢过了风头不说，如今，童瞳竟然出场也比自己好。

胡雅若有所思的看着沙发上已经落座的三人，童瞳能得到大众的喜欢也出乎胡雅的意料之外，虽然只是短短几十分钟在后台的接触，可是童瞳并没有什么出色的地方，唯一的优点就是很安静，可是在演艺圈安静却是致命的伤。

可是想到沐放对童瞳的在乎，胡雅忽然笑了起来，自己只是个主持人，或许沐放更能看到这个女孩身上的闪光点，所以才会亲自护送这一次的新人上台吧。

而随着胡雅的介绍，当听到于娜的名字时，现场观众彻底的疯狂起来，那是粉丝对女王巨星的热爱和崇拜，震耳欲聋的掌声，一双双热烈的目光盯向舞台的入口处。

在音乐声和观众掌声里，于娜面带笑意的走上了舞台，典型的瓜子脸，成熟女星的魅力无法遮掩，她只穿了一身很简约的白色裙子，姿态优雅，一步一步，如同漫步在云端，给人一种高贵奢华，可是却又不显得的高傲。

女王巨星的魅力不管是周青青还是童瞳都是无法比拟的，那样的强大的气场，在舞台上，她就是女王，一举一动，都是优雅得体，不时爆出的一个笑点，更让的现场观众尖叫连连。

《茶余饭后》的节目进行的很顺利，最后一个部分是游戏阶段，拉近明星艺人和普通观众的距离，当然也是每一个艺人上镜的最好机会。

后台上，沐放懒懒的靠在一旁的柱子上，目光看向舞台上的童瞳，嘴角噙着笑，眼神柔和而宠溺，在女王巨星的光芒之下，小瞳依旧是那样淡然的姿态。

即使是周青青这个老道的艺人也不免有些的紧张，可是小瞳这个天然小阿呆还真是呆的恰到好处，如果说于娜是灼灼其华的牡丹，那么小瞳就是安静盛开的小雏菊。

或许这就是C&G服饰这一次让艺人上台的目的吧，在众多顶级品牌的影响之下，C&G服饰依旧有着属于自己的一片宁静的天地。

“小瞳可是要弹钢琴哦。”胡雅笑着晃动着手里的字条，可是脸上表情却冰冷的一寒，竟然有人在台上玩手段，胡雅

担心的目光向着后台扫了过去，而同样听到声音的沐放也是表情一沉，倏地站直了身体。

节目上的惩罚游戏都是事先安排好的，童瞳的惩罚是和现场观众里抽出一人做个小游戏，而钢琴演奏是为吴敏茹准备的，究竟是谁在中间做了手脚？

于娜不至于，她已经是身为女王巨星，不必要做这样下三滥的手段，那么唯一可能的人就只有吴敏茹和周青青了。

可是不管是谁陷害童瞳，这是直播节目，不单单现场有两百多名的观众，电视机前还有无数的观众在看着，童瞳这个在简历上根本没有学过钢琴的女孩麻烦了。

于娜何其聪明，眸光一闪，扫了一眼，依旧端庄的坐在原位，周青青和吴敏茹还保持着热烈的笑意，似乎这个意外和自己完全没有关系，毕竟要出丑的人不是自己。

中间短暂的休息时间，几分钟的广告时间，舞台上白色的Fazioli钢琴被工作人员台到了舞台的左侧，胡雅在主持这档节目的时候，也看了两个新人的资料，童瞳是孤儿院出生，只是普通大学的毕业生，不是科班出生的她根本不可能弹钢琴。

而一直很是安静的童瞳此刻目光扫过身边神色难辨的几人，目光落在自己的手上，这一双手白皙而柔软，骨节有些长，是一双适合弹钢琴的手。

可是这个身体的主人并没有学过钢琴，难道自己真的要弹？童瞳皱起眉头，有些的犹豫，蓝海豚的人并不熟悉自己，可是谭骥炎呢？

脑海里莫名的浮现出谭骥炎总是沉寂而冷硬的峻朗脸庞，他一定会察觉到不对劲的，可是，童瞳忽然无声的笑了起来，谭骥炎怎么可能看娱乐节目。

而此刻，别墅里，是政界一个长辈的生日，谭骥炎前来祝寿，而因为于娜的出场，追星的小辈们此刻都兴奋不已盯着液晶大屏幕，谭骥炎一手端着酒杯，目光扫过电视机屏幕里的童瞳。

虽然并不了解演艺圈，可是谭骥炎却明白这其中的黑暗，多少光鲜亮丽的艺人在舞台上光彩夺目，可是在背后，却是一些官二代富二代呼之则来挥之则去的女奴，陪客陪睡，所以这也是谭骥炎知道童瞳参加娱乐圈时不悦的原因。

而刚刚的惩罚分明是有人故意陷害不会弹钢琴的童瞳，虽然对童瞳一直没有什么感情，可是五年前的事情，终究是自己亏欠了她，而童瞳这些年的安静，让潭骥炎对她的印象还算不错，此刻看到被陷害的童瞳，莫名的沉了一下峻脸，有种自家孩子被人欺负的不悦。

“骥炎，怎么了？”于靖应酬完一个富商，端着酒杯向着谭骥炎走了过来，两人合作多年，于靖一眼看出谭骥炎脸上闪过的表情，不由的猜测是不是宴会里有什么人，或者什么事让潭骥炎生气。

三分钟的广告结束，电视上重复着广告之前胡雅的话，于靖愣了一下，这才发现电视里的人是童瞳，而身边一些十来岁前来祝寿的孩子此刻都聚精会神的看着这一期的娱乐节目。

“大家是不是特别期待？”胡雅笑着走到舞台中间，活跃着舞台的气氛，然后娇俏一笑，“这一期的节目还有一个特殊嘉宾，他可是一直期待的和大家见面，所以就要看我们的小瞳愿不愿意给他一次机会？”

话题再次的转移到了童瞳身上，对上胡雅温柔的目光，童瞳已经明白胡雅和沐放要给自己救场，站起身来柔和一笑，似乎有些的不好意思，指了指眼前白色的钢琴，然后如同被欺骗的孩子一般，总是柔和的语调此刻却带着几分的委屈一般。

010章 妖孽出场

“其实雅子姐早就和我们的特殊嘉宾商量好了，他们知道我不会弹钢琴的，所以刚刚的惩罚根本就是先斩后奏。”童瞳虽然已经有二十二岁了，或许是南方人生的娇小，面容也有些的孩子气。

所以这一番话让现场的观众不但没有认为童瞳不会弹钢琴有什么不妥，反而因为她孩子的不满而笑了起来，更加期待这一次的特殊嘉宾。

随着灯光师和胡雅的介绍，舞台上一片黑暗，白色的圆形光圈向着入口送了过去，沐放不需要化妆，他原本就是适合走在舞台上的宠儿。

俊美如斯的面容，嘴角噙着邪魅不羁的笑，就这么在灯光之下款步而来，那出色的面容，雅痞到极致的妖孽气息，现场观众不由的屏息，然后发出比于娜出场更加热烈的欢呼声。

而此刻，别墅大厅里，原本真观看电视节目的几个十六七岁的女孩子也兴奋的的大叫起来，甚至忘记了还在宴会里，目光死死的盯着走出来的沐放，什么多余的话都没有了，唯一只知道的就是欢呼。

谭骥炎听着身边这些女孩子尖锐而激动的叫声，微微的有些不习惯，视线继续停留在电视机屏幕上。

沐放笑容妖魅的走向舞台，和观众致意之后，面带微笑的走向了童瞳，如同童话里走出来的王子一般，一手向着童瞳伸了过去，一手放到了胸前，欠身做了个邀请的姿势。

他绝对是故意的！童瞳听着现场观众那几乎要掀翻屋顶的暧昧尖叫声，有些挫败的看着笑的欠扁的沐放，脸有些红，然后将手放到了沐放手里任由他牵着自己走向钢琴前的长凳上坐了下来。

“天哪，那个男人是谁？怎么这么妖孽啊？”

“是啊，是啊，小瞳好幸福哦。”别墅里的女孩子们如同打了鸡血一般，兴奋的抱成一团，又是笑，又是叫，激动的如同被王子给牵手的人是自己一般。

沐放是个发光体，优雅的手在钢琴上舞动着，悦耳的琴声流淌而出，高超的弹奏水平丝毫不亚于真正的钢琴家，可

是在他那倾城绝色的邪魅面容之下，琴声反而被忽略了。

而坐在沐放身边，童瞳这个原本看起来并不突出的人，却丝毫没有被沐放的光芒所掩盖，她就这么安静的坐在一旁，美丽的小脸上带着淡淡的笑意，安静而和谐。

这一期的茶余饭后因为于娜因为沐放而收视率暴增，而童瞳这个被王子青睐的清新女孩也在一时之间成为家喻户晓的艺人。

节目结束之后，电视台外已经围满了记者，虽然沐放利用自己的上镜将童瞳带进了演艺圈，可是艺人需要良好的风评，所以沐放走出电视台之后，却没有再和童瞳一起，而是径自的上了自己火红色的法拉利，在闪光灯之下扬长而去。

“今天的表现很好，祝贺你。”于娜有一米七，所以童瞳在她面前就显得娇小了许多，伸出手，于娜脸上带着前辈的和善笑意，能让沐放亲自救场然后带进演艺圈的童瞳，运气好的真的让人嫉妒，不过不管是周青青还是吴敏茹这一次是帮倒忙了。

“谢谢娜姐。”后台上，童瞳似乎已经失去了在舞台上那种让人舒逸的耀眼气息，平静的和于娜握手道谢着。

可是童瞳到底有什么吸引沐放？于娜戴上墨镜，这才放肆的看了一眼童瞳，真的很普通的一个女孩，带着不解的疑惑，于娜踩着高跟鞋，在身后两个助理的拥护之下，带着女王巨星的气派场面向着电视台外面走了过去。

“不要以为你有沐哥就了不起了！”不甘心着，吴敏茹脸色异常的难堪，恶狠狠的瞪了一眼童瞳，这才带着挫败转身离开。

自己就这么多了个莫名其妙的敌人了？童瞳愣愣的看着连表明伪装都懒得做的吴敏茹，皱了皱小巧的鼻子，很是无辜的向着电视台外走了过去。

电视台外闪光灯依旧闪耀着，借助着于娜的风头，吴敏茹和周青青也被记者围了起来，而童瞳一看，嘴角露出一抹笑，清瘦的身影快速的向着偏僻的角落走了过去，动作异常的利落。

片刻之后，身后的噪杂声远去了，开着公司助理送过来的大众polo，带着疲惫向着公寓方向开了过去。

晚上只吃了个便当，此刻已经九点了，饥饿之下，童瞳想起冰箱里的饺子馅和饺子皮，肚子立刻咕噜噜的抗议起来。

结束了寿宴，谭骥炎有些疑惑自己竟然将车开到了童瞳这边，透过车窗看着顶楼亮起的灯光，犹豫了一下，谭骥炎打开车门走下车。

011章 甜美夜宵

开放式的厨房里，童瞳正围着蓝色哆啦A梦的围裙在包饺子，童瞳一贯喜欢吃饺子，所以包的时候饺子馅放的多，每个饺子放在托盘里，像是一个个圆鼓鼓着肚子的小猪。。

“谭骥炎？”听到开门声，童瞳一手一手拿着饺子皮，一手拿着筷子在夹饺子馅，疑惑的看了一眼客厅里的钟，这么晚谭骥炎怎么会过来？

想到晚上录制节目现场，惩罚节目要求弹钢琴，童瞳一双小眼睛刷刷的瞪大，不会这么准吧？自己当时只不过想到了他而已。

“嗯。”将公事包放在了茶几上，谭骥炎看向厨房里的童瞳，和刚刚在电视上看到的不同，此刻的童瞳，头发随意的扎了一下，还有几缕发丝散落下来，围着围裙，让原本就有些娇小的人看起来如同十七八岁的孩子一般，没有了电视上的清新耀眼。

虽然接触不多，可是谭骥炎却记得一直以来，童瞳几乎从来都没有连名带姓的喊过自己，她原本话就不多，甚至有些过分的安静，说话时也是低着头，这也是谭骥炎这五年来一直照顾她的原因，可是此刻，谭骥炎忽然感觉眼前的童瞳和五年前那个在床上哭着悲切的女孩有些的不同。

“你要吃吗？”被谭骥炎盯的有些无措，童瞳试探的开口，谭骥炎有多忙，童瞳是知道的，这会已经九点多了，想必他肯定是才忙完公事，想到此，童瞳脸上不由的多了一份关心，直接将询问转为肯定，“你吃多少个？”

谭骥炎看了一眼托盘上一个个肥嘟嘟的饺子，怔了一下，餐厅里供应的饺子不可能有这么多的馅，而这些个饺子在谭骥炎看起来不像是饺子，倒像是包子，那馅多的都快要挤出来了。

“我喜欢馅多。”察觉到谭骥炎的目光，童瞳微微尴尬，挠了一下头，手指上的面粉沾到了额头上也不曾察觉，知道自己包的饺子没有一点的卖相，可是自己喜欢吃哪里还管什么卖相好不好看。

“十个。”谭骥炎低沉的声音打破了公寓的安静，看着童瞳额头上白白的面粉，忽然的倾过身，修长的手指伸了过去，温热的指尖擦过，然后转身走向客厅，留下呆愣石化的童瞳半晌之后才回过神来。

“好，你去忙，一会好了我叫你。”莫名的脸上多了一抹笑，童瞳其实无所谓寂寞不寂寞的，可是在自己最喜欢的美食面前，自己一个人吃，却总感觉有些的落寞，可是此刻多了一个人品尝，那感觉饺子的美味直线上升。

包了二十五个饺子，童瞳自己食欲大，一个人就可以吃下十个，总感觉谭骥炎一个一米九的高大男人，肯定比自己胃口更大，所以童瞳多包了五个，吃不掉没有关系，但是如果吃不够的话就不够尽兴了。

谭骥炎没有去书房，而是在客厅里拿出公事包里需要批阅的文件，仔细的审阅着，推敲着这一次招商引资的可行性，厨房里饺子的香味飘散过来，余光掠过，便看见童瞳的身影在炉灶前忙碌着，白色的雾气氤氲的被抽油烟机吸走，一种安逸而宁静的感觉从心头慢慢的荡漾开来。

童瞳切了之前路上买回来的牛肉，小碗里放了辣椒和麻油调出来的酱料，童瞳自己不吃辣，所以直接在碗里倒了

醋，而桌子上还摆了一碟子腌制的萝卜条，两大碗白乎乎冒着热气的饺子，勾着人食欲不断上升。

谭骥炎宴会上并没有吃太多食物，那样的宴会说是祝寿，其实也是应酬居多，此刻快要十点了，还真的优点饿了。

童瞳早就饿了，更确切的说是馋了，此刻埋着头风卷残云的吃了起来，饺子还有些烫，所以童瞳刚狠狠的咬了一大口，滚热的汤汁立刻被挤入口中，烫的童瞳哎呦的惨叫起来，猛的放下筷子，抬起手用力的对着被烫到的嘴巴里扇着冰冷的空气降温。

“喝点水。”谭骥炎起身走向身后的流理台，倒了一杯温水走了过来，峻沉的脸上闪过一丝的无奈，她是什么时候开始改变的，不再是过去那样死气沉沉。

“谢谢。”虽然烫了一下，可是却不减食欲，童瞳灌了一口水，然后低下头继续如同饿死鬼投胎一般的大快朵颐的享用着自己亲手包的饺子。

童瞳其实可以很优雅的坐在高级的西餐厅，如同教养极好的千金小姐一般享有美食，可是对童瞳而言，那只是因为面子，她更喜欢就是这样不需要在乎任何餐厅礼仪一般的吃东西，可是当一抬头，看着坐在对面的谭骥炎时，童瞳才明白什么是从骨子里透出来的优雅和尊贵。

谭骥炎吃相很是斯文，甚至可以说是优雅，慢条斯理的动作，如同从中世纪欧洲走出来的王储，举手投足之间是不需要刻意的来做什么。

其实谭骥炎本身就是贵族，清朝的皇族后裔，谭家从抗战时期开始真正走入中**界，六七十年的大家族根基，谭家跺一跺脚，整个北京城都要晃一晃，更不用说谭家后辈们早已经将军政商三方面牢牢的结合在了一起。

012章 虾子过敏

吃过饺子，谭骥炎并没有立刻离开，而是在客厅里继续之前还没有看完的一份文件，童瞳在厨房里洗碗，哗啦啦的水声是公寓里唯一的声音。

等童瞳的碗洗好时，谭骥炎站起身来告别，已经十点多了，这份天远集团的开发案，谭骥炎需要好好的想一想。

“嗯，路上小心。”童瞳点了点头，率先走向门口打开门目送着谭骥炎走出门后走向电梯，然后关上门，屋子里突然显得格外的安静。

谭骥炎吃完饺子没有立刻离开是因为在等自己洗好碗吧？童瞳看着已经空无一人的客厅，嘴角不由的上扬起一抹微笑的弧度，这个沉默内敛的男人有着他特有的体贴。

谭霁炎工作很忙，所以他很少回香山的谭家大宅那边居住，而是住进了市政府这边戒备森严的西湖园，这里戒备森严，出入的都是市府高官，一些中央部门的人很多也居住在这边，有警备的士兵，防护措施也很好，入住之后安全是不用考虑的。

谭骥炎回到自己的两层别墅时，夜色之下，庭院里的路灯散发出皎洁的光芒，身为谭骥炎的贴身保镖李成一直都在客厅里，此刻听到开门声，这才算是彻底放下心来。

李成是北方人，魁梧的身材，特种兵出生，是谭家调过来保护谭骥炎的，司机兼保镖，“谭先生，你回来了。”

关了电视机，李成尊敬的对着谭骥炎开口，当年李成在部队里就是谭父手下的兵，所以对于保护谭骥炎，李成很是忠心，也跟在谭骥炎身边三年了。

“嗯，你去休息吧。”自己如果没有回来，李成会一直等着自己，而谭骥炎也知道这是李成身为保镖的职责，所以也不会说以后让他不用等自己回来先去休息的话，径自的上楼向着自己的书房走了过去。

忙过了十二点之后，谭骥炎感觉身上有些的痒，洗澡时，热水一冲之下，一双胳膊和上半身都起了细小的红疹子，过敏了？谭骥炎眉头忍不住的皱了起来。

李成叫来医生，同样居住在西湖园的于靖接到电话也匆匆的赶了过来，谭骥炎过敏有些的严重，吃了药，虽然还有些的发烧，不过身上涂了药膏，倒没有那么痒了。

“你吃虾了？”医生就是西湖园配备的军医，于靖很放心，看着躺在床上难得看起来有些虚弱的谭骥炎，忽然忍不住的笑了起来。

谭骥炎体质很好，当年也是从军队出来的人，可是他独独对虾过敏，今晚的宴会上也有从墨西哥龙虾，可是谭骥炎不可能吃，所以唯一的可能性就是离开宴会，独自出去的这一个多小时里吃了虾子。

“书房里那份天远集团关于西峡山的开发你看一下。”谭骥炎闭着眼淡淡的开口，饺子馅里只怕有虾仁，当时谭骥炎没有在意，之后又吃了牛肉，这才导致过敏严重起来。

“嗯，不过这开发案你确定要接手，上面似乎一直有人在压着，也不知道这里面藏了什么猫腻。”于靖敛了笑，语调里多了一份的讥讽。

西峡山开发已经停滞好几年了，每一次有人想要开发，可是材料送到上面，就被压了下来，一直通不过，所以这些年，也没有人再提西峡山的开发。

可是如果谭骥炎要着手，只怕那背后的人这一次要小心了，身为北京市最为年轻的副市长，谭骥炎没有普通人眼中的年轻稚嫩，他手腕老道而圆滑，政绩显赫，又有谭家这样的背景，一般人也得顾虑一些。

而如今军政商三界不少都是年轻一辈的上台，这些人和谭骥炎都是发小，有些是从小从军队一起玩大的，有的是上学之后认识的，志同道合的一群年轻人。

如今在北京市已经凝聚成了一股不小的属于年轻人自己的力量，一个个都是身份尊贵而显赫，有些人想要动其中一

个，往往后得不偿失，所以后来，已经没有人敢暗中对谭骥炎使绊子了。

关了灯，于靖退出了卧房，下楼的时候，忽然拿出手机拨通了童瞳的电话，虽然已经十二点多了，可是骥炎以后还会去童瞳那里吃饭，她该知道骥炎对虾过敏。

童瞳洗了澡已经准备睡了，迷糊里听到手机响，瞄了一眼屏幕上显示的于靖的名字，睡意刹那消失的无影无踪，语调急切里带着一丝的不安，“喂，是我童瞳，是不是谭骥炎出什么事了？”人是十点多从自己这里走的，而想到谭骥炎的身份，童瞳不由的担心起他的安全。

“不用担心，骥炎已经休息了，他对虾过敏，刚刚医生过来了。”于靖有些疑惑的听着手机里传出来的急切嗓音，记忆里，童瞳一直都是有些安静而卑微的，声音也很小，说话时总是低着头，这一次突然听到她连名带姓的喊着谭骥炎的名字，于靖还真是有点不习惯。

“饺子馅里有虾仁。”过敏两个字让童瞳担心的心刚放了下来，然后又结巴的道，“谭骥炎晚上还吃了牛肉。”

过敏再吃牛肉，那等于是雪上加霜，挂了电话后，童瞳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然后忍不住的笑出声来，一夜好眠。

－－－－－－－题外话－－－－－－－

很喜欢谭骥炎那细微处的温柔和体贴，不是吃完饺子就离开，至少在客厅里等着小瞳洗好碗，收拾好才告别，其实每个女孩都喜欢一个温柔的男人，他可以不做家务，但是绝对不能认为女人做家务就是天经地义的。

013章 正式签约

《茶余饭后》这档节目让童瞳这个新人成功的走进了娱乐圈，早晨刚到蓝海豚，身为经纪人钱利快步的走了过来，脸色有些的复杂。

钱利原本只看好吴敏茹的，可是如今昨天的电视台节目因为沐放有意的帮忙，最终被C&G服饰看中的代言人成了童瞳。

“总监在办公室里等我们。”钱利一想到刚刚哭红眼睛的吴敏茹，心头有些的不舍，对着童瞳说话的态度就冷了一些。

敏茹那么的努力而用心，可是只因为沐总监刻意的护短帮忙，所以成功的人就成了根本比不上敏茹的童瞳，可是钱利从之前的艺人到如今的经纪人，却比任何人都知道演艺圈的黑暗。

“哦。”童瞳点了点头看着已经率先迈开步子走在前面的钱利，有些不解的皱了一下纤细的眉，自己刚刚似乎被经纪人讨厌了。

如同沐放自己一样，他的办公室也是异常的奢华，宽敞明亮的落地窗占据了整整一面墙，高级的波斯地毯上摆放着白色的真皮沙发。

另一边的角落里放着一个原木的酒柜，控温的装备之下，摆放了不少顶级的好酒，办公桌后，沐放正低头看着C&G服饰送来的正式合约，还是那样邪魅不羁的气息。

“小瞳这一次的表现很不错，C&G服饰那边今天过去谈一下合约的相关问题，明天去试镜拍几组照片，签约差不多就没有问题了，代言费给的很高，小瞳可是我们蓝海豚代言费最高的新人了。”沐放抬起头，拿下鼻梁上的金边眼镜，勾着桃花眼笑的魅惑，将手里的合约递了过来。

“沐哥。”钱利疑惑的听着沐放的话，接过合约看了一眼，当看见合约上每年七位数的代言费，着实震住了，或许对一线艺人而言，这样的代言费并不算很高，可是对一个新人而言，这样的代言费几乎算是天价。

更重要的是C&G服饰根本不是什么新的服饰公司，这样大手笔的代言费，加上昨晚《茶余饭后》的节目，钱利明白，C&G服饰日后必定会成为服装界的大鳄，那么拿到代言的童瞳会跟着水涨船高，这样好的跳台，为什么敏茹没有拿到？

C&G服饰北京总部。

对外而言，所有人都以为这一幢办公大楼是C&G服饰租用的，可是却没有人知道这这幢楼早已经被买下了产权，如果知道，或许服装界的人会对这个原本并不看好的法国品牌这样掉以轻心，导致之后被怕被C&G服饰拿下了服装界的一片天地。

“我的小说网娃娃，你果真是上帝为我送来的。”这边童瞳和钱利刚走出电梯，就听见一声夸张无比的赞叹声。

身为C&G服饰的创办人兼设计师梅特尔表情夸张的笑着，一双幽蓝的眼睛熠熠的发出光芒盯着眼前的童瞳，就差没有扑上来抱住童瞳狠狠的蹂躏一番。

四周C&G服饰的其他办公人员齐刷刷的对着天花板翻了个白眼，自家老板这样丢脸已经让他们恨不能找一个地洞钻进去。

“小说网娃娃，你是我的灵魂，一定是上帝指引我来到中国。”梅特尔无比兴奋的绕着童瞳转着圈子，虽然C&G在法国卖的很好，可是梅特尔却总感觉少了什么。

如今看到童瞳，尤其是看到昨晚的电视直播，梅特尔感觉一直以来设计里缺失的灵魂被自己发现了，小说网人的优雅和含蓄更能完美的诠释C&G设计的灵魂，所以他已经准备将重心移到中国来。

“你好。”怎么都感觉自己成了被一只金毛的大狗狗盯上的骨头，童瞳后退了两步，戒备的看了看梅特尔，清澈的眼中闪过一丝明了，难怪会有这么大的手笔，竟然是伊斯家族的人。

“你好，我的小说网娃娃，我可以有这个荣幸请你共进午餐吗？”听到童瞳的声音，梅特尔两眼冒着精光，只感觉自己真的被电到了，怎么可以能有这么好听的声音呢，清清雅雅，宛若天籁。

“不要。”摇了摇头，童瞳拒绝着开口，一旁钱利不由的转过头看向童瞳，有些不满她的拒绝。

毕竟合约还没有签署，而且身为艺人，这样的应酬是必不可少的，可是童瞳却根本不会做人，所以这也是一开始钱利就放弃了童瞳的原因。

014章 八国联军

“为什么？”或许是西方人，梅特尔并没有生气，只是有些失望的抓了一下金色的头发，湛蓝的双眼里带着疑惑看向拒绝自己邀请的童瞳。 我)：。

梅特尔其实非常的英俊，西方人特有的白皙皮肤，娃娃脸的俊美五官，湛蓝色的双眼，高挺的鼻翼，嘴角染笑，似乎要将自己自己开朗和快乐的气氛传给每个人。

可是正儿八经的姿态没有维系到一分钟，梅特尔那英俊的娃娃脸此刻又垮了下来，惨兮兮的看着童瞳，湛蓝的眼睛眨啊眨，“我的娃娃，你确定不和我一起共进午餐吗？”

“八国联军。”童瞳淡淡的开口，对一切外国人都很难真的亲近，尤其是日本人，童瞳有着让人惊诧的固执，并不是说她真的就痛恨所有外国人，可是普通朋友还行，真的让她去交心却很难。

当然她也不排斥国外的产品，甚至说童瞳还很喜欢德国的东西，尤其是那辆大众polo车，可是喜欢归喜欢，一切却总是有个底线。

如同她喜欢看美剧，看动漫，也很挫败国产很多产品的质量问题，可是这些都是流于表层，她是个中国人，骨子里有着中国人的爱国心。

在蓝海豚三个月残酷训练的间隙里，童瞳去了圆明园，那样悲愤的情绪一直掩埋在身体里还没有散去，中国的瑰宝，中国的文化，中国人的骄傲和尊严，就被八国联军那一把火给烧了，愤怒而伤痛的情绪还没有散去，所以梅特尔很倒霉的正好撞到枪口上来了。(

“啊？”虽然能听懂中文，而且也非常的好，可是童瞳的话，还是让梅特尔愣住了，不解的回头看向身后同样都石化住的员工，努力的组织着这几个汉字的意思。

当沐放接到梅特尔抱怨的电话时，尤其是听到童瞳拒绝的原因时，电话另一头，沐放第一次失去了贵公子的优雅，抱着电话狂笑出声，小瞳那个天然小阿呆怎么能这么可爱呢。

沐放的办公室是奢华的，而梅特尔这个C&G服饰总裁的办公室却只有一个字来形容——乱，茶几上和办公桌上都是服装的设计图，沙发上堆了不少各种颜色和材质的布料，左边的墙边是两个塑料模特，身上还有半成品的衣服，柜子上是剪刀和针线，反正就是一个乱字。

笔记本屏幕上画面定格在昨晚茶余饭后节目童瞳出场的画面，绿色的长袖水晶扣上衣，简约的米白色长裤，童瞳站在灯光之下，面容姣好，清新优雅，腼腆里带着孩子气的微笑，给人一种无比舒适、怡人的宁静感觉。

“小瞳，这是即将上市的春装设计图，你看一下，有什么感觉？”哗啦啦的翻纸声下，原本堆积在桌子上的设计图直接被梅特尔给扫到一边，然后拿出几张最新的设计图，一脸献宝似的目光看着童瞳，估计只要童瞳赞美一两句，估计梅特尔会立刻雀跃的跳起来。

钱利站在一旁，眉头越皱越深，眼前这个法国男人完全不像是个总裁，更不像是个设计师，设计师的图纸等于就是一个公司最高机密，他竟然就这样拿给还没有签约的艺人看，甚至询问她的意见，可是看着梅特尔如此殷勤的态度，钱利却明白敏茹是真的一点希望都没有了，童瞳到底有什么可吸引人的地方？

童瞳翻了翻手里的设计图，梅特尔是个才华横溢的设计天才，这一季的春装走的是一种田园风格，回归自然的清新气息。

放下设计图对着眼巴巴的瞅着自己，期待自己表扬的梅特尔，童瞳不由的再次后退了一步，再次感觉自己在梅特尔的炽热的眼神里，自己就是一根香喷喷的肉骨头，“我看完了。”

“啊？就这样，小瞳，你难道没有一种震撼的感觉吗？你看这里，腰线这样收起来，用白色蕾丝的褶皱点缀一下，整件衣服就立刻活泼起来了……”梅特尔失望的指着设计图，娃娃脸上表情晦暗了几分，天才设计师也需要有人赞美和肯定的。

“我不是设计师。”听着梅特尔左一个右一个的专业名词，童瞳眉头皱了起来，古怪的眼神盯着梅特尔，古话说的很对，天才和白痴只有一线之别。

梅特尔停下话，刚刚还激情洋溢的脸上此刻表情复杂的看着眼前的童瞳，虽然是一张娃娃脸，可是当没有亲切的笑容时，梅特尔会给人一种尊贵而犀利的感觉。

钱利暗叫不好，责备的瞪了一眼童瞳，她还没有签约，就算签约了，梅特尔可是C&G服饰的总裁，童瞳怎么能得罪他，如果是敏茹在这里，她一定会做的比童瞳好很多。

敏茹虽然是艺人，可是品味很高，对服饰、对珠宝、对时尚都有着独特的见解，钱利原本要开口训斥童瞳让她道歉，可是话到嘴边却停了下来，如果童瞳因为得罪梅特尔从而失去这一次的签约，那么敏茹就有机会了。

－－－－－－－题外话－－－－－－－

八国联军侵华时，估计所有中国人是又气又恨，不过外国人估计不懂八国联军的意思。

或许很多亲都和童瞳一样，对中国在国际上的种种事端，都有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愤慨，可是很多时候政治或许是我们这些普通人所不懂得，虽然很多时候我们羡慕国外的生活，国外的环境，也用国外的产品，可是骨子里我们都还是中国人，有着一颗爱国心，所以，请坚信着有一天，我们的国家会一点一点的强大起来。

015章 天才白痴

“OH，上帝，果真是你指引我来到中国，认识我的小说网娃娃的。”梅特尔突然兴奋的大叫起来，身高手长之下，直接地将一旁根本来不及躲避的童瞳直接给抱满怀，半点没有因为童瞳刚刚的顶撞而生气，反而是发自内心的由衷喜悦。

梅特尔成立C&G服饰以来，一直担任主设计师，可是或许是天才设计师吧，总是寂寞的，因为自己每一次灵感涌现，画出来的设计图，可是不管是下属，还是其他的设计师，却没有一个看好的。

虽然事实证明，梅特尔的设计很成功，服装都大卖，可是时间久了，梅特尔却总有种想要找到认同自己的归属感觉，所以当看到电视节目里童瞳将自己设计的服装诠释的如此完美，梅特尔感觉自己终于找到了伙伴。

这才会不顾商业机密，将自己最新的设计图给童瞳看，想要得到她的认同，而不是和以往一样，大家都看不出他设计美感所在，只能等每一次服装卖出去之后，看到销售额，所有人才承认梅特尔又成功了，可是刚刚童瞳那一句“我不是设计师”的话，却突然给梅特尔一种醍醐灌顶的顿悟。

是啊，童瞳只是一个演艺圈的艺人，真正的设计师是自己，即使自己的设计图一开始得不到其他人认可又怎么样，自己才是设计师啊，自己需要做的就是相信自己，天才设计师的灵感和功底当然是其他人无法攀越和理解的。（呃，自恋狂正式诞生。）

“放开我！”童瞳咬牙切齿的从牙缝里挤出话来，挣了挣，可惜梅特尔正处于激动外加兴奋的状态，不但长手长脚的将童瞳抱满怀，甚至还如同小姑娘一般，抱着童瞳的时候身体还扭啊扭的，让童瞳挫败了一下，终于一脚狠狠的跺了下来。

“噢，小瞳，你怎么可以对我这么狠心呢。”终于，吃痛的梅特尔抱着被踩痛的脚单腿在原地不停的跳着，童瞳踩的力度十足，所以梅特尔也是痛的情真意切，英俊的娃娃脸苦巴巴的皱成一团。

办公室外的工作人员听到自己老板那鬼哭狼嚎的惨叫声，一个个都摇摇头，中国有个俗称叫做人来疯，说的就是自己老板的。

钱利是彻底呆滞住了，身为艺人，就算是一线艺人，如同于娜这样的天皇巨星，也不敢得罪客户的，要知道艺人再红，那也是捧出来的，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到时候接不到代言，电视剧电影都挨你没份，再红的艺人，一旦被封杀，被雪藏，不出半年肯定就会消失匿迹，彻底被观众遗忘。

童瞳真的半点不合格，她完全没有一个艺人的水准和圆滑，如果说一开始钱利只是对童瞳有些不满，不喜欢，此刻却带着几分的鄙视和不屑，甚至是幸灾乐祸。

当年，自己就是因为得罪了一个富商太太，没有上她的床，最后不得不黯然的退出演艺圈，结束了梦乡，成为幕后忙前忙后的经纪人，如今看到童瞳，钱利心头莫名的多了一份快感，自己当年的屈辱不堪和无奈，终于又有其他人要尝到了。

“小瞳，不要生气，我们签约，签约好不好，要不我将代言费上调一些？”梅特尔陪着笑脸看着一旁的童瞳，快速的从满是狼籍的桌子上翻出自己的万宝龙钢笔。

这可是顶级的奢侈品，钢笔上镶嵌着碎钻，不过就这么被梅特尔丢在桌子上，刷刷的签上自己的名字，然后双手捧着合约，瞅了瞅没有反应的童瞳，犹豫了一下，带着壮士断腕的决心将另一只脚伸了过去，“要不，小瞳你再踩我一下消消气？”

办公室外，偷听的一种员工此刻齐刷刷的倒了一地，为什么他们都是社会精英，接受了十多年的教育，可是却偏偏在这么一个脑子不太正常的老板手底下打工呢？

钱利已经彻底呆滞住了，可是随即而来的却是巨大的愤慨，为什么童瞳这个什么都不出色，甚至完全构不上艺人标准的新人却又这么好的待遇？

而曾经那么努力，想要出人头地的自己，还有敏茹，这么出色的女孩却都失败了，而童瞳却可以不劳而获的成功，不公平！

童瞳接过笔快速的在签名档上留下自己的名字，一式三分的合约给了一份给梅特尔，一份递给了自己的经纪人钱利，余下一份自己收到了包里，从今天开始，自己就正式成为一名艺人了。

016章 君悦酒店

“小瞳，真的不能共进午餐吗？要不我们吃晚餐……”直到电梯门关闭上了，梅特尔这才彻底死心，身后众多员工已经各自忙各自的事情了，反正老板这么间歇式不正常的状态常常会发生，习惯就好。

汽车里，童瞳还有些担心昨晚吃了虾子和牛肉过敏的谭骥炎，手机打开之后，却又合了起来，犹豫了两三次，电话还是没有拨过去。

“钱哥，下午我没事，就不回蓝海豚了，前面路口下车就可以了。”童瞳叹息的将手机收回了包里，对着开车的钱利说道，反正也是吃饭时间了。

“嗯。”钱利将汽车停在了路口，等童瞳下车之后，立刻发动汽车离开，完全没有尽到一个经纪人的职责。

钱利知道童瞳已经正式走进演艺圈了，所以她已经是公众人物，不该随便走在外面，可是钱利下意识的总想着童瞳如果出丑了，或者被狗仔队拍到什么，丢了这一次的代言，那么吴敏茹就有希望了。

王府井大街一如既往的那么热闹，即使到了年底，北京的气温已经很低了，空气干冷着，可是到处都是游客，中国的，外国的，站在王府井大街的路口，童瞳向着正义路的方向看了过去，远远的可以看见市政府的大楼。

不要说谭骥炎不一定在市政府，就算在，自己去了也肯定见不到人，童瞳抿了抿嘴角，风有些的冷，转身向着身后不远处的小说网君悦大酒店走了过去。

君悦是五星级的酒店，童瞳在还没有附身到这具身体上之前，曾经住过很多次，因为是在闹市区，出入路口和人流量都非常多，所以对童瞳而言是非常好的选择。

当然，如今让童瞳最喜欢的还是因为君悦大酒店一层长安壹号餐厅的美味，尤其是对肉食动物的童瞳而言，长安壹号供应的叫花鸡好吃的让人几乎连鸡骨头都想要吞下肚。

童瞳选择的是东边靠墙最里间的座位，可以看到玻璃窗户外的大街，也可以将餐厅门口的情况一收眼底，这是职业习惯，已经烙印进了灵魂里，根本无法改变。

一楼的包厢。

“骥炎，我受伤了，所以你要用中国最地道的烤鸭和叫花鸡来补偿我。”梅特尔跛着脚推开包厢门走了进来，童瞳踩的不轻，但是也不至于痛到现在，不过梅特尔也是个商人，所以能敲诈的时候也绝对不会手软。

“你确定要来北京发展？”谭骥炎扫了一眼梅特尔特意颠着走路的脚，峻沉的脸上依旧是一如既往的淡漠。

“当然，我的事业在中国，在北京。”使劲的点着头，梅特尔不满的看着半点不询问自己的谭骥炎，“喂，骥炎，我可是来中国投资的外国友人，在中国受伤了，你都不关心一下吗？”

“你怎么受伤的？”谭骥炎淡淡的开口，端起茶杯，山泉泡出来的龙井茶香味扑鼻，喝了一口，茶香顺着咽喉流淌到身体里，如同童瞳的判断一样，谭骥炎是个天生的贵族，举手投足之间皆是优雅和尊贵。

梅特尔终于来了劲头，快速的将事情说了一遍，然后一脸无奈的开口，“骥炎，你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能算我的错吗？我的小说网娃娃怎么能这么狠心拒绝我的午餐呢，我受伤了，柔软的心受伤了。”

“那也是你的老祖宗侵略的。”谭骥炎掀起眼皮看了一眼垮着脸的梅特尔，谭家是军界世家，对于爱国，谭骥炎不如军人般的那么分明，谭骥炎会将骨子里这份爱国心用到政治手腕上，这也是谭骥炎这么年轻被提到一线的原因。

这些年国际上，尤其是美日韩总是会联手直接或者间接的压制中国，而国人总认为中国在国际政坛上过于软弱，谭骥炎这样年轻有魄力，而且是军界世家的孩子走入政界代表着中央高层的铁腕态度。

他的睿智，他的手段，他的强势和冷傲，北京市副市长这样的职位是一种历练，谭骥炎能不能走上权利的核心，那就要看他自己的发展，可是至少如今他已经被放到了合适的位置。

017章 餐厅偶遇

“你们这是迁怒，我去一下洗手间。”一手按在胸口，梅特尔一脸受伤的表情，起身向着包厢外走了过去。

刚出门，余光不经意的一扫，忽然，湛蓝的眼睛瞬间如同雷达一般亮了起来，难道这就是中国古话里的有缘千里来相会?

“骥炎，骥炎，我又看到我的小说网娃娃了。”出去不到三十秒，梅特尔又蹭蹭的跑回了包厢里，兴奋无比的对着谭骥炎开口，然后一脸的哀求，“骥炎，你不会介意我们午餐多个朋友吧？”

不要介意，不要介意啊！梅特尔谄媚的笑着，虽然他的身高和谭骥炎差不多，可是顶着一张粉嫩的娃娃脸，所以看起来比同岁的谭骥炎足足幼稚了很多。

“介意。”喝着茶，谭骥炎毫不犹豫的开口，今天的午餐算是私下朋友的小聚，谭骥炎身份特殊，和一个外国友人私下见面虽然说没有什么要隐瞒的，可是梅特尔可不是普通的外国友人，更何况梅特尔邀请的是代言的艺人，于公于私，谭骥炎都要和艺人保持距离。

耷拉着脑袋，梅特尔有气无力的再次转身走出包厢，早知道能在这里遇到自己的小说网娃娃，还不如将骥炎给踢走呢?

在国外，政要和艺人见面吃饭太正常不过，那只是正常的社交，可是在中国，这却是会引来许多不必要的绯闻，甚至会有艺人趁机来炒作自己，所以谭骥炎这才拒绝的。

如果小瞳没有看见自己就算了，如果看见了，那就不是自己主动邀约的，骥炎也不能怪自己，梅特尔一面默默的念叨着，一面将无比期盼的眼神，望穿秋水般的盯着童瞳的方向、

虽然北京外国人很多，此刻餐厅里也坐了三桌外国友人，可是大家都是来吃地道的老北京特色美食的，像梅特尔这样一双雷达般的眼睛无比哀怨的盯着别人看，不被人注意才奇怪。

阴魂不散！童瞳只感觉嘴巴里的酥香美味的鸡肉失去了味道，挫败的看着盯着自己不眨眼的梅特尔，为什么北京这么大，可是却这么巧的遇到了。

所以这不是自己主动邀请的小瞳的，这是上帝的指引，阿门！梅特尔兴奋的扬起笑容，抱歉的看了一眼包厢的方向，然后不等童瞳开口，立刻屁颠屁颠的跑了过去，“小瞳，我们又见面了，来吧，我们去包厢里吃。”

童瞳一手抓着筷子，一手端着碗，可是眼前的叫花鸡和一碟小炒却已经被梅特尔给端在手里了，认命的咬了咬牙齿，然后跟在了梅特尔身后向着包厢走了过去。

“这边，进来，里面还有一个朋友。”随着门口的服务员打开门，梅特尔快速的向着包厢里走了进去，对着微微皱眉的谭骥炎心虚一笑，将手里的碟子放在了桌子上。

谭骥炎？错愕着，童瞳站在门口，包厢是古色古香的布置，镂花的木窗边是一张四人座的小长桌，透过窗户可以看见后面庭院的景色，梅香扑鼻。

包厢里摆放着一个青花落地大花瓶，侧面墙边是一个年代久远的书架，摆了些书籍和小玩意，一个八角铜鼎炉里檀香散发出淡淡的气息，谭骥炎临窗坐着，峻逸的侧脸，浑然天生的优雅气息，就这么直接的撞进了童瞳的眼中。

“小瞳，进来啊，不要管骥炎是不是什么副市长，他今天就是一个付账的，快进来坐啊。”梅特尔不满的看了一眼身份特殊的谭骥炎，他为什么是副市长的职位，小瞳一会肯定很拘束。

因为是长桌，谭骥炎和梅特尔是对面而坐，两人身边各空了一把椅子，在梅特尔那一脸期待的目光里，童瞳毫不犹豫的坐到了谭骥炎身边，引来梅特尔无比哀怨的表情，再次懊恼为什么不是自己一个人来享用美食，而多了谭骥炎这个电灯泡！

而谭骥炎那总是冷淡而沉稳的峻颜此刻却难得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浅笑，然后依旧继续喝着茶，不过看得出虽然一早上身上的过敏还没有完全消退，不过却不再影响谭骥炎的好心情。

“小瞳，你这是歧视国外友人？为什么你要坐那边，我们才是朋友不是吗？”一脸被抛弃的怨夫模样，梅特尔无奈的看着选择了谭骥炎身边而坐的童瞳，终于想起自己还没有去洗手间，灰溜溜的离开。

018章 暧昧一撞

“你没事吧？”包厢里终于安静下来，童瞳转过头看向坐在身边的谭骥炎，虽然到如今认识已经是三个多月了，可是除了寥寥无几的几次简短的公事型对话，最亲近的就是昨晚上的一餐饺子，可是却因为饺子馅里放了虾仁，然后导致谭骥炎过敏。

“于靖打电话给你了？”谭骥炎拿起茶壶替童瞳倒了一杯茶，于靖什么时候和童瞳这么熟悉了，竟然还私下里通电话?

“嗯，昨晚上打的。”童瞳点了点头，目光看着谭骥炎倒茶的手，因为端着茶壶的动作，衣袖微微的上缩了一下，露出的手腕上还有没有消退的红疹，吃了药，又过了一夜加一早上还没有好，看来过敏很严重。

“已经好差不多了，还有些低烧。”看着童瞳低着头，端着茶杯，一脸愧疚外加自责的模样，谭骥炎低沉的语调带着一丝轻松，眉梢微挑，一丝笑意从黑眸深处滑过，“八国联军？”

噗的一下！童瞳刚低头喝茶掩饰着自己的内疚，突然听到谭骥炎的话，一口茶不受控制的噗了出来，呛咳着，脸尴尬的红了起来，什么时候法国人也成了中国的大嘴巴?

因为坐的近，所以茶水有几洒在了谭骥炎的手背上，他的手很大，骨节分明，即使从军队里出来之后一直走在政界，可是手上还是留有着军人的痕迹，只是这些年不怎么见阳光，手的肤色介于古铜色和白皙之间。

“抱歉。”呛咳着道歉，童瞳快速的拿起一旁的纸巾擦着谭骥炎手背上的水渍，脸上更是火烧火燎的红了起来。

以前童瞳在自己面前几乎很少说话，可是谭骥炎如今忽然发现童瞳如今在自己面前似乎总是手忙脚乱的脸红，不由的开口，“不用紧张。”

“我没紧张……啊噢……痛！”吃痛的叫了起来，童瞳原本是想说自己根本没紧张，她只是感觉丢脸而已。

可是哪知道谭骥炎此刻正低头看着自己，结果童瞳猛的一抬头，头顶就狠狠的撞到了谭骥炎的下巴上，吃痛的同时，童瞳耷拉下头来，这一次算是丢脸丢到姥姥家了！

撞的重，下齿嗑到了嘴唇，谭骥炎之感觉嘴巴上一阵钝痛，拿起一旁纸巾擦了一下，白色的纸巾上果真留下几点血迹。

撞的这么狠？童瞳茫然的抬起头，因为歉意，一双细长月牙眼此刻眯了起来，如同犯错的小猫儿一般，灰败着表情，只想找个地洞将自己给埋进去。

她这么莽莽撞撞怎么能在演艺圈里走下去？谭骥炎脸上划过一丝忧色，深邃不见底的凤眸看着满脸愧疚的童瞳，再想着之前梅特尔的叙说，这一次的签约，如果遇到的人不是梅特尔，是其他任何人，她这样的顶撞，只怕会失去签约的机会不说，甚至可能直接被封杀退出演艺圈。

“我回来……”梅特尔推开包厢的门，原本喜笑颜开的表情此刻僵硬在脸上，不敢相信的看向座椅上的两个人，自己才离开不到三分钟吧，他们在做什么?

在梅特尔的视线里，童瞳正仰起头凝望着谭骥炎，双颊绯红，那模样，那神情，再看谭骥炎破皮的嘴角，梅特尔努力的让自己不想要歪了想的色情了，可是这场景怎么看都像是两人刚刚激吻缠绵了，甚至状况激烈到连嘴唇都咬破了。

019章 嫉妒升级

“先生，菜已经好了。”门口的侍应生低声提醒着堵住门如同门神的梅特尔。

梅特尔愣愣的让开身，想要开口说什么，可是谭骥炎凤眸危险的扫了过来，虽然还是一张冷沉淡漠的峻脸，可是眼中的威严却让梅特尔讷讷的保持着沉默。

不过桌子上浓郁香味的烤鸭瞬间让梅特尔将这段小插曲给忘的无影无踪了，大快朵颐的吃了起来，那满足的表情让人几乎要怀疑他将事业搬到中国根本就是为了中国地道的美食。

“82年的拉菲，口感芳醇，并带有一种野味的感觉，配烤鸭绝对美味。”梅特尔虽然办公室里并没有酒柜，可是身为浪漫着称的法国人又怎么可能不爱好酒，而餐桌上这瓶拉菲就是他从法国带过来的。

他还在过敏，还在低烧，还准备喝酒？童瞳吃着菜，余光不赞同的瞄了一眼身边的谭骥炎，看着他刀斧般凿刻出的冷酷峻颜，终于还是忍不住的从桌子下伸过手拉了拉谭骥炎的衣角。

谭骥炎停下端起酒杯的动作，侧目看向身边皱着眉头，如同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可是却在桌子底下拉住自己衣角的童瞳，想到自己还在过敏，终于还是将手里的酒杯放了下来。

“怎么了？这可是82年的拉菲。”无比赞叹的开口，梅特尔不解的看着放下酒杯的谭骥炎，自己可是因为他是好友，才会将珍藏的拉菲带过来。

“皮肤过敏，有点低烧，忌酒。”谭骥炎将酒杯推到了梅特尔面前，歉然的解释了一下，虽然还是一张峻冷的脸庞，可是怎么看，那刚硬的线条都似乎柔软了不少。

“皮肤过敏？哈哈，那我可就不客气了！”梅特尔乐得大笑起来，不要说这杯拉菲谭骥炎还没有喝，就算真的喝了，梅特尔也不会嫌弃的将剩余的红酒给喝掉。

饭后。

谭骥炎开的是一辆挂着军区牌的车子，童瞳没有没有开车，所以下意识的跟在谭骥炎身后，直到一旁梅特尔开口，笑眯眯着一双湛蓝色的眼睛暧昧的调侃着，“小瞳，我送你回公司，还是说你想要让骥炎送你过去？”

“我自己打车回去。”童瞳这才想起谭骥炎的身份，他真的送自己回蓝海豚，没有被人看见还好，这要是被人蓝海豚的人看见了，北京市副市长和一个演艺圈的艺人，童瞳后怕的一个瑟缩，到时候只怕就不是绯闻那么简单了，弄不好会给谭骥炎的公众印象抹黑的。

“这怎么行呢？我怎么可以让小瞳你打车回去，这也太没有绅士风度了。”梅特尔得意的看了一眼谭骥炎，至少自己还可以争取一下送小瞳回去，骥炎身份在那里，连争取都不行。

童瞳没有再坚持向着梅特尔的车子走了过去，原本童瞳是想回家的，可是看了一眼开车的梅特尔，为了避免自己的住处被泄露，所以让梅特尔送自己回公司。

直到梅特尔的汽车发动了离开之后，谭骥炎这才开车向着另一边相反的方向离开，忽然想起梅特尔中午喝了两杯红酒，这要是被交警查到，估计要是第一个在北京因为酒驾被抓的外国人了。

蓝海豚娱乐公司。

吴敏茹此刻红着一双眼，正坐在休息区里喝着水，而一旁钱利将手里刚买回来的餐盒递了过来，安慰的开口，“敏茹，你的实力在这里，即使失去了这一次的代言机会，还有下一次，比起广告代言，其实真正的接拍电影电视剧才是最好的途径，再说童瞳今天拒绝了梅特尔的午餐邀约，说不定，这代言即使签署了，也不一定能长久。”

“谢谢你，钱哥，我不是嫉妒小瞳，我只是有些的难受而已。”吴敏茹抬起头，亮丽的脸上回给钱利一个坚强的笑容，然后低着头接过饭盒，动作优雅的吃了起来。

心在瞬间波动起来，钱利在演艺圈里也算是一个老人了，见识过很多的美女艺人，可是此刻，却感觉一颗心不受控制的悸动着，吴敏茹的坚强，她的善良，此刻吃饭的优雅都化成一道一道的涟漪在胸口荡漾开。

休息室在二楼，透过窗户可以看见楼下蓝海豚的大门口，吴敏茹瞄了一眼盯着自己失神的钱利，眼底深处有着不屑之色一闪而过，继续吃着东西，忽然拿筷子的手一怔，夹起的西兰花掉了下来，妆容美丽，画着眼线的一双大眼此刻嫉妒的看着楼下。

020章 真正身份

吴敏茹有着甜美的外形，家境也还算殷实，所以从小也是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八面玲珑，左右逢源的性格让她蓝海豚迅速的成为众人知晓的新人。 。

虽然她和童瞳搭配一起出道，可是吴敏茹根本看不起童瞳，可是此刻，嫉妒让扭曲了吴敏茹原本甜美娇俏的一张脸。

“原来小瞳和梅特尔一起吃饭去了，钱哥，你可是被小瞳给骗了哦。”刚刚的嫉妒之色已经被收敛，吴敏茹扬唇一笑，调皮万分的对着一旁的钱利打趣着。

“什么？”钱利愣了一下，快速的向着楼下看了过去，童瞳是从副驾驶位置上走了下来，是梅特尔先风度的下车打开了副驾驶这边的车门，目送着童瞳进了蓝海豚，这才走向驾驶位然后离开。

自己还以为童瞳只是个单纯的艺人，竟然相信童瞳不知好歹的拒绝了梅特尔，却根本没有想到她当时的拒绝只是做戏给自己看，之后却私下里和梅特尔见面，钱利的脸色有些的难堪，更多的是愤怒，转而向着电梯口走了过去。

电梯在二楼叮的一声打开，当看见黑着一张脸走进来的钱利，童瞳怔了一下，目光从钱利乌云密布的脸庞上扫过，“钱哥。”

“小瞳如今签约C&G服饰了，自然身价不同了，所以根本不将我这个小小的经纪人看在眼里！”讥讽的开口，钱利冷冷的目光如同刀子一般瞪着眼前的童瞳，火气大发的训斥着。

“可是你不要忘记了，我还是你的经纪人，你去哪里，和什么人见面吃饭都需要向我通报的，不要以为自己是天王巨星了，所以一点规矩都不懂！”

果真不该让梅特尔送自己回来！被骂的狗血喷头，童瞳脚步忍不住的后退了几步，避开了钱利的口水，低着头腹诽

的将梅特尔再次的骂了一遍。

“哼，娱乐圈可不是你认为的这么简单，童瞳，你是我带的人，我才奉劝你，最好收敛一点，你只不过是运气好一点，沐哥给你救场，你才能签约，不要以为自己真的已经是一线艺人了，否则有一天，你会哭的连眼泪都没有！”

看到童瞳低头的动作，误以为她心虚示弱了，钱利再次的大声训斥起来，将满腔的怒火，和对吴敏茹的疼惜和不舍都直接对着童瞳劈头盖脸的发泄出来。

电梯在五楼叮的一声再次的打开，钱利已经能够恢复了常色，冷冷的看了一眼童瞳，蹭亮的皮鞋迈开步子向着电梯外走了出去，然后搭乘另一部电梯回到二楼。

飞来横祸！童瞳无辜至极的眨巴着眼，然后也跟着出了电梯向着舞蹈室走了过去，一路上，不时有艺人走过，表面上和童瞳都在热情的招呼着，祝贺她这个新人一出道就拿到了品牌代言，可是那一双双目光里却又多了一些的嫉妒和不屑，让童瞳脚步越走越快，然后直接小跑的进了舞蹈室，为什么这个世界到哪里都是如此的复杂呢?

对着舞蹈室的玻璃镜，童瞳不解的看着里面这一张越来越熟悉的脸，纤细的五官已经算是美丽了，只是在蓝海豚这个美人窝里就只能算是中等姿色。

眼睛有些细长，眉黛清秀，笑起来时，眼睛几乎弯成了月牙形，肤色白皙水嫩，即使不化妆看起来也不错，樱红的唇角上扬，露出两颗小虎牙，这不是自己的脸!

童瞳叹息一声，脱去了外衣，然后拉了拉韧带，突然，那总是有些天然呆的眼神在瞬间锐利如刀，宛若尘封的利剑已经出鞘，光芒尽显，杀气逼人。

进舞蹈室时将门给反锁了，蓝海豚新人的培训已经结束了，所以舞蹈室差不多空闲下来，很少有人进来，光滑蹭亮的原木地板上，童瞳突然有了动作，那不是一个艺人柔软美丽的舞蹈，而是真正的武术，出招凌厉，招招都是必杀的绝技。

一个小时之后，脸上身上都是汗水淋漓，童瞳微微喘息的平躺在地板上看着头顶的天花板，即使用了三四个月的时间来恢复，可是身体毕竟只是一个普通人的身体，柔软有韧性却缺少该有的力度。

021章 军区关系

市政府，办公室。

“于靖，将下午的动作挪动一下，今天我要回老宅一趟。”需要处理的文件太多，谭骥炎揉了揉有些疲惫的太阳穴，过敏造成的低烧还没有退，略感疲惫之下，谭骥炎冷峻的目光审阅着平摊在办公桌前上的可行性报告。

“为了西峡山的开发？”于靖点了点头，一面询问着谭骥炎，一面快速的拿出记事簿查看了一下下午需要谭骥炎处理的政务，将该需要调整的时间都调整了一下，然后抬头看向谭骥炎，“需要我打电话通知关处长来一趟吗？”

“不用，你去忙，我自己联系关曜。”谭骥炎拿起电话，修长的手指有节奏的敲击在桌面上，西峡山这边到底有什么猫腻，上面压的这么厉害，是需要回老宅一趟。

“晚上见面？今天晚上估计不行，我要去个宴会。”关曜对着身后两个下属摆摆手，示意他们噤声，拿着手机走向一旁，“西峡山的事？行，十点吧，到时候我联系你。”

这边关曜刚挂了电话，身后的两个下属已经拿着刚刚租回来的笔挺的西服给关曜看，“头，你确定我们要穿成这样过去？”

身为刑侦二队的骨干，熊华还真不习惯手里这熨烫的笔挺的高级西装，租一天的费用都***快抵得上自己一个月的工资了，这要是买一件，熊华嘴角抽搐了一下，自己这一年的工资估计就够这一套西装。

而熊华边上的孙盈盈虽然也是女人，可是身为警花的孙盈盈，你让她去打劫匪，抓罪犯可以，可是这一身性感的小礼服，让身材高挑的孙盈盈嘴角同样抽搐了几下，脸色为难的看着关曜。

“头，我不去行吗？你看我这走路都是男人样，这让我穿礼服不是没事找事吗？再说了，我这枪要放哪里啊，我出任务不带枪就跟出门不穿衣服一样，我难受啊。”

“你们今晚混进去之后，尽量去打听一下，看看和柳康认识的明星到底是谁，一年前那案子，这个一直没有露面的柳康恋人是唯一的证人。”关曜和谭骥炎一样大，只不过谭骥炎是谭家老二，而关曜是关家长子，从小两人就在军区认识。

可是关曜对军界对政治都没有兴趣，或许是小时候看《名侦探柯南》这动漫惹的祸，五岁的关曜当初还是个粉嫩可爱的小帅哥，豪言壮语的明志要当一个名侦探，当时，谭家和关家每一次小聚时还都会关曜这话当为乐子，说出来，逗个满堂大笑。

可是当十五岁的关曜还是坚定当名侦探的志向时，关家的人开始不安了，关家的嫡子长孙，关老爷子可是准备让关曜进入军界的，所以小时候关曜和谭骥炎被送去了广州军区拉练了一年，那可是真正的丛林野战军，而关曜突出的表现更是让关老爷子即使坐稳南京军区，那也是睡着了笑醒了。

可是谁知道关曜就是这么倔强，从军校大学毕业之后，却进入了北京刑侦二队，从一名刑警到队长，副处长，最后是处长。

当年关曜虽然一意孤行和关家差一点决裂，关老爷子也生气的丢出话关家没有这个不孝顺的孙子，可是关曜连连破获了不少案子，让关老爷子也认了，要将关曜调回来。

关家势力在南方，南京军区可是七大军区里除了北京军区之外的二把手，不管是江苏、上海或者浙江都行啊，这可都是关家势力范围，可是关曜又倔了，硬是不再继续升职。

他喜欢的只是刑侦，是破案，是抓捕犯人，职位升的高了，那就是每天的开会，听报告，所以关曜就这么赖在了北京，又将关老爷子气的血压都差一点升高了，最后还是拜托谭家多照顾自己这个不孝孙子，关家也算是彻底明白过来，关曜这辈子官当到头了也就是个处长。

－－－－－－－题外话－－－－－－－

呵呵，多少亲喜欢看动漫啊，尤其是美型的，呜呜，大爱吸血鬼骑士里的玖兰枢。

022章 宴会相遇

虽然是新人，可是因为之前上了《茶余饭后》的节目，又成功签约了C&G服饰，童瞳也算是真正的迈入演艺圈这个星光璀璨的世界了。

而整个蓝海豚，包括演艺圈都知道童瞳这个新人是被沐放护着的，不管是嫉妒的，羡慕，还是不屑的目光也都有，不过面子上大家也都是其乐融融。

今年贺岁大片，由着名导演程翰执手，成功上映，票房直接冲到了三个亿，这还是前期的票房，还没有算国外和香港澳门台湾的票房，所以这个宴会也算是庆功宴，除了演艺圈的明星大腕，导演制片人，也来了不少投资商。

虽然说投资一部电影，或者电视剧要花不少钱，至于是赚是赔还不知道，可是如果是名导演执手的电视剧，就算不大赚，也不会赔钱。

所以这个奢华的宴会鱼龙混杂，这也是关曜为什么让两个手下混进来的原因，可惜关曜虽然低调，可是关家长子嫡孙的身份还是有些人知道，自然不能公开路面查案子。

笑的嘴巴都有些僵硬了，童瞳瞄了一眼衣香丽影，人头攒动的局面，直接的缩小自己的存在感向着大厅外的后院溜了过去。

大厅里，熊华端起红酒灌了一口，粗放的动作引来不远处几个女人讥讽的笑声，似乎很是不屑熊华完全没有品味将高级的红酒当开水灌，当然穿了龙袍也不像是太子的熊华也的确没有什么品味，他最爱好的不是洋酒，而是中国的二锅头，够劲。

“头，我没收获，这些女人虚假做作的厉害，我打听了半天屁都没有打听到！”另一边，孙盈盈也惨遭滑铁卢，一晚上有意无意的打听柳康这个官二代的情况，可是打听来打听去，被当成了想要攀高枝的女人不说，耳朵都听出茧子了，可是除了口蜜副将的碎嘴八卦，什么有用的消息都没有打听到。

“就是啊，头，这些艺人看起来都是笑的一脸灿烂，可是都人精一样，不是演艺圈里的熟面孔，他们除了忽悠，除了八卦，什么都打听不到。”熊华再次端起一杯红酒，直接的仰头灌了个杯底朝天。

这些看起来都是衣裳靓丽的男男女女，徒有一张美丽的脸，都是见人说人话，见鬼***也是说人话，嘴巴紧的跟蚌壳似地，乌七八糟的事情听了不少，可是重点却一个都没有打听到。

“算了，你们先回来吧，看来这一条路是不通了。”关曜是南方人，虽然在军队多年，如今也是在刑侦队，可是却有一张白皙斯文的脸，清瘦的身体完全没有军人的魁梧健硕，看起来还有几分弱不禁风的江南才子的韵味。

可是如果脱了衣服，就会发现关曜之所以看起来清瘦，是因为他早已经将浑身的肌肉都练到了极致，只余下精华，看起来是精瘦，可是身体的每一处都处于巅峰状态，蕴含着无穷的力量。

“什么人？”警觉到察觉到暗中有人，关曜脸色一沉，镜片之后的眼睛里有着锋利的目光一闪而过，随后又恢复了常色，如同只是参加宴会的一个普通客人一般看向走过来的身影，虽然关曜的身份特殊，那也是很少一部分人才知道的，今天宴会这两百多号人，估计认识关曜的不会超过三五个。

“你好。”童瞳点头扬起一晚上已经笑的僵硬的脸颊，淡淡的看了一眼从夜色里走出来的关曜。

在刚刚的树林时里，阴影之下的关曜给人一种危险至极的感觉，可是当他走出来，站在路灯之下，颀长的身影，烟灰色的大衣，牛仔裤，皮鞋，简单的装束，一张斯文俊美的脸，半点危险的气息都没有，反而给人安逸温和的儒雅。

“你好。”关曜没有想到会有人到别墅的后院来，透过镜片打量了一眼童瞳，天很冷，她穿的并不多，米白色的羊绒皮衣，很是修身的设计，脚上鹿皮黄的长靴到了膝盖上方，脖子上灰色的粗毛线大围脖，罩住了肩膀和脖子，露出一张美丽的脸，看来是参加宴会的艺人。

擦身而过，童瞳继续在后院溜达着，关曜则是向着别墅大门口走了过去，因为来参加宴会的人太多，车子早就停到了别墅外的马路上，关曜径直的走向借来的宝马x6的越野车，一辆车就快两百万。

看到关曜过来，后座上的孙盈盈快速的打开车门，驾驶位上熊华早就将那租来高级西装给糟蹋的不成样了，领带松松垮垮的扯松了，笔挺的西装因为他豪放的动作此刻已经褶皱了，不过倒还真有几分富二代的豪迈。

023章 单独行动

“头，回警局？”在宴会上查一晚上没有收获让孙盈盈这个热爱刑侦，想要铲除一切罪恶的女警有些的失望，说话也少了平日的开朗。。

“你们俩直接将车开回局里。”关曜倒是依旧平静，温和斯文的脸上目光看了一眼车窗外，然后从后座拿过一件黑色的外套换上，无度数的平光眼镜也被拿了下来，然后拿过鸭嘴帽直接戴上，关曜此刻看起来倒有几分守在别墅外想要偷拍的狗仔记者的风范。

“头你这是要单独行动？”熊华明白过来，很想要留下来，可是拿下眼镜之后，关曜那原本看起来柔和的一双眼此刻

却带着刀锋一样的锐利，让熊华认命的叹息一声，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关曜从另一侧的车门悄然的下车隐匿了身影。

宴会到了十点钟，人已经渐渐的散了去，不少有私交的人则是准备挪个地方继续续摊，不时有保镖将停在外面的车子开进了别墅里，等自己主人上车之后，则是发动汽车立刻离开，让等候许久想要偷拍的记者一个个看着飞驰而去的汽车失望的直跺脚，却也无可奈何。

“小瞳，别人都是趁着这样的机会多认识演艺圈的人和导演投资商，你倒好，给我到别墅后花园散步来了。”今晚的沐放显得格外的妖娆。

一身中世纪复古装束，黑色的紧身立领皮衣，佩戴的银饰昭显着沐放的狂野不羁的一面，尤其是配上他媲美女人的阴柔俊脸，尖细的下巴，白皙的肤色，薄唇勾着妖魅的笑，双手环着胸口懒懒的勾着桃花眼调侃着童瞳。

“沐哥，我是新人，还有些不习惯这么热闹。”童瞳动了动笑着僵硬无比的脸颊，从楼上到楼下都是人，虽然都是俊男美女，可是在蓝海豚看多了，如今也是视觉疲劳了，所以就顺应心意的躲到了花园里清净了。

“小瞳，你到底为什么进入演艺圈？”沐放显然不相信童瞳这个胡诌的借口，染笑的桃花眼危险十足的一眯，眼眸深处锐利的光芒敛聚，几乎能将人的给看穿一般。

沐放信步向着童瞳走了过来，看着童瞳下意识的后退，终于忍不住噗哧的一下笑出声来，长臂直接将童瞳的肩膀给揽住，“多少人想要被我给潜规则，就你这天然小阿呆会躲，小瞳，你到底为什么要进演艺圈？”

又听到这个问题，童瞳低着头思考着，以她对这个身体主人的了解，她似乎并不是什么想要名和利的女人，否则也不会和谭骥炎这样如同上下级一般处了五年之久，可是为什么原本有些自卑甚至怯弱的童瞳会想要进入演艺圈，甚至还在影楼请专业摄影师拍了性感妩媚的三点式泳装放在简历里应聘呢?

看着一脸认真思考，可是却半天也没有思考出结果的童瞳，沐放很没有气质的对着夜空翻了个白眼，保养修长而尊贵的手毫不客气的在童瞳的头上狠狠的揉了一下，果真是个天然小阿呆!

童瞳避让的侧过头躲开头上沐放的爪子，眉头皱了一下，小脸上有些不满，可是对上沐放那妖孽般强大的气场，又咻的一下垮下小脸任由自己被欺凌。

024章 被人跟踪

“这才乖嘛，你看敏茹可是和你一起进入演艺圈的，现在已经是打成一片了，估计你连那几个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吧？”

夜色之下，沐放的手再次在童瞳的头上揉了几把，然后微微抬起尖细的下巴看大门口的方向，吴敏茹正和几个蓝海豚的艺人一起走向车子，熟稔的模样如同沐放说的一样早就打成一片了。 ： 。

“沐哥，我也回去了。”等门口那一帮人的人都上了汽车向着同一个方向离开了，童瞳这才低声的开口，瞅了一眼沐放，然后疲惫的打了个哈欠，努力的让自己看起来是真的很累了。

“演的倒挺像。”沐放曲起手指头毫不客气的敲在童瞳光洁的额头上，看着她吃痛的皱了皱小脸，敢怒不敢言的模样，心情大好的摆摆手放人，“回去吧，开车小心一点。”

看着童瞳离开，沐放保持着妖孽般的笑容，从口袋里拿出震动了一晚上的手机，屏幕上三十多个未接来电，自嘲一笑，沐放没有回电话，而是直接按下关机键将黑了屏幕的手机塞回了口袋里，依旧如同绝色的妖孽向着别墅走了过去，今天宴会的红酒还是不错的。

童瞳开着自己的大众polo回家，发动汽车没有多久，当拐了两个路口向着什刹海方向开过去时，童瞳瞄了一眼后车镜，后面一直跟着过来的黑色汽车跟踪手法并不算高明。

又开了十多分钟，黑色的汽车竟然右拐离开了，这让驾驶位上的童瞳不解的回头看了一眼右面已经混进车流中的汽车，不跟踪了？还是已经知道自己是回家，所以刚刚的跟踪只是确定一下自己是回什刹海方向的怡香园，而不是去其他地方。

将车子停到了小区的地下停车场，童瞳看了一眼虽然有些老旧，可是却依旧安全无虞，外来汽车和人员都很难进入的小区，然后转身向着小区门口走了过去。

“童小姐要出去啊。”小区门口的保安大刘热情的对着童瞳招呼着，进出公寓的住户大刘早就背熟了，也都认了面容，这样才能保障小区住户的安全。

“嗯。”童瞳微微一笑的点了点头，向着小区外不远处的超市走了过去。

冬天北京干冷，气候也显得干燥，容易上火，所以在超市的水果柜台前，童瞳选了一些橙子，虽然美国脐橙看起来更水灵一些，不过那价格也漂亮15块一斤，让童瞳狠狠的鄙视了一番，选了六七个国产橙子，5块一斤便宜多了。

结账时89块钱，童瞳不由的皱着眉头瞅了一眼袋子里，六个橙子，四个香蕉，五个苹果，外加一些零食和饼干，就这么一袋东西都快抵上普通人一天的工资，物价果真高的吓人。

一走出超市，童瞳又察觉到自己被盯上了，刚走出超市不超过一百米，身边一辆SUV的车门呼啦一声打开，五个男人从车上冲了上来，直接向着童瞳围了过来。

气势凶狠，都是一身的黑色，让身后几个路人刷的一下躲的远远的，可是却没有一个人上前来帮童瞳这个弱女子。

四周的路人竟然冷漠到这样的程度？童瞳有些茫然收回目光，拎紧了手里有些沉的袋子，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了几分，这个原本源远流长的古老国度，什么时候竟然冷漠到如此?

童瞳知道自己在某些方面是有些的古板，或者说封建，可是不敢上前来帮忙，至少能打开电话报警吧，可是四周的

路人却都是站的远远的，一副看热闹的翘首以待，童瞳心微微的有些疼，低垂着睫毛遮挡住了一双清澈的眼瞳，不知道想到了什么。

“小姐，该你管的事情你管，不该你管的，你最好管好自己的嘴巴，否则老子不在乎让你永远都开不了口。”为首的男人嚣张的向着童瞳走了过来。

男人阴狠着三角眼，刷的一下，手里的匕首在手指间转动着，森冷的光芒在夜色之下显得诡异冰寒，威胁着童瞳的同时，左手已经高高的举起准备给童瞳一巴掌。

025章 意外一刀

“你们在做什么？”突然，一道严厉的声音从众人身后响起，关曜快速的走了过来。 。

几个男人还真没有料到还会有人不怕死的出来帮忙，表情凶残的一狠，向着关曜挥拳打了过去，而其中一个男人当看见鸭嘴帽之下的脸庞时，整个惊吓的一愣，极度恐慌之下，猛的锋利的匕首直接向着一旁失神的童瞳刺了过去、

不要说只有五个人，就算十个人，也不可能打过关曜这个市局的刑侦处长，所以惊慌失措的男人唯一想到的就是拿童瞳当人质。

一旁童瞳还在失神，当察觉不对劲时，身体迅速的一偏，抬手一挡，锋利的匕首狠狠的从手背上划出一道血淋淋的伤口，手里的袋子也啪的一声掉在了地上，惊动了正打斗的关曜。

该死的！看见童瞳那一手的鲜血，关曜眼神骤然之间锐利宛若猎豹，狠狠两脚踹开了眼前的男人，身影迅速的掠了过去，一把将受伤的童瞳护到了自己身后，一拳直接的击打向拿匕首男人的脸，伴随着惨叫声，男人一手捂住了鼻子，汩汩的鼻血从手指缝隙里渗透出来。

“走！”已经察觉到关曜的身手不凡，几个男人站直了身体，迅速的向着一旁的车子逃窜了进去。

关曜也没有追，回头看向身后的童瞳，脸上有着愧疚之色，他原本只是想要用童瞳当诱饵的，却没有想到竟然连累她受伤了。

“我送你去医院，我是警察，童小姐，你不用怕，这是我的警官证。”看着呆呆低着头甚至连手受伤了都没有吃痛喊叫的童瞳，关曜心头愧疚更深，她只怕被吓坏了。

“不用。”童瞳摇了摇头，看着地上散落的水果，自己真是猪脑袋，明明知道会有意外发生，竟然还买了苹果，橙子和香蕉掉地上砸了还能吃，不过苹果一砸之后，估计只能丢垃圾桶了。

“你的手需要包扎……”关曜继续开口，突然想起童瞳艺人的身份，也为难的皱起眉头，艺人都非常注重自己的**，今晚的事情如果上了报纸杂志，对她的演艺生涯只怕会有影响。

正烦恼着，手机响了起来，关曜看了一眼号码，忽然想到办法了，快速的退到一旁接了电话，“骥炎，帮我个忙，我这边有个朋友手被匕首给划伤了，她不能去医院，你帮我带给私人医生过来。”

“没问题，地址报给我。”谭骥炎站在谭家大宅的院子里，原本是准备打电话和关曜见一面，不过当听到他报出的什刹海怡然园三号楼312户的地址时，倏地一下，谭霁炎脸色一变，这个地址就是童瞳的公寓。

挂了谭骥炎的电话，关曜再次低声的开口，“童小姐，我送你回家，我已经让私人医生过来了，你放心，今晚的事情绝对不会曝光的。”

“谢谢。”童瞳看了一眼自己还在流血的手，蹲下身来将地上散落的水果和零食捡起来重新放回袋子里。

“童小姐，我来就行。”错愕之后，关曜快速的蹲下身接替了童瞳的工作，然后将满满一袋子东西拎在了手里，侧目奇怪的看了一眼童瞳，刚刚这样的惊吓之下，她竟然还想着将东西捡起来，该说她太过节俭还是吝啬?

026章 斥责好友

谭家老宅在香山这边，谭骥炎先是打了个电话让西湖园的医生先去童瞳那里，自己也立刻开车离开，却怎么也想不通关曜怎么会和童瞳在一起，而童瞳又怎么会受伤的。

医生十来分钟就过来了，关曜已经帮童瞳止血了，所以医生过来又重新的检查了一遍，关曜站在阳台边接到熊华的电话。

“头，连人带车都给带回局里了，盈盈刚审了一下，他们全说了，他们只是拿钱办事，手机收到了地址和童瞳的一张照片，就立刻过来堵人了，这帮孙子说没有准备动刀子伤人，只是要吓唬吓唬童瞳，让她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

熊华对着关曜汇报着情况，“头，你说是不是柳家担心从童瞳嘴里知道什么，所以才派人过来的。”

“人你再审一下，如果真的审不出来什么，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

关曜今天只想在宴会撒网式试探一下，却没有想到在别墅花园和童瞳碰面了，只怕柳家人误会了，所以关曜跟踪过来也是为了保护童瞳，可是却没有想到连累童瞳受伤了，挂了电话转过身看向客厅，当看见谭骥炎时彻底的愣了一下，“骥炎，你怎么也过来了？”

谭骥炎抬头目光有些寒的看了一眼关曜，然后又低下目光看着坐在沙发上的童瞳，她的脸色有些苍白，表情木讷，虽然手背上的伤口不需要缝针，可是看着一旁垃圾桶里沾着血迹丢掉的几块纱布，谭骥炎一双黑眸显得更加的幽沉，不可名状的痛席卷到了全身。

童瞳总是安静的，虽然谭骥炎还不清楚发生了什么，可是刚刚被人用匕首划伤了手背，她就这么安静的坐着，沉默的接受，似乎承受伤痛的人不是自己一般，让谭骥炎心疼的很。

谭骥炎从政之后，愈发显得内敛，喜怒不行于色，可是关曜身为多年的好友，此刻还是从谭骥炎那冰冷的一瞥目光里察觉到了他的责备和不悦，骥炎这是责怪自己将普通人牵扯进来受伤了？

关曜随即否定了这个推断，谭骥炎虽然是北京市副市长，政绩也是非常好，可是他绝对不是烂好人，而且从香山大宅到什刹海这边至少有三十分钟的路程，关曜瞄了一眼墙壁上的闹钟，从刚刚挂电话到现在二十分钟不到，所以骥炎差不多是一路高速飙车过来的。

“手没有结疤之前不能碰水，药一天换一次，纱布和药膏都在这边，这是消炎药，吃两天就可以了。”医生将需要的药放到了茶几上，叮嘱了几句之后，对着关曜和谭骥炎颔首，这才拿着药箱起身离开。

客厅太过于安静。

“我去倒茶。”童瞳向着厨房里走了过去，看着流理台上的水果，果真橙子还好一点，可苹果都被砸烂了，丢掉太浪费，童瞳从橱柜里拿出玻璃壶，准备将苹果烂掉的部分切掉，余下的煮一壶水果茶。

客厅里，谭骥炎看向关曜，一面收拾着茶几上的药箱，一面沉声开口，“今晚上是怎么回事？童瞳怎么被牵扯进来的。”

自己并没有透露过名字，所以骥炎果真认识童瞳！关曜歉然的看了一眼厨房的方向，这才坐了下来，解释的开口。

“晚上我带了两个人去宴会，在花园里意外碰到童瞳了，从一年前在火车站碰到被抢匪扎伤的李国，我就感觉这案子有点诡异，今天我是担心童瞳会被人盯上，所以一路跟过来，没有想到那些人竟然动刀子了。”

“你知道有危险，还放任她将人引出来，关曜，你失职了！”谭骥炎语调冷沉了几分，原本峻冷如同刀斧般凿刻出的五官因为不悦而多了冷傲的威严。

关曜查案子没有关系，可是不该将无辜的人牵扯进来，如果今天关曜没有跟过来，谭骥炎不敢想象童瞳会遭遇什么。

027章 拍宣传照

“我会派人暗中保护她的，抱歉，骥炎。”关曜明白这的确是自己失职了，虽然在花园遇到童瞳是个意外，可是自己还是放任童瞳一个人回家，将暗中的打手给引出来，不过，骥炎和童瞳只怕不只是认识这么简单。

谭骥炎也冷静下来，知道自己语气有些重，刚要道歉，忽然听到厨房里的哗啦啦的水声，不由快速的站起身来，眉头一皱的起身过去，“你做什么？手不能沾水。”

“苹果砸烂了，洗一下将烂的部分切掉煮水果茶。”童瞳抬头看着脸色不悦走过来的谭骥炎，看了看自己刚刚包扎的左手手背，将手里的苹果直接递给了谭骥炎，自己站到一旁当个乖小孩。

烂掉就扔掉，谭骥炎看着手里有些脏的苹果，再看着大理石流理台上上同样沾了灰尘的橙子和香蕉，终究没有开口，而是将水果都放到了水槽里清洗了一遍，“然后呢？”

“将苹果切丁，切半个橙子，冰箱里还有几颗草莓，我拿过来。”有人帮忙，童瞳快速的指点了一下，转过身从冰箱里拿出三颗草莓放到了砧板上，然后将洗干净的橙子和香蕉放到了果盘里，“我去拿蜜糖和茶包，谭骥炎切小一点，这样水果汁才能出来。”

堂堂北京市副市长，军界谭家最年轻有为的谭骥炎，竟然在厨房里拿着刀子切水果，关曜温和的脸上浮现出一抹淡笑，坐在沙发上看向开放式厨房里，童瞳正将蜜糖和茶包放到透明的玻璃壶里，而谭骥炎也将切好的苹果橙子和草莓也放了进去。

拿过一旁的暖水壶，谭骥炎将热水倒了进去，刹那玻璃的水壶里水果丁浮满了水壶，红红的草莓，奶白色的苹果，黄色的橙子，看起来煞是好看，热水冲泡之下，片刻淡淡的果香就飘散开来。

“冰箱里还有上次的饺子，你朋友要吃吗？”水果茶的香味之下，童瞳脸上终于多了一抹浅笑，抬头看着谭骥炎询问着。

刚刚他们在客厅里的交谈并没有避讳自己而压低声音，所以童瞳也大致知道了今天的情况，也明白沙发上那个叫关曜的警察和谭骥炎认识。

“嗯，我来煮，你去喝茶。”现在已经是十点多了，谭骥炎知道关曜六点就去了宴会，这会估计也饿了。

茶壶边是三个玻璃小茶杯，还有一个放茶壶的铝合金托盘，里面还有一截蜡烛，谭骥炎看了一眼童瞳，很是怀疑这蜡烛即使点燃了，那微弱的火光还能给茶壶保暖？

“这是情调。”童瞳不满的瞥了一眼谭骥炎，眉梢微微挑起，脸上表情显得俏皮，让谭骥炎扯了一下嘴角笑了起来，端着托盘走向了客厅。

骥炎和童瞳这根本不像是朋友，而像是两口子！关曜看着将自己口袋里的打火机搜了出来点燃了蜡烛，然后将玻璃壶放在了上面，看着壶里漂亮的水果，温和斯文的脸上笑容加深，骥炎竟然也懂得浪漫了。

“我去给你下一碗饺子。”谭骥炎看了一眼关曜，知道他眼中那笑意代表着什么，不过也没有解释，自己对童瞳有一份责任，自己只是将她当成一个孩子一样照顾着，关曜是想偏了。

饺子童瞳已经包好了放在冰箱里的，所以谭骥炎煮开水下了之后，十分钟就端了一大碗饺子上来给关曜。

“你不吃？”的确饿了，可是关曜还是奇怪的看了一眼谭骥炎，这两个主人都不吃，自己一个客人吃东西还真是显得有些诡异。

“里面放了虾仁。”异口同声着，童瞳和谭骥炎同时开口，默契的让关曜再次笑了起来，低头吃了起来，味道还真是

不错。

水果茶在热水之下冲泡了十多分钟，果味都散到了水里，透明的玻璃小杯，黄橙色的果茶，喝起来酸酸甜甜的，谭骥炎喝了一杯就放下杯子了，倒是童瞳一面暖着手，一面喝着，满足的模样如同吃到鱼的小猫一般，十分的慵懒而惬意。

！

从宴会那一晚受伤已经过了几天，倒是一直风平浪静，童瞳今天起了个早，去了蓝海豚然后和自己的经纪人钱利一起去了C&G的摄影棚拍这一期春装的宣传画册。

“灯光师将灯光调亮一点，对，从侧面照下来。”

“换幕布，小瞳，笑一下，就这样，好，别动，保持这个姿势。”

“那边，化妆师过来补一下妆。”

摄影棚里是一片有序的噪杂声，C&G服饰的专属摄影师快速的按着相机的快门，一面赞叹的看着明明只是新人，可是却表现完美的童瞳，或是巧笑嫣然，或是俏皮可爱，每一个镜头里，童瞳都表现的非常到位，完全看不出之前的木讷和小呆。

钱利脸色有些的难堪，他一直以为童瞳根本没有资格夺走属于敏茹的这一次代理，可是当看着灯光之下，表现宛若变了一个人的童瞳，用力的握紧了拳头，眼神阴狠的有些扭曲。

她是故意的！故意在自己面前装的一副呆呆的模样，好迷惑自己，然后保存实力展现给其他人！看着摄影棚里的众人对童瞳的赞赏，钱利只感觉自己被当众给打了一巴掌一样，羞辱、愤怒、不甘各种情绪绞缠在一起。

而此刻，摄影棚后的工作室里，梅特尔透过窗户瞄了一眼紧张拍摄的摄影棚，回头一脸献宝的看向满脸大胡子，穿的看起来有些邋遢的大导演程翰，“大胡子，今天这一趟没有白来吧，我的小说网娃娃可是耀眼的让我舍不得将她展示出去了。”

“那是蓝海豚的艺人，和你这个外国佬屁关系都没有。”粗鲁的开口，程翰吸了一口烟，一脸邋遢的模样，不知道的人只以为他是个流浪汉，绝对想不到今年贺岁片的导演正是此人。

－－－－－－－题外话－－－－－－－

那个话说这文是不是写的有些不清楚明白，很多亲似乎都没看懂里面的关系，囧一个，颜检讨。

小瞳是重生到这个身体上来的，谭骥炎和这身体原来的主人五年前曾有过一次关系，当然，还有个小宝宝，当然这一点童瞳到现在都是不知道的。

身体的主人之所以走上演艺圈这一条路就是为了让被送走的小宝宝可以以后在电视上看见自己，可是也因为这样的打算，才让小瞳和谭骥炎重新有了接触。

028章 新戏配角

程翰的眼光很是刁钻，不过此刻却也不得不承认童瞳这个新人非常适合自己下一步电影里的女二号，一个在平和年代，天真活泼的商家小姐，在战火纷乱的年代里，则蜕变成为坚韧不屈的新一代中国女性。。

“签了吧，大胡子，你签了我的小说网娃娃，保管你下一次的票房直冲六个亿。”梅特尔拉着程翰的胳膊用力的摇晃着，明明是一个身材高挑，满头金发的外国人，可是此刻却装嫩的和程翰撒娇着。

“滚，不要恶心老子，过几天让她来试镜，拍电影可不是拍宣传照。”成功被梅特尔给恶心到了，程翰嫌恶的将自己的手臂抽了回来，牛眼瞪着露出笑容的梅特尔，粗声粗气的质问，“你到底是为了童瞳，还是为了借我的电影给你的衣服宣传造势？”

“这两者并没有矛盾啊。”梅特尔那英俊的娃娃脸上露出一抹无比纯真的笑容，已经决定了，这一次大胡子电影需要的服装就由自己来提供设计，这可比花大笔的广告费和宣传费更划算，而且效果肯定更好。

“奸诈的外国佬！”程翰满脸络腮胡子的脸一阵抖动的抽搐，自己真***交友不善，当年在法国拍片的时候，怎么就以为这个看起来纯情的外国小男生正好适合电影里的配角，早知道遇到这么个损友，程翰宁愿砍了那段戏，也好过如今被梅特尔这个外国佬来压榨。

“好，为了感谢大胡子，今天中午我请你吃烤鸭。 ”梅特尔笑的眼睛都没有缝了，一想到地道的北京烤鸭，只感觉口水都快要溜出来了。

“你给老子滚回法国去，老子已经陪你吃了三天的烤鸭，你***想变成鸭子，老子不奉陪！”粗暴的骂声直接要掀翻屋顶，程翰眉头皱的死紧，见鬼般的瞪着梅特尔这个脑子有点不正常的外国佬。

刚准备离开摄影棚去外面透透气的钱利听着屋子里那过大的讨论声，原本就难堪的脸色此刻是更加的阴霾，虽然演艺圈里的人都知道程翰这个导演的脾气很火爆，在片场骂起人来更是半点不留情，可是这几年来，程翰执手的影片都是大卖特卖，而出演的艺人更是一炮走红。

钱利回头看向聚光灯之下的童瞳，这个完全没有敏茹出色的新人，如果不是她，今天这一切的成就都会是敏茹的，钱利甚至期待着有一天吴敏茹走向演艺圈的巅峰，成为真正的女王巨星，可是这一切都被童瞳给毁了，她夺走了属于敏茹的名利和荣耀！

结束了早上的拍摄，梅特尔成功的将大胡子和童瞳一车子给装去了君悦大酒店，继续吃他的北京烤鸭，而钱利这个经纪人则被梅特尔给丢下了，毕竟外国人没有中国的含蓄，在梅特尔眼中，童瞳才是自己的朋友，钱利只是这一次合作

公司的员工。

抱怨归抱怨，不过梅特尔吃的津津有味，程翰倒也吃的欢畅，当然，今天他是没有吃烤鸭了，点了几碟子小炒，一旁童瞳竟然发挥着和梅特尔一样的特质埋头努力的啃着烤鸭，半点艺人的优雅和斯文都不见。

程翰虽然脾气火爆，可是一双眼倒毒的很，若有所思的看了一眼童瞳，身为艺人，她不可能不认识自己的，可是除了见面时一声你好和例行公事的微笑之外，竟然没有一点的阿谀奉承，是真的没有，在演艺圈多年，程翰自然分辨得出真正的冷淡，还是欲擒故纵的手段。

其实程翰弄错一点了，童瞳是真的不认识他是谁，只当是梅特尔的朋友，而因为手背之上前两天被匕首给划了一刀，不能沾水之下也不能做饭，所以童瞳这几天吃的清淡，此刻则是吃的头也不抬。

靠！梅特尔这个外国佬是饿死鬼投胎也就算了，怎么连童瞳这个艺人也饿死鬼一样，两个人甚至还不动声色的抢食！果真是物以类聚！程翰嘴角抽搐了一下，幸好是包厢，否则和这两个人在一起吃饭还真是***丢脸。

“小瞳，不是说小说网人含蓄吗？”盘子上只剩下最后一个翅膀，梅特尔笑眯眯的开口，可是那目光却死死的盯着最后的食物。

“我还听说法国男人绅士呢。”童瞳抬起目光嗤了一声，怎么不见他绅士风度的让自己？抢吃的还分什么小说网人和西方人，谁动作快抢到就是谁的。

程翰拿着筷子的手抖动了几下，看着盘子里最后的一个翅膀，而两双筷子都夹在上面，大有两虎相争的势头。

等午餐终于结束，这边刚走出酒店，忽然，门外一众记者呼啦一下从四面八方围了过来，手里高举着话筒，镁光灯不停的闪烁着，二三十个大大小小的报纸杂志的记者蜂拥的挤了过来。

“程导演，你和童瞳是旧识还是才认识？”

“是啊，程导演，是不是准备让童瞳参加新电影的拍摄？她会担任什么角色呢？”

“童瞳，你身为新人，有信心加入程导演执手的电影，会不会有压力？”

拥挤着，记者一个接着一个的问题砸了过来，一个个的努力向前挤着，想要尽可能多的拍摄到需要的画面，大导演程翰，演艺圈的新人童瞳，虽然只是单纯的吃一个饭，可是在记者眼里却如同看到了奸情，看到了潜规则，所以兴奋的提问着，问题也有一开始的中规中矩，越来越露骨。

“无可奉告，挤什么挤，让开！”程翰粗着嗓音训斥着，一手护着童瞳，一手推开眼前如同打了鸡血一般的记者，努力的想要挤出一条路来，真是***够了，到底是谁泄露给记者自己会在这里吃饭？童瞳？趁机炒作出名？

可是人太多之下，不知道谁的摄像机狠狠的撞到了程翰的额头，刹那，这个原本就脾气不好的导演，脸色阴沉的骇人，一脸的大胡子抖动着，目露凶光。

而越是混乱记者越是兴奋，更是将镜头都对准了要发飙的程翰，而童瞳则是趁机快速的在人群里钻着，准备突围。

忽然，两个保镖快速的推开两边的记者，童瞳立刻顾不得刚刚一顿饭的友谊，在程翰要杀人的目光里，在梅特尔羡慕的视线之下，快速的随着两个前来救援的保镖挤了出来。

029章 客人上门

“童小姐，请上车，我是程翰的大哥，程天南。 。”后座的车门打开着，真皮后座上，完全不同于程翰的邋遢形象，程天南身材健硕，五官端正，西装笔挺。

“谢谢。”被记者给挤怕了，童瞳快速的坐上车了，汽车扬长而去，将后面的记者远远的丢开来了，毕竟比起童瞳这个新人，程翰这个刚刚贺岁片拿到第一名的大导演更有可拍性。

程天南将童瞳送到了蓝海豚之后就离开了，而刚下车，童瞳就打了个电话给钱利说自己回公寓，电话里钱利似乎比以前更加的冷淡，什么都没有说的放童瞳离开。

程翰中午吃饭的时候给了童瞳即将开拍电视剧的剧本，准备让她试镜剧本里的女二号，《岁月静好》这部电影是抗战爆发时期的影片。

女二号——苏玥是徽州商人苏家的小女儿，天真浪漫，而女一号是于娜饰演的苏静，未婚夫男一号的扮演者是当红的男艺人宋天昊。

【剧本梗概】

女二号苏玥还是个十六岁的小女孩，牙尖嘴利，古灵精怪，总是担心自己温柔贤淑的大姐被未来姐夫给欺负了，处处和他斗嘴，处处捣乱，破坏两人之间的约会。

小说网冉是名门望族的长孙，学识丰富，优雅俊逸，这个君子端方的男人很喜欢和自己斗嘴的小姑娘，一来二去，有一天，小说网冉忽然发现，自己真正喜欢的并不是温柔典雅的大姐苏静，而是这个无忧无虑，开朗活波的小姑娘苏玥。

可是就在小说网冉准备和整个家族抗争，要放弃和苏静的婚约而娶苏玥时，造化弄人，战事爆发，整个国家陷入战火之中。

小说网冉身为小说网家的嫡孙长子，也是苏家的半个依靠，毕竟苏家只有两个女儿，儿女私情被放下，小说网冉几番周转，终于安排好了船只，将两家人从上海上船去香港避难。

可是就在上船的前一刻，这个在两家人眼中总是长不大的活泼小女孩苏玥，却毅然的下了船，随着游行的大学生们离开，她要参加抗战。

船开动了，站在甲板上，小说网冉感觉自己的灵魂空缺了一角，双手用力的抓紧了栏杆，他不能陪着她一下去，因为他的身后是两家的老弱妇孺，他亦不能阻止她离开，因为她有着一颗拳拳爱国心，所以小说网冉只能看着苏玥离开。

在香港安顿好了之后，小说网冉利用小说网家和苏家的钱财，开始为国内运送药品，一次一次，通过接头联络的人打探苏玥的消息，可是却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望。

在那战火纷乱的年代，人命轻如鸿毛，多少人将热血洒在疆场上，甚至没有墓碑，草草的用黄土掩埋，一次一次的失望之下，小说网冉终于抵不住思念，随着押运药品的船去了上海，可惜还没有找到苏玥，却连船带人被日寇给关押了。

在那地狱般的监牢里，小说网冉以为自己会死去，可是当睁开眼，泪水从眼角滚落下来，他的小女孩一头利落的短发，唯一不变的还是那样璀璨的笑容。

小说网冉被救出之后回到香港，还是如同当年一样，他在船上，她在岸边，可是此刻，陪在她身边有她的战友，那个高大而英俊的男人比自己更适合站在她身边。

从内战到抗日战争，八年，小说网冉终于和苏静结婚了，国内安定之后，小说网家和苏家已经在香港扎根了，不愿意再回大陆，苏家打探小女儿的下落，却怎么也没有想到苏玥竟然背上叛徒的罪名已经死去多年。

原来就在小说网冉被日寇抓住的那一次，苏玥只身去了日军的军营，用自己掌握的秘密换取小说网冉的安全离开，而那跟在苏玥身边的高大英俊的男人正是伪装的日寇。

送走小说网冉的船离开之后，苏玥没有向日军透露一个字，慷慨就义，可是却还是背负上了叛徒的罪名，在抗战胜利之后，她的尸体被挖了出来，死不安宁，是那个曾经天真活泼的小女孩最后的结局。

童瞳坐在沙发上，放开剧本慢慢的看了起来，原本看起来总有些呆的小脸上目光专注而认真，不时思考着剧本里自己需要试镜的女二号苏玥的心理，当听到门铃声音时，童瞳这才发现自己竟然看了一下午的剧本，窗户外已经是夕阳西下。

“童小姐。”关曜手里提着一些水果，他穿的依旧是便装，斯文儒雅的面容，脸上还戴了眼镜遮挡住那一双利眼，温和的开口，“上一次的事情真的很抱歉，连累你受伤了。”

“不用客气。”童瞳疑惑的看着站在门口的关曜，直到关曜都感觉自己腿快站麻了，童瞳这才想起客人上门，应该先让人进来坐坐的，而不是思考关曜到底为什么上门、

接过水果侧身让关曜进来，童瞳低头看了一眼袋子里，“这是美国脐橙？”

“嗯，上次看你买了不少水果，所以今天就随便买了一点。”关曜点了点头，刚迈开步子走进客厅，却听见背后童瞳小声嘀咕，“15块一斤，一个可以买三个国产橙子。”

脚步顿了一下，关曜笑了起来，没有想到童瞳这样的年轻的女孩竟然还有这么强烈的爱国心，莫名的似乎感觉和童瞳拉近了距离，“那我下次记得买国产的。”

“那倒不用，听说美国加州的脐橙很甜。”童瞳接了一句，向着厨房走了过去，准备切两个橙子放在果盘里端出来。

“你上一次买的是国产的橙子？”关曜身为刑侦警察，观察力自然是一流的，所以今天的水果除了橙子之外，还有两盒子草莓，还买了一些苹果，不过也是进口的苹果，十多块钱一斤。

童瞳抬起目光若有所思的看了一眼关曜，然后肯定的开口，一脸的坦然，“都是吃，国产的便宜多了，不过你上门送水果肯定要买贵的，这是礼节。”

敢情自己就是一个被人宰的冤大头！关曜这才算是明白过来童瞳的逻辑，这年头，怎么还有她这样的女孩，关曜失笑着摇头，看着果盘里切好的橙子，玩笑道：“那我可要多吃一点，也没有人给我送美国脐橙。”

所以当谭骥炎过来时，客厅沙发上就剩下一个空果盘，垃圾桶里不少橙子皮，淡淡的果香飘散在空气里，而总是温和斯文的关曜正擦着手微笑着，而童瞳则是不满的坐在一旁，吃着最后一块橙子，现在的男人都习惯和女人抢食吗？

030章 凶案线索

“我们去书房谈。 ”对于关曜再次上门，谭骥炎脸色不太好，推掉了一个市局的会议直接过来的。

“不用，小瞳也听一下。”关曜没有避开童瞳，从一旁的公事包里拿出一个档案袋，抽出里面的文件递给了一旁的谭骥炎，正色的开口，“今天程天南和小瞳见面了。”

听到程天南的名字，谭骥炎峻沉的脸上线条紧绷了几分，手指交叉的放在膝盖上，西峡山上面有一个西峡山庄，从住宿、饮食到旅游结合一体的高端休闲山庄，可是谭骥炎明白那里不过是和前不久才被查封的天上人间一样的性质。

“骥炎，我很抱歉，不过如今只有将这个案子查清楚了，小瞳才能真的安全。”关曜歉然的看了一眼一旁的童瞳，将她扯进来真的只是一个意外。

之前应该是柳家派了几个混混去围堵小瞳，三天不到的时间，今天程天南又故意和小瞳碰面，这一切的线索还不明了，可是关曜却明白不管是柳家还是程天南只怕都误会了小瞳，所以要让小瞳真正安全，只有将案子查清楚。

“这案子到底是怎么回事？”谭骥炎终于发话，深邃的凤眸看向关曜，他的声音并没有什么起伏，可是却让人感觉到一股敬畏的威严。

“一个月前，我们在火车西站布控，准备抓一个潜逃多年的杀人犯，而这个男人叫李国，当时他从河南老家来北京，刚下车站没多远就被人给打劫时被刺了一刀，要抓的杀人犯也刚过来，当时，我下令所有的警察都不准动，直到封锁了杀人犯所有可能逃跑的线路之后，这才下令抓人救人，幸好李国那一刀没有在要害上，否则我就真的害死一个无辜的人

了。 ”

关曜将李国的照片放在茶几上，然后是当时中刀在医院拍的照片，因为在火车站，抢劫的人混入人群里里，迄今没有抓到，“李国也是老实巴交的人，他也没有投诉我们，只求我们给她找失踪了一年的女儿李兰兰，来北京打工好几年，每个星期都会打电话回去，最后一次联系李兰兰告诉父亲李国她在西峡山庄找了个好工作，然后就失去联系了。”

“李国在火车站被抢劫，遇见你们绝对不是巧合。”谭骥炎一针见血的开口，冰冷无波的视线停留在照片上身材瘦小、肤色黝黑的李国身上，只怕是有心人故意设的这个圈套，让关曜来查。

“我们也是这样认为的，不过李兰兰的确失踪了，我让人了所有的火车站，汽车站，甚至飞机场，李兰兰根本没有离开北京，这个失踪只怕人已经死了，西峡山庄是最大的可疑点。”关曜也是敏锐的人，自然也感觉其中有些不对劲。

可是李国和李兰兰这对父女没有问题，李兰兰也的确失踪了，所以不管背后有什么黑手在操控，关曜还是将这个失踪，有可能已经被杀的李兰兰当成了调查目标。

“和柳渊海父子怎么扯上关系的。”谭骥炎翻阅了一下卷宗，案子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或许有可能是程天南或者柳家的对手故意设下的圈套，利用关曜来查西峡山，查可能已经死的李兰兰，然后将程天南或者柳家拉下台。

“我让人拿着李兰兰的照片在西峡山那边海量的询问，有个清洁工记得当时酷似李兰兰的一个女孩到山下来过，不过随后被一辆车给接上上山了，那辆车正是柳康的悍马，车牌号更是好五个8，清洁工一眼扫过就记下了。”

可是这也是目前所有的线索，调查到这里，关曜知道李兰兰的死亡和柳康这个官二代，和西峡山庄程天南肯定有关系，至于是怎么样的关系，什么关系，还查不到。

吃了不少橙子，童瞳感觉胃有点凉，顺手拿过茶几上的杯子，也没有察觉到是谭骥炎刚刚喝过的，一面暖着手，一面低头喝了几口热茶，胃终于舒服了，而童瞳的目光则盯着茶几上李国被刺杀时拍下的伤口照片。

谭骥炎看了一眼童瞳那一副迷蒙着表情、懒洋洋的模样，原本冷沉黯黑的眼底闪过笑，可是再定睛看时，谭骥炎却又是那样内敛的沉默。

“小瞳，这照片有什么不对吗？”关曜没有注意到谭骥炎刚刚的表情，而是感觉童瞳盯着照片的时间过久了，随意的一问。

“刺伤李国的匕首和昨天伤我的是同一把。”童瞳慢慢的开口，心里有些犹豫的，可是这毕竟事关人命，而且如今又将自己扯进来了。

“什么？你怎么看出来的？”关曜镜片后的目光锐利如芒，正色的打量着童瞳，虽然之前关曜也感觉从火车站意外遇到被刺的李国开始，自己就被扯入了圈套里，可是却没有实际的证据。

“卷宗上：长约9厘米，宽2。6厘米左右，厚2毫米，上面写着凶器可能是瑞士军刀里的猎人型号。”童瞳放下茶杯，指着口供上对李国被刺凶器的描述，“这类瑞士军刀一般是喜欢野外宿营的人用的，之前那划伤我手背的也是瑞士军刀里的猎人型号。”

虽然瑞士军刀很多类型，随便一个人去超市，到刀具店，去网上也都能买到，可是都牵扯到西峡山的案子，同一型号的凶器不可能只是巧合，所以之前刺伤李国的人和围堵童瞳的是同一批人，他们甚至还使用了同一把凶器。

关曜眼神一亮，快速的拿出手机拨通了熊华的电话，“是我，立刻过去将上次抓到的那几个人再带回局里来，记住，搜出那把划伤童瞳的瑞士军刀，让鉴证科比对一下伤口，和当初李国被刺的是不是同一把凶器。”

031章 半夜聚会

童瞳喝完杯子里的茶水，一抬头就对上谭骥炎和关曜同时看过来的复杂眼光，鼻子皱了皱，身体不由自主的向着沙发后靠了过去，拉开和眼前两个危险男人的距离，结巴的解释。

“那因为之前在公司道具师刚好拿了不少瑞士军刀，我认识那天晚上划伤我手背的军刀，所以才记得这么清楚。”

“你要回局里了吧，我送你出门。”谭骥炎看了一眼无辜至极的童瞳，幽沉的目光不容拒绝的看向关曜，率先站起身来，这个案子，不管如何，自己都不会让童瞳再牵扯进来。

“嗯，我要亲自去审一下。”心知肚明谭骥炎下了逐客令，关曜快速的将茶几上的卷宗和照片收了起来，放进公事包里跟着站起身来，“小瞳，我先走了。”

因为是顶楼，所以这一层只有这一户，所以谭骥炎倒不担心此刻在门口和关曜说话被第三人听见。

“要吗？”关曜靠在墙边，从口袋里拿出烟，递了一根给谭骥炎，自己点燃之后，深吸了一口，白色的烟雾喷吐出来，关曜这才开口，带着一丝的疲惫。

“李兰兰失踪快一年了，就算我知道是柳康杀了李兰兰，可是一年了，有什么线索也都被柳家给毁了，估计连尸体都找不到，唯一的突破口就是当初暗访时，柳康的一个狐朋狗友说漏嘴了，当初柳康还带着一个旧情人去了西峡山，而且这个情人还是演艺圈的，可是太过于保密，没有人知道柳康这个旧情人是谁，她应该知晓李兰兰失踪被杀的情况，是我们唯一的证人，而且目前情况看，我只和小瞳接触了一下，柳家和程天南都有所行动，他们应该也是担心这个旧情人被找到。 ”

谭骥炎手指夹着点燃的烟，并没有吸，只是静静的看着指间的白烟升起，“不行，你用其他方法去查柳康这个旧情人，不准牵扯到小瞳。”

“我明白了。”关曜也没有勉强，毕竟牵扯到童瞳不仅仅是危险不危险的事情，如果因此让柳家人查到骥炎这里，只怕会多出许多后续的麻烦。

目送着关曜进了电梯离开，谭骥炎掐灭了手里的香烟扔进了走廊边的垃圾桶里，这才打开门走进了公寓，客厅里开着灯，暖黄色的灯光之下，童瞳沐浴其中，怀里抱着抱枕，手里拿着剧本正低着头看。

“要留下来吃晚饭吗？”童瞳抬起头看向站在客厅里的谭骥炎，他之所以突然来，是因为知道关曜过来了吧？隐隐的，童瞳心中雀跃的冒出泡泡，即使是因为关曜，可是他过来也有一部分是因为自己吧。

“不了，市里的会议只是暂时挪后了。”谭骥炎沉声的拒绝了童瞳的邀约，市里的事情太多，之前虽然回去和爷爷打了招呼，不过好几个会议，都有柳家的人暗中阻扰，提反对意见，谭骥炎明白西峡山的事情必定触到了柳家的痛脚。

失望瞬间笼罩在水润的双眸里，童瞳低下头掩饰似的看向手里的剧本，酸涩的疼痛针扎一般从胸口蔓延到了全身，声音也比往常低落了许多，“哦，那你回去忙吧，我继续看剧本。”

谭骥炎有这么一瞬间，似乎感觉到了什么，可是视线里，童瞳只是平静而专注的翻看着手里的剧本，她是真的喜欢演戏吧，否则不会这么认真，谭骥炎没有再多言，沉稳的脚步声向着门口走了过去。

开门声，关门声响起，公寓里突然死一般的安静下来，之前还是那样热闹的景象，这一会却清净冰冷的让人感觉到连呼吸都困难。

抬起头，童瞳静静的盯着关闭上的大门，许久许久的看着，那种难受的疼痛并不强烈，只是一点一点的浸透到了全身。

童瞳看着手里的剧本，这一出戏正是自己要试镜的女二号站在码头目送着自己所爱的家人离开，她只是一个十九岁的女孩，虽然有着报效祖国的念头，可是她还没有强大勇敢到在上船那一刻离开，她没有那么高尚，也没有那么坚强。

她之所以没有选择一起走，是因为无法看着自己深爱的人和姐姐在一起那么幸福的生活，她想要祝福他们，可是她的心却在泣血，所以苏玥选择在最后一刻跑下船随着游行的大学生离开。

三天后，夜晚，公寓。

试镜镜头是在三日后才开拍，沐放让童瞳这三天在家多看看剧本，揣摩人物思想和心里，当童瞳接到钱利电话时，已经是晚上十点多了。

“聚会？这个时候？”童瞳放下手里的剧本，抬头看了一眼墙壁上的闹钟，哪有十点多才让人去参加聚会的。

怡然园闹中取静，可是这公寓在深夜里却显得如此的空，即使开足了暖气，可是坐在沙发上的童瞳却感觉到一阵清冷，太过于安静，甚至能听见自己的呼吸声。

“童瞳，你这是在和我闹脾气吗？还是说你拿到了程导演新片的试镜，所以以为了不起了，不需要我这个经纪人了。”电话另一头，钱利火大的咆哮着，会所走廊门口幽暗的角落里，一张脸因为急切，因为不安，再加上对童瞳的不满从而扭曲着。

“童瞳我这可是为了你好，你是我带的人，今天这聚会里可都是有头有脸的人，你能过来对你以后的演艺事业百利而无一害！”钱利声音已经有些尖锐，可惜在走廊门口四个彪形大汉如同山一般挡在门口，让钱利明白硬闯根本就是在鸡蛋碰石头。

钱利早已经不是当初那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艺人，身为经纪人三年了，钱利明白走廊包厢里的男人是自己得罪不起的，可是敏茹在里面，看着一瓶一瓶的酒端进包厢里，钱利担心着吴敏茹，可是除了女人，而且是漂亮的女人，其他人根本不准靠近包厢，这是包厢里男人柳家独子柳康定下的规矩。

柳康——北京市政协秘书长柳渊海的独子，在北京横行霸道，而有了柳渊海这个政协秘书长的庇护，多少人都是敢怒不敢言。

032章 京都会所

或许公寓里真的太安静了，在钱利报出了地址之后，童瞳开车赶了过去，马路上车流比白天稀少了一些，两边的路灯发出明亮的光芒，茫然里，给人一种陷入都市夹缝里的感觉。。

京都会所。

焦急不安的在会所大门口徘徊着，当看见童瞳的汽车开过来时，钱利快速的冲了过去，神色慌乱，不见了以往的冷静，毕竟在包厢里待的时间越长就意味着越是危险。

“你怎么这么慢？敏茹都在里面一个多小时了。”快速的抓住童瞳的手臂，钱利几乎是将人给拖出驾驶位，“你进去包厢里，让敏茹出来就说公司有急事。”

童瞳看了一眼神色慌忙的钱利，将车钥匙丢给了一旁的泊车小弟，被钱利拉扯的走进了会所电梯里。

明明只是简短的几秒钟，可是钱利却如同是热锅上煎熬的蚂蚁，整个人焦躁不安着，不停的抬手擦着脸上根本没有汗珠。

“童瞳，你进去一定要将敏茹带出来，你知道吗？”钱利再次抓着童瞳的手腕，因为担心甚至忘记了控制力度，唯一想到的只是将吴敏茹安全的带出包厢。

手腕有些痛，童瞳低头看着钱利那青筋凸起的双手，虽然知道钱利是准备将自己推入火坑，然后将吴敏茹给换出来，可是当看着钱利这个一米八几的男人此刻如同孩子一样惶恐不安，只想着要将吴敏茹救出来，童瞳忽然释怀了，点了点头。

“你放心，我会将人带出来的。”轻柔的嗓音一如既往般的没有什么音调起伏，可是钱利看着童瞳那清幽如水的眼眸时，却被她眼眸深处的坚定之色所感染。

倏地一下，钱利忽然感觉自己很卑鄙，明明知道柳康的名声有多么的糟糕，明明知道自己是将童瞳推进去，好让吴敏茹脱身，可是看着童瞳那有些呆，却坚定柔和的脸色，钱利只感觉自己太过于卑鄙无耻。

可是为了敏茹，钱利没有办法，再说演艺圈就是这样黑暗，等童瞳进去了，敏茹出来之后，自己会打电话给沐哥，让他来将童瞳带出来。

守在走廊入口的保镖看了一眼童瞳，审视了一下，立刻侧过身放行，虽然还是板着一张脸，可是那眼中却闪过不屑和鄙夷。

这些女人凭借着一张脸和好身材，都愿意出卖身体，就为了讨好柳大少，伺候的柳大少舒服了，钱是小事，关键是柳家有权，不管什么事，到时候一个电话，柳大少势必会给伺候过自己的女人给摆平。

大理石的地面被擦的蹭亮，走廊顶上的奢华水晶灯调的有些暗，两边的墙壁是欧式风格的油彩画，可是不给人一种缤纷绚丽的美感，反而让人感觉到无比的压抑。

门口的侍应生看到童瞳过来，立刻恭敬的鞠躬，一手推开两扇的梨花木门，没有了门的隔音，包厢里的噪杂声立刻传了出来。男人女人的调笑声，麦克风里飙出来的歌声，碰杯声，划拳声，声色犬马，酒色混杂莫过如此。

“大少，又有女人拜倒在你的西装裤下了。”真皮沙发上，染着黄头发的年轻男人端着酒杯，没骨头一般靠在沙发上，另一只手真钻入身边女人的衣服里，色情无比的揉捏着，明明该是年轻的嗓音，可是听起来却带着流里流气的猥琐。

“开灯，开灯，让我们给大少看看是什么货色？够不够资本伺候大少。”随着童瞳进来，包厢里的另一个男人附和的大笑着，一个人拍了拍身边女人的挺翘的屁股，将人从自己的胯下拉了起来，也不在乎裤子下的挺立，“去，把灯打开。”

啪的一声，原本光亮昏暗的包厢瞬间明亮起来，宽大的沙发上是**不堪的一幕，黄头发的年轻男人怀里抱着衣裳已经半裸的丰满女孩，手正在她胸口游移着。

沙发另一边，分开双腿坐的男人就是刚刚说话的男人，也很年轻，有些黑，此刻裤子拉链正打开着，丝毫不在乎自己的命根子就这么一柱擎天的暴露在众人面前。

而一旁的单个沙发上，坐着的男人正是柳康，有些胖，肤色倒是很白，而小鸟依人般坐在他身边的女人正是吴敏茹，随着灯光明亮看见童瞳时，猛然一惊，脸色狰狞的苍白着，有些难堪，有些愤怒，然后是诡异阴寒的笑意。

“柳大哥，我的小姐妹不错吧，这可是未来的女王巨星，刚签约了C&G服饰，又被程翰大导演看中要试镜呢。”吴敏茹甜美的笑着，清脆可人的嗓音似乎真的是遇到自己的好姐妹一样。

“小瞳，这是柳大哥，以后我们要在演艺圈发展，柳大哥可会帮我们不少忙，是不是，柳大哥？”撒娇着笑着，嘟着粉嫩的唇，吴敏茹一副不谙世事的乖女孩模样，一手亲密的挽住童瞳的手臂。

“呦，原来是日后的女王巨星那，就这模样，也没有什么特殊吗？难道说是床上功夫特别好，被程大导演给潜规则了，才换来试镜的机会。”开灯的女人讥讽的回了一句，

女人穿着紧身的皮衣皮裤，只包到臀部的小皮裙随着走动展示着丰满挺翘的臀部，水蛇般的细腰，妖娆妩媚的脸，波浪般的长发披散下来，嘴角有些红肿，唇膏早已经糊开了。

女人不屑外加嫉恨的瞄了一眼童瞳，走向沙发上的男人，依旧如同一开始一样，跪下身来，直接的低下头继续刚刚的动作，根本不在意包厢灯光明亮，更不在意多了一个童瞳。

033章 糜烂一幕

“钱哥在门口等我们，公司找我们过去有急事。 ”童瞳看着笑的无比天真的吴敏茹，虽然进来之前已经预料到了这一样的画面，可是真的看到这样糜烂淫luan一幕，童瞳还是皱了一下眉头，拉着吴敏茹准备离开。

“柳大哥，公司找我，我先过去了。”吴敏茹笑着看了一眼童瞳，尽可能将柳康几人的目光引到童瞳身上，吴敏茹不是傻子，相反在天真纯朴的外表外是一颗七窍玲珑心。

柳康不能得罪，否则不用在演艺圈里混了，可是吴敏茹也不像真的被柳康这个官二代给糟蹋了，今晚上，吴敏茹正扮演着不谙世事，纯真无暇的小女孩，想要避开一劫，却没有想到童瞳送上门来了，吴敏茹心头笑开了花，这些官二代，纨绔子弟，什么女人没有玩过，只怕他们真正不能忍受的童瞳的无视。

“走？大少发话了吗？”黄头发男人表情突然狰狞的一狠，手里的酒杯咻的一声向着童瞳和吴敏茹砸了过来，可是因为距离稍微有些远，砸偏了之下，酒杯啪的一声砸在了墙壁上，红色醇香的葡萄酒顺着米黄色的壁纸流了下来。

“啊！”吴敏茹故意惊吓的叫了一声，整个人躲到了童瞳身后，红了眼眶，似乎并不明白刚刚还玩的好好的男人为什么突然发怒。

“敏茹，既然公司找你，就先回去吧。”柳康满是肥肉的身体还是坐在沙发上动都没有动，对着害怕的吴敏茹挥挥手，转而将目光看向童瞳。

没有丝毫的犹豫，吴敏茹点了点头，“谢谢柳大哥，那我先回去公司了，小瞳，你不要害怕，柳大哥他们都是好人。”

包厢的门开了又被关上，黄头发男人推开怀抱里任由自己揉捏的女人，显得清瘦的身体向着门边的童瞳走了过来，蹭亮的皮鞋点了点墙壁上流淌下来的红酒渍，阴狠暴戾一笑，“把这些酒舔干净了，你就可以离开了，对吧，大少。”

“***，老四，你爹真是白给了你一张斯文的脸，见到女人你就想要**。”沙发上正被妩媚女人伺候舒服的男人语调

有些急促的开口，受不了的看了一眼总喜欢暴力和调教驯服的黄头发老四。

“好了，老四，不要吓到小瞳。”柳康拜拜手，终于站起身来，满身的横肉，一张脸上眼睛更是因为胖只露出一条细缝，泛着肥油的脸在灯光之下有着油腻腻的光泽。

柳康上上下下的看了一眼童瞳，然后露出笑容，如果说老四只是给人一种暴戾和血腥，那么柳康这个胖子却笑的阴邪而森冷，让人不由的寒毛直竖，关曜想要通过童瞳调查自己吗？哼，自不量力！

“明子，你带她们出去。”柳康看着沙发上的男人开口，让人毛骨悚然的目光依旧停留在童瞳身上，“去楼上我的房间去。”

“走了，美人们。”沙发上的男人最终发泄出来了，身心愉快之下势拉起地上伺候自己的女人，和一旁被老四丢下的女人，三人一起向着门外走了过去，包厢隔音效果非常好，门一关上，什么声音都没有了。

“大少，里面那女人应该已经调教好了。”黄头发的老四阴狠的一笑，三角眼显得阴沉无比，得意的看了一眼童瞳，“过来！”

包厢很大，沙发对面的大屏幕被老四给关了，他径自向着一旁的门走了过去，打开门，里面是一间休息室，而此刻，细碎的呻yin声尖锐的传了出来。

难受着异常之下，被喂了药的周青青此刻已经有些神志不清了，一丝不挂的被手铐拷在了床上，此刻正摆动着身体无比难受的扭着。

老四走了进去，一手捏起周青青的下巴，冷冷一笑，打开一旁的柜子，从里面拿出一条软鞭子，然后用力的向着周青青的臀部抽了下去。

“啊！”趴在大床上，手脚都被拷了起来，周青青吃痛的叫了起来，白花花的身体扭的更加厉害。

“看到没有，这可是演艺圈的女明星，还不是随便我们怎么玩弄，像一条狗一样，随便我们处置。”柳康不高，估计也只有一米七，此刻站到了童瞳身边，声音压的有些低，阴测测的，目光有些兴奋的看着床上被老四狠狠抽打的周青青。

这就是关曜要接近调查的柳康，童瞳皱着眉头看着床上，老四已经脱了衣服，很瘦的身体，看起来有些不健康，而被抽打的周青青在药性操控之下，只是放荡的喊叫着，完全没有了第一次在电视台《茶余饭后》节目时看到的骄傲和美丽。

柳康呼吸重了几分，让童瞳不由奇怪的瞄了一下，整个人浑然一怔，刚刚在包厢里时，已经够淫=乱不堪的，可是柳康却没有什么变化。

可是此刻，童瞳一开始以为柳康也喜欢这样的暴力，可是当余光扫过，却赫然发现柳康的目光不是停留在床上的周青青身上，而是正压在周青青身上，残忍施暴的老四身上。

“你在看什么？”柳康声音骤然之间提高，整个人倏地一下变了，肥厚的手猛的将童瞳推到了门框上，用力的压住她的肩膀，满是横肉的脸表情诡异的狂狞起来，恶狠狠着声音，浑身紧绷的颤抖着，眼露凶残的杀意，“说，你在看什么？”

034章 英雄救美

“你们这是犯法。”童瞳语调平静的开口，抬手指了指床上的周青青，不是她不救人，只是周青青已经下足了药，更何况自己救的了这一次，还有下一次。

柳康猛然一怔的愣住，床上的老四忽然哈哈狂笑起来，满脸的得意和嚣张，一手抓住周青青的头发，将她的脸强硬的掰过来面对着童瞳，“哪个山区来的蠢女人，我们会做犯法的事情吗？这可是这女人自愿的，否则程翰下一部电影，周青青怎么可能上？”

为了一部戏将自己给卖了，对有些人而言，这是践踏人的尊严和人格，可是对于有的人而言，根本和吃餐饭，喝杯酒一样随意，跟哪个男人不是跟，重要的是自己的钱和权。

“果真是新人。”柳康满眼的暴戾之色消散了去，讥讽的收回肥猪手，冷笑着开口，“演艺圈里这些女人，在大众面前是宠儿，是偶像，在我们面前不过是一条母狗而已，要怎么玩就怎么玩！”

“你们会遭报应的。”童瞳神色依旧平静，在卧房里淫秽的声音里，她的声音清澈宛若天籁，这些人，终究有一天会遭到报应的。

“报应？谁知道呢。”柳康再次狂声大笑着，满脸的肥肉抖动着，自己或许早就遭了报应了！

包厢的门突然被大力的推开，伴随着几个保镖的阻拦，沐放还是潇洒自若的走了进来，视线扫了一圈，当看到童瞳衣裳完整的站在门口，邪魅的桃花眼多了一抹安心。

“柳大少，已经十一点了，整个公司的人都在等着小瞳回去开会呢。”沐放邪魅轻笑着，薄唇噙着笑，俊美斐凡的身影弯下腰，从茶几上拿过干净的酒杯，倒了一杯酒，然后仰头咕噜咕噜的喝个精光，妖魅一笑，“柳大少，这杯酒算是我给你赔罪了。”

“沐总监倒是很疼爱自己的艺人。”柳康冷笑着开口，看着沐放刚刚喝酒的豪迈姿势，这样的动作，别人做起来或许会显得粗鲁，可是沐放这个天生的宠儿，英俊而邪魅，举手投足之间带着十足的优雅和贵气。沐放刚刚喝酒的动作让柳康眼神微微的一沉，目光停留在沐放那一张媲美女人的绝色脸上，视线从他的桃花眼扫过挺立的鼻子，在酒渍之下泛着水润的薄唇，然后是那微微凸起的喉结。

“小瞳还是个新人，如果有什么得罪的地方，柳大少多包涵。”沐放依旧陪着笑脸，向着童瞳走了过来，此刻卧房里已经安静下来，所以沐放倒没有察觉到什么，可是走近时，当看见大床上那**的一幕，倏地一下，染笑的俊脸一沉。

“柳大少，小瞳是蓝海豚的艺人，柳大少那些药最好不要乱用！”脸色冰冷下来，沐放虽然嘴角还是噙着笑，却是十足冰寒的冷笑，长臂快速的圈过童瞳的肩膀将人拉到自己身边，“柳大少，我们还有工作，恕不奉陪！”

“沐总监，再见！”柳康眼神阴邪的骇人，冷冷的开口，竟然敢驳了自己的面子，沐放不过一个蓝海豚的总监，还真以为自己是个人物！

四个保镖还在门口，一路走出了走廊，沐放没有离开，而是直接的转而走上电梯，然后径自的向着顶楼走了过去，打开门。

“童瞳，你这个蠢丫头，这是什么地方，你竟然敢过来？”门一关上，沐放那原本雅痞的贵气消失殆尽，劈头盖脸的直接的将童瞳骂了个狗血喷头，这个蠢丫头，呆小孩，柳康是什么人，她竟然也敢过来，幸好没有出什么事！

被骂的一阵瑟缩，童瞳揉了揉耳朵，皱着眉头，惨兮兮的看着火气十足的沐放，原来男人生起气来，也能成为河东狮，吼起来，几乎要将耳膜给撕破了。

“呆小孩，你真是要气死我是不是？”沐放拉了拉脖子上的领带，看着似乎并不知道错的小瞳，邪魅生姿的脸上表情满是挫败，却也是别有一种风情。

“这会所是你开的？”转移着话题，童瞳看了一眼和沐放办公室一模一样的奢华装饰风格的客厅，最重要的是客厅角落里的那个酒柜，简直就是如出一辙。

“呦，这会聪明起来了会转移话题了，说说，你怎么猜到的？”沐放玩味的笑了起来，刚刚的怒火消失的无影无踪，悠然自得的如同王子一般懒懒的靠在墙壁，双手环着胸口，等待着童瞳的回答。

“装潢风格一模一样，还有你来的太快了。”终于不用被河东狮吼折磨自己的耳朵，童瞳表情松了下来，瞄了一眼沐放，“而且那四个保镖没有对你动手，应该知道你是这个会所的老板，还有这茶还冒着热气。”

“小瞳，你到底是真的呆，还是藏拙呢？”沐放危险十足的眯着狭长的桃花眼，他刚刚还在客厅喝茶，接到钱利的电话之后，立刻下楼救人去了，不过，一想到童瞳明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危险，竟然还去见柳康，让沐放笑容一变。

一旁，童瞳立刻警觉的脚步一个后退，后怕的瞅了一眼沐放，乖巧无比的开口，“我知道错了，下次不会了。”

“那些肮脏事你知道也好，演艺圈就这么回事，今天床上那女人是周青青吧，我说程大胡子的新片，周青青怎么饰演了女三号，原来是柳家施压了。”倒是没有再骂，沐放笑了起来，忽然长臂勾住童瞳的肩膀，一副熟稔亲热的模样，“小瞳，你说周青青牺牲到这一步才拿到女三号，你那个女二号是怎么来的？”

“吃烤鸭吃来的。”童瞳思索了一下，认真的回答。

当天，梅特尔要拉着程翰去吃烤鸭，可是已经连续吃了三天烤鸭的程翰是听到烤鸭这两个字就想吐，所以童瞳就被牺牲当成了陪客和梅特尔吃烤鸭，然后程翰将就《岁月静好》这部电影的剧本给了童瞳，让她回家背台词。

“就是之前杂志上报道的，你和梅特尔还有程大胡子在君悦大酒店那一次。”沐放嘴角抽搐了一下，拍了拍童瞳的头，无语的看着天花板。

这是不是傻人有傻福啊，吃个烤鸭就吃来了女二号，这要是吃个满汉全席，是不是女一号也手到擒来了，难道程大胡子那个脾气暴躁的导演，还奉行拿人手短、吃人嘴软这一套话。

035章 谭少发怒

客厅里的落地钟敲响了十一下，沐放走了过去，端起之前只喝了一半的上好雀舌，齿颊留香之下，心情也在瞬间宁静下来，“这么晚了，就在这里住一晚上。”

“嗯。”点了点头，童瞳看着喝茶的沐放，不似喝酒时的豪放动作，反而是一种温润如玉，君子端方的雅致，修长白皙的手指，青花瓷的茶杯，淡淡的茶香满溢，宛如一幅江南的山水画，“沐哥，你留心柳康。”

“不用担心，柳家虽然在京城势力不小，可是还是不会动我的。”沐放回眸一笑，极致的妖魅，灯光之下，长身玉立，那眼中是刻意勾出来的暧昧风情。

“不是，柳康似乎并不喜欢女人，而是喜欢男人，尤其是沐哥这一类的。”童瞳一本正经的开口，尤其是沐放此刻妖魅的表情，只怕柳康会克制不住的扑上来。

扑哧一口茶从口里喷了出来，刚刚优雅贵公子的模样被破坏的了无痕迹，沐放呛咳着，一手端着空茶杯，一手指控的指着童瞳，结巴着开口，“小瞳……你是……故意的！”

“不要用那死胖子恶心我。”沐放抽过纸巾擦着下巴，只感觉和童瞳说话，大脑细胞会死不少，这个天然小阿呆还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

沐放这边并没有女装，不过有干净的浴袍，洗了个澡，头发上还滴着水珠，放在床上的手机忽然响了起来，铃声正是童瞳熟悉的和弦。

谭骥炎？童瞳看了看手机上的时间，刚接起电话，里面就传来谭骥炎低沉的嗓音，不同于往日的冷漠和沉静，此刻却多了一份急切，“我人在京都会所门口。”

“噢，我立刻下来。”虽然并不知道谭骥炎怎么会知道自己在这里，可是童瞳却明白谭骥炎是担心自己，心头甜蜜蜜的，刚洗过澡被蒸的粉色的小脸上露出乖巧而甜美的笑。

沐放在房间里洗澡，童瞳目光扫了一圈，然后拿过笔和便笺纸快速的写下一句话——沐哥，我还是回去了。然后将便

笺纸贴在了沐放卧房的门上，乐颠颠的向着门外走了去，手里的纸袋里放着刚刚换下的衣服，直接穿着浴袍，裹了大衣就出门了。

京都会所，此刻十一点多了，大门口不时还是有车子进进出出，这里是不可以停车的，可是当看到开车的人是关曜，自然就没有人敢让这个北京市局刑侦处长将车子给挪走了。

当门童错愕的看着低着头，湿漉漉着头，走出门的童瞳，足足楞了一下，可是良好的职业素养之下，依旧如同什么都没有看见一般。

汽车里，开车的关曜只感觉背后一阵寒意漫了上来，尤其瞄到童瞳那大衣里面显目的白色浴袍，再加上那湿漉漉的头发，直接祈祷着，童瞳最好没有出事，否则自己这要被身后的谭骥炎给生吞活剥了。

谭骥炎脸色阴郁的骇人，开车门的大手关节用力着，一股压抑的冷怒被生生的克制下来，打开车门，让童瞳上车。

“谢谢。”童瞳礼貌的致谢，将手里装着衣服的纸袋放在了一旁，因为动作而露出手腕上一圈淤青，虽然车子里灯光并不明亮，可是那白皙而纤细的皓腕上淤青的痕迹却还是清楚的落入了谭骥炎的眼中，刹那，汽车里温度再次降到了零点之下。

“小瞳，怎么回事？柳康怎么会找你？”关曜没有看到童瞳的手腕上的青紫，只感觉后座谭骥炎身上的低气压越来越严重，不得不开口打破平静。

于靖之前一直派人盯着童瞳，可是这几天被谭骥炎将人撤走了，所以童瞳来到京都会所时谭骥炎并不知道，而关曜一直派人监视着柳康，想要找到当初李兰兰失踪被杀案子里的唯一证人，也是柳康的旧情人。

童瞳来会所时，熊华只看了一眼并没有在意，直到过了许久看到柳康出来，准备继续跟踪时，熊华这才猛的想起之前进去的女孩是童瞳，一面跟踪着柳康，一面快速的打电话给关曜汇报情况。

熊华在关曜的命令之下，直接的将方向盘打了一圈调头回来，不跟踪柳康，直接冲进会所之前柳康的包厢，服务生正在收拾，床单上有是男人就知道的痕迹，和还没有散去的味道，熊华这一次是连死的心都有了。

关曜也是立刻打电话给谭骥炎，然后亲自赶过来了，熊华已经回去跟踪柳康，不过京都会所幕后的老板是沐放，也是那个对童瞳很是关心的蓝海豚总监，而里面的侍应生也说了，自己老板将一个女孩带到顶楼了，关曜虽然推断童瞳没有出事，可是当看着童瞳穿着浴袍出来，第一次感觉到了不安和紧张，这可千万别出事。

“他没有找我，我是进去找人的。”童瞳疑惑的看了一眼浑身散发着冷意的谭骥炎，之前，童瞳参加蓝海豚的面试，那一次，谭骥炎在书房里，表情也是和现在这样，冷的骇人，不怒而威的冰冷气息之下，童瞳感觉心丝丝的被扯痛着。

“找人？这是什么地方，你不知道吗？柳康是什么人，以前你不知道，现在还不清楚吗？你竟然还敢进去！”谭骥炎冷怒着开口，一双凤眸危险的眯了起来，骇人的寒意毫不遮掩的迸发而出。

当接到关曜的电话，谭骥炎整个人惊的站起身来，打翻了手边的热咖啡，可是却丝毫没有察觉到手背被烫了，直接开车飙了过来。

柳康是什么人，典型的官二代，占据着柳渊海这个父亲是政协秘书长，什么勾当不敢做，李兰兰说是失踪，只怕早已经不知道死在什么地方了，而童瞳明知道柳康有多危险，竟然还敢来京都会所，竟然还敢见柳康。这让谭骥炎震怒的几乎想要敲醒身边的童瞳。

036章 一顿训斥

刚刚在京都会所里被沐放骂的时候，童瞳还是有些习惯的，可是突然被谭骥炎这样冰冷的语气训斥着，童瞳呆愣住了，错愕的抬着小脸，目光茫然的看着霜寒着峻脸的谭骥炎。

“他有没有对你……”余下的话，谭骥炎竟然无法说出口，喉咙如同被堵住了一般，巨大的愤怒纠结在一起，让谭骥炎失去了往日的冷静和内敛，猛然的别过脸，双手用力的攥紧压抑着狂暴的怒火，而被滚烫的咖啡烫伤的手背因为他用力的攥紧拳头，手背上的渗透出了血迹，谭骥炎瞄了一眼，脸色更加的难堪阴沉，

谭骥炎此刻的脸色真的很差，他天生就是冷酷性格的人，而此时，薄唇紧抿着，峻脸上寒霜密布，原本总是沉寂冷静的凤眸此刻盛满了狂勃的怒火，骇人的表情让人看见都感觉到浑身僵硬。

“我没事的，是在沐哥的套房里洗了个澡。”似乎明白了什么，童瞳脸上渐渐的露出了笑容，第一次感觉谭骥炎这样盛怒的脸是这么的帅气养眼，他是在担心自己，关心自己，才会这样的失控发怒。

听到童瞳的话，谭骥炎算是松了一口气，可是余光扫过童瞳脸上的笑容时，刹那，还没有消除的怒火再次炽热的燃烧起来，如果说一开始生气只是因为童瞳自己涉入危险，那么此刻铺天盖地席而来的愤怒则是莫名其妙。

“洗了个澡？童瞳，你不知道演艺圈多黑暗吗？你才从柳康那里出来，就到沐放的套房里，你就那么放心这个男人，还是说你早就准备好了被潜规则，所以根本不在乎在其他男人家里过夜！”

话一出口，谭骥炎就知道自己说的过分了，尤其是瞄到童瞳刹那苍白一片的脸，可是谭骥炎情绪并不太好，这么多年来，他第一次这样的失控、

谭家是军界世家，谭骥炎从三岁时就是在军队，在谭老爷子的铁一般的规矩之下教导长大的，自制、内敛，严肃这是小时候的谭骥炎，谭骥炎的优秀让谭老爷子非常满意，所以谭家真正的涉足政界也是从谭骥炎开始。

自古明面上军不干政，谭家将这个最看重的小辈送入政界，这一举措之下，谭骥炎背负了异常多重的压力，政界人的看不起，谭家人的期待，谭骥炎这些年走的很艰难。

可是他却一步一步的走入到了政治权利的中心，而谭骥炎也越来越沉默，喜怒不形于色，睿智沉寂的黑眸里蕴藏着

不属于一个年轻男人的老成和世故，而这些年来，谭骥炎几乎很少失控。

童瞳惨白着脸，原本喜悦的心情消失的无影无踪，心钝钝的抽痛着，从天堂跌到地狱的感觉，让童瞳想要开口为自己辩解，可是喉咙却如同被棉花给堵住了一般。

原来在他眼里，自己竟然就是这样的不堪而下贱吗？童瞳别过脸看着汽车车窗外的夜色，她一贯不在乎别人的看法，有自己一套的行事准则，其他人的言语很少能伤到童瞳，而只要不碰触到童瞳的底线，她甚至是过于温和和宽容的。

可是童瞳此刻真的很难受，谭骥炎那严厉的训斥声依稀还回荡在耳边，胸口酸涩的感觉很是陌生，眼眶微微的有些痛，可是却干涸的没有一滴泪水。

她早已经过了会流眼泪的年纪，再难受再痛苦都会压到心里，面子上却如同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般，这或许就是成人的悲哀，孩子受伤了，会哭会喊痛，可是当长大之后，再苦再累也只能默默的承受。

汽车里气氛诡异的紧绷着，关曜平稳的开着车，目光透过内置镜瞄了一眼后座，有些震惊谭骥炎会发火，关曜和谭骥炎是从小就认识的朋友，在关曜记忆里，谭骥炎是天塌了都不会皱一下眉头的人，可是刚刚竟然就这么震怒然后冷言冷语训斥童瞳。

怡然园已经到了，小区保安看了一眼后座车窗降落后里面童瞳熟悉的面容，开了门让汽车进了小区。

“我先回去了。”打开车门，童瞳看了一眼谭骥炎，还是那一张紧绷着线条的冷酷面容，侧对着自己，在幽暗的汽车里，整个人处于阴影之中，冷漠而疏离，让童瞳感觉胸口被酸涩的感觉堵窒着。

“骥炎，我送你回去，你手需要上点药。”关曜在童瞳要关上车门时忽然的开口，庆幸谭骥炎有于靖这个尽职的秘书，知道谭骥炎不会在乎手背上被咖啡造成的烫伤，所以才会打电话给自己。

“你手怎么了？”童瞳原本要关上车门离开，此刻听到关曜的话，不由的看向谭骥炎的手，虽然汽车里很暗，可是他手背上那一大片的烫伤还是异常明显的落入了童瞳的眼中。

心猛然的被拎了起来，比起刚刚被谭骥炎骂，此刻童瞳所有的心思都落在谭骥炎受伤的手上，手背烫的有些严重，表皮似乎都要脱落了一般，露出鲜红的嫩肉，隐隐的渗透着血丝，当初被匕首划了一刀，童瞳都没有什么感觉，可是此刻却感觉这痛却似乎是在自己柔软的心头一般。

“我回去让医生处理，开车，关曜。”谭骥炎已然恢复了冷静，低沉冷然的嗓音里已经带着威严的命令，侧过目光看了一眼站在汽车边的童瞳，冷淡的开口，“你回去吧。”

话音落下，车门已经关上，隔着车窗玻璃，谭骥炎可以看见童瞳失落的站在原地，可是童瞳却看不见汽车里冷漠着峻脸的谭骥炎。

“关曜！”再次加重了语调，谭骥炎的催促之下，关曜无奈的发动汽车，对于好友的冷漠已经是习惯了，这些年，骥炎从来不会让任何意外的人和事出现在自己的生命里，一旦发现不对，会立刻校正，让一切回归到原来的轨迹。

黑暗里，汽车平稳的开出了小区，然后离开了童瞳的视线，冬天有些的冷，尤其是这样的深夜，童瞳只穿了一件浴袍，外面裹了大衣，那寒意似乎长了眼睛一般，拼命的向着骨子里钻。

037章 儿时记忆

不知道在夜色里站了多久，风冷了，手脚僵硬的痛了起来，手机再次响了起来，童瞳这才麻木着已经冻的僵硬的手拿过手机，话筒里传来沐放邪魅轻笑的声音。

“小瞳，你怎么可以这样呢？我刚准备潜规则你，结果就看到门上的字条！”沐放靠在门边，刚刚好好的泡了个澡，此刻神情倦懒着，一手拿着手机，一手拿着字条摇晃着，俊脸上是暧昧的笑意。

“沐哥，我还要看剧本，所以就先回来了。”童瞳轻柔着声音开口，转过身迈开步子，站的太久了，脚趾头好痛，每走一步，都似乎踩在冰刀上，可是那声音却依旧平静如昔，唯独那脸上却没有了往日里的平静，灰暗灰暗的，让人忍不住的想要抹平她皱起的眉头。

“小瞳，你不乖了哦，竟然学会撒谎了，算了，明天我让会所里的员工将车子给你送回来。”沐放倒也没有追究童瞳被谁接走了，随意说了几句就挂了电话。

公寓很安静，童瞳看了看，却感觉公寓很大，大的空旷，虽然她很久很久之前就习惯了这样的空旷，习惯了一个人在家，习惯面对只有自己脚步声和呼吸声的地方，可是如今，脑海里却莫名的浮现出谭骥炎偶然会到访时，似乎充满了人气的公寓。

重新的泡了个澡，冻的僵硬麻木的双脚这才在热水之下回暖了，童瞳拿着剧本缩到了被子里，看了看床头柜上的手机，犹豫了一下，终究还是没有拨打于靖或者关曜的电话。

“瞳瞳，你妈妈死了，你要记得，我们不是普通的人家，这辈子你都没有办法像其他孩子一样生活。”记忆里，男人低沉的声音有些暗哑的响了起来，纵然心头有着对亡妻的思念和愧疚，可是心在冰火两重的炼狱里煎熬，男人的声音却机械般的冷静，甚至不像是一个安慰自己女儿的父亲。

“我知道。”四岁的小女孩点了点头，苍白着一张脸，那一双眼在瘦削的脸上显得很大很大，空洞洞的视线看着眼前的遗照，上面是一个美丽的女人，可是如今的小女孩，一闭上眼浮现的却是血淋淋的施虐的一幕，被砍断了四肢，温热的鲜血喷涌在脸上，手上，身上。

她不能哭，妈妈说她是童家的女儿，她要坚强，她不会死，因为那些人是为了报复爸爸，所以他们在她面前残虐妈

妈，然后将自己和妈妈的尸体留给爸爸，这就是对爸爸的报复。

所以她一直安静的待在山洞里，直到外面有直升机的声音传了过来，直到突击队的叔叔们冲进了山洞，三天三夜，不吃不喝，她一直站在这里，不知道是谁的大手捂住了她的眼睛，一片黑暗里，终于安静了。

爸爸，我让你失望了吗？从记忆里拉回思绪，童瞳干涩着疼痛的眼睛，拿过手机按下关机键，顺手关了灯，整个人蜷缩到了被子里，将身体弯成了弓形，如同婴孩在母亲的肚子里时一样，双手拥抱紧自己，闭上眼，等待着睡眠的到来。

西湖园。

客厅里，于靖还在翻阅文件，身为谭骥炎的司机李成也是等待在客厅里，直到谭骥炎和关曜进来了，这才招呼之后回到自己的房间。

“刚刚收到消息说，今天晚上柳渊海和王市长今晚上在餐厅‘偶遇’，然后吃了饭，交谈了一个多小时才离开。”于靖将手头的文件简单的收拾了一下，然后打开一直放在沙发上的药箱拿出烫伤药，身为秘书，于靖算是最合格的，细心程度丝毫不比女人差。

“是吗？不用理会他们在背后的小动作，催一催，让上面尽快通过天远集团对西峡山的开发案，在春节前将所有的手续都处理好，明年就可以开工了。”谭骥炎任由于靖上药，自己拿过茶几上之前因为童瞳的事而丢下的文件。

关曜看着谭骥炎和于靖即使在深夜十二点多了，两个人竟然还谈论起工作，转身走向厨房给自己倒了一杯水，然后拿过手机拨了童瞳的手机，离开时，童瞳脸色真的很差，至少这会儿打个电话过去，让她不用担心骥炎的手。

可是手机里却传来关机的声音，关曜怔了一下，童瞳竟然关机了，虽然现在已经十二点了，一般人是洗洗就睡了，可是关曜以为童瞳至少会担心，难道自己判断错误，童瞳并不是很在乎骥炎？

余光瞄了一眼厨房里关曜的身影，看着他拿出手机，谭骥炎知道他肯定是打给童瞳，也没有开口阻止，不过看到关曜等待了了一下将手机又收了起来，知道电话肯定是没有打通，那么是童瞳关机了？

谭骥炎眉头皱了一下，然后收回目光专注的看着手里的文件，彻底的将不该有的情绪都摈除到了脑海之外，柳渊海和王市长见面甚至谈了一个多小时，只怕明天早上九点的会议就知道他们在背后给自己使什么手段了。

“骥炎，我先回去了。”关曜咕咕的喝了一杯水，这才对着工作狂的谭骥炎和于靖开口招呼一声，略带瘦削的身影径自的向着门外走了过去。

“开车小心。”谭骥炎沉声的开口，随着关曜身影的离开，看了一眼上了烫伤药的手，峻脸上神色冷沉而内敛，对着于靖道：“很晚了，你先回去休息，余下的文件我再看一会。”

“嗯，骥炎，你也早点休息，明天早上只怕有一场硬仗。”于靖将药箱收拾好，起身离开，幸好也是住在西湖园，所以回去不过两分钟的路程。

等于靖也离开之后，客厅里彻底安静下来，谭骥炎疲惫的靠在沙发上，闭上眼，眉峰凝皱，这几年在政坛上步步为营的艰难行走着，不是不累，而是没有选择，只能前进，无法后退。

038章 贪污行贿

第二天，冬日的北京城下起了淅淅沥沥的雨，今年只下了一场小雪，办公室里开足了暖气，玻璃窗上聚集起细小的水珠。

全球气候变暖造成如今的天气越来越反常，国际上很多国家已经开始亡羊补牢的对被破坏的环境进行整治，可是中国在高速发展的经济之下，飞的太快，所以不稳，环境更是被破坏的满目疮痍，谭骥炎纵然有心，却很难立刻改变现状，这是为政者的无奈和悲哀。

“谭副市长。”咚咚的，办公室的门被敲响了三声之后，于靖不等谭骥炎回答快速的进来，关上门，总是干练而冷静的脸上，此刻有着明显愤怒的表情。

“怎么了？”谭骥炎收回思绪，看向跟了自己八年的秘书。

当初考察政绩的时候，谭骥炎就很欣赏于靖的办事效率，虽然人看起来冷淡，可是为人处世却格外的圆滑老道，滴水不漏的行事风格，所以让谭骥炎破格将于靖从县里一步一步的提到了自己身边。

“刚刚从纪委收到的消息，有人写了一封举报信到纪委，说谭副市长收受天远集团总裁苏慕西的贿赂。”于靖有些的愤怒，检举北京市副市长，这个举报人还真是个“好市民！”，只不过不知道拿了柳家多少钱。

“纪委你也有人？”谭骥炎倒是非常的平静看待自己被人检举的事，只是有些诧异于靖平日也很少交际，可是消息却格外的灵通，基本上各个部门都能打听到一些内幕。

“我如今可是市长秘书，不是说给市长开车的人都比县委书记权力大吗？更不用说我这个市长秘书了。于靖看谭骥炎如此冷静，随即也放下心来。

自己这样的权利之下，稍微的活动活动，必然会有很多人想要巴结自己，所以于靖就选择在潜规则之下，帮了一些人的小忙，从而拉拢一些人，这就是政客吧。

这些小手段，是当初在县政府就学会的，这些年更是游刃有余，不过于靖知道谭骥炎素来是不会用这些不入流的手段，他是站在顶端的王者，这些事有自己来处理就行。

听着于靖的话，谭骥炎明白过来，倒也没有干涉什么，低头继续审阅着手头的文件，沉声道：“准备一下，九点准时开会。”

窗户外是淅淅沥沥的小雨，办公室里亮了灯，此刻暖黄的灯光照射在谭骥炎的侧脸上，刚毅的轮廓，冷静睿智的黑眸，给人一种无比强大的存在感。

九点，十楼会议室。

“小谭啊，最近工作做的不错，年轻人果真有干劲，我老了，只怕明年选举都要被你们这样的年轻人给挤下台了。”王市长带着弥勒佛般的笑容，虽然也是西装革履，可是毕竟快五十岁的人了，大腹便便之下，身材走样的臃肿，原本想要拍谭骥炎的肩膀，可是他太高，所以转而拍了拍谭骥炎的后背。

“王市长谬赞了，我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谭骥炎淡笑的应了一句，颀长的身体微微的侧过，让身边的王市长先进入会议室。

“不过政治这一行的确不好做，年轻人多磨练磨练就行。”很是满意谭骥炎的谦卑，王市长大步的向着办公室里走了进去。

王市长笑容满面的脸上快速的滑过阴狠，自己好不容易爬到如今的位置才三年，让贤是绝对不可能的，谭家势力再大，可是自己也不是软柿子，更何况谭骥炎最近动作太过于激进，已经让很多人不满了，年轻人，就想着出风头，可是却忘记了，这里不是军队，不是耍威风就能出风头的地方。

因为是年底，所以市里工作很多，在于靖的主持之下，会议开到三分之一时，负责纪检这一块的程云副市长将手里的检举信拿了出来，虽然是个女人，可是却带着铁面无私的干练，“检举谭副市长的事情我已经向王市长汇报了，这是检举信，里面还有照片。”

“天远集团这个案子，小谭那，你有些本末倒置了，这几年北京的环境差了很多，西峡山那一块，已经有一个西峡山庄了，再开发，对环境破坏很大，前两天老刘还向我抱怨，环保局收到不少电话，市民都抗议对西峡山的开发。”

王市长点点头，示意将检举信给谭骥炎看，老神在在的靠在真皮的椅子上，继续开口，一脸长辈的规劝模样，“小谭你的做法是好的，可是有些工作要放一放，缓一缓，西峡山这一块，多少人想要开发，都被中央压了，这就说明中央想要保护环境，这件事暂时就停下，年底我们领导班子的事情很多，先解决一些重要的工作。”

“王市长，西峡山的事情和纪委无关，不过检举信到了我们这里，所以还请谭副市长给个答复。”程云冷淡淡的开口，眼神却有些犀利的看向谭骥炎。

纪检这一块算得上是吃力不讨好的工作，而前一任的纪检委一把手正是程云的爷爷，如今，孙女儿虽然没有去纪检委，却是管辖纪检委的副市长，也继承了程家老爷子那铁面无私的风格，犯在她手里，不管什么身份，什么背景，绝对会一查到底。

“饭局和照片都是真的，关于这五百万的钱也是真的，不过检举的酒店服务员只听到了前半段。”在一双双复杂的目光注视之下，谭骥炎从于靖手里拿过一份文件直接的递给一旁的程云。

“西峡山这一块我就不说了，报告都递上去了，这份协议只是个草拟的协议，五百万是天远集团每年的慈善款，是准备用于北京市外来务工子弟的教育费用，这一块到时候还要麻烦教育和慈善这一块的人去详细的谈。”

“原来是这样。”程云快速的翻了翻手里的协议书，那原本还紧绷的脸上不由的露出了笑容，程云和谭骥炎的父亲谭战是同学，一生都没有结婚的她对谭骥炎也如同小辈一般的爱护，此刻终于可以不用绷着脸，这孩子没有让她失望。

“原来只是个误会，呵呵，也好，误会解释清楚了就行。”王市长呵呵的笑了起来，脸上是一片欣慰之色，可是隔着肚皮的想法却没有人知道。

039章 处处威逼

“那小谭你尽快落实西峡山的事情，这五百万的善款虽然不多，可是却也能解决不少孩子上学难的问题了。 ”程云看了一眼王市长，随后笑着对谭骥炎开口，暗自将了王市长一军，“这可是好事啊，最好明年开学前能落实了。”

程云这个老女人！王市长会议桌下的手紧了一下，然后抬起手端过一旁的茶杯，喝了一口茶，悠然笑道，“小谭年底估计没有时间，春运就要到了，今年这一块，我准备让小谭接手，都说中国办得了奥运，办得好世博，却办不好春运，交通部那些人我是不信任了，小谭你年轻，这个重担你可要替我挑起来。”

所有与会的人都一惊，这是一个相当级别的会议，出席的人也都是市长和副市长，还有几个部门的局长，王市长竟然突然将春运这一块交给谭骥炎，这么突兀，分明是故意使了绊子。

于靖看了一眼依旧淡然自若的谭骥炎，忽然有种感觉，不管是什么样的困难摆在这个男人面前，他都会一一的克服，有一种人是天生的王者，让人臣服，让人敬仰，一如谭骥炎。

“那好，我一定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我会和交通部李局联系的。”谭骥炎果真干脆的接下这个棘手的重担，神色傲然，眼神幽沉而精睿。

四十多分钟之后散会，看着谭骥炎和于靖离开，落后的几个人对望一眼，果真是年轻啊，经不得激将法，不过这一点倒是像极了谭老爷子，一样的烈性子，不过这一次这个年轻有为的副市长可要栽个狠跟头了。

接下来的几天，童瞳很忙，忙着揣摩剧本，忙着恶补所有电影上的知识，客厅的DVD放着由程翰执手的电影，结合着之前让沐放松过来的剧本，童瞳看的很认真，既然接手了，她会努力的做好，这是她的行事风格。

可是在间歇里，童瞳揉着眼睛，看了一眼被丢在沙发上的手机，除了沐放的几个电话，还有之前吴敏茹和钱利各自打来的一个道谢的电话，手机一直都安静着。

谭骥炎在生气，童瞳想到前天晚上汽车里，他盛怒的脸就知道，甩了甩头，不再去想，童瞳揉了揉盯着电视机屏幕

而有些疼的眼睛，关了DVD，然后随意的调着台。

“据交通部的确切消息，今年春运不但实行实名制购票，也将实行网上购票……”新闻女主播正在播放着十二点的新闻，而随着画面的转换，电视屏幕里是谭骥炎联合公路、铁路、民航三部门领导，在交通部统一部署之下开会的画面。

黑色的西装显得严肃而正统，谭骥炎刀刻般的脸部线条，掷地有声的声音从电视机里传了过来，各家记者的闪光灯不时的亮起，谭骥炎发言时会抬起头，那深邃不见底的凤眸给人一种安心的力量，所以在场的记者都偏向这位年轻的市长，期待着今年北京春运的新局面。

今年春运人数比以往要多很多，童瞳回想起之前在电视上看到的新闻，眉头不由的皱了起来，电视画面已经切换到了下一个新闻，可是童瞳的思绪还停留在刚刚的春运的新闻里，今年北京只下了一场小雪，虽然还是很冷，不过春运却不会因为天气恶劣而产生的额外问题。

同一时间，市政大楼。

市长办公室，从接下春运这个重担，谭骥炎就忙的连吃饭睡觉都没了时间，每天差不多只能睡到四个小时，脑子里都是关于春运大大小小的事情。

电话铃声响了起来，谭骥炎视线还没有离开手里的交通部送过来的报表，公式化的开口，“喂，是我，谭骥炎。”

“骥炎，你怎么回事？春运这一块你怎么会接手？”电话里，谭老爷子火气十足的训斥着，虽然已经七十多岁了，可是依旧中气十足，声音洪亮，只不过谭老爷子的脸色却异常的差。

“王韬是故意给你下套，啊，你竟然还中了激将法？当年我是怎么教导你的，春运不要说你今年第一次接手，以往那么多年，谁接手谁都要收拾烂摊子，骂声一片，你不知道吗？”谭老爷子着实愤怒，想想谭家在军队，跺一跺脚，整个京城都要的撼动几分。

可是自己孙子在政界，谭老爷子对外是怒道孩子大了，管不住了，不愿意当兵，非要去从政，可是心里，谭老爷子可是高兴的，尤其是谭骥炎这几年的政绩显赫，虽然年轻，可是却走的稳，可是今天才知道，自己的爱孙竟然会接了春运这个烫手山芋。

“爷爷，我知道你的顾虑，不过我确实想抓好春运这一块。”耳朵里是谭老爷子的吼声，谭骥炎皱了皱眉头，有些的疲惫的放下手里的报表，“再说，爷爷，春运办好了，上头也会看到我的政绩，更何况，明年就是换届选举，这一届的春运可以说是至关重要的一个契机。”

电话另一头，谭老爷子喝了一口茶，发了一通火，此刻也冷静下来，满是皱纹的脸上神色精明异常，“我不管是为了政绩，还是为了真的解决春运回家难的务工人员，你接了这个摊子，就给我办好了，办漂亮了，有什么需要打电话回来，我给你解决，我就不相信王韬这些人还翻天了不成。”十足的军僚主义。

“是，谢谢爷爷。”和谭老爷子说话如同上下级，谭骥炎道谢着挂了电话，如果真的有什么需要，谭骥炎肯定会从谭家寻求帮忙，他之所以接下这个摊子，也的确为了解决春运的问题，当然，政绩也是一方面。

040章 打错电话

结束了和谭老爷子的通话，谭骥炎拿出自己的手机，转而拨通了关曜加密的手机号码，神色冷峻，“是我，关曜，你尽快查清楚柳家的案子，有什么问题和压力，都推到我身上来。 。”

“我知道，看来已经对你下手了，他和柳家关系密切，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骥炎，这一次我们双管齐下，端掉姓王的，说不定明年你这个副市长就提正了。”关曜虽然喜欢刑侦查案，可是骨子里也是精明透顶的人。

这政治上的明争暗斗，他不是不明白，只是懒得去处理，他更喜欢的是刑侦，所以这也是当初关家老头气的恨不能活活掐死这个嫡子长孙，要是关曜蠢笨的话，关家人也就算了，可是关曜明明不比谭骥炎差，可是却走了截然不同的两条路。

如今关曜只是刑侦处处长，可是谭骥炎可是北京市副市长，说不定哪天就是北京市市长了，这级别可不是相差一点点。

“明年选举我不准备上，树大招风，这几年我升的太快了，暂时先这样，柳家的案子……”犹豫了一下，谭骥炎再次的开口，“不要将童瞳牵扯进来。”

“好，我明白，柳家应该知道童瞳只是意外在之前宴会上遇见我的，你忙吧，我有分寸。”关曜挂了电话，可惜柳家案子到现在还是一筹莫展！

关曜有些挫败的点了烟，柳家势力很大，所以当初的线索都被抹的一干二净，之前按照童瞳的线索将那些个打手又抓了回来，李国也辨认了，正是当初在火车站抢劫刺伤他的人，凶器正是那一把瑞士军刀。

可是线索又在这里断掉了，这些人只是接到手机的短信，钱是现金放在了他们的住处，虽然知道这一切是个圈套，可是关曜却想不通，到底是什么人要将自己引入进来，如果是柳家或者程天南这个商人的敌人，那么为什么线索这么少？

而最重要的是，即使跟踪了这么久，柳康那个旧情人还是一点线索都没有，关曜头一次办案办的这么窝囊，可是也的确不能怪他，毕竟除了知道李兰兰失踪甚至死亡，柳康参与其中之外，是一点线索都查不到。

今天是童瞳面试的时间，这两天，童瞳将家里彻底打扫了一遍，然后又恶补所有需要的知识，整个人累到极点，或许也是因为累了，才没有时间去胡思乱想什么。

手机响了起来，铃声打破了公寓里的平静，童瞳接过电话，“钱哥。”

“童瞳，你怎么回事？早上的面试马上就要开始了，怎么，现在就开始耍大牌了，让整个剧组的人等你一个人来吗？”站在角落里，钱利看了一眼正在化妆师的装扮之下准备试镜的吴敏茹，那一丝愧疚在吴敏茹投射过来的笑意里消失，冷声的训斥着，“十一点半试镜，还有四十分钟，你最好快一点过来！”

电话里是嘟嘟的挂断声，童瞳皱着眉头看了一眼墙壁上的闹钟，还剩下四十分钟，可是之前拿到的通知是下午两点试镜，那么唯一的可能就是改了试镜时间，没有人通知自己，不，自己的经纪人只是在快要试镜前半个小时通知自己的。

童瞳脑海里莫名的想起程翰骂人时的那毫不留情的刻薄，身为导演，程翰有着非常好的口才，可是当他的开口用在骂人上，而且还加上他得天独厚的大嗓门，童瞳下意识的摸了摸自己的耳朵，终于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童瞳一直都是温温吞吞的性格，可是此刻，童瞳快速的打开衣柜，找出了外衣换上，十分钟不到的时间已经将自己给打理妥当，风一般的冲下楼去，还有半个小时，去剧组应该可以来得及。

十一点？刚跨出电梯，童瞳猛然的顿住脚步，忍不住的骂了一句三字经，中午十一点，正是下班放学时刻，就意味着会堵车，所以自己根本不可能在堵车的情况之下，在十一点半赶到剧组！

人心可以黑暗到这样的地步吗？童瞳握着手里冰冷的车钥匙，出来的急，所以忘记戴手套，手有些的冷。

童瞳一开始以为钱利就算不待见自己，至少也不会做的那么绝，所以还留了四十分钟给自己，可是此刻童瞳才想到中午下班放学的高峰期，堵车才正常，不堵那才奇怪。

“小瞳，程大胡子骂起来人，在圈子里可是出名的狠，俗称——毒舌机关枪，所以小瞳，你一定要保重啊。”脑海里，童瞳回想起沐放说起程翰时那幸灾乐祸的邪魅俊脸，忍不住的浑身一个颤抖，再次的摸了摸即将被荼毒可怜小耳朵，当着整个剧组的人被骂真的很丢脸。

更重要的是，这几天童瞳很努力，虽然童瞳其实并不在乎能不能出演程翰的电影，而且谭骥炎每个月打到卡上的生活费已经够用了，可是童瞳不愿意就这样失去这一次的试镜机会，因为一些卑劣的小手段而失败，这不是童瞳的作风。

摸出手机，童瞳视线瞄了一眼联络簿，准备拨通了沐放的电话求援，却丝毫没有注意因为身后有车开过来，身体避让之下，手指按错了键。

电话响起时，谭骥炎正在开会，脸色有些的阴沉，整个会议室，铁道部大大小小的领导们都耷拉着脑袋，虽然眼前的谭骥炎只是个二十八岁的年轻男人，比在场很多人都小，甚至小了很多，可是那样不怒而威的森严之下，一众人都屏息着，头低得不能再低，恨不能让自己成为透明状，从而避开谭副市场那刀子一样让人浑身冰冷的眼神。

“铁道部的计算机系统瘫痪？实行网上订票制度之前，没有人进行测试吗？整个系统在春运开始第一天第一个小时就瘫痪！”低沉的嗓音掷地有声的砸在在座每个人耳朵里，谭骥炎啪的一声将手里调查来的资料丢在了办公桌上。

原本就冷酷着峻脸的谭骥炎，当他寒着眼神，薄唇紧抿着，威严冷骇的冰冷气势即使是当年在军队里，那些士兵都不敢看，更不用说这些普通的铁道部官员。

041章 假公济私

到谭骥炎手机铃声响起时，整个会议室挨批的官员们终于松了一口气，不管是谁，这会打电话过来，那可是天大的恩情，再被谭副市长这样的眼神盯着，大家都怀疑能不能腿不颤抖的走出会议室。

童瞳？谭骥炎冷硬紧绷的脸部线条松了几分，从之前因为京都会所的事情不欢而散之后，谭骥炎忙着春运的事宜，和童瞳已经三四天没有联系过了。

“沐哥，我惨了，还有半个小时就要试镜了，我在路口，堵车了，沐哥，我不要被程导骂。”童瞳看着车子外长长的车流，惨兮兮的对着终于接电话的“沐放”开口求救着。

她打给沐放的电话？谭骥炎刚刚松缓下的神色在瞬间又冷硬的紧绷起来，不发一言的冷酷神色，让一开始以为得救的众多铁道部领导们，此刻再次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一般，都绷直了脑神经，该不会是铁道部又出了什么纰漏，所以谭副市长的脸色比刚刚更难看。

“沐哥，你不能见死不救！”童瞳耷拉着脑袋，有气无力的将车子停了下来，堵车的时候，只怕蜗牛都会被这四个轮子的车子快。

被骂很丢脸，被这样的手段陷害失去试镜的资格，童瞳不甘心，所以只能将求救电话打给沐放，让他帮忙想个招，完全没有想到自己之前因为让车，而拨错了号码。

谭骥炎拿着手机站起身来，电话里的童瞳不是他记忆里那个怯弱的性子，也不是之后那偶然莽撞，总是连名带姓喊着自己的童瞳，此刻的童瞳是谭骥炎半点不熟悉的撒娇、俏皮。

会议室的一众人虽然都一个个耷拉着脑袋，可是眼神却整齐划一的斜挑着，偷偷摸摸的看着起身的谭骥炎，当看到他冷傲峻寒的身影向着会议室大门口走了过去时，咻的一下，所有人的眼神从震惊转为狂喜，一开始的推测是对的，这果真是救命的电话啊！

谭骥炎出了会议室，没有发现会议室里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一个个擦着额头上的汗，大口大口的喘息着、有着劫后逃生的庆幸模样，谭骥炎冷沉着嗓音提醒打错电话的童瞳，脸色有些的僵硬和不悦，“是我。”

“谭骥炎？”音调拔高，没有听到意料之中沐放那幸灾乐祸的笑声，童瞳还在奇怪沐放这个千年大妖孽转性了。

突然在手机里听到谭骥炎的声音，童瞳震惊的猛的站起身来，慌乱之下头砰的一声撞到了车顶上，痛的童瞳哎呦一声惨叫着，也顾不得什么，手忙脚乱的抓起手机看了过去，上面赫然显示的通话人是谭骥炎。

“小心一点！你还在开车！”听着手机里传来咚的一声撞击声，再加上童瞳那吃痛的惨叫声，谭骥炎紧绷不悦的情绪散了不少，有些的无力，以前真的不曾察觉，后来才渐渐发现，童瞳虽然看起来很是安静乖巧，可是很多时候却总是意外不断。

“没事，只是撞了一下头，抱歉，我打错电话了，谭骥炎，你忙吧。”一手摸了摸被撞痛的头，童瞳吞了吞口水，有些僵硬的对着谭骥炎道歉着，莫名的有些紧张所以想都没想的掐断了电话。

怎么会打到谭骥炎手机上？童瞳长长的叹息一声，当余光瞄过车子表盘上显示的时间，彻底如同霜打的茄子蔫了，这一次一定会被程导给骂个狗血喷头。

“等等……”谭骥炎开口阻止，可是电话里却已经是被挂断的嘟嘟声，这是第二次童瞳先挂断自己的电话，谭骥炎沉默的看了一眼手机，转而拨通了关曜的电话，“关曜，小瞳今天试镜，堵车了，你帮她处理一下。”

“骥炎，你这是假公济私吧？”关曜有些意外的开口，斯文的俊雅的脸上泛起温和的笑意，“好，我知道了。”

谭骥炎身份特殊，这样假公济私的事情自然不能做，所以关曜这个被关家传言外放的长子嫡孙就不需要担心滥用职权什么恶劣影响，所以关曜先是拨通了童瞳的电话，让她从堵车的路口下来，转上另一条道路，然后直接拨通了交通部局长的电话。

“李局，是我，刑侦处关曜，是这样的，我需要从和平路到商贸大厦道路上的畅通，那好，谢谢了，李局。”关曜挂了手机，打开车门发动汽车，然后开了警灯，鸣了警笛，一路狂飙的出了警局。

“什么大案子发生了吗？”

“是啊，关处竟然亲自出马了，还鸣了警笛。”

“可是最近有什么大案子啊，不过熊华那小子这几天和盈盈倒是都忙着见不得身影，估计是在查什么有了线索，让关处亲自过去呢。”

刑侦处因为没有什么案子的时候，大家在办公室七扯八扯，打打游戏，十一点多就去吃饭，此刻突然看着关曜接了个电话之后，快速的离开，甚至还开了警灯，鸣笛离开，众多警察诧异的交头接耳着。

警笛声远远的传了过来，一路的车辆立刻靠边让出道来，关曜嘴角微微的抽搐了一下，自己貌似很多年都没有这么高调过。

刑侦处虽然抓捕的都是重犯要犯，可是关曜的车一直都伪装成普通车辆，从不会开警灯、鸣笛，这样招摇过市的确是头一回。

童瞳再次看了一眼时间，却不再紧张，心里明白关曜之所以会打电话过来，是因为之前拨错了电话打给了谭骥炎，而谭骥炎一定是让关曜来帮忙，心头泛着说不出来的甜蜜感觉，那天夜里不欢而散造成的窒闷情绪在这一刻消失的无影无踪。

终于，在等了两分钟之后，两辆摩托警车快速的开了过来，看了一眼童瞳的车牌号之后，交警打了个手势，示意童瞳的车子跟上，嘀嘀的尖锐警笛声响起，伴随着警车开道，童瞳再次的发动起汽车。

中午时分，北京大大小小的车道都会有些堵，可是此刻，童瞳看了一眼车窗外，两边的车道上停着许多车子，可是因为警车开道，所以中间的车道让了出来，让童瞳可以畅通无阻的离开。

042章 片场试镜

平常开车到剧组这边，这段路程至少也需要十五分钟，可是有了警车开道，童瞳车速直接飙到了一百八十多码赶时间。

“小瞳这是开车还是飙车啊？”关曜也过来和童瞳汇合，看了一眼她那大众车飚速般疾驰而过，不由的皱了一下眉头，小瞳车速都要一百九十码了吧？

关曜的警车在前面引路着，最前面是四辆警用摩托车，童瞳的车最后面也有两辆摩托警车，一行车在大白天壮观无比的飞奔到剧组片场。

片场外。

“你开我车回去，你这车要换个牌，防止被人给盯上。”关曜将自己的车钥匙塞给了童瞳，笑着顺势拿过她手里的车钥匙，催促着童瞳，“快进去吧。”

“谢谢。”童瞳点了点头，虽然现在离十一点半还有二十分钟，可是还要化妆，所以童瞳感谢的看了一眼关曜，立刻向着片场小跑了过去。

正午的阳光之下，清瘦的身影奔跑在白亮的光芒之中，散落的黑发在身后舞动着，如同跳跃的小精灵，关曜淡然一笑的收回视线，看了一眼手里的车钥匙向着童瞳的车子走了过去，骥炎最好给小瞳换一辆性能更好的车，否则今天这样的车速之下，没有出事也算是侥幸了。

今天试镜的是《岁月静好》里女二号苏玥最后一出戏，安全送走了男一号饰演的小说网冉之后，苏玥大无畏的面对日寇军官，因为不曾说出共党的任何机密，苏玥被在面对日寇军官的手枪慷慨赴死。

童瞳过来时，钱利猛然一愣，根本没有想到童瞳竟然会这么早到达片场，毕竟剧组临时改了时间，钱利不是不通知童瞳，而是在算计之下，提前四十分钟通知的，掐的正是中午下班放学的堵车高峰时间，可是童瞳却宛若天降一般诡异的出现在了片场。

“童小姐，下次你要来早一点。”化妆师对于这个新人淡淡的提醒了一句，然后立刻给童瞳开始了化妆，虽然紧了一

点，不过时间还算够。

而灯光之下，利用关系争取了一次机会，吴敏茹试镜的是年少时期的苏玥，白色的裙子，天真无邪的笑着，江南的桃花树下，巧笑嫣然的和小说网冉在嬉戏，将大家闺秀的小姑娘那天真童趣的一面展露的淋漓尽致。

“你真的会对我姐姐好吗？可是大家都说女人老得快，如果姐姐老了，你爱上其他女人怎么办？”嘟着唇，歪着头，吴敏茹一脸怀疑的打量着小说网冉，不放心自己最喜欢的姐姐交给眼前这个斯文儒雅的男子。

“那个时候我也老了啊，你姐姐不嫌弃我就行了。”优雅一笑，君子温润，小说网冉微笑的回答着眼前的古灵精怪的小姑娘，伸过手，轻轻的将她发丝间的桃花瓣拿了下来。

“OK。”程翰若有所思的看了一下结束这一段试镜拍摄的吴敏茹，甜美的扮相正好合适苏玥这个性格，这一部电影里，苏玥虽然是女二号，不过确实最难把握的一个人物。

她放弃在战争爆发时去香港避难，不是因为民族大义，而是因为无法面对小说网冉，这个和姐姐从小有着婚约的男人，最后一出戏，苏玥送走了小说网冉，然后被杀，成为了一个叛国贼、

她因为小说网冉这个人，而投靠日本人，可是她直到死，也没有透露任何机密，她只是一个在战火纷乱年代里的小女子，是对是错，也只有观众自己衡量了。

“准备一下，吴敏茹，马上试镜苏玥赴死的那一出。”程翰粗声的开口，然后转身走向椅子，点燃了一支烟，用力的吸了一口，烟雾缭绕之下，没有人敢前来打扰程大导演。

043章 心机恶毒

听到程翰的话，吴敏茹惊喜的一怔，自己的付出终于有了回报，苏玥这个角色，自己一定会拿到！当初为了这个试镜的机会，自己可是求了柳康那个官二代，这才有了今天试镜的机会，如今，童瞳就算赶来了片场又如何，吴敏茹相信自己出色的演技，一定可以为自己争取到这个角色。 。

钱利也是大喜着，顾不上为什么会这么快来到片场的童瞳，立刻拿着剧本走到吴敏茹身边，快速的翻到最后，准备趁着化妆换衣的空隙里，再和吴敏茹对对台词，一举拿下这个角色。

“小茹，不用紧张。”饰演小说网冉的男一号宋天昊微笑的开口，他进入演艺圈很早，后台很硬，所以这两年已经成为有势力的演员，不仅仅是那英俊出色的外表，当然，和煦和内敛的性格也让宋天昊在圈子里好评不断。

“谢谢昊哥。”乖巧的致谢着，吴敏茹甜甜一笑，给人一种邻家女孩的亲和，“昊哥，我先去化妆了。”

眼中是掩饰不了的笑意，吴敏茹握紧了手，脸上闪过胜利的光芒，属于自己的东西，谁也抢不走，即使有沐总监护着童瞳又怎么样？只要自己拿到这个角色，一定会一步一步成为最优秀的艺人！

差不多和童瞳同时化好了妆，可是却选了不同的衣服，吴敏茹选的是灰褐色的棉袄，洗的有些发白了，领口和袖扣有些的破损，可是却衬的吴敏茹那在破烂服装之下美丽的脸庞。

而童瞳选择的却是那时大家闺秀会穿的淡蓝色的袄裙，紧衣窄袖，裙摆一直到脚踝处，干净整齐，让人眼前一亮，加上她身材清瘦，江南女子的灵秀和娇弱展露无遗。

真是个白痴！吴敏茹不屑的看了一眼童瞳，眼中是毫不掩饰的讥讽，苏玥如今的身份是**，怎么可能选择童瞳这样干净整洁的服装。

“小瞳，我先试镜吧，你刚刚来，多一点时间给你揣摩一下人物的心理，不用担心，你这样很漂亮。”吴敏茹娇俏的笑着，和善的拍了拍童瞳的肩膀。

吴敏茹一副柔和而体贴模样，让片场其他人都看了过来，还真是新人，完全没有意识到如今大家是竞争对手，不过这样“善良”的吴敏茹还是让大家喜欢上了。

这些小手段也只有童瞳这个新人不知道而已！今天的试镜，身为女一号于娜自然是免试过关，可是她还是来了片场，身为女王巨星，于娜有专属的休息室，不过此刻，却还是站在角落里看了过去。

同一个角色，两个人试镜，谁先演，导演和剧组的其他人都会先入为主的认同第一个人，而轮到童瞳再上演时，除非比吴敏茹的演技好很多，否则两个人如同水平相差不大，那么吴敏茹肯定是入选的那一个。

就如同一部电影，电视剧，观众都习惯和接受了老版本，想要翻拍，那么演员想要超越已经在观众记忆里根深蒂固的人物角色，这也是这些年来，翻拍的电影电视剧都是骂声一片的一个原因。

－－－－－－－－－－－－－－

－－－－－－－题外话－－－－－－－

嘿嘿，下一章，吴敏茹会被程大导演骂的很惨，我们家小瞳大放光彩，抱抱亲们，期待吧，o（∩_∩）o~

044章 大快人心

随着场记清脆的打板声响起，吴敏茹一脸正义的看着眼前的日军军官，掷地有声的开口，“我没有什么可说的，要杀就杀吧。。”

日寇军官愤怒的吼了一声：“八格！”猛然的举起手里的手枪，枪托砰的一声撞在吴敏茹的额头上，鲜血顺着伤口流淌在她美丽的脸上。

吴敏茹挺直了身影，努力的让脸上流露出视死如归的慷慨，然后随着啪的一声枪声响起，吴敏茹一手捂住中枪的胸口，鲜血汩汩的从指缝里渗透出来。

“Cut！”程翰粗嗓音终于响彻了片场，大胡子抖动着，一双牛眼瞪大，如同看生死仇人一般看着浑然不知所措的吴敏茹。

“你是猪啊！啊，让你演的是个不畏惧生死的女战士，不是让你演被抢了老公的黄脸婆，眼神要到位，表情要到位，你绷着一张脸，有屁用？你便秘吗？”

童瞳目瞪口呆的向着角落里挪移了一下，打雷般的咆哮声虽然不是对着自己，可是下意识里，童瞳感觉耳膜一阵一阵的痛着，无比庆幸今天幸好打错电话给了谭骥炎，否则自己要是迟到了，此刻被骂的狗血喷头的人一定是自己。

“action。”终于骂够了，程翰看了一眼点了点头，似乎明白过来的吴敏茹，再次开拍。

可是这一次时间更短，吴敏茹再次被程翰给NG了，化妆师快速的上来给吴敏茹补着脸上因为假的血迹而破坏的妆容，道具师也迅速的清理着现场，重新的给手枪里装上子弹。

第五遍NG后。

“滚下去，拍个屁，你到底知不知道什么叫做**女战士，江姐你不知道吗？刘胡兰总知道吧？吴敏茹你小学没毕业是不是？这么简单的戏都拍不好，下来，还杵在那里生根发芽吗？十分钟，童瞳，你给我上！”程翰火大的扔了手里的烟，粗暴的训斥了一顿之后，直接换人。

脸上一阵青白，吴敏茹红了眼眶，紧紧的咬着泛白的唇，完全不知道自己哪里没有演好让程翰这样不留情面的斥责。

片场众人同情无比的看着低着头走下来的吴敏茹，其实程大导演真的鸡蛋里挑骨头，这个年代的人，谁还能体会到视死如归的女战士精神？又不是战争年代。

在众人看来，吴敏茹演的还算不错，不过也不是太出色，可是她毕竟是个新人，在演技上肯定无法和天王巨星们相比，可是用新人的标准看，吴敏茹绝对算是优秀的。

“你缩到那里做什么？当壁虎吗？”程翰眉头一皱，大胡子抖了抖，没好气的看着完全被自己破口大骂给吓到的童瞳，靠，老子有那么可怕吗？还一起吃过一餐烤鸭呢！

“我……我在……”童瞳结巴着，努力的想要改说什么，才能让眼前火爆狮子般的程翰不要用那大嗓门荼毒自己的耳朵。

吴敏茹都演不好，眼前这个直接被大导演给吓的连话都说不顺畅的童瞳还能演好这个有着大无畏精神，死都不怕的苏玥？片场众人已经开始悄然准备耳塞了，到时候在程大导演骂人的时候也好塞住耳朵。

045章 大展风采

“程导对新人要求太高了一点。 。”宋天昊笑着开口，有些的无奈，看了一眼身边的于娜，“这一出戏，估计也只有你演才不会被程导给训了。”

“哪有，程导骂起人来可是六亲不认的，不过我倒是有些期待童瞳的表现。”于娜也笑了起来，看了一眼角落里童瞳，被沐总监看中维护，被C&G服饰签约的新人，童瞳绝对不是众人以为的那么简单，深藏不露？童瞳日后或许会是个劲敌！

终于，伴随着场记的打板声，这一次换童瞳上演了，站在日寇军官面前的童瞳一身优雅的蓝色袄裙，清瘦柔和的小脸，灯光之下，完全不像是抗战时期女战士，这样的装束倒是适合之前还是大家闺秀，天真无暇的苏家二小姐，完全不合适这一出赴死的戏。

可是就在众人以为程大导演又会NG，然后破口大骂童瞳，甚至会骂道，“你知道你演的是哪一出吗？啊，你看剧本了没有，猪脑袋啊，让你去死，又不是让你相亲，你穿的这么花哨给日本鬼子看那！”可是意外的是，程大导演却没有开口，众人也都将目光再次转向童瞳。

“我没有什么可说的，要杀便杀吧。”清幽的声音几乎有些听不真切，童瞳回头看了一眼身后的方向，这一出戏在剧本里是在码头发生的，而童瞳这一个动作应该就是看向坐船安全离开的小说网冉的方向。

灯光有些的晦暗，因为是深夜，空中有着雪花飘落下来，童瞳转过头，神色坦然而宁和，似乎完成了一生里最重要的任务，恬适安然，配上她这一身优雅整齐的衣装，赫然给人一种悲壮的感觉。

这一个盛装打扮的女孩，在目送着心爱的男子安全离开之后，已经了无牵挂了，所以她一早就准备好赴死，所以她穿上这样华丽的衣服，为了给深爱的男人最后一个美丽的记忆，为了一个女子在死亡来临时的华丽谢幕，因为生命，因为爱情。

此刻，片场中的众人醍醐灌顶的顿悟着，他们都没有揣摩出苏玥此刻的心理，她并不完全是个勇敢的女战士，她参加抗战不仅仅是因为民族大义，也是为了逃避爱上不该爱的人，她只是个小女子，所以她才会在赴死前妆容美丽，衣装整齐，如同年少时活泼的苏玥。

“八格！”日寇军官重复着已经重复了多遍的台词，愤怒着盯着眼前的童瞳，猛然的举起手里的枪，枪托撞向童瞳的额头。

痛！这个弱小的女子在黑暗的码头吃痛的后退一步，鲜血顺着额头流淌下纤瘦的脸颊，悲壮而凄楚，童瞳却笑了，不再是那个凝望着恋人离去方向的小女子。

此刻的童瞳抬起头，神色肃穆，眼神透彻明亮，她是一个战士，眼前的敌人是入侵国土，屠杀我兄弟同胞的侩子手。

童瞳的笑满是讥讽，却没有丝毫的畏惧，她在嘲笑这个可以欺辱自己的敌人，她的身后有无数真正勇敢的战士，他

们用鲜血和生命扞卫着自己的领土，保家卫国，终有一日会将日本帝国主义赶出华夏神州！

日寇军官此刻也动容了，被眼前这个小女子那震撼的眼神所震慑住，竟然忍不住的后退一步，举起手枪，砰的一声枪响，他在害怕，害怕这个临死之前，手无寸铁的小女子。

童瞳捂着伤口倒在了地上，鲜血从指缝里渗透出来，夜色之下，雪花一片一片的飘落下来，童瞳的眼神是宁静的，她缓缓的闭上眼，残留在面容上凄美的表情在冬日的码头，在这样雪花飞落的时刻，凝结成一幅让人无法忘怀的画面。

046章 拿到角色

所有人都震惊住了，直到许久之后，才猛然的回过神来，这里是片场，大家还在拍戏，可是所有人都入戏了，如同自己就在目睹一个小女子在爱情和名族大义之中死亡。

“还不错。”程翰哼了一声，虽然心头是十分的满意，可是那满是大胡子的脸上依旧是刻薄的不满，不过只一遍就过了，除了于娜这个演技一流的女王巨星之外，还没有其他演员在程大导演手里一遍就过戏。

“哇，小瞳，你演的太精彩了，你这个该死的日本鬼子，你才该八格，你全家都八格！”不知道何时，梅特尔和沐放也都来到了片场，还不等童瞳从地上起来，梅特尔已经直接冲了过来，气愤无比的对着眼前的日寇军官直接吼了出来。

“小瞳，你看我和你是一国的，是日本人入侵中国，和我没有关系，对不对？”梅特尔露出一口白牙，英俊的娃娃脸上堆满了讨好的笑，然后回头瞪了一眼程翰，“大胡子，你知不知道拍戏啊，这个日本鬼子，你应该让小瞳在最后一刻将他给杀了，这样才对嘛。

”你这个外国佬，给老子滚出去！“程翰维持不到三分钟的平静再次被打破，火大的对着梅特尔骂了起来，”你懂个屁啊！“

”我不懂？喂，大胡子，如果不是我给你推荐，你到哪里找小瞳这么好的演员！“不甘示弱着，梅特尔毫不客气的讥讽回去，一脸我是大功臣的骄傲模样。

耳朵好痛！童瞳站起身来，努力的向后缩着，尽可能避开眼前吼过来，吼过去的战骂区，可惜身体却在瞬间撞到了一具温暖的胸膛上。

”小瞳就算演得好，也不用投怀送抱的。“沐放勾着嘴角，邪魅轻笑着，一手落在了童瞳的腰上，毫不在意在众人面前直接潜规则童瞳。

”沐哥。“低声的开口，刚避开战区，却又陷入到这个万年大妖孽的陷阱里！童瞳只感觉流年不利，低着头为自己哀悼着，半点没有了刚刚拍戏时的耀眼和华丽。

不远处，如果说一开始钱利还能安慰吴敏茹，是程翰身为导演拍戏太过于严格，所以吴敏茹演的已经够好了，可是此刻，钱利却不得不惊叹童瞳的演技，一个新人，她对人物的把握，她的演技都更适合苏玥这个角色。

吴敏茹嫉恨的目光看着站在沐放身边的童瞳，如同被人当众给打了一巴掌一样的屈辱，自己没有任何亮点的表演，在童瞳面前，就如同一个小丑一般，嫉妒、愤怒、仇恨，吴敏茹脸色复杂的扭曲着。

于娜起身悠然的离开，如同女王陛下一般，悄然无声的过来，然后离去，戴上墨镜，在两个助理的拥护之下，对着片场众人微笑的颔首，然后离去。

宋天昊也愣了一下，原本以为一个新人，就算再出色，也莫过于吴敏茹这样，可是此刻，宋天昊却发现原来也有人可以如此的得天独厚，明明看起来就是个中等姿色的女孩，看起来普普通通，甚至没有演艺圈里艺人的圆滑世故，可是却有着让惹惊叹的演技，不过宋天昊无所谓的，反正童瞳即使再红，也不会和自己争抢什么，不过女艺人们可都要小心了。

苏玥的角色定下了童瞳，剧组其他人也都没有任何意见，实力代表一切，和童瞳客气的恭喜一声之后，大家各自忙各自的事情了。”

047章 准备换车

“小瞳，做为庆祝，我请你吃烤鸭！”梅特尔如同成功的人是自己一般，笑眯眯着一张娃娃脸，蓝色的眼睛祈求的瞅着童瞳，“小瞳，我保证这一次不和你抢烤鸭。 ”

妈的，这外国佬来北京估计不到半个月，可是有十天都在吃烤鸭，***怎么还吃不厌！程翰大胡子抖了抖，一脸看怪物般看着的梅特尔。

沐放依旧是雅痞贵公子的邪魅模样，双手环着胸口，随意的站在众人里也是出色而抢眼，桃花眼里满是笑意看着童瞳，新人试镜，这个蓝海豚的总监亲自到场，看来传言非虚，沐总监是真的准备潜规则新人童瞳吧。

“不去，我中午还有事。”瞳瞳摇了摇头，手里拿着还是关曜的车钥匙，现在已经快一点了，还要将车还给关曜，自己也该打个电话给谭骥炎道声谢。

程翰倒是欣赏的看了一眼拒绝的童瞳，粗壮的胳膊拦下要扑过去抗议的梅特尔，粗声粗气的开口，“叫魂那，你以为谁都和你一样闲的发霉，滚，自己去吃烤鸭。”

“谢谢程导，沐哥，我先走了。”道别之后，童瞳向着关曜的汽车走了过去，片刻之后发动汽车离开，在其他人看来童瞳这就叫做呆，完全不知道人情世故。

这三个男人，梅特尔可是她签约公司的总设计师兼总裁，沐放是蓝海豚的总监，程翰可是知名大导演，可是童瞳竟然拒绝了这千载难逢的饭局。

不过也有人讥讽的收回目光，说不定这就是欲擒故纵的伎俩，演艺圈里的人还真的有这么呆傻的吗？真的呆，一个新人能拿到苏玥这个女二号的角色，只怕是扮猪吃老虎呢。

铁道部的会议还是结束了，谭骥炎让于靖处理一下下午的事情，自己准备去一趟军区，铁道部的网上订票系统瘫痪，谭骥炎准备让军区帮忙抽调几个信息安全部的计算机高材生过来支援一下铁道部，重新对网上订票系统进行编程。

虽然说谭老爷子就是军区一把，直接下个命令就可以，可是谭骥炎还是准备自己亲自去一趟信息安全部，直接和安全部的上校打声招呼。

童瞳？当谭骥炎看见那一辆大众polo车，疑惑的怔了一下，随即快速的走了过去，敲了敲车窗，可惜坐在驾驶位上的不是童瞳而是关曜，莫名的一股失落从心底一闪而过，“你怎么在这里？”

“会议结束了？准备上去找你，不过看到铁道部那些人一个个都灰溜溜的出来，就没有下车了。”关曜虽然低调，不过在北京这地方，一些人还是知道刑侦关处长身后的背景，所以关曜是能避免这些寒暄和客套就避免。

“你和童瞳换车了。”谭骥炎立刻明白过来关曜换车的原因，虽然说今天中午是让关曜去处理的，可是警车开道，假公济私，难免会被有心人通过车牌查到什么，所以关曜才会将童瞳的车开过来，甚至还换了车牌，杜绝一切可能发生的事情。

048章 查错方向

“你该给小瞳换辆车，这丫头竟然飙到了一百九十码，我刚开回来的时候，车速到一百八十车子就有些飘了，不过这丫头车技还真不错。”关曜笑着下车，将车钥匙丢给了一旁脸色难看的谭骥炎，“我那里还有一辆沃尔沃，一直都停在车库里，要不给小瞳开。”

“不用，我会处理。”将大众车钥匙收了起来，谭骥炎看了一眼钥匙圈上的哆啦a梦挂坠，她似乎很喜欢这个，这边刚想到童瞳，手机铃声就有感应般的响了起来。

“谭骥炎，今天谢谢你啊。”对于梅特尔，童瞳可以直接无视，对沐放这个妖孽，童瞳偶然也会顶嘴回上两句，可是每一次面对谭骥炎，却总是有些的紧张，就如同这一通电话，童瞳也是犹豫了一会，这才一咬牙拨通了谭骥炎的号码。

“将关曜的车开到宁南路这边，有一家和苑楼。”谭骥炎说话一贯都是言简意赅，直接报了地址，按照他的行事风格，也该挂电话了，可是他却将自己的车钥匙丢给关曜，示意他开车，“今天试镜怎么样？”

“嗯，过了。”谭骥炎拉开话题，童瞳无意识的笑了起来，刚想要继续说什么，手机里谭骥炎却准备挂电话了。

“那就这样，开车小心，车速不许超过七十码。 ”一想到她竟然将大众车给开到了一百九十码，谭骥炎脸色再次难看起来，低沉的声音直接是命令式的严肃。

“噢，我知道了，拜。”被骂了，童瞳却感觉到窝心，瞄了一眼车速，心虚的松了一下油门让车速降了下来。

和苑楼是一家私房菜馆，菜做的很好，色香味俱全，每天就招待十桌客人，过了这个数，天王老子来了，大厨也绝对不会再掌勺，在北京城，和苑楼一直生意红火，想要过来的客人都是提前下单子预约。

当然也有人曾经因为被拒之门外，一怒之下，想要砸了和苑楼，可是楼没有砸成，自己倒是先出事了，所以大家也都明白和苑楼的大厨兼老板也是有背景的人，其实在北京天子脚下，一眼扫过去，几乎人人都有背景，所以还是低调行事来的安全。

包厢。

“今天谢谢了。”童瞳将车钥匙还给了关曜，虽然关曜是冲着谭骥炎的面子帮忙的，可是童瞳还是再次的开口致谢关曜。

“不用客气，之前我还连累你手被划了一刀。”关曜温和一笑，推了推鼻梁上的平光镜，斯文儒雅的气息，俊美的脸庞，眼神和煦，倒真的不像是刑侦处的处长，说是大学讲师，是学者更像几分。

“对了，我想起关于柳康的一件事，不过只是我的推测。”童瞳之前在京都会所和谭骥炎不欢而散，那几天都没日没夜的看剧本，被台词，忙到忘记告诉关曜了。

“你又和柳康见面了？”谭骥炎低沉的嗓音冷了几分，不悦的目光看向坐在自己身边的童瞳，她竟然还敢和柳康碰面！

对上谭骥炎那凝结着寒霜的黑眸，童瞳快速的摇了摇头，一副被冤枉的可怜乖宝宝，“我没有，只不过是后来想起来的。”

提到柳康，不由的想起之前京都会所谭骥炎那一番话，童瞳脸色苍白的一变，虽然后来也安慰自己，那是因为谭骥炎担心自己，所以那些话才说的有些难听，演艺圈虽然很乱，可是自己和沐哥真的没什么，可是有些话说出来了，就如同刀子划过，即使不疼了，可是还有伤疤在那里。

谭骥炎皱着眉头看着童瞳晦暗的脸色，也知道她肯定想起那一晚上闹僵的一幕，可是想起她今天拨错的那一通电话，那样撒娇的软腻嗓音，她宁愿向着沐放求援，也没有想起打电话找自己，谭骥炎冷淡的将手里的菜单递给了身旁的童瞳。

童瞳低头看着菜单，她原本就安静，此刻精神不济，所以几乎都可以让人忽略她的存在，坐在两人对面，关曜看了一眼冷着脸，不知道在想什么的谭骥炎，再看了一眼低着头如同空气般存在的童瞳，有些无力摇摇头。

“小瞳，关于柳康，你想起什么了？”关曜不得不开口打破包厢了的沉默，那一晚上，关曜也是在场，所以自然知道谭骥炎和童瞳之间的别扭，可是认识谭骥炎多年，关曜还真没有看过谭骥炎和谁生气过，而且还一气三四天。

认识童瞳之后，关曜也一眼看出这个女孩很安静，看起来平凡普通，可是常常却又让人忍不住的侧目凝望，明明最不该生气闹别扭的两个人，却就这么杠上了，关曜自己都感觉稀奇，估计说出去，还没有人会相信呢。

“柳康那个旧情人你之所以查不到，可能是查错方向了，他喜欢的应该是男人。”所以关曜他们一直在查演艺圈里的女艺人，才会这么久没有一点的线索。

“柳康喜欢的是男人？”关曜不是没有遇见过同性恋，甚至还接手过三个同性恋的刑事案，不过柳康这件事，他还真的没有往这方面想，不过看着童瞳平静的模样，关曜却选择了相信童瞳，立刻站起身来，“骥炎，我先回局里一趟，柳康这个案子不能拖下去了。”

049章 腹黑谭少

包厢里有关曜在时，三个人还算融洽，突然少了关曜，童瞳低着头，目光瞥了一眼谭骥炎，如坐针毡的感觉之下，让童瞳很想挪到对面关曜之前的椅子上。

谭骥炎并不挑食，除了不吃虾之外，童瞳只点了两个菜，谭骥炎又加了一个菜和一个汤，这才将菜单递给了门口的服务员，一转身就发现童瞳很努力的将目光盯着关曜之前的座位，“你想过去坐？”

“嗯。”童瞳头点的如同小鸡吃米一般，可是瞬间又反应过来，随后快速的摇摇头否定，“没有，坐这里就好。”

“算了，你还是换个位吧。”谭骥炎沉声开口，看着童瞳倏地一下一双眼里流露出熠熠的光彩，心里有些郁闷，话锋一转，“你坐靠窗这边。”

啊？童瞳站起身来错愕的愣了愣，对上谭骥炎那威严的眼神，认命的向着里面挪了个位置，坐到了谭骥炎刚刚坐的靠窗户位置上，而谭骥炎直接坐在了外面，身边多了一个人，让童瞳倍加感觉到紧张和压迫感，低着头猛喝着茶水。

可是谭骥炎刚刚是故意的吧？童瞳皱了皱鼻子，虽然不认为谭骥炎会是这样的人，可是怎么想怎么都感觉不对劲，这不偷偷的偏过头看了过去，正对谭骥炎峻朗的侧脸，他也在喝茶，姿态悠然而高雅，如同在品茶的贵公子，可是那总是习惯抿成一条线的薄唇此刻却微微的上扬一抹小小的弧度，让童瞳怎么看都感觉谭骥炎心情很好，是在笑。

谭骥炎此刻确实是在笑，尤其是看到童瞳那哀怨着苦巴巴的小脸，认命的挪到了里面的座椅上，让谭骥炎忽然感觉欺负童瞳真的很有趣，那之前的不悦情绪也就散了。

菜等了十分钟左右就送上来了，卖相很好，而且味道更好，可是童瞳这会心是忽上忽下着，所以珍馐佳肴吃到嘴巴里都显得乏味。

“多吃一点，一会陪我出去一趟。”谭骥炎夹过菜放到了童瞳碗里，这几天，谭骥炎其实比童瞳更忙，春运这事是临时分派到他头上。

王市长这事故意使绊子，想让谭骥炎跌个跟头，可是王韬小看了谭骥炎，这个年轻的男人能坐上北京市副市长的位置，怎么可能完全因为谭家军界的背景关系，谭骥炎的手腕和能力，但凡打过交道的人都清楚，也是非常的畏惧，谭骥炎不做便罢，既然接手了他一定会做好。

忙碌让谭骥炎没有多少时间入睡，饮食也只是草草的填饱肚子，今天这一餐也算是谭骥炎忙碌这几天来第一次坐下慢慢的享用午餐。

吃着谭骥炎夹过来的菜，童瞳原本是没有什么食欲的，不过此刻，突然感觉胃口大开，嘴角染着笑，大快朵颐的吃起了这美味可口的饭菜，顺手一激动也给谭骥炎夹了一筷子菜，童瞳是怔了一下，然后低着头猛扒着饭。

对于寻常人而言，吃饭给身边人夹菜是一种友好的体贴和照顾，可是对很多有身份的人而言，这样的夹菜却会让人感觉到反感，毕竟是吃过的筷子啊，这一夹菜就意味着要吃别人的口水，不卫生，所以也会被人嫌弃。

当然童瞳在某些方面的确还算是呆的，她就想到谭骥炎会嫌弃她给他夹菜，却完全没有想起之前谭骥炎夹过菜时，自己吃的正欢，甚至还无意识的笑了起来。

其实还真的没有人给谭骥炎夹过菜，小时候，谭骥炎一直都是在谭老爷子身边长大，完全军事化的教养和训练，吃饭做事都是一板一眼，有条有理，谭骥炎和父母并不太亲，他也算是被谭老爷子完全带大的，所以即使每年父母也都会回来北京，也不会给谭骥炎夹菜。

而长大之后，谭骥炎愈加的冷沉威严，即使还是年轻，可是不管在外面如何的应酬交际，所有人都不敢小觑这个谭家的后辈，恭敬有佳，自然不会有人做这样亲密的动作。

谭骥炎看了一眼放在自己碗里的菜，幽沉的目光侧过打量着低着头，几乎要将脸给埋到碗里的童瞳，冷硬的脸庞柔软下来。

050章 军区找人

饭后，谭骥炎开着车向着军部开了过去，出了市区就不堵车了，副驾驶位置上童瞳这几天没怎么睡好，再加上谭骥炎的车开的开但是非常稳，就这么头一歪靠着座椅睡着了。

虽然车子里开了空调，可是谭骥炎还是脱下了风衣，微微侧过身，一手握着方向盘，一手将衣服盖在了童瞳身上。

凑得近，谭骥炎这还是第一次这样近距离的观察童瞳，小巧精致的一张脸，看起来只有自己的巴掌大，纤细的眉下一双眼闭上了，长长的睫毛在眼睑处投射出一排阴影。童瞳的鼻子不算挺，鼻头有些圆润，而她一旦不满时就习惯皱皱鼻尖，小小的一张唇，因为睡的舒服，嘴角微扬，像个孩子，让人忍不住的想要低头吻上那粉色的唇瓣。

嘀的一声，后面的车按起了尖锐的喇叭声，谭骥炎猛然回过神来，快速的坐直了身体双手重新的控制了方向盘，心

头猛然的怔了一下，说不出来的感觉复杂的激荡在胸口。

到达军部时已经下午两点半了，刚好军区十来个营团级的指挥员正凑在一间屋子里分析上个星期进行的军事演习的数据，满屋子的烟味都能呛死人，不时传来砸桌子的咚咚声，伴随着冒出口的粗话，看起来倒像是黑社会的大哥在争抢地盘。

“谁***不知道敲门就进来，欺负老子输了是不是？”突然门被推开，背对着门口坐的一个副团长被门外的冷风吹的一个颤抖，不由火大的一拍桌子爆出脏话。

刚刚还讨论的热火朝天的屋子在瞬间安静下来，十来个大老爷们齐刷刷的将目光看向站在门口的冷峻身影上，在军区都是统一的军装，偶然也有穿休闲装的，但是绝对没有人会一身笔挺的西装出现在军区，这效果丝毫不比大夏天看个穿棉袄来的小。

屋子里烟太大，门窗都紧闭着，谭骥炎倒也不在意，眯着眼快速的扫过众人，没有看见自己要找的人，而屋子里的人也是雾里看花，模糊的看着门口的谭骥炎。

“找谁？”一个营长走了过来，看了一眼谭骥炎，怎么看有点眼熟啊，不过能进入军区，身份肯定是安全的。

“贺政委。”谭骥炎之前打了电话，贺刚说下午在军区，有个战术分析会，所以谭骥炎在门口核对了身份之后就直接过来了。

“政委，找你的。”一听是贺刚的，靠近屋子里间的男人直接一抬脚踹开门，里面只有一张床，原本该开会的贺刚此刻正躺在床上盖着棉被呼呼大睡着，猛然被提闷声惊醒。

“我靠，你小子无法无天了啊，是不是这一次演习胜利了，连老子的门都敢踹了！”贺刚眼一瞪，威严冷骇的强大气场，踹门的男人嘿嘿一笑，早就狡猾的将自己闪身到了群众之中，任凭贺刚瞪大一双牛眼也没有发现是谁踹的门。

“老子昨晚一夜没睡，前天带队去场外打靶，好不容易补个觉，一个个当军部是菜市场，让你们分析这一次的军演，屋顶都给掀了。”贺刚拿过盖在被子上的军大衣直接套上，北方汉子，身高足有一米九，虎背熊腰的魁梧身材，散打就没有人能赢过他。

“政委，这不有人找你嘛。”屋子里的十多个男人也是很好奇门口的谭骥炎，当兵的眼都毒的狠，一眼就看得出谭骥炎身份不同寻常，那份内敛的气势，峻冷的面容，幽沉睿智的黑眸，如果不是他一身笔挺的黑色西装，他们都要怀疑是不是军区过来的长官。

051章 光辉记录

“小谭，你还真亲自过来了。”刚刚还一脸粗话连天的贺刚忽然朗声笑了起来，一面扣着军大衣的扣子，一面大步的向着门口的谭骥炎走了过来，亲密的拍了拍他的肩膀，“走，三个人我都给你找我了，那技术可不是我吹，绝对一流，清华大学计算机硕士，一个个都人精一样。”

这边看着他们最粗鲁的贺政委突然转性了，屋子里十多个男人对看一眼，这穿西装的男人是谁啊？姓谭还是唐

“是不是谭司令家的亲戚啊？”要不那容貌怎么看着有点熟悉。

“我靠，我知道是谁了！”终于，一个男人声音有些拔尖，这话一出口，余下十多双眼睛刷刷的看了过来。“快说，是谁？”

“谭司令的孙子，北京市副市长谭骥炎！”虽然大家都知道谭司令的爱孙如今从政，而且还升到了副市长的职位，可是一直以来都没有将人和名字对上号。

“当年海岛师级军演时，蓝军用十三天成功歼灭了红军，所有红军全军覆灭谭中校？”这一下屋子里炸锅了，北京市副市长对他们而言只是一个头衔，不是这个人当，就是那个人当。

可是当年代表北京军区的谭骥炎和广州军区联合军演，广州军区的野战队那可是所有军区里的老大，技术过硬，战略战备都是其他军区无法比拟的，可是那一战，谭骥炎以完胜的成绩结束了战斗，让一贯严肃的谭老爷子当时在总指挥部就拍掌笑起来。

可也就在那一次军演结束之后，谭骥炎却离开了军队从政，这让被狠狠打击的广州军区总司令那个恨那，没有办法一雪前耻，而且还是全军覆没那么狼狈的前耻。

童瞳还是留在车上，透出车窗玻璃看向不远处的操场，整齐列队跑步的人，在整齐的号子声里，橄榄色的军装如同一道风景，隐隐的，可以听见远处打靶场开枪射击的枪声。

小时候，在三四岁的时候，童瞳就记事了，她曾经来过几次军区，那时候只是好奇，一个三四岁的小丫头，看到训练的士兵，当时还被惊吓到了，因为那个时候童瞳看得到的特种兵的训练，带着残酷的淘汰，和血淋淋的受伤。

再后来，在妈妈死后，童瞳就融入到了这样的生活里，她必须保护自己，爸爸怕她也会遭遇和妈妈一样的危险，出事后总是安静的不说话的童瞳哭着，喊着，闹着，终究还是被送走了，她不得不离开最后的亲人。

半个小时后。

童瞳因为过往而想的深沉，当听到谭骥炎开车门的声音时，这才猛地从回忆里回神，谭骥炎此刻冷沉着峻脸，他遗传了谭家优秀的基因，五官深刻而峻朗，军人的气息和大家族的尊贵在他身上完美的融合，给人一种沉稳内敛而睿智的气息，谭骥炎是极其冷静的人，所以很少有人能在他脸上看出情绪来。

“怎么了？不顺利？”或许是因为在童瞳身边并没有刻意压制情绪，又或者是童瞳的观察细微，此刻却清楚的感觉到谭骥炎在生气，而且是很生气的那一种，薄唇抿着，脸部线条绷的紧，凤眸深处寒意凌厉，只是发动汽车的动作却依旧

沉稳而平静。

“没事。”谭骥炎沉声回了一句，视线注视着前方道路，油门踩重了些，车速在一直攀升。

052章 事态失控

童瞳身体一僵，有些的难受，侧过头看着车窗外，谭骥炎不愿意说，童瞳自然也不会追问，可是被排斥在外的感觉还是让童瞳感觉胸口有点堵。

今天中午吃饭到陪着谭骥炎开了一个多小时的车到军区，童瞳心情是说不出来的愉悦，可是突然间谭骥炎又恢复了冷漠疏离的一面，而这样的反差，童瞳心揪了一下，无法形容的失落感觉。

童瞳忍不住的侧目看了过去，谭骥炎原本冷峻的五官此刻更是绷的紧，凤眸专注的看着挡风玻璃外的路况，浑身都散发出冷酷凛冽的森寒气息，童瞳收回目光，她以为自己对谭骥炎而言至少算是朋友，可是却没有想到谭骥炎却依旧什么都不愿意和自己说，涩涩的感觉堵窒的充满了胸口。

汽车速度开的很快，谭骥炎来的时候即使在郊区这边，也不过**十码的车速，可是如今，车速却已经直接飙到了接近两百码。

谭骥炎上车就戴了蓝牙耳机，于靖电话再次打过来时，听着关于现场的汇报，谭骥炎握着方向盘的手用力的收紧了几分，薄唇处反而勾起一抹冷然而讥讽的笑意，果真是不择手段，肮脏的厉害！拿春运来使绊子！

“骥炎，你开车小心一点，火车站这边我来控制局面就行！”于靖声音吼的有些大，现场在嘈杂，声音一波一波的响着，这边刚对谭骥炎简单的汇报了一下，于靖就不得不挂了电话，立刻和身边一大帮子的人控制眼前混乱的局面。

“小瞳，帮我拨个号码。”谭骥炎回头看向副驾驶位上的童瞳，车速这么快，如果只是自己在车上，谭骥炎或许一手掌握方向盘，一手拨手机了，可是多了童瞳在，下意识的认为这样危险，所以谭骥炎就让童瞳帮忙。

“嗯。”童瞳有些意外的回过头，看了一眼谭骥炎，有些诧异他竟然会开口让自己帮忙，可是眼睛却亮了起来，拿过一旁的手机按照谭骥炎报出的名字快速的拨通了号码。

“小程，是我谭骥炎，替我关注所有关于火车西站在网上流传的视频和帖子，言论过激的立刻删除掉，对，直接用黑客身份删除，严谨任何人将这一次的失态扩大，造成不必要的恐慌。”

谭骥炎在接到于靖的电话，才知道下午北京西站因为网上购票系统瘫痪，导致很多原本没有排队，想要在网上购票的大学生因为没有买到回家的车票而聚集在火车站，之后事态进一步的扩大，严重起来。

而大学生还是理智的，虽然很多人愤怒，可是却有铁道部的员工和大学代表冲突起来，言语侮辱外加肢体冲突，如同导火索一般，让事态急速恶化。

而有心人在中间更是火上浇油，很多没有买到票的务工人员也都情绪激动起来，有的哭，有的瘫坐在地，如今于靖里克加派了警力过来，一方面保证旅客上车，一方面控制恶化的局面。

053章 事情经过

谭骥炎刚接到电话时着实有些的愤怒，可是此刻却已经冷静下来，从政这一条路，谭骥炎从踏上的时候就知道会遭遇多少荆棘和波浪，一般人倒也不敢对谭骥炎使绊子，毕竟很多人都忌惮着谭家的背景。

可是敢暗中对谭骥炎使手段的人，那必定都不是泛泛之辈，如同这一次的春运一样，一开始就是一个圈套，王韬只不过不想让这个年轻的副市长太过于出色，从而减低了自己的名誉度，所以将春运这个摊子派到了谭骥炎头上，他吃准了谭骥炎不会推脱，毕竟在他的认知里，谭骥炎终究年轻，还经不住激将法，尤其是谭骥炎想要西峡山的开发。

可是王韬却没有深想，其实谭骥炎愿意接这个摊子，更多的是因为他真的想要狠狠的抓一把，将春运给办好，在这一点上，谭老爷子看的更深刻。

外人都以为谭骥炎是一个很优秀的政客，城府极深，运筹帷幄，可是在本质上，谭骥炎还是一名军人，他借用手里的权利和背景，努力的想要办实事，办好事。

只是在政界，在军界，只怕没有人会认为谭骥炎会是这样的清官，而谭骥炎和谭老爷子自然也不会解释什么，否则的话，这一点反而会成为谭骥炎的一个弱点、软肋。

“西站那边发生了一些混乱。”谭骥炎言简意赅的说了一下，余光扫过身边的童瞳，果然发现她已经从刚刚的失落转为了担忧，那皱起的眉头，有些欲言又止的不安小脸，让谭骥炎连心底最后一点愤怒都散的无影无踪。

“是有人故意挑唆的？”童瞳这下明白了谭骥炎上车时为什么会那么生气，这样虽然给谭骥炎的政绩抹黑了，可是却也扰乱了春运秩序，让更多人无法买到票，无法回家过年。

“这些人怎么这么坏啊！”嘀咕着，童瞳是真的有些怒，为谭骥炎打抱不平，就为了抹黑谭骥炎，竟然不择手段。

专注开车的谭骥炎听着童瞳这么孩子气的一句抱怨，冷峻的脸庞上笑意一闪而过，深邃不见底的黑眸带着对自己孩子的宠溺神色一般，落在方向盘上的右臂忍不住的伸了过去，大手轻轻的落在童瞳的头上揉了一下，带着暖暖的温情和娇宠。

童瞳一愣，茫然不解的侧过头看向已经是收回手的谭骥炎，然后猛然明白过来刚刚自己那句话说的多么幼稚而可笑，小脸蹭蹭的红了起来，尴尬的厉害，“我只是……”

“没有关系，事情出了解决就行。”谭骥炎峻颜带着冷傲的自信，不管是什么人故意挑起事端，故意的恶化局面，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上位者的威严展露无遗。

车开的很快，进了市区时刚好遇到前去和车站接应的武警总队前来支援的车队，于是一路上就避免了堵车的局面。

“这是车钥匙，你先回去。”谭骥炎快速的将车钥匙交给了童瞳，打开车门准备下车。

“你的衣服。”没有忘记自己之前在车上醒来时谭骥炎盖在自己身上的风衣，北京原本就冷，谭骥炎穿的并不多。

054章 市长风范

接过衣服快速的套在了身上，谭骥炎挂上车门快速的向着已经等候在一旁的武警快速的走了过去，而身为谭骥炎的保镖李成此刻也从迅速的站到了谭骥炎身后。

虽然说发生危险的可能性很小，可是李成依旧是最尽职的保镖，密切注意着四周见到谭骥炎之后，快速涌过来的记者和铁道部的官员，防止出现任何的意外情况。

“谭副市长，今天早上铁道部网上订票系统已经瘫痪，造成很多大学生无法购票，从而不能回家，请问政府和铁道部要如何处理？”

第一个挤上前来的记者语调急切的询问着，快速的将手里的话筒对准了谭骥炎，而他身后的摄像师更是高举着镜头对准着谭骥炎。

而其他记者也蜂拥挤了过来，七嘴八舌的快速的问着问题，想要了解最新的情况，毕竟今年虽然天气很好，可是春运人数却超过以往任何一年，而随着网上购票和实名制购票两项新制度的出台，让今年春运成了为重中之重，可是讽刺的却是网上订票系统竟然第一天运行就瘫痪了。

远远的透过车窗玻璃，童瞳有些担心的看着被包围的谭骥炎，犹豫了一下，将微型的笔记本从车子里拿了出来，这是于靖放在车上的，是为了有时候在车上可以上网查找需要的咨询。

现场直播的正是眼前的画面，被记者媒体包围的谭骥炎挥手制止了要阻拦的武警，所有记者见谭骥炎要开口了，也立刻停止了发问，都伸长了胳膊尽可能的将自己手里的话筒推了过去。

“各位，关于这一次春运的事宜时候我会亲自召开新闻发布会，而现在请容许我先进去处理目前的情况，我不想看到任何一个人因为这一次的事情而受伤，关于春运的事情，我给格外一个明确的答复，今年的春运一定会办好，会让每一个想要回家的人都买到车票回家，谢谢。”

铿锵有力的低沉嗓音回荡在每个人的耳朵里，谭骥炎刚毅的眼神，在冷峻的脸庞上闪烁着让人动容的坚定，这位北京市最年轻的副市长在担心着车站里因为买不到票而情绪激动的人。

一时之间，原本还蜂拥而挤的记者们似乎被谭骥炎展露的威严所震慑，也似乎明白了谭骥炎急切要去现场的担忧心理，毕竟迟一分钟，或许事态会更加的恶化，甚至有人情绪失控，从而造成不必要的伤害。

记者们默契的让出了一条道路，让谭骥炎可以尽快通过，不再发问，不再追挤，所有记者都被感动了，虽然谭骥炎并没有任何煽情的言语，可是这样铁一样冷沉的男人用这样的言语，这样的眼神，这样的神色告诉所有人，他在担心着那些急切想要回家的人会受到伤害，所以他必须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来处理情况。

这就是谭骥炎！看着视频直播画面里谈骥炎那峻冷的黑色身影步履急切的向着车站大厅小跑了过去，童瞳忽然感觉眼眶微热，这个冰一样冷酷的男人却有着一颗柔软而慈爱的心。

055章 化解危机

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句市长来了，刹那，原本已经被于靖安抚下来的人又情绪激动起来，事情一开始只有两三百名大学生因为没有买到票而聚集在车站讨要说法，可是后来，一些务工人员也加入了，再后来，车站的一个领导竟然辱骂了农民工，然后转为厮打，最终彻底事态恶化，如今已经有两三千人聚集在这里。

其实于靖已经控制的很好，整个火车西站这个时候是几万人在，排队买票的，等在候车厅要上车的，于靖稳定了局面，虽然这里聚集了两三千人，可是大家的情绪已经被安抚下来了，至少没有造成受伤流血事件，也没有造成拥堵，发生踩踏。

“伤者已经送去医院了，只是轻伤，打人的站长张霖已经被关押在办公室，那边的学生就是在网上没有购到票的，至少有五个人是故意寻衅滋事的，不过人太多，混在人群里了。 ”于靖摸了一把头上的汗，声音已经有些沙哑了，平日里于靖比谭骥炎看起来更加的一丝不苟，衣装整齐，可是此刻却带着几分的狼狈和劳累。

“嗯，辛苦了。”谭骥炎点了点头，已经大致的了解了一下情况，一手接过于靖手里的扩音喇叭走向了一旁的高台。

“打人者张霖就地免职。”谭骥炎的声音透过喇叭传了出去，让噪杂混乱的现场一瞬间安静下来。

这两年，多少人就因为身上多了个官字就自以为高人一等，为人民服务成了粘贴在墙上的标语，成了开大会时的口头禅，可是真正做到这一句话的官员有几个。

现场的人在震了一下之后，突然掌声雷鸣，叫好声整齐的传了出来，一波一波，太过于激动的人群再次沸腾起来，这一次不是因为愤怒，因为悲伤，因为买不到车票，因为被阻挡在回家的门外，他们是因为眼前这个年轻的副市长而激动。

“铁道部订票系统瘫痪的问题我已经让人处理了，之所以没有在事情发生第一时间过来，是因为早上在了解情况之后，我亲自去找了三个清华大学计算机的高材生，由他们来完善铁道部的订票系统。”谭骥炎在掌声过后，再次沉声的开口。

“大家可以选择不相信我谭骥炎，但是你们应该相信我们清华大学计算机的才子们，他们已经立了军令状，两个小时

后一定解决这个问题。”谭骥炎冷峻的脸上露出一丝微笑，软化了他那原本冷骇犀利的气势，让在场的那些订不到票的大学生们一个个都忍不住的笑了起来，矛盾似乎在这一瞬间就被化解了。

接下来的氛围就显得轻松融洽多了，站在一旁，于靖看着高台上的谭骥炎，这个年轻的男人明明比自己还小一岁，却真的让于靖敬佩，不管什么样的情况，不管什么样的危机，他都可以游刃有余的解决。

“谭副市长，如果我们还买不到票怎么办？”最前排的一个女大学生开口问道，脸上带着笑，微微有些的羞涩，折服在眼前这个年轻而冷峻男人的魅力之下。

“如果真的这样的话，那就来我家过年吧，人多热闹嘛，当然，我相信伯父伯母也应该不会将我当成人贩子吧。”谭骥炎小小的幽默了一下，他虽然峻傲冷酷，可是当谭骥炎放下那层疏离和冷漠时，便是极其吸引人眼球的男人。

起哄声响了起来，女生脸红的如同大苹果一般，而一旁几个农民工也都哈哈大笑起来，一个父辈的男人摸了摸头，憨憨的打量着谭骥炎，然后爆出一句，“不像人贩子，应该放心。”

笑声再次传了起来，一时之间，不少学生还有一些年轻人都拿着手机快速的拍着，然后“和市长回家过年”这句话似乎长了翅膀一样，快速的在微博、在论坛上流转着，点击转发的次数节节飙升，谭骥炎成了无数年轻人奋斗的目标和榜样。

056章 好评如潮

终于，人群散去了，谭骥炎脸上那温和的脸色立刻褪去了，转为了冷酷的坚硬，和于靖一起离开了现场，还有一场新闻发布会要召开，不过经过了刚刚，散去的人在外面接受记者采访时，却没有了丝毫的怒意，反而都信心满满，这一次一定可以买到车票回家过年。。

订票系统瘫痪只能算是一个意外，那今天打人的站长张霖就是导火索，让一切发生的导火索，而混杂在人群里煽风点火的闹事者，就是那些幕后黑手刻意安排好的，他们不过借着这件事给春运雪上加霜。

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却没有一个人想想这些在车站排了几天几夜，就为了一张回家车票的普通人，那样急切的面容，买不到票时悲伤的眼神。

童瞳并没有开车离开，所以谭骥炎和于靖一行人过来时，童瞳正低着头看着网络上论坛，虽然今天的事情闹的很严重，不过如今的评论却都是一面倒，几乎所有人都倾向于谭骥炎，尤其是从现场散去的那些女孩子，老的少的都被谭骥炎的风采给秒杀了。

“童小姐。”李成愣了一下，没有想到副驾驶位上还有人，不过倒也知道童瞳，因为之前于靖特意对李成交待过，毕竟如今的童瞳也算是谭骥炎身边亲近的人，所以身为保镖，李成该知道童瞳的存在。

“小瞳就坐车上吧，回楼里。”虽然有警察隔着，可是远处还是有不少拍照的记者，谭骥炎打开后座的车门和于靖上车，不管如何，谭骥炎是绝对不会让童瞳曝牵扯到自己，从而在媒体上曝光。

点了点头，童瞳快速的将笔记本合了起来递到了后座，而李成也随即发动汽车快速的离开车站向着市政大楼方向开了过去。

后座上，谭骥炎和于靖已经讨论起接下来的工作，大都数时候是于靖在开口，谭骥炎只是听着，偶然回答一两句。

童瞳虽然只是坐在副驾驶位置上，却高度戒备着，不时的看向后车镜，防止有任何的车子跟踪。

胸口忽然暖暖着，一种责任感油然而生，她出道之后第一个任务就是充当随扈，变了妆容，改了声音，那时后座上坐着的是她最亲近的家人，可是爸并不知道开车人是自己。

那个时候，童瞳忽然没有丝毫的怨言，听着后座上爸爸的声音，那种温暖的感觉让童瞳充满了力量，她终于变强了，可以保护自己想要保护的人了，而此刻，这样的感觉再次盈满了胸口。

市政府的防备比火车站那边森严了许多，即使是记者媒体也没有人敢聚集在大门口，所以车子开进去停稳当之后，童瞳忽然感觉自己有些的多余，她不是李成，不能随时都跟在谭骥炎身边，不是于靖可以随时和他讨论公事。

“我办公室里面有休息室，让李成带你上去休息一下。”谭骥炎看了一眼有些茫然的童瞳，交待了一句，随后和于靖下车走向电梯，快速的向着即将要召开记者发布会的会议室走了过去。

“童小姐，这边走，这是谭先生他们的专属电梯，不会遇到其他人的。”李成领着童瞳向着另一部电梯走了过去，输入了密码之后，电梯门打开。

057章 事后算账

这部电梯是一定级别的政府官员才能搭乘的，主要是为了安全，电梯直接到了谭骥炎的办公室楼层，李成是谭骥炎的司机，所以在走廊里路过的人只是点了点头，并没有在意，自然也没有注意跟在他身后的童瞳。 。

“童小姐，你休息，我去谭先生那边。”李成将人送到之后就准备离开，毕竟新闻发布会有很多人，李成还是很小心谨慎的，不能让任何危险接近谭骥炎。

“嗯，谢谢。”随着办公室门的关上，坐在休息室的沙发上，童瞳明白谭骥炎只是让李成送自己过来，所以送到之后，李成立刻就走了。

其实在路上的时候，谭骥炎完全可以让童瞳下车的，可是他没有，而是选择将人一起带了回来，然后让童瞳到自己的办公室休息，不管他是有意还是无意，童瞳都很高兴，感觉和谭骥炎之间没有那么生疏了。

今天事情还真多！因为只有自己一个人，童瞳倒没有任何的拘束，懒懒的靠在柔软的布艺沙发上，暖气开着，很是

舒服之下，整个人有些的昏昏欲睡。

之前都在背台词，熟悉电影拍摄的基本要素和需要注意的事项，接到电话知道试镜要迟到了，然后就是一阵兵荒马乱，原本和谭骥炎、关曜一起吃午饭感觉终于可以放松一下，谁知道刚到军区没多久，车站这边就出事了，又马不停蹄的赶回来。

谭骥炎每天都是这么多事情，这么忙吗？童瞳看着很是简单的只有一张床，一组沙发，一个衣柜，和洗浴的休息室，抱着靠枕闭上眼休息着，明明就短短几个月，可是自己似乎快要忘记以前的日子了，那样危险重重的生活似乎是另一个人的世界。

之所以沐放会认为童瞳有点呆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四岁被送走开始接受训练，十六岁出道，整整十二年，她没有像正常的孩子接受教育和与人交往相处，性格在十六岁的时候已经定型，那十多年里，她只是不停的训练，然后如同海绵一般接收所有的知识。

再后来，接了任务时，童瞳如同一头银狼，有着强大的攻击力，可是任务结束之后，她几乎都是待在自己的公寓里，甚至和同伴都很少接触交往，几乎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一般，直到下一个任务。

新闻发布会在半个小时前结束，而此刻，办公室里，张霖不安而有些害怕的看了一眼正在处理文件的谭骥炎，心颤了一下，其实他不过只站了七八分钟，却感觉已经有一辈子那么长。

“谭副市长……今天的事情……我可以解释……解释的。”张霖声音有着压抑不住的颤抖，虽然他很想让自己看起来理直气壮，很想说当时太过于混乱，不是自己先动手的，按照之前的计划一字不漏的给自己推脱，到时候虽然也会受处罚，可是绝对不会是当场被免职。

张霖这一会是真的后悔了，即使幕后人给的报酬极好，可是这可是铁饭碗，如今就这么没了，张霖是又慌又怕，精神高度紧张着，语调更加的结巴，“当时是他们……先动手的，我只是自卫……真的是自卫……”

的确不是张霖先动手的，动手的人是幕后安排好的两个混混，不过就是为了制造混乱而已，将事情进一步恶化，最好是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

“能让你需要自卫的地步，当时场面有多混乱，你认为你还有能力还有脸当这个站长吗？”谭骥炎头也不抬的开口，低沉的声音冷冷的丢掷了过来。

058章 冷血绝情

“我知道是我管理不利，没有处理好突发状况，可是……谭副市长，我只是失职。”怯弱的声音因为谭骥炎抬起头，冰冷如刀的目光扫了过来，张霖余下的话卡在了喉咙里怎么都说不出来了，他想说自己虽然失职可似乎还不至于到被免职的地步，可是即使身体却不停使唤的颤抖着，怎么都无法说出口。

“你知道什么叫做杀鸡儆猴吗？”谭骥炎放下手里的钢笔，慢条斯理的开口，面色冷漠到极点，不管是不是他先动手，只自卫，还是刻意为之，谭骥炎当场免了张霖的职位就是为了杀鸡儆猴，看看铁道部还有没有人敢拿春运的事情来胡闹！

脸色煞白一变，张霖身体颤抖的后退了一步，如同眼前的谭骥炎是洪水猛兽一般，整个人惊恐着，脸上血色尽褪，双手用力的攥紧成了拳头，虎口绷的痛了，这才找回了自己的声音，“谭副市长，你这是不分青红皂白，你这是冤枉好人。 ”

“那又如何？张霖，你以为我没有能力这样做，又或者说我怕你去纪委，去媒体来检举我。”薄唇冰冷的扬起，满眼的讥讽之色，谭骥炎从来不会清高的不利用谭家的背景和势力，既然有些人要玩阴的，他奉陪到底。

最后一点希望之光赫然破灭了，张霖张大嘴巴，嘴唇动了动，却无法再多说一个字，是啊，如今自己已经被免职了，去了纪委有什么用，媒体更没用，今天这件事自己是导火索，张霖不用想也知道媒体电视网络会怎么样报道自己的丑陋，自己的无能，自己的官痞，而且谭家的势力和背景在那里，自己不管说什么，做什么，都会被认为是因为被谭骥炎当场免职了，怀恨在心的想要报复，所以没有人会理自己的。

“谭副市长，我交代，我全都交代，只要你手下留情。”张霖沉默了足足十多分钟之后，再次的开口，急切的走上前来，他害怕了。

他以为谭骥炎不过是个年轻人，二十八岁的市长而已，靠着谭家的地位上来的，所以张霖才会听从了幕后人的指示，才会想要欺生，却让自己到了这样进退两难的境地，如今张霖也顾不得什么了，他更愿意交待一切，和谭骥炎站在统一战线上才是明智的选择。

“你不用交待什么，我也不想听你交待什么，出去。”再次的低头审阅着文件，谭骥炎按了一下电话上的通话键，让门外的于靖直接的将张霖给带出去。

直到门被关上了，张霖才恍然大悟的明白一个道理，原来一开始自己就选错了位置，谭骥炎这样的人，根本不屑自己的交待，他或许早就知道是谁在背后捣鬼，一步错，满盘皆输！

这样的谭骥炎好冷，那眼神凌厉如刀，那薄唇的笑阴霾狠绝，比不笑时更加的让人害怕，站在休息室的门后，被吵醒时，童瞳一手还落在门把手上，还没有来得及开门出来就被谭骥炎那冰冷阴霾的一面给震慑到。

059章 偶然腹黑

透过门缝，童瞳有些茫然的看着办公桌后低着头处理文件的谭骥炎，依旧是黑色的笔挺西装，低着头，所以看不到

他的脸，可是刚刚质问张霖时那威严冷骇的气势并没有消失，童瞳依旧能感觉到那股强大的压迫感觉，她一直以为谭骥炎只是沉默内敛，可是刚刚她却看见了冷酷无情的一面。。

休息室在办公室的侧面，所以童瞳将门拉开一条缝时，普通人一般都不会发觉，可是谭骥炎当年也是从军区走出来的人，感觉敏锐许多，此刻察觉到童瞳看过来的眼神，谭骥炎眉宇皱了一下，握着钢笔的手指用力的收紧着。

“醒了？”脸色已然恢复了常色，谭骥炎沉声的开口，新闻发布会结束之后，回办公室里，谭骥炎就直接打开了休息室的门，只是没有进去，童瞳倚在沙发上睡着了。

暖气开的足，她身上盖着薄毯子，所以谭骥炎也就没有在意她没有去床上睡，轻声的关上门处理工作，而张霖刚好就过来了就有了接下来的一幕。

童瞳正陷在思索里，猛然的听到谭骥炎的声音，惊吓的回过神来，然后这才想起自己竟然在沙发上睡着了，窘迫之下，声音尴尬极了，抓了抓头，这才推开房门走了出来，轻声的嗯了一下。

谭骥炎知道自己刚刚面对张霖时冷酷绝情的一面，甚至可以说是狠绝阴沉，可是谭骥炎并不想让童瞳也见到自己这样黑暗的一面，甚至还因此害怕。

放下手里的笔和文件，谭骥炎起身回头看了过去，脸色一暗，视线里童瞳果真被吓到了，低着头，挪移着步子，似乎很不愿意和自己对话。

童瞳在沙发上歪着睡着的时候还没有察觉，这会刚迈开步子就感觉到腿麻了，如同千万只蚂蚁在啃咬，再加上刚刚自己竟然就那么呆呆的偷听了谭骥炎和下属的谈话，童瞳实在有些尴尬。

她真的不是有意偷听的，实在是突然看到谭骥炎那冷酷绝情的一面，所以有些愣，也就忘记了要关上休息室的门。

或许是因为五年的关系，谭骥炎知道童瞳一直是安分守己，甚至过于安静的人，所以过去的五年几乎很少有接触，而且政务太忙，谭骥炎也没有时间放在童瞳身上，只是将她当成责任照顾着。

而这一次是因为知道她突然参加了蓝海豚的面试，谭骥炎这才主动去见了童瞳一面，距离上一次见面已经有一年多了，再见面是谭骥炎在电视台的娱乐节目上看见闪烁着璀璨光芒的童瞳，到如今，谭骥炎还记得童瞳在聚光灯下的清新可人的一面，在观众热烈的掌声里，如同被惊吓的小女孩，笑的腼腆而喜悦。

谭骥炎一直没有开口，童瞳心里更是扑通扑通的乱跳着，有些懊恼自己竟然没有第一时间关上门，自己竟然会偷听！之前因为职业的关系，童瞳知道偷听有多么的严重，虽然说她并没有听到什么机密，可是一想到谭骥炎会因此嫌恶自己，童瞳咬了咬唇。

太过于安静的氛围之下，有种锋芒在背的紧张，童瞳忍不住的微微的偏过头，眼神上挑的偷偷看了一眼谭骥炎。赫然是一张冷酷的峻脸，眉宇皱着，童瞳倏地一下将偷看的目光收了回来，头耷拉的更低了，谭骥炎果真生气了！

虽然谭骥炎有一张冰冷冷的脸，可是大都数时候，童瞳知道他只是天生的冷漠而已，可是此刻，谭骥炎紧绷着刚毅的脸部线条，薄唇紧抿着，一看就知道在生气。

“对不起，我不是有意要偷听的。”伸头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童瞳动了动麻的难受的右脚，低声的道歉着，自己怎么会犯偷听这样低级却严重的错误，童瞳实在很想骂自己一声猪脑袋。

谭骥炎眼神怔了一下，幽深的凤眸紧盯着一副犯了错，低着头，努力的似乎要将自己给缩成透明状的童瞳，余光瞄了一下休息室半开的门，嘴角忍不住的勾了一下，有种无奈而挫败的感觉，她的思维似乎总是很跳跃，让谭骥炎根本无法推测童瞳这小脑袋瓜子里究竟在想些什么。

“没有关系，不是什么要紧的事。”谭骥炎沉声的回答，富有磁性的低沉嗓音里带着隐隐的笑意。

办公室里的那紧绷压抑的氛围似乎在瞬间就被融化了，所以谭骥炎的脸上此刻表情很是轻松，隐约可以瞥见他眼底深处的宠溺之情，甚至还带着一丝的奸猾，似乎欺压童瞳已经成了这劳累工作的调剂。

060章 他的温柔

童瞳有时候虽然呆了一点，可是她却是无比敏锐的，此刻听着谭骥炎那由阴转晴的声音，错愕的抬起头，不解的瞅着莫名其妙心情很好的谭骥炎，他不怪自己偷听了？

“还有些事需要处理，等我下班。”谭骥炎犹豫了一下，终于还是伸过手在童瞳的头上揉了揉，光滑的发丝在指尖滑过，谭骥炎摇摇头转身走回办公桌，有些无奈，她这样，怎么能在娱乐圈这样的大染缸里安全的生存。

实在没有弄清目前是什么状况，不过谭骥炎没有生气，童瞳心情也在瞬间恢复过来，樱红的嘴角无意识的扬起明亮的笑，这一迈开脚步，右腿的麻木感觉激烈的传了过来，让童瞳忍不住的嘶了一声，快速的将要迈开的步子停了下来。

“腿麻了？”谭骥炎听到身后不对劲的声音回过头来，看了一眼难受的蹙着眉的童瞳，再看着她悬空的右脚，便立刻知道她之前就这么靠在沙发上睡让腿麻了。

“嗯。”惨兮兮的点了点头，童瞳不动还好，一动，那右腿就就钻心的难受，针扎似地。

“下次去床上睡，不要偷懒窝沙发上。”谭骥炎看着孩子气十足的童瞳，大手伸了过来，扶着童瞳走到了一旁的沙发上，“坐下。”

这边童瞳习惯听令的刚坐下，谭骥炎却突然单膝跪了下来，让童瞳错愕的瞪大一双眼，可是谭骥炎却似乎没有感觉到这样有什么不妥，直接的抬起童瞳的腿，脱了她的鞋子，将她的脚放在了自己的腿上，大手从童瞳的小腿肚开始揉压着，一直到她的脚底，活络着血脉减缓麻木。

“我自己来……就行了……谭骥炎……你……你忙吧……”呆滞之后，小脸爆红的充血，童瞳结巴着开口，手忙脚乱的想要推

开单膝跪在面前的谭骥炎，却又不敢，两只小爪子僵硬在半空里，窘迫的不知道如何是好。

“就这样按，不要怕难受，血液畅通了就好了。”谭骥炎抬头看着红扑扑着小脸，眼神慌张的闪烁，就是不敢看自己一眼的童瞳，真是个孩子。

终于，谭骥炎回去继续处理公事，童瞳松了一口气，按压着自己还有些麻的腿和脚，之前谭骥炎的大手在腿上揉压的触感却依旧显得那么真实，让童瞳的连你再一次的火烧火燎的红了起来。

所以在半个小时之后，当谭骥炎合上文件时，一眼看过去，沙发上的童瞳已经穿好了鞋子，低着头不知道在想什么，黑色的头发整齐的扎了个马尾辫，露出一双小巧的耳朵。

童瞳的耳朵很小，此刻却充着血红通通的，似乎每一根脉络都显得清晰无比，让谭骥炎忍不住的想要笑，怎么过了这么长时间，她还红着脸红着耳朵，真的像是个害羞的孩子。

此刻已经是下班时间，于靖这边也差不多将手头的工作结束了，不过这一次的春运还有不少的事情需要处理，所以他准备晚上和谭骥炎加班讨论接下来的工作部署。

061章 首次牵手

出了谭骥炎的办公室，童瞳才想起家里冰箱里早就空空的了，这几天因为忙着试镜的准备，一天三餐也都是和方便面为伍的，抬头看了一眼走在前面的谭骥炎，那冷傲峻挺的身影让童瞳有一瞬间的恍惚，其实这两天自己也是刻意那样忙碌，似乎如此就不会想起之前在京都会所不欢而散的一幕。

“怎么了？”谭骥炎回头看向欲言又止的童瞳，她太过于安静，有话也不会主动说，让谭骥炎有时候都感觉是不是自己太过于可怕，所以童瞳在自己面前总是有些怯弱。

想到她今天打给沐放那通电话，软腻撒娇的一面让谭骥炎此刻想起来依旧有些的不悦，如同自己真心对待的孩子可是却和一个外人亲近，有种吃醋的感觉，可是转念一想却又感觉很是幼稚。

“家里没有菜。”除了知道谭骥炎不吃虾之外，童瞳对谭骥炎并不了解，她不知道他有什么喜好，或许这个身体原来的主人知道，可是童瞳虽然很努力很科幻的想要看看能不能从这个身体的大脑记忆中枢寻找到什么线索，可是除了属于自己的记忆之外，半点收获都没有，让童瞳有些的泄气。

“先去一趟超市吧。”谭骥炎看着盯着自己茫然失神，不知道想什么的童瞳，峻脸上忍不住的露出无奈的神色，有时候这孩子还真是有点呆，让谭骥炎总是忍不住担心她在演艺圈这个鱼龙混杂的黑暗地方真的能安全走下去吗?

可是想起之前童瞳看剧本时的专注神情，让谭骥炎又舍不得阻止，难得她有喜欢的事情，如果真的到了必要的时候，谭骥炎也不介意利用谭家的势力给童瞳保驾护航。

出了电梯，李成在已经尽职的打开了后座的车门，于靖自觉的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手里还拿着文件，抬起目光瞄了一眼后车镜，看着走过来的童瞳和谭骥炎，随后又低头看着文件。

之前自己派人监视着童瞳是担心她会对骥炎不利，其实于靖也知道自己是多心了，谭骥炎其实根本不需要自己多担心，所以他和童瞳走的近，或者疏远，于靖都会坦然接受，这毕竟是私事，自己也不方便干预。

坐在后座上，童瞳盯着自己的手指头，很想开口问谭骥炎他到底喜欢什么菜，等去超市的时候自己正好买，可是话到了嘴边却又吞了下去，耷拉着小脑袋，很是气恼自己什么时候变的这么唯唯诺诺了。

反正要去超市买菜，多么好的一个借口，就算问了，谭骥炎也不会感觉突兀，童瞳咬了咬唇，鼓足着勇气，刚抬头想要大胆的问出口，可是对上谭骥炎那正凝望着自己的深邃黑眸，咻的一下，勇气消失的无影无踪，泄气的又耷拉下头来，只想找面墙把自己给撞死。

“想问什么？”谭骥炎低沉的嗓音里隐忍着笑，真的有些无奈童瞳那欲言又止的可爱表情，明明从出办公室开始，她似乎就想要问自己什么，可是一直到车上了，居然还是没有问出口，那不时瞄过一眼的神情，低着头绞着手指头，谭骥炎都怀疑如果自己不主动开口，估计一晚上她都不会主动发问。

谭骥炎是贴着童瞳坐的，所以他一开口，那磁性的嗓音似乎就在耳边响起来，童瞳猛的绷直了身体，小脸却无意识的红了起来，让童瞳几乎要骂脏话，自己***到底在害羞什么!

“那个谭骥炎你喜欢吃什么菜？”终于问出口了，童瞳抬头看了一眼谭骥炎之后，眼神就紧张的自处漂移着，将谭骥炎直接当成了洪水猛兽，就是不再看他一眼。

谭骥炎这会倒是愣了一下，小时候就在军队里长大，谭老爷子关注的是谭骥炎的训练，是他的成绩，至于饮食都是保姆按照食谱安排的营养餐，后来长大了，就在军队里吃大锅饭，到后来从政之后，应酬多，菜色也都是极其的考究，除了对虾子过敏之外，谭骥炎还真的从没有想过自己到底喜欢吃什么菜。

以前没有人问，谭骥炎自己根本就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可是看着有些紧张，目光左右忽闪的童瞳，想着她一路上犹豫就是因为想知道自己喜欢吃什么菜，谭骥炎忽然感觉从胸口开始，有一阵温暖的热流顺着血脉一点一点的流淌到了全身。

“我不挑食，口感偏重一点，微辣的菜都可以。”谭骥炎声音压的有些低，目光温柔的看着点着头用心记下的童瞳，大手伸了过去，温暖的掌心包裹住童瞳那一直因为紧张和不安而绞在一起的小手，这个孩子是真的关心自己。

轰的一下，只感觉有什么在脑海里炸裂开，将童瞳给炸的七晕八素，呆愣愣的看着谭骥炎，太过于震惊之下，红唇微张着，被谭骥炎这样突然握手的亲密举动给彻底震傻了。

而童瞳那呆呆傻傻红了小脸的模样再次取悦了谭骥炎，让他总是严峻肃穆的脸上多了一份柔软，深沉不见底的黑眸

深处更是笑意凝结着，温暖的掌心就这么包裹着童瞳的手，大拇指轻轻的摩挲着童瞳光滑的手指，一下一下，温情而亲密。

062章 超市走散

十多分钟后。。超市外。

李成眼明手快的将车子停在刚刚空出的停车位上，年底了，买年货的人太多，远远的看去，超市门口都是人人挤人，黑压压的一片。

“李成陪小瞳过去一趟。”谭骥炎第一次感觉自己副市长的身份太过于特殊，所以他根本没有办法陪着童瞳下车去超市买菜。

“不用，我自己过去就行了。”童瞳连忙的摇头，小脸从谭骥炎握着她的手开始就一直这样红扑扑着，粉嫩的如同可口的苹果一般，让人忍不住的想要伸手掐几下。

“让李成陪你过去，人太多了。”谭骥炎再次的开口，深沉的凤眸里眼神不容拒绝的看着童瞳，这么多人太挤了不说，而且谭骥炎也不放心童瞳，不管是柳家还是程天南。

“哦，好。”能感觉到谭骥炎言语里的关心，童瞳不再拒绝，看着谭骥炎终于松开了手好让自己下车，一瞬间，微微有些的失落。

下了车，李成护在童瞳身边，超市这边人真的太多了，几乎都是挤着身体才能进去，声音嘈杂，童瞳微微有些不习惯，只感觉耳朵隐隐的有些痛，步伐于是加快了一些。

汽车后座上，谭骥炎透过车窗看着消失在人群里的童瞳，刚刚握住童瞳的大手慢慢的收紧，这两年虽然爷爷没有催，不过意思已经到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如果是童瞳的话?

谭骥炎冷沉的脸上表情不由的莞尔，她真像是个长不大的孩子，可是瞬间谭骥炎却又皱起了眉宇，想到童瞳如今的身份，不管是军界的谭家，还是政界的谭家，都不可能接受一个艺人的身份。

可是谭骥炎却又不想要勉强童瞳放弃这份工作，五年多来，童瞳太过于安静，大学毕业之后甚至都没有找工作，如今，如果演戏是童瞳的兴趣，谭骥炎不想剥夺她的喜好，不过如今想这些事情还早了一点，谭骥炎收回思绪，开始和副驾驶的于靖商讨工作。

超市三楼就是蔬菜专柜，不少蔬菜都切好了装在塑料餐盒里，甚至连肉和姜葱都配好了，买回去直接洗洗就可以下锅，也有不少的熟食，不过都冷掉了，童瞳不太想要，选了些蔬菜之后，挑了一条鲜活乱跳的鲤鱼，算是今晚唯一的荤菜，再不行炒个肉丝鸡蛋也不错。

超市人太多，大妈大婶的更是推着推车，拎着购物篮在柜台前挑着选着，三下两下，原本一直护在童瞳身边的李成愣是被人流挤开了，其实这也不能怪李成，他是个合格而且优秀的保镖，跟在谭骥炎身边这几年，从来没有让谭骥炎有任何的危险，可是李成也是第一次遇到这么多人，而且还都是女人，挤着挤着，李成就这么可怜的被挤走了。

童小姐去哪了？李成踮起脚快速的张望着，原本总是憨厚的脸此刻有些的红，也不知道是人太多，超市暖气开的足热出来的，还是因为看不到童瞳急的。

这会李成也顾不得四周都是女性，占据着身高的优势用力的挤进了人群，可是十多分钟后，将这边的柜台找了一遍，却依旧没有看见童瞳的身影，其间还被两个大妈狠狠的瞪了几眼，骂了几句。

拨着童瞳的电话，可是这样的嘈杂声里，不时还有超市的喇叭声音，根本不可能听到手机响，找不到童瞳，李成脸色变得异常的难堪，自己的失职让李成快速的拨了谭骥炎的手机，声音吼的有些大，有些急，可是手机另一头的谭骥炎勉强才听清楚，知道童瞳和李成走散了。

谭骥炎远远的看着超市门口人山人海的拥挤，心头担心走散的童瞳，尤其是想到如今柳家和程天南似乎都盯上了她，严峻的脸上表情肃杀的冰冷下来，有些不悦李成的失职。

“只是人太多挤散了，让李成在超市收银那边等着就行。”副驾驶位上于靖回头看向谭骥炎开口，深思的将谭骥炎担心的脸色收进眼底，跟在谭骥炎身边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可是于靖这的确是第一次看到谭骥炎抛去了内敛冷静，而流露出焦急担心的一面。

是啊，只是被挤散了，柳家和程天南都不知道童瞳会在超市里，是自己想多了，可是一想到童瞳偶然有些呆呆的模样，说是二十二岁大学毕业，可是在谭骥炎看来，童瞳却如同孩子一样的单纯，不由的又担心起来。

“我去找找。”谭骥炎说话的同时却已经打开了车门下车了，身高腿长之下，还不等于靖开口阻止，谭骥炎已经大步的向着超市这边走了过去。

人太多，而且来买年货的基本都是大叔大妈，大爷大婶的，所以人挨着人的拥挤之下，倒也没有人注意到身边这个黑色风衣，身材挺拔的男人就是北京市副市长。

063章 急切找人

童瞳站在超市三楼最角落的盆栽花卉区，超市里都是货架，人又多，所以李成这才没有看见童瞳，而此刻，童瞳有些愣愣的看着眼前的一小盆人参榕的绿色盆栽，真正吸引童瞳的不仅仅是这造型奇特的人参榕，而是种着人参榕的花盆。

精致的陶艺下，花盆是木桩的造型，中间挖空了填埋着土中了一株人参榕，而连接木桩的一方小小的假山，上面竟

然还有绿色的苔藓，木质的小水车在电池的作用下转动着，将水流一路节节的抽上来，而装水的小竹筒盛满水车抽上来的水之后，立刻倾斜，清澈的水流哗啦一声如同小瀑布一般飞泻下来，然后又被水车循环的抽上来。

童瞳呆呆的站在角落里，却也被不时选盆栽的人挤着，脚被踩了好几下，来卖花的都是年轻的女孩居多，穿着高跟的靴子，被尖尖的鞋跟踩一下，痛的厉害，可是童瞳却如同没有痛觉一般，就这么，茫然着一双眼看着眼前的盆栽。

记忆里，那一晚，童瞳十六岁出道，第一次杀人，上头下的命令是那幢房子里的所有人都格杀，黑色的夜晚，童瞳完全的隐匿在了黑暗之中，消音器的作用之下，枪声闷沉，一个卧室一个卧室，那握着枪的手没有抖动一下，直到最后一间孩子的卧房，十二三岁的小女孩躺在床上睡的安眠，那一刻，童瞳犹豫了，手里的枪如同千万斤重一般。

接到任务时，童瞳没有任何的犹豫，任务目标：这幢屋子里的所有人，任务内容：灭口、格杀屋子里所有人，抹除一切痕迹。

小女孩睡的沉，翻了个身，露出稚嫩的甜美的睡容，童瞳扣动了扳机，子弹高速的从枪膛里射了出去，闷闷的声音，一枪射中眉心，甚至没有流出多少血。

童瞳回到训练基地的时候正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候，任务很成功，她的身上甚至没有沾到一滴血，可是童瞳却没有办法挪动一步。

“小七。”温和的嗓音儒雅的在童瞳背后响起，纤瘦的肩膀被一只强劲的手臂揽过，然后，站在冰天雪地的童瞳浑身僵硬的被搂进温暖的怀抱里。

“上校。”童瞳茫然的转过头，目光空洞而麻木的看向身后笑的温柔的男人，呆呆的开口，“为什么？那只是个孩子。”

十多年的训练里，童瞳第一次发问，茫然失措，如同迷失了方向的孩子。

“十三岁的孩子可以开枪射击，可以给敌人传递消息，可以在训练之后成为和他父母一样的恐怖分子，小七，你没有错，你只是去执行任务而已，永远不要怀疑任务的正确性，我们只是兵器，需要的只是完成任务。”

“可是如果任务错了呢？”童瞳闭着眼，脑海里却异常清晰的浮现出那一张熟睡的面容，可是那眉心中间却射进了一颗子弹，自己亲手射进去的子弹。

“小七，我们是这个国家，这个机构最为锋利的利刃，我们只是兵器，你明白吗？兵器是没有感情，没有对错之分的，我们需要的只是完成我们的任务和使命。”男人低头，轻柔的吻落在了童瞳的光洁的额头上。小七只是个孩子，一个从四岁就被送到基地，经过十二年残酷训练走出来的孩子，她也许有着一流的身手，有着精准的枪法，可是在很多方面，男人明白小七还是个孩子，一个没有名字，只有代号七的孩子。

“小七，我们去个地方。”男人抬起手，古铜色的肌肤，修长的手指强劲有力，灵巧的将童瞳身上黑色的上衣脱下，然后握着她的手向着基地外走了过去。

等到汽车开出了基地，到达街市时正是早上七点钟，去的是市场，人很多，很噪杂，一张张鲜活的面孔在童瞳面前走过，她守护的是这些普通人的平静而安定的生活，坐在汽车里，童瞳渐渐的明白过来，心也安静下来。

“刚刚从花鸟市场经过，看到这盆栽，小七送给你。”男人打开车门坐上车，将手里的早点放在一旁，然后将左手的人参榕盆栽递给了童瞳，那花盆的造型和眼前这个一模一样，时隔多年，再次看见。

然后那一天，上校带着自己走了一天，去了幼稚园，去了大学城，去了商场，去了车站，等回到基地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早上，火红的太阳从天边升起，新的一天开始，童瞳静静的看着日出，心头的负担彻底被放下，她代号七，只是这个国家的兵器，如此而已。

于靖跟在谭骥炎身后看了一眼人头攒动的超市，侧目看着身边谭骥炎皱着眉宇，目光急切的在人群里搜寻童瞳的身影，这么大的超市，楼上楼下，估计都有上千人，货架陈列，就这么找一个人也差不多等于是大海捞针了。

“对不起，谭先生！”李成守在收银台这边看到谭骥炎和于靖之后，立刻匆匆的跑了过来，有些的喘，站直了身体承接着谭骥炎有些冷然的目光，是自己将童小姐给弄丢了。

“在几楼走散的？”谭骥炎明白顾不得李成，这么多人，一不留神就会走散，更何况童瞳也不是小孩子了，可是明知道如此，就算在超市里走散了也不会有什么危险，可是谭骥炎却怎么都不放心，询问到答案之后，让李成守在这边，自己直接迈开步子要去三楼找人。

“骥炎，我去让超市广播一下就可以了。”于靖拉住急切的谭骥炎，这么多人，打手机肯定是听不见，最快的办法就是让超市用广播寻一下人。

随着超市的工作人员向着办公室走过去，于靖不由的回头看了一眼谭骥炎的方向，他和李成这会站在了角落里，利用绿色的大盆栽遮挡住了伟岸的身影，而李成侧身站着，北方人的魁梧身材让他将谭骥炎完全的遮挡住，这样就不会让人发现站在后面的人正是北京市的副市长，因为童瞳，骥炎失去了往日的冷静和思考，这究竟是好还是不好？

064章 妻子人选

当听到广播里叫出自己的名字时，童瞳这才回过神来，拎着购物篮立刻向着出口的方向快速的挤了过去，出了电梯走了没有几步，李成的身影立刻就出现在了眼前，而即使被他挡着，童瞳还是一眼看出李成身后的人正是谭骥炎。。

自己怎么就看盆栽看到忘记自己还在买菜，谭骥炎他们还在等着自己呢？童瞳一心急，就忘记了手里的购物篮里的菜还没有付钱，直接就冲了过去，超市防偷的警报声立刻尖锐的响了起来，几乎同时，所有人都向着童瞳看了过来，两个超市的保安也迅速的跑了过来。

轰的一下，小脸爆红，童瞳呆愣的站在原地，窘迫无比的看了一眼谭骥炎方向，随后转身向着收银台走了过去，年前超市人太多，收银台前都排起了长龙，童瞳走到队伍最后站着，不时身边有人将好奇的目光看了过来，倒也不会真的将童瞳当小偷，警报器是防偷的，绝对不会有人像童瞳这样拎着购物篮直接就冲出去，那不是小偷是强盗了。

童瞳只感觉自己这辈子都没有这么丢人过，尤其是在谭骥炎面前，人太多，童瞳并不太高，所以即使踮着脚也不看到谭骥炎这边，所以最后只能耷拉着头，排队准备付钱，等到童瞳出了超市，已经十多分钟之后了。

“对不起！”童瞳低着头，有些挫败自己在谭骥炎面前总是状况不断。

“上车。”谭骥炎看着一脸做错事模样的童瞳，脸上没有一开始的温和，刚刚接到李成电话，谭骥炎是真的着急担心了，如果不是于靖提醒用广播，自己就直接去三楼找人了，失去了往日的冷静和思考，让谭骥炎正色的打量着坐上车的童瞳，什么时候起，自己竟然会因为童瞳而失去了理智?

“对不起！”随着汽车的发动，童瞳偷偷的瞄了一眼脸色有些严肃的谭骥炎，再次低头道歉着，心里有些的难过，头都要低到地上了。

刚刚她去超市的时候还是满脸璀璨的神情，那一双并不大的眼睛里熠熠的闪烁着光芒，而此刻，谭骥炎看着有气无力的童瞳，却也明白是自己让她忽喜忽忧，谭骥炎并不是孩子了，即使是小时候他也是少年老成，聪慧冷静，可是此刻，知道自己在童瞳心里是如此的重要，甚至左右着她的情绪，这样的认知和感觉让谭骥炎心里有种满满的充实感觉。

“不用道歉，你没有做错什么。”谭骥炎低沉的语调柔软下来，大手再次的握住了童瞳攥紧成小拳头的手，如果真的要选一个妻子，那么就童瞳吧，至于她如今的工作，以后再说了。

身体猛然的僵硬，童瞳错愕的抬起头，目光不解的看着和颜悦色的谭骥炎，实在有些弄不懂状况，握紧的手也无意识的松开，而几乎在同时，谭骥炎的手指如同找到了机会一把，立刻扣紧了童瞳的手，五指相扣，是最亲密的牵手方式。

童瞳被牵着手，只感觉手上的神经末梢在这样亲密的举动里疯长着，满脑子都是手上的触感，清晰的能感觉到谭骥炎那强劲有力的手指，温暖的掌心，分明的骨节，一时之间，全身的热量似乎都集中到了手上，即使是寒冬腊月，掌心里一下子都是汗。

谭骥炎没有童瞳的紧张，所以也就敏锐的感觉到童瞳那汗津津的手，看着她从一开始的错愕不解，然后又低着头不敢看自己，可是那小手却没有从自己掌心里抽走，当然，谭骥炎也不会给她抽走的机会，可是看着童瞳一害羞连耳朵都红起来的样子，谭骥炎心情愉悦起来。

在这样的年代，一夜情都泛滥成灾，牵个手就害羞成这样，谭骥炎摇摇头，不过却很是喜欢童瞳这样简单纯朴的感情，或许在骨子里，谭骥炎也有些大男子主义，他并不在乎如今有些女孩的大胆开放，可是谭骥炎自己是绝对不会选择那样的伴侣。

065章 温馨晚餐

汽车开进了谭骥炎所居住的西湖园，童瞳那幢小区在北京也是极好的，虽然年代有些久远，可是和眼前的西湖园比起来却根本不是同一个档次的地方。 。

下了车，于靖想回自己那边，李成提着菜走在前面，夜色之下，谭骥炎并没有松开手，而是依旧牵着童透过的手向着屋子走了过去。

厨房里，虽然李成也算是会厨艺，可是他的水平仅限于将菜开水煮熟，然后撒上盐，能吃就行，而谭骥炎自然是十指不沾阳春水，在军队野战训练的时候，谭骥炎倒也烧过吃的，那更简单，连盐都没有，烧熟了就吃，味道还不如压缩饼干。

脸上的温度终于降了下去，谭骥炎的这幢房子很大，厨房和客厅隔着远，童瞳翻炒着锅里的菜，忽然有种安心的幸福感觉，热气从锅子里漫上来，伴随着菜香，久远的记忆已经很模糊。

那个时候，童瞳记得妈妈就是在厨房里炒菜，而爸爸必定会跟在一旁打下手，小小的厨房，温暖而幸福着盛载着她一家三口的幸福。

可是那残留的幸福记忆却是那么的短暂，随着妈妈的离开，童瞳被送走了，到如今，多少年了，她已经习惯了一个人，习惯了除了训练就待在公寓里，甚至这么多年来，除了那一次随扈的任务，那么近的见到爸爸之后，她再也没有机会见到他一面。

童瞳并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她只是代号七，只是这个国家的兵器而已，可是此刻，童瞳忽然有种渴望，留住这样温馨生活的渴望，不再是一个人，不再是清冷的公寓，不再是那些血腥的杀戮，即使是因为正义。

“菜要焦了。”谭霁炎冲了一个澡，原本笔挺的西装脱下了，屋子里暖气很足，所以只穿了一件浅灰色的毛衣，一条黑色的长裤，简单的装束让他看起来显得更加的年轻而英俊。

头发还有些湿，一滴水珠顺着发梢落下来，滑过峻挺刚毅的脸庞，然后被他随手擦去，明明只是一个简单的动作，可是却显得异常的魅惑。

“菜要焦了。”再次重申的开口，谭骥炎无奈的倾过身，手指敲了敲童瞳的头，她刚刚是看着锅里的菜失神，现在是看着自己发呆，根本就忘记了菜再不翻炒就真的焦糊了。

“啊，我的菜！”低呼一声，童瞳猛然的拉回思绪，将目光从谭骥炎那一张峻脸上收回，快速的拿锅铲将菜肴翻动着，自己竟然盯着谭骥炎盯到失神！

摇摇头，谭骥炎已经习惯了童瞳这隔三岔五的状况，就这么随意的靠在一旁的流理台上看着童瞳炒菜，她动作很是熟练，不过似乎因为自己在这里，总带着几分的拘束，那目光不时的偷瞄一下自己，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小偷在给同伙把风。

可是谭骥炎却感觉心头一阵柔软，如果说五年前那亲密的一次，只是因为意外，她因为高考失利喝多了，自己被下了狠药，神智有些不清楚，就那么荒唐的发生了关系。

那么五年之后，此刻，谭骥炎除了一份责任之外，比起其他女孩，谭骥炎是真的很喜欢童瞳的安静，甚至包括她偶然之间会那么出点意外的状况。

几乎是同手同脚的做着事，童瞳有些懊恼谭骥炎为什么要待在厨房里，油烟太大，而且他头发上还滴着水，也不知道拿吹风机吹干，童瞳自己其实都不在意这些细节，以前在基地训练的时候，大冬天一样被教官给踢进冰冷的湖里练习水下逃生，可是看着谭骥炎，童瞳却担心他会因此感冒生病。

糖醋鱼烧起来有些麻烦，等油烧热之后，将鱼放到热油里炸的酥黄，然后捞出来，在锅里炒上葱姜，然后调好番茄浓汁，倒上醋，将炸好的鲤鱼放进去，入了味，然后就可以出锅了。

平日里做起来，鱼都是事先沥干了水，这样下油锅就没有水珠，可是晚上时间紧，童瞳将鱼洗干净之后，就直接放进滚热的油锅里，水珠遇到热油，立刻飞溅的炸了起来，童瞳虽然跳的快，可是还是有几滴油溅到了手背上，带来灼热的疼痛。

“下次不要烧这么麻烦的菜。”谭骥炎皱着好看的眉头，起身从一旁的餐桌上抽过纸巾，看了看童瞳的手，然后拿过纸巾轻轻的擦拭过，有些心疼。

下次？童瞳愣了一下，忽然笑了起来，其实就烫到的时候有一点疼而已，不过此刻，却心头如同吃了蜜一般，“不麻烦，只是时间紧，水没有沥干，不过这是糖醋味的，你喜欢吗？”

童瞳现在知道谭骥炎也和大都数男人一样喜欢口味偏重的菜，虽然不嗜辣，不过这样酸酸甜甜的菜，她真的不知道谭骥炎会不会喜欢，因为时间太短，如果做其他荤菜，至少都得半个小时以上，童瞳也不太喜欢买外面的熟食，所以就挑了容易熟的糖醋鲤鱼。

鱼装到碟子里，金黄色的色泽，淡淡的红色浓稠汁，酸甜的气味直接的蹿进了鼻子里，说实话，谭骥炎并不喜欢这样的口味，可是看着童瞳那小心翼翼询问的模样，忽然，谭骥炎感觉自己的口味并不重要，所以点了点头。

“嗯，我来端到桌子上。”谭骥炎接过童瞳手里的碟子，随着他的肯定回答，果真见到童瞳那原本还有些不安的小脸上笑容明亮，耀眼的如同这冬天的阳光，让谭骥炎心头也有种暖融融的感觉。

如果说必须要结婚，必须要和一个陌生的女人组成一个家庭，他更希望这个人是童瞳，这个总是将自己放在心头，无时无刻都在乎自己感受的孩子，同样的，他也会给予她应得的一切，虽然对于感情，谭骥炎并不认为自己知道多少。

他太过于理智，太过于沉闷，个性严谨而严肃，从小的军事化教育和训练，如今的整治道路，谭骥炎知道自己不会是一个浪漫的男人，可是他会做一个合格的丈夫，会照顾童瞳一辈子。

066章 意外发现

于靖过来时，一个鱼香肉丝，一个炒芹菜，一碗冬笋蒸蛋，再加上一条糖醋鲤鱼，然后是紫菜肉圆子汤都已经上桌了，于靖在某些方面和谭骥炎一一样，一忙起来都只能吃外卖。。

即使去外面应酬，菜色精致，可都是酒店里的菜，怎么吃都感觉缺点什么，所以他们也都是为了填饱肚子而吃饭，似乎已经不记得多久没有看到这样朴素的家常菜，素白的瓷碟，满满一碟子菜，没有任何多余的花哨，可是看起来却让人食欲大增。

如果说骥炎真的要选择童瞳，于靖夹了一筷子鲜嫩的鱼肉，味道很好，总是沉闷的脸上有了肯定，或许也是个不错的选择，童瞳虽然不优秀，可是骥炎并不需要多么优秀的贤内助，只需要一个可以照顾骥炎生活的人，童瞳很合适，五年来，她安分守己，从没有因为霁炎的身份而有任何举动，即使偶然有点的状况，不过于靖看得出，谭骥炎并没有因此生气，反而会担心，或许这就是人和人之间的缘分吧。

看着谭骥炎吃了不少糖醋鲤鱼，童瞳再次笑了起来，全身都是暖融融的，似乎每个细胞都被一种名为幸福的东西熨帖着。

如今她不再是小七了，她只是童瞳，一个孤儿院出生，和谭骥炎上下级关系五年的普通人，那是不是意味着她可以放下那些属于小七的一切，只当一个普通的人，过着普通的生活，不需要让自己变强，不需要让自己成为任何人的包袱。

吃过饭，童瞳是准备洗碗的，不过李成主动包揽下这油腻腻的活，谭骥炎和于靖去了书房，七点半，冬天的北京已经完全黑了，屋子里开着暖气，所以感觉不到冷，站在二楼阳台，透过窗户，童瞳看着外面，即使无所事事，却没有以前一个人在公寓的冷清。

那个人是？虽然只是一个背影一闪而过，可是童瞳的势力很好，更重要的是当年的训练早已经深深的烙印进了她的灵魂里，所以即使只是一个一闪而过的身影，在这样的黑暗里，童瞳还是感觉到熟悉。

本能的驱使之下，童瞳连外面的大衣都忘记拿就匆匆下楼然后出门，西湖园小区很大，安检更是严格，每一幢屋子都是独立的，前后院，围墙，遍地种植的常绿乔木，高耸入云、遮天蔽日，让整个西湖园小区不但显得安静，而且隐秘。

刚刚如果不是站在二楼的窗户边，视线非常的巧合，刚好透过树木的缝隙之间瞥见了一个肥胖的身影，让童瞳想到了柳康，也就这么快速的跟了过去。

西湖园居住的都是政要，所以其他人以为这只是一幢安保非常严格的高级小区，可是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童瞳立刻明白过来，这小区的设计非常的完美，让每一幢房子都巧妙的隐匿起来，除非是刻意的，否则进出屋子的人根本不会被其他人看见，有着极好的保密性和**。

隐匿在了粗壮的树木后面，童瞳来的还是太迟了，西湖园后门大院外黑色的汽车快速的开了出去，童瞳只来得及看到汽车驾驶位车窗没有来得及升上，一个男人的侧面一闪而过然后消失。

而随着送人走的柳康的转身，让童瞳犹豫了瞬间，身体没有避开而是上前一步，看向了车牌号，不管有用没用，或许这能帮到关曜。

“你怎么会在这里？”柳康脸色一沉，肥胖的身体快速的向着童瞳走了过来，黑暗之中，脸色阴霾的有些骇人，一双眼闪烁着凶狠而毒辣的寒光。

童瞳没有开口回答，快速的将刚刚的车牌号发给了关曜，而柳康此刻也到了童瞳面前，看到他手里的手机，立刻明白过来，直接的伸过手要抢夺，冷言怒斥，“说，你看到什么了？发信息给什么人？”

看到柳康怒极的脸色，童瞳反而安心了，刚刚走的那个男人只怕身份很特殊，否则柳康不会亲自送他出去，而且不会这样阴狠着眼神，似乎要将自己给杀了一般，童瞳身体一个避让，利用眼前粗壮的大树快速的将手机塞进了裤子口袋里。

“童瞳，你要知道，弄死一个人对我而言太简单了！”抢夺手机失败，柳康并没有再出手，只是满眼冰寒，冷酷的笑了起来，他的目光里童瞳似乎就已经是个死人了，“京都会所那天，是关曜的车子将你接走的吧，童瞳，关家在军区势力是很大，不过在北京城，我柳家也不是好欺的，我一句话就可以弄死你，然后找个人顶罪，就算关曜查到我头上，也是什么证据都没有！”

067章 柳康崩溃

童瞳相信柳康的话，要弄死一个人真的太简单，漂亮的手法可以让警察永远都查不出来，即使差一点，找人开车就可以撞死一个人，可是童瞳并不害怕，只是平静着一双眼，清澈的目光在夜色里显得透彻而干净。。

柳康忽然怔住了，呆呆的凝望着童瞳那清澈如水的眼睛，记忆最深处，那被柳康压抑的过去，忽然就这么猛烈的窜入到了脑海里，萧亚死的时候，也是这样一双眼明亮而干净的眼睛，没有害怕，没有怨恨，那么的干净而宽容，让柳康忽然脚步一个后退，情绪在瞬间失控的爆发出来，整个人显得狰狞而狂怒，完全的失去了理智。

她不是萧亚，萧亚已经死了，被自己害死了！柳康眼神愈加的狂躁，肥胖的脸开始抽搐，浑身僵硬着，低

吼的咆哮，如同发狂的野兽，最后的一丝理智消失的无影无踪，“把手机交出来！”

童瞳侧闪着躲避开扑过来的柳康，可是发狂失控的人真的如同野兽一般，完全失去了理智，而童瞳身后就是大树和灌木丛，让她根本没有办法躲避，胳膊就被发狂的柳康给抓到了。

童瞳的短信很简洁，柳康的名字外加车牌号，关曜非常的机警，否则只凭着关家在军区的势力，他也不可能这么快就坐到刑侦处长的位置，童瞳没有打电话过来而是发的短信，这就说明她看到车牌时不方便打电话，关曜没有回拨电话给童瞳，而是打了谭骥炎的手机。

中午吃饭的时候自己离开时，童瞳和骥炎在一起，而童瞳应该是巧合遇到柳康的，那么最有可能就是和骥炎在一起，否则童瞳和柳康出现的地方是没有什么交集的。

“你想找死，我成全你！”发疯似的怒吼着，如同那一直被关押在心底牢笼的野兽彻底被释放出来，柳康抓着童瞳的手臂用力的摇晃着，他很胖，有着一把力气，不过因为情绪失控，却也只是抓着童瞳，并没有其他伤害的动作。

童瞳不害怕，即使因为地形的不利被他抓住，童瞳一个动作就可以打晕柳康，可是看着柳康那赤红充血的一双眼，看着他完全狰狞的扭曲脸庞，童瞳却看到了他暴怒失控背后的脆弱，此刻的柳康是野兽，却也是一只受了重伤只能这样咆哮的野兽。

“为什么？为什么你不恨！萧亚，为什么？”吼叫的声音里似乎夹带了哭腔，那种悲恸的从灵魂深处发出的悲哀和绝望，虽然只有一米七左后的个子，可是柳康很胖，所以抓着童瞳时，看起来也是非常的有威胁性。

“你身上带药了吗？”童瞳低声的开口，清和的目光里有着隐隐的担心，柳康这样非常的不正常，似乎是精神方面的疾病，而他的胖此刻童瞳近距离打量着，那也是一种虚胖，药物服用多了，副作用造成的肥胖。

听到药这个字，倏地一下，柳康再次的抬起头，血红的眼愤怒到极点，眼中杀机再次闪烁，满是肥肉堆积的脸上是被人看透的怒火，可是在童瞳那平静如水的眼睛里，柳康却在瞬间被抽走了所有的精力一般，那原本抓着童瞳手臂行凶的双手，如今却成了靠抓着童瞳才能站稳身体。

谭骥炎接到关曜电话时立刻从书房里跑出来，一面拨打童瞳的手机，无人接听的状态，让谭骥炎峻脸阴沉的有些骇人，不过却还算冷静，毕竟这里是西湖园小区，虽然没有监控的探头，可是安保却非常好，柳康绝对不可能在西湖园对童瞳下手。

顺着童瞳手机的铃声，谭骥炎的屋子离后门这边非常近，否则童瞳也不会刚好看到柳康，出来的急，谭骥炎也只穿了灰色的毛衣，黑色长裤，在这样昏暗的夜色里不近看根本看不清楚，可是从他身上散发出强大的气势却是那样的震慑，让已经有些恢复理智的柳康就这样呆愣的站在了原地。

“柳渊海是怎么教育你的，这是什么地方，容得你撒野？”黑暗之中，谭骥炎站定了脚步，并没有刻意的靠近童瞳，让人看起来只以为他是意外看见这一幕，然后出手相助的。

其实柳康只比谭骥炎小几岁，可是此刻谭骥炎说话训斥的口吻完全是长辈的威严，他很高，身材峻挺，面色冷酷，眼神威严而冷冽，视线就这么随意的扫过也让柳康那最后的理智在惊骇里回到了脑海里。

是啊，这是什么地方，西湖园，北京高官政要居住的高级小区，谭骥炎这个副市长也居住在这里，所以这里根本不是任何人可以撒野的地方，自然包括柳康。

068章 真的关心

“谭副市长，只是一个误会，惊扰您了。 。”柳康讷讷的开口，讪讪的松开了抓着童瞳手臂的肥手，态度显得恭敬而卑微，只是低着头道歉的同时，却瞄了一眼冷酷着峻颜的谭骥炎，他难道认识童瞳？

可是柳康却又快速的推翻了这个猜测，谭骥炎是什么人，如今在小一辈里，是所有长辈都会赞叹，拿出来当例子当榜样的正面教材，二十八岁的北京市副市长，这样的地位，这样的荣耀，是其他人根本羡慕不来的。

或许任何一个官员都可能和明星艺人扯在一起，可是谭骥炎决定不会，他太过于理智，太过于内敛，所以绝对和艺人牵扯不清，那么谭骥炎出现在这里，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关曜打电话拜托的。

当然，柳康还是想不明白童瞳这个刚跨进演艺圈的艺人是怎么进入西湖园的，不过直到道歉之后离开，想了一晚上却也没有想明白。

“回来。”看到柳康走了，谭骥炎倒也不担心柳家会将自己和童瞳扯上关系从而抹黑自己，毕竟无凭无据，柳家人不会这么做，今晚的事情柳家即使怀疑，也只会怀疑到关曜身上。

谭骥炎的脸色异常的冷，可是他的自制力极好，所以这冷怒的气息就被压抑了下来，让他浑身都隐隐散发着骇人的气息，他气恼的是童瞳一而再的将自己涉入到危险里，柳家要弄死一个人太简单，童瞳如今只不过是一个艺人。

谭骥炎倒是可以出面，明示或者暗示童瞳和自己的关系，那样柳家投鼠忌器势必不敢动童瞳，可是这样一来，事情肯定会很棘手，一个北京市副市长的身份，一个演艺圈的艺人，即使童瞳如今没有任何的绯闻和负面印象，可是不需要外界出面，仅仅是谭家，谭骥炎明白童瞳即使不会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但是也绝对是从自己的世界里消失。

谭骥炎虽然已经是北京市副市长的职位，可是不少人还是因为北京军区谭家这个背景，所以如今是两难的局面，谭骥炎不出面，童瞳肯定会有危险，尤其是刚刚柳康眼中那阴狠的杀机。

可是谭骥炎出面，童瞳肯定会被谭家送走，甚至会送去国外，而谭骥炎如今却根本没有足够的势力和资本和整个谭家抗争，所以谭骥炎脸色显得有些阴沉，他第一次发现自己竟然还是如此的弱小，竟然无法保护一个人的周全。

进了客厅，暖气之下，童瞳手脚暖和了，可是跟在谭骥炎身后，她能清晰的感觉到谭骥炎浑身那种骇人的低气压，童瞳看起来有些呆，可是她却是聪慧和敏锐，她自然也想到了刚刚谭骥炎过来解围会因此造成的问题。

柳家如果处心积虑的将自己和谭骥炎联系到一起，不管有没有证据，只要这脏水泼出来，对谭骥炎而言就是一个洗不清的污点，而经商的人可以失败九十九次，然后第一百次成功，可是从政者，只要失败一次就永远爬不起来了。

所以童瞳内疚了，她总是一而再的拖累谭骥炎，如果刚刚她直接打晕了柳康离开，那么西湖园这么大，这么多身份显赫的人，柳康肯定查不到谭骥炎身上，而自己一时的犹豫，让事情变成如今的局面。

谭骥炎转身时就发现童瞳耷拉着小脑袋，那模样就如同做错事然后开始反省的小猫一般，看起来楚楚可怜，让人又是心疼又是无奈。

“快过年了，这几天留在公寓里不要出门，有什么事打电话给我，给于靖和关曜也行。”谭骥炎放软了音调，低沉的嗓音此刻听起来异常的温柔，大手轻轻的落在童瞳的低垂的头上，揉了揉，想要给她一些安慰。

柳家这些事该自己来处理的，她只是不谙世事的大孩子，这些政治上的黑暗，谭骥炎不想童瞳介入，更不想她会因此被牵连，或许这也是自己的大男子主义吧，谭骥炎只希望童瞳一直都是如此的简单，干净，就这样在自己身边，偶然一点意外的状况就好了，她不需要涉入那些黑暗的争斗。

童瞳不由自主的点了点头，可是总感觉谭骥炎这声音听起来太过于温柔，甚至像是在哄孩子，而且刚刚谭骥炎浑身都是冰冷骇人的气息，怎么突然就转变了，甚至变的这么温柔宠溺，梦幻的让童瞳不解的睁大眼，就这么瞅着谭骥炎，并不知道这其中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被童瞳的目光注视着总让人有种无法形容的满足感，似乎在她的眼中，你就是她的唯一，她的依靠，谭骥炎大手顺着童瞳的头下来，修长的手指抚摸童瞳的眉宇。

她真的看起来好小，白嫩的一张小脸不过自己的巴掌大，懵懵懂懂的眼神看着自己，让谭骥炎心莫名的柔软下来，想要护着她，可是这孩子却总是将自己给牵扯到危险里。

069章 动情一吻

从谭骥炎的手落在自己脸上时，童瞳就感觉脸上在不断的升温，拜沐放那习惯性在她头上揉几下的动作所赐，童瞳对这个已经免疫了，可是手落在头上和落在脸上，那感觉绝对是天壤之别。 。

“柳家手段素来不太干净，这些天我会让人暗中保护你。”谭骥炎再次的叮嘱，他完全可以打垮柳家，可是前提是童瞳一直是安全的，否则自己即使打垮了柳家也没有任何意义了。

用力的点了点头，童瞳知道谭骥炎这是担心自己的安全，很久很久以前，即使在基地，可是却也没有任何人会担心

她的安全，即使那一年她被送去基地的时候只有四岁，可是进入基地就意味着和过去脱离，你不是孩子，不是柔弱的，不是需要人呵护的，你只是一个准备被训练出来的利刃，是一把需要磨练打造的兵器。

眼眶微热，被谭骥炎这样关心着，童瞳有种不真实的感觉，可是还不等童瞳反应过来，视线里，谭骥炎的峻颜却越来越近，那呼吸就这么清晰喷吐在脸上，让童瞳瞬间绷直了身体，月牙似的一双眼瞪的很大。

她不是不谙世事的孩子，她的世界更不是一张白纸，童瞳知道什么是吻，什么是**，她甚至还上过三个月的相关课程，以便日后她可以伪装任何一个角色，即使是一个放荡的三陪女郎，她也可以扮演的惟妙惟肖让人看不住破绽。

而在被俘虏的拷问训练里，她也被打过药性强大的针剂，可是即使身体是如何的难以煎熬，从精神到**都在药剂之下疯狂着，可是她依旧凭借着强大的精神力挺下来了，基地每年都有几千人，可是真正能获得代号不过十一人，那是能力的象征。

可是知道归知道，当谭骥炎的脸在自己面前越来越放大时，童瞳完全呆了，所有的理智都飞出了脑海，僵硬着身体，如同木桩一般，然后唇被另一张薄唇吻住。

只是蜻蜓点水的一吻，谭骥炎也是情不自禁的被吸引，薄唇吻上童瞳那柔软的唇时，心头悸动，一手本能的从童瞳后背滑了下来，然后揽过她纤细的腰，将她那绷紧的身体搂到了自己的怀抱里。

童瞳是被吓倒了，被谭骥炎这突然的一吻吓傻了，他的唇只是吻了一下便撤离了，可是谭骥炎却依旧亲密的将童瞳搂在怀里，彼此紧密的贴合着，靠的太近，呼吸缠绵的交融在一起，明明只是一个温情的拥抱，可是却让童瞳有种血脉相连的感动。

一抽鼻子，然后泪珠就这么诡异的不受控制的从眼眶滚落下来，童瞳不知道什么叫哭，从当年被掳走在山洞，当自己最亲密的妈妈被杀死，甚至残忍的肢解分尸，而四岁的童瞳却被惨无人道的留在山洞里三天三夜，直到最后被救走，她就不知道哭了，被送到基地的时候，她喊，她闹，甚至也流泪了，可是那只是流泪，并不是哭。

可是此刻，童瞳感觉眼睛酸涩的厉害，泪水不受控制的滚落下来，说不出来的陌生感觉充斥在胸口，她不想让自己变得软弱，即使已经抛开了小七这个身份，可是她的骨子里还是坚韧的，可是这一刻，她突然如同孩子一般控制不住的哭了起来。

“我不是……”童瞳抬起头，泪眼朦胧的看着谭骥炎，她想要解释自己并不是因为他刚刚的吻而哭泣，她只是情绪不受控制，突然的想要哭，童瞳不想谭骥炎误会，可是哽咽着，话说不真切，泪水就落的更凶了。

谭骥炎刚刚也惊了一下，他没想过童瞳会哭，只以为自己的吻太过于唐突，吓倒这个孩子了，她还没有准备好，可是看着童瞳满脸泪水的想要解释什么，却也不知道该说什么的急切模样，谭骥炎似乎明白了什么，大手落在童瞳的后脑勺上，将她满是泪水的小脸压到了自己胸膛上。

“想哭就哭吧。”谭骥炎的声音很是温柔，甚至带着从未有过的宠溺，他从小就在军队，在谭老爷子的铁一般的规矩里长大的，谭骥炎是个冷情的人，一个没有享受过父母疼爱的孩子，很少懂得如何疼惜其他人。

很小的时候，也曾经有过那么一两次，谭骥炎也想和普通的同龄孩子一样，有一个家，妈妈温柔贤惠，爸爸虽然偶然板着脸，却会将儿子放在肩膀上，可是那也只是偶然一两次的念头，一闪而过之后，谭骥炎的一切依旧是按班就部的长大。

可是这一刻，看着童瞳的泪水，看着她如同孩子一般双手抱紧自己的腰，然后从最初的哽咽到此刻的嚎啕大哭，谭骥炎只感觉那泪水不是被身上的毛衣吸收了，而是一滴一滴的流进了自己的胸膛里。

070章 小瞳福星

谭骥炎低头看着怀抱了哭的颤抖的孩子，童瞳只是个孤儿院出生的孩子，五年前，因为遇到自己，一切都改变了，谭骥炎这五年里从来没有想过童瞳的生活会因为自己而改变。 。

如果五年前的一切没有发生，那个时候，童瞳即使高考失利了，她或许会去技校，学一个一技之长，然后和很多普通的女孩一般，交一个男朋友，然后组建家庭，有孩子，为生计奔波。

可是遇到自己之后，童瞳的一切都改变了。以前不曾想，可是如今，谭骥炎却突然庆幸五年前，是自己遇到了童瞳，然后她就被纳入到了自己的生命轨迹里。

谭骥炎一手还是抱着童瞳的腰，一手落在她的头上，有些生疏的抚摸着，似乎这样就可以安慰这个突然情绪失控，痛哭压抑的孩子。

从大哭转为了抽噎，童瞳冷静下来之后，却感觉无比的窘迫，幸好此刻脸是埋在谭骥炎的胸膛上，所以她不用尴尬的面对他，可是即使如此，羞赧之下，那耳朵还是敏感的慢慢红了起来，这辈子，童瞳感觉自己在谭骥炎面前丢脸的次数和程度在一次一次的刷新着记录。

听不到哭声了，谭骥炎低头看着红红着一双耳朵，埋首在自己怀抱里不抬头的童瞳，也知道她害羞了，温柔的拍了拍童瞳的头，笑了，“哭完了？”

“嗯。 ”小鸡啄米般的点了点头，童瞳很想找个地缝钻进去，刚刚还不如哭晕过去，至少这会不用抬头面对谭骥炎了！

听着那胸膛里传来的一声一声沉稳的心跳声，童瞳虽然知道自己在谭骥炎面前丢脸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可是却还是火烧火燎着一张脸，窘迫到极点，所以直接做缩头乌龟状，就是不抬头。

“去洗下脸，我给你倒杯水。”知道童瞳不好意思了，谭骥炎摇摇头，越来越感觉她真的是个孩子，即使已经二十二

岁，再过几天过了年就二十三了，可是却纯朴如同没有经过雕琢的玉石。

童瞳也知道自己不能当一辈子的乌龟这样窝着，所以听到谭骥炎的话小声的嗯了一下，然后松开还抱着谭骥炎腰的手，低着头，退后一步，拉开彼此的距离，明知道此刻该低着头直接冲进浴室去洗个脸，可是却忍不住的瞄了一眼谭骥炎。

谭骥炎黑眸里是满满的宠溺，那薄唇隐隐的勾起好看的一抹弧度，这让童瞳很是郁闷，闷闷的开口，“你要笑就笑吧。”

“快去洗脸。”谭骥炎干咳了一下，隐忍着笑意，看着童瞳红红着眼睛，然后有气无力的向着洗手间走了过去，那模样让谭骥炎终于没有忍住低声的笑了起来。

还没有走进洗手间就听到背后谭骥炎的低沉笑声，童瞳不满的哼了一声，皱了皱红红的小鼻子，然后打开门走进浴室，这会就想着自己刚刚在谭骥炎面前哭的够丢人的，却浑然忘记了之前那蜻蜓点水的一吻。

关曜收到短信之后，通知谭骥炎确保童瞳的安全，立刻就切入了西湖园这边路口的监控，找到了那辆黑色汽车，和交通部联合，一路追了过去，可是柳康也不是笨人，这边知道童瞳可能联系了关曜，还不等关曜带人将车子给拦下来，里面的司机已经换人了，自然是无功而返。

“小瞳的安全我派人保护，你不放心的话，让人在暗中护着就行，不要让柳家将你给扯进来。”关曜坐在客厅里，晚上的行动虽然很快，可是无功而返让关曜有些的挫败，更不用说如今真的将童瞳给牵扯到了危险里，如果她真的出了什么事，关曜明白谭骥炎估计是第一个不会放过自己的人，即使他们是从小玩到大的发小兄弟。

“查到现在都查不到任何线索？”谭骥炎也不得不佩服柳家的小心翼翼，不过能到如今的地位，柳家自然是不容小觑的，可是如今多了童瞳牵扯进来了，谭骥炎很想尽快的了结这件事，让童瞳彻底安全下来，否则这样派人保护着也不成事，百密一疏，更何况，谭骥炎也忌惮着柳家因为不能拿关曜和自己怎么样，从而对童瞳报复泄恨。

“以前查不到我还以为是柳家行事谨慎，如今算是明白了，柳康既然是同性恋，这件事柳家肯定不会让外人知晓，所以柳康之前的恋人才会那么的保密，什么蛛丝马迹都没有。”关曜也是无奈，西峡山李兰兰失踪，甚至被杀这案子，牵扯到的就是柳康。

可是无凭无据，唯一的证人有可能就是柳康的神秘恋人，而这个恋人是个男人的话，这也就解释清楚了为什么不管关曜如何的查都查不到的原因。

“我知道一个人的名字。”童瞳喝了水，洗了脸，已经恢复正常了，只是那一双眼还是如同小兔子一般红红的，对着关曜开口，尴尬之下目光反正是不看一旁的谭骥炎。

“谁？”关曜来了精神，从接手这个案子，虽然知道这是一桩很简单点的案子，可是就是什么证据都没有，而唯一的线索除了还是童瞳之前观察所得，知道柳康是同性恋，否则关曜还会一直查错方向。

而今天晚上，那车牌号也是童瞳提供的，可惜柳家行动更快，所以也是一场空，不过此刻听到童瞳开口，关曜那温和斯文的脸上熠熠的闪烁着光彩，他几乎都要将童瞳当成自己的福星了。

第二卷 情意缠绵 071 大展风姿

“萧亚，听柳康的语气，他已经死了。”虽然说这是柳康的隐私，如果可能的话，童瞳并不愿意暴露任何一个人的隐私，可是柳家和谭骥炎是敌对的，所以童瞳自然也将柳家当成了敌人，虽然感觉有些对不起柳康，可是童瞳还是很护短的。

一个已经死的人并不会提供什么线索，可是说不定这个萧亚就是一个突破口，关曜脸色大喜，案子陷入这样的焦灼里，任何一条线索都不能放过。

“还有……”童瞳这刚开口，关曜再次的将期待的目光看着童瞳，她难道还有什么重要的线索？

“坐下来说。”谭骥炎看了一眼眼神过于炽热的关罐，一手拉住童瞳的手将人拉坐在沙发上，看着童瞳，明知道她并不算聪明，甚至还有点呆呆的，可是怎么关于柳家的案子都被她给发现线索的，这让谭骥炎无奈的很，似乎这案子就缠上童瞳了一般。

童瞳倒没有感觉到关曜那过于热情的眼神，手被谭骥炎握住，虽然这不是第一次了，可是这却是他第一次在外人面前，在他的好友面前握住自己的手，童瞳心头暖融融的，连眼神都亮了起来，“柳康似乎有精神方面的问题，他肯定有心理医生。”

柳家对柳康的一切都非常的小心翼翼，虽然外人都知道柳大少顶着官二代的名号横行霸道，可是实际上，倒真的抓不到柳康违法的任何证据。

这又是一条极好的线索，关曜已经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整个刑侦二队都拿这桩案子没有法子，也幸好关曜是刑侦处处长，即使这案子没有可查的，却一直没有放手，如今终于算是等到拨开乌云见明月的时候了。

关曜从刑侦处调了两个人过来暗中保护童瞳的安全，而谭骥炎虽然很放心关曜办事，不过自己还是打了个电话给自家小弟谭景御，谭家除了谭骥炎，谭家老大谭战和最小的儿子谭景御都在军队里，唯一不同的是分工。

谭战如今已经是上校级别，在军区任职，而谭景御性子从小顽劣，倒不像是谭家人，不过他也在军队里，只是隶属不同的部门，明的只是一份文职，解放军报的记者，外人都以为这是谭家人给这个顽劣不羁的小儿子安了个闲差，不过实际却是隶属军方情报部门，但凡涉及军事机密和一些特殊行动都由谭景御所在的部门负责，要保护一个人，谭家小弟自然是首选。

“二哥？怎么了，是哪个不长眼的人想对二哥不利吗，我替你咔嚓了他。”特殊加密的手机线路另一头传来谭家小弟懒洋洋的声音，而此刻谭景御双腿架在茶几上，修长的身体如同烂泥一般软在沙发上。

也难怪谭家人曾经怀疑会不会在医院抱错了孩子，可惜谭景御却遗传了谭妈那一张美丽的脸，阴柔俊美，所以那性子只能当是基因突变了。

“替我保护一个人。”相对于谭家小弟的口无遮拦，站没站相，坐没坐相，谭骥炎则显得冷沉峻冷许多。

“童瞳，时间到柳家的事情结束之后。”

虽然谭家小弟一看像个二流子，不过谭骥炎却非常的放心，所以甚至没有打出关曜的名头，不过即使说是关曜的证人，谭骥炎也清楚以自己小弟那份精明和多疑，或者说强大的好奇心，只怕也能查出来真正要保护童瞳的人是自己，可是谭家小弟最人放心的就是，就算他知道了事实，他也绝对不会对谭家人透露，最多没事的时候打趣一下谭骥炎这个冷沉内敛的二哥，过年多要一点红包。

“行，我安排一下，二哥，今年过年我回来，去你那住几天。”谭景御玩味的笑了起来，趁机谈条件，两年过年都没有回来了，谭景御工作极其机密，一旦出去，谭家人根本联系不到、今年年底倒没有任务，谭景御虽然准备回北京，不过打死不愿意住在香山那边的老宅，他宁愿窝在谭骥炎的西湖园，第一安静，第二自由。

“嗯。”谭骥炎应下就挂了电话，有了谭家小弟的保证，谭骥炎是完全可以放心童瞳的安全，一旁关曜依旧是温和的笑，斯文儒雅的脸上平光镜遮挡住了属于他的锐利。

“我送童瞳回去。”既然柳家将童瞳和自己联系在一起，关曜自然是要将戏做足，而且谭骥炎的身份特殊，自然是不能和童瞳联系在一起，目前，柳家的猜测不过是童瞳因为自己的关系才和骥炎认识。

“你那辆沃尔沃多少钱，明天我把钱打给你。”谭骥炎点了点头，原本是准备从自己这里拿一辆车替换童瞳那辆大众polo，可是如今，柳家在西湖园看到童瞳，谭骥炎自然不能冒险将自己车库里的车子给童瞳。

“行，给个二十万就可以了，白色的车子都闲了两年了，给小瞳正好。”关曜笑了笑，他虽然不在乎这一辆车，可是只怕这车要真的是自己送给小瞳，骥炎肯定不高兴。

童瞳和关曜一起离开，关曜住的地方普通多了，说到底他也只是个刑侦处处长，当初因为工作的事和关家闹僵了一段时间，那个时候，关曜就买了这边的小区的五楼，后来关家虽然准备给关曜换个一些居住环境的小区，倒是被关曜拒绝了。

毕竟一个大男人住哪里，关曜真的无所谓，而且他这房子虽然是二旧的，不过地段好啊，小一点，破一点，关曜住久了也喜欢就不想换房子了，这一住就是五六年。

“试试车，这是车钥匙。”从车库一旁的柜子里翻出了车钥匙丢给童瞳，关曜拍了拍白色沃尔沃的车身，关曜长相俊美，气息儒雅而斯文，真的看不出他是搞刑侦的。

带着几分雅致贵公子的风范，就这么站在白色的汽车旁，倒像是车模一般，不过关曜更喜欢刑侦处配的车，所以这辆沃尔沃一直都闲在车库里吃灰。

虽然童瞳不知道那辆大众车会怎么处理掉，可是她开谭骥炎的车倒行，可是这是关曜的车，童瞳看了看手里的车钥匙，再看着关曜，摇摇头，这也太贵重了，更何况他是谭骥炎的朋友，和自己也只能算是普通朋友。

“骥炎买下了。”关曜一笑的解释，知道童瞳会是拒绝。关耀眼睛毒的狠，从当时在宴会花园意外遇见童瞳，到如今，虽然只见了几面，不过关曜还是一眼看出童瞳的单纯，也对，如果真的是一个拜金的女孩，骥炎首先就看不上。

最终童瞳还是接了车钥匙，关曜真的很温柔体贴，自己也坐在副驾驶位上陪着童瞳回去了，倒是没有上楼，看着童瞳屋子里灯亮了，这才离开打车回刑侦处。

今晚上童瞳又给了两条有用的线索，一个是叫萧亚的死去的人，一个是柳康有可能有心理疾病，那么他肯定有心理医生，这对了解柳康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突破口。

—分割线—

年底，蓝海豚一年忙到头的艺人们终于可以放个大假了，除了手头还有戏的，其他艺人差不多都闲下来了，更不用说童瞳这样的新人，不过比起同一批的新人，童瞳算是最有前途的一个，除了接下了cεq服饰的品牌代言，也接了《岁月静好》这部电影的女二号，所以2012年童瞳肯定会很忙。

童瞳昨晚有些失眠，在床上辗转反侧折腾到了早上四五点才迷迷糊糊的睡着了，这不刚睡着，就听见门铃声响了起来，刺激的童瞳直接拿过被子当乌龟壳将自己整个人给缩了进去，可是门铃声却依旧坚定不移的继续响着，比着谁的耐性更好，持久力更强悍。

难道情报有误？人不在家？门外，谭景御皱了皱好看的眉头，然后抬起手继续按着门铃，昨晚接到电话之后，谭景御立刻安排了一个从特种部队退役的下属暗中保护童瞳一晚，早上谭景御过来接班保护的人就走了。

因为是私事，谭景御自然不能利用军队的人，不过他手下还有一批人。这些人都需要谭景御自己私下给工资，但都是一流的好手，替谭景御解决一下不能让军方知道的问题。而早上刚从墨西哥飞回来，谭景御就过来怡然园了，当然他也坏心的没有告诉自家二哥，这一次他会亲自保护童瞳。

半个小时之后，童瞳睡意全完，门口谭景御按门铃也按的手指快抽筋了，终于，门呼啦一下打开了，童瞳还穿着睡衣，头发因为刚刚一直钻进被窝里有些的凌乱，映着一张不满的小脸，纠结着一双黑眼圈，疑惑不已的看着门口谭景御。

在童瞳所有认识的男人里，沐放是最妖娆俊美的男人，天生一张媲美女人的脸，保养的白皙非常，五官阴柔漂亮，

沐放更是格调高雅，所以一眼看过去，即使是个男人，却也美的让人屏息赞叹。

而眼前的谭景御也非常的漂亮，当然没有沐放那种千年妖孽的气息，谭景御穿的很是休闲，不过那一张笑脸，加上他遗传了谭母那好看的五官，自然也是让人眼前一亮，只是谭景御的美里多了一份浪荡不羁的狂野，定睛一看，隐隐的能感觉到那股内敛的非凡气势。

“按错门铃了。”确定不是自己认识的人，童瞳不满的嘀咕一声，然后砰的一声将门直接给关上了，准备回床上继续补眠，睡不著窝在被子里也好啊。

幸好自己退的快！摸了摸鼻子，谭景御很囧的看着当着面不关上的门。差一点将鼻子给撞到了！没有看到人的时候，谭景御倒还真的想象着能让自己那个终年不开笑脸，冷沉着一张脸的二哥在乎的女人是什么模样？妖娆妩媚的？温柔贤淑的，又或者是甜美可人的，当然，谭景御是怎么都想象不出来谭骥炎会有在乎的女人。

可是这也差太多了吧！刚刚这开门的丫头成年了吗？一窝乱糟糟的长头发，黑着一双熊猫眼，按了半个小时门铃才将人从床上给吵醒，这未免也太能睡了，虽然只是刚刚一瞥，不过脸蛋倒不错，可是谭景御实在很难想象这似乎还未成年的丫头片子和自家那常年冷着脸，喜怒不形于色的二哥在一起。

门铃再次被按响，童瞳这会是彻底清醒过来了，有人按错门铃会连着按上半个多小时的吗？而且这顶楼只有自己一户人家，找错门的可能性也不大。

十多分钟之后。

“丫头，多放点辣椒啊，最好煎两个荷包蛋，老一点嫩一点都无所谓，我不挑食的。”将行李包丢在客厅的地上，谭景御懒懒的靠在沙发上对着厨房里的童瞳喊话，飞机上提供的微波食品，谭景御自然是挑食的不愿意吃。

“知道了。”童瞳一面煮饺子，一面拿出平底锅倒上油准备煎荷包蛋，虽然很是意外客厅沙发上这个二十五岁的年轻男人竟然是谭骥炎的弟弟，不过人家摆明了走过来保护自己的，甚至连行礼都带过来了，而且这公寓也是谭骥炎的，童瞳自然不能将这个多出来的房客给赶走。

这丫头还真是一点警觉性都没有，明知道目前处境危险，自己说什么她就信什么，就不怕自己是柳家派过来报复她的？

摇摇头，谭景御打了个哈欠，一结束了任务他就从墨西哥飞回北京的。有些累，不过也许就是这丫头太过于单纯，所以二哥才会看上眼吧，谭家的人都太过于精明，如今厨房这丫头就像是个异数，自然吸引人的目光。

手机铃声响起来时，童瞳将火关小，出了厨房接过电话，却是陌生的号码，里面的声音童瞳倒是熟悉，正是昨晚上遇到的柳康，“童小姐，今晚上在西峡山有个宴会，一会请帖就会送到，童小姐务必赏光，当然了，沐总监也会过来的。”

“我知道了。”明显的威胁，童瞳声音冷冷的答应下，虽然沐放的身份绝对不正是蓝海豚总监这么简单，能在北京开京都会所这样的娱乐场所，黑白两道的人势必都认识，可是也无法和柳家正面冲突，所以童瞳绝对不会让沐放因为自己而涉入危险中，尤其是在知道柳康的性取向之后。

“丫头，丫头，荷包蛋要焦了。”嗅了嗅鼻子，闻着明显不对的气味，谭景御快速的开口，从客厅直接向着厨房蹿了过来，速度快的让人只感觉眼前人影一花，谭景御已经到了厨房，拿起锅铲子将荷包蛋翻个，这才看向童瞳，笑的暧昧不已，“我二哥的电话？”

“不是。”童瞳将手机放下，门铃声应景般的响了起来，不用猜也知道是柳康刚刚电话里所说的请帖。

“柳家的请帖，正好，晚上我陪你一起过去。”谭景御绝对是唯恐天下不乱的主，这边童瞳还没打开请帖，他倒是快速的伸手拿了过来，目光扫过，笑的无比的诡语，难怪二哥要派人保护这丫头呢，以她的单纯，只怕去了宴会被吃的连骨头都不剩。

饺子馅足，一个一个肥嘟嘟的像是小猪，让谭景御吃的倍香，三下五除外就连同两个荷包蛋吃个精光，“丫头，我去睡一下，晚上我陪你一起过去啊，别怕，三哥绝对会保护你的。”

摆摆手，谭景御吃饱喝足的向着客房走了过去，顺手拎起地上的行李包，自来熟的如同这就是自己家一样，和谭骥炎的冷沉内敛绝对看不出是一个妈生的。

童瞳吃的慢，自然也是自己收拾碗筷，半个小时后回到卧房拨通了沐放的电话，柳家的事情是自己惹来的，沐放如果被自己牵连出了什么事，童瞳真的没法子原谅自己了。

“小瞳宝贝儿，怎么了？是不是想我了。”电话另一头沐放正在办公室里看着年底的报告，倒是有些意外能接到童瞳主动打过来的电话，不过那桃花眼转动了一下，邪魅妖娆的笑容里却闪过一丝真诚的动容，这个小阿呆是在担心自己吧。

“晚上的西峡山的宴会沐哥一定要去吗？”童瞳嘴角抽搐了一下，不过已经算是适应了沐放这妖孽无比的亲密，所有人看沐放都以为他是放荡不羁的，可是真正聪明的艺人却都知道，沐放到如今没有和任何艺人传出过绯闻，他的狂野和妖魅不过是假象而已，沐放在演艺圈这么多年，却从没有让什么人真正的靠近过。

手指有节奏的扣着桌面，沐放笑得更加的妖孽，难怪自己一眼就喜欢这个小阿呆，果真不错，知道担心自己，心疼自己，“柳大少亲自送了帖子过来，自然是去的，小瞳晚上等我过来接你，记得，要穿礼服，晚上不少媒体都会到现场。”

柳康只是个官二代，可是他家老子柳渊海面子大，收到请帖之后，沐放打听了一下，今天这西峡山的宴会差不多算是娱乐圈的尾牙宴了，只要在北京的艺人都被邀请了，所以沐放推脱不了，当然他也不会推脱。

薄唇噙着一抹冷然的笑，沐放挂了手机继续看文件，不管柳康是不是因为上一次在京都会所自己将小瞳带走得罪了他，还是其他原因，小瞳人是蓝海豚的艺人，这一次，沐放依旧会将人护到底。

—分割线—

西峡山离市区有些远，两个多小时的车程，宴会是六点开始入场，所以四点不到，沐放就已经上门来找人了，一身雪白的西服外随意的套了一件海蓝色的风衣，一般人这样穿起来或许就显得不伦不类了，可是沐放这个千年大妖孽却依旧将这一行头给穿的妖孽而时尚，耀眼的吸引着人的眼球。

“小瞳，眼光不错，不过蓝海豚有规定，艺人绝对不可以私下保养小白脸的。”看着开门的谭景御，沐放毒舌的开口打趣着，挑剔的目光将眼前这今年轻而英俊的男人上上下下的扫一遍，长的倒不错，就是这穿衣的品味实在差到极点。

“怎么？羡慕丫头养的男人不是你。”被贬为小白脸谭景御半点不生气，反而是得意一笑，甚至还伸出手拍了拍沐放的肩膀，一脸得意的就差没有将尾巴给翘起来了，小白脸多好啊，有吃有喝。

“小瞳的工资是我给的，你被小瞳养着，间接推算就是被我给养的，我需要羡慕自己养的男人吗？”沐放漂亮的眉一挑，哼了一声，气场十足的走进屋子。

自己只不过出来给二哥当一回私人保镖，怎么就将自己给搭进去成为一个妖孽男人养的小白脸了？谭景御对着天花板翻了个白眼，但是却大度的没有和沐放计较。

有一种人天生就适合演艺圈，沐放一直感觉童瞳就是这样特质的人，明明平常看着都是呆头呆脑的样子，可是一旦走到聚光灯之下，她可以瞬间入戏，将自己扮演成需要的角色，从表情到眼神，到肢体动作，完美的让人无可挑剔。

“保镖就要有保镖的自觉。”沐放将手里的车钥匙潇洒的丢给了谭景御，女王般的笑了起来，一手绅士十足的打开后座的车门，让童瞳先上车，自己随后坐上车，当然谭景御自然也只能沦落为司机。

沐放的红色法拉利跑起来很快，他喜欢开快车，自然也对车子做了一些更改，所以谭景御开车时眉头微微的皱了一下，目光撇了一眼后座的妖孽十足的沐放，平常这个漂亮过头的男人就是这样开车吗？他是准备自杀吧，在北京这样堵的出名的首都城市，这辆法拉利在路上跑起来和自杀绝对没两样。

“晚上不要再像上一次那样偷偷离开。”这一次的宴会注定了是鸿门宴，沐放虽然不惧怕柳家，可是很多时候小人难防，他更担心的是童瞳会吃亏。

柳康的名声有多糟糕，沐放相信童瞳已经知道了，他和那几个混蛋兄弟，玩了多少女人，又玩残了多少个，没有人那么无聊的会去统计，不过圈子里的人都知道柳康这个官二代，手段狠，心思更狠。

“我知道。”童瞳乖巧的点了点头，她不会单独离开，自然不是因为自己，而是她不放心柳康，柳康是同性恋，而自己一而再的得罪了柳康，指不定他会将报复用到沐哥这个无辜的人身上。

这男人看起来妖孽对丫头倒还是关心！开着车，谭景御一心二用的将后座的对话听的一清二楚，其实谭景御一开始并不知道童瞳的身份，至少昨晚接到谭骥炎电话的时候他是不知道的，也没有去刻意打听、当然他还是很好奇的，可是这就是谭家小弟的优点，再好奇他也是尊重别人隐私的，所以今天早上上门的时候，他也只是知道重瞳这个名字，住在哪里，至于职业还是后座这个妖孽男人上门，通过简短的对话推断出来的。

不过谭景御也还是微微吃惊了一下，没吃过猪肉也看过猪走路，童瞳除了那一张漂亮的小脸蛋之外，谭景御真的看不出她像是演艺圈的人。

“专心开你的车，你要一尸三命吗？”沐放眼也狠毒，他自然一开始就看出这年轻的男人不是司机，当然也不是保镖，不过对方愿意当司机，沐放使唤起人来绝对不手软，瞄了一眼内置镜对上谭景御看向后座的目光，立刻不客气的刺了回去，“没见过开车还这么不专心的，你确定你不是小狗崽（仔）？”

听得出对方刻意在崽字上加重的语调，谭景御扬唇笑了笑，依旧大度的没有生气，不过嘴上依旧不饶人，清朗的嗓音带着年轻男人的磁质，“我是谁您还不知道吗？不是您养的男人吗？我这要是小狗崽，那您老不是喜欢人畜恋。”

“滚！”沐放嘴角一阵抽搐，媲美女人的脸微微的抽搐了一下，他接触的都是演艺圈的人居多，当然京都会所也是他的产业，不过里面有雇佣的经理打点着，沐放虽然毒舌，不过却也是高雅的毒舌，至少比不上谭景御这个满口粗话的兵痞子。

一路上两个小时的车程里，谭景御和沐放就这么嘴贱的互相贬低对方。也幸好谭景御脑子好，一面能舌战沐放，一面还将车开的稳稳当当，一车三人顺利的到达了西峡山，没有出现一车三命的惨烈车祸。

“哟，就你们这些人麻烦，这是宴会吗？确定不是走红地毯的星光大道！”谭景御咂舌的摇摇头。

酒店外面已经停了不少的豪车，入口处整齐的站着两排保安，记者和收到消息的一些粉丝都被隔绝在了两旁，可是那气氛依旧嗨到极点，看得出柳家是真的有势力，这一场尾牙宴就办的丝毫不必那些演艺圈的颁奖典礼逊色。

“这正门是给人进的。”沐放在车里里整理了一下衣服，骄傲的睨了一眼歪唧的谭景御，修长的手指拿出烫金的精致请帖递了过去，保镖助理什么的虽然也能参加，可是自然是要从侧门的。

“行，我走侧门。”谭景御接过请帖，他虽然有一张酷似谭母的英俊脸庞，可是那手却的的确确是军人的手，古铜色的肌肤，指节修长而用力，掌心带着常年训练后的粗糙，和沐放那保养白皙而尊贵的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小瞳这到底是从哪里认识的人？沐放危险的眯了一眼桃花眼，将视线从谭景御的手上收了回来，没有看到这一双手，他会以为谭景御也是一个风流不羁的富二代或者官二代，可是这一只手却立刻推翻了之前的判断。

这倒是像是做苦力的手，可是眼前这个男人绝对不会是个卖力气的人，从看见自己开始，他的眼中除了第一眼的震惊之外，就是坦然和平静，沐放并不是自诩自己多么的俊美，可是他这一张脸却也算是惊为天人，眼前这个和自己磨了

一路嘴皮子的男人并不看重自己这一张脸皮，那是经过大风大浪的人才有的淡定。

酒店入口处早已经铺上了大红的地毯，两边也都拉上了警戒的栏杆，明亮的灯光将入口处照的和白天一般，粉丝兴奋的尖叫声，和媒体记者那闪耀不停的镁光灯，让今晚的宴会声势不同凡响。

“敏茹，到了。”随着汽车的停稳，钱利看向妆容美丽可人的吴敏茹。虽然没有接到之前的cεq服饰的品牌代言，可是随后吴敏茹也接了好几个合约，效果非常好，让钱利越来越感觉自己没有看错人，敏茹一定会成为女王巨星的。

“嗯。”吴敏茹拉了拉身上有些褶皱的白色小礼服，脸上露出甜美的微笑，拿过一旁白色的水貂皮草披肩，打开车门下车。

吴敏茹刚下车忽然听到粉丝们那拔高了的尖叫声，不由愣了一下，随后脸上露出完美的笑容，可是当听到粉丝们叫的是宋天昊的名字时，吴敏茹脸上表情狰狞的一变，可是却又在瞬间将嫉妒之色压了下来，转过头看向从自己左侧下车走过来的宋天昊。

“敏茹，等一下进场。”钱利快步的走了过来，低声提醒着吴敏茹，在如今的演艺圈，宋天昊和于娜可谓是顶峰的天王巨星，一看粉丝和记者的兴奋表情，听着四周那不停按快门的声音就知道，宋天昊的出现有多么轰动。

在演艺圈有着泾渭分明的等级之分，敏茹只是个发展不错的新人，绝对不能走在天王巨星宋天昊的前面，钱利只等着宋天昊进场之后，然后再让吴敏茹过去，多少能被拍不少的镜头，否则和天王巨星一起过去，所有记者的焦点都会停留在宋天昊身上，而绝对不会注意到敏茹这个新人。

这些规矩吴敏茹早就知道，可是看着对着记者媒体和粉丝挥手的宋天昊，吴敏茹眼中闪过一丝犹豫，随后踩着高跟鞋却向着宋天昊走了过去，眼底深处有着压抑着强烈的成功欲望和势在必得的算计。

宋天昊看着走过来的吴敏茹，怔了一下，他当然还记得这个新人，《岁月静好》这出戏试镜时，吴敏茹和她的经纪人来过片场，还和自己搭过戏，演年少时的苏玥。

不过看着一脸如同见到熟人，笑的腼腆的吴敏茹，宋天昊倒不在乎她是真的只是看到自己这个熟人准备过来招呼，还是想要借着自己如今的地位出境，反正这对宋天昊没有什么影响。

“昊哥，你也过来了。”吴敏茹甜甜的开口，脸上洋溢着对这个天王巨星的爱慕和敬佩，那种纯真的闪烁着激动的眼神，就如同在场的粉丝一般。只是因为看见了自己最喜欢的偶像。

“嗯，年底正好没戏就过来聚一聚了，走吧，我们一起进场。”宋天昊温和一笑，绅士十足的对着吴敏茹伸过手做了个邀约的姿势。

一刹那，四周的粉丝再次暧昧的尖叫起来，记者们更是如同看见了奸情一般，恨不能有四只手来按快门，而此刻吴敏茹似乎这才察觉到自己冒冒失失的走上前来有些的不妥，脸上不由露出愧疚之色，不过在宋天昊鼓励的笑容里，还是将手伸了过去，和他一起向着入口走了过去。

吴敏茹的入场是非常的成功，甚至让之前已经入场的一些艺人都不由的回过头看向入口处，虽然都知道这是宋天昊这个天王巨星带来的声势，可是吴敏茹这个新人算是借风使力，自然也被媒体拍了不少的镜头，明天一早大大小小的报纸杂志估计都是今天的报道。

钱利是暗自提了一颗心，担心不已，此刻终于露出了笑容，敏茹不仅仅没有让宋天昊反感，反而被他带着入场，这真的太好了。

进了会场，吴敏茹对着宋天昊道歉着，一面接受着走过来的艺人们那或是羡慕或是嫉妒的交谈，她们再嫉妒又怎么样，她们不敢这么做，可是自己敢，而且自己成功了。

吴敏茹隐匿住眼中的骄傲和得意，相信自己已经被所有的媒体和记者们注意到了，艺人就是要不断的出镜，被报道，这样才有名声。

“小瞳，你若是有人家那三分之一的心思，日后我就靠你养了，”沐放慵懒的笑着，眯着桃花眼看着刚刚入口的一幕，一手敲在了身边童瞳的额头上，不过那俊美如斯的脸上却随即又染上了笑，这个小阿呆要真的变得那么势利而富有心机，估计自己也就看不上了。

“沐哥？”虽然沐放只是调侃打趣的话，可是童瞳却隐隐的感觉到一丝的不对，抬起头看向夜色之下的沐放，还是那一张俊美无俦的脸，还是那样笑的邪魅慵懒的模样，可是沐放的眼中却似乎藏匿着无尽的空洞和落寞，在演艺圈这个水深黑暗的世界里，他在人前是风生水起的蓝海豚总监，可是在其他人看不到的地方，沐放藏匿着属于自己的悲哀和孤独。

“真的要养我？”沐放低下头，笑着勾着薄唇，眼中流光溢彩的闪烁着暧昧的光芒，这个小阿呆该不会真的信以为真了吧？“好了，天王巨星刚刚刮起的势头过了，走吧，也该我们进场了。”

沐放没有等童瞳回答，就亲密的拉起童瞳的手让她挽住自己的胳膊，勾着桃花眼，薄唇噙着性感邪魅的笑意，十足千年妖孽的强大气场向着入口走了过去，敏茹会借着宋天昊这个天王巨星造势，难道自己会比宋天昊差吗？

黑暗处，谭景御看着走向入口处的童瞳和沐放，当然更多的是看向沐放，谭景御倒是第一次见到这样妖魅的男人，一张英俊到让女人都逊色的脸。五官绝美，肤色白皙，衣着考究，神色骄傲。

这样的男人只怕比女人更爱打扮和保养自己，可是谭景御看着沐放却没有什么瞧不起，只是感觉很新奇，男人竟然也有这样类型的，如果是以前，谭景御绝对会认为这样的男人太娘，太过于妖娆，可是沐放却丝毫不给人这样阴柔伪娘的感觉，他是美，美的邪魅，可是却有着属于自己独特的气质。

会场大厅里，吴敏茹看着远远走过来的童瞳，看着她身边的男伴沐放。脸上闪过一丝嫉妒，都是蓝海豚的艺人，可

是沐总监明显偏爱童瞳，这样的场合带着她一起出席，这分明是告诉所有人童瞳是他沐放护着的人。

“靠着沐哥，以后她就不用担心接不到片子了。”

“是啊，沐哥在这个圈子里的人脉关系，童瞳这是背靠大树好乘凉，可惜是我们羡慕不来的。”

“真不知道沐哥看中她什么了，这么多年也没有听说过沐哥和谁有过绯闻，有过暧昧。”

隐隐的交谈声传了过来，几个蓝海豚的艺人吐着酸水，脸上满是刻薄，当然更多的是嫉妒，一个新人一出道就得到蓝海豚总监的照顾，甚至亲自领着出席在公共场合，这让人不嫉妒都不可能。

可是童瞳偏偏是那种你无论怎么看都看不到一丝出彩的艺人，当然她也不会炫耀，也不会故意的招摇，这让所有羡慕嫉妒恨的女人们只感觉一口气卡在喉咙里，进不去也出不来，憋屈的难受，却又偏偏没有办法。

“沐总监，童小姐。”就在记者们再次兴奋有了可拍的料子时，柳康的声音传了过来，身为这一次尾牙宴的主办者，除了来看自己喜欢偶像的粉丝们懒得理会他这个胖子之外，在场的艺人和演艺圈的其他人，包括记者媒体都会给柳康面子。

这不随着柳康的出现，记者们再次打了鸡血般的兴奋激动起来，刷刷的按着快门。

柳康若有所思的盯着童瞳，而沐放依旧是那样慵懒不羁的邪魅笑容，不熟捻也不疏离，只是却悄然的童瞳拉近了一些。

奸情！

吃果果的奸情那！

两男争一女的年末爱情大战！

记者们的目光已经呈现出虚幻的状态，快速的在脑海里构思着一切可能性，虽然这根本就是没边没影的绯闻，可是他们不管，他们只需要尽可能的发挥自己的想象力，而观众只需要可以调剂生活的娱乐新闻。

于是在所有记者们的眼中，童瞳这个第一次出现在《茶余饭后》这档节目里的新人早已经被沐总监这个千年妖孽给潜规则了，可是我们的官二代柳大少对童瞳一见倾心，所以大手笔的举办这个尾牙宴想要博取佳人欢心。

这不，此刻在入口处，就是刀光剑影的战斗，两个男主角眼神刷刷的想要杀死对方，多么让人激动的三角恋，多么振奋人心的爱情战争。

记者们一个激动，童瞳的出场甚至比吴敏茹更加的轰动，甚至当场就有记者冲破了保安的阻拦，四脚朝天的摔在了地上，不过顾不得从地上爬起来，也顾不得自己这个惨不忍睹的形象，被摔的记者反而是将自己的名片塞给童瞳，请她一定抽时间做一个专访，让不知道的人还以为童瞳才是真正的女王巨星。

终于在门口的混乱之后，童瞳得以安全的进入了会场，手里多了一张记者的名片，当然那个得意洋洋的记者刚退回到自己的位置，立刻被同行们直接抡拳头暴打一番，太没有职业道德了，太没有人格尊严了，可是他妈的。为什么递出名片的人不是自己啊，所以使劲打，往死里打。

尾牙宴也不过是为了庆祝一年终于平平安安的过去了，大家可以过个好年，期待2012年的新开始，宴会非常的热闹，酒水更不用说了，都是顶级的品牌，自助的菜肴都是从英国皇室退役的主厨精心打造的，所以这些参加宴会的艺人们虽然自认为身价高人一等，可是却也被美食美酒吸引了。

童瞳并没有融入这样的热闹里，而是不动声色的将目光总是看向沐放，柳康是什么人童瞳知道，可是她不知道柳康到底要怎么报复，所以才担心，自己只是一个艺人，最多退出演艺圈，可是沐哥不同，他是蓝海豚的总监。

进入会场之后，沐放就立刻应酬不断，端着酒杯，不是自己去主动应酬就是艺人们过来，让沐放几乎成了整个宴会里的主角，身边被俊男美女环绕着。

“那个男人你不用担心。”谭景御一边吃着东西，一边低声对着身边担心的童瞳开口，瞄了一眼不远处的沐放，那样妖孽的男人，只有他玩死别人的份，绝对不会被人给玩死，也只有身边这个笨丫头一晚上都目不转睛的看着，幸好二哥不在这里，否则这还不得被醋给酸死。

可惜谭景御刚开口，立刻就被拆台了，宴会突然安静下来，中间的长桌上，高脚玻璃杯整整叠了五层高，在水晶灯光之下折射着璀璨的光芒，而随着柳康的示意，一旁的黄头发男人阴狠一笑，随即举起酒瓶。

酒从最上面一层的玻璃杯子倒满之后向着下面的杯子流淌下来，倒了整整八瓶酒之后，叠着五层高的酒杯都倒满了酒。

“今天这个宴会，蓝海豚的艺人最多啊，沐总监，我敬你。”倒酒的男人邪邪的冷笑着，顺手拿过最上面的倒满酒的杯子，然后仰头咕噜咕噜的将酒一口气干了，挑衅的将空酒杯朝下，“沐总监该不会不给兄弟面子吧。”

“怎么会。”朗声一笑，沐放修长的手指拿过一个杯子，笑的依旧是优雅绝色，然后也仰起头将杯子里的酒喝光，一滴不剩，桃花眼里笑容阴沉了几分，柳康不动阴手段，反而是在这里等着自己。

“好，干脆，我也敬沐总监一杯。”柳康的另一个狐朋狗友大声笑了起来，又端过一个酒杯，依旧是一口干了，他们有的是人，不怕整不死眼前这个敢得罪柳大少的妖孽男人，听说上一次在京都会所，就是沐放抹了柳大少的面子，当着他的面将一个女人带走了。

沐放一开始应酬就喝了不少酒，此刻又接连喝了整整三杯子，脸色已经有些不对劲，可是所有人都知道，这样的敬酒不喝是不可能的，那就是抹别人面子，尤其抹的人还是柳康这个官二代，他是胡作非为，可是他身边的狐朋狗友也都是一些富二代，官二代，沐放今天被算计了只能认栽，酒他是不能不喝的。

柳康端着酒杯并没有介入，只是眼中泛着冷然的寒意，而蓝海豚的艺人们都面面相觑的对望一眼，也都保持着沉

默，这根本不是他们可以出面的地方，就连宋天昊这样几个巨星也都沉默着看着这边。

艺人说起来风光，可是只要被封杀，被雪藏，那么你什么都不是，在场也有些编剧和导演，可是得罪了这些官二代，富二代们，你就不要指望还能在演艺圈里混。

你拍电影电视剧，他们只要指使几个小混混毁了你主角的脸，一部片子就黄了，再说，拍片要投资商那，可是哪个商人会和这些官二代们过不去。

就算这些抛开不说，片子杀青了，可是广电总局那过不去，不给你审核通过前期投资的钱都等于打水漂了，所以宁可得罪君子也不得罪小人，尤其是这些有权有势，而且心狠手辣的小人。

柳家的人果真嚣张！谭景御扫了一眼，英俊的脸上闪过一丝嘲讽之色，谭家从小家教就严格，所以即使是身为幺子的谭景御都没有这么嚣张跋扈过，不过谭景御倒是更想要看看沐放这个妖孽男人会怎么应对，当然，合适的时机自然会出手。

“柳大少还真高看我沐放了。”玩味的冷笑着，沐放手里把玩着空酒杯，柳康要真是在其他地方对自己使阴招，耍手段，沐放还可以见招拆招。

可是目前而言，自己不喝就是不给柳康面子，他身边这些狐朋狗友估计就等着自己抹了柳康面子，然后借机寻衅闹事，估计柳康不废了自己一手半脚的今晚上是不会罢休的。

“沐哥胃不太好，不能多喝。”就在所有人都等着事态的发展时，童瞳不知道何时已经走了过来，清淡淡的声音开口，伸过手拿掉了沐放手里的酒杯放在了桌子上。

这个天然小阿呆！沐放忍俊不禁的笑了起来，这样的局面也只有童瞳这个小呆子敢过来插话，不怕引火烧身！

沐放侧目看着身边的童瞳，桃花眼里目光流转的扫过全场，这些人，有的是忌惮，害怕，有的只是冷眼旁观，有的幸灾乐祸，可是独独只有自己身边这个小阿呆敢出口出面，也不怕得罪不该得罪的人。

沐放其实想错了一点，他以为柳康和自己过不去，只是因为上一次在京都会所自己将童瞳带走，抹了柳康的面子，其实根本没有想过自己却是被童瞳给牵连了。

“自古以来都是英雄救美，看来今天童小姐想要美女救英雄了。”柳康终于开口，眼神阴沉的有些骇人，盯着童瞳，如同是他的生死仇人一般。

柳康端起手里的酒杯喝了一口酒，阴冷冷的笑着，满是肥肉的脸扭曲的狰狞，他最近都没有吃药，看着童瞳，忍不住的有一种想要摧毁的欲望，她不是萧亚，萧亚已经死了，她凭什么和萧亚那么相似，凭什么！

沐放目光一沉，俊脸上眉头皱了起来，柳康的眼神太过于阴骇而扭曲。他看着童瞳的目光很不对劲，那不是一种官二代寻衅闹事的嚣张霸道，反而透露着隐隐的杀机，似乎要将童瞳给生吞活剥了才解恨。

“大少你是不是看中这妞了，哈哈，没事，今天哥们挺你。”一旁的男人猥琐的笑了起来，虽然说童瞳在这个宴会上并不算出色，可是大少的眼光一直很怪，而且阴晴不定，既然大少看中了这女人，他们这些当兄弟的自然会将人给大少弄床上去。

“既然沐总监胃不好，那这些酒童小姐要是肯赏脸的话，自然可以代替沐总监。”柳康阴沉的笑着，脸色依旧阴森的盯着童瞳，既然敢和自己作对，以为依仗着关曜这个刑侦处处长就背靠大树了吗?

“既然柳大少想要拼酒，那我们今晚就一醉方休，谁先倒下了谁算输。”沐放冷声的开口，看童瞳主动过来，虽然很是怀疑这个丫头有多少酒量，不过这么多酒，既然要喝，那就大家一起喝，就算酒精中毒，自己也不会放过眼前这个柳康的狐朋狗友，当然，沐放说这番话的时候，余光则走向着谭景御那边扫了一眼，必要时候，那个男人肯定会出来护着小瞳。

“好！”柳康朗声一笑，率先端过酒杯，扬起头咕咕的灌了一杯酒，身边的狐朋狗友们立刻喝彩的拍着巴掌，他们这边足足有八九个人，一个人喝一杯也将眼前的沐放给喝死，当然这妞喝醉了正好给大少暖床。

重瞳神色平静的端过酒杯，然后仰头喝下，那模样却如同是喝水一般，这斗酒算是真正开始了，所有人以为童瞳酒量好最多五杯就倒了，沐放则是根本不看好童瞳的酒量，这丫头呆的可以，会喝酒就算不错了，酒量这东西估计和这个小阿呆没缘。

可是所有人都错了，童瞳的酒量不但好，而且好的让人感觉到恐怖，一杯接着一杯，依旧如同喝白开水，这虽然不是中国的白酒，可是度数也高啊，柳康这边一个两个的狐朋狗友都倒下来了，丑态百出，唯独柳康依旧在一旁观战着。

童瞳因为喝了太多的酒，脸有些的白，清瘦的身体站的很直，如同一杆标枪一般，她没有多余的动作，看到柳康这边的人喝光了一杯之后，就会神色平静的端起自己这一杯，然后喝掉，再等着对方喝下另一杯。

“大少，我……”男人只感觉胃里翻江倒海的难受，看了一眼柳康，一手捂着嘴巴，直接的向着卫生间方向冲了过去，可惜还没有冲到，就抱着柱子直接吐了起来。

谭景御这下也是呆了，童瞳到现在一共喝了十七杯酒，放倒了六个男人，而其余几个，虽然还没有倒，可是已经醉话连天，端着酒杯的手已经颤抖着，酒洒了一大半，根本已经喝高了。

“小瞳？”沐放拿过刚刚服务生递过来的热毛巾递给了童瞳擦脸，沐放的胃是真的不太好，有时候还吃胃药，刚刚也喝了不少酒，沐放之前是铁了心的准备和柳康这些人杠下去，就算喝的醉倒进医院，可是沐放却没有想到童瞳这么能喝酒。

“我没事。”灯光之下，童瞳的脸异常的白，一双眼清幽沉静，宛若黑洞一般，看过去就会被吸入到了无边无际的黑暗深渊里，擦了擦脸上的汗。童瞳知道自己喝多了，这个身体并不是自己的，不过幸好酒量也是天生的好，而童瞳的清

醒一直是凭借着强大的精神力支持着，只要她的理智还在她就可以一直喝下去。

巴结沐放的人很多，在场的这些艺人们不管是红的，还是不红的，都会谄媚巴结沐放这个蓝海豚的总监，可是在柳康面前，这些人自然也只能保持沉默，避凶趋吉这是人之常情。

如果今天对上沐放的是其他没有身份地位，或者势力比沐放差的人，这些人肯定会站在沐放这一边，甚至会痛打落水狗，可是今天这个人是柳康这个官二代，所以大家只能当做没有看见。

其实沐放并不会因为在场众人的冷漠而生气，今天如果是自己，他也可能做出这样的选择，这才是正常人的选择嘛，所以说只有童瞳这个天然小阿呆不正常，才会傻傻的力挺自己。

沐放脸上露出真诚而动容的笑，虽然还是那一张邪魅绝色的脸，可是看向童瞳的目光里更多的是一种抛开虚伪的真实，这个小阿呆，傻瓜，笨蛋。

谭景御一直注视着这边，不动声色的观察着，童瞳应该已经喝多了，不过还算清醒，所以谭景御并不算很担心，可是当视线不经意的掠过沐放那一张颠倒众生的绝魅脸庞，当看见他那抛弃了高傲和虚伪的笑容，谭景御心悸了一下，有一种被沐放的美丽所秒杀的悸动。

“还要喝吗？”童瞳开口看向柳康，他身边的人都倒下了，只有喝的最少的柳康还算清醒，若是其他人，这会肯定会世故且圆滑的结束这一场两败俱伤的斗酒，说不定还可以化干戈为玉帛和柳大少重新拉好关系。

可是童瞳那清冷的眼里却是一种让人害怕的锐利，她要让柳康认输，让柳康再也不敢将报复的心打到沐放身上，所以她不会妥协，只会乘胜追击。

“喝，为什么不喝？”柳康狂声大笑着，深深的挫败之下整个人怒极疯癫，柳康并不能喝太多的酒，因为他原本就有精神方面的疾病，而不愿意吃药，情绪更是控制不住，喝太多酒，势必会加重病情，可是柳康眼中却是一种决绝的阴狠，对童瞳狠，对自己更狠，如果可能，柳康更愿意将在场所有的人都杀了，所有的人都去死，去九泉之下陪着萧亚，包括自己！

一杯接着一杯，柳康的恨，他的不甘心，他的愤怒，他所有的情绪都化在这一杯一杯的酒里，当终于控制不住要倒下时，柳康看见童瞳眼中的不忍和担心，嘲讽的大笑起来，闭上眼，肥胖的身体倒在了地上抽搐着。

她在同情自己！哈哈，自己还需要人同情吗？自己可是京城柳大少，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自己不需要任何人的同情，再说她这样不要命的喝酒，不也是为了给沐放出头吗？那又何必假惺惺的同情自己！

随着柳康的倒下，一开始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只以为柳大少是喝多了不支才倒下的，可是当柳康开始浑身抽搐，口吐白沫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坏事了，幸好西峡山这般虽然离市区远，可是酒店里就有专属的医生和护士。

“小瞳，我该怎么说你好呢。”看着四周忙碌起来的人，沐放哭笑不得抬手拍在童瞳的肩膀上，这个丫头，就这么清清瘦瘦的一个人，居然放倒了快十个大男人。

被拍的一个踉跄，童瞳之前一直都靠着强大的精神力支撑着自己，保持着最后的理智，看到柳康被紧急送走了，紧绷的情绪也随之放了下来，突然被沐放这么一拍，身体差一点跌倒，头晕目眩的难受起来。

“沐哥，我要吐。”声音有些不清楚了，童瞳这会才感觉头痛欲裂，身边的噪杂声就如同大鼓一样的敲在脑子里，眼前是一阵一阵的晕眩发黑，而胃部更是绞痛的无法忍受，让童瞳虚弱的喘息着，脸是惨人的苍白，冷汗密布。

“我送你去房间。”沐放这才警觉童瞳也喝多了，而刚刚只是震惊她的酒量，以为她真的是千杯不醉的高手，可是此时看着童瞳那难受的模样，声音都蔫了下来，整个人更是无力的靠在自己身上，隔着衣服，沐放都能感觉到童瞳浑身的冰冷，心头动容着，顾不得其他，双手直接将人横抱起来向着电梯口大步跑了过去。

—分割线—

因为西峡山离市区太远，所以参加宴会的人除了明天有安排，差不多都会直接住在这里，沐放事先就直接自己订了一间套房，一个主卧一个客房。外带一个小厅，还有小厨房。

而此时，浴室里，除了水声之外就是童瞳那一声接着一声的呕吐声，门被锁上了，所以沐放只能站在浴室门口，隔着玻璃看着趴在洗手台前弓着身吐的童瞳，那总是玩世不恭的心一点一点的柔软的被温暖所填满。

一开始沐放会注意到童瞳就是因为她的呆，当然说好听一点是她的简单单纯，这样干干净净的一个人，沐放总是忍不住的想要呵护，不想她被演艺圈这个黑暗的地方所熏黑，可是此刻，沐放满眼的心疼，对童瞳，他多了一种说不清楚的感情，要保护她，不再让她再这样难受。

酒店一开始知道大厅在斗酒就立刻让厨房准备了醒酒茶，谭景御将还有些烫的醒酒茶放在桌子上，向着主卧房走了过来，目光停留在靠着墙壁上，褪去了那份华贵妖魅气息的沐放身上。

那绝美的脸上失去了笑，敛着眉梢，颀长的白色身影靠在墙壁上，满脸的担心和内疚，这或许才是真正的沐放，不再是演艺圈里那个绝美的千年妖孽，只是一个长的格外好看的普通男人。

沐放知道谭景御在打量自己，如果是平日，他或许会毒舌的调侃上几句，可是现在担心着浴室里还在吐的童瞳，沐放就懒得理会谭景御了。

虽然谭景御看起来和自己一样有些的放荡狂野，可是沐放却隐隐的能察觉到他和自己的不同，谭景御身上有一种深沉而内敛的气势，只是被压抑的很好，让人以为他是无害的，这样的谭景御，沐放还是放心的，尤其他还是小瞳的朋友，当然兼职保镖和司机。

“丫头可是个女孩子，你这样守在浴室门口，她怎么好意思上厕所，出去等。”谭景御笑着走了过来，一手轻佻的搭在沐放的肩膀上直接将人给拉出了主卧室。

沐放横了一眼谭景御，虽然知道他说的是实情，也就跟着走了出去，瞄了一眼谭景御靠的过近的身体，直接的甩开肩膀上谭景御的手，坐在沙发上，可是沐放还是担心浴室里的童瞳。

“喝点醒酒茶，你也喝了不少酒，丫头没事，吐出来就好了，睡一觉。只怕明天早上会有些头痛。”谭景御将客厅茶几上的另一碗醒酒茶端过来递给了沐放，勾着漂亮的眼角笑了起来，“你也不用自责什么，柳康是被丫头惹上的，你只是被迁怒报复了而已。”

“你到底是什么人？”一开始沐放没有察觉，可后来柳康看童瞳的眼神太过于可怕，沐放自然就感觉到不对劲了，可是不管事实是如何，沐放只记得，在那样的场合里，那个清瘦的小姑娘就这么挺身而出的站到自己身边。一杯接着一杯的喝着酒，直到自己支持不住的在浴室里吐起来，这份感情。并不是因为其他而改变。

“保镖而已，不过那丫头刚刚还真是帅呆了。”谭景御笑了笑，回想着童瞳刚刚拼酒的表现，“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这丫头倒真有几分大将风范。”虽然是在酒桌上。

吐出来了，也上了厕所，童瞳最后残留的一点理智是格外感谢谭景御。否则沐放就这么守在门口，她还真的不好意思上厕所。

人还是有点晕，胃里难受的厉害，童瞳软绵绵的身体靠在身后的大床上，拉过被子盖住身体，暖和之下，似乎好受一点了。

“喝点醒酒茶解解酒。”一直听着卧房里的动静，沐放快速的起身推门走了进来，直接丢下客厅里的神秘莫测的谭景御。

床头灯散发着暖黄色的灯光，映着童瞳一张还是苍白的小脸，眉头皱着，脸上还有没擦干的水珠，抱着被子靠在床头，瞅了一眼沐放，然后咧嘴笑了笑，示意他不用担心自己。

“不喝，我睡一会就好。”看着沐放端过来的醒酒茶，童瞳头摇的如同拨浪鼓一般，她已经吐了，不用再喝这气味难闻的醒酒茶来催吐了。

“要洗个澡吗？我给你放洗澡水，换下的衣服酒店有服务员来收走，明天早上就可以穿。”沐放大手温柔的落在童瞳头上宠溺的揉了揉，放软了语调，他喝醉过，知道醉酒的难受。

童瞳是想洗个澡的，出了一身冷汗，现在黏糊糊的感觉全身都难受，可是真的喝多了，童瞳更担心被热水一熏到时候自己就睡在浴缸里了，那样才尴尬，所以此刻摇摇头，闭上眼，直接拉过被子睡下了，明天早上清醒些再洗澡。

沐放也不再开口，将床头灯调到最暗，看着睡下的童瞳，又温柔的替她重新将被子盖好，又看了一会才准备离开，一转身就看见谭景御懒懒的靠在门框上，嘴角微扬，似笑非笑的模样。

“就剩客房的小床了，我们挤挤睡吧。”谭景御笑着开口，神情暧昧，侧身做了个邀请的姿势，活脱脱一个流氓痞子模样。

“沙发或者地板，你随意。”沐放冷哼一声，直接向着客房走了进去，然后毫不客气的砰的一声关上门，半点不在乎自己优雅贵公子的形象被破坏了，他也喝了不少酒，此刻也难受的，再说他还没有和另一个男人同床共枕的习惯，尤其这个男人看起来比自己更加的无赖！

摇摇头，谭景御看着闭合的房门，英俊的脸上笑容堆积，不要说这普通的一道门，就算是特殊加密的门，他要进，也没有人能挡得住，不过还是暂时向二哥汇报一下今晚上的情况，柳康被抬走的时候有些的严重，柳家这会只怕恨死了童瞳，二哥应该有所准备的。

谭骥炎是有些意外接到谭景御的电话，更意外这个总是忙的连家都无法回的弟弟竟然亲自保护童瞳，不过当听到谭景御绘声绘色的说今晚上童瞳是如何的神勇的，一个丫头片子喝倒了八九个大男人，谭骥炎的脸色就有些冷了。

“二哥，你在哪找到这么可爱的小丫头啊，喝起酒来，那气势真不是盖的。”谭景御不是没有感觉到电话另一头谭骥炎阴沉的气势，可是隔着远呢，谭景御不怕，自然是笑着调侃着了几句之后这才挂上电话，准备等沐放睡着了之后，自己再开锁进客房挤床上睡，有床自然要睡床上，他没有胆子敢去童瞳的大床上睡觉，但是绝对不怕沐放。

—分割线—

入夜了，西峡山这边异常的安静，晚上的宴会也在斗酒后结束了，很多艺人选择了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即使要开两个多小时的车。

有人！倏地一下，一片黑暗里，谭景御快速的睁开眼，黑暗之中的眼眸闪烁着锐利的精光，瞄了一眼身侧睡沉的沐放，依旧是那一张绝美妖孽的脸，不过睡着之后倒像是个没有任何防备的孩子，睡姿竟然差的很，整个人是窝在谭景御身边的。

没有穿鞋，谭景御悄然无息的下了床，当初在军队，他摸哨的功力是整个军区顶尖的，而夜魅这个封号就是由此而来。

客厅里是一片黑暗，当悄然无息的打开卧房的门，看见黑暗客厅里的人影时，谭景御瞬间如同猎豹一般发出了凛冽的攻击，只可惜对方也不是省油的灯，身影侧闪的同时已经出声，低沉冷峻的嗓音是谭景御所熟悉的。

“二哥？”谭家小弟出手的招式僵硬的收回，实在有些震惊谭骥炎竟然在这样的时候出现在西峡山，不过转而一想也就明白了，笑的那个暧昧，转而打开了一旁的台灯，明亮之下，谭骥炎的峻脸如同是被冻结的火焰，整个人透露着让人惧怕的威严和冷骇。

“去睡。”冷淡的两个字，谭骥炎直接向着另一间客房走了过去，不在乎身后这个已经大半年没有见到的弟弟。

虽然谭景御是很想听听墙角的，可是一想到自己二哥那不怒而威的冰冷，就讪讪的将这个念头给打消了，在谭家，

谭老爷子是最为专制而威严的，可是谭景御唯一有些害怕的人却是谭骥炎。

童瞳即使醉的厉害，可是却也在第一时间察觉到有人入侵，不过想到谭景御在，也就懒懒的没有动了，依旧蜷缩着身体在暖和的被窝里。

当卧房开门声响起时，童瞳睁开眼，头还是很痛，身上还穿着参加宴会的礼服，睡着也不舒服，可是童瞳奇怪的是这么晚了，谁还会来自己这里?

如果此刻对方直接瞄准开枪射击，童瞳知道自己是绝对躲不过的，喝太多了，身体已经无力了，动作势必迟缓，所以童瞳就破罐子破摔了，慢悠悠的睁开眼，借着灯光看向走过来的身影。

童瞳眼神里带着几分疑惑，因为醉酒而有些的迷蒙，半眯着眼当看见那峻挺的身影竟然是谭骥炎时，童瞳震惊的瞪大一双眼，小脸彻底呈现僵硬的石化状态，自己一定看错了，要不就是喝多了还在梦里。

虽然晚上车少了很多，出了市区道路就更畅通了，可是谭骥炎还是开了差不多两个小时才到西峡山，而西峡山这里有关曜之前安插的一个卧底，所以谭骥炎就没有惊动任何人就找到了沐放订的这间房。

原本还有不少的怒意，可是看着童瞳裹着被子，睁大一双眼震惊的看着自己，谭骥炎虽然还是冷沉着峻脸，不过情绪已经完全可以控制住了。

“你怎么……来了……”结巴着开口，童瞳虽然很想用做梦来逃避，可是随着谭骥炎的靠近，童瞳清楚的能感觉到他周身的寒意，酒意和睡意都散了去。

童瞳有些的不安，硬着头皮偷偷的瞄了一眼谭骥炎，果真脸色阴沉，五官都绷着紧，一双黑眸冷沉冷沉的如同黑洞一般，童瞳明白谭骥炎肯定知道今晚上发生的事了，一害怕她就忍不住的向被子里缩了缩。

“去洗个澡，一身的酒味。”谭骥炎简短的开口，声音压的很低，看了一眼明显害怕瑟缩的童瞳，不想她怕自己，可是一想到童瞳那闯祸的本事。谭骥炎就依旧寒着峻脸，直接转身向浴室走了过去给童瞳放洗澡水，孩子有时候是要恩威并施的教育，否则她下一次肯定还敢再犯。

童瞳耷拉着脑袋，有气无力的看着走进浴室的谭骥炎，抓了抓头，低头对着手臂闻了闻果真一身难闻的酒味，让童瞳更如被踩了尾巴的猫，蔫的连想死的心都有了。

沐放订的是套房，两个房间外加客厅厨房，如果真的有客人，直接可以去客厅里坐，所以浴室有一面是用玻璃装潢出来的，很有情调，卧室里的顶灯是变换颜色的，透过玻璃直接照射进浴室里，带着几分梦幻的感觉，尤其浴室里雾气氤氲着，泡在浴缸里绝对是一种享受。

可是童瞳此刻想着房间里还有谭骥炎在，自己就这么窝在浴缸里洗澡。脸立刻火烧火燎的热了起来，谭骥炎怎么会到这里来?

童瞳蜷缩着身体泡在热水里，原本醉酒的难受舒缓了不少，让她继续思考谭骥炎怎么突然出现在这里，童瞳有个特点，她一旦专注一件事，肯定就会忽略另一件事，所以当她开始想谭骥炎为什么晚上十二点多出现在西峡山，就忘记了玻璃浴室带来的尴尬和羞赧。

谭骥炎坐在靠窗的椅子上，点燃了烟，用力的吸了一口，带着辛辣的尼古丁立刻顺着咽喉蔓延到肺部，然后再被吐了出来，自己很少会这么冲动，可是当接到小御的电话，知道童瞳喝了那么多酒，谭骥炎什么都没有想的就开车过来了，还是半路才想起自己身份不能曝光，所以打电话让关曜安排一下，这才秘密的进入酒店，没有让任何人察觉。

是担心吧，可是仅仅是担心童瞳的话，自己为什么会那么生气，谭骥炎知道自己的情绪不好，隐忍着一股无名火，再次吸了一口烟，随后打开玻璃窗户，冷风灌了进来，也将烟味给吹散了。

夜色安静，一根烟很快被抽完了，谭骥炎在水晶烟灰缸里摁灭了烟蒂，冷风吹动着，那峻冷的脸庞上黑眸极深极沉，宛若月下的古谭，冷寂而幽静，自己是吃醋了吧?

谭骥炎定定的看着窗户外的夜色，飞扬入鬓的眉宇皱了皱，许久之后缓缓松开，在知道童瞳喝多的时候，他是焦急和担心，可是在知道她是为了沐放而拼酒的时候，那股怒火怎么都压抑不住，叫嚣着，奔腾的燃烧着，让谭骥炎没有任何犹豫的就驱车赶了过来，她还是个孩子啊，一个不谙世事，不知道世间险恶的单纯孩子，她是真的在乎沐放，所以才会为了他拼酒。

浴室里，洗完澡之后，童瞳瞄了一眼玻璃的门，没有看见谭骥炎的身影，童瞳总算安心了一点，喝太多，眼下被热水一泡一蒸，童瞳感觉有点晕乎乎的，起身的时候身体晃了一下，赶忙扶住一旁的洗漱台，结果就是将原本小心放在上面的内衣裤给碰到湿漉漉的地上了。

自己这个猪脑袋！童瞳哀怨的看着湿掉的衣服，无奈的拿过浴袍裹了一下，可是没有穿内衣，童瞳是打死都不敢出浴室去面对谭骥炎，虽然在浴袍包裹之下，除非透视眼，否则绝对不会有人知道她里面是光的。

烟味完全散去了，谭骥炎关了窗户，感觉童瞳洗澡的时间过长，担心喝醉的她会晕倒在浴室里，立刻起身过来敲门，透过玻璃模糊的看着童瞳的身影站在洗漱台这边，这才微微放下心来。

童瞳木柱一般杵在洗漱台前，瞅着镜子里被熏红脸颊的自己，磨了磨牙，内衣要是干的，自己就将就一下再穿回来，可是现在湿漉漉的滴着水，童瞳实在没办法将脏内衣穿回身上。

可是不穿，她总不能窝在浴室里一晚上吧，所以目前唯一可行的办法就让谭骥炎帮忙打个电话让酒店下面的精品店送一套干净的内衣上来，可是这伸头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童瞳再次很想撞死自己。

“怎么了？”谭骥炎看到童瞳没事，他绅士的转过身了，可是等了半天不见童瞳出来，不由的敲了敲玻璃门。

死就死了！童瞳大都数时候都是安静的，可是逼到头上的时候，她的小宇宙自然也会爆发出来，所以童瞳哗啦一下

打开浴室的门，然后探出湿漉漉的小脑袋，脸红的要滴出血来，一咬牙，打机关枪一般噼里啪啦的丢出话来。

“谭骥炎，帮忙让酒店里的精品店送一套34b的内衣裤上来，谢谢！”话音落下，玻璃门再次的关上，童瞳深呼吸着，反正丢脸也不是这一次了！

谭骥炎足足呆了一分多钟，将刚刚童瞳的话在脑子里回放了一遍，这才算是明白过来，原本紧绷的峻脸上快速的滑过一丝笑意，迈开步子向着床边走了过去拿起电话。

酒店的服务的确很周到，即使此刻已经是深夜十二点，不过服务员还是在五分钟之后就将内衣送了上来，客厅里还是没有开灯，所以服务员只是看到一个男人伟岸的身影隐匿在黑暗里，也没有多想就离开了，自然不知道开门的人是堂堂北京市副市长。

终于穿上了内衣，然后再穿了浴袍，童瞳吧唧着拖鞋走出了浴室，头低的不能再低了，童瞳盯着拖鞋在想自己和谭骥炎是不是八字不合，所以每一次在谭骥炎面前总走出丑，让童瞳即使想要厚脸皮一点，可是一想到自己让谭骥炎帮忙买内衣，童瞳就开始大脑充血，风中凌乱，就差没有亲手宰了自己。

“头发擦一下，不要感冒了。”看着童瞳如同做错事的孩子一样不敢抬头看自己，谭骥炎原本还准备恩威并施的教育童瞳，不过在经过刚刚买内衣的一幕，什么火气和醋意都散了，深沉的凤眸里只有淡淡的宠溺和笑意，腹黑的谭骥炎是算准了童瞳不敢抬头，所以自己当然也不用板着脸。

“噢。”应了一个字，童瞳依旧乌龟状，脚步向着一旁的柜子挪移了过去，然后打开抽屉，找出吹风机，动作倒也顺畅，不过就是不敢看谭骥炎一眼。

“坐下，我来。”失笑的看着童瞳那可怜兮兮的模样，谭骥炎拿过吹风，他是第一次给人吹头发，平常他自己都很少吹。

其实谭骥炎对童瞳真的算是很纵容了，仅仅看谭家小弟对谭骥炎的忌惮就知道，谭骥炎是从小不开笑脸的人，人又内敛严肃，眼神威产，在军队时，整个人凌厉如霜，从政之后，那份军人的冷骇收敛了很多，可是隐忍的威严和气势更让人有些的惧怕，他对童瞳真的很好了，可是童瞳依旧有些怕他，这让谭骥炎有时候想起来会感觉很郁闷。

吹风机嗡嗡的在耳边响着，吹出来的热气熨帖着头皮很是舒服，童瞳低着头坐在沙发上，随着嗡嗡声继续向着，倦怠的感觉席卷而来，迷迷糊糊的歪着头靠在沙发上就这么睡着了。

手穿过童瞳柔软而光滑的长发，这样的感觉很是陌生，不过童瞳的发质很好，如同绸缎一般从指尖滑过，带着沐浴后清新的味道，让谭骥炎薄唇再次勾起了笑。

就这样睡着了！谭骥炎将吹风机放在桌子上，看着闭着眼睡着的童瞳，她真的喝了不少，即使洗了澡，身上似乎还有酒气，只是并不难闻，白皙娇嫩的小脸泛着粉红的色泽，因为是歪着头睡着的，浴袍领口敞开了不少，露出雪白的脖子，然后是那清瘦的锁骨，白皙的如同常年不见阳光一般，那青青的脉路都是清晰可见。

靠在沙发上睡的正舒服，当感觉被人突然抱起来时，童瞳不满的皱了皱鼻子，含混不清的哼了一声，然后自发的动了动身体，整个人蜷缩在谭骥炎的怀抱里，依旧睡的香甜。

谭骥炎失笑的看着直接在自己怀抱里找了个舒适位置的童瞳，有些无奈她如此孩子气的动作，不过看着童瞳这一张不设防的单纯小脸，一种无法形容的暖意慢慢的流淌进了全身。

将童瞳放在床上，谭骥炎依旧保持着弯着腰的姿势，靠的近，便如此清晰的将眼前这一张睡容清晰的收进了眼底，那粉嫩嫩的小脸，长长的睫毛，因为呼吸而微微张启的唇瓣，谭骥炎心头生出疼惜的感觉，大手轻轻的落在童瞳的脸上，冷硬的心随之柔软下来。

不知道就这样看着睡着的童瞳多久，谭骥炎终于直起了身体，已经是凌晨一点半了，该离开的，毕竟被人知道自己出现在酒店里不太好，尤其是柳家如同知道，必定会联想到童瞳，可是明知道该走了，可是却迈不开步子。

谭骥炎知道自己似乎越来越在乎童瞳，之前他虽然想着将童瞳留在身边，毕竟爷爷也有意无意的提过结婚，与其是其他女人，谭骥炎更愿意照顾童瞳，是的，照顾，从五年前的亏欠开始，他对童瞳总有种义务和责任，可是今晚上谭骥炎发现自己对童瞳不单单是照顾了，还多了一种感情。

凌晨两点，虽然酒店前台还有工作人员，可是这个时间段差不多是人最精神最疲惫的时候，谭骥炎打开门，安静的走廊里之前接应他的男人快速的走了过来，领着谭骥炎向着一旁的员工通道走了过去。

“将房间的帐结掉。”谭骥炎从抽出一张卡递给一旁的男人，依旧是冷沉的嗓音，“卡之后交给关曜就行了。”

“是，我知道了。”男人接过卡收了起来，目送着谭骥炎的车子快速的消失在黑夜之中，脸上这才露出不解之色，谭勇市长今天晚上过来酒店是秘密行事的，可是他最后却让自己去将房钱结掉，那不等于暴露了他的行踪吗？

而如果谭副市长暴露了，那自己肯定会随之被牵扯进来从而暴露身份。男人皱着眉头向着酒店里走了进去，进了自己的员工宿舍之后，终于还是拨通了关曜的电话，毕竟这个案子头已经查了这么久，自己都卧底一个月了，可是还是什么线索都没有查到。

“结账？”接到电话，刚睡下不到三个小时的关曜开了床头灯，之前接到骥炎的电话，知道他连夜去西峡山去看童瞳，关曜就有些意外。

毕竟车程就两个多小时，而且小瞳那里还有谭家三弟在，绝对不会出事的，不过大晚上的，骥炎却开了两个小时的车过去，之后又开两个小时的车回来，这样无厘头的举动，实在不像是骥炎会做的。

“是啊，头，我这要是去前台结账了，程天南他们肯定会查到谭哥市长，我也就暴露了。”男人头痛的汇报着，只感觉放在桌子上的那一张看起来普普通通的卡实在是棘手的大刺球。

“没事，明天一早客房服务的时候你就去前台结账，然后将卡直接还给童瞳，西峡山这边很严密，在这里消费的人都是非富即贵，刷的卡除了内部人之外，前台的服务员根本看不到任何的信息，你手里那张卡更机密，即使程天南有心查，也不可能查到什么的。”

关曜这一次派过去卧底的是刑侦处一个新分配过来的警校大学生，社会经验太少，还以为刷卡消费就会曝光户主的名字，西峡山这个高端的会所。之所以生意兴隆，就是因为机密性非常好，所以估计除了程天南和他的亲信，是谁来这里消费的，消费了多少钱，其他人根本不知道，而骥炎的那张卡必定更加的机密，绝对不可能被查出来的。

“晚上发生了什么？”关曜终于还是问出口了，没有戴眼镜，所以那一双丹凤眼显得异常的锐利，骥炎没道理这样做，为什么一定要结了房钱？

“没有发生什么事，谭昏市长过来之后，我就领着他进了房间，一路上都没有被人看见，走的时候也是这样，哦，对了，头，期间要了一次客房服务，服务员送了一套女士内衣上去了。”男人尽职的回答着关曜的问题，明明自己只比头小不了几岁，可是却感觉在头面前自己就是个稚嫩的小屁孩。

“没事了，你休息吧，明天一早就结账就行。”关曜温和斯文的脸上闪过一丝笑意，挂了电话，原来是因为这个，骥炎还真是小气，不过也对，之前那辆沃尔沃的车他都付钱给自己了，更不用说是小瞳穿的内衣，骥炎是绝对不会让沐放来买单的。

｜派派小说后花园不二周助，手打，转载请注明｜www.paipai.fm

第二卷 情意缠绵 072 柳家垮台

西峡山庄。

早晨，童瞳是被隔壁房间的打斗声给惊醒的，虽然昨夜喝了不少酒，可是一流的警觉之下，即使房间的隔音效果好，可是打斗声实在太大了一点，所以童瞳直接裹着浴袍，顶着一头乱糟糟的头发去隔壁房间。

沐放昨晚也喝了不少酒，迷迷糊糊醒来的时候头痛的厉害，闷沉沉的如同被人给敲了一棍子，这不还没有从宿醉的痛苦里回过神，赫然发现自己身边还有一个人，一个男人，而且是长手长脚将自己给抱满怀的男人。

“很好，很好，都爬到我床上了，你这保镖可真尽职啊！”怒极反笑着，沐放的脸色很差，那优雅贵公子的气质消失殆尽，一张绝美的脸覆盖着寒霜一般紧绷着，一脚狠狠的踹向身边的谭景御。

可惜谭景御虽然昨晚上因为谭骥炎到来，之后又离开，中间断断续续的根本没有睡好，所以沐放醒来时，他还在睡，可是那警觉性丝毫不比童瞳差，即使睡着了，却也保持着百分百的防备。

所以当沐放一脚踹过来时，谭景御身体凌空一个侧翻，一手抓住沐放随之挥过来的拳头，反手一扭，身体直接压在了沐放的身上，长腿绞住他的腿，三秒不到的时间却已经将沐放完全给制服了。

沐放手臂被反扭到身后，痛的狰狞了一下绝美的俊脸，原本就郁闷烦躁的心情此刻更是恶劣到了极点，而此时谭景御已经清醒过来，立刻松开钳制沐放的双手，却没有想到一得到自由之下，沐放一拳却直接挥了过来，正中谭景御的眼睛。

“靠，打人不打脸你不知道啊！”谭景御这会火气也上来了，沐放这一拳头力度不小，痛的谭景御眼前直冒金星。

“打人还分地方吗？要不要我给你画个地图，圈上火力点，然后再打！”沐放讥讽的冷笑着，身体自由之后，立马就再次对谭景御出手攻击。

沐放学过散打和路拳道，也算是个中高手，可是他学的都是套路，教练怎么出招，然后学员怎么回击，所以对付普通人还行，可是谭景御是什么身份，那是真正刀口舔血的主，一出手讲究的快、狠、准。

五分钟之后，没有任何悬念的，谭景御完胜，除了眼睛正中的一拳头之外，身上没有一点伤，而此刻，沐放则是按着腹部蹲在地上，浴袍皱巴巴的套在身上，胃部被挨了一拳，太痛，就像整个腹部的内脏器官都绞在了一起，连呼吸都是痛的。

“喂，没事吧？”谭景御其实已经收了力度，而且看沐放打架也有几分的架势，所以才幼稚的陪他动手，沐放虽然挨了不少下，可是都是瘀伤，不擦药过两三天也就没事了。

“滚！”啪的一巴掌拍开谭景御伸过来拉自己的手，沐放漂亮的桃花眼冒火般的瞪着谭景御那让人厌恶的笑脸，胃部一阵绞痛，这让沐放再次难受的纠结着漂亮的脸，眉头都皱在了一起，脸上渗透着冷汗。

他胃不好，昨晚喝了不少酒，胃就有些不舒服，而刚刚谭景御那一拳并不是对着胃部的，可是沐放光着脚在地板上滑了一下，这一拳就挨到了胃部，这才痛的难受。

“这么娇气？”大清早打了一架，谭景御倒是心情愉悦，浑身舒畅，尤其自己还是打赢的那一方，当然，他如果输给沐放了，那他也不用回军区了，估计直接就被谭老爷子一枪给崩了，可是现在谭景御胜利了，他丝毫不认为可耻的笑着，就差没有哼首歌曲庆祝自己的胜利。

沐放等着那绞痛褪去，扶着床沿站起身来，拉了拉浴袍，依旧是一张骄傲的美丽脸庞，苍白着脸斜睨了一眼谭景御，如同女王一般向着浴室走了过去，就算痛死，就算胃出血，他也绝对不会让这个混蛋男人看扁自己！

“醒了？”谭景御看向门口的童瞳，笑着招呼一声，目光却还是跟随着进了浴室的沐放，还真是个骄傲的男人，明明知道身手比自己差太多了，刚刚却没有一句求饶，这一点倒像个爷们。

“沐哥胃不好。”童瞳平静的开口，浴室里已经传来了哗啦啦的水声，刚刚谭景御因为和沐哥侧对着，所以他没有看见，可是童瞳却看见了那原本只是普通的一个上勾拳却因为沐放的脚滑了一下，结果一拳打到了胃部。

谭景御一愣，笑从英俊帅气的脸上收了起来，明白过来，快速的转身向着浴室走了过去，难怪他刚刚那么痛！该死的！谭景御出手是有分寸的，所以刚刚对打，他都是挑着地方下手，最多淤青几天，绝对不会有任何的伤害，可是却没有想到最后那一拳却打到了沐放的胃部。

“开门！”谭景御听着浴室里隐隐的干呕声，心头就更加愧疚了，门敲的咚咚响。

自来水哗啦啦的流淌着，双手扶住洗漱台，沐放弓着身难受的干呕着。胃痉挛的绞痛，让他脸色更加的苍白，此刻一个人在浴室里，他完全不需要伪装，所以那漂亮至极的脸上是毫不掩饰的痛苦，当然更不可能理会敲门的罪魁祸首。

“开门，否则我踢门了。”谭景御这会是真的愧疚了，在军区，大家都这样胡闹惯了，没事不是乱开玩笑，就是拳来脚往，他没想着伤到沐放。

除了军区的人，谭景御没有什么朋友，毕竟身份特殊，职业更加特殊，所以他感觉沐放这个男人还不错，才会和他动手的，否则一般人，谭景御还看不上，却没有想到会误伤他。

拿着毛巾抹了一下嘴角，沐放哼了一声依旧不理会开口的谭景御，可是身后却突然传来砰的一声闷沉声，然后是哗啦一声玻璃碎地的声音，浴室的玻璃门直接被谭景御一脚给踹了。

“你……”沐放震惊的转过身，呆愣愣的看着直接踩着碎玻璃走进来的谭景御，俊脸一阵纠结外加抽搐，“你这个疯子！”

“还能骂人，看来不用叫急诊了。”谭景御调侃的打趣着，视线却将沐放过分苍白的脸收入了眼中，勾着薄唇，笑的暧昧，“不过还是去医院一趟，可别真的什么问题，到时候赖上我。”

“滚，我就算死了，也不会赖上你！”沐放脸上一阵青白，将手里的毛巾狠狠的丢了过去，关了水龙头，然后挺直了身体走出了没有门的浴室。

半个小时之后。

一行人终于离开了西峡山，当然谭景御还是尽职的当他的司机，眼眶青紫了一圈，所以从酒店里的精品店里拿了一个墨镜戴上，一身休闲装，一狠狠竖起来的黑发，配上他英俊帅气的脸，整个人显得无比的阳光而俊朗。

后座上，因为胃还是不舒服，沐放虽然还是那美俊十足的范儿，可是一进了汽车就敛了笑，生活不规律，又嗜酒抽烟，每天也都是应酬多，在酒店餐厅吃的多，胃就这么坏了。

“沐哥，焐一下。”童瞳将手里的暖水袋递了过来，刚刚离开之前在酒店充足了电，可以保两个多小时，正好让沐哥可以暖着胃。

若是平常，对于这些小女生太会用的东西，沐放绝对不会看一眼，尤其是这个暖水袋还是哆啦a梦的卡通造型，幼稚的很，可是此刻沐放却能清楚的感觉到童瞳的担心，笑着接了过来，放在了胃部，暖意透过衣服熨帖着疼痛痉挛的胃。

“大冬天穿那么少，酒喝的多，又不吃菜，能不胃痛吗？”驾驶座上。谭景御薄凉的丢过话，虽然是指责的语气，可是车速却比来时快了许多，不过瞄到沐放那只要风度不要温度的单薄装束，不由的挑了挑眉头，一个男人他也太讲究漂亮了，冬天零下七八度，穿得少，不冻坏那才奇怪！

“我胃痛是自找的，和你绝对没有关系，所以你不用这么急的撇清责任。”沐放哼了一声，挑高着眉梢斜睨了一眼，随后低下头闭目养神不再和这个罪魁祸首废话。

汽车开了两个多小时，可是却没有直接送童瞳或者沐放回去，谭景御直接将车开到了军区医院，然后打了个电话，拜托主任医师亲自给沐放检查一下。

北京军区医院。

“欧阳叔叔，两年没见，你还是这么年轻啊，比我爸年轻多了，我们站在这里，别人肯定以为你是我哥。”谭景御痞子味十足的笑着，配上那英俊帅气的脸，十足邻家小孩子的顽劣和调皮。

“没大没小的，谁的胃不舒服？”欧阳民没好气的看了一眼从小到大就不像是人谭家人的谭景御，一身白色的大褂，虽然已经四十多岁的男人了。可是眉宇之间带着温和，那种儒雅的气息让他看起来真的显年轻不少，但是绝对不是谭景御耍嘴皮子说的像他哥那般年轻。

“这是我兄弟沐放，喝酒喝多了，胃不好，欧阳叔叔，这是童瞳。”谭景御笑着介绍着身边的两人，一手搭在沐放后背上，一手亲密的揽着童瞳的肩膀，“以后你们有什么头疼脑热的就来找我欧阳叔叔，保你药到病除。”

“口无遮拦，哪有人这样说话的。”欧阳民挫败的拍了一下谭景御的肩膀，此刻目光却异常复杂的落在了童瞳身上。

乍一听到这个名字，欧阳民几乎有些怔住，可是转而一想就明白，不过是同名同姓而已，那个孩子如果没有死，如今也这么大了吧。

当年，欧阳民听到风声时几乎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他生平很少发怒，可是那一次他真的怒了，一个只有四岁的小女孩而已，那些人不管要怎么报复，怎么能这样的残忍没有人性的对待一个四岁的小女孩，当着她的面杀死了她的母亲，然后还残忍的分尸，最后将只有四岁的小女孩丢在山洞里，三天三夜，没有吃没有喝。

心理上的疾病是最棘手的，欧阳民开始联系国内外最好的心理医生，可是在丧礼之后，那个孩子终究还是死了，当然，欧阳民也曾怀疑过，毕竟在医院的时候，虽然三天三夜没吃没喝之下，身体是极其的虚弱的孩子，可是并没有生命危险的。

“欧阳医生，麻烦你了。”沐放扬唇笑了起来，俊美非凡的脸上是礼貌的招呼，配上他白色的西装，海蓝色的风衣，整个一个高雅贵公子的形象，和谭景御的随意懒散有着天壤之别。

“不用客气，这边过来。”欧阳民倒是有些意外谭景御竟然有沐放这样的朋友，谭家的孩子都在军队里居多，即使小御整个从小性子就叛逆的孩子，最终还是走进了军队，不过沐放第一眼就给人一种无比耀眼而奢华的感觉，似乎天生就是舞台上的王者，永远都走在聚光灯之下。

沐放随着欧阳民进了检查室，走廊里，童瞳低着头，即使隔了这么多年，她还是一眼认出了欧阳民，只是当年自己还是个四岁的孩子。

“饿了吧，我去买点吃的过来。”谭景御习惯了童瞳的安静，所以倒没有发现什么不妥，转身向着电梯口走了过去。

—分割线—

童瞳在不远处的座椅上坐了下来，这才想起早上服务员递过来的一张银行卡，当时因为沐哥胃不舒服，童瞳就急着离开西峡山，那卡应该是谭骥炎的吧？可是沐哥订的房间，谭骥炎怎么会结了房钱？

“姑妈，那个是不是就是童瞳，害得堂哥住院的女人？”一个二十来岁的女孩忽然停下了脚步，目光远远的看着坐在休息区等待的童瞳。

“原来就是这个小贱人害得我家康康住院的！”站在女孩身边的正是柳康的母亲，五十来岁的女人身体发福，此刻身上穿着黑色的皮草，手里拿着真皮的小包，整个一个阔太太的形象，一看到童瞳，满是肥肉的脸狰狞的扭曲起来，恶毒的目光恨不能立刻将童瞳给撕了。

细跟高跟鞋在大理石的地面上踩的咚咚响，童瞳低着头并没有在意，直到那咚咚声走向着自己这边过来的，童瞳这才抬头看了过去，而目光里，一个包包如同铁饼一般直接向着自己的脸砸了过来。

“你这个该死的小贱人！不要脸的贱货，竟然敢害得我家康康住院！”柳母恶毒的辱骂着，手里的包用力的向着童瞳的脸砸了过来，满脸的嚣张跋扈，“你算什么东西，我家康康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让你全家陪葬，你这个有人生没有教的贱货！”

童瞳原本只是准备侧过身躲开砸过来的包，可是柳母嘴巴里那不干不净的污秽辱骂，却触到了童瞳的禁忌，原本只是清冷的一张小脸倏地冰冷下来，一手快速的抓过飞过来的包，用力的向着旁边一个拉扯。

名牌包包质量自然是不错的，那包带子钉的那叫一个牢固啊，所以童瞳这么用力一扯，肥胖如同母猪一般的柳母哎呦一声惨叫，然后就是砰砰几声，连人带包直接摔在了休息区这边的椅子上，痛的哎呦哎呦的惨叫起来。

“姑妈你没事吧，你这个小贱人，你竟然还敢动手！反了你了，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敢和我们动手！”一旁的柳家表妹看到自家姑妈摔的凄惨。立刻如同炸了毛的鸡一般，尖锐的声音几乎要掀了屋顶，占据着自己一米七五的身高，凶狠的如同母老虎一般向着童瞳扑了过来。

“柳凤，打死这个小贱人！”一旁自己侄女儿也动手了，摔在椅子上的柳母踉跄的爬了起来，顾不得满身的肥肉撞击在椅子上的痛苦，也立刻向着童瞳厮打着扑了过来。

童瞳皱着眉头看着一前一后扑过来的两个女人，她会打架，确切的说她会杀人，徒手杀人，在任务里童瞳没有任何的手软过，可是那都是在训练中，在任务里。

而结束任务中会后，童瞳更多的是蜗居在公寓里，独来独往，不和任何人接触，所以她今天是真的第一次遇见眼前这种情况，她们只是普通人，所以从本质上而言，童瞳并不愿意动手，她的职责和使命是保护这个国家的安全，保护每一个普通人的安全，可是柳家两个女人那满口污秽的辱骂，却让童瞳难得动怒。

女人之间的厮打莫过于用指甲抓脸，揪头发，可是童瞳不是普通女人，在柳家两个女人恶狠狠的扑过来时，童瞳右脚绊了一下，柳凤这个一米七五的高挑身材在尖叫声里，双手用力的向着空中抓着，轰的一声被童瞳绊倒在地，嘴巴狠狠的砸在了椅子上，而随后扑过来的柳母都不需要童瞳动手，直接被自家侄女儿个绊倒了，砰的一声压到了柳凤那竹竿似的身体上。

然后又是凄厉的惨叫声，柳凤两颗门牙被椅子给啧掉了，满嘴的鲜血，整个人痛的惨叫连连，而又被身后足足有一百四十五斤的柳母压在身上，更是叫的那个惨烈，鲜血糊到了脸上，泪水汩汩的流淌下来，那模样是要多惨有多惨。

还是出手重了吗？童瞳退后两步看着地上叠成团的两个女人，尤其是在看到柳凤满脸鲜血的时候，不由的皱了一下眉头，可是自己真的没有出手，只是抬脚绊了一下而已，普通人果真是这么柔弱不堪一击的。

这边的惨叫声惊动了不远处病房了的来探望柳康的柳家人，柳家就是靠着柳渊海这个市政协秘书长而横行霸道的，当官的当官，做生意的做生意，背靠大村好乘凉，在北京也是响当当的一户人家了，所以昨晚一直到柳康住院了，甚至还一度抢救，柳家这些人都提着礼品前来看望，甚至半夜都陪在医院不曾回去。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柳家二叔带着儿子媳妇第一个出来，余下的柳家亲戚也都快速的出了病房，一看这边的状况，二十多号人呼啦一下围了过来。

这下一听到眼前这个看起来柔柔弱弱的小姑娘正是害得柳大少住院甚至被抢救的罪魁祸首，而且还打了柳家两个女人，柳家众人如同是被当众打了一巴掌，这面子肯定要讨回来的。

“反了天了，一个小贱人还敢这么嚣张，害得康康住院不说，还敢来医院打人闹事！”

“就是，当我们柳家好欺负的，让她跪着给嫂子和柳凤磕头道歉！”

“整不死这个贱人，我们柳家就不用在北京城待了！”

一张张脸满是嚣张的凶残，一人一口唾沫都能将童瞳给淹死，而此刻柳家两个女人，柳母已经被扶起来了，柳凤手里抓着两颗断掉的牙齿，满脸满嘴的鲜血，整个人疯狂的扭曲着脸。

“我要杀了这个贱人！”柳凤怒吼着，因为愤怒身体气的瑟瑟发抖，眼睛瞪大的几乎要从眼眶里掉出来，这个贱人竟

然敢打掉了自己的两颗牙齿！自己要打碎她所有的牙齿。

“姐，你别动，我来，看我不敲了这个贱人的牙齿给你赔罪！”柳凤的弟弟莫过于十七八岁，可是此刻，却一脸凶悍的恶毒，阴沉着眼看着童瞳，一手从口袋里拿出厚重的匕首，“姐，我就用这匕首敲了这贱人的牙！”

“你们在做什么？这里是医院，可不是你们闹事的地方！”护士长快速的跑了过来，身后还跟着几个小护士一起挤进了人群里。

“滚！”柳凤的弟弟眼一横，一巴掌啪的一声打在了护士长的脸上，冷哼着，满脸的不屑和鄙夷，“老子教训这个贱人，不相干的人都给老子滚的远远的，不想在医院干了是吗？”

“这和医院没有关系，这是我们的私事！”柳母肥胖的脸上同样是不屑的看着被打的护士长，一脸官太太的高人一等，“这个小贱人害得我儿子差一点死了，我们教训一下凶手，不要说医院了，今天就算是警察来了，我们也要敲碎这小贱人的一口牙，让她跪在我儿子病房门口，什么时候我家康康好了，她什么时候才能起来！”

几个小护士眼睛里已经有了泪水，一左一右的拉住眼前被打的护士长。柳家的人她们知道，从昨晚入院开始，一家人都是看不起人，使唤起护士就像是使唤畜生一样，嫌弃医院这里不好，那里不行，完全比不上国外的医院。

“不管是私事还是公事，都不能在医院闹事！”四十来岁的护士长隐忍着，一字一字的开口，脸上的巴掌印已经红肿起来，嘴角有些破裂的渗着血，可是唯独不变的还是那充满正义的眼神。

“妈的，给脸不要脸！”柳凤的弟弟粗俗的淬了一口唾沫，邪睨着眼看着身边竟然还敢阻止自己的护士长，“你他妈的真以为自己是什么东西啊？敢管柳家的事情，老子今天就打的你不敢说话！”

这边的吵闹自然也惊动了医院的领导，保安也都快速的跑了过来，“主任，他们太不讲理了，居然连护士长都打！”小护士一看主任过来了，泪珠子滚落下来，哽咽着开口，气愤的瞪着嚣张跋扈的柳家人。

“闭嘴！”主任恶狠狠的斥青了一眼开口的小护士，转而陪着笑脸看向柳母，“抱歉，抱歉，是我们医院没有管理好，柳夫人不要生气啊，你们还几个还愣着做什么，没有看见柳小姐需要立刻处理伤口吗？是不是不想干了。”

“哼，主任，听我家那口子说今年医院有一种新药上市，需要卫生局和药监局通过。”柳母冷笑着，一脸的骄傲和得意，“这药能不能过我不知道，不过你们医院管理这么混乱，我看这药也悬！”

“柳夫人不要生气，这都是我的失职。”主任再次陪着笑脸，随后冷眼斥责着上来的保安，“都还愣在这里做什么，都给我下去，该干什么干什么去！”

几个保安对望一眼，立刻灰溜溜的转身离开，两个小护士也都在主任那威胁的眼神里，低着头，纵然不甘心，却也只能转身离开，她们只是普通人，医科大毕业之后，能找到这样一份工作，真的不亚于是拼尽了心血，能找的人都找了，能托的关系也都托了，如果为了一个不相干的人丢了工作，不但对不起家里人，只怕主任又极其爱报复，以后估计都不能在北京的其他医院工作了。

十几二十个柳家人这会都得意起来，在北京，什么人敢和柳家过不去，那就等于不想活了，自寻死路，当然眼前这个叫童瞳的小贱人自然就是首当其中的一个！

“大嫂，你也别气了，不要和他们一般见识。”柳家二叔谄媚的陪着笑脸安抚着柳母，然后将恶毒的目光看着自始至终都站在一旁沉默的童瞳，这个小丫头片子真的是不想活了，竟然连柳家都敢得罪，可惜了这一张漂亮的小脸，水嫩嫩的，摸起来只怕很舒服。

“姑妈，我就给我堂哥报仇！”柳凤的弟弟自然是拍着马屁，拿着手里的匕首凶狠的向着童瞳走了过去，准备用匕首的不锈钢金属刀柄敲掉童瞳的牙齿，然后再让人跪在柳康的病房外。

“你们还有没有王法！”唯一没有离开的护士长一步护到了童瞳面前。虽然她并不清楚事情的经过，可是柳家这些人，二十多个男男女女欺负一个小姑娘，同样是当妈的人，护士长知道自己今天会丢了工作，甚至会被毒打，可是让她看着这个和自己女儿差不多的小姑娘在外面被这些人欺负、

护士长知道自己即使拼了，也不一定能保护这个小姑娘，也许并没有什么用处，可是她至少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她至少可以挺直腰杆继续教养自己的女儿。

童瞳愣愣的看着挡在自己面前的护士长，有这么一瞬间，童瞳似乎回到了当年，她还是个四岁的小女孩，而她的妈妈就这样大无畏的挡在她的面前，明明是那样清瘦的身体，可是却如同世界上最为强大的山峦一般，牢牢的站在她的面前，将那些凶残泯灭了人性的恐怖分子挡住。

“马护士长，你是不是不想干了！”主任看着柳家人脸色一变，不由的恼火起来，对着马护士长直接吼着，“我现在就解雇你，你立刻给我离开医院！”

“主任，你就不怕我将这些发到网上，不怕我告诉媒体记者吗？”马护士长冷冷一笑，身影依旧挺立的笔直，丢了工作最多再找一份，实在不行，她还可以去摆摊，去给人打小工，可是她不能丢了一个母亲的尊严。

“呦，医院不是要求安静吗？怎么，这么多人都是睁眼瞎吗？一个个叫的鬼哭狼嚎似地，也不怕吵着其他病人休息啊。”就在僵持里，谭景御清朗的嗓音夹带着冷笑传了过来，手里还拎着热腾腾的早餐。

“今天不怕死的人还真多了，我就不信这个邪！”柳家二叔冷哼一声。看着又多管闲事的年轻男人，不要说在医院打一个人，就算真的打死一个人，北京城里也没有人敢多说一个字！

“我可是记者，你们连记者都敢打？”谭景御笑了起来，从口袋里摸出皮夹，然后拿出自己的记者证晃了一下。

名誉上，谭景御的确是解放军报社的记者，是个闲差，没事全国各地，甚至国外都可以乱晃悠，当然是打着军方记者的头号，一般人也都将谭景御当成一个只知道吃喝玩乐，拿着公款四处旅游的军二代。

没有人知道借着这个身份，谭景御暗中替军方完成了很多机密的任务，收到的勋章和奖章都快一盒子了，只可惜这都是秘密授予的，除非日后谭景御身份曝光，转为走在阳光下的军人，否则这一辈子他不能和其他军人一样将这些勋章挂在身上。

“记者算什么东西，你又算什么东西，你是哪家报社的？”柳家二叔依旧是不屑，虽然说记者的身份特殊了一点，可是柳家是什么身份和背景，就算有这份报道，柳家也可以对报社施压，让他们不敢报道出来。

“啧啧，说实话这问题我很想问问我家老爷子看，我到底算什么东西。”谭景御笑着一耸肩膀，将手里的早餐递给了身后完全不知道害怕的童瞳，“快点吃，别饿出胃病来了，没事，就算多了这么多看客，你就当他们是一群汪汪叫叫的动物，吃不完的话就丢几个过去，保管他们就不会乱吠了。”

柳家人一听谭景御这话，所有人都怒了起来，尤其是在场几个狐假虎威的男人，更是怒火中烧，他们柳家人在外面，什么人看见了不都个点头哈腰的奉承几句，想要巴结，想要高攀的人比比皆是，可是今天这个小小的记者竟然敢骂他们是狗！简直活的不耐烦了！

“怎么，你们二三十个大男人要打我一个吗？”谭景御依旧是一张狐狸般的小脸，英俊的脸上带着满满的笑意，甚至还对人群之外的沐放和欧阳民眨了眨眼睛，“在北京，你们还有没有王法了，就不怕警察过来，就不怕法律的制裁？”

“老子就是王法，老子就是法律，我告诉你小子，警察局长看到我还得喊我一声小老弟。”柳凤的弟弟丝毫没有察觉到被谭景御套了话，大言不惭的开口叫嚣着，“今天老子就算是打死你，也没有人敢说一个不字，你家爹妈还指不定跪着求老子，说打得好！”

“你敢冒充是我老子，啧啧，年纪不大，口气不小，看来柳秘书长还真是教育好了一帮家人亲戚，一个个都这么狠，杀人都不怕了。”谭景御摇摇头，心里想着今天自己帮了二哥这么大一个忙，不知道二哥要怎么谢自己。

随着柳家弟弟的率先动手，刹那，十几个男人立刻向着谭景御冲了个过来，场面这叫一个混乱，谭景御早上还被打了一个熊猫眼出来，这会被十多个个男人围攻，立刻惨兮兮的叫了起来，左闪右避着，看起来被打的很是凄惨，可是却技巧的避开了，最多就是一些皮外伤。

沐放虽然并不清楚谭景御的身份，不过看着被追着打的谭景御，漂亮至极的脸上倒是勾着颠倒众生的笑，柳家这一次肯定惨了，姓谭的刚刚分明是故意套话，然后再故意被这些人追打，柳家这一次只怕再没有翻身之地。

谭景御交给童瞳早餐的时候，顺便将录音笔递了过去，说是记者，自然是带着装备的，看似只是一只钢笔，却是军方开发出来的高级装备，录音和摄像功能齐全，还有窃听功能。

关曜带着警察过来之后这才结束了医院这里的闹剧，童瞳看着被打的鼻青脸肿的谭景御，皱了皱眉头，虽然童瞳已经猜到了谭景御的计谋，可是却有些诧异他竟然愿意这样牺牲自己，虽然躲的很技巧，可是还是挨了不少拳脚。

尤其是他的脸已经青紫的不能看了，当然，谭景御可不是什么善男信女，童瞳目测来看，柳家这些人都被谭景御打了，也许现在他们只以为自己挨了一拳不会在意，可是一天之后，内伤才会显现，那才是真正的伤，严重的估计都会有内出血。

“丫头，你怎么能用这么嫌恶的眼神看着我，我可是为了你出头的。”谭景御动了动酸痛的腰，身体没骨头一般搭在了童瞳的肩膀上，熊猫眼扎啊眨着，这个丫头是不是太呆了一点，从头到尾她就这么站着，不见害怕，也不见内疚，让谭景御感觉有些的不对劲。

“放开小瞳！”这边沐放快速的走了过来，看着谭景御的目光如同看垃圾一般，他那一张青紫密布的脸实在有伤风化，“小瞳可是艺人，你可别害小瞳。”

“抱歉，丫头，我忘记了你身份特殊。”谭景御点头如同小鸡吃米，刚从童瞳身上起来，却直接趴到了沐放的肩膀上，将全身的重量都压了过去，“你不是艺人，借我趴一下！”

“滚！猪头脸恶心死了！”沐放毫不客气的一瞪眼，可惜一看谭景御那原本英俊帅气的一张脸，此刻青紫的真的如同猪头一般，明知道他并没有大伤，可是最终却没有将人推开，任由他软趴趴的趴砸自己身上。

“我给你验一下伤。”欧阳民走了过来，无奈的看了一眼谆景御，这孩子从小到大就胡闹，也不知道今天闹的是哪一出，不过柳家人将小御打成这样，而且还是十多个大男人一起动手，欧阳民明白柳家这一次真是的要垮台了。

“小瞳不用担心，他就是在胡闹而已，没事，最多休息两三天就好了。”关曜低声对着身边的童瞳开口，谭家小弟关曜不熟悉，不过多少也知道一点，年少时，谭景御就是谭家的小魔王，当初谭老爷子甚至还差一点要化验dna，看看这个最不像谭家的人是不是在医院抱错了。

柳家人一开始还是格外的嚣张，毕竟即使去了警局他们也不怕，虽然他们知道关曜和柳家是不过去的，可是关曜虽然是关家人，不过也只是个刑侦处处长而已，想要扳倒柳家还弱了一点。

可是在半个小时之后，当柳渊海和谭骥炎差不多同时到达医院，而市长王明也在三分钟之后赶了过来，柳家人这才知道事情坏了。

“二哥，你还能认出我吗？”谭景御拍了照片，也验了伤，看着一脸冷沉站在众人里的谭骥炎，立刻如同受了委屈的小弟弟一般，惨兮兮的向着谭骥炎走了过去，“二哥，你别气，今天可不是我丢了谭家的脸，而是我谭景御寡不敌众，一个人打不过他们十几二十个大男人！”

谭骥炎接到谭家小弟电话时就知道了他的用意，可是真的看到自己弟弟被打成这样，乌青了一张眼，嘴角有些破裂，额头上破了口子，脸也肿的都看出原来的模样，谭骥炎此刻也阴沉下峻脸，凤眸转向一旁和警察在一起的柳家人。

“柳秘书长，不知道我家小弟怎么都得罪了柳家，被这么多人围攻殴打？”谭骥炎冷声的开口，音调被压的很低，紧

绷着峻颜，不怒而威的冷酷威严在在场的柳家人只感觉天都塌了，他们殴打的竟然是谭家的人，而且还是谭副市长的亲弟弟，北京军区总司令谭老爷子的爱孙。

“关处长，你不用在乎小御的身份，也不用顾及我，自古王子犯法庶民同罪，今天这事情该怎么调查就怎么调查，我不会插手处理，避嫌我还是知道的。”谭骥炎再次的开口，虽然说避嫌，可是这个嫌能避得开吗？即使不牵扯到他副市长的职位，被打的可是他的亲弟弟。

“这是自然，我会将这件事当成一间普通的案子来处理。”关曜接过话，看了一眼四周脸色灰白的柳家人，再看着柳渊海那一副恨铁不成钢，如今却无可奈何的模样，只想欢畅的大笑一场，不过还是秉持着一个警察的公正和公平，“将所有人的涉案人员带回去录口供，熊华你去将医院的监控录像调出来，孙盈盈你过去对目击者录口供。”

“渊海，这一次你太胡闹了！”王明恨不能掐死柳家这群混蛋，谭骥炎是什么身份，谭家人是什么背景，虽然说军方从不干政，可是谭骥炎能爬的这么快，还不是因为谭家的背景。

如今谭景御被人打成这样，谭老爷子这一次有了干政的理由了，不光是柳家要垮了，王明知道自己这个市长也做到头了，从政者，经不得一次失败，一败涂地就是如今的写照。

“是我的错。”柳渊海脸色难堪的厉害，看了一眼被打的凄惨的谭景御，再看着脸色冷沉骇人的谭骥炎，只想亲手杀了柳家这些人，自己一辈子小心翼翼，结果到最后阴沟里翻船了。

“王市长我先带小御回去了。”谭骥炎对着王明招呼一声，向着自家弟弟走了过去，从始至终，目光都不曾看向童瞳，似乎只当她是一个认识的人。

关曜将所有人都带走了，包括童瞳和沐放这两个目击者，谭景御也算是当事人，不过不管是柳渊海还是王明都不会开口让关曜也将人带去警局，事实已成，如今柳家是无力回天了。

“二哥，我为了你被打成这样，你就不能关心我几句？”汽车副驾驶位置上，谭景御向着开车的谭骥炎抱怨着，二哥当时就应该怒发冲冠直接冲上去给柳渊海几拳，保管柳家人不敢多说一个字，多么好的机会啊，二哥竟然就这样浪费了，果真还是记忆里那个什么都不在意，冷沉内敛的二哥，不知道哪天看到自己的尸体，二哥这一张终年冷酷的脸会不会破损。

“爷爷在我那里等你过去。”谭骥炎冷淡淡的开口，自己小弟的身手谭骥炎比任何人都清楚，即使是自己都不是他的对手，被打成这样，不过是皮外伤而已，不过倒是解决了自己的大麻烦。

“柳家也该下台了，二哥，他们还真以为自己是皇亲国戚，一个个打死。人都以为不会犯法。”谭景御咧嘴一笑，却扯动了嘴角的伤口，笑脸不由的垮了几分，“二哥我今天幸好来的及时，当时柳家那一群人虎视眈眈的将童瞳给围在中间，那丫头都吓傻了，不知道喊救命也不知道害怕，两眼发直。我估计都被吓出心理病了。”

谭景御刻意添油加醋的说着，乌黑的熊猫眼瞄了过去，果真见自己伤成这样无动于衷的二哥在听到这番话时，那峻脸立刻霜冷了几分，眼神利的骇人，让谭景御吃醋的哼哼两声，果真在乎童瞳那丫头，难道所有的男人都是见色忘友的？有女人没兄弟？

“不过二哥，童瞳这丫头真的没事吧？当时柳家像是要吃人一般。”这是谭景御疏忽了，他只想着带沐放过来看看胃，倒没有在意柳家人也将柳康送来军区医院了，这才导致柳家人看见了童瞳，从而起了冲突，不过这丫头倒是二哥的福星，这一次柳家算是完蛋了，当然这和自己被无比凄惨的殴打了一顿是有直接关系的。

“不用你担心。”谭骥炎如今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童瞳明明是那么安静的一个人，可是似乎事情都缠着她一般，虽然说今天这件事对谭骥炎而言是一个非常好的契机，可以一举将柳家给拉下台，甚至还可以借助谭家的势力，在柳家人下台之后，安插一些自己的人，可是一想到当时的危险局面，如果童瞳真的被柳家人给打了，谭骥炎不确定自己是否还能冷静的任由关曜将人带去警局。

“无所谓了，反正有沐放那个妖孽男人在，他看起来不靠谱，不过倒是很在乎童瞳那丫头的。”谭景御打了个哈欠，闭着眼休息着，可惜了自己这一张俊脸，不知道过几天才能恢复过来。

听到沐放的名字，谭骥炎握着方向盘的手紧了紧，明明知道他只是童瞳公司的总监而已，可是一想到昨夜童瞳是为了沐放出头而喝了那么多酒，心里头就如同被虫子给啃咬着一般，难受的厉害。

而这边，警车呼啸的向着警局的方向开了过去，王明也离开医院了，柳渊海垂头丧气的向着病房走了过去，如今自己无论说什么，做什么都太迟了。

安静的病房里，柳康穿着病服，肥胖的身体站在窗口看着被抓走的柳家人，还真是一锅端，差不多柳家的人都被抓走了，柳康满是肥肉的苍白脸上露出讥讽的冷笑，“这就是报应那，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你这个小畜生，如果不是为了你，事情会变成这样？”听到自己儿子的讥讽声，柳渊海彻底怒了，一手拿起一旁的杯子用力的向着窗口的柳康砸了过去。

“爸，你们害死萧亚，不就是因为怕我这个同性恋的儿子影响你的政绩，抹了你的面子，可是如今，这就是报应，柳家垮了，哈哈，那可是谭骥炎，北京市副市长，柳家狗仗人势的将人家的弟弟打成那样，谭家是不会放过柳家的，你们所有人都要给萧亚陪葬！”柳康疯狂的大笑着，终于，终于等到这一天了，柳家垮了，这些双手沾满萧亚鲜血的人都得到报应了。

柳渊海愤怒的转过身，砰的一声摔上门离开了病房，对于这唯一的儿子，柳渊海一直认为自己没有做错，当年，康康不是这样的，他年轻好学，人也聪明有礼貌，可是柳渊海没有想到自己这个引以为豪的儿子竟然会喜欢上男人。

柳渊海丢不起这个脸，他更不能让任何人毁了自己的儿子，所以他派人去毁了萧亚，那个从农村考上北京来上大学

的男孩子，被他找人强暴了他，然后将照片发给了学校，萧亚被勒停退学回到农村老家，可是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萧亚被男人轮—暴的事情被传到了他的家，农村比城市更加的落后，更加的保守，更不用说一个男孩子还是同性恋，还是几个大男人强暴了。

萧家父母被气出病来住了医院，萧家不承认这个孩子，萧亚无处可去，又回到了北京，当初和柳康居住的公寓，害腕自杀了，而柳康在被家人软禁之后，柳家不知道萧亚又回来了，对柳康的看守就松了，柳康跑了出来，来到公寓看到的正是在躺在白色大床上自杀的萧亚，一切已经太迟了，太迟了。

柳康从此如同变了一个人，暴饮暴食，喝酒打架，短短半年身体就垮了，人也胖的不成样子，间歇性的会如同变了一个人一样，柳家让柳康去看了心理医生，开了药，所以崩溃的情绪可以控制住，可是柳康却已经彻底毁了，随着萧亚的死他也死了。

—分割线—

这边童瞳这车子是关曜亲自开的，后座上，沐放手里还拿着胃药，胃病原本就是慢性病，需要调理，注意饮食，最好是食疗慢慢养着胃。

当时在医院已经算得上是非常混乱了，沐放侧目看了一眼身侧的童瞳。这个呆小孩，那么混乱的局面之下，她竟然直接找自己要了药单，然后和关曜说了一声，径自的跑过去排队领药，让沐放有些无奈，自己都忘记要去拿药了，若是平常也就算了，可是那样混乱的局面之下，这个呆孩子竟然还记得给自己拿药，这让沐放心头暖洋洋的，连同胃部的难受都散了几分。

不过今天沐放算是明白了为什么童瞳这个孤儿院出生的孩子怎么在什刹海那边有一套公寓，甚至车子已经大众换成了性能更好的沃尔沃，北京市雷市长，谭家是什么身份，只要是在北京城的人就没有不知道的，军区总司令的家事，而眼前开车的关曜正是刑侦处处长，虽然职位比谭骥炎低了一些。可是关家可也是响当当的军队世家，童瞳这个呆小孩竟然认识这些人，甚至还很熟捻。

“要找个地方先吃早饭吗？你们昨晚上都喝了不少酒。”关曜温和的嗓音从前面传了过来，昨晚上在西峡山拼酒的事情关曜自然一清二楚，却没有想到事情发展的这么快，柳康也被送来军区医院了，而柳家人这么凑巧的遇到了小瞳，结果还将谭家小弟给打成那样，柳家这一次算是真的完了。

“不用了，还是先去警局将口供录好。”沐放笑着接过话，虽然沐放并不了解政治，可是看得出，今天在医院绝对不是简单的寻衅闹事，分明是两个党派之间的夺权争斗。

谭景御被打，那分明就是故意下的套，今天早上在床上的时候，沐放可没有忘记谭景御那好的惊人的身手，自己身上还都是酸痛，谭景御那分明是故意让柳家人打的，政治这玩意，有多黑暗，沐放不了解却知道，柳家这一次绝对无法翻身了，柳康那个官二代的奢侈生活也走到头了。

“那行，只是走了过场，半个小时就好。”关曜瞄了一眼后座上虽然脸色有些苍白，不过却依旧俊美的让人屏息的沐放，男人能有这样一张媲美女人的脸也就算了，偏偏沐放身上还有一股妖娆的魅力，举手投足之间是优雅的尊贵，难怪骥炎会吃醋。

到了警局，柳家这十多个人是彻底蔫了，什么嚣张跋扈，什么盛气凌人，此刻都如同霜打的茄子，打谁不好竟然打了谭家的幺子，谭哥市长的亲弟弟，谭老爷子的爱孙，那些和柳家有利益关系的人收到消息之后，骂了一声猪脑子之外，自然不会有任何人来掺这一趟浑水。

军区和政府在外看来还是各自为政的独立，可是今天这事不同，柳家打人在先不说，而且还是十几二十个人围殴谭景御，这性质就不同了，说普通一点，这在寻常人看来只是以多欺少，可是一旦牵扯到了政治和军区，说重一点，那是从政的人看不起从军的人，这件事一出，整个北京军区都炸锅了。

谭景御虽然小时候在谭家也是个混世小魔王，后来被谭老爷子直接丢到了机关当今闲职，可是军区里不少人也都是谭景御的发小兄弟，谭景御一年到头在外面，难得今年回北京过年，结果人才到北京就被打了，要不是军区的管理及其严格，将炸了毛的众多年轻的少校、队长们都给压了，否则估计这回，柳家那些人都躺在医院里了。

不过谭景御被打这件事在军区肯定会闹的非常大，不要说一个柳家，就算王明这个北京市市长也不敢插手，这不只是和谭家过不去，是和整个中国的军区都过不去。

西湖园。

门外停了五辆军区的车子，虽然西湖园的安保非常的森严，可是谭骥炎的院子前后都站了哨兵，而前院里笔直的站了两个四十来岁的男人，他们在谭老爷子身边跟了不少年，虽然顶着是秘书的职，可是身手了得，也算是谭老爷子的警卫。

“爷爷，我回来了。”这边刚下车，谭景御就吆喝起来，也不在乎顶着一张猪头一样的脸，大咧咧的向着屋子走了过去。

“田叔，齐叔。”后一步下车的谭骥炎则是礼貌的对着两人领首招呼着，而两个人看到谭骥炎则是行了个军礼。

“你还知道回来？”沙发上，谭老爷子正端着茶杯喝着茶，虽然已经是年逾七十多的古稀老人，可是一身笔挺的军装，精神矍栎，身影洪亮，丝毫不见任何老态，多年在军队里积压的威严和气势依旧惊人。

“爷爷，我这不一回来就给你和二哥立大功了吗？否则柳家那些人我还不打的他们哭爹喊娘的。”谭景御直接坐在了沙发上，一手端过杯子直接灌了一口茶水，坐自然是没有坐相，向着谭老爷子诗赏着，“爷爷，你和二哥要怎么赏赐小的我啊？”

“那个童瞳是怎么回事？”谭老爷子沉声的开口，虽然脸上满布着皱纹，可是那一双眼却异常的锐利，看向身边的谭骥炎，“那辆沃尔沃车子是关家那小子的，骥炎，你们怎么和一个艺人扯上关系的。”

虽然谭老爷子语调并没有什么不悦，可是短短一个小时不到的时间，他已经将童瞳的事情查的这么清楚，看来谭老爷子已经感觉到其中的不对劲，而幸好五年来谭骥炎和童瞳并没有什么接触，而于靖办事小心谨慎，所以没有留下任何的线索，谭老爷子才没有查到更多的信息。

“关曜手头的案子牵扯到柳康，也牵扯到了几个艺人，所以童瞳才被牵扯进来的。”谭骥炎神色冷静，语调淡漠的解释着，似乎自己只是知道童瞳这个人，而完全没有任何的私交。

“关曜该不是看上童瞳了吧？否则怎么一知道我回来了，将把我拉去保护童瞳做苦力。”谭景御乌青着熊猫眼瞄了一眼撇清关系的二哥，笑的那叫一个暧昧，“爷爷，关曜又是送车，又是护着人家，十有八九就是看上那丫头了，说不定今年就结婚了，明年孩子就呱呱落地了。”

谭骥炎神色不变，只是在听着谭景御的话之后，明明知道这个弟弟是故意这样说的，一方面是为了打消爷爷的疑虑，一方面是为了调侃自己，可是谭骥炎却依旧攥紧了手，压抑着胸口那股不悦的烦躁情绪，保持着冷面沉静的姿态。

“真的娶个戏子回去，关老头肯定又要血压升高，不过关家那小子叛逆惯了，估计关老头也拿他没法子。”和自己孙子没有关系，谭老爷子也就不过问了，不过言语之中对童瞳的身份多少还是有些看不起，毕竟演艺圈艺人的私生活有多么糟蹋，谭老爷子多少也是知道一点的，自然是不喜。

谭骥炎和谭老爷子讨论起如今的局面，谭景御懒得听这些勾心斗角的政治，直接溜了出来，出了西湖园打车直奔童瞳那里，比起工作狂的二哥，还有整天威严着脸的爷爷，谭景御感觉还是童瞳那里舒服，可以吃到热乎乎的饭菜不说，还可以没事逗逗小丫头，简直神仙一般的生活。

—分割线—

“你怎么在这里？”谭景御意外的看着开门的沐放，这里可是小丫头的公寓，而且小丫头还是自己未来的二嫂，闲杂男人怎么可以进来?

不过闻着屋子里飘散出来的饭菜的香味，谭景御立刻肚子就咕咕的叫了起来，直接一个侧身，让沐放连挡都挡不住的就蹿进了屋子里，乐悠悠的嚷了起来，肚子里的馋虫都被勾起来了，“丫头烧什么好吃的，多弄点，我早上到现在还没有吃呢，饿死了。”

其实屋子里三个人都是早上到现在没有吃，在西峡山的时候，沐放胃痛，所以一行三人直接就回市区了，原本准备等着沐放检查了胃之后再出来吃，哪知道遇到柳家，这一闹，到了中午三个人都没有吃东西。

“茶几上有药箱，谭三哥，你和沐哥擦完药就可以吃饭了。”童瞳从厨房里探出头，看着谭景御那惨不忍睹的脸。

青青紫紫的如同熟透的茄子，一只眼还乌青着，嘴角破裂，左边脸颊还是肿的，可是谭景御却丝毫不知道自己这脸上的伤，依旧是笑的爽朗，让人看起来感觉异常的滑稽。

“行。”谭景御转身看着客厅沙发上已经擦药擦到一半的沐放，一直奉行打人不打脸，所以沐放身上虽然有早上被自己给揍出来的淤青，不过一张脸却依旧是绝美倾城，看起来养眼很多。

“你这样擦药油一点用处都没有，要用力的揉开淤血，这样才好的快，坐着被动，小爷今天心情好，亲自给你擦。”

“滚！”虽然知道了谭景御的身份，按照沐放一贯的行事准则，他即使不会谄媚讨好，可是绝对会圆滑的和谭景御拉好关系，可是莫名的，看着谭景御，沐放就从心底感觉到不爽，一个滚子外加冷眼丢了过去，依旧自己擦着身上的淤青。

“别动，你反正是打不过小爷我，乖乖的就范吧。”一副恶霸抢亲的欠扁模样，谭景御嘿嘿的淫笑着，一手快速的拿过茶几上的药油倒了几滴在掌心里揉开，然后无比得意的看着气恼的沐放，啧啧，果真是美人。

即使是咬牙切齿的模样，却也是美的动人。

“有你这个小狗崽给我服务，我躲什么啊。”沐放知道自己绝对不是谭景御的对手，也懒得自取其辱，骄傲的勾着嘴角一笑，斜睨着桃花眼看了了一眼满脸青紫，惨不忍睹的谭景御，大方的交出主动权任由他给自己擦药油。

因为多了谭景御，知道他的食欲，所以童瞳自然就准备多加两个菜，一旁的砂锅里冒着热气，是童瞳先煲的粥，毕竟沐放胃不好，昨晚又喝了不少酒，所以还是吃稀饭好一点。

将瘀伤用药油揉散多少有些痛的，可是沐放虽然不时因为痛而皱了一下眉头，可是却硬是一声痛都没有喊，让一旁擦药的谭景御眼中多了份笑意，这个漂亮的过分的男人有时候还真是倔强。

“好了，换你给我擦了，柳家那帮兔崽子。”低咒一声，谭景御不是像沐放那样只是将衣服给撩起来，他则是哗啦几下，将衣服直接脱个精光，露出同样惨不忍睹的淤青身体，有被拳头打出来的瘀伤，有被脚给踢出来的，虽然都避开了要害，可是看起来，原本精瘦的身体还是让人有些不忍。

沐放原本是准备直接甩手不理睬谭景御的，可是当看到他满身的伤，尤其是后背也都是伤，终于忍了一下，拿起了药油，他毕竟是为了保护小瞳，虽然这其中也牵扯到柳家和谭家的权利争斗。

“啊，左边用力一点，嗯……啊……”趴在沙发上，谭景御随着沐放擦药油的动作，不时的哼哼唧唧着，光着上半身，不知道的人还以为这里有人在xxoo，而一旁擦药油的沐放脸色越来越难看。

“其他你自己擦！”将谭景御擦不到的地方都擦了药之后，沐放终于忍不住的淬了一声，直接向着厨房走了过去，否则他真的担心自己一个控制不住，狠狠的再扁一顿沙发上的谭景御，他妈的叫春那！

“半途而废是要不得的。”谭景御扯起嗓子抱怨一句，倒是认命的拿起药油，只不过刚刚对沐放的时候，他是擦的认

真，对了自己这儿，直接敷衍的揉了两下，就抓起衣服套了起来，这一点瘀伤，谭景御根本就懒得理会。

童瞳炒了一个青菜，一个鹌鹑蛋炒西兰花，一个肉末豆腐，一个麻油拌手撕鸡，外加紫菜肉圆子汤，其实鸡是炖了清汤出来，然后将汤熬成稀饭的，而谭景御过来蹭饭，所以童瞳又将半只鸡切成了鸡丝，用海带丝，胡萝卜丝，拌在一起，然后加了一些麻油和辣椒，这道菜有点麻辣，所以沐放肯定是不能吃的。

“这鸡不错，够味。”谭景御吃的欢，自然也不吝啬赞叹童瞳的厨艺，二哥说不定就是被小丫头的厨艺给收复了，“不过小瞳，这样会不会太麻烦，你直接炖鸡或者炒鸡不就行了？”

“鸡炖出来的汤给沐哥煲粥了，这是剩下的，不麻烦的。”童瞳开口解释着，沐哥注重服装，注重修养，可是却独独不注重自己的身体，胃病已经很严重了。

“听到没，这是我吃剩下不用的。”沐放心情愉悦着，露出女王般的骄傲笑容，斜睨了一眼谭景御，童瞳的稀饭是用电砂锅煲出来的，熬的很烂。粘稠的米香和鸡汤的香味融合在一起，粥里也切了一些鸡肉丝在里面，还有一些香菇，吃起来不但口感新鲜，营养也是极好的。

“我无所谓的，就算是你碗里吃剩下的我也照吃不误。”可惜沐放再毒舌，也抵不过谭景御在军队里磨出来的军痞无赖，他对着沐央扬唇暧昧一笑，然后还将一双乌青的眼睛火辣辣的盯着沐放碗里香浓无比的稀饭，要不是吃稀饭容易饿，谭景御绝对会来一场抢食大战。

“无赖！”沐放脸色青白一变，低声骂了一句，低头吃起自己的粥来。决定从此之后，绝对要将眼前的谭景御当成透明人，当成空气，否则只有气死自己的份。

童瞳淡淡的笑了起来，心头有着一种说不出来的温馨感觉，她一直都是一个人，没有任务时，都是一个人做饭，一个人守在公寓了，她一直感觉多一个人或许会多出很多麻烦，可是此刻餐桌边多了沐放和谭景御，除了稍微有一点吵之外，却丝毫没有感觉到任何的不适和麻烦。

“丫头，不可以这样笑，太勾人了！”谭景御一直感觉童瞳虽然有一张还算不错的脸，可是这脸在沐放这个漂亮的有些过分的男人面前就显得普通了，他倒也是有些怀疑自家二哥怎么就看上这个丫头呢？看起来有点呆，也不会诗人欢心，谭景御都怀疑她和谭骥炎在一起，会不会一天都是沉默的不说一句话。

可是当童瞳笑起来时，谭景御忽然发现一种让人心灵悸动的美丽，她的笑如同冬日的阳光一般，暖暖的染人感觉从身到心的舒适，细长的眼睛因为笑而微微的弯下，樱红的嘴角上扬，整个人身上都散发出清宁柔和的气息，干净如同阳春白雪，馨香如同腊月梅花，让人忍不住的想要呵护身边这个安静的孩子，想要守护住她眼中嘴角的笑意。

“沐哥笑起来才好看。”童瞳加深了眼中的笑意，染笑的目光看向身旁的沐放，第一次在蓝海豚面试的时候，童瞳是真的被沐放给秒杀到了，那样一个高贵如同王子一般的男人，如同是从中世纪的古堡走出来的，俊美无俦的脸，邪魅妖娆的气息，笑起来气场强大到让人会脸红心跳。

沐放抬起头看着童瞳，听着她真心实意的赞美，忽然就扬唇笑了起来。这个丫头，从看到的第一眼勾起他的兴趣之后，断断续续的接触，沐放看起来似乎和所有人都能打成一片，可是他却是清冷而疏离的，可眼前的童瞳第一次真正的走进沐放的心里，她的关心，她的照顾，她偶然的固执，却都是为了自己。

“我笑起来也帅气啊！”谭景御不满的哼了一声，虽然不得不承认沐放这个妖孽的男人一旦笑起来，绝对是倾国倾城的绝美，可是看着他对童瞳露出这样发自内心的笑，不由嫉妒的哼哼两声，咧嘴也笑了起来。

若是平日，谭景御绝对也是帅气俊逸的美男子，军中出生的他继承了谭母美丽的五官，帅气狂野的气息，可是此刻的谭景御却盯着一张被扁的青紫的猪头脸，所以……

“咳咳……”童瞳一个没有忍住差一点将嘴巴里的汤给喷出来，呛的直咳嗽，小脸也是憋的通红，谭骥炎这个弟弟和他真的差太多了。

沐放瞪了一眼谭景御，拿过一旁的纸巾递给童瞳，修长的手轻拍着她弓起的后背，嘴角却也忍不住的勾了一下，这个无赖还真是会耍宝，也不对着镜子看看自己那脸都成什么模样了。

一餐饭就这么在吵吵闹闹和笑声里结束，谭景御溜的格外快，他是不愿意洗碗的，童瞳笑着摇摇头，这刚要收拾碗筷，一旁沐放却已经卷起了袖子。

“我来就行。”沐放很少做这样的事，他也是十指不沾阳春水的人，更不用说这油腻腻的碗筷了，若是平日，沐放绝对会嫌恶的连看一眼都懒得，可是看着童瞳，沐放忽然感觉收拾碗筷也没有什么，俊美的脸上泛着柔和的笑，这些以前他根本不屑一顾的家务，可是在和对的人一起做时，却有一种安心而幸福的感觉。

“沐哥，你确定？”童瞳看着沐放身上那雪白的西装，一般人很少穿白西装的，这要是沾上油污，只怕会很难清洗。

可是沐放就这么将昂贵的西装袖子和里面的衬衫袖子卷起来，桃花眼里噙着笑，“总不能小瞳一个人做家务啊，我该分担一些的。”

客厅里谭景御回头看了一眼厨房里一起忙碌的两个人，二哥麻烦了，多了这么一个情敌！难怪昨晚上二哥连夜开了两个多小时的车到了西峡山，本着谭家人护短的原则，谭景御决定，从今以后一定要盯着沐放，不让他真的将童瞳给抢走了。

童瞳这边刚将碗收到了水槽里，还没有来得及洗，手机铃声清越的响起，童瞳那原本安静的小脸上却无意识的露出笑容，眼神晶亮着，快速的放下手里的碗，拿过纸巾擦了一下手，立刻接起电话一面向着卧室走了过去。

沐放皱着眉头看着童瞳听到手机铃声时那明显变的愉悦的笑脸，打电话的人势必对她很重要吧，否则她不会露出那样的笑容，心头慢慢的染上了几分的苦涩，是谁？关曜吗？看得出，那今年轻的男人虽然是刑侦处的处长，可是却温文

儒雅的如同一个学者，俊朗的脸上是温和的笑意，对童瞳也是非常的关心，甚至很是熟悉，而之前童瞳那一次试镜差一点迟到，事后沐放查了一下，竟然是警车开道，而幕后的人正是关曜。

“你还没有吃饭？嗯，你等我，我十五分钟就到。”童瞳挂上了电话。快速的从衣架上拿下了大衣，然后将手机塞进了包包里，一想到谭骥炎到现在还没有吃饭，肯定是因为柳家的事情，童瞳感动之余也多了一些愧疚。

“沐哥，谭三哥，我出去一下。”对着也挤到厨房里帮忙洗碗的谭景御和沐放快速的说了一声，童瞳步伐轻快的向着门口走了过去，脸上有着即将要见到谭骥炎的喜悦。

“小瞳……”沐放想要让童瞳不要出去，她得罪了柳家，今天在医院发生那样的事情，柳家人拿谭景御没有办法，可是一定会找小瞳报复的，可是童瞳的速度太快，那明显洋溢着笑容的容颜在眼前一闪而过便消失在了门外。

“放心，有关曜在，小丫头不会有危险的，柳家如今自身难保，绝对不敢对小丫头动手的。”知道沐放在担心什么，谭景御解释着，看着沐放明显有些晦暗的眼神，暗自一笑，二哥，这个人情，你可欠大了！

“是吗？那你慢慢洗，我回去了。”将手放在自来水下冲了两下，沐放放下衣袖，淡淡的开口，转身准备离开厨房。

“喂，你最好这段时间留在这里，等柳家的事情结束，谁知道柳家会不会狗急跳墙，连死也要拉个垫背的，你出去还是有危险的。”谭景御眼明手快的一个横身，将沐放给挡了下来，柳家如今是无力回天了，谁知道他们会不会逼急了就如同疯狗一样乱咬人。

小瞳还好一点，关曜派人在暗中护着，她却见的人肯定是二哥，自然没有危险，可是沐放一个人出去，谭景御自然是不放心的。

“呦，你还真会强词夺理啊！”沐放嘴角一阵抽搐，没好气的白眼瞪着洗碗的谭景御，说没有危险的是他，说有危险的也是他，这个无赖！

“不要太佩服小爷，爷只是个传说。”打哈哈的调侃着，谭景御瞄了一眼沐放，随后哼着歌继续洗着碗，“要不你去看会电视，反正已经年底了。你趁机休息休息，柳家这事最迟年底肯定会解决，明年又是一个好年啊。”

懒得理会谭景御，沐放甩了甩手上的水，直接绕过挡路的障碍物向着客厅走了过去，然后径自的走向一旁的书房，虽然不愿意承认，可是这个无赖说的还是有点道理的，毕竟柳家已经被逼急了，天知道会做出什么事情来，小瞳在关曜那里很是安全的。

书房童瞳后来接了程翰《岁月静好》这部电影之后用的就多了，书架上摆了不少专业书籍，书很杂，什么书都有，书桌上还有一本童瞳正看的关于电影入门的书，沐放随手拿了过来，静静的看着，心境宁和。

｜派派小说后花园不二周助，手打，转载请注明｜www.paipai.fm

第二卷 情意缠绵 073 杀人凶手

谭骥炎约的地方都是极其隐蔽的高级消费场所，菜的口味自然是一绝，环境也非常好，今天报给童瞳的是一个漂亮的四合院地址，汽车刚好可以开进去，下了车，看起来只是普普通通的老北京四合院，可是一跨进门之后，童瞳就知道这个四合院维护的非常好。

磨砖砌成的墙壁泛着年代久远的历史韵味，梁柱门窗及檐口椽头都是油彩漆出来的，暗红的色泽，画面流畅，庭院里种植的石榴树在冬日已经掉光了叶子，和几株西府海棠，虽然都凋零了，可是在阳光之下，整个四合院却给人一种肃穆却宁和的气息，这样的大四合院一年的养护费只怕都是几十万。

被服务生引到了谭骥炎所在的包厢时，两碟菜和瓦罐汤送了上来，服务员送的是两幅碗筷，然后就安静的退了出去，似乎根本就没有认出眼前这个人是北京市副市长。

“我吃过了啊。”童瞳疑惑的看着谭骥炎，中午吃的还挺多，这会都是饱的，不过一想到谭骥炎一个人吃饭或许会寂寞，也就再次拿起筷子准备陪谭骥炎吃一些。

“我知道，喝一些汤，这是用中药熬出来的，对胃很好，你昨晚上喝了不少酒。”低沉的嗓音醇厚富有质感，谭骥炎拿起盖子，煲了十来个小时的汤香味立刻蹿了出来，浓郁的勾着人的食欲。

“好鲜。”喝了一口，齿颊留香，童瞳知道这些用秘方熬制出来的汤是普通人根本做不出来的，虽然吃的很饱了，却又低头喝了一大口。

“慢慢喝。”看着童瞳那一脸谗样的表情，谭骥炎薄唇笑了一下，筷子夹起了瓦罐汤里的鸽子腿放到了童瞳碗里，“喜欢喝，下一次自己过来，我把会员卡给你，一会打包一份带回去。”

“嗯，沐哥胃不好。”童瞳想到沐放的胃，到口的美味鸽子汤就变的有些乏味了，长期的饮食不规律，喝酒抽烟，又熬夜，让沐放的胃到了必须要调理的时候。

可是童瞳明白沐放是根本不可能在乎这些的，他即使知道自己的胃已经坏了，痛的时候几乎能要人命，可是该喝酒的时候沐放从来不会退让，沐哥似乎根本不在乎自己的身体，这让童瞳不由的想到了柳康，明明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人，可是却给童瞳一种相似的感觉。

谭骥炎看着皱着眉头的童瞳，听着她再一次提起沐放这个男人，尤其是异常无比关心沐放的胃，这让谭骥炎刚刚愉悦的好心情刹那消失，峻脸也冷沉了几分。

“谭骥炎，我想让沐哥过年这半个月住我这里行吗？”童瞳抬起头，可是看着他明显变得阴霾的脸，眼睛里熠熠的光芒立刻黯淡下来，自己真是猪脑袋，这公寓毕竟是谭骥炎的，他肯定不喜欢陌生人入住。

“要不我这几天去沐哥那里，可是京都会所太噪杂了。”童瞳拿着勺子搅拌着汤，这个建议不用谭骥炎否决，自己就

感觉有些不妥，“要不我每天让沐哥过来吃饭，这样饮食规律了，对养胃很好的。”

谭骥炎握着筷子的手紧了紧，峻脸之上凤眸冰冷的看着苦恼思索的童瞳，整个人身上带着凛冽的寒意，谭骥炎知道自己情绪在失控，可是看着童瞳这样想着沐放，烦躁阴沉的情绪便怎么也控制不住。

谭骥炎之前打算如果谭老爷子真的逼婚，而自己也的确需要一个家庭，这对从政而言是必须的，与其是那些不熟悉的女人，谭骥炎感觉童瞳才是最好的选择。

不管是因为五年前那一次的意外，还是童瞳的安静都让谭骥炎喜欢，可是此刻，谭骥炎却突然警觉到她不一定愿意选择自己，童瞳进了演艺圈，如果真的想要进谭家，最终肯定还是要离开演艺圈的，可是她如果喜欢的人是沐放，那么就不用放弃自己的事业，甚至可以和沐放同进同退，携手打拼。

“纪检委已经牵头成立了专案组调查柳家，最近这段时间你不要外出，三餐叫外卖，缺什么让小御出去买。”冷声的开口，谭骥炎不动声色的转移话题，不愿意再从童瞳口中听到另一个男人的名字。

“啊？”童瞳有些犹豫的皱着小脸，可是对上谭骥炎异常威严的眼神。知道他是在担心自己的安全，便也只能乖巧的点了点头。

有些紧绷的气氛这才舒缓下来，谭骥炎继续吃着午餐，而一旁喝汤的童瞳这才后知后觉的再次开口，“那沐哥只能自己注意饮食了。”毕竟外卖再美味口渴，毕竟油多，调料加的多，对胃肯定是不好的。

“嗯。”谭骥炎冷淡的嗯了一下，可是那峻寒的脸颊上却分明有着一丝得意的表情快速的闪过，单纯的孩子就这一点好。

“可是……”童瞳还想要开口说什么，却忽然发现眼前的谭骥炎表情似乎很是狰狞的凶狠了一下，让童瞳结巴的顿住了话，食不言，自己貌似话是多了一点，不由的垮下小脑袋，低头闷声的喝汤。

谭骥炎有些挫败的看着一幅备受欺负的小媳妇模样的童瞳，让她开口肯定又是为了沐放，可是不让她开口，看着童瞳这样委屈可怜的样子，谭骥炎几乎怀疑自己的人品，我有那么可怕吗？

“可是什么？”终究还是舍不得童瞳这样惨兮兮的模样，谭骥炎话一出口就郁闷的有些吐血，峻朗的脸部线条紧绷着，该死的沐放！

童瞳偷偷的瞄了一眼谭骥炎，虽然他的脸阴阴的有些吓人，不过谭骥炎既然问了，童瞳小心翼翼的继续刚同没有说完的话，“可是还有些天就过年了，过年的时候应该没有外卖了。”

虽然是一个人过年，这么多年，童瞳也习惯了，毕竟之前有任务的时候，好几次过年都在国外，根本就忘记过年这一回事，有时候没任务，童瞳会自己准备一些年货，将公寓收拾干净，把冰箱塞的满满的。

“要买什么让小御陪你去超市。”谭骥炎看着脸上露出笑容的童瞳，胸口似乎被什么给蛰了一下，刺刺的疼痛起来，她来北京已经两年多了，都是一个人过年的吧。

童瞳是孤儿院的孩子，在北京这两年也很少出门，没有朋友，也没有同学，一股心疼从心头滋生出来，谭骥炎虽然每一年都很忙，过年的时候，应酬会更多，可是一想到谭家一大家子在一起，而童瞳这个孩子却只能在北京，在万家团圆的时候，一个人过年守岁，满眼的心疼，一旁的左手不由的握住了童瞳的手。

童瞳猛然如同受到惊吓一般脸刷的一下红的要滴血，不敢相信的看着谭骥炎那握住自己的手，温暖的掌心略带着一丝的粗糙，落在手背上，让童瞳心扑通扑通的加快了跳动，羞涩之下，红扑扑的小脸却露出了笑容。

“柳家垮台了，那沐哥会有危险吗？”心头如同喝了蜜一般，暖暖的，甜甜的，童瞳知道谭骥炎关心自己的安危，童瞳倒认为一般人能伤害到自己，就算柳家请了杀手，童瞳也能应对自如，只是有些的担心沐放，毕竟他是被自己给牵扯进来的。

三句话不离沐放那个男人！谭骥炎嘴角抽搐了一下，可是看着童瞳那满是真诚担心的眼眸，知道她只是单纯的担心沐放那个男人的安危，她心思单纯，谁对她好，她自然就牵挂着谁，谭骥炎一开始也是被这样单纯干净的童瞳所吸引，可是此刻，谭骥炎忽然想童瞳稍微聪明那么一点点，她就知道在一个男人面前一直提起另一个男人根本就是忌讳！

“要不让沐哥还是来我这里住吧，有小御在，沐哥也安全一点。”脸还是羞赧的红晕，胭脂一般渣染了一张漂亮的小脸，童瞳熠熠的眼眸期盼的看向谭骥炎，配上软腻腻的嗓音，竟然让一贯冷酷内敛的谭骥炎无法将拒绝的话说出口，不希望看见她那晦暗的失望眼神。

吃过饭，因为是年底近了，谭骥炎还是有不少工作要忙，不过今年的春运在谭骥炎手里办的异常漂亮，网上订票系统正式施行，再也没有出现系统瘫痪的问题。

铁道部里撤了一个站长，杀鸡做猴之下，铁路内部员工也不敢如同往年一样，明目张胆的囤积车票，想着法子捞钱，车站的黄牛少了，车票就多了，秩序井然，再加上今年冬天天气很好，少雨雪，给春运出行带来了便利。

“对了，这张卡给你。”吃过饭，童瞳快速的从包里将之前在西峡山服务员递给自己的卡找了出来，童瞳虽然有些好奇谭骥炎为什么会付了房费。关曜似乎知道什么，但是却一脸神秘莫测的笑，让童瞳看的莫名其妙。

“这卡给你，用的时候直接签你的名字就行，回去路上小心，有什么事打电话给我。”再次叮嘱了几句，谭骥炎目送着童瞳开车离开了，自己这才上了车离开。

童瞳是准备遵照谭骥炎的命令直接回公寓的，可是等红灯的时候，看着人行横道上一个肥胖的男人过马路，童瞳不由的想到柳康，他还在医院吧？柳家已经跨台了，谭骥炎说纪检委已经成立专案组了，柳渊海也被双规了。

政治就是这样一回事，墙倒众人推，树倒猢狲散，柳家这一次得罪的谭家，打的是谭景御，而且当时还被谭景御的录音笔记录了当时的一切，纪检委只要一查，柳家会有很多违法乱纪，贪污受贿的证据，而且这一次绝对没有任何人敢

出面保柳家。

绿灯亮着的时候，童瞳一转方向盘向着军区医院的方向开了过去，柳家倒了，李兰兰失踪被杀的案子牵扯到程天南，如今没有柳家的庇护，柳康又过于偏激，有种要毁掉一切的疯狂，所以他很有可能有生命危险，程天南肯定不会让柳康和柳家将自己拖下水。

汽车速度越来越快，白色的沃尔沃在车流里直接的向着医院飙了过去。对于柳康，童瞳明白他是恶有恶报，可是却总是感觉有些不对劲的地方。

—分割线—

“要喝水？等等。”护士冷冷的看了一眼最里边床位上的柳康，满脸的厌恶，转身离开，却并没有去给口渴的柳康倒水。

“就是那个人，对，早上在肠胃科闹的很大，占着家里有人横行霸道，不过好像是打了一个记者，事情闹大了，所以才会转入普通病房的。”

八个床位的普通病房里，其他几个床位的病人和家属聚集在一起低声的开口，大家都是普通的老百姓，对于早上的一幕，虽然不太清楚，不过也知道一点，对于柳康更是无比的厌恶，似乎被欺压的人就是自己一般。

“哼，不就是拼爹吗？现在估计他老子自身难保了，听说连马护士长都被打了一巴掌，中国这些贪官就是该杀！”

“就是，肥的像猪一样！听说是喝酒喝多了，才被送进医院的。”

四周都是噪杂的议论声，声声刺耳，柳康躺在床上无声的看着天花板冷笑着，这就是报应吧！萧亚，你看到了吗？那些害死你的凶手，如今都遭到报应了，柳家之前多么风光，杀死一两个人根本不需要自己动手，可是萧亚，善恶终有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胃还是很痛，昨晚和童瞳喝了太多酒，喝到胃出血，抢救了一晚上，早上在医院还是挤满了人的高级病房，可是几个小时，下午就被转到了普通病房，柳康嘲讽的大笑着，自己是不是该庆幸医院还有些医德，没有将自己给赶出去，毕竟如今的柳家，只怕人人都要痛打落水狗！

喉咙干的如同冒火一般，柳康一手用力的拔下了手臂上的点滴，拔的用力，一串血珠随之飞溅出来，可是一天没有吃东西，头晕眼花之下，柳康刚挣扎的坐了起来，却又轰的一声，肥胖的身体重重的倒在了床上，脸色苍白的虚弱，大口大口的喘息着，等待着黑暗的晕眩褪去。

“你躺着，我去倒水。”童瞳低声的开口，从一旁的柜子上拿过一个玻璃杯。

“是你？”柳康睁开眼，错愕的看了一眼童瞳，随即讥讽的笑着，挣扎的坐了起来，满是肥肉的身体靠在床上，一个简单的动作，却也耗尽了柳康全身的力气，“童瞳，你说的不错，报应果真来了。”

童瞳深深的看了一眼没有了往日那种嚣张和阴沉气息的柳康，转过身向着病房外走了去，准备去大厅里倒些开水过来。

病房依旧噪杂着，其他人都有些奇怪，这个被赶出高级病房的官二代，竟然还有人来看望，而且还是一今年轻漂亮的女孩子。

童瞳！柳康闭着眼休息着，萧亚，如果你没有死，你肯定会喜欢她吗？和你一样，那么的单纯，那么的干净，那么的善良，可是我保护不了你，关曜却可以护的了童瞳！柳家是最好的例子。

一个身材矮小瘦弱的中年男人弓着背，穿着黑色的棉袄走进了病房，目光快速的看了一圈，那看起来普通，甚至有些丑陋而苍老的脸上，当看见闭着眼靠在床上休息的柳康，男人眼中满是仇恨的目光，一手从棉袄下摆里藏着，似乎握着什么东西一般，一步一步向着柳康走了过去。

“啊！”靠近柳康病床边的小姑娘原本只是不经意的一瞄，却赫然看见中年男人忽然从衣服下摆里掏出一把锋利的水果刀，不由害怕的尖叫起来。

柳康睁开眼，眼前是豁亮的锋利匕首向着自己胸口扎了过来，李国满眼的凶残和愤怒，整个人已经情绪失控，“我要杀了你！你还我女儿的命来！”

说时迟、那时快！李国疯狂的攥紧匕首，柳康满是肥肉的脸上露出笑容，睁大眼看着越来越接近的匕首，这就是报应那！死了更好，死了可以早一日去地下和萧亚相遇，向他赎罪！

“让开！”童瞳刚走进病房，就看见了眼前凶险的一幕，看着柳康脸上那一种解脱的笑容，童瞳眉头一皱，手里的玻璃杯用力的砸向了李国握着匕首的手腕。

病房门口和柳康的病床足足有七八米远，可是让人震惊的手，李国只感觉手腕上剧烈一动，哐当一声玻璃杯落地破碎，李国手里的礼首也应声掉在了地上。

四周震惊的人这才猛然的回过神来，女人吓的高喊着杀人了，几个五大三粗的男人快速的冲了过来，一把将丢失了匕首的李国给抱住了。

“放开我！我要杀了这个畜生，你还我女儿的命来！”李国虽然身材矮小，可是当情绪失控，疯狂起来时，整个人却有着一股子蛮力，原本就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平日里都是做农活，力气也不小，几个大男人竟然一时擒拿不住。

场面再次的混乱起来，童瞳快速的向着床边的柳康走了过去，自己猜测的没有错，他果真并想活了，刚刚匕首刺过来的时候，竟然躲都不曾躲！

“跟我走！”这边，柳康不知道何时捡起了地上的匕首，突然将匕首对准了童瞳的腰边，“跟我走，不准喊叫！”

这边等医院保安将李国给拷了起来，关曜也带着熊华赶了过来，脸色有些差，自己竟然没有想到有人要对柳康杀人

灭口，李国根本就是被人给利用了，他怎么知道柳康在军区医院，在哪个病房，然后揣着匕首过来杀人给李兰兰报仇。

“头，柳康趁乱不见了。”熊华找了一圈快速的走过来对着关曜汇报，看起来有些憨厚的脸上表情有些的难堪，“头，刚刚目击者说有个女孩来看柳康。”

“小瞳？”关曜只感觉一个头两个大！现场李国行凶的匕首没有找到。柳康不见了，童瞳如果来了，只怕被柳康给挟持走了！

该死的，这个丫头没事跑来柳康这里做什么？关曜快速的将现场交给手下，转而和熊华一起向着医院监控室快速的跑了过去，希望不是自己猜测的这样！小瞳是推测到有人要杀柳康，所以特意来医院，还是只是同情柳康才来的医院？

医院调出来了监控，走廊里，童瞳果真是柳康一起离开的，而柳康手里拿的分明就是李国带来的水果刀，童瞳被柳康给挟持了！

“头，我立刻让交通部追查童小姐的车。”熊华知道最遭的事情果真发生了，柳家已经要垮台了，柳康这个为非作歹的官二代，如今身份一落千丈，天知道这个柳康会做出什么事情来，更不用说他还有心理疾病，精神病杀人是不用判死刑的。

这是自己的失职！关曜拿出手机，心境无比的沉重，柳家垮台了，关曜今天下午就被纪检委调了过去，加入调查柳家的专案组，搜集柳家违法乱纪，行贿受贿，派人杀掉萧亚的相关证据。

关曜原本只准备从柳家人身上找到突破口，李兰兰的案子也就破了，太忙之下，根本还没有来得及想起还在医院的柳康，结果自己的疏忽立刻造成了童瞳被柳康挟持。

“关曜，你说什么，再说一遍！”电话另一头，谭骥炎刚接起手机，整个人脸色倏地一变，甚至没有注意到自己办公室里还有三个汇报工作的下属，冷沉的峻颜阴霾的骇人。

“文件放在这里，谭副市长会处理。”于靖快速的对着震惊的三个部下开口，快速的将人带出了办公室，能让骥炎这样失态，只怕又和童瞳有关系。

“立刻让交通部追查童瞳汽车的下落，调查柳家所有的房产，查清楚柳康可能去的地方！”知道此刻发怒根本无济于事，可是谭骥炎脸色还是阴霾的厉害，挂上电话的同时，大手紧紧的攥紧了手机、

中午离开的时候，自己明明叮嘱让她回公寓，她竟然敢去医院，还去见柳康！谭骥炎阴寒着眼神，童瞳此刻不再他面前，否则只怕谭骥炎会一个控制不住，当场将她给打一顿，她什么时候才能听话一点，不要将自己牵扯到危险里。

“我来开车！”于靖看着走出办公室的谭骥炎，即使跟在了他身边多年，政治这一条路上，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于靖的记忆里，谭骥炎永远都是冷静的面对，犹如站在云端的王者，冷酷，睿智，运筹帷幄，不管对手多么强大，谭骥炎从来都不会失去冷静。

可是第一次，于靖看到谭骥炎这样阴冷骇人的表情，张狂的怒意丝毫不掩饰，让于靖都有一种惊恐的敬畏感觉，可是却依旧和谭骥炎一起离开，骥炎这样不冷静，现在又是下班时刻，开车太危险了。

汽车在路上开了一个多小时，天色渐渐阴沉黑暗下来，柳康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童瞳将之前买的瓦罐鸽子汤正好给柳康喝了。

“童瞳，你真是个奇怪的人，难怪关曜那么护着你，连沐放都护着你。”吃了一只鸽子和一大罐子汤，柳康脸色终于不那么苍白，坐在哥驾驶位置上看着开车的童瞳，“你就一点不害怕吗？不怕我会杀了你，要知道，我如今已经是穷途末路了。”

“到了。”将汽车停稳在一幢农家小院面前，童瞳疑惑的看着打开车门走下车的柳康，他浑身的戾气都消失了，眼神悲伤而绝望，似乎这个小院承载了太多太多的回忆和痛苦。

“这是我和萧亚住的地方。”似乎陷入了回忆里，柳康从口袋里拿出钥匙打开已经快要生锈的铁锁，推开门走了进去，因为没有人打理，冬天的小院子已经显得萧条而败落。

“那个时候萧亚准备考研究生然后留校，我也打算好了，即使和家里决裂，我这么多年的存下的钱，加上股市里的股票，不靠柳家，我和萧亚也可以过的很幸福。”推开门走进屋子，柳康目光悲伤的看着熟悉到灵魂深处的四周。

“可是我和萧亚都太单纯了，我们以为只要我们真心相爱，家里即使一开始不能接受，可是时间久了，还是会接受我们，我们只不过爱上的人是男人而已，不过是同性恋，最多国内呆不下去，我们可以去国外。”

可是事实却是血淋淋的残忍，柳渊海知道自己的爱子，柳家的希望竟然爱上一个男人，甚至已经准备好和家里决裂，柳渊海震怒着，立刻将柳康抓了回来，软禁起来不说，还找来心理医生，想要医治柳康。

而柳母同样勃然大怒，和柳渊海在知道柳康根本不会回头，甚至用绝食来抗议时，将所有的怒火都发到了萧亚身上，那个单纯的大男孩被好轮暴了，照片寄到了学校，被迫退学，在同学和老师鄙视的目光里，找不到柳康，萧亚只能回到农村老家，却没有想到父母竟然也知道了，甚至被气的住院，断绝和萧亚的父子关系。

无处可去，萧亚第一次知道，不管自己如何努力，他和柳康都是不可能在一起的，因为柳康不是普通人，如果他只是一个普通人，或许两个人坚持，他们相爱，他们或许还会幸福，柳家是不会同意的，身心俱疲之下，萧亚在这个小院害腕自杀了。

“童瞳，看到了吗？这是萧亚的血，是我没有保护他，是我害死了他。如果没有遇到我，他会是好学生，毕业之后，会找到一份好工作，会遇到一个好女孩，结婚生子，颐养天年，是我害死了他。”声音哽咽着，卧房里，柳康跌坐在地板上，双手紧紧的抓住干涸血迹的床单，整个人陷入深沉的哀痛之中。

这是柳康和萧亚？童瞳震惊的看着床头柜上的相框，里面是两今年轻的大学生，柳康脸上露出阳光般的笑容，穿着

白色体恤，牛仔裤，很瘦，个子虽然并不高，可是却有一张娃娃脸，笑容灿烂而幸福，而他身边揽着他肩膀的大男孩要高不少，一米七几的个子，腼腆的笑着，干净清秀的一张脸，有些长的刘海覆盖在额头上，和柳康站在一起，两个人之间有一种无法形容的甜蜜氛围。

萧亚童瞳不知道，可是如今肥胖到走不动路的柳康，和照片里这个清瘦开朗的大男孩却是天壤之别，他是真的爱着萧亚吧，所以才会在短短的时间就变成这样，自暴自弃，生不如死。

“一年前，在西峡山，看到李兰兰，我真的以为萧亚还活着，可是我知道那不是萧亚，是我杀了她，童瞳，我是活活用拳头将她打死的。”柳康疯狂的笑着，脸上有泪水流淌下来，“我真的疯了，程天南事后派人将一切都消除的干干净净，如同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草管人命就是这么简单，萧亚也是这样被杀了不是吗？”

李兰兰很像萧亚？童瞳再次的看着相框里五官秀气的萧亚，纤细的眉头轻轻的皱了起来，在过去的训练里，理论研究里，童瞳曾经很系统的研究过人类心理学，目光沉思的看着坐在地板上失神的柳康。

从萧亚死，到如今不过一年多一点的时间，即使身心受到重创，即使恋人惨死，柳康也不应该精神崩溃到杀掉一个无辜的李兰兰，尤其她的五官还有几分相似萧亚，这绝对不符合，反而让童瞳感觉到阴谋的味道。

“你的心理医生是沈直。”童瞳开口，清和的声音打破了卧房里的沉静，也将在痛苦回忆里失神的柳康拉回了思绪。

“是。”并不清楚童瞳突然问这个做什么，柳康拿过一旁的相框，眷恋的目光凝望着照片里永远凝结成记忆的恋人，慢慢的笑了起来，满眼的柔情和宠溺，等最后一件事完结之后，自己就会来找萧亚。

看得出柳康并没有自杀的念头，童瞳转身离开了小院，将安静的空间留给柳康，发动了汽车离开郊区，直接向着柳康的心理医生沈直的诊所方向开了过去。

汽车的发动声响起，柳康抱着相框目送着童瞳离开，风吹了起来，浮动着小碎花的窗帘，柳康眼中的痛苦渐渐的消散，“萧亚，她会幸福的，我们也会幸福的。”

低下头，柳康拿起了手机从联络薄里找出一个总已经不联系的大学同学，“曾明翰，是我，柳康，我和萧亚在郊区这套房子，对，就是这个地址。将这套房产赠予童瞳.....”

五分钟之后，隐隐的感觉到似乎有人过来了，柳康快速的交代了几句挂了电话，一回头，赫然看见眼前是黑色的身影，而抓在男人手里的匕首正是之前李国在医院刺杀柳康时，被柳康拿起要挟童瞳的那把匕首。

鲜血从胸口汩汩的流淌出来，倒在血泊之中，柳康喉咙咕咕的含混不清的发出声音，满是鲜血的手握住了破碎的相框，手指颤抖的将照片拿了出来。

视线越来越模糊，朦胧之中，柳康原本失血过多的身体猛然的僵硬一愣，然后，苍白的脸上露出幸福的笑容，“萧亚，你来接我了，你原谅我了吗？”

“嗯，我来了，我从来没有恨过你，柳康，我们会很幸福的。”萧亚笑着握住柳康的手，夕阳金色的光芒从窗户外照射进了卧房，祥和里透露着让人安心的幸福。

—分割线—

半个小时之后。

“这里，这里.....门开着.....”警笛声尖锐的响了起来，四五辆汽车停在原地。

“骥炎，我先进去。”关曜看向后座脸色阴霾的谭骥炎，快速的打开车门下车，向着院子悄然无声的靠近，和同时潜入进院子的熊华和孙盈盈迅速的向着屋子靠近。

血腥味？关曜脸色一变，一旁的熊华推开门，戒备的神色褪去，震惊的看着倒在卧室血泊里的柳康，“头，柳康死了。”

关曜点了点头，示意孙盈盈和熊华去检查其他的房间，自己蹲下身来看着已经断气多时，身体徵徵有些僵硬的柳康，柳康手里攥紧着一张相片，而一旁的水果刀染着血丢在地板上，卧房很是凌乱，是打斗过的痕迹，柳康似乎是被人趁其不备刺中了胸口之后，似乎和凶手发生了激烈的打斗，血迹洒的倒出都是，可是因为胸口致命的伤，所以柳康最终还是因为失血过多而死。

“头，是不是童小姐自卫的时候杀了柳康？”孙盈盈快速的检查了一下柳康身上的其他几处刀伤，看起来像是因为搏斗而造成的。

“童小姐不在，她的车子也不见了，我去最近的派出所将这段路的监控视频调出来。”熊华得到关曜许可之后，快速的转身呢离开，一旁孙盈盈已经打了电话通知法医到现场。

“让外面的人将院子四周都戒严，好好勘查一下现场，看看有没有第三着到场的痕迹。”关曜冷静的下着命令，眼镜之后的目光锐利如芒，童瞳会杀人？如果真的是童瞳自卫杀人了，她人又去了哪里？太害怕而畏罪潜逃。还是被人陷害的。

关曜步履有些沉重，斯文温和的脸上此刻带着几分严肃，打开车门坐进了驾驶位上，看向后坐的谭骥炎，刚刚进入院子的时候，关曜打开了对讲机的按钮，所以谭骥炎已经知道了事情的经过。

“是我失职。”关曜沉声的对对着谭骥炎道歉，首先是自己没有想到有人将柳康的消息透露给李国，借李国的手杀柳康，其次柳康已死，关曜并不认为是童瞳自卫杀的人，而很有可能是有人在暗中布局，将柳康杀了，将现场布置成自卫杀人造成的局面嫁祸童瞳。

沉寂着峻脸，谭骥炎已经从之前的担心情绪里走了出来，冷沉着凤眸，安静的沉思着，“童瞳手机还是关机。”

“头，刚刚有目击者.....谭副市长？”错愕着，孙盈盈不敢相信的看着后座的谭骥炎和于靖，谭副市长果真在乎童小

姐，竟然一路跟过来了，上一次，熊华说在京都会所时看见谭副市长，孙盈盈还以为熊华眼花了。

“现场勘查什么情况？”谭骥炎冷沉的嗓音响起，凤眸看向停住话的孙盈盈，“现场有第三者的迹象吗？”

“没有，发现了一根长发，初步判定应该是童小姐的，法医判定了柳康的死亡时间是一个小时之前，下午四点半到五点，有目击者看见四点四十的时候正好看见一辆白色的沃尔沃汽车离开，应该是童小姐的车。”孙盈盈快速的回答，转过目光看向关曜，请示的询问，“头，要发出通缉令吗？”

虽然说是自卫，可是柳康已经死了，现场到底是什么情况，还需要调查，而童小姐是唯一的当事人，按照以往办案的程序，肯定要先发出通缉令，至于是不是自卫杀人，还需要法院来审判。

通缉令三个字让谭骥炎脸色阴沉的一寒，凛冽的目光倏地一下看向孙盈盈，冷然的开口，“不行，童瞳是艺人，更何况案情还不清楚，草率的发出通缉令，对童瞳影响太大。”

“继续派人搜寻童瞳的下落，联系熊华，让他找到所有可能找到的交通监控，查找童瞳的车。”关曜接过话，示意孙盈盈离开，自己倒没有想到谭骥炎这么护短，当然，关曜自然相信童瞳不是杀死柳康的凶手，可是办案程序的确如此。

—分割线—

沈直的私人诊所，只有一个两个护士，沈直是享誉国内外的心理医生。童瞳过来的时候正好是下班时间，两个护士已经下班了，沈直正准备下班。看到童瞳却依旧接待了她。

“童小姐请坐。”办公室是一间非常宽敞而舒适的房间，落地灯打开了，温馨的房间沐浴在柔和的光亮之下，让人非常的放松。

沈直看起来并不像普通的心理医生，他并不会给人一种特别容易亲近的感觉，反而处处透露着诡诵的阴森，略带上吊的细长眼睛微微的眯着，明明雪白的脸皮上露出笑容，可是反而让人感觉到皮笑肉不笑的冷血。

童瞳坐在柔软适中的沙发上，这是给病人特别准备的，坐下来，会让人感觉整个人都陷入到了沙发了，加上屋子里充足的暖气，有种昏昏欲睡的渴望，当沈直将茶杯递过来时，手似乎无意识的碰到了童瞳的手。

接触性催眠？低头接过茶杯，童瞳眼睛里快速的闪过锐利的寒光，沈直即使掩饰的非常好，可是当他看见自己时，那细微的脸部表情变化好还是让童瞳发现了看，他或许并不知道自己会过来这里，但是绝对认识自己。

喝着茶，办公室里有淡淡的熏香，这是让病人接受心理治疗的时候更容易放松自己，可是熏香里也加了一些催眠药的成分，若是普通人，只怕只会已经慢慢的陷入沈直的催眠里，高级的催眠师会不动声色的将一个人催眠。

如果童瞳只是普通人，那么她此刻已经被催眠了，可是对于有着强大精神力的童瞳，更何况她一开始就怀疑柳康当时之所以情绪失控将李兰兰杀了，并不是因为看见李兰兰这个酷似的萧亚的人情绪失控，从而导致杀人。

柳康很有可能被催眠了，配以特殊的药物，从而发狂，最终杀人，一切看起来只是一个意外，柳家并不会怀疑什么，而负责善后的程天南因此有了要挟柳家的重要证据，从而利用柳家的关系在生意上诸多方便。

可是如今柳家垮台了，柳渊海不会那么傻的在这个时候将程天南拉下水，这对柳家并没有任何的好处，可是柳康就不同了，身为他的心理医生，沈直应该知道柳康有自杀的倾向，他有多么疯狂。

柳康他能找到李国，利用关曜来查李兰兰的案子，就是为了拖垮柳家。报复程天南，所以今天李国才会来杀柳康，可以说这一切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局，从柳家找到沈直这个心理医生，医治柳康的同性恋心理开始，程天南就看到了其中的机会，他利用沈直让柳康杀了李兰兰，然后要挟柳家，可是程天南唯一没有算到的就是柳家竟然这么快就垮台了，所以才会匆忙的要杀了柳康灭口，将自己和柳家的事情脱离。

沈直看着放下茶杯，已经被自己成功催眠的童瞳，眼神里不由的露出一丝讥讽的寒意，还真是一张不错的脸，不知道从这个童瞳身上能挖到什么机密的消息，关曜虽然只是一个刑侦处处长，可是关家可不简单。医生的手非常的漂亮，指甲修的圆润，沈直伸过手，指尖抚上童瞳的脸，睡着的时候还真像是个孩子，干净而单纯，这样孩子如同当初情绪崩溃的柳康一样，软弱的让人想要将他们摧毁撕裂。

拿出手机，沈直拨通了一个熟悉的电话，声音阴森森的，明明在笑，可是那声音却如同恶魔一般，让人不寒而票，“是我，你想不到吧，童瞳竟然到我这里来了，你想知道什么，我已经将她催眠了。”

电话另一头的程天南怔了一下，却也没有想到童瞳竟然会找到沈直这里，柳家这些事，没有任何人怀疑过沈直，虽然只见过两面，一次是在程翰贺岁剧大卖的庆功宴会上，程天南看到童瞳和关曜在花园碰面，那一次程天南只是在暗中并没有出面。

第二次，是在君悦大酒店门口，和梅特尔，程翰一起吃完烤鸭出来，被记者包围的时候，程天南特意过去将童瞳带走了，虽然只有这一次的见面和短暂的接触，可是程天南感觉童瞳是演艺圈里少有的单纯的艺人，如今看来原来是自己看走眼了，人不可貌相，果真不假，连关曜这个刑侦处长都没有怀疑过沈直，他调查了这么长时间，虽然之前也摸排查过沈直，可是并没有什么收获就走了，放弃了这条线索，可是童瞳竟然过来了。

“不用，你唤醒童瞳让她离开就行了，谭家和关家可不是柳家，我们没有必要和他们作对，而且这一次卖关曜一个面子，对我们有好处。”程天南之前的计谋要挟柳家可以，关家？程天南摇摇头放弃了，虽然说从童瞳身上或许可以挖出什么机密，可是童瞳只是一个艺人，关曜如今也只是一个刑侦处长，得罪了关家，得不偿失，甚至很有可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这样太可惜了，这样的机会可不多。”一手握着手机，沈直一只手再次有些变态的落在了童瞳柔顺的头发上，轻轻的抚摸着，嘴角噙着阴森的笑，“既然如此，那就算了。”

挂了电话，解除了催眠，沈直看着睁开眼什么都没有察觉到的童瞳，“童小姐，今天太晚了，如果你有什么问题，

明天请在九点之后来找我。”

“好吧。”童瞳乖巧的点了点头，干净如水的眼神，表情清澈如水，丝毫不让身为心理医生的沈直怀疑，起身告辞离开。

童瞳被柳康要挟离开时，手机也关了，所以她也没有想起开机，离开了诊所之后，刚开车准备回怡然园的公寓，可是汽车刚开不到五分钟，突然身后交警的警车鸣起了警笛，尖锐的声音里快速的将靠近了童瞳的沃尔沃汽车，将她给逼停到了路边。

十五分钟之后，童瞳直接被带去了警局的刑侦处，而收到消息的关曜和谭骥炎立刻驱车赶了回来，至少知道童瞳是安全的让一直担心的两个人终于松了一口气。

“沐哥？”听着咚咚的脚步声在走廊里响起，童瞳还在疑惑自己怎么突然被带回了刑侦处，可是带自己过来的警察什么都没有说。

“小瞳。”沐放脸色是焦急的，失去了往日俊美优雅的一面，定睛看着安然无恙的童瞳，桃花眼里露出真诚的笑意，长臂突然将童瞳给揽入到了怀抱里，大手落在了她的头上，将童瞳的头按进了自己的胸膛上。

从谭景御接到电话知道童瞳被柳康拿刀挟持走了，沐放第一次感觉到如此的害怕，疯狂的开着车在大街上找着，明明知道这是无用功，可是沐放宁愿这样找着，却也不敢留在家里，害怕听到噩耗，而之后谭景御又接了个电话，柳康被杀了，沐放开车的手颤抖着，车子差一点撞到了前面的汽车，谭景御将沐放赶到了副驾驶位置上，自己开车。

“沐哥？怎么回事？发生什么事情了？”童瞳鼻子被狠狠的撞到了沐放的胸膛上，让童瞳有些吃痛的皱了皱鼻子，可是沐放抱的紧，隐隐的能感觉到他的害怕和不安，童瞳放弃了挣扎任由沐放这样亲密的抱着自己。

多久了，童瞳不曾和人有过这样亲密的肢体接触，从训练开始，童瞳就和陌生人保持着距离，一方面是为了安全，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没有童瞳并没有多少的朋友。

“你没事就好。”喟叹着开口，沐放紧绷的心弦终于放了下来，身体微微的后退了一点，却依旧将童瞳固定在自己的臂弯之下，怀抱之中，只是那原本担心的绝美脸，此刻眉梢却风情万种的上挑着，邪魅里隐隐的有着一股怒火。

“童瞳，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你竟然还敢去医院看柳康，你不想活了是不是？”沐放即使发怒也是姿态优雅，声音略微拔高了一些，明明是怒到了极点，却依旧嘴角染笑，只是却是怒极的笑，“被柳康挟持，你不知道喊救命啊？还有，手机竟然不开机，你是不是要气死我啊！”

耳朵被吼的阵阵生痛，童瞳后怕的瑟缩着身体，努力的想要避开危险十足的沐放，可惜他的两只手紧紧的抓住了肩膀，让童瞳无处可退，只能任由自己的耳朵被沐放荼毒。

“沐哥，我知道错了，真的知道错了，你别气，也不要骂了。”耷拉着脑袋，童瞳无比诚恳的仰起头，甚至用力的点了点头表示自己真的认识到了错误。

“你不知道错也无所谓了，反正柳康已经被人杀了。”哼了一声，沐放吼了一通，只感觉心情舒畅了许多，优雅的抚了一下额头上散落的刘海，雅痞的一笑，高挑着眉梢，十足的妖孽。

“柳康被杀了？”童瞳一双眼猛然的瞪大，不敢相信的看着沐放，怎么会这样？是被杀？程天南要嫁祸自己杀了柳康吗？为什么拉自己下水？

要挟关曜？如果柳康是被程天南派人杀掉灭口的，他手里肯定有证据，如果关曜要保下自己，肯定要从程天南那里拿到证据！

柳康死了！怒火从胸口一点一点的迸发出来，脑海里莫名的浮现出柳康回忆起萧亚时那种悲恸而绝望的表情，相框里那两个并徘站立的大男孩，笑的是那么的单纯而幸福，他们以为即使不被社会所认可，他们也可以携手走下去。

可是，现实却是那样的残酷，萧亚在遭受了那么多的痛苦之后，自杀而死，柳康堕落到疯狂，如今又被人杀了，他们什么都没有做错，可是却成了柳家，成了程天南的牺牲品，就是为了他们的权利和钱财，所以草管人命，所以只手遮天！

“别想了，你没事就好。”沐放看着神色恍惚的童瞳，知道她的善良，不由心疼的再次将失神的童瞳揽入了怀抱里，柳康死或者活着，沐放无所谓，只要童瞳没有出事最好，更何况，这个善良的小阿呆，怎么可能杀人，即使是自卫都不可能！

谭景御勾着薄唇笑着看着眼前的一幕，看来童瞳并没有因为自卫杀了柳康，那么这样说，凶杀现场被布置出来，只是为了陷害童瞳，幸好，程天南以为童瞳和关曜是一对，否则如果真的知道是二哥喜欢小丫头，程天南借着这次的事情，还不知道会做出什么事情来要挟二哥。

谭骥炎站定了脚步，虽然知道童瞳已经安全回来了，可是没有看到人。依旧不放心，可是却没有想到匆忙赶过来看到的是眼前这样的一幕，沐放将人抱在怀里，而童瞳并没有丝毫拒绝。

脚步停顿了瞬间，谭骥炎再次迈起沉稳的步伐，峻颜冷沉漠然，如同没有看见会议室了暧昧的一幕，黑色的冷傲身影，刀斧般凿刻的五官，沉默时也给人一股威严的气势。

关曜和靠在门边的谭景御对望一眼，随即两人都不由的将目光看向极其自制内敛的谭骥炎，童瞳被挟持失踪的时候，分明是那么着急，此刻吃醋就吃醋了吧，却分明装成什么事都没有，闷骚给谁看那？

童瞳还沉浸在柳康的死讯里，甚至没有注意到进门的关曜和谭骥炎，也没有察觉到沐放已经松开了手臂，只是那手却依旧亲密的握住了童瞳的手。

“你是怎么回事？柳康是你误杀的吗？”谭骥炎冷冷的开口，凤眸危险的眯了一下，从童瞳和沐放交握的手上转移开

视线，可是那骇人的气势却怎么压不住！

“谭骥炎，你怎么在这里？”突然的声音，惊吓的童瞳震惊的一愣，错愕的回过神看着脸色冷酷的谭骥炎，被他那冰冷的眼神刺的不由瑟缩了一下身体，立刻明白过来，自己从医院失踪，谭骥炎肯定着急了！

刚刚已经被沐放训了一顿，现在看到谭骥炎那冰冷冷的脸，童瞳害怕的再次向沐放身边靠了靠，谭骥炎的眼神好恐怖！

没有放过童瞳这样细微的动作，谭骥炎只感觉勃然的怒火控制不住的从胸口迸发而出，可是却又被强大的自制力生生的压抑下来，就如同火山要喷发时，那喷发口却被堵住，那种骇人的气势比真正的发火更让人恐惧。

“谭副市长，小瞳没有误杀柳康，我想杀了柳康的是其他凶手。”沐放何其精明，一眼看出有谭骥炎在，关曜这个刑侦处处长也等于是摆设，所以直截了当的对着谭骥炎开口，“谭副市长，如果需要的走相关的程序，我会找律师过来。”

“我没有杀柳康，我走的时候他还活着。”童瞳这才发现谭骥炎的声音冰冷刺骨，那熟悉的黑眸此刻却宛若冰霜一般，冷冷的，没有一点温度，谭骥炎不是因为之前自己被柳康挟持而生气，而是因为他认为自己杀了柳康所以才生气的，他认为自己是杀人凶手吗?

童瞳眼神黯淡下来，心头有着失落落的难受，童瞳虽然不清楚柳康被杀的现场，可是程天南如果真的要陷害自己，一切的证据肯定都是指向自己。可是沐哥相信自己，并不认为自己是凶手，可是谭骥炎却认定自己是杀人凶手，所以他才这么生气、震怒。

“证据呢？柳康死亡时间正好是你离开的时候，凶杀现场没有第三人到场的证据，有目击者看到你开车离开柳康的院子，医院监控显示你被柳康挟持离开，所以唯一杀死柳康的凶手只有你！”谭骥炎冷然的嗓音，态度严肃，冰冷冷的将目前的情况言简意垓的告知童瞳。

脸色苍白的一变，他果真认为自己是凶手！童瞳手不由的攥紧，这才察觉到沐放的手握住了自己的手，无形之中似乎给自己支持和鼓励。

至少还有沐哥相信自己！童瞳虽然感觉有一点安慰，可是谭骥炎的眼神太过于狠厉，让童瞳宛若置身在冰天雪地之中，想要开口为自己辩解，可是既然程天南是有心陷害，童瞳知道自己无论说什么，都是惘然，因为她没有证据。

“谭副市长，就算你们认定柳康是小瞳杀的，那也是自卫杀人，当时医院监控应该清楚的显示小瞳被柳康挟持了，我想即使上了法庭，也会判小瞳无罪。”沐放恢复了笑容璀璨，虽然并不清楚谭骥炎为什么如此神色冰冷的诬陷童瞳，可是沐放却不允许任何人在自己面前欺负童瞳，即使眼前这个男人是北京市副市长，是军区谭家。

“沐总监，这些不是由你开口说了算，还有法律法规！”一句话堵住了沐放的借口，谭骥炎转过身看向一旁的关曜，“这件事牵扯到柳家，柳康的死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不要给任何人留下把柄泼你一身的脏水。”

话一说完，谭骥炎看都不曾看童瞳一眼，峻挺的黑色身影直接向着门口走了过去，和等候在门外的于靖直接离开。

童瞳该学会知道什么是危险，这一次，如果柳康真的在挟持了她之后伤害她，谭骥炎大手猛然的攥紧，神色紧绷，脑海里浮现出童瞳受伤的血腥画面，峻脸再次阴霾下来，带着发泄不出的冷怒大步离开了刑侦处。

｜派派小说后花园不二周助，手打，转载请注明｜www.paipai.fm

第二卷 情意缠绵 074 重要电话

“沐总监你请个律师过来，我相信小瞳没有杀人，可是证据都摆在那里，所以有些门面工作还是要做的。”关曜温和一笑，目光瞄了一眼已经离开谭骥炎，这一次骥炎可算是气的不轻，竟然直接甩手离开，这醋劲可不小。

虽然说现场有很多证据对童瞳不利，可是都是些间接证据，并不能直接指明童瞳是凶手，而且医院的视频也证实是柳康持刀威胁童瞳在先，虽然手续有些的麻烦，不过在两个多小时之后，在律师的帮助之下，童瞳终于离开了刑侦处，只是依旧被叮嘱在案情查清楚之前，不能离开北京。

“走吧，我请客，吃一顿好的去去晦气。”谭景御笑着一手搭向沐放的肩膀，自始至终，谭景御都没有开口，可是事实却看得清楚透彻，二哥嘴上说的法律法规，如果真的将小丫头给关进看守所，估计二哥第一个发火。

“不要动手动脚，我和你不熟，谭三少！”沐放嫌恶的看着搭在自己肩膀上的爪子，不过却也知道今天事情这么顺利，不仅仅是因为律师到场，更因为是谭景御和谭旗炎还有关曜的面子在这里摆着，而柳家如今已经垮台了，所以童瞳才不用被关在看守所。

“哇，小放放，你这是迁怒，我二哥身为市长肯定要秉公执法，你不可以将怒火发到我身上。”谭景御无赖至极的笑着，一手按着胸口，一脸我受伤的模样，让沐放嘴角抽了抽，终于决定不理会身边间歇性不正常的谭景御。

失落着低着头，童瞳知道不能怪谭骥炎，第一，程天南摆明了要陷害自己，第二，谭骥炎的身份在这里，他必须公正无私，可是知道归知道，心头却还是失落落的难受着，让童瞳无精打采的耷拉着小脑袋。

自己还是大意了，原本以为将柳康带出了医院就安全了，毕竟一路上开车的时候，童瞳就注意了，并没有尾随跟踪的车子，可是却根本没有想到程天南竟然如此大胆的会杀人，事先就埋伏了杀手在郊外，而等自己一离开就杀了柳康，甚至还布置了凶杀案现场嫁祸给自己。

已经是八点多了，幸好中午吃的多，所以倒都没有的感觉，谭景御虽然很少回北京，当然，有时候回来，谭家人不知道而已，毕竟他执行的任务都是极其机密的，直接将车拐了个方向，熟门熟路的将童瞳和沐放带到一家火锅店。

“吃一点，不要多想了，本来就呆了再想就更呆了。”沐放看着没有食欲的童瞳，温暖的手不由的拍童瞳的头，只以为她情绪失落是因为柳康被杀，自己成为凶手这件事上。

“柳康死了，不管如何，这一次柳家肯定会狗急跳墙，小放放，你这段时间就住到小瞳这里，放心，我睡觉很老实的，不介意你将我当成抱枕。”大口吃着师牛肉，口感十足，辣味十足，谭景御笑眯着一双狐狸眼。

“沐哥，你还是住过来吧。”童瞳也认同的开口提议，柳康死了，不管是谁杀的，如今只怕柳家只会认为自己是凶手，甚至可能牵扯到沐哥，童瞳不放心沐放的安全。

沐放原本是准备回绝的，他一个人住惯了，可是听到童瞳关切的话，俊美如斯的脸上不由的染上微笑，眼神温柔，“好，一会我回去收拾一下。”

“喂，小放放，你这是差别对待，分明是我先开口提议的，你怎么就只向小丫头道谢呢？”吃醋着，谭景御不满的瞅着沐放，这个情敌很是强势啊，所以为了二哥，保全自己未来的二嫂，所以自己就多牺牲一点缠住小放放。

“食不言。”沐放嫌恶的转过头看着一边吃一边开口说话的谭景御，直接无视他的存在，向着清汤火锅里烫了一些蔬菜，动作优雅，宛若高贵的王子。

因为童瞳依旧没有食欲，情绪低落，所以沐放也早早的放了筷子，导致出了店，谭景御还抱怨着没有吃饱。

“小丫头，你先开车回去，我送小放放回去拿行礼。”谭景御笑着拍了拍童瞳的头，倒不用担心童瞳的安全，毕竟关曜派了人过来保护。

“喂，小瞳会不会有危险？”沐放不放心的皱着眉头，虽然知道关曜派了人保护童瞳，可是却还是忍不住的担心，谁知道柳家会怎样报复小瞳。

“放心，放心，小丫头绝对比你安全，你没听过傻人有傻福吗？上车。”谭景御三下两下将沐放给推进车里，然后转身快速的向着童瞳走了过来，压低了声音笑的暧昧，“我二哥回西湖苑了，下午被你的事给耽搁了，晚上估计还没有吃，你正好过去顺便带点吃的过去。”

童瞳点了点头，转身向着自己的沃尔沃走了过去，等车子开到了西湖苑被保安拦了下来，童瞳这才想起西湖苑的安保比自己住的小区要严格许多，普通人根本不可能进入西湖苑的。

“是来找我的。”于靖大步的走了过来，眼神复杂的看了一眼童瞳，然后接过门口安保人员递过来的文件开始填写外来人员进入小区的信息，而一旁的安保人员等童瞳下车之后，立刻对汽车进行了仔细的检查，确保不会将任何危险带进小区里。

“路还认识吧，我就不过去了。”十多分钟之后，岔路口上，于靖对着童瞳开口，原本准备转身离开，不过还是忍不住的叮嘱一句，“车不要开的太快，不安全。”

从接到谭景御的电话说童瞳二十分钟之后要过来，于靖提前五分钟来门口了，却没有想到童瞳竟然比自己还先到，这说明她的车开得必定非常快，原本二十分钟的车程，她竟然十来分钟就开到了。

“嗯，谢谢。”童瞳还是有些的犹豫，手里拎着餐盒，远远的看着谭骥炎的公寓，之前不欢而散让童瞳有些不敢去见谭骥炎，她从来都不是胆小的人，可是谭骥炎那认定自己是杀人凶手时那样冷酷狠厉的眼神，冰冷而疏远的表情，让童瞳退却了。她并不想惹上这些麻烦的，可是事情似乎就这么缠着自己发生了。

于靖走了几步回头一看，童瞳就这么站定在公寓门口，徘徊着，一会低着头似乎想着什么，一会抬头看了看眼前的公寓，让于靖那总是严肃而麻木的脸上不由露出一丝笑，拿出手机给谭骥炎发了个短信。

敲门的话，谭骥炎说不定不愿意看见自己，如今自己还背着一个杀人凶手的罪名！可是自己是被陷害的，谭骥炎为什么不相信自己！

童瞳有些的咬牙切齿，忍不住的想要抱怨谭骥炎，他离开刑侦处时，那样的眼神分明就认定了自己是杀害柳康的凶手！

谭骥炎是在书房里的，书桌上摊开的文件整整两个多小时并没有翻开一页，书房里弥漫着烟味，看到于靖的短信时，谭骥炎起身走向窗口，果真看见一直在楼下徘徊的童瞳。

挨骂就挨骂，大不了自己将晚饭丢给谭骥炎就离开！反正谭骥炎再凶最多不过是骂自己两句而已，他绝对不会揍自己的！童瞳鼓足了勇气，可是脚刚向前迈了了两步，那好不容易鼓起的勇气却咻的一下消失的无影无踪，让童瞳如同瘪了气的气球，那好不容易迈出去的两步又龟速般退了回来。

手脚已经冻的冰冷，北京的夜晚气温至少是零下四五度，虽然童瞳穿了羽绒服，可是没有戴手套，拎着手里的餐盒的右手已经冻的僵硬，算了，骂就骂吧，饭菜都冷了，终于第。次鼓起了勇气，童瞳紧绷着小脸，一副壮士断腕的悲壮神情，大步的向着门口走了过去。

举起手刚准备敲门，童瞳却没有想到门突然从里面拉开，惊吓的童瞳一愣，手还僵硬在半空中保持着敲门的姿势。

谭骥炎看着看着眼前童瞳还保持着四指弯曲准备敲门的小手，手背已经被冻的青紫，这让谭骥炎不由的皱了一下眉头，峻颜冷了几分，她就不知道照顾好自己吗？

虽然被突然开门的谭骥炎惊吓到了，可是童瞳心头还是高兴的，可是这份喜悦没有持续到三秒钟，看着谭骥炎那赫然冰冷的眼神，童瞳心头涩涩的难受起来，自己干嘛要给谭骥炎送吃的，一餐不吃他也饿不死！

僵硬的手收了回来，童瞳将手里装着晚餐的塑料袋直接的放在一旁的台阶上，夜色笼罩之下的小脸上满是委屈，不过却依旧气鼓鼓的小脸颊，绷直了身体，宛若要战斗的小公鸡一般，直接的转身离开，可是一背对着谭骥炎，刚刚还伪装坚强的小脸上便立刻出现了裂痕。

“你要去哪里？”沉声的开口，谭骥炎弯腰将台阶上的袋子拎了起来。一手抓住了童瞳的手，那冰冷刺骨的僵硬，让谭骥炎再次皱起了眉头，自己如果一直不出来，她是不是就要这样一直冻着。

错愕着？童瞳呆愣愣的被谭骥炎拉着转过身，然后跟在他冷峻的身影背后向着温暖的屋子走了进来，他不是不想看到自己吗？

屋子里有着充足的暖气，让童瞳立刻感觉冻的僵硬的身体似乎又复活了，“我不渴。”看着谭骥炎直接过去倒水，童瞳摇摇头。

“暖手。”脸色还是有些的难堪，下午在刑侦处看到她和沐放亲密拥抱在一起的一幕，依旧刺眼的让谭骥炎紧绷着峻脸，冷沉着眼神，直接的将手里的杯子递给了童瞳，这才打开手里的袋子，将已经凉掉的餐盒拿了出来。

谭骥炎从橱柜里拿出干净的碗碟，放在自来水下冲了一下之后，将餐盒里的菜放到了碟子里，将饭装进碗里，然后将碗碟放进微波炉里，打开开关。

“谭骥炎，我真的没有杀柳康。”手暖了，心也似乎暖了起来，童瞳小心翼翼的瞄着站在厨房里的谭骥炎，轻声的开口，微弱的为自己澄清着。

“嗯。”依旧是侧对着童瞳，灯光之下，谭骥炎冷峻的脸庞虽然沐浴砸柔和的光亮之下，可是却丝毫没有融化那冷硬的线条，因为在室内，谭骥炎身上只是一身笔挺的黑色西装，冷肃而沉重的色泽给人强势的威严。

他还是不相信自己！童瞳感觉有些的难受，还想要说什么，可是微波炉热好了饭菜发出叮的一声响，让童瞳将还想说的话给吞了回来，耷拉着小脑袋，有气无力的站在一旁，如同做错事被罚站的孩子。

虽然心里是有些不痛快，可是当接到于靖的短信，看着童瞳在楼下徘徊，犹豫不敢敲门的模样，却是谭骥炎已经不生气了，可是一想到童瞳让自己一而再的涉入危险里，谭骥炎有时候真的很想将身边这个不听话的孩子带在自己身边，亲自看着守着。

餐桌边，谭骥炎慢条斯理的吃着迟来的晚饭，童瞳喝着水，依旧处于被罚站的状态，手机响起来时，童瞳不解的拿起手机看了一眼，是谭景御发过来的短信：小丫头，我二哥不是生气，他只是吃醋。

吃醋？童瞳刚喝了一口水，看到谭景御的短信，错愕之下，一口气岔了，一手拿着手机，一手拿着水杯剧烈的咳嗽起来，谭骥炎吃什么醋？

谭骥炎放下筷子，回头看着咳的满脸通红的童瞳，心底最后那一点不痛快都消失了，喝个水都能呛成这样？“谁的短信？”谭骥炎随意的一问，一手将纸巾递了过来，一手将童瞳手里的杯子接了过去。

“谭三哥，他说你在吃醋？”童瞳擦着嘴角的水清，仰起头，一双眼无辜至极的看着谭骥炎，带着不解和疑惑，谭骥炎好好的吃什么醋？说他在生气还差不多。

峻眉皱了一下，谭骥炎看着童瞳那染着无辜和不解表情的小脸，亮晶晶的眼睛里满是疑惑的看着自己，似乎这灯光在她眼中聚集着，璀璨而耀眼。让谭骥炎心忍不住的悸动起来。

“他为什么这么说？”童瞳努力的将今天发生的一切都在脑海里过了一遍，绞尽脑汁的想着，中午吃饭的时候，谭骥炎还是和颜悦色的，下午自己去了医院看柳康，然后被他挟持去了郊外的小院，之后被警察带去了刑侦处，谭骥炎分明是生气自己是杀害柳康的凶手，倒现在还不相信自己。

童瞳忽然感觉心怦怦的跳动着，莫名的躁动在血液里流淌着，一种渴望知道真相的冲动让童瞳依旧不眨眼的凝望着神色冷峻的谭骥炎，谭三哥为什么会说谭骥炎在吃醋呢？

“不要听小御在胡说。”谭景御声音有些沙哑的开口，视线里看着童瞳那纯净无暇的目光这样定定的看着自己，黑白分明的眼睛很亮很亮，谭骥炎忽然感觉四周的空气似乎被抽走了一般，心脏一阵紧缩，这个孩子有时候固执的让人无奈。

“可是你一直在生我的气，你不相信我没有杀柳康。”即使是自卫杀人，可是没有做就没有做，童瞳那熠熠的眼睛里慢慢的镀上一层黯淡，谭骥炎的不相信比任何指控都让童瞳难受。

“我没有不相信你，我生气只是因为你竟然擅自去医院，将自己涉入到危险里。”谭骥炎舍不得看着眼前这双眼睛变得如此的黯淡无神，不由的开口，一手轻轻的落在了童瞳的脸颊上，修长的手指轻轻的抚平她皱起的眉梢。

“如果今天柳康因为柳家垮了，要报复你，伤害你，你要怎么办？柳康被人杀了，如果你迟一些离开院子，遇到凶手，会发生什么？童瞳，你知不知道你今天有多么的危险！”低沉的嗓音越说越严厉，谭骥炎一想到今天可能出现的情况，想到童瞳可能如同柳康一样躺在血泊里，谭骥炎再次严肃下俊脸，凤眸危险的眯了起来注视着童瞳，不敢想象这样情形出现。

原来谭骥炎生气是因为担心自己！童瞳虽然骂了，可是小脸上却慢慢的扬起了笑容，樱红的嘴角裂开出好看的笑容，心头所有的压抑和难受统统的消失的无影无踪，原来谭骥炎并不是不相信自己，他只是生气自己涉入到了危险里。

“还笑。”看着童瞳脸上那毫不掩饰的喜悦笑容，谭骥炎虽然绷着脸，可是深邃不见底的黑眸却温柔下来，曲起手指直接的敲在童瞳的额头上，严厉的叮嘱，“下一次，不准这样胡闹，听到了没有。”

“嗯。”头点的如同小鸡吃米，童瞳心里如同吃了蜜一样的甜，垂落在身侧的手犹豫了一下，终于抬起手臂抱住了谭骥炎，原来他只是担心自己。并不是不相信自己！不安的心似乎终于找到了宁静的港湾。

“今天你去医院找柳康做什么？”谭骥炎看着如同孩子一样腻在自己怀抱里的撒娇的童瞳，再多的火气都消失了，还真不容易，平日里，童瞳可是很惧怕自己的，今天竟然还敢主动抱着自己。

谭骥炎一提到柳康，童瞳就想到被杀死的柳康，心头的喜悦散了几分，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温馨氛围因为这个沉重的话题而消失，童瞳不满的咬着嘴巴，气鼓鼓的瞅了一眼谭骥炎，思考着要怎么对谭骥炎解释。

看着童瞳这可爱的表情，连嗔怒都是满是喜感，脸颊气鼓鼓着，让人忍不住的想咬一口，谭骥炎眸光幽沉了几分，

终于还是压抑下渴望，将视线偏移开，转身走向餐桌，继续自己没有吃完的晚饭。

站在餐桌边，童瞳的脑子开始高速旋转着，她在组织着语言，要怎么和谭骥炎说，难怪说一开始自己就怀疑暗中想要报复柳家和程天南的人不是其他人，正是柳康自己，是他将李国引来了北京，又派出混混在火车站袭击李国，好让关曜彻查李兰兰的死，然后又派人在宴会结束之后，袭击自己，让关曜明白这一切都和柳家和程天南有关。

“怎么？不能说？”眉梢一挑，埠骥炎侧目看向小脸上表情快速变化的童瞳，原来还以为她有些的呆，可是此刻看来，她这是在想着用什么借口来敷衍自己吗？似笑非笑着，谭骥炎优雅的放下筷子，好整以暇的等待着童瞳的解释。

“不是。”头摇的如同拨浪鼓，童瞳对上谭骥炎那深邃的黑眸，立刻所有的借口和理由都消失的无影无踪，谭骥炎太精明，在他面前撒谎，绝对只有被戳穿的份！

童瞳不由不满的看了一眼谭骥炎，随后又如同犯错的孩子，老老实实的站在一旁的坦白，“我只是担心柳康的身体，昨晚他喝了不少酒，这件事是因我而起的。”

不提喝酒还好一点，一提到喝酒，谭骥炎峻脸一点一点的冷沉下来，薄唇紧抿着，这一天一夜发生的事情太多，让谭骥炎都没有来得及好好的惩罚这个敢在外面拼酒胡闹的孩子！

果真越说越错！童瞳立刻感觉到谭骥炎那微变的脸色，身体努力的想要向后挪移着，减少自己的存在感！可是目光偷偷的一瞄，对上谭骥炎那不怒而威的眼神，童瞳认命的将那挪后的一步又走了回来，“我知道错了，以后不敢了。”

“柳家如今垮了，柳康死了，你是目前唯一的嫌疑人，不管是不是你自卫杀了柳康，柳家只怕都不会善罢甘休，所以小瞳，这几天就要过年了，你留在公寓里，等柳家的事情彻底结束。”谭骥炎语重心长的开口，他虽然能运筹帷幄，大局在握，童瞳自卫杀人这个罪名，谭骥炎也可以有办法给她洗清，可是童瞳的安全是最重要的，柳家唯一的儿子死了，柳家垮了，只怕这个报复最终还是会落到童瞳身上。

头点的如同小鸡啄米一般，童瞳知道谭骥炎关心自己，担心自己的安危，可是想到柳康的死，却依旧有些的难受，杀了柳康的人不会是柳家的人。那只有是程天南了，他只怕已经知道柳康要拉着柳家着自己一起陪葬，所以才会先下手为强，杀了柳康，这样柳家垮了，程天南依旧是程天南，只不过少了柳家这个保护伞。

“谭骥炎，今天在医院，如果李国要杀柳康的时候，我报警了，是不是他就不会死。”今天的事情发生的太多，童瞳此刻灰灰着脸，眼神黯淡，神色里总有着压抑不住的自责。

“这事不怨你，你也是被柳康挟持了，他关了你的手机，你根本没办法报警。”谭骥炎吃饭的动作顿了一下，峻挺的眉宇之下，一双幽深的眼带着深思，这件事有点蹊跷！

程天南虽然不是什么好人，将柳康住院的消息泄露给李国，利用李国丧女的仇恨来杀柳康，这还说得过去，可是这样雇人光天化日的将柳康给杀了，太过于大胆，这样的行事作风不像是程天南所为。

可是自己当时是自由的，柳康根本控制不了自己！童瞳低着头，如果当时自己没有将柳康一个人丢在郊外这院子里，或许他就不会死。

半天没有听到童瞳的声音，谭骥炎就知道这孩子肯定自责了，不由的抬起手握住了童瞳的手，宽大厚实的掌心异常的温暖，“谁也料不到程天南会这样草率的杀人，你不用自责，程天南如果真的要杀一个人，就算关曜派了刑警保护柳康也是无济于事。”可是今天这事还是很诡异，程天南怎么可能这样的胆大妄为？

感觉到谭骥炎掌心里传递过来的温暖，童瞳终于恢复了一些精神，坐在一旁，双手托着下巴看着谭骥炎吃饭。

—分割线—

吃过饭，谭骥炎刚放下筷子，童瞳立刻小狗腿的准备收拾碗筷、洗碗，毕竟今天惹谭骥炎生气了，虽然知道他是关心自己，可是谭骥炎脸色终年都是有些的冷酷，所以童瞳拿不准他是不是不生气了，自然要讨好一点，而且童瞳是无法想象谭骥炎卷着衬衫袖子站在水槽边洗碗的模样。

“我来就行。”谭骥炎挡下童瞳的手，自己将碗碟垛在了一起直接向着厨房走了过去，冬天自来水冰冷，谭骥炎不想童瞳好不容易梧暖的手又冷下来。

“你会洗吗？”童瞳跟在谭骥炎身后走了过来，眼前这个男人一身笔挺的西装，浑身都散发着上位者的冷酷和威严，即使吃饭的时候，也是举止优雅，童瞳实在很难想象谭骥炎洗碗的样子，尤其是看到沐放洗碗时那蹙脚的模样，洗一个碗打碎了两个。

谭骥炎侧目看着童瞳那一脸怀疑的模样，无奈的摇摇头，打开水龙头，先将碗碟里的油腻用水给冲走了，然后从一旁拿过洗涤液挤了一些在碗碟上，动作虽然不算熟练，但是洗碗绝对不成问题。

从第一次见到谭骥炎时，童瞳感觉眼前这个男人是神谛一样的存在，冷酷威严的气息，峻寒的五官不怒而威，幽沉的黑眸隐匿着睿智和犀利的精光，不苟言笑，举手投足之间带着上位者的冷漠和疏离，可是此刻站在谭骥炎身边，看着他洗碗，童瞳忽然感觉自己和谭骥炎之间的距离拉近了很多很多。

他虽然还是那样威严的存在，可是他偶然也会笑，会用一种宠溺的眼神看着自己，会因为自己的鲁莽而生气，会照顾自己，关心自己，会自己洗碗，他和自己一样，也有简单而平常的时候。冬天的自来水很冰冷，谭霁炎洗好碗筷，将手冲干净时，也不由的感觉到双手的冰凉，看了一眼童瞳，心头下了决定，以后绝对不让她冬天洗碗。

童瞳是不方便住在谭骥炎这里的，所以谭骥炎一手拿过挂在衣架上的大衣准备送童瞳回去。

“不用，现在才九点多，我自己回去就行了。”童瞳拒绝着开口，从西湖苑回到自己的公寓，不过二十分钟左右的车程，谭骥炎这么忙，自己自然不好一直耽误他工作，而且谭骥炎送自己回去，他总不能打车回来吧，太麻烦，所以童瞳还是感觉自己直接开车回去就行了。

“走吧。”可惜一贯的大男子主义的强势习惯之下，谭骥炎直接的穿上了外衣，峻挺的身影率先向着门口走了过去。

不要说现在柳家很有可能对童瞳不利，就算抛开这些不说，谭骥炎总是不放心童瞳晚上一个人开车回去，这个孩子有时候总是迷迷糊糊的，可是车子却开的很快，让谭骥炎怎么都不放心童瞳。

坐到了副驾驶的位置上，昏暗的汽车里，童瞳侧目看向开车的谭骥炎侧面，还是那样冷峻森严的脸庞，童瞳习惯了一个人，不管遇到什么危险，不管是有任务还是闲暇的时候，她都是一个人生活，队友们也从没有人认为童瞳需要关心和照顾。

可是看着谭骥炎总是将自己当成柔弱的孩子一样，处处看着，护着，童瞳忽然感觉眼眶酸涩起来，原来自己也不是想象中的那么坚强，原来自己也很想有个人，明明自己拒绝了，可是却依旧强势的照顾自己，送自己回家。

车子里一直很安静，谭骥炎没有开口说话，童瞳也保持沉默着，直到汽车稳妥的停在了楼下，谭骥炎侧过身替童瞳解开安全带，靠的近，峻脸几乎要碰到童瞳的脸。

小脸蹭蹭的热了起来，童瞳猛然僵硬着身体，明明知道谭骥炎只不过绅士的给自己解开安全带而已，可是却还是紧张的连呼吸都屏住了，一双眼瞪大的瞅着谭骥炎英俊的脸庞。

谭骥炎原本真的只是给童瞳解开安全带而已，所有认识谭骥炎的人都知道，他生性冷漠，除了工作之外，似乎没有什么可以让谭旗炎在意，事实也的确是如此，可是当谭骥炎将童瞳纳入到自己的羽翼下时，自然而言的照顾起这个总是涉入危险的孩子。

重瞳很紧张！紧张到连呼吸都屏住了，谭骥炎原本要直起的身体忽然就这么停下动作，依旧保持着一手撑着座椅的亲密姿势，深邃不见底的黑眸看向红扑扑着小脸的童瞳，自己若是一直不起身，她是不是就这么憋着气不呼吸？

靠的太近，谭骥炎的呼吸都喷吐在了脸颊上，童瞳很努力的想要向后挪移着，好拉开距离，可是背靠着哥驾驶的座椅，根本没有办法挪动分毫。

他要干嘛？童瞳脑子里混沌成一团，虽然屏住了呼吸，可是谭旗炎身上那淡淡的属于成熟男人的气息却一直蹿入了鼻腔之中，让童瞳脸红的几乎要滴血，手脚都如同不是自己的一般。

“你这个笨孩子！”看着童瞳的脸憋的越来越红，谭骥炎终于挫败的低斥一声，一手用力的揉了揉童瞳的头，她真的要憋死自己啊！竟然快一分钟都没有呼吸了！

大口大口的喘息着，其实童瞳可以憋更长时间，可是随着谭骥炎的开口，那种暧昧而紧张的氛围忽然消失了，童瞳也顾不得什么，低着头，如同离了岸的鱼，终于理顺了呼吸，又忍不住的抬起头不满的看了一眼谭旗炎，那峻冷的脸上带着一丝浅笑，让童瞳异常的郁闷，他是故意的吧？

这个孩子怎么可以呆的这么可爱？谭骥炎看着童瞳那不满瞅着自己的模样，冷硬的心头柔软下来，揉着童瞳头发的大手拿开，却顺势挑起了童瞳的下巴，在她惊诧的模样里，温柔的吻上这个总是让他又气又无奈的孩子。

脑海里所有的意识都在谭骥炎这突如其来的一吻里彻底的炸裂成无数的碎片，什么声音都远离了，童瞳只感觉自己如同置身在真空的环境里，呆愣愣的仰起头承接着谭骥炎的吻。

舌尖刷过口腔，若是以前，童瞳一定会感觉这是恶心的，可是当做出这样亲密动作的人是谭骥炎时，童瞳心怦怦的几乎要跳出胸膛之下，脸再次充血一般的爆红，只感觉呼吸都要被谭骥炎给夺走了，所以她只能努力的想要将自己的舌头从谭骥炎的口中给夺回来，然后推开他，然后呼吸。

可是谭骥炎为什么要吻自己？童瞳在极度的羞怯之后就是疑惑，她一般很少能一心二用的，可是当另一件事超过童瞳的思考范围时，她会很乌龟的自发将意识转移到自己能控制的问题上。

所以此刻，童瞳已经顾不得理会谭霁炎的舌在自己嘴巴里放肆的举动，甚至还不时的纠缠着自己的舌头，她努力的思考谭雾炎干嘛突然吻自己，这样的话，童瞳就不会感觉到羞赧，不会感觉到无错，不会感觉心跳急剧加速，自己几乎要晕眩。

谭骥炎喜欢自己？睁大的眼睛滴溜溜的转动着，这样的认知如同一道闪电一般在脑海里划过，刹那，童瞳猛然的一怔，一双眼瞪大，看着近在咫尺的谭骥炎那英俊的脸，太近太近，她甚至可以看见谭骥炎那眼睑上一根一根的睫毛，好漂亮，他的眼珠暗黑如同曜石，长长的睫毛如同小刷子一般，让童瞳疑惑男人也可以有这么长的睫毛吗？

“啊！”突然感觉嘴唇一痛，童瞳吃痛的皱了一下小脸，不满的看着咬了自己嘴唇的谭骥炎。

生平谭骥炎从没有如此的挫败过，这个该死的笨小孩，她到底在想些什么？眼珠滴溜溜的转动着，虽然脸还是红润润的可爱，可是谭骥炎一眼就看出童瞳的思绪早已经不知道飞到什么地方去了。

“闭上眼，不许胡思乱想！”粗哑着声音命令着，在童瞳大口呼吸了两口，然后听话的闭上眼，谭骥炎薄唇高高的扬起，再次低头亲吻住这个让他心动的孩子。

闭上了眼，脑海里一片黑暗，所有其他的感官立刻敏锐起来，谭骥炎灼热的唇完全覆盖住自己的唇，他的舌轻轻的刷过自己的唇瓣，悸动的战票感觉之下，童瞳心再次砰砰的飞快跳动着，身体软的如同被抽走了所有的力量，幸好谭骥炎的一只手揽过了她的腰，这才让童瞳没有滑下座椅。

谭骥炎的吻如同他的人一般，带着冷傲的霸气，绝对强势的将童瞳给吻了个通透，如同品尝着上好的佳肴一般，从那柔嫩的唇瓣，到她总是羞涩躲藏的小舌，一点一点的蚕食着童瞳所有的清醒的理智，直到她完全陷入了意乱情迷里，谭骥炎这才放缓了进攻。

急促着呼吸着，童瞳此刻也顾不得羞怯和尴尬，只感觉自己就是一团浆糊，完全不知道身在何方，一手抓着谭骥炎的胸前的西装，一手攀着他的肩膀，这才支撑住已经柔软无力的身体，大口大口的呼吸着，整个人都陷在了谭骥炎的怀

抱里。

“下一次记得要闭上眼睛。”谭骥炎虽然呼吸也有些的沉重，可是比起童瞳却好了很多，宠溺的看着软在自己怀抱里呼吸的人儿，再次的低下头，只是这一次却不是接吻，而只是将温热的唇落在童瞳此刻迷蒙着眼睛上，这个孩子，干净的让他想要藏起来，她这样怎么在演艺圈里？

童瞳红着脸，点了点头，这会意识才算走进入了脑海里，这让童瞳终于明白，为什么当初在训练的时候，会有这样的训练，这个时候，如果真的有人要杀自己，童瞳知道自己绝对躲不过，手脚都软了。

“孺子可教。”谭骥炎沉声一笑，被童瞳这样受教的模样取悦了，眼前只感觉她很安静，甚至因为孤儿院出生有些的自卑，五年前的意外，让谭骥炎只能在物质上照顾着童瞳，可是如今才知道，原来这个孩子是一块璞玉。

“我上楼去了。”谭骥炎那低沉磁性笑声回荡在耳边，让童瞳忽然感觉心头一震，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暖暖的充斥在了胸口，为了避免自己会反扑过去，童瞳快速的打开勇驾驶的车门，头也不抬的直接溜走了，再待下去，童瞳感觉自己肯定会心跳加速而亡。

“让小御下来一趟。”倒没有阻止逃离的童瞳，谭骥炎沉声的开口，已经坐直了身体，目送着童瞳蹭蹭的向着公寓楼跑了进去，速度挺快，这孩子竟然还有力气跑？谭骥炎危险的眯了一下凤眸。

—分割线—

公寓里，沐放知道童瞳没有回来肯定是去了关曜那里，毕竟他们很有可能是恋人，可是这样的认知，让沐放那邪魅的俊脸却带着几分落寞的神色。安静的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可是却根本不知道电视上到底在演些什么。

“小放放，这电视剧有什么好看的，女主角蠢的可以，男主角脚踩两只船。”谭景御打了哈欠，看这么无聊的电视剧，还不如看眼前的小放放来的有趣，这一张绝美倾城的脸，就这么看着也是无比的养眼。

“你可以去睡觉！谭三公子！”沐放皮笑肉不笑的扯了一下嘴角，继续将好看的丹凤眼落在电视屏幕上，看了几分钟之后，也忍不住的抽搐了一下俊脸，这样的电视剧真不知道是编剧太垃圾，还是导演太垃圾，这种完全经不起推敲的电视剧竟然也有收视率。

当开门声响起时，沐放一晚上都暗淡的眼睛倏地一下亮了起来，快速的从沙发上站起身来，目光期待的看向进门的童瞳，“回来了。”

“嗯，沐哥。”童瞳低着头，脸上还有没有退去的红潮，幸好客厅里没有开灯，这才避免了不必要的尴尬。

谭景御那还有些淤青的脸上带着若有所思的暧昧笑容，瞄了一眼低着头的童瞳，抢先一步走了过去，压低了声音，“我二哥送你回来的。”

“谭骥炎让你下去一趟。”童瞳交待完谭骥炎的话，径自的向着自己的卧房走了过去，背靠在门上，童瞳拍了拍自己火烧火燎的脸颊，唇上还有些刺痛的感觉，舌尖刷过，倏地一下，想到激吻时，谭骥炎的唇还蹿到了自己口中，童瞳浑身一个僵硬，然后猛的甩了甩头，将不该有的迤恋给甩出了脑海里。

沐放原本还想要开口说什么的，可是看着眼前关上的门，原本到口的话又吞了回来，只是有种怅然若失的感觉，原本还想要和小瞳说说话，问一下她白天遇到柳康的事，可是看着关闭的门，如同自己火一般燃烧的热情就这么被一盆水给直接熄灭了，冷的一个颤抖。

“我出去一下。”谭景御将站在沙发边的沐放又按坐下来，颀长的身影径自的向着门口走了过去，看不出二哥还这么绅士风度，竟然抛下工作亲自送小丫头回家。

黑暗里，白色的沃尔沃很是明显，谭景御敲了一下车窗，径自的打开车门坐到了副驾驶的位置上，嬉皮笑脸的看着脸色已然是冷沉峻寒的谭骥炎，目光从谭骥炎的唇上扫过。

刚刚在客厅里，虽然光线暗，可是谭景御的视力是极好的，自然没有忽略掉童瞳那鲜红欲滴的唇瓣，说实话，谭景御还真是无法想象出这个面冷的二哥还有那么火热的一面，“二哥，你找我？”

“这些天多注意一下小瞳的安全，还有把录音笔给我，我交给关曜，不需要捣到报社去。”谭骥炎沉声的开口，柳家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家族而已，虽然关系盘根错节，可是根基不深，如今柳渊海已经被双规了，纪委的调查组在彻查柳家滥用职权，贪污受贿的诸多事情，小御手头的东西直接给关曜就可以了。

“二哥难道痛打落水狗不好吗？”谭景御磨叽着，柳家那些嚣张至极的言论，谭景御是准备直接给发到解放军报上，就算柳家没有草菅人命，没有贪污受贿，仅仅是这份录音和影像就足可以让柳家从此不能翻身。

“不用。”谭骥炎冷然的开口，深邃不见底的凤眸幽沉的看着汽车挡风玻璃外的夜色，柳家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隐患，如今除去就可以了，不需要痛打落水狗，这是谭骥炎的风度，赶尽杀绝对谭骥炎从政并没有任何的好处，相反，得饶人处，这会为谭骥炎在政界赢得更好的口碑。

“好吧，我听二哥你的。”懒懒的一耸肩膀，谭景御手腕一动，原本空空的掌心里此刻却赫然多了一支录音笔，“那我上去了，二哥你放心，我未来二嫂的安全你绝对不用担心。”

调侃的笑着，谭景御打开车门下车，却听见谭骥炎再次开口，还是一张峻冷漠然的脸，可是那说出的话却让谭景御笑容僵硬在脸颊上。

“你住小瞳这里，碗筷自己洗。”半点不认为这话说的多么惊人，谭骥炎凤眸严肃的盯着车旁石化的谭景御，直到自家小弟点了点头，这才开着童瞳的车驶入夜色之中。

二哥这也未免太心疼小丫头了吧？难道二哥特意叫自己下楼就是为了交代自己，以后碗筷都让自己给包了，不让小丫头做一点家务？嘴角抽搐了一下，一阵寒风吹了过来，谭景御转身向着电梯口走了过去，果真是人不可貌相！

直接去了关曜的公寓，比起谭骥炎砸西湖苑的住所，关曜这个老旧的二手房显得寒酸多了，他这个刑侦处长和副市长的待遇果真是无法比的。

“啤酒。”关曜这里算不上乱，可是也仅仅是能入眼而已，胡乱将茶几上的杂志还有空的啤酒罐什么的往一旁一放，然后拿了一瓶直接丢给进门的谭骥炎，自己开了一瓶，喝了一口，这才正色道：“你准备怎么做？”

“这是小御的录音笔。”谭骥炎接过啤酒坐在了沙发上，将手里的录音笔递给了关曜，冷峻的脸上眉宇微微的蹙了起来，也打开啤酒罐，喝了几口之后才沉声开口，“柳家的事情就这样过去了，纪委调查组这边，将我的意思透露出去。”

“收手了？骥炎，你想做什么？”关曜习惯了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那原本总是温和斯文的目光此刻却带着几分锐利看着谭骥炎。

按照常理推测，骥炎在政界这几年，行事手段一直还算是温和的，这也导致王韬这些人一而再的挑战骥炎的底线，这原本是利用柳家立威的好时机，骥炎竟然打算收手，彻查柳家，肯定能牵扯出不少后面的大鱼来，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不要这么看着我，我难道不能有点风度，放过那些人一马吗？”谭骥炎侧目看着一脸正经而严肃的关曜，难道风趣了一下。

“少来，我第一天认识你吗？”哼了一声，关曜喝着啤酒，一拳头砸在谭骥炎的肩膀上，脑海快速转动着，片刻一惊，端正的坐直了身体，甚至抬手直接拿下了眼镜，神色时候从未有过的严肃。

“骥炎，你准备培养属于自己的势力？为了小瞳？”虽然还是疑问的语调，可是关曜话里的意思却是肯定，骥炎这一次收手，那等于是间接的拉拢和柳家有关联的大大小小的官员，而骥炎之所以这样做，关曜如今唯一能想到的原因就只有童瞳，否则谭骥炎完全不需要这样做，他一贯很是不屑这些政治上的手段。

“抛开小瞳孤儿院的身份不说，她如今是艺人，而且很喜欢演戏，我不想让任何人用这个来威胁小瞳，或者我。”即使是谭家，是爷爷也不行，谭骥炎冷硬的脸部线条紧绷着，凤眸深处凝聚着一股坚定之色。

如今自己的一切，虽然说起来是北京市副市长，可是这个职位，抛开自己的努力之外，和谭家在军区的关系密切相连，如今，谭骥炎需要建立属于自己的势力范围，他需要有可以保护小瞳的力量，日后即使谭家看不起小瞳的出身和职业，可是谭骥炎也可以自己护下她。

关曜明白谭骥炎的打算，沉思了片刻，这才道：“那柳康的死，这件事，就这样遮掩过去了？可是今天这样胆大妄为的行凶杀人，不像是程天南的行事作风。”

这可是北京，古时候所谓的天子脚下，程天南纵然有钱有关系，可是杀人这样的事情，他即使要做，也绝对如同李兰兰的死一样，只是借助他人的手，即使日后查，也绝对查不到程天南手上，而今天柳康的死，那个现场，分明是被人刻意布置出来陷害小瞳的，程天南怎么可能为了一个柳康，就买凶杀人，太大胆了！

而且小瞳前脚刚离开，后脚杀手就将柳康给杀了，时间差不到几分钟。这说明，杀手甚至先一步埋伏在了郊区这边，看到童瞳离开了就进去杀了柳康，程天南怎么就知道柳康一定会来郊区这个荒废了一年的院子，有可能从李国去了医院，杀手就一直尾随着，小瞳和柳康都没有发现被人跟踪了，这是唯一的解释了。

“嗯，柳康的死和程天南脱不了关系，李兰兰在西峡山庄被柳康杀了，如今已经时隔这么长，即使查到程天南身上，他也可以脱罪，随便找个人出来，罪名也不过是埋尸而已。”谭骥炎冷然着峻脸，一手晃动着手里只余下半瓶的啤酒罐。

柳康死了，程天南算是彻底和柳家撇清楚关系了，柳渊海不是柳康，他如今绝对不会将程天南供出来，不要说供出来根本没有一点用处，即使有用，程天南说起来是个商人，可是他的关系网多么庞大，手里又握有多少官员的把柄和证据，势必有的是人来保程天南。

“那我这个小瞳男朋友的挡箭牌还需要继续了，说实话我还真有几分喜欢小瞳。”抛开了沉重的话题，关曜朗声笑了起来。

眉梢一挑，明知道关曜这个从小长大的好友兄弟只是调侃，可是谭骥炎还是冷冰冰的眼神警告的扫了过去，即使是开玩笑也不行！

果真小气啊！被谭骥炎瞪着，关曜加深了脸上的笑容，连忙摆摆手，举起啤酒罐和谭骥炎手里的啤酒罐碰了一下，“喝酒喝酒。”

——分割线——

还有四天就过年了，蓝海豚娱乐公司也放年假了，旗下艺人没有工作，关曜这个总监也就闲了下来，可以过个好年，而且鉴于柳家突然垮台，沐放之前和被杀的柳康有些过节，蓝海豚高层也直接放了沐放的假，让他避开这敏感的时期。

“小放放，不要这么看着我，我会不好意思的。”吃过早饭，任劳任怨抢下洗碗工作的谭景御从厨房里探出头来，对着客厅里的沐放暧昧不已的笑着，做出一脸害羞状。

“小瞳，这里的台词我和你对一下。”直接无视厨房里那个没脸没皮的谭三少，沐放即使在家里，却也是穿戴的时尚而魅惑，今天走的是优雅贵公子的风格，黑色的真丝衬衫，外面套了一件低v字领口的亚麻色羊毛衫，同一色系的长裤，修长如玉的手拿着剧本和童瞳对台词。

《岁月静好》这部电影年后就会开拍，虽然小瞳是天生的艺人，可是还有些细节方面，沐放需要亲自教授她，若是以前，即使走过年，万家团圆的时候，沐放也是应酬多多，夜夜笙歌，不到凌晨是不回家的，可是如今，就这样窝在童

瞳的公寓，沐放却感觉到心境是从未有过的平和和舒适。

“好。”童瞳合上剧本，如同背书一般和沐放对着台词，一字不漏，让拿着剧本的沐放有些看怪物一般看了一眼童瞳，她的记忆力未免太好了一点，虽然这一部电影里，童瞳只是饰演女二号，可是台词也有不少的，不管沐放说了哪一句，童瞳必定能准确无误的对出下一句，记忆力好的如同电脑一般。

自来水真冰！二哥果真是有女人没兄弟！谭景御快速的将碗筷洗干净，可怜兮兮的看着自己被冻的青紫的大手，虽然说他是不惧怕这一点寒冷的，可是他又不是机器，这水估计都是零度左右，二哥还真狠！

擦干净手上的水渍，谭景御目光诡谲的转动着，看着沙发上和童瞳对台词的沐放，随后无比奸诈的笑了起来，自己自然是不敢对小丫头怎么样了。可是还有小放放在呢。

蹑手蹑脚的放轻了脚步声，甚至连呼吸都压的很低，谭景御拿出在军队摸哨的功底，悄然无息的走到了沙发后，目光定格在沐放那白皙的脖子处。

童瞳疑惑的皱了一下眉头，将谭景御的一些列动作都收入到了眼中，谭景御说自己是在解放军报社当今闲散的记者，可是抛开之前看谭景御和柳家那十多二十个人打架的一幕，那动作，那架势，让童瞳就怀疑谭景御的真实身份，而此刻，童瞳便立刻明白过来，记者只怕是个幌子，他甚至不是一般的军人，这样的脚步，这样压低到几乎感觉不到的呼吸声，分明是经过特殊训练的。

沐放丝毫没有察觉到身后谭景御的靠近，温暖的脖子上突然多了一双冰冷刺骨的手，让沐放啊的一声叫了出来，窘迫之后，火气直接上涌着，一双漂亮的桃花眼此刻染上了火焰，美丽的耀眼，手里的剧本一扔，直接将怒火冲向身后的罪魁祸首。

原本安静的客厅里，刹那，又是天翻地覆的热闹，沐放毫不客气的对着谭景御直接抡起了拳头，抛弃了一贯优雅邪魅的一面，因为对待谭三少这个兵痞子，什么都是假的，直接用拳头招呼才是最直接的办法。

童瞳微笑的看着又打在一起的两人，摇摇头，手机响起，却是陌生的电话，童瞳接起手机向着客厅边的阳台走了过去，“你好，我是童瞳，律师？”

听着手机另一头的话，童瞳错愕的愣住，“你是说那房子要过户到我的名下？”

柳康一直有自杀的倾向，童瞳是知道的，可是他为什么却将那处他和萧亚居住过的房子过户到自己的头上，虽然是在郊区，离市区有一个多小时的车程，可是那不是公寓楼，而是有房有院子的住所，连同地皮卖一下至少也有上百万。
｜派派小说后花园不二周助，手打，转载请注明｜www.paipai.fm

第二卷 情意缠绵 075 激烈争吵

“是，童小姐，因为房管所差不多都放假了，所以我只是先告诉重小姐一声，等年后，我会将相关手续准备好，然后将房子过户到童小姐名字。”身为柳康的大学同学，当初，曾明翰也曾诧异自己这个算是不错朋友的柳康竟然是同性恋。

可是曾明翰还曾答应替柳康和萧亚保密，可是却没有想到，萧亚竟然被强暴了，照片竟然还发到了学校里，萧亚被退学，之后，自杀死了，柳康也休学了，最后虽然有了毕业证，不过曾明翰明白那是柳家势力在那里，学校才会给毕业证。

再之后，曾明翰和柳康就没有联系了，也间接听到一些风声，知道萧亚这个恋人死后，柳康如同变了一个人，花天酒地，嚣张霸道，彻头彻尾的成了一个无法无天的官二代。

接到柳康的电话时，曾明翰有些惊讶的，那一处院子，曾明翰去过几次，那是萧亚还没有死的时候，自己被邀请成为他们的客人，虽然是两个男人，可是曾明翰在萧亚和柳康身上看到了和其他情侣一样的爱情，他们会眉目传情，会偶然有一点亲昵的小动作，会热情的招呼自己这个替他们保守秘密，接受他们感情的同学兼朋友。

曾明翰调查了一下童瞳，虽然有些诧异她是一个艺人，不过听到柳康自杀死亡的消息，曾明翰却一点没有震惊，在萧亚死后，曾明翰就隐隐的有种感觉，有一天，柳康也会自杀的，会去九泉之下追随那个先行离开的恋人，当然，曾明翰只以为柳康是外界传言的自杀，至于内幕，自然是不知道。

“他是什么时候给你打电话的？”童瞳震惊之后，立刻敏锐的察觉到这是关键的证据，可以洗清自己杀死柳康的嫌疑。

“稍等一下，我查一下手机。”曾明翰虽然不明白童瞳为什么这么问。还是快速的翻了一下通话记录，“一月十八号，四点三十八分。”

自己离开不到五分钟，柳康就被杀了，暗中的人是一直守在暗处吧，等自己开车离开之后，这才进去杀了柳康，布置了凶杀案现场，嫁祸给自己！

可是不对啊！童瞳眉头皱了一下，柳康打了电话，如果现场有柳康的手机，关曜通过调查手机记录一定能知道自己离开的时候，柳康还没有死，这说明手机是被杀柳康的凶手带走了现场，如果程天南真的要陷害自己杀了柳康，为什么不找曾明翰？这一条明显的时间证据，是证明自己清白的关键。

程天南不是真的要陷害自己！他是故意这样布置了一个凶杀案现场，却又不阻止曾明翰打电话给自己，这么说来，他是要对关曜示好吗？

“小瞳，谁的电话？”沐放收回拳头，懒得理会身边还趴在自己肩膀上的谭景御，关切的视线看向站在阳台前挂了手机的童瞳。

“柳康以前的大学同学，现在是律师，他说柳康死之前打电话给他了，将郊区的那房子过户到我的头上。”童瞳如实的回答着，心头还是思虑程天南这样做的原因？看来先用凶杀案现场嫁祸给自己，却又没有实际的行动。程天南果真是为了对关曜示好。

“柳康挟持了你之后吗？具体时间呢？能证明你离开院子时，柳康还活着吗？”沐放俊美无俦的脸上满是狂喜的表情，目光熠熠的看向童瞳，虽然说沐放知道童瞳不会杀人，即使是自卫也不可能，可是苦于没有证据，如今这一通电话不亚于是最好的证据。

“嗯，柳康打电话的时候我已经离开了。”童瞳点了点头，看着沐放脸上那毫不掩饰的喜悦，心头暖暖着，柳康死亡带来的阴影散去了几分，小脸上也随之露出浅浅的笑，弯弯着一双月牙似的小眼睛，沐哥是真的关系自己。

“我打电话给关曜，让他立刻去查。”沐放快速的拿出手机，迅速的拨通了关曜的手机号码，让他立刻去查证，从而洗清童瞳自卫杀人的罪名。

谭景御看着面带喜色，神采飞扬的沐放，这个绝美倾城的男人不再是那种邪魅而带着几分虚假的笑，而是发自内心的喜悦笑容，拿着手机快速的说活着，优美如同一幅中世纪的油画。

可是谭景御并没有沐放这么高兴，薄唇若有若无的勾着深思的笑，这个关键的时间证据，程天南竟然没有去抹杀，看来程天南并不是真的要陷害童瞳，二哥只动柳家，放过其他相关的人，看来程天南已经收到消息了，这应该是程天南对二哥和关曜的主动示好。

半个小时不到的时间，关曜就过来了，反正现在顶着男女朋友的关系。关曜倒是半点不需要避嫌的。

“已经去了曾明翰那里查了，通过比对路口的监控录像，和目击证人的口供，小瞳离开的时候，柳康还活着，那段时间他正在给曾明翰打电话，所以小瞳自卫杀人的罪名已经洗清了。”关曜温和的笑着，今天下起了小雨，有些的冷，关曜是黑色的棉袄，牛仔裤，配上他斯文儒雅的五官，看起来亲切的如同邻家哥哥。

“那是谁杀的柳康？为什么嫁祸给小瞳？”沐放看着童瞳坐在自己身边，而是没有选择坐在关曜身边，疑惑的怔了一下，不过俊脸上却莫名的多了一抹笑。

“查不出来，现场没有留下任何线索，所以目前柳康的死只能定为悬案。”关曜抬头看了一眼依旧懒懒的靠在墙边的谭景御，小御应该已经知道这其中复杂的关系。

即使知道柳康是程天南派人杀的，可是没有半点证据不说，而且骥炎已经决定要拉拢一些关系，柳康即使没有被程天南杀掉，也会自杀，最重要的是，目前，程天南主动示好，他明明知道手机这条线索，却没有掐断，这说明他并不准备陷害小瞳。

其实即使查也查不出什么，而且程天南这样狡猾的商人，他要杀一个人，根本不需要自己动手，所以关曜即使耗尽精力，最多也就是找到一个杀人工具而已，自然有的是人替程天南背下这些罪名。

听着关曜口中的悬案两个字，童瞳低下头，脸色黯沉，放在腿边的手却用力的握紧成拳头，竟然要定性为无法调查清楚的悬案，童瞳再次抬起头。目光异常平静的看着关曜，他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决定？明明之前李兰兰的案子，关曜也是半点线索都没有，可是还在继续调查下去，为什么到了柳康这里就放弃了，虽然童瞳知道柳康会自杀，可是这不同，他没有做错什么。他和萧亚不该这样枉死！

关曜看着童瞳那平静如水的一双眼，沉静而干净，让关罐有一瞬间，产生了一种无处遁形的愧疚，自己这样说，让小瞳失望了吧，她这几天一直自责柳康的被杀，可是自己却决定将柳康被杀的案子当成悬案。

“是程天南派人杀了柳康吧，李兰兰被杀，是程天南善后的，柳康一直准备自杀，可是在死之前，他一定会举报程天南，只是被程天南先下手为强了。”童瞳淡淡的开口，一张总是安静的小脸第一次充满了疑惑看向关曜。

柳康不能就这样平白无故的被杀，用悬案来定案，童瞳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固执，萧亚死后，柳康根本就是胡作非为，仗势欺人，可是童瞳一想到相框里柳康和萧亚并肩站在阳光下，笑的那么幸福，就无法接受关曜的这个悬案的说法。

牵扯到了程天南？沐放疑惑的愣了一下，看了看身边固执看着关曜的童瞳，对于这个上市集团的老总，沐放自然清楚，大导演程翰的电影，很多就是程天南这个大哥投资的，包括《岁月静好》这部电影，如果牵扯到程天南。

沐放何其精明，桃花眼流转着，俊脸上的表情说明他已经明白了其中的纠葛，程天南派人杀了柳康，说是嫁祸给小瞳，可是却不过是对关曜示好，否则今天就不会有曾明翰这个律师的电话了。

“什么人杀了柳康，那是警方的事情，小瞳是蓝海豚的艺人，这件事我希望从此之后和小瞳没有任何的关系，警方那边，还希望关处长关照一下。”沐放邪魅的笑着，打着圆场，对于一个艺人，不管和柳康的死有没有关系，被媒体知道终究会产生负面影响。

“放心，这一次柳家的事情知道的都是纪检委调查组的人，不会泄露出去的，也不会影响小瞳演艺生涯。”关曜温和朗笑的答应下，沐放不愧是蓝海豚的总监，精明而圆滑，立刻就明白了这件事中间的复杂牵扯，只是……关曜担心的看着童瞳，她只怕不能接受这样的结果吧。

“小瞳，不要这样看着关处长，柳康这个案子交给警方去查。”沐放知道童瞳肯定是死脑筋了，温暖的手安慰的揉了揉童瞳的头，这个呆小孩就是太单纯了，程天南是什么人，他的关系多复杂，看看去西峡山山庄的客人是些什么人就知道了。

再说就算查下去，也查不到程天南头上，他这一次主动和关曜示好，没有真的给小瞳嫁祸自卫杀人的罪名，就说明程天南也愿意就此了解此事，否则程天南只要控制媒体，报道一出，粉丝不管你是不是自卫，他们只会认为小瞳是杀人

犯，到时候，小瞳的演艺生涯就彻底毁了，程天南如果再狠一点，对曾明翰下手，没有今天这一通电话，小瞳自卫杀人的罪名算是落实了。

可是沐放也知道以童瞳的单纯，她是不懂这其中的复杂，她只是无法接受关曜就这样放弃调查柳康被杀的案子，明知道程天南是凶手，却置之不理，让他逍遥法外。

“小瞳，我很抱歉。”关曜诚恳的道歉着，柳康这件案子，只能到此为止，自己不能因此坏了骥炎的部署和策略，而且这个案子不能查，一旦查，逼急了，程天南很有可能会毁了小瞳的演艺生涯，可是这些话，关曜无法和童瞳说。

“不是你的错，我只是自己不能接受这样的结果。”童瞳站起身来，沉默的向着自己的卧房走了过去，关上门，隔绝了客厅里三人担忧的目光。

怎么能就这样定位悬案不去查了？明明知道是程天南派人杀了柳康，他和萧亚只不过是相爱而已，可是最终却落得双双死亡的下场，凭什么？那些人凭什么这样对待萧亚和柳康，凭什么杀了人还能逍遥法外！

童瞳肃穆着一张脸，目光清寒的有些骇人，从四岁开始，她接受的就是军事化的训练，是很多普通人无法想象的残酷训练，那都是因为她的心头有着坚定的信念，她是在保护这个国家，即使只是一个代号七的工具，可是她守护的是正义。

如今，这样草管人命的事情在眼前发生，童瞳无法接受，她真的无法接受，程天南为什么就这样轻易的逃脱了罪名，李兰兰说是被柳康打死的，可是那只不过是一个陷阱而已，如果说柳康是直接凶手，那么布下这个陷阱，害死李兰兰，最后又杀了柳康的程天南就是真正的罪魁祸首，可是如今他却活的好好地，甚至逍遥法外。

“沐放，我们去超市买点年货，回来，不要打扰关哥和小丫头沟通感情。”谭景御笑着开口，一手勾住沐放的肩膀，强行的将人从沙发上拉了起来，挤眉弄眼的笑着，“不要当电灯泡！”

沐放虽然不放心童瞳，可是想到关曜才是童瞳的正牌男友，犹豫了一下，终究还是起身离开，只是毫不客气的甩掉了肩膀上谭景御的爪子。

“多穿一点，外面在下雨……你这些衣服真的是冬天穿的？”卧房里，谭景御打开衣橱，看着沐放挂在里面的衣服，微微的抽搐了一下嘴角，这些衣服单薄的就只有两层布而已，砰的一声关上橱柜的门，谭景御直接从一旁自己放衣服的柜子里拿出一件黑色的羽绒服。

“我穿自己的就行。”嫌恶的皱了一下眉头，沐放看着谭景御手里那完全没有式样的羽绒服，刚要打开衣柜，可惜谭景御眼明手快着，凭借着自己一流的身手，硬是将自己的羽绒服给沐放套了起来。

“走吧，关哥还在外面，我们出去。”不给沐放脱下羽绒服的机会，谭景御咧嘴一笑，随手勾起一件大衣，然后将不满的沐放拉出了卧房，和客厅里的关曜摆摆手，径自的离开。

屋子外真的很冷，都年底了，下着雨，冷风阵阵，身上的羽绒服虽然很丑，可是却异常的暖和，没有古龙水的味道，只有淡淡的肥皂味，沐放终于没有将衣服脱下，只是依旧不满的看了一眼干涉自己的谭景御，依旧气场十足的走向车库，打开法拉利的副驾驶车门坐了进去，让谭三少依旧充当司机开车。

等谭景御和沐放离开了，关曜直接拨了谭骥炎的电话，小瞳这里，还是让骥炎来说，自己毕竟只是充当一个挂牌男友而已。

“小瞳，你听我解释。”挂了电话之后，关曜再次敲了敲门，原本以为童瞳会因为生气而不开门，可是刚敲了两声，门就从里面打开了。

童瞳还是那安静到几乎让人注意不到的存在，可是那一双眼睛却异常的透彻而干净，让关曜有些的头疼，这其中的复杂关系太多太难解释。

侧身让关曜进来，童瞳走向床边坐了下来，静静的看着关曜，他想要说什么，童瞳知道，可是知道归知道，童瞳却无法接受，明明知道程天南是罪魁祸首，甚至背着杀了柳康和李兰兰两条性命，怎么能就让他这样逃脱法律的惩处！

如果法律不能维护正义，童瞳不知道自己过去那么多年坚定的信念到底是什么？她是个国家的武器，她可以冷血无情的接受任何危险的任务，可是不在乎牺牲自己的生命，可是她不能接受明明知道程天南是杀人凶手，却放任他逍遥法外。

“小瞳，程天南的情况很复杂，西峡山庄进入的都是一些高官，他们和程天南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柳康被杀这个案子，即使要查，也查不到程天南身上，他可以随便找一个替身出来顶罪，而且如果继续查下去，小瞳，你会有危险的，柳康被杀现场说是陷害你，其实只是程天南的一个示好。”

语重心长的解释着，关曜知道童瞳无法接受这些，其实关曜自己也没有办法接受这些，可是这个社会就是这样，社会的体制注定了很多人可以游走在法律的边缘，更何况，骥炎有他的打算，所以柳康这个案子只能这样了结。

“而且如果继续查下去，骥炎那里会有很大的压力，他升任雷市长没有多长时间，根基还不稳，很多人都在一旁虎视眈眈，如果查程天南，势必会牵扯到很多官员，他们会对骥炎带来很大压力的。”换了个角度，关曜将谭骥炎搬了出来，当然，事实也是的确如此，如果柳家的案子继续深入的调查，骥炎的压力肯定不小，那些官员为了自保，指不定会如何对骥炎使绊子。

“可是这些不能成为罪犯杀人犯法之后，逃脱罪名的借口。”童瞳侧过头看着窗户外淅淅沥沥的小雨，雾蒙蒙的天空很是灰暗，这些她都知道，可是如果因为这样就放过程天南，不去查，那么会有更多的人像程天南一样，权钱交易，官商勾结，这个社会还有清流吗？还有正义和法律吗？

童瞳一句话将关曜彻底的堵住了！是，法律的尊严高于一切，任何人，任何理由，都不能成为逃脱法律制裁的借

口，可是这是现实社会，法律很多时候也只是一句空话而已！

卧房安静下拉，窗户外的小雨淅淅沥沥的下着，雨声大了一些，成为这气氛窒闷的卧房里唯一的点缀，关曜沉默着，不得不说童瞳真的很固执，她太单纯，完全不明白现实社会里的诸多无奈和现状。

谭骥炎接到电话，原本他根本没有时间过来的，毕竟还有四天就过年了，政府各个部门都忙的厉害，谭霁炎的办公桌上堆积的文件就垛成了小山。

“西峡山开发的批文已经下来了，柳家一垮台，而那些人收到消息，知道纪委调查组只会查柳家，不会深入调查，立刻都转了风向，没有人再暗中阻止。”于靖冷静的对着谭骥炎开口，一面将手头刚刚拿到的批文递给谭骥炎，这才发现谭骥炎竟然在失神。

“这些文件，你暂时看一下，需要我做决策的放在一旁。”无法集中精力工作，谭骥炎比关曜更明白童瞳的固执，这个孩子，有时候就是死脑筋。让谭骥炎纵然无奈，却也不放心童瞳，直接对着于靖交代了几句，拿起外套和车钥匙，直接的离开了办公室。

十五分钟之后。

听到开门声，关曜终于松了一口气，快速的起身向着卧房走了过去，看着进来的谭骥炎，无比同情的拍了拍他的肩膀，“小瞳在卧房里，我在客厅等你，还有些事要和你商量一下。”

“嗯。”谭骥炎向着卧房走了过去，看着坐在床边看着窗户外失神的童瞳，以前童瞳虽然安静，可是却给人一种宁和舒适的感觉，可是此刻身影却显得孤单，谭骥炎走了过来，大手亲昵的拍了拍童瞳的头，拉回她的思虑。

“谭骥炎，我不怕危险，我也不在乎会不会被媒体知道什么，毁掉演艺圈的路。”童瞳明白，关曜和谭骥炎不继续查下去，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不想自己涉入危险里。

程天南杀死柳康之后，布置的那个凶案现场，虽然说是示好，可是也等于是示威，程天南可以陷害童瞳一次，就能有第二次。

果真钻死胡同了！难怪关曜都是一脸无奈，谭骥炎看着仰起头，期待的看着自己的童瞳，如果自己此刻已经羽翼丰满，势力强大可以和谭家对抗，谭骥炎不会让程天南逍遥法外，可是目前不行，所以谭骥炎只能妥协，当然他的妥协并不是永久，只是暂时必须如此。

“小瞳，这些事，你不要管，也不要想，你只需要继续在蓝海豚工作。”政治上的黑暗，勾心斗角，这些肮脏事，谭骥炎并不想童瞳知道，也不想她因此失去了笑容。

峻挺的身影坐在了童瞳身边，谭骥炎长臂揽过童瞳的腰，将她清瘦的身体温情的揽入到了怀抱里，低头，轻柔的吻了吻她光洁的额头，“程天南动不了，而且即使关曜查了，也只不过多一个替罪羔羊进监狱而已，得不偿失。”

柳家的事情里，程天南虽然牵扯进来了，可是程天南行事却是滴水不漏的小心谨慎，不会留下任何把柄让人去查，所以柳康这件案子查也没有什么意义，反而会让小瞳涉入危险，自己还没有在政界站稳脚，行事如果太过于激进，对日后行事会造成很多麻烦。

“柳康被杀了，在你们眼中只是得不偿失的一件事吗？”童瞳从谭骥炎怀抱里仰起头，失望的看着身边这个冷峻威严的男人，他在自己眼中一直都是如同神谛一般的存在，童瞳不敢相信谭骥炎竟然会说出这样的话来，而又想到是自己离开导致柳康被杀，愧疚的情绪再次漫了上来，童瞳并不是真的怪谭骥炎，她只是一时转不过弯来，情绪不受控制。

其实人很多时候都是这样，面对外人的时候，还能保持着理智，可是在自己最亲近的人身边，反而会冲动，有时候甚至会有些的口不择言，可是若是转念一想，便也明白，正是因为知道对方是自己的家人，会包容自己的任性，所以才会幼稚，才会有脾气，若是当一个人对你连脾气都没有的时候，那才是真正的悲哀。

“小瞳，你要知道，很多事不是你想怎么样就能怎么样的！”谭骥炎眉头微微的皱了起来，有些不悦童瞳这样看待陌生人一样看自己的失望目光，可是一想到她只是较死理而已，冷峻的脸庞不由的又柔软下来，好声好气的拍了拍童瞳的头，温和的安抚着，“以后我们会查清楚程天南的事。”

谭骥炎这样敷衍的话，让童瞳有些难受，心里更加堵的慌，脑海里总是浮现出柳康和萧亚并肩站在阳光小，笑的幸福的模样。

轻轻推开谭骥炎，童瞳站起身来，清瘦的身影挺的笔直，哀默的目光静静的看着窗户外的小雨，“以后是多久？一年，两年，还是十年，二十年，如果以后程天南出国了呢？如果他转了国籍，谭骥炎，你不要把我当成孩子来哄骗。”

“小瞳，如果你不想被当成孩子，就理智一点，成熟一点，关曜查下去，能查到什么，不要说现场什么证据都没有，就算有，也不过是程天南雇佣的一个杀手，一件杀人工具而已，到时候，程天南依旧能将关系撇的干干净净！”冷沉着嗓音，谭骥炎严肃的解释着，他知道童瞳很失望，可是这就是现实社会，即使不耐，即使不甘心，却也只能妥协。

“是，我不成熟，你们不去查，没有关系，我自己查，柳康也是因为我死的，就算有什么意外，也不过是一命还一命而已！”童瞳有些的口不择言，话一出口，看着谭骥炎倏地一下阴霾的峻脸，也知道自己说的过分了，可是童瞳固执的别过头，咬着唇。

他们不知道柳康和萧亚，不知道有两个大男孩，曾经那么的相爱，他们只是想要幸福的生活在一起，可是如今却都惨死，他们什么都没有做错，谁给他们讨回这个公道！

谭骥炎脸色阴郁的有些骇人，今天如果是其他人说这番话，谭骥炎绝对不会在意，可是看着转过脸的童瞳，刚刚那一番话却如同锋利的匕首一般，让谭骥炎不仅仅感觉一种受伤，而且火气直线上升着，她就这么在乎一个柳康的，连一命还一命的话都说出口了！

“这样的话都能说话来，童瞳你这么多年的书是白念的吗？”谭骥炎阴霾着峻脸，如果不是自制力极好，此刻他真的要狠狠打一顿这孩子，“在你眼中，为了柳康的死你连自己的命都可以不要了？”

被谭骥炎眼中的冷酷刺激到了，童瞳小脸煞白的，绷着紧，看起来要找人拼命一般，“那你们为什么不去查，难道是为了政绩？”

为了政绩，如果真的是为了政绩，谭骥炎根本不会查柳家，只需要敲一下侧边鼓，柳渊海势必会示好，可是柳家这些年太过于过分了，上上下下，依仗着柳渊海这个秘书长的位置，无法无天，为非作歹，草菅人命，所以谭骥炎才会对柳家动手，让其他那些官员收敛一些，谨慎一些。

中国有多少的贪官，谭骥炎知道凭借自己一己之力，能做的很有限，所以他需要收敛，他需要储备自己的力量，需要壮大自己的势力，不能只讲目光放在一两个贪官，奸商身上，他要走的更远，只有站在真正的高处，才能更有作为。

这些话，谭骥炎没有和任何人说过，包括谭老爷子也不清楚，唯独知道谭骥炎这些看法的人是关曜这个从小一起长大的死党兄弟，所以程天南这个案子，关曜才会罢手，他一直在暗中支持着谭骥炎的一切行动。

“这几天你留在公寓里，不许出去乱跑。”不想和童瞳争论下去，没有意义，只会越争论越伤感情，谭骥炎站起身来，看着固执站在一旁童瞳，原本还想要开口说什么，可是终究还是没有开口看，紧抿着薄唇，准备离开。

童瞳听着谭骥炎离开的脚步声，一点一点的难受在胸口无限的扩大着。柳康就这么死了，成为无法查清楚的悬案，萧亚也就这么死了。

这一刻，童瞳忽然有些明白为什么柳康会将郊外的房子给自己，他是希望自己可以幸福吧，代替他和萧亚幸福的过下去，可是，余光瞄着走出房门的谭骥炎，冷漠的黑色背影在这一刻显得如此的陌生，自己真的可以幸福吗？

“就这样走？”关曜看着脸色阴沉走出卧房的谭骥炎，知道他肯定也是失败而告终，可是就这样走，关曜实在有些不放心童瞳，这个一根筋到底的丫头，该不会想不开，自己去找程天南吧？

“我会让小御看着小瞳的。”谭骥炎略带疲惫的开口，西峡山的开发案这么快批阅下来，不仅仅是柳家垮台，还有一部分原因只怕是关曜已经将自己的意思透露出去了，所以一切才会这么顺利，程天南很聪明，否则生意也不可能做的这么大，可是终究有一日，自己会彻查程天南，不会让卧房里那固执的孩子这样难受，这样失望。

“也好，不过你没事多哄哄小瞳，不要板着脸。”这年头能找到小瞳这样单纯的女孩已经不容易了，不被强权所压迫，不偏不倚，富有正义，善良而干净，关曜笑着拍了拍谭骥炎的肩膀，或许多哄哄就好了，小瞳只是转不过弯来而已，当然，关曜忽然绝对转不过弯来也好，多少人还能保留这样的本色。

“家里已经注意到小瞳了，我不能多来这里。”谭骥炎沉声的开口，向着门口走了过去，不能让爷爷察觉到什么，所以自己的言行更加要谨慎，而柳家一垮台，那些和柳家有关系的官员，已经向自己示好了，太多太多的事情，谭骥炎需要去处理，也真的没有时间儿女情长。

“别太累了，小瞳这里，我会多过来看看的，怎么说我也是挂名男朋友。”关曜温和一笑的调侃着谭骥炎，当初选择这一条路的时候，骥炎就知道这一条路有多么的艰难，可是骥炎义无反顾的走上来了。

—分割线—

谭景御很聪明，强拉着沐放逛了许久超市，买了一大堆吃的喝的，这才满载而归拎着两大袋东西，沐放虽然不喜欢谭景御，不过还没伸过手，谭景御就拒绝了，沐放也落得轻松。

回到公寓，关曜已经离开了，纪检委调查组那边关曜也还有事，所以他暂时也没有办法多留在这里，正好和谭骥炎一起离开，有些事情还需要商量一下。

沐放敲了敲卧房的门，并没有得到回答，自己打开房门走了进来，看着失落落的站在窗口看着屋子外的童瞳，光线暗淡的卧房里有些冷，外面下着雨，窗户大开着，冷风灌了进来，吹动着窗帘，让童瞳的清瘦的身影显得无比的单薄而落寞。

“还在因为柳康的死而难受吗？”沐放走了过来，一手越过童瞳的肩膀将大开的窗户关了起来，也学着童瞳一样站在窗户边，“小瞳，我们的力量太薄弱了，根本没有办法对付程天南。”

“我知道的，可是沐哥，柳康不该这样死去。”童瞳低声的开口，美丽的小脸上是失落落的黯淡表情，虽然谭骥炎并没有和自己争吵，可是童瞳知道他已经决定不继续查下去，柳康被杀的案子就只能被当成一个悬案来定案，程天南这个杀人凶手最终只能逍遥法外。

“我知道，小瞳，虽然我不清楚你和柳康发生了什么，可是他将郊外的房子留给你，这就说明，他还是很喜欢小瞳的，柳康泉下有知，知道小瞳为了他的死而难受，他会很高兴的。”沐放犹豫了一下，看着童瞳那失落落的小脸，失去了往日的平静和宁和，终于还是伸过手轻轻落在了童瞳的肩膀上。

童瞳沉默着，自己或许可以杀了程天南，可是这样的自己和草管人命的程天南又有什么区别，可是就这样当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般，童瞳没有办法接受，她明白谭骥炎和关曜的考虑，他们有他们的立场和为难的地方，可是童瞳也有自己的行事准则，自己会暗自调查，一定会找到证据，将程天南绳之以法。

“小瞳，这件事交给我来处理。”沐放这么多年来在娱乐圈里摸爬滚打，沐放早已经被磨的像是人精一般，圆滑世故，八面玲珑，可是此刻，这样冲动的话一出口，沐放却丝晕没有后悔。

“沐哥？”童瞳从自己的思绪里拉回理智，转过头看向俊脸染笑的沐放，还是那样雅痞高贵的姿态，可是那看向自己的桃花眼里却有着义无反顾的坚定。

“小瞳可不要小看我，程天南虽然势力不小，可是我也有办法。”沐放朗声笑着，一手亲昵的捏了一下童瞳的鼻尖，

眼眸深处隐匿着深思的复杂。即使因此要付出惨重的代价，可是能让小瞳安心，不管有多么艰难，沐放也在所不惜。

因为柳康的死而一直窒闷的胸口似乎有一道明亮的光线照射进来，暖融融着，让童瞳忽然感觉又有了支撑自己的力量。

“沐哥，你可不要乱来，我只是有点难受而已，不要理会我的。”摇摇头，童瞳已然恢复了过去的活力，笑眯着一双眼，沐哥不仅仅在蓝海豚股份，还经营着京都会所这样的高级娱乐场所，童瞳知道沐放背后肯定也有不小的势力，沐哥有这份心就够了，他并不需要真的涉入进来。

“谁让小瞳是我的艺人呢，你垮着脸，到时候怎么拍代言宣传照，怎么拍电影那。”勾着薄唇，沐放笑得邪魅，这个孩子知道担心自己，心疼自己就足够了，有些事，并不需要小瞳知道。

童瞳还保持着仰头看着沐放的姿势，因为她并不确信沐放是不是真的放弃了，而此刻，屋子外是清冷的冬雨，沐放笑容慢慢的收敛了几分，看着近在咫尺的这一张容颜，并不是很美丽，可是却让沐放有种悸动的感觉。

小小的眼睛，有些细长，笑起来时弯弯着眼角，几乎看不到眼睛，圆润的鼻头总是在不满时习惯皱着，白皙水嫩的肌肤，在沐放所有认识的艺人里，小瞳是唯一一个素面朝天的艺人，真的只是中等姿色的女孩，大街上一抓一大把，可是看着童瞳，看着她一双干净澄净的眼睛凝望着自己，沐放这么多年来漂浮躁动的心却慢慢的沉淀下来。

他想要碰触她，想要看着她露出单纯的笑容，每一次看着小瞳那关切自己的眼神，沐放只感觉自己的心柔软的可以漾出水花来，心忽然扑通扑通的加快了跳动，一种说不出来的渴望，让沐放忍不住的想要低下头，然后亲吻眼前的人儿。

“沐哥？”童瞳不解的看着脸色有些恍惚的沐放，她一直将沐放当成一个哥哥，当成一个家人，虽然很多时候沐哥总是喜欢小小的欺负一下自己。可是童瞳明白那是沐放喜欢自己的一种表现。

听到童瞳的声音，沐放身体一僵，他知道小瞳虽然和自己亲近，可是却并没有爱情，虽然沐放感觉她和关曜在一起的时候，似乎也没有什么亲昵的感觉，可是，沐放却深刻的明白眼前着孩子在自己心头的重量。

沐放落在童瞳肩膀上的手忽然用力的收紧，将童瞳用力的抱紧在自己的怀抱里，低下头，轻轻的吻落在童瞳的头顶上，深深的呼吸着她身上散发出的那种让人安心和宁静的气息。

如果，如果这一刻能永恒，沐放不在乎用自己的一切来交换，包括自己的生命，所以程天南的事情，小瞳不需要担心，自己会处理，不管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沐哥，你答应我不要插手这件事。”童瞳再次的开口，面对谭骥炎时的冲动和不理智已经消失了，她知道这其中的复杂关系，可是当时心头有着一种说不出来的憋屈感觉，所以才会对谭骥炎吵，可是此刻，冷静下来，童瞳看向沐放，眼神宁静却坚定，“沐哥，柳康对我而言终究只是一个熟悉一点的陌生人，可是沐哥是我的家人，如果你真的为了这件事遇险，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自己的。”

沐放一怔，定睛看着童瞳，家人是他们唯一的也是最坚固的关系，虽然有些难受，可是童瞳的话却异常的窝心，让沐放俊脸上缓缓的露出明白的笑容，自己不能为了柳康这个已经死去的人出事，让小瞳担心内疚。

“小放放，我们的衣服还没有洗。”卧房门口，不知道站了多久，看了多久，谭景御懒洋洋的声音打破了卧房里的安静氛围，双手抱着自己和沐放洗澡换下来的脏衣服，“直接丢洗衣机吗？”

“你敢将我衣服丢洗衣机里试试看！”沐放俊颜一变，快速的松开拥抱童瞳的双手，声音向着门口大步的走了过来，一把将自己那限量版的时尚服装从谭景御手里用力的个抢了回来，没好气的开口，“我的衣服你不用管！”

“小放放，你真贤惠，连内裤都帮我洗，那这两件外套也顺便一把洗了吧。”谭景御大咧咧的笑着，眼神那叫一个暧昧。

沐放愣了一下，低头看着自己的双手，果真在自己的衣服里还有一小块不属于自己的布料，赫然正是谭景御的黑色内裤！

轰的一下，俊脸一红，却已经不知道是被气的还是窘的，沐放恨不能将眼前这个兵痞子给生吞活录了，嫌恶的将那黑色的内裤用指尖给勾了出来。用力的砸向笑的欠扁的谭景御的脸上，大步的向着卧房走了过去，早晚有一天，自己会被这个混蛋给气的脑出血！

“小放放你不用害羞，你内裤还在我这里，我会帮你一起洗的。”唯恐天下不乱着，谭景御从自己手里还剩下的衣服里找出沐放洗澡换下的内裤，笑的暧昧无比，屁颠屁颠的跟着跟在沐放身后，“你放心，在军队的时候，我都是自己洗衣服的，保管将我们的内裤洗的干干净净。”

沐放的这些外衣都是送去干洗的，以前住在京都会所那里，每天也都有佣人过来打扫收拾屋子，衣食住行其实都不用沐放挂心，可是住到了童瞳这里，沐放自然不好意思将自己的衣服给童瞳洗，所以洗过澡之后换下的衣服也都放在了洗衣篮里，准备打电话让佣人过来收走送去干洗店，却没有想到谭景御这个混蛋竟然将脏衣服都给抱出来了。

“小放放，程天南的事，你最好不要插手。”谭景御依旧是笑嘻嘻的懒散模样，可是那还有些淤青的熊猫眼里却带着灼热的严肃和认真，二哥有二哥的打算，政治上的这些事情，二哥不能因为小瞳而改变策略，这一点，谭景御明白，关曜明白，当然谭景御相信沐放也是懂得，可是他却决定一意孤行。

“我的事和你有什么关系。”冷哼一声，沐放眼角上挑，一脸的挑衅模样，虽然有些心惊谭景御看穿了自己心底的想法，可是如果这样能让小瞳安心，沐放不怕放手一搏。

“小放放，程天南不是你能得罪的人。”谭景御抓住沐放收拾衣服的手，言语之中多了一份警告，沐放这样做，只不过是为了讨小丫头欢心，这样的认知让谭景御忽然感觉有些的不舒坦。

“那也是我的事，和谭三少你没有关系吧？”冷然一笑，沐放生平最厌恶被人威胁，此刻用力的抽了抽手，可惜谭景御看似随意的一握，可是却抓的紧，沐放竟然怎么都无法挣脱，不由的心生了怒火，桃花眼晶亮里燃烧着腾腾的火焰，语调也冰冷下来，“放开我！”

“不要闹，程天南不敢动小丫头，那是看在关曜和谭家的身份上，可是你不同，程天南既然能柳康都敢杀，你以为他不敢动你吗？”谭景御难得好脾气的解释着，笑睨着眼看着沐放眼底的火焰消失了，也放软了语调，“这件事你拦着小瞳一点，小丫头笨了些，死脑筋，你就任由她胡闹，这样你能护着她到什么时候？”

“那也不用你管，我愿意护着小瞳是我的事！”知道谭景御这是关心自己的安全，沐放虽然依旧语调不满，却也没有了刚刚的火气。

“可是你如果和程天南对上，你出了什么事，在演艺圈还有谁会护着小丫头。”换了个角度，谭景御笑着勾着薄唇，松开握着沐放手腕的手，转而在他的头上揉了一下，一个大男人竟然养这么长的头发，用缎带扎起来，都拖到肩膀下了。

沐放沉思着，忽然感觉无比的烦躁，明明知道谭景御说的实话，可是一想到童瞳那失望的模样，烦躁的将手里网收拾的衣服再次的丢进了洗衣篮子里，洗衣机洗就用洗衣机洗吧，皱的不能穿了就扔掉！

“你坐着，一看就知道没做过家务，我来。”知道沐放将自己的话听进去了，谭景御蹲下身来，将需要干洗的衣服挑了出来，然后将余下的内衣裤和自己的衣服放到了洗衣篮子里，这些事，在军队的时候，谭景御自己做过，虽然不够细致，不过勉强还算行。

—分割线—

童瞳心情不好，不仅仅是因为柳康的死，和程天南，也是想起那天竟然和谭骥炎甩脸子，一想到这个，童瞳就有种要撞墙的感觉，当时她怎么就敢对谭骥炎大呼小叫的呢？这会后怕了，可是想着谭骥炎当时丽娜开始，那黑黑的可以刮下一层锅黑的峻脸，童瞳那手机拿起来，又放下，再拿起来，再放下，愣是不敢打电话给谭骥炎。

而童特郁闷了，沐放自然是想着法子来哄她，至少过个好年，所以直接拉着童瞳出门了，也不管因为误传的柳康被童瞳杀掉之后，柳家可能出现的潜在危险，反正有谭景御在，这个兵痞子虽然嘴巴毒了一点，无奈了一点。可是身手很好，有他跟着绝对不会有危险。

“去买年货，大过年的，怎么也要弄的喜庆一点。”谭景御来了精神。人很多，所以他是一手拉着身边的童瞳，一手拉着沐放，三人行的向着超市冲了进去。

谭景御脸上被柳家打出的淤青和红肿已经散了，只有之前沐放那不客气的一拳还留下一些无情在眼睛上，不过戴上墨镜，倒半点看不出来，一行三人，沐放的邪魅优雅，谭景御的帅气英俊，再加上童瞳这一张美丽的小脸，三个人形成一道漂亮的风景线。

“多买点零食，看春晚的时候可以吃。”

“年货也要备足了，要不来人拜年串门子，没有东西招呼别人都寒碜。”

“龙年的门贴也要买一点，贴门上，还有窗户上……”

谭景御如同刘姥姥进大观园一般，看都什么都要买下来，购物车里片刻就装的满满的东西，而沐放则是双手插在口袋里，即使在人满为患的超市。却依旧骄傲如同走在t型台下的模特，邪魅的俊脸上勾着妖娆的笑，一身优雅贵气的衣着，如同是莅临的王子，而不是逛超币买年货的普通人。

“我那里有，超市这酒是人喝的吗？”沐放嫌恶的看着站在货架前选酒的谭景御，严重怀疑他真的是谭家三少吗？居然会在超市里买酒？

“对哦，小放放那里可有一个大酒柜，珍藏了不少好酒。”谭景御回眸一笑，满脸阴险算计的模样，胃不好，竟然还嗜酒，那一大酒柜的酒自己会替小放放处理掉。

“谭景御，你敢对我的酒动手脚，我……”沐放敏锐的察觉到不对劲。凶狠着眼神警告着笑的诡异的谭景御，这个混蛋可是什么事情都干的出来的，酒柜里那些珍藏的好酒可都是沐放的命根子。

“我的人品就这么差吗？”谭景御笑嘻嘻的做了个无辜的手势，那眼神可是百分百的诚恳。

“你还有人品吗？”沐放讥讽的冷哼着，一双美目满是警告的凶光，可是气势不足，在谭景御眼里，沐放如同一直被惹怒的波斯猫，虽然一脸的凶悍，可是却忍不住想要去摸摸他的头，将这只发怒的波斯猫给安抚下来。

童瞳笑着看着又闹起来的两人，以前总感觉沐哥气场十足，可是如今看起来，沐哥似乎很容易被谭三哥给激怒，然后就炸毛了。

“买年货买年货。”谭景御大度的耸耸肩膀，继续挑选年货，一旁沐放看着童瞳脸上露出了笑容，不再是阴郁晦暗，这才跟在谭景御身后。

在超市足足逛了两个小时，汽车后备箱里都塞满了，天色已经黑了，童瞳呆愣愣的看着满满的后备箱，一脸震惊的盯着谭景御，谭三哥该不会是有购物癖吧？竟然买了两个多小时。

沐放同样是嘴角抽搐了一下，第一次见到有男人竟然这么喜欢逛超市。一层一层的逛，从食品区到生活用品，最后还买了两盆盆栽放到了汽车后座里。

“喂，你们这是什么眼神，还有三天就过年了，这是年货，否则大过年的，我看你们喝西北风去！”谭景御不满的看着眼前这两个如同看见怪物一般看着自己的童瞳和沐放，他们那什么眼神？随后心虚的开口，“我真有那么恐怖吗？”

动作整齐划一着，童瞳和沐放同时点了点头，不是一点点恐怖，是非常恐怖！他竟然和那些大婶大妈一样，挤到人

群里，硬是抢了两幅不要钱的春联出来，让童瞳和沐放感觉眼前的谭三少绝对被火星人附身了。

“切，少见多怪，走了，走了，去吃晚饭，然后回家。”一巴掌拍在童瞳额头上，一巴掌拍在沐放头上，谭景御骄傲的吹了一声口哨，过年就是要有这样的气氛，这才热闹。

咳咳，两口子闹矛盾了，其实这件事两个人都没有错，各自立场不同。看待问题的观念就不同了，小瞳气极了就抽了，当然谭少还是有风度的，或许这也是性格的不同吧。

｜派派小说后花园不二周助，手打，转载请注明｜www.paipai.fm

第二卷 情意缠绵 076章 仇人相见

丽源大酒店菜色还是很不错的，最重要的是离超市这个停车场很近，走五分钟就到了，所以谭景御拉着沐放和童瞳直奔过去，准备解决掉晚餐。

沐放是常客，刚一进门，门童就认出来了，大堂经理立刻殷勤的走了过来，“沐先生，你好，三位吗？老位置还给您预留着，这边请。”

“谢谢。”扬唇一笑，沐放明明是个男人，却因为这一张倾城绝色的面容，让眼前的大堂经理再次被秒杀掉，脸微微一红，随后快速的在前面引路。

大堂里有着明亮的水晶灯，璀璨的光芒之下，沐放薄唇噙着笑，长发用缎带束着垂落在身后，颀长的身影，白色的毛衣外是一件黑色的皮衣，随意裹了一条淡蓝色的羊毛围巾，随着走动，围巾末梢微微摆动着，俊美如同流动的风景线，那绝美的脸，魅惑众生的浅笑，如同强大的发光体一般，吸引着所有人的目光。

这个招摇过市的妖孽！谭景御哼哼着，虽然他还是简单的休闲装，可是却依旧坦然的直接向着电梯口走了过去，明明和沐放那妖孽精心打扮的装束有着天壤之别，可是走在沐放身边，谭景御丝毫不显得晦暗无光，他那独特而强大的气息，让他和沐放在一起，竟然诡异的融合着。

跟在沐放和谭景御身后，一个转身，原本是向着电梯口走过去的，童瞳忽然停下了脚步，看着从大门口进来的男人——程天南。

如同最成功的商人一样，程天南如今已经三十五岁了，可是却依旧显得很年轻，浑身散发着成功人士的风采，西装革履，五官峻朗，给人一种霸气，尤其是那一双眼睛里却处处泛着商人的精明和锐利。

“童小姐。”程天南倒是很意外在丽源酒店看到童瞳，意味深长的一笑，目光扫过童瞳前面的谭景御和沐放，步伐依旧沉稳的走了过来，率先伸过手，脸上带着商人的笑容，“谭三少，沐总监，果真是相请不如偶遇。”

沐放担心的看了一眼童瞳，发现她只是两眼瞪直的看着程天南，倒没有失态，也没有看出恨意，这才微微的放下心来，俊美如斯的脸上也露出圆滑的笑，伸过手和程天南握手，“程总，幸会，你也过来吃饭。”

谭景御是从军队出来的人，之后也直接被谭老爷子给塞去解放举报社了，所以北京这些商人或者官员，他是一贯不理会的，谭三少这个名头多少也带了一点军二代的骄横，所以谭景御只是懒懒的扫了一眼，敷衍的颔首算是招呼了。

“是啊，谭副市长也在，大家也都是熟人，一起吃个便餐吧。”程天南沉声一笑，看似是热情的招呼，可是那态度之中却带着几分的霸道和强势。

程天南虽然不当官，可是他能调动的势力，绝对比很多官员更大更强，他有钱，手腕更是高超，西峡山这一块多少人打过主意，可是却一直是程天南一家独大，就可以知道程天南在北京的势力有多大，这一次西峡山的开发，如果不是谭骥炎牵头，只怕这开发案依旧通不过。

“不用，我们已经订好菜了。”谭景御一扫和沐放在一起时的无赖和随意，此刻倒是带着几分和不屑看了一眼程天南，似乎是看不上这个巴结自己的商人一般，“程先生，你随意，和我二哥说一声就行。”

程天南脸上表情不变，即使被谭景御当众抹了面子，却依旧带着惯有的笑容，只是言语之间却多了一份强势，不容任何人拒绝，“三少何必拒人千里之外，沐总监，童小姐，之前在西霞山庄我听说瞳小姐和沐总监都喝多了，那时我刚好不在北京，这餐饭算是我给二位赔罪了。”

沐放只要还在演艺圈，自然就不能得罪程天南这个红极一时的商人，可是因为柳康的死，若是平常，沐放肯定会随了程天南的意思一起用餐，可是今天沐放却拒绝了，虽然脸上依旧带着俊美的笑，“谭副市长在，我们过去也不太好，程总，你太客气了，改日我请你吃饭。”

一而再的被拒绝，程天南浓眉一皱，心头生出一股不悦，他并不将谭景御这个纨绔子弟看在眼里，沐放虽然还不错，可是一个蓝海豚的总监，京都会所的幕后老板，程天南虽然有几分欣赏，可是邀请沐放也不过是走个过场，他还不够资格和自己同桌吃饭。

程天南真正邀请的人其实是童瞳，这个关曜的秘密女友，关家的势力，关曜和谭骥炎的关系，这才是程天南真正在意的地方。

小放放还是要和程天南对着干！谭景御危险的眯了眯眼睛，若是平日，小放放绝对不会这样生硬的拒绝程天南，看来他还似乎在意小丫头的心思。

“既然如此，多谢程总了，沐哥，你和谭三哥先去包间，我一会过来。”在所有人诧异里，童瞳却突然接过话，对着程天南淡淡的一笑，这个原本最该厌恶程天南这个杀人凶手的人，却主动答应了程天南的邀约。

沐放笑容僵硬在脸上，谭景御也是错愕一愣，心头有着不好的预感，小丫头这是要做什么？如果是其他人这样做，谭景御会认为她是想要巴结程天南，可是小丫头绝对不会！

沐放也是一惊，这样的事情在演艺圈很多，多少一线艺人，女王巨星，人前风光，人后却都是巴结着这些有钱的豪门富商，可是小瞳怎么会突然答应程天南的邀约。

“那就不打扰沐总监和谭三少了，你们先请，我一会就将小瞳送过来。”程天南那有些阴霾的脸色恢复过来，演艺圈里的女人果真都是一个样子，看起来有些呆，其实倒聪明的很，知道审时度势，知道巴结自己，这样即使她日后和关曜分手了，程天南倒也愿意花钱捧红识时务的童瞳。

“那还不如一起过去。”谭景御痞子味十足的笑了笑，一手勾着沐放的肩膀，率先向着电梯走了过去，幸好二哥也在！程天南也整不住什么幺蛾子来。

其实谭景御倒是真的有点不放心，小丫头这样死脑筋的人，一旦犯起倔来，天知道她会做出什么事情？而这两天，小丫头绝口不提柳康和程天南，这不但没有让谭景御放心，反而是提心吊胆，在军队这么多年，谭家三少一贯都是风风火火的主，他倒是第一次有了夜不能寐的紧张。

童瞳要是提到柳康和程天南，他不放心，可是这样绝口不说，谭景御更不放心，这不会憋出什么毛病来吧，这不，刚刚童瞳答应程天南的邀约，谭景御就知道坏了，果真小丫头这心里一直堵着，这会还不知道要怎么爆发出来呢。

程天南倒也没有阻止改变主意的谭景御和沐放，风度十足的一笑，一行四人走进了电梯，片刻之后，向着订好的包厢走了过去，安静而奢华的走廊，门口的服务员看到客人过来了，立刻微笑着躬身，将包厢的门给推开了。

“谭副市长，您坐，您坐。”虽然平日是作威作福的工商局局长，可是在谭骥炎面前，五十开外的刘大东倒像是个小弟一般，殷勤的笑着，连忙起身给谭骥炎的杯子里满上茶水，“爱爱，陪谭副市长聊聊天。”

“爸。”一旁的刘爱娇羞一笑，可是身体却不由自主的向着谭骥炎身边靠了过来，屋子里暖气十足，所以脱去了白色的水貂毛大衣，刘爱里面只穿着一件低胸的上衣，端起一旁满上茶水的杯子，递给一旁的谭骥炎，雪白的手在谭骥炎接过的同时，就这么搭在了谭骥炎的手背上。

门突然被推开，原本还是有些紧张不安的刘爱一惊，手抖了一下，温热的茶水洒了出来，泼到了谭骥炎和刘爱的手上，这让刘爱不由没好气的瞪向门口的人，随即又快速的从抽过桌子上的纸巾。

“谭副市长，对不起，你看我笨手笨脚的，我给你擦一下。”站起身来，刘爱迭声嗲气的道歉着，弯着腰，那低胸的衣服因为动作而微微下滑，丰满坚挺的胸脯只要谭骥炎稍微抬一下眼，自然可以将衣服里那凝脂般的美艳双峰收入眼中。

而刘爱说是给谭骥炎擦手上的茶水，那双手却趁机抚摸上谭霁炎的手，指甲挑逗着刮着他的手背。

童瞳脸色苍白一变，怎么也没有想到看到的是谭骥炎和一个妖娆妩媚的女人在一起的亲密画面，之前就因为柳康的死吵架，说是吵架，其实不过是童瞳一个人有些情绪激动，口不择言，谭骥炎依旧冷静，直接的转身走人，不和童瞳继续争论，当然柳康的案子已经被定为了悬案。

而此刻，看到握着谭霁炎手的刘爱，童瞳心抽痛了一下，可是除了一开始脸色微微的苍白了一下，此刻已经恢复了平静，淡淡的眼神，平静的表情，似乎没有看到眼前暧昧的一幕，更不认识谭骥炎一般。

程天南介绍了一番，刘大东虽然瞧不起沐放和童瞳这个艺人，但是却依旧满脸笑容，毕竟不仅仅请到了谭骥炎，连谭家这个纨绔子弟的三子也请到了。

谭骥炎也是有些意外看到童瞳，可是程天南在这里，谭骥炎凤眸深处的诧异快速的被压了下来，只是看了看自家小弟，“你怎么也过来了。”

“偶遇。”一耸肩膀，谭景御率先的拉开椅子坐了下来，吊儿郎当的模样，半点礼仪都没有，可是却正好验证了外界对这个谭家三少的传言。

“请坐，请坐。”刘大东快速的来开椅子，招呼着众人入座，却乘机将刘爱的椅子更加的靠近谭骥炎的座位边，两个人几乎是肩膀贴着肩膀坐下来

小丫头这到底是气疯了，所以才这么平静，还是真的是演艺圈的人，有表演天分，看到刘爱这个女人几乎黏到了二个身上，小丫头竟然熟视无睹！谭景御只感觉头微微的有些痛，第一次，他发现自己竟然看不透童瞳这个单纯的小丫头。

童瞳手放在桌子下，修剪圆润的指甲因为手握成了拳头，所以指甲摁到了掌心里，有些的痛，童瞳之所以这么平静，也是源于多年的训练结果，即使换了一个身体，可是不管遇到什么事，却依旧能保持面子上的平静，即使她的心头涩涩的疼痛着，胸口堵的难受，似乎有什么要冲破理智，可是却生硬的被理智压了下来，情绪烦躁的如同一头野兽在身体里啃咬着。

谭骥炎更意外的是看到童瞳，尤其是这样的场景，和柳家关系牵扯最深的就是刘大东，这一餐饭局，刘大东邀请，谭骥炎明白，他这是想要更一步的试探一下自己的态度，如果自己和刘大东交好，那么那些和柳家都有牵连的官员，才算是真正的放下心来，所以今天这个饭局，谭骥炎必须到场。

而刘大东心里也是忐忑不安，虽然收到风声知道谭骥炎不追究其他人，可是贪的太多，心里就发虚，柳家经商，那些走私烟，假酒，这些高额的利润，有多少都是从自己这个工商局局长手里过的，一旦查，刘大东知道，紧接着被双规的人肯定是自己。

所以今天这个饭局，刘大东连自己住宝贝的女儿都带来了，如果可能，刘大东是真的希望可以将宝贝女儿送到谭骥炎的床上，他并不是想要高攀谭家，可是如果这事成了，即使只是一夜情，那自己算是安全了。

谭骥炎余光不动声色的瞄了一眼童瞳，她太过于平静，平静到让谭骥炎脸色微沉，心头莫名的燃烧起一把无名火，

童瞳不是那些长袖善舞，八面玲珑的女人，所以她此刻不在意，就是真的不在意，她并不在意自己到底和什么女人在一起。

菜色都是精品，开了一瓶红酒和一瓶白酒，童瞳当初在西峡山一个人灌倒八九个男人的事迹被程天南笑着谈论起来，自然，这酒童瞳就不能免了。

“沐哥，胃不好，不能喝酒。”让所有人惊诧的是，这样的场合，这些非富即贵的饭局上，童瞳依旧二愣子一般的阻止程天南给沐放倒酒。

刘爱不屑的看了一眼童瞳，这些靠着潜规则上镜的艺人，刘爱自然是看不起，此刻看着童瞳这样不懂规矩的阻止程天南倒酒，更是嗤笑一声。

“童小姐，这可是太见外了，连谭市长都喝酒了，沐总监不喝酒，可说不过去，对吧，谭市长？”刻意将一个副字省略了，刘爱一脸成熟的开口，不屑的看着童瞳，真是没有见过世面，程总给沐放倒酒，那是看得起这个总监，否则不管是童瞳还是沐放，给谭市长和程总提鞋都不配。

“小瞳，喝一点红酒没事的。”沐放微笑的看着总是关心自己的童瞳，这个小阿呆，有时候真的呆的让人心疼。

“不行，沐哥，你还在调理胃，一点酒都不能喝！”可惜，童瞳就是一呆到底，直接的拿过沐放眼前的酒杯，然后起身将杯子放到一旁角落的柜子上，转而倒了一杯茶水递了过来，目光看向还拿着酒瓶的程天南，“程总，不在意沐哥以茶代酒吧？”

对于程天南，童瞳是厌恶的，所以即使知道自己这样做是有些大惊小怪，沐哥的胃也没有娇气到连一杯红酒都不能喝的地步，可是童瞳就是故意抹程天南的面子。

谭骥炎此刻看似还是平静，可是那峻脸却冷沉了几分，原本只是用余光扫过童瞳，此刻却冷然的一双凤眸，她就这么在乎沐放，无时不刻不将沐放放在心里关心着！在乎着。

“谭市长，不要生气，演艺圈都是些什么人啊，没素质，真是扫兴，爸，你也是，什么人都喊来吃饭，也不看看对方是品味，惹的谭市长都不高兴了。”娇嗔的对着刘大东开口，刘爱原本还不敢多嘴的，可是看到谭骥炎脸色阴霾下来，立刻就等于得到了指示一般，扭捏了一下身体，满脸嫌恶，如同看垃圾一般看着童瞳。

此话一出，在座所有人脸色都变了！沐放一手接过童瞳递过来的茶杯，邪魅的笑着，可是那笑容却分明给人一种诡谲的邪恶感觉。

谭景御自然是护短，沐放和童瞳都是演艺圈里的人，刘爱这么一骂，直接将两个人都给骂进去了，谭景御笑了起来，懒懒的晃动着手里的酒杯，“刘小姐，问你个问题，你送别人的东西，别人若是不收，这东西归谁呢？”

呃！刘爱错愕的愣住，不明白的看着谭景御，不过在他那英俊的笑容里，还是呆头呆脑的回答着，“当然还是归我了。”

“不错，你骂小丫头没素质、没品味，小丫头肯定是不收的，所以这句话还是原封不动的还给没素质，没品味的刘小姐你。”谭景御冷笑的看着刘爱青白扭曲的俏脸，啜了一口红酒，自己带来的人，还轮不到被其他人说三道四。

童瞳一口气笑岔了，快速的抬起手想要捂住嘴巴，接过手腕一动，一不小心就打翻了一旁的酒杯，而坐在童瞳身边的程天南正好被酒泼到了裤子上，因为都是坐着，酒水这么一湿，裤裆处多了水渍，怎么看都显得狼狈。

“对不起，程总。”童瞳皱了一下眉头，有些懊恼自己的莽撞，可是又不由瞪了一眼害得自己打翻酒杯的谭景御，他没事说什么冷笑话！

“没事，小瞳不用在意。”程天南不在意的摆摆手，看着嗔怒瞪着谭景御的童瞳，心头有着冷然的不屑，看不出来这个小丫头还真是有几分手段，不单单成为关曜的女朋友，连沐放这个人精都护着她，如今又多了谭家三少这个军二代，这个小丫头果真是深藏不漏的好手，难怪柳康到死却都将房产赠予了她。

“爱爱，胡说些什么，还不给童小姐道歉！”刘爱不知道童瞳的身份，可是刘大东知道，关家的嫡孙长子的秘密女友就是童瞳，柳家这么倒霉，也等于是间接的得罪了童瞳，最后柳康被杀了，童瞳却什么事都没有，刘大东不由严厉的斥责着自己的宝贝女儿，幸好今天关曜不在这里，否则自己好不容易和谭副市长拉好关系，就被自己女儿一句话给毁了。

“对不起，童小姐。”刘爱虽然看不起童瞳，不过一看刘大东那示意的眼神，也知道自己说错话了，虽然心不甘，情不愿，可是却不得不端起酒杯，准备站起身对着童瞳赔罪。

“算了，都是自己人，不用这么生疏。”一直沉默的谭骥炎忽然开口，冷沉的嗓音带着惯有的威严，一手挡下要站起身的刘爱。

刘大东见状大喜着，谭副市长这么维护爱爱，这么说，自己这是安全了，刘爱更是喜上眉梢，原本是刚要起身赔罪，此刻亲昵的坐在谭骥炎身边，美目含情，眼送秋波，童瞳算什么东西，有谭市长给自己撑腰，在北京城，自己都可以横着走。

童瞳其实并不在乎刘爱，她此刻更厌恶的人是程天南，可是看着谭骥炎这样公开的维护刘爱，只感觉脑海里有着瞬间的空白，懵懵懂懂的，似乎有些不敢相信，可是事实却又残酷的清晰的出现在眼前。

可是谭骥炎却似乎从始至终都没有看童瞳一眼，虽然对待刘爱并不亲昵，可是却也没有完全的回绝她的巴结，还是那一张冷峻漠然的峻脸，无形里散发着疏离的气息，这样的谭骥炎才是童瞳第一次见到的时的模样。

果真不该让小丫头过来这边！谭景御此刻有些后悔了，这些逢场作戏的饭局，谭景御知道，可是小丫头不知道啊，原本两个人就因为柳康的死闹僵了，这会只怕就是雪上加霜！

程天南出去不到五分钟，却已经换了一条干净的裤子进了包厢，刚刚的一幕就这样被和谐过去了，席间，童瞳也如

同不认识谭骥炎一般，只是盯着沐放的饮食，禁止他吃辣的菜。

这让沐放又无奈又感动，原本就是一张绝美的脸，此刻因为童瞳的关心多了笑容，就显得更加的妖孽，自然也就亲昵的给童瞳布菜，如果有演艺圈的人在，只怕都会说童瞳果真被沐放给潜规则了。

谭景御一贯是不需要人招呼的，他吃饭的目的就是为了填饱肚子，可是看着沐放和童瞳之间的融洽，谭景御忽然感觉有些的闷，还有些的不甘心，明明是三个人一起过来的，这两人竟然将自己给撇开了。

而程天南和刘大东则是活络着气氛，和谭骥炎说着时政，聊着所有男人喜欢聊的话题，谭骥炎虽然话少，不过偶然也会应上一句，并不冷场，让刘大东如同吃了定心丸，程天南也很是满意，看来谭骥炎果真有心拉拢人，培养属于自己的势力。

谭骥炎虽然一直维系着峻颜上的冷沉漠然，可是余光却还是会不动声色的看向童瞳，可是仅仅是一瞥，看着她和沐放不时低声守着什么，一脸乖巧可人的模样，偶然会露出浅笑，让谭骥炎眼神显得更加的凛冽而森冷，只是被压制的很好，没有被人察觉而已。

童瞳平常话是很少的，她更擅长的是思考，虽然她总是平静着小脸思考，却被人误解为呆，可是今天晚上，童瞳却不时找话和沐放聊天，一个月的话加起来都没有今天晚上多，她怕一停下话，脑子就开始胡思乱想，刘爱那不时嗲声嗲气的笑，让童瞳只感觉耳膜越来越刺痛，可是却固执的坐在座位上，一次都没有看向谭骥炎的方向，不想看见他那冷酷如同陌生人一般的脸，更不愿意看见他和刘爱亲密的一幕。

吃过饭不过才八点多，自然还有后续的活动，程天南原本已经安排好了，不过因为巧遇了沐放和童瞳，自然就将唱歌的地点定到了京都会所。

刘爱自然是想要腻着谭骥炎坐他的车过去，可惜谭景御一副要和自家二哥聊天说些体己话，刘爱不甘心的踩着高跟鞋被迫走向刘大东的车。

“我喝酒了，不能开车，小放放，我们去开车。”谭景御笑着推着沐放离开，然后将童瞳推上了谭骥炎车子的副驾驶位置，倒也没有让其他人怀疑什么，只是看到这一幕的刘爱不甘心的几乎想要将谭景御给生吞活剥了！

“我可以开车……”童瞳刚想说她可以开车载沐放过去，让谭景御和谭骥炎一车，可是话还没有说完，谭景御回过头暧昧一笑，将副驾驶的车门给关上了，自己则拉着沐放走向那辆耀眼的红色法拉利。

谭骥炎脸色不太好，此刻在汽车里，密闭的空间里，看着童瞳一脸不想和自己同车，而是思思念念的想要去和沐放在一起，这让谭骥炎连情绪都懒得压制，阴霾着峻脸，冷冷的目光看着要下车的童瞳。

明明自己没有做错什么，可是被谭骥炎这么冰冷的眼神盯着，童瞳莫名的感觉到心虚，可是转而想到他和刘爱一晚上的亲密，童瞳立刻恶从胆边生，抬起头，气鼓鼓的着小脸，回应着谭骥炎那冰冷冷的视线。

她就这么想要和沐放在一起！即使坐到了自己车上，却还是如此生气！谭骥炎不是没有看过童瞳生气，之前因为柳康的死，两人就吵过，再之前，那一次在京都会所，该死的！又牵扯到柳康，又牵扯到沐放，谭骥炎薄唇紧抿着，不怒而威的气势从周身散发出来，童瞳每一次和自己生气，都是为了沐放！

谭景御和沐放一辆车已经发动了，程天南和刘大东、刘爱的车子也开走了，童瞳虽然很想努力的撑起气势和谭骥炎杠着，可是无奈气势不够，最终惨败而归，耷拉下脑袋。

自己干嘛服软！又不是自己做错了！不满的咬着唇，童瞳看着前面开的缓慢的两辆车，忽然脑海中有着一道亮光一闪而过，刹那，原本晦暗的一双眼睛里熠熠的生出璀璨的光芒来。

“你做什么？”冷酷着嗓音，谭骥炎声音绷的紧，冷硬着五官，刚要发动汽车，却没有想到看见童瞳竟然打开副驾驶的车门要下车，这让谭骥炎一晚上的暴躁的情绪转为了奔腾的怒火。

“下车。”童瞳有些呆的回了一句，思绪还停留在脑海里的构思，浑然没有察觉到身后总是冷酷内敛的谭骥炎在听到自己的话之后，脸色已经黑成一片，绝对可以刮下一层锅灰下来。

“童瞳！”怒到了极点，谭骥炎紧绷着脸，快速的侧过身，一手抓住童瞳要开门的手，凤眸危险的眯了起来，几乎恨不能将眼前这个忤逆自己的孩子给¯好好的打一顿，从牙缝里挤出话来，“你要下车？”

“是啊。”点了点头，童瞳不解的转过目光，这才发现谭骥炎脸色铁青的骇人，他没有系保险带，所以大半个身体都侧了过来，靠的极其近，呼吸之间，童瞳感觉自己周身都是属于谭骥炎的凛冽气息，要开车门的手莫名的有些紧张的颤抖着。

谭骥炎这么凶做什么？看起来要将自己给吃了一样！童瞳不解的瞪大一双无辜的眼，之前还有一点点的勇气和谭骥炎对着干，可是此刻真的看到谭骥炎那浑然天成的骇人气势，童瞳立刻就蔫了，手腕上更是传来一阵一阵的刺痛，谭骥炎手抓的太紧太用力，没有控制力度，童瞳只感觉自己手腕都要被谭骥炎给掐断了。

“好，你下车！”终于谭霁炎松开手，重新坐直了身体，怒到极点，薄唇反而勾着嘲讽的冷笑，到头来，她在乎的人不过是沐放而已！自己为她考虑再多，有什么用！

谭骥炎没事吧？童瞳不解的眨巴着眼睛，看着一会狂怒一会又一脸阴霾，诡谲着表情的谭骥炎，有些的担心，可是看着前面先开的两辆车停在不远处，就什么也不想了，快速的打开副驾驶的车门下车了。

汽车里，突然安静下来，谭骥炎闭上眼，遮挡住眼底深处连自己都弄不懂的失落和烦躁，峻挺的眉宇深深的皱了起来，柳康的死被定性为悬案，谭骥炎明白以童瞳的单纯，她是没有办法接受的，可是很多事，并不是黑白分明的，谭骥炎不能因为童瞳一时的正义而坏了全盘。

可是此刻，看着童瞳下车，谭骥炎忽然有些后悔了，可是念头随即又被谭骥炎狠狠的掐灭，查下去，不但查不到程

天南身上，只会坏了全盘的计划，甚至可以让自己从今之后在政坛上寸步难行。

“关曜，你做的漂亮一点，不要被人察觉了。”下了车，童瞳快速的拨通了关曜的电话，交待了一下，顺便将车牌号都给报了过去。

“放心，年底交通部查的紧，尤其是今年才颁发的禁止酒驾的条例，这个时候醉酒驾驶可是很麻烦的。”温和的笑着，关曜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这个小丫头还真是让人无语，这么损的招数竟然也想到了。

不过关曜倒真的不担心被查到，原本路上不少路口都有交警在查酒驾，因为是年底了，要保证安全，也有随行的记者在一路跟着，只能说程天南今天倒霉了，正好撞到枪口上！自己只需要给点风声，去京都会所可是城区的主干道，酒驾的人最多，好多都是从饭局出来，然后去这边的会所消费娱乐的。

听到敲玻璃声，陷入在阴霾情绪里的谭骥炎一惊，快速的睁开眼看着站在车门边的童瞳，她不是下车离开了？

“谭骥炎，你怎么还在车上，你不知道喝酒不能开车吗？”童瞳不满的看着身上还有酒气的谭骥炎，今天晚上刘爱可是劝着谭骥炎喝了不少酒，童瞳心头酸酸的，哼了一声，直接拉开车门，让谭骥炎下车。

错愕着，谭骥炎一头雾水的下了车看着童瞳坐到驾驶位上，等自己坐到副驾驶这边，谭骥炎这才稍微有点明白过来，她之前坚持要下车，是因为她要开车？

这个孩子到底是什么思维！随着童瞳发动起汽车，谭骥炎峻颜微微的纠结了一下，从一开始，谭骥炎就知道自己和童瞳绝对有代沟，他是真的弄不懂她这个小脑袋瓜子里到底想的是什么。

谭骥炎不会是喝多了吧？从离开酒店开始，他的脸色就一直不对，一会生气，一会冷笑，现在又是要笑不笑的扭曲，童瞳一面注意着前面的车况，一面放缓着车速，至少要给关曜时间来安排，不过又担心谭骥炎，所以开车的同时，也不时的将目光转了过来。

“开车专心一点！”乌云般阴霾的心情消失的无影无踪，谭骥炎无比“严厉”的警告着偷瞄自己的童瞳，峻挺的身影舒适的靠在副驾驶的座椅上，峻朗的脸上表情柔软下来。

“哦。”被训了，童瞳咻的一下转过头专心的开车，只是心里头依旧犯着嘀咕，谭骥炎似乎心情突然变好了，脸上似乎还有笑，这是弄不懂！自己和谭骥炎之间绝对有代沟！

夜晚的北京城是异常的漂亮，灯火辉煌，如果从高处看，只感觉城市是沐浴在璀璨的灯光之下，一条条被路灯点缀出来的马路如同语带一般，亮着车灯的汽车徜徉其中。

谭骥炎是知道这段时间酒驾查的严，毕竟新的酒驾条例公布没有多久，现在又是年底，交通部查的就更是严格了，这两天的新闻常常能看到相关报道。

可是看着停下车的童瞳，看着她那小脸上一脸得意的笑容，如同偷腥得逞的小野猫，谭骥炎忽然明白过来，这是她捣的鬼？难怪这孩子要自己开车

而手机上关曜发过来的短信自然就验证了谭骥炎的推测，一时之间，谭骥炎忍俊不禁的笑了起来，将短信给删除之后，无奈的看着神采飞扬的童瞳，她竟然也会用这样的小手段来报复程天南！

“你知道这车上坐的是谁吗？让开！”喝了不少酒，刘爱娇斥一声，嫌恶的看着刚拦下车的小交警，“真是不长眼，我爸的车你也敢拦下！”

“对不起，我们在执行公务，请您配合下车，我们需要检测您的酒精含量。”若是平常，马刚身为交警自然也是有几分眼色劲的。

可是今天不同，年底，交通部在整顿，严查酒驾，这两天，都有随行记者突击跟踪报道，而今天刚好轮到马刚这里，身后有伪装成普通民众，拿着隐藏摄像机的记者，马刚自然是铁面无私。

“你听不懂人话是不是啊？猪脑袋啊，还是你脑袋被驴给踢了，就你这样还能考上交警！”后座上，刘爱借着酒性发起了小姐脾气，蹭的一下打开车门，下车，骄纵的冷哼着，不屑的看着眼前的几个交警，“快滚开，查什么查，去查其他车辆！”

“这位女士，我们在执行公务！”马刚眉头皱了一下，身为交警，他遇到过很多这样的富二代，官二代，有时候也查，可是对方有的是钱，有的是关系，罚款上三五百，一两千，根本都不在乎，可是开罚单的交警势必要被“教育”一番。

“执行公务？我看你是不想干了！”刘爱讥讽的笑了起来，踩着高跟鞋靠在车上，灰色的水貂毛大衣，波浪般的卷发，画着精致妆容的脸，一看就是有钱的主，“你是哪个部门的，我马上打电话让你们局长将你就地免职，什么东西，眼睛长屁股上了吗？我爸的车也是你敢拦，敢查的！”

程天南晚上应酬自然也是喝了不少酒，浑身都还有着酒味，看着站在车窗边的交警，身为商人，程天南目光自然锐利，瞄了一眼，隐隐的感觉到不对劲，尤其是前面应急车道上停的那辆suv车，而此刻的一男一女，看起来像是围观看热闹一样，可是那那人手里拎着的公事包却对准自己的车，记者？

该死的！程天南脸色阴沉一变，却没有想到今天晚上这么倒霉的被查酒驾，甚至还有记者！下了车，低声的对着马刚开口，“后面坐的人你得罪不起的，该怎么处罚就怎么处罚。”

马刚知道这一辆车肯定不是普通人，也宁愿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点了点头，快速的将酒精测试仪递了过来，程天南下了车，利用马刚和另外两个交警的身影阻挡，快速的检测了一下，身体里究竟含量肯定是超标的，程天南只想尽快上车离开，所以尽可能态度好的配合。

可惜人算不如天算，不远处伪装的记者眼尖的认出了程天南，而发飙的刘爱更是吸引了记者们的眼光，瞬间，记者

也不伪装，一看交警要开罚单，立刻快速的跑了过来。

“程先生，请问您对自己酒后驾驶有什么看法？酒驾新条例颁布之后，你为什么还知法犯法？”记者从包里拿出话筒，一旁的摄像师也快速的从包里拿出了大的摄像机，而不是用之前的针孔摄像机偷拍。

记者？刘爱愣了一下，今晚上的饭局刘爱自然是知道关乎自家的生死存亡，如果被记者曝光出来，谭市长一定感觉刘家一点用处都没有！

“拍什么拍，快让开！”刘爱快速的扑了过来，喝了不少酒，酒性漫了上来，脑子一发热，直接抡起手里的小包打向女记者，一面如同母老虎一样扑过来要打掉摄像机。

程天南此刻是气的连肠子都打结了！恶狠狠的看了一眼已经失去理智，又是尖叫，又是满口胡言乱语，嚣张不已的刘爱，可是此刻，刘大东不能出来，越出来越乱，谭骥炎更不可能出现了！所以程天南只能自己去抱住发飙的刘爱。

“你他妈的是谁啊，敢吃本小姐的豆腐！”刘爱被人突然从身后抱住，不由尖叫起来，发飙的闹着，回手就是一爪子抓向程天南的脸。

童瞳远远的将头伸过车窗看着又是叫又是闹的一幕，格格的笑了起来，刘爱今晚上果真是喝多了！让她不停给谭骥炎敬酒！不过刘爱喝那么多酒，理智都不清楚了，可是谭骥炎貌似一点事都没有。

谭骥炎收回目光，视线停留在童瞳那满是喜悦的小脸上，这个胡闹的孩子！摇摇头，却又是满心的心疼，柳康的死肯定让她很难受吧，程天南就这样逍遥法外，这孩子在饭桌上竟然能保持着理智，真的不容易。

如今是不能动程天南，可是等到日后，谭骥炎凤眸冷沉下来，自己一定会找到程天南违法乱纪的证据，将他绳之以法，让小瞳心头不再有心结。

“刘爱，不要胡闹！”脸上被刘爱那花了上千块做出的指甲给抓住五条血淋淋的痕迹，程天南脸色难堪的厉害，一把抱住刘爱，直接的将人塞进了副驾驶位置上，直接将车给锁了起来，这才结束了这一出闹剧。

又花了几分钟，程天南不愧是商界的强人，坦诚了自己不该醉酒驾驶，下车检测酒驾之前就打了电话，这会秘书已经飞车快速的赶了过来。

开了罚单，记者也结束了采访，秘书快速的将汽车开走，重新坐到后座上，程天南阴沉着，阴狠的眼神让一旁的刘大东连忙道歉。

“程老弟，今晚上还去京都会所吗？”刘大东也没有想到会闹出这样一幕，好不容易找来的机会，竟然就被酒驾给闹腾的没有了。

“还怎么去？”冷斥一声，程天南这辈子还没有这么丢脸过，接过驾驶位秘书递过来的纸巾，擦了一下，白色的纸巾上赫然是鲜红的血迹，让程天南脸色再次狰狞起来，“你这个女儿，幸好今天谭骥炎不在这辆车上，否则你的位置也是坐到头了。”

“爱爱喝多了，喝多了。”刘大东也是恨不能一巴掌拍死宝贝女儿，可是女儿是真的喝多了，一晚上陪着谭骥炎喝酒，这才因为喝太多误事了。

汽车开到了前面的路段停了下来，沐放已经笑的直不起腰，晚上没有喝酒果真是正确的，他虽然不是艺人，可是身为蓝海豚的总监，自然也是不能有这样负面的新闻出来。

懒懒的靠在副驾驶位置上的谭景御玩味的笑着，对于他而言，任何巧合都是值得推敲的，二哥做的手脚？不像，二哥从来不用这些小手段，难道真的是巧合？

其实程天南也怀疑今晚的事情是不是巧合，还是有人故意恶整自己，可是转念一想，谭骥炎绝对不会做这样的事情，难道是谭三少？也不对，谭骥炎也喝了酒，难道真的只是倒霉的巧合？

晚上去唱歌的活动自然是取消了，刘大东打了电话给谭骥炎道歉，程天南也打了电话给沐放说了一声，可是谭景御不乐意了，能看到程天南出丑，自然不愿意放弃这个大好的机会。

“程总，刘局，这都到了京都会所门口了，怎么也要进去坐坐，今晚我做东。”吊儿郎当的笑着，谭景御拿过沐放手里的电话，一脸的军二代的痞子模样，“还是说我面子不够，请不了两位。”

“谭三少说笑了，三少今年才回北京，怎么也该我请客。”程天南擦拭着脸上的血迹，朗声笑着，此刻倒真的有几分怀疑这交警和记者说不定就是谭景御招来的。

沐放事先打电话过来交待好了，所以一行人刚过来，立刻就被经理引领到最豪华的包厢，沐放的品味是非常好，包厢非常的雅致，真皮沙发后的一面墙是花大价钱布置出来的内置生态鱼缸，淡蓝色的水，绿色的水藻，珍贵的深海鱼畅游其间。

昂贵的进口音响设备就更不用提了，茶几上的茶具竟然是十多万一套的青花瓷，水晶灯被调的有些暗，个包厢笼罩上朦胧的色泽，淡淡的茶香飘逸在包间里，果盘和零食都上上来了，沐放大放的从酒柜里拿出自己珍藏的一瓶波尔多红酒。

去洗手间醒了酒，也补了妆容，刘爱是知道自己今晚上闯祸了，可是那是对程天南，又不是抓伤了谭骥炎的脸，所以刘爱此刻又妖娆的推开包厢的门走了进来。

这个不要脸的艺人竟然坐在谭市长边上！刘爱狰狞着眼神，恶狠狠的看着不识时务的童瞳，谭骥炎左边坐的是谭景御，刘爱自然不敢让谭家小弟让位，可是右边坐了童瞳，让刘爱根本无法实施趁着包厢黑暗，勾引谭骥炎，保下刘家的任务、

刘爱脸上露出妖娆而妩媚的笑容，扭捏着丰腴的身体走了过来，挑着眉梢睨了一眼童瞳，“童小姐，麻烦往旁边挪一

下。”

“噢。”童瞳乖巧的点了点头，在刘爱得意而骄傲的模样里，童瞳向着谭骥炎身边挪近了几分，空出了自己和沐放之间的位置。

你！刘爱笑容僵硬在脸上，几乎气的要吐血，她是猪吗？自己是让她挪到沐放这边，让出位置好让自己坐在谭市长这边，可是她竟然挪到了谭市长身边！

谭骥炎几乎可以肯定童瞳绝对是故意的，这个孩子，原来也有这样顽劣的时候，不过谭骥炎装作没有看见身边的一幕，依旧低着头和身边的谭景御进行着兄弟两人私密交谈。

虽然沐放有些失望童瞳挪到了谭骥炎身边，也没有多想，可是看着刘爱那气的扭曲的脸，俊美邪魅的脸上勾着慵懒的笑，脱去了皮衣，懒懒的靠在沙发背上，“刘小姐请坐。”

“爱爱，还不快坐下。”刘大东是坐在沐放身边的，程天南是坐在最里边的，此刻刘大东担心才醒了酒的女儿又闹出什么，冷声的训斥一声。

不甘心着，可是却也容不得刘爱在这里撒野，只能坐在了童瞳和沐放的中间，恨不能拿起茶几上的水果刀给童瞳两刀，让她抢了自己的位置。

音乐声响了起来，沐放身为京都会所的幕后老板，自然是第一个点歌唱歌，不同于他邪魅雅痞的一面，沐放唱歌的声音格外的低沉，带着一股其他人不懂的沧桑和悲伤。

“不要吃太多水果，凉。”谭骥炎低声的开口，叮嘱着吃草莓的童瞳，虽然包厢里很暖和，可是毕竟是大冬天，吃太多水果，胃容易受凉。

“嗯，知道。”点了点头，童瞳看着昏暗光线之下的谭骥炎，此刻只有大屏幕上发出的光线，黯淡之下，谭骥炎峻挺的身影如同置身在黑暗里，峻冷的侧面，压的很低的声音，几乎有些听不真切。

将叉草莓的叉子放到果盘边缘，因为伸手的动作，衣袖往上缩了一下，露出童瞳雪白的手，和那手腕上一圈有些淤青的痕迹。

谭骥炎目光不经意的掠过，倏地一下，峻脸阴沉下来，无声的目光看向童瞳，她的手腕是怎么回事？即使光线很暗，可是童瞳肤色很白，尤其是手臂，常年不晒太阳，雪白白的如同莲藕一般，所以那淤青就显得格外明显。

对上谭骥炎那严厉的责问目光，童瞳原本还不察觉，此刻不由的想起柳康的死，想起和谭骥炎的争吵，立刻委屈起来，气鼓鼓着将头收转了回来看向大屏幕，他还好意思瞪自己，根本就是被他抓掐出来的！

谭骥炎有着片刻的迟疑，随后就想起来了，之前童瞳要开门下车的时候，自己抓了她的手腕，是那个时候留下来的！

心疼着，谭骥炎有些懊悔自己的力度，自小在军队里长大，接受了严格的训练，谭骥炎的力气比一般人大很多，更不用说当时因为盛怒，根本忘记控制力度了。

童瞳感觉异常的委屈，所以当谭骥炎的手悄然无息的握住她满是淤青的手腕，拇指轻轻的摩挲的时候，童瞳难得孩子气的咻的一下将手给抽了出来，顺势又叉了一颗草莓，慢慢的吃着，那带着淤青的手腕再次直接的暴露在谭骥炎的视线里。

小丫头竟然和二哥耍起脾气了！一旁一直注意这边的谭景御无声的笑着，一脸看好戏模样，只是神色看起来倒像是在听沐放唱歌，只是眼神却一直瞄着谭骥炎和童瞳，小丫头那手该不是被二哥给掐青紫的吧?

谭骥炎无奈的看着不理睬自己的童瞳，比起以前总是唯唯诺诺，不敢看自己的童瞳，谭骥炎倒是喜悦如今的童瞳，至少在自己面前，她表现出了更多的性情，而不是总低着头，看不到她的表情。

虽然很豪气的将手从谭骥炎手里给抽了回来，不过一颗草莓吃到一半，童瞳又有些的心虚，目光滴溜溜的转动着，余光向着谭骥炎瞄了过来，他不会生气了吧?

这一看，赫然对上谭骥炎正看向自己的目光，深邃的黑眸里带着宠溺的温柔，定定的看着自己，轰的一下，童瞳只感觉脑海里如同一道白光炸裂而过，脸上有着火烧火燎的热度。

谭骥炎看着童瞳那羞红的脸，左右躲闪的羞涩眼神，薄唇处不由的噙起一抹笑，忽然有种想要将身边的人给揽入到怀抱里的冲动，忽然包厢里掌声响起，沐放一首歌已经唱完了，谭骥炎这才猛然的警醒，这里是在包间，而自己差一点抱住了小瞳。

刘爱嫉恨的看着身边的童瞳，忽然想到了办法，笑了起来，脆生的开口，“只唱歌多无聊，我们玩真心话到冒险的游戏，被国王叫到牌的骑士，必须听从命令，不管是说话还是其他要求。”

这是酒吧里还有ktv包厢里年轻人常玩的游戏，国王可以命令骑士，可以回答问题，但是必须是真心话，也可以选择大冒险，可以打kiss，可以唱歌，可以脱衣服，但是绝对都是年轻人玩的，在场的这些人估计除了刘爱自己，绝对都不会玩这样幼稚的游戏。

“好啊，省的无聊。”在刘大东开口要阻止自己宝贝女儿时，谭景御忽然一拍手笑了起来，刘爱的心思，谭景御用脚趾头猜也知道，估计就是想让小丫头让位而已，可是到时候自己洗牌，在自己手里，刘爱只怕是没有机会当国王了。

｜派派小说后花园lyg021手打，转载请注明｜www.paipai.fm

第二卷 情意缠绵 077章 解开心结

谭景御赞同的开口了，刘大东和程天南自然不好反对，谭骥炎保持着一贯的沉默，所以谭景御立刻叫了服务员送了

牌过来，包厢里的灯被打开，明亮的光线之下，刘爱正跃跃欲试着。

牌局开始：

谭骥炎拿到了国王，刘爱那一双眼亮晶晶的，眼珠子就差没有黏到谭骥炎身上，只希望他可以让自己坐到他身边，可惜谭骥炎只是点了谭景御，让他唱了一首歌，刘爱大失所望，不过又跃跃欲试着，期待自己下一次成为国王。

可惜第二次成为国王的人是童瞳，这让刘爱将童瞳手里的牌就差没有给盯出一个洞来！却也无可奈何！童瞳点了程天南，一刹那，谭景御、谭骥炎、还有沐放都紧张起来，一晚上，童瞳都很平静，所有人都以为童瞳虽然不甘心，不过却听进去劝告，却没有想到她竟然点了程天南的名字。

“童小姐是让我真心话，还是大冒险。”程天南左边脸颊上还有指甲痕，目光看向童瞳，对于这个关曜秘密女友的艺人，程天南并不上心，和其他艺人一样，看起来有些的呆，安安静静的，可是却是心机深沉，左右逢源。

如果不是因为关家，只怕童瞳想进演艺圈都难，更不用说能住在怡然园小区，开的还是三十多万的沃尔沃车子，柳家之所以垮台，除了柳康想要毁了柳家之外，也是柳康不该得罪了童瞳，从而导致了医院和谭景御冲突，最终柳渊海被双规调查。

谭骥炎幽沉的目光复杂的看着童瞳，该说的，自己都已经和她说过了，程天南即使查，也绝对查不出什么情况来，柳康被杀的现场处理的太专业，根本找不到任何的线索，所以程天南完全可以撇的一干二净。

果真是自己认识的小阿呆！沐放在错愕之后，倒是恢复了常色，慵懒的笑着，懒懒的眯着桃花眼，不管童瞳做了什么，沐放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即使和程天南对上，也在所不惜。

二哥回去一定会宰了自己！不过小丫头还真是有胆！谭景御心虚的看了一眼脸色阴霾的谭骥炎，心头却对童瞳多了一份欣赏，这年头还能有小丫头这样的人，也算是奇葩了！只可惜她话一问出口之后，二哥和关曜就惨了，不知道要多了多少要处理的麻烦。

“程总，是你派人杀了柳康吗？”童瞳将手里的扑克牌放在了茶几上，越过身边的几人，目光锐利如刀一般直接的看向程天南。

错愕着！程天南是完全没有料到童瞳会问出这样的问题，童瞳点了自己的名字，程天南着以为童瞳和自己所知道的艺人一样，想要借这个小游戏巴结自己，拉拢关系。

“人在做，天在看，程总，杀人偿命！”童瞳淡淡的开口，晦暗的光线之下，脸色异常的平静，目光如水，温柔缱绻，看起来只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小女孩，可是这一个字一个字，却如同珠玑一般，清晰的回荡在程天南和刘大东的心里，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柳家垮台就是最好的证明。

“够了，童瞳，你在胡说什么！”谭骥炎脸色不悦的开口，起身拉起身边的童瞳，冷然的着峻脸，“我们先回去了。”

所有人都以为童瞳是关曜的女朋友，而谭骥炎和关曜是死党，所以他将童瞳带走，程天南和刘大东并不意外，只是童瞳的问题太过于尖锐，即使两人离开了，包厢里的气氛依旧死一般的安静。

被谭骥炎一路拉出了包厢，童瞳瞄了一眼谭骥炎铁青的峻脸，知道他生气了，可是童瞳做不到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和程天南坐在一起吃饭唱歌，然后脑袋一抽，自己拿到国王的牌，话就这么从嘴巴里蹦出来了，而此刻，童瞳倒也没有后悔，问出口也好。

“童瞳，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砰的一声关上了车门，谭骥炎发动了汽车，冷酷的声音愤怒的响了起来，该死的！暂时谭骥炎拿程天南没有办法，在商界多年，程天南做什么都是小心翼翼，谨慎行事，不会留下把柄，可是程天南要对小瞳动手却容易多了。

“他杀了柳康。”童瞳平静的接过话，第一次不畏惧谭骥炎如此冷骇的峻脸，她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这样挑衅程天南，加上谣传的关曜和自己的关系，程天南只怕不放心，或许自己会遇到危险，可这正是童瞳想要的。

她要用自己做诱饵，程天南如果要杀自己，这一次，童瞳一定要抓到他的把柄，再不行，童瞳会继续调查柳康的心理医生沈直，去调查柳康杀死李兰兰的内幕，到底柳康当时有没有被沈直用药导致神志不清，这些童瞳都是线索，童瞳不会放弃。

西湖苑自然是不能去，而童瞳的公寓小御和沐放或许会回去，所以谭骥炎猛的打过方向盘，汽车狂飙着直接向着关曜的公寓开了过去，紧绷着峻脸，薄唇几乎抿成了一条线，谭骥炎这一次是真的被童瞳给气到了。

“那又怎么样？柳康算是什么好人吗？”谭骥炎听到童瞳的反驳，火气更是蹭蹭的涌了上来，冷酷着嗓音驳斥回去，程天南不是柳康！所以当初知道柳康要对童瞳不利，谭骥炎虽然有些担心，但是并不慌乱，尅有安排小御派人在暗中保护童瞳，可以让关曜派警察在明处护着。

可是如今的敌人是程天南，这个手可遮天的男人，黑白两道有多关系，谭骥炎并不是惧怕程天南，他甚至可以将程天南的势力连根拔起，可是这些需要时间，需要部署，在这段时间里，程天南随时可以对童瞳动手，他可以请国外那些顶级的杀手，防不胜防，这才是谭骥炎真正火大的地方，他在生气童瞳总是一而再的将自己置身在危险里。

“可是柳康就算该死，也是由法律来判，不是由程天南买凶杀人！”该说的都说了，童瞳也是破罐子破摔了，只是她没有想到到现在，谭骥炎竟然还说出这样的话，难道在他心里，柳康就这么该死，该被程天南杀掉吗？他怎么能这样，就因为利益，因为关系，所以放任罪恶！

“你简直在胡闹！”嘎吱一声，汽车轮胎在地面尖锐的摩擦着，太过于突然的刹车，谭骥炎和童瞳都因为惯性用力的向着前面冲了过去，因为上车上的急，所以两人都没有系保险带。

谭骥炎还好一些，他手握在方向盘上，所以牢牢的稳住了身体，可是童瞳就没有这么好运了，突然的急刹车，童瞳

一头向前撞了过去，砰的一声，额头狠狠的撞到了挡风玻璃上。

“怎么回事？”关曜刚下楼就看见谭骥炎的车子在高速之下猛的被刹停，看到童瞳一头狠狠的撞在挡风玻璃上，让关曜不由的担心起来，骥炎和小瞳这是怎么了？之前还好好的，自己还和小瞳通了电话，小小的报复了一下程天南。

“上楼。”谭骥炎有些后悔，想要查看童瞳有没有撞伤，可是刚一转转身，童瞳却率先打开车门下车，明显的还在固执己见，这让谭骥炎脸色也阴沉下来，打开车门径自下车。

吵的这么厉害？关曜有些的头痛！童瞳是性格极好的女孩子，之前因为柳康派人围堵，那一次，童瞳手被匕首给划伤了，其实这也是自己的失职，可是小瞳却没有一点责怪自己，那个时候起，关曜就知道童瞳很是善良。

而之后，在西峡山她力挺沐放，一个人喝倒了柳康那一群狐朋狗友，关曜震惊之外，除了佩服，更多的也是一种欣赏，都是军队出身的背景，关曜很是喜欢这样豪爽性格的人，而小瞳虽然是个安静的孩子，却有着让关曜欣赏的诸多特质。

而谭骥炎就更不用说了，两个人从小长大，性格极其合拍，是死党，甚至比谭家老大和老三，关曜和谭骥炎关系更铁，可是这明明最不可能吵架的两个人，此刻却再次的杠上了，关曜也明白这肯定还是因为柳康的死，因为程天南。

额头被狠狠的撞了一下，片刻就鼓了一个小包，如同只长出一支犄角的小龙人一般，童瞳头撞的很痛，可是她也不是娇气的人，此刻板着小脸，不过是因为气恼谭骥炎一而再的息事宁人，是失望谭骥炎对程天南这一件事的态度。

“喝点茶。”客厅里，看着一个坐在这边，一个坐在另一头的谭骥炎和童瞳，关曜无奈的笑着，这一辈子，他还真的没有想过会看见这样的画面，骥炎竟然被小瞳给气成这样，果真是关心则乱，“发生什么事了？”

“她竟然当着程天南的面质问他杀了柳康！”谭骥炎没有接过茶杯，将心头的怒火压了下来，脑海里开始快速的构思着如何面对。

程天南不对小瞳动手最好，否则，就算程天南的根有多深，自己也一定将他连根拔起！狭长的凤眸里泛着危险的气息，谭骥炎沉寂着峻脸，开始冷静的思虑接下来的步骤。

“什么？”关曜震惊的愣住，转过头看着一脸坦然而且眼神极其无辜的童瞳，果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难怪骥炎气成这样。

“算了，问就问了，程天南不会对小瞳怎么样的。”温和的笑着，关曜打着圆场，可是看着小瞳却满是无奈，看着童瞳被撞出一个包的额头，失笑着，“我去拿药油过来。”

程天南真的不对小瞳怎么样，这最好，可是谭骥炎却不能就放松警惕，如果程天南动手呢，虽然名义上，关曜还挂着男友的身份，势必护着小瞳，可是如果为了一个艺人，要动程天南，关家肯定会出面阻止，这牵扯到的范围就广了。

在谭家，谭老爷子依旧是泰山北斗，手中势力强大，如果为了一个女人而和程天南对上，不管是关家还是谭家，都不能接受童瞳的存在，关曜背上冲冠一怒为红颜的名声还好一点，如果爷爷看出一点什么，谭骥炎明白不用程天南动手，谭家首先就会动手，铲除一切阻碍自己发展的障碍。

以程天南的狡猾和阴险，他甚至可能直接越过自己和关曜，直接找上两家老爷子，做为交易，童瞳肯定会被牺牲掉，两家人不用担心就铲除了童瞳，而程天南也保住了自己，毕竟在明面上，程天南和两家都没有直接的利用冲突。

关曜身为刑警，也是常受伤，所以家里备了药箱，将药油递给一旁的谭骥炎，示意他主动示好，骥炎又不是不了解小瞳的性格，这个丫头就是单纯一点，太过于正义了，所以才会这么冲动，这其中的复杂和纠葛，小瞳怎么会明白。

看着童瞳那红红的鼓着小包的额头，谭骥炎叹息一声，峻颜上满是心疼，纵然有满腹的愁虑，却也都被压抑了下来，他宁愿她一直这么单纯的生活，也不愿意她被社会染黑。

“过来。”接过关曜手里的药油，谭骥炎一句冷沉着嗓音，峻脸酷寒而漠然，他可以纵容小瞳的一切，可是以后，谭骥炎会遇到很多的敌人，他希望这个孩子不要这样的冲动，不要总是将自己涉入到危险里。

关曜明白谭骥炎的苦衷，不过能让骥炎这么生气，却又能让骥炎关心的示软的人也只有童瞳一个了，骥炎是真的在乎小瞳。

“不要！”可惜童瞳并不买账，看着谭骥炎依旧黑黑的峻脸，固执的别过头，不去看谭骥炎，童瞳知道谭骥炎有他们的考量和打算，可是这会却犯抽了。

或许是过去那么多年的训练，她并没有真正的在社会上生活过，她的使命就是接到任务之后，然后没有任何迟疑的完成，即使眼前是一个手无寸铁的老弱妇孺，只要命令下达，童瞳就会毫不犹豫的开枪，因为她坚信着，坚信着每一个任务的正确性，她杀人是为了维护正义，是为了维护这个国家的安全。

所以童瞳无法接受，明明知道程天南是幕后凶手，手上沾着血淋淋的生命，却就这样看着他逍遥法外，如若不是有着这样单纯却有固执的特质，童瞳无法成为行动组里优秀的一员。

一般寻常的特工，他们即使优秀，可是会有自己的头脑和主见，他们会分辨，会需要知道在什么情况之下有什么样的表现，将自己彻底的融入到特工的工作里。

可是童瞳不同，或许整个特别行动组都是不同，他们是执行部门，他们只需要去执行任务，而不需要考量其他，对他们而言，任务下达，就算牺牲自己的生命也要完成任务，他们只是武器，只是整个国家的枪，他们不需要去思考整个任务的对错。

谭骥炎握着药瓶的手用力的收紧了几分，自己一而再的让步，却没有想到童瞳却依旧这么固执！将手里的药瓶丢在桌子上，谭骥炎直接的起身向着门口走了过去，砰的一声关上门，客厅里彻底安静下来。

抬头看着被关上的门，童瞳静静的凝望着，或许谭骥炎并没有错，自己也没有错，他们只是不适合在一起而已，上

校说过，我们只是枪，不需要思考，不需要思想，只需要去执行任务。

所以童瞳无法考虑那么多复杂的情况，她只知道程天南杀了柳康，只知道程天南犯了罪，所以他必须接受法律的制裁，其他任何理由都不能成为逃过法律制裁的借口，所以这一点上，童瞳真的无法接受谭骥炎的妥协。

（关于这一点，或许有的亲会认为童瞳太过于固执，可是就拿童瞳第一个任务而言，她枪杀了一个熟睡的小女孩，如果有了太多的思想，童瞳就会考虑，这个任务会不会是错的，会想着小女孩并一定会成为恐怖分子，她只是一个孩子，不需要被枪杀，这样而言，童瞳就会怀疑，她会有多余的心思，在任务里，那个十三岁的小女孩，很有可能利用童瞳的刹那的犹豫和心软，然后枪杀了童瞳，所以特别行动组的人身手一流，专业素质一流，可是有时候，却会感觉他们没有思想，只是一把强悍的武器而已。）

“我帮你擦药油。”关曜心疼的看着童瞳有些晦暗和失望的眼眸，大手轻轻的揉了揉她的头，拿过一旁谭骥炎丢在桌子上的药油给童瞳擦着那肿起来的小包，“不要怪骥炎，他只是担心你的安全。”

“谭家有很多人，他不能因为担心自己身边的人，就徇私枉法。”童瞳低声的开口，每个人都有家人，这些不能成为理由和接口，对就是对，错就错，可是听着关曜这样说，知道谭骥炎放任程天南是因为关心自己，童瞳明明知道这是错的，可是心头却暖暖的生出一股幸福的感觉。

怎么就一根筋到底呢！小瞳到底是怎么长大的！她在孤儿院长大，应该比普通人更圆滑更事故，毕竟那样的环境，孩子都会特别敏感，可是童瞳却如同是城堡里长大的小公主，固执的坚守着自己的原则，灰色地带在她这里绝对行不通。

“可是比起徇私枉法，在骥炎心里，你的安全比什么都重要。”关曜对上童瞳那清澈的眼眸，真的很干净，清澈如水。

不知道为什么，关曜忽然想起很久很久以前看过的一段话，人在出生时，他的眼睛都是非常清澈的，眼眸是曜石一般的黑色，可是随着长大，随着年岁的增长，人越来越成熟，想的多了，考虑多了，圆滑世故了，眼眸就会慢慢转为浑浊，从最初的纯黑转为如今的褐色，可是童瞳的眼睛却如同才出生的婴孩一般，依旧干净的不染纤尘。

人可以比法律更重要吗？童瞳知道关曜这个说法是不对的，可是喉咙却如同被棉花给堵住了一般，嘴唇动了动，却无法说出一个字，心头是波涛汹涌的震撼，眼睛有些的酸，说不出来的温暖感觉充满了心头。

一刹那，关曜忽然感觉呼吸有些的停滞，眼前这个懵懂的孩子，让他忽然有种想要呵护的感觉，可是在瞬间，关曜却又恢复了温和的常色，将药油收好放进了药箱里。

“我需要想一想，关曜，我可以在你这里住一晚吗？”关曜这一番话打破了童瞳过去的认知，让她有些的不知所措，自己需要好好的静一静，想一想。

“可以，我去将房间收拾一下。”关曜起身走向卧房，他这个二手的公寓并不大，虽然有两个房间，可是另一个房间被关曜改成了枪室，里面堆积了不少的卷宗，和自己收藏的一切武器，所以房间只有自己睡的卧房。

将床单和被套都换上干净的，关曜又从橱柜里抱出一床被子，今晚自己去沙发上窝一晚，不过骥炎知道小瞳住在自己这里，不知道会不会吃醋啊?

“我睡沙发就行。”童瞳打量着关曜，他虽然看起来温和儒雅，可是也是一米八几的身高，睡在沙发上肯定不舒服，而自己倒是无所谓了。

“我怎么能这一点绅士风度都没有呢。”关曜笑了起来，亲昵的拍了拍童瞳的头，这个小丫头还真是呆的可爱，虽然说关曜在刑侦队，接触的女人都是一个个彪悍的女警，可是即使是女警，很多时候，在关曜这些大老爷们面前，她们也会不由自主的流露出一些娇弱，被男人呵护照顾，这是女人的天性。

可是看着童瞳那无比认真的模样，关曜嘴角噙着无奈的笑，她有时候真的单纯的厉害，只想着以自己这身高睡沙发肯定难受，却没有想过自己是个男人，怎么可能让她一个小姑娘去挤沙发上睡觉。

童瞳看了看身后的大床，转过身来看向关曜，“床这么大，要不你睡床上，我在床外侧窝一下就行。”童瞳自己是半点睡意都没有，而且这大号的床，不要说两个人，就算三个人一起睡都能睡的舒坦，童瞳不认为自己真的能睡着，与其浪费了大床没有人睡，还不如让关曜睡。

其实童瞳这话说的时候真的没有经过大脑，她的思绪还停留在谭骥炎身上，之前关曜那一句“比起徇私枉法，在骥炎心里，你的安全比什么都重要。”这话如同炸弹一般在童瞳的脑海里炸裂开，到此刻，她还在想着，明明知道谭骥炎这样做不对，可是为什么却感觉到无比的窝心。

关曜笑容僵硬在脸上，错愕的看着低垂着目光不知道想什么的童瞳，灯光之下，美丽精致的小脸被灯光打上一层柔和的光泽，似乎在纠结着什么，纤细的眉梢皱了起来，连同那总是带着干净气息的脸也苦巴巴的纠结着，牙齿咬着唇，一副苦恼却又思索不出答案的样子。

她是无心开口的，其实在刑侦队最开始几年，为了追捕犯人，关曜不是没有和女警挤在一起睡过，那个时候，条件苛刻，为了更好的休息，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可是如今，如果小瞳身边没有骥炎，或许自己真的会动心，可是有些事，关曜明白，必须在萌芽状态之下就扼杀掉。

“别多想了，不早了，睡吧。”关曜收回目光转身向着卧室外走了去，顺手关上了门，俊美斯文的脸上带着一丝复杂的落寞。

这一夜是安静的，童瞳坐在床上，却丝毫没有睡意，抛开了谭骥炎不说，柳康的死依旧是童瞳心头的一个结，她可以明白谭骥炎的做法，可却过不了自己这一关。

而客厅里，关曜竟然也是一夜睡意全无，躺在沙发上，脑子里莫名的想了很多很多，和谭骥炎认识的时候，两个人还都是小娃儿，骥炎小时候和现在几乎一模一样，一样的冷漠，一样的内敛深沉，可是在训练里，两个小萝卜头就这么互相竞争着，男人之间的友情有时候会很奇怪，惺惺相惜之后，两人之间就有了一种默契，那种面对危险时，可以将背后留给对方的信任。

如今已经快二十年了，骥炎和谭家人真的不亲，或许都是军区世家，充斥的都是和军队一样的氛围，上级对待下级，服从命令，不仅仅是谭家，关家也是如此，这些年，关曜明白骥炎最亲近的人或许是自己，甚至比起谭景御和谭战两个兄弟更加的亲密。

凌晨三四点的时候关曜这才迷迷糊糊的在沙发上睡着了，刑侦队不同于其他政府部门，真到了年底还可以放假，警察这一行到了年底更忙，尤其是在首都北京，关曜每天七点半准时出门上班，虽然是处长了，可是除了自己喜欢的刑侦这一块，上面也将不少担子压了下来。

或许是因为在自己的地盘上，即使卧房里住着童瞳，可是因为将她当成了自己人，所以关曜没有了戒备，迷迷糊糊是在早餐的香味里醒过来的。

“小瞳？你起来这么早？”看了一眼墙壁上的钟，才六点四十，窗户外因为是阴天所以还显得很暗，灰蒙蒙的，可是厨房里飘出来的香味，让早上都是直接出门买早点在路上吃的关曜几乎怀疑童瞳是什么时候起来的，而且自己家的厨房也根本就是个摆设，关曜会做饭，可是他太忙，而且一个人，自然是懒得开火。

“下了面条，十分钟就可以吃了。”从厨房里探头出来，童瞳笑着开口，一夜没有睡，为了不让自己继续钻牛角尖，所以童瞳六点就出门了，买了菜回来。

明明告诫自己有些事该被掐断，可是看着从厨房里探出来的那一张带着浅笑的容颜，关曜忽然感觉心被狠狠的撞击了一下，柔软里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愫在纠缠着。

“我去洗漱。”心头虽然有着不该有的情绪，可是却依旧被关曜深深的压了下来，笑着应了一句，将被子给折成豆腐块一样向着卧室走了过去。

自来水哗啦啦的流淌着，用冰冷的水洗了个脸，关曜看着镜子里自己的面容，水珠顺着脸颊滚落下来，那英挺的眉宇之下，一双黑眸第一次有了犹豫，可是随后又深深的被强大的自制力压了下来。

小瞳和骥炎之间没有自己插足的余地！所以这个念头必须被掐死，甚至要斩草除根！关曜凤眸微微的眯着，确定已经将情绪收敛好，这才拿过毛巾擦着脸上的水渍。

童瞳一旦烦躁的时候，她肯定要找事情做，以前训练的时候，可以随便找个同伴练习自由搏击，可以去打靶射击，可是现在这些事都不能做，所以童瞳唯一能做的就是家务，一大早还是灰蒙蒙的就跑去市场买了菜回来。

然后又将关曜之前换下的衣服全都给洗了，厨房和卧室还有隔壁的枪室也都彻底的清扫了一遍，因为关曜在客厅睡着没醒，童瞳这才没有将客厅顺便给收拾一遍。

“小瞳，你一夜没有睡？”关曜之前还没有察觉，可是从浴室出来时就发现卧房太过于干净整齐，而客厅的阳台上还晾晒着自己的衣服，厨房也是干净的不染纤尘，热腾腾的咸菜肉丝冒着香味，一旁还有个花瓶，插了娇艳欲滴的玫瑰花。

“睡不着，我认床。”童瞳将一大碗面条端了过来，煎的嫩黄酥香的荷包蛋放在小碟子里，早餐并不算很丰盛，面条、荷包蛋，外加咸菜肉丝。

“小瞳，有时候不要想太多，这些事让骥炎去想就行了，知道吗？”关曜安抚的拍了拍童瞳的肩膀，自己是不是太没有警觉性了，竟然浑然不知道什么时候童瞳将家里给打扫的这么干净。

其实这也不能怪关曜，童瞳在卧室里的时候，自然是将门给关上做事的，之后出来收拾，也都是放轻了动作和声响，关曜凌晨三点多才睡，这才没有察觉到，当然，另一方面，也说明他对童瞳是真的信任。

早晨，七点。

关曜这处公寓，谭骥炎是有钥匙的，所以他也就直接走了进来，一进门，就发现关曜的客厅太过于干净，阳台上还晾晒着衣服，是男人，只要没有什么洁癖，一般男人很少会收拾家里，谭骥炎和关曜以前在军队的时候，两个人住一个寝室，也洗衣服打扫卫生，可是却也仅仅是做了，关曜这里谭骥炎来过不少次，虽然不会脏乱，但也就勉强算是整洁，但是绝对不会这么干净。

所以这是童瞳做的？谭骥炎目光锐利的盯着阳台上还滴着水的干净衣服！莫名的醋意一点一点的在胸口渗透到了全身，让原本没有休息好的谭骥炎，脸色看起来有些的阴沉。

“你怎么来了？”异口同声着，正准备吃面的童瞳和关曜诧异的回头看着谭骥炎。

如果说刚刚看到整洁的客厅，晾晒的衣服，谭骥炎只是憋着一股子的醋意，而此刻，看着同时开口的关曜和童瞳，尤其是餐桌上摆着的鲜艳欲滴的玫瑰花，让谭骥炎那醋意直接化为了怒火，在眼中熊熊的燃烧起来，可是却又被极强的自制力给压了下来，所以整个人看起来冰冷冷的，却丝毫不让人察觉到在他冷峻面容之下的惊涛骇浪。

“吃饭了吗？”关曜温和轻笑着开口，看来小瞳在骥炎心里真的很重要，否则他不会即使板着脸，却还是大清早到自己这里来接人。

“我去下面条。”童瞳一晚上没睡却也没有思索出一个结果来，所以此刻看着谭骥炎那冰冷冷的峻脸，情绪也有些低落，直接的起身向着厨房走了过去，谭骥炎没有错，他甚至是为了保护自己，可是童瞳过不了自己心里头这个一关，所以干脆来个回避。

谭骥炎犀利的目光几乎要将童瞳的后背给盯出两个窟窿来，她在躲避自己！这样的认知让谭骥炎脸色更加的阴沉，而餐桌上那红艳艳的玫瑰花，直接刺激着谭骥炎的视觉神经，他不懂浪漫，和童瞳虽然在五年前就认识了，可是真正的接触，不过才是最近，如果说真的要找一个人在身边，谭骥炎首选的人就是童瞳，她简单、单纯、干净、安静，太多太多的因素都适合自己

谭骥炎并不懂什么刻骨铭心，死去活来的感情，他认为如果真的必须有另一半，童瞳就很好，自己可以保护她，照顾她，可是这一刻，谭骥炎却忽然发现一直被自己护在羽翼下的雏鸟竟然有种要飞走的感觉，她和关曜在一起也很融洽，甚至还给他洗衣服，打扫卫生，做早饭！

该死的！谭骥炎知道这醋吃的莫名其妙，童瞳并不是娇娇女，她会做家务，也很喜欢做饭，可是前提那是给自己做饭，而不是给另一个男人，即使这个男人是自己的死党兄弟，也不行！

“我先去上班了。”关曜一看谭骥炎的脸色，就知道过了一晚上，他还是和小瞳在生着闷气，快速的将碗里的面条给吃了，拍了拍谭骥炎的肩膀，示意他不用和自己小瞳呕气，这才快速的离开将安静的空间留给两个人。

关曜要走？听到声音，童瞳快速的回过头，不满的看着要抛下自己离开的关曜，自己还没有转过弯来，再看着谭骥炎那霜寒的峻脸，童瞳实在不想和谭骥炎独处，然后再吵起来。

关曜回给童瞳一个安心的笑，明白她的心思，可是这个小丫头也不想想，骥炎是在乎她，才会脸色不好，如果是其他人，骥炎根本连看都不会看一眼，更不用说生气了。

即使童瞳一千个，一万个不愿意，可是关曜还是离开了，让童瞳垮下小脸，转过身继续面对着眼前的锅，用筷子搅拌着锅里的面条，身后谭骥炎的目光太过于犀利，让童瞳感觉如果目光可以杀人的话，自己早就死了不知道多少回了。

就算自己将谭骥炎的好心当成驴肝肺，可是他有必要这样不发一言，只用这样冰冷冷，刺刀一眼的眼神盯着自己吗？如芒在背的感觉，让童瞳皱了皱鼻子，却也只敢在心底嘀咕着抱怨着，她还是有些惧怕谭骥炎的，尤其是生气时候，板着脸，薄唇紧抿，不发一言的谭骥炎，那种强大的威严，震的童瞳小心肝一颤一颤的。

她就这么舍不得关曜离开？谭骥炎那满腔的怒火已经压抑不住，凤眸危险的眯着，整个人处于狂怒的火光里，尤其是想到刚刚童瞳看关曜的那种挽留的眼神，让谭骥炎只感觉自己是欺人的恶霸，而关曜则是那翩翩浊世佳公子。

谭骥炎有必要这么生气吗？童瞳端着面条走到而来桌子边，偷偷的瞄了一眼那冷怒的男人，虽然自己没有办法接受谭骥炎的做法，可是在关曜的开导之下，童瞳还是知道谭骥炎这样做，更多是为了保护自己。

不发一言着，谭骥炎拿过筷子，沉默的吃着面条，而童瞳也低着头，只差没有将小脸给埋到碗里去，两人之间气氛诡异的有些吓人。

童瞳手机声音响起时，让一直感觉有些窒息的童瞳终于找到呼吸的机会了，快速的掏出手机，按下接听键，向着客厅走了过去，语调轻快，这辈子童瞳第一次高兴沐放的电话这么及时，“沐哥。”

手里的筷子在修长的指间几乎要被折断！谭骥炎冷冷的回过头看着去客厅接电话的童瞳，那一声沐哥，听到电话声音时，她那过于喜悦的表情，整个人似乎都泛着璀璨的目光，让谭骥炎峻脸紧绷着，一双凤眸里火光四射，可惜童瞳跑去客厅接电话了，而电话另一头的沐放自然更不会感觉到谭骥炎的怒火。

“小丫头，不要赖在关曜那里，快点回来打扫卫生，后天就三十晚上了，你可别想偷懒！”谭景御的声音远远的传了过来，虽然沐放很想撇开他，可惜谭景御动作特快，手臂直接固定住沐放的身体，一手抓住了他的手腕，就着他的手，直接对着手机另一头的童瞳下达命令。

“知道了，你别欺负沐哥！”童瞳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尤其是听到手机里传来的打斗声，有些无奈，谭三哥似乎特别喜欢和沐哥过不去。

沐放和谭景御之间的打斗升级了，所以话只说了一半就挂了电话，童瞳听着手机的嘟嘟声，刚刚的轻松刹那又消失的无影无踪，瞄了一眼餐桌的方向，一想到要面对冷着脸的谭骥炎，童瞳就感觉全身的汗毛都给竖起来了，谭骥炎要真的骂自己几句，再不行揍自己两下，童瞳倒也无所谓，可是谭骥炎就那么绷着峻脸，眼神冰冷冷的，被扫过一眼，让童瞳就感觉浑身一个颤抖。

“面要冷了！”知道童瞳已经结束了通话，却没有看见人进来，谭骥炎冷冷的开口，她就那么在乎沐放，在乎关曜！这么回避着自己！

“哦。”应了一声，童瞳对着自己比了个加油的手势，这才硬着头皮走了过来，谭骥炎已经吃好了，冷酷的身影就这么坐在一旁，让继续吃着面条的童瞳几乎想要摔碗离开。

是，自己不知好歹，明明知道谭骥炎放过程天南是为了保护自己，他是为了自己徇私枉法，要不是因为自己，柳家甚至不会垮，可是就算是这样，就算是自己不知道好歹，谭骥炎有必要用这么吓人死不偿命的眼神盯着自己吗？

童瞳几乎很想抬起头，直接白眼瞪回去，可是却也只敢想想而已，她绝对没有勇气敢和谭骥炎叫板，所以只能一面灰溜溜的吃面，一面在心底抱怨谭骥炎。

墙壁上的钟清脆的敲了一下，七点半了，童瞳偷偷的抬起头瞄了一眼谭骥炎，他要上班了吧？这个时候肯定有些的堵，所以八点上班，这个时候他肯定要提前过去的，而且关曜都早走二十多分钟了。

确实该上班了！谭骥炎站起身来，赫然发现随着自己的起身，一旁的童瞳那一脸轻松，劫后逃生的模样，让谭骥炎脸刷的一下再次阴沉的覆盖上一层白霜。

“和我一起过去。”冷冷的丢下话，谭骥炎背对着身后的童瞳，可是却没有迈步离开，摆明了是等着童瞳一起走。

“可是我要将这里收拾一下，五分钟。”童瞳看着桌子上的碗筷，没道理将这些留给关曜洗吧，再说了，他去市政府

上班，自己跟去算是什么？最重要的是，童瞳还真的不敢和一身冷气的谭骥炎在一起。

“我来洗碗，你去穿衣服。”再次冷声的丢下命令，谭骥炎低沉的嗓音里是不容拒绝的威严，卷起袖子开始洗碗，冬天的自来水很凉，所以谭骥炎直接自己动手了。

有些错愕的看着将自己推开，寒着峻脸却站在水槽边洗碗的男人，童瞳心头如同打翻了五味瓶，酸酸楚楚的，瞄了一眼谭骥炎那冷峻的后背，无形的威严展露无遗，自然不敢拖延时间，也不敢反驳，只能快速的跑到卧房里拿出自己的外套和包包。

五分钟时间一到，谭骥炎就迈开了步子，而童瞳认命的跟了过去，背对着谭骥炎皱了一下鼻子，扮了个鬼脸，专制！霸道！

因为这是老式小区，车库并不多，所以很多住户的车子都直接停在了楼下，谭骥炎过来时，因为没有位置，所以车子停的有些远。

原本阴沉沉的天终于飘起了雨，李成快速的拿着伞跑了过来，递给谭骥炎之后，又立刻跑回了车子里，撑起黑伞，谭骥炎站定脚步，一直跟在他身后的童瞳瞄了一眼雨幕，再次认命的走近了谭骥炎的身边，由他撑着伞向着车子走了过去。

童瞳虽然也是走在伞下，可是因为谭骥炎周身那冰冷的气息，让童瞳不由自主的向着一旁挪动着，拉开和谭骥炎的距离，左侧的身体立刻被雨水给打湿了一些。

童瞳低着头看着脚，突然肩膀上多了一只手臂，还不等童瞳反应过来，揽过她肩膀的手臂一个用力，刷的一下，直接将童瞳拉到了身边。

谭骥炎？突然靠到了谭骥炎身边，童瞳蒙了一下，抬起头看着打伞的男人，依旧还是那一张冰冷如刀的脸，神色凛冽森冷，可是那落在童瞳肩膀上的大手却用力的将她的身体带了过去，不让童瞳被雨水淋到，谭骥炎是真的关心自己，即使还在生气。

童瞳忽然感觉自己有些的任性，程天南这件事，谭骥炎真的没有做错，是自己一直钻牛角尖，所以才会和谭骥炎生气。

小区里早上去上班的人还是很多的，可是因为谭骥炎一手撑着伞，一手揽着身边的童瞳，直接走向了汽车，露过的人倒没有一个察觉到这个擦身而过的男人正是北京市副市长。

等谭骥炎和童瞳都上了车，李成发动汽车向着市政府开了过去，后座上，童瞳偷偷的瞄了一眼谭骥炎，他该不会真的将自己带到市政府吧？即使坐专属电梯不会被人看见，可是自己去谭骥炎办公室做什么啊？

可惜不管童瞳如何瞄，谭骥炎却只将一个侧面面对着童瞳，目光看着汽车车窗外的雨幕，那原本的冷怒情绪已经被收敛起来，工作的时候，谭骥炎绝对不会将个人情绪带入到工作之中。

哀怨着，童瞳很想半路下车的，可是从偷瞄到光明正大的瞅着谭骥炎那峻冷的侧脸，童瞳看着看着就忘记了时间，等反应过来时，人都进了市政府的电梯。

谭骥炎办公室里有个休息间，上一次童瞳来过，这一次，不需要谭骥炎开口，童瞳进了办公室直接就向休息室走了过去。

“到床上去睡。”办公室的门关上了，谭骥炎沉声的开口，没有忽略童瞳一夜未睡的黑眼圈。

听着背后叮嘱的声音，童瞳心头一暖，点了点头，打开门走进了休息间，不去打扰要开始忙碌工作的谭骥炎，休息室的隔音效果很好，躺在柔软的大床上，童瞳以为自己会和在关曜那里一样睡不着，可是闻着枕头上那淡淡的气息，如同谭骥炎就在身边一般，渐渐的眼皮沉重起来，片刻就进入了沉睡里。

谭骥炎的自制力极好，所以即使情绪不悦，却依旧不会被人察觉出来，一上午的工作有条不紊的进行着，审阅着管辖之下的部门年终总结汇报，因为柳家垮台，人事这一块，谭骥炎也安排了自己的人顶到了合适的位置。

童瞳睡的沉，自然不知道谭骥炎办公室来了谁，刘爱脸上带着妖娆的笑走进了办公室，原本她也是忐忑的，谭骥炎太过于冷漠，所以看不出他的情绪，昨晚上的饭局可谓不欢而散。

可是当刘爱通过安检进入谭骥炎办公室时，脸上都笑开了花，心里那个美啊，谭市长肯定是看中了自己，如果不是昨天晚上童瞳突然捣局，说不定今天自己就是在谭市长的床上醒过来的。

谭骥炎放刘爱进办公室，只不过是因为刘大东和他身边那一批左右摇摆不定的官员，谭骥炎并不想让这些人认为自己独立特行，想要肃清官场，和所有人为敌，他需要表态，柳家之所以垮台，只是因为柳家不该得罪了谭家，至于其他人，只要不得罪谭家，不给自己政途添乱，谭骥炎是不会和他们过不去的。

“谭市长，昨天真抱歉，我喝多了，给你添麻烦了。”刘爱一早看新闻这才知道昨晚自己喝多了和交警闹起来，被记者偷拍了，幸好是晚上，而报社也不敢明目张胆的曝光自己，不过刘爱还是借着这个理由来见谭骥炎。

“无妨，下次注意一点。”头都没有抬，谭骥炎视线依旧停留在自己审阅的文件上，冷沉的气息，低沉的嗓音，就这么坐在办公桌后面，峻挺的身影和四周如同构成了一副画，让刘爱心怦怦的加快着跳动。

心如同被什么给挠着一般，刘爱有些吃不准谭骥炎的态度，可是却又舍不得放开眼前这个即使抛弃了雄厚的家世背景，也依旧峻美吸引人的男人。

豆蔻的手指抓着手里的小包用力了几分，啪嗒啪嗒踩着高跟鞋向着谭骥炎身边走了过来，她知道没有谭骥炎的命令，任何人是不准进办公室的，所以刘爱一咬牙，决定先主动试探一下，毕竟男人也都是那么一回事。

“谭市长，你太劳累了，这都到吃午饭的时间了，我请你吃饭，算是我的赔罪，不知道谭市长赏脸吗？”刘爱一手搭

在了谭骥炎的肩膀上，妩媚妖娆的开口，成熟而丰腴的身体上散发出淡淡的香水味，因为她故意的倾下身，所以丰腴的胸口几乎抵到了谭骥炎的背上，然后挑逗的扭了一下身体。

虽然是冬天，可是刘爱穿的并不多，低胸衣服外只是一件时尚的皮衣，单薄如同处春装，所以随着她刻意的挑逗动作，那挺立的丰胸绝对能激起任何一个男人的兽欲。

“谭家的大门刘小姐你还不够资格。”冷声的开口，谭骥炎一手抓住肩膀上刘爱的手，冷冷的挪开，峻沉冷漠的脸上带着明显的鄙夷之色，“赔罪就免了，出去。”

“谭市长？”错愕着，刘爱没想到谭骥炎竟然翻脸无情，明明刚刚还好好的，可是这会却用一双冰冷的眼，高傲的看着自己，满眼的鄙视和不屑，这让想要诱惑谭骥炎的刘爱，脸色一阵扭曲的青白，却也不敢多言，只是狠狠的一跺脚，转身离开。

而一出了市政府，刘爱立刻拨通了刘大东的电话，抱怨起来，发泄着怒火，“爸，谭骥炎竟然敢这么说什么？他凭什么看不起我！？”

“好了，爱爱，不气不气。”刘大东连忙安抚着自己的宝贝女儿，心头的大石却终于落下了，谭骥炎看不起刘家那是肯定的，放眼北京城，只怕能被谭霁看上的人家不超过一只手，不过虽然自己宝贝女儿被拒绝了，不过刘大东这会算是真的安心了，谭骥炎并不会追究除了柳家之外的人，昨晚他是给面子所以才来吃了一餐饭。

谭家啊，刘家的确高攀了，谭骥炎还年轻，虽然精明，但是却不够精明，他直截了当的拒绝爱爱，那么鄙视看不起，反而让刘大东明白，谭骥炎也只是个二十八岁的年轻人，骨子里抛不开谭家的优越家事，他虽然在政坛上会有所作为，不过却不足为惧。

经过刘爱这一出，谭骥炎放下文件，这才发现已经到了十二点了，起身向着休息室走了过去，屋子里，窗帘拉上了，暖气之下，童瞳睡的很沉，红扑扑的小脸窝在白色的枕头里，蜷缩着身体，面向着门边，单纯如同一个孩子，爱憎分明。

谭骥炎？童瞳虽然沉睡着，可是当听到开门声，还是警觉的从睡梦转醒，可是想到自己是在谭骥炎的休息室里，没有危险之下，那敏锐的神经又松懈下来，继续闭着眼补眠着。

其实昨晚谭骥炎也没有睡，前半夜因为童瞳的事而烦躁着，后半夜，拿出了程天南的资料，仔细的研究了一夜，盘根错节，如果没有绝对合理的理由，想要动程天南非常冒险，所以后半夜就这么在谋划思虑里渡过。

此刻看着童瞳睡的安稳，谭骥炎在忙碌了一个早上之后，也感觉有些的疲倦，谭骥炎在身边躺下时，童瞳是知道的，只是知道归知道，脑子还没有转过弯来，依旧懒洋洋的睡着，直到被搂进温暖的怀抱里，鼻腔里吸入的是属于成熟男人的气息时，蹭的一下，童瞳猛然的睁开眼，浑身僵硬着，脑海里一片空白。

感觉到童瞳身体的僵硬，谭骥炎并不知道童瞳醒了，只当是因为自己突然搂着她睡打扰到她的睡眠了，那落在童瞳腰间的手便伸了过去轻轻的拍着她纤细的后背，安抚着要醒过来的童瞳。

僵硬的身体柔软下来，虽然脑子里还是一滩浆糊，可是童瞳这回算是清醒过来了，睁开眼面对着是谭骥炎的结实的胸膛，靠的太近，她的脸都贴在了他的胸膛上，一声一声沉稳的心跳声传递到了自己耳中。

多久了？记忆最深处，童瞳记得每一次入睡之前，妈妈在讲过故事之后，都会拍着自己的身体哄着自己入睡，那已经很是久远，甚至要忘却的记忆却再一次清晰的出现在了脑海里。

谭骥炎拍的很轻，很有节奏，童瞳睁开的眼睛再次的闭上了，竟然也慢慢的入眠，而谭骥炎也在片刻之后进入了睡梦之中，只是那强劲的手臂却依旧紧密的搂着怀抱里的人儿。

于靖一般很少打扰谭骥炎工作的，只是每一次他因为忙碌错过吃饭的时间，才会进来提醒，今天童瞳过来了，于靖以为谭骥炎至少会准时吃饭，却没有想到过了十二点半了，谭骥炎的办公室依旧没有动静。

难道童瞳对骥炎而言并没有工作重要？于靖疑惑着，却还是敲了敲门，没有人回答，这才于靖更加不解了，推开门，这才发现办公室里空无一人。

难怪呢，自己还以为骥炎真的因为工作将童瞳忘记了，于靖早上进来办公室一次，知道童瞳在里面的休息室睡觉，这会看办公桌后没有人，自然知道谭骥炎大概也是进去补眠了。

昨天半夜，于靖睡的也迟，过了两点才睡的，远远的看到谭骥炎的书房依旧亮着灯，因为喝水喝的多了一些，早上五点多的时候，于靖起来去洗手间，这才发现谭骥炎书房的灯还是亮着，便知道他肯定是一夜没有睡。

便转身走出了办公室，拿起电话订了二份餐盒，让两点的时候送上来了，这才去敲了敲休息室的门，提醒补眠的两个人吃这一顿迟来的晚饭。

听到敲门声，童瞳猛然的惊醒，一个鲤鱼打挺是要坐起来的，可是腰被谭骥炎搂住了，刚要坐起的身体再次的跌回了谭骥炎的怀抱里，瞪大一双眼瞅着天花板，有点不再状况里。

两点了？谭骥炎抬起手腕看了一眼时间，原本只是准备小憩一下，却没有想到睡了差不多两个小时，转过目光看着僵硬的如同木头人的童瞳，因为她一直埋首在自己的怀抱里睡着，头发钻的有点乱，依旧是红扑扑着小脸，只是因为估计太过于震惊，一双眼瞪得大大的，让谭骥炎柔软了眼神。

“起来，吃饭吧。”拍了拍童瞳的头，手指顺势的将她的头发给理顺，谭骥炎忽然感觉和童瞳生闷气太不划算，这个孩子根本是一根筋到底，执拗的转不过弯来，程天南的事情，她估计一辈子都没法子理解，而自己却绝对不可能因为程天南一个外人和童瞳一直这样冷战下去，这么一想，谭骥炎忽然就想开了，昨晚上算是白白折腾自己了。

身边是温暖的怀抱，童瞳转过目光对上谭骥炎的眼神，忽然，一咬牙，侧起了身体，双手按在谭骥炎的肩膀上，忽

然没有察觉到谭骥炎的手依旧落在自己的腰上，这样的姿势看起来，如同她骑在谭骥炎身上，绝对百分百的女上男下的色女姿势。

“要问什么？”谭骥炎微微的沉了一下眼，童瞳的头发散落的从肩膀两侧落下，发梢有些落在了谭骥炎的脖子处，她只在自己的上方，淡淡的温馨气息周身散发出来，小脸绷得紧，看起来有几分壮士断腕的勇敢，可是那目光却有些的闪烁，让谭骥炎几乎有些想要笑。

“程天南和柳康的案子就这么放弃了？”童瞳开口，看着谭骥炎刚刚柔和的峻脸再次冷下来，知道这个问题让谭骥炎不高兴了。

“谭骥炎，你是因为我才这样做的是不是？”童瞳再次的开口，谭骥炎虽然没有回答，可是那峻脸似乎不像刚刚那么冰冷了，便不需要他回答也知道答案了。

是啊，谭骥炎什么身份，他要是真的想要查程天南，估计谁也不敢拦，可是他就是因为顾虑到自己的安全，所以才不去查。

“好了，程天南这个问题不要再提了，你也不用感觉到内疚和自责，这其中牵扯到太多的问题，不是简单的一个查就能说清楚的。”谭骥炎落在童瞳腰间上大手转移到了她的后脑勺上，安抚的轻轻的抚摸着。

谭骥炎有谭骥炎的立场，童瞳知道，所以也决定不再纠缠这个问题，乖巧的点了点头，放下了心头的问题，童瞳这才后知后觉的发现自己和谭骥炎靠的太近了，茫然了一下，童瞳此刻终于尴尬起来，这姿势也未免太过于暧昧了。

童瞳很想起身的，可是谭骥炎的一手在自己的后脑勺上，一手落在自己腰上，让童瞳刚想要翻身下床，可是却因为腰间谭骥炎的大手用力的按了下来，不但没有起来和被压在身下的谭骥炎贴的更近了。

谭骥炎是带着几分的有意，一想到这两天就是因为程天南的事情，自己一夜没有睡不说，还被这个一根筋到底的孩子给气的不轻，便不打算让童瞳起身，反而抱着她一个用力侧身翻了过来，将女上男下的位置换成了男上女下。

“谭……骥炎……你……”童瞳有些的结巴，睁大眼看着谭骥炎那俊美的脸，隐隐的感觉到他要吻自己，莫名的感觉到口干舌燥着，心加快着跳动着，无意识的吞咽了一下口水。

谭骥炎原本只是想要逗弄一下被压在身下的童瞳的，可是当看见她那慢慢红起来的脸颊，那有些扑朔躲闪，却隐隐的带着期望的眼神，冷硬的心柔软下来，慢慢的倾下身，薄唇轻轻的吻上童瞳那小鹿斑比一样的眼睛。

闭上眼，只感觉眼眶上一热，童瞳屏住了呼吸，无意识的咬着唇，只感觉整个人都被谭骥炎的身上的气息笼罩着，所有的感觉都远离了。

｜派派小说后花园lyg021手打，转载请注明｜www.paipai.fm

第二卷 情意缠绵 078章 又一情敌

谭骥炎细碎的吻从童瞳的眼睛上一点一点的游移下来，最终落在那柔软的樱唇上，细细的摩擦着，轻轻的含住，如同是品味最上好的佳肴。

即使学过接吻时该换气的，可是那时在训练的时候，真到了实战，童瞳脸越来越红，双手揪紧了床单，身体僵硬的如同被灌了铁水一般，谭骥炎吻的很温柔，童瞳只感觉似乎有一根无形的羽毛在心底刷动着，一下一下，挑拨着她脆弱的神经。

“小瞳。”低沉的语调带着沙哑，谭骥炎疼惜而宠溺的看着羞涩不已的童瞳，忽然有种想要将她揉碎，纳入到自己身体里的冲动感觉。

看不见的时候，总是忍不住的想起这个孩子在做什么，她身边总是不缺人，而且一想到沐放他们都察觉到这孩子的单纯和美好，让谭骥炎隐隐的生起了醋意，刚刚还温柔的吻慢慢的转为了激烈。

一开始还有种羞涩的感觉，可是当谭骥炎的舌攻城略地的窜入到了口中，带着几分霸道纠缠上童瞳的舌头，吮吸着，缠绵着嬉戏着，这原本温情的吻终于转为了热烈而激情的法式长吻。

一直很少和人如此亲密，或许是职业习惯，童瞳不习惯和人身体接触，更不用说舌吻这样激烈的运动，在过去，童瞳总感觉接吻有些的恶心的，可是真的轮到自己头上时，她才知道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这样相濡以沫的亲密，有种安心的感觉，如同灵魂找到了归宿一般。

童瞳只感觉呼吸不是自己的了，心急剧的跳动着，全身的细胞都敏锐的起来，战栗的感觉从口腔之中蔓延到了全身，理智的感官都消失了，只余下感性的情感盘踞在脑海里。

原本揪着床单的手不知道何时已经攀附到了谭骥炎的肩膀上，明明自己是躺在床上的，可是童瞳却总有种漂浮在大海里的感觉，双手用力的抱住谭骥炎，舌尖被吮吸的有些麻木了，而在童瞳终于要窒息的刹那，谭骥炎移开了唇，可是突然脖子上传来微微刺痛的吮吸感觉，刹那，快感如同闪电一般猛然的席卷了全身。

“啊！”童瞳忘情的呻吟一声，整个人如同被丢上岸边的鱼一般，身体猛然的弓起，然后坠落，瞪大雾蒙蒙的一双眼，不敢相信那样软腻。娇媚的声音是从自己口中发出的。

小瞳！谭骥炎抬起头，深邃的凤眸静静的看着红着脸，娇艳着樱唇的童瞳，那一声忘情的呻吟声，让谭骥炎原本只是想要的亲吻，此刻转为更加激烈的情感冲动，浑身的热气几乎都蹿到了下腹，灼热的燃烧着，让谭骥炎几乎克制不住。

谭家是军区世家，而谭老爷子不但专制甚至有些的古板封建，所以从小的教育之下，谭骥炎在情欲上还是相信中医的固本培源的守精理论，他极其忙碌，也很少泄欲，偶然冲动的时候，也是自己用手解决，可是谭骥炎却没有想到自己

一贯自傲的自制力在这一刻竟然溃不成军。

谭骥炎一手落在童瞳的腰上，一手撑在她的脸颊边，所以颀长的身体并没有完全的压着童瞳，可是他下半身差不多和贴合童瞳的身体，所以那明显的生理变化几乎遮掩不了。

童瞳原本只是感觉小腹似乎被什么抵住了一般，可是在不到三秒的错愕里，立刻明白过来，轰的一声，只感觉脑海里所有的理智被炸飞了，那么明显的生理特征，不要说童瞳已经是成年人，估计就是偷看言情小说的初中小女生都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谭骥炎，这里是办公室。”童瞳口干舌燥着开头提醒着，虽然对于谭骥炎的热吻她反正是稀里糊涂的习惯了，可是更进一步的亲热，童瞳还真的没有想过，虽然偶然，她也会想起谭骥炎伟岸的身躯，可是那也只是在脑子里偷偷的想一想。

“我知道。”声音沉的厉害，谭骥炎有些无奈的看了一眼身下那精神十足的坚硬，擦肩走火果真是真理！他虽然不认为自己是坐怀不乱的柳下惠，可是刘爱那样的女人，即使脱光了在面前，谭骥炎也是懒得看一眼的，可是却没有想到只是一个吻，却已经起了反应。

“要不你去洗个澡？”童瞳是真的没有准备好，可是好奇之心人皆有之，低声的开口着，目光却忍不住的顺着瞄了一下，那灼热如同洛铁一样抵着自己，童瞳随即快速的别开眼，他这样会很难受吧？

“冷水澡？”谭骥炎看着童瞳那左右忽闪的眼睛，那红扑扑着小脸上羞涩褪去了几分，隐隐的可以看到一丝顽劣，这样谭骥炎不满的皱了一下眉头，峻脸压低了几分，直接的对上童瞳躲闪的目光，她倒是敢在这个时候幸灾乐祸！

这么冷的天洗冷水澡貌似有些不人道，童瞳想了想，然后摇摇头，看着谭骥炎，扯起一抹谄媚的笑，心虚的吞了吞口水，“要不你自己用手解决一下。”

谭骥炎貌似脸更黑了！童瞳吞了吞口水，知道这个时候幸灾乐祸确实有点不地道，可是却也敏锐的知道这个时候自己如果点头，估计就被就地正法了，所以童瞳开始和谭骥炎大眼瞪小眼着，反正是不开口说话，倒是真有几分死猪不怕开水烫的豪迈。

“你先出去吃饭！”谭骥炎纵然有多忙无奈，可是看着还如同孩子一般的童瞳，倒真的下不了手，更何况这里是办公室，所以只有认命的一低头，直接的在童瞳的唇上狠狠的吻了下来，带着几分的挫败，然后峻挺的身影快速的起身，直接下床走向一旁的浴室。

痛！原本唇已经被吻的有些红肿，而最后一下，谭骥炎明明带着几分的力度，童瞳不由的抬手摸了摸嘴角，还好没有流血！

不过谭骥炎还真的很风度！童瞳扬唇笑了起来，目光看向浴室的方向，听着哗啦啦的水声，心头荡漾起温暖的幸福感觉。

几分钟之后，童瞳红着嘴角坐在沙发上吃着迟来的午饭，于靖疑惑的看了一眼依旧紧闭着门的休息室，目光从童瞳那脖子上的暧昧草莓上移开，是个男人也知道，这个时候谭骥炎估计在自我折磨，于是笑了笑，转身离开。

童瞳不再纠结程天南的事，所以谭骥炎心情也轻松起来，而之前虽然擦枪走火，让谭骥炎很是无奈，不过洗个澡之后，倒也是神清气爽，自然就没有再将童瞳留在办公室，让谭景御过来将人接走了，又开始了下午的工作。

“呦，我二哥也不悠着点。”谭景御开着车，笑眯眯着一双眼，暧昧的目光透过墨镜扫过童瞳那红艳艳的唇角，若是以前，谭景御是绝对不相信那个自制内敛的二哥也有狂野动情的一幕。

在谭景御无聊的瞎想里，他认为谭骥炎即使结婚了，即使有了女人，在床上做运动，估计也是例行公事一般，即使有生理冲动，估计也就等活塞运动做完了就完事，谭景御甚至还怀疑过自己二哥不会有洁癖，绝对不会女人接吻，可是如今才知道，原来二哥只是发育比较迟，到了二十八岁才和十八岁的小毛头青年一样冲动。

“谭三哥！”童瞳脸一红，快速的别过头看向车窗外，可是心头却是蜜一般的甜，明明刚刚才分开，可是却忽然思念起谭骥炎，怀念他那宠溺的眼神，那峻挺的脸庞，其实谭骥炎看起来冷冰冰的，五官如同刀凿刻出的一般，可是童瞳却知道谭骥炎看看起来冰冷的脸却是格外的光滑，触感非常好，可惜自己也不敢动手动脚去摸谭骥炎的脸。

小丫头害羞了，谭景御笑着摇摇头，视线停留在童瞳那白皙脖子后青紫的吻痕，愣了一下，然后直接的抿唇压抑着笑，二哥竟然也会种草莓，不对，居然是种在这么明显的位置，小丫头即使照镜子也不容易察觉，二哥这是宣誓所有权呢？

公寓里，沐放静静的站在窗口，修长如玉的指间夹着烟，颀长的身影慵懒无比的侧靠在墙壁边，客厅的茶几和沙发上堆满了年货，有些的杂乱，如同此刻沐放的心。

他知道童瞳和关曜在一起，而关曜虽然身份尊贵，可是算是认识了，沐放也知道关曜和那些官二代，富二代完全不同，这么年轻却已经升任到了刑侦处长，优雅温和，君子端方，莫过如此，自己该为小瞳高兴的，演艺圈这个大染缸里，有了关曜在小瞳身后，一般人绝对不敢觊觎小瞳，她也可以保持着这份干净和简单在演艺圈走的长久。

可是为什么这些道理都知道，心头却酸涩涩的难受着，似乎有什么堵住了一般，心脏沉重的无法跳动，第一次，沐放感觉原来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小瞳那样单纯的孩子，那样的关心着自己，维护着自己，明明自己在这个大染缸里早已经混的如鱼得水，可是也只有那个孩子傻傻的在每一次危险的时候第一个站到自己身前。

累吗？这句话随便在大街上抓一个人问问就知道，真的累！沐放深深的吸了一口烟，想到童瞳，俊美倾城的脸上染上一丝动容的温情，可是心头却感觉到那么的温暖。

开门声响起时，沐放快速的将脸上的情绪收敛下来，嘴角噙着笑，似乎又恢复到那个妖孽无比的蓝海豚总监的状

态。

“沐哥，你怎么抽这么多烟！”童瞳一进门就闻到了呛人的烟味，因为屋子里开着暖气，所以沐放并没有开窗，白色的烟雾在阳台处聚集着，让童瞳不由的皱着眉头快步的走了过来，直接的将沐放手中的烟给掐面在了放在阳台上的烟灰缸里。

“小管家婆。”沐放扬唇笑着，视线扫过童瞳那一句用些红肿的唇，即使想要安慰自己，却也清楚的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她昨夜未归留宿在关曜那里，这也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他们原本是男女朋友，不要说接吻了，就算是更亲密的事情也是情理之中，可是为什么看见小瞳那眉眼都含着春色的娇媚，心头却如同被匕首划过，血淋淋的滴着鲜血一般。

“好了，好了，都不准偷懒，该做什么做什么，后天就三十晚上了。”谭景御朗声笑着开口，眸中深沉，拍了拍手，拉回沐放和童瞳的注意力，“该打扫卫生的打扫卫生，该挂的挂，该贴的贴。”

一下午便在忙碌里开始，童瞳打扫卫生，沐放拆窗帘，关曜站在椅子上将天花板上的灯都擦了一遍，屋子里放着柔和的音乐，虽然两个大男人第一次做这样的事，不过却也其乐融融。

“谭三哥，窗户，窗户要擦干净。”童瞳将手里干净的抹布递给了谭景御，指了指阳台的窗户，“沐哥擦里面，谭三哥擦外面。”

“小丫头，你这是区别对待，你就不担心我从顶楼掉下去啊？”谭景御不满的看着童瞳，这个小丫头对沐放还真是好，难怪二哥会吃醋，自己都要吃醋了。

“祸害遗千年！”沐放一挑眉梢，明明是无比鄙视的动作，可是配上他绝美的脸，却也显得风情万种。

“我这不是怕你守寡吗？”痞子味十足，谭景御感叹的摇摇头，一脸自己要是摔死了，沐放要收活寡的不忍模样。

“滚！”沐放嘴角一阵抽搐，一脚直接踹向谭景御的小腿，可惜早有防备之下，被谭景御给躲开了，让沐放瞪着一双漂亮的桃花眼，直接走向阳台，“我擦外面！”

“别，你要真的摔了，为夫肯定要给你殉情的，这样危险的事情还是为夫来做吧。”反正习惯口头占沐放的便宜，谭景御潇洒一笑，对着一旁目瞪口呆的童瞳眨眨眼，抢在沐放动作之前，一个利索的动作直接的站在了窗台上，然后任劳任怨的开始擦玻璃的家务。

怎么有这么无耻的男人！他真的是谭家的人，谭骥炎的弟弟？沐放无比怀疑的看着站在窗台上擦玻璃的谭景御，怎么都无法想象谭骥炎那样内敛冷酷的男人，怎么会有这样口无遮拦，一脸痞子模样的弟弟，除了那一张脸还可以看之外，沐放真的怀疑谭家是不是当年在医院抱错孩子了。

厨房水槽边，童瞳正用力的搓洗着手里的抹布，倒了倒一旁的洗涤液的塑料瓶，已经空了，“沐哥，谭三哥，我去超市买洗涤液回来，顺便买点菜

“一起去！”异口同声着，沐放和谭景御同时开口，鉴于童瞳昨晚上在包厢里对程天南的那一番话，沐放和谭景御对望一眼，立刻从结束擦窗台的动作。

沐放是真的担心童瞳，程天南为人沐放知道一些，看起来像是个正派的商人，可是能将生意做到这么大，能在北京这样的地方立住脚，根本是心狠手辣之辈，小瞳得罪了程天南，沐放自然不放心她一个人去超市。

而谭景御只想着如果小丫头真的出了什么事，估计二哥要把自己皮都给剥了，这可是未来的二嫂！利落的跳下窗台，谭景御笑眯着眼暧昧的看着一旁和自己说了同样话的沐放，“果真是两口子，心有灵犀啊。”

沐放恶狠狠的看了一眼总是逗弄自己的谭景御，直接的转身走向厨房，决定和身后这个无赖的男人拉开距离，就当自己被狗给咬了一口。

童瞳公寓楼外不远处就有一家大型型超市，谭景御和沐放虽然是本着保护童瞳的心一起来超市的，可是两个大男人却忽略了年底在超市里抢购年货的大婶大妈们的力量，尤其是年底促销活动多，这边挤挤，那边挤挤，谭景御只记得抓住了沐放的手腕。

“人怎么这么多？东西不要钱吗？”终于挤到了角落里，空气舒畅了一点，谭景御后怕的看着眼前黑压压的一群人，中国似乎最不差的就是人，到哪里都是人山人海，忽然忘记他昨天在超市抢年货时，也是这些人中的一员

“你以为各个都和你一样，茶来伸手，饭来张口，年底要买的东西多了，人自然多了。”沐放鄙夷的看了一眼谭景御，拉了拉脖子上的围巾，人太多，太热，让沐放也有些不适应。

等等，好像少了什么？谭景御看了看沐放，沐放也看了看谭景御，终于发现他们虽然彼此还握着手，可是童瞳不见了。

“别无头苍蝇一样找，人这么多，一会你也给丢了。”看着沐放直接要挤到人群里去找童瞳，谭景御快速的握紧了他的手将人给拉了回来，“小瞳要去买洗涤液，在二楼这边，我们过去，找不到再去三楼的蔬菜专区。”

沐放只担心着童瞳，浑然没有在意自己的手还在谭景御的掌心里，当然超市里人多的都是挤着过来，挤着过去，自然也没有人注意到身边这两个俊美帅气的男人是握着手一起走动着。

超市四楼的办公区。

“童小姐，请进。”强制将童瞳带了过来，两个西装革履的保镖停下步子站在办公室门口，一人侧过身将门打开，然后又如同雕像一般站在门口。

童瞳走进办公室，随着门的关上，看向办公桌正看文件的程天南，这一间办公室很是普通，至少没有谈骥炎的办公室来的宽敞，而桌子上堆积了不少文件，程天南虽然心急深沉，心狠手辣，可是他也是精明睿智的商人。

安静的过了五分钟，谁也没有开口。

“童小姐，坐，喝茶还是咖啡？”慢条斯理的将手里的文件看完，签上字，程天南原本以为会等到童瞳先开口，却没有想到她的耐性比自己想象的好，抬起头看向童瞳。

程天南其实算是很好看的中年男人，身材有些魁梧健硕，五官端正，眼眶有些凹，衬托的五官更加的冷硬，肤色略带着麦色，眉宇飞扬，张扬着成功人士的霸气。

“找我有什么事？”童瞳淡淡的开口，刚刚在超市之下，人群拥挤着的时候，童瞳就感觉到了不对劲，那些人看起来只是拥挤，可是却有意无意的将自己和谭三哥和沐哥隔开，童瞳虽然有些不解，却依旧装作没有察觉，被带上四楼，才知道这个连锁的超市竟然也是程天南的产业。

“童小姐有着商人的第一个特质冷静。”程天南倒了两杯茶走了过来，直接坐到一旁沙发上，双腿叠架了起来，一手端着属于自己的茶杯，看似随意，可是隐隐之中却泛着强大的压迫力和威严。

一般属下，在程天南这样刻意释放的威压之下，总会有些的惶恐，可是程天南却意外发现，童瞳竟然丝毫没有察觉，只是冷淡淡的看着自己，毫不遮掩眼中的嫌恶。

这倒有趣了，听说童瞳有些呆，程天南原本并不相信的，能进入演艺圈的人，会呆吗？只怕是披着羊皮的狼，尤其是童瞳是关曜的秘密女友，和谭骥炎这个副市长看起来关系也不错，否则谭景御就不会亲自护着她。

而沐放这个在演艺圈多一跺脚都要撼动一下的总监，原本是圆滑无比的一个妖孽男人，竟然也对童瞳爱护有加，这个时候，程天南绝对不会认为童瞳是呆，她只是在藏拙而已，利用自己单纯的外表来欺骗男人。

可是昨天晚上在京都会所，童瞳咄咄逼人的质问自己派人杀了柳康一事，让程天南有些糊涂了，她这到底是真呆还是假呆啊，而此刻，看着童瞳丝毫没有感觉到自己的威严和震慑力，程天南忽然有些倾向于她这是真的呆。

“不管你做的多么干净，可是如果真要查，还是能查到的。”童瞳转过身看着老神在在的程天南，这股厌恶是来自骨子里的本质，草菅人命的人从来都不知道生命有多么的珍贵！

“你雇佣的是杀手吧，将现场布置的非常好，第三者到来的痕迹完全找不到，这样的杀手费用肯定很高，他们会非常小心翼翼，绝对不会暴露雇主，也不会暴露自己，所以不会收取现金，肯定是银行转账，不外乎从国外一些无法监控的岛上银行，或许是瑞士银行，只要入侵你的账户，我想还是有相关线索的。”

童瞳平静的开口，那总是清澈如水的目光此刻却冰冷无比，如同利箭一般射向程天南，“李兰兰的死，柳康不过是被你布置的局给陷害了，沈直这个心理医生在其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吧，即使柳家也以为你是趁机给柳康善后从而要挟柳家，只怕没有想到你根本是设了局来陷害柳康，从而要挟柳家，难道你要将沈直也杀掉灭口吗？”

“更或者，即使柳康这一条线索断了，程天南，你自己摸摸你的心，你做了多少违法枉法的事情，你不可能每一件都善后的这么圆满，只要有一条线索就可以了。”

程天南的脸色阴沉的有些人，倏地一下站起声来，目光强势的看向童瞳，“你到底是什么人？”

“如果你要杀我就更好了，这样线索就更好查了。”童瞳冷笑着，看起来只是一个清清瘦瘦的人，可是浑身却散发着浩然正气，她从来就不是畏惧死亡的人。

“童小姐，只怕关处长和谭副市长都不知道你还存着这样的心思吧？”程天南此刻是真的怀疑童瞳的身份了，可是之前查的清楚，没有一点的不对劲那，她只是个孤儿院出生的人，除了关曜这个秘密男友显得有些神秘之外，童瞳身上没有半点不对劲，她为什么纠着自己不放。

“童小姐，你或许还不知道，关老爷子对于你这个演艺圈的艺人非常不喜欢，但是，即使你和关处长日后好聚好散，你还在蓝海豚，程翰喜欢拍电影，我就给他投资钱，童小姐只要喜欢自然可以出演任何你想要的角色。”程天南站起身来，比起童瞳的纤瘦，程天南健硕的身躯有着绝对强势的压迫感觉，居高临下的看着身边的童瞳。

近距离之下，程天南忽然发现童瞳竟然是素描朝天，白色的毛衣，蓝色的修身羽绒服，因为她挺瘦，所以即使穿着羽绒服，却也不显得臃肿，雪白的一张脸，肌肤柔滑宛若白瓷，那一双不大的眼睛没有和其他女星一样画上那些乱七八糟的眼线什么的，虽然眼睛不够大，却清澈见底。

心似乎被什么给撩拨了一下，程天南在商场多年，忽然感觉眼前的童瞳是他唯一看不懂的人，没有见面时，传言是她是有些呆的，木讷，不懂人情世故，之后一接触，程天南认为童瞳比其他那些艺人更有心计，呆只不过是假象而已。

可是此刻看着刚刚咄咄逼人，宛若出鞘利剑的童瞳，程天南忽然无法用什么词来形容眼前的童瞳，强势的习惯之下，一手轻佻的向着童瞳的下颌伸了过去，准备挑起的她的下巴，好仔细看清楚这个他程天南第一次看不懂的人。

沐放最喜欢的动作就是揉童瞳的头，后来谭骥炎偶然也喜欢握着童瞳的手，等到谭景御住到公寓之后，他更喜欢勾肩搭背，根本不将童瞳当女孩看，可是童瞳虽然有些不习惯，但是也知道他们都是善意的，所以并不反感。

可是当程天南的手伸过来时，童瞳眉头一皱，安静的办公室里啪的一声清脆的巴掌声响起，童瞳一手用力的直接拍开程天南的手，身影同时向后退了两步，拉开和他的距离。

从没有哪个女人敢当面拒绝程天南，看着被打开的手，程天南浓眉一凝，刹那，暴戾的气息凝聚在脸庞上，怒着眼看着躲避的童瞳，声音陡然之间也显得严厉起来，“童小姐，你真的以为你能进关家的大门，我想你应该很聪明，最好知道什么人是你不能得罪的！”

自己本来就想进关家的大门，谭骥炎可是很小气的，如果自己真的要嫁给关曜，谭骥炎估计用眼神就将自己给瞪死了！童瞳撇撇嘴，眉梢一扬，然后发现程天南又逼了过来，而自己却直接推到了墙角。

“童小姐，你要知道，即使你进了关家的大门，只要我高兴，你在演艺圈依旧可以走的风生水起，谁都要给你三分薄面。”似乎也察觉到自己的语气过于严厉，程天南放软了声音，一手按在墙壁上，将童瞳固定在自己的臂弯之间，笑着继

续开口，“在北京这个地方，如果没有人护着，艺人说起来风光，只怕也只有被人玩弄的下场。”

看着恩威并施的程天南，童瞳直视着他的眼睛，冷冷一笑，讥讽的开口反问，“如果我不答应，是不是就落得和柳康一样的下场？”

听到柳康的名字，程天南脸色冷了几分，可是想着童瞳还年轻，或许见识不深，自己也没有必要和她闹僵，依旧好言好语的规劝着，“柳康的事情我们不提，不过你应该还知道萧亚，一个普通人，得罪了柳家，萧亚的下场是如何的不堪？如果他不得罪柳家，不和柳康纠缠不清，他毕业之后会是一个成功的精英人士，会结婚生子，而不是被轮暴，被退学，被断绝父子关系，最后无论可走只能自杀身亡。”

不提萧亚，童瞳还算冷静，毕竟柳康也是罪有应得，可是萧亚呢？他什么都没有做错，他只不过是爱上一个人，而这个人刚好也是男人，刚好是有权有势柳家的独子，所以柳家为了自己的儿子，就冷血无情的话毁了别人家的儿子！

看着童瞳那明显冷下的眼神，程天南哑然失笑着，虽然有些的恼怒，不明白她也是大学毕业的人，也进入了演艺圈，可是却如此的较真，简直是冥顽不灵。

今天，若是任何一个艺人，只怕都会巴结着自己，可是看着完全不识时务的童瞳，程天南有种面对孩子的感觉，她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程天南三个字代表着什么财富，和权势，可是人有时候就是如此，越是得不到的，却越有兴趣。

“小瞳，你还太年轻了，太嫩了。”程天南一手缠上童瞳的发梢，却也不知道她用的是什么洗发水，发丝光滑的如同调皮的精灵，从指间快速的滑落，发丝之间散发着淡淡的香味，如同童瞳给人的感觉一般，看起来并不出色，可是却只要走近了，却忍不住的喜欢这个单纯的孩子。

不要说她还不是关家的人，而且自己已经打探过了，关老爷子绝对不会让童瞳这样的艺人进入军界世家，所以自己若是真的强要了她，关家也不会对自己怎么样，甚至还会高兴自己解决了这个麻烦。

而对于童瞳，程天南有的是手段，让她乖乖的躺下，可是或许是人到中年了，程天南更喜欢她的服从，而不是用强的来占有。

一抬手，童瞳用力的将自己的头发从程天南的手里给拽了回来，程天南玩味的盯着童瞳，看着她眼中的毫不掩饰的嫌恶之色，摇摇头，心头有着无奈和叹息，有时候女人该学着示弱的，从没有人想要和自己程天南强着对抗。

“小瞳，跟了我吧。”正色的开口，程天南敛起了厉色，只是声音依旧霸道而专横，“我不过问你和关曜的过去，跟着我。”

错愕着！童瞳几乎要怀疑自己是不是幻听了，自己和程天南是敌人吧？他之前只怕还想着要雇佣杀手来杀了自己，这会怎么突然开口说什么让自己跟着他？他脑子没有烧坏吧。

“我倒是很喜欢你。”趁着童瞳发呆错愕的瞬间，程天南抬起手，手指轻佻的挑起了童瞳的下巴，“我会给你想要的，以后在演艺圈，你绝对能成为女王巨星，任何人都不敢对你有不敬。”

放眼整个北京，绝对没有人敢对他程天南的女人觊觎，而之前，程天南身边也过不少的女伴，乖巧的，妩媚的，狂野的，可是尝多了，总感觉女人就是那么一回事，即使要发泄生理需要，漂亮的那孩子都可以，所以就乏味了。

可是这一刻，程天南却突然有种想要将眼前的童瞳纳入到羽翼之中，看着她偶然和和自己倔强，看着她乖巧的任由自己亲吻拥抱，这样的感觉一旦浮出水面，立刻不受控制的扩大，让程天南第一次如同二十来岁的年轻男人一样，突然感觉身体燥热起来。

“我没有兴趣跟着一个杀人犯！”童瞳冷冷的开口，厌恶着皱着眉头，一手抓住了程天南的手腕，“不想你的手断掉，你最好放手！”

“小瞳，你不要不识好歹！你真的以为关曜能护你一辈子吗？”再次被拒绝，怒火涌了上来，程天南厉声斥责着，自然根本没有将童瞳的威胁放在眼里。

让自己断手？不要说关曜根本不知道自己这一只手碰过童瞳，就算他知道？程天南眸光阴沉的沉寂下来，关家暂时还是自己动不了的，如果童瞳去关曜那里告状，势必将目前的平衡打断！

想到此，程天南看向童瞳的眼中多了一股的阴厉，之前派人盯着童瞳，然后趁着超市的拥挤，将人带上来的时候，程天南并没有想过要对童瞳做什么的，他绝对不是色欲熏心的男人。

可是此刻，程天南感觉如果自己真的占有了童瞳，只要拍下照片，相信她绝对不敢和关曜多说什么，这些手段在演艺圈里用的最多，虽然有些的卑劣，可是程天南并不在乎用一次，办法只要有用就行。

当心思转到了欲望上，程天南忽然感觉指尖窒息啊，童瞳的肌肤是那么的光滑，似乎轻轻一碰，就能撩拨起自己沉寂的欲望，根本不需要如同其他那些刻意勾引自己的女人一样做足前戏。

在谭骥炎眼中看见属于男人的那种占有的强势欲望时，童特只是有些的羞涩，可是看到程天南眼中那赤裸裸的欲望时，童瞳只感觉厌恶，抓着程天南的手指立刻聚集了力量，清瘦的身体一个上前，肩膀抵上程天南的胸口，发力，过肩摔！

砰的一声，程天南身材魁梧，微微的有些发福，虽然保养的很好，可是因为身高在那里，至少也是一百八十斤的大男人，当程天南反应过来时，整个人却已经被摔在了地上，而刚刚还掐着童瞳下巴的手被她反扭在了背后。

手腕处剧烈一痛，程天南这才猛然的警醒，他是从黑道漂白出来的，程家在程父亲手里还是黑帮，到了程天南这里，他有着商业头脑，将程家的生意漂白了许多，开发度假山庄，连锁酒店，开发楼盘，投资漂黑钱的娱乐公司，这些都是能拿到台面上的产业。

手腕剧烈的痛着，没有断，却是腕骨错位，程天南回想着刚刚童瞳的动作，她只是一手抓住了自己的手腕，那一点力度程天南并不放在眼里，可是随着童瞳清瘦的身影突然的一个错位转移，程天南就感觉手腕关节已经错位了，然后就被过肩摔在了地上，她竟然是个高手?

身为男人，被任何一个女人这样压在地上都是耻辱的，理智回归之后，程天南冷酷一笑，左手拿出随身携带的手枪，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身后的童瞳，然后慢条斯理的站起身来，弹了弹西装上的灰尘。

失算了！童瞳脚步后退了一点，在进办公室之前，童瞳已经职业习惯的将办公室的布局收入了眼中，此刻看到程天南手里的枪，童瞳已经有了对付的方案。

“小瞳，你真的让我刮目相看。”玩味的冷笑着，程天南看着童瞳的目光复杂的变化着，巴结他的女人和男人多的数不清，程天南对待情人也算是大方，所以不少没有出道的艺人都趁着娱乐公司这个门槛直接爬上了程天南的床，只要乖巧，懂事，所以程天南不在乎钱的。

第一次，他有种想要将一个女人留在身边，虽然是带着对童瞳的三分好奇，可是并不真的非要童瞳不可，可是程天南却没有想到童瞳这个看起来柔柔弱弱的一个小丫头，竟然将自己摔在地上，右手手腕错位，虽然是自己没有防备，可是却也不得不说她的确是个高手。

程天南是左手，可惜拿枪的手法却异常专业，童瞳便知道他虽然习惯的右手被自己扭伤了，可是左手依旧能开枪射击，应该是专业训练过，程天南果真不是普通商人那么简单，随身携带着手枪，难怪谭骥炎知道自己杠上程天南时那么生气。

这么一想，童瞳忽然感觉自己怪对不起谭骥炎的，因为想到谭骥炎，那原本清冷的一张小脸此刻也柔软的染上了憨憨的笑意。

“小瞳，我的话你再考虑一下。”将枪收了起来，程天南看着面带浅笑，软软的笑容，乖巧可人的模样如同一个孩子一般，让程天南忽然感觉自己对待童瞳的手段太过于严厉和霸道了，或许自己该后退一些，给她一个适应的空间。

看着程天南将枪收了起来，知道他方自己走了，童瞳直接的转身拉开门走了出去，门口两个保镖迅速的伸手挡下童瞳，让刚刚因为想起谭骥炎而好心情的童瞳不由的火了起来，那原本看起来柔弱的小脸冷冷的绷紧，一双清澈见底的眼冷冷的露出寒光，她不在乎再动一次手。

“让童小姐离开。”办公室里，程天南开口，目送着童瞳的身影远去，嘴角缓缓的勾起笑，势在必得的笑容，她真的引起自己的兴趣了。

从电梯里下到三楼，自己的购物篮还在电梯门口，里面是刚刚选的蔬菜，童瞳拎起篮子向着喧闹的人群走了过去，还没有走到三步，便看见沐放那急切寻找自己的眼神，因为身高，所以即使眼前人满为患，沐放和谭景御那挺拔的身影依旧让童瞳一眼就看到了。

“小瞳，你跑哪去了？”挤的一身都是汗，沐放语调急切的开口，虽然知道只是走散了，可是没有看到人，却总是不放心，此刻脸色难看了一些，语气也不好，可是那桃花眼里却是满满的担心。

“对不起沐哥。”虽然因为程天南而导致心情不好，可是看到沐放那满是担心的脸色，童瞳心头暖了起来，低着头道歉着。

“买的差不多了，我们回去吧。”一看到童瞳低头道歉的可怜模样，沐放心头那一点因为担忧而生气的怒火立刻消失的无影无踪，将童瞳手里的篮子直接塞给了一旁的谭景御，然后握住童瞳的手，直接向着出口走了过去，这样总不会走散了吧。

刚刚三楼找了两圈都没有看见小瞳？谭景御跟在两人身后，虽然还是那样俊朗的笑容，可是目光却异常锐利的看了看电梯口的方向，然后拿出了电话，“南子，替我查一下怡然园这边的美联超市是谁的产业。”

“老大，不是吧，你多少给我难度系数高一点问题。”电话里是一道不满抱怨的男音，然后是噼里啪啦敲击键盘的声音，“全国连锁超市，程天南的产业，程天南，曾经黑帮程……老大，我还没有说完，你竟然挂我电话。

这边童瞳刚要付钱，沐放立刻拿出自己的皮夹，和他在一起，沐放怎么可能让童瞳付钱，可惜还不等沐放开口，知道答案直接挂了电话的谭景御长手长脚的将一百块钱递了过去，成功的当了一回绅士。

再回到公寓天都擦黑了，沐放敏锐的感觉到谭景御有些不对劲，这个无赖男人突然安静下来，还真的让被一直骚扰的沐放有些不习惯。

“怎么？爱上我了。”谭景御收回思绪，懒懒的露出笑，一脸的痞子模样，张开双臂，“来吧，小爷会疼你的。”

“滚！”沐放嘴角一阵抽搐，自己就不该招惹这口无遮拦的混蛋！直接转身走向厨房，可是小瞳似乎也有些奇怪，沐放看着一回家就进房间的童瞳，虽然之前在超市因为担心，沐放没有多想，这会却想起来，刚刚怎么找了那么久都没有找到小瞳。

童瞳此刻直接找了衣服，然后冲进浴室里，洗着头洗着澡，一想到程天南，忍不住的一个颤抖，他发什么疯呢！之前不是利用柳康死亡的现场陷害自己，就是想要杀自己，却突然说什么让自己跟着他，他以为他是谁啊，没有谭骥炎年轻，没有谈骥炎长的好看，也没有谭骥炎的身份背景，自己干嘛要跟着他！哼！

吃过饭，又将白天没有完成的家务给彻底的结束了，沐放也累得够呛，十点半，洗了澡就直接窝回床上睡觉了，片刻就睡着了，第一次没有将一直和自己挤一张床的谭景御给踢下床去。

这皮肤怎么这么娇嫩？坐在床边，谭景御也洗了个澡，黑发上还滴着水，看着睡着的沐放，忍不住的伸手在他的脸上掐了一下，果真是个妖孽，浴室里就有不少的保养护肤品，瓶瓶罐罐的，都是外国货，让谭景御有些受不了，一个大

男人，就算不像军队里那些男人一样刀山火海，也不至于和女人一样每天都要抹抹擦擦。

可是感觉着指尖之下沐放那触感极好的肌肤，谭景御忽然感觉还是保养保养比较好，至少手感就这么舒服。似乎察觉到脸被人给掐着，沐放不满的皱了一下眉头，含混不清的嘀咕一声混蛋之后，直接一个翻身，背对着谭景御继续入眠。

童瞳正靠在床上看电影相关的专业书籍，春节之后，《岁月静好》就要开拍了，所以童瞳抓紧最后的时间多了解一下相关知识，听到敲门声不由的抬起头，“谭三哥？”

“小丫头，老实和我说说看，你真的将柳康的事情放下了？”谭景御手里拿着毛巾擦着头发上的水，目光有些锐利的看向童瞳，这个丫头果真没有放下！

“谭三哥，我知道谭骥炎和关曜的做法，可是我过不了自己这一关，不过我暂时已经不想了。”明白他们的做法，可是童瞳试过了，真的不行，看到程天南，一想到他是杀害柳康的凶手，童瞳就没有法子将他当成平常人对待，不过如今，童瞳倒没有一开始的固执了。

“那今天在超市，程天南将你找去，是威胁你，还是收买你。”谭景御点了点头，一手揉了揉童瞳的头，她的坚持和固执，谭景御可以理解，二哥和关曜都是人精一般的人物，二哥考虑的更多更长远，而关曜那里，也基本以二哥的看法马首是瞻，谭景御原本以为让小丫头接受事实还有一段时间，但没有想到她竟然就真的自己想开了。

“他让我跟着她。”一想到这个，童瞳就不由皱了皱眉头，苦巴巴着小脸，甚是挫败，这都叫什么跟什么啊？

“啊？”饶是谭景御也错愕的一愣，不敢相信的看了看童瞳，长的是不错，小巧可爱的，怪漂亮的，此刻苦着小脸的样子也挺讨人喜欢，可是程天南那样的人，黑白两道通吃，什么女人，男人没有玩过，他竟然看上小丫头了？

二哥的情敌果真是直线增长！谭景御笑了起来，忽然有些明白程天南为什么会看中童瞳，只怕他一辈子接触的女人都是冲着他的钱，冲着他的关系过去的，小丫头这样直白的在包厢里质问他杀了柳康，让程天南引起兴趣了

“你准备怎么办，小丫头。”如果说程天南只有柳康这一件事，谭景御相信自家二哥估计还会暂时容忍程天南继续逍遥法外，不过程天南不该将目光打到小丫头身上，和二哥抢人，估计二哥必定准备要动程家了。

“谭三哥，柳家的案子你都知道吧，我怀疑李兰兰根本不是柳康失手杀死的，是程天南布下了这个局，想要陷害柳康，从而要挟柳家。”童瞳也来了兴趣，快速的将手里的书和起来丢在床头柜上，和谭景御讨论起来。

“证据呢？”小丫头看来不笨，竟然连这一层也想到了，谭景御笑着看着童瞳，也对，只是有时候呆了一点，如果真的笨的话，二哥肯定也看不上

“柳康的心理医生沈直是程天南的人，他们一定是借用给柳康心理治疗的机会，从而对柳康下手的，不管是在柳康吃的药上动手脚，还是沈直通过心理暗示，只可惜柳康死了，查不到了。”童瞳泄气的耷拉下脑袋，不得不说要从柳康这线去查，还真是有点难度，或许要从杀死柳康那个杀手身上去查。

“你和沈直接触过？”这会轮到谭景御苦笑了，沈直他自然知道，翻阅柳家案宗的时候，他看到过这个名字，可是小丫头这么肯定沈直和程天南认识，肯定是接触过的，幸好二哥不知道，否则这回估计要气的脸色铁青。

“嗯，我去了他的诊所，他以为催眠了我，然后给程天南打了电话，问他要不要从我这里套出一些和关曜有关的事情，不过程天南没有答应。”童瞳后怕的看着笑的越来越危险的谭景御，身体努力的向后缩着谭三哥笑成这样还真恐怖。

“我想要掐死你，你这个笨丫头！”而且还是不怕死的笨丫头！谭景御双手直接的掐上童瞳的脖子，这个丫头真的要气死自己，她竟然还敢去了诊所，她就不怕沈直真的对她动手。

“谭三哥，杀人要偿命的。”脖子上并没有什么力度，所以童瞳是一点不害怕的，只是明白自己这样做的确有些鲁莽，所以就惨兮兮的露出可怜态，然后目光一转，一脸错愕，“沐哥。”

“你不是睡了……小丫头，你竟然还学会骗人了啊？”松开手，一回头，门口空荡荡的，哪里有沐放的身影，谭景御阴险的笑了起来，看着已经逃离到床最里边的童瞳，也不去掐她脖子了，嘴角勾着笑，“怎么，你以为你沐哥在，我就不敢对你怎么样了。”

“那是因为谭三哥你更喜欢逗沐哥嘛。”暂时安全了，童瞳露出小小的顽劣笑容，沐哥在的话，谭三哥才懒得和自己闹。

“你家沐哥就是一只高傲的波斯猫，一逗就炸毛，你这个小丫头就是一只小野猫，招人喜欢。”谭景御笑着回了一句，颀长的身影懒散的靠在床头，修长的腿叠着，侧过头看着童瞳，“真的放弃了，不理会程天南了。”

“嗯。”虽然说是想要查，可是要怎么查，童瞳是一筹莫展，不过看着半躺在床上的沐放，立刻亮晶晶着一双小眼睛，谭三哥的身份绝对不简单，只怕是军区情报处的，不知道是军情三处，还是五处，可是不管是哪里，童瞳明白，谭景御手里绝对有相当的人脉情报网，要真的去查杀害柳康的杀手就简单多了。

“小丫头，别这么看着我，我可不不敢和二哥对着来，你就不要多想了，以后有机会，我会留意程天南的。”谭景御受不了的对上童瞳那满是期盼，小鹿斑比一样的眼神，一个利落的起身，修长的身影直接向着门口走了去，军情处虽然情报很多，可是却也不能随便的去查一个人，这是纪律问题。

可是关上门离开童瞳房间的一刹那，谭景御犹豫了，今天超市这一出要不要告诉二哥呢？带着犹豫的情绪，谭景御回到卧房，看着睡的沉的沐放，暂时将这个麻烦的问题丢开，关了灯，直接睡在了床外侧。

｜派派小说后花园lyg021手打，转载请注明｜www.paipai.fm

第二卷 情意缠绵 079章 服装大赛

早晨童瞳醒过来时，就听到隔壁房间的打斗声，对于这每天早上都会发生的状况，童瞳已经习惯了，谭三哥总喜欢逗沐哥，每一次挤在一起睡觉的时候，总是长手长脚的将沐哥给抱在怀里，所以早上醒来的时候，沐哥肯定会拳打脚踢的招呼过去。

“小放放，你下手还真是狠。”谭景御无赖的笑着，懒洋洋的躺在床上，百分百的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好男人模样，只可惜那英俊脸颊昂的笑容却怎么看怎么的碍眼。

“你！”沐放气的脸铁青，将扬起的拳头硬生生的收了起来，谭景御若真的和自己动手，沐放就算技不如人，他也会和他拼一拼的。

可是谭景御这样一幅任君来揍的模样，让沐放一口怒火憋在了胸口，拳头却怎么都打不下去，只能说眼前这男人的无赖级别已经登峰造极。

“小放放，这几天不要太想我啊，如果真的想了，就打电话给我。”一手撑着下巴，谭景御侧躺在床上，笑眯眯的欣赏着盛怒的美人，沐放刚刚一番动作，原本总是扎起来的黑发此刻如同瀑布一般散在了身后，气息微微的有些粗重，俊美绝色的脸上带着红晕，因为瞪着自己，那狭长的桃花眼显得格外的魅惑，熊熊的燃烧着火焰。

“你要走？”沐放愣了一下，心头倏地有点的失落，却也立刻明白过来，他常年在各个军区跑新闻，几年都没有回北京了，马上就过年了，他肯定是要回谭家的。

“小放放，你舍不得我！”语调飞扬着，谭景御咻的一下从床上起身，一手拉住身边的沐放，然后压倒在身下，笑的那个得意啊，嘴角都快要咧到脸颊后面了，“我就知道小放放你舍不得我！”

沐放刚刚那一时的失落感觉早已经消失的无影无踪，谭景御看起来并不胖，甚至算不上魁梧，可是真被他压在身下时，沐放可以清楚的感觉到他的体重，尤其是此刻谭景御那过于兴奋的表情，让沐放气的直颤抖，怒着一张俊脸，然后倾城绝色的笑了起来，砰的一拳头毫不客气的挥了过去，可是想到谭景御要回家了，那拳头便从脸颊上硬生生的转到了他的肩膀上。

童瞳从被窝里伸出手，拿过柜子上的手机刚准备看一下时间，手机铃声巧合的响了起来，熟悉的音乐声正是谭骥炎打过来的。

“这么早醒了？”谭骥炎坐在汽车后座，有些意外刚打了童瞳的手机，她就接了，天冷了，这些天不用去蓝海豚上班，所以她虽然睡觉不关机，可是早上却喜欢窝在被窝里不起来，谭骥炎以为至少手机要响几分钟童瞳才能听见。

“嗯，沐哥和谭三哥又在打架了，被吵醒了。”童瞳窝在被子里，听着手机里传过来的低沉嗓音，感觉谭骥炎的声音真的很好听，带着特有的磁性，字正腔圆，语速有点慢，每个字通过手机传到耳朵里，似乎都带着属于谭骥炎的特有魅力，让童瞳感觉到耳朵一点一点的红了起来。

不过隔着手机，童瞳倒也没有那么紧张，也或许是和谭骥炎越来越熟悉了，知道那个看起来冷酷内敛的男人，不高兴的时候会皱着眉头，薄唇抿成一条线，对虾子过敏，不喜欢韭菜，喜欢喝茶，虽然随身带着烟，但是抽的很少，高兴的时候，喜欢揉自己的头发，将自己当成孩子。

“这么早有事吗？”童瞳倒是也有些意外早上接到谭骥炎的电话，不过那一点点的困意却早已经消失的无影无踪，如果此刻照着镜子，童瞳就会发现自己的嘴角早已经咧开了笑容，亮晶晶的目光里满是沉浸在爱情里的幸福和甜蜜。

“小御今天要回大宅了，这两天你注意一下安全，有什么事记得告诉我。”谭骥炎说这话时，眉头微微的蹙了起来，沐放住在童瞳那里，之前有谭景御在，谭骥炎还没有感觉到什么。

可是现在谭景御一离开，一想到童瞳和其他男人同居在一起，谭骥炎就怎么想怎么不舒坦，尤其童瞳对沐放格外的好，处处注意着他的胃，给他调理着，这让谭骥炎心里头有种窒闷的憋屈，却偏偏又无法明说。

“谭三哥要走了？”童瞳声音微微的高了几分，虽然也明白，不过听到谭骥炎挂念自己的安全，不由的笑了起来，语调格外的轻快，“你不用担心我，沐哥还在这里呢，沐哥也没有家人，所以过年的时候就和我在一起。”

童瞳不提还好，一提到沐放，谭骥炎脸便又紧绷了几分，沐放看童瞳的眼神，是个男人就明白那眼神代表着什么，只有小瞳这笨孩子根本什么都没有察觉到！

没有察觉到谭骥炎吃着闷醋，手机里童瞳继续说着昨天从超市买了多少年货回来，冰箱里都塞满了，小御和沐放将公寓彻底的打扫了一遍，若是平日，谭骥炎是绝对不会浪费时间来听这些家长里短的琐碎事情，可是听着童瞳说，想象着她说话时的表情，谭骥炎竟然丝毫感觉不到厌烦，原本紧绷的峻脸也柔软下来，偶尔回一句，等到感觉和童瞳打了十多分钟电话时，谭骥炎才发现汽车已经开到了市政府。

“谭骥炎，你上班吧。”童瞳这才发现竟然打了这么长时间的电话，有些不好意思的笑了笑，目光看着天花板，犹豫了一下，终究还是低柔的开口叮嘱，脸尴尬的红了起来，“不要太辛苦。”

“嗯。”听着童瞳挂了电话，谭骥炎看了看手机，竟然有种意犹未尽的感觉，随着李成将车停稳，将手机收了起来，那带着宠溺柔软的脸庞又恢复了惯有的冷酷，打开车门，冷傲的身影下车，准备开始一天的工作。

“不煲电话粥了？”谭景御敲了敲门，不敢相信的看着床上的童瞳，原本是准备叫小丫头起来吃饭的，却没有想到听到她和二哥在打电话，这也就算了，而且一个电话竟然打了快二十分钟，谭景御几乎有种怀疑，自家二哥该不会被外星人附体了吧。

“谭三哥。”童瞳羞赧的将手机放到了床头柜上，脸上还残留着和谭骥炎打电话时的笑容，连语调都显得幸福，“你早上就要走吗？”

“嗯，洗漱一下，吃早饭。”果真是恋爱里的男女啊，谭景御笑着开口，转过身顺手关上门，还真的想象不出二哥煲

电话粥的样子。

因为谭景御要离开了，沐放早上难得大度起来，不理会他故意的挑衅，安静的吃着早餐，谭景御依旧是笑眯眯着一双狐狸眼，倒也没有继续逗弄沐放，只是交代了一下他们依旧要注意一下安全，当然，暗中谭景御还是调了两个人过来保护童瞳和沐放的安全，虽然柳家是垮台了，可是柳康的死是无头悬案，只怕柳家人还是会将罪责怪到小丫头身上，所以还是需要注意安全

谭景御虽然离开了，可是连行礼都没有收拾，懒懒的对着沐放和童瞳摆摆手，吃过早饭之后就直接出门了，公寓少了谭景御立刻安静下来，让沐放忽然有点局促的感觉，虽然之前算是同居在同一个屋檐之下，可是却因为谭景御搅局，沐放每天都感觉生活在水生火热里，此刻，却猛然的生出一股暧昧的氛围。

“小瞳，我们做什么？”沐放即使在家里，却也是穿戴的整齐，黑色的西装裤，宝蓝色的真丝衬衫，外面套了一件米白色的西装，衬着他颀长的身影，俊美如画，尤其是此刻，沐放正站在阳台边，冬日的阳光从窗户外照射进来，洒落在他的脸上，宛若春光里的王子。

“沐哥，要不我们看电影？”童瞳还是有些担心自己这个门外汉，能不能拍好《岁月静好》这部电影，所以电视机下面的柜子里堆满了碟片，大都数都是国内外知名导演的片子，以前没有入行的时候，看电影就是单纯的看电影。

可是现在入行了之后，童瞳更多的是学习，电影里演员的站姿，表情的变化，如何在对手戏里，既不抢戏，却也能让自己暴露在摄影师的灯光之下，多出境，让观众记住，隔行如隔山，真的要学了，童瞳明白一个实力派的演员要懂得很多相关的知识。

“好。”沐放勾着唇笑了起来，目光里满是欣赏，小瞳真的很敬业，即使不是科班出生，可是她的敬业加上聪慧，让她迅速的掌握了不少知识，算起来也算是入门了。

电视里放的是程翰千年的一部古装贺岁大片，江湖仇杀，爱恨交织，实力派的演员有着一流的演艺功底，将角色的扮演表演到极致。

“小瞳，于娜的演技是无口厚非的，这仅仅是一组镜头，可是她却将女主角懊悔、气氛、嫉妒，隐藏在情绪背后的感情都真实的表现出来。”沐放一面看着画面，一面低声分析给身边的童瞳听。

“这里导演用了运动镜头，所以拍的时候，你要注意自己的姿势，最好能在不影响的情况之下，加入一些细微的动作。”

“很多演员会抢镜，所以遇到这样和你搭对手戏的演员，不用客气，直接将压住对方，将镜头抢回来。”

“特写的镜头，灯光会很强，所以拍的时候，脸微微的侧一下，避开强光灯。”

一上午的时间就在电视画面和沐放的讲解里安静的渡过，他说的很细，很多书籍上没有的知识，也都细心的点了出来。

“沐哥，你为什么不拍戏？”随着片尾曲的响起，童瞳疑惑的看着精神焕发的沐放，说起拍戏时，童瞳能感觉到沐放身上那种喜悦，他是真的很喜欢演戏吧，否则不会懂得这么多，可是为什么沐哥却没有当演员，而是成为了蓝海豚的总监。

笑容从俊脸上隐去，沐放目光有些失神的看着电视上跳动的画面，为什么不去演戏？这是他从十来岁的时候就有的梦想，可是……沐放黑眸深处有着痛苦的记忆闪现而出，随后又恢复了慵懒邪魅的笑。

“演员生涯很多都是吃青春饭的，我老了，这把老骨头折腾不起了。”勾着桃花眼，沐放懒懒的靠在沙发上，一手习惯的揉了揉童瞳的头发，笑容里带着只有自己才知道的心酸和无奈。

他的翅膀早已经被折断了，鲜血淋漓着，所以他已经没有办法飞翔了，即使那是他十来岁就有的梦想，却也只能将这个梦束之高阁。

童瞳忽然有种心疼的感觉，看着这样的沐放，明明还是第一次在蓝海豚见面时那样邪魅的笑容，可是却总感觉在这样强撑的笑容背后，是一颗受伤的心，沐哥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笑，习惯了伪装，或许这已经成为了沐哥生命里的一部分，所以谭三哥才总是喜欢逗沐哥，看着沐哥气的跳脚，那个时候，沐哥的表情才是真实的，即使是在生气。

“小瞳，话说你也不小了，折腾不了几年了，所以趁着年轻多赚一些钱，什么时候沐哥不行了，就靠你养了。”沐放扬唇笑着，一手顺势的将童瞳的身体给揽到了怀抱里，用力的抱住，下巴亲昵的蹭在她的头顶上，眼眸深处有着复杂的沉思。

关家的地位在那里，小瞳和关曜未来的路还很艰难，不管如何，沐放希望童瞳多赚一些钱，这样即使和关曜走不到一起，她也可以衣食无忧。

“好。”童瞳乖巧的点了点头，她有很多钱的，因为是见不得光的兵器，每一次出完成任务之后，都会有一笔钱奖励到账户上，童瞳用钱的地方不多，这些年攒下来估计也有几百万了，只是这账户暂时还不能动用，否则会牵扯出很多问题。

这孩子还真是单纯的让人窝心，沐放垂眸看着一脸认真的童瞳，说起来自己和她认识也不过一个月的时间而已，可是她竟然一点防备之心都没有，她对任何人都这样吗？

想到此，沐放染着笑的俊脸，微微的有些的变化，心头带着几分的迟疑，他希望自己是小瞳唯一一个这样在乎的人，可是却也知道这根本不可能，她真正在乎的人是关曜吧，她脖子后的吻痕已经淡了一些，可是沐放知道如果不是情到浓处，不管是关曜，还是小瞳都不会让对方留下这样亲密而暧昧的痕迹。

“沐哥，我不会被人骗的。”童瞳明显的看出沐放眼中那一脸不放心的模样，不由的抬手摸了摸自己的脸，难道自己

看起来真的那么好骗?

其实自己看人的目光是非常准的，这是行动组最基本的能力，第一眼就需要判断出对方的性格，推算出他可能的行事准侧，否则在一些恐怖活动里，童瞳就没有办法制定出行动方案，然后瞬间歼灭对手。

“那今天要换成其他人说这话，你也会养他，也会将自己的钱借出来？”沐放状似随意的开口，可是那胸膛里，一颗心却砰砰的加快的跳动，他在紧张，却又在期待着童瞳的回答。

情绪有些的不受控制之下，沐放笑容显得愈加的邪魅，刻意的掩饰着情绪，挑着眉梢，看起来很是怀疑童瞳的判断，她单纯的像是初次步入社会的

“当然不会，沐哥，我可是天蝎座的，这个星座的人，一般是拒人千里之外的，但是真正和天蝎座的人交上朋友之后，她就会将对方当成自己人，会成为一辈子的朋友。”童瞳找了个借口，一本正经的对着沐放开口。

“你就和谭景御在一起胡闹吧。”沐放嘴角抽搐了一下，看着茶几下那一本关于星座的书籍，很是无奈的撇撇嘴，前天中午，这两个人竟然拿窝在一起研究起星座，让沐放第一次感觉原来幼稚的人还不是一个，拿东西如果真的准，母猪都能上树了。

可是听着童瞳的回答，沐放嘴角还是刚刚的扬了起来，满脸的笑容，一辈子的朋友，也是好的。

童瞳刚准备开口，丢在茶几上的手机响了起来，让童瞳疑惑的看着上面的号码，刚接起电话，因为手机另一头梅特尔过于兴奋外加激动的嗓音，音调过高之下，童瞳直接将手机远离自己的耳朵，塞到了沐放的耳边。

“瞳瞳宝贝，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不要太高兴那。”梅特尔真的太高兴了，恨不能将这个喜悦直接的传达给童瞳，可惜当他兴奋的拿起车钥匙，准备出门开车时，这才发现自己根本不知道童瞳住在哪里，只能又从堆积的设计图里激昂自己的手机给找了出来，拨通了童瞳的电话。

“什么消息？”沐放也被吵的耳膜发痛，稍微将手机拉的远了一点，实在无法相信梅特尔这样的性格，竟然会是设计师，怎么看，都看不出他有设计师的潜质。

“你是谁？瞳瞳宝贝的手机怎么在你手里？”梅特尔被手机里传出来的男音吓了一跳，娃娃脸上满是疑惑，然后是恍然大悟的明了，刹那，声音再次提高，语调严厉，“是不是你偷了瞳瞳宝贝的手机？”

这是什么逻辑思维！沐放受不了的揉了揉太阳穴，难道现在这样抽疯的男人比较多，像自己这样正常思维的已经成绝种了，谭景御是这样，梅特尔也是这样，“是我，沐放。”

“沐总监？”梅特尔眨巴着蓝色的眼睛，娃娃脸上终于没有了那种抓住偷手机贼的凶悍，可是陡然之间，却又拔尖了声音，哇哇的在电话另一头叫了起来，甚至还碰到了桌子上的文件，如同被抓了尾巴的猫，“沐放？你怎么在瞳瞳宝贝那里？你怎么能在那里，你和瞳瞳宝贝是什么关系？”

耳朵被喊叫的都快要耳鸣了，沐放看着一旁幸灾乐祸，逃过一劫的童瞳，曲手在她额头上敲了一下，然后玩味的笑着，语调暧昧，“你说我们什么关系就什么关系，到底什么事，不说我要挂了。”

威胁！赤裸裸的威胁！梅特尔不满的哼哼着，揪了揪金色的柔顺短发，屈服在恶势力之下，“我拿到了巴黎时装展的资格。”

“这和小瞳有什么关系？”梅特尔的设计风格非常的独特，走的并不是时尚奢华的线路，而是一种回归自然的清新、素雅风格，沐放虽然也震惊梅特尔竟然能拿到这样顶级时装周的资格，可是沐放也是经过大风大浪的人，更何况梅特尔虽然间歇式会抽疯，可是能在巴黎将ceg服饰扎根，又进军中国市场，绝对不仅仅是一个设计师那么简单。

“因为这一次的时装周亚洲地区有点争议，所以服装公会决定在亚洲举办一次时装展的赛事，第一名就有资格进入巴黎时装周。”想到这里，梅特尔就痛恨起日本和韩国，如果不是这两个国家的设计师一直吵，自己直接就拿到资格了，可是现在却多了一个亚洲外围赛，让梅特尔恨不能将日本和韩国的设计师给生吞活剥了。

“你不是中国人吧？而且小瞳也不够资格当模特。”沐放实在有些疑惑亚洲外围赛那和梅特尔这个法国佬有什么关系，再说小瞳虽然是ceg服饰的代言人，可是拍的是平面广告，是宣传画册，和身高并没有太大的关系。

可是t型台走秀就不一样了，即使亚洲人身高不能和欧洲模特比，可是女模至少也都是一米七二以上，欧洲的模特至少都是一米七八，沐放侧目看着身材娇小的童瞳，这丫头一米六几，和模特相差也太多了。

“ceg服饰主战场在中国，我自然是代表中国参赛的，模特不需要那么高，瞳瞳宝贝正好。”沐放这个男人怎么这么多问题！梅特尔哼哼着，一脸的孩子气，“喂，沐总监，这对瞳瞳宝贝可是最好的宣传，千载难逢的机会哦！”

连中国成语都用上了！沐放摇摇头，将手机递给了童瞳，示意她和梅特尔开口，半个小时之后，随着急促的敲门声响起，沐放刚打开门，一束大红的玫瑰花火热的送到了他的怀抱里。

“瞳瞳宝贝，送……沐总监！”急匆匆赶过来的梅特尔目瞪口呆的看着捧着玫瑰花的沐放，笑容僵硬在了脸颊上，然后伸过手想要将花给抢回来，可惜被沐放眼明手快的躲避开了。

“花不错，谢了。”优雅一笑，沐放转身走向客厅，妖孽十足的气场，让身后吃了闷亏的梅特尔气的牙痒痒，却也拿沐放没有办法。

“瞳瞳宝贝，你一定要答应当我的模特。”看到客厅沙发上的童瞳，梅特尔如同看见了骨头的大狗狗一般，眼睛一亮，蹭蹭的跑了过去，直接来一个法式拥抱。

“我不会走秀。”童瞳无奈的承受着梅特尔的熊抱，拍宣传照只需要表情到位就行，可是上t型台，童瞳有自知之明，不管是以前的身体，还是现在的身体，她都没有到一米七。

“没关系，我教你。”终于抱到人了，梅特尔笑眯眯着开口，自信十足的拍了拍胸膛，“瞳瞳宝贝这么聪明，学几遍

就会了。”

沐放忽略着梅特尔那过于幼稚的热情，慵懒的身影向着厨房走了过去，拿出茶叶，茶杯，一面思索着这一次走秀的可行性，巴黎时装周不用说了，世界顶级的规格，能参加的设计师都是各国的翘楚，以法国设计师居多。

一些世界级的巨星很多都应邀参加时装周，虽然这只是亚洲地区的外围赛，而且巴黎时装周有专属模特，可是不管如何，小瞳如果真的能走秀，对她的演艺生涯是极好的，这样的宣传效果，沐放只要想想就可以知道，而且沐放既然说身高不用考虑，那么他必定有信心让主办方看中的是他的服装，是模特和服装灵魂的完美结合。

“请喝茶。”优雅的笑着，沐放微微的欠身，将托盘放到了茶几上，心头已经有了定夺。

“你怎么对瞳瞳宝贝家这么熟悉？”梅特尔一脸怀疑的盯着笑的如同狡猾狐狸一般的沐放，怎么看都感觉他是男主人一样，这样的认知，让梅特尔不由的气鼓鼓着脸颊。

“我住这里，当然熟悉。”如同没有看见梅特尔那酸酸的表情，沐放眯眼一笑，起身拿过一旁的玫瑰花，然后从角落的柜子里拿出花瓶，装满了水，就这么坐在沙发上，修长如玉的手指拆开包装纸，然后拿起一支，用剪刀剪了一段根茎，插＝进了花瓶里。

嘴巴张大，梅特尔有一瞬间的呆滞，这个男人真的绝美到极点，妖魅却不低俗，长发随意的扎在了身后，俊美如斯的脸上笑容浅淡却优雅，宛若天生的贵族，一手拿着玫瑰花，一手拿着剪刀，偶然蹙眉思索着手里的花要插在什么位置，绝美的画面凝固在眼前，让梅特尔几乎忘记了吃醋。

“既然如此，小瞳就参加吧，也是一个锻炼的机会，至于走秀的步伐，我会教你的，不用担心。”沐放为童瞳答应下来，勾着桃花眼，因为笑，眼尾微微的皱在了一起，让沐放一张脸妖娆邪魅到极点。

“嗯。”童瞳乖巧的点了点头，既然如今是艺人，就要当一个合格的艺人，而且自己决定要自力更生的养沐哥，还是要多赚一点钱的。

“为什么？你为什么能替瞳瞳宝贝做决定？”终于从妖孽女王的气氛里回过神来，梅特尔眼睛雷达般的看了看童瞳，然后看向沐放，英俊的娃娃脸苦巴巴的皱成一团，为什么自己在埋头设计要参展的服装时，瞳瞳宝贝就被这个妖孽给拐走了，不但住一起，还替瞳瞳宝贝做决定。

“当然是因为我是小瞳的……”特意的拉长了语调，沐放笑的那叫暧昧，勾的一旁等答案的梅特尔瞪大一双眼，如同临死前的宣判一般，沐放莞尔一笑，将手里的玫瑰花慢条斯理的插到了花瓶里，“总监。”

“你故意的！”炸了毛，梅特尔抗议着哇哇叫，一手指着沐放，这个妖孽，坏心肠的妖孽！

亚洲外围赛的地点是在上海，时间是定在了大年初二，所以童瞳过了三十晚上，初一早上就要飞去上海，沐放虽然也很想跟过去，可是时间太过于紧迫，他现在就要联系媒体，加强宣传，到时候只怕没有时间陪小瞳去上海。

直接将梅特尔给轰走了，沐放就立刻开始打电话，召集着已经放假的下属，让他们立刻去公司，制定一个宣传方案出来，连夜加班，明天一早就联系媒体，开始给小瞳宣传造势。

沐哥是真的关心自己！童瞳看着拿着手机站在阳台边快速说话的沐放，夕阳的光芒从窗口照射进来，沐放的俊脸少了几分妖孽的邪魅，多了一份决策者的锐利和干练。

“小瞳，走吧，我们去公司。”沐放挂上电话，笑着看向童瞳，“不要担心，虽然时间赶了一点，不过比赛最主要的还是看设计师的功底，你只要会走台步，将服装的灵魂展示出来就行。”

蓝海豚娱乐公司。

会议室，被沐放一个电话给拉回来加班的众人，彼此对望一眼，在娱乐圈就不想要有真正的假期，即使偶然有假期，手机也是二十四小时开机的，所以大家虽然有些不满，不过却也没有太多的怨言。

“沐总监还真看上童瞳了。”低声的开口，大家都是圈内人，对于这样的潜规则早就习惯了，只是还是不懂沐放，以他的审美观，怎么就看上童瞳了。

“整个圈子都知道了，否则ceg服饰能让一个新人代言，现在还要参加时装周，童瞳那身高能当模特吗？”女人讥讽的语调，带着几分的嫉妒。

“这个童瞳不简单，柳家的事都听说了吧，听说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看不出她那呆呆的样子，竟然身后还有大靠山。”不过转念一想又明白了，娱乐圈里的人，谁没有靠山，不管是有家世有背景，还是爬上某个有权或者有钱人的床，反正都是背靠大树好乘凉。

“这么说沐总监不是看上童瞳了，只怕是忌惮她背后的人，才对她照顾有加，要不《岁月静好》这电影，程大胡子能让童瞳演女二号。”又一个人猜测的开口，如果仅仅是潜规则，程大胡子那里，只怕有沐总监的面子，想要演女二号可不容易。

而随着会议室的门被推开，看着走进来的沐放，刹那，所有的议论声都自发的消失了，转为热烈的讨论如何给童瞳宣传造势。

六楼。

“小瞳，这是刘老师，他会教你模特最基本的步伐，姿势。”钱利也接到电话赶到了公司，看着一旁的童瞳，冷淡淡的介绍着眼前的刘冉老师给童瞳。

明明是同一时间进入蓝海豚的，敏茹那么努力，那么用功，可是如今的童瞳只怕要一飞冲天了，其实钱利知道娱乐圈就是如此的残酷，有身份有背景，就可以出名。

可是如今被贬低的人吴敏茹，钱利只感觉心里不痛快，看童瞳更感觉厌恶，她平日里装出一副呆呆木讷的模样，只

怕骨子里不知道如何的奸诈，阴险，否则这样好的机会怎么一个又一个的掉在了她身上。

“小瞳，过来，先看着。”刘冉开口，他身高很高，至少有一米九，看起来有些的瘦，穿着黑色的皮裤，小皮靴，脱了外衣，里面是一件黑色束腰polo衫，看起来显得有些的女气，而说话声音也显得有点尖，虽然看起来和沐放似乎是同一风格的人，可是却显得娘了一些。

可是刘冉的猫步走的非常正规，站到了t型台上，收腹挺胸，宽跟下皮靴走在地板上发出清脆的啪嗒声，随意的摆了几个pose，挑着尖细的下巴看着童瞳，“我再走一遍，然后你来一遍。”

就在刘冉第二遍结束时，一旁的门被拉开，吴敏茹一身白色的大衣，看了一眼钱利，然后走了进来，有些的羞赧，甜甜的开口，“对不起，打扰了，刘老师。”

“刘老师，敏茹也想跟在你身后学一学专业的台步，她以前学过，可是刘老师你是业界最专业的，所以我就擅自做主，让敏茹也过来偷偷师。”陪着笑容，钱利将刘冉都要捧到天了，沐总监真的很有人脉，刘冉一般根本不教人，更不用说童瞳这样的非专业模特，尤其是她连身高都达不到要求。

可是当知道是刘冉来教童瞳时，钱利就私心的想让吴敏茹过来一起学，而敏茹真的没有让自己失望，立刻就过来了，这样好学而勤奋的敏茹，怎么可能比童瞳差。

“无所谓，一个是教，两个也是教。”刘冉画着眼线的眼睛眯了一下，然后一耸肩膀，拍了拍手，“小瞳，敏茹，你们走一下，记住我刚刚的步伐，站定时的姿势。”

吴敏茹对着童瞳友好一笑，然后脱去了外衣，露出娇好的身材，比起童瞳的身高，吴敏茹有一米六八，加上高跟鞋，至少勉强够上模特的身高，就童瞳这个三等残废，也想当模特走台步！吴敏茹是骄傲的，此刻，她要在t型台上打败童瞳，让她输的体无完肤！下巴昂起，吴敏茹伸长了脖子，挺胸、收腹、提臀，然后迈开步子，随着刘冉的节拍声，一字线的向着前面走着

虽然吴敏茹不是专业模特，可是她走的却非常正规，果真是受过专业训练，走到t型台的前端站定，90°、180°、270°、360°，随着刘冉的节拍声，完成了走秀。

完美的转身，吴敏茹脸上露出得意至极的表情，童瞳以为走猫步只是摆个pose那么简单吗？自己可是苦练了一年多，这才有了现在几乎媲美专业模特的水平，童瞳差的太远了！可是这样还不够，吴敏茹要打败童瞳，让她从此没有翻身的余地。

可是当童瞳站到t型台时，刘冉眼神一亮，有种震慑的感觉，模特不仅仅需要专业的步伐，需要身高和容貌，更需要一种气势，那种让所有人膜拜的强大气场。

他原本没有看好童瞳，可是因为是沐放亲自打的电话，所以刘冉就亲自过来了，刚刚吴敏茹走的很好，可是只能算是很好，和巴黎时装周上的专业模特，依旧是天壤之别，东方人太过于内敛和沉静，这样对模特而言，有时候是无法改变的硬伤。

童瞳从进来时，刘冉就打量了她，典型的中国女孩子的特性，安静，乖巧，看起来还有几分羞涩，几乎不像是演艺圈的人，刘冉也只准备将专业的步伐教给童瞳，可是此刻，看着站在t型台上的童瞳，刘冉真的震惊了，他带过很多模特，可是很少有人能有这样的气场，那种君临天下，t型台就是她的战场，是她的疆土。

童瞳是敏锐的，观察力一流，所以刚刚刘冉走了两步，吴敏茹走了一遍之后，她已经掌握了走猫步的最基本的技巧，可是毕竟是第一次走，所以还是显得有些的生硬，而童瞳不习惯穿太高的高跟鞋，直线步走的有点歪。

“身体不要晃，保持直线走。”刘冉纠正着童瞳的步子，可是看到童瞳的身高，有种暴殄天物的无奈，那自己手底下那么多模特，可惜啊，没有一个人有童瞳这样安静却隐匿着锋芒的气势，可是她的身高，身高！

刘冉很想骂三字经，为什么老天就他妈的这么混蛋，童瞳即使不够标准模特的身高，至少也有一米六八以上，刘冉就能她培养成专业模特，可是童瞳不过才一米六二左右，差太多了。

吴敏茹又在t型台上走了两圈，可是刘冉只是看了一眼，随意的指点了一下吴敏茹不足的地方，依旧将全部的注意力放到了童瞳身上，那眼神带着发现天才的狂喜，可是又有天才身高不够的饮恨，一时之间，刘冉脸色一阵青，一阵白，翻江倒海的情绪在身体里剧烈的变化着。

童瞳只感觉自己似乎被一头饿了三天三夜的大野狼给盯上了，看了看刘冉，那眼神炽热的如同要喷发出熊熊的火焰来，小心肝一颤一颤的，刘老师这样看着自己做什么？

吴敏茹愤怒的盯着根本不理会自己，而将所有注意力都放在童瞳身上的刘冉，恨恨的将高跟鞋踩的啪嗒啪嗒响，虽然知道童瞳才是刘冉需要训练的人，可是自己走的这么标准，这么完美，童瞳一看就是一个外行人，不公平！如果今天ceg当代言模特的人是自己，那么今天刘冉就不会这样忽视自己！

嫉恨和不甘心如同一条蛇蛇一般，在吴敏茹的心头龇出了毒牙，看着依旧身体僵硬走着台步的童瞳，尤其是看着她那平静的一张脸，吴敏茹知道此刻童瞳心底一定乐开花了，一定在嘲笑自己！

不要脸的女人，不过是被沐总监给潜规则了，还真的以为自己多么了不起吗？经过童瞳身边的时候，有这么一刹那，吴敏茹真的很想很想一脚将童瞳踢下t型台，这样她就不能去上海，这个机会就是自己的了！

吴敏茹狠狠的咬了一下舌头，尖锐的痛拉回了她的理智，自己不能这样明目张胆的做，童瞳如今似乎沐总监罩着人，钱利这个没用的经纪人，根本一点用处都没有，得罪了童瞳，就等于葬送了自己的演艺生涯。

经过吴敏茹的身边，童瞳疑惑的侧目目光看着嘴角含笑，高昂着下巴，如同孔雀一般踩着高跟鞋走过去的吴敏茹，那样的眼神，冰冷如同毒蛇，自己又得罪吴敏茹了？（拜托，你还知道又得罪啊，你从出场开始，就一直得罪，成了别

人的眼中钉，肉中刺。）

“童瞳！”刘冉声音拔高的尖锐起来，一肚子的怨气，眼神哀怨无比的瞪着童瞳，走台步的时候她竟然还敢发呆！“直线，直线！”

“哦。”拉回思绪，童瞳快速的纠正着脚下的步伐，对上刘冉那满是怨气的眼神，浑身一个颤抖，自己难道又得罪刘老师了。

练习台步非常的无聊而且枯燥，童瞳几乎想要打哈欠了，半个多小时之后，刘冉摆摆手，让她们暂时休息一下。

“刘老师，敏茹走的怎么样？”一旁，钱利快速的走了过来，将水快速的递给了刘冉，虽然不是专业模特，可是钱利看得出吴敏茹走的非常好，比童瞳好太多了。

“不错，比起专业模特差不了多少。”刘冉喝了一口水，疑惑的看了一眼钱利，他也是童瞳的经纪人吧，这一次去上海的人是童瞳，他这个经纪人这么关心吴敏茹做什么？

“小瞳，你第一次走，已经走的很好了，不要泄气哦，我以前学过一些，所以才走的比你好。”擦着额头上的汗水，吴敏茹甜美的笑着，如同亲密的伙伴一样给童瞳打气，可是语调之中却满是得意。

“噢。”童瞳动了动因为穿高跟鞋而有些不舒服的脚，淡淡的应了一声，然后又开始思索，自己到底什么地方让刘老师不满意了，他那满是纠结，几乎要去咬手指的哀怨眼神，实在让童瞳困扰。

又是这副又呆又蠢的模样！吴敏茹几乎气的想要用力的摇醒童瞳，她不知道自己这是在炫耀吗？可是看着童瞳那低垂着目光，安静的呆样，吴敏茹只感觉一拳头狠狠的打到了棉花里，憋屈的恶气出不了，只能憋在胸口，将自己都要给气炸了。

“小瞳，你二十二了吧？”刘冉看了一眼，也懒得理会钱利和吴敏茹，演艺圈的这些勾心斗角的关系，刘冉自然明白，既然有沐放给童瞳保驾护航，自然没有人真的能对童瞳怎么样，沐放可不是什么善茬。

“嗯。”童瞳下意识的将身体往后缩了缩，刘冉的眼神太过于热切，热切到童瞳吞了吞口水，有点恐怖，自己貌似成了大野狼嘴巴里的小白兔。

而此刻的大野狼真张大幽绿幽绿的眼睛，紧迫的盯着童瞳，“你说你现在喝牛奶还能来得及吗？”说不定现在多喝牛奶，也能长高几厘米，不要求多，能长五厘米刘冉就知足了。

“骨骼已经发育完全了，真的没用。”在别人看来有种鸡对鸭讲的感觉，可是童瞳却难得聪明的明白了刘冉话里的意思，自己再过两天就二三十岁了，天天泡牛奶里也长不高。

二十二了！已经过了发育期了！刘冉饮恨的几乎想要去乌江自刎，幽绿的目光落在了童瞳笔直的腿上，她虽然瘦，可是或许是因为艺人的关系，经常锻炼，腿型非常漂亮，现在有很多增高的手术，不知道有几成的成功率。

“刘老师，那都是骗人的，骨头敲碎了，绝对不会增加身高的。”童瞳快速的开口，终于忍不住的一个后退，避开刘冉那惨绿的目光，幸好不是晚上，怪瘆人的。

哎！刘冉叹息一声，自己何尝不知道那些增高的手术基本都是骗人的，可是看着童瞳，刘冉舍不得啊，多好的苗子啊，吴敏茹这样的人，也许可以通过勤奋外加好学成为专业模特，可是任何一个领域里，真正站在顶峰的人却不仅仅是勤奋，更需要一种天分，天才永远都是普通人无法比拟的。

当然，并不是说天才就一定会成功，可是一个勤奋的天才，一定会攀登到其他人都无法攀越的高峰，中国的模特很难在在国际大展上崭露头角，缺少的就是天才，可是为什么要让自己看到一个天才，却让她生生的因为身高的关系，而无法跨入模特这一行，刘冉憋屈的再次想要骂天。

“好了，我们继续。”放下手里的杯子，刘冉拍了拍手，再次开始训练。

沐放那边的会议室开了一个多小时的会议，初步制定了宣传的方案，沐放已经将方案上报给了蓝海豚的总裁，这才摆摆手，放了会议室的下属，起身向着电梯走了过来。

“要掌握节拍，虽然你走的是猫步，可是一定要和音乐的节奏融合在一起，找出那种感觉，感觉！”刘冉虽然有些的娘，不时的还拉了拉脖子上的小丝巾，可是却不亚于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老师。

“沐总监。”钱利听到开门声，对上沐放那似笑非笑的俊脸，莫名的感觉到一阵心慌，语调有些不安。

“敏茹也过来了，果真是个勤奋的艺人。”慵懒的眯着桃花眼，沐放看了一眼和童瞳一起训练的吴敏茹，薄唇勾着意味深长的笑。

“是，敏茹以前学过，这一次听说是刘老师过来，所以我想让敏茹接受一些更正规的训练。”钱利总感觉沐放的笑让人毛骨悚然，可是自己并没有做错，敏茹如果做好了，也是对公司有利。

“沐总监。”哀怨着，刘冉再次将那种饮恨的小媳妇眼神幽绿幽绿的看向沐放，如果不是给他帮忙，自己怎么会看到童瞳，怎么会憋屈的看着一个模特天才因为身高而不能进入模特界！一想到此，刘冉的眼神更加的哀怨。

“这一次麻烦你了。”被刘冉看的有点心惊，沐放瞄了一眼走台步的童瞳，虽然还不够正规，不过感觉和气势已经出来了，沐放也知道让刘冉来训练童瞳这样的门外汉，对他而言是屈才了，可是沐放只想着个童瞳最好的训练，也就没有多想，所以此刻即使被刘冉这样抱怨的眼神瞪着，也只能陪着笑容。

这边音乐也结束了，吴敏茹立刻换上一脸做错事的表情，快速的走了过来，低着头，不安的瞄了一眼沐放，“沐哥，希望你不要怪钱哥，是我自己擅自想要过来跟着小瞳一起训练的。”

沐放并没有开口，只是懒懒的笑着，这样的表情让人看不出他到底是在生气，还是无所谓吴敏茹夜过来一起训练。

“沐哥，没有关系，两个人训练也好，敏茹陪着我，她哪里走的不对，刘老师点出来，我也不会再犯错了。”童瞳看

着低头认错的吴敏茹，大方的替她开口说话，实在不想在t型台上再看到吴敏茹那自以为掩饰的很好，可是却带着压抑的扭曲成恨意的毒眼神。

反正两个人学也是学，而且因为童瞳此刻只是刚入门，所以刘冉校正她的都是初学者的错误，可是吴敏茹不同了，她算是半个专业模特，她犯得错误，目前童瞳还犯不了，所以刘冉点出吴敏茹的错误时，童瞳也用心的记下，避免自己之后再犯。

敢情吴敏茹来训练，就是为了不停犯错，然后给童瞳当例子，让她入门之后不再犯同样的错误，童瞳说这话真的没有多想，她只是实事求是的说出来而已。

刘冉目瞪口呆的看着一脸无比坦诚的童瞳，虽然只是接触了一个多小时，可是刘冉感觉童瞳是很安静的一个人，可是这样毒舌无比，杀人不见血的话真的是她说的？这前后反差也太大了，虽然刘冉之后也发现童瞳看起来有点呆，可是却非常的敏锐。

自己点出吴敏茹的错误之后，童瞳在走猫步的时候，就避免再犯了，刘冉也因此用心的纠正着吴敏茹的错误，好让童瞳记住，可是这话放心里就好，哪有人这样直白的说出来。

而此刻，听到童瞳的话，吴敏茹正低着头，脸色一阵青白，恨意压抑不住，好你个童瞳，看起来呆蠢，可是骨子里却坏的流脓！竟然这样贬低我，将我当成你的教材！

沐放心头笑开了花，几乎忍不住的想要将童瞳抱起来转几圈，沐放了解童瞳，她说这话根本没有其他意思，可是这个小阿呆有时候真的呆的太可爱了。

“小瞳，你怎么说话的？”钱利表情一变，训斥着童瞳，“你根本没有敏茹走的好，敏茹是你学习的榜样，而不是你犯错的例子！”

听到钱利的话，沐放眉梢一挑，懒洋洋的笑着，桃花眼里目光看似带着笑，却显得锐利无比，“童瞳初二要去上海参加时装周的亚洲外围赛，敏茹既然是公司的艺人，自然也要出一份力，给小瞳当犯错的例子也不错，对吧，敏茹，虽然这样说，可是你自己也学到不少东西，如果敏茹感觉委屈了，我可以换一个模特过来，给小瞳当例子，就冲着我们刘老师的名号，多的人过来。”

“沐哥说笑了，我怎么会不愿意呢，这样对我和小瞳都好呢。”吴敏茹生硬的改变着脸上的表情，然后抬起头，甜甜的笑着，感激的看向童瞳，“小瞳，我可是沾了你的光才能接受刘老师的训练。”

“不用谢我，是你自己要过来的。”童瞳摇摇头，吴敏茹没有沾自己的光，她自己要过来训练的，也不是自己主动打电话让她过来的。

虽然现在知道刘冉或许是模特界的大师，可是童瞳对于不在乎的人，从来不放在心上的，所以她也绝对不会主动打电话让吴敏茹过来，所以她能接受这样的训练，和自己半点关系都没有，无功不受禄的道理童瞳还是懂的。

刘冉的表情已经开始扭曲，童瞳绝对不是什么口蜜腹剑之人，她根本就是少根筋！这话说的狠了点，听起来就感觉是吴敏茹自己厚脸皮过来跟着一起学。

吴敏茹笑容已经僵硬在脸上，脸色阵阵苍白，钱利也是一脸的怒火，可是感觉着身边沐放那强大的气场，愣是无法说出一句话来。

“小瞳，接着训练，好好学学，虽然时间短，可是一些低级的错误记住了之后，就不要再犯了。”沐放终于还是没有忍住，抬手揉了揉童瞳的头发，这个小阿呆，让人疼到骨子里去了。

虽然宣传造势的初步计划已经形成了，沐放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做，所以即使此刻很想要留在这里多看一眼童瞳，却不得不离开，为接下来的工作去忙碌。

｜派派小说后花园lyg021手打，转载请注明｜www.paipai.fm

第二卷 情意缠绵 080章 发小死党

等到结束时，已经是八点多了，训练了接近四个小时，童瞳唯一感觉到累的地方就是自己的一双脚，太难受了，高跟鞋很磨脚，虽然后来只穿着袜子走的，可是脚趾头和脚后跟还是有些的疼。

蓝海豚这边有浴室，一般艺人都会准备几套换洗的衣服在，防止有任何的意外，所以训练结束之后，钱利邀请了刘冉吃饭，毕竟这也是拉好关系的时候，刘冉倒也没有推辞，等钱利借来了一套男艺人的干净衣服之后，也冲了个澡，训练了这么久，自然也是饥肠辘辘。

沐放还在忙，不过因为童瞳中间六点钟休息的时候，直接打了电话过去叮嘱沐放的晚餐，所以沐放在办公室里吃了外卖，这会也就不过去了，还需要连夜加班。

希尔顿酒店。

包厢。

“不是吧？小丫头怎么能这么可爱啊，小放放，你也不要忙太晚。”谭景御笑着的几乎不能自抑，对着身后叫自己过去的兄弟发小们摆摆手，“晚上早一点回去，比的是服装，又不是小丫头，她差不多能上t型台就行了，你不要熬夜加班。”

“知道了，我还有事，挂了。”虽然工作被打断，不过沐放听着电话里传过来的噪杂音，也知道谭景御肯定有饭局，对于他吃饭还记得打电话过来让自己准时吃饭，沐放感觉有些窝心，谭景御虽然有时候很混蛋很无赖，可是还算是一个不错的朋友。

“叫什么叫，当心今晚上将你放倒。”谭景御收了手机，潇洒一笑，对着叫的最欢的男人走了过来，挑衅的拿起酒瓶，“说好了啊，你们这群兔崽子，不要以为人多就能放倒小爷我，今天谁第一个倒下，我们就个他扔出大门口去。”

“小爷，你现在养的白白瘦瘦的，估计是个被压的爷吧，大爷今晚上就宠幸你。”男人豪爽的大笑着，一手还轻佻的在谭景御的脸上抹了一把。

诚然谭景御真的不算白，也不算胖瘦，可是那是对于普通人而言，而不是这一桌子从军区回来过年的老爷子们，一个个在军区都晒的和黑木炭似地，好几个男人都是人高马大，魁梧健硕，比起英俊的谭景御看起来自然更爷们。

“小五，你怎么能独食，我们可是望穿秋水才将小御给望回来了，两年了，小五你要宠幸小御，也等老子爽过之后。”

“丫的，你们这群混蛋，在军队天天他妈的就学这些啊，看小爷我灌倒你们。”都是发小兄弟，在军队里，也都似乎这么玩笑过来的，谭景御直接给每个杯子都灌满了酒，这些混蛋都能喝，更能扯，真该让小放放看看，自己可是斯文多了，这些菜他妈的是兵痞子，是混蛋加无赖。

先直接干了三大杯白酒，谭景御面不改色，一手拿起响起的手机，横眉一瞪眼，“别闹，我二哥呢。”

倏地一下，刚刚还闹哄哄的众人立刻安静下来，虽然这些人一个个在军队都是爷们，热血沸腾，可是和谭景御一样，打小也认识谭骥炎，对谭家二哥都很敬畏。

没法子，小时候，这些爷们一个个都是无法无天的主，军区大院出来的人，野的厉害，而谭家二哥自然成了这些野孩子的学习榜样，成绩年年第一，奖状一大堆，当然，这些大老爷们小时候可看不起会学习的人，一个个都是书呆子，没有一点男子气概。

可是这个人是谭骥炎啊，谭家二哥在军区的训练同样是年年第一，一群大老爷子们从小就在谭家二哥光辉之下长大的，谭家二哥那就是神一般的存在，尤其是小时候最野的谭景御，看到自己二哥，那也是老鼠见了猫，乖的不得了，这一群以谭景御马首是瞻的大老爷们，自然对老大的二哥更加敬畏

习惯就是一个可怕的东西，所以即使过了二十多年了，一听到谭家二哥，这一群大老爷们一个个还是噤若寒蝉，谁让谭家二哥那一项项的记录还在军区保持着。

尤其是离开军区从政的那一年，和广州军区的军演，那样漂亮的成绩，迄今无人可以比拟，成为众多大老爷们在军区学习分析的最好教材，到如今，他们是真的敬佩谭骥炎，那一次军演，让他们之中任何一个人，或许会赢，绝对无法赢得这么漂亮。

那样大胆的行军部署，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缜密思维，雷厉风行的攻击，有些人，真的是普通人无法比的，不管放在什么地方，他永远都是佼佼者，如同站在顶端的王者，只能仰望。

“二哥，和小五他们吃饭呢。”谭景御也知道这群老爷们对自家二哥的敬畏，拿着手机走出包厢去打电话，“小丫头那里我安排了人，她初二去上海，我也联系了那边的属下，不会让小丫头出事的，对了，二哥告诉你个事。”

谭景御将之前沐放说的童瞳和吴敏茹的事情说了一遍给谭骥炎听，这才挂了电话，刚要回包厢，却意外的看见楼下临窗的桌子边正吃饭的几人，莞尔笑了起来，还真是巧啊，竟然在这里看到小丫头，那个就是吴敏茹?

谭景御定睛看着和童瞳坐在一起的另一个女孩，虽然隔着远，听不见说什么，可是那甜美的笑容，顾盼流转的眼神，一看就是一个左右逢源精明的人，可是看着童瞳那埋头直接饿死鬼投胎一般吃饭的模样，谭景御笑了起来，傻人有傻福，还是很有道理的。

娱乐圈的消息是最多的，柳家的事情，吴敏如也是知道一些的，虽然外界传言童瞳背后有人，可是吴敏茹却感觉这传的有些夸张，童瞳身后有的只是沐放而已，童瞳的衣装都很普通，言行举止也么有豪门千金，名门贵媛的优雅，她只是很幸运被沐放给潜规则了，而柳家之所以垮台，只怕是政治的原因，柳康那样暴戾凶残的官二代，不出事那才叫奇怪。

“抱歉，我接个电话。”吴敏茹拿起响起的手机，抱歉的看了看刘冉，然后起身向着洗手间的方向走了过去，看着电话上的来电显示，一个恶毒的计划立刻涌上了心头。

之前在京都会所，吴敏茹和柳康有过一次见面，不过那个时候，柳康的兴趣并不在自己身上，反而是另一个官二代看中了长相甜美的吴敏茹，而此刻电话也是马司，别号四子，是个喜欢暴力的男人。

“四哥，真的抱歉，公司临时加了模特训练，我刚刚在结束了，真的，我怎么敢骗四哥您呢。”吴敏茹对着手机甜美的笑着，可是那一双眼却是极其不相称的恶毒，“和童瞳那，上一次你在京都会所见过啊，对，我们一起训练，这会正在希尔顿吃晚饭，小瞳要去上海走秀，所以在练习走台步。”

四子和柳康虽然是狐朋狗友，可是当初柳康大方，四子此刻挂了电话，想到因为柳家垮台，被杀了，却只当成自杀结案的柳康，眼神一狠，一股阴厉之色浮现上了双眸，童瞳那个贱人！虽然自己老子不准过问柳家的事，可是四子多少知道一点传言，就是这个贱人杀了柳康，现在还想要去走秀，老子打断她的腿！

分隔线

因为之前在蓝海豚的训练都很累了，所以吃过饭之后，大家也都散了，半路上，童瞳疑惑的看着自己车子那漏光的汽车，无奈的摇摇头，将车停在了路边，谁这么无聊把自己汽车的油都给放了。

沐哥还在公司忙，谭骥炎年底比平日更忙，童瞳下车，准备打一辆出租车去最近的加油站，童瞳没有多想，毕竟她如今只是一个普通人，可是三两步之后，突然一辆没有牌照的面包车嘎吱一声在尖锐的刹车声停在了面前，童瞳动了动还有些痛的脚，看来是有人故意将自己车子的汽油给放了，可是到底是什么人要堵自己?

面包车快速的蹿下来七八个凶神恶煞的男人，看了一眼童瞳，立刻蹿了过来，手里扬起铁棍，一看就知道不是什么善茬。

似曾相识的感觉，童瞳记得第一次参加宴会和关曜见过一面之后，在从超市回来的路上，自己就被人给堵了，如今再次被堵一次，让童瞳疑惑的看着眼前一个个凶残着眼神扑过来的男人，果真只能当一辈子的三流混混。

童瞳学习的是真正的暗杀和格斗，她可以和迎面而过的人动手，杀了他，却不被身边其他人发现是自己下的手，所以对于这样车门一拉，呼啦下，下来七八个大男人，拿着铁棍冲过去打群架的架势，童瞳真的有点不习惯，太不专业了。

（果真是天然呆！呆的时候也拜托你看看目前的情况，当然，对于童瞳而言，不要说七八个不专业的男人，就算再来十七八个，也不够童瞳动手的，所以她才能这样的平静，如同绝对强势的存在，和面对一群没有势力的小喽啰，所以童瞳才会还有时间去想路七八糟的事情。）

“就是她，断了她的一双腿！”带头的男人凶狠的吼着，拿了钱，自然要替人办好事，当然真的要杀人，他们也不会做的，不过断掉一双腿，有五万的进账，他们还是敢接的，毕竟只是一分钟的事情，断了她的腿之后，立刻就上车离开，根本没有人能查到。

而且看到沃尔沃没油停下来之后，他事先就让人去破坏了路灯的线路，顺便远距离用油漆弹射中了路边的摄像头，所以这么黑的情况之下，七八个人突然冲过来，一般人早就吓傻了，等腿断了之后，回过神来，自己带着手下早就跑的无影无踪了，而且他们这样已经做了十多次了，每一次都非常成功，声誉非常好，自然生意也就好，进账就多了。

童瞳刚要动手，突然，一辆宝马车和后面的黑色汽车同时停了下来，随着车门的打开，三个西装革履的男人快速的下了车，一个个都是黑色的西装，肃穆着脸，健硕的体魄，让人一看就知道是专业的保镖。

暗中保护童瞳的男人再次隐身到了黑暗里，等童瞳的车停下来的时候，男人也立刻将车停了下来，悄然无息的靠近，收敛了气息，保护童瞳。

虽然知道童瞳只是个普通人，可是因为是从特种部队出来的人，男人还是习惯将呼吸屏住，尽量让人忽略自己的存在，原本看到面包车停了下来，男人就知道出事了，所以先按了和谭景御的联络器，然后悄然靠近，准备动手，却不曾想又有两辆车开了过来，而下来的几个男人看起来不像是和这七八个拿铁棍的人是一伙的。

“还有多管闲事的！”为了那五万块的进账，为首的歹徒拿着铁棒一吼，占据着自己这边人多了一倍，直接的向着三个西装革履的保镖打了过去。

可是业余和专业的区别在瞬间显现，三个保镖冷冷的看着挥舞过来的铁棒，眼睛都不眨一下，身体侧让的一个避开，然后手肘狠狠的向着攻击者的后背狠狠的砸了下来。

太快，其余的几个打手根本没有发现怎么回事，攻击过去的四个同伴已经跌在了地上爬不起来，手里的铁棍都掉在了地上，三个保镖下手狠，一出手就是断手断脚。

暗中保护童瞳的男人也惊了一下，这些人只怕不是普通的保镖，出手这么狠，看那动作和架势，非常的正规，看起来像是从军队出来的人，那不远处宝马车里的男人到底是什么人？

童瞳一动不动的站在原地，四周的人只当童瞳是吓到了，所以才连叫喊都忘记了，就这么待在原地，而几个歹徒也知道今天是栽了，自然不敢再动手，一个个都握紧着铁棍，严阵以待的站在一旁，只是腿忍不住的有些颤抖，丝毫没有刚刚冲下面包车时的嚣张凶狠。

从宝马车的副驾驶的位置上下来了一个保镖，打开了后座的车门，然后双手背在背后，身影笔直的站在车门边，黑暗之中，后座上，一只蹭亮的皮鞋先落地，然后是一条修长的腿，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等待着真正的王者出现。

程天南？童瞳错愕的眨了眨眼，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只是巧合？可是对于童瞳而言，这世界上发生的任何巧合都值得推敲的，尤其是发生在程天南身上。

“程总？”打手为首的男人脸色煞白一片，虽然他根本不够资格和程天南套近乎，可是整个北京黑白两道谁不知道程天南，看起来是成功人士，是个商人，可是在程家没有漂白之前，那可是实打实的黑帮，程天南看起来豪爽，可是手段却阴狠，道上的人谁不忌惮三分。

“今天这事就算了，替我传话出去，以后谁和小瞳过不去，就是和我程天南过不去，不要怪我心狠手辣！”程天南冷冷的开口，看都不看脸色煞白的男人，黑色的大衣并没有扣扣子，随着走路，敞开的大衣微微的摆动着，配上程天南健硕的身材，冷沉的脸，十足黑帮大佬的风范。

“小瞳，我们又见面了，我送你一程如何？”程天南笑了笑对着童瞳开口，虽然是邀请，可是那语调却丝毫不给人拒绝的余地，带着一贯的专制。

“我打车回去。”童瞳不喜欢和程天多有接触，即使今天晚上他给自己解围了，可是童瞳还是无法忘记他杀掉柳康的事实。

“小瞳！”语调加重了几分，程天南眼中有着不耐烦的怒火，他很少对一个女人一而再的妥协，而童瞳的拒绝，一开始程天南或许会感觉到新奇，可是被拒绝的次数多了，程天南骨子里的暴戾因子就浮现出来了，脸也垮了下来，阴沉沉的开口，“同样的话我不希望说第二次！”

谭景御也在希尔顿酒店吃饭，童瞳他们离开的时候，谭景御和一群发小拼酒拼的正欢畅，手机上的报警想起来时，谭景御酒立刻醒了，有人在，谭景御并不担心童瞳的安全，不过瞄了一眼四周似乎不将自己用白酒给灌死的发小，谭景御狡猾一笑，直接准备将人带去京都会所继续续摊。

而根据手表上跟踪器的显示，所以谭景御直接挑了童瞳这边路开车，惹得一旁的兄弟一个个都直接嚎了起来，打趣谭景御他果真喝多了，连去京都会所的路走错了。

“呦，这是怎么回事？小御，你认识？”随着谭景御将汽车停下，副驾驶的男人疑惑的看了一眼车窗外，看着打开车门要下车的谭景御。

“难道小御如今从良了，学会英雄救美了。”三辆汽车都停了下来，一种大老爷们都喝的很多，其中两个还穿着军装，因为没有假，直接从军区拉过来的，他们倒不认识程天南，不过一看这场面，就感觉是良家妇女被恶霸给调戏了，自然，身为军人的热血在酒精的刺激之下，再一次的沸腾。

“程总，还真是巧啊，我家小丫头得罪程总了吗？这架势，大过年的，我们胆儿小，可别吓着我家小丫头。”一身的酒味，谭景御懒懒的笑着，径自的向着童瞳走了过来，一手亲密的揽过她的肩膀，可惜在瞬间，童瞳却快速的躲避开了，嫌恶的看着又是烟味又是酒味的谭景御。

“小御啊，你不行那，小嫂子嫌弃你了。”虽然喝的都不少，可是如同谭景御说的一般，这群大老爷们都是酒桶，这会一看谭景御的动作，就知道他认识眼前的小姑娘，再看四周拿着铁棍的大手，和一群西装革履的保镖，几个大老爷们嘿嘿的笑了起来，手痒了。

“别胡扯，关哥的女朋友。”谭景御晃荡了一下身体站稳，不满的看了一眼嫌恶自己的童瞳，这个小丫头，有时候真呆的可以，这架势，一般人多少都会吓得脸变色吧，看到自己过来，胆小的只怕都要小鸟依人的扑过来。

可是这小丫头，竟然还敢嫌弃自己，虽然自己身上确实有点难闻！谭景御眯着眼，看着程天南，“程总，告辞了。”

“就这样？”身后一群摩拳擦掌准备打一架的大老爷们一个个都垮了脸，不满的看着谭景御，不是吧？就这样结束，小御果真变了，哎，去了解放军报，天天混饭吃，骨子里那点血腥都没有了，今天怎么着都要好好打一架

“不这样，你还怎么样，你家老头子知道你穿着军装打架，担心用皮带抽死你小子。”谭景御一巴掌拍在了男人的头上，这一次不容童瞳躲避，随后身影一闪，大手快速的揽过童瞳的肩膀，当着程天南的面将人带上了自己的开过来的越野车。

“走了，走了。”没有架打，自然还是去京都会所唱歌，继续喝酒，大老爷们吆喝着，只是一个个却又将目光犀利的看了看程天南，不管是因为什么，一个大男人带着这么多打手，包围一个小丫头片子，也不怕臊的慌，所以自然不受这群大老爷们的待见。

童瞳没有回公寓，而是被直接拉到了京都会所最大的包间，看着四周这些一个个五大三粗的男人那满口的粗言，八卦起来比女人更加会扯，童瞳那总是淡淡的眼睛里充满了好奇。

虽然说过去自己也算是从军区出来的人，可是当初的训练是全封闭的，和这些真正在军队里出来的军人有着本质的区别。

“小御，这丫头有点意思。”一个男人揽过谭景御的肩膀，笑着看向童瞳，不同于军区女兵的英气勃发，看起来柔柔弱弱的，可是不管是刚刚被那一群打手包围，还是此刻，看着这些一闹起来，就差没有拆掉屋顶的大老爷们，这丫头竟然还是这么安静，只是好奇的一双眼，纯纯净净的，让人打心底喜欢。

“收起你那点心思，关哥家的。”谭景御毫不客气的一拳头打在男人的肩膀上，满眼的得意，小丫头当然有意思了，否则还能被自家二哥看上，放在心尖上疼着。

“也不是你家的，你高兴个屁。”男人没好气的淬了一声谭景御，直接拿过茶几上的酒瓶，“刚刚让你逃了，这会继续喝。”

虽然一开始，大家都以为谭景御因为好久没有回北京，所以出门的时候选错了路，可是事情哪有这么巧合，大家可都是人精一般的爷们，虽然不点破，可是自然是不满谭景御的隐瞒，一个个起哄着，让谭景御喝酒。

“你们别得瑟，小丫头，过来，今天给你谭三哥长脸，干掉这群混蛋。”谭景御骄傲十足的笑着，直接的挪到了童瞳身边，小丫头的酒量那可是响当当的好。

“不太好吧。”童瞳摇摇头拒绝，明天自己还要去公司训练，醉酒不太好，而且他们都喝了不少酒了，胜之不武，更何况，谭骥炎可是明令禁止自己再醉酒。

“不是吧？小丫头，酒量不错？”听童瞳这话，一群大老爷们一个个都瞪大了眼睛，很是不满被一个小姑娘给看扁了，瞧她这架势，摆明了要放过自己吗？

“小御，你就得瑟吧，你小子越来越会耍滑头了啊，啰嗦什么，给我干了这杯酒。”一旁一个男人直接脱了军装，不满的瞪着谭景御，这小子竟然还找了个高手过来了。

“不相信，不相信是吧，有你们这群混蛋后悔的，到时候不要怪小爷我不事先提醒你们，被小丫头放倒了，砸了你们的面子，回部队的时候被下面的小兔崽子们笑话。”谭景御也干脆的接过酒杯，一口干了，站起身来，无比鄙视的看着被自己挑衅而发怒的众多兄弟，心头阴阴的笑着，都喝了这么多了，还敢和小丫头拼酒，喝不死你们，小爷我跟你们姓。

“小丫头，喝，谭三哥给你担着，以后三哥不在北京，有什么事，找这群混蛋给你撑腰。”谭景御快速的将茶几上的酒杯排列整齐，心头有着自己的打算，等爷爷真的知道小丫头和二哥在一起，只怕要暗中动手手脚，自己一旦出了任务，就联系不上，远水救不了近火。

而身边这群兄弟，都是可靠的人，可是因为牵扯到谭家，谭景御明白要让他们真心实意的帮童瞳，势必要让他们喜欢上童瞳，所以也就将童瞳给拉到了京都会所。

“你们给小爷我公平一点，小丫头你一杯，他们这群混蛋也一杯，没事，不要对他们客气，不用给他们留面子，放倒

一个是一个。”谭景御笑着拍了拍童瞳的头，看得出，童瞳很喜欢这群混蛋，眼中没有丝毫的厌恶，更没有一点的巴结的意思，这让谭景御很高兴，这年头，能做到这样的人并不多。

盛情难却之下，童瞳骨子里的豪迈也出来了，点了点头，包厢里气氛刹那高涨起来，虽然这群大老爷们胡闹起来很恐怖，可是倒也都是规规矩矩的人，喝酒更不会作假，实打实的一杯对一杯。

其实他们在希尔顿喝了不少酒了，这会改的是红酒，串起来喝，他们要吃亏很多，一群大男人自然不会和童瞳计较这个，喝的也欢畅，可是当看童瞳那喝酒的架势之后，大家忽然明白自己真的不行了，阴沟里栽船了，于是一双双眼愤怒无比的盯向谭景御，这小子果真阴险的厉害。

喝酒，打闹，唱歌，半个小时不到，童瞳放倒了四个男人，余下的四个早就喝多了，耍起了酒疯，拿着话筒嚎了起来，都是军歌，听起来很俗很土，却异常的振奋人心。

很久很久，自己没有这样高兴过了，童瞳最多就喝了两瓶红酒，中间，谭景御趁着众人喝多了，还给童瞳的酒杯里兑了水，所以比起在西峡山那一次，童瞳喝的一点都不多，去了两趟洗手间，洗了一下脸，基本和没事人一样。

“这丫头老子喜欢。”一个男人倒在沙发上，含混不清的嘀咕着，虽然大家都是军区的男人，可是喜欢的也是那种娇小可爱的小女人，而不是和自己一样，操练起来比男人更男人的女人。

可是很多小女人，想象中是美好的，现实里是残酷的，娇滴滴的，碰一下就哭，天天吵着要陪逛街，吃西餐，玩格调，玩高雅，不是这群男人玩不起来，而是懒得去装，老子就喜欢大口喝酒大口吃肉。

可是童瞳不同，她看起来完全符合一个大男子主义男人的审美观，安静可爱，乖巧，可是喝起酒来，那气势，丝毫不亚于一个男人，真的不错。

“喜欢有屁用，名花有主了。”那和话筒的男人没好气的一瞪眼，然后忽然眼巴巴的盯着童瞳，“丫头，你有没有姐姐妹妹？”

“哥哥弟弟也行？”一个男人附和的插过话来，刹那，包厢再次闹了起来。

谭骥炎过来时，包厢里酒味冲天，一个男人拿着话筒嚎的正高兴，包厢门突然被推开，所有人都愣了一下，而随着顶灯亮了起来，倏地一下，原本还胡闹的十来个大老爷们整齐划一的站了起来，一个个笔挺的站着如同枪杆一般。

“谭二哥。”异口同声的开口，这声音，这气势，不知道的还以为是首长视察。

“嗯，我顺路过来接小御回去。”谭骥炎淡淡的应了一声，峻朗的脸庞，幽沉的凤眸，神色并没有严厉，只是似乎来接喝醉的谭景御回去。

毕竟被童瞳给喝趴了，一群大老爷们面子上过不去，自然将仇恨的矛头对准了谭景御，一个个等酒稍微醒了点，都直接灌着谭景御，而他也是高兴，自然就顺应名义的喝醉了，当然醉之前偷偷的发了短信给谭骥炎，告诉他小瞳在这里，否则谭景御很是怀疑日理万机的二哥会不会来救自己与水生火热里，毕竟除了二哥过来，其他人来接自己，谭景御明白肯定只有被轰走的份。

“你们喝，我去结账。”谭景御在一众兄弟们无比鄙视，外加唾弃的目光里，得瑟的拉起一旁的童瞳离开，瞪吧，瞪吧，眼珠子瞪掉了，你们也不敢和我二哥叫板，只能乖乖的放人。

随着包厢的门再次关上，一群站的笔挺的男人立刻原形毕现的软在了沙发上，开始咒骂阴险的谭景御，这小子果真越来越滑头了，竟然让谭二哥来接人，原本他们是准备再给这小子灌上一瓶酒，然后扯了他衣服，拍一张照片留作纪念，让这小子整天小爷小爷的，可惜啊，他们这计划还没有实施，谭景御已经聪明的搬来了救兵，逃之夭夭了。

“多喝一点，捡贵的开瓶，我们喝穷这小子。”

“好叻！”

“喝不穷他，老子跟他姓。”

包厢里再次热闹起来，谭景御虽然喝了不少，可是倒没有真的醉，偷偷的瞄了一眼自家二哥，立刻谄媚的陪着笑，不管如何，自己还是将小丫头给拐到十多个男人的包厢里，二哥会吃醋肯定的。

童瞳也没有想到谭骥炎会过来，耷拉着小脑袋，一副做错事被抓住的可怜模样，早知道自己就不该喝酒的，谭骥炎生气起来，还是很恐怖的。

“我让李成送你回去。”谭骥炎有些意外谭景御和童瞳怎么会在一起，看起来是偶遇的，可是也绝对不简单，小瞳的车不在京都会所，中间发生了什么事，谭骥炎还没有问谭景御。

“嗯。”童瞳点了点头，偷偷的瞄了一眼谭景御，一身的酒味和烟味，让童瞳头低的更低了，她原本以为会是谭骥炎送自己回去，却没有想到他让李成送走自己，一时之间，涩涩的失落感觉充斥了胸口，可是想到自己是做错了事，自然也不敢多说什么。

“二哥，今天这事怪我，我让小丫头喝酒的，你别和她生气，吓着她。”被冷风吹了一下，谭景御身上的酒味散了些，抬起手肘撞了撞身边的谭骥炎，这丫头貌似还真的有点怕二哥啊，这头都快低到地上去了。

谭骥炎看着跟在李成后面走着的童瞳，耷拉着头，有气无力的模样，让谭骥炎冷下的峻脸软了下来，终究舍不得，虽然推开包厢门的那一刹那，谭骥炎是有些不高兴的，毕竟包厢里也算是乌烟瘴气，而她一个女孩子坐在那么多男人身边。

谭骥炎也是从军区走出来的，自然知道这些大老爷们喝酒之后，都是什么德行，可是此刻，那一点点的不悦终究散了去，大步走了过来。

谭景御懒懒的靠在越野车的车门边笑着，李成依旧戒备的看向四周，并不看将童瞳带到角落里说话的谭骥炎。

“回去喝点茶，醒醒酒，洗个澡，好好睡一觉。”低沉的嗓音压的有些低，谭骥炎还是不习惯在大庭广众之下表露自己的心思，虽然只有李成和小御在。

“嗯。”童瞳那耷拉的小脑袋终于抬了起来，晦暗的眼眸在听到谭骥炎关切的叮嘱时，再次熠熠的亮起了光芒，笑容从樱红的嘴角浮现而出，满心的喜悦。

谭骥炎忽然感觉心被什么东西给撞了一下，酥酥麻麻，酸酸甜甜，让他有些痴的凝望着童瞳那璀璨笑容的脸，因为喝了酒，她身上带着酒味，却并不显得难闻，红扑扑着小脸，仰着头看向自己时，她的眼神是那么的专注。

“回去早点睡。”暗沉的声音沙哑了几分，谭骥炎微微的一个侧身，利用自己的身影阻挡了身后谭景御的目光，情不自禁的快速低头在童瞳的唇上飞快的亲了一下。

错愕着！童瞳还没有反应过来，谭骥炎已经结束了蜻蜓点水般的一吻，还是那一张峻冷傲然的脸，丝毫看不出刚刚会做出这样的亲密的举动。

“回去吧。”偷吻成功，谭骥炎眉宇之间飞扬着一股轻松之色，率先转过身向着谭景御走了过去，挺拔的身影，峻冷内敛的面容，似乎什么事情都不曾发生一般。

谭景御抿着唇偷笑着，二哥动作再快，可是还是被谭景御捕捉到了，摇摇头，在谭骥炎警告的威严目光里，却也不敢开口调侃，打开副驾驶的车门坐了进去，只是却透过车窗对着被吻的呆住的童瞳摆摆手，小丫头估计也没有想到二哥居然这么闷骚吧。

脸红的要烧了起来，在谭景御的打趣的暧昧目光里，童瞳不自在的舔了舔唇角，然后尴尬的看了一眼李成，却发现他并脸上并没有任何异常之色，这才微微的安下心来。

“童小姐，请上车。”李成低声的开口，等童瞳上了车之后，这才同手同脚，步伐异常僵硬的走向驾驶位，整个人比童瞳还有点懵。

自己跟了谭先生好几年了，李成自以为很了解谭先生，可是刚刚那一吻，还是让李成震惊的几乎跳脚，幸好自制力极好，脸又有些黑，所以他才没有让童瞳看出异常。

“车窗关上。”谭骥炎看了一眼将车窗打开图凉快的谭景御，他喝了酒，这会脸正热，吹了冷风是舒服，可是明天早上醒来肯定会头痛。

“是，二哥。”谭景御将车窗升了起来，他后来被灌了不少酒，此刻有些的微醉，懒洋洋的靠在座椅上，闭着眼，将童瞳被人堵，然后程天南过来解围的事情大致的说了一遍。

虽然没有睁开眼看过去，可是谭景御敢打赌，二哥这会肯定脸色不好，程天南在黑白两道都有人，今晚上哪有这么巧合的遇见，让他英雄救美，肯定事先就收到消息了，可是程天南却选择在最恰当的时机过来救人，分明是想要让小丫头承他的人情，最好一时激动，来个以身相许。

什么人来堵小瞳的？谭骥炎倒没有先思索程天南的不良动机，而是想着如今是什么人要和童瞳过不去，柳家的人最有可能，也不排除童瞳得罪了其他人，只是她自己根本不知道。

转而想到程天南，谭骥炎慢慢的沉了脸，握着方向盘的手收紧了几分，他倒不担心程天南能得逞，小瞳极度不喜欢他，可是对谭骥炎而言，自己的女人被其他男人心思不纯的惦记着，让谭骥炎紧抿的嘴角冷冷的噙着一抹笑。

二哥这是要下杀手吗？终于还是敌不过好奇心，谭景御睁开眼瞄了过去，看到谭骥炎那一抹冷笑，浑身一个颤抖，二哥不笑的时候最多冷酷一点，可是这一笑，却让人有几分的毛骨悚然，果真男人都是护短的，尤其是谭家的男人。

“今天的事谢谢你了。”谭骥炎看了一眼没有坐相的谭景御，然后再次专注的开着车，他明白小御的做法，他这是将小瞳介绍给他那群发小，日后，若是真的有什么事了，即使自己和关曜照顾不到的时候，他们也可以帮着小瞳，虽然谭骥炎并不认为会有这样的机会，可是谭景御的用意他还是了解

“自家兄弟，二哥你和我客气什么。”摸摸鼻子，谭景御就知道瞒不过精明的二哥，不过被二哥道谢还真是舒坦呢。

李成将童瞳送回了怡然园，看着她进了电梯之后，顶楼的灯亮了，这才开车离开，只是目光却透过车窗扫了暗处一眼，隐藏的真好，即使是自己也没有发现，应该是先生找来保护童小姐的人，如果不是身为特种兵的敏锐感觉，李成都不会察觉到暗中有人，而且还是一路尾随的开车过来，保护童瞳的。

沐哥还没有回来？童瞳看着空荡荡的公寓，莫名的回想起谭骥炎之前在京都会所地下停车场的那一吻，感觉脸一热，即使一个人在公寓，却也有中羞涩的感觉，咚咚的向着浴室跑了过去，先洗去这一身的酒味再说。

沐放忙到了夜里一点多才回来，客厅里亮着灯，第一次感觉到温暖和窝心的感觉，连夜的劳累便就这样散去了。

沐放抬手拿下电视机屏幕上的即时贴—沐哥，我先睡了，电饭锅里有夜宵。简单的一句话，却温馨的让沐放几乎感觉鼻头一酸，侧目看着童瞳的卧房，转而向着厨房走了过去。

梅特尔这个亚洲外围赛太过于突然，而且年底电视台的宣传节目早已经安排妥当了，沐放打了一夜的电话，终于和几家电视台和报社、杂志联系好了，挤出档期报道这一次的亚洲外围赛，给童瞳宣传造势。

电饭锅里中午的米饭加水熬的粥，还有凉碟小菜在屉子上蒸着，热乎乎的，让六点多吃了晚饭的沐放真的感觉到饿了，自己并不多想，只想着这辈子，即使小瞳嫁给了关曜，至少也将自己当成最好的朋友和家人，这样就足够了，很久很久之前，自己就失去了爱人的资格，这样就已经很好了，以后，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这些记忆可以陪伴着自己走完下半辈子。

分隔线

童瞳忙，沐放更忙，一大早，七点半，两个人醒来之后，也不花时间做早饭了，洗漱完毕，直接就出了公寓，去路

边的早餐店吃了早餐，便直奔蓝海豚开始新的一天的忙碌。

一般模特基本训练也有三个月，学会基本步法也要几周的时间，可是童瞳这会是赶鸭子上架，当然梅特尔这样人来疯的性格，一旦抽了谁也挡不住，他就点名了要童瞳当模特，让模特界知道这一次亚洲外围赛的模特多少恨不能敲醒这个白痴的法国男人。

有没有搞错啊，这样高规格的专业比赛，他竟然用一个只能学两天的艺人当模特，就算童瞳是天才，两天的时间训练也不能和专业模特比啊，可惜梅特尔是设计师，他指定了要童瞳当自己的御用模特，其他人恨死也只能天天画个圈圈诅咒梅特尔。

有刘冉的专业教授，加上童瞳敏锐的观察，虽然两天的时间是很短，可是基本的步子和转身动作算是学会了，至少不会犯基本错误，至于其他，没有时间的累积，刘冉也没有办法。

“瞳瞳宝贝，训练不要太辛苦，我用我的设计打败那些没事找事的外国佬，你想怎么走就怎么走，不要太辛苦。”手机里，刚赶工好一件衣服，梅特尔噼里啪啦的对着电话另一头的童瞳邀功着，一脸狗腿的谄媚模样，让四周的下属，一个个无比用鄙夷的目光看着自己老板，还外国佬呢，您就是一个黄头发白皮肤的外国佬！

“我知道。”童瞳接过话，她也没想着自己这个半路出家的模特能打败那些专业模特，曾经训练了十多年才出道，她比任何人都明白勤劳这个词的意义。

“瞳瞳宝贝，他们又摧残我了，等去了上海，你一定要安慰我受伤的心。”梅特尔还想要继续开口，可是一旁的下属已经将恶狠狠的目光瞪向自家老板，初二就要去上海了，还有这么多准备工作没有做好！

老板这个外国佬是不用过年的，可是他们可都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总不能大年三十晚上还在这里赶工做衣服吧，所以在强大的怨气之下，梅特尔依依不舍的挂上电话，继续开始忙碌。

“小瞳和伊斯设计师很熟悉？”吴敏茹靠了过来，笑着开口，一脸纯真孩子的羡慕模样，“小瞳人缘真好。”

“不熟，就吃过两次烤鸭。”童瞳回想了一下，然后老实的回答，说实话，她真的和梅特尔不熟悉，他是个法国人，在以前，童瞳几乎都不和人接触，更不用说外国人了，弄不好，甚至可以被陷害成为间谍叛徒。

吴敏茹脸上一阵青白，低垂的眼睛里满是愤怒的火光，她什么意思？就吃过两次烤鸭，那是不是炫耀，她能接下ceg的代言，能参加这一次的亚洲外围赛，都是因为她的实力？

｜派派小说后花园lyg021手打，转载请注明｜www.paipai.fm

第二卷 情意缠绵 081章 惊险赌石

“休息好了，我们继续。”刘冉拍了拍手，今天他是一身招摇的大红色衬衫，下摆在腰间打了个结，显得妖媚不已，黑色的紧身长裤将他一双长腿勾勒的性感无比。

刘冉多少能感觉到吴敏茹的不甘心，毕竟她比起童瞳却是专业很多，当然，并不是说童瞳差，假以时日，刘让明白童瞳除了身高不够之外，绝对会成为一流的模特，可是就目前而言，还是接受过专业训练的吴敏茹更优秀一些，可是伊斯&梅特尔这个设计师抛开所有专业模特不要，点名了要童瞳，所以纵然再多的不甘心也是惘然。

昨晚上四子竟然没有动童瞳动手！吴敏茹趁着低头的瞬间，阴沉着眼神，枉费自己上一次陪他在酒吧喝酒，他还说要废了童瞳给柳康报仇呢？都是些混蛋的酒肉朋友，话说的多么慷慨激昂，到头来，根本就是没种的男人，昨晚上那么好的机会都不动手！

如果说沐放是忙着联系媒体，童瞳是忙着训练，其实梅特尔才是真正的大忙人，这一次参展他设计了六套衣服，整件装设计的是用中国蜡染为主体的连衣裙，套装是真丝的衬衣和西装裤，然后还设计了一套晚礼服，两套完全可以展示两这个品牌灵魂的上衣和短裙，最后一件是春天的风衣。

可是即使这么忙，当吃饭时间到了时，忙到晕头转向的众人这才发现梅特尔不见了，平日了一见到烤鸭就几乎要吃掉自己舌头的饿死鬼不见了。

“肯定去了蓝海豚！”吃着烤鸭，一个员工肯定无比的开口，对于自家老板这样不按照牌理出牌的诡异特性，他们已经见怪不怪了，好在工作已经到了尾声，下午加加班，赶赶工，他们明天就不用来公司了。

“瞳瞳宝贝，我给你送饭来了。”梅特尔拉开推拉门，一脸诸好的笑容，左右手各拎着两个餐盒，丝毫不认为自己这样的突然闯入训练，有多么的不合适。

果真是百闻不如一见！刘冉侧过头看着大咧咧闯进来，一脸献媚模样，那眼珠子几乎要黏到童瞳身上的梅特尔，嘴角微微的抽搐了几下，搞设计的人果真都是怪才，不能用常理来推断。

“瞳瞳宝贝，我都说了你不用太辛苦，这次的比赛由我来搞定就行。”看着童瞳脚下那过高的高跟鞋，再看着童瞳那因为汗珠而黏湿的刘海，梅特尔恶狠狠的瞪了一眼刘冉，板着娃娃脸训斥着，“你难道连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这个道理都不懂？这样两天的训练，瞳瞳宝贝再辛苦，也不可能成为专业模特的，你是不是故意折磨我家瞳瞳宝贝！”

被训的一愣一愣的，刘冉已经彻底无语了，不是你这个设计师突然抽疯，这样重要的比赛让小瞳当模特，自己会用两天的时间展开魔鬼的训练，为什么到最后自己似乎成了罪魁祸首？

“瞳瞳宝贝，我们不训练了，快下来吃午饭。”梅特尔刚刚还板起的脸，在面对童瞳时，立刻转为了无比的谄媚，将餐盒放在了桌子上，打开，热气腾腾之下，正宗的北京烤鸭散发出浓郁的香味，诱惑着人的食欲。

“先到这里。”刘冉不得不关了音乐，挫败的看了一眼只买了两份餐盒的梅特尔，有这样来探班的吗？难道不知道除了小瞳，这里还有另外三个人吗？

“我出去买午餐。”吴敏茹快速的擦着脸上的汗水，甜甜的笑着，目光看向刘冉，不放过每一次让自己表现的机会。

“不用，我带过来了。”沐放的声音在门口响了起来，钱利快速的拉开门，接过沐放手里的餐盒。

“瞳瞳宝贝，坐到我这里来。”梅特尔不满的看了看沐放，他干嘛不带这些人出去吃，偏要留在这里打扰自己和瞳瞳宝贝的用餐。

果真又是烤鸭！童瞳看着梅特尔的餐盒，无语的翻了个白眼，好吧，这一下他们的相熟度进步到一起吃了三次烤鸭，可是他难道不腻吗？到北京才多久啊，他难道天天都去吃烤鸭？

六个人围在一起吃起了午餐，可是刚开吃不到一分钟，敲门声响了起来，和苑楼送外卖的员工礼貌的走了过来，手里也拎着五个餐盒，目瞪口呆的看着吃的正欢的几个人，强撑起镇定开口，“您好，这是预定的午餐。”

和苑楼的外卖？沐放疑惑的愣了一下，自己并没有订餐，毕竟和苑楼一般人根本也订不到餐，桃花眼微微的眯了一下，扫过拿着筷子的几人，不是他们订的，难道是关曜？

“请签字。”员工将单子递给了站起身的沐放，而沐放看着单子上一个关字就知道自己推测没有错，果真是关曜给小瞳订的餐，一时之间，心头有些的涩。

是谭骥炎吧？童瞳看着又打开的餐盒，和苑楼童瞳去吃过一次，上一次还喝了鸽子汤，此刻看着那餐盒的菜正是上一次在和苑楼自己点的菜，想到谭骥炎连这样的细节都记得，童瞳不由的笑了起来，心头满是甜蜜。

吃着饭，童瞳趁着休息的时间，拿过手机发着道谢的短信给谭骥炎，虽然只是坐在角落里，可是那纤细的眉宇之间无法遮掩的幸福笑意，让人一看就明白这是在给喜欢的人发短信。

谭骥炎是很少发短信的，太浪费时间，所以当他看文件的时候突然看到手机上的短信提示，还是错愕了一下，打开，看着童瞳发过来的谢谢和一个笑脸表情，那原本冷沉峻寒的表情便柔软了下来，犹豫了一下，终究还是有些生疏的回了个短信，叮嘱童瞳不准吃过饭就训练。

童瞳还真没有想到谭骥炎会回短信，因为训练室里大家都在，所以打电话是不方便的，而且除了昨晚匆匆见了一面，也没有说上几句话，童瞳知道谭骥炎很忙，可是却忍不住思念，所以就发了短信过去道谢，看到谭骥炎回过来的短信，想着他坐在办公室严肃的处理文件的同时，一只手却在桌子下回短信，便不由的笑了起来，快速的回了过去。

梅特尔哀怨无比的瞅着坐在角落里发短信的童瞳，一脸被抛弃的可怜小媳妇哀怨模样，而一旁沐放只是看了一眼，依旧是妖孽般的邪魅笑容，半点看不出他伪装下的真实情绪，和刘冉询问着童瞳的训练情况，然后起身离开。

“伊斯先生，你看到了敏茹的训练，这一次的参赛，不知道可不可以将敏茹当后预备模特，毕竟小瞳也是第一次上台走秀，没有经验，可是敏茹这方面就好多了，她接受过专业的训练，比赛的时候，如果有任何问题，敏茹都可以立刻顶上场的。”看到沐放走了之后，钱利陪着笑脸和梅特尔搭话，即使让敏茹只走一次也是好的，毕竟这可是新艺人露脸的最好机会。

一旁，吴敏茹正和门边的刘冉求教着，如同没有听见钱利的话一般，只要有一线的机会，自己都不会放过的！要成功，便必须像自己这样，不择手段！

“为什么要备用的模特，瞳瞳宝贝就最好了。”一脸看怪物一般，梅特尔瞪大一双湛蓝色的眼睛，不解的看着钱利，指了指门边的吴敏茹，“我如果要模特，有的是一流的名模，我要她一个不专业的模特做什么？丢人去吗？”

外国人说话很多时候是无比直白的，不知道委婉，更不知道避讳着当事人，所以梅特尔那一脸嫌弃的看不上吴敏茹的表情，让吴敏茹脸色倏地一下血色尽失，虽然她知道自己走的已经很好，可是那是和童瞳比，如果和真正的专业模特，自己还不行，可是这话被梅特尔当面说出来，如同被打了一巴掌一样的难堪。

“好了，小瞳开始训练了。”刘冉已经明白梅特尔这个设计师的抽疯，所以快速的拍了拍手，清脆的巴掌声招呼着发短信的童瞳，也算是给脸色苍白难堪的吴敏茹解围了。

其实梅特尔说的很对，他要模特，大可以去选择那些专业的模特，他之所以点名了要童瞳，自然就不会在乎童瞳走的好或者不好，所以钱利刚刚那一番话也纯粹是讨骂而已。

这才发现竟然和谭骥炎你发我回的发了快一个小时的短信了，童瞳快速的回了一句，然后将手机收到了包里，准备下午的训练。

而这边梅特尔自然是赖着不走的，虽然他的手机已经响了五遍，可是他愣是充当不知道，如同响的不是自己的手机一般，大咧咧的坐在椅子上，欣赏着童瞳的走秀。

音乐声响了起来，穿上高跟鞋，灯光也照亮了T型台，童瞳虽然只是训练服，可是当她出场时，原本那样安静乖巧的气息消失了，而是被一种独特的强大气势所代替，如同巡视自己领域的王者，那种浑然天成的傲气，那种与身具有的尊贵，这个T型台就是她的天下，是她的领土。

梅特尔表情倏地一变，差一点震惊的站起身来，而一旁刘冉特意瞄了一眼，然后笑了，身为设计师除了对服装熟悉之外，他们对模特也是非常了解的，看梅特尔刚刚震惊的表情，刘冉明白他绝对不是一个三流的设计师，他也敏锐的发现了小瞳身上那种属于名模的强大气场，可是一看到童瞳的身高，刘冉又开始饮恨憋屈了，为什么身高不够啊？

梅特尔是真的不愿意走啊，可是手机铃声已经响个不停，最终无奈之下，不想那些下属集体翘班，梅特尔只能一步三回头，用乌龟般的速度挪移的离开了训练室，不过一想到去了上海之后，自己就可以和童瞳相处了，那满是委屈的英俊娃娃脸上又露出了明亮的笑容，屁颠屁颠的离开了蓝海豚回去继续赶工。

下午的训练吴敏茹更加的刻苦，更加的用心，可是即使她比童瞳用心一百倍，即使她的走秀是个普通人都知道自己的更好，可是有什么用呢？去上海的人是童瞳，吴敏茹可以想象，等这一次的走秀结束，等《岁月静好》的电影开拍，

童瞳会一跃成为耀眼的明星，而自己还顶着新人的头衔，苦苦的挣扎着。

不甘心！浴室里，吴敏茹抹着脸上的泪水，抽噎着，死死的咬住了唇瓣，为什么童瞳有那么好的运气，她凭什么？又呆又蠢，她凭什么被那么多人护着宠着，而自己这样努力，这样付出，却什么都得不到！

等吴敏茹走出浴室时，钱利一直站在门外等候着，看着她红红的眼睛，那样强撑起笑容的坚强，钱利忽然感觉心如同刀割一般，阵阵的疼着，他想要将眼前这个和自己曾经有过一样遭遇的好女孩搂进怀抱里好好的爱护着，可是他不能，他是敏茹的经纪人，他不能和她有任何不正当的关系，这对敏茹的演艺生涯将是致命的伤害。

“钱哥，我没事，眼睛里掉了灰而已。”吴敏茹扬唇笑着，擦了擦眼角，努力的让自己看起来如同没事人一般。

“嗯，走吧，我送你回去，敏茹，你要相信自己，以后有的是机会。”钱利点了点头，将心头的不舍和疼惜压了下来，只是对童瞳更加的痛恨和厌恶，如果不是她，这些机会都是属于敏茹的。

刘冉离开的时候看着童瞳开着沃尔沃的车子离开，想起中午的那顿午餐，在北京的人，谁都知道和苑楼的那规矩，每天只有十桌，过了这个数，天王老子来了，大厨也不会买你帐下厨。

能从和苑楼送来餐盒，童瞳背后果真有人，只可惜钱利那个经纪人似乎还没有想透这一点，总是偏着吴敏茹，却不明白童瞳才是不能得罪的人，不过那丫头有点呆，似乎连钱利的偏心都没有看出来，这样也好，过的逍遥自在。

——分隔线——

明天晚上就是三十晚上吃团圆饭了，沐放也结束了一天的忙碌，毕竟这真的过年了，而拜沐放强大的关系网，今天一早报纸和电视、网路上已经都是关于童瞳这一次要参加巴黎时装周，亚洲外围赛的消息，加上特意剪辑的之前童瞳第一次上《茶余饭后》这个节目的小短片，童瞳在年味十足的年底，大大的红了一下。

公寓里灯火通明着。

“沐哥，你洗干净手，将一次性手套戴上，对了，袖子一定要卷起来。”厨房里，童瞳闻着煮熟的糯米的香味，将盐、糖、五香粉这些调料倒进了糯米饭里，然后将绞碎的肉末一起倒了进来搅拌均匀。

这是糯米圆子，是以前童瞳一次出任务，在安徽的一个小镇上学的，除了任务就枯寂的生活里，做饭成了童瞳的一个乐趣，她喜欢学着试做各个地方的美食。

“好了，这要怎么办？”沐放将衣袖都卷到了手肘处，露出白皙的手臂，戴着一次性手套，优雅的站在童瞳身边，脸上染着笑，这个男人即使在厨房里，却依旧遮掩不了他浑身妖魅的光芒。

“用拳头用力的挤压就行了，直到糯米都黏在一起，有了黏劲就好了。”童瞳让出了位置，让沐放接手，自己走到一旁，拿起饺子皮开始包饺子，三十晚上守岁是一定要吃饺子的。

沐放直接将锅子里的糯米饭当成了沙包，白乎乎的米饭，因为撒上了调料所以闻起来很香，到北京十多年了，可是第一次沐放自己准备年夜饭的吃食，去年三十晚上他吃的什么已经不记得了，京都会所即使过年期间也是营业的，因为过年，很多人都有时间在一起聚一聚，所以生意比平日更好。

沐放这个时候如果蓝海豚没有事情，他就会在京都会所，年夜饭不过是送到套间里，有大厨烹饪出来的精致菜肴，天天吃，年年吃，吃饭也不过是为了填饱肚子不饿死自己而已。

沐放抬起头看着坐在一旁的童瞳，她低着头包着饺子，一旁的小碗里还有一个一元的硬币，洗了几遍之后，又用白酒泡了一个多小时杀菌，这个丫头如同孩子一样，竟然要在饺子馅里放一块硬——币，让沐放想想就笑了起来，可是温馨的却如同回到了孩子时代，竟然也开始期待着可以吃到这一枚硬币。

用拳头揣了十多分钟之后，沐放这才发现越来越难了，被捣烂的糯米非常有黏性的黏在了一起，每一拳下去都要十足的力度。

“小瞳，差不多了吧？”沐放将黏住的拳头用力的抽了回来，然后又砸了下去，询问着身边的童瞳。

“嗯，沐哥你这架势根本像是打沙包。”童瞳一抬头看到沐放的动作，忍不住的笑了起来，灯光之下，耀眼的眸子，樱红染笑的嘴角，甜美里透露着温馨。

“然后呢。”动了动有些酸的手臂，沐放之前也试过包饺子，可惜啊，这看起来简单的动作，到了他的手里就显得格外的困难，童瞳喜欢吃饺子馅多的，而沐放馅放多了，饺子皮就被撑开了。

“掌心里湿点水，然后搓成糖葫芦那么大放在托盘里就行了，一会下油锅炸。”童瞳在掌心里湿了一点水，示范的搓了一个白乎乎，肉滚滚的糯米圆子。

“你初二就去上海，弄这么多，吃不掉。”沐放搓着圆子，一面对着童瞳开口，这里可有小半锅糯米，这要搓多少出来，时间长了肯定就坏了。

“沐哥，你下饺子吃的时候，或者面条的时候都可以放几个，冬天冷，至少能吃六七天，不会坏。”童瞳抬起头，微微的皱着眉，自己这要是离开，沐哥肯定又不会按时吃饭，他的胃需要慢慢的调理，而沐放根本不会做饭，这让童瞳不由的为难起来。

“你这是担心自己走了，我会饿死啊。”沐放笑了，满眼的动容和温柔，可是不想让童瞳察觉到什么，快速的低下头继续搓着掌心里的圆子，也只有这个小阿呆，不管什么时候，都记得自己的一日三餐。

冰箱并不太大，所以童瞳包了一百来个饺子就结束了，拿过一旁先盛出来的一碗糯米饭，然后将调好味的肉馅也搓成了小了一圈的圆子，又在糯米饭里滚了一拳，肉圆子外沾满了糯米——珍珠圆子。

忙碌了半个小时，托盘上已经是白白胖胖的圆子，沐放看着脸上不知道什么时候沾着面粉的童瞳，习惯的伸手给童瞳擦了过去。

“沐哥！”黏糊糊的感觉之下，童瞳躲闪不及，不满的皱着鼻子。

沐放一愣，这才想起自己的手刚刚还在搓糯米圆子，这会给童瞳擦脸颊上的面粉，结果反而将两粒糯米给擦到她的脸上，看着跳脚的童瞳，不由忍俊不禁的笑了起来。

“这又是什么？”沐放笑够了，一面继续搓着最后几个圆子，一面不解的看着在砧板上铺着豆皮的童瞳，她以后不当艺人，绝对可以去当厨师了。

“肉卷，也要炸的。”切碎的芹菜、胡萝卜、干丝、连同肉馅混合在一起，加入鸡蛋和豆粉确保馅不会散，童瞳将用水泡软的豆皮平铺在砧板上，将馅放在豆皮上，然后用豆皮裹住卷成三四厘米宽，十厘米长左右长条状，然后放在碟子里。

一连卷了十来根肉卷，童瞳这才结束了工作，沐放已经搓好圆子了，将锅碗都拿到了水槽边清洗着，还是卷着袖子，瘦长的身影站在水槽边，丝毫不见一丝不耐烦，一副居家好男人的模样。

“沐哥，以后谁嫁给你一定有福了。”童瞳笑着打趣，和沐放越来越熟悉了，如同一家人一般，自然也没有那么多拘束。

沐哥虽然看起来十指不沾阳春水，可是他真的非常体贴，天冷了，肯定不让自己碰冷水，洗碗洗锅的活都是他包了，一开始不熟的时候，还打了好几个碗，可是现在却已经熟练多了。

“小瞳不要太羡慕你未来的嫂子哦。”一挑眉梢，沐放刻意的勾起一抹邪魅慵懒的笑，桃花眼微眯着，十足的雅痞贵公子模样。

“沐哥，你就得意吧，当心以后成了家庭煮夫。”哼哼着，童瞳一扬下巴，吐糟着，“你还是先找个女朋友再说吧，沐哥，要找比你漂亮的可真难，你就担心没女孩子敢嫁给你，太自卑了。”

老公比老婆还要漂亮，这对每一个女人而言肯定是致命伤，童瞳虽然是粗线条，可是有时候也会看着沐放那绝色倾城的脸失神，更不用说以后嫁给沐哥的女孩，天天对着这一张比自己白，比自己嫩的漂亮脸庞，那还不哀怨死。

“那小瞳你就危险了，真找不到女朋友，我就拉你凑数。”沐放复杂的笑了笑，童瞳听了也只是嘿嘿一笑，丝毫没有察觉到沐放那笑容里的苦涩和不舍。

锅里油烧的热了，香味弥补在了厨房里，沐放这会是真的帮不上忙了，不过倒是拿了一个碗装了五六个炸熟的糯米圆子，大快朵颐的吃了起来。

“沐哥，你少吃一点，这是糯米的，不太容易消化。”童瞳翻着锅里的珍珠圆子，一面叮嘱着一旁吃得正欢的沐放。

“馋了就明说，沐哥不会这么小气的，来，张嘴。”沐放笑着夹起一个圆子递到了童瞳嘴边，看着她没有任何迟疑的咬了一口，沐放笑了起来，将剩下的半个圆子放进了自己的嘴巴里，咀嚼着，一种带着苦涩的甜蜜从口腔蔓延到了全身，渗透进了灵魂里，融合之后，这一刻的甜蜜便再也不会消失。

沐放又咬了一口圆子，将余下的半个喂给了童瞳，正忙着炸肉卷，童瞳丝毫没有察觉到这半个圆子不是刚刚自己吃的那一个，依旧张口直接吃了，调料放的正好，不咸不淡。

等将所有的东西都炸好了，童瞳吸了不少油烟，就懒得继续做饭，沐放也察觉到童瞳的疲惫，直接下了一锅饺子，两个人一起吃了起来，算是解决了晚饭问题。

“沐哥，不是吧？”牙齿被嗑了一下，童瞳从错愕看着筷子中间的饺子，然后哀怨无比的皱着眉头，无赖的看着不解的沐放，从饺子馅里将一枚硬币给夹了出来，这是准备守岁的时候，和大年初一吃的，这会为什么就将硬币给吃出来了。

沐放乐了，看着挫败不已的童瞳，毫不客气的大笑起来，抬手揉了揉童瞳的头，这孩子果真哀怨了，“没事，没事，你看这福气这么早就跟着你了，明年小瞳一定会事事顺利，大吉大利。”

“沐哥，你确定你不是故意找到这枚硬币下的饺子？”童瞳怀疑的眯着一双月牙般的小眼睛瞅着沐放，那一百多个饺子啊，怎么就这么巧的给找到了，还偏偏让自己给吃到了。

“我用人格保证。”沐放放下筷子，无比虔诚的举起手发誓着，可是脸上是遮掩不了的笑容，果真很乌龙，竟然这么巧的就将这个饺子给下锅煮了。

“沐哥，送给你，祝你身体健康，吉祥如意。”用纸巾将硬币上的油渍给擦干净了，童瞳拉下沐放举起来发誓的手，笑着将这枚代表祝福和愿望的硬币放到了他的掌心里，沐哥很少露出这样轻松的笑容，童瞳是真的希望沐放可以过的幸福，而不是强撑起笑，带着假面具生活。

心头有着感动，沐放看着掌心里的硬币，笑了笑，将硬币收进了口袋里，自己已经很如意了，能遇到小瞳，是自己这一辈子最大的幸运。

入夜，洗去了身上的油烟味，白天训练，晚上又忙了好几个小时准备过年的食物，童瞳是真的有点累了，窝在暖和的被子里，将手机上和谭骥炎发的短信又都翻出来看了一遍。

嘴角无意识的勾起了笑容，童瞳很想打电话给谭骥炎，可是又担心他在忙，打扰了他的工作，平躺在床上，手里握着手机，童瞳看着天花板，犹豫着，翻来覆去之下，又快速的侧过身，快速的按着手机，终究还是抵不过思念发了个短信。

等待着，明明只有几分钟的时间，可是却如同一辈子那样的漫长，耐性，童瞳一直都是最好的，她曾经是整个特别行动组里最厉害的狙击手，连上校都自愧不如，可是此刻，童瞳却有种焦躁的感觉，不时的看着手机，可惜谭骥炎一直没有回短信过来。

从最开始发短信时的雀跃，到发了短信之后的期待，一直到过了将近十分钟，谭骥炎依旧没有回短信，童瞳失落落的看着亮着的手机屏幕，黑暗的卧房里，静的能听见自己的呼吸声，谭骥炎手机一直都随身带着，因为太忙，事情太多，所以他不可能看到短信，难道是不方便回吗？

忐忑不安着，童瞳手里握着手机，整个人窝进了被窝，热气将手机屏幕上弄的湿润润着，童瞳抬起手指擦了一下，看着屏幕，怀疑自己这个短信谭骥炎是不是没有收到？或许年底了，发短信的人拜年的人太多，或许移动线路太繁忙，所以谭骥炎没有收到也说不定。

又等了十多分钟，闭上眼，童瞳忽然一怔，脸上露出狂喜的表情，快速的打开手机，可惜屏暮上依旧没有收到新短信的提示，可是刚刚自己明明是听到手机铃声响了，难道是幻听？

笑容僵硬的消失，童瞳将手机放到了床头柜上，不去想，明天起来之后，还有不少事情要做，床单被套都要换干净的，要将脏的洗掉，要烧一些菜和沐哥一起吃年夜饭。

谭骥炎忙到了晚上十点才回到西湖苑，算是彻底将所有的工作暂时都结束了，谭老爷子也从军区回到谭家大宅了，所以谭骥炎明天一早就要回到香山那边的大宅。

洗了个澡，洗去了一身的疲惫，谭骥炎擦着头发上的水滴，靠在了床上，暂时将工作上相关的事情都抛出了脑海，忽然看到一旁的手机，这个时候，小瞳该睡了吧，毕竟白天的训练那么辛苦。

谭骥炎明天后天都要留在大宅，肯定是不能和小瞳联系的，初二小瞳就要去上海，谭骥炎估计自己也有不少的饭局，犹豫了一下，谭骥炎准备拨通童瞳的电话，手机屏幕亮了，这才发现上面有一条未读的短信。

小瞳发过来的？谭骥炎薄唇缓缓的扬起浅笑，打开短信，半个小时之前发的，终于还是拨通了童瞳的电话，另一头，童瞳在床上辗转反侧着，都丝毫没有一点睡意，手机铃声再次清晰的想起来时，童瞳第一时间怀疑自己又产生了幻听，可是犹豫了一下，将头从被窝里伸了出来，看着黑暗的卧房里在床头柜上亮起的手机，童瞳刹那从床上一跃而起，整个人快速的向着床左侧倾了过来，要拿柜子上的手机。

可惜童瞳动作幅度太大，她原本是坐在床中间，整个人直接向着左边横了过去，重心不稳之下，一手紧握着手机，一手按住床稳住差一点跌下床的身体，可惜拿手机的手肘却狠狠的撞在了床头柜的尖角上，痛麻的感觉立刻席卷而来。

“谭骥炎。”声音有些的变调，手肘撞到了痛穴上，可是童瞳脸上却依旧洋溢着笑容，半个多小时的阴霾情绪都消失了。

“怎么了？”明显的能听出童瞳声音的不对劲，谭骥炎疑惑的开口，手机响了一会她才接电话，“睡着了吗？”

“没有，没有。”急切的摇头着，童瞳后知后觉的发现自己在和谭骥炎打电话，摇头他也看不见，嘿嘿的傻笑一声，摸了摸撞的疼的手肘，语调不由的软了下来，带着几分委屈，“我没有睡，刚刚拿手机的时候，手肘撞到了床头柜上。”

“小心一点。”谭骥炎叹息一声，可以想象的出童瞳毛毛躁躁的表情，肯定撞的很严重，否则她不会刚刚接电话的声音都变调了，又是心疼却又是无奈。

“嗯，我知道。”听着电话来传过来的那低沉略带沙哑的声音，童瞳便也察觉不到痛了，再次的窝回了被子里，脸上是喜悦的笑容，“你回家吗？”

谭骥炎一贯是雷厉风行的，即使打电话也是简短而利落，可是此刻，听着电话另一头童瞳说晚上做了什么菜，和沐放搓糯米圆子，吃饺子时竟然将硬—币给吃到了，谭骥炎耐性的听着，只是频频听到沐放的名字时，忍不住的皱了一下眉头，有着吃醋的不满。

时间一点一点的过去，当手机因为没电而发出提示时，谭骥炎这才惊觉竟然打了五个多小时电话，手机都有些的发热了。

“快天亮了，快睡吧。”时间过的真快，谭骥炎低声的提醒着，又将童瞳要去上海的事情巨细靡遗的叮嘱了一番，让她有事一定要打电话给关曜，或者给于靖，比赛一结束就回宾馆，不许去街上，谭骥炎是真的有点担心童瞳会走丢，尤其春节时，人太多，她总是意外状况不断，如果可能，谭骥炎真的很想直接陪着童瞳过去上海一趟。

“谭骥炎，你越来越啰嗦了。”顽劣的回了一句，童瞳抱着手机咯咯的笑了起来，一点睡意都没有，可是自己明天还可以睡个懒觉，可是谭骥炎还要早起回香山大宅，不过听着他像是叮嘱孩子一样叮嘱自己，要注意这里，注意那里，童瞳只感觉心头被软软的堆积满了幸福，原来被人当成孩子一样管着，叮嘱着，竟然也是一种幸福，在谭骥炎身边，她喜欢什么都不去想，当一个孩子。

“睡觉！”谭骥炎这会也察觉自己是啰嗦了，微微有些尴尬，他对自己都没有这么上心过，可是一想到童瞳，她明明是安静乖巧的模样，却总是有特异功能一般，将危险给扯到自己身边，让谭骥炎感觉自己不啰嗦都不行。

“是，市长大人！”童瞳笑着回了一句，听着电话另一头谭骥炎低沉的笑声传了过来，童瞳嘴角裂开了笑容，道着晚安，“那我睡了。”

“嗯。”有种意犹未尽的感觉，谭骥炎听着手机另一头的挂断声，这才起身拿出了充电器给手机充电，关了灯，躺在床上，想起童瞳言语里终于不再是拘束，而多了一份轻快和调皮，黑暗里，峻冷的脸上也有了柔软的笑意，这孩子也敢和自己调侃了。

电话打到了快五点，谭骥炎眯着眼睡了不到两个小时，就起来了，想起童瞳竟然是和沐放在一起过年的，而且他们一起准备了那么多的饭菜，谭骥炎大清早就感觉不舒坦，所以面色有些的清冷，严肃着脸色，让开车的李成有些疑惑的看了一眼睡眠不足的谭骥炎，先生昨晚没有睡好，是有什么事情困扰着吗？

五点多才睡的，挂了电话之后童瞳竟然精神太过于饱满，丝毫睡意都没有，结果笑眯眯的窝在被子里，直到小六点

了这才睡着。

沐放也比往日睡的迟了一点，可是当到了八点半了童瞳还没有起来，不由有些的疑惑，童瞳喜欢赖床，沐放是不知道的，毕竟他住过来的这些天，天天和谭景御早上一起来就打上一架，而谭景御在军队养成的习惯，早起，所以他醒了，和沐放打了一架之后，立刻去隔壁将童瞳给拖起来了。

小瞳不会是生病了吧？沐放轻轻的敲了一下门，没有回应，这才推开门轻声的走进了童瞳的卧房，看着被子里的那一团，如同蚕宝宝一般，沐放莞尔的笑了起来，小瞳真的如同孩子睡觉一般，整个人都蜷缩的窝在被子里，面朝着门这边，只露出一缕黑发在被子外，脸都埋进了被窝里，也不怕呼吸不顺畅。

沐放放轻了脚步走了过来，莫名的想起有人说过，蜷缩睡觉的人都是极度不安的，所以他们习惯将自己缩成当初在母亲子宫里的姿势，心忽然有种轻轻被扯疼的感觉。

“沐哥，我还要睡。”从被子里探出头来，童瞳眯着因为困倦而睁不开的眼睛，含混不清的嘀咕一声，然后又一头埋进了被子里继续补眠，昨晚打电话果真打的太迟了。

怎么这么困？沐放无奈的笑着，看着又钻进被子里缩成一团的童瞳，轻轻的替她掖了掖被角，却也不想离开，随手拿起床头柜上的书走到窗口的椅子上，静静的看起来书来。

一觉直接睡到了中午，童瞳这才在被子里钻了钻，然后睁开眼，是个好天气，午后的阳光从窗口照射进屋子来，对上沐放凝望着自己满是笑意的目光，童瞳尴尬的笑了笑，抓了一下鸡窝般的乱发，“沐哥。”

“起来吧，我们出去吃饭。”沐放走了过来，宠溺的看着睡饱了之后，宛如满足小猫儿一般的童瞳，抬手揉了揉她的头，俊美无俦的脸上满是可以感知的温柔。

“嗯。”拿过手机看了一下时间，快十二点了，童瞳等沐放出去了，这才快速的发了个短信过去给谭骥炎：【市长大人，我睡到现在才醒，羡慕吧。】

嘴角是幸福而调皮的笑容，童瞳也不等谭骥炎回短信了，快速的起床，冲了个澡，神清气爽之下，肚子立刻咕咕的叫声，而手机上一条未读短信，童瞳还没有点开，脸上却已经是洋溢的笑，谭骥炎的短信只回了两个字：顽皮，然后是一个腾讯QQ上的黄色小头像，而一把小锤子正敲在小人的头上，让童瞳愣了半晌之后，捂着嘴巴大笑起来，谭骥炎竟然也会发表情图像。

“小瞳，好了吗？”卧房外，传来沐放催促的喊声，童瞳快速的从网络上找了一个蘑菇头吃饭的图像回了过去，将是手机塞进包包里，摸着饿瘪的肚子和沐放一起出去找吃的。

—分割线—

吃过午饭从餐厅出来，到朝阳区这边的古玩城不过二十分钟不到的车程，一幢幢仿古的建筑在阳光之下泛着古朴而肃穆的气息，飞扬上翘的屋檐，雕龙画凤的窗棱，朱红色的木质大门四开大门迎接着进出的顾客，悬挂着黑底金字的招牌，银钩铁画的店名让人感觉宛若穿越了时间，回到了古代的街币。

“沐哥，你订了珠宝？”透过车窗，童瞳看着眼前的热闹非凡的古玩城，并没有因为春节的到来冷清，反而是人头攒动的热闹，人挤着人，店铺的屋檐下悬狂着大红的灯笼，年味十足。

“嗯，有些必要的应酬，走吧，下车，顺便去看看你有没有什么喜欢的东西。”沐放将车停稳，便带着童瞳径自向着最大的珍宝轩走了过去。

珍宝轩—百年的老字号玉石店，四周的木架上鳞次栉比的摆放着各式的古董：雕刻精美的玉石，年代久远的瓷器，悬挂在墙壁上的古画，让都市人那种烦躁的心境似乎在瞬间安静沉淀下来。

“沐先生，来了。”一身唐装，头发花白的老者笑呵呵的走了过来，对着身前的顾客抱歉的颔首，端着手里终年不离手的茶壶向着沐放走了过来，看的出和沐放非常的熟稔。

“贺老，生意兴隆。”沐放也笑着拱拱手，刚准备要顺便介绍一下童瞳，却发现她正弯着腰，专注的盯着拒台里的一件件精美的玉饰。

也不知道是因为灯光的原因，沐放看着童瞳那闪烁着光彩的眼睛，感觉从踏入古玩城开始，童瞳似乎就不一样了，骨子里有种活跃的因子，她似乎很喜欢这里。

“童瞳，这是贺老。”沐放拉过童瞳的手臂，将几乎要钻进柜台里看玉的童瞳介绍给眼前的贺老，第一次看到小瞳露出这样喜欢的神色，沐放也很高兴，小瞳似乎没有什么兴趣爱好，没想到她竟然喜欢玉石，“二楼三楼还有一些珍品，你一会去看看，看中什么告诉我。”

“谢谢沐哥，贺老，你好。”童瞳乖巧的点了点头，一听楼上还有珍品，立刻笑眯了一双眼，不知道的人还以为她是喜欢这些奢侈品。

“沐先生，我们上去吧，让童小姐自己看，喜欢什么，一会老头子我给你打个折。”贺老慈爱的笑着，这个小姑娘看起来是真的喜欢玉石，而不是为了钱财，这种喜欢，和玉石古董打了一辈子交道的贺老，只要扫一眼就明白了，或许是同辈中人吧，让贺老不由的喜欢上了眼前的童瞳，大方的给了她打折。

沐放怔了一下，不过桃花眼里的疑惑却遮掩的很好，自己也是在这里买了好几次玉和古董，价格一共超过了两百万，才成为熟客，有了打折的优惠，贺老第一次见小瞳就给她打折，看来这个小阿呆还真的是到处都讨人喜欢。

沐放和贺老上楼去看那一批订制的玉器，童瞳双手紧紧的握成了拳头，因为用力而微微的有些颤抖，目光灼热的看着在灯光之下，泛着古朴光泽的一件件精美的玉器，如同多年未见的朋友。

当年在特别行动组，她还有一个明处的身份—玉石设计师，为了掩饰身份，所以童瞳钻攻了很多年的玉石，虽然她

的身份机密到几乎不可能被人发现，可是为了以防万一，设计师的身份解释自己为什么会出现在任务事发地。

看着看着，童瞳随着人群走了出来，向着隔壁的店铺一家一家的看了过去，忽然被斜对面一家小店铺过大的喧闹声给吸引住了目光。

“赌了，赌了，说不定就切出了一块上好的翡翠，那就发了。”一旁看热闹的男人打了鸡血般的鼓动着有些犹豫不决的清瘦男人。

“这位先生，你决定好了没有？”另一个胖胖的中年男人不耐烦的看着犹豫不决的清瘦男人，一手拿着放大镜，一手拿着一块毛料石，仔细的观看着毛料石上的纹路、质地，那过于急切的表情，和隐隐的带着算计的目光让人感觉胖男人已经认定这块石头肯定能切出翡翠来，只等着清瘦男人不要，他立刻买下来。

“先生，不要着急，你慢慢看，慢慢决定，我们这一行讲究的就是公平公正，不过这些年缅甸上好的翡翠毛料石是越来越少了，我这一批货，可是托了关系，才能拿到的，赌赢了，说不定先生你就一举暴富了。”店老板叼着烟斗，悠哉哉的开口，似乎半点不着急，只要有毛料，来赌石的人多了去了。

“好，我买了。”清瘦男人看着急切的想要等自己不要，就立刻买下这一堆毛料的胖男人，心一狠，下了决心。

“好嘞，先生，我看你也爽快，这堆毛料可都是从老坑那边拿过来的，五千块一斤，切出了翡翠，你下次再来光顾，也让我这店沾沾喜气。”叼着烟斗的老板笑着开口，眼神里闪过奸邪的光芒，和一旁的胖男人，还有几个附和的男人彼此看了一眼，一笔钱就赚到手了。

称重，付款，然后就是切石，刚刚还都打鸡血一般兴奋围攻的众人，此刻却都懒洋洋的，只可惜高度紧张，紧盯着切割机的清瘦男人却完全没有发觉这是一个套，依旧睁大着一双眼，整个人紧绷着，呼吸似乎都屏住了，只希望可以切出一块翡翠来。

随着切割毛料的师傅在毛料上划出切割线，然后开始切割，嗡嗡声里，很快第一块毛料石被切开了，白白的一片，半点不见翡翠的绿。

虽然第一块没有切出绿来，清瘦男人有一点失望，但是也没有在意，毕竟赌石这一块原本就是高风险投资，这一堆一百多斤的毛料石，只要切出一块翡翠，他买石的五十多万就赚回来了。

可是随着切割机的嗡鸣声继续响着，七八块大头都切割完毕了，可是却都是白白的一片，一块翡翠都没有切出来，清瘦男人脸色煞白的不见一点血丝，呆愣愣的看着丢在地上的石头，整个人脑袋都懵了，五十多万就这样没有了。

跌跌撞撞的，清瘦男人身体摇晃的走出了店铺，赌石原本就是风险极高，不要说五十万，就是五百万也可以转眼之间打水漂，可是这是清瘦男人目前所有的家当，就这样堵输了，没有了，脑子已经完全一片空白。

童瞳看着擦身而过，浑浑噩噩的清瘦男人，明白他肯定是赌石赌输了，清瘦的身影也随即跨进了店铺。

一旁的店老板立刻眼睛一亮，笑呵呵的殷勤招呼着，“小姐，要看玉饰吗？我这里绝对物美价廉，小姐如果有喜欢的，我绝对给你最低价格，你喜欢了，下次再来光顾小店。”

“还有毛料吗？”童瞳看着一旁的人正收拾着地上的毛料石，淡淡的开口，清幽的脸，简单朴素的衣着，不显得奢华，但是也绝对不寒酸，所以让店老板却也拿不住眼前的童瞳到底是有钱人，还是和刚刚的清瘦男人一样，用所有的家当过来赌石。

“小姐也喜欢赌石，正好，我这里刚有一批从缅甸老坑运来的石头，出绿的可能性非常高，小姐这边请。”又一只肥羊上门了，店老板对着店里的胖男人使了个眼色，随即殷勤的招呼着童瞳向着店铺左边的屋子走了过去。

屋子里灯光很亮，摆放着至少几千斤的毛料石，“小姐，你这是要全赌还是半赌？”店老板吸了一口烟嘴，笑眯眯的审视着童瞳，这女孩看起来是个行家，只怕最少又有几十万的进账。

全赌就如同刚刚离开的清瘦男人一样，买下毛料石，然后切割，切出了翡翠就赚了，半赌就是屋子右边这些石头，毛料石边角已经已经切了一小半，露出里面的一点点绿，可是半赌风险也大，因为虽然见绿了，可是谁也不能保证继续切下去，里面会出多少翡翠，如果只是断断续续的一层绿，估计最多就能做个玉坠子什么的，所以依旧会亏本，而且半赌的话，买毛料的价格可比全赌贵了三倍多。

前世除了最熟悉的武器之外，这些毛料石也是她几乎不离手，一刹那，有种隔世恍惚的虚幻感觉，童瞳随手捡起一块棕色毛料石，指尖抚摸着表面，感受着石头的硬度，一手拿过一旁的放大镜，仔细的看着毛料表面的纹路，一般石头表面有着“松花状”和“蟒带”的纹路，出翡翠的几率会大很多。

身上还带着上一次谭骥炎在西峡山庄的银行卡，赌输了，就算谭骥炎的，赌赢了，就算自己的，童瞳笑眯眯的打着小算盘，已经直接将谭骥炎的财产过渡到了自己头上，反正谭骥炎出门都不用花钱的，自己算是帮他消费，拉动内需。

正想着，忽然，童瞳目光被毛料最角落的一块毛料石吸引住了，那块石头只有两三斤重，表面竟然没有纹路，这样的毛料基本不会切出翡翠，所以也似乎被丢弃在了角落里，石头上都落满了灰尘，可是童瞳却感觉全身的血液沸腾起来了，一种说不出的急切感觉，让她的心怦怦的跳动着。

童瞳想起很早学赌石的时候，师傅曾经说，赌石最需要的专业知识，需要实际经验，这样十赌有三赢，就赚了，可是对于这样高风险的投资，有时候，也需要冲动，要相信自己的手感，赌博终究是靠运气的，真正绝世好玉，往往会隐藏在不起眼的毛料里，等待着大放光彩的一天。

“就这一块吧。”童瞳将石头拿了起来，扫了一眼店老板那明显已经熄灭的热情，小脸不由垮了几分，弱弱的开口，“不卖吗？”

“怎么会呢？小姐这边请，现场就切割吗？”店老板懒洋洋的应了一声，竟然就选了一块石头，还是已经丢在角落里

将近两年的没人要的毛料石，还以为这个女人是个行家，却没有想到根本就是一个门外汉不说，还没有钱的穷酸门外汉。

周末愉快，亲们，不了解赌石的亲可以去百度一下下，嘿嘿，颜也是百度后才写的。

｜派派小说后花园east0415手打，转载请注明｜www.paipai.fm

第二卷 情意缠绵 082章 黑心老板

石头重两斤三两，店老板难得大方了一下，按照两斤整数计算，童瞳拿出银行卡，划了十万块，一旁的切割师傅看了一眼童瞳，摇摇头，随意的扫了一眼石头，连画线切割的冲动都没有了，这块石头，只要稍微有点赌石常识的人都知道，根本不可能出绿，十万块是真的打水漂了。

切割机切了一小块的边角，白花花的一片，看不到绿色，一旁的店老板和几个顾客都懒得看了，而随着切割机继续运行，第二刀切下时，切割师博猛然一惊，双手颤抖着，满眼的不敢相信。

“小柱，拿水过来，快拿水过来。”切割师傅急切的喊着，不敢相信的看着石头中间那鲜艳的翠绿色，竟然第二刀就切出了绿来。

快速的用水一冲，毛料中间的翡翠泛出晶莹剔透的色泽，整个身影还隐藏在石头里，可是这清新耀眼的绿色，在水珠和灯光的衬托之下，青翠欲滴，绝对是一块上好的翡翠。

“出绿了？”店老板一口烟呛在了喉咙里，不敢相信的看了过去，旁边几个围观的人也都呆愣住了，就赌了一块石头，竟然就切出了翡翠。

切割师傅现在有了精神，吞了吞口水，开始全神贯注的继续接下来的切割，不再是一开始的漫不经心，店铺里几个男人都露出赤裸裸的渴望目光一时之间，店铺里安静的只有切割机的声音。

等待是最为煎熬的，让人有种分秒如年的焦灼感觉，嗡嗡声里，石头的边角被切掉，丢弃了石头的包裹，露出了里面藏匿了不知道多少岁月的翡翠。

“小姐，你的翡翠。“切割师博将翡翠在水盆里洗了洗，颤抖着手将这足有乒乓球大小的极品翡翠递给了童瞳，他切了十多年的翡翠，第一次切到这样翠绿的翡翠，整块翡翠都是晶莹的绿色，看起来，似乎要流淌出绿色的水滴一般，这一块翡翠至少也要上千万吧。

店铺里所有人的目光都停留在童瞳的掌心里，雪白的手心，翠绿的翡翠泛着折射着璀璨的光芒，完美如同一幅画，竟然是如此完整的一块翡翠，甚至没有一点的瑕疵，这就是那块在角落里放了两年多的没有人要的石头。

竟然是老坑玻璃种，童瞳也很是意外，看着手中质地细腻，纯净无暇的翡翠，翠绿的颜色非常纯正，明亮，透明，色泽均匀，对着灯光看过去，整个乒乓球大小的翡翠呈现透明状，是翡翠里难得的极品，师傅当年说的果真不错，要相信自己的手感。

赚了！童瞳笑眯了一双月牙般的眼睛，几乎第一时间要手机打电话给谭骥炎，可是手刚伸到包里，忽然就顿住了，自己真是猪脑袋，谭骥炎那么精明，他一定会问自己怎么会赌石，难怪要告诉她这身体里住的是另一个灵魂。

刹那，童瞳那满满的喜悦就淡了几分，这样高兴的事情竟然不能和谭骥炎分享，怎么感觉这么憋屈啊！

“小姐，这块翡翠你卖吗？我出五百万。”店老板此刻已经后悔的肠子都青了，敛了敛脸色，笑着看着童瞳，只想着用坑蒙拐骗，也要将老坑玻璃种给弄到手，那样自己可就发了。

“五百万，这价格给的算高了，在市面上，估计也就四百万左右。”一旁的一个男人立刻装作震惊的开口，这是他们一贯的伎俩，一唱一和，骗了不少人。

“是啊，老板，是不是上次有个外国佬想要雕刻一个玉佛，所以你才开这么高的价格。”有一个男人附和着，似乎明白过来店老板为什么开出这么高的价，然后低声装着好意劝着有些呆的童瞳，这女孩只怕根本不知道手里这翡翠的都可以在北京城买一套别墅了，“小姑娘，快答应卖了，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五百万你可以在市中心买一套住房，还有一百多万剩下，你运气真好，店老板也算是实在人。”

这种老坑玻璃种，至少要卖上千万，五百万，这些人还真的敢说，童瞳睁大眼睛看着一个接着一个说话的男人，耳朵有点痛，他们到底懂不懂玉石啊?

店铺里众人将童瞳这瞪大眼，一脸呆滞的模样收进眼中，心头暗喜着，五百万只怕已经让这小姑娘吓傻了吧，估计她一辈子都没有想到手里这一块翡翠能卖五百万，早知道就开三百万了，妈的，白白多给这傻丫头两百万了。

童瞳正思考着要拿手里这快极品翡翠怎么办，手机响了起来，电话另一头是沐放急切的声音，“小瞳，你在哪里？”

“沐哥，你在珍宝轩等我，我马上回来。“童瞳挂了手机，犹豫的看着手里的翡翠，以前的这个身休主人绝对不会懂赌石，突然赌出这么一块翡翠，沐哥肯定也会怀疑，可是自己切出这么一块极品翡翠，竟然不能和一个人分享，童瞳哭丧着小脸，世界上最痛苦的事情，就是你有天大的好消息，却不能告诉任何人，憋屈啊，心里头如同有猫爪了一般。

忽然，童瞳眼睛一亮，快速的走到了柜台边，将翡翠放了下来，看着店老板激动兴奋的目光，一盆冷水泼了下来，“翡翠我不卖，你帮我切下一块

，加工成男士的戒指，铂金底座，翡翠戒面，制作五枚男戒，余下的翡翠，我取戒指的时候带走。”

刚好过年了，正好将这个送给谭骥炎他们当新年礼物，童瞳拿过桌子上的笔和纸张，迅速的画了五枚男戒的样图，“按照这个加工，加工费我拿戒指的时候付给你，最好帮我赶工，大年初一要。”

“好的。”店老板原本还想着如果这小丫头不卖，就强行的跟踪童瞳，然后将翡翠给夺走，可是一听到珍宝轩的名号，自然就不敢有歪念头了。

如今看童瞳要将翡翠留下来加工，店老板目光里满是阴邪之色，快速的答应下来，一手拿过笔，迅速的用只有他自己能认出来的字写着收条，“五枚男戒，小姐，这是收条，你拿好，我连夜给你加工，大年初一，你就可以来拿货。”

担心沐放等得急了，童瞳快速的扫了一眼手里的收条，对那蚯蚓一般的字迹皱了一下眉头，随后也没有多想，迅速的将收条塞进了包包里，出了店，向着珍宝轩的方向小跑了过去。

“去哪玩了？”沐放看着人群里跑过来的身影，担心终于放了下来，虽然知道童瞳只是去其他店里转了转，可是人不在面前，却总是有些的不放心，或许是自己有些大惊小怪了。

“沐哥，你好了？那我们回去吧。”赌石切出了翡翠，让童瞳很高兴，虽然那种极品翡翠用来做男戒有些的浪费，或许一般设计师看到了会说童瞳暴殄天物，可是对童瞳而言，礼物不在乎贵重，而是心意，既然不能将这样的好消息告诉沐哥哥他们，至少也让他们戴上自己送的戒指分享一下。

“什么都没有看中吗？”看着童瞳那笑眯眯的小脸，沐放也心情格外的好，亲密的揉了探童瞳的头，“喜欢什么，我送给你，不要和我客气。”

“不用了，沐哥，我们回家吧，再一会要吃年夜饭了。”童瞳神秘的摇摇头，拉着沐放离开了古玩城。

—分割线—

同一时间，谭家的大宅。

“二哥，不要太操劳啊，你看你都有黑眼圈了。”谭景御斜倚在门框前，笑嘻嘻的调侃着带着黑眼圈回来的谭骥炎。

“爸妈和大哥回来了吗？”谭骥炎直接忽略谭景御的调侃声，早上五点多才睡的，睡了两个小时，只是除了眼下的黑眼圈，谭骥炎冷峻着脸庞，浑然天成的威严气息，让人看不出他此刻有多倦怠。

“回来了，在楼上书房和爷爷说话。”谭景御无聊的打着哈欠，家里真的太无聊，还不如住到小丫头那里，和小放放没事打打架，斗斗嘴，可惜啊，一年一次的春节，已经两年都没有回来的谭景御再胡闹也不敢三十晚上都不待在家里，爷爷肯定要敲断自己的腿。

书房里，谭老爷子端正的坐在书桌后，即使在家里，却依旧是一身西装，刚正的脸威严无比，带着军人冷厉风范。

“爸爸，这是我和国华托人买的，上好的雨前龙井。”谭母虽然已经五十五岁，却打扮的非常的得体，做生意的女人同样注重保养，肤色白皙，姣好的脸看起来莫过于四十岁左右，将手里的茶叶罐递了过去。

“嗯，小菁你也要收收手了，生意做那么大做什么，谭家的媳妇不需要出去抛头露面。”谭老爷子对这个唯一的儿媳说不上喜欢，也说不上讨厌。

谭母—阮菁是个商界世家的女儿，非常的干练、精明，左右逢源，让人找不到她的一点过错，可是太过于精明能干的女人，自然也不讨长谭老爷子的喜欢，封建思想之下，谭老爷子认为女人就该和自己过世的老伴一样，相夫教子，而不是在外面做生意，抛头露面。

“是，我知道了，爸。”阮菁低着头，无比恭敬的应了一声，又退回到了谭国华的左手边，进退有礼，真的是一个让人挑不出过错的女人。

“爷爷，爸妈。”敲了敲书房的门，谭骥炎走了进来，冷沉着峻脸，即使是眼前的至亲，可是从年少时的疏离，到如今，谭骥炎和谭家父母已经没有多少亲密可言，更多的只是对长辈的尊敬。

“回来了，脸色不太好，那些事慢慢做，不需要急于求成。”谭老爷子最是满意这个孙子，那紧绷的脸此刻终于柔软了几分，带着几分关切看着谭骥炎，这个孙子从小在自己身边长大，性格也像极了自己，不管是当初在军区还是在政界，都让谭老爷子长足了脸，所以即使有三个孙子，却也是最偏爱谭骥炎。

“我知道了。”谭骥炎应了一声，或许已经习惯了谭家人之间这种疏离的亲情。

“好了，都下去吧，休息一下，一会就吃饭了。”谭老爷子摆摆手，示意书房里的三人离开，这才打开一旁书桌上的文件看了起来。

“骥炎，你不要太累，从政这一条路不是一蹴而就的，慢慢来。”如今已经在军区任文职，虽然谭国华的级别过几年就会升一级，可是对于谭老爷子而言，在军区任文职却是极度不喜欢的，谭国华也知道自己父亲不高兴了，可是也无法弥补，只是有时候会感觉，当初离开，将这个儿子留给父亲，到如今，却根本没有父子之间的亲情，更多的是一种上下级的隔阂和疏远。

“谢谢爸。“谭骥炎实在不知道要如何和自己的父亲沟通，每年见不到两三次，一个月偶然会打一次电话，却都是简短的应酬两声，然后就挂掉。

“小御，不要坐没有坐相，担心你爷爷又骂你。”阮菁下楼看着沙发上懒散散的坐着，将腿架到茶几上的小儿子，那妆容精致的脸上浮现出了身为母亲的宠溺之色。

谭景御面容酷似阮菁，而从小就调皮，又是跟在谭国华和阮菁身边长大的，谭景御虽然顽劣，可是却嘴巴甜，和阮菁最后亲密。

“妈，爷爷不到吃饭的时候是不会下来的，妈，我怎么发现你一年比一年年轻了。”谭景御一跃而起，亲密的揽着谭母的肩膀，耍着嘴皮子，“我们这要是出门，别人肯定以为你是我姐。”

“混小子，胡说八道！”谭母笑骂着，可是脸上却满是喜悦的笑容，任何一个女人都喜欢被人赞美年轻漂亮，尤其是赞美自己的还是自己最疼爱的小儿子。

谭国华是极其内敛的男人，甚至有些的木讷，自然不会说这些甜言蜜语，当初谭母看中的也就是谭父这样朴实敦厚的性格，可是真的结婚了，这么多年之后，偶然也会感觉这样的男人真的太无趣了，一点情调都没有，而女人不管是小女人，还是老女人，总会期待着浪漫，可是谭母也是极其聪明的女人，她也知道谭父的性格，只是偶然会有些的失望。

可是谭景御这个小儿子却满足了谭母对浪漫的期待，隔三差五快递过来的高级服装，化妆品，这样毫不吝啬的赞美，今天回来，谭景御更是捧了一大束玫瑰花，让谭母脸上的笑容一早上都没有消失。

谭国华漠然的站在一旁，看着小儿子和妻子之间的互动，那种亲密融合的感觉，谭国华很是陌生，而谭骥炎也是冷沉着一张峻脸，并没有羡慕，也没有嫉妒，如同眼前的只是熟悉的陌生人一般，毕竟除了一开始进书房时，谭母看了一眼之外，并没有再次将目光放到谭骥炎身上。

虽然同样是她的儿子，谭母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偏差，除了小时候谭骥炎一直跟在谭老爷子身边，和自己并不亲密之外。也是因为谭骥炎太像冷酷刚正的谭老爷子，这让谭母即使不是有意的，可是却不喜欢和谭骥炎多接触，而疏离的代沟一旦形成，这么多年，就很难再抹去，大儿子谭战出生时，谭母是带着莫大的期待和欢喜，那是他们爱情的结晶。

而第二个儿子谭骥炎出生之后，这份喜悦自然已经淡了很多，而因为谭国华工作调动的关系，谭母自己又在打理生意，再也没有时间照顾才出生没有多久的谭骥炎，自然是请来了保姆，之后就交由谭老爷子带着，直到小儿子谭景御出生之后，谭母生意步入了正轨，而在多年的忙碌之后，忽然感觉到生活和家庭才是最重要的，所以谭景御成了谭母最宠爱的小儿子，而夹在中间的谭骥炎却从小就成了被忽略的那一个。

“爸妈，骥炎，你也回来了。”去楼上洗了个澡，谭家长子——谭战换了一身休闲装，走下了楼梯，从性格上，谭战性格更像谭国华，黝黑的脸上带着朴实的笑容，那种对看见亲人的喜欢。

“爸妈，骥炎。”身为谭战的妻子，董月是一个小家碧玉的女子，温柔贤淑，说话也是温温和和的，因为有了七个月的身孕，看起来比丰腴了很多。

“大哥，大嫂。”谭骥炎点头招呼，目光在董月脸上停留了片刻，同样是安静的女人，可是董月在谭骥炎眼中，却显得很是平淡，如果她不是自己的大嫂，谭骥炎甚至会忽略她的存在。

而童瞳就不同了，那个孩子，虽然也是安静乖巧，偶然呆呆的，却让人打心底喜欢，偶然看到她意外不断的模样，真的又是无奈又是疼爱，谭骥炎冷沉的峻脸慢慢的柔软了几分，和自己熟悉之后，她竟然也敢和自己调侃了，早上还敢嫌弃自己啰嗦，也不想想她闯了多少祸。

董月错愕的愣了愣，回头看向同样有些不解的谭战，谭骥炎一贯都是冷沉的性子，之前也见过不少次，可是谭骥炎的目光从不会在自己的身上停留，这让董月多少有些的受伤，毕竟是一家人，她也喜欢得到谭战家人的喜欢。

可是谭战说这个弟弟就是这样，对谁都这样的冷清、疏离，董月也就习惯了，可是今天，明显的感觉到谭骥炎那停留在自己脸上的视线，和柔软下来的峻脸。

“二哥。”谭景御诡谲的笑着，快速的蹭到了谭骥炎身边，撞了撞他的身体，两个人身高相差不大，所以谭景御快速的在谭骥炎耳边开口，声音压的很低，只有彼此能听见，“二哥，你是不是看到大嫂所以想到小丫头了，一日不见如隔三秋。”

“你很闲吗？”谭骥炎侧目冷冷的看着嬉皮笑脸的小弟，虽然被人说中心事，可是那面子上却依旧是冰冷一片，完全看不出他真实的情绪。

“二哥，我们谁跟谁啊，我绝对不笑话你。”谭景御如今也皮了，直接忽略谭骥炎那凛冽的眼神，笑的那个暧昧，想小丫头就想了，二哥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他当初可是在小丫头的脖子上种了那么一大颗草莓。

谭战笑着看着关系似乎突然亲密起来的二弟和小弟，忽然有些的羡慕，三兄弟从小就是聚少离多，年岁大了之后，各有各的工作，每年都聚不了几次，如今看着谭骥炎和谭景御之间忽然有种亲密无间的感觉，谭战真的有些羡慕了，他们是骨血相连的兄弟。

“大哥，还有一会才吃饭，我们三兄弟好好聊，大嫂，不介意我将大哥借走吧。”谭景御笑着直接走向谭战，搭过他的肩膀，不敢和二哥勾肩搭背，可是大哥不同了，大哥太老实，让谭景御感觉果真是龙生九子，九子各不同，怎么谭家就有大哥这样老实的性子，就算像是爸，可是爸至少也比大哥要精明一点。

“好，好。”谭战高兴的连连点头，快速的和谭景御一起向着一旁的小厅走了过去，谭骥炎依旧淡漠的跟在两人身后，但也不排斥三兄弟聚一下，沟通一下感情。

小厅里，关上门，谭景御立刻又恢复了懒骨头的模样，说着去各地采访时的事情，谭景御的身份特殊，原本只有谭老爷子知道，连谭父和谭母都不清楚，毕竟这牵扯到军事机密，可是谭骥炎太过于精明，谭景御离开不到两年，谭骥炎就猜到了谭景御可能进了军情处，瞒不过，谭景御自然老实交代了。

此刻听着谭景御在这里糊弄大哥，谭骥炎无奈的收回目光，静静的喝着茶，也只有大哥和爸才会被小御给糊弄了，以为他真的借着家里的关系在解放军报社混日子。

这个时候，小瞳在做什么？谭骥炎一想到此刻公寓里只有童瞳和沐放在，就感觉胸口堵了起来，那个孩子，有时候还真是呆的让人郁闷，她就不知道避嫌一点吗？

“二哥，你思春呢？”谭景御瞄着失神的谭骥炎，不怕死的再次调侃。

“谭景御！”倏地一下，谭骥炎严厉的眼神看向口无遮拦的谭景御，这话能在家里说吗？爷爷如果知道小瞳和自己的关系，以目前自己的势力，谭骥炎根本什么都做不了，程天南这件事，就一直让谭骥炎不快，每一次和小瞳吵，也都是因为程天南。

“二哥，我开玩笑呢，对吧，大哥。”谭景御笑着耸了耸肩膀，眸光复杂而深沉，看来二哥真的要和爷爷对着来了，可是有这么容易，二哥要对抗的可是整个谭家。

“小御开玩笑呢，骥炎，你不要生气，小御就是口无遮拦。”谭战贵备的看了一眼嬉皮笑脸的谭景御，小御又不是不知道骥炎不喜欢这些玩笑，他还偏偏招惹骥炎。不过谭战也知道谭家的规矩，自己和董月的婚礼就是爷爷一手包办的，所以骥炎刚刚才不高兴吧，毕竟谁都不希望父母长辈给自己制定妻子人选。

“大哥，你别惯着他，越来越无法无天了。”谭骥炎倒也不是真的生气，他知道自己大哥，就算大哥知道了小瞳的存在，他也不会和爷爷说的，可是谭骥炎不得不防，因为他输不起。

“大哥惯我怎么了，二哥你这是吃醋了吗？”谭景御笑着直接的倒在了谭战的身上，抱着谭战没大没小的撒娇。

谭战笑了起来，看着突然变成孩子的谭景御没有办法，谭骥炎那冷沉的脸色也柔软下来，三兄弟就这样闲聊着，加上谭景御不时的胡闹一下，倒也显得融洽。

入夜之后，整个北京都沉浸在春节的热闹氛围里，远处的烟花在夜空绽放出美丽的倩影，谭家一大家子围了一桌，而李成和谭老爷子的亲卫兵也都围了一大桌，菜色非常丰盛，一家人一年团聚这一次，自然是其乐融融。

——分隔线——

除夕夜，怡然园。年夜饭吃的早的家庭这会已经能够吃过年夜饭了，孩子已经欢快的在下面跑来跑去，拿着红包和小伙伴炫耀着。

“你来做什么？”这还没有吃年夜饭，沐放看着直接蹿进来当食客的梅特尔，非常非常的不满，那好看的眉直接皱成了毛毛虫状，上一次就不该告诉梅特尔小瞳的住址。

“瞳瞳宝贝，你不会将我赶出门吧？这可是中国的新年，你不能看着我一个人在异国他乡，窝在公寓里吃泡面。”梅特尔惨兮兮的看着童瞳，手里还拎着热腾腾的烤鸭，努力不让自己看起来像是个蹭饭吃的食客，“瞳瞳宝贝，你要是赶我走，我就在蹲在你门口，别人会说你虐待国际友人。”

沐放已经彻底无语了，而一旁童瞳也干笑着，脑海里想象着梅特尔蹲在门口啃烤鸭的情形，这场面怎么想都感觉有点别扭。

“瞳瞳宝贝，你答应了！”一二三，没有听到反对声，梅特尔兴奋的叫了起来，一扫刚刚无比委屈的小媳妇模样，梅特尔蹭的一下跑了过去，想要给童瞳来个热情的法国拥抱，可是沐放眼明手快的将童瞳给拉到了自己身边。

“吃过饭，你要收拾碗筷。“沐放双手环着胸口，慵懒的丢出梅特尔留下的条件，早已经见识了梅特尔的厚脸皮，赶不走，自然要善于利用一下。

“嗯，嗯。”头点的如同小鸡吃米一般，只要能留下来，不要说洗碗筷了，就算是让他将屋子里里外外打扫一遍，梅特尔也没有意见。

就这么答应了？沐放看了一眼丝毫不拒绝的梅特尔，这要是谭景御在，他绝对不会答应，那混蛋格外的无赖，自己突然想起他做什么？沐放一怔，随后拉着童瞳走向桌子边，准备开始吃年夜饭。

原本童瞳是烧了七个菜，一个汤，两个人也吃不了太多，而梅特尔带了烤鸭过来，所以童瞳切了一碟水果，凑成十个整盘。

“瞳瞳宝贝，这个好好吃。”嘴巴里塞着珍珠圆子，梅特尔话都说不清楚，一双碧蓝的眼睛里迸发出熠熠的光芒来，太好了，比烤鸭都要好吃。

“这个是什么？瞳瞳宝贝。”又夹了一块肉卷，梅特尔就差没有将舌头给吞进去，比起在饭店里吃的那些精致无比的菜肴，童瞳这些口味极好的家常菜，让梅特尔再次见识到了中国美食的力量。

“这是汤又香又稠。”这边梅特尔刚要继续赞叹，就看见一旁沐放那邪魅的俊脸上笑容诡异的变了变，明明还是在笑，可是却让梅特尔快速的将汤给吞进了嘴巴里，可怜兮兮的瞅着沐放，如同被男主人给欺负的小狼崽，这么凶做什么，真的很好吃嘛。

半个小时之后。

窗户外夜色低垂，童瞳和沐放已经直接转移到了沙发上，准备看春晚，虽然说每年的春晚都很是无聊，可是却还是习惯守着电视机，而厨房里，梅特尔正卷着衣袖在洗碗，瞄了一眼客厅里喝着水果茶，看着电视的沐放和童瞳，扁了扁嘴巴，只感觉自己就是被虐待的可怜小童工。

欺负国际友人的坏蛋！沐总监绝对是个狡猾而阴险的狐狸！梅特尔哼哼着，可惜却也只敢在心里哼哼，说出来，肯定会被赶走，虽然他是法国人，可是他也不想大过年的一个人待在公寓里，所以这一双天才设计师的手只能沦落到带着塑胶手套洗碗。

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

“瞳瞳宝贝，我洗好了，我可以过来看电视了吗？”终于用了十来分钟将厨房收拾干净，梅特尔从厨房里探出头来，小心翼翼的询问着，目光谄媚而乞求的看着沐放，大有他们拒绝，他立刻蹲到墙角去哭的凄惨模样。

“过来吧。”对上梅特尔小媳妇一般的哀怨表情，沐放懒懒的笑着，招招手，大方的让他加入了看电视的阵营。

笑容浮现在娃娃脸上，梅特尔立刻屁颠屁颠的跑了过来，原本想要坐到童瞳身边，可惜一看沐放那似笑非笑的邪魅笑脸，刚要迈过的步子又挪了回来，乖乖的坐到了沐放这一边，委屈的绞着手指头，太欺负人了。

当十二点的钟声即将要敲响时，沐放侧目看了过去，沙发上，童瞳正在发短信，即使不去看，沐放也知道她肯定是发给关曜的，那样的眼神，那样满是笑意的小脸，完全是沉浸在恋爱里的女孩才有的幸福笑容。

而谭家大宅，十二点刚到，守岁的谭骥炎看了一眼震动的手机，快速的打开，果真见到是童瞳的短信，薄唇忍不住的勾了一下，也快速的回了一个过去，然后又如同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般，和谭家众人也看着春晚。

而差不多这个时候，各人的手机也都响了起来，都是恭贺新春的，所以谭骥炎刚刚回短信的动作，并没有让谭家众人在意，唯独谭景御意味深长的笑着，看二哥那表情，肯定是回给小瞳的，以前自己过年给二哥发的短信，他都是过了十二点半之后，直接群发一个的，和关曜，大哥的根本都一样。

春晚结束，已经十二点半了，也吃了饺子守岁了。

梅特尔是非常不想不想离开的，就差没有两手抱着门框蹲在地上赖着不走，可惜在沐放绝对没有商量的前提之下，只能可怜巴巴的和童瞳道别，然后狠狠的瞪了一眼恶势力的沐放，这才顶着零下六七度的低温，凌晨十二点半离开了童瞳的公寓。

“沐哥，我也去睡了。”童瞳和沐放道别着，转而向着卧房走了过去，拿出手机，快速的打开，回着谭骥炎的短信。【市长大人，我大一岁了】

【知道，明天如果回市里，我给你红包】对于童瞳突然在短信里这样称呼，谭骥炎虽然无奈，却也只能笑笑。

【要包的厚厚的红包，不可以小气哦】笑眯了一双眼睛，童瞳开始期待着收到谭骥炎给自己的红包，在他面前，却总是有种小孩子的感觉，可是撒娇，可是不高兴，不管怎么样，童瞳知道谭骥炎都不会不理自己，都会惯着自己。【顺便恭喜你也老了一岁，市长大人】

这孩子，越来越皮了，谭骥炎看着手机勾起了薄唇，因为在自己房间里，所以手指也快速的按着键给童瞳继续回短信。

【对了，市长大人，明天我有新年礼物送给你，要不要猜猜是什么】

站在阳台边，沐放静静的看着窗户外的夜色，心头有着淡淡的失落，可是这样也好，关耀应该会照顾小瞳的，那个男人很是优雅温和，对小瞳也很是包容宠爱。

—分割线—

新年礼物

第二天一大早，大年初一，天公作美，依旧是太阳高照的好天气。

沐放起的早，虽然这些天都在童瞳这里，可是该要拜访的客户和朋友还是要去的，看着床上依旧蜷缩着身体睡着的童瞳，微微的倾下身，修长的手指抚上她细致的脸颊，然后将一个红包放在了童瞳的枕头边，这才转身出门。

童瞳起来时，拿起红包，不由的笑了起来，尤其是那厚厚的一沓，让童瞳忽然感觉自己似乎回到了孩子的时候，高兴的如同喝了蜜一般，快速的洗漱完，然后吃了饺子，立刻咚咚的离开家门，准备去将之前的男戒拿回来，当做新年礼物送给众人。

“瞳瞳宝贝，瞳瞳宝贝。”这边童瞳刚出公寓楼，梅特尔却已经快速的从角落里蹿了出来，乐滋滋的给了童瞳一个拥抱，不知道的还以为大过年的就遇到打劫了，“瞳瞳宝贝，新年快乐，红包给你。”

“你什么时候来的？”童瞳错愕的看着熊抱自己的梅特尔，好不容易挣脱开他的双臂，看了一眼手腕上的时间，不过才八点，他住的地方离怡然园至少也有半个小时的车程，他什么时候来的？

“七点，我一直待在这里，看到沐大总监走了，不过我知道瞳瞳宝贝你肯定在睡觉，所以我都没有上去吵你。“梅特尔得意洋洋的开口，自己可是看着沐总监走了，这一下，再没有人能打扰自己和瞳瞳宝贝约会了。

冬天的七点，天也才刚亮没有多久吧，对于梅特尔这样不按照牌理出牌的特性，童瞳已经彻底无语了，也只好带着他一起去古玩城，反正当时订戒指的时候，也给梅特尔订了一个。

虽然梅特尔也来过中国好多次，可是却没有来过古玩城，立刻被这里的建筑吸引了，虽然他是服装设计师，可是都是设计，看到如此古老的东方建筑，依旧看的目不暇接。

“我去前面店里拿东西，你四处看。”童瞳叮嘱了梅特尔一声，立刻咚咚的向着店铺走了过去，想象着谭骥炎收到戒指时的表情。

“小姐，你过来了，戒指已经加工出来了，按照你画的设计图加工的。”店老板还是叼着烟嘴，笑嘻嘻的招呼着童瞳，从柜子里拿出一个锦盒，然后将五枚翡翠戒指递给了童瞳。

“谢谢。”童瞳笑着致谢，果真是老坑的玻璃种，加工出来的翡翠戒指格外的漂亮，戒面流转着光彩，“余下的翡翠我带走，加工费是多少钱？”

“小姐，你说笑吧，你的翡翠都加工成五枚戒指了，没有剩下的了，加工费你给一万吧。”店老板悠哉哉的开口，老神在在的坐在椅子上，挑着眉梢看着童瞳，手里的烟斗敲了敲柜台，“加工费算你便宜点吧，大过年的，给八千吧。”

“老板，你这是要黑掉我的老坑玻璃种？”童瞳脸上的笑容消失了，抬起头看着眼前的明显耍赖的店老板。

“老坑玻璃种这可是极品翡翠，小姐，你以为是北京城的大白菜，你要多少有多少，你也算是运气好，切出了这种极品翡翠，我也给你加工成戒指了，怎么，你还想要讹诈我不成？”表情倏地一狠，店老板站起身来，冷哼着，“你也不去打听打听，我江元在这一带，可是出了名的童叟无欺，要讹诈我，也看看你有没有这个种！”

“怎么了，老板，大过年的，谁不想活了，到店里来闹事。”蛮横的声音响了起来，几个从门口进来的男人，团团的将童瞳给围住了，一张张凶神恶煞的脸，“怎么了？小姑娘胆子不小，敢来店里闹事啊？”

“我报警！”童瞳皱着眉头，脚步微微的退后，避开了眼前几个男人，一手从包里拿出手机。

“小姐，你脑子没进水吧，你看看你给我的收条，上面可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写着，你的翡翠加工成五枚男戒，不

要说警察来了，就算天王老子来了，我江元也不怕你！”店老板阴险的笑了起来，晃动着手里刚刚童瞳递过来的收条。

昨天，他就有心想要将这极品翡翠给讹下，可是做古玩玉器这一行的人，多少还是有点封建迷信的，江元也担心自己做的太过火，到时候闹的一发不可收拾，所以折中了一下，切了三分之一的翡翠加工了五枚男戒，剩下的大半块翡翠自己就给私藏了。

自己真是猪脑子！童瞳看着收条的白纸黑字，努力的睁大眼睛终于认了出来，上面写着将自己的翡翠加工成五枚男戒，并没有写翡翠的重量和大小，其实当时因为怕沐哥发现，所以童瞳就急匆匆的离开了，并没有详细去看，而且做古玩玉器这一行，信誉最重要，童瞳倒真的没有想到竟然还有这样的店老板。

光天化日的竟然这样欺负人，讹诈自己的翡翠！童瞳不满的皱着鼻子，只感觉一大早过年的好心情都被眼前这些欺客的无赖给破坏了。

“瞳瞳宝贝，怎么回事？”梅特尔逛了一会，听到这边有些嘈杂，快速的赶了过来，湛蓝的目光迅速的扫过在场一看就是仗势欺人的五六个男人，“你们做什么？有点绅士风度没有，这么多人欺负瞳瞳宝贝。”

“呦，还有个老外过来撑腰啊，怎么，在咱们中国地盘上，还容不得你们老外撒野，我江元开店开了这么多年，还真没有看过大年初一就敢来找我们晦气的，真以为自己是外国人就了不起啊，咱们中国男人都是爷们，不怕你们！”

看到店铺外有一些人围观过来，江元眉梢一挑，一脸正义的开口，想要激起民愤，“各位给评评理啊，这白纸黑字的收条写的清清楚楚，小姐你的翡翠我帮你加工了，你竟然还要带着个外国佬来讹诈我，以为我们中国人好欺负，是不是？”

“是啊，以为自己是外国人就了不起了。”

“就是，警察来了又怎么样，就算警察偏袒你们这些老外，老板，你别怕，我们给你作证。”几个男人也大嗓门的吆喝起来，一个个都是义愤填膺的愤慨。

“瞳瞳宝贝，怎么回事？”梅特尔关键时刻还是非常有用的，快速的拿起童瞳手里的收据扫了一眼，鳖爬的汉字没有看懂，梅特尔抽搐了一下嘴角，然后目光看向她手里的锦盒，五枚翡翠指环给外的漂亮，古朴之中又不失华贵，是上好的翡翠。

“能怎么回事？各位，大家看看，这位小姐要加工戒指，我按照设计图给她加工了，这是收条，上面写的清楚，翡翠加工成五枚男戒。”店老板一手夺过童瞳手里的锦盒，展示给门口众人，看着有识货的行家睁大眼，江元不由露出得意的笑，“这可是老坑的玻璃种，我要是贪财，我早就将这极品翡翠换成普通翡翠了，结果，你竟然联合这个外国佬，设了圈套来讹诈我。”

众人看向童瞳的目光立刻多了一份鄙夷，这种老坑玻璃种是非常珍贵的极品翡翠，如果店老板真的贪财，肯定不会加工出来，而且收条上写的清楚明白，而且这种翡翠极其难得，加工五枚戒指已经要不少翡翠了，哪里还有多余的，真以为这是大白菜呢，要多少有多少。

童瞳和梅特尔对望一眼，两个人大眼瞪着小眼，一时之间，倒也不知道如何反驳，童瞳知道这是自己太过于大意，这才让店老板算计了，不甘心着，如同暴躁的小猫，脑子快速转动着，思索着要怎么将自己的翡翠给要回来。

晚上再过来一趟，嗯，这个办法可行，贪财的人都怕死，到时候匕首架他脖子上，他肯定会将自己的翡翠还回来。

“找沐总监过来。”梅特尔眼神一亮，快速的对着童瞳开口，沐总监欺压自己那是一套一套的。

“好。”童瞳点了点头，快速的拨通了沐放的电话，报了地址，而沐放原本刚好从一个投资商这里出来，接到童瞳电话很是疑惑她怎么去了古玩城，不过听着电话里的噪杂声，立刻让童瞳冷静一点，他十分钟后就到。

“这年头啊，中国人的良心都让狗吃了，联合外国佬来讹诈我们中国人。”店老板似乎还不解恨，依旧得意洋洋的瞪着眼，一副气愤不已的模样。

角落里，童瞳和梅特尔一个耷拉着脑袋检讨自己的大意，一个在众多中国人那样凶狠的目光里，只能乖乖的站在童瞳身边，等着沐放来救。

“呦，你一个大男人欺负小姑娘就有理了，不要是贼喊捉贼。”沐放清越的嗓音响了起来，随着众人的回头，一个绝色倾城的妖孽男人踩着圆头牛皮靴，咚咚声响里，带着强大的气场骄傲的走进了店铺里。

桃花眼扫了一圈，发现童瞳和梅特尔都一脸可怜兮兮的站在角落里，不过倒没有受伤，沐放也就安心了，勾着薄唇，慵懒懒的笑着，转过头看向老远就听见声音的店老板，“我刚刚找珍宝轩的贺老打听了一下，听说江老板你可没有少干这些偷鸡摸狗的事，光是警察局和工商局那里，就有不少的投诉，坑蒙拐骗，你可是都做全了。”

“你胡说什么？”脸上一阵青白，江元的确干过不少宰客的事情，可是宰的大都数都是外地游客，而且银货两讫，他虽然是骗，可是对方也没有证据，而江元也算是道上的人，有点关系，所以大都数事情都是不了了之，如今一听沐放的话音，再看他一身雅痞的装束，江元也知道自己惹上不好惹的人了，可是人为财死鸟为食亡，那余下的翡翠自己既然私藏了，就一定要藏到底。

“江老板你说的倒是头头是道，可是我们反过来想想，有人会这么傻的来讹诈你江老板的翡翠吗？这样无中生有的事情，只要正常人都不会做吧，所以刘老板，你没有讹了我们的翡翠，我们会这么白痴来找你讨要，再说了，这老坑玻璃种，也不是大白菜，我们就算要讹诈你，也不会找这样的极品翡翠，你这小店只怕也没有这价值连城的翡翠吧 ”

沐放眉梢一挑，随手拿过椅子坐了下来，架起了二郎腿，一副优雅贵公子的邪魅，眼中满是冰冷的笑，“江老板，余下的翡翠还给我们，今天这件事就算了了，否则可不要怪我们不客气！”

原本一面倒的围观人群此刻也都有些动摇了，是啊，这样明摆的事情，刚刚听江老板说还真像那么一回事，可是转

过来一想就有些不对劲了，如果江老板没有私藏了他们的翡翠，谁这么傻的拿一张清楚明白的收条找江老板要余下的翡翠。

“还真没看出你是个能说会道的主，可是我江元也不是被人给吓大的！”江元一看沐放不是好糊弄，而且那说话的架势，那气场，怎么看也不是善茬，江元眼神一狠，对着一旁的男人使了个眼色。

沐放将江元的小动作收入眼中，幸好来之前，沐放已经事先打了电话给珍宝轩的贺老，询问了一下情况，也了解了事情的经过，知道江元的为人之后，立刻一个电话打给了关曜，估计一会人也该到了。

果真僵持里，不到三分钟的时间，从外面刷的一下冲过来十多个男人，四周围观的群众一看这架势，也都哗啦一下退得远远的，免得遭受池鱼之殃。

“这是没理所以来狠的了？”沐放看着围过来的十多个男人，薄唇噙着冷冷的笑，在娱乐圈，在京都会所，这些事，沐放并不陌生，套用一句俗话那就是——你和他讲道理，他和你耍流氓；你和他耍流氓，他和你讲法制；估计一会关曜来了，这江元肯定要和关曜讲法律了。

“哼，不要以为你江爷是好欺负的，今天这事就这么了了，大家都好聚好散，否则的话……”阴狠的丢出威胁的话，江元冷冷的看着沐放，无凭无据，这些人绝对讨不了好。

“否则的话怎么样？聚众斗殴吗？”关耀温和的声音传了过来，一身黑色的休闲装，戴着眼镜，看起来斯斯文文，甚至没有沐放有气场，可是身为刑侦处的处长，关耀这一张脸，黑道中不少人还是认得的。

妈的，怎么连姓关的人也给扯进来了！江元一愣，然后无赖的笑了起来，改变了策略，讲起法律了，“关处长，您老怎么来了，这里出了人命案子，还是我江元杀了人，被当成嫌疑犯了，所以才让关处长你大驾光临。”

“小瞳，怎么回事？”关曜看都不看江元一眼，径自的向着童瞳走了过去。

童瞳将事情大致的说了一下，对于自己的粗心大意，还是很恼火，苦巴巴着小脸，要不是自己大意，也不会弄成这样。

一听这戒指是送给自己的新年礼物，不管是关曜，还是沐放，包括梅特尔都是眼睛一亮，再看一旁的江元，就感觉无比的厌恶，竟然敢这样欺负小瞳，大过年的给小瞳找不痛快，丫的，抽不死你这个无赖加流氓。

“江元，你不要和我胡诌，将余下的翡翠给小瞳，今天我算是承你一个人情。”关曜温和轻笑的拍了拍童瞳示意她将事情交给自己处理，转过身，目光透过镜片锐利的看着耍无赖的江元。

“关处长，您老不能以权谋私，欺压我这个平头老百姓哪，这分明就是这位小姐想要讹诈我，怎么我反而成了被告了，这收条写的清楚，白纸黑字，关处长，这就算是告到中南海，我也是身正不怕影子斜啊！”江元打死不松开，就算得罪了关曜又如何，有了余下的翡翠，雕刻出来，至少能买上八百万的价格，大不了，不待在北京了，有了钱，去了哪里不是爷。

关曜眉头一皱，对于这样翡翠，他虽然知道珍贵，但是并不是行家，可是如今看江元这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关耀明白童瞳那余下的翡翠只怕值不少钱，否则江元绝对不敢和自己对着来。

“关处长，您老来了，我也不闹事，这加工费我不要了，算是给小姐赔罪了，可是我真的没有拿小姐的翡翠，关处长，您老不能仗着官大欺负老百姓哪，当官是要给民做主的。“江元无赖至极的对着关曜笑着，又是点头又是哈腰，反正打死不承认那余下的翡翠在自己这里。

｜派派小说后花园east0415手打，转载请注明｜www.paipai.fm

第二卷 情意缠绵 083章 谭少出场

玉石店里局面再次陷入僵局里，沐放的手机响了起来，打破了店里的过分的安静。

“做什么？”沐放接起手机，没好气的对着另一头的谭景御开口，俊美如斯的脸上还存留着不悦的表情，只恨这个江元太混蛋了，油盐不进不说，而且小瞳手里没有证据，而江元这边却又六个男人证明当初小瞳的翡翠只有食指那么长的一块，加工成戒指就没有剩下的了，即使关曜在也不好处理。

“小放放，怎么了？谁惹你生气了，小爷我给你教训他。”电话另一头，谭景御第一时间就感觉到沐放的声音不对，火气太大，难怪是自己不在，小放放想念自己了，所以才火气这么大。

“古玩城，江元的店铺。”谭景御那混蛋来对付江元这无赖正好，沐放勾着薄唇诡谲的笑了起来，啪的一声将电话给牲断了。

汽车里，谭景御有些疑惑这大年初一的，沐放怎么跑去古玩城那边了，不过听起来他倒像是遇到什么事情了，谭景御嘴角勾起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立刻调转了方向盘，一手重新拿起手机，电话给等着自己过去打麻将的发小死党，“小爷有事，今天饶了你们这群兔崽子，一会将钱备足了，小爷要通杀三家。”

“小爷，这大年初一你还要服侍主子啊，我们这可是三缺一呢？”电话另一头的男人没好气的淬了一声，“少来忽悠老子，快点滚过来，就差你一个。”

“得，大爷，这会真不行，我一个哥们在古玩城遇麻烦了，小爷我这要去救人呢，晚上回来，小爷给你赔罪。”谭景御陪着笑容，大致的解释了一下，不过大清早的，小放放去古玩城做什么？

“谁这么不长眼敢惹我们谭三少的兄弟，需要我们过来吗？”虽然胡扯归胡扯，真的遇到事了，这群打小到大的兄弟自然没有一个人会躲，绝对的两肋插刀。

“不用不用，你们先玩着，我过去就行。”挂了电话，谭景御将油门一脚到底，直接向着古玩城的方向开了过去，这

点小事自己过去就行了，真的将这帮发小都带去，那就不是解决问题了，根本就是去抄家了。

而此刻，店铺里，江元也知道关曜他们搬了救兵，这会也是又急又燥，妈的，老子豁出去了，反正自己打死不会松口的，有了这极品的翡翠，自己这辈子是不用愁吃喝拉撤了，“关处长，您老这多么人在这里，我做不了生意啊。”

“怎么？我们不能是客人吗？梅特尔，去看看，有什么喜欢的，虽然都是劣质货，快递回法国给孩子当玩具还是不错的。”沐放扬眉一笑，毒舌的开口，“还是说你心虚了，想关了店门逃走。”

“我江元身正不怕影子斜！随便你们看，你们挑选！”江元气的恨不能直接撕了沐放，可惜关曜在这里，这些打手谁也不敢动一下，否则就等着袭警的罪名下来，去监狱过大年了。

想到此，江元不由恶狠狠的将目光看向角落里还在反省的童瞳，这看起来有些呆傻的丫头，到底是什么人哪？除了这个看起来有些幼稚的外国佬，不管是关曜，还是这个漂亮的让女人都逊色的毒舌男，怎么看都不是善良角色，妈的，打了一辈子的鹰，今天倒给鹰给啄眼了。

“沐哥，他瞪我。”童瞳正憋着一肚子的火气呢，这会对上江元那凶神恶煞的视线，毫不客气的向着沐放看了过去。

“梅特尔，替小瞳给瞪回去。”沐放笑着探了揉童瞳的头，安抚着过分失落的小孩。

“好……”梅特尔立刻应了一句，努力的瞪大一双蓝色的眼睛，凶狠狠的回瞪着江元，却忽然感觉有些的不对劲，沐总监这话听起来怎么像是在使唤他家宠物狗一般。

童瞳一听乐了，一旁关曜也笑了起来，只有梅特尔特郁闷，知道自己被沐放给耍了，委屈无比的皱着英俊的娃娃脸，用中国的一句古话，自己一定和沐总监八字不合，所以才会犯冲！

谭景御走进店里时，第一时间就发现一个外国男人正用无比哀怨的目光看着沐放，这让谭景御立刻有种自己宠物被人给盯上的感觉，俊朗的身影快速的走到了沐放身边，一手搭上他的肩膀，宣誓着所有权，“关哥，怎么回事？这还有人连你这个刑侦处长也敢胡闹，今天关哥，你不要管，小爷做主，给你砸了这店，什么玩意，连关哥你的面子都不给。”

谭景御一看这架势就知道关曜出面都不行，这店老板只怕真的想要贪了小丫头的翡翠，所以一改斯文，直接将军二代的嚣张跋扈演绎出来。

“就你，算什么东西，也不去北京城打听打听，什么人也敢讹诈，小子，你不想活了，小爷成全你。”痞子味十足的开口，谭景御依旧一手搭在沐放的肩膀上，满脸的不屑和鄙夷，“识相的将东西拿出来，否则小爷我让你站着进来，横着出去。”

不得不说谭景御耍起横来，那是派头十足，一身黑色的大衣，带着墨镜，精神十足的板寸头，特别地道的北京腔调，让人一看就感觉就是个不好惹的主。

“关处长，你可是人民警察，你不能纵容坏人这样威胁我，我店里可有监控探头的，关处长，你可要保护我的安全，否则我就真的要去警局上访了。”江元也被谭景御那一身黑的气势给震摄到了，可是事情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他就算拼了半条命，也要将那翡翠给护下来，最多以后隐姓埋名的离开北京，否则有钱去哪里都行。

沐放看着谭景御那因为抽搐的嘴角，忍不住的笑了起来，直接甩开肩膀上的狼爪，让他耍混蛋耍流氓，今天是见到比他更混蛋更流氓的了吧。

“这就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谭景御挫败的叹息一声，败下阵来，难道真的是自己多年不行走江湖，所以现在一个小无赖就将自己给打败了，而且还让小放放看不起了。

“你继续耍宝啊。”沐放哼了一声，挑着眉梢看着谭景御，让这混蛋平日里得瑟，今天阴沟里翻船了吧！

“这不关哥在这里，我哪敢哪。”谭景御嘿嘿一笑，然后惨兮兮的看着沐放，一手再次搭上沐放的肩膀，“小放放，我被打击了，我受伤了。”

童瞳手机响起时，江元只感觉头都大了，自己这到底是惹上什么人了啊？不会又有救兵过来了吧，“谭骥炎？”童瞳快速的走到了角落里接起了电话。

“怎么了？小御也在你那里，还有关耀也在，小瞳，你在哪里？”谭骥炎回了一趟市区，拜访几个政坛上举足轻重的长辈，然后顺便准备看童瞳的，却没有想到在手机里听到了谭景御和关曜的声音。

快速的将事情对谭骥炎说了一遍，童瞳无比哀怨着，连声音都失去了活力，“谭骥炎，你说要怎么办？”

“把手机给店老板。”手机里传来谭骥炎低沉浑厚的嗓音，童瞳虽然不解，不过还是有些的怀疑，毕竟沐哥，关曜，还有谭三哥人都在这里，都不行了，难道谭骥炎一个电话就能摆平，不过虽然怀疑，童瞳还是听话的将手机递给了江元。

“您是哪位？”陪着笑脸，江元这会倒真的有几分后悔了。

“江老板，你要记住一句话，有命在才有钱花。”低沉的嗓音冰冷冷的透过电磁波传了过来，谭骥炎的声音在童瞳听来是非常好听的，低沉，悦耳，富有磁性的质感，可是此刻，在江元听来，这冷酷无情的声音，却宛若地狱撒旦的催命魔咒一般，只是听到声音，却感觉浑身一个冷颤。

有命在才有钱花！江元脸色吓的煞白，越想越心惊，他虽然很想耍无赖到底，毕竟自己只要死咬住不松口，他们也拿自己没有办法，可是谭骥炎这样冰冷冷的一句话，却让江元浑身冰冷，命都没了，要翡翠还有什么用。

“我知道了，我立刻……立刻将翡翠……还给小姐……我就是一混蛋，您老大人不记小人过，我就一时猪油蒙了脑子，我贪财了，您老千万不要和我这混蛋计较。”江元点头哈腰的对着手机另一头连是谁都不知道的男人快速的道歉着，就差没有将自己给贬到尘埃里。

挂了电话，然后快速的跑进了内堂，打开保险柜，将那余下的大半块翡翠给拿了出来，舍不得啊，江元是真的舍不

得，这到口的肥肉啊，可是没命了，什么都是虚的，所以一咬牙，快速的将翡翠还给了童瞳。

屋子里，所有人都石化了，这刚刚还一脸死扛，打死不松开，软硬不吃的江元，竟然接了个电话之后，立刻态度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直接将翡翠给还上来了，还双手奉送，就差没有给童瞳跪下磕头赔礼了。

谭骥炎果真厉害！童瞳眼睛里刷刷的冒出崇拜的星星来，他到底和江元说了什么啊，居然让他怕成这样，不过翡翠还回来了，童瞳也不客气，快速的装进了自己的包里，然后将装着翡翠戒指的锦盒拿了过来，除了谭骥炎那一枚之外，余下四枚任由几人挑选。

“小姐，我真的不是有意要贪你的翡翠，这可是老坑玻璃种，这样雕刻成戒指实在是暴殄天物，太糟蹋了，所以我才一时糊涂，想要将余下的翡翠给私藏了，我舍不得啊，这上好的翡翠不能这么糟蹋了，百年都遇不到的好东西啊。”江元又开始哭丧着脸，给自己开脱责任。

“糟蹋？小丫头送给小爷我的东西叫糟蹋，你怎么说话的啊？”谭景御眉梢一挑，不高兴了，竟然说送给自己的礼物是暴殄天物，这店果真是不想开了。

“得，我这是多说多错，小爷您不要和小的我一般见识，我浅薄，我这是臭嘴呢。“江元几乎要跪下了，这怎么说怎么错啊。

关曜把玩着手指上的戒指，因为刑侦工作，他不带指环的，可是这是童瞳送的新年礼物，关曜自然也是很喜欢，只是透过镜片的目光却有些疑感的看着童瞳，“你怎么会赌石？”

关曜话一说完，齐刷刷的沐放、谭景御、梅特尔都将好奇的视线看向一旁的童瞳，赌石这样高风险的投资，小瞳怎么会呢？这和她的性格完全不符啊，而且这翡翠至少要值几百万，否则江元怎么敢到最后都不松口，想要私藏。

被一双双审视的目光盯着，童瞳纠结了一下小脸，都怪这个黑心的店老板，抬起头，看着等待自己答案的众人，心虚一笑，“我看小说上写的，很多人赌石赌赚了，所以就来试试运气，我没有乱花钱，我就买了一块石头赌的。”

“是，小姐就买了一块石头，十万块，那块毛料在角落里都丢了两年了，没人要。”江元很吐血的补充着，早知道，早知道自己就将那毛料给切开啊，这极品翡翠就是自己的了，几百万那，就这么白白的没有了。

众人转过头看着后悔的很想要撞墙的江元，叹息着，傻人有傻福，他不知道吗？可是？”小说能当真吗？”沐放俊美绝色的脸微微的扭曲着，挫败的瞪着桃花眼看着已经低着头开始反省的童瞳，她还不乱花钱，十万块就买一块石头。

“可是我赌赢了啊。”怯怯的开口，童瞳小声的为自己辩解了一句，沐哥板着脸看起来也是风情万种。

“不气，不气，这小丫头是欠教训。”谭景御快速的拍着沐放的后背，让他消消气，然后一手拍在了童瞳的额头上，训斥着，“你沐哥说什么都记着，你看今天你的翡翠差一点就被有些黑心的店老板给黑走了。”

“小瞳，我以前办过这样的一个案子，也是赌石赌赢了，离开之后，就被店里的人跟踪了。”关曜温和的开口，目光悠悠的扫过一旁脸色有些扭曲的江元，“玉还没有脱手，晚上就被人给杀了，玉也被夺走了，所以小瞳，这些地方以后不要过来了。”

“关处，您老不能这么说，我虽然贪财了一点，可是我绝对没有谋财害命啊，你这不是让我江元以后在古玩城里混不下去了吗？”江元真的连想死的心都有了，他就是贪财了，他是想过去堵人，可是只是想要将翡翠给夺走，但是，他绝对不敢杀人哪。

“我们教育小孩子，你插什么话，一边去。”谭景御眉梢一挑，懒懒的将江元给推到一旁，然后笑眯眯的看着童瞳，“小丫头，你知道这里多危险了吧，弄不好就是先奸后杀，杀了再奸……啊，小放放，你下手怎么这么重。”

“滚，有你这么胡说八道的吗？”沐放女王十足的冷哼一声，瞪着捂着头喊痛的谭景御，“小瞳，以后不要来这里了。”

“嗯，我知道了。”头点的如同小鸡吃米一般，童瞳此刻无比同情的看着已经不敢开口说话的江元，这店估计以后绝对没有人敢上门了。

终于送走了童瞳外加她身后的四个男人，江元一屁股坐在椅子上，耷拉着脑袋，半天之后，幽幽的开口，“宁可得罪君子，绝对不可以得罪女人，尤其是背后还有强大后盾的女人！”

谭景御还要继续下面的牌局，然后拉着沐放一起过去，说要介绍一些人给他认识，对于谭景御的朋友，沐放是百分百没兴趣的，即使那些都是些有权有势的主，可是沐放敌不过谭景御的身手，尤其是在大街上两个男人拉拉扯扯太难看，更重要的是他谭景御这厮混蛋起来无人能敌，他可以抱着沐放当着众人的面，一口一个亲爱的喊着，让沐放终于黑着一张俊脸认命的上了谭景御的车。

梅特尔虽然很想继续和小瞳一起回公寓，可是刚刚在店铺里的一幕，让梅特尔忽然发现自己除了会设计衣服之外，竟然比不过这些男人，自尊心大受打击之下，直接开着沐放留下的车离开了。

“我还有个饭局，开车回去小心一点，不要开太快。”关曜笑着对着童瞳叮嘱着，看着她发动汽车，以正常行驶速度离开之后，自己这才向着相反的方向离开了。

—分割线—

当打开公寓的门，还没有进屋就察觉到屋子里第二个人的气息之后，童瞳倏地停下了脚步，戒备起来，难道真的如同关曜说的一般，江元派人到屋子来杀人夺宝了？

“你站在门口做什么？”听到开门声，却等了半天没有看见人，谭骥炎从沙发上起身走向了玄关处，不解的看着站在门口，眨巴着一双眼，不知道想什么的童瞳，这孩子有时候还真呆的可以，在家门口都能站着发呆神游。

“谭骥炎？”错愕着，童瞳脑海里刚刚正构思着杀人分尸的画面，突然听到熟悉的声音，错愕的愣住，然后小脸上立

刻染上了喜悦的笑容，快速的关门进屋，声音显得愈加的轻快，“谭骥炎，怎么是你？”

“你以为是会是什么人？”凤眸微微的沉了几分，谭骥炎凝眉看着直接跑过来的童瞳，难道她以为会是沐放吗？想到此，谭骥炎发现一贯很大度很内敛自制的自己，情绪再一次的有些不受控制。

“杀人分尸的凶手。”童瞳答了一句，快速的从包里翻啊翻，然后将戒指拿了出来，仰起头笑着看着谭骥炎，一脸乖宝宝讨要夸奖的可爱模样，“新年礼物。”

果真是极好的翡翠，谭骥炎接过童瞳手里的翡翠指环，看了一眼，套在了左手的中指上，大小正合适，谭骥炎的手型没有沐放来的好看，少了那种纤瘦、白皙，不过并不难看，很雅致。

“果真大小正好。”即使好久没有画图，不过身为设计师的能力还在，一眼就记下了谭骥炎手指的尺寸，童瞳把玩着他谭骥炎的手指头，强劲有力的手，骨节分明，指节修长，掌心很温暖，让人格外的安心。

看着童瞳那一脸得意的小模样，谭骥炎笑了一下，温暖的大手握住了她的手，将人给牵着坐回了沙发上，“怎么扯到杀人分尸上来了？”

童瞳来了兴致，看了看身边的谭骥炎，然后微微的挪了一下，偷偷瞄一眼，发现他并没有在意，而是在等着自己说话，立刻又挪了一点点，整个人都挪移到了谭骥炎身边来。

“说吧。”看着童瞳这样，谭骥炎无奈的干咳一声，直接伸过手揽过她的腰，将想要和自己亲近，却又有些不敢的人直接揽到了怀抱里。

脸微微还是有些红，毕竟不太习惯和人这么亲密的接触，可是谭骥炎的怀抱很暖，很舒服，童瞳握着谭骥炎的带着戒指的左手，然后将事情详细的说了一遍，然后仰起头，一脸的好奇外加崇拜，“谭骥炎，你电话里到底说了什么？沐哥他们在店里半天了，江元就是不松口将余下的翡翠还给我。”

“没说什么，不过关曜的话可不是骗你的，那个案子我也听说过，以后不许去赌石。”童瞳的眼神太过于透彻，热烈的洋溢着崇拜，这让谭骥炎感觉到前所未有的一种满足，自然而然的享受着怀抱里这个孩子的崇拜和敬仰。

“说嘛，谭骥炎，你要是不说，我晚上估计都睡不着觉。”不满的撒娇着，童瞳拉着谭骥炎的手晃了晃，自己是真的有些好奇，江元那样的人，除非你真的对他动刀动枪了，估计他才会将翡翠还回来，谭骥炎到底说了什么，只是几句话，就让江元吓成那样。

拗不过童瞳这孩子气十足的模样，谭骥炎只能将原话复述了一遍，其实当时江元也已经后悔了，所以自己这话就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江元只要还有一点理智，他就知道今天只能将翡翠还回来，不过一想到，童瞳这戒指不只是给自己一个人的，连同梅特尔那个设计师都有份，谭骥炎看着身边的童瞳，有时候，这孩子太呆了，自己就算吃醋吃到酸死自己，她估计也不知道。

“可是不对啊，当时谭三哥那话说的比你还狠，江元也没有将翡翠还回来。”童瞳思索着，还是有点不明白，其实谭景御表情再狠，他终究是个军人，江元这样的老江湖，早已经油了，自然看得出谭景御不会对自己怎么样。

可是那一通电话就不同了，即使没有见到人，不知道电话另一头是谁，可是那种冰冷至极的声音，一字一字，都如同被冰冻过了一般，直接砸在江元的心上，那种骇人的气势，不怒而威的冷漠，震摄的江元立刻就怕了，直接将翡翠还给了童瞳。

“他们几个的戒指也合手吗？”谭骥炎状似无意的开口，只是目光却复杂的紧盯着童瞳，却也不知道自己在紧张什么，这辈子，谭骥炎还真的从没有紧张过，不管是以前的学业，还是在军队，到如今在政坛上，谭骥炎一直都很相信自己的实力，可是此刻，谭骥炎下意识的抿了一下薄唇，脸部线条都有些的紧绷。

“合适啊，我记得沐哥他们手的尺寸，沐哥和梅特尔的手细一些，中指戴的是21号，你和关曜还有谭三哥手指尺寸差不多，都是23号。”童瞳只当谭骥炎是随口问的，回答完毕之后笑着看着谭骥炎，“我是不是很厉害。”

“嗯。”谭骥炎有些的失落，明明知道童瞳根本没有那么复杂的心思，可是看着她那亮晶晶闪耀着光芒的黑眸，谭骥炎纵然心里有些的憋屈，却也只能打碎牙往肚子里咽，被童瞳握着的左手轻轻的摩挲着她的细嫩的手背，这个孩子什么时候能长大一点。

“不过你这个戒指比他们的好看，我先将你的给拿下来了，否则谭三哥肯定要抢。”得意的笑着，童瞳抓起谭骥炎的手，“铂金的指环，搭配翡翠戒面是最合适的，戒面是长椭圆形，你看到戒面四周这种镂空的纹路，让翡翠戒面如同浮在铂金的指环上，江元虽然坏，不过他找的制作戒指的师傅手艺真的很好。”

那原本的失落此刻消失的无影无踪，谭骥炎看着如同半个专家一样解释给自己听的童瞳，那神采飞扬的表情，让谭骥炎心头如同被羽毛给刷过，战栗之下，盛满了温柔的暖意，原来自己在这个孩子心里还是最特殊的那一个。

“你喜欢吗？”说了半天，童瞳不由的抬起头，这下轮到她紧张了，虽然童瞳对这个戒指还是很满意的，可是谭骥炎会佩戴这样的饰品吗？毕竟以他的性格，或许是不会喜欢这些小东西的。

谭骥炎没有回答，只是静静的凝望着近在咫尺的面容，将童瞳小脸上紧张不安，却又带着期待的表情收近眼中，然后点了点头，果然见童瞳一扫不安的表情，裂开唇露出美丽的笑容，眼睛里熠熠的闪耀着喜悦的光芒。

“怎么……怎么了……”童瞳原本是高兴的，戒指谭骥炎很喜欢，可是被他这样盯着，童瞳莫名的感觉到四周的空气被抽走了一般，口干舌燥着，隐隐的，童瞳知道这样的感觉，可是知道归知道，童瞳心砰砰的跳动着，太过于安静之下，她甚至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包括血液流过血管的声音。

谭骥炎这是要亲自己吗？童瞳几乎可以肯定的，可是视线里，谭骥炎却依旧只是这样定定的看着自已，并没有其他动作，让童瞳越来越感觉到急促不安，有种窒息的紧张感觉，然后焦躁堆积到顶点……

高度紧张之下，脑子一抽，童瞳直接扑倒了身侧的谭骥炎，然后啃上他的薄唇，闭着眼，脸爆红的几乎要滴出血来一般，死就死了，反正亲都亲了，可是嘴巴好痛！

这孩子！谭骥炎彻底无语了，双手快速的扶住童瞳的腰，防止她从沙发上滚了下去，而没有了双臂的支撑，谭骥炎就这么直接被力度过大的童瞳给扑倒在了沙发上，她扑的太过于用力，这不是接吻，而是妖精打架，至少谭骥炎已经感觉到嘴巴里有淡淡的血腥味，应该是被小瞳的牙齿给磕破了嘴唇。

做坏事果真要遭报应的！童瞳舔了舔，果真流血了，然后睁开之前因为局促而闭上的眼睛，尴尬无比的看着被自己压倒在沙发上的谭骥炎，皱着小鼻子道歉，“你没事吧？我不是有意的。”

“没事。”谭骥炎不在意的挪出一只手擦了一下嘴角，只是被磕破了皮而已，看着童瞳那愧疚不已的小样，忽然压低了嗓音，绷着一张峻脸，一本正经的开口道：“下一次不用扑的这么急，我不会逃的，慢慢来。”

错愕着，童瞳目瞪口呆的看着说话的谭骥炎，猛的摇摇头，以为是自己听错了，可是看着谭骥炎那还染血的薄唇上扬起一抹好看的弧度，轰轰轰，童瞳彻底傻了，谭骥炎竟然和自己调情？

可是这样坏笑的谭骥炎看起来好诱惑，明明是一张五官深刻峻寒冷酷的脸，可是那深邃不见底的凤眸却带着宠溺，薄唇微扬，直接蛊惑着童瞳最后一丝理智，不行，不能再扑倒谭骥炎了，犯傻一次就够了！

“傻孩子。”谭骥炎失声一笑，低沉的笑声回荡在客厅里，然后一手按住童瞳的后脑勺，直接将她那呆愣愣的小验给压了下来，轻轻的吻上她的红唇，这孩子，怎么就这么可爱呢？

唇和唇的碰触是柔软而细腻的，相濡以沫的温情流淌在两人之间，什么都远了，只有彼此的气息缠绕的被鼻腔呼吸到了身体里，烙印进了灵魂深处。

童瞳双手无意识的抱住谭骥炎的脖子，承接着他缠绵徘恻的吻，被他的舌攻城略地的撬开了齿关，刹那，身休的温度急剧的升高，心怦怦的似乎要跳出胸膛一般。

一把莫名的火燥热的在身体里燃烧着，将那原本坚硬的骨骼都似乎融化成了一滩水，不行了，快不能呼吸了！虽然知道要用鼻子呼吸，可是这样的时候，所有的理智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然后就只剩下情欲的本能，在那汪洋的大海里起伏着。

终于，谭骥炎那唇移开了，童瞳睁开眼，大口大口的呼吸着，可是谭骥炎却并没有结束这亲密无间的吻，他的唇顺着童瞳细致柔嫩的脸颊游移下来，细碎的吻一点一点的转移着地方，也许并没有法式的热吻来的激荡。

可是当谭骥炎那亲密的满是温情的吻落在耳垂上，含住，然后滚热的舌尖轻轻的舔纸，童瞳如同被电给击中了一般，整个人差一点从沙发上弹跳起来，可惜谭骥炎的双手依旧紧紧的抱住了她的腰身，不能动弹之下，童瞳呼吸更加的急促，胸口不停的起伏着，他怎么能，怎么能……，

“谭骥炎……你别咬……咬我耳朵……”童瞳声音断续的传了过来，脸上满是醉人的酡红，因为刚刚的吻，唇瓣娇艳欲滴的泛着瑰丽的色泽，童瞳耳朵其实是心理原因，以前训练的时候，有一次耳膜受过伤，所以后来即使痊愈了，她也总是不习惯吵闹，耳朵也似乎特别的敏感。

谭骥炎终于放过童瞳敏感异常的耳垂，转而将阵地移到了她的脖子上，牙齿轻轻的啃着，微微有一点的疼痛感觉却带来强烈的刺激，让刚要松一口气的童瞳再次紧绷了身体。

“我明天……还要去……上海……”童瞳已经溃败成军了，明明是要推开谭骥炎的身体，可是那双手却不知道变成了搂住谭骥炎脖子的亲密姿势。

是，她明天要飞去上海和梅特尔一起参加走秀！谭骥炎停下了亲吻的动作，只是更加用力的将童瞳抱在了怀抱里，不舍的感觉飞快的席卷而来，甚至冲走了刚刚亲密接吻时的甜蜜，让谭骥炎竟然有种不让童瞳离开的强烈欲望。

“谭骥炎，你没事吧？”唇还是鲜艳欲滴的娇艳，童瞳平缓着呼吸，看了一眼脸色微沉的谭骥炎，想到自己要离开，忽然也和谭骥炎一样生出不舍，刚坐起的清瘦身体再次软软的靠在了怀抱里，双手如同孩子一般抱住了谭骥炎的腰，脸贴着他的胸膛，安静而乖巧。

“五天很快过去了。”谭骥炎看着如同孩子一般腻在自己身上的童瞳，低头轻轻的吻着她的发丝，安抚着要离开小孩的情绪。

点了点头，童瞳只是安静的抱着谭骥炎，许久许久之后，终于平静下来了，从谭骥炎的怀抱里探出头来，眼中已然多了一抹调皮的神色，“谭骥炎，你还没有给我红包呢。”

“又长大一岁了。”沉声一笑，谭骥炎腾出手从西装内袋里拿出一个崭新的红包，看着童瞳如同孩子一般高兴的接过，然后打开红包抽出里面的钱，那急切而期盼的模样十足的孩子气。

“竟然是连号的？”童瞳看着过于崭新的八张人民币，这才发现都是新钞，而且还是连号的，乐滋滋的站起身来，“要去将钱存着，不过谭骥炎你好小气啊，只有八百，沐哥给了我1888呢？”

童瞳还没有从卧房里出来，谭骥炎的手机就响了起来，一个老领导的邀约，之前就订好的，谭骥炎推脱不了，挂了电话看着站在卧房门口，一脸可怜被丢弃的小媳妇模样的童瞳，不由起身走了过来，安抚的拍了拍她的头，“时间差不多了，我该走了。”

“嗯。”童瞳踮起脚替谭骥炎整理了一下西装，忽然视线落在了他的唇上，不由的乐了，一扫低沉萎靡的情绪，“不要吃辣的，否则疼死你。”

“也不看看是谁给磕破的。”谭骥炎无奈而宠溺的看着得意洋洋的童瞳，低头轻轻的在她唇上啄了一下，这才转身拿过架子上的大衣离开。

—分割线—

大年初二，虽然沐放很想陪着童瞳一起去上海，可是上海有钱利跟过去，沐放更需要的是在北京这里运作，将这一次的亚洲赛宣传到位，让童瞳在新年伊始就走红。

机场。

“钱利，我希望你记住一点，你是童瞳的经纪人，不是他仇人，这一次上海之行如果出了什么问题，你也不用回来了。”休息室门口，沐放懒懒的开口，墨镜之下的目光却依旧犀利迫人。

机场外至少有零下五度，可是沐放却依旧是一身单薄的衣装，英伦细格子纯棉长款衬衫，v字领口白毛衣，下身是一件天蓝色的牛仔裤，配上宽皮带，复古的皮带头勾着着沐放有些精瘦的腰身，敞开的灰色双排扣大衣，笔挺侧衬托着他的好身材，简约，休闲却带着一种慵懒的优雅。

“沐总监，我不知道童瞳和你说什么了，可是我想你是误会了。”钱利脸色微微的有些难堪，却挺直了身体对着沐放开口，“我自认为没有什么对不起童瞳。”

“钱利，娱乐圈这些肮脏事，我比你懂的更多，《岁月静好》那一次试镜，小瞳为什么差一点迟到，不要和我说是因为片场改了时间，如果不是你掐着下班高峰期才打电话通知小瞳试镜，她会差一点迟到吗？有些事，我不说，不是代表我不知道，而是因为你还没有触犯到我的底线而已。”

沐放微笑的勾着细长的薄唇，一手随意的拿下了墨镜，露出那一双染着冷意的桃花眼，明明还是一副妖孽十足的慵懒表情，可是浑身那股冷厉的气息，却让想要狡辩的钱利脸色阵阵青白。

“那沐总监为什么不将我调开？”既然他什么都知道，为什么还让自己当童瞳的经纪人？在沐放强大的气场里，钱利莫名的有些胆怯，毕竟他可是蓝海豚的总监，手里甚至握着蓝海豚的股份，在娱乐圈的人脉关系都非常的强大，如果得罪了沐放，钱利明白自己就不用在娱乐圈干了，甚至还有可能连累到敏茹。

低低的笑声悦耳的响起，沐放看了一眼钱利，目光越过他的肩膀看向和梅特尔一起过来的童瞳，勾着嘴角反问道：“我为什么要换人呢？小瞳太单纯，不知道娱乐圈的险恶，你对她有偏见无所谓，正好锻炼锻炼她，不过钱利，记住我的话，不要碰触到我的底线，否则不仅仅是你，包括吴敏茹都给我永远从这个圈子消失！”

脚步猛然的一个后退，骇然的惊恐中慧黠，钱利猛的睁大眼看着笑的绝魅妖邪的沐放，明明是冷血无情的威胁，可是眼前这个过分漂亮的男人却依旧说的如同讨论今天天气一样的云淡风轻。

“记者过来了，拿出你经纪人的本份来。”因为之前的宣传到位，而且这一次的亚洲外围赛在上海举办，虽然说设计师是来自法国的伊斯&梅特尔，可是他却是代表中国参赛，模特是童瞳，这样诡异的组合，让媒体大感兴趣，纷纷猜测其中的原因。

而更重要的是这一次亚洲赛最大的争论点就在中国、日本、韩国，一个和中国隔海相望，一个因为中朝领土关系，三国一贯都是纷争不断，而中国素来在政治外交上非常的宽容，所以即使在三国之中是最大国，却也依旧保持着一个大国的风范，可是很多时候，这样的态度却反而纵容出了日韩两国不时的挑衅，从而导致一旦牵扯到中日韩三国的问题，不管是哪个领域的，都能让所有大众热血沸腾，媒体更是趋之若鹜。

“童小姐，你不是专业模特出身，甚至身高只有一米六，你有自信能在T型台上打败日韩和其他亚洲的选手？拿下这一次上海外围赛的第一名吗？”率先挤上来的记者噼里啪啦的对着童瞳发问，恨不能她立刻爆出豪言壮语，直接秒杀掉日韩两国，制造一个舆论上的风潮。

“伊斯先生，你是法国国籍，为什么这一次能代表中国参赛，这其中有什么御原因内幕？”另一个记者占据着身高的优势，快速的将话筒递到了梅特尔面前。

闪光灯咔嚓咔嚓的亮着，蜂拥而来的记者，加上四周发现动静，也立刻跟过来的童瞳的粉丝们，直接的堵住了机场这边的过道。

“因为C&G服饰将会在中国落地生根，而这一次的法国巴黎时装周参赛的设计灵感也是源于中国，所以我虽然是法国人，可是这一次的荣耀却是属于中国的，谢谢。”梅特尔不抽风的时候，他是一个非常英俊的法国男人，挺拔却不显得魁梧的身材，金色的头发，白皙的肌肤，湛蓝色的眼睛，娃娃脸上露出亲切的笑容，直接秒杀了现场的女记者们。

而这边不等记者发问，一旁聚拢的粉丝们已经直接高举起手里连赶了两夜做出的展示牌，有的手里举着童瞳的画报，整齐划一的喊起了口号：“小瞳，小瞳，我们爱你。”

洋溢着青春笑容的脸上有着热切的目光，童瞳的粉丝都非常的年轻，最小的看起来只是初中生，而大一些的莫过于三十岁左右，因为娱记们和机场的保安挡在了前面，她们离童瞳还有些远，可是却依旧挡不住对自己偶像的喜欢，竭力的喊着，鼓励着这个才出道的新人，要将她们的支持，她们的希望带给童瞳。

“身高不是距离，专业不是问题，小瞳，一定要打败日本和韩国！”又一个女孩大声喊了起来，看到童瞳目光注射过来，兴奋的晃动着手里的海报，红着一张脸，热烈的目光迎向童瞳，“小瞳，加油，一定要加油哦！”

童瞳第一次有这样的感觉，虽然说是艺人，可是她也只是当成一个工作而已，可是此刻，看着那些年轻的脸上那样的纯真的笑容，对上她们那样真诚的目光，童瞳忽然感觉心头很暖很暖，被自己的粉丝支持着，鼓励着，那样的感觉她从没有过。

以前，也许她做的事情更伟大，可是却都是无人知晓的秘密，是至死都要带进坟墓的秘密，可是此刻，看着眼前粉丝们那样热烈的毫不掩饰的喜欢，童瞳才突然惊觉原来这就是身为艺人的感觉，看到她们的目光，听着那样竭力的有些嘶哑的喊声，童瞳握紧了拳头，对着四周被阻拦在外的粉丝们露出了笑容，然后用力的点了点头，她会赢，不仅仅只是

当成一个工作，她会用自己最大的努力去赢得这一次亚州外围赛的胜利，不让她们失望。

“小瞳，加油。”

“努力！”

“小瞳，不要怕，我们支持你！”粉丝们是疯狂的，可是她们却也是可爱的，远远的一眼，童瞳那样有些羞涩，却格外亲切的笑容，让现场所有的粉丝都欢呼起来，似乎彼此之间有了默契的联系和沟通一般。

“各位，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沐放快速的挤了过来，依旧是招牌的妖孽笑容，让现场所有的娱记疯狂的按着快门，果真是潜规则啊，只要有小瞳出现的地方，沐总监肯定会保驾护航。

“这一次的亚洲外围赛，伊斯先生之所以选择小瞳，一方面是因为伊斯先生对自己的作品非常的有信心，而另一方面，小瞳虽然不是模特，甚至如同之前这边记者朋友发问的一样，她的身高完全不到模特的标准，可是大家请记住，这是服装设计大赛，不是模特赛，所以我相信小瞳只需要诠释出C&G这个品牌的灵魂所在，她就是成功的。”沐放清朗的声音染笑的响起，也算是回答了之前记者的提问，可是这样简短的话里，却也聪明的点明了这一次比赛，最重要的是看设计师的服装，而不是模特。

沐放虽然很喜欢童瞳，可是他也不盲目，虽然说是亚洲外围赛，可是除了中日韩三国的裁判之外，还有三个从法国服装公会过来的裁判，所以沐放知道童瞳这一次要取胜真的很难，所以事先给媒体算是打了一记强心针，日后即使比赛没有拿到名次，媒体和大众也不会苛责童瞳，毕竟她只是客串的模特，真正的输赢靠的是设计师的服装。

沐总监这只狡猾的狐狸！梅特尔瞅着沐放那春风染笑的俊美脸庞，不满的哼哼着，将所有的事情都推到自己头上来了，虽然梅特尔坚信自己会赢，可是能参加比赛的设计师也都是顶尖的，不到最后一刻，谁也不能保证一定会拿到第一名，沐总监这只坏狐狸，到时候赢了还好，要是输了，中国媒体和大众一定会将自己给打击到死！

危机意识立刻浮现而出，梅特尔绷直了身体，这一战，只能赢，绝对不能输！否则C&G这个品牌一定打不开销路，果真机遇和危机是并存的。

记者又问了一些问题，都被沐放打太极的回答了，时间已经差不多了，在粉丝的欢呼声里，在媒休的闪光灯之下，童瞳和梅特尔一行人离开。

“小瞳，记得，不要勉强，你虽然是艺人，可是不是专业模特，不要给自己压力。”沐放拍了拍童瞳的头，感觉有太多的注意要叮嘱她，总是这里不放心，那里又放不下，可是即使再担心，沐放也知道很多事需要童瞳自己去体会，自己去经历，沐放突然有种家长不放心孩子去外地的感觉。

“我知道了，沐哥。”点了点头，童瞳对着沐放笑了笑，虽然知道谭骥炎是不可能来机场的，可是却还是忍不住的看了过去，略带着失落登机。

飞机起飞了，沐放静静的仰头看着飞翔在湛蓝天空，然后消失的客机，不是没想过将钱利这个不合格的经纪人调走，可是，理智的思索之后，却还是将钱利留下来了，自己不能太保护小瞳，这个圈子太黑暗，水太深，而且小瞳和关曜的关系，沐放只希望通过钱利让小瞳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是善良的，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人都是阴险而恶毒的，有的是有目的，有的甚至是没有目的。

戴上墨镜，将情绪收敛好，沐放刚一转身，却看见自己原本停在机场停车场的车子却开了过来，而随着车窗玻璃的降下，谭景御那一张欠扁的俊脸出现在视线里。

“小放放，快点过来，这里不给停车。”丝毫没有看见沐放眼中那炽热的火光，谭景御快速的按了按喇叭，侧身打开了副驾驶的车门。

这里的确不能停车，沐放火气直接上涨着，车钥匙和停车卡还好好的在自己口袋里，这个混蛋是怎么将自己的车从停车场开出来的！

“小放放，你这么热情盯着我做什么？你就算要扑倒我，大白天，在汽车里总是不太好的。”对上沐放那火热的视线，谭景御咧嘴一笑，半点没让人看出来他哪里不好意思，反而那表情十足的诱惑，就差没让沐放直接扑过来。

“我现在就扑倒你！”沐放直接气疯了，也顾不得此刻还在车子里，尤其是通往机场这一条道上，车流如同潮水一般，直接的向着驾驶位上的谭景御扑了过去，毫不客气的用拳头招呼上因为要开车，根本无法还手只能挨打的谭景御。

片刻之后。

沐放重新的坐直了身休，直接打开了车窗玻璃，冷风灌了进来，让沐放清醒了不少，忽然感觉自己竟然这么幼稚，想到此，不由又忍不住的回头白眼瞪着没事瞎招惹自己的谭景御，可是却对上他染笑的英俊脸庞，宛若冬日的阳光一般，温暖而灼热。

“心情好点了？你也是，小丫头原本即是上海人，再说了这么大的一个人能丢掉吗？”谭景御笑着开口，腾出一只手伸了过来，侧身将车窗玻璃再次升了起来，“吹冷风容易头痛，别仗着年轻，等老了身体差了，小爷可不照顾你。”

“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原本沐放还感激谭景御是为了让自己缓解情绪故意招惹自己，可是听到后一句话，就忍不住的骂了一声，只不过那原本有些堵的胸口此刻却真的顺畅了很多，这个混蛋，有时候还不错。

“谭三少，你不招我你是不是就不痛快啊？”沐放挑着眉梢，偏着头，女王气场十足的将开车的谭景御上上下下的打量了一遍，他这个军二代是不是太闲了。

“小爷我这不是犯贱嘛。“谭景御板着脸，却一本正经的吐糟，似乎很无奈自己为什么就控制不住去招惹身边这个千年妖孽，被骂的人是自己，被打的人也是自己，果真犯贱哪。

扑哧一声，沐放没忍住笑了起来，眉宇飞扬，衬着绝美倾城的脸更是如画一般的妖媚，除了那一次在西峡山庄之

外，沐放也知道每一次和谭景御动手，自己挨的拳头又少又轻，反倒是自己打的时候可是力度十足，不过也不能怪自己，谁让这混蛋每一次都将自己气的失去了理智。

真他妈的是个妖孽！笑起来太勾人了！谭景御瞄了一眼嘴角染笑的目光，然后快速的转回了目光专心开车，沐放这会是心情十足的好，刚刚谭景御那一声妖孽，虽然小声，沐放却还是听到了，只要是个人，不管男人和女人，都还是很喜欢听到赞美的，所以沐放自然也是高兴，桃花眼里含着风情万种的笑，甚至抛了个眉眼给谭景御，看着原本直线的汽车突然在车路上呈现蛇行，沐放终于也如同顽皮的大男孩一样大笑起来。

借此，颜感谢所有一直支持颜的亲们，谢谢你们，o（∩_∩）o～

｜派派小说后花园east0415手打，转载请注明｜www.paipai.fm

第二卷 情意缠绵 084章 大打出手

二个半小时之后飞机准点到达。

上海，虹桥机场。

“小瞳，这么巧。”身后依旧着几个西装革履的保镖，程天南停下脚步转过身看着走过来的童瞳和梅特尔、钱利，朗声笑着，如同这一切真的只是巧合一般，“原来我们竟然是坐同一班飞机的。”

“程总。”钱利率先打招呼走了过去，伸过手，脸上带着笑，虽然说程翰如今是国内最知名的大导演，可是如果没有程天南这个大哥在暗中给他投资，程翰或许也没有如今这么大的名气，钱利只惋惜敏茹没有跟着一起来上海，否则程总肯定会喜欢敏茹这个艺人，说不定下一步他投资的电影，敏茹就可以占据一个角色。

“嗯。”对于钱利，程天南绝对是看不上眼的，冷淡的一个颔首已经算是招呼了，甚至借着走路的动作忽略了他要伸过来的手，魁梧挺拔的身体径自的走向童瞳。

“程总，我和你不熟。”童瞳冷淡淡的开口，不愿意和程天南多做接触，直接的越过他拖着行李包要离开。

“小瞳，上一次在超市的确是我不对，我道歉。”程天南沉声一笑，大度的不计较童瞳的冷漠，对着一旁挡住童瞳离开的保镖冷冷的使了个眼色，“不许对小瞳无礼。”

“你是这一次外围赛的投资商？”梅特尔后知后觉的开口，原本这一次的外围赛是官方性质的，虽然也接受投资，不过因为是国际的大赛，即使有投资商，也只能注入很小一部分的广告。

可是后来梅特尔听说，有个程姓商人直接找到了主办方，甚至不要求植入广告宣传，不过要求负责这一次大赛的地点、住宿饮食，包括相关人员接送，梅特尔当时还奇怪，竟然还有这样的商人做赔本的生意，此刻，娃娃脸上湛蓝的眼睛微微的眯了起来，看来他的目的是在瞳瞳宝贝身上。

“伊斯先生，幸会。”程天南大方一笑，算是肯定了梅特尔的回答，“所以三位这边请，主办方的工作人员也过来了，我们正好一起过去。”

程天南到底想要做什么？童瞳不解的看着脸色温和，褪去了强制和暴戾之色的程天南，他并不是如同面子上温和的人，童瞳清楚程天南看似爽快温和的背后隐匿着如何的暴戾和冷血，可是她不懂的是程天南为什么独独扯上自己。

“程总，伊斯先生，童小姐，一路劳累，敝姓陈，耳东陈，车子在机场外等候多时了，这边请。”因为赛场是在上海，所以陈弘这个文化局的局长亲自接手了这一次的亚洲外围赛，而今天他之所以来接机，当然是因为程天南，而之所以认识童瞳和梅特尔，那不得不说这一次蓝海豚的宣传造势非常强大，想让人不知道童瞳这个艺人都难。

机场外整齐的停了三辆宝马车，童瞳和梅特尔互看一眼，然后两个人快速的向着最后一辆车走了过去，如同孩子一样，本能的警觉之下，他们都知道程天南绝对不好招惹，所以动作一致的要避开。

“陈局见笑了，小瞳和我闹矛盾呢，孩子气十足，请上车。”程天南哈哈一笑，拍了拍陈弘的肩膀，语调亲密的让人不得不猜测他和童瞳的关系。

“程总客气了，童小姐倒是真性情。”陈弘附和一笑，打开车门，请程天南上车，眼中却有了了然的深思，原来是因为童瞳，难怪程天南会突然在两天前要求成为投资商，负责安排这一次大赛的场地、住所饮食和交通，果真是千金一掷为红颜，这年头，有钱的男人果真喜欢那些漂亮的小丫头片子。

被孤零零的丢下，钱利脸色一阵青白，虽然知道自己在这些人眼中什么都算不上，可是身为男人，却总是有自尊的，而此刻，钱利向着最后一辆车走了过去，打开副驾驶的位置坐了进去，双手攥成了拳头，隐隐的颤抖着，关节因为用力而泛白，这样被无视，被当成空气，让钱利却忍不住的怨恨童瞳，如果不是她这个艺人不尊重自己这个经纪人，这些人又怎么会这样对待自己！

“瞳瞳宝贝，那个程总一看就不是好人。”后座上，梅特尔向着童瞳身边挪了挪，看了一眼开车司机，低声和童瞳开口，甚至还无比紧张的看了看汽车里，想要寻找到窃听器什么的。

“我不看就知道他不是好人。”童瞳用力的点了点头，可是谭骥炎说现在还不是时候，谭三哥也说程天南做事太谨慎，一点把柄都抓不到，让童瞳也只能和梅特尔低着头，交流着心得，将程天南直接当成了本世纪最大恶人，批斗对象。

这一次赛场的场地选址是由程天南一手操作的，汽车从外滩经过，然后拐进了一条幽静的道路，两旁种植着粗壮的法国梧桐，幽谧、宁静，随着风的刮过，枯黄的村叶随风飘落着，让人如同置身在幽静的乡间原野里，而不是上海这样的繁荣大都市。

三辆宝马车缓缓的在一辆欧式的古堡面前停了下来，这是上个世纪八国联军入侵中国的时候监造然后保留下来的，

完全的欧式风格，两扇雕花黑铁门两侧是大理石的围墙，随着铁门的打开，修建精致的庭院，天使雕像的喷泉坐落在庭院中间，将原本宽敞的道路分为了左右两条。

灰色的建筑外墙，尖耸的屋顶，拱形的门窗的造型带着异域的建筑风情，这幢古堡虽然不够大，可是却依旧让人震撼。

“房间在三楼，每个楼层都有工作人员，程总，这次可让你破费不少了。”陈局长招呼着下车的童瞳，既然知道她和程天南的关系，陈局长对童瞳的态度立刻殷勤了不少，仔细一看，果真有几分姿色，虽然不够绝色，可是那清新可人的气息，让已经年过五十的陈局长忽然感觉年轻真好。

梅特尔跟着工作人员去填写相关的文件去了，而钱利自然直接走向自己的房间，完全不像是童瞳的经纪人，安静的长廊泛着古朴的气息，欧式的风格设计，让古堡内部也显得格外的雍容而华贵，墙壁上挂着色彩浓重的油画，在水晶吊灯的光芒之下宛若让人走进了另一个国度。

“呦，这就是中国的模特吗？难道中国都没人了，一个小矮子也敢上T型台，笑死人了。”迎面走过来的女人站定了脚步，性感的撩了一下波浪长发，嗲声嗲气的嘲笑着童瞳，她很瘦，白色的蕾丝衬衫，黑色小皮裙，同色系的及膝长靴，一件米白色的大衣就是整个冬天的全部装束，让人看起来果真是“美丽冻人。”

“美惠子，你难道不知道以前中国人都被称为东亚病夫吗？后来听说倒是喝奶粉，不过都喝出一个个大头怪物。”旁边同样高挑的女人格格的捂着嘴巴笑了起来，似乎有些失礼的模样，可是那嚣张不已的脸上满是嘲讽和不屑。

朴金珠继续的开口，言语刻薄而毒辣，充满了讥讽，“美惠子，这一次来中国比赛，我汉城的朋友都让我带不少饼干过来，要知道，中国人都是吃垃圾长大的，他们已经成怪兽了，什么地沟油，毒奶粉的都
不怕，我们可是人类，不能和这些怪兽比。”

“原来是这样啊，我还真不知道，金珠，你知道在我们日本食品把关可是很严格的，不过也对，中国怎么能和我们日本相比呢，想当年，我们先驱入驻中国的时候，虽然士兵少，可是却都是精英，中国那些草包，还不都乖乖的投降。”美惠子骄傲的扬起下巴，得意洋洋的挑衅着，“当年东条英机阁下可是我们大和民族的骄傲。”

童瞳的耐性是非常好的，可是此刻，当年受的那些训练却突然失去了效果一般，或许是因为换了一个身体，所以她的耐性变差了。

她们如果真的是嘲笑自己身高的话，童瞳大可以当成两只老母鸡在咯咯叫，可是当牵扯到一个国家的民族和尊严时，童瞳的表情冷了，那原本安静的小脸慢慢的冻结成寒霜。

“怎么？生气了，想打我们？你身高够吗？要我给你搬一张椅子过来吗？”美惠子嗤笑着，特意的摆弄着自己身为模特的修长美腿，嘲笑着童瞳的身高。

“童瞳，我们明天都要比赛，你只要碰我们一下，就一定会取消比赛资格的。”相对于美惠子赤裸裸的挑衅，朴金珠就显得奸猾多了，这一会儿，其他几个亚洲国家的选手都在卧房里休息，长廊里只有她们三个人在，再说就算真的打架，朴金珠可不怕，只要是中国人先动手，那么自己就占了理。

当然，会这样挑衅，最重要的是因为这一次代表中国参赛的伊斯&梅特尔是一位非常有才华的设计师，所以韩国想要拿到这一次亚洲外围赛的冠军，首先就要淘汰掉中国，至于日本，朴金珠精明的笑了起来
，余光瞄了一眼身边有胸没脑的美惠子，自己有的是办法让日本也输掉，而且即使不用任何手段，日本设计师的水平也不可能赢得了韩国的设计师，所以这一次比赛，朴金珠明白只要中国退出了比赛，那么韩国
一定能拿到第一，然后自己就可以去巴黎参加今年的时装周。

“你们放心，我不会打断你们的腿让你们参加不了比赛的，这样胜之不武。”童瞳笑了，甜甜的笑，亲切而可爱，甚至因为笑而眯起了一双月牙般的小眼睛，清瘦的身影站在两个专业模特那一米七四、一米七六的身高之下，显得更加的娇小可爱。

在美惠子和朴金珠身前四十厘米的距离站定住，童瞳目光从她们的脸上慢慢慢慢的看了下来，嘴角还是笑，可是如果是当年国安部特别行动组的伙伴在这里，他们就知道这是小七生气时的招牌笑容，小七很
多时候都是安静而乖巧的，出任务的时候，虽然是清冷肃杀，可是却很少有这样的笑，那是一种怒极之后的笑，明明耀眼而美丽，而开始却给人一种毛骨悚然的惊恐和震慑感。

“小矮子，你盯着我们做什么？中国人真没有礼貌！”美惠子浑身一个颤抖，有种被眼镜蛇给盯住的森冷感觉，似乎全身的温度都在童瞳打量的目光里被夺取了，浑身冰凉凉的，这样奢毕的长廊里，明明头顶上的水晶灯还发出耀眼的光芒，可是美惠子却感觉到很冷，双脚甚至都不是自己的了。

朴金珠身体快速的后退了一步，利用同样高挑的美惠子挡住了自己的身影，中国人如果真的发疯打起来，最好让美惠子当炮灰，所以朴金珠聪明的后悔了一些。

“我很喜欢中国军人在战场上的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当然，这样高深的哲理你们不懂，那我就说一句通俗的中国网路上的话，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礼让三分；人再犯我，我还一针；人还犯我，斩草除根。”

美惠子和朴金珠还在思索这拗口的中国谚语是什么意思时，却见眼前站定，笑容璀璨的童瞳忽然动手了，甚至还特意在她们面前晃动了一下粉白粉白的小拳头，然后将包包里的手套戴在了手上，有了厚毛线
的手套当隔离，打在人的软组织处绝对不会留下任何的伤痕，很难验出伤的。

这个不怕死的中国女人还真的打打架！美惠子和朴金珠得意的笑了起来，这样正好，不但可以教训这个中国女人，还可以让中国在参赛前就被取消资格。

可是两个人笑的太早了，她们的笑容还残留在抹着唇彩的嘴角时，童瞳的小拳头宛若疾风一般挥了出去，百分百的天马流星拳！

咳咳！美惠子和朴金珠还没有反应过来，就感觉胃部被铁锤给重击了一般，痛的她们只感觉胃里面在哦巨痛的痉挛着，刚刚还得意笑容的脸在瞬间苍白成一片，只可惜她们脸上粉擦的多了一点，所以看不出
脸上没有血色的苍白。

“不要这么客气对我鞠躬，中国人不习惯这一套的。”看着捂着胃部痛的弓起身的美惠子和朴金珠，童瞳羞涩的笑着，似乎非常的不好意思，“既然你们这么嫌弃中国的食物，那么这两天估计也不用吃饭的
了吧？也好，中国人多，节省点食物喂狗狗喂野猫也是好的，既然饼干带的多了，你们就吃饼干吧。”

长廊里依旧是静悄悄的，童瞳看了一眼自己的手，然后退下了手套放回了包里，忽然一手一个，直接掐小鸡一般掐住了两人的脖子。

美惠子和朴金珠猛然的抬起头，喉咙被童瞳突然给掐住，不能呼吸的惊恐目光没有了刚刚挑衅时的嚣张，反而是一种从未有过的恐慌，她们会死吗？

童瞳依旧笑着乖巧，眯眯着眼睛，可是瞬间，表情陡然之间冷酷无比，手指发力，指尖用力的一个反扭，不会伤人，却会伤了她们的喉咙，让她们这几天喉咙受伤从而红肿发炎，不要说吃饭，估计连说话都会很痛。

只感觉喉咙剧烈的痛了起来，美惠子和朴金珠双手快速的捂住了被挫伤喉骨的喉咙，此刻，两个人终于有了一种觉悟，她们似乎惹到了不该惹，也不能惹的人！

“打人下身是非常没有道德的，可是对于某些只会乱吠的动物而言是不需要讲道德的！”童瞳有些懊恼的眨了眨眼睛，再次看了看自己白皙的小手手，冰冷的目光看着捂着喉咙闷咳的两人，这会身材太高的坏处就显现出来了，尤其是两个人穿的非常单薄，为了显示自己的一双美腿，大衣都是敞开的，所以童瞳有些犹豫了一下，会不会太脏得病啊，不过没关系，这不两个人还穿了一点遮羞布吗？

“啊！”

“啊！”

这两声凄厉的惨叫声响亮的几乎要掀翻屋顶，美惠子和朴金珠因为私处剧痛，扑通一声，直接跪在了地上。童瞳真的很没品，打人打脸已经够没品的了，可是她竟然一拳一个，直接重拳打向两人的私密处，
可是这里的是人非常脆弱的部分，基本而言，当做某些运动的时候，越是敏感的地方，痛觉同样是非常的敏感，当然，最重要的是这里被打了，估计她们两个也不会没脸没皮的说出来，丢不起这个脸。

“中国和日本和韩国的矛盾都是外交上的，你们真的不要引以为耻的给我下跪赔罪的。”看着跪在面前的两个人，童瞳快速的后退了一步，一脸被惊吓到的小兔子模样，可是心头却哼哼着，让你们嘲笑我身高，让你们没事就挑衅，还挑衅到了中国的地盘上！

童瞳是护短的，不管这个国家有多少落后的地方，可是俗话说儿不嫌母丑，这依旧是生她养她的地方，她不容任何一个外国人站在中国的领土上，这样大言不惭的诋毁自己的祖国，这是一个中国人的风骨，任何时候，任何阶段，只要她骨子里流淌着华夏子孙的血液，她便要时时刻刻守护着这个国家的尊严。

“你这个婊子！中国小贱人！”美惠子在剧痛之后，整个人终于疯狂起来，猛然的从地上站了起来，不顾一切如同疯母狗一般向着童瞳扑了过来。

而同样痛的脸色苍白几乎咬碎了舌头的朴金珠也站起身来，阴狠着一双眼，不再是那样的恶毒的算计，太痛之下，让她也顾不得算计，直接和美惠子一起冲向童瞳。

“啊！救命啊……”童瞳刚刚那样森冷骇人的气势消失了，此刻就如同一个可怜兮兮的小女孩一般，在两个疯女人的追打之下，咚咚咚的在长廊里逃了起来，不时的推倒一旁的摆设的花瓶，将门口的纸篓顺势踢了过去。

尖利的喊叫声终于穿过了隔音效果极好的房门和墙壁，让原本在屋子里休息的众人也都奇怪的打开门探出头来，却见长廊里，披头散发着美惠子和朴金珠竟然恶毒的追打着一个可怜巴巴的小女孩，尤其是看
到那孩子水蒙蒙的一双眼，似乎惊吓过度了，众人也都疑惑的愣住，当然谴责的目光自然是看向了两个罪魁祸首。

长廊这边因为是住宿休息的地方，所以这里是没有工作人员的，怕打扰了参赛各国人员的休息，所以直到童瞳跑向了楼梯这边，在二楼的工作人员这才听见了楼上的嘈杂声。

“梅特尔，救命啊！”童瞳快速的对着楼下张望的梅特尔招手，看着已经追过来的两人，再看着打了蜡的光滑地板，忽然低头嘿嘿的笑了起来，身体一个不稳撞到了走廊旁一个木架上正插着鲜花的花瓶，啪的一声将花瓶砸在了地上，水顺着木制的台阶流淌下来，童瞳自己直接向着楼下蹿了过去。

模特虽然都有着傲人的身高，可是却还是习惯穿着高跟鞋，而此刻，美惠子那一双及膝的皮靴根足足有八厘米以上，而朴金珠穿的是尖头单皮鞋，那鞋跟不但高而且尖细。

地板打了蜡，平常走上面也没有什么，可是被水这么一冲，就异常的滑腻了，美惠子和朴金珠披头散发着，凶神恶煞着一张痛苦扭曲的脸，再加上愤怒，原本美丽的女人此刻就真的如同疯婆子一样，甚至没
有注意到地板上的水，直接向着楼梯冲了过来，要找童瞳拼命。

啊！美惠子跑的快，脚下一滑，整个人惊恐的惨叫起来，双手如同八爪鱼一般在空气里抓着，而后一步跑过来的朴金珠立刻停下了脚步，可是和美惠子站的太近，本能之下，乱抓的美惠子一把抓住了朴金珠的胳膊，然后咚咚咚，两个人继续惨叫着，如同滚冬瓜一般直接向着楼梯滚了下来。

好惨！童瞳站在楼梯下，看着滚下来的两个人，双手快速的捂住了眼睛，不能看，一看自己肯定就要忍不住笑场，这样也太没有中国人的风范了，怎么可以落井下石呢？

“瞳瞳宝贝，这是怎么回事？”梅特尔足足愣了几秒钟，看着滚到了童瞳脚步的两个疯女人，快速的跑了过去，身高手长之下，直接将双手从童瞳的腋下穿过，将人给凌空抱到了自己身边。

“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头摇的如同拨浪鼓一般，童瞳咬着唇，因为身体憋着笑，所以颤抖着，让人看起来如同被惊吓到了，也对，被两个披头散发，凶狠扭曲着一张脸的两个疯婆子追打着，正常人都会被吓倒。

“这是怎么了？美惠子？”日本设计师是个老头子错愕的看着滚在地上哎呦连天的御用模特，胖胖的身体快速的跑了过来，扶起地上的美惠子，恶狠狠的看向一旁的童瞳。

“瞪什么瞪，没看到是你们家模特追打我们家瞳瞳宝贝吗？”梅特尔护短的开口，湛蓝色的眼睛直接回瞪着胖乎乎，肉滚滚的日本老头子，同行是冤家，尤其是即将比赛争夺名次的同行更是冤家，而此刻因为各自模特而互相瞪着的同行那就是冤家加冤家，绝对是用眼光就能杀死对方的生死冤家。

“金珠！”韩国是一位女设计师用骄纵着，不屑的目光扫了一眼童瞳，随后踩着高跟鞋啪嗒啪嗒的走了过来，询问的目光看向已经爬起来的朴金珠。

而楼上原本已经休息的其他国模特和工作人员此刻也都站在了三楼的走廊上，一个个交头接耳着，议论着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虽然不清楚事情的开始，可是过程大家还是看的很清楚，韩国和日本模特如同疯婆子一样追打着可怜的中国模特，虽然最后她们俩因为高跟鞋太高，很悲催的从楼梯上滚了下来，也幸好这是楼梯不太长，所以即使滚下来，好像也很幸运的没有伤到脚和腿，还是可以参加比赛的。

“这个该死的中国女人打我！”美惠子气的脸铁青，声音还有些的沙哑，一说话，喉咙就感觉有些的痛，而私密处那痛，美惠子也没法在大庭广众之下开口，毕竟这样的事情如果说出来，一定会成为丑闻，自己这个模特生涯也就走到头了。

“童小姐，你什么意思？以为站在中国的领土上，就可以欺负我们的模特吗？”韩国女设计师安彩媛指控的目光看着童瞳，带着盛气凌人的骄傲，“我会向主办发提出申诉，取消中国的参赛资格。”

“是她们两个突然莫名其妙的追打我。”童瞳的英语很纯正，软软的嗓音，微微的皱了皱鼻子，一副非常委屈的可怜小媳妇模样，然后抬手指了指楼上的其他国人员，“她们都看到了，是她们突然发疯了一样追打我，然后是她们自己从楼梯上滚下来的，和我没有关系的。”

“你！”美惠子愤怒的想要反驳，可是太过于气恼之下，竟然无法说出一句完整的话来，虽然是她们挑衅在先，可是被打的可是自己和朴金珠，这个该死的中国女人根本就如同兔子一般，跑的特快，要不是为了追她，自己怎么会从楼梯上滚下来。

而原本想要休息的钱利也快速的走了过来，皱着眉头，厌恶的看着总是惹事的童瞳，低声训斥着，“你是怎么回事？你知道这一次的比赛有多么重要吗？还不快给日本和韩国的选手道歉！”

“钱哥？你让我给韩国人和日本人道歉？”童瞳猛的抬起头，一扫刚刚委屈可怜的模样，皱着眉头不解的看着表情冷厉的钱利，心一点一点的冷了下来。

这个经纪人，虽然对自己不好，可是都是无伤大雅的小事，童瞳也懒得去计较，毕竟沐哥对自己那么好，吴敏茹会嫉妒，钱哥偏着她，童瞳也是无所谓的，可是此刻，童瞳忽然冷了脸，更多的或许是一种失望，他对吴敏茹好，童瞳真的无所谓的，上一次在网上看到一句话写的很实在，你又不是人民币，不可能人人都喜欢你。

可是当钱利什么都不问，什么都不清楚的情况之下，直接就偏袒韩国和日本人，而让自己道歉，这让童瞳彻底对钱利这个人失望到了极点，人非圣贤，每个人都有或多或少，或大或小的缺点毛病，可是这都似乎无伤大雅的小问题，可是一个中国人，却对外国人弱了性格，卑躬屈膝，这就是民族道义的大问题了。

我们可以在网上，在酒吧，在很多场合说中国这里不好，那里不好，可是当你走出国门，在异国他乡的时候，你绝对不能在外国人面前说你的祖国多么多么的不好，那就是忘本，是一种对自己，对民族，对国家的背叛。

“是，童瞳，我不管你有什么民族节气，可是那都是历史问题，你还真的以为你是《岁月静好》里的女二号，对日本人仇视，道歉！”钱利冷声的训斥着，将一直以来的憋屈情绪此刻全都给发泄出来了，也幸好用的是中文，所以在场除了中国人，和梅特尔能听懂之外，其他人倒也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钱利，我现在算是明白了为什么抗战时期，会有那么多的汉奸叛徒！”童瞳冷笑起来，乖巧的表情褪去，清澈的一双眼冰冷到极点，“我是不会给她们道歉的，什么时候日本对抗战时期屠杀的死难同胞下跪道歉，我再对这些日本人道歉！”

“童瞳，你要幼稚到什么时候，那些都是历史，你不知道吗？历史和眼前的参赛的日本选手没有任何的关系，你不要将仇视的目光转移到普通的日本人身上！现在都在提倡中日友好，你清高什么？”钱利同样冷笑起来，嘲讽的看着无比幼稚的童瞳，她真是可笑，竟然还有这样编执的念头。

啪的一声，清脆的一巴掌打掉了钱利脸上的冷笑，童瞳仰起头，扫过全场，最后将目光定格在钱利身上，“是，那是历史，和现在的日本民众没有关系，可是钱利，你记住，在场的任何一个外国人都可以说这样的话，可是你不行，你是中国人，身上流的是中国人的血，当年被屠杀、蹂躏的是你的同胞，是你的兄弟姐妹，是任何一个中国人都不能忘记那段国仇家恨！”

在场的外国人虽然不知道童瞳在说什么，可是却都被她脸上那种强大的气势所震慑住，而一旁几个工作人员却已经

来凛然了脸色，无形里站直了身休，看着童瞳的目光多了一抹发自内心的敬佩和尊重，这个娇小的女孩子，不愧是中国人。

钱利脸色一阵青白的难堪，脸上火辣辣的痛着，在童瞳那清越的目光里有种无处遁形的感觉，一刹那，钱利忽然感觉自己是多么的卑琐而丑陋。

“陈局，你去处理一下，这件事日本和韩国肯定不会善罢甘休，法国来的三个裁判那里我去沟通一下。”拐角处，不知道听了多少的程天南低声对着陈弘开口，目光越过众人看向童瞳，她总是给人一种惊奇的感觉，这一番话说的很好，很好。

陈局出来和工作人员其余相关的人都劝回了各自的房间里继续休息，而事情的中日韩三方也被请回了房间，不过一会会有人通知他们过去开会。

—分隔线—

“瞳瞳宝贝，你一定不会嫁给外国人是不是？”走在长廊上，工作人员正在清理长廊上被童瞳推倒的摆设品，梅特尔低声的开口，湛蓝色的目光里有些的失落，虽然已经知道了答案，却还是忍不住的想要开口询问。

“嗯。”自己怎么可能嫁给外国人，不过自己貌似又闯祸了！童瞳耷拉着小脑袋，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所以也没有注意到梅特尔那样惋惜却又无奈的眼神。

卧房里，关上门，童瞳倒在了大床上，这才发现手机上有两个未接来电，正是谭骥炎打过来的，让童瞳哀怨的看着天花板，然后拨了电话回去，声音惨兮兮的可怜，“谭骥炎，我又闯祸了。”

电话另一头，谭骥炎之前在飞机到达上海之后的半个小时才打的电话，推测这个时候童瞳应该已经到了住宿的地方，可是却没有想到连打了两个电话都没有人接，明知道不会有事，却总是不放心，这会听到童瞳那软腻腻的声音，想象着她苦巴巴着小脸的模样，虽然知道她又闯祸了，可是听到童瞳的声音，谭骥炎却也放下心来了。

“你又闯什么祸了？”谭骥炎有些的无奈，她真的是很乖巧很安静的性子，可是似乎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都缠着她发生，让谭骥炎都怀疑有些人是不是天生的容易招惹是非。

“谭骥炎，这一次闯的祸有点麻烦，牵扯到国际纠纷。”童瞳轻咳了两声，然后想到从楼梯上如同冬瓜一样滚下来的日韩两国的模特，一个没忍住，格格的对着手机笑了起来，“不过谭骥炎，这事情……真的不怨我……”

“你到底做什么了？”国际纠纷？谭骥炎只感觉一个头两个大，抬起手揉了揉眉心，听着童瞳那笑声，谭骥炎想到这一次比赛的外国选手，表情一凛，神色严肃起来，低沉的语调更是急切，这孩子在中国人里都是娇小瘦弱的，和外国人一比，虽然都是亚洲人，可是谭骥炎还是担心起来，“你该不会和人打架了吧？有没有受伤？”

“嗯，打架了，一对二。”童瞳点了点头，然后后知后觉的想起谭骥炎又看不见，这才继续道：“不过我没事，日本和韩国两个模特从楼梯上滚下来了，摔的可惨了。”

“主办方的处理意见呢？有结果了吗？”还真是国际纠纷，谭骥炎坐直了身体，快速的在脑海里将之前在上海任职期间的一些官员名单从脑子里过滤了一下，这件事可大可小，如果无法解决的话，只怕需要自己出面了，可是牵扯到日本和韩国，就有些棘手，一个弄不好，对方大使馆出面，就真的成了国际纠纷了。

想到此，谭骥炎不由叹息一声，这孩子怎么这么容易闯祸啊，不过如果真的退赛的话，也好，虽然童瞳早上才离开北京的，可是谭骥炎却已经生出了思念的感觉，总想着将她放在身边看着守着才放心。

“没有，有人敲门了，谭骥炎，我不和你说了，回头再告诉你结果，拜拜。”快速的道别挂了电话，童瞳从床上一跃而起，向着门口走了过去，皱着眉头看着站在门边的程天南，“有事？”

“走吧，去会议室，不用担心，这件事我会保下你的，不过小瞳你要做好准备，很有可能这一次你和梅特尔会被退赛。”程天南看着眼前瘦瘦小小的童瞳，想到日韩两国的那人高马大的模特，不由冷哼一声，竟然还好意思说是童瞳打她们，可是这牵扯到国际问题，尤其是日韩两国的使馆竟然来了人，程天南知道中国在有些问题上，还是有些偏袒外国人的，这一次只怕很有可能被退赛。

“瞳瞳宝贝，没事的，大不了我们不参加比赛了。”隔着两间房，梅特尔快速的跑了过来，笑眯眯的看向童瞳，对于这一次的时装周，虽然很可惜，不过梅特尔倒也不是真的那么在意，但是，他绝对绝对不会让瞳瞳宝贝受欺负的。

“是她们追打我，又不是我欺负人，为什么我们会被退赛？走吧 ”童瞳反手关了门，直接向着梅特尔走了过去，依旧不搭理身边的程天南，这个男人即使帮了自己，可是不能抹掉他杀了柳康的事实。

会议室里，美惠子和朴金珠已经整理了一下，此刻坐在各自的设计师和大使馆工作人员的身边，而法国三个服装公会的裁判也到场了，中国这边主办方过来的人是陈弘。

“既然各位都到了，请坐。”陈弘率先站起身来，招呼着童瞳梅特尔和程天南入座，刚准备就这一次的事情商讨，手机却不合时宜的响了起来，陈弘一看来电显示，格外的震惊，微微颔首，“失礼了，请容许我接个电话。

“陈局，会议室在几楼，出来接我一下。”电话里是一个年轻男人的声音，身为上海市外办最年轻的主任，虽然关恒凭借的自然也是关家强大的军事背景，而接到关曜的电话，对于这个北京当刑侦处长的堂弟，关恒自然是放下了手头的工作，直接过来这边了。

五分钟之后。

“各位，久等了，因为事情突然，所以才会迟到了片刻。”外交家最耀眼的就是他的笑容和声音，关恒有着关家人的俊朗面容，看起来和关曜一般斯斯文文，带着眼镜，已经三十六岁了，在外交办这几年，游刃有余的处事手段，不管是对外的工作，还是对内的人事，关恒都打理的非常好，是一个聪明绝顶的男人。

“这件事情还请关主任给我国公民一个公平公正的交代。”日本大使率先开口，咄咄逼人的语气，目光看向童瞳，“我已经询问了美惠子小姐，今天的事情完全是贵国童小姐寻衅滋事，歧视日本国公民，甚至还造成身体伤害。”

“是啊，朴小姐虽然是当事人，但是也是目击证人，是童小姐对我国参赛模特出手，还导致她摔下楼梯。医生已经在门外等候着，我们随时可以验伤。”韩国大使不甘示弱的和日本大使狼狈为奸的站到了统一战线，没有理就算了，如今有理了，自然是生气凛然，不可一世。

“童小姐，因为我刚到，所以具体情况不清楚，你可以对我大致的说一下事情的经过吗，当然，也让主办方各位听一下。”关恒对着童瞳露出和善的笑，不要说她是中国人，就算是其他国选人，一对比童瞳和日本，韩国两个模特的身高体型，关恒自然不会相信她们的话。

更何况关曜这个堂弟可是在电话里明确的说了，童瞳非常乖巧，温顺，她如果会打架，肯定是被人给欺负狠了，看着那干刑侦的堂弟如此维护一个女孩，关恒之前还是有些疑惑的，如今看到童瞳自然也就明白了，她绝对不是惹是生非的女孩。

“嗯。”点了点头，童瞳站起身来，看到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射到自己身上，日本韩国人自然是厌恶而仇恨的，法国三个裁判倒是很公正看不出情绪，童瞳有些羞赧的微笑了一下，腼腆可爱的模样，让在场的几个法国人立刻想到了东方女子的温婉和神秘。

童瞳大致的将自己准备回房间，然后被想到的日本和韩国选手给堵在了一旁，然后她们开始嘲笑自己的身高，嘲笑中国，然后童瞳就吵了一句，然后她们就开始追打童瞳。

“虽然她们从楼梯上滚下来了，可是那是因为她们的鞋跟太高了，我就没有滚下来，我不会因为她们的鞋跟而道歉的，至于那花瓶里的水虽然是被我给撞破泼在地上的，可是如果她们不追打我，我也不会撞破花瓶，正常人，被两个明显比自己强大的敌人追打，她有权利跑的对吧，我总不能站在原地挨打。”

童瞳说话很清楚，英文也很纯正，软腻腻的声音在外国人看来她根本就像是个未成年人，而听着她的阐述，关恒也大致明白了事情的经过，可是却有一点疑惑，韩国和日本模特虽然嚣张，但是言语上的嘲讽和冲突是可能的，她们竟然这么大胆的追打童瞳，可是关恒看着童瞳，她那模样，怯怯的，弱弱的，能激起每一个男人的保护欲，说她主动打人，关恒还真的无法相信。

“她撒谎！”美惠子沙哑着声音喊道，因为喉咙太痛，以至于现在她说话还很难受，一双眼熊熊的燃烧着仇恨的目光。

“抱歉，我们也对童小姐的言辞表示怀疑，完全扭曲了事实，事实就是童小姐先动手打了朴小姐，然后才导致后面的追打事情的发生。”韩国大使也发表了自己的意见，这件事绝对不能这样就算了，“我们要求医生将来验伤。”

“我有证据。”就在日韩两国人得意洋洋的同时，童瞳弱弱的开口，瞄了一眼关恒，将手里的手机递了过去，对上关恒鼓励的目光，腼腆一笑，“里面有录音，被她们追打的时候，后面就没有录了。”

“这样的话，我们先听一听，如果两位大使有怀疑的话，我们可以请专业人士进行声音鉴定的。”关恒笑着接过手机，越来越有种诡异的感觉，这件事怎么想都透露着古怪。

童瞳的手机录音很清楚，手机里美惠子和朴金珠那明显带着人身攻击和侮辱性的话，让在场的所有人都皱了眉头，没有想到看起来漂亮的两个女模特竟然是这样的恶毒，而录音自然是到童瞳动手打人的时候
就没有了。

“虽然两位小姐的话不代表你们的国家，可是这样明显有侮辱性质的言论，我会正式提交材料给贵国大使，追究相关的法律责任。”关恒笑容里多了一份严肃，将童瞳的手机收了起来，看向美惠子和朴金珠
，“我想二位应该对你们如此幼稚，不负责任的言语向童小姐道歉吧？”

“等一下，关主任，虽然美惠子言语有些不当，可是她被贵国人殴打却是事实，每个人都享有言论自由权，童小姐当时甚至还录音留下证据，只怕是事先就有阴谋，想要让美惠子受伤，从而不能参加这一次的亚洲外围赛吧？”日本大使气呼呼的开口，目光愤怒的盯着童瞳，好恶毒的女人，竟然还有这样的手段，他故意将话题引到比赛上，让所有人都认为童瞳根本就是居心叵测。

｜派派小说后花园east0415手打，转载请注明｜www.paipai.fm

第二卷 情意缠绵 085章 网络风暴

“你这是没有任何理由的诽谤，第一，美惠子和朴金珠是先到住处的，我是后来的，怎么可能事先有阴谋要殴打她们，我留下录音做为证据是任何一个被欺负的正常人都会采取的合理、合法的手段，难道在
日本，被人欺负的时候，还不准受害者留下证据指控凶手吗？如果真的是这样，我想日后没有人会去日本旅游、定居，你们的法律简直不能用正常人的思维来看待。”

童瞳快速的回答着，然后还很是懊恼的皱了一下眉头，看怪物的目光一样看着气的脸铁青的日本大使，那可爱迷惑的小模样似乎在说，你们日本怎么这样啊？还有没有人权啊？

“第二，我没有打她们，她们说了那么多侮辱性的话，我倒是很想打她们，可是我打不过她们，你只要稍微有点脑子就可以明白这个事实，难道你认为我真的能打过两个比我高出这么多的女人吗？而且我太瘦了，没有力气的，所以请验伤吧，不过如果证明我没有撒谎，而是贵国的美惠子小姐和朴小姐撒谎的话，我不会让日本和韩国的选手退赛的，我会在赛场上光明正大的打败她们，中国人是从来都不惧怕挑战的。”

梅特尔目瞪口呆的看着哇啦哇啦说的头头是道的童瞳，虽然她还是那样可爱乖巧的表情，可是那小样，百分百的小宇宙爆发啊，让梅特尔湛蓝的眼睛里闪闪的冒着小星星，瞳瞳宝贝真的太可爱了。

程天南倒是没有开口，只是若有所思的看了一眼童瞳，左手落在了右手的手腕处，当日，自己没有防备竟然就被看似无害的童瞳给扭成骨折，日本和韩国这两个模特肯定吃亏了，童瞳这根本就是典型的扮猪吃老虎，不过，看着她这模样，程天南幽黑的眼睛里倒是毫不掩饰的喜欢。

看多了那些趋炎附势的女人，不管是商场上的，还是演艺圈的，或者是黑道上的那些女人，只要见到自己，哪一个不是恨不能贴上来，只想着从自己身上讨好处，当然，程天南出手向来也是大方，可是女人万玩多了，真的腻味了，除了生理需要之外，程天南身边甚至没有女人，反而有一个清秀漂亮的小男孩，至少乖巧一点，不会拈酸吃醋，图个清静。

可是今日，看着童瞳那表情生动，活灵活现的模样，在场除了韩国和日本人，三个法国人却已经相信了童瞳的话，毕竟看起来，她那那娇小清瘦的身子，根本不是日本和韩国两国模特的对手。

“既然要求验伤的话，医生也过来了，那就去隔壁房间验伤吧，为了公平起见，我也带了一个医生过来，我想三个医生检验的结果一定会让在场各位满意的。”关恒虽然并不清楚这件事中间还有什么玄机，如果说童瞳没有打人的话，日韩两国模特肯定是在撒谎，那么他们就不会这么强烈的要求验伤。

可是让关恒相信童瞳会打人，他还真的有点怀疑，不过当看见童瞳低着头，如同小猫儿般眯眯笑的模样，关恒就知道童瞳肯定留了后招，自然也不怕验伤。

美惠子和朴金珠都站起身来，得意洋洋的看了一眼童瞳，等医生栓查过后，她就惨了！就算这个中国女人再能言会道，可是在铁一般的证据面前，她一定会低头认输！

“我也过去一下。”韩国女设计师安彩媛也站起身来，虽然专业的模特很多，可是想要找到最设和自己设计风格的模特却很困难，所以安彩媛能明白梅特尔为什么用了童瞳这个艺人当专属模特，她特意看了那一次中国的娱乐节目，第一次上台亮相的童瞳真的将C&G这个服饰的品牌完全穿出了灵魂。

而这一次的法国巴黎时装周，安彩媛也是动用了很多关系，才争取到了如今的外围赛，所以这样重要的时候，朴金珠这个自己的专属模特不能出事，当然，安彩媛更喜欢可以因此将中国淘汰出赛，即使这样的手段并不光彩，可是胜利才是最重要的，至于过程就不重要了。

“那我也过去一下。”童瞳看了看关恒，见他点头应许了，也立刻蹦蹦跳的直接出门去看医生给美惠子和朴金珠验伤。

会议室此刻剩下的都是男性同胞，虽然说在视觉上，他们更喜欢日本和韩国两个身材姣好，波涛汹涌的模特，可是在听了童瞳的录音之后，在心理上，他们更偏爱童瞳这个可爱乖巧的中国女孩。

隔壁的空房间里，三个女医生都过来了，同样一个日本医生，一个韩国医生，中国医生自然是关恒带过来的，不过三个医生倒没有什么大矛盾。

美惠子第一个验伤的，她直接撩起了衣服，“她打了我的胃，很痛，还掐了我喉咙，现在说话都很痛。”

日本医生是个老头子，是日本驻上海大使馆的医生，看起来有些的瘦弱，不过目光倒非常的锐利，仔细的看着躺在床上的美惠子的胃部，用手在四周按了按，虽然美惠子吃痛的冷哼着，可是那肌肤上倒是光洁一片，半点瘀伤都看不出来。

如果按照美惠子的说法，打的这么狠，自然会有淤青，可惜那光洁的皮肤保养的倒很好，雪白一片，但是就是看不出一丁点被打的痕迹。

日本老头皱了皱眉头，然后又看了一下美惠子的喉咙处，依旧是没有一点的伤口，从医药箱里拿出了压舌板，示意美惠子张大嘴，然后用电筒的强光灯照进了口腔里检查着喉咙，依旧是看不出任何的伤痕。

日本老头脸绷的更紧了，用日语对着美惠子说了几句，听着她的回答之后，摇摇头，开始收拾工具，而一旁美惠子脸色阴沉的骇人，愤恨的盯着一旁的童瞳。

越来越感觉眼前的场景貌似很熟悉，童瞳看着医生白大褂的日本老头，再看着躺在床上衣裳半裸的美惠子，忽然，一双眼睛滴溜溜的冒着精光，然后快速的转过身，对着身边的中国女医生低声的开口，“医生，这像不像是日本制服Ａｖ？”

“你这孩子……”女医生看起来很慈善和蔼，听到童瞳的话，猛然一怔，然后差一点笑出声来，努力的板着脸，一手却没好气的在童瞳的额头上戳了一下，这孩子就算像，也不能说啊，不过还好，声音压的低，估计他们也没有听见。

而朴金珠要聪明很多，一看这个情形就知道自己被这个中国女人给暗算了，看着韩国医生指了指自己身上同样的位置，当然和美惠子一样，没有说私密处也挨了一拳，这一拳，只能咬碎牙和着血吞进肚子里。

韩国医生快速的给朴金珠检查着，和日本老头一样，根本检查不出任何的伤痕，所以二十分钟之后，一众人重新转移到了会议室。

听着自家医生的汇报，日本和韩国大使的脸色越来越难看，那看着童瞳的目光就像是童瞳挖了他们家的老祖坟一样。

“林医生，一点伤都没有？”关恒低声的问着身边的林医生，看起来倒不像是日本和韩国两个模特撒谎，可是难道一点伤痕都没有。

“没有，一点都没有。”林医生点了点头肯定了回答给关恒听，“而且她们指认的受伤部位都是一样的，胃部和喉咙。”

日本大使站起身来，目光愤怒的盯着无辜至极的童瞳，“我不知道贵国用了什么样的手段，或许这就是中国的武术吧，可是美惠子小姐说被童小姐给打了，虽然医生没有检验出伤，那或许是因为童小姐当时戴了手套，所以才没有留下伤痕。”

“伊藤大使，你这样手未免太强词夺理了。”关恒玩味的笑着，目光看起来依旧温和，可是那言辞却格外的犀利，“你们没有证据证明了童小姐打人，可是我们却有证据证明美惠子小姐的言语不但侮辱童小姐，也侮辱了整个中国，而且有其他国的人员目击看见美惠子小姐和朴小姐一起追打童小姐，这件事我代表中方一定会向日本政府提出书面材料，要求美惠子小姐在我国媒体上公开道歉！”

韩国大使此刻则冷静了许多，看了一眼脸色青白交加的日本大使，沉默的不再开口，这件事继续纠缠下去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反而会惹得一身腥。

“对了，关主任我记得走廊里有摄像探头，既然日本大使坚持我打了美惠子，我们可以将监控录像调出来。”突然想起来了，童瞳一拍手，目光熠熠的闪烁着光芒，似乎终于找到了好办法证明自己的清白和无辜，然后还将那笑脸看向突然心虚不已的美惠子。

“陈局，摄像头有工作吗？”因为牵扯到了设计比赛，很多东西都是需要保密的，所以关恒并不清楚摄像头有没有打开。

“走廊和一些公共场合的摄像头是打开的，其余地方为了保密都关掉了。”陈弘快速的回答着，而一旁关恒也迅速的将刚刚的话翻译出来了，然后意味深长的笑着，目光看向目光躲闪不安的美惠子和朴金珠

。

她们两个这么心虚，看来她们也知道走廊里有摄像头，可是她们想要找童瞳麻烦，只怕事先就将摄像头给关了，这会才会这么心虚。

几分钟之后，一行人在关恒的要求之下，调出了走廊的录像，“关主任，探头被人用口香糖给黏住了，最后拍下的画面是美惠子和朴金珠走到探头下面，不过这是从探头上取下的口香糖，上面还有一根头发

，我推测是用绑头发的皮筋当成弹弓，将口香糖射到了探头上，提取口香糖上的DNA和头发上的DNA，就可以找出是谁做的。”工作人员快速的对着关恒开口，将刚刚拍下的照片和监控录像，还有口香糖和上面的头发等物证也都呈现在了桌子上。

“参赛的事情就继续进行吧，至于这些证据，是中方和日韩两方的牵扯，和这一次的大赛没有任何关系。”关恒低声对着身旁的法国男人低声的开口，看着对方连连点头，也温和的笑了起来，和他们依次握手。

一场闹剧就此结束，虽然关恒这个外事办的主任开口了，而且童瞳也答应不追究日韩两国模特的责任，不过法国主办方裁判代表还很狠狠的训了她们一顿。

“我车上有笔记本，我将这段录音拷贝走。”关恒一面走，一面低声温和的对着身边的童瞳开口，笑着看着她点头答应的乖巧模样，“小瞳，我是关曜的堂哥，他之前打电话告诉我，原本是让我保下你，不过没有想到事情出乎我的意料。”

“关大哥好。”童瞳这回倒是嘴甜的喊人，或许是心情好，所以此刻自然是笑容飞扬，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得意小样。

“小瞳，你告诉我，你是不是早就注意了探头上的口香糖。”打开车门坐了进去，关恒一面拿出笔记本，一面推测的继续道：“戴了手套打人的确不会留下伤痕，至少也要过上一个星期之后才有淤青出现，这就是内伤，我在部队里的时候也经常遇到这样的手段。”

“关大哥，我没有打人。”打死不承认，童瞳倒不是不相信关恒，而是自己目前的状况太特殊，所以童瞳自然也不好承认什么，而且掐喉咙的那一手绝活，如果下手重一点，就是喉骨骨折，是致命的杀人手段，而技巧和力度把握的手，却只会让喉骨轻微的挫伤，肉眼是查不出来的，必须要拍片子。

当然，错过了这个最好的机会，即使她们去医院拍了片子，童瞳也可以赖的一干二净，谁知道是不是日韩两国的模特要报复自己，回到房间里，自己用手将喉咙给掐伤的，反正今天这一战，童瞳大胜。

童瞳不说，关恒倒也没有再追问，这是他精明也是大度的地方，倒是童瞳不解的看着关恒将刚刚从手机内存卡拷贝出来的录音用邮件发了出去，不由不解的开口，“关大哥，你在做什么？”

“小瞳，没道理规定被欺负了只能阴她们一次啊，我这就阴她们第二次。”关恒腹黑十足的笑了起来，拿出自己的手机，将之前在会议室的录音也给拷贝进了电脑里，然后用邮件发给的是当初的一个战友，如今还在部队里，计算机高手，暗地还有一个黑客的身份，从军队出来的人，对于国家和民族，比寻常人更加的注重，有着一腔热血，而关恒相信今天童瞳的这段录音会在网路上掀起一股爱国热潮。

“关大哥，你好黑。”自愧不如着，童瞳一脸崇拜的看着腹黑的笑着的关恒，接过自己的手机，关曜看起来明明很温和斯文，为什么关大哥竟然这么阴险，配上他的黑边框眼镜，童瞳直觉感觉到自己看见了扇动着黑色翅膀的恶魔。

“进去休息吧，明明好好比赛，在赛场上胜利才是我们最大的胜利。”关恒又恢复了温和的一面，笑着对着下车的童瞳摆摆手，等不远处的林医生和司机上车了，又如同外事办的主任一般，半点看不到腹黑阴险的一面。

而当日，整个网络上已经炸开锅了，虽然发帖的楼主有个非常招掐的贱名——回帖的是我儿子，可是随着音频的播

出，加上之前蓝海豚的宣传造势，童瞳这个名字差不多在年轻人里传开了，虽然没有那些天王巨星，女王巨星般的如雷贯耳，这是这些天倒也让不少人记住，也都知道上海有个亚洲外围赛，胜出的第一名可以参加巴黎时装周。

“他妈的，楼主这贱人，你他妈的会取名字吗？不过老子就算被你当儿子，也要上来回帖，丫的，该死的小日本和韩国，到中国地盘上来撒野了，偷鸡不成蚀把米了吧？哼哼，当我们中国人好欺负，小瞳好样的，那两个SB滚楼梯的时候，小瞳就该去补两脚，让他们断腿断脚。”

“楼主，老子是你二儿子！断腿断脚不好，我们泱泱大国，怎么能胜之不武呢，小瞳说的好，就要在比赛里弄死那两个SB，让她们猖狂！”

“楼主，姐姐我是你大女儿，楼上大哥二哥消消气我，文明一点，可惜这一次的比赛太过于保密，否则我们去现场给小瞳加油，让她们输的心服口服！”

“根据最新数据统计，中日韩三国里，日本身高是最矮的，所以音频里，日本人绝对是在自己打自己嘴巴，这是我在东京大街上随即找路人量身高，得出的结论，绝对的科学！”

“难怪我同学昨天说，东京大街上有个疯子，拿着皮尺要给人量身高。”

“楼下的弟弟不用担心，我在上街之前，特意学了几句棒子的鸟语，所以他们以为这疯子是棒子国出厂的，哥哥虽然疯，但是是有格调的疯。”

“支持小瞳，楼主老爹，你是你第一百零八个儿子，期待着亚洲外围赛的结果。”

“弱弱的说一句，小瞳要胜利有些困难，她的身高不够资格，而且不是专业模特，比起日本和韩国的选手，差距太大了。”

“我靠，还有不怕死的敢出来找骂？”

“楼上的大哥别气，我家狗没有栓好，出来乱吠呢，我现在就将他给牵回去。”

虽然也有怀疑的态度，可惜刚一冒出头来，那就纯粹是找骂而已，所以刚冒头，就被骂的狗血喷头，甚至有网友要将这些欠骂的人肉出来，大过年的，这不是找抽吗?

童瞳这个名字，连同她宣传时的乖巧海报，加上关恒录音里，那样条理清楚的话，让童瞳迅速的窜红了网络，成为家喻户晓的新人，而且统一口径的都是赞美和喜欢，甚至包括一些年长一些的长辈们，原本是不喜欢艺人的，总感觉艺人的感情生活太过于混乱。

可是如今，对于喜欢追星的小辈们总会忍不住的念几句，“要追就要追小瞳那样的艺人，有爱国心，是个好孩子。”

—分隔线—

北京，夜晚。

沐放如今是几多欢喜几多愁，小瞳的名声已经出去了，沐放可以想象《岁月静好》这一部电影开拍上映以后，童瞳就真的跨进了艺人的行列，而且不仅仅是会新人，她已经拥有了自己的粉丝群，可是沐放如今呢也是捏了一把汗。

原本以为这一次的亚洲外围赛，童瞳是胜利还是失败都无所谓的，毕竟她也不是真正的专业模特，可是如今在这样强大的网络宣传之下，童瞳身上背负着就不仅仅是一次比赛，大众对这一次的比赛太过于重视，对小瞳太过于看好，大都是统一的欢呼，期待着小瞳打败其他国家的模特，拿到第一名，如果小瞳失败了，这对小瞳而言将是一个致命的硬伤。

自己不该让小瞳突然飞到那样高的境地！沐放习惯性的想要喝酒，可是想起童瞳离开时一而再的叮嘱，便笑了起来，走向厨房倒了一杯水，桃花眼勾起邪魅的眼神，喜忧参半着，小瞳怎么就惹出这么多的事情来。

而此刻，谭家香山大宅。

关曜一个人在北京，年三十的晚上，他这个单身汉照顾刑侦处的那些有家室的男人们，所以值班了，而今天初二晚上，谭老爷子邀请关曜过来吃饭。

而此刻，社会新闻上正报道着童瞳这一件事，而一旁原本正用电脑打游戏的谭景御快速的搜出了帖子，看着那些回帖，笑的几乎不能自已，“二哥，关曜，快过来，谁这么毒啊，将这放到网上去了。”

谭家大哥谭战将电视消音了，于是谭景御电脑里的声音就传了出来，日韩两国大使的咄咄逼人，童瞳的据理以对的驳斥着。

关曜笑了笑，已经猜到这事是谁做的，可是听着童瞳那铿锵有力的清脆声音，不由的将同情的目光看着依旧紧绷着峻脸，冷漠的看不出表情的谭骥炎，安慰的拍了拍他的肩膀，小瞳惹事的本事，已经让所有人都见识到了，她只要一出门，肯定就能惹上麻烦。

“这姑娘不错。”谭战听过对话之后，认真的点了点头，这个年代的艺人很少能有这样强烈的爱国心，真的不错。

扑哧一声，谭景御笑了起来，直接搭在自家大哥的肩膀，暧昧的调侃着，“大哥担心大嫂听到这话吃醋，当然了，吃醋还好一点，担心关哥找你决斗！”

“为什么？”谭战原本只是实事求是的评论而已，此刻不由的看向一旁笑而不语的关曜，然后猛然的想起来，“这个就是你的女朋友，关曜，这姑娘真的不错。”

谭景御已经笑的不能自抑，尤其是看到自家二哥那一脸憋屈，却又不能解释的模样，更是心头大乐着，谁让二哥让关曜当小丫头的挂牌男友，这会郁闷了吧。

关曜这个挂牌男友也只能对着谭战点点头，余光瞄了一眼峻沉着脸庞的谭骥炎，当时接到骥炎电话的时候，关曜没想到童瞳这刚到上海怎么又被麻烦事给缠上了，而且这一次杠上她的还是日本和韩国的模特，不过当时关曜还是有点担

心的，小瞳那孩子太乖巧，也幸好是跑得快，这才没伤着，或许这真的就是傻人有傻福了。

上海，当年谭骥炎任职过，关系自然是有的，可是却没有关曜这个大堂哥来的好，关恒是外事办的主任，负责一切对外的事务，更重要的是关曜还挂着童瞳男朋友的招牌，让关恒照顾一下童瞳更是理所当然，可是谁也没想到事情竟然发展成如今的局面。

谭家目前的准孕妇要去院子里散步，谭战这个准爸爸立刻丢下了客厅里的几个弟弟，陪着自己妻子去院子里走走。

“二哥，你说这小丫头是不是被衰神给附体了，怎么走到哪，这祸就闯到哪啊。”看着大哥一离开，谭景御立刻蹭蹭的挪到了谭骥炎身边，虽然不敢和二哥勾肩搭背，可是稍微调侃一下还是敢的。

这话一说，关曜也忍不住的笑了起来，瞄到谭骥炎那黑下的峻脸，不由的端起茶杯用茶水掩饰着自己的笑意，小瞳的确容易被祸事给招惹上。

一记冰刀眼直接扫过幸灾乐祸的谭景御，谭骥炎滑动着鼠标，凤眸微眯着，冷沉的目光复杂的看着网上越来越炒的火热的帖子，只要有站在公正的立场说童瞳这一次的比赛不一定能赢的帖子，不是被其他跟帖者骂的狗血喷头，就是被淹没在群情激奋的帖子里。

那孩子如果赢了这一次的比赛，那就是众望所归，自然是皆大欢喜，可是谭骥炎此刻却冷静的分析着如今的局面，小瞳并不是专业模特，甚至才强化训练了几天的台步，所以要赢得比赛的胜利还是很艰难，如果一旦输了，对她的负面影响将会空前绝后，甚至可能骂声一片，这才是谭骥炎真正担心的地方。

“关恒这一次的确欠考虑了。”关曜转念一想就明白了谭骥炎在担心什么，不由得为自己堂哥道歉，关恒的性子，关曜明白，看起来斯斯文文，可是却常出怪招，行事风格有些的诡谲，但是能力绝对有的，这件事，关曜原本只想着有关恒出面，不管如何，不能委屈了童瞳，却没有想到自己堂哥竟然还整出了这么一出。

“事情已经这样了，只能等结果出来。”谭骥炎倒不是真的会迁怒到谁身上，只是有些的担心童瞳而已，自己这些人都不在她身边，不过幸好梅特尔跟了过去，对于这个几乎不正常的朋友，谭骥炎还是很信任的。

这边谭景御忽然想到童瞳这件事在网络上被炒的这么火热，最担心的人除了自家二哥，还有一个，立刻起身拿着手机到角落里去骚扰同样为了这件事喜忧参半的沐放。

而关曜手机也同时响了，正是关恒打过来的，关曜直接拿着手机向着门口走了过去，“你怎么把这事放到了网上？”

“抱歉抱歉，当时头脑一发热，没想那么多，不知道竟然会闹得这么严重。”关恒倒是立刻道歉着，但凡网络上红的帖子，这把火势必会蔓延到媒体，关恒也没有想到广大网友这么不理智，原本他只想着利用这件事，稍微激发一下广大网友的爱国心。

可是如今关恒也知道事情闹大了一点，如今的帖子是一面侧的姿势，虽然网友们的情绪是高涨而热烈的，可这前提是童瞳赢得比赛，这要是输了，吐沫星子估计都能将童瞳给淹死，估计带来的负面影响甚至能毁掉童瞳的演艺生涯。

“算了，堂哥，这几天帮我照看着小瞳一下，那边有个人叫洪海，你帮我给他一个工作人员的身份呢，安插进去保护小瞳。”洪海是谭景御在上海的人，是派过去保护童瞳安全的，原本只是在外围，可是如今，关耀刚刚和谭骥炎商量了一下，还是将洪海放进去，贴身保护童瞳，谁知道日本和韩国人还会做出什么事情来。

虽然童瞳看起来安静而乖巧，可是今天这件事到处都透露着古怪，日本和韩国模特如果没有被打，他们怎么可能将大使馆配备的医生都带过来了，虽然最后检验出没有伤，可是关恒却感觉事情有些的诡谲，“关曜，你对童瞳了解多少？”

“这你别管，替我照顾好她就行。”自己只是挂名男友而已，关曜自然不能多说什么，只和关恒打了马虎眼，然后挂了电话。

害羞了？关恒看着手机，一手推了推鼻梁上的黑边眼镜，嘴角缓缓露出了腹黑无比的笑容，不过不管童瞳有什么古怪，至少看起来是个好丫头，而且关曜这个刑侦处长眼睛可毒的很，说不定他早就知道童瞳身上隐藏了什么秘密，所以关恒也就不在意了。

—分割线—

第二天，年初三，有了程天南这个赞助商，所以不管是住宿还是伙食都是非常精美的，甚至可以说是考究了，一楼的左侧大厅，原本是一个大型的玻璃花房，如今却被改造成了临时的餐厅。

淡蓝色格子的桌布，细口花瓶里娇艳欲滴的玫瑰花，早餐是西式和中式的两种选择，亚洲其他几个国家人员对中国美食很是向往，所以大多数人选的都是中式的早餐，当然也有例外，韩国和日本两国的人虽然鄙视这一次的早餐安排，西式也就算了，为什么有中式早餐，却没有韩式和日式的，可是投资商是中国人，他要准备什么样的早餐就是什么样的，日韩两国的人虽然不满，却也只能端着西式早餐吃了起来。

只是因为昨天的闹剧，再加上此刻对早餐安排的不满，日韩两国对童瞳这边一桌却是格外的仇视，当然是不会有言语和肢体冲突，可是那火药味却依旧十足，如果目光可以杀人的话，估计童瞳他们身上早就被瞪出了几十个窟窿来。

“瞳瞳宝贝，不要理她们，她们只是想吃这么美味的烧麦，却又不好意思吃，所以才一大早就瞪着我们。”梅特尔一面大快朵颐的吃着早餐，一面安慰着童瞳，自发的将日韩两国人的行为理解为了嫉妒，谁让他们打肿脸充胖子，去吃西式早餐，馋死他们。

“那个你会不会吃太多了？”童瞳半点不会理会那边的目光，只是有些纠结的看着的两口一个烧麦的梅特尔，虽然她很想赢，可是她更担心这个设计师到时候因为闹肚子而不得不退出比赛。

“瞳瞳宝贝，原来你这么关心我，我太幸福了。”蓝眼睛里冒着小星星，梅特尔一脸激动的看着童瞳，可惜左手还拿

着烧麦，右手端着豆浆，不能给童瞳一个热情的拥抱，这让梅特尔感觉有些的美中不足。

“我只是不想还没有比赛，设计师因为拉肚子而退赛。”童瞳刚一解释，梅特尔立刻垮了英俊的娃娃脸，惨兮兮的如同被打击的大狗狗一般，哀怨无比的看着童瞳，然后又化悲愤为食欲，再次两口一个烧麦的吃了起来。

自己有说错什么吗？童瞳被梅特尔盯的浑身一个打颤，不解的眨了眨眼睛，然后想起梅特尔一贯来很抽，所以也就不理会他为什么突然一副悲痛欲绝的模样，虽然表情看起来很哀怨，不过倒是吃的更欢畅了，让童瞳再次怀疑梅特尔来中国根本不是为了C&G这个品牌，他就是为了吃东西来的。

二楼的大厅很宽敞，中间临时搭建而成的T型台将原本宽敞的大厅隔断成了两部分，而右侧靠窗的部分则是一间一间的隔室，童瞳目光扫过，九个，正好是这一次参加比赛的九个国家。

而右边这边的长台上摆放了很多的服装材料，各种颜色的蕾丝花边，一些搭配在衣服上的亮片、珠子，纽扣、拉链、彩线，各种材质的布料，让人几乎有些的眼花缭乱。

“各位，请安静。”在九个设计师和他们的御用模特站定在了原地之后，几个裁判坐到了一旁的椅子上，而法国服装公会的主裁判，西蒙娜是杰出的服装大师，以独特的设计风格，让她成为了服装设计界的奇葩，虽然如今已经老了，可是在服装界的地位却是无人可以撼动的，这一次亚州外围赛，让西蒙娜当主裁判也说明服装公会对这一次亚洲外围赛的肯定，同样也就意味着一次的比赛会非常的艰难。

“今天设计的主题是礼服，时间是一天，所有的材料自选，明天下午两点进行第一场比赛，淘汰两名选手，同样会公布第二场比赛的题目。”西蒙娜简洁的说完话，随后就退回了椅子边，而此刻，众多的设计师却已经蒙了。

他们虽然想到这一次的比赛可能有些不一样，毕竟事先根本打探不到任何比赛的内容，却也没有想到竟然是他们现场发挥，在二十四小时里设计出最符合自己模特的礼服，不是说这个题目多难，相反这个题目并不难，任何一个设计师都会设计礼服，也会做礼服。

可是时间太赶了，二十四个小时，不但要构思，要努力让自己的设计出彩，不求打败所有人，至少要打败两个人，不让自己成为被淘汰的选手。

二十四小时，有的设计师甚至会画不出一张自己满意的设计图，而设计师虽然会做衣服，可是有的设计师成为大牌之后，自己动手做衣服的时间就少了很多，设计图再完美，可是没有出色的手工，那么很有可能会失败，二十四小时真的太赶了，甚至可以说是如此仓促的时间，即使做出的礼服那也是个失败品，可是即使如此，却也不得不立刻准备构思礼服的设计图纸。

九个隔断的工作间里工具一应俱全，大家虽然在同一个大厅，但是却也不会互相影响到谁，当然这个时候，也是没有心思去理会其他人了，完成自己的作品才是最重要的，二十四小时，简直要人命了。

有的设计师已经开始从长台将自己需要的材料抱回了自己的工作间，也有设计师还在构思着礼服的设计图纸，其实第一场比赛对童瞳而言是非常有利的，她不是专业模特，身高不够，可是这一次的礼服都是为了各自的模特量身打造设计的，所以就不需要她不是专业模特了，只需要梅特尔的设计出色，那么他就非常有可能获得胜利。

“瞳瞳宝贝，你喜欢什么颜色？”梅特尔既没有去拿礼服的料子，也没有拿笔画设计图，反而目光上上下下的打量着童瞳。

“黑色。”黑色是一种严肃而沉重的颜色，而童瞳最习惯的也是黑色，虽然在其他设计师都火急火燎的赶工，而梅特尔却和自己说话，童瞳也没有多想，毕竟这一次的礼服是为各自的模特设计的，所以童瞳只感觉梅特尔或许是想让自己和礼服更加的搭配。

“嗯，那款型呢？瞳瞳宝贝肯定是喜欢简约的，我也觉得太过于繁琐的礼服和瞳瞳宝贝不协调。“梅特尔点了点头，依旧没有拿笔去画设计简图，而是双手托着下巴，继续对着童瞳发问着，“那瞳瞳宝贝，你喜欢吃什么？喜欢去什么地方旅游，喜欢定居在海边吗？瞳瞳宝贝，结婚之后，你会要几个孩子……”

“现在在比赛！”嘴角一阵抽搐，终于在梅特尔连几个孩子都问出来了，童瞳终于受不了的翻了个白眼，他到底有没有自觉现在还在比赛，只有二十四小时，不但要画设计图，还要做衣服，他竟然浪费时间和自己八卦。

“哦，那我以后问行不行？”梅特尔这才后知后觉的感觉现在确实不是沟通的时间，抓了抓金色的头发，随后终于开始拿起笔，想起还在比赛，还要画设计图。

一时之间，整个二楼大厅是格外的安静，有些模特在设计师再次准确的量了身材之后，就去了一旁的休息区，不打扰设计的工作，而童瞳原本也是要离开的，可惜梅特尔头摇的如同拨浪鼓一般，如果童瞳离开，他大有摔笔退出比赛的豪迈，让童瞳只能坐在一旁的角落里，不打扰正快速画着流畅线条的梅特尔。

二十四小时是漫长的，可是在比赛里，却是如此的短促，让人恨不能将二十四小时折成四十八小时来用，而这一次一共除了法国三个评委，中日韩三国也各有一个评委，一共六个评委，三场比赛，自然也分成了三个小组，今天留下来两个评委之后，其他人都回去了，也有模特在入夜之后准备休息，毕竟明天下午两点，才是穿上设计师的礼服走秀的时候，模特也需要最佳的状态。

童瞳倒不担心熬夜，毕竟下午两点才开始，即使她一点钟需要化妆，还是可以睡上五六个小时的，所以也就安静的坐在一旁。

韩国的女设计师安彩媛选的的黑白大印花的雪纺为礼服的面料，大朵的牡丹花如同中国的山水画一般，给人一种雅致的感觉，而黑白为主的雪纺布料上，绿色的叶子将这原本有些暗的布料立刻如同画龙点睛一般挑亮了起来

而日本设计师选择的是金色的绸缎，耀眼的金色光泽第一时间就抓住了人的眼球，而至于梅特尔，因为童瞳说了喜

欢黑色，他选择的了塔夫绸，这是真丝的一种，是塑造性很强的面料，平挺、紧密以及一种独特的亚光光泽，而还抱来了一卷白色的玻璃纱，类似婚纱的材质，不过更加的透明，柔软。

其余的几个设计师，童瞳虽然也注意了一下，但是却也只是一扫而过，有的拿的是黑色的绸缎，有的是海蓝色的绸缎，整个二楼都是紧密忙碌的状态。

时间一点一点的过去，中午的午饭设计师们甚至没有离开工作室，而是让工作人间将饭装盒送到工作间里，连梅特尔这个酷爱美食的男人也根本就没有注意什么菜色，风卷残云般的将午饭塞进肚子里，估计连是咸是甜都不知道，只是为了填饱肚子，补充体力，然后继续开始赶工。

童瞳从第一次见到梅特尔就感觉他的性格十足的孩子气，可是此刻，工作间里，这个英俊的法国男人却肃穆着一张脸，不时的在设计图上修改几笔，然后又继续处理手上的布料，神色认真而专注，带着一种成熟的魅力，如同瞬间就变了一个人一般。

因为礼服还在最开始的阶段，成品礼服要出来，估计至少得到凌晨四点左右，所以很多模特在设计师已经掌握了自己的身材之后，就三三两两的离开了工作室回房间休息了，等到了时间再过来，穿上礼服，然后让设计师再做最后的修改，然后下午T型台走秀比赛。

休息区，除了一直站在门边的两个工作人员之外，就只有两个现场监督的评委在，童瞳是唯一留下的模特，而梅特尔此刻也完全进入了忘我的工作里，根本就没有时间去想童瞳在哪里，或者做什么。

“出去走走吧，你也在这里坐了几个小时了。”程天南不知道何时走了过来，低声对着休息区的童瞳开口，说起来，程天南真的算是一个长相不错的男人，魁梧健硕的身材，典型的中国男人的刚硬脸庞，散发着成功人士的气息，多金又有权，而且程天南很是大方，一般只要不触犯到他的禁忌，跟了他的男人和女人都会捞到不少好处。

原本童瞳一而再的拒绝之后，程天南也是有些的恼怒，毕竟比起关曜这个男朋友，自己的确老了一些，而且中间还有不少的不愉快，被童瞳拒绝，程天南倒也明白，也想过就此算了，女人，不过是可有可无的生活情趣而已，程天南要什么样的女人没有，何必自己给自己找没趣，甚至还可能因此和关曜过不去。

可是人有时候就是如此，越是得不得的越感觉到美好，甚至食不下咽，夜不能寐，即使床上换了其他女人，或者清秀漂亮的男孩子，可是程天南却总是不由自主的在脑海想到童瞳，虽然最后也是攻城略地的发泄了一番，可是心情却是异常的烦躁，甚至他还将身下的床伴看成了童瞳的模样。

求不得让程天南越来越暴躁，而他生平更是要强霸道，自然不会为了一个女人如此的委屈自己，所以知道这一次的亚洲外围赛的时候，程天南就动了心思，用钱将自己给砸出一个投资商的身份，只为了可以多接近童瞳。

而此刻，在灯光之下，安静坐在休息区椅子上的童瞳，那样白皙而精致的侧脸，眉宇清秀，目光柔和，安安静静的坐在那里，如同一抹静止的风景画，让程天南一直都烦躁不安的心却慢慢的沉淀下情绪，宁静下来。

童瞳是连搭理都懒得搭理程天南，直接的转过头，而她这样漠然的态度，让程天南愠怒着，若是以前，什么人惹他不高兴了，程天南绝对会冷血无情的报复回去，让对方十倍百倍的不痛快。

可是遇到童瞳，即使不高兴了，程天南却依旧耐下了性子，好言好语的哄着，只是语调里却带着他惯有的威胁和强势，“小瞳，和我出去走走，你这样闹，会影响选手比赛的。”

“你？”童瞳气恼的转过头，清澈的目光里有着怒火，可是现在的确不能打扰梅特尔比赛，所以童瞳纵然不想走，却也还是起身向着门口走了过去。

看着眼前那有些纤瘦的背影，程天南更喜欢丰满的女人，抱起来舒服，可是看着童瞳那流畅的身体曲线，随着走路，扎起的马尾辫在身后晃荡着，一下一下，如同撩拨到了自己的心里，痒痒的，酥酥，麻麻的，让程天南忽然呼吸沉重了几分，眼中竟然染上了情欲的冲动。

小瞳不是顶级的美人，可是却是这么多年来唯一一个能撩拨自己的心，让自己想要将她狠狠压在身下，如同毛头小子第一次初尝情欲一般，有着强烈渴望的女人。

整个古堡都是非常安静的，午后的阳光从拱形的窗户照射进来，欧式的设计风格，让人只感觉置身到了中世纪的西方，而不是中国的大年初三，正是举家团圆、热闹非凡的时候。

“小瞳。”看着越走越快要避开自己的童瞳，程天南收了笑，大步走了过来，直接利用魁梧的身体挡下了童瞳的脚步，态度依旧霸道：“小瞳，这里是我的地方，甚至你房间我都有备用钥匙，你又能逃到什么地方去？”

“你到底要怎么样？”童瞳从没有这样厌烦过一个人，程天南这样强势霸道的性子，她原本就不喜欢，如今又加上柳康的死，李兰兰的死，这些让童瞳就更加厌恶眼前这个人，可是他却偏偏要出现在你面前，纠缠不休。

“我说过我喜欢你，让你跟着我。”倒是不吝啬的又表白了一回，程天南眼中染着笑，只要她跟了自己，只要不是太过分，程天南倒是可以容忍她偶然露出刺的模样，或许这也是一种情调。

“让我跟着一个杀人凶手吗？”童瞳嘲讽的开口，目光清澈宛若冻结的雪剑，对程天南的厌恶更加深了几分，今天如果不是有了关曜这个挂牌男朋友的身份，换成普通人，即使不答应，只怕早也被程天南用武力、暴力给强了吧。

程天南对童瞳是有耐性的，可是一而再的拒绝，却让程天南依旧冷了脸，那原本还算温和的脸庞此刻却带着不耐烦的暴戾之色，一手倏地掐住童瞳的手腕，用力的收紧，“小瞳，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今天是周四，新网球王子会更新一集，一星期等一集动漫更新，真不是人过的日子。

介绍一个作者朋友：君残心的新文《腹黑总裁的律师情人》

｜派派小说后花园east0415手打，转载请注明｜www.paipai.fm

第二卷 情意缠绵 086章 礼服被划

“自卫杀人可是不犯法的！”看着程天南，童瞳冷冷一笑，眼神冷淡而决然，和她一贯柔和乖巧的模样有着截然不同的气势，那种由内而发的清冷霜寒，让人有种敬而远之的敬畏和震慑。

她总是让自己感觉到独特！虽然怒火在眼中炽热的燃烧着，可是程天南却发现自己爱极了童瞳此刻的表情，耀眼如同一朵燃烧的玫瑰花，即使带着熊熊的火焰，即使有着扎人的尖刺，却更让人想要剥去她的衣装，流露出风情万种的妩媚和娇羞。

“好了，小瞳，不要和我闹了。”程天那见识过童瞳的身手，而昨天日本和韩国的两个模特只怕也真的被打了，程天南自己就是黑道出生的人，他自然知道如何打人而不留下伤痕，童瞳看起来有些呆，可是却也是绝顶的聪明，身手也好。

这样一想，程天南忽然感觉童瞳就是上天特意为自己创造的女人，心头柔软下来，握着童瞳的手不由的用力一个拉扯，将她拉到了自己身边，低声在她耳边开口道，“我告诉你，李国的确是我派人怂恿过去杀柳康的，可是在医院失败之后，我就收手了，柳康的死和我真的没有关系。”

“你说什么？”童瞳一怔，有些惊诧听到这样的话，而程天南看着思索的童瞳，少了那份总是惹怒自己的抵抗，皱着眉头，认真思考的样子，让程天南眯起了眼睛，一低头，狠狠的吻上了童瞳的唇，他是真的喜欢她。

没有防备突然被吻了个正着，不同于谭骥炎的气息，让童瞳心里立刻作呕，猛然推开眼前的程天南，一手狠狠的擦过嘴吧，擦的用力，而刚刚程天南吻的也是用力，这么一擦，白皙的手背上竟然带着一点血丝。

“童瞳！”原本一亲芳泽这让程天南感觉到从未有过的满足，可是这样极致的感觉却只在瞬间就消失了，尤其是看着童瞳用力擦拭着嘴巴的动作，加上她眼中的厌恶，程天南表情冷了下来，残忍的露出笑，“童瞳，我的耐心是有限的！”

回去，刷牙！这是童瞳目前唯一想要做的事情，甚至是迫切想要去做的事情，所以此刻，即使有着满腔的怒火，却直接的转身向着卧房的方向快步的跑了过去。

安静的卧房里，刷了三遍牙，可是一想到被程天南给亲了，童瞳又开始反胃了！委屈着窝在沙发上，拨通了谭骥炎的电话，自己就是猪脑子，防备意识竟然退化到这样的地步，虽然程天南突然说到柳康的死，可是自己怎么也该先防备着，然后回来再想啊！

这几天虽然是春节年假，可是谭骥炎因为应酬多了，自然也是忙的很，电话几乎是一天响到晚，所以当他又拿起电话对着屋子里几人抱歉颔首出去接电话时，大家也见怪不怪。

“谭骥炎，我要消毒！”童瞳软着声音，有气无力的嘀咕着，“谭骥炎，我想你了，你要是在上海就好了。”

谭骥炎并没有在意消毒这两个字，当听到童瞳那柔柔那一句我想你，谭骥炎冷硬的脸部线条彻底的柔软下来，嘴角已经不由自主的噙了得意的笑，可是那声音倒是依旧压的低，显得有些冷酷，“还有几天就回来了，不要闯祸，比赛输赢都无所谓。”

“我才不会输呢！”心情不好，所以这会一听到输字，童瞳就炸毛了，不满的嚷了两声，然后又无精打采的蔫下来，“谭骥炎，我如果有哆啦a梦大口袋就好了，直接把你从里面拎出来。”然后就抱着谭骥炎不撒手，腻着他，即使他不习惯也要腻在谭骥炎的怀抱里。

谭骥炎脑海里倒浮现着自己一个大男人被童瞳拎出来的场景，然后打了个寒颤，快速的将这恶寒的场景给丢出了脑海之外，只是放在裤袋里的左手却下意识的摩挲着口袋里的钥匙圈。

这原本是童瞳的钥匙圈，那个时候，关曜将大众车给自己的时候，车钥匙也给了自己，谭骥炎将这上面蓝色的哆啦a梦饰物拿下来，他发现童瞳很喜欢这个。

围裙上印着是这个图案，被子上也是，她新买的睡衣竟然也是，所以谭骥炎虽然感觉有些的幼稚，但是却也将这个饰物挂到了自己的钥匙上。

和童瞳又说了一会话，谭骥炎即使不舍，却也要挂上电话，毕竟屋子里的人还等着自己，这不刚进来，屋子里众多男人正打趣着其中一个男人。

“骥炎，你来的正好，刚刚这段你没听见，我再给你说一遍。”

“喂，你们够了吧，不就是这点破事，要给我宣传到全世界都知道啊？”被打趣的主角不满的瞪着四周这些唯恐天下不乱，将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痛苦之上的损友们。

“这怎么是破事呢，对吧，兄弟你长的俊，去酒吧被女人强吻那可是大喜事。”哄笑声又响了起来，谭骥炎安静的听着，因为接到童瞳的电话，神色倒也显得和悦。

“骥炎，你不知道这厮忒没种，被女人强吻之后，回到家竟然找她老婆消毒去了，你说这不是没事找抽型吗？”一旁的男人搭着谭骥炎的肩膀，嘲笑的看着主角，“你说我们这群人这么精明，怎么就认识了你这个二愣子，活该你被老婆给踢下床。”

“消毒？”同一个词再次听到，谭骥炎怔了一下，隐隐的有种不好的感觉。

“看吧，骥炎都受不了你了，你说你一个男人被女人强吻就强吻了吧，也没有掉一块肉，结果你回家就抱着你老婆啃起来，这也就算了，你竟然还说出酒吧的被女人强吻的事情，果真是找揍啊”

一屋子男人都再次的笑了，爱老婆大家都知道，可是这事，不管你是不是真被强了，你说一个大老爷们被一个女人

给强了，说出来也丢人那，而且和自己兄弟说说逗乐子也就算了，你竟然回家和你老婆说，没抽死你，算是你幸运了，让你没事去酒吧，让你没事制造机会被强吻！

谭骥炎这会是真的笑不出来了，好心情刹那被一把把锋利的箭矢给钉的灰飞烟灭，该死的！谭骥炎几乎有种立刻要冲到上海的冲动，到底是什么人竟然敢强吻小瞳，谭骥炎此刻想的还是那些参加比赛的外国设计师，或许有人对小瞳一见钟情，而虽然是亚洲人，可是其他国家的男人不比中国男人，要热情开放很多，小瞳或许就这样被强吻了！

刷过牙，和谭骥炎结束了电话，童瞳窝在被子里倒也暖和，片刻之后也就睡着了，再次醒过来时，天色已经黑了，已经是晚上七点多了，童瞳又刷了一遍牙，将程天南的老祖宗都给问候了一遍，然后跑去餐厅吃饭了，因为是比赛这样特殊的阶段，所以餐厅是二十四小时提供饮食。

晚饭的餐盒在六点半的时候已经送去了，和中午一样，设计师们都是狼吞虎咽的吃了，然后继续赶着手里的工作，童瞳慢悠悠的吃了饭这才去二楼准备陪着梅特尔一起加班熬夜，毕竟下午也睡了三个多小时，这会也是睡意全无。

钱利一直在等童瞳，吃晚饭的时候先去了二楼，没有看见，就明白童瞳肯定在房间里休息，钱利也不好去打扰童瞳，就这么在楼梯口等着，过了一个多小时，这才看见走过来的童瞳。

童瞳和谭骥炎打过电话之后睡了一觉，程天南带来的情绪也就散了去，此刻看到钱利，童瞳倒也没有多少不高兴了，如同平常一般，淡淡着表情，只是却没有再喊一声钱哥。

“小瞳，等一下，你这是什么态度，我现在还是你的经纪人，你这样算什么，真的以为有沐总监给你撑腰，你就不将我放在眼里了吗？”钱利原本是准备和童瞳道歉的，虽然他一直不屑童瞳，甚至有些的厌恶和鄙夷，这才入了演艺圈就依靠着沐放潜规则上位。

可是现实就是残酷的，如果童瞳在沐总监身边嚼了舌根，钱利知道自己就真的不用在演艺圈混下去了，所以他只能压下所有的情绪，向现实低头，对童瞳道歉，可是当看到童瞳这样目中无人的态度，钱利的火气又上来了。

“我把你放眼里做什么？”童瞳停下脚步，不解的看着盛怒的钱利，谭三哥说谭骥炎有时候是很小气的，爱吃醋，关键是吃了醋他还不说，所以童瞳之后也就有些明白了，也就避讳着不和其他男人有过近的接触，而下午程天南那一吻，让童瞳开始草木皆兵了，现在钱利来这么一句，童瞳就害怕了，自己应该没有招惹上钱哥吧？（囧，你不是招人爱，是招人恨了。）

童瞳这句话真的是无心的，可是在钱利听来那就是赤裸裸的挑衅，钱利刚刚训斥了童瞳，就有些懊悔了，自己该是找她道歉的，可是此刻，那怒火如同炮仗一般一点就着，看着童瞳的眼神更是因狠阴狠的吓人。

“你……你……”脸色铁青着，钱利因为太过于分恼怒，甚至没有法子说出一句完整的话来，阴沉沉着脸，这样目中无人的艺人，真的以为攀上沐总监就真的可以飞黄腾达了吗？

心理扭曲着，钱利那青白相间的脸上缓缓的露出阴沉诡异的笑，既然外面从电视台、杂志、报纸到网路上都将童瞳给炒的火热，钱利更期待着童瞳爬的高摔的重的时候，阴狠的看了一眼童瞳，转过身大步的离开。

倒也没有在乎离开的钱利，童瞳直接向着二楼的比赛场地走了过去，依旧是安静而有秩序的忙碌，伴随着缝纫机的工作声，九个设计师依旧在紧张的工作着，甚至都没有人注意到童瞳的到来，而一直在现场监督的两个评委此刻也换人了。

工作时的梅特尔如同换了一个人一般，英俊的娃娃脸上带着成熟设计师的沉稳和专注，灵巧的手正在白色的玻璃纱上缝制着白色和黑色的水钻，玻璃纱原本就是纱中最透明最为柔软的材料，而此刻当黑白双色的水钻镶嵌其中，灯光之下，熠熠的闪烁着光芒，显得雅致而高贵。

对于普通人而言，熬夜是很折磨身体的，可是对于只有二十四小时，不仅仅要画设计图，还有赶制一件可以让自己赢得比赛礼服的设计师而言，二十四小时只是一瞬间的时间。

当五点左右，普通人都还沉浸在睡梦里时，赛场的礼服制作已经接近了尾声，而原先去休息的模特此刻也都陆续的过来了，毕竟这礼服是为模特量身打造的，设计师也需要模特穿上礼服之后看效果，然后再进行修改，在八点比赛终止的时间之前，将礼服打造好。

美惠子盛气凌人的对着休息区里的童瞳冷哼一声，踩着高跟鞋啪嗒啪嗒的向着日本设计师的工作间走了过去，朴金珠倒是没有什么外露的情绪，可是余光扫过童瞳时，却依旧泛着让人不寒而栗的阴狠，往往有时候，不咬人的狗反而是最凶的。

而一直有些倦累的两个评委此刻也有了精神，看向已经是成品的礼服，眼中带着专业的审视光芒，当然，这九个设计师都是亚洲顶级的大师，虽然时间很赶，可是设计的礼服却依旧独特而出彩。

“瞳瞳宝贝，让我抱抱，我已经没有力气了。”梅特尔一看到童瞳过来了，立刻惨兮兮的垮着十分倦累的娃娃脸，张开双臂，如同讨要大人宠爱的英俊小男孩一般，湛蓝的眼睛眨啊眨，不过还不等抱到童瞳，便又立刻献宝一般，快速的指着暂时穿在塑料模特身上的礼服。

“瞳瞳宝贝，你喜欢吗？”对于自己的作品，梅特尔是非常满意的，熠熠的目光凝望着童瞳，似乎在说快夸奖我吧，快夸奖我吧。

梅特尔选用的黑色的塔夫绸为礼服的主要布料，有些类似中国唐朝女子的纱裙，白色的玻璃纱是最里面的里衬，然后是黑色的塔夫绸泛着光泽，束腰的处是在玻璃上缝制的水钻，将女性的曲线美够了的完美无瑕，摇曳的裙摆设计的很大，如同盛开的花朵，垂落下来，层层叠叠着，错落着黑白两色的布料。

“我去试穿？”真的很漂亮，童瞳话音刚落，梅特尔立刻将头点的如同小鸡吃米一般，自己快速的退到了工作间的外

面，绅士的替童瞳将工作间的门给关上了。

而也差不多都设计好了衣服，设计师都退到了门外，等着模特将礼服穿上，然后看最终效果，再进行适当的修改，还有差不多三个小时，时间是足够了。

美惠子第一个从工作室里走出来，其余设计师都不由的看了过去，包括梅特尔虽然他很是厌恶美惠子的，谁让她第一天就欺负瞳瞳宝贝，可是身为设计师，梅特尔同样也转过头看了过去，当然，他只是去看礼服而已。

金色的低胸v字领礼服，金黄色的绸缎笔挺的垂落下来，美惠子胸部很雄伟，至少是34d而设计师更是为了体现她丰满的双胸，所以胸部的布料做了特殊的处理，细微的褶皱从胸部开始向着颈部延伸着，最终收在套在颈部的黑色细皮绳上。

胸口下方有着一拇指宽的束腰设计，将腰线提高了，美惠子很高，从胸口之下，金色的绸缎笔挺到脚踝处，衬托的人高贵而耀眼。

得意一扬下巴，美惠子毫不保留的展示着自己的魔鬼身材，而日本老头子也非常满意自己的成果，摸了摸肥肥的双下巴，脸上是势在必得的骄傲，让美惠子走进工作间，进行最后的局部的修改。

而其他模特也都从工作间里走了出来，安彩媛设计的黑色暗花的雪纺的裙子，同样也是采用了提高腰线的设计，只是在胸部下方却不是如同日本老头子一样只是简单设计了一个束腰，安彩媛则是采用了夸张的设计风格。

一朵白色的雪纺手工花朵如同盛开的牡丹一般，稍微斜斜的在胸部下面，雪白的花朵，黑色暗花的雪纺，相辅相成着，让人既不感觉礼服色泽暗淡，却又不过与妖娆，真的是一条非常漂亮的礼服。

而童瞳出现时，刚刚进去的日本和韩国的设计师和模特却也都看了过来，不得不说梅特尔的设计非常的美，不仅仅是直白的美丽，而蕴含在礼服里的那种飘⊥逸，那种优雅。

可以说所有的礼服都非常的漂亮，至少能在二十四小时里做出这样完美的礼服，绝对体现了设计师的雄厚的设计功底，而至于谁能取得胜利，那就要看下午两点的走秀，在灯光之下，在t型台上，谁能真正的诠释出设计师设计出的礼服的美感，谁将最后获得胜利，而这考验的就是模特的水平了，九个参赛国，除了童瞳，都是专业模特，所以每一个模特此刻也都卯足了干劲，准备在t型台上大展身手。

分隔线

早晨七点左右，设计师和模特带着各自的礼服相继离开了工作室，准备去吃早饭，补眠几个小时，等待下午两点的走秀。

钱利在房间里，看着各大论坛帖子上对这一次亚洲外围赛的观众，冷冷一笑，快速的注册一个名字，然后开始跟帖，只是钱利不是和热血沸腾的网友期待着童瞳的胜利，而是冷血而犀利的分析着童瞳的不足。

“童瞳只是一个新人，甚至不是模特，那一点身高，不要说走秀，没有上台就会被其他国家选手击败，所以童瞳最后只能失败而已！”

“妈的，楼上有病啊，小瞳失败，你他妈的就高兴了，滚！”

“楼上的楼上肯定是小日本或者棒子的走狗！”

“我说的只是事实而已，一个新人在专业模特面前走秀，只会丢人现眼，死无葬身之地！”钱利双手快速的敲打着键盘，嘴角勾着冷笑，虽然只能这样的发泄，可是却已经让钱利痛快多了。

“楼上的sb，虽然小瞳是新人，不是模特，可是既然伊斯＆梅特尔这个法国设计师选择了小瞳，就说明小瞳肯定会胜利，否则设计师难道脑子进水了，不知道选一个专业模特吗？所以我们只需要期待着比赛结果就可以了！”

“是啊，我已经期待着小瞳血杀日韩两国的模特，大展风采的时候。”

或许是因为过年期间，所以大家的时间很多，上网的人多了，这帖子一分钟刷新一下，就翻了几页，足可以知道点击量有多么的吓人。

钱利靠着椅子，手里夹着烟，深深的吸了一口，皱着眉头沉思着，是啊，这么重要的比赛梅特尔怎么可能会这样冒险，他一定有把握童瞳不会失败！既然不会失败，那么自己就让他们失败！

心理一点一点的扭曲着，钱利森森的笑了起来，狰狞着眼神，可是自己能怎么办？如果童瞳不能走秀的话，那么就注定她要失败了，可是这样动手，会给自己留下把柄，钱利想起沐放那似笑非笑的邪魅面容，还是不由的打了个冷颤。

对了！礼服！钱利猛的站起身来，将手里的烟蒂用力的摁灭在烟灰缸里，如果礼服出了问题，那么童瞳肯定会输掉第一场比赛，这可是淘汰赛，输掉的就会直接被踢出比赛，越想越得意，钱利缓缓的坐了下来，开始思索着如何才能破坏掉梅特尔设计的礼服。

又点燃了一支烟，因为有了计划，钱利残酷至极的笑着，手甚至兴奋的有些颤抖，梅特尔和童瞳现在都是卧房里休息，所以这个时候根本不可能破坏掉礼服，可以去化妆间，到时候，九个模特还有化妆师、发型师和设计师都会在化妆间里给模特上妆，人多嘈杂，到时候自己只要给童瞳的礼服划上一刀，比赛即将开始了，梅特尔就算有天才设计师的本事，也无力回天了！

因为是下午两点比赛，而吃过早饭之后，设计师和模特们也都回各自的房间补眠，而二楼的赛场也进行最后的灯光调试，安放着椅子，这一次比赛，有不少媒体关注着，而且还有一些设计师和服装界的专业人士都收到了邀请帖，会在下午走秀的时候现场观赏。

下午一点。

化妆间。

一片噪杂声，这原本是一间卧房，可是为了这一次的比赛，程天南让人将卧房搬空了，安置了一面墙的镜子，灯光很亮，而左侧也用帘子临时拉出了隔离间，方便模特换衣服。

“眼线画的重一下，选紫色。”

“头发挽起来，对，不要帽子了，用头饰。”

“鞋子，鞋子，我的鞋子呢。”

果真如同钱利猜测的一样，化妆间里此刻是一片的嘈杂和混乱，或许还有一个小时就要比赛了，所以化妆师正和设计师沟通着，如何给模特化妆，这样重要规模的比赛，模特的妆容一定要和礼服搭配，这样才能相得益彰。

梅特尔的裙摆设计是非常大的一个亮点，拖曳的裙摆层层叠叠，随着童瞳的走动，黑白两色的布料如同翻动着云翳，而梅特尔给童瞳选择的是高宽跟的凉鞋，因为裙摆很大，所以款跟鞋子虽然比不上细跟的漂亮，可是却完全被裙摆给遮挡住了，让童瞳可以走的更稳一些。

“童小姐，闭上眼。”化妆师可是童瞳的粉丝，此刻，给童瞳化妆竟然比她还要紧张，在业界，刘丽已经算是化妆界的王牌，很多大型影视剧的男女主角都是她给化妆出来的，按照常理而言，童瞳这样的新人，刘丽一般是不接活的，尤其现在是过年，即使又沐放拜托，她也是可以推掉的。

之前虽然蓝海豚给童瞳大幅度的宣传造势，对于圈内人而言，刘丽是懒得关注的，可是当网上的帖子火了之后，刘丽临时给沐放打了电话，然后联系了钱利，亲自坐了两个多小时的车子过来给童瞳化妆。

童瞳的皮肤很好，她一直都是素面朝天，所以肌肤很细嫩，没有被化妆品破坏后留下的粗毛孔，只是眼睛有些小，不过在刘丽的一手过硬的技术之下，利用眼线，利用眼影的效果，当童瞳再次睁开眼睛时，原本那细细的月牙眼，竟然被画的如同当年赵薇那一双大眼睛出来。

黑色的睫毛膏将假睫毛刷的上翘，淡粉色的眼影，眼部线条勾勒的非常漂亮，所以童瞳那一双眼，此刻看起来水润润的，在灯光之下，清澈的瞳孔泛着水光，果真是化腐朽为神奇。

“瞳瞳宝贝，你……你……太可爱了……”梅特尔目瞪口呆着看着清新亮丽的童瞳，结巴了一下之后，然后兴奋的叫了起来，直接一个跨步上前，将一旁刘丽给挤到了一旁，将童瞳给抱个满怀，瞳瞳宝贝怎么可以这么漂亮，这么可爱，梅特尔已经后悔让童瞳当自己的模特了。

“伊斯先生，不要碰坏了小瞳的发型！”刘丽已经算是见识到了梅特尔的不正常，不过一般这些天才都有些不太正常，至少和常人不怎么相同。

“伊斯先生，让开！”发型师翻了个白眼，对梅特尔第五次拥抱童瞳已经见怪不怪了，威胁十足的晃动着手里的滚热的夹板。

梅特尔后怕的瑟缩了一下肩膀，委屈不已的放开童瞳坐到一旁的椅子上，惨兮兮的对着手指头，乖乖坐在一旁让化妆师和造型师继续工作。

刘丽画的是舞台妆，虽然现在看起来会显得有点夸张，可是在灯光效果之下，却会非常的漂亮，而此刻，发型师为了搭配抹胸的礼服，所以将童瞳的头发给烫成了可爱的梨花头，卷卷的发梢垂落在雪白瘦削的肩膀上，斜刘海从额头散落下来，映着一双被化妆师给画大的眼睛。

童瞳的表情总是乖巧而安静的，此刻，看起来，如同误闯入人间的小精灵，清新可人的气息，眨着一双水灵灵的眼睛，粉色的唇彩勾勒出浅浅染笑的樱唇，左顾右盼之间，让人无意识的会屏住呼吸，担心惊吓到了这么可爱的小精灵。

下午一点四十。

化妆间里已经是接近尾声的忙碌了，梅特尔最后用设计师的眼光给童瞳选择了一条水晶的手链，和她腰间的黑白水钻搭配。

“刘姐，今天谢谢你特意赶过来了。”钱利也一直在化妆间，此刻在设计师已经先一步离开去赛场，而模特对着镜子整理妆容，化妆师和造型师也开始紧张起来，因为还有十来分钟就要上台比赛了，所以化妆间里再次的喧闹起来。

钱利笑着招呼着刘丽，右手的指缝里夹着锋利的刀片，手垂落在身侧，隐隐的颤抖着，他在紧张，更是在期待，期待着童瞳和梅特尔失败的时候，期待着童瞳从高处狠狠的摔下来！

“钱哥，你客气了，能帮到小瞳是我的荣幸。”刘丽没有察觉到什么，笑着回了一句，仔细的看着闭着眼睛的童瞳，小心翼翼的做着最后的检查。

这个中国人竟然也能有这样美丽的时刻！美惠子愤怒的看着清新可爱的童瞳，她今天将头发挽了一个斜髻，艳丽妩媚的妆容，符合着她身上同样显得妖娆的金色礼服，此刻的美惠子绝对是一个性感尤物，她也相信凭借着自己天使的面容，魔鬼的身材，一定可以捕获在场所有男人的目光，从而让自己胜出比赛，可是看到童瞳，美惠子还是有些的震惊，隐隐的也有些不安，毕竟这个中国女人此刻是一个巨大的威胁！

“美惠子小姐，请从这边走！”钱利正思虑着如何不动声色的用刀片划掉童瞳的裙子，而此刻，看到满眼嫉妒的美惠子，立刻有了定夺。

“喂，我偏要从这边走！”美惠子一被激立刻就火气上来了，骄纵一笑，故意向着坐在凳子上的童瞳走了过来，甚至想狠狠的撞她一下。

“美惠子小姐，请自重！”钱利快速的挡了过来，外人看来他是护着童瞳，可是钱利却已经准备伺机而动了。

“我偏要从这边走！”美惠子脾气上来了，昨天被童瞳给打了的怨气，此刻加上钱利刻意的挑衅，美惠子快速的向着童瞳这边撞了过来。

场面有着瞬间的混乱，不过美惠子的化妆师个发型师快速的过来了，拉开了美惠子，谁也没有注意到童瞳背后的礼服被锋利的刀片给划了一刀，而且梅特尔的设计从腰部以下，裙子是层叠的造型，所以如果不留意，自然也不会发现，要是如同美惠子身上只有一层绸缎的礼服，划上一刀，空气一窜进来，估计就会感觉到后腰发凉了。

分隔线

此刻，二楼的赛场，t型台的两边摆放满了椅子，黑压压的一片都坐满了人，而六个评委则是坐到了第一排的位置，噪杂声里，虽然只是亚洲外围赛，可这可是高规格的赛事，所以除了媒体之外，服装界的业内人士来了不少。

童瞳踩着高跟鞋，衬托之下，身高立刻直线涨了不少，黑色塔夫绸和白色玻璃纱交相辉印着，随着走动，如同在脚下翻起了云墨，摇曳的裙摆迤逦优雅。

“小瞳！”其余的模特全都出去了，此刻刘丽突然惊恐的开口，目光震惊的看着童瞳身后的裙子，因为是层叠式的设计，最外面一层塔夫绸被划出了一道长长的口子，如果不是刘丽站在童瞳身后，根本不会察觉到。

“怎么了？”一回头，对上刘丽骇然的一张脸，童瞳不解着，顺着她的目光看向自己身后，刹那，童瞳也呆住了，手摸向被划破的裙子，是利刃被利刃划的，长长的一道口子足足有十多厘米长，而此刻已经是一点五十了，十分钟就要上台走秀了。

“小瞳，快要开始了，怎么还在磨蹭。”已经先出门的钱利又打开门，催促的看着还站在原地的童瞳，似乎根本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钱哥，立刻让伊斯先生过来，小瞳衣服被人划了一刀。”刘丽是个圈内老人，所以此刻在震惊之后，却也镇定下来，快速的对着门口的钱利开口。

“你说什么？”错愕着，钱利足足愣了片刻，随后快速的冲进了化妆间，目光停留在童瞳腰下的群裙子，低着头，掩饰住眼中的得意之色，随后再次的抬头，只是脸色异常的难堪，愤怒的对着童瞳训斥，“童瞳，你是怎么回事？还有十分钟就要比赛了，你这样还怎么出场？你知不知道蓝海豚为了这一次的比赛花了多少钱，多少媒体等在外面，你竟然犯了这么低级的错误，你不用比赛了，直接滚回家就行了！我们丢不起这个人！”

童瞳低着头，化着妆，所以看不出她的脸色，她是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后背被人给划了一刀，刚刚化妆间里人很多，而她刚刚一直闭着眼让刘姐上妆，发型师在吹头发，嗡嗡声回在耳边，童瞳是真的失去了戒备，她没有想到竟然会有人这样做！（其实这不能怪小瞳，吹风机太吵，又闭着眼，礼服是古代裙子那种层叠设计的，所以锋利的刀片对着最外层的布料快速的一滑，根本察觉不到的。）

“童瞳，不是我说你，你将我这个经纪人放在眼里了吗？现在好了，这个节骨眼上出事了，你怎么对得起设计师，怎么对得起沐总监！”语调更加的严厉，钱利无比的得意，将所有憋屈的怒火此刻都发泄出来了。

钱利已经可以想象当童瞳宣布退赛的时候，网络和媒体会将童瞳骂的多惨，即使有沐总监给她‘保驾护航，可是童瞳的演艺圈生涯已经结束了，她再没有翻身的余地，更不可能再挡在敏茹面前！

而发型师此刻已经打了电话给梅特尔通知她这边的情况，和刘丽看着低着头，失落的童瞳，他们除了叹息无奈之外，却也没有办法，毕竟即使梅特尔如何的天才，如今十分钟的时间都不到了，他也不可能做出一套新的礼服。

握紧着手，童瞳内疚的几乎想要撞死自己，原来那样警觉的自己，如今竟然懈怠到这样的程度，竟然连裙子被人给划了一刀都没有发现，愧疚和自责如同巨浪一般翻滚着扑了过来，童瞳咬着唇，心头堵的难受，可是这一切都是因为自己太过于粗心大意才造成的。

“瞳瞳宝贝，笑一个，我们明年再参加比赛。”出乎所有人意料，咚咚跑过来的梅特尔没有发怒，没有咆哮，还是那一张温暖英俊的娃娃脸，笑着对着童瞳开口。

这样的手段，梅特尔以前也听闻过，可是那都是一些不入流的小比赛，这样正规的赛事，很少有这样不入流的设计师会做这样肮脏的手段，也是自己大意了，忘记要交代童瞳这些，而才进入演艺圈的童瞳，更不可能知道服装设计比赛里，除了正规的比赛之外，还有很多这样肮脏的手段。

“对不起！”抬起头，童瞳满眼歉意的看着梅特尔，他虽然大都数时候都是如同孩子一样，可是童瞳没有办法忘记之前的二十四小时的时候，梅特尔那样认真而专注的神色，当礼服完工的时候，他眼睛里那种骄傲的神采，可是就是因为自己的粗心大意，不但毁了这件礼服，也毁了这一次的比赛。

“没事，笑一个，瞳瞳宝贝，走吧，我们去和主办方说，退出这一次的比赛。”梅特尔娃娃脸上堆积着笑容，大手轻轻的拍了拍童瞳的头，虽然失去了这一次的比赛很可惜，可是比赛年年都会有，梅特尔更希望在童瞳的脸上看见笑容，而不是这样的失落和自责。

刘丽是无比的惋惜着，自己也有些的愧疚和自责，童瞳是新人，不知道这些，而且当时上妆的时候，她一直都是闭着眼，发型师忙着给她吹头发，刘丽也是紧张了，也大意了，没有想到自己和发型师两个人在童瞳身边，却都没有注意到暗中使阴招的人。

其实这个化妆间只是临时改制出来的，房间不太多，当时化妆间里人太多，走路的时候都是人挤着人过去，刘丽和发型师只顾着工作，没有注意到也是正常。

而此刻，只有钱利是无比的狂喜，他已经等不及的想要看到童瞳的失败，想要看着她从远端狠狠的跌到肮脏的泥泞里，然后被所有的粉丝唾弃，辱骂的一幕。

一行几人脚步沉重的走出了化妆间，明明赛场就在二楼，可是对童瞳而言，这短短两分钟不到的路却是如此的漫长，让她每一步都格外的沉重。

下楼经过楼梯间时，有工作人员正在整理里面的东西，忽然童瞳脚步一顿，目光停留在屋子里绿色圣诞树上。

没有听到身后跟过来的脚步声，梅特尔回头看着童瞳，其实自己真的无所谓，虽然是遗憾，当然，梅特尔现在更讨厌的是日本和韩国设计师那样的得意洋洋的表情，可是事情已经发生了，所以就不需要懊悔和自责了，需要的是向前看。

“要不我去和主办发说退出比赛。”钱利此刻恨不能向全世界兴奋的呐喊，可是理智还是在的，在骂过童瞳之后，钱利此刻则是一脸沉重的对着梅特尔开口，目光阴狠而毒辣的看着终于从高处狠狠的摔下来了童瞳，钱利呼吸有些的急促，全身的血液都在血管里沸腾着，每一个细胞都在呐喊着，狂喜着。

“等等！”童瞳快速的抬起头，此刻那原本灰蒙蒙的，失落落的眼睛里却已经熠熠的生出了光彩，童瞳低声对着梅特尔快速的说着，却见梅特尔表情一愣，随后染上狂喜。

“不用退赛了，我们快过去。”梅特尔神秘的笑着，眼中满是对童瞳的赞赏，我家瞳瞳宝贝太聪明了，怎么可以这么聪明呢？

“真的能行吗？”童瞳虽然想到了办法，却还是有些的担心，可是礼服已经坏了，自己和梅特尔只能赌一次了，总比退出比赛好。

“没事，瞳瞳宝贝，今天是淘汰赛，我们只需要淘汰到两个选手就行了，难道瞳瞳宝贝对我设计出来的礼服没有信心吗？这样，我可是太伤心了。”梅特尔一脸我受伤的夸张模样看着童瞳，可是那嘴角却勾起了笑容，耍宝的表情，让一旁的刘丽和发型师，还有钱利都呆了，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而且这会就要比赛了，还真的能起死回生吗？

分隔线

后台上，其余模特都已经严阵以待着，乐声飘散着传了过来，当童瞳和梅特尔一起过来后台上，所有人都怔了一下，因为这个时候设计师都已经在下面坐着，等待着走秀的开始。

“童瞳宝贝，一分钟就好。”梅特尔打开工具包，快速的从里面找出了一把小剪刀，迅速的对着童瞳后腰被划开的口子处理着，将原本整齐的口子打的毛糙糙的。

美惠子错愕一愣，随后露出了得意洋洋的笑容，她竟然弄坏了礼服！这一次，中国人想不输掉比赛都困难了！

朴金珠也呆住了，转过头看向笑的格外得意的美惠子，难道是她暗中划掉了中国人的礼服？可是这样的事情，美惠子怎么敢做？被查出来，日本服装界可就被毁了，美惠子甚至可能被取消掉模特的资格，禁止她参加任何的比赛和走秀，可是不管是什么情况，此刻朴金珠也露出了微笑，至少已经少了一个强大的对手。

其他的模特虽然不像美惠子这样明显的露出幸灾乐祸的得意笑容，可是虽然在惋惜的同时，却也都是暗自高兴着，这可是大规模的走秀赛事，能少一个竞争对手，大家自然都是高兴的。

灯光暗了下来，灯光师将所有的光亮都放到了t型台上，而优雅的钢琴曲响起时，随着主持人流利的英语声响起时，第一个选手率先走向了t型台

专业的猫步，设计华贵的礼服，随着模特的展示，台下的媒体手不停的按动着快门，而专业人士则是仔细的看着展示的每一款礼服，不愧是亚洲外围赛，仅仅从礼服上，就可以看得出设计师强大的功底。

美惠子出现时，在场的男人们果真一个个睁大了眼睛，魔鬼的身份，34d的丰满胸口在礼服褶皱的衬托之下，随着走动，挺立而妖媚，而金色的绸缎礼服，奢华至极，妖娆至极，美惠子艳丽的妆容，更是将礼服的灵魂完美的展示出来。

而随着美惠子离开，台下响了雷鸣般的掌声，让美惠子得意的笑着挑衅的看着童瞳，讥讽的冷笑着，“一条破礼服，你还真敢走出去，中国人果真是脸皮厚！”

朴金珠沉默着，当听到安彩媛的名字之后，立刻迈开了步子，黑色暗花的雪纺勾勒着女人完美的曲线美，胸口下的白色花朵，不但充当了腰带提高了腰线，更如同画龙点睛的绝佳效果，完全将这一条雪纺礼服华丽而优雅的展现在了所有人的眼前，即使是几个评委眼中也露出了赞赏之色。

童瞳是最后一个出场的，这多少是主办方看程天南的面子，最后一个，意味着是最好的，是压轴的，后台上，所有的模特都将目光看着破了礼服的童瞳，她真的要这样出场走秀吗？注定了是失败，是丢脸而已。

当梅特尔将一颗装扮着彩灯的圣诞树放到t型台上时，台下所有人都错愕的愣住，连同六个评委也不解着，从来还没有人在t型台上摆东西，而且还摆了一棵圣诞树，圣诞节都过了一个月了。

真没有想到这么多网王的爱好者，今天火影也有更新，周日是柯南更新，等待更新的日子也是幸福的，其实，有时候幸福真的很简单，只要我们的心不太大，将生活里每一个小小的喜悦都当成幸福就行了，祝福所有的亲，平安、健康、幸福、快乐！

｜派派小说后花园lyg021手打，转载请注明｜www.paipai.fm

第二卷 情意缠绵 087章 赶来消毒

音乐声响起，圆形的聚光灯毫不吝啬的将光芒照在了出场的童瞳身上，一个如同从精灵世界走出的孩子，黑色的塔夫绸礼服，白色的玻璃纱镶嵌其中，她睁大着眼睛，没有之前模特的那些骄傲和冷势，反而如同一个不谙世事的孩子，似乎有些被灯光，被台下的人给惊吓到了一步，怯怯的迈开了步子，当然依旧是标准的模特步。

当走到t型台前面时，所有人都爆发出了热烈的掌声，不管是礼服，还是模特，童瞳都走的非常的好，然后是九十度转身，就在这是，童瞳身体微微的左倾了一下，礼服勾到了一旁的圣诞树。

音乐声里，璀璨的灯光之下，被勾破了礼服的精灵懊恼的看着自己华丽的裙子坏了，惋惜着垂下了眼睫，可是却又在瞬间，继续转身，收腹挺胸，高昂着下巴，即使穿着一条被勾破的裙子，她依旧如同最高贵的精灵一般，踩着高跟鞋，继续着下面的台步。

现场所有人在童瞳转身之后，都看见了她身后的裙子上那毛糙糙的一个口子，大家也都明白了为什么之前梅特尔会将圣诞树放到了t型台上，这礼服竟然是坏了，可是这到底是设计师别出心裁的设计，想要用另类的手段吸引评委的目光，还是因为礼服坏了，刚刚这一切都是补救，可是不是当事人，众人只能暗自揣测着。

童瞳结束了走秀，台下依旧是一片雷动的掌声，毕竟咱中国人居多，自然是掌声热烈而且经久不息，可是此刻，评委们却低头商量着，这样的事情，在比赛里还是第一次遇见，讨论着这到底是设计师的设计，还是意外。

随后音乐声继续着，结束了之前的个人走秀，现在是双人，三人，最后是集体出场，而之前设计师为了参加比赛事先准备好的衣服，也被模特一件一件的换上身，一个多小时的走秀比赛终于结束，让业内人士大保奏福的离开。

媒体也都拍到了不少的照片，自然也都高兴有了可以报道的新闻，只是比赛结果和第二场比赛的题目要在四点公布。

已经换下了礼服和走秀的衣服，童瞳和梅特尔还有其他的设计师和模特都坐在了之前的椅子上，等待着结果的出现。

“你还坐这里？难道还要等到被淘汰的结果出来才滚走吗？”美惠子低头擦着手指甲上的指甲油，恶毒的看着不远处的童瞳，真是太可笑了，竟然还敢穿着被划破的礼服走秀。

“美惠子小姐，是不是你干的？”虽然目前并没有任何人怀疑到自己头上，可是钱利却依旧有些做贼心虚的感觉，所以刻意的将矛头指向了耀武扬威的美惠子。

钱利话说的严厉，那眼睛里满是怀疑之色，让其他原本静静等待结果的模特和设计师也都不由将怀疑的目光看向美惠子，昨天的时候，美惠子和朴金珠就追打着童瞳，还从楼梯上滚下来，虽然没有造成什么伤害影响到今天的走秀，可是如果真的说起来，美惠子的嫌疑还真的是最大。

“之前在化妆师好像又吵起来了。”

“是啊，那个时候她刻意的向着中国模特那边撞了过去。”

四周是压得低的议论声，虽然听不清楚到底在议论什么，可是当看着那些模特和设计师那满是怀疑的不屑眼神，美惠子蹭的一下站起身来，怒气冲冲的对着童瞳吼着，“你们中国人赢不了比赛，就将脏水泼到我身上，你哪只眼睛看到我划了你的礼服？是不是太怕输，所以才给自己找了一个借口！”

“谁说我们输了，结果还没有出来呢，后面还有两场比赛呢！”钱利冷哼一声，瞄到不远处有评委过来了，这才坐了下来，看起来依旧是气愤难平，可是那隐匿在眼中的却是满满的得意。

当评委出现时，场面立刻安静下来，连同盛气凌人的美惠子也坐了下来，虽然还是如同骄傲的孔雀一般高昂着头，可是扣在一起的双手却还是显露出了她的紧张和不安。

身为法国服装公会的评委代表，也是服装界的泰山北斗，西蒙娜走到中间，目光扫过全场的模特和设计师们，手里拿着刚刚评委打分出来的最终结果，等宣布之后，将有两个国家的参赛选手被淘汰初赛离开这里，当然自然也就没有资格知道第二场比赛的题目。

童瞳发现自己有点紧张了，目光灼灼的看着正说话的西蒙娜，这个时候，童瞳忽然好想谭骥炎，如果他在不身边，那个男人总是不管发生了什么，遇到任何情况，都是临危不惧，冷静自若，如果谭骥炎这个时候在，自己或许就不紧张了。

梅特尔倒是半点不紧张，打了个哈欠，一手托着下巴，俊美的娃娃脸上带着期待的笑容看着台上，西蒙娜公布的是第三名，得奖者是日本设计师伊藤的金秋之美礼服。

现场鼓掌声响了起来，日本老头子和美惠子同时站了起来，敷衍着笑了笑，似乎对这样的名字非常的不满意，不过却也没有多说什么。

“第二名是来自缅甸的设计师……”似乎没有想到会拿到第一场比赛的第二名，缅甸设计师和模特快速的站了起来，脸上是掩饰不住的喜悦和笑意

一直都安静，优雅的朴金珠此刻也带着几分的紧张，坐直了身体，当宣布安彩媛夺得第一名时，现场的掌声再次雷动的响了起来，安彩媛的这一次设计真的非常的好，雪纺的礼服典雅至极。

“其余才赛的名次这里有排名，我很遗憾的要宣布，经过第一轮比赛将有两个国家的设计师被淘汰出赛。”西蒙娜收敛了笑容，随后又扬起了鼓励的笑容，“当然这一次设计的礼服都非常的优秀，只是比赛终究是残酷的，被淘汰的两名参赛者分别是……”

美惠子得意洋洋的将目光看向童瞳，而钱利此刻也紧张的几乎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他们都在等待着，等着童瞳被淘汰出赛。

“分别是来自泰国和越南的设计师。”随着西蒙娜的宣布，被点到名的两个设计师脸色灰败着，却也只能接受这样残酷的结果。

美惠子更是失望，几乎想要跳起来指证这一次评委的不公平，中国人的礼服都破了，竟然还没有被淘汰初赛，可是日本老头子终究是见多识广，更何况和评委起冲突那就意味着得罪评委，那么接下来的比赛里很有可能被穿小鞋，所以日本老头子直接严厉的瞪了一眼美惠子。

钱利脑子里一片空白，茫茫然的站起身来，突兀的动作让所有人都疑惑的看了过来，钱利恍惚的开口，语调里满是不甘相信，“童瞳没有被淘汰出赛吗？”

“没有。”西蒙娜虽然怔了一下，不过却肯定的重复了一遍，向着一旁评委席走了过去，伊斯设计师这一次的礼服非常的漂亮，而因为腰后的口子，虽然导致名字很差，不过在t型台上的创意，却依旧赢得了评委们的好评

设计需要的大胆，需要创新，需要灵感，或许伊斯设计师的那一条破口的礼服比起被淘汰的两位看起来更不合格，可是评委们看中的就是设计师的临场发挥，而身为模特童瞳的表现亦是极其的完美。

那样骄傲的离场，并没有因为礼服的破损而有半点的畏缩，这样才是专业模特该有的表现，即使身上只是裹了一块破布，顶级的专业模特亦能如同穿着的是世界上最昂贵没最美丽的衣服走上t型台，那样的自信，那样从灵魂里透露出来的优雅和尊贵，才能真正的体现出礼服这种服饰的灵魂＇，穿上礼服的女人都应该将自己当成公主。

九个参赛选手，梅特尔第一场比赛拿了第七名，或许差一点就是被淘汰的命运，不过总算是有惊无险的进入了下一场比赛。

童瞳露出了安心的笑容，梅特尔更是得意不已的笑着，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他是拿到了第一名，一旁钱利呆呆傻傻的坐在了椅子上，梅特尔只当他的失态当成了太过于高兴和震惊，所以才没有回过神来。

西蒙娜再次的走向了中间，准备宣布第二场比赛的题目，而第二场比赛将更加的残酷，因为第一轮比赛只淘汰了两名选手，可是第二场比赛却要淘汰掉四名设计师，也就是说，在场的七个设计师只能留下三人到第三场比赛。

“第二场比赛从明天早上八点开始，这一次时间很充裕，有四十八小时。”终于不需要设计师再疯狂的赶工了，西蒙娜面带着微笑，“第二场比赛的题目是：男装。”

台下坐着的所有设计师都懵了，包括梅特尔，他转过头看着童瞳，“我没有听错吧，是男装？”

“嗯。”童瞳点了点头，却见梅特尔表情极度的扭曲着，然后突然狠狠的抓了一下金色的头发，表情依旧显得诡异。

“瞳瞳宝贝，我是女装设计师吧？”梅特尔已经感觉自己有点不太正常了，这到底是什么变态的比赛啊，还能再变态一点，再诡异一点吗？让一个女装设计师设计男装？脑子就算有病，也不带这么出来欺负人的！

而其他设计师脸色都和梅特尔差不多，不是严肃的紧绷着，就是显得有些的惶恐，日本老头子已经气的脸有些发青，让人感觉估计血压在极度身高。

一贯自信的韩国设计师安彩媛此刻也紧绷着脸，对于女装设计师而言，不管多么高难度的工作，他们都会尽心尽力的去完成，可是男装？这根本就是耍人吗？而且最重要的是，设计师带来的都是女模特，也就是说他们设计出的男装要穿在女模特身上战事出来。

童瞳将目光瞄向美惠子，然后停留在她丰满的34d罩杯的豪乳上？然后安慰的拍了拍梅特尔的肩膀，“这一次我们至少占优势了。”

梅特尔顺着童瞳的目光看了过去，然后猛然的睁大一双湛蓝色的眼睛，随后直点头的笑了起来，也对，虽然瞳瞳宝贝身高不够，可是这一次比的是男装，有高个大男生，也有小个小男生，可是绝对没有一双丰满胸口的男人，日本老头子这一次设计男装就麻烦了，美惠子那挺立的傲然胸口，估计日本老头子要抓掉那仅剩的几缕白头发。

其实第二轮比赛虽然有两天时间，而现在才五点，设计师可以多出一个晚上的时间来画设计图，可是第一，很多女装设计师除了当年入学的时候，选修课上学过男装之外，这些年他们应该做的都是女装，不过没有关系，还可以有一个晚上的时间去复习关于男装的只是，所以等到明天早上开始比赛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动工做了。

第二要设计一套适合女模特的男装，这对设计师而言简直就是变态的比赛，可是没有关系，如果你不想比赛，直接就可以申请退赛离开。

这边一结束，所有人都离开了二楼，直接回到卧房里，开始思考着接下来的第二轮比赛，钱利关上房门，打开了笔记本，网络上果真帖子再次的火热起来。

“哪个缺德的畜生对小瞳下手，用这样的阴招！幸好今天是有惊无险！”

“可是说不定那是设计师故意出彩的设计呢？”

“楼上你太天真了，我以前就是做设计的，很多比赛的时候，都是不择手段的，偷设计图，故意找人伤害设计师的手，买通评委，潜规则赢得比赛，手段绝对是五花八门的肮脏，小瞳绝对是被奸人给算计了。”

“不过我们家小瞳就是厉害啊，虽然这一次只是得了第七名，期待着下一场比赛的结果。”

钱利啪的一声直接的合上了笔记本，双手用力的抓着笔记本的边缘，竟然还有这么好的运气通过了比赛！钱利也知道失去了这一次机会，想要再动手，根本就不可能了！

回到了房间里，童瞳刚拿出手机，铃声却已经响起来了，看着屏幕上显示的谭骥炎的名字，童瞳笑着接过电话，“谭骥炎，我告诉你哦，今天可真的危险了，我们差一点就会被淘汰出赛的。”

“嗯，你出来，门口有司机等着。”谭骥炎站在窗口看着玻璃窗户外的高耸的大厦，远远的可以看见伫立在夕阳光辉下的东方明珠塔。

“出来？”童瞳错愕的拿着手机，脑子有点转不过弯来，然后猛的从床上一跳而起，急切的开口，眼中是掩饰不了的狂喜和激动，“谭骥炎，你来上海了？”

“嗯，见面再说。”从看到比赛的时候，谭骥炎明白那绝对不是梅特尔的设计，是他们被人算计了，比赛有多黑暗，谭骥炎知道，再后来，连自己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来了上海。

挂了电话，谭骥炎点燃了一支烟，深深的吸了一口，自己很少有这样的冲动，当时就让于靖帮忙订了机票，也将有

些事交待给他了，刚好有一个北京飞往上海的航班，谭骥炎就直接过来了，自己果真是栽了，这样如同毛头小子一样冲动，虽然是春节，可是事情还很多，自己竟然就这么不顾一切的飞到上海来了。

谭骥炎勾着薄唇，有些无奈的笑着，不得不接受这样的事实，当听到昨天她在电话里说要消毒，再加上今天看到的比赛录像，知道即使这样高规格的比赛也是手段别出，谭骥炎就怎么也不放心童瞳。

心情雀跃着，那样的感觉，让童瞳几乎认为自己都可以飞了，快速的抓着包，将手机塞了进去，大衣还没有脱下，直接的打开门冲了出去。

“童小姐，这边请。”走廊尽头，已经挂着工作人员牌子的洪海快速的迎了过来，对上童瞳疑惑的目光，微微的点了一下头，让她明白自己正是来接她的人。

汽车飞驰着向着谭骥炎入驻的酒店开了过去，洪海一直在暗中保护童瞳，防止出现任何的危险，可是洪海也只是个工作人员，化妆间这样的地方，他还是不方便进去的，否则也不会让童瞳的礼服被钱利给划了。

敲门声响起时，谭骥炎刚打开门，眼前的身影却已经如同小鸟儿一般直接飞奔着扑进了怀抱了，童瞳脸上那样明显的喜悦笑容，让谭骥炎也不由的软化了冷硬的表情，对着门口的洪海点了点头。

“谭骥炎，我太高兴了。”抱着谭骥炎，虽然只是分开了两天，可是当从分开的时候起，童瞳就开始想着如果谭骥炎在自己身边，她一定要抱着他不松手，腻着他，即使他板着脸了，也要腻在谭骥炎身上，而此刻，终于成真了，童瞳雀跃的再次用力的抱住了谭骥炎，他真好，竟然来上海看自己了。

这孩子，谭骥炎温暖的手掌轻轻的抚着童瞳的头，她的喜悦明显的感染到了自己，谭骥炎虽然很是冲动的到了上海，可是他的情绪还是内敛而压制的，可是看着怀抱里高兴的几乎要翘起尾巴一样的童瞳，谭骥炎忽然感觉这份冲动真的值得。

“谭骥炎，你是来看我的？”终于抱够了，也腻够了，童瞳从谭骥炎的怀抱里探出头来，脸上如同被镀上上了一层亮晶晶的光泽，一双眼期待却又紧张的看向谭骥炎，虽然童瞳感觉这样的可能性真的不太大。

毕竟当时离开北京的时候，谭骥炎都没有来机场送行的，而且他那么忙，能有时间回自己短信，童瞳就感觉是恩赐了，谭骥炎哪里有时间来上海看自己，而且这样冲动的举动也不像是谭骥炎会做的。

“不是。”淡淡的开口，谭骥炎看着那仰望着自己的一双黑眸从闪耀着光芒到晦暗，心头有种暖暖的满足感觉。

“哦。”虽然问出口的时候，童瞳也知道谭骥炎不会是特意来看自己的，可是却还是有着期待的，此刻难免有些的失望，她多么希望谭骥炎是真的只是为了自己而来的，而不是为了他的工作，只是顺道来看自己。

“我是特意过来消毒的。”食指托起童瞳的下巴，谭骥炎一本正经的开口，不忍看着这孩子失望的模样。

“消毒？”童瞳一时没有反应过来，再次错愕的抬起头想要询问谭骥炎，可是话还没有说出口，谭骥炎灼热的薄唇却已经霸道至极的压了下来，不同于之前那偶然甜美而温馨的亲吻，这一次，谭骥炎百分百的带着狂野的霸道和专制。

消毒？童瞳被吻的一愣，然后也立刻明白过来，原本还晦暗的眼睛再次闪亮亮的冒出光泽来，喜悦的表情盛满了双眼，谭骥炎竟然是吃醋了！而且还从北京飞到了上海来消毒！

童瞳虽然很想笑的，可是对上谭骥炎那警告的眼神，立刻乖巧的闭上了眼睛，承接着他霸道，却让人感觉到无比窝心的亲吻。

分开两日，思念便如同藤蔓一样疯长着，在北京的时候，虽然也不是时时刻刻能见到，可是至少知道她就在那里，真的要见面，也不过十几二十分钟的车程，所以还没有那样浓烈的思念，可是当童瞳到了上海之后，谭骥炎才突然感觉心里头空了一块，那是电话和短信都填补不了的空缺，而此刻，谭骥炎终于可以安心了。

当童瞳再次回过神来的时候，这才发现自己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到了床上，而压在自己身上的谭骥炎依旧专注的亲吻着她的脖子，似乎那是多麽美味的佳肴一般，百吃不厌。

自己的警觉真的越来越差了！童瞳第一次感觉到危机！茫然然的睁大着眼睛看着上方的天花板，直到锁骨处突然一痛，童瞳这才快速的拉回思绪，对上谭骥炎幽沉的黑眸，心虚的一笑，自己绝对不是有意要失神的。

“惩罚！”谭骥炎很是不满，然后再次的低头用力的吻住童瞳的鲜艳欲滴的红唇，啃噬着，舌尖直接攻城略地的侵占了她的口腔，缠绵而暧昧的纠缠上童瞳的小舌。

身体在升温，在灼热的燃烧着，已经习惯了谭骥炎这样热烈的亲吻，相濡以沫的暧昧缠绵，让童瞳感觉到窝心和温暖。

幸好谭骥炎的唇再次转换了阵地，他如今虽然依旧喜欢亲吻童瞳的唇，可是却也喜欢探索其他的地方，包括童瞳最为敏感的耳垂，然后是脖子，锁骨，每一处都细细的亲吻，啃噬着，而谭骥炎最后的一点理智还在，所以并没有留下暧昧的痕迹从而影响童瞳接下来的比赛。

“你别咬……啊……”当耳垂再次被谭骥炎给含入口中时，童瞳声音依旧变调了，忍不住的想要退后逃离，而开始谭骥炎的身体牢牢的在她的上方，一手落在了腰间，任凭童瞳如何想要逃离，却总是在意识里的，身体根本无法离开分毫。

声音有些的娇媚，童瞳只感觉后背的脊椎骨酥麻麻的，让整个身体都软了下来，落在谭骥炎胸膛上的手，原本是要推开他的，可是倒最后，却成了落在他的胸膛上，隔着笔挺的衬衫抚上他结实的胸口。

谭骥炎身材还真是不错！虽然看起来只是瘦削，可是手指下确实蕴藏着力量的结实，童瞳渐渐的摸上了瘾，一手无意识的挑开了衬衫的口子，柔软的手暖暖的覆盖上谭骥炎的光滑一片的胸口，指尖不经意的掠过那一点凸起。

倏地一下，原本正热吻的谭骥炎，突然眸色暗沉下来，呼吸声低沉的厉害，满是情欲的黑眸看着全然不知道自己正在四处点火的童瞳。

原来男人的肌肤竟然可以这么光滑！童瞳丝毫没有注意到谭骥炎那已经接近极度危险的眼神，双手依旧探索的抚上谭骥炎的胸口，纹理分明的肌肤，蕴藏着力量，看起来并不瘦，但是绝对不胖的，有种精炼的感觉，果真是军队出来的人，谭骥炎的肌肤并不是完全的古铜色，要浅淡了一些，入眼是绝对的诱惑，当然对此刻的童瞳而言则是一种新奇，一种新的体验。

温热的指尖从谭骥炎的胸口一点一点探索抚摸的游移下来，谭骥炎的腹部绷得紧，立刻突出了那腹肌的形状，用指尖滑过，童瞳玩的正不亦乐乎，而谭骥炎因为停下了亲吻，童瞳也少了那种浑身燥热要烧灼的感觉，所以全副的精力都落在了谭骥炎的身上。

“别动！”天知道自己用了多大的自制力才压抑住浑身隐忍的几乎要爆裂的欲望，谭骥炎声音已经沙哑的听不真切，看着童瞳的手还有继续下移的趋势，终于不得不开口阻止。

突然听到耳边这样满是磁性的沙哑声音，童瞳这才后知后觉的发现自己和谭骥炎还在床上，他正压着自己，而自己双手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解开了谭骥炎的衣服扣子，双手无比色女的落在他的腹部。

“我不是故意的！”玩的不亦乐乎的时候根本没有察觉到这样有多么危险，可是此刻，童瞳拉回了理智，对上谭骥炎那黑暗一片的，似乎要将自己吸进去的瞳孔，双手快速如同乖宝宝一般撤离了谭骥炎的阵地，紧绷着身体努力的想要将自己给缩成空气，自己真的不是有意的！

谭骥炎真的不是纵欲的人，所以这也就导致平日清心寡欲的惯了，一旦被撩拨起来，那欲望便是排山倒海般的侵袭而来，控都控制不住！

“要不你去洗个澡。”吞了吞口水，嘴唇被吻的有些红肿，童瞳再次好心的建议着，对上谭骥炎那幽深的眸子，随后无辜的笑了起来，“我真的不是有意的！我还有走秀。”

峻冷紧绷的脸上因为情欲的冲击而有些的扭曲，谭骥炎压制的狠，额头上渗透着薄汗，看着无辜表情的童瞳，那羞红的小脸，红肿的唇，在自己身下如同花儿一般娇艳的盛开着。

没有丝毫的犹豫和迟疑，谭骥炎再次低下头，狠狠的吻上童瞳的唇瓣，她既然点火了，自然就要负责到底！这一次童瞳是真的不敢乱动了，不仅仅是因为谭骥炎火热的亲吻，他直接将全身的重量都压在了自己身上，那灼热的坚挺直接抵着自己，童瞳就知道这一次玩大了！虽然她真的不是故意的！

刚刚还玩的乐呼呼的童瞳，这回绝对是一个乖宝宝，任凭谭骥炎攻城略地，也绝对不敢多动一下，就怕刺激到这个正压在自己身上，已经蓄势待发的男人，这个时候，童瞳即使再傻，她也知道男人是经不起挑拨的，虽然她真的很想再次解释一下，她真的不是故意的！

童瞳的僵硬，让谭骥炎那原本想要不顾一切占有的冲动散去了几分，可是身下的某个器官苏醒之后，却有着越来越胀大，越来越灼热的倾向，让谭骥炎不由狠狠的看了一眼无辜的就差没有挤出几滴眼泪的罪魁祸首。

“要不你用手吧？”声音有些的结巴，有些的心虚，童瞳红着脸，目光左右漂移着，不敢停留在谭骥炎的胸膛上，怕自己一个控制不住，再次将手抚摸上去。

“不要！”虽然过去的时候，谭骥炎也用手做过，可是此刻，谭骥炎竟然如同闹别扭的大男孩一般，虽然还是绷着一张因为压抑着欲望而冷酷的峻脸，可是却直截了当的否定了童瞳的提议。

“那怎么办？就这样晾着？”童瞳吞了吞口水，和谭骥炎说这个话题，还真的很难为情，可是如果不是自己被他压在身下，无处可逃的情况下，童瞳倒也不会有多害怕，可是这会有种我为鱼肉的弱势感觉，所以童瞳努力的转动着脑筋，总要想出个办法吧。

谭骥炎的回答是直接的封住了童瞳的话，有点的憋屈，有点的无奈，更多的去也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疼惜，他知道她还没有准备好，所以谭骥炎不会做到最后一步，可是只要是个男人，这会的状况绝对是磨人的。

谭骥炎吻着童瞳的同时，那原本只是落在她腰间的大手此刻也从她的衣服里滑了进去，略带粗糙的指尖和掌心，温热的抚上这光滑如同丝绸一般的身体……

“啊……”当手突然谭骥炎被握着抓住了，然后从被子里伸过去时，童瞳飞离的理智终于回到了脑海里找自家主人了，无比清晰的告诉她右手正握着的是什么。

“小瞳。”谭骥炎声音哑的厉害，低沉而急促的呼吸在童瞳耳边响起，然后直接用她柔嫩的手代替了一贯自己的手运动，舒缓着亟待需要发泄出来的灼热。

脸红的要滴出血来，童瞳其实和谭骥炎在一起的时候，她就知道终究有一天，他们会有亲密的举动，可是这身体不是自己的身体，让童瞳却总是有些的违和和别扭，总感觉是顶着别人的身体，自然也无法和谭骥炎真的做到最后一步。

窗户外天色已经暗黑了，童瞳直接将红的尴尬的脸埋在了谭骥炎的胸膛上，听着那一声声急促的心跳声，忽然笑了起来，那羞赧散去了几分，谭骥炎心跳的这么快，他也在紧张吧？

被窝里的小手轻轻的上下滑动着，脸是完全埋进了谭骥炎的怀里，反正丢人也不会被其他人看见，以前和谭骥炎在一起，虽然也是亲密，也有接吻，可是却没有做到这一步，此刻，似乎两人之间，那朦胧的一层纱被扯下了，身体是最亲密的接触，坦诚相见，虽然还没有真的到最后一步，可是却也有种质的飞跃了。

半个小时之后。

卧房里开着窗户，将里面暧昧羞人的情欲之味吹散了，童瞳先洗的澡，而此刻窝在沙发上，抱着靠枕，目光瞄了一眼卧房的方向，想着谭骥炎在浴室里洗澡，童瞳这会想到刚刚自己和谭骥炎在那一张大床上做了如何亲密的举动，立刻紧迫的将脸直接埋在了抱枕里，她不敢见谭骥炎了！

如果这个时候自己溜走的话？童瞳脑子里开始想着着自己如果逃走，谭骥炎出来看不到人，肯定会气的脸色铁青，而童瞳素来是有些惧怕谭骥炎生气的，这个念头刚闪过脑海立刻就被掐灭了，可是现在这样的情况，童瞳真的怀疑自己还敢看谭骥炎一眼吗？半个小时之前，她竟然用手替谭骥炎纾解了欲望……

不能想了，再想就更窘迫了！童瞳继续将脸埋在抱枕里，可是明知道不该去想，可有时候思维却如同敌人一般，直接的将那一幕幕亲密无间的画面再一次的如同放电影一般在脑海里回放着，谭骥炎的热吻，自己的手，他的大手最后甚至抚上了自己的胸口。

“你这是要闷死自己？”洗了澡，谭骥炎还顶着湿漉漉的黑发走出卧房，一眼就看着曲着膝盖坐在沙发上，将脸埋在枕头里的童瞳，那露在头发外的一双小耳朵红红的几乎要滴出血来，让谭骥炎知道这孩子这会是害羞了。

“谭骥炎。”吞了吞口水，童瞳抬起头看了过去，谭骥炎只穿了白色的睡袍，棱角分明的脸庞丝毫不减一点点的不自在，黑发上的水珠顺着发梢滚落，然后直接滴在了肩膀上，顺着滑落下那结实的胸膛，如果只是在平日，童瞳或许只是有些的不自在，可是这会看到谭骥炎，便立刻想到卧房里那暧昧缠绵的一幕，所以童瞳再次的将脸给埋进了抱枕里，不能看了，不能看了

谭骥炎这会明白了，这孩子是尴尬呢，薄唇染着笑，三下两下擦干净了头上的水珠，看着依旧埋首在枕头的童瞳，也放弃了准备就在客厅里吃饭的打算，转而走向卧房换了一身衣服，带着童瞳出去吃，省的这孩子直接用枕头闷死自己。

“谭骥炎，会不会被认出来？”童瞳倒是想出去吃，窝在房间里，就不由自主的想起之前自己用手给谭骥炎纾解的一幕，可是他的身份在那里，而且到现在关曜还是挂牌男友呢，两个人一起出去，会不会被人发现，从而给谭骥炎带来麻烦？

“没事。”这里是上海，认识自己的人除了那些官场上的和一些商人、朋友，普通人应该不认识自己，而且又是晚上，大过年的，估计即使有记性好的，也只当是看错人了。

“那走吧。”一听谭骥炎没有问题，童瞳立刻脆声笑了起来，率先迈开了步子，其实自己还没有和谭骥炎光明正大的出去过呢。

再等，等到自己足够强大了，一定不会再让小瞳这样的委屈！谭骥炎目光深沉的看着喜上眉梢的童瞳，沉稳的迈开步伐，三两步追上先走的童瞳，然后温暖的大手牵住了童瞳的手，牢牢的握在掌心里，等到那一天，自己会让她光明正大的走在自己身边，不要顾及任何人，不要忌惮任何势力。

冬日的上海还是有些的寒冷的，风有些的大，不过出游的人还是很多，路灯的光芒之下，夜色展露着上海的繁华和魅力，大都数人走在寒风里都是低着头，躬着身，所以倒也没有人注意到从身边走过去，手牵着手的一对男女。

冬天的外滩的风还是有些冷的，童瞳来过上海好几次，每一次都是因为任务，最近的一次，是去年秋天的时候，她完成了任务，手上没有沾上一滴血，现场处理的非常完美，煤气泄露，主人在床上吸入过量的煤气中毒，然后爆炸火灾发生，只有一小罐的煤气，所以即使爆炸了，也只是将那三室一厅给烧的面目全非，将所有可能遗留的任何痕迹都消除了。

消防队来的来快，一场火，再加上消防水管里的水一冲，现场绝对找不出第二个人的痕迹，童瞳一个人走在外滩上，身边是熙熙攘攘散步的人群，那一刻，童瞳忽然感觉到很空很空，她甚至可以想象出自己接下来几十年的生活。

不停的训练，然后接任务，完成任务，等到身体不再灵活的时候，如果侥幸没有死，她或许会留在基地当一个教官，或者会消除所有过去和历史，只当一个普通的玉石设计师，虽然依旧会接受着基地的监视直到自己死去，可是不管是哪一种生活，童瞳知道都将是一成不变的黑白色。

可是此刻走在外滩上，风冷的向着身体里灌了进来，童瞳却感觉是如此的窝心，谭骥炎的手很温暖，那温度顺着掌心一直传递到了童瞳的心里，她从来不敢想象自己竟然会有这样的一段奇遇，会遇上身边这个冷酷的男人，会如同一个孩子一样在他身边笑着，闹着，抛弃了过去的一切，真正的如同一个普通人一般。

“这边风大，去那边坐。”谭骥炎也是从未有过的宁静和悠闲感觉，他的上半身似乎都是在不停的忙碌着，小时候要一边学习一边接受训练，再后来进入军队之后，身为谭家人，在那一圈荣耀的光华之下，你只能做的更好，只能背负着压力前进，再后来，进入政界，那是一个全新的开始，没有了在军队里那样激烈而残酷的竞争和淘汰。

可是政界却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军人之间的竞争其实都是良性的，可是政界却是一潭摸不到底的水，一不小心不是滑入深水里淹死，也有可能被人拽住掉下去，步步为营，小心谨慎，勾心斗角，玩手段，耍心机，累的不是身体而是心。

而此刻，坐在背风的角落里，谭骥炎看着黝黑的夜幕，很安静，很惬意，如果说权利是为了留住身边的人，是为了保护他想要保护的一切，那么他不尽一切努力，不择手段的将权利牢牢的掌控在手里。

“谭骥炎，我们是怎么认识的？”以前不曾在意过，如今，似乎关系不一样了，童瞳低声的询问着，她对这个身体的主人过去的一切无从得知，知道的不过就是之前应聘蓝海豚时的那一份简历，孤儿院出生，求学的经历，然后就没有了，可是这段时间里，除了之后认识的沐哥他们，手机上并没有其他人的电话，没有同学，没有朋友，没有家人。

谭骥炎倒没有在意童瞳为什么这么问，因为六年前的时候，她喝醉了，其实谭骥炎自己也不清醒，后来虽然照顾着童瞳，可是两人之间却没有任何的交流，形如陌路也不过如此，而她也确实不知道当时到底是什么情况，不过这孩子竟然忍了六年才问。

“当时，我被下药之后，原本是以为可以离开的，没有想到药性太强了，到后来就意识不清了，你那个时候究竟喝了

多少酒？”谭骥炎这才想起童瞳的好酒量，如果此刻是其他人，谭骥炎或许还会怀疑当时，她是不是故意喝醉，然后和自己有了关系，可是是童瞳，谭骥炎此刻想起来只是有些诧异，她酒量好的惊人，那天晚上喝的那么醉，究竟一个人喝了多少酒。

“我不知道。”心虚的摇摇头，童瞳忽然有种做坏事要被抓住的惶恐，死而复生已经够诡异了，自己竟然灵魂重生到另一个人身上，童瞳此刻想想都是头皮发麻，她绝对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可是这也太诡异了。

“后来幸好于靖定位了我的手机一路找了过来，不过木已成舟，我不该将你一个人丢在一边五年多。”原本自己和小瞳可以拥有五年的光阴的，可是当年他立刻着手狠狠的报复对自己下手的政敌，小瞳的一切都是让于靖处理的，而安排好之后，她就去安徽上大学了，再后来，于靖将人接到北京，住到了怡然园的公寓，谭骥炎去过的次数寥寥可数。

酒后乱性了？童瞳低着头，目瞪口呆的盯着自己的手指头，她其实一直好奇这个身体的主人到底怎么和谭骥炎认识的，甚至还被他照顾了那么长时间，一开始，童瞳承认自己的确想的色情了一点，可是那样的情况，自然感觉像是被包养的情妇啊。

而进入蓝海豚之后，谭骥炎那一次来公寓见自己的时候，那脸色可是铁青的骇人，直接一顿训斥，让童瞳更加坚定了这句身体的主人就是被包养的小蜜，而饲主不满意她进入娱乐圈抛头露面，童瞳却没有想到竟然是六年前，谭骥炎被下药，而身体的主人喝太多酒，滚床单滚到一起去了。

“不许说话，把手机和钱都给叫出来！”突然，一声压得低的喝斥声响起，四个小混混快速的围了过来，其中两人手里拿着银亮的匕首。

因为外滩风大，这边漆黑一一片，路灯都照不到，自然是打劫的最好地点，而他们一般也都选择情侣，有女人在，被打劫的男人一般不敢随意乱动，只会乖乖的交出钱，而且和女人一起出门，男人基本都会将钱包给填满的，所以上个月，这四个混混在这里干了好几票，除了抢到的手机之外，也抢了不少现金。

可是后来警察砸外滩这边巡逻的紧了，他们也不敢顶风作案，转移到陆家嘴那边去了，估计着风头差不多过了，今天又回来了，果真在这里找到一对看起来就有钱的情侣。

谭骥炎皱着眉头看着眼前四个有手有脚却出来打劫的混混，最大的不过二十五六岁，又小又矮的那一个看起来似乎才十四五岁，正是青年有力的时候，这样的男人就算去工地做小工，也绝对饿不死自己。

“妈的，你看什么？老子让你将钱和手机交出来，你耳朵聋了！”为首的混混粗俗的淬了一口吐沫，以往被打劫的男人，一般唯唯诺诺的将钱交了出来，虽然有的想反抗，可是身边多了一个女人，再加上自己这边四个人，一般男人也丝毫不敢动，当然企图反抗的男人，都会被他们给毒打一顿。

当然，他们也不会真的弄出人命来，不过他就看不惯这些穿的西装革履的男人，妈的，看起来一副社会精英的模样，在自己眼前，还不怂的跟孙子一样！

坏人一定会有报应的，呵呵，不要急啊，谭少终于听见亲们的呼唤赶来了。

｜派派小说后花园lyg021手打，转载请注明｜www.paipai.fm

第二卷 情意缠绵 088章 众望所归

“虎子，这位小姐长的还真不错，够靓够水灵。”站在童瞳旁边的一个男人猥琐的笑了起来，咸猪手向着童瞳的脸伸了过去，想要摸一把，过过手瘾，城里的女人皮肤就是好，不像他在乡下村子里，女人再漂亮，都没有这么柔嫩的脸，像是剥了壳的熟鸡蛋。

虎子是他们的老大，原本四个人也都不认识，来上海打工，才知道原来在大城市，要生活就更难，一个月累死累活的钱还不够交房租，老板又苛刻，天天累的如同狗一样，还拿不到几个钱，所以工作不到两三个月之后，就不务正业了。

有的小偷小摸，有的找家里要钱，然后去网吧上网，打游戏，找女网友聊天，无所事事的几人正是在网吧认识的，后来找到了这个来钱快的途径，一晚上做一笔，他们每个人至少都能分到两三百块，又简单又容易，来钱还快。

男人的手还没有伸到童瞳的脸颊边，却已经被谭骥炎大手直接截获住了手腕，一个用力的反扭，却听见男人发出杀猪一般的惨叫声，整个人痛的直颤抖。

“妈的！不想活了！”爆了粗口，虎子一看谭骥炎出手了，立刻抬脚踹了过去，他们四个人还打不过这一个男人！

谭骥炎反扭住男人的手用力的一甩，在虎子踹过来的同时，直接抬脚踢向了他的膝盖，踢的重，虎子只听见啪的一声，整个人直接跪在了地上，抱着膝盖嚎了起来。

一旁余下的两个男人直接就呆住了，根本还没有来得及反应过来，这边已经一个折了手，一个抱着腿，而谭骥炎直接拉起坐在身边的童瞳，将人护在了自己身侧，冷厉着凤眸看着终于回过神来攻过来的余下两个男人。

左手依旧握着童瞳的手，不要说这些只是根本不入流，只会拿匕首唬人、以多欺少的混混，就算真的是有点身手的人，在谭骥炎这样从小就在军队里长大，基本功扎实的军人而言，即使是那些培训馆里练出来的，也绝对不是她的对手。

“你……你要做……什么……”虎子的匕首已经被谭骥炎直接踢开了，此刻看着冷傲着面容走过来的身影，因为是跪在地上，虎子愈发的感觉这个男人很高，冷沉着峻脸，浑身充斥着骇人的森寒气息。

直接从虎子的裤子口袋里拿出了手机，谭骥炎拨通了110大致的说了一下位置，然后凤眸一扫，原本想要逃的两个混混愣是在他凌厉的目光里止住了脚步，也不知道是外滩的风太冷，还是怎么的，浑身哆嗦着，双腿发软．

不远处巡逻警车的声音传了过来，谭骥炎这才牵着童瞳的手直接向着相反的方向离开，而一看谭骥炎走了，四个混混自然不敢顺着他的方向跑，直接向着另一边跑了过去，和正跑过来的巡逻警撞个正着，而因为谭骥炎之前电话里说了他们的装束，所以想要抵赖都难。

谭骥炎的身手和谭三哥路数截然不同，谭骥炎出手的攻击绝对是稳打稳干的军人套路，讲究力度，精准度，速度，可是谭三哥出手时，那招数就诡异了很多，更加的灵活，取巧。

“谭骥炎，以后我们的孩子一定要教育好。”童瞳回头看了一眼不远处，天很黑，这一段路有些偏，所以已经看不到那些混混了，有手有脚的人却出来打劫，童瞳明白即使他们在监狱里关了两三年，出来之后，依旧会走上同一条路，能改过自新的人很少很少。

脚步猛然一沉，谭骥炎快速的转过头，幽沉的凤眸里目光复杂的看着童瞳，一时之间，喉咙如同被堵住了一般，让谭骥炎想要开口说什么，可是话到了嘴巴却怎么也无法说出口，只是那一双黑眸深处隐匿了满满的复杂和愧疚。

“谭骥炎，你说我们以后如果有孩子了，到底像谁？如果像你这样不是太无趣了。”踩着轻快的步子，童瞳笑眯眯着仰起头看向谭骥炎，这才发现他的脸色有些的冷，自己貌似没有犯错啊？

不解的想了一下，然后将谭骥炎的生气归结到了之前的四个小混混身上，童瞳偏着头笑了起来，打趣的看着脸色不太好的谭骥炎，“不是吧？你还因为那几个人生气，谭骥炎，这个世界上喜欢不劳而获的人太多了。”没有必要为了那些人，破坏自己的心情。

“很晚了，我送你回去。”谭骥炎第一次有些不敢看童瞳这样清澈如水的双眼，握着童瞳的手用力的收紧了几分，大步的迈开了步子。

吃过饭，在外滩坐了半个多小时，这会才九点都没有到！童瞳有些的失落，和谭骥炎在一起的时候，几乎感觉不到时间的流逝，就这样在她身边，童瞳感觉空气都是甜的一般，可是却也只能点了点头跟上他的步子。

洪海的车子停在路边，谭骥炎让他直接将童瞳送回去就行了，自己走回酒店，“那我先回去了。”童瞳坐上了后座，对着谭骥炎拜拜手，还想要说什么，可惜谭骥炎却直接的将车门给关上了，让童瞳憋屈的鼓着小脸颊。

夜色之下，目送着汽车远离，谭骥炎脸渐渐的阴霾下来，转眼就六年了，那个时候遇到童瞳真的是意外，她有了孩子也是意外，谭骥炎根本不知道她怀孕这件事，当时童瞳的事情是交给于靖处理的。

一月份的时候，他在国外出着，童瞳下楼梯的时候滑了一下，导致早产，也是于靖在国内处理的，谭骥炎连孩子的事情都不知道，更不知道于靖竟然会隐瞒了童瞳，说孩子早产死了。

可于靖当时却是为了自己的政途考虑，如果只是因为被下药之后发生了关系，那还是小问题，可是有了孩子就不同了，这件事，如果被曝光出去，谭骥炎知道自己简历上就会有一个抹不去的污点，而且谭家也不会接受童瞳这样的身份的女孩。

而于靖也深知谭骥炎的性格，所以他选择了隐瞒，独自处理了整件事情，将孩子秘密的送去了国外，安排童瞳请假坐月子的事情，找了外地的月嫂照顾了童瞳一个多月。

谭骥炎结束了行程回国之后，直到第二年才知道这件事，当时谭骥炎就推掉了所有的工作，去了一趟安徽见童瞳，有意无意的提到了孩子。

谭骥炎记得那个时候她是轻松而喜悦的，毕竟有孩子的时候童瞳也才大一，还只是个十八岁的孩子，突然有了一个孩子，对她而言也是一个巨大的困扰。

那个时候的童瞳终究是善良的，所以知道有了孩子的时候，虽然惊慌失措，虽然有了巨大的压力，甚至好几次都去小诊所买了打胎药，可是却并没有将孩子给打掉，而之后意外的流产，听到于靖说孩子没有了，虽然那几天有些的失落，毕竟已经八个月了，可是情绪过后，童瞳却是前所未有的轻松和放松，对学校请了一个月的假，只是考试那几天去了学校，之后是寒假了，所以下学期开学的时候又去上学了，一切恢复了正常。

这件事要一直隐瞒下去吗？谭骥炎第一次如此的犹豫，想着童瞳说起孩子时的表情，那个时候自己对童瞳很是冷漠，她又年轻，才上大学，可是现在不同了，童瞳会想要孩子吧。

古堡。

这个时候，虽然才九点半，可是古堡里的设计师们都还在房间里冥思苦想着明天需要设计的男装的构图，而模特们则开始思索着自己如何将男装穿出效果来。

古堡后的庭院一侧种了不少的粗壮的树木，四季常青，所以即使还是冬日，可是依旧遮天蔽日的隐匿了月光，加上这边没有灯，隐隐的给人一种神秘而鬼魅的氛围。

这声音是？钱利原本因为烦躁所以睡不着之下，这才在树后面吹冷风，而此刻，听到不远处的谈话声音，钱利表情诡谲的变化着，原来竟然是这样，难怪童瞳没有被淘汰出赛！

暗黑的树林里，风有些大，吹动着树叶哗啦啦的声响着，所以此刻正说话的两个人虽然压低了一下声音，却没有发现不远处粗壮的大树干后竟然还有比他们先到来的一个人。

“先生，抱歉，因为有日韩的评委在，他们坚持先生的设计存在极大的缺陷，所以只能拿到第七名。”原本在众人面前带着设计大师风范的西蒙娜，此刻却异常卑微的低着头，恭敬的对着梅特尔回禀第一轮比赛的情况。

“没有关系，你已经做得很好了。”那个娃娃脸的英俊男人，此刻却没有了平日里的幼稚的表情，黑暗的笼罩之下，英俊的脸隐匿在黑暗的阴影里，风吹过树叶，一道月光透过树叶之间的缝隙洒落的照在了梅特尔的脸上，光与影完美的勾勒出一张让人敬畏的脸庞，英俊、尊贵、典雅、凌厉。

钱利屏住了呼吸，手握紧了手里的手机，将拍摄到的录像储存到了手机里，等梅特尔和西蒙娜走了十多分钟之后，这才常常的舒了一口气，原来竟然是幕后操作！

难怪梅特尔这个法国男人可以代表中国参赛，难怪那一条礼服明明被自己给划出了一个刀口，却依旧没有被淘汰！钱利扭曲着脸，黑暗里，如同从地狱里爬出来的丑陋生物，有了这些拍下的照片，只要公布出去，童瞳和梅特尔肯定会被淘汰出赛！甚至会因此身败名裂，从此在娱乐圈再也不能翻身。

从以前的艺人到如今的经纪人，钱利太明白娱乐圈的风云变幻，你可以红的站到巅峰，可是却也可以在瞬间被拉下地狱！只要自己爆出这一条丑闻，童瞳这一次就再也没有办法翻身了！

童瞳下了车，还是保持好心情的向着楼梯口走了过去，可是想到临分别的时候，自己话还没有说完，谭骥炎竟然直接就关了车门将自己给赶回来了，让童瞳不满的皱了皱鼻子。

“童瞳。”刚从庭院里回来的钱利停下脚步，回头看着上楼的童瞳，想到她日后即将从天之宠儿狠狠的摔在泥泞里，钱利嘴角就不由扭曲的笑了起来，整个人心头充斥着一种变态的狂喜和期待，他甚至忍不住的迫切想看到这一天的到来，看着童瞳痛不欲生的失败表情！

“有事？”因为谭骥炎的到来，所以童瞳依旧保持着微笑，连看到钱利都顺眼了几分，估计这个时候程天南，童瞳也会露个微笑。

笑吧，笑吧，看你还能得意多久，还能不能笑到最后！钱利眼神显得愈加的诡谲扭曲，“没事，童瞳，不管你如何看待我，如今我还是你的经纪人，所以我还是要尽到自己的责任，明天开始第二场比赛，你最好多练习一下台步，还有因为设计的是男装，你最好和伊斯设计师沟通一下，看如何赢得这一次的比赛。”

“嗯，我知道了，谢谢。”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童瞳点了点头，又有些疑惑的看了一眼离开的钱利，不管了，可是这一次比赛题目要求设计的是男装，主办方还真的很变态！

在昨天宣布了比赛的题目之后，已经没有人去抱怨主办发太过于变态了，竟然让女装设计师设计男装，就算要考验设计师的设计功底，临场的应变，也没有这么变态啊！而且他们带的都是女模特，这就不仅仅是要做出一套男装来，而且要让女模特能体现出男装的笔挺、干练，这根本就是变态加三级，也不知道是哪个脑子进水的人想出的题目。

各式的布料都整齐的摆放在架子上，日本老头选择的一款白色的纯羊绒西装面料，男装原本就不能和女装的款型样式相比，所以，谈起男装秀，并没有哪一场秀的服装能真正让人爱不释手，无论是款式的实穿性、面料廓形，还是色彩搭配，变化的尺度其实是很难把握的，但是这也许正是男装设计的真谛。

可是如果今天这里是男模，设计师还可以有更多的选择，可是他们有的是女模，这就大大局限住了服装样式的选择，西装是最好的一种，虽然中规中矩，可是美惠子够高，只要在胸部做一些设计和修改，依旧还是一款成功的男装。

也还有两个设计师和日本老头子做出了同样的选择，都是西装，只是他们选择的面料不同了而已，韩国安彩媛一贯是以大胆的设计风格著称，她选择的颜色鲜明的布料，看来即使是这样变态的题目，依旧不会让安彩媛退怯

四十八小时，设计礼服的时候，虽然时间只有一半，可是礼服只要一件，可是男装，却是一套，从里到外都需要设计，所以虽然给了两天时间，事先还有一个晚上让设计师画设计图，可是时间也是远远不够的，赛场再次的忙碌起来。

因为比赛的灼热化，所以美惠子也没有时间找童瞳麻烦，而是在房间里，和化妆师和发型师商讨着之后比赛走秀时的妆容，其他模特也差不多如此

时间一点一点的过去，入夜，同一时间，北京。

沐放突然感觉身边空荡荡的，小瞳去了上海，之前的第一场比赛有惊无险的过了，第二场比赛依旧时分保密，不到比赛当天，是不会有任何报道的，沐放即使担心却也没有办法。

而一直电话纠缠的谭景御只说有一个要采访的新闻，然后就挂了电话，彻底消失的无影无踪，沐放开着火红色的法拉利将车子停在了酒吧外不远处的停车场，然后决定来酒吧和几个朋友消磨一下晚上的时间。

“妈的，肯定是有个有钱人！这么招摇！”

“老窦，你是不是心痒痒了，想弄几个钱来花花！”一个男人嘿嘿的笑着，虽然打趣着率先开口的老窦，可是他的眼中何尝不是贪婪的欲望。

“怎么？赵明，你小子不要，那一会抢到钱了，我就一个人分了！”阴暗的角落里，被称为老窦的男人阴阴的笑着，露出一口被烟给熏黄的牙齿，从停车场到酒吧这里，其实有大路可以选，可是有的人懒得浪费时间，所以会选择这边这条黑暗的小巷子穿过，而这也给老窦和赵明他们多了一条生财之路。

“天上掉下的馅饼，不要可太对不起老天爷了，那小子过来了，一看就是个烧钱的主，老窦，今晚上我们发了，看到他手腕上的表了，估计至少有十几二十万！”赵明眼睛都快冒光了，整个人都掉钱眼里去了，这男人，大通天的竟然穿的这么少，那张脸，妈的，不会出出来卖的mb吧，不过如果自己有这一张脸，估计也出来卖了，被操上几次，一辈子都不用愁了。

沐放是个贪图省时的人，所以他也选择了这条没有路灯的巷子，刚走到巷子里，就察觉到暗中站在几个不怀好意的男人，沐放勾着薄唇笑了起来，活动了一下手腕，这年头，想不劳而获的人太多了。

片刻之后，沐放依旧如同妖孽一般推开酒吧的门走了进去，雅痞至极的高贵装束，绝美倾城的一张脸，尤其是那随意的扎在身后的黑色长发，如同千年的妖孽一般，妖媚无比的走向了吧台，惊羡了酒吧里的男男女女。

而此刻巷子里，打劫不成，反而被狠揍了一顿的老窦和赵明一行人这会才知道，今天算是倒霉，遇到个练家子，没有打劫到，反而让自己被揍了一顿！

酒吧里是格外的热闹，灯红酒绿之下，多少人在夜色的掩映之下，在酒吧里糜烂的消磨着时间，没有要任何人陪，沐放端着酒杯，慢慢的喝了不少的酒，不过却也记得童瞳和谭景御的叮嘱，所以没有喝烈酒，而是红酒。

若是以前，没有应酬的时候，沐放常常会在酒吧坐到凌晨一两点才回去，一晚上很快就过了，可是今天，沐放晃动着手里的酒杯，红色的液体在迷离的灯光之下，鲜艳如同血液，却勾不起沐放任何的激情，反而滋生出一种更加寂寥的空洞感觉。

“走了？”沐放是这间酒吧的常客，调酒师kin和他算是有几分交情，笑着看着放下酒杯的沐放，“你最近都没有过来，是不是恋爱了？”

一晚上，沐放没有理会任何女人，当然也有两个男人的搭讪，也没有去舞池里嗨，点的也是他一贯不点的度数低的酒，而且这一张俊美绝色的脸上还时不时流露出一丝的落寞之色，让见识了太多太多男男女女的kin一眼就感觉沐放是恋爱了，才会有这样伤感的表情。

“这个笑话一点都不好笑，我只是偶然伤感一下。”朗声笑着，沐放一手撑着额头，有些无奈的看着打趣自己的kin，好听的笑声配上这一张妖孽无比的脸，再次秒杀了酒吧里所有人。

自己只是感觉有点寂寞而已，平常，不是小瞳在身边，就是那个混蛋缠在身边，而此刻，突然只余下一个人，让沐放有种被抛弃的感觉，情绪有点低落而已。

从皮夹里拿出钱结了帐，沐放潇洒的对着kin摆摆手，双手插在口袋里，风情万种的在众多人不舍的目光里，悠然的离开了酒吧。

也只有小瞳一直坚持着酒后不开车！沐放再次经过黑暗的巷子去了停车场，想起之前那一次在丽源酒店吃饭后，童瞳的举动，薄唇噙着笑，发动了汽车。

黑暗里，沐放喝的酒并不多，他依旧住在怡然园童瞳的公寓，比起京都会所那个冷冰冰的公寓，小瞳那里更加的温馨，而且小瞳离开之前可是备足了菜，让沐放几乎不用担心这几天的吃饭问题。

嘎吱一声！尖锐的刹车声刺耳的响了起来，红色的法拉利如同一团急促停下的火焰，这就是用钱堆砌出来的豪车的好处，可以在最短的时间里刹车汽车。

“哎呦……”原本还站在一旁的路边，可是突然横穿马路的人此刻却躺在了马路上，身影滚了一下，看起来就像是被沐放的车子给撞到了一般。

停下了车，沐放隔着挡风玻璃冷冷的看着，嘴角的笑容转为嘲讽的冷笑，这已经是他的法拉利第几次碰到碰瓷了！沐放可不仅仅是一个蓝海豚的总监，既然能在北京这样的地方经营京都会所，沐放绝对不是什么善良角色。

打开车门，沐放优雅的下车，夜色之下，颀长的身影慵懒的向着倒在地上呻吟的抱着左边胳膊的男人的走了过去。

“你他妈的开车不知道看路啊？大过年的真晦气！妈的，老子忌讳过年去医院，今天便宜你了，给老子一万块钱，今天这事就算了结了！”坐在地上，老窦粗暴的骂着，苍白着脸，看起来异常的痛苦，左边的手还托着右边的胳膊，看起来似乎被撞伤了。

“可是我不忌讳，不要收撞伤了一条胳膊，就算你只是撞掉了一根头发丝，我也会陪你去医院做个全身检查，放心，就当我免费出钱让你去体检了。”沐放慵懒的笑着，双手环着胸口看着坐在地上的老窦，眉头皱了一下，仔细一看，竟然是之前在酒吧巷子里想要打劫自己的男人。

虽然当时巷子里很暗，沐放也直接动手之后就走人了，可是他在谭景御那混蛋的念叨之下，却也是打人不打脸，所以老窦和赵明虽然都被沐放给教训了一顿，不过脸上都没有伤，此刻沐放瞄了一眼就认出来了。

“你可是喝酒了，醉酒驾驶又撞了人，你可是全部责任！”老窦愤怒的开口，原本只以为可以讹诈到一点钱，就算是几百块也是好的，却没有想到这个男人这么刁钻，竟然宁愿去医院！

“不就是撞了一下吗？就算撞死了，我也有有钱赔偿给你。”骄傲的笑着，沐放忽然发现自己竟然感染了谭景御的痞子风气，嘴角抽搐了一下，危险的眯着桃花眼，“要去医院吗？不去我可要走了，还是说你想去交警大队先备个案，这不是第一次了吧？你那胳膊是不是习惯性骨折？”

“算你狠！”老窦骂了一句，从地上站起声来，拍了拍屁股上的灰，恩狠狠的瞪了一眼沐放，不得不转身离开，打也打不过，骗也骗不到，只能自认倒霉了！枉费他在这里吹了几个小时的冷风，才讹到一个穷酸开着夏利车的男人，要了三百块钱！

重新的回到汽车里，沐放发动了汽车离开，红色的法拉利片刻就消失在夜色之下，可是今天或许活该沐放倒霉，前面路口竟然有交警查酒驾！

沐放忍不住的淬了一声，不得不停下车，经受交警的检查，被开了罚单，耽误了十多分钟之后，这才无奈开车回家。

等待了两天，让所有人瞩目的第二轮比赛终于开始了，而这一次，童瞳也吸取了第一轮比赛的教训，小心谨慎了很多，绝对不会再让自己出现第一场比赛时的意外。

而当时，化妆间里人太多，九个国家的模特，还有化妆师发型师，所以很难查出来到底是谁用这么卑鄙无耻的手段对瞳瞳下黑手。

此刻，台下早已经和第一天一样坐满了服装各界的精英和媒体记者，众人当知道第二场比赛的题目之后，除了骂了一声变态之外，却反而更加的期待着。

随着音乐声响起，第二轮比赛出场顺序采用的是抽签的方式，美惠子第一个出场，白色的西装，白色的长裤，脖子

处系了一块亮光蓝的围巾，从肩膀处斜搭到了身后，围巾堆积的视觉效果不仅仅装饰了白色的西装，更完美的遮掩了美惠子那过于挺立的丰满双胸。

而今天走秀的美惠子也完全是男式的面容，带了发套，脸上的肤色被打成了麦色，加重了眉毛上的妆，化妆师利用精湛的化妆技术，完全将美惠子化成了一个中性的男人，而配上她身上雪白的白西装，倒也让人眼球一亮，可是却少了一份新奇感觉，所以掌声虽然也有，但是台下的人并没有任何的惊艳。

而随后走秀的几个模特，也都和美惠子差不多，男装穿在女模特身上的确有些的难度，毕竟骨骼，身体构造很多都不同，想要表现出男装的底蕴，就显得困难多了，相比较而言，反而是美惠子的那一身白色西装更加的吸引人。

“下面是伊斯设计师的欧洲复古风。”随着话筒声音的传出，已经审美视觉疲劳的台下众人立刻来了精神，大家说是期待着梅特尔的表现，不如说更期待着童瞳这个被炒的火热的艺人的表现，记者们已经如同被打了鸡血一般，摄像机都高高的架在了肩膀上，将镜头对准了t型台的出口，只等着童瞳的出现。

全场突然一片漆黑，众人刚疑惑难道是停电了？突然的白色的灯关璀璨的向着入口送了过去，一道清瘦的身影出现在了众人的视线里。

不同于第一轮比赛时那种可爱的小精灵模样，今天的童瞳眼神很冷，面容很冷，高傲里有着不可侵犯的威严，一身单排扣哥特式的黑色风衣，肃穆而庄重的黑色，白色的小立领衬衫，黑白颜色强烈对比着直接冲击着人的视线。

细节处，精致而奢华的镀金刺绣盘绕在风衣外套的双襟、袖口，裤脚，给人尊贵的视觉冲击。童瞳展现着皇室贵族的典雅、尊贵。

黑发盘了起来，戴上了黑色的帽子，帽檐上别了一支火红色的玫瑰花，童瞳迈开了步子，冷着眼，下巴高傲的抬起，燕尾设计的下摆随着走动而微微的晃动着，她清瘦的身材，不够高的身高，却完全符合她今天这一身哥特式复古风情。

音响里播放的不是音乐声，而是欧洲著名的歌剧《弄臣》中公爵大人出场的那一幕，很短的前奏曲，冰冷的铜管音色和不协和的和声是充满了不祥之兆的悲剧气氛，可是却随着童瞳的出场却显得异常的应景。

没落的古老皇室贵族，在感染着悲剧却富有激情的音乐声里，童瞳并没有刻意如同美惠子一样，将自己塑造成一个男人的形象，可是她在众人的眼中，已经不是一个走秀的女模特，而是走在舞台上没落的欧洲皇室贵族，即使颓败了，可是属于皇家的风范却是刻进了骨子里，从灵魂里渗透出来。

直线迈出的每一步，高傲如同帝王在巡视疆土，幽冷的眼，抿成一条线的唇，下巴抬起，冷冷的傲视着台下所有的人，那份气势，张扬而凛冽，那份尊贵，在这一身笔挺而奢华的服装下昭显无遗。

在歌剧的四重唱的震撼声音里，童瞳结束了走秀，台下雷鸣般的掌声震耳欲聋的响了起来，所有人已经不知道这到底是谁的成功?

是设计师这一身黑色的哥特式服装，还是童瞳那样冷肃、高贵的皇室贵族形象，还是搭配的歌剧《弄臣》的完美效果，或许正是这三方面的融合，让所有人都知道，即使不看下面的走秀，梅特尔也会赢得第二轮比赛的第一名。

后台上，听着传出来的掌声，紧随着童瞳出场的朴金珠知道自己不会超越童瞳，而随着音乐声再次的响起，朴金珠出场了，虽然安彩媛设计的衣服也非常的大胆而独特，赤橙黄绿青蓝紫的彩虹色驾驭在面料上，让人们在t台上见识到一股强烈的色彩风暴。

可是之前童瞳的走秀太过于震慑，导致朴金珠的走秀就显得乏味了一些，半个小时之后，第二轮走秀顺利结束，当然，梅特尔自然是赢得了这一次比赛的第一名。

而拍了不少照片的媒体在离开之后，立刻快马加鞭的回到办公室，用最快的速度报道今天的走秀，而童瞳的胜出，不仅仅让他们终于有了可以报道的材料，也大大满足了每一个中国人的感情，网上的帖子更是再一次的掀起了火热的风暴，对童瞳的赞誉达到了空前绝后的程度。

踩着高跟鞋，美惠子不甘心的向着卧房的方向走了过去，虽然今天她并没有被淘汰，可是第二轮比赛之后，又淘汰了四个选手，如今只剩下中日韩三国，美惠子不甘心，却也有种预感，除了身高之外，那个中国人的确有着专业模特的素养，而伊斯＆梅特尔这个设计师也有着天赋，他们很有可能得到最后的胜利！

不甘心着，美惠子打开门，疑惑的看着脚下的信封，捡了起来，打开，却见里面竟然是六七张照片，拍的光线有些的暗，可是还是能看得出是这一次法国三个评委里的主评委西蒙娜和梅特尔在说话，而照片上显示的时间是晚上九点多，正是昨天晚上。

美惠子几乎要气炸了，直接拿着手里的照片咚咚的跑出了卧房，原来竟然是这样，难怪第一轮比赛中国人没有被淘汰，难怪今天的比赛又让他们拿了第一名，这分明就是评委徇私，不公平！

十分钟之后。

会议室，此刻显得有些的严肃，气氛紧绷着，几个法国评委一次流传着手里的照片，最后照片放到了西蒙娜面前，评委私下是禁止和设计师接触的，这是为了比赛的公平和公正。

“我严重怀疑今天比赛的公平性。”日本老头子得意的开口，目光不屑的看着梅特尔，不管他是不是真的凭着实力拿到第一名，可是既然有了机会，日本老头子当然是得理不饶人。

安彩媛倒是没有开口，保持着中立，如果让她当评委，今天她同样会选择梅特尔，并不是说自己的设计不好，而是梅特尔今天的设计太出色，而模特的走秀，配上的歌剧，让梅特尔当之无愧的拿到了第一名。

“我们是朋友，所以才会见了一面，今天的比赛完全是公正的，是六个评委共同决定的结果。”西蒙娜也没有想到竟

然会被人给拍到了照片，不过倒也没有任何的慌张，毕竟今天的比赛结果确实是建立在公正和公平的立场上。

日本老头子看了一眼日本评委，随后又开口道，“即使是这样，我对第三轮的比赛也抱有怀疑的态度，因为第三轮比赛将要角逐出第一名，第一名才有资格参加巴黎时装周。”

第三轮的题目很简单，只是婚纱，没有任何的刁难，让经过第一轮、第二轮比赛之后的中日韩三国的设计师和模特都有些的怀疑，真的就这么简单，不变态了？不会是骗人的吧，可是第三轮比赛真的不变态了，就是婚纱。

会议室里的中日韩三国的设计师暂时离开了会议室，让六个评委可以讨论，而门外，美惠子正得意洋洋的看着童瞳，满脸的嘲讽，“竟然作弊，难怪你能拿到第一名！”

童瞳懒洋洋的抬起眼皮，对于被打断自己和谭骥炎发短信的美惠子很是不满，之前谭骥炎虽然来了上海，让童瞳高兴的厉害，可是第二天童瞳刚醒来，手机上就看到了谭骥炎的短信，原本以为他是约自己出门，却没有想到谭骥炎竟然坐早上的飞机又回北京了。

而童瞳明显的感觉到这两天谭骥炎对自己的冷淡，让她此刻将不满的情绪转移到了挑衅的美惠子身上，然后收起手机，举起了白嫩嫩的小拳头，目光很是猥琐无比的向着美惠子的小腹之下扫了一眼，威胁的意味不言而喻。

蹭的一下，美惠子不由的想起第一天被童瞳揍的时候，尤其是不能对人言的私密处，那种剧烈的痛苦和在做某些运动时激烈的快感一样，都是要人命的，只是一个是高潮时的快感，而一个是被打时的痛感。

美惠子下意识向着一旁后退了几步，戒备的目光惊恐的看着完全无害的童瞳，这才后知后觉的发现自己挑衅童瞳似乎是非常错误的一件事。

小拳头举了起来，然后拐了个弯，拳背蹭了蹭额头，做了个挠痒的动作，童瞳咧嘴一笑，无辜至极的看着知道自己被耍了，脸色青白扭曲的美惠子

“你……”美惠子怒瞪着一双美目，可是却也不敢真的上前，只能如同骄傲的花孔雀一般挺直了身体，等着吧，等这一次评委取消她的参赛资格，看她还能不能笑出来。

朴金珠倒没有美惠子这么单蠢，虽然她也非常希望主办方可以取消童瞳的资格，可是那几张照片说明不了任何问题，只能说西蒙娜和梅特尔在私下见面了而已，而童瞳第一场比赛只得了第七名，第二场比赛的第一名绝对是凭借着设计师的实力拿到的，更何况，如果西蒙娜真的和梅特尔有密切的关系的话，那么评委方肯定会偏袒梅特尔，所以这件事绝对闹不出什么大问题。

过了十分钟，评委让童瞳、美惠子和朴金珠三个模特和在会议室隔壁的小房间里等候的三个设计师一同进了会议室，宣布关于讨论的结果。

“既然各位对这一次的评委的公正有所怀疑，所以第三次比赛的结果，将采取两种模式，各占50%，除了评委之外，还将采取外场观众投票的方式，双方结果最终考量，评选出第一名，也就是参加法国巴黎时装周的参赛名额。”随着西蒙娜的宣布，三个设计师倒没有太大的表情，虽然有些震惊会采用外场观众投票的方式，可是这也不是第一例了。

“我反对，这里是中国，我们在上海采取外场观众的投票方式，这根本是对中国人的偏袒，即使中国的作品很差，可是也会完全拿到外场的高投票。”美惠子的一个站起来反对，也不顾自己只是一个模特儿，其实并没有发言权的。

“美惠子小姐不用担心，至于这一点，我们评委方已经有了对策，虽然是中日韩三国设计师的比赛，可是我们将继续采取抽签的方式，对外也是如此宣布，这样即使童小姐是中国模特，可是她身上穿的婚纱有可能是日韩两国设计师设计的，对于外场观众而言，他们的并不知道哪个模特身上穿的是哪一国设计师设计的婚纱，所以会绝对的公平，只要设计的作品出色，一定会拿到高投票。”

西蒙娜慢条斯理的解释着，其实这样的结果对童瞳而言还是有些的偏袒，毕竟童瞳不是专业模特，她的身高不够，走秀的时候，的确是一个硬性伤，可是这样采取抽签的方式，很有可能她穿的走秀的衣服就是其他两国设计师设计的婚纱。

“这样的话，外场观众的确没有办法徇私，可是还有一个问题。”安彩媛缓缓的开口，目光看了一眼美惠子，“如果模特穿上其他国设计师设计的婚纱，走秀的时候，耍些小手段，那么对设计师而言，并不是作品的问题，而是模特的问题了。”

安彩媛的确不得不防着日本人，中国模特还好一点，看起来并不是有坏心眼的人，可是美惠子就不同了，谁知道她穿上其他两国设计师的婚纱之后，会不会故意坏场。

“关于这一点，我们评委方已经决定了，第三轮比赛完全采用封闭式管理，所有设计师都不能离开赛场，他们设计的作品，除了设计师自己知道之外，连评委方都不知道，等到比赛当天，评委方会将三件婚纱交给模特，然后去外场走秀，等到评委方和外场观众投票结果出来之后，我们先公布获胜的作品，然后再由设计师自己出来公布哪一件作品是自己的。”

这样一来的话，就避免了模特故意使坏，也避免了评委会徇私，当然，外场观众不知道哪件作品是哪个设计师的，所以即使是在中国上海这个东道主的地盘上，也不会出现外场民众因为民族情结而导致投票作弊的相像。

二楼赛场工作间还在，也有室内的洗手间，所以完全可以当成密闭的工作场所，当然在进入赛场之前，所有设计师要将通讯工具都交出来，然后直到比赛当天才可以离开二楼的赛场。

“瞳瞳宝贝，不要太想我哦。”梅特尔一脸不舍的看着童瞳，不过是一场比赛而已，在梅特尔夸张的表情里，看起来倒像是生死离别一般。

“快进去！”童瞳无奈的看着依依不舍的梅特尔，就差没有用脚直接将人给踹进赛场里。

“瞳瞳宝贝，一定要等着我出来。”梅特尔不得不一步三回头的走进赛场，随着大门的关上，隔绝了他的视线，也开始了亚洲外围赛的第三场的决赛。

童瞳这会是真的无聊了，设计师是全封闭的工作，而谭骥炎早在两天前就回北京了，这几天估计太忙了，连短信都是隔了一两个小时才回一条。

“小瞳。”古堡一楼大厅里，程天南坐在沙发上，看到童瞳下楼了，这才朗声笑着招呼着，放下手里的茶杯，站起身来走了过去。

“我们不熟。”对于程天南，童瞳已经直接视而不见了，能回避则回避，看到他，童瞳都直接绕路走，可是却还是被他给抓个正着，这让童瞳不由不满的皱着眉头，“你这么闲吗？”谭骥炎如果闲一点该多好。

“很忙，不过陪你的时间还是有的。”程天南笑了起来，语调放的很软，“已经到了晚饭时间，我请你吃饭。”

程天南看着直接要拒绝的童瞳，玩味的笑着，眼中满是得意的自信，“拒绝我你会后悔的，我有一个消息要告诉你，关于这一次照片的事情。”

“餐厅。”童瞳直接向着餐厅方向走了过去，西蒙娜和梅特尔见面的照片童瞳也是看见了，可是她更加相信梅特尔的设计才能，他绝对不是凭借着关系拿到第二场比赛的第一名的。

｜派派小说后花园lyg021手打，转载请注明｜www.paipai.fm

第二卷 情意缠绵 089章 华丽胜利

玻璃花房的餐厅设计的很是唯美，此刻正是傍晚，夕阳的光芒之下，玻璃房里有着也开了灯，交相辉印的衬托着夕阳西下的精致，这样的环境里听着小提琴声，吃着晚餐，的确是一件非常让人感觉舒心的事情。

“虽然照片是秘密的洗出来的，可是我查了一下，当天，晚上出去的人，除了小瞳你行踪不明之外，还有一个人。”程天南一面夹着菜，一面笑着开口。

“钱利。”童瞳思索了一下，报出了钱利的名字，虽然想想有些失望，不过钱利只是一个外人，他要怎么做，童瞳倒是不在意的。

“你知道？”这一次轮到程天南错愕了，刚刚在大厅的时候，她分明还不知道是谁，自己只说了一句话，她怎么就猜到了是钱利。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童瞳抬起头对上程天南过于震惊的表情，淡淡的开口，“比赛只剩下中日韩三方了，美惠子那么冲动的一个人，她如果看见了，绝对当场就出去理论了，朴金珠和安彩媛，还有日本老头子，如果是他们看见的话，直接将用手机或者相机里拍到的照片提交给主办方就行了，不需要偷偷摸摸的将照片洗出来，然后还塞进美惠子卧房里，这分明是不能让人知道是谁拍的，可是又要让这件事让主办方知道。”

所以这样的推论之下，只有钱利一个人附和了，童瞳继续低头吃着东西，依旧无视着眼前的程天南。

“小瞳，你有商人第二个特质——聪睿。”程天南眼中满是赞赏之色，所有人都以为她呆呆的，甚至包括自己，此刻，程天南才知道她的聪睿和精明是隐匿在安静和乖巧背后。

“钱够用就行，我对经商没兴趣……沈直？”童瞳顿住话，目光看向站在餐厅门口的一抹清瘦的身影，沈直是个绝对有着洁癖的人，白衣白裤，连同皮鞋都是白色的，手上常年带着医用的薄塑料手套，整个人阴邪而诡谲。

而此刻，童瞳远远的对上沈直的目光，就有一种被毒蛇给盯上的森寒感觉，这个男人说是心理医生，可是在童瞳看来他更像是一个恶魔，如果不是他，柳康或许就不会杀了李兰兰，如果说程天南是幕后指使者，那么沈直绝对是一个双手染着血的侩子手。

“童小姐，我们又见面了。”沈直很瘦，所以显得也很高挑，白色的衣裤给人一种诡异的感觉，尤其是笑起来的时候，嘴角虽然扬着，可是那一双丹凤眼却吊了眼角，给人无比诡异的违和感觉。

“你怎么来上海了？”程天南也是诧异沈直竟然会出现在这里，不过倒也没有什么不悦，反而显得很是关切，“吃过饭了吗？”

“南哥，我在北京没什么事，刚好上海有个客户，所以就过来了。”沈直看向程天南的目光倒显得诚挚了很多，可是一抬头，面对童瞳时，却又是这样诡异的皮笑肉不笑的表情，“就和童小姐一样的法式小牛排吧。”

拿出纸巾将椅子和桌面擦了三边之后，沈直这才坐在了程天南身边，笑着伸过手拿程天南刚刚喝过的茶杯，手上依旧是透明的塑胶手套，不仔细都不知道他双手戴了手套，低头喝了一口，却没有在这个细节上表现他的洁癖

程天南倒也非常照顾沈直，直接起身向着后厨的方向走了过去，而只余下两个人时，沈直把玩着手里的茶杯，露出雪白的牙齿，如同那恶魔的獠牙一般，诡谲无比，“童小姐，如今可是大红人了，很少有艺人能这样好运的，先是上了《茶余饭后》的电视节目，然后是程翰执手的《岁月静好》这部电影的女二号，如今更是成为了各大网站和媒体的宠儿，如果得到了这一次比赛的胜利，童小姐可谓一发冲天，说是娱乐圈的一姐也不夸张了。”

“你嫉妒，还是羡慕，可惜中国的娱乐圈不比泰国，即使沈医生你去变性的话，估计人妖话在娱乐圈也不好立足的。”童瞳冷淡淡的接过话来，依旧吃着自己的晚餐，丝毫不受眼前的沈直影响。

“好一张利嘴，所有人都以为童小姐你乖巧文静，谁也知道在这副假象后面，隐藏着什么样的灵魂？”身为心理医生，沈直的目光还是格外的精准甚至毒辣，“日本和韩国的模特第一天就吃足了闷亏，童小姐果真是一个善于保护自己，隐藏内心的人。”

“可是童小姐，你知道一个道理吗？站的高，就会摔的狠，小心啊。”笑眯眯着开结束了刚刚的谈话，沈直终于将那

森寒诡谲的目光从童瞳身上移开，专注的看向走过来的程天南。

“怎么，你还想要对我用一次催眠？”童瞳放下了手里的刀叉，看着沈直那总是诡谲而过于苍白的脸上表情一变，不由回给他一个格外明亮而璀璨的笑容，潇洒的摆摆手，直接起身离开，真的影响食欲啊！

程天南这一次倒没有拦下童瞳，只是坐了下来，低头吃着晚餐，片刻之后，这才拿起了手帕擦了一下嘴角，“你怎会来上海？身体不好，不要出来吹冷风。”

“南哥，你喜欢童瞳，甚至想要她。”沈直敛了笑，神色有些的张狂而扭曲，声音压的有些低，所以显得更加的诡谲，如同即将要爆发而出的火山，“所以南哥明明那么忙，却挤出时间到上海，还砸了钱进入主办方。”

“小直，这是我的私事，你不用过问。”程天南有些无奈的看着过于偏执的沈直，安抚的拍了拍他的肩膀，“你对柳康做的事情，我可以不追究，但是，你绝对不能动童瞳分毫。”

“那南哥，如果我派人杀了童瞳呢？南哥是要动用私刑，还是将我送去警局交给关曜呢？”眼神诡异的厉害，沈直抬起头看着程天南，嘴角带着疯狂的笑，似乎这一刻话说出口，下一刻，他就真的雇佣杀手去杀了童瞳。

程天南眉头一皱，而沈直却格格的笑出声来，似乎是听到了多么大的笑话一般，整个人甚至笑的不能自抑，一手按着腹部，脸上还是那样大咧咧的笑，可是眼神却愈加的冰冷血腥，“南哥，我只是开玩笑而已，我不会去动童瞳的，牵扯到关曜和谭骥炎，我不会给南哥你添麻烦的。”

“好了，牛排上来了，快吃吧。”程天南倒像是看着任性的孩子一样看着沈直，并没有有什么苛责的话，如果说迄今为止他最为信任的人，不是那些属下，也不是自己的弟弟程翰，而是眼前的沈直，这个他一手照顾着，养大的男人。

沈直的动作很优雅，尤其是切割牛排的手势，干净、利落，他虽然有着严重的洁癖，可是牛排却只喜欢吃五分熟，所以银色的道具划下来，酱汁和略带红色的血色便展露在了视线里。

童瞳！沈直插起一小块牛排，阴阴的冷笑着，将带血的牛排塞放进了嘴巴里，一点一点的咀嚼着，如同在嚼的是人的骨头和皮肉一般，表情嗜血而扭曲。

为了避免再遇到程天南和沈直，童瞳一日三餐都直接让送进房间里了，只是此刻情绪却有些的失落，童瞳短信发出去的已经半个小时了，发的时候还是满含着期待，可是等了又等，却依旧没有看到谭骥炎回过来的短信，让童瞳只感觉心被揪了一下，失落充满了胸口。

谭骥炎肯定是太忙了，所以才没有时间回短信！虽然这几天都是这样安慰着自己，可是童瞳脸上却扬起苦笑，她不傻，相反，她比一般人更加的敏锐，即使和谭骥炎隔着这么远，一个在北京，一个在上海，可是谭骥炎回避的态度，童瞳还是能清楚的感觉到，一开始的时候，真的以为谭骥炎是很忙了不方便回短信。

可是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童瞳就知道了，苦涩的抿了抿嘴角，将手机放到了床边的柜子上，童瞳静静的看着窗户外，到底发生了什么？明明那天晚上还是好好的啊，可是谭骥炎第二天一大早就回北京了，让童瞳怎么想也不知道究竟问题出在了哪里。

手机忽然响了起来，童瞳一惊，狂喜充满了双眼，快速的拿起电话接了起来，可是当听到电话里沐放的声音时，却莫名的感觉到一丝失落，连声音都显得有气无力，“沐哥。”

“怎么了？没精神吗？不要紧张，明天结束第三场比赛之后，后天就能回来了，我去机场接你。”沐放只当童瞳紧张了，毕竟前两场比赛确实有点磨人，不过看着t型台上如同换了一个人的童瞳，沐放是真的高兴，小瞳有这样的实力，日后即使自己护不了她的时候，她也可以凭借着实力一直走下去。

“嗯，我知道沐哥。”被关心着，心里头依旧有着温暖，这就是家人的感觉吧，明明她已经是这么大一个人了，可是沐哥却总是不放心的，每天都要打电话过来，让自己不要紧张，即使输了比赛也无所谓，叮嘱自己吃好，睡觉的时候不能踢被子，出门一定要让洪海陪着，总担心自己会走丢一般。

沐放又唠唠叨叨的说了一些话，这才挂了电话，毕竟已经是晚上十点多了，而童瞳也需要好好休息，明天早上九点在东方明珠前的广场上，就将是第三场比赛的场外赛，前一百名场外观众可以拿到票，然后现场进行投票。

阳光明媚的好天气，似乎让所有人都振奋着，从媒体的报道上知道了今天将有观众现场投票，让网络上的广大网友们立刻炸开了锅，嚷嚷着要去给童瞳助威呐喊。

可是一看到媒体公布的比赛规则，所有人都蔫了，果真是变态的主办方，如果童瞳穿的是日韩两国设计师的婚纱走秀，他们去呐喊助威，将票投给了日韩两国，那不是要憋屈死，所以所有人只感觉处于两难的境地里，谁知道哪个模特身上穿的是哪个国家的设计师设计的服装啊?

甚至还有网友快速的将三国设计师都给搜索出来，企图努力从他们的服装上找出设计风格，从而辨别出来，可惜这样的希望同样是无比渺茫的。

东方明珠广场上，已经搭建起了临时的t型台，会场已经布置的差不多了，因为这一次外围赛的规格，所以政府部门也派出了不少的警力过来，现场维持治安和秩序。

三个设计师依旧被禁止去现场，是为了防止他们将自己的设计的作品透露给现场的观众，所以只能通过转播来观看现场的比赛。

而此刻，一辆从剧组借过来的大巴房车上，三套婚纱美丽的展现在众人面前，西蒙娜指着三件婚纱，微笑着开口，“比赛的规则临时改变，你们可以选自己国家的设计师设计的婚纱，毕竟这样最能展现设计师的风格，但是，这一点需要绝对的保密，你们的手机已经被锁起来了，直到比赛结束，你们不可以和任何人说话，否则都将被视为违规，会被勒令退出比赛。”

童瞳等三人点了点头，与其让她们不安的揣摩自己到底穿了哪个国家设计师设计的服装，带着这样的心思走秀肯定会有所影响，这样的安排的确是最好的。

化妆师和发型师已经开始给三个模特打理，西蒙娜和另一个女性工作人员坐在一旁监督着，一个小时之后，外面已经响起了音乐声，走秀即将开始。

t型台上，伴随着音乐和灯光，虽然是临时搭建的场地，可是不得不说程天南的确是个有能力的男人，塑钢大棚三面都是密闭的，就像是一个小型的舞台，让坐在现场的观众不至于被冷风给动着，入口处竟然还设置了四个临时安检门，防止任何危险的出现，虽然只是临时搭建的t型台，可是灯光效果依旧出奇的好，让台上三个模特完美的展现出设计师作品的美丽灵魂＇。

可是这就苦了台子下拿到票的观众了，到底哪个模特身上穿的是伊斯＆梅特尔设计的婚纱呢？虽然拿到票的大都数是服装设计学院的同学，还有一些是网上跟帖无比热情的网友，还有一些票是给了内部关系，服装界的知名人士，可是票在自己手里，却如同烧红的木炭一样，这个一个弄不好就投给小日本和韩国了，那还不憋屈死。

一个小时的走秀结束之后，朴金珠换下了婚纱，穿了一件鹅黄色的公主裙，身后的塑料模特上正是她刚刚走秀时穿的婚纱，笑着站在t型台的最前面，和所有的现场观众鞠躬致谢着，温柔甜美的笑，白色的婚纱，朴金珠用英语说着多么喜欢中国，上海很漂亮。

而前排的观众应主办方的要求，即使是韩国人出场，也都热情的欢呼着，摇动着手里的小道具，有的是塑料的拍拍手，有的是主办方制作的泡沫板，上面写着朴金珠的名字，还有的拿着海报，看起来各个都是热情无比。

前排，在一片观众的热烈呼声里，一个带着鸭嘴帽的平凡男人，将手里的道具递给了台上的朴：金珠。

虽然怔了一下，可是只当是中国观众热情，朴金珠笑着接过塑料的充气狼牙棒，嘴角染着笑，热情的挥舞了好几下，甚至还用中文说着：“谢谢。”

一般而言，一个漂亮的美女即使拿着这样儿童玩具也是可爱养眼的，尤其是朴金珠这样的美女，笑的温柔，波浪般的长发披散在身后，目光温柔，声音娇媚，可是当她挥舞着手里的狼牙棒和观众互动的时候，忽然在场观众有些人怔了一下。

韩国在中国广大的网民心中还有一个代号——棒子！所以这是不是说她身边的婚纱是棒子设计的！不得不佩服中国人的思维和聪明，所以在朴金珠笑的嘴角都要僵硬的时候，却敏锐的发现观众更多的是盯着自己手里的狼牙棒，于是又露齿一笑，再次用力的挥舞了几下狼牙棒，“请各位投我一票，谢谢。”

切！当我们中国人傻啊！谁投票给棒子，谁投了，一会出去，爷不用砖头拍死他！

最后朴：金珠在无比怀疑的目光里，带养僵硬的笑容和自己所代表的一号礼服离开了t型台，而第二个出场的是日本模特美惠子。

而此刻，台下的观众们已经努力的睁大了眼睛，死死的盯着眼前的t型台，如果说韩国模特手里拿着狼牙棒，那么小日本会拿什么呢？

还没有出场，美惠子就从后台偷偷的瞄了一眼台下，得意洋洋的笑了起来，看来这些中国人是非常期待自己的出场！

美惠子世界脱掉了身上的大衣，三点式的泳装是她最后出场的装束，在音乐声里，灯光师忽然将现场的灯光给关掉了，而当美惠子站到入口处时，刹那，一束白色的圆形灯光明亮的送了过去，黑暗一片的t型台，只有美惠子是处于圆形的光圈里。

34d的豪乳几乎要将三点式泳装给撑破，而下面的泳裤也不过只是前后两小片布料而已，差不多是全身赤＝裸的站在灯光里，美惠子露出妩媚的笑容，哪个国家的男人不好色，自己这样的出场，一定会为自己赢得所有的投票！

不得不承认美惠子这样火辣辣的出场的确让在场观众一个个几乎要瞪掉眼珠子了，可是他们绝对，绝对不是被美色给诱惑，咱中国美女多的很，有必要看小日本的女人吗？可是她穿的这么清凉，全身剩下就那么一点点的布料，完全找不到一点点的提示啊！她所代表的二号婚纱到底是中国设计师的，还是日本设计师的啊？

很是满意自己的出场效果，美惠子走向t型台最前面，站在自己所代表的二号婚纱旁观，努力的展现自己魔鬼一般的身材，妖媚、勾人的笑着，大红的嘴唇，弹跳欲出的双胸，美惠子也开始了说话了，当然基本和之前朴＆金珠说的差不多，都是场面的客套话。

可是这小日本从始至终手里都没有拿东西啊？丫的，怎么就不给一点提示呢！现场观众一个个纠结着几乎要抓狂了，这小日本到底代表的是哪个国家设计师的婚纱！

就在所有观众风中凌乱的时候，灯光师再次将灯光调了，刷的一下，又是头顶圆形的光圈照射下来，而站在光圈里的正是美惠子和她所穿的二号婚纱，这是的灯光师的特意采用的灯光效果，非常的显眼，美惠子自然也是非常满意，灯光师应该是个男人吧。

圆形的光圈照在t型台上，那就是一个大大的太阳啊，太阳又可以用一个字来代替日！现场观众风中凌乱了，灯光师太有才了，真的是太有才了啊，这临场发挥的效果多好啊，为防止广大的现场观众不知道，一连采用了三次的特殊手法，美惠子离场时，这“日”就一路跟随着她直到她下了t型台。

等着童瞳出场时，她穿的是ceg服饰今年的春装，米白色的线衫，淡蓝色的牛仔裤，板鞋，没有朴金珠娇柔做作的笑容，也没有美惠子那一身清凉的妖媚，扎了个马尾辫，淡淡的笑，宁静和柔和，因为笑而微微眯起的模样里有着一丝狡黠，那是和现场观众互动沟通的眼光，刚刚发生了什么事，大家都心里明白。

掌声雷动的响了起来，如果说一开始大家还有一些疑惑，毕竟这个一不小心就投错票了，那就麻烦了，可是一看到童瞳出场，对上她那有点不好意思的笑容，观众热烈的拍着手，年轻的设计院学生更是响亮的吹起了口哨，不用不好意思，让棒子和小日本来中国张牙舞爪，这一次就让他们输的灰头灰脸的滚回去。

第三个环节，现场投票，童瞳的代表的自然是三号婚纱作品，得票数95张，美惠子3张，朴金珠2张，这样的结果一出现，美惠子和朴金珠的脸色就难堪的厉害，明明自己出场的时候，观众是那么热情，尤其是美惠子，她可是特意穿了三点式的泳装出场的，当时，那些观众的眼珠子都要黏到自己身上了，为什么只要三张票！

可是不管美惠子和朴金珠如何的不解，如何的不甘心，第三场比赛的外围现场观众投票已经结束了，而已经散去的观众虽然离开了比赛现场，可是却没有走远，为什么？还需要用问什么吗？当然是为了那小日本和棒子的五票。

“你们俩也是中国的？”看着一起出来的两个男人，就是刚刚投给韩国两票的年轻男人，某跟帖狂热者嘿嘿的阴笑着堵人，投票的时候还故意说中国话，丫的，棒子果真够奸诈。

“嗯，东北的。”有种要被围攻的感觉，两个男人的中一个快速的回答着，陪着笑，那语调还真的带着东北的腔调，活灵活现的，要瞒过一般人还真的不是问题。

“帖子老大，他们说是中国东北人那，那我们打中国人肯定不牵扯到国际纠纷了。”嘿嘿的阴笑声附和的响了起来，后面的一种男人已经开始摩拳擦掌了，就怕这两个棒子不承认是中国人，这一承认就没事了啊。

然后大街上，只见两个男人狂奔着，后面跟着一群群情激奋的男人追赶着，那场面，啧啧，而投了日本模特三票的三个留学生就聪明多了，等着这一群人都走了，这才幽幽的从桌子底下爬了出来，然后快速的分为三部分，曲线回学校。

汽车向着古堡的方向了过去，后座上，童瞳感谢的向着开车的洪海致谢着，如果不是他，今天只怕还不可能这么成功呢。

“童小姐，客气了。”洪海严肃着脸，专注的开着汽车，可是想到童瞳想出来的那主意，洪海精明的嘴角还是忍不住的笑了起来。

从特种部队退役之后，洪海因为好身手，所以经常接一下私人保镖的工作，不过都是短期的，而这一次谭长官找上自己之后，洪海立刻推掉了一个工作，保护童瞳。

当时在会场，童瞳手敲在桌子上，声音传出来，其他人不会察觉到什么，可是洪海震惊了，那是摩斯密码，收到童瞳的指示之后，洪海还是有些迟疑的，童小姐怎么会摩斯密码，可是洪海是特种兵出生，既然童瞳非常信任的暴露了自己的特殊之处，洪海也用摩斯密码回了过去，即使谭长官询问，洪海也不会泄露分毫，这是做报表这一行最基本的规矩，可是洪海疑惑的毕竟这样隐晦的暗示，现场的观众能明白？

可是事实证明，洪海太小看了我们广大网友们的智慧，当他将狼牙棒悄然的递给了台上的韩国模特之后，看到现场观众从迟疑，到犹豫，然后顿悟的表情，洪海就知道果真成了，而灯光师那里，洪海也只是过去打了个招呼，让他帮忙给日本模特特写的灯光，果真，人民的智慧是无限的，也就造成了今天投票一面倒的效果。

华丽丽的亚洲外围外，以梅特尔的胜利而告终，结果一出，中国从媒体到网络都热血沸腾了，而日本和韩国的媒体则在本国的报道上恶意中伤着，尤其是第三场的现场投票，中国人明显作弊了，否则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投票结果。

可是网上的帖子回复就绝了，广大网友得瑟着，作弊？你有证据吗？拿不出证据，就不要满口乱喷，那是我们家小瞳用实力夺来的，而且主办方当时可是宣称模特和设计师的婚纱作品是随机抽取的，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家小瞳身上穿的三号作品就是伊斯＆梅特尔设计的，我们只是选了心里认为最成功的作品，这就是众望所归的实力！

虹桥机场。

“瞳瞳宝贝，我不要去巴黎。”梅特尔完全没有拿了第一名的高兴，反而因为要离开上海去法国而和童瞳分开正闹着别扭。

“时间差不多了，回北京之后我请你吃烤鸭。”童瞳拿着烤鸭诱哄着这个不愿意离开的大狗狗，安抚的拍了拍他的金毛。

“嗯，我还要吃上一次吃的珍珠圆子，还有好喝的汤’”梅特尔点了点头，终于在法国三个评委集体鄙夷的目光里，一步三回头，蜗牛般的速度离开了。

童瞳戴着鸭嘴帽，虽然之前三次的走秀都是还是化了妆的，可是现在媒体炒的正火热，童瞳还是要防止被媒体给大众给认出来。

可惜有时候确实怕什么就来什么，这边童瞳刚准备向着机场停车场过去拿车，不知道怎么得到消息的记者正在四处张望着，他们是没有认出童瞳来，不过倒认出了童瞳身边的经纪人钱利，呼啦一下，记者们发现目标之后，立刻来了精神，快速的向着童瞳这边跑了过来。

“那边，小瞳在那边。”

“快拍照，快拍照，小瞳要走了。”

噪杂声里，童瞳虽然知道记者都是热情都是善意的，可是她是真的不习惯被记者给围堵在中间，童瞳目光滴溜溜的转动着，而一直暗中保护童瞳的洪海，立刻发挥着自己身高魁梧的优势，迅速的挡下记者，示意童瞳先去停车场。

机场的保安也随后过来了，加上钱利和洪海，终于阻挡住了热情如潮的记者们，而童瞳则是溜得无影无踪，让记者只感觉原来新艺人也是这么滑溜啊，跑起来速度还真是快，难道现在娱乐公司还会专门训练这个吗？

童瞳静静的向着停车场走了过去，手伸进了衣服口袋里，握着手机，沐哥和关曜都打了电话过来道贺，连蓝海豚那

些童瞳几乎都不怎么熟悉的艺人也都发了短信过来，可是从上午结束比赛，到此刻五点送走了梅特尔，谭骥炎却没有一个电话。

停下了脚步，童瞳终于拿出了手机，犹豫了一下，她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可是谭骥炎似乎是从来上海之后突然变的冷淡了，心里头涩涩的堵的难受，他就算真的不打算理自己，至少也要给自己一个明确的答案吧！

童瞳不满的咬了咬嘴唇，这样患得患失，摇摆不定的性格不是自己！所以童瞳直接拨通了谭骥炎的电话，响了几声之后，电话终于被接了起来，一时之间，童瞳喉咙干涩着，心怦怦的加快了跳动。

“小瞳。”电话另一头日夜思念的声音传了过来触动着童瞳原本就紧绷的神经，心脏似乎被电击了一般，整个人突然有种大脑空白的真空状态，童瞳忽然感觉很委屈很委屈。

“小瞳？”半晌没有听到回答，谭骥炎按灭了手中的烟蒂，办公室里烟雾缭绕着，谭骥炎瘦了一些，脸色有些的阴沉，这几天，他同样过的不好，“小瞳，你在听吗？”

“我在。”猛然的回过神来，童瞳快速的开口，她想要问谭骥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突然变的这么冷淡，疏远的让童瞳感觉到受伤，可是拿着手机，听着电话另一头的呼吸声，童瞳却不知道该说什么，就只有满满的委屈，涨的鼻头酸酸的。

哗啦一声的巨响声，让童瞳不解的抬起目光看了过去，却见一辆汽车前，一个男人手里正拿着一根棒球棍，而刚刚的巨响正是挡风玻璃被击中了，而男人似乎还不解气，用拿着棒球棍快速的将前后座的车窗快速给打破了，玻璃珠子碎了一点。

那是这一次主办方配给自己的车！童瞳正满腹的委屈，此刻看着那疯狂的击打着自己汽车的肥胖男人，刹那，火气蹭蹭的从眼眸里迸发出来，

“谭骥炎，我有事先挂了！”开口说完话，童瞳直接合起了手机，气鼓鼓的向着行凶的男人走了过去，不敢对谭骥炎开口询问，怕听到那让自己难受的答案，可是这样拖着欠着，童瞳自己也憋屈，这会正好还有人敢碰到气头上过来找揍。

肥胖男人个子很矮，比童瞳高不了一辆厘米，地中海的头上一边倒着覆盖着几分稀落的头发，满是肥肉的脸上表情疯狂，凸起的啤酒肚几乎要将黑西装给撑破。

肥胖男人扔了棒球棍，从地上拿起油漆，然后哗啦一下，红色的尤其从被敲碎的车窗泼了进去，驾驶位上，车顶，车门，车后座到处都是红艳艳的血腥油漆。

“泼的挺高兴的吗？”童瞳站定了脚步，笑着开口，那原本气鼓鼓的脸上此刻是熊熊的怒火，这辆宝马车算是离报废不远了。

肥胖男人先是一惊，然后转身回头看见了童瞳之后，那因为胖而挤成一条线的眼睛里满是仇恨和疯狂，口出秽言的辱骂着，“中国猪！竟然敢作弊夺走了属于我们大日本设计师的荣耀！八格牙路！”

日本人？正好！童瞳嘴角笑容加深了几分，露出一口雪白的贝齿，活动了一下手腕，目光向着四周扫了过去，果真对着这边的摄像头上也还滴落着红油漆，看来不管是美惠子，还是眼前这个日本男人都喜欢用一样的手段。

“八格牙路！”砰的一声将油漆桶给扔在了一旁，肥胖男人阴森着眼神，露出一口黄色大板牙，狰狞着脸，直接向着童瞳扑了过来，让这些中国人敢夺走大日本帝国的荣耀！让这些中国猪得意！今天自己就要好好的教训教训这些下贱的中国女人！

童瞳看了一眼自己雪白的手，握成了拳头，也是白嫩嫩的，再对上日本男人那一口大黄牙，不由恶心的将手又给收了回来。

而肥胖男人已经挺着啤酒肚冲了过来，童瞳冷眼的看着敢在中国地盘上撒野的日本男人，直接一个又踢腿，一脚狠狠的踹向了日本男人凸起的满是肥油的啤酒肚。

砰的一声，童瞳踹的用力，硬生生的将两百多斤的肥胖男人如同踢易拉罐一般直接的一脚飞踢了出去，落地的时候头正好撞到了油漆桶。

却见那红色的油漆桶晃了晃，然后倾斜，还没有倒完的油漆直接将日本男人那秃的快成地中海的头给染成了红色，稀落的几缕头发同样被油漆染红，随着日本男人跌撞的从地上爬了起来，那几缕红头发直接从一边倒转了方向，紧贴着额头，发梢的油漆啪嗒一声落了下来，正好滴在了日本男人的鼻尖上，然后落尽了他的嘴巴里。

“八格！”肚子上的肥油很厚，所以这一踢，肥胖男人虽然摔的很惨，可是倒不是什么致命伤，所以瞬间就从地上爬了起来，一抹脸上的油漆，一双小眼睛死死的瞪大，弯下腰捡起地上的棒球棍，然后咬着牙，疯狗一般再次的向着童瞳挥舞着棍子打了过来。

童瞳笑着，此刻也顾不得会不会恶心了自己的双手，在棒球棍挥过来的同时，身侧向左一个侧闪，避开了打向自己头上的棒球棍，然后右手同时抓住了肥胖男人的手腕，用力的一个反扭，他手里抓紧的棒球棍顺势掉了起来，童瞳直接用脚踢起，竖起的棒球棍直接向上飞了过来，正中肥胖男人的双下巴。

“哎呦！”杀猪一般的惨叫声嚎了起来，日本男人这会是真的痛了，双手捂着下巴，撞的狠，下牙齿狠狠的嗑到了上面的门牙，然后那满是鲜血的吐沫源源不断的从日本男人的指缝里流淌出来，恶心的童瞳迅速的一个后退

日本男人狠狠的一抹嘴巴，然后吐了一口血，血吐沫里两颗断掉的门牙滚在地上，日本男人摸了摸自己的牙齿，用日语叽里咕噜怒吼着，整个人彻底发了疯一般，用力的一扯碍事的西装，丢在了地上，力气太大，甚至连衬衫扣子都被扯掉了几颗，露出白花花的满是肥肉的胸膛再次凶狠的向着童瞳扑了过去。

而同一时间，在手机被挂掉之前，谭骥炎是听见了那打砸的巨响声，然后童瞳就挂了电话，再回拨过去就是无人接听，谭骥炎冷沉着峻颜，将心头的担忧抛下，快速的拨通了洪海的手机。

“童小姐先去停车场了……什么？我立刻过去！”洪海大声的喊着，一听到谭骥炎的话，脸色一变，随后顾不得斯文，用力的直接推开眼前的围堵的记者，快速的向着停车场的方向跑了过去，自己竟然让童小姐遇到危险了

而耳尖的记者一听童瞳去了停车场，这会也都快速的转过身跟着洪海身后跑了过去，虽然洪海跑起来速度非常的快，可是记者这一行干久了，那速度也是不慢的，一行人于是高举着摄像机，有的拿着话筒，风一般的向着停车场的方向快速的追了过去。

妈呀，这是什么情况！这边记者等人一窝蜂的跑了过来，停车场的安保也感觉到不对劲了，之前五号探头突然花了，他们正好要抽派人手过去检查一下，可是机场那边似乎有记者在围堵哪个明星，所以保安被调走了五个，这会一时半刻还抽调不出来人去停车场检查五号探头，这边一看到这十多个人的架势，保安知道坏了，只留了一个人，其余人也立刻跟着跑了过去。

妈呀！那是什么东西！红头怪！

除了洪海依旧保持着极致的速度跑了过去，跟在后面冲刺的记者们都气喘吁吁的呼吸着，震惊的看着那一个红头，光着白花花的上半身，手里还拿着棒球棒追打着童瞳的男人。

而停车场里至少已经有八九辆汽车被日本男人给砸了，童瞳倒没有对普通人下狠手的习惯，不过她就在教训了对方一顿之后，就很快的开始绕圈跑，当然，她却偏要刻意的在一些豪车边停顿一下，所以日本男人手里的棒球棍就狠狠的敲了下来，没砸中童瞳，自然就砸中了她身边的豪车。

童瞳的思维还是很简单的，既然不能真的对普通人动狠手，那就赔死你，砸了这么多车，童瞳已经可以想象这个日本男人下半身的凄惨境地，最重要的是，他估计要做一辈子的工，才能赔偿这么多的豪车修理费！

“童小姐！”洪海可没有童瞳那么客气，直接在日本男人的棒球棍要打向童瞳时，直接一脚狠狠的踹了过去，因为担心童瞳，也因为自己失职造成的内疚，洪海这一脚踹的比童瞳很多了，直接将日本男人狠狠的踹飞了出去，直接滚落在了记者面前，然后齐刷刷的快门声响了起来，特写镜头拍了一组又一组。

“我没事。”脸不红，气不喘，童瞳运动了一番，此刻已经是全身畅快，那郁闷的低气压情绪就消失的无影无踪了，笑着回给洪海一个略带着抱歉的笑容，“不好意思，让你担心了。”

“不用，不用，是我的失职。”洪海刚刚还阴煞着一张脸，几乎恨不能打死眼前的红头怪，可是此刻一听童瞳的道歉，大老爷们立刻感觉到不好意思了，尴尬的笑了起来，还好童小姐没出事。

可是那男人到底是怎么回事？洪海再次打量了一遍童瞳，发现她真的没有受伤，而且心情还似乎不错，也就放心了，目光扫了一下四周，到处都是散落的车窗玻璃渣子，而不远处，一大滩的红油漆，而那辆面目全非的汽车正是这一次比赛主办方配给自己童瞳的宝马车，正是之前洪海停在这里的。

“你们欺负日本人，你们违法了国际人权法！你们等着上法庭吧！”洪海那一脚踢的狠，日本男人此刻坐在地上，恶狠狠的摸着脸上的油漆，凶狠的目光嚣张的看着四周对着自己拍照的记者，从裤子口袋里摸啊摸，终于摸出了一个还完好的手机，快速的拨通了电话，霹雳啪啦一阵日语之后，然后得意的看着四周的记者，最后将恶毒的目光凶残的看着童瞳！

“童小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日本男人是不是在这里围堵你？意图伤害！”有记者快速的向着童瞳围了过去，手里的话筒，有的是录音笔，都齐刷刷的对准了童瞳，而一旁的摄像师在拍了现场的血多照片，尤其是童瞳那辆面目全非的宝马车之后，在场所有的记者心里头已经有了大致的画面。

一定是童瞳躲避开自己的采访之后，先回到停车场，却没有想到竟然碰到这个行凶的日本男人，不但打砸了童瞳汽车，泼了油漆，肯定因为这一次日本设计师输掉了比赛，所以这会还追打着童瞳报复，幸好童瞳跑的快啊，不过四周这些豪车就遭殃了，不是有的被打了车窗玻璃，有的被打瘪了车门，有的是后盖，反正只要算得上豪车的，都几乎遭殃了。

这样记者们脑子里同时有一个疑惑，这个日本男人到底是来追打童瞳，还是仇富心理啊，否则为什么那些普通的奇瑞，大众，马自达都没事，反而是一些五六十万以上的车子都遭了毒手，这男人最好有足够的钱，否则赔死他了！

童瞳听着记者的提问，这会已经躲不掉了，童瞳眨了眨眼睛，开始在脑海里构思着语言，可是她这样低着头，垂着眼的模样，一副还没有回过神来的怯怯模样，反而激起了广大记者的同情心，妈的，在中国的地盘，这该死的日本男人竟然欺负我们中国女人！

但凡是有血性的中国男人，此刻都憋着一股火，想要回头狠狠的踹这个该死的日本男人一脚，可是一回头，看着被保安看守之下，还坐在地上，顶着红红的油漆桶的日本男人，在场的雄性同胞们又忍住了，踢不下脚啊，这日本男人这模样太凄惨了一点，他们真的担心自己这一脚过去了，自己倒是发泄了一口恶气，可是这小日本不经踢，要是就这么嗝屁了，那自己岂不是冤枉死，所以咱们忍了，让他赔车钱赔死他！

｜派派小说后花园lyg021手打，转载请注明｜www.paipai.fm

第二卷 情意缠绵 090章 小猫发威

“我是偷跑来停车场的。”童瞳终于开口了，四周记者立刻安静下来，说这话的时候，童瞳有些抱歉的看了看四周的记者，她不是有意要躲避他们的采访的，实在是她真的怕吵。

“小瞳，你不用道歉，你是新人，第一次被这么多记者给围堵，会跑才正常，不用内疚。”站在童瞳身边的男记者急切豪爽的开口，以前追那些明星，哪个不是大牌的看不起娱记，也只有小瞳这孩子真单纯，被围堵逃走了，竟然还愧疚自责。

“然后呢？”有个女记者在无比挫败的看着在场已经一面倒的男同行吗？要发挥爱心也要等采访之后，现在可是难得能采访到童瞳。

“然后就看到他砸了主办方的车，泼油漆。”童瞳继续的回答着，思索了一下，似乎在回忆当时可怕无比的情形，身体还忍不住的颤抖了一下，虽然是为了忍不住笑，“然后他就拿着棒球棍追我，然后我就开始跑，我以为保安肯定会看见的，可是等了好久都没有人过来，不过他太胖了，跑不过我

说最后一句话的时候童瞳孩子气的笑了起来，得意的扬了一下小脸，似乎很高兴自己的长跑功底，而现场记者看了看清瘦的童瞳，再看了看地上那一坨肥肉的男人，也幸好他胖，果真胖的好，可是为什么保安没有出现呢？

在记者们齐刷刷的目光里，保安队长指了指不远处的五号探头，“不是我们不过来，是探头被这个男人给喷了油漆，我们人手被调去机场那边了，所以才没有及时过来，对此，我们真的非常抱歉。”

哇！该死的日本男人多么阴险！竟然先用油漆喷了探头！于是拿着摄像机的记者快速的跑了过去，对着被喷了大红油漆的探头快速的拍了几个特写

“你们等着！等着！”日本男人终于缓过了力气，嚣张无比的瞪着童瞳，一开口，就露出一口断掉了门牙的牙齿，阴狠狠的，极其的欠揍！“我知道你们中国的法律，外国人打了中国人没有问题，几个钱就打发了，可是中国人打了外国人，你们就等着坐牢吧！这可是国际纠纷，你们中国人最维护外国人了，你们惨了！”

“他妈的，你以为外国人三个字就是免死金牌啊！你带着棒球棍，带着油漆，还喷了探头来停车场堵童瞳，你这是犯法！你自己惨了！”一个记者终于挫败的直接骂了回去，太解恨了！这个该死的小日本！可惜啊，当时就该趁乱去踢几脚的！

停车场外警车声已经响了起来，警察一看到记者在场就眉头一皱，而地上的日本男人看到了警察，立刻得意的笑了起来，有一次，在商场的角落里，他看到一个中国女人穿的太风骚，那根本就是为了勾引男人的，所以日本男人经过的时候，就没有忍住，咸猪手伸了过去，狠狠的在女人的胸口掐了一把，然后就是一场混乱。

当时日本男人还是很怕的，可是却没有想到警察来了之后，竟然将哭哭啼啼的中国女人一顿训斥，甚至还点头哈腰的将自己送出了派出所，日本男人回去之后，在日本人的群里将这件事说了一遍，结果那个时候才知道，外国人在中国是非常有特权的，所以只要不是杀人的大案，中国政府和一些部门都是非常懦弱的，他们不会维护本国公民，相反会维护外国人。

而一个政治系的学者给出了一种理性分析的大案，中国的法律制度有一种诡异的现象，一旦出了事情，外国大使肯定会出面，而中国上一级部门，是不会理会事情的经过，不会理会谁对谁错，肯定会狠狠的训一顿给自己惹麻烦的下级部门，长此以往下来之后，中国这些基础部门，一般都是为了省事，为了不给上级部门惹麻烦，都会直接牺牲普通公民的权利，息事宁人。

所以日本男人一看到警察过来了，立刻得意的裂开嘴巴笑了起来，扶着一旁的汽车站起身来，得意洋洋的开口，“我可是日本国公民，在中国被你们中国人殴打，我已经电话告知我国的大使馆，他们一会就来人了解情况，维护日本公民的权利！”

一听到是日本人，出警的警察队长眉头再次深深的皱了起来，而且还牵扯到了日本大使馆！这一个处理不好，自己这个中队长的位置就是坐到头了

“你们去拍照，你们打120过来，送这位先生去医院，还有，所有不相关的人立刻离开现场！”中队长大声的命令起来，目光看向一旁的童瞳，“你和我回警察局做笔录，交代事情的详细经过。”

“我不走，我不相信你们中国人，我要等日本大使过来！”日本男人再次得意起来，谁知道这些中国人会耍什么手段，所以自己一定要等大使过来，而且自己这一身伤就是最好的证据！

日本人赖着不走，中队长也没有办法，只能让一旁的警察快速的给童瞳做笔录，听着她的叙说，又看了看四周，包括那已经成为证物的棒球棍，油漆桶，还有已经被拿下来的五号探头，事情看起来很简单，而且媒体这几天铺天盖地的报道，即使中队长想不知道都难，看来是童瞳这一次亚洲外围赛胜利了，所以日本男人才会想要报复，然后事情就闹成这样了。

“那个，你要不要通知这些车主，他们的车子被日本人给砸了。”童瞳做完笔录，签了名字之后，然后好心的提醒着眼前看不出表情的中队长，他并没有完全偏袒日本人，可是却也没有如同这些记者一般同仇敌该，而是保持着中庸的态度，让人看不出他内心的打算。

“小马，你记下车牌，报给交通部，让他们通知车主和保险公司过来。”中队长若有所思的看了一眼童瞳，被打砸的都是好车，有几辆还在偏僻的角落里，她跑的时候是故意让这个日本男人砸了这些好车吧，保险公司可不是什么政府部门，他们可是连一毛钱能不赔就不赔的，估算一下，估计这一次保险公司要赔偿给车主至少有两百万吧，这些车修起来动辄就是十几二十万，而且还是少的，而这些钱保险公司自然要向这个日本男人索赔。

而主办方配给童瞳的那宝马车，是被砸毁最严重的，挡风玻璃全都被砸了，四个车窗也难逃厄运，车身都被砸的凹凸不平，除了发动机和轮胎底盘之外，车身和车内都被泼进来的红油漆给毁了，估计没有五六十万也拿不下来，想到此，中队长那严肃紧绷的脸上多了一丝柔软，这个艺人真的很聪明

“棒球棍你真的没有碰？”中队长再次的开口，记者已经被其余的警察给赶出了警戒线之外，虽然还都对着这边拍摄着，不过此刻的谈话倒也不会被泄露出去，而且笔录也已经结束了，所以这绝对只是私人之间的问题。

“嗯，我没有碰，我只是一直在跑，你们可以去检验指纹的。”童瞳乖巧的点了点头，一副我绝对不会撒谎的乖宝宝的无辜表情，多年的经验让童瞳已经养成了做事绝对不会留下任何把柄的好习惯。

“嗯，很聪明的做法。”中队长赞赏的点了点头，就法律而言，不管你是男人还是女人，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都是有攻击性的，可是如果童瞳没有碰棒球棍，那么就不存在她攻击日本男人的事实，这对她将非常有利。

有一辆汽车快速的开了过来，随着车门的打开，日本大使迅速的下车，看了一眼站在一旁的日本男人，用日语叽里呱啦的说了几句之后，随后将目光看向童瞳，刹那，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又是她！

童瞳被瞪的异常的无辜，她也不是故意惹事的，分明就是日本人不省事，上一次是美惠子，这一次又是这个日本男人！自己真的很无辜的！

“警察先生，为什么不拘捕罪犯，难道在中国，因为是艺人，所以犯了法就不用被抓捕吗？”日本大使恨恨的看了一眼童瞳，然后将刁难的目光转向中队长，“日本国公民在中国的领土上被殴打，身上还有直接就可以看见的伤口，我代表日本政府要求中国警察立刻抓捕犯人！等验伤的报告出来之后，依照法律判刑！”

“这一次的案子就目前的情况和目击的证人叙说，是日本国公民拿着棒球棍追打童瞳，如果大使您对案子有任何的疑问，可以从大使馆派出人过来参与调查，童瞳是受害者，所以绝对不会被缉捕，反而是日本国公民，携带凶器和油漆，恶意伤害，等验过伤之后，我们会依照中国的法律将他缉捕归案。”

中队长沉声的开口，他的语速并不快，麻木着一张面无表情的脸，一开始所有人以为他会偏袒日本人，却没有想到他竟然如此的公正。

“哼，你只是一个小小的警察，这件事牵扯到国际纠纷，你没有资格和我谈，我要求中国政府派出相应的官员出面！”日本大使恶毒的笑了起来，不屑的目光藐视的看着中队长，“在你管辖的地方出了国际纠纷，我想你已经不够资格当一个警察了！”

这绝对是政治施压！可是中队长只是冷淡淡的看了一眼日本大使，然后拿出手机，将电话拨给了公安局局长，虽然是手机，可是里面局长那咆哮的怒骂声还是让站在站在他身边的童瞳和日本大使都听见了。

“毕杰，你是不是不想干了！大过年的你给我惹了什么事情出来，连日本大使馆都出动了，你还愣着做什么，将童瞳抓起来，立刻审问！”公安局冯局长从牌桌上站起身来，原本还因为赢了钱正痛快着呢，此刻却立刻憋出了一肚子的火来，大过年的，这些艺人就不能安生一点吗？竟然还惹到日本人，还连日本大使这都出来了，冯局长用脚趾头想也知道这牌局是要歇了，估计今天晚上晚饭都要歇菜了！

日本大使愈加的得意，冷眼笑着看着挂了电话的中队长，他既然能成为日本驻上海领事馆的大使，自然了解中国的政府结构，这件事没有哪个部门愿意扛着，所以这个总是碍眼的中国模特童瞳逃得了上一次，绝对逃不了这一次！

这边记者都远远的举着摄像机正现场录制着，虽然不知道这边的情况，可是看得出，日本大使和这个红头怪此刻貌似很得意啊，记者们一个个都义愤填膺的怒瞪着挡住自己，不给跨入警戒线的警察们，这么明摆的事实在眼前，他们竟然就因为是日本人，所以就偏袒他们，而小瞳明显就是受害者，幸好，还没有给小瞳戴上手铐，否则他们这些记者一定要好好的报道一番，让国人都爱看看这些崇洋媚外的执法部门！

“我不相信中国的医生，日本大使馆里有医生，我会将我国公民带回大使馆，由日本的医生检查了伤情，拍下照片之后，再交给你们公安局局长，至于要怎么处理，那就看你们中国政府如何惩治凶手了！”日本大使哼哼着，得意洋洋的看着童瞳，就差没有将尾巴给翘起来！

上一次在古堡里不同，美惠子身上根本检验不出来伤痕，而且当时日很还要参加比赛，所以日本大使也不敢将事情闹大，怕影响到日本设计师的比赛，可是如今，日本已经输掉了这一次的亚洲外围赛，所以事情就算闹大了也没有关系，最好是闹的越大越好，让童瞳这个艺人再也不难翻身！

“童小姐，你需要跟我去公安局走一趟。”毕杰冷冷的看了一眼日本大使，转过身来，还算和颜悦色的对童瞳开口，不管如何，牵扯到中日关系，国际纠纷，就算童瞳是受害者，可是按照目前的情况，毕杰也只能先将人带回警察局，估计之后，这件案子也轮不到自己来管了，局长肯定会亲自接手处理。

“好的。”童瞳倒是没有难为毕杰，他至少算是一个合格的警察，来了之后，立刻就拍照取证，录口供，也没有偏袒日本人，对于上级部门，也就是局长的施压，童瞳刚刚也听见了，只是有些的不理解而已。

局长连询问案情都没有问，就直接披头盖头的一阵怒吼，这样的人怎么能当上局长，他难道不知道任何一件案子，都需要先弄清事实，然后才能定夺吗？他没有到现场，没有看物证，没有看口供，却就要求将自己给抓起来。

洪海也跟着童瞳上了一旁的警车，而日本大使则带着红头怪上了他们的车子，终于，混乱的局面在记者们的疯狂的快门之下，在镁光灯里结束，当然记者自然不会就此罢手，等警车离开之后，记者们立刻向着自己的车子跑了过去，幸好他们都是普通的车子，所以才没有被砸。

公安局大厦。

冯局长气恼的坐在办公室里，端着茶杯，狠狠的喝了一口茶，一想到刚刚的毕杰汇报的那一通电话，火气就再次的上来了，如今自己正面临着换届选举，弄好了，说不定可以调去北京，那可是质的飞跃，如果这一次黄了，冯局长知道那自己一辈子也只能当一个公安局局长，再也爬不上去了，这是自己唯一的一次机会，一定不能因为毕杰，因为一个童瞳这个艺人而栽了！

可是当秘书告诉冯局长目前童瞳在网络和媒体上的人气，而当时现场刚好也有很多的记者媒体都在，还不知道拍了多少的照片，冯局长就知道这件事肯定是瞒不了的，关键是如何处理，处理好了，皆大欢喜，处理不好，不要说升迁了，很有可能自己这局长的位置都保不了！

中日关系一贯都是紧绷的，尤其是最近钓鱼岛的问题又吵的火热，日方擅自给钓鱼岛命名，又擅自登岛，宣布钓鱼岛是日本的领土，而中方也加强了太平洋海岸上的海军力量，这都说明中日关系目前非常的危险，而这样的烫手的事情竟然就落在了自己头上，冯局长越想越心慌，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这可是牵扯到国际纠纷！

敲门声响了起来，冯局长深呼吸着，又恢复了一脸的官态，“进来。”

“冯局。”毕杰推开局长办公室的门走了进来，手里拿着刚刚已经在车上整理好的口供和直接洗出来的现场的照片，“冯局，初步判断是日本人弘一郎带着棒球棍和油漆在停车场围堵童瞳。”

“毕杰，够了，说这些有什么用，这是国际纠纷你知道吗？弄不好，不要说你只是个小小的中队长，我这个局长都不用干了！”直接吼出声来，冯局长没好气的瞪着毕杰，“你不知道当时稳住日本大使吗？这样一来，这件事还可以私下解决！”

毕杰沉默的站在一旁，任由冯局长劈头盖脸的又一顿骂，而似乎终于骂累了，冯局长这才打开卷宗看了一下口供，又看了一下一组一组的照片，语调终于缓和了下来。”案情幸好像你说的这样，等一会日本大使过来了，我亲自过去，将这件事私了了，至于媒体那边，我也会亲自打电话去报社，阻止事态的进一步扩展，毕杰，你去给我管好你拿一些手下，这件事我不希望再节外生枝！”

“是。”若是十年前，毕杰或许还会忿忿不平，可是这么多年，在警察这个部门干久了，毕杰已经不是那个刚出警校，一腔热血的新警察，他已经知道了很多很多的灰色地带，也知道很多的人际关系比案情更重要，他努力不让自己手里出冤假错案。

可是这个前提是，案件都是普通人，不涉及到有权有势的人，所以这些年，毕杰也算是升官了，毕竟他查了不少的案子，破的案子多了，自然也成了警局的一个支柱，可是一旦牵扯到有权有势的人，案件自然就是另一种对待，如今今天的案子一样，毕杰只能妥协，除非他想要脱掉这一身警服不干了，可是他还有老父老母，还有一个女儿，还有身体不好的妻子要养活，所以他只能低头，只能屈服。

等毕杰出了办公室之后，冯局长将手里的卷宗合了起来，快速的打了五六个电话，拜托了一些关系，让今天的各大报纸和媒体不会将这件事给报道出来，这才亲自拿着卷宗走出了办公室向着童瞳暂时待的审讯室走了过去。

洪海站在一旁，他原本是要打电话给谭长官的，可是被童小姐给组织了，洪海有些不解的看着安静的坐在椅子上的童瞳，童小姐这是要做什么？为什么不告诉谭长官，还有谭副市长如果知道童小姐被关到审讯室的话，一定会出面的。

“没事，谭骥炎，只是被记者给围堵了，有洪海在，已经没事了，就这样，我挂了。”童瞳看到手机上的几个未接来电之后，这才在审讯室里给谭骥炎回了一个电话。

“等一下，让洪海接。”谭骥炎沉着嗓音，他倒不是不相信童瞳，可是却隐隐的又有些不放心。

洪海接过手机，在童瞳那拜托的祈求眼神里，终于僵硬的点了点头，“童小姐没有受伤，是，停车场遇到记者了，不过已经没事了，是，我一定会保护好童小姐，谭副市长，再见！”

“谢谢。”童瞳感激的向着洪海直接，接过自己的手机放进了包里，谭骥炎竟然不相信自己的话，不过，童瞳抬起头看了一眼洪海，嗯，看起来很老实的模样，难怪洪海一说谭骥炎就相信了。

过了一会，审讯室的门被打开了，冯局长走了进来，将手里的卷宗放在了桌子上，看了一眼洪海，应该是这个童瞳的保镖，然后才慢慢的将目光看向了童瞳，语重心长的开口，“小童啊，今天的事情，我刚刚已经了解了一下，你的确受委屈了，不过你也要理解，日本这一次的外围赛输了，所有有些极端的日本人才会心里不平衡。”

“嗯，我知道。”自己又没有挖那个红头怪的老祖坟，他那么针对自己，肯定是因为不满日本这一次输了比赛，童瞳看了一眼笑起来看起来有些慈爱的冯局长，怀疑的皱了一下眉头，和之前电话里那个火气十足，吼着毕杰的警局是同一个局长吗？

“你理解就好，现在很少有像小童你这么懂事的艺人了，今天这件事看，小童因为牵扯到国际纠纷，你是个艺人，你也知道，这样的新闻一报道，对你的影响很大，甚至可能毁了你的演艺圈是生涯，所以我刚刚已经打过招呼了，任何一家报社和杂志都不能报道今天的事情。”

冯局长很是满意童瞳的表现，笑着点了点头，威胁和甜头放在一起继续开口道，“所以这件事我们就私了了，一会日本大使过来了，道个歉，这件事我们就这么算了，至于弘一郎的医疗费，由警察局出，所以小童你不用有任何负担的。”

“嗯，冯局长，我知道，一会让日本大使和弘一郎给我道歉就可以了，医疗费的话，还是我来出吧，怎么说他也是追打我的时候受伤的。”童瞳羞涩的笑了起来，怎么好让国家出钱呢，而且自己现在也有不少钱了，说起来，弘一郎虽然可恶了一点，不过也得到教训了，这一点医疗费童瞳还是不在意的。

“给你道歉？”冯局长错愕的怔住，一双眼呆呆的看着点头的童瞳，是自己听错了，还是她说错了啊。

“是啊，难道不是给我道歉吗？可是弘一郎就追打了我一个啊，私下给我道歉就行了，我没有那么小气的，反正我也没有受伤啊。”童瞳被冯局长看的有些不自在，转过头不解的看着洪海，我脸上有脏东西吗？否则冯局长这么看着我做什么？

“童瞳，你这是在和我胡闹吗？我刚刚已经把道理给你讲清楚了！”砰的一声，冯局长一巴掌拍在了桌子上，整个人因为愤怒而青白着脸，脸色异常难看的看着被吓到的童瞳，“我这是让你给日本大使和弘一郎道歉！”

童瞳是真的不习惯太吵，尤其是此刻，冯局长那过分刺耳的声音，不过倒是让童瞳肯定了，这个局长果真就是刚刚在电话里吼毕杰的那个局长，一模一样的大嗓门。

“可是是弘一郎追打我，他才是凶手，我一个受害者为什么要给凶手道歉啊？”童瞳满脸的疑惑，不解的眨着一双清澈如水的眼睛看着发怒的冯局长，半晌之后，怯怯的开口，“难道弘一郎是冯局长你家亲戚？所以你护短了，还用国家的钱给他出医疗费治疗。”

洪海努力的憋着峻脸，依旧如同山一般，稳稳的站在童瞳的椅子后面，而审讯室左侧的大镜子后面的监听室里，包括毕杰在内，一群警察已经一个个笑的前仰后福，怎么还有这么逗的人那，不过他们真的是第一次看到局长的脸被气成猪肝色。

“童瞳，我的话你没有听见吗？你只是一个艺人，你要知道，这件事牵扯到了日本，牵扯出了大使馆，弄不好，你不要说当艺人了，直接将你抓进牢里关上三五年都有可能的！”冯局长快要气糊涂了，怒吼着瞪着童瞳，看着她瑟缩着肩膀，努力想要往后退缩的模样，又放软了语调，好言相劝着。

“小童，我这可不是威胁你，你私下道个歉，没有任何人知道，这对你，对大家都好，我们没有必要因为私人恩怨，导致中日关系恶化，这个责任你担当不起，我也担当不起！”

“我不道歉，我是受害者。”油盐不进着，童瞳摇摇头，这是原则问题，绝对不能退让的，“而且我也怎么对弘一郎动手，他都是自己摔倒的，当然，后背的一脚是洪海踢的，可是当时弘一郎用棒球棍打我，所以洪海这也是为了保护我，这是正当防卫，现场的记者都可以作证的。”

“你！你！你简直冥顽不灵！”冯局长几乎要气的吐血，恶狠狠的目光死死的瞪着童瞳，最后直接怒吼着威胁着，“今天你必须要道歉，否则我立刻逮捕你！”

“局长，日本大使和弘一郎过来了。”敲了敲门，秘书低声的开口，看了一眼冯局长气急败坏的脸，随后又同情的看了一眼童瞳。

“童瞳，你给我待在这里，好好的想清楚！”冯局长凶狠的对着童瞳丢下话，快速的起身向着审讯室外走了过去，看着迎面过来的日本大使，立刻陪着笑脸，“大使先生，今天的事情非常的抱歉，绝对只是一个误会，当然，弘一郎先生当时太冲动了，这才导致事情都饿发生。”

“是吗？可是就算弘一郎先生冲动了一点，可是他的伤情报告已经出来了，难怪冯局长你想要推卸责任吗？日本大使趾高气扬的冷哼一声，将手里的伤情报告递了过去，”这件事，我还没有和中国政府交涉，如果真的上报上去的话，冯局长，你的压力想必不会小吧。”

“是，我知道，多谢大使先生，这件事我一定会妥善处理，您这边请，会议室在这边。”翻看了一下报告上的伤情检验，冯局长看了一眼就差没有将自己给包成木乃伊的弘一郎，心里头暗骂日本人还真他妈的阴险，明明就是被摔了几下而已，一个肥猪一般的男人还能被童瞳一个丫头片子给打成全身都需要包裹着纱布的程度吗？

不过虽然心头不耻着，可是为了自己的政途考虑，冯局长依旧陪着笑脸将日本大使和木乃伊给迎进了会议室，让秘书泡了茶送了过来，让他们稍作片刻，自己让童瞳过来道歉。

而此刻，走廊里。

“队长，他妈的小日本也太恶心了，竟然包成那样，他怎么不进棺材里躺着，这样还能给童瞳定下一个杀人罪呢！“一个警察愤怒的开口，鄙视的目光瞪向会议室的方向，之前在停车场，明明还是嚣张不已的模样，不过是被童瞳的保镖给踢了一脚，竟然用纱布包成那样。

“小声点，局长过来了。”另一个警察快速的拉住愤恨不平的警察，一行人在冯局长过来之前，快速的闪身进了一旁的监听室。

毕杰静静的看着审讯室里的童瞳，今天这件事，局长为了升迁，肯定会牺牲童瞳，如果她不答应道歉的话，毕杰知道，童瞳只怕要被抓起来，尤其是弘一郎还将自己给包成重伤的模样，即使有记者过来了，可是胳膊拧不过大腿，冯局长在政府里也有人，一般律师绝对不敢接这个案子，就算接了，只怕娱乐公司也只会让童瞳屈辱，私下道歉，毕竟这样对待双方都好，只不过讨好了日本，然后牺牲了童瞳的尊严而已，可是这个年头，尊严只怕是最不值钱的东西了！

“童瞳，日本大使和弘一郎已经在会议室里了，我今天把话给你说明白了，你立刻过去道个歉，这件事就这么了了，否则的话……”威胁的意味十足，冯局长冷眼看着童瞳，哪里还有一开始进来时的和颜悦色，一副慈爱长辈的模样，”你可以联系蓝海豚娱乐公司，让你们老板来决定到底要不要道歉。”

“如果我坚持不道歉呢？即使退出娱乐公司也不道歉呢，你准备怎么办？“童瞳倒不认为沐哥会让自己道歉，沐哥肯定只会说，自己应该狠狠地教训弘一郎，沐哥总是很护短的。

“那你就准备将牢底坐穿吧！“冯局长咬牙切齿的开口，如果可以押着童瞳去道歉，他绝对会这么做！

“你这是徇私舞弊，知法犯法，你这样的人怎么能当上公安局局长。”童瞳一脸的疑惑，关曜那样认真负责的警察，到如今也只是刑侦处的处长而已，可是眼前的冯局长，这样目无法纪，知法犯法，竟然还能做到局长的位置。

“你？“冯局长气的脸色再次铁青起来，整个人倏地向前迈了一步，可是洪海立刻走上前来，将童瞳给护到了身侧，冷着眼神，警告的看着冯局长

“好，好，那我就让你知道什么叫做知法犯法！“怒极反关肴，冯局长将目光看向洪海，”之前童瞳口供里提到，你自己对警察的口供里也说了，你踢了弘一郎一脚，如今造成了内出血。”

“你要抓洪海？“童瞳皱起了眉头，目光冷冷的看着冯局长，整个人表情也都变了！那是一种肃杀的冷，震慑的寒

意，童瞳没有想到眼前这个公安局的局长竟然连这样的事情都敢做！

“哼，你去道个歉，我自然不会追究他的法律责任，也不会抓他，否则的话，他和你一样，只能等着坐牢！而且，童瞳你或许没有见过真的监狱，可是美国电影你看吧，监狱有多黑暗呢，要弄死一个人，太简单了，你的保镖进去之后，说不定就会发生意外。”冯局长冷笑着开口，森寒的表情，完全看不出一个执法者该有的公正和公义。

上校，这就是我们维护的和平和正义吗？为什么我们的执法部门却有这样的蛀虫，有这么多知法犯法，甚至半点不感觉羞耻和罪恶的人！

童瞳有些懵懂的看着眼前表情丑陋不已的冯局长，感觉心里头很凉很凉，以前在行动组的时候，每个人心里头都有着一个信念，所以不管多么残酷的训练，他们都坚持下来了，不管任务多么的危险，他们也不会有任何的怨言，可是这一刻，童瞳忽然发现自己的信念动摇了。

从知道萧亚那样被逼迫的最后只能自杀，从程天南和沈直为了要挟柳家，害死无辜的李兰兰，到后来柳康被杀，却只能被定性为悬案，都如今，看着眼前的冯局长，童瞳第一次是如此的茫然，她一直都知道人是有善恶之分的，人是有好与坏的。

可是真正的看见，她才突然发现自己竟然和这个世界格格不入，如果一个无权无势的人，今天是不是要被逼迫着去道歉，忍受这样不该忍受的屈辱，自己或许可以坚持着不去，可是却会连累洪海。

她自然知道监狱是什么样的生活，洪海这样的人即使身手再好，也不可能和整个公安局的警察对峙，那样甚至会被按上袭警的罪名，然后被抓，被判刑，被关进监狱，而因为得罪了冯局长，在监狱里，洪海连活下都显得困难，甚至可能关进去不到十天就死掉，当然还会冠上意外死亡的结局，难道一个普通人想要活的有尊严一点就这么困难吗？

“好了，你跟我去会议室，道个歉不就完事了，你还是你的艺人，还是大众喜欢的明星，今天这件事会绝对的保密的，你不用担心自己的名誉会因此受到损害。”看着童瞳似乎终于害怕了，冯局长这才舒了一口气，转身打开门，看着童瞳站起身来走了过来，冷哼一声，率先走了出门。

“童小姐……”洪海刚要开口，其实童小姐不必承受这些屈辱的，只要自己一个电话过去，不管是谭长官，还是谭副市长，都会立刻出面，即使是日本大使，也绝对不敢对童小姐如何的。

摇摇头，童瞳还是沉默着，脸色有些的苍白，如同饱受了打击一般，没有了往日平静而宁和的笑容，静静的跟着冯局长的后面走向了会议室。

“队长，我他妈的真的不甘心，当个警察窝囊到这样的地步，我还他妈的算是个男人吗？“监听室里，一个警察狠狠的一拳头砸在了墙壁上，这样的局长真是让人可耻，竟然用保镖的安全来威胁童瞳，这他妈的算是什么回事，这些执法部门不维护老百姓的安全，反而来威胁他们，这样的部门绣下去有意义吗？

“够了，你不干了，去了任何地方还不是一样？“毕杰冷声的喝斥一声，脸色紧绷着，打开门门走了出去，早晚有一天所有人都会妥协的，这就是社会，这就是现实，尊严果真是最廉价的东西！

会议室里，日本大使喝着茶，得意洋洋的看着推开门走进来的几人，而一旁包着纱布，只余下眼睛鼻子和嘴巴的弘一郎，看到童瞳更多的满是仇恨和愤怒。

“大使先生，童小姐过来了，她会为自己的举止对弘一郎先生道歉的。”冯局长感觉这会真的可以松了一口气了，这件事，日本人不占理，所以得到童瞳的道歉之后，日本大使绝对不会将事情闹大，所以这样私下解决果真是最好不过的，皆大欢喜啊。

“童小姐下跪吧，在日本，这是最有诚意的道歉方式。”日本大使懒懒的开口，一副施舍的模样，”中国有句古话，大人不记小人过，宰相肚里能撑船，今天这件事就这样算了，绝对不会影响中日友好的关系。”

洪海表情倏地一变，这一次即使童小姐拦着自己，自己也绝对不会让童小姐被日本人这样羞辱，或许在日本，下跪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可是对任何一个中国人而言，下跪却是非常屈辱的，日本大使不可能不知道下跪对中国人意味着什么，可是他故意这样说，分明是要侮辱童小姐，

童瞳向着弘一郎走了过去，刚走开两步，一旁洪海的胳膊伸了过来的，挡住了童瞳的身影，一刹那，冯局长表情一变，凶狠的目光威胁着看着洪海，他这个保镖最好不要多事！

“洪海，让开！“沉默了许久的童瞳，冷淡淡的开口，看似清和的面容，可是那一双清澈的目光此刻却带着让人敬畏的威严和锐利。

洪海一怔，竟然下意识的臣服在童瞳那冰冷如水的眼神里，将伸出去的手给收了回来，从特种部队里走出来的人，即使退役了，却依旧保持着军人的风姿，而这一刻，洪海心头一惊，心惊胆颤的看过去时，却见童瞳还是那一张白皙的小脸，可是刚刚那样威严而肃杀的眼神，让洪海想起了他曾经的教官，也是同样的眼神，让人被扫了一眼就不由自主的折服。

“原来你伤的这么重。”对上弘一郎那得意洋洋的凶狠目光，童瞳淡笑着开口，扬起樱红的嘴角，摇摇头，”既然我背负了让你重伤的罪名，自然是要将戏给做足，否则我不是太吃亏了吗？“

童瞳笑容陡然之间变冷，一手直接抓住了弘一郎的肩膀，用力的将人从椅子上拉了起来，然后一拳狠狠的击打向了弘一郎的腹部，在弘一郎痛的弯下腰时，童瞳直接抬起腿，膝盖用力的上顶，直接撞向了弘一郎的下巴。

咔嚓一声，下巴骨裂开，弘一郎连开口喊痛都不能了，惊恐着一双眼的对上童瞳那满是冰冷如霜的眼睛，突然，弘一郎真的不嚣张了，这种害怕引发了人类对死亡的恐惧。

可是下巴骨裂开，无法开口说话之下，弘一郎只能发出呜呜的声音，童瞳是真的怒了，那样的怒火这这一刻彻底爆

发出来，她素来就不是什么真正安静而乖巧的人，她一直以为当一个普通人真的很好，很幸福，可是此刻，她才知道，原来当一个普通人，竟然也是如此的无奈！

“疯了，疯了！童瞳，你给我住手！“冯局长怒吼着咆哮着，等反应过来时，抱着纱布的弘一郎已经被打倒在了地上，蜷缩着身体，而童瞳的脚毫不客气的继续踢了过去。

而一旁的日本大使原本脸上还保持着笑容，可是笑容此刻却转为了错愕，然后是震怒，这个中国女人竟然当着自己的面殴打日本国公民，太无法无天了！

童瞳冷然一笑，看着扑过来的日本大使，直接将地上的弘一郎踹了出去，而日本大使泽被弘一郎给绊倒脚，砰的一声，狠狠的摔在了地上，幸好身下有弘一郎这个肉垫，虽然摔的重，倒也没有什么伤，不过弘一郎就惨了，再次发出痛苦的嚎叫声。

而此刻，一个警察咚咚的向着毕杰的方向跑了过去，原本屋子里几个警察都阴沉着脸，心里头都憋着一股子的火，可是却也只能屈服。”

“队长，快过去，快过去，童小姐在会议室里打了起来。”女警察快速的开口，拍着胸口，而毕杰一听，倏地一下起身，快速的向着会议室方向跑了过去，而其他几个警察则是愣了一下，随后才反应过来，也都快速的跑了过去。

“毕杰，你来的正好，给我将这两个无法无天的人给抓起来！”冯局长被洪海给拦住了，自然无法移动分毫，结果只能看着弘一郎倒在地上惨叫，日本大使跌撞的刚起身，结果童瞳一道冰冷的目光扫了过来，结果吓得日本大使腿一软，又狠狠地摔在了地上，再次压到了弘一郎这个肉垫子。

童瞳这才冷静下来，看着乱哄哄的会议室，看着地上只剩下半条命的弘一郎，和已经气的快七窍流血的日本大使，和满脸猪肝色的冯局长，无辜的耸了耸肩膀，又恢复成了那个可爱乖巧的小孩子，“不能怪我的，是你们太欺负人了。”

毕杰已经不知道该如何处理眼前的情况，而一旁其他几个警察看着童瞳这模样，活像是自家儿子女儿在外面打架，然后被家长训，然后开始无辜的说，不是我先动手的，是他们先抢我玩具的，几个警察憋不住，笑出声来，可是在冯局长的愤怒的眼神里，立刻低着头，只能咬着唇憋着不笑出声来，只余下肩膀一抖一抖着。

｜派派小说后花园lyg021手打，转载请注明｜www.paipai.fm

第二卷 情意缠绵 091章 相亲风波

“还愣着做什么，都给我抓起来！在公安局动手，我管你是什么艺人，都给抓起来！”冯局长快速的绕过洪海，扶起摔倒的日本大使，整个人气的颤抖，完了，这一下真的是彻底完了，自己也不用想升迁了，这件事还不知道闹的多大！

想到此，冯局长不由将凶狠的目光看向童瞳，都是这个该死的女人，如果不是她在停车场打了弘一郎，这回又在会议室打了日本大使，情况怎么会变成这样？自己这会还在牌桌上赢钱，到时候吃了饭，正好去桑拿，让红云给自己捏着肩膀，那女人的手可软了，声音嗲的让人骨头都酥了，可是现在什么都晚了，什么都没有了！

就在会议室的僵持局面里，忽然刚刚给毕杰报信的女警再次咚咚的跑了过来，扶着门框喘气着，“队长，外面来了两辆军车！”

冯局长一听，脑子里嗡的一下，这一下完了，一定是日本大使馆派过来的人！而毕杰脸色此刻也有些的复杂，看了看童瞳，而走廊里有着脚步声传了过来，每一声似乎都是踩在人的心脏上，让人不由自主的屏住了呼吸。

“这都围在这里做什么？公安局什么时候也变得这么热闹了。”一道洪亮的声音传了过来，七八名军人的拥护之下，一个七十来岁的老人走了过来，清瘦的身体，一身军装，看起来有种文人从军的气概，可是看起来是温和的一张脸，可是老者的眼神却显得异常的犀利，精炼着锐利的光芒，只是这样一扫了过去，刹那，所有人都感觉不由自主的站直了身体。

这个人看起来好面熟啊？童瞳不解的看着眼前笑眯眯的老人，这一张脸？童瞳正想着，忽然在老人身后出现了一张熟悉的脸，“关大哥。”

“嗯，爷爷，您也真是的，要看小瞳，我直接过来接人就是了，不就是关曜的女朋友吗？哪里需要您老亲自过来呢。”关恒笑着看了一眼童瞳，然后目光扫过全场，最终落在日本大使身上，温和轻笑的走了过来，“大使先生，又见面了。”

“关主任。”日本大使伸过手和关恒握了一下手，目光疑惑的越过关恒看向他身后的老人，脑海里快速的将人名过了一遍，然后错愕一怔，“关首长。”

“客气了，今天关某只是过来看自己那个不小孙子的女朋友。”关老朗朗一笑，摆摆手，那目光只是随意的从日本大使身上扫过，看起来并不将日本大使放在眼里，反而是和乐融融的看着童瞳，“小丫头过来，今天这事怎么回事啊？都闹到公安局了，来，和关某说说，我关家未过门的孙媳妇可不能受了委屈！”

在场所有人都蒙住了，毕杰看了看身后几个军装笔挺的军人，那肩膀上最低的也是二毛二，这可都是中校以上的军衔，而刚刚日本大使一声关首长，让毕杰忽然想起一个人，南京军区首长关壬鸣。

“关爷爷。”童瞳这下明白过来，小脸一阵纠结，尤其是听到关老爷子那一声孙媳妇，童瞳浑身一抽，表情怪异的扭曲着，看了看面带温和笑容的关恒，再看了看笑容慈和的关老爷子，于是就将事情大致的说了一遍。

“那个我真的不是有意要打他的，我发誓在停车场的时候，我真的没有打他，我只是跑的时候，故意向着有些好车跑了过去，打人是不对的，可是他砸了别人的车，要赔偿这可是天经地义的。”童瞳不好意思的笑了笑，关老爷子的眼神太犀利，所以童瞳自然也不隐瞒自己那一点点坏的小心思。

“不过刚刚我确实打了他，可是这不能怪我，他们竟然逼着我下跪。”说到这里，童瞳不满的皱了皱鼻子，白眼瞪向一旁已经想要从会议室窗口跳下去的冯局长，“他们太欺负人了。”

“很好，我关家的孩子竟然还被人逼着下跪！关恒，你这个外事办的主任是怎么当的，小曜这孩子将女朋友托付给你照顾，你竟然让小丫头在上海被人给欺负成这样，还满停车场的跑，到了公安局，还要下跪道歉！”关壬鸣越说越笑，虽然已经是七十多岁的年纪，可是依旧精神矍铄，那眼神愈加的犀利，宛若尖刀，“日本大使怎么了？当年，中国军人就能将日本人赶出中国，怎么，以为现在中国军人都是吃素的，敢在中国的地盘上撒野！”

啪的一声拍在了桌子上，关壬鸣冷怒着脸，身为军人的浩然正气迸发而出，他身后几个上校中校级别之上的随从也都凛然了脸色。

关家是中国七大军区中的佼佼者，关家的人代表着就是中国的军人，而关家的人竟然被要挟着对日本人下跪，这已经不是什么私下能解决的小问题了，说的严重一点，这是日本大使对中国军方的挑衅，是日本和中国外交的破裂，这随之而产生的问题，绝对不是一个日本大使，或者公安局局长可以担负的起的。

“关恒，你接受给我彻查这件事，报告我会随即呈到中央军委。”关老爷子慢慢的开口，神色严肃，“大使先生，这件事可不是你一个大使可以处理的，我希望你立刻上报日本政府，至于这件事到底要如何处理，已经和你无关了，你还没有权限处理这件事。”

“关首长，您误会了，这件事绝对这么严重，这只是私下的一件冲突，和日本政府绝对无关，我也绝对没有藐视中国军方的意思，真的非常抱歉，这件事完全是弘一郎和童小姐的个人冲突，我完全相信贵国的警察会处理好这一件普通的事件。”日本大使脸色白了又白，快速的接过话，他之前可以耀武扬威，不顾是想要趁机报复童瞳而已，可是却没有想到童瞳竟然是关家的人。

“是吗？既然如此的话，那是我误会了，既然和日本政府无关，弘一郎在中国领土上犯罪，自然要交给中国警察来处理，当然，处理结果我会让关恒递一份报告给日本大使馆的。”关老爷子倒是很满意这样的结果，又温和的笑了起来，拍了拍童瞳的肩膀，“小丫头，走吧，和爷爷我回去吃个晚饭。”

“爷爷慢走。”关恒目送着童瞳和关老爷子离开，然后带着关家式的微笑看着冯局长和日本大使，“既然是个人事件，外事办也不会越权插手，冯局长，这件事你还是自己该怎么查就怎么查，不过那些被砸毁的汽车，该赔偿的部分还是要赔偿的。”

十分钟之后，送走了关家的人，送走了日本大使，冯局长，苍白着脸站在警局门口，头嗡嗡的响着，到现在还没有弄清楚刚刚那十多分钟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关老爷子一行人就有七个，加上童瞳、洪海和关恒，正好十个人凑了一桌了，汽车里，关老爷子虽然是那种看起来很是慈爱面带着笑容的老人，可是从军区走出来的人，那份内敛的隐匿在温和之下的犀利和精明却依旧隐隐的从周身渗透出来。

“小曜在北京怎么样？过年都没有回来一趟。”关壬鸣还是微笑的如同只是在和童瞳话家常，可是人或许真的老了，关壬鸣提到这个最喜欢的嫡孙，那眉宇之间依旧有着隐隐的落寞。

关家旁系分支的男孩子也很多，关恒就是其中一个，可是真正的嫡孙长子就关曜一人，可是他却没有留在身边，反而去了北京当个刑侦警察，一干就是这么多年。

“还好，三十晚上的时候他让其他同事回家过年了，所以自己倒是留下值班了，初一去了谭骥……谭家吃饭。”童瞳头皮阵阵发麻，尤其是之前关老爷子口中那一句孙媳妇，让童瞳看着笑的关爱而慈祥的老爷子，总感觉到一种欺骗的愧疚，不由偷偷的瞄了一眼，赫然看着关老爷子似乎在失神，虽然脸上还有笑，可是看起来却只是一个落寞的老人。

“初二你就飞来上海比赛了。”关壬鸣接过话，目光定定的看着童瞳，温和的一句，可是在童瞳看来却隐隐的有股指责的意思。

“嗯，比赛来的突然。”点了点头，童瞳不由的想起之前程天南的话，他说关家并不看好自己，可是一开始在公安局的时候看到关老爷子，好像对自己很好啊，很慈祥，很亲切，可是现在，虽然关老曜家爷爷还在笑，可是童瞳却能敏锐的感觉他并不是真的喜欢自己，可是这样的话，他为什么又在公安局那么说？

关壬鸣没有再开口，闭目养神之前却将童瞳那皱眉不解的表情收入眼中，果真是演艺圈的人，看起来乖巧柔和，可是却有着一流的观察力，竟然能感觉到自己的情绪，只怕根本不是外表来的这么单纯，更何况，之前在停车场的事情，如果今天这孩子是关家人和旁系的男孩的女朋友，关老爷子绝对不会反对分毫的，可是她的身份绝对不能成为关家嫡孙长子的妻子人选。

关家主脉一系自己就一个儿子一个孙子，而旁系却是枝叶茂盛，隐隐的已经有了想要分权夺势的趋势，如今自己还在，小一辈里没有人谁敢翻天，可是如果有一天，自己去了，关壬鸣不能看着关家的权势被旁系夺走，所以他必须给小曜找一个门当户对的妻子，所以即使在谭老头已经开始暗示骥炎要成家了，关壬鸣一直没有动作，因为他在等，等一门最合适的婚姻，他不要求女方一定要和关家势均力敌，但是绝对不能如同童瞳这样无权无势的身份。

而目前最合适的倒是成都雷家的女儿，同样是成都军区，雷家的小女儿目前还大学没有毕业，女方自己的职业和容貌都是其次，关键是成都军区雷家在军队在政府里的势力，如果两家能联姻，对小曜将是最好的选择。

关老爷子不开口了，童瞳这才摸出了手机，原本是想要发短信告诉谭骥炎自己貌似又惹麻烦了，而且这一次还是大麻烦，可是想到谭骥炎之前突然变得冷淡的态度，童瞳晦暗下了眼神，将手机重新的塞回包里，转过头看着车窗外失神。

三辆车停在了一家酒店门前，随着车门的打开，关老爷子的亲卫随从依旧戒备的站成了两排，防止可能出现任何的危险，而关老爷子此刻又恢复了笑容和煦，拍了拍童瞳的头，“进来，这家菜色不错。”

关老爷子不喜欢自己就不喜欢自己吧，反正自己也不是关曜的女朋友，童瞳肚子还真的有点饿了，此刻立刻乖巧的点了点头，目光里熠熠的泛着璀璨的光芒，她需要用一件事来转移对谭骥炎的思念，所以目前最好的就是吃饭。

果真是一个不简单的小丫头，之前明明察觉到自己对她的冷淡，可是却又在瞬间将情绪掩饰的如此好，关壬鸣眯了一下眼睛，随即乐呵呵的带着童瞳走进酒店。

关恒来之前已经打了电话订了包厢，也点了几个菜，等入座之后，又将菜单递给了童瞳和关老爷子一份，让他们再点自己喜欢吃的菜

“我不挑食。”童瞳摆摆手没有接菜单，她并不挑食，当初训练的时候，是什么都吃的，尤其是野外生存训练的时候，蝎子，蛇，野菜，只要是能吃的都能被当成食物，而且四岁被送走之后，她甚至还没有来得及培养出个人的喜好，却已经开始了残酷的训练，所以童瞳真的不挑食，她只是有些偏爱饺子而已，其余的菜，基本都吃的。

关老爷子倒是又点了五六个菜，这才又和童瞳闲聊起来，酒店上菜的速度非常的快，毕竟是大酒店，请的都是高级厨师，所以菜上来之后，童瞳立刻发挥着饿死鬼投胎的特质，埋头大吃特吃起来，努力的不让自己再想起谭骥炎，不想影响自己的食欲，可是童瞳忽然发现，这样美味的菜肴到了嘴巴里，竟然失去了食物的美味，让童瞳忽然却越是不去想，却越是想到谭骥炎。

关恒是真的斯文，毕竟不在军区里，在外事办这么多年，关恒性子倒是变了很多，更喜欢的是观察，是揣摩，所以他一面吃着，一面笑着给给关老爷子和童瞳布菜，可是看着童瞳那低头大吃特吃的样子，忍不住的笑了起来，小曜的目光倒是有些的特别。

关老爷子也看了一眼童瞳，也是笑着，只是表情却显得有些的复杂，眉目之间多了一些的不喜，如果是一般的女孩，这个时候肯定会有些的拘束，有些的不安紧张，可是童瞳却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她似乎只将这一餐饭当成了普通的饭局，吃的特别欢，过犹不及！童瞳太过于伪装和娇柔做作了！

关壬鸣一生识人无数，在他看来，童瞳是刻意伪装成这样无所谓的态度，并不将自己当成了小曜的爷爷，所以她看起来倒是没有一点的紧张和不安，可是正常人，不要说关家身份显赫，即使是普通的人家，第一次和长辈吃饭，女孩子家肯定还会是紧张，会慌乱的，可是童瞳表现的太过于平淡，让关壬鸣对童瞳的不喜欢又加深了一层，这个丫头太会伪装成不谙世事的简单，正是因为这样一面，所以小曜才会选择她当了女朋友。

咀嚼着到口的食物，食不知味之下，童瞳心里头堵的有些难受，越告诉自己不要去想，却越是容易想起谭骥炎，机械的动着嘴巴，童瞳抓着筷子的手紧了紧，明天就要回北京了，自己一定会找谭骥炎问清楚。

饭后，童瞳告别，关老爷子倒也是慈爱的笑着，叮嘱童瞳以后来了上海，或者去了江苏，一定要告诉自己，童瞳点了点头，和洪海打车离开了。

古堡。

因为比赛已经结束了，所以日本和韩国两国的选手在下午就离开了，童瞳则是订了明天的机票，而此刻，原本还热闹的古堡显得冷清了不少。

“洪海，我一个人待着就行了。”打发了洪海，童瞳坐在庭院里的长椅上，静静的看着夜色，她不知道原来心里头有一个人的时候，就会时时刻刻的想到，以前想到谭骥炎的时候，总是会不由自主的笑起来，会感觉很高兴，会想要见到他，听到他的声音，接到他的电话，看到他的短信，都是那样的高兴。

可是现在，想到谭骥炎，却是患得患失的难受，童瞳一手按着胸口，里面很堵，很堵，这是一种陌生的低落情绪，是负面的，让童瞳竟然不能保持一颗平静的心。

“见到关首长了，所以情绪不好，也对，关家可是七大军区之一，你这样的身份，的确不是门当户对，关首长不喜欢你是自然的。”夜色之下，依旧是一身雪白的装束，沈直诡异的勾着嘴角，上吊的一双眼和夜色融为一体，森冷而诡谲，“关首长我特意研究过他，那是一个看起来很慈和的老人，可是在温和背后，却是锐利，他不需要对你冷眼相待，他就这么笑着和你说话，却就能让你感觉到他不喜欢你，这真的是一种很强人格魅力，他可以不动声色的将自己的情绪通过谈话，通过表情传递给他的接触者，影响对方的情绪，在心理学上，如果传递的是一种负面情绪，甚至会让一个人发疯。”

“门当户对？这个年代还讲究门当户对？”童瞳虽然极度不喜欢沈直，甚至比讨厌程天南更加讨厌阴晴不定，笑的森寒，一双眼里满是恶毒的算计的沈直。

“当然讲究门当户对，童瞳你是真的单纯，还是假傻？”眯着眼，上吊的目光诡异而盯着童瞳，沈直皮笑肉不笑的开口，似乎打击童瞳是成了他最乐意做的事情，“谭家，北京市副市长谭骥炎今天不就是去相亲了，对象貌似是中央某个离职高官的孙女儿，听说是从德国回来的知性美女，关家和谭家在本质上是一样的，自然是要门当户对。”

倏地一下，童瞳表情僵硬的一愣，然后警觉到还在沈直面前，童瞳将情绪快速的收敛起来，如同只是听到一句普通的话，可是心里头却已经翻江倒海的痛了起来，谭骥炎去相亲了！童瞳只感觉有什么掐住了喉咙，不能呼吸之下，脑海里已经一片空白。

“童瞳，你在紧张，你掩饰的很好，不愧是演艺圈里的人，时时刻刻都在演戏，都在伪装，可是你呼吸变缓了，这真的很有趣，一般人在紧张的时候，都会呼吸急促，却很少有人会在情绪紧张的时候将呼吸放慢，这是你缓解压力的方式。”沈直雪白如同僵尸一般的脸上笑容加深了几分，似乎很是满意看到童瞳此刻的表现。

这就是谭骥炎变冷淡的原因吗？童瞳站起身来，心里突然很痛很痛，这不是训练的时候受到的伤，也不是出任务的时候被子弹高速穿过血肉带来的疼，是一种说不出来的痛，似乎只在心里，只在脑海里，身体依旧是健康的，可是却难受的连呼吸都显得困难。

“童瞳，我发现你越是紧张不安的时候，脸色越是平静，可是你的眼神却是冷的，所以说明你之前柔和乖巧的一面一直都是你的伪装，当然，你伪装的非常成功。”观察童瞳，然后得出结论似乎成了沈直此刻最高兴的时候，尤其是看着童瞳压制着痛苦的样子，“是不是谭副市长相亲的消息，让你想到了关处长以后也会走上相同的路，你在担心自己的感情，担心自己以后的生活了。”

“让开！”童瞳声音是冷，是一种压抑了情绪之后的清冷，目光冷幽的看着挡在自己面前的沈直，她不会随意的对普通人动手，可是这个时候，童瞳却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

“童瞳，你一直都将自己真实的情绪压抑的太好，可是人一旦将自己真实的情绪压抑的太久之后，一个小小的触动，就会击溃你，让你崩溃。”沈直笑出声来，在安静的夜晚，在寒风刮着的冬夜，宛若恶魔一般，看着正常人痛苦，似乎是他最高兴的事情。

童瞳一步一步离开了庭院，她不想让自己去多想，她必须要冷静，这么多年的训练，童瞳早已经学会了克制自己，可是，难道是因为自己当普通人太久了，她竟然明知道沈直只是故意来刺激自己，可是他没有不必要骗自己，因为他只以为自己是和关曜在一起，所以谭骥炎相亲的事情是真的。

为什么？手倏地攥成了拳头，紧绷之下，童瞳握的用力，她从没有想过谭骥炎会去相亲，他明明不是和自己在一起吗？脑海里，浮现出谭骥炎那冷沉的峻脸，他虽然话很少，可是童瞳知道谭骥炎是值得信任和依赖的人，而他一直都是她心底最温暖，最安全的依靠，可是为什么？

安静的房间里，关上门，空洞洞着感觉铺天盖地的席卷而来，童瞳攥成拳头的手猛然的挥出去，拳背打在了墙壁上，一次一次，关节处剧烈的痛着，而这样的痛，却一点一点舒缓着童瞳几乎无法压抑的负面情绪。

目送着童瞳离开，甚至优雅的笑着，也向着古堡走了过去，回到自己房间之后，沈直打开了笔记本，点卡开一个文件，画面上播放的正是当时当时停车场拍到的一幕，看着童瞳那凌厉的身后，沈直诡谲的笑了起来，表情扭曲，真的是一个很会隐藏、伪装自己的人，可是他最喜欢的事情就是剥开人的伪装，让她如同初生婴儿一般的柔嫩然后直击要害，摧毁她所有的理智。

童瞳去虹桥机场送伊斯＆梅特尔离开的消息是自己透露给记者的，当然也顺便在日本人喜欢去的论坛上聊天的时候提到了一下，果真有激进的日本人要去机场堵截童瞳。

心理医生在某种程度上有着能预知事情的能力，所以他没有让人去机场，反而去了停车场，果真童瞳被堵了之后，一个人先回停车场了，刚好被激进仇视童瞳的弘一郎遇见，然后就有了录像里播放的一幕。

南哥现在应该知道了，童瞳根本就不是她表现出来的那么无害而单纯，这个女人隐藏的很深很深，只要有自己在南哥身边，沈直盯着录像里的童瞳，眼神森冷一片，如同是在看一个死人一般，自己绝对不会准许任何人欺骗、伤害到南哥！

而差不多同一时间，酒店，关老爷子这一次来上海一方面是为了和以前的老部下联络感情，当然也是为了看看童瞳，所以入夜之后，他选择住在了宾馆里。

“关首长，这录像我想公布出去，对关家对童瞳都不太好，所以晚辈就擅自拦了下来，幸好这家杂志是晚辈的产业。”程天南态度倒也恭敬，朗声笑着，将手里的录像带母带递了过去。

“哦，那我还真想看看这丫头的身手了。”关壬鸣倒依旧是慈爱的脸色，听到程天南的话，不但没有被童瞳欺骗的愤怒感觉，反而似乎很有兴趣，“关家的人素来都不是被人欺凌，这一点上这丫头倒真的像是关家人。”

程天南笑了笑，果真姜还是老的辣，明明关老爷子并不喜欢童瞳，可是他今天高调去了公安局将人带走，甚至说童瞳是关家的孙媳妇，甚至还和童瞳一起出了晚饭，这分明对外表态童瞳真的是关家的人，是被南京军区关家纳入羽翼之下的人，程天南明白从此在娱乐圈，没有任何一个有权有势的人敢对童瞳不利。

这就是关家人吗？即使关老爷子并不会让童瞳真的嫁进关家，却也不准任何人欺压和关曜有过关系的女朋友，这其中也包括自己吧，程天南意味深长的眯了一下眼睛，倒也没有开口，而是转过目光看着电视屏幕上播放的录像带。

竟然还是一个深藏不漏的高手！关老爷子一手端着茶杯，如同只是在看八档电视剧一般，当童瞳出手的那一刹，关老爷子就看出来了童瞳的身手，查出来的资料显示童瞳只是孤儿院出生，一直到大学毕业去了北京之后，根本没有什么可查的，可是却没有提到她曾经学过，这样的身手，不管从攻击的角度，还是攻击的力度，都表明她的身手至少是练了十年以上的好手。

她或许是一个好姑娘，可是关家不需要她这样的人，没有身份背景，又伪装隐藏的太深，关老爷子看了看画面里的童瞳，如果没有这一层关系，自己倒是有些欣赏这个丫头了，对于一个军人而言，日本人依旧是关老爷子这一辈子对痛恨的一个民族，而童瞳此刻所展现的英姿飒爽正和了关老爷子的心境。

可是这一切都是有提前的，那就是她不是关曜的女朋友，所以今天关老爷子才会对外表露童瞳的身份，护着她，让那些人知道关家的人是不容任何人欺凌的，即使日后她和关曜没有任何关系，关家依旧会护着她，可是所有的关系也仅仅在护着，不可能再进一步了。

程天南离开关老爷子所入住的宾馆，虽然关老爷子今天表明了态度，关家是绝对不会让童瞳进门的，可是关老爷子也绝对不会让任何人欺凌了曾经是关曜女朋友的童瞳，真是个老狐狸！

“开车，回古堡。”后座上，程天南冷声的开口，拿出手机拨通了一个电话，“那件事安排的如何了，嗯，就这样办。”

一夜，童瞳没有睡，即使躺在了床上，却是睡意全无，脑海里不停的浮现出和谭骥炎在一起的一幕又一幕，童瞳真的没有想到谭骥炎会去相亲，原来即使封建时代已经过去了那么多年了，可是现在竟然也真的讲究门当户对，萧亚和柳康就是因为门当户对这道门槛，所以最后才双双惨死吗？

“童小姐，一路保重。”童瞳会北京了，洪海的任务也算是结束了，此刻，机场，洪海沉声的开口，他虽然和童小姐接触的时间并不算长，可是洪海是真的很喜欢童瞳，这年头，很少有这样有强烈爱国心的女孩。

“谢谢你的照顾。”童瞳收回低落的情绪，笑着对着洪海致谢着，这才和一旁的钱利拿着机票走向候机大厅，而今天的消息也幸好保密，所以才没有记者赶过来堵人。

沈直和程天南也是同一个航－班，座位就在童瞳和钱利的前面，当登机之后，看到前面的两个人，童瞳靠着窗户坐了下来，拉起眼罩准备直接休息补眠。

飞机起飞之后，因为回到北京不过也就两个多小时的时间，所以童瞳就这么带着眼罩睡觉，让回过头看过来的程天南倒也没有说什么，只是摇摇头，又转过身，而一旁的沈直似乎也累了，拉上眼罩之后，原本还靠着座椅睡，然后身体渐渐的滑落过来，枕在了程天南的肩膀上。

沈直有着严重的洁癖，让他厌恶和任何人有身体的接触，所以手上常年都带着医用的橡胶手套，如同是第二层皮肤一样，可是唯独和程天南在一起，沈直不会有任何的抵触。

飞机降落之后，出了机场，童瞳情绪依旧有点低落，刚走出来，远远的就看见人群里那一张妖孽倾城的面容，一身烟灰色的薄外套，下身是一条修成的亚麻色长裤，沐放今天的装束并不显得妖孽，反而是很随意，很休闲，可是配上他那一张媲美女人的绝美脸庞，飞扬的眉，桃花眼，略显的细长的脸颊上皮肤保养的白皙而柔嫩，薄唇处噙着笑，风情万种的注视着走出来的旅客，当看到童瞳时，刹那，沐放脸上笑容加深了几分，双手慵懒的插在裤子口袋里，颀长的身影一步一步的走了过来。

“沐哥。”见到沐放，让童瞳那失落的情绪散了几分，快速的跑了过来，直接给沐放一个温情的拥抱，“沐哥，我不在的这几天，你有没有好好吃饭？有没有喝酒抽烟？”

“一回来就成小管家婆了。”朗声轻笑着，沐放轻轻的抱住怀抱里的童瞳，这样温暖而窝心的感觉，让沐放那总是风情万种的桃花眼此刻带着满满的喜悦和真诚，目光里融满了宠溺之色，“应酬去了酒吧两次，只是喝了一点红酒而已，满意了吧。”

“沐总监。”钱利恭敬的对着沐放招呼着，神色看起来有些倦怠。

“嗯。”沐放笑容敛了几分，这一次的亚洲外围赛，童瞳表现的很好，只是想到之前童瞳第一场出场的礼服被划破了，沐放桃花眼勾着笑，眼尾纹因为眯眼的笑而叠加起来，冷冷的看着钱利，“有时候做事要用脑子，回去好好想想我的话，关于小瞳这一次的比赛，明天给我一份详细的报告。”

“是，沐总监。”钱利心头一惊，低下头不敢对上沐放那冰冷的眼神，总感觉这一双邪魅的桃花眼太过于犀利，犀利的让钱利有种被看穿的感觉，可是自己并没有露出任何的马脚啊，沐总监不可能知道什么的。

“我当你经纪人好不好？”看着钱利离开了，沐放拎起童瞳的行李，这个决定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沐放太忙，蓝海豚的事情就够他忙的脚跟不着地，可是钱利越来越过分了，已经不够资格当小瞳的经纪人，而将她交给其他人，沐放也不放心，所以决定亲自带童瞳。

目瞪口呆的，童瞳不解的看着沐放，这呆愣的表情彻底愉悦了沐放，引得他低声笑了起来，清润的声音异常的悦耳动听。

“这是太高兴了，还是不愿意啊？”调侃的开口，沐放宠溺的在童瞳的头上揉了揉，感觉着那发丝柔滑的在指尖穿过。

“还是算了，沐哥，这样你太累了，给我换一个经纪人就行了。”童瞳虽然有一瞬间很想答应，因为她并不知道自己还能在这具身体里待多久，这样莫名的重生在这具身体里，可是童瞳却也希望有更多的时间陪伴着身边的人，尤其是沐哥，他虽然总是在笑，可是很多时候，他眉宇之间却带着那中发自灵魂深处的哀默和寂寥，所以童瞳是很喜欢和沐放在一起，至少自己在的时候，沐哥的眼神不会那么的疏离而空洞，可是随后想到沐放的身体，想到蓝海豚那么多工作，童瞳立刻摇摇头，拒绝了沐放的提议。

这孩子为什么总是让人感觉到如此的温暖，沐放想了想，自己的确是太忙了，小瞳初十就要开拍《岁月静好》这部戏了，到时候整天都要去片场，而因为这一次亚洲外围赛的胜利，沐放已经接了七八个广告商的电话，都想要让童瞳给他们的商品代言，到时候，童瞳会很忙，不仅仅是电影，电视剧，拍广告，赶电视台的公告，自己只怕还真的力不从心。

“也行，我会给你重新找一个经纪人的。”沐放点了点头，倒也没有再强求，只是当看见走出来的程天南和沈直之后，桃花眼危险的眯了一下，下意识的将怀抱里的童瞳给护到了身后，又扬起妖孽无比的笑容，“程总，幸会了，这一次小瞳在上海多亏程总照顾了。”

“沐总监客气了，不过我听说这一次程氏的代理沐总监拒绝了，是嫌我给小瞳的代理费低了吗？当然，小瞳如今身价正高，具体的数字还可以商量，大家虽然是朋友，不过也都是商人，沐总监分清楚这一点比较好。”程天南和沐放握了一下手，随后松开，只是将犀利的目光看着沐放。

代理费已经给到了七百万，这已经是一流的女王巨星的身价，童瞳目前虽然正火，可是却还不到这样的价格，程天南也不得不承认，一贯都是公事公办的自己，却在童瞳的身上一而再的让步。

可是程天南没有想到一贯狡猾奸诈的沐放，这一次竟然给推掉了这一次的代理，这让程天南非常的不悦，看向沐放的眼神就更了一些的犀利和压迫。

“程总，很抱歉，小瞳最近的档期太多，马上就要拍程导演的电影了，所以是真的抽不出时间来代言广告。”寻常人在程天南这样威逼的眼神里只怕会有些的惶恐，可是沐放却依旧妖娆的笑着，还是直接拒绝了程天南的提议。

“沐总监，小瞳是蓝海豚的艺人，沐总监做这样的决定，蓝海豚的高层知道吗？”程天南眼神一冷，表情倏地犀利起来，沐放太不知道好歹了！“飞天娱乐虽然还不能和蓝海豚比，不过我倒是可以活动一下，将小瞳从蓝海豚转到飞天娱乐来，至于违约费用，我倒是愿意出的。”

在娱乐圈，虽然如今是蓝海豚一家独大，不过程天南旗下的飞天娱乐因为有程氏这个强大的靠山，也是蒸蒸日上，而将艺人从一个娱乐公司转移到另一个娱乐公司也是很多的，之前，有一个二流女明星就是因为跟了程天南，所以飞天娱乐就处了一笔违约金，然后将女星从蓝海豚转移到了飞天娱乐，这都是由娱乐公司高层所决定的，一般越是大牌的明星，违约金越高，但是运作成功了，带来的效益也是非常可观的。

而童瞳这种属于有潜质的艺人，娱乐公司肯定是不愿意转的，可是任何事情都有一个度，童瞳再有潜力，也不过是钱的事情，而程天南别的不多，钱绝对不少，如果他愿意，绝对可以天价将童瞳转移到自己旗下的飞天娱乐，而这件事，和公司签了合约的艺人是没有权利反对的。

“程总看来果真喜欢我家小瞳，可是这件事只要我牧放在蓝海豚一天，就绝对不会让它发生！”沐放还是妖魅的笑着，可是隐隐的却已经流露出强大的气势，只要自己还在蓝海豚，只要自己还活着，就不会让程天南对小瞳动手！最多和程天南拼个鱼死网破。

而沐放也并不真的担心，不管关家到底怎么对待小瞳，可是这一次去上海，关家老爷子竟然亲自接了童瞳还吃了饭，至少已经表明了态度，而且关曜为人沐放接触多了也知道，他绝对不会看着小瞳被程天南欺负，再说还有谭景御，那混蛋虽然无赖至极，但是关键时候，沐放还是很相信的，所以他是一点都不担心。

“看来沐总监果真是一块顽固的挡路石。”程天南意味深长的冷笑着，眼神显得愈加的冰冷，犀利的看着笑的绝美倾城的沐放。

“南哥，既然是挡路石，何不踢开，省的看的闹心。”沈直阴阴的开口，过分惨白的脸上露出一丝皮笑肉不笑的冷血和疯狂。

童瞳一手抓住沐放的手，直接的将人拉了回来，脚步一个上前，身体靠的程天南很近，一刹那，一旁沈直脸上那诡谲的笑裂开冻结在了脸上，厌恶程天南和童瞳的靠近，沈直即使心理非常扭曲，可是他也是一个杰出的心理医生，或许所谓天才都有缺陷，沈直在人格上就很扭曲，可是他的感觉却是精准，他总感觉童瞳会毁了程天南，所以他一定要杜绝这样的可能性！于是看着童瞳的目光带着瘆人的森冷。

而程天南则是不由自主的感觉到了一股莫名的紧张，静静的看着第一次主动靠自己如此近的童瞳，即使程天南知道童瞳说出来的话绝对不会是自己爱听的，可是却还是因为这样近的距离感觉到高兴。

“程天南，如果你敢动沐哥分毫，我会亲手杀了你！”眼神冰冷的不见一丝温度，因为身高的关系，童瞳是仰起头看着程天南，那总是柔和而乖巧的小脸上没有了往日的呆呆的表情，反而是一种在残酷训练里培训出来的冷血绝情，那种带着肃杀的神情说明她不是在说笑。

童瞳并不喜欢杀人，除了在任务里，即使这一次主动挑衅的美惠子还有弘一郎，童瞳也只是给了他们一个教训而已，可是如果程天南真的敢动沐哥，伤害他，童瞳不在乎自己用这一双普通人的手再沾满鲜血，在基地多年的训练，她一直都是冷静的，可是当跨过冷静的底线之后，便是冷血而绝情的。

这样的眼神，冷酷到极点，宛若冰峰，如同利刃，美的耀眼，程天南是从黑道出家的，他见过很多凶狠的眼神，有疯狂嗜血的，有内敛强势的，可是他第一次看见如此美的眼神，似乎将无比强大的力量都隐藏在了柔和的后面，随时都会爆发出惊人的力量。

“小瞳，走了。”因为童瞳声音压的很低，不要说沐放根本没有听见童瞳说了什么，连一旁的沈直都没有听完全，可是沐放知道这个不畏惧程天南的小阿呆是为了自己挺身而出，不由满心的动容，直接拉过童瞳，冷冷的看了一眼程天南然后离开。

“南哥，童瞳她是真的想要杀你！”沈直阴郁的盯着童瞳离开的背影，如果眼神可以杀人的话，童瞳只怕已经身处十八曾地狱，沈直阴冷冷的表情显得凝重起来，他虽然没有听完全童瞳刚刚到底说了什么，可是他没有漏看她脸上的表情，她不是虚张声势，不是只放狠话威胁，她是真的敢动手杀了南哥，而且还有自信可以真的杀了南哥。

“阿直，不用担心，走吧，你身体不好，坐了两个多小时飞机，回去休息一下。”程天南倒半点不在乎童瞳的威胁，反而被勾起了浓浓的兴趣，他不会真的对沐放动手，因为这样会成为自己和童瞳之间永远的鸿沟，但是，程天南强势的表情冷血到极点，他自然有的是办法收拾一个蓝海豚的总监。

出了机场已经中午了，沐放将人载去了路过的上岛咖啡，童瞳不太爱西餐和咖啡，可是进入演艺圈之后，这些是一些基本的礼节，所以沐放将人带过来多练习练习。

二楼，包厢。

童瞳是不放心沐放的安全的，可是拨了号码，谭三哥那边却是关机，让瞳瞳知道谭景御肯定是接了任务离开了北

京，而这个时候，童瞳并不想找谭骥炎，沈直所说的相亲依旧让童瞳难受，关曜那里也不行，他是警察，不能没有任何理由和缘故的派人保护沐哥。

想了想，童瞳坐在餐厅二楼的包厢里透过窗户看着楼下，然后想起了洪海，快速的拨通了他的电话，洪海并不是现役军人，否则谭三哥也不会让他来保护自己，童瞳还是很信任洪海的。

“童小姐，出什么事了？”电话另一头洪海有些错愕接到童瞳的电话，第一反应就是出事了，毕竟这也是他的职业，他一生都在和危险打交道。

“没有，我是想问你有时间吗？我想你保护一个人，在北京，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时间，如果不方便的话，你可以介绍一个信任的人给我吗？”童瞳更倾向洪海，刚说完话，童瞳猛然的动椅子上站起身来，她很少这样的失态。

而一楼大厅里，随着门童打开门之后，谭骥炎和一个漂亮的女人正一起走了进来，看起来很是熟悉，至少谭骥炎脸上没有当时面对刘爱时的那种疏离和冷漠，虽然那个时候，童瞳和谭骥炎还在因为程天南的事情冷战，可是童瞳看的清楚，也知道当时谭骥炎只是应付着刘爱，所以童瞳虽然憋屈着，郁闷着，倒是也没有放在心上。

可是此刻不同，童瞳明显的看的清楚，谭骥炎那冷峻的脸上表情很柔和，甚至在女人要上楼的时候，他体贴的扶着她的胳膊，一时之间，心痛的如同被一只无形的大手狠狠的给揪住了，这就是谭骥炎突然疏离自己的原因吗？

连今天自己回北京，他没有打电话问过，所以童瞳也倔强的不说，所以在机场只看到了沐哥，没有看到谭骥炎，而此刻，童瞳缓缓的坐在了椅子上，强撑起精神应付着手机另一头的洪海。

“你能过来最好了，我不知道行价，所以该多少钱，到时候我直接付给你。”茫然的挂了电话，童瞳深呼吸着，脸色煞白一片，握着手机的手竟然隐隐的颤抖着。

幸好，幸好如今自己不在行动组，否则这样的自己，还怎么能完成任务！上校说的果真很对，武器是不能有感情的，不管是负面的还是正面的。

｜派派小说后花园lyg021手打，转载请注明｜www.paipai.fm

第二卷 情意缠绵 092章 再起纠结

“菜一会就上来了。”从洗手间回来，沐放刚开口，忽然停下话，俊美如斯的脸上有着疑惑和担心，“小瞳，你怎么了？脸色不太好。”

虽然童瞳的表情和自己离开的时候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可是沐放和童瞳毕竟在一起住了那么久，他有种感觉，此刻小瞳的情绪很失落。

“没事，沐哥，我只是有点担心程天南而已。”童瞳笑着摇摇头，微微的眯了一下小眼睛，情绪在瞬间恢复过来，完全看不出她此刻那一阵一阵抽痛的内心。

“不要多想，我自然能保护自己，倒是你，不要去招惹程天南。”沐放看着童瞳那又染上笑容的眼睛，倒也没有在意了，而童瞳又开始话多了起来，对着沐放不停的说着在上海比赛时候的事情。

她不能让思维停下，一旦停下，太痛了，那种感觉，钝钝的，如同有什么在撕扯着柔软的心头，所以童瞳只能笑，只能如同孩子一样对着沐放喋喋不休，至少这个时候还有沐哥在自己身边。

一餐饭吃了一个多小时，沐放手机响了起来，接过电话之后，“我送你回去，公司那边，我要帮你去联系经纪人，到时候，你可以多接几个广告代言。”

“沐哥，和公司不顺路，你回去，我自己打车回去就行了。”童瞳笑着开口，只感觉嘴角的肌肉因为笑已经僵硬了，到此刻，谭骥炎吃饭还没有出来，所以他们应该相谈甚欢吧，不能去想，所以童瞳目送着沐放的汽车而离开之后，独自一个人寂寞的站在大街上，心也有些的冷。

当手机突然响了起来，童瞳疑惑的愣了一下，接起手机，她甚至依旧期待着，或许这就是谭骥炎的电话，可是很多时候，却都是希望越大，失望就越大。

“童小姐，你好，我是曾明翰，是这样的，上海的比赛已经结束了，你什么有时间，我们去房管局办理一下柳康郊外那处房产的协议和手续。”电话里，曾明翰对着童瞳开口，“当然，这件事并不是很急，你根据你的时间来安排就行。”

“我现在就有时间，你在哪里？”童瞳忽然很庆幸接到曾明翰的电话，有事情忙碌，让她不用胡思乱想。

“是吗？这样正好，童小姐，你在哪里，我在祥和路。”曾明翰倒是没有想到童瞳会这么好说话，毕竟她如今已经算是知名的艺人，曾明翰以为童瞳的时间会非常的紧，“童小姐，你站在上岛咖啡门口别走，我三分钟就到。”

童瞳静静的站在街头，挂了电话，看着熙熙攘攘的车流，似乎又回到了很久很久之前，当她结束了一个任务之后，在下一个任务没有到达之前，她常常也都是这样一个人，静静的站在喧闹的街头。

有时候她会想着，自己这一生或许有一天客死异乡，也没有人会知道，只会当成一个普通身份，联系不到家人的流浪者送去火葬场火化，然后掩埋，连一块墓碑都没有。

或者她会死在任务里，基地很多人都这样消失了，大家不会问，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她从没有惧怕过死亡，当然，她也会努力的去完成每一次的任务，童瞳从没有想过有一天自己会成为一个普通人，可是此刻，童瞳却忽然很想回到过去的生活，除了任务和训练就没有多余的心思，那样的生活也许枯燥乏味，可是那样才是真正的自己吧。

小瞳？同样是二楼的包厢，只是谭骥炎订下的这一间包厢却是临着马路这边的窗户的，所以当目光不经意的掠过，赫然看见站在楼下的身影，即使只是一个背影，谭骥炎还是一眼认出了那就是童瞳。

谭骥炎知道童瞳是今天回北京，可是因为孩子的事情，谭骥炎一直不知道该如何面对童瞳，而爷爷却开始插足自己

的生活，安排了两次相亲的饭局，让谭骥炎有些的烦躁，尤其是知道了关曜的爷爷竟然在北京见了童瞳，甚至对外宣布了童瞳是关家的孙媳妇，这让谭骥炎第一次是如此的无力。

“骥炎，你这样逃避着也不是办法啊。”坐在谭骥炎的对面，女人温柔的笑着，脸上带着知性的成熟，这是一种岁月沉淀出来的魅力，不仅仅是她美丽的脸，更多的是一种气质上的美丽动人。

“关姐，我只是暂时还不想结婚而已。”谭骥炎拉回目光，峻冷一片的脸上倒是带着如同童瞳之前所看见的一抹柔软，少了那份惯有的威严和疏离。

关露—关曜的表姐，当初，关曜在独自北京，和谭骥炎在一起长大的那段岁月里，这个长了他们五岁的姐姐关露对谭骥炎和关曜一样非常的照顾，关露很疼爱关曜这个关家的长子嫡孙，同样也将这份女性的柔软和关怀给了谭骥炎，所以关露差不多是代替了谭母，成为了谭骥炎小时候印象里柔软的女性角色。

“也是，结婚自然要找一个合适的女孩，骥炎你会很幸福的。”关露笑了起来，如同小时候一样拍了拍谭骥炎的手背，目光有些的迷离。

那个时候，关露第一次见到谭骥炎的时候，她也不过才十二岁的女孩，可是关家的人从小就成熟，关露也是知道自己之所以能在北京，也是因为关曜这个弟弟，所以她虽然只有十二岁，可是却非常的懂事，她照顾着关曜，照顾着谭骥炎，到以后，关露年纪渐渐大了，就又如姐姐又如母亲一样，有到结婚出国，她每年也会回国多次，谭骥炎和关曜不管多忙，也都会抽空出来。

一年又一年，关露发现原来一直靠自己照顾的小男孩竟然长大成如此伟岸的一个男人，或许是她大学的第一年，因为离家远了，所以关露就选择了住校，寒假回来的时候，在车站，看到站在汽车边的谭骥炎，关露突然是那么的震惊，那个一身黑色呢子大衣，身材笔挺，英俊着脸庞的年轻男人真的是自己照顾的男孩吗？

他竟然有着那样成熟而内敛的气息，连大学里那些大学生都显得浮躁，显得轻浮，可是骥炎还只是个初中生，可是或许是因为在军队里磨练的原因，关露第一次发现原来谭骥炎长的竟然是那么的好看，棱角分明，眼神锐利，虽然话很少，可是却非常的体贴，绅士十足，不是那些年轻人刻意的绅士，谭骥炎的风度是与身具有的，如同他的冷傲，他的尊贵，他的优雅一般，都是从灵魂里带出来的。

而一年一年的见面，关露每一次都心惊着，却也欢喜着，这就是自己照顾长大的男孩，已经成了如此伟岸的一个男人，甚至是北京市的副市长，这么的年轻，这么的能干，这么的出色，骥炎甚至是完美的，关露对谭骥炎的关心，已经远远的超过了对关曜这个弟弟。

谭骥炎倒没有注意到关露落在自己手背上的手，反而目光看向了楼下，一辆黑色的雪佛兰汽车停在了路边，童瞳上车之后，汽车扬长而去，这让谭骥炎不由沉了一下眼神，那个开车的男人到底是谁？可是对方一直坐在驾驶位上没有下车，所以谭骥炎并没有看见人。

汽车飞快的开在马路上，曾明翰将一旁的文件袋递给了童瞳，“童小姐，我草拟的协议在里面，你过目一下，我们先要去一下柳康母亲的那里，需要她签一个字，然后等下午房管局上班之后，就可以去办理相关的手续了。”

童瞳见过柳母一次，就是在柳康被杀的那天早上，在军区医院，当时柳母虽然嚣张跋扈，可是童瞳知道她却是一个极其宠溺柳康的母亲，她虽然错了，可是她的出发点只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而已。

曾明翰开着汽车拐进了一片类似平民窟的小区，四周都是堆积的垃圾，地上还散落着小孩子放过烟火之后的狼籍，只是破旧的平房区，很黑很暗，白天这巷子里都显得阴冷潮湿，地上都是随意倒的污水。

房子和房子都是紧密的连在了一起，窗户上有的蒙着塑料纸，有的是窗帘，只是看起来到处都显得破旧而肮脏，唯一让的新就是不管是多么破旧的房子，那大门上却都贴着崭新的对联，上面毛笔写着吉祥的话。

“这就到了。”曾明翰停下了脚步，门前靠着电线杆上拉着绳子，晾晒着衣服，其他人家门上都是大红的春联，而只有这一户门上贴的却是黄色的对联。

“谁啊？”听到敲门声，柳母有些沙哑的声音从屋子里传了出来，然后是吧唧着拖鞋的声音，门从里面打开了，屋子外虽然暗，但是到底也是白天，所以当门打开之后，对比之下，让这简陋的的只有三十多个平米的屋子显得更加的阴暗。

这是柳康的母亲？童瞳错愕的愣住，明明记忆里，柳母是一个嚣张跋扈的贵妇人，臃肿着身材，满面红光，极其的高傲，带着有钱有权人的那股子势力。

可是眼前的柳母虽然还是有些臃肿的身材，可是身上穿的却是一件黑色的羽绒服，那脸上堆满了皱纹，头发只是胡乱的扎了一下，凌乱之下，隐隐可见黑发中间隐藏的白发，而那一张曾经极其嚣张的脸，此刻却堆满了皱纹，眼眶凹陷，如同病了十年八年的病人一样，一点精神都没有。

“阿姨，我是曾明翰，我和你说过，柳康生前让托我将房产过度到童小姐名下，所以这份文件还需要您先签个字才能办手续。”曾明翰已经不是第一躺过来了，所以此刻低声的对着柳母开口，从手提包里拿出文件来。

“是你？是你！”柳母原本晦暗无关的眼睛在看到童瞳之后，立刻迸发出浓浓的恨意，那满腔的恨扭曲了她苍老而疲惫的脸，整个人疯一般的浑身颤抖着，然后尖锐的叫了起来，“你杀了我儿子，你还我儿子的命来！”

柳母失控了，不仅仅是从天堂一般的生活跌落到地狱来，也是因为自己唯一的依靠，她的儿子，就这么死了！死了啊，什么都没有了，早知道事情会变成这样，当初，她为什么要害了萧亚，如果萧亚还活着，即使康康要和一个男人在一起，至少康康还活着，而不是躺在医院的停尸房里，只能等着柳渊海的案子告一段落之后，让他见一面柳康，然后才能火化。

“阿姨，你冷静一点，冷静一点！”曾明翰没有想到柳母情绪会这样失控，快速的拦住了柳母，可惜一个女人，一个曾经身为母亲的女人一旦情绪失控之后，那股力气，即使曾明翰是一个男人却也拦不住。

“你还我儿子的命来！你这个杀人凶手！”一把冲到了童瞳的面前，柳母哭喊着，哀嚎着，脸上满是泪水，疯子一般打着童瞳，抓着她的头发，那股恨，那股怨，那股悔，如今都迟了，太迟了，柳家毁了，她的康康死了，再也不能回来了。

童瞳没有避让，静静地看着发狂的柳母，这就是母亲，即使她曾经做错了，可是只要是母亲，都会爱护自己的孩子，童瞳此刻有着愧疚，她想起了很久很久以前，那个黑暗而血腥的山洞里，那个时候，妈妈也是这样维护着自己，而如今她害得一个母亲失去了自己的孩子。

“大家帮忙拉一下！”曾明翰再次的挡住柳母，童瞳如今是艺人，一定不能伤到脸的，否则就麻烦了，而随着曾明翰的开口，四周原本只是看热闹的几个邻居也终于快速的过来，挡住了依旧要打童瞳的柳母。

“小姑娘，你快走吧，不管她家以前什么样子，如今算是报应到了。”一个大妈拍了拍童瞳的胳膊，指了指不远处的巷子，“从那边过去，一会就能绕到马路上。”

童瞳点了点头，静静的向着肮脏的巷子走了过去，四周听到声响的人都出来了，低声的议论着败落的柳家，有的说柳家是罪有应得，有的说这就是报应，也有说柳母后悔太迟了，早知道如此，何必当初。

而远处，柳母那撕心裂肺嚎叫声，依旧一声一声的撞击在童瞳的身上，拐了个弯，童瞳忽然停下脚步，这边靠近垃圾堆，所以味道很难闻，可是隐隐的，那飘散的臭味却是尸体腐臭的味道。

童瞳转过身仔细的闻了一下，然后顺着尸臭重的一间出租房走了过去，门锁着，凑得近了，腐臭味就更重了，童瞳于是转身向着窗口走了过去，玻璃窗也是关的严实看不见房间里的情况。

“童小姐？”后一步过来的曾明翰不解的看着正趴在窗户前的童瞳，比起童瞳，曾明翰脸上多了一道被指甲抓出来的痕迹，不过还好，柳母虽然哀嚎痛哭着，却还是将名字给签了，只因为曾明翰当时说这是柳康唯一的心愿，柳母当时就停止了哭喊，整个人颤抖着的厉害，泪水不停的滚落。

曾明翰虽然有些同情柳母，可是如果不是当初柳家仗势欺人，萧亚怎么会被逼迫的自杀，柳康怎么会成为后来那样，而童瞳只是无辜的，她被柳康挟持了，自卫杀人，更何况背后有人，所以柳康的案子就这样结了，当然，曾明翰到如今知道的也只是外界流传的小道消息。

“屋子里好像有死人。”童瞳回过头看着曾明翰开口，她没有用肯定，毕竟如今这身体还只是一个普通人的身体。

“死人？”曾明翰怔了一下，然后闻了闻，果真发现除了垃圾队发出的臭味之外，空气里隐隐的飘散着尸体腐臭的味道，有点类似死老鼠死掉烂掉之后那种难闻的气味，而随着靠近门口，就感觉气味更重了。

曾明翰终究是个律师，立刻打了电话报警，五分钟之后，当门被出警的警察踢开，那隐隐的臭味此刻立刻如同找到了出口一般，立刻扑面侵袭而来，让人都想要作恶。

黑暗的出租房里，尸体是躺在肮脏的床上，死了已经很多天了，只是因为天气冷，所以才没有立即腐烂，而一旁靠着床不远的桌子上还有几个啤酒灌，桌子上有两个熟菜，此刻已经坏了，地上掉着一双筷子，还有一块熟牛肉掉地上。

“二位，麻烦跟我们去警局录一个口供。”因为屋子是从里面锁上的，门窗都关闭的好好的，差不多算是一个密室，而且初步勘查，屋子里并没有打斗的痕迹，所以警察判断应该不是谋杀，而是自身原因死亡。

当然具体的还需要法医检验，屋子里的警察已经快速的拍照片，筷子，啤酒，还有已经坏掉的菜都当成物证收集起来，标了号，准备带回警察局。

又拖延了一个小时，童瞳这才和曾明翰离开了派出所，童瞳没有让曾明翰送，直接打了个车回去，也没有将刚刚的死尸案都多在意，不过听说死掉的男人姓窦，窦树飞是个无聊混混，孤家寡人一个，平日里就是坑蒙拐骗，没钱的时候，左右隔壁的东西都偷都拿，而之前他口袋里却有两千多块钱，看来又是成功的骗了一回，所以买了啤酒和熟菜，却不知道怎么身体突然发病了，这才死在了床上。

现场也没有其他人的痕迹，门内侧的门锁上只有死者一个人的指纹，窗户从里面关的好好的，玻璃完好，插销上也没有第三者的痕迹，所以只要等法医的报告出来之后就能结案了。

回到怡然园的公寓，童瞳打开了浴室的水，将自己泡进了温热的水里，想到了死尸案，想到了柳母，想到了柳康，最后又想到谭骥炎，自己回来四五个小时了，谭骥炎依旧一个电话都没有，一个短信都没有。

枯坐在沙发上，手机响起时，童瞳已经没有了一开始的期盼，“小瞳，晚上我有个应酬，不回来吃饭，你自己吃过之后，好好的休息一下，明天把《岁月静好》的剧本再熟悉一下，后天就开拍了。”

“嗯，我知道，沐哥，你也不要喝太多酒，只能喝一点红酒，不要吃辣的，对胃不好。”童瞳乖巧的答应下，又叮嘱了沐放几句之后，这才挂了电话，整个人打不起精神软在了沙发上，看着窗外护的天色一点一点的黯沉。

谭骥炎和关曜，还有关露晚上又一起吃了一个饭，虽然关露没有什么说什么，可是却喝了不少的酒，谭骥炎和关曜对望一眼，彼此都明白了什么，可是关露不肯开口，他们自然也没有问。

“骥炎，你和小曜一眨眼就这么大了，真好。”关露喝多了，醉了，身体软软的靠在了谭骥炎的肩膀上，闭着眼，压抑住目光里的苦涩。

“关姐，我们当然要长大，难道还能让你照顾一辈子啊。”驾驶位上，关曜开着车，瞄了一眼后座上喝醉的关露，心里头却有着思量，听三姨说关姐和杰夫结婚之后，感情这两年越来越差了，经常吵架。

毕竟中国和美国人的从思想，到生活习惯上很多都是有差异的，当初，关曜就不赞同关露嫁到美国去，可是那个时

候，关露笑着拍着他的肩膀，说找到了自己的幸福，关曜当时也还年轻，并不懂感情，只感觉那个时候的关露很幸福，也就没有多加阻拦，而关露到了美国之后，联系就少了很多，毕竟不管是关曜和还是谭骥炎，他们都是军政世家，关系非常的敏感，自然不能和国外多联系，造成不必要的误会。

而这一次关露回来，关曜和谭骥炎明显的都感觉到以前那个温柔贤惠的关露变了，满腹的心事，她不说，装作没事人一眼，可是她的眼睛骗不了人

“骥炎，我应该找像你这样的男人结婚的，话不多，不懂浪漫，可是实在，那些浪漫的誓言，不过是花言巧语而已，经不起时间的考验。”许久的沉默之后，关露忽然再次的开口，声音很是疲惫，手用力的抱住了谭骥炎的胳膊，扑在他的怀抱里，压抑的哽咽声回响在汽车里。

关曜的公寓里没有客房，谭骥炎那里就更不方便了，所以关露只是住在了宾馆里，关曜将车停了下来，扶着喝醉的关露上去之后，又交代了服务员一番，这才离开。

“回家还是去小瞳那里？”关曜重新发动起汽车，虽然谭骥炎这两天没有说什么，可是关曜明显的感觉出谭骥炎的情绪不太好，脸也是黯沉的厉害，或许这和爷爷突然去了上海见了小瞳有关，毕竟骥炎现在的势力还不能和谭爷爷抗衡，所以骥炎才如此的失落。

“送我去怡然园。”压制了这么久，可是此刻，谭骥炎才知道自己是那么的思念那个喜欢腻着自己的孩子，今天中午在上岛咖啡只看了几眼，她便坐车走了，谭骥炎疲倦的抚着额头。

关爷爷对外宣布小瞳和关曜的关系是一个原因，而之前在上海那一次，童瞳提到了孩子，这是谭骥炎真正烦心的地方，当初隐瞒，原本以为童瞳和自己不会再有任何的交集，日后她或许会遇到喜欢的男人，然后结婚生子，六年前的那一次必定只是一个意外，自己被下了药，神智不清楚，童瞳喝的太醉，就这样发生了关系，没有了孩子的牵绊，童瞳日后结婚也少了一些问题，可是谭骥炎却不知道如今事情竟然发展成现在的局面。

他不知道该如何对童瞳开口，那个孩子并没有因为早产而死亡，而是被送去了国外，他如今是婷婷的儿子，而且对外宣布，孩子的父亲早亡了，已经过去六年了，孩子也六岁了，谭骥炎这个时候没有办法去将那个孩子从蓝家接走，他没有这个权利，这六年养育他的是蓝家。

可是如果不说，谭骥炎却有感觉自己对童瞳太过于亏欠，她是那么简单而单纯的性子，让谭骥炎感觉欺骗童瞳是一种沉重的心理负担，这也导致谭骥炎之后回避着童瞳，而谭老爷子突然安排了两场相亲，而关姐露情绪不好的从美国回来，年后又开始上班了，所以事情都纠缠在一起涌了过来，让谭骥炎突然感觉到如此的疲惫。

关曜停下车，看了一眼顶楼，屋子里漆黑一片，难道小瞳这么早就睡了？才八点多呢，不过关曜倒也没有开口，看着谭骥炎步伐沉重的下车走向公寓。

骥炎的压力很大吧，谭家的势力是如此的庞大，骥炎短时间里根本没有办法凝聚自己的势力和谭家抗衡，甚至丝毫不能暴露出和小瞳的关系，顶着这样大的压力，骥炎肯定会倦累的。

打开了公寓的门，黑暗一片，谭骥炎第一反应是童瞳还没有回家，是下午那辆开雪佛兰的汽车接她走的吗？黑暗里，谭骥炎站在玄关处，首次展露着出满脸的疲惫和倦怠，这个时候，他多么想要将小瞳抱在怀抱里，告诉她，再等等，再等等自己一定可以光明正大的让她站在自己身边，而不是到如今，却还是借用关曜这个挂牌男朋友的理由，才能接近她，暗中保护她。

背靠着身后的墙壁，谭骥炎仰起头，闭着眼，眉宇深深的皱在了一起，以前，他从来没有感觉出生在谭家有什么不妥，那样的权势也带着约束和压力，可是谭骥炎一贯都是甘之如饴，他甚至没有留在军队，而是选择从政，即使道路有多么的艰难，谭骥炎从来都没有退缩过。

可是这一刻，在黑暗里，谭骥炎却是脆弱的，他忽然想起了如果自己只是一个普通男人，是不是和小瞳之间就没有这么多的问题，不需要顾虑任何人，可以光明正大的牵着小瞳的手。

谭骥炎忽然想起了柳康和萧亚，所有人都纳闷为什么柳康到最后竟然将郊外的房产给了童瞳，对谭家或者关家，甚至是曾经辉煌的柳家，那上百万的房产真的不算什么，可是对于普通人而言，那却是一笔不小的财富，柳康和萧亚，如果只是普通人，即使是同性恋又如何，最多和父母闹翻了，离家单独生活而已，可是最后，他们却落得一个自杀，一个被杀的下场。

黑暗笼罩之下，谭骥炎那原本疲惫的峻脸却慢慢的冷厉下来，一股锐利的目光从黑眸里迸发而出，自己绝对不会让任何人破坏了自己和小瞳之间，不会让柳康和萧亚的事情发生在自己和小瞳身上。

啪的一声打开了灯，谭骥炎的脆弱在明亮的光线之下，已经消失的无影无踪，走出玄关，这才赫然发现枯坐在沙发上的单薄身影。

“小瞳，你在家？”错愕的一愣，谭骥炎快步的走了过去，他以为小瞳还没有回来，毕竟屋子里没有开灯，可是她在家，刚刚自己开门的时候，她怎么不出声？

难道是病了？谭骥炎太过手，大手刚要放到童瞳的额头上，试看她有没有发烧，可是在接近的那一刹那，童瞳却快速的一个后退，身体避开了谭骥炎的手。

突然之间，客厅手里气氛显得诡异而紧绷起来，谭骥炎的手僵硬在半空里，而童瞳只是鼓着脸颊看着谭骥炎，没有像以往那样，高兴的扑进他的怀抱里，也没有露出那样软软的乖巧的笑容，而是如同陌生人一般盯着谭骥炎。

“怎么了？”看到童瞳这样，谭骥炎忽然感觉到无比的累，刚刚隐匿的倦意似乎又涌了上来，将手收了回来，谭骥炎坐在沙发上看着不发一言的童瞳，她还是是察觉到了前几天自己的冷淡吧。

“谭骥炎，你去相亲了吧？”虽然是疑问的语调，可是童瞳话语里却已经是肯定的意思，清澈如水的目光静静的凝望着谭骥炎，心里头再次传来钝钝的痛，可是童瞳不习惯拖泥带水的犹豫，“谭骥炎，如果，我是说如果你要分手的话，明确的告诉我就可以了。”

她不是普通人，即使她很想当一个普通人，可是这个身体里的灵魂是从残酷的训练，血腥的死亡里锻炼出来的，即使分手两个字从口中说的是云淡风轻，可是在心底却如同利刃一般狠狠的扎进了灵魂 ' 里，然后用力的划开，那种痛不是肉体可以承受的。

可是即使这样，童瞳知道自己也绝对会答应，只要谭骥炎要分手的话，她以前就是一个人，可是如今，没有了谭骥炎，她还有沐哥，还有谭三哥，还有关曜，她依旧可以好好的生活，不会让谭骥炎为难的，即使痛，她也只会在夜深人静时一个人舔舐伤口。

“谁告诉你这个消息的？”峻眉一皱，谭骥炎脸色暗沉了几分，虽然说这个消息并不是什么机密，可是真正知道的人并不多，童瞳今天才从上海回来，谭骥炎想到唯一的一个人，“是沐放说的？”

“不是沐哥，谁说的都无所谓的。”童瞳摇摇头，失望的看着没有否认的谭骥炎，虽然明知道这是事实，可是童瞳多么希望谭骥炎会否认，这样自欺欺人的想法，自己也会有，童瞳苦涩的一笑，摇摇头，目光低垂的看着自己攥紧成拳头的手，自己真的越来越不像是自己了。

“小瞳，那这是爷爷安排的饭局，我也是过去之后才知道这是间接的相亲。”心疼童瞳此刻那失落落的模样，谭骥炎挪过身，手刚要揽过身边的人，可是童瞳却固执的再次的避让开，气鼓鼓着小脸颊，一脸自己背叛了她的模样，明明该是生气倔强的模样，可是在谭骥炎看在眼中却是满满的心疼。

“放开我！”童瞳用力的要推开，可是谭骥炎大都时候是极其霸道而专制的，所以当谭骥炎目光一冷，强制的将自己揽过去的时候，童瞳低着头咬着唇，在心里头嘀咕着，却也不敢真的再挣脱开。

“对不起。”沉声的道歉着，谭骥炎低头轻轻的吻落在了童瞳的额头上，“以后再也不会有了，相信我。”他如果知道那是相亲，也绝对不会去参加那两个饭局，只是之前答应了，再拒绝在面子上过不去，而且爷爷也只是试探了一下，并没有真的逼迫自己去和某个女人约会。

自己该生气的，谭骥炎让自己难受了这么多天，可是他那一声对不起，却突然将童瞳满腹的委屈都软化了，虽然还是气鼓鼓着小脸，可是那憋闷的胸口似乎舒畅了很多。

“不生气了。”温暖的大手轻轻的拍着童瞳终于柔软下来的身体，谭骥炎这才算是真正的让人给抱在了怀抱里，有些事，自己和小瞳说不明白，她太简单，不懂这些政治上的手段，有些压力，自己一个人扛着就好，谭骥炎希望童瞳一直都是快快乐乐着。

所以即使因为沐放而一直吃着闷醋，可是谭骥炎知道自己太忙，几乎没有多少时间陪伴着童瞳，所以他一直对沐放的存在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谭骥炎看得出，童瞳是真的关心沐放，那种对家人的关心，所以稍微慰藉了一下谭骥炎那吃醋的心情。

“嗯。”点了点头，童瞳终于软了身体，然后靠在了谭骥炎的胸膛上，淡淡的香水味从他的身上飘了过来，香水的味道很淡，是茉莉花的香味，因为是清淡的气味，刚刚童瞳还僵硬着身体不肯让谭骥炎抱，所以她自然也没有闻到，而此刻，靠的近了，味道若有若无的飘进了鼻腔里。

童瞳快速的坐直了身体，目光怔了一下，盯在谭就炎的胸膛上，在西装的扣子上缠着一根长发，暗棕色的，发尾有些的卷，烫过，童瞳快速的在脑海里回想起中午的时候，在上岛咖啡，当时和谭骥炎一起进来的漂亮女人，就是一头波浪的棕色长发。

“小瞳，别闹了。”谭骥炎是真的不会哄人，尤其是此刻，刚刚他以为小瞳已经不气了，毕竟这个孩子虽然简单，但是绝对不是无理取闹，不讲道理的，谭骥炎也是很喜欢童瞳的安静，懂事，可是看着她又僵硬的坐直了身体，谭骥炎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他已经道过谦了，相亲这件事的确是自己不对，小瞳生气也是可以理解的，可是谭骥炎这会真的有些累了，压力太大，似乎这些年的倦怠在这这一刻都爆发出来。

谭骥炎身上有香水味可以理解成他和那个漂亮女人在一起吃饭的时候沾上的，可是这头发呢，不是只是黏在西装上，而是缠在了扣子上，所以谭骥炎肯定是抱住了对方，要不是对方故意缠在他的扣子上的，要不就是因为拥抱的时候，卷发不小心缠上去的，可是不管是哪一种推测，谭骥炎和对方绝对靠的很近很近，甚至是亲密的拥抱。

心突然感觉到很受伤，童瞳从没有想过谭骥炎会骗自己，而那缠绕在谭骥炎扣子上的棕色卷发，就如同是另一个女人的宣誓一般，让童瞳忽然感觉眼前的谭骥炎是如此的陌生。

他突然出现在上海的时候，自己是那么的高兴，可是第二天他却就这样走了，然后不接电话，短信也很少会，现在童瞳知道谭骥炎可能去相亲了，可是他说那是谭老爷子安排的，童瞳自然也是相信的，因为谭骥炎根本没有欺骗自己的必要，可是此刻，童瞳看着谭骥炎，却忽然感觉不知道什么是真什么是假。

“小瞳，等你冷静一点我们再谈。”谭骥炎站起身来，看着脸色又不好的童瞳，有些的头痛，似乎牵扯到她的时候，任何问题都显得格外的棘手，让谭骥炎感觉自己这辈子最大的挫败都是出现在童瞳身上，不管是之前因为柳康的死，还是程天南，到如今，爷爷的相亲，只要牵扯到这孩子，自己就感觉压力很大。

童瞳并没有再开口，而只是静静的看着窗户外的夜色，而谭骥炎站了片刻，凝望着童瞳，终于也没有再说话，转身离开了公寓，或许等明天小瞳冷静一点，自己再过来。

开门声响起，关门声再次响起，客厅里彻底的安静下来，童瞳感觉到如此的委屈和心酸，可是眼睛里却是干涩涩的，蜷着腿，拿过一旁的抱枕，一时之间，童瞳感觉自己似乎又回到了那个黑暗满是血腥的山洞里，很冷，很累，可是她不能哭，不能倒下，要等着爸爸来救自己，可是此刻，还有谁能过来救自己吗？

不知道过了多久，身体坐的僵硬了，童瞳回过神来的时候，却发现自己在一个温暖的怀抱里，茫然的抬起头，对上的就是沐放那一双满是温暖和担心的眼睛。

“怎么了？小瞳，发生什么事了？叫你好几声都没有听见。”沐放是被童瞳给吓倒了，开门的时候，他只当童瞳没有听见，可是连喊了几声都没有回答之后，沐放慌了快步的跑到沙发这边，这才发现童瞳呆呆的看着窗户外，那一双总是清澈的眼睛却失去了焦点，如同置身在另一个空间里一般。

让沐放脸色煞白成一片，用力的抱着童瞳，她如果再没有反应，沐放就真的要将人抱去医院了，还好，还好，沐放这才松了一口气。

“沐哥，我只是在想事情而已。”看着沐放那总是俊美邪魅的脸上此刻却满是冷汗，那目光是童瞳熟悉的温暖，和记忆里，那个时候找到自己的爸爸一样，那样的目光，让她知道自己终于不再是一个人了。

童瞳伸过手用力的抱住了沐放的脖子，将自己脆弱的表情埋首在了他的肩窝处，记忆里的爸爸已经很模糊了，四岁之前虽然已经记事了，可是那个时候只记得自己很快乐，有妈妈和爸爸陪在身边，只记得妈妈很温柔，爸爸话不多，可是后来，被送走之后，她就没有时间去回忆，在基地的时候，太累太辛苦，太多需要学习的知识。

再后来，出任务的时候，当她化了妆，变了容貌在开车，而爸爸坐在后座上，如同陌生人一般，童瞳已经无法将那一张带着华发的脸和自己的爸爸重叠在一起，即使是记忆里一模一样的面容，可是在情感上，她已经不知道该如何处理，然后那一次随扈的任务结束之后，又是一个人了。

可是这一刻，感觉到沐放圈着自己的手臂是那么的用力而温暖，童瞳忽然感觉原来自己不是一个人，原来在脆弱的时候，还是有人回来救赎自己。

“到底怎么了？和关曜吵架了吗？”沐放并不知道童瞳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可是能影响到小瞳的，除了感情，沐放真的猜不到其他了。

“沐哥，关曜不是我男朋友。”童瞳闷闷的开口，自己不能这样欺骗沐哥的，童瞳抬起头，对上沐放错愕的脸，眼中染上了歉意，“对不起，沐哥，我不是有意骗你的。”

“是谭骥炎？”沐放何其聪明，童瞳话一说话口，沐放立刻明白过来，难怪有关曜出现的几次，谭骥炎都在，而他们这样做？沐放想了想，便明白其中的道理了，关曜只是刑侦处的处长，即使是童瞳的男朋友，也么有什么，可是谭骥炎不同了，他是北京市副市长，而童瞳是一个艺人，这样的关系是如何也不能暴露出来的。

“是因为谭骥炎这两天的相亲吗？果真是天然呆，这样的传言你也相信啊，你以后真正了解演艺圈就知道，这些绯闻是满天飞的。”沐放温柔的笑了起来，邪魅的俊脸上带着无比宠溺的微笑，难怪有时候感觉小瞳和关曜之间太过于平淡，更像是普通朋友，原来竟然是这样。

“沐哥，你真的不生气我欺骗了你？”童瞳还是有些不放心的，欺骗对于她而言就是背叛，这是非常严重，甚至是童瞳自己无法接受的问题，而如果不是因为死亡重生这样的事情太过于诡异，她也绝对不会隐瞒他们的。（至于童瞳的身份，那是属于一级机密，童瞳是绝对不能泄露给任何人知道的，所以也就不存在欺骗的问题了。）

“不生气，一开始我们还不太熟，所以你不会说，再后来，是不是不知道要怎么和我开口。”沐放笑着拍了拍童瞳的额头，虽然说心头还是有一丝受伤的感觉，不过看着童瞳此刻小心翼翼的模样，便也没事了，“不过下不为例，不准再有其他事骗我，小瞳，你相信我，不管是什么事，不管到什么时候，我都是值得你信任的。”

“嗯。”童瞳点了点头，一低头这才发现沐放竟然是只穿着袜子站在冰冷的地板上，“沐哥，你怎么不穿鞋子。”快速的站起身来，童瞳咚咚的跑到了鞋柜这里，这才发现钥匙落在了地板上，鞋柜门打开了，沐放换下的鞋子在里面，可是拖鞋没有拿出来。

沐哥刚刚是因为担心我，所以才会连鞋子都没有来得及穿，童瞳深呼吸着，将这样的温暖紧紧的收纳到了心底，拿着拖鞋走了过来，“沐哥，快穿鞋。”

“好，现在坐下，告诉我你和谭骥炎之间到底怎么了？”沐放笑着穿上拖鞋，将童瞳拉坐到了自己身边，脑海里浮现出谭骥炎那样森冷峻寒的脸，不由有些的头疼，如果说小瞳和关曜在一起，沐放还是可以接受的，可是谭骥炎，那个男人话极少，冷酷而内敛，他怎么可能和小瞳在一起。

童瞳抓了抓头发，对上沐放关切的目光，倒是第一次对着其他人说自己的心里话，有些的别扭，有些的不好意思，不过还是抱着怀里的抱枕，低着头将刚刚谭骥炎扣子上缠了女人头发的事情说了一下。

“小瞳，你要知道，以谭骥炎的身份，他绝对没有欺骗你的必要，所以如果这只是一个误会的话，那你这样生闷气不是太不划算了。”沐放第一是旁观者，第二他同样身为男人，所以看的要透彻了一些，谭骥炎那样的身份，不仅仅是北京市副市长，最重要的是谭家在军区的背景。

他既然能让关曜带着挂牌男朋友的名誉保护小瞳，还亲自上门，这说明，他对小瞳是真心的，至于头发，虽然如同小瞳分析的那样，肯定是有了亲密的拥抱才可能缠上去的，可是不问清楚，谁也不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真的要问清楚？”童瞳有些的迟疑，这样的患得患失的都不像是自己了，可是她为什么不敢去问呢？是怕谭骥炎在骗自己吗？这样的事实，自己不敢接受，所以下意识的回避？

“不问清楚，你晚上能睡得着吗？快回房间去打电话，我去洗个澡。”沐放笑着站起身来，拍了拍童瞳的头，看着她

从犹豫到肯定的点了点头，然后拿起手机乐颠颠的跑回了卧房，沐放脸上的笑容渐渐的晦黯下来，这个小阿呆竟然是和谭骥炎在一起的，谭景御这个混蛋，肯定知道！

沐放想到谭景御，立刻怒火直线上升，这混蛋最好不要出现在自己面前！直接向着房间走了过去洗澡，而童瞳也窝回了床上，看着手机。

死就死了！自己连死都不怕，还怕谭骥炎吗？童瞳一咬牙，哼了一声，然后快速的拨通了谭骥炎的手机，沐哥说得对，与其自己在这里胡乱的猜测，闹的自己不高兴，还不如直接找谭骥炎问清楚。

手机响了几声没有人接，童瞳正疑惑着，已经十点多了，这个时候，谭骥炎肯定开车回去了，而且谭骥炎的手机是二十四小时都开机的，正在童瞳想再没有人接就挂掉之后，忽然手机被接了起来，童瞳脸上一喜，软软的开口，“谭骥炎……”

“抱歉，骥炎在浴室洗澡，暂时不方便接手机。”关露声音温柔的从手机传了出来，头还有些的痛，靠着床头，目光瞄了一眼浴室的方向，“等骥炎出来了，需要我替你转告他吗？”

“不用。”童瞳呆愣住了，根本没有想到谭骥炎的手机是一个女人接起来的，目光闪了闪，童瞳呆呆的开口，“请问你的头发是棕色的吗？”

“是啊，你怎么知道的？”关露错愕的坐直了身体，一手撩起了自己的头发，棕色的卷发从指尖滑过，“请问，你找骥炎有事吗？他快洗好澡了。”

“没事，请不要告诉他我打过电话。”卡的一声挂了电话，童瞳茫然的看着手里的手机，明知道不该胡思乱想的，可是为什么感觉这么的难受，钝钝的痛如同一把锤子一样不停的敲击在胸口上。

｜派派小说后花园lyg021手打，转载请注明｜www.paipai.fm

第二卷 情意缠绵 093章 准备拍戏

刚刚打电话的应该不是骥炎的女下属，因为她喊的是骥炎的名字，而不是谭副市长，关露头痛的靠在床边，喝了太多酒，之前太难受，莫名其妙的拨通了骥炎的电话，而他赶来之后，看着这一张成熟而充满了魅力的峻脸，关露不知道自己为什么那么的心酸，然后抱着骥炎再次哭了起来，结果一不小心吐到了骥炎身上。

对方不让自己告诉骥炎打过电话？关露犹豫了一下，手在已接来电里看着小瞳两个字，然后按下了删除键，当已删除三个字浮现在手机屏幕上时，关露猛然的怔住，自己到底做什么了，竟然真的将来电给删除了？

关露呆滞的将手机放在了床头柜上，目光疑惑的看着天花板，自己怎么能这样做？可是为什么却没有一点的后悔？

“关姐，还难受吗？”从浴室里出来，谭骥炎之前让酒店直接送了一套干净的衣服上来，银灰色的西装没有了黑色西装的冷肃沉重，让谭骥炎看起来显得更加的年轻而峻朗，那深邃不见底的黑眸里此刻带着担心看着靠在床上脸色依旧不太好的关露。

关露慢慢的转过目光看向站在床边的谭骥炎，黑色的短发上还滴着水珠，峻冷的脸庞上深刻的五官如同刀斧凿刻出来的一般，这是自己看着长大的男人，如今已经是如此的出色，耀眼的让关露突然感觉到心怦怦的跳动着，隐隐的，一种带着禁忌的感觉充斥了心头。

“对不起，骥炎，我没事了，你快回去吧，已经很晚了。”关露温柔的笑了起来，抱歉的看着因为自己而又从西湖苑赶来酒店的谭骥炎，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住在酒店里时，那样寂寞而心酸的感觉笼罩着的时候，自己没有拨打关曜的电话，而是拨了骥炎的手机，可是看着他用那么短的时间赶了过来，看着他脸上的担心，关露莫名的想起自己的杰夫。

那个明明是自己丈夫的男人，可是当自己在家里差一点流产，而打他电话的时候，他却酒吧里和朋友继续喝酒打牌，直到凌晨两三点才回来，强烈的对比之下，让关露真的后悔，为什么自己要嫁给杰夫，而不是找一个像骥炎这样即使没有沉默寡言，却无比可靠的男人结婚。

“那你好好休息，有事打电话给我或者关曜。”谭骥炎也知道此刻已经十点多了，自己留在酒店里的确不方便，拿过刚刚因为洗澡而放在床头柜上的钥匙、手机、钱包，看着关露躺下睡了，脸色已经好一点了，这才真正的离开。

黑暗里，谭骥炎当停下车的时候，这才发现自己竟然又将汽车开到了怡然园的楼下，看着已经熄了灯暗黑的顶楼，谭骥炎疲惫不已的靠在了驾驶位上，这么多年了，今夜真的感觉到一股深深的倦怠，谭家带来的压力，和小瞳的不愉快，更多的是一种挫败和无力感。

谭骥炎沉着峻脸，拿过手机，上面没有了她一贯发过来的短信，自己去相亲真的让这孩子难受了吧，可是如今自己还根本没有办法和谭家的势力抗衡，所以自己只能妥协，只能忍让，不让爷爷他们发现任何不妥，只能委屈着这个孩子。

点燃了一支烟，谭骥炎深深的吸了一口，尼古丁辛辣的味道从空腔经过了肺部，然后再吐了出来，黑暗里，谭骥炎闭上眼，遮掩住了眼眸深处的疲惫，只是一口接着一口吸着烟。

李成打电话过来时，谭骥炎这才发现自己竟然在楼下待到了凌晨两点多，再次抬头看了一眼童瞳卧房的方向，依旧是漆黑一片，谭骥炎淡淡的勾了一下薄唇，再次睁开的黑眸里已经多了一股锐利和强势的自信，不会等太久的，自己一定不会再让小瞳受委屈。

“先生，您在哪里？需要我过来接你吗？”李成虽然是谭骥炎的保镖，可是他也知道谭骥炎的身手，而且很多私人的时候，李成并不方便跟在谭骥炎的身边，反而是一些公众场合，李成都是贴身的保护谭骥炎的安全，杜绝一切可能发生的危险。

“不用，我回来了。”谭骥炎明白自己如果不回去，李成绝对不会先睡的，再次看了一眼顶楼，谭骥炎发动了汽车，打开了车窗，将烟味散了出去，峻冷着脸庞，深刻如画的五官，那一双黑眸幽沉而锐利，蕴藏着无尽的力量。

童瞳一夜没有睡，躺在床上，看着窗户外的夜色一点一点的褪去，而沐放早上因为要去蓝海豚上班，所以也没有去童瞳的房间，而是将买回来的早餐放在了桌子上，这才开着自己的火红色法拉利直奔蓝海豚。

阳光明媚的透过窗帘的缝隙照射进卧房，童瞳呆滞的转过目光看着依旧没有响起的手机，头很痛，心里头堵的难受，那种无法形容的窒闷感觉，让童瞳不由的起身走向浴室。

哗啦啦的从淋浴花洒里喷出来的水冰冷的，让童瞳怔了一下，这才发现竟然是冷水，以前在训练的时候，大冬天在冰冷的湖水里训练了不知道多少次，而如今，自己竟然连这一点冷水都承受不了？什么时候，自己竟然已经退化到这样的地步。

天生的不服输的骄傲从骨子里钻了出来，童瞳依旧用冷水冲了一个澡，洗漱之后，拿起剧本温习着台词，明天早上就要去剧场了。

时间一点一点的过去，直到肚子已经抗议的叫了起来，童瞳这才茫然的抬起头看着墙上的闹钟，竟然已经是十一点半了，手里的剧本放了下来，童瞳站起身来，忽然感觉头一阵晕眩的难受，眼前一黑之下，童瞳快速的扶住了一旁的沙发，一手放在了自己额头上，并不太烫，可是心里头却如同有一把火在烧着。

果真是退步的厉害，这样竟然就发低烧了！童瞳摇摇头，有点头重脚轻的向着厨房里走了过去，看着餐桌上放的早餐，虽然已经冰冷成一片了，可是这一刻，童瞳却感觉到如此的温暖。

慢慢的吃着已经冷掉的早餐，机械的咀嚼着，手机铃声从客厅里传出来时，童瞳这才放下手里吃了大半的早餐向着客厅走了过去，接起电话，“关曜，有什么事？”

“小瞳，在家吗？有没有时间，我过来接你出来吃个午饭，介绍一个朋友给你认识。”手机里，关曜温和的嗓音传了过来，自己在刑侦处太忙，骥炎就更不用说了，而关家在北京也没有其他亲戚，所以关曜想到童瞳，希望她有时间的时候，可以让关露跟着她，这样关曜至少也放心一点。

“好的。”童瞳答应下来，挂了电话走向卧房里，找了一件淡紫色的毛呢短大衣，七分的黑色短裤，穿上了长靴就出门了。

而刚下楼才发现关曜的车子就已经停在了楼下，看到童瞳出来，关曜笑着快速的打开了副驾驶的车门，“原本是让骥炎过来接你的，可是他有个会议，还要半个多小时才能结束，所以让我过来了。”

“谭骥炎也过去？”童瞳忽然想起昨天在上岛咖啡看见的棕色卷发的漂亮女人，想起昨天夜里的电话，心头堵窒的一痛，不由的看向开车的关曜，“要见什么朋友？”

“我表姐，前天从美国回来的，小瞳，你也知道我太忙了，如果可能的话，我想让我表姐这几天跟着你，你不是要去片场拍片了吗？她心情不太好，让她跟着你，有点事情做，我也放心一点。”关曜温和的脸上蒙上了一层担忧，虽然关姐什么都没有说，可是关曜看得出她情绪很不好，昨晚还喝了那么多的酒，让关曜真的不放心，所以想让关露着跟着童瞳，至少这样有点事情忙，她不会胡思乱想。

“好的。”童瞳点了点头，关曜的表姐？那肯定和谭骥炎也认识，所以是不是自己多想了，说不定昨天中午的时候，只是因为关曜没有时间，所以才会和谭骥炎一起出去吃饭？童瞳低着头想着，忽然感觉沐哥说的很对，自己是不是想太多了。

“小瞳，你声音有点哑，感冒了？”关曜一面开着车，一面用余光扫了一眼有些精神萎靡的童瞳，可是视线里，她还是一如既往的乖巧安静，脸色也看不出什么异常，只是声音有点的沙哑。

“没有。”回给关曜一个安心的笑容，童瞳心情好了一点，忽然感觉或许真的是自己多想了，沐哥说的很对，谭骥炎根本没有必要欺骗自己什么，虽然头还是很痛也很烫，不过不想让关曜担心，而童瞳虽然在发烧，可是却是内烧，脸上倒是看不出什么。

订的是和苑楼，这里的菜色可是极好的，而且每天只有十桌，只怕不是谭骥炎和关曜这样的身份，估计都订不到餐位。

“关姐，真的不用我过来接你？好的，还有五分钟就到，那我先点菜了。”关曜原本是准备绕路过去接关露的，可是她说不用，自己过来就可以了，毕竟不顺路，而关曜也就直接先去了童瞳那里。

喝了一口茶，润着嗓子，童瞳和关曜是面对面坐着的，这个时候，童瞳忽然有些好奇昨天和谭骥炎在一起的棕色卷发的漂亮女人是不是就是关曜的表姐，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真的是自己多想了，而且关曜也说了他表姐心情不太好，才从美国回来，和美国丈夫似乎闹了矛盾，说不定谭骥炎昨天中午才会陪着她吃饭。

童瞳拿起手机，想要发个短信给谭骥炎，可是又想到刚刚关曜说他在开会，还有半个小时才能结束，甚至没有时间过来接自己，童瞳又将手机放了下来，而就在这是门打开了，童瞳不由的好奇的看了过去，却见随着门的打开，进来的果真是昨天在上岛咖啡看见的棕色卷发女人，可是当看着紧随她身后进来的谭骥炎时，童瞳忽然感觉心脏猛然的被铁锤给重砸了一下，痛的童瞳脑海了一片的空白。

不是说因为有个会议要半个小时之后才能过来，所以让关曜先过来接自己的吗？可是为什么他会和关曜的表姐一起来的？明明没有半个小时的时间那，他提前结束了会议？

“小曜，去童小姐这边坐，童小姐，你好，我是关曜的表姐关露。”关露温柔的开口，微笑的看着童瞳，伸过手去，保养白皙的手指纤细而漂亮，擦着淡蓝色的指甲油，很是精致的一个女人。

“你好。”童瞳伸过手和关露握了一下手，收回茫然而阵痛的思绪，而没有和往常一般，谭骥炎并没有坐到自己身边，而是等关曜起身之后，体贴的替关露拉一下椅子，然后坐在了她的身边。

关曜之所以会换到童瞳这边坐，主要还是因为顶着童瞳这个挂名男朋友的名誉，而之前在上海，爷爷又对外宣布了这层关系，而且还和童瞳吃了饭，所以关曜自然要将戏做足，所以连关露都瞒住了，这才起身坐到了童瞳身边。

菜很快就上上来了，五个菜一个汤，香味扑鼻，可是原本就内烧的童瞳根本没有一点食欲，而一旁谭骥炎倒是先拿过碗盛了一碗汤。

“先喝点汤，你早上没有吃，不要将胃给饿坏了。”谭骥炎沉声的开口，虽然还是一如既往冷沉的嗓音，可是对关露的体贴还是可以感知，其实这些天，不时听童瞳说给沐放养胃，要如何如何，谭骥炎听多了，自然也就注意了，想到关露昨晚喝了那么多酒，早上也没有吃东西，所以就先盛了一碗汤给关露。

“骥炎，我比你大，怎么现在角色反过来了。”关露幸福的笑了起来，接过碗，眉眼里染着喜悦之色，低头喝起汤来，原来小时候这个自己照顾的大男孩，如今真的长大了，竟然知道这样体贴的照顾自己。

童瞳艰涩的将一口菜给咽了下去，原本她就没有什么食欲，而或许是之前吃了冷掉的早餐之后，这会胃里是翻江倒海的难受，看着谭骥炎如同陌生人一般的对待自己，童瞳忽然感觉是如此的难受。

除了童瞳，不管是关露、关曜还是谭骥炎都算是交谈的愉快，他们说着小时候的事情，那是童瞳根本不知道的，也无法插足的领域，如同一道看不见的墙将她一个人孤单的隔离开，他们说的事情，自己根本就不知道。

低着头，童瞳安静的吃着菜，低垂的目光遮挡住眼中的落寞和难受，一旁，谭骥炎其实之前和关曜说过，和童瞳的关系，即使是关露，也要瞒着，不是不信任关露，而是因为不管是关家的人还是谭家的人，都是不好糊弄的，所以这件事，知道的人越少对童瞳而言越是安全。

所以一直到此刻，谭骥炎和童瞳几乎没有说过话，而余光扫过低头吃菜的童瞳，她太过于安静，让谭骥炎心头愧疚更深了几分，小瞳还是因为昨天晚上的争吵而和自己生气吧，可是如果可能，谭骥炎真的很想很想将这个孩子紧紧的拥抱在怀里，可惜还不能，自己还不够强大，所以谭骥炎只能无声的将歉意压到眼底深处，将心比心，如果知道童瞳出去相亲，谭骥炎甚至不知道自己会做出什么事情来。

童瞳突然站起身来，坐在一旁的关曜不由抬起头，总感觉今天的瞳瞳太过于安静，难道还在因为骥炎之前相亲的事情和骥炎冷战，“小瞳？”

谭骥炎也抬起目光刚要看向童瞳，身边的关露突然被辣椒给呛到，咳了起来，谭骥炎不由快速的将纸巾递了过去，拿起一旁的茶杯，倒了一杯温热的茶水递了过去，一手拍着关露的后背。

“我去一下洗手间。”童瞳看着眼前如同陌生人一般的谭骥炎，直接的推开椅子转身向着包厢外走了过去，带着她这一辈子都没有过的仓惶逃离。

“没事，骥炎，只是呛了一下。”关露温柔轻笑着开口，一面擦着嘴角，一面还是有些的咳。

“小心一点，你原本就不能吃太辣。”谭骥炎沉声应着话，目光却不由自主的看向已经走向门口的童瞳，峻冷的眉宇皱了起来，习惯她看向自己时的那种带着娇宠，带着眷恋的目光，而今天，童瞳却一直低着头吃着饭，谭骥炎知道她还在生气，可是却无法多解释什么，便感觉着丝丝的心疼。

手落在门锁声，打开门，听着背后谭骥炎和关露的对话，童瞳手猛然的用力，指尖颤抖，关节泛白，深呼吸着，童瞳大步的走了出去，关上包厢的门隔绝了身后自己根本无法插足的对话。

洗手间里，胃翻腾的厉害，童瞳只感觉恶心的感觉压抑不住，蹲在马桶边吐了起来，几分钟之后，擦去额头上的冷汗，童瞳喘息着看着镜子里没有精神的自己，努力的扬起微笑，一手擦过眼角，用力的拍了拍脸颊，直到苍白的脸上被拍出了血色，这才笑着洗了洗手，自己怎么这么的颓废，这样的自己还配是别行动组的成员吗？

从洗手间走了出来，童瞳脚步一怔，看着站在长廊里的谭骥炎，一时之间，刚刚聚集起来的精神再次的散了几分，下意识的挺直了身体走了过去。

“手怎么这么凉？”谭骥炎握住童瞳的手，这才差距到掌心里童瞳的手凉的厉害，冰冷冷的，让谭骥炎不由担心起来。

“没事，刚刚洗了手而已。”再次感觉到谭骥炎的关心，而不是在包厢里那样形如陌路的冷酷，童瞳忽然委屈起来，头疼难受，吐过之后，虽然没有呕心的感觉了，可是刚刚发了一阵冷汗，这会童瞳却感觉有些的虚弱和无力，人也显得脆弱了许多，委屈的看着谭骥炎。

“关曜之前和你说了吧，小瞳，这几天你多留心一下关姐，她心情不太好，多照顾她一点。”谭骥炎倒没有怀疑童瞳的话，只是用力的将那一双冰凉的小手笼在自己的掌心里捂着，提到关露，谭骥炎又不由的担心起来，关姐的情绪真的不太对劲，她总是习惯一个人背负着压力，这让谭骥炎和关曜都不放心。

刚刚舒缓的心情在陡然之间如同被冰霜一般冻结着，他跟自己出来，守在洗手间外面的长廊里，就是为了拜托自己照顾关露？童瞳仰起头，心里头难受的厉害，可是脸上却缓缓的露出了笑容，“好，我知道了。”

这一刻，心如刀割，童瞳将手从谭骥炎温暖的掌心里抽了回来，攥紧成拳头，率先迈开了步子，“我先进去了。”

小瞳还在生气！转过身，谭骥炎看着向着包厢方向走过去的童瞳，沉重的叹息一声，脸色也是肃穆而沉重，如果自己足够强大，就不会发生相亲的事情，也不会让小瞳这样的难受。

食不知味着，童瞳根本不知道自己到底吃了什么，只是机械的将食物填到了肚子了，然后胃部再次翻滚的绞痛起来，可是如果不找一件事让自己做，童瞳不知道自己坐在这里，听着谭骥炎和关露之间那样自己根本无法插足的对话，

她会忍不住的要起身离开。

吃过饭，熊华打电话过来了，关曜得去城北，发生了一起命案，所以之前的四人行就成了谭骥炎、童瞳和关露三人了。

“骥炎，你送小瞳回去，我自己打车回酒店就行了。”关露笑着对谭骥炎开口，语调柔和而亲密，如同聚会的时候，老婆让老公送自己的闺蜜想回去一般，是一种自然而然的亲昵。

谭骥炎虽然很想和童瞳多待一会，可是上午的会议临时结束了，谭骥炎要送童瞳回去太耽误时间，而且关露越是表现的如同无事人一般，可是那堆积在眼中的阴翳，让谭骥炎更不放心。

“不了，小瞳，你打车回去，关姐我顺路送你回酒店。”谭骥炎沉声的开口，深邃的目光有些歉意的看向童瞳，在谭骥炎的心里，童瞳是自己人，而关姐的情绪真的不太稳，关曜说在美国的时候，关姐还曾试图吞安眠药自杀，所以关曜这才不放心，让关姐明天就跟着小瞳去片场，希望有人，有事做，让她不至于再胡思乱想。

（以前看过一句话，很多男人，自以为是的平衡着身边所有的关系，却没有想过伤害的却是自己最爱的人。）

童瞳乖巧的点了点头，低着头，抬手拦下一辆出租车，径自的坐了进去，双手攥的用力，压抑着情绪之下，眼睛酸涩的痛了起来，随着汽车的远离，童瞳慢慢的转过头，失落的看着不远处的门口，谭骥炎打开车门让关露坐进了车里，自己回到驾驶位上开车。

怡然园小区虽然是老校区了，可是安保一直都是很好的，外来车辆，除了之前登记过车牌，一般都不给进入小区，有陌生人要进去小区，不管是人还是车，都要登记身份证和车牌号，核对驾驶证，而且是找谁，保安都会打电话到住户家里，核准了之后，这才放行。

而此刻当童瞳下了出租车，走进小区，这才发现阳光之下，木制长椅一道白色的身影突兀的坐在花坛不远处，即使四周有种植的树木，可是那一身白的声音，却是让人想要忽视都难。

沈直？童瞳远远地看了一眼，可是心头堵的难受，她却懒得去理会沈直，刚准备迈开步子，可惜沈直却似乎感应到了童瞳的归来一般，站起身来，白色的身影向着童瞳走了过来，明明是中午时分，阳光明亮着，可是一身白色的沈直却给人一种阴郁诡谲的感觉。

“童小姐，为什么要避开我？你脸色不太好，眼神很冷，没有一点温度，这对自制力极好的童小姐而言，你在压抑着情绪，所以你才会避开我这个心理医生，你担心自己的情绪不受控制，在某些方面而言，童小姐你也有有着强迫症。”沈直勾着嘴角，白色的刺目的衣服让人感觉他似乎是从殡仪馆出殡回来一般，因为沈直的眼睛里永远都是没有温度的，上吊的眼尾，皮笑肉不笑的麻木表情，他真的不像是心理医生。

“说完了，请离开。”童瞳冷淡的开口，胃里的绞痛，加上情绪上的低落，让她真的连应付都懒得应付沈直，寒着眼神，肃杀着冰冷的面容。

“童小姐，你攥紧了手，这说明你在极度的不安和恐慌里，你在害怕什么？是不是关家对你的不喜欢，让你感觉到了压力，你担心自己和关曜的感情不能长久，其实你会担心才正常。”似乎很是满意童瞳此刻砸冰冷容貌之外的脆弱，这让沈直感觉到了强大的兴奋，摧毁一般普通人的心理构造，对他而言，已经没有了兴奋感。

如同柳康那样的人，情绪早已经崩溃了，所以自己稍微做一些心理暗示，加上药物，柳康就如同变了一个人，情绪越来越不受控制，他的行为越来越疯狂，越来越暴戾，可是他的内心却是越来越脆弱，有了自杀倾向，可惜了，最后柳康虽然想死，却想要拖着南哥一起死，所以自己就先动手派人杀了柳康。

可是童瞳不同了，她看起来非常的柔弱，可是在弱小的假象背后却有着强大的自制力，柳康被杀的那一天，她来诊所，沈直只以为她是非常的愚蠢，可是沈直却没有想到自己竟然没有催眠童瞳，自己的催眠在国内绝对是首屈一指的，除非心理构造非常强大的人，一般人不可能逃脱自己的催眠。

这让沈直再次的兴奋起来，他已经期待着看着童瞳情绪崩溃，如同柳康一般，任由自己揉捏，将负面情绪灌输给她，看着她一步一步走向死亡的那一天。

“你的催眠对我都没有用，难道你的挑衅就会有效吗？”童瞳冷声的开口，目光扫了一眼一旁的垃圾桶，再看着眼前眼神诡谲扭曲的沈直。

“童小姐，一个人背负了太多里的压力，最终就会压垮自己，你可以试着相信我，我是你的敌人，我也是心理医生，你可以将你的不满情绪对我发泄出来。”沈直放缓了语调，诱哄的开口，身体里的血液都在沸腾着，童瞳是一个强大的敌人，能打败她，比打败任何人都要有胜利的快感。

“真的？”童瞳忽然笑了起来，熠熠的目光闪烁着光芒，脚步向着沈直走近了几步，在沈直无比期待的目光里，童瞳忽然出手了，一手抓住了沈直的肩膀，骤然之间发力，而右脚踢倒了垃圾桶，然后将一身雪白的沈直直接摔了过去。

“童瞳！”天旋地转之后，沈直刚回过神来，却突然发现自己竟然倒在了垃圾堆里，腐臭的气味蹿进了鼻子里，烂菜叶棒子，剩菜剩饭，还有处理宠物猫和狗粪便的猫砂，沈直倏地一下煞白了脸，整个人在扭曲的情绪之下发狂着，一双恶毒的眼如同恶魔一般，恨不能将眼前的童瞳给撕裂，喝她的血，吃她的肉。

“你和程天南最好不要惹到我，你是心理医生，那么你自然能分辨我说的话真和假，沈直，我虽然不喜欢杀人，可是不代表我不会杀人。”冷着眼神，肃杀着一双眼清寒没有温度的眼睛，童瞳第一次如此的厌恶一个人。

沈直如同一个恶魔，一同一个吸附在人身上吸血的水蛭，不仅仅差恶心，更会让人产生负面情绪上的厌恶和痛恨，这样的心理医生，他根本不是在医治病人，他只不过在探索病人的心理，满足他变态而扭曲的心理，玩弄养自己的病人。

冷酷的丢下话，童瞳直接的向着公寓走了进去，而从垃圾堆里站起身来，沈直眼神恶毒到了极点，可是浑身的脏污，让沈直已经无法忍受，所以他没有再追着童瞳，而是大步的向着自己的汽车走了过去，血腥的一双眼阴狠的扭曲着，童瞳，你会后悔的！

回到公寓里，空荡荡的屋子，童瞳难受的脱去了衣服之后，整个人蜷缩到了被子里，而手机同时响了起来，童瞳打开手机看着上面的短信，正是谭骥炎发过来的，问她到家了没有。

如果是以前，童瞳会非常高兴，那样的欢喜是从灵魂深处带出来的一般，是一种满足，是一种幸福，可是此刻，童瞳感觉很累，直接按了关机键，拉起被子将自己盖住，黑暗里蜷缩着身体，如同落寞的孩子，默默的舔舐着心底的伤口。

顺路将关露送回了酒店，感觉她的情绪似乎好了一些，谭骥炎这才放下心来开车离开，可是短信发了几分钟之后，却没有等到童瞳汇过来的信息，谭骥炎脸色暗沉了几分，拿起手机拨了童瞳的电话，可是传来的却是用户已关机的提示音。

小瞳还是在生气吗？谭骥炎有些颓废的将手机挂了，开着车，握着方向盘的手用力的收紧了几分，虽然之前和小瞳也有过争吵，可是她不会不回自己的短信，不会手机关机，这样的冷战，让谭骥炎第一次心情忽上忽下的起伏着，如果不是下午的会议必须要主持，他此刻已经直接的转了车头回怡然园。

可是谭骥炎知道自己不能如此的任意妄为，正是因为自己太过于弱小，手里没有足够强大的权势，才会让小瞳因为自己去相亲的事情如此的难受，所以谭骥炎凛冽着峻颜，一步一步向着会议室走了过去，自己必须要变的强大，强大到足可以保护小瞳！

下午，五点半。

沐放下了班准时回家，这才发现公寓里静悄悄的，不由疑惑的看了一眼童瞳关闭的卧房的门，敲了敲，闷闷的声音从里面传了出来，让沐放不由的担心起来。

“小瞳，怎么了？不舒服吗？”沐放打开门快速的走了进去，看着从被子探出头来的童瞳，温暖的手立刻探向了童瞳的额头，有点烫，这让沐放立刻凝起了好看的眉，“发烧了，别动，我去拿退烧药。”

“沐哥，没事，已经好多了。”虽然中午回来的时候很难受，又吐了，不过之后，在被子里捂了四五个小时，此刻童瞳已经没有那么难受了，只是低烧还没有退而已。

“不许胡闹快躺好。”沐放拉过被子直接盖到童瞳脖子处，看着她没有精神的小脸，担心着，心疼着，快速的起身去客厅里拿药箱。

片刻之后，让童瞳吃了退烧药，喝了一杯子热水，又抱了一床被子压在了童瞳的床上，沐放这才坐在了床边，捏了一下童瞳的鼻子，“明天就要去片场拍片了，给我好好捂着，我去给你熬点粥。”

“沐哥，你不会把我厨房给烧了吧？”烧退了一些，童瞳一脸怀疑的瞅着沐放，对于洗碗都能将碗打掉好几个的沐放，童瞳是真的很担心自己的小厨房。

“我用电饭锅煮粥，烧不了，小瞳，你对沐哥就这么没有信心啊？”沐放妖魅的笑了起来，最后一个啊字故意的将尾音上扬，危险十足眯着桃花眼看着有些低烧却的童瞳。

“沐哥，你不能这样笑，太勾人了。”童瞳直接被眼前沐放那倾国倾城的俊脸给秒杀掉，小脸红了一下，一手掀开了被子准备下床。

“不要胡闹，快躺着，还有点低烧呢。”沐放双手迅速的按住童瞳的肩膀，将要胡闹起来的人再次的按回了床上，自己侧过身压在童瞳身上，这画面怎么看都显得有些的暧昧，尤其是童瞳因为低烧，呼吸有些的粗重，灼热的呼吸直接喷吐到了沐放的脸上。

这一刻，沐放心头一紧，目光静静的凝望着红扑扑着小脸的童瞳，精致的五官，幽幽的眼神，让沐放忽然感觉心里的一根线被扯动了，呼吸急促的加剧起来，视线掠过童瞳的樱红的唇，一刹那，沐放快速的拉过被子盖住童瞳，坐直了身体，“我去熬粥。”

“沐哥我睡的一下午了，都睡软了，我穿上羽绒服去厨房。”童瞳到没有察觉到刚刚沐放过于紧张的情绪，她真的睡的太久了，想要起来动一动。

“那好吧，等着，我给你拿衣服。”沐放直接向着衣橱走了过去，将羽绒服给拿了出来，确保童瞳不会冻到，这才放心她跟着自己去厨房。

沐放第一次下厨，虽然平常倒也是会下个面条，炒个蛋炒饭，可是基本而言，这样的次数也是用一只手可以数的过来的，而熬粥虽然简单，沐放倒也不至于手忙脚乱，可是决定炒个鸡蛋自己当晚餐的菜，就显得笨手笨脚了。

坐在椅子上，手里握着杯子暖着手，童瞳笑着看着沐放一会油放少了，鸡蛋焦锅了，又加油进去，快速的翻炒，明明只是简单不能再简单的一道菜，可是在沐哥做起来，如同要做满汉全席一般，让童瞳笑着，感觉心头一点一点有着温暖和安心的感觉，因为谭骥炎而带来的难受被压抑到了心底。

半个多小时，沐放是用高压锅煮粥的，毕竟用电饭锅太慢，而此刻，看着高压锅锅盖不停喷着白气，让沐放忍不住的有些的胆战心惊，转过头看着童瞳，“这个真的没问题吧？要不要关火，会不会爆炸。”

“沐哥，小火再烧两分钟就可以了，等气放完了就没事了。”童瞳哑然失笑着，一开始煮粥的还好一点，可是当高压锅开始冒水汽的时候，童瞳忽然方向沐放的精神开始高度紧张起来，如同身边的高压锅就是定时炸弹一般，整个人都紧绷着，那一张俊美的脸上表情无比的严肃，这让童瞳想起第一次独立拆除炸弹的时候，也是和沐哥这样。

“小瞳，下一次你还是用电饭锅。”沐放将卖相实在不怎么样的炒鸡蛋和一碟子榨菜放在了桌子上，回头看着继续喷着白气的高压锅，脑海里，莫名的响起很久之前似乎看过一个新闻，就是高压锅爆炸了，这让沐放感觉这高压锅百分百就是一个炸弹，所以他已经决定一会吃过粥之后，自己一定要将高压锅给丢掉。

“好。”能感觉到沐放的担心都是因为关心自己，童瞳虽然心头有着感动，可是却忍不住的笑出声来，沐哥竟然这么怕高压锅。

“小瞳！”沐放也知道自己有点神经紧张了，可是他却总是忍不住的会想到高压锅如果真的爆炸了怎么办，此刻听着童瞳的笑声，不由尴尬的俊脸一红，一手没好气的拍在童瞳的头上。

吃过饭，沐放果真在童瞳去房间休息的时候，快速的将高压锅给拎着出了门，然后丢到了楼下的垃圾桶里，高压锅从此成为沐放眼中头号危险品。

第二天早上，沐放知道关曜的表姐要跟着童瞳去片场，倒也没有在意，毕竟也不是什么大事，直接一车载着童瞳和关露向着片场的方向开了过去。

虽然沐放已经起早了过来了，到片场不过才八点，可是片场此刻已经忙碌起来了，而沐放的到来，让副导演立刻殷勤的招呼过来，目光若有所思的看了一眼童瞳，对于如今已经声名鹊起的童瞳，她早已经脱离了新人的称号，对《岁月静好》这部戏将是非常好的一个宣传。

“沐总监，你亲自过来了。”副导演是个温和的中年男人，有点啤酒肚，笑呵呵的和沐放招呼着，“童小姐，第一次拍片吧，不用紧张，之前试镜的时候效果非常好，沐总监，蓝海豚果真是藏龙卧虎，人才辈出。”

“客气了，这孩子是个新人，还要你们这些前辈多多关照呢。”沐放嘴角勾着一贯的笑容，邪魅慵懒的脸上笑容倾城，可是却带着三分的玩世不羁，三分的优雅，三分的虚伪，让人只感觉这个妖孽般的男人根本就是住捉摸不定的一只狡猾的狐狸。

“小瞳，过来，这是你的新经纪人——辛疆。”沐放看着走过来的辛疆，笑着给沐放招呼着，辛疆在演艺圈可是知名的名牌经纪人，于娜就是他一手带出来的，之前不知道因为什么关系，突然离职退出了演艺圈，当然，很多艺人和娱乐公司都想过开高价将他挖走，可是辛疆却油盐不进，不搭理任何一家娱乐公司，其中就包括程氏的飞天娱乐。

可是谁也不知道沐放这个千年妖孽又怎么将辛疆给拉回了蓝海豚，还成为了童瞳的经济人，可是如今看来，蓝海豚是准备将童瞳给捧红了。

“你好，童瞳，我是辛疆，从今天起就是你的经纪人。”辛疆并不是一个出色的男人，当然，并不是说他丑，可是在沐放身边，不要说男人，连女人都是逊色的。

辛疆五官端正，眉宇带着冷肃的麻木，看起来不苟言笑，可是演艺圈的人都知道这个经纪人的强大关系网和势力，他虽然看起来呆板的不像是演艺圈里的人，可是辛疆和所有的导演、制片、投资商，包括电视台，杂志社都有着良好的关系，这就是辛疆的魅力，他是那种不会多言，不会谄媚，可是却让人信任的男人，是值得交往的朋友，所以这些年在演艺圈里，辛疆成为了王牌经纪人。

“你好。”童瞳伸过手，当看见程翰过来时，那大嗓门一吼，童瞳不由下意识的缩了一下肩膀，她的耳朵，不知道等这部戏拍好之后，自己的耳朵还在不在。

“都杵在那里当木桩吗？道具师，快一点，八点半准时开拍，没准备好的给老子滚出去！”程翰依旧是一脸的大胡子，眉毛一皱，大清早的火大的嗓音就吼了起来，而原本还看着童瞳这边的片场工作人员立刻忙碌起来。

“关小姐你在这边坐着，如果有什么事找辛疆就可以了。”童瞳已经去化妆了，沐放笑着对着关露开口，又交代了辛疆几句，这才向着程翰走了过去，妖媚十足的勾着薄唇，“怎么？欲求不满。”

“滚，不是相关人员不要留在老子的片场！”程翰哼哼着，无比嫌恶的瞪着沐光，火气蹭蹭的涌了上来，“你这个暴殄天物的混蛋，这张脸，你竟然不拍电影，有多远给老子滚多远，不要在老子眼前碍眼！”

“小瞳貌似听不得你的大嗓门，你给我对她温柔一点，不要吼来吼去的。”沐放倒也不在意程翰一口一个滚字，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然后潇洒的摆摆手立刻片场，他不会拍电影的，因为他的翅膀早已经在很久很久之前就被血淋淋的给折断了。

“妈的！老子偏要吼她！”程翰淬了一声，目光无比惋惜的看着离开的沐放，这个妖孽，即使掩饰的再好，可是那样的眼神，那样对演戏如此挚爱的眼神，怎么能掩饰的了，可惜了。

今天拍的是第一出戏，苏家正在准备着，因为苏家的准女婿东方冉要来苏家做客，父亲和管家正在指挥着下人打扫屋子和庭院，准备饭菜，母亲在姐姐的卧房里给她梳妆打扮，被忽略的苏玥没有看见东方冉，却已经对他有了抵触心理，一个人出了苏家，溜到了河边。

而这里，苏玥碰到平日和自己不和，当时县官的小女儿——唐梦香，而心情不好的苏玥，和骄横跋扈的唐梦香争吵了起来，而唐梦乡打了苏玥一巴掌，还失手将她给推到了河里，而刚好下船的东方冉则是跳进了河里救人。

而饰演唐梦香的人正是飞天娱乐的周青青，已经算是半红的艺人，周青青对童瞳是嫉妒的嫉妒外加厌恶，原本女二号苏玥的角色自己绝对可以拿到的，可是柳家垮台了，而攀附着柳康的周青青如今只能拿到一个小角色，只出场一次的小配角。

｜派派小说后花园lyg021手打，转载请注明｜www.paipai.fm

第二卷 情意缠绵 094章 暗中报复

摄像机已经准备到位。

河边，明国时期的苏家大宅。

看着家里忙忙碌碌的众人，一个个脸上都洋溢着喜悦的笑容，苏玥绞着手指头，咬了咬嘴唇，被忽略的苏玥一手拿着苹果啃了一口，向着大门口走了过去。

街道上，群众演员饰演的行人人来人往的走动着，两旁的叫卖声此起彼伏，异常的热闹，“二小姐，今天新姑爷要上门吧，你怎么一个人在外面呢？”一个认识苏玥的大婶停下步子笑着开口。

“出来逛逛。”童瞳饰演的苏玥回了一个牵强的笑容，继续啃着苹果向着码头走了过去，自言自语的嘀咕，“东方冉有那么好吗？哼！爹和娘真是的，姐姐还没有见过人呢，说不定是什么歪瓜裂枣！”

河边，还没有发芽的柳枝随风飘荡着，潺潺流动的河水，河面不远处的码头上船只靠在了码头上，远处有艄公唱起了苏南小调。

“呦，这不是苏家二小姐吗？”在两个丫鬟的陪同下，周青青饰演的唐梦香站定脚步看着苏玥，有种仇人相见分外眼红的仇视。

两人同年，一个是官家女儿，一个是商家女儿，从小就莫名的被身边的人拿来比较，而苏玥的名声一直比唐梦香好，这让两人中间的梁子就这么结下了，而此刻，周青青一想到童瞳就因为跟了沐放，就拿到了女二号的角色，再加上童瞳如今蒸蒸日上的人气，让周青青是真的眼红，仇视着童瞳，所以这出冲突的戏都不需要入戏的。

“呦，这不是唐家小小姐吗？”苏玥心情正不好呢，一抬头看着唐梦香，狠狠的咬了一口苹果，含混不清的回了一句，河畔的微风之下，清秀精致的小脸，蓝色的衣裙，看起来美丽可人。

“苏玥！听说你姐要嫁人了，今天新姑爷上门，说不定是个满脸麻子，歪脖子的臭男人呢，”唐梦香讥讽的笑着，身后的两个丫鬟立刻附和的笑了起来。

“你未来的男人才是满脸麻子，你全家都嫁麻脸男人！”苏玥一听唐梦香诋毁自己最喜欢的姐姐，立刻火气上来了，啪的一声将苹果丢在了地上，气鼓鼓着小脸，一手指着唐梦香的脸，“找个麻脸男人，陪你这张雀斑脸正好！”

“苏玥，你敢咒我！”唐梦香一听苏玥的话，气的浑身颤抖，平日里，苏玥出门身后也会跟着丫鬟的，所以两人吵归吵，动起手来，也是谁都占不到便宜的，可是今天苏玥只有一个人出门，唐梦想恶毒的笑了起来，一抬手狠狠一巴掌打向了童瞳的脸。

其实在拍这样戏的时候，这一巴掌只是一个错位的效果，到时候配上啪的一声响亮的巴掌声音效，因为侧位的效果，让观众看起来这一巴掌打的有多狠，可是真实的力度却并不重，只是周青青的手从童瞳的脸颊上擦过。

童瞳也知道的，对上周青青那气急败坏的眼神，童瞳心里头还在想，周青青果真是老演员，入戏的状态真好，看起来和自己就像是生死仇人一般，可是当脸上被一巴掌打的剧烈一痛，童瞳呆住了，片场所有人也都呆住了，谁也没有想到周青青这一巴掌竟然是真的下狠手。

“卡！”程大胡子直接的吼出声来，蹭蹭的跑到了一旁，瞪大一双牛眼，“周青青，你他妈的脑子进水了吧，错位拍摄效果，谁让你真动手的！”

“导演，抱歉，我力度没有控制好，童瞳，你没事吧？是不是很痛，可是我已经放轻力度了。”周青青一扫刚刚仇恨无比的眼神，抱歉的看着挨打的童瞳，满眼的歉意和不安，“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只是太入戏了，所以没有掌握好力度。”

揉了揉有些发麻的脸，童瞳从小到底第一次被人打脸，她还处于呆滞的状态中，而程大胡子的吼声终于让童瞳回过神来，对上周青青那带着歉意的眼神，童瞳摇摇头，其实并不是很痛，只是童瞳被人打了一巴掌，有些的发懵。

“重来！”程大胡子狠狠的看了一眼周青青，她最好是失误！转过身又回到了摄像机前面，随着场记的打板声响起重新开拍。

周青青得意的露出一抹狠笑，又恢复了唐梦香的状态，继续演着，啪的一声，这一次的巴掌力度轻了一些，被打的苏玥错愕着摸着脸，然后如同发怒的小牛犊一般，因为东方冉的到来，这份失落之下，此刻情绪全都发泄了出来。

可是童瞳这边只有一个人，周青青那边却有三个人，所以自然不是她们的对手，扑通一声被推进了一旁的小河浅滩里，可是一个小丫鬟却似乎是力度没有控制好，在苏玥被推进冰冷的河水里之后，自己却摇晃着身体，遮挡了镜头。

“卡！”程大胡子再次的喊了卡，愤怒的目光火大的瞪着挡住镜头的小丫鬟，再次开口国骂，“你他妈的会演戏吗？三个打一个，你晃什么晃，重新来！”

拍戏果真辛苦！沐哥不去拍戏是对的，童瞳从河边爬了上来，一旁已经准备了一模一样的外衣，让她可以换上，里面的衣服裹了一次性雨衣，所以即使掉进河水里，也只有外衣和鞋子湿了而已，里面的衣服倒不会湿。

被骂的狗血喷头的小丫鬟低着头，颤抖了一下身体，她真的不是故意的，可是自己真的得罪不起那些人，所以她只能这样做。

童瞳其实很高兴此刻有事情让自己做，所以她才不会想起谭骥炎，甚至能忽略掉片场里的关露，补了一下妆，因为挨了两巴掌，虽然力度不大，可是童瞳的脸却有些的红了，化妆师怔了一下，倒也没有多想。

而片场里，辛疆却意味深长的看着同样在整理妆容的周青青，冷冷的眯了一下眼睛，并没有开口说什么，只是继续观察着，准备第三次开拍。

片刻之后。

“卡！”程大胡子的吼叫声即使在室外，却已经让所有的工作人员只感觉耳朵痛，尤其是还站在河水里的童瞳，哀怨

的看着又开骂的程翰，她几乎要怀疑这些演员一直出错，都是因为程大胡子的吼声太恐怖，将人家给吓倒了。

“童瞳，你缩什么缩，待水里舒服啊，给老子滚上来！”这一次一个丫鬟竟然自己失足也跌到水里，再次挡住了镜头，这让程翰几乎要抓狂，阴狠着目光狠狠的剜了一眼周青青，可是这两次卡却都和她没有关系，可是程翰身为导演自然知道，刚刚扭打的戏里，周青青肯定动了手脚，否则两个丫鬟怎么可能频繁挡住镜头。

被吼的一愣一愣的，童瞳无辜至极的看着火大的程翰，然后再次的爬了上来，辛疆看着又去换外衣的童瞳，刚刚脱下的湿透的衣服在烘干机里已经烘的差不多了，而此刻，她的脸已经可以清楚的看见巴掌印，毕竟接连挨了三巴掌，虽然力度都不大，可是三次力度加起来自然也不小。

“刚刚有没有发现什么不妥？”辛疆话是很少的，声音有点沉，一面帮着童瞳换上衣服，一面低声的开口，辛疆原本是会回演艺圈的，他之所以离开是因为沐放，对于那个妖孽一般的男人，辛疆知道自己无法拒绝，所以他回来了，他也想要看看这个让那个妖孽一样的男人露出那样眼神的艺人是什么模样。

而刚刚的戏，辛疆发现童瞳很的很单纯，片场所有人都看得出是周青青在故意使坏，可是她竟然没有一点恼怒，竟然单纯的以为只是简单的意外，而浑然不曾察觉到自己已经挨了三巴掌，掉进河里两次了，虽然里面裹了塑料布，可是里衣还是湿了一些。

“不妥？周青青打我的时候，她不是演戏，她是真的想打我。”童瞳回忆了一下，然后肯定的对着辛疆开口，可是自己得罪她了吗？一开始，童瞳以为周青青只是入戏了，可是后来，当打了自己一巴掌之后，周青青的眼神是无比的得意，童瞳就知道了，她根本不是入戏，而是真的想要打自己。

竟然察觉到了，辛疆愣了一下，抬头看着童瞳，神色里并没有愤恨不平，竟然如此能隐忍，她到底是真的单纯，还是深藏不漏？

“这一次再拍不好，编剧你他妈的给老子改剧本！写的什么破剧本。”程翰直接将火气吼到了一旁的编剧身上，可是这一出戏，非常的重要，东方冉和苏玥第一次见面，虽然程翰吼的狠，可是却也知道这一出必须要拍。

周青青得意洋洋的站在原地，看着走出来的童瞳，自己只是里面一个小配角，所以周青青不怕得罪了导演，更何况她做的滴水不漏，没有证据，谁也不能说是自己害得童瞳拍不好这出戏，忽然那想起四哥那样凶狠的眼神，周青青不由颤抖了一下身体，惊恐的感觉从心底漫了上来，四哥让自己整死童瞳，周青青原本就怨恨童瞳，如今有了靠山，自然是半点都不怕。

一连喊了九次卡，程翰第一次如此的愤怒，这一下程翰是真的发现问题了，火大的将剧本狠狠的扔在了地上，如果说只是周青青，程翰认为她还不至于如此胆大妄为，那两个丫鬟，分明也是故意的，该死的，童瞳这蠢丫头得罪了什么人？最后一次，竟然是灯光师失误，光线没有给够，又必须重拍。

程翰此刻已经明白有人要整童瞳，所以才会买通了剧组的人，包括周青青在内，而辛疆也在察觉到不是个人之间的矛盾之后，立刻打了电话给沐放让他去查一下童瞳到底得罪了哪个不该得罪的人，才会被人这样的整。

虽然备足了两套戏服，一套湿了，另一头立刻烘干了可以替换，可是因为被推进河里的次数多了，童瞳一面的衣服也都湿透了，只能换下衣服，穿上自己的衣服，休息半个小时，将所有的衣服烘干。

“喝点水。”辛疆将热水递给了童瞳，看着坐在椅子上的童瞳，不管她是心机深沉，会隐忍，还是真的不计较，就一个演员而言，她是合格的艺人，没有因为连卡了几次，而将负面情绪带到拍戏里，依旧敬业。

最好不要让自己知道是谁和自己过不去！童瞳低着头，喝了一口热水，只感觉自己又有些的低烧了，脸上火辣辣的痛，一次两次三次，自己也就算了，可是接连九次，连灯光师都参与其中，让童瞳气鼓鼓着脸颊，可是火辣辣的痛楚之下，童瞳不得不倒吸了一口气，忽然有些的哀怨，自己到底得罪了什么人。

编剧此刻正埋头改着剧本，将和唐梦香的冲突改为苏玥发现一敌三不行，所以转身就跑，可是谁知道踩到了之前扔掉的苹果，所以自己跌进了河里，这样的话，应该就可以了吧。

“小瞳，你果真是新人啊，该学的东西都没有学到。”一道妖孽般的声音在这边的休息区响了起来，沐放笑的妖娆而邪魅，可是那一双染笑的桃花眼却是冰冷冷的一片，宛若刀子一般的目光冷酷的扫过全场，径自的向着捧着茶杯的童瞳快速的走了过去。

自己竟然让小瞳在剧组这样被欺负！沐放心头愈加的心疼，可是那笑容却分外的阴邪诡谲，让被他目光扫过，使坏欺凌童瞳的众人不由的感觉到一股冰冷的压迫感觉，竟然有些的瑟瑟发抖。

“沐哥，你怎么来了？”童瞳正将自己得罪过的人在脑海里过了一遍，她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沈直，可是随后就否定了，沈直那样的人，他不屑用这样的小手段来报复自己，他更加的邪恶，更加的扭曲，他会如同摧毁柳康一样，要摧毁的是自己的心理，而不是这样的小手段，小阴谋，可是到底自己得罪了谁呢？童瞳是真的很无辜在检讨，可惜却还是想不到人名。

“辛疆，帮我拿一条湿毛巾。”沐放敛了笑容，即使童瞳脸上有着妆，可是却还能能看见右边有些肿的脸颊，一手接过辛疆递过来的毛巾，一手抬起童瞳的下颌，快速的擦去了她脸上的粉。

原本白皙的右脸此刻却红肿了起来，脸颊上有着清晰的巴掌印交错着，整整九巴掌！很好，很好！沐放怒极反笑着，心疼不已的用手指轻轻的摩挲着童瞳的红肿的脸颊，原本俊美邪魅的脸此刻带着盛怒之前的压抑的冷静。

“沐总监。”辛疆没有想到沐放竟然会亲自到片场来，将手里的药膏递了过去，目光深沉的锁住眼前这个妖孽一般的男人，在表白之后被拒绝，辛疆除了失望更多的是愤怒，他可以不接受自己的感情，可是他不能侮辱自己的感情，即使

是同性恋又如何，他只是爱上的人是男人而已。

所以辛疆退出了演艺圈，彻底远离这个让自己心碎的妖孽男人，可是辛疆没有想到会再见沐放，对于他的要求，辛疆直接拒绝了，可是到此刻，辛疆却不会忘记那一瞬间，这一张妖孽绝美的脸上浮现出的痛苦之色。

“很抱歉，当时说了那样的话，我并不是想要侮辱你的感情，很久以前，我被人囚禁过很长时间，所以我不能接受另一个男人的感情，不过我希望你可以当小瞳的经纪人。”

那一刻，这个妖孽男人，没有了那样虚伪的笑，没有了那样女王般骄傲的气势，只有晦暗的盛满了痛苦和恐慌的眼眸，辛疆从没有想过会是这样的情况，他忽然明白了，也心软了，难怪自己表白之后，他的表情会是那么的憎恨，辛疆于是来了，重回了演艺圈，见到了童瞳，也看见了沐放那妖孽表情之后，真实的情感，那种心疼，他是真的很喜欢童瞳吧，所以自己电话打过去之后，竟然立刻就赶到了片场。

修长的手指挑了一抹药膏在手指上，沐放轻轻的将冰凉的药膏涂抹在了童瞳红肿的脸颊上，这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危险，让整个休息区的人都有种瑟瑟不安的惊恐感觉，如同狂风暴雨的气息，空气是如此的窒闷，让人无法呼吸，尤其是之前特意借助拍戏欺凌童瞳的几个人，更是有种惊恐的感觉。

“沐哥？”脸上上了药膏，清凉的感觉代替了那火辣辣的疼痛，童瞳一手不由的抓住了沐放的手，沐哥的表情看起来有些不对劲，而童瞳也知道自己被人给整了，可是现场这些人只是工具而已，她真正想要知道的是幕后人。

“没事，你休息，我去导演那里看看剧本改的怎么样了。”沐放又恢复了倾倒众生的妖孽笑容，微微的眯了一下桃花眼，宠溺的握了握童瞳的手，然后松开，颀长的身影向着程大胡子和编剧走了过去。

“这样改不行，这样改吧。”妖孽的笑着，沐放一手拿起剧本，一手拿过编剧手里的笔，快速的在剧本上写着，嘴角那诡谲的笑容让人不寒而栗。

程翰看了一下沐放递过来的剧本，犹豫了一下，终于没有开口，一旁编剧已经彻底石化了，“编剧，有什么意见吗？”沐放笑着询问着，晃动着手里的剧本，一脸虚心请教的模样。

头摇的如同拨浪鼓一般，编剧打死不敢说自己有什么意见，沐放满意的点了点头，拍了拍手，“几位演员过来一下，剧本有改动，不过台词没有改，十分钟之后，继续开拍。”

重新看到了改过之后的剧本，周青青脸色苍白一变，两个小丫鬟也是脸色苍白着咬着唇，可是看着沐放那似笑非笑的诡谲笑容，却没有一个人敢开口多说一句话。

“这样好吗？沐哥。”童瞳有些犹豫的看了一眼沐放，虽然被人给恶整了，童瞳是憋着一肚子的火气，可是看得出这些人应该是被逼迫着，所以童瞳感觉这样报复回去，是不是不太厚道啊。

“小瞳，你想啊，在剧中苏玥是敢爱敢恨的苏家二小姐，唐梦香在身份上来说比苏玥更高一等，可是苏玥依旧敢和她对着来，说明她并畏惧强权，而这一出戏里苏玥因为东方冉的到来，憋了一肚子的火，又因为踩到苹果核掉进河里，她的情绪肯定需要发泄出来，所以唐梦香这些人自然就成了她发泄的对象，是不是？”

沐放笑着开口，悦耳的声音仔细的给童瞳解释着，“你要理解苏玥此刻的心里，那样的憋屈，却又无法说出来，所以此刻才有了爆发点，所以出手的时候，一定要打的狠，这样才能表现出苏玥的性格。”

剧组众人已经彻底无语了，可是听着沐放的话，谁也不敢多言一句，毕竟连导演都默许了，可是沐总监这样是不是也太护短了，竟然让童瞳就这样明目张胆的打回来。

沐放自然是护短的，接到辛疆电话的时候，当看到童瞳右脸上满是巴掌印的时候，沐放几乎恨不能亲手给周青青几巴掌，可是他不能，但是这不代表他不会报复回去，他护着的人，谁敢欺负，沐放自然让对方十倍百倍的偿还回来！

随着再次的开拍，这一次，童瞳是自己掉进了河水里，爬上来之后，整个人气鼓鼓着小脸，满腹的委屈和憋屈终于找到了发泄的途径，啪啪的给了两个小丫鬟一人一巴掌。

“苏玥，你竟然敢打我的人？”周青青愤怒的走上前来，怒斥着敢对自己丫鬟动手的苏玥，只想着这出戏快一点拍完。

“我连你都敢打！”童瞳突然真的委屈了，在谭骥炎那里受到的委屈，在这一刻忽然就有些控制不住了，红了眼眶，声音有些的颤抖，啪的一巴掌回报在了周青青的脸上。

“卡，不行，你们三个表情不到位，童瞳还没有动手之前，你们应该是盛气凌人的骄傲，而不是害怕，重新拍。”沐放妖孽的声音打断了开拍，双手环着胸口，懒懒的笑着，风华绝代，却也邪魅诡谲。

程大胡子这会倒没有意见，刚刚周青青和两个丫鬟的表情不对，苏玥掉进河里她们不该是盛气凌人，而是幸灾乐祸，毕竟这只是一个小浅滩，不会淹死人，可是沐放却故意说盛气凌人来误导，程大胡子此刻也只能叹息，不过这样也好，否则后面的戏，如果有人继续针对童瞳，那么根本就不用拍了，所以程翰也就不插手了，任由沐放来主导。

果真第二次，沐放又喊卡了，说她们的表情不该这么盛气凌人，该是幸灾乐祸的看着自己掉进河里的苏玥，所有重新拍。

沐放的护短这一刻让剧组所有人都知道了，周青青打了童瞳九次，而此刻，已经第七次重拍了，大家都明白，连程大胡子都默许了，只怕不让童瞳报复回来，这一出戏是不会结束的，副导演也就不浪费胶带了，等到第九遍的时候再拍。

“我不演了，程导演，你换人吧！”周青青愤怒的开口，一开始打童瞳的时候，她是真的畅快，可是如今被童瞳打回来，周青青自然受不了这个委屈，更何况她也不是蓝海豚的艺人，自然也不怕沐放，再说了，自己身后还有四哥撑腰，完全不需要惧怕一个蓝海豚的总监。

“原来周青青你这么不敬业，这样的演员只怕已经不需要在演艺圈混下去了。”沐放笑眯眯着开口，危险的眯着桃花眼，似乎只是云淡风轻的讨论着天气，可是话语里却是狠厉的威胁，如果今天周青青敢走，他沐放就有手段让她在演艺圈里混不下去！

“沐总监，你不要欺人太甚！”周青青表情一变，却没有想到沐放竟然这么狠的对自己威胁，对于一个艺人，周青青即使不在蓝海豚却也知道沐放的手段和能力的，所以她一直忍着，直到第七次开拍，可是周青青没有想到沐放竟然如此的心狠手辣。

“我有欺负人吗？周青青，如果你要当一个敬业的演员，就继续回去拍戏，如果你不敬业，就离开，我怎么欺负人了？再说了。”沐放忽然笑容一冷，桃花眼里凌厉的迸发出迫人的寒光来，“我就算是针对你又怎么样？周青青，你只不过是一个艺人，即使你不在蓝海豚，我也有能力让你被雪藏，永远退出演艺圈！”

沐放是妖孽的，是美丽的，是让人捉摸不透的，演艺圈的人都知道这一是一只狡猾的漂亮狐狸，可是沐放很少有这样咄咄逼人的强势，他的手段都是用在暗处，而不是这样明目张胆的警告威胁，可是今天，为了童瞳，沐放却偏偏做了。

辛疆沉默的站在一旁，心头有着复杂，当沐放成为蓝海豚的总监的时候，他就在蓝海豚当经纪人，这么多年了，辛疆第一次看见褪去了伪装笑容，如此狠厉的沐放。

童瞳心头有着暖暖的安心和幸福，这就是沐哥，那个对自己说过不惯发生了什么事，都值得自己信任的沐哥！如果自己真的有一个大哥，是不是也和沐哥这样，都会维护自己，保护自己。

周青青退怯了，不得不将情绪压抑了下来，又走了回去继续开拍，等到第九遍之后，沐放终于高抬贵手的放人，这一出戏算是过了。

“今天先到这里，明天继续开拍。”程翰也看得出众人的情绪都不对，所以也就早早的在三点就放人，回头看向沐放，没好气的开口，“你满意了？”

“我这不是给你立威吗？否则以后，这些人还不知道有多少手段，这才影响你拍片呢，更何况，我当了恶人，程大胡子，你不用感谢我的。”得了便宜还卖乖，沐放朗声的笑着，阴霾的心情终于愉悦起来了。

“妈的，你还敢说！”程翰挫败的瞪了一眼沐放，不过看了一眼去换衣服的童瞳，语调严肃起来，“你最好查清楚，这一次只怕不是什么私人恩怨，那个蠢丫头，竟然还能得罪人！”

“我会查清楚的。”沐放表情冷了几分，既然这样敢恶整小瞳，绝对不是演艺圈里的人，如果只是演艺圈里的人，绝对没有这样大的胆子，在自己和程大胡子两个人的势力之下做这些小动作，可是小瞳到底什么时候得罪的人，她自己都不知道吧。

等了片刻，童瞳出来了，素面朝天，脸上的巴掌印已经消肿了，可是指印倒还是清晰可见，让沐放又是一阵心疼。

“回去休息吧，我还要去公司。”沐放是丢了手头的事情赶过来的，蓝海豚那里还堆积着许多要处理的事情，在这里耽误了两个多小时，沐放不得不还要回去继续忙碌。

“嗯，沐哥，你车撞到什么了吗？前面刮了漆。”童瞳快速的走到了红色的法拉利前面，却见车左侧的这边红车漆似乎擦到了什么东西，有一点点的掉漆了，原本还是乖巧的小脸不由的转为了严肃。

“沐哥，车速不准超过八十码！”童瞳看着沐放那一脸心疼爱车的模样，就知道他肯定不知道，这让童瞳不由的想起沐放这经过改装的车子，稍微加一下油门，车度至少都能跑上两百码以上，当然，童瞳在训斥沐放的时候，丝毫没有反省她的车速一贯比沐放还要快。

“知道了，我先回公司了。”沐放笑了起来，倒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擦了车子，等这两天忙完了，将车子送去4s店护理一下，对着童瞳摆摆手，沐放这才上车离开，有辛疆这个经纪人在，沐放是真的不用担心童瞳了。

“我送你回去。”辛疆走向童瞳的沃尔沃车子，准备将童瞳送回公寓之后，自己也去查一下，到底是谁敢连沐放护着的人都恶整，只怕绝对是来者不善。

“我开车就行了，你坐副驾驶。”童瞳倒没有让辛疆开车，自己走向驾驶位之后，加油门，挂档，汽车刷的一下冲了出去，影视城这边车辆并不是很多，所以童瞳的车速是一路攀升，而她自己却几乎没有感觉，倒是副驾驶位置上的辛疆瞄了一眼仪表盘，然后无力的看向车窗外。

沐总监那样的人喜欢开快车，辛疆是见怪不怪，可是童瞳这样安静乖巧的人，竟然车速也这么快，她还一本正经的叮嘱沐总监不准超过八十码。

汽车开出了影视城这边，童瞳忽然眯了一下眼睛，目光扫过后视镜，一辆黑色的汽车正跟了过来，辛疆是老经纪人了，此刻顺着童瞳的目光看了过去，自然也察觉到了，“或许是记者？”

毕竟童瞳如今的身价更高，之前亚洲外围赛将童瞳彻底炒火了，连辛疆都不得不佩服童瞳，这样一个只有一米六二的艺人，竟然在这样高规格的走秀场上，打败了亚洲其他国家的专业模特，脱颖而出，而且看得出，童瞳有着敏锐的观察力。

“不是。”童瞳肯定的回答，后面的汽车跟踪和超车非常有技巧，绝对不是记者，这样专业的水准绝对不是普通的人，难道是之前恶整自己的幕后人？

童瞳平静的小脸上目光熠熠的闪烁着光芒，将过快的车速渐渐的放慢了下来，让副驾驶位置上的辛疆不解的皱着眉头看着表情有些诡谲的童瞳，她真的是自己一开始认知里的乖巧安静吗？

而童瞳这边车速放慢了，暗中跟踪的黑色汽车则加快了速度逼了过来，慢慢的将童瞳的车子给逼停在了马路边，随

着车门的打开，两个西装革履的男人从车子上走了下来，肃穆着脸，健硕的身材，看起来绝对是来者不善。

辛疆一手已经握紧了电话，只要情况不对，他会立刻拨通沐放的电话，可是侧过目光看向童瞳，辛疆发现她竟然一点都不害怕，反而脸上有一种雀跃的感觉。

“童小姐，先生请小姐过去一趟。”两个西装革履的男人走了过来，随着童瞳降下了玻璃车窗之后，立刻恭敬的对着童瞳开口，语调谦卑。

“程天南？”童瞳看着眼前的两个保镖，虽然没有见过，可是他们应该和之前跟在程天南身边的保镖一样，都是特种部队出来的。

果真不容小觑，程天南到底收编了多少特种部队退役的军人，可是对于程天南，童瞳是不愿意见的，“抱歉，麻烦你告诉程天南，我和他没有什么好说的。”

一个保镖的手机响了起来，他快速的接过电话，说了几句之后，立刻将手机递给了童瞳，“先生请小姐接电话。”

“小瞳，不要急着拒绝，你不想知道今天是谁指使周青青的吗？我已经让人将周青青带过来了，你来一趟吧，毕竟你也是当事人。”手机里，程天南浑厚的声音霸道的响了起来。

童瞳怔了一下，她倒是真的很想知道自己究竟得罪了谁，“我知道了。”说完话直接挂了手机递还给窗口的保镖，然后发动起汽车，而保镖也快速的回到前面的汽车里带路。

程天南，辛疆并不陌生，飞天娱乐就是程氏公司的一个分公司，娱乐公司是洗黑钱的最好地方，而程氏之前就是黑帮出生，可是辛疆倒不知道童瞳竟然和程天南认识，毕竟她虽然红了，可是却是才出道的艺人，而且看刚刚两个保镖的恭敬的态度，和童瞳接手机时那种冷漠和厌恶，这让辛疆有些不解了，程天南为人辛疆还是听说了一些。

在其他人看来，程天南这个成功的商人大方豪爽，可是真正聪明的人也都知道程天南的心狠手辣，不择手段，绝对是一个冷酷无情的男人，他竟然能容忍童瞳这样的放肆。

汽车又开了二十多分钟，在飞天娱乐公司大厦的停车场停了下来，先下车过来的保镖立刻走了过来，拉开车门，恭敬的站到了童瞳身侧，等候她下车。

飞天娱乐的大厦比蓝海豚更加的大更加的奢华，随着童瞳进入，四周经过的艺人都错愕的一愣，然后一个个低声的交头接耳着，都是艺人，这些人自然知道如今童瞳的身份和地位，可是她竟然来了飞天娱乐，难道是要转投到飞天娱乐来吗？这可是大消息。

办公室里，周青青倒没有想到会得到大老板的召唤，快速的化了个淡妆，努力的让自己看起来娇媚漂亮，这才踩着高跟鞋走向办公室，敲了敲办公室的门，听着里面那一声醇厚的声音说着进来，周青青努力的保持着笑容，如果能被大老板看中，周青青就明白自己再也不用忍受今天沐放和童瞳带来的屈辱。

“程总，您找我。”嗲声嗲气的开口，周青青换的是一件低胸的毛线上衣，领口开的很低，所以可以清楚可见那深深的乳沟，而黑色的小皮裤短短的包住了挺翘的臀部，修长的美腿在黑色袜之下显得笔挺修长。

“今天在剧组是怎么回事？”程天南依旧在低头看着手里的文件，今天片场发生的事情立刻就被经纪人传了回来，沐放是蓝海豚的总监，这样欺辱飞天娱乐的艺人，自然引起飞天娱乐高层的不满，上报给了程天南等待他定夺，这也是为什么程天南第一时间就知道了这件事。

“程总，没事，只是沐总监对我有些误会而已。”周青青倒不是没有脑子，并没有直接说着沐放的不好，反而装出一副识趣懂礼的大度。

“误会吗？”程天南终于抬起头，刚毅方正的脸上，目光无比压迫的看向周青青，自然也看见了她脸颊上的红肿的巴掌印。

周青青刚要开口，表现出自己娇弱却大度的一面时，忽然敲门声再次的响起，却见刚刚还冷肃着脸的程天南目光里忽然一喜，“进来。”

周青青不由错愕的回头，什么人能让大老板露出这样的眼神，可是当随着门的推开，看见走进来的童瞳和辛疆时，周青青错愕的愣住了，这一次她是真的不知道程天南到底想要做什么？难道大老板准备将童瞳挖到飞天娱乐来。

“小瞳，你换经纪人了？也好，钱利这个经纪人太不合格，坐吧，喝什么，茶还是咖啡？”程天南殷勤的招呼着，当看见童瞳脸颊上的巴掌印时，刹那，原本和乐融融的表情陡然之间一变，倏地一下，冰冷的目光看向身边的周青青，“小瞳的脸是你打的？”

一字一字，程天南的声音很冷，沐放当时也是冰冷的，那是一种凌厉的冰冷，而程天南的冷，却是带着狂暴怒火的冷，让周青青倏地一下骇白了脸色，身体也忍不住的颤抖了起来。

“程总，这是……这是误会……”泪水已经不受控制的从眼角滚落下来，周青青惊恐的对上程天南这样肃杀的强大气势，整个人瑟瑟发抖起来，惶恐在心头瞬间扩张到了全身，周青青有种感觉自己这一次真的毁了！

“是谁指使的？”童瞳平静的开口，目光看向害怕的周青青，明白这一次的事情不是程天南，也不是沈直，可是自己到底还得罪了什么人，让对方用这样的手段来恶整自己。

忽然，童瞳一愣，看向程天南开口，“上一次，我汽车被人放了油，那些围堵我的人是谁派来的？”童瞳这才之前之前在去上海之前，那一次模特训练结束，自己吃过饭回来的时候，汽车油被人放了，半路被人堵截，那个时候程天南过来解围了，然后又遇到了谭三哥。

“小瞳，你果真聪明。”程天南笑了起来，一扫脸上那骇人的阴郁之色，赞赏的目光看着眼前的童瞳，这么一个清清瘦瘦的女孩，可是却有着一颗异常聪睿的脑子。

程天南竟然看上童瞳了？辛疆在一旁并没有开口，可是他却敏锐的将程天南的表情收入了眼中，不少艺人都跟过程天南，当然，以程天南的身份和权势，跟过他的人都没有吃过亏，即使后来散了，却也捞了不少好处，有困难的时候，程天南也会施以援手，基本还算是一个不错的金主。

可是程天南对童瞳的态度却非常有问题，那是一种外人都能感觉到的纵容，而童瞳却是满眼的厌恶，丝毫不掩饰的情绪，这让辛疆越来越看不懂童瞳这个人了，自然也看不懂程天南对童瞳的态度。

“程总，我也是被逼的，我不想的，可是我没有办法啊。”周青青泪水流满了脸颊，哽咽着，哀求的目光楚楚可怜的看向程天南，沐放或许真的不能对自己怎么样，毕竟自己还是飞天娱乐的艺人，如今虽然不算是一线，可是却也是二线艺人了，自己还年轻，还有很大的发展前途，周青青是真的不敢得罪程天南，那样自己这辈子就真的完了。

“好了，到底是谁？不要让我浪费时间去查。”程天南嫌恶的看着满脸泪水，一副诺诺弱弱的周青青，反观此刻的童瞳，她不管在什么时候，永远都是这样的冷静，那一次被七八个那个铁棍的男人围堵，在上海的时候，童瞳永远都是骄傲的。

“是四哥，马司，他知道我和童瞳即将要开拍岁月静好这部电影，所以才让我针对童瞳，程总，我也没有办法，四哥他太狠了。”周青青哽咽的声音已经听不真切，那个男人，因为自己家里有权有势，所以玩起女人就如同玩一个畜生一样，不服从的话，就是一顿狠打，周青青是真的怕，所以她只能屈服。

童瞳的记忆力非常好，快速的回忆起第一次去京都会所遇见柳康的时候，那个时候和周青青在床上大玩sm的黄头发男人，有着一双阴狠的眼睛，满脸的暴戾和扭曲的疯狂，他针对自己？为了柳康！

“小瞳，这件事你不用管，回去告诉沐总监，这件事我会处理。”果真是他，对于这些只知道吃喝玩乐的纨绔子弟，程天南是极其的不屑和鄙夷，虽然对方是官三代，可是程天南有的是手段来惩治对方，而不让他们的老一辈知晓。

“处理？你准备怎么处理，再来一个柳康？”童瞳冷冷的笑了起来，清寒的目光锐利的看向程天南，直接的转身离开，不管马司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他报复自己只是为了柳康的死而已，而对柳康，童瞳一直有着无法消除的愧疚。

程天南表情狂怒着，可是却又被深深的压制了怒火，导致他的脸色阴沉的骇人，带着狂躁的怒火，砰的一声，程天南一脚踹向了眼前的玻璃茶几，茶几被狠狠的踹向了一旁的墙上，哗啦一声，玻璃破碎了一地，却依旧无法消除心头的火气。

她就这么在乎柳康那个死人！自己已经告诉她了，柳康不是自己派人去杀的！程天南这一辈子不曾这样的恼怒过，童瞳，既然你敬酒不吃吃罚酒！就不要怪我真的对你不客气了！

周青青已经害怕的浑身发抖，被马司玩弄的那些时候，对于男人的怒火，周青青已经呈现了条件反射的害怕和惊恐，所以此刻，脸已经吓得苍白一片，努力的向着一旁瑟缩着身体。

“就你也敢打我的女人！”程天南火气压不下来，此刻全都发泄出来了，回头看着瑟瑟发抖的周青青，整个人狂躁着，啪的一巴掌狠狠地甩了过去。

程天南和谭骥炎在本质上有着区别，程天南是黑道出生的背景，所以他即使很多时候看起来爽快，大方，可是骨子里还是黑道之中的暴戾凶残，而谭骥炎虽然生性内敛冷漠，可是却有着世家子弟的优雅和尊贵气息。

周青青被这样大力的一巴掌直接给打翻在地，嘴角流着鲜血，脸立刻肿的如同包子一样，这一刻，周青青惶恐的感觉自己会死，哭泣着，从地上爬起来跪到了程天南的身边。

可是越是如此，越让火大程天南感觉到烦躁，几乎扭曲的认为童瞳之所以摔门离开，就是因为被飞天娱乐的艺人给打了，所以和自己生气，恼别扭，程天南这样一怒，再看着跪在脚步的周青青，一脚再次踹了过去，办公室里，良好的隔音效果之下，殴打声，和周青青凄厉的哭喊声外人根本就听不见。

｜派派小说后花园lyg021手打，转载请注明｜www.paipai.fm

第二卷 情意缠绵 095章 和好如初

汽车风驰电掣般的速度远离了飞天娱乐，依旧坐在副驾驶位置上，辛疆这会是真的有些疑惑了，童瞳这个艺人并没有什么身份背景，而且即使有沐总监护着她，可是程天南这样的身份，辛疆明白即使是沐放也是忌惮三分的，可是童瞳竟然就敢这样对程天南大不敬着，而更让辛疆震惊的是，程天南竟然没有发怒。

“小瞳，车速太快了。”辛疆瞄了一眼一路攀升的仪表盘，不得不开口对着童瞳开口，这会快到下班放学的时候了，她这样的车速很容易出事的。

“抱歉。”童瞳轻声的道歉着，踩着油门的脚松了一下，将狂飙的车速缓慢的降了下来，目光看着挡风玻璃外，到如今，柳康依旧是她心头的一个结，柳康不是程天南杀的，童瞳已经知道，可是柳康很有可能是沈直派人去杀的，那个心理医生疯狂至极，他很维护程天南，自然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来。

关露是在拍戏结束之后就自己先离开了剧组打车回宾馆了，坐在宾馆五楼的餐厅里，关露握着手里的热牛奶杯子，看着放在手边的手机，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渴望见到谭骥炎，可是这种心情，越是压抑，却越是反弹的厉害，而打过电话之后，关露忽然感觉自己如同十七八岁初恋的时候，那样的羞涩，那样的紧张，可是却又带着莫名的喜悦期待着今天的晚餐。

谭骥炎非常的忙，而关曜也是，身为刑侦处的处长，各个分局处理的命案最后都要送到关曜这里，所以即使他自己手头没有命案要查，也需要去核查分局的案子，不过关露的电话还是让关曜决定提前下班，而谭骥炎这边也是，和童瞳之间的不愉快，让谭骥炎一直没有时间去解释，所以谭骥炎只想着吃过晚饭去童瞳那里一趟。

等了差不多一个多小时，谭骥炎和关曜刚好在酒店门口遇见，将车钥匙丢给泊车小弟之后，两个人一起搭电梯向着五楼的餐厅。

“小瞳还在因为你相亲的事生气？”关曜温和的笑着，目光有些同情外加一点点幸灾乐祸的看向紧绷着峻脸的好友，安慰的拍了拍他的肩膀，“其实小瞳如果不生气你才该担心呢。”因为在乎，所以才会生气。

“我不太会……哄人。”或许只和关曜这个多年的好友在一起，谭骥炎抬手拉了拉领带，峻沉冷酷的脸庞表情微微的有些尴尬，他自然知道小瞳为什么生气，可是看着小瞳那样的生气，他只想着将她紧紧的抱紧在怀抱里，可是谭骥炎知道这样做或许会让小瞳更生气，所以他是真的不知道要怎么办？

“我还没有女朋友呢，不过或许你可以买束花，或者买个礼物，电视电影里都是这么演的。”关曜这会倒也是一头的茫然了，除了对刑侦有兴趣之外，他真的不关注其他的事情，而哄女朋友，就是更没有经验了。

谭骥炎脑海里想象着自己拿着一束火红的玫瑰花的模样，怎么想都感觉有些的恶寒，而一旁关曜似乎也想到了这个画面，不由低声笑了起来，边笑边抱歉的看向谭骥炎，这场面实在有点不敢想象。

叮的一声电梯已经到了，谭骥炎和关曜目光扫了一圈向着窗口的关露走了过去，今年似乎是多事之秋。

“你们怎么一起过来了，这里的牛排不错。”关露面露出笑容，熠熠的目光停留在谭骥炎的身上，虽然说关曜并不比谭骥炎逊色，可是关曜太过于温和，有着斯文儒雅的外表，所以在一身冷厉气息，带着冷傲和峻朗的谭骥炎面前却没有他耀眼。

心扑通扑通的加快着跳动，关露一手握紧了手里已经半凉的玻璃杯，快速的低下头，莫名的感觉到自己脸上有些的燥热，这样雀跃的小女孩心情，让关露隐隐的知道自己对谭骥炎滋生了怎么样的感情。

“关姐，今天去剧组有趣吗？小瞳拍戏怎么样？”关曜坐了下来，没有察觉到关露不对劲的表现，率先的开口询问，倒是有些想象不出来童瞳拍戏的模样。

演员是一项非常有挑战性的工作，考验的是演员的演技，说话的语调语速，脸上的表情，肢体动作，要将一个人物完美的诠释出来，而小瞳真的是最不像是演员的演员，她那样单纯的性子，真的能演好角色吗？

“小曜，童小姐是不是得罪了什么人？”听到关曜的话，关露不由的想起片场的一幕，抬起头，脸色认真，甚至带着几分严肃的看向关曜，毕竟童瞳如今是小曜的女朋友，而以关家的势力，即使自己这个外行人也看到的出，今天是有人故意针对童瞳。

“怎么了？”关曜快速的开口，余光扫了一眼一旁的谭骥炎，他虽然没有开口，可是薄唇却紧抿了几分，脸色肃杀的骇人。

关露大致的将片场的情况说了一下，看着关曜那温和的俊脸明显的冰冷下来，关露倒也明白，看来小曜和童瞳的关系还是很隐秘，所以外界不知道，才会欺负童瞳这个新人吧，否则只要任何人知道关家的人，就不会敢对童瞳动手。

可是骥炎的脸色为什么比小曜看起来更加的可怕？关露不解的看着冰冷着峻脸的谭骥炎，冻结着峻脸冷酷的骇人，一双凤眸盛满了阴霾，整个人似乎都在压抑着什么，这让关露有些的惊骇，小时候的骥炎虽然话很少，看起来冷冰冰的，可是却没有这样迫人的气势，只看一眼，就让关露感觉到一种胆战心惊的震慑，可是却让自己如同飞蛾一般，明知道这样的骥炎是危险的，却又忍不住想要飞过去。

“还有些事，关姐，我先回去处理一下。”倏地站起身来，谭骥炎丢下一句话，冷酷的黑色身影带着压抑的狂暴向着餐厅外走了过去，只留给关露一个冷傲峻挺的背影。

“小曜，骥炎是怎么了？”关露满脸的疑惑，似乎隐隐的要猜测到什么，可是这个念头却又被自己快速的掐灭，不会的，即使那天晚上童瞳打了电话给骥炎是自己接到的，可是童瞳是小曜的女朋友，不会是那样的。

“没事，刚刚在电梯的时候，骥炎就说有事情没有处理好，这会估计回去忙了，他就是一个工作狂。”关曜温和的笑了起来，看了一眼端着牛排的侍应生，“关姐，我们吃饭吧，骥炎如今太忙了。”

“原来是这样，可是也要照顾好身体啊，你也是，不要一忙起来，三餐都不正常，不要将胃给饿坏了。”关露相信了关曜的解释，温柔的笑了起来，轻柔的叮嘱着关曜。

怡然园。

公寓。

童瞳洗了个澡，刚从浴室里出来，突然警觉到卧房里有人，手里的毛巾瞬间被拧成了麻绳状，这是多年训练之后的本能反应，将手里的一切东西都能当成武器，可是当看清楚站在窗口的身影是谭骥炎时，这才将眼中的戒备散了去。

可是童瞳看着谭骥炎，忽然想起关露，想起他的相亲，想起他和关露之间自己根本无法插足的亲密，小脸又黯淡下来。

谭骥炎转过身，目光看向刚从浴室里走出来的童瞳，湿漉漉的黑发长发上还滴着水珠，才洗了澡，童瞳的小脸被熏的“红扑扑”的，可是即使如此，那脸上的指印还是清晰可见。

“过来。”沉着嗓音，谭骥炎压抑着狂暴的怒火，不是对童瞳，而是对自己，一直说要保护她，可是却一次次看着她在自己面前受伤，谭骥炎用力的攥紧了双手，痛恨自己的无能为力。

童瞳对谭骥炎还是有些怨的，可是看着谭骥炎那紧绷的峻脸，冷骇的气势隐隐的似乎要迸发而出，让童瞳咬着唇，不愿意，却还是以蜗牛般的速度一点一点的挪移着。

可是似乎有些急躁，谭骥炎看着不情愿过来的童瞳，身影陡然之间一个上前，长臂用力的将童瞳清瘦的身体紧紧的给抱在了怀抱里，抱的用力，不给童瞳丝毫挣脱的余地。

“轻一点，骨头都要断了。”低声的开口，童瞳将头尽力的向后仰着，不想让自己的湿头发弄湿了谭骥炎的西装，当然，心里头还有那么一丁点的委屈和抱怨，所以童瞳很努力的告诉不要屈服在谭骥炎的怀抱里，虽然她的怀抱是那么的让她眷恋。

这才稍微的松了一下双臂，谭骥炎低头专注的目光看着童瞳气鼓鼓的小脸，那脸上没有消退的指印如同是打在自己的心头一般，让谭骥炎不由的低下头，轻轻的吻上童瞳的脸颊，低沉的声音带着几分压制着情绪的暗哑，“对不起，是我没有照顾好你。”

“谭骥炎？”他的道歉让童瞳一愣，抬手摸了一下脸，已经不痛了，可是谭骥炎为什么会知道自己的脸被打了？关露说的吧，原来他没有和自己见面之前又去见关露了。

一时之间，原本只是有一点点委屈的瞳瞳忽然感觉无比的烦躁，快速的别过头，用力的要推开眼前的谭骥炎，“放开我！”

“小瞳，别闹了。”谭骥炎怎么可能松开手，他已经习惯这个孩子眼中那种眷恋，那种依赖，而不是如同此刻这样冰冷冷的眼神。

“你放开我，谭骥炎！”委屈的厉害，童瞳忽然眼睛酸涩起来，滚热的泪水突然不受控制的从眼角滚落下来，而察觉到自己流泪了，童瞳呆滞了一下，茫然然的擦了眼角。

而谭骥炎也被童瞳突然落泪的委屈惊住了，如同被她的泪水烫伤了一般，心脏猛然之间紧缩起来，让谭骥炎突然再也压抑不住心头的情感，低头，无比疼惜的吻去了童瞳眼角的泪水，温柔的吻随着她的脸颊一点一点的游移下来，最后落在了童瞳的唇上，用力的吮吸着，带着自己心头那深深的歉意和不舍。

谭骥炎不经意的一抬头，对上童瞳的眼睛，空空洞洞的，带着一种刻骨的疲惫，瞬间，谭骥炎心头猛然的冰冷住，如同是被冰锥给刺中了一般，麻木，冷寒的疼痛从心尖蔓延到了全身，停下原本让自己有些迷乱的吻，这才发现童瞳的表情真的不对劲。

“谭骥炎，我累了。”稍微得到了一点自由，童瞳也懒得理会自己的头发还是湿的，这样软弱不堪的人真的不像是自己，再加上这两天还是有点低烧，情绪失落之下，童瞳径自的推开谭骥炎，向着床边走了过去，拉起被子，将自己给裹了进去，似乎如此才有一点点的安全感。

这样的童瞳是谭骥炎陌生的，他的认知里，这个孩子即使生气也是气鼓鼓的小脸，如同被踩了尾巴的小猫儿一般，挥舞着没有伤害力的小爪子，可是此刻的童瞳却让谭骥炎感觉到如此的陌生和遥远，似乎她站在了世界的另一头，而自己在这一边，两人之间有着跨越不过去的鸿沟。

蜷缩在被子里，童瞳脑海混沌的难受着，她不是真的怀疑谭骥炎和关露之间有什么，可是这种心情却说不清楚，知道谭骥炎和另一个女人如此的亲密，知道他关心着她，甚至比对自己更加的关心，童瞳就是感觉到委屈了。

可是软弱的情绪却让童瞳痛恨，她不该这样的，从进入行动组的时候，她就是一件兵器，一个没有感情的兵器，可是为什么突然自己就变的这样软弱不堪了？陌生而矛盾的情绪冲击着，再加上关露的出现，让童瞳第一次感觉到如此的烦躁。

谭骥炎从没有想过童瞳会这样的避开自己，空荡荡的手僵硬在半空里，失去了怀抱里的温暖，这一瞬间，谭骥炎突然感觉到如此的茫然而空洞，如同心头破了一个大洞，这样缺失的痛，让谭骥炎紧绷着峻脸，僵硬的转过身看着蜷缩在被子里的身影。

将头都给蒙进了被子里，头也有些的痛，童瞳听不到一点的声音，或许谭骥炎走了，自己这么的懦弱却又任性，谭骥炎会离开是肯定的，可是为什么又感觉到了委屈呢？明明是自己推开谭骥炎的，明明是自己在胡思乱想。

“想要闷死自己吗？”对于童瞳这个一不高兴就会找东西闷着自己的习惯，谭骥炎已经见怪不怪了，不是用沙发上的抱枕，就是用枕头，这会用起了被子，收敛了情绪，谭骥炎在床边坐了下来，大手轻轻的拉开了被子。

谭骥炎心疼的看着童瞳满是委屈的小脸，幸好没有再看见她的眼泪，否则谭骥炎真的要心疼死，修长的手指轻轻的抚上童瞳的脸，耐下性子，沉声的哄着，“还生气吗？以后我不会去相亲的。”

“不是。”童瞳摇摇头，虽然还是有点委屈，看时抬起目光对上谭骥炎那满是温柔和宠溺的眼神，忽然，童瞳直接一跃而起，整个人扑向了坐在了床边的谭骥炎，双手抱着他的腰，将脸深深的埋进了他的胸膛上，这一次不用枕头也不用被子了，直接用谭骥炎的胸膛闷死自己了。

“小瞳，到底怎么了？”谭骥炎眼明手快的接住差一点将自己给扑倒的童瞳，凤眸幽沉的暗了暗，这会谭骥炎是真的发现了问题了，果真有代沟啊，这孩子不是因为相亲的事情和自己生气，那她到底是怎么了？

“上一次，我在你的衣服扣子上发现了关姐的头发，然后我晚上打电话给你，也是关姐接的，她说你在洗澡，然后关曜说你昨天要开会没有时间过来接我吃饭，可是你却接关姐了。”竹筒倒豆子一般，童瞳嘀嘀咕咕的快速的将所有的委屈都说了出来，从谭骥炎的胸膛上探出小脸来，委屈无比的看了一眼谭骥炎，然后再次的将脸埋首在了他的胸膛上，继续闷死自己。

错愕着，将童瞳刚刚的话在脑海里都过了一遍，谭骥炎这才发现原来自己和这孩子之间竟然还有这么多的问题，可是？

谭骥炎忽然想明白了什么，低沉的笑声压抑不住的从口中溢了出来，大手轻轻的抚着童瞳纤细的后背，一扫峻脸上的阴霾，弄了半天，这孩子根本就是在吃醋而已。

谭骥炎在笑，所以埋首在他胸前的童瞳能清晰的感觉到那震动的胸膛，这让原本就委屈十足，又感觉有些丢脸的童

瞳不满的咬着唇，抱着谭骥炎腰的小手一个没有忍住，直接的掐在了他精瘦的腰上，有什么可笑的！

“你这是胡思乱想什么？”不想让童瞳真的将自己给闷死了，谭骥炎无奈的笑着，拿过童瞳丢在床头柜上的干毛巾，轻轻的给她擦拭着有些湿的头发，薄唇上还染着笑意，这孩子的思维果真和正常人是不同的。

“谭骥炎！”童瞳眼睛染着火光，虽然她很想承认谭骥炎此刻笑起来真的很好看，可是被嘲笑的人是自己，让童瞳不满的瞪着眼，越看越感觉谭骥炎薄唇噙着的笑容是无比的碍眼，然后头脑一热，脑子一抽，直起了身体，毫不客气的咬了过去，啃了又啃，让他笑！有什么好笑的，自己都难受死了！

顺势倒在了床上，谭骥炎这会心情真的很好，乌云过境之后，只余下满满的阳光，双手揽着童瞳的腰，幽深的凤眸含着笑意看着压在自己身上，努力啃着自己嘴唇发泄不满的孩子。

终于发现自己这样真的很幼稚，很丢脸！童瞳停下动作，看着谭骥炎微微有些红肿的唇，再对上他那深邃的黑眸，忽然感觉脸上有些烧，快速的从他身上翻了下来，直接又缩进了一旁的被子里，继续将自己给裹成一个蚕蛹状态，可是心头的憋屈似乎消散了很多。

“关姐只是小时候很照顾我和关曜而已，她每年都会回国几次，关曜说关姐和她丈夫似乎不合，甚至吞安眠药自杀，她哪天晚上喝了很多酒，关曜开车，关姐醉酒了所以才会靠在我身上，头发也许是那个时候缠到扣子上的。”

谭骥炎低声的解释着，侧过身，连同被子将里面的孩子给揽进了自己的怀抱里，“之后我从你这里回去之后，关姐突然打电话给我在电话里哭了起来，所以我又去了酒店一趟，担心她出事，之所以会洗澡，是因为关姐吐到我身上来了。”

听着谭骥炎的解释，童瞳慢慢的从被子里钻出小脑袋，发现自己似乎真的误会了什么，小脸这会也不知道被闷的，还是因为洗澡，还是因为尴尬，或者是发烧，又是红扑扑的可爱，亮晶晶的目光瞄了一眼谭骥炎，然后小手慢慢的从被子里伸了出来，再次的抱住了谭骥炎。

“至于昨天中午吃饭没有去接你，是因为会议真的很急，实在抽不出时间来，可是一个参加会议的下属孩子出了车祸，所以临时散会了，我没有想到关姐会在政府门口等我，这才一起过来的。”谭骥炎笑着看着软软的靠在自己怀抱里，不再抵触的童瞳，这会才低下头，轻柔的吻落在了她的额头上，“以后有什么事情记得问我，不要胡思乱想，也不要吃醋。”

虽然童瞳吃醋带来的感觉让谭骥炎感觉到很高兴，可是刚刚童瞳眼角那突然滚落的泪珠，却更让谭骥炎心疼无比，所以他宁愿她永远都是脸上带着笑意。

“可是你和关姐在一起说话，都是我不知道的事情。”这种被排斥在外，无法进入谭骥炎的世界的感觉，让童瞳还是很不安，更何况，自己甚至不是这具身体的主人。

“那都是小时候的事，也没有可说的，脸还疼吗？”谭骥炎略带着粗糙的手指轻轻的抚摸着童瞳的脸，那原本满是温柔的眼神一点一点的冰冷下来，冻结着寒霜，“沐放有没有查出来是什么人做的？”

虽然谭骥炎对沐放也是有着满满的醋意，可是谭骥炎明白沐放是真的护着这个孩子，而且并没有多余的举动，小瞳也只是将他当成一个家人一样，所以谭骥炎依旧很大度的不曾干涉过什么。

“是柳康以前的一个朋友，谭骥炎不要追究了。”童瞳轻声的开口，静静的靠在谭骥炎的怀抱里，听着那一声又一声沉稳的心跳声，真的不需要追究了，这是自己亏欠柳康的，如果那个时候，自己察觉到有杀手在暗中，柳康就不会死，不管如何，自己终究还是亏欠了他。

谭骥炎低头看着童瞳，如果可能，谭骥炎并不想就此罢手，可是看着童瞳那满眼的歉意，却依旧让步了，点了点头，他不会对对方如何，但是绝对会不准对方再次对童瞳出手。

“我要起来吹头发。”童瞳这才安下心来，然后想起自己还顶着湿漉漉的头发，原本就有些的低烧了，这会头发不吹干，估计一会晚上又要吃退烧药了。

谭骥炎看着下床的童瞳去柜子里拿吹风机童瞳，自己则是拿过手机，翻了一下通话记录，却没有看见童瞳之前说的那一通电话，当时自己洗澡的时候，手机是放在床头柜上的，关姐替自己接电话并不奇怪，可是她为什么要删除了小瞳的电话，甚至没有告诉自己一声。

凤眸微微的沉了几分，谭骥炎将手机收了起来，看着坐在椅子上吹头发的童瞳，自己也下床走了过去，拿过她手里的吹风机，一手挽起童瞳的头发，头发冰冷冷的湿着，让谭骥炎将风调到最大给童瞳吹起了头发。

沐放今天将事情给挪后了，童瞳还有些的低烧，吃的也不多，所以沐放这才提前回来，因为童瞳没有胃口，所以沐放手里拎着不少菜当晚上的晚餐，只希望童瞳可以多吃一点。

卧房里有着吹风机嗡嗡的声音传了过来，将手里的菜都放在了餐桌上，沐放快速的走过来，可是当看见屋子里身影时，脚步停了下来，这是沐放第一次看见谭骥炎和童瞳独处。

这个冷酷峻冷的男人，这个堂堂北京市副市长的男人，任何时候，都是冷漠而孤傲的，可是这一刻，他竟然拿着吹风机给小瞳吹头发，侧对着自己的脸庞上没有任何的不耐，反而是带着几分的柔软，眼神专注，如同凝望着世界上最昂贵的珍宝，沐放忽然放心了，也释怀了，谭骥炎或许比关曜更合适小瞳吧，他会将小瞳保护的很好很好。

谭骥炎侧过头看了一眼站在门边的沐放，淡然的颔首，并不显得热络，但是也不冷淡，沐放回个谭骥炎一个笑容，“我买了不少菜回来，晚上就一起吃个饭吧。”

“沐哥，你这么早回来了？”童瞳在吹风机的热度之下，昏昏欲睡着，这会听到背后的声音，这才迷蒙蒙的一张小脸看了过去。

“嗯，小瞳多穿一点衣服，你早上还有点发烧。”沐放说完话，赫然发现一旁谭骥炎眉头一皱，而童瞳则是立刻如同

犯了错的小孩子一般，对着谭骥炎谄媚一笑，然后心虚无比的瑟缩着身体。

这样自己真的就放心了，沐放苦涩的笑了一下，然后转过身，依旧带着妖孽无比的气场走向厨房，自己早该发现的，和关曜在一起的小瞳根本不像是恋爱的女孩，可是和谭骥炎在一起就不同了，只需要一眼，沐放就能感觉出童瞳那明显亮亮的眼睛。

还有谭骥炎，那原本该是喜怒不形于色的脸，可是在听到小瞳发烧时，明显露出的关心和自责，真的让沐放安心了，谭骥炎是一个绝对强大的存在，这样的男人，如果真的疼爱一个人，小瞳一定会非常的幸福。

电饭锅里是童瞳回来就煮了饭，所以沐放着需要买了菜回来就行，装在碟子里，还热乎乎的冒着热气，“我来。”谭骥炎虽然同样和沐放一样很少做家务，可是看着沐放那明显生疏的动作，谭骥炎直接卷了袖子走了过来。

这是一个最不该出现在厨房里的男人，可是脱了西装的谭骥炎却又如同居家好男人一般，将锅里的水烧开之后，然后将碗里的鸡蛋打散，倒进了已经煮了紫菜的锅里，最后放了一点油和味精，鸡蛋紫菜汤这样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菜肴还是难不倒从军队里出生的谭骥炎。

沐放将碗筷摆在桌子上，看了一眼厨房里的谭骥炎，或许说出去都没有人会相信吧，谭骥炎竟然会下厨，而且没有丝毫的不妥表情，他在用自己的方式照顾着小瞳，沐放笑了笑，转头看着坐在椅子上，一脸理所当然的童瞳，这只怕不是谭骥炎第一次这样的照顾她，所以小瞳才没有一点的不妥，倒是安心的很，那熠熠的目光盯着谭骥炎，似乎很想要看到他出错一般。

有时候，沐放忽然很庆幸童瞳是这样的粗线条，她不会在意谭骥炎这样显赫无比的身份，就这样单单纯纯的只将谭骥炎当成一个普通的居家男人，或许也正是因为小瞳这样的心态，所以谭骥炎才会和小瞳走在了一起。

吃过饭，这次沐放没有让谭骥炎洗碗了，自己收拾着，而童瞳有些烧了，沐放倒没有太在意，毕竟早上就是低烧，可是谭骥炎就不同了，立刻想起之前自己过来时，童瞳刚好从浴室里出来，可是她的脸虽然是红扑扑的，那时以为是洗澡熏的，这会才想起，那个时候她身上并没有洗澡之后的温热，连头发都是冰冷冷的。

“谭骥炎，你不要这样盯着我，怪让人发毛的。”端着茶杯，吃着退烧药，突然被谭骥炎这样盯上，童瞳无辜至极的眨巴着眼睛，一脸我被吓倒的模样。

“你洗的是冷水澡？”童瞳手脚都有些的冰凉，谭骥炎是知道的，当时因为和童瞳之间的误会还没有解开，所以谭骥炎当时只是念头在脑海里一闪而过，还没有注意，这会想起来，立刻察觉到不对劲，

童瞳苦巴巴着小脸，洗冷水澡也是为了锻炼一下自己身体，虽然她的动作和力度都快要恢复到原来的程度了，可是这身体真的太弱了，让童瞳忍不住的想要将体质改变过来，这不脑子一抽，这两天洗的都是冷水澡，只是体质还没有改变过来，倒是发烧一直没有退。

沐放洗碗的动作停顿下来，自己竟然没有发现小瞳洗的是冷水澡，难怪她这两天一直都有些的发烧，想到此，不由的愧疚起来。

“你不用自责，她根本就是在胡闹！”谭骥炎这会是气到了，对着沐放开口说了一句，看着童瞳吃完药，这才大步走了过去，而童瞳一脸做坏事被抓了正着的无奈表情，惨兮兮的瞄了一眼脸色冰冷的谭骥炎，认命的向着卧房的方向走了过去，谭骥炎生气起来果真很可怕，活像是要吃了自己一般。

谭骥炎其实还不错，他竟然会安慰自己，沐放低头继续清洗着手里的碗，一想到童瞳的胡闹，薄唇勾起了邪魅的笑，这小阿呆却是需要好好的教育一番，太胡闹了。

“我知道错了。”童瞳再次的将自己给裹成蚕蛹状态，从被窝里探出头来，惨兮兮的对着黑着一张俊脸的谭骥炎道歉着，她真的只是很想锻炼一下自己的体质，当然，有那么一点点自暴自弃的意思。

谭骥炎依旧寒着峻脸，直接将体温计递了过去，紧抿着薄唇，不苟言笑的时候，谭骥炎的表情是真的非常非常的冷，浑身都散发着生人勿近的冷酷气息，尤其是那一双凤眸冰冷冷的扫过，冰刀一般的眼神，让童瞳很是可怜的皱了一下鼻子，认命的耷拉着小脑袋。

过了五分钟，看着体温计上显示的数字三十七度不到，还好只是低烧，这让谭骥炎骇人的峻脸稍微的舒缓了脸色，将体温计收了起来，准转过头对上童瞳那惨兮兮的，可怜巴巴道歉的小脸，谭骥炎终于开口，“以后还胡闹吗？”

“不！”头摇的如同拨浪鼓一般，童瞳虽然很想告诉谭骥炎，自己真的不是胡闹，她是在有计划的锻炼体质，可是这话，童瞳是绝对不敢开口的，在谭骥炎生气的时候，童瞳已经总结出经验了，他生气，自己一定要示弱，这就是所谓的敌进我退，敌退我进的战略。

“好好捂着。”谭骥炎又替童瞳掖了一下被子，看着她只露在被子外的小脸，终于叹息一声，“以后就算和我生气了，也要照顾好自己，不许拿自己的身体胡闹。”

童瞳再次的点着头，一脸孺子可教的模样，看着谭骥炎脸上终于有了暖色，这才长长的舒了一口气，谭骥炎生气起来真的怪吓人的，难怪谭三哥都不敢招惹谭骥炎。

“我还有事要先走了。”因为挂念着童瞳，所以才会将提前下班过来了，而谭骥炎这会还有不少的事情需要去处理，低头，轻轻的在童瞳的唇上落下一吻，“明天我会打电话给沐放看看你有没有退烧，有没有好好吃饭。”

其实这两天童瞳也很是倦累，精神上的，加上有些低烧，这会和谭骥炎之间没有了这份隔阂，闭上眼之后，片刻竟然也真的睡着了，只是她的脸上不再是之前的忧愁，反而嘴角带着笑进入了梦乡。

客厅里，沐放正在沏茶，看着关上卧房门走出来的谭骥炎，笑着开口，“小瞳睡了？”

“嗯。”谭骥炎坐了下来，那脸上的柔软之色在离开童瞳之后，在瞬间就消失了，已然恢复成惯有的峻寒，“今天在

剧组的事情我听小瞳说了一下，对方是什么人？”

童瞳只说了是柳康过去的朋友，谭骥炎还没有来得及去查，不过这是中午就发生的事情，沐放应该已经查到了幕后之人。

“马司，他爷爷曾经是公安局副局长，如今退位了，不过关系还在，柳康的案子，估计马司通过内部关系打听到了一些皮毛，所以这才对小瞳报复。”沐放一回到蓝海豚之后，立刻派人去查了周青青的人际关系，然后也查了那两个小丫鬟，还有剧组灯光师，最后就查到了马司身上。

而之后，沐放却得到了另一个消息，程天南竟然将周青青直接封杀了，从飞天娱乐直接调去了程氏旗下的一间娱乐会所，到了那样的地方，根本就是当陪酒陪唱的小姐，沐放如今到真的有些疑惑了，程天南对小瞳竟然认真到这样的程度，周青青不要说是被逼迫的，就算不是，周青青已经算是二线的艺人，一年也能给飞天娱乐带来不少的利润，可是程天南竟然没有任何犹豫的将人贬到了会所里。

“这件事你不要插手，我来处理。”原来是马家的孙子，谭骥炎站起身来，沐放还是蓝海豚的总监，还有京都会所，和公安部门关系弄僵了会非常麻烦，而且马家如今已经没落了，这件事，谭骥炎都不需要亲自处理。

沐放想了一下，虽然他原来是准备亲自动手的，不过也知道谭骥炎说这番话是考虑到自己如今的立场，倒也没有反对，直接点头答应了。

马家。

马运从公安局退休之后，儿子倒也不错，虽然位置没有爬到那么高，倒也是分局的局长，可是唯独这个孙子却让马运头痛，吃喝玩乐，赌博玩女人，让马运从管不了孙子之后，就不再管了，娱乐圈的事情虽然风声传的快，可是也仅仅限于娱乐圈。

“不吃饭，你晚上又去哪里混？”马家老爹挫败的看着这个不成器的儿子，啪的一巴掌拍在了桌子上，“你早晚有一天就和柳康一样！”

“那马家不也就和柳家一样。”黄头发，一脸的吊儿郎当，马司哼哼着，倒是半点不怕盛怒的父亲，“我只不过去玩玩，又不去杀人放火。”

“柳家，柳家，你知道柳家是怎么毁的吗？我告诉你，你最好给我掂量着一点，惹上不该惹的人，谁都保不了你！”马家老爹倒没有柳渊海当初那么贪，身为北京市东城分局的局长，马家老爹还算是不过的干部。

以前自家老爷子是公安局副局长，所以到自己的时候，还有一些老爷子当年的老部下照顾着，仕途还不错，可是这唯一的儿子却让马家老爹恨铁不成钢，几乎想要将这混蛋儿子给抓紧警局好好的关上一年，可是却又舍不得

“柳家贪多了，自然就倒霉被查了，可是柳康却是被童瞳那个贱人给杀了！”马司眼神阴狠起来，咬牙切齿着，上一次买通了人去教训童瞳，可惜却失败了，连五万块钱都被退了回来，而今天，周青青那个贱人，竟然敢和自己叫板，妈的，马司扭曲着脸，自己就不相信教训不了童瞳一个贱人！

“马司，你给我站住！”马家老爹是公安出生，眼光自然毒的很，虽然他很多年前早已经不是一线的警察，可是刚刚马司那样阴狠毒辣的报复眼神，让马家老爹忽然感觉到不安，冷声的斥责着，“你敢出了这道门，明天就给老子去警局蹲几天！”

马司脚步停在了门边，而屋子里，已经休息马司的奶奶和爷爷却听见了声音，头发花白的老老两口打开门走了出来。

“好了，你骂小司做什么。”老人家自然是护短，尤其是马家奶奶，更是疼爱这个孙子，不满的看着站起身来，满脸怒容的儿子，心疼的向着门口的马司走了过去，“小司啊，不要和你爸呕气，乖。”

“马司，你给我听好了，今天我就给你露个底，童瞳这个人不是你能动的起的！”柳家的事情，有什么内幕，为什么柳家会垮台，马家老爹还是知道的一点，虽然说柳家贪污的多了，可是关键是柳康得罪了童瞳，就是得罪了关家，也就是得罪了谭副市长，所以谭家幺子谭景御被柳家的人群殴根本就是一根导火索而已。

“墙倒众人推！树倒猢狲散．！当初柳家没有垮台，你不是和柳伯伯亲热的很，为什么柳康被童瞳那个贱人杀了，你们公安局就一个个不去查，定性为自杀，你以为我不知道柳康是被童瞳那个贱人给杀了！”马司火大的对着马家老爹吼了起来，满脸的不屑和鄙夷，“说什么兄弟朋友，还不是柳家一垮台，谁都不去理会了！”

“马司，你给我说清楚，你是不是对童瞳做什么了？”马家老爹越想越心惊，此刻不由的害怕起来，这个混小子火气这么大，语气这么冲，该不是真的对童瞳做了什么吧？这混小子对柳康这个狐朋狗友倒还有几分感情，可是千万不要闯大祸！

马家老爷子此刻也严肃了眼神，虽然已经退休了，可是有些消息还是有的，柳家这件事马老爷子自然也是知道一点内幕的，此刻看着马老爹脸色不对，也感觉到了不对劲。

“不过就是一个贱人，一个演艺圈的婊＝子，我自然会好好的教训她！”马司冷笑着开口，想到这里，就感觉一肚子的火气，马司虽然也算是官三代，可是并没有多少钱。

马家老爹几乎算得上是清官，而马司之所以当初和柳康能混在一起，一方面也是因为柳康的豪爽大方，并没有因为自己在公安局的这些身份和关系，让自己帮忙办什么事情。

而其他和马司混在一起的狐朋狗友，多多少少都是看中了马司公安局的这些关系，一般出了一些纰漏，只要马司出面，多少都能摆平，所以大家也都混在一起了，可是马司最看中的朋友却是柳康，所以自然也就咽不下这口恶气。

“马司，你……”马家老爹气的脸色铁青，忽然手机响了起来，马家老爹接起电话，却是公安总局的局长的电话，听着

里面的话，马家老爹只感觉自己心都凉了，整个人扑通一声坐在了椅子上，大口大口的喘息着，脸色苍白。

这会不仅仅是马老爷子和马奶奶，连同马司都感觉到害怕了，快速的倒了一杯茶水递了过来，半晌之后，马家老爹看着眼前的不孝子，沉重的叹息一声，“也幸好我不贪，最多就是安插了一些亲朋好友的工作而已，否则马家就真的毁在你这个不孝子手上了！”

“怎么回事？”马老爷子不愧是老江湖了，虽然如今已经退休，但是比起马家老爹却要沉稳了很多，此刻看着儿子没事了，这才坐了下来。

“杨局刚刚打电话告诉我，这个混小子竟然用五万块买通了打手去教训童瞳，被谭家三少给遇到拦下了，幸好没有出事，谭家三少倒也没有查，这件事也就算了，可是这个小畜生竟然又买通了剧组的人，在拍戏的时候刁难童瞳！”马家老爹真的被这个不孝子给气倒了，不过还好，幸亏都没有出大事，自己也不贪，谭副市长也是公正廉明的人。

“有必要怕成这样吗？不就是个艺人而已。”马司虽然还是嘴硬着，可是这会却也有些的气短了，难道童瞳那个贱人背后还有什么人，可是她不就是一个孤儿院出生，进入演艺圈之后，被沐总那个总监给潜规则了而已。

“你知道什么，关家你知道吗？在上海的时候，南京军区关壬鸣首长亲自承认了童瞳是关曜的女朋友，你现在知道为什么柳康被杀的案子被定为悬案了？谭副市长为什么徇私了，那是因为关曜，因为关家！”马家老爹愤怒的吼了起来，只恨眼前这个不孝子做事的时候这么冲动，从来都不会动动脑子。

“杨局长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马老爷子如今知道说什么也都太迟了，不由得看向马家老爹，谭家这个年轻的副市长，有魄力，有手段，有谋略，柳家这件事不得不说办的漂亮，杀鸡儆猴，让所有贪污的官员都被敲了一记警钟。

“杨局没有说，不过杨局和程天南关系很好，被这混小子买通刁难童瞳的一个艺人正是程天南旗下娱乐公司的艺人，程天南知道了杨局自然也知道了，谭副市长和关曜那边都没有什么动静。”马家老爹这会也冷静下来，看了一眼不孝的儿子，随后看向马老爷子，“我立刻去一趟市政府，听说谭副市长这些天都在加班，这会估计还没有下班。”

｜派派小说后花园lyg021手打，转载请注明｜www.paipai.fm

第二卷 情意缠绵 096章 过失杀人

马老爷子看着马家老爹离开之后，这才看向一旁不做声的马司，“爷爷不想和你多说什么，你知道谭副市长为什么没有如同对付柳家一样对付马家吗？因为马家并不贪，你爸在城东分局也算是个好局长，谭副市长比你大三岁，可是你看看他如今的身份和地位，小司你看看你自己，如果今天马家也是一个贪官，说不定今天晚上被双规的就是你爸。”

“可是难道柳康就这样被童瞳那个贱……给杀了。”马司不服气的开口，自己是扶不上墙的烂泥，是不能和谭骥炎相比，可是哪有怎么样？多少人能和谭骥炎相比，二十九岁的副市长，中国能有几个？

“那个案子你打探了，可是这是纪检委调查组的案子，你打探的消息和外面那些三人成虎的消息是一模一样的，柳康当时在医院里持刀挟持了童瞳，他被杀也是童瞳自卫。”马老爷子语重心长的开口，拍了拍自己孙子的肩膀，“还有一种说法，童瞳并没有杀柳康，柳康很有可能是被杀手给杀了，嫁祸给童瞳的，这件案子被谭副市长定位了悬案，就没有人去查，也查不出什么，可是不管怎么样，童瞳绝对是无辜的。你以为关家是什么人，他们会要一个杀人犯的女孩进关家的门？”

马司愣住了，这样的内幕他是真的不知道，可是他不甘心自己这个唯一认定的朋去就被杀了，可是到头来，柳康甚至有可能不是被童瞳杀的，马司呆愣住看着马老爷子，爷爷是不会骗自己的，所以自己不但做错了，甚至还可能连累马家。

“你也别多想，什么事等你爸回来再说。”如今的马家甚至没有柳家的关系网，而这个孙子闯了多少祸事，也都是被自己的关系给压了下来，马老爷子虽然感觉马家或许会平安无事，可是这也是个教训，北京是什么地方，随便遇见一个人，说不定就有着强大的背景和身份，或许也只有谭家和关家那样的身份和背景才能横行霸道。

可是偏偏这两家的孩子确实一个比一个优秀，关曜如今已经是刑侦处处长，他是不愿意升迁，否则只要调到分局当个副局长，然后局长，最后肯定能调到总局，再过几年，调到其他省的公安厅，四十岁不到，或许就能进入中央，可是关曜却只爱刑侦，这年头，这样坚持着自已理想的年轻人真的不多了。

而谭家的孩子就更不用说了，在军区的在军区，就连当年最混事胡闹的谭家三少谭景御也去了解放军报杜，虽然是个闲差，却也没有无法无天的胡作非为，谭骥炎年纪轻轻就被升为北京市，年纪轻轻，为人处世，行事作风，让马老爷子这个当了一辈子公安局副局长的老前辈忽然很欣慰，这样有着正义，却又不拘泥正义的年轻人进入政坛，日后，中国的政治上会多出一股清流，这是中国的希望，是年轻一辈人的力量。

以马家老爹这个分局局长的身份要见谭骥炎还是不够资格的，不过如今的杨局是当年马老爷子的部下，所以自然也在其中斡旋了一下，而谭骥炎没有想到马家的消息知道的这么快。

“请坐，稍等片刻。”办公室里，谭骥炎沉声的开口，倒也不是摆官架手，而是专注的继续审阅着手里看了一大半的一个议案。

灯光之下，办公桌一旁堆积了不少已经处理过的文件，而谭骥炎面前还有一些没有处理完的文件，这个年轻的北京市副市长不是仅仅凭借谭家的关系上位的，他的艰辛，他的努力，奠定了如今他的基础。

马家老爹和杨局长都在一旁的沙发上坐了下来，看了一眼工作时的谭骥炎，同时想到自己的儿子，明明都是一样的教育，为什么却有着天壤之别。

六七分钟之后，谭骥炎合上文件，签了名，接了电话通知于靖进来，这才再次的抬头对着沙发上的两人淡然的一个

颔首。

“将这份文件发下去，明天通知各部门开会。”将文件递给了于靖，顺便让助理秘书任了两杯茶进来之后，谭骥炎这才沉声的开口，“杨局和马局这么晚过来是为了什么事？”

“谭副市长，这实在有些的汗颜，是私事。”马家老爹也算是混了大半辈子的人了，可是如今对上谭骥炎那一张冷肃的脸庞，竟然不自觉的坐直了身体，一种敬畏的感觉无端的从心底升起。

“私事？是关于马司和童瞳的事情吧，马局你太客气了，这样的事情不需要这么晚来跑一趟的。”谭骥炎顺势接过话，沉吟了一下，这才再次的开口，“我这是还很忙，这件事，我也听关曜说了一下，童瞳自己倒也没有在意，马局回去教育一下马司就行了。”

马家老爹这才真正的放下心来，陪同前来的杨局长也安下心来，虽然程天南是拜托了自己，可是对于这个老上司的孙子，杨局还是希望能照顿就照顿，于是就顺手推舟，将程天南说的这件事直接说给了马家听，这样的结果，杨局自然是感觉是完美的，既对程天南也算是有个交代，又保会了老上司的孙子。

两个人感恩戴德的离开了，谭骥炎再次放开眼前的一份文件，峻冷着脸庞，凤眸凌厉，如果可能，他更希望狠狠的教训一顿马司，可是他不能，这份隐忍不仅仅是为了不让爷爷起疑心，也是为了日后在政坛上走的更加顺利。

马家和柳家不同，算是清正廉明的官员，所以谭骥炎自然也就手下留情了几分，而杨局长，谭骥炎明白，自己刚刚虽然没有说什么重话，直接将这件事一笔带过，可是杨局那个人，绝对会好好的警告马家，这样就可以了。

果真出了市政府，杨局长也算是马老爹的长辈了，自然也就不用客气了，“今天这件事，也算是谭副市长手下留情了，关家是不方便出面的，毕竟关曜如今和你职位差不多，可是你也太任由马司胡闹了，幸好没有出事，可是我听说，童瞳在剧组被打了九巴掌，这件事，关家绝时不会如同谭副市长这样咽下这口气，该怎么办，你不需要我多说了，马司的确要好好的教育了！”

“我知道，杨局，今天多谢你了。”马家老爹一听也是恨不能打死这个不孝的儿子，童瞳被打了九巴掌，如果可能，马家老爹真想让童瞳给打回来，所以让关家消除这口怨气，那个不孝子自然要少不了一顿皮肉苦！

果真当天晚上，马司被马家老爹狠狠的用皮带抽了一顿，打的很，饶是马司这个叛逆的儿子也是在地上直打滚的求饶，最后还是马奶奶看不下去，马家老爹这才停下手，而没有十天半个月，马司是不可能下床的，这也算是间接的给童瞳赔罪，给关家赔罪。

——分隔线——

因为听谭骥炎说关露曾经吞安眠药自杀，而且误会也都解释请楚了，所以童瞳自然对关露也没有了什么隔阂，毕竟以前谭骥炎还被关露照顾过，可是在童瞳看来，小时候的谭骥炎还真不怎么样，自己可是从四岁就进入基地训练了。

“关姐，不麻烦的，我顺路载你去片场，要不你留在酒店里也无聊。”童瞳微笑着开口，她原本就不丑，而此刻，脸上带着淡淡的笑容，白皙如脂的肌肤，因为笑而眯起的眼睛，清纯而可人的面容让人眼前不由一亮。

“那我就先谢谢了。”关露笑着坐上副驾驶的位置，对这个女孩子，关露感觉还不错，小曜有这样的女朋友，应该很幸福，可是隐隐的，关露都又有些的羡慕，小瞳才二十三岁啊，可是自己都是三十四岁的老女人了，虽然保养的很好，可是却不能和二十多岁的小姑娘比，没有了她眼中的精神奕奕，多了岁月沉淀的苍老，尤其是婚姻的不顺，让关露纵然不由自主的在眉宇之间流露出一些忧愁。

“小瞳，你和骥炎也很熟悉吧，骥炎我真的算是看着长大着，这些年，除了和我之外，几乎没有和什么女性走的近。”关露笑着开口，似乎只是无意的挑起了话题和正开车的童瞳聊天，一手撩了一下额前的刘海，露出一双美丽的眼睛，日光却无比认真的看着童瞳，似乎在验证什么。

“嗯。”童瞳点了点头，对关露没有误会了，又想到她吞药自杀过，童瞳倒是一点隔阂没有，此刻听到她说起谭骥炎，倒也来了精神，熠熠着一双，“关姐，谭骥炎他小时候是什么模样？关曜说，谭骥炎从小就这样一张冰脸。”

关露说这话，五分是一种自己都说不清楚的炫耀，还有五分是为了试探，可是看着童瞳那过于坦荡的眼神，没有丝毫的遮掩，关露自己倒是疑惑，可是话题是自己挑起来的，自然也只能继续说下去，挑了一下谭骥炎小时候的事情。

童瞳听的津津有味，心里打着自己的小算盘，下一次，谭骥炎和关姐聊天，自己就不会有种被隔离在外的感觉了，那样的感觉真的不舒服。

“记得以前有一次，谭家的长辈们开玩笑问骥炎长大娶什么样的妻子，他说就找我这样的。”关露眼神流露着一种莫名的向往和怀念，那个时候，自己只当是一句玩笑话，真的并不在意，女人都喜欢可以保护自己的男人，而那个时候说这句话的谭骥炎才十来岁，关露知道他只是对自己有些亲近而已。

可是转眼过了这么多年，如今，关露才突然之间发现，原本自己照顾的大男孩如今却已经长大成顶天立地的男人，有着沉稳的气势，宽阔而结实的胸膛，可以为任何一个女人撑起一片天。

“可惜关姐你结婚了。”童瞳无心的应了一句，如果之前不是听谭骥炎说过关露的情况，童瞳还真的误会了，毕竟又是头发，又是洗澡的，不过童瞳这会坦荡了，就绝对不会瞎想。

关露脸色苍白的一变，一股怒意倏地从胸口蔓延开来，结婚了啊，自己结婚了，是个老女人了，可是这样的认知就如同是一道伤疤，关露明白，可是听童瞳说起来，却只感觉她脸上的笑意是那么的刺眼，带着讥讽一般，让关露突然就怨恨起童瞳来。

影视城已经到了，所以童瞳将车停下来，一回头看见关露脸色不好，不由的关心起来，“关姐，你没事吧，其实我感觉既然结婚了，就应该好好过，没有人是完美的。”

在童瞳的认知里，她认为婚姻都是神圣而美好的，是一辈子的承诺，而人无完人，就说谭骥炎吧，他太忙，一忙起来就不顾身体，这让童瞳非常的不满意，而且谭骥炎总爱板着脸凶自己，自己犯错他也凶，他犯错了，还是凶自己，这让童瞳很想抗议，可是在绝对强大的力量面前，她也只有灰溜溜的认错。

而童瞳认为关露当年之所以会嫁给一个美国男人，肯定是非常爱他的，否则怎么会背井离乡的嫁到国外去，至少童瞳就绝对不会嫁给外国人，所以她也只以为两个人结婚之后，有点矛盾了就要化解矛盾。

“我知道。”关露这话回的有些冷，阴沉沉的眼神看着童瞳，她这是来教训自己吗？当年，关家所有人都反对自己嫁给杰夫的。

可是关露只是关家一直远系旁支，她能来北京上学，也是关家看她本分，乖巧，做的一手好饭菜，会照顾人，所以才让她来北京照顿关曜而已，穷人的孩子当家早，关露自然明白这些，大学之后，即使找个男朋发，关露明白对方也是因为关家的背景。

所以当交换生的杰夫对自己展开热烈的追求，不为了关家的背景，只因为自己这个人，关露动摇了，她发现自己终于丢开一身的桎梏，飞去了美国，可是现实却是残酷的，杰夫当初是爱自己的，可是如今他是爱别人的，或许这就是美国男人的浪漫。

而此刻，童瞳的话，如同打了关露一巴掌一般，让她感觉童瞳这是在嘲笑自己，如同那些等着看自己笑话的人一样，自己当年一意孤行的嫁到美国，如今却只能痛苦的回国疗伤，关露之所以选择留在北京，也是因为这里没有嘲讽，没有人看自己的笑话，可是如今，童瞳却如同成了关露的眼中钉，肉中刺，可是关露却又将这样郊恶的念头压了下来，有些的自责和愧疚，童瞳或许只是关心自己而已，是自己想太多了。

片场。

而不得不说昨天沐放的护短是非常有效果的，而周青青从飞天娱乐消失，这让所有人都震惊的同时，却也对童瞳有种莫名的惧怕，如果周青青是蓝海豚的艺人，真被雪藏了，那也是沐总监护而已。

可是周青青是飞天娱乐二线艺人，却只还是被雪藏了，这说明飞天娱乐背后的程天南对童瞳也是极其维护的，片场的气氛就显得有些的诡异而紧绷。

可是童瞳却是一个非常容易相处的人，虽然有些的呆，可是她没有架子，不会高人一等，自然更不会刻意在演戏的时候欺负人，而且童瞳入戏非常的快，不管是什么样的表情，只要她走在聚光灯之下，瞬间就如同换了一个人，成为了剧本里的角色，让素来是脾气火爆的程大导演难得没有吼人，进展的非常顺利，而结束的早，剧组拍的又是外景，所以倒不用吃盒饭，直接去了影视城里的一家餐馆。

同一时间，北京市公安局。

刑侦处解剖室。

尸检过程并不太复杂，对于不是谋杀的案子，尸检也只是过一个程序而已，而此刻，冰冷的不锈钢台子上，一具男尸正平放在上面，因为是从城南分局拿回来的资料上显示，这是一个无人认领的尸体，孤身一人，所以周法医自然就让跟在自己身后的实习法医来解剖这一具尸体，即使出了什么问题，也无关紧要，不会毁了案子。

“周法医，死者右侧头部有红色的物质。”实习的法医小卢快速的拿过一张干净的白纸放在了死者的头发之下，然后用梳子梳了几下，除了一些脏污的碎屑之外，还有少量的红色物质。

“嗯，先拍照，然后用剪刀将头发剪下来，标记好了，送去鉴证科化验。”周法医点了点头，对于小卢的细心很是满意。

小卢做好这一切之后，又开始从头开始检验尸体，撬开了嘴巴，仔细的用放大镜观察了一下，“口腔没有异味，初步判断不是中毒，不过还需要检验胃部，颈部没有外伤，不过肩膀、胸口处有些伤，看来死之前和人打斗过。”

小卢一边检查尸体，一边记录着，忽然放下手里的笔，拿起死者的胳膊，左侧手臂关节错位，“周法医，这是怎么回事？死者的胳膊骨头似乎经常错位。”

小卢快速的移过一旁的x光仪器，对准了死者的胳脖，抬头看着正面对的屏幕上，通过x光，死者手臂骨头是虽然已经接上了，可是接口还是有些的错位，骨头上有一些细小的裂纹，看来是长期遭受撞击而造成的骨折。

“警方的报告上显示死者生前曾多次利用碰瓷讹钱，所以他的手臂会骨折也就不奇怪了。”周法医翻了翻记录，对着小卢解释着，“有的人会刻意造成自己的骨头骨折错位，从而通过碰瓷讹诈钱财，以前还有一个案子，是故意的将耳膜上穿一个洞，然后也去讹诈钱财，即使到了医院，医生一检查，耳膜穿孔，至少也能讹诈到对方一万以上的钱。”

“嗯，所以死者膝盖处青紫淤伤应该也是这样来的。”小卢明白的点了点头，彻底检查了尸体一遍之后，拿出手术刀，从死者的左右肩膀处开始在尸体上划了一个v字口的伤口，然后拿过铁钳，嘎吱一声剪断一根了肋骨，嘎吱一声又剪断一跟……

“周法医，死者心脏血管扩张，因为是血压升高，供血不足造成的。”手里捧着死者的心脏，小卢检查了一番之后，将心脏放到了一旁的秤上称重之后，又扒开腹部的软体组织，将胃拿了出来，用针筒抽出了胃液之后，然后将胃部切开，胃里面还没有消化的食物腐臭成一团，在液体的胃浪里还能看见嚼碎的食物。

“没有中毒，死者眼睛充血，应该是颅内压太大，导致眼球充血，心脏血管扩张。”小卢拿过电锯，拉下头上的塑料挡板，遮挡住脸部之后，电锯刺耳的身影，将死者的后脑勺按照圆形锯了下来，掀开头皮，然后拿下头盖骨，露出里面的整个脑部。

“周法医，死者原因是脑血管破裂，从而导致死亡。”仔细观查着死者的脑部，小卢紧张的得出了死者的死因，然后

看向周法医，“只是还不能判断是什么导致死者的脑血管破裂，警方的档案里说死者口袋里有一笔钱，很有可能是讹诈成功之后，死者太高兴，情绪兴奋，又喝了酒，因为高血压导致脑血管破裂，也有可能是撞到了头。”

“嗯，不错，现在把物证送去化验科，看看死者头发上的红色物质是不是汽车的车漆。”周法医点了点头，看了一眼脸色已经灰青色的死者，这样的人，虽然死有余辜，可是法律就是法律，身为法医，他的职责就是找出死者的死因。

“周法医，你怀疑死者被车撞到了头部，回家之后，血管破裂越来超严重，晕后导致死亡？”小卢怔了一下，快速的一想，“可是死者不是碰瓷吗？他应该是让手臂受伤，而且死者头部的有红色物质，如果是车漆的话，有些不合常理，死者碰瓷倒地之后，左手臂骨折，双腿膝盖淤青摔伤，应该是趴在马路上的，可是他的头部右侧有车漆，如果是汽丰刹车不急碰到死者，也应该是左侧头部有车漆啊？”

小卢努力的在脑海里构思这一副画面，然后喃喃自语的开口，“除非死者趴卧在地碰瓷之后，重新坐了起来，而这是司机的车子却碰到了死者头部，才有可能在头右侧留下车漆。”

“是有这样的可能，大部分车祸死者，死因都是死者被高速行驶的汽车撞飞出去，落地后重伤死亡，也有一部分是被车轮碾压，因为人的身高，和汽车的高度，所以很少有汽车车头会直接接触到死者的头部，唯一的可能就是当时死者是坐起身来的。”周法医沉思着，那么这个案子就不能定性为普通的死亡案件，“你立刻去鉴证科，具体的过程交由警方去查，我们只是法医。”

因为是过年之后才上班，所以鉴证科也不忙，送去的物证，一个小时化验出来了，死者头部正是车漆，而且经过仔细的检查死者头部的头骨，上面有细小的裂纹，应该是身前遭遇了撞击。

刑侦处。

处长办公室。

“童瞳？”错愕着，关曜翻开今天刚送到自己办公室的卷宗，快速的扫过证人口供这一行，然后看向下面法医和鉴证科的报告，死者被汽车撞击到头部，导致脑出血，最后死亡。

这样的案子要定案，一种是过失致人死亡，司机并不知道撞上死者了，而因为当时死者并没有当场死亡，还拿了钱回去买了啤酒和菜回去，还有一种就是故意杀人，虽然当时司机只是撞了死者的头，没有导致死者当场死亡，可是如果是主观意识，那量刑就肯定会重一些。

“头，这红色的车漆可不简单，是法拉利跑车的专用漆，国内都没有买，如果车主要喷漆，只能从国外将车漆通过空运过来的，法拉利北京在交通局注册的一共有四十八辆，而加上不是北京牌照的，绝对不会超过六十辆，至于红色的法拉利也就十二辆，头，你怎么了？”熊华刚要继续开口，这才发现关曜脸色不太对劲。

“没事，你继续说。”红色法拉利，关曜第一个就想到了沐放，小瞳所在蓝海豚娱乐公司的总监，这个案子，童瞳是报案者，又牵扯到红色的法拉利，身为刑警的直觉，关曜知道这辆车一定是沐放的。

“头，这些车里，我又查了一下，有五辆车在窦树飞死亡当天并不在北京，余下的这些车子，需要逐一排查。”熊华汇报完了案情，又看了一眼关曜，他怎么感觉头的表情有点不对劲。

“头，我有发现。”孙盈盈快速的推开办公室的门走了进来，脸上有着明显的喜悦，跑的有些急，所以喘息着，“头，我询问了平日和窦树飞在一起的那些狐朋狗友，其中赵明没有找到，其余两个人交代，死者死亡当天，他们曾在明光路的酒吧巷子里堵上一个开红色法拉利的男人，想要打劫，不过没有成功，反而被对方打了一顿，之后他们都散了，就不知道窦树飞到底去了哪里。”

“查了停车场的监控录像了？”关曜将所有的心思按下，沉声询问着孙盈盈，如果真的牵扯到了沐放，这件事只是意外，还是有人布局。

“没有，那些酒吧的停车场监控播头都是摆设，不过我让交通部去查了一下红色法拉利的录像，一会肯定就有消息过来。”孙盈盈喝了一口水，这样一来，案子就简单多了，正高兴着，手机响了起来，“是我，查到了，什么？原来当天车主酒驾被罚款了，车主是谁？”

孙盈盈没有想到竟然选么巧，当天那个时间段，在这一条路上，有一辆红色法拉利正好被交警查到酒驾，“沐放？我知道了，谢谢。”

关曜已经恢复了常色，果真就是沐放！而孙盈盈也是知道沐放的，毕竟那个妖孽一样的男人，之前孙盈盈和熊华保护童小姐的时候，暗中见过几次，只是当时他没有开车，所以孙盈盈倒不记得他的车就是红色法拉利。

“头如果真的是当时窦树飞几人抢劫沐放不成功，被他打了之后，窦树飞又回头利用碰瓷想要讹诈，沐放就很有可能故意开车撞了窦树飞。”孙盈盈快速的在脑子里组织着案情。

“不，如果真的是沐放蓄意撞了窦树飞的话，他头部的伤不可能是那么轻的伤口，我感觉很有可能当时碰瓷的时候，窦树飞坐了起来，刹车不及碰了一下，而沐放拾给了窦树飞钱之后，开车离开了，而窦树飞买了啤酒和菜肴回去，结果引发了脑出血。”熊华说着自己的推测，毕竟这样更加的合理，碰瓷原本就是极其危险的时候，刹车不及撞到很正常。

“好了，不管如何，先去将沐放带回警局问话，检查他的车子，看看车上还有没有痕迹。”关曜冷静的下达着命令，隐隐的感觉这件案子绝对不是这样简单的事情。

沐放的性格，关曜算是知道，那样的男人，在娱乐圈里混的风生水起，暗中还经营着京都会所，碰瓷这样的事情讹诈普通人还行，讹诈沐放，绝对不会败北，沐放也绝对不会给钱的，而且听小御说过一次，沐放的法拉利是改装过的，性能非常好，不会存在刹车不及的问题，所以如果真的是沐放所为，要不就撞的很，要示就不会撞到，而不是选样的轻伤撞击。

因为碰瓷的人也只是为了讹诈钱财而已，不会真的拿自己的命去拼，所以对于窦树飞这样的老手，他肯定算计好了，绝对不会真的让车子撞到自己，否则他的那一条左手臂就不会是习惯性的骨析，所以这一切很有可能是有人故意陷害沐放。

那么童瞳是到底是偶然去了南城这边，发现了尸体报案的，还是这件案子也牵扯到了小瞳，否则为什么她就那么巧合的到了城南，发现了尸体呢?

翻阅着卷宗，口供里，童瞳和曾明翰这个律师过去，柳康的母亲住在那里？怎么又牵扯到了柳家，关曜眉头皱了起来，越来越感觉到案件的诡谲之处。

因为关曜和沐放也算是熟识，熊华和孙盈盈也和沐放见了几面，所以虽然到了蓝海豚，却并没有表明警察的身份，只是算是秘密的将沐放带回警局问话，而他的车子也被带回了鉴证科检验。

审讯室。

“沐放，你队识这个人吗？”熊华打开眼前的文件夹，将窦树飞的照片推到了沐放的身边，注意着他的脸上的表情。

“认识，他是怎么死的？”沐放和警察打过交道，因为京都会所和蓝海豚的事情，也和不少警察算是朋发，审讯的流程什么的，沐放还是知道的，只是此刻，俊美如斯的脸上却带着一丝的疑感，回想着几天前被碰瓷的事情。

“一月三十一号，窦树飞经过法医鉴定死亡，死亡原因是头部遭到撞击而导致脑血管破裂，最后死在家中，而这是当天晚上你的车子被交警开的罚单，当天晚上是不是你撞了窦树飞？”熊华严肃的开口，虽然他不认为沐放真的会杀人，可是窦树飞已经死了，而和沐放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关键是看他是过失杀人，还是主观杀人。

“没有，我的车子没有撞到他，从现在开始，我不会多说一句话，我的律师应该快到了。”沐放立刻警觉到自己被人给算计了，当天晚上的碰瓷或许只是一个意外，讹诈钱财不成，可是有人却利用这件事杀了窦树飞来陷害自己。

熊华看了一眼沐放，“即使是你开车撞窦树飞，他碰瓷在前，你也很有可能只是误伤，这样即使到了法庭上也只是过失杀人，结合窦树飞脑出血的死亡原因，你不一定被判刑。”

“我只说一句，我的车子绝对没有撞到死者。”沐放肯定的开口，桃花眼里泛着精光，莫名的想起昨天童瞳的话，自己的车子有一块车漆被蹭了，好阴险的算计，好厉害的陷阱。

沐放不再开口，而且他的律师已经到了，熊华自然没有办法，只好拿着档案离开了审讯室，而在一旁的监听室里，关曜推了推鼻梁上的眼睛，平光镜之后，一双眼锐利非常，自己推测的不错，沐放不承认撞到人了，这么说，他是被人陷害的，那么动机呢？为什么要陷害他这个蓝海豚的总监，沐放得罪了什么人?

“头，鉴证科的报告出来了，这是照片。”孙盈盈快速的推开审讯室的门，拿着手里的报告和刚刚走出审讯室的熊华一起走向监听室里的关曜。

沐放的红色法拉利车头部分有着轻微的碰撞，而车漆和从死者窦树飞头发上取下的样本完会符合，可以证实正是这辆车在一月三十一号晚上撞到了窦树飞，可是那样轻微的碰撞不可能是蓄意谋杀，很有可能只是刹车不及，而碰到了坐起身来想要碰瓷讹诈的窦树飞的头部。

而窦树飞口袋里那两千块钱有可能就是讹诈来的钱财，只是当时这么轻微的碰撞，窦树飞并没有在意，造成了脑部毛细血管出血，等到他回到出租屋里之后，终于出血量越来越多，压迫了脑神经，最后导致死亡。

“从现在开始，你们两个将这个案子当成特例，你们找出沐放没有碰撞窦树飞，而窦树飞被其他人谋杀的证据。”关曜看着手上的鉴证科的报告和照片，温和的声音却带着一种严厉和坚信。

“什么？”错愕着，熊华和孙盈盈同时抬起头，不解的看着关曜，这一件案子非常的简单，沐放即使是意外过杀杀人，其实和他没有多大的关系，到时候再找找关系，即使判刑，也最多就是个监外执行而已，可是头这是什么意思。

“头，你这样说，是说沐放是被人陷害的？”孙盈盈皱着好看的眉头看着关曜，对于这个刑值处的处长，她是从心里信服，头虽然看起来斯斯文文，可是却是她见过的最好的警察，头脑清晰，思维缜密，很多案子，到了头手里，片刻就被推理出来了，可是沐放这件案子，孙盈盈却是真的不懂了。

“头，你相信沐放的话，刚刚我审问的时候，我发现他似乎没有撒谎，非常肯定自己的车子并没有撞到窦树飞。”熊华倒是点了点头，看了一眼审讯室里正和律师说话的沐放，这个漂亮到极点的男人，虽然看起来有些的邪魅，可是他并没有说慌，熊华还是能判断出来的。

有了律师的出面，沐放也没有承认故意杀人，再加上关曜的原因，沐放倒是没有被刑拘，只是却关曜却还是拍了两个警察在童瞳的楼下监视着，当然也是为了保护沐放。

童瞳之所以会知道沐放被警察抓走了是因为洪海已经在暗中保护沐放了，所以童瞳在拍戏外结束就收到电话了，也顾不得要将关露送回酒店了，直接开车直接狂飙了回来。

怡然园。

公寓

关露脸色苍白着，手脚有些的冰冷，刚进门，问了一下洗手间的位置，直接就冲了过去，然后抱着马桶吐了起来，童瞳的车速太快了，而且刚好是下班时分，坐在副驾驶位置上，关露只感觉童瞳那不是在开车，而是在赛车，白色的沃尔沃在车流之中以两百多码的速度狂飙，让一直开车都稳当的关露第一次真正的感觉到死亡是如此的接近。

“关姐怎么了？”童瞳错愕着，还来不及问沐放和关曜到底出什么事了，快速的走向洗手间，而已经吐过过后的关露虽然还是苍白着脸，手脚颤抖着，感觉自己还在左拐右超的车子里。

“关姐，你不舒服吗？”倒了一杯水过来，关曜也是担心的看着脸色太过于苍白的关露，之前两天还感觉关姐情绪似

乎恢复过来了，这会关曜自然又担心起关露。

“我没事。”关露喝着水，对上屋子里众人关心的目光，犹豫了一下，最终将目光转向一旁的童瞳，被关露的目光看上，童瞳无辜的睁着眼，看了看关曜，又看了看谭骥炎，然后无辜的开口，“我不知道关姐怎么会吐，中午我们在一个桌子吃的饭，大家都好好的。”

“小瞳以后开车要慢点。”关露轻声的开口，视线下意识的看向坐在沙发上的谭骥炎，发现他的脸阴霾的有些骇人，忽然心头有点感动，骥炎虽然面色有些冷，可是却真的关心自己，这让关露脸上不由露出幸稿的甜蜜笑容，如同少女和暗恋的男孩第一次说话一般，有些的羞涩，有些的动容，淡淡的甜蜜充斥在了心头，于是也不责备童瞳了，“车速太快，真的容易出事。”

“你车速开到了多少？”谭骥炎脸色阴沉下来，童瞳的车谭骥炎知道，上一次那辆大众车，她竟然都能飙到一百九十码，车子都飘了，而今天，谭骥炎看着关露那煞白的脸，而关姐一进门就吐了，让谭骥炎恕又中烧着，她到底将这辆沃尔沃开到了多少码，才能把关姐给吓成选样。

而几乎同时，关曜和沐放也将目光看向童瞳，眼中都有着责备和担心，这个孩子，看起来真的很安静乖巧，有时候还显得有点呆，怎么一碰到方向盘之后，就如同被打了鸡血一般，车速是一路狂飙，而刚刚五点钟，正是下班时分，北京可是出了名的堵，她到底将车子开成了什么速度。

“250码，行车电脑将车速上限控制到250码。”对上谭骥炎那骇人的目光，童瞳低声的开口，耷拉着小脑袋盯着自己的双脚，其实这辆沃尔沃是3.0l直六双涡流涡轮增压引擎，速度绝对可以到300码的，可惜发动机上配置了ecu将速度控制在250码。

“童瞳！”谭骥炎怒极着，峻泠的脸庞黑战了一片，她竟然敢将车速开到250码，这个该死的孩子！自己提醒过她多少次了不准开快车，可是这话她报本就是当成了耳旁风，边听边忘。

“骥炎，算了，小瞳只是担心沐总监，再说也没有出事。”关露温柔的笑着，第一次看见谭骥炎发怒，虽然当时真的被童瞳的高速给吓倒了，可是看着因为担心自己，却对童瞳发又的谭骥炎，关露轻声的按抚着，毕竟童瞳还是小曜的女朋发，而且也是因为担心沫总监，所以才会将车开到这么快。

“250码是安全速度的，如果没有ecu，至少可以开到300码的，沫哥的车就改装了。”童瞳被吼的耳朵一阵发痛，愉愉的瞄了一眼脸上可以刮下一层寒霜的谭骥炎，低声的为自己解释着，自己又没有真的开快车。

沐放和关曜无比同情的看了一眼越听越气的谭骥炎，然后摇摇头，有时候这孩子就是有点呆，不承认都不行，沐放更是直接拍在童瞳的头上，“别说了，小瞳，快和关小姐道歉！”

“对不起，关姐。“貌似是吓倒关姐了，都吐了，童瞳抓了抓头，对着关露道歉着，可是那视线却依旧讨好的看向谭骥炎，自己都道歉了，他不要这样黑着脸吧，看起来真很可怕，自己开车的时候腿都不会抖一下，现在到有些双腿发抖的感觉。

谭骥炎看着根本就不知道反省的童瞳寒着眼神，直接不看这个差一点将自己给气死的孩子，拿过茶几上关曜从警局带出来的档案看了起来。

关雅微笑的看着一脸向自己求敷的童瞳，抬了抬下巴，示意她坐到谭骥炎身边去道歉，其实童瞳这会恨不能离谭骥炎远远的，他那一身的泠厉的气息都让人呼吸因难，可是貌似是自己惹谭骥炎生气了，童瞳即使不愿意，却也是用乌龟的速度挪啊挪的挪了过去。

连心情不太好的沐放此刻都扬起了妖孽的笑容，能将谭骥炎气成这样，也只有这个小阿呆了，可是她那车速，沐放也有些头痛了，这个小阿呆身上怎么都看不出一点疯枉的因子，可是她怎么就和自己一样喜欢开快车呢！

关露在关曜身边坐了下来，有些不解的看着坐在谭骥炎身边的童瞳，莫名的感觉到有些不对劲的地方，童瞳应怯是小曜的女朋发啊，可是怎么看起来和骥炎却更亲近一点，关露摇摇头看着谭骥炎依旧紧绷的峻颜，自己多虑了，骥炎只是因为童瞳车速太快吓倒自己了，所以才这么生气，而做错事的童瞳只是在道歉而已。

凑到了谭骥炎身边，童瞳快速的瞄着他手里的卷宗，这个案子，让童瞳感觉到有些的诡异，低着头思索着，谭骥炎看完之后，童瞳这才翻开照片看了起来。

“沐放，你得罪什么人了？”关曜询问着沐放，既然沐放肯定他的车子没有撞到窦树飞，而且沐放说当时窦树飞是车子停下来之后，才从地上爬起来讹诈的，所以绝对不可能撞到他的头，这样一来，窦树飞头上的车漆，沐放车头被蹭掉的一小块车漆，甚至包括窦村飞口袋里的两千块钱，都是有人故意栽赃陷害沐放的。

“得罪了的人肯定是有的，但是到不至于到谌杀一个人来陷害我，而且当天晚上去酒吧是临时起意，我感觉窦树飞和一起打劫我的那几十人不像是有预谋的，我问过酒吧的调酒师，他也说过这几个人常常混迹在酒吧外面，打劫，有时候小偷小摸，有时候碰瓷，讹诈的钱不多，所以报警的人也少。

沐放回忆的开口，那个时候童瞳刚好在上海比赛，谭景御也走了，沐放突然感觉空荡了下来，所以才突然决定去酒吧，不可能被人事先陷害。

｜派派小说后花园彼岸殇手打，转载请注明｜www.paipai.fm

第二卷 情意缠绵 097章 狂风暴雨

“现在证据确凿，关曜，你先将这个案子给压下来，争取多一点的时间。”谭骥炎沉思的开口，脑海里快速的闪过一丝诡异的感觉，太快，所以来不及抓住，谭骥炎也没有多想，沐放不管是在蓝海豚，还是在京都会所，得罪的人肯定都

不少。

可是如同沐放说的一样，这都是金钱利益关系，还不至于有人谋杀了窦树飞然后来陷害沐放，可是事实摆在这里了，需要先查清楚到底是什么人陷害沐放，从而才能找到突破口给他洗清楚嫌疑。

“那个，我可不可以开口。”童瞳刚一说话，身边谭骥炎冰冷的目光立刻扫了过来，让童瞳苦巴巴着小脸，讨好不已的看着谭骥炎，他还要生气到什么时候啊。

“要说什么？”关曜忍不住笑了起来，小瞳这样子看起来还真有点可怜，不过也不怪骥炎生气，她竟然在下班时候将车速开到250码，确实太危险了。

“那个你们有没有感觉这个案子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童瞳这才低声的开口，一边说还一边瞄了一眼谭骥炎，指了指卷宗里确凿的证据，“当初我被陷害自卫杀了柳康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情况。”

从时间，到人证，到物证都是确凿，当时如果不是因为有谭骥炎和关曜在暗中施压，而后来刚好曾明翰的电话打了过来，童瞳还真成为杀害柳康的凶手，而沐放这个案子，的确和童瞳的案子异常的相似，除了目击证人之外，时间，到物证也都是齐会。

刹那，谭骥炎终于明白刚刚看到卷宗时脑海里一闪而过的念头是什么了，对，就是这个，沐放这个案子，和小瞳的案子根本就是如出一辙的相似，更像是出于同一个幕后黑手部署的，太过于精密，太过于完美，几乎找不到突破口。

“小瞳的那件案子，即使判刑也是自卫杀人，不会很重，甚至可能无罪释放，而沐放这个案子，也是过失杀人，或许也会无罪释放，这么说来，幕后人真的很小心谨慎，不像是要报复，倒像是在和对手较量。”关曜赞赏的看了一眼童瞳，她果真是自己的福星，竟然一语点醒了自己，之前自己竟然没有想到柳康被杀的案子。

童瞳得意的笑了起来，瞄了一眼谭骥炎，同时对上他看过来的冰冷目光，刹那，笑容还没有来得及从脸上展露，却又立刻僵硬的收了起来，低着头，一副我依旧在检讨的可怜模样。

可惜童瞳刚外低下头了，否则她竟然会看见谭骥炎那黑眸之中展露而出的欣赏，因为还有关露在，所以谭骥炎原本很想将手放在童瞳头上揉几下，却生生的压抑下动作，沉声的开口，“柳康被杀虽然程天南最有嫌疑，可是我感觉不是他做的，不符合程天南的行事作风，而且他没有必要陷害沐放。”

“嗯，程天南行事谨慎，绝对不会留下任何的把柄，如同这一次马司针对小瞳这件事，程天南没有直接出面，而是找到了杨局，杨局对马家施压了，所以马司这才被狠狠的抽打了一顿，听说被打的狠，一直在高烧，没有半个月绝对不能下床，程天南就算要杀柳康，也只是会利用李国动手，他应该不会直接雇佣杀手。”关曜同意着谭骥炎的推测，可是柳康被杀的案子肯定和程天南是有关系的，可是沐放这个案子呢，和程天南有什么关系。

童瞳看着沉思的三个男人，一旁关露只是在喝水，这些事关露是一点都不明白的，所以也插不上话的，童瞳慢慢的将小手举了起来，低低的开口，“我知道是谁杀了柳康，也很有可能是他陷害沫哥的。”

虽然此刻气氛不太对劲，因为沐放还背负着杀人的罪名，可是关曜看着那白皙的举起的小手，看着童瞳虽然低着头，却侧目讨好看着谭骥炎的模样，还是没有忍住的笑了起来，这孩子太有喜感了，“小瞳，你知道什么都说出来吧。”

沐放也乐了，勾着薄唇，一双桃花眼里飞扬着笑容，他可不需要隐忍，所以直接抬手在童瞳头上宠溺的揉了几下，这个小阿呆真的太可爱了。

“说吧。”谭骥炎一直紧绷的峻脸此刻也柔软下来，她到底都知道些什么，虽然柳康的案子定性为悬案了，可是谭骥炎知道关曜一直在私下调查的，但是一直都没有查出线索来，这个孩子又知道什么？她的脑子构造，谭骥炎已经绝对不去想了，绝对有异于正常人。

“沈直，柳康应该是他派人杀的，程天南说了柳康不是他派人杀的，可是为了程天南杀人，而且让程天南维护的只有沈直一个人。”童瞳抬起头平静的开口，脸上快速的闪过一丝厌恶的神色，为了陷害其他人，沈直还要杀掉多少人才会罢休！

“沈直和沐放没有过节，程天南和沐放也没有过节。”谭骥炎脑海里回忆着关于上次柳康案子里看到的关于沈直这个心理医生的描述，不由的将无比严厉的目光看向童瞳，“你和沈直之间发生了什么？”

而这其中唯一有牵连的人只有童瞳，一想到此，谭骥炎已经挫败到习惯了，她虽然不惹事，可是这些事情却似乎是冲着她过来了，沐放这一次很有可能是被小瞳给连累了。

“谭骥炎，你不能冤枉我，沈直绝对是的心理扭曲，柳康之所以杀了李兰兰，绝对是沈直给柳康当心理医生的时候动的手脚，他根本就是一个疯子！”童瞳这会不高兴了，谭骥炎干嘛用这样的眼神看着自己，弄得自已好像就是一个祸头子一样。

关曜和沐放倒也觉得谭骥炎这话说的有点偏颇，童瞳虽然常常被麻烦事惹到，好吧，不是常常，基本她一出门就遇到麻烦事，不是凶杀案，就是国际纠纷，可是沈直如果真的暗中帮程天南动手，这也确实和小瞳没有关系。

童瞳感动的看着相信自己的关曜和沐放，可是一转眼对上谭骥炎依旧泠峻的脸庞，不由垮了小脸，无奈的承认，“好吧，他昨天来怡然园挑衅，沈直有严重的洁癖，然后我把他给摔倒了，然后顺脚踢倒了垃圾桶。”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童瞳就知道反正在谭骥炎身边想要隐瞒是不可能的，这个男人眼神太利，而且童瞳倒也不想真的隐瞒谭骥炎什么，可是他那眼神看得自己不舒坦，童瞳自认为自己绝对是一个安分守已的人。

好吧，有洁癖的人几乎不能忍受和其他人共处一个空间，而严重洁癖的人如同沈直那样，每天都要洗几次澡，手上常年都带着医用塑胶手套，所有的衣服都是白色的，可是小瞳将人给推倒也就算了，可是有必要还顺脚将垃圾桶给踢倒，她确定不是故意的吗？这会连关曜和沐放都严重怀疑了。

“窦树飞被杀是在一月三十一号，你之前和沈直就有接触。“谭骥炎看着坦白的童瞳，发现她对喜欢的人倒是极其的维护，而对不喜欢的人，绝对是哪里痛，她就往哪里打，可是这个案子应该不是因为昨天小瞳和沈直的冲突。

“倒有一种可能，沈直的调查显示，他的洁癖唯独对程天南没有，而且沈直是被程天南资助完成学业的，他们的关系非常的密切。”关曜沉思着开口，然后抬起目光看了一眼谭骥炎，犹豫了一下，“程天南应该看上小瞳了，这有可能让沈直因此产生了迁怒的心理，当初他很有可能杀了柳康，想要嫁祸小瞳，可是程天南发现了，所以才有了曾明斡那一通电话，而小瞳对沫放是非常维护，这一点沈直绝对知道，所以他没有对小瞳动手，而是杀人陷害沐放。”

在关曜处理的这么多年的刑事案件里，除了变态杀人之外，大都数都是情杀，仇杀，要不就是为了钱，而程天南对小瞳的在意程度，有可能让沈直产生了恨意，可是程天南是绝对不会让沈直对小瞳动手的，沈直跟了程天南这么多年，自然明白这一点，所以他才会挑上沐放。

“沈直虽然是心理医生，可是他自己的心里就非常的扭曲，他说过想要摧毁我的心理构造，所以他不会直接买凶杀我，而是从我身边的人动手。”童瞳说到这里，眼神一点一点的冷了下来，而自己身边的人，谭骥炎和关曜，不要说沈直了，连程天南都不敢动，所以沐哥才成为了沈直下手的目标。

“可是我们缺少证据，而沐放过失杀人却有着确凿的证据。“谭骥炎犀利的点出了这一件案子里的最重要的一点，沈直既然是有阴谋的布局杀人，肯定不会如同上一次那样，有曾明翰的电话，让小瞳摆脱了自卫杀人的罪名，可是这一次沐放就不会有这么幸运了。

“无所谓，即使没有证据，到时候法庭宣判，也不一定会坐牢的。”沐放笑着看着满脸愧疚自责的童瞳，不在意的开口笑了起来，虽然自己是被陷害了，甚至没有翻案的可能，可是这样又如何？而且还有谭骥炎和关曜在，这件案子没有太大的危险。

关曜和谭骥炎此刻脸色却异常的严肃而沉重，沐放不懂，他以为这件案子不会被判，可是谭骥炎和关曜却是恰恰相反的认知，这件案子会非常的棘手，沐放肯定会被判刑，否则沈直做着一切就没有了意义。

--分隔线--

暴风雨果真来的狂烈。

果真到了第二天，所有的媒体几乎同时报道了沐放撞车杀人这件事，媒体的证据是一组照片：沐放被孙盈盈和熊华带出蓝海豚的一幕，而之后是沐放进入公安局的一幕。

而随后的报道是又有人从将一张沐放当天醉酒驾驶的罚款单曝光到了网上，而窦树飞就是在这条路了上被撞的从而导致脑出血死亡的。

铺天盖地的报道，媒体的追踪，民众的舆论，一时之间，沐放的名誉从蓝海豚的总监一路跌到了底，成为了人人口中恨不能诛杀的冷血杀人犯！

而最让谭骥炎和关曜担心的事情再次发生了，沐放这件案子的“人证”出现了，当天和窦树飞一起打劫沐放反而被打的赵明失踪几天之后再次出现了，可是他没有先去警局，反而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是，一月三十一号晚上，我和窦树飞是看准了开红色法拉利的车主是个有钱人，所以想要打劫，可是却没有想到被他给打了一顿，我原本是算了，可是老窦不服气，老窦不是个好人，可是却也罪不至死，他决定却碰瓷，姓沐的喝了酒开车，我们以前干过好几次，车主宁愿给了两三百，也不愿意报警，毕竟酒驾查的严，交警的罚款还要多，还会扣分。”

赵明一身的邋遢，看起来饱受了煎熬好多天，胡子拉碴着，继续对着媒体开口，“然后我们等了很久，知道十点多的时候，终于看到姓沐的车子出来了，老窦立刻装做被车子给撞到了一样，躺在了马路上，可是姓沐的明知道要撞到人了，却没有下车，也没有熄火，老安害怕了，于是从地上坐了起来想要逃，而姓沐的竟然丧心病狂，直接撞了过来，然后从车窗里丢了一叠钱出来，说撞死我们他也有钱赔。”

而沐放这一撞自然就造成了窦树飞脑出血，虽然当时不是很严重，可是却也是直接的死因，而赵明这番说辞合情合理，活灵活现，如同就是事实一样，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窦树飞头发上会蹭到车漆，为什么他口袋里有两千块钱。

网络上更是沐放的丑闻不断的报了出来，真的假的，在这一刻已经不重要的，重要的是有新闻，重要的是可以抹黑沐放，可以有收视率和发行量。

京都会所门外是大批守候的记者，如果不是因为京都会所有不少的保镖，只怕记者们都会冲到楼上，而沐放也在第一时间就搬离了童瞳的公寓，不将自己的事情牵连到童瞳。

这就是娱乐圈，前几天，沐放还是人人羡慕的总监，忌惮三分，可是转眼之间，从天堂到地狱，人人都要来踩一脚，和沐放关系不错的一些艺人也都纷纷自扫门前雪，不发表任何意见，没有趁机落井下石已经算是不错了。

一些不入流的杂志和小报拼命的往沐放身上泼脏水，报道一篇接着一篇出现--原蓝海豚总监沐放，被国外女富商包养才能进军娱乐圈。

于是沐放为什么身边这么多年没有绯闻，没有女友，因为是被包养的男人那，自然不敢闹绯闻让自己金主知道。

又有报纸报道沐放如何欺压新艺人，打压自己看不顺眼的艺人，利用手里的职权玩手段，耍阴谋，报道后面是某某不得不退出演艺圈的过期艺人的血泪哭诉。

网络上的帖子也是犀利无比的声讨着沐放，杀人犯蓝海豚总监，醉酒撞死人，难道有钱人就可以如此草菅人命吗？法律何在！普通人民大众的安全何在？

而此刻，片场，剧组依旧在拍摄《岁月静好》这部电影，中场休息时分。

“你听说了吗？原来沐放竟然是这么禽兽的人，撞死人了，只给两千块，他以为人命是什么？”

“是啊，平时一副拽的要死的样子，竟然也有今天，果真是老天有眼，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不过他真的被女人给包养了？那副模样，伺候女人说不定是真的。”

“这个我倒不知道，不过我听说沐放是喜欢男人的，听说还是喜欢哪种高大威武，在床上什么都敢玩的男人，否则你说他在蓝海豚这么多年，就没有和一个女艺人有亲密关系？”

低声的议论声在片场响起，众人低声的开口交谈着，幸灾乐祸的笑着，娱乐圈里最不缺少的就是八卦，尤其是看着别人从云端跌入地狱，更是恨不能个个去踩一脚，泼一碗脏水，还平横自己的心理。

童瞳静静的听着不远处不大不小嘲讽的议论声，没有人因为童瞳而刻意压低，因为对他们而言，沐放已经永远的跌到了污泥里，而童瞳这个被沐放护着的新人自然就不需要忌惮的。

相反，前天在剧组，周青青虽然过分了，可是不也是被童瞳给打回来了，可是沐放还真是心狠手辣，竟然还将人给赶出了飞天娱乐，有能力，有手段又怎么样，现在不是轮到自己倒霉了，于是大家幸灾乐祸了，非常高兴沐放倒霉，让自己多了茶余饭后聊天的料子。

“沐总监的事情和你都无关，你要做的就是专心拍好戏。”辛疆冷淡淡的开口，目光看着眼前的童瞳，原本以为沐总监对她如此的爱护，之前一个电话，立刻放下手头的工作直接赶到了剧组给她出头，可是今天，这些人这样中伤那个妖孽一样的男人，可是童瞳却没有一句反驳，如同听到的只是一个八卦，一个和自己无关的人的消息，辛疆以为童瞳至少会维护沐放，可是她没有。

“我知道。”童瞳点了点头，目光远远的看了一眼那些满是讥讽，满是得意的丑陋脸庞，而似乎察觉到童瞳看过来的视线，众人虽然怔了一下，随后挑衅的看了回来。

童瞳也不过是个明哲保身的艺人而已，否则她为什么不敢站出来反驳大家，如今沐放垮台了，童瞳自然是要夹着尾巴做人了，果真是个良心让狗给啃了的新人，而沐放也是罪有应得，护着这个新人有屁用，到头来，童瞳还不是一样来片场，来剧组，和没事人一般，根本不理会沐放的死活。

“都休息好了，开工开工了。”副导演看了一眼大口大口抽着烟，脸色阴郁的程翰，快速的拍了拍巴掌，让休息的众人准备继续开工，这一出戏是苏玥、苏静和东方冉的对手戏。

“小瞳，这就是娱乐圈，清者自清，不要让这些人影响你，我相信沐总监的为人。”宋天昊微笑的对着童瞳开口，娱乐圈有时候就是如此的残忍，落井下石，似乎成了所有人发泄个人情绪的通道。

“沫总监的事情还轮不到其他人来嚼舌根。”于娜从自己的房车走了过来，她已经换了衣服，画好了妆，身为如今蓝海豚的一线艺人，演艺圈当红的女王巨星，于娜冷冷的目光向着不远处议论的几个艺人扫了过去。

高傲的脸，警告的眼神，这样强大的气场，让原本几人地停了话，快速的低头忙着手边事情，虽然沐放垮台了，可是于娜在娱乐圈可是一姐，人脉关系极大，得罪了她，这些艺人就做好被打击的准备吧。

“各部门注意了，灯光，摄像准备好，action。”随着场记的大嗓门，片场已经安静下来，这是一出室内戏，苏静和苏玥这个妹妹在小厅里刺绣，而和娴静优雅的苏静相比，苏玥这个妹妹就真的耐心不够，一会扎到手，一会绣错了针，正恼火，东方冉来了，让苏玥正好找到了发泄的对象。

明国时期，豪门大宅的小厅布置的精致而优雅，梨花木的桌椅，桌面上放着两个小竹筐，上面有刺绣需要的针和各色的彩线，挂在墙壁上的古画，角落摆放的青花瓷瓶，案几上散发着淡淡檀香的黄铜香炉。

“小妹，不要急，慢慢来。”于娜饰演的苏静抬起头对着耐不下性子的童瞳柔柔的笑了起来，灯光照射在于娜的美丽如画的脸上，江南大家闺秀的典雅温柔气息展露无遗，随后又摇摇头，眼中带着宠溺和无奈，白皙的手拿起针，静静的绣了起来，美丽的宛若一幅山水画，丝毫不见刚刚警告众人的清冷骄傲。

“姐姐，天天绣这些多无聊……啊……我的手。”皱着鼻子，童瞳扮演的苏玥哼哼着，烦噪的将手里的针线和绣布一丢，惨兮兮的举起自己被扎中的食指，活脱脱一个调皮的小丫头。

而此刻，摄像师将镜头转了过去，从小厅外的木制窗边一道修长的身影走了过来，俊逸优雅的脸，长身玉立，君子端方。

听到脚步声，于娜和童瞳同时抬起头，表情却是迥然不同，苏静是那种见到心上人的喜悦和幸福，还有淡淡的羞涩，可是苏玥则是倏地瞪大一双眼，气呼呼的鼓着脸颊，如同看到了仇人一般。

“这又是怎么了？”宋天昊饰演的东方冉笑着跨进门走了过来，对着苏静点头一笑，然后目光不由自主的被身边的气呼呼的苏玥吸引了过去，视线一扫，掠过她那带着一点殷红血珠的手指，东方冉只感觉一股莫名的心疼从胸口蔓延出来。

“看什么看，没有看见过人受伤吗？”哼了一声，苏玥对着东方冉扮了个鬼脸，要不是他，姐姐怎么会要出嫁赶绣品，自己怎么会跟着绣自己根本不会弄的东西，又怎么会扎伤手指头。

“好，我的错，我道歉。”东方冉再次笑了起来，此刻，他并不了解自己内心的感情史化，只将这个总是和自己蹬鼻子瞪眼的苏玥，当成了妹妹一般的喜欢和疼爱，言语之间便多了一份娇惯和宠溺。

“要不你教我骑自行车。”苏玥眼神一亮，稍稍的光芒从眼中流露而出，甚至还高兴的从椅子上站起身来，然后看向一旁的苏静，不由的拉起苏静的手撒娇着，“好姐姐，你就答应我了吧。”

……

和于娜和宋天昊这两个巨星在一起，可是童瞳丝毫没有一点的怯场，神情到位，动作到位，不抢镜头，将一个明国时期，活泼天真的苏家二小姐演艺的惟妙惟肖，竟然没有被程翰喊卡，一场就过戏了。

日后，童瞳一定会战为一个出色的艺人，站在一旁静静的看着走过来的童瞳，辛疆神色依旧淡漠，他会是一个合格的经纪人，从他答应沐总监带童瞳的时候起，他会履行自己的职责，可是童瞳对于沐总监如今处境的冷淡，辛疆却无法从心里头喜欢，她真的很适合演艺圈吧，冷血无情，似乎不管发生了什么都和她无关。

下午五点。

剧组散了，童瞳和辛疆离开影视城这边说、时，车子里的收音机播放的正是关于沐放的事情，主持人的声音带着一种轻快，甚至是调侃，可是隐隐的却能听出其中的讽刺，“周小姐，听说你就是因为沐放而被赶出演艺圈的？”

“是，我没有想到他这样针对打压新人，之前沐总监曾经要求潜规则我，可是我没有同意，生气的离开，可是沐放威胁说，可以让我在演艺圈混不下去，我当时没有在意，我毕竟是飞天娱乐的艺人，可是原来我还是太天真了。”周青青哽咽的开口，似乎为自己的演艺生涯的结束而悲伤，而无奈，博取大众的同情心和眼泪。

“不，或许是沐放气量太狭小，所以才会报复周小姐你，是吗？”主持人接过话，将矛头再次对准了沐放，只要有收听率，此刻无中生有的贬低一个过期的总监又有什么关系。

“所以还是说我太单纯了，不知道人心可以如此的黑暗而丑陋，只因为我没有答应被他潜规则，所以就沦落到今天的地步，而之前被沐放捧起来的新人，却都比我聪明多了。”周青青已有所指的开口，娱乐圈里，大家谁不知道被沐放护着的新人只有一个，原来这就是潜规则啊。

啪的一声，辛疆关上了收音机，汽车里安静下来，副驾驶位置上因为拍戏而有些累的童瞳疑惑的转过头看着开车的辛疆，“你不高兴？”

“我该高兴吗？”辛疆握着方向盘的手猛地用力的收紧了几分，在演艺圈已经很多年了，他早已经知道这一摊水有多深有多黑，可是看着童瞳这样一幅天真无暇，却将中伤沐放的这些报道当成娱乐，当成疲惫之后的休闲，辛疆发现自己竟然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冷冷的目光看着童瞳，眼带饥讽，“你听这些很有意思？”

“嗯。”童瞳点了点头，嘴角不由的露出一丝笑，周青青还真的什么都敢说，这样明显经不住推敲的话，也敢出来胡说，她就不怕沐哥揭穿她吗？

嘎吱一声，辛疆突然一脚踩在了刹车上，将汽车快速的停在了路边，怒着一双眼看着如此的童瞳，为沐放感觉到不值，那个聪明而骄傲的男人，他该看看自己到底捧红了什么样的新人，“我还有些事，你自己开车回去吧。”

直接打开车门下车，辛疆大步的离开，他真的心疼，心疼如今被大众，被媒体，被演艺圈众人泼脏水的沐放，那个男人是那么的骄傲，永远都是站在云端，笑着睥睨众生，他不该被这样的对待。

抓了抓头发，童瞳下车绕到驾驶位上看着打了出租车离开的辛疆，清楚的意识到自己惹了经纪人生气了，而且好像还气的不轻，可是自己怎么惹到他的？

影视城这边离京都会所有些的远，中途，童瞳下车买了菜，等汽车开到京都会所，看着前门那依旧围堵着，不散去的记者们，童瞳这次聪明的从后门进了京都会所。

京都会所的酒吧装潢的非常的奢华，金色和黑色为基调，此刻才六点多，所以会所里只有三三两两的客人，响起的是优雅的钢琴曲，倒不像是酒吧，反而有点茶吧的优雅感觉。

沐放懒懒的靠在酒吧角落的真皮沙发上，依旧是倾国角色的妖孽容颜，可是那平常都是染着孤傲笑意的桃花眼，此刻却没有了妖孽的笑。

沐放微微的眯着眼，嘴角勾着似笑非笑的弧度，带着冷意，带着嘲讽，而他手里还端着玻璃杯，晃动着里面的伏特加，明明是一副浪荡贵公子的模样，可是让人看来，这个总是骄傲，总是狡猾的男人，却有一种哀伤，可是一切却又被隐匿在了不羁的冷嘲表情里。

“挡着光了。”并没有看眼前的人，沐放懒懒的笑着，举起酒杯，半杯子的伏特加竟然一口喝干了，而一滴酒液顺着嘴角流淌下来，滑下那尖细的下巴，显得放荡无比。

童瞳此刻是真的呆住了，她过来时，经理说沐哥在酒吧，童瞳就过来了，可是她没有想到沐哥竟然是这样一幅模样，明明看起来像是无事人一般，可是却坚强的让人心疼。

童瞳不解的皱着眉头，就因为那些胡说八道的报道，还是因为被扣上了过失杀人的罪名，可是关曜已经在查案了。沐哥怎么会这么痛苦？

不知道想起了什么，沐放那细长的桃花眼里有着一丝冷酷的光芒闪过，如同愤怒的岩浆在炙热的燃烧，可是却又在下一瞬间，火光熄灭了，一双眼睛黯淡着，如同大火过后的原野，只余下孤寂和哀默，全身的气势也都宛若的弱了下来，似乎一碰，就会完全的破碎。

童瞳握紧了手里购物袋，记忆里，沐哥是那样的惊艳而妖孽，不管什么时候，都是带着强大的气场，骄傲的笑着，可是此刻的目光却如同全身的力量都被人给抽走了，只余下满身的伤痕，血淋淋的，流淌着其他人看不到的鲜血。

酒吧的灯光暗淡下来，靠在沙发上，半眯着眼看着天花板的沐放，失去了一贯的邪魅华贵，那总是时尚而整齐的衣装此刻却皱巴巴的覆在瘦削的身体上，如同是暗夜里被同件抛弃的受伤的孤狼，晦暗的阴影里，整个人都被阴霾笼罩着。

“你怎么还不走，也来看我的笑话吗？”如同过了一个世纪一般，沐放带着虚弱，带着几分暗哑的声音颓废的响了起来，那些含沙射影的报道，那些不实的污蔑，那些原本都算是朋友的人，在这一刻，沐放知道，原来什么都是虚假的。

其实自己早就知道了不是吗？可是知道归知道，真的到了这一刻的时候，沐放才知道原来自己竟然也真的会难过，他在蓝海豚十多年了，可是如今，依旧被一脚给踢了出来，他的翅膀很多年前就被血淋淋的折断了，所以他不能飞翔

了，只能在蓝海豚看着其他人飞翔，可是到现在，连这个最卑微的愿望也被狠狠的给揉碎了，丢在地上，任由人践踏，吐口水。

感觉到身边的人还没有离开，沐放疑惑的怔了一下，不由的睁开眼看了过去，刹那，猛然一惊，手里的酒杯啪的一声掉在了地板上。

“你怎么在这里？我不是告诉你，这段时间不准来见我的吗？”沐放根本没有想到眼前的人是童瞳，这个时候，不要说艺人，连过去的导演、投资商，但凡和自已有关系的人都会离自己远远的，怕被媒体给盯上。

如今的自己可是堪比垃圾和细菌，沾上了就是一身腥。

出卖肉体的走进演艺圈，打压新人，是肮脏的同性恋，杀人犯，但凡人类能想到的恶毒的词，都成了如今沐放的代名词，可是沐放没有想到这个时候竟然看见了童瞳，他不是叮嘱了她，也叮嘱了辛疆绝对不让童瞳和自己扯上关系。

对于辛疆，沐放还是放心的，这个男人虽然冷了一点，麻木了一点，但是手腕还是有的，有他护着童瞳，在蓝海豚，即使自己被踢走了，沐放也不用担心童瞳，更何况，程天南不会对童瞳动手，所以的报纸杂志抹黑的人是自己，却和童瞳没有半点关系，这说明有人在暗中控制着局面。

“沐哥，我终于知道为什么辛疆会生气了。”童瞳后知后觉的开口，原来沐哥竟然这些报道这么的痛苦，而自己却如同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般，难怪辛疆会愤怒的下车。

“立刻和我上去。”自己已经毁了，沐放绝对不会让任何人再毁了小瞳，尤其是因为自己的关系，可是喝了太多的酒，沐放刚站起身来，突然感觉到一阵晕眩，身体踉跄的晃了起来。

“沐哥，你又喝酒了，而且还喝了这么多。”童瞳快速的伸过手扶住了沐放，她的手臂是环住了沐放的腰，用自己的大半个身体撑住差一点跌倒的沐放，也是在这时，童瞳才发现沐放竟然这样的瘦，身上竟然如同没有肉一般，骨头瘦的嗑着手，一时之间，童瞳心头五味杂陈着，说不出来的难受，她很的不知道沐放竟然在意这些报道，她是真的不知道的，她以为这些都是无中生有的胡说八道，沐哥一向都是那么的骄傲，那么的目空一切，可是沐哥怎么会这样痛苦，这么在乎这些呢?

京都会所，顶楼套房。

茶几上散落的还是空酒瓶，没有人进来打扫，酒味还没有散开，童瞳将手里的菜拿到根本就是装饰用的厨房里，而沐放已经回房洗澡，准备洗去这一身的酒味和邋遢。

热水冲刷之下，沐放是真的高兴，那种从心底深处渗透出来的疲惫，这么多年的辛劳，那压抑的已经战为伤疤的回忆，那些只要一想起，却依旧鲜血淋漓，如同剜肉剔骨的过去，这一切，压垮了沐放，他不会永远这样的消沉，可是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沐放任由自己颓废、脆弱了，他是真的很累了，人前，他是那个骄傲张扬的蓝海豚总监，可是夜深人静的，这副身体里只有一个卑微而寂寞痛苦的灵魂。

程大胡子说的很对，他真的很喜欢演戏，可是他不能，所以这十多年，他努力的在蓝海豚打拼，这份热爱，这份儿时就有的梦想，只能被深藏，被压抑着，沐放真的已经知足了，至少他还能在蓝海豚，在演艺圈，可是，这一切，他最卑微的一点希望依旧被媒体残忍的给敲碎了，如同一棍子狠狠的敲在了沐放的心头，连同过去的伤疤，鲜血淋漓的痛着。

而原本所有的朋发，兄弟，都远离了，这样被抛弃的感觉，击垮了沐放，那种无法对人言的痛苦，那些惨烈而屈辱的过去，让沐放一蹶不振。

热水继续从花洒里冲刷下来，狠狠的用热毛巾擦了一下脸，沐放是没有想到童瞳会来京都会所，当谭骥炎在那天告诉他要小心，做好准备的时候，沐放就知道迎接自己的将是狂风暴雨，所以他提前搬离了童瞳的住所，不想让人将脏水再泼到童瞳身上，也叮嘱了童瞳不要来找自己，也叮嘱了辛疆，可是当看到童瞳出现在面前的时候，沐放是真的高兴，如同堕落到深渊的自己被救赎了一般。

那个小阿呆！沐放勾起了性感的薄唇露出笑容，水珠从他俊美的脸上滑过，却一扫刚刚的痛苦和颓废，又成了那个风华绝代的妖孽大人。

辛疆是不放心沐放的，演艺圈的人很多都是面子上一套，其乐融融，可是背后却恨不能戳你一刀，童瞳的做法无可厚非，现在沐放已经被抹黑成，只要和沐放扯上关系的人，都会被泼上脏水，什么肮脏事都会往你身上安。

女艺人肯定被沐放潜规则过，男艺人，不要说肯定有奸情，投资商，那就是包养和被包养的关系，所以辛疆知道这个时候童瞳避开沐放也是为了自己的演艺生涯。

可是辛疆却依旧感觉到心寒，为沐放感觉到不值得，和沐放认识这么多年，辛疆第一次看见那个妖孽一样的男人如此在乎一个人，将她捧在手心里疼着，宠爱着，可是童瞳最后却选择了不理不问，如同根本不知道沐放如今的境况一般。

听到敲门声，童瞳一手拿着菜刀，一手拿着胡萝卜，因为还在想事情，所以丝毫没有察觉到自己此刻的动作非常的囧，果真随着门的打开，辛疆以为看见的会是有些颓废，痛苦，或者依旧是强撑着笑容的妖孽，却没有想到霍然对上的是一把银亮的菜刀。

“你怎么在这里？”

“你怎么来了？”

异口同声的开口，童瞳和辛疆对望着，都很诧异对方出现在沐放这里，而刚好洗完澡，洗去了一身的疲惫，沐放湿透的黑发还披散在肩膀上，走出卧房，便看见门口这喜感十足的一幕，不由邪魅的笑了起来，完会看不出之前颓废的一

面。

“小瞳，我很饿了。”沐放勾着桃花眼，女王十足的笑着，一手拿过毛巾擦拭着身后过长的黑发，一如既往般的妖孽十足，眯着眼扫了一眼门口的辛疆，心头也有着一丝的暖意滑过，“愣在门口做什么，要进来就进来，要出去就关门。”

辛疆有些动作僵硬的走进来，目光紧紧的盯着沐放，没有一丝痛苦，没有一丝颓废，不是强撑起的坚强，让辛疆悬着的心忽然放了下来，果真是个妖孽，这样的打击都不能击垮他。

“不要盯着我，我对男人没有兴趣，也不会答应和你交往的。”眯着细长美丽的眼睛，沐放薄凉无比的丢下警告，可是绝美的脸上却是轻松的笑，浴袍之下，清瘦却比的诱感的身体向着沙发走了过去。

“啊！”童瞳正继续切着胡萝卜，沐放那一句话，虽然声音并不大，可是童瞳还是听到了，所以错愕之下，刀锋一滑，从指尖掠过，带出一道血似来。

“你这个小阿呆，耳朵这么尖做什么？”直接将手里的毛巾丢在了沙发上，沐放快速的向着厨房里走了过去，心疼不已的看着童瞳被切破的手指，看到那殷红的血迹，没有丝毫犹豫的直接将她的手握住，温热的唇含住了她的手指头，也将那血丝给吮吸走了。

“沫哥，今天辛疆和我生气，是不是因为他喜欢你，所以吃醋了？”童瞳转过头看着站在客厅的里辛疆，眨巴着清澈的眼睛思考着，辛疆今天到底因为什么生气?

“不是。”辛疆一阵尴尬，虽然演艺圈也有很多男人会男人在一起，可是那并不是真的感情，只是有的时候，是依仗着自己的身份和背景势力，去玩弄一些清秀的小男生而已，有的只是女人都玩腻了，所以尝尝鲜，也有的嫌弃和女人在一起麻烦，所以转而和男人在一起，可是很少有真的感情，毕竟这个世界上也不可能到处都是同性恋。

可是辛疆对沐放的感情是真的，他是真的喜欢，甚至带着一种膜拜的心里爱慕着这个妖孽一样的男人，他庆幸童瞳并没有因为自己是同性恋而有鄙视和嫌恶，可是却又有些挫败，她怎么就这样大咧咧的说出来，她到底是真的单纯，还是?

沐放瞪了一眼辛疆，可惜他此列心情极好，那流光溢彩的桃花眼，即使是瞪人，却依旧让辛疆心头一颤，悸动的感觉传遍了全身。

“你和小瞳生气？今晚上你做饭，小瞳过来，贴创口贴》”辛疆厨艺还不错，此刻，沐放自然是护短的将童瞳给拉出了厨房，然后解下了她腰间的围裙丢给了辛疆，理所当然的将这个王牌经纪人当成了女佣。

是因为有童瞳在，所以沐总监的心情才会这么好吗？辛疆一面切着菜，一面看着沙发上，专注给童瞳贴创口贴的沐放，那个妖孽一般的男人，根本就不爱护自己的身体，酗酒，熬夜，抽烟，可是此刻，童瞳手指上一小道伤口，却如同是重伤一般，让他那么的在乎，自己是真的没有机会了吧。

可是童瞳虽然背着所有人来了京都会所，可是她在外却并没有丝毫的维护沐总监，还是顿忌着自己的演艺圈的前途吧，想到此，辛疆忽然又有些不确定，总感觉童瞳还是配不上沐放。

那个妖孽一样的男人，看起来总是那么的强大，可是他常常会流露一闪而过的脆弱，他也需要呵护，如同是自己，辛疆知道就算拼了自己的事业和名声，他也会公开站在媒体面前，即使不能挽回什么，至少和沐总监一起承担一起面对。

｜派派小说后花园彼岸殇手打，转载请注明｜www.paipai.fm

第二卷 情意缠绵 098章 舆论压力

“头发吹干，还有不许喝酒，一点酒都不许！”童瞳将吹风机递给了沐放，然后将茶几上的几个空酒瓶丢进了垃圾桶里，打开酒柜，里面的酒原本已经被谭三哥给收走了，可是此刻却又成了满满一柜子，让童瞳不由转过头，凶狠狠的目光瞪着正吹着头发的沐放。

“好，我不喝，一会我将钥匙给你，把酒柜锁起来，行了吧。”朗声笑着，沐放摇摇头，只感觉童瞳此刻那瞪人的目光倒真的是气势十足。

辛疆震惊的回头，很少能听到沐放这样发自内心的笑容，而此刻，灯光之下，那个妖孽一般的男人，因为笑眯着细细长长的桃花眼，性感十足的薄唇上扬起完美的弧度，只是坐在沙发上吹头发，却依旧亦一股天然而成的张扬气扬。

半个小时之后，辛疆已经做出了三菜一汤，卖相不错，看起来倒也是时分的勾人食欲，沐放之前喝了不少酒，洗了澡，这会酒醒了一点，肚子自然就饿了，吃起来倒少了那份优雅和贵气，大快朵颐着。

“小瞳，你不在意外面报纸和杂志的那些报道？”沐放吃了八分饱，这才拿过纸巾，优雅的擦了擦嘴角，修长如玉的手轻轻的搅拌着碗里的汤，挑着眼尾看向身体猛然绷直的辛疆，他是小瞳的经纪人，有些误会还是要消除的，沐放不管在何时何地，他心头最在意，最维护的依旧是童瞳。

“不在意啊，那是些胡说八道，没才一点真实性的报道，可是沐哥，你却在意，我不知道。”童瞳放下筷子，小脸蒙上了一层沉重的阴影，她真的不在意，这些事精，那些泼到沐哥身上的脏水，没有一件是真实的。

尤其是周青青在电台的那段现场采访，根本就是胡扯到没有谱，童瞳知道沐放的事业会因此受到影响，可是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可是她真的不在意这些，原本就是虚假的！那些人要怎么说，嘴巴长在他们的身上，可是童瞳却不知道，原来这样的言论，这样的污蔑，竟然让沐放那么的颓废而痛苦。

“小瞳，沐哥知道错了，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也不会在意的，好好吃饭，好好拍戏。”沐放眼睛微眯，嘴角勾起一抹笑，小瞳有的时候是真的非常呆，所以她不会在意这些不真实的污蔑。

可是人活在世上，三人成虎，吐沫星子都能淹死人，就算如自己，也会因为那些报道而心寒，而愤怒，而颓废，而痛苦，这个小阿呆的思维果真和正常人不一样。

“你一点不生气，不反驳片场那些人的话，是因为你知道这些是污蔑，所以才会那么平静？”辛疆有种看见火星人的感觉，如果说她是在意沐总监的，好吧，她肯定是在意的，否则不会在这里给沐总监做饭，可是她就因为那些都是污蔑是诽谤，所以她一点都不在意，任由别人怎么说，辛疆忽然感觉头很痛，她这是看破红尘的冷静，还是说根本就少根筋。

“不是事实的东西为什么要在意，而且我以为不管他们说什么，沐哥也不会痛，我不知道言论也会伤人。”童瞳的认知里，只有实打实的刀枪那才是伤人的，如果今天有人要对沐放动子，童瞳会毫不犹豫的出手，可是这些不实的舆论、报道，对童瞳而言，不会少一块肉，根本不用在意，直接无视了，可是她此刻才知道，原来沐哥竟然是这么的在意，甚至会受伤，想到此，童瞳不由的冷了一下眼神。

“小瞳你没有错，那些人原本又不是我在意的人，随便他们怎么说吧。”沐放很满意这个答案，也很满意辛疆此刻扭曲的表情，终于又有人被小阿呆这样异于常人的思维给雷到了，心情好，汤也就感觉更加美味了，低着头，勺子轻轻的舀起香郁的清汤，染笑的红唇微微张启，喝了一口，优雅如画。

——分隔线——

此刻，已经到了下班时刻，公安局的办公室里依旧亮着灯。

关曜的压力不仅仅是来自媒体，还有公安系统内部的压力，现在有很多人是仇富的，毕竟很多官二代富二代的确是横行霸道，依仗着自己的父母有钱有权，胡作非为，任何事都可以用钱去摆平，钱不行，还有手里的权利。

沐放突然被所有大众仇视，确实是被连累遭殃的，可是如今是证据确凿，连同赵明这个人证都出来了，口供顺畅的没有一点的缺陷。

“头，原本我还真的不相信沐放没有撞到人，可是你看赵明那是背台词吧，也他妈的太顺了，这根本就是事先谁备好的，细节还注意的那么请楚。”熊华火大的开口，一屁股坐了下来，身材魁梧的熊华性子也是豪爽，有着满腔热血，可是他看得出沐放这案子根本就是一个圈套。

“可是关键是现在我们没有证据证明沫放是清白的。”孙盈盈已经在警局查了两天，没才回家休息，此刻，脸上有着黑眼圈，人也是很疲惫。

“关处，杨局让你上去一趟。”办公室的门被敲响了，一个警察探进头来对着关曜交代一声，又立刻关门退了出去。

蓝海豚总监沐放撞车致死案已经被炒得火热，所有的媒体都在关注着，虽然内部警察有的感觉沐放是被冤枉的，有的感觉沐放或许就是凶手，可是有些经验的老警察都能想明白其中的内幕，看得多了，自然也就明白了很多潜规则，灰色地带。

关曜第一次感觉到如此的头痛，柳康的案子，可以定性为悬案，因为柳康自从萧亚死后，也不是什么好人，虽然没有杀人，可是那一帮狐朋狗友确实伤害了不少人，而柳康也有自杀倾向，可是沐放这个案子不同了，不要说他和小瞳的关系，身为一个警察，关曜也没才办法在知道沐放是一个无辜的人，却将他抓进警局。

敲响了局长办公室的门，关曜走了进来，杨局对关曜还是非常的客气的，毕竟这可是关家的人，而且关曜破案的确有能力，是整个公安系统的支柱，虽然如今已经是刑侦处长，可是为人处世也是圆滑，也不摆架子，杨局自然是喜欢。

“小关，你坐，沐放这个案子，我也看了详细的报告，你也知道我们警察办案最讲究的是证据，不能主观臆测，你认为沐放是被冤枉的，可以去查，但是你看如今所有的媒体都盯着我们，上头也被惊动了。”说到一半，杨局喝了一口茶，笑眯眯的看着温和斯文的关曜，“首先我们警察是执法者不能违法，你先将沐放带回来，暂时放到看守所，然后你私下继续查，看看能不能找到突破。”

“杨局，我明白。”关曜即使很想维护沐放，可是如今却也是无力回天，证据确凿，从时间，物证，人证都齐全了，即使关曜知道沐放是被冤枉的，却也只能将人带回来。

而且媒体被炒的这么火热，大家都在关注着这件事，这分明是有人在幕后操作着，否则窦村飞那样的人，不是关曜认为他该死，可是在目前的体制之下，窦树飞真的被撞死了，也只是花几个钱就完事了，这件事闹得这样沸沸扬扬，分明就是故意针对沐放的，否则为什么媒体会知道消息，为什么赵明之前不出现就，交通局的那一张罚嵌单是谁曝光到网上的。

虽然关曜很想将抓捕沐放的事情影响尽可能的降低，可是关曜小看了媒体的力量，也小看了警局那些被幕后收买的人，当到达京都会所之后，虽然刑侦处的车子都不是警车，可是却还是被认了出来，记者蜂拥一般的围了过来，镁光灯快速的闪亮着，等候了许久的媒体终于又找到了可以报道的内容。

“关处长，请问你是来抓住沐放的吗？”

“关处长，请透露一下，沐放真的是杀人凶手吗？”

“沫放过失致人死亡，法院会判处多少年的刑期？”所有的记者快速的挤着，七嘴八舌的发问着，而关曜和身后的孙盈盈，熊华没有人开口，肃穆着脸，快速的推开眼前的记者，在保安的帮忙之下，成功的进入了京都会所。

沫放汤还没才喝完的时候就接到了关曜的电话，对于这一刻的到来，他已经做好了准备，既然对方设计的这么完美的圈套来陷害自己，自然不可能让自己一直“道遥法外”，换上了一套暗红色的衣服，艳丽都不低俗，一如他一如既往的风格，雅痞十足。

沐放提前支走了童瞳和辛疆，此刻听到敲门声，用黑色的缎带将长发给扎了起来，环顿了一眼公寓，带着妖孽而张

扬的笑容打开门，对着关曜点了点头，平静的将双手伸了过去。

“不用，就这样吧。”不会给沐放戴上手铐，这一点权利关曜还是才的，示意熊华护在了沐放左侧，关曜护在了右侧，前门后门都是记者，所以也不需要避讳什么了。

终于，当沐放和关曜一起出现在记者们的视线里，京都会所大门口再次沸腾起来，所有的记者如同被打了鸡血一般，疯狂，而之前收到消息没有蹲守的媒体也用最快的速度赶了过来。

“沐总监，请问你承认了杀人罪吗？”

“你后悔吗？用两千块钱就抹杀了一条鲜活的生命？”

“关于蓝海豚，沐总监，你已经正式退出了吗？蓝海豚迄今还没有面对媒体大众，是不是在还内部决议？”记者们最需要的是消息，是报道，而此刻，沐放是今年除了童瞳之外，最火的题材，但凡和杀人罪扯在了一起，想要不火都难。

记者太疯狂，根本都挤不出去，沐放高傲的抬起头，一张俊美的脸庞冷艳而魅惑，可是丝毫不显得阴柔，暗红色的风衣，张扬耀眼的如同春日盛开的桃花，让所有记者在疯狂的同时，却又不得不惊叹这个男人的美艳，这个男人的妖孽。

“我没有杀人，这是我唯一对各位说的，至于那些报道，有个朋友说的很对。”想到童瞳，沐放艳美的脸上缓缓露出会心而幸福的笑容，宛若在悬崖之巅横斜而出的桃花，妖娆倾城，绝魅非凡，“不是事实的言论，我半点不需要在意。

终于，关曜一行人和沐放上了丰，而保安也开了四辆车过来了，两辆在前，两辆在后，好让关曜的车子可以安全的离开京都会所。

沐哥果真是将自己支开的！嘎吱一声，童瞳原本开走的汽车都再次的开到了京都会所门口停了下来，原本她离开的时候，就感觉沐放说的喝太多了头痛要早点休息是个借口，童瞳的呆只是在一些思维上，对于人的面部表情，神色眼神，她精准的如同测谎仪一样，所以童瞳虽然离开了，却只是将汽车绕了一圈又回来了。

可是谭骥炎说过，沐哥不会放抓走的！童瞳清冷着脸看着被带上警车的沐放，那样骄傲的沐哥，不该被这样的对待。

不知道是谁眼尖看见了汽车边的童瞳，对于童瞳，所有媒体是无比的关注，毕竟只要一打听，娱乐圈里谁不知道童瞳这个才出道不到半年的新人是被沐放纳在羽翼之下护着的，而沐放如个是人人追打，泼脏水的对象，童瞳自然就是他们最感兴趣的女主角。

可是，从政军商三界却同时有了一股巨大的压力，如同看不见的防护网，将童瞳这个敏感的女主角安全的保护在中间，而之前，还有一个不入流的小杂志对童瞳泼脏水，可惜杂志还没有发行，第二天，杂志社就倒了，一夜之间，杂志社老板不知所踪，写报道的娱记不知所踪。

而所有的报纸杂志，包括电视台网络，都同时得到了明确的，甚至不是隐晦的警告，只要有任何人将童瞳和沐放的事情扯在一起，那么之前那个一夜之间消失的杂志社就是最好的下场。

可是这一刻，所有的记者们都激动着，热血着，大家一拥而上，也就忘记了那份警告，再说他们并不是泼童瞳脏水，只是采访一下而已。

“小瞳，沐总监刚刚才被警察给抓走，请问你对目前这些报道有什么看法？”

“小瞳你是沐总监一手带出来的，你认为他什么样的人？”

记者虽然很兴奋，很想听到童瞳如同周青青一样爆料，即使是狗血的污蔑，可是发行量却在不停的刷新纪录，这就够了。

同样没有离开的辛疆只是因为不放心沐放，倒是没有多想，毕竟沐放到如今都没有被警察抓走，那个妖孽一样的男人应该有能力应付这一切，在辛疆眼中，沐放一直都是骄傲，是强大的，是狡猾，却也是让他心动的男人。

辛疆没有离开只是想要待在有沐放的地方，可是他却没有想到看到沐放放警察带走的一幕，还没才回过神来，童瞳这边的状况让辛疆一惊，想要挤进人群里，可是却又想起童瞳的冷静，忽然也没才那么担心了，可是这会童瞳却开口了。

她的声音很平静，甚至带着小女孩的软腻，可是不同于以前那个在媒体面前总是有些羞涩的小女孩，今天的童瞳，在聚光灯之下，在记者的围堵之下，她的表情是一种极大的失望，那一双清澈如水的目光似乎蒙上了一层阴霾，如同背叛了她的人正是在场的每一个人。

“我以为每个人都有言论自由的权利，即使你说的是假话、是慌话、是污蔑，可是这是你的权利，可是我却不知道这样的舆论也会如此的伤人，沐哥很难受，我不懂，因为这些报道都是无中生有，都是虚构，可是沐哥却依旧很难受，我才知道是我想的太简单，原来即使是污蔑也会如此的伤人。”

童瞳声音并不大，可是刚刚噪杂的现场此刻却很安静！所以她的声音，一字一字的都传入了每一个人的眼中，她眼神是迷惘着，是疑惑的，如同不谙世事的小女孩突然看见人世间的丑恶，让所有污蔑过沐放，对着他泼脏水的人都感觉到一种深深的羞愧。

“如果是我，我不会在意，其他人的污蔑，根本不是事实，我一点都不会在意，即使所有的人都认为我是凶手，可是只要我没有做过，我会问心无愧，该羞愧、该感觉到羞耻的是真正的凶手，是对沐哥泼脏水的人，可是今天我才知道我错了，原来人真的可以那么的自私，那么的冷血。”

辛疆愣住了，他一直以为童瞳在明哲保身，到这一刻，当沐放已经成为了众矢之的，任何人都躲闪不及的时候，童瞳竟然站出来了，面对所才的媒体，公开的站到了沐放身边。

这一刻，辛疆看着被记者围堵在中间的童瞳，那个清瘦的女孩，那个表情安静，眼神有些失望的女孩，竟然是如此的高大，在京都会所门牌的霓虹灯光之下，她周身如同散发着白色的光圈，耀眼而干净，忽然，辛疆明白了，为什么那个妖孽一样的男人对童瞳是如此的维护。

“童小姐，你这样说就等于和所有的媒体为敌，你就不担心自己的演艺生涯吗？”其中一个记者恼羞成怒的反问着，脸色有些的扭曲，带着一股的恨意和讥讽。

如同记者问了一个多么可笑的问题，童瞳目光又恢复了清澈，“演员只是一个职业，不能做这一行，我可以去做其他工作，沐哥也是如此。”

汽车里，沐放远远的着着，虽然没有听到童瞳说了什么，可是沐放却如同有感应一般，心头是暖暖的幸福，这个小阿呆，永远都是那么的简单，呆的让人感觉到心疼。

辛疆终于挤到了记者群中，一旁的保安们也都回过神来，将童瞳再次的护送进了京都会所，关曜一行人也都离开了，终于，围堵的记者们散去了，只是此刻，每一个人心里却没有了之前的期待和兴奋，隐隐的，似乎多了什么，很沉重，压在心里，那是做为一个人的最基本的良知。

而之后的报道更是铺天盖地，童瞳的话一字不漏的被发到了网上，然后报纸杂志和其他媒体也带着法不责众的心理，再次将童瞳炒的火热。

而有一条评论却发人深省：当我们长大之后，越来越成熟，越来越世故，社会磨平了我们所有的棱角，我们学会了妥协，学会了趋炎附势，学会了将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学会了幸灾乐祸，学会了冷眼旁观，可是我们失去了一个人的底线，那就是我们的良知和人格。

等记者都散去了，辛疆开车将童瞳送回了她住的怡然园，刚要离开，可是又有些担心童瞳，辛疆又回来了，想要安慰童瞳几句，可是在电梯门合上的那一刹那，看着站在童瞳身边，那个亲密抱住她肩膀的黑色身影，即使只是惊鸿一瞥，可是那样冷厉峻朗的面容，散发着尊贵和威严的气息，似乎是感觉到了自己的目光，那个男人凤眸危险的一眯，冰冷骇人的目光警告的扫过一眼，电梯门合上了，隔绝了那让辛疆感觉到惊骇的眼神。

那个男人，那个男人竟然是？辛疆只感觉今天一天发生的事情彻底颠覆了自己所有的认知，谭骥炎--北京市最年轻的副市长，谭家军区的二公子，这样显赫的身份，是辛疆不敢去想的，演艺圈里的人即使多么了不起，说到底也只是个艺人，在古代更是人人看不起的低贱戏子，而谭骥炎这样尊贵的身份，不亚于是王爷，是皇室贵族。

童瞳身边的人竟然是谭骥炎！虽然辛疆很想告诉自己这很有可能是时下流行的包养情人，可是直觉告诉他，这不是，童瞳之所以那么的单纯，是不是被谭骥炎保护的太好了？

浑浑噩噩的辛疆刚走没有几步，忽然，一道身影快速的走了过来，让辛疆一愣，眼前的男人很高，肃穆着脸，看起来很是平凡普通，可是那一双眼却如同猎豹一样，内敛着骇然的强大力量。

“刚刚，你什么都没才看见！”李成冷声的开口，今天是他送谭先生过来这边的，而沐总监的事精，李成也知道了一些，而不需要谭骥炎吩咐，李成已经直接出面警告辛疆。

“我明白，我不会说什么的，我是童瞳的经纪人，也是她的朋友。”虽然惊了一下，辛疆还是强打起了精神开口保证，眼前这个男人的眼神很冷很冷，所以自己果真没才看错，刚刚在电梯里的人真的是谭副市长，而眼前这个有着强大压迫感的男人应该是谭副市长的保镖。

听到辛疆口中的朋友两个宇，李成脸色稍微舒缓了一点，沉默的点了点头，然后又如同什么事情郁没有发生一般，快步离开，隐匿到了暗中。

童瞳是失落而自责的，她之前真的没有想到舆论会对沐放造成这样大的伤害，她真正在意的还是窦村飞被撞到头部导致脑出血死亡这件事，而此刻，童瞳仰起头看着身边的谭骥炎，抿了抿唇，然后用力的抱住了谭骥炎，将脸埋首在了他的胸膛上。

“不用担心，警局有关曜在，沐放即使进去了也不会有什么危险的。”谭骥炎心疼的开口，强劲的双臂用力的抱住了这个突然脆弱无助的孩子，凤眸冷沉里闪烁着锐利的光芒，看来程天南已经到了必须要铲除的时候了，之前柳康的死或许可以不理会，可是如今，他既然让小瞳这样的难受，谭骥炎冷沉着峻脸，即使因此要付出一些代价也是在所不惜。

“谭骥炎我不知道沐哥会那么难受，我去的时候，他在喝酒，谭骥炎，你没才看到沐哥的样子，那么痛苦，似乎被全世界都抛弃了一样。”童瞳闷闷的声音在谭骥炎的胸膛前响起，用力的抱紧了他的腰，汲取着他身上的温暖，似乎如此才可以让自己也充满力量。

温暖的大手轻轻的抚着童瞳的后脑勺，谭骥炎接到关曜电话知道要抓捕沐放的时候，就立刻结束了一个会议，直接来到怡然园这里等童瞳！他知道她肯定会难受，自己保证过不会让沐放出事的，可是这件事确实非常的棘手，尤其还才程天南在幕后操作，沐放过失致人死亡的人证物证齐全，想要翻案很难，尤其是如今媒体大众盯的这样紧，关曜那里也乐谱不少压力，这个案子根本压不下去。

“谭骥炎，我们该怎么办？”童瞳平复下失落的情绪，抬起头看向谭骥炎，这个冷峻着脸庞的男人是她最有利的依靠，让童瞳感觉不管发生了什么，都能冷静的去面对。

对上童瞳那充满了信任和依赖的眼神，谭骥炎终于不因为她如此关心沐放而吃醋，低下头，轻轻的吻上童瞳的唇，舌尖细细的摩擦着，啃噬着，薄唇贴上她柔软的唇瓣，这个孩子信赖而依靠的眼神，让谭骥炎感觉即使前面是荆棘密布，他也将成为为屠龙的骑士，为了守护怀抱里他刻骨喜欢的孩乎。

童瞳是一本正经的征求谭骥炎意见的，可是突然就被他吻个正着，原本还有些的挣扎，毕竟童瞳脑海里此刻还思索

着沐放的事精，怎么可以被谭骥炎的吻给搅乱了心神。

可是童瞳却有一点错了，这个时候的男人，即使是内敛极好的谭骥炎，只要他是一个男人，看着童瞳因为另一个男人的事情而拒绝自己的亲吻时，这一刻，谭骥炎凤眸危险的眯了起来，原本只是轻柔甜蜜的吻转为了狂风暴雨般的放肆张狂。

攻城掠地着，谭骥炎一手扣住了童瞳的下巴，一手揽过她的腰，亲密无间的身体和身体接触，薄唇完全夺取了她的呼吸，舌尖长驱直入，料缠上童瞳的小舌，吮吸着，交换着彼此的气息。

反抗的意识在谭骥炎这样狂野的吻里彻底的被击败的溃不成军，童瞳只来得及抱住谭骥炎，让自己瘫软的身体不至于跌落在地，被动的用鼻子呼吸着，可是即使如此，却还是有种窒息的感觉，所才的意识都飘离了，只余下那满心的悸动，憾动着灵魂，随着谭骥炎的亲吻而翩然起舞着。

而当谭骥炎的牙齿轻轻的合住而小巧的耳垂，轻轻的啃咬的刹那，一股快感宛若闪电一般倏地一通过了童瞳的身体，一声压抑的，含混不清的呻吟声从被吻的樱红的口中响起。

童瞳原本就已经红晕的脸再一次的满是羞赧的红晕，双手紧紧的揪住了谭骥炎胸前的衣服，脖子向后仰起，似乎是想要避开谭骥炎的啃咬，可是那雪白的脖子，白皙的肌肤，在灯光之下，晶莹剔透着，让谭骥炎虽然放过了她过分敏感的耳垂，却转而吻上童瞳的脖子。

“我还要拍戏……”声音断续着听不真切，童瞳却不已经不知道自己是在躲避谭骥炎的吻，还是将自己的脖子送到了他的口中，混身酥软的没有一点力气，如同飞翔在了柔软的云端，接受着阳光的照射，很舒服，如同一切的烦恼都已经远去了，就这样被他紧紧她拥抱在怀里，如同最坚固的港湾，遮风挡雨。

“我知道。”谭骥炎低沉沙哑的应了一声，却并没有停止动柞，至多不会留下暧昧的吻痕而已，她的娇喘，她的迷蒙的眼神，这样动情的一幕，让谭骥炎其实已经也不受控制了，大手不知道何时从童瞳的毛衣下摆探了进去，抚摸着那光滑细致的肌肤，感觉着这如同丝绸一般美好的触感。

当谭骥炎温热的手突然碰到了胸口上，那是太过于敏感的她方，对任何一个女人而言，丰满柔软的胸部绝对是极其私密的一处，童瞳原本还是有些的呆滞的，脑子了糊成了一团，可是那是不仅仅是挺立的女性特征，而且还是最接近心脏的她方，童瞳猛然一怔，浑身紧绷着。

瞬间，脑海里一阵清明，一手快速的按住了谭骥炎的手，原本是要阻止他的动作，可是童瞳这样的动作之下，却是等于暧昧的加重了谭骥炎手上的力度，这样的结果就等于是将谭骥炎的手完全的罩了上去。

童瞳是真的完全呆住了，结巴的说不出话来，而谭骥炎也怔了一下，目光停留在童瞳完全被惊吓到一片茫然的小脸上，有一丝的失望，她还是没有准备好，可是却也被童瞳这爆红的羞赧到不知道如何是好的表情给愉悦了。

“我会等你的，小瞳。”谭骥炎低声的开口，沙哑的嗓音磁性的在童瞳耳边响起，也将那手从童瞳的身上移开，只是却没有完全的退离，而是落在了她的腰上，略带着粗糙着手轻轻轻的摩挲着她细致的肌肤，她真的很瘦，让谭骥炎感觉自己张开一双手几乎就可以合拢她的腰。

“我们在讨论沐哥的事情。”吞了吞口水，童瞳真的可以感觉自己脸上在发烧了，而且刚刚自己和谭骥炎不是站在客厅里的吗？什么时候转移到沙发上了。

“嗯。”谭骥炎绝对不承认自己拐了这个孩乎亲吻，峻挺的身影半靠在沙发上，而此刻童瞳则是完全的偎依在谭骥炎的怀抱里，显得乖巧可人。

“沐放的事情我会去找程天南，证据这边，关曜虽然还在查，可是几乎没有任何的希望，当天和窦树飞一起打劫的赵明一口咬定看见沐放撞到了窦树飞，再加上如今的物证，对沐放是非常的不利。”谭骥炎侧过头，轻轻的在童瞳的唇上吻了一下，不再是狂野的夺取，只是安静的贴合，蜻蜓点水一般，让彼此的心境都变得安静却甜蜜。

“他们为什么不冲着我来。”童瞳也知道如今的证据几乎如同铁证，再加上赵明的人证，想要翻案几乎是不可能的，沈直真的很阴险，她不对自己下手，却对沐哥动手，陷害沐哥！

“小瞳，不许胡说。”谭骥炎忽然加重了语调，冷声的看着童瞳，虽然谭骥炎并不希望沐放出事，可是对他而言，童瞳比任何人都重要，包括沐放。

被训了，却是幸福的感觉，童瞳心虚一笑，乖巧的点了点头，静静的靠在谭骥炎的怀抱里，听着那一声一声沉稳的心跳声，缓缓的开口，“以前，我以为法律是最重要的，所以那个时候，你将柳康的暗中定为悬案，我真的不能接受，可是关曜说对你而言，我的安全比什么都重要，那一刻，谭骥炎，我很高兴可是又不安，可是沐哥如今被抓了，我突然明白原来这个世界不是黑白分明的，如果可能，我也希望你徇私枉法，不让沐哥受一点委屈。”

“小瞳，你不需要想这些，沐放的事情交给我来办。”谭骥炎心疼的抱紧怀抱里终于认请了现实的童瞳，突然感觉是如此的难受，心里头堵的慌，她没有错，真的没有错，是自己能力不够，才会让她无法保有她原本的单纯和固执。

——分隔线——

童瞳依旧要参加《岁月静好》这部电影的拍摄，而昨天傍晚时分，沐放被警察带走，童瞳在京都会所的言论一石激起千层浪，有佩服的，有说童瞳傻的，有说她趁机炒作自己的，所以导致今天的片场再次出现了极其诡异的氛围。

“看着我做什么？一晚上过了，不认识啊？”程翰大胡子一抖，瞪着一双牛眼，脾气显得异常暴躁的看着眼前的童瞳。

“我还以为你生病了，这两天你都没才吼人。”虽然被吼的耳朵一阵生疼，可是童瞳这才肯定的点了点头，程导原来没才生病，还是会吼人，果真被吼的习惯了。

“你说你怎么就敢说出那样的话来？啊，那个妖孽都抓了，关你屁事，你耍什么威风，出什么头，老子这电影要是收视率不高，就找你算账！”程大胡子火气蹭蹭的冒了出来，大嗓门的直接吼着眼前的童瞳，虽然声音还是很大，可是语调之中却带着一丝赞赏和佩服，在沐放那个妖孽最潦倒的时候，只有她这个新人却敢顶风而上，和所有的媒体作对！这蠢丫头果真蠢的厉害！

“程导，你是不是在内疚啊，不过，程天南的事情和你无关的。”童瞳眨巴了一下眼睛，敏锐的感觉程翰情绪的不对劲，然后抬起手安抚的拍了拍他的肩膀。

“妈的，老子内疚个屁，那妖孽自己不长脑子被人算计了，关我屁事！”程天南倏地一下扭曲了脸，大胡子更是气的一抖一抖，可是就在童瞳感觉自己耳朵快受不了时，程翰突然冷静下来，眼神异常的严肃，目光紧迫的盯着童瞳，“小瞳，你做的很好，很好，比很多人都好，不枉费那个妖孽这么照顾你。”

即使圈内很多人都知道沐放这件事绝对不是撞死一个人这样简单，被媒体吵的这么火热，就因为沐放失误撞死了一个混混，当大家脑子都进水了？可是大家知道又如何，所有的报纸杂志电视台都在炒作这件事，这幕后肯定有推手在操作，而这个推手正是自己的大哥。

程翰回去之后和程天南狠狠的吵了一架，可是有什么用，自己只是一个导演，虽然名气在外，可是没有势力，没有金钱，他帮不了那个妖孽。

“action!”随着导演的喊声，今天的电影继续开拍，这一出戏依旧是于娜、童瞳和宋天昊的对手戏。

室内戏。

在金店里，东方冉给即将成为自己妻子的苏静选购首饰，而活泼的苏玥被苏静这个姐姐喊来一起帮忙参考样式。

而这一出戏里，东方冉对于这个总是和自己争锋相对的苏玥，都隐隐的已经生出了好感，长长的柜台前，老掌柜的正殷勤的招呼着上门的客人。

“大小姐，这是最新的新品，北平那边卖的大火，很多官家太太，富家小姐都喜欢。”灰色的长袍，带着毡帽，老掌柜拿出几件打造精致的首饰，从耳环、到顶链、手链、手镯、戒指，的确都是非常的精美的样式，做工好，样式也漂亮新潮。

“我看看。”于娜饰演的苏静温柔一笑，侧过头，眼神询问的看向身边的东方冉，“你觉得哪一件漂亮？”

于娜演的非常好，将苏家大小姐的温柔娴静的气质在一言一行中都表露出来。

而此刻，侧抬着脸，白皙如画的精致脸庞，柳叶眉，顾盼流转着柔情的目光，染笑的樱唇，和一身儒雅的东方冉如同才子佳人一般。

这一出戏，重点是着重刻画苏静对东方冉的感情，所以童瞳只算是个配角，可是众人发现，即使是没有言语，弯着腰，低着头看着柜台里首饰的童瞳却非常的入戏而上镜。

一会睁大眼，一会勾唇笑着，一会偏头专注的看着某一件首饰，表情变化很多很自然，让人不由感觉苏家二小姐果真活泼，任何时候，即使没有人搭理也不会让自己寂寞。

程大胡子视线定格在童瞳身上，这个原本才些呆的蠢丫头，一入戏之后，就如同变了一个人，镜头之下，即使没有台词，她都也有那么多变幻的表情，直接抢了于娜的镜头，虽然程大胡子知道她绝对不是故意的。

“卡！”程翰不得不开口喊停，而一旁不解的童瞳一回头就对上程大胡子那凶很的眼神，立刻瑟缩了一下肩膀，自己都没有台词的，他瞪着自己干嘛！

于娜有些的心惊，接过小助理递过来的茶杯喝了一口水，她知道导演为什么喊卡，不是因为童瞳，而是因为自己，刚刚这一出戏，即使自己在开口说话，可似乎于娜能感觉片场里的人目光都不由自主的落在了童瞳身上，她的演技真的很好，表情变化很多，或是惊喜，或是犹豫，或是不解，入木三分的演活了苏玥这个角色，而让自己成了配角。

再次开拍，于娜不再是弯着腰侧抬头面对身边的东方冉了，她反而是从柜台上拿起一件首饰，站直了身体，用自己的身影挡住了身边看首饰的童瞳，错位的关系之下，让自己成为了这一出戏的主角，不再让童瞳抢了镜头。

而程翰也没才喊卡，所以这一出戏就这样过了，程天南来了很久，从开拍的时候就站在了角落，今天的童瞳穿的是白色小碎花的上衣，下面是蓝色的裙子，长发扎了起来，只在脸上打了一些粉，这样在镜头里时，脸部就会显得更加亮一些，简约的装束，清新的面容，童瞳安静的站在一旁店铺的木窗边休息，一眼看去，真的如同从明国时期走出来的大家闺秀，就这样安安静静的站在窗边，便是一出戏。

程天南发现自己真的入戏了，不管何时，童瞳总给他不同的一面，如同巨大的宝藏一般，蕴藏着无尽的神秘和魅力，一步一步的引诱着他去挖掘，去发现。

“你说沐放都被抓了，怎么童瞳一点事情都没才？”剧组角落里，一个新人小声的嘀咕着，可是声音虽然小，可是剧组很安静，这话大家依旧都听见了。

“娜姐，你怎么看？”宋天昊身为目前最火的男艺人，当之无愧的影帝，虽然也是在休息，却和于娜不由自主的站到了一起，毕竟在身价上，他们是不相上下。

“至少周青青那件事绝对不是沐哥所为。”于娜远远的看向站在木制雕花窗户边的童瞳，原本于娜以为童瞳和所有沐放的朋去一样，都是明哲保身，可是昨天的童瞳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她竟然公然和媒体叫板，站在了沐放那一边，丝毫不担心自己被连累，被泼到一身脏水，毕竟和沐放最有可能有暧昧的人就是童瞳。

可是于娜看得多，见识的多了，自然也清楚，如今没有一家媒体敢对童瞳下手，这说明，她背后有比沐放更强大的背景和靠山，也对，上海的亚洲外围赛，那牵扯到的可都是国际纠纷，可是童瞳却高调谢幕，不但得了以第一名，甚至

还赢得了所有大众的好评，童瞳背后的人只怕根本就是一座越不动的大山，否则周青青身为飞天娱乐的艺人，怎么可能就此被永远的踢出演艺圈了。

“看来我不用好奇了。”宋天昊刚谁备说什么，忽然意味深长的笑了起来，目光看向视线里向着童瞳走过去的身影，身为飞天娱乐的天王巨星，程天南这个幕后老板，宋天昊丝毫不陌生，如今看来，护着童瞳，将周青青踢出演艺圈的人有可能就是程总了。

“你怎么那么冲动呢，哎，你这孩子真的是一根筋到底。”程天南叹息着开口，想起做天晚上看到的报道，为了压下所有关于童瞳的负面报道，程天南着实花了不少的功夫，毕竟他再有钱，也不可能控制所有的媒体，幸好还有关家和谭家在后面，这才让媒体不敢对童瞳下手。

“你来做什么？”童瞳没好气的开口，对于厌恶的人，她绝对没有好脸色，尤其想到沐放如今还被关押在看守所里，听着程天南这样貌似关心自己的话，就感觉无比的反感，“你最好能一辈子护着沈直，否则他陷害沐哥的事情绝对不会这样罢休的！”

眉头倏地一皱，程天南眼神里快速的划过一丝厉色，可是随后又朗声笑了起来，态度从容而大度，似乎不计较童瞳如此直白的威胁，“你怎么就猜到阿直。”

“柳康的死，沈直就算是为了维护你，那这一次呢，和沐哥有什么关系？”一想到沈直，童瞳那就是更加的厌恶，语调冰冷下来，如果不是要找证据，她真怕自己一个不冷静，直接去杀了沈直这个变态的心理医生。

｜派派小说后花园彼岸殇手打，转载请注明｜www.paipai.fm

第二卷 情意缠绵 099章 恶有恶报

“因为你，小瞳。”程天南认真的开口，宠溺而眷恋的目光看着童瞳，一切都是因为她，否则自己怎么可能放任阿直对沐放下手，如果这是必须的手段，那么程天南不在乎用什么办法将童瞳逼到自己身边，即使她开始有怨恨，有怒气，可是程天南相信时间久了，自己对小瞳的感情，她会明白的，她会知道自己是真的对她好，绝对不会后悔跟着自己。

“小瞳，你不要指望关曜或者谭副市长，他们只会牺牲沐放的，这两大家族绝对不会为了一个不相干的人和我撕破脸的，所以没有了家族的支持，在铁证如山面前，沐放只要被判刑去坐牢。”程天南狂傲的开口，语调满是坚定，丝毫不认为自己这样为了个人的目的，去陷害一个无辜的人有多么的卑劣。

其实对程天南而言，过程不重要，结果才是最重要的，他要童瞳，所以不怕和谭家和关家谈判，不惜一切的代价，只要她，求不得，就如同有一只虫子在心头撕咬，日夜难受着，让程天南不惜纵然沈直，铤而走险。

“关曜答应我了，一定会让沐哥平安出来的。”其实这话是谭骥炎说的，是他的承诺，可是童瞳此刻只能还打着关曜的名誉，熠熠的目光里有着对谭骥炎满满的相信，即使真要到了以权谋私，徇私枉法的时候，童瞳也会让沐放安全的出来。

程天南笑了，目光复杂而带着一丝同情的看着童瞳，或许说该是一丝的疼惜，她虽然聪明，可是还是太嫩了，太单纯了，关曜或许是答应了，可是关家呢？不过这样纯净的孩子，程天南却是越看越喜欢。

“今天晚上八点。”程天南忽然倾过身，一手按在窗棱上，将童瞳固定在窗户和自己的双臂之间，姿势暧昧，在童瞳耳边继续的开口，“不要让任何人知道，一品阁茶楼，落梅包厢，你会明白我不会骗你的，小瞳，记得不要让其他人知道，你有这个能力甩开暗中保护你的保镖。”

不等童瞳推开，程天南自己已经直起了身体，西装革履，朗声一笑，然后潇洒的离开，他会让小瞳亲耳听到关曜的话，让她对关曜失望，真正能救沐放的人只有自己，而条件就是她跟着自己。

剧组的人不知道什么时候童瞳竟然还和程天南如此的熟悉，不由的想到周青青，忽然大家明白了什么，可是这个童瞳到底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像是沐放那个妖孽一般的总监，如今沐放垮台了，却又是程天南这个富豪商人，他们到底看中了童瞳什么？

接下来的片子继续拍着，所有人看着童瞳的目光都有些的鄙夷，有些的不屑，可是心头却又有着羡慕，比起沐放这个总监，程天南才是真正的靠山，难怪没有人敢编排童瞳的不是，昨天她那样挑衅媒体，却也没有一条负面的的报道，原来是因为靠到了飞天娱乐幕后的大老板。

休息片刻之后，剧组继续拍戏。

“什么？”一直安静看着童瞳拍戏的辛将猛然的提高了音调，对上所有人都看过来的目光，而程大胡子则是怒吼了一声卡，火大的将视线看向辛疆，他可是老经纪人了，难道不知道在片场接电话要出去吗？声音这么大，打扰了众人，白白浪费了交卷。

“抱歉，程导，我要回蓝海豚一趟。”挂了手机，辛疆歉意的看着程翰，是自己失态了，可是这件事，自己必须回蓝海豚。

“怎么回事？”童瞳疑惑的看着辛疆，虽然他带自己没有几天，可是童瞳明白辛疆是一个极其内敛而自制的人，刚刚那一通电话和蓝海豚有关，让童瞳不由自主的想到了沐放。

“小瞳，你继续拍戏，我过去处理一点事情。”辛疆对着童瞳开口，没有想到蓝海豚竟然真狠，沐总监为蓝海豚劳心劳力了这么多年，可是如今出了事，蓝海豚竟然直接将沐哥开除不说，这一次负责对外新闻发布会的人竟然是钱利，由他主持，辛疆知道肯定会对沐放再次产生负面的影响。

“说！”辛疆越是如此回避，童瞳越是肯定了自己的推测，虽然还是平静的一张脸，可是那清澈的眼神，却直指人

心，让辛疆一愣，竟然不敢正视。

“蓝海豚关于沐总监的事情要开一个新闻发布会。”发布会是下午一点半准时开，从影视城到蓝海豚差不多要半个小时的车程，所以辛疆必须要赶回去。

虽然他能做的很少，可是至少要去努力，不让那些人在这个时候继续中伤那个妖孽一般的男人，而且辛疆也知道瞒着童瞳是没有意义的，发布会一召开，童瞳就会收到消息。

“我和你一起去。”童瞳这会也顾不得在拍戏了，可是貌似想到什么，不由看了一眼程翰，虽然这样中途离场不好，可是在童瞳眼中，沐放的事情比拍戏更重要。

“妈的，你就不能敬业一点！滚吧，反正留住了人，留不住心！”程大胡子依旧是火大的吼着，那一双瞪大的眼睛似乎要将童瞳给生吞活剥了，可是却依旧大方的摆手让她离开，“换下一出戏，这一出戏压着。”

因为时间有些的赶，所以童瞳也顾不得卸妆了，直接脱了戏服，拿了衣服就向着车子跑了过去，辛疆这会自觉的坐到了副驾驶的位置上，比起开车，自己绝对比不上童瞳，她百分百的又快又稳。

白色的沃尔沃一路向着蓝海豚的方向狂飙了过去，车速再次飙升到限速的250码，如果谭骥炎在，这会估计一定气的脸色铁青，可是十二点四十正是下班的高峰期，一旦进入市区之后，就真的堵起来了。

蓝海豚，一如娱乐公司成立时一样，大理石的招牌在大气磅礴的显示出娱乐圈的龙头地位，而此刻，蓝海豚外的停车场上已经停满了不少车子，而二楼的会议室，工作人员正在快速的准备着，一点半记者招待会就要开始了

会议室里已经坐满了黑压压一片的记者，沐放的事情出来之后，虽然媒体的报道是铺天盖地的，可是蓝海豚一直没有做出正面的回应，毕竟沐放这些年给蓝海豚立了不少汗马功劳，而且蓝海豚之所以能一跃成为娱乐圈的大佬，这其中沐放的作用是不可磨灭的，所以媒体一直都在翘首以待着，推测蓝海豚到底会出面保沐放，还是趁机将沐放踢出蓝海豚。

今天最得意的人就是钱利，对着镜子整理了一下脖子上的领带，黑色的西装笔挺着衬托着他终于挺直腰杆的身体，眼神里的得意是怎么都压抑不住，沐放也有今天！钱利真的高兴，一直都是点头哈腰，卑微的做人，这一刻，他终于可以嘲笑沐放了，这就是娱乐圈，真正能笑到最后的人才是胜利者，如同自己。

整理好了仪容，确定没有任何不妥之后，钱利向着会议室走了过去，昂着头，面带着微笑，而会议室的记者们一看到钱利过来了，立刻都沸腾起来。

“各位记者朋友们，非常感谢大家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参加这一次的新闻发布会。”清了一下嗓子，钱利笑着开口，对着话筒继续道，“今天我代表蓝海豚娱乐公司董事会宣布，沐放正式被蓝海豚娱乐公司开除，从此之后，他的任何言行都和蓝海豚无关。”

果真没有保人，而是趁机一脚将沐放给踢出去了！现场的记者们听到这个结果之后，有一瞬间，是为沐放感觉到不值得，蓝海豚太狠了，就这样将一个大功臣给踢走了，尤其是在沐放最需要帮忙的时候。

“钱哥，蓝海豚这样的决策是不是太不近人情了？毕竟蓝海豚是在沐放手里一手发展起来的，当年蓝海豚只是一家小小的娱乐公司，如今，鸟尽弓藏，兔死狗烹吗？”一个记者快速的提问着，而四周的摄像师也都将镜头对准了钱利。

“蓝海豚之所以会做出这样的决定，是有理由的，沐放任职蓝海豚总监这段期间，凭借着自己的老资格，任性妄为，不顾董事会的决定，一意孤行，已经失去了一个总监该有的本份”钱利得意的笑着，恨不能让沐放就在现场，好将那个总是冷眼瞅着自己的男人狠狠的踩在脚下，看着他脸上的笑容破灭，看着他向自己哀求讨饶。

“听说吴敏茹这个新人被沐放给打压了，不知道有没有这件事？”又一个记者爆出了一点蓝海豚的内幕询问着钱利。

“是，这件事并不是捕风捉影，俗话说无风不起浪，吴敏茹是非常出色的艺人，非常的努力，科班出生，有着扎实的功底，可是沐放却因为个人原因，却处处打压，这也是沐放被开除的一个原因。”一提到吴敏茹，钱利恨不能将所有的赞美的词都用在她的身上，言语之中，满是得意和骄傲。

“这个个人原因？是因为沐总监想要潜规则吴敏茹吗？”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自古在中国，只要牵扯到男女关系，不管是什么身份的人，小到普通的夫妻，达到一些领导干部，男女关系永远都是中国民众们百谈不厌的兴趣话题。

“是，沐放的人品已经不够资格担任蓝海豚的总监！一个打压新人，想要潜规则艺人的总监，蓝海豚绝对不会姑息养奸！”钱利冷笑着，不管是不是，反正沐放如今已经被警察给抓走了，已经被蓝海豚给开除了，他永远都翻不了身了！

砰的一声，就在钱利得意的目光，会议室的门再次被推开，而钱利一惊，所有的记者也都快速的回头，一看到是童瞳，刹那，记者们比见到沐放本人都来了兴致，刷刷的将镜头对准了童瞳，疯狂的按着快门，有的记者已经直接从椅子上起身，向着童瞳挤了过来。

一步一步，童瞳身上带着一股强大的气场，如同走在红地毯上的女王巨星一般向着主席台上的钱利走了过去，因为堵车，所以童瞳还是迟到了，她不知道钱利之前说了什么，可是钱利最后的话童瞳却是听的清楚。

钱利下意识的坐直了身体，放在腿上的手莫名的有些发抖，在童瞳这样清澈如水的目光里，钱利忽然感觉到一种心惊胆颤的害怕，他一直是有些惧怕沐放的，那个妖孽一样的男人，桃花眼异常的犀利，似乎能将人给看穿一般。

如今沐放垮台了，被警察给抓走了，钱利是如此的雀跃，因为他能想到童瞳即将的下场，可是此刻，看着一步一步向着自己走过来的童瞳，钱利笑容僵硬在脸上，一股寒意从脚底蔓延到了全身，那种害怕是从人类对强者本能的惧怕和敬畏。

“我怎么不知道沐哥要潜规则吴敏茹？”站定在了主席台前，隔着桌子，童瞳目光冷冷的看着落井下石，污蔑沐放的钱利，总是平静的小脸上陡然之间生出骇人的气势，眼神冰寒，宛若利剑，樱红的最近抿成了一条线，周身肃杀的死亡

气息毫不遮掩。

在童瞳眼里，此刻的钱利就是她任务里要狙杀的目标一般，所以，童瞳的眼神冰冷的没有一点的温度，那是一种看死人的眼神，而她便是从地狱来的撒旦，阴狠无情，出手之间取人性命。

钱利突然感觉四周的空气都被抽走了，那些噪杂的声音，镁光灯的光芒都消失了，心脏已经停止了跳动，惊恐的煞白了一张脸，那已经不是一点一点的惊恐，如果不是坐在椅子上，钱利只怕早已经哆嗦的如同烂泥一般跌坐在地上。

可是瞬间，童瞳笑了，一扫刚刚那股死神一般的嗜血表情，她转过身，面对身后的记者，“沐哥说过他绝对不会找一个比他丑的女人当女朋友，所以钱先生你真的想太多了，还是说钱先生你有被害妄想症，总感觉沐哥是你的竞争对手，自己却又赢不了沐哥，所以才会产生这样错误的认识！”

这一下从男女关系，娱乐圈的潜规则变成了三角恋了！在场的记者都来了兴趣，尤其是此刻童瞳转过身了，记者们立刻眼尖的发现钱利那惶恐的眼神，似乎如同自己隐藏的丑陋秘密被大众知道了，所以惊恐，所以害怕，所以心虚了。

一刹那，镁光灯再次热烈的闪亮着，而也有记者向着童瞳发问，“童小姐，你对蓝海豚这一次的决定有什么看法？”

“沐哥离开这样忘恩负义的公司也好。”童瞳这一次对记者宽容了很多，至少没有用那样失望的眼神看着众人，让记者们一面采访着童瞳，一面却有着莫名的心里愧疚和自责。

“可是童小姐，你自己还是蓝海豚的艺人，你这样说，不担心被打击和报复吗？”有一个记者趁机发问着，只希望矛盾越激烈越好，这样才有报道的亮点。

“如果被雪藏的话，我就当不用出去工作了，反正也不吃亏。”童瞳忽然羞涩的笑了起来，感觉被雪藏了倒是有点对不起蓝海豚，毕竟她是签约艺人了，却不出去工作就如同被养的米虫一般。

记者们都笑了起来，他们采访过那么多的艺人，谁不担心自己被公司给雪藏了，那就等于毁掉了自己的演艺圈之路，可是却只有眼前的童瞳竟然将被雪藏当成天上掉下来的好事一般，

“童瞳，你在胡说八道什么？你这个时候不应该是拍戏吗？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沐放就是这样教导你的，让你这样的不敬业！”主席台上，终于找回了力量的钱利，在将这一番话在脑子里酝酿了三遍之后，终于对着童瞳毫不客气的吼了出来，甚至恶毒的点明她从片场回到蓝海豚就是不敬业，是任性妄为！

“沐哥是我的朋友，拍戏是我的工作，工作没有了可以再找，可是我绝对不会让任何人污蔑我的朋友！”童瞳回过头因为钱利过大的声音感觉耳朵有一点痛，不满的皱了一下眉头。

而刚刚还在蓝海豚开董事会的董事们还没有离开，此刻知道童瞳来了会议室，立刻有两个人快速的过来了，一看钱利正对着童瞳吼着，立刻沉着脸走了过来。

“钱利，公司让你召开记者会，不会让你在这里泼妇骂街！”董事毫不客气的训斥着钱利，不是他们偏爱童瞳，而是他们得罪不起童瞳，蓝海豚虽然是娱乐圈的龙头老大，可是和程氏一比，根本算不了什么，和关家和谭家一比，董事们只明白一句话，钱重要，也要有命去花，得罪了童瞳，看看柳家的下场就知道了。

钱利被董事当面给骂的愣住了，脸上一阵扭曲的青白，而一旁董事笑笑的面对着记者，看了一眼童瞳，“各位，刚刚我才收到消息，关于沐总监的事情，董事会并没有要开除他，刚刚钱利和各位所说的话根本就是无中生有，是钱利对沐总监有私人偏见，钱利纠缠吴敏茹已经很久了，我现在就将钱利开除免职！”

峰回路转着，今天的新闻发布会可谓是高潮迭起，蓝海豚竟然没有要开除沐放，而是钱利因为报复而私下决定，这还真他妈的戏剧化啊！

“你们胡说！”钱利根本没有想到之前自己还是春风得意，转眼之间就成了骗子被踢出了蓝海豚，巨大的反差之下，钱利只感觉脑子里嗡嗡的响着，根本就没有反应过来。

“这件事吴敏茹已经和董事会说明了，你在任职吴敏茹经纪人期间，竟然对她动手动脚，言语威胁，这样人品的经纪人蓝海豚是坚决不会要的。”董事冷声的开口，嫌恶的看着钱利，如同看垃圾一般。

而此刻，如同是为了验证董事这一番话的真实性，吴敏茹出现了，白色的毛线衣，粉色外套，披着黑色的直发，清纯可爱的走进了会议室。

一看到吴敏茹，钱利忽然如同看到了希望，灰白一片的脸上满是喜悦的光芒，敏茹来了，她一定可以证明自己的清白！

可是对上钱利的目光，吴敏茹如同受惊的小白兔一样，惊吓的一愣，下意识的向着童瞳身边靠了过来，低声的开口，“钱哥，对不起，可是我真的不能答应你交往的要求，你强迫威胁我的事情，我已经告诉董事会了，我是一个艺人，只想好好演戏，即使没有机会，我也会自己努力，不会出卖自己的身体的。”

全场哗然，记者们疯狂的拍着照片，而钱利已经呆住了，脸上血色尽失，他不敢相信，这话是吴敏茹说的，更不敢相信这是自己一直放在心尖上呵护的人儿，竟然当着这么多人的面，竟然对自己这样的狠毒，竟然这样的颠倒是非。

“保安，过来，将钱利给带走。”董事很满意吴敏茹的话，冷声的开口，而门口的保安立刻快速的进来，将已经呆傻的失了魂的钱利直接给架了起来，半拖着拉出了会议室。

而董事此刻才亲自主持这一次的新闻发布会，当然立场就公正多了，对于沐放到底有没有撞伤窦树飞导致他最后脑出血死亡，这是警方的事情，但是沐放任职蓝海豚期间，却是非常敬业的，将沐放那个妖孽直接夸成了一朵花。

而此刻，休息室，童瞳呆呆的看着吴敏茹，想着被拖出会议室的钱利，再看着眼前的吴敏茹，忽然开口，“你真无耻。”

脸上表情阴沉一变，可是瞬间，吴敏茹低下头，一副无比委屈的模样，泪水一滴一滴的滚落下来，哽咽着嗓音开

口，“我不想的，可是董事会逼我，他们说如果我不答应这样做，他们会让我去陪客户吃饭，陪客户上＝床，如果我解约，就要赔偿五百万的违约费！”

“童瞳，我不是你，我没有背景，没有靠山，你说我能怎么办？而且他们说，如果我答应了，他们也不会难为钱哥，只将他赶出蓝海豚而已，钱哥还可以去换一份工作，可是如果我不答应，他们会让钱哥在北京混不下去的！”梨花带雨的一张脸，吴敏茹已经泣不成声了，红着眼眶，一副无助的模样，满眼满心的愧疚和自责，可是胳膊拧不过大腿，所以她只能妥协，只能这样违背自己的人格做出这样的事情来。

看着声泪俱下的吴敏茹，她哭的很，都抽噎了，身体一抖一抖的，配上她漂亮的脸，估计铁石人都会动心，童瞳依旧呆呆着小脸，然后开口，“你现在就是无耻到极点！”

然后童瞳直接打开门走了出去，她怕自己再听下去都要恶心到自己，吴敏茹演的真狠像，就像是一个受虐的弱女子，在强权的恶势力之下低头，可是童瞳是什么人，她是从基地训练出来的，国安部特别行动组的成员，她对人的语言语速，眼神，肢体动作非常的了解。

在美国csi有一种特殊的职业面部刑侦专家，他们就是通过人的面部表情，判断对方是否在说谎，甚至比测谎仪更加的精准，而童瞳也是经过这方面的相关训练，只是很多时候，她并不会特意去注意人的面部表情，不想窥探人的隐私，可是如果她愿意，绝对可以判断出对方是不是在说谎。

门口，辛疆直接将屋子里童瞳对吴敏茹那两句话都听的真切，这会看着童瞳，那一张冰冷的脸却柔软了不少，确实喜欢这个艺人了，辛疆原本以为童瞳单纯，并不是真的深藏不漏，她只不过是少根筋，思维有时候会短路，和正常人不太一样，可是刚刚她竟然能察觉到吴敏茹这个艺人在说谎，这让辛疆还真是意外不少。

离开蓝海豚，辛疆还是开车尽职的将童瞳送回怡然园，而就在这是，副驾驶位置上的童瞳忽然的开口，看向辛疆，一本正经的表情，让辛疆都忍不住的坐直了身体，以为童瞳要说什么重要的话。

“我现在终于明白为什么沐哥以前说演艺圈很黑，很多人都是人前一套，人后一套，他们的话只能信三分。”童瞳煞有介事的点了点头，原本她还是不在意的，今天看到吴敏茹诋毁钱利，然后又和自己悲伤大哭着装委屈，童瞳才知道，原来还真的有这样的人，钱利对童瞳不好，童瞳自己都知道，可是钱利对吴敏茹真的没话说的。

正常行驶的汽车突然在马路上扭曲的行驶起来，辛疆快速的将方向盘掌正，然后一脸见鬼一般的看向身边的童瞳，她到现在才知道这一点吗？还是从吴敏茹身上的得出的结论，所以，辛疆不得不确定童瞳是真的呆！天然呆！偶然聪明那一下下，那绝对是脑子抽了，正常人脑子一抽，肯定要干蠢事，可是对童瞳而言，她脑子一抽，估计就会聪明那么一回。

分隔线

休息室里看着童瞳离开了，吴敏茹哪里还有刚刚的委屈痛苦，狠狠的擦起手擦去了脸上的泪水，眼神阴毒的扭曲着，原本还以为童瞳很好骗，现在吴敏茹算是知道了，童瞳根本就是一个人精！早晚有一天，自己会爬到女王巨星的位置，将童瞳踩在脚下！让她舔．着自己的脚趾头！

还有钱利！吴敏茹看似清纯的脸上表情快速的变化着，满眼的算计，蓝海豚能牺牲一个钱利，也能牺牲自己，所以自己不能让钱利对自己泼脏水，自己如今还是一个新人，绝对不能有这样负面影响！

吴敏如快速的拎起自己的包包离开了蓝海豚直接开车向着钱利的公寓开了过去，钱利只是一个小小的经纪人，不算差，但是也不算火，所以今天他即使戏剧化的被蓝海豚给赶出去了，也不会有记者去采访他，因为小人物太没有价值了，再说记者们今天已经有了足够的料子回去当新闻了。

浑浑噩噩的在街上游荡着，天塌了也不过如此，钱利头痛的一抽一抽的，脑海里一遍一遍的回想着吴敏茹那一番指控，脸煞白成一片，不敢相信，不敢相信，可是却又是亲耳听见，让他想要自欺欺人都不可能。

天黑了，乌云密集之后，竟然打起了雷，片刻之后，哗啦啦的大雨倾盆的落下，钱利浑身湿透了，他其实该明白的，这就是演艺圈，风云变幻，看看沐放，看看自己就知道，可是他又不愿意去相信，那个自己放在心里偷偷喜欢的女孩，那么的清纯，那么的美好，那么的努力，敏茹怎么可能这样对待自己呢？

就这样，等钱利回到公寓门口时，忽然发现门边地上坐着一个身影，带着鸭嘴帽，遮挡住了脸，可是那声音，钱利比任何人都熟悉，午夜梦回，多少次，他都是这样想着她，可是此刻，钱利停下了脚步，心头五味杂陈着。

“钱哥，你回来了？你怎么淋成这样，快进去换衣服，不要生病了。”吴敏茹迅速的开口，声音沙哑着，泪水已经在同时滚落下来，双手快速的扶住了钱利的胳膊。

这又是怎么回事？如今自己已经落魄成这样了？她又来做什么？钱利呆呆的看着哭的泪花带雨的吴敏茹，心头依旧有着不舍和疼惜，却已经不敢相信什么，哆嗦着手，终于掏出钥匙打开了门。

而进了屋子，似乎终于没有什么顾忌的了，吴敏茹痛苦的大哭起来，灯光之下，一双眼睛早已经红透，看起来异常的凄惨，却已经不知道哭了多久，声音沙哑的厉害。

钱利纵然再痛苦，可是眼前是他爱的女孩，这样哭着，钱利终于舍不得，忽然，脑海里一道亮光闪过，钱利突然明白了过来，猛然的抬起头，混沌的目光里此刻又充满了希望，“敏茹，是不是他们逼你的？”

哇的一声，吴敏茹似乎终于找到了发泄的途径，一把扑向了钱利的怀抱里，哭的浑身都颤抖起来，双手紧紧地抱着浑身湿透的钱利，丰满的胸口紧紧的抵上了他的胸膛。

如果说刚刚还只是猜测，可是现在钱利却已经肯定了，那之前的痛苦和绝望消失的无影无踪，双手快速的抱住扑在自己怀抱里痛苦不已的心爱女孩，沙哑着声音安抚着，“不要哭了，敏茹，我知道你不会这样对待我的，是那些董事会的

人太狠，翻脸无情！”

“钱哥，我真的不愿意，我怎么能这样对你，你对我这么好。”埋首在钱利的怀抱里，吴敏茹嫌恶的扯了一下嘴角，继续的哭诉着，“可是他们威胁我，说如果我不答应，要雪藏我，让我去客户喝酒吃饭上＝床，如果我答应，他们就像是对待周青青一样，将我丢去酒店当三陪小姐，如果我敢逃走，就告我违约，让我赔钱，他们还说我不答应的话，就让钱哥你永远的在娱乐圈混不下去，我没有办法，钱哥，说那些话的时候，我宁愿杀了我自己，可是我自己死了没有关系，我不能害了钱哥你，他们答应我了，只要我这样说了，钱哥你虽然离开了蓝海豚，可是却不会再难为钱哥你。”

同样的说辞，一模一样的话，一模一样委屈却又悔恨自责的表情，在童瞳看来只是一个拙劣的演戏，可是在在钱利看来，却是掏心窝子的温暖话，让钱利再次满心的动容，甚至还有一些的自责，自己竟然不相信敏茹，还想着她怎么恶毒，怎么这么狠，自己真他妈的该死，明明知道敏茹是这样善良的女孩子，明明知道她肯能是被逼迫的，受了这么大的委屈。

终于在钱利的安抚之下，吴敏茹停止了哭泣，可是还是红着一双眼，喝着水，不时的抽噎一下，然后看向钱利，“钱哥，我们要怎么办？董事会为什么这么做？他们不是说好了要开除沐总监的吗？为什么在童瞳来了之后，就出尔反尔？”

其实不需要吴敏茹特意的暗示提到童瞳的名字，换掉了一身湿透的衣服，钱利坐在沙发上，此刻也开始思考着这一件事，董事会明明决定让自己主持记者发布会，宣布开除沐放的消息，童瞳来了却突然变卦，那么最重要的原因肯定就是童瞳。

“敏茹，娱乐圈太黑了，很多事你太单纯了，不明白，童瞳背后可不是有沐放，还有程天南，周青青之所以被调到了娱乐城，肯定是程天南下的命令，沐放这件事，一定是童瞳对董事会施压了，蓝海豚再了不起，可是和程氏还是不能比的，董事会所以才会牺牲了。”

钱利阴狠的开口，眼神愈加的恶毒而愤怒，所有的事情都想通了，童瞳和沐放之间说不定就有什么肮脏的关系，如今童瞳要维护沐放，蓝海豚忌惮程天南的势力，所以才会临时对敏茹施压逼迫，让敏茹说出那些话，又将自己踢出了蓝海豚，这一切都是因为童瞳！

“沐哥，你不在蓝海豚，我怎么办？童瞳她？”说到这里，吴敏茹还瑟缩了一下身体，满眼的惊恐和不安，似乎童瞳就是洪水猛兽一般，随时会将自己给生吞活剥了。

“敏茹，你要怕，童瞳我早晚会收拾她，目前你在蓝海豚肯定会有新的经纪人带你，你这么聪明，这么优秀，这么努力，是金子肯定会发光的，所以你不要和童瞳正面冲突，余下的事情我来处理。”充分表现着大男人的担当心理，钱利还安抚的拍了拍吴敏茹的肩膀，就算豁出去这条命了，自己也不会让童瞳欺负到敏茹身上。

不枉费自己用了眼药水，看着效果已经达到，钱利对自己没有了任何怨恨，而是将这一切都怪责到了童瞳身上，吴敏茹终于安心了，看了一眼时间，决定告辞了，刚刚还抱了这个没权没势的男人，恶心死了，一会要回去好好用自己从法国买回来的精油和沐浴露好好的消消毒，被他的霉运传染了就不好了。

钱利是演艺圈里的人，也知道现在是敏感时期，吴敏茹在自己这里如同被记者拍到对她的影响非常不好，所以虽然舍不得心头的女神离开，却也没有阻拦，只是叮嘱她要小心一点，不要被记者拍到什么，不要和童瞳起冲突，不要吃亏被人欺负了。

“钱哥，那我走了。”恋恋不舍着，吴敏茹站在门口，看着送自己的钱利，犹豫了一下，看看四周并没有其他人之后，快速的跑了过来，踮起了脚，迅速的在钱利的脸上吻了一下，然后羞涩的快逢的跑开了。

呆呆的站在原地，钱利许久之后才回过神来，抚摸着被吴敏茹亲过的脸颊，幸福无比的笑了起来，也只有敏茹这么单纯而美好的女孩，才会在自己落魄的时候还和自己这么亲近，敏茹其实也是喜欢自己的吧。

可是钱利没有被爱情冲昏头脑，他关上门之后开似乎思虑，如何应付目前的一切，当然吴敏茹的演艺事业最重要，所以钱利决定明天接受一家小杂志的采访，然后斥责吴敏茹，这样的小杂志看的人不多，可是有了这样的报道，日后，即使童瞳真对自己动手，却也不会连累和自己已经成为“敌人”的敏茹，这是目前他唯一能保护敏茹的办法了。

因为突然下了雨，所以气温降了不少，显得冷了一些，风声和雨声，却也成了暗夜最好的掩护，童瞳一直坐在客厅里，想着今天新闻发布会上的一幕。

她以前的世界很简单，并不是没有罪恶，反而是充满了血腥和死亡，可是她执行的任务都是国家一级机密，即使谭骥炎如今的身份都没有级别知晓，那些人都是大奸大恶之徒，所以童瞳的世界里充斥的也都是黑白分明的正义和罪恶。

而今天，在蓝海豚的新闻发布会上，童瞳回想着钱利那落井下石的恶毒表情，然后蓝海豚董事的翻脸无情，吴敏茹无谓无比的话，忽然感觉，原来普通人的世界虽然没有生死存亡的危险，却是同样的复杂，人心真的是最难掌控的东西。

童瞳杀过的人，是真正的罪犯，很多都是暴徒，是恐怖分子，一生都是以制造恐怖活动为己任，而这样的坏人，却也是简单而干脆的，而今天却让童瞳知道，原来很多时候，人心是那么的反覆无常，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出卖自己的朋友，可以污蔑一个好人，可以颠倒是非。

当墙壁上的闹钟敲响的时候，童瞳这才察觉和程天南约定的时间已经到了，一品阁茶楼，落梅包厢，程天南到底要让自己去听什么？他凭什么说关曜会放弃沐哥！

童瞳是不相信的，对于信任的人，如同沐放，如同关曜，如同谭三哥，如同谭骥炎，她是百分百的信任，绝对不会有丝毫的怀疑，而且关曜知道沐哥是被诬陷的，关曜一定会找出突破口，还沐哥的清白，而程天南的话，童瞳是不想过去的，可是她又担心程天南会对关曜做出什么事来，毕竟有沈直那个变态的心理医生，童瞳有些不放心关曜。

这样的不放心，其实和关曜的身手无关，只是本能的一种担心，所以童瞳换了一身黑色的皮衣，将头发盘了起来，悄然无息的离开了公寓，要避开暗中保护自己的人并不太难，对方虽然也是特种兵出生，可是因为下雨，因为童瞳目前普通人的身份，所以戒备自然而然的就放松了，而童瞳原本就是个中高手，就算对方打起十二分精神来防备，也不可能察觉到童瞳已经悄然无息的在大雨的夜晚离开了怡然园，打了出租车去和程天南约好的一品阁茶楼。

一品阁茶楼。

落梅包厢。

茶楼和酒吧是完全不同的消费场所，酒吧要的是气氛，要的是热闹，人越多越好，越嗨越好，所以音乐都是重金属的质感，吵的人耳朵都会痛。

可是此刻包厢却是淡淡的茶香飘溢着，古色古香的装饰，暖色调的灯光，梨花木的桌子上，茶具一应俱全，没有让茶博士过来，所以是谭骥炎在泡茶，温壶，烫杯，装茶，高冲，盖沫，淋顶……动作流畅而优雅，虽然是冷沉着峻脸，可是那份雅致是如何都遮掩不了的。

在这一点上，程天南就被完全给比下去了，他也来茶楼，也会和一些昂贵的价值千金的极品好茶，可是却只是附庸风雅，虽然能分辨出一些茶叶的品次，可是如同谭骥炎这样连茶道都精通，那是绝对不可能的，现代人，除非一些书香世家，真正的名门贵族，谁还会这些真正能体验人涵养的东西。

“程总，开门见山，沐放这个案子是怎么回事，大家心知肚明。”接过谭骥炎递过来的茶杯，关曜依旧是温和的一面，淡笑着，声音悦耳，没有一点的压迫和气势，如同此刻会面的是真正的朋友一般。

程天南知道关曜和谭骥炎是挚交好友，比起和谭家兄弟，谭骥炎和关曜更像是一起长大的两兄弟，关系非常铁，否则关曜如果喜欢刑侦，去江浙去上海，在关家的地盘上，他依旧能搞刑侦，依旧是鱼如得水，可是关曜留在了北京，甚至和关家闹的不愉快，说到底根本就是为了留在北京帮谭骥炎。

而今天，关曜和谭骥炎一起过来的，程天南丝毫不奇怪，朗声一笑，“关处这话说的有点玄乎，沐放的案子应该是铁证如山，否则刑侦处也会将人给抓走。”

谭骥炎分杯之后，就一直沉默的坐在一旁，一手端着茶杯，并没有和，冷沉峻寒的面容，凤眸瞄了一眼程天南，眼神冷厉了几分，就是他一直在追求小瞳，甚至在上海的时候强吻了她，一想到此，谭骥炎周身那威严冷骇的气势倏地迸发而出，原本就刀削似的脸部线条更加的紧绷。

“程总，说吧，你要怎么样才放过沐放，柳康那个案子是沈直做的，程总你不会这样直接派人动手，程总你更喜欢是借刀杀人，即使日后也绝对不会惹的一身腥。”推了推鼻梁上的眼睛，关曜脸上总是保持着儒雅的笑，可是透过镜片的眼神却如同一个搞刑侦多年的优秀警察，锐利如同猎豹，“可是程总，程氏产业很大，听说程总最近对原油运输有了兴趣，这一折腾，一反一复可是高额利润，被人盯上了就不好了。”

程天南表情冷了几分，虽然也是面带笑容，可是眼神却带着被挑衅之后的霸道和不悦，“关处，你还没有和关老爷子联系过，程某不才，昨天才和关老爷子通过电话。”

关老爷子关壬鸣总是笑容迎人，和谭老爷子那一阵森寒威严的面容完全不同，关壬鸣对童瞳说不上喜欢或者不喜欢，因为从始至终，关壬鸣就不会让童瞳进入关家的大门，所以她是好是坏，关壬鸣是半点不会在意的。

沐放这件事沈直做的非常漂亮，人证物证俱全，时间上，出发点上都没有破绽，而且最重要的是不是直接谋杀，只是一个过失致人死亡的罪名，可大可小，在程天南在幕后操控之下，自然成了一件压不下来的大案、

关壬鸣不想直接逼迫关曜和童瞳分手，可是一个艺人，说起来就似乎低贱的戏子，在关壬鸣看来童瞳心机深沉倒无所谓，可是关键是她是个孤儿，没有身份没有背影，就这一点而言，关壬鸣绝对不会让她嫁给关曜，关曜是关家的长子嫡孙，日后关家的势力自然不能让旁系给夺了去，所以关曜必须娶一个门当户对的女人为妻。

｜派派小说后花园lyg021手打，转载请注明｜www.paipai.fm

第二卷 情意缠绵 100章 家族压迫

当得知程天南对童瞳有兴趣，自然合了关家老爷子关壬鸣的心思，不用动用一兵一卒，不用和关曜直接撕破脸，就可以将童瞳从关曜身边逼走，关壬鸣的算盘是这样的，用沐放这个案子让童瞳来选择，她如果不离开关曜，那么沐放至少会被判上五年以上的刑期，这样，童瞳因为沐放的事情和关曜之间肯定会隔阂，所以日后肯定是走不到一起的。

而童瞳如果选择了沐放而离开了关曜，这样一来的话，就让关壬鸣更加的身心了，当然，对于童瞳，关壬鸣知道还是有些的亏欠，所以之前才会有了上海那一幕，只要她离开关曜之后，不管童瞳有什么事，关家也会护着她的。

此刻坐在茶楼的包厢里，程天南正暗自得意着，任何一个男人，能压制一个比自己身份高一些的男人，都是骄傲而自满的，程天南看着关曜脸色不对劲，自然是高兴的，可是却感觉到一股冰冷的视线迫人的扫了过来，下意识的坐直了身体，对上谭骥炎阴霾的凤眸。

“这么说，只要我们不答应程总的要求，那么沐放就要坐牢了。”谭骥炎的声音很低沉，带着磁性，语速不快，一字一字的开口，冷冷的挑着黑眸看着程天南，“程氏产业不少，违法乱纪的也不少，各个击破，倒是不错的选择。”

程天南脸色陡然一变，谭骥炎这是什么意思？要和程氏撕破脸吗？程天南有些的愤怒，这些依仗着家族势力的男人，如果不是有了谭家和关家在军区的背景，他们今天或许给自己提鞋都不配。

可是那只是幻想，谭骥炎这话让程天南有些心惊，虽然知道谭骥炎和关曜关系非常好，可是沐放只是一个外人，只是童瞳的朋友，如同今天是童瞳面临这样的状态，谭骥炎这样做，程天南不会疑惑，毕竟童瞳是关曜的女朋友。

可是程天南不明白审时度势的谭骥炎，竟然为了一个隔了两层关系的人不惜和自己撕破脸，这样做，根本就是两败俱伤的局面，谭骥炎怎么会如此的冲动，就为了一个沐放，宁愿杀敌一千自伤七百，就为了一个蓝海豚的总监？不可能吧，沐放和谭骥炎之间没有什么关系，就因为一个童瞳？

可是就这样放弃？程天南有着一瞬间的犹豫，可是对上谭骥炎那冰冷不见底的黑眸，幽深幽沉的，如同看不见的深渊，一不小心，就会陷入进去，从此万劫不复！

不！程天南不会放弃童瞳，就算关曜和谭骥炎真的要和自己撕破脸，还有谭家和关家的老爷子呢，他们不支持，小一辈的在自己面前还整不出什么幺蛾子来。

“既然谭副市长要查程某，程某也只能自便了，身正不怕影斜，可是沐放这个案子只怕压不下去了吧？监狱可不是什么好地方，关处长防的了一时，防不了一世，意外总是不断的。”程天南森冷的笑着，已经彻底冷了场，自然不用再用什么场面话。

程家是黑道出生，虽然如今是半漂白的状态，可是在黑道上的势力还是有的，而监狱这样的地方，除非沐放一辈子都关押在单间里，吃饭都送进来，不出去放风，否则就一定会被杀，这样的能力，程天南还是有的，关曜可以防备一时，但是一点用处都没有。

而就在此时，谭骥炎的手机响了起来，谭骥炎看了一眼号码显示，果真是爷爷的，站起身来，按下接听键向着包厢外走了去，“爷爷，这么晚，有事吗？”

“骥炎，你的事情爷爷素来不过问。”电话另一头，谭老爷子冷声的开口，态度是一贯的强硬和威严，“可是沐放这件事，多少人盯着，程天南不可怕，可是谭家还有不少的对头，没有必要为了一个外人而影响你的政绩，骥炎，你记得爷爷曾经告诉你，从政者必须步步为营，一步错，满盘皆输！”

谭骥炎沉着眼神，拿着电话并没有开口，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这个到底，沐放这个案子已经是铁板钉钉的死案，翻不了，没有了谭家势力的支持，谭骥炎如果一意孤行，那么，谭家敌对的势力肯定会趁机动手，谭骥炎目前还没有站稳脚跟，那么对谭骥炎而言，这将是一个非常大的危机，甚至可能是满盘皆输。

“骥炎，你想清楚，这一件事上我和关老头是一致的。”谭老爷子再次的开口，态度反而看起来温和了，可是却是无形的利剑，逼迫着谭骥炎和关曜必须妥协，没有了两家的势力当靠山，沐放的案子会不日开庭审理，然后就是宣判服刑。

“如果我一定要一意孤行呢？爷爷要冷眼旁观吗？”谭骥炎脑海里浮现出童瞳失望的眼眸，他不能再让那个孩子受伤，让她失望，谭骥炎声音压的很低，抓着手机的手因为用力而暴突手背上的青筋，目光冰冷到了极点，阴沉骇人的冻结着寒霜。

“是。”一个字就是谭老爷子的答案，谭家如今家大业大，而相对的也是树大招风，多少人都在暗中窥伺着，只等着将谭家拉下台来，从而重新洗牌，圈属自己的势力范围，谭老爷子不会因为谭骥炎一个人而将谭家置于风口浪尖上，尤其是这件事只是因为沐放一个外人。

“我知道了爷爷。”冷声的开口，谭骥炎挂断了电话，所有人都说谭骥炎像谭老爷子，这不是为了奉承谭老爷子，而是真的像，所以从小跟在谭老爷子身边的谭骥炎知道，谭老爷子说到做到，他们不会为了一个沐放会程氏撕破脸，不是惧怕，而是因为他们不喜欢童瞳，自然不会帮沐放，也是因为暗中还有忌惮着谭关两家势力的人蛰伏着，所以老一辈子绝对不会冒险。

心脏处一阵紧缩的痛，谭骥炎几乎可以想象得出，童瞳那失望的模样，那个孩子太过于简单，她会因为沐放的事情而愧疚一辈子，她甚至会怨恨自己，她或许有一日会成熟会世故，会做出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可是那样的人还是童瞳吗？

背水一战的结果是什么？没有两家实力的支持，沐放案子铁证如山，谭骥炎明白要依靠自己目前的势力根本就无法有所作为，而关曜就更不用提了，他只是刑侦处长，没有了关家的支持，关曜自己都能爬到处长的位置。

一步一步，沉重着步伐，谭骥炎大手落在门把柄上，冷厉的表情一点一点被完美的收敛下来，不让任何人察觉出他的情绪变化，然后推开门走了进去。

程天南悠然自得喝着茶，他不怕，真的不怕，有了关家和谭家的老一辈子的支持，谭骥炎和关曜必须妥协，他们不妥协也没有用，即使他们坚守着自己那可笑的面子和尊严，可是没有关家和谭家的庇护，眼前这两个男人就是一只小雏鹰，自己随手就可以捏死。

关曜从谭骥炎接电话出去就知道了会有什么结果，程天南之所以如此嚣张，不过是因为和关家和谭家的老一辈达成了一致协议。

“沐放的案子，法院该怎么宣判就怎么宣判，关曜，我们走。”谭骥炎冷冷的开口，冷漠的目光看着眼前大露喜色的程天南，没有一点的恨意，没有一点的不平，如同只认清了一个事实而已。

关曜起身直接点了点头，和谭骥炎一前一后走出了包厢，不管骥炎做出什么样的决定，关曜都是支持的，骥炎当自己是兄弟，而自己何尝不是。

包厢里，程天南反而收敛了笑意，谭骥炎那临走前那薄凉淡漠的眼神，让程天南心惊，隐隐的有种不好的预感，今天谭骥炎是妥协了，可是日后，只要有机会，谭骥炎一定狠狠的报复回来，让自己死无葬身之地！

屋子外大雨倾盆着，哗啦啦的声音从窗户里传了出来，这个包厢后面还有一个回廊，可以欣赏院子里的风景，冬天是梅花，夏天的时候，那碧绿的池塘里翠绿的荷叶，非常的漂亮。

程天南虽然有些的心惊不安，可是落棋不悔的到底他还是懂的，既然和谭骥炎已经撕破脸了，就没有什么好后悔的，所以此刻站起身来，打开了回廊的灯，推开门走了出去，他以为童瞳会在回廊里听着屋子里的对话。

可是程天南却没有想到看到的却是浑身湿透的童瞳，因为这一排有四个包厢，所以长长的回廊也是被分成了四部门，而两个回廊的中间却是没有顶的，而童瞳正是站在大雨里，雨水湿透了头发，顺着脸颊流淌下来，黑暗里回廊里的灯虽然亮了，可是童瞳却依旧身处在黑暗之中，一双眼在大雨的洗刷之下，似乎非常的清澈干净，可是太清澈了，却如同镜子一般映着暗黑的天幕，让程天南看到心惊。

“小瞳，快进来，雨这么大！”顾不得其他，程天南快速的伸过手拉住童瞳，而她没有如同往日一般的甩开自己的手，这让程天南不由的高兴起来，自己这个决定做的果真对，童瞳认清了关曜的无能，所以转而会投奔到自己的身边。

很是满意，所以程天南脸上带着笑，将童瞳拉进了温暖的包厢里，快速的将空调温度给调高了许多，一面拿过一旁干净的毛巾快速的擦着童瞳的头发，“走吧，我带你回去，你要换一身衣服，要不肯定要感冒的。”

童瞳是准时过来的，她知道谭骥炎和关曜的身手，他们都是从军队里出来的人，耳力比普通人好太多，尤其是关曜他目前是警察，会更加的警觉和敏锐，所以童瞳就没有冒险，而是站的有些远，虽然会被雨水给打湿，可是这样一点的困难，对从小就经受残酷训练的童瞳而言根本没有什么。

可是仔细听着里面的对话之后，童瞳虽然不知道谭骥炎接了电话之后出去说了什么，可是他进来之后就和关曜一起离开了，童瞳忽然感觉如此的心痛，那个高傲冷酷的男人，那个总是站在云端，游刃有余，睥睨众生的高贵男人，是因为自己而这样为难吧?

甚至要被程天南这样的人无耻的威胁着！童瞳还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冷冷的看着将自己给带出茶楼，坐上汽车的程天南，心真的很疼，那样的难受，让童瞳宁愿自己承受一枪，被刺一刀，也好比此刻那涨满了胸口瑟瑟的痛，如果不是因为自己，谭骥炎根本不需要如此。

“小瞳，你都听见了吧，不管是关曜还是谭骥炎，他们一旦失去了家族的势力，根本什么都不是。”不屑的开口，程天南语调里满是鄙夷和嘲讽，虽然程天南知道谭骥炎即使没有了谭家的势力，也绝对是一个强劲的对手。

可是在自己喜欢的女人面前，程天南和任何一个普通男人一样，昭显着自己的本事，贬低着其他男人，如同自己就是国王，只有自己才有能力给自己的女人遮风挡雨。

“他们一旦知道关家和谭家不支持他们给沐放翻案，立刻就放弃了，不过是为了自己的前途着想而已，小瞳，沐放这个案子，你放心，只要你跟了我，沐放一定会无罪释放的，他依旧可以回蓝海豚当他的总监，当然，如果沐放心里不痛快，他绝对可以来飞天娱乐，我会给他30%的股份。”沉稳开着车，转了个弯，汽车转到向程天南的一幢别墅的方向。

目前，程天南是胜券在握着，沐放这个案子是铁证如山，谭骥炎和关曜如果识相一点，对自己妥协，程天南看在童瞳的面子上，也会放沐放一马。

可是如果谭骥炎和关曜不顾两家的老一辈的决定，一意孤行的话，就凭他们两个，程天南凭借自己目前在北京的财力和人际关系，加上媒体的影响，大众舆论的压力，谭骥炎和关曜也只会灰头灰脸的碰壁，狠狠的败在自己手里而已。

而对于童瞳，程天南是势在必得，因为她只要在乎沐放，就必须跟着自己，当然，这是为了保险起见，程天南相信经过今天晚上这一幕，童瞳会知道谁才是真正的强者，谁才是真正的能保护她和她朋友的男人，否则小瞳也不会这么顺从的跟着自己回家，想到此，程天南胸口被喜悦涨的满满的，身为男人的骄傲和尊严在这一刻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满足。

别墅黑色的雕花大铁门缓缓的被推开，程天南快速的将汽车开进了院子，停在了别墅的门口，保镖已经打着伞恭敬的等候在了一旁，打开车门，等候童瞳和程天南下车。

奢华宏伟的别墅在大树的笼罩之下，夜幕里是狂风暴雨，让这别墅显得有些的幽森，屋子里很暖和，欧式风格的别墅，所以壁炉里此刻还在燃烧着木炭，整体的装饰是洛可可风格，奢华优雅里却又透露着低迷的格调，看得出绝对是出自著名的设计大师之手。

“小瞳，三楼是我的客房，你进去洗个澡，一会干净的衣服就会送上来。”春风得意马蹄疾，程天南此刻就是这种感觉，比起第一次自己如同一个男人一样和女人翻云覆雨，更加的得意，看着童瞳，程天南心头如同被猫爪了一般，让他几乎有些的迫不及待。

“我该走了。”童瞳忽然的开口，将思绪从脑海里拉了出来，淡淡的看着眼前让自己厌恶至极的程天南，对谭骥炎的不舍和心疼都已经被完美的压抑到了心底最深处。

“小瞳，我知道突然让你认清楚关曜的真面目，你肯定有些不能接受，不过没有关系，我不会逼迫你的，我们有的是时间。”宽容大度的笑着，程天南泛着温柔和宠溺，她不会立刻接受自己的感情，这一点程天南自然知道，真的是水性杨花的女人，程天南还看不上呢。

程天南目光凝望着眼前的童瞳，她身上是一身黑色的皮衣，衬托的她的身体更加的清瘦，盘起了头发，露出一张美丽而精致的小脸，因为淋了雨，此刻一滴水珠顺着柔嫩如玉的脸颊上滑落，擦过嘴角，然后从白白尖尖的下巴滴落下来，落进白皙的颈部，消失在衣服里。

吞了吞口水，程天南忽然感觉血液躁动的热了起来，童瞳的眉眼，她的小脸，她因为淋了雨沾着水光的唇，那白皙如同天鹅般的脖子，然后是紧紧裹在黑色皮衣之下的胸口，如同活色生香的画面，蛊惑着程天南所有的意识，让他眼中情欲立刻蔓延开来，一手忍不住的向着童瞳的伸了过来，想象着亲吻上这樱红柔软双唇的感觉。

倏地一下，童瞳动手了，抓住了程天南的手腕，虽然她的手很小很软，可是当凝聚起力量的时候，程天南竟然感觉自己的手腕如同被铁钳给抓了一般，竟然动不了分毫，这让程天南从情欲里回过神来。

“小瞳，好了，我也不逼迫你，你去洗澡吧，不用生病了，那样我会心疼的。”叹息一声，程天南将那磨人的情欲给压了下来，反正已经等了这么久了，自己也不在乎多等一些天，至少不用在这样的时候逼迫小瞳，毕竟她才和关曜分手，心情也不好。

“程天南，在从上海回来的机场里，我警告过你，如果你动了沐哥，我会杀了你。”童瞳平静的开口，抬起的双眸纯黑如同曜石，反射着水晶灯的光芒，童瞳很平静，如果说连关曜和谭骥炎都必须妥协，那么童瞳不在乎就这样杀了程天南。

“小瞳！”程天南的耐性用光了，冷声的训斥着，恼怒的板着脸，“小瞳，不要和我闹，现在上楼去洗澡，你情绪不好，我可以理解！”

“程天南，我给你三天时间考虑如何？用你的命来换沐哥的安全，如果沐哥被判刑了，那么，你就去阴曹地府吧。”童瞳即使说着如此冷血威胁的话，却也是乖巧安静的表情，眼神甚至没有一点的波动，不知道的人只以为这孩子在胡说八道呢，了解童瞳人则会知道，这样的童瞳才是国安部特别行动组的优秀成员，她即使杀人，也不会似乎如同恶魔一般有着嗜血的表情，也不会有着愧疚和不舍，她只是一个武器，冰冷的俱有强大杀伤力的武器，所以她是没有多余表情的。

一旁保镖一听童瞳的话，不由的皱起了眉头，一拉西服，手里的枪已经被拔了出来，黑洞洞的枪口对着童瞳的额头，食指落在扳机上，只要保镖轻轻的一扣扳机，那么童瞳的头上就会多了一个洞，一枪毙命！

程天南刚要训斥这个大胆的保镖，却见童瞳忽然松开了手，而客厅里其他保镖也都放下心来，果真是一个小姑娘，和程总在耍性子呢，一看到真枪了就害怕了。

可是所有人只感觉眼前一花，而持枪的保镖则是呆滞的愣住，他也是特种兵出生，中途虽然没有完成训练，可是被程天南收编了之后，又系统了训练了半年，这才成了程天南的近身保镖。

一般富商的保镖最多是带刀，带电—击＝棒的，有的是用鞭子，因为中国的法律体制，保镖是不可能佩戴枪支的，当然也有一些保镖会带着枪，可是这些保镖也只是会开枪，在靶场联系过，拿出枪一般都可以吓唬人，真杀人，那是不可能的。

可是程天南的保镖不同，他们可是天天都玩枪的，枪不离身，这也是为什么程天南不惜重金收编了这些特种兵，他们都是佼佼者，可是持枪的保镖只感觉眼前一花，手里的枪却已经不见了，而此刻，童瞳右手拿着枪，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一旁的程天南，还是那样的安静的模样，不知道的人还以为她拿的是假枪，所以才会这么镇定，可是刚刚童瞳这样连其他人都没有看清动作就夺过了手枪的动作，让所有的保镖，包括程天南都明白了一个事实，她是个好手，用枪的好手。

“不错的枪，alock23，轻便，灵巧，便于携带，射程远，转速快。”淡淡的开口，童瞳的话再次让所有的保镖都紧绷起来，齐刷刷的拿起手枪对准了童瞳，他们的工作就是保护程总。

程天南脸色此刻更加的难堪！他虽然知道童瞳身手不错，在超市那一次，在上海那一次，可是他却没有想过童瞳的身手到底有多好，只当是学过，可以防身而已，可是此刻，程天南不得不颠覆了自己的看法，可以从一个特种兵手里将枪这样轻松的给夺走，她要杀人，绝对易如反掌。

愈是如此，程天南紧绷的攥紧了双手，目光愤怒至极的盯着总是忤逆自己的童瞳，可是她这样的优秀，却又如同致命的罂粟花一般，让程天南真的如同染上了毒瘾了，明知道会非常危险，却又是欲罢不能。

“程天南，记住我的话，你只有三天的时间，沐哥安全你安全，否则沐哥坐牢，你就用命来偿还！”童瞳淡淡的开口，目光扫了一眼客厅里对准着自己的余下四把枪，左右流转的视线，配上她精致如画的脸，看起来真的如同一个不谙世事的孩子。

童瞳忽然手一动，砰砰几声枪声响起，大厅里的灯被子弹给射灭了，速度太快，即使是这些特种兵出生的保镖，反应过来时，客厅已经是一片黑暗，根本不敢乱开枪，而客厅外，风雨声里传来了汽车的发动声，前后不过几秒钟的时间，所有人都不知道童瞳是什么时候出了客厅，甚至已经发动汽车离开了。

等客厅的再次有了光亮时，几个保镖发现程天南的脸色异常的难堪，紧绷着，如同狂风暴雨的气息，阴翳的骇人，如果说刚刚童瞳真的要杀人的话，即使再有一倍数量的保镖也是没有用的，因为他们的速度不够，人多也是无济于事。

童瞳的速度太快了，夺枪、开枪、离开，一气呵成，短短几秒钟，一般人根本都反应不过来，她却已经完成了一系列的动作，快的已经不像是人类的速度，这怎么可能，她不是只是一个艺人吗?

程天南黑着峻脸，不发一言的向着楼上走了去，一步一步，程天南脸慢慢的扭曲着，这一辈子，还没有人敢用枪指着他的头，这辈子，还没有一个女人敢这样不知道好歹，这辈子，还没有人敢用枪威胁他的命，给他三天的考虑时间。

可是童瞳一个人却占据了他所有的不可能！程天南是愤怒到极点，可是他竟然隐隐的有了一股发自内心的恐惧，如果沐放真的被判刑，程天南相信童瞳真的会杀了自己，即使自己身边有再多的保镖也无济于事，对于真正的高手而言，这些保镖根本就是形同虚设，如果她是狙击高手的话，自己甚至不知道是怎么死的就已经中弹身亡了。

程天南不甘心着，此刻却又无可奈何，他已经计划好了所有的一切，甚至不惜为了得到童瞳而和谭骥炎和关曜撕破脸，和谭家和关家的老一辈谈交易，可是他做了这么多，在最后要成功的关头，一切戛然而止，让程天南从没有如此的挫败，如此的不甘过。

他一定要得到童瞳，废了她的双手双脚，让她失去战斗力，只能乖巧而温顺的留在自己身边！程天南砰的一脚踢开了卧房的门，眼中有着嗜血的狂怒和占有，她只能是自己的，只能是自己的！任何人阻挡在自己面前，遇鬼杀鬼，遇佛

诛佛！

将汽车开了怡然园小区的后围墙，童瞳就直接弃了汽车，虽然怡然园小区里到处都有安全探头，即使这样的大雨夜也有保安巡逻，高耸的两米多高的围墙上还有低压电网，可是这一切对童瞳而言根本就是不是障碍，身影快速的进入了小区，然后回到了公寓，没有惊动暗中在六楼租住了房子保护自己的人。

谭骥炎和关曜离开茶楼之后，却没有分开，关曜开着车，然后将车停在了路边，大雨倾盆的下着，敲打着车身，“骥炎，你准备怎么做？”

关曜开口打破了汽车里的平静，目光看向副驾驶位置上冷着峻脸，不知道在思虑什么的谭骥炎，关曜也大致的猜测到了事情的经过，虽然在北京，没有人敢和自己和骥炎过不去，那也是因为背后有着关家和谭家两大军区的强大力量。

可是爷爷不会喜欢小瞳的，那么肯定是不会因此去帮沐放，尤其是沐放的案子根本无法去翻案，关曜明白，自己爷爷这是利用程天南来逼自己妥协，让自己放弃小瞳这个女朋友，这样一来，沐放自然也会相安无事。

其实关曜倒认为如果真的是这样就好了，自己也只是个挂名男朋友，可是这一次即使糊弄了爷爷，救了沐放，可是却是治标不治本的解决办法而已，骥炎才是小瞳真正的男友，难道要一直这样的保密下去，这绝对不符合骥炎的性格。

而且以前自己是小瞳的挂名男朋友，所以骥炎和小瞳见面，大家吃个饭什么的，不会有人怀疑，可是如果没有了自己这个挂名男朋友的身份，骥炎怎么可能再和小瞳见面。

程天南对小瞳虎视眈眈，到时候，程天南势必要逼迫小瞳，自己和骥炎都不能出面，所以关曜此刻也清楚的知道事情陷入了僵局里。

“程天南之所以这么嚣张，无非是两个老爷子在暗中支持着他，所以程天南才敢这么做。”谭骥炎看起来依旧很是冷静，沉声的开口，分析着其中的情况，“你暂时不用对关老爷子表态，先拖着，我联系小御看看。”

“小御如果在，倒是好办，他是军情处的人，要救沐放倒是简单，而且老爷子也根本威胁不到小御，可是他出任务了，只怕根本联系不到人。”关曜倒是觉得这是一个办法，毕竟谭景御身份不同，即使关家和谭家老爷子也拿军情处没有办法，小瞳在乎的人不多，朋友的话，真的能让小瞳担心的也只有沐放一个人，可是现在的问题时，军情处的任务是极其保密的，短的一个星期半个月，长的可是几个月，甚至一两年，就怕小御这远水救不了近火

“关曜，如果真的不行，那么只有迎头而上了。”谭骥炎锐利的黑眸危险的眯了起来，内敛着精睿的光芒，自己不能看着小瞳那样失望的模样，如果自己能小瞳都保护不了，那么还能算一个男人吗？凭什么站在政坛上。

“骥炎，可是目前你的势力才开始培养？”关曜虽然隐隐的已经猜到谭骥炎会做出这样决定，可是还是有些的不敢相信，从小到大的兄弟，关曜比任何人都了解谭骥炎，他冷静内敛，审时度势，不冲动，不焦躁，行事果断，雷厉风行。

如今和谭家对抗，是最不理智的行动，不要说可能救不了沐放，甚至还可能暴露了骥炎和小瞳的关系，引来更多的麻烦，可是关曜却笑了，抬起手，握紧的拳头和谭骥炎伸过来的拳头默契的撞击在了一起，可是如果不这样做，那就不是谭骥炎，那不是自己认识的那个骄傲的男人。

关曜重新的发动了车子，如果今天是其他人，其他事，骥炎绝对不会如此的冲动，可是是因为小瞳，骥炎不惜背水一战，狭路相逢勇者胜，或许这一战也会胜利，因为他是谭骥炎，是一个永远不会认输的男人。

“沐放的案子暂时还能拖，所以即使对小瞳，也想瞒着，不能让程天南和老爷子他们看出任何的破绽。”谭骥炎知道这样，童瞳或许会失望，会生气，可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之下，谭骥炎只能先制造一个妥协的假象，如今他们的优势在于，所有人都以为小瞳是关曜的女朋友，谭骥炎可以不动声色的备战。

大雨下了一整夜，剧组接下来的几处戏都是外景，而室内戏没有童瞳的戏，而程翰也考虑到童瞳目前的情况，也就大方的放了她几天假，剧组其他人依旧继续开拍着、赶工着。

童瞳没有戏，于是和辛疆约好了两个人去看沐放，他们无法想象那个总是妖孽一样的男人，突然身陷囹圄，他该是骄傲的，该是高人一等的，沐放就该是走在阳光之下，享受着所有人崇拜敬仰的模样，可是如今，他却被残酷的折断了翅膀，关在了看守所里。

而关曜也知道童瞳要见沐放，一早让熊华和孙盈盈景沐放从看守所里提了出来，带到刑侦处，打着审问的名头，这样就没有了时间的限制，所以童瞳过来了可以和沐放多聊聊。

“关曜，谢谢了。”童瞳如同昨天根本没有去过茶楼一般，笑着对着关曜致谢着，“沐哥还好吗？”

“没事，我已经招呼下去了，即使在看守所也是单间，床单被子都换的新的。”关曜温和的笑着，眼中有着一丝的愧疚，小瞳只是关心沐放而已，可是就因为程天南看中了小瞳，就因为小瞳没有身份没有背景，所以沐放被陷害关押，骥炎如今在积极备战着，权势有的时候真的让人感觉到痛恨，却又不得不将权势牢牢的掌握在自己手里。

沐放是妖孽的，即使此刻在审讯室里，他依旧半眯着桃花眼，薄唇处勾着若有若无的笑，慵懒的神情，绝美倾城的邪魅脸庞，让孙盈盈都忍不住的脸一红，他这哪里是罪犯，根本就像是来度假的贵公子。

“沐哥。”推开审讯室的门，童瞳快速的走了进来，对上沐放那染笑的目光，也笑了起来，沐哥没有颓废，没有痛苦，这不是装出来的轻松表情，童瞳就真的放心了。

辛疆虽然也跟着进来了，没有见到沐放之前，辛疆是担心的，也是期盼着，可是真的见到人了，辛疆却如同是沉默的壁画一样，站在角落不发一言，神色淡漠，如同只是陪着童瞳这个艺人过来的经纪人一般。

“啧啧，这么担心做什么？小瞳，你是不是瘦了？有没有好好吃饭！等我出去了，你就惨了！”沐放妖魅的笑着，修长如玉的手轻轻的敲了一下童瞳光洁的额头，被抓进来，沐放就已经想通了，这一次想要出去恐怕不容易，而之前关曜和大致和沐放说了一下目前的情形，主要是为了不让童瞳担心。

沐放倒真的无所谓而来，能遇见小瞳，是他一辈子的幸福，即使因此要被关押上上三五年，沐放也不在乎了，所以不用关曜开口，他已经知道如何表现出最好的一面，积极乐观，不让童瞳担心。

其实沐放甚至想要劝关曜不必为了自己和关家谭家对抗，不值得，可是关曜一句，谭骥炎已经决定了，沐放忽然就明白，那个男人如果真的决定了，只怕任何人都无法撼动他的决定，沐放也打从心底高兴，谭骥炎是真的很喜欢小瞳，否则不会为了自己这个外人和谭家对抗。

“沐哥，你会没事的。”童瞳微笑着点了点头，让一旁的关曜和沐放都暗自松了一口气，如今能瞒得住一天是一天，小瞳这孩子倔强起来，谁都劝不了，上一次听说沐放犯了案子，她竟然一路飙车高速回来了，所以她的固执，关曜和沐放都清楚，这一点倒是和谭骥炎相同，这会如果真的知道沐放有可能被判刑，他们担心小瞳这孩子说不定去求程天南，那样才是最糟糕的局面。

“沐哥，你别这样笑，你一定会没事的，相信我，再等两天。”童瞳看得出沐放的笑容里更多的是一种安慰，不由的不满起来，自己也没有对沐哥说过谎，沐哥有必要这么不相信自己嘛，笑的看起来的模样如同大人在哄孩子一样。

“小瞳，这件案子还是有些棘手，沐放会没事的，只是还需要一些时间。”关曜也不敢完全让童瞳持有乐观的希望，那样失望出现，小瞳一定接受不了，所以关曜只能体贴的暗示一下目前的情况，沐放可能能出去，只是还要时间，至少两天是绝对不行的，除非关家和谭家压下案子，程天南不敢翻天，这样才有可能。

其实童瞳昨天晚上在程天南的别墅里虽然说的狠，可是她倒也不至于真的会去杀了程天南，她希望自己的威胁可以有用，程天南还是惜命的。

如果真的不行，童瞳还有另一个身份，即使是关家和谭家在阻扰，童瞳明白只要自己联络上爸，就绝对可以将沐哥安全的释放出来，任何人都不敢有异议，任何人查不出暗中是谁操作的，可是这是最后一步棋，如果可能，童瞳不想离开谭骥炎。

但是，如果她的身份曝光了，即使目前这个身体还无法回到特别行动组，可是童瞳明白自己也必须要离开谭骥炎，甚至可能一辈子都无法再见面，身为行动组的成员，她的身份太机密，不能有丝毫的出错，否则暴露的将是国家一级机密，会对这个国家带来无法想象出来的伤害。

童瞳又和沐放说了一些片场的事情，《岁月静好》这部戏的拍摄程度，说起程翰的大嗓门，沐放倒也高兴，笑着看着童瞳不停的说话，目光里带着温柔，带着宠溺，也带着眷恋，如果自己真的被判刑了，小瞳一定会很伤心，这样沐放真的舍不得。

聊了一个多小时，沐放让童瞳先回去，毕竟也不能给关曜添太多的麻烦，沐放勾着薄唇，嘴角噙着一抹邪魅的笑，狭长的桃花眼半眯着，随意扎在身后的长发，即使此刻的沐放只是一身普通的休闲装，可是这样一个妖孽的男人，骨子里的那份骄傲，那份气场，那蔑视一切的张扬是不会因为任何困难所击垮。

四周远远看过来的女警都忍不住的红了一下脸，这个男人真的太艳丽，太妖魅了，一个笑，一个眼神，都是直勾勾的让人悸动，而也有一些男警察看了一眼大门口的沐放，然后开始感叹，这要是自己老婆长成这样那该有养眼，可惜啊，这一副好脸皮却长在一个男人身上了。

“小瞳，如果他和关曜帮不了我，你也别气，别恼。”沐放不放心啊，这个孩子太直白，太简单，太固执，谭骥炎和关曜这一次或许真的无能为力，而自己如果真的被抓了，沐放最不放心的就是童瞳，不希望她因为自己而和谭骥炎闹僵，任何一个男人，即使谭骥炎再喜欢小瞳，他也不愿意看到小瞳因为其他男人和自己吵架生气，所以沐放不得不事先叮嘱童瞳，不让她抱有太大的希望。

“沐哥，你就不担心你自己吗？”童瞳抬起目光，黑色如同小羽扇的睫毛微微的上翘着，一双秋水剪眸里波光粼粼的流淌着感动，沐哥就是个笨蛋，都这个时候，他却还担心着自己和谭骥炎会不会吵架，他难道不知道如果真的出事了，他就会被判刑，怎么还能笑的这样无所谓！

“小瞳，我不会有事的。”看得出童瞳的不满，沐放嘴角笑容加深了几分，细细长长的眼弯了下来，走上前来，长臂将童瞳忽然给揽进了怀抱里，低下头，轻轻的在她耳边开口，“小瞳，即使谭骥炎帮不上忙，我也不会出事的，相信我。”

只是如果可能，沐放宁愿被抓，宁愿坐牢，却也不愿意被那个人救走，这是他最后的骄傲，可是沐放去也清楚的知道这根本不可能，所以他知道即使谭骥炎和关曜无能为力，自己也不会被判刑坐牢，可是想到或许会因此永远的离开小瞳，再也不能见面，沐放心头钝钝的痛了起来，抱着她的双臂不由的用力的收紧，他的小瞳，他的小阿呆，这一生，他沐放已经从里带外的肮脏了，可是他却遇见了小瞳，他这一生里唯一的美好，唯一的阳光。

“沐哥，你别胡闹，我说过你不会有事的。”耳边，沐放的语调有种莫名的绝然和哀伤，让童瞳隐隐的感觉到不安，担心着沐放会做出什么事情来。

悦耳的笑声响了起来，沐放松开手，眉眼之中满是邪魅不羁的风情，一手轻轻的在童瞳的头发上再次揉了揉，“你才是不要胡闹的那一个，好了，有关曜看着你我也放心。”

沐放致谢的看了一眼关曜，向着一旁的警车走了过去，他还要回看守所，毕竟目前他身上还背负着杀人犯的罪名。

一步一步，骄傲依旧，沐放是要坐警车回看守所，可是在所有人眼中那个妖孽一样的男人却如同是坐在奢华的房车里，去赶赴皇家宴会一般，笑容邪魅里带着不可一世的清高。

“走吧，小瞳。”关曜拍了拍童瞳的肩膀，虽然和沐放不算是深交，可是从始至终，沐放却从没有担心过自己的安危，唯一关心的只有小瞳的拍戏，担心她和骥炎会争吵，这个妖孽一样的男人真的很疼小瞳，也难怪小瞳如此在乎他的

安危。

汽车不是向着市政府的方向开去，反而是向着西湖苑的方向，童瞳不解的侧过头看向开车的关曜，而关曜则回给童瞳一个笑容，“骥炎病了，今天在家，不用担心，只是感冒，就是咳的厉害。”

谭骥炎之所以会生病，是因为昨晚上那样的大雨，他竟然在一夜未睡就这么在童瞳的公寓楼下，虽然打着伞，可是却还是淋湿了，又吹了一夜的冷风，这还是三九天呢，晚上气温都是零下五六度。

关曜知道之后，只是笑着调侃了一句，骥炎这样做，是不是故意博取小瞳的同情心，毕竟沐放这件事，暂时还是必须得拖延着，所以为了让两家老爷子们放松警惕，骥炎必须要瞒着小瞳，骗她一次，估计骥炎就是怕小瞳生气，所以才淋了一夜的雨好博取同情心。

谭少已经决定背水一战了，虽然他平日里很闷，做事的都是按照自己的部署和计划，可是对于童瞳，谭少真的改变了很多，甚至不惜和谭家相抗衡，尤其是在谭少目前的势力还不够的情况之下。

｜派派小说后花园lyg021手打，转载请注明｜www.paipai.fm

第二卷 情意缠绵 101章 突然寒心

童瞳从听到关曜说谭骥炎病了就开始担心了，那个山一般坚毅的男人怎么可能生病呢？在童瞳的认知里谭骥炎几乎等于无敌铁金刚，突然他的金刚生病了，童瞳听到时脸倏地一下煞白，吓得关曜连声安抚着，只是感冒，咳的厉害了一点。

其实关曜也知道谭骥炎很少生病的，或许就是因为过去一直没有生过病，这一次，有些的倦累，身体里积压的疲劳都在这一刻爆发出来了，才会病来如山倒，咳的太厉害，还有些发烧，不过关曜庆幸自己没有说，只说是感冒。

西湖苑的安保是非常严格的，住在这里的人是真正的有身份有地位有权势的，不过关曜虽然住的是二手的公寓，可是他的身份地位不比西湖苑里任何人差，守卫也是认识关曜的，例行公事的检查了一遍，确定没有危险之后，立刻就放行了。

二楼卧房。

“骥炎，身体最重要。”关露心疼的看着靠坐在床上，明明咳嗽的厉害还在发烧，却依旧手拿着文件在看的谭骥炎，美丽妩媚的脸上不由露出担心的神色来。

关露将手里的水和药丸递给了谭骥炎，看着他灰色v领口毛衣里的衬衫扣子松开了，不由的弯下腰，倾过身，纤瘦白皙的手于是伸了过去给谭骥炎扣扣子。

对于女人而言，有能力的男人是女人的最爱，因为这样的男人会给女人撑起一片天，遮风挡雨，让女人可以安心的依靠，可是同样的，当一个冷峻卓绝的男人生病时，反而会激起女人心底的母爱，将他当成自己的孩子一般的疼惜着。

谭骥炎一手拿着文件，刚吃了退烧药，一手拿着杯子准备喝水，看着关露突然的动作，峻眉微微的皱了一下，却也没有多想，毕竟小时候，关露也都是这样的照顾着关曜和谭骥炎。

其实关露也真的只是习惯性的动作而已，可是当低下头，靠的近的时候，谭骥炎身上那股属于成熟男人的气息扑面而来，衬衫扣子没有扣好，露出结实的胸膛，关露忽然感觉到一阵羞涩，脸红了起来，心扑通扑通的加快着跳动，骥炎真的长大了，如同一个真正的男人，有着结实可靠的一副胸膛。

“谭……”因为担心谭骥炎，童瞳进来之后，是直接推开门的，却没有想到看到床上这样的一幕，谭骥炎靠坐在床头，而关露弯着腰，姿势暧昧的看起来如同整个人都靠在谭骥炎的怀抱里一般。

突然而来的一幕，让童瞳顿住了脚步，也停下了话，心脏猛然的钝痛着，如同一把大铁锤狠狠的砸了下来，太痛，让她脑子里一片空白，几乎不敢相信眼前看到的这一幕。

“小瞳你和小曜也过来了。”关露有种被人“捉奸在床”在床的罪恶却兴奋的感觉，可是这样的禁忌，却又让关露感觉到自己已经枯死的心再次复活了起来，自然而然的给谭骥炎扣上了衬衫扣子，关露余光瞄了一眼愣在卧房门口的童瞳和关曜，刚要直起身体，可是脚却不知道怎么踩到了谭骥炎床边的鞋子上，一个踉跄，刚站直的身体直接的一头栽到了谭骥炎的怀抱里。

如果说刚刚关露只是感觉到谭骥炎的气息，而此刻，则是真正的亲密接触，本能之下，栽倒在谭骥炎的怀抱里时，关露双手抱住了他身体，脸亲密的贴在了谭骥炎的胸口上，隔着衬衫和薄毛衣，依旧能听到那一声声沉稳的心跳声，让人感觉到安心而幸福，属于男人的麝香气息魅惑的让关露悸动的如同怀春的少女。

“对不起，骥炎。”这一次，关露是真的快速的站直了身体，顺手拿过谭骥炎手里的杯子，然后将一旁的药盒给收了起来。

“都咳成这样了，还看什么文件。”关曜快速的开口打破了屋子里的平静，一手轻轻的拍了一下童瞳的肩膀，因为他是站在童瞳身后的，所以身高差距之下，关曜低下头在童瞳耳后轻声的开口，“别在意，关姐小时候照顾我们的多，一看到我们生病就担心的很，刚刚只是意外。”

童瞳也知道是意外，可是心里头就是憋屈的有些难受，而关曜因为是在耳后说话的，靠的近了，温热的气息扑在耳边，让童瞳不习惯的瑟缩了一下肩膀，她的耳朵是全身上下最敏感的地方。

“小曜和小瞳感情真好。”关露微笑着开口，对于童瞳，她总是有种说不清楚的感觉，明明她也是个安静乖巧的好女孩，可是关露却又无法从心底真的喜欢童瞳，可是又认为自己这样的感觉有些的莫名其妙，不过此刻看着她和关曜之间亲咬耳朵说话的亲昵，忽然也就感觉到一种安心，关露自己的认知是看到关曜终于找到了女朋友，而且感情很好，所以

自己才有一种安心的感觉。

谭骥炎此刻黑了峻脸，虽然他知道关曜只是无心的，可是和小瞳虽然没有做到最后一步，可是谭骥炎也清楚的知道童瞳的耳朵是多么的敏感，每一次只要自己轻轻的吻上她的耳垂，这个孩子就会立刻羞红了脸，小小的耳朵也会敏感的充血红了起来，可爱的让他忍不住的更加的逗弄，看着她无力的软在自己的怀抱里。

谭骥炎也没有多想刚刚关露的举动，虽然感觉有些的不妥，毕竟如今他们都已经长大成人，关姐也结婚了，可是谭骥炎是完全没有往其他方面多想，只当关露是因为小时候照顾他们的习惯，虽然只大了五岁，可是对于谭骥炎和关曜，关露真的是不亚于母亲的存在。

刚想着，突然喉咙一阵发痒，谭骥炎将手里的文件放在了被子上，低头剧烈的咳了起来，谭骥炎小时候生病都是如此，虽然身体很好，很少生病，可是每一次生病都会咳，气管特别容易发炎，所以一咳之后，就会感觉肺部一阵一阵干抽的痛。

“骥炎。”关露一惊，快速的转过身，一手轻轻的拍在谭骥炎的后背上，刚刚那种莫名的喜悦和兴奋感觉此刻都被担心和心疼所代替，因为谭骥炎的咳，关露以前没少费心，中医西医看过之后也没有太大好转，所以关露就找了一些土方子，试过很多还是不行，最后试了一下用梨子川贝粉炖成水来喝，倒是能缓解谭骥炎肺部干抽的疼痛。

童瞳心里头那种难受的感觉又尖锐的传遍了全身，她说不出这样的情绪，有些的烦躁，有些的憋闷，又有些的委屈，她听过谭骥炎解释过和关露的关系之后，童瞳就真的不误会了，而且刚刚她也知道只是意外，关姐在给谭骥炎将扣子扣起来，然后起身的时候不小心踉跄了一下，所以才栽在了谭骥炎的身上，这会谭骥炎咳嗽，关姐只是给他拍背顺气。

明明都是非常普通的一系列动作，可是童瞳却感觉胸口憋闷的难受，不过不想将自己这样负面的情绪传递给身边的人，所以她还是安静着一张小脸，眉眼柔和，倒完全看不出误会了什么。

“关姐，我没事。”谭骥炎一面咳嗽着，一面抬手拨开了关露的手，而对上关露僵硬而失望的表情，谭骥炎愣了一下，关姐只是关心自己，如果今天病的人是关曜，关姐只怕会担心，可是童瞳在这里，谭骥炎下意识的避免和关露的亲近，他自己甚至都没有察觉到自己有种回避的意味。

“那好，你们聊，梨子钝的差不多了，我去看看，骥炎，别太累了，你小时候就是这样，一般不生病，一生病都要拖上十天半个月。”关露又恢复了笑容，有些无奈的看了一眼谭骥炎，如同只是关心弟弟的姐姐一般，拿着杯子走出了卧房。

“去吧，在车上听到你生病，小瞳脸都白了。”等关露出去了，关曜这才笑着对着谭骥炎开口，只是一想到即将要开始的对话，关曜又有些的头痛了，小瞳和骥炎的事情又能瞒多久呢?

“我发烧才好，你怎么也病了。”童瞳走到床边，关露不见了，心头那种烦躁的憋屈感觉也就快速的消失了，看着谭骥炎眼下那一圈带着浓重疲惫的黑眼圈，再听着他有些沙哑的咳嗽声，童瞳不由的坐到床边，刚伸过手立刻被谭骥炎的大手给握住了。

“没事，老毛病了。”谭骥炎知道这一次生病，不仅仅是因为昨天晚上一夜未睡吹了冷风冷雨，也是这些年的辛劳，身体里的倦累积压到了一定程度，所以爆发出来才会又发烧又咳嗽，可是再累，看着坐在身边，小脸上满是担忧的童瞳，浑身便暖暖的充满了力量。

“生病还不处理什么文件。”童瞳握紧着谭骥炎的手，看着他床另一边的床头柜上堆积的文件，再看着谭骥炎被子上放的文件，不由的鼓起了小脸，直接的起身，然后在谭骥炎和关曜错愕的眼神之下，整个人因为偷懒所以是横趴在了谭骥炎身上，然后伸长胳膊将床另一侧床头柜上的文件都给拿了过来，连同被子上的文件一起塞给了一旁的关曜，“拿下去，他再看给丢外面去。”

“好，我这就拿下去。”关曜失声笑了起来，捧着手里的文件，直接向着卧房门口走了过去，将这份安静的空间留给身后两个人，不过也只有小瞳敢这么做，连自己也只是劝劝而已，可是骥炎的性格在那里，所以关曜也没有办法，却没有想到童瞳竟然直接将文件给拿走，也丝毫不担心谭骥炎会生气。

谭骥炎倒是半点没有不悦，看着依旧气鼓鼓瞪着自己的童瞳，落在她腰上的手忽然一个用力直接将人给带到了自己的怀抱里，然后没有任何犹豫的吻住了她小巧白嫩的耳垂。

“谭……骥炎……”童瞳浑身猛然一个颤抖，可是耳朵太过于mn感，被他温热的唇含住，舌尖舔舐的刷过耳垂时，童瞳脸爆红起来，浑身的力量都如同被抽走了，软成了一弯水。

可是谭骥炎还是非常小气的想起刚刚关曜站在童瞳身后，然后低下头，亲密的在她耳边说话的那一幕，于是不理会惨兮兮的喊着自己的童瞳，依旧如同大坏人一样，不但没有结束，反而更加过分用牙齿轻轻的咬上童瞳的耳垂。

童瞳浑身的毛孔似乎都展开了，异常清晰的感觉之下，让她能清楚的感觉到自己的颤抖，谭骥炎的舌从耳廓上一点一点的舔过，温热的气息如同毒药一般，侵袭着童瞳所有的理智，颤抖之下，如同被电流给击中了，从耳朵将战栗的感觉直接的传送到了大脑里，眼泪不由自主的紧闭眼角噙了出来，红着小脸，想要挣脱，却完全没有力气，让童瞳只能死死的咬住嘴唇。

而谭骥炎也终于嬉戏够了，这才发现怀抱里的小孩已经缩成了一团，委屈不已的咬着唇，雪白的牙齿之下，那原本的柔软的下唇被咬的泛白，然后一滴鲜血突然的从咬的泛白的唇上沁了出来，让谭骥炎不由的心瘙万分。

“快松开牙齿！”急切的开口，谭骥炎在军队里的时候见过很多的流血，见过死亡，他自己也受过伤，他见到的伤口，见过的鲜血都比童瞳这唇上那一滴严重到千万倍，可是此刻，谭骥炎却是如此的心疼和不舍，用力的抱紧而来怀抱

里的童瞳，有些懊恼自己刚刚做的太过火了。

“谭骥炎，你欺负人！”童瞳委屈无比的开口，一双黑眸里含着水汽，雾蒙蒙的瞪着抱着自己的谭骥炎，松了牙齿，那唇上的一点痛，童瞳根本不在意，可是一想到刚刚自己丢脸的模样，便又委屈起来，然后抽了。

童瞳快速的从谭骥炎的怀抱里直起身来，双手抱住了他的脖子，然后亮出一口白白的小牙齿直接对着谭骥炎的耳朵给咬了回去，让他欺负人！

片刻之后。

“还不如咬你嘴巴呢。”童瞳理智回到了脑海里，发现自己实在太幼稚，又直接缩回了谭骥炎的怀抱里，闷在他胸膛上抱怨的嘀咕着。

一个没有忍住，谭骥炎沉声笑了起来，双手抱紧着怀抱里的气鼓鼓的孩子，她怎么就这么可爱呢？峻冷而疲惫的脸上带着发自内心的笑容，谭骥炎知道童瞳有时候会孩子气，可是想着她刚刚的样子，便感觉自己的心真的被融化了，化成一滴一滴的水，暖暖的都是融进来的幸福。

“有什么好笑的。”童瞳不满的皱了一下鼻子，抱着谭骥炎的手在他的腰上掐了一下出气，自己的耳朵，童瞳知道这是心理问题，谭骥炎太腹黑了，明知道自己耳朵敏感，每一次都故意的咬着。

“我不笑。”谭骥炎压制着，可是那闷闷的笑声却还是断断续续的从薄唇里溢了出来，深邃不见底的黑眸里盛满了温柔和宠溺，温暖的手指抚上童瞳的头，“等我不咳嗽了，让你咬回来。”

“现在我就咬回来。”童瞳牙痒痒了，尤其是一抬头就对上了谭骥炎那带着笑的峻脸，软化了那原本冷硬的线条，刀斧般凿刻的五官都柔软温情下来，可是那明显的笑意，让童瞳小脸一红的恼了。

“小瞳，不许胡闹，你发烧才好。”谭骥炎快速的将童瞳的身体重新给按回了自己的怀抱里，自己正病着，病毒传染给了小瞳就不好了。

走廊里有着刻意放重的脚步声，谭骥炎知道这是关曜的暗号，虽然舍不得，可是却不得不松开手，让童瞳起身，幽沉的目光从童瞳的唇上快速的掠过，如果不是生病，谭骥炎真的很想好好的吻上这孩子。

“我也劝了，可是骥炎说这些工作都要今天处理完，还是你的话管用。”走廊里，关露端着碗，里面是梨子炖出来的汁水，带着水果香，润肺止咳效果很好。

关露看着推开门走进卧房的关曜，忽然想起关曜将文件送到书房里了，那卧室里只剩下童瞳和谭骥炎两个人，这样的认知之下，关露之前的那种感觉又回来了，隐隐的，总认为哪里有些不对劲，可是却又想不明白。

为了避嫌，童瞳没有坐在床边，而是坐在卧室里的沙发上，瞄了一眼床上又恢复冷酷模样，不苟言笑的谭骥炎，想起他刚刚欺负自己的模样，童瞳不由的抬头白眼瞪了过去，谭骥炎就装吧！

“骥炎，不烫了，喝过之后正好也要吃饭了。”关露将手里的碗递了过去，看了看谭骥炎，余光瞄了一眼坐在沙发上的童瞳，并没有发现任何的异常。

这个其实并不太难，将梨子切开之后，去了核，然后将川贝粉放在挖空的地方，再将切开的梨子合起来放在碗里，不加水，然后将碗放在锅里用热水炖着，直到梨子被炖出了汁水，和梨子中间的被汁水融化的川贝粉喝掉。

“骥炎，关于沐放这件事，你准备怎么办？”关曜也是坐在沙发上，虽然不愿意打破此刻这样的安静，可是沐放的事情还是需要提出来。

关曜话音落下，目光看向童瞳，错愕的一愣，因为童瞳的头发一直都是扎起来的，所以那白皙的耳垂上牙印因为坐的近，倒也看的清楚，关曜这会是真的愣住，骥炎竟然还有这样的嗜好？

倏地一下，关曜想起之前进门时，自己是低头在童瞳耳边说话的，那个时候，自己还认为童瞳的耳朵都真的好小，这会看到她耳垂上的牙印，关曜算是彻底明白了一个事实，这个自己从小长大的兄弟好友，根本就是一个醋坛子。

“小瞳，这件事我们真的无能为力，爷爷那边说的清楚，包括关家也是，沐放这件事证据确凿，要翻案几乎不可能，所以我们目前能做的只是尽可能的将刑期给缩短，如果能判无罪释放是最好。”谭骥炎沉声的开口，将手里的碗放在床边的柜子上，凤眸紧迫的看向童瞳。

谭骥炎不想看到她失望的模样，即使目前只是为了麻痹谭家和关家的人，只是为了拖延时间，可是谭骥炎却还是感觉到心境如此的沉重，明明该护着这孩子，可是却一次一次的让她失望了。

关曜也紧张起来，他太清楚沐放对童瞳的重要性，之前为了一个没有关系的柳康，小瞳都和骥炎吵的那么厉害，而这一次是沐放，关曜真担心童瞳会接受不了这个事实，而自己去找程天南。

关露原本也只是大致的知道沐放这件事，可是昨天却听到谭爷爷的电话，让自己这几天都照顾一下骥炎，然后听一听关于沐放这个案子，骥炎有什么看法，准备怎么做？

关露原本是想要推辞的，毕竟这样做等于是背叛，等于是监视谭骥炎，然后将的一举一动汇报给谭老爷子，可是在挂了电话犹豫的时候，关壬鸣也打来了电话，这个关家的泰山北斗，关露那一丝犹豫终于在绝对的强势面前能被击散。

而关壬鸣却是老谋深算，他知道关露很关心关曜和谭骥炎，所以倒不是如同谭老爷子那样冷酷威严的命令，而是温和的分析给关露听。

沐放这个案子是铁板钉钉的案子了，媒体炒得火热，大众舆论都盯着，人证物证俱全，谭骥炎和关曜如果徇私枉法，势必会对他们的前途造成非常大的影响，很有可能被政敌当做打击他们的证据，所以关家和谭家是绝对不会支持两个小辈们用自己的前途来赌朋友义气，甚至还会施压让沐放这个案子尽快提交到法院等候审判。

关露是真的关心谭骥炎和关曜，如今在关壬鸣的分析之下，软硬兼施的攻击里，关露也坚信沐放这个案子谭骥炎不

能为了帮助朋友而胡来，将自己的前途赌上，所以关露立刻就答应了，不是被威逼，而是心甘情愿的答应下来，出于为了谭骥炎考虑。

在关露看来，沐放只是童瞳的一个朋友，和谭骥炎都不能算是朋友，这个案子，不管是不是沐放做的，谭骥炎绝对不值得赌上自己的前途来帮助沐放，更何况，这一次帮了，还有下一次，所以关露这会是和谭老爷子和关老爷子站成了统一战线。

“我知道了。”童瞳却是出乎关曜和谭骥炎意外的平静，没有失望，没有生气，就这么一句话，安安静静的，如同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般。

“小瞳，我会尽力的让沐放无罪释放，不过目前还是有些的困难，谭爷爷和我爷爷都给我和骥炎施加了压力，而证据对沐放也不利，所以到了必不得已的时候，我们只能放弃沐放。”关曜这会倒真的紧张了，童瞳的安静，让关曜有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不安，关曜料想过童瞳的反应，可是却没有想到她竟然是这样的平静接受。

谭骥炎也是皱起了峻挺的眉宇，她是不是已经有了决定？谭骥炎知道沐放这件案子，除了关家和谭家可以帮上忙之外，还有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程天南收手，这个案子目前判断是沈直策划出来的，只有程天南和沈直放手，沐放绝对能安全出来，甚至可以恢复之前的名誉，关家是为了逼迫小瞳和关曜分开，而程天南的目的则是因为小瞳。

阴翳的凤眸危险而冷酷的眯了起来，谭骥炎视线紧迫的看着童瞳，这个孩子最好不要为了沐放去找程天南，她关心沐放担心沐放，谭骥炎都可以明白，可是他却不能接受童瞳为了沐放真的答应程天南的要求，那就说明在小瞳的心里，沐放是最重要的，而她和自己的感情只能排在第二位。

“谭骥炎，你和关曜不用为难。”童瞳抬起头对上谭骥炎的目光，虽然只有一天未见，可是他脸上的黑眼圈，让童瞳无比的心疼，为了自己，谭骥炎已经做了很多很多，所以沐哥这件事，谭骥炎真的不用为了自己和谭家闹僵，那是他的家人。

“小瞳，你是不是准备去找程天南？”关曜也是精明的，此刻看着童瞳，就立刻往最坏的一面去推测了。

“她根本就是已经和程天南见过面了！”谭骥炎冷声的开口，虽然他从童瞳的脸上看不出什么，可是谭骥炎却有种感觉，童瞳已经和程天南见过面了，甚至已经答应了程天南的要求，所以她才会这样的平静。

童瞳心虚起来，她也不知道为什么谭骥炎就能猜到她心头的想法，童瞳是绝对有自信任何人无法从自己的面部表情，肢体动作上看出自己真实的想法，即使是这方面的专家，因为童瞳也是接受了专业的训练。

可是谭骥炎却就是一猜一个准，这让童瞳有些的郁闷，当年自己的教官如果是谭骥炎，自己百分百不合格，更不用说进特别行动组了。

所以她答应了程天南的要求了？所以她才不担心沐放，才会这么平静的接受自己放弃沐放这个案子？谭骥炎再次剧烈的咳嗽起来，每咳嗽一声，只感觉喉咙和肺部都在干涩的冒着血，谭骥炎此刻真的愤怒了，脸阴沉的骇人。

这样算什么？自己和关曜已经准备好了不惜一切，也要和两家势力抗衡，要将沐放安全的救出来，可是她竟然已经和程天南见过面了，甚至答应了他的要求，谭骥炎只感觉自己之前还是信心十足即将要领军杀敌的将军，带着自己的士兵，坚守着心头的信念，不惜血战疆场，可是瞬间突然发现，原来自己却已经被自己信念所抛弃背叛了，让这一切成了一个莫大的笑话。

“骥炎，别说话了，快喝点梨子水润喉。”关露不满的看了一眼童瞳，快速的将碗再次的递了过来，拍着谭骥炎因为剧烈咳嗽而弓起的后背。

关露虽然隐隐的知道关家是不喜欢童瞳，不会让她和敢曜在一起的，可是关露看得出，关曜还是很在乎童瞳，所以才要不惜一切的去帮沐放，可是关露不知道原来童瞳竟然已经和程天南妥协了，那她将小曜置于什么地方，甚至惹的骥炎如此生气，让关露忽然有了光明正大的理由去厌恶童瞳。

“谭骥炎，你没事吧。”看到谭骥炎咳的狠，童瞳也担心起来，可是刚想要起身，手腕却被关曜给抓住，童瞳这才想起来自己和谭骥炎的身份还是秘密的，所以此刻她只能坐在沙发上，看着关露照顾谭骥炎，一刹那，心头沉甸甸的难受着。

终于呼吸顺畅了一点，谭骥炎依旧推开关露递过来的碗，并没有喝一口，只是一张峻脸阴霾的有些骇人，目光冰冷而失望的看着沙发上的童瞳，明明刚刚还是好好的，可是为什么转眼之间，只要牵扯到沐放，一切都变了，沐放对她而言真的有那么重要吗？重要到她可以不顾一切的去和程天南见面，去和程天南妥协。

童瞳被谭骥炎这样冰冷的目光看得一阵心虚和不安，可是她没有办法，童瞳不想谭骥炎和关曜为了沐放的事情和两家闹僵，但是她又绝对不能对沐放置之不理，所以童瞳昨天夜里才会去了一品阁茶楼，然后去了程天南的别墅，不惜暴露自己的身手，用程天南自己的生命当要挟，让他收手，护下沐放的安全。

“小瞳，你明知道程天南这样陷害沐总监就是为了逼迫你，你却和他见面，你这样让小曜情何以堪，不要说骥炎会生气，我身为小曜的表姐我也会生气，沐总监在重要只是你的朋友，可是小曜是你的男朋友，你心里到底谁更重要？”

关露看着谭骥炎推开自己的手，心里头有些的失落，不由的将这一次不满发泄到了童瞳身上，原本关家就喜欢小瞳了，如今她这样做，关露感觉童瞳根本不是真心和关曜在一起，或许只是为了关家的身份和背景而已，否则怎么会为了一个朋友，一个外人做到这样的程度。

听到关露的话，谭骥炎只感觉一股无法言语的疲惫和沉重，在小瞳心里到底谁更重要？如果今天自己真的没有办法去帮沐放，她是不是会答应和程天南在一起，只为了换回沐放的安全？

“关姐，不要说了，小瞳只是担心沐放的安全而已。”关曜快速的开口，打断了关露的话，骥炎的脸色真的很差，可

是关曜也不能说童瞳错了，她是真的担心沐放，可是即使她对沐放的感情只是如同家人一般，可对骥炎而言依旧是一种伤害，小瞳去见程天南，答应程天南的要求，那就等同于放弃了和骥炎的感情。

“可是就算担心，她也要为你考虑一下，你才是小瞳的男朋友！是她最重要的人。”关露再次的开口，用一种长辈的口吻，在关露看来，自己的男朋友，老公才是最重要的，童瞳根本不合格，她配不上为了她几乎和关家闹翻的关曜。

“关姐，这是我和小瞳的私事！”看着谭骥炎越来越冷的眼神，关曜第一次冷声的对着关露开口，也顾不得关露此刻脸色不好看，关曜明白关姐只是为了自己，只是关心自己，可是目前小瞳和骥炎的感情才是最重要的，“小瞳，你答应程天南什么条件了？”

程天南对童瞳的心思，所有人差不多都知道了，从那一次马司花五万块买通了一批人准备围堵童瞳，程天南收到消息之后，没有直接阻止，而是在最危机的一刻出现，这分明就是为了英雄救美。

之后不惜花钱直接砸进了亚洲外围赛的主办方，抛下生意，跟着童瞳一起到而来上海，如今，为了逼迫童瞳，程天南纵然沈直陷害沐放过失致人死亡，这一桩桩，一件件，都看得出程天南对童瞳的势在必得。

“没有答应什么，程天南只说三天之后会给我一个答复。”童瞳低声的开口，有些事不能说，为了沐放的安全，童瞳才不惜暴露了自己的身手，她的身份如果仅仅只是一个重生到这个身体上的灵魂，只是普通人，童瞳倒也可以和谭骥炎和关曜坦白，可是她是国安部特别行动组的一员，这样国家一级机密的身份，童瞳即使面对死亡，也绝对不会开口吐露半个字。

关曜这才安下心来，虽然有些奇怪程天南竟然没有趁机要挟，至少关曜以为程天南会让小瞳和自己分手，这也是他的目的，可是他竟然什么都没有要求小瞳，难道程天南真的准备用这样的方法，一次一次的讨好小瞳，让小瞳心甘情愿的跟着他。

谭骥炎虽然怒到极点，被压抑着情绪，脸色阴沉，可是此刻也松了一口气，只是程天南花费了这么大的心思，做了这么多事，甚至不惜找到谭家和关家老一辈合作，和自己和关曜撕破脸，就真的这样偃旗息鼓放过沐放？

不，谭骥炎再次危险的眯起了狭长的凤眸，程天南既然做了这么多，就绝对不会只是这样简单的收场，只有一种可能，小瞳隐瞒了什么没有和自己说实话！

谭骥炎不愿意这样推测，在他的认知里，童瞳是一个简单安静，惹急了也会恼，固执着守着自己的一套原则，她绝对不可欺骗自己，可是当谭骥炎视线看向童瞳，而童瞳却回避了自己的眼神之后，谭骥炎心头冰凉着，如同破了一个洞一般，她果真没有说出实情。

被谭骥炎这一眼看的心惊，虽然脸上依旧维持着不变的表情，可是童瞳却下意识的握紧了双手，心里头有着焦躁，明明是和谭骥炎刚刚还好好的，为什么突然就变成这样？

“小瞳，你答应我不再和程天南见面，也不会答应他的任何条件。”关曜一贯都是温和的俊脸此刻却带着严肃，目光灼灼的看着童瞳，这话关曜是替谭骥炎问的。

“可是沐哥的事？”童瞳不敢抬头看谭骥炎，她知道谭骥炎是担心自己着了程天南的道，可是童瞳又不能告诉谭骥炎自己另一个身份，此刻只能干着急的犹豫着。

“绝对不能见面，至多电话联系而已。”如果程天南真的会放过沐放的话，关曜感觉谭骥炎暂时还是不和谭家对抗比较好，毕竟实力相差悬殊，骥炎还需要多准备，培养了自己的势力，才能和谭家相抗衡。

“好。”童瞳用力的点了点头，这才偷偷的瞄过去床边一眼，谭骥炎依旧紧绷着峻脸，薄唇都抿成了一条线，冷酷疏离的气息，让童瞳失落落的低下头，谭骥炎果真生气了，而且还气的厉害。

冷抿的嘴角嘲讽的勾了一下，谭骥炎失望的看着点头答应的童瞳，她真的能做到？她明明和程天南还有其他交易没有告诉自己和关曜，是不是骗了一次之后，再骗下一次就容易了，眼神都不变一下。

“骥炎，你休息，我和小瞳这就离开，关姐，我有话和你说。”关曜无声的叹息着，只感觉最近还真是多事之秋，不过还是要支开关姐，让小瞳和骥炎单独相处一下。

关露倒没有察觉什么，和关曜一起出了卧房站在走廊里说话，所以这会童瞳即使没有出来，也不会让关露怀疑什么，只当是关曜有话单独和自己说，所以童瞳才避嫌的没有出来。

“这个快凉了，你喝了润肺。”走到床边，童瞳端过柜子上的梨子水，一副做错事的小孩模样，童瞳是真的有些的愧疚，她不能告诉谭骥炎自己的身份，而隐瞒了谭骥炎，对童瞳而言也是一种欺骗，所以就不敢去看谭骥炎的黑眸。

“程天南真的就这么简单答应会放过沐放？”并不接手，谭骥炎冷声的开口，她和程天南之间绝对还有事，可是她却要欺骗自己，沐放就真的那么重要，重要到她不惜和程天南交易，甚至还不告诉自己实话。

“嗯，他真的没有其他条件、”童瞳点了点头，虽然没有抬头看谭骥炎，却能明显的感觉到卧房里的空气似乎在瞬间降到了零点之下，一道锐利的目光如同寒光一眼落在自己身上，让童瞳咬了一下唇，却依旧没有松口。

“你最好记住你刚刚的话，不会再去见程天南，出去吧，我累了。”失望从黑眸深处蔓延到了全身，却又被谭骥炎快速的压制到了心底最深处，低沉沙哑的嗓音里带着从未有过的疲惫，谭骥炎不怕背水一战，他可以为了小瞳和谭家，和爷爷抗衡，因为她是自己要爱护的孩子。

可是此刻，谭骥炎忽然感觉很累，莫大的嘲讽，他这样掏心掏肺，这辈子第一次对一个人如此的用心，甚至冲动的不顾自己的政途，不惜和家人为敌，不在乎暗中一直对自己虎视眈眈的政敌，只为了护住她的朋友，不让她伤心难受，可是到头来，这一切根本就是一个笑话而已，她早已经和程天南达成了交易。

童瞳只感觉那落在身上的灼热视线消失了，这才敢抬起头，却发现谭骥炎正闭着眼休息，冷峻的脸庞上带着深深的

疲惫，让童瞳原本还要说什么，却也不由的打住了，谭骥炎是真的累了需要休息。

走廊里，关曜无非是为了刚刚自己不好的语气和关露道歉，关露倒也没有在意，只当他是爱护自己的女朋友，等童特出了卧房，便送着他们出门离开了。

关露目送着关曜的车子离开，这才关上门走回屋子，向着洗手间走了过去，然后拿出电话打给了关老爷子，“爷爷，刚刚小曜和童瞳离开了。”

“嗯，他们说了什么，小曜什么态度？”电话另一头，关壬鸣挥手让副官走出了办公室，对于这个孙子，关壬鸣有时候非常的无奈，如同关曜偏要走刑侦这一条路，如同他留在北京，升职到了处长的位置之后便不再往上升了。

自己这个孙子还是太过于正直了，将公平正义看的太重，不是不好，而是有的时候必须要有所取舍，知道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在这一点上，关壬鸣最看重的小一辈还是谭骥炎，年纪轻轻，却已经是北京市副市长，柳家垮台这件事非常漂亮，杀鸡儆猴立了威信，让有些人不敢再轻慢这个年轻的副市长，却又及时收手，网罗了一批人到自己身边，巩固了自己的势力，让那些贪官们虽然震摄收敛了，却又对谭骥炎感恩戴德，这样的手段，这样的谋略，关壬鸣相信假以时日，谭骥炎甚至可能比谭老爷子更有所作为。

而沐放这件事，关壬鸣的初步判断，关曜这个孙子肯定是要一意孤行的保下沐放，可是昨天谭老头打电话给谭骥炎了，所以关壬鸣认为谭骥炎绝对不会让关曜和关家正面冲突，他们会放弃沐放这个案子，但是却绝对不是置之不理，而是将重点转移到审判的刑期上。

“骥炎说这个案子无能为力，不过会和小曜一起帮忙，尽可能给沐放争取无期徒刑，即使判了刑，也会让法院实行监外执行。”关露低声的回禀着，虽然是在电话里，可是对关老爷子却依旧恭敬有加，带着敬畏。

果真如此！还是谭骥炎知道审时度势啊，没有必要为了一个沐放和老一辈对抗，不值得，还会给自己政敌打击自己的机会，关壬鸣叹息一声，“童瞳是什么态度？”

“童瞳她很平静的接受了，似乎已经知道会是这样的结果，不过她应该去找过程天南。”关露提到童瞳，不由的皱了一下眉头，这种不喜欢从朦胧不清到此刻已经是清晰了，关露不喜欢童瞳。

“嗯，听说骥炎那孩子病了，你就多照顾一下。”关壬鸣挂上电话，带着皱纹的脸上露出一抹冷厉的笑，童瞳果真最在乎的还是关家的背景和地位，沐放这个朋友在不得已的时候，还是可以放弃，所以即使自己打电话给童瞳，让她离开小曜，就放了沐放，她也绝对不会答应的，这样太过于有心计算计，却没有任何背景家事的女孩绝对不会进入关家的大门！

昨夜大雨，今日天气阴沉沉的，天幕之中乌云堆积着，压抑着，人感觉到有些的闷，关曜将车停在了怡然园的公寓楼下，看向副驾驶位置上从上车就显得心不在焉，有些失落的童瞳，温和的开口，“骥炎昨天晚上在这里站了一夜，这才淋了冷雨生病的。”

错愕着，童瞳猛然的抬头看着面带微笑的关曜，谭骥炎之所以会生病，是因为昨晚他在这里站了一夜，心头酸酸涩涩的难受着，如果不是因为国安部的身份太过于机密，童瞳真的想要不顾一切的立刻回去告诉谭骥炎一切。

“别多想，沐放这件事我和骥炎会想办法，不要和程天南见面，骥炎会担心的。”关曜明白谭骥炎为什么会这么生气，不仅仅是因为小瞳为了沐放如此不顾一切，吃醋嫉妒了，也是因为担心小瞳的安全。

“嗯。”童瞳点了点头，脑海里回想起谭骥炎剧烈咳嗽时的难受，那一张峻脸一夜之间疲惫了很多，心疼不舍着，童瞳感觉心里头酸酸涩涩的，有些的难受，却又有些的甜蜜。

回到卧房，童瞳蜷坐在沙发上，拿起手机，快速的发过一条短信过去，只有简单的三个字：对不起。她真的不想让谭骥炎生气的。

而听到手机铃声时，谭骥炎正靠在床头，依旧闭着眼保持着童瞳他们离开时的姿势，此刻犹豫了一下，谭骥炎是不想看短信的，给自己发短信的人除了童瞳之外，不会有其他人。

一想到她竟然为了沐放去见程天南，甚至还私下达成了协议，甚至一而再的隐瞒自己，谭骥炎真的有些的寒心，可是却还是拿过手机，看着屏幕上的短信提示，按下确定键打开，对不起三个字出现在视线里。

沐放就真的那么重要吗？如果有一天，自己和沐放同时有了危险，她只能选择一个，她会选择谁呢？谭骥炎看着手机失神着，然后突然察觉自己竟然会有这么幼稚的猜测，皱了一下眉头，将手机丢在了柜子上。

在小瞳在这样不顾一切的为沐放，谭少误以为她喜欢的人是沐放，呵呵，谁让他都闷着吃醋。

｜派派小说后花园lyg021手打，转载请注明｜www.paipai.fm

第二卷 情意缠绵 102章 因爱生恨

童瞳知道谭骥炎是不愿意回自己的短信，毕竟他是那么的生气，谭骥炎甚至察觉到了自己的隐瞒，可是童瞳等了许久，看着手里半点反应都没有的手机，失落落着小脸目光黯淡着，又按着键给谭骥炎发了第二条短信：【谭骥炎，我知道错了，不要生气了。】

手机铃声隔不了几分钟就响一起，谭骥炎那原本紧绷的峻颜，阴霾的情绪莫名的因为这固执发过来的信息莫名的软化了几分，只是虽然看着短信，却依旧没有回。

童瞳这一次发的一个彩信，墙角边，蘑菇头真蹲在墙角边反省，而收到短信的谭骥炎紧抿的嘴角终于勾了一下，没有回，只是没有将手机丢在柜子上，而是握在了手里。

“骥炎，可以吃饭了。”敲了敲门，关露走了卧房，看着准备起身的谭骥炎，一手不由自主的伸了过去，想要看看他

有没有发烧了。

可是察觉到关露的动作之后，谭骥炎直接的挡了下来，冷沉着嗓音，“关姐，我没事，你去下面等我。”关姐对自己太过于关心了，谭骥炎虽然没有原谅童瞳，可是却也不想让那个单纯的孩子误会什么，所以避开着和关露的亲近，也隐隐的感觉到关露对自己的关心比以前更加的殷切了。

“我知道了。”关露收回原本想要碰上谭骥炎额头的手，脸上有些的苍白，目光哀怨的看了一眼冷沉着峻脸的谭骥炎，终究没有多说什么，转身向着卧房外走了去，却能清楚的感觉到谭骥炎的回避。

餐厅里，关露做的菜很清淡，毕竟谭骥炎还在生病，不适合吃辣，李成等谭骥炎落座之后，这才坐了下来，李成身为谭骥炎的保镖，平日里，不牵扯到谭骥炎的安全，他几乎可以被当成空气，所以只是低着头沉默的吃着饭，让人感觉不到他的存在。

谭骥炎一贯都是食不言，寝不语，虽然还在生病，脸色看起来不太好，可是却依旧冷沉着神色进餐，那浑然天成的冷漠和疏离，让想要和他说说话的关露心里头有着一阵阵的酸涩和难受。

即使因为童瞳这一次私下和程天南见面非常的生气，可是到了吃饭的时候，谭骥炎还是不由的担心童瞳中午有没有吃饭，沐放被关进了看守所，刚刚她从自己这里离开，失落落的小脸，一副愧疚自责的几乎要自杀的模样，让谭骥炎几乎忍不住的想要将人给搂进怀抱里安抚，可是又想到童瞳如此的胆大妄为，为了沐放，不惜冒险，便又生生的将不舍和心疼给压抑了下来，否则她以后还会这样的冲动，不顾自己的安危。

童瞳半点食欲都没有，手机上已经发了二十多条短信，可是谭骥炎没有回一条，这让童瞳失落着看着手机，谭骥炎是真的生气了吧。

从吃饭时，手机就没有再响起，谭骥炎却又莫名的板着脸，不由的拿出手机看了一下，是不是有短信自己没有看见。

“骥炎，你在等电话吗？有什么事让其他人处理吧，你需要休息。”关露正收拾着碗筷，看着拿出手机看了一眼之后，眉宇之间明显带着沉重不悦的谭骥炎，柔柔的开口关心着，“工作是做不完的，身体最重要。”

“关姐，这里有李成就行了，你不用过来的。”谭骥炎放下手机看向忙碌的关露，自己已经长大了，不需要关姐这样照顾，其实从小时候起，自己也不需要关姐照顾的。

脸上一阵惨白，关露低着头收拾着碗筷，散落下的刘海遮挡住了她眼中的失望和受伤，幽幽的开口，“我不来你这里，就只能待在酒店里发呆，骥炎，我是不是和打扰你工作了，我只是不想一个人待着。”

“没有，你忙吧，我去书房。”谭骥炎皱了一下眉头，都是小瞳那孩子吃醋了，自己才会想着避开关姐，关姐只是没有地方去，否则之前关曜也不会让关姐跟着小瞳去片场，谭骥炎也不再阻止关露做一些家务，起身向着楼上的书房走了过去，那些文件还是必须要在今天看完的。

关露抬起头看着背对自己的伟岸身影，灰色的毛衣之下那宽阔的后背，黑色的西装裤包裹着修长有力的双腿，这是一个成熟男人的背影，骥炎真的已经长大了，关露心情复杂的看着去书房工作的谭骥炎，想要劝阻的，可是一想到谭骥炎那有些冰冷，有些疏远的表情，却又将担心的话给咽了下去。

谭骥炎咳的厉害，所以即使有了书房门的阻隔，在客厅里看电视的关露依旧听见一声一声的闷咳声，关露纠结了脸，从小到大都是这样，骥炎即使生病了，也从不会耽误下学习和训练，而现在则是不会放下工作。

可是关露是真的担心，犹豫不定的看向书房的方向，根本不知道电视里到底在放什么电视节目，可是她又不敢去打扰谭骥炎工作，怕对上他那冰冷的目光。

书房里，谭骥炎喝了一口水，湿润着干裂的肺部，沉寂了许久的手机铃声再次的响了起来，让谭骥炎一怔，迫不及待的丢下了手里的文件快速的拿起了手机。

【谭骥炎，你有没有休息？我怕打扰你休息，可是你一定又工作了对不对？】谭骥炎看着手机上的短信，即使看见，却依旧可以在脑海里浮现出童瞳发短信时的表情，谭骥炎放下手机，拿起文件继续看了起来，这个孩子就需要好好的教育，之前太过于纵容了。

还不回！有必要这么生气吗？沙发上，童瞳气鼓鼓的看着自己的手机，不满的咬了咬唇，然后快速的按着手机键又发了一条短信过去。

【谭骥炎，我也生气了，你都不回我的短信！】谭骥炎瞄了一眼手机屏幕，想着童瞳气呼呼的模样，正考虑着是不是该回一条，然后手机又收到一条短信，【谭骥炎，上一条短信无视掉吧，我没有生气，真的没有，你有没有生气？】

童瞳在谭骥炎面前绝对是典型的有贼心没贼胆，所以刚刚脑子一抽发了那一条短信之后，立刻后悔了，恨不能入侵到移动公司的系统，将刚刚那条抽疯的短信给删除掉，所以立刻发了一条过去补救，哀怨着小脸，用枕头闷住自己，谭骥炎只怕更加生气了吧？

谭骥炎原本考虑回一条的，不过看到童瞳随后的短信，又放弃了这个念头，虽然还在咳嗽着，可是峻朗的眉宇之中隐隐的可以感觉到一丝的柔和和宠溺之色，依旧继续无视着某个不听话的小孩。

下午时分，关露敲了敲书房的门，没有人回答，让关露不由错愕的看着空空的书房，而此刻，谭骥炎手机在桌边响了起来，莫名的情绪之下，关露忽然愣了一下，然后带着一种做贼心虚，却又遏制不住的冲动，拿起了谭骥炎的手机。

【谭骥炎，我真的知道错了。】关露看着短信下面的署名，当看到是童瞳时，关露错愕的愣住，有什么快速的从脑海里滑过，而此刻书房左侧的洗手间里有着冲水声响起，关露心惊着，快速的按下了删除键，然后将手机放在了桌子上。

“关姐。”从洗手间出来，谭骥炎看着站在书桌边的关露，沙哑着声音开口，“有什么事？”

“没有，骥炎，你晚上要吃什么？家里没有菜了，我正好出去买。”心怦怦的跳动着，一种害怕而心虚的感觉之下，关露僵硬的笑着，担心谭骥炎发现了什么，可是为什么呢？童瞳为什么会给骥炎发短信，还有那一天夜里，都十点多了，童瞳也打电话给骥炎了。

难道童瞳虽然是小曜的女朋友，却又看上了骥炎的身份和背景，所以又和骥炎纠缠不清？这个念头终于清晰的出现在了关露的脑海里，让她有种醍醐灌顶的顿悟，忽然明白过来为什么之前看到童瞳和谭骥炎单独在一起的时候，自己总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怪异感觉，原来童瞳竟然还想要脚踩两只船！

“随便吧。”对于吃饭，谭骥炎真的不是挑食，更何况因为生病，食欲全无，如果不是因为知道接下来会有一场恶战，中午的时候谭骥炎都不想吃，不过此刻冷漠的情绪倒是舒缓了一些，毕竟一个下午，某个小孩子一直发着短信过来道歉。

若是之前，谭骥炎的冷淡，关露不会认为有什么不妥，毕竟从小到大，她几乎是看着谭骥炎长大的，知道他的性格，可是此刻，关露走出了书房，听着书房里那压抑的咳嗽声，却将谭骥炎的冷淡怪罪到了童瞳身上。

难怪自己从第一眼的时候就不喜欢童瞳，她竟然是小曜的女朋友，却还不知羞耻的撩拨骥炎！似乎想到了这一点，什么都想通了，让关露对童瞳到了骨子里。

分割线

因为程大胡子的大方，所以没有童瞳戏份的时候，她就可以休息，从昨天下午就开始发短信，直到夜里十点多，童瞳感觉谭骥炎该休息了，所以才没有继续，拿过充电器给已经快没电的手机充电着。

而在家休息了一天，谭骥炎早上准时的出现了办公室，可是依旧一直咳嗽着，让于靖有些担心的看着办公桌专注工作的男人，一面审阅着上报的文件，一面掩唇低声闷咳着，让于靖即使担心，却也只能轻轻的关上门不去打扰他。

咳嗽和发烧最为的磨人，即使是谭骥炎这样铁一般刚毅的男人，没有休息好，高强度的工作，让他的脸色比昨天看起来更差了一些，一声声的干咳撕心裂肺一般，而属于谭骥炎的工作，即使是于靖也无法代替。

“于秘书，骥炎工作真的这么忙吗？”中午，关露提前过来给谭骥炎送饭，可是被于靖给拦了下来，办公室里，谭骥炎因为咳嗽不能主持一个市委的会议，所以让相关部门的与会人员来了办公室，此刻正在里面听着汇报。

“关小姐，谭副市长最近工作有些的忙。”于靖开口，才年后，所以工作不少，而且于靖知道谭骥炎如今正在培植属于自己的势力，所以工作量不是增加了一点点，而且政府的工作，收起来只是动动嘴皮子的事情，可是却是真正伤脑的棘手，很多人，很多事，都要考虑周全，牵一发而动全身，真的是所谓的步步为营。

“可是骥炎的身体。”关露担心不已着，美丽如画的脸上满是不安，可是自己却根本半点忙都帮不了，“于秘书，我把饭放在这里，我回去将炖好的梨子水再送过来，这个润喉。”

没有想到谭骥炎咳的越来越厉害，关露拜托的将手里的食盒递给了于靖，踩着高跟鞋，身影急切的走向电梯口，只挂心着谭骥炎的身体。

而此刻，正在开会着，谭骥炎一面示意几人不用担心，一面压低着咳嗽声，目光看向桌子之上，那大手里赫然是震动的手机，打开短信。

【谭骥炎，我今天不用去片场，我做了饭，我送去西湖苑。】厨房里，童瞳将最后一道菜放进了三层塑料的食盒里，虽然谭骥炎还是没有回短信，可是童瞳就不相信自己去了西湖苑，他还能将自己给赶出去。

【我在办公室。】谭骥炎终于按下了回复键，薄唇忍不住的勾了一下，带着一抹快速闪过的浅笑，而面子上，还是一阵冰冷肃穆的峻颜，虽然在生病，在咳嗽，可是那幽沉不见底的黑眸，蕴藏着睿智和精明，冷厉的气势，让汇报工作的几个人也丝毫不敢懈怠。

“哇！”终于看到手机上谭骥炎回复的短信，童瞳兴奋的叫了起来，快速的将食盒的盖子盖了起来，然后放到了一旁的购物袋，从阴转晴的脸上露出笑容，咚咚的一手拎着袋子，一手抓过车钥匙快速的出了公寓。

因为已经是到了吃饭时分，所以在听取了工作汇报之后，谭骥炎大方的放人，看了一眼安静的手机，知道童瞳这会肯定会开车过来了，因为咳嗽、低烧而有些低沉的情绪恢复了几分。

于靖中午有个应酬，所以没有等到谭骥炎忙完就先离开了，关露送过来的食盒交给了李成，让他等谭骥炎工作忙完了之后，送进去。

所以当李成将童瞳从停车场带进了谭骥炎的办公室，看着童瞳拿出了食盒和筷子，想起之前于靖交给自己的食盒，犹豫了看向谭骥炎，“先生，刚刚关小姐也送了饭过来，食盒还在外面。”

童瞳正高兴的在茶几上将热腾腾的饭菜拿出来，虽然谭骥炎还是冷沉着峻脸，一句话都没有和自己说，也没有和自己看自己一眼，不过对童瞳而言，这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至少谭骥炎回了自己的短信，此刻没有在意李成压低声音和谭骥炎说什么，可是猛的想了起来，自己只带了一个人的饭，不要说李成了，连自己的都没有准备。

谭骥炎目光看向一脸纠结的童瞳，虽然没有开口，倒也算是理会她了，童瞳对上谭骥炎的目光，尴尬无比的看了看李成，然后不好意思的开口，“我忘记准备李成的饭了。”

“童小姐，客气了。”李成憨厚的笑了笑，童小姐真的太客气了，李成对谭骥炎非常的尊敬，所以童瞳是谭骥炎的秘密女友，对李成而言，也是非常的尊敬的，这会倒有些的受宠若惊，比童瞳更不好意思，自己一会出去随便吃点就成。

“关姐那个盒饭你先吃。”谭骥炎对着李成低声开口，喉咙一痒又咳了起来，让一旁童瞳快速的走到饮水机边倒了一杯水递了过来，然后双手放在背后，一副讨好谄媚的乖巧模样。

李成于是离开了办公室，关门的一瞬间，看着谭骥炎拿着杯子慢慢的喝着水润着嗓子，而童瞳眨巴着眼睛盯着谭骥炎，这样的一幕，让李成忽然感觉真的很温馨很温馨，一直以来，在李成的认知里，谭骥炎永远都是不苟言笑，冷漠寡言，如同一个人生活在另一个平常人无法接触到的世界里，可是在童瞳出现之后，李成发现原来谭骥炎也是一个普通的男人，虽然还是那么的优秀，那么的尊贵，可是却似乎少了一层隔膜。

“你多喝一点汤，对咳嗽很好的。”童瞳还是低声的开口，因为谭骥炎生病，所以很多菜不能吃，可是担心他没有食欲，童瞳今天的菜还是偏咸了一点，用肉丝炒了葱白蒜台，一个丝瓜炒鸡蛋，然后是买回来的腌萝卜，口味稍微偏重正好让口淡的谭骥炎可以多吃一点，汤是白菜萝卜汤，炖的香，最重要的是化痰润肺。

“你吃了？”谭骥炎端着食盒，拿起筷子，目光抬起看向站在一旁献殷勤的童瞳，自己回短信到现在不到十五分钟，谭骥炎不用想也知道她又开快车了。

“啊，我忘记了。”童瞳这才想起来自己也没有吃，原本是准备吃过之后给谭骥炎送饭去西湖苑的，可是被谭骥炎漠视了一天一夜外加今天一早上，突然看到他回的短信，童瞳一激动直接就冲出了家门，根本忘记了自己也还没有吃饭。

果真忘记了，谭骥炎看着终于想起也没有给自己准备午饭的童瞳，虽然心头有着高兴，可是脸上还是阴霾霾的堆积着乌云，让童瞳摸了摸鼻子，讨好的笑着，“一会我出去随便买点吃的。”

她既然这么在意自己，为什么却总是和程天南见面，让自己担心她的安全！谭骥炎收回目光看着手里的筷子和米饭，再看着摆放在茶几上精致的菜肴，有些无奈有些动容，“你先吃吧，剩下的我吃。”

说完话，谭骥炎将手里的筷子递给一旁的童瞳，因为自己还在生病，谭骥炎不想童瞳被传染到，所以又只有一副筷子，所以就准备让童瞳先吃，而且谭骥炎也的确么有多少的食欲。

“那怎么行？饭菜都凉了，你先吃，吃过我吃。”童瞳头摇的拨浪鼓一般，然后笑了起来，眨巴着清澈的目光看着坐在沙发上的谭骥炎，一直不安的小脸上终于出现了极其无赖的表情，软腻腻的开口，“谭骥炎，你是不是不生气了？”

“快点吃。”谭骥炎还是黑着峻脸，只是语调里却已经没有了怒意和疏离，将筷子塞进了童瞳的手里，她既然害怕自己生气，就不要去做那些危险的事情。

“不行，你先吃，放心，我身体好的很，不会被你传染生病的。”童瞳加了几筷子的菜放到了碗里，然后又递还给谭骥炎，白皙的小脸上满是堆积的笑容，一双细细长长的眼睛几乎弯成了月牙型，满眼都是可以感知的笑意，谭骥炎终于不生气了。

看着谭骥炎依旧不接手，童瞳看了看他，又看了看自己手里的筷子，然后一脸怀疑的冒出话来，“谭骥炎，你是不是要我喂你？”

一口气没有呼吸顺畅，谭骥炎猛的咳嗽起来，凤眸挫败的瞪着坐在身边给自己拍背的童瞳，然后拿起筷子，夹了一口菜直接喂到了童瞳嘴巴里，等不咳了，自己这才吃了起来。

窗户外，因为这一层是谭骥炎的专属办公室和会议室，于靖不在，所以没有通报，这个时候没有人会上来，办公室靠走廊这边的窗帘没有完全的拉上，所以匆匆回到西湖苑拿了梨子水，又匆匆赶过来的关露没有想到会看见办公室里那样亲昵的一幕。

联想着之前的电话和短信，关露不敢相信的收回目光背靠着冰冷的墙壁，脸色煞白着，一步一步，失魂落魄的走向电梯那一边，童瞳果真是脚踩两只船！她竟然背着小曜，对骥炎献殷勤！果真，演艺圈里的女人都太阴险了，人前一套，人后一套，只怕小曜根本不知道，而骥炎一定被童瞳那样单纯的表情给欺骗了。

悄然无声的离开了市政府大楼，坐在车里，关露呆愣着，脑海里浮现出谭骥炎夹了一筷子菜喂给童瞳吃的亲密一幕，脸色更加的苍白，一股尖锐的痛从心底炸裂开来。

不！童瞳这样的女人根本配不上骥炎！关露虽然已经知道自己对谭骥炎抱有了什么样的感情，可是关露却将这份感情给深深的压制到了心底，因为自己同样配不上骥炎，骥炎那样优秀的男人，需要世界最美丽的女人才能配得上，不是自己，当然更不会是童瞳！

谭骥炎的食欲并不太好，不过童瞳的菜还算合胃口，加上心情好一点了，所以午餐也就吃的多了一些，当然，剩下的饭菜没有给童瞳吃，而是倒进了垃圾桶里。

“谭骥炎，你这是糟蹋食物，再说了，你怎么能这么狠心，宁愿倒垃圾桶里也不给我吃。”童瞳忙碌了一个中午准备午饭，此刻心情好了，也真的饿了，可惜她眼巴巴的瞅着谭骥炎吃完之后，却不给自己吃，而是倒掉了，让童瞳摸了摸饿瘪的肚子，指控的目光委屈的看着谭骥炎。

谭骥炎对上童瞳那一脸委屈不已的模样，眼中满是无奈，沙哑的喉咙因为喝了一碗汤倒舒服了一点，“你出去吃。”

“我出来的急，没有带钱。”童瞳皱了皱鼻子，可怜巴巴的开口，刚刚真的太可惜了，谭骥炎速度太快，自己还没有来得及反应，他就将剩下的饭菜给倒进了垃圾桶，让原本还打着谭骥炎不准吃，童瞳就将食盒拎出谭骥炎办公室之后在车子里吃的童瞳，如今只能无奈看着谭骥炎，这个男人根本就是自己肚子里虫虫，自己想什么，谭骥炎都知道。

谭骥炎转过身向着一旁挂着自己西装的衣架走了过去，拿出钱包，从里面拿出五张一百元，然后递给身后的童瞳，严肃的叮嘱着，“不准开快车！否则以后我就让李成当你的私人司机！”

“嗯。”点了点头，童瞳接过钱直接的塞进了外口的口袋里，倒也没有认为拿谭骥炎的钱有什么不妥，“可是谭骥炎，你是不是太大方了，我一个人吃，二十块钱就够了。”他一出手就是五百，真的好浪费。

“快出去吃！”谭骥炎很早之前就知道自己和童瞳的逻辑思维绝对有很深的诧异，所以决定不理会她，径自的走向办公桌，准备接下来的工作，毕竟生病，所以工作效率低了不少。

将空食盒收进了袋子里，童瞳终于恢复了一贯的笑容，看着又准备工作的谭骥炎，目光滴溜溜的转动了一下，然后快速的跑到了谭骥炎身边，小手推了推他的肩膀。

谭骥炎疑惑的抬起头，刚准备问童瞳还有什么事，却见童瞳突然快速的捧住谭骥炎的脸，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快速的在谭骥炎的唇上啃了一下，然后嘿嘿的笑着，在谭骥炎脸色变黑之前，快速的铃起袋子，转身就跑。

正是胡闹的孩子！谭骥炎无奈的看着已经跑出去的童瞳，舌尖下意识的舔了一下唇，然后笑了起来，低头继续忙碌工作。

偷吻成功让童瞳很高兴，开着车离开了，可是汽车刚转弯开出没有多久，童瞳就发现除了从柳家出事之后，就一直在暗中保护自己的一脸黑色汽车之外，还有一辆宝蓝色的车跟在了自己的车后面，因为心情好，再加上肚子饿了，所以童瞳的车开的并不快，而是一面开一面瞄着车窗外，看看自己这一顿迟来的午饭吃什么好。

五分钟之后，童瞳将车子停在了一家卖煲仔饭的餐厅外不远处的停车位上，果真，一直保护自己的黑色汽车也停了下来，而另一辆宝蓝色的汽车明显就拙劣了很多，连三流的跟踪技术都算不上。

向着不远处的餐厅走了过去，童瞳在经过一辆停在人行道上的摩托车走了过去，视线从摩托车的后视镜扫了一眼，想要看看是什么人在跟踪自己，关姐？错愕着，童瞳这一下倒是真的愣住了，几乎以为自己看错了，可是一路跟过来的人的确是关露。

推开玻璃门，童瞳走进了餐厅，因为过了吃饭时间，所以餐厅里人不是很多，临窗的位置，童瞳一般都不会选择，太危险了，如果有狙击手，坐在窗户边就等于是活靶子，这是多年的习惯，一般进入餐厅，她会选择最靠近出口，易于离开，背靠着墙，可以将餐厅所有的人都收入视线里的位置坐。

可是现在自己只是一个普通人，所以童瞳放弃了第一眼看中的角落里的一个位置，向着玻璃窗户边的空位置走了过去，虽然有些的不习惯，可是坐下来之后，过了一会，经过窗户的关露看了一眼餐厅里的童瞳，神色诡异的复杂着，然后也推开门走了进来。

“关姐，好巧啊。”这样拙劣的问话，童瞳说的小脸有些的纠结，她其实很想问关姐你跟踪我做什么？可是又感觉这样似乎不太礼貌。

“嗯，真的很巧。”关露冷淡淡的开口，她其实是一个很温柔的女人，虽然已经三十多岁了，可是保养的很好，波浪般的卷发，白皙的肌肤，美丽的脸，淡淡的妆容，温柔而娴静里带着成熟女性的妩媚。

可是对于童瞳，关露无法展露她一贯的温柔，在汽车上时，关露也想过要打电话给谭老爷子，告诉他童瞳脚踩两只船，不但和关曜在谈恋爱，甚至还背地里想要纠缠谭骥炎，可是关露电话拿起来之后却又放下了，她并不傻，这件事，只要童瞳或者骥炎都否定，只说是朋友之间的交往，那么大家肯定会相信他们，反而怀疑自己这样别有用心，最重要的是关露不想让谭骥炎因此厌恶自己，所以关露没有冲动的打电话给谭老爷子，而是和跟踪出来的童瞳。

“小姐，需要几份煲仔饭。”服务员将童瞳要的白开水放下之后，拿起笔和单子，看向眼前的两个人，童瞳素面朝天，和电视和报纸里的模样还是有些的区别，安静了很多，气息收敛了，少了明星的那股范儿，而女服务员也不是追星一族，所以只感觉童瞳和关露真的很漂亮，倒也没有多想其他。

“两份。”关露也没有吃，所以直接的回答了，她的声音很好听，带着一种女性天生的妩媚，温温柔柔的，听在耳中很是舒服。

感觉氛围有点不对劲，果真自己不适合坐在临窗户的位置，童瞳喝着水，目光瞄了一眼来者不善的关露，她没有开口，童瞳也不说话，只是喝着水，对于关露，童瞳虽然不怀疑了，但是还是有种说不出来的感觉。”我虽然比骥炎只大了五岁，可是谭阿姨在骥炎小时候因为谭叔叔工作的调动离开了北京，所以骥炎小时候就是在谭爷爷身边长大的。”关露慢慢的开口，目光打量的看着童瞳，要说姿色还是有几分的，皮肤真的很好，光滑白皙，一点皱纹都没有，关露虽然保养的好，可是她知道女人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岁月的痕迹是如何都遮挡不了的，三十多岁的女人永远无法和二十多岁的女孩相比。

“嗯，我知道，是关姐后来照顾谭骥炎和关曜的。”童瞳点了点头，想到此，看向关露的目光多了一份感激，谭骥炎和关曜都说过了，小时候关姐很照顾他们。

“童瞳，骥炎虽然已经二十九了，可是并不是谭爷爷不着急骥炎的终身大事，而是很多女人都配不上骥炎。”说到这里，关露目光带着一股冰冷冷的锐利打量着眼前的童瞳，夹带着不屑，“抛开谭家的背景，骥炎这样优秀的男人，有能力有担当，内敛冷静，学识丰富，涵养优雅，如今更是北京市副市长。”

谭骥炎是不错？可是有时候这个男人特爱吃醋，而且还不说，闷在心里，然后就板着一张脸吓自己，还有，谭骥炎挺小气的，自己从昨天下午就一直发短信，大拇指都快按的抽筋了，可是谭骥炎就回了那一条，还有中午的时候，谭骥炎太浪费粮食了。

童瞳不知道为什么却想起谭骥炎的缺点来，然后发现自己有些的走神，而眼前的关露脸色不太好，立刻拉回思绪，回给她一个笑容，“嗯，谭骥炎是很好。”

“童瞳，其实你的身份，一个艺人，又是孤儿院出生，无父无母，毕业的学校也是普通，没有什么体面的工作，其实你也配不上小曜。”更不用说是骥炎了，关露后面一句话没有说出来，只能用冰刀子一样的眼神看着丝毫不感觉到羞愧的童瞳，心头不由的生气了愤怒。

“关姐，门当户对真的那么重要？现在又不是封建时候。”童瞳有些的疑惑，她虽然不太懂感情什么的，可是她认为两个人在一起，不就是两个人的事，和出生，和家境，和工作真有那么大的关系吗？谭骥炎好像一直都没有嫌弃自己

啊。

“当然，童瞳你不要装天真了，演艺圈里这些事你应该看的多，多少女明星都是被富商给包养的，为了拿到一个角色，陪人上床，这些事你难道不清楚吗？骥炎的大哥谭战娶的妻子，说出来你也不知道，是书香世家的孙女儿，虽然比不上谭家的身份和地位，可是却是百年世家。”关露厌恶的看着一脸假装清纯不解的童瞳，如果不是看中了骥炎的身份和背景，她会脚踏两只船，不要脸面的纠缠着骥炎。

“还有你以为谭家的人会出来抛头露面，在这里吃廉价的食物，真正的世家，衣食住行都是非常讲究的，那是另一个世界，是你这样孤儿院出生的人根本不懂的！”关露语调愈加的刻薄，看着童瞳更加的厌恶，几乎想要撕毁她脸上的假面具，让谭骥炎看清楚她的虚伪和贪婪。

“可是关姐你不也在这里吃饭？”童瞳无辜的抬起目光看着关露，谭家和关家家世不相上下，关姐也是关家的人，可是不也是出来和自己一起在这里吃午饭。

“你！”关露脸色扭曲的一阵难堪，被童瞳这一句话给死死的堵了回来，关露虽然也是关家的人，可是却不算是真正的关家，只不过是很远的一支旁系而已，从小到大，关露就被这样的身份差距压抑着，小时候父母一遍一遍的叮嘱，要照顾好小曜，否则惹怒了关老爷子，爸爸的工作，妈妈的店铺，还有大哥的工作都完了。

十三岁的小女孩被迫离开家，在北京照顾另一个弟弟，关露不是没有怨恨过，可是这就是现实，她常常感觉自己就似乎一个筹码，一件东西，因为有了利用价值，才能和关家攀上关系，所以这也导致为什么后来，她不顾一切的嫁给了杰夫，想要当一个个堂堂正正的人，而不是活在关家的势力之下，可是想到如今的局面，童瞳这一句话，就如同一把锋利的匕首，狠狠的扎进了关露的心里，让她对童瞳的厌恶甚至直接上升为痛恨。

“小姐，你嫌弃我们的食物廉价，大门就在那边！不要以为自己穿的好一点了，就以为自己是个人物，也不看看现在是什么年代，真以为自己是什么名门望族的大小姐吗？”一旁端着煲仔饭过来的服务员刚巧听到关露之前那一句廉价食物的话，不满的讥讽着，“看起来倒是漂亮的很，原来这么没有素质。”

关露脸上一阵苍白，她不是这样浅薄的人，可是刚刚因为童瞳，太生气，所以这才口不择言了，如今被服务员这样一阵讥讽，再加上四周其他用餐的人投射过来的各式目光，关露难堪的低下头，却将这一切再次的怪罪到童瞳头上，如果不是她，自己怎么会这么丢脸。

“好香。”当煲仔饭放在了面前，闻着那那浓浓的饭香，加上上面的荷包蛋和梅菜扣肉的香味，童瞳满足的笑了起来，肚子真的好饿了。

“担心烫。”服务员看着童瞳那纯真无暇的表情，也笑了起来，好心的提醒着，然后将余下一份煲仔饭冷淡淡的放到了关露面前。

这样用砂锅煲出来的饭真的非常香，尤其是下面那结的一层黄酥酥的锅巴，又香又脆，虽然吃起来有点麻烦，不过用勺子直接给撬下来之后，比饭更加香。

关露虽然也饿了，不过却没有什么食欲，尤其是眼前坐的人是童瞳，一看到她的脸，关露就不由的想起在谭骥炎办公室里看到的一幕，心便绞痛起来，自己也算是骥炎的长辈，关露看着童瞳，她绝对不会让这个心机深沉，想要攀龙附凤的女人和骥炎在一起。

吃过饭已经是一点半了，点了两份鲜榨的玉米汁，童瞳听着关露说起谭骥炎小时候的事情，虽然关露的本意是让童瞳知难而退，认识到自己根本配不上谭骥炎的身份和家世，关露却不知道童瞳的思维和正常人有那么一点点的区别。

而关露也做不到泼妇骂街一样直截了当的明说，所以她的隐晦，她的暗示，在童瞳听来根本就是另一层意思。

窗户外天色渐渐暗黑了下来，原本就是阴天，所以到了五点半左右，天就显得阴沉黑暗了，而童瞳刚准备告诉关露，她们坐的够久了，手机就在这个时候响了起来。

“程天南？什么事？”童瞳冷了眼神，对于这个陷害沐放被抓进了看守所，又害得自己和谭骥炎又吵架了一架，虽然现在已经和好的罪魁祸首，童瞳是极其不喜欢的，所以没有了平和的态度，冷着嗓音。

“宁和路，蓝鸟酒吧，我等你。”程天南声音复杂着，脸色异常的难堪，虽然只过了两天，可是这两天，却是程天南这辈子最难熬的两天、

他的不甘心，他的愤怒，他的一片真情，可是当想到童瞳那样诡异于常人的身手，程天南就感觉童瞳就如同那镜中花，水中月，明明美丽的耀眼，却只能看到，无法拥有，这样的情绪之下，程天南第一次如此暴躁，如同被关押的野兽，却怎么也无法从牢笼里出来，即使有着利爪和尖牙，却也是无能为力，他还是惜命的，比起童瞳，程天南最在乎的还是自己的生命。

“有什么事，电话里说。”童瞳没有忘记之前对关曜的保证，她说过不会去见程天南的，而且程天南如果真的答应自己之前的要求，那么他直接说就可以了。

“童瞳，我就那么让你感觉到痛恨和厌恶吗？让你连见一面都不行吗？”失控的怒吼起来，程天南猛的站起身，将眼前的烟灰缸狠狠的给砸在了地上，“童瞳，甩掉你身后的尾巴，我等你半个小时，你不过来，就算拼的鱼死网破，我也让沐放陪葬！”

啪的一声挂掉了手机，愤怒之下，程天南扭曲着脸，一股怒火在胸口燃烧起来，让程天南再次的举起手，将手机狠狠的砸在了墙壁上，发出砰的一声巨响。

他程天南也许对不起柳家，对不起沐放，对不起很多人，可是对于童瞳而言，程天南却是问心无愧，即使她拿着枪对着自己，即使她那样的威胁自己，可是自己却从没有过想要伤害她的念头，可是她却一次又一次的践踏自己的真心和

感情！

虽然不清楚程天南为什么会发那么大的火，可是童瞳有种敏锐的判断，程天南说到做到，他真的会不惜一切，鱼死网破，而童瞳根本不能拿沐放的安全当赌注，所以她必须去一趟’

“我和你一起去！”莫名的，看着起身的童瞳，关露快速的开口。

“不行！”直截了当的拒绝，童瞳知道即使自己如今的身手还没有恢复到以前的程度，可是程天南的那些特种兵保镖，自己还不看在眼里，可是多了一个关露就不同了，假如发生了危险，自己怎么对关曜交待。

震惊与这一瞬间童瞳身上那流露出来的威严，虽然她还是平静着一张小脸，可是那清澈如水的目光却如同被冻结了一般，冰冷着，浑身带着一股不容他人置喙的威严气势，让关露几乎想要放弃这个念头，可是却突然反感的厌恶起来，童瞳凭什么命令自己！

“那我打电话告诉小曜，童瞳，你敢拿沐放的安全来当赌注吗？刚刚电话里，程天南可是非常的生气，一旦失去了理智，那样的人什么事情都能做得出来的。”关露威胁着童瞳，一手从包包里拿出了手机，作势要打电话给关曜。

刚刚程天南的怒吼声非常大，所以坐在童瞳的对面，关露也听到了，而此刻，关露相信自己用沐放的安全当筹码，童瞳只能屈服。

童瞳第一次为难的皱起了眉头，时间只有半个小时，蓝鸟酒吧具体的位置她并不清楚，可是却知道宁和路离这里至少要半个小时的车程，所以她一点都不能耽误时间，不能拿沐哥的安全来冒险。

“一会你待在车子里，不能下车！”童瞳顾不得什么了，快速的抽出一张一百块放在了桌子上，顾不得找零，向着自己的车子快速的走了过去，还要甩开暗中的人，童瞳这会只庆幸暗中虽然有人保护自己，可是却一直当自己只是一个普通人，所以轻敌之下，利用现在下班时期的车流要甩开还是非常的容易。

至此关露对童瞳已经是满腔恨意了。

｜派派小说后花园lyg021手打，转载请注明｜www.paipai.fm

第二卷 情意缠绵 103章 暴行发生

白色的沃尔沃车速可以开到250码，而童瞳的车技很好，利用下班时期的车流高峰，左拐右绕着，迅速的在车流之中穿梭着，而跟在童瞳后面的保镖有点儿无奈的皱了一下眉头，如果是平日，他会非常有兴趣这样开车的人，甚至去比一比，可是他目前的任务只保护童小姐，这样的车速太危险了，可是因为见识过童瞳开车的速度，保镖只当童瞳喜欢开快车，并没有多想。

而当五分钟之后，在车流里看不见童瞳的白色沃尔沃，男人猛然的坐直了身体，目光迅速的向着四周看了过去，可是哪里还有白色沃尔沃的身影，谭长官下一次可不可以派一个简单一点的任务给自己！保镖快速的向着怡然园的方向开了过去，有些的头痛，童小姐的车技真的太好了！他都不得不自愧不如。

当汽车向着怡然园的方向又开了一段路，又看见前面沃尔沃的车影之后，男人刚刚提起的戒备又放了下来，前面的车速虽然还是快，不过倒没有了之前的疯狂，男人也没有多在意。

六点十分，虽然童瞳已经够快了，可是堵车实在是她都没有办法控制的事情，“关姐，你坐在车里，锁好车窗和车门，不要下车。”因为迟到了十分钟，童瞳快速的对着关露叮嘱着，自己下车向着不远处的蓝鸟酒吧快速的小跑了过去。

六点多，酒吧街这边才开始热闹，蓝鸟酒吧并不是非常正规的酒吧，夜色之下，广告牌上蓝色霓虹灯勾勒出的一只鸟儿飞翔的倩影，这里是程天南旗下的一个酒吧，三教九流的人都有，兜售打探信息，只要到了这里，出的起价钱，就没有打听不到的消息，所以这里就显得非常的混乱，童瞳也知道这一点，所以才叮嘱关露锁好车门和车窗，不要下车。

此刻酒吧街并不显得多么的混乱，而这些年关露在美国，也去过一些夜生活的场所，比起国内绝对混乱了很多，所以对于童瞳那样的叮嘱，关露反而显得格外的不屑，甚至隐隐的有种不高兴，童瞳凭什么像命令小孩一样命令自己？

所以关露不仅仅没有将车门车窗关好，反而打开车门下了车，无聊的在酒吧街这里闲晃着，从童瞳之前离开的煲仔饭餐厅到怡然园也差不多有四十分钟的车程，而隔着几辆车看不见白色沃尔沃的车牌，暗中保护童瞳的保镖虽然有些诧异童瞳的车速放缓了，却也没有多在意，直到快到怡然园这边，保镖这才瞄到了车牌，惊出了一身冷汗，自己竟然将童小姐跟丢了将近四十多分钟。

酒吧二楼上安静了很多，隔音效果很好，所以直接隔断了楼下酒吧音乐声的嘈杂，程天南看着眼前的童瞳，第一眼看见她时，程天南只当是一个善于隐藏自己，心机深沉的女艺人而已，到底是因为什么一步一步的陷了进去，到如今，程天南心思是无比的复杂，不甘心，愤怒，眷恋，各式的情绪揉成一团涨满了胸口，却让程天南喉咙艰涩的堵住了一般，这一生，他第一次不知道如何开口。

“其实，如果你真的求我，我说不定也会放了沐放。”站在窗户边，程天南点燃了一支烟，可是她却偏偏选择了最激烈，最伤男人自尊的一种方式，让程天南几乎要怒火中烧，可是却又被这样的童瞳强烈的吸引了目光。

“沐哥并没有过失杀人，这原本就是你和沈直设计出来的圈套而已。”童瞳冷淡的开口，“我已经来了，你是不是已经决定好了。”

“如果我真的不放人呢？为了沐放，你就真的会杀了我吗？”程天南倏地转过身来，刚毅略带着黝黑的方正脸庞上目光急切的看向童瞳，内心深处闪烁着连自己都不懂得期待，虽然程天南认为童瞳肯定会给出让自己痛苦的答案，可是人往往都是如此，明知道是结果，却依旧不死心，依旧期待着出现奇迹。

“会。”一个字，简单利落，童瞳肯定无比的开口，虽然她不会真的杀了程天南，但是她绝对会让他付出和死一眼的

代价。

“哈哈。”呆滞的愣了瞬间之后，程天南放声狂笑起来，然后敛了笑容，又恢复了一代枭雄的自信和霸气，“童瞳，这一生，我只在你身上栽了，却也栽的心甘情愿，罢了，沐放明天就会安全出来。”

这样的结局是最好的，童瞳得到肯定的答案，立刻转身向着门口走了过去，而站在窗口的程天南虽然刚刚说的霸气，自己已经认清楚了事实，可以放手了，可是看到童瞳这样毫无眷恋的转身就走，却又滋生出一股怒火。

“你就这样走了？知道沐放安全了直接就离开，连一个谢字都没有？”嘲讽着，程天南嘴角勾着冷笑，却也不知道是在嘲讽自己，还是在讥讽童瞳

“谢？是你陷害沐哥的，你这样做，只不过是纠正了自己的错误而已。”童瞳回头一本正经的开口，有些不解的看着程天南，他只是放弃了继续做下去的错事而已，自己为什么要感谢他，感谢他陷害沐哥？

程天南讶然的看着一脸单纯表情的童瞳，灯光之下，她的脸纯净犹如窗户外的月光，干净的不沾染一点的杂质，这就是她独立特行的魅力，程天南见识过太多太多人性的丑陋，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在某种程度上，程天南认为关曜和谭骥炎，除了身份比自己更加辉煌之外，他们都是同一种人。

谭骥炎击垮了柳家，却并没有深入的查下去，而是息事宁人，培植属于自己的势力范围，所以柳康的死被定性为悬案，关曜虽然在某种程度上算是一个纯粹的警察，可是在很多时候，他依旧会妥协，选择放弃原本该坚守的道义。

所以程天南并不认为他们比自己优秀、出色，大家都是一样的人，为了各自的利益，都可以选择放弃很多东西，这个世界原本就该是如此。

可是童瞳却如同是另一个世界的人，她简单，单纯，固执，她可以为了柳康的死不惜和自己对抗，她为了沐放，不惜拿枪指着自己的头，童瞳是一个真正纯粹的人，干净如同阳春白雪，纤尘不染。

她并不蠢笨，上海那一次的比赛就看得出，她很聪明，很敏锐，偶然也有一点点小小的手段，却丝毫不显得心机丑陋，反而让人感觉到打心底喜欢的，她不会留给敌人任何一个借口，任何一个破绽，这样的女孩是如何的七窍玲珑，可是程天南却感觉眼前这样美好的一个人，却不属于自己，她甚至是厌恶痛恨自己的，如果时间可以倒转回去，程天南会不惜一切代价，用最好的一面出现在她的面前，可是发生的就已经发生了，永远不会可能再回头，所以生平第一次，程天南忽然有种淡淡的后悔。

手机铃声突然尖锐的响了起来，童瞳脸上浮现出笑容，快速的接起手机，一手落在门把手上准备开门离开，可是电话里谭骥炎的声音却冷酷无比的传了过来，带着童瞳从未听过的急切和愤怒，“你在哪里？关姐出事了，你们在哪里？”

“什么？宁和路，蓝鸟酒吧！”一听到关露出事了，童瞳笑容倏地一变，顾不得和谭骥炎通话，快速的挂了手机，直接打开门向着酒吧外跑了出去，而程天南一看童瞳神色不对，也立刻跟着跑了出来。

酒吧的暗巷，关露痛哭的尖叫着，身上的衣服已经被扯的七零八落，一直长靴踢掉了，原本的加厚丝袜被扯到了膝盖之下，露出里面纯白色的内裤，而六七个喝的半醉的男人，在酒精的刺激之下，此刻正抓手的抓手，拉脚的拉脚，猥亵着这个送上门来的漂亮女人。

“放开我！”你们放开我！”凄厉的喊着，泪水从脸上流淌下来，关露用尽全身的力量想要挣脱，可是她力气再大，怎么可能敌得过六七个醉酒之后，色欲熏天的大男人。

关露是真的后悔了，尤其是压在身上的男人不时的啃咬在她的脖子和胸口，六七只手不停的她身上揉捏着，衣不蔽体之下，当内裤也被拽了下来，女性最私密处被一只陌生的大手入侵着，关露痛苦着痉挛，想要喊叫，可是满是酒味的嘴巴却堵住了她的嘴，舌头霸道的伸进了她的嘴巴里。

她不该不听童瞳的话，从车子里出来，更不该晃到这样偏僻的巷子里，可是世界上却没有后悔药能卖！当她感觉到不对劲时，只来得及打开手机，刚拨通了谭骥炎的电话，只喊了一句救命，自己和童瞳在一起，手机就被夺走了，被扣下了电池，关露已经可以想象的出自己将会遭受什么样的厄运。

为什么老天要这样残酷的对待自己？泪水迷蒙了眼睛，关露突然恨起了童瞳，如果不是她将自己带到这样的地方，如果不是她用一副命令的口吻不准自己下车，自己怎么会遭受这样的凌辱，都是因为童瞳！

接到电话，谭骥炎虽然很诧异为什么关露和童瞳在一起，没有打电话给童瞳，而是立刻打给了暗中保护童瞳的保镖，可是得到的答案却是保镖将人跟丢了，谭骥炎冷下俊脸，立刻打电话给童瞳，问清楚了地址，直接打电话给了公安局杨局长，酒吧街这边因为很乱，所以巡逻的警察也多，接到电话也不过两分钟的时间，立刻过来这边寻找关露。

或许是警笛的刺耳叫声震慑了六七个正要一逞兽欲的男人，所以正压在关露身上的醉汉放弃了最后的侵犯，和同伴对望一眼之后，狠狠骂了一句，然后拎起裤子，几个人落荒而逃，女人有的事，没有必要为此将自己给搭进监狱里。

这一刻，关露痛哭的嚎叫起来，蜷缩着身体，即使身后就是一个被撞倒的垃圾桶，可是对关露而言，此刻，已经不顾不得脏乱，她只想哭，狠狠的哭，将心头的惊恐和委屈都给哭出来。

“明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童瞳怎么会将你一个人留下？”从童瞳到达蓝鸟酒吧的时候，沈直就一直在自己的车子里看着，比起那些实验对象，沈直一方面想要摧毁童瞳的心里构造，看着她如同柳康那样的崩溃，可是另一方面，沈直又是如此的痛恨童瞳，所以他想要从其他方面来打败童瞳。

当关露下车的时候，她脸上那细微的表情变化没有逃开沈直的视线，他静静的跟在关露后面不远处，看着她被六七个半醉的男人给抓住拖到这边的巷子里意图强＝暴，沈直依旧没有出面，反而是如同看一出戏一般，仔细的观察着关露的表情，肢体动作，她眼中的恨意让沈直玩味的笑了起来。

人都是一种极其自私的动物，人的心理是非常的微妙，这样的事情发生之后，其实关露该反省的是自己，她不该下

车，不该乱晃到这样黑暗而危险的地方，童瞳停车的地方是马路边，酒吧街这边再乱，马路上还是安全的。

可是真的出事了，为了逃避自己的责任，为了让自己心里头好过一些，关露却将这份责任从自己身上推到了童瞳的头上，将一切都怪罪到了她的身上，而将自己塑造成一个可怜无辜的形象，或许这样能减轻自己的心理压力，而且将错误推到别人身上之后，有了情绪的一个发泄口，反而能让自己用更快的时间从痛苦里走出来。

突然听到男人的声音，关露再次骇白了脸，双手用力的环抱住自己，想要遮挡住那几乎暴露在夜色之下的胸口，惶恐着眼看着夜色之下一身白色，笑容诡异而森寒的沈直。

“这不是你的错，童瞳不该将人带来这么危险的地方的。”露出一口白牙，沈直用一种温和而诚恳的声音开口，观察着关露那刹那从眼中展现出的恨意，缓缓的笑了起来，这就是人类，如此丑陋的一种生物。

“警察就要过来了，如果你想让伤害你的人更加的痛苦、自责、内疚，那只有你真正的被侵犯了才能达到这样的效果。”警笛声真的越来越近了，沈直在夜色里露出笑，白色的身影如同鬼魅一般向着暗中再次的走了过去。

如果今天只是虚惊一场，那么童瞳即使愧疚，却也会自我安慰，幸好没有出事，这样的惩罚太轻了，如果今天这个女人对所有人承认自己真的被强＝暴了，那么童瞳就会一辈子背负着这个罪责，沈直阴邪的笑着，打开车门，离开了，今天知道南哥要在这里见童瞳，自己过来真的值得了。

警察几乎和童瞳、程天南是同时赶过来的，可是情绪崩溃之下，关露拒绝任何的人靠近，尤其是所有男人，即使是警察，走近一点之后，关露都会发出惊恐的喊叫声，而童瞳刚要靠近，关露却发出更加痛苦的哭声。

那个白衣男人的话在关露心里掀起了巨大的波浪，关露茫然了，她是痛恨童瞳的，尤其是发生了刚刚的这一幕，任何一个女人，即使她从小比其他女人经历了更多，可是被六七个男人差一点强＝暴，关露真的害怕了，也后悔了，也怨恨童瞳。

可是刚刚白衣男人的话却让关露那原本还犹豫的心却一点一点的如同冰山一般的坚硬下来，是，如果不是童瞳将自己带到这里来，一切都不会发生

自己是配不上骥炎的，关露知道，虽然她也曾悄悄的因为喜欢上自己带大的男孩，而萌生出一种又禁忌却又兴奋的双重感情，可是关露却理智的告诉自己，自己配不上谭骥炎，他适合更优秀更完美的女孩，虽然不甘心，虽然还是会如同含春少女一般，明知道不可能，却依旧有着一丝一丝的期盼，或许骥炎会喜欢自己，毕竟自己是他这么多年来接触最多的女性。

自己虽然比骥炎大了五岁，可是保养的也很好，关露就是在这样复杂又矛盾的感情纠缠里留在北京的，可是她却没有想到今天中午会在办公室里看见谭骥炎亲密的喂菜给童瞳吃，那一刻，关露是那么的痛苦，骥炎并不喜欢自己，这样的认知，即使心里头早就明白，可是当事实摆在面前的时候，却是那样血淋淋的痛着，提醒着她过去所有的幻想都是自己的一厢情愿。

可是关露在痛苦的同时却又恨上童瞳，是她抢走了骥炎原本该对自己的感情，是她水性杨花的明明是小曜的女朋友，却又在一旁勾引骥炎，这样扭曲的恨意，在此刻，在自己差一点因为童瞳而被强＝暴的时候终于达到了顶点。

泪水迷蒙里，关露一点一点阴狠了眼神，那最后的一点善良都在嫉妒的恨意里消失，她宁愿背负上被强—暴的名声，也要让童瞳痛苦一辈子，让骥炎和小曜都远离童瞳这个祸水！为了骥炎，自己什么都愿意！这就是自己对他的感情，即使一辈子骥炎都不知道自己这样爱着他，为了他可以牺牲一个女人的尊严和人格，自己也要让瞳瞳远离骥炎！

谭骥炎和关曜放下了手边所有的工作，开车赶到了这一边，四周已经被警察给戒严了，因为关露不能让任何人靠近，程天南也是经过大世面的人，所以他直接让所有的巡警在巷子的两头，禁止他们靠近，而巷子又很黑，所以巡警倒也不知道究竟里面受害的女性到底是谁。

打开车门，谭骥炎快速的下车走了过来，经过童瞳身边时，看到站在一旁的程天那，一瞬间，脸色阴厉的骇人。

“我……”童瞳想要开口，却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声音卡在了喉咙里，而一旁谭骥炎依旧只是用冰冷冷的看待程天南一样的目光看了一眼童瞳，大步的越过她。

“程天南！你最好祈祷今天的事情和你无关！”关曜褪去了那斯文儒雅的外表，冷酷着嗓音，关家的人是任何人都不能动的！

而看到一旁的童瞳，关曜脸色复杂起来，有种恨铁不成钢的无奈，”小瞳，你答应过我不再和他见面的！”为什么还要来这里见程天南，为什么要将关姐带过来。

“关姐没事了。”即使不用亲眼看见过程，谭骥炎此刻也知道这个巷子里发生了什么，压低着嗓音温柔的对着关露开口，小心翼翼的伸过手，不想惊吓到关露，”关姐，没事了，我接你回去。”

“骥炎。”这样的谭骥炎是如此的温柔，如同自己是被他呵护在掌心里的小公主，关露泪水再次汩汩的从眼眶里滚落下来，哽咽着，直接扑进了谭骥炎的怀抱里，用力的抱紧了他结实的身躯。

泪水滚落下来，关露知道背负上被强＝暴的名声，不要说根本不可能和谭骥炎在一起，她那原本岌岌可危的婚姻也会因此走到头的，可是她不在乎，这一刻，靠在谭骥炎的胸膛上，感受着他的体温和心跳，关露紧闭着模样，为了骥炎，不管是什么样的牺牲都是值得的。

一旁关曜脸色阴郁的骇人，脱下了大衣将衣不蔽体的关露给罩了起来，虽然光线暗淡，可是关露脖子上那些被啃咬出来的痕迹，让关曜攥紧了拳头，这些畜生！

“关曜，去交代一下。”谭骥炎一面抱紧着瑟瑟发抖，哭的声音沙哑的关露，一面对着脸色难堪的关曜开口，这件事必须要压下去，关姐是关家的人，所以绝对不能曝出来这样的事情，而且对关姐的名誉伤害太大，至于那些人，只要查

出来之后，即使不通过明面上的程序，谭骥炎也会让那些人后悔今夜所做的一切！

“我知道。”深呼吸着，平复下狂暴的情绪，关曜转身向着远远的守在巷子口的巡警走了过去，低声的交代了几句之后，巡警立刻明白过来，这个案子已经不是他们可以接手的了，立刻上了警察离开，如同今夜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般。

扶着关露站起身来，谭骥炎肃杀着一张冷酷的峻脸，在黑暗的巷子里，显得更加的阴霾震慑，凝聚着眉宇，凤眸冷酷如霜，一步一步扶起身影有些踉跄的关露。

“对不起，关姐……”童瞳走上前来，她真的不知道会发生这样的情况，自己明明让关姐不要下车，甚至因为担心酒吧街这里太乱，还交代她锁好车门车窗，可是童瞳却也知道现在说什么都太迟了。

“我不要你的道歉，你的道歉有什么用？”关露情绪再一次的崩溃，看着走上前来的童瞳，身影跌撞的向前跨了几步，目光恶毒的扭曲着，竭力嘶吼的同时，倏地扬起手向着童瞳挥了过去。

这一巴掌，童瞳是完全可以避开的，可是看着关露那痛苦不堪的模样，对上她满眼的恨意，童瞳身影未动的站在原地，怕的一巴掌狠狠的打在了脸上，打的太狠太重，童瞳只感觉左边的脸颊完全的麻木了，嘴角有着淡淡的血腥味涌了上来。

“关姐？”关曜听到这一声巴掌声，一怔，快速的回过头来，皱着眉头看着眼前的一幕。

谭骥炎也是一惊没有想到关露会突然打了童瞳，可是峻脸之上谭骥炎目光依旧冷酷如霜，冰冷的看着眼前被打的童瞳，有那么一瞬间，谭骥炎眸光波动了一下，却又在瞬间冷寂下来，冰冷无情的面容，如同眼前的童瞳只是一个陌生人一般。

童瞳擦了一下嘴角的血迹，目光看向再一次蜷缩在谭骥炎怀抱里瑟瑟发抖的关露，看着谭骥炎那双手紧抱着关露，用冰冷无情的目光看向自己时，童瞳忽然感觉心很痛，比起关露刚刚那一巴掌要痛上千百倍。

第一次见到谭骥炎时，他就是用这样的眼神冰冷的看着自己，冷酷的训斥着参加了蓝海豚面试的自己，那样的声音，低沉冷酷的不带一点温度，那样的眼神，阴寒而冷漠，让童瞳心脏如同被无形的大手给狠狠的掐住，然后用力的扯碎，如同垃圾一般丢弃在地上，任凭所有人践踏。

“骥炎，我想回家。”关露低声的开口，声音依旧带着哽咽，幽幽的嗓音，如同被蹂躏过后的桃花，娇弱的让人心疼。

“嗯。”谭骥炎那面对童瞳时的冷酷表情终于柔软下来，无比心疼而愧疚的看了一眼怀抱里的关露，低低的应了，然后直接将关露横抱而起，漠然着从童瞳身边走过，冷酷到吝啬一个眼神给她。

呆滞着，童瞳身影静静的站在原地，听着巷子里的汽车声响起，然后远离，关曜看着失魂落魄的童瞳，想要开口说什么，却终究没有开口，只是转过身同谭骥炎一样的冷酷离开。

巷子里安静下来，一股寒风刮了进来，在冬日的夜晚，让人感觉到一阵彻骨的寒冷，程天南看着站在身边，却如同失了魂的童瞳，心疼的看着她已经肿起来的脸颊，”我送你回去，小瞳，这件事不是我做的。”

“我知道。”童瞳狠狠的闭上了眼睛，然后在瞬间睁开，眼眸里的情绪被压抑下来，她知道这件事和程天南没有关系，接到程天南的电话时，是关姐要跟着自己过来，程天南不可能事先知道这一点，所以就更不可能安排这些，这一切只是一个意外而已，却是一个无法挽回的意外，因为自己而发生的意外。

童瞳转过身向着巷子口走了过去，一步一步，脑海里却依旧浮现出谭骥炎那冷漠的眼神，连怨恨和责备都没有，如同自己只是一个陌生人一般，心脏紧缩的一阵痛，童瞳垂落在身侧的手用力的收紧了几分，然后步子沉稳的走向马路另一头自己停在路边的车子。

巷子里，程天南目送着童瞳的身影一步一步的远离，从暗黑的巷子口走入到路灯之下，那清瘦的身影，在这一刻，让程天南忽然有种遗世而独立的落寞，心疼的感觉再一次从心底疯狂的蔓延上来，如果自己是关曜，今天自己绝对不会任由另一个女人打了童瞳，绝对不会！

汽车没有回怡然园，而是向着西湖苑这边开了过去，童瞳并没有通行证，所以她无法进入小区，只能停在大门口不远处的路边。

为什么会这样？童瞳双手握着方向盘，无力的将额头抵着方向盘，自己不该带关姐一起去的，明明知道这边是宁和路这边的酒吧街很乱，可是当时时间太紧迫，童瞳也担心程天南那样的人，真的被惹怒了，反而会走上极端，他真的会毁了沐哥，所以童瞳来不及细想就带着关露一起去了酒吧街。

如果自己更加小心一点，关姐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童瞳知道对于普通的女人，这样的暴行代表着什么，可是如今说什么都太迟了。

心境沉重着，童瞳抬起头看了一眼西湖苑小区，谭骥炎的房子在小区靠近后门的那一片，这么远根本看不见什么，想起谭骥炎那冰冷的一眼，那远远比被打一巴掌，被刀子刺中，被子弹穿过身体更加的痛，这种无法言语的痛蚀骨啃心，一点一点的扩散开来，让童瞳握着方向盘的手猛然的收紧，太过于用力，指关节泛白的凸起。

西湖苑。

被谭骥炎抱到客房之后，关露一个人关上房门，然后走进浴室，将自己的身体泡在了温水里，虽然并没有真正的被强暴，可是却也只是差最后的一步而已，她的唇被咬破了，红肿气啦，身上到处都是被掐出来的淤青痕迹，脖子上被牙齿啃出来的地方破了皮，渗透着血丝，看起来怵目惊心，脚后跟因为靴子掉了，所以在地上磨破了皮，此刻被热水一泡就痛了起来，而原本白皙的大腿就更加惨不忍睹了。

虽然没有真的被强＝暴，可是关露还是感觉到了恶心和肮脏，用力的擦拭着自己的身体，不过这样都值得了，想起在巷子里谭骥炎看着童瞳那样冰冷的目光，关曜同样是那样的目光看着童瞳，关露冷血的笑了起来。

客厅里，谭骥炎依旧肃杀着峻脸，低声的咳着，却拒绝了关曜递过来的水，”我没事。”谭骥炎沉声的开口，眉宇依旧没有舒展开，她果真还是和程天南见面了，甚至连累了关姐！

“这只是意外，骥炎，小瞳也不想的。”关曜低声的开口，揉了揉太阳穴，满是疲惫，小瞳为什么还是要和程天南见面，如果不见面，今晚这一切就不会发生。

“最好只是意外！”冷厉的眼神阴霾的骇人，谭骥炎紧抿着薄唇，如果被自己查出来，今晚上的事情是程天南策划的，不要说和谭家和关家抗衡，就算不惜一切代价，自己也要毁了程天南！

“先生，吴医生过来了。”李成打开门让六十来岁的女医生走了进来，然后关上门，依旧如同最尽忠职守的保镖一般站在角落里，他的工作只是保护先生的安全，其他的事都不是自己的范围。

“吴阿姨，麻烦你了。”谭骥炎站起身来，吴医生原本是军区的医生，退休之后原本是在郊区颐养天年的，这几天小孙子生病才过来照顾孙子的，谭骥炎之前在小区里遇到了两次，也打了招呼，小时候在军区，谭骥炎有时候受伤也都是吴医生照顾的，所以还算是比较熟悉的长辈，而且关露被强＝暴这件事，不能声张，所以谭骥炎就立刻想到了吴医生。

“不用客气，关露在哪里？情绪还好吗？”吴医生也认识关露，毕竟以前谭骥炎和关曜也是被关露照顾着，所以倒也算是熟悉，此刻听到谭骥炎打过去的电话，立刻拿着药箱过来了，慈爱的脸上有着关切和担心。

客房里，关露已经洗好澡了，刚穿上浴袍，听到敲门声，收敛了心头的情绪，故意等了一会，将浴袍的领口稍微拉开了几分，露出被热水泡过之后，满是啃咬上伤痕的肩膀和脖子，然后才打开门。

“关姐，吴医生你还记得吗，她过来给你检查一下。”谭骥炎目光掠过关露的脖子和，脸色再次的阴沉下来，只是情绪被压制的很好。

一听到医生，关露下意识的一个颤抖，或许是做贼心虚，让她有种本能的惧怕和抵触，而吴医生也是老医生了，自然没有错过关露此刻的表情，却没有往其他方面想，只以为关露刚刚被人给强＝暴了，在心里还有这被伤害留下的阴影，抗拒所有人靠近自己的身体，即使是一个女医生。

“关露啊，还记得吴阿姨吗？好多年都没有见面了，怪孩子，别怕，我只是给上点药。”吴医生温柔的笑着，慈爱的脸上有着心疼的神色，对着门口的关曜和谭骥炎点了点头，走进卧房，然后关上门。

“我已经清洗过了，不用上药了。”稳定下心神，关露低着头开口，唯恐吴医生真的看出来什么，尤其她并没有真正的被强◎暴。

“可是脖子上这些伤还是要上药的，大家都是女人，不要害怕，已经安全了，我一会留下药，被撕裂的地方，你自己上药，不要害怕，伤口一定要处理好，否则发炎了就不好了。”其实吴医生过来不仅仅是为了给关露上药，一方面也是担心她的心理，还有一方面是担心她会不会因此怀孕，可是吴医生也知道要一步一步来，想给关露上药，然后再说到后面这个顾虑。

关曜的公寓实在没多余的地方住，至于关露如今让她回酒店关曜和谭骥炎也不放心，所以就暂时让她住在谭骥炎这里，也好就近照顾。

吴医生走了之后，关露也在疲惫里睡着了，吴医生说关露情绪还好，不用太担心，身上都上了药，不过一想到关露那一身惨不忍睹的瘀伤，吴医生还是冷着脸将那些畜生给狠狠的咒骂了几句。

“我先回去了。”太晚了，关曜明天还要上班，这才和谭骥炎道别，刚要走，忽然想起什么，又转过身看着谭骥炎，”你也别怪小瞳了。”

“你先回去吧，开车小心。”谭骥炎并没有接话，只是叮嘱了关曜一声，冷酷的峻颜，让人看不出他深藏的情绪。

走出别墅，关曜拉开车门，看了一眼谭骥炎的房子，叹息一声，发动起汽车离开，可是当汽车开出了西湖苑的大门，夜色之下，童瞳白色的沃尔沃异常的明显，让关曜立刻将汽车刹停在一旁。

“小瞳，这么晚了，该回去休息了。”关曜敲了敲车窗，看着趴在方向盘上的童瞳，莫名的有些的心疼，不由的放软了语调，”别多想了，事情已经发生了。”

“关曜，对不起。”童瞳抬起头看着站在车门边的关曜道歉着，她真的不知道会变成这样？可是再多的歉意也是无法挽回已经发生的事情。

“嗯，我知道。”看着童瞳还红肿的脸，关曜目光里快速的闪过一丝的心疼，他记得童瞳的脸上永远都是那样安静乖巧的表情，偶然会露出微笑，干干净净，清清爽爽，让人感觉到一种舒心，而此刻，看着童瞳虽然还是一模一样的表情，可是关曜却明白在这样的安静的背后隐藏着她深深的愧疚和自责。

“关姐，还好吗？”对于童瞳而言，结果已经造成，所有的解释都是无用功，这一点上和军人很是相似，对于他们而言，失败就是失败了，任何理由，任何解释都是枉费的，所以不会为自己辩解，而童瞳也有着这样的行为习惯。

当年在基地训练的时候，因为是女孩，每个月总有那么几天身体不舒服，可是基地铁一般的规定，是不分男人和女人，因为子弹不会在意你是不是男人还是女人，是不是身体不适，所以不管是多么困难，多么残酷的训练，结果才是最重要的，没有人会去听你阐述原因和理由。

关露这一件事，童瞳没有想过为自己开脱，推卸责任，她只认为关露只是一个普通人，而自己却将她带到了危险的地方，这才导致事情最后的发生，所以童瞳是真的自责，将所有的过错都习惯的揽到了自己的身上。

“已经睡了，坐到副驾驶位置上，我送你回去。”关曜不放心童瞳，快速的转过身将自己的车子重新发动停靠在另一

边，不用担心阻碍了西湖苑这边出入的车辆，然后拔了车钥匙锁了车门送童瞳回怡然园。

汽车平稳的向着怡然园的方向开了过去，关曜瞄了一眼不远处跟着的黑色汽车，知道那是之前谭景御离开之后，留下来保护童瞳的人，”今天怎么将后面的保镖给甩开了。”

如果小瞳没有甩开后面的保镖，或许关姐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可是关曜是知道童瞳的车速的，她的车不但快，而且稳，所以要甩开后面的车子也不是没有可能。

“程天南只让我过去。”副驾驶位置上，童瞳静静的看着窗户外的夜色，其实她很想问谭骥炎怎么样了？可是一想到他那冰冷如霜的眼神，话到了口中便有被咽了回去。

“程天南让你故意甩开的？”关曜镜片之后的目光带着一股锐利的深思，之前保镖也是因为跟上了一辆白色沃尔沃，错当成是小瞳的车，这才导致跟丢了小瞳那么长时间，如果这一切都是程天南安排的，那么今天晚上关姐的事情，是不是也吃程天南一手策划的？

“关姐的事和程天南无关，他不知道关姐要跟着我来蓝鸟酒吧。”童瞳看了一眼脸色肃杀的关曜，她知道不管是谭骥炎，还是关曜对关露都看的非常重，如同家人一般，今天这样发生了这样的事情，难怪谭骥炎那么生气，都是因为自己的过错。

“关姐要跟着你过去？”听童瞳一解释，关曜也打消了这个疑虑，毕竟程天南不可能未卜先知，知道童瞳会带着关姐一起去赴约。关姐为什么要跟着童瞳过去？”关姐是因为不放心你的安全，毕竟程天南那样的人，关姐肯定是担心你吃亏，所以才会跟过去的。”

是这样吗？童瞳扭头看了一眼关曜，回想着之前在餐厅关露威胁要给关曜打电话，所以童瞳没有办法，却只能带着关露一起过去，难道是因为担心自己的安全？可是不对啊，当时自己从关姐眼中半点担心的神色都没有看到。

可是这会，童瞳也明白说什么都是太迟了，也就没有将心头的疑惑说出来，或许吧，关姐或许只是担心自己一个人去太危险，所以才会要跟着一起过去的。

“关曜，我该怎么办？”汽车停到了怡然园的楼下，童瞳低声的开口，神色失落，眼神自责，事情已经发生了，太后悔自责也是无济于事，这个时候，自己该怎么办？

童瞳是真的不知道，以前在基地训练的时候，如果没有完成任务，童瞳不会为自己辩解，只会继续的训练，直到完成了目标，那个时候，不管发生什么，都是自己一个人来承担的，如今，因为自己，却让关露来承担了结果，童瞳是真的不知道自己要该怎么办？将那些施暴的混蛋给抓起来关进监狱，还是让关姐再打自己一顿消消气，可是不管怎么做，童瞳知道都无法挽回已经发生的事。

关曜侧目看着汽车里的童瞳，黯淡的光线之下，她迷惘着一双清澈的目光，安安静静的看着自己，如同一个犯错了孩子，却不知道如何去弥补。

虽然之前对童瞳的确有一点的责怪，毕竟她已经答应过自己和骥炎，不会去见程天南，可是关曜也知道事情发生了，再说这些都是无用的，可是看着童瞳此刻的模样，关曜心头一软，轻轻的伸过手抚上童瞳还红肿的脸，温和的开口，”不要多想，等过几天，关姐情绪好一点了，她会知道这只是意外，和你无关的。”

关曜明白今天关姐会怨恨童瞳，是因为将一切都怪罪到童瞳身上了，可是等关姐冷静下来，关姐不是不讲理的人，她会明白这一切只是意外，和童瞳没有直接的关系。

“关曜，你真好，可是谭骥炎什么时候会原谅我。”并不在意脸上的痛，比起关姐所受到的痛苦，童瞳明白自己的这一点痛真的算不了什么，可是谭骥炎呢？他那么生气，自己答应了他，却违背了承诺去见程天南了，这一切才会发生，谭骥炎真的会原谅自己吗？

“骥炎只是有点生气而已，没事的，小瞳，为什么又去见了程天南？”关曜收回手，看着童瞳失望而担忧的模样，自己的安慰对小瞳而言还是微不足道的，能让童瞳真正释怀的却是骥炎的原谅。毕竟她最在乎的人也是骥炎。

“程天南答应收手了，沐哥明天就可以出来了，他要求见我一面，我如果不过去，我担心程天南会恼羞成怒，到时候连累了沐哥。”童瞳低声的回答，她并不会后悔今天去见了程天南，毕竟沐哥的安全最重要，她只是有些自责自己不该将关姐一个人留在车子里的，自己该更加的小心的。

程天南竟然就真的这样放过沐放了？关曜深思的靠在驾驶位上，目光悠远的透过挡风玻璃看向外面的夜色，程天南既然能收手，他要求见小瞳一面，的确已经是很大的让步了，小瞳的顾虑没有错，程天南已经这样让步，如果小瞳还是拒绝了他见面的饿要求，程天南很有可能在愤怒之下，鱼死网破，真的对沐放不利。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小瞳却见程天南，关曜可以理解，毕竟她那么在乎沐放的安全，不可能眼睁睁的看着沐放出事，可是关姐却发生了这样的意外，否则这一切就真的完美了。

｜派派小说后花园lyg021手打，转载请注明｜www.paipai.fm

第二卷 情意缠绵 104章 我们分手

第二天，阴沉沉的天气终于见到了阳光，而之前做为做为重要的认证赵明翻供了，他对警方自首承认，当时窦树飞并没有被车子撞到，而是因为他们对沐放心怀不满，之前打劫不成被打了一顿，碰瓷又失败了，所以气恼之下，想要报复。

所以气恼之下，他们去偷了法拉利的4s店，里面正好和沐放的汽车配套的车漆，当时拿的时候，不小心撞到了存放车漆的货架，当时并没有在意，将车漆去黑市卖了四千块钱，然后窦树飞各自分了两千块钱就走了，头发上的车漆估计

就是在黑市卖车漆的时候打开给对方验货，然后沾到了头发上。

案件就这样峰回路转的翻案了，窦树飞根本不是沐放撞的，而是自己在偷车漆的时候磕到了货架上，头发上的车漆是卖的时候不小心沾到了头发上，两千块钱也不是沐放给的碰瓷的钱，而是赃赃，原本铁板钉钉的案子就这样通透了，而赵明因为诬告，虽然会被判刑，但是绝对不严重，窦树飞是自食恶果。

“头，这个案子就这样结案？”熊华总感觉有些的诡异啊，原本炒的风风火火的案子，突然就这样收场了，那些之前呐喊的媒体，忽然都转了风向，偏爱沐放，大肆报道沐放之前在蓝海豚所做的功勋，一些艺人也站出来，在公众场合说曾经受过沐放的帮助。

而蓝海豚娱乐公司之前没有开出沐放，而是将钱利给踢了出去，现在沐放沉冤得雪，更是高调的召开新闻发布会，随时等待沐放的归来，蓝海豚自始至终都相信沐放的人格。

而至于诬告沐放的赵明则被广大的网友骂的狗血喷头，也幸好他被警察给抓了，否则只怕都不敢出门了，“就这样结案。”关曜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原本就是一出闹剧，如今程天南这样收场，也算是皆大欢喜，至于窦树飞究竟是怎么死的也根本无法查。

“可是窦树飞就这样冤枉死了？”熊华有些烦躁的开口，虽然他并不想冤枉沐放，而且沐放也的确和这个案子没有关系，可是熊华绝对不相信赵明的那番说辞，什么去4s店偷车漆，哪有那么巧合的事情，窦树飞虽然不是被沐放害死的，可是却是被幕后的人害死的，借用他的死来陷害沐放而已。

“那样的人死了也活该，即使我们要查，也根本查不出什么来，刚刚我接到电话，窦树飞的尸体因为法医失误挂错了牌子，被火化了。”孙盈盈叹息的接了一句，身为女警，孙盈盈有着高挑的身材，不同于街头的女孩子那么的弱不禁风，反而带着几分的英气，黑色皮衣，牛仔裤，运动鞋，干练的短发，一张脸因为经常外插查案，被风吹的有点粗糙。

“把柳康的案子，李兰兰的案子，如今窦树飞的案子，还有之前我们查过的和程天南都有关系的案子都整理一下，虽然目前我们没有办法去查，可是终究有一天，我们会将这些案子给查的水落石出。”关曜很是平静的开口对着两个部下命令着，这些案子，这些枉死的人，不是不查，而是目前还没有足够的证据，终究有一日，关曜锐利下眼神，自己会将这些案子都查清楚，让程天南接受法律的制裁！

沐放这个案子算是沉冤得雪，媒体一大早都聚集到而来看守所门口，包括蓝海豚也拍了人过来，可是却被告知沐放已经提前释放了，让所有等了许久的人只能惋惜的铩羽而归，没有第一时间拿到新闻。

而此刻，怡然园，公寓。

“为什么要垮火盆？辛疆，你是不是太迷信了？”沐放勾着薄唇，似笑非笑的斜睨着一旁的辛疆，而摆在沐放面前的正是一个火盆。

“辛疆说这样能去晦气。”童瞳不相信这些的，不过看辛疆一本正经的准备这些东西，童瞳也图个吉利，自然也没有阻止，而且看到沐放回来了，一夜未睡的童瞳终于露出了笑容，暂时将关露的事情给压到了脑后。

沐放朗然一笑，终于抬起脚从火盆上跨了过去，而一旁辛疆手里的艾叶沾着水对着沐放周身洒了洒，还是那一张麻木的脸，“好了，你去洗澡，衣服我都给你准备好了，都是全新的，这些旧衣服都拿出去烧掉，从此之后，大吉大利，顺顺当当。”

“行，今天就听你的。”笑着摇摇头，沐放目光扫过一旁看起来有些疲倦的童瞳，为了自己的事情，小瞳真的瘦了很多，眼下黑眼圈这么重了，这个小阿呆到底是怎么照顾自己的？

心疼着，沐放直接去了客房去洗澡，而辛疆也跟了过去，准备等沐放将身上从看守所穿出来的衣服换下来之后，连同火盆一起拿到楼下的垃圾桶，然后烧掉，也同时烧掉沐放身上的霉运晦气。

客厅里，安静下来，童瞳脸上维系的笑容一点一点的消失，手下意识的握着口袋里的手机，之前自己发过去的短信如同石沉大海一般，让童瞳知道这一次谭骥炎是真的生气了，关姐就如同谭骥炎的姐姐一般，因为自己而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谭骥炎只怕不会原谅自己了。

不能这样苦着脸让沐哥担心！童瞳拍了拍脸颊，逞强的露出一抹笑容，然后向着厨房走了过去，事情已经发生了，如今自己要做的就是让谭骥炎不要生气，让关姐原谅自己。

辛疆抱着沐放的衣服，甚至连内裤和袜子、鞋子都没有落下，直接连同火盆抱出了公寓下楼准备烧掉，厨房里，因为是早饭，所以童瞳下了面条，煎了两个荷包蛋，然后又炒了一碟青椒肉丝配面条吃。

浴室里，热水冲刷着，虽然有关曜的照顾，在看守所里一切还不错，可是对于生活一贯过的极其讲究的沐放而言，这几天过的真的很糟蹋，所以此刻心情大好之下，沐放快速的将沐浴露擦在身上，好好的洗个澡。

程天南怎么会这么容易的就放过自己？沐放虽然因为终于可以走出看守所洗清了罪名而高兴，可是此刻，雾气氤氲里，桃花眼深思的眯了起来，是谭骥炎和关曜对程天南施压了？

不对，之前关曜明明已经暗示过自己，这一次的事情很棘手，关家和谭家都是和程天南合作的，所以绝对不可能是他们，难道是小瞳？她答应了程天南什么条件吗？可是有谭骥炎在，那个男人怎么可能让小瞳和程天南谈条件。

半个小时之后。

洗完澡，换了一件白色的衬衫，外面套了一件风衣，沐放顾不得还滴着水的头发直接打电话给关曜，“关曜，是我，沐放，程天南为什么会突然让赵明翻供？”

“具体的我也不清楚，是小瞳和程天南见过面，程天南就答应收手了，不过应该没有什么其他条件，你也别担心，好好休息几天。”关曜放下手里的卷宗，其实关曜也好奇程天南真的就这样无条件的收手吗？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之前程

天南做了那么多，不都是白费心机了，可是小瞳看起来并没有说谎，所以关曜也拿不准了。

“程天南绝对不会这么轻易的罢手的。”沐放皱起了好看的眉，狭长的桃花眼里多了深思的复杂，“他既然这样做，甚至不惜和你和谭骥炎撕破脸，拉拢关家和谭家的长辈来做这件事，程天南绝对不会就这样罢手的，那个男人在商场一贯都是心狠手辣，雷厉风行，不达目的绝对不会罢休，如今怎么可能在最后胜利的关口收手。”

小瞳到底做了什么？沐放知道关曜真的不清楚，也就快速的说了两句挂上电话，向着卧房外走了过去，厨房里有着菜的香味飘散出来，童瞳正在厨房里忙碌着，清瘦的身影，站在厨房里，一瞬间，沐放眼中闪烁着温暖的动容，不管小瞳答应了程天南什么条件，她都是为了自己。

“沐哥，去坐好，马上就可以吃了。”童瞳关了火，回头看着湿漉漉着头发，妖娆着一张绝美倾城脸庞的沐放，脸上笑容飞扬，这才是自己认识的沐哥，永远的这么高贵而潇洒，而不是那个被关押在看守所里的男人！

“告诉我，你和程天南是怎么谈的？不管你答应了他什么条件，都没有关系，沐哥会替你处理。”风情万种的走了过来，沐放悠然的笑着，勾起的嘴角，张扬的妖孽气息，让他看起来无比的自信而狂傲，不管小瞳答应了什么，沐放知道自己一定不会让童瞳陷入危险里。

“沐哥，真的没有。”童瞳回避开沐放的那样满是温暖的眼神，自己并没有答应程天南什么，只不过程天南即使在看上自己，他最在意的还是自己的生命，所以程天南即使不甘心，却还是履行了承诺收手了，让沐哥从看守所安全的出来了。

“小瞳，发生什么事了？”沐放双手落在了童瞳的肩膀上，虽然她的表情很自然，完全看不出任何的不妥，可是沐放却忽然感觉童瞳身上似乎少了一点什么，整个人看起来很是落寞。

听着沐放这样关切的声音，童瞳将手里的锅铲放了下来，低着头，一副做错事的自责模样，那伪装的笑容和轻松表情都消失了。

“小瞳，没事的，我已经回来了，不管发生了什么，我都会在你身边。”果真在自己被关押在看守所的时候，有事情发生了，沐放心疼不已的看着眼前的童瞳，快速的将她的身体给揽入到了怀抱里，这个小笨蛋，小阿呆，自己明明告诉她，自己不会有事的，她怎么还是去找程天南了。

“沐哥，昨天我去酒吧见程天南的时候，关姐也跟去了，她在酒吧巷子里被人给强暴了。”一夜都没有睡，童瞳一直想着生气的谭骥炎，想着恸哭哀嚎的关露，童瞳真的不知道自己要怎么做，才能让谭骥炎不生气，让关露可以原谅自己，可是她并不懂的与人相处，所以童瞳真的不只要要怎么办了？

什么？沐放怔住了，终于明白为什么刚刚打电话给关曜的时候，总感觉关曜没有往日的轻松，沐放倒没有抬在意，此刻听着童瞳的话，才知道竟然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关露，沐放也是见过几面，关家这样大户人家出来的女子，都是真正的大家闺秀，举手投足之间带着一份优雅，一份娴静，她竟然被人给强暴了，沐放虽然感觉到很痛心，可是此刻却更加心疼满脸愧疚，不知所措的童瞳。

“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沐放也知道事情的严重性了，如果这件事真的是因为小瞳而起，关家的人会不会就此善罢甘休？会不会报复小瞳，而且谭骥炎和关曜对关露非常的尊敬，他们似乎认识很多年了，关露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还是因为小瞳的原因，谭骥炎和关曜是不是将责任怪到小瞳身

想到这些可能性，再看着童瞳那失落的眼眸，那小脸上一圈灰黑色的黑眼圈，让沐放心疼的恨不能自己是昨天就出了看守所，那么在小瞳最无助脆弱的时候，自己可以在她的身边照顾她。

“程天南答应今天就放沐哥出来，但是要求我过去蓝鸟酒吧见一面，于是我和关姐就一起去了，我去了酒吧，将关姐留在了车子里。”童瞳声音里失去了往日的平静，发了那么多短信过去，谭骥炎都没有回，打电话过去也直接被挂断了，谭骥炎是真的生气了，他从没有用过那样冰冷的眼神看着自己，被关姐打了一巴掌的时候，童瞳知道这是自己的错，可是那个时候，谭骥炎的脸色还是那么的冰冷，他甚至都没有看自己一眼。

“关露留在车子里，那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沐放自己也经常去酒吧，在没有遇见童瞳之前，沐放除了工作，他余下的时间差不多都是在酒吧，在高尔夫球场，在马场，这些娱乐场所渡过的。

虽然说酒吧很是混乱，蓝鸟酒吧是程天南旗下的一个酒吧，里面龙蛇混杂，任何消息都可以在这里买到，可是还不至于出现一个女人就被强暴，“关露是不是下车四处逛了。”

“嗯，应该是，关姐在是蓝鸟酒吧后面两条巷子里。”童瞳点了点头，她没有丝毫的推卸责任，这样的事情发生了，童瞳认为这是自己的错过，那么她就绝对不会给自己找借口找理由，她在意的只是谭骥炎的态度，只是如何去弥补关露。

“小瞳，你不需要自责，虽然是你将关露带去的，可是她如果不去四处走，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沐放安慰着童瞳，不由的怀疑起程天南，是不是他故意安排的，这样一来，童瞳等于和关家彻底决裂了，因为关露的事情，和关曜之间等于也有了一个无法消除的芥蒂，这样对程天南而言，他算是成功的将小瞳和关曜分开了，而这也是程天南诬陷自己过失杀人的原因。

“沐哥，这件事和程天南没有关系。”童瞳虽然不喜欢程天南，甚至有些的厌恶，可是她却绝对不会将莫须有的罪名加到程天南身上，“我接到电话的时候正在餐厅吃饭，关姐只是担心我去见程天南不安全，所以才要求和我一起过去的。”

关露担心小瞳去见程天南不安全？沐放眉头缓缓的皱了起来，关露比起小瞳大了十岁以上，看起来温柔贤惠，待人接物得体大方，她知道程天南打电话找小瞳，怎么不是通知关曜，不阻止小瞳，反而是要和小瞳一起去这样危险的地

方?

“小瞳，你怎么会答应和关露一起过去？”沐放疑惑的看着无精打采的童瞳，温柔的手轻轻的揉了揉她的头发，这个小阿呆虽然有时候呆了一点，可是却非常的善良，她自己会去见程天南是为了自己，可是她绝对不会让关露陪着她一起去冒险。

“关姐说如果我不带她过去，她立刻打电话通知关曜，我没有办法，毕竟如果激怒了程天南，说不定他真的对沐哥你下狠手。”所以如果事情再重来，童瞳依旧会做出同样的选择，她绝对不会用沐哥的安全来赌，所以她还是会去见程天南，只是会将关露锁在车子里，而不是让她出来，遇到危险。

关露威胁小瞳？沐放越来越感觉到这件事的古怪，按照常理，关露应该是打电话通知关曜，就算她担心小瞳的安全，又怎么会等到了酒吧这边，让小瞳一个人去见程天南，自己没有跟过去，所以她根本不是担心小瞳的安全。

“小瞳，你有没有交待关露不要四处走，毕竟这里是酒吧街，不安全。”虽然心头是一团乱的思绪，可是沐放却隐隐的感觉出关露这件事应该还有内幕，可是一时半会，沐放还真的理不出什么头绪。

“有，我特意将车子停在了马路这边，让关姐锁好车门和车窗，沐哥，算了，事情已经发生了，快一点吃饭吧，一会好好休息睡一觉！”童瞳不想继续谈论这件事，一想到谭骥炎那冷漠的眼神，童瞳就感觉心里酸涩的痛起来，掩饰了情绪，对着沐放笑了笑。

所以关露根本没有听小瞳的叮嘱，反而故意向着危险的地方晃了过去，疑惑的种子在沐放的心头种了下来，虽然沐放不清楚关露为什么突然似乎针对童瞳，可是这件事急不来，所以也就笑了起来，和刚进门的辛疆一起走向餐厅去吃早饭。

辛疆匆匆吃过之后，确定沐放没有任何需要自己的地方就先告辞了，童瞳因为谭骥炎和关露的事情，等沐放进房间睡觉之后，轻声的出门，却没有察觉到卧房里沐放并没有真的休息，反而是打了电话给关曜，要求出来见一面。

童瞳出了公寓，打了谭骥炎的手机，可是响了不到三声之后，直接被挂断了，听着手机的嘟嘟声，童瞳呆呆的站在原地，她知道谭骥炎会生气，可是她没有想到谭骥炎竟然直接连自己电话都不愿意听。

犹豫着，童瞳开出车子向着西湖苑的方向再次开了过去，关姐这个时候应该是在谭骥炎那里休息吧？童瞳发了短信个短信给谭骥炎：【对不起，昨天晚上是我的错，不该连累了关姐，谭骥炎我现在就过去给关姐道歉。】

办公室里，谭骥炎沉默着峻脸看着手机上的短信，阴霾的表情严肃而沉重，虽然谭骥炎昨晚是真的有些迁怒童瞳，可是他并没有盲目到将关露身上发生的事情真的怪责到童瞳头上。

可是谭骥炎真正愤怒的是童瞳对沐放的在乎，之前才和自己保证过，绝对不会去见程天南，可是转眼呢？她还是去了，就因为沐放，她连累了关姐遭受了这样的痛苦，谭骥炎甚至不敢想象，如果今天遭遇这一切的人是童瞳。

将手机放在了办公桌上，昨晚上同样一夜无眠，咳嗽加剧着，谭骥炎一想到关露身上那些被啃咬出来的伤，想到如果这如果是发生在童瞳身上，谭骥炎绝对会当场失控的杀了程天南，她在乎沐放，谭骥炎可以理解，可是她到底将自己放在什么地方，她一而再的和程天南见面，与虎谋皮，就没有想过自己会担心她会遇到危险，会出事吗?

这份感情，谭骥炎知道从一开始，自己就倾入了太多的太多，自己太在乎童瞳，在乎她的一切，甚至不惜为了救沐放，准备和谭家和关家抗衡，谭骥炎清楚自己目前的势力，这样做，不过是背水一战，输的可能性几乎是十成。

谭骥炎赌的是爷爷绝对不会真的会帮程天南，所以自己如果拿政途当赌注，到最后，爷爷肯定是必须收手，转而站到自己这一边，只是这样一来，谭骥炎明白自己和童瞳的关系势必会曝光，等待他们的将是更大的困难。

可是，为了童瞳，谭骥炎已经无法考虑那么多了，沐放这个案子已经迫在眉睫，即使日后爷爷知道了自己和童瞳在一起，谭骥炎也会一步一步的周旋，护着童瞳的安全，可是谭骥炎却没有想到这一切突然就成了一个莫大的笑话。

薄唇缓缓的勾起嘲讽的冷笑，谭骥炎这一生还不曾失败过，可是此刻，他感觉自己一败涂地，在自己这样拼命的想要护着她的时候，她却是不顾一切，拼命的去护着沐放，去护着另一个男人。

这样不顾一切，盲目冲动的人，已经不像是自己了，谭骥炎准备背水一战的时候，甚至想过，很有可能因为自己而连累谭家，牵一发而动全身，沐放这个案子如果赵明不翻供，根本就是铁板钉钉的死案，自己一意孤行，很有可能被政敌找到打击自己的要害和证据，甚至会牵累谭家。

可是谭骥炎即使知道这样做有多忙的危险，却依旧义无反顾，只是此刻，谭骥炎却感觉自己是如此的冲动，如此的任性妄为，谭家多少人，多忙庞大的根基，很有可能因为自己而被牵累，而满盘皆输！

如果这段感情已经超过自己的理智，不能为自己所掌控，不如罢手吧！这个念头浮现在了脑海里，谭骥炎用力的攥紧了手，心脏收缩的剧痛着，可是谭骥炎冷寂的面容却一点一点的暗沉冰冷下来，这一份感情已经让他越来越软弱，越来越冲动了，既然如此，即使再痛，再是心血淋漓，也必须斩断！

“骥炎，你还好吧？真的不需要去医院？”于靖敲了敲门，目光担心的看着坐在办公桌后的谭骥炎，从早上开始，于靖就隐约的感觉到谭骥炎的情绪不太对，不仅仅是因为生病，而是因为他的眼神，晦暗无比，失去了往日王者的坚定和自信，似乎有什么从眼眸深处一点一点的死去，让谭骥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的冷漠。

“没事，这几份文件我已经看过了，你拿过去。”谭骥炎冷声的开口，峻寒着脸庞，将已经签署的几分文件递给了一旁的于靖，如果自己真的输了，那么会连累的不仅仅是谭家的人，如同于靖这些跟了自己多年的下属，都会因为自己而遭受连累。

政坛的关系错综复杂，如履薄冰，一步走错，满盘皆输，谭骥炎之前敢不顾一切的背水一战，是因为他认为值得的，为了保护童瞳，在所不惜，可是在经历了这么多之后，谭骥炎忽然明白，或许童瞳最在乎的人根本不是自己，而是

沐放，她或许只是没有察觉到自己的感情而已。

“我知道了，你多注意一下身体。”谭骥炎如果不说，任何人都没有办法让他开口，于靖能做的只是尽可能的多处理一些事情，减少谭骥炎的工作量。

“中午的饭局替我推掉，我回去一趟。”看着桌子上的手机，童瞳这会也快到了西湖苑了，谭骥炎平静的开口，心头却已经有了某个决定。

“好，我明白。”于靖点了点头，目光有些担心的看着谭骥炎，总感觉似乎有什么发生了，可是于靖却又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童瞳打了关露的手机，可是被挂断了，发了短信也没有回，童瞳只能将车子停在大门外，和昨天晚上一样，静静的看着白天的西湖苑小区。

当谭骥炎过来时，童瞳从后视镜里看见他的车子，猛然一怔，几乎以为是自己眼花了，可是当确定那真的是谭骥炎的汽车，喜悦疯狂的涌上了心头，童瞳快速的打开车门下车，她以为谭骥炎真的不会理会自己了，可是却没有想到谭骥炎竟然回来了。

将车子停了下来，看着带着喜悦表情走过来的童瞳，谭骥炎沉默的凝望着，她还是个孩子，很多时候，还没有长大，她或许连自己到底喜欢谁都不清楚。

“谭骥炎，对不起。”坐到了副驾驶的位置上，童瞳低声诚恳的道歉着，她真的没有想到会连累到关姐遭受这样大的痛苦，她也知道一声对不起根本没有任何意义，可是童瞳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

谭骥炎沉寂着黑眸，隐匿了眼中的倦累和沉重，只是静静的看着身边道歉的童瞳，那一次，她去医院看柳康，被他持刀威胁离开到了郊外的院子，差一点遇到了杀手，之后去了沈直的心理诊所，她在做这些决定的时候，却从没有想过自己会为她担心。

后来，在京都会所那一次，她当面问程天南为什么要杀了柳康，当时，谭骥炎是真的害怕，他害怕自己保护不周，害得童瞳有危险，那个时候，她坚守着自己的原则，可是她从没有想过，自己会害怕，害怕她陷入危险。

再之后，沐放被陷害，背上了过失杀人的罪名，她收到消息，从片场一路狂飙车速回到公寓，将关姐吓倒吐了，她只担心着沐放，却没有想过自己会因为她开快车而担心车祸。

如今，为了沐放，她一次又一次的不顾危险去见程天南，明知道这样有多么危险，明知道程天南对她动了心思，可是为了沐放，她甚至隐瞒欺骗自己，一次又一次的将自己涉入到危险里

她的心里，自己究竟算什么？谭骥炎沉默的抿着薄唇，越想越多，越来越感觉自己在童瞳的心里，或许只是一个已经习惯了人，或许只是因为六年前的那一次意外，所以才会留在自己的身边。

“谭骥炎，你不要这样不说话。”童瞳心惊的看着如此沉默的谭骥炎，不安的感觉一点一点的从心头渗透到了全身，让她真的感觉到害怕了，谭骥炎骂自己一顿，打自己一顿，也比用这种自己看不懂的眼神看着自己好。

“如果事情让你重新选择，你还是会因为沐放去见程天南吗？”压制了闷咳声，谭骥炎声音显得异常的沙哑，深邃不见底的黑眸认真而专注的看着这个手足无措的孩子，她还会做出同样的选择吗？小瞳虽然有时候很安静，看起来也有些的呆，可是谭骥炎知道她其实很聪明，只是或许是因为是从孤儿院出生的原因，这个孩子不太习惯与人相处，可是对于她在乎的人，她从来都是不顾一切的去维护。

童瞳睁大着眼睛看着冷漠如同雕塑一般的谭骥炎，听到他的问话，喉咙涩涩的堵窒着，童瞳能猜测到谭骥炎想要听到什么样的回答，可是她不想欺骗谭骥炎，所以即使此刻心头有着割刺的痛，童瞳还是点了点头，“我会的。”

为了沐哥的安全，不要说她有把握程天南伤害不到自己，就算是冒着生命危险，童瞳也绝对不会退缩，坚定了目标就去执行，这是她多年来在基地培养出来的坚韧性格，如果不是因为有这份坚持，很多次危险的任务里，她或许就没有办法活着回到基地。

果真是这样的答案，谭骥炎甚至已经没有了愤怒，只是感觉有些的苦涩而已，他该知道的，在小瞳的心里沐放是最重要的，比自己，比小瞳，比任何人都重要，为了沐放，她这样不顾一切已经说明了一切问题。

谭骥炎没有开口说什么，平静这一张峻颜，闭上了眼，静静的靠在驾驶位上，他没有在思考什么，此刻，他的脑子里已经是一片空白，要说什么，其实在来这里见小瞳之前谭骥炎已经有了决定，只是此刻，这些话却还存留在心里还没有说出来，如同一把锋利的尖刀，将他的最柔软的地方刺的鲜血淋漓。

童瞳忽然感觉很难受，侧过头看着闭着眼深思的谭骥炎，黯淡光线的汽车里，他静静的靠在驾驶位上，好像很疲惫很倦累，明明连眉头都没有皱在一起，可是童瞳却想要伸过手却抚平他眉下的劳累。

谭骥炎依旧没有睁开眼，他能感觉到童瞳的目光落在自己的脸上，这个孩子此刻在不安吧，或许她已经敏锐的察觉到了什么，这段时间，谭骥炎是真的很幸福，这个孩子虽然常常让他挫败，不时的被麻烦缠上身，可是谭骥炎丝毫没有任何童瞳会是一个包袱，是一个负担，她触动了自己心底最柔软的地方，让他想要将这个孩子放在心尖上疼爱着。

不管有多么的劳累，不管日后的路是多么的艰难，可是谭骥炎却依旧信心满满，他会照顾好她，会让她如同无忧无虑的孩子一样在自己身边，只是，到如今，谭骥炎却忽然发现，或许自己弄错了，小瞳虽然依赖着自己，但是她在乎的人却是沐放。

这样的认知，感觉很苦涩，并不是那种锥心刺骨的痛，而是一种钝钝的麻木的痛，一点一点的渗透到全身，啃噬着原本强大的灵魂，让你不得不认清这个事实，让你不得不去承认这个孩子最爱的人是沐放，是另一个男人，是一个她不惜用自己的安全去冒险也要去保护的男人。

谭骥炎不开口，童瞳不知道他到底怎么了，她一直都看不懂谭骥炎，可是天生敏锐的感觉之下，童瞳知道有什么不好的事情要发生了，谭骥炎的脸色太过于平静，平静到让童瞳感觉自己已经被摒除在了谭骥炎的生命之外，他的宠溺，他的包容，甚至他的怒火都不会再和自己有交集，对谭骥炎而言，自己就如同大街上的任何一个陌生人。

从没有过这样的惶恐和不安，童瞳忽然侧起了身体，用力的抱住了沉默的谭骥炎，双手紧紧的搂住了他的身体，她不要面对这样的谭骥炎，她想要以前那个会对她生气，会无奈的看着自己的谭骥炎，会拥抱着自己，会和自己亲吻，耳鬓厮磨，相濡以沫。

童瞳第一次这样主动的亲吻着谭骥炎，冰凉而柔软的唇和谭骥炎的薄唇贴合在了一起，童瞳睁开眼，可是谭骥炎却依旧没有任何的表情，甚至都不曾看自己一眼，心突然如同置身到了数九寒冬的冰冷里，血液也因此一步一步的被冻结了。

童瞳真的慌了，这样的害怕让她控制不住的颤抖，那原本只是轻轻贴在谭骥炎唇上的小舌此刻笨拙的学着他以前的动作，舌尖颤抖着描绘着谭骥炎那薄唇的形状，然后用力的吻住了他的唇，撬开了齿关，如同过去一般，童瞳主动的吻上谭骥炎，舌尖碰触着他的舌，这样相濡以沫的感觉是一种灵魂的共舞。

而一直沉默的谭骥炎终于动了，大手轻轻的抱住扑在自己身上急切亲吻着自己的童瞳，然后唇和唇紧密的贴合在一起没有一丝多余的缝隙，舌尖缠绵的嬉戏着，如同终于找到了彼此的另一半，不再孤单，不再寂寞。

那股不安并没有谭骥炎的主动回吻而消失，反而让童瞳越来越感觉到心惊，呼吸流转纠缠在一起，彼此缠绵的激吻在一起，如此的热烈而渴望，似乎要将彼此的灵魂都吸出来一般。

终于，在彼此都不能呼吸时，谭骥炎停下了动作，轻轻的抬起手指擦去童瞳红肿的唇，对上她雾气蒙蒙的目光，心头悸动着，可是面上却依旧清冷如霜，“够了，小瞳。”

童瞳猛然的抬起头，浑身的力气如同都被刚刚这一吻给抽走了，屏住了呼吸，童瞳慢慢的坐到了自己的副驾驶位置上，双手不停的颤抖，这样童瞳回想起第一次自己开枪杀人的时候，她的枪法很准，很准，一枪射中眉心，甚至没有流出多少鲜血，可是开过枪之后，她的手就是这样颤抖着。

深呼吸着，童瞳一手落在了车门上，恍惚的声音如同从天外飘来的，“谭骥炎‘……我明天再来找你‘……”这样的害怕，让童瞳如此的惊慌失措，她不知道自己竟然也有害怕的时候面对死亡的时候，她都不曾害怕过，可是这一刻，童瞳真的退缩了，她的怯弱，她的惶恐都疯狂的从灵魂最深处钻了出来，摧毁着她坚韧的外表。

“小瞳，我们分手吧。”谭骥炎仿佛可以听见自己的声音，很平静，和以往任何一次说话的声音一般，平静的让谭骥炎都诧异，这样痛苦的一个决定，为什么此刻却能如此简单的说出口。

要开车门的手猛然的顿住，童瞳呆若木鸡的僵直在副驾驶位上，脑海里刹那一片空白，真空的感觉猛烈的席卷而来，空气都消失了，连同她肺部的空气似乎都被夺走了，让童瞳呆愣愣着不知道自己到底在想什么，脑海里只有谭骥炎那低沉沙哑的声音，“小瞳，我们分手吧。”

谭骥炎静静的看着没有反应的童瞳，心疼着她突然失去了血色的小脸，可是却生硬的将要伸过去的手给收了回来，攥紧成拳头克制着，这样对彼此都好，小瞳还小，她甚至没有认清自己的感情，而自己原本就不该因为一段感情而变得甚至不像真正的自己，冲动易怒，不顾后果，这样的人不再是谭骥炎。

“因为我做错了事，是吗？”许久之后，童瞳终于找回了自己的声音。

“小瞳，关姐这件事和你无关。”即使这个意外是因为小瞳而发生的，可是谭骥炎并不想童瞳心里背负着这个罪责，这原本就是意外，每一年，北京有多少女人会被强◎暴，这件事小瞳真的不需要当成自己的错。

“可是你却要和我分开。”童瞳僵硬的抬起头，固执的目光受伤的看着谭骥炎，“我知道错了，谭骥炎，我真的知道错了。”

“小瞳，关姐的事情只是意外！”谭骥炎只感觉喉咙到肺部都是一阵干涩的撕裂的痛，压制着咳嗽，谭骥炎几乎都怀疑自己真的咳嗽出来，是不是会咳出一堆血沫和碎肉。

“谭骥炎，你不用这样安慰我，做错了事就会有什么样的惩罚，我知道。”童瞳想要笑，可是却猛地闭上了眼睛，清澈的泪水不受控制的从眼角滚落下来，滑过她带着疲惫和一夜无眠的眼眶，从苍白的脸颊上滴落，她知道这个道理，从四岁进入基地的时候，她就知道，既然做错了，就要接受惩罚的代价。

“谭骥炎，能不能换一个？”只要不是分手，只要不是分开，她可以接受任何惩罚的，她不害怕，她不怕苦，不怕受伤流血，童瞳哀求着，牙齿紧紧的咬住了唇，因为太害怕，因为他痛苦，所以她不敢松开口，怕自己会忍不住的痛哭出声。

“小瞳，你还太小了，有些事你自己都不明白。”谭骥炎此刻心里也沉重的难受着，一直压制的手终于颤抖的落在了童瞳的头上，如同往常一般，温暖的掌心落在她的头上，指尖轻轻的摩挲着她光滑的头发。

咬的狠，唇上已经渗透出了血丝，童瞳深呼吸着，原本浓黑上翘的睫毛被泪水打湿了，颤抖着，如同落在蝴蝶翅膀上的小水珠，抖动了几下，那一双清澈的满含不舍的眼睛再次睁开。

“谭骥炎，你已经决定了是不是？”所以不管自己如何哀求，这样的结果是不会改变的，如同那个时候，她拼命的哀求着爸爸不要将自己送走，妈妈已经走了，永远睡在了冰冷的地下，她不要再离开爸爸，可是已经决定的事情就无法再改变了，所以她只能离开去基地，接受那样残酷的训练。

谭霁炎看着坐直了身体，抹去了唇上血迹和脸颊上眼泪的童瞳，她坐的很直，如同一杆长枪一般，目光依旧清澈如水，可是却又如同有什么从她的眼中死去了一般，如同褪去了老皮的嫩笋，虽然娇嫩，却带着茁壮成长的坚韧和力量。

“我知道这是我的错。”童瞳没有推卸责任的习惯，是自己的错，她知道，此刻，那颤抖哀求的声音已经变的平静了很多，如同她已经接受了这样刚刚还让她痛的撕心裂肺的事实。

谭骥炎很想要安慰童瞳，关姐的事情并不是她的错，可是看着童瞳已经平静的接受了分手这个事实之后，谭骥炎却突然感觉自己的心脏被一双的昂首狠狠的给撕开，剧烈的痛锥心刺骨，让谭骥炎喉咙直接被堵住了，只能痛苦而不舍的看着眼前的童瞳。

“我知道了。”童瞳颤抖僵硬的手此刻已经平静下来，动作沉稳的打开了副驾驶的车门，然后下车，静静的关上车门，隔绝了自己和谭骥炎之间的距离。

绕过车头向着自己的汽车走了过去，可是此刻，童瞳忽然想起她的车子和房子都是谭骥炎的，怔了一下，童瞳拔下了车钥匙，将车门关上，便又转过身向着驾驶位这边走了过来，敲了敲车窗。

一刹那，谭骥炎莫名的感觉心脏砰砰的剧烈着跳动，他不知道童瞳为什么又会折返回来，明明已经决定分开的人是自己，可是此刻，看到童瞳真的折返回来了，谭骥炎猛然的将那狂烈的几乎要燃烧起来的情绪狠狠的给压了下来，神色平淡的打开了车门，注视着站在一旁的童瞳。

“这个是车钥匙，我会回去收拾一下衣服，然后将公寓钥匙放在门外那里。”童瞳静静的开口，将手里的车钥匙递给了谭骥炎。

童瞳没有赌气，没有恃宠而骄，她站的很直，脸色很平静，只是安静的接受了谭骥炎要分开的这个事实，然后又回归到自己的生活，只是她的生命里从此再没有谭骥炎这个曾经很是宠爱自己，经常板着脸吓自己的男人了。

“童瞳，你不要这样！”谭骥炎突然有些的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他刚刚并不知道童瞳折返回来做什么，可是他绝对没有想到童瞳竟然要这样的撇清楚关系，将车钥匙和房子钥匙给自己。

｜派派小说后花园lyg021手打，转载请注明｜www.paipai.fm

第二卷 情意缠绵 105章 巨大压力

一时之间，谭骥炎感觉心头在痛苦里更多了一份的烦躁，她这是做什么？即使，即使分开了，可是他依旧会照顾她的生活，日后，童瞳遇到了任何困难，谭骥炎绝对不会袖手旁观的，一切不过是回归到以前的状态，可是童瞳这样做，却如同要从他的世界里干干净净的退开。

又看到谭骥炎吼自己了，板着一张峻冷的脸，那眼神锐利的有些骇人，可是童瞳却发现自己竟然不会感觉到害怕和不安了，是不是有什么从心底死了之后，就再也没有多余的情绪了，一切如同被大火给烧锅底的原野，只余下死寂，哀默，所以连多余的情绪都消失了。

“谭骥炎，我们没有关系了。”所以自己不可能住在他的公寓，不可能开着他的车子，童瞳将车钥匙放了下来，转过身，挺直着清瘦的背影，一手顺势关上了车门，一刹那，童瞳只感觉阳光是如此的刺眼。

“谭骥炎，你不知道我多么喜欢你。”最后一句话，在车门关上的同时响起，童瞳并不知道谭骥炎有没有听见，她已经迈开步子迎着阳光离开。

他不知道，这一生里，她第一次如此的喜欢一个人，抛开了基地的一切，如同一个普通人一般，安静而平凡的生活，在谭骥炎身边的时候，她真的好快乐，如同孩子一样，什么都不用想，即使谭骥炎板着脸训斥自己的时候，她也是感觉那么的幸福而安心。

她不是国安部特别行动组成员代号七，她不用那样完成任务之后就一个人生活，不敢和任何人交往，害怕泄露了机密，不敢回家，因为从被送去基地的时候，她已经死了，她是一个没有思想的武器。

可是，当她突然这样诡异的重生活下来之后，童瞳是真的高兴，那些压力，那过去的一切都消失了，她有沐哥这个家人，有关曜、谭三哥这样的朋友，她可以依靠谭骥炎，不用担心被送走，不用担心会泄露一级机密。

可是自己搞砸了一切，童瞳知道，她不该明知道酒吧街这边危险却还是将关姐带过去，让她出了那样的意外，她知道谭骥炎生气，如果谁伤害到了沐哥，童瞳也会生气，可是她没有想到谭骥炎竟然要和自己分开，只因为自己伤害到了关姐？是不是对谭骥炎而言，关姐比自己更重要，可是如今想这么多已经没有用了，这已经是既定的结果，自己只能去接受。

“谭骥炎，你不知道我有多么喜欢你。”

一句话久远的回荡在耳边，谭骥炎坐直的身体僵硬在车子里，可是伟岸身躯里的灵魂却如同被这一句话给炸的粉碎，那么的痛，几乎已经到了肉体无法承受的痛苦。

只要自己打开车门，就可以追上去，可是当手落在车门上时，谭骥炎却猛地攥紧了手，峻挺的眉宇紧绷的拧在了一起，狠狠的折断了心头的不舍和眷恋。

这就是小瞳，那个孩子的思维和其他人永远都不同，她即使没有发现自己真正喜欢的人是沐放，谭骥炎也清楚她有多么的依赖着自己，可是真的知道自己决定分手了，这个孩子前一秒还那样伤心的落着眼泪，可是下一面，却已经挺直了身体不带一丝眷恋的转身离开，干净利落的让谭骥炎几乎怀疑她是不是真的如同她说的那般真的喜欢过自己?

拿起童瞳放下的车钥匙，依旧是哆啦a梦的挂饰，用力的收紧了手，掌心被钥匙的棱角尖锐的刺痛，可是谭骥炎却已经感觉不到同了，他恍然间感觉到自己的胸口已经没有了心脏跳动的声音，如同被血淋淋的剜去了一块，只余下一个空洞洞的伤口，没有痛也没有了温度，那里如同黑洞一般永远的缺失了什么。

喉咙里被压制的咳嗽再也压抑不住，谭骥炎低头撕心裂肺的咳了起来，有那么一瞬间，他真的后悔了，可是，随后

这个念头又被强大的自制力狠狠的压了下来，他从来不后悔自己做过的决定，他不要日后那个孩子终于察觉到自己喜欢的人是沐放之后，然后两相生怨，所以在一切发生之前，干净利落的斩断，这才是谭骥炎的行事风格。

咳嗽了很久之后，终于呼吸顺畅了，谭骥炎将手里的车钥匙放进了口袋里，然后发动起了汽车，峻寒冷酷的脸庞凛冽如同覆盖了寒霜，冷沉着锐利的黑眸，这才是谭骥炎，那个永远冷静，审时度势，谋定而后动的谭骥炎。

沐放并不知道谭骥炎和童瞳之间此刻发生了这样大的变故，其实他更想见的人是谭骥炎，可是北京市副市长的身份摆在那里，所以沐放只能退而求其次的和关曜见面了。

咖啡厅。

“小瞳和我说了一下关露的事情，我很抱歉因为我发生这样的事。”修长的手指拿着勺子搅拌着眼前的咖啡，浓郁的香味蔓延开来，沐放抬起目光看向坐在对面的关曜，他没有迁怒小瞳，这让沐放感觉到很安心，至少对于关曜而言，小瞳这个朋友是不亚于关露的存在。

“这件事只是意外，你要和我说什么？”身为刑警，关曜温和儒雅的是他的外表，此刻，透过平光眼镜，目光锐利的看向沐放，在看守所的这几天，他多少瘦了一些，可是不变的是那样邪魅妖孽的气息，黑色的西装，灰色的衬衫，配上沐放这一张绝美倾城的脸，尤其是他此刻端起了咖啡，优雅的啜了一小口，桃花眼里波光粼粼，让关曜都不得不说这个男人真的美艳到极点。

“关曜，你很冷静，这样我也就没有什么顾虑了。”沐放敛了嘴角的笑，俊美的脸上染上了严肃，“小瞳和我说了，她接到程天南电话的时候，是关露要求跟过去的。”

关曜目光沉了一下，手指轻轻的扣在了铺着白色小碎花的桌布上，这个问题，关曜在今天已经想过了，有点不合常理，关姐不是冲动的人，当时她知道小瞳去见程天南，即使阻止不了，也会选择通知而已，而不是跟过去酒吧街那边。

沐放将关曜那沉思的表情收入眼中，看来关曜也有了疑问，或许这就是身为警察的特质吧，“小瞳的原话是，如果她不带着关露一起过去，关露就要打电话给你，甚至连激怒了程天南会对我动手这样威胁的话都说了出来。

倏地一下，关曜目光陡然之间锐利如芒，直视的看着眼前的沐放，给人眼中无处躲藏的紧张，沐放没有必要说谎，小瞳也是，关姐为什么这样威胁小瞳？她该知道程天南的危险性，即使不通知，也不可能说出这样威胁的话来。

“小瞳虽然呆了一点，可是她还聪明的。”提到童瞳，沐放脸上不由的勾起温暖的笑，妖媚的眯起眼继续喝了一口咖啡，“她将车子特意停在了马路边，叮嘱关露锁好车门车窗。”

“小瞳？”关曜刚要开口，忽然错愕的看着窗户外走过来的童瞳，她如今已经是个艺人了，怎么就这样走在路上，她的车子呢？

从西湖苑走回怡然园公寓这边，开车都需要二十多分钟，更不用说走路了，童瞳不知道自己走了多久，四周都是人，马路上是奔腾的汽车噪杂声里，童瞳如同回到了最初的时候，执行了任务之后，她都是这样一个人，没有归宿的走在路上。

想到谭骥炎，还是会那么的痛，所以她不想了，将这一切都压到了心底，只是一步一步慢慢的走在人群里，直到经过怡然园这边的咖啡店时，本能的警觉之下，敏锐的感觉到看向自己的目光，一回头，便看见了坐在窗口的关曜和沐放。

“你的车呢？”等到童瞳坐了下来，沐放疑惑的看着身边的童瞳，自己是看着小瞳开车离开之后，这才出门约了关曜在就近的咖啡店见面的。

“还给谭骥炎了。”童瞳也点了一杯咖啡，纯黑的苦咖啡，进咖啡厅的时候就直接点了，这会侍应生已经速度很快的送了上来，童瞳低头喝了一口，苦涩的感觉从口腔蔓延到了身体里，然后她静静的抬起头，还是那一张白皙精致的小脸，纤细的眉，不大的一双眼，干净清澈，“我和谭骥炎分手了

沐放一口咖啡呛在了喉咙里，关曜端着咖啡杯的手猛然的一个颤抖，两个素来冷静的男人此刻呆愣住了，然后整齐划一的将视线看向童瞳，她刚刚说了什么？她和谭霁炎分手了？

“沐哥，你这样看着我怪瘆人的。”童瞳软着嗓音，娇憨的笑了起来，只是感觉这样笑脸皮有点僵硬的感觉，当初，她曾经在一次危险至极的任务里受伤了，子弹从心脏下方一厘米不到的地方穿过，然后卡在身体里。

可是在警察封锁机场的时候，她面色平静，眼神都不曾动一下，没有人怀疑这个花了妆容的褐色头发的女孩此刻每一步都是走在死亡之路上，子弹没有取出，伤口只是紧急处理了一下，用塑料袋直接裹住了流淌的鲜血，可是她没有害怕，没有紧张，在众多警察的注意之下，坦然的登机离开。

可是此刻，童瞳却发现要维系脸上平静的笑容竟然是如此的艰难，让她几乎都不敢相信，自己多年的训练竟然就这样快要失效了，上校如果知道，肯定要将自己丢出行动组，塞回基地重新训练。

沐放皱着眉头看了一眼同样面色凝重的关曜，然后将目光看向童瞳，她太过于平静，脸上看不出丝毫的不妥，眼神依旧清澈如水，嘴角带着一点点的笑，喝着咖啡，看起来刚刚那一句谭骥炎分手的只是如同在说手里的咖啡多么的浓香一般。

“沐哥，我现在买房子钱还不太够。”童瞳将注意力再次拉回，当她专注另一件事情的时候，她就不会去想着谭骥炎了，这样，就不会感觉到胸口如同破了一个洞，连呼吸都是那样的痛，如同有一只虫子在不断蚕食着她的血肉，啃咬着她的灵魂，一点一点的痛无限的扩展到全身。

“去我那里住。”沐放心疼的抬起手落在了童瞳的头上，如同他一贯的习惯一样，轻轻的揉了揉，从刚刚的震惊到此刻如同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般，沐放依旧是那样悦耳的带几分蛊惑的嗓音，只是当目光从童瞳那清亮的却没有焦点的眼

眸上扫过时，沐放的眼神便沉重了几分。

“住京都会所不方便，还是住我那里吧，怎么说我也是小瞳的男朋友。”关曜不愧是刑警，异常的冷静，他多少有点推测出谭骥炎为什么会和童瞳分手，可是关曜却不知道事情竟然到了这样严重的地步。

可是关曜的打算是，谭骥炎来自己这里和小瞳见面，对外人而言，只是以为骥炎和自己这个好友见面，不会多想。可是童瞳如果住到了沐放那里，那是娱乐场所，谭骥炎过去绝对不方便，而且这样会让人不由怀疑谈及炎和童瞳真正的关系。

沐放也明白了关曜的打算，虽然有这么一瞬间，沐放想要拒绝，谭骥炎就因为关露的事情和小瞳分手，这样的原因，让沐放对谭骥炎的印象直接跌到了负分，可是转而却又点了点头，能让小瞳真正在意的人还是谭骥炎，所以住在关曜那里更加的方便。

“那我先回去收拾东西。”童瞳点了点头，感激的对着关曜笑了笑，因为过去的生活，童瞳在陌生的地方住的很不习惯，已经融入到生命里的戒备和警觉，让她无法入眠，所以她更喜欢属于自己的地方，可是如今要从怡然园搬走，买房子倒是可以，可是要装修需要不少时间，二手的房子，童瞳目前还买不起，能住到关曜那里童瞳很放心，或许将关曜当成了值得信任的朋友，所以就不会有任何的防备。

谁也没有心情喝咖啡，连同关露的事情都被押后了，沐放和关曜陪着童瞳回到怡然园的公寓，说是收拾行李，其实不过是一些衣服和日常用品。

“这些都要带走。”就在衣服装了一个行李箱，日常用品装了个小箱子之后，关曜和沐放以为童瞳的行礼已经收拾的差不多了，却见她忽然打开了一个柜子，当看见里面的东西时，关曜和沐放有那么一瞬间呆滞住了。

她收集了很多哆啦a梦的东西，有杯子，有各种表情的哆啦a梦瓷娃娃，还有一大叠的贴纸，笔筒，相框，反正整个柜子里摆放的都是和哆啦a梦有关的东西，让关曜和沐放几乎怀疑她到底是什么时候买了这些东西。

一个小时之后。

关曜没有让童瞳将钥匙给门卫，而是自己拿走了说直接交给谭骥炎，童瞳太过于安静，看起来只是如同搬家一般，完全看不出是和谭骥炎分手了，可是她越是这样的冷静，越是让关曜和沐放有种胆战心惊的感觉。

等到了关曜的住所，童瞳这才后知后觉的想起他这里只有一个卧室，关曜也是被她和谭骥炎突然分手的事情给弄的忘记安排了，只想着将人留在自己这里，此刻不由尴尬的一笑，“没事，你住卧室，一会我让家具店送一张床到书房里去，我住那里就行。”

关曜的公寓并不太大，可是他是个男人，所以自己的东西也是非常的少，所以童瞳过来了，倒并不会显得两个人住有什么拥挤，当然除了要多买一张床放在书房里外。

“我去买张床回来。”关曜看着卧房里收拾衣服的童瞳，和沐放对望一眼之后，转身离开，关曜需要去见谭骥炎一面，他即使因为生气小瞳一而再的去见程天南，可是也不需要分手。

办公室。

谭骥炎周身都带着一股低气压，让前来汇报工作的下属都一个个隐隐的感觉到扑面而来的巨大压力，谭骥炎在生病，大家都知道，咳的厉害，可是生病的人一般不都是显得虚弱，而开始为什么谭副市长病了，那凛冽的气势却更加的锐利，宛若已经出鞘的利剑，同出一片空间里，就让人不寒而栗。

压低的咳嗽声从办公室里传了出来，咳的太厉害，喉咙里干裂着如同要咳出血来，可是谭骥炎却依旧如同丝毫没有察觉到自己身体的不适，低着头，冷厉的凤眸专注的翻阅着手里的文件，办公室的灯光之下，映着一张刚毅冷酷的峻脸更加的森寒凛冽。

“从中午回来就这样？”关曜瞄了一眼窗口，然后询问的看向身边的于靖，如果说关曜是谭骥炎这一生里最好的朋友兼死党，那么于靖就是他最信任的部下，左膀右臂，对谭骥炎的了解不要与关曜。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和童瞳有关？”对于谭骥炎的私事，于靖是不过问的，除非需要他出面的时候，早上的时候，于靖就察觉到谭骥炎的情绪有些不对劲，以前的谭骥炎虽然冷厉，却将这样的气势隐匿下来，给人一种沉稳冷静的感觉。

可是中午回来之后，谭骥炎浑身如同覆盖着一层寒霜，凛冽的气势如同出鞘的利剑一般，那周身布满了凌厉的剑气，让所有人都不寒而栗着惊恐着，于靖跟了谭骥炎这么多年，立刻明白过来肯定有什么事情发生了，而能让谭骥炎情绪变化如此之大的人除了童瞳之外，于靖还真的想不到第二个人。

“算是吧。”关曜叹息一声，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是童瞳将骥炎给甩了，小瞳看起来如同无事人一般，可是骥炎却浑身都带着生人勿近的冷气，这到底算是怎么回事？

听着被敲响的门，谭骥炎头也不曾抬起的冷声开口，“进来。”

“声音哑的这么厉害，你也不知道自己照顾一下自己。”关曜推门进来，向着一旁的饮水机走了过去，倒了一杯放到了谭骥炎的办公桌上，然后将手里的公寓钥匙也一并放到了他正查看的文件上，看着谭骥炎身体猛然的坐直的紧绷，叹息一声，“既然舍不得，说什么分手，你也不是不知道小瞳那个性，一牵扯到沐放的事情，她就一根筋到底，你和她一个孩子置什么气。”

谭骥炎沉默的看着文件上的公寓钥匙，沉寂着黑眸，让人完全看不出他真正的想法，许久之后，凤眸又归为了沉寂的漠然，“她去沐放那里住了吗？”

“都分手了，你管她去哪里住，快六点了，到我那吃饭。”关曜含混的带过谭骥炎的问话，直接将他眼前的文件合了

起来，“你润一下嗓子，你这声音都哑的像是粗砂纸给刮过。”

误将关曜的话当成了肯定，谭骥炎将钥匙收了起来放到了自己的钥匙圈上，看着那哆啦a梦的挂饰，黑沉的目光黯淡了一下，然后敛下情绪，将文件收了起来，或许过不了几天，她就会发现没有自己在身边，也不会有什么影响，她走的那么平静，接受的那么坦然，其实她自己都没有察觉到她在乎的人到底是谁。

“骥炎，你都病成这样，还要将这些文件带回去处理？”关曜虽然差刑侦警察，忙起来的时候，加班也是家常便饭，可是那最多一个月也就加个半个月而已，可是骥炎根本每天都是这样高强度的工作，难怪每一次生病，他的身体就如同垮了一般，不拖上上天半个月都不会好。

“这几分文件已经不能拖了。”谭骥炎沉声的接了一句，将需要加班处理的文件都放进了公事包里，这才拿过黑色风衣套在了身上，关了灯，办公室立刻黯淡下来，黑色的风衣，修长峻挺的身影，压低的咳嗽声，这个男人在用工作麻痹着自己，掩饰着自己的情绪。

关曜也知道劝也没有用，除了小瞳能直接将他的文件给收起来，甚至威胁要丢垃圾桶里，没有人能改变骥炎的决定，“骥炎，你是不是因为太在乎小瞳，所以才要分手的。”

先走了两步的谭骥炎脚步顿了一下，然后黑色的身影直接向着门口走了过去，因为什么原因都已经不重要了，谭骥炎冷沉着峻脸大步离开。

关曜的公寓。

童瞳不停的忙碌，先是收拾自己的行礼，等家具店的员工将床送到了之后，还是决定自己住书房，所以又去了家纺店买了两套新的床单和被套。

忙过之后，又开始将公寓里里外外打扫了一遍，不停的忙着，不让自己闲下来，童瞳就不会有心思去想其他的事情，沐放原本是要留下来的，可是因为沐放出了看守所，不少朋友和工作上的一些人都给沐放举办了一个paty，所以沐放不得不离开。

而此刻，厨房里，童瞳静静的看着流血的手指，砧板上的西红柿只切了一大半，而刚刚刀锋一划，锋利的刀口直接切中了食指，不是不小心划了一道小口子，切的重，几乎如同切了以小块肉下来一般，鲜血汩汩的从伤口里冒出来。

用自来水冲刷了一下，鲜血和水柱一起流淌下来，切的太重，冲了一分多钟的水，伤口依旧没有止血，让童瞳直接懒得理会，反正是左手不会有太多影响。

回到了公寓楼下，关曜借口下去买些啤酒，所以直接将钥匙丢给了谭骥炎让他先上楼，当打开门，闻到厨房里飘散出来的菜香的时候，谭骥炎怔住，立刻明白过来关曜是故意将自己带过来。

“关曜，你回来了？正好可以吃饭了。”听到开门声，厨房里童瞳的声音传了出来，很平静，听不出有任何的不妥和伤心，“关曜，你家药箱在哪里？有创口贴没有？”

西红柿蛋汤已经好了，左手食指还在滴血，厨房的地上已经是一条血迹了，童瞳不得不用拖把拖干净，先是用纸巾将指头给裹了一圈，可是几秒钟的时间，白色的纸巾立刻被鲜血给染红了，让童瞳只能先用创口贴将伤口给封起来。

听着童瞳的话，谭骥炎皱着眉头，快速的打开电视机下面的柜子，将医药箱给拿而来出来，关曜自己也经常受伤，所以药箱里还算是齐全。

“关曜……”将手上被鲜血染红的纸巾丢进了垃圾桶，童瞳从厨房走了出来，刚要开口，错愕的看着眼前的谭骥炎，受伤的手指还半举在身前，一滴一滴止不住的鲜血顺着手指滑落到手背上，然后滴在了地上。

童瞳真的没有想到竟然会这么快又看见谭骥炎，呆滞的一愣，心头的情绪翻江倒海的席卷而来，然后安静的笑了起来，将手收了回来，无意识的握成了拳头，指尖的剧痛清晰的传来，让童瞳清醒着，“饭煮的多，等关曜回来就可以吃了。”

谭骥炎目光从童瞳那完全冷静的小脸上移开，有这么一瞬间的愤怒，可是当看着她左手边的地上那滴落了十几滴已经汇集成一小滩鲜血的地面，立刻阴霾了峻脸。

“将手松开。”谭骥炎冷声的开口，声音依旧沙哑的厉害，快速的从药箱里拿出止血的云南白药，这不是药店里的普通云南白药，而是关老爷子托人从云南带回来的，止血效果非常好。

“切菜的时候滑了一下，用创口贴就好了。”这一点点的痛，童瞳真的不在意，以前她的身体在训练了多年之后，对痛感都麻木了，而因为这是普通人的身体，虽然痛觉明显，可是在精神层面上，这样一点点的痛，童瞳根本无所谓。

“童瞳！”谭骥炎冷声的斥责着，大手直接抓过了童瞳的手腕，将她受伤的左手拉到了自己面前，怒瞪着黑眸看着根本不在意的童瞳，她指尖满是鲜血，一道口子切得很，几乎要将食指指尖给削掉一半，谭骥炎心疼的无以复加，峻脸更是黑成了一片。

被吼的一愣，童瞳不习惯的瑟缩了一下肩膀，因为手还在谭骥炎的掌心里，再瞄了一眼他已经怒到极点的峻脸，童瞳认命的被谭骥炎拉着坐到了沙发上，任由他给自己的手上药。

公寓下，关曜拎着购物袋里五瓶啤酒，等了一会，发现谭骥炎并没有立刻下楼来，于是也走向电梯，骥炎对小瞳狠，其实对自己更狠，他竟然主动和小瞳分开，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改变决定。

“手怎么了？”用门框上的备用钥匙打开门，关曜疑惑的看向坐在沙发上给童瞳包扎手的谭骥炎，然后目光扫了一下，看见厨房门口的地上那一小滩的血迹。

“没事，切菜的时候刀口划了一下。”童瞳不在意的开口，努力的坐直了身体，拉开自己和谭骥炎的距离，她虽然还能维系面子上的冷静，可是此刻，她的心怦怦的跳动，几乎让童瞳恨不能立刻拉开和谭骥炎的距离，和他隔上十万八千

里。

“小心一点。”将啤酒拿到厨房了，关曜看着靠在流理台上的拖把，刚准备拿过来顺手将门口的血迹给拖掉，这才发现拖把上有不少血迹，而顺着地面湿漉漉的水迹看了过去，天然气灶台前的地上还有一小滩还没有拖掉的血迹，一滴一滴，让关曜看的怵目惊心，不由皱着眉头快速的出了厨房。

“小瞳，你怎么流了这么多血？厨房地上都是血。”关曜都是温和的，即使之前关露发生了那样的事，他对童瞳还是很宽容的，可是此刻，关曜却板着脸，声音也严肃起来。

谭骥炎倏地一下锐利了黑眸，目光也看向童瞳，他知道刚刚的伤口切的有多狠，可是如果厨房里也流了很多血，这只说明一点，她的手受伤之后，她没有立刻包扎。

被关曜和谭骥炎同时用严厉无比的眼神盯上了，童瞳看了一眼已经包扎好的手，对上四道凛冽的目光，小脸纠结了一下，结巴的为自己解释，“我当时就冲水了，可是止不住血，然后锅里的菜又要焦糊了，所以……所以我就等将菜烧好了就去找药箱，真的，菜烧好了之后，我就找药箱了，不信你问谭……”

谭骥炎三个字，如同一道禁忌的符咒一般，以前很是很顺口的名字，此刻却卡在了喉咙里，童瞳低下头，深呼吸着，压抑下心脏处那紧缩的抽痛。

“是菜重要还是你的手重要？”关曜挫败的看着低着头，一副检讨模样的童瞳，拿过拖把将地上的血迹给拖干净，小瞳这样的性子，骥炎就真的放

关曜这会倒是真的怀疑谭骥炎真的能做到分手，然后对童瞳不闻不问，骥炎他自己咳成这样都无所谓，还是如同工作狂一般加班工作，可是刚刚给小瞳包扎手时，骥炎那脸铁青的吓人，分明是又生气又心疼了。

童瞳受伤的是左手，倒也不妨碍吃饭，因为不停的找事给自己做，所以餐桌上的菜还是非常丰盛的，川味的水煮牛肉散发着辣辣的香味，尤其是那汤水上面一层火红的辣椒油，让关曜食欲大开，直接将菜搬到自己面前。

“骥炎，你咳的厉害，不能吃辣，吃清淡一点。”关曜笑着开口，自己率先拿起了筷子，大快朵颐的吃了起来，除了这一道水煮牛肉外，还有一碟京酱肉丝，一碟炒青菜，西红柿鸡蛋汤，倒也都算是清淡的菜。

谭骥炎咳的厉害，原本只盛了一小口饭，吃了几筷子菜之后，又咳了起来，喝着水，却也无法压制下咳嗽，连菜都没有吃，草草的将碗里余下的米饭吃完了就放了筷子。

童瞳知道自己如今和谭骥炎已经没有关系了，可是看着他阴霾着峻脸，食欲不振，不停的咳着，自己也没有了食欲，筷子如同数米粒一般，在碗里翻来覆去，却也是食不下咽着。

“你们吃。”谭骥炎起身直接拿着杯子向着客厅走了过去，即使压抑着，可是那咳嗽却突然严重的加剧着，一声接着一声，干裂的撕扯着肺部和咽喉，让童瞳那目光一路尾随着他峻挺的身影直到谭骥炎快出门走进客厅。

“骥炎就是这样，每一次都是忙起来不要命，也不知道是工作重要还是身体重要。”关曜将童瞳那眼中的担忧收入眼底，叹息着一声，倒不是做戏而是真的担心谭骥炎的身体，“骥炎气管不好，很容易发炎，刚刚公事包里还塞了不少文件，估计回去也要加班到一两点。”

听着客厅里压抑的断续咳嗽声，童瞳低着头，握着筷子的手紧了紧，如今的自己已经没有了干涉谭骥炎的权利了，所以即使担心着，却也只能沉默着扒着饭。

客厅了，谭骥炎原本是准备先离开的，可是靠在沙发上，感觉着屋子里有着属于童瞳的气息，竟然无法迈开脚步，凤眸静静的看着天花板上的吊灯，谭骥炎抿了抿薄唇，然后苦涩的闭上眼，遮挡住眼底满满的疲惫。

如果不是一直没有听到开门声，童瞳几乎谭骥炎已经离开了，可是他在这客厅里做什么？看文件？扒着饭，虽然努力的坐直了身体不去往客厅里看，可是耳朵却如同竖起了一般，听着那低沉的压制的咳嗽声，心里头酸涩涩的难受着。

“手不能进水，我来收拾碗筷。”饭后，关曜直接将童瞳赶出了厨房，自己慢腾腾的收拾着桌子上的碗筷，看着童瞳那一步一步挪移的乌龟速度笑了起来。

如果不是自己有着一双敏锐的眼睛，观察入微，他真的要以为小瞳半点不在乎和骥炎分手了，那平静的小脸上真的看不出任何的不舍，倒是骥炎每一次听自己提到小瞳，那眼睛都黑沉的吓人。

厨房到客厅的距离有多长？所以即使童瞳挪的再慢，一会还是就到了客厅，看着斜靠在沙发上闭着眼睡着的谭骥炎，童瞳抿了抿樱红的唇，无比的委屈和不舍，也只有在谭骥炎看不见的时候，她的脸上才会流露出真实的情绪，天知道她有多么舍不得，可是自己做错了事，谭骥炎已经决定了，童瞳没有死缠烂打的习惯。

可是这会是真的心疼，看着谭骥炎那即使睡着了依旧皱起的眉头，峻冷的脸上满是浓浓的疲倦，不时的咳嗽着，就这样靠着睡在沙发上也不怕着凉了，加重咳嗽。

转身向着关曜的房间走了过去，从柜子里拿出一床毛毯，童瞳走向沙发，动作轻缓的将毛毯盖在了谭骥炎身上，可是即使因为太过于疲惫而睡着的谭骥炎，依旧保持着当初从军队里培养出来的戒备，当毯子盖到自己身上时，倏地一下，大手快速的抓住了童瞳的手，凤眸锐利的睁开。

一时之间，彼此沉默的对望着，童瞳眼中是来不及收回的情绪，不再是那样的平静，那清澈如水的眸子里，复杂的交缠着各种情绪，心疼，难受，委屈，让被惊醒的谭骥炎忘记了收回手，也忘记了他的手抓的正是童瞳的左手，好不容易止血的伤口，因为他的动作，伤口又流出殷红的血来，一瞬间就将创口贴给染红了，然后血迹顺着白皙的手指头向着掌心流了下来。

谭骥炎沉默着，情绪来的猛烈，让他下意识的握紧了手，这才猛然的察觉到自己还抓着童瞳的手，而她左手食指上创口贴已经被血染红了暗红色，而手指上是一道血迹，连同谭骥炎自己的手都被染上了血迹。

“该死的！你不知道痛吗？”迅速的松开手，怒极着，谭骥炎冷声斥责了一句，快速的从沙发上起身向着柜子走了过去去拿药箱，自己竟然忘记了她手上还有伤。

看了看满是鲜血的手指头，童瞳无辜至极的摸了一下鼻子，谭骥炎有时候还真的不讲理，分明是他将自己的手给握成这样的，却还来骂自己？早知道就不给他盖被子，让他冻感冒发烧得了！可是抱怨归抱怨，童瞳到现在也只敢在心里头嘀咕着。

将染血的创口贴撕下，没有了创口贴的阻挡，鲜血立刻汩汩的从伤口里冒了出来，鲜艳的红色，让谭骥炎脸色更加的铁青，只是峻脸如此的阴沉，可是上药的动作却是无比的轻柔，唯恐又弄痛了这个连痛了都不知道开口的笨孩子。

“只是一点小伤，又不痛，而且这是我的手。”所以谭骥炎可不可以不用这样寒着脸，阴沉沉的眼神，让童瞳只感觉站也不是，坐也不是，努力的将身体挪的远离谭骥炎，只将左手臂直直的伸了过去，如同谭骥炎是一个超级大病菌一般，所以能怎么远离就怎么远离，可惜她没有胆子将手给抽回来

不是没有注意到童瞳那一点一点向着旁观挪移的动作，可是谭骥炎因为要给童瞳止血包扎，所以只是峻脸又黑了三分，倒也没有开口说什么，可是当将干净的创口贴重新包扎好了，余光扫过已经挪移到沙发边缘的瞳瞳，峻脸铁青着紧绷着，她到底是什么意思？就算是分手了，有必要将自己当成洪水猛兽？

谭骥炎这边还在压抑着怒火，刚松开童瞳的手，却见她立刻迅速的将手给收了回去，然后从沙发上站起身来，迅速的站到一旁，终于将和谭骥炎的距离拉开了。

莫名的火气瞬间在黑眸奔腾的燃烧起来，让一旁已经远离的童瞳立刻敏锐的感觉到氛围不对，几乎想要离开窜回自己的临时卧房，可是谭骥炎那情绪明显的凤眸却又在极短的时间里熄灭了火光，只余下深邃的黑暗，幽沉幽沉的，宛若千年的深潭，再也让人捕捉不到他眼中的情绪。

已经分手了！将这个几个字在心底默默的念着，谭骥炎收拢了自己所有外泄的情绪，冷漠如同任何一个外人眼中的北京市副市长，尊贵却疏离，冷傲而内敛，喜怒不形于色，只余下对上位者的敬畏和臣服。

“关曜，我回去了。”低沉着沙哑的声音，谭骥炎对着厨房里的关曜招呼一声，直接拿起一旁的公事包，从始至终却没有再看童瞳一眼，冷酷的迈开脚步离开，既然已经做了决定，即使再不舍得她，也必须将这段感情给斩断。

“这么快就走？”关曜迅速的从厨房里出来，瞄了一眼客厅里来不及掩饰情绪的童瞳，只能先向着门口走了过去，骥炎的决定真的很难改变，他就真的这样分手了？

顺手关上门，关曜看着站在门口的谭骥炎，两个人是一辈子的至交死党，所以也不需要有什么顾忌，直接开口道：“小瞳手上的伤口切的深，晚上睡觉的时候也不知道会不会压到伤口，而且她似乎没有痛觉神经，流了那么多血自己都没有感觉。”

“而且我估计以小瞳那诡异的思维，即使半夜知道伤口流血了，她也只会将手一伸横到床边，让血滴在地板上，不弄脏了床单和被子就行。”关曜如同没有看见谭骥炎那越来越阴霾的脸色，依旧温和轻笑着继续说，“即使你和小瞳分开了，大半夜的我也不方便守在她的床边。”

所以童瞳如果半夜压到伤口流血了，也只能流一夜的血，不死人，估计也差不到哪里去了，毕竟伤口切的深，血都难止住。

谭骥炎锐利的目光看向故意说这番话的关曜，虽然知道他是故意的，可是却不由的担心起来，以童瞳的性子，她绝对能干出这样的事情来，而之前在厨房，她就是放着手流血不管，却去在乎菜会不会焦。

“就因为小瞳去见了程天南，也不至于分手，骥炎，你是不是害怕这样的改变？”关曜靠着背后的门，一手直接将平光镜给拿了下来，露出那一双宛若利芒的黑眸，目光犀利的不容谭骥炎逃避和回绝。

没有开口，谭骥炎只是沉默的抿着薄唇，学着关曜一般，峻挺的身影靠着身后的墙壁，凤眸冷沉而幽深，即使是关曜此刻也无法推测谭骥炎的情绪。

许久的沉默蔓延着，谭骥炎忽然从口袋拿出了烟，他烟抽的不多，但是却也不是一点不抽，或许也是因为这样，所以气管才会不好，很多时候，夜深人静还在忙碌着公事的时候，那些勾心斗角的人事，政坛上那些繁琐而费脑的事情，让谭骥炎习惯点燃一支烟，那一刻他才会稍微的松懈一下，不遮掩自己的疲惫和辛劳。

“咳成这样，你真的不想好了。”关曜皱着眉，直接将谭骥炎刚刚点燃的烟给夺了下来，倒是自己吸了一口，食指和中指夹着烟，双腿交叠的靠着门边，并不着急谭骥炎开口回答什么，关曜是非常有耐心的。

果真，谭骥炎在弥漫的烟味之下，又咳嗽了几声，倒是没有继续点燃烟，低沉暗哑的声音缓慢的响起，“关曜，你不感觉这样的变化之下，我已经不像是自己了吗？”

谭骥炎一贯都是自律而内敛的，可是因为童瞳的出现，他一而再的打破自己的底线，这一次，他甚至为了童瞳不惜和谭家和爷爷抗衡，这样冲动的决定，一个不小心，甚至很有可能牵累谭家。

站得高，自然摔得重，谭家虽然是七大军区里不可动摇的绝对力量，可是却也不是唯一，也不是绝对的霸权，谭家依旧可能会有危险，依旧有隐匿在暗中的人窥伺着，随时准备在谭家出现裂痕的时候，见缝插针，一点一点瓦解谭家这个强大而坚固的堡垒。

谭骥炎知道自己真的太冲动了，可是当时，他明明也想到这一切，却依旧义无反顾，只是如今想起来，却也惊得谭骥炎一身冷汗，自己怎么会如此的冲动妄为，即使生性凉薄，可是多少人依附着谭家而活，而谭家，对于爷爷，对于父母，对于兄长和弟弟，还有那些旁系的亲属，谭骥炎都有着一份责任，可是差一点，他就因为个人的私欲而将所有人置于风口浪尖上。

｜派派小说后花园lyg021手打，转载请注明｜www.paipai.fm

第二卷 情意缠绵 106章 身手暴露

“不只是因为小瞳一而再的去见程天南，将自己置身危险里吗？”关曜明白谭骥炎身上的压力，而当初，关曜正是也知道这一份压力，一旦背负上，一辈子都必须扛着，而关曜对军队里的地位，对政坛里的权利都没有兴趣，他是真的喜欢刑侦这份工作，所以关曜也算是回避了这份压力，如今看着谭骥炎，关曜同样身为关家的嫡子长孙，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谭骥炎身上背负的压力和重担。

“那也是一方面。”童瞳一而再的因为牧放而让自己置身危险之中，让谭骥炎在心惊和担心的同时，也感觉到一股倦累了，小瞳如果只是因为她自己而被危险缠上，谭骥炎不会想那么多，可是她却是为了沐放，为了另一个男人，那样的不顾一切，甚至会欺瞒自己，这也是谭骥炎忽然感觉到累的另一个原因。

关曜知道谭骥炎还在咳嗽，所以吸了一口烟之后就直接掐灭了，此刻只是夹着指尖的烟，沉思着，骥炎会做出这样的决定，此刻，关曜似乎可以明白了，骥炎承受的了太多的压力，可是这个时候，小瞳却让骥炎寒了心，所以骥炎选择了放手。

“替我多看着她。”即使已经决定了分手，可是谭骥炎知道自己终究舍不下那个孩子，沉声对着关曜叮嘱一声，将所有的情绪再次压制到了心底最深处，黑色的身影向着电梯口走了过去。

目送着谭骥炎的离开之后，关曜从口袋里摸出打火机将烟再次的点燃，深吸了一口，如果站在公正的立场，关曜会选择支持谭骥炎这个决定，自家爷爷不会让小瞳进关家的门，而谭家只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更何况小瞳艺人的身份，对谭家而言，这就是一个污点。

艺人，即使你洁身自好，可是在上流社会里，那依旧是戏子，是卖笑陪唱，甚至卖身陪主的代名词，谭爷爷那样的性格，绝对的强势，他是绝对不会容许小瞳和骥炎在一起的。

所以如果骥炎依旧选择小瞳，那么和谭家之间的战争迟早都会爆发，而这就很有可能让其他暗中隐匿潜伏的敌人给谭家致命一击，这是骥炎无法对人言的压力，一个不小心，那样的后果是骥炎都无法承受的。

可是从私心上，关曜不想谭骥炎这个好友死党一辈子都如同一个忙碌的机器，不管他在政坛上取得了多大的成绩，不管日后，骥炎强大到什么程度，或许连谭家都要依靠骥炎，而不是如今骥炎靠着谭家，可是那样的骥炎，和自己小时候认识的骥炎没有任何的差别，冷漠内敛，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可是却独独少了幸福和快乐，和小瞳在一起的时候，骥炎才有真正属于自己的生活和感情。

而这一次骥炎说分手了，小瞳这样的态度，这样平静的接受，甚至在看见骥炎到来之后，依旧那么冷静，虽然偶然之间，关曜能察觉到童瞳的情绪，可是小瞳这样的表现依旧让骥炎受伤吧，他对小瞳付出的，所承担的，是小瞳根本想都无法想象的。

将手里的烟蒂熄灭了扔到了电梯门口的垃圾桶里之后，关曜揉了揉太阳穴，这才打开门走进公寓，自己需要和小瞳谈一谈。

“明天要拍戏了，我先去睡了。”从沙发上站起身来，童瞳对着进门的关曜道着晚安，也幸好终于要拍戏了，让童瞳终于有忙碌的事情，否则她真的担心自己这样一个人待着，会忍不住的胡思乱想。

“小瞳，等一下。”关曜走了过来，温和一笑，拍了拍童瞳的肩膀，示意她坐下来，虽然决定和小瞳谈一谈，可是也没有谈过恋爱的关曜而言，忽然感觉这比审问一个凶杀犯更让自己头痛，这到底要从哪里谈？

“关曜，你有什么要问我的？”童瞳是敏锐的，所以察觉到关曜的犹豫之后，就直截了当的询问，隐隐的感觉到和谭骥炎有关系。

“小瞳，你和骥炎分手，就没有想过要挽回吗？你拍戏应该看不过不少电影，很多时候，恋爱双方中一个人要求分手的，另一个人都会挽回，因为一段感情失去之后，有时候就真的错过了，没有后悔的余地了。”关曜也不知道自己这样做对不对，可是刚刚开口问话之前，他还是拨通了谭骥炎的手机，然后将手机悄然的放在沙发左侧，而坐在自己右侧的童瞳不会发现自己打开了手机，而另一边的谭骥炎则会听见她的回答。

“没有。”童瞳摇摇头，对上关曜有些失望的目光，犹豫了一下，组织着自己的语言，“我做错了事，就应该接受惩罚，结果已经出现了，任何解释和理由都是没有必要的。”

如果说关曜一开始还是有些失望的，可是此刻，听着童瞳后半句话，却怎么听都怎么感觉到诡异，却又莫名的有种熟悉的感觉，只是这感觉太过于遥远了，让关曜忍不住的去想什么时候自己也听过类似这样的话。

而开车的谭骥炎原本只是以为关曜打电话给自己还是有什么事情要说，却没有想到听到的竟然是他的问话，一刹那，谭骥炎握着方向盘的手紧了又紧，他不知道自己在期待什童瞳什么样的回答。

不可否认的，白天童瞳那样安静而将坚强的离开，真的让谭骥炎很受伤，即使是他提出分手的，而听着童瞳的回答之后，谭骥炎虽然和关曜一样有着不解，可是却露出了这一天里第一个笑容，这才像是小瞳的回答，那个孩子的思维永远都不能用正常人的思维来衡量。

“你们记住，从今天开始，你们只是一个士兵，你们的身份，你们的家境，你们过去的一切都在你们跨入军营的这一刻远离了！”烈日炎炎之下，面对着整齐站着的士兵，教官的洪亮的声音威严而冷酷的响在每一个人的耳中。

“之后的训练会非常的艰难，甚至对很多人而言是一种折磨，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可是你们已经穿上了这一身军装，军人的天职就是服从命令，然后完成任务！失败了，那就是你的失败，是你的原因，没有任何的理由，我身为你们

的教官也不会接受任何借口和解释，我只看结果！听明白了没有

关曜终于想起来为什么童瞳这话会非常的熟悉，这是当年他和骥炎和一批新兵进入军营时，第一天教官的训话，而此刻，关曜有些头痛的看了看一脸坦然，神色平静，眼神清澈的童瞳，忽然怀疑自己将小瞳放在骥炎身边到底是不是对的？

“小瞳，你是说因为关姐的事情，你做错了，所以骥炎用分手这样的理由来惩罚你，你只能接受？”关曜虽然无法理解童瞳的思维，可是身为有经验的刑侦警察多年，他还是很敏锐的捕捉到了童瞳话语里的深意。

“难道不是这样吗？”这一次轮到童瞳不解了，那没有波澜的目光里忽然隐隐的冒出希望的光芒来，难道谭骥炎不是因为关姐的事情惩罚自己？可是如果不是，谭骥炎为什么要分手？那一瞬间亮起的光芒再次的熄灭，可是不管什么原因，这样既定的结果已经无法改变了。

自己真该让骥炎亲自过来，而不是在手机另一头听着这边的回答！关曜头痛的抬起手揉了揉眉心，然后看着童瞳，无奈的解释，“当然不是，骥炎怎么可能因为这样的事情迁怒你，还用分手来惩罚！”小瞳这到底是什么逻辑思维啊？

“那谭骥炎为什么要分手？我好像没有错做什么，也没有惹谭骥炎生气啊？”听着关曜的话，童瞳的心七上八下的跳动着，皱着纤细的眉，努力的将自己这些天的事情快速的在脑海里过了一遍，然后猛然的张大了嘴巴，一脸恍然大悟的看着关曜。

想到了吗？关曜这会终于松了一口气，审问犯人的时候，关曜半点不在乎对方的胡编乱造，因为是虚假的口供，终究会露出破绽，有足够的耐心，然后一针见血的找到突破口就可以。

可是曾经关曜接手查了一个凶杀案，那是有一个双重人格，精神分裂症的女人，平日在家里，忍受老公的家暴，唯唯诺诺，而分裂出的另一种人格，却是无比的血腥而狂暴，杀人手法甚至不像是女人，而是一个冷血无情的男性凶手。

这个案子让关曜查了三个多月，直到后来找到了铁一般的证据，可是女犯人的口供却让关曜异常的头痛，当时他们还没有察觉到女犯人也精神分裂症，当时她的口供是非常的无辜，到最后，关曜都快要怀疑是自己抓错人了，因为她根本不知道自己杀人了，而童瞳此刻带给关曜的无力感就是如此。

“关曜，我答应过谭骥炎不去见程天南。”童瞳这会终于找到了症结所在，自己违背了对谭骥炎的承诺，所以他会因此生气，而选择分手。

违背诺言就是等于同背叛，这对童瞳而言是非常重的一种罪责，特别行动组的成员虽然在上校的口中都是没有思想的武器，可是却必须有一个坚定的信念，那就是要维护着这个国家的稳定和安全，而自己却一而再的对谭骥炎失信。

“是，骥炎是因为这个生气了，可是小瞳，你就没有想过道歉吗？让骥炎原谅吗？”童瞳终于有点接近了，关曜也松了一口气，否则他都要怀疑小瞳是从火星来的。

“我道歉了，可是谭骥炎是不会原谅我的。”童瞳虽然在一瞬间有些高兴谭骥炎不是因为关露的事情和自己分手，这样的喜悦来的莫名其妙，让童瞳自己都不懂得，可是此刻却又低下头，这样的背叛，谭骥炎是不会原谅自己的，自己背信了对他的承诺。

“小瞳，你可以试着做些什么让骥炎原谅你啊？”关曜已经怀疑自己要转行当感情专家了，虽然他自己的感情还是一片空白，可是关曜明白，只要小瞳真的软了态度，其实估计小瞳流几滴眼泪，骥炎肯定就不会分手的，可是偏偏骥炎决定分手的时候，小瞳走的比骥炎还坚决，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是小瞳要分手甩掉骥炎的。

做些什么谭骥炎就可以原谅自己了吗？童瞳猛然的抬起头，眨巴着眼睛看着关曜，脸上有着期待的光芒，脑海里开始努力的搜索着相关方面的情报。

可是对于童瞳而言，这真的是她第一次违背自己的承诺，从四岁进入基地开始，她的生活就是训练，然后出道之后加入特别行动组，就是接受任务，然后完成任务，所以她比关曜更加脑子里一片空白。

“我可以负荆请罪，不管谭骥炎决定怎么惩罚我，我都会坚持的。”这是童瞳目前唯一能想到的，以前在基地，没有完成训练量的时候，都是加倍的惩罚，有时候不准吃饭，去继续完成训练，有时候是第二天双倍的任务量，最轻的却也是最煎熬的却是在漆黑的不到一个平米的禁闭室里思过。

“我之前看到程导早期执手的一个电影，那个赌王违背了承诺之后，他剁掉了自己三个手指头。”童瞳不由自主的将思维转到了自己熟悉的电影里寻找相同的桥段，丝毫没有察觉到关曜那原本刚刚舒缓的脸色再次如同便秘一般的纠结起来。

“赌石界的规矩是赌石如赌命，一般犯了规矩，轻则所有的家产赔付对方，永远被驱逐出赌石界，重则以命相偿。”童瞳再次的开口，自己的命谭骥炎肯定不会要的，可是自己就那么一点钱，虽然因为接拍了电影，也代理了梅特尔的服装品牌，还有几个没有开拍的广告，加起来也有不少钱了，“我还还有一百多万在卡上，关曜，你说我把钱全都给谭骥炎，他会不会就不生气了？”

关曜已经彻底无语了，童瞳就不能想点正常的办法解决她和骥炎之间的问题吗？不是剁手指头，就是以命相偿？之前手被菜刀切了个口子，骥炎已经心疼的厉害，脸黑的不能再黑了，那幸亏是小瞳自己切伤的，者如果是其他人，骥炎还不知道会做什么，再说骥炎要她的那一百多万做什么？

而电话另一头，谭骥炎不知道何时在汽车停靠在了路边，听着手机的里对话，忽然感觉到一种无比安心的感觉，她这个样子，谭骥炎是真的不放心。

“小瞳，你就没有想过破腹自杀吗？”关曜哭笑不得的看着努力思索的童瞳，无奈的调侃了一句，为什么正常的女孩都会撒撒娇，装一下委屈，流几点眼泪，可是到了小瞳这里，为什么都是这么血淋淋的场景。

“我想到了，可是我讨厌日本的武士道，再说我都剖腹死了，谭骥炎消气还是不消气我也不知道啊。”童瞳没好气的看了一眼捣乱的关曜，他就不能帮着自己想想办法?

“你还真想了？”关曜已经石化了，呆呆的看着还在冥思苦想的童瞳，她绝对是电影电视小说看多了。

而另一头，谭骥炎因为咳嗽没有压制住，低沉的咳嗽声从手机了传了过来，让童瞳错愕的愣住，然后身影迅速的向着发声点瞄了过去，呆愣的看着被抓现行快速的挂了手机的关曜。

“小瞳，你别恼，其实你不知道骥炎之所以要和你分手，还有另一个原因。”关曜尴尬的笑了起来，将手机收进了口袋里，这才慢慢的将谭家如今在军区的地位，在政界的影响力，谭骥炎为什么要让自己当童瞳的挂名男朋友，谭骥炎的顾忌，日后谭家知道童瞳的存在之后，会做出的手段，谭骥炎这一次为了救沐放，顶着怎么样大的压力，一一的都和童瞳细说了一遍，这些事，谭骥炎是绝对不会开口的，他既然决定了保护童瞳，就不会让她承受这些压力。

呆滞着，童瞳低着头，关曜所说的超过了她的思考范围，谭家的势力童瞳是知道的，她也多少知道一些门当户对的现实了，可是她没有想到这样深，没有想过谭骥炎竟然要和谭家决裂，只为了护住自己，甚至还可能因此将整个谭家至于极度的危险里。

“所以，小瞳，不要怪骥炎突然做出这样的决定，你一而再的去见程天南，骥炎是真的担心你的安全，关姐这件事，虽然是意外，可是小瞳，如果你没有要去见程天南，而是选择告诉骥炎，或许就不会发生了。”关曜温柔的拍了拍童瞳的头，她只想着沐放，只想着沐放的安全，却没有替骥炎想过，他也会担心小瞳，说不定骥炎还吃醋了也不一定。

（谭骥炎认为童瞳喜欢的人是沐放，这件事，谭骥炎是一点口风都没有露，估计事关男人的尊严和面子，即使谭骥炎也不能免俗，当然关曜也没有想到这一方面来。）

“而且骥炎之所以那么生气，是因为他在担心如果发生意外的人是你。”关曜再接再厉的开口，“所以以后不要再让骥炎担心你了，程天南是什么人，小瞳，你该清楚的。”他身上知道的不知道的，还不知道有多少条人命。

“可是我不会有事的。”童瞳认真的开口，她知道谭骥炎会担心，可是比起沐哥的安全，童瞳选择了后者，再说自己绝对不会出事的，看着关曜一脸不相信的模样，童瞳犹豫了一下，忽然右手握拳迅速的向着关曜挥了过去。

这一拳虽然没有杀气，可是速度极快，攻击向关曜的脸部，只是很平常的一拳，可是突然而来的速度之下，关曜身体本能的戒备起来，在理智做出反应之前，身体却已经在瞬间做出了应对，右手直接挡下童瞳的拳头。

“小瞳？”掌心一麻，关曜错愕一怔，不敢相信童瞳这一拳竟然有这样大的力度，而瞬间，关曜彻底愣住了，因为他腰间的佩枪竟然抵在了自己的胸膛上，这样的震惊，让关曜脸色急遽变化着，这怎么可能?

小瞳出拳的时候，左手是什么时候将自己的枪拿走的，自己丝毫没有察觉到，虽然说关曜对童瞳没有防备，可是一个刑侦处长，在军队里待了那么多年，他的枪不亚于是自己的第二条生命，关曜即使再不防备也不可能在瞬间被人夺走自己的佩枪。

“关曜，你别问，我去见程天南，是因为我不会出事的，我需要想一想。”童瞳将手枪还给了关曜，起身向着书房走了过去，她是真的不知道在自己不知道的时候，谭骥炎竟然背负了那么多，而自己却什么都不知道。

小瞳到底是什么人？关曜看着手里的枪，这样诡异的速度，小瞳的握枪的手势非常的正规，关曜这会是真的有些傻眼了，谭骥炎和童瞳六年前在上海那一次意外的相遇，关曜是知道，小瞳的身份于靖查过，很是普通，孤儿院出生而已，可是刚刚小瞳露出的这一手，关曜明白她为什么会去见程天南了，因为她绝对不会出事的。

小瞳难道是军人？不可能，这个于靖肯定能查出来，杀手？关曜迅速否定了，小瞳的眼神很清澈干净，即使她拥有杀手的身手和速度，却不会是杀人如麻，为了钱去动手的杀手，或许是小瞳曾经遇到了什么人，接受过专业的训练，关曜今夜是注定要失眠了。

而卧房里，童瞳静静的看着书房外的夜色，她一开始真的以为是因为关姐被强＝暴的事情，所以谭骥炎生气了，所以才会说分手，而之后，童瞳以为是因为去见程天南，对谭骥炎失信了，所以他才这样做，到如今，童瞳才知道自己和谭骥炎在一起，竟然会有那么复杂，甚至让谭骥炎不惜和谭家决裂，可是他为什么都不说呢?

西湖苑。

关露目前的情况是不方便住在酒店里的，所以谭骥炎也是出于愧疚，毕竟关露这件事还是因为童瞳发生的，所以关露就在西湖苑暂时住下了。

而此刻，听见开门声，早就做好了饭菜等候谭骥炎回来的关露脸上立刻露出了笑容，可是忽然想起自己目前的境况，于是将这样雀跃的如同等候丈夫回来的小女人的幸福笑容压了下来，转为一贯的温柔和关切，这才向着客厅走了过去。

“骥炎，你回来了，吃过饭了吗？”温柔的开口，关露白天回了一趟酒店，将行李拿了过来，此刻，她里面穿了一件灰黑色的薄毛线长款上衣，紧致修身的设计，圆形的领口，衬托着她胸前的丰满，外面罩了一件米色大衣，既显得性感动人，却又不妖媚，波浪的褐色长发披散在肩膀上，完全是一副知性熟女的风情。

“我吃过了，关姐，你在这里不用拘束。”谭骥炎淡漠的颔首，还有不少文件需要他批阅，而之前在手机里听到童瞳和关曜的对话，让谭骥炎情绪压制的厉害，所以此刻也没有精力去理会关露，径自的向着书房走了过去。

打开灯，将公事包里的文件拿了出来，谭骥炎沉默的坐在椅子上，中午的时候，当说起和小瞳分手的那一刻，虽然谭骥炎认定童瞳在乎的人，喜欢的人是沐放，可是当看着童瞳那样平静的接受，然后离开，谭骥炎那一刻真的很受伤，可是在听到童瞳那些乱七八糟的猜测之后，谭骥炎一手撑着额头，无奈的叹息着，自己怎么就忘记了，那个孩子的想法一贯都是异于常人。

客厅里，关露没有想到谭骥炎已经吃过饭了，想起自己忙碌了一下午，那些精心准备的菜肴，让关露不由失落的低下头，或许骥炎只是去应酬吃饭了。

自我安慰了之后，关露快速的走向厨房，将一直放在热水里保温的梨子水端了出来，然后小心翼翼的用勺子搅拌着，自己低头喝了一小口，感觉到温度正适合，立刻端起碗向着书房走了过去。

“进来。”敲门声响起，谭骥炎收回冷峻脸庞上那柔软之色，又恢复了一贯的漠然冰冷，修长的手指翻开眼前的文件。

“骥炎，这个可以喝了，不要太累，工作可以分派下去。”关露柔柔的开口，目光温柔而关切的看着灯光笼罩之下，坐在办公桌后的峻挺身影，工作中的男人真的是最有魅力的，那飞扬入鬓的眉宇，那样深邃的眼眸，如同雕刻师凿刻出的棱角分明的脸庞，让关露心里如同小鹿乱跳一般。

“谢谢关姐。”客气的致谢，谭骥炎之前到不至于和关露这样的客气，毕竟和关露非常的熟悉，关露也照顾了谭骥炎那么多年，虽然小时候的谭骥炎并不需要人照顾，可是感情还是有一些的，可是在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之外，谭骥炎倒有些不知道该如何去面对关露了，如同自己孩子打了别人，作为家长的总有些护短，却又有些的愧疚。

关曜已经在查了，可惜那天晚上，巷子里太黑，又龙蛇混杂，关露什么线索都提供不了，要打探消息，除非行凶的几人主动对其他人说起，否则还真的不太好查，酒吧那边人太多，而巷子后面又是连着黑暗的巷子，不少三教九流的人都聚集着，要没头没脑的去查，还真的需要时间。

谭骥炎或许真的是冷漠性格的人，如果抓到那些人，谭骥炎绝对不会放过，手段只怕也有些的残忍，可是事情已经发生了，谭骥炎虽然对关露感觉到愧疚，却也没有到影响自己的工作。

看着谭骥炎将梨子水给喝了，关露终于露出了笑容，贤惠的拿过空碗，可是谭骥炎又低头准备开始工作了，让关露没有再打扰谭骥炎，转过身，悄然无声的退出了书房，准备到了十点开始准备一点夜宵，那个时候骥炎应该会有点饿了。

入夜，时间一点一点的过去，西湖苑不管是什么时候防备都是一流的森严，暗中的守卫都是正规军出生，毕竟入住在西湖苑里的任何人都不能有任何闪失。

暗夜了，关曜还躺在床上纠结着童瞳的身份，没有睡着之下，当开门声响起时，即使声音很小，关曜还是鲤鱼打挺的从床上一跃而起，然后又倒回了床上，俊逸的脸上露出一丝笑容，小瞳肯定是去找骥炎了，如果是一起，关曜还会担心童瞳快十点钟出门不安全，可是在了解了童瞳的身手之后，关曜也就放心了。

西湖苑的安保是非常严格的，而居住在这里的官员一般也都会有保镖同住，而且不管是于景居住的公寓，还是谭骥炎这样独立的别墅，门窗玻璃都是特制的，房屋都安装了警报系统，外人想要闯入根本不可能。

可是这些对童瞳这样的高手而言，根本就是小儿科，而如果自己没有记错的话，谭骥炎别墅外这套报警系统是十一当年练习的时候设计的吧?

避开巡视的安保人员，外墙左侧的的树后，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藏身地点，如果没有右上方这个横生出来的树枝，童瞳还真的没有藏身之地。

粗壮的大树足足有五六米高，童瞳此刻站在横生出的树枝上，下面就是谭骥炎别墅的围墙，李成一般都在谭骥炎回来之后，确定没有访客，而自己也准备休息了，这才会开启警报系统，院子里非常隐匿的几个地方都安装了监控摄像头，交叉着的转动着，将整个院子都锁在了监控的范围之内，一旦有人入侵，摄像头会自动将影像传回电脑，触动警报器。

如果自己没有记错的话，靠近外墙灌木丛这边应该有红外线，可惜童瞳现在只是普通人，没有夜视仪，但是童瞳一点都不担心，因为当初这是十一设计的作品，而她就是第一个闯入这个系统的入侵者。

所以当对着手腕上的手表计算着时间，童瞳身影迅速的从粗壮的树上一跃而下，黑暗里，清瘦的身影轻盈如同夜枭，双脚用力的蹬踏上一旁的围墙，然后借着这股力量，身体陡然之间弯成圆弧状，从高耸的围墙上的电网上一跃而过，落地的一刹那，童瞳快速的滚动起了身体，交叉的红外线一动速度是非常快的，任何一条红外线碰触到物体之后，警铃就会立刻响起。

而避开红外线的同时，却也要避开交叉转动的监控探头，说时迟，那时快，等童瞳退到安全的角落里时，也不过短短的几秒钟的时间。

进入院子还算是简单的，可是没有电脑和工具想要进门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否则西湖苑也不会用十一设计的这套警备系统。

童瞳看了一眼四周，然后小心的避开任何可能触动到警报器的可能，快速的向着亮着灯的书房方向飞掠了过去。

谭骥炎是坐在窗口的，夜晚，即使拉着窗帘，可是在灯光之下，黑色的身影还是非常清晰的，可是谭骥炎半点不用担心暗中会有狙击手的子弹射击过来。

因为即使真的有狙击手事先在西湖苑踩好点，甚至找到了射击的角度，最后成功的隐匿了身影不被发觉，等到谭骥炎坐到书房里开枪，子弹也无法射破特制的窗户玻璃。

谭骥炎原本是专注的审阅着文件，极好的隔音效果之下，窗户外童瞳刻意放的轻微的脚步声，谭骥炎是听不到的，可是因为窗户外的月光，所以谭骥炎第一时间就察觉到了窗户外黑影一闪，倏地一下站起身来。

谭骥炎一回到北京之后就住在西湖苑，这也是谭老爷子选定的地方，安全，这些年谭骥炎倒也真的没有遇到什么危险，而今晚上的黑影让谭骥炎还有些佩服竟然还有人能闯入西湖苑，可是当一手戒备的握着手枪，一手拉开窗帘，看到

真准备敲窗户的童瞳时，谭骥炎这辈子都没有露出过这么呆傻的表情。

因为窗户的隔音效果，所以童瞳知道自己在外面说什么，谭骥炎绝听不到，所以只能露出一个无辜至极的笑容，可是在看着谭骥炎那震惊茫然的表情慢慢的转为怒火腾腾的铁青之后，童瞳笑容慢慢的敛了下来，心虚的瑟缩了一下肩膀，准备敲窗户的手慢慢地收了回来，谭骥炎看起来好像非常非常的生气。

“该死的，你是怎么闯进来的！”怒吼着，可是谭骥炎想起窗户外的童瞳根本听不见，深呼吸着，狂暴的火气如同火山一般直接的爆发出来，一手快速的打开一旁的电脑，迅速的输入一组密码之后，将警报系统给关了，整个人如同黑色撒旦一般大步向着书房外走了过去。

而一楼，在监控房间里已经准备睡下的李成听到警报系统关掉的提示，倏地一下从床上一跃而起，快速的打开门，正好看到从书房里出来，脸色阴沉的骇人的谭骥炎，不由紧张的戒备起来，“先生，请立刻回去！”

“是我关掉的系统，你回去休息。”谭骥炎压制着火气，示意李成没事，带着狂暴的怒火向着大门口走了过去。

先生关的？有客人来访？李成将手枪给收了起来，可是随着大门的打开，当看见站在门口的童瞳之后，李成也石化住了，童小姐怎么会在门口，警报系统是刚刚才关掉的，不到三十秒钟，童小姐就算要进来，此刻也是在院子门口，而不是在客厅大门口，这只有一种可能性，警报系统没有关掉之前，童小姐已经闯进院子里了？可是这怎么可能？

“你给我进来！”谭骥炎几乎是咬牙切齿，理智已经失控，只余下一张峻脸铁青的扭曲着，一手直接抓住了童瞳的手腕，因为还注意到石化在门口，目瞪口呆的李成，所以谭骥炎直接将人给拉向书房，再多耽误一秒钟，谭骥炎都怕自己控制不了此刻的情绪。

“谭骥炎，你是不是不高兴我来。”因为他们已经分手了，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谭骥炎是不是不想见到自己，所以才会这么火大。

砰的一声，直接将书房的门给甩上，然后反锁，终于没有其他人了，谭骥炎终于怒不可遏的吼了起来，“你知道你在做什么？该死的，你到底怎么进来的？谁让你来的？！”

这辈子谭骥炎都没有这样的火大过，怒吼着，情绪完全不受控制，当拉开窗帘，看见窗口的人是童瞳的时候，那一刻，谭骥炎的心脏几乎都停了，完全被吓的失了神。

听到那砰的一声摔门的声音，楼上客房里正准备出来准备宵夜的关露咚咚的小楼，不解的看了一眼呆傻的站在房门口的李成，“骥炎刚刚怎么了？”

“没事，先生在书房里处理事情。”李成回过神来，呆呆的回了一句，然后同手同脚的走向自己的房间，关上门，然后抬手狠狠的给了自己一拳，这才拉回理智向着一旁的电脑走了过去，快速的调出监控画面，根本没有拍到童小姐进来的一幕，也对，如果拍到了入侵者，报警系统就会响起来了，可是童小姐到底是怎么进来的？难道是一直藏在别墅外面的院子里，等到晚上了才出来的。

李成饶是抓破头，却也想不透童瞳到底是怎么进来的，虽然李成脑海里有那么一瞬间，认为童瞳是个高手，然后闯入了西湖苑，然后躲开了暗中的安保人员人，之后避开了别墅的警报系统，如同一个走入无人之境的高手进了别墅，可是这个念头一出现，就让李成感觉到自己有点发烧，童小姐像是个深藏不露的高手吗？

所以综合比较之下，李成更愿意倾向童瞳不知道什么时候躲在了别墅里，然后等到刚刚才出来的，所以先生立刻关了警报系统。

一旦开启了警报系统，整个别墅从院子开始就是一道牢固的被封锁的城堡一般，一旦有人闯入，只是触动警报系统还好一点，围墙上的高压电网，灌木丛那边的红外线，碰到的手，就会如同锋利的刀锋一样直接切掉，碰到腰，直接就是拦腰切断，所以谭骥炎这里基本不会留客人居住，太过于危险，而关露也是被李成叮嘱了，一旦晚上开启警报系统之后，就不能出门，尤其是红外线防御的区域里。

童瞳被吼的愣住了，脑海里只有一个意识，谭骥炎不想看到自己，童瞳低下头，遮掩住眼中的失望和痛苦之色，用力的咬了一下舌尖，尖锐的刺痛之下，拉回理智，转过身准备开门离开。

“该死的！”根本没有注意到童瞳此刻的表情，谭骥炎再次的低咒一声，突然伸过双臂，猛然的将从身边经过准备离开的童瞳用力的搂进了怀抱里，抱的太紧，几乎要勒断童瞳的骨头一般。

即使此刻将人已经抱在了怀抱里，谭骥炎却还是没有从刚刚的惊恐和慌乱里回过神来，大口大口的呼吸着，喉咙因为刚刚用力的咆哮而再次痛了起来，她怎么敢，怎么敢？

谭骥炎已经无法去正常思考童瞳到底是怎么闯进来的，他的思维只停留在童瞳如果因为触动了电网，或者红外线死亡的一幕，血淋淋的，让谭骥炎双臂再次的用力，大口大口的喘息着，一双黑眸此刻却泛着赤红的血色，即使被人用枪抵着太阳穴，谭骥炎也不曾这么害怕过。

被搂的愣住了，谭骥炎抱的太用力，所以童瞳清楚的能感觉到谭骥炎浑身的紧绷，肌肉似乎都在一瞬间涨起，粗重而急促的呼吸在头顶响起，童瞳不解的思索着，谭骥炎正处于高度紧张和惊恐里，可是为什么？他刚刚不是很生气吗？怎么突然情绪转变的这么快。

“谭骥炎，你没事吧？”虽然不知道谭骥炎在惊恐什么，可是童瞳还是抬起手轻轻的拍了拍谭骥炎绷得紧，如同石头一般僵硬的后背，小脸上满是懵懂不解，可是那眼中的关切却是真诚无比。

“童瞳！”谭骥炎怒火中烧着，尤其是对上童瞳那无辜至极的小脸，忽然将人直接拉向了一旁的沙发，然后用力的将人给按在了自己的腿上。

“谭骥炎，你做‘……什么……啊！”童瞳只感觉天旋地转着，然后就成了自己趴在谭骥炎大腿上的姿势，然后还没有反

应过来，话都没有说完，突然屁股狠狠的被一巴掌给拍中了，这会让童瞳整个人彻底愣住了。

一连打了六七下，谭骥炎发泄了心头的怒火，而被打的懵的童瞳也从这样根本不可能的事情里回过神来，双手快速的捂住了自己的臀部，直接从谭骥炎的腿上要跳下来。

可是在童瞳刚坐直了身体还没有来得及逃离，却又被谭骥炎给搂进了怀抱里，这会倒是松了一些力度，不会勒的童瞳呼吸都困难，只是却依旧将她固定在自己的怀抱里。

“你怎么能……谭骥炎，你……”结巴着，童瞳已经不知道要说什么了，一张小脸涨的通红，在基地训练的时候，她也曾经不合格过，所以也经受过很多的惩罚，可是被人打屁股？童瞳已经不知道要说什么了，只能结巴着，瞪大一双眼看着脸色依旧铁青的谭骥炎。

谭骥炎这才稍微冷静下来，低着头，眉头皱的紧，这会才想起她到底是怎么进来的？警报系统没有坏，刚刚自己才关掉的，一切运行正常，而且如果真的警报系统出了问题，那么她就是自己闯进来的，一想到这个，谭骥炎眼神危险的眯了起来，脸色再次铁青。

“谭骥炎！”童瞳警觉到危险，也顾不得什么了，双臂快速的抱住了谭骥炎的手，绝对不会让他第二次打自己的屁股，一想到这个事实，童瞳脸再次火烧火燎起来，并不是多痛，实在是……这到底算怎么回事嘛，她又不是小孩子，他怎么能打自己屁股！

“你怎么进来的。”谭骥炎只感觉头一抽一抽的痛着，声音哑的厉害，任由童瞳抱着自己的双手，这才问出了核心问题。

“从树上跳下来的时候翻过了围墙，然后避开了红外线，不过没办法撬门，所以我就去敲你书房的窗户了。”童瞳一面说话，一面瞄着谭骥炎阴霾的峻脸，只要他有任何的举动，童瞳绝对第一时间逃开。

这绝对不是运气的问题，小瞳到底是什么人？谭骥炎黑眸紧迫的盯着怀抱里还是一脸怕自己打她屁股的童瞳，忽然，紧绷的峻脸柔软了几分，她这样的身手，自己要制住她根本不可能，这样的认知下，谭骥炎忽然就感觉没有那么生气了。

“谭骥炎，你不要一会生气一会笑，看的怪瘆人的，还有，我不能告诉你我到底是什么人。”童瞳瑟缩了一下肩膀，紧绷着小脸，做好了十二分准备承接着谭骥炎的怒吼，这会就算要被打一顿屁股，童瞳也认了，谁让自己欺骗了谭骥炎在先。

不是她这样的举动，自己会一会生气一会笑？谭骥炎再次绷着峻脸，狠狠的瞪着童瞳，随后响起她受伤的手指头，被童瞳被抱住的手快速的抓起了她的手看了过去，还好，创口贴上没有血迹，

“你这么晚来做什么？”谭骥炎虽然好奇童瞳的身份，不过她说了，谭骥炎倒也没有追问，只是她这么晚过来做什么？真给自己负荆请罪？其实谭骥炎相信关曜一定和童瞳说了很多，可是，谭骥炎提出分手，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沐放，或许她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喜欢的人，在乎的人是沐放。

“我是来告诉你，我去见程天南是不会有事的，让你担心了，对不起。”童瞳在经过关曜开导之后就明白过来，自己知道自己的身手，可是谭骥炎不知道，他会担心自己遇到危险。

｜派派小说后花园lyg021手打，转载请注明｜www.paipai.fm

第二卷 情意缠绵 107章 三少归来

“所以你就这样闯进来告诉我你身手很好，即使面对程天南也不会遇到危险？”谭就炎冷声的开口，看着怀抱里点了点头的童瞳，抽回自己的双手，冷漠的站起身来。

她还是不懂，如果小瞳真的有那么一点点喜欢自己，在乎自己，为自己考虑，她就算要来见自己，也不会用这样危险的方式，她可以打电话说，即使要上门，也可以先告诉自己一声，而不是，突然这样闯进来，让谭骥炎惊恐的连心脏都几乎停止了跳动。

童瞳仰起头看着站起身的谭骥炎，刚刚虽然他怒火冲天，可是那才是自己所熟悉的谭骥炎，可是这会，看着谭骥炎又恢复了一贯的冷漠和疏离，童瞳黯淡了眼神，还是不行吗？谭骥炎还是要分手，是不是？

“我已经知道你的身手了，我送你出门。”谭骥炎冷淡的转过身向着门口走了过去，一句话，却已经他的答案，他不在乎和谭家和爷爷抗衡，不在乎将谭家置于危险之中，也不在乎童瞳到底是个普通人，还是一个深藏不露的高手，他只在乎她真正在意，关心的人到底是谁。

童瞳知道她不该强求的，谭骥炎为了自己背负了那么多的压力，如今，和自己分开了，谭骥炎应该会轻松很多，童瞳也站起身来，原本突然要闯入到谭骥炎这里来的冲动消失的无影无踪了，耷拉着头跟在谭骥炎身后走出了书房，一路被谭骥炎送出了西湖苑的大门口，而之前那辆白色的沃尔沃还停在路边。

“开车回去，这车子如果不愿意开就停在关曜车库里。”夜色之下，谭骥炎冷漠着峻颜，将手里的车钥匙又递给了童瞳，然后没有在任何的迟疑，转身离开，连那一句开车慢一点的话也被堵在了喉咙里没有说出口。

如果真的只是因为关姐的事情，童瞳愿意接受任何的惩罚，也愿意去努力让关姐原谅自己，如果是因为自己去见程天南让谭骥炎担心了，童瞳也愿意告诉她自己的身手，虽然她的身份还是必须保密，可是这些却都无法挽回什么。

童瞳静静的看着走在夜色里的峻挺身影，黑色的西装，月光洒落下来，光明而圣洁，童瞳抬手擦了擦眼角，然后努力的露出微笑，这样也好，自己怎么能让谭骥炎为了自己和谭家决裂，那是他的家人，更何况，自己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从这身体里消失了，谭骥炎可以遇到更好更好的人，如同关姐说的那样更加适合他的人。

沐放一大早亲自开着火红色的法拉利来关曜这里接童瞳去片场，毕竟昨天才知道她和谭骥炎分手了，而昨晚上，沐放被一群朋友灌了不少酒，所以也就没有来找童瞳。

嘎吱一声，尖锐的汽车刹车声打破了清晨的宁静，火红色的法拉利性能极好，所以在沐放踩下刹车之后，汽车在距离车身不到五厘米的地方停了下来，路边晨跑的行人都吓了一大跳，一个个惊恐的拍着胸口，差一点，差一点就撞上了，可是这真的不能快开车的司机，根本是刚刚这个年轻帅气的小伙子自己寻死一般冲到马路上。

“姓谭的，你想死，我立刻成全你！”沐放一早上担心童瞳的忐忑心情在此刻如同火山一般爆发出来，猛的推开驾驶位的车门，绝美邪魅的脸上此刻满是怒容，桃花眼的火大的瞪着突然冲出来的谭景御，可是看着这个混蛋那一脸笑容的饿模样，沐放只感觉五脏六腑里都是火气，砰的一脚狠狠的踹在了自己爱车的车门上，然后打开车门直接要离开。

可是谭景御的速度更快，在沐放刚发动汽车的时候，他已经直接的拉开了副驾驶位置上的车门坐了进来，将手上的一个行李包直接丢到了后座上，帅气十足的动作，潇洒的展露着他的好身手。

“给我滚下去！”怒挑着眉梢，沐放看都懒得看这个无赖加混蛋的男人，需要他的时候，不知道跑到哪个拐落里去采访新闻了，虽然沐放也没有想过要找谭景御帮什么忙，可是就是感觉到一阵不痛快。

“炸毛了？”谭景御依旧笑着，露出一口雪白的牙齿，大手直接伸了过去了掐了一下沐放光滑柔嫩的脸，手感异常的好，谭景御一手掐了一下自己的脸，差别还真是大，粗糙多了，看来下一次自己也要用用他那些法国护肤品。

“将你的爪子给我拿开！”又是一声尖锐的汽车刹车声响起，沐放再次的将车子停了下来，啪的一巴掌挥开自己脸上放肆的爪子，对上谭景御那混蛋的笑容，直接从驾驶位上侧过身压到了副驾驶的位置上，拳头招呼上谭景御的身上。

“好好的怎么就打我啊？”车子里没有多少空间，更何况沐放整个人都压在了谭景御的身上，所以无法躲藏之下，谭景御只能干嚎了几嗓子，手轻轻的抚上沐放的头，自己离开的这些天，他瘦了不少。

“看什么看？没看过漂亮的男人吗？”沐放终于发泄了心头那莫名其妙的情绪，一挑眉梢，高傲十足的看着被自己压在副驾驶位置上的谭景御，大有他敢反抗，再用拳头招呼一顿的意味。

看着沐放终于冷静下来，不用拳头招呼自己了，谭景御忽然敛了那痞子味的笑容，炯亮的目光静静的凝望着沐放，清朗的声音带着十足的认真和诚意，“抱歉，你出事的时候我不在北京”

沐放一愣，表群冻结在漂亮的脸上，心头有着动容的温暖，随后女王十足的哼了一声，快速的坐回了驾驶位上，重新发动了汽车，掩饰着这一瞬间感觉到的温暖，“靠你，母猪都能上树了。”

“小放放你瘦了，为夫心疼那。”可惜谭景御这正儿八经的道歉没有保持到三秒钟，又恢复了痞子般的本性，看着沐放那一张俊美阴柔的脸开始扭曲，粉色的唇瓣抿了抿，似乎在压抑着怒火，便不自觉的笑出声来，眼神深邃了几分，真是个漂亮过分的妖孽。

“你刚回来，消息还真灵通！”沐放眯着桃花眼扫过一旁的谭景御，他还拎着行李，看来一回到北京就来这里了，可是他怎么知道自己这会要去关曜那里接小瞳，这个混蛋真的只是个记者吗？怀疑的因子在沐放心里头种下，只是他却精明的并没有点出，谭家那样的身份和背景，即使谭景御真的隐瞒了什么，也不是自己可以打探的。

“那当然了，古语有云，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小放放你在哪里，我掐指一算就知道了。”谭景御摆出一副神棍的模样，装模作样的掐了掐手指头，逗得一旁沐放一个没有忍住，那原本绷着的脸松了开来，嘴角带着笑。

小丫头说的没错，沐放这一笑真的太勾人了！谭景御只感觉眼前的景物都消失了，只有沐放那染笑飞扬的脸，赏心悦目，眉目如画，侧对着自己的侧脸完美的如同3d效果图里的男人，飞扬的桃花眼，因为笑而似乎盛满了水光，长黑的睫毛微微的抖动着，如同一把小刷子在谭景御的心头轻轻的刷过，丝丝的酥痒和战栗的感觉席卷了全身。

因为事先打了电话给关曜，让他们不用买早餐，所以将车子停在了路边的早点店旁观，沐放买了四个人的早饭，当然，身边的谭景御动作熟练的接过老板递过来的早饭，然后付钱，这是谭景御认识沐放之后养成的习惯，只要他在一旁，绝对不会让沐放掏钱，直接将他当成了女王来供养着，当然，这话谭景御只放在心头自己想想而已，若是说出来，只怕这豆浆就直接招呼到自己脸上了。

“小丫头，有没有想我啊。”笑嘻嘻的看着开门的童瞳，谭景御直接给了她一个热情的拥抱，虽然才会北京，可是谭景御的消息还是最为灵通的，甚至已经知道了沐放之前因为被程天南和沈直陷害被关押到了看守所，童瞳成功的夺得了亚洲外围赛的冠军，也知道了童瞳却将程天南，连累关露在酒吧巷子里出了意外。

“谭三哥，你受伤了。”因为谭景御过于热情的拥抱，童瞳立刻闻到了他身上的血腥味，虽然很淡很淡，可是对于曾经也是刀口舔血的人，童瞳已经习惯了血的味道。

沐放错愕一愣，快速的回头看着依旧笑容俊朗的谭景御，他受伤了？那刚刚自己还对他动手了！

“小放放，不要垮着脸，打是亲，骂是爱，我明白的，不要内疚。”谭景御咧嘴笑着，甚至还夸张的对着自己的肩膀打了两拳，一副自己绝对结实健康的模样。

“关哥，你下手太狠了！”可惜谭景御正炫耀着，一旁关曜目光闪了一下，迅雷不及掩饰对着谭景御腹部内侧两寸的地方打了一拳，不重，可是因为有伤口在，谭景御立刻痛的瑟缩了一下，惨兮兮着脸看着关曜。

“活该！”沐放哼了一声，虽然知道谭景御受伤了，可是他那活蹦乱跳的模样，让沐放也没有多担心，目光看向正拿碟子装早点的童瞳身上，可是童瞳的脸太过于平静，乖乖巧巧的模样，半点看不出分手失恋的背上和落寞，这让沐放就更加不放心了。

“要包扎一下？”关曜出手有分寸，再说了，真的打起来，关曜知道自己也绝对不是谭景御的对手，所以对谭景御的身手是有着十分的信心，而且看他脸色不错，半点不像是受伤的模样，自然也就不会多在意。

“没事，被个小混蛋给暗算了，挨了一刀子，小伤。”谭景御笑笑的摆摆手，直接动作迅速的蹿向了餐桌边，半点不像是受伤的模样，拈起一根油条就吃了起来，然后看了一眼身边的童瞳，“小丫头，你狗鼻子啊。”这么淡的血腥味都给闻出来了。

“怎么说话呢？你才狗鼻子。”沐放护短的白了谭景御一眼，就知道这混蛋一来就不能安宁了，而后走过来的关曜则是若有所思的看了一眼童瞳，经过昨晚上的一幕，相信了童瞳的身手之后，关曜还有点纠结，怎么看小瞳都不像是个高手啊。

吃过早饭，关曜要上班，沐放也没有那么矫情，虽然蓝海豚之前原准备落井下石，可是之后董事又在记者会上临时改了说法，沐放因为喜欢这一行，所以在昨晚的饭局之后，已经答应今天就回蓝海豚上班，只是却少了曾经替蓝海豚工作的那股热情。

“小丫头，你和二哥怎么回事？”谭景御笑着搂着童瞳的肩膀，一回来就知道她从怡然园那边搬到关曜这里来住了，谭景御虽然还没有去见谭骥炎，可是自己二哥的性格谭景御明白，既然二哥喜欢小丫头，就不会中途说分手放弃，必定发生了什么。

“没什么，分开了而已。”童瞳笑了笑，转过身向着沐放的车子走了过去，背对着所有人，目光看着清晨的明亮而温暖的阳光，即使昨夜自己过去道歉了，可是还是不能挽回，胸口涩涩的有些难受，童瞳明白谭骥炎既然决定了，就不会有任何的更改，自己只能接受而已。

谭景御率先抢到了驾驶位，所以直接将沐放按坐在副驾驶这边，立刻发动了汽车向着影视城这边开了过去，当然，一旦从任务里回来，那紧绷的神经得到纾解了，所以谭景御就喜欢逗弄身边的沐放，自然又是少不了一顿打，让坐在后座的童瞳只能摇头，谭三哥和沐哥一碰到一起肯定立刻智商下降，幼稚的如同幼儿园的小男孩。

影视城。

今天要拍的这一出是童瞳的外景戏，东方冉和苏静的婚期已经定下来了，苏家对东方冉这个准女婿非常的满意，在苏家小住了多日的东方冉也即将回去，准备迎娶事宜，而这一辆新的自行车就是东方冉送给苏玥的礼物。

老式的自行车很大很笨重，这一出戏里，苏玥因为初学骑车，逞强的不让东方冉扶着，结果两人带车撞到了一旁的树杆上。

阳光之下，一个少女正晃晃悠悠的骑在笨重的自行车上，因为是苏家的林子，倒也没有其他人，只有东方冉担心的站在一旁，俊逸的脸上有着无奈，苏玥的性子太倔，她不让自己扶，东方冉也没有办法，只是目光里满是担心的看着那个勇敢的学骑车的女孩。

摄影师的镜头给的是特写的大镜头，童瞳饰演的苏玥此刻有些的害怕，有些的不安，可是却又因为和东方冉生气，所以在不安里便又多了一份连自己都不懂得倔强，咬着唇，双手颤抖的抓紧了自行车龙头。

“小心！”身后的东方冉只来得及喊了一声，修长的身影快速的奔跑过来。

砰的一声，蛇形的自行车狠狠的撞向了树干，苏玥从车上摔了下来，自行车半压在她的身上，前后轮还在转着。

“卡！”程翰大胡子抖了抖，童瞳拍的非常好，这样突然撞向树杆，因为演员事先知道，所以撞的时候很多都有些的瑟缩，担心痛，可是童瞳却没有任何的迟疑，直接连人带车干净利落的一头撞了上去，“摔的角度不对，重新拍一遍。”

导演一喊卡，一旁的工作人员立刻过来，重新准备，而第一个跑过来的宋天昊原本准备将童瞳从地上拉起来，可是童瞳却摇摇头，拒绝了他伸过来的手，自己从地上爬了起来。

宋天昊怔了一下，倒也没有说什么，微笑着将自己的伸出去却被拒绝的手给收了回来，目光专注的看着站起身拍着身上泥土的童瞳，虽然有武术指导的指点，让演员摔下去的时候不让自己受伤，可是这是真摔，多少还是有一点痛，其实在宋天昊看来，刚刚这一出可以过戏了，可是程翰太过于精于求精，所以才会重拍。

“action。”随着导演的第二次命令，这一出戏再次从头开始拍。

童瞳再次骑在自行车上，然后一头狠狠的撞在树杆上，连人带车的摔下来。

这一次程翰满意的点了点头，小瞳非常入戏，而且这样的戏看不出一点害怕，脸上表情依旧到位，如果说一开始程翰对童瞳的欣赏在于她的演技，脸部表情，眼神，肢体动作都完美的诠释了自己扮演的角色，而此刻，童瞳的敬业，让程翰更加的满意。

可是当看着拍出来的胶片效果时，程翰不由眉头一皱，火大的怒了起来，“灯光师，你第一天出来拍外景啊？这里是树林，谁让你将灯光打的这么白亮？重拍！”

童瞳摔了两次并没有多痛，可是手上的伤口因为要拍戏，自然不能再贴上创口贴了，而昨晚上切的狠，刚刚握着自行车的时候，童瞳因为用力，左手食指上的伤口再次裂开，汩汩的流淌出鲜血来。

虽然要第三遍开拍，在场的工作人员没有人认为程翰在故意刁难童瞳，因为圈内人都知道程翰拍戏时的严谨，曾经有一组镜头重拍了二十八遍，差一点让演员崩溃，同样的动作，表情，台词做二十八遍简直是要人命。

“你的手？”辛疆皱着眉头看着将手上血迹擦去的童瞳，演员这一行，在外人看来是多么的光鲜亮丽，可是如同童瞳这会一样，却只能一次一次的撞车然后摔在地上，只怕身上已经摔的淤青了，程导拍戏太过于认真，所以这样的戏绝对不会用替身演员，也绝对不容许假摔，滥竽充数，所以童瞳只能继续第三次。

“没事，一点小伤。”血是止不住，不过因为伤口是在指腹上，所以不会影响到拍戏，童瞳将血擦干净里，再次回到起点，开始第三次开拍。

这一次倒没有出问题了，终于过戏了，辛疆立刻跑了过来，将压在童瞳身上的自行车挪开，而童瞳的手因为握成了

拳头，所以虽然没有影响到拍摄，可是那指缝之间却已经满是鲜血。

“要去医院缝针。”而且接下来都有童瞳的拍摄，她的手不能一直这样，辛疆抬起头目光看着童瞳，一个演员最在乎的就是自己的身体，因为这是拍戏的资本，可是她竟然半点不在乎手上这个伤口，虽然是个小伤口，可是以后拍戏难免会遇到手部的特写镜头，留下伤疤就麻烦了。

“下面的戏拍过之后再说吧。”这一点点痛，对童瞳而言几乎没有什么感觉，又敷了一点云南白药止了血，而也容不得童瞳多休息，下一组镜头又要开拍了。

一直到七点，今天的拍摄才算是结束，片场的人都累的几乎要瘫了，可是没有办法，赶着进度，想尽快将电影上映，再劳累，主角都没有说话，导演都没有喊累，其他人自然也不敢说累。

“你手怎么回事？流血不用死人的，给我滚去医院缝针！”程翰火大的吼着童瞳，看着童瞳习惯的要躲开，大手直接的抓住了她的肩膀，占据着人高马大的身影，直接吼了个痛快，“你是演员，你身上就算一根头发，也给老子好好保管着！”

耳朵被吼的很痛，童瞳知道程翰是关心自己，毕竟一开始大家还没有注意到她的手，可是后来，拍了一组镜头，辛疆就过来给童瞳伤口上敷上云南白药止血，然后擦干净血迹，继续开拍下一组镜头，等伤口又裂开流血了，又重复着敷药，所以整个片场的人都知道童瞳的手指有伤口，倒也佩服她的敬业，垃圾桶里那擦血的纸巾都堆堆满一垃圾桶了。

童瞳去卸妆，沐放电话过来时，并没有接到，而沐放总是不放心童瞳，转而打给了辛疆，这才知道拍戏拍到这么晚，而辛疆也敬业的告诉了沐放一会带童瞳去医院缝针。

“小放放，你不用去，自然有人会过去。”凑在沐放身边，头凑的很近，所以电话里辛疆的声音，谭景御也听的清楚。

“滚开！”沐放挫败的将如同八爪鱼一般黏过来的谭景御推开，刚想要和辛疆说自己在医院等他们，可惜谭景御却眼明手快的将手机给挂断了。

而电话另一头，辛疆虽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可是却清楚的听见手机里传来的年轻男人的声音，沐总监身边有走的这么近的男人吗？辛疆沉默着，随即摇摇头，自己到底在想什么？就因为自己是同性恋，所以总感觉沐总监身边出现的男人会是追求他的人，说不定只是关系亲密的朋友而已。

忽略着沐放的拳头，谭景御拿出手机拨通了谭骥炎的电话，懒散的笑着，目光里却满是算计的精睿，“二哥，小丫头刚刚拍完戏受伤了，这会被送去医院缝针了，放心，二哥，不是什么大伤，死不了人的。”然后啪的一声挂了电话。

谭骥炎这会正在汽车上准备去赴一个饭局，虽然有些诧异谭景御回来了，可是刚刚这一出电话，却让谭骥炎倏地紧绷起来，脸阴霾的厉害，虽然想到这很有可能是这个弟弟的胡闹，可是却怎么也压抑不住心头那份担心，快速的回拨了谭景御的手机。

“怎么回事？你给我说清楚！”低吼着，谭骥炎咳嗽没有好，声音沙哑着，怒火通过手机直接传递了过去，他最好不要随便开这样的玩笑！

“二哥，你不相信？等会，我问一下是哪家医院，然后再回电话给你。”二哥果真担心，谭景御再次挂了电话，然后示意沐放问一下童瞳去哪家医院缝针。

谭骥炎握紧着手里的手机，脸色阴霾着，犹豫着想要打电话给童瞳，可是想到她昨晚竟然闯入了怡然园，所以谭骥炎感觉谭景御绝对是在说谎骗自己给童瞳打电话，可即使百分百肯定这样的猜测，心却忽上忽下，忐忑不安着，这让谭骥炎更加阴骇着一张森冷的峻脸。

而手机再次响起是，是谭景御发过来的短信，上面写着军区医院四个字，谭骥炎也顾不得是不是谭景御骗自己，直接拨了童瞳的手机，可是却只传来关机的声音，让谭骥炎烦躁的将手机合了起来。

“怎么了？”一旁同样坐在后座上，于靖低声的询问着，很少看见骥炎会有这样暴躁的时候。

“今天的饭局我不过去了，李成先送我去军区医院。”谭骥炎深呼吸着，将情绪完美的收敛好，即使受伤了也可能只是小伤，否则小御不会那样轻松的声音，可是即使是小伤，一想到童瞳在拍戏里受了伤，还要去医院缝针，谭骥炎那原本完美的峻颜上再次有了裂痕，她身手那么好，怎么会受伤?

而另一边，辛疆虽然不解，不过还是按照沐放的交待，趁着童瞳卸妆的时候，将她放在一旁的手机关机了，然后等了十分钟，童瞳出来了，开车载她过去沐放交待的军区医院缝针。

军区医院。

手指头上的伤并不算多严重，只是因为伤口一直裂开了，所以才会流血不止，而这样缝针的小手术，任何一个外科医生都可以做，可是当童瞳和辛疆进入军区医院，刚挂好了号，却被指定去了欧阳明这个主任医师的门诊下，让童瞳都错愕的愣了愣，这样的伤需要去欧阳医生那里吗?

“小瞳，虽然是小伤，可是你自己也要多注意一点，伤口如果感染发炎就麻烦了。”欧阳明温和的开口，见过童瞳一次，正是之前柳家在医院大闹的时候，而对于这个同名同姓的女孩子，欧阳明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亲切感觉，或许是怀念那个夭折的小女孩，

“不打麻醉了，伤口缝针的时候有点痛，你忍一下。”身为医生，欧阳明知道麻醉剂对身体并不好，所以这样缝针的小手术，欧阳明不给童瞳打麻醉剂。

“嗯。”童瞳静静的看着低着头，给自己手指消毒，然后准备缝针的欧阳明，四岁之前的记忆虽然还有，可是都是一些的片段，而童瞳却记得欧阳明，当初从山洞被爸带回来的时候，给自己检查的就是眼前的欧阳医生，那个时候，他更

加的年轻，温和儒雅的脸上露出了笑容，不同于其他人那种担心，那份愤怒的表情，而是让人感觉到温暖慈爱的笑容。

谭骥炎原本就在市区，所以过来的时间和童瞳差不多是同一时刻，因为身份的特殊，所以谭骥炎也是打电话给欧阳明，让他帮忙查一下童瞳在哪个病区，可是接电话的是欧阳明的助理医生，一句欧阳医生正在给童姓病人缝针，让谭骥炎脸色煞白一变。

虽然一直不放心，甚至直接推了饭局来医院，可是谭骥炎还是相信谭景御是故意欺骗自己的，可是当听到是欧阳医生在给童瞳缝针时，谭骥炎脑海了一片空白，直接向着欧阳明所在的楼层狂奔了而去。

小瞳不会有事的！可是如果只是小伤怎么会让欧阳叔叔亲自出手！四周经过的病人和医生护士只来得及看到一道黑色的身影飞快的向着远处跑了过去，却也没有多在意，医院里这样的人太多太多。

“谭副……副市长……”辛疆一直待在门外，看到跑过来的谭骥炎，猛然的怔住，下意识的站直了身体，脑海里浮现出之前那一次在怡然园小区，送童瞳回去时，电梯里正是谭骥炎搂着童瞳肩膀的一幕。

“小瞳在哪里？”辛疆这个经纪人，谭骥炎私下调查了，毕竟童瞳之前那个经纪人，谭骥炎并不喜欢，所以之后童瞳换了经纪人之后，谭骥炎让人调查了一下，这才放下心来。

而此刻，因为跑的太急，谭骥炎神色是从未有过的慌乱和紧绷，一手抓着辛疆的胳膊，峻脸上满是惊恐之色，低吼的声音沙哑的几乎听不真切。

“就在这里。”被谭骥炎这样的表情吓倒了，辛疆难得失去了王牌经纪人的冷静，指了指身后的门，而胳膊上的被抓住的痛几乎同时消失，只看的见谭骥炎黑色身影直接推开门冲了进去。

缝好了针，童瞳刚要开门，却没有想到门突然从外面被推开，童瞳错愕的一愣，差一点被谭骥炎魁梧的身体差一点撞飞出去，幸好她动作够敏捷，迅速的后退了两步。

“谭骥炎？”错愕着，童瞳原本还想是谁这么冒失，却没有想到站在眼前差一点将自己给撞飞出去的人是谭骥炎。

紧皱着眉，谭骥炎快步的一个上前，双手不安的按住在了童瞳的肩膀上，目光快速的将她全身一点一点的小心翼翼的检查了一遍，然后停留在她的左手的手上，快速的握起童瞳的手，食指上昨晚被刀切到的伤口上缝了两针

瞬间，谭骥炎明白过来自己还是被谭景御给骗了，可是看着童瞳真懵懂不解的看着自己，却也松了一口气，幸好她没有出事！

“骥炎，你怎么在这里？”欧阳明也错愕的愣了一下，放下手里收拾整齐的医疗器械，然后目光停留在谭骥炎握着童瞳的手，再加上谭骥炎刚刚紧绷骇然的脸色，欧阳明忽然想起之前谭景御那小子的电话，这样小的伤口根本不需要自己亲自缝针，可是因为童瞳这个名字，加上也没有事，所以欧阳明就答应了，这会看到谭骥炎，欧阳明隐隐的猜测出了什么。

“欧阳叔叔。”谭骥炎此刻已经恢复了一贯的冷静自若，沉声的对着欧阳明颔首，褪去了刚刚所有惊慌失措，也顺势放下了握着童瞳的大手，退后一步，冷傲峻挺的身影，深刻分明的五官，一双凤眸冷漠内敛，和刚刚的神色却是截然相反，这才是所有人熟悉的谭骥炎，北京市最年轻的副市长。

“小瞳的手没事，止血缝针了，这两天注意一点不要沾到水，等结疤就好了。”欧阳明温和的笑了笑，外面传言是关家那孩子和童瞳在一起，可是此刻，欧阳明却明白，只怕传言终究是传言，骥炎这个孩子，欧阳明虽然并不算是多熟悉，但是也不陌生，能让他这样急匆匆的赶到医院，只怕真正和童瞳在一起的人是骥炎吧？

难道这就是宿命吗？欧阳明眼神有些的飘忽，当年‘……猛的将那些思绪给收了回来，欧阳明回给谭骥炎一个安心的眼神，今天这里发生的事情，自己不会说出来的，毕竟他如今的身份不同，而童瞳的身份又是如此敏感的艺人，这份谨慎欧阳明还是知道的。

童瞳还是不太明白谭骥炎怎么突然出现在医院里，可是想到如今自己和谭骥炎已经分开了，便也没有立场去询问了，回头对着欧阳明道谢之后，看了一眼冷漠而疏离的谭骥炎，直接越过他向着门外走了过去，丝毫没有察觉谭骥炎这一瞬间突然变得异常难看的脸色。

就这样走了？辛疆疑惑的看着出来的童瞳，难道童瞳和谭副市长之间吵架了？可是在演艺圈里多年，辛疆见过太多攀上高枝的女艺人，可是不管在媒体和大众面前是多么的风光，在真正的金主面前，更多的却是一种小女人的姿态，也许偶然会耍一点小性子，但是绝对不会在大庭广众之下给对方难堪，可是童瞳这分明是无视着谭副市长的存在。

童瞳其实心里有点难受的，毕竟她是真的很依赖谭骥炎，那种喜欢，让她可以抛下一切，真的如同一个普通人一般，腻在谭骥炎身边，他的怀抱，他的关心，即使偶然板着脸吓人的时候，也让童瞳感觉到安心。

突然这一切都消失了，童瞳不是死缠烂打的人，所以这会，即使心里头难受的厉害，涩涩的，窒闷的感觉堵住了胸口，可是她却保持着平静的表情同谭骥炎擦肩而过的离开。

医院外已经是夜色暗黑，童瞳卸了妆之后，穿着很是普通，稍微低着头，步履有些快，所以即使有人从她身边走过，也不会注意到童瞳这个已经算是崭露头角的艺人。

“小丫头。”驾驶位上，谭景御快速的降下了车窗，侧过身，差不多算半趴在副驾驶位的沐放肩膀上，对着童瞳招呼着，带着墨镜，夜色之下，俊朗的脸上染着笑，百分百的潇洒不羁。

“谭三哥？”童瞳虽然将车开回了关曜的公寓，却也固执的没有再开谭骥炎的车，所以早上是沐放送去片场的，来医院也是乘的辛疆的车子。

“辛疆，小瞳跟我车回去就行了。”沐放嫌恶的将靠的太近的谭景御给推开，对着辛疆开口致谢着，有他这个经纪人在，沐放是真的不用担心童瞳在片场的事情。

“我知道了，再见，沐总监。”辛疆冷淡的应下话，可是目光却不由自主的看向依旧亲密的靠在沐放肩膀上的谭景御，这是一个看起来很阳光帅气的年轻男人，带着墨镜，看不见他的眼睛，可是辛疆能清楚的感觉到通过墨镜透射出来的那种审视的眼神，锐利的让辛疆忽然有种无处遁形的感觉。

玩味的勾着唇角笑的，谭景御收回打量辛疆的视线，故意在沐放耳边亲昵的开口，看起来显得亲密而暧昧，“小放放，这个男人是不是暗恋你？”

“滚远点！”温热的气息喷吐在耳边，让沐放不适应的老脸一红，直接的将谭景御用力的给推回了驾驶位上，怒瞪着桃花眼，这个混蛋到底怎么看出来的？

这个人是之前在电话里和沐总监说话的那个男人吧？向着自己的车子走了过去，辛疆挺直了身影，没有回头多看一眼，他知道自己配不上那个妖孽一样的男人，不要说沐总监原本就不是同性恋，就算是，也是刚刚那个年轻腻在沐总监身上的男人才能配得上，有的时候爱一个人，并不需要真正的拥有他，尤其是在你没有能力给他幸福的时候，就这样默默的守在暗处，看着他幸福就好。

“二哥，这边。”看到之后出来的谭骥炎，谭景御再次招摇的喊了一声，这才正儿八经的坐回了驾驶位上，瞄了一眼车后座的童瞳，这小丫头就不能稍微表现出一点点分手之后的难受吗？这样二哥这个百炼钢也会化为绕指柔。

谭骥炎因为中途改道来军区医院的，时间已经耽误了不少，所以就让李成直接送于靖先去饭局，他原本是准备打车回去，不过看到谭景御就立刻想到刚刚在电话里他刻意让自己误导的话，沉着峻脸走了过来。

打开后座的车门，童瞳原本是坐在中间的，看到谭骥炎也要坐进来，几乎是条件反射一般，身体直接向着另一侧直接挪了过去，彻底拉开了和谭骥炎之间的距离，一个坐在左边，一个坐在右边，中间空的位置几乎还能塞两个人进来坐。

二哥脸上越是没有表情就越恐怖，谭景御几乎想要哀嚎了，之前这小小的恶作剧不过是为了试探一下，结果虽然满意，可是看着后座上谭骥炎那严肃而沉重的脸色，配上一身黑色的西装，整个人都似乎被一种化不开的黑暗笼罩着，尤其是那一双黑眸，毫无波澜，幽沉肃穆，让谭景御只有一个念头，自己惨了！

沐放为人在演艺圈里大家都知道，一贯的骄傲而张扬，所以他虽然知道童瞳和谭骥炎分手这件事是因为自己而起，可是却还是对谭骥炎异常不满。

“小瞳，我之前听说了，那个有个男粉丝非常疯狂，差一点混进了片场？”沐放刻意的挑高了声音，言语之中满是得意满满，小瞳除了谭骥炎也能找到其他好男人，他承认谭骥炎很优秀，可是他已经提出分手了，沐放自然就懒得对谭骥炎有什么好脸色，此刻分明就是故意挑衅和炫耀。

“这几天我会辛疆多注意一点，看来公司这边那些红玫瑰和礼物也都是他送过来的，还有那些信，你要不看我直接处理掉。”

“嗯，都处理掉吧。”童瞳虽然知道自己也有一些固定的粉丝了，尤其是在经过上海那一次的外围赛，粉丝数量更是直线上升，可是童瞳第一次知道还有这么疯狂的男粉丝。

每天都是一束红玫瑰花送到蓝海团，粉色的信封，喷着香水，上面是露骨的求爱，而今天，甚至还追到了片场那边，幸好剧组的保安很机警的将人赶出去了。

“小丫头还有这么强悍的追求者？”开着车，谭景御笑出声来，瞄了一眼后座，可惜谭骥炎还是一脸冷漠淡然，“二哥，给我接风，请我去和苑楼吃一顿好的吧。”

“你们过去，路口将我放下来。”谭骥炎沉声的开口，知道谭景御这是故意撮合，可是谭骥炎并不准备一行人去吃饭，尤其是和沐放一起。

“二哥，不要这么见外吧。”谭景御还是不死心，准备不管是用坑蒙拐骗都要将谭骥炎带过去一起吃饭，否则以二哥这么冷的性子，再加上小丫头那一脸唯恐不及避开的模样，谭景御估计这两人还真的就散了。

“谭景御！”加重了语调，谭骥炎抬起头，锐利的目光警告的看向嬉皮笑脸的谭景御，冷酷的表情不容质疑，“路口停车！”

“谭景御，路口将车停下来，你也给我滚下去，谭家这样的高门大院，我们这些普通人高攀不起！”沐放也来了火气，讥讽的冷哼一声，直接也将目光警告的而看着里外不是人的谭景御。

“还有，谭副市长，我问过小瞳了，关露那件事虽然她是受害者，可是这件事和小瞳没有关系，具体过程，谭副市长你还是回去问关露吧，不要让我们家小瞳背负上这莫须有的罪名！”等汽车停在了路边，下车的沐放勾着嘴角，似笑非笑的看着谭骥炎，语气却是异常的凌厉，带着火药味。

“小放放，不带你这样护短的。”也下了车，谭景御一看自己二哥脸色不对，立刻打着圆场，关露这件事，不管如何，终究还是因为小丫头发生的意外，小放放这太护短了，毕竟关露可是照顾和二哥和关曜一起的人，感情还是有的，尤其是发生了这样事情的，谭景御知道谭骥炎肯定要维护关露。

“沐哥，算了，我们回去吧。”童瞳柔和的开口，回给沐放一个安心的笑容，关露这件事已经发生了，如今说什么都没有必要了。

“小瞳，你要知道，有时候人善被人欺，不是我们的错我们没有必要扛着。”沐放刺刺的回了一句，随后俊美的脸又转为了妖娆的邪魅，如同气场十足的高傲女王，“走吧，今天沐哥请你吃饭。”

童瞳乖巧的点了点头，依旧没有看谭骥炎一眼，重新和沐放上了车，扬长而去，丢下路边的谭骥炎和谭景御两人。

“二哥，你连累我被迁怒了。”谭景御刚要抱怨，赫然对上谭骥炎那森冷冷的目光，倏地一下闭上了嘴巴，二哥分明

就是吃醋了，可是刚刚却又逞强的不一起吃饭。

招停了一辆出租车，谭骥炎拉开车门上车，而一旁谭景御也立刻蹭上了后座，“二哥，刚刚沐放那话是什么意思？”

虽然谭景御知道沐放对童瞳是极其护短的，可是却也不会是非不分，刚刚沐放说的理直气壮，这让谭景御不由的眯起眼睛，难道这其中还有自己不知道的内幕？

｜派派小说后花园lyg021手打，转载请注明｜www.paipai.fm

第二卷 情意缠绵 108章 情意相通

西湖苑。

关露知道谭骥炎回来吃饭，立刻喜上眉梢，整个人如同沐浴在爱河里的小女人，对谭景御这个谭家小弟也是非常的热情。

餐桌上更是摆上了色香味俱全的菜肴，“骥炎，小御，快坐下，正好可以吃了。”

“关姐，抱歉，这段时间我不在北京，不过那天你知道小丫头要去见程天南，怎么不打电话给关哥呢？”谭景御吃着菜，抬起头，先是歉意，然后又语调犀利的询问着。

在回到西湖苑的路上，谭景御发了短信给沐放，如果说之前只是怀疑，而此刻，关露脸上一闪而过的惊慌之色，让谭景御立刻敏锐的察觉出这一件事里肯定还有更深的内幕。

谭骥炎原本并没有多在意，毕竟事情已经发生了，可是当谭景御这刻意的问话，谭骥炎目光掠过关露的脸，也将她那一刻的慌乱和紧张清晰的纳入眼底。

“我当时只担心小瞳的安全，所以才会跟过去的，没有想那么多。”努力的平复着呼吸，关露低着头，睫毛遮挡住了眼睛，心头扑通扑通的紧张着，为什么突然又说起这个了？

“哦，原来是这样，我还以为关姐比小丫头冷静理智，知道小丫头要去见程天南，不阻止也会打电话给关哥呢。”谭景御似笑非笑的开口，一面依旧低着头手指在手机上快速的按着，和沐放继续发着短信。

谭骥炎怔了一下看着发短信的谭景御，忽然想起不久之前，自己也曾经和童瞳这样的短信联系过，尤其是在他工作的时候，打电话是方便的，所以谭骥炎甚至有一次在开会的时候，手却在会议桌下回着童瞳的短信，凤眸幽沉的晦暗下来，很多东西，在突然失去的时候，才发现竟然是如此的怀念和不舍。

“关姐，小丫头说了当时让关姐你留在车子里，还叮嘱关姐你锁好车门车窗，关姐，如果你不下车也不会发生那样的事情了。”谭景御虽然还想继续发，可是手机另一头的沐放直接回了一个：有完没完，滚。让被迁怒的谭景御只能将手机给收了起来。

“我……我在车子里的时候害怕小瞳出事，所以就出来去找了，没有想到……抱歉，我先回房了。”关露突然站起身来，快速的转身离开，略带着哽咽的声音让人有些不忍触碰到她内心的伤口。

“你和沐放是怎么回事？”谭骥炎暂时将童瞳的事情压了下来，瞥了一眼一旁嬉皮笑脸，看起来总是每个正经的弟弟，他回到北京第一件事不是找自己，也不是回谭家，却是去见了沐放，这让谭骥炎多少有些的在意，一开始谭骥炎只当这个弟弟喜欢玩闹，所以和沐放走的近了一点。

可是今天看到谭景御和沐放在一起的相处方式，再想到刚刚回短信的时候，谭景御那英俊的眉宇之间隐藏不了的喜悦和轻松，谭骥炎皱紧了眉宇，隐隐的有种猜测浮现在了心头。

“能怎么回事，和他在一起怪轻松的，没有一点压力。”谭景御想到每一次都被自己逗弄的气的炸了毛的沐放，那一张妖孽的脸满是怒火虽然自己每一次都是被打成沙包给打，可是谭景御是真的高兴，那种轻松的感觉让人无比的眷恋。

“二哥，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暂时我还没有那个想法，可是或许之后有了也说不定。”收敛了懒散的表情，谭景御坐直了身体，正色的看向身旁沉寂着峻脸，不怒而威的自己二哥，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谭景御也不在乎谭家会不会反对，毕竟他如今的身份虽然也是军区，可是他是军情处的人，即使而爷爷也没有办法干涉自己的决定，可是，这样的感情终究有些的违背常理，谭景御虽然狂傲，可是他还是希望能得到家人的赞同，虽然这绝对是一个奢望。

如果是以前，谭骥炎绝对会狠狠的教训这个胡闹的弟弟，可是想到自己和童瞳之间，想到自己之前甚至差一点和谭家决裂，不惜将谭家推到风口浪尖上，却也只是为了护着童瞳，如今看着一脸严肃而认真的弟弟，沉默了片刻的谭骥炎点了点头，一手轻轻的拍了拍谭景御的肩膀，“你已经长大了，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如果你认为那样会幸福的话，就放手去做，谭家这边我来挡着。”

谭景御错愕的愣住，他原本以为二哥就算不翻脸，也绝对会直接起身离开，可是却没有想到竟然听到谭骥炎这一番话，心头温暖着，谭景御咧嘴一笑，清朗的声音响起，“二哥，就冲你这句话，我一定替你将小丫头给拐回家当我二嫂，二哥，你就不用因为小丫头和沐放的事情吃醋了。”

还闹的分手！这句话谭景御可不敢真的当着自己二哥的面给说出来，可是在军情处这些年，谭景御早就是一双火眼晶晶，看事情那绝对是只看本质不看表面，二哥和小丫头分手这件事，谭景御琢磨了两个消失，立刻就找到了这个症结，虽然在谭景御看来这个症结是真的幼稚到极点，也终于相信一句话，恋爱里的男人智商都等于零！

“胡扯什么，吃饭！”冷酷的声音带着一贯的威严，谭骥炎结束了这个话题，事情不在于小瞳和沐放之间的到底是什么感情，而是在于小瞳真正在乎的，喜欢的人是谁。

饭后，谭景御暂时就在西湖苑住一晚上，黑暗降临之下，书房里，谭骥炎静静的站在窗口，脑海里浮现出之前那一夜，童瞳就这么出现在窗户外准备敲窗户的一幕。

那个笨孩子！就算她有着凌厉的身手，也不该这么胡闹，如果被发现了，擅自闯入西湖苑的人，安保人员都有直接枪杀的权利，那一刻，自己真的吓的连心跳都停止了。

“二哥，任何人都有后悔的权利，小丫头那性子，你真的放心她一个人在娱乐圈？”谭景御推开书房的门，修长的身体懒懒的靠在门框上，看了一眼窗户边背对自己的谭骥炎，“小丫头那性子就一根筋到底，你说分手，她估计就算难受的厉害，也不敢过来找你，说起来也真是笨，就不知道学学死缠烂打吗？这过几年，小丫头要是爱上其他人，以她这一根筋到底的性子，估计被人给卖了还帮着数钱，遇到一个好男人还好说，者如果遇人不淑，估计稍微用点小手段，这男人在外面养上三四个情人，夜夜不回家，估计小丫头也只当对方在加班熬夜，说不定还天天炖着夜宵等着他。”

谭骥炎脑海里浮现出童瞳嫁给了一个陌生的男人，然后倏地一下，这个画面立刻被打的粉碎，谭骥炎根本无法想象出这样的一幕，无法想象着童瞳娇软的腻在另一个人的怀抱里，承接着其他男人的亲吻，甚至更加亲密的一切，这让谭骥炎峻脸阴沉的冷酷下来，凤眸深处聚集着狂风暴雨的冷气。

因为自家二哥是背对着自己，所以谭景御无法看见他脸上的表情，也只当谭骥炎依旧不准备改变决定，无奈的叹息一声，希望二哥尽快可以想明白，其实二哥和小丫头之间的问题，不过是谭家带来的巨大压力，加上小丫头太过于在乎沐放，让二哥产生了错误的判断，当然归根到底也是二哥吃醋了。

可是半个小时之后，当已经躺在床上和沐放打电话的谭景御听到楼下开门的声音，立刻笑了起来，“小放放，我突然发现爱上一个人真的不错，要不我们就凑成一对吧？”毫不意外回给谭景御的是手机干净利落被挂断的嘟嘟声。

夜色静静的笼罩着，童瞳不愿意开谭骥炎的车子，关曜也是无奈，最后决定将自己的车给童瞳开，而自己暂时先开那辆白色的沃尔沃。

怡然园还是一片安静，汽车停在不远处的停车位上，童瞳坐在树下的长椅上，静静的看着顶楼的公寓，漆黑一片，让童瞳心里头难受的厉害，她不知道为和谭骥炎为什么变成这样？不是因为关姐的事情，也不是因为谭家带来的压力，是因为自己违背了承诺去见程天南吗？可是自己已经告诉谭骥炎，即使去见程天南了，自己也不会有危险，可是谭骥炎当时为什么却更加生气的将自己赶了出来。

耷拉着小脑袋，童瞳闷闷的叹气着，自己真的很笨，虽然之后见到谭骥炎的时候，自己都努力的保持平静，可是那一刻，真的好难受，尤其是对上谭骥炎那样看陌生人一般的目光看着自己的样子。

身后有脚步声传来，并没有任何危险的感觉，童瞳一开始并没有在意，只当是小区的住户，可是当脚步声靠近时，那样沉稳的步伐一点一点的接近，童瞳倏地一下绷直了身体，虽然还是低着头，可是小脸上却满是紧张和无错，谭骥炎怎么会到这里来？

谭骥炎是真的有些意外会在这里看见童瞳，可是看着夜色之下，长椅上那低着头，失落落的人儿，突然之间，谭骥炎心软的几乎可以化成水来，原本以为即使分手了，她也不是很在乎，可是此刻，看到童瞳出现在怡然园小区里，谭骥炎这才发现原来她也是在乎这段感情的。

童瞳几乎是屏住了呼吸，目光呆呆的看着停留在自己面前的黑色皮鞋，笔挺的西装裤之下是修长有力的双腿，可是童瞳却不敢再抬头，怕一时之间克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怕让谭骥炎为难，毕竟为了自己，他曾经差一点和谭家决裂。

“风这么大，不冷吗？”谭骥炎低沉的声音打破了安静，长椅这边虽然有树木的遮掩，可是今天晚上风有些大，所以室外还是寒冷。

“不太冷。”童瞳条件反射的回答，然后这才发现风似乎小了很多，不由疑惑的抬起头，却是谭骥炎峻挺的身影挡住了寒风，黑色的身影静静的站立在夜色之下，后背挡住了凛冽的寒风，身上黑色的大衣被风吹动着，让童瞳鼻头酸酸的，谭骥炎虽然很多时候沉默寡言，可是他却总是在细节上体贴照顾着自己。

谭骥炎目光幽深的看着终于抬起头的童瞳，还是他熟悉的那一张精致的小脸，白皙如玉的肌肤，纤细的眉之下一双清澈的眼，抿紧了唇，看起来有些的紧张和不安，这让谭骥炎忽然无比怀念童瞳偶然和自己调皮的时候，那个时候，她笑的神采飞扬，如同一个发光体一般，轻快的表情让自己都被感染到了那份喜悦和轻松。

“谭骥炎，你怎么在这里？你咳嗽还没有好，不能吹冷风。”童瞳没有忽略刚刚谭骥炎开口时的声音，还是有些的沙哑，只是谭骥炎脸上永远都是这样的冷漠而内敛，他即使在生病着，却也丝毫不会让人察觉到他的虚弱。

“小瞳，你喜欢沐放吗？”这样的话，若是在以前，谭骥炎是绝对不会问出口的，可是，今夜却突然就这么自然而然的问了出来。

虽然被问的懵住了，童瞳还是点了点头，然后又将不解的目光疑惑的看着谭骥炎，因为实在想不出他为什么突然问出这样的问题，眉头皱了起来，努力的思考着，可是童瞳一贯都是无法推测出谭骥炎的思维，这让她有种无力的挫败感。

谭骥炎已经习惯了童瞳的思维，所以即使得到了她的肯定回答，却也没有如同之前那样的不悦，“这就是我决定分手的原因，小瞳，你有没有发现你在乎沐放，喜欢沐放，甚至已经超过了对我的感情。”

谭骥炎终于将目光从童瞳的脸上移开，悠远的看着夜色之下的树木，这样剖开自己的内心，真的不是谭骥炎的做法，他已经习惯将所有的想法都深藏在心底，可是在小瞳身上，自己一次又一次的改变，越来越不像自己’

童瞳刚刚还在纠结着，冥思苦想着谭骥炎到底为什么和自己分开，可是当听到了他的答案之后，童瞳呆愣愣的愣住了，脑海里一片空白，然后猛的回过神来，急切的站起身来解释，“不是的，谭骥炎我……”

“小瞳，你还小，很多事你自己还没有想明白。”谭骥炎打断了童瞳的话，温暖的大手轻轻的抚上童瞳的头，她太过于简单和单纯，很多时候，她并不清楚自己心头的想法，“也许你自己都没有发现你喜欢的人是沐放。”

“不是这样的！”童瞳再次开口，可是看着谭骥炎一脸已经肯定事实的模样，童瞳突然踮起脚，然后用力的吻住了谭骥炎的薄唇，狠狠的用力吻住，尖尖的小牙齿还在他的唇上咬了一下，然后站直了身体，夜色之下，小脸有些的尴尬，可是那清澈如水的眼眸却是从未有过的坚定，“谭骥炎，我喜欢沐哥，可是我从没有想过要亲沐哥，沐哥是我的家人，绝对不是你想的那样。”

谭骥炎静静的站在夜色里，风凛冽的刮着，谭骥炎是认为童瞳即使不承认，也不过是因为她还小，并没有认清自己的感情，可是刚刚童瞳这一吻，却让谭骥炎突然感觉到什么叫做作茧自缚。

“谭骥炎，我对沐哥真的不是那种喜欢！”童瞳纠结着，皱着小鼻子，不知道该如何解释才能让谭骥炎相信，可是她并擅长言辞，而且谭骥炎这会沉着峻脸，一言不发的样子，让童瞳为难着，然后开始反省起来，好像自己对沐哥真的很在乎，所以才会让谭骥炎误会了，可是自己对沐哥的感情和对谭骥炎的感情是不一样的，可是到底有什么不同，童瞳又说不清楚，这会如同热锅上的蚂蚁焦躁着。

原来只是自己一直都想错了！谭骥炎低头看着站在身前不知所措的童瞳，忽然用力的将她清瘦的身体给揽进了怀抱里，下巴亲昵的蹭在了童瞳的头顶上，低沉着嗓音带着浓浓的歉意，“对不起，小瞳。”

对不起，是我一直没有想明白，才会那么不负责任的说分手。

对不起，是我没有照顾好你，才会让你一次又一次的涉入危险之中。

对不起，是我不够强大，才会让那些人那些事威胁到我们的感情。

童瞳僵直的身体任由谭骥炎抱着自己，他那一声对不起，如同晴天霹雳一般，让童瞳一直以来的坚持在瞬间被击毁成为碎片，谭骥炎还是不相信自己吗？还是要分开，是不是？

“谭骥炎，我真的不是喜欢沐哥。”双手猛的用力的抱住了谭骥炎的腰，即使因为碰痛了之前才缝针的手指头，童瞳这一刻真的慌乱了，她不要这样的误会，不要就这样和谭骥炎分开。

“谭骥炎，我们和好，我再也不会乱来了，不会去见程天南，我都听你的，谭骥炎，我不要分开。”声音有些的哽咽，童瞳已经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她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会感觉到这样的慌乱和不安，可是她不想就这样分开，这一刻，什么理智，什么冷静都抛到了九霄云外，她只能顺应着自己的心，她的软弱只有在面对谭骥炎的时候才会展现。

“小瞳，小瞳！”谭骥炎不得不加重了语调，心疼不已的看着委屈着小脸，眼睛里含着泪水的童瞳，在她带着绝望和悲哀的眼神看着自己时，谭骥炎却再也忍不住，用力的吻上童瞳的唇，封住她那些根本不需要道歉的话。

以前谭骥炎的吻会让童瞳感觉到甜蜜，感觉到窝心，感觉到幸福，可是这一刻，谭骥炎的吻却让童瞳感觉到死亡前最后的明光，泪水不受控制的从眼角滑落下来。

“小瞳，我后悔了，从说出分手的那一刻就后悔了。”谭骥炎珍惜而恋爱的吻去童瞳脸颊的泪水，峻朗的脸上是可以感知的温柔，谭骥炎深情的看着呆若木鸡的童瞳，再次动情的吻上了她水润的眼角，“我只是不想以后你突然发现喜欢的人是沐放，我只是不想以后两相生厌，我更担心到那个时候，即使知道你喜欢的人是沐放，即使你会怨恨我，我也不会放你离开。”

所以他不负责任的在还能控制住感情的时候就提出了分手，他因为害怕那一天的到来，所以他选择了逃避，谭骥炎深呼吸着，他不害怕和谭家决裂，不畏惧以后可能遇到的一切困难，可是他怕日后小瞳眼中的怨恨，他怕自己到最后，自己付出了一切却也留不住怀抱里这个孩子，所以他选择了放手。

“谭骥炎，你这个笨蛋！”童瞳气恼的吼了起来，握成拳头的手毫不客气的砸在了谭骥炎的肩膀上，委屈的擦了擦又开始湿润的眼角，“你是个笨蛋！谭骥炎，你知不知道那个时候我多痛，我告诉自己不能死缠烂打，告诉自己不可以回头，因为是我做错了事，这是你对我的惩罚，即使再痛我也只能接受。”

“我知道我是笨蛋，所以小瞳，你要我怎么办？负荆请罪，还是断掉三根手指头，或者将我所有的家产都交给你赔罪？”谭骥炎一本正经的开口，严峻着脸庞，一脸任君处置的坦然模样，可是那薄唇处却上扬起一抹完美的弧度，昭显着他此刻的好心情。

“你！”想起自己上一次那异常丢人的话，童瞳小脸一红，娇嗔的瞪着谭骥炎，可是却又在瞬间笑靥如花，用力的扑进了谭骥炎的怀抱里，因为埋首在他温热而结实的胸膛上，所以声音显得有点闷沉，“我罚你以后再也不准对我说分手两个字，不准胡思乱想！不准让我难受！不准用看人陌生一眼的眼神看着我！”

“好，咳咳……”谭骥炎刚要开口，可是因为一直站在冷风里，原本咳嗽也还没有好，这会刚开口，却因为吸入了冷风呛咳起来。

“我们回去。”拉下拍在自己后背上的小手牢牢的握在掌心里，谭骥炎含混不清的开口，牵着童瞳向着公寓走了过去。

打开灯，公寓里如同童瞳离开之前一样，如果不是衣橱里少了衣服，不是因为厨房是冷冰冰的，冰箱里没有一点的食材，真的和童瞳离开之前没有任何区别。

“你坐着，我去将饮水机里的水烧开。”童瞳打开暖气之后，刚要去烧开水，却突然被谭骥炎拉住手，身体被扯的一个踉跄，直接跌进了他温暖的怀抱里，然后狂野的吻带着疼惜铺天盖地的席卷而来，让童瞳几乎没有反抗的余地。

最初的那一刻，童瞳脑子里还是一片空白，毕竟她更在乎谭骥炎的身体，反正已经解释清楚误会了，要什么时候亲吻都是可以的，可是童瞳却小看了谭骥炎对自己的影响力，当他的唇贴上自己的唇，温情的吮吸时，当他的舌攻城略地的进入，然后纠缠上自己的舌头，一切都乱了。

被压在柔软而宽大的沙发上，童瞳略微还是有一点不习惯的，在自由搏击的训练里，除了最开始的入门的时候，到

后来都是她压人份，突然被谭骥炎给压住，那样沉沉的重量，温热的身体，不属于自己的气息，都让童瞳有些的不习惯，可是因为是谭骥炎，这样的不习惯却也被忽略了。

“小瞳。”低沉的声音暗哑着带着情欲的魅惑，谭骥炎低声的喊着身下人儿的名字，然后那缠绵的吻从童瞳的唇移到了她雪白纤细的脖子上，已经不局限于亲吻，用力的吮吸着，留下一个一个暧昧的欢爱痕迹，牙齿轻轻的在她漂亮的锁骨上啃咬着。

“谭骥炎？”童瞳只感觉到一股莫名的燥热在身体里滋生出来，被谭骥炎啃咬过的的地方，一阵阵诡异的酥麻感觉传递到了全身，让她不由的感觉到口干舌燥，理智在一点一点的远离。

“小瞳，别怕！”抬起头，谭骥炎再次吻上了童瞳的樱红的唇，幽深的凤眸里目光温暖而深情，安抚着童瞳突然而来的不安和害怕。

那略带着薄茧的大手却已经不知道何时探到了童瞳的衣服里，亲密的贴合着她的光滑如同丝绸一般的肌肤，热情的抚摸着，让童瞳最后的理智已经消失的无影无踪，身体在燃烧，被满是爱的火焰吞噬着。

当那挺立的胸口被温热的唇吻上时，童瞳突然感觉身体里一道闪电剧烈的蹿过，让人战栗的电流之下，童瞳无意识的仰起了脖子，发出一声动情的呻吟－声。

这完全不同于自己的声音都声音从口中发出时，童瞳猛然的僵直了身体，一手呆呆的捂住了自己的嘴巴，懵懂睁大了眼睛，不管相信这样的声音是自己发出来的，然后小脸在瞬间爆红的几乎要滴出血来，只感觉两个字——丢人！

谭骥炎被童瞳此刻那呆傻懵懂的表情愉悦了，闷声的笑了起来，不舍的亲吻上童瞳的嘴角，这个孩子，怎么总是有这样可爱的表情。

“谭骥炎‘……”童瞳只感觉羞涩到了极点，尴尬的别开脸，不去看谭骥炎那染着笑容的峻脸，可是脸上的热度却没有退下，反而一点一点的从脸上蔓延到了脖子，然后是胸口，裸露在外的肌肤都变成了诱人的粉色，让一旁谭骥炎黑眸暗沉如墨，叫嚣的野兽在身体里挣扎着，几乎要破柙而出，如果不是谭骥炎的自制力一流，此刻只怕真的就在沙发上渡过和童瞳真正的第一次。

“小瞳的声音很好听。”谭骥炎低声的开口，双手忽然拦腰用公主抱的方式直接将童瞳从沙发上抱了起来，而突然被抱住之下，童瞳怔了一下，双手下意识的搂住了谭骥炎的脖子，对上他深情的目光，已经知道回到卧房里会发生什么。

即使童瞳之前搬走了，可是床单和被子、枕头都还在，此刻，谭骥炎将童瞳放到了床上，曾经有多少愧疚，此刻心头就有多少的疼惜，黑眸缱绻缠绵着是他不曾言明的感情，这也不会有下一次了，再也不会让她那么难受的哭泣。

“小瞳，即使日后你后悔了，我也不会放手。”谭骥炎霸道的宣誓着，峻朗的脸上是势在必得的骄傲，他不会放手，再也不会放开，不会让她有可能走到其他男人的身边，不会让她离开自己身边，即使日后，她怨恨自己，自己都不会放手了。

“我才不会后悔！”虽然神智已经有些的不清楚，浑身轻飘飘的如同置身在柔软n而温暖的云端里，可是听到谭骥炎的话，童瞳却还是固执而坚定的回了一句，小脸上满是认真，“谭骥炎，你也不许后悔！”

“我永远都不会后悔！”这是谭骥炎的回答，薄唇再次的封住了童瞳已经被吻的樱红肿胀的双唇，他绝对不会后悔，也不会让小瞳有后悔的余地。

回给谭骥炎的是童瞳那样坚定的眼神，她用她的生命，用她的信念起誓，这一生，绝对不会后悔和谭骥炎遇见，不会后悔爱上他！

天边的夜色一点一点的暗沉下来，关曜回到公寓发现童瞳不在，倒是没有打电话给童瞳，而是打给了谭骥炎，可是手机响了半天也没有人接听，让关曜不由疑惑的挂断了手机，如果是以前，关曜倒是还真的有几分担心童瞳的安全，毕竟她现在的身份不一样了，在外面很有可能被粉丝给认出来，再加上程天南在一旁，还有心理极度扭曲的沈直，关曜是肯定不放心童瞳一个人在外面的。

小瞳应该是去找骥炎了吧？关曜转而又拨打着童瞳的手机，虽然是知道童瞳的身手的，可是关曜却总是无法将乖巧安静的童瞳和身手凌厉的高手联系在一起，再加上关曜的性子，对于小瞳，他总是有份关切，可惜和谭骥炎的手机一样，响了许久之后就传来无人接听的提示音。

这两个人应该是在一起吧，可是怎么一个个的都不接电话？关曜最后只能拨打了谭景御的手机，即使小瞳搬到了自己这里来住，暗中还是有小御安排的人在保护着小瞳的安全，“小御，骥炎在家吗？小瞳有没有过来？”

“关哥，二哥一个小时之前就出门了，小丫头也不在家？呵呵，说不定两个人去约会了，花前月下，自然是卿卿我我的时候。”谭景御不怀好意的笑了起来，自己连开黄腔都是这么的文雅，也就只要小放放整天说自己是混蛋加流氓。

关曜在脑海里想象着谭骥炎如同古代的风流才子一般，一手拿着折扇风流倜傥，满口月亮，花朵什么的，不由的感觉到浑身一个恶寒，再瞄了一眼客厅窗户外呼啸刮过的寒风，“小瞳和骥炎不会吵起来吧？”

想想目前谭骥炎和童瞳这样分手的状态，关曜直觉认为这两个人虽然吵不起来，可是冷战倒是还有可能的，至于约会，关曜倒是不看好，不是说骥炎不喜欢小瞳，而是骥炎之前决定分手了，即使会改变决定，也不是一时半刻的时间，骥炎的性子太冷，一旦做了决定就不会更改，更何况和小瞳在一起，并不是他们两个人的事情，牵扯到谭家，甚至会还会有更多的压力和危险。

“不会，关哥，你是没有谈过恋爱交过女朋友，所以你不懂，你以为二哥为什么和小瞳分手？绝对不是因为关姐的事情。”长夜漫漫，从任务里归来的谭景御感觉浑身都是使不完的力量，精神过剩之下，沐放直接关了手机，让谭景御只能拉着关曜侃侃而谈。

“嗯，我知道，估计是因为来自谭家的压力。”关曜揉了揉有些疲惫的眉心，茶几上还摊放着几张大照片，上面是三具烧焦的身体，面目全非，已经无法辨认身份，大火将所有的线索都给烧毁了，这已经是第三起杀人焚尸案了。

“关哥，你认为我二哥会是惧怕压力，临阵退缩的人？”谭景御得意洋洋的开口，说起来，比起人心，比起感情，不管是二哥还是关哥都是小儿科的雏，“关哥，我说了你别不相信，二哥会和小丫头分手，不过是因为吃醋了而已，小丫头一而再的去见程天南，不顾自己的危险，甚至违背了对二哥的承诺，可这都是为了沐放，二哥是吃醋了，再加上谭家的压力，所以一时想不开就分手了。”

关曜这会正拿过茶杯喝水，听到谭景御的话，一口茶呛住了，不停的咳嗽起来，快速的将茶几上的案宗放到一旁，“你就胡编吧！”

“关哥，你别不相信，二哥这是死要面子活受罪！小丫头如果当时委屈一点，掉两滴眼泪，绝对分不了，可是小丫头太硬气了，直接掉头就走，之后看见二哥如同洪水猛兽，二哥嘴上不说，估计心里头都瘪程内伤了，男人啊，就好这一点面子和尊严。”一副爱情大师的模样，谭景御哼哼着，二哥这点小心思还逃不过自己的火眼晶晶。

“我这还有案子，不和你扯了，你打电话问一下保护小瞳的人，如果是和骥炎在一起给我回个电话。”关曜怎么想都不认为谭骥炎是这样幼稚的人，可是转念一想，却又感觉谭景御说的有几分道理，随后快速的摇摇头，不敢去想谭骥炎和童瞳的感情，而是将注意力放在眼前这些杀人焚尸案。

谭景御真的精力旺盛着，所以直到夜里一两点还没有睡着，原本想着去京都会所骚扰沐放，可是随后又将这个念头给掐灭了，小放放这会肯定睡着了，他失眠很浅，一旦惊醒之后，就睡不着了，这会自己过去，不太厚道，谭景御看着天花板，听着窗户外的风嚎声，都凌晨两点多了，二哥还没有回来，难道和小丫头去连夜造人了？

怡然园小区，虽然童瞳之前搬走了，不过因为太匆忙，搬的并不彻底，至少洗澡的毛巾什么的都还有，所以倒不妨碍缠绵过后两个人洗个澡，当然，童瞳虽然还清醒着，可是身体太过于倦累和酥软，几乎是没有力气，只能任由谭骥炎抱着自己去了浴室，结果一不小心就擦肩走火，在温水里彻底来了一个鸳鸯浴。

“谭骥炎，你这会就不怕将病毒传染给我了？”蜷缩着身体，四肢软的如同不是自己的，没有一点力气之下，童瞳任由谭骥炎抱着自己，盖着软绵绵的被子，靠着谭骥炎温热的胸膛，沐浴之后，身上清爽了，可是童瞳却一点睡意都没有，所以直接从谭骥炎的怀抱里探出红扑扑的小脸来，比起往日的清纯干净，此刻多了一股妩媚的风情。

谭骥炎是侧睡着，他真的不是纵欲的人，可是谭骥炎此刻算是明白了自己的自制力竟然有多差，简直到了溃不成军的地步，否则也绝对不会最后又在浴室里失控了。

大手轻轻的抚上童瞳的小脸，宠溺的捏了一下她的鼻尖，磁性的声音比往日更加的低沉，“快点睡，明天不要去剧组了。”

“程导会发飙的。”童瞳动了一下，然后发现从腰已经算的没有了知觉，而谭骥炎的手虽然一直在按揉着，可是童瞳很是怀疑还有三个小时就天亮了，自己能去剧组吗？可是不去的，一想到程翰的大嗓门，童瞳后怕的瑟缩了一下肩膀，自己的耳朵肯定要遭罪了。

“让沐放去交涉。”虽然不愿意在这个时候提到任何一个男人的名字，可是如果不是自己出面太不方便，谭骥炎直接会一个电话过去。

“到时候说吧，睡了，谭骥炎，你明天还要工作？”童瞳还是有些不好意思对沐放说明自己为什么要请假的原因，所以只想着明天如果差不多的话，就还是去剧组。

“笨孩子。”这样的情事，女人是承受的一方，自然会有些的劳累，可是男人怎么可能会因为这个感觉到累，谭骥炎失声笑了起来，低头，轻轻的吻上童瞳的眼睛，这个傻孩子，他真的疼到心窝里去了。

第二天，七点，谭骥炎其实在六点半的时候已经醒了，看了一眼透过窗帘的阳光，再转头看着偎依在自己胸前，枕着自己胳膊睡熟的童瞳，便没有动，就这么静静的看着童瞳的睡颜。

童瞳的警觉性是很高的，当察觉到谭骥炎目光的时候，她几乎要睁开眼，可是太过于安逸的怀抱，熟悉的气息之下，童瞳自发的松了戒备，脑子里还有点迷糊，然后昨夜缠绵的一幕清晰的回荡在了脑后里，然后小脸慢慢的红了起来，有些不自在的动了一下身体，可惜谭骥炎的手臂几乎在同时拍上了童瞳的后背，让童瞳放弃了退离谭骥炎怀抱的举动，可是清醒了，理智回归到了脑海里，便有些尴尬了，自然又动了一下，然后又动了一下。

然后就听到有些粗重的呼吸声在耳边响起，腰腹之间被抵上了一股。火热，童瞳总算明白过来自己大清早犯了什么错误，立刻绷直了身体，一点也不敢动了，红红的脸埋在谭骥炎的胸膛上，可是那小耳朵却红通通的充着血，让谭骥炎莞尔的笑了起来，情不自禁的低头轻轻的含着了她的小耳垂，这个孩子真的太容易害羞了，尤其是耳朵更加的敏感。

不过谭骥炎即使再情不自禁，这会也知道要克制了，虽然忍的有点辛苦，不过勉强还是平复下来了，而一旁知道危机已经解除了，童瞳抿着唇，幸灾乐祸的笑着，心情愉悦着，小脸上柔柔的散发着璀璨的光芒，眉宇之间满是小女人的幸福。

“你继续睡？我出去将早餐买回来。”谭骥炎并不算有洁癖，可是洗过澡之后，他还是不习惯穿之前的衣服，所以早上起来之后，就让李成过来了一趟将自己衣服送了过来，这会已经穿戴整齐，冷峻的五官，深邃不见底的凤眸，笔挺的西装，系上了深蓝色格子领带，整个人带着冷傲的威严和尊贵，让人不由自主的产生一股敬畏之色，只是面对童瞳时，却不由自主的软化了冷硬的脸部线条，连声音都带着可以感知的温柔。

“一起出去吃早饭。”摇摇头，童瞳之前这里还有衣服，所以刚刚动了一下，虽然还有点的酸软无力，可是要拍戏应该没有问题了，自然也要起来和谭骥炎一起出门。

“那个，谭骥炎你要不要出去等？”衣服都在衣橱里，所以此刻童瞳裹着被子，露出雪白的肩膀和脖子，上面自然是种满了青紫的草莓，让童瞳尴尬的瞅了瞅，实在不太懂谭骥炎这样的情趣。

然后昨晚的时候，童瞳自然保持着不懂就问的优点，谭骥炎吻就吻吧，有必要用啃的，用吸的吗？虽然不是很痛，可是让童瞳优点不习惯，可是话一出口，童瞳就后悔了，因为谭骥炎直接变本加厉的在她身上种满了草莓，让童瞳虽然委屈的厉害，却也不敢再随便开口发问了，省的倒霉的是自己。

“还有什么是我没有看过的吗？”可惜，西装革履的谭骥炎却一本正经的说着不太正经的话，勾着性感的薄唇，凤眸微挑，原本该是冷酷峻寒的一张脸，此刻却显得邪魅不羁。

“谭骥炎！”败下阵来，刚刚还幸灾乐祸的童瞳此刻只感觉尴尬的要死，挫败的连名带姓的喊着，然后直接将床上的一个枕头向着谭骥炎砸了过去。

然后童瞳蒙了，她扔过匕首，也扔过手雷，可是还真的没有扔过枕头，这可是一点杀伤力都没有，对于自己突然这样幼稚到极点的举动，童瞳有点反应不过来，自己似乎变得有点不像是自己了。

而直接被枕头给砸中的谭骥炎也有一点傻眼，虽然刚刚的话的确有点轻佻，可是谭骥炎本性上还是个冷酷峻寒，内敛寡言的男人，突然被枕头给砸中，让他还真的有点不习惯，不过看着童瞳那呆愣的，比自己跟震惊的模样，不由的加深了嘴角的笑容，将枕头放到了床上，然后弯下腰，迅速的在童瞳的唇上轻啄了一下。

“我在客厅等你。”谭骥炎大手宠溺的揉了揉童瞳的头，倒也不再逗弄她，转身向着卧房门口走了过去，虽然他真的不介意给童瞳拿一下衣服，可是那孩子估计砸的就是台灯了，所以谭骥炎没有多做停留，可是当打开卧房的门，看着窝在沙发上的谭景御时，原本春风满面的峻脸瞬间又恢复到了零点的冰冷。

“你怎么在这里？”反手快速的关上卧房的门，谭骥炎冷沉着声音，目光锐利无比的看着客厅里的不速之客，一想到昨晚上自己和童瞳在卧房里的一切可能被谭景御听到，谭骥炎峻脸再次黑了三分，他最好有个足够好的理由。

“二哥，大清早的，你不会欲求不满吧？”被谭骥炎这黑黑的峻脸看的浑身冰凉，谭景御快速的坐直了身体，对于谭骥炎，他还是有些的忌惮的，尤其二哥冷着脸，寒着眼神的时候。

“你什么时候进来的？”谭骥炎冷声的开口，他的温柔和宠溺从来都是只有对待童瞳一个人，而这个弟弟，虽然谭骥炎不至于如同对待外人那样冷酷，但是此刻也绝对算不上好脸色。

｜派派小说后花园lyg021手打，转载请注明｜www.paipai.fm

第二卷 情意缠绵 109章 杀人焚尸

“那个昨晚外面风实在太大，所以我就在隔壁卧房讲究了一下，二哥，我有关门，隔音效果很好的，我真的什么都没有听见！”谭景御快速的举起手，郑重的声明，绝对不承认，昨晚上自己实在睡不着，又好奇二哥和小丫头到底怎么样了，所以大晚上的直接溜到了怡然园。

然后风太大，一贯娇惯自己的谭景御，直接就溜进了公寓里，再之后听到了一些不该听到的声音，就更睡不着了，所以就窝在客房里待了一夜，当然该听的都听见了，毕竟隔音效果不是那么好的，当然这句话，就算是打死谭景御，他也绝对不敢泄露

可惜谭景御说的信誓旦旦，谭骥炎那狭长的凤眸里倒依旧是寒霜密布，冷冷的看着沙发上的弟弟，然后开口，“既然你这么闲，程天南的事情就交给你，该怎么查就怎么查，爷爷问起来就推到我身上。”

“二哥，我目前休息中……好，我保证完成任务，谁让程天南不怕死的觊觎我二嫂！”蹭的站直了身体，谭景御对着谭骥炎行了个标准的军礼，然后心里那个苦啊，二哥还真是狠，这么棘手的事情就直接给推到自己头上了，果真听墙角是要付出代价的！

为了不让自家二哥再折磨自己，谭景御快速的跑了出去买了早饭回来，可惜自己还没有来得及吃一口，直接被谭骥炎给踢出了公寓，美其名曰童瞳脸皮薄，这会看到谭景御肯定会尴尬，所以有女人没兄弟，谭景御摸着自己饿瘪的肚子，惨兮兮的走向电梯，早知道刚刚在半路上自己先开吃了，那可是四个人的分量！

谭骥炎虽然上班要迟到了，却依旧先将童瞳送回了关曜这里，意外的是平日早早就上班的关曜，竟然还在家没出门。

“小瞳这是怎么了？”熬了一夜看案子，关曜不解的看着站在门口并不打算进来的谭骥炎，因为刚刚童瞳直接招呼一声就径自的溜进了书房里，让关曜疑惑的一愣，然后对上谭骥炎这一张俊脸，虽然他情绪掩饰的很好，可是却还是让关曜察觉到不对劲，骥炎眉宇之间没有了之前的阴霾，浑身的冷气也都消失了，关曜不由笑了起来，“和小瞳和好了？”

“嗯，九点还有个会议，我先走了。”低沉的应了一声，谭骥炎转身离开，忽然想起，和小瞳同居的男人换一个又一个，可是却没有自己，这让谭骥炎不由的黑了一下脸，决定晚上就让童瞳搬回怡然园。

关曜关上门，放在沙发上的手机恰好响了起来，正是熊华打过来的电话，“头，影视城这边又发现了一具被焚烧的尸体，我和盈盈正赶过去。”

“好，我立刻过来。”关曜挂了电话，用力的抹了一把一夜未睡疲倦的脸，快速的将沙发上的卷宗收了起来，看着从出来的童瞳，想起这一次的案发地，“小瞳，我送你去片场。”

“不用，我自己可以过去。”童瞳摇了摇头，脸色有点的诡异，该不是关曜也知道了自己和谭骥炎昨晚上滚床单了，所以这会要开车送自己去片场？可是就算xxoo了，童瞳知道自己的身体也不至于虚弱的连车子都开补了。

“我顺路，那边发现了一具尸体。”关曜皱了皱眉头，将童瞳这些不对劲的表情收入了眼中，小瞳和骥炎之间发生了

什么？

可是因为时间紧迫，关曜倒也没有多想，拿着收拾好的卷宗放到了公事包里，和童瞳一起出了门，汽车快速的向着影视城的方向疾驰了过去。

影视城这边因为常年有剧组在这片拍戏，所以人流量很大，人口也非常的复杂，很多外地来的群众演员都居住在这边的地下室里，一个月三四百的房租，差不多已经是整个北京最低的了，虽然条件很差，可是多少是个遮风挡雨的地方。

而这一次焚烧尸体的地点在影视城外不远处的大桥下面，周边已经拉起了黄色的警戒线，警察站在四周，保护现场，先到的熊华、孙盈盈，还有周法医已经过来了，周法医正在搜集尸体上的证据，熊华和孙盈盈泽尽职的勘察着现场。

“头，和之前的三起案子一样，初步判断使用的助燃剂是汽油，前面发现了一个白色塑料桶，正是装汽油的。”孙盈盈看见关曜过来了，快速的的将勘查的信息汇报给他。

“还是先杀了人之后再焚尸的吗？”关曜皱着眉头，快步的向着正在验尸的周法医走了过去，虽然桥下风很大，可是走的近了，还是能闻到尸体烧焦之后那让人作呕的味道。

大火焚烧之后，黑色的尸体根本就看不出原来的模样，和之前三具尸体一样，烧的太过于严重，根本无法判断出脸部，而那勉强可以看出是的双手，因为是死后焚尸，双手是张开的，所以被大火一烧，指纹都提取不了。

“头，四周没有任何可以证明的死者身份的东西，采集到了两组脚印，估计是死者和凶手之前留下的。”熊华走了过来，皱着眉头，焚尸将所有的线索几乎都给烧光了，而且死者脸部被严重烧毁，根本无法判断出死者究竟是什么人，所有这及二连三发生的案子根本无法查，找不出死者，无法从死者这边入手，之前的几个死者和今天这个死者一样，不是死在黑暗无人的巷子里，就是死在这样很少有人过来的地方，深夜没有目击者，也没有路边的监控探头。

“尸体上的刀伤增加了？”蹲在尸体边，关曜目光专注的看着几乎让人不敢看的尸体，大火焚烧之后，尸体的衣服连同表面的皮肤和肌肉组织都被烧毁了，不过关曜眼尖的发现尸体的从腹部到胸部似乎有不少刀伤的痕迹。

“嗯，第三具尸体只有腹部两处刀伤，这具尸体在胸部，至少有十处刀伤，不过都是死后造成的，凶手的虐尸程度在增加，说明他越来越不受控制。”周法医点了点头，看了一眼这乌黑泛着烧糊味道的尸体，脸色有些的难堪，尸体这几起凶杀案的唯一的线索，可是被烧毁的尸体，却根本无法找到有利的线索来协助破案。

“熊华，你们和小马，小刘连同这一区的片警去周边走访调查，重点和前几次一样，去一些廉价租房的区域，问问看有没有什么人失踪，不要落下那些拾荒者，流浪汉，还有行乞的人，他们之间即使有人失踪了，也不会去报案，这边是影视城，也去查查那些群众演员。”

关曜也是异常的头痛，只幸好这案子在社会上没有引起多少反响，因为迄今为止，之前三具尸体都没有人认领，也查了各个区报案失踪的人口，也都排查了，所以关曜初步判断这些死者很有可能都是一些流浪汉这一类人，所以即使失踪了，被杀了，也不会有人报案，也有可能是一些来京打工的普通人，独自一人在外，即使被杀了，身边没有什么家人朋友，估计房东除非到了收房租的时候，不会发现对方失踪了。

影视城。

剧组。

外面不远处的桥下发现了一具被烧焦的尸体，自然成了大家此刻议论的焦点，不过随着程翰那嗓门一吆喝，所有人立刻聚集了精神，准备开拍。

童瞳今天的状态很好，纤细的眉宇之间蕴含着隐藏不了的娇媚，以前的童瞳是清新可人，是乖巧安静的，可是今天的童瞳因为和谭骥炎之间再没有了之前的隔阂，那从灵魂里透露出来的幸福，让童瞳处处给人如沐春风的舒逸感觉。

“小玥，你不用担心，姐姐即使出嫁了也是你的姐姐啊。”苏静笑着抬起头，目光里带着对唯一妹妹的关切，可惜看着苏玥依旧苦巴巴着小脸，也着实无奈了。

“我知道，姐姐，他敢对你不好，看我怎么收拾他！”强撑起精神，苏玥恶狠狠的开口，可是即使语调如此的凶狠，苏玥却感觉到一阵一阵的难受，她以为是因为自己最喜欢的姐姐即将出嫁，即将离开家，所以才会这么失落，这么苦涩，却根本没有想到这是因为她已经对总是纵容自己的东方冉滋生出了感情。

“卡！童瞳！你那什么表情？你要演绎的是徘徊在感情的路口，懵懵懂懂的苏家二小姐，她虽然在笑，可是内心深处却是彷徨的，是苦涩的，是哀伤的，化妆师，你是怎么回事？童瞳这妆怎么看都是在笑，重新化妆，重新拍！”

拍戏到如今，这是程翰第一次火大的连喊了童瞳三次卡，怒瞪着一双牛眼，大胡子气的直抖，尤其是看着童瞳瑟缩着肩膀，一脸害怕，可是那脸上却怎么看都是一脸幸福喜悦的表情，让程翰火气再次的涌了上来。

“笑个屁啊，你怎么回事？啊，就算中了头等奖，也给老子当成你中头奖，然后错过了兑奖日，给老子弄出一副哭脸来！再敢笑，老子废了你！”程翰怒吼着，明眼人都看得出童瞳今天的精神非常好，虽然还是那样的安静，可是那种散发出来的喜悦和幸福却怎么都遮掩不了，这让程翰火气更大，“给老子好好想想，就当你死了爹死了妈，日后结婚之后死了老公，又死了儿子，给老子演出苦脸的表情！”

剧组众人已经彻底无语，程导这哪里是指导演员入戏，这分明就是诅咒演员一生不得好死，这也太狠了一点！

“妈的，我是给你打比方，打比方，听懂没有？”程翰也感觉自己刚刚的话太恶毒了一点，不自在的挥挥手，让童瞳去化妆师那里重新补妆。

童瞳也知道为什么程翰会吼自己，这一出戏，自己的表情确实不够到位，而被吼的耳朵一阵一阵的痛，童瞳快速的

从一旁的包里拿出了自己的手机，然后拨通“罪魁祸首”的手机，避开了人群走在外面接电话。

谭骥炎的咳嗽终于在一夜之后好的差不多了，低沉的声音虽然还有一点沙哑，可是浑身上下却少了之前那股冷骇慑人的低气压，虽然还是峻寒着一张脸，可是让开会的众人却终于松了一口气，终于雨过天晴了。

开会一般都要求关掉手机的，可是因为参加会议的都是各部门重要的领导，常常哟很多突发事件，所以开会的手机都调成了震动，不会打扰会议，也不会错过重要的电话，今天这个会议正是各个部门新一年里的工作计划和安排。

谭骥炎口袋里手机突然震动起来，想到这可能是童瞳的电话，谭骥炎原本肃穆冷沉的脸上表情莫名的柔软下来，抬手示意会议暂停一下，这才拿过手机按下接听键向着会议室门口走了过去。

“谭骥炎，你再和我说一句我们分手。”童瞳软软的声音通过手机传了出去，一想到昨夜的缠绵，童瞳脸上莫名的多了一份羞涩，眉目之间都是娇柔的羞涩和幸福，这如果让程翰看见，估计又要火大了。

“分手？”谭骥炎接电话之前想过童瞳可能和自己说什么，却根本没有想过她竟然说的是这一句，整个人错愕的愣住，甚至忘记了自己还在会议室里没有走出门。

而会议室里的众人此刻也都愣住了，面面相觑着，可惜谭骥炎此刻已经打开会议室的门走了出去，可是刚刚那一句分手，却如同一颗定时炸弹一般，让所有人都傻眼了，这是有人和谭副市长说分手，还是谭副市长的朋友要和恋人分手，打电话过来征求谭副市长的意见，一时之间，会议室里众人此刻心里头都打起了小九九，这可是一手消息啊。

“小瞳，你在说什么？”关上了会议室的门，谭骥炎心莫名的忐忑起来，虽然知道这绝对不可能是小瞳和自己说分手，可是当听见分手那两个字的时候，谭骥炎不可否认的自己一直平静的情绪陡然之间失控。

“谭骥炎，我是说你再重复一下那天和我说分手的话，今天这出戏，苏玥要演一个苦脸，我被程导吼的都快耳聋了，怎么也演不出那苦巴巴着表情，内心彷徨哀伤的苏玥。”童瞳已经努力的回想那一天和谭骥炎分手时的心情，可是当时那样的情绪又痛又涩，可是此刻却怎么都会想不起来，浮现在脑海里的都是昨天晚上和谭骥炎在一起的缠绵画面，羞涩的，幸福的，快乐的，反正就是没有一样苦涩的。

谭骥炎这才算是听明白过来了，有些无力的叹息一声，抬手揉了揉眉心，幸好自己心脏够强，否则肯定被这孩子给吓出心脏病来，可是和童瞳此刻的心情一样，谭骥炎只有满满的幸福，“你换一个办法入戏。”

“谭骥炎，你就帮帮忙，要不你就想着，有一天你突然回家，然后我被你捉奸在床，然后你非常愤怒的说分手！”不愧是演员了，童瞳这会开始帮谭骥炎入戏了，脑海里浮现出一副又一副的画面，“要不，以后我们有孩子了，有一天你突然发现你不是孩子的亲生父亲，再不行，你就幻想着，你一直以为我喜欢的人是你，可是有一天的时候，你突然发现你只是一个替身，我喜欢的是另一个人，在你身上寻找他的影子。”

“够了！”谭骥炎的脸色从那一句捉奸在床就开始黑了起来，然后听着童瞳的话，就越来越黑，紧绷着峻脸，表情极度的扭曲着，她就不能说一句好听的话吗？

“谭骥炎，你一定要帮我，程导刚刚说了，我如果演不好，就去想想我日后结婚死了老公。”童瞳一想到程翰那打比方，不满的扁了扁嘴巴，其实自己和谭骥炎这样说的还算好的了，至少都没有死人，程导那话一出，可都是全家死光光。

“小瞳，我们分手吧。”谭骥炎低沉着嗓音，虽然这一句话只是为了帮助童瞳入戏，可是当真的说出口的时候，分手的那一天，那样痛苦的情绪再次铺天盖地的席卷而来，让谭骥炎不由的握紧了手机，从此之后，他再也不会对她说出这一句话，即使是为了帮她入戏。

耳边是低沉暗沉的嗓音，分手两个字清晰的传入耳中，童瞳愣了一下，回想起那一天的苦涩的心情，终于有种从骨子里透露出来的悲伤和绝望，然后快速的挂了手机，对着一直等着自己开拍的程翰点了点头。

“action！”随着程翰的再一次命令，这一出被喊了三次卡的戏再一次的开拍，而这一次，童瞳脸上终于不在是那种隐隐的幸福，而是转为了一种深沉的哀伤，明明是在笑着和苏静这个姐姐说话，可是一低头时，那敛下的柳叶眉，那晦暗的眼神，那哀伤的小脸，在镜头之下，让剧组的众人都感觉到从苏玥身上传递过来的那种深沉而绝望的情感。

分隔线

傍晚，五点半。

因为谭骥炎实在不想童瞳总是和其他男人同居，所以童瞳又要搬回公寓，而谭骥炎没有时间过来帮忙，所以目前唯一空闲的谭景御又沦为了搬家小弟，当然，谭景御自然是将沐放也给拐了过来。

“还是早上那个杀人焚尸案？”童瞳从片场回来，而谭景御和沐放还在半路上，所以童瞳以为家里没有人，却没有想到关曜正坐在客厅里冥思苦想着，和早上童瞳回来时一模一样，茶几上摆满了照片，沙发上有关案子的卷宗。

“嗯，一点头绪都没有，查不出受害者是什么人。”关曜头痛的点了点头，一夜没有睡，之后又在刑侦处忙了一天，这会关曜虽然知道该回来休息一下，明天继续查案，可是脑子里装了事，怎么也睡不着，结果又从床上起来，将案子相关的资料都放在了茶几上，又开始思考起来。

“我能看看吗？”童瞳将一旁的卷宗移开了，询问的看向身边的关曜，对于查案子，童瞳虽然不是专业，或许比不了关曜，但是比起一般刑侦警察绝对不会差。

“这是第一起案子，是一个月发生的，是在一个巷子的垃圾堆旁边，早上扫大街的环卫工人发现的，尸体被焚烧了，法医的验尸结果是死者先被杀了，之后才被焚尸的。”关曜快速的拿过第一份卷宗，翻开，看了一眼童瞳，发现她对卷宗里的形状恐怖的焦尸并没有丝毫的害怕，虽然有些疑惑童瞳的身份，但是却也没有多问什么，至少小瞳不害怕就行，当时第一个到达现场的巡警是直接在角落里连昨晚上的饭估计都吐出来了。

“死因是被人殴打头部致死，头盖骨裂开，这是致命伤，行凶者应该不是随即犯案，而是有预谋的杀害，才能一击致死。”关曜继续的开口，翻开了第二起案子的卷宗，和第一起案子一样，也是杀人之后再焚尸。

“这是三个星期前的第二起案子，和第一起案子相隔了一个星期，死者死因也是头部被撞击导致死亡，可是这一次除了头部的伤之后，死者的手臂，胳膊，胸部，腹部都有棍子击打的伤，不过都是死后造成的。”

童瞳看了一下照片上的尸体，可是因为尸体被大火给焚烧了，根本看不出什么，倒是法医的验尸报告上写的很清楚，尸体哪个部位有骨折，是什么凶器造成的，是死前还是死后的伤，都记录的非常详细，“死者死后被虐尸，这么说行凶者在泄愤，而且犯案的手段在升级着，如果不抓住凶手，他会越来越残忍。”

关曜赞赏的看了一眼童瞳，她对刑侦果真有一些了解，“是，第三起案子只间隔了四天就发生了，而这一次除了头部的一次重击致命伤之外，凶手用了匕首，他的凶器在升级，死者腹部有两处刀伤。”

童瞳接过关曜递过来的照片，有几张是放大的近拍，烧焦的尸体上，腹部有着两处一寸宽左右的刀伤，而下面有法医的对于凶器的描述，刀伤也依旧是死后造成的。

谭景御和沐放回来，看着沙发上聚精会神看着什么的瞳瞳和关曜，几乎是整齐划一的动作，谭景御笑着直接将关曜手里的照片给抽了过来，而沐放则是拿过童瞳的照片，原本只是好奇他们在看什么，可是却没有想到照片是一句被烧的乌黑的尸体，沐放手里这一张头部拍的非常清晰，只能看出头部的形状来，可是鼻子眼睛嘴巴耳朵根本都被烧的没有了，黑红的尸体，斑驳的被烧焦痉挛脸部，让沐放表情苍白一变，只感觉胸口一阵恶心，然后直接丢了照片，第一次没有了雅痞的形象，直接冲向洗手间然后吐了起来。

“关哥你和小丫头还真是恶趣味。”谭景御对这些倒是无所谓，不过心疼着跑去洗手间的沐放，也将照片丢在了茶几上，快速的跑过去安慰被吓倒的沐放。

几分钟之后，沐放的适应性果真是极强的，除了第一眼被吓倒呕心想吐之外，这会倒来了精神，也坐在沙发上和关曜讨论起案情来。

“这个就是今天在影视城那边的案子。”关曜将今天这个案子的照片和法医的报告都放在了茶几上，“目前为止，四起案子都还没有查清楚受害者的身份，焚尸将所有可能有用的线索也都烧光了。”

“如果被杀的人都是一些流浪汉，行乞者，他们没有固定的住所，也没有朋友家人，即使发现失踪了，也只当是换个地方走了，根本不会报案的。”沐放若有所思的开口，将脑海里刚刚得到的消息都快速的过了一遍，可惜饶是沐放也发现根本很难找到什么有用的线索。

“通过犯案的手法而言，这是同一个凶手所为，他对这一类别的死者是非常仇视的，所以第一起案子只是打死了死者，焚尸或许只是为了销毁线索，可是到第四起案子，死者身上有十二处刀伤，看来凶手从中得到了报复的乐趣，手段在不断的升级，犯案时间也在缩短，未来的两三天之类很有可能还会有犯案。”

谭景御明白这个案子的症结所在，死者身份不确定，这样就无法去侦察死者周边的环境，可能的嫌疑人，而这个案子更棘手的地方是，死者很有可能是一些流浪汉，所以凶手杀人或许只是一种迁怒。

“凶手的家人或者很好的朋友有可能曾经遭受过死者这一类人的伤害，这才导致凶手产生了报复心理，所以手段越来越残忍。”关曜何尝不知道近期凶手可能再犯案杀人，可是这一类案子却是最难查的，北京这么大，谁知道晚上凶手会在什么地方出现，然后杀死一个流浪汉，然后焚烧，之后离开。

“为什么不是凶手自己曾经被伤害过？这样报复的可能性不是正直接吗？”沐放皱着眉头，疑惑的问出自己的心里头的疑问。

“小放放，这你就不懂了。”一看有了自己炫耀的时机，谭景御立刻得意的笑了起来，快速的翻出第一起案子的卷宗，瞅了一眼沐放，屁股直接挪到了他的身边，发现他的注意力在案子上，奸诈的笑着，继续挪过去，大腿贴着大腿，肩膀靠着肩膀。

“看到没有，凶手是一击致命，死者是一个身高一米七五的男人，能打到死者的头部，虽然不排除个子高的女性，可是基本而言，男性凶手的可能性偏大，而且能将人的头骨打裂开致人死亡，凶手肯定非常魁梧有力，而今天在现场采取的脚印判断，死者的脚有44码，身高至少在一米七八以上，凶手手段残忍，杀人焚尸，这样的凶手，你认为死者这一类人可能伤害到他吗？”

“那有没有可能是凶手的妻子，或者妹妹，或者是女朋友被这一类人强暴了，然后凶手产生了报复心理，所以才会行凶杀人。”沐放看着关曜点了点头，立刻一挑眉梢，对着身边的谭景御丢过一个得意的眼神，自己会比这个混蛋笨吗？自己只是暂时还不太了解刑侦办案而已，可惜全神贯注思考案子的沐放，半点没有察觉到谭景御这靠的过近的身体。

“案子是一个月前开始发生的，所以我已经让人调查了这半年来所有女性受害者的案子，重点是深夜被人抢劫或者强暴的案子，调查这些女性受害者身边附和杀人分尸案子的凶手，可是没有合格的。”关曜自然也想到这种可能性，可是根本就找不到任何的线索。

“中国很多女性即使被侵犯了，也不会报案。”沐放明白这一点，毕竟对中国人而言，这样的案子，即使自己是受害者也是羞辱可耻的，所以她们很多不会报案，只等着时间来消除这一切，而一旦报案了，身边的家人朋友，四周的邻居都会知道，虽然会同情受害者，可是更多的时候却是用一种有色的目光来看待受害者。

谭骥炎下班过来时，看见的便是坐在沙发上的四人对着茶几上那有些恐怖的焚尸照片，一个个都皱着眉头思索着，让谭骥炎几乎怀疑关曜的公寓已经变成了刑侦处。

“我来做饭。”童瞳一看到谭骥炎，小脸不由的红了起来，眼神有些的躲闪，却又忍不住的看过去，心扑通扑通的跳

动着。

“不用，我让和苑楼送了外卖过来。”谭骥炎在在童瞳身边坐了下来，大手直接握住了她的手，心疼的看了一眼她左手上缝合的两针的伤口。

“早就不痛了。”看着谭骥炎皱着眉头握着自己的手，童瞳有些的不好意思，毕竟客厅里还有其他人，当然关曜等人的目光虽然都看似落在茶几上的照片和案宗上，可是余光却还是一个个打量的看向谭骥炎，这样一个冷酷峻寒的男人，谈恋爱时到底是什么模样，还是很让人好奇的。

而沐放的目光则是多了一些审视，今天谭景御已经告诉他谭骥炎和童瞳和好了，沐放虽然还是有些怀疑，不过他更在乎的是童瞳的幸福和快乐，此刻看来还真是和好了。

童瞳手机忽然响了起来，打破了客厅里还在思考案情众人的平静，毕竟童瞳身边的朋友并不多，而此刻，几乎所有人都在这里了，还有谁会给童瞳打电话。

“童小姐，我太爱你了，你清澈的眼睛，像极了那山泉，白皙的肌肤，让我浑身战栗着，我多么渴望亲吻，用我最虔诚的心，膜拜你的每一寸肌肤，童小姐，你不知道我是多么的爱你，每一次夜深人静的时候，我都是在脑海里想象着你的样子，一点一点的脱去你的衣服，用一个教徒的真心来抚摸你的胴体，然后发泄出来．．‘．…”

童瞳眉头越皱越紧，虽然小脸上看不出太多的表情，可是明显嫌恶的眼神让一旁的谭骥炎快速的拿过童瞳的手机，屏幕上并没有显示出号码，而当手机放到耳边时，污言秽语依旧传了过来，用了变声器，所以这声音就显得异常的诡谲，猥琐下流着，“童小姐，如果没有你，我真的不知道要怎么活，你是我的女神，是我的爱人，让我成为你的性奴，最忠诚的奴隶，我会用我的爱滋润你，让你每一夜都销魂…‘…”

谭骥炎峻脸倏地一下铁青到了极点，直接的将手机给挂断了，一旁童瞳无辜的摇摇头，“我第一次接到这电话。”

“怎么了？小瞳，是骚扰电话？”沐放终究是演艺圈的人，一看童瞳和谭骥炎脸色都不太好，立刻想到有可能是粉丝不知道通过什么途径拿到了童瞳的手机号码，在电话里估计说了什么，这才让谭骥炎黑着脸。

“呦，号码竟然还是隐藏的，这个粉丝倒有几分本事。”谭景御眼明手快的拿过手机看着上面的号码，竟然能将号码隐藏，除了一些特殊部门的手机有这个功能之外，一些黑客也可以入侵到最近的手机信号塔，然后将自己的号码隐藏起来，不过现在电话已经挂断了，自然也就追踪不到原来的号码

门铃声响了起来，和苑楼的外卖已经送过来了，一众人暂时将案子，也将这个骚扰电话抛开，都饿了，而和苑楼那美味的菜肴正合了众人的口味。

童瞳吃着米饭，而坐在她身边的谭骥炎夹了一筷子糖醋鲤鱼放到了童瞳碗里，让童瞳笑了起来，对上在座几人揶揄的目光，不由的有点尴尬，于是转移着话题，“受害者被焚烧了尸体，有可能是凶手痛恨死者，泄愤焚尸，也有可能是不想让人认出死者的面部，从而知道死者的身份。”

刹那，除了童瞳之外，所有刚刚都看了那些焚尸照片的几个男人立刻脸色变了变，尤其是谭景御还正啃着一块辣子鸡，此刻怎么都感觉嘴边里的味道有些的怪。

后知后觉着，童瞳看众人几乎同时停下了筷子，以为他们也在思索案情，自己也停了筷子，“关曜，你们就没有让刑侦处的技术部做一下颅骨复原，这样能知道死者的面容，查起来也方便。”

“做了，是利用三维数字图像技术对颅骨进行面貌复原，相似度非常高，这种技术对碎尸、毁容、白骨案有很大的帮助，输入了头骨图像数据即可模拟出死者头像。”对于这一类的焚尸案件，关曜肯定是第一时间还原死者原来的头像，“可是还是会有一些的差异，比如肤色，脸部的胖瘦，这些细节方面，电脑是无法做到精准的，所以头像发出去之后，也一直没有人来认尸。”

电脑技术虽然精准，可是每个人的脸都是不同的，电脑储存的资料不可能那么全面，只能尽可能的相似，可是同样一个人，几年前，过的顺，工作生活都好，他必定是心宽体胖，面容也自然是红光满面，可是如果之后几年，不断遭遇打击着挫折，他的头骨数据是不会改变的，可是人的面貌却会发生极大的改变，会消瘦，会颓废，会死气沉沉，而这样的变化，直接导致电脑模拟头像会失真。

“赵教授呢？”谭骥炎看着听的格外认真的童瞳，她对这案子怎么这么感兴趣，又给童瞳夹了一筷子的菜，虽然在谭家饭桌上奉行的是食不言的规矩，谭骥炎吃饭的时候也很好说话，可是对于童瞳，谭骥炎不想用这些死规矩来约束她，所以即使此刻在饭桌上非常不适合谈论杀人焚尸案。

“被杨局给压下来了，如果以后这些案子都需要去请赵教授，让刑侦处的技术部就可以撤除了。”关曜无奈的叹息一声，电脑复原的头像虽然相似度很高，可是如果这些人真的是流浪汉或者行乞者，风吹日晒之下，脸只怕早就黝黑粗糙了，衣衫褴褛，估计整日都是低着头，电脑复原的头像即使发了出去，也不会有人注意到身边一个流浪汉长的什么模样，这也导致案子根本没有任何进展。

想到此关曜不由的将目光看向一旁的谭景御，军情处这些特殊部门有很多特殊人才，如果可以找到专业人员根据焦尸进行复原，相似度会更加精准，而一旁谭骥炎也将幽深的目光看向在场唯一可能帮上忙的谭景御。

“沐放，吃这个，味道不错！”谭景御直接忽视着四道目光，低头对着身边的沐放献殷勤着，不是自己不帮忙，可是这样的小案子，谭景御无法动用军情处的人，这是纪律问题。

“你能帮上忙？”沐放一挑桃花眼，微眯着眼尾，似笑非笑的看着献殷勤的谭景御，这个混蛋绝对不是什么记者那么简单！想到此，有种被欺瞒的感觉之下，沐放妖娆的笑容显得冰冷了几分，谭景御这混蛋藏的还真深！

关哥和二哥一个为了案子，为了一个小丫头，难道就不能体谅一下自己吗？自己只是一个军情处的特工而已，当然

是有那么一点点权利的特工头头，好吧，自己完全可以动用一下关系，可是谭景御不愿意啊，好不容易结束了任务可以休息，为什么还要牵扯到案子里来！可是小放放笑的有点冷！

“我一会安排一下，尽可能给你调个人过来，不过为了保密性，所以只能晚上过去。”谭景御认命的点头答应下，讨好的看向身边的沐放，咧嘴笑着，这会不用生气了吧？自己已经帮忙了。

哼了一声，沐放却是看都不看谄媚的谭景御一眼，谭家的人反正没有一个好东西！沐放继续吃着饭，夹起菜放到童瞳的碗里，“快点吃，都要凉了。”

“我也要！”谭景御立刻将自己的碗递了过来，俊朗帅气的脸上此刻却是极其幼稚的负气表情，吃醋的看着只给童瞳夹菜的沐放。

“谭三哥为什么要讨好沐哥？”童瞳小声的问着身边的谭骥炎，为了不让谭景御听见，所以童瞳凑的很近，嘴巴几乎是贴着谭骥炎耳朵开口的，可是当看见谭骥炎的耳朵，童瞳忽然想自己每一次都被谭骥炎“蹂躏欺负”的耳朵，于是，在说完话的刹那，童瞳突然一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快速的在谭骥炎的耳垂上咬了一下。

没有丝毫的防备，突然被童瞳咬了一下，谭骥炎总是沉寂冷静的脸上表情诡异的一变，一口菜呛到了气管里，让谭骥炎快速的放下筷子闷咳起来。

偷袭得逞，童瞳低声的笑着，眼神晶亮，他手给谭骥炎拍着后背，小脸上熠熠着光芒，一副做坏事成功的小孩子的淘气。

谭骥炎抬起目光看着身边恶作剧成功的童瞳，黑眸里带着宠溺的无奈，这个孩子当不害怕自己的时候，倒是越来越活泼了。

看着谭骥炎和童瞳之间的互动，谭景御严重的感觉到心里不平衡了，惨兮兮的将目光转回身边的沐放身上，虽然到目前为止，谭景御还有点不确定自己对沐放到底是什么样的心思，可是此刻，谭景御倒是真的很羡慕自家二哥和小丫头之间的亲昵。

关曜手机铃声响了起来，让关曜快速的掏出手机，是孙盈盈的来电，“是不是有什么发现？”

刹那，童瞳立刻坐直了身体，好奇的看向关曜，一旁的沐放也是立刻推开几乎要靠到自己肩膀上的谭景御，和童瞳一样，也对这样的案件和推理有了兴趣，所以自然也是好奇的看向接电话的关曜。

“头，我们抓到嫌疑人了，这会正在回来的路上，头，你要过来一趟吗？电话里一时半会也说不清楚，不过很有可能就是这混蛋干的！”孙盈盈兴奋的开口，原本以为这些杀人焚尸案子太难查了，可是却没有想到峰回路转，竟然真的让他们从旧案了查到了线索。

“嗯，我十五分钟之后到。”有了嫌疑人，关曜挂了电话，虽然晚饭只吃了一小半，可是案情最重要，忙起来不要说吃饭了，有时候都是熬夜加班审讯犯人。

谭骥炎和谭景御几乎是同时看向身边坐着的人，然后不愧是兄弟血亲，谭家两个男人又同时皱起了眉头，因为坐在他们身边的童瞳和沐放都一脸期待的眼神看着站起身的关曜，那眼神绝对是恋恋不舍，虽然知道他们只是因为案情有兴趣，可是还是让谭家两兄弟感觉到不满。

“我回来告诉你们案情的进展。”虽然还没有破获案子之前，所有有关案子的一切都是保密的，其实即使破案了，很多也是保密的，可是关曜对上童瞳和沐放这样无比期待的模样，只能温和一笑，徇私一回了。

“那个关曜我可以和你一起过去吗？”童瞳是真的有兴趣，虽然她目前的职业是演员，可是这毕竟是原来身体的梦乡，对童瞳而言只是一个工作，而关曜所查的案子虽然和童瞳真正的工作还是有区别的，可是至少也都是相关的，让童瞳骨子里的因子都活跃起来，对这接二连三的杀人焚尸案子有了浓浓的兴趣。

而沐放第一次这么近的接触案子，看着那些现场的照片，尸体的照片，再看着法医的尸检报告，然后进行抽丝剥茧的推理，这样全新的一个领域，也让沐放有了兴趣，所以和童瞳一样，都眼巴巴的盯着关曜。

“这个不太方便。”关曜笑了笑，其实他真的带童瞳过去，倒也没有什么，毕竟小瞳还是自己名誉上的女朋友，可是视线扫过一旁那明明吃醋，却依旧不展露分毫，紧绷着脸的谭骥炎，自然也只能拒绝了。

童瞳立刻失望的垮了小脸，然后转过目光看向身边的谭骥炎，放在桌子下的手拉了拉谭骥炎的手，示意他帮自己求求情，童瞳是真的想要跟过去。

“那就带小瞳过去吧。”对上童瞳那哀求的模样，这是她第一次这样求自己，谭骥炎一个不忍心拒绝就开口，然后在瞬间便又后悔了，可是看着童瞳刹那再次染上光芒的眼睛，便也只能在醋意压下来。

谭景御闷头笑着，如果不是忌惮自己二哥的威严，这会肯定会毫不客气的笑出声来，而一旁关曜看着冷沉着脸的好友，也笑了起来，“那好，小瞳就和我过去吧，反正我也是你挂名男朋友。”

“小放放，我有办法。”谭景御看着身边的沐放要开口，立刻在他耳边低声的开口，自己绝对不会那么傻的犯和二哥一样的错误。

沐放回过头怀疑的看着贼笑的谭景御，对于这个隐藏了真正身份，欺骗自己的混蛋，沐放修长的手伸了过来，在谭景御一副快夸我吧的期待目光里，沐放却是毫不客气的将谭景御靠的过近的脸直接给推开，妖孽一笑，“小瞳回来之后直接告诉我案情就行了！”

失望着，谭景御不满自己此刻的待遇，认命的低头猛扒着饭吃，关曜要立刻过去刑侦处，童瞳自然也是饭都不吃了也要跟过去，谭骥炎也放下了碗筷直接开车送人过去，只是今晚上的搬家看来要推迟了。

｜派派小说后花园lyg021手打，转载请注明｜www.paipai.fm

第二卷 情意缠绵 110章 转战书房

夜色之下的汽车里，看着副驾驶位置上的童瞳一脸兴奋的说着案情，谭骥炎柔软了眼神，她对演员这个职业虽然也是敬业，可是却没有这样明显喜欢的热情。

“谭骥炎，你说这这只是普通的泄愤杀人，还是特别隐藏了什么机密？”因为过去身份的关系，即使这只是看起来有些凶残的杀人焚尸案件，可是童瞳却忍不住的去怀疑其中是不是有什么隐藏的内幕，只可惜目前的线索太少了，所以即使童瞳也无法推测出什么。

谭骥炎侧过头看着眼巴巴的瞅着自己，脸上满是期待光芒的童瞳，大手伸了过去揉了揉她的头，“等去了刑侦处，听关曜审讯就知道了。”

在刑侦这一块上，关曜有着很多刑侦警察都没有的敏锐直觉，这样很多棘手的案件，到了关曜的手里之后，往往都能让他找出破案的关键点，然后抽丝剥茧的将案件查的水落石出。

“不要揉我的头，弄得我像是小孩子一样。”娇嗔着，童瞳拉下头上谭骥炎的手，把玩着他的手指头，修长的手指看起来强劲有力，掌心宽大很温暖，略带着一点薄茧，微微的粗糙感觉，让童瞳忘记了此刻谭骥炎还在开车。

汽车停到了马路上，关曜的车子已经在一旁靠边停着了，毕竟如今还是童瞳的挂名男友，等到了刑侦处的时候，即使带着童瞳一起过来，大家也只以为孙盈盈打电话的时候关曜和童瞳正在约会，所以为了赶时间，直接将人也带过来了。

“那谭骥炎我过去了，放心，我会第一时间告诉你案情的。”童瞳刚要打开副驾驶的车门，却见谭骥炎侧过身来，让童瞳疑惑的回头以为谭骥炎还有话要说，刹那，樱红染笑的唇被谭骥炎给直接封住了，然后唇齿相依的狠狠蹂躏了一番。

唇抵着唇，舌头被戏的几乎失去了知觉，相濡与沫的感觉虽然很好，尤其是看着童瞳小脸因为接吻而红艳艳的绽放着美丽，这才让谭骥炎那憋屈的醋意消失了几分，可是一个吻，却也让谭骥炎有些的情动，只能狠狠的压一下。

气喘吁吁的，虽然知道接吻该用鼻子呼吸的，可是不管多少次，每一次被谭骥炎给吻上，童瞳都会有种窒息的感觉，唇有点麻有点肿胀，这让童瞳不由娇嗔的瞪了一眼谭骥炎，“我这样去刑侦处，他们肯定会以为我和关曜激吻了。”

谭骥炎峻脸开始一点一点的扭曲，刚刚接吻的愉悦心情随着童瞳这一句话消失的无影无踪，紧绷着脸，挫败的看着抱怨的童瞳，这个孩子就不能说点好听的吗？

“那我下车了。”案情比谭骥炎的吻更有吸引力，童瞳丝毫没有察觉到谭骥炎此刻扭曲的脸，打开车门，然后蹭蹭的如同快乐的小鸟一般直接向着关曜的车子跑了过去，打开副驾驶的车门，然后直接扬长而去。

什么时候这孩子才能长大一点！谭骥炎无奈的叹息一声，重新发动起了车子转而向着市政府的方向开了过去，还有一些工作，正好过去处理了，等审讯结束了，再过来接人。

离刑侦处只有不到五分钟的车程，关曜瞄了一眼副驾驶位置上童瞳那鲜艳欲滴的红唇，想起之前饭桌上谭骥炎那又懊悔又无奈的表情，不由的笑了起来，大致的和童瞳说了一下被抓到的嫌疑人李宝财，个十年前就来北京打工的木匠，跟着一些小的装修团队，因为手艺还不错，虽然在北京过的苦，日子也还能过去。

“一年前他的三岁的儿子被冒充收破烂的流浪汉给拐走了？那为什么一个月前才开始作案？”童瞳不解的开口，儿子被拐，这对任何一个父母来说都是巨大的打击，如果因此报复这一类人群也说得通，可是时间上却不对，“后来是不是又发生了什么？”

“是，一个月之前，时间刚好是第一起案子发生的一个星期前，李宝财的妻子因为车祸被撞死了，肇事司机逃逸迄今还没有抓到。”关曜暂时的目光看了一眼童瞳，不得不再次怀疑她的真正身份，那样好的身手，对于案件，童瞳有着敏锐的推断和观察，她到底是什么人。

一年前，李宝财在外面给一个住户装修房子，一些废旧的装潢垃圾他也会用三轮车运回租住的屋子，收收捡捡，倒也可以卖十几二十块钱，给儿子买零食也是好的。

可是就在买破烂的那一天，李宝才的妻子只顾着和收破烂的男人看称担心少了重量，丝毫没有察觉到在门外玩的三岁的儿子被拐走了，等卖了二十八块钱破烂，将屋子给打扫了一下收拾干净之后，这才发现儿子不在面前。

然后和左右隔壁的邻居找了一整夜，也没有找到人，大家一推断议论，就猜测是之前收破烂的是个拐子，缠住李宝才的妻子，然后同伙将小孩子给拐走了。

之后报了案，警察也过来了录了口供，还画了收破烂男人的画像，可是案子却一直查不到任何线索，就这样搁置了，李宝才妻子每天浑浑噩噩的都去街上贴小广告，看到三岁的孩子就当成自己的儿子，过年前就病倒了，年底也没有装修的工作，李宝才一个大男人也是颓废了，之前和妻子也是争争吵吵，看到妻子病了，倒也明白这不是妻子的过错，只恨那些装成收破烂的人贩子。

可是屋漏偏逢连夜雨，李宝才妻子身体才好一点，又出去找儿子，结果一出门就被车子给撞死了，李宝才料理了妻子的丧事那一天，正好是年三十晚上，其他人家都是团团圆圆过大年，李宝才死了妻子丢了儿子。

“头，你过来了，李宝才已经在审讯室了。”孙盈盈疑惑的看了一眼和关曜一起过来的童瞳，目光扫过她还有些肿胀的红唇，立刻明白过来，只怕打电话的时候头正和童小姐约会。

“关处，你将女朋友都带过来了，我们晚上有精神加班了。”四周其他警察看到童瞳，虽然没有一眼认出来，不过童瞳的那清新可人的小脸，安静乖巧的气息，让关曜这些下属们都没大没小的开起了玩笑。

毕竟关曜身为整个公安局的黄金单身汉，迄今为止可是连一个女朋友都没有，让多少漂亮的女警都卯足了劲，可惜关曜对任何人都温和，连同对男性同胞们也是温和，让一众女警的心碎了一地，这会看见关曜带着女朋友过来，自然一个传一个，刹那，走廊里都是人。

“关处，介绍一下，介绍一下，我们嫂子是何方神圣？”又一个起哄的声音响起，让大家都暂时忘记了这让所有人都头痛的杀人焚尸案。

“你们该干嘛干嘛去，盈盈，李宝才在几号审讯室？小瞳，我们过去。”关曜温和一笑，可是镜片之后的目光却无比犀利的警告了一下这些唯恐天下不乱的下属，对着孙盈盈开口，直接带着童瞳大步向着审讯室方向走了过去。

“关处女朋友还真漂亮，看起来怪小的。”知道抓到了嫌疑犯，所以众人也都没有再为难关曜，只是一个个不由的讨论起童瞳来。

“小瞳这名字怎么听得这么熟悉啊？”一个女警疑惑的开口，盯着童瞳消失在背影，可是却怎么都想不起来，貌似是一个很熟的名字啊。

“啊，我知道了，那个艺人童瞳！”一个女儿已经上高中的男警察终于说出了答案，因为这是自家女儿崇拜的偶像，男人之前还狠狠的训了一顿自家女儿，不好好学习，迷恋这些明星偶像，可是之后听女儿说了童瞳的事情之后，男人总算是温和了一点，不过也记住了童瞳的名字。

“艺人？”毕竟警察对什么明星还是不太关心的，而童瞳迄今还没有一个电影，电视剧上演，所以大家也不知道，不过一旁立刻有警察快速的打开了百度，然后输入了童瞳的名字，然后众人立刻窝到了电脑前扎堆。

三号审讯室。

李宝才魁梧的身体此刻颓废的坐在椅子上，看得出他过的很不好，胡子拉碴着，头发长的已经遮住了眼睛，一声灰色的棉袄，双手交握在一起，看起来很是烦躁。

“李宝才，知道为什么抓你吗？”孙盈盈坐了下来，啪的一声将是手里的案卷摔在桌子上，明明也是一个亮丽高挑的女人，可是却带着十足的英气，目光犀利的看着脸色有点慌张的李宝才，心头暗喜，果真有戏。

而一旁关曜只是坐在一旁，并没有开口，因为平光镜的遮挡，让他认为他只是一个温和不具有任何压迫感的警察，可是只有行政处的人才知道，看起来斯文儒雅的关曜，是如何的犀利而敏锐。

“知道，喝酒闹事。”李宝才有点大舌头的开口，身上还有着酒味，也不知道多少天没有洗澡了，身上的味道的确不太好闻，抬头看了一眼咄咄逼人的孙盈盈，那黑眼圈下的目光躲闪着。

“喝酒闹事你要去的是派出所，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吗？刑侦处！处理的都是大案！”孙盈盈倏地站起身来，双手撑着桌子，前倾的身体直逼椅子上的李宝才，丝毫不在乎他身上难闻的味道，脆声逼问，“说，昨天晚上九点到十二点，你去哪里了？”

“我……我在家睡觉！”李宝才猛然的绷直了身体，脖子一拧，结巴了一下之后，随后大声的回答，“在家睡觉也犯法啊？”

“人证呢？李宝才你以为灯亮了就证明你在家吗？电视开着就代表你在家看电视吗？昨天晚上，居委会刘大妈看你家灯亮着，八点去你家给你送今年居委会补助的五百块钱，可是叫了半天都没有人回答，然后刘大妈就去隔壁人家说话，然后一直聊到十二点半，可是再次去你家叫门，依旧没有人回答，刘大妈担心你才死了老婆，怕你做傻事，所以让大家撬了锁，你根本不在家，只是开着灯，开着电视！”

脸色一阵煞白，李宝才浑身的力量突然如同被抽走了一般，尤其是听到那一句妻子死了，接近一米九的李宝才表情复杂的变化着，有着痛苦，有着怨恨。

“李宝才！”关曜观察了许久之后，这才缓缓的开口，清朗的声音完全没有孙盈盈的强势，可是反而让人感觉到一种无处遁形的压迫，“你的儿子被人贩子拐走之后，妻子因为出门寻找被车子撞死，你心理怨恨，所以每天夜里都将灯打开，电视打开，制造你在家中的假象，然后出门找这些流浪汉寻衅报复！”

关曜并没有说出杀人两个人，一手拿下鼻梁上的眼镜，目光瞬间变得异常锐利，如同他已经看透了李宝才的所有伪装，知道了案件的真相。

“那些畜生该死！是他们，如果不是他们，小福怎么会被拐走，他才三岁啊，过了年，我们就准备送他去幼儿园了，还有我老婆，她才二十六岁啊，她不该死，该死的是那些畜生！”李宝才崩溃的怒吼起来，额头上青筋暴突着，情绪失控之下，整个人陷入疯狂之中。

“所以你每天夜里出去，将遇到的流浪汉打死，然后浇上汽油焚尸！”孙盈盈再接再厉的开口逼问着，这个案子差不多已经可以告破了，如果死的都是一些流浪汉，没有人报案，也没有认领尸体就不奇怪了。

“我没有杀人！”李宝才突然被问住了，呆愣愣的看着孙盈盈，然后看向一旁的关曜，猛的摇头，整个人惊恐着，“我没有杀人，我只是出去将他们狠狠的打了一顿，我没有杀人，也没有焚尸啊！”

“李宝才，坦白从宽！”孙盈盈眉头一皱，喝斥着，没有想到李宝才最后竟然不肯承认自己杀人焚尸，这个案子从一个月前的第一起开始，他们就开始调查，受害者应该都是这些流浪汉，行乞者，而附和案件的嫌疑人经过排查之后，只有李宝才，而昨天晚上居委会刘大妈的口供，让孙盈盈等人更加坚定了李宝才就是杀人凶手。

“我真的没有杀人，我只是将他们打了一顿而已！”李宝才再次的否认着。

“你昨天晚上在哪里？有什么目击证人？”关曜眼神示意孙盈盈停下逼问，倒是温和的开口，“你承认你每天晚上出去找这些流浪汉报复泄恨，但是没有杀人。”

“是，昨天晚上我.....我喝多了.....也不知道去了哪里，可是我真的没有杀人，更没有买汽油！”李宝才看着关曜一眼之后，又快速的低下头，黝黑的大手狠狠的抹了一把脸，低着头，不敢和关曜对视。

监听室里，童瞳透过单向镜子看着明显还在撒谎的李宝才，他隐瞒着实情没有说，即使喝多了，他也不会喝醉到不醒人事，按照目前的犯案动机来看，李宝才很有可能就是凶手，尤其是他无法交代昨晚上的去向。

又审讯了将近半个小时，将李宝才暂时关在审讯室，关曜和孙盈盈，还有熊华，连同过来蹭案子听的童瞳一起去了关曜的办公室讨论案情，虽然童瞳只是一个外人，可是因为她和关曜的关系，而且这个案子也不牵扯到童瞳，所以孙盈盈和熊华也都没有开口，将重心还是放在这个案子上。

“头，李宝才分明是在说谎！如今时间，动机都有了，而且李宝才的身高体型非常符合凶手。”孙盈盈坐在沙发上开口，翻着手里的卷宗，“昨天晚上李宝才说自己喝多了，可是却又提供不了他喝酒的地点，从九点到十二点去了哪里。”

“可是李宝才并没有车子，他的出租屋在朝阳区，要去影视城这边杀人焚尸，肯定需要交通工具。”熊华沉思的开口，点破案件里不合情理的地方。

“嗯，之前三起杀人焚尸案子，都是发生在不同的区域，如果没有交通工具，肯定是不可能成功的，盈盈，你立刻去查，看看李宝才有没有可能弄到车子，如果有，联合交通部，查一查监控，能不能找到李宝才去了影视城这边的直接证据。”关曜再次的下达着命令，目前而言，李宝才是凶手的可能性非常的大。

“好，头，我立刻过去查。”孙盈盈快速的将卷宗合了起来，对着童瞳笑了一下，然后风风火火的离开了办公室。

“熊华，你继续去审问李宝才，争取在口供上找出突破点。”关曜翻看着卷宗，李宝才喝了很多酒，酒精刺激下，加上妻子死亡，儿子被拐，而且李宝才是个性格暴躁的人，之前也有家暴的倾向，他杀人焚尸也很有可能。

办公室里，熊华和孙盈盈都离开了，童瞳这才看向关曜，疑惑的开口，“现场不是采集到了脚印了吗？”如果那时李宝才的鞋印，这就是确切的证据。

“嗯，李宝才正是44码的脚，不过鞋印和他家中的鞋子都不符合，还有汽油，交通工具，如果李宝才真的是杀人凶手，这些作案工具很有可能在他的车子上。”关曜笑着看向童瞳，“是不是有点失望，这件案子并没有扑朔迷离。”

其实大部分凶杀案并没有电影电视上播放的那样环环相扣，扑朔迷离，基本都是因为情杀，仇杀，或者为了钱财，真正难查的案子是那些无差别杀人，凶手和受害者没有任何的关系，这样排查起来会非常的困难。

关曜原本送童瞳回去，不过办公桌上电话响了起来，“是，杨局，李宝才是目前的嫌疑人，很有可能也是凶手.....”

关曜将案件的紧张向着杨局长汇报着，毕竟虽然这一次的杀人焚尸案子并没有引起太大的社会反响，可是这样性质恶劣的案件，公安局还是非常重视的。

这边电话刚挂断，关曜手机又响了起来，却是谭景御打过来的，“关哥，人我已经帮你联系到了，明天晚上就可以过来。”

“说吧，什么条件？”关曜一听谭景御那明显不怀好意的声音就知道他没有这么痛快的帮忙，只怕自己也想要掺和一脚，其实关曜倒是无所谓的，谭景御原本就是军情处的人，有他帮忙，对案情会非常有帮助。

“明天晚上，十二点，我和沐放也一同参观一下刑侦处的解剖室。”谭景御说完话就挂断了电话，让这一边的关曜头痛的叹息一声，解剖室有人愿意参观吗？

“小瞳，解剖室没有什么可参观的。”挂了电话，关曜对上坐在沙发上童瞳那熠熠的冒着光芒的眼睛，再次感觉到一股无力，虽然他对小瞳的身手已经有了了解，可是看到焚尸的照片，和真正看到那些尸体是完全不同的。

“可是我也很好奇。”童瞳乖巧的笑着，她对焚烧过后的尸体没有太大的兴趣，不过她对军情处这个即将进行头像复原的特工很有兴趣。

童瞳之前在国安部在外的职业是玉石设计师，选择这个职业并不单单是她对设计有兴趣，而是因为都需要强大的绘画功底，所以童瞳头像复原也有一定的基础，当年这样的训练是为了锻炼他们对人脸部的观察，任何一点细微的表情都要收入眼中，对面孔的辨识和记忆已经到达过目不忘的程度。

“骥炎如果答应，明天晚上你就过来吧。”关曜直接将这个烂摊子丢给谭骥炎，估计也只有骥炎能拦得住小瞳，不过想到谭骥炎对童瞳的纵然，关曜忽然感觉到有点悬。

李宝才依旧不承认自己杀人了，但是又不交代昨天晚上的行踪去向，一时案子又陷入了焦灼里，谭骥炎在忙碌了两个小时之后直接将过来将童瞳接回关曜的公寓，而关曜还留在刑侦处加班。

“谭三哥明天晚上带人去复原焦尸的头像，谭骥炎我也跟过去看看，好不好？”安静的公寓里，虽然书房里的床并不大，可是童瞳一个人躺着还是绰绰有余，而谭骥炎此刻带了几分公文回来，正坐在关曜的书桌边工作，听到背后童瞳的话，不由的眉头一皱。

“谭骥炎，关曜说了，你如果答应，他就让我过去。”软腻腻着声音，童瞳哀求着开口，小脸苦巴巴着，可惜这才会想起谭骥炎是背对着自己，表情再可怜他也看不见，立刻收敛了表情，只是声音依旧带着谄媚和祈求，“谭骥炎，我只是去看一下尸体，不会有危险的。”

“不行。”干净利落的两个字，丝毫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谭骥炎再次将注意力放在手里的公文上，晚饭之前看到了茶几上的焦尸的照片，已经够影响食欲了，再让她去解剖室，谭骥炎只担心案子查清楚之后，童瞳就成了一个刑侦迷，到时候整天跟在关曜后面转，所以对于一切可能存在的潜在危机，谭骥炎是坚决的铲除！

童瞳不满的盯着灯光之下的峻挺背影，咬了咬嘴唇，眼睛滴溜溜的转动着，然后直接掀开被子，只穿着睡衣下床，对于解剖室一游，童瞳是势在必行。

身后传来脚步声，谭骥炎怔了一下，却已经在心底打定了主意，不管这孩子如何可怜兮兮的哀求，自己也坚决不会答应。

“谭骥炎。”软软的声音，童瞳从背后抱住谭骥炎，下手从他的双臂之下穿过，然后贴在了他的结实的胸膛上，有些臊红的脸贴着谭骥炎的脖子处。

脖子处有着温热的呼吸喷吐着，让被抱住的谭骥炎下意识的呼吸沉重了几分，只听到自己的心脏在胸膛里砰砰的狂跳着，血液似乎也在瞬间沸腾的流淌着，而一低头便看见这孩子那嫩白的小手直接隔着西装抚摸着，让谭骥炎只感觉全身的神经都敏锐的被牵动着。

“谭骥炎，你就答应我吧。”唯恐点的火还不够，童瞳亲了亲谭骥炎的脖子，身体撒娇的抱着谭骥炎摇晃着，原本只穿着宽松的睡衣，这样贴着后背抱着谭骥炎，那柔软的胸部自然形状分明的抵着谭骥炎的后背，考验着他的忍耐力。

这个孩子果真是自己的软肋！谭骥炎一贯都不是纵欲的人，更何况昨晚才缠绵过，虽然是个男人，在尝试了那样极致的舒适感觉之后，自制力早已经溃不成军，可是谭骥炎顾忌着童瞳的身体，可是身后这个抱着自己撒娇诱惑的孩子根本就是不达目的不罢休，这样色诱的手段都使出来了！

童瞳皱了一下眉头，谭骥炎刚刚急促的呼吸此刻又被压抑的平静下来，这让原本只是想要恶作剧的童瞳，忽然感觉自己的对谭骥炎的魅力是不是降到了极点，否则他怎么还能这么冷静的看着手里的文件。

再接再厉！童瞳原本只是亲了亲谭骥炎的脖子，这会却露出了白白的小尖牙，然后轻轻的啃咬着，果真听到谭骥炎那呼吸再次粗重起来，眼中立刻笑开了花，再努力一下，说不定谭骥炎就会答应自己了。

“小瞳，你在玩火！”谭骥炎快速的侧过身，双手抱住童瞳的纤腰，一个用力直接将背后胡闹的孩子直接给抱到了自己的腿上坐着，紧绷着峻脸，盯着一脸无辜至极的童瞳，“不许胡闹，快去床上睡觉！”

虽然该做的昨晚上都做过了，而且还换过几种姿势，可是童瞳背对着谭骥炎还敢放肆，这样突然坐在他的腿上，直接面对这一张威严冷峻的脸庞，童瞳发现刚刚的勇气此刻如同被一把把小小的飞镖直接戳的七零八落，典型的有贼心没有贼胆。

“真的不行？”可是实在很想去，童瞳可怜巴巴的抬起目光瞄了一眼谭骥炎，然后失望的低下头，双手搂着他的脖子，如同和父母撒娇的孩子一般，“可是我真的很想去。”

“不行！”几乎就要答应了，可是谭骥炎还是在最后一刻，果断的保持着理智，然后狠狠的拒绝，丝毫不松口。

“谭骥炎……”拖长着尾音，童瞳不放弃着撒娇着，坐在他腿上的身体再次扭了扭，谭骥炎怎么就这么固执呢！

心里头冒着酸酸的小泡泡，童瞳看着谭骥炎那上下滑动的喉结，因为知道谭骥炎不会答应之下，一个不满，然后直接扑上去啃了一口，稍微发泄一下不满的情绪总可以吧。

“小瞳！”谭骥炎只感觉自己的制止力直接崩塌，低头看着坐在自己腿上，一副睁大着眼睛，如同小鹿一般清澈明亮着一双眼，完全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的童瞳，谭骥炎呼吸粗重着，揽在童瞳腰间的大手用力的收紧了几分，就在童瞳要抗议的瞬间，直接低头，狠狠的吻住这个一而再挑逗自己的孩子。

谭骥炎此刻的吻是带着狂野的霸道，一手依旧揽着童瞳的腰，一手落在她的后脑勺，直接将这个不听话的孩子狠狠的吻住，舌尖霸道的撬开她的唇，然后滑入她的温热的口中，攻城略地的侵占者，纠缠的童瞳的香软的小

“谭骥……炎……”童瞳疑惑的看着刚刚还冷静无情，突然转为疯狂霸道吻住自己的男人，有点茫然，还有不点不再状况中。

她并不是真的想要诱惑谭骥炎啊，她只是想要稍微撒个娇，然后稍微诱惑一下，让谭骥炎答应自己的要求，谭三哥说了，只要自己稍微对谭骥炎撒娇一下，他能天上的星星都能摘给自己，为什么童瞳感觉似乎有点不对劲啊，这根本不是自己想象里的局面。

“不许胡思乱想！”谭骥炎霸道的命令着，浓黑的眸子牢牢的盯着思绪不知道跑到哪里去的童瞳，对于她即使接吻都能神游天外的状况，谭骥炎异常的挫败。

谭骥炎一贯都是冷酷而内敛的，看起来高傲而凛冽，却没有侵略性，如同告诉所说有人只要不碰触到他的底线就是绝对的安全，可是此刻，童瞳茫然的对上谭骥炎黑幽的眼睛，如同最黑最深的深渊，一旦踏入，就将被拉进无底的深渊里，让童瞳心惊着，呆呆的忘记了思考，着魔般的回望着谭骥炎。

“后果自负！”谭骥炎忽然笑了起来，并不是如同沐放那样妖孽的笑，也不是关曜那种温和斯文的笑，也不是谭景御那样潇洒帅气的笑，谭骥炎的笑容很浅，只是稍微勾了一下嘴角，唇线上扬着，却如同一身黑暗的撒旦，蛊惑的浅笑醉人却又危险十足。

让原本就已经呆傻的童瞳，此刻是彻底沉沦了，甚至忽略了自己自身的危险，呆呆的伸过一只手，指尖抚摸上谭骥炎的峻脸，他真的很好看。

可是不等童瞳发呆，突然被谭骥炎包起身，童瞳猛的回过神来，还没有来得及反应，后背却已经递上了冰冷的桌面，大半个身体被谭骥炎直接给压在了桌子上，纤瘦的双腿垂落着，可惜却在瞬间，谭骥炎的修长有力的腿已经挤到了她的双腿之间，彻底将她给牢牢的禁锢住。

危险！这是童瞳的第一反应，可是却已经太迟了，宽大的棉质睡衣因为刚刚一番动作而敞露开，露出那雪白的肩膀，和若隐若现的挺立酥胸，而没有任何的犹豫，谭骥炎直接低头吻了上去，直接啃上那纤瘦的锁骨。

痛和战栗的快感如同闪电一般直接袭击上童瞳的脑神经，让她忍不住的想要尖叫，呼吸立刻紊乱，缠绵的温柔立刻化为了喉咙间那细碎的呻吟声。

谭骥炎大都数时候对童瞳都是温柔而宠溺的，可是偏偏在某些爱做的运动上时，他却是狂野的带着一天天生的霸道，谭骥炎的吻从那被啃咬的锁骨一点一点的游移着，不放过每一处娇嫩白皙的肌肤，而童瞳的而呼吸越来越乱，双手已经无意识的插进了谭骥炎的黑ka里，却也不知道是要推开他，还是将他拉的更近。

可是原本自己只是想要谭骥炎答应自己的要求吧？童瞳在继续的呼吸间隙里，想起自己最初的目的，可是这一点点最后的清明再次在谭骥炎霸道的攻击里消失，清澈的目光越来越朦胧，在亲密的纠缠之下，染上了湿润的水汽。

“谭骥炎！”当感觉到他的唇越吻越下的时候，童瞳极高了声音，大口大口的喘息着，胸脯也随着呼吸而上下起伏着，灯光洒落之下，一张红扑扑的满是娇媚和羞赧的面容。

“太迟了。”谭骥炎黑眸里染着笑，到这个时候他也根本忍不住了，身体用力的向着桌子上的童瞳压近了几分，明显的生理变化让童瞳蓦地瞪大一双眼，一口气差一点没有喘上来。

已经无法去想事情为什么会发展到这种的地步，可是后背之下那冰冷而坚硬的桌面告诉自己，此刻自己和谭骥炎在那里，如果关曜回来了，或者知道自己和谭骥炎在他的书桌上，童瞳立刻将这个念头甩出了脑海之外，然后认命的眨巴着眼睛看着谭骥炎，“我们去床上。”二者选其一，童瞳感觉至少要去床上。

其实谭骥炎也不会真的在书桌上，当然，如果是怡然园的公寓，在书桌上谭骥炎倒是无所谓了，至少可以尝试一下，可是绝对不会在关曜的书桌上，可是看着可怜兮兮望着自己的童瞳，谭骥炎却依旧板着峻脸，不开口答应也不拒绝，这个玩火的孩子该受到教育，知道有些事绝对不能做。

在关曜的公寓里和谭骥炎亲密已经是童瞳最大的接受范围了，最多她明天一早将床单给洗干净，可是在书桌上，童瞳突然明白了什么叫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自己这绝对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谭骥炎，我们去床上，我保证不去解剖室了。”童瞳小声的哀求着，声音有点的哑，可怜无比着表情，眼角还含着水光，一副让人几乎不忍心拒绝的凄惨楚楚。

谭骥炎心头柔软的几乎可以漾出水花来，目光温柔的凝望着身下的人儿，一手直接关上了一旁的台灯，然后抱住让自己动心的人儿向着身后的床边走了过去。

渐渐的，低沉的喘息声伴随着细细的呻吟声回荡在书房里，童瞳只感觉自己漂浮在了温暖的云端，其他的感觉都被一种极致的快乐战栗感觉代替了，一遍一遍喊着谭骥炎的名字，带着她浓浓的感情和依恋。

终究还是顾及着童瞳的身体，只一次之后，谭骥炎便将情欲再次的压制了下来，只是紧紧的抱着怀抱里声音有点沙哑，蜷缩着如同猫儿一般的童瞳，温情的吻了吻她光洁的肩膀。

谭骥炎？童瞳抬起眼看着抱着自己的谭骥炎，黑暗之中，隐隐的光亮吃窗帘透露进来，晦暗不明之下，谭骥炎的的表情专注而深情，那样的眼神，让童瞳感觉自己成了他眼中的唯一，心中的唯一，这样的感觉之下，童瞳忽然湿润了双眼，一种说不出来的感动席卷了全身，不同于身体顶点时的快乐，这是一种灵魂的安心和快乐，整个人都被他的温柔笼罩着。

“洗澡吗？”谭骥炎低声的开口，似乎有着和童瞳一样的悸动感觉，稍微用力的将她抱紧，这一生，他绝对不会再放手。

“等会吧。”摇摇头，童瞳蜷缩了一下身体，在谭骥炎的温热的怀抱里寻找到了一个最舒服的姿势之后，然后就一点都不想动，虽然身体上还有点滑腻腻的感觉，可是这样的时刻，太过于幸福，太过于美好，让童瞳真的不想动。

谭骥炎也没有再开口，只是安静的看着缩在自己怀抱里的童瞳，深邃的眼眸沉寂着，将那眼中可以感知的深情一点一点的收拢，然后放到了眼底最深处珍藏着。

又过了半个多小时，童瞳后知后觉的羞涩感觉渐渐的浮现出来，理智也回到了脑海里，立刻感觉到尴尬了，身体一点一点的挪动着，想要从谭骥炎的怀抱里退离。

这孩子怎么每一次都这样？明明之前都好好的，可是过不了多久就会如同小乌龟一般，该看的都看过了，该做的也都做过了，谭骥炎无奈的看着龟速挪动着童瞳，皱起了俊眉脸上满是无奈。

一寸了，继续！童瞳不动声色的后退着，两寸了！看着和谭骥炎来开了距离之后，这才悄然的松了一口气，可惜刚准备要继续后退，然后光滑的裸背退到了到冰冷的墙壁上，身体的热度和墙壁的冰冷，这样明显的刺激之下，童瞳啊了一声，蹭的一下身体本能的向前一扑，直接撞进了谭骥炎的怀抱里，来了一个投怀送抱。

看着童瞳那从错愕到无奈，然后郁闷的小脸，谭骥炎终于没有忍住闷声笑了起来，这床只是临时买过来的，因为书房不太大，所以只有一米二的床，她能挪到哪里去？

“有什么好笑的！”童瞳红着脸，含混不清的嘀咕一声，快速的抬头瞪了一眼幸灾乐祸的谭骥炎，然后光明正大的又退开他的怀抱，“我要去洗澡了。”

“我抱你过去。”谭骥炎按住要起身的童瞳，快速的将刚刚仍在地上的衣服快速的捡了起来，准备先穿上，然后抱童瞳去浴室清理，至于自己，谭骥炎是不习惯穿脏衣服的，到时候只能从关曜这里借一套衣服暂时穿了。

“我自己去！”童瞳头摇的如同拨浪鼓一般，尤其是对上谭骥炎回过头来，那一脸怀疑的表情，立刻怒了，自己有那么虚弱吗？所以童瞳随即努力的摆出认真无比的表情，再次肯定的重申着，“我自己去浴室！”

谭骥炎倒没有反对，只是自己先穿好了衣服，然后稍微的退离了床边，将童瞳的睡衣递了过去，然后不等童瞳开口，倒也绅士十足的转过身去，否则这孩子估计会窝在被子里面穿衣服。

三下两下，虽然腰有点酸痛，可是童瞳绝对不认为自己会这么弱，所以当穿好了睡衣之后也不喊背对着自己的谭骥炎，快速的下床。

可是当双脚落地的瞬间，腰酸痛只是好的，关键是腿软了，童瞳幸好是站在床边，双手快速的扶住了床，这才避免了自己因为腿软跌下床的窘迫。

“我抱你过去。”谭骥炎大手宠溺了揉了揉童瞳的头发，也不等她开口，强劲有力的双臂直接将人给横抱起来向着门口走了过去。

为什么自己虚弱到这样的地步？童瞳无语的看着天花板，然后视线转移到了谭骥炎的峻朗刚毅的脸上，可是刚刚明明都是在他动，在用力气而已，可是为什么谭骥炎还能抱着自己去浴室，而自己差一点腿软的跌倒。

浴缸里放满了热水，谭骥炎调试了一下水温，然后将毛巾和沐浴露都放在了一旁，这才回头看着依旧耷拉着小脑袋又不知道胡思乱想什么的童瞳，“可以洗了。”

“谭骥炎，你出去，我自己洗就行了！”倍受打击着，童瞳无精打采的开口，一手指了指门口，正在努力地反应着自己的虚弱，可是之前明明已经锻炼了，身体机能虽然比不上原来的身体，可是已经恢复到了八成了，为什么自己看起来比谭骥炎还虚弱？

谭骥炎也明白自己如果留在这里，估计童瞳是绝对不会洗澡的，看了看依旧坐在马桶上思索的童瞳，只能转身出门，然后关上门向着关曜的房间走了过去。

打开了柜子，里面还有一床新的没有拆封的床单和被套，之前童瞳搬过来是准备长住的，至少在自己有能力买房子之前还是要借住在关曜这里，所以她就买了两床新的床单和被套，书房的床上用了一套，柜子里还有一套新的。

拿出床单，谭骥炎回到书房，打开窗户，将那原本暧昧旖旎的味道给吹散，一手将之前已经被弄脏的床单给换了下来，铺上了新床单，想到童瞳回过神来之后的种种表现，笑着摇了摇头，将脏床单丢到了外面的洗衣机里，然后倒上洗衣粉，研究了一下洗衣机上的按钮之后，直接注水将床单给洗干净。

浴室里，泡在温水里，童瞳还在努力的反省和思考自己，对于一个强者而言，突然失去了力量，发现自己变的很脆弱，这对瞳瞳而言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让她忍不住的想起一句富有哲理的古话：色字头上一把刀！果真一点都不错。

从明天开始加强训练！最后对于自己的虚弱制定了应对措施，童瞳又恢复了精神，然后快速的洗刷刷，将自己给洗干净了，而经过温水的浸泡，那虚弱的双腿终于恢复了一点力量，至少可以支撑着童瞳重新走回书房的床上，而不是再丢脸的让谭骥炎抱。

而此刻，客厅里，谭骥炎正给关曜打电话，借一套干净的衣服穿，他们原本身高和体型都差不多，“柜子下的抽屉里有没拆封的内裤，上面的柜子里有干净睡衣。”

挂了电话，关曜笑了起来，原本还打算回去的，看来还是留在办公室陪着下属一起加班，寻找李宝才的身上的突破口，今早结案。

“头，李宝才什么都不说，一口咬定自己没有杀人，但是也不交代这几次案发时间里，他到底去了哪里，明显就在遮掩。”熊华灌了一口茶水，润着干裂的嗓子，有些的火大，那李宝才分明就在说谎，既然没有杀人，为什么不敢说出自己到底去哪里了？

｜派派小说后花园lyg021手打，转载请注明｜www.paipai.fm

第二卷 情意缠绵 111章 颅骨复原

刑侦处，关曜和熊华还在讨论案情，李宝才依旧没有招供，但是也不承认自己到底去了哪里，做了什么，有什么人证物证。

“不急，等盈盈那边看看能不能查到交通工具。”关曜又恢复了一个刑侦警察锐利干练的一面，看着这四起杀人焚尸案的时间，缓缓的开口，“凶手杀人的时间间隔在缩短，如果李宝才不是凶手的话，最近两到三天里应该还有案件发生。”

“嗯，到时候如果没有案子发生，李宝才肯定就是凶手，如今就缺少直接证据了。”熊华点了点头，原本查看过去案宗的时候，他还是有些同情李宝才的遭遇，儿子被拐卖了，妻子被车子给撞死了，可是就算这样，杀人都是犯法的，更何况这些被杀焚尸的流浪汉都是无辜的被害者。

童瞳没有想到谭骥炎竟然换了新的床单，不过此刻洗了澡，窝在温暖的被子里，心里头却有着暖暖的幸福，而谭骥炎也在童瞳洗过之后，去浴室洗了个澡，关曜今晚上加班不回来住，谭骥炎就决定留宿一夜，明天童瞳没有戏，正好搬回怡然园，即使这里是关曜的地方，谭骥炎多少还是有点不习惯的。

谭骥炎洗完澡出来时，童瞳正窝在被子里，只露出小脑袋在被窝外，被爱情浸润过之后，那精致的眉眼之间多了一份妩媚和娇羞，让谭骥炎忍不住的走了过去，大手轻轻的抚摸上童瞳细嫩的脸颊，指尖轻轻摩挲着，带着无比的温情。

谭骥炎是刚洗完的澡身上还带着热气，眼神温柔，发梢上还滴着水，落在肩膀上，然后流进了睡衣里，明明也只是穿着普通的睡衣，可是此刻却让童瞳看的忘记了眨眼。

“怎么了？”谭骥炎擦了一下湿头发，看着盯着自己失神的童瞳，迄今为止，谭骥炎还是一直无法了解童瞳的思维，她的思考方式真的很普通人不同，脱跳的厉害。

绝对不承认自己看谭骥炎看的失神了，童瞳快速的摇了摇头，努力摆出无辜的表情，打死不让谭骥炎看出她刚刚那样花痴的眼神。

“快睡吧。”谭骥炎倒也没有追究，已经十一点了，大手给童瞳掖了一下被角，然后倾下身来，在她的唇上轻啄了一下。

“你还要看文件？”童瞳看着起身要走向书桌的谭骥炎，都这么迟了，他还要看文件吗？可是当目光扫过那凌乱的办公桌，童瞳小脸蹭的一下火热的燃烧起来，想起之前差一点和谭骥炎在办公桌上亲密的一幕。

“明天这些文件要用，你先睡。”如果可能，谭骥炎也希望此刻可以拥着童瞳躺在被子里，可是政务太多，而很多方面，谭骥炎都需要事必躬亲的处理，等到日后，真正的建立了属于自己的势力范围，或许就可以轻松一些了，至少可以多抽出时间来陪着这个孩子。

谭骥炎又坐回了书桌前，背对着床边的，台灯的光芒几乎都被他的身体给挡住了，在地上投射出一大块的黑影，童瞳静静的看着专注工作的谭骥炎，然后慢慢的闭上眼，有些累，但是她还不想睡，就这样安静的享受着这样的时刻，或许以后很多年都会如此吧，自己会先睡，谭骥炎会在一旁忙碌着，这样的感觉真的很幸福。

谭骥炎重新回到床上时已经快十二点半了，原本以为童瞳已经睡着了，可是当对上黑暗里她熠熠发亮的眸子，谭骥炎原本是有些不悦的，都这么迟了，她不该熬夜的，可是心头却又有着暖暖的感情，将童瞳抱在了怀抱里，在她额头上落下温情的一吻，两个人这才真正相拥的而眠。

第二日，清晨，关曜公寓。

《岁月静好》这部戏里童瞳只是女配角，所以角色虽然很重要，可是戏份并不能和于娜和宋天昊相比，而今天没有她的戏，沐放之前接下的两个广告正好让辛疆带着童瞳过去试镜，一个是饮料的广告，走的是青春活泼的路线，童瞳的形象正合适，还有一个广告是在下周要去试镜的，是唇彩的网络广告，而沐放又回到了蓝海豚，所以立刻动用关系，又给童瞳安排了一个公告，时间不长，只有一个小时，是下午的公告。

“再睡一会。”已经起身的谭骥炎按下要起床的童瞳，她的行程，谭骥炎之前照顾辛疆，让他给了自己一份，所以知道童瞳今天还算是清闲的，自然舍不得她起来，“你的手机我先拿走，一个小时之后让李成送过来。”

“嗯。”知道谭骥炎估计是为了昨晚上那个骚扰的电话，对于那样的恶心的电话，童瞳自然也是希望可以杜绝，谭骥炎替她处理了，童瞳自然就懒得动了，点了点头，还没有睡醒，有点迷糊，等谭骥炎吻上来的，也迷迷糊糊的回吻着，直到两个人都有些的呼吸不稳了，谭骥炎这才结束了这一吻，拿过一旁的公事包先去上班了，而童瞳又缩回了被子里继续睡觉，至于昨晚的训练计划暂时被抛到脑后了。

蓝海豚娱乐公司。

总监办公事。

“你到底是怎么进来的？”沐放火大的看着办公室里的谭景御，一大早突然打开办公室的门，这才发现自己的专属办公桌后面坐着一个人，沐放先是吓了一跳，然后才看清楚原来是谭景御，可是自己办公室的门的钥匙明明还在自己手里，这个混蛋是怎么进来的。

“小放放，大清早的，是不是欲求不满？来吧，我牺牲一下满足你。”谭景御如同没有注意到沐放那恼火的眼神，俊朗帅气的脸上露出笑容，亮出一口白牙，丝毫不认为自己这样登堂入室有什么不对。

“我对男人没兴趣！”沐放深呼吸着，不想这个混蛋打扰自己大清早的好心情，磨着牙狠狠的开口，“让开，我要工作了！”

“是。”谭景御这会倒没有迟疑，立刻听话的站起身来，将自己面前的十二寸笔记本也拿了过来，给沐放腾出地方。

谭景御这混蛋就是你越招惹他，他越来劲，所以沐放决定对付这样的无赖，就要将他当成空气，任凭他如何耍宝胡闹，就一个战略坚决不理，彻底无视。

修长如玉的手指打开放在一旁的文件，沐放拨了一下散落下来的刘海，宽大奢华的办公室里，沐放扎起的头发束在了身后，俊美邪魅的脸上勾着浅笑，准备开始一天的工作。

果真是妖孽，不管是哪一面都是风情万种！站在椅子旁，谭景御在心里头感叹着，然后俊朗的脸上笑容诡谲的变了一下，一手拍了一下沐放的头。

“做什么？”恼火着，虽然沐放已经决定彻底不理会身边的谭景御，可是作为一个男人，而且比谭景御还要大上两岁的男人，当头被人给拍了，沐放依旧忍不住的回头，然后那原本满是怒火腾腾的桃花眼里彻底是呆愣住。

还真软，这个妖孽用的是哈密瓜味道的牙膏吗？可是自己没有亲到他的牙齿啊，只在唇上啵了一下，难道这个妖孽还擦了润唇膏？抱着笔记本，偷吻得逞之后，谭景御如同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般，直接挪移到沙发上，然后将笔记本架在腿上，继续开始之前的工作，二哥真的很无耻，程天南这么棘手麻烦的人交给自己处理，自己能怎么处理，找个人过去干掉他吗？

当然，谭景御之所以这么快就接下谭骥炎丢下的命令，也是因为之前军情处的情报科调查出最近北京市区的毒品数量在上升，而做为北京市原来最大的黑帮，如今半漂白的程天南，军方自然将他列为了头号调查人物，只是程天南关系错综复杂，没有证据之下，军方是不会打草惊蛇的，所以谭景御这一次算是公私合一了，先系统的调查一下程天南的一切情况。

呆愣着，沐放终于回过神来，可是看着沙发上却开始工作，双手快速敲打着键盘的谭景御，却只感觉憋屈了一肚子的火，可是无法发泄之下，只能将这口恶气咽了下来，狠狠的擦了一下薄唇，然后努力的开始聚集精力工作，可是那火气却怎么都压抑不下来，倒是谭景御却已经开始聚精会神的动作起来。

等李成将手机送回来，童瞳已经起来了，联络了辛疆之后，两个人先去广告商那里试镜，然后吃过饭，童瞳可以休息几个小时，正好整理行李，下午去电视台上公告。

而刑侦处，忙碌了一整夜的孙盈盈根本就没有调查处李宝才到底有没有交通工具，而他昨天晚上的行踪也是无处可

查，被审问了一整夜的李宝才精神更差了，虽然酒是完全醒了，可是和之前一样，一口咬定自己没有杀人，但是也绝不交代自己昨天晚上在案发时间究竟去了哪里。

关曜暂时让熊华他们回去休息，自己也准备回公寓洗个澡，吃点东西，看来这个案子，还是需要从受害者这里入手，如果晚上小御带过来的人能成功的还原死者的头像，这样在影视城周边调查走访，或许能找到目击者。

童瞳终于又搬回了怡然园的公寓，之前搬去关曜那里的东西并不太多，所以此刻回来，也是很简单，谭骥炎下班回到公寓时，已经快六点半了。

“二哥，你回来了，小丫头烧好饭了，一会就可以吃了。”从客厅沙发上转过头，谭景御招呼一声，然后继续看着电视，可是余光却哀怨无比的如同被抛弃的小媳妇一般看向坐在另一头的沐放。

而沐放此刻正和关曜在商讨案情，对刑侦案件产生了兴趣之下，沐放几乎是黏上了关曜，而原本性格就温和的关曜倒也不介意，给沐放说着以前的一些案子，两个人倒是相谈甚欢，而开放式厨房里有着浓浓的菜香飘散出来。

谭骥炎将公事包放到了一旁，脱下了大衣，峻挺的身影向着厨房走了过去，而正忙碌烧菜的童瞳回头，笑了笑，“今天下班这么早。”

“嗯，还有一点些工作带回家做。”从身后抱住了童瞳，谭骥炎看着她白皙的手拿着锅铲快速的锅里翻炒着菜肴，这是一种从未有过的安心感觉。

“谭骥炎，晚上我真的……当我没说。”童瞳原本还是想要问一下能不能也跟去解剖室，可是感觉到揽着自己的腰的手臂用力的收紧了几分，就知道事情没有商量的余地，尤其是当谭骥炎此刻是站在身后，温热的气息喷吐在耳边，童瞳不由的想起昨晚的缠绵，小耳朵敏感的红了起来，果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乖。”谭骥炎看着童瞳终于放弃决定，不由低沉一笑，然后轻轻的在童瞳白皙的脖子上吻了一下，刚刚进门的时候，谭骥炎自然发现了自己小弟那无比哀怨的眼神，沐放对刑侦案件有了兴趣黏着关曜也就算了，谭骥炎绝对不会犯同样的错误。

自己倒是想反抗，可是她敢吗？童瞳这会也是哀怨而来，可是每一次对上谭骥炎那威严的峻脸，一个眼神过来，童瞳就不明白自己干嘛就胆怯了。

长形的餐桌上自然又是讨论案情，“李宝才真的是凶手？”沐放倒是有点失望，原本以为会是多么变态的杀人凶手，却没有想到只是这样。

“嗯，可能性极大，只是目前还缺少直接的证据。”关曜笑着回了一句，收到一旁谭景御那极其嫉妒的眼神，不由加深了脸上的笑容，真的要论起来，其实小御接手的那些案件比刑侦处的这些肯定要扑朔迷离，复杂很多，可是关键是那些都是需要保密的。

“关哥，吃饭不要说这么影响食欲的话题。”谭景御用筷子戳着碗里的米饭，幽怨的眼神扫过沐放那染笑的面容，心头轻颤着，不由的回想起早上在办公室里那莫名其的一吻，而此刻，沐放那妖孽一般的脸上笑容俊美，尤其是那一双桃花眼如同充了电一般，满是熠熠的光芒，可是谭景御郁闷啊，因为沐放的眼睛看的是关曜，甚至还和他坐到一块。

“关曜，别理他，你之前说的那一次碎尸案你是怎么想到目击证人就是凶手的。”正眼都懒得看谭景御，沐放挑着眉梢风情万种的瞪了一眼哀怨无比的怨夫，可是说是瞪，配上他这绝美倾城的脸，这一眼看起来更像是妩媚的挑逗。

关曜这会倒真的没有发现什么不对劲，毕竟谭景御从小就爱闹，之前有沐放在，他都是和沐放闹在一起，到最后往往都是打上一架才消停，这会沐放喜欢上听刑侦案件，而关曜自己就酷爱这个，所以沐放即使是个入门的好奇者，关曜也是耐着性子给他说那些过去的案件，只当谭景御是心里不平衡。

可是谭骥炎虽然在给身边的童瞳夹菜，可是瞄向谭景御的那一眼却复杂多了，带着隐隐的锐利，似乎已经看透了什么，只是却没有点破。

谭景御自然也收到自家二哥那让人胆战心惊的一眼，可是谭景御也不知道自己这是怎么了？是从早上那个唇贴上唇的那一刻，自己心境变了，还是此刻看着沐放和关曜之间亲密所以嫉妒了，谭景御从小大大胡闹归胡闹，可是他是一个有目标的人，当初决定要进入军情处之后，就彻底在所有人面前表露的更加的无法无天，成为谭家的小魔王，为了让以后没有人会怀疑到自己军情处的身份。

而后来，他成功的通过了军情处的审核和考察，顶着解放军报社记者的身份，在外人看来，这个谭家的小魔王总算不错收心了，虽然只是一个闲差，至少没有再胡闹了，可是在没有人知道的地方，谭景御一直在努力着，不凭借着谭家的身份和背影，一点一点的从一个普通的军情处特工到如今的位置，在玩世不羁的表象里谭景御有着一颗坚定的内心。

可是看着眼前这个正吃饭的漂亮男人，谭景御记得第一眼看到沐放时，当时真的有种惊艳的感觉，这个男人太漂亮了，可是之后也就没有在意了，只是因为没有任务，心情轻松之下，就生起了逗弄之心，可是却怎么也没有想到却就这样生出了一股莫名的情愫。

第一次感觉到小丫头烧的菜失去了原本的美味，谭景御抬起头不去看沐放和关曜，可是看着眼前正低声在说着什么的童瞳和谭骥炎，气氛融洽，甜蜜的谭景御感觉到一把把小箭直接向着自己的胸口飞射过来，羡慕嫉妒恨！谭景御终于化悲愤为力量，直接风卷残云般的吃起菜来。

谭骥炎还有需要的处理的文件，所以吃过饭之后，直接将碗筷丢给无所事事，哀怨着一张脸的谭家小弟，自己去书房忙碌了，童瞳和沐放还有关曜三个人又凑在一起说起了案子。

时间一点一点的过去，关曜事先已经安排好了，其实到了下班时刻，除非案情非常紧急，解剖室的法医下班之后，就没有人会去解剖室，而关曜自然是信得过的周法医，所以也和他说了一下，直接拿的是周法医的钥匙，晚上带谭景御

他们过去。

十点半左右，谭骥炎将手头的公事都处理完了，打开书房的门，看着和关曜讨论案情的童瞳，灯光之下，璀璨而热情的眼神，整个人都如同沐浴在光芒之下，比起往日的乖巧和安静，更多了一种活泼。

似乎是有着感应一般，童瞳抬起头向着书房门口的谭骥炎看了过去，一眼万年，过去的一点隔阂在都明了了彼此的感情之后，早已经消失的无影无踪，此刻彼此眼中都是缠绵悱恻的情意。

“小丫头，我们该走了。”谭景御郁闷了一整晚，此刻看着开始郁闷的童瞳，得意的笑了起来，丝毫不感觉自己这样将快乐建立在童瞳的痛苦之上是多么的不道德。

童瞳憋屈着小脸，可是谭骥炎不准，童瞳也没有办法，可是此刻看着得意洋洋的谭景御，哼哼着，然后从他身边经过时，用力的抬起脚，谭景御也是警觉的人，察觉到童瞳的小动作，原本是依仗着自己的身手敏捷，想等着童瞳脚落下的时候自己再避开，可是却独独不知道童瞳的身手那可是丝毫不亚于他的，结果这边一得瑟们立刻就悲剧了。

“小丫头。”被踩中了脚趾头，谭景御抱着自己的脚痛的跳了起来，眼中却隐匿下深深的震惊，小丫头的动作怎么可能这么迅速。

而知情的关曜和谭骥炎倒是没有多言什么，反而是一旁的沐放幸灾乐祸的笑了起来，让这个混蛋得意，阴沟里翻船了。

“走，我们出门。”借着脚痛，谭景御整个身体都趴到了沐放的肩膀上，一手揽着沐放的肩膀，趁机点便宜，“走吧，走吧，晚上还不知道要弄到什么时候回来呢。”

“小瞳，加件衣服。”谭骥炎沉声的开口，虽然天气已经回暖了一些，可是晚上的时候还是有些的冷，所以谭骥炎向来穿的不多，可是却总是担心童瞳会冻着。

“我们也过去？”童瞳不敢相信的看着开口的谭骥炎，看着他点了点头之后，兴奋的笑了起来，清瘦的身体直接的扑了过去，太过于高兴之下，迅速的在谭骥炎的唇上啃了一口，然后终于想起这是在客厅，还有其他人在，小脸立刻火辣辣的烧了起来，推开抱住的谭骥炎，尴尬的向着卧房里冲了过去。

二哥竟然改变主意了？正趴在沐放身上，借助着格斗的技巧让他甩不开自己，谭景御没有想到谭骥炎竟然会改变主意，不由疑惑的瞄了一眼，从小到大，虽然谭景御和谭骥炎并不是很亲，毕竟小时候都不是在一起长大的，而谭骥炎的性子偏冷，所以想要亲近也难，可是谭景御却知道自家二哥一贯都是说一不二，他做的决定几乎不可能有更改的，可是却没有想到二哥竟然临时改了主意，还真是宠溺小丫头，让自己这个当弟弟的都隐隐的感觉到吃醋了。

刑侦处下面的解剖室平常很少有人过来，有时候办案的刑警思路堵塞的时候会下来，和法医一起推断死者的死因，有时候有些性子急的警察会直接听法医通过尸检得出的死因，推敲凶手的杀人动机和心理，可是一旦到了晚上，基本就不会有人过来了。

随着门的打开，解剖室里给人一种阴森森的凉意，正中间是三个相隔不远的冰冷的不锈钢解剖台，左侧的柜子里摆放着各种需要解剖用的器具和仪器，玻璃的柜子里还存放着一些的药品，而右侧则是一个一个方形的不锈钢门的冷藏箱，整齐划一的，一行有六个，一共三行，可以冷装十八具尸体。

谭景御带过来的是一个五十来岁的男人，谭景御就唤他老六，瘦瘦巴巴的，皮肤带着黝黑，头上扣了一顶毡帽，灰色的衣服，一手拎着一个皮质的包，不知道的人只以为这是一个普通的老男人，尤其是他那一双露在外面的手，同样黝黑而粗糙，指尖还有些伤口，一看就像是劳动人民的手，可是能跟在谭景御身后，估计就算是一只猫，一条狗都不是普通品种。

“关哥，麻烦你了。”谭景御笑着开口，指了指装尸体的冷藏箱，秉持着自己只带人过来绝对不出力的原则，依旧懒懒的赖在沐放身边，甚至将他拉离了一旁的解剖台。

“听我的没错。”察觉到沐放的抗拒，谭景御低声的在他耳边开口，清朗的声音里透露着让人相信的力量，而原本还要甩开谭景御的沐放，这会想起之前焦尸体的照片，如果真的面对一具尸体，多少还是有些的抵触的，所以也就任由谭景御将自己拉到了一旁。

谭骥炎依旧是冷沉的站在一旁，大手握着掌心里童瞳的手，即使在这样阴森的解剖室里，却是面色不改，童瞳因为谭骥炎突然决定带自己过来，脸上还带着笑，目不转睛的看着老六，却见他从鼓囊囊的包里拿出一个白色石膏的头颅，这是之前关曜将最后一具尸体的头骨数据给了谭景御，这样一来，老六就可以先涌上石膏做出一模一样的颅骨，然后再到解剖室里来，根据焦尸的脸部，用软体塑泥进行相貌还原。

安静里，关曜突然打开了冷藏箱的柜门，一股冷气和冻结着尸体的气味立刻散了出来，哐的一声响，摆放着焦尸的推车被抽了出来，上面正是一具乌黑的尸体，被烧的面目全非了，周法医只做了简单的尸检，所以并没有破坏尸体。

果真看照片和看真正的尸体是两回事，沐放妖孽的脸上表情一变，原本是要推开靠在自己身上的谭景御，可是此刻却不由的放软了身体看，幸好离的远了，否则刚刚近距离突然看到这样烧焦，如同木炭一样，泛着怪味的尸体，沐放真的担心自己脚软。

谭景御体贴的拍了拍沐放的肩膀，目光却锐利的看向站在谭骥炎身边的童瞳，她也是向着尸体看了过去，即使一般人胆子再大，可是真的看到这样一具面部被烧的萎缩，看不出五官的焦尸都会有些的惊恐，可是童瞳的脸色太过于平静，平静到让谭景御不由的皱了眉头。

谭骥炎一面将童瞳拉的远离了解剖台，一面将深邃的目光看向脸色复杂的谭景御，对于童瞳的身手，谭骥炎是知道了，可是她没有具体说，谭骥炎也没有问，所以此刻，谭骥炎自然是警告的自己小弟，不要动用他的那些关系来查。

二哥还真护短，可是二哥这么平静，看来他早就知道小丫头不对劲了，不过只要对二哥没有危险，谭景御回应着谭骥炎那冰冷的视线，扬唇一笑，彼此之间不需要多言，身为兄弟这一点默契还是有的，二哥不让自己插手，自己自然也不会去查小丫头了。

老六走到了焦尸面前，带着手套的手指轻轻的抚上那已经烧得面目全非的脸庞，一点一点的摸索着，不时的按一下，让人几乎感觉他在抚摸的不是一具恶心的尸体，而是一件珍宝一般。

沐放虽然已经有了心理准备，可是真的看到这尸体，还是有些的接受不了，妖孽般的脸泛着苍白，关曜安静的站在一旁等候着，倒只有童瞳依旧兴趣满满的睁大着眼睛看着眼前老六的动作，或许是她太过于大胆的举动，让正忙碌的老六不由疑惑的抬起头看了童瞳一眼，那一双异常锐利，宛若鹰隼般的眼睛，不大，眼角都是皱纹，可是却异常的清亮，可是童瞳是谭景御带过来的人，老六只看了一眼又继续忙碌起来。

将所有需要的数据都记录在了纸上，老六这才真正的开始工作，将塑泥切成了相应的长短和厚度，然后在石膏颅骨的相应点上覆盖上塑泥，一片一片，慢慢的将石膏的颅骨上贴满。

因为大火将尸体的嘴巴给烧光了，所有老六再次的回到焦尸面前，用手指掰开尸体的嘴巴，将手伸进了口腔里，一点一点的抚摸着，根据焦尸牙床的大小，从而确定还原的嘴唇的大小，这些都是电脑无法做到的精准。

“小瞳？”谭骥炎低声的开口，握着童瞳的手用力的收紧了几分，制止住她越来越想要靠近焦尸的动作，峻挺的眉宇此刻已经皱了起来。

“谭骥炎，我可不可以也摸一下？”童瞳自己也做过同样的工作，不过不是焦尸，而是一具脸被利刃给划花的，完全看不出容貌的尸体，所以此刻，看到老六工作，童瞳手也痒了，想要亲自感觉一下烧焦的尸体脸部的变化。

刹那，解剖室里众人都石化了，包括正专注工作的老六手也抖了一下，一块溯泥贴错了位置。

“不准！”之前已经让步的谭骥炎此刻直截了当的拒绝，只感觉头有点痛，他虽然并不惧怕这样烧焦的尸体，可是也绝对不会喜欢，童瞳好奇想要过来看看，谭骥炎也就提前完成工作陪她一起过来了，毕竟舍不得看她失望的模样，可是一想到童瞳的手要去触摸这焦尸，谭骥炎峻脸扭曲了一下，黑成一片。

关曜别过头笑了起来，小瞳的好奇心还真不是一般重，这样严重烧焦的尸体，很多警察看见了都要吐，避之不及，她竟然大胆的想要摸一下。

谭景御可没有关曜这么绅士，毫不客气的笑出声来，一高兴，不由的揉了一下沐放的头，小丫头这神经粗的都可以晒衣服了。

“放手！”沐放对于被比自己还小的男人摸头是非常的不满，妖媚的桃花眼里含着怒火瞪着动手动脚的谭景御，他最好不要太过分。

察觉到谭骥炎的脸色有点难看，童瞳那小小的火花不得不被熄灭，然后安静的站在谭骥炎身边，继续看着老六那一双看似粗糙却格外灵活的手工作。

半个小时之后。

突然，安静而诡异的氛围里，谭景御手机铃声刺耳的响了起来，让原本都安静的众人都惊吓的愣了一下，毕竟大晚上的，在解剖室面对一具焦尸，手机突然响起来，的确有点惊悚的感觉，饶是一贯潇洒不羁的谭景御此刻脸色却细微的变化了一下，终于不黏着沐放了，而是快步向着解剖室外走了过去。

一分钟不到的时间，谭景御再次回到解剖室，抱歉的看了一眼关曜，虽然还是那样笑嘻嘻的表情，可是任谁也看得出他的情绪不太好，隐隐的似乎压抑着怒火，“老六，外边出了点事，你需要过去一下，石头在外面等你。”

谭景御话说的晦暗不明，可是老六却立刻放下了手上工作，点了点头，连工具都没有收拾人就直接向着解剖室外走了去。

“关哥，对不起了，看来有人在后面整幺蛾子，连累你了。”谭景御又恢复了笑容，刚刚上面一个电话下来训斥了谭景御一番。

谭景御让手下的人帮忙刑侦处复原一下被害者头像，虽然说也只是随手之劳，可是也是违背了军情处的规定，但是这也不是什么大事，克偏偏有人暗中和谭景御过不去，竟然就这么快收到了消息，一状告了上去，所以谭景御不得不让老六立刻离开。

“我这里没事，刑侦处的人也都在查了。”关曜温和一笑，只是担心因为谭景御的假公济私，会不会给他带来什么麻烦，虽然并不清楚谭景御在军情处的职位和人际关系，可是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矛盾和纠纷。

“没事，这点小事，我能处理好。”谭景御对上关曜担心的目光，朗声一笑，倒也恢复了之前的精神，只是怕无法帮忙了。

谭骥炎对于自己小弟的能力还是清楚的，而且进入军情处之后，谭景御虽然并没有动用谭家的势力，可是该需要借助家族力量的时候，他也绝对不会那么傻的不用，所以这会并不太担心。

“那个要不我来继续吧，这都完成三分之一了。”童瞳刚刚熄灭的小火苗再次的冒了出来，仰起头看向身边的谭骥炎，谄媚的露出笑脸，“尽快查处受害者的身份对案子也有帮助是不是？”

如果只是普通的头像复原专家，刑侦处也有不少，根据受害者或者目击证人的口述，画出凶手的头像，精准度也有90%以上，有一些功底深厚的，根据模糊不清的监控画面，也能准确的还原头像，可是这种依靠对颅骨的手感判断，然后手工还原死者的头部，这就是高难度了。

除了用电脑三维技术之外，会这一手的人估计也都被一些特殊部门给招募走了，所以童瞳话一出口，除了沐放是震

惊之外，其余三人都愈加的猜测童瞳的身份。

童瞳以前的生活她早已经接受了，甚至无所谓喜欢或者厌恶，那就是她存在的理由和意义，可是从根本上而言她并不喜欢杀人，即使对方是万恶不赦的坏人，可是在基地当年学到的很多技能，童瞳还是很怀念的，所以这会才会有些的手痒想要继续老六接下来的动作，当然，另一个方面童瞳也是为了能尽快的破掉杀人焚尸案。

可是即使如此，童瞳还是习惯的看着谭骥炎，有些的忐忑不安，他如果反对，童瞳即使失望，却也只能收手了，可是看着谭骥炎点了点头，刹那，脸上露出了笑容，快速的从一旁的工作台上拿过新的塑胶手套戴上，然后开始了接下来的工作。

老六的纸上记下的是一些数据，外行人肯定看不懂，可是对于童瞳而言，却根本没有任何的问题，这是一项精密而细致的工作，做得快也至少要几个小时，这也是因为石膏的颅骨事先就制作好了。

继续的黏贴着条形塑泥，不时的回头再看那具烧焦的尸体，童瞳终于得偿所愿的亲自用手指触摸了焦尸的脸部，尤其是鼻子这一块，做起来有点的麻烦。

童瞳这边是认真的工作，差不多算是枯燥乏味的一项工作，沐放从一开始的震惊之后，也立刻明白过来，这绝对不是如同会唱歌会跳舞一样的普通能力，只要是个人都能学会，关曜的刑侦处都需要从谭景御那里调人过来帮忙，这说明会这样工作的人非常的少，可是小瞳怎么会？而且动作是那么的熟练。

明亮的灯光之下，工作的童瞳少了那份乖巧的安静，更多的是一种专注，白皙如玉的手拿着刻刀，正在将塑泥之间的空隙抹平填满，可是一想到她身后那具焦尸，沐放就真的不知道童瞳到底是什么人了。

“小放放，不用担心，也不用多想。”其实一开始，谭景御多少还是有些的顾虑的，毕竟他是在军情处，说实话，除了谭家这些至亲，对其他任何人谭景御都做不到完全信任。

在公寓时，童瞳那踩中自己的一脚，让谭景御就有些的怀疑，而之后童瞳面对尸体的镇静自若，那样的眼神，谭景御明白是看过很多尸体的人才有的冷淡和平静，怀疑的种子便又长大了一些，不过因为发现自己二哥知道童瞳的诡异之处，倒也不至于认为童瞳是什么别有居心的人。

可是当童瞳当着所有人的面继续老六接下来的工作时，谭景御就释怀了，如果她真的别有目的，就不会这样傻傻的暴露自己的特别之处，小丫头丝毫不隐藏，这说明她很坦荡。

其实童瞳除了不能说明自己真正的身份之外，其余的方面她倒是无所谓隐瞒，因为即使谭景御去查，也绝对不可能查出什么，重生这样不能用科学来解释的事情，根本就查不出任何的线索，再者身边这些人，是她真正可以放心和信任的人，童瞳自然就不会有什么顾忌了。

“那个帮我将尸体翻一下身。”童瞳回过头对着众人开口，一手从工作台上拿过一把锋利的解剖刀。

“小丫头，你只需要复原死者头像就可以了，不用你解剖尸体的，这是法医的工作，我们不可以抢人家饭碗。”谭景御纠结了一下嘴角，虽然知道童瞳的特殊之处，可是看着她手里拿着那豁亮的手术刀，谭景御还真的有点同情自家二哥，小丫头的嗜好实在太古怪了。

“死者是被打死之后才被焚尸的，他的脸被烧毁了看不出原来的肤色，可是背部和颈后部的肌肤因为着地所以没有烧毁，我需要看一下他的肤色，这样才能推断脸部的肤色。”童瞳解释的开口，而一旁关曜已经明白过来，戴起了手套将焦尸给翻了个。

童瞳用解剖刀将背部的残留的衣服剥开，肌肤黝黑，附后流浪汉这一类人的身体特征，而颈部的肌肤和脸部肌肤最为接近，比起背部更是黑了许多，带着粗糙。

童瞳确定了肤色之后，又回到了工作台前，从上面老六带过来的瓶瓶罐罐里找出自己需要的颜色，然后继续工作。

从十二点开始，到此刻，却已经过了整整五个小时，而除了头发没有复原之外，工作台上，却是一个鲜活的人体头部，假眼球，塑泥的鼻子和嘴唇，黝黑的肌肤，干瘦的脸颊，活灵活现的如同杜莎夫人蜡像馆里的逼真的蜡像。

可是蜡像是根据人的照片来制作的，而童瞳这个复原的头像却是根据死者的颅骨来还原的，并不知道死者真正的面容，这将工作难度增加了很多。

连续工作了将近五个小时，童瞳揉了揉眼睛，而一旁关曜已经快速的拍了照片，谭景御则是将老六的工具收拾起来，也用手机拍了照片，不动声色的给已经离开的老六发了一个照片过去，既然是自己找过来的人，谭景御还是非常信任的，他需要的确定一下童瞳复原的精准度，果真不到一分钟老六回了短信，虽然只是看到了图片，可是精确度却已经在95%，只是手工上要粗糙生疏了一些，可是这已经是非常了不得了。

老六其实也没有多想，谭长官手底下有多少能人异士，老六并不清楚，这颅骨复原的技术，在国内，老柳自认为自己绝对在前五名之中，可是如今看来人外有人，不过老六倒真的没有想到童瞳身上。

关曜将解剖室锁好之后，没有回去了，直接去了自己的办公室，将照片输入到了电脑里，想要看看能不能找到相应的身份，谭景御赖上了沐放，差不多熬了一夜，所以沐放也有些的累，当然关于童瞳的身份，沐放知道谭景御肯定知道一些，所以也就没有将这个无赖赶走，任由他跟着自己回了京都会所。

汽车飞驰在马路上，清晨五点多，天很黑暗，即使路上有着路灯，却也显得极其的暗黑，童瞳有些疲惫的靠在副驾驶位置上，可是心情却很好，脸上带着劳累之后的轻松。

“你以前是做这个的？”谭骥炎很难想象童瞳竟然会做这样的工作，明面上她的身份一直很简单，所以谭骥炎推测童瞳很有可能是一些特殊部门的人，那样的身手，加上她今天晚上的复原的头像，不难往这方面推测。

“不是，其实我是设计师，以前设计一些玉石，因为都是和绘画和雕刻有关系，所以也就学过，不过手还是很生

疏。”至少比不上老六那样的灵活，童瞳犹豫了一下，有些歉意的看着开车的谭骥炎，就因为自己的任性，他陪了自己熬了一整夜，可是自己却依旧没有办法告诉谭骥炎自己真正的身份。

手伸了过去，谭骥炎轻轻的拍了一下童瞳的头，“不要想太多，如果不方便说就不用说。”

谭骥炎这样身份和地位的人，注定了他不是普通男人，自己的女人隐藏了什么秘密，就会整日坐立不安，疑神疑鬼，对谭骥炎而言是绝对不会发生的情况，童瞳虽然隐瞒了，但是却不是欺瞒，她只是不方便说，如果她真的一些特殊部门招募过的人，她的身份就是一级机密，谭骥炎并没有那么重的好奇心。

｜派派小说后花园lyg021手打，转载请注明｜www.paipai.fm

第二卷 情意缠绵 112章 扑朔迷离

“以后如果有什么问题和麻烦，记得告诉我。”开车的谭骥炎再次的开口，侧过目光看向乖巧点头的童瞳，这才彻底放下心来。

不管小瞳的身份如何，谭家的势力还是不容小觑的，所以谭骥炎只希望如果童瞳日后真的遇到了一些麻烦，也要告诉自己，而不是一个人扛着，他们之前就是因为这样差一点真的分开了，所以不管是童瞳，还是谭骥炎都明白有事情一定要说明白，就如同童瞳隐藏的身份，她不一定要告诉谭骥炎，可是至少让他知道这件事就可以了。

童瞳感觉到很窝心，对于谭骥炎隐藏着身份，一直也是她的一个心病，可是此刻，童瞳明白谭骥炎并不在意，这让童瞳感觉到无比的轻松，靠着副驾驶座位上，谭骥炎车子开的又稳，之前连续两夜都和谭骥炎欢爱了，此刻在熬夜之后倒真的有些疲倦了，闭着眼片刻之后却也睡着了。

将汽车开到了怡然园，天还是暗黑的一片，谭骥炎打开车门，看着歪着头睡着的童瞳，想起她之前在解剖室里专注的工作的一幕，微微叹息一声，动作轻缓的将人给抱出了车里。

“到家了？”迷迷糊糊着，童瞳刚睡下不到二十分钟，此刻睡意正浓，被谭骥炎抱起来之后，含混的嘀咕一声，直接的窝在他的怀抱里继续入眠，任由谭骥炎抱着自己回公寓。

童瞳口中的一个家字让谭骥炎无声的扬起了嘴角，在电梯里时，低头轻轻的在她的红唇上情不自禁的轻啄了一下，靠的近，自然也闻到了童瞳身上沾染到的焦尸和塑泥的味道，这让原本偷吻的谭骥炎表情扭曲了一下，决定回到公寓即使童瞳睡着了，还是要先帮她洗个澡，将这股味给洗去。

公安局，刑侦处。

清晨，熊华和孙盈盈差不多同时到了刑侦处，看着办公室里飘着浓香的咖啡味，再看着盯着电脑屏幕的关曜，孙盈盈皱了一下眉头，关切的开口，“头，你又通宵加班了。”

“嗯，这是影视城四号受害者的头像，盈盈你今天继续去跑一趟，看看有没有人认识受害者，熊华，你和我过去继续审李宝才。”公安系统里并没有受害者的头像，所以关曜只能通过走访影视城周边的群众，看看能不能找到受害者的相关信息。

孙盈盈错愕的看着手里的头像，虽然心头有着疑问，但是并没有开口，立刻又转身出去，准备将受害者头像照片分发下去，和巡逻的片警一起去影视城这边询问。

影视城这边出了一具焦尸案，让这两天的剧组人员都有了新的谈资，休息室也都在说起这案子。

“你这眼睛怎么回事？昨晚做贼去了？”程翰不满的看着童瞳那脸上的两个黑眼圈，大胡子抖了抖，不过考虑到童瞳那刚刚打了一半的哈欠又被自己吓回去了，程翰终于降低了音调，只是依旧用一双牛眼瞪大的盯着熬夜熬出黑眼圈的童瞳。

在演艺圈里的人都知道，这个圈子水有多深有多黑暗，多少人没进入这个圈子的时候，总将这个圈子想的多么的富丽堂皇，光鲜亮丽，进来之后，这才知道这个圈子根本就是吃人不吐骨头。

而程翰是真的很喜欢童瞳这个艺人，不仅仅和演技有关，尤其是之前沐放的那件事，童瞳一个人挺身而出，这让程翰在童瞳身上看到很多艺人都没有的正直和坚定，可是一看这童瞳这一双黑眼圈，程翰就忍不住怀疑她是不是去一些酒吧夜店鬼混了，所以火气自然就大了一点。

童瞳瑟缩了一下肩膀，可是忘记了自己此刻穿的还是戏服，典型明国时期女子的蓝色布衣，荷叶边的领口并不高，所以随着童瞳的动作，露出雪白的脖子，而那在锁骨处的青紫吻痕在程翰眼中一闪而过。

“童瞳！”之前只是有点怀疑，可是程翰并不确定童瞳真的去了夜店这些场所，可是当看到那青紫的吻痕之后，程天南表情倏地一变，一双牛眼里火光腾腾，大胡子气的直抖，身高魁梧之下，直接一手抓住了童瞳的肩膀，根本就忘记了男女之别，其实在程翰眼中，有点呆的童瞳直接被他定性为小妹妹一类，所以也就忘记了避嫌。

“啊！快放手！”童瞳早上起来的之后自然看见了锁骨上谭骥炎留下的痕迹，对于谭骥炎那总喜欢啃咬的怪癖，童瞳也是无奈，这会被程翰看见不说，还要被他抓住，那大手更是直接要扯开自己的领口，童瞳挫败的挣扎起来，除了和谭骥炎真正的亲近之外，她还是不习惯和其他人走的太近。

“放开童小姐！”一道清脆的声音传了过来，程翰疑惑的一回头，然后砰的一拳直击自己的脸部，然后程翰手腕被孙盈盈抓住，用力的一个过肩摔

砰的一声，童瞳目瞪口呆的看着被狠狠的摔在地上，鼻腔里流出鲜血的韩翰，孙盈盈一拳打的重，所以程翰那鼻子里流淌的鲜血直接落到了大胡子上，而一旁孙盈盈则是怒着美丽的一双眼，一手则将清瘦的童瞳给护到了身侧。

“光天化日之下，你竟然敢动手动脚！”因为有几分姿色，孙盈盈上学的时候，曾在公车上被骚扰过，所以这会看见

面目可憎，对童瞳动手动脚的程翰，立刻将他当成了流氓，直接招呼了一拳头不说，还将程翰狠狠的摔在了地上，如果不是童瞳言明手快的抓住了孙盈盈，估计她还要狠狠的补上一脚。

“你他妈的从哪里滚出来的？”程翰火大的吼了起来，快速的擦了一下鼻子处的鲜血，瞪大一双要吃人一般的眼睛，不仅仅是痛，关键是一个大男人被人莫名其妙的给摔在地上，太伤男人的尊严。

而刚刚是在临时休息，所以剧组的演员们有的在屋子里休息，有的在一起八卦聊天，这会看到这边的动静，立刻齐刷刷的跑了过来，急切的询问着，“程导，你没事吧？”

“程导，你流血了，快擦一下。”

“孙警官，这个是导演。”身为这一次事件的导火索，童瞳尴尬的对着孙盈盈笑了笑，谭骥炎还说自己少根筋，孙警官看来也好不到哪里去。

“导演？导演怎么了？导演就能对演员动手动脚啊！”孙盈盈不屑的哼了一声，她比童瞳高了许多，但是比起程翰还是矮了大半个头，可是英姿飒爽的气息之下，丝毫不畏惧程翰的体魄，她能摔他一次就能摔他第二次，更何况他动手动脚的还是头的女朋友。

“你哪只眼睛看到老子对这丫头动手动脚了？还有，谁让你进剧组的？保安，你他妈的只吃饭拿钱不管事啊？不想干的给老子滚远点！”程翰大嗓门再次吼了起来，魁梧的身材，看起来有点邋遢的衣服，加上大胡子，鼻子上还有点血迹，怒吼之下，整个人看起来和那电视剧里的关东土匪还真的差不了几分。

“我是警察，在这边询问几个群众演员关于案情的事情。”亮出了警员证，孙盈盈嫌恶的皱着眉头看着满口粗话连天的程翰，这样的人竟然还是导演?

孙盈盈跟在关曜身后多年，对于这个温和儒雅的刑侦处长，关曜比一些真正的豪门公子哥更加的优雅绅士，所以孙盈盈看就了就习惯了男人的温和优雅，而熊华虽然也是高大魁梧，可是却是个心细的人，对孙盈盈这个女警也很是照顾，这会突然遇到程翰这样粗鲁的人，孙盈盈自然就有些的厌恶。

“还没有查到受害者身份吗？”童瞳看了一眼孙盈盈手里打印在4纸上的照片，为了防止她和程翰继续吵，更是为了自己已经别吼的发麻的耳朵，快速的抓着孙盈盈的胳膊，“群众演员都在那里，我陪你过去询问一下。”

“嗯，走吧，谢谢了。”对于童瞳，孙盈盈还是印象不错的，只是警告的看了一眼程翰，然后随着童瞳快速的向着那边的群众演员走了过去，希望有人能认出照片上的死者。

“孙警官，李宝才还没有说实话？”童瞳也好奇案情的进展，按照常理而言，这个案子应该就是李宝才所为，之前在审讯室的监听室里，童瞳也看出李宝才在说谎，可是一般罪犯，在证据面前，又是关曜主审，应该早就交待了作案经过了。

“没有，头还在审，李宝才估计就是认为我们查不到他的车还有作案工具，所以才会死咬着不松口，不过如果能从受害者这边着手，应该可以查到一些线索。”孙盈盈倒也没有隐瞒什么案情，毕竟之前头都将童瞳带到了行政处，这说明对她非常的放心，而童瞳这么关心案情，孙盈盈也就乐得有了共同的话题。

二十多个群众演员都仔细的看过孙盈盈带来的照片，然后摇摇头，谁都没有什么印象，毕竟群众演员的流动性也很大，而且这边的一些地下室和出租屋的价格很低，所以在这里的都是一些贫困人员，大家每天回到家，只想懒在床上休息，谁也没有精神去注意一个可能是流浪汉，或者行乞者长什么模样。

虽然是失望而归，不过孙盈盈倒没有太大的情绪变化，毕竟一个流浪汉被人记住的可能性太小了，“不过那个李宝才还真是狠，今天周法医解剖尸体，那十多刀可都是刀刀扎的狠，刀刀都扎到了肋骨上，可惜目前没有直接证据指控李宝才。”

“嗯，他那样的情况会虐尸也是可以想象。”童瞳怔了一下，只感觉有什么从脑海里快速的闪了一下，刚想要抓住，一旁孙盈盈手机响了起来。

“什么？找到一辆面包车了？那鞋子和作案凶器呢？都找到了吗？”孙盈盈急切的开口，脸上不由的露出了喜悦之色，“好，我立刻会拉，这一下看李宝才还死咬着不松口。”

“孙警官，慢走。”童瞳笑着摆摆手，看着快步离开的孙盈盈，尤其是当她突然停下脚步告诉自己，如果再被那个禽兽导演欺负，一定要告诉关曜，童瞳就忍不住的笑了起来，亮晶晶着一双眼。

“小瞳，准备开拍下一组镜头了。”辛疆快速的过来，提醒童瞳做好准备，马上就要开拍下一组镜头。

而程翰被孙盈盈狠狠的给了一拳，虽然鼻子已经不流血了，不过还是有些肿，童瞳刚看到程翰，对上他那一双火大的眼睛，扑哧一声没有忍住的笑出声来，惹得程翰怒火中烧着，直接喊了一声“action！”如果童瞳拍戏的时候有什么不过关，估计就惨了。

这是一出天黑的外景戏，东方冉再次回到苏家，还随船带了不少的聘礼，可是因为江南的风俗习惯，这些聘礼需要早晨才能送到苏家，所以东方冉和下人们就准备在船上窝一晚上，等第二天一大早就放响鞭炮，将聘礼送去苏家。

薄暮之下，一个尖嘴猴腮的男人坐在茶寮里说是喝茶，那贪婪的目光却盯着东方冉这边船上的一举一动，这正是一窝山贼，听说东方家乃是名门望族，就想着晚上来打劫了这一条船，好将这些聘礼抢走。

而随着天色渐渐的暗黑，船头挂起了煤油灯，白天热闹的码头渐渐的安静下来，苏玥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想要见东方冉，明明之前自己是那么讨厌这个抢走自己姐姐的男人，可是当反应过来时，却已经到了码头边。

而刚好窝在一墙之隔外的一伙劫匪正在低声布置着一会抢劫的行动方案，苏玥惊吓的一愣，可是开始向着码头东方家的船跑了过去，而跑步声自然惊动了盯梢的匪寇，于是之前匪寇拿着尖刀向着苏玥追了过去。

“东方冉，有劫匪！”安静的码头边，苏玥风一般的向着船边跑了过去，尖声的喊叫着，惊动了船上的人，一时之间，码头有些的噪杂。

“小玥！”东方冉站在船头呆住了，黑暗之中，只看见向着自己这边跑过来的苏玥，而她身后是凶神恶煞的匪寇，可是仅仅呆了一瞬间，东方冉却已经快步跳下了船，向着苏玥跑了过去。

而其他的东方家的下人和船上的人也都跑了过来，可是却比东方冉慢了一些，砰的一声，脚绊了一下，苏玥狠狠的摔在了地上，一回头，便看见那匪寇阴狠着眼，手里的尖刀向着自己扎了下来。

“小玥！”电光火石的一瞬间，在苏玥以为自己必死无疑的时候，一个身影压在了他的身上，温暖的气息紧紧的将她笼罩着。

黑暗的夜色里，东方冉那俊逸的脸上笑容是那么的温柔和轻松，即使此刻他的后背被尖刀扎重了，而紧随而来的众人拿着手里的武器追赶着行凶的匪寇。

苏玥呆住了，忘记了害怕，这种劫后余生的感觉如同一把利刃一般，狠狠的将她那原本朦朦胧胧的感情彻底的戳开，直到一点鲜血落在了自己的手上，抬起手，苏玥这才发现东方冉受伤了。

一直拍到这里都很好，可是就在这一瞬间，之前面对孙盈盈时那猛然一闪的念头此刻清晰而明亮的出现在了童瞳脑海里，是的，她终于知道哪里有些不对劲了，孙警官说受害者身上的那十多刀都扎到了肋骨上，就是这里不对劲！

“卡！童瞳，你他妈的在做什么？”夜色的灯光之下，程翰终于找到了报仇的机会，火大的喊了卡，愤怒的目光看着僵硬着身体忘记下一步动作的童瞳，“你是不是吓傻了啊？发现东方冉受伤了，你要立刻扶着他起来，你还躺地上挺尸啊？”

耳朵被吼的一阵阵发痛，童瞳惨兮兮的小脸看着提醒了自己三次，可是因为失神还没有注意到的宋天昊，快速的爬起身来。

“程导，我打个电话……”

“打屁电话，给老子重新开拍！”童瞳话刚出口，立刻就被程翰火大的给吼停住，示意道具师给宋天昊重新的换一身干净的衣服，其他演员也都到位了，准备立刻重新拍。

程大胡子绝对是故意的！童瞳不满的皱了皱鼻子，而一旁程翰则是得意的哼了两声，剧组导演最大，她要打电话，等戏拍好了再打！

于是这一出戏又开始了第二次开拍，基于程翰对于电影那种精益求精的龟毛习惯，这一出戏一直拍了五次才算过戏，而童瞳严重怀疑程翰这根本就是故意折腾自己，他明知道自己想要打电话，所以一次一次的喊卡，也不怕浪费胶片。

终于折腾了两个多小时，连晚饭都没有吃的众人松了一口气，该卸妆的卸妆，该收拾的收拾，程翰向着童瞳走了过来，刻意压低了声音，“小丫头，老实告诉我，你有没有出去鬼混。”

“没有。”头摇的如果拨浪鼓一般，童瞳小脸尴尬的红了一下，知道他之所以这么问是因为瞥见了谭骥炎在自己身上留下的吻痕。

“没有最好，你还是个新人，找男人要找准了，那个妖孽虽然不怎么样，不过眼光倒是毒的很，让他帮你把把关。”程翰这才放下心来，不过摸了一下还有些痛的鼻子，立刻就又有了火气，“今天那女警察是谁？有电话没有，警察打了人就这样拍拍屁股走了，老子偏要去投诉她！”

“这不能怪孙警官，谁让程导你动手动脚的。”童瞳快速的开口，然后还仔细的打量了一下程翰这满是络腮胡子的老脸，当时那情况，程导这副尊荣演劫匪都不用化妆的，被孙警官误会了很正常。

“老子那是关心你，担心你这个没脑子的丫头被男人给骗了！”八字眉一挑，程翰不满的为自己辩解着，忽然又压低了声音，摸了摸自己的胡子，“小丫头，我看起来真有那么糟糕？”

错愕着，童瞳看着突然表情显得有些尴尬的程翰，不解的眨巴了一下眼睛，微微的纠结了一下小脸，声音压的更低，“程导，你该不是看上孙警官了吧？”

“妈的，胡扯些什么！”程翰老脸倏地一红，幸好是在络腮胡子的遮挡之下，所以才看不出来，然后有些尴尬的抓了一下头，“有这么明显吗？”他只是感觉那个女警察看起来很有正义感，不错而已，这个丫头平日都是呆呆的，怎么突然就变的这么精明了。

“还好，不过我帮你问问看孙警官有没有男朋友。”童瞳瞅了一眼不修篇幅的程翰，再想着孙盈盈那靓丽的脸庞，忽然感觉这事有点玄。

童瞳又开回了那辆白色沃尔沃，刚上车谭骥炎的电话就打了过来，交代她车速不准超过八十码，让童瞳吞了吞口水，踩着油门的脚松了又松，将车速给降了下来，心虚不已的开口，“谭骥炎，好巧啊，我刚好下班，还没有吃饭呢。”

童瞳心里头犯嘀咕，谭骥炎是不是在自己身边安插了间谍，否则他怎么就这么巧合的在自己刚发动汽车就打电话过来了，难道是暗中谭三哥派来保护自己的人给谭骥炎消息的？童瞳绝对没有想到真正出卖她的人却是辛疆，套用一句俗话，不叫的狗才咬人。

“我在和苑楼等你过来。”谭骥炎这也是才下班，被谭景御敲竹杠请吃饭，谭骥炎倒也不在乎这一点钱，再说童瞳现在拍戏也很辛苦，谭骥炎自然宁愿是出去吃饭，也不愿意让童瞳劳累的去下厨，而且还是做给其他男人吃，即使其中有一个是自己亲弟弟也不行。

“好，我饿死了，谭骥炎，我和你说关曜那个杀人焚尸案绝对有问题。”童瞳这才想起之前一直被程翰给打扰的问

题。

“你发现了什么？”谭骥炎沉声的开口，皱了一下眉头，但是却没有怀疑童瞳的话。

这起案子白天才宣布侦破的，关曜找到了李宝才的一辆面包车，这车就是当时撞死李宝才妻子之后逃逸的车子，因为车主家里也是贫困，即使告到了法庭，也没有办法赔偿，所以车主将这辆面包车赔了李宝才。

而李宝才的车子里发现了那一双和现场鞋印相吻合的皮鞋之外，还找到了装了半桶汽油的白色塑料桶，而那把在虐尸的刀子也在面包车里发现了，上面不但有受害者的血迹之外，还有李宝才的指纹，铁证如山。

“等一会到了和苑楼我再告诉你。”童瞳忽然卖了个关子，得意的笑了起来，“我要专心开车，先挂了。”

这孩子还真的以为自己会被她吊起好奇心吗？谭骥炎失笑着，不过却忍不住的将整个那字又在脑海里过了一遍，这个案子查到这里差不多已经是水落石出了，而李宝才也在证词上签了字，然后被送进了看守所拘押，饶是谭骥炎也没有想到什么隐情内幕，毕竟死的很有可能只是一些流浪汉而已。

和苑楼，包厢。

不单单谭景御和沐放在，关曜也因为终于破了案子也在，而谭骥炎比童瞳先过来的，此刻，众人也就等着童瞳过来就可以点菜开吃了，当然谈论的还是这个杀人焚尸案子。

“骥炎，怎么了？有什么不妥吗？”关曜不解的看着凝眉思索的谭骥炎，这个案子如今证据确凿，李宝才也承认了自己的杀人罪行，而昨天到今天都没有再发生类似的案件，说明杀人焚尸的凶手就是李宝才。

“没有。”在刑侦上谭骥炎还不如关曜，所以他仔细的想了一遍之后，却还是没有发现任何的内幕，当然，如果死者是其他人，谭骥炎或许还会有些想法，可是只是一些被杀了都没有人认尸的流浪汉，谭骥炎真的想不通里面有什么隐情。

随着门的打开，当童瞳进来时，手里拎着一个大袋子，而透明的塑料袋足可以让人清楚的看见里面是两大块猪肉，足足有十斤重，而童瞳一手还拿着一把锋利的匕首，这让包厢里众人都愣了一下。

“小丫头，你这是什么新的菜式吗？”谭景御绅士的将这十来斤的猪肉放在了桌子上，生猪肉，皮上还有没有刮干净的猪毛。

“沐哥，匕首给你，用尽全力对着这块猪肉上扎上十刀，记得一定要全力。”童瞳神秘的笑着，将手里锋利的匕首递给一旁的沐放。

“用全力？”沐放有点的蒙，让他对着一块猪肉上扎上十来刀做什么？

看得出沐放有些的犹豫，童瞳担心他扎的时候不会用尽力量，然后抱歉的看了一眼谭景御，“沐哥，你就当这个是谭三哥，所以狠狠扎没有关系。”

小丫头！谭景御咬牙切齿的瞪着一旁使坏的童瞳，可惜她已经狡猾的缩回了自己二哥身边，让谭景御只能将目光讨好的看向一旁的沐放，小放放不会这么狠心吧？

可惜沐放似乎想到了什么，妖娆一笑，勾着桃花眼，握紧了手里的匕首，然后也不问童瞳理由了，用尽全力的对着猪肉上狠狠的扎了下去，然后一刀又一刀，刀刀都是用力的凶狠，让谭骥炎那小心肝颤抖了又颤抖，只感觉这一刀刀都是扎在了自己心尖上。

饶是沐放，此刻也感觉到手有点酸，将匕首放在了下来，不解的看着童瞳，而童瞳对上谭景御那凶狠狠的目光，指了指匕首，“谭三哥你可以报复回来，还有一块猪肉，记住也要扎上十来刀。”

比起沐放，谭景御的出刀和收刀就简单利落许多了，毕竟是从军区出来，之后又进入军情处的人，匕首早已经玩转了。

关曜虽然不知道童瞳要做什么，不过此刻却明白这似乎和刚刚破掉的案子有关，等谭景御也放下匕首之后，关曜快速的将两块猪肉翻了过来，仔细的观察着刀口，猪肉和人肉有着极大的相似度。

谭景御扎的十多刀，几乎每一刀都扎穿了这一块猪肉，深度几乎相同，可是比较沐放这一块猪肉，最开始的五六刀也刺穿了猪肉，可是中间力度小了一些，所以并没有刺穿猪肉，而最后两刀力度又回来了，也是刺穿猪肉，可是这十多刀的力度还是不同的，从伤口的深浅就可以看出来。

关曜的脸色异常的凝重，重新坐回了椅子上，而一旁谭骥炎也是皱了一下眉头，给童瞳倒了一杯水，也明白这其中的道理了，倒是只有沐放还是不解的盯着满是刀口的猪肉，思索童瞳到底为什么这么做。

“其实很简单，小放放你只是普通人，即使有着恨意，要虐尸，开始几刀肯定力气十足，扎的伤口自然深，可是中间或许手酸了，或许心态变了一点，力度自然就小了一点，这就导致这十刀的伤口深浅度不同，可是我这种天生勇武的人，这每一刀力度都是差不多的，所以伤口深度也就相同了。”

谭景御笑着解释着，赞赏的看了一眼喝茶的童瞳，这个丫头到底是怎么注意到这个细节的？她真的不是军情处的特工，可惜在谭景御的记忆里还真的没有这号人物。

其实即使沐放中间不会感觉到手酸，没有经过特殊训练的人，不可能保证十多刀的力度都是相同的，可是第四号死者的被刺的十多刀，刀刀扎在肋骨上，力度几乎相同，这就说明了他和谭景御一样是经过训练过的人，那么李宝才这样一个普通的木匠怎么可能是杀人焚尸的凶手。

“小丫头，你告诉我们的发现不就行了，浪费这么多新鲜猪肉，是不是显摆啊？”谭景御瞄了一眼桌子上两大块的猪肉，笑着哼哼着，嫌恶的打击着童瞳此刻的好心情。

自己貌似直接说真的就可以了？十五块一斤的猪肉，自己花了一百七啊，童瞳这才发现自己确实浪费了，目光停留

在桌子上的两块被刺的满是刀口的猪肉，难道拿回去做菜。

“小瞳这样做只是为了直观一点，否则沐放肯定要回去翻看焦尸。”谭骥炎沉声的开口，大手宠溺的揉了揉童瞳的头，警告的目光看向谭景御，“猪肉小御你送去给门口的服务员，只是有些刀口，做菜不会有影响。”

谭骥炎不会在乎这一两百块钱，但是谭骥炎也绝对不会吃这些猪肉的，所以自然只能送人了。

童瞳疑惑的将目光转向替自己开口辩解的谭骥炎，细长的眼睛里盛满了崇拜的小星星，谭骥炎真的很会掰，童瞳的确是有那么一点显摆的意思，毕竟这是一个重大发现，所以心里一高兴，就没有想太多。

“没事，不用理会小御。”心情愉悦的享受着童瞳崇拜的视线，谭骥炎目光示意着不满的谭景御，眼神一沉，还不快将这些猪肉送出去。

二哥，你这也太护短了吧！我可是你亲弟弟！谭景御只敢在心里头嘀咕，认命的将两块猪肉又装回了塑料袋里，然后提起来向着门口走了过去。

沐放坐在一旁笑着看着心不甘情不愿，却不得不被压迫的谭景御，心情大好着，而一旁关曜总是温和俊逸的脸上此刻是难得的沉重和严肃，这件案子棘手了。

“关曜，你需要立刻将小瞳的这个发现上报吗？否则不是冤枉了李宝才。”沐放开口，在不知道这个发现之前，他也以为李宝才就是凶手，可是如今峰回路转，沐放妖孽的脸上多了热烈，果真还有内幕和隐情。

“沐放，你和小瞳都不要插手这个案子了。”关曜认真的开口，和一旁谭骥炎对望一眼，这件案子不简单，只怕死的那些根本就不是什么流浪汉，关曜目前可以判断出焚尸绝对不是为虐尸泄愤，而是为了毁掉死者的面容。

“公安局有内奸。”童瞳看着脸色沉重的关曜，接手这个案子的都是刑侦处的人，可是如今鞋印，还有汽油，还有最关键的那一把杀人的凶器匕首都出现在了李宝才的那一辆面包车里，典型的栽赃嫁祸。

如果说李宝才不是凶手的，那么行凶的匕首上为什么会有他的指纹？能拿到李宝才指纹，然后进行栽赃陷害的人只有刑侦处负责这一次案子的警察，关曜之所以脸色难看也是因为如此。

“难道说杀人凶手就在公安局内部？”沐放想通了之后也惊了一下，对李宝才这个案子最了解的人就是公安局内部的人，“这么说李宝才被抓之后，之所以不会有杀人焚尸出现，就是因为凶手打算让李宝才背黑锅，然后又将这些凶器和鞋子都放到了他的面包车里，让李宝才不承认都不行。”

“公安局里难道有个杀人恶魔？这已经是死了四个人，如果只是无差别杀人还好一点，如果是杀人灭口，这个案子就非同小可了。”成功的将猪肉送了出去，谭景御顺手关上门，“可是小丫头已经还原了死者头部画像，为什么到如今没有人认出死者，否则要查就简单一点了。”

“关曜，这个案子你暂时还按照李宝才是凶手来结案，其余的私下调查。”谭骥炎看着脸色不太好的关曜，对于一个警察，最不愿意的就是看见警察的队伍里出现叛徒，甚至可能是杀人恶魔，而且还是知晓这个案子的警察，那都是关曜的亲信。

“那如果关曜没有在李宝才上法庭之前查出来，那么李宝才不是要被冤枉坐牢？”童瞳皱起了眉头，有些的不满意谭骥炎这样的决定，他这样做虽然不会打草惊蛇，可是却会冤枉李宝才，而且他背下这个黑锅，很有可能是被恐吓或者威胁了，而幕后的人又是警察，那么被羁押期间，李宝才很有可能会被杀人灭口，而美其名曰是畏罪自杀。

又杠上了！幸灾乐祸的笑着，谭景御献殷勤的给沐放的茶杯里倒上水，自己这才端着茶杯看着和谭骥炎杠上的童瞳，小丫头有时候太过于正直，却忘记了过刚易折。

沐放不满的在桌子上狠狠的踢了谭景御一脚，有些头痛的看着不赞同的童瞳，这两个人之间原本好好的，怎么又因为一个案子起了矛盾。

“菜送上来了，我们回去说。”随着服务员的敲门声响起，一碟一碟热腾腾的菜肴被端了上来，暂时的缓解了谭骥炎和童瞳之间的紧绷。

可是这一餐饭，关曜没有多少的食欲，公安局内部，甚至是刑侦处，自己最信任的部下里出现了叛徒，甚至可能是杀人凶手，这让从事刑侦多年的关曜也是也难以接受，排除了女警之外，剩下的男警察里，算上身高和44的鞋码，熊华目前成了头号嫌疑人，可是关曜却怎么也不会相信熊华会是叛徒，会是杀人凶手，那个有着满腔热血的男人，是个正义的好警察。

谭景御和沐放心情倒没有关曜那么差，只是童瞳却也有些的食不下咽，恹恹着情绪，自己怎么又和谭骥炎吵起来了呢？每一次都是因为外人，可是童瞳却还是无法接受谭骥炎这样的行事手段，怎么能明知道李宝才是无辜的，却将他当成杀人焚尸的凶手，让真正的凶手逍遥法外。

饭后，谭骥炎低声的对着要开车离开的关曜开口，神色肃穆而冷沉，“这个案子，如果真的只是警察内部隐藏了一个杀人凶手，无差别杀人还简单一点，可是关曜，这个案子你上报上去了，所以了解案情的不只是刑侦处的警察，还有公安局的高层们，如果是他们，那么被杀焚尸的那些死者只怕不是什么流浪汉，还是因为某些必要的原因被杀人灭口了，这个案子必定非同一般，关曜，你要小心一点，注意自身的安全。”

“我明白，这个案子我不会打草惊蛇的。”关曜点了点头，在本质上，他和小瞳一样，不愿意让李宝才一个无辜的人被冤枉坐牢，可是如同骥炎所说，这个案子很有可能有着惊天的内幕，自己不能因为一个李宝才而打草惊蛇，所以只能秘密的调查。

“二哥，说什么悄悄话呢？”谭景御笑着蹭了过来，不敢搭上谭骥炎的肩膀，所以就哥俩好的搭上了关曜的肩膀，其实谭景御即使没有听到，也明白谭骥炎和关曜说了什么，意味深长的打趣着，“二哥，你就不担心和小丫头又吵起来？”

谭骥炎冷冷的看了一眼幸灾乐祸的谭景御，目光幽深的看着和沐放站在一起的童瞳，将温柔的感情压了下来，沉声的对着谭景御叮嘱，“你给我回去好好查一下，是谁知道你带了人去解剖室，只是针对你，那只是一个巧合，否则的话，这个案子……”

倏地一下，谭景御笑容收敛了下来，一旁关曜也猛的从思绪里抬起头，两人同时看向谭骥炎，却有些震惊他竟然想的这么深，这么远，如果谭景御带了老六来解剖室做颅骨还原，不只是巧合被军情处发现，而是有心人不愿意让死者的头像被复原出来，那么这个案子，不仅仅是牵扯到了公安局，甚至和军方也有可能有勾结，那么这个案子的背后，隐藏着多么大的阴谋。

“关哥，你注意一下自身安全，这个案子只怕不是刑侦处出了叛徒，而是有高层在幕后操作，先是杀人焚尸，现在又栽赃陷害。”谭景御笑了起来，俊朗帅气着的脸上表情却是一股宝剑出鞘的犀利，自己之前还怀疑呢，不过是带了老六帮刑侦处一个忙，怎么就被上面知道了不说，还严厉的训了自己一顿，甚至还立刻将老六给调走了，敢情是因为这里面还有黑幕，这个案子不能被人给查出来，这幺蛾子藏的可真深。

“我不用担心，沐放那里你也注意一下。”关曜此刻也更倾向于后一种推断了，只怕暗中真的有人在操控，自己不该带小瞳和沐放去刑侦处。

关曜明白，不管是牵扯到公安局的高层，还是因为军方，可是关家的背景和势力在那里，没有人敢动自己，可是小瞳和沐放就不一样了，很有可能和那些被杀人焚尸的凶手一样，很有可能被杀人灭口。

“小丫头将洪海从上海带过来了，一直在暗中保护沐放，二哥，吃醋了吧。”谭景御那种锐利的表情瞬间就消失了，又恢复了一副痞子模样，笑着对着谭骥炎和关曜摆摆手，向着沐放走了过去，军方都牵扯进来了，看来这可不是小案子啊！

谭骥炎开着车向着怡然园的方向开了过去，因为童瞳之前也开了车过来，所以谭骥炎直接将自己的车给了谭景御开口，军方如果也牵扯进来，谭骥炎知道这个案子只怕会是未知的惊天大案。

公寓里，童瞳盘腿蜷在沙发上，习惯的拿着抱枕，然后低着头将脸埋进了柔软的枕头里，童瞳过去的很多年里，每一次任务，目标都是明确的，每一个被她杀掉的人不是那些恐怖分子头目，就是一些叛国的罪人，所以童瞳即使不喜欢杀人，可是她真的从来都没有手软过。

可是李宝才并不是杀人恶魔，他只是被栽赃陷害了，这已经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可是他甚至还有可能被抓坐牢，甚至会被判刑，等到这个案子彻底查的水落石出的时候，才有可能被释放，可是如果关曜一直都查不清楚这个案子呢，李宝才是不是要一直被关押着？

谭骥炎走了过来，无奈的看着又将自己给闷起来的童瞳，峻挺的身影也坐在了沙发上，然后长臂将童瞳给揽进了自己的怀抱里。

“谭骥炎，我只是有点想不通。”枕在谭骥炎的大腿上，童瞳将抱枕抱在胸前，淡淡的开口，她已经太习惯黑白分明的世界，所以她真的不懂什么是灰色地带，什么时候需要妥协。

“我知道。”谭骥炎低头，深邃的目光温柔的看着童瞳，修长的手指轻轻的抹平了她皱起的眉头，如果是以前，谭骥炎不会多解释，可是在经历了这么多事情之后，谭骥炎宁愿和童瞳解释清楚，彼此沟通好，而不是又因为一个案子而生出矛盾。

“小瞳，这个案子如果只是刑侦处里的一个警察陷害李宝才，只是在公安局内部隐藏了一个杀人凶手，那么关曜用不了多久肯定会破绽，这样李宝才很有可能在上法庭之前就能释放，可是还有一种可能，这个案子是公安局高层某个人在栽赃陷害李宝才，之前在解剖室，小御带人过来做颅骨复原，却被军方知道了，这其中就有一个可能，军方的人也牵扯进来了，所以之前杀人焚尸很有可能是为了杀人灭口。”

童瞳仔细的听着，思考着，小手拉下脸颊上谭骥炎的大手，不让他的手干扰自己的思考，可是不对啊！童瞳快速的坐直了身体，熠熠着一双目光注视着谭骥炎。

“不对，谭骥炎你的分析很有道理，可是如果真的是军方的人动手，关曜就不可能查到这四具焦尸，军方里如果真的有人要动手，绝对是连尸骨都找不到的。”童瞳虽然不是军方的人，对于军方的行事风格，她还是很清楚的，军方的人如果动手，怎么可能留下焦尸，要杀人灭口，军方多的是办法让这些尸体永远消失，连骨灰都找不到。

｜派派小说后花园lyg021手打，转载请注明｜www.paipai.fm

第二卷 情意缠绵 113章 撕破脸皮

谭骥炎怔了一下，随后点了点头，赞赏的看着一脸思考的童瞳，“嗯，这么说来，很有可能是暗中的什么人需要杀人灭口，可是小御带了人做颅骨复原，这让幕后人担心了，害怕受害者的头像被还原出来，所以就拜托了军方的人。”

谭几眼理清着这个案子的思路，“这样推测这个案子不仅仅牵扯到了军方，也牵扯到了公安局高层中的某个人，整个事件最开始是幕后人杀人焚尸，公安局内部的人栽赃嫁祸给李宝才，这有可能是一条食物链，因为出事了，需要灭口了，幕后凶手做的不够干净，所以公安局高层和军方同时出面给幕后凶手来善后。”

“关曜不会有事的，即使是军方也会忌惮关家的势力，沐哥那里我安排了洪海一直在暗中，现在谭三哥也回来了。”童瞳快速的将身边人的安全都过了一遍，然后确定不会谁有危险，这才放下心来。

“所以小瞳，李宝才目前绝对不能放，会打草惊蛇。”谭骥炎低头亲吻了一下童瞳光洁的额头，继续的开口，“我知道你一时有些难以接受，可是小瞳你必须明白，如果这个案子不查清楚，日后很有可能死更多的人，李宝才是无辜的，

可是他必须因为这个案子而暂时牺牲，关曜已经派人在看守所注意李宝才的安全，我们暂时不露口风，不打草惊蛇，幕后人暂时也不会对已经供认了罪行的李宝才动手。”

“所以必须牺牲一个人，从而查清楚案子，避免以后有更多无辜的人死亡？”童瞳沉思着，她一贯的思维是李宝才必须被释放，然后不管多么艰难，也会继续去查清楚案子，可是如今听着谭骥炎的解释，童瞳不得不接受这样的手段。

谭骥炎看着妥协接受的童瞳，心里头有点的堵，可是这就是现实社会，很多时候，必须牺牲一些人的利益，为了日后更大的成功，这是必要的手段和谋略。

正想着，突然谭骥炎的手机响了起来，童瞳因为还靠在谭骥炎的肩膀上，自然就看见了他手机屏幕上显示的名字：关露。

谭骥炎是不想接电话的，可是余光扫过偎依在自己胸膛前的瞳瞳，她挑着纤细的眉，那一双细长的眼睛里满是无所谓的表情，可是那樱红的唇却已经嘟了起来，明明一副吃醋的表情，可是这孩子却偏偏要装出不在乎的样子。

谭骥炎这是很高兴？就因为关露打电话过来了？心里头犯着嘀咕，童瞳虽然很不想往这方面去想，可是视线里谭骥炎那终年都冷峻的脸上分明就写着四个大字：我很高兴！这让童瞳只感觉酸酸的、涩涩的，隐隐的有点忐忑和紧张，然后看见谭骥炎竟然勾了一下嘴角，笑着按下接听键，童瞳彻底被酸到了。

不就是一个电话嘛，有必要这么高兴吗？苦巴巴着小脸，童瞳挣扎着要退出谭骥炎的怀抱，可惜他一只手臂却霸道的揽着自己的腰，力度有些大，让童瞳根本没有办法动作，郁闷之下，不由瞪着眼看着软化了冷硬面孔的谭骥炎，用唇语开口着：放开！

谭骥炎一直很讨厌吃醋的感觉，这样闷闷的，窒息的情绪，让谭骥炎感觉自己已经变得极其幼稚，不理智，而因为童瞳对沐放一而再的关心，谭骥炎对这样的情绪是深有感触，可是此刻看着童瞳吃醋了，谭骥炎忽然感觉这竟然挺不错，所以也就忽略了她那示威的小白牙，即使下一刻，童瞳因为实在挣脱不了，直接一口咬在自己手指上，让谭骥炎愈加的高兴。

“骥炎，今天晚上还要加班吗？”电话另一头，关露幽幽的开口，语调里带着几分闺怨的落寞，“你咳嗽才好，不要太劳累了。”

“关姐，我没事，这两天就在办公室休息，衣服我会让李成送过来。”谭骥炎冷沉着嗓音，看着正抓着自己手啃的童瞳，黑眸之中盛满了无奈和宠溺，原来看着这孩子吃醋，自己竟然会感觉到这么愉悦。

因为郁闷，所以童瞳一时冲动之下，就非常幼稚的一口咬住了谭骥炎的手指头，在食指上留下两个小小的，尖尖的牙印之后，童瞳窘迫的厉害，可是听着他和关露通电话童瞳又郁闷了，虽然不敢真的用力咬狠了，可是却直接将谭骥炎的手指头当成肉骨头，童瞳直接磨着牙齿。

“我知道了……”关露还想要说什么，可是谭骥炎的冷漠语调，让关露晦暗着眼神，心里头难受的厉害，可是却没有任何立场让谭骥炎回家，可是他已经两个晚上没有回来了。

“这么短时间就挂了？不多说几句？”童瞳松了口，酸酸的瞄了一眼谭骥炎，可是却突然想起之前关露因为自己发生的意外，那原本晶亮的眼眸慢慢晦暗下来，自己怎么能这样？

“我已经听小御说了，那件事和你没有关系。”谭骥炎看着满眼愧疚的童瞳，想起那一晚上关露打了她的一巴掌，心疼不已的轻轻抚上她的脸，“还痛吗？”

“啊？”童瞳错愕的愣住，看外星人一般看着满眼深情的谭骥炎，然后伸过手小手探在谭骥炎的额头上，没发烧啊，那他说什么胡话，“当然不痛了，这都过了几天了，谭骥炎你有点傻。”

一口气差一点没有吸上来，谭骥炎峻朗的脸庞上表情极度的扭曲了一下，刚刚深情款款的目光转为了恶狠狠的挫败，这个孩子就不能有一点情商吗？

直接将落在自己额头上的小手拿了下来，尤其童瞳还是一副看二愣子的模样瞅着自己，让谭骥炎终于挫败的直接吻上童瞳的唇，这个孩子有时候就得直来直去，否则只能气死自己！

被谭骥炎突如其来的热情之吻弄的有点茫然，童瞳皱了一下眉头，谭骥炎吮吸的太用力，让童瞳都怀疑他这是要将自己的舌头给吃掉！可是谭骥炎的表情看起来有点凶狠，阴阴的瞪着自己，那凤眸虽然没有了往日的冷漠和疏离，可是这样看猎物一般的凶残目光，还真的有点吓人！

“你给我闭上眼睛！”谭骥炎几乎是咬牙切齿的开口，为什么每一次吻上这个孩子，都不是动情，而是实在被气的无语了，所以只能用吻来发泄一下。

可是看着童瞳这样依旧清澈如水的眼眸，平日里谭骥炎是很喜欢童瞳有点懵懂，有点单纯疑惑的模样，可是这绝对不是在接吻的时候，这让谭骥炎真的感觉到深深的挫败。

明显的感觉出谭骥炎的情绪此刻非常不好，童瞳立刻听话的闭上眼，在绝对的恶势力之下，闭的太用力，小脸都皱了起来，浓黑上卷的睫毛因为不安和紧张一颤一颤着，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什么奸恶之徒正在强暴幼稚女孩。

等了半天没有等到谭骥炎的吻，童瞳犹豫了一下，怯怯的张开眼，只眯了一条缝，小心翼翼的瞅了谭骥炎一眼，发现他正背靠着身后的沙发，幽沉的目光就这么回望着自己，让童瞳莫名的有点心虚，虽然她真的不知道谭骥炎这是怎么了，可是一直以来，童瞳都是猜不准谭骥炎的心思的，他藏的太深。

“谭骥炎，你没事吧？”童瞳趴在谭骥炎的身上，不解的询问着，他看起来虽然不像是生气，可是貌似也没有什么精神。

“你别动，我就没事。”谭骥炎大手直接按住童瞳的肩膀，她此刻几乎是整个人偎依在自己身边，这会如果再多蹭几

下，谭骥炎一贯引以为豪的自制力只怕又要溃不成军了。

童瞳疑惑的不到三秒钟，然后这才注意到彼此的姿势太过于亲密，而擦枪走火这四个字清楚的出现在了脑海里，想到接连两个晚上的缠绵，虽然当时是很快乐，可是早上醒来之后，那腰酸，那种无力虚弱的感觉，所以，咻的一下，如同谭骥炎是一个超级大病菌一般，童瞳几乎在瞬间，连滚带爬的直接窜到了沙发的另一边以策安全。

谭骥炎虽然是这么一说，可是他也知道不该纵欲，更不用说他也必须顾及着童瞳的身体，可是当看着童瞳那迅速逃离的动作，谭骥炎的峻脸一寸一寸的黑了下来，视线再次转化为凶狠，她躲什么躲！

“谭骥炎，纵欲伤身。”结巴着开口，童瞳拿着抱枕坐在沙发的最左侧，心虚的笑了笑，心里直发毛，怎么感觉谭骥炎愈来愈情绪化了，如果不是很明确自己真的没有做任何坏事，童瞳真的担心谭骥炎要狠狠的给自己一顿打。

“我知道！”再说他有纵欲吗？虽然前天晚上的时候的确有点纵欲，可是对于一个二十九岁的成熟男人，当面对着自己喜欢的女人，尤其是在她不着寸缕，又欢爱了一次的情况之下，自然会有点失控，然后一晚上欢爱的次数多了一些，可是昨天晚上自己已经很克制了，只要了她两次而已，谭骥炎今天晚上倒不需要加班的，前几天将要处理的事情差不多都处理完了，这两天刚好可以清闲一下，原本是想着和童瞳多培养一下感情，可是谭骥炎发现自己被气死的可能性会更大。

“过来。”谭骥炎一般晚上都是加班处理文件，有时候是去赴一些必要的聚会和饭局，真正留给自己的空闲时间几乎是没有的，而此刻不过才九点左右，谭骥炎打开电视机随意调了几个台，然后看向童瞳，“喜欢看什么？”

“哆啦a梦。”发现谭骥炎真的没有打算嘿咻，童瞳立刻露出了笑容，又蹭蹭的窝回了谭骥炎的怀抱里，抱枕可没有谭骥炎的胸膛舒服，看起来是结实，硬邦邦的，可是真的靠上去，倒不会感觉多硬。

谭骥炎峻挺的眉宇再次纠结的皱了一下，然后用遥控器将栏目倒退回初始状态，大手抖了一下，选中了动漫一栏，然后翻了几页之后，无语的电视屏幕上那蓝色的哆啦a梦和一个日本小男孩的画面，然后按下确定，日语的片头曲响了起来。

早期的日本动漫，画面也不够清楚，而且上面的一群孩子居然还是小学生，可是看着童瞳那熠熠的眼眸，细致勃勃的盯着画面，谭骥炎忽然笑了一下，她喜欢就看吧。

怡然园外。

李成接到谭骥炎的电话之后，立刻发动汽车回西湖苑给他收拾简单的行礼，一直都跟在谭骥炎身边，前些天谭骥炎不但生病了，而且情绪阴霾的骇人，李成这个保镖都感觉到那种压迫感觉，不过终于雨过天晴了，李成自然也松了一口气，虽然他也怀疑过童瞳的身份，毕竟能闯进西湖苑的安保系统，可是童瞳的目光里没有杀戮，没有算计，所以李成也就释怀了，他的工作就似乎保护谭先生的安全。

谭骥炎的别墅已经算很大了，关露可以随意进出，可是谭骥炎的私人领地，即使是关露却也不敢进入，书房和卧房平日都是李成打扫的，而其他房间则每三天都有固定的人过来打扫，而关露来了之后，因为没事情做，每天都将屋子收拾的窗明几亮，可是自己这样贤惠的一面，骥炎却一次都没有看见。

坐在沙发上，关露低着头，落寞的看着播放的电视剧，一面告诉自己，骥炎都是这样忙碌工作，自己知道的，这些年来他的成功过并不是外人以为的依靠谭家的势力，是骥炎自己努力打拼出来的。

可是每一次，晚上精心准备的菜肴都倒进了垃圾桶，这让关露心里头苦涩的难受着，如同倒掉的是她的心血和真情一般。

她真的没有任何的强求，尤其是在告诉了所有人自己被强暴了之后，关露就明白自己和谭骥炎之间绝对不可能有任何发展，可是人的心似乎就是这样，明明知道求不得，却还是忍不住的怀有期盼，关露原本以为自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谭骥炎一定会多留在家里陪伴着自己，宽慰着自己，可是除了事情发生的那一夜，他那样盛怒的面对着童瞳之后，却对自己依旧是冷淡，这几天甚至都是夜不归宿。

“关小姐。”李成打开门，走进客厅看着坐在沙发上的关露，招呼了一声，径自的向着楼上走谭骥炎的卧房走了过去。

“我来收拾吧，你一个大男人收拾衣服什么的也不行，还是我来就行了。”快速的跟上楼，因为是谭骥炎的私人空间，书房和卧房平日都是锁着门，关露即使想要进去打扫，帮忙收拾都不行，虽然关露因此有点受伤，可是却也不会怪谭骥炎冷酷无情，他如今的身份不同了，北京市副市长，书房和卧房里肯定有一些重要的文件，所以骥炎才会小心谨慎一些。

“多谢关小姐，可是先生的东西禁止其他人碰。”李成拒绝着，直接走向衣橱这边打开了门，谭骥炎的衣服并不算少，可是几乎差不多都是西装一类，休闲的衣服虽然也有两套，可是却穿的很少。

脸色尴尬的站在一旁，关露有些怨恨的看向拒绝自己的李成，自己这么爱骥炎，李成只是一个保镖而已，他凭什么拒绝自己！

“骥炎带这么多衣服过去，他工作这么忙吗？其实回来洗澡休息也是一样的。”关露看着李成收拾了三套衣服，不由的皱起了修剪美丽的眉头，隐隐的，关露有种身为女人的不好直觉。

可是关露随即又打消了这个念头，骥炎已经对童瞳很怨恨了，毕竟是因为童瞳自己才会被强暴，骥炎没有处置童瞳，不过是因为念着她是小曜的女朋友而已，所以骥炎只是工作太忙而已。

“先生的事情我无权过问。”李成并不是真的对关露有什么不敬，他只是谭先生的保镖，虽然已经跟了谭先生好几年了，可是李成天生话就少，也不太会与人相处，谭骥炎的身份又特殊，所以很多时候，他都必须克忠职守，不该自己过

问的事情绝对不会问。

李成收拾好衣服，出了卧房依旧将门给锁了起来，然后和关露说了再见就直接出了家门，空荡荡的别墅里，关露失落的坐在沙发上，忽然手机响了起来，让关露脸上一喜，快速的接起电话，以为是谭骥炎打过来的，可是上面显示的却是一个陌生的号码。

“关小姐。”沈直冰冷冷的声音通过手机传了过来，一双上吊的眼睛里是诡异而森寒的光芒，“关小姐，看来即使你因为童瞳被人强暴了，可是谭副市长却依旧对童瞳关爱有加，甚至还一起回了怡然园的公寓，只怕今晚会在床上享受鱼水之欢。”

“你胡说什么？骥炎在办公室……加班……”关露不知道为什么自己立刻听出了这个让人毛骨悚然的声音，想起那一夜巷子里一身白衣的诡异男人。

可是此刻，关露已经顾不得理会沈直，呆愣愣的目光，骥炎没有在加班，他还和童瞳在一起，即使自己被童瞳害成这样，他还是和童瞳在一起？不，不会的！可是关露虽然很想要安慰自己，告诉自己，这不可能，自己和骥炎认识这么多年，童瞳只不过是一个后来人，怎么可能比得上自己和骥炎之间的关系亲厚，可是为什么自己感觉到这么慌乱不安？

“关小姐，你很聪明，所以为什么要自欺欺人呢？”沈直的笑声阴凉凉的响起，宛若一条毒蛇正在喷吐着信子，随时准备将毒牙伸过去，“看来想要让谭副市长认清童瞳的真面目，关小姐你还需要继续努力……”

心理医生是一个恐怖的存在，尤其当关露的心里已经被魔鬼所占据了，而沈直即使通过电话，却已经完全可以操控关露的情绪和心理。

挂了电话，关露呆愣愣的在沙发上坐了一整夜，直到天色微亮，又是新的一天。

怡然园，清晨，七点半。

门铃声响起时，童瞳正和谭骥炎在吃早饭，刚要起身，谭骥炎却已经率先放下了筷子去开门了，这么早，谭骥炎几乎怀疑又是自己小弟过来蹭饭吃。

片刻之后，谭骥炎已经回来了，手里还拿着一碰火红的玫瑰花，让正吃着面条的瞳瞳愣了一下，艳丽如火的玫瑰花有着盎然的生机，童瞳虽然感觉谭骥炎黑着一张峻脸拿着玫瑰花的模样有点的不协调，可是一想到这是谭骥炎的心意，可是昨晚上也没有看见他打电话订花，早上也没有出门那？可是疑惑归疑惑，童瞳脸上依旧露出了笑容，而谭骥炎此刻的脸色则是更加的难堪。

“这不是你买的？”童瞳饶是再粗神经也看的出谭骥炎盯着这束花的眼神根本就是要迸发出两道凶光，然后将自己手里的玫瑰花直接灰飞烟灭掉。

“不是。”谭骥炎冷冷的吐出两个字，然后坐下来继续吃面，他的确不是一个懂浪漫的男人，所以也根本没有想过要给童瞳买花，不过看着童瞳收到其他男人送的花，谭骥炎忽然感觉自己该每天都订一束花。

童瞳看了看手里的花，然后抽出放在里面的粉色信封，一股不好的预感出现在了脑海里，虽然送到蓝海豚的花束都是沐放直接处理的，可是童瞳也知道那个每天都送去蓝海豚的花束正是玫瑰花，而附赠的信笺上那些话根本就是不堪入目。

而此刻撕开信封，童瞳扫了一眼，果真都是一些赤裸的挑逗和变态不已的情话，让童瞳想起之前那一通骚扰电话。

“怎么了？”谭骥炎回头看了一眼脸色不太好的童瞳，虽然拿花进来的时候，谭骥炎是看到上面有信封的，而且还是粉色的，可是却没有擅自做主的拆开童瞳的信笺，可是此刻当谭骥炎只扫了一眼，脸倏地严肃的冰冷下来。

小瞳，我昨天晚上又想到你了，对着你的照片，我才能真正的硬起来，如同一个男人一般，小瞳，你什么时候拍写真集，那个时候，我就可以真正的膜拜你的雪白的裸体……

原本还算不错的早饭因为中途的这一束玫瑰花而破坏，谭骥炎的脸色一直阴沉沉的吓人，童瞳实在是想笑的，进入演艺圈之后，多少也听过一些关于疯狂影迷的事情，所以童瞳算是已经习惯了，可是一看到谭骥炎这铁青的峻脸，就忍不住的偷笑。

公寓停车场。

“自己注意一些，还有不许将暗中的保镖甩开！”谭骥炎冷着声音叮嘱着，对于童瞳这样虽然平日里总是乖巧，可是一旦有事发生，却绝对疯狂的个性，谭骥炎只能无力的接受，只是此刻的眼神却绝对是百分百的凶狠。

“是，我知道。”站在后座车门边，童瞳无比听话的点了点头，然后余光滴溜溜的瞄了一眼地下停车场的四周，因为还没有到上班时刻，所以停车场里倒没有什么人，童瞳快速的将头伸进了车窗里，然后对着谭骥炎的薄唇上亲了一口，偷吻得逞之后立刻缩回脑袋直接向自己的车子跑了过去。

这孩子！谭骥炎怔了一下，冷硬了一早上的脸庞上表情软化下来，看着童瞳的沃尔沃先开了出去，这才将车窗升了上来，询问驾驶位的李成，“查的怎么样了？”

“花束是一个上学的初中生送到门卫室门口的，一个带着口罩和墨镜的男人给了他五十块钱，帮忙送一下，信封上的指纹没有比对结果，对方没有犯过案子在公安局留下指纹信息。”李成一面发动汽车，一面快速的向着谭骥炎回禀着调查的结果。

“军方呢？小御帮忙核对过了吗？”指纹没有结果，还有一种可能对方是特殊身份的人，指纹等信息都是一级机密，所以普通权限根本查不到。

“三少核对过了，不是军方的人。”李成认为对方很有可能只是一个普通的影迷而已，虽然有些的疯狂。

后座上，谭骥炎沉思着，如今知道了童瞳的身手，谭骥炎倒是不担心她的安全了，而暗中也一直有人在保护着童

瞳，他之所以让李成去查一下，并不是因为这个不知名男人的疯狂追求，和那些猥琐的话，主要是谭骥炎想到了童瞳的身手，和她一直都隐藏未说的身份，更担心是有其他人要对童瞳不利，所以才会小心谨慎了很多，看来是自己多心了。

影视城。

童瞳倒是有些意外的看见关露，而因为之前关露也和童瞳来过两次剧组，工作人员也认识了，所以就没有阻拦，只当她今天也是来陪着童瞳拍戏的。

“关姐。”童瞳头皮有点发麻，虽然对于自己的过铕她并不会推卸，可是看着脸色苍白，眼下有着黑眼圈，没有了初次见面时温柔知性的一面，童瞳愧疚的抿了抿嘴角，归根到底还是因为自己关姐才会遭遇了那样的意外。

“童瞳！”关露是真的恨，如果说以前只是嫉妒，只是不屑童瞳勾引谭骥炎，可是在自己因为童瞳背负了那样的痛苦之后，再想到谭骥炎依旧和童瞳在一起，关露对童瞳的恨却已经深刻到恨不能喝她的血，吃她的肉，如果不是她，骥炎怎么会对自己这么冷酷！

“关姐，对不起。”童瞳看了一眼，就知道关露恨自己，这样恨不能撕了自己，杀了自己的眼神，想要忽略都难。

虽然沐哥说关姐当日是咎由自取，而谭骥炎也说这件事只是意外，和自己没有关系，可是关姐如果只是受伤了，伤口痊愈了，康复了，童瞳倒是可以安慰一下自己那只是意外，可是那是强暴，造成的心理创伤，童瞳知道并不是时间就可以抹平的，所以她对关露就更加愧疚了。

早上童瞳偷亲了谭骥炎之后，心情愉悦，所以车速又飙了起来，到了影视城这边还很早，除了稀疏的几个剧组人员，大都数人都还没有过来，此刻河边，清晨的空气格外的清新着，也没有什么游客。

“对不起有用吗？”关露尖锐的冷笑着，讥讽的目光恶毒的看着眼前的童瞳，身为女人，关露自然懂得她眉宇之间那样的妩媚风情是经过爱情的滋润才有的，心理再次的扭曲，“你也和我一样被五六个男人轮暴，我就会原谅你！”

那个就算我愿意，谭骥炎也不可能愿意啊，童瞳虽然很想开口，可是却依旧乖巧的低着头道歉着，“关姐，你别生气了，你一生气眼角的皱纹都出来了。”

这还是昨天晚上看电视剧的时候看见的一幕，女主角生气的时候，男主角就是这样开口的，当然，还亲了女主角一口，童瞳自然不会亲关露了，不过台词倒是一字不漏的记了下来，然后照搬照抄的说了出来。

“童瞳！”关露愤怒着咆哮着，睚眦具裂着，脸庞再次的扭曲起来，倏地一下对着童瞳扬起了手，这个贱人，这个还敢嘲笑自己的贱人！

“关姐？”同样的台词，可是截然不同的结果浮现，童瞳错愕的眨巴着眼睛，一手快速的挡下了关露的手，“关姐我一会还要拍戏。”所以她是真的不能在脸上留一个巴掌印，否则程导肯定会将自己的耳朵都拧掉。

一巴掌被童瞳挡了下来，关露整个人都歇斯底里的怒了起来，她竟然还敢挡，她怎么敢？顾不得什么面子和尊严，关露再次的向着童瞳扑了过来。

虽然童瞳在身高上要娇小一些，在体型上要清瘦一些，可是对于打架，童瞳真的不会惧怕任何人，可是眼前是她有些愧疚的关露，再加上女人打架都是抓头发，抓脸颊，而童瞳打架，那可是一击致命，所以不能对打之下，童瞳只能选择快速的侧身避开，身体迅速的后退，和关露之间至少拉开了有三米的距离。

可是一旁关露却扑的太用力，只感觉眼前童瞳身影一闪就消失了，关露重心不稳之下，啊的一声尖叫着，整个人直接跌进了河浅滩里。

这是上一次童瞳拍戏的地方，水不深，有些的烂泥，可是关露狗啃泥的姿势是一头栽下去的，等抬起头时，那波浪的长发湿漉漉着，而关露满头满脸的烂泥，手一摸，露出了两只眼睛和鼻子、嘴巴，脸上盖满了乌黑的有些臭的淤泥。

“关姐，我不是有意退这么远的。”童瞳是想要补救的，可是刚刚退的太远，结果赶不及拉住关露，此刻抱歉的抓了抓头，懊恼的厉害，难怪谭骥炎说自己会闯祸，貌似真的又惹怒关姐了。

“小瞳，这是怎么了？关小姐？”辛疆快速的赶了过来，这才发现站在浅滩里的关露。

“辛疆，你竟然还认的出这是关姐了？”童瞳目瞪口呆的看着身边的辛疆，关姐这满头满脸的烂泥，他竟然还能一眼就认出来，果真像沐哥说的一般，辛疆是个有能力的经纪人。

这有什么可佩服的？辛疆对上童瞳那亮闪闪的目光，有些的挫败，然后这才想起站在下面的关露，快速的将手伸了过去，“关小姐，我拉你上来。”

“谢谢！”关露快速的蹲下身来，用浑浊的水迅速的洗去了脸上的烂泥，然后任由辛疆将自己给拉了上来，阴狠毒辣的目光如同毒蛇一般盯了童瞳一眼，关露转身离开，自己绝对不会放过童瞳的！

“关小姐怎么会掉下去？”辛疆看起来是一个普通无害的中年男人，可是他可没有忽略关露看向童瞳时那样阴狠的目光，之前见过关露两次，辛疆对关露的印象还不错，身上流露着大家闺秀的贤惠，接人待物都非常得体，人也很温柔，可是刚刚那一眼，辛疆却不得不质疑自己之前的对关露的判断，可是一想到童瞳那异于常人的思维，辛疆又不得不怀疑是不是童瞳无心之下得罪了人还不知道。

“我之前连累关姐出了意外，刚刚关姐想打我，结果我一躲，关姐就掉下去了。”童瞳倒不会将关露被强暴的事情说出来，毕竟这是关姐的隐私，可是想到关露那样痛恨自己，不由的耷拉着脑袋，看样子关姐是不会原谅自己了，要不让等结束之后，去找关曜去和解，毕竟他们是表姐弟。

“你真的没有说什么，做什么？”辛疆怀疑的看着无精打采的童瞳，就她那思维，估计将人给气死自己都不知道。

“当然没有，我只是对关姐道歉着。”被辛疆怀疑着，童瞳不乐意的瞅了他一眼，一本正经的开口为自己辩白，“刚刚关姐生气的时候，我还劝她来着，不过好像关姐更生气了。”说到这里，童瞳不由的心虚起来，可是台词自己可是记得

一清二楚，一个字都没有差。

“你说什么了？”辛疆感觉自己已经找到了问题所在，只等着童瞳的语不惊人死不休。

“我说关姐，你别生气了，你一生气眼角的皱纹都出来了。”童瞳无辜的开口，自己怎么可能对关姐做什么，自己都已经对不起关姐了，童瞳甚至感觉大不了让关姐打自己一顿，或许出出气就会好一点，嗯，一会记得和关曜提一下。

辛疆定睛看了看童瞳，然后保持着沉默，所以说小瞳的思维和正常人就是不一样。

关露掉下去的时候却不知道怎么扭了脚，当时还没有什么感觉，可是回到西湖苑，洗了澡之后，就发现脚踝红肿了起来，委屈着，关露打了电话给谭骥炎，可是随后却被挂断了，泪水从眼眶里滚落下来，而片刻之后，手机铃声再次的响起，关露泪水朦胧的接起电话，脸上带着笑，骥炎怎么可能不接自己电话，可是当手机里传出来的于靖的声音时，关露脸色苍白一变。

“关小姐，谭副市长正在开会，不方便接手机。”于靖轻声的关上办公室的门，而办公室里谭骥炎正在接电话，的确是不方便接关露的电话。

“我知道了，谢谢于秘书。”关露神色淡漠的挂了电话，看着自己红肿的脚，只怕是童瞳不知道在骥炎面前说了什么，所以骥炎才会对自己越来越冷淡，明明以前的时候，在童瞳还没有出现的时候，骥炎对自己很好。

早上童瞳就将有自己的镜头给拍完了，下午没事，所以中午就可以离开了，打了电话给关曜。

“关姐？嗯，我知道了，吃西餐吧，我定位置，约了关姐之后我联络你、。”关曜透过办公室的窗户看着外面正无所事事的下属们，杀人焚尸的案子已经宣告结案了，所以忙碌了差不多一个月的众人此刻都难得有了好心情，而且再也没有发生杀人焚尸案，也没有其他凶杀案发生，所以闲下来的众人此刻不是凑一起聊天，就是在网上打游戏。

这个案子那些被杀的受害者究竟是什么人？虽然已经结案了，可是关曜却依旧让人将这些受害者用电脑技术还原的头像发了出去，明面上是说要找到受害者的家属，可以将尸体领走，也算是给受害者一个交待，所以也没有人怀疑什么。

可是从案件发生到如今，却没有一个受害者家属出现，甚至连一个认识受害者的人都没有，让关曜推测这些被害者估计不是北京人，甚至是只身来北京的，所以才会没有家属和朋友前来认尸。

因为刑侦处没有案子，关曜中午出去倒也无所谓，一面向着办公室外走，一面拨通了关露的电话，“关姐，你在哪里？中午我接你出来吃饭，什么？脚受伤了，在医院，我立刻过来。”

童瞳在接到关曜的电话知道关露脚踝受伤了，也直接打过方向盘向着医院的方向赶了过去，对于自己又闯祸的事情有些无奈，不过还是拨了谭骥炎的手机。

“吃过饭了吗？”放下手里的文件，谭骥炎知道童瞳今天如果拍摄顺利的话，中午就可以收工了，峻冷的脸上线条柔软下来。

“没有，在去医院的路上。”童瞳闷闷的开口，皱了皱鼻子，难道自己真的很会闯祸？可是当初在特别行动组，上校说自己是最优秀的组员，不用他担心的，可是如今看来，童瞳几乎有些怀疑上校当初是不是说谎安慰自己啊？

“医院？你怎么了？哪里受伤了，去哪个医院？”倏地站起身来，谭骥炎脸色在瞬间严重起来，急切的开口着，峻挺的身影已经向着办公室外快速的跑了过去。

“我没有受伤，是关姐扭伤了脚，不过也是因为我才扭伤的，谭骥炎，你说我是不是和关姐八字不太合啊？”有气无力的开口，童瞳真的感觉自己很无辜，“我之前拍戏的时候，整整摔了十八次到河里，可是也没有扭伤脚，可是关姐就摔了这么一次，而且关姐还是脸朝着河里摔的，她怎么就将脚给扭伤了？”

如果关露扭伤了脖子什么的，童瞳还可以理解，可是关姐那样的摔倒姿势，怎么就将脚给扭伤了，叹息一声，对于自己又连累关露受伤了，童瞳感觉要想取得关露的原谅真的很难。

知道不是童瞳受伤，谭骥炎悬着的心这才放了下来，“在医院门口等我，我十分钟之后到。”

关露的脚踝扭的不是很严重，可是因为没有第一时间来医院处理，所以肿的有点吓人，不过只要好好的调理，一个星期就可以痊愈了。

关曜第一个过来了，病房里，关露的脚上包了一大圈纱布，她过来的时候是穿的靴子，这会包了纱布就只能穿拖鞋了，所以关曜刚要开门准备出去买拖鞋，就看见一起过来的谭骥炎和童瞳。

关露先是看见谭骥炎的，因为童瞳自认为理亏愧疚，所以直接窝到了谭骥炎背后，所以关露的脸上刹那是光彩闪耀，可是随着谭骥炎走进病房，当看见他身后的童瞳的时候，关露的笑容僵硬在了脸上，眼中的恨意克制不住的流露出来。

谭骥炎眼神不动声色的沉了几分，不过脸庞之上倒看不出什么，沉声的开口，“关姐，脚好一点了吗？小瞳不懂事，关姐你不要在意。”

谭骥炎的态度其实和以前没有太多的区别，关心虽然关心，可是却也带着一种疏离，这些年，他对关露还是尊敬的，可是在此刻看见关露看向童瞳恶毒眼神时，谭骥炎语调就冷了不少，而关露自然也就察觉出来了。

“骥炎，不是关姐要管你的事，可是你还叫我一声关姐，我就不得不劝你，你没有交过女朋友，不知道演艺圈里的艺人人前一套，人后一套，表面上看起来都是单纯可爱，可是背地里还不知道是怎么样的人尽可夫！”

脚踝上火辣辣的痛，加上谭骥炎有些冷酷的态度，关露终于没有克制住情绪，言辞犀利的指责着童瞳，“骥炎，你不要被童瞳给勾引了，她不过是看你比小曜身份更尊贵一些，职位更高一些，这才不要脸的勾引你，她和程天南勾搭不清，和沐放之间还不知道有什么肮脏的关系，骥炎，这样的女人，根本就是想要攀上谭家而已！”

错愕着，童瞳看着关露，对上她那愤怒而仇恨的眼神，毫不掩饰的仇恨表情，恶毒的指控，童瞳虽然有些震惊，可是隐隐的却也有种明白，难怪之前自己总是感觉关姐看自己的眼神有点诡异，原来竟然还有这样的误会。

谭骥炎沉寂着峻脸，似乎并没有听到关露对童瞳的指控，沉默的抿着薄唇，讳莫如深的冷漠表情让关露无法判断谭骥炎到底有没有相信自己，可是关露认为谭骥炎应该，不，是必须要相信自己，因为自己是不会害骥炎的，也不会允许童瞳害骥炎！

“关姐，那个其实我和关曜不是恋人。”童瞳明白误会大了，这不解释清楚，可就真的麻烦了，“还有沐哥和我就是家人，很好的家人，至于程天南，关姐，我和他真的没有关系。”仇人还不错，怎么可能和程天南勾搭不清，自己又不是脑壳坏了。

“童瞳，你不要狡辩了，如果不是你和程天南勾搭不清，我会被你害成这样吗？”既然已经撕破脸了，关露也不需要任何的克制，愤怒的对着童瞳怒吼着，“你根本就是水性杨花的贱人，婊子！”

童瞳的表情倏地冷了，之前关露的责骂和指控，即使有些难听，童瞳只当是关露误会了，毕竟明面上关曜才是自己的男朋友，关姐看见自己和谭骥炎在一起，所以才会那样误会自己，可是刚刚已经解释过了，再听着关露口中的污言秽语，那分明就是一种仇视，是尽一切可能用这些难听的字眼和词语来侮辱自己。

“小瞳，去门口等我。”谭骥炎握住了童瞳的手，虽然还是低沉的嗓音，可是如果仔细辨别就可以听得出，谭骥炎面对童瞳时，那磁性的声音柔软了许多。

“呃，好。”对于和人对骂，童瞳是绝对不行的，而和人打架，童瞳实在担心一出手就打死人，所以谭骥炎开口了，童瞳倒没有什么拒绝，直接就转身出门。

“关曜。”童瞳错愕的一愣，这才发现不知道什么时候关曜站在病房门口，手里还拎着一双拖鞋，只是那温和的脸上表情却不太好。

关曜伸过手将病房的门给关了起来，隔音效果不太好之下，所以刚刚病房里的一幕，关曜听的清楚，只是此刻，关曜有些的难受，因为从小和谭骥炎一起混迹在北京，所以关家的小一辈里，关曜真正亲厚的人并不太多，关恒算是一个，关露算是一个。

小时候，关姐几乎都是围着自己转，担心自己的学习，担心在军队里训练会受伤，所以这些年，关曜真的将关露当成家人，当成了尊敬的姐姐，可是刚刚病房里那样恶毒的辱骂，这真的是关姐吗？为什么变了这么多。

｜派派小说后花园lyg021手打，转载请注明｜www.paipai.fm

第二卷 情意缠绵 114章 割腕自杀

“关曜，你别在意，反正骂的是我，我都不在意了。”童瞳笑着对着关曜开口，习惯了关曜总是斯文温和的一面，当他突然板起脸了，童瞳还真是有些的不习惯。

“我只是有些失望而已。”关曜终于露出了惯有的温和笑容，可是镜片之后，目光却依旧有些的冷寒，身为刑警多年，关曜见过很多很多心理扭曲的人，可是他不希望自己身边的人也变得这样，可是很多时候，并不是自己想要改变就能改变什么的。

病房里安静下来，关露呼吸有些的急促，莫名的不安席卷而来，尤其是此刻谭骥炎并没有开口说话，可是这样一张冷峻凛然的面容，那一双凤眸里目光锐利如刀，让关露心忐忑不安的跳动着，沉默冷寂时候的谭骥炎给人一股强大的震慑和威迫。

“关姐。”在就关露脸越来越苍白，眼神月来也慌乱的时候，谭骥炎缓缓的开口，声音冷漠，“之前在蓝鸟酒吧的意外，其实和小瞳没有关系吧，如果不是关姐威胁着小瞳要一起去酒吧，如果不是关姐没有听从小瞳的叮嘱擅自离开了车子，还逛到了黑暗的巷子里，后面的一切都不会发生。”

关露脸色煞白着，不敢相信的看着谭骥炎，只感觉他的脸是如此的陌生，如此的冷酷，骥炎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来？他怎么能？不，一定是童瞳在骥炎身边吹枕边风，扭曲事实，搬弄是非！骥炎才会这样对自己说话。

“骥炎，我不怪你，我知道男人一旦陷入恋爱里，肯定不理智，童瞳说什么你都会当真！”关露努力的保持着平静，这一切都是童瞳那个贱人的错，自己真的小看了她，顶着那样一张无辜至极的小脸，骨子里根本就是肮脏下贱到极点！

“小瞳从来不会搬弄是非，她甚至因为这件事非常的自责。”除了之前违背了承诺去见了程天南之外，童瞳真的不曾和自己说过谎，也不曾欺骗自己，童瞳的个性很简单，其实根本就是一根筋到底！谭骥炎想起童瞳，原本冷漠的目光此刻终于多了一些温度。

可是谭骥炎那一闪而过的温柔表情反而让关露再次失控，歇斯底里的尖锐起来，“如果不是因为童瞳，我怎么会发生那样的意外？怎么会被人强——暴！”

“关姐，你是成人了，该知道什么是危险，这件事，是关姐你自己一手造成的，和小瞳没有任何关系，所以我不想在听到关姐对小瞳有任何的指责和侮辱，否则即使关姐你是关曜的表姐，我也不放过你！”谭骥炎的眼神冷厉下来，一字一字冷酷无情的从薄唇里吐出，如果不是因为这个意外，不是因为她和关曜的关系，在她说了那些侮辱小瞳的话之后，谭骥炎会让她百倍的偿还回来，知道什么叫做后悔！

“骥炎，你竟然这么多待我，我们这么多年的关系，竟然就抵不上你和童瞳之间的关系吗？”不敢相信着，关露双手揪紧了床单，茫然着表情，脸上满是痛苦，骥炎怎么会说出这样绝情的话来？

“关姐，从小到大，我敬重你，那是因为你是关曜的表姐，而不是因为其他，至于你的那些照顾，我虽然感激，可是

我并不需要。”谭骥炎真的可以很冷，他的眼神冰冷到极点，如同关露那些的照顾都是可有可无的垃圾，其实如果是平日，谭骥炎不会如此说，可是想到之前关露对童瞳的侮辱，谭骥炎便冷了态度，而这是关露最在乎的感情，所以谭骥炎如此的贬低这份情谊，对于关露而言是致命的打击，这也是谭骥炎冷酷无情的地方，打蛇打三寸，他永远都能精准的找到对方的软肋弱点，然后冷酷无情的攻击。

“为什么？”心如同已经枯死了，关露摇着头，失魂落魄的，她很想要安慰自己，这只是自己的幻觉而已，可是谭骥炎那犀利异常的眼神，却让关露连欺骗自己的能力都失去了，血淋淋的言语让关露只感觉天几乎都塌了。

病房外，童瞳听着谭骥炎那些话不由的皱起了眉头，之前谭骥炎说过，他很是感谢关姐小时候对他的照顾的，可是每一次，关姐回国，不管多忙，谭骥炎都会抽空出来陪她吃饭的，可是为什么谭骥炎这样这样说？

“小瞳，你现在知道了吗？骥炎是不会让任何人伤害到你，即使只是言语上。”关曜无奈的叹息一声，他可以想象的出关姐的痛苦和打击，可是这就是谭骥炎，这个北京市最年轻的副市长，骥炎真的护短，对于任何伤害到童瞳的人，他都是如此冷血无情的回击，明知道关姐看中小时候的那段感情，可是骥炎却偏偏在这里下手。

“关姐，以后我不希望听到任何关于对小瞳侮辱的话。”低沉的嗓音里带着警告，谭骥炎转身向着病房外走了去，如果说以前，对于这份情谊，谭骥炎是真的在乎，可是如今，从关露看向童瞳的眼神，谭骥炎明白已经到了需要取舍的地步了，如果继续纠缠不清，只会让关露有不该有的念头，从而伤害到童瞳。

打开病房的门，谭骥炎抱歉的看了一眼关曜，可是比起关露，谭骥炎在乎的人是童瞳，所以他不会让关露对童瞳造成任何的伤害，即使只是语言上的。

童瞳瞅着谭骥炎，他一直都说自己毛毛躁躁的，做事不经过脑子，可是他呢？谭骥炎是陪着自己来探病的，可是却貌似将事情越弄越糟！

病房里，关露苍白着脸，痛苦而绝望的而看着谭骥炎那要离开的冷峻背影，忽然感觉到生无可恋，一手快速的抓过柜子上的茶杯，用力的往柜子角上一砸，啪的一声破裂声响起，抓起尖锐的瓷片直接向着自己的手腕划了下来。

“关姐？”童瞳是正对着门，看到关露的动作之后，一把推开谭骥炎，身影飞快的掠了过去，可惜毕竟距离太远，关露手腕上已经多了一道深深的伤口，鲜血汩汩的从大动脉里流淌出来。

谭骥炎也是眉头一皱，关曜立刻大声的喊起了医生，因为发现的快，虽然割伤了手腕的动脉，可是因为抢救及时，倒也没有生命危险，只是关露的手腕上被纱布一层一层的包扎着，担心她情绪不稳，继续伤害自己，所以医生注射了镇静剂，这会病房了，关露闭着眼沉沉的睡着。

童瞳看着关露手腕上的隐隐的还透露着血迹的纱布，纤细的眉头皱了起来，而一旁，谭骥炎和关曜也是震惊的愣住，根本没有想到关露会这么冲动，可是如今，两个人却也隐隐的猜到了问题的核心，关露这样仇恨童瞳，根本不只是因为关心谭骥炎，关露分明就是因为爱着谭骥炎，求爱不成，因爱生恨，而谭骥炎刚刚冷酷绝情的话原本是要彻底断绝和关露的关系，让她不要伤害到童瞳，可是却没有想到让关露痛苦绝望之下割腕自杀。

“我看着关姐就行。”关曜目光复杂的看着睡着的关露，记忆里，小时候的关姐很是温柔，而之后因为嫁到美国去了，每年只能回来一两次，关曜真的没有察觉到关露对谭骥炎的感情，可是如今仔细一回想，却也明白了一些。

这几年关姐对骥炎甚至比对自己更加关心，所以关姐才会越来越厌恶痛恨小瞳，可是不要说如今骥炎有了小瞳，就算骥炎一直都是单身，关曜也明白谭骥炎是绝对不可能回应关露这份感情的。

到现在已经是下午快两点了，谭骥炎牵着童瞳的手先离开病房去买午饭，三个人到现在都没有吃，汽车里，谭骥炎看向副驾驶位置上依旧锁着眉头的童瞳，快速的将车子停到了路边，可是童瞳还陷入在自己的思绪里，丝毫没有察觉到谭骥炎停下了车子。

“小瞳，你是不是感觉我之前的话说的太过分了？”谭骥炎沉的开口，对于关露突然割腕自杀的情况他也没有预料到，他只是察觉到了关露对自己不该有的感情，所以快刀斩乱麻的直接断了关露的念头，如果事情能倒转回去，谭骥炎依旧会这样做，可是他此刻却有些担心童瞳会不会认为自己太过于冷酷无情。

其实谭骥炎知道自己的性格，他并不能算一个好人，政坛这么多年，他虽然不会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可是却也不是两手干净，他是一个冷心薄情的人，很多人，很多事，他都是权衡着处理应对，除了谭家的人，还有关曜，这些年，他虽然也有很多朋友，可是却不到交心的地步。

谭骥炎突然担心童瞳会不习惯这样的自己，她是那么的简单而善良，而今天，自己却让童瞳看见了自己冷酷无情的一面，想到此，谭骥炎峻脸暗沉了几分，可是就算小瞳不能接受，谭骥炎知道自己以后会避免让童瞳知道自己冷血的一面，可是他绝对不会放任童瞳离开。

“没有。”童瞳摇摇头，刚想要开口继续说什么，可是驾驶位上的谭骥炎却突然将童瞳给用力的搂进了怀抱里，低头亲吻着她的额头，童瞳能感觉都谭骥炎的不安，却只当他的不安当成了因为关露的割腕自杀而造成，所以也就没有再开口，只是乖巧的任由谭骥炎抱着自己，虽然之前在病房里，谭骥炎的话说的狠厉绝情，可是童瞳明白那并不是谭骥炎的真心话。

买了午餐回来，因为关露这一间是单独的病房，所以倒也不用担心谭骥炎被其他人看见，而在镇定剂之下昏睡的的关露也醒了过来，只感觉到手腕上一痛，之前的一幕幕清晰的浮现在了脑海里，让关露再次苍白的脸，痛苦而绝望的目光看向谭骥炎。

“关姐，你好一点了吗？”关曜快速的走到了病床边，温和的脸上有着关切，“关姐，你怎么可以这么胡闹，差一点就将动脉割断了。”

幸好是锋利的瓷片，而不是匕首，否则之前那一刀真的会将动脉割断，想到此，病房里众人脸色都有些的沉重。

谭骥炎脸色一如既往的冷沉漠然，关露心头剧烈的痛着，忽然掀开身上的被子，跌撞的要起身，让一旁关曜不得不小心的扶起关露。

“童瞳。”关露左手腕上还包着纱布，右脚也因为扭伤包着纱布，苍白着脸，原本妩媚成熟的风情此刻被一种哀伤所代替，推开要扶着自己的关曜，关露走到童瞳面前，突然扑通一声双膝落地的跪了下来。

“关姐？”关曜一怔，脚步快速的上前要搀扶起关露，关姐这是做什？

“放开我，小曜，放开我！”声音再次尖锐起来，关露歇斯底里的喊叫着，挣扎的甩开关曜的手不让他将自己从地上拉起来，泪水从眼角滚落下来，关露擦了擦眼泪，“童瞳，我给我跪下，算我求你，你离开骥炎吧，你会毁了骥炎的，你根本配不上骥炎，我求你好不好，你离开骥炎可以找另一个好男人，可是我不能看着你毁了骥炎，骥炎为了你差一点要和谭家决裂，骥炎这么年轻，他有很大的前途，他不能因为一个女人就毁了自己的一切！”

一声一声，哽咽着，关露披头散发着看着沉默的童瞳，重重的将头嗑在了冰冷的地板上，发出咚咚的冰冷闷沉声，自己配不上骥炎，关露明白，可是她不能让童瞳毁了骥炎，骥炎适合更好的女孩，所以即使关露痛恨童瞳，看不上童瞳，认为她水性杨花，可是这一刻，关露什么都顾不了了，什么面子，什么尊严，她都可以放下，她只希望童瞳可以离开谭骥炎。

“小瞳，我们回去。”谭骥炎寒着眼神，他原本对关露是有愧疚的，不管是以前之前的强暴，还是刚刚的割腕自杀，谭骥炎终究还是有些的亏欠内疚的，可是看着给童瞳磕头的，口口声声童瞳配不上自己，会毁了自己的关露，谭骥炎冷了峻脸，直接揽过童瞳的肩膀要离开。

“童瞳，如果你不离开骥炎，我就死给你看！我已经死过一次了，不在乎死第二次，第三次，你们能救得了我一次，难道能一直防范下去吗？”关露怒声吼着着，跪在地上，泪水迷蒙了眼睛，她不怪骥炎，骥炎只是被骗了，只是第一次尝试到爱情的美好，可是童瞳根本配不上骥炎！

童瞳脚步一顿，看着哭喊尖叫的关露，安静乖巧的脸上表情复杂着，而一旁谭骥炎不由的揽紧了童瞳的肩膀，这样的局面，谭骥炎真的担心童瞳太过于善良而会答应关露，即使只是权宜之计，谭骥炎也不愿意听到童瞳说要离开自己的话。

“我为什么配不上谭骥炎？”童瞳是真的想不明白，迷茫着目光看向关露，自己到底哪里配不上谭骥炎了？自己又不偷又不抢，演员这个职业真的很赚钱，至少比谭骥炎的工资高了许多，而且自己身体健康，童瞳真的就不明白了，自己到底哪里差了，让关露连自杀都搬出来了。

“童瞳，你这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吗？”关露愤怒起来，满是泪水的脸上是扭曲的仇恨，“你只是孤儿院出生，没有学历没有文凭，可是骥炎呢？骥炎可是谭家二少，是北京市副市长，你和骥炎在一起，能帮得了骥炎什么？”

“可是谭骥炎根本不需要我帮他，而且就算我能帮到他，他也绝对不会答应，沐哥说谭骥炎就是大男子主义，死要面子活受罪。”童瞳刚一开口，瞄到谭骥炎峻脸一黑，立刻心虚的抿了抿唇瓣，可是自己又没有说错，谭骥炎有时候根本就是这样，又固执又霸道！

童瞳没有立刻答应关露的要求，谭骥炎算是松一口气，可是听着她那话，怎么听都是怎么变扭，让谭骥炎黑着峻脸，沐放，很好，很好，在小瞳面前编排自己！

原本病房里的气氛有些的紧绷，可是此刻，关曜原本严肃的脸色舒缓了几分，某些方面而言，骥炎真的有点封建大男子主义，什么事什么话都闷在心里。

“好，童瞳，你狠！那我就死在你面前，你会一辈子良心不安的！”关露阴狠着眼神，恶毒的目光仇恨的盯着童瞳，为了骥炎，为了骥炎的前途和事业，自己不在乎这条命。

“又不是我杀的你，我为什么要良心不安？”童瞳疑惑的眨巴着眼睛，不解的看着用死威胁自己的关露，“关姐，生命是很宝贵的，死了就真的没有了，你要为你的父母和丈夫考虑，还有关曜，你们是亲戚，你如果真的自杀了，你的家人会伤心的，我也会难过的，不过最多一个星期，谭骥炎你呢？”

对于生命，童瞳是很在乎的，当年在那个黑暗血腥的山洞了，她是被妈妈用生命保护下来的孩子，这些年在基地训练里，童瞳比任何人都知道生命的可贵，对于关露的自杀，童瞳是很反感的，可是童瞳总算学聪明了一些，没有说出来。

谭骥炎嘴角微微的有些抽搐，可是对上童瞳那等待自己答案的专注眼神，不得不开口，“一个星期。”

“看吧，关姐，如果你真的自杀了，一个星期之后，我和谭骥炎就会忘记你的，要不，你就好好活着，这样天天破坏我和谭骥炎的感情，说不定还有一点用。”童瞳看着关曜脸色有些严肃，知道关露如果真的自杀了，关曜一定会很难过的，所以话锋一转，笨拙的想要让关露打消自杀的念头。

谭骥炎脸上已经彻底看不出什么表情了，直接无视着童瞳这个和正常人完全诡异的思维方式，明明是无比严肃而压抑的局面，可是到了童瞳这里，偏偏就变的喜感十足。

“你！你……”关露已经气的说不出完整的话来，苍白的脸扭曲着，满腔的恨意在眼中凝聚成锋利的尖刀，一把一把的向着童瞳的心脏扎了过去，她根本就是在看自己笑话！

“关曜，我们先回去了。”为了制止童瞳真的刺激到关露，谭骥炎对着关曜招呼一声，直接将身边的童瞳带出了病房，不过知道童瞳绝对不会因为任何人而离开自己，这个认知，让谭骥炎的峻脸上如同多了一层光芒一般，隐隐上扬的嘴角能看得出他的心情很好。

“喂，谭骥炎，你是不是太薄情一点了，关姐可是在割腕自杀，你怎么还能笑的出来。”童瞳不满的瞅着谭骥炎，小小的拳头砸在他的肩膀上，这个男人也该有点同情心，虽然谭骥炎如果真的太在乎关露，童瞳会感觉有些的郁闷，不过谭骥炎这个时候笑终究是不太好的。

“小瞳。”谭骥炎原本落在童瞳肩膀上的手下滑到了她的腰间，然后一个用力直接将童瞳拉到了自己怀抱里，低头吻住她起喋喋不休的红唇，她怎么可以这样的可爱，让谭骥炎真的按捺不住心头的喜悦。

被吻的一愣，这还在电梯里，童瞳挣扎着要推开谭骥炎，可是这一点微弱的抵抗直接被谭骥炎忽视着，而且能感觉到谭骥炎的好心情，童瞳虽然感觉这样有点不太厚道，可是谭骥炎的唇实在魔力太大，原本捶打着他肩膀的双手慢慢的抱住了谭骥炎的脖子，童瞳终于学会了接吻的时候闭上眼，也不去胡思乱想，专注的回应着谭骥炎压抑不住热情的一吻。

“小瞳，这还在电梯里。”虽然谭骥炎之前将刚要打开的电梯门又给关上了，可是却不得不开口提醒着童瞳，她那小手已经快要解开自己衬衫扣子，这个孩子貌似对自己的胸膛万分的有兴趣。

童瞳懵懂的看着谭骥炎，因为吻而樱红的双唇泛着光泽，茫茫然的仰望着谭骥炎，没有摸到谭骥炎的胸膛，让她如同一直没有吃饱的小猫儿，因为被打断了进食而不高兴着。

“傻孩子。”谭骥炎被童瞳这副表情愉悦了，沉声一笑，再次低头在她红肿的唇上轻啄了一下，压低了声音在她耳边暧昧的低喃，“等回到车子里，我随便小瞳为所欲为。”

耳朵因为谭骥炎的说话而有些的痒，童瞳有点呆的点了点头，看着谭骥炎将自己好不容易解开的扣子又扣上了，童瞳却是有些的不满，谭骥炎看起来有些的瘦削，或许是因为他很高，给人感觉并没有强壮的体魄，可是谭骥炎真的有一副让童瞳羡慕的好身材，尤其是胸膛，光滑不说，饱满结实的肌肉蕴藏着无尽的力量，舒适的体温，让童瞳爱不释手。

随着电梯门叮的一声响起，已经到了医院的地下停车场，童瞳这才慢慢的从刚刚的热吻里回过神来，然后想起谭骥炎的调侃，而自己竟然傻乎乎的点头答应，轰的一下脸上着火了一般，然后一抬头，赫然对上的就是谭骥炎那染着笑意的凤眸，丢脸丢到家了！

“谭骥炎！”童瞳彻底怒了，用力的瞪了谭骥炎一眼，大步的垮出了电梯向着汽车的方向快速的走了过去，自己这个笨蛋，不就是一个吻吗？自己竟然一点警觉都没有了，谭骥炎太过分了！他竟然还敢笑，有什么好笑的！

跟在童瞳身后看着那个气呼呼的孩子，如同炸了毛的小猫儿一般一个劲的向前走着，谭骥炎再次露出了笑容，峻朗的脸庞上满是温柔和宠溺，这个孩子这个时候最迷糊，最可爱。

汽车里，谭骥炎没有发动汽车，看着偏着头看着车窗外的童瞳，因为还在生气，气鼓鼓着小脸颊，让谭骥炎忍不住的开口，“现在没有人了，小瞳真的不动手吗？”

“谭骥炎！”童瞳还是红着一张脸，听着谭骥炎的调侃声，再想到自己刚刚的丢人表现，不由火大的转过身来，一双细长的小眼睛里熊熊的燃烧着火光，凶狠狠的放话，“谁说我不敢动手了！你最好先打电话给于靖，下午你是没有时间去上班了！”

“我之前已经打过电话了。”之前的一些事情都已经步入正轨了，所以谭骥炎此刻倒是偷得浮生半日闲，一手抚上童瞳的头，可惜手刚伸过去就被气呼呼的童瞳给拍开了。

“是我动手，你不要动手动脚！”童瞳哼哼着，不满的瞅着嘲笑自己的谭骥炎，然后一个用力，直接扑了过去，小手想要解开谭骥炎的衬衫扣子，可是因为紧张，手指却不听使唤了，颤抖了几下，却依旧没有解开谭骥炎的衬衫扣子，而指尖之下，明显能感觉到谭骥炎的胸膛在上下震动着，他根本就是在笑！

“带你去个地方。”怕逗得狠了，真让瞳瞳生气了，谭骥炎笑着抱着住扑在自己胸膛上的童瞳，轻轻的吻上她的头顶，温柔的拥抱满是温情款款，也安抚了童瞳的情绪。

片刻之后，谭骥炎抱的过足了手瘾，也不想浪费好不容易挤出来的下午时间，这才松开了手，让童瞳坐回了副驾驶的位置上。

谭骥炎发动了汽车，出了医院之后直接向着城外的郊区开了过去，汽车飞驰着，谭骥炎的车速也很快，不过比起童瞳倒是慢了一些，稳了一些，渐渐的远离了城市的喧闹和繁华，车子明显少了很多，终于在开了接近两个小时之后，夕阳西下，谭骥炎将车子停在了郊外的路边，远处是一座并不太高的山，夕阳金色的光芒落在山边，一望无际的田野，隐隐约约的可以看见山下的错落有致的房屋。

“下车看看，这边车少人少，一会我们去农庄，还没有到春天，现在来农庄的人也少。”谭骥炎率先下车，然后又绕到了童瞳这边打开了副驾驶的车门。

“好安静。”没有了城里喧闹噪杂声，也没有了混杂着汽车尾气的空气，安静里，童瞳真的感觉到一种宁静，似乎时间都变得缓慢了一般。

“嗯，去年的时候因为公干来过这里一次，每年到了春天的时候，农庄人才会多，忙忙碌碌的倦累之后，这样安静的郊外让人忽然感觉不必要活的那么累，不必要那么辛苦忙碌，怎么样都是一天。”谭骥炎靠在车门般，将童瞳的身体揽入了怀抱里，亲密的拥抱着她看着远处的夕阳西下。

“那你为什么还那么忙，几乎每天都加班？”童瞳回过头看着从身后拥抱自己的谭骥炎，小手抚摸上谭骥炎的脸，他的脸上都没有肉了，瘦削的脸颊，冷硬刚厉的线条，峻眉入鬓，凤眸幽沉，他自己倒知道说这些，可是每天都是那么忙。

“我忙一点，这样以后你就可以享受这样的宁静。”谭骥炎也伸过手，掌心贴上童瞳的手背上，与其注定有些人要忙

碌，要辛劳，那么自己来做，小瞳只需要过的幸福随性就好。

童瞳笑了起来，很窝心的感觉，谭骥炎几乎不会说什么动听的情话，反而是有些时候会如同在医院的电梯里一般，还会欺负自己，可是听着谭骥炎的刚刚的话，童瞳忽然感觉真的很幸福，静静的靠在他的胸膛上，安安静静的和谭骥炎一样看着日落。

当金色的希望完全落到了山下，四周蒙上了傍晚的灰暗，谭骥炎刚准备和童瞳上车去农庄，虽然他很忙，不过至少今晚可以住一夜，明天再回去，可是当身后有一辆红色汽车飞快的开过来时，谭骥炎的表情冷了一下。

“那是沐哥的车？”童瞳也是错愕的愣住，红色的法拉利如同火焰一般风驰电掣的开了过来，然后嘎吱一声停在了谭骥炎的车子前面，而随着车窗的打开，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的谭景御探出头来，笑的那个得意。

“二哥，小丫头，好巧啊，你们今天也拉农庄吗？正好，大家一起啊。”谭景御俊脸上染着笑，趴在车窗上，直接无视着自家二哥那阴霾的峻脸，反正有小丫头在，谭景御倒是不怕。

“谭三哥，你也稍微撒个像一点的谎。”童瞳无力的翻了个白眼，世界上哪有那么多的巧合，肯定是谭三哥询问了暗中保护自己的保镖，所以才会一路追了过来。

“小瞳，上车。”谭骥炎开口，人都追到郊外来了，谭骥炎总不至于将谭景御和沐放给赶回去，当然也是因为谭骥炎今天心情好，所以也就大度的放过谭景御一马。

又开了几分钟，两辆汽车停了下来，谭景御先过去前面交了钱，拿了院子的钥匙，这边农庄建的很大，靠着山，上下有一条溪流，不远处就挖了一口鱼塘，另一个小一点的池塘原本是种着荷花，春天能看到碧绿的荷叶，夏天的时候可以吃新鲜的莲蓬，到了夏末秋初的时候，还有提供的藕。

“谭骥炎，菜园里有不少菜。”推开院门，童瞳笑着开口。

因为来了四个人，所以选了最大的一间农家小院，一进门就是一条鹅卵石铺成的小路将院子分成了两半，左边是一畦一畦的菜地，虽然现在天还是很冷，不过菜地还有不少的蔬菜，而小路右边是一口水井，一旁是水泥砌成的台子，正好可以洗菜打水。

“小丫头，老板说后面还有一个鸡圈，养了两只鸡，鸡蛋还没有捡，晚上我们炖半只鸡，炒半只鸡做晚餐。”偷得浮生半日闲，谭景御俊脸上也染着笑，继续无视着自家二哥那冰冷的眼神，一手搭在沐放的肩膀上，想着晚上的美食，“店老板说山上有冬笋，我和沐放去挖两支回来，晚上吃冬笋炒鸡。”

“你行吗？”沐放怀疑的勾着桃花眼瞅着谭景御，店老板原话是他们如果再迟些日子来，山上的冬笋就破土了，一眼就能看到笋头，冬笋炒鸡是一道美味的佳肴。

“我是谁啊，这点小事还能难倒我？”谭景御眉梢一挑，直接冲到围墙边的棚子里，棚子里挂着风干的腊肉，还有一只咸鸭，角落里整齐摆放着一些农具，谭景御直接挑了一把锄头在手，扛在肩膀上，然后将篮子垮在锄头上，笑着对着沐放招手，“走，我们不当电灯泡，现在就去山上挖冬笋。”

沐放原本是不想和谭景御一起疯的，可是他那刻意加重语调的电灯泡三个字，让沐放也只能迈开步子向着院门外走了过去，而谭景御则扛着锄头屁颠屁颠的跟了过去，关上院门时，还冲着谭骥炎挤眉弄眼的笑着。

“谭骥炎，我们去抓鸡。”童瞳笑着向后院走了过去，因为鸡棚离的庭院，所以在前院完全听不到声音，也闻不到什么味道，鸡棚是用空心砖堆砌的，木头的门，关了两只鸡，而稻草的鸡窝里还有七八个没有捡走的鸡蛋，看到有人过来了，两只鸡咯咯的叫了起来。

谭骥炎看了看童瞳，再看了看自己身上笔挺西装，直接卷了袖子，打开木门走了进去，而两只黄毛的母鸡惊吓的扑棱着翅膀，咯咯的尖叫着，似乎已经预感到被宰杀的命运。

站定脚步，谭骥炎快速的伸过手，哗啦一下，两只鸡叫着逃窜着，可是鸡棚就这么大，三两下，谭骥炎就抓住了一只鸡，可是一个没防备手背却被鸡嘴狠狠的啄了一下，让谭骥炎眉头一皱，冷眼瞪着手里咯咯叫的母鸡，可惜身为母鸡，谭骥炎这一眼神再冷也是感觉不到的，依旧本能的直叫唤，两只鸡爪乱蹬着，可惜却也逃脱不了被宰杀的命运。

“谭骥炎，你一手抓着鸡翅膀，一手抓着鸡脚。”谭骥炎抓鸡的时候，童瞳已经在厨房里生火了，虽然是烧的柴，不过有引火用的稻草和一些干燥的树枝，所以烧起来倒也方便。

一手拿着菜刀，一手拿了一个干净的不锈钢盆走到了院子里，童瞳看了一眼直接扭住母鸡翅膀和两只爪子的谭骥炎，怎么看都感觉他的手势有点熟悉，然后将在脑海里自动将这只被抓的母鸡换成了人，童瞳终于明白过来，谭骥炎竟然是用的小擒拿的招式扭住的鸡的翅膀和爪子。

忍不住的笑了起来，可是瞄到谭骥炎那紧绷严肃的表情，童瞳快速的抓住鸡脖子，菜刀快速的在鸡脖子的喉管上迅速的一割，鸡血冒出来的时候，立刻将伤口对着地上的盆子，收集干净的鸡血晚上还可以做一道菜。

临死之前的鸡用尽最后的力气挣扎着扑棱着，可是在谭骥炎这一手小擒拿的力度之下，估计翅膀和爪子都要骨折了，可是这一是坚强不屈的母鸡，太过于用力的挣扎虽然没有让它逃脱被宰杀的命运，可是在最后一刻，母鸡用尽力气挣脱了几下，然后终于停歇了，谭骥炎手上的力度随之松了一些，忽然感觉一阵臭味，而抓着鸡爪的手背上多了一滩黑青色的粘稠的泥状的东西。

母鸡真的用尽了全身所有的力气，没有挣脱谭骥炎的手，反而将它的排泄物给挣出来了，当然，谭骥炎因为错误的抓鸡姿势，手背更好处于鸡屁屁的下方，所以正好就落在了他的手背上。

眉头一皱，谭骥炎虽然没有洁癖，可是对于手上的母鸡的排泄物，依旧厌恶的冷了峻脸，幸好理智还在，并没有将手里的鸡丢扔出十万八千里，只是用力的丢在了地上。

原本已经不动弹的母鸡突然又在地上蹭了蹭，发出咯咯的声音，有气无力的睁开眼睛看向谭骥炎，那眼神似乎成功的宣告，打不过你我恶心死你！

在谭骥炎将手里的母鸡厌恶的丢在地上时，童瞳就发现了他手背上的多出来的母鸡排泄物，小脸上憋着笑，可是没有隐忍到三秒钟，看着谭骥炎如临大敌一般，寒着眼神恨不能将已经断气的母鸡生吞活剥了，可是最终还是快速的到井边拿起瓢舀着水冲洗着手，童瞳再也忍不住笑出声来。

“一会我拔鸡毛！”一面冲洗着手上的母鸡排泄物，谭骥炎冷淡淡的开口，可是那凤眸之中的眼神却怎么看都有些的凶狠。

“好，等水烧开了就行，我摘些菜。”童瞳用力的点了点头，菜园子里种了一些大蒜，一些青菜，菠菜，还有几颗大白菜，因为过年的时候来农庄的人很少，所以菜没有人摘，都长的硕大。

童瞳拔了大蒜，准备用蒜叶炒鸡蛋，厨房的柜子里有香菇，正好炖鸡，余下的半只母鸡就用冬笋炒，再炒个青菜，煮饭的时候切一点腊肉和咸鸭放放锅里蒸着，四个人的晚餐绝对够了。

大锅柴火烧水很快，一会就开了，童瞳将热水倒进了盆里，将彻底死绝的鸡放到了盆子里，“烫了两三分钟，翻一遍继续烫一下，一会就能拔毛了。”

因为过来的时候已经五点多了，童瞳必须要加快动作，否则今晚上就要到七八点才能吃晚饭，大灶有两个锅，童瞳将米放进了里边的锅里，舀了开水倒进去，然后将挂在墙壁上的一个木头制作的架子放到了锅里，这是农家用来蒸菜用的，放在饭锅里，煮饭的热气一会就将菜给蒸熟了。

因为是腌制的腊肉和咸鸭，童瞳就切了小半碟放在了木架上，盖上了锅，然后又快速的将洗干净的青菜放到了还有些开水的锅里迅速的焯了一下，被热水焯过的青菜，颜色更加的鲜艳。

掰下青菜外面的几片叶子，放在砧板上，童瞳快速的将碧绿的菜叶切成了细条，然后再横着切，刀工很好之下，青菜叶子被切成了米粒大小的叶末，这是童瞳之前在上海的时候吃过的，等米饭煮到差不多的时候，将青菜叶末倒进锅里，快速的搅匀然后盖过，等饭熟的时候，绿色的菜叶就混杂在白色的米饭里，多了菜香，白白绿绿的米饭色泽也漂亮，是上海人很喜欢吃的菜饭。

因为鸡还在谭骥炎手里褪鸡毛，童瞳又在锅里加了些冷水，烧些开水晚上洗漱用，又将蒜叶切了出来备用，余下的青菜被切成了大片，一会直接用油炒了就行。

等童瞳出了厨房，谭骥炎正蹲在院子里拔鸡毛，谭骥炎也是十指不沾阳春水的人，在军队的时候也有过野外训练，不过吃的都是压缩饼干，肉干一类的食物，所以拔鸡毛这样看似简单，可是对于第一次做的谭骥炎而言，动作显得有些的笨拙。

盆里倒的是热水，谭骥炎双手浸在热水里拔着，几分钟的时间，一双手已经被烫的有些的红，一般农家的人，因为动作熟练，所以即使是热水，三下两下就将鸡毛拔干净了，可是谭骥炎第一次弄，动作慢了，所以此刻手都被烫红了。

“等一下拔吧，你手动烫红了。”童瞳快速的从水井边舀了冷水过来，心疼的看着谭骥炎红通通的双手，只感觉这只母鸡和谭骥炎八字不合。

“没事，一会就好了，水冷了就拔不掉。”谭骥炎倒也拔出了经验，热水烫了之后，鸡毛很容易就拔掉的，所以也就顾不得自己红通通的手，只是加快了手上的动作，迅速的将鸡毛给拔下来。

这边鸡毛拔光了，童瞳立刻抓起谭骥炎的手泡到了冷水里，确定他的手上没有被烫出水泡这才放下心来，对于这一只没了毛的母鸡也多了一份的痛恨，拎着鸡脖子将鸡放到了冷水下冲洗着，谭骥炎是在热水里拔的，差不多连细小的绒毛都给拔掉了。

给鸡开膛破肚，童瞳虽然知道这些步骤，可是也是第一次处理没有开肚的鸡，动作虽然也有点生疏，不过倒也还行，鸡肚子剖开，将鸡内脏都扔到了放着鸡毛的垃圾桶里，原本鸡胗什么的也可以吃的，不过童瞳不知道要怎么弄，所以直接都丢了，不过母鸡肚子里还有四五个软软的鸡蛋，大的几乎有鸡蛋那么大了，小的大小不一，有的有乒乓球大小，有的只有葡萄那么大。

谭骥炎手没有什么事，拿过角落的扫帚将地上打扫了一下，这才和童瞳一起进了厨房，看着童瞳熟练的动作，谭骥炎俊脸上染上笑意，若是自己只是一个普通的人，和童瞳即使生活在农村，也不会饿死的。

炒鸡时间要短一些，至于炖鸡，童瞳也只能用厨房里的液化气灶台了，否则估计没有两三个小时也吃不到炖鸡，将鸡给剁成两开，半只鸡丢放了电压锅里，将用热水泡软的香菇对半切开放了进去，又加了一些生姜，八角，柜子里还有晒干的橘子皮，童瞳也加了一点进水，放上盐和糖，然后倒了热水开始炖鸡。

“二哥，我们回来了。”院子门口，人还未到，谭景御得瑟的声音已经传了过来，脸上是偷腥得逞的笑，谭景御以前在南方驻军过，南方竹子多，所以对于挖冬笋，谭景御可是绝手拿活，连一些当地的山民都自愧不如。

而沐放上了山，看着那满是竹叶和荆棘的土地，对于谭景御能找到冬笋产生的严重的怀疑，所以谭景御立刻眼珠一转，和沐放打了赌，三分钟之内就能找到冬笋。

沐放可不是普通妖孽，虽然他对挖冬笋没有任何的概念，不过倒是没有立刻答应，而是仔细的观察着脚下的地面，可是到处都是竹子，还真的看不到笋子，又拿锄头试了几个地方，可是挖了片刻，除了土就是挖到的竹根，哪里有冬笋的影子。

“小放放，挖不到这是人品问题。”靠在一棵翠绿的毛竹上，谭景御双手环着胸口，笑得格外的欠扁，“怎么？不敢赌？没有关系。”

沐放真的不是容易被激怒的人，可是却不知道为什么，此刻幽暗的竹林里，看着谭景御那一口笑的碍眼的白牙，沐放就赌了，然后看着谭景御倏地站直了身体，拿过锄头，笑的那样张狂而得意，沐放就知道自己要输了。

果真，却见谭景御快速的在一棵竹子面前站定，然后拨了拨上面的土和竹叶，顺着竹根的观察了一下，迅速的退到了一米之外的地方，然后用锄头开挖，黄土被刨开，慢慢的，里面还没有出土的冬笋冒出了尖尖的头，还被黄土包裹着，可是那形状一看就知道是冬笋。

谭骥炎挖的这冬笋很大，锄头在冬笋四周向下挖了二十多厘米之后，直接将至少有十厘米粗的冬笋掰断，拿着战利品看着沐放，笑的双眼灿烂，指了指自己的脸，“小放放，愿赌服输！”

“幼稚！”沐放一肚子的火发不出来，可是他倒是讲信用的，就当自己被狗给啃了一口！沐放皱着眉，快速的向着谭景御走了过去，直接吧唧了一口在他的脸颊上，然后迅速的推开，手背狠狠的擦了一下嘴巴，满眼的嫌恶。

谭景御其实真的就是闹一下沐放而已，和他在一起正的很舒服，尤其是看着这个妖孽一般的男人失去了那刻意伪装出来的张扬气息，流露出真实的表情，让谭景御非常有成就感，可是当沐放的唇贴上脸颊的那一刹那，谭景御只感觉脸上一热，那柔软的唇，微热的触感，带来的战栗感觉如同羽毛一般刷在了心尖上，挑动了神经末梢，让谭景御忽然心跳怦怦的加快跳动着。

“走了！”沐放倒没有多想，只当谭景御是故意闹腾着自己，这个混蛋什么事情都能做出来，什么恶心的话也能说出口，十足的兵痞子，所以沐放直接转身下山，都出来快半个小时了。

身影未动，谭景御盯着走下暗黑竹林里的沐放，瘦削的肩膀，纤细的腰，一双长腿笔直，长发用缎带扎起来落在身后，只是一个背影，谭景御忽然感觉滋生出一种强烈的渴望，想要扑倒前面的妖孽，莞尔一笑，谭景御再次坚定了内心的想法。

“小放放，等等我。”只挖了一支冬笋，不过够大，足足有两三斤，即使去了笋壳，至少也有一斤多重，足够了，谭景御将冬笋丢进了竹篮里，依旧如同来时一般扛着锄头，篮子挂在锄头上，三两步追上沐放，勾搭上他的肩膀，“走吧，山里黑，小心脚下，不要被竹节给绊倒.....小心！”

“乌鸦嘴！”谭景御话还没有说完，沐放却已经被绊的一个踉跄，而一旁谭景御的长臂快速的揽过了沐放的腰，这才扶住了他。

真的很细？谭景御错愕的目光看向手臂之下沐放的腰，在衣服的包裹之下，虽然目测他的腰比起一般男人要纤细一些，可是真的抱到了，谭景御不得不惊叹沐放的腰真很细。

“放手！”

“摔倒了我心疼！”

“谭景御！”

“要不我牵着你的手吧。”

“滚！”

“那还是搂着腰。”

最终，在绝对的武力和绝对的无赖的双重结合之下，竹林越来越暗，谭景御最后成功过的抓着沐放的手，扛着锄头，两个人向着山下走了过去，远远的就能看见那亮着灯的屋子，一眼望去的阡陌，灰蒙蒙的四周，安静里，月牙不知道何时升到了半空里，一种安宁的感觉在两个人的心头同时升起。

｜派派小说后花园lyg021手打，转载请注明｜www.paipai.fm

第二卷 情意缠绵 115章 一条线索

谭景御直接在院子外将冬笋粘带着黄土的笋壳剥去了，而厨房很大，沐放此刻坐在大灶下添火，其实只要将已经能够劈好的木柴放进去就行，红彤彤的火光，很暖和，映着沐放那原本就白皙绝美的脸宛若一幅画，美艳而妖娆。

谭骥炎正在打鸡蛋，连同切好的蒜叶搅拌着，半只鸡已经被童瞳切碎了放到了锅里，用酱油翻炒着，加上酸姜的爆炒出来的香味，让已经饥肠辘辘的几人此刻真的感觉到饿了。

“小丫头，笋子好了。”在外面将冬笋直接切成了笋丁，闻着香味进了厨房，谭景御第一时间看向灶台下的沐放，火光掩映着，俊美的脸，光洁细腻，薄唇樱红着，让谭景御再次想到那柔软的唇碰触到自己脸颊上时那份悸动的细腻感觉。

冬笋炒鸡闷锅大火烧了二十分钟之后，其余的菜都熟熟了，将冬笋炒鸡端了出去，谭景御已经直接拈了一块鸡丢进了自己嘴巴里，然后又拈起一块向着一旁的沐放嘴巴喂了过去，因为有些烫，谭景御含混着嗓音，“偷吃的就更美味了！”

沐放看着因为嘴巴里含着鸡块而鼓着脸颊，可是却亮着一双黑眸的谭景御，或许真的太饿了一点，或许是炒鸡味道很鲜美，难得没有避开谭景御的亲昵动作，而是低头咬过他手上的鸡块。

“小丫头的厨艺越来越好了。”看到沐放此刻的动作，谭景御脸上笑开了花，咀嚼了几下，将鸡骨头吐出来之后，然后将刚刚拈鸡的手指头放进了嘴巴里吮吸着上面的沾到的汤汁。

沐放将手里碗筷放下，一回头便撇见了谭景御的吮吸手指头的动作，若是平常，沐放绝对会嫌弃他不怕脏，可是此刻，却莫名的想到了刚刚这手指头喂自己吃了一块鸡，莫名的，只感觉到脸上有点的燥热，快速的侧开脸，不再去看一旁笑的暧昧而甜蜜的谭景御。

晚餐已经很是丰盛了，估计四个人也饿的差不多了，所以直接狼吞虎咽的吃了起来，冬笋炒鸡，炒青菜，蒜叶鸡蛋，腊肉咸鸭，再加上香菇炖鸡，四菜一汤，围着木桌吃饭的几人心境平和而宁静，却是从未有过的轻松舒适。

沐放喜欢吃鸡翅膀，可是他从没有说过，所以当谭景御将鸡翅膀夹都碗里时，沐放不由疑惑的看着身边正啃着鸡腿的谭景御。

身为军情处的优秀特工，洞察能力自然一流，谭景御回给沐放一个笑，继续啃着自己的鸡腿，因为在乎了，所以才会用心的去观察，才会记下他的喜好。

沐放低头吃着鸡翅膀，不知道为什么一直以来孤寂的心里此刻却多了一份动容的暖意，这个混蛋虽然很多时候都是可恶又可恨的，尤其是自己根本不是他的对手的时候，可是很多时候，沐放知道有谭景御在身边的时候，他肯定会照顾到自己，这样的感觉很窝心。

谭骥炎目光扫过眼前的两个人，眼神沉了一下，却没有开口，而是等童瞳将饭吃完了，拿过她的碗给童瞳盛了一碗鸡汤递了过去。

童瞳已经习惯了谭骥炎的照顾，原本也就饿了，又忙了一顿晚饭出来，此刻吃的香，也没有察觉到谭景御和沐放之间的互动，只是接过谭骥炎递过来的碗时，扫过谭景御，却发现谭景御看向沐放的眼神有些的不对，太过于柔软的感觉。

谭景御是军情处的人，平日里，俊朗的脸上都是带着潇洒的笑，虽然常常和沐放胡闹，爱开些玩笑，可是谭景御的眼神都是正直的，若是仔细看，会发现隐匿在眼中的锐利光芒，可是谭景御的眼神却很少有这样水一般的柔软，让童瞳疑惑的愣了一下，总感觉有些的奇怪。

饭后，将清洗收拾的工作丢给谭景御和沐放，谭骥炎牵着童瞳的手出去散步消食了，夜色之下，月亮已经升到了夜幕之中，将安静的小路照亮了，四周都是原野，远处是青山，因为安静，甚至隐约的能听见远处山泉流淌的声音。

谭骥炎手机铃声响起打破了安静，当看见是上面显示的是关露的名字时，谭骥炎直接将手机挂断，静静的拥抱着身前的童瞳，关露的偏执是谭骥炎也没有预料到的。

“谭骥炎，我之前说关姐喜欢你，你还说我是胡思乱想。”童瞳哼哼着，偏着头，挑着眉梢瞅着谭骥炎，小脸上的表情格外的得意。

“是，你最聪明。”谭骥炎曲起手指在童瞳的额头上敲了一下，峻朗冷酷的脸上满是无奈的表情，看着童瞳这得意的小样儿，刚吻上她的唇，手机铃声再次的响了起来，让谭骥炎不由冷了眼神。

“谭骥炎，你这样是不是第三者？”童瞳看着继续响的手机，然后用无比“鄙夷”的目光看着谭骥炎，关姐已经结婚了，谭骥炎这样真的是第三者。

对于童瞳的思维，谭骥炎已经彻底不去纠正了，手伸进了口袋里，直接将手机给关掉了，难得悠闲惬意的一晚上，谭骥炎自然不想任何人打扰自己和童瞳之间。

“谭骥炎，你不能……唔……”童瞳的吻再一次的被吻住，让未说完的话直接消失在了彼此相贴合的唇间，而谭骥炎一手揽着童瞳的腰，一手托起她的雪白下巴，用力的吻上，吮吸着，舌尖滑入了童瞳的口中，巡视一般不放过她口腔的每一处地方。

铃声再次响起时，这一次是童瞳的手机，再次被打断，谭骥炎黑着峻脸，童瞳喘息着，有着逃过一劫的感觉，快速的拿起手机，却是关曜的电话。

“小瞳，骥炎在吗？他的手机没电关机了。”关曜站在阳台上，身后的病房里，关露吃了晚饭睡了，手腕和脚踝都受伤了，而且关曜明白关露再住在西湖苑也不适合了，所以请了一个人在医院暂时照顾关露。

“找你的。”童瞳将手机塞给了谭骥炎，郊外因为没有高楼大厦的遮挡，夜晚之下，温度显得有点低，童瞳将冰凉的手直接放到了谭骥炎的掌心里取暖着。

“什么事？”谭骥炎一手拿着手机，一手握着童瞳的有些凉的手，牵着她向着小院的方向走了回去，太冷了，担心童瞳会感冒。

“我刚刚收到消息，李宝才被人杀了。”关曜的语调有些的沉重，犀利的目光透过镜片看着远处的灯光辉煌，“骥炎，你说那些被杀的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要杀人灭口，从公安局到军方都牵扯进来了，这个案子只怕不小，可是目前除了几个受害者的头像，根本一点线索都没有！”

李宝才被杀了？谭骥炎快速的看向身侧的童瞳，眉头皱了一下，小瞳如果知道一个无辜的人因为自己和关曜而死了，她只怕会责怪自己吧。

关曜也只是想要找一个人说一下，这个案子，让关曜感觉到很棘手，受害者一点消息都找不到，这真的让关曜很烦躁，不过和谭骥炎谈了一会，心情也就好了一些，挂了电话之后，和看护打了一声招呼，直接拿起外套离开了病房，直奔公安局而去，这个案子，关曜决定要好好的疏离一下。

屋子里，温暖了很多，是农家的小院，所以弄的不是暖气，而是北方惯用的炕，是店家过来帮忙烧的，毕竟不合做菜不同，一般人不会烧炕，这会屋子里暖融融的，而炕上就更是温暖，厚实的棉被暖的让人只想一头钻进去就不出来。

左边的卧房里，谭景御和沐放在收拾好了碗筷之后，用热水简单洗°漱了，两个人直接都窝到了炕上，而土炕够大，所以谭景御唯一不满的是柜子里竟然有两床被子，所以他和沐放虽然是在同一个炕上，只是却是一个人一个被窝，跟分床睡根本就没有什么区别。

刷了牙，童瞳洗好脸，用台子上提供的护肤品擦着手和脸，疑惑的看着脸色有些凝重的谭骥炎，“出什么事了？”

童瞳虽然平日里看起来有点呆的，可是对于人的情绪把握的却是异常的准确，谭骥炎犹豫着，可是不想和童瞳之间再有任何的隔阂和隐瞒，“到床上去，有件事告诉你。”

钻进了暖和的被子里，童瞳只露出一个小脑袋在被子外面，暖暖的被窝，让童瞳脸上露出无比满足的表情，而一旁的谭骥炎也脱了外衣，穿着柜子里提供的干净的白色睡衣也躺回了床上，一手直接将童瞳的身体揽到了怀抱里，一手伸了出去关了灯，卧房立刻黑暗下来。

“李宝才在看守所被杀了。”黑暗里，谭骥炎的声音严肃的响了起来，“关曜派了人在暗中保护着李宝才，可是他还是在半夜上厕所的时候被人吊死了，杀害李宝才的凶手也自杀了。”

关曜从分局秘密的调了一个警察伪装成了罪犯，和李宝才住进了一个房间，夜里李宝才起来上厕所的时候，卧底的警察也悄悄的观察了一下，病房里的其他四个人都在睡着，也就没有多在意，却根本没有想到和牢房相连的厕所里事先就藏了人，对方杀死了李宝才之后，也用一个磨尖的骨头扎到了自己的颈部动脉里，失血过多死了，成了无头案子，毕竟谁也不知道这个犯人和李宝才有什么过节，为什么要吊死李宝才。

童瞳身体僵硬了一下，立刻感觉到谭骥炎抱着她的手臂搂紧了几分，童瞳从谭骥炎的怀抱里抬起头，清澈的目光看向肃穆的谭骥炎，虽然卧房里很黑，可是靠的近，窗户外隐隐的有着月光，所以童瞳还是能模糊的看清楚谭骥炎紧绷的峻脸。

如果可能，谭骥炎希望可以保护李宝才，可是他却也知道，这样大的隐秘案件，李宝才肯定会死，可是如果一开始就说明李宝才不是杀人焚尸的凶手，肯定会打草惊蛇，让对方暗中消灭一切的罪证，什么都查不到。

所以谭骥炎的选择是暂时不让关曜翻案，让暗中的人以为杀人焚尸的案子已经结束了，而关曜在暗中继续调查，这样才有可能查到线索，可是谭骥炎不得不承认李宝才的死是自己一手造成的，他只是一个无辜的人，可是自己为了能调查处杀人焚尸背后的大案，而牺牲了一条无辜的生命。

“你一开始就知道李宝才很有可能被杀。”童瞳声音低了一些，晦暗不明的语调，让谭骥炎不安着，他知道童瞳果真在意的，她太过于简单，所以无法容忍一条无辜的生命就这样葬送在自己的谋略和手段里。

童瞳垂下了眼睑，低着头，虽然还是靠在谭骥炎的怀抱里没有退离，可是却没有了一开始在农庄里的轻松心境，自己，关曜，谭骥炎，谭三哥，还有沐哥，大家都知道李宝才是无辜的，可是大家却看着一个无辜的人被关进了看守所，然后又被杀了。

“是我考虑不周。”谭骥炎虽然知道李宝才可能会死，但是却没有想到会这么快，这个案子，李宝才已经被确认为凶手了，谭骥炎认为暗中的幕后凶手只需要等待着，等着法院判处李宝才死刑，而这段时间里，因为没有打草惊蛇，关曜就可以继续追查案情，可是谭骥炎却没有想到暗中的人竟然连这点耐性都没有，甚至等不到李宝才判刑，直接就派人将李宝才给杀了，看来这个隐藏的案子，非同一般。

“可是人已经死了。”童瞳闷声的开口，转了一下身，背对着谭骥炎拥着被子闭上眼。

谭骥炎沉默着，却也没有再开口，黑暗的卧房里，两个人谁也没有再开口，可是彼此都知道对方都没有睡着，毕竟一条无辜的生命因为他们而丧生

第二天一大早，沐放和谭景御还在睡，毕竟他们不需要赶着上班，谭景御还在休假，沐放身为蓝海豚的总监，什么时候去上班也没有人敢置喙，所以两个人依旧窝在炕上睡着，童瞳和谭骥炎醒得早，六点钟天没有亮就起来了，早饭也没有吃就开车回去了。

影视城。

“卡！”程翰再次的喊了卡，瞪大一双牛眼看着心不在焉的童瞳，魁梧的身躯直接走了过去，然后将人给拎到了一旁，大嗓门毫不客气的吼了起来，“你是怎么回事？在拍戏，你还是在神游天外？”

童瞳有气无力的揉了揉被荼毒的耳朵，颓废的看着火大的程翰，“我请一天假。”

“老子在赶进度，你敢给我请假？”程翰一听，火气蹭蹭的上来，如同发怒的狮子，抖动着一脸的大胡子，不过眼神里倒是关切，“给老子滚到一边休息半个小时，然后再滚回来！”

童瞳感激的看了一眼程翰，对着不远处的辛疆摇摇头，径自的向着外面走了过去，童瞳还是有些无法接受一个无辜的人因为自己和谭骥炎而被杀，明明是可以避免的，可是就为了布局，为了案子，就这样无辜牺牲一个人的生命吗？这样和那些草菅人命的凶手又有什么区别？

“童小姐，你好，我是你的粉丝，我叫潘家原。”就在童瞳靠在木制的桥上休息时，一个二十一二岁的年轻大男孩快速的走了过来，清秀的脸上满是喜悦和高兴，看了一眼童瞳，然后有些腼腆，“能给签一个名吗？你所有的报道我都看了，我真的很喜欢你。”

童瞳看着眼前的年轻男人从书包了拿出笔和一个速写本，虽然有些的意外，不过还是快速在速写本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这些以前在蓝海豚的时候都专业训练过，签名也是设计师设计出来之后，然后临摹了几遍之后，确定签名过关了，才结束了这门课。

“童小姐，谢谢你。”潘家原狂喜的接过签名，似乎太过于激动之下，手不小心碰到了童瞳的手指头，速写本啪的一声掉在了地上，潘家原快速的蹲下身捡起来，露出了其中一张一个人物头像。

这个头像？童瞳只感觉一股熟悉的感觉，快速的在脑海里回忆着，而将速写本装进书包里之后，潘家原对着童瞳摆摆手，快速的跑走了。

刚刚的速写本上是铅笔画的一个坐在椅子上，扁着竹篮的农民的速写，流畅的线条，脸部的表情很传神，刚刚这个

大男孩应该是美院的学生吧，否则不会随身带着速写本，速写本上的这个人？童瞳猛然的想起，之前杀人焚尸案，第一个被杀的死者，电脑还原的头像和刚刚速写本上的头像有着六分相似，对于童瞳而言，没有任何事情是巧合的。

快速的向着刚刚男孩跑过去的方向追了出去，可是影视城这边很大，根本就找不到人了，童瞳迅速的拨通了关曜的电话，“关曜，你将第一个被杀死者的头像拍下来发到我的手机上。”

“好，稍等！”办公室里，关曜还在思索着案子，随即翻出了第一份卷宗，拿出了还原的头像，用手机迅速的拍了一张照片发给了童瞳。

收到彩信，童瞳仔细的看着还原的头像，回忆着刚刚一扫而过的素写农民，只有六成的相似，速写本上的头像很祥和，尤其是农民的眼神那是一种岁月沉淀出来的平和，而电脑还原的头像，脸部要瘦了很多，导致整个头像脸部线条都变化了，所以只有六分相似，如果童瞳不是学设计的，对于构图比一般人精通，自然不可能发现这两者的相同。

“小瞳，怎么了？你不是在影视城拍戏吗？”关曜等了一分钟之后，立刻又回拨了童瞳的手机，“你是不是发现了什么？”

童瞳将自己的发现告诉了关曜，而辛疆已经过来喊童瞳回去拍戏了，办公室里，关曜快速的将潘家原的名字输入到了电脑里，在美院的高校里查询

童瞳隐隐的感觉这绝对不是巧合，那个叫潘家原的大学生肯定知道什么，接下来的戏，童瞳终于恢复了状态，程翰也没有再喊卡，所以下午三点多的时候，童瞳就收工了，直接和关曜联系着。

“关曜，查的怎么样？”餐厅里，童瞳看着正在吃饭的关曜，急切的询问着，李宝才的死让童瞳心里有些的压力，这会查到了线索，比平日就显得急躁了一些。

“是中央美院大二的学生，相貌和你描述的一样，我刚刚亲自过去了，人没有回学校，从同学那里拿到的手机号码一直处于关机的状态，潘家原没有住校而是在外面租了一个房子，以前谈了一个女朋友，不过很保密，同学都不知道女孩是谁，潘家原也是为了保密才从学校搬出去住的。”关曜忙了一下午，因为案件保密，不能让其他人去处理，所以一个下午关曜也只是打听出了潘家原的一些信息。

“手机关机？他会不会有危险？”童瞳不由的担心起来，害怕又一个无辜的人因此丧生。

“很有这个可能，可是我们不能大肆寻找，如果潘家原只是自己藏起来了，如果我们动作大了，反而会让幕后的凶手察觉，那样潘家原就真的危险了。”如今公安局高层里很有可能也有幕后凶手的同伙，关曜自然不敢大动作的找人。

而且潘家原能活到现在，他必定有什么其他人不知道的线索，可是他没有报警，却是找了小瞳，关曜估计潘家原是从什么渠道知道自己是童瞳的男友，想用曲线的方式引起自己的注意，关曜决定吃过饭去潘家原的出租屋看一下。

“那个速写本只画了一小半，假如一号被害者就是速写本上编篮子的农民，那么潘家原可能近期里见过死者，给他画过速写，死者就有可能是潘家原熟悉的人。”童瞳回忆着，只可惜电脑还原的头像和速写本上的人物只有六分的相似度，所以童瞳一开始也没有想起来，才导致潘家原从身边离开了。

“我问过潘家原的同学，他放寒假是留在北京打工的没有回老家，速写是近期才画的，而且这个案子有些的复杂，我估计和潘家原的老家应该没有什么关系，他有可能是目击到了死者被杀，或者是其他的情况，我们现在去他的出租屋应该能找到线索，至于潘家原的老家一会回来再调查。”吃过饭，关曜快速的放下筷子，和童瞳一起离开了餐厅，直接上童瞳的沃尔沃离开，毕竟自己的车子是刑侦处配的，关曜也担心有心人在暗中还盯着自己，所以一路上都是小心翼翼，这会上了童瞳的车子也是为了遮人耳目。

潘家原租住的屋子离美院不太远，是一个四十多平米的一居室，敲了敲门，没有人应之下，关曜从口袋里拿出一个眼镜盒一般的工具盒，打开之后，从里面拿出了工具，对着锁孔拨弄了几下，门锁直接被撬开了，和童瞳两个人立刻进了屋子。

屋子里都是颜料的味道，显得有些的凌乱，灶台上还有一些剩菜，卧房里，床上被子叠了，柜子里的衣服也只整齐的摆放着，可是却没有看见有女孩同居的痕迹。

“潘家原搬出学校的借口是和女朋友同居，可是这里只有一个人居住。”童瞳从浴室里走了出来看着关曜开口，浴室里只有一把牙刷和杯子，也没有女生用的瓶瓶罐罐，童瞳仔细的检查了一下下水口，也没有长头发。

“要不这只是潘家原的一个借口，要不就是他和女朋友分手很久了。”关曜点了点头，快速的在书桌上翻查着，可惜都是一些关于美术绘画的专业书籍，并没有看出有什么蛛丝马迹。

“关曜，潘家原是不是有可能还有一个地方。”童瞳环视着屋子之后，看向不解的关曜，“我们假设潘家原和案子有关系，那么他这么小心谨慎的通过我，甚至是刻意的给我看到那速写，潘家原应该是一份非常聪明谨慎的人，他可能知道这个案子牵扯到范围很广很大，他不直接找你，很有可能怕被人盯上，所以曲线的找上我，那么他肯定需要一个地方，存放相关的资料，而如果他和案子并没有关系，只是一个单纯的粉丝，可是他的出租屋里并没有和我有关的任何的海报，那么他怎么可能等候在影视城外，要我的签名。”

关曜点了点头，身为刑警的直觉，他认为潘家原和这个案子肯定有着某种联系，于是和童瞳仔细的翻找着所有的东西，想要找到关于第二个出租屋的地址，或者其他的线索。

一直到天黑了，屋子里看不见，关曜和童瞳这才离开了屋子，没有找到一点有用的线索，潘家原应该是生活在这里，可是关于案子有关的事情他应该还有另一个地方。

怡然园公寓，下班回来的谭骥炎正坐在沙发上看文件，听到开门声，回头看向拎着餐盒回来的童瞳，想到昨晚上听到李宝才的死讯，谭骥炎依旧有些的担心童瞳的情绪，“回来了。”

“嗯，今天在影视城的时候碰到一个影迷，他叫潘家原，可是在给的速写本签名的时候，发现上面有一张人物速写和第一个被害者的头像有六七分的相似。”童瞳看着接过餐盒的谭骥炎，很意外的发现他那总是冷峻严肃的脸上竟然有着小心翼翼的表情，这让童瞳简直感觉是发现新大陆了一般。

谭骥炎基本而言都是板着脸，当然夜深人静做某种运动的时候，谭骥炎会变了一个人，不过对童瞳而言，变的邪魅而且有些的不正经的谭骥炎更可怕，不过她倒是第一次看到谭骥炎看向自己的目光有些的紧张，童瞳努力一回想就明白了，谭骥炎肯定在以为自己因为李宝才的死而责怪他。

童瞳看着又拿筷子又拿碗，甚至还殷勤的给自己将椅子都拉开的谭骥炎，童瞳那原本张口要说的话就吞了回去，她其实是想要告诉谭骥炎，昨天晚上听到李宝才死讯的时候，自己是有一点的难受，毕竟一个无辜的人因为自己和谭骥炎的决定而被杀了，童瞳一时有点转不过弯来，可是却没有了之前柳康死的时候，那么忿忿不平了，她已经逐步明白过来现实的社会有很多很多无可奈何的地方。

可是，童瞳偷偷的瞄了一眼谭骥炎，发现他目光正看着自己，有些的讨好，这让童瞳心里头乐滋滋的，所以继续板着小脸。

“潘家原是刻意找上你的？”谭骥炎语调严肃了几分，这个案子，牵扯到军方，牵扯到公安局的高层，还不知道到什么势力，如今这个可能知道内情的潘家原找上童瞳，谭骥炎还是有些的不放心，担心童瞳的安全，“这个案子交给关曜处理，你不要插手了，不安全。”

《岁月静好》这电影快要杀青了，童瞳之后就不会太忙，而这个案子，让童瞳兴趣正高涨着，如果是以前听到谭骥炎不准自己去查，童瞳肯定不敢反驳的，可是鉴于谭骥炎目前对自己的态度是小心翼翼心，童瞳于是转过头用薄凉薄凉的目光看着谭骥炎，清澈如水的一双眼，如泣如诉的，似乎在控告谭骥炎，李宝才已经被杀了，难道自己不能为这个案子多一点贡献，早日抓到凶手吗？

谭骥炎今天一天工作都有些的心不在焉，总担心童瞳会因为李宝才的死而和自己长生隔阂，此刻，对上童瞳这一张幽怨的小脸，谭骥炎心软了下来，不得不妥协，查就查吧，至少不要影响两人之间的感情。

“我知道了，我不会插手案子的。”童瞳心里头也是七上八下着，第一次诓骗谭骥炎，这让童瞳有种心惊胆颤的紧张，可是在军情处这么多年的训练之下，童瞳即使心里头再慌慌的，可是那目光，那小脸，十足就是一副自责、内疚，几乎要自杀的模样。

“你跟着关曜后面了解案情也行，不过绝对不准将自己涉入危险里，遇到什么事情都不许一个人扛着，要告诉我。”心下不忍，谭骥炎只能放软语调妥协着，犹豫了一下，大手轻轻的落在了童瞳头上，发现她并没有躲避开，这才彻底放下心来，至少小瞳没有生气，至于她的安全，只能让小御多注意一点。

童瞳低着头猛扒着饭，嘴角是压抑不住的笑，没有想到谭骥炎果真就答应了！这让童瞳得意的厉害，太有成就感了。

谭骥炎其实还有些工作要处理的，可是为了安抚童瞳，也为了让两人之间有着更好的沟通，加深彼此之间的感情，谭骥炎决定将工作都压到明天白天上班的时候去处理，晚上好好培养和童瞳的兴趣。

所以饭后，谭骥炎体贴的洗了碗筷，甚至连童瞳手里的吸尘器也给夺了下来，只准备做完这些自己其实也懒得做的家务，然后培养感情，可是门铃声响了起来。

谭骥炎手里还着吸尘器，打开门看着站在门口的几个身影，眉头皱了皱，很是不待见上门打扰自己和童瞳培养感情的三个男人。

“二哥，我们来和小丫头讨论案情的。”谭景御打趣看着卷着衬衫袖子、拿着吸尘器，一脸居家模样的谭骥炎，啧啧，真该让爷爷看看这样的二哥。

“不错，居家好男人模样。”沐放也笑了起来，勾着桃花眼，甚至还不怕死拍了拍谭骥炎的肩膀，这样才算配得上小瞳，不要以为是副市长就了不起了，小瞳可有很多选择的。

关曜无比同情的看着冷沉着峻脸的好友，不过心头还是有些的奇怪，“不是不让小瞳参与这个案子吗？”怎么这会又改了主意，骥炎真的宠小瞳宠到了没有原则的地步了，这么危险，关曜原本以为谭骥炎是绝对不会让童瞳继续掺和的。

“李宝才死了，她不做点什么，我怕她会想不开，闷在心里。”谭骥炎虽然对李宝才的死也有些的愧疚，可是对于既定事实，谭骥炎很冷酷的就接受了，至多会用心的调查出幕后的黑手，还李宝才一个公道。

关曜这会是明白谭骥炎为什么会妥协了，妻奴两个字清晰无比的出现在了脑海里，尤其是看着谭骥炎还拿着吸尘器，温和的脸上不由的染着笑，大步的走向了客厅。

客厅里，关曜将童瞳今天的发现告知了沐放和谭景御，因为这个案子目前是不能在刑侦处查，关曜甚至连熊华和孙盈盈都隐瞒了，自然只能和客厅里几人讨论案情。

“小丫头，你还真有惹祸的本事啊，这潘家原谁不找居然就找到你了。”谭景御笑着调侃着童瞳，难道这就是传言里的祸苗子？

可惜话刚说完，一旁沐放毫不客气的以手肘撞向了谭景御的胸膛，白眼瞪了过来，“不要扯些有的没的，暗中保护小瞳的人可靠吗？”沐放最担心的还是童瞳的安全，如果潘家原能找到童瞳，说不定幕后黑手也会找到童瞳。

“小放放，难道我办事你还不放心吗？”一脸受伤的模样，谭景御揉着被撞痛的胸口，心里头酸酸的冒着泡，小放放下手还真狠！不过打是亲，骂是爱，自己习惯就好。

谭骥炎吸完了卧房和书房，吸尘器的噪杂声没有了，这会正拿着拖把过去拖地，让沙发上原本讨论案情的三个男

人，齐刷刷的将目光从谭骥炎身上转移到了童瞳身上，六双视线整齐划一的都是佩服，五体投地的佩服，果真是一物降一物啊。

“小瞳，其实李宝才的死，是我保护不周，你不要责怪骥炎。”关曜算是最厚道了，开口替好友开脱着，大家都不愿意李宝才被杀，可是为了大局，却不得不做出这样的选择。

“我知道，我没有怪谭骥炎。”童瞳点了点头，难受是还有一点的，可是她绝对不会因为其他人真的和谭骥炎闹矛盾，不值得。

“那我二哥怎么就同意你……小丫头，你学坏了啊。”谭景御刚疑惑着，忽然嘿嘿的笑了起来，对着童瞳竖起了大拇指，这丫头还真有胆子，连二哥都敢耍。

沐放也随即明白过来，露出无比妖孽的笑容，小瞳终于学聪明了，沐放这会就不用担心童瞳被谭骥炎给吃的死死的。

骥炎，你保重！关曜足足愣了片刻之后，然后再次无比同情的此刻正在书房里拖地的谭骥炎。

“不许说，谁说漏了，以后不准吃我做的饭！”童瞳心虚一笑，随后立刻板着小脸严肃的威胁着在坐的三个男人，虽然她很少会做这样威胁的事情，可是一想到谭骥炎知道真相，然后那后果，童瞳刷的一下绷着小脸，眼神利的吓人。

“小丫头，啧啧，我可是不怕威胁的哦。”谭景御玩味的勾着嘴角，这丫头根本就是披着羊皮的小狼崽吗？本性越来越暴露了，连威胁的话都敢说了。

童瞳看着笑的欠扁的谭景御，忽然目光一转，可怜兮兮的看向沐放，寻找靠山，“沐哥。”

童瞳虽然暂时还没有看出谭景御对沐放那一点点邪恶的小心思，可是却也清楚的明白，除了谭骥炎之外，能压住谭景御的人就只有沐放了，虽然她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后来谭三哥变的越来越讨好沐哥了，可是结果有用就行。

“谭景御，你敢胡说八道，就给我滚出京都会所！”沐放一贯都是疼惜童瞳，绝对是有求必应，尤其是恶整谭骥炎，沐放就更加支持了，凶狠狠的表情面对着身边的谭景御。

“我保证不说，打死都不说！”一手在嘴巴上做了一个拉拉链的手势，谭景御严肃着神情，就差没有举手发誓了。

“小瞳，他不敢说的。”沐放这才妖娆一笑，挑了挑眉梢，很满意谭景御的听话。

又是一个妻奴！关曜其实之前是没有看出谭景御对沐放的心思的，只当他喜欢胡闹折腾而已，可是后来，有沐放的地方就有谭景御出现，而且看谭景御那眼神，关曜多少有些的猜测出来了，小瞳和骥炎的感情估计在谭家就要掀起狂风暴雨，小御要和沐放在一起，那估计就是天崩地裂了！

一行人又开始讨论起案情来，谭骥炎做完了家务，这才坐到了童瞳身边，听到他们推断潘家原有没有第二个住所，“小御，你去查。”

“二哥，我在查程天南，哪有时间去查潘家原，好吧，我去查！”谭景御原本还想要抱怨几句，可是一对上谭骥炎那锐利的目光，尤其是当谭骥炎那视线还往沐放身上扫了一下之后，谭景御不得不转了话锋答应下。

二哥真够狠的！谭景御知道自己如果真的要和沐放在一起，只怕谭家对小瞳，至多就是认为高攀不上，可是沐放就不同了，谭景御自己因为军情处的身份，常年都在外面的多，所以沐放在北京，谭景御自然要仰仗谭骥炎的照顾。

“潘家原老家那边呢？”谭骥炎虽然之前并没有参加讨论案情，不过缜密的思维之下，谭骥炎的问题都是一针见血的犀利，直指问题的核心。

潘家原速写本上的死者的画像，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画的是他熟悉的家人，或者左右隔壁的邻居，这些都是和他老家有关，而第二种可能，就是潘家原在意外的情况之下，巧合的知道了什么线索，而且见过死者，所以才会有了那副画像。

“我准备让以前在江西的一个刑侦同事过去秘密的调查走访。”关曜开口，毕竟这个案子目前为止还是在秘密的调查，李宝才已经因此被杀了，关曜绝对不能打草惊蛇，所以只能私下调查，这样或许还能查到什么蛛丝马迹的线索。

“难道没有可能这个受害者头像只是一个巧合，潘家原是学画画的，说不定受害者曾经是美院找来的模特。”沐放疑惑的看向关曜，潘家原是不是只是巧合的画了头像，“小瞳只是瞥了一眼，怎么能完全确定那就是死者，或许只是因为这几天都在思考案子，所以有一种潜在的暗示。”

“小放放，如果真的只是找回来美院的模特，关哥早就调查清楚了。”谭景御眼神柔柔的看着疑惑的沐放，这个妖孽一般的男人虽然很聪明，可是对于案子刑侦还是门外汉，至于童瞳，谭景御意味深长的笑着，小丫头那一瞥可比雷达都要精准，如果是特殊部门的人，谁没有一双火眼晶晶。

谭景御刚刚已经打了一个电话出去，让手下的人帮忙查潘家原的第二个住址，却没有想到不到二十分钟就有了消息，军情处的人办事能力的确让人惊叹，当然也是因为潘家原只是一个普通的美院大学生，即使他想要有心隐瞒，可是还是有很多的线索可查。

潘家原从影视城离开之后就失踪了，手机也一直处于关机的状态，人也没有回第一个出租屋，所以目前有两种可能，最坏的一种潘家原很有可能也被幕后黑手灭口了，还有第二种可能，潘家原在成功的引起童瞳注意之后，为了确保自己的安全，自己躲藏起来了，

第二个出租屋是在一幢住宅楼下的地下室，谭景御派出去查找的特工回过消息给谭景御，暗中并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人，潘家原租的地下室门锁也是完好的，这么说来潘家原很有可能只自己藏起来了，否则如果他真的被抓，严刑逼供之下，肯定会招供出这个地下室。

关曜依旧拿出工具要撬门，黑暗狭窄而且阴冷的过道里，几乎在同时，谭景御一手将沐放给带到了自己身后，而童

瞳也是职业习惯的上前一步，挡在了谭骥炎的面前，如果此刻关曜打开门，屋子里暗藏着危机，那么谭景御和童瞳将是直接面对危险的人，而被他们护着的沐放和谭骥炎则安全的多。

二哥，小丫头对你可是死心塌地啊！谭景御注意到童瞳那下意识的动作，不由的勾起了嘴角，笑着揶揄着被童瞳护在身后的谭骥炎，此刻，谭景御对童瞳是真的一点戒备都没有了，不管小丫头是什么身份，谭景御明白她的心里自家二哥的安全最重要。

谭骥炎懒得理会调侃自己的谭景御，幽沉的目光看着站在自己身前的童瞳，她是南方人，身材纤弱娇小，可是她却毫不犹豫的站到了自己面前，冷硬的心头有着温暖，谭骥炎悄然的伸过手握住了童瞳的手，这个孩子，有时候真的傻的让人窝心。

“谭骥炎？”右手突然被握住，童瞳不由的回头，疑惑着皱着眉，想要将手给抽回来，虽然她左手也是非常的灵活，可是更习惯用的还是右手，被谭骥炎握住了，如果屋子里有任何的危险，童瞳没有办法第一时间回击。

谭骥炎并没有开口，只是用一种专注的目光静静的看着童瞳，大手微微的加重了一些力度，不让童童瞳将手给抽回来，然后迈开一步，和童瞳并排站立着，他不需要被她保护。

咔嚓一声，门锁开了，关曜此刻也戒备起来，悄然无息的将门先打开了一条缝隙，黑暗的出租屋里潮气很大，但是仔细的侧耳细听着，屋子里并没有人的呼吸，童瞳和谭景御都放下了警惕，关曜直接将门推开，手摸索着墙壁，碰到开关，啪的一声，黑暗的屋子明亮起来。

众人错愕的愣住，这个只有十平米不到的地下室里，没有床，只有一张简易的长桌靠着墙壁，而正对着门的一面墙壁上，贴了足足有几百张的照片，而都是童瞳的相片。

有的是她进入蓝海豚大门的，有的是她离开的，最多的是她在影视城的拍戏的照片，看得出都是远距离高分辨率的相机偷拍的，所以即使是童瞳和暗中保护她的人都没有察觉，还有几张是童瞳的车子进入怡然园公寓门口的相片。

｜派派小说后花园lyg021手打，转载请注明｜www.paipai.fm

第二卷 情意缠绵 116章 酒吧打架

“小瞳，这个是不是你收到的那些骚扰信？”长桌上很凌乱，报纸杂志垛在了一起，清一色的都是关于童瞳的报道，而桌子下的抽屉，沐放打开，赫然发现里面是一叠粉色的信封，旁边还有一个蓝色的香水瓶子。

童瞳拿起粉色的信封看了看，又拿起香水瓶子，打开，闻了一下香味，然后点了点头，那些骚扰电话，不堪入目的信件，还有每天都送到蓝海豚的玫瑰花都是潘家原送的。

“看来潘家原的确是想要引起小瞳的注意。”关曜检查了一下，打开角落里的一个黑色手提包，里面有一个单反相机，打开，画面上正是他偷拍童瞳的照片，潘家原一直用粉丝的名头在暗中偷拍童瞳，这样即使被幕后的黑手知道，也只当他是一个疯狂的粉丝，不会联想到他和之前被杀焚尸的案件有关联。

“我让人过来检查一下，看看屋子里有没有其他人的指纹。”谭景御英俊俊朗的脸上带着笑意，一手依旧勾搭在沐放的肩膀上，从最开始的被他甩开，可是再接再厉之下，到如今小放放都已经习惯自己的勾肩搭背了，这让谭景御露出得意的狐狸笑容，习惯真的是一种可怕的东西。

和谭骥炎一起离开了地下室，夜色之下，安静的道路上只有路灯昏黄的光芒，童瞳一边走一边思索着，忽然，黑暗里，有种诡异的感觉之下，童瞳目光快速的向着不远处的居民楼扫了过去，一道熟悉的背影消失在了黑暗之中，那是？

震惊着，童瞳只感觉心脏猛然的紧缩，砰砰加着跳动，上校？即使只是惊鸿一瞥，可是对于那背影，童瞳再也熟悉不过了，那是上校，可是他为什么会在这里？难道是发现自己了吗？

“小瞳，怎么了？”谭骥炎沉声的开口，大手握住了童瞳的手，昏黄的路灯光芒之下，谭骥炎清楚的看见童瞳肃穆沉重的脸色。

童瞳一贯都是平静的，或许在很多人看来她是有些的呆的，基本上脸上没有太多的表情，可是谭骥炎此刻却清楚的看见童瞳自责愧疚的眼神，这让谭骥炎不由的皱起眉头，小瞳是不是还在因为李宝才的死，和如今潘家原的失踪而责怪自己。

“我没事，谭骥炎我们过去开车吧。”童瞳倏地拉回心神，脸依旧有些的苍白，对于上校而言，自己是一个逃兵吧？虽然诡异的重生在这具身体上，可是自己却只想过着普通的人的生活，根本没有想过要回基地。

谭骥炎的车子停在了小区外面的车道上，发动起汽车，谭骥炎瞄了一眼童瞳，可是却发现她真侧着脸看着车窗外面，明明她人就在身边，却让谭骥炎有种要失去的不安感觉。

同一时间，一幢看似普通的公寓楼前，一辆汽车停了下来，而随后，一个瘦削的男人打开车门下车，他穿着黑色的风衣，脖子处围着一条灰色的长围巾，看起来和普通的住户没有什么区别，可是夜色之下，那一张脸却比一般男人要美俊很多，眼角微挑，五官清寒里带着一股的清冷和高傲，这个男人是英俊却又冷傲的，尤其是在夜色之下，清冷的月光洒落在周身，映着他更加的孤傲。

“上校。”公寓的门打开，客厅里两个身影站了起来，一个是和童瞳差不多身影的女孩，另一个男人也很年轻，但是却带着一股子的沉稳气息。

“今天谭骥炎和谭景御去了潘家原租的地下室，你们继续调查，不过不要打草惊蛇。”被称为上校的男人其实比他们大了将近十岁，可是他的脸显得很年轻，看起来和两人却是差不多的年岁，即使面对的是自己对忠诚的部下，容温的脸色依旧是冷漠里带着惯有的疏离，他的脸色不太好，过于的苍白，身上的伤没有好，之后又开始疯狂的忙碌，所以导致

旧伤一直未愈，可是即使如此，却也没有任何人敢多开口，在特别行动组，所有的组员只有服从命令。

看着容温向着卧房走了过去，然后关上门，站在沙发边的一男一女这才坐了下来，男人缓缓的开口，“小七走了之后，上校的脸色就从未好过。”

“也只有小七一直以为上校很温暖，很宽容。”女孩点了点头，皱着眉，想到那个已经死去的组员，平日里，大家虽然除了任务没有任何的交集，可是那份默契，那么心灵的联系一直都藏在内心深处。

整个行动组的人都知道，上校是绝对的存在，这个男人冷若冰霜，清寒孤傲，可是却只有小七以为上校是个温暖的人，甚至是没有脾气的老好人，却从没有仔细想过，如果上校真的如同小七认为的那样善良而无害，怎么可能领导整个特别行动组。

哪一次的任务，上校不都是精准的算计部署着，鲜血，死亡，将与他们一生为伍，上校是真正从血腥里走出来的，他的冷，他的傲，早已经渗透到了骨子里，上校甚至轻视着生命，所以他才能领导整个行动组。

可是在精准的部署，却也有意外发生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上校和小七的那一次任务里发生了什么，可是小七死了，上校重伤，那一次的任务虽然完成了，可是行动组却失去了一个组员，而上校的眼神也变了，那个曾经和小七在一起时，清寒目光里的温暖在小七死后，永远冻结成了冰霜，冷寒刺骨，似乎他全身的血液都是冷的，上校是一个没有温度的人。

入夜，怡然园公寓，谭骥炎晚上回了西湖苑，所以童瞳是一个人住在怡然园的公寓里，黑暗里，当门外有轻微的声音响起时，童瞳倏地一下睁开眼，楼下有谭三哥派来保护自己的人，可是闯入者却能撬开锁进来，那么绝对是一个高手。

床头的柜子有之前谭骥炎留下的枪，在知道童瞳的身手之后，谭骥炎就将这把枪留在了童瞳这里，而此刻，童瞳掀开被子，悄然无息的下床，握着手枪，赤脚走在地板上没有发出一点的声音。

容温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到这里来，这一次的任务还在调查中，整个行动组的人只有代号，可是容温却知道那个总是安静的小七是有名字的——童瞳，童这个姓或许外人而言只是一个百家姓里普通的一个，可是对于整个国安部而言，童这个姓却代表着绝对的权威。

国安部部长——童仲岩，那是一个让全球情报组织都佩服的存在，被称为中国的情报教父，军方虽然也有着强大的势力，可是中国却又七个军区，力量是相互牵制和制衡的，可是国安部却是童仲岩一人独大，中国在外的情报人员和力量，都在国安部的管辖之下，而小七正是这样的天之骄女，国安部部长童仲岩的独生女。

容温一开始并不知道，只当小七是一个普通的组员，一步一步看着她从基地脱颖而出，成功的进入了特别行动组，直到小七的第一次任务时，容温察觉到了不对劲，小七虽然优秀，可是经验还太少，童部长的随扈怎么能这么年轻的组员担任，如果童部长有任何的意外，那对整个中国而言，将是致命的重创。

在古代，帝王被杀，虽然国家会动荡不安，可是新的皇帝上位继任就可以了，可是如果是手握兵权的将军死亡，那国将破灭，而国安部部长掌控着整个中国在外的情报系统，隐藏在各个国家的特工人员，间谍，太多太多的机密，如果国安部长出了意外，这样的影响是任何人都不敢想象的。

也就在那是，容温才知道小七竟然是童部长的女儿，特别行动组这样的组织，即使死了，都不会有人知道他们曾经建立的功勋，为整个国家做出的贡献，这是一群没有姓名，没有过去的武器，他们存在的唯一意义就是为了维护整个国家的安全，执行那些异常危险，每一次都有可能付出生命的机密任务。

黑暗的客厅里，容温坐在沙发上，当收到情报，知道北京市乃至全国的毒品数量在急剧上升，这样不正常的景象，让国安部立刻着手调查，而目前为止，毒品泛滥的背后牵扯到了一股不小的力量，似乎从军方到地方部门都有人在给毒品开通了绿色通道。

军方和国安部是独立的两个部门，所以这一次容温亲自接手了任务，而童瞳这个名字让容温不由的注意到了她，即使知道只是同名同姓，完全不同的两个人，她根本不是小七，可是同样的名字，却让容温依旧无法放下。

谭家旁系亲属牵扯到毒品案子中，让容温不得不注意到谭家，而之前的几起杀人焚尸案子，让容温注意到了关曜，尤其是在李宝才被杀之后，容温不得不怀疑谭家和关家是不是这一次毒品案件背后的黑手，他们完全有能力操控这一切，而在密切观察之后，潘家原浮出了水面。

容温将潘家原秘密的带走了，审问之后，便感觉到谭家涉案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尤其是今夜谭骥炎和谭景御连同关曜去了潘家原的出租屋，更让容温时分怀疑谭家真的很有可能涉及毒品案。

卧房里，童瞳站在门边，卧房是一片漆黑，侧耳细听着，可是客厅里却没有任何的动静，童瞳知道暗中的人并没有离开，可是却没有进一步的动作，这让童瞳在等待了将近半个小时之后，不由的疑惑起来，然后一张熟悉的面容猛然的出现在了脑海里。

是上校吗？在客厅里的人是上校吗？童瞳闭着眼，黑暗之中回想起之前在居民楼那一闪而过的熟悉背影，明明知道即使是上校也不可能知道自己就是小七，可是此刻，童瞳却感觉眼睛酸涩的厉害，上校会出现在这里，是不是因为这个同样的名字。

在童瞳的记忆里，只有基地不停的训练，血一般残酷的训练，不只是在军队那样，不合格了最多就是离开军队，基地的训练是需要付出鲜血和生命的，很多人在训练里意外的丧生。

童瞳第一次看到容温的时候，并不知道他是谁，只是有些的奇怪，在基地里，所有人都是疲惫的，可是上校却如同一缕春风一般，悠然自得的从她眼前走过，那样轻松的步伐和身影，让童瞳感觉到疑惑，他不会感觉到累吗？

直到进入了特别行动组之后，童瞳才知道那个曾经让自己疑惑的年轻男人竟然是特别行动组的上校，他的身手，他的枪法，让童瞳知道了什么是真正的完人，童瞳一直都记得，当自己没有办法完成训练量的时候，上校总是在一旁陪着自己，不像基地的教官，永远都是冷酷的嗓音。

上校是温暖的，他虽然依旧会严格的执行训练计划，可是却让童瞳感觉到不那么辛苦，不管是在寒冷的冬夜，是在冰冷的湖水里，是在野外求生训练的荒野之中，只要她回头，都可以看见那瘦削的身影，温暖的眼神。

而第一次杀人的时候，童瞳真的有些迷茫了，她的手没有沾到任何的血迹，可是童瞳无法忘记那个眉心中枪，死在自己手中的小女孩，那只是一个孩子，是上校开车带自己离开了基地，陪着自己走了一天，甚至还送了一盆那么漂亮的盆栽给自己，而之后那么多血腥的任务里，每一次平安归来，看着那绿色盎然的盆栽，童瞳总会找到一种心灵的平静，直到最后一次任务。

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安静的客厅里终于有了轻微的声响，如果不是童瞳一直趴在门边仔细听着，这样的声响根本察觉不到，门被关上了，一切安静下来，童瞳紧绷的心弦突然的断了，黑暗里，童瞳一个箭步窜到了窗口，可是那手却僵硬的伸在半空中，没有勇气拉开窗帘，自己背叛了上校，背叛了行动组，自己贪恋普通人的生活，贪恋在谭骥炎身边的宁静和幸福。

不知道在光着脚在地板站了多久，当阳光透过窗帘照射进卧房的时候，童瞳忽然感觉眼前一阵一阵的晕眩，浑身冒着冷汗，小腹绞痛的厉害，想要呕吐的感觉，让童瞳快速的跑到了洗手间里，趴在马桶上呕吐了起来，胃里空空的，所以吐的不过是黄色的胆汁，而还光着脚站在洗手间冰冷的地面上，让童瞳终于在晕眩的感觉稍微散了一点，头重脚轻的向着卧房挪移了过去，侧倒在床上，拉过被子裹住自己。

片刻之后，童瞳这才警觉到有种湿润的感觉，原来是生理期的第一天，光脚站在地板上一整夜，受了寒气导致的生理痛再次的折磨着童瞳，让她几乎虚脱的几乎有种会死的感觉，头木木的，小腹依旧痉挛的绞痛着，依旧想要吐，可是再次去了洗手间换掉了已经脏的内裤，除了呕吐出来的胆汁之外，症状依旧没有缓轻。

蜷缩在了被子里，浑身冒着冷汗，童瞳不想睡，脑子里浮现出很多在特别行动组的训练，想起容温，然后又迷迷糊糊的想到谭骥炎，直到被子里渐渐有了暖气，冰冷的双脚也回温了，童瞳闭着眼睡着了，直到八点多，童瞳这才再次醒过来。

九点还要去剧组，胃里空空的，身上也乏的没有一点的力气，童瞳换了衣服，这才离开公寓，准备去怡然园对面的一家早餐店里吃一点稀饭补充体力。

八点多了，早餐店里客人三三两两的，童瞳点了楮饭和豆，习惯的向着自己一直都坐的位置走了过去，一抬头，却赫然发现座位上有人了。

上校？童瞳呆愣的站在原地，然后就近在椅子上坐了下来，面容之上依旧冷静，可是只有童瞳自己才知道那翻滚着复杂情绪的内心。

坐在正对着门口，两面是墙壁的最安全位置上的容温也看见了童瞳，虽然也有的意外，可是只是一个同名同姓的人，容温只是冷淡的扫过一眼，然后低头继续吃着早餐。

容温冷漠疏离的眼神，让童瞳放在椅子下的双手用力的握紧，已经习惯了上校的温暖，突然被他当成陌生一般，童瞳忽然感觉有些的难受，脸色愈加的苍白，低着头，看向窗户外，舒缓着自己的情绪。

稀饭和豆浆送上来了，童瞳喝了几口，温热着胃部，小腹也似乎温暖了很多，这让童瞳终于感觉不至于那么难受，虽然依旧没有什么力气，可是至少不会眼前发黑，浑身冒冷汗的想要吐，而看到了容温，童瞳已经可以肯定之前在客厅里的人肯定是上校。

隔着几张桌子，容温淡漠的用着早饭，对于自己昨晚突然闯入到怡然园的举动，容温事后已经明白的告诫自己，绝对不能有第二次，只是一个同名同姓的人而已，而眼前的童瞳太过于苍白的脸色，虚弱的身体，让容温明白除了一个名字，她和小七没有任何的相似处，可是明明这样告诉了自己，当童瞳的脸苍白的没有一点血色时，容温那维系在冷漠之下的情绪却依旧有了一些的变化。

有几个高中生也进了早餐厅，熙熙攘攘的打闹笑着，让安静的餐厅变的热闹起来，而其中一个女孩子却不知道怎么认出了童瞳，一刹那，六七个女高中生兴奋的尖叫起来，如此近距离的看到偶像，让这些十六七岁的女孩子兴奋的向着童瞳围了过来。

“小瞳，给我签个名吧？”

“小瞳，和我合影好不好？”

这边一混乱，外面原本还有些的高中生是准备去不远处的麦当劳吃早餐的，而童瞳这边正是落地玻璃窗，外面的学生一看餐厅里面，立刻掉头转了过来，十多个高中生再次兴奋的挤了过来。

若是平常，童瞳倒可以利用自己的优势，快速的挤出去，可是今天早上生理期来了，而且胜利痛之下，让瞳瞳浑身软的没有力气，更不用说是面对这一群十六七岁的高中生，他们一旦兴奋的拥挤起来，童瞳几乎招架不住的后退，直到撞进一个温暖的怀抱里。

“让让！”容温原本是不会理会的，毕竟这只是一个同名同姓的陌生人，可是看着童瞳越来越苍白的脸，当反应过来时，自己却已经走到了童瞳身边，一手揽过她的肩膀，一手隔开拥挤的人群，占据着身高的优势快速的半拥着童瞳离开了餐厅，而学生们都高举着手机不停的拍照，也幸好容温的车子就停在外面，这才避开了后面兴奋至极的一群高中生。

“绕一圈之后，我送你回来。”容温冷淡的开口，俊逸出尘的眉宇之间确实一股浑然天生的清冷和孤傲，汽车在车流

里平稳的行驶着，他目光一直看着挡风玻璃外，吝啬的将一点点的目光看向身边的童瞳。

“谢谢。”两个字说得异常的艰难，童瞳第一次看到这样冷淡的容温，如同自己只是一个陌生人一般，这让童瞳心里异常的难受，而腹部似乎又绞痛了起来，童瞳脸色苍白着看着车窗外，不敢回头，怕自己控制不了情绪。

将暖气开到了最大，暖风口对准着童瞳这一边，容温的车速有点慢，毕竟刚刚那些学生应该还在餐厅吃早饭，这个时候回去，难免会被他们看见。

空调暖风吹了过来，童瞳心头一暖，可是背负着背叛的压力和愧疚之下，童瞳握紧了双手，努力的想要让自己看起来平静一点，不让容温察觉到任何不妥，也幸好是在基地那么多年的训练，让童瞳依旧能完美的保持着外表的冷静。

谭骥炎的电话打过来的时候，铃声打破了汽车里的安静，童瞳接起电话，“我吃过饭了，一会就去影视城。”

“小瞳，你没事吧？”谭骥炎也在车上正准备去市郊，听得出童瞳声音的不对劲，不由的皱起了峻眉，“还是因为李宝才的事情？”

“没有，昨晚没有睡好而已。”童瞳随便的编了个借口，话一出口，立刻敏锐的察觉到开车的容温快速掠过的视线，整个人不由的紧绷起来。

容温调查过童瞳，知道她只是一个普通人，根本不可能察觉到自己昨晚上在客厅里坐了一夜，所以她刚刚那一句昨晚没有睡好，应该只是普通的一句话，是自己太过于敏感了。

汽车绕行了十多分钟之后，又重新的开回了怡然园大门口，童瞳打开副驾驶位置的车门，下车之后，深呼吸着，这才带着苍白的笑容和容温致谢着，可是容温几乎是无视着童瞳的谢意，当她下车关上了车门之后，直接发动了汽车离开。

上校？目送着车影远去，童瞳呆滞的站在原地，有这么一瞬间，童瞳很想要拔腿向着汽车离开的方向追过去，可是当脑海里浮现出谭骥炎那冷峻却总是透露着温柔和宠溺的眼神时，童瞳用力的闭上眼，将所有的愧疚和自责都深深的压抑到了心底最深处。

刑侦处。

局长办公室。

“杨局，你找我。”关曜敲门之后走了进来，看向坐在办公桌后面正端起茶杯喝茶的杨局。

“李宝才在看守所被杀，调查的怎么样了？”杨局笑着询问着，抬手示意关曜坐下，“是普通的命案，还是另有隐情？”

“目前还没有调查出李宝才和凶手之间有什么矛盾，可是因为凶手也自杀了，所以案子陷入了僵局里。”关曜回答着，目光扫了一眼杨局，这个案子幕后的黑手涉及到了公安高层，涉及到了军方，所以任何人，关曜都是不相信的。

杨局喝了一口茶，视线灼灼的看着坐在一旁的关曜，犹豫了一下，这才缓声的开口，“潘家原找到了没有？”

关曜猛然一怔，镜片之后原本温和的目光陡然之间犀利非常，只是面色依旧平静，带着几分的疑惑，“杨局，你怎么知道我在找潘家原？”

杨局长叹息一声，从桌子上拿过一支烟点燃，原本红光满面的脸上此刻带着一丝无奈，视线复杂的看了一眼关曜，“打他电话一直是关机，出租屋那边没有人，询问了潘家原的同学才知道你也找过他，小关，你不知道亚亚之前的分手的男朋友就是潘家原，亚亚这些天在家几乎都不怎么吃饭，我也是为了女儿才准备去找潘家原。”

原来如此，关曜这会倒是明白了，之前也听说潘家原交了一个神秘女友，然后才搬出学校寝室的，而杨局的女儿杨亚亚，关曜倒也见过几面，是和孙盈盈差不多性格的女孩子。

“小关，你怎么会突然去找潘家原，他牵扯到了什么案件吗？”杨局状似无意的询问着，一手轻叩着桌面上一份摊开的文件。

“哦，小瞳最近半个多月一直被骚扰，杨局，我感觉潘家原这个人人品不太正，不适合亚亚。”关曜滴水不漏的回答着，当知道潘家原就是一直骚扰童瞳的疯狂粉丝之后，关曜就想好了这个借口，或许这也是潘家原一开始的打算吧，既可以引起自己的注意，去也不会让幕后之人察觉到不妥。

“是吗？之前听亚亚也偶然说起过潘家原迷恋上了另一个女孩，我倒不知道是小瞳，小关你多注意一下小瞳的安全。”杨局倒也是一愣，没有想到竟然是这种原因，这么说潘家原是因为这样和亚亚分手的，不过童瞳倒是有几分的姿色。

童瞳从影视城拍完戏，汽车刚开到半路，却接到了一个陌生的电话，所以调转了车头向着不远处的兰桂坊酒吧开了过去，公安局杨局长的女儿杨亚亚找自己做什么？

夜晚七点多的兰桂坊已经很热闹了，人挺多，舞台上，一个看起来潇洒不羁的年轻男人正在唱歌费翔的《你是冬天的一把火》，而台下一群男男女女正跟随着歌声扭动着身体，热闹非凡。

“杨小姐？”童瞳走向角落和杨亚亚约好的座位，黯淡的灯光之下，沙发上坐着一个有些矮胖的女孩，皮肤很白，扎了个小马尾辫，白色的毛衣，宽松的亚麻长裤。

“坐，有些唐突了，不过我很看看家原和我分手之后喜欢的是什么样的女孩。”杨亚亚并不算漂亮的女孩，毕竟她至少有一百一十斤左右，圆润润的脸，戴着眼镜，不过看起来很是开朗豪爽，虽然打量着童瞳，但是并没有什么不屑，也没有嫉妒。

今天晚上吃饭的时候，听到爸爸说起就家原之所以突然决定分手，是因为迷恋上了现在正走红的艺人童瞳，而已经分手一个多月的杨亚亚利用自己这个官二代的身份优势，还是拿到了童瞳的手机号码，这才将人约了出来。

“潘家原？”错愕着，童瞳看着杨亚亚，她竟然是潘家原的女朋友，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之前的杀人焚尸的案子，他怎么不找杨局帮忙，而是用粉丝的伪装引起自己的注意？

“是啊，不过你放心，我们已经分手了。”杨亚亚豪爽一笑，推了一下鼻梁上的眼镜，借着动作遮挡住了眼中一闪而过的痛苦，“我和关哥也算是认识，你是关哥的女朋友吧。”

“你和潘家原讨论过一个月前发生的杀人焚尸案件吧？”童瞳只感觉所有的线索都杂乱的摆在了眼前，可是却又抓不住，理不出头绪来。

“他和你说过这个？我很喜欢刑侦这一块，可是你看我这体积，当警察是不行了，倒是可以当一个业余侦探，那个案子已经破了，家原对这个没有什么兴趣，他是学画画的，对这些杀人破案不感兴趣，都是陪着我讨论案情而已。”杨亚亚看着不远处舞池里扭动着身体跟随者音乐和歌声起舞的一群人，自己倒也试着减过肥，可是太爱吃零食和小吃，体重一直减不小去，之后也就不管了，胖就胖吧。

“你们也是一个月前分手的？”第一起杀人焚尸案件就是在一个月前发生的，童瞳忽然有种推断，是不是当时潘家原和杨亚亚在看案件的时候，潘家原因为是学美术的，所以认出了电脑还原的死者照片，然后和杨亚亚分手，成为了自己的粉丝，这一切绝对不只是巧合。

“嗯，三条腿的蛤蟆难找，两条腿的男人可满大街都是。”杨亚亚苦涩一笑，白皙的脸上强撑出不在意的神色。

“他妈的，不要给脸不要脸，都来酒吧吊男人了，装什么清高！我们大哥看中你了，让你陪喝酒，是看你还有几分的姿色，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一声粗暴的蛮横的声音在吧台边响了起来，一个挑染着红色刘海的小混混，穿着黑色的皮衣，正站在吧台边，一手抓着一个女人的胳膊要将她从高脚椅上拉下来。

“放开我！”喝的八分醉了，关露用力的甩着手，可是小混混的力度却是不是她一个柔弱女人可以甩开的，原本她是来酒吧买醉的，如今，她又搬回了宾馆，而今天她打了谭骥炎几个小时的电话，可是一直都无法接通，关露明白，谭骥炎是不可能不带手机的，那只说明他将自己的号码列入了拒绝接听的黑名单里。

所以在酒性和痛苦之下，关露找之前沙发上的一个男人借了手机拨打了谭骥炎的电话，原本一直打不通的手机果真被接通了，可是关露当来得及喊出谭骥炎的名字，手机另一头，谭骥炎却冷酷的以在忙公事所以挂断了电话

关露泪水从眼角流淌了下来，破罐子破摔的和一个搭讪的男人喝酒，可是喝着喝着，却感觉无比的空虚，所以又独自到了吧台这边，却没有想到因此惹到了麻烦。

“妈的，放开？既然出来骚了，就不要装贞洁烈妇！”小混混讥讽的看着关露，倒是有几分姿色，难怪能勾搭上大哥，不过这条街上，还没有女人敢抹大哥的面子！

“小杰，将人带过来。”二楼之上，栏杆边的包厢里，一道有些不耐烦的声音传了过来，此人绰号黑虎，在道上也算是个狠角色，他有的是女人，不过免费送上门的，黑虎倒也不会拒绝，可是在一众小弟面前，刚想要展露一下大哥的风范，那个敢搭讪自己的女人竟然走了，这让黑虎不由的冷了脸子，这根本就是挑衅他身为大哥的面子。

“是，大哥！”红刘海的小混混立刻点头哈腰的冲着楼上的黑虎应下话，转而一个用力将椅子上的关露给狠狠的拽了起来，也不管她的尖叫和挣扎，直接一手反扭住她的手臂到身后，一手揪住她的波浪长发，直接要将人给押到二楼上给黑虎赔罪。

“有没有王法了！”杨亚亚最受不了这样的欺负女人的混蛋，如果不是太胖，她早就去当警察了，此刻看到小混混逞凶，在四周的人都观望着不敢上前时，快速的拦了过去，“你没长眼睛，不知道这位小姐不愿意跟你上楼吗？”

“死胖子，给老子滚开！”小混混对于关露还算有点怜香惜玉，毕竟是大哥看上的女人，否则刚刚他直接就一巴掌扇过去了，而此刻看着挡在面前的要脸蛋没有脸蛋，要身材没身材的杨亚亚，就没有丝毫客气了，粗鲁的淬了一口唾沫，一瞪眼，满脸的暴戾之气。

“我偏不让！”杨亚亚也学过防身术，此刻看着嚣张的小混混，直接一拳头挥了过去，正中小混混的脸，然后用力的将关露给拽到了自己这边。

“关姐？”后一步跟过来的童瞳错愕的看着踉跄的扶着一旁桌子站稳的女人，却没有想到竟然会是关露。

“是你！”关露被刚刚扬亚亚用力的一拽，原本手腕上还包着纱布，伤口剧烈一痛，倒是让关露的酒意清醒了几分，此刻看到童瞳，自然是新仇旧恨，眼神毒辣，狰狞着脸，恨不能立刻将童瞳给生吞活剥了。

“小杰，居然让一个死胖子给打了，哈哈……”楼上黑虎身边的其他小弟们都放声大笑起来，五六个男人从楼上走了下来，都是清一色的黑色装扮，有的叼着烟，有的手里还拿着啤酒瓶，一个个年纪都不大，但是却都是一脸的痞子色。

“妈的！给老子滚！”被嘲笑了，尤其是一抹鼻子，掌心里满是被杨亚亚一拳给打出的鼻血，小混混狠了眼神，阴毒的看着杨亚亚，然后抬起脚直接踹了出去。

“当我老子，你还嫩了一点！”杨亚亚差不多也是从小在警察队伍里长大的，对于这些小混混，是半点不害怕，直接的握紧拳头打了过去，丝毫没有考虑自己可是人单力孤。

黑虎的这些手下可也不是吃素的，原本只是看到小杰被打，所以才会下楼来嘲笑一番，可是一看杨亚亚出手，就知道她是个练家子，在自家大哥面前别一个女人给打了，那不单单是丢了面子，只怕以后在道上也抬不起头了，所以这边杨亚亚一出手，五六个小混混立刻围攻了过来。

杨亚亚是学过，可是她都是在训练馆学的，她的身手都是按照套路学出来的，平日里，真的对付一个两个普通男人，或许也还有胜算，可是这些小混混都是跟着黑虎混黑道的，打架虽然没有套路，可是有经验，而且年轻的男人，力度比杨亚亚大了很多。

童瞳也顾不得一旁的关露了，清瘦的身影直接的加入了战局，杨亚亚原本是有一丝后悔的，毕竟是自己太过于冲动了，尤其看到童瞳过来帮自己的时候，吃了一惊，却也更加担心起来，童瞳看起来清瘦，安安静静的样子，只怕一拳都经不住，而且这些混蛋人渣可都不是好东西，出手狠毒。

可是所有人都震惊了，其中有一个混混对于童瞳还有几分的犹豫，毕竟比起杨亚亚这个胖女孩，童瞳清瘦的身影，白皙精致的脸绝对能激起任何一个男人的保护欲，可是这犹豫不到一秒钟就消失的无影无踪。

杨亚亚打架靠的是套路，这些混混打架靠的是一次又一次械斗的经验，可是童瞳出手，可是她只用了一成的身手，那也绝对不是这些小混混可以招架的了的，众人之间里，之间童瞳出手的瞬间，几个快的让人看不清的动作之后，原本五六个嚣张的混混已经被狠狠的摔在了地上，有的抱着手腕哀嚎的，有的不停的按揉着小腿，想要站起来，却又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

而一旁几个正准备打电话报警的客人手机还拿着手里，不敢相信的看着这样的一幕，太快了，根本没有看清楚是怎么回事。

“小姐，好身手！居然敢在我黑虎面前显摆，可真是孤胆英雄啊！”二楼之上的黑虎带着身后四个手下走了下来，盯着童瞳的目光变得阴狠恐怖。

在道上混的人，绝对不会小看任何人，即使只是一个小孩子也有可能给你一刀，而且道上的女人狠起来可比男人更加的血腥，黑虎一看童瞳出手就知道这一次碰到高手了，可是如果这件事就这样了结了，不用一个小时，整个道上都知道他黑虎在酒吧被一个女人给抹了面子，这就等于被当众打了一巴掌，以后他黑虎也就不用在道上混了。

杨亚亚刚要上前，一旁童瞳却抬手挡住了杨亚亚的动作，清澈如水的目光扫过黑虎身后四个都有一米九以上的壮硕男人，即使在衣服的包裹之下，还是能看见那喷张的肌肉，眼神冷酷，和之前这些小混混是完全不同的。

“你带着关姐先出去。”童瞳低声对着身后的杨亚亚开口，这四个人童瞳还是不放在眼里的，可是对方加起来十多个人，童瞳还是担心会误伤到杨亚亚和关露，所以让她们先离开。

“不行！要打就一起打，我怎么能将你一个人丢下！”杨亚亚直截了当的拒绝，不要说今天是自己打电话让瞳瞳出来见面的，就算是看到普通人被这些混蛋围堵，自己也不可能先逃的，其实杨亚亚是不知道童瞳的身手，她认为童瞳再厉害，也绝对不是这么多男人的对手，尤其是这四个粗壮的男人一看就知道绝对不是善良角色。

童瞳回头看着一脸坚定的杨亚亚，然后笑了起来，因为笑容原本细细的眼睛弯成了月牙，这个有些冲动，但是富有正义感的女孩，她很喜欢，“那好，你和关姐退到安全的角落去！”

如果是平常时候，黑虎此刻肯定宁愿吃一个闷亏，也会带着手下离开，可是如今这样的局面，他如果逃了，就等于不用在岛上混了，而且童瞳的身手即使好，也一定能胜利，所以黑虎对着身后四个男人使了一个眼色，冷血无情的眼神泛着毒辣和狠厉，不必要因为对方是女人就手软。

四个壮硕的男人原本是不会认为童瞳有什么厉害的，自己一巴掌都能拍死她，可是在看见她之前那快的让人捕捉不到的身手之后，四个男人就知道这是一个高手，此刻自然是小心翼翼，一出手就是狠毒，其中一个男人甚至还拿出了匕首，另一个男人戴上了指套，一种铁合金的类似连体戒指一般的武器，套在四个手指上之后，一旦握拳，指关节不但被指套保护了，而且指套表面都有锋利的锥形凸起，打在对方身上，一般人一拳都吃不起。

可是饶是四个高壮的男人如何的不择手段，甚至连武器都用上了，可是童瞳的身手却不是他们可以比拟的，武器根本刺不到她，带着指套的拳头一次一次都是落空，可是相反的，童瞳的攻击就凌厉精准了很多，如果不是因为对方手里有武器，不能近身攻击，童瞳直接就放到了四个人。

杨亚亚此刻是震惊的睁大了眼睛，她也看过警察们的训练，也看过好多场的散打格斗的比赛，可是当时自己认为激烈的打斗，到了童瞳这里，杨亚亚却有种震撼的感觉，那些是打斗，是比赛，可是眼前的童瞳，那一招一式，看似行云流水一般，可是那雪白的拳头每一次击中敌人，虽然看不见力度，可是被击中的男人那痛苦的表情，都让杨亚亚明白什么事真正的高手！

关露也是呆住了，原本她看到四个男人围攻童瞳，恨不能他们立刻将童瞳给狠狠的打一顿，断胳膊断腿最好，可是看到童瞳那样骇人的身手之后，关露不由的咬紧了唇，眼神扭曲着，忽然一手拿过一旁的酒瓶子，直接向着打斗的人群里冲了过去。

关露的举动太过于突然，一旁原本保护她的杨亚亚根本就没有来得及拦住她，而打斗圈里，童瞳是游刃有余的，可是关露突然冲了过来，让四个几乎快要失去力量的男人突然看到了希望，一个男人直接向着关露挥过去拳头。

而地上之前的几个小混混此刻在黑虎的示意之下，都忍着痛爬了起来，向着杨亚亚冲了过去，童瞳身手很好，可是要保护两个人就显得有些麻烦了，尤其是关露不但没有自保能力不说，她冲上来根本就是拖童瞳的后退，这边童瞳刚要出手，关露却惊恐的尖叫着，抱着童瞳的手臂，眼睛里满是得意的阴狠。

如果可能，童瞳这会很想一掌劈晕一直躲在自己身边的关露，纤细的眉头皱了皱，虽然说多了一个关露，童瞳还不至于应付不了这四个男人，可是动作受到了阻滞，出手断断续续的，这让一贯都是精准狠的童瞳只感觉无比的别扭。

｜派派小说后花园lyg021手打，转载请注明｜www.paipai.fm

第二卷 情意缠绵 117章 被绑架了

关露一直期盼着童瞳被打败，最好在自己面前被打的吐血，给这些人下跪求饶，可是无论关露在一旁如何阻扰，童瞳却依旧半点事都没有，动作虽然慢了一些，可是眼前四个男人却已经完全没有什么战斗力了，而童瞳飞起的一脚狠狠

的踹向一个男人，明明她是如此的清瘦，而被踢中的男人足足有一百七八十斤，可是男人却依旧被踢飞了，撞倒了一张桌子，桌面上的玻璃酒瓶和酒杯哗啦一声碎了一地，这一脚的力度不言而喻。

“喂，你抱着童瞳的胳膊，她还怎么打？”杨亚亚被五个小混混围堵着，显得有些的吃力，不过这五个混混之前被童瞳给修理了一下，不是手腕受伤，就是腿受伤了，所以杨亚亚还勉强可以应付，而童瞳刚刚那一脚，让所有人都震惊住了，也都停下了动作，这才让杨亚亚看到关露抱着童瞳手臂的动作，不由得的怒声提吼着。

“没事……小心！”童瞳突然厉声喊着，此刻也顾不得身边的关露，直接一个用力，胳膊一动，原本还抱着童瞳胳膊的关露只感觉一股力量突然将自己的身体给震开，力度太大之下，关露一个不稳，狼狈的跌在了地上，而童瞳身影却早已经掠向了杨亚亚这边。

杨亚亚不明白的看着突然脸色从平静转为严肃的童瞳，根本没有反应到是什么回事，可是腰间突然被一把匕首给抵住了，杨亚亚本能的想要还手，可是手腕却也被身后的人用力的反扭住压在了腰后，根本都没有看见是什么人擒住了自己，杨亚亚已经被制住了，反扭住的胳膊韧带拉的很痛，而冰冷冷的抵在腰侧的匕首，让杨亚亚这会终于明白童瞳刚刚为什么脸色变得那么难堪。

“啊，放开我！”被摔在地上的关露也突然感觉到手腕被反扭的痛了起来，可是容不得她有任何的反抗，却已经被人直接从地上粗暴的抓了起来，同样有一笔尖锐的匕首抵在了她的身后。

“跟我们走！”看起来只是普普通通的一个男人向着童瞳走了过来，手上多了一把冰冷的手铐。

这些人都是真正的高手！刚刚酒吧太暗，因为这边的打架，所以四周都围满了人，而童瞳也根本没有察觉到暗中有高手潜伏着，等对方对杨亚亚动手的时候，童瞳想要反击已经太迟了，尤其是关露和杨亚亚都被挟持住了，童瞳没有反抗的将双手背到了身后，然后被对方用手铐铐住，而抵在自己腰后的却不是匕首而是手枪。

酒吧里的人都错愕的看着三个女人被几个大男人给抓出了酒吧，一个个都没有弄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对方用手铐，难道是警察，这几个女人是逃犯？

“我可是公安局杨局长杨保胜的女儿！”杨亚亚是不喜欢将家境背景给搬出来的，否则刚刚在酒吧和黑虎打斗起来的时候她就会说了，可是这会杨亚亚也知道不对劲了，不得不开口表明身份。

暗中保护自己的保镖没有出现，童瞳目光扫了一眼，明白过来，这些人是有备而来，可是是为了抓自己？还是抓杨亚亚？

黑色的suv车门打开，童瞳等三人被推上了车子，不等童瞳观察留意，抓住她的男人直接一掌劈在了童瞳的脖子后，将她给劈晕了过去，而一旁关露虽然害怕的双腿发抖，可是却高兴童瞳被打晕了，可是不等关露笑出来，脖子后剧烈一痛，却也被直接给劈晕了过去，当然杨亚亚也不例外。

刚刚男人的那一掌劈的很重，可是童瞳脖子偏了一下，错过了力道并没有晕厥过去，随着汽车的开动，童瞳依旧闭着眼，坐在身边的男人呼吸沉稳，缓慢，车子里很安静，所以这些人是训练有素的高手，对自己对方是用了手铐，这说明他们是知道自己身手的，否则不会如此的小心翼翼，可是知道自己身手的人，却会抓自己的只有程天南和沈直了，可是为什么？

汽车开了半个多小时，车子里很暗，没有交谈声，手机在上车的时候也被搜了出来扣了电池丢到了酒吧外的垃圾桶里，所以闭着眼的童瞳也无法判断到底车子开到了哪里，又开了差不多十多分钟之后，汽车速度缓缓的降了下来，然后有着向上爬坡的爬破的感觉，然后汽车发出咚的一声的震动，随后又是后轮也发出了同样的声音，然后停了下来，可是童瞳却感觉依旧在行驶的汽车里，这是？

童瞳疑惑着，忽然明白过来，这辆黑色的suv是停下来了，可是自己之所以会有还在行驶的感觉，是因为suv开进了一辆大货车的车厢里，所以才会在之前减速，然后有爬坡的感觉，汽车又过了十多分钟之后，终于停了下来。

有人打开了货车的车厢，又打开了suv的车门，童瞳悄然的睁开一条缝隙看了一下，果真是在一辆大货车的车厢里，随后童瞳直接被一个男人给扛在了肩膀上，因为头朝下，头发垂落下来，童瞳睁开眼，视线快速的扫过，是一个废旧的汽车报废厂，应该是到了郊区了。

程天南如果只是抓自己，为什么要连关露和杨亚亚也一起抓来，而不是半路将她们丢下？难道这些人不是为了抓自己，而是要抓杨亚亚？如果潘家原是自己躲藏起来的，杨亚亚失踪的消息一旦传了出去，潘家原肯定知道杨亚亚是被什么人绑架走了，那么他肯定不会再躲藏起来，而潘家原一旦现身，只怕就危险了。

“三个都绑好！”报废厂的最北面有一个塑钢的屋子，而此刻，一个男人终于开口了，语调简短，干净利落。

而童瞳和杨亚亚、关露三人被丢在了地上之后，立刻被几个男人用绳子绑在了一旁的椅子上，力度很大，绳子勒到了皮肉里，童瞳明白这些人不会因为被抓的是女人就手软，偷偷的瞄了一眼，看到对方打结的方式，童瞳再次肯定这些只怕是军方的人，至少也是从军方出来的人。

既然对方知道自己的身手，童瞳在双手被绑缚到了椅子之后，幽幽的睁开眼，正绑着她腿的男人怔了一下幽沉的目光看了一眼苏醒的瞳瞳，然后又继续绑绳的动作。

而另一个男人却已经拎了一桶水过来，这样冷的晚上，半桶水浇到了杨亚亚的头上，半桶浇到了关露的头上，等了两分钟，原本昏厥的两人也被冷水给浇醒了。

“你们是谁？你们想要做什么？”尖声的叫了起来，水很冷，直接灌进了脖子里，关露尖锐的喊叫着，可是双手双腿都被绳子牢牢的给捆绑住了，根本动不了分毫。

“你们到底想要做什么？我爸可是公安局局长！”杨亚亚压抑住心头的惊慌，再一次的表白自己的身份，当然比起失

态尖叫的关露至少冷静一点。

“不许叫！”关露的声音太过于尖锐之下，一旁拿着水桶的男人冷着眼神斥责着，反手一巴掌甩了过去，声音并不大，可是力度很大，关露被抽的歪过头，半边脸瞬间肿了起来，鲜血从破裂的嘴角流淌下来。

“妈的，你们算什么男人，凭什么打女人！”杨亚亚怒瞪着眼，可惜双手双腿都被牢牢的绑住了，根本没有法子移开，而椅子的四条腿是被钉在地板上。

这些人是要逼出潘家原吗？难道他手里有什么证据或者线索，童瞳冷静着，目前可以肯定是不会有生命危险的，所以童瞳看了一眼波染愤怒的杨亚亚，这些军方的人应该是冲着她来的，所以才会半点不忌惮杨局长的位置，也对，军方的人素来都不会忌惮地方的部门，更何况，这一次的杀人焚尸案子只怕是一个惊天大案，所以连杨亚亚都敢绑架。

关露半边脸是麻木木的没有感觉，可是当那麻木过去之后，这才感觉到了被抽了一巴掌之后火辣辣的痛，脸红肿着，皮肤似乎都绷紧了，而嘴巴里不停涌现出来的血腥味，让关露再也不敢尖叫了，可是当看见自己童瞳浑身干爽并没有被冷水给泼湿，先是嫉妒的扭曲了眼神，瞬间便又转为了仇视。

“童瞳，你是不是和这些人是一伙的？你故意找人来绑架是不是？找人来折磨我？”关露狰狞着一双眼，可惜身体不能动之下，只能恶狠狠的瞪着童瞳，歇斯底里的吼叫着。

呃？正在思考的童瞳被关露这尖厉的声音刺的耳朵发痛，如果可能，童瞳倒也真想抽她一巴掌，可惜此刻，童瞳也是双手被绑在了身后不说，而且还戴着手铐，所以童瞳只能努力的将头向着杨亚亚这边偏了偏。

“怎么？你不敢回答了？童瞳，你好狠！你这个恶毒的贱人，无耻的婊子，你害的我还不够吗？我一定要告诉骥炎，让她知道你的真面目！”误将童瞳的沉默当成了肯定，关露这会倒也真的不怕这些绑匪了，只当他们是童瞳找来的，若是平日，关露不会这样不理智，可是在感情上失意之后，尤其如今谭骥炎对待关露如同陌生人一般，冷酷到极点，这让关露在极度的心理反差之下，将所有的恨意都发泄到了童瞳身上。

杨亚亚在关露第一次开口的时候，还真的有些怀疑童瞳，毕竟她和童瞳也没有深交，而且自己和关露都被泼了冷水，只有童瞳身上是干爽的，可是在关露这样恶毒的辱骂声里，杨亚亚那胖乎乎的脸上眉头皱了起来，对关露异常的反感。

“他们和我没有关系。”很是冤枉，童瞳平淡的解释了一句，皱着眉头看着关露，她的声音真的很尖锐，歇斯底里的，如同以前教官写字的时候，指甲不小心刮到了黑帮。

“没有关系？那为什么你身上是干爽的？”如同抓到了童瞳的把柄，关露阴冷的笑着，没有关系，为什么自己会冻的直发抖，脖子后也痛的厉害，童瞳却根本一点损伤都没有。

“我醒的比较早，不用泼冷水。”童瞳无辜的为自己再次辩解了一句，关露这会真的有点的凄惨，头发上满是滴落的水珠，她穿的是一件低领毛线衣，湿了水，毛衣贴着身体，这么冷的天，童瞳想一想也知道会多难受，可是当小腹忽然一阵热流时，童瞳猛的瞪大眼，自己貌似有比这个更纠结的情况，她要去厕所换卫生棉！

童瞳原本无辜而平静的小脸开始严重的扭曲的，之前因为都在思考，根本没有到这样的状况，这会，童瞳嘴角抽搐了一下，特别行动组只有两个女人，自己和十一，也只有她们彼此才知道身为女人很多时候真的不方便！而身为被绑架的女人，当生理期来的时候，就更不方便了！

手机被丢垃圾桶了，童瞳看见的，三个人随身的包都不在，估计都还落在酒吧里，这一时半刻的，谭骥炎估计也找不到自己的，原本一开始，童瞳在知道没有生命危险之后，是准备等谭骥炎来救得的，毕竟双手双脚都被绑住了，椅子又是固定在地板上，还多了杨亚亚和关露两个普通人，可是如今，想到自己这样窘迫的状况，童瞳不得不提前思考脱身的计划。

童瞳再次打量了一眼关押的塑钢屋子，外面是废旧的汽车厂，随手抓个东西都能当武器，地方也很大，要逃出去线路还很多，可是麻烦是，自己要带着两个普通人一起逃，而且汽车开了差不多一个小时，这里至少是偏僻的地方，要逃到路上还有些的距离。

对方手里还有枪，之前几起杀人焚尸案件，童瞳知道他们逼急了，绝对会真的杀人，所以童瞳决定自己独自逃出去，对方是要逼出潘家原，应该不会对杨亚亚和关姐下杀手，至少比跟着自己一起逃出去安全，子弹无眼，童瞳可以避开，但是身边的两个人不一定能避开。

生理期第一天，童瞳身上的流量还是比较大的，此刻，童瞳被绑在身后的手动了动，手腕上不但有绳索还有手铐，这些人应该在之前酒吧打斗的时候看到了自己的身手，所以绑的格外紧，童瞳手动了两下，粗糙的绳索割的手腕火辣辣的刺痛着。

突然门被打开了，看着其中一个男人手里拎的野战包，童瞳忽然有种不好的感觉，而随着包被丢在地上发出金属碰到地上的声音时，童瞳目光倏地冷了下来，那原本只是平静乖巧的视线此刻骤然之间冰冷到极点，散发着骇人的气势，他们还是不是军人，只要有一份军人的血性和正义，就不该对普通人动手！

平头男人此刻是真的怔住了，有些诧异的对上童瞳如此震慑的眼神，他知道这个女人有着极好的身手，在酒吧的时候，他就暗中观察了，可是这样的眼神，凌厉如同猎豹，肃杀到极点，让平头男人这个见惯了刀光血影的人也不由的滋生出一股敬畏。

“你们目的已经达到了！”童瞳开口，锐利的视线直接对视着平头男人的目光，他们应该是为了逼出潘家原，绑架了杨亚亚就可以了，为什么还要动刑罚？

“敲山震虎。”平头男人冷淡的开口，低沉的声音，语调简短有力，随后弯下腰拉开了拉链，里面果真是如同童瞳料

想的刑具，一般都是在审问，录取口供时才会动用的。

平头男人或许是因为刚刚童瞳的眼神，所以只拿了一根鞭子出来，这是特殊藤条经过药物泡制的鞭子，一鞭子下去，绝对是连血带肉的抽调，不过不会伤到筋骨，已经算是皮外伤了，童瞳看着男人手里的藤鞭，也松了一口气，刚刚的野战包了，其他任何一样刑具带来的伤害都比藤鞭要严重十倍以上，这差不多算是最轻的刑具了。

可是童瞳松了一口气的时候，一旁杨亚亚和关露却都是脸色一变，杨亚亚虽然怕，不过倒也硬气，绷着圆乎乎的脸，而一旁关露原本就红肿的脸此刻肿的更厉害，披头散发着，骇白的脸，原本之前因为谭骥炎的事情就没有休息好，眼下是浓重的黑眼圈，原本也是一个妩媚的知性美人此刻看起来倒显得有些丑陋。

“忍着！”童瞳侧头看着咬着唇的杨亚亚，他们需要的是人质，所以这只是皮肉苦，童瞳目前只能让杨亚亚忍着。

关露一听不由的松了一口气，那藤鞭看起来就让人胆战心惊，不过不是针对自己的话，关露嘲讽的笑着，心头开始期盼这鞭子抽打在童瞳身上，最好抽在她的脸上，让她毁了容，再也不能不要脸的勾引骥炎了！

“放心，我不怕！”杨亚亚回给童瞳一个安心的笑容，虽然声音有点颤抖，不过还是不怕，杨亚亚也知道这些不是普通的绑匪，自己已经报出了公安局局长的名号，可是他们却是半点都害怕，杨亚亚虽然还没有步入社会，却也明白，这些人只怕根本不在乎自己的身份。

啪的一鞭子，藤鞭割破了空气发出咻的一声，而关露只感觉从肩膀到胸口剧烈的痛了起来，皮肉分离着，血花随着鞭子的离开而飞溅着，关露笑容还僵硬在脸上，然后发出哀嚎的惨叫声，她身上还穿着衣服，可是一鞭子下来，却已经直接见了血，可以明白这一鞭子多么的用力，几乎和刀子无异。

童瞳错愕的一愣？快速的转过头看向痛的惨叫的关露，这些人竟然不是对杨亚亚动手？而是拿关姐开刀？敲山震虎？他们到底什么意思？

关露只感觉身上被锋利的匕首狠狠的割了一刀，痛的浑身哆嗦，可是这噬骨的痛还没有过去，又一鞭子破空抽了过来，皮开肉绽着，关露已经顾不得什么，只知道痛的尖叫着，只是两鞭子，脸上已经惨白的没有了血色，满是冷汗淋漓，鲜血顺着伤口直接流淌下来，片刻就染红了毛衣。

钻心刻骨的瞳，关露感觉全身的肌肤都如同在滚烫的热油里烧着了，痛的她想要逃，想要躲避，可是双手双腿被牢牢的绑住了，无法躲避之下，攥紧的手指早已经摁进了掌心里，甚至忘记了怨恨童瞳。

平头男人抽打的很有规律，差不多平均是三秒的时间落下一鞭子，手上也有分寸，速度并不太快，甚至避开了骨头和要害，鞭子大都数都集中在关露的前胸，虽然是皮开肉绽的鲜血淋漓，但是已经算是手下留情了。

可是对关露而言，男人那三秒钟的间隔时间，却她清楚的体验的这从未有过的剧痛，声音已经嚎叫的哑了，脖子上的青筋都因为剧痛而暴涨了起来，冷汗顺着脸颊一滴一滴的滴落着。

平头男人只抽了十鞭子就收了手，而此刻，关露的上半身已经血肉模糊着，鲜血和鲜红的嫩肉模糊到了一起，关露在这样根本无法承受的痛苦里抽搐着，眼神已经痛的快失去了焦点了。

“谢谢。”在平头男人收起鞭子拿出相机的时候，童瞳低声的致谢着，悬起的心也放了下来，十鞭子真的已经是最轻的刑罚了，而且内行看门道，童瞳明白这十鞭子虽然抽打的狠，看起来血肉模糊，皮开肉绽，可是都是皮外伤，保养得好，消炎收疤就没有大碍了，没有伤到筋骨真的对方手下留情了。

平头男人面无表情的对着关露快速的拍了几张照片之后，直接拿着相机出去了，野战包还是放在了原地，毕竟童瞳三人都被牢牢的捆绑住，所以平头男人倒也没有更多的防备。

关露痛的浑身肌肉都在抽搐着，童瞳这一声谢谢，让关露勃然大怒着，可是身体太过于痛，让她都没有力量对着童瞳怒吼，尤其是刚刚抽打自己的平头男人还没有出门，关露也害怕的不敢出声，可是等关门声响起，而自己也恢复了力量，关露终于忍不住的对着童瞳咆哮着，“你这个贱人……啊……”可惜太过于用力，胸口上的鞭伤再次立刻，鲜血流淌出来，痛的关露厉声的哀嚎着。

“这已经是最轻的了。”童瞳看着连连惨叫的关露，皱了一下眉头，“关姐，你还是不要叫了，你的伤口都在胸口，情绪激动会导致心跳加快，胸腔起伏过大，伤口会流血更严重的。”

而且童瞳也明白这些人只是执行命令而已，他们是军人，他们需要的就是服从命令，执行命令。而对方刚刚却手下留情了，如果是自己，童瞳同样会没有丝毫的犹豫的执行命令，绝对不会私下放水，所以童瞳刚刚才回道谢

杨亚亚目瞪口呆的看着安慰人的童瞳，她的本意应该是安慰这个被称关姐的人吧？可是为什么童瞳这话听在耳里就是有些的别扭呢？

“为什么谁都不打，只针对我，童瞳，你还敢说这些人不是你找来的？”关露也知道一旦大声开口，伤口会更加痛，所以此刻只能咬牙切齿的低声指控着童瞳，恨不能喝了她的血，吃了她的肉！

关于这一点，童瞳倒也没有想明白，她以为这些人针对的差杨亚亚，如果要刑罚，逼迫潘家原现身，也是会对杨亚亚动手，可是被鞭打的人却是关露，童瞳百思不得其解，然后脑子一抽，幽幽的开口，“人品问题。”

童瞳话这么脱口而出，而关露脸在瞬间愤怒的扭曲成一团，一边脸红肿着，一边脸惨白的不见血色，加上血淋淋的上半身，阴狠毒辣的眼釉，怎么看都如同是从地狱里爬出来的丑陋生物。

杨亚亚扑哧一声笑了出来，尤其是看到关露那一口吸没有吸上来狰狞着脸，大口大口的呼吸着，然后白眼一翻昏了过去，再看着童瞳似乎也知道自己说错了话时，尤其是看到关露昏过去之后，那有些懊悔外加纠结的小脸，所有的紧张和不安都消失了，杨亚亚忽然发现自己真的喜欢上童瞳了。

童瞳动了动身后的双手，刚刚平头男人在屋子里时，童瞳不太敢动，对方毕竟也是军队出来的人，所以童瞳自然得

要小心一点，此刻，虽然手腕被粗糙的绳索摩擦的痛着，白皙的皓腕处此刻也是血肉模糊了，可是多了鲜血的润滑，倒也方便了动作。

杨亚亚听到细微的声音，不由疑惑的看了过去，却见椅子背后，童瞳被绳子绑住的双手上此刻流淌着鲜血，而手腕上的绳子被鲜血湿润着，血肉模糊，而等绳结稍微松了一点，童瞳那手指头竟然诡异的活动了几下，竟然勾住了绳结，杨亚亚震惊着，看着板着童瞳手腕的绳子竟然被她给解开了，可是看着童瞳手上的手铐不由的皱起了眉头，而且她是双手被拷在背后的，即使挣脱了绳子，也解不开手铐。

对杨亚亚做了一个噤声的唇语，童瞳双手还在背后，可是身体却开始左右摇摆着，椅子是被钉在地板上的，随着她身体的摆动，慢慢的椅子下的钉子有一点的松动，杨亚亚立刻看到了希望，学着童瞳的动作，刚要摆动身体，却被童瞳制止了。

“我一个人出去，他们手里有枪，你在这里安全一点！”童瞳低声的开口，瞄了一眼门口，子弹无眼，童瞳一个人出去，如果可能制服这些人最好，不行的话，至少也能通知谭骥炎过来。

杨亚亚明白的点了点头，帮着童瞳向着门口望风着，这些人根本不在乎自己是公安局杨局长的女儿，又带着枪，说不定真的敢杀人，而且杨亚亚明白自己的那一点点身手打小混混还可以，真的和这些练家子比，根本就是鸡蛋碰石头，所以自己要是跟着童瞳出去就是累赘，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而已，而且她话说的很有道理，自己被绑在这里，除了之前被泼了冷水之外，倒也没有受伤，至少生命是有保障的。

椅子一脚终于发出嘎吱的声音，被钉住的铁钉子松动着，童瞳再接再厉着继续动作，不知道的人或许以为童瞳只是靠蛮力在动，其实内行人才知道，她身体摆动完全遵照了力学的原理，从哪个角度开始动，施加力量，要保证能活动椅子，更要控制声音，不让门口的人察觉到，否则一切就前功尽弃了。

童瞳又继续了五分钟，忽然，啪的一声，一个椅子腿突然断了，而就在这个时候，门被推开了，童瞳脚后跟快速的一动，被绑住了小腿，所以脚还能活动，用力的将断掉的七八厘米长的椅子腿快速的踢了出去，被绑住的双腿用力的分开了一下，用力长裤遮挡住那断掉的椅子腿。

杨亚亚几乎屏住了呼吸，紧张的厉害，那被踢出去的椅子腿并没有多远，如果进来的男人看见了，而童瞳这一会是坐在三条腿的椅子上，一只腿还要遮挡椅子断掉的地方，身体如果抖一下，只要被对方察觉到，杨亚亚真的担心对方直接拿出手枪来。

可是如此紧张不安里，杨亚亚发现童瞳竟然如同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般，白炽灯的灯光之下，依旧是一张平静的脸，不见紧张，也没有害怕，安安静静的如同坐在电影院正准备看电影的观众。

男人看了一眼昏厥的关露，视线从她身上转移到了童瞳身上，然后转移到了杨亚亚身上停留了一下，杨亚亚的惶恐不安表情，男人虽然注意到了，但是却没有多想，只当是她被绑架之后的害怕，所以确定屋子里一切正常，就又转过身向着门口走了过去，拉开门走了出去。

童瞳其实很庆幸刚刚那椅子腿处有一个虫疤，所以导致在一番摆动之下，椅子腿直接断了，这样一来，接下来的动作就轻松很多了。

嘎吱两声，因为断掉了一条腿，失去了平衡，童瞳用力的摇晃了几下之后，一下的椅子腿竟然又折断了两根，关露这会终于睁开眼，摇了摇头，一醒过来，那痛苦也跟着苏醒了一般，让关露眉头皱成了两条毛毛虫，可是当看见童瞳的动作之后，也愣住了，甚至忘记了之前对童瞳的辱骂，呆呆的看着她的动作。

童瞳折断了最后一条椅子腿之后，看了一眼门口，终于站起身来，因为双腿还被绑在椅子上，所以即使这椅子这会倒如同是绑在童瞳的身上一般。

童瞳动而来一下手臂，然后慢慢的弯了一下身体，被手铐铐住的双手一点一点从身后向着头上伸了过来，一般人最多也就将双手并在一起伸到颈部，肩膀的位置，韧带拉住了，关节不可能继续向上，可是童瞳却一点一点，在杨亚亚和关露震惊的目光里，她的双臂竟然如同软体人一般，竟然从背后慢慢的伸过了头顶，然后嘎吱两声，关节活动的声音之下，童瞳被拷在身后的双手竟然回到了身前。

关节还是有点痛，如果是以前童瞳的身体，韧性极好之下，这样的动作绝对不会感觉到痛，可是这副身体即使锻炼了这么久，依旧只能恢复到八成，童瞳被拷在一起的双手在左边肩膀上揉了几下，然后用力的一推，又是嘎吱一声，刚刚因为动作而脱臼的肩膀被推了回来，然后右边同样将关节回位，童瞳莫名的想起谭骥炎，身体柔软并的不好，因为在床上的时候，谭骥炎从那中规中矩的活塞运动，会变着花样来，让童瞳小脸尴尬的一红，快速的将不该有的旖旎心思直接丢了脑海。

看到童瞳脱身了，关露也两眼冒着精光，终于不再对童瞳仇视，刚刚那几乎要了关露半条命的鞭打，让关露只想着尽快离开这个魔窟。

解开了脚下的绳子，童瞳快速的回头，用雷达一般的目光瞅了一眼断了四条腿的椅子，椅子面上干干净净的，并没有发生什么侧漏意外，童瞳这才是真正的松了一口气，向着一旁的野战包走了过去，拉开拉链，在侧面的小包里看到了一把军刀，快速的向着角落走了过去，用军刀割断了绑着一个柜子上面的铁丝，然后将铁丝插到了手铐的锁孔里，细微的声音响起，手铐打开了，童瞳被拷了两个多小时的手也终于自由了。

将军刀直接收了起来，童瞳再次打开野战包，将鞭子也拿了出来，余下的刑具都不能充当武器，而一旁关露两眼冒光着，“童瞳，快给我解开绳子！”

“不行，关姐，你和杨亚亚都留在这里，我一个人出去。”童瞳活动了一下手腕和双腿，关姐一身的血，还没有出

去，这血腥味就会让人察觉到，更不用说关姐太弱，闯出去太危险，留在这里至少安全一些。

“你要一个人走？”关露不敢相信的看着童瞳，却没有想到她这样的自私，竟然一个人要逃出去，而将自己丢在这里！

“嗯。”童瞳倒是无比认真的点了点头，也没有再看关露，而是回忆着被扛进来时外面的环境和位置，外面一共有五个人，之前三个人是从酒吧里抓自己和杨亚亚关姐的，开车的司机一个，平头男人是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五个应该都是好手，不过外面很黑，隐蔽很好，对方没有多少戒备，如果可能，童瞳会直接解决了五个人，然后再回来带关露和杨亚亚离开。

关露脸白了又白，看着自己满身的伤口，鲜血淋漓的，浑身痛的厉害，再看着已经自由的童瞳，眼神一点一点的恶毒下来，很好，童瞳想要一个逃走，没有这么容易！

就在童瞳向着窗户口靠近，向着外面观望，想要大致知道五个男人所处的位置时，突然关露尖声的叫了起来，“快来人啊，童瞳逃走了！”

安静里，尖锐到极点的喊叫声几乎掀破了屋顶，杨亚亚原本是紧绷着心担心着童瞳，突然被关露这喊叫的一嗓子惊吓的愣住，然后双眼冒着火，这个女人脑袋被猪给踢了吗？竟然这么恶毒！

而童瞳也是一愣，门几乎在同时被推开，而屋子里除了之前角落里有铁丝绑着放着几个柜子之外，根本没有躲藏的地方，而此刻，黑洞洞的枪口已经对准了童瞳。

平头男人是第三个进来的，看了一眼断掉了四条腿的椅子，和丢在角落里染血的绳子和手铐，再看向一旁窗口被手枪对准的童瞳，“你或许可以逃走，可是代价是她们两个留下命来！”

平头男人有种感觉，或许自己五个人都不是这个看起来清瘦娇弱女孩的对手，否则又绑了绳子，又拷了手铐，可是她还是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就挣脱了，可是她的身手再好又如何，她多了两个累赘，人平头男人认定了童瞳不敢赌，所以她只能束手就擒。

童瞳还在戒备着，双腿微微的错开，似乎攻击的步伐，一手已经多了刚刚拿的军刀，即使五个人，背水一战，童瞳也是不怕的，可是平头男人的话，加上他手里的手枪，童瞳知道自己动作再快，也不可能在三秒钟之内夺走两把枪，而平头男人却可以在三秒钟的时间对着杨亚亚和关姐开两枪，甚至是精准的一枪毙命。

童瞳一耸肩膀，手一动，匕首丢在了地上，然后用脚踢向了持枪对准自己的男人脚下，左手也将鞭子给丢在了地上，然后踢了过去，双手举起来，手指交错的放到了脑后。

持枪男人依旧戒备着，而平头男人则是快速的走了过来，虽然童瞳已经交出了武器，却已经快速拿住手铐铐住了童瞳的手，然后迅速的从她的肩膀开始搜身，确定没有其他武器，这才反压着童瞳，只是不准备将她绑在那条已经断了四条腿的椅子上。

关露得意的看着又被抓住的童瞳，甚至感觉不到身上的被抽打的痛苦，想要一个人逃，没有这么容易！这些绑匪说不定会狠狠的惩罚童瞳，最好是用鞭子活活的将她给抽死，她就再不能去勾引媚惑骥炎了。

“她逃跑，你们不给她惩罚，就不怕童瞳再逃第二次吗？”关露看着平头男人并没有什么凶狠和愤怒的表情，终于忍不住的开口了。

杨亚亚这会终于从刚刚的震惊里回过神来，不敢相信的看着关露，然后火大着，一口唾沫直接不文雅的淬了过去，“见过无耻的，没有见过你这么无耻的女人！”

平头男人也是一怔，幽沉的目光看向关露，然后又转向被自己给铐住的童瞳，刚刚如果不是她求情，平头男人绝对不会下手那么轻，可是这一会，听到关露的话，平头男人发现童瞳并没有什么怨恨，也没有愤怒，依旧神色平静，不由的佩服起童瞳的胸襟。

而余下的四个男人则没有平头男人的宽容，尤其是一个黝黑的男人，皱着眉头，阴狠的眼神盯着童瞳，她敢逃无所谓，可是关键是她竟然能逃得出去，如果不是刚刚另一个女人的喊声，只怕真的让她逃走了，这样一来，事情就麻烦了，所以男人眼神显得有些的暴戾，对于有身手的练家子，想要不让她逃走，只要折断了她的双手双脚就可以了，这样即使不绑着，也不用担心她会逃走。

“那个我可以解释。”童瞳也明白此刻氛围有些的紧绷，虽然平头男人并没有开口，可是余下的四个人表情都有些的狰狞，“可不可以出去说。”

平头男人押着童瞳走了出去，而余下的四个男人，其中两人快速的检查了一下关露和杨亚亚的绳索，确定没有问题之后，也都跟了出去，外面已经漆黑一片，放眼看去，竟然看不到灯火，看来是非常偏僻的地方。

“我不是故意要逃走的，我知道你们只是为了逼出潘家原而已，不会真的我们有什么伤害。”童瞳开口，果真当她说出潘家原名字的时候，其中里两个男人没有控制住表情，看来自己推测是对的，他们是要抓杨亚亚，然后逼出已经躲藏的潘家原，想要最后进行杀人灭口吧。

“那你为什么要逃？”黝黑男人皱着眉头，冷血无情的目光逼视着童瞳。

童瞳尴尬的看着眼前五个高大魁梧的男人，虽然暂时没有危险，可是他们都是执行命令的，如果上面有什么必杀令下来，童瞳明白那就是真的危险了，所以必须首先要保证自己的安全，然后再确保关露和杨亚亚的安全。

“说！”黝黑男人粗嗓子一吼，神色里已经有些不耐烦了，她最好不要想什么花招出来，虽然上头有指令，最好不要伤到童瞳和杨亚亚两个人，可是却也不是死命令，所以如果童瞳真的有什么花招和手段，他不在乎打断她的手和腿，确保她不敢第二次逃跑。

说就说！反正每个女人每个月不都有！童瞳白眼一翻，皱了一下鼻子，“生理期到了，我要先逃出去换干净的生理用品！”

刹那，五个男人都呆滞住，包括凶神恶煞的黝黑男人，而一旁童瞳反正已经破罐子破摔了，也顾不得尴尬了，尤其是身下有种湿漉漉的感觉，不由张望着四周，理直气壮的开口，“这个地方，之前有没有女人住过，或许能找到吧？”

只是生理用品，他们不至于这么不人道吧？自己今天穿的可是浅色的裤子，童瞳都怀疑这要是再拖上个吧小时，到时候给弄到裤子上，她就真的连想死的心都有了。

“将她带进去，你们两个直接看着。”平头男人终于发话，将童瞳推到黝黑男人的身边，夜色之下，童瞳讨好的露出一张笑脸，柔和的眉眼，干净的眼神，让平头男人心头莫名的柔软起来，可是童瞳手腕处被绳索磨的血肉模糊的伤口，却又让人平生出一股的敬佩。

这个废旧的汽车厂以前有不少工人住，南边有一排宿舍，可是之后因为经济不景气，老板跑了，这里被政府给封了，工人工资虽然还在拖欠着，不过等将这个地方转卖出去，就可以还上工人的工资，宿舍这边应该有童瞳需要的东西。

“你凭什么骂我？你以为童瞳逃出去了还会回来吗？不要傻了，她一旦逃走了，到时候这些人肯定会将怒火发泄到我们两身上来！”关露嗤笑的看着忿忿不平的杨亚亚，以前自己就和她一样傻，却忘记了，童瞳这个艺人，孤儿院出生，只怕从小就是富有心计，利用一张无辜的脸欺骗别人。

“就算这样，那也是童瞳有本事逃出去，你有本事自己逃啊！”杨亚亚彻底鄙视着关露，枉费自己在酒吧的时候和童瞳还给她出头，这个女人根本就是欠揍！

关露还想要说什么，门再次被推开，童瞳虽然又被手铐拷着，不过身上倒没有任何的伤，对上杨亚亚担心的目光，不由的投给她一个笑容，示意她不用担心自己。

就这样等了十分钟左右，脚步声传了过来，童瞳两眼冒着期盼的光芒快速的回头，却见平头男人站在门口，夜色之下，手里拿着半包东西，童瞳立刻忘记自己身为俘虏的事实，兴奋的直接向着门口冲了出去，这一次，连黝黑男人也睁一眼，闭一眼了。

双手依旧拷着，不过这一次是拷到前面了，童瞳终于在简陋的厕所里换了一张干净的生理用品，只感觉全身舒畅着。

重新被押回来，童瞳脸上都挂着笑，甚至一点反抗都没有，只是这一次被绑在了不只是绑手绑脚了，而是如同蚕宝宝一般，绳索从脚踝开始一圈一圈直接绑到了肩膀处，想要逃就真的难了！

“那个我能坐椅子上吗？坐地上寒气重。”鉴于今天早上腹痛和呕吐的症状，童瞳知道这身体有些内虚，气血不顺，所以才会有这么严重的痛经，这要是在冰冷的地上躺一夜，估计明天一早，生理痛的状态就更加严重了。

平头男人点了点头，绑好童瞳的人直接将她给拎了起来，然后放到了那断掉了四条腿的椅子上，这一次，留了一个人在屋子里看守着，其余四人这才出门守在了外面。

｜派派小说后花园lyg021手打，转载请注明｜www.paipai.fm

第二卷 情意缠绵 118章 安全获救

其实从童瞳进入酒吧的时候，暗中保护她的保镖这一次严谨了很多，上一次在酒吧街那边就出事了，所以这一次，保镖立刻跟了进去，不过杨亚亚约的兰桂坊酒吧也算是有档次的酒吧，倒没有太闹腾，可是童瞳就如同真的会惹祸一般，直接和黑虎那帮人动起手来，凌厉非凡的身手，让保镖震惊的愣住，后背一阵一阵的发凉，谭长官不是故意恶整自己吧？童小姐这样的身手，基本是不需要保镖的。

可是变故发生的太快，四周围了不少人，保镖想要过去的时候，一眼就看见了童瞳身后抵上的手枪，脚步立刻顿了下来，快速的将几人的面容记录了下来，可是刚要跟着出酒吧继续跟踪，暗中却有人阻挡下来，出手狠绝，让保镖知道自己遇到了高手，一个比自己厉害很多的高手，完全没有招架之力，可是暗中阻拦自己的人却并没有下杀手。

所以镖再次追出来的时候，早已经失去了童瞳的身影，垃圾桶边有一块拉下的手机后盖，保镖快速的捡起，从垃圾桶里找到了三部手机，保镖立刻通知了谭景御，只希望可以尽快的找到童瞳的下落。

童瞳失踪了两个小时了，同时失踪的还有关露，通过童瞳手机的号码显示，第三个女孩竟然是杨局长的女儿杨亚亚。

“小关，这件案子交给你办，一定要将人质安全的救回来！”杨局长失去了一贯的老谋深算，满脸的凝重之色，端着茶杯的手克制不住的颤抖着，可是杨局却没有察觉到茶杯里根本就没有茶水。

“是，杨局。”关曜在询问了杨亚亚的相关情况之后，快速的向着刑侦处外跑了过去，温和的脸上表情是从未有过的肃穆，一手拿下了鼻梁上的眼镜，露出一双锐利如芒的双目，这些人只怕都是冲着潘家原来的！

而此刻，怡然园，公寓里。

“谭景御，你不是说派了人保护小瞳的吗？怎么会被人给绑架走？”沐放已经慌了，他一贯都是冷静的人，可是一想到童瞳被绑架了，沐放那俊美的脸上表情急切不安着，语调很冲，直接对着谭景御发火。

“我保证，小丫头一定安全的回来，她受伤了，你双倍找我讨回来。”谭景御倒没有在意沐放的迁怒，一手揽过他的肩膀，将人按在了沙发上，总是懒散的脸上表情带着让人感觉到安抚的沉稳之色，“你不要急，我已经派出所有的人了，会找到小丫头的。”

沐放害怕，是真的害怕，那些人之前已经杀了四个人焚尸了，之后又在看守所，关曜的戒备之下，还是将李宝才给杀了，如今童瞳被抓走了，沐放真的害怕等自己找到的是童瞳的尸体。

可是此刻，谭景御的话，却让沐放莫名的有些安心，这个总是痞子味十足，整天胡闹的混蛋这一会却给人一种从未有过的安稳，让沐放也冷静下来，也明白自己对谭景御发火根本就是无理取闹，看着他的目光不由的多了一份歉意。

“二哥，上头怎么说？”看着挂了电话走出来的谭骥炎，谭景御快速的站起身来，童瞳的身手谭景御已经知道了，而暗中派过去的保镖也是一等一的高手，可是却敌不过对方，三分钟就被撂倒了，谭景御知道这不能怪保镖技不如人，而是对方太强大了，这件事果真不容小觑，光天化日之下，在酒吧直接绑人，军方这一次牵扯进来的只怕是一条大鱼，所以才敢这样的铤而走险。

“已经在调出军用卫星查找酒吧外，小瞳被绑走时的影像。”谭骥炎峻冷着脸庞，看起来比起沐放要冷静了很多。

酒吧里面和外面的探头都被人刻意的给弄掉了，而根据保镖描述画出的头像在军方的资料库里找不到相对应的人，看来有些资料一早就被人给删除了，所以对方才敢这样抛头露面的饿绑人，不过没有监控探头，还有军事卫星，只是花了谭骥炎不少的时间打电话斡旋。

“我倒要看看军方这一条大鱼是谁？”谭景御朗然的笑着，看起来英俊潇洒，可是那眼神却如同谭骥炎一般，冷的骇人。

谭景御快速的打开了笔记本，迅速的切入到相应的画面，军事卫星记录的影像，自己这样的职位都没有权利去调，谭景御一开始是准备让谭老爷子假公济私一回，毕竟被抓走的还有关露和杨亚亚，即使两家人再不待见小丫头，不看僧面看佛面，而且这件事如此恶劣，老爷子应该会帮忙，可是二哥却拒绝了，自己直接联系了人，让谭景御有些震惊，二哥到底有怎么样的人际关系网。

谭骥炎越是愤怒却越是冷静，原本以为有谭家和关家这样的强大的背景，绝对没有人敢对小瞳动手的，更何况知道她的身手之后，谭骥炎是真的安心了很多，而且暗中还有小御派的保镖，可是事实却是人就在自己的掌控的地方被绑架走了！

大手猛然的攥成了拳头，这一刻，谭骥炎才知道原来自己还是太过于弱小了，所以还是有人敢动自己的人，如果那些人如同之前对付李宝才，对付那些焚尸的人一般，直接动小瞳动手，那么自己就算到最后查清楚所有的一切又如何？能挽回失去的吗？

紧抿的薄唇抿成了一条线，谭骥炎峻冷深刻的五官此刻缓缓褪去了那原本覆盖的寒霜，可是却显得更加的阴冷骇人，隐隐之中，那阴霾的凤眸里冷光凌厉，如同一头野兽已经不受控制的破柙而出，血淋淋的，只等着将敌人给一片一片的撕碎。

谭景御这边已经切入进了系统，画面在快速的变化着，片刻之后，终于看到了夜晚酒吧门外童瞳等人被绑架的一幕，几张面孔和之前保镖描述的一模一样，汽车是一辆黑色的suv，谭景御迅速的将车牌处锁定，放大，却是没有挂牌的黑车。

“这些人查不到身份，车子也没有车牌，这要怎么查？”沐放看着被押上车的童瞳，画面里，还是一张平静的小脸，看起来倒没有什么害怕，这才稍微有点放心，至少没有小瞳没有受伤。

“至少小丫头是安全的，否则对方不必要大手笔的绑人。”谭景御快速的将suv的车子截图下来，然后发了出去，让自己的部下同时在交通部的系统里，继续追查车子的下落。

这是一件极其繁琐的工作，顺着suv离开的方向，在每一个路口，比对车型，然后继续下一步的追查，再比对车型。

半个小时之后。

“谭长官，汽车从京津唐高速路口下了，停在郊区，我们立刻派最近的人过去。”这样繁琐的比对非常的麻烦，可是却有了结果。

“我也要过去！”沐放快速的站起身来，一回头看向脸色严肃的谭骥炎，“你不过去吗？”

“不用过去了，已经跟丢了车子，那辆车只怕是个诱饵。”谭骥炎没有沐放的兴奋之色，冷沉着峻脸，眉宇紧皱着，将目光从电脑屏幕上移开，这些人能制服小瞳，能在短短三分钟之内阻挡下保镖，这样身手的人，怎么可能这么简单通过交通部的监控影像就找到车子。

“只要在没有监控的路边停一下车，将人转移到另一辆我们根本不知道的车子里，这辆suv就失去了作用。”谭景御看着脸色从轻松又转为凝重的沐放，那原本张扬妖孽的面容失去了光彩，黯淡着，眉头紧锁，满是担心

“那你还派人过去有什么用？”从希望到希望被打碎，沐放愤怒的对着谭景御吼了起来，猛然的站起身向着客厅的阳台走了过去，被缎带扎起的黑发在身后微微的晃动着，夜色之下，沐放站在阳台上看着外面的万家灯火，只要一想到此刻童瞳被人给绑走了，生死不明，那俊美如斯的脸上满是忧愁，谭家和关家联手都还找不到人，沐放知道自己那一点人脉根本是一点用处都没有。

门铃响了起来，沐放明知道这不可能是童瞳回来了，却还是忍不住的转过身看了过去，却见关曜一脸沉重之色的走了过来，没有戴眼镜，那锐利的目光不再有任何的掩饰，“这是刚刚刑侦处收到的，我们初步的判断没有错，潘家原没有被他们抓走。”

“谭景御，你不是说小瞳不会受伤吗？”当沐放看到照片上被绑在椅子上关露，湿漉漉着头发，红肿着脸，被抽打着血肉模糊的上半身，俊颜苍白一变，终于忍不住的对着谭景御吼了起来，拿着照片的双手颤抖个不停，关露被打成这

样，那小瞳呢？小瞳会怎么样？那个孩子那么乖巧，这些混蛋，畜生怎么能下的了手。

谭景御也是一惊，这照片说明了什么？对方已经杀了好几个人了，不管是之前在关曜的密切保护之下杀了李宝才，还是今天绑架小丫头，都充分展露了对方强大的实力，关姐这一张被打的照片只说明一点，对方在示威，如果潘家原不交出来，只怕第二个人就是小丫头，然后就是杨亚亚！

“公安部的新闻部已经将杨亚亚被绑架的消息发了出去，也将潘家原的照片公布了出去，希望他不管躲在哪里，能自己出现最好，有普通市民能认出来就更好了！”关曜看了一眼焦躁不安的沐放，随后看向脸色阴沉的谭骥炎，这真的只是一个巧合，谁也没有想到杨亚亚竟然会约小瞳见面，而刚好一起被抓了。

“潘家原这一次藏的还真深，从影视城失踪之后，就一直找不到下落，这些幕后黑手估计也是找不到他，所以才会用这样的办法！”谭景御一想到自己被沐放给吼了抱怨了，尤其这一张赏心悦目的脸，此刻满是怒容，桃花眼里失去了往日的妖孽，变成了深沉的担忧和不安，谭景御笑的就有些的冷，最好不要让自己找到他们，否则一锅端了，还便宜这些混蛋了，好不容易和小放放关系好了那么一点点，这些混蛋，让自己在小放放面前瞬间就形象大跌！

谭骥炎点燃了一支烟，沉默的坐了下来，白色的烟雾蔓延开来，这一张冷峻如刻的脸庞上有着更加深沉的思索，谭骥炎将所有的一切从脑海里过了一遍，理顺着思路，想的更深更远。

“他们不单单是要逼出潘家原，也是在警告我们不要继续调查下去。”修长的指间夹着烟，谭骥炎冷冷着声音，眼神倨傲而凛冽，这些人真的以为自己可以只手遮天了，就算牵扯到了军方又如何？敢动小瞳的人，这一次，不惜任何代价，谭骥炎绝对会让他们挫骨扬灰，悔不当初，让所有人都知道，任何人，只要动了小瞳之后，那代价是他们不敢想的，杀鸡儆猴，否则从此之后，什么人都敢从自己的身边人动手，那么这一次，自己就亲手剜了这颗军队里的毒瘤！

“我们调查的很隐秘，或许对方只是在绑架杨亚亚的时候，以小瞳的性格，她肯定不会坐视不理，这才导致小瞳和关姐也一起被绑架了。”关曜倒没有谭骥炎想得这么复杂，毕竟继续调查的事情，关曜可是非常的保密，为此连李宝才都被杀了，而且潘家原那里也有很好的借口，毕竟他骚扰了小瞳很多次，自己用男朋友的身份去调查他也是合情合理的，骥炎是不是将事情复杂化了？

“如果只是为了逼迫潘家原现身，被虐打的人应该是杨亚亚，而且这些人知道小瞳和关姐和关家、谭家的关系，却依旧将人一起带走，就不仅仅是为了逼迫潘家原了。”谭骥炎寒声的开口，敢同时对上谭家和关家，真的不知道死活！可是这一次还是自己太过于疏忽了，一直将小瞳放在隐秘的位置，如果所有人都知道小瞳是自己的人，他们动手之前，只怕要掂量着。

“二哥，他们不是敢和我们对着来，只怕是这个案子一旦查清楚了，这些人一个个枪毙十次都不为过，所以这是逼急了，铤而走险。”谭景御嘴角噙着笑，懒洋洋的将照片放在了茶几上，二哥分析的很有道理，这些人之所以敢这么胆大妄为，隐藏的只怕是惊天大案，所以他们不敢被查出来，这才小丫头和关姐都给抓走了。

谭景御瞄了一眼自家二哥那冰冷骇然的峻脸，心里头为这些人默哀着，如果他们真的只抓了潘家原，到时候将潘家原这最后的证据给灭口了，或许这案子还真的难查了，可是如今他们的爪牙伸到了小丫头身上，二哥这一次绝对会不惜一切代价一查到底，这些人惨了！

“小御将这些绑架小瞳的三个男人的照片撒网式的放出去，七大军区，包括一些隐秘部门，既然他们是军队的人，记录抹除了，可是只要进过军队，势必有人会见过他们，知道了是什么人，顺藤摸瓜的查下去。”谭骥炎将烟蒂熄灭在了烟灰缸里，冷沉着峻颜，如今，最主要的就是找到小瞳的下落

“二哥，就算是老爷子也没有这个权利啊？你是不是太高看我了。”谭景御虽然非常不想在沐放面前显得自己很无能，可是七大军区，台面上，大家也都是和和气气，可是背地里还都是竞争的关系，谭家和关家算是最和洽的，而且这样或许真的能找到人，可是这得动用多大的势力啊。

“你先做，余下的关节我来负责，关曜，这些人肯定还在北京，不会住宾馆，也不会租住公寓，来往会被人看见，很有可能藏身在郊区，但是只要他们在北京待过，必定有人看见过，你让所有的分局和下面的派出所，包括巡警，一家一户的询问，人手方面，我会从军队调派人手过来。”谭骥炎此刻站起身来，拿其手机向着书房走了过去。

谭景御和关曜对望一眼，然后齐刷刷的将目光看向谭骥炎那冷峻的黑色背影，他们知道谭骥炎很强大，也在暗地拉拢自己的势力，可是他刚刚的对外对内的两个命令，估计除了坐在第一把交椅，目前在国外进行友好访问的大头头，一般人都做不到吧？这差不多是彻查整个北京，彻查七大军区，甚至包括一些机密部门，这要多大的权利啊？

没有人知道谭骥炎在书房了打了谁的电话，又说了什么，但是在四十多分钟之后，在关曜和谭景御双双执行的时候，一路是畅通无阻，两个人有种置身外太空的晕眩感觉，谭景御震惊的是自家二哥除了谭家这个背景之外，还有多大的势力和人脉，竟然能在七大军区彻查，这个命令自古以来除了军——委主——席，谁敢下达？

而关曜就是更震惊了，毕竟这些年他和谭骥炎差不多都是在一起，政治上的一些事情，他虽然从不会过问，可是多少也是知道一些，可是骥炎如今才二十九岁，关曜一直都知道他很强，甚至不怕和谭家对抗，可是那不是还没有准备好吗？为什么这一刻，骥炎可以动用这么大的力量？

“现在看起来谭骥炎比你可靠多了！”沐放在紧张不安之后，听到谭骥炎下达的这两条命令，之前对谭骥炎的不待见，这一刻刷刷的消失不见了，那个男人真的很强大，至少比这个混蛋靠谱多了。

“小放放，不带你这么打击人的！”谭景御抽搐着嘴角，可是在自家二哥强大的光芒之下，自己立刻卑微到了尘埃里，咬牙切齿着，却也无可奈何

中途童瞳又去了两趟厕所，可是冬天的北京依旧寒冷，尤其是这只是塑钢搭建的屋子，一点都不保暖，阵阵的寒意

侵袭着，童瞳只感觉腹部的绞痛越来越厉害，身上阵阵的冒着冷汗，不过还是可以忍受。

而被泼了冷水的杨亚亚在浑身冰冷，又被绑着双手双脚，也有些的发烧，可是最惨的依旧是关露，那十鞭子导致她半夜已经烧了起来，虽然没有了冷的感觉，可是高烧不退，伤口更是一抽一抽的痛着，让关露粗重的喘息着，有种接近死亡的惊恐感觉。

谭骥炎撒网式的搜查下去，震惊了整个军界，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只要进入军队的大门，即使在档案上可以抹除痕迹，可是抹不去其他人的大脑记忆，凌晨一点半，消息传给了谭景御，其中一个男人的名字已经查了出来，正是那个绑架杨亚亚的黝黑男人——赵博。

而之后的调查就容易多了，顺藤摸瓜，到了凌晨四点，赵博最后去过的地方竟然是潘家原的老家，江西省一个偏远贫困的山村——黄树村。

“上校。”同一时间也收到了这个消息，十一快速的敲醒了卧房的门，屋子里，容温并没有休息，即使昨夜他在童瞳那里也是一夜无眠，面色虽然有些的倦累，可是依旧是那样一个俊美，却冷傲清寒的男人。

“我知道了，准备一下，五分钟之后出去。”容温关上卧房的门，打了几个电话，立刻派人用最快的时间过去黄树村。

其实潘家原在这一件事情里并不知道任何的情况，他只是一个月前在杨亚亚的家中，和她一起看杨亚亚从书房里偷偷拿出来的案件，才注意到第一个被杀焚烧的死者是他认识的村子里的人，可是至于怎么死的，为什么会死在北京潘家原完全不知道。

潘家原只知道是黄树村的铜矿厂排污超标，造成了村民饮用水污染，然后死亡，村名是上北京信访部门来信访的，潘家原之所以小心翼翼，是因为之前看过很多新闻，知道信访的人凄惨的下场，而有些地方政府为了自身利益，会杀人灭口，所以潘家原担心官官相护，他和杨亚亚先分手，然后也是听杨亚亚提到过童瞳和关曜的恋人关系，所以才想过通过童瞳来引起关曜的注意，从而让关曜这个刑侦处长来调查这个案子，毕竟关曜的公正正义的名声在外，是潘家原唯一信任的警察。

可是容温知道事情绝对不是这么简单，李宝才的死就是最好的证明，可是幕后到底隐藏了什么机密，容温之前也没有具体的调查结论，第一排查的就是黄树村，甚至包括黄树村所在的镇子和县城，可是范围太广，对方隐匿的也太深，没有查到有用的结果。不过如今知道赵博最后出现过的地方是黄树村，那么一切的根源势必就在黄树村，这样等于锁定而来范围，再调查就简单很多了。

两辆汽车飞驰的在夜色里疾奔着，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开着车，十一看了一眼后座的容温，“上校，目前的情况看起来，谭家和关家和这一次毒品案子应该没有关系。”

“嗯。”容温冷淡的应了一个字，侧着脸，目光悠远的看着车窗外，之所以会调查谭家也只是试探，最近北京包括全国的毒品数量在上升，显示着暗中有人在个毒品交易保驾护航，甚至是从军方开始和地方部门相互勾结，而目标落在谭家身上，也只是因为谭家旁系军方里有人涉及到了毒品交易，只可惜容温迟了一步，对方被杀了，伪装成了意外死亡。

容温开始调查谭家，就注意到了关曜之前查的杀人焚尸案件，李宝才不是凶手却被刑拘，关押在了看守所，之后被杀灭口，容温就更加怀疑谭家和关家，然后调查到了潘家原，将人扣押下之后，意外发现他竟然也牵扯到这一次的杀人焚尸案件，可是潘家原并不知道具体的情况，时间太短，对他家乡的村子，包括镇子，和县城的调查也不够仔细，这一切都是散乱的线索。

而童瞳被抓，则是在容温的意料之中，但是也间接的说明谭家或许和自己调查的毒品案子并没有关系，当然也有可能是他在做戏，暗中保护童瞳的保镖是容温暗中监视童瞳的人给拦下的，否则一般的人，只怕不是那个保镖的对手，但是容温的手下，除了特别行动组之外，其他从基地出来的也都是高手中的高手，比起一般的特种兵绝对强悍许多。

童瞳关押的地方一直都在容温的监控之下，直到谭骥炎之后所有的行动，容温彻底不再怀疑谭家，看来谭骥炎也是在暗中调查杀人焚尸的案子，所以才会明知道李宝才是被冤枉诬陷的杀人凶手，却依旧将人关押到而来看守所。

黑暗里，童瞳身体愈加的难受，当暗中有打斗声传过来时，童瞳倏地睁开眼，将腹部的绞痛和浑身的冷汗都忽略了，可惜被捆成了蚕宝宝，让童瞳憋屈的纠结着小脸，自己这个样子，根本就是待宰杀的猎物，一点反抗能力都没有。

门被打开了，屋子里很黑，外面同样很黑，杨亚亚迷迷糊糊的睡着了，关露高烧的厉害，人也是不太清醒状态里，童瞳眯着眼看着夜色里走过来的身影，整个人彻底的呆愣住，怎么可能是上校？她以为有打斗声，是谭景御的人找到了自己，却根本没有想过暗中的人是容温。

漆黑一片，容温却直接向着童瞳坐的角落径自的走了过去，这让童瞳再次的一惊，屋子里有三个人，这么黑，上校却径自的向着自己走过来，这说明他一早就知道自己的位置，所以从自己被绑架开始，上校就一直知道的？头嗡嗡的难受着，童瞳呆愣愣的看着带着黑色头套，只余下一双冷幽目光的容温。

容温是知道童瞳有些身手的，之前暗中盯梢的人回禀她在酒吧里和一个道上的混混打了起来，所以这会看着她愣愣的睁大眼睛看着自己，倒也没有什么奇怪，匕首快速的将她身上的绳索割断了，而碰到童瞳冰冷的手时，开手铐的动作不由的怔了一下，她的手怎么这么凉，而且汗津津的。

童瞳之前一个人都有能力解决掉外面的五个人，更不用说如今容温亲自带人过来而来，打斗几乎没有一分钟的时间就平静下来了，十一和其他人直接将赵博等五个男人塞进了车子，而杨亚亚和关露也迷迷糊糊的醒了一下，只来得及看见带着黑色头套的人，然后又被打晕了。

既然已经查到了赵博最后出现在了黄树村，那么一切的根源肯定就在黄树村，谭家和关家排除了嫌疑，容温是准备

将童瞳和关露、杨亚亚一起放进汽车里带回市区，然后半路放下，毕竟之前放任童瞳等人被抓，一方面是为了试探谭家，一方面也是为了不打草惊蛇，好继续下一步调查。

可是黑暗之中，当童瞳忽然瞄到暗中一个红色的光点对着容温时，身体几乎是条件反射的向着容温撞了过去，肩膀处火辣辣的一痛，子弹擦过右边肩膀直接射进了他身后的汽车里。

狙击手！

其实不但容温在暗中部署了人在远处用望远镜监控着这一切，暗中的黑手同样也是小心翼翼的监控着这一边的一切，而容温等人的出现太过于诡异而迅速，暗中监控的人根本来不及提醒赵博等人，他们都已经被擒住了，所以才会有而来刚刚狙击手对准容温愤怒的一枪，可是却被童瞳给撞开了。

容温快速的拉着童瞳进入了最近的汽车里，其余等人也立刻发动了汽车离开，黑暗之中，狙击手也明白偷袭的一枪失败了，就不可能有第二次机会了，自己也快速的离开，否则等待自己的就只有致命的一枪。

刚刚其实不能怪容温大意了，他事先就派了人在这边监控着，部下没有发现除了废旧车场的五人，暗中还有一名狙击手，这才导致容温没有防备，当然，这也不能怪容温的手下，因为他真的仔细的搜查了四周，可是那原本暗中的狙击手不敬业，根本没有一直守在暗中，而是一直鬼混到容温他们来的前十分钟，才从一个女人身上下来，回到自己的位置，然后刚通过望远镜观察这边，敬业一下，就发现出问题了，所以这一切只能算是一个巧合而引发的意外。

容温不能开口，因为白天和童瞳见过一面，她或许会记下他的声音，可是之前童瞳那不顾一切的撞过来，挡在狙击手的子弹面前，让容温黑色头套之下的俊脸复杂的变化着，那种说不出来的感觉纠缠着，理不清，斩不断，她只是一个同名同姓的人，或许是因为自己是来救她们的，所以当发现危险的时候，她不顾一切的挡在了自己面前，这一切合情合理，只能说童瞳是一个正直，却有些冲动的人，那一枪很有可能会射中要害，要了她的命。

可是这么多年来，真正能牵扯到容温情绪的人只有小七一个，可是从小七死后，容温的心头那一点温暖也跟着熄灭了，那一次任务，容温寒了心，他不怪小七在最后关头为了生存要杀掉自己，在那样的黑暗的密室里不知道囚禁了多少天，人的理智会混乱，而基地的训练是要求每一个组员尽最大的可能活下来，所以小七最后选择要杀了自己而活下来，容温并没有丝毫的芥蒂，因为他也做好了不惜一切代价，即使自己死亡也要将小七就出去的决定，可是他真正寒心的是小七最后那样冷血的眼神，可是刚刚，这个同名同姓，却完全不同的另一个人，却不顾一切的挡在子弹面前，这让容温一时之间，情绪波动的厉害。

童瞳的胳膊还在流血，虽然只是擦伤，可是血却没有止住，而腹部绞痛的厉害，身上阵阵冒着冷汗，童瞳靠在副驾驶的位置上，佝偻着身体，压抑着那样呕吐的症状，以前自己的身体不会有生理痛，所以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只是每个月这几天有些的麻烦而已，可是此刻，童瞳才知道即使自己这身体锻炼的体质好了很多，可是该痛经的时候它依旧会痛，而且痛起来很要人命！

理智上，容温知道等到了路口就可以将童瞳放下来了，可是当看着她蜷缩着身体，一动不动的靠在副驾驶的位置上，脸惨白的厉害，心头的一根弦却莫名的被拨动了，所以当十一将关露和杨亚亚在路口放下来时，容温并没有停车，而是一路飞驰着，最后，用一根布条绑住了童瞳的眼睛，将她带去了国安部一个秘密的医疗据点。

这个据点，童瞳来过两次，不知道的人以为只是一个普通的小诊所，可是当车子停下来之后，走了几步，闭着眼睛，童瞳却有种熟悉的感觉，而医生的声音就验证了童瞳心里头的推测，上校果真是最好的，没有将自己半路丢下，而是选择冒险将自己带过来医治。

杨亚亚拖着关露在半途拦了一辆车，借了手机拨了电话，等了不到十分钟，最近的巡逻车开了过来，半个小时之后，就到了军区医院。

“爸，我没事，童瞳我不知道，被他们带走了，我就看见眼前一个带着头套的人，然后就被打晕了，醒过来的时候就在马路边上了。”杨亚亚抱歉的看着关曜，自己是真的不知道怎么就被救回来的，那些救自己的人是谁也不知道，童瞳的下落就更不知道了。

谭骥炎骇然着峻脸走出了病房，关曜等人也都随之走了出来，事情有些的不对劲，暗中救人的是谁？潘家原还是没有出现，对方是不可能放人的，所以小瞳她们应该是被救了，可是为什么放了杨亚亚和关姐姐，却独独小瞳不见了。

“骥炎，会不会是小瞳所在的组织动手的？”关曜压低了声音，这是目前关曜唯一能想到的，合情合理的推测，救了人，却只将小瞳带走了，除了她所在的组织，真的找不到第二种解释了。

“不管如何，小瞳是安全的，黄树村那边，你准备亲自过去吗？”谭骥炎紧绷着峻脸，面色还算是冷静，可是心头的焦躁和不安却在急剧的上升着，没有看到童瞳安全的出现在自己的面前，谭骥炎怎么也放下不下。

“嗯，原本是准备找到小瞳再过去的，我一会去订明天早上的机票，尽快赶过去。”关曜明白谭骥炎这一次是下了狠心要将案子查清楚，所以他自然会亲自过去一趟黄树村，要亲自看看到底在那个偏远的小山村藏了什么秘密，不惜杀人焚尸，甚至连谭家和关家的人都敢绑架抓走。

童瞳胳膊上的伤口只是子弹擦伤，止血包扎之后就没事了，手腕因为之前挣脱绳索，也被磨的血肉模糊，不过在医生清洗了伤口，上了特殊的药膏之后，手腕的肌肤就消肿了，倒也没有之前那样怵目惊心。

而此刻，病房里，童瞳眼睛上依旧扎着布条，黑暗里眼睛看不见，耳朵就显得更加的灵敏，而容温进来的脚步声让童瞳莫名的绷直了身体，心怦怦的加快着跳动。

白色的病房里，灯光之下，容温看着坐在病床上的清瘦身影，头发只是简单的扎了起来，露出一张白皙的面容，五官精致，眉目如画，安安静静的，让容温几乎有种小七再次回来的错觉，可是童瞳那轻微的紧张情绪，却依旧让容温捕

捉到了，即使是那样的相似，她依旧不是小七，小七永远都不会在自己面前紧张不安。

（这其中有一个误区，童瞳的情绪收敛的其实已经很好了，可是因为容温对童瞳太过于熟悉，陪伴了她十多年，所以才会精准的捕捉到她细微的紧张情绪，只是容温却没有发现这一点。）

已经派人去了黄树村，自己该送她离开这个医疗据点了，之前将人带过来已经是自己的失控！容温俊美却清寒的脸上又恢复了一贯的孤傲，向着床边走了过去，犹豫了一瞬间，常年握枪而锻炼的大手有些的粗糙，握住了童瞳的手，毕竟她被蒙住了眼睛，没有人牵引着走不了。

可是当握住童瞳手的那一瞬，容温心头一颤，有些狭长的凤目紧缩着，瞳孔深处狂风暴雨一般卷积着复杂的情绪，这明明不是小七的手，小七的手虽然经过特殊药水的保养，平日里完全看不到握枪的茧子，也没有常年训练积留下的任何痕迹，可是小七的手依旧是强劲有力，力度甚至不比任何一个男人小。

可是掌心里的这一只手柔弱无骨一般，软软的，如同婴儿的手，泛着冰凉，这是内虚，气血不顺造成的冰凉，这一切都提醒着容温这只是另一个人，一个同名同姓的人，可是调查谭骥炎的时候，在暗中远远的看到童瞳，到之前在怡然园她的客厅枯坐了一夜，之后在早餐厅意外遇见，直到今夜，她那样没有任何犹豫的撞开自己挡在了狙击手的子弹面前，容温不知道为什么心头的界限突然就模糊了。

“怎么了？”虽然看不到，可是童瞳能感觉到身边容温气息的变化，那握着自己的手太过于用力，让童瞳都感觉到有些的疼痛，上校这是怎么了？

在童瞳所有的记忆里，除了残酷的训练之外，上校是她最亲近的人，亦师亦友，每一次回头，她都可以在身后看到这么高大的身影，如今，童瞳虽然知道小七已经死了，自己只是另一个人，可是看到容温，却依旧有种背叛的感觉，心头愧疚着，对容温就显得更加的小心翼翼。

连语调都是那么像，软软的，尾音有点上扬，或许不仅仅是同名同姓，性子也有些的像小七，所以自己才会一次一次的总感觉小七就在身边，容温深邃的目光落在童瞳雪白的小脸上，终于还是克制住了情绪没有开口，直接牵着她向着病房外走了过去。

黑暗里，十一疑惑的看着那向着汽车走过去的身影，上校竟然会对一个陌生的人如此的在意，甚至亲自带回了据点给她包扎伤口，虽然童瞳的伤是为了救上校，可是十一明白，对于上校而言，他的血是冷的，如果今天是其他人为了救上校重伤濒临死亡，上校会将人送去任何一个大型医院，但是绝对不会是这个国安部的医疗据点。

对于上校而言，任何人，任何事都没有特别行动组重要，包括上校自己，上校这一生早已经给了国安部，可是看着容温牵着童瞳走向汽车，打开副驾驶的车门，甚至担心她会碰到头，将而手体贴的伸过去挡在了车顶上，十一都有一种诡异的错觉，上校对待童瞳真的和以前对待小七一模一样，只有对待小七的时候，上校才会有着和平日里孤寒冷漠不同的温情一面。

汽车飞驰在了黑夜里，渐渐的车速慢了下来，童瞳知道容温要将自己放下车了，毕竟特别行动组的一切都是一级机密，绝对不可能有任何的泄露，今天如果是其他人，只知道自己被人带去一家医院包扎了伤口，然后又被放到了街上，绝对不知道暗中到底是谁做的这一切。

可是真到离别的这一刻，当汽车靠边停了下来，童瞳心头涩涩的难受着，有着愧疚，有着一种告别过去的不舍，虽然在重生之后，她一直都感觉当一个普通人，不用执行任务，不用杀人，真的很好，可是真到了这一刻，被曾经最亲密的战友伙伴当成了陌生人一般，童瞳忽然感觉有些的难受，如同有一只小虫子在心头啃咬着，不是痛，却让人总是放不下一般的难受和窒闷。

因为是凌晨六点左右，天依旧漆黑一片，这边的路灯也坏了，最近的路灯在十米之外，安静里，风并不大，因为路边植了不少树木，道路上没有人，不过走到路尽头，就是主干道，随便打一辆车就能离开了。

容温打开副驾驶的车门，看着童瞳下车，自己该立刻离开的，可是昏暗的光线之下，看着童瞳单薄的身影，容温脱下了自己的黑色大衣，然后罩在了童瞳的肩膀之上，终于不再犹豫的上车，汽车风驰电掣般的速度离开，倒车镜里依旧能看见童瞳一动不动的站在原地，身上披着自己的大衣，衬的她身影清瘦娇小，可是汽车一个拐弯，童瞳彻底淡出了容温的视线。

上校！童瞳下意识的拉紧了身上的衣服，温暖里似乎还带着属于上校的气息，汽车已经远去了，童瞳缓缓的拉下蒙在眼睛上的布条，看了一眼四周之后，慢慢的向着路的尽头走了过去。

童瞳借了一个路人的手机拨通了谭骥炎的电话，看了看四周，还是好心借手机的路人告诉童瞳这是哪条路，路灯之下，童瞳静静的看着比起白天要安静很多的城市，一辆一辆的汽车开着车灯在眼前疾驰而去，喧喧闹闹，可是站在路边的自己，却如同是这个城市的陌路人一般，只能这样看着，却无法融入到其中。

谭骥炎虽然在安慰自己不用担心童瞳的安全，对方将杨亚亚和关姐放回来了，是友非敌，可是找不到童瞳，依旧让谭骥炎脸色越来越阴沉，而关曜沐放几人也是如此，根本没有人能睡得着，直到童瞳的电话回来，一行人立刻冲了出去开车过来接童瞳。

不知道等了多久，尖锐的刹车声响起来划破了清晨的宁静，童瞳转过头，却见随着车门的打开，一道黑色的身影从汽车里出来，然后向着自己快速的跑了过来，晨曦的天空是一种浅淡的蓝色，空气微凉，而此刻迎着风跑过来的身影，忽然如同一道明亮的光芒，将童瞳心头那彷徨的感觉击散的无影无踪，心头被温暖一点一点的充满着，然后，就被一双强劲的双臂搂到了熟悉而温暖的怀抱里。

｜派派小说后花园lyg021手打，转载请注明｜www.paipai.fm

119章 谭老爷子

看到童瞳安全的站在晨曦的光芒里，谭骥炎紧绷的心弦此刻才真正的松了下来，用力的将这个让自己担心了一夜的孩子狠狠的抱在了怀抱里，力气大到让谭骥炎真的恨不能将童瞳就这样揉碎了，骨肉相连的揉进自己身体里，从此之后，再也不会分开。

“啧啧，小丫头身上披的可是男人的大衣，看料子是手工定做的，价格不菲，难道小丫头外遇去了？”谭景御眯着眼，懒懒的靠在一旁的一根路灯边，身为一个特工，观察入微这是他的习惯，当然这话调侃的成分就更多了一些，毕竟担心了一晚上的心终于放了下来了。

“谭景御。”沐放看到童瞳安全也终于放下心来，经过一晚上，沐放心里谭骥炎算是合格了，将童瞳交给他，沐放也安心了，可是听着谭景御刚刚这话，沐放眉梢一挑，邪魅俊美的脸上没有担忧，自然也就恢复了妖孽的一面。

“小放放。”被点到了名字，谭景御立刻将英俊帅气的脸庞转过来面对着笑的惊艳的沐放，好高兴，小放放对自己露出笑容了。

而此刻，沐放危险的眯着桃花眼眼，他的睫毛很长很黑，此时似笑非笑的看着谭景御，眼睛弯成一条优雅的弧度，配上他嘴角那噙着的慵懒笑容，十足的妖娆，让谭景御即使习惯了沐放这绝美惊艳的脸，却又被魅惑了心神，然后谭景御就悲剧了，惨痛的叫了起来。

“谭景御，下一次你再敢胡说八道，我缝了你的嘴巴。”威胁的人的话在沐放说出来却也是妖魅十足，小皮靴的鞋跟在谭景御的脚尖处再次用力的碾磨了几下，然后哼了一声，昂首挺胸向着童瞳走了过去，“谭骥炎，抱够了没有？抱够了换人了。”

谭景御还在哀悼自己被沐放给狠狠蹂躏的脚趾头，此刻听着沐放的话，不由头痛的揉了揉眉心，小放放对二哥也敢这么放肆。

“爱屋及乌。”关曜同情的看了一眼谭景御，刚刚那一脚沐放可是用足了力度跺下来的，以小御的警觉之所以没有察觉到，只能说色字头上一把刀，至于沐放，关曜温和一笑，这个漂亮男人可是十足的人精，骥炎这么在乎小瞳，小瞳又在乎沐放，沐放自然就不将骥炎放在眼里了。

谭骥炎虽然很不满被沐放打断自己和童瞳的拥抱，可是他也明白沐放是真的关心童瞳，就如同童瞳真的将沐放当成家人朋友一般，所以吃醋归吃醋，谭骥炎如今倒是理智了很多，只是凤眸幽冷的扫了一眼微抬着下巴，傲娇十足的沐放，警告他不要太过分。

“沐哥，我没事了。”容温离开带来的负面情绪，在谭骥炎的拥抱里，在沐放关切的视线里消散了，童瞳乖巧的笑着，心头很是温暖，失去了过去的一切，可是自己得到了更多。

“嗯，脸色白了一点，回去要好好补补。”沐放上上下下，仔仔细细的打量着童瞳，确定她真的没有什么不妥，而且杨亚亚之前也说了，童瞳一点伤都没有，连冷水都没有泼她，沐放勾唇笑着，妖娆倾城，我家小阿呆果真人见人爱，花见花开。

沐放原本是要给童瞳一个安心的拥抱的，可是脚步刚上前，一旁的谭骥炎眼神微沉了几分，凌厉的气势隐隐的从周身渗透出来。

谭骥炎对沐放宽容不过是看童瞳的面子而已，他最好不要得寸进尺，沐放倒是玩味的挑了挑精致的眉梢，斜睨着谭骥炎，和冷寂着眼神的谭骥炎对望了片刻，终是一笑，罢了，谭骥炎太爱吃醋，谭景御那混蛋说的倒是一点不假。

可是就在这是，童瞳却忽然脚步走上前来，用力的拥抱住了沐放，软软的开口，“沐哥，不用担心，我没事的。”

谭骥炎的脸倏地一下铁青成一片，胸口一阵憋屈的挫败，而被抱住的沐放眼睛一亮，甚至还无比同情的看了一眼已然恢复了常色、只是眼神更冷了一些，唇线抿的更紧了一些的谭骥炎，然后冠冕堂皇的抬起手臂拍了拍童瞳的后背。

“好了，没事就好，回家吃饭，我都饿死了。”若是以前，谭景御一定会乐滋滋的看着自家二哥吃瘪，可是被抱住的人沐放，谭景御就怎么看都感觉自己也很郁闷，身影快速的上前，迅速的将沐放拉回到自己身边，当然还不忘对一旁自家吃醋的二哥邀功的。

管好你的人！可惜谭骥炎只是一记冰刀目光看了一眼谄媚的谭景御，冷傲的身影站到童瞳身边，这会才注意到她肩膀上披着一件黑色的男式大衣，款式很简约，双排扣。

在谭家这样的背景和家境里长大，谭骥炎一眼也看出这款大衣的价格不菲，尤其还是披在童瞳身上，便没来由的感觉到厌恶。

看到谭骥炎那皱了一下的眉头，不仅仅是谭景御，连同沐放和关曜都明白谭骥炎吃醋了，一个个都忍着笑，直接上车，而当汽车空调开到最大，后座三个看戏的男人就差没有笑出声来，吃醋了直接说，将空调开这么大，就是为了让小瞳将大衣脱下来。

童瞳倒真的没有感觉多热，自然也没有察觉到谭骥炎那因为吃醋而皱起的眉头，不过还是将容温的大衣脱了下来，谭骥炎那快能夹死苍蝇的眉梢终于舒缓下来，可惜却见童瞳将大衣放到了腿上，然后仔细的抹平褶皱，然后折叠好，动作很慢，如同折的不是一件衣服，而是对待着一件无价之宝。

谭骥炎峻脸绷了绷，虽然是在开车，可是那目光却凌厉的如同隐藏着刀子，握着方向盘的大手更是用力的收紧着，童瞳是个随意的人，可是她如此对待这件衣服，就说明这衣服的主人对童瞳而言非常的重要。

谭景御已经笑的不能自抑了，直接埋首在沐放的肩膀处压制着，谭景御还是很有危机意识的，这个时候如果笑出声

来，自己一定会被二哥修理的很惨。

沐放因为童瞳安全，心情大好，慵懒的靠在后座的真皮座椅上，翘着腿，薄唇上扬，微眯着桃花眼看戏，自然也就忽略了谭景御这吃自己豆腐的动作。

关曜算是最厚道的，不过倒也同情的看了一眼开车的好友，小瞳很简单，可是简单的人往往就固执，看小瞳对待沐放的感情就明白，如今，一件衣服让小瞳这么在乎，骥炎这个未知名的情敌只怕是重量级的。

汽车开到怡然园的公寓天已经完全亮了，关曜下车买了众人的早饭，也顺便打了电话给杨局，让杨亚亚不用担心童瞳的安全，余下来的事情，等吃过饭休息一下之后再从长计议。

怡然园公寓，一回来，童瞳第一件事却是将手里折叠工整的大衣郑重其事的放到了柜子里，谭骥炎的脸再次黑了几分，等童瞳从卧房出来时，客厅里几人这才看见童瞳衣服上的血迹。

“小瞳，你衣服上怎么有血？”谭骥炎沉着嗓音，之前童瞳身上披着大衣，所以他完全没有注意到，而上车之后，因为童瞳是坐在副驾驶位置上，右边手臂靠着车门这一边，开车的谭骥炎就更不可能看到。

“有血？”刚跨出房门口的童瞳一愣，然后脸上表情诡异的扭曲，然后在众人担心的目光里，童瞳直接掉头向着卧房冲了过去，砰的一声关上门不说还反锁了。

怎么弄到裤子上了！童瞳这会只想一头撞死自己，可是当童瞳面红耳赤，尴尬的拿过一条干净的裤子跑到浴室，这才发现自己裤子上没有弄到血啊?

错愕着，童瞳又仔细的检查了一下，然后直接换上干净的黑裤子，将手里的裤子丢到了洗衣篮子里，不解着，然后终于想起来，头一转看向着自己的手臂，之前被子弹擦伤了流血了沾到衣服上。

长长的松了一口气，幸好不是裤子上有血，否则童瞳真的要当蜗牛将自己给缩进壳子里，换了一件上衣，童瞳这才打开卧房的门走了出去，赫然发现门口堵着的谭骥炎众人一个个脸色都有些的凝重，看的童瞳只感觉头皮发麻。

“小丫头，受伤了还想隐瞒吗？”谭景御知道童瞳伤的不重，否则刚刚不会一点都看不出来，不过二哥的脸已经黑的如同抹了锅黑，有热闹可以看，谭景御自然是唯恐天下不乱。

“没事，只是擦了一下，止血了，过不了两天就好了。”子弹擦伤真的不严重，之前虽然还流了不少血，不过止血之后，童瞳都忘记而来手臂上还有伤，手腕上那绳索磨出来的伤痕看着严重，其实更是皮肉伤。

可是看着谭骥炎依旧凝着眉宇，沐放也是目光严肃的盯着自己，童瞳于是将是手臂快速的活动了一下，甚至抬了抬，又放下，对着谭骥炎谄媚一笑，“真的不严重。”

“那小丫头你刚刚跑那么快做什么？这伤是怎么来的？”唯恐天下不乱，谭景御看着手臂活动自如的童瞳，果真一点都不严重，可是刚刚小丫头的表情太过于诡异了，这其中一定有鬼。

果真，听到谭景御的问话，童瞳表情再次诡异的扭曲了一下，她难道要告诉站在眼前的几个男人，她当时一听到衣服上有血，第一反应是生理期侧漏弄到裤子上了吗？童瞳眉头皱了又皱，气恼的瞪了一眼谭景御！

“伤怎么来的？”谭骥炎沉声的开口，凤眸收敛，比起谭景御的捣乱，谭骥炎更在乎是童瞳的受伤。

“当时被救出来的时候，暗中还有个狙击手，然后……”童瞳大致的说了一下当时的情况，比起杨亚亚那模糊的描述，童瞳的叙说就准确了很多，当然很多东西还是隐瞒了。

所以众人听到的情况就是，凌晨时分，有一群带着头套的人将童瞳三人救了出来，可是就在离开的时候，童瞳发现了危险，为了救离自己最近的一个人，所以被子弹擦伤了肩膀，而之后，杨亚亚和关露就先被放到了路上，童瞳则是被他们带过去包扎了伤口才被放了回来。

“小瞳，你穿回来的那件衣服也是你救的那个男人的？”虽然是询问，可是沐放语调里则是满满的肯定，当然童瞳伤真的没事，沐放心疼归心疼，不过此刻却还是勾着桃花眼，斜睨着谭骥炎，看吧，我们家小阿呆可是行情看好，随便出去一趟，就能遇到一个好男人。

而且看那件大衣的款式和布料，沐放可以想象的出那一定是一个优雅却又冷冽的男人，至少比起谭骥炎常年的西装，比起谭景御那根本没有穿衣风格的谭家兄弟好太多了。

“嗯。”想起容温，童瞳目光微微的闪了一下，眼中有着压抑不住的思念和不舍，或许这一辈子再也见不到上校了，而之前在早餐厅的时候，上校比起以前瘦了很多，人也清冷了些，是不是因为那一次的任务自己死了，所以上校才过的不好。

只感觉客厅气氛有点危险，“二哥，我们回去吃，不打扰你和小丫头了。”谭景御虽然很想继续留下来，可是对于童瞳出去一趟，即使是这么危险的一趟，却也能招惹上桃花，谭景御为了安全考虑，直接拉了沐放离开，再留下来就危险了，毕竟小丫头挡的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那是狙击手的子弹，擦伤是幸运，如果弄不好，被射中要害，所以谭景御可以想象的出接下来自己二哥那狂暴的怒火。

而关曜自然也是跟着离开了，客厅里一下子就安静下来，谭骥炎沉着峻脸，凤眸低垂着看着地面，其实谭景御这一次只能的推测错误了，他以为谭骥炎生气是因为吃醋了，却不知道谭骥炎之所以生气却是因为童瞳这一次被绑架，让谭骥炎深刻的认识到自己的能力还不够，根本不能保护好童瞳。

童瞳一开始还有些不解为什么谭三哥会快速的拉着沐哥离开，而且临出门前，那眼神分明是幸灾乐祸，而关曜离开时，看向自己的眼神也有些的诡异，分明满是同情，童瞳皱了皱眉头思索了一下，然后将目光看向坐在沙发上的谭骥炎，这才发现谭骥炎的脸色很是冷沉，肃穆里透着一股的寒意，这让童瞳忽然有点胆战心惊的感觉了。

“谭骥炎，我真的没事，只是被子弹擦了一下，要不到三天就会结疤的。”童瞳坐到了谭骥炎身边，小手拉了拉他的

衣袖，可是听到自己的解释，谭骥炎只是淡淡的抬起眼，脸色依旧难堪。

童瞳苦巴巴着小脸，用力的思索着，然后终于恍然大悟着，笑容里多了谄媚和讨好，原本拉着谭骥炎衣袖的手转为抱住他的胳膊撒娇，软腻腻着嗓音，小眼睛眨巴着，表情显得极其的诚恳而无辜，“谭骥炎，你不要生气，当时我真的不是故意要冲出去挡子弹的，可是对方救了我，我怎么不能见死不救，而且我知道子弹射出来的角度，所以就只是擦伤，我不会拿自己的生命胡闹的。”

狙击手的子弹速度有多快，开过枪的人都知道，童瞳也知道，自己只被擦伤了，那绝对是幸运，可是沐哥说了有时候善意的谎言是必须的，所以童瞳就选择了善意的去隐瞒一些。

谭骥炎终于拉回了一般的思虑，看着靠着自己肩膀的瞳瞳，冷沉的脸上表情柔软了几分，抽出被她抱着的手，转而轻轻的揽过童瞳的腰，如果自己的力量更强大，那么就不会有人敢对小瞳动手！这一次的动静这么大，谭骥炎明白有些事情已经瞒不住了，爷爷只怕早已经将童瞳所有的事情都调查的清清楚楚了，迎接自己和小瞳这一次不是外来的危险，而是来自谭家的狂风暴雨。

谭骥炎的胸膛看起来是硬邦邦的，可是真的靠在他怀抱里时，却是无比的舒适，软硬刚好，童瞳从谭骥炎的怀抱里探出小脑袋来，瞅了瞅，原本以为风雨已经过去了，可是这才发现谭骥炎却依旧绷着脸，薄唇紧抿着，神色看起来更加的严肃，这让童瞳心里头噗咚噗咚敲起鼓来，难道谭骥炎知道自己刚刚那些善意的谎言？

“谭骥炎，你是不是还在生气啊？在酒吧的时候，关姐被人给纠缠了，我怎么不能见死不救吧，所以这一点，你不能怪我的，然后杨亚亚和关姐都被人给抓住，我是可以脱身的，你不要瞪我，那些人手里拿着枪，我也不敢贸然逃走啊，所以才会被一起抓走的。”童瞳瑟缩了一下身体，小手无意识的在谭骥炎的胸膛上画着圈圈，其实说起来自己真的很无辜啊，是麻烦扯到自己身上来的。

看着怀抱里一副我很无辜、我很冤枉模样的童瞳，谭骥炎已经决定了要面对接下来的风暴，所以那阴霾的情绪也被完美的收敛起来，然后胸口的醋意就出来了，危险十足的眯着凤眸，大手抓住童瞳那越来越放肆，从衬衫里溜进去的小手。

小气！摸一下又不会少一块肉！抽被谭骥炎给抽了出来，童瞳无声的埋怨了一句，不过看着谭骥炎的脸已经有阴转晴，不由的露出笑容，在他的怀抱里蜷缩了一下身体，自动的找寻到一个最舒适的位置。（可怜的孩子，你家准老公是理清了正事和思路，这会才开始吃醋。）“那给你衣服的男人你很重视？”语气酸酸的，谭骥炎发现童瞳惹事的本领第一，招惹桃花的本领第二！这边沐放算是解决了，又莫名其妙的多出一个男人来！

“他救了我和杨亚亚还有关姐啊。”童瞳忽然发现善意的谎言说多了，嘴巴都顺畅了，自己当然在乎上校了，上校陪伴了自己那么多年，说起来，和谭骥炎在一起才多长时间那，不过童瞳有种直觉这句话一定不能说出来，非常非常危险，如同潘多拉的魔盒。（很多年之后，童瞳终于一个没有忍住，将这话说出来了，然后一个星期没有下床……）“只是这样？”谭骥炎再次眯了一眼，锐利的目光从黑眸之中迸发而出，这个孩子眼神躲闪的厉害，这让谭骥炎冷哼了一声，极度的不满，“那之前我说你衣服上有血，你跑那么快做什么？”

谭骥炎越想越不对劲，尤其是怀抱里的童瞳开始扭捏起来，脸越来越红，这让谭骥炎倏地坐直了身体，语调也是严肃起来，“你是不是还有其他地方受伤？”

否则她跑那么快做什么？关了门，还反锁了不说，连裤子都换掉了，难道她腿上有伤？

“谭骥炎！”看着谭骥炎那一双目光如同雷达一般盯着自己的下半身，童瞳脑袋轰了一下炸成一团浆糊，直接抬手蒙住了谭骥炎的眼睛，虽然说该做的都做过了，而且还不止一次，该看的也都看过了，可是童瞳还是很尴尬。

“小瞳！”谭骥炎直接拉下童瞳的手，对上她过于心虚的目光，更是感觉不对，“不许撒谎，说！”

“我没有受伤了，真的没有。”头摇的如同拨浪鼓，童瞳就差没有脱下裤子给谭骥炎检查了，然后肚子咕咕的叫了起来，童瞳可怜兮兮的摸着饿瘪的肚子，讨好的瞅着谭骥炎，可怜的小样让谭骥炎决定想喂饱这孩子，然后再问。

童瞳昨晚上就是一夜没有睡，容温在客厅坐了一夜，童瞳光着脚在卧房里站了一夜，而第二天拍完戏，赶去酒吧见杨亚亚没有多久，就处了绑架事件，到今天早上，童瞳也是又累又饿，这会看着早餐，只感觉自己都能吞下一头牛。

谭骥炎因为童瞳被绑架走，其实比童瞳更累，不但担心着童瞳的安全，还要部署着找人，所以两个人倒是第一次没有了什么用餐礼仪，吃的都有些的快。

早饭后，卧房，七点半。

童瞳是有些困了，生理期身体要虚弱很多，尤其是之前站了一夜，受了寒意，而这一会，童瞳有些迷糊的窝在被子里，只露出一颗小脑袋来，所以当谭骥炎洗了个澡，在床外侧坐下身，童瞳是没有什么意识的，毕竟和谭骥炎在一起能床单都滚了，同床而眠自然也就习惯了。

可是当谭骥炎也躺下时，床垫微微凹陷了一下，童瞳猛然的瞪大一双眼，在谭骥炎手臂习惯的伸过来要将人揽入怀抱里时，童瞳蹭的掀开被子，直接从床上跳了起来，“我不和你一起睡！”

谭骥炎原来是准备吃过早饭，在床上的时候问一问童瞳和那件大衣的主人到底有什么牵扯，可是当洗过澡出来，看着童瞳倦累着蜷缩在被子里，那小小的一团，让谭骥炎心软了，只想着拥着她好好的睡一觉，然后准备接下来的战斗。

可是童瞳这么来一句，让谭骥炎寒着峻颜，就这么薄凉薄凉的盯着童瞳，这个该死的孩子，才出去了一夜，竟然敢和自己闹分床！

“我去客房睡！”童瞳直觉认为谭骥炎的脸色平静的有点吓人，尤其是那眼神，被扫上一眼，就感觉浑身一个颤抖，所以童瞳认为还是让谭骥炎睡主卧室，自己委屈一点去客房睡吧，可是为什么自己已经让步了，谭骥炎的脸色貌似更加

恐怖了，简直到了狰狞的地步。

“要不你去客房睡？”童瞳弱弱的开口，家里就一间主卧室，一间客房，刚刚自己要去客房睡，谭骥炎是很不高兴了，所以童瞳这会倒是感动了，谭骥炎肯定是心疼自己，所以想让自己睡主卧室的大床。

可是童瞳脸上的感动没有威胁到一秒钟，这才发现谭骥炎的脸已经从恐怖狰狞转为了张牙舞爪的凶残，那眼神根本就是要将自己给生吞活剥了。

“你再说一遍！”谭骥炎这会真是被气倒了！很好，很好，出去一趟，招惹了一株桃花不说，这会不和自己睡，她这是要守身吗？

谭骥炎一手撑在童瞳的耳边，一手挑起他的下巴，原本抿成一条线的薄唇怒极反笑着，整个人居高临下的压着身下的童瞳，额头抵着童瞳的额头，似笑非笑的重复了一遍，“小瞳，你说你要睡哪里？”

谭三哥有一句话说对了，谭骥炎笑起来比生气更恐怖，让人毛骨悚人，直冒冷汗，童瞳结巴着，目光躲闪着，可惜谭骥炎直接固定住了自己的下巴，小白兔只能对上大野狼，童瞳气势弱了，姿态就低了，那要求就更低了，客房不行，那就，“地板，沙发都行，我不介意的。”

谭骥炎笑的咬牙切齿，一把嫉妒的怒火在胸口疯狂的燃烧着，连地板都行了！

“谭骥炎，你不要笑了，看的怪瘆人的。”童瞳吞了吞口水，努力的瑟缩着身体减少着自己的存在性，其实童瞳是真的有点莫名其妙啊，等了半晌，然后终于掀起眼皮，反正谭骥炎也不会杀了自己，还是问清楚，“那个谭骥炎，你为什么这么生气啊？”自己该解释的也都解释了，该道歉的在沙发上的时候也道歉了啊。

“那你为什么要分床睡？”这个孩子还敢问自己？谭骥炎从牙缝里挤出话来，对着童瞳那比起往日要苍白一点的唇直接低头吻了上去，省的又听见让自己吐血的解释。

呜呜……唇被封住，童瞳挣扎的厉害，可惜口不能言之下，只能用双手拍打着谭骥炎的肩膀，瞪大一双清澈如水的眼睛，眼睛里满满的写满了拒绝两个字。

谭骥炎这会是真的被童瞳的反应给激怒了，理智的弦绷断了，从昨夜知道童瞳失踪开始，谭骥炎就承受着极大的压力，一面忧心着童瞳的安全，一面不顾一切的在北京和整个军区展开了撒网式的搜索，这样做的结果，不但暴露了童瞳和自己的关系，提前让所有人，包括爷爷知道了自己暗中培植的力量和人脉关系网。

其实即使是容温，他也没有权利将赵博的头像发到七大军区，逐一排查，这样强大的权利，谭骥炎同样也是没有的，可是他做到了，势必是同有这样权利的人做了交易，至于是什么交易，自然是没有任何人知道。

可是这一切谭骥炎都不后悔，甚至认为自己早一步就该公布出自己和童瞳的关系，让暗中那些人不敢对童瞳动手，可是童瞳拒绝着谭骥炎的亲吻，却让谭骥炎如同任何一个普通男人一样有些的恼怒生气。

狂野的吻带着霸道和征服，而童瞳也和以往任何一次不同，不是羞涩，不是尴尬，而是实打实的挣扎，然后，亲吻变成了啃噬，舌纠缠着舌，吮吸着，厮打着，夺取着她口中的空气，舌尖攻城略地一般巡视过童瞳口腔的每一处地方，一寸一寸的征服。

谭骥炎的手也从压制着童瞳的肩膀开始，等她在自己的激吻里意乱情迷了，挣扎的动作缓和了下来，这才情不自禁的抚摸上她的身体。

正在大口大口呼吸着，谭骥炎一贯都是冷漠的，可是在亲热的时候虽然霸道了一点，但是童瞳知道也是带着温柔的，可是今天这样的狂暴，这样不顾一切的掠夺，让童瞳终于败下阵来，脑子里一片空白，唇已经麻木的没有了感觉，大口大口的呼吸着，迷离的眼神，嫣红的小脸，头发也因为之前的动作而散落着，披散下来，映着雪白的肩头更加的莹润如玉。

可是当谭骥炎的大手揉压上柔软的xiong脯时，童瞳混沌的脑子如同被闪电击中一般，再次彻底清醒过来，然后一个激动之下，一脚踹开了压在身上的谭骥炎。

天哪！

童瞳刚刚这漂亮的一个踢腿，动作幅度太大，然后感觉到身下一阵湿润，童瞳呆愣愣的盯着天花板，傻眼了，就说不能和谭骥炎睡一起，这会弄床上了！

而被踢到小腹的谭骥炎此刻阴霾的脸看着童瞳，之前虽然因为童瞳的拒绝有点恼怒，不过谭骥炎不是精虫灌脑的男人，自然也不是用下半身思考的男人。

“到底怎么了？”谭骥炎柔了嗓音，原本低沉浑厚的声音因为温柔而显得无比的悦耳，侧躺在床上，也顾不得自己还有隐隐作痛的小腹，温柔的大手轻轻的抚着童瞳柔软细致的小脸，凤眸里有着可以感知的温柔和关切。

“谭骥炎！”这个罪魁祸首！童瞳白眼瞪了过去，又是气又是恼，直接抡起小拳头砸在他肩膀上，“快起来，我弄到床上去了！”

足足愣了有一分钟，然后，谭骥炎掀开被子，这才在淡蓝色格子的床单上看到一点点的红色的痕迹，然后谭骥炎终于后知后觉的明白过来，也终于明白童瞳为什么拒绝自己的亲吻了，可是她不知道直接和自己说吗？

你给我说的机会了吗？童瞳气鼓鼓着脸颊，原本因为生理期而有些苍白的小脸这会倒是红艳艳的，他根本就是直接就吻的自己差一点窒息，自己有机会说清楚嘛！

童瞳去浴室又换了一条干净的裤子，谭骥炎将脏掉的床单给抽下来，连同被套也直接给换了干净的，余光瞄了一眼站在一旁，还是有些尴尬的瞳瞳，峻颜上闪过一丝笑，谭骥炎这回算是明白为什么之前自己说童瞳衣服上有血，她那么火急火燎的冲进卧室还反锁了门，弄了半天根本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到床上暖着。”谭骥炎换上干净的床单被套之后，直接将童瞳拉了过来，大手宠溺的揉了揉她的头发，“不用尴尬，快睡吧。”

“嗯，你也上来睡吧。”童瞳红扑扑着脸，窝进了被子里很暖和，可是因为这才是生理期第二天，流量有些大，所以童瞳四平八稳的躺在床上，被子拉到了脖子处，只露出小脸在外面。

原本不和谭骥炎一起睡，就是担心自己自己睡着之后，一不小心给弄裤子上，或者床上，就尴尬了，不过既然已经发生过了，童瞳倒也无所谓了。

“我去把床单和衣服洗了。”谭骥炎又给童瞳掖了一下被角，话音刚落，却见童瞳一脸见鬼的瞪大眼，不由沉声一笑，一手快速的按住她的肩膀，让要起来的童瞳又给压到了床上，低头在她红肿的唇上轻柔的吻了一下，“生理期不能碰冷水，我来就行。”

“不用，我自己洗就行。”那也不能让谭骥炎来洗啊，童瞳只感觉自己一个头两个大，虽然该做的是做过了，可是，可是这也太那个了，童瞳还是摇头，“我起来之后用热水洗！”

“没事，快睡。”谭骥炎倒丝毫不认为有什么不妥，直接起身向着浴室走了过去。

而床上，童瞳再次呆滞的看着雪白的天花板，除了感觉很是尴尬之外，心头却隐隐的有种被珍惜怜爱的温暖和幸福，暖暖的，让童瞳过了一会就沉沉的睡着了。

清晨，八点。

谭骥炎知道爷爷肯定会来，但是却没有想到谭老爷子会一大早就直接杀到了怡然园公寓，甚至连招呼都没有打一声就过来了，跟后面来的谭老爷子的亲卫都被留在了外，跟进来的人除了谭景御和关曜之外，连关露也过来了。

谭景御是万分不想过来，刚吃过早饭，自己和小放放还没有来得及补眠就被爷爷的电话给召来了，而关曜同样也是如此，至于关露，谭老爷子原本就是找关露了解情况的，而关露这一次干脆一不做二不休的将所有的事情都和谭老爷子说了。

“爷爷。”谭骥炎礼貌的招呼了一声，半点没有认为自己此刻卷着衬衫袖子，手上还有洗衣粉的白色泡沫，一副居家男人的模样有什么不妥。

“你这是像什么模样？”谭老爷子中气十足的一吼，径自的向着厨房走了过去，却见洗衣机边的盆了，除了被谭骥炎搓洗好的床单被套之外，明显还可以有女士的长裤，这让谭老爷子简直是怒火中烧着。

堂堂北京市副市长，谭家的二子，竟然如同一个女人一般卷起衣袖在家里洗衣服不说，而且还给女人洗衣服！这样巨大的震惊，比起昨夜收到消息知道谭骥炎竟然撒网式在七大军区找一个人更让谭老爷子震惊。

“爷爷，请去客厅坐！”谭老爷子虽然年逾古稀，可是声音依旧如同打雷一般的浑厚，过大的嗓音，让谭骥炎皱了一下眉头，担心惊扰了刚睡下不到十多分钟的童瞳。

其实所有人都有些的震惊，就算是关曜和谭景御知道谭骥炎在童瞳面前真的和以前差别很多，可是他们也无法想象谭骥炎卷着袖子洗衣服的模样。

可是即使衬衫袖子卷到了手肘处，衬衫也开了几粒扣子，谭骥炎依旧是谭骥炎，并不因为此刻居家模样而有损他冷傲的气势。

谭骥炎看了一眼湿漉漉的双手，然后直接将已经搓洗的衣服和床单被套放进了洗衣机里，熟练的按下按钮，这才到水槽边冲干净了手上的泡沫，然后擦了擦，放下了衬衫袖子，从柜子里拿出茶具。

二哥这是要故意和爷爷对着来了！谭景御看着完成一系列洗衣服动作之后，神色如常的谭骥炎，再瞄了一眼已经因为愤怒到了极点而说不出来的爷爷，只感觉平静了很多年的谭家这一次要掀起惊涛骇浪了。

“这么多年来，我就是这样教导你的！”怒喝一声，谭老爷子愤怒的扬起里手里手杖，砰的一声，破碎声响起，谭骥炎手里的茶具直接被谭老爷子一手杖给打翻在地，而挥舞手杖的力度十足，谭骥炎的手腕也被狠狠的击中了，如果没有衣袖的遮挡，众人会立刻看见他两条手臂上被打出的红肿淤青。

“爷爷，请息怒。”谭骥炎早已经料到会有今日，也罢，迟一些，早一些都会到来的，将手里的空托盘放到了一旁的流理台上，谭骥炎跟着愤怒的谭老爷子向着客厅走了过去。

“我教导出来的好孙子啊，竟然将我蒙在鼓子里，骥炎，你是当我老糊涂了是不是？拿关家小子当挡箭牌，果真是青出于蓝！”谭老爷子坐在沙发上愤怒的低吼着，情绪激动之下，一手猛的拍打着茶几，原本玻璃茶几只是被拍的震动着，可是片刻之后，因为承受不住谭老爷子一次又一次的拍击，终于哗啦一声，整个玻璃茶几寿终正寝了。

之前谭老爷子一行人过来，童瞳因为刚睡着，因为有些的倦累，所以根本没有察觉到，而之后厨房茶具破碎的声音，童瞳倒是注意到了，可是因为谭骥炎在，童瞳睡的很安心，可是这会，茶几破碎的巨大声音，童瞳再不醒那才是奇怪。

卧房的门被打开。

“小瞳，过来，叫人。”谭骥炎沉寂着峻脸，知道爷爷很生气，可是他很早之前就决定不会放手了，这会看到童瞳迷惑的站在卧房门口看着客厅里的众人，峻挺的身影快速的走了过去，牵着童瞳的手走了过来。

看到谭骥炎的举动，关露是愤怒的，更是嫉妒，自己被打成那样，骥炎连一声关心的话都没有，而此刻这样的时候了，骥炎竟然还护着童瞳，他难道不知道谭爷爷这样生气发怒，就说明，谭爷爷根本不喜欢童瞳吗？

难道骥炎要为了童瞳和谭爷爷撕破脸？想到此，关露脸上一阵青白的扭曲，身上的伤口还很痛，可是比不上心底的伤口，那血淋淋的，连呼吸一下都是刻骨的剧痛。

“谭爷爷。”童瞳犹豫的了一下开口，虽然并不清楚到底怎么回事，不过客厅氛围不对，连谭三哥都没有了往日的嬉皮笑脸，关曜也是一脸严肃。

“不要乱叫，谁是你爷爷！”谭老爷子眯起了眼睛，恶狠狠的瞪着童瞳咆哮着，就是因为这个戏子，自己的好孙子竟然变成如今这样，甚至还和自己玩起了手段！

“啊？”童瞳被吼的一愣，她一贯不习惯过大的嗓音，之前以为程翰的嗓门已经够大了，如今才知道沙发上这个老者的声音更恐怖，可是不让叫爷爷，还这么生气，童瞳目光疑惑的转了一下定格在谭老爷子的脸上，和谭骥炎的五官很是相似，只是苍老了许多，有着皱纹。

“谭叔叔？”童瞳怎么看都感觉这不像是谭骥炎的爸爸啊，这也未免太老了一点，可是他不让自己叫爷爷，还这么生气，难道是谭骥炎的爸爸面向比较老！自己刚刚叫爷爷犯了忌讳。

谭老爷子真狂怒发飙的脸冻结住了，站在一旁的谭景御一个没有忍住扑哧一声笑了出来，小丫头这什么思维！爷爷不让她叫，那是因为不喜欢她，小丫头竟然以为爷爷是……那一声谭叔叔，让谭景御笑的肚子有点抽筋。

对于童瞳偶然的不在状况之中的思维，谭骥炎早已经熟悉了，握着她的手稍微的用力了一下，沉声的开口，“这不是我爸，是我爷爷。”

“哦，难怪呢，我说你爸不至于这么老。”这才明白过来，童瞳点了点头，又看向谭老爷子，回想着他刚刚的话，低声对着谭骥炎开口，“那我该怎么称呼？谭先生？要不我直接称呼名……”

“不用，跟着我叫爷爷就行。”谭骥炎截断童瞳的话，看着她一脸苦恼思索的模样，黑眸深处闪现一抹笑意，原本该是山雨以来的紧绷和窒息，偏偏在小瞳这边，就带着一些轻松。

谭老爷子深呼吸着，凌厉的目光从童瞳身上收回，直接看向自己最疼爱，最为骄傲的孙子，“骥炎，爷爷不管你之前做了什么，立刻和童瞳分开，你要什么样的妻子，爷爷都可以给你找到，一个戏子，不配进谭家的大门！”

“爷爷，我何必自欺欺人，我已经决定的事情就不会更改！”谭骥炎的语气比谭老爷子更为坚定，其实从小到大，谭骥炎比任何人都明白自己爷爷的强势，如果自己在对小瞳的事情上有一丝一毫的软弱，爷爷一定会从中阻拦，所以谭骥炎的对策就是一开始就坚定立场，让爷爷，也让谭家所有人明白，自己是绝对不会对童瞳分手的，这样也是为了保障童瞳的安全，否则谭家有些人为了讨好爷爷，说不定会对小瞳动手。

“反了天了！”谭老爷子没有想到自己的退让竟然换来谭骥炎如此强势的回答，暴怒的一吼，额头之上青筋暴突而已，怒瞪着忤逆自己的谭骥炎，手里的手杖直接向着谭骥炎挥了过来。

童瞳目光倏地一冷，可是谭骥炎却用力的握住了童瞳的手，对着她摇摇头，而谭老爷子的手杖已经狠狠的打在了谭骥炎的小腿上，即使是谭骥炎能忍，却也是皱了一下眉，面色一阵痛。

手杖是上等的梨花木制作的，谭老爷子愤怒的一挥，可是力度十足，虽然不至于打断谭骥炎的腿，可是谭骥炎被打中时，身体晃了一下，足可以知道这腿骨虽然没有事，可是这瘀伤只怕没有一个星期也不会好。

“谭骥炎。”童瞳被谭骥炎制止住了动作，所以也就迟缓了动作，谭骥炎的意思童瞳知道，那个是他的爷爷，是谭骥炎的家人，所以谭骥炎不会避让，如果自己爸爸打自己，童瞳也不会躲避的，可是童瞳没有想到的是谭老爷子这一手杖的力度竟然这样大。

“你竟然敢打谭骥炎！”童瞳冷着眼神看着怒不可遏的谭老爷子，尤其是他手里那碍眼的手杖，眼神一狠，突然手上用力，横掌劈了下来。

啪的一声闷沉声，原本一等一的手杖竟然被劈成了两断，童瞳怒瞪了一眼谭老爷子，快速的蹲下身来，卷起谭骥炎的西装裤，却见他双腿的小腿肚已经青紫的肿了起来，不过没有伤到腿骨，这才让童瞳的脸色舒缓了几分。

｜派派小说后花园月舞1030手打，转载请注明｜www.paipai.fm

120章 剧组聚会

谭景御看了看掉在地板上断成两截的手杖，再看着爷爷再次气的说不出话的狂怒，无力的翻了个白眼盯着天花板，想当年，所有人都称自己是谭家的小魔王，可是比起小丫头刚刚威武的一下子，连爷爷最钟爱的手杖都给劈断了，谭景御感觉小魔王的称号要换人了，那根手杖是去世的奶奶送给爷爷的，否则以爷爷如今的身子骨，老当益壮，怎么可能需要手杖。

“你竟然敢……你竟然敢……”谭老爷子愤怒的站起身来，看着断成两截的手杖，怒火中烧着，洪亮的声音被气的颤抖结巴起来。

“童瞳，你敢对谭爷爷这么无礼！”关露趁机训斥着童瞳，这样的人怎么配进谭家的门，不孝敬长辈，恃宠而骄，骥炎真的被童瞳蒙蔽了眼睛！

童瞳看都不看关露一眼，心疼不已的扶着谭骥炎坐到了沙发上，刚要转身去找药箱拿药酒，却被谭骥炎再次制止住，又拉着童瞳站了起来。

“爷爷，不管如何，我都不会和小瞳分开的。”谭骥炎依旧站直着身体，目光平静的看向谭老爷子，没有不敬，没有忤逆，只是平静的在阐述一个事实。

“给我把她赶出去！”谭老爷子怒吼的咆哮着，一直守在门外的两个亲卫快速的打开门进来，看着破碎的茶几，可是当看见谭老爷子手里那拿了三十多年的手杖断成两截彻底的愣住，这可是当年老夫人送给谭司令的。

“这里是我和谭骥炎的家，要出去也是你们出去。”童瞳对谭老爷子还是有些的火气，清澈的一双眼此刻瞪大着，不

满着，之前搬起关曜那里住的时候，谭骥炎就说了这公寓早就登记到自己的名下了，所以算是自己的私人财产。

“还愣着做什么？”看着没有行动的亲卫，谭老爷子习惯的拿着手杖跺向地面，却赫然发现手里只余下半截手杖，断掉的另半截还在地上，再次狂暴的怒了起来，满是皱纹的脸气的铁青一片，怒吼，“给我赶出去！”

“这是我家，你们是私闯民宅，关曜抓他们！”童瞳一贯都是冷静而乖巧的，可是她也是极其护短的，谭骥炎在自己面前被打的双腿青紫，童瞳性子就冷了，根本不在乎这是不是谭骥炎的爷爷了！

关曜嘴角一阵抽搐，温和的脸上第一次染上左右为难的无奈，而谭景御看着又再次火冒三丈的爷爷，只庆幸自家爷爷血压不高，否则这还真的得出事，不过小丫头不是一贯乖乖巧巧的吗？怎么到了爷爷这里，就成了炮仗，一点就着，和爷爷就这么杠上了。

“小瞳，我没事，不要生气。”谭骥炎心头是暖暖的动容，童瞳对于自己在乎的人都非常好，曾经，就因为她对沐放的维护，让谭骥炎吃了多少醋，可是这一刻，看着这个总是安静的孩子，怒红着眼睛和爷爷对峙着，谭骥炎满心的幸福感觉。

“很好！很好！很好！”连续三个很好，谭老爷子已经气的快要失去理智了，看着不知死活的瞳瞳，再看着那个以前处处看的顺心的孙子却如同变了一个人，不由的又是愤怒又是失望，将手里半截手杖砰的一声砸在了地板上，直接的向着门口外大步走了去。

两个亲卫是谭老爷子的亲卫，跟了谭老爷子不少年了，但是第一次看到谭老爷子被气跑，两个人快速的瞄了一眼童瞳，然后捡起断掉的手杖快速的跟了过去，事情暂时算是谢幕了。

随着谭老爷子的离开，谭景御算是松了一口气，刚刚还站直的身体的立刻软骨头一般窝在了沙发上，爷爷今天算是被小丫头给气走了，可是后面的事情只怕会更加棘手，然后谭景御想到自己，如果爷爷知道了小放放，谭景御感觉自己一定要事先准备好降血压药，最好欧阳叔叔也过来，爷爷这要是被气的三长两短，欧阳叔叔可以立刻救治。

童瞳根本顾不上离开的谭老爷子，快速的跑到了一旁的柜子里拿出医药箱里的药油，这药油散瘀止痛最有效果，这还是因为之前谭景御和沐放借住在童瞳这里，每天都上演全武行，身上都是青青紫紫的，所以才备了散瘀的药油。

关曜拍了拍谭骥炎的肩膀，能遇到小瞳，是自己好友的幸运，这要是一般女孩子面对盛怒的谭老爷子，只怕已经吓的腿软了，高处不胜寒，谭家带来的压力有多大，关曜在关家就知道，所以关曜直接去搞刑侦了，可是童瞳今天不但没有惧怕，甚至还将谭爷爷给气走了，看来骥炎真的不用太担心小瞳了，他们一定会在一起。

“我看看你的手。”谭骥炎拉过童瞳的手，检查着她的右手，那跟手杖又多结实谭骥炎是知道的，而此刻，童瞳徒手直接劈断了手杖，果真手外侧红肿起来了，让谭骥炎心疼的倒着药油在自己的掌心里，然后搓揉上童瞳的手。

“我没事，不痛。”童瞳在谭骥炎揉了两三下之后，却再次的蹲下身来，将药油倒在了掌心里，然后仔细的揉散着谭骥炎淤青一片的腿，打的重，他的小腿肚已经肿的老大，让童瞳心疼不已着，揉着揉着，眼眶有些的发红。

“谭骥炎，为什么？就因为我没有身份没有家世，所以你爷爷这么打你。”童瞳仰起头看着谭骥炎，不是一个人和她说过门当户对，可是童瞳真的不曾真的在意过，如今，看着谭骥炎的腿，看着已经破碎的茶几，还厨房门口那破碎的茶具，童瞳忽然有些的心酸，难道自己就那么差，一点都配不上谭骥炎吗？

“不要胡思乱想，我送你回房去睡觉。”谭骥炎拉起童瞳，心疼的在她的眉心落下一吻，神色温柔，如果在没有遇见童瞳之前，谭骥炎或许会找一个合适的女人，也许就是门当户对，可是那只是为了传宗接代，只是为了政途更加的顺畅，可是如今，他的一切都只是为了呵护这个自己爱的孩子，让她幸福平安。

童瞳没有什么睡意了，可是在谭骥炎的陪伴之下，闭着眼之后，却也慢慢的睡着了，只是和以往的睡容不同，此刻即使在一天两夜没有睡之下，她的眉头却紧紧的皱在了一起，让谭骥炎心疼的抹平了童瞳的眉，然后又看了她片刻，这才起身向着客厅走了去，接下来会有更多的事情需要自己来面对。

破掉的茶几和茶具已经被关曜给收拾好了，关露抬起头，目光痴恋的看向谭骥炎，可是对上他森冷漠然的面容，却只感觉心头一虚，骥炎知道是自己告诉谭爷爷他和童瞳的事情了吗？

“关曜，黄树村的事情你继续查。”谭骥炎却吝啬的连一个眼神都懒得看关露，坐在了沙发上，谭骥炎也是很倦累，不过比起童瞳要好一些，“小御，救小瞳的人你查出来了没有？”

“没有，一点线索都没有，那个废弃的汽车厂我派人过去了，所有的线索都被清除了，看来是行家动手的。”比自己更快的找到小丫头他们，谭景御直接怀疑这批人一开始就知道小瞳被关押在什么地方，可是他们到底是什么人呢？

“我问了小瞳，对方行动救人是在四点半左右，而我们查出来赵博的身份是在四点，这绝对不是时间巧合，如果我推测不错，暗中除了我们在查赵博这些人，这些人和我们一样也在查。”谭骥炎已经大致猜测到对方可能是什么人了，毕竟公安部这边关曜在查，军方是小曜在查，还有其他人，而且行动如此迅速，干净利落，那么极有可能是国安部的人。

关曜和谭景御此刻也想到了这一点，沉思了片刻，点了点头，很有可能就是国安部的人了，他们救了小瞳他们，所以绝对不会是敌人，而且之前就判断了杀人焚尸这个案子可能是一个惊天大案，国安部在调查也不奇怪。

“骥炎，你有没有想过绑架我们的人有可能就是童瞳找来的，她或许是在演一出苦肉计？”谭骥炎并没有避讳关露在场，不过他们说的也很隐秘，所以关露即使听了也不太明白，只是知道谭骥炎他们在讨论这一次绑架的事情。

“关姐，你想多了。”关曜皱了皱眉头，至此，他对这个从小照顾自己的表姐也是越来越不喜欢，而且杨亚亚也在当时绑架的情形说了一遍，尤其是童瞳在挣脱开绳索，还没有来得及逃离，关露却突然高声喊人，关曜记得那一刻，谭骥炎的脸色阴霾的骇人，看向关露的眼神里充斥着毫不掩饰的杀机。

如果这些绑匪血腥一些，凶残一些，当知道童瞳要逃走，那么他们很有可能直接开枪杀人，关露这样恶毒的心思，

不要说谭骥炎已经彻底将她当成了陌路人，如今关曜对关露也没有了什么感情，不管关露对谭骥炎是什么样的感情，可是一个人不能因为自己求不得的感情，却去伤害其他人。

“那为什么童瞳逃走之后，那些人根本没有对童瞳动手？甚至还带着童瞳出去了七八分钟呢？中途也呆童瞳出去过两次，为什么？他们根本就是在演戏，出去的时候在外面商讨绑架的计划而已！”对于谭骥炎和关曜都偏护着童瞳，关露尖锐的反驳着，扭曲着苍白的脸，胸口处伤口依旧剧烈的痛着，提醒着关露自己遭受了怎样的虐待，所以关露就更家坚信这些人就是童瞳安排的，借着绑架的理由，虐打自己！

谭骥炎已经明白为什么童瞳被绑架的过程中还出去过三次，不过一旁的关曜和谭景御倒是不解的思索着，童瞳和绑匪没有关系他们是绝对相信的，可是这些绑匪明明知道童瞳的身手，却带她出去了三次，做什么？关曜和谭景御还是没有想通，不过一看谭骥炎那不动如山的脸色，立刻明白过来谭骥炎早已经清楚原因了。

“二哥，说说看，小丫头那缺心眼的一根筋和绑匪是怎么套交情的？”谭景御嘿嘿一笑着，来了兴致，自己是真的有些好奇，这些绑架可都是专业兴致的，甚至也是从军队出来的，这交情可不好套，小丫头难道还能巧舌如簧。

“闭嘴！”谭骥炎直接冷眼警告着谭景御，直接掐断了这个话题，冷酷着眼神看着关露，“那些绑匪是冲着杨亚亚来的，你和小瞳只是意外被牵扯进来而已。”

“骥炎，你醒醒吧，你只是被童瞳给蒙骗了！”关露语重心长的对着谭骥炎开口，对上他冷漠疏离的眼神，心痛的如同被切成一片又一片，为什么骥炎就不明白，自己才是真的对他好的人，如果骥炎愿意和自己在一起，愿意维护自己，自己会恳求谭爷爷答应自己和骥炎结婚，绝对不会像童瞳这样胡闹，不知道尊敬长辈。

“如果不是看在关曜的面子上，就凭你在绑架之后高喊招来绑匪，差一点害了小瞳，我会让你生不如死！”谭骥炎冷冷的站起身来，漠然一片的峻脸冰冷到了极点，“还有请记住，就算是看关曜的面子，也只是仅此一次，下不为例！”

所以再一次下一次，关露如果伤害到童瞳，谭骥炎将不会顾及任何人，绝对痛下杀手，当然，他绝对不会杀人放火，可是谭骥炎有的是办法和手段让一个人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关露脸上血色尽褪，原本还想要说什么，可是喉咙却已经被堵住了一般，呆愣愣的看着走向卧房，然后关上的谭骥炎脑海里一片空白，呆滞着不知道如何反应。

“关姐，你可以选择回老家，或者回美国。”关曜也知道谭骥炎和童瞳都累了需要休息，此刻也站起身来，看着失魂落魄，不敢相信的关露，却也不知道为什么事情会发展到如今的局面，可是一想到关露差一点害死童瞳，关曜就理解谭骥炎的冷酷绝情。

“是啊，关姐，你看到了我二哥对小瞳可是势在必得，连爷爷都理会，关姐，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小瞳是我未来的二嫂，谭家人都是护短的。”似笑非笑着，谭景御慵懒的开口，戏谑的声音如同玩笑一般，可是那英俊的脸庞上，目光却是和谭骥炎一般的冰冷无情。

出了怡然园公寓，关曜和谭景御一起直奔一个军方的机场而去，比起谭家如今的惊涛骇浪，黄树村的事情更让他们两在意，这背后究竟隐藏了什么，如今已经是瞒不住了。

童瞳因为谭老爷子的到来，是睡的不安稳的，可是后来谭骥炎也回到床上，抱着童瞳一起补眠，童瞳便又沉沉的睡着了，直到下午两点多才醒过来。

谭骥炎正坐在卧房的单人沙发上忙碌着，一旁的小柜上堆了已经处理好的六七份文件，似乎是感应到了童瞳的苏醒，谭骥炎放下手头的文件，抬头看了过去，彼此目光碰触到了一起，不言而喻的温情交缠在了一起。

“我定了餐，出去吃饭。”谭骥炎沉声的开口，午后的阳光从窗户照射进卧房，暖洋洋的，亮堂堂的，如同他此刻的心境一般，不管将要面对多少的波折，这一刻的幸福让谭骥炎有了继续努力奋斗下去的动力和支持。

“嗯。”童瞳肚子也饿了，娇俏一笑的点了点头，“你腿还痛吗？”其实那样的伤，只怕至少要痛上六七天，想到此，童瞳对谭老爷子便又没有了好印象。

中餐厅，饭后。

童瞳丢在酒吧的包，还有被丢进垃圾桶的手机都被找了回来，打开手机，杨亚亚打了是十八个电话过来，这让童瞳不由的笑了起来，回了一个电话过去，让杨亚亚不用担心自己，可是杨亚亚却不放心，知道童瞳在吃饭之后，直接就开车过来了。

“下午还有会议，原本是早上的，推迟到了下午，你在这里等杨亚亚，我先回市政府一趟。”谭骥炎低声的对着童瞳开口，因为之前的绑架案，在黄树村这个案子彻底查清楚之前，谭景御又调了三个人过来，暗中有四个人在，童瞳的安全是绝对有保障的。

“嗯，你不要太累，还有你的腿，不要走太多路。”童瞳知道谭骥炎很忙，今天一直陪着自己到下午三点，虽然童瞳还想和谭骥炎在一起，可是自己要是去了也只是打扰他工作而已。

“这里有不少鲜榨的水果汁，都是热饮。”谭骥炎站起身来，看着精神不济的童瞳，忽然的倾过身，快速的在她的唇上啄了一下，这才拿起西装，又恢复了冷然峻寒的一面离开。

这可真的是光天化日，谭骥炎就不避嫌一下？童瞳呆愣愣的抚着唇，以前谭骥炎虽然也有亲吻的举动，但是绝对不会在大庭广众之下，忽然，童瞳明白过来，以前谭骥炎是没有公开自己和他的关系，还拿关曜当挡箭牌，如今是不需要了，想到此，童瞳不知道为什么感觉有些的窃喜。

谭骥炎这一张脸，也许很多普通民众并不认识，可是这些高级餐厅的大堂经理，服务员却都是认识的，来这些地方消费的都是非富即贵的人，记住这些贵人们的面容，牢牢记得他们的喜好和一些小习惯，是这些餐厅雇佣人的首要标

准，而谭骥炎那毫不避讳的亲吻，让餐厅里其他人都呆愣住。

也幸好现在是下午三点，午餐太迟，晚餐太早，这里是中餐厅，也没有来喝咖啡什么的，所以只有谭骥炎和童瞳两个人在吃饭，看见那一幕的也只是餐厅的工作人员，不过在谭骥炎离开之后，大堂经理还是离开将所有看到这一慕的员工都召集了过来，开了个小会，严令任何人将刚刚看到的一幕给传出去，否则后果自负！

“童瞳，你没事太好了。”杨亚亚火急火燎的赶了过来，看着坐在角落桌边的童瞳，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之前虽然也知道童瞳安全回来了，可是没有见到人，杨亚亚还是不放心，童瞳电话又一直是关机打不通，这会看见童瞳身上没有什么伤，还能来餐厅吃饭，杨亚亚就真的放心了。

“不用担心。”童瞳回给杨亚亚一个安心的笑容，然后想起今天到来的谭老爷子，反正谭骥炎已经要公开和自己的关系了，所以童瞳也就直接询问着杨亚亚关于门当户对的事情。

听完童瞳的叙说，杨亚亚脑子有片刻的当机，然后爽朗的笑了起来，肥肥的手拍在了童瞳的肩膀上，“原来你竟然是谭副市长的女朋友，小瞳，你太厉害了，我以前见过谭副市长两次，都是板着脸，严肃的要命，眼神一扫，都能让人浑身冒冷汗。”

“嗯，谭骥炎板起来脸的时候最吓人。”童瞳心有余悸的点头附和着，到如今，童瞳其实还是很怕谭骥炎生气的。

一下午，童瞳就和杨亚亚这个真正意义上的女性朋友聊天起来，杨亚亚的性格注定了她根本看不起什么门当户对，“小瞳，你比我幸运，我爸今天说了，家原到现在都没有出现，她根本就不在乎我的死活。”

“不会，你也会幸福的。”童瞳知道自己不能透露内情，可是潘家原并不是不露面，他是被上校他们带走了吧，所以等这些事情结束之后，潘家原就会出现的，他和杨亚亚会有好结果的。

——分隔线——谭景御和关曜去了江西，谭骥炎又开始了忙碌的工作，甚至比以前更加的而忙碌，休息了三天，手腕上的伤已经好了，生理期也过去了，童瞳又恢复了生龙活虎的状态，而今天是《岁月静好》这一出戏的杀青聚会，童瞳因为只是一个女二号，所以这一出戏在童瞳被日寇军官杀死之后就没有她的戏了。

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原本就是不停的赶进度，终于把两个月的戏压缩到了一个月，之后是影片后期的制作和宣传了，和童瞳就更没有关系了。

但凡依靠谭家的人，谭老爷子的一举一动自然是有无数只眼睛在盯着，而谭老爷子在怡然园勃然大怒的离开，原本只有谭老爷子最亲近的几个人知道原因，可是过了几天，消息还是压不住的在谭家传开来了，只是传着传着便偏离了事实。

谭家旁支谭大宝依靠着和谭家的关系在武警总队谋了一个闲差，工资待遇不错，平日里依仗着谭家的背景，上头不欺压，下头的人也不排斥，小日子能过，可是谭大宝的儿子谭一平却是个十足的纨绔，二世祖。

谭一平染着五彩斑斓的鸡窝头，一身破破烂烂的衣服被称之为个性，刚经过书房准备出去鬼混，却听见自家老爹谭大宝正在打电话，“老爷子被气到了？童瞳她就一个艺人，怎么就敢得罪老爷子！……”

谭一平听的断断续续，不过倒是听明白了一个事实，一个叫做童瞳的艺人将谭老爷子给气上了，而且还气的不轻，谭一平眼珠滴溜溜的转着，这些日子，他一直求着自己老爹给自己在政府安排个威风的差事，可惜谭大宝直接把儿子给轰出了门。

如今听到这消息，谭一平忽然想到了讨好谭老爷子的办法，立刻联系了其他几个谭家旁系着自己走的近，臭味相同的一群狐朋狗友，果真谭老爷子被一个艺人给气到的消息，大家多多少少都听到一些，但是也都是支离破碎的不全面，想要打听，直接被自家老爹老娘警告，谭老爷子的家事不准瞎掺和。

剧组杀青的聚会是包了一个可以容纳三四百人的酒吧，除了剧组的工作人员，一些后期相关的人也都请到了，投资商，制片商，包括一些有身份的人也都冲着程天南的面子过来了，算是提前给程翰庆功，预祝票房大涨。

“小瞳，谭骥炎就不能节制一点吗？”沐放勾着薄唇笑着，可是那妖娆的桃花眼却是对某个乱种草莓的男人的不满！明知道小瞳今天要来参加剧组杀青的聚会，竟然在小瞳的耳朵后的脖颈上种那么一颗大草莓，谭骥炎还真是幼稚！

不满归不满着，沐放倒是也明白谭骥炎这么幼稚的宣誓主权的举动，那个男人虽然闷骚了一点，爱吃醋了一点，不过对小瞳倒也是真心。

扯下自己脖子上一条淡蓝色的细格子丝巾，沐放快速的将丝巾围上了童瞳的脖子，保养修长的手指迅速的将丝巾两端打出一个花型，配上童瞳今天白色的小礼服，倒也是相得益彰。

对于谭骥炎这种幼稚的行为，童瞳在第一次提出抗议，然后差不多全身都给种满了草莓之后，童瞳就三缄其口了，在床上的谭骥炎一贯都是不讲理的，而且总是会露出邪魅的浅笑，看起来让人毛骨悚然，所以童瞳只是对沐放心虚笑了笑。

“你呀，早晚有一天被谭骥炎给吃的死死的。”沐放绝美倾城的脸上缓缓的露出一抹妖孽的笑容，一手点了点童瞳的额头，叹息一声，慵懒懒的靠在汽车后座上，吾家有女初长的感慨，让沐放心情格外的复杂。

沐放和童瞳的到来绝对掀起了一个小小的高潮，前段时间沐放杀人案件媒体炒的是沸沸扬扬，脏水泼得和沐放只要沾上一点关系的人都难逃厄运，所有人都以为沐放垮了，可是演艺圈就是这么回事，大大落落，起起伏伏，妖孽依旧是妖孽。

酒吧门口是一个木制的九曲长廊，两侧悬挂着古朴精致的八角宫灯，昏红色的光芒里，沐放是深蓝色的燕尾服，华丽丽的白色衬衫，剪裁适宜，宽肩窄臀，双腿修长，如同中世纪欧洲的优雅贵族。

沐放狭长的桃花眼微微眯着，视线扫过长廊尽头的酒吧，薄唇勾着笑，张扬的气息，邪魅的气场，让所有人都明白

这个妖孽从没有被打垮过。

沐哥真的很养眼！童瞳再一次倾倒在沐放这绝美的风姿里，不仅仅是那一张媲美女人的俊美脸庞，关键是那份透露出来的妖艳魅惑的气息，让童瞳都怀疑沐放到底是吃什么长大的，怎么就能长的这样的美艳，勾唇一笑，眉梢轻挑，或动或静，却都是蛊惑人心。

其实童瞳此刻站在沐放身边却是丝毫不逊色，白色的露肩小礼服，简约大方的样式，脖子处的蓝色丝巾不但遮挡了吻痕，幽蓝的色泽也是画龙点睛般的衬托出她如玉般雪白柔嫩的肌肤，精致的小脸只是淡淡的妆容，眉目如画，细致娴静，挽了个斜髻，一朵粉色的绢花斜插在绸缎般的黑发上。

童瞳挽着沐放的手臂向着酒吧走了过来，很少有女人愿意和沐放站在一起，毕竟这个男人太过于妖孽，他的脸太过于绝美，没有一个女人愿意被一个男人给比下去，可是此刻，沐放那妖艳的气场，和童瞳这份安静如水的恬静却完美的融合在一起。

酒吧里此刻已经是美女云集，谭一平虽然被童瞳那惊艳的小脸给震了一下，不过他一贯喜欢大胸丰腴的女人，所以倒也还记得今天的主要目的，很身边的几个狐朋狗友对视一眼，得意洋洋的露出笑容，自己今晚上要是给谭老爷子扳回了面子，以后北京城还不是自己横着走。

得到指示的服务生右手端举着托盘，左手背在背后，快速的向着门口走了过去，谭一平决定先给童瞳来一个下马威，她穿的是白色的礼服，泼上酒的话就成透明了，估计连内衣是什么款式都要显现出来。

童瞳和沐放走到门口，服务生立刻快速的过来，原本是想要一不小心就将托盘上的酒水泼到童瞳身上，一千块钱就到手了，可是当服务生一抬头就看见沐放那一张妖孽倾城的脸，眯着桃花眼，似笑非笑着，让服务生莫名的脸上臊红了，脑壳就当机了。

“小瞳，走吧。”沐放从托盘上拿了两杯香槟酒，一个递给了童瞳，一个自己端在手里，妖娆的笑着，带着童瞳正式加入今晚上的聚会，却浑然不知道刚刚自己那样邪魅一笑，却也直接化解了一个危机。

沐放应酬还是比较多的，毕竟这个说起来是剧组的杀青聚会，可是却真正的龙蛇混杂，什么人都有，而此刻，童瞳直接窝在长桌这边吃东西。

“果真是没见过世面的下等人，一到这样高级的宴会上，就知道吃，十足的吃货！”某女一站来势汹汹的站在一旁，讥讽冷笑着。

某女一当年对沐放是一见钟情，依仗着自己家在北京有点地位，原本是想要用权利威逼沐放的，却没有想到自家那一点势力，平常欺负普通人还行，对上沐放这样的妖孽，根本不够看，一见钟情直接转为失恋。不过沐放这几年也没有绯闻出现过，某女一依旧洋洋自得，可是如今童瞳和沐放的关系暧昧不清，而某女一不过是部门一个分局长的女儿，身价不够，之前关曜和童瞳的恋人关系不知道，之后谭骥炎冲冠一怒，彻查七大军区找人，地毯式搜查北京的消息就更没有资格知晓了，所以就将童瞳当成了勾引沐放，潜规则上位的女明星，所以借机来教训童瞳，让她远离自己看上的男人。

“是啊，穿的人模狗样。”某女一带过来的女伴附和的笑着，甚至还挑着眼神，不屑的将童瞳上上下下的看了一遍，如同看到什么垃圾一般，格格的阴笑着，而一旁余下是两个女人也都立刻附和的嘲笑着童瞳。

其他艺人多多少少都注意到了这边的动静，可是却都翘首观望着，甚至将耳朵都侧了过来，希望可以听到更多的争吵。

童瞳眨了眨眼睛，向着一旁不远处正埋头狠吃的程翰，然后明白过来，拉了拉他的衣袖，低声的提醒着，“程导，你少吃一点。”

“干嘛？老子吃东西你也要管？”程翰为了赶戏最近累的厉害，而程天南突然出差，程家的一些事情虽然都有程天南的手下，可是有些事，还都是汇报到了程翰这里，这让程翰这几天被操的憔悴了不少，都是直接吃的盒饭，而逮到今天这个机会，自然好好的恶补一顿。

“那边几位小姐都叫你吃货了。”童瞳好心的传达了一下。

“吃货？他妈的，这宴会是老子主办的，老子就愿意当吃货，碍着你们谁了？”程翰眉头一皱，大胡子一翘，休息不好，眼下一圈灰青色，此刻气势汹汹的瞪大一双牛眼，火气十足的看着四个被吓到的女人。

看着被吓的瑟缩的四个女人，程翰哼了一声，不经吓，还不如童瞳这个小丫头，程翰转过头刚准备继续吃，却见童瞳目光不眨眼的盯着自己，这让程翰再次皱起了眉头，粗声粗气的开口，“看什么看？”

“程导，你真的不准备将胡子给剃掉？”童瞳看着程翰刚刚因为吃的太急，大胡子上黏上的食物残渣，然后看向四个女人，抽过一张纸巾给程翰擦掉，“难怪红衣服的女孩说你人模狗样。”

“不是我说的！是xx说的。”被点名的红衣女人尖叫一声，因为程翰在听到人模狗样四个字时，直接已经狂飙的怒了起来。

“老子就是人模狗样，怎么着？嫌弃啊，行，都给老子滚出去！”怒吼声冲天，倦累加上程氏公司这几天的繁忙又枯燥的工作，程翰火气蹭蹭的涌了上来，魁梧健硕的身躯如同人猿泰山一般直接的向着四个女人走了过去，粗壮的手臂一动，程翰原本是要指向门口的，结果四个女人以为程翰要动手打人，啊的一声尖叫着，四个人也顾不得形象，齐刷刷的向着门口跑了过去。

终于安静了！童瞳身心愉悦着，娇俏一笑，拿起盘子继续吃东西，而程翰一回头就看见埋头闷吃的童瞳，哼了哼，“小丫头，学精明了，利用老子给你赶人。”

童瞳看着眉头不再皱紧的程翰，煞有介事开口，“虚火太旺，发泄出来就好了。”

“我靠，那老子还要谢谢你了？”程翰心情的确顺畅了许多，可是怎么看眼前的童瞳都是得了便宜卖乖。

“不用谢，我们是朋友。”可惜童瞳偏偏没有听出程翰话里的意思，羞涩一笑，示意程翰不用太客气。

妈的，自己见过无耻的，还没有见过这么无耻的！程翰表情僵硬在脸上，然后埋头吃了起来，决定不和童瞳胡扯，否则被气死的人一定是自己。

一出无形的闹剧就这样再次结束，而圈子里的艺人都知道童瞳是不能得罪的，而不是圈子里人，在见到挑衅童瞳的四个女人就这样灰溜溜的被赶了出去，也就没有人再来找童瞳的晦气了。

这边沐放刚一回头，却发现童瞳又被几个纨绔子弟给缠上了，而这几个可不是之前被程翰直接吓走的女人，打着谭家的旗号，也算是小有吃喝嫖赌的名声，没事玩玩三流小明星，圈子里的人都知道，忌惮的不是这些纨绔子弟的家境，而是他们身后的谭家。

“就你，什么玩意，谭家是你敢得罪的？”谭一平嘴巴里叼着烟，瘦的只余下排骨的身体靠在椅子上，翘着二郎腿，斜着眼睛看着童瞳，“今天老子就把道给你划出来了，磕头赔罪，以后看见谭家人绕着走，你在娱乐圈就太太平平的，否则……”

谭一平威胁的意味不言而喻，在北京，谁敢和谭家人过不去，那就是自己找晦气找不痛快，是嫌自己命长了！“你们几个给我过来，将镜头对准了拍，以后都给我记住了，谭家就是一条狗在大街上，那也是大爷！”

还有两个谭家分支的男人也坐在谭一平身边，他们身后还站了五六个狐朋狗友，虽然他们有意怜香惜玉，可是这个艺人不知怎么得罪了谭老爷子，所以这磕头赔罪已经是最轻的惩罚了。

吴敏茹得意的冷笑起来，童瞳如今早已经摆脱了新人的头号，等今天晚上的剧组的杀青聚会一结束，接下来就是《岁月静好》这部电影的宣传造势，童瞳将会再次火起来，可是，这一切在得罪了谭家人之后就都结束了，以后没有一个导演敢让童瞳拍戏，没有一个商家会让童瞳接代言。

谭家啊，这个响当当的军政商大家族，大家倒是都想巴结，可是你能到军区去巴结谭家的人吗？估计还没有进军区，就被持枪的守卫给抓走了，谭副市长可是真正的谭家二少，可是谁敢去巴结，那可是堂堂的北京市副市长，平日里在电视新闻里到倒能看见，真正的聚会，饭局，不是相当身份的人，根本就见到谭骥炎。

可是童瞳竟然得罪了谭家，大大小小的艺人们这一会都安静下来了，一个个都看向童瞳这一边，倒也没有人敢上前来，就连程翰也皱起了眉头，这个丫头怎么得罪了谭家，她不是和关曜是恋人吗？就算关家看不上小瞳的出生，可是也不至于得罪谭家，可是这些大宅门的内幕，程翰根本就不清楚，刚要过去，却被一旁沐放抬手挡了下来。

局面显得有些的紧绷，众人不由的看向这个一直护着童瞳的妖孽，却见沐放只是站在人群之中，俊美角色的脸上依旧是妖娆的笑，可是却并没有上前给童瞳解围，于是所有人都明白，即使是沐放也不敢动得罪谭家人的，童瞳是凶多吉少了这一次。

“你是谁？”童瞳被众人围在中间，娇娇小小的身影，看起来孤立无援，她将所有谭家的人在脑子里过了一遍，可是发现除了谭骥炎和谭景御，还有谭老爷子外，真的不记得自己还见过什么谭家人，难道是这副身体以前得罪了人，这会算到自己头上了，想到此，童瞳有些的明白了，既然占了别人的身体，这个道歉肯定是要自己来还的。

“谭一平。”得意的报出自己的大名来，谭一平甚至不在意童瞳不认识自己这座泰山，洋洋得意的挑着眉梢，一手夹着烟深吸了一口，吐出白色的烟雾，炫耀着自己的家世，“谭老爷子，谭司令那可是我太叔公！”

“以前我做错了什么事的话，我说声抱歉。”童瞳没有这具身体的记忆，所以也不知道到底做错了什么事，不过她倒是非常诚恳的道歉了。

谭一平一看童瞳服软了，立刻得意起来，“算你还识相，不过这样一声道歉太轻了，嗑三个响头，以后记住了，谭家可不是你们这些阿猫阿狗能惹得起的！”

谭一平是打算让记者将这件事大肆报道出去，到时候谭老爷子看到气到自己的童瞳对着谭家人磕头赔礼，一定会龙心大悦，谭一平两眼冒着精光已经可以想象的出自己以后的康庄大道，而一旁另一个谭家旁系的纨绔子弟也都出了激动的笑容，讨好了谭老爷子，虽然他们这些亲戚都是远亲，可是说不定就成了谭老爷子的心腹，前途一片光明。

一旁记者也摩拳擦掌的等待着，这样的新闻只要一报道出去，众人就可以想象得出明天的发行量，比起谭家这几个纨绔子弟还要的兴奋。

“不知死活的一群人。”沐放嗤笑一声，挂上了打个谭骥炎的电话，反正谭家和小瞳已经撕破脸了，为了防止以后还有这些谭家的阿猫阿狗出来找小瞳麻烦，沐放精明的决定一劳永逸，而且今天正好记者都在场，从圈内人，到商界，到这些官二代富二代都云集着，小瞳的身份曝光了正好，以后这个小阿呆倒真的可以在北京城横着走了，即使和谭老爷子不和又怎么样？那是谭家的私事，但凡有点脑子的人都不会掺和进来，更不敢对小瞳不利。

“你又整什么幺蛾子？”被拦下的程翰一脸怀疑的看着笑的阴险的沐放，这个妖孽平日里最护小瞳，这会却不出头，程翰知道这肯定和他刚刚打的一通电话有关系。

沐放但笑不语的看着不远处的这一出闹剧，看见谭家人绕着走，自己倒也希望呢，可惜谭骥炎那个醋坛子一样的男人能答应吗？

童瞳皱着眉头看着还算耀武扬威的谭一平，自己要是看见谭骥炎就绕着走，估计他肯定直接将自己整的下不了床！

“谭少，小瞳不懂事，您大人有大量，要不端茶赔罪就行了？”吴敏茹柔柔的开口，有些的不安，有些的害怕，可是却当自己是童瞳的闺蜜一般，当然，吴敏茹的主要目的就是想要攀上谭家这根高枝。

到如今，吴敏茹虽然也算不错了，可是却是连三流明星都算不上，而此刻，吴敏茹黑色的直发披散在肩膀上，娇弱可人的一张小脸，软软的声音，轻柔的眼神，让几个男人都生出一股呵护的渴望来。

“不行，端茶赔罪太轻了，至少跪着。”谭一平吞了吞口水，这才是真正的性感尤物来着，天使面孔，魔鬼身材，看起来和童瞳一样娇弱，可是那礼服包裹之下的丰满可是要弹跳出来一般，揉在掌心里，谭一平立刻精虫冲脑了。

“小瞳，谭少已经发话了，你就答应了吧。”吴敏茹对着谭一平感激的一笑，然后关心不已的看着童瞳，甚至还率先向着一旁走了过去，在青花瓷的茶杯里倒上了一杯开水。

童瞳不解的看着跑过来的吴敏茹，再看着她手里那冒着热气的茶杯，水估计很烫，吴敏茹看童瞳没有接，手都有些端不稳了，可是这一杯茶吴敏茹特意是从饮水机里倒的开水，而且倒的满，稍微一晃，茶水都要洒出来，这会茶杯也烫手了。

“小瞳，接啊。”吴敏茹状似焦急的开口，将手里烫手的茶杯快速的递了过去，指尖已经烫的有些受不了了。

吴敏茹肯定不会是关心自己，那就是巴结谭一平了，童瞳看着吴敏茹就更加的厌烦，直接一个转身走人，那一杯茶她喜欢，她就给谭一平端着吧，她要跪着端着也行。

｜派派小说后花园月舞1030手打，转载请注明｜www.paipai.fm

121章 程氏垮台

“给脸不要脸！”谭一平刚刚那种被人捧得高高的感觉因为童瞳的转身而陡然之间消失了，让谭一平不由一怒，再看着吴敏茹端着茶杯，一脸委屈的小模样，就对童瞳更加不满了，直接拿过吴敏茹手里的茶杯想要砸向童瞳，却没有想到茶杯这么烫了，谭一平动作又粗暴，滚烫的茶水直接洒了出来，烫的吴敏茹和谭一平是同时松手，茶杯掉在地上摔碎了。

“谭少，你手没事吧？”吴敏茹已经顾不得自己的手，心疼的一把抓起谭一平的手小心翼翼的检查着，然后在后知后觉的发现自己似乎有些逾矩了，小脸一红，将谭一平的手放下，可是眼神中却分明写着一丝的失落。

谭一平的大男子主义彻底涨满了胸口，整个人如同吃了兴奋剂一般，尤其是回想着刚刚吴敏茹那娇嫩嫩的小手，就更是心理搔痒痒的，可是手上被热茶水泼到的痛，却让谭一平看童瞳愈加的反感不顺眼，二世祖的劣根性就蹭蹭的冒了出来。

“果真是给脸不要脸的东西，那我今天就不要给你脸子了！不愧是孤儿院出生的野种，有娘生没娘教！”谭一平虽然也是个二世祖，不过还不到杀人放火的地步，嚣张归嚣张，不过也就是阿斗般的纨绔而已，可是他这一句话却犯了童瞳的忌讳。

父母对童瞳而言是除了这个国家之外最为重要最为尊敬的存在，而谭一平的胡搅蛮缠，童瞳是原本不理会的，即使吴敏茹趁机勾搭上谭一平，对童瞳而言也不关自己的事，可是此刻，童瞳却笑了，柔柔的笑染上了清澈如水的目光，樱红的唇角也微微的扬起一抹好看的弧度，她原本就白，此刻，白色的礼服，斜挽的头发，笑容娴静，优雅如月。

原本是要打童瞳一巴掌的谭一平倒是被童瞳这突然的笑弄得一怔，只感觉一种说不出来的舒适感觉，沁人心脾，似乎从骨子里都泛着一种莫名的轻松和安逸。

“我是没有父母教养，今天我就替你父母教养你！”童瞳很少笑的这样明亮而张扬，大都是时候她都是安静而乖巧的，最多滴溜溜着一双眼睛，好奇的如同小野猫一般，偶然笑，也是淡淡的笑，有时候羞涩，有时候是尴尬，有时候是为了讨好谭骥炎，她若是露出这样热烈的笑容，便是发怒前的征兆。

谭一平因为童瞳这一句脸上挂不住，刚刚放下的手就再次的伸了出来，而一旁吴敏茹一副被吓倒的模样，担心的看着童瞳，可是心里头却已经乐开了花，这一批进入蓝海豚的艺人，除了童瞳之外，就自己最出彩了，如果童瞳被雪藏封杀了，那么公司一定会花资本包装自己。

在场的众人都当童瞳要遭罪了，这一巴掌肯定是免不了的，其实很多艺人都被打过，在人前是风光，可是在那些有权有势的人面前，艺人也不过是玩物而已，挥之则来，呼之责去，在床第之间，就更是肆意玩弄。可是此刻，众人只感觉眼前一花，谭一平被童瞳狠狠的一脚，用肉眼看不清楚的速度咻的一声踹飞了出去。

不是踹倒，是真的踹飞了，整个一个大男人却如同皮球一般，直接踹出了一米多远，撞到了一旁的桌子，砰的一声，连人带桌的摔在了地上，狼藉一片，半天没有回过神来。

童瞳看着倒砸地上呆愣愣的翻着白眼的谭一平，自己已经收了力度了，难道撞到脑子撞傻了？童瞳有些恼火自己的自制力了，想到此，便快步的走了过去，“你没事吧？我只是轻轻的踢了一下而已。”

在场所有人已经从石化的呆滞状态里再次的傻眼了，这叫轻轻一踢？谭一平一个一百多斤的大男人都被踹飞了，还叫轻轻一踢？那如果是重重一踢呢，是不是要口吐鲜血，五脏六腑移位，其实如果真是重重的一踢，谭一平估计当场就没命了。

谭一平是很痛，可是倒不至于太严重，毕竟童瞳确实是控制了力度，可是被一个女人一脚踹飞出去一米多远，谭一平是吓傻了，这会听到童瞳开口，勃然大怒起来，蹭的一下从地上站了起来。

“我就说嘛，我就轻轻踢了一下，你干嘛坐地上半天不起来。”童瞳这会松了一口气，刚刚虽然气愤，可是她也不至于真的要将谭一平怎么样，不过现在看他站起来了，立刻露出无比无辜的表情，甚至还不满的看了一眼起来迟的谭一平。

谭一平这会连吐血的念头都有了，自己那是不起来吗？自己是被吓傻了！四周众人一看童瞳那无辜至极的表情，几

乎都有些相信她那轻轻一踢的说辞了，可是转念一想不对啊，你轻轻一踢，能将一个一百多斤，都快比上一头猪的男人给踹飞出去？真当是踢皮球啊！

“老子踢死你！”谭一平脸上青白相交着，怒吼一声之后，腹部一阵抽痛，刚刚被踢的后遗症出现了，让谭一平更是火冒三丈，“谭家人你竟然也敢踢！”

童瞳今天来这里穿的是高跟鞋，细长的跟，刚刚踢人的时候童瞳就注意了，是用鞋子前面踢的，否则如果是用这尖跟踢过去，那谭一平肚子上肯定要多一个血窟窿，可是穿着高跟鞋打架是非常不方便的，一方面要站稳自己的身体，一方面又要担心在对方身上制造出一个血窟窿来，毕竟那鞋跟不但有六七厘米长，而且还尖。

所以童瞳倒不愿意打架，尤其对方还是普通人，也没有太过分，所以立刻将求助的目光看向人群里的沐放。

可惜平日里总出头的沐放，这会却一手端着香槟酒，一会看看天花板上的水晶吊灯，一会看看墙壁，看人看风景就是不看童瞳一眼。

其他原本还想要拉架的人一看沐放都趋吉避凶的置身事外，这又牵扯到了谭家，众人立刻都是在言语上劝说着，却没有一个人真的上前去，眼睁睁的看着六七个大男人将童瞳一个弱小女孩给围困在了中间。

吴敏茹是唯恐天下不乱的，最好是童瞳从此之后再也不能在演艺圈里混下去，所以这一会，吴敏茹脸上努力的撑起担心的表情，可是目光却满是得意和狂喜，可是突然感觉一道凌厉的目光冰冷刺骨的打在自己身上，不由浑身一绷，一回头，却撞见了沐放那似笑非笑的眼神，尖刀一般的刺目，让吴敏茹快速的低下头，自己刚刚一直都是在帮着童瞳的，所以不用害怕沐总监看出什么，再说蓝海豚又不是沐总监一个人说了算。

想到此，吴敏茹又挺直了腰，悄然无息的退到了安全的地带，余光不经意的掠过门口，然后彻底的呆滞住，门外是漆黑的夜色，门内是水晶灯的光芒，而那个伟岸挺拔的身影就站在门口，背对着黑暗，面朝着光明，峻冷的五官如同最神奇的雕塑师的杰作，眉宇飞扬，深邃的黑眸幽沉如同千年的寒潭，深不见底，蕴藏着无尽的光芒和智慧，薄唇微抿，一身笔挺的黑色西装，冷傲如同王者一般就这么站着，沉默的不发一言，却让人生出无比的敬畏，无意识的想要跪拜在他的脚下。

不知道是谁一句谭副市长来了，原本看热闹的众人都整齐划一的将目光看向门口，上百人的现场安静的似乎连一根针掉地上都能听见。

童瞳这边刚握紧了粉嫩白皙的小拳头，准备直接用手解决这一场莫名其妙的打架，可是瞅到门口的谭骥炎，心虚的一下，快速的将是拳头松开，甚至拉了拉身上的裙摆，谭骥炎肯定又要说自己是惹祸的苗子了。

“谭……谭副市长。”谭一平见过谭骥炎次数不多，每年过年，这些在北京的谭家人都要去香山大宅拜年，谭一平跟着谭大宝年年都过去，自然见过谭骥炎，可是他纵然再想要巴结，可是谭骥炎天生一张冷峻森寒的脸庞，只是冷漠的一个点头就算招呼过了，谭一平迄今是没有和谭骥炎说过话。

此刻谭一平不知道谭骥炎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不过当看见童瞳之后，谭一平脑子一转就明白过来了，童瞳这个艺人不知死活的和谭老爷子过不去，谭副市长这一定是亲自过来教训童瞳了。

“谭副市长，你怎么亲自过来了，你那么忙，教训童瞳这样的小事，我来处理就行了。”比起其他两个谭家人，谭一平和谭家血缘关系要更近一些，此刻便快速的迎了过来，脸上陪着笑，“这些个艺人真的越来越给脸不要脸了，刚刚还踢了我一脚！”

“是吗？”谭骥炎冷沉的声音，素来都是语调简短，铿锵有力，峻寒一片的脸上绝对看不出其他的表情，讳莫如深也好，心机城府也罢，谭骥炎的身份摆在这里，在场的这些人说起来都是人五人六的，可是又有几个人真正的见过谭骥炎，说过话，这就是权势的象征，不需要谭骥炎说什么，做什么，他一出生便是高人一等了。

吴敏茹痴恋的目光看着走过来的谭骥炎，以前她不是没有注意过这个北京市最年轻的副市长，可是一个天，一个地，根本没有交集的可能性，而如今，看着谭骥炎那峻挺的身影一步一步的靠近，那峻朗出色的五官，优雅冷漠的气势，吴敏茹忽然攥紧了手，如果错过了这一次机会，她这一辈子说不定都没有第二次机会了，可是如果自己把握好了这一次机会，那就是飞上枝头变凤凰，从此大富大贵了。

吴敏茹已经定下了决心，就在谭骥炎走过来时，吴敏茹身影一动，一不小心踩到了地上之前破碎的茶杯碎片，然后娇弱的啊了一声，身体直接向着谭骥炎摔了过去。

在场所有的女艺人看到这一幕，都不屑的看着吴敏茹，无耻！可是在大骂吴敏茹的同时，一个个却又都嫉妒的厉害，刚刚因为要打架，所以大家都远离了童瞳这边，担心被波及到，所以倒只有吴敏茹算是最近的，她们也很想不小心摔了一下，撞到谭副市长，就算是一夜欢好，以值得了，以后在北京，放眼整个中国，谁敢对谭副市长的女人不利，那不是找死吗？

看到摔过来的吴敏茹，因为谭骥炎走过来的时候，四周的人都自动的让开了，所以谭骥炎一手伸了过去，大手直接按住吴敏茹的肩膀将人扶住，但是还隔着一个手臂的距离，绝对没有让吴敏茹倒在自己怀抱里。

果真是谭副市长，美色当前却也是如此的冷酷！女艺人们不由的幸灾乐祸起来，而吴敏茹没有想到谭骥炎竟然会这样扶住自己，心有不甘，却也不敢多表露什么，只是惶惶的站稳了身体，欲语还休的看了一眼谭骥炎，柔媚着声音道谢着，“刚刚失礼了，谢谢谭副市长。”

“谭副市长，这就是童瞳。”谭一平担心谭骥炎并不是认识得罪了谭老爷子的艺人，立刻凑上前来，点头哈腰的提醒着谭骥炎，然后看向童瞳时，那目光陡然之间怒火冲冲，敢踢自己，今天就让童瞳吃不了，兜着走。

在场的媒体原本是准备拍上这新闻好上明天的头条，可是当谭骥炎出现之后，却没有记者敢拍了，除非得到了谭骥

炎的首肯，否则一不小心真的惹怒了谭家，不要说一个小小的娱记，估计整个报社都不用开了。

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了谭骥炎身上，然后又看向了童瞳，刚刚谭一平的话说已经说的够清楚了，童瞳得罪了谭家，如今看来倒真的不假，否则谭副市长怎么会亲自来这样的一个聚会。

“不是说要加班吗？”童瞳疑惑的看向谭骥炎，他之前要加班，所以晚饭都没有回来吃，怎么这会出现在这里了。

童瞳话一问出口，在场所有人都愣住了，这理所当然的态度，这么随意的询问，根本就是主要熟人之间才有的，不是说童瞳得罪了谭家吗？怎么感觉不太对啊，一旁吴敏茹也是愣住了，谭一平更是傻眼的不知道这是哪一出。

“事情押后了。”谭骥炎看着童瞳那裸露在外雪白肩膀，虽然屋子很暖，可是却直接脱下了自己的西装，然后体贴的披到了童瞳的肩膀上，原本冷漠峻傲的脸庞此刻却柔软下来，连同声音都带着宠溺和温情，“走吧，陪我去吃饭。”

“你到现在还没有吃晚饭？谭骥炎，你不是说你吃过晚饭才加班吗？”童瞳小脸一怒，不满的瞪着揽着自己肩膀的谭骥炎，沐哥的胃就是这样饿出来的，谭骥炎竟然还敢再犯！

“懒得吃盒饭。”被瞪了，谭骥炎心虚的扬了一下嘴角，只是在经过目瞪口呆的谭一平时，脚步顿了下来，冷沉的目光冰凉凉的扫了过去，“就是你找小瞳麻烦？”

“谭副市长……我……我……”谭一平已经不知道要怎么开口，结巴了半天，涨红了脸，却愣是没有说出一句完整的话来，脸上青白叠加着，阵阵冷汗冒了出来，不是说童瞳得罪了谭老爷子吗？可是这到底是什么状况？

“下一次动我的人之前，先掂量一下你有没有能力承受我的报复！”冷酷的声音冰寒的没有一点温度，谭骥炎话是对谭一平说的，可是那凤眸却危险的眯了起来，警告的扫过全场所有人，然后直接亲密的楼着童瞳的肩膀向着门口走了过去。

“饿死得了！谁让你不吃晚饭的。”气呼呼的声音依旧在责备。

“下次不会了。”低沉的男音在检讨，不过听得出更多的是在诱哄。

“再有下一次，谭骥炎你就惨了！”还是不满。

“要不下一次你给我送饭。”再次诱拐。

“嗯，明天我就找于秘书要你的行程表！”这分明已经是是老夫老妻的相处了。

石化的众人终于在谭骥炎和童瞳离开之后清醒过来，然后齐刷刷的所有人将鄙视的目光看向谭一平，TMD，幸好没有听信谭一平这个二世祖的话，也没有对童瞳落井下石，否则今天是怎么死的都不知道，不对，谭副市长绝对不会让你死，他只会让你半死不活，生不如死！

吴敏茹不敢相信的看着门口，漆黑一片的夜色里去，却也看不见那道伟岸的身躯，可是那低沉的话音却似乎依旧响在了耳边，吴敏茹从小到大都非常的努力用功，她不仅长得漂亮，有着一张娇弱纯真的洋娃娃脸，更有一颗七窍玲珑新，处事圆滑，审时度势。

其实在演艺圈已经算是几个月了，吴敏茹一直在幻想着找到属于自己的白马王子，然后过上公主一般的饿生活，可是演艺圈里的男人私生活却都是极其的混乱，导演什么的，如同程翰这样名声大，家世好，也没有绯闻，不潜规则艺人，可是那虎背熊腰的身材，满脸邋遢的大胡子，一点风度和涵养都没有，吴敏茹自然看不上。

而那些官二代，富二代们，一个个都似乎依仗着家世，横行霸道，天知道什么时候和柳家一样就垮台了，那些有本事的富商们，却都是四五十岁了，而且脑满肠肥，秃成了地中海，外面的情人个个都是十七八岁，甚至还有养那些漂亮的男艺人的。

看到谭骥炎站在门口的那一瞬间，吴敏茹心怦怦的跳动着，她突然有种感觉，这就是自己一直在等待的另一半，年轻却冷静，峻朗而优雅，军区谭家显赫的家世，北京市副市长这样的职位，所以在谭骥炎走过来时，吴敏茹第一次没有仔细思考，她怕机会稍纵即逝，可是为什么？谭副市长那样冷酷冷厉的男人，却有着那样温柔的眼神，那样满是宠溺的声音，可是为什么他搂着的人是童瞳？

“原来关处长只是个幌子！”程翰此刻算是想明白了，之前关于童瞳和关曜的一切根本就是个挡箭牌，谭副市长是不可能和艺人扯上什么关系的，这对政途影响太大，可是谭副市长今天来这里，甚至当着所有人的面接走了小瞳，这分明就是表明了关系，程翰相信不出五分钟，这个消息就要传遍北京市。

“这就是傻人有傻福。”沐放并不确定谭骥炎会不会过来，毕竟小瞳还是个艺人，谭骥炎的身份也摆在那里，谭老爷子不喜欢童瞳，可是这也是谭家内部的事情。

谭一平也算是谭家人了，他知道的消息不过是小瞳得罪了谭家而已，所有谭老爷子再不喜欢小瞳，也没有将她和谭骥炎的身份说出来，这是为了谭骥炎的政途着想，可是今天，自己电话打了过去，谭骥炎没有任何犹豫的过来了，大庭广众之下，昭显了他和童瞳的关系，不再藏着掖着，不再隐匿在暗处，谭骥炎这份担当和无畏就配得上小瞳。

难怪童瞳出道之后走的这么顺，爬的这么快，背靠着谭家这棵大树，不要说乘凉了，要登天都行，那可是真正的谭家二少，北京市的副市长，北军军区谭司令的爱孙，而不是谭一平这样三流货色的谭家人，似乎所有的一切大家走想明白了。

也有人想起来当初沐放被捕，媒体铺天盖地炒作的时候，却没有一家媒体敢对童瞳下手，那个时候就该明白的，童瞳背后果真有靠山，而且是撼不动的大靠山，谭家啊？北京市副市长的女人。

“你说谭副市长真的喜欢童瞳？”有女艺人酸酸的开口。

“不可能是玩玩，否则谭副市长怎么会出现在这里。”也有认清事实的女艺人。

是啊，大家心里都跟明镜似的，那些富商阔少们会玩玩女艺人，会带着出席公开场合，因为他们早就是风流成性，

换女人如衣服，带情人出去才是面子，可是今天是谭副市长，堂堂北京市副市长，一个副市长，一个搞政治的人会说自己玩女人吗？不，他公开承认的女性只可能是未来的妻子！

童瞳根本不知道自己离开之后聚会里已经炸开锅了，此刻她只关心着谭骥炎的胃，幸好晚饭做的多，还有一些菜在冰箱里，回到公寓，换了一身宽松舒适的毛衣长裤，直接去厨房给谭骥炎做晚饭。

谭骥炎坐在餐桌边，碟子里的青椒肉丝冒着热气，而厨房正在下面条，白色的雾气里，小小的身影在忙碌着，让谭骥炎再一次的感觉到一阵真正的宁静和幸福。

“快吃。”童瞳依旧是恶声恶气的，她的乖巧在遇到谭骥炎不好好对待自己的身体时就消失的无影无踪了。“快吃啊，你看着我做什么？”童瞳不解的瞅着坐在身边拿了筷子却没有吃面的谭骥炎，对上他那一双深邃的黑眸，莫名的呼吸急促了起来，心也扑通扑通的加快了跳动，童瞳脸渐渐的染上了嫣红。

“这就吃。”谭骥炎终于开口，可是颀长的身影却快速的倾了过去，一手将童瞳抱进了怀抱里，低头吻住她红润的樱唇。

舌纠缠着舌，唇齿相依，相濡以沫的感觉让谭骥炎引以为傲的自制力再次的崩塌了，原本只是想要一个缠绵悱恻的亲吻，可是吻着吻着，身体却吻出了火一般，血液燥热的流淌着，谭骥炎黑眸深沉了几分，揽着童瞳的大手在她后背一点一点的下移着，直到童瞳的腰侧，这里是她的敏感点，除了那红红的小耳朵之外的敏感点。

身体软成了水，童瞳无力的抱住谭骥炎的肩膀，明明是要推开他的，可是谭骥炎却总是有本事将她吻的七晕八素，理智早就飞离了，所以只能被动的承接着他的吻，直到软在谭骥炎怀抱里时，他那明显灼热的生理特征抵到自己的小腹上，童瞳猛然一愣，雾蒙蒙的震惊瞪的圆圆的，大口大口呼吸着。

“谭骥炎，吃面！”对于自己越来越容易被吻的失去了理智，童瞳很是不满的娇嗔着，可惜声音还带着热吻之后的娇媚，红着粉嫩的小脸，眉目含情，便是别样的诱惑风情。

这孩子自制力还真的好，至少比自己好多了，谭骥炎呼吸也有些的沉，其实之前因为童瞳的生理期，谭骥炎之前几天突然心血来潮的试探童瞳的自制力和自己哪个好，所以常常是突如其来给童瞳一个法式热吻，可是谭骥炎很挫败的发现，自己每一次被都撩拨的浑身燥热，蓄势待发，可是童瞳却总是在最后一刻恢复理智，让谭骥炎感觉自己是不是太没有了魅力，所以这个这么容易就被拐骗的孩子，却总是比自己还清醒理智。

黑着挫败的峻脸，谭骥炎抓起筷子门吃起自己迟到的晚餐，而此刻，谭骥炎其实比起吃面更像吃掉是身边这个孩子，直接将人压到床上为所欲为，之前已经禁欲了五天了，谭骥炎发现自己也沦落为用下半身思考的动物了，可是谭骥炎也明白自己如果再不吃晚饭，估计这孩子就真的怒了，等吃饱了之后，想到此，谭骥炎那原本黑掉的峻脸此刻缓缓的勾起一抹邪魅的表情，凤眸里流转着诡谲的精光。

坐在一旁呼吸的童瞳，忽然感觉到后背一凉，有种被猎人盯上的恐怖感觉，可是上校从之前那一次见过之后就再也没有见到了，童瞳外出的时候甚至刻意留心了，除了暗中只有四个保护自己的人之外，真的没有其他人跟踪自己了，即使是特别行动组的人在暗中，童瞳刻意留心的话，还是能发现的，所以说上校或许已经走了，那为什么有这么诡异的感觉呢？

谭骥炎这一餐晚饭吃的非常的快，也幸好是面食容易消化，可是当谭骥炎刚放下筷子，决定实行饱暖思淫欲的时候，手机却突然响了起来。

童瞳收拾着碗筷，放到水槽里清洗着，一面看向接电话的谭骥炎，他有一张非常漂亮的侧面，脸颊的轮廓刚毅，鼻翼高挺，眉宇冷峻，可是渐渐的，童瞳发现谭骥炎的脸色越来越严肃，越来越冷沉，便明白这一个电话非常重要。

“我知道了，你注意安全。”谭骥炎挂了手机向着洗碗的童瞳走了过来，从背后抱住了童瞳，将下巴亲昵的抵在了童瞳的头顶上，温情的磨蹭着，“有些紧急的事情，我需要回去处理一下，晚上如果回来的迟，就不用等我先睡吧。”

“嗯。”童瞳乖巧的点了点头，继续洗着碗，以前谭骥炎还因为担心被谭家知道，所以还是回西湖苑的多一些，可是如今，谭骥炎直接将自己的东西都搬了过来，住在了童瞳这里，所以即使晚上他因为工作不回来，童瞳也不会有什么寂寞的感觉，心在一起，所以对童瞳而言，谭骥炎一两两天不回来住，真的无所谓的。

可是看着童瞳这么干脆的答应下来，谭骥炎就感觉心口涩涩的，这个孩子就不能多黏着自己一点，稍微露出一些失望吗？想到此，谭骥炎不由闷着峻脸，然后吻在了童瞳的脖子上，用力的种上了一颗大草莓。

事情太紧急，谭骥炎也无法耳鬓厮磨了，终于还是得先离开，反正自己有的是时间让这孩子知道什么叫一日不见如隔三秋。

童瞳快乐的送谭骥炎出门，然后拿出吸尘器将屋子洗了一遍，又拿拖把出来将地面拖干净了，这才感觉屋子里缺少点生机，所以童瞳决定出门去买一束花回来插着。

暗中依旧是四个人跟着，童瞳大致也观察出来了，晚上的时候，是两个人一个上半夜，另一个下半夜，到第二天就换另两个人守夜，但是白天绝对是四个人都在暗中，其实那一次之所以被绑走，还是因为估计到了杨亚亚和关露，否则再多几个人，也不可能将童瞳绑架走的。

童瞳去的这家超市楼上就有鲜花，也是程天南旗下的产业，所以当售货员过来时将手里的一张纸条悄然无息的放到童瞳面前之后，童瞳就知道是程天南要见自己。

程天南一贯都是霸道至极，他若是想要的，不管是用什么手段，用心机谋略，还是用武力抢夺，程天南要的只是一个结果，今天竟然只是递了字条过来，说是有事相商，而且是为了程翰，童瞳就感觉有些不对劲了，这太不像程天南的作风了。

童瞳答应过谭骥炎不会让自己涉入危险里，所以看着字条没有决定去楼上的见他，而是直接选了自己想要的鲜花，让售货员扎了起来，直接准备去收银台付钱离开。

可是走了两三步，手机却响了起来，是陌生的号码，可是童瞳知道肯定是程天南打过来的，直接摁掉继续走，手机第二次响起，摁掉，然后再响起。

“为什么？就算是见我最后一面你也这么狠心吗？”电话接通之后，程天南的声音却少了一贯的霸道和专制，竟然隐隐的有一种疲惫不堪。

“最后一面？”童瞳错愕的一怔，一手拿着手机，一手拿着还没有付钱的花，程天南这话真的让童瞳意外了，和程天南的每一次见面，他都是嚣张跋扈，气势压人。

“童瞳，我或许对不起很多人，却独独对你不曾亏欠过，就算是为了程翰，你去四楼女装，北角落的试衣间，这里人来人往，你不用担心我会对你怎么样，其实我也没办法对你怎么样。”程天南叹息着，挂了手机，整个人颓废的坐在椅子上，然后狠狠的抹了一把脸，直接起身向着电梯走了过去。

程天南对自己倒真的没有怎么样，童瞳想起憔悴了很多的程翰，终于转身向着电梯口走了过去，四楼女装，这是超市的女装部，所以并没有太多的奢华的品牌，更多的是一些物美价廉的大众服饰，童瞳向着北边角落的试衣间走了过去。

乍一看到程天南，童瞳错愕的愣住，这是自己之前见过的程天南吗？脸上冒出了胡茬，眼睛因为熬夜而血红的，眼下是疲惫的黑眼圈，原本总是笔挺整齐的西装也皱巴巴的穿在身上，坐在试衣间里面的凳子上，整个人看起来不仅仅是憔悴，更是一种失去了锐利气势之后的颓废和无力。

“你怎么了？”童瞳低声的开口，就算是瞎子也看得出程天南真的出事了，否则他绝对不会是这副模样。

程天南疲惫的抬起头，目光看着站在面前抱着一束鲜花的童瞳，试衣间这边灯光很亮，映着她白皙无暇的肌肤，五官精致，安安静静着站在眼前，让程天南忽然想自己怎么就栽在了这个女孩手里，明明她甚至不曾真的正眼看自己，可是求不得啊，便是最好的，镜中花，水中月，一贯如此。

“程氏要垮台了，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我估计也活不了多久了，程翰是我弟弟，也是程家唯一的血脉了，程家这些年的肮脏事都和程翰没有关系，所以小瞳，如果可能，保下程翰。”这一番话程天南说的很别扭，可是为了保全程家唯一的血脉，他不得不求一个女人，这比杀了自己让程天南更家的难受，可是他是一个枭雄，如今败就败了，不过是一条命而已。

“我知道了。”童瞳点了点头，程翰的为人童瞳知道，他只喜欢拍戏，是个好导演，虽然脾气坏，嗓门大，可是他却和程天南不同，从不曾牵扯进程家那些事情。

这或许也是程天南这个兄长这么多年来做过的最正确的一件事，他送程翰留学学拍戏，投钱给他，不管是赚是亏，程天南也算是娇惯着这个弟弟，这也是程翰那样火爆脾气养成的一个原因，和程家有关的一切，程天南从不曾让程翰插手过。

“小瞳，我能最后抱你一次吗？”程天南低声的开口，整个人显得疲惫不堪，如果全身的力量都被抽走了，没有人知道这短短几天究竟发生了什么。

童瞳摇摇头，又看了一眼失望至极的程天南，抱着手里的鲜花转身离开，程天南不值得同情，他手里有太多的人命和血腥，今天这样的结果不过是一报还一报，童瞳不是善良的人，如果她还在特别行动组，如果程天南是她的目标，童瞳也会毫不犹豫的杀了她，可是即使如此，当真的离开之后向着怡然园走过去的时候，童瞳的思维还是停在程天南身上。

难怪上校说过武器是不能有思想的，一旦有了思想，那么执行任务的时候就会有所偏颇，童瞳今天算是真正的明白过来，自己因为有了情绪，所以今天明知道不该去，却还是因为程天南口中的最后一面而去见了她，自己也偏离了原本该有的行事准则。

将手里的花剪了花茎插在了花瓶里，安静的客厅里，童瞳静静的看着阳台外，黑暗一片里，谭骥炎一直没有回来，却已经是凌晨两点半了，谭骥炎之所以会突然离开或许就是因为程天南的案子。

突然敲门声响了起来，童瞳疑惑的收回思绪，打开门，却发现关曜和谭景御两人一脸疲惫的站在门口，风尘仆仆，眼睛里也带着血丝，和之前见到的程天南差不多，可是精神却是极好的。

“小丫头，你竟然没有睡，太好了，我和关曜快饿死了。”谭景御神采飞扬着，英俊帅气的脸上满是对即将能吃到美食的激动和期待，过去这几天的没日没夜的忙碌和劳累终于有结果了。

“骥炎一会就回来了。”关曜即使是又累又饿却也是保持着温而尔雅的一面，看童瞳没有睡便知道她是在等谭骥炎回来。

“你们先坐，我去下面条。”童瞳看得出两人的倦累，直接向着厨房走了过去，冰箱里还有些剩菜倒进锅里热着，另一口锅里倒上了热油，煎了四个荷包蛋，然后倒上了开水准备下面条。

谭骥炎回来时就闻到了厨房的香味，皱着眉头看向坐在沙发上，软骨头一般没有坐相的谭景御，没头没脑的来了一句，“你没有通知沐放你回来了？”

“明天早上再去，这么晚了，他睡眠浅一折腾就睡不着了。”谭景御低头看了一眼邋遢的自己，虽然说是冬天，可是自己已经三天没有洗澡了，邋里邋遢的，谭景御眼前是不注重的形象的，出任务的时候，有时候简直就是自毁形象，可是如今，一想到沐放那精致的生活，谭景御就不想自己这样邋遢的出现在他面前。

“那你就折腾小瞳给你做饭？”冷冷的声音从薄唇里吐了出来，谭骥炎瞪着一脸茫然的小弟，他倒是会心疼沐放！自己都舍不得小瞳半夜起来，这会却被他折腾的在厨房里做饭。

“二哥，我冤枉那！小丫头根本就没有睡。”这一下终于算是明白刚刚自己二哥为什么说起沐放，谭景御快速的坐直了身体，无比诚恳的为自己辩解着，二哥就算要护短也不带这么护的！

关曜喝着水笑了起来，骥炎的性子还真是极端，以前关曜也曾和谭骥炎开玩笑过，那个时候，关曜认为谭骥炎日后就算结婚生子了，对待妻子也只是相敬如宾，可是世事难料，谁能想到总是冷漠精明的谭骥炎对待童瞳简直如同变了另一个人。

“骥炎，程天南暂时下落不明，需要发通缉令吗？”关曜收到谭景御那求救的眼神，笑着开口岔开了话题，“如果不是这些人太狠，只怕这个案子还没有办法这么快查清楚。”

“打着军方的旗号在加工毒品，这些人一个都逃不了！”谭景御冷笑着，在中国，毒品是重罪死罪，任何人沾染上，一旦被查到，绝对没有转圜的余地，可是毒品的高利润，也让很多人明知道那是不能碰，不能沾的，可是最终还是经受不了金钱的诱惑。

“黄树村是个毒品窝点？”厨房里，童瞳将煮好的面条端了过来，一旁饿狠了的谭景御也顾不得形象了，抓起筷子就大快朵颐的吃了起来，关曜倒依旧是斯文儒雅的用餐，谭骥炎看着带过来的调报告，一面对童瞳解释着。

黄树村是一个小山村，山里面积很大，虽然贫穷落后，不过在山里发现了铜矿之后倒也能解决温饱问题了，而程天南等人就是利用黄树村的山岭优势，将毒品加工点建在了山里头，打着军方旗下的军需品仓库的名头，当然，这从地方政府到地方部队都有高层打点好了，有了军方和政府的保驾护航，谁敢来这里查。

一开始，程天南等人一直都控制着毒品的数量，好几年来都是相安无事，可是人心不足蛇吞象，这里太过于安全了，所以程天南等人就克制不住欲望了，加大了毒品数量，而原本的设备规格不够用，有毒的污水就顺着山泉流到了黄树村。

然后一年下来，接连死了好几个人，在医院检查是水质污染，黄树村的铜矿开发也是有有些污染的，可是绝对不会害死人，毕竟大家吃用都是靠山泉的，所以就想到了山里的仓库，当然，这个报告刚送到镇政府，就被程天南的手下汇报给了程天南，在中国一旦死了人就有些的麻烦，所以程天南等人原本准备秘密的压下来。

可是如今网络太快，环境污染的问题一旦曝光就容易引来记者，也不知道黄树村里谁将这个事情发到了网上，有记者前来采访，逼着程天南立刻动用手段将污染的事情栽赃到了铜矿厂，从厂长到村长，和一些厂里的领导立刻被派出所带走了，然后环保局的人收集水资源，对铜矿场进行调查，提交法院。

这件污染导致死人的案子自然就被压下来了，而涉案的几人都是被判处了死刑，铜矿场没有污染大家都知道，虽然排污不合格，但是绝对不会死人，自家都吃那一条山泉呢，可是法院就这样判决了，证据确凿，被判刑的几个人也不傻，自然知道其中有猫腻，不是铜矿场的污染，那肯定是山里的仓库了，可是一个仓库怎么会有污染呢?

于是被判刑的几个人让自己兄弟儿子偷偷的进山，拍了照片，也偷偷的采集了水源，然后也不敢在市里省里了上访，因为那可是军方的地方，直接就派了四个人带着四份照片和水样的报告去了北京。

可是即使上访，那上访材料送上去之后，程天南这边自然也收到了消息，程天南大惊，毒品的事情如果被查出来，那可是吃不了兜着，所以干脆一不做二不休的制造了杀人焚尸案。

而四个人因为是秘密来北京上访，家里人都根本不知晓，而程天南也是心思缜密，沈直从心理学角度制造了这四起灭口案件，让所有人以为这只是变态杀人，根本和程天南联系不到一起，而他们带来的证据和上访材料也都被销毁了。

可是人算不如天算，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潘家原就是黄树村的人，竟然意外的在杨亚亚那里看到了第一份杀人焚尸案的头像还原，认出了死者，回家一打听才知道黄树村唯一发生的就是铜矿场污染案件。

潘家原只当是一起冤案，根本不知道内情，可是潘家原生性小心，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所以也不敢去报案，也不敢去找关曜，而是用童瞳粉丝的借口引起了童瞳的注意。

｜派派小说后花园月舞1030手打，转载请注明｜www.paipai.fm

122章 谭母上门

“我今天去超市的时候看到程天南了。”童瞳终于明白程天南的脸色为什么那么差，黄树村的案件竟然和他有关。

“小丫头，程天南对你还真是死心塌地！”嘴巴里嚼着面条，谭景御感慨看向童瞳，程天南秘密逃回北京了，谭景御自然是知道的，可是谭景御没有想到程天南这个时候不是想着逃亡国外，而是冒着被抓的风险见了童瞳。

“吃你的面！”谭骥炎冷眼瞪着开口的谭景御，自己的女人被另一个男人惦记着，绝对不是什么让人高兴的事，不过谭骥炎倒也是有些吃惊程天南竟然会冒险见童特瞳，“他是为了程翰？”

“嗯，你们为什么没有抓捕程天南？要引出幕后的人？”童瞳点了点头，心里头有些的感慨，多行不义必自毙，程氏终于要垮台了，毒品这个突破口，将会将程氏这么多年来的一切的罪恶都调查清楚，那些枉死的人也都可以瞑目了。

“军方这边国安部抓到了赵博等人，所以该监控的人都被监控了，不过公安这块，还没有查清楚，所以程天南暂时不用抓，我们需要证据引狐狸上钩！”谭景御吃饱了，连同碗里的面汤都喝个精光，拍了拍肚子，不由的羡慕起自家二哥，小瞳的厨艺真不错，二哥以后有福了，不过没有关系，谭景御已经决定好了，以后绝对要比邻而居，然后天天过来蹭饭吃。

“都休息吧。”谭骥炎将手里的报告放了下来，已经有了突破口，接下来的事情就容易多了，不过查出了程氏，官场

也要肃清掉一批蛀虫，接下来将会非常的忙。

大家都知道接下来将是一段疯狂忙碌的时期，这会吃饱了，一切都在掌握里，关曜和谭景御也直接向着客房走了过去，睡一觉，明天开始只怕又要忙的连吃饭睡觉的时间都没有了。

卧房里，谭骥炎靠在床上，却是没有睡意，程天南的案子将会牵扯很多的官员，抓人的事情交给关曜就行了，他需要仔细的思量，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安插自己的人手到各个部门，以前若是有这些动作，势必会引起各方面的抵制，可是现在不同了，一批官员，从地方到中央都有牵扯，军方甚至也有变动，谭骥炎沉着黑眸，将可以用的人在脑海里一个个的定位。

第二天，阳光明媚，气温升高了好几度，冬日的寒冷和萧索似乎都过去了，“这么早起来？”童瞳很喜欢赖床，尤其是没有事情要做的时候，软腻腻着嗓音，从谭骥炎的怀抱里抬起头。

“还很早，你继续睡。”谭骥炎差不多是凌晨四点多才合上眼睡了一下，这会七点钟，不过是睡了三个小时，看着转醒的童瞳，大手轻轻的拍上她的后背，看着童瞳又迷迷糊糊的在自己的怀抱里蜷缩着蹭了蹭，然后呼吸渐渐的均匀下来，谭骥炎几乎想就这样拥着童瞳继续睡下去。

可是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深邃的目光宠溺的看着睡着的童瞳，谭骥炎抬起手，修长的手指轻轻的抚摸上童瞳柔嫩的脸颊，将她脸上散落的发丝拨开，露出白皙精致的小脸，指尖抚上她的眉宇，低头，轻轻的落下温情的一吻，这才压抑下不舍的情绪，轻轻的起身。

七点半，关曜和谭景御也都起来了，程天南的案子后续问题太多太多，所以等谭骥炎出了卧房，三个男人一起离开了怡然园的公寓，当然关曜是回刑侦处，谭骥炎去了市政府，而车上于靖也没有睡到三个小时，在车上就和谭骥炎商讨起后续的处理，谭景御直接去了京都会所，在沐放的卧房里站了半个多小时，然后又悄然无息的离开，没有惊动还在沉睡的漂亮男人。

咖啡厅。

杨亚亚看见走进来的童瞳，立刻高兴的站起身来，挥舞着手，胖乎乎的脸上有着喜悦，而她身边坐着的人自然就是失踪多日又回来的潘家原。

“童小姐，对不起！”看到童瞳，潘家原自然就想起之前那些粉色的信笺，和骚扰电话，脸尴尬的红了又红，实在不敢面对童瞳。

“哼，说对不起就行了，让你有事不和我说，想的这个馊主意！”杨亚亚一手拍在了潘家原的后背上，力气不小，还有些的生气，不过看着童瞳倒还是爽朗轻快的笑，“小瞳，你就原谅他一次吧。”

“没有关系。”童瞳看着笑容飞扬，眉宇之间满是喜悦的杨亚亚，杨局长和程天南的关系非常一般，谭骥炎说了公安局内部的人很有可能就是杨局长，而李宝才的死应该也是杨局长一手安排的，可是此刻看着杨亚亚，看着潘家原，童瞳忽然感觉有些的难受。

“其实，小瞳，我和家原是来和你道别的，我家只怕要出事了。”杨亚亚依旧是笑容明亮，可是眼神却晦暗了一些，程天南出事了，杨局长自然第一个收到消息，也知道接下来的人或许就是自己了，所以也着手安排杨亚亚和她母亲一起出国。

潘家原一手握住了杨亚亚的手，这个一直小心翼翼，带着秀气的年轻男人，此刻眼神却是无比的坚定，“亚亚，我会养活你的，黄树村虽然穷，可是靠着大山，我们会过上好日子的。”

“你敢不养我试试看！”杨亚亚威胁的一瞪眼，不过却满是娇嗔的幸福，她不想出国，不想带着那些来路不明的钱离开，所以当潘家原要带着杨亚亚回黄树村的时候，杨亚亚感动的答应了。

童瞳看着眼前的两个人，忽然感觉到一阵温馨的感觉，如果，如果柳康和萧亚没有死，他们是不是也会这样过的幸福，不怕贫困，不怕挫折，两个人在一起，就是一方世界。

“小瞳，以咖啡代酒，我和家原敬你一杯，一个小时后的火车，我们要尽快走，否则我爸肯定要将我送出国。”杨亚亚和潘家原手握着手站起身来，端起咖啡，童瞳也站起身来，柔和一笑，端起咖啡杯，三个人虽然接触的时间并不多，可是有的时候，朋友是一个眼神就是一辈子。

杨亚亚火急火燎的拉着潘家原离开了，一个小时之后，火车准点到站，他们两个就这样带着随身的证件，连行礼都没有拿，直接坐上了回江西的火车，那个小山村，也许贫穷，也许落后，可是却一定是幸福的天堂。

童瞳静静的坐在咖啡厅里，杨亚亚真的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女孩，她和潘家原没有多少钱，但是却选了这个高雅的咖啡厅，因为付账的人是童瞳。

“童小姐。”阮菁踩着高跟鞋走了过来，手里拎着一个时尚的小包，齐耳的卷发头发，虽然已经年过五十，可是保养的好，肤色又白，画着淡妆，面容高贵，柳叶眉，丹凤眼，雍容华贵之中带着商界女强人的骄傲。

“你认错人了。”童瞳第一反应就是否认，这是在蓝海豚培训里学会的，当成名之后，如果在外面被认出来，不管如何，一定要否认，否则被缠上就麻烦了。

“童小姐！”阮菁冷了一下脸，不过随后又恢复了淡淡的带着几分高贵和疏离的笑容，染着豆蔻的手指轻轻的对着侍应生招了一下，“卡布奇诺。”

谭骥炎的事情在谭家几乎是掀起了惊涛骇浪，尤其是连谭老爷子的手杖都打断了，而且谭骥炎的手和腿都被谭老爷子给打了，虽然具体情况阮菁还不清楚，可是对于童瞳这个艺人还没有进门，就惹得谭家不合，自己儿子被打，阮菁对童瞳就没有了一丝好感、尤其是在知道谭骥炎竟然秘密的谈了女朋友，而童瞳这个名字，更让阮菁无比的厌恶，如同心

里的一道疤，不管过了多少年了，那疤痕依旧在，听到童瞳这个名字，就如同提醒着阮菁一段自己再也不愿意想起来的过去。

“这位女士，你真的认错人了，我该走了。”童瞳再次的否认，站起身来要离开，不过余光倒是好奇的看着眼前的贵妇，这也是自己的粉丝？可是这眼神让童瞳有点感觉到不对劲，然后想起了关露看自己的眼神就是这样，吊着眼角，眉梢微微的上挑，眼神总是带着几分的不屑和审视，高高在上的，让童瞳这粗神经的人都感觉到有些的不舒服。

看着童瞳这么没有礼貌的起身就要走，阮菁明显的在心里给童瞳打了负分，虽然自己和国华不再北京，可是她既然是骥炎的女朋友，却连自己这个未来的婆婆都不认识，这根本就不把自己放在眼里，阮菁感觉童瞳不但是没有礼貌，完全不符合大家闺秀的标准。

“小姐，没事吧？”送咖啡过来的女侍应生看着站起身来的童瞳，自然也听到刚刚的对话，戒备的看着作者的阮菁，虽然感觉这个看起来有些厉害的贵妇人不像是什么骗子，不过女侍应生还是更喜欢童瞳这样乖巧安静的模样，低声道，“需要我报警吗？”

“童瞳！我是骥炎的母亲！”阮菁第一次被人当成贼一眼审视着，这让阮菁明显的感觉到被侮辱了，眼梢一挑，不得不冷着嗓音说明了自己的身份。

童瞳足足愣了片刻，然后仔细的观察着阮菁，她很漂亮，带着北方女人的一种天生的锐利，额头很高，丹凤眼有些的长，修剪的眉梢微微的上挑，给人干练精明，却又有些强势的感觉，和谭骥炎没有什么相似的地方，可是谭三哥英俊的五官似乎和眼前的贵妇如出一辙。

“直接叫我阿姨就行了。”阮菁冷哼了一声，倨傲而审视的目光打量着又坐了下来的童瞳，之前也打听到了童瞳和谭老爷子之间那莫名其妙的称呼问题，所以阮菁直截了当的面对童瞳，从包包里拿出一张支票推到了童瞳面前，“你收下吧。”

“谭阿姨。”童瞳乖巧的喊了一声，疑惑的拿起支票，一千万！童瞳眨巴着眼睛，再仔细的看了一眼，果真是七个零，莫名的，童瞳感觉心头一暖，对自己之前以貌取人有些的过意不去，自己还以为谭阿姨和关露一样，真的太侮辱谭阿姨了。

倒是还有点自知之明，阮菁不屑的看着盯着支票，表情有些激动的童瞳，保养白皙的手端起了咖啡，轻轻的搅拌了几下，然后优雅的啜了一口，“支票的事情就不用告诉骥炎了。”

“谢谢谭阿姨的见面礼，不过谭骥炎有给我零花钱的。”童瞳抬起头，亮晶晶着一双眼，虽然一千万非常多，可是这是长辈给的见面礼，童瞳知道要拒绝就是失礼，不过谭骥炎在用钱方面和谭阿姨真的很像，都是大手大脚的，谭骥炎丢给自己的卡上就有不少钱。

一口咖啡堵在了喉咙里，阮菁那贵妇的优雅在这一刻崩塌，怔怔的看了童瞳三秒钟，然后讥诮的勾起红唇，自己倒小看了这个艺人，果真是演艺圈里摸爬滚打出来的，难怪能勾引了骥炎，甚至将老爷子气成那样，还真是有几分道行！

“看来不管老爷子如何反对，你都不会离开骥炎了。”阮菁这一千万也是试探一下，毕竟只要稍微有点脑子也知道，抱住了骥炎这棵大树，可比一千万划算，阮菁原本以为童瞳至少会愤怒的将支票推开，然后发表一下坚定的爱情宣言。

可是阮菁没有想到童瞳比自己想象的要奸猾很多，让自己如同一拳打到棉花里了，她不和自己撕破脸，也没有愤怒，却是扮猪吃老虎，不过身为商界女强人，又是谭家的媳妇，童瞳这样的小手段，阮菁根本不放在眼里。

“我知道谭爷爷不喜欢我，不过有阿姨帮我，我就放心许多了。”童瞳乖巧的露出笑容，清澈的目光里满是喜悦之色，尤其是手里这一千万的支票，怎么看都感觉舒心，俗话说礼轻情义重，谭阿姨的见面礼就很重。

自己什么时候说帮她了？阮菁皱了皱眉头，嘴巴里浓郁的咖啡变的苦涩起来，眯着眼，锐利的眼神盯着童瞳，果真是演艺圈出来的人，睁着眼睛说瞎话的本事连自己都要敬佩了！

“你是个艺人，抛头露面的的，在很多人看来身份确实卑贱了些。”阮菁挑刺的开口，言语之中带着鄙夷，可是那神情却又非常的自然，似乎她说的就是一个事实，而事实就是童瞳是个卑贱的人，根本配不上自己的儿子。

“谭阿姨你不用特意安慰我，这些风言风语我不在意，我又不偷不抢，如果没有人演戏，那谁去拍电影电视剧，那电视机和电影局就要退出市场了，那电视卫星就不需要升空发射了，也就不会有从事卫星行业的人员，大学也不会开设这门课程，没有了电视电影，晚上很多人就没有了娱乐活动，从而会导致犯罪率上升……”童瞳越说越顺口，她是真的绞尽脑汁都想不透当艺人怎么就卑贱了，低人一等了。

“谭阿姨，你人真好。”当终于从演戏说到了可能会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童瞳终于停了话，笑着露出雪白的小贝齿，感激的目光看向阮菁，至少比起谭爷爷好太多了。

嘴角一阵抽搐，阮菁低着头喝着咖啡，握着咖啡杯的手用力的收紧了几分，关节都泛白了，深呼吸着，努力的平复着情绪，然后抬起头，高贵的脸上表情依旧骄傲，阮菁知道和童瞳拐弯抹角，她都会装傻充愣的将话题岔开，而有些事，压力越大，反弹的越大，谭家已经有谭老爷子和骥炎撕破脸了，所以谭母聪明的止住了这个话题，今天的试探到这里就行了，只是眼神锐利的扫了童瞳一眼，自己倒真的小看了她！

童瞳离开咖啡厅之后买了不少菜回怡然园的公寓，打电话让忙碌的四个男人必须六点钟准时回来吃饭，工作是做不完的，饭却是要吃的，否则饿坏了胃，得花多大功夫才能调理好。

在厨房里哼着欢快的歌曲，童瞳脸上乐开了花，餐桌上已经摆了五碟菜，这边锅里烧着青菜肉丝汤，还有一道黑木耳炒鸡蛋，六个菜一个汤是今天的晚饭。

“小丫头，你这么高兴做什么？”谭景御已经累瘫了，所以这会看见厨房里乐悠悠的童瞳，立刻感觉到心里极度不平

衡，软骨头的身体直接倒在了沐放的肩膀上，英俊的脸上满是撒娇的可怜表情，“小放放，我累死了，让我靠一下。”

“你不是解放军报的记者吗？也没有见你出去采访什么新闻，累什么？”哼了一声，沐放挑着眉梢，无比鄙夷的看了一眼脸色青白相交的谭景御，然后优雅的伸过手，直接将他的头从自己的肩膀上给挪开，邪魅生姿的冷笑着，“撒谎就撒的漂亮一点，不要撒个破绽百出的谎话！”

“小放放，我错了，我错了还不行嘛！”谭景御有种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挫败感觉，一开始，自己和小放放不熟悉，总不能凑上去就说，我是军情处特工，那不是脑袋被驴给踢了，等之后熟悉了，谭景御也没有刻意隐瞒自己的身份，所以就当沐放知道了，自然也不会傻兮兮的说自己是做什么的，可是他哪里知道小放放这么拗。

“谭三少，好好的你错什么了？再说你就算错了什么，那也是对报社的领导去认错，和我说有什么用，你又不是小狗仔采访娱乐新闻的。”沐放站起身来，瞅了一眼谭景御，然后还无比嫌恶的拍了拍刚刚被他靠上的肩膀，如同多么脏了一般。

谭骥炎和关曜一前一后进的门，看了一眼沙发上又打闹起来的沐放和谭景御，直接忽略着向着厨房走了过去，毕竟忙碌了一天，回到家里，有着香味可口的饭菜比起看两个大男人天天幼稚的打架要有吸引力多了。

“小瞳，今天很高兴。”吃着饭，关曜自然也是发觉了眉开眼笑的童瞳比起往日神情要愉悦了很多，餐桌上还多了一条石斑鱼，这分明是加餐嘛。

“谭骥炎，我发现你妈妈真好，至少你爷爷好多了。”童瞳快速的站起身来，蹭蹭的跑到了客厅里，将包包里的支票拿了出来，献宝似的给谭骥炎看，“这可是一千万那。”

“我妈给你的。”谭骥炎一看支票，眼神就冷了几分。

沐放也倏地坐直了身体，俊美如此的脸上表情严肃，冷冷的眼神看向一旁的谭景御，谭家竟然也上演这样的戏码。

小放放你瞪我做什么？那是我妈又不是我！谭景御知道沐放今天在蓝海豚不知道怎么受了气，此刻，悲催的沦为出气筒也只有认命的份。

“小瞳，你很高兴？”关曜有些懊恼自己引起的这个话题，骥炎的脸色已经很难看了，可是小瞳怎么还是笑眯眯的样子。

“是啊，谭阿姨真大方，一出手就给了我这么多钱，哪有长辈给晚辈这么重的见面礼的。”童瞳扒了一口饭，然后快速的将被谭景御拿过去的支票给收了回来，一脸小气吧啦的模样，“这可是给我的见面礼，谭三哥你不该不会想要拿回去吧？”

“小丫头，你果真不是地球人！”谭景御嘴角抽搐着，可以想象的出当时谭母的表情，这是见面礼吗？这分明就是分手费！也只有小丫头能将这个当成见面礼，还大大方方的收了起来。

关曜已经不发表评论了，低头吃着饭，小瞳的思维一贯和正常人不太一样，她说见面礼就见面礼吧，反正钱都收了。

“明天你存到卡上去。”谭骥炎沉声的开口，大手温情的揉了揉童瞳的头发，看着她又拿着支票回客厅了，峻朗的脸庞这才冷酷锐利下来，妈竟然直接就去找小瞳了！

“谭家还真是出手大方啊。”沐放冷哼了一声，讥讽的看着脸色不悦的谭骥炎，他最好不要让小瞳受到一点委屈。

“是啊，沐哥，我也感觉有点多。”童瞳瞄了一眼谭骥炎，正色的开口，“谭骥炎，我忍了一下午了，我怕惹你妈不高兴，就一直没有问，你爸爸是不是贪污受贿了，否则你妈怎么这么有钱，一出手就是一千万的支票。”

谭景御一口汤呛着了，剧烈的咳嗽起来，英俊的脸憋屈的通红，关曜也是忍俊不禁的笑了起来，同情的看着被询问的谭骥炎。

“我妈自己做生意，经商赚的很多，我爸是个好官，不贪污受贿。”谭骥炎软着眼神看着终于松了一口气，又乐呵呵吃饭的童瞳，心头带着无比的柔软，不管是谁，即使是谭家人也绝对不能拆散自己和小瞳。

“小瞳，我妈还和你聊什么了？”终于不咳嗽了，谭景御看着童瞳，谭母的手段，谭景御自然清楚，能将阮家的生意做得那么大，不仅仅是依靠着谭家，谭母自己的手段，智慧也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童瞳夹了一口菜到谭骥炎的碗里，回想了一下，“也没有多说什么，谭阿姨还安慰了，说很多人看不起艺人，感觉是个卑贱的身份。”

“我妈怎么安慰你的？”谭景御这会已经可以百分百肯定，谭母绝对不是安慰童瞳。

“谭三哥，你是不是因为谭阿姨关心我，所以吃醋了？”感觉谭景御的眼神太过于热切，童特疑惑的眨巴了眼睛，然后将自己和谭沐之间的对话一字不差的复述了一遍，这就是记忆力一流的一个好处，童瞳的复述绝对是一字不漏。

妈那是安慰吗？妈分明是指桑骂槐的说小丫头身份卑微，配不上二哥，她怎么就认为那是安慰，而且小丫头不是话很少吗？为什么从一个艺人的身份，就能扯到没有发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

谭景御已经彻底风中凌乱了，想起谭老爷子的强势，想起谭母的精明算计，可是貌似小丫头就是谭家人的克星，百分百的完胜！

吃过晚饭，关曜回刑侦处继续忙了，沐放有个约会要出去，谭景御自然是乐颠颠的当跟屁虫一起过去了，童瞳感觉到谭骥炎的情绪有些不好，虽然他依旧陪着自己说话，可是童瞳分明能感觉到谭骥炎压抑的情绪。

“谭骥炎，你怎么了？程天南的案子很棘手麻烦吗？”推开书房的门，童瞳看着坐在书桌边的谭骥炎走了过去，灯光之下，他峻朗的脸庞上如同覆盖了一层看不见的寒霜。

“没事，我能处理。”谭骥炎伸过手直接将童瞳拉坐在了自己的腿上，对上她清澈如水的眼睛，心头温暖着，低头吻

上了童瞳的唇。

谭骥炎虽然在决定和童瞳在一起的时候就做好了和谭家撕破脸的准备，可是那终究是自己的家人，骨血相连，打断骨头连着筋，可是不管是谭老爷子的震怒，还是谭母不动声色的谋算，都让谭骥炎感觉到寒心，为什么他们就不能接受小瞳，不能祝福自己和小瞳呢?

情绪有些的压制不住，谭骥炎不是圣人，他也只是一个普通男人，有血有肉，此刻，看着童瞳乖巧而安静的承接着自己的吻，谭骥炎狠狠的闭了眼，将所有的情绪都甩出了脑海之外，专注的亲吻着这个让自己心疼的孩子。

细碎的吻从童瞳的唇上一点一点的转移下来，不放过每一次的肌肤，今夜的谭骥炎似乎格外的有耐性，不再是急躁，也不再是狂野，而是一种说不出来的温柔缱绻。

童瞳这一次终于没有被谭骥炎吻的意乱情迷，可是童瞳忽然发现，当理智还残留在脑海里的时候，一切的gan官都是那么的明显，让童瞳脸红了又红，清楚的能感觉到谭骥炎的唇带着温热印在脖子上的感觉。

他的呼吸，他的牙齿碾磨啃咬着锁骨，然后用力的吮吸着，带来一阵战栗的酥麻感觉，让童瞳忍不住的绷直了身体，双手插到了谭骥炎的黑发之中，却也不知道是要推开他还是拉近他。

谭骥炎的舌头热乎乎的刷过细嫩的肌肤，甚至能清楚的感觉到他舌尖的灵活，和舌头爱上那略微粗糙的触感，童瞳口干舌燥着，大口大口的呼吸，白皙漂亮的脖子向后仰的笔直。

说不清楚的感觉从被谭骥炎啃咬的肌肤上传递到了全身，酥麻，让人软的没有了力量，连脚趾头都因为这样的快感而蜷缩了起来。

“小瞳。”谭骥炎横手将童瞳抱在了怀抱里，没有回书房，而是直接将人放在了书房柔软的沙发上，然后倾过身，压在了童瞳身上，温暖的指尖抚摸上童瞳嫣红娇媚的小脸，将她此刻rou媚的模样纳入到了眼中，不管是谁，都不能分开他们!

“谭骥炎。”童瞳咬着唇，水蒙蒙的目光凝望着近在咫尺的峻脸，突然想起第一次看见谭骥炎的那一天，她从蓝海豚面试后来，他就坐在书房里，一身冰冷肃穆的气息，一手夹着烟，眼神是冷的，语调是冷的，可是此刻，再看着眼前的谭骥炎，对上他深邃的满是温柔的黑眸，童瞳忽然感觉自己是如此的幸福，笑容从脸颊上绽放开，童瞳仰起头，双手勾住谭骥炎的脖子，送上自己的红唇。

狂喜刹那在胸口迸发开，谭骥炎知道童瞳在情事上一贯都是羞涩，自己常常都是将她吻的意乱情迷，然后挑逗出这个孩子的情欲，这才能让她彻底抛开理智和自己一起徜徉在幸福的快感里。

可是今天第一次看到这样主动的童瞳，谭骥炎感觉胸口那因为谭家人带来的窒闷感觉消失的无影无踪，此刻，他只想好好的吻着怀抱里这个孩子，让她彻彻底底的属于自己!

谭骥炎的吻是如此的温柔，让童瞳有种被珍视怜爱的感觉，可是当他的手灵活的探入衣服里时，童瞳终于找到了一贯狂野而热情的谭骥炎，那手指如同带着魔力一般，将每一寸的肌肤都赋予了生命力，全身的细胞都活跃着，童瞳忍不住的低低呻吟着，语调里带着弱弱的哭音一般，难耐的感觉，让她不由自主的挺起身体。

谭骥炎没有让瞳瞳等待，他同样早已经按耐不住了，可是不做足了前戏，谭骥炎总是担心自己不受理智控制之后，会伤害到她较弱的身躯，所以当看着童瞳再一次的陷入了意乱情迷之中，红着脸颊，咬着唇，发出一声声动听的喊声，间或的喊着自己的名字，谭骥炎终于不再忍耐.....这一夜，前奏是温柔而缠绵，可是到了后面，谭骥炎却再次的失控了，比起以往任何一次欢爱更加的持久而狂野e，一次一次的激烈里，一次一次的将身下的孩子带到幸福的巅峰，然后沉沦在彼此相灵魂融合的幸福光芒之中。

从沙发上到床上，童瞳不知道自己到底被折腾了几次，一开始，她还是有理智的，可是做着做着，就渐渐没有了力气，人也迷糊了一些，可是谭骥炎却似乎一点都没有停下来的趋势，让童瞳最后破罐子破摔了，直接睡了过去，任由谭骥炎自己一个人做着活塞运动。

谭骥炎看着已经累的昏睡过去的童瞳，脸上依旧是运功后的红晕，黑色的头发散落开来，因为脸上有薄汗而黏在了额头和脸颊上，映着小脸更加的娇弱，尤其是那被吻的红肿的唇，鲜艳欲滴的似乎在等人采摘，谭骥炎心头暖暖的充满了温情，低头轻轻的吻上童瞳的唇，只是亲密贴着她柔软甘甜的唇瓣，享受着这一刻的比激烈运动更加甜蜜温馨的感觉。

拉过被子盖住了童瞳的满是爱昧痕迹的身体，谭骥炎向着浴室走了过去，在浴缸里放着热水，自己则是用冷水抹了一把脸，看着镜子里满是水滴的冷峻脸庞，深邃幽寒的目光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即使反对的是谭家人，即使是自己血脉相连的亲人，这一次，谭骥炎也绝对不会妥协，不会让任何人伤害到小瞳。

迷迷糊糊的睡的不太舒服，身上总是黏糊糊的难受，童瞳刚一动，忽然感觉被谭骥炎给抱了起来，当被放到了温水里时，不由的睁开眼，很累，全身的力量都被折腾没了，睁开眼皮都似乎是用尽了全身的力量。

“继续睡，我给你洗一下。”谭骥炎也脱光了衣服坐在浴缸里，看着悠悠转醒的童瞳，柔声的安抚着，让她靠在自己的胸膛上，一手揽过童瞳的腰让人不至于滑下去，一手拿着毛巾，动作轻缓的替童瞳擦拭着身体。

舒适的水温让童瞳再次的昏昏欲睡，靠在谭骥炎的胸膛上，很是安心的感觉，童瞳刚准备闭上眼继续睡，忽然想起之前谭骥炎不对劲的情绪，原本迷蒙蒙的眼睛倏地睁大，细细长长的目光里带着可以感知的担忧和关切。

“谭骥炎，你之前怎么不高兴？”童瞳自己坐直了身体，伸过湿漉漉的小手抚上谭骥炎线条冷峻的脸庞，指尖落在他的眉峰之上，谭骥炎的情绪很少外露的，即使偶然骂自己几句的时候，也只是语调愣了一点而已，可是今天，童瞳真切的感觉到谭骥炎那种从灵魂深处渗透出来的低落情绪。

心头一暖，谭骥炎看着坐在自己怀抱里满眼不安的童瞳，那清澈的目光里满是对自己的担心，大手拉下脸颊上童瞳的小手放到唇边，轻轻的吻着，“已经没事了，你继续睡，一会我抱你去床上。”

童瞳盯着谭骥炎的脸看了看，确定他真的没事了，那样阴霾的情绪消失的无影无踪了，不由娇憨一笑，点了点头，直接又靠在谭骥炎的怀抱里任由他给自己清洗，片刻便睡着了。

谭骥炎原本以为自己会一夜无眠，可是当重新抱着童瞳回到床上，看着这个孩子蜷缩了一下身体，然后脸埋在自己肩窝处，小手贴着自己胸膛入睡时，谭骥炎带着眷恋和温柔在童瞳脸颊上落下一吻，搂着她的腰，竟然在片刻之后也沉沉的入睡了，将程天南的案子，需要安插的人事，母亲的到来，一切都给抛出了脑海之外，只是拥抱着童瞳，两个人如同分隔了多年，终于契合到一起的完美灵魂，相拥而眠。

——分隔线——原本谭副市长亲自到达了一个酒吧，接走女艺人童瞳，甚至公开表明了彼此的关系，在北京市的上流圈子里将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可是随后而来的程天南的案子，却让原本关心这件事的人都没有心思将注意力放在谭骥炎的私人感情上。

程天南的关系盘根错节，如今程天南一垮台，从官员体系，到商界，所有和程天南有密切关系的人开始岌岌可危的用尽一切办法来保全自己，而其他的人则是看准了这一次的机会，如何升迁，如何在商界蚕食程氏以前的地盘，整个北京市的局面在悄然无息的变动着。

和苑楼。

阮菁端着手里的茶杯慢慢的品着这上好的雨前龙井茶，淡淡的妆容，高雅的气息，一身得体的职业装扮，让她在高贵的同时却又透露出商人的精明和干练。

“妈，想什么呢？这幸好是在包厢里，这要是在大厅，妈你这样一坐，不知道让多少男人回去茶不思饭不想。”谭景御推开包厢的门走了进来，一手亲密的抱住了阮菁的肩膀，“妈，我怎么发现你越来越年轻了。”

“少给我嬉皮笑脸的。”对于这个最疼爱的小儿子，阮菁原本骄傲的脸上此刻却染了笑，拍了拍谭景御落在自己肩膀上的手，丹凤眼挑了起来，虽然还是在笑，可是语调显得凌厉了几分，“说吧，你二哥和那个童瞳是怎么回事？你知道了竟然还瞒着我？”

“妈，你难道不清楚二哥那闷骚的性子，我也是之后才知道的，二哥一瞪眼，我哪里敢通风报信。”谭景御可怜兮兮的垮着俊脸看着阮菁，其实连谭景御自己都奇怪，为什么从小到大，这个谭家的小魔王不怕谭老爷子，不怕谭父，却独独怕这个连话都说不到三句，整日冷沉着脸的二哥。

“那个童瞳可不简单。”阮菁眯着眼若有所思的开口，自己和老爷子都在童瞳面前铩羽而归，这个艺人可是精明的厉害，“能让你二哥看上，周旋在程天南和沐放身边，甚至让你和关曜都维护，这样的手段和心肌，连我都要佩服了。”

其实妈，你真的想多了，谭景御低着头喝着茶，想到童瞳能将那一千万的分手费当成谭母给的见面礼，谭景御就嘴角一阵抽搐。

谭骥炎过来时，菜已经上上来了，只等着他过来就可以开吃了，一如既往的黑色笔挺西装，峻挺的身影，五官深刻，眼神冷漠，对于阮菁，谭骥炎永远都没有谭景御那样的表现，依旧如同上下级一般，“妈。”

“坐吧，怎么比过年的时候瘦了一些。”阮菁打量着原本该无比熟悉，却总是感觉有些陌生的二儿子，从小到大的不亲密，让阮菁和谭骥炎之间一直如同有着一层隔膜一般，儿子尊重自己，阮菁知道，可似乎这份尊重却恰恰是母子之间不需要的。

转眼这么多年，阮菁不得不感慨这个儿子比起自己最喜欢的小儿子更加的出色优秀，峻朗的五官，冷傲的气息，举手投足之间的尊贵，王者一般的存在，再加上北京市副市长的身份，谭家军区的背景，骥炎如果要结婚，只怕有无数的大家闺秀，名门世家都争抢着，可惜这个儿子却偏偏看上了一个艺人，一个没有身份没有背景，心机深沉的孤儿。

“妈，我希望你以后不要再打扰小瞳。”谭骥炎直截了当的开口，语调依旧恭敬，可是那冷沉的声音，那锐利的黑眸却隐隐的带着一贯的强势。

“怎么？童瞳回去和你吹了枕边风？这还没有进谭家的门，却已经让谭家母子不和了。”似笑非笑着，阮菁夹着菜放进了素白的瓷碗里，慢条斯理的品尝着，然后才再次的抬起头看着对着自己警告的儿子，心里有些的凉，自己的儿子，即使不够亲密，可是这依旧是自己肚子里掉下来的一块肉，可是今天，自己的儿子却为了另一个女人来警告自己这个当母亲的，这让阮菁心里莫名的对童瞳产生里的厌恶。

“妈，二哥这不是的担心小丫头不会说话，气到你嘛。”谭景御插过话，爷爷被小丫头给气的听说在军区进行了三天的军演，将那些士兵折磨的叫苦连天，而妈昨天不但丢了一千万，估计也被小丫头给气的不轻，谭景御忽然发现这就是一物降一物，小丫头天生就是用来克制谭家人的。

“好了，不要给我扯这些有的没的。”阮菁没好气的看了一眼插科打诨的小儿子，这才正色的对着谭骥炎开口，“骥炎，这些年虽然我一直都不在你身边，可是没有当妈的不疼爱自己的孩子，童瞳这个艺人不适合你，这不仅仅是我的意思，老爷子也被气倒了，你爸也是这个意思。”

阮菁语重心长的开口，目光真诚的看着不为所动的谭骥炎，“一个艺人，不要说有没有绯闻，就是以后她演戏，在屏幕上和其他男演员亲密接吻，甚至有床戏，这些你能接受，可是其他人呢，他们会怎么议论你这个北京市的副市长，说你的妻子在外面抛头露面，甚至和其他男人拥抱接吻，骥炎，你是搞政治的，你自己不在意这些议论，还有国外那些政要们呢？他们会怎么看待你这个中国首都城市的市长，你的妻子就是你的另一张脸，以后你继续升迁，童瞳的身份将成为你的硬伤。”

“妈，外国人尊重每一份职业。”谭景御话一开口就收到阮菁的白眼，立刻一耸肩膀，低头直接吃了起来，反正有二哥在，小丫头的事情也轮不到自己来操心。

“妈，你从小到大就不曾管过我，又何必在小瞳的事情上计较。”谭骥炎的话不可谓不犀利，诚然阮菁对这个儿子关心是有的，可是除了生下谭骥炎之外，就不曾再花过心思，从小到大送的生日礼物，都是秘书帮忙选的，每三天定期的电话也是如同公事一般，可是谭骥炎这话一出口，阮菁脸色立刻变了。

“骥炎，你这样和我说话吗？”阮菁啪的一声放下筷子，怒不可遏着，可是教养之下，阮菁即使生气，也是如同一个高贵的妇人，只是眼眶有些的红，看得出谭骥炎这句话伤到她的心了。

“二哥。”谭景御也没有想到谭骥炎对阮菁说话也是如此的冷酷绝情，不由的瞪了一眼谭骥炎，快速的拿过纸巾递给阮菁，“妈，二哥就是吃醋小时候你疼爱我一些。”

“骥炎，你和谭战，小御哪个不是我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母子连心，手心手背，我这个当妈的是关心自己的孩子，我才会在这里和你说这些。”委屈着，阮菁语调有些的哽咽，接过纸巾抹了抹眼角。

“妈，你之所以独自回来北京，除了为了小瞳的事，只怕更多的是为了阮家的生意吧，程氏即将垮台，这一块大蛋糕，多少商家都在看着，等着分一杯羹。”谭骥炎神色未变，冷淡淡的看了一眼阮菁，言语之中冰冷的如同只是阐述一件事。

或许在小时候，谭骥炎还曾期待过和其他孩子一样，有一个疼爱自己的母亲，可以哄着自己入睡，在床边给自己讲故事，可是在一次又一次的失望之后，谭骥炎就将这一份得不到的期望丢弃了，这些年，随着谭骥炎的成熟，他越来越知道阮菁当年对自己的关心是多么的公式化，只是即使知道了这个事实，谭骥炎却也没有了什么情绪的波动。
｜派派小说后花园月舞1030手打，转载请注明｜www.paipai.fm

123章 三个条件

听到谭骥炎的话，阮菁擦拭着眼角的手一抖，震惊的看着神情冷漠的谭骥炎，心头有着莫名的惊慌和心虚，她回来确实是为了谭骥炎和童瞳的事情，可是更重要的却也是为了阮家的生意。

程氏这块肥肉，如今摆在所有人面前，而阮家是最有能力吃下的，尤其是谭骥炎如今在北京的势力，以前谭家虽然也是有强大的背景，可是那是在军区，和地方还是有些的差别，可是如今不同了，谭骥炎是北京市副市长，而且程天南这个案子是由谭骥炎全权负责的，阮菁知道程氏太大，她也没有那么贪心，可是却已经选定了几个最好的产业，至于其他的，就分出来给其他人，堵住悠悠之口。

谭景御原本还是责怪谭骥炎说话太冷，伤了阮菁的心，可是当阮菁那一闪而过的心虚表情出现时，谭景御忽然感觉心头凉凉的有些的压抑，难怪二哥和妈说话如同外人一般，从小到大，妈对二哥不能说不关心，可是那些关心在谭景御看来比不闻不问更加的虚伪客套，而今天，得知阮菁回来竟然是为了程氏，谭景御看着神色淡漠，半点不见伤感的谭骥炎，或许二哥早在很久之前就知道了这一点，也或许正是如此，二哥才会对小丫头那么的用心，不惜和谭家撕破脸。

“这几天工作太忙，小御你陪着妈，妈，我先回去了。”谭骥炎站起身来，从头至尾他也没有动一筷子吃菜，礼貌依旧用，对长辈的尊敬也有，可是除此之外，却再难有一丝其他的感情。

阮菁看着坐下不到十分钟又离开的谭骥炎，他之所以来过来，只是为了警告自己这个当妈的不要插手他的感情吗？阮菁心里有些的不是滋味，童瞳，童瞳！明明只是一个相同的名字，却依旧让自己感觉到如此的厌恶，阮菁眼神扭曲里的冷了几分，然后努力的压抑下情绪，和谭景御说起话来。

知道谭骥炎工作忙，忙起来更是连饭都顾不上吃，童瞳刚好最近轻松一点，所以每天都过来送饭，“于秘书，我在这里等就行了，你去忙吧。”

“那好。”于靖转过身，一手抚着自己的胃部，有些的头痛，以前公事上的饭局也多，推不掉的都是自己和骥炎平分的出席，可是自从童瞳过来送饭，所有的饭局就落到了于靖一个人头上，这让天天去酒店吃饭的于靖，只感觉胃痛，饭局少不了喝酒，于靖即使这几天已经喝的快要吐了。

谭骥炎回来时，就看见了茶几上的大饭盒，而正坐在沙发上看报纸的童瞳如同有了感应一般，快速的抬起头看向门口，笑容嫣然，“再不回来饭菜都要凉了。”

“下一次如果等得久了就先吃。”谭骥炎反手关上门，峻朗的脸庞上不见丝毫的冷色，深邃的目光宠溺的看着忙着将饭菜拿出来的童瞳，如果说有一天，自己真的因为小瞳艺人的身份在政途上走不下去，那么放弃这份事业又如何。

“今天我做了红烧肉，快尝尝，看看味道怎么样？”童瞳将筷子递给了谭骥炎，拉着他坐了下来，目光期待的看着试吃的谭骥炎，紧张不安着，还没有等谭骥炎咽下就继续问，“怎么样？味道还行不行？”

谭骥炎侧目看着眨巴着眼睛，等着自己说出结果的童瞳，那清澈的瞳孔里映出自己的脸，如果有一天，自己没有这些身份背景，即使自己只是一个普通的农夫，小瞳的眼中也只会有自己的存在，在她的认知里，谭骥炎三个字只代表着自己，和身份，和背景，和学识，和涵养都没有关系，小瞳是个纯粹而简单的人，可是这样的感情却让谭骥炎宁愿倾尽所有也要牢牢的握住。

“谭骥炎，到底怎么样？你说句话啊。”童瞳嘀咕着，不满的拉了拉谭骥炎的手，他这样盯着自己做什么？

谭骥炎忽然一手托起童瞳的后脑勺，然后薄唇直接吻上了童瞳的唇，在她错愕的瞪大眼时，直接将嘴巴里的的食物再次的渡到了童瞳的口中，她自己试试看就看知道是什么味道了。

谭骥炎！童瞳彻底被恶心到了！虽然说和谭骥炎是该做的都做了，可是这口菜他刚刚才吃的，甚至还有牙齿嚼碎

了，竟然连着口水悉数渡到自己嘴巴里！

谭骥炎原本是温情暖暖的注视着童瞳，可是看着她的表情从震惊转为恼怒，然后再转为恶心，谭骥炎刹那绷了峻脸，这个孩子就不能有一点情商，有一点浪漫吗？

童瞳这边要吐出来，可是谭骥炎的薄唇牢牢的封住了她的唇，舌尖霸道的蹿进了童瞳的嘴巴里，然后制止了她的动作，不知道的人还以为这两个人在沙发上进行激烈的舌吻。

半晌之后，嘴唇红肿了，舌尖被吮吸的没有了知觉，童瞳大口大口的喘息着，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将嘴巴里的食物都给咽到了肚子里，这让童瞳蹭蹭的站到了沙发的另一侧，如临大敌的瞪大原本细长的眼睛，如同被惹怒的小野猫一般。

“谭骥炎，你太恶心了！”童瞳灌了一杯水，然后不满的看着脸色铁青，霜寒着一双黑眸的谭骥炎，他就算再板着脸生气，童瞳也感觉刚刚有些的恶心，哪有人将菜嚼碎了再喂给别人吃，想想就难受，自己竟然还给吞下去了！

谭骥炎紧绷着脸，莫名的火气憋屈在胸口，火辣辣的目光灼热的盯着还在喝水漱口的童瞳，然后终于在这个孩子要气死自己之前，拿起筷子吃了饭菜来，果真是一根筋到底！

“喂，谭骥炎，你干嘛生气，被恶心的人是我。”童瞳摸了摸鼻子，看着貌似气的不停，连眉头都快要皱成一团的谭骥炎，看着茶几上的火烧肉，酱色的肉汁，一块一块的红烧肉，配上绿油油的小青菜，看起来就很好吃啊，难道是因为味道不对，所以谭骥炎不高兴了才喂到自己嘴巴里。

童瞳也拿起筷子夹了一块，眼睛一亮，“很好吃啊？谭骥炎，难道你不喜欢红烧肉，所以才会用这么恶心的办法喂给我吃？”

“食不言！”谭骥炎额头青筋暴突着，抓着筷子的手用力的收紧了又收紧，紧绷着脸直接埋头苦吃，不去看身边的这个气死人不偿命的童瞳。

“哦。”童瞳知道谭骥炎用餐时的优雅举止，所以此刻也不再说话，只是眼睛还是瞄了一眼，谭骥炎脸色貌似更黑了一些，可是，“谭骥炎，你不是不喜欢吗？怎么又吃红烧肉了！”

“童瞳！”谭骥炎倏地转过头看着噤若寒蝉的童瞳，再想起她刚刚嫌恶的模样，然后谭骥炎一个没有忍住，直接放下筷子和碗压了过去，嘴巴里还没有吃完的米饭再次的喂到了童瞳嘴巴里，恶心久了她就习惯了！

唔唔……童瞳抵死反抗着，可是不能伤到谭骥炎，所以她的力量和谭骥炎还是有些差距的，直接被按压在了沙发上，唇抵着唇，双手被他的大手制止住，童瞳这会是真的傻眼了，自己到底哪里惹到谭骥炎了，明明一开始还好好的！

谭骥炎激烈的吻住了童瞳，不同于任何一次的温柔，此刻的谭骥炎狂野如同燃烧的火焰，用力的夺取着童瞳口中的氧气，舌尖摩擦过她口腔里的每一处地方，热情而霸道的纠缠上童瞳的小舌。

呼吸越来越困难，谭骥炎整个人就这么压在身上，很重，让童瞳感觉胸口被堵住了，而他侵略的舌更是霸道无比，童瞳闭着眼，从最开始的挣扎渐渐的失去了力量，只能被动着随着谭骥炎的舌翩然起舞着。

小脸越来越红润，呼吸越来越急促，脑海里此刻是一片的空白，一波一波的战栗感觉如同闪电一般传遍到了童瞳身体的每一处。

当谭骥炎终于移开了唇，让童瞳呼吸时，他的牙齿霸道的咬上了童瞳的耳朵，原本软腻腻的身体猛然的绷紧，喉咙里控制不住的发出魅惑的呻吟声。

童瞳感觉自己已经软成一滩水，大口大口的呼吸着，如同被抛上岸的鱼儿一般，而同样是接吻，谭骥炎却除了呼吸沉重一些，却依旧忙不迭的转移着阵地，从唇到耳，到那白皙的脖子，一点一点的品尝着，双手如同带着魔力一般，游走在童瞳的身上，直接挑开衣服，滑入到那丝绸般的娇嫩肌肤上，寻找着每一处的敏感点，然后点燃情欲的火光。

“谭……骥炎……”努力的扭动着身体，童瞳是想要避开的，可是大脑却如同失去了对身体的控制，而这样的扭动如同最好的催情药，让谭骥炎原本只是小惩罚一样，可是被童瞳这样摩擦着，谭骥炎下fu也越来越灼热。

最终从沙发上转移到了办公室里的休息室，柔软的大床，童瞳已经意乱情迷着，吐气如兰的发出低低的破碎的娇媚声音，衣服被脱下，白皙的肌肤上还有不曾褪去的青紫痕迹，如同盛开的花朵，娇艳非常，而因为动情，那雪白的肌肤肤一点一点的染上了瑰丽的粉色。

“谭骥炎，你要来就快一点，我还要吃饭！”童瞳被谭骥炎这样盯着满脸的尴尬，小脸一狠，也顾不得羞涩了，他到底要看到什么时候！

可惜童瞳发现自己今天是多说多错！话音刚落，谭骥炎原本痴迷的目光陡然之间转为了凶狠，让童瞳瑟缩了一下身体，本能的感觉到危险，只想着缩进被子里，却也不明白自己到底哪里惹上谭骥炎了。

这个时候她还记得吃饭！谭骥炎只感觉自己的魅力直接跌到不如那茶几上的一块红烧肉，怒瞪着可怜兮兮的童瞳，然后直接化身为狼的压了下去。

果真是多说多错！在被折腾了一次之后，童瞳娇喘着，脸红的要滴出血来一般，黑发黏在了脸颊上，偷偷的瞄了一眼谭骥炎依旧精神勃发的坚挺，童瞳决定对三缄其口，打死不再多说一句话，否则被折腾的人还是自己。

可是当谭骥炎发现童瞳即使情不自禁，却依旧死咬着唇不发出一个字时，谭骥炎莫名的不高兴了，然后两个人就这么杠上了，童瞳打死不开口，而谭骥炎铁了心的要听到童瞳动情时那软软的呻吟声，然后休息室里，春光弥漫，大床发出一声一声嘎吱的声响。

到最后，童瞳已经不知道自己被折腾了几次，迷迷糊糊的睡着着，樱红的唇被咬破了，有些的疼，虽然最后她果真没有多说一个字，可是在睡着之前，童瞳发现不说话貌似被折腾的更狠了，谭骥炎这个禽兽！

而同一时间，餐厅。

四十多分钟之后，谭景御也落荒而逃了，以前他感觉妈虽然忙碌阮家的生意，对自己还好一点，对大哥和二哥就真的是例行公事的关心，可是不管如何都是一家人，而且妈生性要强，而且谭景御也知道老爷子不喜欢阮菁，所以性格好胜的阮菁更是用心的经营阮家的生意，巾帼不让须眉，让谭老爷子无话可说，可是今天，谭景御却是食不知味着。

军区的牵扯到程天南案子的人，谭景御已经将证据收集的差不多了，不过还没有到最后一步，毕竟这一次牵扯进来的可不是什么小鱼小虾，所以上面指示暂时不要收网，如果有交待自首的，也好网开一面，所以无所事事的谭景御又晃到了蓝海豚。

奢华的办公室里，沐放此刻站在办公桌后的落地玻璃窗，站在高处，远处的街景一览无遗，妖娆着俊脸，午后的阳光透过玻璃明亮的照射进来，沐放脸上虽然还是习惯的妖孽笑容，可是目光却显得有些的沉寂，程天南垮台，这一块大蛋糕多少人想要过来分一杯羹，那个男人自然也会过来。

想到过去，想到那些不堪回忆的一幕幕，沐放不由的闭上了眼，即使站在阳光之下，却依旧感觉到是满身的冰冷，沉痛的目光深处是无法对人言的屈辱。

谭景御顺利进入蓝海豚，即使外面的安保多么严格，可是对于谭景御而言依旧如同进入无人之境，悄然无息的打开门，入眼的便是沐放那背对着门口的身影，莫名的，明明他是站在阳光之下，米白色的长裤，灰色的西装，缎带扎起的黑发散落在背后，即使只是一个背影却也是妖娆到极点，可似乎不知道为什么，谭景御却突然感觉沐放周身似乎是沐浴在冰天雪地之中。

心头丝丝的扯着痛，谭景御快速的上前，一手揽住了沐放的肩膀，也眯眼看着玻璃窗户外的街景，“小放放，有没有想我？”

“滚！”所有哀伤的记忆在谭景御那恶心巴拉的称呼里陡然之间消失，沐放眉梢一挑，手肘直接向着身后撞了过去，力度不小，可惜谭景御却依旧不痛不痒着，甚至还更加亲昵的揽紧了沐放的肩膀。

“你不是陪你妈去吃饭了吗？”对于阮菁，沐放是极度的不喜欢，一切不喜欢小瞳的人，沐放自然也是不喜欢，所以连带的看向谭景御也没有什么好脸色。

“不说我妈，反正二哥也不可能听妈的话和小丫头分手。”谭景御慵懒一笑，看着沐放那厌恶的眼神，某种程度上，小放放和小丫头一样，对于喜欢的人是如此的护短，而阮菁回北京的目的，让谭景御有种如鲠在喉的感觉，那依旧是自己的母亲，谭景御不可能尊重，可是想到阮菁回来更主要的是为了阮家的生意，便感觉心头有些的冷，说不出来的窒闷。

“你怎么了？”沐放这会也察觉出谭景御脸色有些不对，虽然还是那样的欠扁的笑容，可是眉宇之间似乎多了一些异色。

谭景御眼睛一亮，帅气英俊的脸上笑容明亮如同此刻的阳光，熠熠的盯着关心自己的沐放，然后双手直接抱住沐放，乐得抱着他幼稚的摇晃着，“小放放，原来你这么关心我，我太高兴了。”

“谭景御，滚出我的办公室！”沐放只感觉自己真他妈的嘴贱，这个混蛋情绪不对关自己屁事！而此刻，被谭景御一把抱住，埋首在他的胸膛上，沐放俊脸开始扭曲起来，可惜谭景御一高兴，双手抱的用力，沐放根本挣脱不了，只能被动的被谭景御这样抱着。

“小放放，不用害羞，我知道你是关心我，心疼我。”谭景御脸上露出如同孩子一般的喜悦笑容，然后稍微松了一下怀抱，吧唧一口亲在了沐放的脸颊上。

“滚！”俊脸气恼的红了起来，沐放倏地瞪直了桃花眼，眉梢上挑，明明是怒不可遏的一面，可是却偏偏如同春日那妖娆的桃花，即使生气，却也是艳丽多姿。

“不要。”谭景御继续开始无奈，然后等待自己的就是一顿好打，不过秉持着打是亲，骂是爱的原理，谭景御脸上依旧是乐开了花，稍微阻挡了几下，任由沐放的拳头招呼在自己身上，那因为谭母带来的窒闷情绪一点一点的消失着。

片刻之后，沐放气喘吁吁的靠坐在真皮沙发上，刘海有些凌乱的洒落在额头上，脸颊因为打斗而泛着红晕，依旧对谭景御没有好眼色。

“小放放，擦擦脸。”从办公室的休息间里挤了一条湿毛巾过来，谭景御殷勤的递了过去，如同伺候主子的小太监一般。

哼！傲娇的冷哼一声，沐放接过毛巾擦着脸上的汗，斜睨的目光看着陪着笑脸的谭景御，许久的沉默之后，缓缓的开口，“你不必这样。”

他是谭家三少，有着不比谭骥炎差的条件，何必这样没事招惹自己，每一次沐放知道自己被气急了，下手也是很重，谭景御真的没有必要被自己揍，更没有必要这样低三下气的陪在自己身边，他要的，或许谭景御自己都不清楚是什么，就算他知道他要的是什么，沐放也明白自己给不起。

“我高兴，我乐意。”谭景御也坐了下来，漂亮的眼睛里有着灼灼的坚定之色，小放放可以逃，可以躲，自己不急，不会逼迫他，但是既然自己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就不会放手，谭家人在感情上是很固执的。

沐放侧过头，躲避开谭景御那样让人心惊的视线，绝美倾城的脸上有着恍惚的神色，可是想到自己的过去，慢慢的，又恢复了一贯骄傲却疏离的一面，他要怎么样就怎么样，或许等日子久了，碰壁了，谭景御就会离开，他这样的天之骄子，顺风顺水惯了，突然碰到自己的拒绝，或许才会勾起了势在必得的兴趣。

和苑楼，等谭景御也离开之后，阮菁也没有了食欲，让服务员将桌子收拾干净了，上了果盘和清茶之后，依旧满满

的品尝着，精明的眼中有着沉思。

当敲门声响起时，阮菁这才收回了思绪，优雅的转过头看向推开门走进来的人，“关老爷子身体如何？”

“谭夫人，老爷子身体一直很健朗。”关恒礼貌的笑着，和关曜一般有着一张看人看起来和善温和的脸，可是身为外事办的主任，怎么看都如同带着一张狐狸面具，尤其是那眼镜之后的目光，三分真，三分假。

“烟这一块，关家听说也有兴趣？”阮菁笑着替关恒倒了一杯茶。

“谭夫人误会了，关家对走私烟没有什么兴趣，虽然这一块是暴利，不过关家从商的人，老爷子并不太看好，不过既然是谭夫人要接手，关家只拿三成的利润，关卡上面，谭夫人完全不用担心。”关恒双手接过茶杯，喝了一口，关家不同于谭家，插手生意，尤其是这些会灰色地带的生意，没有绝对信任的人，不如不粘手，只拿干利，更省事。

“三成？关老爷子要的可不少啊。”阮菁惊了一下，之前走私烟这一块，是程天南把持着，阮菁不是没有动过这个念头，可是其中涉及的问题太多，虽然凭借谭家的势力，阮菁绝对可以拿下，但是如果一个不小心，留下什么把柄，到时候肯定是得不偿失，毕竟程天南把持走私烟已经很多年了。

可是如今程天南垮台，以前给程天南保驾护航的官员只怕很多都是自身难保，而阮菁这个时候接手，不但不会有任何的麻烦，甚至还会被这些人感恩戴德，最好能在谭骥炎面前美言几句，放过他们一马，可是谭家的势力在北方，而走私烟要的中南部的市场，就是关家掌控了。

同样的道理，以前程天南走私烟，南方这边不少官员都在暗中捞利，关老爷子也是睁一眼，闭只眼，不会为了这一点利润去动这些人，可是如今程天南倒台，重新洗牌，关家插手，也绝对没有人敢说什么。

“谭夫人这一次回北京，听说和谭副市长有关系，有个消息谭夫人只怕不知道。”关恒依旧是温和儒雅的笑，可是比起关曜的正派，多了一份奸猾，“童小姐之前和关露一起去了酒吧，然后关露在酒吧外被人给给强==暴了，这件事老爷子震怒，童小姐在这件事上亏欠了关家。”

阮菁一怔，这个消息倒真的不知道，看来骥炎还真的护着童瞳，关露可是和骥炎，关曜一起长大的，发生了这样的事情，竟然他们还护着童瞳，“哦，不知道关老爷子要怎么做？”

“老爷子开了三个条件，一是童小姐找出当日在酒吧外行凶的五个人，这一点，不准谭副市长和小曜插手，第二个条件，公安局杨局长只怕就要被双规了，这个位置，老爷子想让小曜坐上去，可是小曜的性格谭夫人也知道，所以能劝得动小曜的只有童小姐和谭副市长了。”

关恒放下手里的茶杯，看着深思的阮菁，“至于第三个条件，就送给谭夫人了。”

“好，三成利润就三成！”阮菁优雅一笑，丹凤眼里有着对童瞳的极度厌恶，如果童瞳完不成这三个条件，那么关曜就没有立场，也没有办法动用关家的利益，这样一来，骥炎就没有和谭家抗衡的重要助力，而且有关家在私烟上保驾护航，阮菁完全不用担心了。

——分隔线——谭骥炎办公室的休息室，下午五点半。

童瞳睡的迷迷糊糊，直到谭骥炎叫醒自己的时候，才睁开眼，刚一动，浑身的骨头如同散架了一般，焐的红润润的小脸上，一双目光气呼呼的瞪着眼前的罪魁祸首，而咕咕抗议的肚子，让童瞳明白自己午饭没有吃到不说，还将自己当成了菜肴送给谭骥炎给吃了。

“关恒过来了，晚上我们吃个饭。”谭骥炎看着抗议的童瞳，也知道自己确实过分了一点，尤其是她那雪白的脖子和胸口，种满的草莓，让谭骥炎难得有些的心虚。

当初童瞳在上海比赛的时候，关恒也算是帮了不少忙，童瞳这会穿好衣服，下了床，腰酸脚软，看着谭骥炎，却直接无视他伸过来的手，站直了身体，骄傲的如同小孔雀一般直接自己走了出去。

被无视的谭骥炎无奈的揉了揉眉心，然后跟了出去，难怪这孩子生气了，中午的时候确实纵欲了一点，所以这会虽然心疼着童瞳走路那有些别扭的姿势，谭骥炎也只能暗暗告诫自己，下一次要节制。

关曜订的是火锅，人多，吃火锅热闹，尤其程天南的垮台，让关曜心情愉悦不少，之前那些陈旧的案子，也都查出了一些眉目，那些被枉死的人，终于可以瞑目了。

谭景御和沐放依旧是是一个谄媚，一个傲娇，让关恒几乎有些的维系不住脸上的狐狸表情，谭家三少，当年谭家的混世小魔王，之后虽然进了解放军报社，可是在上流圈子里，谭家三少那可是响当当的人物。

发小同伴基本都是军区里，年轻一辈们虽然目前军衔还不高，可是过不了五到十年，这些年轻人那可都是军中的栋梁，谭三少为人豪爽，潇洒不羁，一般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绝对是斩草除根，可是关恒第一次看见谭景御这样低声下气的一面，虽然谭景御依旧是高兴，即使挨了几拳头，可是这画面怎么看都让关恒感觉到有些个诡异。

包厢的门被推开，童瞳进来，看了看关恒，扬唇一笑，“关大哥。”看了看座位，“谭三哥，挪一下。”

然后童瞳就坐到了沐放的左边，右边正好是关恒，而屋子里的几人，除了关恒之外，都齐刷刷的将好奇的目光看向被丢下的谭骥炎，平日这两个人都是腻在一起，今天不对劲哦。

谭骥炎纵然吃醋，可是是自己惹到了童瞳，所以只能看着她坐在沐放和关恒中间，自己认命的坐到了关曜身边。

“二哥，你怎么惹到小丫头了？”谭景御不满的看着自己二哥，小丫头一过来，小放放根本都不看自己一眼了，谭景御憋屈着，可惜还没有责怪到谭骥炎身上，就对上自家二哥那比自己更加憋屈的冰冷眼神，让谭景御自认倒霉的喝着水，二哥怎么不管好自己的人！

“哥，爷爷让你过来做什么？”火锅冒着热气，关曜夹着菜放进了锅底里，侧目看向身边的关恒，自己只是小瞳的挂牌男友，按照常理而言，爷爷应该高兴，毕竟之前爷爷是不待见小瞳的。

“关老爷子什么条件？”谭骥炎倒是精锐了很多，从知道关恒到北京来了，甚至请自己和小瞳吃饭，谭骥炎就猜测出关老爷子的意图了，只是这是小辈子之间的事情，关老爷子不好亲自过来，所以才会让关恒过来。

“骥炎，你这也等我吃饱了再说吧。”关恒有些的心惊，朗声的笑着，眼前这个男人果真适合走政途，锐利而精明，一个眼神，即使关恒都有一种胆战心惊的感觉，“爷爷说小瞳完成三个条件之后，以后小辈们的感情，他绝对不会插手。”

“难怪关爷爷还以为我和关曜在一起？”童瞳不解的看着关恒，关老爷子不可能不知道自己是和谭骥炎在一起啊，童瞳眨巴了一下眼睛，白皙的小脸上忽然出现了恍然大悟的表情。

一刹那，谭景御立刻来了精神等待着小瞳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答案，而关曜也露出了笑容看着童瞳，小瞳的思维一贯和常人不一样，谭骥炎和沐放倒还好，依旧是宠溺的眼神，自家孩子永远都是最好的，偶然神经粗一点那也是单纯。

“关爷爷是不是以为我将关曜给甩了，攀上谭骥炎了，所以不高兴了，开出三个条件来讨回面子。”童瞳不满的看着关恒，皱了皱鼻子，软软的声音里带着不满，“关爷爷是不是太小气了啊，再说关曜只不过是一个挂名男朋友。”

“小瞳，听关恒说完。”沐放虽然不清楚这里面门道，可是却也知道绝对不会如同童瞳说的这么幼稚，为了给自家孙子讨回面子，所以开出三个条件来刁难小瞳。

“是不是小瞳答应了，以后关家不会再插手。”谭骥炎看了一眼童瞳，眼神温柔，可是转向关恒时，目光却带着惯有的锐利和审视。

“是。”关恒笑着点了点头，反正不是小曜要和童瞳结婚，老爷子自然不会真的刁难，所以谭家这私事，关老爷子不会插手，也不会阻止关曜暗中帮着谭骥炎，不过这一切的前提是童瞳能完成三个条件。

“那个我和谭骥炎在一起，真的那么不般配，连关家都要插手？”童瞳郁闷了，筷子戳着碗里的鹌鹑蛋，自己有那么差吗？为什么一个一个都认为自己配不上谭骥炎，关家和谭家只是世交，怎么也插手呢。

“不要胡思乱想，关老爷子这件事是为了关露。”谭骥炎心疼的看着失落的童瞳，几乎想要立刻将她纳入怀抱里安慰着，可惜童瞳却坐在沐放和关恒中间，让谭骥炎只能眼睁睁的看着沐放亲昵的揽着童瞳的肩膀。

“关姐？”童瞳一愣，然后无比自责外加愧疚的低下头，就冲着关姐被强暴的那件事，不要说三个条件，就算三十个，童瞳也会去完成。

关老爷子的三个条件说起来也不算苛刻，不过却却也是老奸巨猾的将童瞳给算死了，第一个条件，让童瞳找到当初对关露动手的五个男人。

第二条件：外面人都以为童瞳之所以和谭骥炎在一起，是因为关曜只是一个刑侦处处长，而谭骥炎的身份却是北京市市长，所以关老爷子让关曜的职位要爬上去，而所有人都知道关老爷子盯着的是公安局局长这个位置，当然，此刻不需要关曜立刻上位，关老爷子自然有办法弄一个傀儡局长上位，等关曜准备好了之后取而代之。

第三个条件才是真正苛刻的，童瞳需要找到已经失传了几百年的“黑眼睛”。

“那是什么？”饶是谭景御博学多闻也不知道什么是“黑眼睛”，不解的看着关恒，失传了几百年，到哪里去找？谭景御英俊帅气的脸上目光陡然之间锐利起来，这个条件只怕不是关老爷子开出来的，更像是妈开出来刁难小丫头的。

如果童瞳能完成这三个条件，关家就不插手二哥和小丫头之间的感情，那么关曜就能动用关家的力量，这对二哥而言可是一个巨大的助力，可是相反的，如果小丫头不能完成，二哥就等于失去了关曜这个左膀右臂，而且谭景御记得阮家就有珠宝公司和拍卖行。

关恒对上谭景御那锐利的目光，不由无奈的一笑，谭家果真没有一个善男信女，这个外人不在意的谭家三少只怕丝毫不必谭骥炎逊色。

“黑眼睛据说是从图坦卡蒙墓穴里找到的一枚陪葬品，当年的考古学家因为贪婪，偷偷的将黑眼睛偷了出来，可是据说这是一枚带着诅咒的黑色钻石，带着法老王的诅咒，考古学家在一起船难中意外身亡，黑眼睛成为了他的遗物交给了他的女儿，而之后被拍卖，是印度的一个富商买来送给自己的爱妻，可是就在他的妻子佩戴了黑眼睛的第三天，就失足从楼梯上摔死了，黑眼睛就被誉为不祥的黑钻石。”

童瞳明面上的职业是玉石雕刻师，所以对这些带着诅咒的宝石钻石什么的比在座的众人要了解很多，“据说最后一次有黑眼睛的消息，是一个美籍华裔的商人，可是他在车祸中死亡之后，黑眼睛就彻底消失了，没有人知道黑眼睛在哪里。”

“小瞳，不许找！”沐放一听到诅咒两个字，再听到那些拥有黑眼睛的人都死亡了，立刻也感觉到这个没有见过的黑色钻石非常的不吉利，可是却见童瞳此刻熠熠的一双眼，那目光是从未有过的热情。

“沐哥，怪力乱神，哪有什么诅咒……”童瞳刚要义正言辞的纠正沐放的错误思想，可是突然顿住了话，想起此刻自己这样诡异的重生在另一具身体里，童瞳表情开始一点一点的纠结，或许真的有诅咒！

吃完火锅。

于是一个晚上，童瞳就开始在诅咒和唯物主义中徘徊，而谭骥炎却也干净利落的答应了这三个条件，虽然说“黑眼睛”难找了一点，可是谭骥炎目光幽幽的看向一旁的谭景御，只要“黑眼睛”存在过，自然就能找到线索。

“二哥，我可是你亲弟弟，那可是有诅咒的，你不能这么害我。”谭景御抗议着，可惜在谭骥炎绝对强势的眼神里，悲催的转过身向着沐放寻求安慰。

“祸害遗千年，你死不了的。”对童瞳，沐放是百分百的在意，自然是不准她去找什么“黑眼睛”钻石，可是对于谭景御，沐放可就无所谓了，直接一巴掌将靠过来的人给拍开，率先向着自己的红色法拉利走了过去。

—分隔线—第二天。

蓝海豚，下午两点。

童瞳正在蓝海豚和沐放商量下一部电影，《岁月静好》已经开始了宣传，而且童瞳的身价和谭家的背景，让不少导演都将橄榄枝抛给了童瞳，希望她可以出演自己执手的电影电视剧。

“小瞳，这部古装剧是导演武乾执手的，他在国内外都享有盛誉，和程大胡子各有千秋，武乾的电影更注重的是场景，是特效，是画面，非常的华丽唯美，这部剧本我大致看了一下，你上演的女主角是个杀手。”

这才沐放真正担心的地方，尤其是看着此刻乖巧安静的童瞳，沐放怎么都无法将她和冷血绝情的杀手联系在一起。

“没事，沐哥，就接这一部吧，另外一部戏要出外景去云南那边，谭骥炎肯定不答应。”童瞳倒不在意，刚还要继续说手机忽然响了起来，上面却是陌生的号码，这让童瞳不由疑惑的接起电话。

“小瞳，我是谭阿姨，今天晚上有一个宴会，你也过来吧，一会我让小御将请帖给你送来。”电话另一头，阮菁笑着开口，听起来就如同一个慈善的长辈。

“噢，好的。”童瞳没有和年长的女性长辈接触过，看到阮菁，童瞳就不由的想起自己的母亲，便有些的受宠若惊。

“七点半开始，不要迟到了。”阮菁挂上手机，看着手里的精致的烫金请帖，如画的眉宇之间带着嫌恶和冷色，既然是孤儿院出生，就该知道自己和真正的世家的区别，而这样的高级宴会正是最好的暗示。

沐放冷笑着，看了一眼依旧激动的童瞳，几乎忍不住的开口，可是却还是忍了下来，毕竟小瞳看起来很高兴，沐放不想破坏了童瞳的心情，依旧和童瞳商量着即将要接演的这部古装电影。

半个小时之后，谭景御送请帖过来了，童瞳和蓝海豚的武导一起下去锻炼身体和韧带了，毕竟是古装戏，有不少打斗的场面，所以沐放决定先让童瞳熟悉一下古装戏的打斗。

“小放放，你看我妈还是很喜欢小丫头的啊，这个宴会的请帖可不好拿。”谭景御靠在办公桌前，谄媚的看着埋头工作的沐放，小放放越来越冷淡了。

“喜欢？喜欢的话，就不会单独给小瞳送一张请帖，而是一起过去，你妈这分明就是告诉所有人，她不喜欢小瞳，小瞳到时候在宴会出丑了，丢人了，都和你们谭家没有关系。”沐放可不是童瞳，这里面的门道他清楚的狠。

阮菁根本就是故意要给小瞳难堪，所以才会送请帖过来，这些高规格的宴会，即使沐放参加的也不多，毕竟那不是有钱就能参加的，有钱的也可能是暴发户，有权有势的也可能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所以这些宴会，是真正的名流世家，家学渊源，阮菁这样做，沐放知道，她是想要让小瞳明白自己根本配不上谭骥炎，可是，沐放冷然的勾着薄唇，小瞳那思维，绝对不会明白阮菁的暗示。

“小放放，到时候我陪我妈过去，你陪着小丫头一起来，我保证不会让小丫头出丑的。”谭景御把胸膛拍的咚咚响，笑着看着沐放，一手搭在了他的肩膀上，“你看小丫头很喜欢我妈，估计小丫头从小在孤儿院长大，对血缘亲情很在乎，小放放，既然小丫头都没有察觉到这些，你就不要说了，让小丫头高高兴兴的参加宴会就行了。”

晚上的宴会地点是一家高级的酒店，这里四楼有一个拍卖行，原本只是小规模的拍卖，可是阮菁涉足到珠宝行业之后，便悄然无声的收购了这一家拍卖行，连同酒店的股权也买了过来，之后从小规模的拍卖行，慢慢的聚集了名气，很多奢华贵重的珠宝首饰，古董字画也都会在这里拍卖，将这原本只是三星级的酒店如今已经成了五星级的酒店不说，拍卖行在业内也是水涨船高，声名远播。

“两位，请出示请帖。”门童礼貌微笑着招呼着走过来的童瞳和沐放，核对了请帖之后，“宴会在二楼，三楼是聚名品展柜，四楼今天有一个拍卖会，二位都可以去逛逛。”

宴会门口，童瞳一出现，立刻引起了众人的视线，毕竟谭骥炎之前去酒吧接人，公开承认自己和童瞳的关系，也等于告诉所有人童瞳不仅仅是一个艺人，更是谭副市长未来的妻子。

“小瞳，陪我转转。”阮菁直接走了过来，看了一眼沐放，似笑非笑的开口道，“沐先生，不介意我和小瞳聊聊吧。”

“当然不介意。”沐放知道阮菁说是询问，可是态度却带着高贵和命令，笑着拍了拍童瞳的头，看着陪着阮菁的谭景御，忽然一手搭在了谭景御的肩膀上，慵懒懒的开口，“三少，不介意陪我喝一杯吧？”

小放放，你这是做什么？第一次被沐放主动勾搭，谭景御不但没有受宠若惊，反而有种胆战心惊的感觉，瞄了一眼阮菁，确定并没有任何异常，快速的拉着沐放到了角落里。

“小放放，不要胡闹！”幸好两个男人勾肩搭背也不会引起其他人注意，至多只感觉是两个各有特色的美男走在一起，羡煞了一群单身的女人。

“怎么？不敢承认了？”沐放随手拿过一杯酒走向角落里，背靠着身后的圆柱，挑着眉梢，冷笑讥讽的看着谭景御，不知道为什么心头有着一丝失落和不痛快，可是俊美如斯的脸上却依旧艳丽妖娆的冷笑。

谭景御沉默，目光一动不动的打量着眼前斜靠着圆柱，身材修长的沐放，果真是个妖孽，深紫色的燕尾服，修身长裤，小皮靴，灯光晦暗之下，一张绝色倾城的脸，勾着桃花眼，薄唇微扬，似笑非笑，妖娆邪魅。

看着沉默的谭景御，沐放忽然冷哼一声，将莫名其妙的情绪甩开，自己是陪小瞳过来的，可不能让她被这些人给欺负了，沐放刚站直了身体要离开，突然眼前沉默的谭景御却一个上前，一手按在了沐放的肩膀上，力度之大，让刚站直身体的沐放再次靠在了圆柱上。

｜派派小说后花园月舞1030手打，转载请注明｜www.paipai.fm

第二卷 情意缠绵 124章 拍卖竞价

“怎么？三少又有什么事？”沐放勾着薄唇，似笑非笑的斜睨着靠的过近的谭景御，这可是大庭广众，他还真的敢和自己这样暧昧不清吗？

“小放放，你不知道我妈那个人。”谭景御按住沐放，倾过身，头抵在了他的肩膀上，声音显得有些闷沉，“她如果看得看出什么了，那绝对不是对小丫头那样按兵不动，她会伤害到你的。”

沐放一怔，要推开谭景御的手松了下来，若有所思的看着靠在自己肩膀上的年轻男人，刚刚的不痛快的情绪消失的无影无踪，沐放以为谭景御不过是和自己玩玩而已，所以大庭广众之下，当着谭母的面，他绝对不敢胡闹，却没有想到谭景御竟然是为了自己考虑。

“哼，不要以为你们谭家就可以无法无天，为所欲为了。”沐放嘴硬的冷哼着，可是靠着圆柱的身体却不再僵硬的柔软下来。

“对小丫头，我妈至多是不喜欢，想着法子拆散她和二哥而已，可是二哥的性子，在谭家，即使是我爷爷也不敢对小丫头动手，没有人敢承担二哥的怒火。”可是谭景御明白，如果谭家知道沐放的存在，那绝对不是暗中拆散，首先不要说都是男人，而且谭景御明白自己在谭家没有谭骥炎那样的影响力，即使自己在军情处，可是在谭家，自己依旧只是个胡闹混世的谭三少而已，只怕到时候真的有人会对沐放动手。

而一贯最疼爱自己的母亲，很有可能真的杀了沐放，人死了，再有什么念头都只能断了，绝了，这是阮家的行事准则，某些方面，和曾经的柳家如出一撤。

“谭骥炎果真比你可靠多了。”沐放笑了，原本邪魅的俊脸此刻是妖娆到了极致，流光溢彩的眸子，染笑上扬的薄唇，放松的神情让他脸上带着让人倾倒的媚惑。

“小放放！”谭景御不满的磨着牙齿，然后站直了身体，骄傲的锤了锤自己的肩膀，“二哥是不错，我也不差啊，我和二哥走的可是两条不同的路，这才造成现在二哥势力比较强大而已，小放放，我真的可以保护你。”

沐放但笑不语着，只是斜睨着目光瞅着谭景御，直到谭景御只感觉心头被羽毛给刷了又刷，痒痒的，酥酥麻麻的，让谭景御恨不能扑上来狠狠的咬住眼前这一张性感勾人的薄唇。

而另一边，阮菁让童瞳参加这样的宴会，也不过是为了羞辱，暗示童瞳这样孤儿院出生的人和谭家有多大的距离，阮菁是奸猾的，她明白如果直接做，只会让谭骥炎和谭家的关系更差，所以她从童瞳这边动手，在知道童瞳的心机和城府之后，阮菁决定用软政策，今天这样的宴会，童瞳面子上虽然保持着笑，只怕心里头却卑微。

“小瞳，今天参加宴会的年轻人居多，都是真正的名流贵胄，世家子弟，你孤儿院的出身的确差了很多，介绍的时候，我该怎么说呢？”阮菁一脸温柔慈爱的笑容，优雅的端着酒杯晃动着里面的高级红酒，言语之间极力的贬低着童瞳的身份。

“市长夫人。”童瞳低头吃着可口美味的食物，可惜她只会做一些家常菜，这样大厨烹饪出来的美食，童瞳只能品尝，却完全吃不出菜肴的做饭。

阮菁端着酒杯的手抖了一下，恨恨的看着厚颜无耻的童瞳，市长夫人！她倒是敢说！脸色变了变，又恢复了常色，“如今这上流社会的联姻，大都是门当户对，强强联手，对日后家族的壮大才有益处。”

“到现在这些大家族还这么封建？联姻？那要是彼此不喜欢对方就这样结婚了，不就是一对一对的怨偶了？这些大家族的人怎么这样，他们难道没脑子吗？”

童瞳嚼着嘴巴里的菜肴，目光扫了一圈，忽然落在不远处一对和洽融融的年轻夫妻，虽然彼此脸上都带着笑，男人亲昵的揽着女人的腰，可是童瞳眼尖的发现男人看着女人的眼神是冷漠的，女儿脸上那幸福的笑容也是伪装的。

“那是少数！大都数联姻的夫妻都是幸福的！”阮菁深思的看着童瞳，她果真不容外表这么简单，那对夫妻，彼此不和，外面都养了情人，在这个圈子虽然不算是什么机密，可是童瞳如果不是仔细打听了，又怎么可能知道，阮菁尖锐的点破，“有了女方家族的帮忙，男人的事业会更加的成功。”

“这倒是，不过那些男人真没用，需要女人帮忙，不过幸好谭骥炎比这些男人强多了，他都不让我帮他。”想到此，童瞳不由不满的皱了皱鼻子，谭骥炎什么都好，就是太大男子主义，总将自己当成孩子一样，不准这个不准那个，自己其实也很想要帮谭骥炎的。

阮菁皱眉，童瞳将她的话给堵死了，因为阮菁无法说谭骥炎能力不够，需要女人的帮忙，自己的儿子，在阮寄眼中永远都是最好的。

“谭阿姨，原来这就是谭副市长的秘密女友。”某官家之女走了过来，笑着对着阮菁打招呼着，可是看着童瞳的目光却带着不屑，女友两个字更是讥讽的加重了语调。

“你都知道了，还算什么秘密？”童瞳不解的看着眼前这个睁着眼睛说瞎话的官家之女。

某女嘴角一阵抽搐，当初过年之后，曾和谭骥炎吃过一顿相亲饭，某女原本以为自己的花容月貌定会让谭骥炎看中，却不曾想从头至尾，谭骥炎都是寒着一张俊脸，等饭后直接用工作为借口离开，让某女又气又恨，看着童瞳更是如同生死仇敌。

“我还真羡慕童小姐整天都可以抛头露面在外面奔波，不像我只能在家里，弹弹钢琴，画画，偶然和闺蜜聊聊天，品品茶，爸妈不准我随便出门。”某女继续说着，讥讽童瞳艺人的身份。

“你爸妈这样是非法拘禁。”童瞳用无比同情的目光看着眼前没有人身自由的某女，低声的问着身边的阮菁，“她该不会有什么精神方面的疾病吧？所以她爸妈才不准她随意出门？”

阮菁脸上一阵青白，看怪物一般看着童瞳，端着酒杯的手手里的收紧，差一点将酒杯给捏碎。

某女耳力从小就特好，童瞳刚刚声音压得低，可是却还是被听见，刹那，某女愤怒起来，尖声咆哮，“你才有精神病，你全家都有精神病！”

“谭阿姨，我们走吧，她果真不太正常。”童瞳快速的拉着阮菁离开咆哮的某女，果真有精神病。

“那个女孩是高老的孙女，留学德国，著名大学毕业，老爷子比较中意她，毕竟她性格和骥炎相似，相处起来会融洽。”阮菁示意童瞳看向会场里某个冷若冰霜的女孩，家境背景的强大，造成某女二冷傲强势的一面，“没有想到骥炎会选了你，我倒无所谓，可是老爷子倒是反对的厉害。”

童瞳看着几乎不怎么说话，只用冰冷冷的眼神漠然着看着全场的某女二，然后一脸崇拜的看着身边的阮菁，看让阮菁只感觉后背阵阵发凉。

“谭阿姨你比谭爷爷聪明多了，否则谭骥炎那冰山再和那冰坨子女孩在一起，估计两个人一年都不会说上一句话。”

阮管脸色再度扭曲，端着酒杯的手更加用力，指甲隐隐有折断的倾向。

“你这个女人，要身材没身材，要长相没长相，孤儿院出生的三流货色，你凭什么抢我男人，真以为自己可以飞上枝头变凤凰？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某女三风风火火的冲了过来，暗恋谭骥炎多年未果，此刻，情绪彻底爆发，愤怒的如同燃烧的小火球，讥讽鄙夷的将童瞳上上下下打量了一遍，气势逼人。

“这位小姐，你误会了吧，我抢你男人？”童瞳急切的开口，头摇了又摇，谭骥炎这要是知道了，只怕自己肯定会很惨，虽然童瞳很冤枉，她真的没有抢眼前这个女人的男人。

“我误会？你哪只眼睛看到我误会了！”看到童瞳气势弱了，某女三更加的娇纵蛮横，“哼，就凭你这模样，识相的滚远点，不要脏了我的眼睛！

“那个你男人是谁？”无妄之灾，童瞳算是明白了。

某女三脸上一阵青白，她可以理直气壮的训斥童瞳，但是总不能当着众人的面说谭副市长是自己的男人吧？尤其是谭母还在这里，这样会让所有人以为自己厚颜无耻，“你管我男人是谁？就你穷酸模样，也有资格参加这个宴会！”

“小丽，不可以这么失礼。”远远的看到自己女儿在大呼小叫着，某女三老爹皱着眉头，快速的走了过来。

“这就是你男人？我真的不认识他！”童瞳迅速的撇清楚关系，然后又偷偷的瞄了一眼眼前五十开外的，挺着啤酒肚，秃着地中海的男人，自己眼光没有那么差吧。

“你他妈的胡扯什么，这是我爸！”某女三癫狂的怒吼，血压急剧上升。

“我知道现在流行干女儿。”童瞳之前看新闻，红十字会郭美美事件就是由干爹和干女儿引起的。

“你！”某女三风中凌乱，众人脸色一阵憋屈的青白，想笑又忍住了笑，倒是某女三老爹不明就里的看到自己飙脏话的女儿，再次皱起了眉头。

“童瞳，你他妈的真狠，骂人不带脏字，这是我亲爸，你他妈的要和我去医院做亲子鉴定吗？”某女三怒吼着，几乎要冲上前掐死童瞳。

“不用，是你亲爸就亲爸吧，你知道就行，不用做亲子鉴定的，你爸是谁和我又没有关系。”

“童瞳！”某女三终于失控的抓狂。

“这位小姐，抱歉了。”某女三老爹倒是拉住了胡言乱语的女儿，抱歉的看着童瞳。

“没事，请问你知道你女婿是谁吗？”童瞳认为还是要弄清楚比较好，否则谭骥炎一吃醋，到最后腰酸背痛的人肯定是自己。

“我女儿没有结婚，也没有男朋友！”某女三老爹肯定的开口。

“啊？”童瞳呆愣住，然后看了看脸色狰狞，怒瞪着一双眼，活像是要吃了自己的某女三，然后拉着已经彻底无语的阮菁离开，“谭阿姨，这个宴会貌似不正常的人太多，这个就有被害妄想症。”

沐放已经笑的直不起腰，眼角沁出了泪水，软着身体靠在沙发上，至此，沐放已经不用担心童瞳会被欺负了，她不去欺负人就不错了。

谭景御侧目深思的看着坐在身边妖魅倾城的沐放，这个男人从第一眼看见就是惊艳的漂亮，可是相处久了，谭景御敏锐的察觉到在漂亮的表皮之下，这个男人是没有心的，他如同游走在世间的幽魂一般，只是披了一张漂亮艳丽的人皮，除了对童瞳关心之外，这个漂亮的男人什么都不在乎，自己的身体，自己的事业，让谭景御有种抓不住的空洞感觉。

童瞳走了一圈，阮菁自己去应酬了，四周都是不认识的人，沐放不知道被谭景御拉到哪个角落里去了，所以童瞳无聊之下就想起门童之前说的四楼有拍卖会，就直接进了电梯。

四楼入口处，有一男一女两个迎宾，看到童瞳过来，立刻殷勤的招呼上去，双手奉上了今天要拍卖的展示簿，图文并茂的描绘着每一件展品。

“小姐，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到这边办理一张卡，五万元保证金，看中哪件展品，直接划卡交易就行了。”迎宾小姐介绍着进入拍卖会的流程。

童瞳点了点头，拿过谭骥炎之前给的卡，划了五万块保证金之后，拿着一张卡和展示簿向着大厅走了过去，四楼是一个非常宽敞的大厅，欧式的设计风格之下，整个大厅显得富丽堂皇，正中央是一个圆形的拍卖高台，两旁都有高清大屏幕显示屏，台子三面的座椅，让每一个角落的人都可以看清楚台子上拍卖的展品。

而在座位两侧向着窗口延伸过去的是一个一个的玻璃展示拒，里面摆放着今天需要拍卖的展品，上面都标注了号码，看中了哪一件，可是事先用展示簿后面的铅笔记录下号码。

拍卖会还没开始，所有的拍卖品都在展示柜里，很多和童瞳一样先过来的客人都在拒台前仔细的观看者，不得不说这个拍卖会还是很高杆的，珍珠，玉器，钻石玛瑙，一些古董字画，琳琅满目着，让人目不暇接。

而童瞳对古董字画只是知道皮毛，她是玉石设计师，真正内行的还是玉器这一块，所以自然也就在这边的展示柜前看着，各式精美的玉器价格不一，从数百万的开始，到几十万几万不等，当然，那些千年古玉，根本就是有市无价，不会拿出来真的拍卖，而是放在展示柜里撑场子。

童瞳走着走着，忽然停下了脚步，目光看着眼前的一枚有些发黑的银手镯，银子年代久远了自然就有些的发黑，所以整个手镯看起来并不出彩，手镯中间镶嵌了一块紫红色的菱形宝石，灯光明亮，紫红色的宝石一看就是假的，而这个展品的价值是在这个银手镯上，估计年代有些久远，童瞳目测手镯的花型设计，应该是元末明初的镯子，可是银子没有多少的收藏价值，这个银手镯拍卖的低价也很低，三万五千，在琳琅满目的展品里，差不多算是最差的。

“小姐，如果喜欢可以拿出来看看。”拍卖行的工作人员见童瞳盯着手镯看，立刻微笑的走了过来，并不因为这是一件低价的展品而对童瞳有任何的轻视，当然这样低价的展品是可以拿出来给顾客观看的，一些珍品则只能透过玻璃展柜观看。

童瞳接过工作人员递过来的银手镯，明明只是一件年代有些久远的镯子，可是不知道为什么，童瞳心里头却有一种莫名的悸动感觉，指腹轻轻的摩挲着掌心里的镯子，隐隐的，一种冰凉却舒适的感觉如同电流一般慢慢的从手指传递到了心尖，让童瞳将手镯放下时，却似乎割舍了什么一般。

“小姐，这边还有不少的古玉饰品。”工作人员引导着童瞳向着展柜这边继续走，玻璃柜台里，玉制的扳指，玉璧玉佩，翡翠的饰品，应有尽有，有些是今天拍卖的展品，有些只是用来镇店之用。

阮菁倒是有些意外会在拍卖行看见童瞳，隐匿了身影走到了暗处，拍卖行的经理看到阮菁过来了，立刻快速的走了过去。

“王经理，那边那个小姐看中了什么？”阮菁开这个拍卖行，赚钱只是其一，最重要的是为了收集一些真正的珍品。

很多商业上的巨贾，不在乎钱，在乎的是心头所爱，而拍卖行里不少的东西，阮菁都是赔着本当礼物送出去的，虽然说是价值不菲，算是亏本了，可是因此联络了关系，带来的商业利益却是无限的，有舍才有得。

虽然拍卖行里有不少客人，可是身为拍卖行的负责人，王经理却练就了一双火眼晶晶，快速的顺着阮菁示意的方向看了过去，然后在脑海里回忆了一遍，这才道：“那位小姐主要看的是在玉石这一块，倒没有什么中意的拍品，不过看了一眼一个低价的银手镯，是元末明初时的镯子，是何老放在拍卖行的，说是替一个小朋友拍的。”

银手镯虽然也是有几百年的历史，可是上面镶嵌的宝石却是赝品，所以这样的东西是没有资格进入拍卖行的，可是何老是拍卖行的老顾客，也是古董界的泰山北斗，所以王经理这也是为了给何老面子才会将手镯也放到了展品柜里。

果真是孤儿院出生的女孩，即使有几分的姿色，可是对于古董这样昂贵品的鉴赏，童瞳永远都是门外汉，而真正名门望族的大家闺秀，从小就是在古雅的底蕴里长大的，即使没有学过，可是眼光却还是有的，阮菁示意王经理负责这一次的拍卖，自己也向着一个位置走了过去坐了下来。

随着王经理走向正中间的高台，拍卖会正式开始，一件一件的展品被陈列出来，在拍卖师的介绍之下，不少珍贵的拍卖品价格也是一路飙升。

终于到了！童瞳拿着手里的展品簿，莫名的手有些的颤抖着，身为玉石设计师，童瞳经手的玉很多都是价值连城，上一次在古玩街赌石的翡翠，童瞳虽然也很高兴，可是却没有此刻这样悸动的感觉，莫名的，似乎有什么要从心头冲出来一般。

四周的人看到拍卖师介绍的手镯，并没有丝毫的兴趣，而是当做是中场休息，拍卖师原本激情洋溢的声音此刻也显得平淡了很多，索然无味的介绍了一下银手镯的年代和设计，“三万五千元起拍。”

“四万。”这边拍卖师刚落下话音，何老却已经举起了手里的牌子，正是何老将这些拍卖品放到拍卖行的，之前的几个古玩都拍出了不错的价格，这个银手镯也算是何老为了体恤小姑娘的一片孝心。

手镯的原主人因为生意失礼，不得不变卖家产，何老是他最大的债主，当初就是因为玩古董认识的，所以这一次才会将这些抵押过来的古董拿到了拍卖行，而这个手镯是原主人送给女儿的小玩物，不是真品，但是给孩子玩倒也合适，家里破产之外，小女孩倒也懂事，将自己所有的零花钱和一些小饰物，连同这个手镯都给了何老，让何老感动之余，也将这个手镯拿到了拍卖行拍卖，也算是聊表心意。

“四万五千。”大家也都知道这个手镯的来处，所以也都不会和何老争，可是当童瞳叫出四万五的价格时，现场的人一怔，难道自己看走眼了，可是随后又盯着展台上的手镯，却也没有什么出奇，宝石是假的，一眼就能看出来，银手镯也只有几百年的历史，三万五的低价已经是高了。

“这位小姐叫价四万五，还有加价的吗？”拍卖师再次的开口，倒也没有想到这个没有什么价值的银手镯还有人竞价。

“五万。”这一次叫价的是角落里一个年轻的外国男人，看起来不过三十岁左右，一身潮流的装扮，黄头发，蓝眼睛，让人感觉这不像是真正懂行的玩家，而是一个爱慕东方文化的外国人，所以一看到是中国的古董就直接竞价了。

“之前的拍品很漂亮，可是我买不起。”看到四周的人将目光投向自己，外国男人羞涩一笑，抓了抓头，囊中羞涩，估计也只有这个十万以下的银手镯才能买得起。

果真如此！看来刚刚叫价的小姐和这个外国男人都是一样，根本就不懂行，只是听说有几百年历史的银手镯，刚好钱也有够，所以才会叫价。

“五万五。”童瞳又加了价格，她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会对这个银手镯有一种独特的感觉，可是隐隐的，童瞳知道自己想要这个手镯，经手玉石那么多年，童瞳第一次失去了平常心，有了一种执念。

外国男人看到童瞳加了五千，不由的皱了皱眉头，又看看了高台上的银手镯，一咬牙，开口报价，“八万！”

这个手镯按照行价至多两万到三万之间，如今叫到了八万，倒真的让所有人意外，而大家的目光不由看向坐在角落里安静的童瞳，一旁一个好心的男人不由的提醒童瞳，“小姐，这个手镯不值这个价格。”

“我知道。”童瞳点了点头，她也知道这个手镯不值，可是那种执念却似乎一根看不见的线，让童瞳和高台上的手镯联系到了一起，“十万。”

“十万五千！”外国男人不满的看了童瞳一眼，似乎并没有多少钱，又加了五千。

“二十万。”童瞳直接下了血本，手镯的价格此刻已经翻出了十倍，让拍卖师连同现场的众人都错愕着。

“这卡上有多少钱就叫多少钱。”外国男人倏地站起身来，从钱包里抽出一张银行卡，而一旁的工作人员则快速的走了过来，双手接过卡，在机子上输入了卡号，等男人输入了密码之后，报出了价格，“三百六十八万七千五百二十六元。”

三百多万，拍一个原本只价值三万的银手镯，现场所有人都被外国男人这样败家的行为打败了，而此刻外国男人则丝毫不认为自己败家了，年轻气盛着，得意洋洋的挑着眉梢看着童瞳这边。

“四百万。”童瞳想到了阮菁给的那一千万见面礼，一狠心叫了价格，现场抽气声一片，连同阮菁都震惊的看着如此胡闹的童瞳，死要面子，这样的女人怎么可能进入谭家。

“五百万！”外国男人气的脸扭曲起来。

“抱歉先生，你的银行卡只有三百六十八万，请您出示第二张银行卡。”一旁的工作人员低声的开口提醒着。

外国男人气愤不已的看着童瞳，那原本的蓝眼睛在瞬间变得狰狞起来，阴毒的目光宛若毒蛇，让瞳瞳一愣，可是再定睛看过去时，外国男人却已经接过了工作人员手里的银行卡，愤怒的起身扬长而去，估计被气的不轻。

最终童瞳以四百万的价格拍下了一件只值三万元的手镯，四百万对拍卖行里的众人而言并不算什么，可是关键是这四百万根本就是打水漂了，而也有眼尖的人终于认出了童瞳，也想起她和谭骥炎如今的关系，便交头接耳的议论起来，无非是说童瞳这样不懂装懂的艺人败家，花钱如流水，这才攀上了谭家的高技，便这样的挥霍，只为了赌气，竟然用四百万拍下了一只银手镯。

而楼下就是宴会，拍卖行的不少客人在拍卖结束之后，也都到楼下去了，自然童瞳用四百万的价格拍了一只银手镯的消息也都直接传了过去。

“四百万？她才入演艺圈多久，这么有钱？”

“你傻啊，童瞳如今可是攀上了谭家，四百万，四千万也是花的眼睛都不眨一下。”

“谭家绝对不会让这样的女人进门的，我听说谭老爷子对童瞳可是非常的厌恶，甚至都撕破脸了。”

……

“小瞳还真是大手笔，原来艺人来钱这么容易。”阮菁脸色有些的难堪，童瞳被当成了傻帽，二世祖宰了，而整个谭家也都成为了众人讥笑的对象，所以看向童瞳的眼神便显得无比的冰冷。

童瞳也知道用四百万拍下手里这个装在锦盒里的手镯是有些的败家，尤其看着阮菁脸色不好，童瞳摸了摸鼻子，心虚的一笑，“我没有这么多钱，这个钱是谭阿姨你之前给的见面礼。”

阮菁原本还能维系着脸上的平静表情，可是童瞳那一句见面礼，让阮菁想到自己那一张一千万的支票，所以说到底这个被宰的冤大头根本就是自己！一时之间，阮菁脸色青白的扭曲了一下，看着童瞳的目光几乎是带着刀子一般。

“不就是四百万，原来谭家这么穷了，给出的见面礼是准备收回去吗？”沐放邪魅的笑声冷冷的传了过来，大步走向童瞳，一手亲密的揽着她的肩膀，冷笑讥讽的看着阮菁，“谭夫人如果手头紧，我会让小童将支票还给谭夫人，这四百万我还能出得起。”

“业内都传言沐总监张狂不羁，今日一见，果真不假。”阮菁瞬间恢复了笑容，优雅如同贵妇，可是语调却是异常的犀利，“不过这可是谭家的私事，沐总监不要公私不分。”

“好了，妈，下面我看到张阿姨，她们还等着和妈你聊天呢 ”跟过来的谭景御一看沐放和阮菁对上了，只感觉头异常的痛，快速的插过话，打乱眼前紧绷的氛围。

“谭夫人，如果你有什么不满，记得去和谭骥炎沟通，我们家小瞳行情好得很。”沐放冷冷的看着插科打诨的谭景御，然后高傲一笑，揽着童瞳的肩膀直接转身离开。

“小御，和这样不三不四的人远一点！”阮菁这一生还真没有受过气，除了当年不受谭老爷子待见之外，谁不恭敬的叫自己一声谭夫人，而如今沐放的冷嘲热讽，让阮菁狰狞了脸，比起童瞳更加讨厌起沐放。

小放放！谭景御头痛的陪着笑脸，余光看向直接向着大门外走去的沐放，心头有些的无奈，可是这就是他看中的人啊，实在不行，到时候自己嫁过去吧，这样就不会有婆媳关系了，谭景御转念一想，然后又露出无比奸猾的表情。

出了酒店，童瞳忽然感觉到暗中有着诡异的氛围，似乎有一双看不见的眼睛在盯着自己，可是目光一扫，都也感觉不到任何的不对劲，而对着暗中的保镖打了个手势，片刻之后，一个看起来无比普通的男人快速的向着童瞳走了过来。

“一切正常。”保镖和童瞳擦身而过，低低的说了一句，不知道的人只以为是擦肩而过的两个陌生人。

是自己想多了吗？童瞳敛了敛思绪，和沐放坐上车，汽车飞驰的离开了酒店，而暗中的保镖也随后跟了上去，因为童瞳之前的怀疑，保镖特意的留心了，不过依旧是一切正常。

沐放送着童瞳回到怡然园公寓，谭骥炎和关曜正在客厅里讨论程天南的案子，而于靖正收拾文件准备离开，毕竟已经是晚上十点多了。

“这就是四百万买的手镯？”关曜温和的笑了起来，调侃的看着童瞳放在茶几上的锦盒，打开，里面是一个银手镯，年代久远之下，银子有些的发黑，关曜即使不懂古玩，却也看得出这手镯绝对不值四百万。

“谭骥炎。”童瞳有些心虚的看向坐在沙发上的谭骥炎，自己很少有这么冲动的时候，结果今天一冲动就败了四百万。

“只是四百万，你喜欢就好。”谭骥炎目光扫了茶几，一眼看出那紫红色的宝石是人工合成的，四百万打水漂了，可是谭骥炎却丝毫不在乎，只是握住童瞳的手将她拉坐在身边，“我给你卡上也打了一千万，下次看到什么直接买。”

关曜一口茶还没有咽下去直接喷了出来，拿过纸巾擦着嘴巴上的茶水，挫败的看着开口安慰童瞳的谭骥炎，这也太过了吧，骥炎好歹也是北京市副市长，小瞳突然花了四百万，只怕有心人会举报到纪委去，彻查骥炎的财产，毕竟为政者，都是低调行事，可是骥炎却反其道而行，不是让人误以为他是个贪官吗？四百万，可不是四百块。

沐放似笑非笑的斜睨着谭骥炎，心头却是愈加的满意，他倒是知道宠小瞳，如此一来，即使有谭家阻挡在中间，沐放也不用担心童瞳会受委屈了。

“谭骥炎，你怎么也这么有钱？”童瞳错愕的看着开口的谭骥炎，他又打了一千万到自己账户上？这也太有钱了，就算是那些经商的富豪，也没有这么花钱的。

“一些公司里我有股份，每年都有分红，还有一些股票基金，我名下还有不少的商铺和大厦，每年租金也有不少，所以不用担心。”谭骥炎看着眼睛越瞪越大的童瞳，大手轻柔的揉了揉她的头，自己工资虽然没有多少，可是资产绝对不亚于一些富商，当然，具体的谭骥炎也没有清算过，不过童瞳花上四五百万，潭骥炎绝对是眉头都不皱一下。

“为什么我只有刑侦处的工资？”关曜惨兮兮的开口，第一次失去了温和儒雅的一面，他怎么不知道骥炎这个好友什么时候这么有钱了？

“你当年和关家断绝了关系。”谭骥炎薄凉的眼神看向关耀，当年关曜为了走上刑侦这一块，和关家直接断绝了关系，当初买的二手房还是谭骥炎支援了一把，所以关曜除了工资之外，就没有额外的收入了。

关曜认命的端起茶杯灌着茶水，自己也要开始存钱了！可是那一点工资，除了吃喝用之外，关曜发现要存钱还真的有点困难。

沐放笑着摇着头，谭骥炎这样的男人，真的算是一代王者，在沐放看来，他算是一个严于律己的清官，绝时不会贪污受贿，徇私枉法，可是如今沐放才知道，谭骥炎远远是看不懂的，这个男人太过于深沉，看不透。

“小放放，你这样盯着二哥做什么？”谭景御进门就看到了沐放的眼神浇筑在了谭骥炎身上，带着赞赏，这让谭景御不由的心里酸酸的，直接蹿了过来，站在沙发后面，一手揽过沐放的肩膀，“小放放看我吧，我可比二哥帅气多了。”

“你有谭骥炎有钱吗？”沐放啪的一声拍开落在自己肩膀上的手，回过头，笑眯眯的瞅着谭景御，可是那桃花眼里却满是算计。

“我绝对比二哥有钱。”谭景御一手撑在沙发上，一个漂亮的侧身直接越过了沙发坐了下来，从钱包里拿出自己的银行卡，得意的对着沐放炫耀着，“我每一次完成任务可是有奖金的哦，二哥那一点工资估计养小丫头都困难。”

“有一千万？”沐放修长的手指夹过谭景御手里的银行卡晃了晃，笑望着献宝似地谭景御。

“差不多就到一千万了。”谭景御得意洋洋的开口，他花钱的地方不多，每一次任务完成之后也有不少的奖金，而这些年，阮菁疼爱这个儿子，每年都至少给上五十万的零花钱，当然谭景御的开销也花在一些需要动用私人的关系上，比如说洪海这样的保镖，还有童瞳身边的保镖，这些都不能从军情处支取花费，所以都是谭景御自己花钱的，不过上千万也差不多了。

谭景御翘着二郎腿，慵懒的靠在沙发上，双手放在膝盖上，比起二哥和关曜，自己绝对算是有钱人，所以谭景御此刻只等着沐放的夸奖。

“谭骥炎给小瞳的零花钱就不止一千万。”沐放妖娆一笑，然后无比鄙视的看着笑容僵硬的谭景御，将手里的银行卡塞回了他的钱夹里，“这一点钱你还是留着当老婆本吧。”

“不是吧，二哥，你贪污了？”谭景御终于得意不起来了，瞪大眼看向谭骥炎，可惜对上自家二哥那冰冷冷的峻脸，心虚一笑，“我开玩笑的，开玩笑的。”

“关曜，之前酒吧街那边的查的怎么样了？”谭骥炎也懒得理会耍宝的谭家小弟，目光看向一旁的关曜，关老爷子的三个条件，除了寻找到黑眼睛之外，其余两个也不算苛刻，对于谭骥炎而言，日后有关曜和关家势力的帮忙的，自然要省掉很多的麻烦。

“还是查不出来什么线索，那几个男人估计不是道上的人，而是喝醉了酒的普通人。”所以关曜之后也让一些人在酒吧街这边打探，看看有没有人会议论起这件事，可是一连守了十多天，风平浪静，所以关曜推测那一日强暴关露的人只是一些醉鬼，犯事之后，估计都不会再到酒吧街来，更不可能对外人说起自己的丑行。

所以唯一知情的人算是关露了，想要找线索只能从关露身上，可是关曜之后又去酒店见了关露，不过关露因为谭骥炎和童瞳的事情，已经如同变了一个人，对于关曜也是不理不睬。

这件事依旧是童瞳的一个心病，不管如何，终究是自己连累了关露，找到之前那五个施暴的凶手，也算是弥补自己心头的愧疚。

可是自己真的那么差，一点都配不上谭骥炎吗？今天参加宴会，虽然四周的人声音压的有些低，可是童瞳耳力比其

他人好太多，自然也将那些议论都听在耳中。

“怎么了？”谭骥炎一手扣住童瞳的手，五指相扣，紧密相连，目光看向童瞳有些失落落的小脸。

“谭骥炎，他们都说我高攀了你。”童瞳一抬头，却发现不知道什么时候，谭景御、沐放和关曜却已经离开了，客厅里只余下自己和谭骥炎两人。

“高攀就高攀了，我只让你一个人高攀。”低头，亲吻着童瞳的眉心，谭骥炎凤眸锐利的阴冷下来，妈给小瞳送了请帖，让她参加宴会，无非是为了让小瞳认清楚她和谭家之间的距离，那些冷嘲热讽，谭骥炎怎么可能不清楚，可是即使对方是自己的母亲，谭骥炎也绝对不会让任何人再伤害到小瞳。

“嗯。”童瞳还是有点的郁闷，推开谭骥炎，自己依旧低头思索着，不让他的吻打乱自己的思绪。

眉宇皱了起来，谭骥炎不满的看着将自己给推开的童瞳，原本只以为那些人嚼舌根，以童瞳的性格，她是不会在意的，可是此刻看来，这个孩子还是被影响了。

“谭骥炎……唔……”不满意被谭骥炎的再次打断自己的思考，童瞳刚要抗议一下，可是谭骥炎却已经直接吻了过来，霸道的封住了童瞳的唇。

谭骥炎热烈的吻着，舌纠缠着舌，唇抵着唇，亲密而热烈的吻，直到童瞳面容染上了娇媚的红晕，快不能呼吸了，这才移开了唇，轻轻的吻上她水润清澈的一双眼。

“不要管那些人说什么，小瞳。”谭骥炎轻轻的低喃着，峻脸上满是温柔的深情，凌厉的光芒自眼底一闪而过，那些人，自己会让他们不敢再多说什么的。

童瞳呆呆的睁开眼看着谭骥炎，心头软软的盛满了幸福，不由的笑了起来，双手拥主动的拥抱住谭骥炎，抬起头亲吻上他的薄唇，这样的谭骥炎让自己很安心。

看着童瞳终于不再皱着眉头，谭骥炎这才放下心来，将人从沙发上横抱起来走向了卧房，然后将童瞳的鞋袜和外套都脱了下来，拉过被子盖住彼此，一手将她的清瘦的身体揽进了怀抱里，静静的拥抱着。

就这样？童瞳水蒙蒙着一双眼，有一点不在状况之中，虽然算不上老夫老妻了，可是该做的谭骥炎一点都没有少做，而且每一次都将自己给折腾的最后昏睡了过去，然后第二天醒过来自然是腰酸背痛。

可是此刻，童瞳不解的看着只是安静拥抱自己的谭骥炎，感觉有一点失落，可是随即又狠狠的将这个念头给敲的粉碎。

自己难道也会欲求不满？用下半身思考？童瞳自我唾弃了一番，可是对于挑的自己情动，可是最后却什么也没有做，只拥抱自己的谭骥炎，狠狠的瞪了一眼。

谭骥炎看着嗔怒的瞪着自己，脸颊嫣红，唇瓣鲜艳欲滴的童瞳，那明明是瞪向自己的目光，却是波光荡漾，让谭骥炎不由的明白过来，薄唇压抑着笑，大手从童瞳的腰上技巧的抚摸起来。

“不要动手动脚……啊……”童瞳刚想要制住谭骥炎，却不曾想突然感觉腰上一酥，不由自主的呻吟一声，羞红了脸，再次拿白眼瞪着谭骥炎。

“小瞳，生气了？”谭骥炎声音压的很低，魅惑的带着成熟男人特有的磁性，低头再次亲吻上童瞳的眉角眼梢，眼中是压抑不住的笑。

“哼！”童瞳哼了一声，直接将谭骥炎作怪的手给按住了，然后一个翻身，直接背对着谭骥炎。

｜派派小说后花园east0415手打，转载请注明｜www.paipai.fm

第二卷 情意缠绵 125章 接演新戏

第一次看着童瞳这样的表情，谭骥炎吻着吻着，却终于没有忍住闷声笑了起来，惹得童瞳彻底炸毛了，小脸俏丽的红着，只感觉谭骥炎的笑声显得异常的刺耳，于是，童瞳倏地从床上坐了起来，眯着眼危险的瞅着慵懒的靠在床头，峻颜染笑，薄唇微扬，显得性感无比的谭骥炎。

“小瞳，要做什么？”谭骥炎知道刚刚笑确实有些的不厚道，可是他却更加期待着童瞳接下来的动作，这个孩子，思维太脱跳，让谭骥炎一直都无法推测童瞳到底在想什么。

童瞳学过一些房中之术，虽然以前没有实际经验，可是该看的，该学的，在基地的时候，可是一样都没有少，而此刻，莫名的有些的害羞，可是一想到刚刚谭骥炎的笑声，童瞳虽然还是红着脸，可是却一手解开衣服的扣子。

诱惑自然是要正面对着被诱惑的人，可是童瞳还是有些不敢看谭骥炎，所以侧背身体，随着衣服一点一点的褪下，雪白的肩膀在灯光之下染上了圣洁的光芒，因为脱衣的动作，光滑如玉的美背展露在灯光之下，让原本想要看童瞳到底要做什么的谭骥炎，忽然眸色暗沉下来，呼吸沉重。

童瞳是背对着谭骥炎，此刻听到他加重的呼吸，娇俏一笑，得意洋洋的继续接下来的动作，上衣完全脱下了，露出雪白的后背，然后是纤细的盈盈一握的腰肢。

这个该死的孩子！谭骥炎看着褪去了上衣的童瞳，只感觉理智已经要飞离了，若不是强大的自制力还在压抑着，只怕此刻直接已经压了过去，可是饶是谭骥炎自制力极好，那大手却依旧狠狠的攥紧成了拳头，呼吸都屏住了。

原本听到谭骥炎沉重急促的呼吸声，童瞳还满是得意的，可是此刻，等了半晌，身后却没有了动静，童瞳不由疑惑的皱着小脸，刚要转过身回头看谭骥炎，却突然被一股力度直接住了，然后跌进了熟悉的怀抱里。

唇舌再次被霸道的占领，口腔被谭骥炎的舌尖狠狠的摩擦过，童瞳满眼得意的笑容，可惜谭骥炎的舌却再次纠缠上童瞳的舌，交换着彼此的呼吸。

被吻的只感觉腰都软了，全身的力气被抽干了一般，童瞳无力的依靠着谭骥炎，幸好他的一只手臂依旧缠在童瞳的腰上，这才防止她滑下。

谭骥炎略带着粗糙的大手在童瞳光滑的背部轻抚着，指尖下那细嫩如同丝绸般的肌肤，诱惑着谭骥炎最后的理智，让他不由自主的将童瞳压倒在了床上，再次狠狠的吻上童瞳已经被蹂躏的红唇。

胜利！童瞳亮晶晶着一双眼，一手主动着搂住谭骥炎的脖子，仰起头，承接着他热烈的亲吻，一手不由自主的抚上谭骥炎的胸膛。

谭骥炎倒没有阻止童瞳的小手，细碎的吻从她的唇上转移到了白皙的脖子，在锁骨处慢慢的啃咬着，带来一阵阵的酥麻感觉，惹得童瞳终于轻颤着求饶，“谭骥炎，呃，你不要咬！”

凤眸里含着宠溺的笑意，谭骥炎看着娇羞颤抖的童瞳，终于不忍继续逗她，终于放过那已经被种上青紫草莓的锁骨。

童瞳刚松了一口气，可是谭骥炎却只是转移了阵地，一手挑开了内衣的扣子，让童瞳倏地一下紧绷了身体，从脸到身上都染上了粉色。

谭骥炎的眼睛变得愈加的深邃暗沉，呼吸再次粗重起来，带着膜拜的目光珍惜的看着此刻在自己臂弯之下的人儿。

要做就做！被谭骥炎这样不眨眼的盯着，童瞳只感觉口干舌燥，莫名的颤栗感觉传遍了全身可是看着突然如同定格住，不再动作，却又是又羞又恼，然后直接拉过被丢到一旁的被子，直接将自己连同谭骥炎给盖住了，负气的开口，“睡觉！”

“傻孩子。”沉声笑着，谭骥炎将全身的重量直接压到了童瞳身上，这个孩子怎么能那么可爱。

“重死了，去一边睡！”童瞳不满的抱怨着。

“小瞳……”谭骥炎难得和谭景御那般拖长了嗓音，明明是一个冷峻漠然的大男人，此刻却带着撒娇一般，让童瞳只感觉全身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不要学谭三哥！”童瞳转过身警告着，谭三哥那样和沐哥说话，童瞳算是习惯了，可是这要是套用到谭骥炎身上，童瞳怎么想都感觉浑身寒毛直竖。

“好。”谭骥炎拥紧着童瞳，动了动腰，原本已经的灼热抵到了童瞳身上。

“不要，睡觉！”童瞳哼哼着。

谭骥炎倒也是好耐性，明明早已经到了蓄势待发的地步，可是童瞳不松口，却也没有真的霸王硬上弓，却依旧紧抱着童瞳，大手慢慢的游移在她的身上，寻找着每一处的敏感点，或许抚摸或是轻揉。

童瞳呼吸越来越急促，只感觉谭骥炎的大手根本带着魔力一般，让童瞳被他这样慢腾腾的抚摸弄得娇喘难耐，抱怨的一瞪眼，“你要做就快一点。”

谭骥炎薄唇笑容飞扬，终于不再隐忍。

亲密的相拥着，身体的温度温暖着彼此，童瞳抱着谭骥炎的肩膀，努力的调整着呼吸，可是谭骥炎似乎比每一次都要冲动，让童瞳有些承接不住，“你慢……慢一点……”

激烈的动作，暧昧的气息萦绕在卧房之中，时光似乎就在这一刻停止住了一般，谭骥炎的大手五指紧扣着童瞳的手，彼此的声音，彼此的体温，彼此的气息，缠绵绯侧的眼神，这一刻，明明是两个独立的灵魂，却如此和谐的融合在了一起。

谭骥炎最后的理智却已经飞离，只余下人类最本能的律动，轻轻的吻上童瞳因为沉迷而迷惘嫣红的小脸上，然后转移到童瞳的唇上，再次纠缠在了一起。

童瞳一直以为自己的体能算是极好的，可是每一次碰到谭骥炎，却总是被折腾的没有一点力气，而此刻，童瞳红着脸，眼睛也是红通通的，充满了控诉和不满。

等到最后，谭骥炎终于结束了，童瞳却已经只余下呼吸的力量，枕着枕头，童瞳发现自己太傻了，竟然为了赌气，在床上诱惑谭骥炎，这不是等于羊入虎口。

谭骥炎倒是春风得意，心满意足的拥抱着童瞳，拉过被子盖住彼此，大手轻轻的揉压着童瞳的腰，舒缓她身体的疲倦，“没事吧？”

倦怠的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童瞳还在检讨着自己错误的行动方针，只是点了点头，自己就算要诱惑，也不该在卧室，下一次自己该去谭骥炎的办公室里诱惑，诱惑完了，直接走人，她就不相信谭骥炎会在市政府的办公室里胡来。

带着笑意，童瞳在战略思考里闭上眼睛睡着了，呼吸渐渐的平稳下来，谭骥炎一手挑开黏在童瞳脸颊上的发丝，看着她睡着的容颜，情不自禁的低头轻吻上童瞳的眼睛，这才动作轻缓的起身，替童瞳掖好了被子，向着浴室走了过去。

片刻之后，在浴缸里放好了热水，谭骥炎回来抱着疲惫的睡着的童瞳向着浴室走了过去，给她清洗着身体，童瞳被放进水里的时候惊了一下，不过感觉到谭骥炎那熟悉的气息，便又沉沉的闭着眼继续睡着。

这个孩子真的累到了！谭骥炎有些心疼的看着依旧没有转醒的童瞳，怜惜的再次吻上她光滑的肩膀，拿过毛巾轻轻的擦拭着她的身体。

被放到了床上，童瞳勉强撑起眼皮迷糊的看了一眼谭骥炎，可是太过于疲惫之下，又裹着被子再次沉沉的睡下了。

谭骥炎笑着看着蜷缩着身体睡着的童瞳，自己这才向着浴室走了过去，等洗过澡重新回到床上时，谭骥炎手里多了一份厚厚的文件，靠在床上，打开自己这边的台灯，静静的看着关于阮氏的调查报告。

如果可能，谭骥炎并不希望和谭家真的杠上，可是爷爷的强势，母亲的手段，让谭骥炎不得不在繁忙的工作之余，

依旧要抽出时间来应对谭家接下来可能会出现的一系列动作。

阮氏的资料很多，谭骥炎手里的调查报告差不多属于机密，包括了阮氏目前的资产，最赚钱的产业，接下来的发展前景，甚至包括了程天南垮台之后，对程氏企业的吞并详细计划书，而私烟这一块，让谭骥炎明白为什么关老爷子会和阮菁合作，看来关家也迈出了这一步开始敛财了。

灯光之下，谭骥炎仔细的看着手里的资料，偶然疲倦，或者沉思的时候会侧目看向安稳的睡在身侧的童瞳，因为灯光的关系，所以童瞳是直接将头闷到了被子里，只露出头顶上的黑发，让谭骥炎无声的勾了一下嘴角，揉了揉眉心，继续着工作，直到凌晨一点半了，谭骥炎这才将手里的资料放到了柜子上，抬手关了灯，黑暗之下，睡到了童瞳的身边，拥着她入眠。

第二天，清晨，童瞳醒过来时，刚一动，全身的骨头都如同被拆散了一般，折磨的童瞳龇牙裂嘴着，直接将火大的目光瞪睡在身边，却已经不知道什么时候就醒了的谭骥炎。

“还很早，再睡一会。”谭骥炎低头在童瞳的唇上偷了一个吻，自己这才掀开被子先起床，而童瞳一贯喜欢赖床，此刻窝着被子里，突然看到谭骥炎耳朵和脖子相连处那青紫的吻痕，便捂着嘴闷闷的笑着，童瞳突然感觉这样宣誓所有权的确不错。

谭骥炎回头不解的看了一眼笑的畅快的童瞳，对于她的思维却也懒得去推测，径自的走向浴室，等洗漱过后在穿衣镜前换衣服时，谭骥炎这才发现了脖子上的吻痕，无奈的回头看着笑的如同偷腥得逞的童瞳，这个孩子！

即使穿的是衬衫，却也遮挡不住童瞳刻意留下的痕迹，谭骥炎摇摇头，直接系好了领带，反正自己和小瞳的关系已经路人皆知了。

“下次不许在这么明显的地方留下印记。”谭骥炎重新的走回了床边，抬手掐了一下童瞳柔软染笑的小脸。

“我乐意。”童瞳笑的顽劣，抬手抱住谭骥炎的脖子，然后用力的撑起身体，直接在他的唇上咬了一口，“我起来了，等我一起吃早饭。”

“我去煮豆浆。”谭骥炎宠溺的看着得意的童瞳，回吻了她一下，这才直起身向着卧房外走了过去。

厨房里，李成早已经按照谭骥炎一贯起床的时间将早点买回来了，厨房的流理台上，碗里泡着黄豆和红豆，泡了一夜，豆子有些发软了，谭骥炎将豆子倒进了塑料的篓子里用自来水冲洗了一下，然后放到了豆浆机里，又从柜子里拿出了一袋红枣，放了两颗进去，打开开关，豆浆机发出轻微的嗡嗡声。

上一次，童瞳生理期，食欲不振不说，手脚也是冰凉，所以谭骥炎先是在网上查了一下，知道这样是内虚贫血的症状，可是网上说法乱七八糟的，谭骥炎直接一个电话打给了欧阳明，让他帮忙介绍了一个养生专家，才知道童瞳这样的情况大多数女人都是如此，食补最好了，红豆和黑豆还有大枣都是补血的佳品，所以谭骥炎这才买了豆浆机回来，每天晚上都泡着豆子，第二天一早打豆浆替代了牛奶。

李成买的是煎饼，还有汤包，打开袋子，热腾腾着冒着热气，谭骥炎拿过碟子装好，这边豆浆也好了，两个瓷杯是童瞳在网上买回来的，还是哆啦Ａ梦的造型，让谭骥炎很是无奈。

童瞳换了衣服，铺床的时候这才发现柜子的抽屉没有关上，疑惑的打开，却发现里面是一大叠的资料文件，随后放翻开，让童瞳诧异的是这竟然是阮氏的机密调查资料。

谭骥炎只看了三分之一，所以还折了一角做标记，童瞳疑惑的将资料放好，关上抽屉，谭骥炎调查自己母亲的公司做什么？这样的资料如果流出去，对阮氏必定是致命的打击。

吃过早饭，谭骥炎去上班，童瞳中午约了关露，之前关家提出的三个条件里，关曜升迁已经是不需要童瞳考虑了，谭骥炎的决定是从公安厅调过来一个人担任局长，替代之前的杨局，风口浪尖之上，关曜暂时不动，程天南这个案子的大功先留着，等谭骥炎将其他变动的人事都安排妥当了，事态平息之后，再将关曜升任副局的位置，当然依旧兼任刑侦处处长。

而至于传说中的“黑眼睛”，谭景御决定动用军情处的情报科去查一下，看看能不能找到蛛丝马迹，所以童瞳决定自己去找关露询问一下她是不是还记得那一天五个男人的面容，或者身体有什么特征，也好找出施暴者。

蓝海豚。

童瞳在蓝海豚门口遇见了同样来公司的于娜，两人之前在《岁月静好》这一电影里搭配过，所以也算是朋友，于娜拿下墨镜，依旧是演艺圈女王巨星的风范，对着童瞳淡然一笑，“听说今天你要试镜《刺青》里的女一号？

“嗯。”童瞳点了点头，对于于娜的印象还不错，当初沐放被抓遭娱乐圈和媒体封杀的时候，于娜并没有落井下石，这让童瞳很是感激。

“吴敏茹在争取女二号的角色，你注意一点。”于娜开口提醒着，对于童瞳，于娜一开始只以为她是被沐放和程天南护着的艺人，可是在谭骥炎那样高调的出场之外，于娜才知道童瞳是真的攀上高枝，有了靠山。

可是从进入蓝海豚开始，于娜察觉到童瞳一直都是低调着，甚至给人有些呆板的感觉，如果是其他艺人，有了谭家这样的背景，只怕早就用下巴看人了，看来童瞳能和谭副市长在一起，却也有她独特的地方。

对于吴敏茹，童瞳从钱利被踢出了蓝海豚之后，就非常的不喜欢，此刻听到于娜的叮嘱，不由的露出了感激的笑容，阳光之下，童瞳白皙精致的小脸上笑容浅浅，眼角因为笑微微的弯下，扎着马尾辫，一身简约而米白色上衣和蓝色牛仔裤，清纯而干净的气息流淌而出。

在娱乐圈，在谭家这样的豪门里，还能保持这样干净的笑容和眼神，童瞳果真是独特的，难怪谭副市长竟然会选了她，于娜目送着进入电梯的童瞳，戴上了墨镜，刚刚童瞳露出笑容的那一刻，于娜不可否认的自己甚至也被吸引了，这

样单纯的一个孩子，希望她永远都可以这样笑下去。

因为吴敏茹也要去试镜，所以辛疆这一次就暂时也当了吴敏茹的经纪人，带着她和童瞳一起去剧组试镜，“辛哥，这些天要麻烦你了。”吴敏茹娇俏的笑着，一副天真可人的模样，“小瞳，不知道古装戏会不会很难？你会紧张吗？”

童瞳不喜欢吴敏茹，所以此刻连应付她都懒得，板着小脸，神情淡漠，低头看着剧本，露出雪白的脖子，当然，谭骥炎种在上面的草莓自然是清晰可见。

热脸贴了冷屁股！吴敏茹表情扭曲的一变，尤其是看到童瞳脖子上的吻痕，更是攥紧了手，尖锐的指甲摁到了柔嫩的掌心里，童瞳凭什么这么好运气，在蓝海豚有沐总监护着，在外面有谭副市长，一想到谭骥炎那一夜出现在酒吧时的冷峻尊贵，吴敏茹只感觉心头情绪翻腾的厉害，不甘心在这一瞬间到达了顶点，却又被狠狠的压了下来。

若是不了解童瞳，辛疆会认为她不会做人，演艺圈不管人后斗的多么激烈，可是人前大家可都是其乐融融，毕竟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谁知道哪一天被你看不起的人就上位了，成为了知名艺人，可是童瞳这样直接无视吴敏茹，却也有着狂傲的资本，谁让她背后的人是北京市副市长，而谭副市长甚至不再低调，而是间接了公开这一段关系，从此在娱乐圈，童瞳真的可以横着走了。

“不用客气，敏茹你也努力，按着剧本来演就行。”辛疆一面开车，一面接过吴敏茹的话。

“嗯，我知道，小瞳真努力，这会还在看剧本。”顺着台阶下，吴敏茹又开了笑脸，虽然再嫉妒童瞳，吴敏茹这会还是不会撕破脸。

可惜童瞳依旧能做到直接无视身边的吴敏茹，眼神都不曾动一下，让吴敏茹尴尬的敛了笑，也拿出剧本认真的背着台词，童瞳不过是仰仗着谭副市长的身份，这才能拿到女一号，自己一定要在演戏上打败童瞳，让谭副市长知道自己的实力。

剧组，这一次《刺青》是由导演武乾执手的，听名字会以为这是一个阳刚魁梧的男人，可是真的见到人了，童瞳才发现武乾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干瘦矮小，秃着头，穿着黑色的衣服，笑起来很是猥琐。

“不错，不错。”武乾色迷迷的笑着，打量着和辛疆一起过来的童瞳和吴敏茹，很是满意的砸着舌，不知道的还以为这是人口贩子，那眼神，眼珠滴都快要掉下来黏到两人身上一般，“化妆师，服装师，准备一下，半个小时后试镜。”

童瞳和吴敏茹试镜的是同一场戏，剧中童瞳主演女杀手赫连悠，冷血无情，从小在杀手组织长大，而吴敏茹饰演的女二号是刘家小姐刘琉，天真无邪，可爱动人，带着官家小姐的娇贵，而《刺青》这一部电影，赫连悠奉组织的命令刺杀当今太子，也是丞相府刘家千金刘琉的未婚夫，从而引起的宫廷阴谋，三人之间爱恨情仇的故事。

男主角是香港过来的知名男艺人饰演男一号太子袁天佑，此刻，他已经先一步换好了服装，因为是陪着未婚妻刘琉上街，所以袁天佑羽扇纶巾，一身华丽的白色锦袍，举手投足之间泛着皇家贵胄的威严和尊贵。

“小瞳，我们对一下台词吧？”吴敏茹已经知道童瞳不理会自己，此刻在后台，故意的露出笑容，殷勤的对着同样在化妆的童瞳开口邀请。

“我已经记下台词了。”淡淡的开口，童瞳记忆力非常好，几乎到了过目不忘的地步，所以此刻，冷淡的回了吴敏茹一句，又漠然着表情让化妆师补妆。

“是吗？看来小瞳比我努力多了。”被拒绝了，吴敏茹故意的委屈敛了笑容，随后又勉强一笑，一副楚楚可怜的被童瞳欺负的模样。

后台的化妆师，还有其他的几个演员和工作人员，此刻都不由的看向童瞳这边，虽然没有开口，可是心头对童瞳这样的大牌却已经不喜欢了，就算是占据着谭家的背景，也没有必要这样高高在上的骄傲模样，而吴敏茹的嘴巧笑容甜美则是赢得了所有人的喜欢。

半个小时之后，童瞳已经化好妆了，也换上了深蓝色的古装裙子，接过道具师送过来的长剑，一副江湖女子的打板，可是在辛疆看来，童瞳这样和《刺青》里女主角赫连悠却差太多了，没有杀手的冷漠和肃杀，虽然出场戏是在街道上，赫连悠也是一副寻常江湖女子的装扮，可是都依旧遮掩不了身上身为杀手的那股杀气，可是童瞳的容貌却偏精致，眉宇纤美，在《岁月静好》的电影里，苏玥更多的是一种江南女子的活泼开朗，可是赫连悠的杀手身份却要难演绎多了。

而相对于童瞳不让人看好的扮相，一身绫罗绸缎的吴敏茹，则活脱脱一个官家小姐，头戴朱钗，迤逦散开的拖地长裙，粉面桃腮，嘴角带着笑，让人一眼就喜欢上了，配上身后两个青衣丫鬟，将丞相千金的娇贵动人展露无遗。

剧组众人不由的将目光看向武乾，身为导演，他难道就是因为童瞳如今特殊的身份，所以才会让童瞳饰演女一号吗？可是事实即使如此，众人也不敢说什么，毕竟童瞳的身份摆在那里。

吴敏茹低着头装作拉了拉衣服，脸上是得意洋洋的笑容，一出场，自己就将童瞳给比下去了！这一出里，自己一定要胜过童瞳，让所有人都见识到自己的演技。

“灯光师到位，群众演员准备好，马上开拍。”可是在全剧组的不看好视线里，武乾依旧猥琐的笑着，摸了摸干瘪的下巴，招呼着准备试镜开拍。

长安城的街道上，人来人往好不热闹，街道两旁是摆满了小摊，叫卖声响成了一片，不远处是几个卖吃食的摊子，香味随着空气飘散开来，勾引着人的食欲。

“殿……佑哥哥，这边来，这边。”吴敏茹脆生的开口，顾不得身后的丫鬟，只拉着袁天佑向着一旁捏巧的汉子走了过去，不少孩子都围在摊子前，吴敏茹笑容娇脆，面容艳美，而袁天佑身为太子殿下，即使只是寻常儒生打扮，却也遮掩不了他周身的华贵气息。

人群中，不少人都将目光看向这金童玉女般的两人，却也从服装上看出来，这绝对是大户人家的公子小姐，非富即贵，而几个皇宫的侍卫也都换了便服，隐身在人群之中，不远不近的保护着袁天佑和刘琉的安全。

到童瞳出场了，所有人都看着，等待着童瞳这个只靠潜规则上演的杀手女一号。

镜头拉向童瞳这边的街角，蓝色的裙摆先是出现在镜头里，尔后一只白皙的手握着长剑，古朴的长剑是特写的镜头，剑鞘遮掩了长剑的剑气，可是这用人血淬炼出来的长剑的厉芒岂是剑鞘可以遮掩的，镜头上拉，慢慢的拉远，蓝色的裙摆微微的动着，一道清瘦的身影出现在众人的视线里。

粗布蓝裙，手持长剑，童瞳挽着发髻，那是一张美丽的脸，精致的五官，肌肤异常的白皙，常年不晒太阳才能造成这样的苍白，黑发如缎，唇色浅淡，一双眼冷漠而空洞，隐隐的杀气被完美的隐藏到了黑眸最深处，可是那周身迸发而出的冷寒肃杀之气，如同被被剑鞘遮掩的利剑一般，岂是可以这样遮掩住的。

童瞳漠然的握着长剑走在熙攘的人群之中，随着人群，漫无目的的走着，这个时候，赫连悠还没有接到刺杀袁天佑的任务，她只是在完成了上一个任务之后，洗去了身上的血迹，漠然的走在喧闹的衙头，清冷的身影，漠然的眼神，和四周的喧闹格格不入着。

“佑哥哥……”刘琉拿着捏出的糖人刚要转身找袁天佑，可是因为步伐太大直接撞到了走过来的赫连悠，刘琉接下来的戏是因为差一点撞到人了，而对方又是江湖人，刘琉是非常的好奇，所以热情的要和赫连悠交朋友，拉着她去酒楼吃饭。

可是身影要撞到童瞳的一刹那，童瞳身影一闪躲避开，冰冷肃杀的眼神漠然的看向差一点撞到自己的吴敏茹，而这一刻，吴敏茹突然忘记了台词，脑子里一片空白，呆愣愣的抓着手里的糖人，浑身冰冷的，似乎陷入了黑暗的炼狱之中，被童瞳这样冰冷骇人的眼神震慑的忘记了动作。

“卡！”武乾喊了卡，身为国内外知名的导演，阅人无数，武乾一眼就相中了童瞳饰演女一号赫连悠，而童瞳的表现让武乾笑的愈加猥琐，果真是自己看中的苗子，这一步一行，这眼神，这神态，不知道的还以为她真的是杀手。

吴敏茹依旧愣在原地，直到童瞳敛了那锐利如霜的眼神，这才猛然的回过神来，却见童瞳已经转身离开向着辛疆走了过去，四周的群众演员也都停下动作休息着，准备下一次开拍，袁天佑也是好奇的向着童瞳这边走了过去，一刹那，吴敏茹如同被丢在了茫茫人群中一般，完全找不到方向。

刚刚怎么了？吴敏茹呆愣愣的回想着，然后脑海里浮现出童瞳那一双清寒的模样，杀气收敛，可是却依旧让人胆战心惊，不！这只是在演戏，一刹那，吴敏茹脸上是一阵青白交错的难堪，原本想要给童瞳一个下马威，都没有想到自己竟然就这样被童瞳给震慑住了，甚至忘记了台词。

“这剑做的真不错。”童瞳笑着抽出手里的长剑，剑身锋芒锐利，在阳光之下闪烁着寒光，剑鞘是古铜色，古朴而大气，泛着古刻的底蕴。

“这不是道具，是武导的收藏，以后若是比试，会将剑换成道具，这把剑太沉，剑也开了锋，很危险。”辛疆解释着，目光有些震惊的看着观赏着手里长剑的童瞳，阳光之下，她一身古代侠女的打扮，一手握剑，一手拿着剑鞘，可是却让辛疆有种穿越到了古代，置身在江湖之中的感觉，似乎眼前这个人就该是仗剑走江湖，鲜衣怒马的侠女。

“不错，不错，小瞳拿剑的手势很标准，要不要试试之后演戏的时候就用这把剑，那些道具看起来就假。”武乾笑眯眯的开口，眯着一双小眼睛，干瘪的脸皮，怎么看怎么的猥琐，似乎像是诱惑着小女孩的色大叔。

“不行，太危险了！”辛疆快速的开口拒绝着，虽然知道武乾对这些东西非常的在意，他的电影里，很多都不是道具，而是自己的藏品，也有一些是借来的，上一次，武乾硬是借来了一个古玉，价值千万，让佩戴玉佩的演员差一点腿软，这要是磕了碰了，岂不是要倾家荡产的来赔偿。

“能用真剑？”童瞳倒是来了兴趣，可是一对上武乾那色眯眯的表情，就感觉浑身鸡皮疙瘩都站了起来，为什么她遇到的两个导演，一个就是大嗓门，一个看起来猥琐下流的让人想要给他一拳头。

“这里有一段赫连悠在夜色练剑的戏，蓝海豚的武术指导应该给小瞳练习过了，刷一段给我瞅瞅。”武乾直接无视着一旁的辛疆，笑着露出一口因为吸烟而黄掉的牙齿，鼓动着童瞳，眼睛里冒着精光，童瞳这一身妆容，再加上这长剑，虽然不是月下舞剑，但是武乾已经可以想象出这将是如何美妙的一幕，于是笑的连眼睛都没有缝了。

“我试试看。”童瞳以前学过西洋剑，不过比起中国的长剑，却是完全不同的手感，而之前在蓝海豚武术指导也教了童瞳一些打斗的场面，要怎么出剑，怎么舞剑，不过那都是道具，即使不小心也不会受伤。

辛疆还要开口，一旁武乾快速的捂住了辛疆的嘴巴，色迷迷的表情，加上他猥琐的动作，让辛疆突然感觉一阵恶心，快速的退开步子，用力的擦了擦嘴巴，而一旁童瞳已经走到了空地上，

明亮的阳光，三尺青锋长剑，童瞳目光陡然之间敛聚起精光，手腕一动，挽了一个凌厉的剑花，衣袂飘摇，一剑霜寒动四方。

虽然是按照之前武术指导教授的剑招，可是学过西洋剑的人都知道，西洋剑是真正的贵族运动，而童瞳此刻是将西洋剑的尊贵和东方剑术的神秘结合在了一起，身如舞，刻如影，寒芒四射，正应了台词中的那一句：赫连舞剑，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

震惊着，不仅仅是辛疆和剧组中的众人，连同之前色眯眯表情的武乾也呆愣住了，明明只是花哨的剑招，可是此刻，却给人一种震慑凛冽的强大气势，那冰冷如雪的眼神，那出剑时的凌厉动作，抽挑横刺，每一个动作行云流水，却又带着杀手的冷然杀气。

一开始剧组众人都以为童瞳不过是凭借着谭家的关系才拿下了女一号的角色，可是此刻，那些原本看不起童瞳的

人，却都带着敬佩的目光看着已经收了剑的童瞳，甚至有人偷偷的用手机将这一幕录了下来。

吴敏茹脸色一阵扭曲的难堪，尤其是当众人都鼓起掌，赞赏的目光看着童瞳，再没有了之前的不屑和冰冷，更让吴敏茹攥紧了手，脸上却还硬撑出笑容。

接下来的试镜吴敏茹又被导演喊卡了三次，明明告诉自己这只是在演习，可是当一转身对上童瞳那冰冷的如同看死人一般的眼神，吴敏茹不是腿软了，就是台词说的结结巴巴，引得剧组的其他人都用不屑的目光看向吴敏茹。

“敏茹，不用着急，不是你演的不好，是小瞳演的太好，眼神太厉了，再接再厉。”武乾没有程翰的大嗓门，笑呵呵的拍着吴敏茹的腰上，连续卡了几次，也不见他发火，可是那骨瘦如同鸡爪子的手拍在吴敏茹的腰上，怎么看都像是在吃豆腐，再下移一些可就拍到了吴敏茹的翘—臀了。

“谢谢武导，我一定努力。”笑的面容僵硬，吴敏茹乖巧的点头应下，准备第四次，而这一次，童瞳看了一眼时间，快到和关露约好见面的时间了，所以童瞳终于收敛了一下眼神，少了那股冰冷肃杀，而吴敏茹也终于过戏了。

辛疆又仔细的看了看剧组的合约，确定没有任何问题之后，这才让童瞳和吴敏茹都签了合约，只等着一切准备就绪之后，正式开拍《刺青》。

将两人送回了蓝海豚，童瞳直接开了沃尔沃的车子离开去赴约，阳光之下，看着那白色的沃尔沃如同一道白亮的闪光一般直接的冲入到而来车流之中，然后消失不见了，辛疆嘴角抽搐了一下，童瞳还是一如既往的飙车速度，不过她倒真的是一个天生的演员，今天那样杀手的气势演绎的淋漓尽致，只怕是一些老演员都不一定有这么好的演技。

“什么？改哪里了？行，我过来。”童瞳挂了电话，倒也没有想到关露会改了见面的地点，不过童瞳倒无所谓，调转了车头方向向着见面的中餐厅飞驰了过去。

十五分钟之后，餐厅，包厢，只是屏风隔的雅致包厢，一面临窗，虽然不算是完全的密闭空间，可是这是高级的餐厅，倒也显得安静优雅，很适合用餐和低声交谈。

“骥炎，坐吧。”这一次，阮菁没有约谭景御，只和谭骥炎两个人见面。

看了一眼桌子上的盐水虾，谭骥炎神色淡漠的不曾有任何的改变，“妈，我希望你不要为难小瞳。”

“骥炎，我不是为难童瞳，我只是想要让你知道，她并不适合你。”阮菁改变了策略，知道和谭骥炎这个儿子如果硬着来，只会让他更加的反感，所以此刻，阮菁微笑着，一面吃菜，一面给谭骥炎夹了虾子放到了他的碗里，“尝尝看，这是店家推荐的，不是用饲料养出来的，味道很鲜美。”

阮菁看着谭骥炎却并没有动筷子，却也不生气，依旧用一个母亲，一个长辈的口吻劝解着谭骥炎，“昨天的拍卖会，童瞳过去了，四百万拍了一件废品，骥炎，你是从政的，当年就因为我经商，你爷爷根本不让我进谭家的门，担心我连累了谭家，可是童瞳呢？她如果为你考虑，就不会这样奢侈的花钱，骥炎，你该知道，昨天童瞳花了四百万，今天就有人上报纪委了，童瞳只不过是看中了谭家的权利和财富而已。”

“我的钱没有一分一毫是贪污受贿的。”谭骥炎冷沉着峻脸，语调淡漠，“小瞳愿意花钱，不要说四百万，就算是四千万，我也不会在意，身为男人，如果连自己女人花钱都要缩手缩脚，我宁愿下海经商，也不再当这个副市长。”

“骥炎，你这是在拿自己的前途胡闹！”阮菁被堵的一愣，猛然的抬起头，那妆容精美的脸上表情扭曲的愤怒着。

一直以来，阮菁都以为这个儿子继承了谭老爷子冷酷强势的一面，继承了他父亲木讷的一面，对于谭家人，谭骥炎一直都是冷漠疏离，所以阮菁最喜欢的是谭景御这个嘴巴甜，会哄自己开心的小儿子。

可是此刻，阮菁看着神色冷淡，眼神坚定的谭骥炎，突然惊觉到，原来自己这个儿子竟然是如此的优秀，峻朗的五官，尊贵孤傲的气息，谭家的背景，北京市副市长的职位，他的才华，他的谋略，他的手段城府，让阮菁第一次明白原来这个儿子竟然优秀而完美，甚至在感情上，也是如此的坚定而执着。

冲冠一怒为红颜，多少男人会认为不值得，爱江山不爱美人，自古都是传说，可是对于所有女人而言，那就是最大的幸福，而此刻，看着谭骥炎如此的维护童瞳，阮菁忽然感觉原来谭骥炎竟然也有谭家人没有的坚定感情，可是为什么他爱的人是童瞳，只是这一个名字，就让阮菁如鲠在喉。

“妈，你和关家的交易，我可以不理会，你要吞下程天南的生意，我也可以暗中给你行方便，可是，我希望，妈不要再见小瞳，阮氏漏了多少税，妈你身为阮氏的总裁自己清楚。”谭骥炎夹了一口菜，菜色做的很漂亮，味道也不错，可是谭骥炎更喜欢吃童瞳做的家常菜。

“骥炎，你这是在威胁我？”阮菁敛了笑容，眼神锐利着，身为阮氏的总裁，阮菁自然不是一个慈母，所以此刻，在失望的同时，阮菁却也在快速的考虑着，偷税漏税这一项，就给阮氏省了一大笔的钱，阮氏不是交不起税，可是身为商人，既然能不用交税，能少缴税，阮菁自然不会错过。

“不是威胁，我只是就事论事而已。”谭骥炎将碗里的虾子丢到了一旁的碟子上，虽然和小瞳在一起的时间不久，可是她对自己的习惯却了解的透彻，而身为自己的母亲，却根本不知道自己对虾子严重过敏。

“骥炎，外面都说谭家二少，谭副市长深谋远虑，雷厉风行，不管是之前的柳家，还是如今程氏的案子，骥炎你短短的几个月时间里，就将北京的政局重新洗牌了，安插了自己的人，可是我没有想到你对我这个妈竟然也会用手段，威逼利诱了。”

阮菁突然感觉到有些的悲哀，明明这是自己的儿子，即使不亲，可是却也是自己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可是当看着自己的儿子为了一个自己厌恶的女人和自己这个当妈的针锋相对，阮菁感觉心头薄凉薄凉着，如同破了一个大洞。

“妈。”谭骥炎目光有些沉重的看着阮菁，也知道自己的手段有些的激进，有些的无情，“妈，我只是想要和小瞳在一起，从小到大，这是我唯一拜托你的事情，即使做不到祝福我这个儿子，也请你不要干涉我和小瞳。”

“我……”阮菁喉咙一阵堵塞，想要说什么，可是胸口却窒闷的痛了起来，让阮菁低头吃着菜，从小到大，这个儿子确实从没有要求过自己什么，可是为什么偏偏是童瞳！任何一个人，即使只是一个普通人，阮菁也不会真的阻挡什么，可是独独童瞳，只听到这个名字，只是一个名字，就如同一把锋利的匕首，让阮菁难受的如同一根刺在心尖。

沉默的吃了几口菜，谭骥炎因为公务繁忙，结了账径自的离开，而没有察觉到相隔的另一个包厢里，坐着的正是童瞳和关露。

原来早上在抽屉里看到的关于阮氏的机密资料是这样的？童瞳呆愣着，却从没有想过谭骥炎为了自己，竟然和阮菁不惜谈条件，用阮氏来威胁自己的母亲，心头有些的苦涩，却又是满满的感动。

｜派派小说后花园east0415手打，转载请注明｜www.paipai.fm

第二卷 情意缠绵 126章 滋补身体

“童瞳，你看到了吗？为了你，谭家都要四分五裂了，你如果有一点爱骥炎，就不要破坏谭阿姨和骥炎的关系！”关露愤恨又嫉妒的盯着童瞳，眼阴狠如同毒蛇。

阮菁推开包厢的门走了进来，居高临下的看着失神的童瞳，看起来是一个乖乖巧巧的女孩，也算是漂亮，可是看到童瞳，阮菁就无法平静，那尘封了快二十年的记忆怎么也压不住，这个名字就是一根毒刺，不割掉，阮菁坐立难安。

“童瞳，关露说的不错，你如果真的爱着骥炎，就不要让他夹在中间为难？难道你真的要让骥炎和谭家撕破脸才甘心吗？爱情从来不是两个人的事情。”阮菁冷淡淡的开口，“如果你母亲在，她也不会希望自己的女儿去破坏另一个人的家庭。”

童瞳依旧沉默着，低垂着目光，如果自己妈妈还活着的话，童瞳脑海里浮现出当日在山洞里那血腥的一幕，而耳边是母亲坚定却温柔的话语。

“童瞳，你和骥炎能坚持多久？谭阿姨是骥炎的妈妈，骥炎不可能真的为了你和谭家决裂，就算现在是，可是以后呢，一年两年，十年二十年，感情淡了，骥炎会怨恨你的。”关露添油加醋的说着。

阮菁眯着眼，不放过童瞳的每一个表情，可惜她一直低着头，不过阮菁有种感觉，童瞳已经动摇了，如此最好，她也没有错，只不过谭家不是她一个孤儿院出生的艺人可以高攀的，“童瞳，这些都是实话，你真的要让骥炎在你和我这个当妈的中间选一个，痛苦的是夹在我们中间的骥炎而已，你离开骥炎了，也许会痛苦一段时间，日后会遇到其他男人，谭家也会帮你的，骥炎同样如此，可是我是骥炎的母亲，骥炎永远都不会抛弃我这个当妈的。

童瞳终于抬起头，目光茫然的看着说的头头是道的阮菁，而阮菁心头一喜，果真是没有见识的女孩子，虽然贪恋了权势财富一些，不过终究只是普通人，见识短小，或许童瞳也有几分喜欢骥炎，可是他们不合适，阮菁虽然有些愧对童瞳，可是她绝对不会让童瞳和自己儿子在一起。

“可是为什么要让谭骥炎选择，谭阿姨你不阻拦我和谭骥炎，不是什么问题都没有了？是你将问题弄得复杂化了。”童瞳清澈如水的目光看着阮菁，带着孩子的纯真无暇，隐隐的有一种怀念，“我妈妈如果在世，她不会让我选择的，她只是祝福我和谭骥炎而已。”

阮菁表情陡然之间变得冰冷起来，眼神锐利，皱着眉头看着油盐不进的童瞳，却又被她这一句话给堵死了，第一次有着辞穷的郁闷感觉。

“童瞳，你没有家教是不是？这样和谭阿姨说话！”关露逮着机会趁机教训着童瞳，心里头却有些的高兴，这样最好，谭阿姨不喜欢童瞳，她就不要指望和骥炎在一起！自己得不到的，童瞳就更不用想得到，她不配！

因为阮菁到了隔壁的包厢里，所以餐厅的服务员也没有将这边的桌子收拾，童瞳经过时，不经意的一瞥，赫然看见桌子上的一碟盐水虾，这是刚刚谭骥炎和谭阿姨点的菜。

包厢里，阮菁正因为童瞳的离开而思考着对策，这会突然看到童瞳端着虾子过来，不解的看着她。

“谭骥炎对虾子过敏。”童瞳将碟子放在了桌子上，然后冷淡的看了一眼震惊的阮菁，她果真不知道谭骥炎根本不能吃虾子。

阮菁的确是不知道，谭骥炎只是应付的吃几口菜就离开了，阮菁只当是谭骥炎根本不愿意和自己这个当妈的在一起用餐，而此刻，童瞳的话，却让阮菁感觉到一阵难堪，可是更震惊的却是童瞳此刻的眼神，那样的冷，竟然让阮菁不由的想到谭骥炎看人的目光，竟然是如此的相似。

离开餐厅，童瞳感觉自己今天是出师不利，摸了摸饿瘪的肚子，这边刚要走，忽然，一道白色的身影从车子里走了下来，只是比起往日，沈直却显得憔悴不少。

“听说童小姐在打探当日酒吧街关露的事情，我这里有一些线索，不知道童小姐有没有兴趣？”沈直的确瘦了很多，眼下有着黑眼圈，只是那苍白的脸上笑容依旧诡谲。

“没兴趣。”童瞳直接转身要走人。

“五个。”似笑非笑着，沈直勾着苍白的唇，上挑着眼睛，神色愈加的阴郁。

第一反应，童瞳几乎要认为程天南和沈直就是派人强暴了关露，可是这个念头在瞬间就被掐灭了，如果真的是他们，那么关曜早就查出来了。

“发生在酒吧街的事情，警察查不出来什么线索，可是我就不同了，前面有个咖啡厅，童小姐请。”沈直阴森森的笑着，一双眼宛若冰冷的毒蛇，瞳孔几乎都是上竖而起。

咖啡厅，临窗的座位，中午时分，来喝咖啡的人并不多，而沈直那一身白的刺眼的衣服，更是引人注意，尤其是他

拿出白色的手帕，将座位和桌面擦了又擦，如同四周都带着致命的病菌一般，如果不是童瞳表现很正常，咖啡厅的侍应生几乎以为沈直是个精神病。

“南哥已经决定去自首了。”喝着咖啡，沈直那原本总是带着惨人的笑容消失了，此刻幽幽着开口，如同突然失去了宝贝的孩子一样，眼神迷离的看着童瞳，再次的重复着，“南哥被抓了。”

“程天南是罪有应得。”童瞳点了餐，刚吃上两口，突然没有了食欲，放下了刀叉，她不会同情程天南，他身上背负了太多太多的人命，被抓只是早晚的事情。

“童小姐的良心果真被狗给吃了！”沈直低低的笑着，可是抓着咖啡杯的手却青筋暴突的收紧着，扭曲着眼神，狰狞着苍白的脸，对着童瞳尖锐的怒吼着，“南哥如果不是遇到你，南哥怎么会走到今天，童瞳，你难道不知道南哥时你有多好吗？否则你和杨亚亚，关露被抓之后，你就不会毫发无伤！”

当初绑架杨亚亚，逼迫潘家原现身的人正是程天南派过去的，而抓走童瞳和关露也是为了警告谭家和关家，可是程天南顾及到童瞳，杨局自然就更不可能真的伤害自己的女儿，所以关露才会沦为被鞭打的对象。

兵败如山倒！谁也没有想到赵博一夜之间就被查出来了，明明之前在军方已经消除了赵博所有的档案了，可是赵博还是被查到了，顺藤摸瓜的查到了黄树村，程氏的帝国大厦瞬间崩塌。

“难道我应该感谢程天南绑架我吗？”童瞳冷声的开口，反问的看向情绪有些疯狂的沈直。

“童瞳！”沈直怒极反笑着，端着咖啡杯笑的不可自抑，猛然的站起身来，手里的咖啡向着童瞳泼了过去。

咖啡厅的侍应生皱着眉头看着这边的一切，童瞳倒是快速的一个侧身躲开了，可是衣服上却还是沾到了两三滴的咖啡渍。

“关露并没有被强暴。”可是突然的，疯狂的沈直却又在瞬间恢复了常态，将咖啡杯放在了桌子上，端正的坐着，如同刚刚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般，前后态度的迥然遽变，让人真的不得不怀疑这就是一个疯子。

“你说什么？”童瞳原本是准备起身离开的，沈直就是一个疯子，无法交谈的疯子，可是他刚刚的话，却让童瞳震惊的愣住。

“你没有听错，关露并没有被强暴，或许准确的来说强——暴未遂。”沈直优雅的笑着，可是他那苍白的不见血丝的脸皮，森寒诡谲的扭曲眼神，越是笑，越让人感觉到毛骨悚然，不远处的侍应生原本是准备过来的，可是看着沈直和童瞳似乎已经恢复了平静，却又止住了步子。

“不过是我教关露的，当然，童小姐，你可以拿出手机将这些话录下来，这样就不用担心关露抵赖了。”大方的耸着肩膀，沈直眯着眼弹了弹白色衣服上根本没有的灰尘。

“你为什么和我说？”童瞳戒备的看着坦白的沈直，他绝对没有这么好心告诉自己真相，不过，童瞳目光一转，却已经拿出了手机打开国录音功能，不管沈直有什么目的，目前解决这一件事再说。

“那我就先祝贺童小姐解决了关老爷子的第一个条件了。”沈直端过童瞳面前没有喝的咖啡杯，眼神诡异非凡，倒了半杯咖啡在自己的杯子里，余下的半杯递给了童瞳，“Cheers。”

童瞳将手机放在桌子上，看了看让人感觉毛骨悚然的沈直，端起咖啡杯碰了一下，喝下一口，“你说吧。”

沈直喝了一口咖啡，慢慢的将事情说了一遍，只是明明看起来已经平静下来的沈直，可是那眼神却比起刚刚发疯的时候看起来更加的诡异，阴森阴森的，被扫上一眼，只感觉后背发凉。

童瞳快速的结了账，拿着录好的手机离开了咖啡厅，沈直依旧坐在窗户口，白衣胜雪，可是如果没有他那诡异而疯狂的表情却也是一个不错的男人，目送着童瞳离开许久之后，沈直从皮夹里拿出一叠钱丢在桌子上，“拿一个袋子过来，我要将这些都带走。”

侍应生只感觉这个穿白衣的男人真的不正常，可是看着桌子上的钱，再看着点了点头的领班，知道目前将这个疯子送出咖啡厅最重要，立刻跑过去拿过袋子和餐盒，将桌子上，童瞳的吃剩下的牛排，打包装了起来。

“这些我也要了。”沈直将两个咖啡杯，连同碟子刀叉都装到了袋子里。“苍白的脸上露出阴邪的冷笑，拿起袋子向着咖啡厅外走了出去。

办公室了，谭骥炎正低头看着文件，童瞳过来时，谭骥炎还是疑惑的怔了一下，“不是说今天新戏试镜？怎么有时间过来了。”

“试镜通过，所以庆祝啊。”童瞳笑眯眯着一双眼，晃动了手中的袋子，是童瞳过来时从路过的糕点店买回来的蛋糕。

随着装着蛋糕的纸盒打开，浓郁的香味在办公室里飘散开来，谭骥炎一贯是很少吃甜食的，不过中午差不多没有吃，此刻蛋糕的奶香味倒也引起了食欲。

“谭骥炎，我以前还想学做西式糕点的，可是要烤箱太麻烦，配料什么的也多，然后就没有学了。”童瞳喜欢巧克力味的，咬了一口，舌头上的味蕾似乎都苏醒了一般，让童瞳不由大快朵颐的吃了起来，一脸的满足表情。

“喜欢吃什么，下一次告诉我，我下班回来的顺路买回来。”谭骥炎吃了一小块蛋糕就不愿意吃了，太甜，所以比起吃，谭骥炎更喜欢看童瞳此刻眯着一双眼，一脸幸福的吃着蛋糕的模样，眉宇之间都染着笑，让谭骥炎和阮菁见面之后的不悦刹那消失的无影无踪。

“你不吃了？不饿吗？”童瞳将最后一块蛋糕塞进嘴巴里，回头看着谭骥炎，他就吃这么一点，早知道自己就不应该去买蛋糕，而是带一份餐盒过来。

谭骥炎指尖擦去了童瞳嘴角的一点巧克力酱，小瞳知道自己中午没有吃，所以她也去了餐厅，凤眸冷沉的锐利下

来，妈果真不会就这样轻易的罢手，为什么要这样逼着自己对阮氏动手？

“我出去买其他东西过来。”童瞳没有察觉到谭骥炎的眼神冷了，可惜刚要起身，腰上却多了一条手臂，被一股力度直接拉着跌进了谭骥炎的怀抱里，坐到了他的大腿上。

“不用出去了，我不饿。”谭骥炎抱着童瞳，亲吻着她的额头，峻朗的脸上带着明显的笑，宠溺的看着童瞳。

“谭骥炎，你非要等胃饿坏了才知道后悔吗？”童瞳盯着谭骥炎闷闷的开口，虽然不得不说谭骥炎这样笑起来简直帅呆了，可是童瞳快速的坚定着心头的信念，绝对不能被男色诱惑，便又板着小验，对于谭骥炎这样糟蹋自己身体的行为很是不满，“谭骥炎，你要是饿出病来了，身体垮了，我就一脚踢开你，去找一个身体健康的好男人！”

“二哥身休不健康？”刚开门，只听到后半句，谭景御一脸疑惑的看着谭骥炎，然后目光不由得看向他的下半身，不是吧？二哥难道之前的洁身自好都是因为身体不健康，那个出问题了？

跟着谭景御一起进门的沐放桃花眼眯了眯，若有所思着，当然，脑子里思考的绝对是谭骥炎的某个部位是不是真的出问题了？之前谭骥炎可是一直都非常幼稚的在小丫头的脖子上种草莓，难道是因为那里不行，所以才用这样幼稚的办法来证明自己。

“现在还行，估计过几年就不行了！”童瞳快速的从跳下谭骥炎的腿，不是自己夸大事实，谭骥炎这样高强度的工作，早晚都将胃给弄坏，身体给弄垮。

谭景御一开始还是怀疑，可是此刻，却目瞪口呆的看着脸色黑成一片的谭骥炎，惊恐的吞了吞口水，二哥该不会要杀人灭口吧？虽然说男人那里不行是非常丢面子，折尊严的，可是讳疾忌医，还是要查的，说不定就治好了。

沐放挑起眉峰，斜睨着谭骥炎，唇角向上勾起一抹复杂的笑，“谭骥炎，你最好注意一下，小瞳还很年轻。”所以即使不厚道，沐放也绝对不会让童瞳守活寡的。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人无完人！谭景御一直认为谭骥炎这个二哥绝对是完美的代表，以前还认为二哥太没有人情味，可是在看到童瞳和谭骥炎相处的模式之外，谭景御倒真的认为这个二哥是真的很完美，却没有想到老天开了这么大的一个玩笑，二哥竟然那里不行！

“你们来做什么？”谭骥炎脸色阴沉的扭曲了一下，可是他绝对不会幼稚的和两个男人讨论自己到底行不行的问题，可是即使是谭骥炎努力的收敛着情绪，可是那峻脸依旧紧绷着，额头上青筋隐隐的凸起，而当看到谭景御那同情外加忧心，沐放那一脸审视的表情，谭骥炎脸色怎么都显得无比难看。

而谭骥炎这样的表情正好验证了沐放和谭景御的推测，可是看着谭骥炎身体素质很好，之前只是因为咳嗽才病了一次，怎么就那里不行了呢？

童瞳看着谭景御和沐放那变的非常诡异的表情，不由疑惑的拉了拉谭骥炎的袖子，为什么谭三哥和沐哥都像是吞了苍蝇一般。

谭骥炎头痛的看着童瞳，探了揉眉心，“他们俩没事，吃蛋糕，我给你倒杯水过来。”

看着谭骥炎去倒水，谭景御和沐放快速的坐了过来，一左一右在童瞳的两边，“小丫头，你什么时候发现的？”

发现什么？谭骥炎不准时吃饭？童瞳回想了一下，倒是有些感激谭景御这么关心谭骥炎的身休，“前段时间。”之前自己还以为谭骥炎每一次都是准时吃饭，可是后来才知道他常常都是忙着忙着就忘记吃饭了，根本就是三餐不继。

有段时间了？谭景御和沐放对望一眼，开始思虑着对策，而正倒水的谭骥炎握着被子的手抖了一下，热水差一点洒出来，表情再度扭曲起来，从牙缝里挤出话来，“你们两到底来做什么？”

“呃，小丫头说有事告诉我们。”谭景御肩膀一个颤抖，二哥果真发火了！

“嗯，谭骥炎，给你听一段录音。”童瞳快速的拿过一旁的包，然后将手机录音功能播放了出来，里面传来沈直的声音，说的正是关露被强暴这一件事的真相。

“录音我拷贝下来。”谭骥炎将茶杯放到了茶几上，拿过童瞳的手机走向了办公桌，想起那一夜在酒吧外，关露用力打了童瞳一巴掌，不由脸色阴厉了几分，眼神冰冷。

看到自己二哥那样让人不寒而栗的眼神，谭景御在替关露默默哀悼的同时，也不由的想到自家二哥是不是将某个部位不行的怒火要发泄到关露身上，那这样的话，关露会不会有危险？二哥的怒火一般人都是承受不住的。

谭骥炎中午休息的时候还算有点空闲，可是下午依旧安排满满的工作，所以童瞳就和谭景御、沐放一起离开，不打扰谭骥炎的工作。

“小丫头，下午没事，要不你买点甲鱼，人参什么的炖点汤给二哥补补。”这边刚出办公室的门，谭景御就立刻对着童瞳开口，急切的建议着。

“啊？会不会太补了？”童瞳不解的站定脚步看着谭景御，不过想到谭骥炎最近因为忙碌程氏的案子，消瘦了不少，于是乖巧的点了点头。

“最好买点鹿……”鞭字还没有出口，却被一旁沐放眼明手快的捂住了嘴巴，谭景御不解的一怔，俗话说吃什么补什么，这鹿鞭可是大补的，可是突然感觉背后一阵发凉，谭景御慢悠悠的回过头，然后这才发现自己正站在窗口，而窗户并没有关上，办公室里，谭骥炎阴沉的眼神如同刀子一般直接瞪了过来。

惨了！谭景御头皮一阵发麻，二哥这肯定都听见了，谭景御僵硬着脸发现谭骥炎正对自己笑着，然后火急火燎的一把抓着沐放的手就跑，“小放放，这一下惨了，二哥一定会宰了我，二哥对我笑了，这一次二哥不知道要怎么修理我了，可是我也是太担心二哥了，所以才会忘记了地点，二哥怎么能这么狠呢，我可是他亲弟弟！”

“你就这么怕谭骥炎？”沐放勾着薄唇，事不关己，自然是没有谭景御的害怕，俊美倾城的脸上带着惯有的慵懒和悠

闲，倒是真的有些疑惑，这个无赖竟然这么忌惮谭骥炎。

“小放放，你不知道，二哥一贯都是杀人不见血，直接对着软肋下手的狠角色。”电梯里，谭景御俊朗帅气的脸上表情极度的郁闷，然后蹭蹭的靠到了沐放的肩膀上，趁机吃点嫩豆腐。

“祸害遗千年，谭骥炎再狠也不至于杀了你。”沐放一手要推开靠着自己肩膀的谭景御，神色了有些的恍惚，谭骥炎即使狠又如何，他对小瞳在乎，这就够了。

“小放放，你怎么了？”谭景御刚想要用手趁机缠上沐放的腰，上一次偷偷的抱过，虽然又挨了一顿打，不过谭景御终于清楚了，自己一只手臂绝对能将小放放的腰环抱住。

“我很好。”沐放眼神闪烁了一下，随后又将那波动的情绪完美的压抑了下来，随着电梯门的打开，谭景御站直了身体，沐放便又嘴角噙着笑，带着风情万种的妖孽气场向着自己的红色法拉利走了过去。

小放放到底隐藏了什么？谭景御帅气的脸上虽然还是那样懒懒的笑容，可是一双眼却锐利如同猎豹，谭景御是想要去查，可是在谭骥炎那一句，如果不想和沐放现在就决裂，老死不相往来，就不要去查沐放的过去。所以谭景御就忍住了，可是即使他掩饰的再好，那睡着之后会惊恐的噩梦，半夜蜷缩颤抖的身体，这一切，都让谭景御心疼的厉害，却又不敢开口，怕激怒了沐放。

“你还伫在那里当门神吗？车钥匙！”沐放没好气的转过身瞪着站在电梯门口的谭景御，自从这个混蛋混来之后，沐放发现自己的车钥匙，门钥匙，甚至连办公室的钥匙都神不知鬼不觉的跑到了谭景御那里，让沐放挫败不已，当然，自己喜欢开快车，可是车技又不怎么好，所以也就任由谭景御当司机当保姆了。

“来了。”谭景御朗声一笑，一手晃动着钥匙圈，一手插在裤子口袋里，帅气十足的向着沐放走了过来，自己会等到小放放愿意说起过去的时候，不过目前这个漂亮的男人归自己保护。

童瞳错愕的站在原地看着跑远的谭景御和沐放，回头看向办公室里，谭骥炎神色一片正常，让童瞳笑了笑，然后带着满腹的疑惑也走向电梯。

入夜，公园。

“有必要让关曜过来吗？他不是在开会。”汽车里，沐放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看着挂了手机的谭景御，即使中午的时候谭骥炎听到了那段录音，可是也不会闹出认命，谭景御有必要一脸火急火燎，让关曜不得不中断了会议来公园蹲点。

“小放放，这你就不懂了，若是以前，二哥最多也就是十倍的报复回去，可是今时不同往日，二哥那里不行，估计正憋着一肚子的火，我这是防患未然！”谭景御手指敲打着笔记本电脑，当知道谭骥炎打了电话给关露约了在这边公寓的树林见面，谭景御就发挥了军情处特工的能力，事先在树上装了一个监控探头，现在正在调试着，笔记本屏幕里正是关露坐在长椅上等待谭骥炎到来的画面。

关露化了个淡妆，特意去理发店重新弄了一下头发，此刻，夜色之下，树林这边有些的暗，关露却是掩饰不住的喜悦，美目含情，翘首以待的看向远处，等待着谭骥炎的到来。

而为了这个迟来的约会，关露里面穿了一件低胸的米色近身薄线衫，加长的款式，衣服下摆到了大腿处，然后是浅灰色的长袜包裹的纤细美腿，黑色及膝的靴子，外面罩了一件淡蓝色双排扣风衣，没有扣上扣子，脖子处围着围巾，整个人显得妩媚而美丽。

关露从包包里拿出化妆镜，快速的整理了一下被风吹乱的头发，而脚步声传过来时，关露不由的一怔，快速的抬起头，满眼的期待，可是当看见来的并不是谭骥炎，而是四五个油里油气，勾肩搭背走在一起的年轻男人时，再次的低头对着化妆镜继续整理妆容。

“呦，小姐这么晚，是在等我们吗？”为首的青年不但没有走来，反而向着关露走了过来，四个人两个站在关露的前面，余下两个一左一右，让关露完全被包围住了。

“让开，我在等人！”关露冷斥一声，啪的一声将化妆镜收了起来，面带怒容。

“等人？难道是在等嫖客？不错，有几分的姿色。”为首的青年淫邪的笑着，双手环胸，笑的猥琐而下流，“这么晚，在公园里，这怕也不是什么好货色，哥几个今天没有带钱，不过一定会喂饱你这个小荡妇。”

听着身边四个男人下流的笑声，关露倏地站起身来，目光期盼的看着远处，骥炎怎么还没有来？要不自己去门口等着骥炎！

“小姐，想走可没有这么容易！”抬手拦下关露，为首的青年龇着一口被烟熏黄的牙齿，挑着眉梢，将关露仔细的打量了一遍，“果真是个性感的熟女。”

“你们要做什么？我等的人马上就来了，到时候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关露强撑起气势，可是莫名的，之前酒吧街那一天的回忆铺天盖地的席卷到了脑海里，让关露声音颤抖着，脸刷的一下苍白，甚至连涂着唇彩的红唇都不受控制的颤抖着。

不远处的汽车里，沐放震惊的看着监控画面的一幕，不可能这么巧合就巧合的又遇到这些人，难道是谭骥炎？

“小放放，你看见了二哥火起来，真的对谁都不留情。”谭景御叹息一声，目光悠远的看向车窗外面，总是懒散不羁的英俊脸庞上难得出现了一抹沉思，如果爷爷和妈继续仇视小丫头，谭景御可以想象出的谭家之后面临的境况。

“关露罪有应得。”沐放倒是丝毫不同情此刻尖叫着，被四个混混围困的关露，不过谭骥炎还真狠，竟然这样对待关露。

沐放目光不经意的掠过，定格在谭景御英俊的脸庞上，这个混蛋从出现之日起，就总是一副没心没肺，没脸没皮的模样，一开始还是和自己打架，到如今就发展成了打不还手的地步，沐放习惯了谭景御朗笑无赖的一幕，此刻看着他皱

着眉头，却突然有些的不习惯，“你怎么了？”

话一出口，看着谭景御突然笑弯了眉梢，然后一张欠扁的脸激动的转过来，沐放就有种想要一头撞死自己的冲动，自己为什么多嘴。

“小放放，我就知道，你是关心我的！”谭景御兴奋着，一扫阴霾的情绪，整个人直接向着副驾驶的沐放扑了过来，当然迎接他的自然是沐放恼羞成怒的拳头。

关曜打开车门坐到后座时，看到的正是沐放一拳头打向谭景御的后背，看得出力度不小，可是谭景御不但没有躲闪，反而直接展开双臂扣住沐放的腰，黏在了沐放的身上，完全不在乎自己被当成沙包的后背，反正这一点痛，对谭景御而言根本不算什么，虽然小放放一旦被惹怒了，十拳里有两拳也让谭景御感觉到有点痛，不过打是亲，骂是爱。

“骥炎，他……”关曜当看到笔记本屏幕，温和俊逸的脸上眉头皱了起来，当接到谭景御的电话，知道关于强暴的事情根本是子虚乌有，关曜想到谭骥炎的怒火，可是却没有想到谭骥炎竟然真的能如此的狠下心来对待关露，毕竟还是一起长大，有那么多年的情谊。

“关哥，这不能怪二哥，二哥最近心情不顺，火气大了一点，不过只是吓吓关露而已，不会真的出事的。”谭景御终于松开手，不再死缠着沐放。

“因为谭家的事情吗？”关曜点了点头，谭老爷子和谭阿姨都不喜欢小瞳，骥炎即使再狠心绝情，那毕竟是他的家人。

“不是，关哥，这话你知道就算了，千万别在二哥面前提。”谭景御犹豫了一下，然后忧心忡忡的开口，“二哥那里不太行，估计正上火呢。”

“啊？”关曜目瞪口呆的看着谭景御，严重怀疑自己是幻听了？小御说的是自己听到的意思吧？

“关哥，你和二哥一起长大，你就一点没有发现？”那里不行的话，如果从小就调理，说不定就好了，这会二哥都快三十岁了，谭景御真的怀疑再治疗能不能来得及。

“你这是从哪里听来的？”关曜有些的头痛，自己和骥炎一起长大，差不多从小都是在一起，以前在军队训练的时候，也一起洗过澡，自己怎么就没有看出来骥炎那里不行？虽然这些年骥炎都是清心寡欲，可是关曜记得谭骥炎比自己更早一年就成熟的。

“今天在二哥办公室，小瞳意外说起，我和沐放听到的。”谭景御感觉真的好巧，否则自己还真的不知道二哥竟然那里有问题，不过二哥也真的，竟然就没有想过去医治吗？

“骥炎没有否认？”关曜怎么都感觉这有些不对劲，尤其说起的人还是童瞳。

“没有，脸黑的厉害。”谭景御摇摇头，其实估计谭骥炎真的否认，谭景御也会认为自己二哥因为怕别人知道自己重要部位有问题，所以才会为了面子否认的。

“你们放开我？”尖锐的喊叫着，关露再次的感觉噩梦又发生了，可是脖子上的丝巾被扯了下来捆绑住了双手，四个男人的手放肆的在身上游移着，让关露脸上泪水扑朔的流淌下来，心头的绝望不断的扩大。

终于，一片混乱声里，有着脚步声再次的响起，泪水朦胧的目光里看见了那抹冷峻的身影，关露终于看到了希望，用力的推开身上的人，跌撞的向着谭骥炎跑了过去，沙哑着声音喊叫着，“骥炎，救我……”

可惜就在关露要扑到自己身上的瞬间，谭骥炎冷漠的侧开身，神色漠然而无情，而扑空的关露砰的一声，重重的摔在了地上，可是比起谭骥炎此刻的冷漠，关露只感觉到了自己终于安全了。

“这是你们的所得。”带着黑色的墨镜，谭骥炎站在树荫的阴暗里，冷漠的从口袋里拿出了皮夹，将一叠估计一两千的人民币直接递了过去。

“谢谢了，哥们。”为首的年轻男人吹了个响亮的口哨，然后快速的接过钱，原本还想要开口，可是当扫过谭骥炎那冷峻骇人的脸庞，便直接收了钱和身后三个狐朋狗友迅速的离开去酒吧找乐子了，从头至尾都没有发现这个冷酷至极的男人正是北京市副市长，不过估计他有一天真的在电视上看见了谭骥炎，也只会认为是天色太黑，自己认错了人。

错愕着，关露泪水还挂在脸上，不敢相信的看着那离开的四个男人，呆愣愣的抬起头看着夜色之下，宛若撒旦的谭骥炎，骥炎为什么要给那些人钱？不！关露猛的摇着头，不敢相信的看着谭骥炎，不会是这样的，骥炎或许只是用钱打发走这些欺辱自己的人渣们。

谭骥炎从口袋里拿出手机，然后将之前拷贝过来的沈直的话再次的放了出来，关露突然脸上血色尽褪，呆愣愣的，想要开口说什么，可是喉咙却如同被卡住了一般，含着泪水的眼睛如同死鱼眼一般是去了光泽。

“出了公园，会有人送你去机场，所有的行李和手续都已经办好了。”谭骥炎冷声的开口，将手机收了起来，脚步顿了一下，冷声道，“你在美国的丈夫杰夫已经知道了这件事，所以你回美国之后应该会收到律师的离婚函，但是我已经和相关部门打过招呼，从今天开始，你禁止进入中围。“

所以离开北京回到美国之后，关露再也不能回国，不能和父母家人相见，一辈子，估计至死都只能老死他乡。

关露呆愣愣的理解着谭骥炎话里的意思，然后终于失声痛哭着，一把抱住了谭骥炎的腿，泪水扑朔的流淌在脸上，“骥炎，我知道错了，我不会和童瞳过不去，你放过我这一次吧，我立刻离开北京，我回老家去，再也不踏入北京一步！”

“太迟了。”冷酷的声音冰寒的没有一点温度，谭骥炎冷漠着眼神看着哭的梨花带雨的关露，直接的迈开步子离开，小瞳还等着自己回去吃晚饭，想到此，谭骥炎峻冷如霜的脸庞上便柔软下来。

哭喊着，全身的力气都如同被抽干了一般，关露整个人都瘫软在了地上，她不知道谭骥炎竟然会这样做，不仅仅找

来这些人对付自己，甚至还禁止自己以后再回国。

汽车里，谭景御关上了笔记本，瞄了一眼后座的关曜，二哥这样虽然没有真的对关露如何，可是却也差不多算是让关露生不如死了，朗声的开口打破车内的平静，“小丫头今晚上做了不少菜，我们正好过去蹭饭吃。”

汽车刚开出公园大门，看着站在夜里的谭骥炎，谭景御立刻陪着笑脸，心虚不已的开口，“二哥，正好我送你回去。”

谭骥炎拉开后座的车门，意外的看着后座的关曜，他以为小御和沐放过来，不过是为了看热闹，却没有想到关曜也在。

“二哥，那个你怎么发现的？”谭景御看着根本不理会自己的谭骥炎，直觉认为军情处的手下要加强训练量，二哥只是个普通人都能发现，以后还怎么出任务。

“你找人跟踪我，窃听电话，你以为李成是摆设吗？专心开车。”谭骥炎看了一眼谭景御，随后又和关曜讨论起这一次程氏垮台之后的人事安排。

怡然园公寓。

童瞳围着围裙正在做菜，听到开门声，提高了声音，“谭骥炎你回来了，再等一会就能吃饭了。”可是当脚步声不对时，童瞳一怔，一手拿着锅铲咚咚的跑了出来。

“是你！”童瞳没好气的看着谭老爷子，谭骥炎腿上的淤青到现在还能看见，所以对于谭老爷子这个凶手，童瞳没有用锅铲子赶人已经算是尊老了。

“没有家教，谁教你用锅铲对着人说话的！”谭老爷子身后还带着两个亲卫，余下两人在玄关处站着，这么多年来，谁见了谭老爷子不是恭敬有加，所以此刻看着童瞳拿着锅铲子的模样，谭老爷子自然是怒火中烧的吼了起来，“就你这样还能配得上我孙子！”

“你有家教？用手杖打自己孙子的家教！”气鼓鼓着脸颊，童瞳哼了一声，“我要去做菜了，你自便！”

“客人上门，连一杯茶都不知道奉上吗？”谭老爷子怒瞪着一双眼，手习惯的向着一旁伸了一下，然后想起陪伴了自己三十多年的手杖都童瞳给劈断了，便又气的脸色铁青。

“有两手空空上门的客人吗？”童瞳从厨房里探出头来，然后目光上上下下的将谭老爷子打量了一遍，“幸好谭骥炎没有遗传到你的寒酸小气！”

“我寒酸小气？”谭老爷子气愤的站起身来，双手在口袋里摸了摸，他是个军人，身上自然不可能和那些爆发户一样，脖子上挂着坠子，手上带着扳指什么的。

看吧，果真什么都没有！童瞳一手翻炒着锅里的菜，一面回头眨巴着眼睛瞅着谭老爷子。

“这个给你！”终于，谭老爷子被看的怒了，从上衣口袋里将一块镀白金的牌子啪的一声拍在了流理台上。

这是军方最高规格的勋章：执行特殊任务奖章。

勋章正面中间是军徽，五角星形的设计，背面是红星八一军徽，下面写着颁发勋章的年月日，而勋章中间有一个凹形的痕迹，童瞳看了一眼下，这应该是子弹射中的痕迹，而当年谭老爷子年轻的时候，曾经执行了军方最为危险的一次任务，这枚勋章是当年军委主席亲自颁发的，而第二年，在一次任务里，谭老爷子被人打黑枪，原本以为必死无疑，却没有想到这枚勋章挡住了子弹，从此之后，几十年里，这枚勋章和谭老爷子形影不离。

谭司令被气狠了！两个亲卫对望一眼，然后心头同时浮现出这个念头，而当勋章给拍出去的时候，谭老爷子也立刻后悔了。

“舍不得？还给你。”童瞳对上谭老爷子欲言又止的模样，虽然不知道这枚勋章对谭老爷子的意义，不过应该也是很重要的，所以童瞳又将手里的勋章递了过去。

“送出去了，我会要吗？省的有些人说我老爷子小气寒酸！”谭老爷子哼了一声，虽然心疼的厉害，可是对上童瞳那表情，怎么都感觉这个丫头在嘲笑自己小气寒酸，所以硬气的一扭头，不要了！

“哦，那我就收下了。”难道这勋章不重要？童瞳看着谭老爷子那无比厌恶的看着手里的勋章，以为自己推测错误，就随手将勋章放到了哆啦A梦的围裙大口袋里，继续炒菜。

这个该死的没有教养的丫头，竟然把这么重要的勋章放到围裙袋里，而且还似乎这么丑了吧唧的围裙，那蓝通通的大头是什么东西！可是送出去的东西，泼出去的水，谭老爷子恨的直咬牙！

“厨艺还不错，多放一点辣。”锅里是童瞳正在做的水煮鱼片，油烧的热，葱姜蒜和朝天椒放在锅里爆炒出了香味，让谭老爷子这才想起自己晚饭还没有吃。

“谭骥炎不能吃辣。”童瞳皱着眉头看着谭老爷子，谭家就没有一个人知道谭骥炎的口味吗？

“我能吃，这鱼片不放辣不入味！”一点礼貌都没有的丫头，谭老爷子恨恨的开口。

“我又不是让你吃。”不满外加疑惑。

“客人上门，你难道不应该招呼晚饭吗？果真是一点教养都没有！”谭老爷子只感觉要气爆了，他出门，哪个见到了不是点头哈腰的请自己赏脸吃饭，这个该死的丫头，竟然一点眼色都没有！

“那我把勋章还给你，你就不是客人了。”童瞳顺势要摸出大口袋里的勋章，不过看着谭老爷子气的直跳脚，怒瞪着眼，血压有些要升高的模样，想了想，又放了一下辣椒在锅里，倒上热水，将用调料和干淀粉和蛋清腌制好的鱼片放入了锅里。

这还差不多！谭老爷子这才满意的哼了一声，却听见一旁童瞳嘀咕的抱怨，“还说不小气，哪有客人赖着要饭吃的！

不就是一个勋章吗？谭阿姨还给我了一千万的见面礼呢。”

“你这个没脑子的蠢丫头，那是见面礼吗？那是给你的分手费！”谭老爷子舒缓的脸色再次充血的怒起来，“我赖着你要饭吃？你哪只眼睛看着我赖着你要饭吃！我这是给你面子！”

童瞳被吼的耳朵有点痛，身体侧闪的避开，瞄了一眼又怒发冲冠的谭老爷子，然后用无比诚恳外加无辜的语调开口，“你可以不给我面子！”

两个亲卫今天算是明白了什么叫做一物降一物！以前那些人都是巴结着谭司令，自然是恭敬有加，也就养成了谭司令火爆强势的一面，可是如今遇到童小姐，那就是一拳打进了棉花里。

“我不和你这个丫头鬼扯！”谭老爷子为了防止气死自己，直接转过身向着餐桌走了过去，桌子上一个小小的瓷罐里冒出浓郁的香味，勾人食欲着，饭前先喝一些汤养胃，这是谭老爷子这些年养成的习惯，毕竟年纪大了，生理机能就差了。

“喂，这个是给谭骥炎熬的，你不能喝！”童瞳将水煮鱼片刚盛到了汤盆里，看到餐桌边的谭老爷子作势要舀汤喝，身影一动，却已经迅速的掠了过去，凌厉的动作，让两个亲卫眼神一沉，随即又明白过来，谭副市长看中的人，又怎么可能只是泛泛之辈。

“骥炎是我孙子，我这个当爷爷的还不能喝他的汤吗？”谭老爷子倒没有发现童瞳疾如迅雷般的动作，而是又是童瞳杠上了！

“不准喝！”童瞳可是熬了四个小时，小心的看着火，用瓦罐给炖出来的汤，就这么多，只够给谭骥炎一个喝。

“我偏要喝！”童瞳越是护着，谭老爷子就是越是要喝，提高了嗓门直接吼了回去。

“这是给谭骥炎补身体的！”童瞳依旧寸步不让。

“年轻力壮的大男人要补什么身体！”谭老爷子这会倒是舒缓了一下愤怒的情绪，只是依旧不满的哼了一声，用长勺在瓦罐汤里搅拌了一下，当看见里面的半截人参和剁碎的甲鱼之后，谭老爷子脑子哄的一下热了起来，脸因为愤怒而再次爆红着，“你这个没脸没皮的丫头！”

｜派派小说后花园east0415手打，转载请注明｜www.paipai.fm

第三卷 家族风云 127章 柳康葬礼

客厅里，谭骥炎、谭景御、沐放和关曜刚刚进门就听见童瞳和谭老爷子在厨房里吵架，原本众人还担心，可是当仔细听了一下，发现只是为了一罐子汤，所以也就安下心来。

“小瞳，没事，给爷爷喝。”谭骥炎沉声的开口，走了过来，“爷爷。”

“不行，这可是我熬了一下午的汤。”童瞳摇着头，看了一眼勃然大怒的谭老爷子，“你喜欢喝，下一次我重新给你熬。”

“你这个……你这个……”谭老爷子怒不可遏着，猛然的一伸手，砰的一声，餐桌上的瓦罐汤被挥落在了地上，浓郁的清香味蔓延开来，当然还有那被剁成碎块的甲鱼，让所有看见的人眼珠几乎都掉下来了。

是个男人都知道甲鱼是做什么用的？壮阳啊，这个谭老爷子果真不能喝，可是齐刷刷的，众人不由的将目光看向谭骥炎，难道谭副市长那里不行？然后看着谭骥炎的众多视线不由自主的瞄向了他的腿间。

当看见那甲鱼时，谭骥炎脸色顿时铁青成一片，而谭景御只感觉浑身一个颤抖，后背阵阵发凉，虽然他也是好心给二哥补补身体，可是这样的事情一定要秘密进行，自己这不是揭了二哥的短，告诉所有人二哥那里不行吗？

“你这个疯老头！”童瞳怒了，如果不是看着眼前是个老人，她绝对一拳头挥了过去，然后一手向着围裙的大口袋掏了过去，啪的一声把手里的勋章给拍在了桌子上，“我不要了，你出去！”

“你还敢和我犟！你这个死丫头，你要不要脸皮啊！”谭老爷子看着自己被送出去的勋章直接给退回来，又急又气的怒吼着，“今天你不收也给我收起来。”

“小瞳。”谭骥炎冷眼扫过一旁的谭景御，看着地板上的甲鱼，嘴角再次抽搐起来，直接揽过童瞳的肩膀，看了一眼桌子上的勋章，震惊的一愣，爷爷竟然将这个勋章送给小瞳了，这可是爷爷的贴身之物，当年奶奶死的时候，爷爷犹豫了许久，却也没有将勋章放进棺材里陪葬。

“谭骥炎，你不要拉着我，就算是你爷爷今天也不行，我哪里没脸没皮了？哪有人喝不到汤，恼羞成怒的将汤给摔了，你还有理了不成？”童瞳直接甩开肩膀上谭骥炎的手，怒着小脸，质问的看着谭老爷子，“这可是给谭骥炎补身体的！你没看到他瘦了吗？”

“补什么补，这是壮阳的，你一个丫头片子，还好意思大声嚷嚷！”谭老爷子也来了火气，这个该死的丫头！

童瞳错愕的一愣，然后目光呆滞的看着地上洒落的清汤，人参片和甲鱼块，这是补汤她知道，人参大补，谭骥炎瘦了，可是她真的没有想到壮阳这一块！蹭的一下，小脸俏红成一片，谭骥炎再壮阳，那自己就不用活了！

“哼，现在知道丢脸了！”谭老爷子看着终于低下头认错的童瞳，满意的哼了一声，心情立刻畅快起来，这个丫头和自己斗，根本就太嫩了，姜还是老的辣。

“谭三哥让我炖的！要丢脸也是谭三哥丢脸！”童瞳抬起头，像是瞪了谭老爷子一眼，然后将火大的目光看向几乎要缩成一团的谭景御。

“谭景御！”谭老爷子再次怒了，这个混账孙子，自己胡闹也就算了，竟然还敢教唆着丫头片子给自己二哥炖壮阳的汤！

“谭三哥！”童瞳也怒了，难怪之前自己去药店买人参，拎着手里的甲鱼时，那营业员笑的很诡异。

异口同声的吼着谭景御之后，谭老爷子和童瞳动作整齐划一的抓起桌子上摇放的碗，咻咻两下，两只碗直接向着罪魁祸首谭景御给砸了过去。

当然，一流的身手之下，谭景御自然是动作迅速的躲避开，然后左右手同时一伸，将砸向自己的碗给接住了，苦笑的开口，“爷爷，你不要生气，我这也是担心二哥吗，我们总不能讳疾忌医。”

“不要嬉皮笑脸的！自己胡闹还敢给我找借口”谭老爷子的怒火此刻对着总没个正经的谭景御，这个孙子就是太胡闹了，太无法无天了。

“谭骥炎哪里需要壮阳了？”童瞳咬牙切齿的将壮阳两个字咬的重重的！谭三哥真的太胡闹了。

“啊？这不是你自己说的？小丫头，你不能这样过河拆桥。”谭景御挫败的眨了眨眼，英俊帅气的脸再次的转向了自家二哥，对上谭骥炎那一副冷傲峻寒的脸色，忽然明白过来，自己肯定是弄错了，“中午你在二哥办公室，不是说二哥身体不健康，现在还行，过几年估计就不行了。”

谭景御的记忆力自然是一流的，所以原话是一字不漏的复述出来，当然还不忘看了一眼身边看戏的沐放，这可不是自己一个人听到的，小放放也是亲耳听见的。

“我是说谭骥炎身体不健康，三餐不继，他的胃现在还行，过几年肯定会有胃病！”童瞳一字一字狠狠的开口，看着地上的甲鱼和人参，再次脸一红，转身去拿扫帚和拖把，谭骥炎要是真的不行，自己就不会每次被折腾的腰酸背痛，全身骨头都如同被拆开了重组一般。

这根本就是一个大乌龙！关曜别过头笑了起来，沐放自然也是妖媚的笑着，谭骥炎接过童瞳手里的扫把直接丢给谭景御，冷声开口，“自己打扫干净！”

“知道了，二哥。”谭景御耷拉着脑袋，认命的将两个碗放到了流理台上，然后开始打扫地上的狼藉。

童瞳看了看桌子上的勋章，然后眼明手快的赶在谭老爷子伸手之前收到了自己围裙的大口袋里，这可是饭钱！然后去灶台边继续炒菜。

谭老爷子扭曲着脸，然后一扭头，大步向着客厅走了过去，不甘心的丢出话要打击童瞳，“饭菜最好做的好一点，不要弄的像是猪食一样！”

谭骥炎摸了摸童瞳的额头，快速的在她的脸颊上落下一吻，这才转身向着客厅走了过去，虽然爷爷不喜欢小瞳，可是能将从不离身的勋章给了小瞳，谭骥炎凤眸微沉，嘴角噙着淡淡的笑，看来事情还不至于到撕破脸的地步。

客厅里谭老爷子终于喝上了茶，这才和谭骥炎说起了程氏垮台之后，被牵扯出来的从军区到地方政府人事安排，程氏的关系网牵扯之大，让人震惊，该双规的被双规，军方的涉案都被军情处和国安部秘密带走了，而牵扯到一些商人，自然是由关曜所属的公安系统抓人，所以接下来的人事任命，是安排自己人手的最好时机。

听着谭骥炎说了一些人名，升迁到了什么位置，哪些和程氏有关的官员被纪律处分，谭老爷子点了点头，目光看着这个优秀到不需要自己有任何担心的孙子，为什么独独在选择婚姻这一块，就这么倔强而固执，那个丫头有什么好？没家世没背景也就算了，还是个抛头露面的艺人，没教养，和自己这个长辈竟然敢大小声，根本就是一无是处，自己随便给骥炎找个女孩都比这个野丫头好！

而且童瞳这个名字！谭老爷子可以明白为什么阮菁这么不喜欢，日后只怕为了这个野丫头，谭家会家宅不宁，所以不管如何，谭老爷子也是不会让童瞳真的和谭骥炎在一起的。

“这些就按照你的安排，骥炎，你和我来书房。”谭老爷子站起身来，虽然年过古稀，依旧是老当益壮，方正的步伐，站的笔挺的身影，从背后看，如果不是一头白发，几乎看不出这是一个老人。

谭骥炎向着书房走了过去，反手关上门，恭敬的站在了书桌前，而谭老爷子并没有开口，只是坐了下来，一手有节奏的敲着桌面，眼神锐利的看着谭骥炎，浑身迸发出属于上位者的威严，即使是谭骥炎此刻也不由的站直了身体，这个不仅仅是自己的爷爷，也是北京军区的谭司令。

“彻查七大军区，骥炎，你用谭家做了什么交易？”谭老爷子冷声的开口，锐利的眯着眼看着谭骥炎，不要说骥炎只是一个副市长，就算是自己，也无法做到彻查七大军区来找一个绑匪。

“爷爷，我没有用谭家来做交易，我只是答应上头，在其位、谋其政，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谭骥炎平静的开口，小瞳是自己的人，自己要救她护着她，绝对不会用谭家来做交易，只是，这一生，谭骥炎知道自己注定了要在政局之中一直走下去，也算是卖身了。

“就这么简单？”谭老爷子倒不是不相信谭骥炎的话，只是有些不相信竟然就这么简单，而且这一桩交易看来，对骥炎却是百害而无一利，有了上面的绝对信任，等于骥炎手里握有尚方宝剑，以后在政途上，绝对是顺风顺水。

谭骥炎回想着之前的童瞳被赵博等人绑架走时，自己打的那一通电话，爷爷一辈子在军区里，强势，雷厉风行，可是真正看透自己真面目的却是上面的人，之前选择离开军区进入政坛，是因为军区在谭家的把持之下，谭骥炎知道自己即使进入军区，也将是一帆风顺，所以谭骥炎选择了另一条路，却也是为了将军政商结合起来。

可是在遇到童瞳之后，谭骥炎也萌生过退出政坛的念头，即使不是现在，或许会在五年后，十年后，自己是一个不安分的人，喜欢挑战，为了谭家的势力，也愿意在政坛之中，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可是有了需要珍爱的保护一生的人，谭骥炎也想着过上平静的生活，为了童瞳袖手天下。

可是那一次童瞳被绑架走了，虽然知道童瞳的身手，可是谭骥炎是真的担心，真的害怕，害怕有任何的意外发生，所以谭骥炎决定了握紧手中的权利，从此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让任何人再不敢动童瞳分毫。

谭骥炎又和谭老爷子在书房里密谈了差不多半个小时，谭景御过来敲门说是可以吃晚饭了，谭老爷子站起身来，看了一眼谭骥炎，冷声的开口，“不管如何，童瞳是无法进入谭家的大门。”

“爷爷，我也说过，这一生我只要她一人。”谭骥炎依旧神色平静，打开门，等谭老爷子出门之后，恭敬的站在他身后也走出了书房，挡在自己面前的不管是什么人，什么势力，谭骥炎寒着凤眸，遇魔杀魔，遇神诛神。

晚餐很丰盛的，毕竟沐放的胃需要调理，所以只要他没有必要的约会，童瞳都让沐放过来吃，而谭景御自然也会跟过来蹭饭，而关曜单身一个人，童瞳自然也不会拉下他，所以差不多是一大家子的人，多了谭老爷子也不用加菜。

谭景御今晚彻底沦为炮灰，而且谭老爷子在，也不敢和沐放随意的放肆，闷着头吃着饭，直到手机响了起来，谭景御站起身走到一旁的窗口接电话，然后表情越来越凝重。

“怎么了？”关曜开口询问着，很少能看到小御露出这样的严肃的脸色。

“有人在悬赏榜上用十万美金买小丫头的命。”谭景御绷着脸，一脸的忧心忡忡。

“谁这么不上道！谭家的人也敢动！”其他人还没有什么反应，谭老爷子则是愤怒的将手里的筷子啪的一声拍在了餐桌上，怒不可遏着，“骥炎，给我去查，看看谁这么无法无天！”

谭景御扑哧一声笑了出来，哪里还有刚刚的严肃紧绷，瞅着谭老爷子调侃，“爷爷，小丫头什么时候就成了谭家的人了？”

脸上一阵青白交错，谭老爷子刚刚只是因为愤怒却忘记了这一层，而此刻，原本安静吃饭的童瞳，忽然抬起头开口，“谭三哥，我本来就不是谭家的人。”自己和谭骥炎根本就没有结婚，怎么能算是谭家的人。

“野丫头，成为谭家的人还委屈了你不成！我看你就是个惹祸的祸害！”谭老爷子怒吼着，瞪着童瞳，这个不知道死活的野丫头，竟然还敢嫌弃！

“是国外悬赏榜上的？”谭骥炎头痛的看着童瞳和谭老爷子又杠上了，立刻夹了菜放到了童瞳的碗里，安抚的拍了拍她的头。

在国内，谭骥炎如今可以肯定，就算真的有人赏了花红，也没有人敢拿这悬赏金，所以只能是国外悬赏榜，十万美金不多不少，一流的杀手肯定是不屑一顾，不过一些二三流的杀手就不一定了。

自己竟然就值十万美金？童瞳闷着头吃着菜，如果是以前，特别行动组小七的身份报出去，估计十个十万美金都不值得，果真掉价了。

谭老爷子看了一眼吃的正欢的童瞳，不屑的哼了一声，果真是个没心没肺的野丫头，竟然还能吃的下去，如果是国外的悬赏令，谭老爷子明白那些杀手就不会顾及谭家的背景和身份，杀了人拿了悬赏金就走，这样的悬赏还是非常的机密的，一般都很难查到是哪个杀手所为。

“会是什么人做的？”关曜开口，理智的分析着，“肯定是小瞳暗中得罪的什么人，也有可能是因为骥炎的关系，不过只要找到了源头，到时候冻结了财产，悬赏令自然就无效了。”

“没用，对方已经将钱汇过去了，只要任务完成，杀手就能拿到钱。”这一次的悬赏令不是从买凶的人账户上提钱，对方早已经将钱汇入到了悬赏榜的机构，所以只要任务完成，杀手完全不需要联系买凶之人，直接从机构拿钱。

原本还算不错的一餐饭，却因为悬赏令的事情而让众人显得有些的担心，不过总算知道童瞳的身手，暗中谭景御又派了人密切的保护童瞳，暂时倒是不用太担心童瞳的暗卫，来的如果是国际杀手，一般外国人居多，到时候也容易防备，国内的杀手，应该和谭老爷子说的那样，没有那么不长眼的，为了十万美金得罪谭家。

同一时间，首都机场，飞往美国纽约的航班准时起飞，关露错愕的坐在黑色的汽车里，可惜前面开车的男人沉默着脸，不发一言，让关露只能呆呆的任由汽车将自己带出了机场，半个多小时之后，一间郊区的宾馆里。

“关小姐，请进。“男人依旧麻木着一张脸，打开房间的门。

关露错愕着，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可是一想到如果回到纽约，杰夫的拳打脚踢，关露更宁愿留在北京，而此刻，走廊里一个有些黝黑干瘦的老男人打开房门，疑惑的看了关露这边一眼，然后又关上门，关露也没有犹豫的走进了房间里。

等送走了所有人，谭骥炎洗完澡出来时，童瞳正爬在床上，再一次的将自己的脸埋在枕头里，两条腿向上翘着着捶动着，睡裤滑落到了膝盖处，露出雪白而纤细的小腿，灯光之下，莹润如玉，白皙的小脚精致而秀气，如同游泳时打水一般，看起来是柔柔弱弱的身体，可是谭骥炎明白这个清瘦身体里蕴藏的力量，也让谭骥炎无奈的笑着，他从未如此庆幸过童瞳有着傲人的身手。

当谭骥炎略带湿润的大手突然抓住了自己的脚，童瞳触电似的一怔，猛然的从枕头里抬起头来，谭骥炎身上还带着洗澡过后的水汽，洗了头，黑色的头发只是用毛巾擦过，发梢上滴落着水珠，峻朗的脸庞上薄唇微扬，凤眸染笑，让童瞳莫名的吞了吞口水，尤其是当那水珠落在了肩膀处，然后滑落进了谭骥炎那宽松的睡衣，流淌过饱满结实的胸膛，更让童瞳感觉有些的口干舌燥，目光扑闪扑闪着，亮晶晶的闪耀着有些羞怯却又有些期待的光芒。

“刚刚想什么？”谭骥炎坐在床边，抓着毛巾继续擦着头发上的水滴，他发现童瞳最喜欢的思考模式就是用枕头闷着自己。

“在想什么人要杀我。”童瞳快速的爬了起来，跪在床上，拿过谭骥炎手里的毛巾替他擦拭着头发，明明白天看起来很是硬朗的发质，一根一根的如同谭骥炎的人一般，可是当手指真的自黑发里穿过，童瞳发现谭骥炎的头发并不是那么硬，短短的，在掌心带着一阵瘙痒的舒适感觉。

“牵扯到了国外杀手机构，不太好查，最近你如果看到身份不明的人，要小心一点，到公共场合，暗中的两个人我让

他们转到了明处保护你，余下两个依旧在暗中。”谭骥炎抬手抱住童瞳的腰，自己慵懒的靠在床上，闭着眼，谭骥炎也不确定到底是什么人，是针对童瞳，还是因为自己的关系。

程氏目前的垮台之后，人事变动很大，谭骥炎知道自己也算是得罪了不少人，而自己和小瞳的关系曝光之后，也难保有人想要借机报复自己，不过总感觉不会如此，谭家的势力在这里摆着，对方或许会一时气愤买凶杀人，可是之后就应该想到，如果被谭家查到，那么他的整个家族都可能被牵连到，所以谭骥炎目前感觉是沈直或者程天南报复自己和童瞳更有可能。

“嗯。“童瞳点了点头，在谭骥炎的怀抱里蜷缩着找到一个舒适的位置，然后闭上眼睡觉，二三流的杀手，童瞳还不在乎，可是她倒也真的好奇到底是谁买凶要杀自己，程天南的话，童瞳总感觉不会是他。

谭骥炎是在凌晨六点多被电话吵醒的，于靖打来的电话，程天南被抓到了，此刻正被关押在刑侦处，关曜在主审，谭骥炎也立刻起身，虽然没有睡到几个小时，可是看着怀抱里枕着自己肩膀睡着的童瞳，却也感觉神清气爽，一股说不出来的动容和温暖。

“起来了？”童瞳迷迷糊糊的睁开眼。

“还很早，你继续睡，我出去一趟。”谭骥炎给童瞳掖好了被子，然后又低头在她的眉心轻轻的落下一吻，这才悄然无息的进浴室洗漱，二十分钟之后，直接下楼坐上李成开过来的车直奔刑侦处。

童瞳一般被谭骥炎折腾的狠了，才会有种腰酸背痛的感觉，可是早上谭骥炎起来太早之后，童瞳迷迷糊糊的准备起来，结果去浴室的时候眼睛还没有完全睁开，脚下一滑，腰撞到了洗漱台上，让童瞳哀怨的垮着小脸又窝回床上补眠。

《刺青》的女一号，女二号，男一号都定下了角色，这两天是余下一些角色的议定，所以童瞳还有差不多三天的休息时间，就要再次开拍电影。

蓝海豚，如果艺人没有通告，也没有广告电影什么的，基本上就算是清闲的了，而童瞳此刻刚到蓝海豚便遇到了吴敏茹。

“小瞳，好巧啊。”吴敏茹已经定下了女二号，此刻看到童瞳，立刻扬起笑走了过来。

童瞳看着睁着眼说瞎话的吴敏茹，“你不是特意在这里等我的？”

“我是特意等小瞳的，主要是因为我想和小瞳你一起去武术指导那里学习一下。”吴敏茹牵强的顺过话，一手向着童瞳的伸了过去，准备挽住童瞳的胳膊如同亲密的闺蜜一般。

可是童瞳却在瞬间，身影一闪快速的躲避开，“你在戏里不需要动手的。”刺青这部戏里，吴敏茹饰演的是丞相家的千金小姐，官家小姐自然不会和童瞳饰演的女杀手一般，有很多武打的场面。

“多学习也是好的，说不定下一部戏里有打斗的画面呢。”吴敏茹笑的异常扭曲，落在半空的手僵硬的收回了回来，“走吧，小瞳，我们一起过去。”

吴敏茹到底要做什么？童瞳皱着眉头向着电梯走了过去，余光扫过身边笑容嫣然，如同多么熟悉，多年亲密的吴敏茹，童瞳不由的打了个寒颤，这么多年来，童瞳都是独来独往的，能算的上是女性的朋友，估计也就是十一了，可是她和十一在一起，都是最简短的对话，童瞳无法想象十一像吴敏如这样笑着，然后还要挽住自己的胳膊，想想鸡皮疙瘩就竖了起来。

武术指导是个话不多的中年男人，小时候被送去少林寺学过，后来系统的学过中国的武术，对于打斗的过招什么的非常在行，看见童瞳和吴敏茹都过来了，倒也无所谓，接着教童瞳一些基本的招式，如何在电影里，让打斗画面显得激烈逼真，却又不会伤到自己。

童瞳哎呦一声，脸一阵尴尬的红，早上那一撞不轻，这腰突然向后转动，让童瞳差一点软腿的跌坐在地板上，手里的道具长剑一不小心因为动作直接敲到了身后也在学的吴敏茹的头上。

“啊！”吴敏茹被敲的眼冒金星，虽然这是道具用剑，可是真敲在头上还是很痛的。

“对不起。“童瞳抱歉的开口，却见吴敏茹的额头果然被敲出了一个红包，让童瞳再次狠狠的抱怨着谭骥炎，如果不是他起的那么早，自己怎么会迷迷糊糊的在浴室差一点滑倒撞到腰。

“没有关系，小瞳，不用在意，没有破皮。”吴敏茹痛的厉害，可是却依旧撑着笑安慰着童瞳。

都敲出一个包了还不痛，难道吴敏茹的头比较硬？童瞳眨巴着眼睛看着笑的一点都不痛的吴敏如，摇摇头，继续跟着武术指导对着招式。

一上午的时间在忙碌里很快过去了，吴敏茹头上的红包不但没有消，还肿了起来，不过幸好是没有破皮，所以绝对不会破相。

童瞳出了一身汗，换下了练功服，顺便冲了个澡，这才打电话给谭骥炎，约他中午出来吃饭，定的地点就在君悦，离市政府很近，也不耽误谭骥炎工作。

童瞳这边刚一出来又看见吴敏茹，还是那样殷勤的笑容，让童瞳再次的竖起了鸡皮疙瘩，总感觉吴敏茹看自己的眼神怪惨人的。

“小瞳，要出去吃饭吗？不知道我能不能和你一起呢？”吴敏茹笑着开口，虽然她将刘海散落下来了，可是那额头上肿起的红包还是隐约可见，让童瞳拒绝的话没办法说出口，谁让自己将她额头给敲出一个包呢。

终于坐上了童瞳的车子，副驾驶位置上，吴敏如一开始还能和童瞳找话题聊，可是当童瞳发动汽车，在中午下班的车流里，汽车以一百多码的速度在车流之中左右穿梭时，吴敏茹的脸色开始一点一点的苍白，额头上是阵阵的冷汗淋漓，双手用力的抓紧了座椅。

嘎吱一声！汽车突然紧急的踩了刹车，在距离前面汽车车尾几乎看不到的距离之下猛然的停止，惯性之下，副驾驶位置的吴敏茹没有系安全带，头狠狠的向着前面倾了过去，然后咚的一声撞到了挡风玻璃上，原本就肿起的红包刚有消肿的趋势，此刻却是变本加厉的肿了起来。

“呃，我开慢一点。”童瞳为难的看了一眼吴敏茹那几乎要撞的哭了，却依旧露出一点都不痛的笑，童瞳心虚的瞄了一眼吴敏茹的额头，那包貌似
肿大了一倍。

终于，在童瞳放慢了车速之后，汽车停到了君悦酒店的停车场，为了能见到谭副市长，吴敏茹狠狠的一咬牙，这一点痛和折磨算什么，等谭副市长和自己熟悉之后，她就会明白谁才是真正的淑女美女！

童瞳虽然很想再次避开吴敏茹的手，可是看着她那肿起的额头，童瞳很担心她被撞出了脑震荡，所以就硬着头皮让吴敏茹挽住了自己的胳膊，后背的鸡皮疙瘩已经整齐的排排站。

“小瞳，和人约好了？”吴敏茹亲昵的和童瞳开口，一手拉了拉自己身上的衣服，努力扬起甜美的笑容，长发披肩，气息文雅，已进入君悦的大门，立刻吸引了好几道在大堂用餐的男客人目光。

“嗯，约了谭骥炎。“童瞳快速的加快着脚步，只等着到包厢里让吴敏茹松开自己的胳膊，她都不习惯挽谭骥炎的胳膊，更不用说被一个比自己高半个头的吴敏茹挽着自己的胳膊，童瞳怎么想都感觉有些的别扭，尤其是吴敏茹的身上还喷了香水，她穿的不多，靠的太近，波涛汹涌的双峰不时抵到自己肩膀处，让童瞳几乎想要落荒而逃。

谭骥炎已经点了菜，原本以为童瞳会十分钟就到，却不想等了十五分钟，童瞳还没有来，难道她的车速放慢了？谭骥炎听到开门声，抬头看了过去，却见童瞳小脸诡异的扭曲着，而手臂上却吊着一个陌生的女人。

“谭副市长，你好，今天唐突了。“吴敏茹终于松开了童瞳的手臂，端庄一笑，努力的展露自己最完美的一面。

童瞳恨不得谭骥炎和吴敏茹说话，自己直接窜到了谭骥炎的身边坐了下来，终于长长的舒了一口气，被女人的胸抵到肩膀上，那感觉真的很诡异。

“嗯。”谭骥炎听到吴敏茹的声音，极好的记忆力之下，终于回忆起来，之前在酒吧接童瞳的时候，有个女人向着自己跌了过来，原来就是眼前这个女人，是蓝海豚的艺人，没有听小瞳说起过，谭骥炎凤眸沉了一下，却也明白过来这是怎么回事。

童瞳这会真的饿了，早上的运动量不小，而且这个身体虽然还是很健康，可是却和之前童瞳那从小经过锻炼的身体是无法比的，从韧度、爆发力、力量上都差了很多，不过在今天早上和武术指导比对打斗的招式之后，童瞳忽然感觉完全可以从这一方面来弥补身体本身的差异。

借力打力，四两拨千斤，武术指导这些话如今在童瞳揣摩过意思里，立刻感觉全身的血液都沸腾了，以前在基地的训练，强硬的身体素质是一点一点凭借着残酷的训练锻炼出来的，快、准、狠，一出手，必定是击杀的狠厉。

可是如今这副身体，虽然也能做到，可是却还是差了很多，毕竟没有基础，可是今天武术指导的话让童瞳茅塞顿开，恍然大悟，自己如今需要做到的就是扬长补短。

谭骥炎将鱼刺剔了出来，放到了童瞳的碗里，看着她却不知道神游到哪里去了，闷着头吃着，让谭骥炎几乎怀疑自己的魅力是不是真的跌倒谷底了，否则人就坐在小瞳身边，她却根本都没有注意到。

半途中，谭骥炎手机忽然响了起来，电话是于靖打过来的，“骥炎，柳渊海的案子已经结案了，他也招供和程天南所有的勾当，明天是柳康下葬的日子，柳渊海想要去墓地送柳康最后一程。”

之前柳家垮台，柳渊海被双规，柳母在柳康死后，并没有立即火化入土，而是继续放在了医院的太平间里，一直想等着柳渊海的案子审查清楚了，送柳康入土，之前柳渊海还是有所保留，可是如今，程天南已经垮台，该招供的都招供了，柳渊海也知道自己这一辈子或许就要在牢里了，所以才想要送自己儿子最后一程。

“嗯，你通知公安部，让他们安排好人手，不要出了意外。”谭骥炎应了下来，挂上手机看着身侧的童瞳，虽然谭骥炎并不愿意童瞳过去，可是却也知道她之前的对柳康的死有愧疚，“柳康明天下葬。”

“什么？”童瞳一怔，从思绪里回过神来，看着谭骥炎，“我明天想过去。”当初，如果自己警觉一点，察觉到暗中有杀手，或许柳康就不会被杀，这件事，自己终究亏欠了柳康。

原本可口的饭菜失去了原来的味道，童瞳草草的结束了，武术指导给童瞳介绍了一个老武术教练，童瞳因为柳康的事情心里有些的烦躁，直接和沐放请了下午的假，准备去教练那里拜师学艺。

“小瞳，我没有开车回来，这个时间段不好打车。”吴敏茹没有想到童瞳竟然要独自离开，此刻心头大喜着，面子上却展露的有些犹豫，可是那一双眼含着爱慕之情，不时的扫向一旁的谭骥炎。

中午时分，出租车确实不好找，童瞳看了看门外的车流，介于吴敏茹之前那过分亲密的举止，童瞳决定直接将人推给谭骥炎，“谭骥炎，要不你绕一下送吴敏茹回蓝海豚吧。”

刹那，心花怒放，吴敏茹红着脸颊，水悠悠的目光又惊又喜的转向谭骥炎，柔柔着开口致谢，“那就麻烦谭副市长了，下一次我请客。”

这个笨孩子！谭骥炎看着丝毫没有犹豫就开口让自己送人回去的童瞳，心里有莫名的有些的吃味，可是看着童瞳那平静乖巧的小验，便又无奈的叹息一声，抚上她的头，“自己开车过去小心一点，这个时段车子还是很多。”

“嗯。”童瞳直接走向自己的沃尔沃，然后扬长而去，吴敏茹兴奋的攥紧了双手，神色飞扬，一想到自己和谭骥炎即将独处，整个人立刻羞涩起来。

“谭副市长，会不会太耽误你工作啊？如果这样的话，我真的过意不去了。”娇柔的开口，吴敏茹眉眼都是幸福的笑

容，努力的展现出自己贤淑的一面。

“不会。”谭骥炎淡漠的开口，凤眸里目光扫了一眼吴敏茹，径自的向着君悦大酒店门口走了过去。

谭副市长要做什么？吴敏茹不解的站在原地，然后看见谭骥炎走了出来，身后跟着一个瘦子，身上还穿着君悦酒店的制服。

“这位小姐，请上车。”瘦子看了一眼吴敏茹，眼睛一亮，不由嘿嘿的笑了起来，不过倒没有忘记职业守则，君悦这样的大酒店，自然有接送服务，而且还是豪车接送。

“谭副市长？”错愕的愣住，吴敏茹不敢相信的看着眼前的盘子，却见谭骥炎明明听见了她的声音，却冷漠的如同陌生人一般直接擦肩而过向着自己的汽车走了过去，然后发动汽车，自始至终不曾看吴敏茹一眼。

为什么？呆呆的站在原地，一颗娇嫩的玻璃心碎了一地！吴敏茹不甘心的咬着唇，可是这个时间段的确不好打车，吴敏茹最终认命的跟着瘦子走向酒店的接送车回蓝海豚。

—分隔线—

第二天。

墓园，十三陵这边的墓地价格几年前就被炒的离谱，当初柳渊海有钱有权，倒是早早的用两千的低价买了现在至少得十五万以上的墓穴，请风水先生看过了，这墓穴位置极好，坐北朝南，有虎踞龙盘之势，可是如今，这墓穴却成了柳康的安葬之地，因为如今的柳家却根本买不起好一点的墓穴了。

“这里怎么这么湿？老李，你是怎么做事的？不想干了是不是！”胖男人趾高气扬的训斥着跟在身边的被称为老李的男人。

“潘主任，这个自动喷水管不知道怎么坏了，不过我已经将总阀给关了。”老李点头哈腰的解释着，这片墓区都是非富即贵的，一个平米就要抵上他不吃不喝干上十年的，老李哪敢胡来。

可是自动喷水管都是半夜十二点开始洒水，浇灌这边绿油油的草坪，可是今天早上老李过来时，却发现还在喷水，立刻就去关了总阀门，可是草坪这边却如同大雨之后一般，湿漉漉的，一踩就是一个脚印。

“下一次再发生这样的状况，你就给我卷铺盖滚蛋！”潘主任冷哼一声，高扬着头离开了向着今天要要下葬的墓区走了过去。

早上九点。

“小瞳，我也算是认识柳康，我们一起过去吧。”吴敏茹穿着黑色的长裤，上面是一件黑色的风衣，总是披散在肩膀上的头发今天却扎了起来，手里拿着一束百合花，只画了一个很淡的妆，但是依旧不减她的美丽。

阴魂不散四个字此刻清晰的浮现在了童瞳的脑海里，居然能在墓园门口都碰见吴敏茹，童瞳真的感觉后背直发冷，僵硬着点了点头，率先迈开了步子。

柳家如今垮台了，人走茶凉，这就是现实，以前柳家估计一条狗生病，来上门的人都要将门槛踩踏，可是如今柳康的葬礼，除了几个至亲长辈之外，以前那些熟络的人似乎一夜之间就人间蒸发了。

柳母苍白着脸，看起来老了十多岁，花白了头发，眼睛哭的通红，哀默的没有了力量，如果不是一左一右两个妇女搀扶着，估计连站着的力量都没有了。

“沈医生，谢谢你过来。“柳母哑着声音，感激的看向沈直，之前这个墓穴差一点就被另一户死了爷爷的人家给抢走了。

即使这是柳家买的又如何，如今没权没势，哪里斗得过这些有权有势的人，这个墓穴是极好的，当年风水先生就说了，所以另一户人家威逼利诱，幸好沈直上门询问柳康的丧事，所以在将那些人赶走了，也保下了这个墓穴，让柳母对沈直感激不尽。

“柳夫人客气了，我只是尽了一点绵薄之力。”沈直还是一身雪白的衣服，程天南被抓了，可是看起来沈直却依旧半点影响都没有，只是那一双上吊的眼睛，却总给人一股森寒诡异的冰冷感觉。

“阿康死的太冤了，他还年轻啊。”柳母想起柳康，悲从心中来，泪水再次落了下来，一张苍老的脸上满是失去爱子的痛苦。

而随着童瞳的到来，刹那，柳家的人都一愣，柳母更是如同失去了幼崽的野兽，尖利的喊叫着，那原本失去的力量又如同回来了一般，歇斯底里的对着童瞳叫骂着，“你来做什么？你这个杀人凶手，你害的柳家还不够吗？你还我儿子的命来，你还我儿子的命来……”

可是若是以前，柳家这些人肯定如同那一次在医院一样，帮着柳母辱骂甚至殴打童瞳，可是如今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童瞳背后可是谭家的人，谭副市长，不要说现在败落垮台的柳家，就算是以前荣盛一时的柳家也不敢和谭家过不去。

所以即使柳母如何的歇斯底里，哭喊叫骂，一旁的柳家人却都牢牢的抓住了柳母的身体，不敢让她真的扑过去找童瞳拼命，一个柳家的老长辈更是走了过去，对着童瞳点头哈腰，无比的恭敬，“童小姐，你来了，真是劳烦你跑过来一趟了，葬礼一会就开始了。”

“嗯。”童瞳看着不远处的棺材，脑海里浮现出那两个并肩站立在阳光下的年轻面容，他们笑的是那么幸福，如今，他们或许真的在一起了，永远在一起了，谁也无法阻隔他们了。

不远处公安部的警车开了过来，随着车门的打开，柳渊海也没有了往日的官态，整个人和柳母一样颓废苍老，手上戴着手铐，脚上也戴着脚镣，身上还是穿着囚服，呆愣愣的目光看着墓穴这边。

“打开吧。”关曜看了一眼柳渊海，叹息一声，示意狱警打开手铐和脚铐，柳渊海已经垮了，自然不可能还有什么人来劫人什么的，白发人送黑发人，终究是人世间被悲痛的一件事。

“谢谢关处。”柳渊海那空洞的目光里终于有了一点光芒，转过头，声音哽咽着，眼角有着泪光，一辈子，就败在一个贪字上，如果时间可以倒转回去，自己为什么要害了那个清秀的孩子，如果萧亚没有死，阿康肯定活着好好的，两个男人在一起就在一起吧，他们幸福就好，没有孩子还可以去代孕，可是取精，可是如今，一切都太迟了看，太迟了。

关曜看着悔不当初的柳渊海，跟在他身后向着墓穴这边走了过来，多行不义必自毙，死在柳渊海手里的人可不止萧亚一个，如今悔恨已晚，可是那些贪官，却依旧逃不开一个贪字，或许都要到了今时今日，锒铛入狱，妻离子散，才知道悔恨。

｜派派小说后花园east0415手打，转载请注明｜www.paipai.fm

第三卷 家族风云 128章 一见钟情

柳渊海看到童瞳也是一愣，然后点了点头，从童瞳身边经过时，“谢谢你。”柳家或许就是因为眼前这个人而垮台的，可是如今，柳渊海知道当自己的儿子将郊区那套房子留给童瞳时，柳渊海就明白，比起家人，自己儿子更在意的是一个外人，真的是家人才阿康寒了心，所以才会这样做吧。

即使关押在监狱里，可是柳渊海还是知道一些消息，也知道童瞳身后的人是谭骥炎，也终于明白为什么柳家会垮台了，可是如今没有了恨没有了怨，生死有命，或许在余下的监狱生涯里，他会好好的反省这一生自己到底做了哪些事?

在柳母凄厉的恸哭声里，装着柳康骨灰的骨灰盒放到了棺材里，然后放进了墓穴里，填土掩埋，尘归尘，土归土，一个曾经那么年轻的生命就这样消失了。

童瞳一生里杀过很多人，大奸大恶之徒，死不足惜，可是此刻，童瞳忽然想他们是不是也曾经那样年轻过，并没有走上邪路，是不是也曾经那么真挚的爱过一个人。

早晨的阳光很刺眼，柳母哭的撕心裂肺，柳渊海红着眼睛，呆呆的看着一锹一锹的土掩埋在棺材上，整个人如同石化了一般，其余柳家的亲戚倒没有那么悲痛，而吴敏茹根本就是为了和童瞳多见面而来的，所以就更显得漫不经心，沈直早一步离开了，他能骗得了柳母，可是却骗不过柳渊海，柳康的死大家都是心里有数。

当最后一锹土掩埋上，拿着花的众人边将手里的花放到了大理石的墓碑上，那冰冷的石碑上是柳康以前的照片，很是年轻，笑的开朗而阳光，让人根本无法联想到之后那样胖，吃喝嫖赌，胡作非为的柳康。

柳母喉咙已经哭哑了，整个人看起来也冷静下来了，所以大家的注意力也就散了，可是谁也没有想到柳母突然如同发疯了一般向着放下花的童瞳冲了过来，力量太大，甚至连一旁的人都没有拦得住。

“你还我儿子的命来！”唯一不知道真相的柳母依旧将童瞳当成了杀人凶手，疯一般的喊叫着，抓着童瞳的胳膊，太过于用力，似乎将一生的力量都激发出来了，竟然连童瞳都没有能将手臂给抽回来。

关曜见状快速的过来，而离童瞳最近的吴敏茹更是为了表现和童瞳的亲昵，是一个人过来帮忙的，可是痛失孩子，白发人送黑发人，柳母的力量大的出奇，脸上满是泪水，哀伤，痛苦，愤怒，似乎将童瞳当成了所有情绪的发泄口，所以当吴敏茹抓住柳母的手臂，不让她揪打童瞳时，柳母力气大的一巴掌甩了过去，指甲有点长，在吴敏茹的下巴处拖出了一条长长的血痕。

啪的一声，清脆的巴掌声里，吴敏茹被打的蒙住了，而幸好关曜过来了，男人的力气自然是大的多了，将揪打着童瞳的柳母给拉到了一旁，余下的柳家亲戚都反应过来，将已经失控的柳母给拦了下来。

童瞳也有些的狼狈，头发被扯散了，不过还好吴敏茹扑救及时，所以童瞳只是看起来狼狈，倒是没有受伤，可是吴敏茹那下巴处的血痕此刻却已经渗透出鲜血来，脸上挨了一巴掌，柳母力气太大，几乎是用尽全力打的一巴掌，所以吴敏茹那娇嫩的小脸此刻印着五指印，肿的像是猪头一样。

童瞳纠结着脸拿出纸巾擦脸的吴敏茹，那白色的纸巾上是点点的血迹，这一次真的毁容了！童瞳心虚的瞄了一眼脸色有些难堪，却努力撑着僵硬笑容的吴敏茹，艺人的脸就是命啊，这脸毁容了的话，那一个艺人也就等于毁了。

“小瞳，不用在意，没关系的，能救下你，不要说被抓了一下，就算毁容我也不会犹豫的。”看着童瞳很是愧疚的目光，吴敏茹扬唇笑着，可是牵动了红肿的脸，让吴敏茹的笑显得扭曲起来，毕竟半天脸还高高的肿起来。

“我送你们去医院。”如果只是一般人被指甲给抓处了一道血痕，关曜自然也是无所谓的，只要被抓伤的人不是童瞳就行了，可是吴敏茹是艺人，关曜一贯性子也是温和儒雅的，感觉还是要将吴敏茹送医院去看看，这如果留下疤以后对她的演绎事业只怕是个硬伤。

“你还工作呢，我送吴敏茹去医院吧。”童瞳也想到了这一点，更何况这人还是因为自己被抓伤的，所以童瞳几乎感觉每一次和吴敏茹在一起，对上她那火辣辣的人情目光都有些的汗毛直竖，可是倒也不会推卸责任。

“那就麻烦小瞳，一会我请你吃饭。”吴敏茹点头答应下来，又伸过手亲昵的挽住了童瞳的手臂，顶着红肿的半边脸笑着，让童瞳再次浑身一个颤抖，手臂上的鸡皮疙瘩一点一点的站了起来，自己和吴敏茹真的不熟啊，尤其是童瞳想到了钱利的下场，再想着吴敏茹这样整天笑眯眯的，和自己亲如姐妹的模样，童瞳就感觉自己是被一条毒蝎子给盯上了，关键是现在这人还亲昵无比挽着她的胳膊。

关曜倒是看出来童瞳的不自在，不过因为悬赏令的事情，暗中一直都有四个人保护着童瞳，而且童瞳的身手关曜也知道，这会难得能看见童瞳这副浑身不对劲的别扭模样，倒也温和一笑，自己向着警车走了过去。

葬礼已经结束了，所有人都离开了，安静里，原本最早离开的沈直却又出现而来，目光看向童瞳站定的地方，然后

顺着她离开的线路看了过去，因为草坪有些的潮湿，所以在地上留下了许多的脚印。阳光里，沈直的苍白的脸上却勾勒出阴森的笑。

去了医院，因为是艺人，所以医生也改了一开始轻视的态度，给吴敏茹脸上涂了消肿的药膏，被指甲抓伤的地方消了毒，叮嘱了一日三餐注意的事项，酱油是一点不能吃的，否则说不定就真的留疤了。

童瞳站在走廊里等着，迎面走来两个十六七岁的女孩子，一个人还穿着病服，另一个估计是她同学，两个人一面走一面笑，看起来非常的开心，看着这样年轻有活力的生命，童瞳也难得将吴敏茹带来的诡异感觉给抛到了脑后。

“你不相信，真的，我亲眼看见了，张老师和钱老师在办公室里打kiss了，那天我肚子痛，在厕所待了半个多小时，办公室里其他老师都走了，我才意外看见的。”

“他们真的是gay？可是燕老师不是喜欢张老师吗？”病服的女孩明明是惊讶的语调，可是那表情，那眼神，都让人感觉她是无比的期盼。

“你说张老师和钱老师那个是攻哪个是受啊？”另一个女生说完咯咯的笑着，抱着一旁病服女生的胳膊，眨着眼，一脸的暧昧，脑子里估计在YY无比和谐的画面。

同性恋？童瞳靠在医院走廊的墙壁上，忽然，猛然的站直了身体，呆愣愣的瞪大眼看着已经走过去的两个女生，有男同性恋，自然也有女同性恋呢？

头皮一阵发麻！童瞳突然感觉脚底冒着寒气，不是吧？绝对不可能！可是一想到吴敏茹那样热烈的笑，再想着她天天和自己不期而遇，而且拉着自己一起去吃饭，甚至和自己一起接受武术指导的训练，给自己递水递毛巾，上洗手间的时候还拉着自己一起去的，就差没有和自己一起洗澡了。

童瞳越想越感觉吴敏茹这些行动可疑无比，本来啊，自己和吴敏茹又不熟悉，她走路还挽着自己的手臂，还说要上门拜访，幸好被自己给推脱了，今天明明被柳母给抓伤了脸，可是吴敏茹却说没有关系，能救自己，毁容都不在乎！

童瞳彻底愣住了，而刚刚两个女生又回来了，估计是去了厕所，这会又叽叽喳喳的说了起来，开口的是病房的女生，“可是以前学校不是说钱老师和张老师不和吗？还吵过架。”

“你笨啊，你难道不知道有时候欺负一个人，也是喜欢一个人的表现，估计钱老师还是初恋，很幼稚，想要这样吸引张老师的注意力呢。”另一个女生老神在在的开口，直接可以充当爱情导师了。

“那现在钱老师是不是腻着张老师，可惜我开了盲肠手术。”病服女生无比惋惜的开口。

“那当然了，今天我看见张老师和钱老师一起去外面的餐馆吃饭呢，估计约会呢，以前他们可是在学校食堂吃饭的。”另一个女生再次暧昧不已的笑了起来，“爱情就是伟大，不分年纪、国籍、性别的。”

“小瞳，好了，走吧，今天我受伤了，你要请我吃饭哦。”吴敏茹推开门走了出来，亲昵的挽着童瞳的胳膊，不知道的人还以为这两个人是亲姐妹呢。

“哦，好。”童瞳愣愣的点了点头，用力的抽了一下胳膊，可是吴敏茹抱得太紧，让童瞳也不好意思动作幅度过大。

因为吴敏茹不能吃酱油，所以去的只一家粥店，吴敏茹点了白粥，童瞳点的是黑米粥，然后又点了一些蒸饺煎饼。

“你以前和我没有这么熟悉。”童瞳咬着煎饼，低声的开口，看了一眼笑容嫣然的吴敏茹，千万不要是自己想的那样啊。

吴敏茹就这一点最聪明，她一开始对童瞳绝对是嫉妒的厉害，可是面子上，却一直都是笑嘻嘻的，其乐融融，所以此刻，吴敏茹倒也不担心什么，只是欲语还休的看了一眼童瞳，“其实我第一眼看见小瞳，就很喜欢你……”

一口煎饼卡在了喉咙里，童瞳这辈子都没有感觉到这么恐怖过，剧烈的咳嗽起来，小脸憋的通红，脑海里嗡嗡的想着吴敏茹那一句很喜欢你，童瞳这会连想死的心都有了，她真的不歧视同性恋，柳康和萧亚的事情，童瞳很坦然的接受了，他们只是相爱而已，又不会碍着其他人，可是一想到自己被一个女人喜欢着，然后童瞳就浑身起鸡皮疙瘩。

“小瞳，你没事吧。”吴敏茹惊呼着，快速的站起身来，满脸的担心和不安，一手拍上童瞳的后背。

炸毛了！童瞳蹭的一下站起身来，退不避三舍着，一不小心碰到了桌子上的豆浆，白色的豆浆直接泼到衣服上，虽然不太烫了，可是店铺里开了空调，童瞳是脱了大衣的，这会衣服被豆浆泼的湿掉了，白色的衣服就黏在了身上，黏糊糊的很是难受。

“小瞳，你烫到了。”吴敏茹没有想到童瞳反应这么大，从进入蓝海豚开始，包括那为期三个月的培训，童瞳都是安静的，甚至有些的呆，让人根本注意不到她的存在，可是后来童瞳却是扶摇直上，让人羡慕嫉妒恨。

而此刻，吴敏茹为了想要和谭骥炎认识，自然是首先巴结着童瞳，这样才有机会，自然而然的认识谭骥炎，当然吴敏茹也有另外的打算，即使真的和谭骥炎不行，到时候，至少进入了谭骥炎的那个圈子，如同关曜这样的好男人，吴敏茹也可以退而求其次的，所以这些天自然打着即将同时开拍《刺青》这部戏和童瞳亲昵无比着。

抽过一张面纸，吴敏茹担心童瞳是被热豆浆给烫到了，一手就要掀开她的白色上衣，一手拿着面纸要给童瞳擦一下。

“放手！”童瞳尖声一叫，蹭蹭的退到了一旁，双手快速的将差一点被掀起的衣服再次的拉了下来，见鬼一般瞅着吴敏茹，有男色狼，自然也有女色狼！

店里的人，和吴敏茹都呆愣愣的看着童瞳，而童瞳也感觉自己这辈子的训练在这一刻都消失的无影无踪了，实在是无法想象吴敏茹竟然会喜欢自己。

“我自己擦一下就行，豆浆不是很烫，我怕痒。”童瞳快速的恢复了常色，牵强的说着，而吴敏茹虽然有些感觉不对劲，倒也没有多想。

“刚刚说到哪里了。”童瞳恢复了正常，吴敏茹自然也坐到了自己位置上，想了一下，对着童瞳甜甜一笑，“说到我很喜欢小瞳。”

味同嚼蜡着，童瞳头皮发麻，全身鸡皮疙瘩都站了起来，硬着头皮听着吴敏茹继续开口，“可是小瞳有些独来独往，我也不敢贸然找小瞳，不过现在不同了，我们接触多了，我感觉我更喜欢小瞳了。”

吴敏茹越说童瞳心越凉，恨不能找个地缝自己钻进去，然后这辈子都不要再见吴敏茹了，而终于，童瞳借口下午有事，可是吴敏茹却已经先买单了，甚至还摇晃着手里的钱包对着童瞳顽皮的笑着，“这一顿我请了，下一次小瞳要请我吃大餐。”

百分百的落荒而逃，童瞳和谭骥炎在一起的时候，买什么，都是谭骥炎付钱，那个时候，童瞳感觉天经地义，她对谁付钱什么的，真的无所谓的，可是童瞳想到了谭景御和沐放在一起时，貌似谭三哥说过和自己在一起，怎么能让沐哥付钱呢?

童瞳拨通了谭景御的电话，劈头盖脸就来了一句，“谭三哥，你为什么和沐哥在一起的时候，坚持自己付钱，不让沐哥掏钱。”

“这当然是因为我关心小放放，所以身为大男人，怎么可以让自己喜欢的人掏钱呢。”沐放办公室里，谭景御此刻正懒散的坐在沙发上，一面接着电话，一面勾着眼，笑眯眯的凝望着办公桌后面正认真工作的沐放，认真工作的男人最有魅力，更不用说是一个漂亮到极致，认真工作的男人，简直养眼的厉害。

童瞳挂了电话，连再见都没有说，吴敏茹果真喜欢自己？可是之前钱利还是自己经纪人的时候，童瞳清楚的感觉到吴敏茹有意无意的让钱利对自己不喜欢，喜欢一个人，怎么可能故意为难对方呢?

难道吴敏茹故意的，她喜欢自己，是不是将钱利当成了情敌，然后故意挑拨离间，让钱利不喜欢自己？汽车嘎吱一声，尖锐的刹车声里停在了路边，童瞳这一会连想死的心都有了。

入夜，怡然园公寓。

以往回来，众人自然能闻到浓浓的菜香，忙碌了一天，即使辛苦劳累，可是一回家就有可口的饭菜可以吃，所以即使谭骥炎冷着眼神，可是谭景御等人依旧直接无视，被瞪就被瞪，不会少块肉，能吃到美味可口的佳肴才是最重要的。

可是今天回来，众人发现童瞳正盘膝坐在沙发上，腿上架着笔记本电脑，一动不动的盯着屏幕看，完全没有注意到回来的几个男人。

谭景御动作最快，直接凑了过去趴在沙发背上想要知道童瞳看什么看的这么出神，甚至还念出了声音，“如何确定你爱上一个人？从一见钟情到情到浓处？”

“谭三哥，不要在我耳朵边说话。”童瞳知道几个人回来了，可是还在纠结犹豫里，童瞳自然是无精打采的，所以此刻也就有气无力的看了谭景御一眼，将笔记本放到了茶几上，看了一下午，童瞳是越看越心惊。

“小丫头，你没事吧？”谭景御快速的看了一眼不对劲的童瞳，然后将笔记本上没有关掉的网页重新打开，“爱恋三部曲？当你对某个异性一见钟情的时候，很多时候，你会想要想法设法吸引他/她的注意力，很多人在这一步，会犯错误，明明是想要让异性对自己产生好感，却往往是弄巧成拙，造成不必要的误会……当感情朦胧时，双方都有了好感，这个时候感情最纯真美丽，两个人会天天在一起，吃饭散步约会……”

“谭三哥！”童瞳被谭景御念的烦了，直接将笔记本给合上，一想到吴敏茹，童瞳就一个头两个大。

“小瞳，你遇到谁了？”谭骥炎虽然沉得住气，可是看着失去了活力的童瞳，凤眸不由危险的眯了起来，在自己已经宣告了小瞳和自己的关系后，竟然还有人敢追求小瞳。

“小丫头，你难道对谁一见钟情了？”谭景御话一出口，立刻收到了谭骥炎那凶狠无比的目光，让谭景御立刻在嘴上做了一个拉拉链的手势。

“没有，怎么可能呢。“童瞳挫败的看了一眼唯恐天下不乱的谭景御，懒得理会他。

“那就是说有人对小瞳一见钟情了。”沐放妖娆的笑着，轻轻的揉了揉童瞳的头发，调侃的看着脸色更加铁青的谭骥炎，“能让小瞳烦恼到连晚饭都没有做，还在这里百度找资料，看来对方果真让小瞳很在意啊。”

“沐哥，不要说了，我烦，你们要吃什么叫外卖。”童瞳嘀咕的了一声，无力的靠在沙发上，眼睛一闭，脑海里就回想起吴敏茹那热情如火的眼神，外加那一句小瞳，我很早就喜欢你了，童瞳立刻如同吞了苍蝇一般说不出来的难受别扭。

难道是真的？沐放其实也是随口一问，毕竟童瞳在蓝海豚，接触了谁沐放都知道，如果有哪个男艺人对童瞳有心思，辛疆这个经纪人自然会告诉沐放，而除了工作之外，小瞳接触的不过是客厅里这几个人，难道真的有何方神圣对小瞳一见钟情了，还让小瞳如此困扰?

刹那，客厅气氛显得无比的诡异，谭景御熠熠着一双眼睛，从童瞳身上转移到谭骥炎身上，沐放则是看好戏一般，双手环着胸口，勾着桃花眼看着谭骥炎变脸，关曜的确是最温和敦厚的，所以只是保持着淡淡的笑容，没有幸灾乐祸，不过倒是挺佩服对童瞳一见钟情的那个男人。

太过于安静之下，童瞳一抬头便对上了谭骥炎那幽沉的凤眸，看得出他有些不高兴，可是童瞳刚想要解释，话到了嘴巴，童瞳立刻蔫了，再次耷拉着头，这让她怎么和谭骥炎开口。

童瞳如果真的说了那也就是一个事，这还没有谭骥炎解决不了的事情，可是童瞳这样欲言又止，明显纠结的眼神，让谭骥炎身上陡然之间迸发出凌厉的寒意。

“二哥，我和沐放出去吃，关哥，一起走。”谭景御立刻察觉到不对劲，直接起身，一手搭上沐放的肩膀逃离，虽然

看二哥的好戏，他是很期待，可是每一次看二哥的好戏，自己都会被摧残的半死不活。

“是谁？”客厅里谭景御等人离开，谭骥炎倒也敛了霜寒的脸色，虽然依旧不悦，不过也不会将这情绪转移到童瞳身上来。

摇摇头，童瞳枕着谭骥炎的肩膀，直接靠在他的怀抱里，依旧不愿意说，谭骥炎倒也没有再问，只是幽深不见底的黑眸深处泛着幽冷的寒光，小瞳不愿意说没有关系，谭骥炎会查清楚。

入夜，童瞳坐在床上看《刺青》的台词，谭骥炎打了电话给楼下的公寓里住着四个暗中保护童瞳的保镖，当然，谭景御离开的时候就已经问了，童瞳今天有没有遇到哪个高帅富的男人？

早上在墓园的时候，关曜也是在场的，柳家那些人里面绝对没有高帅富的，而之后童瞳和吴敏茹离开去了医院，保镖暗中保护着，也没有看见有什么入院的高帅富病人和童瞳搭话，而之后就是去了餐厅吃饭，直到回到公寓，没有任何的不妥。

没有遇见什么人？书房里，谭骥炎挂了手机，沉默着眯着眼深思着，难道是保镖没有注意到？这基本不太可能，忽然，谭骥炎脑海里浮现出之前童瞳被绑架之后，穿回来的那件男士黑色双排扣大衣，难道是大衣的主人？

对方可能是国安部的人，如果他真的和童瞳见面了，四个保镖不一定注意到，而且即使没有见面，对方很可能打了小瞳的电话，才造成小瞳一晚上都是心神不宁。

小瞳肩膀上的伤是子弹擦伤，并不太严重，可是对方却将小瞳带去一个秘密的诊所包扎伤口，这应该是国安部的一个秘密据点，男人这样做明显是违规了，谭骥炎此刻已经可以肯定了那个不曾谋面的国安部的男人对童瞳绝对一见钟情了，甚至让童瞳因此纠结，甚至不愿意开口告诉自己。

谭骥炎还在思考国安部里到底是谁对童瞳一见钟情，可是国安部毕竟是中国最机密的情报部门，即使是谭骥炎也没有办法去查的，而童瞳则纠结着吴敏茹喜欢自己这件事的真相，所以两个人第一次算是同床异梦的睡了一夜。

—分隔线—

《刺青》这部戏还有两天才正式开拍，童瞳原本这两天应该都是去蓝海豚跟着武术指导继续学习武术，将招式和自己过去的经验融合在一起，可是一想到吴敏茹，童瞳立刻全身寒毛直竖，直接窝在公寓里，而吴敏茹打电话过来之后，那亲昵的询问声对童瞳而言，如同魔音一般，啪的一声手机关机，顺手将手机给丢到了角落里。

谭骥炎情绪不太好，虽然看起来和往日没有什么不同，可是于靖清楚的能感觉到谭骥炎周身那压抑住的冷骇气势，让原本进入谭骥炎办公室汇报工作的官员，一个个都绷紧了神经，谭骥炎根本都不需要发怒的，一个冷冷的眼神扫了过来，立马就让人双腿打颤，就怕自己似乎走着进来横着出去。

“二哥，都两天了，你还没有弄清楚情敌是谁吗？”谭景御坐在沙发上，揶揄的看着正低头看文件的谭骥炎，虽然被谭骥炎瞪时，谭景御也感觉后背阵阵发凉，可是抵不住诱惑啊便又不怕死的开口了。

谭骥炎啪的一声合上了文件，然后慢慢的抬起头，幽沉的凤眸冷冷的看着沙发上的谭景御，低沉的声音冷的没有一点温度，“你很闲？还没有查出来是谁发的悬赏榜？”

“二哥，你也知道杀手机构都有规矩的，绝对的保密，要查真的太难了，一点线索都没有啊，不过我发现了另一条二哥你肯定感兴趣的线索。”谭景御笑的幸灾乐祸，那个神秘的情敌，谭景御也猜到了几分。

懒得和自己小弟耍嘴皮子，谭骥炎利落的开口，“说。”

“二哥，国安部竟然也在查这件事，不过因为是两个系统，国安部和军情处一直都不太合，所以我也不知道国安部是谁要查。”谭景御再次肯定了国安部某个人，当初救了童瞳之后，对童瞳一见钟情了，否则怎么也会查悬赏令这件事呢，“而且国安部可是大手笔，直接监控了进入中国的杀手名单，这没有相当的权利可是做不到的。”

军情处基本处理的是军方的问题居多，其余的也是国内的问题，国外也有不少间谍，但是和国安部一比，那就是小巫见大巫了，而国外一些杀手，在国安部一般都有备案的，如今实施了监控，那么这些杀手一旦入境，除非特别机密入境，进入北京应该就会被国安部的人盯上，这等于大大保护了童瞳的安全。

谭骥炎吃醋归吃醋，不过倒也算是感激国安部这个不知名的男人，至少他是在保护小瞳，谭骥炎没有那么自大的认为，自己和谭家的影响力真的能挡住国外那些只认钱不要命的杀手，可是有了国安部插手就不同了，一些杀手应该知道，如果他们动了国安部要保护的人，不管他在世界的哪个角落，都难逃一死。

“今天舍得和沐放分开了？”谭骥炎看得出这个弟弟是真的在乎沐放，那样认真的眼神，谭骥炎太过于熟悉，或许是谭家的人吧，骨子里倒都遗传到了这一点。

“小丫头下午去了一趟蓝海豚，估计是明天《刺青》的通告会改了安排，所以小放放和小丫头一起回来。”而谭景御悲催的被沐放直接踢出了办公室，无处可去之下，谭景御自然就晃到了自家二哥这里。

蓝海豚，童瞳确确实实躲了吴敏茹两天，连手机都关机了，沐放联系不到人，还是找了谭景御要了保镖的手机号，让他们通知童瞳过来蓝海豚开会的。

“小瞳，你没事吧？这两天见不到你，手机也是关机，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童瞳这边刚一出现，吴敏茹立刻就殷勤的迎了过去，脸上满是关切和担心，让她身后会议室里，一众准备开会的人都感觉吴敏茹原来和童瞳关系这么亲密，也对，同一批进入蓝海豚的艺人，即将参加同一部电影的开拍，自然比其他艺人关系要亲厚一些。

“我很好，真的，你别过来！”童瞳头皮直发麻，脚步连续后退了几步，一脸抗拒的瞅着吴敏茹。

“小瞳，怎么了？你为什么突然对我这么冷淡？你是不是不喜欢我了？”看着童瞳的避让，吴敏茹有种不好的感觉，童瞳是不是发现了自己的意目，可是自己半点没有流露出对谭副市长的爱慕之情哪？吴敏茹脑子里快速的转着，不愧是

艺人，看着童瞳的眼神如泣如诉，漂亮的脸上更是有种被抛弃的委屈。

童瞳开始感觉自己全身的血液要倒着流了，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童瞳一咬牙一狠心，直视着吴敏茹让人恶寒无比的眼神，“吴敏茹，我不歧视同性恋，是女同性恋也没有什么，可是我真的不喜欢你，我只喜欢谭骥炎，你不要缠着我了！”

会议室里的众人集体石化了，沐放站在会议室门口同样也呆愣住，那总是妖媚倾城的脸上表情极度扭曲起来，而最为呆傻的人自然是刚刚还要演戏的吴敏茹，童瞳说什么？她不喜欢自己，她不歧视女同性恋？可是谁是女同性恋啊？

“你看我要身材没身材，要脸蛋没有脸蛋，我也不man，也不娘，我真的不是同性恋，你喜欢我哪一点，我改还不成吗？”连哄带求着，童瞳这辈子都没有这么纠结过，她真的怕吴敏茹突然来一句“我就喜欢你不喜欢我这一点，你改吧。”那样童瞳绝对要一头撞死自己了。

“我不是同性恋！”吴敏茹终于回过神来，咬牙切齿的从牙缝里挤出话来，原本娇弱温雅的脸开始一点一点的扭曲成狰狞的表情。

“那你为什么故意挑拨我和钱利之前的关系？难道不是因为怕我和钱利走的太近？”童瞳还是有些的不相信，“你之前天天等我，给我送水递毛巾，天天拉着我一起吃中餐，还陪我去墓园，电话不断，还发短信……”

这如果是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在所有人看来这百分百就是追求，这如果是一个女人对另一个女人，百分之五十是追求，百分之五十是闺蜜，关系亲密而已。

而吴敏茹既不是追求，也不是闺蜜，她打着如意算是不过是接触童瞳，和她关系亲密了，从而认识谭骥炎，或者说认识谭骥炎那个圈子里的好男人，童瞳是她的踏板而已，可是这一切到了童瞳这里就变味了，她没有想到这么深远，所以也就变成了今天这副局面。

难怪吴敏茹最近天天和童瞳在一起，一开始大家还以为吴敏茹是因为童瞳如今的身份，想要趁机巴结谄媚，原来她竟然是同牲恋，听到这话的女艺人们，此刻一个个交头接耳着，而有些人开始打电话了。

“好了，小瞳，这是私事，先过来开会就差你一个人了。”沐放可是人精，转念一想就明白吴敏茹这样做的目的了，冷峭的看了一眼脸上青白扭曲的吴敏茹，然后看着一脸后怕，唯恐避之不及的童瞳，一个没有忍住，直接将童瞳给抱在了怀抱里，用力的揉了揉她的头，压抑着笑，这个小阿呆，到底是什么思维啊。

同手同脚着，吴敏茹也走进会议室，原本几个男人对吴敏茹还是爱慕有加的，甜美纯真，又有礼貌，让每个男人都彻底满足了大男子主义的思想，恨不能好好的宠爱吴敏茹，可是吴敏茹竟然是女同性恋，这让几个男人立刻如同吃了苍蝇一般，说不出来的诡异感觉，眼神就更加诡异了。

因为《刺青》改了明天记者发布会的一些事项，所以这个会议大约开了一个小时，其中包括了一下注意事项，记者可能问到的问题要怎么回答？毕竟童瞳和吴敏茹还算是新人，这些方面一定要注意。

等会议结束，童瞳和沐放一起回去的时候，汽车开到一半，沐放又想起吴敏茹那一张石化的脸，忍不住的停下车，趴在方向盘上大笑起来。

“沐哥，我只不过是误会了而已，有这么好笑吗？”童瞳不满的看着笑的不能自已，眼角都渗出眼泪的沐放，别扭的哼了一声，自己哪知道吴敏茹是看上谭骥炎了，所以才对自己献殷勤，早知道是这样，这两天自己有必要躲在家里嘛。

“小瞳，你这是杀人于无形，属于对付敌人的最高境界。”沐放笑够了，妖魅的脸上泛着红晕，桃花眼里波光粼粼的泛着水汽，看了看委屈不已的童瞳，再次笑了起来发动起汽车。

沐放可以想象的出，从明天开始，吴敏茹的在娱乐圈的人气要跌到谷底了，一个女同性恋的标签打上，女艺人们自然是避之不及，男艺人们估计也没有那么饥渴对一个女同性恋下手，而那些投资商，制片商，导演们，估计也都是被恶心到了，大家并不说歧视同性恋，但是娱乐圈里最不缺少的俊男美女，绝对没有必要对一个女同性恋下手，名声太难听。

“小丫头，你怎么才回来，我们都要饿死了，快做饭，做好饭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谭景御听到开门声，一个箭步蹿了过去，一手直接搭在了沐放的肩膀上，然后对他暧昧的笑着，声音压的低，几乎是贴着沐放的耳朵说话的，“小放放，我终于知道对小丫头一见钟情的情敌是谁呢？”

“哦，这么快就查出来了，是谁？”沐放扬眉笑了起来，心情极好之下，眉宇飞扬，桃花眼中点点笑意，明明是个男人，却因为这抹笑，妖魅到了极致，倒也没有推开揽着自己肩膀的谭景御，也没有在意他故意亲密靠在耳边说话的姿势，挑了挑眉梢，流转的目光看向沙发上正喝茶的谭骥炎，“到底是谁啊？这查的速度挺快的。”

沐放憋着笑，他不知道谭景御和谭骥炎查到了什么，但是沐放绝对可以肯定他们查错了，一想到此，沐放便又隐忍着笑意，风情万种的看着得意显摆的谭景御。

“就是上一次小丫头被绑架之后，救小丫头里面的人，那个给小丫头披了衣服的男人。”男色当前，谭景御甚至忘记要卖关子了，直接竹筒倒豆子一般说而来出来，然后谄媚的看着沐放，俊朗帅气的脸上一哥求表扬的急切模样。

上校？童瞳刚端起茶杯准备喝茶，听到谭景御说到容温，错愕一愣，“谭三哥，你不要胡说！”

“小丫头，你不相信？今天我才收到的消息，国安部正在调查发悬赏令买你命的人，而且还监控了所有入境的国外杀手，这不是对你一见钟情，对方会这么做？”谭景御骄傲的哼哼着，高扬着下巴，自己可是军情处的头头，这点小事还能难得到自己。

上校竟然这么做了？为什么？童瞳忘记了喝茶就这么捧着手里的茶杯，淡淡的茶香，温热的茶水，如同容温给童瞳的感觉一般，悠远而温暖。

将童瞳的失神当成了肯定，谭景御得瑟了，谭骥炎也将童瞳的表情收入眼中，峻冷的脸庞上倒看不出太大的变化，一旁喝茶的关曜有些无奈的看着显摆的谭景御，以前怎么不知道谭家三少这么的长舌八卦。

气氛一时有些的窒闷，所以众人都选择端起茶杯喝茶，掩饰一下各自的情绪，沐放看着差不多同时端起茶杯的谭骥炎，谭景御和关曜，一双桃花眼熠熠的亮了起来，颀长的身影慵懒的靠着身后的柜子，双手环着胸口，笑的邪魅，“其实对小丫头一见钟情的人是吴敏茹。”

扑哧一声，喷水声和呛咳声同时响了起来，关曜最倒霉，他坐在谭景御对面，所以直接被他喷了一脸的茶水，而谭景御在喷出茶水以后，又呛着了，茶水呛了一些到气管里，这会弓着腰剧烈的咳嗽起来，而谭骥炎算是最为镇定的，可是手里的茶水还是晃了出来，泼到了裤子上，嘴巴上也沾了不少水渍。

“沐哥！”童瞳娇嗔的瞪着再次笑的不能自抑的沐放，一手拿过纸巾递给谭骥炎，小脸尴尬的红了起来，“那个我误会了，你们不用在意。”

“小放放……咳咳……你说清楚……”谭景御一面咳嗽着，一面回头看着沐放，虽然这一刻，沐放笑的是那样俊美非凡，可是这个消息实在是太劲爆了，让谭景御都顾不上欣赏美男了。

于是沐放便好心的将事情说了一遍，谭骥炎看着埋首在自己怀抱里，红着耳朵，尴尬不已的的童瞳，忽然感觉有些的头痛，揉了揉眉心，然后无力的叹息一声，自己早该习惯的，小瞳的思维便不能用正常人的思维来判断，这两天算是自己瞎折腾自己了。

“小丫头，你还能神经再粗一点吗？”谭景御哭笑不得的指着童瞳，枉费自己还老辛劳地的去调查，“你竟然能将觊觎二哥的情敌当成喜欢自己的女同性恋，你也太……”太什么，谭景御此刻辞穷了。

“这能怪我吗？我可是查了电脑的，上面就这么说的，再说吴敏茹这么大献殷勤，我哪里知道她是打着谭骥炎的主意。”童瞳闷闷的开口，知道自己闹了一个大笑话，可是谁让吴敏茹盯着自己的眼神那么热烈，然后口口声声喜欢自己，这正常人都会这样误会的。

“嗯，不怪小瞳。”谭骥炎低头在童瞳的头顶落下一吻，眼中满是宠溺之色。

“就是啊。”童瞳点了点头，更加靠近了谭骥炎，双手抱住他的腰，又在他怀抱里蹭了蹭，这才想起晚饭还没有做，“谭骥炎，我们去做晚饭。”

目送着童瞳和谭骥炎进了厨房，谭景御总算是顺过气来，摇头叹息着，“二哥果真是睁着眼睛说瞎话的主，黑白颠倒，指鹿为马，二哥倒是越来越擅长了。”

“骥炎倒是白吃了两天闷醋。”关曜这会想起之前于靖还特意打电话过来询问自己，骥炎是不是又和小瞳吵架了，否则为什么这两天脸色那么难看。

于是客厅里，谭景御、沐放和关曜再次的笑了起来，而厨房里，正切菜的童瞳气恼的直瞪眼，一手拿着菜刀，“谭骥炎，你是不是也想笑？”

“没有，切菜。“谭骥炎抿着薄唇，安抚的拍了拍童瞳的头，等她转过去切菜了，原本峻冷的脸庞上不由的露出笑容。

娱乐圈的消息传起来就如同长了翅膀一样，吴敏茹是同性恋就更是传的快，尤其是《刺青》这部电影的剧组，差不多事情发生的这一天都收到了消息。

不了解内情的人看吴敏茹的眼光就变了，娱乐圈里男同性恋很多，但是女同性恋倒是非常少，不过大家明着都接受，背地里自然还是有一些鄙视的。

了解内情的人自然知道吴敏茹那样大献殷勤想要高攀上谭家，都没有想到童瞳可不是省油灯的，这同性恋的名头一出，吴敏茹是百口莫辩，就算是闺蜜，那也太过于亲昵了，端茶递水，形影不离，这不是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嘛。

所以在感叹吴敏茹这一回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一些人却又不得不敬佩童瞳的手段和心机，能攀上谭家的艺人，又怎么可能是一副天然呆的模样，一个同性恋的标签就毁了吴敏茹前途，只怕她还不知道藏了怎么样的城府和心机。

小瞳一般都是杀人于无形之中。

｜派派小说后花园east0415手打，转载请注明｜www.paipai.fm

第三卷 家族风云 沈直之死

所以记者发布会上，吴敏茹看到童瞳就不再如同之前那样亲昵的迎上来，甚至还挽着她的手，这让童瞳终于松了一口气，虽然说是自己误会了，可是她和吴敏茹真的不熟，所以吴敏茹的亲昵让童瞳真的很别扭，现在这样最好。

“辛疆，你已经笑了一个早上了。”童瞳回头看着自己身后这个精明能干的经济人，从知道他知道内幕开始，那原本不苟言笑的脸上就是笑意不断，让童瞳很是不满的直皱鼻子。

“我尽量克制。”辛疆话是这样说，可是一想到童瞳竟然这么乌龙，果真应了沐总监那一句杀人于无形，辛疆便又克制不住笑意，外人以为这是童瞳的手段，可是真正了解童瞳的人才知道，她根本就是一狠筋到底。

“感谢各位记者朋友的光临，今天是《刺青》的首个新闻发布会……”台上，《刺青》这一出戏的导演制片，到男一号，女一号，男二号，女二号都到达了现场，而随着主持人的开口，台下坐满了记者，闪光灯刷刷的亮着，现场一片其乐融融的热闹。

身后的幕布显示的《刺青》这部电影的片名，古朴浑厚的两个宋体大字：刺青，然后是童瞳一身古装，一手握着剑

鞘，一手将长剑抽了一半出来。七尺青锋，锋芒毕露，童瞳饰演的赫连悠面容精致，可是那确实和《岁月静好》完全不同的扮相，冷漠如霜，眼神中隐匿着杀机。

“请问武导演，你为什么会选择童瞳一个新人扛大梁呢？赫连悠是一个杀手，童瞳这个新人真的能将赫连悠表现的淋漓尽致吗？”有记者提出了疑问，毕竟之前传言《刺青》是一部将要斥资五千万打造的古装大戏，这样的电影，却选用一个新人当女主角不说，而且记者看着坐在主席台上，灯光之下，面容矫美，眼神清澈的童瞳，她真的能演绎好赫连悠这个女杀手的角色吗？

“各位稍安勿躁，请看一段短片之后，我想各位即使不是导演，也会和我做出同样的选择。”武乾依旧是一勇猥琐大叔的模样，笑起来露出一口黄牙，眼神色迷迷的，怎么看都像是个中年色老头。

而随着提问记者的坐下，主席台左侧的投影仪亮起了灯光，而屏幕上童瞳拿着拿着长剑走到空地上，身上是蓝色的粗布长裙，正是当日试镜时的扮相，而随着童瞳抽出长剑，所有记者都被童瞳那凌厉的舞剑震慑住了，长剑出鞘，剑气动八方，除了一些真正有势力，武术出生的男演员，如今很少有女演员能将武打的画面展露的如此的畅快，那剑，宛若游龙，剑气四射，那人，眉目如画，冷若冰霜。

看得出这是手机拍摄的画面，所以并不算太清楚，画面还有些的抖动，可是正是这样才让人惊叹，震慑，片子很短，三分钟不到就结束了，而众多记者不由的将目光看向童瞳，这真的是同一个人？不是武打替身？可是童瞳怎么看都是个甜美的艺人，和画面里那手握常见的女杀手简直是天壤之别。

又有记者提问了一些问题，新闻发布会倒也算是圆满的解决了，童瞳如今的身份不同，有了谭家这个背景靠山，就没有一个记者敢不怕死的围攻童瞳，所以发布会一结束，男一号身边的记者几乎将他围得水泄不通，拥挤一片里，童瞳无比同情的收回目光，向着门外走了过去。

“童小姐。”突然，一个干瘦黝黑的人影蹿了出来，这让童瞳不由的戒备起来，随行的另个保镖也在同一时间挡在了童瞳面前。

“不用，我认识。”童瞳对人脸差不多有着过目不忘的能力，所以此刻一眼看出了这个四十来岁，黝黑朴实的男人正是当初被杀的李兰兰的父亲李国，可是他竟然还没有离开北京。

因为外面还有记者，所以辛疆将童瞳和李国都带到了车子上，为了安全起见，辛将和李国是坐在后座上，童瞳是坐在前面的副驾驶，一个保镖坐在驾驶位置上。

“童小姐，我来找你，实在是为了兰兰的尸体，童小姐，你大人大量。能不能帮忙将兰兰还给我，我好将她的骨灰带回坟山入土为安。”李国说起唯一的女儿，一个男人还是红了眼眶，声音有些的哑，干瘦的脸上目光急切的看向童瞳，满是恳求。

“李先生，你是怎么找到这里来的？”在童瞳开口之前，坐在李国身边的辛疆已经仔细的打量着开口说话的李国。

之前沐放曾隐晦的提醒过辛疆童瞳这段时间会有危险，让他留心童瞳身边出现的陌生人，辛疆此刻一双目光看似平淡，却是极其锐利。

“我之前去过西峡山，可是那里是高级的地方，我这样的农民根本进不去，更不用说找兰兰的尸体了，前几天我又去了，想要混成勤杂工，可是那里却被法院封了，看守大门口的人说这里谁都不准进，童小姐，我是在电视上看到你的，所以才找过来的，你就帮帮我吧。”李国是个老实巴交的男人，说到悲伤的地方，几度哽咽，红着眼眶，一双手攥紧成拳头，努力的压抑住自己痛失女儿的悲恸情绪。

辛疆看了看李国，确定没有什么异常，也不像是在说谎，而西峡山那样的场所，李国就算待上十年八年也不可能混进去的，那里出入的可都是高官和贵胄富豪，李国真能混进去了，那西峡山就真的不用开了，而如今程天南被抓，西峡山肯定被法院封了。

“我知道了，你住哪里，等我有消息了会通知你的。”童瞳想到之前入葬的柳康，如今李兰兰的尸骨还在西峡山，不知道埋在哪里，除了程天南和沈直，估计也没有其他人知道。

李国感恩戴德的下了差，辛疆倒也谨慎，丢给李国的是自己的手机号码，也记下了李国打工的那个工地的地址。

童瞳打了电话给关曜，想要他帮忙去见程天南一面，问出埋葬李兰兰尸体的地方，毕竟如今程天南已经垮台了，即使曝光了李兰兰的埋尸地点，对他也没有什么影响，程天南身上仅仅是制毒贩毒这一条罪就可以枪毙他十次都不止。

可是半个小时之后，关曜回了电话，程天南什么都不说，只让童瞳过去见他才愿意开口，于是午饭也顾不得吃了，童瞳直接开车去了刑侦处。

上一次来刑侦处是为了见沐哥，童瞳向着审讯室走了过去，程天南如同苍老了十多岁一般，再也没有了往日的那股霸气和狂傲，脸上长着胡子，显得很是疲惫不堪，橘黄色的劳服，只怕任谁也无法将此刻的程天南和当日北京程氏的老大联系在一起。

“你来了。”程天南笑了起来，目光有些贪婪的看着童瞳，自嘲的笑着，“小瞳依旧是当日见到的时候一模一样，可是我却已经沦落为阶下囚了。”

“李兰兰的尸体埋在西峡山什么地方？”童瞳不知道该说什么，多行不义必自毙，程天南身上背负了那么的人命，这一天或许早晚都会到来的。

“这个我真的不知道，或许阿直会知道。”程天南苦涩的看着一幅看陌生人一般的童瞳，“小瞳，我愧对过任何人，却独独不曾亏欠你。”

“你是说李兰兰的死是沈直一手操纵的？”童瞳开口，可惜沈直和程天南之间却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关联，根本查不到

证据。

“这可是小瞳你说的，我只是说阿直可能知道而已。”对于童瞳的套话，程天南朗声笑了起来，一扫刚刚的颓废，“小瞳，你如果每天都来见我，我或者也知道李兰兰的埋尸地点，听说谭家很是反对你和谭副市长在一起，小瞳，你要知道，谭家这样的大家族，看着风光，背地里还不知道怎么的肮脏，你确定真的要嫁入谭家？”

“那是我和谭骥炎的事情，和你无关。”程天南看来并不会开口，童瞳知道程天南肯定知道埋尸的地方，只可惜他不愿意说。

这边童瞳刚要转身离开，手机却响了起来，正是沈直打过来的电话，依旧是那样让人感觉到毛骨悚然的声音，即使隔着手机，却也透露着一股子的冰冷寒意。

“童小姐看来想知道李兰兰的埋尸地点，我或许知道哦，不过我的条件是我可以拥有探视南哥的权利。”心理诊所里，沈直站在窗口，诡异的笑着，目光窗户正对面的一户居民楼，沈直的办公室窗口针对的是居民楼的厨房，而每天六点，那个女人都会准时到厨房做晚饭。

挂了电话，童瞳看向等在门口的关曜，将事情说了一下，“我过去沈直那里。”

“我陪你过去吧。”关曜总是有种不放心，不管是程天南还是沈直，只怕他们没有这么容易就说出李兰兰的埋尸地点。

“他只说了让我一个人过去，我会照顾好自己的。”知道关曜担心自己，童瞳感激一笑，该来的终究会来的。

“让暗中的保镖多注意一下。”关曜也明白自己如果跟过去了，只怕沈直什么都不会说，沈直和程天南的关系绝对是狼狈为奸，可是程天南行事一贯是谨慎小心，这一次如果不是黄村村的毒品案子，只怕根本就扳不倒程氏。

沈直的心理诊所，童瞳过来过一次，门口挂着休息的牌子，绿油油的草地透露着生机盎然，两层的小楼看在这一群居民楼里显得格外的安静。

“童小姐想要知道李兰兰的埋尸地点？”依旧站在窗口，沈直手里拿着水果刀正在削苹果，转过身看着走进来的童瞳，“童小姐的身手害怕被我偷袭吗？连保镖都带来了。”

“说出埋尸地点，换你去探视程天南的资格。”童瞳淡漠的开口，目光扫过沈直手里的水果刀。

沈直低头诡谲的笑着，视线看像是手腕上的手表，当分钟走向12的时候，啪的一声，原本亮着的灯突然熄灭了，屋子陡然之间黑暗下来，而沈直手里的水果刀直接向着身后的童瞳丢掷了过来。

保镖刚一动，却见童瞳身影更快的动了起来，一手接过水果刀，清瘦的身影迅速的掠过，手里的水果刀已然架到了沈直的脖子上，黑暗之中，水果刀反射着凌厉的锋芒，“说，李兰兰到底埋在什么地方？”

“童小姐真的敢杀人吗？”沈直得意的笑了起来，余光扫过窗口正对面的居民楼厨房，然后转过身来，冷眼看着威胁自己的童瞳。

“我可以将你身上的肉一刀一刀的割下，直到你愿意开口说出答案。”黑暗或许是滋生邪恶的最好媒介，此刻，童瞳寒着眼神，整个人在黑暗的笼罩之下，阴冷的没有一点的温度。

沈直莫名的感觉到一股寒意从脚底蔓延开来，对上童瞳这一双如同看死人一般的眼睛，怔愣片刻之后，忽然冷笑着开口，“这样的眼神我看过很多人都有，那都是杀过人才能有的眼神，原来童小姐……”

刀锋逼近，鲜血顺着刀口流淌下来，成功的阻断了沈直的冷嘲热讽，“李兰兰埋在西霞山庄厨房后的空地上！”

得到了想要的答案，童瞳将手里的匕首丢到了一旁，和屋子里的保镖一起离开，而黑暗的屋子里，停电的是这一片的居民楼，而此刻，沈直擦拭着脖子上的血迹，然后冷然一笑。

关曜还是不放心童瞳去见沈直了，所以想了想还是拿了车钥匙向着楼下走了过去，一面拨通了童瞳的手机，确定她已经离开了这才放下心来，“明天我让守在西峡山的警察过去将尸体挖出来。”

一个小时之后。

谭骥炎是在回家的路上接到了关曜的电话，打了电话给童瞳说是临时加班，汽车转过方向直奔刑侦处去了，关曜听到脚步声快速的迎了过去。

“死的人是沈直？”谭骥炎看着不锈钢停尸台上一具烧焦的身体，已经看不出原来的模样，不过没有被大火烧到的后背处还依稀能看见被烟熏黑的白色布料，而焦尸的手虽然已经被大火给烧掉了外面的表皮，连同指纹估计都提取不出来，可是手腕上那手表正是沈直的。

“初步判定应该是沈直，小瞳离开之后不到十分钟就起的火，因为沈直的诊所是独立的两层小楼，晚上那一片又停电了，所以直到冒出了火光才发现的，大火导致里面的一个液化气瓶子爆炸，这也导致救火被延误了一段时间。”关曜此刻已经知道这一切必定是一个陷阱。

“死者是被刺死的，身上有十五处深浅不一的刀伤，致命的一处是刺到了脾脏，失血过多陷入昏迷，吸入过量的一氧化碳窒息死亡。”周法医一面解剖着尸体，一面对着关曜和谭骥炎开口，“面部被大面积烧伤，所以要判断是死者的身份，还需要做面部还原。”

“这是什么？”有了新发现，周法医用锋利的手术刀在焦尸的手上割下一下快肌肤，仔细的辨别了一下，“这一块肌肤没有被完全烧毁，黏在上面的应该是塑胶的成分，不过具体结果还需要去鉴证科化验。”

沈直因为有着严重的洁癖，所以不但常年穿着白色的衣服，而且手上也是戴着塑胶手套，从尸体的年龄到体态特征分析，死者是沈直的可能性已经占到了80%。

“现场勘查的结果呢？”谭骥炎沉着峻脸，冷漠的目光看了一眼停尸台上的焦尸，原本以为一切差不多是风平浪静

了，却没有想到竟然还有这么一个陷阱在这里。

“现场找到的凶器是一把水果刀，上面有血迹和指纹，屋子后的水槽里找到了一个玻璃杯子，上面的指纹和凶器上的指纹相同，这应该是小瞳的指纹。”这样明显的证据，如果是陷害，那么关曜可以肯定要陷害的人肯定是童瞳，“最棘手的是，当时停电的时候，沈直正好站在窗口，小瞳拿刀架在了他的脖子上，有目击证人看见了。”

“先判定出死者身份到底是不是沈直？诊所被大火烧了，有没有能提取的dna样本比对死者身份？”谭骥炎再次看了一眼停尸台上的焦尸，“沈直那样的人应该不会用自己的死亡来陷害小瞳，所以这具尸体很有可能是假冒的。”

“我也这样想过，不过有目击证人，如果凶器上的指纹是小瞳的，只怕要立案调查了。”关曜最担心的就是这一点，刚还要开口说什么，手机响了起来，关曜脸色再次一沉，声音里带着可以感知的讥讽寒意，“沈直的律师？我知道了，你们先审问着。”

“沈直的律师带来了一份沈直身前写的一封信，上面说他被小瞳威胁了，如果他死了，那么凶手一定是小瞳。”饶是关曜此刻也沉重了脸色，不管是程天南还是沈直都不是善良之辈，程氏能做大，也不是靠逞凶斗狠能实现的，而沈直和程天南有心陷害小瞳，必定是证据确凿之下，关曜知道这查必定是非常的困难。

刑侦处的审讯室里，身为沈直的律师艾海以为自己这样来提供线索的律师不在办公室，也会是在会议室等着，却没有想到直接被人带来了审讯室，而且一丢就是一个多小时，正在焦虑之中，突然审讯室的门被推开了。

“谭……谭副市长……”结巴着，艾海猛然的站起身来，指甲狠狠的摁到了掌心里，这才稳住了心神，有些事早已经没有办法回头了，艾海和程天南、沈直在一条船上了，所以艾海如今唯一能做的就是按照原来的计发行事，虽然他自己并不清楚这个计划到底是什么。

“坐。”冷然的目光扫了一眼已经镇定下来的艾海，谭骥炎打开手里的文件夹，凤眸淡漠的扫过关于艾海的调查资料，低沉浑厚的声音回响在审讯室里，“程氏已经垮台了，沈直死了，艾律师还要一直帮沈沈直吗？”

“谭副市长，这是我身为律师的职责。”明明谭骥炎并没有威逼恐吓，甚至语调听起来也很正常，不急不缓，可是艾海却感觉桌子下的双腿不停的颤抖着，莫名的惊恐感觉一点一点蔓延到了全身，让他心跳开始急遽的加速，呼吸也粗重起来，额头上开始渗透出汗珠。

“职责？”谭骥炎合上手上的文件，峻朗的身影微徵的靠在了椅子上。目光突然宛若厉芒一般向着艾海冷酷的扫了过去，语气骤然之间转为冷酷绝情的斥责，“助纣为虐，狼狈为奸的职责吗？”

“谭副市长……这里是刑侦处，我是代表受害者的律师，要询问口供也是警察。”艾海顺畅的将话说完了，可是却怎么也不敢和谭骥炎那一双看不见底的黑眸对视，微低着头，双手紧张的攥紧成拳头，额头上的汗越来越严重。

“身为律师，你该知道司法部门很多时候是有灰色地带存在的，艾律师就没有想过进来之后就再也出不去了吗？”谭骥炎不急不缓的开口，可是眉宇之间却已经是一片冷霜冻结，“艾律师该知道这一次涉案的人是谁，和我是什么关系，我倒是佩服艾律师的胆量，竟然还敢走进刑侦处！”

审讯室单面镜后的隔离间里，熊华和孙盈盈目瞪口呆的看着公然在审讯室里威逼的谭骥炎，两个人脸上表情慢慢的抽搐起来，这个冷酷绝情，甚至公开徇私枉法的人是他们知晓的谭副市长？

“头，谭副市长这样说没有关系？”孙盈盈脸色复杂的挤出一句话来。

“谭导市长这不是知法犯法。”熊华的脸色也好不的哪里去，透过单面镜看向审讯室里的谭骥炎，可是明明是威逼利诱，可是为什么谭副市长看起来却依旧是一脸的冷漠淡然，难道职位高的人违法的时候也是这么坦然，就没有一点心虚。

关曜倒是已经习以为常，镜片后的目光锐利的看着竭力压制着紧张情绪的艾海，他既然敢到刑侦出来，只怕已经做好到了万全的准备了，这应该是程天南和沈直的最后一步棋了，利用这个案子，逼迫骥炎做出让步。

“谭副市长，你这样知法犯法，草管人命，就不怕被媒体曝光吗？童小姐杀了沈医生，势必会有警察来调查，提交法院，该怎么判那是司法部门的事情。”艾海毕竟是沈直选中的律师，虽然依旧紧张惶恐，可是该说的话倒依旧周全缜密。

“你认为这件事有媒体敢曝光吗？”薄唇冷酷的勾了一下，谭骥炎看着艾海，冷冷的开口，“听说五天前，艾律师的妻子和女儿都已经移民出国了。”

“谭副市长，我不是凶手，我是受害者的律师，全权负责沈医生被杀这个案子，我不会和你多说一句话了。”艾海终于搬出了律师的毒舌和奸猾。决定不再开口，防止自己多说多错。

“北京和瑞士时差七个小时。”谭骥炎低头看了一眼手腕上的时间，“现在是晚上八点二十，瑞士差不多是凌晨三点。”

艾海猛然的抬起头看着谭骥炎，脸上一阵苍白，不过到底还是沉住了气，只是那额头上的汗珠更加的明显，顺着脸颊上紧绷的肌肉流淌下来。

“这房子你应该熟悉吧。”谭骥炎打开眼前的文件夹，将其中的两张照片推了过去，照片上一张拍摄的夜景，两层别致的屋子，草坪旁有路灯，所有昏黄的灯光之下可以看到一只手正拿着报纸，而报纸上的日期正是今天早上的。

而第二章照片是艾海的女儿在小床上睡着的画面，其实艾海将人送出机场之后，就没有再管了，这样才不会被人给盯上，导致妻儿出现危险。

“你怎么找到这里来的？”终于，艾海倏地站起身来，动作幅度太大之下，将身后的椅子都给踢倒了，不敢相信的抓着手上的照片。

艾海知道自己跟着程天南做的是什么勾当，他也知道自己早晚会被抓进去，可是让艾海意外的是，所有关于自己的一切违法的证据，在半个月前程氏还没有出事的时候，沈医生帮自己给抹掉了，然后还给了自己一笔钱。

艾海将妻儿送去瑞士是临时抓阄决定的，甚至包括居住的这个小镇都是靠抓阄选择下的，除了自己一家三口之外，即使是沈医生都不知道，因为这样才安全，而在小镇上到底选择了什么房子，是艾海都不知道的，是他的妻子去了之后自己选择的。

艾海留下来了，即使被抓坐牢，可是他也没有后顾之忧了，可是艾海不敢相信谭骥炎竟然这么短的时间里就找到自己妻子和女儿定居的地方。

“程天南被抓了，沈直已经死了，所以才怎么选择我想艾律师你会想清楚的。”谭骥炎站起身来，合上了手上的文件向着门口走了过去。

“谭副市长，你这是要草菅人命吗？”艾海激动着声音开口，他之所以敢这么做，是因为没有后顾之忧，可是如今自己的妻子和女儿的生命都握在了其他人手里，想到此，艾海便不由得有些的愤怒，声音里更是带着讥讽，“你这样还配当北京市副市长吗？”

谭骥炎背对着身后指控自己的艾海，一手打开审讯室的门跨出去的瞬间，脚步忽然停顿下来，“你以为能坐到这样的位置的人手上会是干净的吗？艾海，你记住，如果你动了我的人，我会让是百倍的偿还回来！”

关门声响起，脚步声远离，审讯室里，艾海如同被抽走了所有的力量，呆呆的站着，而另一边，熊华和孙盈盈胆战心惊着，那么一瞬间，艾海没有看到谭副市长的脸，可是孙盈盈和熊华是清楚的看见了那峻寒冷酷的一双眼里是怎么样的杀机和凌厉，如果童小姐真的出了什么事，艾海的妻子和女儿绝对不会这么平安。

沈直这个案子真的是证据确凿，凶器是的指纹虽然没有和童瞳的指纹比对，但是谭骥炎和关曜都明白绝对是童瞳的指纹，而又有目击证人看到童瞳持刀威胁沈直的一幕，在诊所外门口有一个血脚印，那也必定是童瞳的脚印，几乎是所有的证据都确凿，再加上之前沈直留给艾海的那封信，说人不是童瞳杀的，估计都没有人相信。

“头，谭……副市长。”孙盈盈敲响了办公室的门，依旧有些心惊的看了一眼坐在一旁的谭骥炎，这才向着关曜走了过去，“刚刚周法医从死者的口腔里找到一根黑发长发，周法医判断这是死者临死前塞入自己嘴巴的，很有可能是凶手留下来的，死者这样做或许是为了指控凶手。”

“嗯，证物给我。”关曜接过封口的透明证物袋，里面是一根黑色的长发，这应该是童瞳的头发，小瞳是艺人，要弄到她的头发并不难，可是目前是从指纹到脚印，还有凶器，目击证人都是一应俱全。

“头，那我先出去了。”孙盈盈明显感觉到谭骥炎的眼神冷了几分，快速的对着关曜开口，然后刷的一下直接逃出了关曜的办公室，谭副市长身上的寒气都要冻死人了。

“大火烧的太厉害，现场找不到可以和死者比对的dna，我感觉这不应该是沈直，他会救程天南，但是不应该搭上自己的性命，可是沈直是一个心理医生，他的心里很诡异，或许他会用自己的死来陷害小瞳。”关曜看着办公桌的现场勘查的资料，和一些证物的照片，关键是只要证实死者不是沈直的话，那么这个案子就和小瞳没有直接牵连了。

“不管是不是，这个案子直接压下来。”谭骥炎冷声的做出了决定，是沈直故弄玄虚也好，还是沈直为了救程天南不惜用自己的命来陷害小瞳，对程天南而言，这个案子只要压下来，那就是一桩悬案，艾海绝对不敢冒险继续帮沈直。

“骥炎，你要知道这一次程氏垮台，你是最大的受益者，外面也有很多人是对你忌惮三分，可是如今你如果这样做的话，这个案子一旦被那些人察觉，或许他们已经察觉了，那么对你而言将是一个重创。”关曜温和的开口，目光看向好友，从政者和商人不同，他们经不得一次失败，骥炎这样明显是包庇小瞳，毕竟按照司法程序，关曜首先就要将小瞳带回刑侦处来审查，比对指纹。

“那些人也和我们一样，不能判断死者是不是沈直，所以这样敏感的时期没有人真的敢出头，这个案子不公开的话，也没有人敢调查的。”谭骥炎倒没有关曜的小心翼翼，现在能知道这个案子的人想必也是一些漏网之鱼。不足畏惧，如果不是证据确凿，这些人是不会和自己为敌的。

关曜想了想，确实如此，沈直这个案子还不能确定到底是不是小瞳所为，外面人不知道，自然也就不敢随意的在背后给骥炎下黑手。

“我要回去了，小瞳打了五六个电话过来了，关曜，你利用关家的势力放出风去，我要利用这个案子看看哪些人要和我为敌。”谭骥炎一面和关曜开口，一面快速的拿过手机拨通了童瞳的电话，刚刚冷酷的峻脸在瞬间转为了温柔。

关曜看着离开的谭骥炎，政坛果真是虚虚实实，真真假假，也许暗中是有人人想要蠢蠢欲动，可是谁又敢去当出头鸟呢，而骥炎这样放出风声，那些人就更不敢动了，如果这是一个陷阱的话，那么动的人势必要暴露出自己。

再者这个案子即使是童瞳所为，那也不是谭家所为，这些人也会害怕到最后，谭骥炎放弃了童瞳，那么他们是查清了一个案子，抓到了童瞳这个凶手，可是也将自己暴露出来了，而谭骥炎如果和童瞳撇清楚关系，那么出头的这些人就得不偿失了，所以这个案子扑朔迷离中，自然就没有人敢动了。

怡然园公寓。

“二哥，你怎么才回来，小瞳将一大半菜都给你留着，我和小放放都没有吃饱。”沙发上正看电视的谭景御一听到开门声立刻就抱怨起来，摸了摸还是瘪的肚子，然后目光看向坐在身边的沐放，贼贼的笑了起来，手还是蠢蠢欲动。

啪的一声清脆的巴掌声响起，谭景御惨兮兮的看着自己被拍开的手，还差几厘米就摸到小放放的肚子了，好可惜啊。

“谭骥炎，你回来了，先去洗澡，我去帮你热菜。”童瞳从书房里走了出来，将手里的剧本丢到了沙发上，笑容可

掬，无比贤惠。

“不用，吃饭过再洗澡。”谭骥炎将公事包放了下来，跟着童瞳走进了厨房，站在一旁，安静的看着童瞳开始熟练的从冰箱里拿出菜，然后在锅里炒着。

“谭骥炎，你是不是有些累？”童瞳一面拿着锅铲炒菜，一面回头看向靠在餐桌上看向自己的谭骥炎，敏锐的感觉到她今天晚上的情绪有些的不大对劲。

“没事，事情有点棘手，不过已经处理的差不多了。”谭骥炎嘴角噙着一抹浅薄的笑，不管发生了，自己需要做的就是好好保护小瞳，不让外面那肮脏的事情牵扯到她的身上。

当三个菜一个汤重新上桌之后，谭景御又拉着沐放过来抢食，纯料是没事找事，童瞳安安静静的看着眼前的几人，心头有淡淡的温暖，虽然她放弃了过去，甚至是背叛了过去，可是她现在过的真的很幸福，或许上校知道了，也会原谅自己的。

—分隔线—

清晨五点半，因为谭景御和沐放闹的晚了一些，所以也就没有回去睡了，而是窝到客房里留宿一夜，可是谭骥炎和谭景御的手机几乎是同时响了起来。

“二哥，出事了。”谭景御一手拿着手机，一边刚要出门，却就对上了同样已经走出卧房脸色阴霾的骇人的谭骥炎，谭景御心头一惊，不由的快速的走了过来，“二哥，你冷静一点。”

“很好，很好，我倒真是漏算了谭家的人。”谭骥炎怒极反笑着，身上还穿着睡衣，可是那一脸的怒容，赤红的黑眸，失去了往日的狂傲和自信，更多的是一种被伤害的痛。

“二哥，事情已经发生了，要不你先和我回一趟谭家，爷爷他们应该都知道了，这事情已经拦不下来了！”谭景御知道谭骥炎寒了心，之前小丫头被绑架，二哥虽然是怒，可是那只是担心，而不是此刻这样，妈真的寒了二哥的心，只怕这一条鸿沟，以后再也弥补不了了。

谭骥炎怒到了极点，额上青筋暴突而起，凤眸赤红，即使谭骥炎一直知道谭家不喜欢小瞳，可是却没有想到竟然这么狠，要将自己往绝路上逼，深呼吸着，谭骥炎渐渐的平静下来，那一张冷峻的脸庞却已然恢复到了往常的表情。

“我回去一趟，小御，以后我和妈之间不管发生了什么事，你都不要插手。”之前的刁难，谭骥炎虽然也曾用阮氏威胁过，可是那毕竟是自己的母亲，谭骥炎也不可能真的做到那么过分，可是如今，谭骥炎已经不想再顾虑什么了，既然不是家人，那么就是敌人吧。

谭景御赤脚站在地板上看着走回卧房的谭骥炎，从小到大，二哥都不曾羡慕过自己和妈之间的亲密，小时候谭景御还会故意为之，想要刺激一下自己的二哥和大哥，可是大哥太木讷，只会憨厚的笑着，二哥根本就是一张冰山脸，眼神都不动一下。

可是大家还是一家人不是吗？血缘至亲，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小丫头难道就真的那么不入妈的眼，甚至到非要逼死小丫头才甘心吗？妈这样做，将二哥置于何处，妈就算再怎么不喜欢小丫头，也不能这样做，二哥如今稍有动作，只怕都会被有心人给盯上。

“谭长官，小区外聚集了不少记者了。”谭景御的手机再次的响了起来，正是暗中一直戒备的保镖打过来的，谭景御走到窗户边，向着小区门口远远的看了过去，凌晨的夜色之下，可是记者却已经蜂拥而来了。

也是，小丫头是艺人，牵扯到了杀人案件不说，二哥可是北京市副市长，和小丫头的关系只怕成了最让人敏感的话题，法不责众，所以二哥之前做再多的努力，也招架不住妈这么狠毒的一手，更何况都是记者媒体，谁不知道《一一》报社是阮氏控股的私人报社，从时尚前沿到国内外资讯，都是最快最精准的报道，在国内发行量也是居高不下，可是正是这一家阮氏控股的报社头版头条刊登的竟然是童瞳杀人的报道。

还真是证据确凿啊！谭景御都很想要爆粗口，凶器上的指纹，血脚印，再加上之前沈直寄到报社总编辑手里的信，还有采访的目击证人，谭景御那英俊帅气的脸上缓缓的露出嗜血的冷笑，沈直最好庆幸自己是真的死了，否则自己不在乎将这个变成事实！

“让门外的保安将所有的记者都给拦住。”谭景御挂上电话，刚走回卧房便看见睁着眼靠在床边的沐放，瞬间，眼中的嗜血冷酷消失的无影无踪。直接化身牛皮糖黏了过去，“小放放，我吵醒你了。”

“你们谭家果真是杀人不眨眼啊！”沐放冷冷的笑着，因为刚刚才醒，那总是扎起来的黑发此刻披散在肩膀上，酒红色的睡衣领口微微的敞露口，露出雪白的肩膀，勾着嘴角冷笑着，即使是一副讥讽冰冷的模样，却也是风情万种。

“小放放你都知道了。”谭景御扑了个空，心虚一笑，眼底闪过一丝凌厉寒芒，妈对小丫头都能做到这样狠心绝情，只怕对小放放日后会更加狠辣。

“你妈这样的脑子怎么经营的阮氏，她就不怕第一个害的人是谭骥炎吗？”沐放没有漏看掉谭景御刚刚走进房间时，那眼中的嗜血冷光，再看着他此刻面对自己的嬉皮笑脸，忽然心头有着一种薄凉的窒闷感觉，原来他一直都是带着面具的，可是究竟什么模样才是真正的谭家三少呢？

“这一点我也有些奇怪，妈就算不喜欢小丫头，以前也只针对小丫头而已。”可是这一次，谭景御虽然不能说阮菁什么，可是这一次的报道却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最后真正为难的人是二哥，妈到底为什么这样对待小丫头。

谭骥炎原本是想要一个人回谭家大宅的，可是童瞳要跟过去，沐放自然也不放心童瞳羊入虎口，也跟了过去，所以导致谭景御也跟过去了，一行四人开的是保镖的车子，所以倒也没有引起门外记者的注意，毕竟从一开始收到消息，公寓的灯就没有开，所以守在公寓外的记者以为童瞳还没有醒。

此刻，汽车里。

“沈直死了？”童瞳倒现在才算是弄清楚了事件的始末，难怪谭骥炎昨天晚上的显得有些累，竟然是在自己走后，沈直就死了？可是死的人真的是沈直吗？

“是我没有处理好。”谭骥炎握住了童瞳的手，自己只想到了压制艾海，却根本么没有想到沈直竟然和自己的母亲早就达成了交易，让案件迅速曝光。

“谭骥炎，你不要难过了，反正你妈一开始也不喜欢我，就当我白拿了那一千万现在付出代价了呗。”童瞳小手反握着谭骥炎的手，对着他露出笑容，谭骥炎虽然没有多说什么，可是童瞳能感觉到他的难受，毕竟那个人是他的母亲。

谭家大宅，此刻虽然只是清晨六点多，外面还是一片黑暗，可是大宅里却已经是灯火辉煌，而暴怒的谭老爷子此刻正是的怒火中烧，砰砰的闷沉声想起，正是拳头砸在眼前的木质茶几上发出来的。

“你真的好啊，很好，这样的事情也做得出来，你这是害那个野丫头，还是要害自己的儿子啊？谭家什么时候竟然有你这样的恶妇，祸起萧墙，阮菁，你果真是厉害啊！打得所有人措手不及！”怒不可遏着，谭老爷子的咆哮声一声高于一声，地上已经是一片狼藉，破碎的茶杯茶壶都碎了一地。

“爸，你消消火，担心身体。”昨天晚上才回来的谭国华也没有想到大清早就出了这样的事情，此刻快速的走上前来，想要安抚已经气的满脸通红，怒火中烧的谭老爷子。

“我气死了就更好了，不必看着你们这样胡闹！”谭老爷子怒红了眼睛，大口大口粗重的喘气着，不要说谭家历来不做这样偷鸡摸狗的事情，就算要做，那也是对敌人，不是对谭家人！越想越气，谭老爷子怒火直接转到身边的谭国华身上“，还有你，当年你什么女人不娶，要娶这个恶妇，自古无奸不商，你什么脑子，当年我是怎么反对的，怎么告诫你的，现在终于出事了吧？”

被训斥的谭国华低着头，并没有开口，只是余光扫了一眼站在一旁脸色难看的妻子阮菁，谭国华知道童瞳这个媳妇父亲不喜欢，妻子不喜欢，可是谭国华没有想到阮菁竟然会这样做，这么心狠手辣的对待一个无辜的女孩子，只因为是同名同姓吗？

“阮菁，谭家门户低，容不下你这尊大神！”谭老爷子发了好大一通火，此刻站起身来，却依旧是浑身气的直颤抖，一手指着门口，厌恶的目光看着阮菁，“出去，从今天起，你和谭家没有一点关系。”

｜派派小说后花园不二周助，手打，转载请注明｜www.paipai.fm

第三卷 家族风云 第130章 巨大压力

“爸，我是国华的妻子，你就为了一个外人这样对待我？”阮菁此刻也有些怒了，可是却依旧压下了火气，只是失望而痛心的看着这个一辈子都不喜欢自己的公公，“难道我这些年为谭家做的还不够，为谭家生了三个儿子还不够，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就为了一个童瞳，爸你要赶我走，要让国华和我离婚吗？为什么？啊，就因为她是童瞳吗？和苗晓意的女儿同名同姓！”

“够了！”谭国华眉头一皱，第一次冷声斥责着胡言乱语的阮菁，苗晓意三个字是谭家的禁忌，这么多年了，再次听到这个名字，谭国华一怔，刚正的脸上有着一闪而过的错愕，然后是巨大的失望。

“阮菁，你还敢顶嘴了！如果不是这个名字，你会这样没脑子的害自己的儿子？人都死了多少年了，你的心眼就这么狭窄！当年，如果不是国华争不过童啸，还轮不到你这样的恶妇进谭家的大门！”不提当年还好，一提当年，谭老爷子更是火不打一处来，胸脯起伏着，“谭国华，将这个女人赶出去！不要败坏了谭家的门风！”

阮菁隐忍着泪水，原本总是妆容美丽而高贵的脸，此刻却带着说不出的哀伤，可是却依旧高傲的站直着身体。

“司令，你消消火。”看到事情越吵越厉害，两个亲卫也是跟了谭老爷子很多年，此刻却不得不开口，“事情已经发生了，我们从长计议。”

“司令，喝口水。”另一个亲卫走向厨房倒了一杯水递了过来，当他们知晓这件事的时候就知道了会有此刻这一幕。

童瞳身份再如何，那也是谭副市长选定的女朋友，甚至是未来的妻子，谭司令虽然不待见童瞳，可是上一次竟然将那枚不离身的勋章给了童瞳，谭司令或许并不是真的不喜欢那个孩子，或许只是不满她艺人的身份，不满意谭副市长先斩后奏，闹脾气而已，而且就算再如何不满意，可是那个孩子毕竟也算是半个谭家人了，如今这样一闹，事情就难办多了。

谭老爷子喝着水，谭国华站在一旁沉默着，依旧没有多言，阮菁失望的看着这个总不会站在自己身边，总是显得懦弱无能的丈夫，夫妻同心，为什么到了自己这里，就没有一个人体会到自己的用心，苗晓意即使死了这么多年，却依旧让自己这般的痛苦，如埂在喉，如刺在心。

门外有汽车刹车声响了起来，窗户外还是暗黑的一片，天还没有亮，也没有人过来通报，所以这个时候回来的肯定是谭家人。

“你还敢来谭家啊，你这个蠢到家的笨丫头，杀了人就给我滚进监狱去，不要让谭家丢脸！”谭老爷子看到进门的童瞳之后，火气再起飙升起来。手里的杯子连同半杯水砰的一声再次的砸在了地板上，“谭家也不会帮你的！”

“我又没有让你帮，我只是陪谭骥炎回来而已。”一进门就被劈头盖脸的一顿好骂，童瞳不满的皱皱鼻子，看着怒不可遏的谭老爷子，“年纪都这么大了，你真的想得高血压啊，没事瞎生气。”

“你这个蠢丫头，轮到你来教训我了！”谭老爷子牛眼一瞪，再次怒了起来，不过却明显看得出和面对阮菁时的怒火是完全不同的，“你稍微有点脑子，就不会被人抓住了把柄，陷害我孙子！我就说你这个蠢丫头配不上骥炎，现在知道结

果了吧。”

“人不是我杀的，又是指纹又是凶器，还有血脚印，这明显是陷害，你也相信，真不知道你怎么当上司令的。”童瞳一脸怀疑的瞅着谭老爷子，嗓门又大，脾气又不好，脑子估计也不太灵光，这样的人怎么就成了北京军区的司令呢。

谭老爷子被童瞳那明显怀疑的眼神给刺激到了，咬牙切齿的挤出一句话来，“我当然知道这是栽赃陷害！”

“那你还生气什么？”童瞳疑惑的声音满是不解。

“老子那是担心你这个蠢丫头！”怒吼之后，谭老爷子立刻就后悔了，老脸一阵青白。

“不用担心，人真的不是我的杀的。”童瞳刚一开口，然后两眼冒出精光见鬼般的瞅着谭老爷子，不可置信的道，“你担心我？”

“我吃饱了没事干担心你这个蠢丫头做什么！”已经失言的谭老爷子气呼呼的坐在了沙发上，决定眼不见为净。

童瞳摸了摸肚子，貌似起的太早有点饿了，回头看向还是冷着脸，眼神漠然的谭骥炎，乖巧一笑，“谭骥炎你饿了没有，要不我去做早饭。”

“嗯。”谭骥炎点了点头，看了一眼谭老爷子，爷爷还是担心小瞳的，至少这么多年来的血缘亲情还不至于这样的淡漠。

“冰箱里有菜，多加一点辣椒。”谭老爷子也是重口欲的，刚刚发了一通火，这会也是饿了，而且童瞳的手艺虽然不算顶尖，可是胜在她做的菜口味很下饭，谭老爷子倒也非常的喜欢，不是什么花哨的菜式，寻常的蔬菜都能做出美味的菜肴。

“你不是刚刚吃饱了？”童瞳一回头，看着谭老爷子明显的要瞪眼，冒出火光的表情，闷声的笑了起来，然后拉起一旁的沐放，“沐哥走吧，我们去厨房。”

屋子里此刻都是谭家人了，谭景御倒也想要溜去厨房，可是对上谭老爷子那满是怒火的一眼，认命的停下了脚步，站在一旁。

“这件事到底怎么回事？”谭老爷子询问的看向谭骥炎，童瞳被卷入杀人案件，明着说是让童瞳远离了谭家，如今是证据确凿，如果没有新的有力证据出现，童瞳很有可能就会被捕入狱。

谭骥炎大致的将童瞳却见沈直之后离开到沈直被杀烧死在诊所的，到今天早上《一一》报纸头版头条的消息说了一遍，语调沉稳而低沉，如同根本不知道《一一》报社的事情是阮菁一手操控出来的。

而一旁的谭景御看着自家二哥这般，却突然感觉心头一紧，难受的厉害，二哥这是要和妈断绝关系，将妈当成陌生人了吗？

谭国华也是根本不知道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只知道童瞳杀人的消息是阮氏旗下的报社头版头条刊登出来的，如今听谭骥炎一说，谭国华也知道这明显就是栽赃陷害，可是如同谭老爷子之前怒斥的一样，敌人栽赃陷害那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可是身为谭家的人，骥炎的母亲，自己的妻子却和外人携手合作，谭国华忽然也有种说不出来的心凉。

谭国华目光不由看向厨房的方向，即使是同样的名字，可是这个孩子身上没有一点晓意的影子，其实是自己多想了，当年那个孩子从山洞被带回来之后没有多久就走了，毕竟饿了三天三夜，又经受了那么大的创伤，不要说一个四岁的孩子，即使是一个成人只怕也不一定能活下来。

“那个叫沈直的心理医生呢？”谭老爷子此刻锐利的目光看向阮菁，比起刚刚的怒火，此刻这样凌厉的气势显得更加的迫人，北京军区总司令的头衔并不是靠怒火和脾气得来的。

“我不知道沈直是死是活，他之前找上我只是用交易让我换取他去探望程天南的机会，并没有具体说会做什么，更没有说他会死亡。”阮箐心头一颤，即使在商界这么多年，阮菁在面对谭老爷子这样凌厉的目光时，依旧有种胆战心惊的感觉。

当日，沈直找到阮菁，只说有办法拆散童瞳和谭骥炎，却并没有具体说是什么事，只让阮菁等着，到时候自然有人会告诉阮菁，果真昨天沈直被杀之后，在关曜所在的刑侦处去了现场收集证据之后，就有人将这些材料偷偷的拍了照片发个了阮菁，这也说明刑侦处还是有程天南的人，当初杨局和程天南狼狈为奸，所以关曜自然也就没有怀疑到还有漏网的小鱼，这也导致今天这一幕的发生。

“先查出来这个沈直到底有没有死。”谭老爷子沉吟了片刻，如果沈直没有死，那么这一切就好办多了，只要人还活着，还在北京，势必能找出来，案子也就算是迎刃而解了。

谭景御头皮一阵发麻，尤其是谭老爷子和谭骥炎同时将目光看了过来，让谭景御只能无奈的点了点头，自己已经派人出去找沈直了，“可是爷爷，那沈直心理有些扭曲，说不定他一疯狂就真的死了呢。”

“他死了，那血脚印，那匕首，那大火是谁放的，找出来就知道是谁杀了沈直。”谭老爷子冷哼一声，目光厌恶的看了一眼阮菁，这一切都是这个恶妇给造成的。

“可是爷爷昨天那一片停电了，四周一片漆黑，根本就没有什么目击者。”谭景御苦哈哈的开口，为什么这些又麻烦又棘手的事情都落到自己头上来了。

“这么容易解决还叫什么栽赃陷害？”谭老爷子反问一声，目光扫过一旁阮菁那一张清高的脸，怒火从心头来，冷哼一声，懒得再看见这个恶妇，直接起身向着厨房走了过来。

“爸，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客厅里紧绷的氛围，和之前过年时的祥和有着天壤之别，谭景御摸了摸鼻子，和谭国华招呼着，看着眼角含着泪水的阮菁，谭景御却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阮菁深呼吸着，染着豆蔻的纤纤玉手擦了一下眼角，然后挺直了身影，迈过地上的狼藉，挺直了身体，阮菁挑着丹

凤眼看向冷酷的如同自己只是陌生人的儿子，“骥炎，你这是怨恨我这个当妈的？我生你养你这么多年，却抵不过童瞳一个你认识不到几个月的女人。”

“阮氏偷税漏税的举报一直有，只是被我压了下来，我想阮氏最好提前准备最好的律师，或者将亏空的税款补全。”谭骥炎冷声的开口，峻朗的脸庞上目光冷漠至极，看着阮菁，如同只是看着任何一个来自己办公室汇报工作的下属一般，冷漠无情，公事公办。

一时之间，客厅的氛围再次的紧绷起来，阮青苍白的脸上带着商人的笑，将失望压到了眼底深处，看着眼前这个威胁自己的儿子，冷嘲的开口，“谭副市长这是要秉公执法了，那么童瞳涉嫌杀害沈直一案，谭副市长也会秉公办理了，毕竟媒体和大众都已经知晓，杀人现场证据确凿，即使是谭副市长你也不可能一手遮天！”

“那是我和小瞳的事情和其他人无关。”谭骥炎冷酷的勾着薄唇，眉宇之间皆是冰冷，如果说以前虽然知道会是这样的结果，却总是还会有一丝的期盼，毕竟这是和他有血缘的至亲，谭骥炎生性再薄凉，可是这也是他的家人。

可是当早上接到电话之后，谭骥炎只感觉全身的血液都冻结了，那种从骨子里透露出来的寒意，让他有种说不来的痛，目光看着眼前倨傲讥讽的阮菁，这个人是生下自己的母亲，可是她却亲手要将小瞳逼上绝路，莫名的，心脏处一阵紧缩的抽痛，谭骥炎用力的抿了抿薄唇，凤眸微寒，将复杂的情绪深深的压制下来。

“亏空的税款我会让律师和会计补上，不过自古杀人偿命，尤其是闹得家喻户晓的命案。”阮菁一手拨了拨头发，回头看向厨房的方向，眼中阴狠而毒辣，童瞳，童瞳，即使和苗晓意女儿一样的名字，也是自己的克星，煞星，那么，这颗煞星就等着进监狱吧。

“好了，少说两句！”谭国华冷声的对着阮菁开口，眉头深深的皱了起来，原本谭国华就感觉一直亏欠了这个儿子，骥炎出生之后，自己就外调出了北京，而阮菁要经营阮氏的生意，一年有大半年都在全国各地跑，所以这个儿子就留在北京，聚少离多。

到如今，谭国华知道这个酷似老爷子的儿子，和自己这个父亲并不亲密，甚至到了无话可说的地步，可是看着谭骥炎如今的成就，身为父亲，谭国华也感觉到莫名的欣慰，而童瞳的事情一出，谭国华失眠了两整夜，童瞳，那个记忆里活泼可爱的小女孩，跟在晓意身边，转眼却已经死去这么多年了，谭国华没有想到自己儿子竟然会喜欢上同名同姓的一个女孩，虽然说是艺人，可是只要骥炎喜欢，谭国华真的不在乎她的出生背景。

可是谭国华没有想到阮菁竟然狠到这样地步，就因为这个孩子和晓意的女儿同名同姓吗？所以她就无法容忍分毫，而看着冷漠如同对待陌生人一般的儿子，谭国华第一次发现这个孩子身上有自己所没有的坚定和执着。

“好了，妈，你也上去换身衣服吧，天都亮了。”一边是自己的妈，一边是二哥和小丫头，谭景御头痛的厉害，只能硬着头皮劝着阮菁，半拉半扯的陪着她一起上楼。

“骥炎，你很喜欢童瞳这个孩子。”谭国华看着脸色稍雾的儿子，并不擅长言语的他拍了拍谭骥炎的肩膀，“爸不多说什么，事情已经发生了，你和你妈生气也无用，好好保护这孩子，不要亏欠了她。”

“爸，谢谢你。”谭骥炎忽然感觉喉咙有点堵，声音低沉里带着沙哑，视线不经意掠过谭国华的头发，黑中夹着稍许的白发，在自己忙碌的这么多年里，爸也老了。

谭国华没有多说什么，他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只是再次用力的拍了拍自己儿子的肩膀。

厨房里，童瞳将切好的辣椒丝放到了碟子里，将洋葱在水下拨了外面的干掉的老皮，洗干净之后放到砧板上，菜刀一切两半，然后再次将洋葱切成丝。

沐放并不会做饭，厨房的后门通向谭家大宅的花园，沐放原本是想要帮忙的，不过却被童瞳给推了出去，让他自己去逛逛，所以这会厨房里就只有童瞳一个人，和刚刚走进来的谭老爷子。

“不管沈直是不是你杀的，可是犯罪现场证据确凿，加上如今的媒体宣传，这个案子，你要翻案太难。”谭老爷子没有了刚刚的火气，声音依旧浑厚如雷，凌厉的目光里隐藏着一丝的不舍，可是却迅速的被舍弃，因为这个丫头终究不适合谭家。

“我知道。”童瞳依旧动作熟捻的切着菜，刀功很好，洋葱丝切成很细很细的一段。

“骥炎如果公开护你，那么他之前的一切努力都白费了，甚至会被纪委审查。”谭老爷子语重心长的开口，提到谭骥炎这个爱孙，依旧是满满的骄傲。

“所以呢？”童瞳放下菜刀，回头看向终于没有再对着自己又吼又骂的谭老爷子，清澈的目光看着他，语调同样是无比的平静，“你想让我离开谭骥炎，然后你会帮我摆平这一次的杀人案件。”

谭老爷子对上童瞳这样清澈如水的目光，猛然一怔，恍惚里，脑海深处也曾出现这样一双干净清澈的目光，晓意那个丫头也有这样的一双眼睛，果真是冤孽啊！

“是，这件事骥炎帮不上忙，可是军区可以。”谭老爷子拉回思绪，沉重的叹息一声，一时之间，也如同老了很多岁，这个案子虽然是证据确凿，可是那个沈直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之前黄树村的毒品案件也有牵扯，只要谭老爷子愿意，完全可以将这一次的杀人案件转为军方性质的清理害虫，地方部门是无权过问军方的机密案件的，这个案子就可以不了了之，可是谭骥炎不同，他原本就是政坛之中，这个案子，他只要接手，任何地方有徇私舞弊，那就是一个洗刷不掉的污点，等于直接将自己的把柄送到政敌手里。

“骥炎为了你已经和自己母亲决裂，差不多算是生死仇人了，童瞳，你真的要看着骥炎和谭家老死不相往来，甚至彼此对抗吗？”谭老爷子一针见血的再次开口，看着童瞳脸上一阵惨白，即使不忍，却依旧冷着脸继续道，“我老了，活不了几年了，有生之年，我是不会让你和骥炎在一起的，你自己好好想一想吧。”

童瞳低着头看着砧板上的洋葱丝，犹豫了一下，继续着切菜的动作，总是平静的心却因为谭老爷子的话第一次产生了动摇。

沈直被杀这个案子已经瞒不下去了，尤其是当《一一》报社头版头条出来之后，根本就是压不住了，各大媒体，从报纸杂志到网络都疯狂的报道着，毕竟这牵扯到了是一个艺人，而在敏感点上这个艺人还是谭副市长的女朋友，所以仅仅一个早上，艺人童瞳涉嫌杀害心理医生沈直一案成为了所有报纸媒体的头版头条。

从刑侦处这边流出去的确凿证据，让关曜即使想要压下案子都不可能了，所以顶着上头的压力，关曜只能亲自带着孙盈盈和熊华来了香山这边的谭家老宅。

“谭景御，你不要拉着我！”沐放回头愤怒的看着拦住自己的谭景御，原本沐放以为有谭骥炎在，即使童瞳再怎么被栽赃陷害，可是谭骥炎肯定能保得了童瞳的周全，可是当看到关曜带着警察过来时，沐放就知道事情只怕是谭骥炎都无法控制了。

“小放放，你冷静一点。”谭景御手臂上加了一些力度，压制住沐放，帅气俊朗的脸上有着无奈，“小丫头这个案子如今根本瞒不住，所以上面肯定要彻查！”

童瞳涉嫌杀害沈直这个案子，就现场证据而言的确是证据确凿，而如今被曝光之后，即使是谭骥炎也无法压下来，舆论压力太大，这个案子没有人敢压着，只能查下去。

而此刻书房里，谭骥炎透过窗户自然是看到关曜等人的到来，低沉的声音在安静的书房里响起，“爷爷，这其中也有你的一份功劳吧？”

“骥炎，你必须明白，如果这件事你妈没有闹出来，爷爷不会插手，可是如今事态已经无法控制，你的一言一行，不仅仅牵扯到你自己的政途，也牵扯到谭家。”谭老爷子不能让这样一件命案给谭家，给谭骥炎带来任何的后果，所以谭老爷子不落井下石，但是依旧不会同意童瞳进谭家的门。

“我会护她周全。”多说无益，谭骥炎直接的转身向着门口走了过去。打开书房的门，脚步顿了一下，这一生，谭骥炎最尊重的一个人就是身后的谭老爷子，可是如今，谭骥炎深呼吸着，凤眸微凛，然后大步的走了出去。

纵然那个丫头不至于那么讨厌，可是在谭家这个大局里，那个丫头只能牺牲掉了！书房里，谭老爷子看着关上的门，慢慢的起身走到了窗口，窗户外，阳光明亮，冬天已经过去，隐隐的能看见指头冒出的新绿，又是一年春了。

童瞳正在厨房里洗着手，外面的声音并不小，所以童瞳也听到了，而谭老爷子之前的话也一直回荡在童瞳的脑海里。

自己真的让谭骥炎和谭家决裂了？童瞳低着头看着哗啦啦流淌的自来水，她一直以为只要自己和谭骥炎在一起就行了，可是真的可以这样吗？真的能让谭骥炎就这样和谭家老死不相往来，甚至变成生死仇敌一般？如果谭老爷子气的病倒了呢，如果谭阿姨和关露那样害腕自杀呢，谭骥炎真的还能如同当初对着关露那样无动于衷，什么都不在意吗？

叹息着，童瞳眼睛里满是迷蒙的不解，如同一只初入森林的小鹿一般，或许自己真的有些呆吧，所以总是想不明白这些，不懂和谭家的人如何相处，所以才会变成今天这样，尤其是自己现在还背了一条命案。

“童瞳，当日我劝你离开骥炎，可是你一意孤行，现在你还准备如何连累骥炎？不顾他北京市副市长的身份，公开的维护你这个铁板钉钉的杀人凶手？”阮箐已经换上了一身得体的职业套装，妆容美丽，完全看不出早上的狼狈，此刻，涂着唇彩的嘴角带着讥讽的冷笑看着童瞳。

抬起头，童瞳关上水龙头，对上阮异咄咄逼人的强势视线，幽幽的开口，“谭骥炎如果真的这样做，他倒霉了，你就高兴了？”

“你？”阮菁差一点被激怒，随即又残忍一笑，拿出自己在商场的凌厉手段，“童瞳，你不要忘记了这一切的罪魁祸首是你！”

被一箭射中小心肝，童瞳有气无力的叹息一声，撇撇嘴，如果不是自己被陷害了，也不会发生这一切了，想到此，童瞳不由的耷拉着脑袋向着大厅走了过去。

哼！阮菁恶毒的收回视线，跟着童瞳一起走了出去，如果童瞳还有一点的良心，她最好不要真的连累骥炎！

客厅里，除了谭老爷子没有出现，谭家人差不多都在了，沐放也在一旁，被谭景御拉着，绝美倾城的脸上是满满的怒火，而随着童瞳的出现，众人的视线不由自主的都看了过去。

童瞳今天穿了一件米白色的上衣，深蓝色休闲长裤，扎着马尾辫，因为有些的泄气，所以耷拉小脑袋，有气无力的走了出来，小脸上失去了往日的平静和乖巧，皱着眉头，幽幽的目光无力的看了客厅里众人一眼，然后扯出一个僵硬的微笑，自己果真是个惹祸的根苗，将大家都给折腾上了，想到此，童瞳便不由的皱了皱鼻子，抱歉的看了一眼谭骥炎。

“不要多想。”谭骥炎其实心情也不太好，甚至有些的焦躁，这个案子突然被闹大，甚至被谭家闹大，谭骥炎明白外面的人大概已经肯定了谭家不看好小瞳，所以那些人为了卖谭家一个面子，小瞳这个案子，只怕会走司法程序。

而谭骥炎可以在案子没有闹大之前，将案子打压，消除一切证据，可是如今却太迟了，他明面上依旧是北京市的副市长，这是身份，却也是一个禁锢，谭骥炎没有办法在众目睽睽之下徇私枉法。

“嗯。”童瞳点了点头，只可惜以前有精神的时候，点起头来也像是小鸡啄米，可是如今有气无力的，着点头的动作看起来，那句是小鸡仔要病死了，正临死挣扎着。

阮菁厌恶的看着眼前依旧护着童瞳的谭骥炎，冷然一哼，高傲的笑着，踩着高跟鞋啪嗒啪嗒的走了过来，“骥炎，今天童瞳如果有一点为你考虑，真的爱你，她就该没有任何怨言的和关曜走，而不是让你为了她，将自己的前途都搭上，骥炎，你今天如果真的为了童瞳徇私枉法，日后，只怕你成了普通人，而童瞳却会攀上另一根高枝。”

阮箐话一出口，沐放的脸就怒了，不过怒极之后反笑着，勾着桃花眼，身体懒懒的靠着身边的谭景御，气势妖娆却诡异的强大，“那按照谭夫人的意思，小瞳就该被抓，去坐牢，这就是爱谭骥炎，天下有这么便宜的事情吗？小瞳今天有什么，那么谭骥炎就做好一拍两散，大家一起玩完的准备！”

“谭家的事情还轮不到你一个外人来说三道四！”阮菁怒斥一声，不屑的目光看着过分漂亮的沐放，一个比女人更漂亮的男人真的让人厌恶，尤其沐放那一双桃花眼，似笑非笑，冷嘲讥讽，让阮菁更是极度的不喜欢。

“外人？谁说我是外人来着，你的儿子可是爬……”上我的床了！这几个字沐放还没有说出口，却被一旁的谭景御眼明手快的捂住了嘴巴。

“好了，谭骥炎我要和关曜去了，不过你要尽快把案子查出来，我不喜欢被关着。”童瞳倒没有看出来沐放想说什么，对于他和谭景御之间没事就打上一架的局面也习以为常了，所以就没多在意。

对着谭骥炎叮嘱着，虽然看起来脸上是一片正常，可是一想到要被关起来，童瞳双手立刻下意识的颤抖起来，即使当年做了诸多的训练，有的时候心里的恐慌和阴影却会伴随一辈子。

最后一个任务里，童瞳是死在了那个不知道关押了多久的黑暗房间里，这让童瞳依旧有些的心里恐惧，当初的任务，非常的危险，所以童瞳和容温也是冒着被抓被杀的危险去完成任务的，他们假装被擒，原本一切都是非常顺利的，可是最后关头，却依旧出了意外，被发现了。

被关进黑暗的房间的时候，童瞳根本无法逃出去，铁合金铸成的门是从外面锁起来的，不要说手无寸铁的自己，就算是机关枪也打不开这样的大门，牢门下面开了一个口子，每天面包和一点点水都丢进来，生命是无虞的，可是关键是黑暗，没有一丝光亮的黑暗。

整日整日，时间失去了概念，童瞳都只能坐在角落里，一开始的几天她还能靠着撕扯身上的布条来计算着天数，可是那些人却似乎遗忘了她的存在了一般，时间久了，童瞳也懒得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了计算日子了，关的太久太久，一切都错乱了，然后人开始产生幻觉，开始幻听，原本还期望会被营救，可走到如今，却已经没有任何的希望了。

没有光，没有声音，感觉自己似乎被丢到了宇宙中一般，而童瞳是不能自杀的，特别行动组任何一个成员的培养都是非常的艰难，耗费了巨大的财富，才有了行动组的十一个成员，所以即使到了最艰难的时候，童瞳焦躁不安的失去了冷静，精神难以集中，从思维到认知到身体的感官似乎都诡异的扭曲起来，双手开始发抖，站不稳，走不了路，一拳一拳打在僵硬冰冷的墙壁上，却也无法感觉到痛，可是即使这样，最后一点理智之下，童瞳依旧没有自杀。

如今，再被关押，童瞳那股被尘封的记忆猛然的窜入到了脑海里，让她不由的用力的攥紧了手，努力的让自己平静下来。

“小瞳，不要担心，关曜会照顾你的。”如今局面已经这样混乱，谭骥炎知道童瞳只能跟着关曜去刑侦处，一切按照司法程序来，而他需要做的就是尽一切的可能查出沈直被杀这一案件的真相，可是看着童瞳，谭骥炎依旧感觉到愧疚和心疼。

童瞳向着关曜走了过去，忽然回头看向谭骥炎，想到这个案子的棘手，“那个沈直有些的不太正常，死的人也有可能是他，所以谭骥炎，如果这个案子真的查不出来的话，那我要是坐牢，你也不要胡来，该怎么判就怎么判吧。”

童瞳自己曾经就做过很多案子，将杀人现场布置成自杀，意外，完美的不留下一点的线索，所以沈直这个案子，童瞳也不得不做出最坏的打算。

所有人一怔，都有些动容，童瞳终究还是为着谭骥炎考虑的，而一旁阮菁依旧不屑的挑着眉梢，轻蔑的看着童瞳。

谭骥炎刚想要开口，却听见童瞳又说话了，还是那样软软的声音，显得有气无力，“不过谭骥炎，你记得不准在外面胡来，要等着我出狱，最好等风平浪静之后，动用点你的关系，尽快将我从监狱捞出来，所以我如果真的坐牢了，你最好赶快往上面多爬爬，权利大一点，做起事来也方便。”

刹那，现场众人原本还以为能听见多么琼瑶般的告别，例如：我坐牢了的话，你不要等我，外面要很多好女孩，你一定要忘记我，找个好女孩结婚，我不会怪你的，只能说上天作弄，我们有缘无份balabala什么的，可惜众人这会才明白这样煽情的人绝对不是童瞳，她就算是没有办法真的要坐牢了，谭骥炎也是她的，得等着她坐牢出来。

“还要，谭三哥，沈直要是死了就算了，要是没死，最好弄死他，反正我都背了这个罪名了！”想到沈直连死都要陷害自己，童瞳鼻子一皱，不满的哼哼着，小脸无比的凶悍。

现场关曜等三个警察嘴角抽搐了一下，有必要在警察面前讨论如何去弄死一个人吗？可是看着童瞳那一副恨恨的小模样，却显得娇憨可爱，丝毫不见血腥残忍。

童瞳很是平静的和关曜离开了，谭骥炎和谭景御沐放也一起离开了，谭家大宅刹那安静下来，而楼上书房，谭老爷子目送着几辆车子的离开，神色复杂，终究化为一声叹息，有些人，有些事注定了要牺牲的。

“司令，你找我？”一个亲卫敲门走了进来，恭敬的看向谭老爷子。

“派人出去找出沈直的下落，如果看剑人，直接将人秘密的带走，还要，派人盯着小御，他的一言一行，见了什么人，接了什么电话，都给我盯牢了。”谭老爷子快速的下达着命令，这个案子最关键的地方就是沈直了，一个人真的会为了陷害另一个人牺牲掉自己的性命吗？

汽车后座上，童瞳目光看着汽车窗外飞快后退的景物，一想到要被关起来，即使是单间，可是那样密闭的空间，还是有些的心有余悸，便又显得没有精神了，如同被霜打的茄子，彻底失去水分蔫了。

“不用担心，我已经让人在做面部还原了。”关曜拍了拍童瞳的头，想着她刚刚在谭家大宅还是一脸淡然的无所谓，可是此刻却显得蔫蔫的，便有些的心疼，毕竟对没有坐过牢的人而言，即使是关押在看守所，也是非常排斥的。

“关曜，有没有办法徇私一下？”童瞳想了想，决定不委屈自己了，于是转过头，熠熠着目光期盼的看着关曜。

前面开车的熊华和副驾驶的孙盈盈不由的都皱起了眉头，如果事情没有到此刻的地步，他们自然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是如今事态这么严重了，所有人都盯着刑侦处，童瞳怎么这么不懂事的让头给她徇私，这不是害了头，也等于害了谭副市长。

如果真的可能的话，不要说谭骥炎，就算是关曜也会想尽办法将这个案子压下去，秘密的调查，可是如今，即使是谭骥炎手握重权，却也不得不暂时妥协，可是关曜对上童瞳那满是期待的清澈目光，便怎么也狠不下心来拒绝，只能温和一笑，“嗯，小瞳想做什么？”

刹那，小脸上染上了喜悦的表情，童瞳感谢的看着关曜，“等审问过后，在拘留所的话，帮我弄个单间，然后我能不能二十四小时开灯，当然，如果走到点断电的话，就给我一个充电的台灯吧，我不太喜欢黑暗。”

“你有幽闭症？”关曜一愣，倒没有想到童瞳提出的是这么简单的要求，这几乎都算不上是徇私，可是如果小瞳真的有幽闭恐惧症，那么关押在看守所对她而言将是一个非常大的心理压力。

“不算是，也没有那么严重，只不过不喜欢而已。”童瞳不在意的笑了笑，在看守所每天还是能活动的，可是她还是不喜欢晚上突然被关在一个黑暗的地方。

关曜定睛看着童瞳，确认她并不是撒谎这才放下心来，而也不需要关曜吩咐什么，孙盈盈自然是立刻记下了童瞳的要求，一开始她还以为童瞳会提出什么过分的要求，原来是自己多想了。

到了刑侦处，童瞳录了口供，比对了指纹和凶器的指纹果真吻合，血脚印也是完全吻合，从童瞳所在怡然园小区的门口垃圾桶了拾到了被丢弃的一双鞋子，正是童瞳的鞋子，而头发就更容易了弄了，再加上之前沈直那留给律师和寄给《一一》报社主编辑的信，加上目击证人的口供，童瞳签了字认命的被转移到拘留所，一切都按照司法程序办理。

“这些字明明是在鞋柜里的，有人闯进了公寓。”童瞳看着鞋子的照片，叹息一声，事情发生的太快，暗中的保镖都随着自己离开了，这才导致公寓没有人看守，才会被人潜了进去。

“是我疏忽了。”关曜之前看到血脚印自然想到了栽赃陷害，却没有想到这些人竟然还没有拿到童瞳的鞋子，这么说来，暗中的人事先就取得了小瞳的鞋印，之后才趁机闯入公寓。

走了程序之后，童瞳被孙盈盈带上了警车向着看守所的方向开了过去，而此刻，审讯室里。

程天南得意的冷笑着，看着神色漠然，依旧冷静如常的谭骥炎，“谭副市长，怎么会在百忙之中抽空来审问我呢？该交代的我也都差不多交代完了。

“沈直真的死了？”谭骥炎凤眸危险的眯着，锐利的目光看向程天南。不放过他脸上的任何一个细微的表情。

“谭副市长说笑了，我在刑侦处被关押着，每天接受审讯，怎么可能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如果阿直真的出了什么意外，或者被人杀死了，那也是警察的们该去调查的，谭副市长怎么会来问我呢？”程天南似笑非笑的摇着头，依旧一副坦然的模样，虽然面色憔悴了很多，少了往日的霸气，可是却依旧看不出到底沈直是生是死，可是唯一可以肯定的是，这件事和程天南绝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监控和录音都关了，所以我们明人不说暗话，小瞳的事情，你想要什么条件？”谭骥炎冷声的开口，程天南不是艾海那样的律师，三言两语就能震慑住，程天南在黑道和商界打滚这么多年，终究不是随人揉捏的善茬。

“好，爽快，如果谭副市长问我有什么条件，我真的没有，我如今唯一的愿望就是可以引渡出国，从此再不踏入中国半步，程氏所有的生意和地盘都可以放弃，我如今只想保命而已。”程天南感慨着，走到如今这一步，东山再起那简直是痴人说梦，连活着都是奢望，所以程天南如今只想保命。

谭骥炎倒没有愤怒，也没有什么震惊，只是依旧用一种平静的目光看着程天南，然后不发一言的转身离开，还是看不出沈直到底是生是死，程天南有可能在知道自己要被抓之前，就想到了这一步棋，利用小瞳来换取他活命的机会，那么沈直有可能被程天南牺牲了，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沈直和程天南是一起密谋这一切的，不管是什么，如今谭骥炎明白这个案子最关键的地方依旧掌控在程天南手里。

谭骥炎刚走出审讯室，便看见靠在墙壁边关曜一脸的沉重之色，峻冷的眉宇不由的皱了一下，谭骥炎走了过去，接过关曜递过来的还原的头像，正是沈直。

“死的人是沈直，周法医也仔细检查过了，死者的面部没有整容手术留下的痕迹。”关曜也没有想到程天南竟然真的这么狠，为了自己，竟然连跟了他这么多年的沈直也杀了，“骥炎，你准备怎么做？”

谭骥炎没有开口，和关曜一起走向他的办公室，沉默的点燃了一支烟，深深的吸了一口，辛辣的气体从喉咙进入肺部，然后再被吐了出来，这个案子因为牵扯到童瞳，谭骥炎明白自己因为避嫌差不多不能过问案情，而换其他任何人，证据确凿之下，案子很难翻案。

“继续查找沈直的下落，小瞳那里你替我多照顾一下，我先回去，还有一个市局的会议。”十多分钟之后，谭骥炎终于沉声的开口，将手里的烟蒂摁灭在烟灰缸里，却是从未感觉到的疲惫。

｜派派小说后花园不二周助，手打，转载请注明｜www.paipai.fm

第三卷 家族风云 第131章 迎刃而解

办公室里关曜叹息着，看着冷酷着背影离开的谭骥炎，直到他离开了，外面已经从看守所回来的熊华和孙盈盈这才敢进入办公室，孙盈盈率先开口，“头，就算童小姐这个案子是被陷害的，可是如今根本找不到什么线索，外面闹的那么大，媒体电视台都还守在童小姐公寓那边。”

“程天南太狠了。”熊华不屑的冷哼着，脸上是因为无法调查案件而积压的愤怒和烦躁。

“虽然死者面部还原头像出来了，不过那么还是派人去查找沈直的下落。”虽然目前的证据都显示被杀烧死的人是沈直，可是骥炎还在查找沈直的下落，关曜也就继续派人执行，“如果能找到沈直其他的居所，或者能找到比对的dna更好。”

“是，头。”熊华和孙盈盈同时开口应下，毕竟他们都见过童瞳，说她杀人根本不可能，再说有杀人将证据留的这么周全，从凶器到指纹到血脚印，这分明就是栽赃陷害，可是正是如此明显的证据，却让翻案难上加难。

“头，对了，今天早上接到下面报告，柳康的母亲跳楼自杀了。”孙盈盈临出门的时候这才想起来，柳母跳楼自杀了，白发人送黑发人，柳渊海下半辈子估计都要在监狱里待了，柳母会跳楼自杀也是可以想象。

关曜想起柳康葬礼当天柳母的疯狂和痛苦，温和的脸上面色也沉重了几分，点了点头示意孙盈盈和熊华可以出去办事了。

北京西城女子看守所。

因为关曜事先已经安排好了，所以童瞳即使过来，也只是走了一道手续，安全什么的完全不需要担心，而且有狱警事先通知了看守所的大姐大，所以完全不用担心童瞳进来会被欺辱。

真的越混越差劲了，竟然都给混进看守所了，童瞳耷拉着小脑袋，看起来蔫蔫的，不知道的人只以为她是因为要被关押到看守所里没有精神，其实童瞳此刻正在检讨自己，这一次之所以能被沈直陷害到，自己的粗心大意是一方面。

当时突然停电的时候，自己就不该那么冲动的用水果刀逼问沈直，让目击者看见，然后还将留有自己指纹的水果刀丢在了沈直那里，成为了直接证据，如果上校在这里，童瞳用脚趾头想也知道自己绝对会被上校给丢进基地回炉重造，这样重大失误的自己根本没有资格进入特别行动组。

“童小姐，这边签字。”跟在童瞳身边的是一个男狱警，童瞳涉嫌杀人这件事虽然只有一天的时间却已经闹得沸沸扬扬，一个崭露头角的艺人原本就是众人关注的焦点，最重要的是这个艺人竟然和谭副市长关系亲密，关处长亲自打电话过来交待一切，这让看守所的狱警都明白，童瞳进看守所只是一个程序问题，毕竟如今事情闹大了，不管是谭副市长还是关处长都不能徇私舞弊。

“噢，我……”错愕着，童瞳刚接过眼前办公桌后狱警递过来的笔，然后所有的话都卡在了喉咙里，不敢相信的看着眼前这个穿着笔挺的制服，清冷着一双眼眸，清俊里带着孤傲的男人。

上校？童瞳几乎是以为自己眼花了，虽然上校的容貌有一些细微的改变，可是在一起那么多年，上校这样简单的容貌改变能瞒骗过其他人，但是绝对瞒不过童瞳，一想到自己这么粗心的被栽赃陷害，童瞳正在心虚反省里。突然看见容温的出现，童瞳只感觉乌云压顶，脑海里浮现出一句话，屋漏偏逢连夜雨，越怕什么就来什么。

“这里签字。”容温的声音很好听，声线有些的偏冷，如同玉珠掉在了瓷盘上发出的那种清冽的声音，语速简短，嗓音压的有点低。

手莫名其妙的颤抖了一下，童瞳深呼吸着，虽然面容上已经在瞬间恢复了镇定，可是心头却还是波涛汹涌着怎么都平静不下来，握着笔签下自己的名字，童瞳能模仿任何人的笔迹，毕竟笔迹也是追踪确认一个人的方法，所以当年在基地也经过特殊的训练，童瞳之后一直模仿的就是这个身体原来的笔迹，字不太好看，不过倒是很清秀。

容温看了一眼陌生的字体，和普通女孩子的字迹几乎没有什么两样，这不是小七的字迹，想到此，容温忽然有些恍惚的看着低着头在第二张纸上签名的童瞳，同名同姓的人太多太多，为什么自己会以为她是小七？

“好了。”一共签了四处，童瞳放下笔，一抬头，却正好对上容温来不及收回的目光，因为太过于熟悉，所以容温眼中一闪而过的怀念和悲伤，让童瞳眼睛突然酸涩的痛了起来，只是一个同名同姓而已，上校竟然会出现在这里，自己真的愧对了上校这么多的培养和训练。

特别行动组隶属国安部，可是对很多国安部的特工而言，他们甚至都不知道有这个部门的存在，更不用说外界了，而且除非是一些重案特案，否则特别行动组不会接手，可是容温突然出现在看守所，童瞳明白不是这里有案件发生，而是因为自己，因为童瞳这个名字。

百感交集着，童瞳低下头，睫毛遮掩住眼中的复杂的情绪，而童瞳的失态，容温并没有多想，毕竟从一个人人关注的艺人突然沦落到关押进看守所，只当童瞳是不习惯，所以才情绪失落，可是明明知道这不是小七，可是当看着她低着头，黑黑的头顶对着自己，清瘦的身影显得落寞，容温心头一软，“我送你去房间。”

原本送童瞳过去的应该是她看守所的女狱警，可是童瞳的身份特殊，而眼前的容温是空调过来的上司，所以男狱警虽然疑惑，但是也没有多想。

容温拎起童瞳的包向着童瞳接下来要住的房间走了过去，一般而言，看守所里有日常需要的用品，基本是不准从外面带进来的，看守所里都有的卖，可是童瞳身份摆在了这里，所以也就没有人苛刻这些细节，所以她的随身物品只是象征性的检查了一下，就让童瞳带过来了。

看守所给童瞳安排的是一间标间，不但有单独的一居室，还有浴室，隔开的小角落差不多算是书房了，镶嵌在墙壁上的小书架上有一些书籍和杂志，一台有些老的台式机电脑，可以上网，浴室里还有吹风机和电水壶，差不多快赶上普通的宾馆房间了，只是除了自由之外。

“整理一下东西吧。”容温原本将童瞳送进房间就该离开的，可是将包放在了桌子上，看着童瞳拘束的站在一旁，身体站的笔直，双手放在推测。拘谨的态度，让容温突然感觉自己难道长的面目可憎，怎么让她如此的紧张？

容温是知道童瞳的身手的，虽然没有亲眼见过，不过之前被她被绑架那一次，赵博等人都说了，可是看着童瞳这样

紧张不安的模样，容温记忆有些的恍惚，如同看见了当年在基地看到的小七，明明她的身手在基地里已经是最好的了，即使她的年纪是最小的，可是小七却总是那样紧张，似乎担心自己随时会犯错一般，如同一个长不大的孩子。

“是。”一紧张，童瞳脱口而出的便成了下级对上级的方式，话一出口，童瞳心头猛然一紧，目光再次紧绷的看向容温，皱着眉头，几乎想要一头撞死自己，上校会不会察觉到什么。

容温看得出童瞳真的紧张，或许吧，她只是一个普通人，突然被陷害关押到看守所失去自由，之后甚至可能被判刑，看见身为狱警的自己会紧张也是人之常情，想到此，容温不由的露出一抹淡淡的笑，清冽的嗓音也显得柔软了一下，“不用害怕，看守所里很安全。”

上校永远都是这么温柔，童瞳眷恋的看着嘴角染笑的容温，上校并不常笑的，毕竟在特别行动组，每一次的任务都是危险至极，所以特别行动组的组员每一次完成任务之后，就余下满满的疲惫，紧绷的神经虽然松懈了，可是那种倦累是从心底蔓延出来的，所以平日里大家几乎都没有什么交往和接触，看到的都是一张冷淡的脸，而童瞳每一次任务归来，迎接自己的便是容温温暖的浅笑，让童瞳感觉漂泊的心有了归宿。

打开行李包，其实带来的只是一些日用品，童瞳一愣，从包里拿出之前从拍卖行四百万买回来的银手镯，当天买回来之后，就将手镯放到一旁了，今天收拾行李的时候有些的赶，没有想到将手镯也放了进来。

容温原本是准备离开的，可是当看见童瞳放在桌子上的水杯之后，猛然的站起身来，即使是容温，此刻也没有办法掩饰眼中的震惊之色。

看守所里为了防止出现危险，所以玻璃这类的东西是绝对不准出现的，所以童瞳就将自己的杯子带过来了，正是她最喜欢的哆啦a梦造型。

自己如果知道上校在这里，就不会这么傻的将这些东西带过来！重瞳拿着手镯的手微微的颤抖了一下，努力的保持着镇定，让呼吸放平缓，不过上校也没有去过自己的公寓，也不可能知道自己这么幼稚的癖好，可是明明这样安慰着自己，童瞳却还是紧绷着身体，依旧动作没有迟缓的将行李包里的东西拿出来，面色如常，呼吸平缓，可是只有童瞳自己知道胸膛里的那颗心砰砰的在如何急剧的跳动着。

容温去过童瞳以前住的地方，那是一次，她在任务里中了一枪，回到公寓之后，虽然伤口已经处理了，不过还在发烧，昏昏迷迷的睡着了，是容温照顾了她一天一夜，也看到了童瞳屋子里那大大小小的哆啦a梦造型的东西，也是从那个时候起，容温注意到了童瞳这个可爱的嗜好。

视线盯着眼前的蓝色茶杯，容温目光震惊而怀疑的转移向一旁的童瞳。或许只是一个巧合，可是这之前而言，巧合却已经那么的多，容温如果不是确定小七已经死了，而眼前的童瞳的确是真实存在的，虽然她是孤儿院出生，能调查的资料很少，她没有朋友，以前的同学几乎都不记得班级还有这么一个人，否则容温真的要怀疑这个人就是小七，除了一张脸之外，是那么的相似，那种感觉，让容温第一次失态。

“墙壁上有警铃，如果有事按响警铃会有狱警立刻过来，三餐的饭菜会有人送过来，你也可以到时间去餐厅吃，每天早上九点到九点半可以去操场上透气，如果有其他要求，你也可以告诉我。”容温那总是清冽的声音此刻却带着莫名的怀念和温柔，静静的看着眼前平静的童瞳，明明知道不可能，却总是忍不住的想着她会不会就是小七，所以容温才会利用关系到了看守所，这样明显不合理的举动，让容温自己都诧异，可是却还是做了。

等容温走之后，童瞳关上门，整个人瘫软的坐在了床上，目光呆滞的看着放在桌子上的蓝色茶杯，过往的一切都在脑海了清晰的浮现，第一次哭喊着，沙哑着声音却依旧被送走了，再次睁开眼就已经到了基地，再后来默默的接受所有残酷的训练，开枪，格斗，学习所有的知识，每天除了吃饭睡觉之外就都是训练，再后来第一次开枪杀人，再后来看到上校，直到自己离开基地加入特别行动组，这么多年的一切一切，曾经那些想要遗忘的记忆，此刻鲜明的浮现在脑海里，甚至让童瞳因此产生了一种生生的怀念，那是她的一生，身为小七的一生。

虽然童瞳很想告诉自己，上校是为了任务而在看守所，可是童瞳心底却明白，容温之所以出现在这里，只是因为童瞳这两个字，即使他的小七已经死在他的面前，可是上校还是出现在这里，百感交集之中，童瞳鼻头酸酸的，眼睛没有泪水，可是却带着无法言语的酸涩和难受。

容温出了看守所，看向停在外面的一辆黑色汽车，快速的走了过去，随着汽车的离开，三十多分钟之后，停在郊区的道路上，而路上同样停了一辆黑色的汽车，容温下车快速的打开了后座的车门，目光尊敬的看向后座上坐着的中年男人，“部长。”

中年男人穿着一身黑色的大衣，正低头看着手里的文件，五官清俊，只是岁月已然在脸上留下了痕迹，眼角带着淡淡的皱纹，鬓角微白，气质沉稳，儒雅非凡，让人无法将这样一个人和中国国安部部长，让全球间谍特工都闻之色变的强势存在联系在一起。

“上车。”童啸合上眼前的文件，抬起头来，面带徵笑，沉静的目光是岁月沉淀后的睿智和精练，只是都被这一双平静的黑眸压抑到了眼底深处。让人几乎认为是平静无波，可是却又隐隐的能感觉到一股宛若寒芒的锐利。

容温坐到了后座上，顺手关上了车门，汽车平缓的速度慢慢的向前开着，这边是郊区，车子不多，偶然有几辆汽车呼啸而过，也不会有人注意到这边两辆普通无奇的黑色汽车。

“小容，你冲动了。”并不是责备，因为童啸的声音并不冷，反而是带着一种空旷的感觉，音调很轻，面色依旧温雅。

容温知道自己的确是冲动了，只因为一个同名同姓的人，自己上一次不但将人带回了国安部的医疗据点，这一次甚至因为暂时没有任务，知道有人在国外的悬赏榜上出了十万悬赏金，所以不但利用手中的权利关注着所有进入中国境内

的国外杀手，自己甚至还利用关系到了看守所。

“瞳瞳已经走了，小容。”童啸目光看向车窗外倒退的景色，声音很轻很轻，似乎只是在谈论一个无关紧要的话题，所以即使是容温坐在他身边，却也无法从童啸这样平静的面容里看出一丝的情绪波动。

“是，我知道。”没有人比自己更清楚小七已经走了，因为她就是死在了自己的身边，可是这么多年了，小七如同是他冷硬心底里唯一的柔软，失去了，便成了魔，夜夜啃噬着容温坚定而强大的灵魂，在灵魂上烙上了血的印记，便再也无法忘记。

汽车里一时之间沉默下来，许久之后，童啸再次开口，依旧面带着儒雅的浅笑，眼神显得很是柔软，似乎想起记忆深处那个叫着自己爸爸的小女孩，“童瞳她是个什么样的人？这一次的案子公安部查的怎么样了？”

容温敛了心神，然后将这一次沈直被杀的案件简约的向着童啸说了一遍，“人暂时在看守所里，不过这个案子证据确凿，媒体影响太大，想要翻案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谭骥炎目前是副市长，谭家是不会出手的，关家自然也不会。”童啸沉吟了片刻，他没有见过童瞳，只是一个同名同姓的孩子，童啸并不会如同容温这样冲动，可是，“既然这孩子是被栽赃陷害的，情况允许之下，就暗中活动一下，能帮多少是多少。”

“是，部长。”容温一怔，却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脸上不由染上了喜悦。

“小容，不要说那不是瞳瞳，即使是，也要记住你的身份。”童啸看向容温的目光陡然之间锐利如鹰，如同在瞬间就能看透容温已经失去了平衡的内心一般。

特别行动组的每一个成员都是这个国家最为宝贵的财产，而身为特别行动组的上校容温，比任何一个组员更加的珍贵，他的身份，他的行动，他的一切都是最高机密。

容温神色凛然，对上童啸已然恢复平静的目光，郑重的点了点头，他不会因此忘记自己的身份，而看到容温恢复过来，童啸神情显得柔和了一些，和容温说起了一些国安部的事情，汽车里，不时回响起他的声音，音调很轻，可是却沉稳，让人无形之中感觉到一种比山还要高，比海还要宽广的气势。

—分隔线—

童瞳在看守所待了一夜，或许是因为换了床，在陌生的环境里，总是带着过去多年的戒备，又或许是因为意外看见了容温，所以一点睡意都没有，失眠了一整夜，而同一时间，怡然园公寓。

“二哥。”谭景御站在书房门口看向台灯之下的谭骥炎，欲言又止着，小丫头出事了，谭景御知道自家二哥肯定不痛快，心里头憋着火，可是那毕竟是妈啊，谭景御也知道阮寺这一次真的过分了，不但是逼迫了小丫头，也是逼着二哥，可是自己难道真的能看着二哥对妈动手而袖手旁观。

“这件事你不要插手。”谭骥炎头也不抬的开口，神色冷漠，专注的看着眼前的一份需要自己审批的公文。

知道自己多说无益，二哥一旦下定决心的事情，任何人都无法动摇，谭景御叹息一声，英俊的脸上满是沉重之色转身出了书房。

沐放正站在客厅的阳台上，一手夹着烟，略瘦的身体趴在栏杆上，目光悠远的看着外面的夜色，窗户是开着的，风吹散了烟味，也吹散开沐放身后如缎的黑发，一张俊美妖娆的俊脸此刻却是一种从未有过的平静，半点不见因为童瞳被关押的事情而有任何的颓废和不安。

“小放放，你放心，有我二哥在，小丫头不会出事的。”夜色，美人，若是之前，谭景御肯定贼兮兮的笑着，然后直接扑过去，即使挨几拳头，也要趁机吃点嫩豆腐，可是此刻，谭景御目光微敛，虽然还是顶着一张帅气英俊的脸，可是眉宇之间却多了一份锐利。

“小瞳这个案子，在证据确凿之下想要翻案根本不可能。”沐放修长的手指夹着烟，缓缓的递到唇边，吸了一口，慵懒的吐出白色的烟雾，映着一张脸如梦如幻，桃花眼因为笑而微微的眯了起来，沐放语调一转，“有谭家在背后扯后腿，谭骥炎目前想要保下小瞳太难，所以只能找人顶罪了。”

这样的局势，对谭骥炎而言非常不利，如果案子没有被媒体曝光，大众并不知晓，也不是如今炒的沸沸扬扬，谭骥炎还可以只手遮天，可是如今这个案子却被闹大了，沐放明白，即使是谭鼎炎想要堵住悠悠之口，太难了。

“小放放，顶罪这可不是好办法，不过我那里还有一些可靠的人。”谭景御也靠在了栏杆上，一手拿过沐放手里的烟直接吸了一口，顶罪差不多是最不入流的办法了，可是按照目前的局势，证据确凿，人证物证济全，公众的眼睛，媒体的镜头都盯着这个案子，谭景御也清楚只有釜底抽薪才能将童瞳救出来，可是顶罪的人选如果弄不好，那么就将是满盘皆输，不但是童瞳会再次被命案缠身，只怕谭骥炎关曜等人也将因为知法犯法而被调查处分。所以这个顶罪的人一定要非常非常的可靠。

“用其他人太过于牵强。”沐放想也不想的开口，其他的人，难保会出事，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沐放，你最好不要胡来！”倏地一下，谭景御眼神锋利的如同刀子一般盯着沐放，一手夹着烟，一手安在了沐放瘦削的肩膀上，力度之大，似乎要掐碎他的肩胛骨一般。

沐放挑眉一笑，不在乎肩膀上过大的力度，依旧看着漆黑一片的夜色，“我不会胡来，我只是去顶罪而已，上一次我撞死人的那个案子，正好可以推到沈直身上，我只是报复沈直而已，一时鬼迷心窍的想要陷害小瞳，如今不过是幡然悔悟去投案自首。”

这样的案子，找其他人，沐放终究不放心，谭景御手里的确有一些人，可以做到丝毫不漏，可是无缘无故的杀害沈直，然后嫁祸童瞳，这根本就没有逻辑可循，对公众也很难交代，而是人就有弱点，沐放也担心谭骥炎那些政敌抓着这

个案子不放，到时候顶罪的人如果倒戈相向了，那就麻烦了，所以这样的事情自己来做，是合情合理，任何人都不会怀疑，暗中那些想要拉谭骥炎下台的政敌，自己也可以扛得住。

“你就那么在乎小丫头，甚至不惜替她顶罪入狱？一辈子坐牢？”谭景御不知道为什么会那么生气，胸口有一把无名火在愤怒的燃烧着，看向沐放的目光几乎要喷出火来。

“小瞳安全就好。”沐放平静的开口，第一次看见谭景御怒不可遏的模样，失去了往日的俊朗不羁，冷怒着一双眼，神色紧绷，莫名的，沐放突然感觉到有些的心虚，不由的转过身向着客厅走了过去。

谭景御一贯都能很好的控制自己的情绪，可是这一刻，谭景御感觉自己就是一头失控的野兽，狂暴的怒火叫嚣着撕扯着他的理智，看着走向客厅里的身影，谭景御如果不是自制力极好，这一刻，他真的会直接扑过去。

敲门声响起，沐放一怔，加快了脚步，也避开了身后那几乎要将他盯出两个窟窿的视线。

“骥炎在书房？”关曜脸色有些的沉，所以也没有在意到谭景御那冷怒的脸色，和沐放那明显强撑起的镇定。

而书房里，谭骥炎已然走了出来，看向关曜，“有什么新情况？”

“程天南居住的别墅里找到了几份dna样本，而其中有一份和死者的dna相同，我询问过程翰，这里是程天南的住所，几乎很少让外人过来，程天南和沈直的关系推测，沈直应该在这里居住过。”关曜有些头痛的走向沙发坐了下来，进入刑侦处这么多年，第一次关曜感觉查案失去了原本的乐趣，显得沉闷不已。

“程天南居然派人杀了沈直陷害小丫头。”谭景御脸色复杂的开口，目光依旧有些凶狠的盯着沐放，之前也总还是存着希望，如果死的人不是沈直，那么这个案子还有突破口可以查，可是如今比对了dna，这样一来，小丫头这个案子就算是铁板钉钉了。

“骥炎，即使小瞳不承认杀了沈直，可是按照目前的证据，公安部会将案件提交到法院。”而具体如何审判，就将是司法上的事情，和刑侦处没有太大的关系了，当然了，关曜还是可以利用职务之便将案子计息压一些天，可是这只是拖延时间而已，这个案子终究要审判裁决的。

谭骥炎沉默着，这个案子如今已经闹大到无法控制的程度，这其中除了最开始《一一》报社头版头条之外，还有之后谭家在暗中的推波助澜，而谭骥炎却因为谭副市长这个身份，和童瞳男朋友这个双重身份而被禁锢了手脚，更重要的是案件的证据都流露出去了，包裹目击者的证词，在众目睽睽之下，在暗中那些政敌虎视眈眈之中，谭骥炎却也被逼迫的无法施展拳脚。

“二哥，你可以暂时答应爷爷的要求。”谭景御看着脸色阴霾的谭骥炎，试探的开口，“这个案子目前外媒关注的也很多，外界对二哥你的一举一动都在盯着，如果由爷爷从军方出面，小丫头是去过诊所，可是并没有杀人，而之后沈直的死是军方所为，阴差阳错之下才误以为是小丫头杀人，这样案件就可以由军方内部审查，小丫头也会被无罪释放。”

如果没有爷爷在暗中阻止着，谭骥炎自己就可以这样做，可是有了谭老爷子暗中阻隔，就断掉了谭骥炎这条路，不能在明面上给政敌留下把柄，可是暗中操作却又受到谭家的干扰，从沈直被杀的当夜开始，谭骥炎的脸色就不曾舒缓过，眉宇冷漠里有着深沉的忧思。

“我可以替……”沐放话还没有说完，一旁谭景御眼神陡然之间凌厉起来，截断了沐放的话，怒声冷斥，“不要说什么顶罪，小丫头不会同意，我也不会同意！”即使这是没有办法里的办法，可是谭景御是绝对不会让沐放去顶罪的。

关曜一怔，目光看向沐放，没有想到他竟然会为童瞳做到这样的地步，温和一笑，“小御说得对，小瞳绝对不会同意你这么做的，你也不是不知道小瞳的性格，她如果知道你这样为了她牺牲，只怕是什么事都做的出来。”

“那到底要怎么办？”沐放虽然已经决定好了，可是一想到童瞳那性格，便不由的头痛起来，不要说自己顶罪，只怕是任何其他人顶罪她都不会答应。

“关曜，之前《一一》报社的头版头条上的刊登的证据是刑侦处泄露出去的，你以此为理由，你要重新审查所有的证据，确保刑侦处内部没有人再泄密，甚至破坏证据，小御你从军情处想办法，让小瞳改变手部指纹，这样指纹的证据就不成立了。”沉默了许久的谭骥炎终于再次开口，冷沉醇厚的嗓音里没有在场其余几人的疲惫，依旧是思路清晰，条理分明的准备给童瞳脱罪。

“至于血脚印更好办，怡然园这个公寓之前有遭贼了，警方那里有档案，小瞳的鞋子在那时丢失的，所以血脚印可能是对方栽赃陷害。”因为暗中的人一直都是保护童瞳的安全，至于怡然园这个公寓原本小区的安保就非常好，可是沈直被杀之后，确实被小偷关顾过一次，没有丢什么东西，谭骥炎和童瞳倒也没有多在意，如今看来对方那个时候就是冲着童瞳的鞋子过来的。

“那目击证人呢？”关曜不得不佩服谭骥炎的思维，见缝插针，原本这样证据确凿的案件，到了谭骥炎这里，却三下两下就找到了突破口。

“当时正在停电，所以对方视线也不是很好，很有可能看错了眼，我已经和欧阳叔叔打过招呼了，让最权威的眼科医生给她检查视力。”谭骥炎冷酷着峻颜，这样所有的证据一一被推翻，即使公安部将案件提交到法院那也要看法官如何审判，“至于沈直，我会将他的罪行逐一公布出来，即使他死了，那也是身败名裂，不得好死！”

童瞳涉嫌杀害沈直这个案件，证据从凶器的指纹，死者口中的头发，到门口的血脚印，和目击者的证词这几方面构成，这几方面一旦被推翻，那么案件就偏向童瞳了。

“那死者口中小丫头的头发呢？”谭景御疑惑的看向谭骥炎，军情处有特殊的药剂涂抹在人的指纹上，在指尖覆盖上一层有指纹的薄膜，可以暂时改变人的指纹，可是二哥既然想到了对策，为什么到现在才说？

“刑侦处不是有程天南的人吗？既然是内奸，多背上一条罪名又如何？”谭骥炎冷冷的开口，眼神冰冷如霜，冷厉的

神色之中带着一抹阴狠。

“我来处理。”关曜接过话，当日知道刑侦处的证据外泄之后，关曜已经查出是谁泄密了，只是一直按兵不动而已，如今受害者的头发，既然内奸接触过尸体，自然就是他故意陷害小瞳，将头发放进死者的嘴巴里。

“我出去一趟。”谭骥炎安徘好了所有的事项，这才站起身来走向卧室拿过西装外套，看了一眼空荡荡的房间，想到被关押到了看守所的童瞳，凤眸里有着不舍的疼惜。

谭骥炎出去了，却没有交待去什么地方，留下客厅里的谭景御、关曜和沐放三人面面相觑着。

“谭骥炎是不是早就想到了这些？”沐放不解的开口，之前一直还因为童瞳的事情，甚至决定了自己去顶罪，可是这么棘手的案子，到了谭骥炎嘴巴里却是三言两语就给解决了，这让沐放不由皱起了漂亮的眉头，他怎么感觉谭骥炎一开始就有了这些对策。

“这是二哥给谭家最后的机会，可惜谭家错过了。”谭景御叹息一声。忽然感觉全身的力量都失去了，颓废的靠在沙发上，他也是此刻才明白过来，原来二哥不是没有办法救小丫头，他只是在等，想要看看谭家会不会真的狠心绝情，可是等到现在，二哥失望了。

关曜没有开口，从出生在谭家关家这样的大家族里，亲情永远比不上家族的势力来的重要，骥炎失望了吧，即使是谭爷爷到最后依旧在暗中推波助澜，否则案子怎么可能闹到如今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

欧阳明在军区医院不远处的公寓里有一套独门独院的住所，两进的四合院，一进大门就是一个四合院，而从回廊后过去又是一个院子，后面还有四间房子，院子里种了不少的花草，鹅卵石铺砌的小路，角落里是一棵上百年的香樟村，有石制的桌子，倒也古朴雅趣。

前院会会客的地方，一间是客厅，一间卧房，余下的一大间是书房，最后靠近门口的这一间是厨房连同餐厅，也是有些年数的老旧木制家具。

“骥炎，来坐坐坐，一会就开饭了。”欧阳明虽然是长辈，可是却没有长辈的架子，温和随性，因为热衷研究医学，这些年，他甚至没有结婚，就这么一个人待着。

“欧阳叔叔，这一次小瞳的事情谢谢你了。”在谭家这样的让谭骥炎心寒之后，谭旗炎没有想到欧阳明会答应了自己的要求，这也算是舞弊了，让权威的眼科医生作了假的报告，虽然说童瞳的确是被陷害的，可是如果不是欧阳明出面，即使谭骥炎这样的身份，那些真正钻研学术的老医生并不会答应谭骥炎的要求。

“不用客气，既然那孩子是被冤枉的，我能尽到一份力也很高兴。”欧阳明笑着拍了拍谭骥炎的肩膀，他和谭国华算是挚交好友，可是这些年也是聚的少，感情也淡泊了一些，而和谭家这些小辈就没有什么交集了，欧阳明却没有想到谭骥炎竟然真的冲冠一怒为红颜，童瞳，即使只是一个相同的名字，却也是一份害不断的缘分吧，更何况这个孩子是真的被陷害的，谭家能做到袖手旁观，落井下石，可是欧阳明做不到。

又坐了六七分钟，当脚步声传过来时，谭骥炎原本以为是欧阳明家的保姆在做饭，所以当欧阳明起身要去厨房端菜时，谭骥炎身为小辈也立刻站起身来，一回头赫然看见一道并不算熟悉，却认识的身影。

“童部长？”错愕的怔住，谭骥炎言语之中多了一份的尊敬，这不仅仅是对童啸的身份，也是对他这么多年来在国安部的卓然贡献，可是谭骥炎真的没有想到会是童啸在厨房里做饭。

“不用拘束。”童啸温和的开口，言语之中甚至带着一丝柔和，让人几乎无法想象这个儒雅的男人，腰间还系着围裙，手里端着两碟子菜肴的人，竟然是国安部的部长。

三个人所以童啸做了四碟菜，一碗汤，酒是欧阳明拿出来的，自己酿的葡萄酒，口感很醇厚，度数很低差不多算是饮料了，童啸的彩色并不花哨，只是家常菜。

“怎么了，骥炎，是不是震惊我们堂堂国安部部长也会下厨房做菜？”欧阳明笑着开口，抿了一口葡萄酒，神色悠然，看得出他的心情很好，毕竟和童啸也是很多年的朋友。

“不是，童部长烧的菜和小瞳做的味道很像。”谭骥炎是有一瞬间的恍惚，因为味道很相近，让谭骥炎都有种迟疑小瞳的菜是不是眼前这个儒雅的男人教的，可是随即又因为自己心头这个无厘头的推测而有些的好笑，连同阴霾的情绪都消散了几分。

小一辈的人并不知道童啸曾经有一个女儿叫童瞳，毕竟很多年过去了。那是一段惨痛的记忆，对国安部的人而言，那也是一个血淋淋的教训，因为他们的保护不力，让童部长的妻子和女儿相继惨死，所以这件事就渐渐的成了一个忌讳，再也没有人会提起，而谭骥炎也只知道当年童啸的妻子和女儿都死了，却不知道童啸的女儿就叫童瞳，否则以谭骥炎的精明，他或许会想到更深处。

童啸也是一怔，却没有想到谭骥炎会这样说，看的出谭骥炎那总是冷峻的脸庞上一闪而过的温柔之色，那不是虚伪的遮掩，而童啸自己和谭骥炎只见过两次，那还是在谭骥炎当年在军方的时候见过，所以童啸不认为谭骥炎是为了让自己帮童瞳，所以才故意的说出这样的话来拉近关系，所以他之所这样说，是因为自己做的菜和童瞳那个孩子做菜的味道真的相似。

“是吗？那等童瞳这孩子回来之后，我可要亲自去尝尝。”欧阳明温和笑着，余光扫了一眼面色依旧平静的童啸，说者无意，听者有心，瞳瞳那个孩子将是童啸一辈子的伤痛，是包裹在柔软心扉里个一根刺，早已经被血肉包裹住了，看不见，却痛在心头。

这是谭骥炎和长辈们在一起吃的轻松的一顿饭，欧阳明原本就没有任何的长辈的架子，生性随和，而童啸这个让很多其他国家的人谈之色变的国安部部长，他虽然无形里给人一种隐匿的威严，可是却是一个温和的长辈，话并不多，语

调甚至很轻，更善于倾听，偶然说话却也又是一针见血的犀利。让谭骥炎明白这样一个男人能在那么年轻就成为国安部的部长，不只是一个神话，他是真的有实力。

谭骥炎到如今给人的感觉虽然是冷漠而威严，可是依旧是有棱有角，可是童啸却是一种岁月沉淀之后的沉静魅力，看起来他的一举一动都显得平静无波，似乎天塌下来都不会多看一眼，可在如水的沉静背后却隐匿着睥睨天下的气势，让人只需一眼就无感放肆，臣服在强者的绝对里势力之下。

谭骥炎找欧阳明帮忙了，所以自然也没有对童啸有任何的隐瞒，有人在国外发了悬赏榜，国安部就关注了所有进入中国境内杀人的消息，谭骥炎明白这件事童啸必定知道，也默许了，就冲这一份恩情，谭骥炎也不会隐藏什么，更何况在对谭家那样的失望之后，谭骥炎忽然感觉原来有时候，一个只曾经见过两面的一个长辈，比起谭家人却更加可以信任。

到了九点半，谭骥炎起身告辞，童啸竟然亲自到门口送谭骥炎上车，这让谭骥炎在震惊之余，也有些的疑惑，只是并没有多说什么，道别之后开车离去。

夜色之下，站在四合院的门口，虽然这个院子里此刻只有童啸和欧阳明，可是所有的进入这个四合院的路口都有国安部的特工在暗中保护着童啸的安全。

“谭家倒走出了个好孩子。”欧阳明笑着看着谭骥炎离开的方向，在谭家这样的大家族里，竟然能有一个为了心爱的女孩，而不惜和整个家族对峙，甚至还稳操胜券的孩子，真的算是一个奇葩了。

“他的前途不可限量，当日彻查七大军区，我只感觉这个孩子还有些冲动，如今看来，他倒是有冲动的资本，年轻的一辈里，谭骥炎算是最优秀的了，日后的中国是他们的天下。”童啸回给欧阳明一个微笑，转过身向着四合院走了进来，谭家人才辈出，可是却没有人能做到谭骥炎这样的地步，为了一个人，却用于和整个家族对抗。

“不过说起来，童啸，骥炎这孩子既然一早就有了对策，怎么还让童瞳那孩子进了看守所？”欧阳明拎着热水瓶走向院子里，将茶壶里重新倒上了热水，如今年纪大了，坐在院子里，和多年的老友话话家常，却也是人生一大幸事。

｜派派小说后花园不二周助，手打，转载请注明｜www.paipai.fm

第三卷 家族风云 第132章 突然危机

童啸看了一眼不明白的欧阳明，但笑不语着，这就是谭骥炎的魅力所在，真正有能力聪明的人，童啸见过很多，那些大奸大恶之徒，却也是聪睿与常人，正如当初的希特勒，可是谭骥炎的可贵在于，他即使玩弄权术，结党营私，培植属于自己的势力，可是他依旧有自己的原则，并不会因为权力而妥协。

谭骥炎他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维护的是什么，这样的年轻人真的很少了，在这个国家里，有多少年轻的官员最开始也是有着满腔的热血，踌躇满志，可是在权势和财富的腐蚀之下，却慢慢的迷失了本性，最终沦为了国家的蛀虫。

“童啸，你不去看看童瞳吗？那孩子我见过两次，倒是有点呆的可爱，那一次手指切菜受伤了，谭景御那小子竟然诓骗谭骥炎，当时你是没有看见谭骥炎那脸阴的都有些吓人，童瞳那孩子估计和他吵架了，直接无视着就离开了。”欧阳明想起那一日谭骥炎阴霾担忧的脸色，和今天晚上即使面对童啸却也侃侃而谈的谭骥炎，简直就是天壤之别。

“有机会或许会遇见。”同名同姓的一个孩子，童啸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目光看着夜幕之中的新月，清俊的脸在月光之下显得落寞而哀伤，他一生里最重要的两个人都已经相继离开了，虽然在进入国安部的时候，童啸便知道随时可能发生意外，可是他却以为自己会先妻子和孩子而去，可是如今却只余下他形单影只一人，孑然而立。

第二天，看守所六点钟就开始人声鼎沸起来，起床洗漱，整理内务，七点钟狱警开始点名然后去食堂吃早饭，童瞳差不多是一夜没有睡，顶着一双熊猫眼，也没有等人将饭菜送过来，自己就随着一群穿着黄色囚服的女犯人们一起向着一楼食堂的方向走了过去。

三个女人一台戏，北边看守所羁押的都是女囚犯，即使这样的环境里，大家碰到一起依旧是叽叽喳喳的说个不停，童瞳脚步未停，余光不动声色的扫过自己左手边的后面，可是都是三三两两凑在一起说话的女囚犯，没有看出任何的异常，可是刚刚那种被人盯上的感觉，童瞳虽然没有找到人，却依旧有了警觉。

食堂是一排一排的塑料长桌塑料椅子，明显的看得出分为了两派，排在长长的队伍里，童瞳目光看了过去，桌子左边和右边似乎是楚河汉界一般的分明，先端了早饭坐过去的女人，彼此的目光都是挑衅的，而左边为首的一个女人剪着齐耳的短发，很魁梧，身体健硕，一脸的横相，看起来异常的凶狠暴戾。

而靠右边这边，众多女犯人围拢的女人却是一个身材娇小，四十来岁的女人，不过那挑起的眉梢，丹凤眼里透露着精光，也绝对不是好角色。

早饭只是熬的很烂的稀饭，配上一小碟子腌白菜，一个馒头，童瞳端着塑料的碗筷坐到了南边和北边中间的长桌上，而看到童瞳坐到这里之后，又有了两个女人坐了过来，对着童瞳紧张的笑了笑，她们两个也都是这两天才进看守所的，因为还不知道要归顺南边还是北边，所以干脆和童瞳这个新人一样直接坐到了中间的位置。

四点钟方向的女人用筷子的手法很生疏，虽然低着头看不到脸上的表情，可是身为同一类人，那种气息，童瞳还是能察觉到一丝不对劲的，之前是这个女人在盯着自己吗？

童瞳慢慢的吃着稀饭，南边和北边的两派女人依旧是嘴巴里不干不净的骂着，很吵，骂的话也是粗俗的不堪入耳，不过因为是女监，虽然两派不和，但是也没有太大的纷争，毕竟看守所不是监狱，呆的久的女犯人也不过是一年的时间，一般的犯人都是几个月之后就被法院判刑转入女子监狱了，所以两派之间有纷争，但是并不激烈，狱警也就不曾理会，或许早已经习惯了。

就着腌白菜将馒头吃了，童瞳将半碗稀饭放到了托盘上，起身离开，在所有人还在稀里哗啦吃着早饭的时候，童瞳这样突兀的动作毫不诧异的引起了所有女犯人的注意。

一步一步，向着四点钟方向走了过去，童瞳的身份特殊，狱警之前也打过了招呼，所以倒没有人会刁难童瞳，突然，脚似乎被什么东西给绊了一下，童瞳手上的托盘一个没有拿稳，碗里的稀饭连同碗筷碟子哗啦一声都招呼到坐着低头喝稀饭的女人头上。

“你做什么？”女人尖叫一声的站了起来，眼中杀机一闪而过，快速的抬手擦去脸上滴落的稀饭，愤怒的盯着童瞳，任谁被这样泼了一头一脸的稀饭都不会高兴。

“看你不顺眼而已。”童瞳倒是嚣张的哼了一声，将空空的托盘丢在桌子上发出砰的一声，双手环着胸口，努力的学习着谭景御耍无赖的流氓表情，挑着眉梢，明明该是一张柔和乖巧的面容，可是此刻却显得霁傲横跋扈，“怎么？不服气？”

“你！”女人愤怒着，可是她身边的一个女囚犯知道这个新人是被狱警特意打过招呼的，所以拉了愤怒的女人示意她不要和童瞳过不去。

杀手隐藏的再好，可是身上那股嗜血的杀气却依旧不能完全的遮掩住，普通人或许无法察觉，可是身为半个同行，童瞳却心知肚明，而眼前这个女杀手还不入流，所以童瞳最开始被她盯上的时候就察觉了她眼中的杀机。

挑着纤眉，童瞳不动声色的转过目光扫过全场，四个狱警似乎根本没有看见这边发生的事情一般，而其他人，有的是诧异，有的是漠不关心，北边的人则统一都是得意，甚至希望童瞳再闹点事情出来，让南派的这些对头没有好果子吃。

最角落的那一个女囚犯，还有北边魁梧女人身边第三个位置坐的女人都有些不对劲，冲着自己来的？童瞳连托盘都懒得拿了，直接向着出口走了过去，程天南应该不会真的对自己下杀手，他还需要用自己来谈判让谭骥炎妥协，那就是国外之前的那个悬赏榜了。

可是刚刚三个杀手倒不是狠角色，算起来至多就能算是三流末梢的杀手，不过都是亚洲脸孔，而且三个人应该是一起的，这么说来的不是单独单的杀手，而是一个杀手组织，能同时找到三命女性亚洲杀手，这个杀手组织应该很庞大，那么，如果对方真的要杀自己，只怕暗中还有其他杀手吧，不能化装成女囚犯，那么就应该是狱警了。

童瞳向着自己的单间走了过去，因为在陌生的地方，所以临出门之前，童瞳就拔了自己一根长发绕在门锁上，而此刻，站定脚步，童瞳蹲下身来看着地上断掉的头发，有人进来过了。

单间里的摆设和童瞳离开时一模一样，甚至看不出有被人闯入翻找过的痕迹，之前怡然园的公寓也有人潜入过，那个时候自己认为是程天南派人拿了自己的鞋子陷害自己，可是这些人到底要找什么？

童瞳坐在床边，凝着眉头努力的思索着，这么大的手笔，甚至还派人潜入到了看守所，自己能有什么东西值得出动一个杀手组织的杀手来搜找。

童瞳想找容温，可是悲催的想起昨天进看守所签字的时候，自己因为太过于紧张根本没有注意到容温在看守所的化名，等等，看守所里有杀手出现，难道上校不是因为自己来看守所的，而是为了盯着这些杀手？

一个头两个大，童瞳无奈的倒在身后的床上，双手遮住眼睛，透过指缝盯着白色的天花板，之前自己一直认为上校是为了自己来看守所的，可是如今看守所里情况有些的诡异，也不徘除上校是有任务来看守所的，童瞳原本准备找不到容温就找关曜，让他帮忙查一下之前自己注意到的三个女囚犯，可是现在，童瞳也不敢轻举妄动了，如果是特别行动组的任务，那么自己找上关曜，那就等于打草惊蛇。

看守所的一天和上班族的一天差不多，早上吃过饭之后，七点半统一去车间劳动，没有工钱，九点钟可以休息半个小时，然后继续劳动到十二点吃中饭，伙食依旧很差，一碗米饭，一锅开水煮白菜，连油都没有放，吃过饭也可以休息半个小时，到一点钟继续去车间劳动，一直到晚上。

童瞳跟着所有女囚犯一天，她的身份特殊，所以狱警并没有安排什么事情给童瞳做，所以她就插科打浑的差不多和狱警一样，这里溜溜那里逛逛。而早上被童瞳盯上的三个女囚犯看起来和其他囚犯一模一样，如果不是童瞳的眼睛厉，只怕一般人都察觉不到。

吃过晚饭，电视上正在播放新闻联播，看过之后，就是自由活动时间，九点钟回各自的房间洗漱聊天，十点准时熄灯睡觉。

童瞳一面随着三三两两的犯人向着自己的房间方向走了过去，目光一面不动声色的四处瞄着，突然，看见了不远处的容温，童瞳却也顾不得什么了，快速走了过去。

“有事？”容温原本是不准备来看守所的，尤其是在童啸的提醒之后，知道自己的情绪有些的不稳，可是却总是放心不下童瞳，所以却还是来了一趟看守所，只准备远远的而看一眼，却没有想到童瞳竟然主动过来了。

“那个我感觉看守所里有几个女犯人不太对劲。”童瞳知道容温是知晓自己的身手，所以她这样说也算是试探，如果这些人是特别行动组的目标，那么容温会劝说童瞳是她多心了，可是如果这些人是冲着童瞳来的，容温势必要去查一下。

“哪几个犯人，记下她们的编号了吗？我去查一下。”容温眉宇微微的皱了一下，语调依旧清冽，可是细微的表情变化却是带着凝重之色。

果真是冲着自己来的，童瞳将三个女囚犯的编号报给了容温，然后向着自己的单间走了过去。

“等一下。”容温突然的开口，身体不动声色的靠近了童瞳，贴的太近，不知情的人看起来还以为容温是从身后抱住

了童瞳。

当手里被塞进手枪之后，童瞳猛然的一怔，回过头不敢相信的看着容温。

“回到房间之后立刻将门反锁，我十分钟之后立刻过来，注意安全。”容温没有任何的迟疑，压低了声音叮嘱着童瞳，然后又深深的看了她一眼，快速的转身离开。

回到房间，童瞳反锁了门，将手枪放到了枕头下面，童瞳此刻将台灯给关上了，黑暗里，安静的等待着，如同蛰伏的猎豹，等待着猎物自动上钩。

轰的一声，突然巨大的爆炸声响了起来，地面剧烈的抖动起来，如同沉睡在地下的怪兽苏醒了，正咆哮着要钻出地面。

爆炸？童瞳一手扶着床沿稳住了身体，脚下的平整的地面在爆炸里再次咆哮着，剧烈的颤抖如同海上扭转的漩涡巨浪，要将人拉进无底的深渊里。

天花板上出现了裂缝，随时都可能倒塌下来，在屋子里太过于危险，童瞳快速的打开门，门外已经是尖叫声惊恐的响了起来，这个时候还没有到熄灯的时候，所有到处都是人。

爆炸造成了电线的中断，黑暗一片里，烟尘弥漫着，天花板上的白炽灯在剧烈的摇晃里掉在了地上，有人在痛苦，有人在惨叫，爆炸不断的持续着，大块的天花板水泥块砰的一声掉落下来，下面还在惊慌乱跑的人被砸中。发出撕心裂肺的哀嚎惨叫。

灰尘弥漫着，童瞳被巨大的震动栽倒在地上，还没有来得及站直身体，却隐隐的感觉到一阵杀机，有子弹呼啸的害破空气向着童瞳射了过来，可是爆炸在不断的响起，让开枪的杀手失去了准头，子弹擦着童瞳的肩膀射偏了。

看守所是七层的大楼，钢筋混凝土的框架在接二连三的爆炸里几乎要整体坍塌，一层一层的浇筑着水泥石块掉落砸了下来，而爆炸产生的烟尘里还有人在蓄意纵火，浓烟滚滚因为黑暗而看不见，可是火光却越来越明显，哭喊声让看守所此刻成了地狱。

爆炸终于停了下来，四周混乱声依旧，不时有人疯狂的四处乱蹿着想要逃到第一层，可是这样的黑暗，又是大火，不时有人被踩踏推倒，暗中，童瞳能清楚的感觉到三个人一前两后的向着自己靠近，借着黑暗的遮掩，童瞳在三个杀手靠近的瞬间，突然身体陡然之间一今后倾，手里的枪向着身前的杀手开枪射杀，对方根本没有想到童瞳手里竟然有枪，当察觉时，却已经太迟了，眉心中枪，甚至没有发出一点声音便就倒在地上，然后被匆匆跑过的人慌乱的踩在了脚下，而余下两个女杀手知道童瞳手里有枪立刻隐身到了混乱的人群里。

童瞳贴着墙里侧慢慢的走着，一面要躲避开暗中的杀手，一面要避开因为爆炸和火灾而惊慌失措的犯人，突然，暗中有着一只手伸了过来，童瞳身体陡然之间后退了半步，一手横劈向看来者的手腕。

“是我！”容温快速的开口，化解了童瞳攻击的招式，目光却带着震惊，这个动作容温很熟悉，可是目前情况太过于危险，这个念头在容温脑海里只是一闪而过。

“你受伤了？”容温身上有着明显的血腥味，让童瞳一怔，黑暗里一手向着容温的身上摸了过去，并没有湿漉漉的感觉。

“腿被断下的横梁砸到了。”容温按住童瞳的手将她拉到了黑暗里，低声的开口，“除了你之前注意到的三名女杀手，暗中还有狱警也是对方的人，电话线路被切断了，四周也放了手机信号干扰器。”

“其他狱警呢？”童瞳低头看向容温的双腿，太过于黑暗，童瞳看不清楚他的伤势，可是容温说话的语调有些的不连贯，让童瞳明白他只怕被砸的很重。

“这些人在汤里下了药，狱警这会都睡着了，而另一边男监那边的狱警一时半刻还赶不过来，我们出去。”容温已经发了信号出去，可是远水救不了近火，更何况爆炸和大火已经将大门那边完全的堵死了，这些人是铁了心的要对付童瞳。

容温之所以受伤是因为当时有狱警突然向着容温开枪，而击杀了伪装成狱警的杀手之后，一块横梁却塌了下来，容温躲闪不及，被砸中了双腿，却依旧向着童瞳这边寻了过来。

楼上太危险，爆炸和火灾让看守所里几乎成了人间炼狱，可是楼下聚集了太多的犯人，杀手都混在了其中，黑暗里，即使是童瞳和容温也感觉到了无比大的压力，所以两个人同时决定选一个地方暂时藏身。

可是童瞳想要躲开，暗中的杀手却已经步步紧逼，混杂在人群里的两个女犯人，还有伪装成狱警的杀手，和之后被狱警放进来的杀手，至少还有十余人，这样大手笔的追杀一个人，不要说童瞳了，连容温都感觉到有些的震惊。

黑暗是最好的掩饰，容温和童瞳背对背作战，可是除了两个女囚犯只是三流杀手之外，余下的杀手却都是一等一的高手，十万美金只怕根本请不来其中一人，更不用说有十多个，只怕是更大的利益驱逐着他们。

童瞳五指收拢为拳迅速的向着攻击过来的杀手挥了过去，左手同时也握成了拳头，右拳出击的同时，柔软的腰间陡然之间九十度的一个扭转，在避开对方攻击的同时，左拳迅速的击向对方的腰腹。

童瞳出拳的力度之大，让和她对打的杀手只感觉腹部剧烈一痛，不由的弯了腰，可是对方也不是省油的灯，忍受着腹部剧痛的同时，果断的弯曲了左臂，手肘直接向着童瞳的头部撞了过去。

可是对方快，童瞳动作更快，抢先一步攻向对方的手肘处麻穴，力度不大，却让杀手不得不立刻收了左手，激缠在在一起的身体迅速的分开，而余下的杀手也挥舞着匕首围攻着童瞳，余下的一半人攻击向容温。

不知道打斗了多久，浓烟越来越密布，大火炽热的燃烧着，烤的人不但失水，皮肤都似乎要烧的脱烈一般，喉咙更如同被烈火给烧着了，如同风箱一般粗重的呼吸着，每呼吸一次，喉咙里都是干裂的痛。

童瞳身上的衣服已经被鲜血染透，却也不知道是这些杀手的鲜血，还是自己的血，容温的腿被砸伤的很严重，“瞳瞳。”沙哑着声音，鲜血淋漓的手握住了童瞳伸过来的手，这一刻，容温忽然想起当初和小七最后一次的任务。

重瞳倒还是很冷静，用力的拉起容温，将他的手臂搭在自己的肩膀上，然后撑起容温的身体，“我们去找个地方避一下，你的腿需要止血。”

一般人腿被砸成这样，不要说打斗，只怕连站着都不可能，可是容温却用这样一双鲜血淋漓的双腿战斗了半个多小时，杀了四个一流的杀手，而余下的人却都是被童瞳给解决了，失血太多，让容温眼神有些的涣散，身上渗透着冷汗，意识在一点一点的模糊，否则他定然会察觉到童瞳之前的打斗身影是那么的熟悉。

“不要睡。”童瞳粗哑着声音开口，四周依旧是混乱，爆炸和火灾造成的倒塌让四周是一片的狼籍，火光照亮了容温苍白的脸，额头上一处刀伤，鲜血顺着伤口流淌在了他的脸上，让童瞳咬紧了唇，快速的架着容温的身体向着人少的地方走了过去。

“小心！”就在这一刻，之前倒在地上的一个杀手突然晃晃悠悠的举起了手枪，容温身体迅速的侧过，没有任何犹豫的拦到了童瞳面前，子弹射中了容温右边的胸膛。

杀手开出最后一枪之后根本不需要童瞳回击却已经倒在地上死绝了，容温胸口汩汩的流淌出鲜血，让原本就失血过多的容温这一刻更加的危险，童瞳喉咙一紧，却也什么都没有说，只是加紧了步伐带着容温离开。

倒塌声，伴随着浓烟和大火，让人不要说行走，连呼吸都是困难的，而且童瞳也不能确定暗中还有没有杀手在，只能带着容温躲进了一楼最里侧的工作间，立刻反手锁上了门。

“你快出去。”容温的声音干裂的几乎听不真切，失血造成他的力量在急剧的消失，只是声音却依旧显得温柔，保持着最后一点清醒的理智，“混在女囚犯里，小心一点，最多二十分钟应该就有救援的人过来了，你依旧要小心，防止暗中的杀手。”

“别说话，我喂你喝一点水。”工作间的里侧有一个水龙头，童瞳找不到杯子，只能用双手捧了一些水过来，然后对着容温的嘴巴一点一点的将水滴落进他干裂的口中。

“快出去，火势大了就出不去了。”容温润了润嗓子，似乎恢复了一些精神，侧目看向对着水龙头也喝了水回来的童瞳，目光却是从未有关的温柔，虽然已经关了门，可是滚滚的浓烟顺着门缝向着屋子里钻了进来，隐隐的能听见外面的哭喊惨叫声还有大火肆虐的燃烧声，容温明白火再不被扑灭，整个看守所的大楼都有可能坍塌。

“火势太大，暗中还有杀手，门那边又被堵了，出去更危险。”童瞳也累了，她今天晚上杀了五个一流杀手，三个三流的女杀手，身上也不知道被匕首划了多少刀，虽然避开了要害，可是这样你死我活的打斗，再加上大火造成的缺氧，也让童瞳感觉到了深深的疲惫。

更何况，她也不可能丢下上校独自离开，而上校的腿，重瞳明白他不可能站起来逃走，能保持理智和清醒已经是最大的坚持，外面火势太大，浓烟滚滚，上校出去只怕就会昏厥。

容温视线涣散的看着坐在身边的童瞳，疲倦的闭上眼睛，忽然一手用力的抓住了童瞳的手，用力的收紧，仿佛有着巨大的矛盾一般，刚松了力度却又在瞬间收紧，容温从来都不是优柔寡断的男人，可是第一次，他这样的犹豫不决，不出去，必死无疑，可走出去，外面却又有着巨大的危险和杀机。

沉默了许久之后，容温感觉有着湿润的布料轻轻的擦拭上自己的额头上，黏糊糊的干涸血迹被擦去了，脸上湿润的感觉很舒服，如同肌肤又活了一般，可是大火将屋子烤的如同烤箱一般炎热，肌肤上那一点水份立刻又被烤干了。

“休息够了，就出去。”容温粗重的呼吸着，睁开眼，清冽的黑眸里却是让人无法抗拒的威严和强势，自己的腿，容温明白走不出去了，而且失血太严重，能清醒着，也是因为腿上的剧烈痛苦，可是童瞳的身手，打斗里容温虽然没有办法分心去看，可是却也知道她的身手很好，能杀了那么多的一流杀手，她只要小心一点可以出去的，没有必要陪着自己死在这里，“谭骥炎在外面等着你。”

“我知道，我真是一个祸头子，进一次看守所又是爆炸又是火灾的。”童瞳目光看着四周，火光掩映之下，没有窗户看不见外面，童瞳耷拉着脑袋，想起了谭骥炎便不由的感觉到阵阵的心痛，可是她怎么可能将上校丢在这里独自离开。

容温刚要开口，却听见砰的一声，门外似乎有什么坍塌下来，门被撞得变了形，童瞳快速的将撕碎的衣服湿了水然后走到门口，抱着灼热的门把手刚打开门，火舌咻的一下蹿了过来，灼热的气息扑面而来，童瞳砰的一声再次的将门给关上，布料上水汽已经被大火给蒸干了，童瞳回头看向皱着眉头的容温，“出不去了，门被堵住了。”

容温看着童瞳，忽然笑了起来，靠着身后烤的灼热的墙壁，表情有些的无奈，有些的倦怠，却又似乎有着无尽的悲伤，可是那伤痛之中却似乎又蕴藏着无比的怀念。

童瞳庆幸没有停水，所以她可以将衣服撕扯成条状，用布料湿着水让彼此还可以不至于立刻窒息被闷死，而门口堵住的是一块掉下来的木头横梁。等烧完了，就可以出去了，而这段时间，童瞳快速的替着容温包扎着腿，让他恢复力量好等待接下来的逃亡。

“那个时候，我以为我会死，对方只需要一个人质出去交换，而我和小七都明白，交换的人质还能活着，余下的一个人必定会被枪杀。”容温不知道为什么会说起最后一次的行动，或许压抑了太久太久，在此刻，容温第一次向对一个人说话。

“被关了很多天，多到已经记不清到底关押了多久，被蒙着眼睛带出牢房的时候，第一次看见光的时候，眼睛几乎不能睁开，即使是绑匪的声音听在耳中也走动听的。”酷刑并不可怕，那只是折磨着肉体，可是那样被关在暗无天日的牢房里，没有声音，没有关系，没有交谈，如同被剥夺了人的所有的感官意识，容温知道这一刻容不得自己选择，他和小

七之间只有一个人能出去被当成交换的人质。

这些恐怖分子是血腥而残忍的，他们让童瞳和容温之间进行决斗，只要杀死了对方，另一个人就能活着出去，在被关押了那么久，意识甚至都有些错乱了，更不用说四周都是持枪的恐怖分子，可是容温依旧没有放弃，虽然他是头晕目眩着，”我给小七打了暗号，在我们打斗的时候，趁机从绑匪的手里将枪夺过来，可是小七理智已经有些不清楚了，当她握着匕首刺向我心脏的时候，我看见了小七的眼睛，她似乎真的想杀我。”

童瞳包扎的手猛然的停下了下来，抬起头，震惊的看着闭着眼睛断断续续说话的容温，那个时候，自己虽然神志不清，可是她知道那是上校，可是她也知道不管是自己还是上校，即使夺了手枪也没有办法从那些泯灭了人性的恐怖分子手里逃走，所以她要将唯一生还的机会给上校。

容温没有继续说话，神色痛苦，那一刻，看见小七眼神的那一刻，容温比被刺中了一刀还要痛苦，他爱护了那么多年的小七，却因为被关押而失去了理智，容温一方面是心疼童瞳的这些没日没夜关押里承受的痛苦，另一方面却又有些的心痛，因为童瞳真的对他挥刀相向。

“那你恨她吗？”童瞳沙哑着声音开口，她不知道当初自己的决定会让上校这样误会。

“不会，小七被关太久了，即使我那个时候也是神志不清了。”容温再次的开口，语调之中并没有丝毫的恨意，依旧是一如既往的宽容，“可是警察来了，小七最后却被流弹射中了要害。”

童瞳低着头包扎着容温腿上的伤口，难怪自己最后持刀向着上校扑过去的时候，上校的眼神是那么的复杂，童瞳原本以为容温是看见从门外射过来的子弹，原来上校那个时候却以为自己是做最后一击要杀了他，所以那一刻，自己扑过去的时候上校竟然不曾有任何动作，他以为自己要杀他，却一动不动的站在原地等待死亡。

童瞳忽然感觉喉咙堵窒的难受，说不出来的酸涩感觉从胸口蔓延到了全身，想起刚刚离开时，杀手最后一刻射过来的子弹，却也是上校毫不犹豫的挡了下来。

特别行动组的成员都是武器，是不需要感情的，可是容温对童瞳却产生了感情，这么多年的爱护，默默的关怀，所以导致在被关押了那么久之后，他一心想要让童瞳活着离开，却从没有想过，那个时候，童瞳是一个没有武器的特工，她同样希望容温活着离开，所以她做的比容温更加的决绝更加的冷酷。

那个时候，她的第一刀并不是因为手抖刺偏了，而是为了让恐怖分子更加相信她和上校都已经被关押的失去了理智，为了活下去在自相残杀，所以从始至终，童瞳的脑海里只有一个目的要杀掉容温，从眼神到打斗逼真的连容温都被骗过了。

最后一击的时候，童瞳原本是准备利用错位的自杀导致自己受伤，可是营救的小组到了，和外面的恐怖分子发生了枪战，流弹射过来是，童瞳脸上还是必杀的狠绝，可是她用羸弱的身体挡住了对容温致命的那一颗子弹，如同今天容温为童瞳做的一般。

“我们出去。”童瞳又用手棒了水喂着容温喝了几口，然后再次的打开门，堵住门口的木料还在燃烧着，可是火势却小了一些，童瞳一脚踹开木料，快速的跑了过来，架起容温，将湿透的布料给他捂住口鼻，“我们出去了。”

容温虽然被童瞳架起来走了几步，可是流血太多，造成他已经陷入半昏迷里，童瞳看着没有了求生意识的容温，忽然凑近了他的耳边低声的开口，语调哽咽，“或许你说的不对，当初你的同伴小七并不是要杀你，她也许和你一样想让对方活下去，所以她最后不是被流弹误伤，而是她选择去挡住子弹，让你能活下来，所以你不能死在这里，你要活着走出去！”

容温几乎要陷入昏迷里，浓烟不停的透过湿透的布料呛入到口鼻，然后进入肺部，灼热的空气似乎要将肺叶给烧灼一般，而童瞳的话回荡在耳边时，容温猛然的一惊，脑海里浮现出当日那一幕一幕，小七那个时候并不是要杀自己，她只是在做戏给那些恐怖分子看?

震惊着，容温在这一瞬间醍醐灌顶一般的顿悟着，自己太在乎小七，所以在看待事情上便有了主观意识，却从没有想过小七是一个没有思想的武器，她如果想要让自己活下来，那么她的攻击，她的眼神必定是充满了杀机，毫不留情。

“走吧，我们会活着出去的。”童瞳用力的握紧了容温的手臂，回给他一个清澈的徵笑，当初自己和上校都能活下来，今天他们也可以活下来。

容温疲软的身体似乎又恢复了力量，对上童瞳清澈的目光，点了点头，心结一旦解开，容温便又是国安部特别行动组的上校，是一个绝对强大的存在。

大火肆掠着，门口太危险，在浓烟里，容温比童瞳更加熟悉这边，顺着二楼走廊在火光里艰难的挪移着步伐。

“这边窗户撬开，跳下去！”终于，看到了一线生机，倒塌的石块里有一块钢筋秃了出来，而这边的房间尽头有一扇窗户，虽然被钢条封死了，可是如果撬开，跳下去，不但能逃生，还能避开隐藏在囚犯或者营救的狱警里的杀手。

钢筋被大火烧的灼热，倒塌的水泥块很大，呼吸越来越困难，大火烤的人头发都被烧焦了，屋子里如同一个巨大的火炉。

结合着两个人的力量，终于用钢条将窗户给撬开了一个弯弯的弧度，“你先跳下去！”容温喘息着，喉咙里已经满是浓烟，双手被灼热的钢筋烫出了一个有一个的大水泡，而随着刚刚用力撬着钢条，水泡被磨掉了皮，血肉模糊的一片，而童瞳的手亦是差不多。

“不行，口子太小了，你钻不出来。”童瞳对着窗户外大口大口的呼吸着，她的身体瘦弱，这样的口子，自己还可以挤出去，可是上校的身材虽然偏瘦，可是却是一米八几的个子，必须还要撬开一些才行。

容温看着坚定的童瞳，再看着四周熊熊的火光，清冽如霜的目光在夜色之下却显得如同的圣洁而温柔，如同夜空的

那一抹新月，“我已经没有任何遗憾了，你快出去。”

就在童瞳还要继续撬窗户的时候，容温突然一个用力将没有防备的童瞳猛的从窗口给推了出去，夜色之下，看着半空里的身影漂亮的一个侧翻，稳稳落地，容温恍惚之间似乎又看见了当日的小七，也是这样的利落的身影，原来一直以来都是自己误会了，小七那个时候是要将生还的机会让给自己，这样就够了，够了。

突然被推下，可是本能的动作之下，童瞳身体却依旧稳稳的落在了地上，窗户外是清新的空气，可是抬起头，童瞳看向二楼大火肆虐的窗口，容温的脸沐浴在火光和月光之中，带着她熟悉的温柔眼神，笑容浅淡却温暖。

“不！”凄厉的喊着，可是火舌却已经蔓延到了窗口吞噬了她熟悉的身影，二楼的天花板轰然一声倒塌下来，巨大的声音如同地震一般，灰尘和浓烟弥漫到了眼睛里，泪水不受控制的落了下来。

这一场大火烧的异常的严重，谁也不知道事情怎么这样突然发生了，电话线路被切断，附近因为有了干扰器，手机信号根本打不出去，而没有被药迷晕的狱警只来得及疏散看守所的犯人，只以为会有其他人报警，因为也耽误了至少半个多小时的时间。

消防车的水柱扑灭了余下的火苗，原本的看守所尤其是女子看守所这边被烧的漆黑，只余下一些框架，看守所外的平地上，死里逃生的囚犯们瑟瑟发抖的聚集在了一起，第一次如此真切的面对死亡，很多人开始反省自己的一生。

特警和公安都出动了，一面清点着看守所里的犯人，一面封锁了所有路口防止有犯人趁乱逃走，120上的医护人员有的在就地给受伤的犯人包扎，重伤的都被抬上了救护车送去了医院。

关曜根本没有想到童瞳只进了看守所两天就发生了这样的情况，而之前这些犯人说的爆炸就让关曜更加的揪心，如果火灾不是意外，真的有爆炸发生，那么这些人是冲着小瞳来的?

“骥炎，这里的工作我来主持，你还是避嫌一点的好。”王市长话音刚落，对上谭骥炎阴骇冷酷的黑眸，不由的感觉到浑身一个颤抖，一股寒意笼罩了全身，原本坚定的语调不由的显得哆嗦起来，“这也是谭司令的意思。”

沉默着，谭骥炎冷冷的看了一眼开口的王市长，黑色的身影直接的掠过王市长大步的向着看守所里快速的走了进去，而原本阻挡的警察一看是谭骥炎，便不由自主的将手放了下来，谭副市长的女朋友可是在这里面，到现在还没有找到人，只怕已经是一具尸体了。

“骥炎，你向着北面找，小御去南面，我负责西面，有任何情况手机联络。”关曜看了一眼谭骥炎冷峻的背影，和赶过来的谭景御对看一眼，快速的开了手电筒向着一片狼藉满是水渍的看守所里走了进去。

大火烧死的人并不多，可是踩踏造成的重伤加上吸入浓烟窒息而死的人更多，不过当谭景御发现了这还没有清理的十多具尸体时，不是烧死，也不是闷死，而是被匕首刺死的尸体时，谭景御联系了谭骥炎和关曜。

“这两个不是女囚，手上有长期练枪造成的茧子，身上有不少外伤，致命伤是喉咙被利刃割断。”关曜一面检查着尸体一面开口，脸色严峻，看守所里出现了杀手，只怕都是冲着小瞳过来的。

“这边的几具尸体看来是有两个打斗场面，小丫头和另一个人在一起。他们应该都还活着。”谭景御此刻都不敢看谭骥炎那阴霾的脸，皱着眉头观察着，“因为血迹都被水给冲走了，尸体似乎也有些移位，不过还是能判断出这是连个打斗的场景，而这边被杀的几个男人致命处不是咽喉，而是身体的各处要害，有的是心脏，有的是脾脏处，不过都是狠厉的杀招。”

“这个人临死前开过枪。”关曜走向另一具尸体，尸体的手臂向着前方延伸着，手里的手枪掉在不远处，从尸体的手指僵硬的姿势看得出，临死的时候，食指是扣动扳机了，可是四周没有看到童瞳的尸体也没有看到中枪的尸体。

“头，所有的楼层警犬都搜查过了，没有发现童小姐。”孙盈盈从楼上快速的跑了下来，向着关曜汇报着情况，余光瞄了一眼站在一旁的谭骥炎。黑暗里只有手电筒的光芒，晦暗不明里，谭骥炎的峻脸在光与影的勾勒之下显得格外的阴沉，五官紧绷，眼神冰冷的没有一点温度，薄唇几乎抿成了一条线，看得出他在极力压制着情绪不让自己失控。

“头楼上发现了一具女囚的尸体，死因是眉心中弹。”熊华的声音从三楼传了过来，在他的脚边正躺着一具死不瞑目的尸体，被踩踏的厉害，脸已经能够变形了，可是眉心那一颗子弹却让熊华心惊，黑暗里，又是爆炸又是大火，还能如此精准的一枪毙命，这绝对是神枪手。”

｜派派小说后花园不二周助，手打，转载请注明｜www.paipai.fm

第三卷 家族风云 第133章 安全获救

“二哥，小丫头肯定没事的。”谭景御真的害怕此刻看见童瞳的尸体，沐放是被他打晕了丢在京都会所，让洪海看着，童瞳没事，谭景御感觉还好一点，如果真的出事了，不要说二哥，他都不知道如何去对沐放开口。

“小瞳没事的。”关曜也站起身来，拍了拍谭骥炎的肩膀，可是如此薄弱的安慰，关曜也明白根本无济于事。

谭骥炎目光看着地上躺着的十多具尸体，阴沉的凤眸深深的闭上，然后片刻之后再次的睁开，干哑的声音如同撕裂了一般，“小御先查出这些杀手是什么人，怎么混进看守所的，是什么人派过来的。”

一字一字，谭骥炎声音低沉沙哑，眼神冷酷的看着地上的一具又一具尸体，冷峻的脸上嗜血的杀机闪现而过，不管是谁，这个杀手组织已经注定了被毁灭。

“关曜，你派人在四周搜索小瞳的下落，再调警犬过来。”谭骥炎努力的让自己的保持着理智，这个时候，他不能乱，小瞳一定还在什么地方等待着自己。

谭骥炎用力的攥紧了双手，力度之下，手腕上青筋暴突而起，谭骥炎大步的向着门口走了过去，拿出手机拨通了交通部的电话，让交警封锁所有的路口，彻查每一辆来往的汽车，虽然不一定能找到人，但是却绝对可以拖延对方离开的

时间。

黑暗里，暗中至少还有五个杀手，童瞳抬手擦了擦脸上的冷汗，冷笑着，眼神凛冽里满是浓浓的杀机，在容温将她推下窗台的那一刻，在屋子被大火吞噬倒塌的那一瞬间，童瞳的眼神就变了，她没有选择留在原地，而是将暗中的还残留的杀手给引了出来，她不仅仅是童瞳，更是国安部特别行动组的成员，代号七。

童瞳不知道跑了多远，身上的伤口虽然都是一些皮外伤，可是这样一番跑动之下，伤口再次裂开了，鲜血淋漓的湿透了她的衣服，而此刻，黑暗的山间，树枝不时割刺着脸，童瞳佯装体力不支，一点一点的放慢了脚步，直到一块略微平坦的地方，靠着身后的树杆大口大口的喘息着，蓄积着力量。

童瞳杀人时，若是开枪都是正中眉心，这样虽然也是一枪毙命，可是却流血最少，很多基地的特工，有的习惯枪口对准人的颈部动脉，有的习惯对准心脏，那样即使杀死了对方，却会造成动脉大出血，必定是血淋淋的死亡画面。

而徒手杀手，童瞳基本都是直接扭断对方的颈骨，手头如果有匕首利刃，也都是直接的一剑封喉，可是此刻，童瞳靠在树杆上，想到容温那一双温暖的眼睛，牙齿不由的咬破了干裂的嘴唇，缓缓的露出嗜血而阴冷的笑。

暗中五个人比童瞳体力要好很多，此刻看到童瞳终于体力不支的跑不动了，五个人立刻打了个手势，封锁了童瞳的可能逃跑的线路，慢慢的将包围圈收拢，准备最后一击。

当第一个杀手带着三分试探向着童瞳靠过来时，他们并不知道之前潜入看守所的杀手大部分都被童瞳给解决了，虽然带着小心翼翼，可是却还不够警觉，所以第一个杀手只来得及看见童瞳的身影一动，手中的匕首却已经丢失了，喉咙处一凉，杀手下意识的摸了一把，满手的鲜血，而刚想要开口，冷风灌进了喉咙里，却已经发不出一个音节，身体轰然一声倒地，鲜血从被害破的咽喉处流了出来。

手里多了一把匕首，童瞳嘴角勾着笑，看着手里的染血的匕首，惨淡的月光从树叶的缝隙照射进来，洒落在童瞳身上，这是一张美丽而精致的容颜，脸上有些的血迹，带着笑，可是那一双眼却已经冰冷的冻结，没有杀机，因为眼前的四个人在童瞳眼中早已经是死人。

四个人几乎同时向着童瞳发起了攻击，从东南西北四面同时行动，他们都是一流的杀手，他们都没有受伤，只是奔波了一路，虽然第一个试探的杀手已经死了，可是合四人之力，要擒拿一个满身都是鲜血，已经是强弩之末的女孩必定是手到擒来。

童瞳没有再下杀机，这些只是杀手，只是工具，所以幕后还有人，童瞳的招式放缓了很多，让四个杀手更加的认为自己会胜利，可是随着打斗，童瞳却如同打不倒的战士，每一次，感觉到她已经不行了，可是她却依旧能握紧手里的匕首，而四个杀手里，已经有一个杀手死了，被童瞳的匕首刺中了心脏处。

上校说特别行动组的成员是最强悍的武器，他们抛弃了一切，一无所有，可是他们在暗处守护着这个国家的平安和安宁，童瞳牙齿咬紧了嘴唇，鲜血渗透出来，连同唾沫咽到了有些灼伤的喉咙里，手中的匕首凌厉的划过带出一串的血花，又一个杀手被利刃害破了颈部的动脉，汩汩的鲜血喷涌而出。

不管多么艰难的训练，不管什么时候，在自己完成任务之后，回头便可以看见上校温暖的眼神，如同一盏明灯，让童瞳知道自己从来都不是一个人，可是如今，手中的力度陡然之间加剧，一拳狠狠的击了过去，第三个杀手只感觉腰间剧烈一痛，一拳被击中了脾脏，杀手第一次感觉到如此的惊恐，眼前这个浑身是血的女孩就如同一个没有知觉的杀人机器，明明已经是一身的鲜血，明明看起来随时都会倒下一般，可是她的攻击，她的速度，却一点没有迟缓。

杀手的匕首向着童瞳的腿部刺了过去，童瞳侧身避开了腿部的动脉，匕首割破血肉，可是杀手却已经来不及高兴，因为童瞳的匕首已经血淋淋的从他的脖子处掠过，鲜血喷涌在了她的腿上。

还有两个杀手，此刻，两个杀手没有了最开始的信心十足，在他们的眼里，童瞳根本就是一个怪物，一个接连杀了三个人的怪物。

拔下了大腿上的匕首，童瞳此刻左手右手都握紧了利刃，不知道是敌人的血还是自己的血，童瞳的手已经被鲜血湿透了，一滴一滴的血液从指缝里滴落在地上，上校说特别行动的成员是不需要思想的，可是上校，如果是这样，你为什么要将一个陌生人推下窗台，明明只是一个相同的名字而已，在中国有多少人会叫这个名字，为什么？为什么没有一点犹豫和迟疑?

干涩的眼睛没有泪水，因为他们从来都是流血不流泪的，童瞳左手右手同时行动，在解决了第四个杀手的时候，身后的第五个杀手的招式攻击而来，童瞳冷酷一笑，放弃了抵抗，脖子后一痛，却已然被击中，眼前一黑的倒地。

大口大口的喘息着，第五个杀手惊恐的看着自己瑟瑟发抖的双手，再看着四周已经倒下的四个同伴，最后将目光看向被自己击晕的童瞳，原本他以为自己不会成功，这个女孩根本不会痛，不敢受了多少攻击，在她的眼中看不到一点的疼痛，可是她的攻击却都是让人致命的，不过幸好，幸好自己还活下来了。

杀手此刻已经顾不得掩埋同伴的尸体，快速的从口袋里拿出塑料束手带将童瞳的手给绑了起来，用力的收紧，塑料的锯齿深深的勒进了肌肤里，鲜血沁了出来，杀手这才稍微的放下心来，将童瞳快速的扛到了肩膀上，然后掩盖了自己离开的方向，扛着童瞳大步的离开了山上。

童瞳是在汽车的颠簸里醒过来的，在汽车的后备箱里，空气沉闷里，童瞳动了一下手，被塑料的束手带锁的太紧，根本没有挣脱的机会，童瞳闭着眼开始思索着这些人到底为什么冲着自己而来?

他们之前查过怡然园的公寓，又查过看守所自己住的地方，肯定是在找什么东西，而且还没有找到，童瞳目光怔了一下，然后猛然的想起了什么。苍白的小脸上一片错愕，原来竟然是这样。

汽车又开了十多分钟停了下来，随着后备箱被打开，杀手突然对上童瞳睁开的黑眸，惊恐的一愣，随后猛的回过神

来，狠狠的看了一眼童瞳，将人直接给扛了出来走向屋子里。

眼睛被蒙上了，屋子里有四个人，有一个女人，身上有香水味，而余下的三个比扛着自己的这个杀手身手更好，呼吸平缓，压得很低，吐息如此缓慢是绝对的高手。

“东西藏哪里了？”开口的女人踩着高跟鞋向着童瞳走了过来，鞋跟啪嗒啪嗒的想起，然后染着豆蔻的长指甲尖锐的刮过童瞳满是血迹的脏污小脸，或许是童瞳的脸此刻在灯光下看起来确实够狼狈，所以女人随后又收回了手。

“什么东西？”童瞳气息不稳的开口，声音有些的喘，让人感觉她果真已经累到了极点，瘫坐在地上多爬不起来了。

“哼，不要和我兜圈子，说出东西的下落，大家都好，否则……”女人声音带着残忍的尖利，高跟鞋突然狠狠的踩上了童瞳的脚踝，用力的碾磨着，细细的高跟直接摁进了肌肤里，带出汩汩的鲜血。

“好，东西可以给你，不过我的条件是我的安全。”童瞳抽回自己被折磨的脚，动了一下，没有伤到骨头，只是皮肉伤，忽略不计，举起自己被束手带勒紧的双手，“我活着，你们拿东西走人，否则大家一拍两散，想必能找到的地方你们都已经找过了吧。”

一听到童瞳的要求，一旁的杀手不由胆战心惊的看着为首的女人，双手颤抖的摆出了戒备的姿势，童瞳已经杀了四个人，这一刻，第五个杀手真的害怕童瞳一旦解除了束缚，就等于是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将恶魔释放出来了。

为首的女人眉梢一挑，不屑的看着眼神惶恐的杀手，手一动，一把银色的手枪出现在了掌心里，灭音枪的声音不大，可是空气了弥漫的火药味和血腥味让人明白这个惊恐不安的杀手已经断送了自己的性命。

“童小姐身手太好，让我的手下竟然害怕到这样的程度，所以为了我的安全，童小姐不介意打上一针吧？放心，不是剧毒，只是一种肌肉舒缓剂。”女人似笑非笑着，手一招，身后的一个手下快速的走了过来，手里拿着一根针筒，拉过童瞳的手，不等童瞳开口回答，却已经将药剂注射到了童瞳的身体里。

“童小姐，现在到你了说出东西的下落了。”女人看着注射剂打进了童瞳的胳膊里，再次笑着开口，一旁打针的下属将空针筒丢在一旁，然后拿出匕首割端了束手带。

没有开口，童瞳缓缓的站起身来，动了一下血淋淋的手腕，她的一双手之前因为撬开窗户柔嫩的掌心被烫伤，此刻手腕又被勒的深可见骨的血痕，脚踝处也有伤，至于身上其余的刀伤此刻倒停止了流血，不过童瞳身上已经够脏污的了，又是灰尘又是血迹。

肌肉舒缓剂童瞳知道，可以让肌肉舒缓，人会失去力量，不要说动手，根本都站不起来，浑身瘫软的如同烂泥一般，可是药性要完全发挥需要三十分钟左右，所以够了！

“小心！”一旁的一个男人快速的开口，已经迅速的对童瞳出手，而童瞳也已经拉下了蒙着眼睛的布条，手一动，布条缠在了右边满是鲜血淋漓的手腕上。

高手对决，半个小时的时间足够，童瞳聚集着全身的精力，眼前是个高手，比起之前的杀手还要厉害的高手，警觉性非常好，所以偷袭是不可能成功的，而紧绷之下，童瞳甚至没有办法分神去注意暗中的女人和另外两个人，注意力都放在眼前这个高瘦的外国男人身上，他手里握着一把奇怪的弯刀，一边是利刃，弓起的刀背处却是一个一个的锯齿状，刀锋逼近，寒光闪烁，配上男人猩红的双眼，狰狞的宛若魔鬼。

外国男人出刀的速度很快，甚至来不及看清楚，就只能见刀光一闪而过，童瞳手里没有武器，徒手面对一个用刀高手，那将是致命的危险，所以在躲避的同时，童瞳身体迅速的后退，飞起一脚直接将之前被枪杀的第五个杀手的尸体给踢了起来，用他的身体当成了盾牌。

外国男人刀势丝毫不曾减缓，横刀劈过，锯齿的刀背割破了还温热的尸体，血腥味立刻涌现而出，而刀锋割刺着皮肉的声音让人感觉到毛骨悚然，鲜血更是一滴一滴的落在了地上，而此刻那弯刀上已经是鲜血淋漓的碎肉。

童瞳用力的将尸体推了过去，快速的从尸体的腰间将之前的被杀手收走的匕首给抽了出来，外国男人只以为童瞳依旧是徒手，看着被推过来的尸体，冷然一笑，残酷至极的再次挥刀，锋利的刀刃过处，尸体竟然被拦腰给劈断，刀锋锐利的媲美日本的武士刀。

可是轻敌的下场便是死亡！童瞳在飞溅的血花里身影陡然之间宛若魅影一般的攻击过来，右手的匕首架住外国男人回攻的弯刀，左手的匕首用力的刺了过去，正中心脏！

余下的两个外国男人对望一眼，一人快速的举起向着童瞳射击过来，另一个人迅速的拥着为首的女人从侧门离开，子弹射过来，童瞳不得不再次用外国男人的身体挡盾牌，只来得及看到一闪而过的女人身影，便立刻滚身到了角落里避开了子弹的射击。

开枪的男人也明白自己即使手枪在手也不一定能杀掉童瞳，所以在打掉了一发子弹之后也快速的从后门想要离开，可是童瞳的匕首却已经迅速的掷了过去，宛若飞刀，咚的一声盯在了门框上，让要开门的男人不得不迅速的后退，迅速的回身要对童瞳射击。

可是却见灯光之下，一道身影宛若夜枭在乎弹的缝隙里迅速的向着门边掠了过来，童瞳身影极快，这是当年在基地训练出来的结果，一颗子弹射偏了打中了白炽灯，突然的黑暗里，男人本能的一怔，血腥味已经到了鼻息之间，男人知道自己完了。

手腕一动，利刃划过男人的咽喉，童瞳一手将男人手里的手枪夺了下来，砰的一枪，对准男人的心脏，黑暗里，一张满是鲜血的小脸冰冷而无情，可是外面汽车声已经远了，想要追是不可能的。

还有差不多二十分钟药性就要完全发挥了！童瞳将手枪和匕首都收了起来，宛若猎豹一般向着门外飞快的蹿了出去，在夜色里狂奔着，肌肉舒缓剂虽然不是立刻致命，可是如果在两个小时里没有注射解药，那么身体的机能会被破

坏，所以童瞳必须尽快回到马路上，然后去医院。

看守所的意外是出乎所有人的推断，即使国安部一直在密切注意着从国外进入中国境内的杀手，却也没有想到这一次的杀手行动是如此的机密，而且是大规模的出动了这么多的杀手，甚至能混进看守所，这根本是蓄意已久，在悬赏令发布之前就应该在部署了。

汽车飞驰在夜色之中，黑色的汽车里，童啸也是接到国安部的电话才知道容温出事了，伤的很重，幸好特别行动组的余下两个成员及时闯入了火场，在最后危机一刻将容温救了出去，而童啸之所以亲自过来，是因为这一次的事件，军方要接手，而谭骥炎和谭家再次正面冲突。

“童部长，前面有人！”开车的司机快速的开口，而副驾驶位置上的随扈已经第一时间戒备起来，而一前一后的两辆汽车里的其他随扈也同时戒备起来，这么晚出现在马路上的身影，让人不得不戒备。

当看见马路上有汽车过来时，童瞳脸上已经是豆大的汗珠不停的掉落下来，嘴唇已经被咬破，鲜血淋漓里的痛觉却已经无法让她聚集精神了，药性发挥的比她想象的更快，二十多分钟的时间，童瞳感觉身上的力量都被抽走了，一路的狂奔让童瞳双腿根本撑不住身体，砰的一声摔在了地上。

三辆汽车嘎吱一声向后停了下来，“童部长！”随扈快速的站到了门边，有些迟疑的看着要下车的童啸，这样情况不明，童部长待在汽车里更加的安全。

而其他的随扈此刻同样也已经下车，快速的戒严着，担心四周可能出现的任何危险，童啸也知道自己该留在汽车里，可是莫名的，童啸有种感觉他需要下车，这样冲动的情绪在很多年已经不曾出现过，身为国安部的部长，每一个决定都会带来重大的影响，所以童啸这些年性子越来越沉静，平稳如水。

童啸给人一种温和的感觉，可是跟在他身边的随扈都明白，这今年逾五十的男人，在宁静温和背后隐藏的绝对的威严，让人臣服，让人震慑，所以也没有人敢真的阻拦童啸。

一步一步向着昏厥在马路上的身影走了过去，车灯的光亮之下，那是一个满是鲜血的身影趴在地上，衣服已经被血湿透，扎起的头发散落的披在肩膀处，很瘦的一个孩子，流了太多的血，血腥味随风飘散开来。

“童部长！”在童啸蹲下身来伸过是时，随扈不得不再次的开口，可是童啸却轻声的接过话，“无妨。”他是国安部的部长，即使很多年不曾出过任务，可是童啸的身手依旧不容小觑，随时都能去第一线战斗，而且眼前这个满身是血的孩子身上，童啸感觉不到危险。

肩膀上突然多了一只手，童瞳倏地从黑暗里睁开眼，手腕迅速的一动发起攻击，可是却被一只干燥而温暖的大手擒获住，戒备的目光对上一张熟悉却又陌生的脸，童瞳呆愣的停下了动作，脑海里所有的意识都飞离了，只有童啸的脸，爸爸?

“童部长，是童瞳小姐。”一个随扈眼尖的认出了童瞳，虽然她的脸满是鲜血和脏污，可是之前的杀人案件炒的沸沸扬扬，而今天的看守所的爆炸和火灾还有死在看守所里的十多个杀手，所以随扈对童瞳的脸倒是认识的清楚。

童瞳？童啸也是一惊，这个同名同姓的孩子，而此刻，当对上童瞳那从错愕震惊到平静的清澈目光，童啸心头悸动的一怔，恍惚之间宛若时间倒转到了多年之前，当在那个血腥的山洞里，自己只有四岁的女儿也是用这样的目光看着自己。

重啸不由的快速的将满身鲜血的童瞳被抱了起来，察觉到她身体的僵硬，不由温和的开口，语调轻缓，即使童啸的心头此刻却早已经不再平静，“不要怕，我是童啸，国安部部长，我现在就送你去医院。”

想要开口说什么，可是不知道是药性已经完全发挥出来了，还是因为其他，童瞳喉咙如同被棉花给堵住了，睁大眼睛看着童啸，任由他将自己抱起来然后走向汽车。

童瞳身上满是血腥，一旁的随扈不由的想要伸过手将人接过来，可是童啸却只是摇摇头，径自的抱着童瞳走回了汽车。

车速比刚刚快了许多，以风驰电掣般的速度疾奔在夜色之下的马路上，童啸依旧不曾放手，让童瞳靠在自己的怀抱里，即使只是一个同名同姓的孩子，之前也曾想过这个让谭骥炎不惜和谭家对峙的孩子到底是什么模样，如今真的看见了，却又是心疼又是酸楚，说不出来的感觉，让童啸不由的揽紧了手臂。

“我弄痛你了？”察觉到怀抱里童瞳挣扎的动作，童啸小心翼翼的开口，放缓了手臂上的力度，对于自己的孩子，这么多年来，童啸一直隐忍着，不敢去见，怕乱了孩子的心，怕她在以后的任务里会有危险，也曾想过将她调回来，她早已经有了自保的能力。

可是他是国安部的部长，这么多年来，特别行动组的成员数目从没有超过十一个，因为训练太苦，任务太危险，每一个特别行动组的成员都是奇葩，上千万人里都无法选出一个，最终，童啸终究还是狠了心，将自己的孩子留在了特别行动组，直到最后一次任务，他永远的失去了那个孩子。

而此刻，看着怀抱里的童瞳，童啸不知道为什么一直以来都隐忍的自己，这一刻，突然很想好好照顾这个孩子。

“不是。”童瞳说话有些的艰难，挣扎的从身上拿出一个针筒，可是手还没有举起来就脱了力，幸好童啸动作快握住了童瞳的手。

可是当看见童瞳手里的针筒里，童啸眼神陡然之间从平静转为惊人的冷骇，可是却担心吓倒童瞳，对她说话的语气却依旧温柔轻缓，“他们给你注射了药剂？不用担心，我们去的是军区医院，那里有最好的医生。”

童瞳想要点头，可是药性完全发挥出来了，她连点头这样的动作都做不了，只能呆呆的睁大着眼睛看着近在咫尺的童啸，这一生里，童瞳从不敢想象有这样的时刻，来的太突兀，让童瞳根本猝不及防就这样遇见了。

将手里的针孔给了副驾驶位置上的随扈，已经电话通知了欧阳明，童啸低头看着呆呆的望着自己的童瞳，知道她是极累了，也没有开口，只是一手依旧紧紧的抱着失去了力量的童瞳，一手轻轻的抚着她的头，如同一个长辈，如同一个父亲。

泪水在这一瞬间涌了出来，童瞳立刻闭上眼，静静的感觉着头上那份温暖的感觉，和谭骥炎的抚摸不同，这是一种让童瞳想要落泪的温情，上校?

猛然的，童瞳再次睁开眼，因为眼中含了泪水，那清澈的目光便显得水蒙蒙的，想要开口询问，可是童瞳却不敢问，她怕一问出口得到那个自己无法接受的答案。

似乎有着感应一般，童啸目光温和的看着童瞳，容温的一切是一级机密，即使这些随扈也知道容温是国安部的一员，却根本不知道他究竟是国安部哪个部门，负责什么，可是看着童瞳，童啸的心柔软了下来，低着头，轻轻的在她耳边开口，“不用担心，小容没事。”

刹那，泪水终于从眼中滚落下来，童瞳小声的呜咽着，为容温那一刻的相救，为童啸此时的坦诚，泪水越落越凶，童瞳手原本是没有一点的力气，可是此刻却莫名的握紧了童啸的手，用力的收紧，似乎要将这一辈子的委屈都给哭出来。

“不哭，没事了，没事了。”童啸不知道该如何安慰一个痛哭的孩子，她或许吓到了，今晚的一切，太过于危险，连容温都伤成那样，更何况自己怀抱里这个看起清瘦的孩子，所以这一刻，童啸只能本能的抱紧着童瞳，低声的安抚着。

汽车到了军区医院，欧阳明这边刚将结束容温的手术，这边又接到了童啸的电话，又火急火燎的忙碌起来，军区医院第三区是隶属国安部治疗区域，从设备到医生都是一流的，而即使是里面的护士和打扫的护工也都是经过层层的检验和筛选，每一个楼层都有国安部的人把守着，绝对的安全。

童瞳被童啸抱下车时已经昏迷了，眼角还带着泪水，因为是肌肉舒缓剂，所以这一刻昏迷的童瞳浑身是没有一点力量的，可是让人震惊的是她握着童啸的手却是那么的用力，即使护士过来都没有办法掰开，而童啸也直接阻止了护士的动作，直接随着童瞳一起进入了病房。

“幸好这孩子还记得将针筒带过来。”欧阳明快速的拿着针筒离开了，而看着童啸和童瞳紧握在一起的双手时，不由会心一笑，这个同名同姓的孩子和童啸也算是缘分。

病房里过来的医生正给童瞳做着初步的检查，她的身上满是被利刃划出的伤口，掌心和容温的手掌一样都被严重烫伤了，而童瞳的手腕更加的严重，束手带当时被勒的太紧，随着医生的检查，几乎可见那森森的手骨。

“童部长不用担心，令媛身上都是皮外伤，好好调养就可以痊愈了。”检查的是一个三十来岁的年轻医生，只知道童瞳的名字，再加上童啸在这里，尤其是看到童瞳即使昏迷了还握着童啸的手，便不由自主的认为这是父女两人。

童啸因为医生的称呼怔愣了一下，倒也温和的点了点头，目光看着这个紧住着自己手的小手，那一年，自己将瞳瞳从山洞里抱出来之后，也是在这个医院，瞳瞳在昏迷里也是这样抓着自己的手，一旦自己要抽开，瞳瞳即使在昏迷里也惊慌的挣扎着，所以那个时候童啸三天三夜差不多没有离开病房，直到童瞳完全的清醒。

“童部长，要不要通知谭副市长一声。”守在病房外的随扈走了进来。低声的提醒着童啸，如今童小姐是找到了，可是谭副市长那里还不不知道，依旧封锁了所有的交通要道在检查车辆，公安部那边更是加大了搜查的力度。

童啸对于自己的失误也是惊了一下，目光疑惑的看着昏迷的童瞳，却不曾想到她竟然能这样影响自己，“嗯，你去通知谭骥炎。”

而此刻，市政府办公室。

“爷爷，这是地方政务，军方没有权利干涉！”冷酷着嗓音，童瞳的失踪，让谭骥炎脸色一直阴霾的厉害，一双凤眸看起来平静如常，可是任谁也知道在那强撑起的冷静和理智背后将是如何狂暴的怒火奔腾。

一次又一次，小瞳总是在自己面前陷入危险里，谭骥炎凤眸阴狠的闪过凌厉的杀机，这一次，不管暗中的杀手组织多么的强大，不管是不是牵扯到国际纠纷，谭骥炎这一次要亲手解决这些对童瞳下手的人。

“那么多境外的杀手潜入到国内，这可不是地方政府能处理的，在北京发生这样的事情，这是藐视中国的军队，自然由军方来接手。”谭老爷子声音浑厚如雷，争锋相对的对峙着这个让他骄傲了一生的孙子。

这件事，弄不好，就是国际纠纷，尤其是牵扯到童瞳，就等于间接牵扯到了谭骥炎，谭老爷子绝对不会让谭骥炎一意孤行的处理这件事，不会让暗中的政敌有机会对谭骥炎，或者对谭家动手。

“爷爷，自古军不干政，难道爷爷想要动不该动的心思？”谭骥炎冷然着声音，语调之中的隐喻的涵义已经非常清楚，军方一旦干涉到地方政务，说轻了那是越权，说重了那可是谋反，虽然在现代还不至于能推翻政权这么严重，可是军方干涉政治，那也是大忌。

“谭骥炎，你这是要将谭家往绝路上逼？”倏地一下，谭老爷子震怒起来，砰的一拳狠狠的砸在了谭骥炎面前的办公桌上，力度之大，让桌面上的茶杯震了好几下，杯盖晃动着啪的一声掉下了桌面，清脆的破裂声响起，让整个办公室显得紧绷无比，呼吸都困难了。

谭老爷子怒瞪着一双眼，这一次是真的被气到了，怒吼的对着谭骥炎咆哮，“让军方接手这个案子，还不是为了让你这个混小子避嫌，不让那些脏水泼到你身上，你才在政界混了多久，根基稳了？啊，什么事情你都敢来乱来，为了一个女人，你是不是连脑子都进水了？连这样大逆不道的话都说的出来，我这么多年来就是这样教育你的？”

“爷爷不要忘记了是谁将我和小瞳逼到这样的绝路上？”谭骥炎讥讽的勾着薄唇，冷笑的表情里隐匿着一丝伤痛，小瞳做错了什么，自己做错了什么，谭家却要将下狠手，如果小瞳没有进看守所，会到现在生死不明?

谭景御刚要开口，一旁关曜立刻拉住了他的胳膊，对着他摇摇头，示意他不要插手，骥炎如果和小瞳在一起，谭家一直这样反对的话，早晚还会出现同样的情况，所以这件事不能拖泥带水，是骥炎妥协，还是谭家妥协，必须有一个明确的结果，否则日后就是骥炎和谭家之间的争斗。

谭老爷子粗重的喘息着，一张满是皱纹的脸因为愤怒而气的铁青，可是谭骥炎是他一手带大的孩子，谭老爷子何尝不明白谭家这一次伤了谭骥炎的心，可是，“小御你和关曜先出去。”

“是。”关曜快速的站起身来，将还想要关注后续情况的谭景御给拉出了办公室给，顺手关上了门，谭老爷子即使不喜欢小瞳艺人，但是也绝对不至于闹到这样的地步，还有谭阿姨的行为举止太过于诡异，只怕这其中还有内情。

一瞬间如同苍老了很多岁，谭老爷子坐在了沙发上，“你也该察觉到你妈不可能让童瞳进门的，骥炎，既然我阻止不了你，也阻止不了你妈，那么今天你必须做出一个选择，是要童瞳还是选择你妈，童瞳进门，谭家只怕日后再也不能安宁。”

阮菁的顾忌，甚至忌惮，谭老爷子明白，甚至隐隐的有些不屑，可是阮菁终究嫁给了自己的儿子，也在谭家待了三十三年了，而童瞳只不过才和骥炎在一起几个月，谭老爷子为了谭家的大局，不得不放弃童瞳，阮菁手里只怕也有谭家不少的内幕和机密，如果一旦是决裂，受损的是谭家，可是如今看着谭骥炎这样隐忍的表情，谭老爷子莫名的心软了，终究是自己看着长大的孩子。

“爷爷，你想说什么？”谭骥炎也有些的难受，这些年，没有父母在身边，虽然谭骥炎生性冷酷，可是他也知道爷爷这么多年来对自己的关心，而且看着已经年逾古稀的谭老爷子，花白的头发，满脸的皱纹，谭骥炎狠狠的闭上眼，然后睁开，又是冷酷深邃的凤眸，不见眼中的软弱。

“骥炎，你做好最坏的打算，如果你妈要买凶杀童瞳，你要怎么做？”谭老爷子重重的叹息一声，这是冤孽，这么多年过去了，可是为什么偏偏遇到同样一个名字的孩子，那丫头却偏偏有一双清澈如水的眼睛，阮菁这个女人，终究害怕了吗？

谭骥炎也沉默了，目光复杂的盯着谭老爷子看，许久之后，在让人窒息的沉闷里，缓缓的开口，声音低沉中带着沙哑，可是那峻冷的脸庞上却是从未有过的坚定，“爷爷，我不会放弃小瞳的。”

所以如果真的到了那一天，谭骥炎不可能真的弑母，可是他会不惜一切办法折断自己母亲的翅膀，即使是软禁，是关押，他也绝对不会让任何人伤害到小瞳，即使那个人是自己的母亲。

这边谭老爷子刚还想要开口说什么，谭骥炎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当听见手机另一头陌生的男音说童瞳此刻在军区医院，谭骥炎那一直维系的内敛表情终于在瞬间崩塌，狂喜从黑眸里迸发而出，如同找到了丢失宝贝的大男孩，甚至忘记了告诉谭老爷子一声，黑色的身影直接的向着办公室外冲了出去。

能让谭骥炎这样失控的除了童瞳，再也找不到第二个人，而为了不让谭骥炎因为情绪太过于激烈而出车祸，谭景御抢先一步坐到了驾驶位置上，还不等谭老爷子坐稳，直接发动了汽车，惹的谭老爷子脸色再次铁青。

“不要命了，人都在军区医院了，急什么急？”谭老爷子没好气的将怒火直接发泄到了这个从来都是吊儿郎当的小孙子头上，从小就没个正经，好不容易进了军情处，依旧是毛毛躁躁，半点不像谭家的人。

“爷爷，我这不是担心小丫头的安全吗？再说了，爷爷，你可是老当益壮，动作迅速的很。”终于阴霾过去了，谭景御嘿嘿的笑着，开着玩笑调和着汽车里的气氛，小丫头终于有消息了，否则谭景御真的担心谭家要发生内战了。

“不过爷爷，你不是不在乎小丫头，怎么也上车了？”唯恐天下不乱着，谭景御笑眯眯的调侃着，果真得到的是谭老爷子一声专心开车的怒吼声。

军区医院，谭骥炎一行人赶过来时，童瞳还在昏迷中，不过身上的伤口也都上药了，换上了医院蓝色的病服，那苍白的一张小脸显得更加的纤弱，而裸露在手腕上那深可见骨的伤口，还有童瞳脸上那细小的伤痕，让人明白她之前都遭遇了怎么样的危险。

“童部长，童小姐的手掌大面积灼伤了，需要上药。”年轻的医生在处理好了童瞳左手的伤口后，然后诚惶诚恐的看向童啸，明明自己动作已经很轻微了，可是被童部长盯着，年轻的医生总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

谭骥炎沉着眼看着童瞳已经包扎着纱布的左手，看不到伤，此时不由的将目光转向童瞳的右手，可是却赫然发现童瞳的手紧紧的抓住了童啸的手。

“童啸，你怎么会遇到这个丫头的？”谭老爷子不动声色的看了一眼温雅非凡的童啸，身为国安部最年轻的部长，当年还是自己儿子的强大情敌。虽然谭老爷子很是不待见童啸，可是却不得不承认这个看起来一脸无害的童啸，根本就是一个不要人的狗，厉的狠。

“谭司令。”童啸温和一笑，和谭老爷子那一脸不待见的表情，童啸显得风度翩翩多了，甚至连声音都特意放缓了，不想惊扰到昏睡的童瞳，“小瞳是半路昏倒在马路上刚好遇见的。”

“还真是巧？童啸你大半夜在马路上，看来有紧急的事情要处理，这个丫头交给我们就行了。”谭老爷子哼了一声，直接的赶人，眉头一皱看着谭骥炎，“你傻愣着做什么，没有听见医生说小丫头的手要上药吗？”

虽然之前不待见童瞳，可是在谭骥炎做出了选择之后，谭老爷子自然而然的将童瞳划到了谭家的范围里，虽然他不认为童啸这个大叔能和谭骥炎这么优秀的后辈成为情敌，可是防人之心不可无，这年头也有不少老少恋。

童啸也知道童瞳手掌的灼烧需要即使上药，否则就会留下疤痕，可是关键是即使昏迷了，童瞳的力量却依旧非常大，童啸刚要抽手，童瞳立刻不安的警觉到，抓着童啸的手愈加的用力，甚至连掌心都再次流出了鲜血。

“这不怪童部长，关键是童小姐抓着童部长不撤手，刚刚连换衣服都是童部长帮忙的。”年轻的医生眼力还不够，所

以这话一出，刹那，病房里气氛立马变得极度诡异，让开口的医生浑身一个颤抖，只感觉阵阵的寒意从脚底蔓延到了全身。

“童啸，你这个为老不尊的混蛋，你竟然敢占我孙媳妇的便宜！”谭老爷子怒吼起来，当年自己儿子输给了人家也就算了，难道自己孙子还要再输一次？“你当的什么医生，还不赶快将闲杂人等赶出病房！”

被吼的年轻医生头皮阵阵发麻，对上谭老爷子那军威展露的强大气势，颤抖的要抓过童瞳受伤的右手，可惜如同刚刚一般，一旦有其他人要掰开童瞳的手，昏迷里童瞳立刻警觉起来，甚至惶恐的皱着眉头，人虽然还没有醒，可是动作确实非常迅速。

“我的手？”身为医生最重要的就是手，而此刻，年轻的医生惨叫的抱着差一点被童瞳掰断的手指头哀怨的退到了一旁，而童瞳速度真的非常快，在收手的同时再次精准的握住了童啸的手，不知道的还以为她是醒着呢。

｜派派小说后花园不二周助，手打，转载请注明｜www.paipai.fm

第三卷 家族风云 134章 追杀原因

谭骥炎看了一眼昏睡的童瞳，想到她的手掌上的灼伤，脚步上前，轻轻的抚上童瞳的手腕，在她耳边低声说着话，然后手向着童瞳抓着童啸的手伸了过去。

在所有人紧张不安的注视里，却见童瞳依旧紧闭着眼，苍白的脸上眉头深深的皱了起来，谭骥炎在她耳边开口说话的时候，童瞳还很平静，可是当谭骥炎的手伸过去的时候，刹那，却见童瞳突然的一个侧身，整个人差一点从单人病床上翻下来，而童啸自然是眼明手快的抱住童瞳，然后却见童瞳抱着纱布的左手直接的抱着了童啸的脖子，整个人蜷缩到了他的怀抱里，之前只是握手，这会是绝对的“投怀送抱”。

谭老爷子已经气到脸色铁青，关曜和谭景御对望一眼，倒没有发表意见，人安全了就好，至于其他，关曜和谭景御看了看童啸，虽然说童啸已经五十多岁了，可是保养的极好，气质儒雅，看起来也莫过于四十岁的模样，说是情敌，虽然老了一点，不过倒也有可能。

童啸若有所思的看了一眼谭骥炎，却见这个年轻的后辈眼中并没有丝毫的嫉妒，也没有不悦，只是用一种无比珍视的目光温柔的注视着蜷缩在自己怀抱里的童瞳，这让童啸对谭骥炎的好感又增加了几分。

“小瞳，你的手受伤了，需要上药。”谭骥炎走到病床这一边，低沉的嗓音温柔的对着童瞳开口，“把手松开，上了药就没事了。”

昏迷里，童瞳隐隐的听到熟悉的声音，而手掌被灼烧的痛也清楚无比的传入到脑海里，童瞳紧皱的眉头舒缓了下来，就在众人期待的目光里，童瞳刚准备松开手，却似乎又想到了什么，握着童啸的手猛的用力收紧，整个人如同树袋熊一般直接的蜷缩进了童啸的怀抱里，甚至因为不安而难受的皱了皱鼻子。

在场的所有人，除了谭老爷子之外，其他人都知道童瞳对和人肢体的接触有着本能的抗拒，除了是她认可的人之外，童瞳习惯的对其他人保持距离。

可是此刻，看着童瞳一脸委屈的窝在童啸怀抱里，谭老爷子已经气到不知道该说什么了，谭骥炎虽然脸色还算冷静，可是那峻眉却深深的皱了起来，而谭景御自然是不厚道的捂着嘴笑着，关曜倒是同情的看了担心了一整夜的好友，小瞳惹祸的本领第一，招桃花的本领第二。

童啸看着童瞳又流血的掌心，一手温柔的拍了拍童瞳的后背，轻缓着嗓音温和的开口，带着父辈的慈爱，“小瞳，不用害怕，你已经在医院了，把手松开，让医生治疗。”

童瞳眉头一直紧皱着，可是在童啸那一下一下有节奏的轻拍里，慢慢的松开了握紧他手的小手，只是却似乎感觉到不安和害怕一般，另一只手更加用力的搂紧了她的脖子。

童瞳的手已经血肉模糊了，严重的烫伤加上之后的打斗，被烫起的水泡都破了，露出一块一块的稣红的嫩红，原本该差白嫩光滑的掌心，此刻硬差看不到一块完好的肌肤。

谭骥炎凤眸瞬间阴厉的骇人，可是却又被完美的压抑下情绪，只是声音却显得僵硬而紧绷，“医生，给小瞳上药。”

可怜的医生动了动差一点被掰断的手指头，在一众人极其具有压迫的目光里，快速得给终于松手的童瞳清理着伤口，然后涂抹烫伤药，最后用纱布将手包成了馒头一般，这才松了一口气，如同后有小鬼追赶一般，咻的一下跑出了病房。

肌肉舒缓剂的药性之下，童瞳其实已经没有一点的力量，可是只有童啸此刻明白她是凭借着如何强大的精神力才握住自己的手，这个孩子对自己似乎是从未有过的执着。

抱着童瞳将她软的没有力气的身体放到了病床上，在童瞳不安里，童啸快速的握住了她的手，拇指轻轻的抚摸着，缓解着童瞳的情绪。

幸好童瞳带回来了空的针筒，所以欧阳明才能对症下药的找到了解药，这不刚要来童瞳的病房，正好遇到跑出来的年轻医生，听到他叽里呱啦的一阵抱怨，欧阳明脸色一变，大步的向着病房走了过去。

“这怎么可能？”饶是欧阳明此刻也是震惊的看着病床上的童瞳，她露在纱布外的手指头还握着童啸的手指，指尖泛白，看得出很是用力，这让欧阳明有些犹豫的看着手里的针筒，难道之前那个不是肌肉舒缓剂？

“怎么了？没有解药吗？”童啸对上欧阳明犹豫的目光，那温雅的脸上表情微微的变了一下，明明一秒钟之前还是云淡风轻的温和，可是陡然之间，那温和之中却已经是寒芒林立，让即使是多年好友的欧阳明也不由的心悸。

“不是，小瞳被注射的应该是肌肉舒缓剂，虽然多了一些其他元素，不过我已经配置出了解药，可是小瞳怎么有力气

抓住你的手？”欧阳明身为军区医院的顶级医生，也是国安部隶属的医生，钻研药物多年，对于肌肉舒缓剂他自然清楚，可是童瞳此刻的现象太反常了。

如果说一开始，病房里其他人只以为童瞳只因为在昏厥之前昏厥之前遇到了童啸，将他当成了安全的依靠，所以昏迷里还抓着他的手，这也没有什么奇怪，如同雏鸟情结一般。

可是当听到欧阳明的话，谭景御脸色倏地一下变，谭老爷子也是猛然的瞪大眼，没有人能在肌肉舒缓剂的药性发挥之后还有力量，这原本就是为了囚禁犯人用的药剂，被注入到身体之后，不要说逃走，连咬舌自尽的力气都没有，可是刚刚，童瞳不但握紧了童啸的手，甚至还差一点掰断了那个冒失医生的手，之后甚至整个人都蜷缩到了童啸的怀抱里，如果药剂是对的，那童瞳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注射解药吧。”童啸也不清楚童瞳为什么会这样，可是看着这个昏迷里还握着自己手的孩子，童啸总感觉似乎回到了当年，那个叫着自己爸爸的孩子。

“会不会不是肌肉舒缓剂？”而一直冷静的谭骥炎此刻则冷声的开口，凤眸看向的一旁的欧阳明，只要听过肌肉舒缓剂的人都知道，被注射了这样的药物，再强大的人都会失去力量，可是刚刚童瞳的表现分明不同。

“小瞳带回来的针筒里残留的药物分析的确是肌肉舒缓剂，而抽血化验的结果也没有其他问题。”欧阳明自然知道谭骥炎的担心，可是如今时间只余下半个小时，如果不注射解药，对身体的技能将会造成极大的伤害。

“那怎么会有这样的结果？”谭景御因为在军情处，所以比谭骥炎他们更了解药性，小丫头此刻的状况实在太诡异。

“只有一种解释，小瞳的精神力非常的强大，甚至到了能克制药性的地步。”而至于为什么童瞳对童啸有这么强大的依赖性，欧阳明也不清楚，或许这就是缘分，毕竟很多事情也是医学无法解释清楚的。

因为时间不容许，而且病房里的众人对欧阳明的医术也是非常的了解，所以最终还是给童瞳注射了解药，药性发挥要十多分钟，欧阳明也一直在一旁监察着童瞳的心跳和血压，不过一切都正常，而十分钟的时候，童瞳缓缓的睁开了眼睛，脸色依旧苍白，一点一点的汗珠从脸颊上渗透而出，看得出她的身体还在适应。

“谭骥炎？”童瞳一睁开眼便看见一旁的谭骥炎，对上他那满是担心的黑眸，强撑起笑容，刚想要伸过手，却发现全身瘫软的没有一点力量，对了，自己被注射了肌肉舒缓剂，然后昏厥到马路上，爸爸？

童瞳蓦地瞪大了眼睛，她已经感觉到自己右侧还有人，那样陌生却有熟悉的气息，可是身体却如同药性没有褪下一般，竟然连转头的力量都没有，只是呼吸突然之间急促，显示仪上的心跳在一路攀升，让病房里等候的众人，包括欧阳明在内都输的紧绷起来，难道解药不对？

渐渐清醒的童瞳却只是在一瞬间情绪波动，慢慢的就平静下来，心跳又舒缓了，刚刚将心都拎起来的众人这才松了一口气，发现后背都被吓出一身冷汗，即使是谭老爷子也是紧绷着一张苍老的脸，紧盯着童瞳，唯恐她真的出了什么意外。

“小丫头，你没事了，幸好遇到童部长，否则你还真的危险了。”谭景御率先笑着调侃着，可是眼神却带着几分的锐利，能让一个人抵制住肌肉舒缓剂的药性，小丫头难道和童部长有什么渊源？

可是在谭景御宛若雷达一般的注视里，童瞳神色依旧平静，那原本一直紧握着童啸的手却已经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不知不觉的松开了。

“小瞳好好休息。”看着在苏醒之后已经松开自己手的童瞳，童啸站起身来看着无法转头的童瞳道别着，依旧是一副温和俊雅的模样。

童瞳这是第二次如次近的距离打量着这个世界上自己血脉相连的亲人，喉咙有些的堵，可是也幸好她的身体还很虚，而一流的指控力之下，即使内心早已经翻江倒海，可是苍白的小脸上却依旧是一个感谢却又有些疏离的浅笑。

童啸对着童瞳点了点头，然后转身离开，看起来是一个温和的人，可是真的靠近的时候，却会发现在童啸的周围，仿佛有一道无形的墙壁一般，将他和周围世界的人疏离的隔绝开，没有人能真正的突破这道防线，走进童啸的世界，高处不胜寒，或许在进入国安部，成为国安部有史以来最年轻的部长，童啸就失去了很多很多，这个已经过了中年的男人，成为了这个国家的脊梁，却松开了自己妻子和女儿的手。

肌肉舒缓剂的药性褪去是一个缓慢而痛苦的过程，而随着童啸的离开，欧阳明观察了一下童瞳，有些心疼这个满身是伤的孩子，面容便显得格外的慈和，“小瞳，还有五分钟左右，会很痛，需要把你的四肢捆绑起来吗？”

解药注射进身体大概十五分钟就会完全的发挥药效，体质不同的人发挥的时间也不同，而欧阳明观察童瞳的体质非常好，所以药性发挥的应该很快，可是越是如此，却越是煎熬。

在场的几人也都知道即将童瞳要面对如何的煎熬，此刻都笑着看了看她，然后转身出了病房，任何人都不愿意让其他人看到自己狼狈不堪的一幕吧，随着药性的发挥，肌肉逐步恢复力量，强大的药性冲击之下，肌肉开始痉挛，剧烈的痛苦甚至会让人有种生不如死的感觉。

“小瞳，我陪着你。”谭骥炎在床边坐了下来，温暖的大手握住了童瞳的手，另一只手温柔的擦过她的脸颊，抹去那冰冷的汗滴。

“我没事，在外面等我。”童瞳有着属于自己的骄傲，即使是谭骥炎，她也不想让他看见自己那样狼狈不堪的一面。

谭骥炎沉默了片刻，低头在童瞳苍白的被咬破的唇上轻轻的吻了一下，只是温情的贴在了一起，柔软的触感，熟悉的气息，让谭骥炎明白他的小瞳还活着，还在自己身边。

若是平常，童瞳必定能察觉到谭骥炎不对劲的情绪，可是此刻，一方面因为药性，一方面因为童啸的出现，童瞳的情绪有些不太稳，也不曾想太多。

谭骥炎终于还是随着欧阳明一起出了病房，因为这边的病区里都有监控，而谭景御已经早一步去了监控室，让人将童瞳房间这边的监控给关掉。

而忙碌了一夜的欧阳明也有些的累了，对着谭骥炎又交代了一些注意事项之后，先一步离开去看容温的情况，安静的走廊里，深夜，此刻只有壁灯昏黄的光芒。

关曜刚要开口，却见谭骥炎突然攥紧的拳头狠狠的砸在了坚硬的墙壁上，一拳又一拳，直到关节处已经红肿的破了皮，血滴飞溅出来了，关曜才不得不拉住自虐的好友。

“关曜，你不知道当知道小瞳失踪的那一刻，我多想杀了那些人，那些陷害小瞳的人，即使他们是谭家的人又如何？”谭骥炎沙哑着声音，赤红的眼眶看得出他一直压抑的情绪终于在这一刻爆发出来了。

他想要保护一生的人，却一次又一次的在自己面前遇险，这让谭骥炎在担忧的同时，却又恨极了自己的无能无力，自己是不是太自以为是了，总以为能保护得了小瞳，却一次又一次的让她遇险受伤。

关曜不知道该如何劝说，其实骥炎也根本不需要自己的安慰和劝说，他只是在发泄负面的情绪而已，小瞳今晚的遇险，确实非常的危险，即使是谭老爷子也没有想到会在看守所发生这样的状况吧。

谭景御过来时便看见谭骥炎和关曜沉默的站在走廊里，“二哥，我刚刚去监控室发现，爷爷和童部长在楼上办公室，估计是在讨论这一次案件的接收权。”

谭骥炎用力的抹了一把脸，深呼吸着，收敛了情绪，“关曜，替我守着小瞳，我上去一趟。”

“二哥，等等我。”谭景御其实紧绷了一天的神经也终于放了下来，此刻，自然也就跟着谭骥炎向着电梯口走了过去。

而此刻，隔音效果极好的病房里，童瞳的身体开始慢慢的恢复了感觉，安静之下，甚至能清楚的感觉到血液在血管里流动的声音，可是突然，毫无预兆的瘫软的身体剧烈的一痛，如同被电打了一般，肌肉开始痉挛收缩，血管在皮肤之下猛然的凸起，虬结隆起，手脚上那青紫的筋脉看起来极为的恐怖，因为剧痛，手指和脚趾开始抽搐。

时间一点一点的过去，童瞳努力的让自己放松，身上的病服早已经被冷汗湿透，不知道忍受了这样的痉挛多长时间了，童瞳大口大口的喘息着，脸苍白的没有一点血丝，大滴的汗从脸颊上滑落下来，流过脖子，渗透进衣服里，童瞳原本的唇角再次被咬破。

终于有一点力量了，许久之后，童瞳挣扎的坐起身来，原本以为药性已经过去了，可是刚想要下地，却感觉眼前一阵发黑，虚弱的身体砰的一声栽在了地上，狼狈的让童瞳狠狠的皱起了眉头。

而第二波的痛楚再次疯狂的席卷而来，不仅仅是肌肉的痉挛，五脏六腑都开始剧烈的痛了起来，一次比一次强烈，一次比一次的难以忍受，时间如同停滞了一般，只有无尽的痛苦通过摧毁人的肉体来摧毁人的理智。

因为是军区医院，所以防守自然是极其的严密，一般人不通过身份验证根本无法进入，而此刻，关曜在忙碌了一整夜之后，此刻也有些的疲惫，想着谭骥炎和谭家，思绪慢慢的有些的飞远，直到走廊里有脚步声传来。

“谭阿姨？”关曜疑惑的站起身来，目光复杂的看向眼前走过的阮菁，比起一般中年的女性，阮菁打扮的非常的时尚而干练，肌肤保养的白皙柔嫩，利落的短发，高挑的身材，带着商人的凌厉气息，可是也或许正是在商界打拼多年，阮菁在亲情方面似乎格外的淡泊。

“听说童瞳出事了，我过来看看。”阮菁语调有些的不稳，身后还跟着一个看起来很是普通的男人，应该是他的保镖。

“小瞳没事。”关曜略带的回答了一句，突然一抬头对上阮′菁身后保镖的目光，一种刑警的直觉让他立刻感觉到不对劲，可是却太迟了，身旁的阮菁突然伸过手，关曜只感觉腹部剧烈的一痛，高压电流窜入身体里，让关曜挣扎的要稳住身体，可是却太迟了，阮菁身后的保镖一手击晕了阮菁之后，随即再次出手打晕了关曜。

病房里，童瞳跌撞的扶着墙壁，几乎是半走半爬的进入了洗手间，坐在马桶上大口大口的喘息着，一手艰难的拿过毛巾擦着脸上的冷汗，虽然疼痛难以忍受，可是失去的力量却也在一点一点的恢复。

可是当浴室的灯突然熄灭时，黑暗一片的浴室里，童瞳倏地察觉到了危险，门慢慢的被推开，极其的轻缓，甚至听不见推门的声音，而黑暗里，人的感官似乎敏锐了很多，隐隐的能察觉到暗中隐藏的杀机。

童瞳目光是盯着镜子的，当黑洞洞的手枪探进来的一瞬间，童瞳飞起一脚踢上了门，突然的速度之下，来的杀手却没有想到童瞳竟然还有还击的力量，手腕虽然没有被门给夹到，可是手里的手枪却已经掉落在地上，可是容不得童瞳去捡起手枪，浴室刚关上的门却被门外的杀手砰的一脚直接的踹开。

男人手里拿着一把诡异的弯刀，和之前杀死的那个外国男人的刀极其的相似，此刻手枪掉了，那刀锋锐利的向着童瞳藏身的方向砍了过去，狠厉而毒辣，如果被砍中，只怕不死也要断掉一条手臂。

童瞳此刻真的该庆幸自己在浴室里，所以直接拿起一旁的花洒，下面的铝合金水管成了克制弯刀的最好武器，而浴室空间狭小，杀手的攻击被限制了很多。

那是一双野兽一般的眼睛，毒辣的满是杀机，阴沉阴沉的，如同野兽的瞳眸一般，眼瞳甚至如同蛇一般竖立着，杀手手里的弯刀被童瞳克制住，此刻便不由的展开了拳脚，却也是中国武术里的蛇拳。

身体的力量才恢复，童瞳此刻忽然懊悔不该让谭骥炎出去，可是这里不是军区医院吗？什么时候杀手也能混进来了！

谭骥炎再不过来，自己就真的不行了！童瞳身上挨了几下，不是要害，可是被杀手击中的地方却从疼痛难忍，让童瞳不由的只能赌一把，一手快速的挑开了花洒的龙头，水柱飞溅出来的瞬间，花洒方向一变，向着一旁墙壁上的插头对

准了过去，水流进了插头里，线路短路的瞬间发出啪的一声，而这是在隔音效果极好的病房里引起外面的人注意到唯一办法。

而杀手也察觉到了童瞳的用意，眼神一狠，可是短时间里却也明白自己杀不了童瞳，倏地一下，身体在对着童瞳发出猛烈的攻击之后，迅速的退了出去。

全身的力量用光了，童瞳砰的一声跌坐在地上，花洒的水洒了一声，让童瞳发现自己果真逃脱不了狼狈不堪的境地。

线路短路自然让暗中国安部的人警觉到，而随着人员的过来，立刻发现了昏厥在走廊里的关曜和阮菁，一分钟不到的时间，童瞳终于又回到了病床上，湿漉漉的头发，苍白的小脸，原本刚包扎了纱布的手因为打斗又是血淋淋的。

“小丫头，你还真是惹祸的苗子！”谭景御此刻心还砰砰的跳着，这人才从鬼门关走了一圈回来，谁知道在军区医院差一点又遇险。

关曜此刻脸色也不是很好，自己竟然被电击器击晕，虽然说他对阮菁没有防备，可是却不改犯下这样致命的错误，如果不是小瞳身手极好，这一刻，只怕他们面对的是小瞳的尸体了。

“这个真的不能怪我，我哪知道这些人报复心这么强悍。”童瞳扁了扁嘴巴，讨好的对着谭骥炎一笑，然后任由他给自己擦拭着湿漉漉的头发，虽然小脸还是有些的苍白，不过总算已经恢复了力气。

“小瞳，你是不是做了什么？”童啸看着童瞳一脸炸毛，努力摆出无辜模样的表情便有些的想笑，可是却不得不板起脸来，面色严肃。

这些杀手大手笔的潜入了看守所，如果他们真的要杀人，那么之前就不会对小瞳注射肌肉舒缓剂，而且谭骥炎也猜测了，这些杀手似乎在找什么东西，所以他们应该不是要杀人，童啸也是在马路上遇见童瞳的，这就说明她当时有能力跑出来，必定还做了什么，否则这些杀手怎么敢如此的猖獗到军区医院来杀人，前后不过两个小时的时间。

童瞳还有些不习惯面对童啸，总是有点心虚，所以此刻对上他的目光，便立刻转过头，赫然对上谭骥炎的那幽沉的视线，虽然谭骥炎并没有开口说什么，可是童瞳还是能察觉到谭骥炎的情绪，尤其是他的左手那手背关节那样红肿破皮，童瞳用脚趾头想也知道是怎么弄出来的，不由的有些愧疚，自己让谭骥炎担心了。

“还瞒着什么？人家都杀上门，你这个丫头到底做了什么好事？”谭老爷子冷哼着，一脸愤怒外加不屑的盯着童瞳，当然更多的是迁怒，明知道这个丫头是谭家的人，这些境外的杀手竟然还敢这样猖狂，甚至还敢在医院动手，更让谭老爷子气愤的时，动手的杀手竟然还让他给逃走了。

“那个之前在看守所逃出来之后，我真的只是一时气愤，所以就将余下的杀手给引出去了。”童瞳在病房里一双双目光紧迫的盯视之下，吞了吞口水，身体不由的向着谭骥炎的怀抱里缩了一下，努力的摆出无辜至极的表情，“然后解决了四个杀手之后，让余下的一个杀手将我敲晕了带去他的大本营。”

所以她明明之前从看守所的大火里逃出来了，却没有想到这些人还在担心她的安全，她竟然不怕死的将余下的杀手都引出去了不说，竟然还以身犯险的进入虎穴。

“小丫头，你就不怕你被打晕之后被人一枪给解决了？”谭景御此刻已经气的说不出来话来，直接是从牙缝里挤出的话来，小丫头这如同有了三长两短，自己和小放放之间肯定完了，而罪魁祸首竟然还是自己送上门的。

“那个我不是一时冲动嘛。”童瞳尴尬的笑了笑，可是发现在场的所有人，包括关曜在内没有一个人脸上有笑容，而是一种肃杀的凝重，童瞳瑟缩了一下肩膀，下意识的握住了谭骥炎的大手，却也不敢抬头看谭骥炎了。

“之后呢，你这个蠢丫头又做了什么？”谭老爷子已经气过头了，所以反倒冷静下来，虽然感觉童瞳就是个没脑子的，可是她这一身血性，却又让谭老爷子隐隐的露出欣赏的眼神，不愧是谭家的人，果真是艺高人胆大。

“可惜对方逃的太快，只解决了两个，余下两个逃走了，药性也要发作了，所以我就离开了，最后昏厥在马路上。”童瞳此刻也算是明白过来了，之所以刚刚有杀人潜入进来，估计是要给那些被杀的同伙报仇雪恨，否则也不会这么冲动的敢进入军区医院动手。

如果说这样还不叫祸头子，在场所有人已经不知道什么样的人才叫祸头子，可是看着童瞳那苍白的小脸，眨巴着一双清澈的目光，无辜至极的表情，却怎么也让人狠不下心来责备。

“他们在找什么？”关曜沉默了许久之后，缓缓的开口，这些杀手都是一等一的高手，只怕是同一个杀手组织出来的，为什么这些人要找小瞳？

这个问题不但谭骥炎疑惑，其他人也都疑惑，毕竟童瞳的一切他们也算是都知晓，就算是个祸头子，但是也没有惹出什么事情来，怎么就招惹到了境外的杀手。

“那个我知道。”童瞳发现终于找到了将功赎罪的机会，对着众人谄媚一笑，低气压之下，即使童瞳再粗神经，也感觉到有些的呼吸困难，不过对上众人那依旧冰冷冷的眼神，不敢卖关子了，直接开口道，“他们要找的是我的皮带！”

刹那，在场所有人都呆愣住，几乎以为自己产生了幻听，可是发现身边的人都是一脸目瞪口呆的模样，便知道自己听觉正常，那么就是童瞳语不惊人死不休了！出动这么多杀手，就是为了找她的皮带，这些杀手脑子进水了？

“是真的，我的衣服呢？”被大家用无比怀疑的目光瞪着，童瞳不由的委屈起来，拉了拉谭骥炎的手，“我的衣服没有丢吧？”

片刻之后，护士将童瞳那满是鲜血的衣裤送了过来，在众人的视线里，童瞳从袋子里翻出自己的皮带，然后指了指皮带头，“看守所里有金属检测仪，所以之前的皮带直接给卸掉了金属扣，然后我又不习惯不用皮带，就用这个手镯暂时充当了一下。”

手镯是放在行李包里走后门进来的，因为没有匕首这些危险武器，所以就直接过关了，可是童瞳当时人是通过金属检测门的，所以大庭观众之下，也不好走后门，皮带的金属扣就给当场卸下来了。

“拍卖会四百万买的镯子？”谭景御自然认得这个原本价值不到三万，却被童瞳四百买买下的银手镯，“小丫头丢给我看看。”

谭景御把玩着手里的银手镯，看不出有什么特别之处，不过既然童瞳说了，而谭景御记得悬赏榜是在童瞳拍下手镯的第二天出现的，这样的时间夜未免太过于巧合了，所以此刻也不得不相信童瞳的推测了，“我让人去检验一下。”

谭景御刚出病房没有多久，被击晕的阮′菁也恢复了意识，敲了敲门走了进来，当看见病房里的童啸时，猛然的一怔，心砰砰的跳动着，一股不安的感觉猛然的窜到了全身。

一刹那，病房里的几人脸色都不太好看，虽然说事先为了照顾童瞳的隐私关掉了这边的监控，可是却有关曜守在外面，而且如果没有阮′菁的带路，杀人也绝对进步了军区医院，也不可能知道童瞳在哪个病房，更重要的是关曜就是被阮菁的电击器给击晕的。

“爸，童部长也在。”阮菁敛了敛神色，努力的让自己保持镇静，然后看向病床上的童瞳，“我很抱歉，不过当时因为那个男人手里拿了枪，我只能妥协。”

所以阮菁不得不被挟持的击晕了关曜，毕竟当时的情况她需要保命，所以也顾不得童瞳的安全，顾不得她会不会被杀。

“是妥协还是里应外合？”一直都沉默的谭骥炎突然的开口，语调冰冷至极，目光薄凉的看着脸色一变的阮菁，却已然没有了往日的血缘亲情，只余下冷漠和疏离。

“骥炎，在你心里，妈就是这样卑鄙的人吗？”阮菁脸色变得难堪起来，怒声斥责着不给自己脸面的谭骥炎，即使童瞳身上没有流着苗晓意的血，可是相同的名字，却依旧是自己的心底的一根刺，不是童瞳出现，自己和骥炎之间的母子关系怎么会突然之间变得如此的恶劣。

“既然陷害小瞳入狱，妈你怎么会又来医院探望小瞳？”谭骥炎声音依旧冰冷，而察觉到掌心里童瞳那微微握紧自己的手，不由的软了脸色，投给她一个安心的眼神，然后依旧将冷酷而嘲讽的目光看向阮菁，“还是说阮氏生意受阻，所以妈过来妥协的。”

谭骥炎的手段不得不说是雷厉风行，在中国，企业再大，只要政府盯上你了，来查，势必就有各种各样的问题，而阮氏的问题更不小，偷税漏税这一项不说了，阮菁已经提前让会计去了税务所。

可是阮氏旗下的红酒产业，说是在法国有三个葡萄庄园，可是年常量的红酒莫过于三万瓶，可是每一年阮氏销售的量远多于这个数目，所以多出数量的葡萄酒基本都属于造假，而阮菁的葡萄酒走的是高端路线，依仗着谭家的背景和关系，才能击败其他的葡萄酒品牌，可是谭骥炎却在海关上严格把守，工商质检可是调查阮氏旗下的葡萄酒质量，虽然数据还没有公布出来，可是一旦被公布，阮氏的葡萄酒产业势必危险万分，而其他的下属分公司，也很多面临着停业整顿，谭骥炎只是稍微有所动作，可是如果真的要动手，直接从银行方面入手，阮氏的资金链势必要断裂，那真的将是灭顶之灾。

“童瞳涉嫌杀害沈直一案，是关曜亲自抓人的，听说证据确凿了，被提交法院判刑只是时间的问题。”阮菁脸色变了又变，随后挺直了背影，冷笑的看着童瞳，即使阮家的生意垮台了，她也要让童瞳这辈子都无法进入谭家的大门。

“其实沈直那个案子，面部还原和dna相同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双胞胎。”欧阳明也是从童啸和谭骥炎之前那一餐晚饭时知道这个案子的细节，自己也琢磨了很久，所以才得出这个结论。

包括童瞳在内，他们还真的没有往双胞胎这方面去想，可是此刻听到欧阳明的话，众人便立刻感觉到这是一条线索，可是即使如此，对于沈直的过去，程天南当初洗清了他所有的痕迹，根本查不到沈直的过去，自然也不可能知道他有没有双胞胎兄弟。

童瞳低着头看了一眼自己又被包成包子的手，对于看守所，她倒是真的不想进去了，而且背了个杀人犯的罪名也实在不好听，如果死的是沈直的双胞胎兄弟，那么这一切就说的通了，可是……童瞳眼珠滴溜溜的转动着，发现病房里众人都在思索这个问题，不由的举起了自己包子手，“我大概知道去哪里查沈直了。”

“黄树村。”不等童瞳将话说完，谭骥炎却也接过她的话，对上童瞳一脸惊奇的表情，不由握紧了她的手，程天南的资料谭骥炎都研究过，中国这么大，他却将毒品的窝点放到了江西的一个小山村里，这说明他对这个山村非常的了解，可是一个落后的小山村，能让程天南注意上，估计不是他的原因，而是他身边人的原因，而程天南最信任的人就是沈直，所以很有可能沈直就出生在黄树村。

关曜已经站起身来，对着谭老爷子和童啸打了招呼之后，直接就出了病房，重新开始调查黄树村的人口，而关键点自然就是村子里的双胞胎。

折腾了一夜，差不多天已经要亮了，众人也都离开了病房，童瞳目送着童啸的背影，有些的心酸，有些的苦涩，却终究没有说出口，或许在当时昏迷的时候，她可以如同被抛弃的女儿一般固执的想要留下童啸，可是清醒之后，这份感情，却被童瞳狠狠的压到了心底最深处。

谭骥炎简单的漱洗了一下，变关了灯上床，此刻天已经微微亮了，窗口处隐隐的透露着晨曦的光芒，幸好医院的病房也够大，所以即使两个人睡却也不会挤。

童瞳累了一夜，此刻，波动的情绪也慢慢的平静下来，被谭骥炎揽入怀抱里之后，便闭上了眼睛沉沉的睡着了，却没有发现身旁搂着自己入睡的谭骥炎却依旧睁着一双黑眸，静静的目光，带着专注凝望着童瞳的睡颜。

谭骥炎的呼吸放的很平缓，可是入睡不到半个小时的童瞳，却总感觉有些的而不安，迷迷糊糊的睁开眼，目光顺着谭骥炎的胸膛看了上去，入目的是他刚毅的下巴，有些冒出头的青色胡茬，然后是瘦削了很多的脸颊，眼睛里泛着血丝，此刻谭骥炎正失神的盯着天花板，倒也没有发现刚入睡又醒过来的童瞳。

“谭骥炎，我是不是让你担心了？”童瞳这才发现谭骥炎憔悴了不少，尤其是此刻他这样睁着眼看着天花板，让童瞳没来由的感觉到鼻子一酸，软腻腻的声音里有些的委屈，又有些的愧疚。

当时自己以为上校为了救自己死了，那一刻，童瞳是真的没有想到谭骥炎，只想着让那些杀手血债血偿，所以才会不顾安全的将杀手引了出去，而不是留在原地等待救援。

谭骥炎回过神来，抱着童瞳的手臂微微的用力收紧了几分，轻声的斥责着，“既然知道我担心，以后还这样胡闹吗？”

“下次不会了。”童瞳含混不清的开口，这一夜经历了很多，此刻，童瞳蜷缩了一下身体，将脸贴在谭骥炎的胸膛上，听着那沉稳的心跳声，渐渐的平息下了情绪，“谭骥炎，你真的要和你妈决裂吗？”

谭骥炎没有再开口，有些事已经不是他能控制住的了，虽然谭骥炎并不清楚为什么阮菁这般排斥童瞳，可是事情已经成了既定事实，只能一步一步的走下去。

“你妈不喜欢我哪一点，我改吧。”童瞳没有忘记之前阮菁离开病房时难看的脸色，虽然她自己是真的不懂阮菁到底为什么不喜欢自己，甚至到了杀之而后快的程度，否则也不会有之前《一一》报社的头版头条，可是童瞳却依旧不想谭骥炎真的和阮菁决裂，那是谭骥炎的妈妈不是吗？天下没有不疼爱自己孩子的母亲，所以原因还是出在自己身上，虽然童瞳想破了脑子也没有想清楚到底是因为什么。

谭骥炎的情绪其实比童瞳更加的焦躁不稳，不仅仅是谭家和阮菁，这一次童瞳在看守所的遇险，真的狠狠的打击了谭骥炎一贯的自信，他总是以为能保护得了童瞳，却总是一次又一次的让她受伤，甚至背上了杀人犯的罪名。

可是此刻，看着童瞳乖巧的蜷缩在自己的怀抱里，听着她软声软语的嗓音，谭骥炎浮躁的心慢慢的平静下来，黑眸深处染上了温柔，低头轻轻的在童瞳的额头上落下一吻，“你没有什么需要改的，这件事和你无关，快睡吧。”

第二天中午，因为顾及到童瞳的身体，所以童啸也是休息了几个小时之后，中午时分才来医院看望童瞳的，手里拎着一个食盒，明明他该是一人之下的男人，可是却偏偏又有着温文尔雅的一面。

童瞳听到开门声就立刻转醒了，之前的危险让她的戒备又都提了起来，而一睁开眼就看见了童啸，而此刻想到睡在自己身边的谭骥炎，童瞳突然感觉格外的紧张不安，隐隐的有着一丝的不安，然后一紧张，砰的一脚直接将刚睡下没有多久的谭骥炎个踢下了床。

饶是童啸也有些的愣住，然后哑然失笑着，一旁跟过来的欧阳明则是直接笑出声来，而床铺上已经坐起身来，生龙活虎的童瞳小脸尴尬的染着红霞，被自家老爸抓到自己和一个男人同床共枕，这让童瞳是真的紧张了。

谭骥炎昨夜想的太多，早上又接了关曜连夜查出的结果，思索着如何将沈直给引出来，直到十点多才合上眼休息着，这不刚睡下不到一个多小时，突然被童瞳给踹下床，谭骥炎却已经不知道该庆幸童瞳的伤都是皮外伤，还是该担心此刻自己尴尬的处境。

“谭骥炎，你没事吧？快起来，坐地上太难看！”童瞳对着童啸和欧阳明尴尬的扯了扯嘴角，然后不得不低声的提醒着还坐在地上的谭骥炎。

“童部长，欧阳叔叔。”谭骥炎从地上站起身来，倒也还算镇定，并没有因为刚刚通童瞳的突袭而尴尬，神色沉静，眼神幽沉，虽然身上的衬衫有些的褶皱了，不过却平添了几分落拓的气息，并不显得邋遢。

“看来伤没有什么大碍了，去洗漱吧，我煲了汤。”童啸温和的笑了笑，目光柔和的看着格外紧张的童瞳，却怎么也无法将她和昨夜那个静静抓着自己不松手的脆弱女孩联系在一起。

“是，我知道了。”童瞳眼眶一热，心头暖暖的有着说不出来的感觉，快速的下床，却因为动作过急将被子都掀了一半到床下，脚一绊，差一点摔倒，幸好被站在床边的谭骥炎眼明手快的给扶住。

“不要动手动脚的！”可惜换来的却是童瞳严厉无比的警告，然后咚咚咚的，带着几分羞涩直接冲向了浴室。

谭骥炎的手还僵硬在半空里，昨夜因为担心童瞳的安全，也因为情绪不稳，所以谭骥炎对于童瞳黏着童啸的情况直接忽略不计了，可是刚刚，先是被童瞳给踹下床，再被童瞳那一句动手动脚给狠狠打击了，谭骥炎脸色铁青了一下，然后抬起目光，即使面对的是他很尊敬的长辈，谭骥炎的视线却也带着锐利的审查，小瞳难道喜欢这样的长辈？是因为孤儿院出生，所以对童部长这样有着文雅气息的男人格外的在意。

｜派派小说后花园lyg021手打，转载请注明｜www.paipai.fm

第三卷 家族风云 135章 官方会晤

“童部长，欧阳叔叔，请坐，我去洗漱。”谭骥炎的情绪变化只是一瞬间，片刻又恢复了惯有的冷沉和内敛，和童啸、欧阳明招呼过后也向着浴室走了过去。

浴室里童瞳刷着牙，口中是薄荷味的牙膏沫，机械的刷着牙，目光盯着镜子，眼神空洞，失去了焦点，思绪却不知道神游到哪里去了。

小瞳为什么这么在乎童部长？只是同姓而已，难道是因为昨夜是被童部长巧合救了，可是这也太牵强了，谭骥炎凤眸幽沉的盯着依旧失神的童瞳，还是说童瞳以前是国安部的人，突然看见国安部的部长，所以才会如此的失态。

童啸的存在是国安部的一个神话，这位国安部最年轻的部长温文优雅，却也有着雷厉风行的行事准则，谭骥炎当初

在军区的时候，多少知道一些关于童啸的事迹，国安部的特工对童啸的崇拜和敬畏已经到了空前绝后的程度，套用谭景御的话，只要有童啸在，国安部就没有会叛变的特工，女特工绝对是百分百的爱慕，丝毫不亚于那些追星的粉丝，虽然童啸已经年逾五十，而男特工对童啸那是对强大力量的膜拜，而童瞳的反常让谭骥炎不得不怀疑童瞳难道也爱慕着童啸？

“童部长‘……”谭骥炎刚开口说出三个字，却见一旁正思想神游、机械刷牙的童瞳身体一怔，然后原本漱口的水却一个激动直接灌下了喉咙，童瞳狼狈的呛咳起来，让谭骥炎眉头再次皱了起来。

“咳咳……我没事……”童瞳咳着将吞下去的漱口水再次的吐了出来，小脸咳的通红，看起来如同涂抹了胭脂一般，格外的诱人，可是此刻，谭骥炎却怎么看都感觉童瞳的此刻嫣红的脸色有些的纠结。

谭骥炎将毛巾递了过去，越来越肯定心头的推测，虽然谭骥炎还是有些疑惑童瞳如果是国安部的人，童部长不应该不知道，可是之前的交谈看来，童部长的确不知道童瞳。

“怎么了？”童瞳不解的看着皱着眉头盯着自己的谭骥炎，只感觉谭骥炎的眼神有些的奇怪。

其实谭骥炎很想问童瞳到底怎么了？可是对上她那清澈如水的无辜目光，再看着童瞳那嫣红的小脸，病服是圆领，童瞳有些的瘦，所以穿在身上显得无比的宽松，露出精致的锁骨，身上还有没有散去的淤青，看在谭骥炎眼中是无比的心疼，可是白皙的肌肤配上青紫的痕迹，强烈的视觉冲击之下，让谭骥炎喉咙紧了一下，尤其是想到童瞳对童啸莫名的在乎，让谭骥炎眸光深沉的一变，然后一手揽过童瞳的腰，高大的身体直接将童瞳给压在了洗手台上。

对于早已经滚过床单的两只而言，清晨接吻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可是当谭骥炎的脸越来越近时，温热的气息喷吐在脸颊上，童瞳突然想起病房里的童啸，脸不由的一偏，谭骥炎的吻落到了童瞳的脸颊上。

“外面还有客人，洗漱好了快出去。”童瞳心虚的一笑，对上谭骥炎有些紧绷的脸，只感觉小心肝抖了抖，可是想到童啸，童瞳便没有贼胆敢和谭骥炎胡来，即使童啸根本不可能认出童瞳。

谭骥炎洗漱过后，换了一套干净的衬衣和西装才出去的，而童瞳早已经先过来了，军区医院的高级病房很大，除了有单独的浴室和厨房外，靠近走廊这边还有屏风隔出了一个客厅，阳台上种植着绿色盎然的植物，木质的桌椅上已经摆上了中午的菜肴，因为估计到童瞳的身体，所以菜色偏清淡，而童瞳眼前的碗里有是浓郁的清汤，正是童啸亲手煲的。

童瞳很拘谨，腰挺的笔直，一本正经的态度，完全没有了她一贯的随性，虽然低着头在喝汤，可是余光却总是不时的瞄向童啸，怯生生的，有些的羞涩，却又忍不住的向着童啸瞄了过去，这模样任谁都看得出绝对有问题。

若是以前，童瞳绝对不敢这么放肆的，可是如今她毕竟不是以前的身体，她对童啸的仰慕和敬畏里也夹杂了亲情，而如今也明白童啸不可能认出自己，所以便忍不住的去观察童啸的一言一行，想要填补这些年分离带来的差距和疏离。

童瞳越瞄，谭骥炎的脸便一寸一寸的黑了下来，而童啸倒依旧是一副温雅的模样，嘴角噙着浅笑，目光温和的看着总是偷看自己的童瞳，“快吃饭，菜都要凉了。”

童啸说话的同时便也夹了一些菜到童瞳的碗里，看着童瞳猛然一怔，那一双清澈的眼睛震惊的瞪大，满眼的不可置信，童啸蓦地感觉心头一酸，沉寂压抑了多年的情绪强烈的席卷而来。

童啸的情绪隐匿的很好，这么多年来，即使是他身边最亲近的随扈都无法发现他的情绪变化，从进入国安部之后，童啸便慢慢的被打磨成了一块圆润却坚硬的石头，而妻子的遇害，幼小的女儿被迫送走，童啸这些年性子越来越清冷，似乎所有的精力和心血都放到了国安部。

而得知童瞳死亡的那一刻，童啸屏退了所有人，一个人在办公室里坐了一天一夜，抽了一夜的烟，然后继续开始第二天的工作，没有人知道这个山一般的男人是如何渡过那样煎熬的一天一夜。

童瞳的一切都是机密，是无法对外泄露，即使为国捐躯却也只能默默的安葬，出席的只有国安部特别行动组的成员，没有荣誉，没有烈士的待遇。

“你怎么了？”童瞳低声的开口，胸口莫名的有些酸痛，虽然在童啸的脸上看不出任何的情绪，可是童瞳却能清楚的感觉到童啸此刻很难受。

童啸收回思绪，对上童瞳担心的目光，不由自主的伸过手轻轻的揉了揉她的头发，温和的开口，“我没事，吃饭吧。”

谭骥炎第一次有了真正的危机感，明明眼前的两个人应该是只见过一面的陌生人，可是那种融洽的氛围，如同一道看不见的墙，将所有人包括自己都隔绝在外了，谭骥炎并不了解童啸，可是他了解童瞳，即使对沐放，童瞳虽然是关心的，却带着那种随性和开朗，可是面对童啸的时候，童瞳太过于谨慎，甚至算是小心翼翼，那种想要亲近却又不敢靠近的模样，让谭骥炎郁闷的差一点咬碎一口白牙。

欧阳明这一辈子没有谈过感情，差不多大半生都奉献给了医学，所以也就没有注意到谭骥炎那越来越紧绷的脸色，倒是很乐意看到童瞳和童啸之间的亲近，或许是童姓的关系，或许是童瞳是孤儿院出生，不管是什么原因，欧阳明倒真的希望这两个人可以融洽相处，这些年，欧阳明比任何人都清楚童啸的生活，除了工作还是工作，童啸这一生已经将工作当成了生命。

半个小时之后，送走了童啸和欧阳明，谭骥炎虽然面子上看不出什么太大的情绪变化，可是整个人却也显得焦躁了一些，尤其是看到此刻半靠在床上，目光依旧盯着门口，恋恋不舍模样的童瞳，那股憋屈的感觉，让谭骥炎原本就凉透的心上再次的蒙上一层乌云。

走到床边，即使童啸是尊敬的长辈，甚至替谭骥炎拿到了这一次事件调查的主动权，可是谭骥炎还是无法忍受童瞳的眼里存留的是另一个男人的身影。

“怎么了？”感觉到谭骥炎的手抚上自己的脸颊，温热的指尖略带着粗糙，童瞳终于从神游里拉回了思绪。

沉默着，谭骥炎坐在了床边，大手摩挲着童瞳的脸，指尖从她的眉眼慢慢的下滑，力度不大，却也不轻，带来一阵微微的战栗感觉，让童瞳不由的感觉到浑身一阵紧绷。

可是就在谭骥炎的脸凑过来要吻上童瞳的唇瓣时，敲门声几乎在同时响起，童瞳一惊，第一感觉是自己做坏事又被童啸给撞见了，所以快速的别开头，双手直接推上谭骥炎的肩膀，甚至忘记了手掌上的灼烧，这样一个用力，即使是童瞳也痛的倒抽了一口气。

“小瞳！”谭骥炎黑色的眼眸沉了下来，从早上被踢下床，到此刻再次被拒绝，谭骥炎一手快速的抓住了童瞳的双手，确定她的手掌没有流血，这才再次的将目光直直的盯着童瞳，异常犀利的眼神，似乎要将眼前这个总是推开自己的人看透一般，难道自己比不上童部长？

“二哥，好消息……”谭景御查了差不多一整夜外加一个早上，终于从那些被杀的杀手身上找到了线索，这才带着知道童瞳出事的沐放赶到了军区医院，一推开门，就察觉到病房里的气氛有些的不对劲。

而跟着一起过来顺便告诉谭骥炎沈直案情的关曜也察觉到了，小瞳受伤，骥炎只怕比谁都在乎心疼，可是此刻怎么看关曜都感觉谭骥炎的脸色有些的阴沉。

“小瞳，好些了没有？”沐放一进门目光就落在了童瞳身上，她脸颊上细小的伤口，包成包子一般的手掌和手腕，脖子处也有一些淤青，虽然都是皮外伤，可是沐放依旧心疼的厉害，甚至没有察觉到童瞳和谭骥炎之间诡异的氛围。

谭景御可有眼色多了，一把搂过沐放的腰将他给拉了回来，对着他不听的眨眼示意。

“你眼睛痛吗？这里是医院，直接去看眼科医生！”沐放原本就很生气，昨晚出事的时候，直接被谭景御给打晕了不说，今天一早醒来，身边跟着的洪海竟然限制自己的自由，如今好不容易来看小瞳了，却又被拦住了不给过去，沐放桃花眼一挑，怒气之下，直接一脚向着身后的谭景御给踹了过去。

“乖，不要闹，二哥和小丫头之间不对劲呢。”谭景御躲开沐放这用力的踹过来的一脚，一手安抚的拍了拍沐放的胸口，轻笑着哄着人，“被迁怒了我可是会心疼的。”

沐放彻底被谭景御给恶心到了，再次的抬起脚狠狠的踢了过去，可惜谭景御却在侧身躲闪的同时，一脚勾了一下沐放另一只脚，沐放失去平衡，谭景御得意洋洋的抱住差一点跌倒的沐放，笑的露出一口白牙，让一旁的关曜直摇头，这两只每天不打上一架估计都不痛快，虽然在关曜看来都是沐放单方面殴打谭景御。

“小丫头，你和童部长什么关系，听说中午童部长可是特意熬了汤送过来的。”谭景御凭借着武力制止着沐放，笑着调侃着，当然好奇的成分却是居多，童啸身为国安部的部长有多忙，估计一天拆开成四十八小时，他都能全天候在工作，可是却给童瞳熬汤甚至送来医院，这让谭景御不好奇都难。

“你派人监视他？”倏地一下，童瞳目光陡然之间锐利起来，眼中有着凌厉的寒光一闪而过，然后猛然的想起，这说话的人是谭景御，而他绝对不会伤害到童啸。

童瞳这一刹那的眼神太过于锐利，甚至隐隐的透露着一股冰冷的杀机，不要说谭景御和关曜察觉到了不对劲，连沐放都被惊吓的一怔，甚至忘记了要挣脱谭景御的手臂，呆呆的看着童瞳。

“那个，谭三哥，抱歉啊。”童瞳抓了一下头，关心则乱，而童啸的身份太过于特殊，所以才导致谭景御知道了童啸的行动之后，童瞳第一反应就是谭景御派人跟踪童啸，本能的露出了那样阴沉杀戮的眼神。

刚道完歉，童瞳就敏锐的感觉到身边谭骥炎周身越来越恐怖的寒意，一回头，便对上他幽沉不见底的黑眸，带着童瞳看不懂的复杂和失望，“谭骥炎，你没事吧？我只是皮外伤而已。”

童瞳只当谭骥炎因为自己的受伤担心了，所以又露出了笑容，甚至主动的握住了谭骥炎的手，示意他真的不用担心自己。

“查的怎么样了？”谭骥炎无力的看着根本什么都不知道的童瞳，终于将目光转向一旁的谭景御，不想彻底气死自己。

“那些杀手是日本一个杀手组织白狼的成员，非常的隐秘，白狼背后是日本右翼分子斋藤千山，所以才敢这么嚣张挑衅。”谭景御终于松开了搂着沐放的手，瞄了一眼谭骥炎那森冷的峻脸，默默的为日本这个杀手组织哀悼着，二哥一旦迁怒是非常恐怖的。

这一次白狼派出了十多个杀手进入中国境内，甚至潜入到看守所，这原本就是一种挑衅，即使谭骥炎不出手，国安部也不会放过白狼的头目，这也是童啸能拿下这一次事件的主导权的原因，牵扯到境外的事件，一般军方插手的少，都是国安部秘密解决的。

“斋藤千山和玖兰源正在竞选参议员的席位。”谭骥炎冷冷的勾了一下薄唇，既然这一次的白狼杀手组织和斋藤千山有关，而斋藤千山又是右翼分子的头目，那么砍掉斋藤千山的这个爪牙，绝对是一举两得。

“谭骥炎，你这样笑的挺瘆人的。”童瞳只感觉谭骥炎身上的寒意更冷了一下，尤其是瞄到他那明明没有一点温度，可是峻冷的脸上却勾着笑的表情，让童瞳都感觉有些的毛骨悚然，谭骥炎笑起来真的很恐怖。

谭骥炎即使再恼，可是看着童瞳这单纯的模样，却也只能生闷气而已，吃闷醋而已，大手握紧了掌心里包着纱布的小手，至于白狼这个杀手组织，谭骥炎此刻已经在心头有了谋算。

因为国安部接手了这一次事件的主导权，可是国安部身为情不部门自然不可能公开出面处理，所以谭骥炎明面上是全权负责看守所大火这件事，当然对外而言，根本没有爆炸发生，死掉的杀手尸体也都无声无息的被国安部的人带走了，外界民众知道的只是一件看守所失火的普通案件。

“谭三哥，你们有没有感觉谭骥炎今天怪怪的？”在谭骥炎被于靖催了三个电话不得不离开之后，童瞳这才感觉病房里没有了那种让人都不能呼吸的低气压，疑惑的询问着谭景御，毕竟这里，谭三哥最为敏锐了。

“小丫头，那你告诉我你和童部长是什么关系？”谭骥炎和国安部负责调查这件事，谭景御也就乐得清闲了，此刻搬过椅子坐了下来，笑着看向童瞳，那英俊的脸上分明赤裸裸的写着“奸情”两个字。

“童部长救了我。”童瞳瞥了配嘴，感觉自己不该询问谭三哥的，谭三哥太过于敏锐，一下子就问到了核心问题上。

“小丫头，你还嫩了一点。”谭景御不怀好意的笑着，尤其是对上沐放那不解的目光，立刻想要在心上人面前展露一下自己的聪明才智，“小丫头，昨晚上你可是抓着童部长的手不松开，一般人被注射了肌肉舒缓剂可是全身一点力量都没有，而童部长今天竟然亲自给你煲汤送过来，还陪着吃午饭，你确定你们之间是清白的？”

童瞳刚接过关曜递过来的杯子喝了一口水，然后听到谭景御的话，两眼猛然瞪大，一口水噗的一声直接喷了出来，剧烈的咳嗽起来，小脸气恼的通红，指着谭景御愣是半天没有说出话来，实在是被谭景御这样诡异的思维给雷的里嫩外焦，然后终于呼吸顺畅了，看着谭景御那一副你红杏出墙的表情之后，终于一个没有控制住，手里的杯子直接的砸了过去。

“小丫头，你这是恼羞成怒！”谭景御接过杯子，再次唯恐天下不乱的发出豪言壮语。

“谭三哥！”童瞳拿过床头柜上的花瓶，第二次丢了过去，力度不小，准头也大，然后被谭景御飞起一脚直接给踢到了墙壁上啪的一声碎了。

“喂，小丫头，你这是杀人灭口吗？”当水果刀飞过来时，谭景御险险的避过，眼中划过精光，“小丫头，你和童部长到底什么关系？”

“谭三哥，你还敢说，”童瞳即使是气恼的厉害，可是身为特别行动组的成员，怎么可能真的一冲动就被谭景御套出话来，此刻也察觉到了谭景御的用意，直接冷哼了一声，果盘里的苹果一颗接着一颗狠狠的丢了过去。

最后连果盘也丢了过去，谭景御身手自然是非常好，所以倒也躲的轻松，可是此刻也明白过来，童瞳的话根本套不出来，所以立刻休兵投降了，丝毫不认为刚刚自己的举止有什么不妥，“小丫头，不错啊，反应这么快，接受过专业训练？”

对于陌生人防备，那是人的习惯，可是对于熟悉的人却也如此防备，谭景御明白这是经过训练的结果，如今谭景御越来越怀疑童瞳真的是国安部的人，可是他也和谭骥炎一样，因为昨天的情况来判断，童部长是根本不认识童瞳的，而且国安部即使机密，可是真的要查，还是能查到一些情况的，而童瞳的一切根本都是清清白白。

“不故意激怒我套我话了？”童瞳看了一眼地上的狼籍，此刻靠着床边，娇俏一笑，而谭景御警觉到不对，一看沐放果真脸色变了，谭景御立刻从刚刚的得意转为了哀怨，“小丫头，不带这么欺负人的！”

“谭景御，你很好，很好！”沐放一开始倒真的没有弄明白，怎么童瞳和谭景御之间就开战了，尤其是童瞳身上还有伤，可是看着童瞳只是丢东西砸谭景御，沐放倒也没有担心，甚至还想着砸中了谭景御才好，可是听到童瞳刚刚的话，沐放立刻明白过来谭景御这么做根本就是别有用心。

沐放并不是一个有安全感的人，他甚至不信任任何人，直到遇到童瞳之后，才真正的有人靠近了他的身边，而谭景御也是在每天的胡搅蛮缠里走近了沐放身边，可是此刻，沐放虽然还是笑的妖娆而邪魅，可是眼神却冷了一些，这个英俊帅气的年轻男人，究竟有几句话是真的?

在场的人眼睛都厉的很，童瞳从特别行动组出来的，谭景御是军情处的，关曜这些年都在刑侦处，所以沐放此刻的情绪变化，三人立刻察觉到了，谭景御第一次有种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挫败感觉，狠狠的瞪了一眼无辜的童瞳，可惜沐放身上却又竖起了气墙，让好不容易靠近的谭景御明白自己前功尽弃了。

童瞳身上真的只是皮外伤，看起来青青紫紫的有些吓人，不过只是调养的问题，而沐放突然感觉有些的烦躁，看过童瞳之后，直接严厉的拒绝了谭景御的护送，自己先离开了，去《刺青》的剧组给童瞳交涉，毕竟之前闹的沸沸扬扬，而童瞳女主角的位置还需要保留下来，只等着童瞳洗清了谋杀沈直的罪名。

“你这个小祸害！”谭景御也知道这个时候追过去，只能讨嫌，让沐放更加排斥自己，所以也就留在了病房里，用无比哀怨的目光瞪着罪魁祸首童瞳。

关曜笑着看了一眼耷拉着脑袋的谭景御，拿着扫把打扫着狼籍的地面，其实在黄树村已经找到了年龄和沈直差不多大，双双出去打工最后都失踪的何家兄弟两人，正是双胞胎兄弟，只是小双离家时间更早，十六岁就走了，到如今已经十四年了，大双是在小双离开的第五年出去的，也是说出去打工，从此再没有了音讯，所以关曜还在继续查找沈直的下落。

“谭三哥，谭骥炎为什么不对劲？”童瞳看向有气无力的谭景御，虽然因为童啸的出现，童瞳的情绪一直波动着，可是谭骥炎的不对劲，让童瞳越想越不放心。

“交易如何？”谭景御坐在椅子上，虽然很是郁闷，可是谭景御却也明白童瞳一句话抵上自己上百句话，所以想要和沐放和好如初，谭景御还是得让童瞳帮助说好话。

“嗯。”童瞳点了点头，虽然有些奇怪谭景御为什么这么在乎沐放，可是童瞳真的没有往那方面想，只当谭景御是很在乎沐放这个朋友，所以平日里都是打打闹闹的，比和谭骥炎在一起更像是兄弟俩。

“小丫头，我发现你不笨啊。”谭景御不得不改变之前对童瞳的看法。

“我本来就不笨。”任谁被说成笨都不会乐意，童瞳不满的一瞪眼。

“是，你只是有时候有些呆。”真的笨，那就不可能杀了那么多杀人，小丫头只是思维和正常人不太一样，杀起人

来，那可都是一刀封喉，连谭骥御都怀疑在看守所又是大火又是爆炸的情况之下，自己能不能做到童瞳这样干净利落的解决六七个一流杀手，白狼组织的杀手可都是一等一的高手，这一次估计损失了组织一半的杀手。

这边谭景御刚准备和童瞳分析一下谭骥炎为什么脸色不好的原因，手机却响了起来，正是谭景御暗中派去保护谭骥炎的手下打来的电话，虽然国安部接手了这一次的案件，军方明面上不会插手，可是不代表暗中不会了解事态的发展，所以谭景御也就第一时间知道了谭骥炎的要去日本的行踪，而且还是下午的飞机。

十分钟不到的时间，病房里只余下关曜一个人，童瞳是担心谭骥炎去日本会不安全，而且有仇不报绝对不是童瞳的性格，这让关曜小小的震惊了一下，他真的无法将童瞳和血腥收割人命的人联系在一起，即使有之前看守所那些被童瞳狙杀的杀手。

而谭景御则是借着军情处的名号，实质是为了拉着沐放去日本散心，这个时候的樱花最为漂亮，所以童瞳回家收拾行李了，谭景御去拐沐放了，余下关曜看着空空的病房，忽然感觉到有些的寂寥。

“这个孩子真是胡闹！”欧阳明接到护士的消息过来时，童瞳已经逃了，虽然知道她身上没有什么致命伤，可是欧阳明依旧对于童瞳这样逃出医院的举动很是不满，当然更多的是对晚辈的关心。

“欧阳叔叔，童部长和小瞳认识吗？”关曜也难得有了好奇心，而且童啸的事情根本不可能有人去查的，去查国安部部长的情况，那等于就是洗干净脖子等着国安部的特工来宰杀，所以关曜倒诚恳的直接询问。

欧阳明怔了一下，关曜不是好奇心这么重的人，可是这也不是什么机密，毕竟今天知道童啸亲手煲了汤送到医院来，欧阳明也着实震惊了一下，毕竟没有人比欧阳明知道童啸的忙碌，和他温和背后的疏离淡漠。

“其实你也应该知道童啸很多年前妻子和女儿都意外身亡了吧。”欧阳明叹息一声，能在茫茫人海里遇到一个同名同姓的人，也算是缘分吧，尤其是这个孩子还是一个孤儿，“童啸的女儿也叫童瞳。”

同名同姓？关曜怔了一下，随即点了点头，或许除了同名同姓之外，小瞳的性格很招人喜欢，看起来亲切，所以童部长才会想起自己的女儿，这才对小瞳另眼相待。

谭骥炎是下午四点的飞机到日本东京的，之前就有了这一次的官方会晤，也是因为这一次日本参议院的竞选，不过原本不该由谭骥炎出访日本的，毕竟外交部有很多官员，可是这一次白狼的事情严重挑衅了中国的政府的尊严，而明面上是无法动手的，毕竟无凭无据，弄不好就是国际纠纷。

可是中国政府也不可能吃这个暗亏，这牵扯到一个国家的尊严和威严，所以谭骥炎亲自去了一趟中央，而之后的官方会晤，由谭骥炎主导，外交部的官员陪同，具体如何做就没有人知晓了。

“谭先生，一路辛苦了。”玖兰源是一个有魅力的中年男人，在日本这一次参议院的竞选里是最为年轻的一位，三十六岁，黑色的长款双排扣风衣，衬托着他优雅尊贵的一面，没有日本人矮小的身材，也没有很多日本人猥琐奸猾的眼神，玖兰源身为玖兰家族最为年轻的接班人，甚至在短短时间就有能力和斋藤千山分庭抗礼，足可以说明他自身的实力。

可是斋藤千山身为老一辈，真的估算起来胜算却还是大于玖兰源的，毕竟他进入政坛比玖兰源早了将近二十年，这其中的人脉关系和势力更加的雄厚。

可是斋藤千山是右翼分子，好战仇华，虽然身边有一群右翼分子的支持，可是对谭骥炎这一次代表中方的会晤，却非常的轻蔑，所以接待谭骥炎等人的工作就是由玖兰源来担任的。

“玖兰先生客气了。”相对于玖兰源这样带着狐狸面具，优雅无害的一面，谭骥炎依旧是冷酷峻寒，给人一种王者天生的威严，一一和前来接待的日本官员握手。

谭骥炎这一行出访的官员有十三人，而随行的保镖和其他人有十五人，所以一共三十人不到，入住的是东京的丽嘉皇家酒店，而除了随行的保镖等人，日本也派出了一些人保护在谭骥炎一行入住的酒店二十六层，确保他们一行的绝对安全。

“浅苍，谭骥炎将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对手。”安顿了谭骥炎一行之后，玖兰源坐在汽车后座，英俊的脸上褪去了之前优雅的浅笑，反而多了一种肃穆和凝重，“斋藤千山真的被战争冲昏了头脑，竟然无知的纵容白狼派出那么多杀人潜入中国境内，甚至在北京作案，真的不知道什么是死字！”

“谭骥炎是临时决定出访的，根据情报显示，白狼这一次接受了一个任务，而目标正是谭骥炎的女朋友，当然这也是一个方面，斋藤千山非常仇视中国，所以不排除谭骥炎这一次会晤也是为了竞选而来的。”在玖兰源身边说话的是一个清瘦的男人，带着眼镜，脸很瘦，略带着苍白，看起来有些的病弱，甚至连同声音都显得有些的轻弱。

可是即使身体的孱弱，浅苍贵井却又着一颗聪明而缜密的头脑，所以也让他成为了玖兰源的得利助手，只是浅苍的身体真的不太好，这些年出现在日本民众面前的机会很少，更多的是如同今天这样，玖兰源出面，他一直留在车子里。

“不管谭骥炎因为什么原因来到中国，这对我们而言将是一个非常好的契机。”玖兰源原本竞选赢取斋藤千山的机会并不是很大，可是政坛就是如此，一个微小的改变就如同是蝴蝶的翅膀，带来的将是巨大的改变，而如今正是玖兰源的机会，而他脸上有着勃勃的野心和欲望，他会牢牢的抓住这一次的机会。

谭骥炎即使在飞机上也不曾休息，而是仔细的翻阅着关于斋藤千山和玖兰源这一次竞选的一切内幕，也看了关于白狼这个杀手组织的一些调查资料，而此刻，谭骥炎到了房间，刚准备打开文件继续看，门铃响了起来。

“先生，我去开门。”正准备收拾行李的李成立刻向着门口走了过去，虽然这里应该是绝对的安全，可是毕竟在日本，李成依旧保持着戒备，可是打开门，却怎么也没有想到想到门口竟然是童瞳。

“小瞳？”谭景御原本还以为会是外交部的官员过来找自己讨论明天官方会晤的相关事宜，却没有想到一回头看见的

竟然是童瞳，“小御呢？”

“谭三哥和沐哥住在下面的楼层。”童瞳拎了一个小行李包，笑着走了进来，对上谭骥炎看不出表情的脸，不满的皱了皱鼻子，“谭骥炎，你是不是不高兴我过来？”

“你伤还没有好。”意外是真的，惊喜也是真的，可是谭骥炎一想到童瞳身上的伤，便有些的挂心，而且白狼正在日本，之前童瞳杀了白狼那么多一流的杀手，只怕白狼的人对童瞳也是恨之入骨，所以她来日本，谭骥炎才会不放心，不怕一万，只怕万一，毕竟这里不是北京，谭骥炎担心会鞭长莫及。

李成已经自动的离开了房间，顺手关上门，而此刻，童瞳知道谭骥炎只是担心自己的身体，便不由的笑了起来，“我没事，只是皮外伤。”

“就是这个组织？”童瞳坐在了谭骥炎身边，顺手翻开了他面前的调查资料，目光扫过之前国安部关于白狼的调查，童瞳那柔和而平静的小脸上快速的闪过一丝的狠厉之色。

童瞳就算像谭景御说的呆了一点，可是却从来不是善良角色，从之前看守所的事件就可以看得出，童瞳虽然一开始安全了，可是她却没有出去等待救援，而是选择了单枪匹马将暗中的杀手都引了出来，然后一一狙杀，虽然最后还是让幕后主使的女人逃走了，可是却也看得出童瞳在某些时候甚至算得上是心狠手辣。

“这件事我来处理。”谭骥炎拍了拍童瞳的头，有些高兴她眼中的厉色，虽然童瞳之前一而再的遇险，可是她的身手多少让谭骥炎放心了，而且怀抱里的这个孩子并不是善良被人欺负的小羔羊，这让谭骥炎更加的安心，所以童瞳那明明让人都有些惧怕的冷血眼神，在谭骥炎眼中是格外的可爱。

“你准备怎么做？”童瞳亮晶晶的一双眼期待的看着沉着冷静的谭骥炎，如果让童瞳出手，她绝对是和谭景御一个套路，事先了解白狼的一切情况，然后订下暗杀行动的计划，然后直接先狙杀白狼的头目，造成混乱的局面，然后一一狙杀白狼的杀手，冷血而残忍。

“不用急，明天先见了斋藤千山再说。”谭骥炎捏了一下童瞳的鼻子，然后在她的唇上轻啄了一下，终于没有再被童瞳推开，这让谭骥炎冷了一天的峻脸终于舒缓了脸色，然后加深了这个亲密的吻。

谭骥炎因为是临时加入出访团的，所以一些事项还不够清楚，在房间里吃过晚饭，童瞳直接倒在大床上养精蓄锐等待着明天斋藤千山的见面，谭骥炎依旧坐在床边翻阅着文件。

第二天，谭景御难得也换上了笔挺的西装，而沐放不得已也只能换掉自己那时尚的装束，在脖子上勒了一根暗紫色的领带，毕竟这不是一般的场合，而是非常正式的官方会晤，正装出席是必须的，而童瞳做为谭骥炎的家属出席，穿了一件银灰色渐变的衬衫，外面套了一件黑色小西装，海蓝色的丝巾，算不得职业装，有些的偏时尚，扎起的马尾辫，素颜朝天，带着几分的清新。

“中方官员出访都习惯带家属吗？”斋藤千山淫邪的开口，目光猥琐的从童瞳身上扫过，带着几分的不屑和轻视，虽然问话并不显得有什么不妥，可是从斋藤千山的语调里，任谁都听得出他语调里的蔑视，似乎谭骥炎出访都带着女人，根本就是放浪形骸。

“这是我的保镖，斋藤先生眼光不太好，看来岁月不饶人。”谭骥炎犀利的目光扫过一见面就刻意挑衅的斋藤千山，低沉醇厚的嗓音非常的悦耳，而随着说话，峻挺的身影向着斋藤千山走了过来，甚至主动的伸过手。

谭骥炎的年轻峻朗，斋藤千山的矮小苍老，在瞬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尤其是谭骥炎最后那一句看似玩笑话的岁月不饶人，根本就是直接说斋藤千山老了，该下台了，尤其是在谭骥炎这年轻峻朗的面容对比之下，这话便显得真的有些毒辣了。

玖兰源目光一怔，若有所思的扫过童瞳，虽然还是那副看起来尊贵优雅的一面，可是眼中却快速的闪过一丝了然，和身旁的浅苍贵井对望一眼，大家都彼此明白了谭骥炎为什么会说这个谎话。

童瞳的事情闹得很大，尤其是牵扯到谭家，这个北京军区的谭家，在场的日本官员自然都知道童瞳和谭骥炎之间的恋人关系，可是谭骥炎却在此刻和斋藤千山说童瞳只是保镖，这却是一个隐晦的必杀口吻，因为斋藤千山只怕活不长久了，所以谭骥炎根本不需要顾及今天这个应付的谎言，因为一个死人是没有办法从坟墓里跳出来找谭骥炎对峙的。

“中国有句古话：姜还是老的辣，看来谭先生太过于年轻，很多东西还没有学会。”被谭骥炎讥讽年纪老了，斋藤千山脸色阴狠一变，他原本就是右翼分子，分外仇视中国，此刻更是看不起谭骥炎这个年轻的小辈，言语之中便显得极其的冒犯，甚至可以说是刻意的挑衅。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看来斋藤先生也受益匪浅。”谭骥炎不轻不重的回了一句，峻眉一挑，似乎很是满意一个日本即将竞选的参议员还学习中国文化，在斋藤千山还要开口的反驳的瞬间，谭骥炎却故意脚步一个上前走向玖兰源，将要反驳的斋藤千山丢在原地。

而如今已经默契的站到一条战线上，玖兰源不得不佩服谭骥炎的冷厉的一面，他竟然真的敢对斋藤千山动手，这让玖兰源省去了很多麻烦，所以此刻自然迎合着谭骥炎的动作，快速的伸过手如同多年不见的好友一般，亲密的握手，“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我也是非常的敬仰。”

被丢在一旁，斋藤千山一肚子的火气根本没有办法发出来，毕竟这是官方的会晤，言语上针锋相对还行，可是绝对不能撕破脸，即使斋藤千山也没有好战到真的认为日本的军事强大与中国，当年，中日战争就是血淋淋的教训。

官方的会晤基本都是形式化的过程，很是枯燥，沐放听着听着便感觉有些的无聊，而谭景御也差不多，对于这些打官腔的东西，谭景御也是懒得听，可是让他和沐放疑惑的是，童瞳竟然非常非常的尽职，真的如同一个保镖一般，神色不变，站的笔直，而谭景御发现，童瞳的位置和李成的位置正好错开，如果真的有意外发生，被他们保护在中间的谭骥

炎绝对不可能出事，而童瞳的眼神一直很锐利，她从进入会场开始就一直在高度戒备着。

难道小丫头不是国安部的人，而是私人保镖？谭景御天马行空的开始推测，毕竟童瞳的身份真的让谭骥炎好奇，她的身手，她杀人的手法，她对童啸的诡异态度，可是因为自家二哥事先警告过，谭景御也不敢多查，可是之前爷爷分明就派人去查了，童瞳可以查到的资料虽然很少，可是真的没有什么问题，所以谭景御就越来越疑惑了。

会谈了一个多小时之后，斋藤千山忽然阴笑起来，眼中满是算计的得意，“在午餐之前，有个不情之请，谭先生宣言中国文化源远流长，而我有个下属刚好酷爱围棋，不知道中方官员里，是否有人可以赐教几分。”

随着斋藤千山的说话，一个四十来岁的男人走了过来，看起来目光有些的呆滞，也是西装革履，对着众人礼貌的鞠躬，然后沾到了斋藤千山的身侧

玖兰源脸色一变，担忧的看了一眼依旧遇事不惊的谭骥炎，这个四十多岁的男人玖兰源知道，因为他曾是日本棋坛的职业七段棋手相元宫，可是因为违法了棋院的规定，而被开除，这件事在三年前一度闹的沸沸扬扬，之后就销声匿迹在棋坛中，如今看到相元宫出现，虽然玖兰源不清楚他是不是在日本政府任职，可是他是职业七段的高手却是不容置疑的事实，而斋藤千山这样做，分明是故意让谭骥炎下不了台。

而随着斋藤千山的话，中方的官员脸色都有些的不对劲，虽然还都能保持冷静，可是却都在暗暗担忧，毕竟出访团代表的是中国，虽然这一次斋藤千山的挑衅不会被媒体披露出去，可是这却也是让中国丢失颜面，毕竟大家都是普通的官员，就算会围棋估计也只是个业余爱好者，而斋藤千山摆明了是下了圈套在这里。

｜派派小说后花园lyg021手打，转载请注明｜www.paipai.fm

第三卷 家族风云 136章 节节胜利

而几乎不等谭骥炎开口作答，已经有人搬着一张围棋桌过来，上等的红木雕制而成，年代很是久远，让人只看一眼便感觉到一种沉淀了岁月的底蕴，而随后送过来的黑白棋子更是让人惊叹，白色的棋子珠圆玉润，每一粒竟然都是上等的玉扣打磨而成的，而黑色的棋子竟然也是和田玉里罕见的黑色玉石打磨而成。

围棋是一项看似优雅却激烈厮杀的运动，黑白之际，满盘血雨腥风，手谈之间，一子定天下。

斋藤千山此刻已经有着洋洋得意的笑容，冷嘲的目光看向对面而坐的中方出访团的官员，扫过那些看似强自镇定的官员们，心头冷哼着，最终将视线定格在谭骥炎的身上。

可惜让斋藤千山愤怒的是，眼前的谭骥炎依旧是一开始那样冷傲峻寒的面容，凤眸深沉，傲气逼人，却丝毫不见紧张，让斋藤千上在心底讥讽，看这些中国人还能得意多久。

童瞳开始紧张了，虽然脸上神色未变，依旧是一副淡然平静的模样，可是谭骥炎却如同感应到她的视线一般，略微回头，余光扫过，对着童瞳突然眨了一下眼睛。

一口气差一点没有吸上来，童瞳倏地咬住舌尖，用痛压下咳出的声音，小脸终于失去了惯有的平静，充血般的红润起来，饶是她再冷静，突然看到谭骥炎这一张冰山脸突然做出眨眼睛这样的幼稚动作，是个人都要被惊吓到。

谭骥炎将童瞳的狼狈小模样收进眼中，淡漠抿成一条线的薄唇缓慢的向上勾了一下，冷厉如霜的面容无形里带着柔软的温情，这个孩子装模作样当保镖倒还真是像，比起李成都要像上几分。

谭骥炎决定是故意的！童瞳咬的舌尖发痛，淡淡的血腥味散在了口中，冷哼着对着谭骥炎的后脑勺皱着眉头，让他在这么紧张的时候还来逗自己，等他输了，丢了脸，怎么回去面对广大人民群众！

面对斋藤千山的挑衅，谭骥炎对着一旁下首的一个官员使了个眼色，等着来人走近，低声说了一个人的名字，官员虽然怔愣了一下，可是视线扫过谭骥炎稳重如山的脸庞，立刻如同吃了定心丸一般，快速的起身离开。

片刻之后，一个看起来还是少年模样的大男孩走了过来，一米七左右的身高，莫过于二十岁，有些的清瘦，是谭骥炎一行随行的保镖一员，童瞳之前过来时还有些的怀疑，不过从这个年轻男孩的步伐和呼吸，童瞳明白他的身手在这一行的保镖里应该中等居上。

“真的没事？”沐放有些担心的将目光转向已经走向棋盘的年轻男人，相元宫一看就是大师级别的职业棋手，虽然沐放并不懂围棋，可是相元宫那原本看起来麻木的脸，空洞的目光在看到围棋之后，陡然之间宛若脱胎换骨一般，眼神锐利如同饿狼一般，几乎都要泛出绿光来，而中方的年轻男人却如同毛头小子一般，嘻嘻哈哈的模样，刘海有些长，遮挡住了眼睛，怎么看都像是个等待被残忍屠杀的小可怜。

“小放放，你以为国安部是吃素的，这一次白狼和斋藤千山将事情闹的这么大，这样挑衅，国安部只怕早就盯死了他的一举一动，不要说这个围棋比赛，斋藤千山此刻穿什么颜色的内裤，国安部的人都清楚。”谭景御看到沐放终于和自己说话了，立刻顺杆爬的靠近了他的身边，亲密的凑在他耳边说话，余光无比同情的扫过不知死活的斋藤千山，中国虽然在外交上给人一种软弱可欺的视觉，可是真正挑衅到中国的尊严，绝对会在其他方面不动声色的找回场子，说句不好听的话，这就是不咬人的狗最狠。

沐放不动声色的往旁边侧移了半步，因为场合不对，所以并没有直接避开身侧几乎靠到自己肩膀上的谭景御，可是那绝美倾城的脸庞上却是严厉的警告。

眼神晦暗了几分，谭景御倒也站直了身体，目光看不远处正准备下棋的两个人，心头有些的叹息，努力了那么久，怎么就一瞬间功亏一篑了呢，小放放的心比海底针还要麻烦。

相元宫的黑子杀气十足，棋招毒辣，数子之间已经形成屠龙的局面，而手执白子的年轻男人，姓杨，此刻显得狼狈不堪，可惜小杨倒依旧是那一副吊儿郎当的模样，倒是和谭景御看起来有几分的相似。

相元宫手执黑棋，冷面肃杀，沉默的看着棋盘半晌，然后抬手，啪的一声，黑子落下，然后冷眼戾笑，宛若已经胜券在握，而在场懂围棋的人此刻都有些的面色担忧的看着被单方面屠杀的小杨。

而现场之中，倒只有谭骥炎依旧没有受到丝毫影响，冷淡的目光落在棋局上，谭骥炎少年时也学过围棋，为了定性，所以略懂一二，此刻黑子一落，白子大龙岌岌可危，而关键是这一面倒的局面而言，白子似乎没有什么妙招可以来应对。

观棋不语，否则此刻斋藤千山只怕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说上几句，却只能隐忍着不开口，可是那满是皱纹的干瘦脸上却是满满的得意。

可是如同没有感觉到此刻局面的危机，小杨却是想都不想，也直接啪的一声，食指和中指夹起白子落下，而白子一落，局面变成了脱先的趋势。

而相元宫也似乎并不明白白子为什么会落在这里，沉思片刻之后，依旧继续屠龙，可是接下来白子依旧落的极其无理，似乎根本不管自己快要被屠杀的大龙，照旧在一旁落自己的子。

相元宫此刻脸色已经转为极度的轻蔑，看着小杨一眼，再次直截了当的的下了一个黑子，断向白子中腹的第二条大龙，毫不留情，绝对是血腥的屠杀。

可是此刻，白子落下，一手“小尖”，紧随着黑子的落子之后，又是一手“打”，棋局陡然之间天翻地覆，原本一直被屠杀围堵的白子，宛若在绝境里求得生路的野兽，在匪夷所思的必败局面里，却硬是杀出了一条生路，然后局面翻转，斗转星移，白子一扫刚刚的颓废之势，一路厮杀，宛若战神，黑子回防不及，终究铩羽而归，满盘皆输。

相元宫脸色白的让人都有些的担心，满脸的冷汗，呆愣愣的目光痴傻的盯着眼前已经没有任何生机的黑子，手里的最后一颗棋子啪的一声掉落在地上，然后猛然的站起身来，对着小杨深深的鞠躬，声音依旧惨淡，“中国果真是英雄辈出！惭愧！”

几乎不等斋藤千山有所反应，相元宫已然离去，似乎顿悟了什么，在场不懂围棋的中方官员虽然有些的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懵懂感觉，不过听到相元宫最后一句话，再看着斋藤千上那猪肝一般难堪的脸色，那悬起的心便不由的都放了下来，不管如何，赢了就行。

“这棋桌倒真的不错，不知道赢了能不能当这个是彩头？”小杨将黑白棋子放到了藤编的棋罐里，对着脸。

色难堪非凡的斋藤千山无辜的笑着。

“小杨，不可以胡闹，想要棋盘和棋子，回国之后，我送你。”谭骥炎沉声的开口，略带责备的目光看向小杨，可是看得出那眼神并不显得有生气。

“那就算了吧，看来日本也没有多少好棋桌和棋子，不能夺人所爱。”小杨点了点头，言语之中倒显得日方非常的小气吝啬。

“既然喜欢，就送你吧。”斋藤千山说的咬牙切齿，可是这个时候，绝对不能被中国人看不起，即使之后要面对棋院的那些老顽固，因为这有三百多年的棋桌和棋子是日本围棋院的镇院之宝，斋藤千山也是用自己的官衔压着才拿过来的，不过此刻因为日方输了，斋藤千山不得不打肿脸中胖子的大方一回，而且他以为谭骥炎绝对不可能答应下的。

“那就多谢了。”小杨倒真的没有什么不好意思，毕竟他只是一个随行的保镖而已，看起来也不过二十岁的模样，还算是个大孩子，所以就立刻嘻嘻哈哈的将棋盘和棋子给搬走了，无视着身后斋藤千山那要杀人的凶狠目光。

还带这样的？童瞳愣愣的看着抱着宝物乐呵呵离场的小杨，再看着脸色青紫扭曲的斋藤千山，再看着依旧冷傲沉静的谭骥炎，突然感觉，还是谭骥炎养眼多了，不管是一开始的被挑衅，还是此刻的赢棋，谭骥炎依旧是沉稳面对，运筹帷幄。

“时间已经差不多了，各位想必也饿了，请务必好好品尝一下日本的美食。”玖兰源站起身来，优雅轻笑着打破了眼前的局面，毕竟已经到了午饭时间。

“谭骥炎，你事先都知道了？”童瞳走在谭骥炎身侧，手被他的大手握住，原本挣脱了一下，不过没有挣开，便随即靠近了谭骥炎身边，低声的询问着。

“嗯，那棋盘和棋子可是日本的国宝。”谭骥炎低声的应着，握紧了掌心里童瞳的小手，爱极了她此刻目瞪口大的表情。

“谭骥炎，你太狠了，不去当商人真的是暴殄天物。”童瞳突然才发现原来身边这个男人竟然还有这么腹黑的一面，竟然连日本的国宝就这样被顺理成章的黑走了，难怪斋藤千山的脸色那么难看。

“你不喜欢？”谭骥炎挑了一下眉梢，低头看向童瞳，冷酷的脸庞依旧帅气峻朗，可是此刻却平添了几分的邪气。

“不，喜欢。”童瞳眯眼笑着，小鸡啄米般的点着头，如果不是此刻场面不对，童瞳一定会乐得抱着谭骥炎啃上几口，这样太解气了。

看着童瞳那笑眯眯的如同月牙一般的眼睛，谭骥炎眼神愈加的温柔，她喜欢就好，这样才是自己熟悉的小瞳，可是此刻，谭骥炎莫名的想到了童啸，那原本愉悦的表情便莫名的扭曲了几分，童啸带来的危机感并没有解除。

玖兰源看着身侧不远处明显在低声交谈的谭骥炎和童瞳，那个冷傲峻寒的男人竟然也有这样温柔的眼神，想到此，玖兰源不由无比同情的看了一眼眼神阴厉，满身戾气的斋藤千山，他太过轻视中国人的势力，谭骥炎看着童瞳的眼神那分明是写满了温柔和宠溺，可是斋藤千山竟然不怕死的挑衅中国，挑衅北京军区谭家，纵容白狼的杀手去暗杀童瞳，果真是刚愎自用的蠢笨。

而跟着玖兰源身边的浅苍贵井镜片后的目光则是有些的复杂，更多的是停留在童瞳的身上，可是这样的眼神也只是

一闪而过，快的让人无法察觉到。

日方安排的午餐是地道的日本美食，口感的确非常的好，毕竟都是精心挑选出来的五星级大厨的手艺，自然能让宾客尽欢。

“谭三哥，你笑的很猥琐。”童瞳低声的开口，只感觉身旁坐着的谭景御那笑容越来越恶劣，实在无法想象谭三哥是军情处的特工，在童瞳看来特别行动组的成员平日里基本都是没有对话，除了任务和训练之外，都是安静的如同空气一般。

“小丫头，我刚刚找小杨打听了，原来国安部注意到斋藤千山突然派秘书联络了相元宫，然后国安部就从北京的棋院找来了专门克制相元宫棋风的八段大师。”谭景御原本还以为国安部的都非常死板，原来还有这么有趣的事情。

而小杨身为国安部的特工，因为性子急躁，所以这几年除了训练之外，竟然被教官加了围棋来磨性子，否则今天这样的出访团，小杨还不够资格参加的，而今天小杨果真有些急躁，竟然擅自开口要了日本围棋院的镇院之宝，听说是回去孝敬自己的围棋老师的，希望他手下留情。

“斋藤千山只怕不会善罢甘休的。”沐放眯着眼看向谭骥炎的那一桌，斋藤千山那样的人，从面相上看就是阴狠毒辣，今天吃了这个闷亏，而且还是在玖兰源这个竞选对手面前，沐放挑了挑眉梢，不过看起来谭骥炎也是不好惹的主。

“嗯。”童瞳认同的点了点头，不过当目光落到谭骥炎身上，便不由亮晶晶着一双眼睛，满脸的崇拜，谭骥炎是不会被打倒的。

因为之前说了童瞳是保镖的身份，所以用餐的时候，自然就没有和谭骥炎在一桌，而此刻，将寿司放入口中之后，谭骥炎微微偏过头对上童瞳那熠熠的目光，不由的勾了一下嘴角，这孩子也不知道收敛一点。

斋藤千山此刻是恨不能将谭骥炎给生吞活剥了，原本想要杀杀他的威风，可是到最后，却丢了日本国的脸面不说，还丢了棋院的镇院之宝，不过斋藤千山也不傻，看来中方这些人是早就盯上自己了，否则怎么知道自己会安排相元宫出来，斋藤千山可不会真的认为中过出访团里一个保镖就能赢得了日本职业七段的大师，既然如此，那么自己临时再改变呢？中国人还能事先应付吗？

想到此，斋藤千山不由阴邪而恶毒的笑了起来，坐直了身体，朗声的对着谭骥炎开口，“听说中国民众都认为日本茶道是源于中国，不如借此机会，让谭先生欣赏一下日本的茶道文化，日后也好有个说法。”

玖兰源没有想到斋藤千山会这么喋喋不休的纠缠，不过看了一眼谭骥炎，玖兰源依旧保持着淡笑优雅的沉默，他和谭骥炎的合作只是各自为了彼此利益，即使中方出访团此刻真的丢了脸，也不过和之前的围棋扯平了，所以玖兰源自然也就聪明的不插手。

对着餐厅的经理开口之后，斋藤千山倒丝毫不担心，这样的五星级酒店，斋藤千山自己也来过多次，而茶道大师惠美子正是这家酒店的幕后女主人

果真半个小时之后，等众人用过午餐，移坐到了另一边的宽大花厅里，惠美子已经穿着日本传统的和服等候在一旁。

花厅非常的大，四五十人进来也不显得拥挤，而花厅正东面的和门打开着，外面是精致的庭院，一方人工修葺的池塘里，水声潺潺，而庭院里种植了樱花，此刻微风吹过，粉色的樱花瓣随风飘落下来，带着淡淡的清香，让人宛若置身在幽静而宁远的空间里。

“失礼了。”惠美子鞠躬之后，面带微笑的开始表演茶道，日式和服的宽大袖口带着行云流水般的优雅得体，随着开水的注入，淡淡的茶香飘散开来，让人有种心旷神怡的感觉。

二十多分钟之后，现场响起了巴掌声，即使童瞳也有一种欣赏到美丽的感觉，可是余光扫过斋藤千山那得意的嘴脸，童瞳不由的皱了一下眉头，担心的看向谭骥炎，斋藤千山这应该是临时想出来的主意，谭骥炎肯定没有防备。

“美惠子夫人果真技艺纯熟，让人敬佩。”斋藤千山发出让人感觉刺耳的笑声，拍着巴掌，然后将挑衅的目光看向谭骥炎，带着盛气凌人的高傲，轻蔑不已的开口，“这就是日本的茶道文化，谭先生以为如何？在中国，只怕也没有人能胜过美惠子夫人吧？”

所有人都将目光看向谭骥炎等待他的回答，而斋藤千山更是摆出高人一等的姿态，只等着谭骥炎一辩驳，便让谭骥炎这边派出人过来和美惠子夫人比一比茶道。

端起刚刚被送过来的茶杯，谭骥炎低头轻轻的闻了一下茶香，脸庞上没有了之前的冷傲峻寒，反而是一种名门世家子弟的优雅尊贵，却见谭骥炎并没有品茶，只是勾了一小唇角，低沉的嗓音悦耳的响起，“院外风荷西子笑，明前龙井女儿红，这是西湖雨前龙井茶，真正的牙尖，每年产量极少，美惠子夫人看来很喜欢中国的茶叶。”

在场所有人震惊一愣，而中国的官员此刻都笑眯眯着眼睛，一个个低头喝着杯子里浓郁的茶水，弄了半天，原来这竟然是西湖龙井，日本人再得瑟有什么用，这不还是中国的茶叶。

“谭先生果真厉害。”美惠子夫人倒没有想到谭骥炎竟然没有喝茶，只闻了一下茶香便知道这茶叶的来源，而雨前的西湖龙井茶是非常的少，尤其是这样的嫩芽，美惠子也是托了非常大的关系，才高价买回来的，而今天突然被通知茶艺表演，招待中国的出访团，美惠子其实没有想到斋藤千山的用意，只当是单纯的茶艺表演，所以也选用了最珍贵的茶叶，甚至还是出产中国，这也算是中日友好的一个体现。

斋藤千山那原本得意的笑容还僵硬在脸上，此刻扭曲成一团，看起来极其的可笑，却根本没有想到会出现这样的失误，可是斋藤千山也不愧是老奸巨猾，此刻阴森一笑，毒辣的开口讥讽着，“看来中国也只能盛产茶叶，却已经没有茶道文化可言了。”

斋藤千山喝了一口茶，其实他倒品不出这茶叶有什么特殊，只是此刻，为自己的口才得意着，中国也就出产茶叶而已，而日本才是真正的有文化有底蕴的地方。

斋藤千山这么明显挑衅的话一出，在场的中国官员倏地都变了脸色，日本的茶道源于中国，就算日本不承认，那也无所谓，可是在这样官方会晤的场面上，斋藤千山这样诋毁，就等于是直接侮辱中国没有文化。

“斋藤先生看来是孤陋寡闻了，中国盛产茶叶，茶道文化自然是不是流于媚俗，不过事实胜于雄辩。”谭骥炎站起身来，在所有人错愕的目光里，脱去了西装外套，然后走道了童瞳身边，将西装和领带交给了她，对上童瞳那错愕的表情，不由莞尔一笑，向着摆放着茶具的回廊走了过去。

“美惠子夫人，借用茶具了。”谭骥炎沉声开口，既不显得高傲，却又带着几分与身具有的尊贵。

“请。”美惠子倒也是震惊一愣，谭骥炎的身份美惠子之前也知道了，中国首都北京市副市长，对于这样一个年轻的男人却能担任这样重要的职位，美惠子倒真的有几分的诧异，而此刻，看着谭骥炎雍容优雅的一面，美惠子忽然感觉这个男人不像是政客，却像是一个真正懂得茶道的雅士。

在美惠子简单收拾了一下茶具之后，又送上来一套新的青瓷茶具，而按照谭骥炎的要求，茶具不是放在矮几上，而是一张木桌，谭骥炎袖子卷到了手肘处，衬衫扣子也解开了三粒，露出一小片麦色的胸膛，没有了西装革履的冷傲内敛，却多了一份优雅和不羁。

二哥会茶道？谭景御这是真的不知道，而童瞳也是不清楚，抓着谭骥炎的衣服，目光盯着他的一举一动，然后忽然发现，这样的谭骥炎似乎有些的陌生，可是却带着说不出的潇洒韵味，不过他有必要将扣子解开三粒吗？一想到自己最喜欢的胸膛突然暴露在这么多人的面前，童瞳不满的皱了皱鼻子。

冲泡龙井茶的水温最好是八十五度到九十五度，所以在烧水的间歇里，中方的官员一个个绷直了身体，这个北京市最年轻的副市长，因为有了谭家的身份，爬的不但快而且稳，柳家的案子，程氏的案子，在场这些人都明白谭骥炎可不是什么二世祖，军三代，这个男人睿智冷静，心思城府极深。

可是此刻，看着谭骥炎，看着这个年轻的男人代表中国出访团，在日本官员面前，优雅尊贵的表演茶道，在场的中国官员忽然有种与有荣焉的骄傲感觉。

美惠子夫人的茶道是一种柔和一种宁静，可是谭骥炎的茶道是截然不同的一种意境，“和、敬、清、寂”，代表中国茶道传统文化的四个字在谭骥炎的动作里展露无遗。

“中国茶道并不是表演，而是在于品茗者的自悟。”当结束最后的动作，谭骥炎加重了语调的力度，让自己的声音回荡在每个人耳中。

他的身份不应该做这样的茶道表演，可是，谭骥炎做了，但是却如同他之前说的不是流于媚俗，而是因为日本的茶道在于表演，所以谭骥炎这也算是入乡随俗，而中国的茶道在于喝茶之人对于茶文化的领悟，比起日本茶道的花哨更胜一筹。

如果说谭景御之前认为自己和谭骥炎只是走了两条不同的路，可是此刻，看着这个字字珠玑，弘扬国威的冷峻男人，谭景御忽然发现自己和二哥之间却有着莫大的差距。

谭骥炎走向童瞳，却见她似乎在生气，虽然看起来倒依旧平静，可是那微微皱起的鼻尖，让谭骥炎察觉到童瞳细微的表情变化。

还不等谭骥炎开口，却见童瞳站起身来，然后动作迅速的将谭骥炎的衬衫扣子直接都给扣了起来，将之前展露出来的胸膛此刻牢牢的被衬衫布料给遮掩住。

哑然失笑着，谭骥炎有些无力的看着气呼呼的童瞳，这个孩子对自己的胸膛还真是情有独钟，竟然霸道到这样的地步，如果不是场合不对，谭骥炎真的要将童瞳给揽进怀抱里好好蹂躏一番。

还笑？有什么好笑的，表演就表演，又不是卖肉，有必要将衬衫开的这么低吗？童瞳不满的瞪了谭骥炎一眼，然后又如同一个尽忠职守的女保镖一般，当然，说是女保姆更贴切，动作古板却麻利的替谭骥炎系上了领带，然后将椅子上的西装递了过去，一瞬间，谭骥炎又恢复了惯有的冷傲沉稳的一面。

玖兰源倒不会再让斋藤千山继续胡闹下去，所以抢先开口，优雅非凡，“谭先生的茶道果真让人大开眼界，时间不早了，谭先生需要先回酒店午休吗？”

“嗯。”谭骥炎冷沉的应了一声，依旧是简单的一个字，明明会让人感觉有些的无礼，可是从谭骥炎口中说出，配上他冷酷的峻颜，却又让人感觉这个男人天生就该如此，上位者只需要发号施令而已，不需要多费唇舌。

童瞳依旧跟在谭骥炎身后，和李成一左一右算是贴身保镖，因为谭骥炎之前的举动，所以童瞳虽然板着小脸，可是却让人看起来显得有些可爱，毕竟她有着一张精致的脸，眼中敛了身为小七的精光，所以看起来怎么看都像是一个正在闹矛盾的孩子，似乎碰一下就要炸毛一般。

而谭骥炎是唯一知道童瞳不高兴的原因，所以此刻，那总是冷厉的峻脸上表情却显得有些柔软，嘴角甚至微微的上扬起一抹好看的弧度，也许在外人看来，谭骥炎是因为两连胜了斋藤千山，所以脸色才没有那么的霜寒，可是童瞳却能感觉到谭骥炎是特别高兴，于是童瞳就更郁闷了，在心头不满的哼哼着。

走了几步之后，童瞳忽然察觉到一道看向自己的目光，余光倏地一下，迅速的向着一旁扫了过去，却意外的对上玖兰源的视线，而他身后的浅苍贵井依旧微微的低着头，不引人注意，看起来有些的病弱，可是在童瞳却知道刚刚看自己的人不是玖兰源，而是他身边这个男人。

玖兰源长的非常不错，英俊帅气，宽肩窄臀，完全符合美男子的标准，尤其他总是带着优雅的笑容，所以不得不说

玖兰源能这么成功，他的面容的确是一项有利的武器。

可是当发现童瞳的目光只是如同扫过陌生人一般扫过自己，然后又平静的转了回去，玖兰源不由疑惑的眯了眯眼睛，因为刚刚在对上童瞳的目光之后，玖兰源刻意的露出了几分魅惑的笑意，眼神百分百的邪魅诱惑，毕竟他是政客，在这些年里，玖兰源甚至专门学习了如何控制自己的面部表情，如何让他的笑容看起来优雅高贵，却又显得亲切，这些年里，几乎没有女人能逃得过自己这样的眼神，可是童瞳的无视，让玖兰源第一次尝试到了失败。

丽嘉皇家酒店，送走了谭骥炎一行人，玖兰源回到了后座上，目光却依旧看向车窗外，“浅苍，童瞳是个什么样的女人？”

“调查资料你不是都看了？”浅苍贵井倒是有些意外玖兰源会如此询问，不过依旧回答道，“你是不是疑惑之前白狼明明派了一半的杀手潜入到中国，却没有抓到童瞳，我之前收到了消息，这一次的事件，原本中国军方要接受，而开始最后却是国安部接手了，听说国安部有任务，派了特工潜入到了看守所，而白狼刚好凑巧的行动，所以才导致派出去的杀手全军覆没。”

“原来如此，不过童瞳还是受了伤，你的手腕还手掌上还包着纱布，脸上也有些伤口，难怪谭骥炎会亲自来日本，他对童瞳倒是非常的在乎。”随着汽车的发动，丽嘉皇家酒店被抛在了车后，玖兰源没有放过每一次谭骥炎看向童瞳的眼神，那原本冷漠深邃的黑眸在瞬间转为了温情和宠溺，看来是动了真情，难怪谭家会和谭骥炎不和，身为政客，又是军方这样的双重关系，谭骥炎未来的妻子必定是需要门当户对的政治联姻，怎么可能随意就选用一个孤儿院出生的艺人。

“怎么，还生气？”回到房间里，关了门，谭骥炎一把拉住要向前冲的童瞳，直接一个用力将人给拽到了自己的怀抱里，然后抱住，双臂缠上了童瞳的腰。

“你哪只眼睛看到我生气了？”死鸭子嘴硬着，童瞳也感觉自己有些的幼稚，以前就算被刺伤一刀，她的情绪都不会有任何的变化，可是今天看到谭骥炎的胸膛突然暴露在那么多人的面前，童瞳就发现心里不痛快，火气滋滋的冒着，然后又感觉自己是不是忒无聊了，便又压制着情绪，结果就是越来越不痛快，导致此刻看着谭骥炎，童瞳就更不痛快了。

“别动，手上的伤还没有好。”谭骥炎快速的抓住了童瞳要推开自己的双手，她的受伤还缠着纱布，不过倒不是之前的包子手了，童啸离开病房的时候留下了一瓶绿色的透明药膏，说是偶然之中得到，对于伤口恢复很好。

而谭骥炎知道童啸在国安部，自然有门路得到珍贵的药膏，所以就给童瞳的手掌和手腕涂了药，然后震惊的发现这药膏虽然不至于如同武侠小说里描写的那些灵丹妙药，可是童瞳的手在涂了药之后，那原本被烫伤严重的掌心却以肉眼能看得见的速度慢慢的愈合着，虽然还有些伤痕，但是绝对看不出之前严重的灼伤，而手腕上那深可见骨的伤口也收疤了。

“喂，谭骥炎你不高兴什么？”童瞳偏着头看着盯着自己的手眉头越来越深皱的谭骥炎，虽然当时童瞳也是震惊的差一点从床上跳下来，这个世界上竟然还有这么神奇的药膏，然后想到自己死了竟然还能重生到另一个人的身体里，童瞳立马就淡定了。

不过此刻看着谭骥炎那一副自己手上似乎有万年大病菌的模样，童瞳不由的将手给抽了回来，“你是不是也很吃惊这药这么神奇？”

童瞳是高兴的，她虽然和童啸分开这么多年，可是或许这就是父女亲情，童瞳似乎感觉到冥冥之中童啸对自己这么关心，或许就是因为知道这个身体里的灵魂。

“你很喜欢童部长？”谭骥炎酸酸的开口，挑着眉梢看着童瞳，虽然说面对童部长的时候，她都是一脸紧张，唯恐自己做错事的模样，可是其余时候，只要一说起童部长，童瞳立刻是眉开眼笑的得意，让谭骥炎只感觉一把一把无形的飞刀直接扎到了自己的心尖上。

“那当然了，童部长不但把这么好的药膏给我了，还给我煲汤了。”童瞳笑眯眯着开口，眉眼里满是幸福和喜悦，“谭骥炎，下午有媒体在场，我就不跟你了。”

“嗯。”我也会煮汤！谭骥炎不满的在心底为自己辩解一句，幸好童部长已经老的可以当小瞳的父亲了。

“一会我和沐哥，谭三哥出去一趟，看看能不能选到一个礼物给童部长带回去。”童瞳接着开口，脑海里已经开始构思着该送什么东西给童啸，这可是自己这么多年来第一次送礼物给爸爸。

谭骥炎的峻脸再次的扭曲的狰狞起来，恶狠狠的盯着童瞳，可是已经神游的童瞳丝毫没有察觉到谭骥炎那要吃人的目光。

“送什么好呢？谭骥炎，你说送什么礼物比较适合，我第一次买礼物送人‘……”童瞳虽然还在念着谭骥炎的名字，不过绝对是在自言自语，“要不去玉石店里看看，我上次在古玩城买赌石的翡翠只余下一小块了，当时如果没有做扳指就好了，可以将翡翠雕刻出来……”

童瞳的话还没有说完，余下的话音却已经被谭骥炎直接给吞到了口中，唇抵着唇，谭骥炎是一肚子的火气，如果说之前只是吃醋也就算了，毕竟他也不是那么幼稚的男人，童部长比小瞳大太多岁了，可是听着童瞳越来越变味的自言自语，甚至连之前送给自己的指环都懊悔的想要送给童部长当礼物，谭骥炎真的恨不能一口咬死这个孩子，她难道不知道不能在一个男人面前想着另一个男人吗？

童瞳不满的皱着眉头，很不乐意被谭骥炎打断了自己的思索，可惜谭骥炎的攻势太过于猛烈，最终童瞳华丽丽的缴械投降了，被吻的昏天暗地。

“谭骥炎，你下午还要工作！”童瞳双腿发软的靠在谭骥炎的怀抱里，脸颊贴在他的胸膛上，虽然被吻的有些喘不过气来，不过终于摸到自己最钟爱的地方，所以童瞳倒没有什么抱怨了。

“下午出去的时候小心一点。”看着童瞳那鲜艳欲滴的红唇，再加上脖子上那种下的草莓，谭骥炎原本窒闷的情绪终于散去了几分，大手轻轻的抚着童瞳的头，难道是因为小瞳从小没有父母关心，所以才会对童部长这么在乎？

坐在沙发上，谭骥炎目光虽然看着手里的文件，可是思绪却又飞回到了靠着大床正春困休息的童瞳身上，然后想到了之前童瞳说起阮菁时那飞扬的神情，还献宝似的将那支票拿了出来，小瞳是缺少长辈的关爱，可是谭家给她的却只是一次又一次的伤害。

沐放和谭景御也懒得跟着谭骥炎出去，不知道的时候，以为这么多么的风光，可是真跟了出去才知道无聊透顶，而且连哈欠都不能打，总不能丢脸丢在国外吧。

“你带人过来了吗？”童瞳还在睡，谭骥炎此刻压低了声音询问着进来的谭景御，这里是日本，白狼既然敢闯入军区医院刺杀，只怕知道童瞳来日本了，更不会放过这次机会。

“放心，不会让小丫头出事的，玖兰源可是人精。”谭景御慵懒的笑着，眼中泛着精光，玖兰源目前和二哥可是合作关系，他自然不可能让小丫头在日本出事，原本出去的人发来了消息，白狼的人都被玖兰源派出去的人给盯死了。

“还是小心一点。”谭骥炎点了点头，但是牵扯到童瞳的安全却依旧不敢轻举妄动，又交待了谭景御一些注意事项，这才离开了房间。

“小放放，你到底为什么要生气啊？”谭景御一手搭在了沐放的肩膀上，对着他摆出苦瓜似的表情，“要不你打我几下出出气？”

“我们不合适，而且我也不喜欢男人。”沐放并没有甩开肩膀上谭景御的手，也没有对他挥拳相向，俊美非凡的脸上只是一种平静至极的表情阐述着这个事实。

“可是我们之前不是相处的很好？”谭景御苦笑着看着沐放，还是他第一次看见的漂亮到极点的男人，此刻的沐放没有穿正装了，黑色的丝质衬衫，一件细格子外套，亚麻色长裤，扎起的黑发束在了身后，尖细的下巴，绝美的脸庞，眉眼里带着邪魅不羁的风情，看起来高傲不已，可是谭景御明白这个漂亮的男人其实也有热情如火的一面，虽然那是在殴打自己的时候才能出现，可是那样晶亮着目光，气急败坏的沐放，才是真正的沐放，而不是这样带着虚假的面具。

“谭三少，你的感情我承受不起。”沐放站起身来，骄傲的向着窗口走了过去，背对着谭景御，他这话说的很是清高，让人听起来似乎是不屑，一种轻视，可是此刻，沐放那桃花眼里却是一种更为深沉的哀伤和痛，原来已经习惯了这个无赖在身边，突然将他驱逐，如同是连血带肉的将什么从身体里硬生生的给拔了出来一般，很痛很痛。

叹息着，谭景御靠在沙发上，看着天花板苦笑着，算了，反正也不急于一时，而且谭景御不得不承认自己有些的卑鄙，自己没有办法如同二哥那样对妈动手，断了阮氏的生意、

可是谭景御也明白自己如果真的和沐放在一起，只怕阮菁会更加的反对，买凶杀人这样的事情想必也做得出，所以谭景御也只能等着谭骥炎和阮菁之间有了结果，自己坐享渔翁之利，等阮菁没有了阮氏，没有了势力和钱财，那个时候也就无法对付沐放了。

童瞳小睡了一下就醒了，毕竟是在陌生的地方，谭骥炎又不再身边很难睡得着，但是有些困倦之下，也就懒得起来，而此刻，却也将客厅里沐放和谭景御的对话听的七七八八，然后蜷缩在被子里的小脸上表情是木木的呆滞，自己没有听错吧，谭三哥喜欢沐哥？

“小丫头，起来了。”许久之后，谭景御也察觉到卧房里童瞳在床上辗转反侧的声音，立刻明白过来，她想必是听到了，所以走向了卧房打开门，修长的身影靠在门框上，似笑非笑的看着僵硬着点着头的童瞳，她能那么平静的接受柳康和萧亚的恋情，难道就不能接受自己和小放放？

同手同脚的走向了浴室，童瞳洗了个冷水脸，终于清醒了几分，然后定睛看着谭景御，“谭三哥，关门。”

“行，我们说悄悄话，小放放，不要偷听。”谭景御朗声一笑，走进卧房顺手关上门，然后看向一脸严肃的童瞳，小丫头这表情有些的震慑，看来这精致的容貌，清澈的目光，终究也只是外相而已。

“谭三哥，你是认真的？”童瞳并不清楚沐放的过去，可是童瞳却有种感觉，所以比起对谭骥炎，她对沐放的照顾更加的细心，不是说童瞳不信任谭景御，可是一想到谭景御的身份，童瞳便有些的犹豫，如果三哥出了什么意外，那么沐哥要怎么办？

“当然。”谭景御虽然还是懒懒的笑着回答，可是那眼神却是无比的坚定，让谭景御一瞬间如同变了一个人一般，不再是吊儿郎当的模样，反而是如同一把出鞘的利剑，锋利无比。

“喂，小丫头，好好的动手做什么？”谭景御身体迅速的一个后退，快速的避开童瞳的攻击，倒是没有想到她会突然对自己下狠招。

“看谭三哥能不能保护沐哥。”童瞳快速的回答，手上的招式愈加的凌厉，她需要看看谭三哥的实力，如果谭三哥实力强大，那么即使在军情处，即使有任务，也能安全的归来。

小丫头还真的轻视自己的身手！谭景御依旧是面带着微笑，虽然很感谢童瞳对沐放的在乎，可是谭景御倒不认为童瞳能测试出自己真正的实力，虽然童瞳的身手也不错。

可是随着打斗，谭景御的脸色越来越严肃，也没有了之前随意应付，生平第一次，谭景御发现自己竟然会输，而且是输个一个看起来身体清瘦，有点呆的童瞳手上。

｜派派小说后花园lyg021手打，转载请注明｜www.paipai.fm

第三卷 家族风云 137章 诛杀白狼

半个小时之后。

“你们在做什么？”感觉卧房里的打斗声越来越激烈，沐放虽然不认为有什么危险，可是还是不放心，结果一推开卧室的门，却发现谭景御摔在了地板上，而童瞳反压住了他的一条手臂，而另一手横在谭景御的脖子之间，原本整齐的卧室此刻如同台风过境一般的狼籍不堪。

谭景御最终被童瞳在诡异的一招之下制服，整个人还有些的懵，可是随着沐放的声音响起，突然意识到自己现在的状况，英俊的老脸一红，身体在陡然之间又蓄满了力量。

而童瞳原本已经试探出了谭景御的身手，也准备松开，此刻突然感觉谭景御力量陡然之间大增，加上自己没有防备之下，压制他的身体倏地被掀翻，虽然童瞳很想要在瞬间稳重身影，可是谭景御爆发的力量太大，童瞳直接一头狠狠的撞到了床角上，然后那原本白皙的额头上红通通的多了一个包包。

“谭景御！”沐放的声音变得牙咬切齿，俊美的身影如风一般快速的掠过站起身来的谭景御，带着一道狂风暴雨般的怒火，然后心疼不已的扶起已经站起身来的童瞳，却见她额头上的包包已经红肿了起来，不过幸好床角包着海绵，所以虽然红肿着，倒也没有破皮。

“我没事，沐哥。”童瞳不在意的摇摇头，因为刚刚的打斗精致的小脸红扑扑的，脸上有着薄薄的细汗，摸了一下额头，有些疼，不过对上沐放那关切的目光，便扬起笑，这样的小伤直接忽略不计。

可是童瞳不在意，沐放却格外的心疼，童瞳原本皮肤就白，之前脸上和额头上还有一些细小的伤口，此刻再加上那红肿肿的包包，立刻又将恶狠狠的眼神瞪着一旁吃干醋的谭景御，冷笑一声，“打不过小瞳最后倒耍起了我无赖，谭三少，你还真是厉害！”

“小放放，我受伤了。”谭景御那个郁闷啊，原本和童瞳对打的时候，便有些的轻敌，然后等察觉到不对劲的时，谭景御才发现，童瞳那是人吗？那根本不是人，这么清清瘦瘦，看起来一脸无辜的小丫头根本就是个小怪物，那攻击的招式多么狠那，那防守的身影真他妈的诡异，然后自己华丽丽的输了不说，还被小放放看到自己这么狼狈的一面，结果一不小心就将小丫头给掀翻了撞到额头了，这么大一个包包，谭景御可以想象得出等自己二哥知道之后，自己不死也要掉层皮了。

沐放傲娇的冷哼一声，挑着眉梢，绝美的脸上快速的闪过一丝担心，可是却又在瞬间被完美的隐匿了表情，依旧是一副美人冷眼斜睨的不屑模样。

可是谭景御是何等精明的人，察觉到沐放的担心，立刻蹭蹭的凑了过来，英俊帅气的脸上满是谄媚的讨好，“小放放，我的心受伤了。”饶是谭景御自诩认为是军情处身手最好的，结果今天踢到铁板，绝对的惨败，此刻腻着沐放寻求安慰。

“你怎么不去死！”沐放原本还以为谭景御和童瞳打斗里真的受了伤，虽然脸上装作无所谓，可是心头却还是有些的担心，可是看着谭景御嬉皮笑脸的模样，终于恼羞成怒，砰的一拳直接击向了他的小腹，这个混蛋！

童瞳在洗手间洗了一把脸，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刚推开洗手间的门出来，便看见谭景御被沐放狠揍的模样，然后想起之前听到的话，明白过来，原来谭三哥是故意招惹沐哥。

十多分钟之后，童瞳一行三人离开了酒店，而沐放自然是亲密的揽着童瞳的肩膀，之前沐放来过日本不少次，所以对东京非常的熟悉，此刻自然是充当着导游。

被抛弃的谭景御此刻是一身休闲装，双手插在裤子口袋里，颀长的身影，英俊帅气的脸，黑色的短发随风微微的被吹动着，如同一头慵懒的猎豹，虽然被丢在两人身后，谭景御倒依旧保持着好心情，勾着薄唇笑着，看着沐放的侧脸眼中含着灼热的温柔。

虽然沐放很不想理会身侧的谭景御，可是他那眼神却越来越炙热，让沐放只感觉被看的地方似乎火辣辣的燃烧起来，不由的侧过目光，狠狠的瞪过警告的一眼。

“小放放，不要生气了。”一看到沐放终于不将自己当成空气了，谭景御立刻凑上前来，笑眯眯的讨好着，“我道歉还不行吗？我不该伤到小丫头，小放放，你看你都打回来了，我肚子上可都是青紫一片的瘀伤了，消消气吧，要不晚上我再让你打一顿。”

“滚开，不要动手动脚的！”被谭景御趴在了肩膀上，尤其是他那头刺刺的黑头还在自己脖子上蹭来蹭去的，沐放目光更加凶狠的瞪了过去，可是这流转着怒火的桃花眼却一点震慑的威力都没有。

而沐放也感觉到谭景御的厚脸皮根本不是瞪一眼就有用的，可是一想到童瞳额头上那包包，便直接的抬起右脚，然后再次狠狠的踢向了谭景御的腿，让这个混蛋没轻没重的伤了小瞳。

沐放踢的狠，谭景御一般也不会真的被揍，多少会化解了一下力度，装作被揍的惨样，让沐放消气，可是今天，谭景御却半点没有挪开，任由沐放的厚底皮鞋直接踹上自己的小腿，饶是谭景御也痛的扯了一下眉头，只是那俊脸上依旧是讨好的笑容，虽然因为疼痛而扭曲了几分。

“你！”沐放一愣，却没有想到谭景御是半点没有躲，也知道自己这一脚踢上他的小腿骨会有多重，便不由的有心担心。

“没事，没事，我皮厚，不痛的，小放放不要心疼。”谭景御陪着笑，苦肉计有时候还是会有效果的。

“滚，别腻在我身上。”沐放语调虽然依旧不好，却没有了之前的排斥。

“人生地不熟的，我怕走丢了。”一本正经的语调，谭景御不但没有站直了身影，反而更加亲密不见的腻在了沐放身上。

沐放直接被气笑了，挫败的看着耍宝的谭景御，他一个大老爷们害怕走丢？

“小放放，你笑起来真的养眼。”危机解除，谭景御看着沐放那原本就绝美倾城的脸上露出笑容，便不由的有些痴了，无赖的眼神在瞬间转为了深邃的专注。

“谭景御！”沐放桃花眼一眯，刚刚的笑容立刻转为了皮笑肉不笑的冷然，挑着眉梢，勾着薄唇，“把你的爪子从我腰上拿开！”

小放放为什么这么快就发现了！谭景御也知道见好就收，可是却非常舍不得手下的触感，于是收回手的瞬间，却在沐放的腰上挑逗的捏了一下，力度不轻不重，可是对于腰部特别敏感的沐放，此刻只感觉腰一软，那白皙的脸皮倏地一红，却也不知道是被气的还是被刚刚谭景御刻意的挑逗给弄出来的效果，然后便又火大的对着谭景御挥过拳头。

童瞳站在樱花树下，看着一旁从斗嘴发展为打斗的谭景御和沐放，如果说以前只当是谭景御喜欢逗弄沐放，然后单方面的被殴打，童瞳其实之前也问过谭骥炎，得到的答案是谭景御那厮喜欢被虐，童瞳也没有在意，只当是谭景御消除压力的一种方式。

毕竟在军情处也是危机重重，一个不小心就可能丧命，所以没有了任务，谭景御喜欢和沐放闹在一起，那种轻松的心情，童瞳也算是了解，而且每一次沐放被谭景御撩拨的怒火中烧时，那表情便没有了以往的伪装，所以童瞳也就不在意，不过此刻，看着沐放单方面殴打谭景御，童瞳隐隐的有些明白过来。

“喂，中国人，不要站在樱花树下，让开，脏死了，污染了我们日本美丽的樱花。”一道不屑的女音尖锐的响了起来，讥讽的目光如同看垃圾一般看着站在樱花树下的童瞳。

童瞳收回打量谭景御和沐放的目光看向出言不逊的女孩，却见是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女，很是漂亮，披散着直发，齐刘海，粉面桃腮，那一双眼睛被化妆品勾勒的很大，如同芭比娃娃一般，可是原本该青春洋溢的少女却满脸的讥讽之色，破坏了原本的美丽。

“看什么看？哼，难道听不懂人话吗？让开，不要耽误我们拍照！”斋藤香加重了语调，满脸的厌恶，趾高气扬的对着身后跟随的几个同样大的小男生挥挥手，“还不快将这个中国人给赶走！茜子，这里的樱花非常的漂亮。”

“嗯。”回答斋藤香的女孩面容比起化了妆的斋藤香更加美丽三分，带着一种高人一等的清高和骄傲，简单的嗯了一下，站在一旁，如同是女王一般，当然能被斋藤香称为殿下的女孩正是日本皇室的小公主，裕和茜子。

若是以往，这几个还是高中生的男孩自然会对童瞳另眼相待，毕竟此刻站在樱花树下的童瞳也是非常的漂亮，虽然是素颜朝天，甚至没有精致的服装，可是她此刻面容含笑，眼神清澈，额头上虽然有个肿起来的包包，可是看起来却平添了几分的可爱，站在樱花树下，如同一个不谙世事的孩子，宁静柔和。

可是今天是跟着斋藤香和裕和茜子一起出来的，这两个女生不但是学校的校花，家族更是强大，是联姻的最好选择，所以此刻，三个少年在权衡了利益之后，快速的向着童瞳走了过来，满脸的嚣张之色。

“你是聋子吗？没有听到斋藤小姐的话吗？”染着黄头发的男生其实也算是非常的英俊，略低瘦削的身体，浓眉一挑，若是在学校，自然会惹来无数无数女生的尖叫和追捧，可是对于童瞳而言，看惯了谭骥炎那种成熟内敛的魅力，此刻这样青涩的少年，而且还带着骄纵和蛮横，自然是不入眼。

“抱歉，你们说什么？”字正腔圆的中国话，童瞳的日语非常的流畅，可是此刻，她却如同根本听不懂日语一般，无辜的眨巴着一双眼，然后懵懂的看着眼前来势汹汹的三个少年，清澈的目光扫了一眼斋藤香，能一口说出自己是中国人，再加上斋藤这个姓氏，童瞳用脚趾头想一下也能联想到斋藤千上身上。

语言不通之下，三个少年也为难的纠结了一下眉头，因为童瞳还算漂亮，所以虽然三人气势很是凶横，倒也没有动手动脚，而是凶狠狠的比试着手势，让童瞳离开。

可惜，童瞳却偏着头看着眼前的三个人，然后在他们比划了半天之后，咧嘴一笑，无辜至极的耸了耸肩膀，依旧是中文开口，“你们要做什么？我看不懂。”

三个少年很是挫败了一下，眼珠都要给瞪出来了，要是一般人看到他们这么凶狠的表情，自然早就吓得的逃走了，可是童瞳似乎就是粗神经一般，饶是三人又是说又是比划了半天，依旧是天真不懂的表情。

“哼，你们三个这么一点小事都办不好！”斋藤香不耐烦的哼了一声，然后迈开了步子向着童瞳骄傲的走了过来，看着童瞳那白嫩嫩的小脸，不由的嫉妒了几分，虽然斋藤香的脸看起来也是白皙而光滑，可是除了日常的保养之外，化妆品也起到了美化的效果。

可是童瞳的肌肤不但白，更是一种润滑的感觉，如同精美的瓷瓶一般，不需要任何的化妆品，就比斋藤香的肌肤要好上几倍，这让斋藤香不由的阴狠了眼神，冷冷的笑着，然后扬起手，既然听不懂，这一巴掌下去，这个中国人想必就懂了吧！

在斋藤香的巴掌扇过来时，童瞳抬手顺势一挡，看起来只是因为要被打而做出的本能动作，可是看似普通的一个挡手动作，可是却非常的有技巧和力度，所以斋藤香还因为童瞳的反抗而不悦着，可是扇出去的手却不受控制的被挡了回来，然后啪的一声清脆的巴掌声响起，斋藤香被自己的手给反打在了脸上，整个人都打的有些懵了。

似乎很是意外这样的效果，尤其是看到斋藤香那脸上上的五指印，小脸上露出无辜而震惊的表情，努力的瞪大一双不大的眼睛，让自己看起来是非常非常的无辜，可是熟悉童瞳的人都明白她眼中此刻那隐匿的笑意。

“你敢打我？”脸上木木的痛，终于让斋藤香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情，原本是中午意外在爷爷的书房里看到关于童瞳的照片，然后听爷爷说是中国人，很是讨厌，所以当今天中午溜出学校出来赏樱花的时候看到童瞳，斋藤香便想要教训一下敢到日本国土上放肆的中国人，却没有想到没有教训到人，反而自己被打了一巴掌。

童瞳快速的摇着头，似乎是终于听懂了日语，然后无辜的伸出还包着纱布的小手指着斋藤香的手，是她自己打的自己。

“你们还傻站着做什么？”斋藤香气恼的对着身边三个一直巴结自己和裕和茜子的少年尖锐的喊出声来，原本只是想要教训一下这个下等的中国人，如今看来是她不知好歹，等着被收拾了！

看着眼前的混乱，裕和茜子依旧清冷的站在一旁，挑着眉梢，一脸的尊贵和骄傲，可是漂亮的眉宇之间却依旧带着轻视神色，似乎自己高贵的身份和童瞳站在同一个空间里就已经玷污了自己的身份。

三个少年也不过十六七岁，再加上斋藤香，四个人不顾形象的向着童瞳围殴起来，可惜看起来童瞳是在狼狈的躲闪着，不过自己一下都没有挨打，倒是四个人身上莫名其妙的挨了几下，真的只有几下，可是童瞳那几下都是对着身体的要害出手的，不至于出人命，可是绝对是内伤。

“够了。”裕和茜子用日语开口，制止了四个狼狈不堪的人，然后踩着高跟鞋，盛气凌人的向着童瞳走了过来，这一次却是流利的中文，“我的身份可不是你能招惹的起的，立刻给我道歉！”

看不出眼前的人会中文，童瞳站直了身体，然后对着趾高气扬的裕和茜子叽里呱啦的吐出一段不知道是哪个国家的语言，然后在众人错愕的目光里，潇洒的摆了摆手向着一直站在不远处看戏的谭景御和沐放走了过去。

“小瞳，你最后说的是什么？”沐放在见识了童瞳的身手之后，倒也不担心她会被什么人给伤到，毕竟连谭景御都能制服，童瞳的身手可想而知，所以沐放刚刚也就乐得在一旁看戏了。

“非洲某个部落的土著语。”童瞳笑着回了一句，然后看向谭景御，“谭三哥，那是什么人？”

谭景御虽然是和沐放在胡闹着，可是却也一直留心着童瞳这边，毕竟在日本，白狼杀手组织和童瞳之间还有着仇恨，所以谭景御自然也就看得出之前那几个十六七岁的少男少女们原本是在马路右侧，却在看到童瞳之后直接过马路来到这边找碴的，谭景御便知道五个人里肯定有人是认识童瞳的，所以直接用手机拍了照片传给了手下，立刻得到了消息，一个是斋藤千山的孙子，一个是日本天皇的孙子，也算是日本皇室的小公主。

虽然说童瞳和谭景御都是非常非常不待见日本的，毕竟他们都是接受过专业的训练，对于中国那段被欺辱的历史，童瞳和谭景御这样身份的人比起沐放对日本侵华更加的深刻，怒其不争，哀其不幸，所以对日本，终究还是有些的隔膜，即使日本的环境真的非常好，空气清新，道路更是一尘不染，可是童瞳还是直奔着东京最大的商场银座过去了，给童啸选礼物。

“小瞳，你是不是将童部长当成父亲了？”沐放看着正喝着果奶的童瞳，有些的心疼她说起童啸时的喜悦，那样的感觉，如同被父母丢弃的孩子突然找到了家，找到了亲人。

沐放只是随口推测的，毕竟童瞳对童啸太过于在乎，而联想到之前童瞳对阮菁的尊敬和喜欢，沐放便明白了几分，童瞳是孤儿院出生，所以对于长辈是非常的在意。

可是童瞳却被沐放这一句话彻底给惊吓住了，一口果奶呛到了喉咙里，然后剧烈的咳嗽起来，小脸呛的通红。

谭景御原本是怀疑童瞳是国安部的人，虽然不清楚为什么她后来并不在国安部，可是谭景御可不认为随便一个人就能将自己给制服，可是此刻听着沐放的话，再看着童瞳那一闪而过的眼神，谭景御深思的眯了眯眼睛，难道真的有什么关系？

谭景御自然不敢真的去查童啸，可是之前关曜说了欧阳叔叔说童部长夭折的女儿和小丫头同名同姓，难道说因为当年遇险，所以童部长对外公布女儿夭折了，可是却在暗中秘密训练着小丫头，这样一来，她的身手，她对童部长的在意，和童部长对小丫头的关心都说得通了，难道小丫头真的是童部长夭折的女儿？

被谭景御那锐利的眼神看得有些毛骨悚然，童瞳终于顺了气，不过想到自己如今这诡异的重生，便也放下心来，谭三哥再精明也不可能猜到事实真相的。

银座大厦虽然是东京最大的购物天堂，可是童瞳逛了一圈，却依旧没有选的喜欢的礼物送给童啸，并不是说银座里没有贵重的礼物，相反的有很多高档的礼物，可是那都是用金钱堆积起来的东西，童瞳怎么看都么有什么感觉。

“算了，先回去吧。”在银座了差不多逛了两个小时，童瞳也没有找到自己喜欢的，所以和谭景御、沐放直接离开，可是当通过安检门的时候，突然警报器嘀嘀的叫了起来，四周的人不由的都停下了脚步，将目光看向眼前的三人，俊男美女的组合怎么看也不像是偷东西的人，可是警报器的刺耳叫声说明的却是另一个事实。

商场保安快速的跑了过来，立刻将三人给围了起来，其中一个有些胖的男人随后过来了，看到三人也是怔了一下，不过还是礼貌的鞠躬，用日语开口，“对不起，请问您身上是不是有什么商品没有付钱？”

而之后，一个经理级别的男人过来了，带着眼镜，目光里满是轻蔑，和胖男人的态度截然不同，“将他们带去办公室搜身。”

“我们看起来像是买不起东西的人吗？”谭景御懒懒的笑着，勾着唇角，斜挑着目光看着眼前的商场经理，“要搜的话也可以，现场搜吧。”

谭景御担心是有人趁机想要分开自己和童瞳，然后将童瞳单独带过去，有了白狼之前的那一次危险，谭景御自然不可能让童瞳离开自己的视线，虽然她的身手很好，可是寡不敌众，难免会出现危险。

三人之中，只有童瞳带了包，也知道谭景御的顾虑，所以童瞳倒也没有反对的将手提包递了过去，对着童童，突然检查包包的一个女员工快速的拿着一个没有钻石戒指走了过来，戒指上还有白色的标签。

一时之间，四周的人看向童瞳的表情都变了，那钻石戒指上镶嵌的钻石很大，估计没有二十万人民币是买不到的，而真的被搜到戒指了，童瞳和谭景御对望一眼，难道不是白狼的人故意设置的圈套？

“原来是中国人。”经理冷哼着，故意的将声音说的很大，羞辱着童瞳，那表情活像是中国人多么的穷酸，所以买不起钻石，只能出来偷东西。

四周的人此刻也都指指点点的低声议论起来，毕竟谁也没有想到眼前的俊男美女真的会偷东西，而且还是偷了钻戒这样名贵的首饰，价格这么高，可是要判刑的。

“呦，我当是谁不要脸的偷东西呢，原来是你们。”正在童瞳和谭景御疑惑的同时，却见一道熟悉的声音再次的响了起来，斋藤香盛气凌人的走了过来，满眼得意的笑，讥讽的看着童瞳，那原本的巴掌印似乎被粉底给遮掩住了，不过却再美丽的妆容却怎么也遮挡不住她眼中要报复的恨意。

看到斋藤香一行人出现，谭景御和童瞳对望一眼，倒不在意了，倒是沐放皱着眉头，脸色有些的阴沉，隐隐的甚至能看得出那桃花眼里失去了往日的光彩，似乎想到了什么不堪的过去，而凝着眉梢，一张原本邪魅不羁的俊脸，此刻却生生的多了几分的痛苦，让人看起来有些的心疼。

“果真是不要脸的下等人，看起来倒是规规矩矩的，原来根本就是不要脸的小偷，中国人都像你们这样吗？不工作，只想着不劳而获的偷东西。”斋藤香讥讽的冷笑着，声音刻意说的很大，让四周围观的人都能听见。

“谭三哥，这就是我们偷的钻戒？”童瞳拿过女员工手里的明闪闪的钻戒向着谭景御走了过来，对着他眨了一下眼睛，然后故意的将钻戒递了过去，“我怎么不知道这是我们偷的？”

童瞳此刻说的是一口流利的日语，小脸上带着满满的疑惑，配上她无辜至极的表情，让人真的无法相信她真的是小偷。

谭景御何其聪明，立刻明白过来，将钻戒拿在手里把玩着，然后故意的在领口处停留了几乎几秒钟，一手搭在了童瞳的肩膀上，同样是一口流利的日语，“小丫头，我记得这可是之前我追求时送你的礼物，这可是南非最昂贵的钻石，是我花了一千多万在苏富比拍卖行拍下的，怎么就成了银座商场的钻戒了？”

谭景御此刻已经打开了联络器，说话的同时，故意的将钻戒停留在领口一个伪装成纽扣的联络器的镜头前，而原本还诧异谭长官怎么突然联系自己，部下此刻已经明白过来，手指快速的在键盘上敲击着，侵入了银座商场的电脑系统，迅速的找到了钻戒这一栏，然后将谭景御手里的这一枚钻戒的货号输入了进去，然后进行了修改，“谭长官，已经处理好了。”

前后不过一分钟的时间，谭景御笑了笑，然后将钻戒丢到了经理手中，英俊的笑容陡然变冷，一股威严倏地迸发而出，怒声斥责着，“堂堂东京最大的银座商场竟然还用这样肮脏的手段来侵吞客人的财产。”

“你是不是之前在樱花树下想要枪我的钻戒，没有成功，这会又和商场的人狼狈为奸，设下圈套？”童瞳恍然大悟的明白过来，一手愤怒的指控着眼前的斋藤香，似乎终于想明白了事情的经过。

“小丫头，不要看了，这位就是银座商场的总裁的小少爷，想必就是他做的手脚。”谭景御指了指三个少年里的一个，冷然的笑着，眼神犀利如同刀锋，“之前武力抢夺不成，现在又栽赃陷害吗？”

在场的所有人都呆愣愣的看着一唱一和的谭景御和童瞳，甚至连同一旁的沐放都呆愣住了，沐放知道这只怕是之前几个高中生故意陷害，想要羞辱童瞳，可是却怎么也不明白谭景御和童瞳在做什么。

而似乎是察觉到沐放的不解，谭景御走到他身边，不动声色的靠近，然后一手揽住了沐放的肩膀上，回给他一个灿烂的微笑。

“你们在胡说什么？分明是你们偷窃商场的钻戒！”斋藤香看着四周围观的人似乎动摇了，不由的怒火冲天，看向经理开口，“你立刻证明这钻戒是他们偷得。”

为了证明钻戒是商场的所有物，经理拿着钻戒走向了收银台，而童瞳等人，和围观的一些人也走了过来，收银员结果钻戒看了一眼，然后快速进行扫描，可是让所有人震惊的是扫描货号的结果出来的却是另一枚戒指。

经理脸色一变，让人将自己的办公室的笔记本电脑拿了过来，快速的调出了货单，可是一枚铂金戒指对应的正是钻戒标签上的货号，而不管怎么查找钻戒的图片，却也找到童瞳这一枚货号，而此刻谭景御手机震动了一下，军情处的部下也乐得胡闹一下，所以将更直接的“证据”发了过来。

随着谭景御打开手机，翻出一张照片，里面正是一只白皙的手带着钻戒的照片，而照片上的钻戒正是这一枚，而照片的日期却是上个月的时间，所以事实立刻清楚。

在银座商场一众员工的鞠躬道歉里，谭景御和童瞳拿着“属于”自己的钻戒潇洒的离开，而斋藤香等人此刻已经气的脸色铁青，而银座商场的举动，也让在场所有日本民众感觉丢脸，直接掉头离开，

“为了庆祝，今晚上我请你们出去乐呵。”谭景御笑着揽着沐放的肩膀，一手抛着手里的钻戒。

“你还真是光明正大的偷窃。”沐放脸色还是有些的不太好，虽然强撑着笑容，可是看起来没有什么精神，眼神也黯淡了许多。

“沐哥，反正晚上没事，等谭骥炎回来了，我们一起出去。”童瞳笑着开口，之前沐放脸色不对劲时，她自然也注意到了，而对于沐放那失去了笑容，满脸的苍白，童瞳忽然明白，沐放应该是经历过同样的事情，被人诬陷，所以当时脸色才会那么的难堪，努力的站直着身影，似乎告诉所有人自己的坚强，可是却不知道他的眼神却已经脆弱到了极点。

谭景御感激的看了一眼童瞳，比起童瞳，谭景御更是本能的在乎着沐放的每一个眼神，每一次的表情变化，而他也明白自己若是开口，沐放肯定不愿意出去，可是童瞳提议的，不管是什么要求，沐放都不会拒绝，虽然这样有些的苦涩，不过谭景御却不愿意看着沐放此刻这样强撑着，如同无事人一般的表情。

丽嘉皇家酒店。

童瞳和谭景御、沐放是在酒店里吃了晚饭，等看了电视，八点多谭骥炎才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回来，虽然不需要批阅文件，可是这样的会晤似乎更让人产生精神上的倦累，不过看到窝在沙发上的童瞳，谭骥炎峻脸上却带着暖暖的温柔。

“二哥，和你说个事。”沐放回来之后都没有精神，晚餐也是吃了一点，谭景御不想看着童瞳和谭骥炎亲热来刺激自己，所以直接拉着谭骥炎向着总统套房的书房走了过去。

“说。”谭骥炎脱去了西装外套，也将领带给扯了下来，这才看向谭景御。

“二哥，一会晚上我们去酒吧放松一下，你看你也这么累了，小丫头待在酒店里也无聊。”谭景御谄媚的笑着，谭骥炎的身份摆在这里了，如果是在北京，真去了酒吧也没什么，可是在日本东京，谭骥炎身为中方出访团的代笔，却在晚上去了日本的酒吧，如果被媒体之后，只怕又是一阵风波，可是谭景御又舍不得沐放。

“地点我来定。”可是让谭景御意外的是，谭骥炎却直接答应下来。

二哥答应了？谭景御原本以为要费一番口舌的，难道中间有诈？谭景御不由的抬起头，目光犀利的看向自家二哥，可惜对上的却是一张冷沉不见底的凤眸，让谭景御心虚的一怔，二哥的眼神太冷了，而且看起来也不像是有什么阴谋啊。

可是为什么二哥就答应了呢？这如果是小丫头开口的，二哥答应了也不奇怪，难道二哥终于发现亏欠了自己这个亲弟弟，所以才会这么好说话？谭景御不解的向着书房外走了去，可是越想越不对劲，却偏偏又想不出来哪里不对劲。

书房里，虽然结束了一天的官方会晤，可是谭骥炎还是有些工作要处理，不过此刻，看着带着疑惑走出去的自家小弟，峻冷的脸上多了一抹淡笑，然后拿起了手机拨通了玖兰源的电话，斋藤千山的事情可以慢慢来，可是白狼这个杀手组织，谭骥炎眼神在陡然之间转为阴冷的肃杀，有些人该死！

九点半，在谭景御一脸怀疑的目光里，一行人避开了酒店里的随扈，只带了国安部的几个人悄然无息的离开了丽嘉皇家酒店，夜色之下，汽车向着谭骥炎事先选定好的一个酒吧开了过去。

二哥就算再算计，也不至于真的算计自己吧？副驾驶位置上，谭景御心里头还扑通扑通的打着鼓一般，可是谭骥炎那一张峻脸，怎么看，都是冷沉一片，谭景御根本无法找出一点的蛛丝马迹，然后目光不由的掠过坐在后座的沐放。

谭景御原本以为沐放出来也只是应付，可是让谭景御意外的是，沐放竟然特意的装扮了，银色的真丝衬衣，领口开的很低，差不多要露出半个胸膛，下身是紧身的黑色皮裤，衬托着沐放那一双修长的细腿，而随意在脖子处围了一个米色的围巾，今夜的沐放看起来格外的妖娆，让谭景御有种热血沸腾的感觉，可惜一想到谭骥炎答应的那么痛快，谭景御却偏偏又感觉到忐忑不安。

当汽车开去的不是什么正规的酒吧，反而是有些混乱，看起来并不安全的酒吧时，谭景御绷了一晚上的神经啪的一声断了，惨兮兮的看着谭骥炎，二哥，不带这么耍人的！难道二哥是因为小丫头额头上那个已经消肿的包包？

“谭骥炎，这是你选的？”童瞳虽然也有些疑惑，谭骥炎就算要出来放松一下，也不会选择这与蛇混杂的地方，而且一下车，童瞳就敏锐的感觉到暗中有两个看起来是喝醉的男人，却有犀利的目光看了这边一眼，这个酒吧怕不简单。

“小丫头，这里不太安全，非常时期，我们还是换个地方。”虽然谭景御不知道谭骥炎要做什么，可是越来越感觉不对，所以直接抢在谭骥炎之前开口，然后拼命的对着童瞳使眼色，要制止二哥，只要小丫头才行。

“来这边处理一点事情。”谭骥炎冷眼扫过谭景御，然后大手握住了童瞳的手，低沉浑厚的嗓音带着特有的磁性，“小瞳相信我吗？”

“嗯。”童瞳点了点头，不得不承认谭骥炎的声音很好听，尤其是他刻意在自己耳边说的，敏感的耳朵有些泛红，注意力到了谭骥炎这边，自然也就没有注意到谭景御。

“乖。”谭骥炎低沉一笑，然后趁机吻了一下童瞳的脖子，很是喜欢她眼中那满满的信任。

二哥竟然使用美男计！谭景御挫败的看着根本没有察觉到自己暗示的童瞳，还想要开口，可惜谭骥炎却已经回过头，冰刀般的眼神冷厉的丢了过来，让谭景御只能耷拉着脑袋，不管发生什么事，反正自己已经被二哥利用惯了，多一次也没有什么。

酒吧的确很是混乱，重金属的音乐声噪杂的响在了一起，吧台左侧的角落要安静一些，所以谭骥炎等人就坐了过去，童瞳有些不习惯这样的吵闹，可是看着换了西装，一身休闲装的谭骥炎，又听着他说着话，自然也有忘记了吵闹。

沐放起身去洗手间，谭景御原本是要跟着的，被沐放冷眼给瞪回了座位上，只能哀怨的看着沐放如同骄傲的女王一般穿过混杂的人群向着洗手间方向走了过去，酒吧斑斓的灯光都显得有些暗，沐放那俊美的脸，邪魅的妖孽气息，如同一道火焰一般，几乎吸引了酒吧里所有女人的目光，甚至还有些男人也将视线猥琐的看向沐放离开的背影，然后从他的纤腰落到那包裹在皮裤之下的臀部。

二哥到底要做什么？谭景御端着酒吧，可惜看着谭骥炎和童瞳腻在一块说话，便又感觉或许真是自己想多了，毕竟小丫头在这里，二哥不可能胡来的，可是谭景御还没有来得及喝一口酒，随着一旁的吵闹声，便立刻知道自己被算计了。

“什么东西？放开！”沐放的日语并不流畅，比起童瞳和谭骥炎、谭景御要差不少，不过基本的对话还是可以的，此刻沐放冷斥着，眉梢因为愤怒挑了起来，桃花眼里满是怒火，衬着原本就绝美的脸更平添了一番风情。

“美人脾气不小。”被斥责的日本男人是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一身黑色的装束，虽然在笑，可是怎么也遮掩不了满眼的血腥和肃杀，那是总血雨腥风里历练出来的眼神，阴郁里更多的是一种让人毛骨悚然的冷血阴狠。

“二哥，我怎么不知道白狼的头目竟然会到这个酒吧里来？”谭景御的声音几乎是咬牙切齿的，尤其是看到沐放此刻被白狼给抱在怀里，那原本英俊帅气的脸上更是怒火冲天，自己的人，白狼也敢动，那么自己就剁掉他的爪子！

童瞳倏地坐直了身体，看了一眼快步走向沐放的谭景御，然后转头看向身边的谭骥炎，小脸上的笑容慢慢的收敛起来，“谭骥炎，你利用沐哥？”

“我和沐放说了，放心，不会出事的，我已经安排好了。”谭骥炎解释着，可是看着童瞳依旧绷着小脸，不由的叹息一声，“我只是需要一个大打出手的借口而已。”

而白狼这个杀手组织在斋藤千山这个强大的靠山之下，也伪装成了一个日本三流的黑社会小帮派，一方面是给自己打探消息带来方便，一方面也是为了隐藏白狼这个杀手组织的实力，而今晚上，谭骥炎只需要一个白狼动手的噱头，余下的事情自然有玖兰源来处理。

“哪里来的畜生跑出了笼子。”谭景御的声音可谓恶毒，一手抓住了落在沐放腰上的手，然后用力的一个反扭，直接将沐放重新给拉回了自己的怀抱，挑衅的看着白狼，“要发情了，回笼子找你的母狗去，小爷的人是你敢动的？”

倏地一下，白狼身后的一群手下立刻站起身来，酒吧的气氛瞬间变得紧绷起来，音乐声停了下来，有的小混混手里拿出了匕首，有几个是白狼杀手组织的人，此刻手不动声色的放到了腰间，随时准备拔枪射杀。

童瞳过来时，谭骥炎让她稍微的改了一下妆容，谭骥炎也在戴了墨镜，减少被人认出来的可能性，毕竟他们都是中方出访团的人，夜里来酒吧不太合适，所以当时童瞳和谭景御都没有多想，谁也不知道谭骥炎真正的目的，不过是为了不让白狼的人察觉，当然，白狼的人怎么也不会想到谭骥炎和童瞳竟然会这么大胆的敢来白狼的地盘。

白狼杀手组织依靠着斋藤千山，又藏身成为一个三流小黑帮，所以这些年倒也壮大的很，而且有了政府的人撑腰，自然是诸事顺利，可是玖兰源身为斋藤千山的对手，自然也忌惮着这个杀手组织，毕竟白狼里有诸多一流的杀手，而谭骥炎的到来，让玖兰源想到了借刀杀人的办法，所以也立刻将白狼这个三流帮派的机密告诉了谭骥炎，这是连谭景御都没有查出来的机密，否则他就不会提议到酒吧里来。

谭景御原本就火气，而沐放也答应了帮助谭骥炎挑起事端，所以混乱几乎在同时爆发而出来，白狼里杀手还在观看着，可是当警笛声尖锐的响了起来，白狼立刻警觉到不对劲了，一个眼神，酒吧里的杀手立刻拔枪射杀，可是谭景御怎么可能让沐放出事，而这边童瞳和谭骥炎也躲避开了子弹。

｜派派小说后花园lyg021手打，转载请注明｜www.paipai.fm

第三卷 家族风云 138章 赔罪晚宴

酒吧的灯不知道何时灭了，枪林弹雨的混乱里，几乎不知道是谁在打谁，白狼躲在一张掀翻的桌子后面，黑暗里，嗜血的目光显得极其的阴沉，握紧了手里的枪，果真漂亮的美人都是带刺的，而刚刚那个漂亮的美人身后的男人更是不好惹。

白狼杀手组织壮大到如今的地步，身为白狼的头目，自然也是过着刀口舔血的日子，而将白狼伪装成为一个三流的小帮派，不但能成功的收集到消息，也避免了一些不必要的麻烦，而虽然小帮派会有不少问题，可是有斋藤千山在背后运作，倒也相安无事。

身为组织的头目白狼唯独有一个嗜好，比起软绵绵的女人，白狼更喜欢的是男人，越是漂亮的男人越让白狼有种欲罢不能的感觉，而今天白狼原本是不准备来酒吧的，不过听酒吧的手下说来了一个美丽的男人，而原本晚上交易的事情顺顺当当的完成了，心情极好之下，白狼刚从后门进酒吧就看见了从洗手间走廊这边走出来的男人。

比起以往任何一个白狼上过的男人都要绝色，不仅仅是那一张脸，而是那脸庞上流转的风情万种，嗔怒之间，眉梢高挑，桃花眼里盛满着怒火，如同怒放的桃花，妖媚倾城，而那腰竟然比白狼抱住的任何一个男人的腰都要细，不是那些十六七岁的清秀男孩的柔软，多了一种韧性，反而让人欲罢不能。

“你答应二哥的？”躲在酒吧里的一根圆柱后面，谭景御一手揽着沐放的腰将人给抱在了怀抱里，说的咬牙切齿，难怪小放放今天盛装来酒吧了，原来他根本就知道。

“嗯。”谭景御的火气很大，沐放能感觉到，不同于往日那样懒散不羁的模样，此刻的谭景御如同一座要喷发的活火山一般，因为要躲避开子弹，所以沐放没有那么矫情的推开谭景御，靠在他的胸膛上，隔着布料，肌肤都似乎要被灼烧了一般，而谭景御那一双炯亮的黑眸此刻即使在黑暗里，却也如同璀璨的星辰一般，明亮非凡。

“二哥够狠的。”沐放自己都同意了，谭景御纵然一肚子的火气，却也不敢真的找谭骥炎去发泄出来，所以此刻，看了一眼承认的沐放，然后一低头，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快速的在他的唇上啃了一口，在沐放震惊的刹那，将手里的枪塞到了他的手里，然后身影利落的滚了出去。

谭景御绝对是迁怒了，所以在黑暗里，当他的身影一动，子弹立刻呼啸的向着他这边射了过来，手中还有一把枪，谭景御冷冷一笑，眼神锐利，宛若发动攻击的猎豹，再次和酒吧里的人展开了枪战。

“谭三哥一个人会有危险？”童瞳这边刚要过去帮忙，可是谭骥炎揽在她腰间的手臂却用力的收紧了几分，制止了她的动作。

“白狼的杀手不会动手，小御没事。”谭骥炎瞄了一眼，国安部带过来的人也混杂在了酒吧里，这个时候，白狼只当是普通的打斗，所以不会动用白狼里面的杀手，等到玖兰源的人过来就可以了。

谭景御倒没有下狠手，这个时候他自然也明白了谭骥炎的用意，所以就权当打发时间，可是当敏锐的感觉到酒吧外有很多人过来时，谭景御知道时间到了，可是当目光看向躲在柱子后不时看向自己这边的沐放，谭景御得意的勾了一下嘴角，身体一动，又是一阵混乱，而这个时候，谭景御似乎身影停顿了一刹那，一颗子弹咻的一下从肩膀处射了过去，虽然是擦伤，可是鲜血还是在瞬间涌了出来，而谭景御也立刻“吃痛”的捂住受伤的肩膀，身体连连后退了几步。

中弹了？暗中，白狼阴厉的笑了起来，可是突然，感觉到不对劲，而刺耳的警笛声随即响了起来，探照灯倏地一下从窗口照射进了黑暗的酒吧里，让狼藉一片的酒吧瞬间明亮起来。

玖兰源带过来的警察将酒吧里里外外包围了起来，血腥的屠杀在瞬间展开，致死，白狼看到了童瞳和谭骥炎，终究算是自己为什么会死在警察手里，因为这些根本不是普通的警察，而是玖兰源带过来的伪装成警察的精英部下。

虽然说是枪林弹雨的混乱，不过倒也是有惊无险，谭骥炎一手握着童瞳的手，冷眼看着被狙杀的白狼组织的杀手，冷酷峻寒的脸在夜色里显得阴霾而冰寒，被墨镜遮挡住了目光更是肃杀一片。

对于白狼杀手组织，玖兰源自己无法动手，可是今夜这些三流黑帮的人袭击中方出访团的人，所以在和警察的枪战里被“误杀”，于情于理，玖兰源只有功而无过，而谭骥炎也终于亲手解决了白狼这个杀手组织，而余下的杀手，自然有玖兰源秘密处决，不需要谭骥炎动手。

“严重吗？”沐放知道谭骥炎这么做是为了找借口铲除白狼这个杀手组织，所以他不在乎自己的安全答应了，可是却没有想到最后受伤的却是谭景御，那捂着肩膀的指缝里鲜血一滴一滴的渗透出来，让沐放忽然感觉心被扯痛了一下。

“小放放，没事，只是被子弹擦伤了。”谭景御不在意的笑着，看着沐放脸上的担心，忽然有些后悔，刚刚自己应该受重伤，不死也去半条命，说不定小放放会更加心疼自己。

扯下了脖子行的围巾，沐放快速的将谭景御受伤的肩膀给包了起来，漂亮的眉宇间有着自责和内疚，谭景御虽然说不严重，可是鲜血在瞬间就染红了米白色的围巾，而谭景御那手上更是鲜血淋漓着，脸似乎也因为失血苍白了许多，如果让沐放知道谭景御之所以流血这么多，完全是因为苦肉计，用手死劲拧着伤口造成的，估计沐放都准备给他补上一枪。

“谭三哥受伤了。”童瞳原本也是一直注意着暗中的状况，一开始白狼的那些杀手的确没有行动，只是在暗中戒备着，所以童瞳也就放松了警惕，却没有想到刚转开了视线，谭景御就受伤了，此刻，看了一眼谭骥炎，便快速的走了过去，和沐放一样，童瞳也是自责万分。

谭骥炎依旧站在原地，远远的和谭景御的目光撞击在了一起，看着他那一脸得瑟的模样，谭骥炎立刻明白他这么做根本就是为了故意拉近和沐放的关系，可是一想到童瞳刚刚自责的眼神，谭骥炎眉头深皱了几分。

二哥，我都这样了，你就成全我一次吧！谭景御哀求的看着自己二哥，就差没有做牛做马了，自己子弹都中了，血都流了这么一大滩，如果二哥突然拆台，谭景御明白估计沐放会杀了自己，所以此刻只能哀怨无比的看着谭骥炎。

罢了！谭骥炎终于转过头算是答应了谭景御的要求，至于生气的童瞳，谭骥炎决定还是自己去哄吧，而谭景御一看危机解除，心头一喜，整个人立刻装成软绵绵的目光靠在沐放身上，“我没事，就失血多了，头有一点晕而已。”

“谭三哥，对不起。”童瞳是真的自责，如果不是为了自己，谭骥炎不会这样做，不但将沐哥拖下水了，还连累谭三哥受伤了。

“小丫头，不用担心，我没事。”谭景御可不敢真的让童瞳内疚，那二哥还不扒了自己的皮，所以此刻用着无比真诚的目光看着童瞳，只希望她不用自责。

可是谭景御越是如此，童瞳的愧疚却又加深了几分，而沐放也是皱着眉头，让谭景御只感觉自己是处于冰火两重天里，最终为了抱得美人归，所以一咬牙，日后二哥要杀要剐随便他了。

白狼组织的头目和今天在场的杀手几乎都在混战里被狙杀了，一个劣迹斑斑的小黑帮，对中方出访团的人动手，这根本就是国际纠纷，说严重了，中方甚至可以指控日本政府想要借机杀人，所以对于玖兰源及时出现，甚至狙杀了这些人，日本内阁自然没有人会在意，甚至将这个挽回局面的重任交给了玖兰源，希望中方知道这只是一个意外，和日本政府绝对没有关系，他们就算再仇视中国，嫉恨中国如今的强大，也不会傻到在日本领土上让一个三流帮派杀了谭骥炎，这根本就是要和中国开战。

丽嘉皇家酒店。

因为不想将事情闹大，所以谭景御也就不准备去医院了，这件事就当是一起普通的酒吧闹事，知道内情的人都三缄其口，而玖兰源带过来的警察都是他的心腹，自然不用担心消息泄露出去。

谭骥炎和玖兰源在套房里继续就着后续问题交谈着，谭景御自然是回到了他之前订的房间，而童瞳因为自责也跟了过来，让原本还想要享受二人世界的谭景御无比的郁闷，可是又不敢多说什么，毕竟不管是沐放还是童瞳也都是人精，要是被他们知道自己是故意受伤，谭景御只感觉后背一冷。

“我去冲个澡而已，身上都是汗和血迹，难受的很。”谭景御不敢赶童瞳这个电灯泡走，所以目光一转，便有了主意。

“不行，伤口进水了会发炎。”童瞳快速的开口，制止住了谭景御的提议，再说谭三哥也没有什么洁癖啊，虽然童瞳不是军方的人，可是童瞳也知道在训练里，很多时候都是从烂泥坑里摸爬滚打的出来，流血流汗都太普通了，谭三哥应该早就习惯了。

小丫头，你就是诚心来拆我台的！谭景御挫败的看着看不懂自己暗示的童瞳，对上她一本正经的表情，挫败的咬着牙，然后又露出痞子味的笑容，“一会玖兰源肯定要派私人医生过来，小丫头，我总不能一身臭味的丢了中国人的脸面，所以还是洗干净的好一点。”

“我帮你洗。”沐放此刻也算是明白过来谭景御这么要求洗澡，根本不是为了什么爱过和脸面，他就是想要趁机胡闹。

“小放放，你果真最好了。”喜上眉梢着，谭景御迅速站了起来，直接向着浴室方向冲了过去，让跟在他身后的沐放

僵硬的抽搐了一下嘴角，也无力的迈开步子。

谭景御推测的果真不错，虽然他不去医院，但是玖兰源也不可能放任他的伤口不理会的，所以这会浅苍贵井就带了一个私人医生过来了。

“谭三哥在洗澡，一会就出来。”童瞳看了一眼看起来有些病弱的浅苍贵井，确定自己绝对不认识，当然，当年认识小七的人，除了特别行动组的，估计就是那些已经死烂了的人了。

“今晚上惊吓到童小姐了。”浅苍贵井的声音很好听，不是谭骥炎那样的低沉，反而带着一种病弱的清和，淡淡的，让人很舒服。

童瞳并不擅长交谈，不过浅苍贵井却非常健谈，虽然平日里他的话是极少的，脸色有些苍白，看起来病弱无力，可是真的交谈了，童瞳发现他是一个很温柔的男人，目光柔和，虽然带着精明，但是并不让人感觉到厌恶和防备。

浴室里，谭景御趁机吃了一些嫩豆腐，谁让他现在是伤员，所以出来时，神采飞扬，半点看不出受伤的样子，不过看到童瞳和浅苍贵井相谈甚欢，不由的绷了一下神经，小丫头不会又招惹桃花了吧，二哥难道要把这烂帐又算到自己头上?

医生过来给谭景御检查着伤口，沐放因为刚刚在浴室里洗澡，所以这会身上湿了，自己又折返回去冲澡了，伤口不太严重，被子弹擦了过去，没有伤到骨头，所以只是皮外伤，只要注意不发炎休息几天就没事了。

趁着童瞳和浅苍贵井在一起说话，谭景御非常无耻的要求医生多开了一些药，甚至还留下了几瓶生理盐水，虽然医生有些奇怪，不过想到这是中方出访团的人，真的有什么意外，那自己可是难则其咎，所以谭景御要打点滴，医生自然也同意了，多一点维生素葡萄糖对身体也是有好处的。

送走了浅苍贵井和医生，谭景御靠在床上，右手臂打着点滴，左边肩膀处抱着纱布，看起来绝对是百分百的伤员，订的这个套房是有两个房间两张床的，所以谭景御的目的是今晚上一定要将沐放拐到自己床上来睡觉。

沐放皱着眉头，说实话，从知道谭景御的目的之后，沐放总是避着和他有过大的身体接触，可是谭景御今天中了一枪，流了那么多血，此刻还点着点滴，沐放倒真有些不放心，担心谭景御半夜会发烧，可是真的留下来，沐放自然不想要和谭景御睡在一起，可是谭景御偏偏却坚持着，不让沐放趴在床边休息，所以要留下，就只能上、床，否则就不能留下。

“沐哥，我留下来照顾谭三哥就行了。”童瞳看得出沐放的为难，以前不知道谭景御对沐放的感情，所以童瞳也没有多想，如今知道了，童瞳看得出沐放并没有回应，所以自然开口接过话，毕竟比起谭三哥，沐哥更重要一点。

小丫头，我们有仇吗？谭景御没有想到童瞳会这样说，自己这伤还是伪装出来的，如果二哥知道小丫头留在自己照顾，谭景御绝对相信自家二哥会第一时间，毫不留情的戳穿自己的谎言。

“没事，我留下来就行，沐哥，你先去睡，后半夜如果有事，我再去叫你。”童瞳直接将沐放给推出了房间，然后道歉着开口，“沐哥，对不起，以后我不会让谭骥炎这么做了。”

“他只是担心你，我先去睡一会，下半夜替你。”沐放体贴的揉了揉童瞳的头发，知道她心里的自责，可是沐放是真的不在意，能帮到小瞳，不要说只是当个鱼饵，就算真的受伤丢了性命，沐放也不会在意的，而谭骥炎对童瞳的维护，让沐放真的放心了。

“可是再担心也不能让沐哥去冒险。”童瞳知道谭骥炎是为了自己，可是凡事都有意外，今天如果沐哥出事了，或者谭三哥不只是被子弹擦伤，童瞳一辈子都没有办法原谅自己和谭骥炎。

沐放先回去休息了，折腾了一整夜也有些的累，而房间里，童瞳坐在椅子上，谭景御靠在床头，哀怨的看着童瞳，这个小丫头为什么平日里都精明的很，这个时候这么迟钝!

“谭三哥，你不要瞪我，你那一点伤口根本流不出那么多的血。”童瞳被瞪的很是无力，然后抬起头，无比诚恳的戳穿了谭景御的伪装。

对于都是枪林弹雨走出来的人，什么位置受伤流多少血，自然是一清二楚，谭景御原本以为自己伪装的很好，医生也开了不少的药，连点滴都用上了，可是谭景御没有想到童瞳观察力这么敏锐，还是被她注意到了。

“小丫头，那你留下来做什么？看不起你谭三哥，所以要阻止和你沐哥在一起？”谭景御也就不装了，坐直了身体，直接拔下了手上的针头，然后对上童瞳有些烦恼的表情明白过来，“知道我是假的受伤，怎么还和我二哥生气呢？”

“我不是生谭骥炎的气，我只是感觉自己很失败，我怎么就惹了这么多麻烦呢。”垮着小脸，异常的郁闷，童瞳知道谭骥炎这么做是为了自己，她怎么可能去责怪谭骥炎，可是谭景御和沐放都陷入了危险里，这让童瞳不得不将这份压力都堆到自己心里。

以前在特别行动组，独来独往，即使受伤，即使任务里面临生死存亡，童瞳也没有任何的心理压力，生死只是一瞬间的事情，她早已经做好了死亡的准备，可是今天，看到谭景御受伤，看到沐放陷入枪林弹雨的混乱危险里，童瞳突然感觉很是难受，那远比自己受伤更痛苦，却又非常的无力，所以童瞳忽然有些明白当年爸爸为什么那么狠心的将自己送走了，爸爸是担心保护不了自己，让自己涉入危险里，所以才那么狠心的将自己送走，虽然分开，可是至少知道自己在一步一步的变强，有能力保护自己。

童瞳不反感自己和小放放在一起，谭景御倒真的放下心来了，而看着童瞳这样懊恼烦闷的小模样，立刻决定心情好好的开导她，拍了拍床沿，“过来，小丫头，我们聊聊。”

谭骥炎送走了玖兰源过来找童瞳时，看见的便是谭景御压在童瞳身上，嘴巴里发出嘿嘿的阴笑声，虽然知道谭景御和童瞳之间绝对不会有什么，可是谭骥炎那峻脸还是在瞬间铁青的黑了起来。

“二哥，这绝对是误会。”收到那要将自己给凌迟的凶狠眼神，谭景御鲤鱼打挺的一个翻身下床，刚刚只是一不小心说漏嘴让小丫头知道这子弹是自己故意不避开的，结果一不小心打了起来，然后谭景御利用自己伤员的优势，终于成功的压倒了童瞳。

“误会？”谭骥炎冷哼着，看着童瞳小脸红扑扑着，脸上有着汗，呼吸不稳，原本扎起来的头发也凌乱的散开，再想到刚刚谭景御压着童瞳，谭骥炎紧绷着峻脸，身上寒意陡然之间大增。

“那个谭骥炎今天我在谭三哥这里睡，他还要打点滴，半夜我要守着。”童瞳倒没有往奸情方面想，刚刚因为怕伤到谭景御受伤的手臂，结果一不留神自己就输了。

童瞳不说话还好一点，此话一出，谭骥炎眼神几乎都能杀人，而被瞪的谭景御苦笑的看着脸色已经算的上狰狞的自家二哥，小丫头这一个弯子绕不过来，要避开二哥，谭景御也没有办法。

“你要住这里？不方便。”即使知道绝对不可能有什么，谭景御也不敢有什么，可是谭骥炎一想到童瞳要留在另一个男人房间里睡，依旧满脸的阴霾。

“可是谭三哥让我留下的。”童瞳瞄了一眼突然从冷笑的谭骥炎，吞了吞口水，然后同情无比的看着谭景御，谭三哥自求多福吧。

“二哥。”声音有点的颤抖，谭景御后背阵阵发冷，可是他不答应小丫头行吗？这要是让小放放知道自己故意挨枪子，谭景御知道自己那可怜的信用是没有了，只怕都要被小放放当成拒绝往来名单里的一员，所以即使此刻被谭骥炎看的毛骨悚然，却还是打肿脸中胖子的开口，“二哥明天还要工作，我怕半夜发烧，所以就留小丫头下来照顾我一晚上，二哥，真的就一晚上。”

这不听着谭景御那声音越来越颤抖了，童瞳也卖力的点了点头，保证只是一晚上。

小丫头你点头做什么，还嫌二哥不够生气啊！谭景御挫败的看着火上浇油的童瞳，还真是粗神经，幸好自己喜欢的人是小放放，否则二哥这会肯定将自己五马分尸的丢出房间了。

我这是帮你！被谭景御瞪的很是无辜的童瞳，不满的皱了皱鼻子，谭三哥还真是，自己不是看他话都说不连贯了，才会帮他的嘛。

小丫头，你这是帮倒忙！谭景御哭笑不得的看着童瞳，而一抬头对上谭骥炎凛冽的黑眸，忽然很想一头撞死自己，在二哥眼里自己该不是和小丫头在眉目传情吧？

自己为什么要故意求挨一颗子弹，要用苦肉计多的是办法，可惜后悔已经太迟了，谭景御只祈求着谭骥炎可以理智一点，毕竟他们可是亲兄弟啊。

“回去。”谭骥炎终于不再用眼神凌迟谭景御，直接转过目光看向童瞳，在她要开口拒绝之前，一手揽过童瞳的腰，直接一个公主抱将人个抱在了怀抱里，然后大步的向着门外走了过去。

危机终于解除！谭景御松了一口气，然后全身无力的倒回了床上，二哥的眼神越来越恐怖了，不过幸好逃过一劫，这会要不要去冲个冷水澡呢，说不定半夜发烧了，小放放就会照顾自己了，狡猾着笑着，谭景御直接向着浴室走了过去，决定冲冷水澡，将苦肉计进行到底。

“为什么避开我？还在生气我让沐放参与进来。”客厅里，谭骥炎放下童瞳，却依旧将人给固定在自己的怀抱里，今天的事情谭骥炎已经部署好了，谭景御的提议正好让谭骥炎不用开口，而如果时间能倒转回去，谭骥炎也就会做出同样的选择，不要说沐放不会有危险，就算真的有一些危险，谭骥炎也会同样做，只有真正的铲除了白狼这个杀手组织，小瞳才安全，杀一儆百，以后也没有杀手组织或者个人敢接下这样买凶杀人的悬赏。

童瞳没有开口，只是从谭骥炎的怀抱里探出头来，看着虽然冷沉着峻脸，语调冷静，可是那眉头却还是皱起来的谭骥炎，童瞳抬起手轻轻的抚上他的脸，然后乖巧的靠在了谭骥炎的肩膀上，“没有，我不生气，我只是有些不明白我怎么就惹了这么多麻烦，还连累谭三哥受伤了。”

“他那时自己凑上去挨子弹的。”谭骥炎倒是一愣，有些疑惑的看着亲密靠在自己怀抱里的童瞳，他以为她会生气的，毕竟她那么在乎沐放，而自己却让沐放当诱饵，虽然部署的很齐全，可是终究还是有意外的，可是童瞳的话，却让谭骥炎忽然感觉心头暖了起来，这个孩子终于将自己放在第一位了，不再因为其他男人而和自己生气。

“谭骥炎，我好像是挺会惹事的。”童瞳还是有些情绪低落，以前童瞳感觉自己绝对是一个乖宝宝，后来事实证明，她惹事的本领果真很强悍。

“没有关系，我会解决。”原本还乌云密布的峻脸此刻已经满是温柔，谭骥炎低头轻轻的吻上童瞳的额头，“去洗澡，很晚了。”

白狼杀手组织就在国际纠纷的大帽子之下华丽丽的被牺牲了，日方自然是要息事宁人，所以一个三流小黑帮被警察给剿灭了，死了几个人，日方政府自然是不会在意的，而唯一知道内情的斋藤千山几乎恨不能要杀了谭骥炎和玖兰源，可是他们可都是光明正大的打着官方的名号，让斋藤千山在愤怒的同时，却也明白白狼被毁，那么下一个人可能就是自己了。

“斋藤先生，我们要为头领报仇！”此刻，书房里，两个男人快速的跪在了地上，对着斋藤千山行着大礼，他们是侥幸逃脱的杀手，外面还有四个受了轻伤的同伴，一夜之间，白狼杀手组织被毁，让这些杀手明白，如今已经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了。

“出去，找个地方躲避起来，不准轻举妄动！”这样的关口上，斋藤千山即使再气愤，但是也绝对不会真的让这些杀手再去暗杀谭骥炎和童瞳，这不是等于将自己推到风口浪尖上，所以报仇，斋藤千山不急在这一时，等自己成功的打败

玖兰源，进入参议院之后，再回头收拾玖兰源，让这些杀手去中国暗杀谭骥炎，那么就和日本政府，和自己没有关系了，但是绝对不能在东京动手，否则就是严重的国际纠纷，谭家可是中国北京军区最大的势力，谭骥炎在日本被暗杀，那么就等于是宣告两国开战。

被斋藤千山训斥着，两个杀手对望一眼，眼中有着愤怒，可是却又归于了冷漠的麻木，起身鞠躬，然后退出了书房，白狼杀手组织被毁，外面都是追捕他们的人，只要一出面，就可能被狙杀，所以与其等死，他们也要拉着敌人一起死。

“宴会？欢迎那些中国人，哼，日本什么时候这么没有骨气了，那些中国人凭什么参加宴会！”斋藤香不屑的冷哼着，看着手里的请帖，想到之前原本要教训童瞳，可是最后反而自己被打了，被当成诬陷好人的罪人，斋藤香就气不打一处来。

“好了，想什么样子，茜子小姐身为皇室贵族也会出席，这可是你认识更多名流的机会，现在就去打扮，晚上准备出席晚宴。”说话的女人穿着和服，正是斋藤香的母亲，对于她而言什么中国人日本人都是虚假的，能让香找个一个好的结婚对象才是最重要的。

虽然两个人的声音并不是很大，可是杀手的耳力自然高于普通人，也将对话都听见了耳中，两个杀手对望一眼，再次找到了报复的机会。

斋藤香约了裕和茜子去美容院，而还没有走到庭院门口，就遇到了两个杀手，对于家里出出进进的这些人，斋藤香并不认识，高昂着头原本准备直接越过。

“香小姐很讨厌那些中国人吗？那么今晚上的宴会，我们可以为小姐出力，好好的教训他们。”杀手敛了杀气，恭敬的对着斋藤香开口，如同是讨好主人的普通下属。

“哼，你们行吗？”斋藤香不屑的看了一眼，这样的下属她见的多了，都想高攀上自己，可是也不看看他们是什么身份，自己是什么身份，和他们说话，都是自己的宽容和恩赐，不过一想到童瞳，斋藤香便再次脸色扭曲，一阵一阵的火从胸口烧了起来，“你们真的行吗？不要到时候丢了我斋藤家族的脸面。”

“小姐放心……”见到斋藤香终于上钩，杀手快速的走了过来，依旧是谦卑的态度，不过倒快速的将自己的初步计划说了一遍，当然，他们需要斋藤香将他们带进宴会，这样的宴会，他们是没有资格进入的，硬闯的话，估计直接就被射出了马蜂窝。

第二天，中日双方就亚洲经济包括钓鱼岛相关的事情也做了一些的沟通，当然，这都是官场上的话，而晚上的晚宴原本是没有的，不过昨天晚上谭骥炎在酒吧遇袭，这让日方立刻拿出了道歉的诚意，所以特意举办了这个晚宴，也算是一种间接的赔罪方式。

谭景御在冲了冷水澡之后，可惜以往身体素质太好，冲了半个小时冷水澡，对他而言除了冷一点，倒依旧没有发烧，不过沐放倒是睡了不到一个小时就惊醒了，来到谭景御房间，却发现童瞳不再，而谭景御窝在被子了，露在外面的手冰冷冰冷的，这让沐放不由的担心起来，倒最后终究还是让借着身体发冷的谭景御将人成功的给拐上了床，不过早上在男人都惯有的某个勃起的小东西一不小心顶到了沐放腿上，然后成功的被踢下了床。

因为是正式的晚宴，童瞳也换上了礼服，还好手腕和手掌上的伤痕因为之前童啸那诡异的绿色药膏，几乎已经看不出受过伤的痕迹了，谭骥炎依旧是一身黑色的西装，衬托着笔挺的身影更加的修长，冷面峻颜，凤眸浓眉，无形里给人一种强势的尊贵。

加长的宾利车停在了一幢日式别墅前，这里是玖兰家族的产业，已经有一百多年历史的古屋，典型的日式风格，没有中国园林的精致贵气，但也带着小家碧玉的雅致宁静，木制的屋子，鹅卵石铺砌的小径，清澈着池塘，夜色之下，灯光朦胧，让人感觉到一种心的沉静。

“谭骥炎，我自己去逛逛，你去应酬。”谭骥炎身后还有一批中方的官员，此刻进了别墅之后，童瞳后怕的看了一眼正厅的方向，潇洒的对着谭骥炎拜拜手，也不等他反应却已经向着一旁的小径走了过去。

知道童瞳不喜欢这些官方的社交，谭骥炎倒也没有挽留，只是眼神示意了一下，暗中，自然有人跟过去保护童瞳的安全，而且这里是玖兰源的地方，安全还是有保障的。

童瞳走路的声音是习惯的放慢，呼吸也轻微，夜里刮着微风，树枝沙沙的声响着，完全遮掩住了她的步伐，可是突然，童瞳目光一愣，不敢相信的看着不远处回廊之下拥抱在一起，甚至唇贴上唇的两个男人。

“童小姐？”浅苍贵井错愕一愣，刚刚崴伤的脚踝还有些痛，不过幸好一旁的玖兰源眼明手快的扶住这个身体虚弱的部下，然后造成了两个人的唇不小心撞到一起的意外。

“原来你们在这里躲着偷亲。”童瞳满脸的震惊，可是玖兰源不是这一次晚宴的主人吗？怎么能躲在这里，早知道可以躲，自己也该拉着谭骥炎过来，院子的景色还真是漂亮，后院竟然还有露天的温泉。

“不是偷亲……”玖兰源知道童瞳刚刚误会了，刚要开口，可惜话才说了一半，便被童瞳更震惊的语调给截断了。

“原来你们是光明正大的，可是我真的没有看出你们是一对。”童瞳此刻正在检讨，自己是不是过的太安逸了，竟然连玖兰源和浅苍贵井的情侣关系都没有看出来。

玖兰源表情僵硬的纠结了一下，这个误会绝对不能传出去，否则就说不清楚了，“不是……”

“不是情侣？难道你们还没有确立关系？”或许和谭三哥对沐哥一样。

“不是才确立关系……”玖兰源突然有种辞穷的感觉。

“哦，那就是有段时间了，可是真的看不出来，你们的保密工作做的真好。”自己果真太大意了，童瞳再次检讨中。

“不是你看到的这样。”玖兰源再次被童瞳抢了话，那原本英俊优雅的脸上表情已经是极度的扭曲。

“算了，我不打扰你们了。”童瞳瞄了一眼玖兰源有些难堪的脸色，还是识趣的离开，毕竟任谁被打扰了自己和情侣亲密，都会不高兴的，而童瞳已经觉悟到自己惹了太多麻烦，所以如今还是乖一点好。

目送着童瞳身影迅速的离开了庭院，玖兰源眉头皱的如同毛毛虫一般，然后头痛的看着同样一脸纠结的浅苍贵井，脑海里浮现出谭骥炎冷酷精明的模样，为什么那个男人会找这么一个有着诡异思维的女孩当恋人。

宴会大厅，今天来参加宴会的除了一些日本政界的高官，也有一些名流子弟，包括一些大财团的接班人，差不多算是很高规格的一个宴会。

裕和茜子皱着眉头看着还没有到场的斋藤香，目光不经意的向着大厅扫了过去，一张张虚伪的脸，看的就让裕和茜子倒胃口，突然，当一道黑色的身影闯入到视线里时，裕和茜子整个人怔了一下，一种说不出来的悸动感觉在心底复苏着。

那个男人，一身凛冽的黑色，峻挺的身影修长的伫立在一群人中间，虽然四周的人都在殷勤的说着什么，可是他却只是冷眼相待，偶然颔首，或者简短的说上一句话，如同高傲的王者一般，站在云端，睥睨着众生。

察觉到一道看向自己的目光，谭骥炎警觉的抬起头，凤眸幽沉的向着视线的来源处扫过，却见是一个不认识的女孩，然后又冷淡的收回视线，应付着眼前的日本官员和想要去中国投资的日本富商。

上天原来竟然还真的这样娇宠一个男人，明明已经有着那样让人折服的气势，却偏偏又给了他一张冷峻非凡的脸，五官如同最杰出的雕刻师的手笔，那飞扬的眉宇，那深邃不见底的凤眸，裕和茜子突然感觉自己沦陷了。

玖兰源和浅苍贵井过来后，宴会正式开始，因为西式的宴会，所以玖兰源自然是请谭骥炎开第一支舞，不过谭骥炎发现玖兰源看向自己的眼神有些的诡异。

“在场最尊贵的女士是我们的裕和殿下，谭先生，请！”玖兰源这才发现童瞳不再谭骥炎身边，可是宴会的舞曲已经响起来了，所以让谭骥炎邀请日本皇室的小公主跳第一支舞，也算是非常的得体。

裕和茜子今晚上穿了一件白色的小礼物，衬着一张漂亮的脸高贵无比，挽着发髻，此刻如同最骄傲的女王一般站在了原地，面带着浅浅的微笑等待着谭骥炎过来邀舞，虽然裕和茜子看起来依旧如同往日一般的清高尊贵，可是只有她自己明白那交握的放在腰前的双手是如何的颤抖。

“抱歉，我有女伴。”可是让所有人震惊的是，谭骥炎却沉声拒绝了，目光看向庭院里，小瞳怎么还没有过来。

裕和茜子的脸蛋陡然之间苍白成一片，不单单是失望，更多的是感觉到被羞辱了，虽然她已经知道了谭骥炎尊贵的身份，可是自己身为日本皇室的小公主，难道还配不上她吗?

可是在场的其他人却都明白，真的论起身份，裕和茜子的确配不上谭骥炎，日本皇室早已经是一个摆设，是一个傀儡而已，有的只是虚荣的尊贵，可是北京军区谭家，在中国那可是响当当的势力代表，而且谭骥炎的更是北京市副市长，双重身份之下，裕和茜子低了好几倍了。

谭骥炎还真是在乎童瞳！玖兰源脸上优雅的笑容第二次扭曲，虽然说是晚宴，可是在场的人哪一个不是非富即贵，可是玖兰源没有想到谭骥炎竟然这么直截了当的拒绝了邀请裕和茜子跳舞，这等于是当面打了日本皇室一个巴掌，可惜玖兰源知道谭骥炎就是有这个嚣张的资本，而且日本政府自然不可能为了一个傀儡的皇室和谭骥炎过不去。

终于，在所有人呆滞里，现场气氛一度显得诡异，然后却见庭院外有一道清瘦的身影走了过来，而随着她的靠近，谭骥炎那原本略带担心的峻脸在瞬间转为了温柔，甚至迈步向着门口走了过去，低沉醇厚的嗓音里带着可以感知的温柔，“快一点过来，就等你一个了。”

“啊？等我做什么？”童瞳加快了脚步，三两步小跑了过来，浅绿色的裙摆在夜色之下如同小精灵一般，让人感觉眼前一亮，然后还来不及看到童瞳的面容，然后她的已经被谭骥炎揽到了怀抱里，开始了第一场舞曲。

“等我开舞？”童瞳自然是清楚这些社交礼仪，随着谭骥炎的舞步，瞄了一眼四周，然后尴尬一笑，“日本人果真很有礼貌，这么多人等我一个。”

“嗯。”如同没有察觉到现场众人扭曲的表情，谭骥炎只是用宠溺的目光凝望着童瞳。

随着谭骥炎的开舞，然后三三两两的人也都相携的迈开了舞步，当玖兰源邀请着裕和茜子也共舞的时候，童瞳突然的瞪大眼，他不是和浅苍贵井是情侣吗？怎么又和其他女人跳舞?

玖兰源对上童瞳那一副看着奸夫淫妇愤怒表情的小脸，优雅的笑容今晚上第三次僵硬在脸上，娴熟的舞步甚至踉跄了一下。

而浅苍贵井因为身体不太好，虽然自然没有跳舞，只是端着酒杯，小口的品尝着葡萄酒，而一直注意着舞池里的身影，自然也就将玖兰源那扭曲的表情收入眼中，想到童瞳之前的话，浅苍贵井突然压抑不住的笑了起来，结果乐极生悲，葡萄酒呛到了气候里引起一阵闷咳。

童瞳一开始还只是有些愤怒，可是此刻看到弓着身，握着拳头抵着唇压抑着咳嗽声的浅苍贵井，然后看向玖兰源的目光立刻转为了熊熊大火！这个劈腿的渣男！

玖兰源被瞪的很是无辜，看了一眼咳嗽的浅苍贵井，便知道童瞳为什么这么愤怒，可是这一连串的误会，玖兰源头痛着，结果一分心，舞步错了，而正旋转的裕和茜子完全没有想到玖兰源会犯这样低级的错误，整个人向后一靠，却没有靠到玖兰源的臂弯里，而是直接砰的一声，一屁股跌坐在了地上，让原本正跳舞的众人此刻都目瞪口呆的看着出丑的裕和茜子。

｜派派小说后花园lyg021手打，转载请注明｜www.paipai.fm

第三卷 家族风云 139章 暗杀之夜

裕和茜子身为日本皇室的小公主，从小到大都是在极其严格的教育下长大的，举手投足之间都必须带着皇室的气势和威严，也就养成了她即使只有十七岁，却已经清高冷傲的一面。

平日里根本不曾将那些巴结自己的毛头小子看在眼里，那些世家的子弟都是因为身后拥有雄厚的家族而已，而品学兼优，才情出众的裕和茜子第一眼就看中了谭骥炎，之后虽然知道他是中国人，也知道自己初动的感情夭折了，可是越是如此，裕和茜子却更加有一种强烈的情绪，而此刻，看着和谭骥炎在一起的童瞳，之前的一面之缘，让裕和茜子突然厌恶起能站在谭骥炎身边的任何一个女人。

“茜子小姐。”玖兰源头愈加的痛，不过还是快速的走上前来，将跌坐在地的裕和茜子给扶了起来，优雅含笑的视线扫过全场，似乎如同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般，而被玖兰源目光看过的众人也都立刻明白过来，将那份震惊都压了下来，同样装作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我没事，玖兰君。”高傲的昂起下巴，裕和茜子抽回被玖兰源握住的手，带着皇室的骄傲向着一旁的休息区走了过去，只是眼中的阴狠和嫉恨却被完美的隐藏下来。

玖兰源自然也跟了过去，而一曲差不多结束了，谭骥炎也带着童瞳去休息了，终于停止咳嗽的浅苍贵井却一反常态，偏偏用着无比哀怨的目光看向玖兰源，那眼神怎么看都像是被抛弃的苦情恋人，让玖兰源几乎维持不住脸上优雅的笑容，无法想象一直都是沉默柔和的浅苍竟然也有这样的顽劣的时候。

“谭先生，我身体有些不适，先失陪了。”咳过之后的脸还有些的酡红，浅苍贵井无视着玖兰源指控的目光，转过身先行离开了大厅。

而一出了大厅，浅苍贵井身影向着黑暗中走了过去时，那原本看起来清瘦孱弱的脸上却渐渐的转为了一种深沉的肃杀，低声的对着衣襟上的联络器开口，“夜莺，准备行动，夜枭负责支援，行动一结束，立刻离开东京。”

谭骥炎清楚的感觉到童瞳看向玖兰源的眼神分明是写着不高兴，突然离场的浅苍贵井似乎也知道什么，而察觉到谭骥炎审视目光的玖兰源此刻只是有苦说不出，童瞳的思维太让人无语了。

“谭先生喜欢东京吗？”裕和茜子一直都是极其自律的，可是却在此刻，生出一股叛逆的心思之后，又或者是因为谭骥炎太过于优秀，所以裕和茜子放下了身为皇室贵族的骄傲和尊严，也忘记了之前跌倒的狼狈，灼热的目光看向谭骥炎，主动的邀约，“开场舞已经过了，不知道茜子能不能请谭先生共舞一曲。”

撬墙角？还当着自己的面！童瞳刚还在瞪着玖兰源，此刻听到裕和茜子的话，不由瞪大眼睛看着盛气凌人的裕和茜子，然后习惯性动作的一把抓紧了谭骥炎的胳膊，无比凛冽的目光看向裕和茜子，宣誓着谭骥炎的所属权。

冷静冷静，这里还是日本，这些都是日本人，弄不好又是国际纠纷，对于已经接二连三闯祸的自己，童瞳努力的克制住自己要冷静一点，所以此刻童瞳到没有露出什么不该有的眼神和神情，看起来倒如同是要被抢走心爱玩具的孩子，因为童瞳怕啊，她这一不冷静，要是失手了，裕和茜子说不定就没命了。

“童小姐难道没有一点礼貌和家教吗？不知道这样是非常失礼吗？”裕和茜子冷冷的讥讽着童瞳，眼角高挑着，看着童瞳就如同看一个没有教养的下等人。

“茜子，这你就不知道了吧，我听说童小姐是孤儿院出生，和一个没有父母教养的孩子说礼貌，根本就是浪费口水。”斋藤香的声音尖锐的插了过来，裕和茜子不知道童瞳的身份，可是她知道，而且已经都查的清清楚楚了，一个演艺圈靠出卖脸面的小艺人，孤儿院出生，没有背景没有家世，根本给自己提鞋子都不配。

“原来如此，难怪童小姐一点也不懂社交礼仪，不过我不会在意的，童小姐也不用感觉过意不去。”裕和茜子声音稍微提高了一点，依旧是一副优雅高贵的模样，此刻站起身来，面带微笑的看向谭骥炎，然后率先伸过手，“谭先生，请容许我代表日本皇室邀请谭先生共舞一曲。”

裕和茜子的声音说的很大，让四周的人都听见了，而且她说的是代表日本皇室，那么谭骥炎再拒绝就不仅仅是失礼了，也等于间接的看不起日本皇室，这是任何一个官员都不会犯的低级错误。

童瞳极其无辜的眨了一下眼睛，她忽然感觉国际纠纷很容易就形成，所以真的不能怪自己会惹祸，不过此刻，看着裕和茜子那一副骄傲的模样，目光灼热的看着谭骥炎，却连一个眼神都不给自己，明摆着是看不起自己，然后又依仗着中日友好这个大帽子，让谭骥炎都无法拒绝她的邀请，童瞳开始不舒坦了。

玖兰源此刻嘴角勾着笑，戏谑的眼神看着童瞳，她要怎么应付呢？其实一般而言，谭骥炎和裕和茜子跳一支舞也绝对没有什么，可是看着童瞳那气鼓鼓的小脸颊，努力瞪大一双细长眼睛的模样，玖兰源敢断定童瞳绝对不会善了。

“看来谭先生很得茜子小姐的欣赏，那么这一支舞就是中日友好的象征了。”斋藤千山朗笑的接过话，阴狠的眼神看向谭骥炎和童瞳，打着场面话。

日本人都是拉皮条的吗？童瞳很想问一句，可是中日友好四个字如同魔咒一般，童瞳特憋屈的忍了，这个时候童瞳知道自己该表现的大方大度，雍容优雅，然后松开谭骥炎的胳膊，让他和裕和茜子跳一支舞，可是童瞳那抓着谭骥炎胳膊的手却越收越紧，谭骥炎的袖子直接被她给蹂躏的皱巴巴的。

谭骥炎宠溺的目光看了一眼童瞳，看着她一脸醋意，憋屈的小模样，如同炸了毛的小野猫，只要一碰肯定要伸出锋利的小爪子，可是这会却还在隐忍着，可是那表情是怎么看怎么可爱，谭骥炎于是沉默的抿着薄唇不开口。

谭骥炎，你不厚道！童瞳忍不住掐了一下谭骥炎的胳膊，自己刚将求助的目光看过来，谭骥炎竟然敢如同没有发现，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无视模样。

“童小姐？”裕和茜子不愿意第二次被谭骥炎拒绝，所以此刻刻意将目光转向了童瞳，虽然她根本不愿意看这样的平民一眼，依旧保持着骄傲，可是却刻意的在眉眼之中多了一份被羞辱的委屈，让在场的日本官员立刻看向童瞳的目光多了一份愤怒，一个中国的孤儿竟然敢如此羞辱日本皇室！

“你不能合玖兰先生跳舞吗？”童瞳衡量了一下，然后抱着对不起浅苍贵井的愧疚，直接将玖兰源给推了出来当挡箭牌。

“童小姐，我舞技拙劣，更何况，茜子小姐代表着日本皇室，这一支舞我跳不适合。”玖兰源嘴角抽搐了一下，然后优雅的笑着将问题又推给了童瞳。

童瞳很想补上一句谭骥炎舞技更拙劣，可是这太丢国人的脸面了，所以童瞳不满的看了一眼玖兰源，然后瞪了一眼作壁上观的谭骥炎，然后再对上裕和茜子那明显等的不耐烦的表情，童瞳小眼睛里光芒一亮，好吧，非要让自己下狠手才痛快！

“茜子小姐，谭骥炎不太擅长跳舞，所以希望你不要太失望。”童瞳终于松开挽着谭骥炎胳膊的手，然后在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的表情之下，童瞳对着露出胜利笑容的裕和茜子端庄一笑，然后踩着高跟鞋从她身边走过，非常识趣的退到了一旁。

只是谁也没有看见童瞳在经过裕和茜子身边时，掌心里不知道何时多了一把锋利的利刀，刀锋从裕和茜子礼服的腰间迅速的掠了一下，身为玉石雕刻师，刀功自然是极其好，而利刀很精致，在掌中里一晃而过之后又被童瞳给收了起来，这样的宴会带手枪不是可能的，所以童瞳就带了这打造精致的利刀。

谭骥炎倒有些疑惑童瞳的大方，不过看着她那明显落落大方的表情，谭骥炎明白童瞳一定做了什么。

裕和茜子骄傲一笑，然后用完美的表情转向谭骥炎向着他走了过来，今天谭骥炎是现场最优秀的男人，而自己是皇室的小公主，这才是天造地作的一对。

一步，两步，三步！童瞳抿唇笑着，努力的保持着泱泱大国的宽容风范，可是在玖兰源看来，童瞳这根本就是一副等着看好戏的模样，果真等童瞳数到第五步的时候，裕和茜子突然听到布帛裂开的声音，然后她白色的小礼服采用腰间裂开了缝，而刚刚跨步的动作直接刺啦一声，昂贵的小礼服变成了从腰间到大腿处都开叉的性感礼服。

玖兰源口中一口酒差一点呛了出来，英俊的脸上难得出现了错愕，不敢相信的看着一幅我很无辜表情的童瞳，玖兰源摇摇头，快速的将西装脱了下来向着裕和茜子走了过去。

裕和茜子脑海里一片空白，呆愣愣的看着自己暴露在众人视线里的腰侧肌肤，然后脸上猛的一阵青白，扭曲的目光愤怒的瞪向一旁的童瞳，恨不能立刻冲过去杀了她。

“茜子小姐，请穿……”玖兰源刚要将西装递过来，而裕和茜子恼羞成怒之下，一手拉住腰侧裂开的礼服，拔腿向着门口跑了过去。

真的不能跑！童瞳双手快速的捂住了眼睛，然后指缝微微的张开不忍心的看了过去，果真裕和茜子还没有跑到门口，礼服原本只是从腰侧裂开，可是随着奔跑呼啦一下，直接裂开到了大腿处，然后暴露出裕和茜子的白色内裤。

谭骥炎从始至终目光都没有看向裕和茜子，一直都是落在自己在意的这个孩子身上，看着她努力装出一副大度的模样退让，然后退到三米之外的安全距离，如同偷笑的小猫儿一般，最后双手捂着眼睛，似乎是不忍心看，可是那飞扬的嘴角，张开的指缝，都让谭骥炎明白这个孩子在乎自己，在乎到不愿意自己和其他人跳一支舞。

“庭院安排了烟花，诸位可以出去观赏一下。”原本是九点才放烟花助兴的，可是在裕和茜子这样差一点光着半边屁股跑出去之后，玖兰源身为主办人不得不将烟花欣赏提前了。

斋藤香还想要说什么，可是却在斋藤千山警告的目光里不甘心的闭上嘴巴，众人也都感觉气氛有些的诡异，所以大家打着哈哈走出大厅，院子很大，四周也种植了樱花，明亮的月亮，深蓝色的夜空，真的让人感觉很安静。

而正在休息室这边，突然听到烟花绽放到夜空发出的声音，浅苍贵井脸色一变，快速的走到了窗口，夜空之下，一朵美丽的烟花绽放出最妖娆的风姿，然后片刻之后消失，怎么回事？

“夜枭，你到了没有？”通过特殊的联络器，浅苍贵井快速的询问着负责善后的夜枭，可是比预订的时间提早了半个小时，夜枭果真还没有安排好，而负责狙杀的夜莺却已经就位，毕竟失去了这一次的机会，想要有第二次机会就太难了，犹豫了瞬间，浅苍贵井下达了执行的命令，自己大步的向着门口快速的走了过去。

暗杀斋藤千山非常的困难，平日里，斋藤千山非常的小心谨慎，行踪不定，身边都带着四个形影不离的保镖，而斋藤千山的官邸更是防守严格，外人根本混不进去，食物也都有严格的检查标准，所以今天他来参加这个晚宴，因为是玖兰源的地方，所以斋藤千山只带了两个保镖进来，余下两个人在外面，是唯一的机会。

而浅苍贵井因为事先知道地点，所以狙杀手夜莺才能在暗中事先踩点，寻找最适合的狙杀点进行暗杀。

庭院里烟花绽放在夜空之中，绚丽多彩，带着夜视镜的夜莺已经准备妥当了，透过准星，十字瞄准的枪口正对着斋藤千山的心脏处。

浅苍贵井不动声色的到了人群之中，目光扫了一眼不远处的斋藤千山，稳了稳心神，当又一个烟花咻的一声向着夜空飞升而去，巨大的绽放声遮掩了狙杀手的子弹划破夜空的声音。

“爷爷……啊……”斋藤香刚推了一下身边的斋藤千山想说什么，突然感觉有什么从自己眼前划过。然后一股温热的液体飞溅到了脸上，带着腥味，手一抹，掌心里赫然是鲜血，而同一时间，别墅和庭院里的灯同时熄灭了

“有狙杀手！”斋藤千山不远处的保镖厉声的喊了一句，然后身影快速的扑向了捂着胸口的斋藤千山，余下一人向着狙杀手藏身的别墅楼顶看了过去，立刻通知着外面的两个保镖。

庭院里立刻大乱起来，有的人快速的向着四周逃窜了过去寻找藏身的地方，暗中玖兰源别墅的保镖立刻出来保护庭院里的客人。

“李成，保护谭骥炎！”黑暗里，童瞳掌心里已然多了一把利刀，然后拉着谭骥炎迅速的向着一棵时候躲藏了过去。

玖兰源和浅苍贵井第一个冲到了斋藤千山身边，斋藤千山胸口有一个伤口，汩汩着流淌着鲜血，可是子弹射偏了，所以虽然严重，但是却不致命，而被惊吓到的斋藤香还在呆傻的看着满手的鲜血，被保镖护到了一旁，却依旧没有任何的反应。

“立刻联系医院，护送斋藤先生去医院抢救。”玖兰源脸上失去了往日优雅的笑容，在自己的宅子里斋藤千山这个政敌被刺杀，玖兰源知道自己难逃其咎，所以斋藤千山一定不能死，绝对不能死在自己的地盘上，否则就说不清楚了。

“我过去，还有中方出访团的人在，他们更不能出事。”浅苍贵井对着冷怒着脸的玖兰源开口，也不等她回答，快速的和斋藤千山的两个保镖迅速的护着重伤的斋藤千山离开。

“小心！”童瞳提醒着谭骥炎的同时，身体快速的一个侧闪，一颗子弹打到了童瞳所藏身的岩石后面，子弹在石头上迸发出明光的火光，可是黑暗里，人太多太混乱，女人的尖叫声混杂在了一起，根本察觉不到是什么人在放黑枪。

“先退到大厅里去！”玖兰源的声音在一片慌张的慌乱里沉稳的响了起来，脸色阴厉的有些骇人，原本玖兰源是以为暗中的毒手是狙杀斋藤千山的，却没有想到谭骥炎和童瞳也是射手的目标，玖兰源第一次脸色如此阴沉难堪，不管是斋藤千山还是谭骥炎在自己的别墅里被暗杀，对玖兰源而言都将是非常棘手的大麻烦。

这边看到众人向着大厅退了过去，又一颗子弹咻的一声射了过来，还没有等众人反应过来，大厅里餐厅去堆积的两米多高的玻璃酒杯哗啦一声破碎，随后又是密集的枪声，天花板上的水晶吊灯再次被击裂，让躲在屋子里的人再次惊恐的瑟缩成一团。

枪声，女人们害怕的尖叫声，保镖冲进来的脚步声，和玖兰源那让人安心的声音混杂成了一片，可是因为事先电路被破坏了，所以太黑之下，突然的杂乱之后，又是戛然而止的安静，保镖找不到目标也不敢乱开枪，而暗中的杀手和狙杀手似乎也在等待着最佳的射击时间。

院子外才狙杀手，所以相对而言大厅是安全一些的，童瞳靠在角落里，手被谭骥炎的大手温暖的握住，四周这是她熟悉的环境，枪声，慌乱的人群，火药味和血腥味混杂在了一起，让童瞳没有了以往的寂寞和肃杀。

大厅门口有一个死掉的保镖，因为外面的月亮不知道何时被云层遮挡住了，黑暗里，看不见鲜血，可是那血腥味却扑鼻而来，也有不少人在慌乱的躲避里摔倒受伤，此刻黑暗之中隐隐的是隐忍的哭泣哽咽声。

一般一个任务里都是一个目标，而童瞳一开始以为被狙杀手射伤的斋藤千山是目标，可是之后几枪分明是对着自己和谭骥炎来的，童瞳一时也有些弄不准这些杀手到底是要杀谁。

可是杀手隐匿在暗中，甚至隐匿在保镖或者别墅的员工里，甚至是伪装成了客人，这样一来，越拖延时间越久越危险。思索片刻之后，童瞳快速的看了一眼随行进入别墅的保镖，和小杨对望一眼，同样是国安部的人，童瞳更愿意相信小杨。

这是让自己掩护？小杨一直密切注意着童瞳和谭骥炎的安全，突然看到童瞳打的熟悉的手势之后，猛然的瞪大眼睛，年轻的脸上闪过一丝错愕，可是容不得他多想了，快速的举起手枪替童瞳掩护起来。

“谭骥炎，你进屋！”童瞳手里握的是李成丢过来的手枪，小心的将身体探了出去，然后清澈的眼睛微眯，手指扣动了扳机向着之前杀手可能藏身的庭院方向快速的开了一枪，然后身体一个利落的翻滚迅速融入到了夜色之中。

谭骥炎脸色一寒，可是时间不等人，一旁李成和另一个保镖一左一右护着谭骥炎快速的向着屋子里后退，而一旁七八个中方官员也抓紧了时间撤进屋子，让谭骥炎不得不大局为重，无力的看着童瞳身影刚出现，咻咻的子弹立刻向着她的方向射了过来，而小杨立刻掩护的回击。

身体利落的一个侧闪，童瞳冷眼一笑，一颗子弹从枪口里射了出去，而几乎在同时，枪声戛然而止，童瞳射中了一个杀手。

又藏身到了树后，童瞳冷静的观察着四周，因为狙杀手还在，所以除了躲避在屋子里，倒没有人敢离开，因为一旦现身就有可能是狙杀手的活靶子。

狙杀手应该藏身在不远处的那一幢别墅后，可是这里是别墅群，刚刚应该已经有保镖过去了，到现在没有解除危机，童瞳知道狙杀手肯定换了地方，还藏身在暗处随时准备着给狙击目标致命的一击。

童瞳看了一眼四周，对着小杨再次的打了个手势，自己不相信日本人，所以童瞳需要过去亲自解决狙杀手，小杨挫败的看着童瞳的身影快速的翻过了围墙消失在了视线里，头皮一麻，随后也快速的追了过去，幸好暗中没有狙杀手的子弹，也没有杀手的子弹射过来，可是小杨还没有来得及舒一口气，却发现自己跟丢了童瞳。

一片黑暗里，童瞳屏住了呼吸，隐身在黑暗之中，如同夜魅一般，迅速的向着门口的方向挪移了过去，突然，听到轻微的枪声时，童瞳迅速的躲避了身影向着枪声的方向看了过去，猛然的愣住。

却见浅苍贵井快速的枪杀了斋藤千山身边的两个保镖，而自己一个躲闪不及，被斋藤千山的手里的匕首狠狠的伤到小腹，而浅苍贵井则是直接在斋藤千山的心脏上补了一枪，刚要将斋藤千上手里的匕首给夺下，暗中有脚步声过来了，浅苍贵井只来得及将手枪给收了起来，身后的保镖已经过来了。

童瞳凝眉沉思着，浅苍贵井小腹上的伤口，和斋藤千山手里的匕首刀口一比对，浅苍贵井杀人的计划就暴露了。

砰的一声，最近的一个保镖突然被狙击手的子弹给一枪射中了眉心，童瞳一愣，快速的看向狙击手开枪的方向，自己应该已经暴露在了狙击手的枪口之下，他为什么没有对自己动手？

狙击手的子弹为浅苍贵井赢得了一些时间，他快速的蹲下身来，装作保护斋藤千山的模样，将他的尸体拉到了一旁的角落里趁机拿下了他临死握在掌心里的匕首。

童瞳突然对着浅苍贵井方向快速的开了两枪，故意将子弹打偏了，让暗中的玖兰源的保镖注意到这边。

浅苍贵井猛然一怔，迅速的向着童瞳的方向看了过来，却见童瞳对着摇摇头，然后手腕一动，银光一闪利刃射向了浅苍贵井的小腹。

鲜血汩汩的从伤口流淌出来，浅苍贵井跌坐在地上，似乎明白过来，对着暗中的狙击手快速的开口，“目标已经射杀，立刻撤离！”

童瞳射出利刃之后，立刻向着左侧的方向快速的飞驰而去，和赶过来的小杨撞击到了一起，而两人的声音也引起了玖兰源的保镖的注意，不过一看是童瞳两人，倒也没有开枪，只是依旧戒备着，然后一行人迅速的向着浅苍贵井的方向小心翼翼的靠了过去。

“立刻去通知玖兰，斋藤千山被杀了。”浅苍贵井捂着腹部的伤口，脸色愈加的苍白，踉跄的站起身来看向童瞳，“童小姐，危险还没有消除，童小姐小心一点。”

一个保镖迅速的联络着玖兰源，余下两个保镖护在浅苍贵井身边，剩下一人检查着被浅苍贵井射杀的两个保镖，头部中枪，是从背后偷袭的，所以才一枪致命，而斋藤千山胸口有两个伤口，一个正中心脏。

“你的伤要去医院。”童瞳看着浅苍贵井腹部的利刃，自己射出的地方即使不够精准，不过浅苍贵井应该会将伤口拉大，遮掩住斋藤千山之前的那一刀的伤口，而且自己是当着玖兰源保镖的面动手的，那些保镖应该看到暗中射向浅苍贵井的利刃，从而不会怀疑到浅苍贵井才是真正射杀了斋藤千山的真凶。

“童小姐还没有接除危机，你先和我一起离开。”浅苍贵井靠在一个保镖的身上，对着童瞳开口之后，又继续道，“我们先去医院。”

小杨和玖兰源的三个保镖护送着童瞳和浅苍贵井向着门外快速的撤退，然后上了车向着医院的方向呼啸而去。

“你流血很多，靠在我身上。”后座上，童瞳让浅苍贵井靠到了自己肩膀上，小杨在副驾驶位置上，开车的是一个保镖，而前面一辆车里是另外两个保镖。

浅苍贵井知道童瞳问的是什么，无声的笑了起来，虽然脸色还是苍白，腹部的伤口捂着他的西装外套，却也被鲜血湿透了，浅苍贵井抓着童瞳的手，然后在她的掌心里写上国安部三个字，对上童瞳震惊的眼神，疲惫的点了点头，然后又在童瞳手掌上写了一个机密的号码，让她可以去求证自己的身份，斋藤千山那一刀，加上重瞳这一刀都是在腹部，失血之下，浅苍贵井感觉生命力在一点一点的消失，不过却也完成了猎杀斋藤千山的任务。

医院，急救室的红灯刺眼的明亮着，童瞳深呼吸着，然后转头看向守在自己身边的小杨，看了一眼沉默的三个保镖，浅苍贵井如果能活下来，今晚的行动一定要圆满解决。

“有没有受伤？”正在童瞳愁着如何善后，谭骥炎已经快步的走了过来，脸上带着担心，快速的将童瞳打量了一遍，确定没有任何受伤之后，这才放下心来，可是随即峻脸却又在瞬间转为了阴霾，谭骥炎没有忘记之前童瞳以身犯险的引出暗中杀手的事情。

“谭骥炎，我没事。”童瞳拉着谭骥炎走到了走廊尽头的窗口，瞄了一眼他阴沉沉的脸色，再对上谭骥炎那冷漠的不见一点温度的黑眸，有些疑惑的开口，“你在生气？”

谭骥炎冷眼扫过童瞳，然后直接将目光转向了窗户外看着夜色，只留给童瞳一个冷冰冰的侧脸，不是在生气，是非常非常生气。

“喂，谭骥炎，你之前都让沐哥冒险，我的身手可是比沐哥好太多了，而且我也没事啊。”童瞳抓了抓头，虽然还是一脸的不解，不过想到还需要谭骥炎善后，于是讨好的笑了起来，小手拉着他的衣袖撒娇着，“我保证，以后绝对不冒险，谭骥炎你不要生气了。”

可惜面朝着窗户外，谭骥炎还是那一张冷峻的侧脸，霜寒的气息，让童瞳瞄了一下四周，然后快速的踮起脚在谭骥炎的脸颊上亲了一口，软腻腻着噪音，“我真的知道错了。”

“下次不犯了？”脸颊上那柔软的触感，再听着童瞳这样软软的声音，纵然是生气童瞳冒险去引出杀手，尤其是在还有狙击手的情况之下，可是看着她小鸡啄米般的猛点头，一副乖巧认错的模样，谭骥炎却也没有办法再生气。

雨过天晴！童瞳终于明白适当的认错是非常有必要的，此刻眉开眼笑着，然后主动握住谭骥炎的大手，压低了声音，“谭骥炎，今天是两班人动手的，暗杀斋藤千山的狙击手是国安部安排的，不过对我们开枪的是另有其人。”

谭骥炎一怔，凤眸锐利的看向童瞳，刚刚才柔软的脸庞再次阴沉沉的黑了下来，从牙缝里挤出话来，“敢情你之所以道歉根本就是为了让我替浅苍贵井善后？”

一双细长的眼睛倏地瞪圆，童瞳目瞪口呆的看着开口的谭骥炎，小脸上写满了错愕，“你知道浅苍贵井今的身份？”

“不知道，斋藤千山死了，浅苍贵井进了医院，而你在这里。”谭骥炎是不知道浅苍贵井是国安部的人，可是刚刚童瞳一开口，他立刻将想到了这一切，狙击手是在烟花绽放的时候动手的，这是一个契机，而玖兰源身边最得力的助手就是浅苍贵井，当时斋藤千山受伤也是浅苍贵井主动要求护送去医院的，这么一联想起来，就知道浅苍贵井很有可能就是内奸。

而童瞳却到了医院，对一个陌生的日本人，童瞳不可能这么在意的，送到医院不说，还守在这里，所以童瞳一说有国安部的人，谭骥炎立刻就联想到了浅苍贵井。

“我过来的时候，一个杀手被你击毙了，另一个杀手重伤括捉了，余下的杀手情况不明，这些人应该是冲着我们来

的。”谭骥炎沉声的开口，将之后别墅的情况告诉给了童瞳，深邃的黑眸睿智的敛聚着精光，应该是浅苍贵井这边动手之后，暗中的杀手趁着混乱对自己和小瞳开枪，目前判断，这杀手应该是白狼残余的人，如此一来，倒是可以将斋藤千山被杀推到白狼这些杀手身上，浅苍贵井的身份也算是瞒住了。

“还有一个活捉了？”童瞳皱着眉头，不管抓到的是国安部的人，还是其余的人，都是非常的麻烦，如果是国安部的人，必定不可能暴露浅苍贵井，可是这样一来，这个特工就会被牺牲，如果是另一边杀手，那就更棘手，他如果招供了，那么玖兰源肯定会知道今晚上有两组人在动手暗杀，那么浅苍贵井就非常有可能被发现，所以这个活捉的人如果是另一边杀手，那必须得死。

“不要胡思乱想，玖兰源抓了这个活口，怎么可能让人轻易的杀了，如果浅苍贵井挺过来了，这件事他来处理就行了。”冷着嗓音，谭骥炎直接将童瞳脑海里还没有形成的计划给拦腰斩断了，在玖兰源的别墅里发生斋藤千山被杀，玖兰源为了洗清自身的嫌疑，除了他亲近的人，其他人根本不可能接触到这个活捉的杀手，更不可能将人救走或者灭口。

“那怎么办？”童瞳哀怨的小脸，在东京，只怕要找到被玖兰源抓住的这个活口真的非常麻烦，是救是杀都是危险重重，弄不好还会将自己给搭进去。

“凉拌。”谭骥炎冷哼一声，对上童瞳不可置信的小模样，脸色依旧不悦，“如果浅苍贵井活着，他是玖兰源信任的人，自然有办法杀掉这个活口，或者将人救走，如果他死了，今晚的行动曝光了也无所谓了。”

呃！童瞳眨了眨眼，然后发现谭骥炎说的非常有道理，浅苍贵井如果真的死了，那么今晚的行动曝光了也就无所谓了，反正玖兰源是查不到国安部头上，可是之前还是让自己那么纠结的问题，怎么到了谭骥炎这里突然就不成问题了呢？

“好了，我们回去，再待下去反而会让人起疑心。”谭骥炎对着不远处的小杨使了个眼色，直接揽着童瞳的肩膀向着电梯口方向走了过去。

丽嘉皇家酒店。

“小丫头，你果真是个祸头子，到哪里哪里就出事。”虽然一开始知道谭骥炎和童瞳被暗杀，谭景御还惊了一下，不过后来知道两个人都平安无事了，于是就翘着二郎腿啃着苹果，优哉游哉的调侃终于回来的两个人。

“谭三哥，你就幸灾乐祸吧。”童瞳没好气的瞪着谭景御，气鼓鼓着腮帮，然后可怜兮兮的看了一眼谭骥炎，方想他还在生气，便不由哀怨垮着小脸，自己都没有受伤，不就是将暗中的杀手给引出来击毙了，谭骥炎有必要这么生气嘛。

“自己反省！”可惜谭骥炎就是这么生气，直接走进书房，然后砰的一声关上门，隔绝了身后那惨兮兮的小脸，否则谭骥炎担心自己再多看童瞳两眼，就狠不下心来让这个孩子记得教训。

“二哥那眉头皱的都能夹死蚊子了，小丫头，你又做了什么惹二哥这么生气？”唯恐天下不乱着，谭景御本着自己伤员的优势，靠在沐放的肩膀上，早知道这么热闹，自己就该也去掺和一下。

于是童瞳将事情一五一十的都说了出来，然后耸了耸肩膀，无力的靠在沙发上，“沐哥当初涉险还是谭骥炎自己制定的计划，再说我今天也没有受伤。”

“小丫头，我支持你，你完全没有错，是二哥小气，无理取闹，冷战就冷战，我们在理，不要理他！”谭景御知道了前因后果，气愤的直咬牙，二哥还真是区别对待，让小放放当诱饵引白狼上钩的时候，那个一个狠字，今晚上小丫头以身犯险的引杀手出现，二哥就心疼了，难道我不会心疼小放放吗？不带这么欺负人的！

“不要胡闹！”沐放看了一眼咬牙切齿的谭景御，直接一肘子撞在了他胸膛上，然后对着童瞳温柔的笑了起来，“谭骥炎是担心你才生气，你想想如果今天是谭骥炎这样冒险引杀手现身，暗中还有狙击手，你会不担心不生气吗？”

“我……可是我比谭骥炎身手好。”童瞳一琢磨似乎是这个道理，即使自己身手再好，只要去冒险，谭骥炎还是会担心。

“小放放，我也心疼你。”谭景御直接双手抱着沐放的腰，下巴亲密的抵在了他的肩膀上，“二哥心疼小丫头，我也心疼你啊。”可惜自己不敢和二哥对着来，所以只能忍气吞声。

沐放挣脱着，可是又担心谭景御手臂上的伤口，力气便小了许多，只能被身后的谭景御抱着，听到谭景御忿忿不平的抱怨，心头忽然软了几分。

“小丫头，二哥说的对，这善后的事情关键是看浅苍贵井，他活着自然有办法善后，他若果死了，也就不需要善后了，浅苍贵井腹部的伤口也是你的利刃扎伤的，这些玖兰源的保镖都看见了，自然不会再怀疑到浅苍贵井身上。”谭景御看着终于不再挣扎的沐放，嘴角勾着胜利的笑容，于是好心情的替童瞳分析了一下目前的情况。

“嗯。”童瞳也想透彻了，自然也就不纠结浅苍贵井的事情，可是看了看紧闭的书房，想到谭景御，小脸再次垮了下来，然后无力的看着吃着豆腐的谭景御，“谭三哥，你确定你和谭景御真是一家的？”

“怎么说？”谭景御疑惑的看着童瞳，这个丫头又开始胡思乱想了。

“为什么沐哥这么揍你，你都不生气，谭骥炎却动不动就生气，还甩门，他怎么就一点风度都没有呢。”童瞳抱怨的嘀咕着，还记得最开始看见谭骥炎的时候，那就是一个冰山，生气都看不出来，可是现在呢，谭骥炎一生气就黑着一张脸，眼神像是冰刀一样，让童瞳看到的浑身冒冷气，小心肝抖了又抖。

—分隔线—

第二天。

“谭骥炎，你怎么还生气……啊……我的腰……”童瞳哀怨的抱着被子，被折腾狠了，小蛮腰软的没有一点力气，谭三哥的馊主意根本一点用都没有，谭骥炎还不是黑着一张峻脸。

“一会去医院看浅苍贵井，你过去吗？”谭骥炎慢条斯理的开口，峻寒的脸庞，虽然昨晚上某个男人已经将送上门的小可怜里里外外给吃了一遍，不过早上醒来之后，该教训的还是要教训，该板着脸的时候一定不能心软。

“去，为什么不去！”童瞳恨恨的开口，一掀被子，豪情万壮的小床，然后双腿一软，幸好谭骥炎眼明手快的抱住她的身体，避免了童瞳大清早就和地板接吻的悲剧。

一个小时之后，洗了澡，吃了早饭，然后很无力的由谭骥炎揽着自己的腰，童瞳迈着艰难的步子离开酒店去医院看望浅苍贵井。

流血过多，不过腹部的伤口倒没有伤到要害，半夜浅苍贵井就醒了，而玖兰源差不多是一夜没有睡，将别墅的客人送走之后，活捉的杀手被他下了死命令严密看守起来了，然后就急匆匆的来了医院，在等浅苍贵井苏醒的时间里，打电话将今晚上的情况向着上头汇报着，然后又快速的重新部署了一下自己的势力。

斋藤千山死了，这对玖兰源而言是一个非常好的契机，福祸相依，弄好了，他就能吞下斋藤千山的势力，所以差不多忙了一整夜，早上六点的时候这才闭上眼在病房的另一张床上小睡了两个小时又醒了。

“醒了，别动，腹部的伤口很深。”玖兰源看着睁开眼的浅苍贵井，担了一晚上的心终于放了下来，快速的按住他要起来的身体，然后拿过杯子倒了一杯温水过来，用习惯喂着浅苍贵井喝着水。

“你受伤了吗？”浅苍贵井湿润了沙哑的喉咙后，目光快速的看向床边的玖兰源，确定他只是脸色有些疲惫之后，这才安下心来，“其他人有没有受伤，死亡的？”

“斋藤千山死了，死了几个保镖，有个杀手也死了，不过活捉了一个，狙击手受伤逃走了，其他的人都是轻伤，没有什么大碍。”玖兰源快速的开口，然后就病床给升了起来，拿出一个枕头靠在了浅苍贵井的颈后，让他可以坐的舒服一些。

“这就好，中方的人没有出事，否则问题就棘手了。”浅苍贵井仔细的看了一眼玖兰源，发现并没有任何异样，心头这才真正的安心，看来他还没有来得及审问被抓的杀手。

敲门声忽然响起，玖兰源就停止了说话，看着进来的谭骥炎和童瞳，立刻露出了惯有的优雅笑容，“浅苍已经醒了，还要多谢童小姐护送浅苍来医院，如果再迟上几分钟，浅苍就危险了。”

“不用客气，你好一点了吗？”童瞳笑了笑，目光关切的看向脸色苍白的浅苍贵井，卧底在玖兰源这样的人身边，能取得他的信任，只怕浅苍贵井付出了很多很多。

“没事了，只是身体有些虚弱，昨晚上多谢了。”浅苍贵井笑容依旧显得有些苍白，看得出失血过多造成的孱弱不是一晚上就可以康复的。

谭骥炎对着浅苍贵井微微颔首，然后和玖兰源向着走廊走了过去，顺手关了玻璃门，让病房里的童瞳和浅苍贵井无法听到他和玖兰源的谈话。

－－－－－－－－－－－－－－

突然不知道该如何定位浅苍贵井这个人。

｜派派小说后花园忧若雨烟手打，转载请注明｜www.paipai.fm

第三卷 家族风云 140章 横生变故

“不用担心，这里没有监听。”看着童瞳欲言又止，目光快速而敏锐的扫过病房，浅苍贵井低声的开口，示意童瞳不用担心，“如果没有你的那一刀，我的身份应该就曝光了。”

斋藤千山随身携带的匕首非常的特殊，刀口也特殊，可是童瞳射过来的利刃，刚好被玖兰源的保镖看见，所以也就没有人怀疑到浅苍贵井腹部的伤口了。

“没事，你也不用担心，昨晚上第二批杀手是白狼的人，活捉了一个杀手，你只要将这个活捉的杀手灭口了，今斋藤千山被杀推到白狼身上就没有人会怀疑到你了。”童瞳这也是今天早上从小杨那里收到的消息，昨晚的狙击手受了伤藏了起来，被捉的人是白狼的杀手，灭口比营救简单多了。

“嗯，我知道要怎么做了。”因为玖兰源在病房里守了一夜，所以浅苍贵井对外面的情况是一点都不了解，此刻听了童瞳的话，立刻在脑子里快速的部署着接下来的行动。

而走廊上，玖兰源透过玻璃门看了一眼和童瞳说话的浅苍贵井，看向谭骥炎的眼神多了一份真诚，“再次感谢谭先生和童小姐，否则浅苍这一次真的挺不过来。”失血过多，如果迟送来医院三分钟，浅苍贵井即使不死，也注定了会因为脑死亡而成为植物人。

“斋藤千山死在你的别墅，会很棘手。”谭骥炎沉声的开口，虽然之前他答应过替玖兰源解决斋藤千山，但是绝对不是暗杀，而是制造一些麻烦，如今虽然一劳永逸，可是玖兰源如果处理不好，对自己也将是一个重创。

“是，外面已经传言是我派人暗杀了斋藤千山。”玖兰源冷冷一笑，眼神陡然之间锐利，那些人想要坐收渔翁之利，天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的，不过这一次的事情会发生在自己的别墅，而且还暗杀谭骥炎和童瞳，这也是玖兰源想不清楚的地方。

“我查到了一些情报，或许对你有用处。”谭骥炎知道以玖兰源的小心翼翼，只怕还是会怀疑到自己身边有内奸，如此一来，对浅苍贵井也是一个隐患，“昨晚被击毙和活捉的杀手多是白狼的人，想必你也知道了，不过他们之所以能进来，还是因为小瞳。”

“童小姐？”玖兰源自然是怀疑自己身边有了内奸，甚至可能是第三方的人，杀了斋藤千山，然后嫁祸给自己，让第

三方得利，可是谭骥炎一说和童瞳有关，玖兰源就真的有些诧异了。

谭骥炎于是将童瞳和斋藤香之间在樱花树下，包括银座商场的矛盾简单的说了一下，而白狼的杀手在白天曾经潜入斋藤家秘密见了斋藤千山，说了什么不得而知，不过之后白狼的杀手和斋藤香见面了，具体说了什么，因为斋藤香是斋藤家的人，斋藤千山刚死，谭骥炎自然不方便去询问什么。

“斋藤千山不会这么傻的在这样的时候对你动杀手，白狼的杀手之所以暗杀斋藤千山可能是愤怒，而暗杀你是为了白狼杀手组织的人报仇。”玖兰源快速的将这些信息整理了一下，立刻有了一条清晰的脉络，而这也说明了为什么这些人又要杀斋藤千山，又要杀谭骥炎，而斋藤千山的两个保镖是被从身后偷袭的，这绝对是熟人所为，而斋藤千山心脏处的伤口也是近距离开枪。说明斋藤千山认识凶手，甚至没有防备。

等童瞳和谭骥炎离开之后，玖兰源又询问了一下浅苍贵井昨晚上的情况，而浅苍贵井已经从童瞳口中得到了所有的信息，所以也就开口将昨晚的案件圆满的从自己身上洗清了所有嫌疑。

玖兰源知道的情况时，当狙击手一枪射偏打中斋藤千山之后，浅苍贵井和斋藤千山身边的两个保镖护送斋藤千山离开，而半路因为暗中的狙击手，所以浅苍贵井掩护，斋藤千山和两个保镖先走，毕竟斋藤千山更相信的人是自己的保镖，所以才会让浅苍贵井断后。

而这个时候．斋藤千山应该遇到了白狼的杀手，没有防备之下，两个保镖被射杀了，斋藤千山之前就重伤，自然没有反抗能力被杀了，所以浅苍贵井赶过来的时候，刚好看见倒地死亡的两个保镖，杀手射向浅苍贵井的一枪射偏了，玖兰源估计是没有子弹了，所以才会用利刃射向浅苍贵井的腹部，而这个和保镖的口供完全相同。

童瞳和谭骥炎回到酒店不到半个小时，玖兰源的电话打了过来，确定了谭骥炎之前的推测，他派人去审问了斋藤香，根本不需要审问就全都说了，斋藤香是利用自己的身份，将白狼的两个杀手带进了别墅，原本是为了报复童瞳，却根本不知道这两个杀手不但要报复童瞳和谭骥炎，还因为斋藤千山对白狼杀手组织被绞杀无动于衷，所以也报复了斋藤千山，阴差阳错的造成了昨晚的危险。

“被活捉的那个杀手呢？”童瞳看向谭骥炎，那毕竟是一个隐患，虽然目前所有的事情都被遮掩的圆满了，可是那个杀手是唯一的知情人。

“重伤刚醒过来就自杀了。”谭骥炎沉声的开口，因为斋藤千山的死，中日官方会晤也提前结束了，所以他倒是多出了一天时间，可以陪着童瞳在东京过游玩。

“怎么死的？”童瞳满脸的好奇，不过浅苍贵井已经醒过来了，以玖兰源对他的信任，这样的事情肯定能做的圆满，也就不纠结了，然后惨兮兮的看向谭骥炎，“你还要生气到什么时候啊？”

谭骥炎瞥了一眼童瞳，然后华丽丽的转身向着书房走了过去，背对着童瞳的峻脸上却缓缓的勾起了一抹浅笑，这个孩子也只有在自己生气的时候，才会将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自己身上。

“二哥还生气？”沙发上，谭景御回头看向对着书房门口垮着小脸的童瞳，然后想到自己也被沐放给单独丢在这里，有气无力的叹息一声，“小丫头，同是天涯沦落人。”

“你又怎么气沐哥了？”童瞳实在想不明白谭骥炎到底生气什么，自己之前虽然以身犯险的引出杀手，可是自己不是没有受伤嘛，谭骥炎到底要生气到什么时候。

谭景御闷着声音，“你不知道你沐哥的心根本是铜墙铁壁，攻克不破。”

童瞳和谭景御对望一眼，然后他们忽然同时有种感觉，宁愿出去面对一个血腥的战场，枪林弹雨，也好过这样无精打采的只能窝在沙发上大眼瞪小眼。

东京，五星级总统套房。

正午的阳光透过白色的窗帘照射进了客厅里，真皮的沙发上，一个极尽张狂的男人正端着酒杯，修长有力的双腿叠加在一起，眉宇冷然里透露着嚣张冷傲的气势，张狂一笑，言语之中带着残忍的羞辱和鄙视，“怎么现在傲气了？当初要进入演艺圈的时候，你是怎么和我保证的？”

男人笑容看似真切，可是那眼神却是无比的阴狠和冷酷，站起身来，他很高，比起沐放还要高上半个头，一步一步如同胜券在握的猎手一般，正要不屑的眼神打量着自己的猎物，一扬手，酒杯里的红酒洒了出来，从沐放那绝美的脸上一点一点的流淌下来，划过他的脖子，然后被衣服的布料吸收。

“你最好记住，你只是我身边的一条狗，即使我不要了，让你出来了，也不要指望爬上其他男人的床，你的那些东西，我可都留着，谭家三少，你倒是会招惹男人，怎么？这些年没有人能满足你，所以下贱到在外面勾引男人了？”一字一字，男人阴沉沉的笑着，保养白皙的手倏地掐上沐放的脖子，然后用力的收紧，指尖一点一点的发力，冷笑的欣赏着在自己掌控之下慢慢不能呼吸的人。

当一个人的傲骨被残忍的打断，当你引以为豪的尊严被随意的践踏、凌辱，没有人格，没有自尊，只因为不想死，所以才苟且偷生的活了下来，原本以为臣服了，作贱了自己，这个男人终于失去了兴趣，将他当破布一样丢掉，可是到头来，沐放呼吸越来越困难，肺部一点一点的抽痛着，脸因为窒息而憋的通红，原来到头来，依旧是这个男人手里的一个玩物，这些年在蓝海豚的一切不过是自欺欺人的自由而已。

“这个模样还真的难看。”嫌恶的一甩手，男人居高临下的看着终于得到呼吸，咳嗽起来的沐放，冷哼着，“你这张脸可是我请了最好的整容医师做出来的，看起来就虚假，也不知道谭三少看见那些录像带会是什么感觉？”

沐放猛然的停下了咳嗽，抬起头，那原本飞扬着神采的黑眸此刻却空洞洞的只余下一片麻木，连同听到这话时，一瞬间的震惊和恐慌都消失了，呆呆的，如同失去了灵魂的陶瓷娃娃，依旧是那一张倾国绝色的俊脸，可是再也找不到那

样妖孽的气场。

“今晚上八点，豪爵娱乐城，我倒想看看那个捡我破鞋的谭三少是何方神圣。”男人长着鹰钩鼻子的脸因为笑反而给人更加阴沉诡谲的森寒感觉，一手拍了拍沐放的脸，“放心，我没有兴趣和谭家过不去，所以你也不用担心，你还是蓝海豚的娱乐总监，是谭家三少求不得的心上人。”

一直到沐放离开，总统套房里还是那样残忍的冷笑声，无尽的嘲讽和羞辱，而电梯里，沐放背靠着电梯内壁，苍白的脸上扯出嘲讽的笑容，真的是很难看啊，就因为怕死，所以将自己作贱到这样的地步，可是他只想活着而已，只想圆一个年少时的梦想而已，他错了吗？沐放扬起苍白的没有血色的薄唇，有什么从眼角滚落下来，映着他那绝美却同样绝望的脸，为了活着，出卖了自己，为了不被折磨毒打，什么尊严骄傲都没有了，不想死啊，那个男人手里，真的能一死倒也痛快了，根本就是生不如死，所以到最后，就麻木了，无所谓了，反正就这么活着，一晃已经这么多年过去了。

—分隔线—

谭家的势力任何人都不敢小看，所以沐放倒也不担心任何人敢对谭景御动手，包括中午见到的男人，所以在沐放独自去了豪爵娱乐城，而收到消息的谭景御自然也要跟过去，而童瞳正无聊着，直接拉着谭骥炎也跟了出去，反正出访团算是提前结束了行程。

“谭骥炎，要杀要剐，你好歹有句话，你绷着脸吓唬谁啊？”汽车后座上，童瞳哼哼着开口，小脾气蹭蹭的也上来了。

“惯着你了，所以直接发火了，不准备负荆请罪，或者拿你所有的家产赔罪了？”谭骥炎斜着眼扫过气鼓鼓着小脸，一脸凶悍模样的童瞳，没有忘记最开始那一次和童瞳吵架时，她那诡异的赔罪方式。

“陈谷子烂芝麻的事情你一个大老爷子们也好意思翻出来挤兑我！”童瞳小脸红了起来，不知道是尴尬的还是被气红的，不过她倒也发现看多了谭骥炎这冰山脸，便也没有了最开始的忌惮了，至少虽然双腿还有些发抖，不过童瞳倒也敢将话给说利索了。

“是没意思。”谭骥炎直接转过头看向车窗外的夜色，又丢给了童瞳一张冰山似的侧脸，彻底没有保持沉默是金的优良品德。

就这样？童瞳愣愣的瞪大眼睛，然后眼巴巴的瞅着稳坐如山的谭骥炎，突然嘴角抽搐了一下，只感觉自己那刚刚燃烧起来的愤怒小火焰直接被谭骥炎的一瓢冷水给泼了个透心凉。

这个男人怎么这么可恶！童瞳磨着牙齿，谭骥炎的侧脸是非常的好看，线条刚毅，五官立体，沉稳里却又带着一股王者的威严和尊贵，可是此刻，在童瞳看来谭骥炎是哄不了，骂不了的铜豌豆，又不敢真动手，所以童瞳一恼，然后一手抓住谭骥炎的手直接塞到了自己嘴巴里，咔嚓一下，上牙和下牙一合，直接咬上他的虎口。

副驾驶位位置上谭景御已经笑得直不起腰，谭景御可是人精，此刻也看出点门道了，自家二哥那哪里是生气，根本就是故意逗着小丫头，享受着她的目光注意力都落在自己身上的优越感，不过二哥演的可真好，一直到刚刚谭景御也是才发现。

开车的李成坐直了身体，专注的看着挡风玻璃外的视线，想着童瞳之前那杀人不眨眼的身手，再看着她气急败坏咬着谭骥炎手的模样，实在无法将这截然不同的反应当成同一个人，可是看到谭骥炎被咬之后那一双黑眸却透露着笑意和宠溺，李成决定自己还是专心开车比较好。

沐放站在豪爵娱乐城的门口，穿了一件高领的衣服，遮掩住了脖子上的掐痕，夜色之下，霓虹灯光里，依旧是那一张妖孽倾城的笑，懒懒的勾着唇角，斜睨着下车的几人，“我来取经，看看京都会所有什么需要改进的，你们怎么一个一个都过来凑热闹了。”

这个妖孽，就不能笑的这么勾人吗？谭景御默默的在心里狠狠的咒骂了一声，然后潇洒一笑，如同普通的纨绔子弟一般，直接向着大门口走了进去。

“您好，请问几位，有预定吗？”看到客人上门，美丽妆容的前台小姐立刻礼貌的上前，声音柔和，然后鞠躬询问，看得出豪爵娱乐城的管理是非常严格的，而对于来这些地方消遣的男人而言，一进门就看见美女鞠躬问候，绝对是赏心悦目的事情。

“随便逛逛。”谭景御没有进入军情处的时候，那可是京城一霸，对于这些地方自然是熟悉的很，英俊帅气的脸上带着笑容，虽然穿着很是普通，可是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绝对是个不能得罪的主。

前台小姐明白眼前三男一女应该是来东京旅游的，晚上来娱乐城休闲，所以立刻准备介绍一下娱乐城的布局和玩乐项目，可是沐放却冷哼一声，瞥了一眼谭景御，然后走上前来，修长的指尖夹着一张黑色的卡。

“抱歉，不知道您是尊贵的会员，非常失礼，抱歉，这边请。”前台小姐再次的鞠躬，言语之中更是多了一份的恭敬，甚至有些的小心翼翼的谨慎。

沐放绝美的脸上笑容加深了几分，桃花眼斜睨了一眼谭景御，径自的走进电梯，按下了顶楼，一如既往的神色，让人根本没有察觉到中午他见了谁，经历了什么。

顶楼是一间豪华的赌场，在中国赌博是违法的，可是一些有背景的赌场生意可是日进斗金，当然，这绝对要有背景，而沐放的京都会所虽然是高级的消费场所，但是也没有赌场，这一次沐放倒是想要试试这一块，看看水深不深。

谭骥炎不动声色的皱了一下眉头，看了一眼走在前面的沐放，黄赌毒在中国是明令禁止的，即使这是非常赚钱的行当，而程天南垮台之后，他旗下的这些产业都立刻被程氏的部下和其他势力瓜分了，沐放这时候想要弄个赌场出来，也算是契机非常好，可是想到他和谭景御之间暧昧不清的关系，谭骥炎还是认为沐放这样做有些不妥。

谭景御虽然还是那样潇洒的笑容，可是在瞄到谭骥炎的目光之后，眼神也有些的晦暗，如果小放放真的有一点在乎自己，那么他就不会想着要开赌场，这是再一次的间接的拒绝自己吗？

赌场很大很奢华，从最普通的老虎机，转盘，到扑克……应有尽有，一旁已经有赌场的服务生端着托盘过来，上面放的是沐放黑色的卡和一堆筹码。

“沐哥不缺钱那？”童瞳有些疑惑的看着已经直接走向桌子的沐放，总感觉沐放有些的不对劲，而且赌场这样的地方太容易招惹是非。

一群赌徒里，沐放鹤立鸡群般的引人注意，和那些有些疯狂的赌徒相比，沐放是优雅的，带着邪魅不羁的骄傲，似乎站在云端，冷眼看着这些原本都是有身价有背景的人在赌桌上，也如同最普通的赌徒一般，丑态毕露。

“二哥，他若是任性，我便给他任性的资本。”谭景御不好这一手，以前在军情处都学过，虽然不算顶级的职业赌徒，可是也算是个中高手，精通这一赌术了便感觉没有什么意思。

不外乎是观察对手的表情，判断他的心理，从而推断出他的牌好坏，可是看着格格不入的沐放，谭景御眼神锐利了几分，不管他是真的想要开赌场，还是趁机要拒绝自己，谭景御笑容里多了一份坚定，自己都不会给小放放逃避的机会。

“爷爷不是那么好糊弄的。”沉默了片刻之后，谭骥炎淡漠的开口，他不反对自己弟弟喜欢上一个男人，感情的事从来和身份和背景，和性别无关，可是沐放身上藏了什么秘密，谭骥炎并不清楚，可是他却明白谭景御和沐放之间有着跨不过去的鸿沟。

“我知道，可是二哥我舍不得他伪装的坚强。”陷进去了就再也出不来了，谭景御耸了耸肩膀，有些的无奈，却又是甘之如饴的幸福。

“他妈的，果真秽气，女人来赌场做什么？”一道愤怒的男音响了起来，紧随而来的是趴的一巴掌声响起，男人身材矮小，穿着西装，黝黑的肌肤，看起来如同武大郎一般，可是那抬手的一巴掌却是力度十足。

“千一君，请回去吧。”被打的日本女人脸已经红肿起来，可是却依旧弯着腰鞠躬着，轻言软语，如同在大庭广众之下被打的人不是她一般。

“你立刻回去！不要丢人！”矮小男人训斥的开口，极度的不耐烦，再次的坐了下来，拿起桌子上的扑克牌，示意荷官继续发牌。

“千一君，拜托了。”女人腰弯的更低了，声音里已经夹杂着一丝的哭腔，能这个赌场的男人都是有才有势的，看得出这个女人也有着良好的教养，否则绝对不敢在这样众目睽睽之下来劝赌博的男人回去，甚臣被打了一巴掌，被训斥了，依旧能保持着冷静和理智。

“滚！”男人愤怒的一吼，直接一脚踹了过去，然后对着一旁的服务员开口，“将她拖出去！”

在赌场客人最大，而赌场的保安看了又专心致志赌博的男人一眼，两个保安走了过来，女人叹息一声，泪水终于从脸颊上落了下来，然后主动的迈步离开。

这一个小插曲原本就该过了，可是男人最后一张牌却是一张红桃a，桌面上几个赌徒的牌并不好，都是虚张声势，而男人的一对a让他赢了这一牌，桌面上的堆积的筹码立刻都被荷官推到了男人面前。

“刚刚抱歉了，我请各位喝酒道歉了。”赢了钱，男人异常的得意，站起身来，对着四周的人看了一眼，朗声笑着，然后大方的请客，也算是一种庆祝，让其他人都沾一沾他的好运气。

这边男人话音刚落下，吧台那里调酒师立刻快速的加快了动作，而服务员也都迅速的过去，然后端着放着酒的托盘向着每一桌的客人走了过去，将男人请客的就放到其他人面前。

童瞳很讨厌打女人的男人，可是服务员恭敬递过来的酒不接下又显得失礼，日本人太有礼貌，动不动就是鞠躬道歉，所以此刻童瞳只是接过酒杯然后直接递给了身后的谭骥炎。

拿到酒的赌徒也都举杯喝了起来，谭景御有些的烦躁，不过倒也是小心翼翼，闻了一下酒，确定没有什么问题之后，直接和谭骥炎碰杯之后，仰起头一口喝光了杯子里的酒，而谭骥炎看了看自己小弟，也举起酒杯象征性的喝了一口。

酒入口有些的涩，谭骥炎皱了一下眉，不过看谭景御并没有什么不对，而这酒也是服务生随意端过来的，也就没有什么怀疑。

沐放手气似乎并不好，眼前的筹码不一会儿就输光了，所以也就没有了赌博的兴致，这时有服务生走了过来，礼貌的鞠躬，然后视线似乎看了一眼谭景御，这才对沐放开口，“您好，有位先生的朋友在楼下vip房间等您。”

“小放放，你在这里还有朋友？难道是因为那张卡。”谭景御接过话茬，看了一眼沐放那微微一笑的表情，打趣的笑着，醋味十足，“小放放的朋友应该不介意我们一起过去吧？”

谭景御这话是玩笑话，可是任谁都看得出他眼中的坚持，沐放转过身向着出口走了过去，表情怔了一下，然后恢复了冷静，罢了，该来的终究是要来的，那些过去，他知道了也好，就会断了念头，从此之后，大家能当朋友最好，即使成为陌路人也无所谓了。

随着服务员的带路，沐放以为看见的会是那个曾经折辱了他一切的男人，可是却发现宽敞的包厢里是一个陌生的女人，她手里夹着香烟，穿着黑色的皮裙，波浪长发，笑起来很是妖娆，可是眼神里却带着一种冰冷的狠，能在娱乐城这样地方混的女人，只怕没有一个是简单的。

“小放放，你的朋友？”谭景御依旧是笑着，可是那笑容却已经有些的变味了，看向沐放的目光更是充满了醋意。

沐放皱着眉头看着眼前根本不认识的女人，却也不知道对方要耍什么把戏，然后忽然明白过来，那个男人就是这样的恶劣，永运都不会直接杀死对手，反而会让对手一直生活在要被报复折磨的阴影里，一辈子不得安生，比死亡更加恐怖。

“谭骥炎，你怎么了？”童瞳发现谭骥炎的脸色有些的不对劲，泛着暗暗的红，呼吸也沉重了几分。

头一阵一阵的晕眩，一股说不出来的燥热感觉猛烈的从身体里席卷而来，药性发挥的很是突然，谭骥炎脸色一变，握紧了童瞳的手，刚要开口，却见站在最前面的谭景御突然厉声警告众人，“小心！”

一直坐在沙发上的女人突然拿起了手枪直接向着谭景御的方向开枪射击，可是谭景御这样的人，不要说在陌生的环境里他本能的保持着戒备，就算是千钧一发之际，他依旧有能力脱险。

身体躲避开子弹的同时，谭景御飞起一脚直接踢向了开枪的女人，而女人被攻击了，却竟然也不回避，硬是用胸口挡下了谭景御力度十足的一脚，手中的枪向着谭骥炎的方向再次的射了过去。

近距离的开枪，而谭骥炎中了药，幸好他身边还有童瞳，在第一时间扑倒了谭骥炎，而门外却已经有子弹再次的射了过来，一时之间，包厢里显得危机重重。

“都住手，否则我不客气了！”就在童瞳护着谭骥炎躲开，谭景御对着女人动手，一面通知了外面的李成和国安部留在楼下的保镖，一道阴狠的声音响了起来。

沐放一惊，他是察觉到了暗中有人靠近，可是他的动作在这些一流杀手的眼里就显得极其缓慢了，只是一个照面，却已经被杀手用手枪抵住了太阳穴。

被攻击的几乎没有办法还手的女人缓缓的站直了身体，阴狠毒辣的目光看向谭骥炎和童瞳，眼中是毫不掩饰的浓烈杀机和恨意。

“你们是找我的？”童瞳担心的看了一眼脸色不对劲的谭骥炎，扶住他几乎要瘫软无力的身体，然后看向擒住沐放的杀手。

杀手绝对是个练家子，一手反扭住了沐放的手在背后，一手举着枪对着沐放的太阳穴，自己整个人却完全都躲到了沐放的身后，利用沐放的身体来当盾牌，不管是童瞳还是谭景御想要偷袭都非常的困难，毕竟人出手的速度不可能快过子弹的速度。

“哼，你们杀了我们那么多人，这就是报应！”女人恶毒的开口，恨不能立刻就枪杀了童瞳，不过此刻也还是小心翼翼的退到了擒住沐放的杀手身侧，依旧是戒备着，随时担心童瞳和谭景御突然发难。

“原来这里还有白狼的杀手。”谭景御笑着开口，一手亲密的揉了揉童瞳的头，看向两个杀手的眼神极其的狠厉，“小丫头，你还真是会闯祸。”

这个娱乐城是白狼的私人产业，也算是他洗黑钱的地方，并不是白狼开的，而是一个有钱的官二代经营的，日进斗金的生意谁不想插一脚，可是这毕竟是赌场，官二代自然也不好出面，所以明面上就交给了白狼来负责，大家三七分成，而白狼不仅仅拥有自己的杀手组织，还是一个遮人耳目的三流帮派，所以就将自己最信任的两个部下调了过来经营赌场，五六年的时间过去了，外界竟然都不知道，所以才造成了今天的这一幕。

“放了沐哥，我和你们走！”童瞳担心的看了一眼握着自己手的谭骥炎，他的掌心几乎如同着火了一般的灼热，这让童瞳想起当当自己递给谭骥炎的那杯酒，肯定是出了问题的，可是自己看了，那酒倒出来之后，前面两个人喝了都没有事，所以童瞳才会将酒顺手递给了谭骥炎，却没有想到还是自己大意了。

“小瞳！”谭骥炎声音沙哑的厉害，这不是什么毒药，反而是烈性的春yao，谭骥炎此刻只感觉浑身燥热的如同着火了一般，所有的力量更是向着下腹冲了过去，药性太猛烈，甚至还有一些副作用，让谭骥炎失去了力量，理智也是有些的不清楚，昏昏欲睡着，可是身体却如同火山一般灼热着。

拖不得时间！如果是平日里，童瞳和谭景御倒不会这样担心，可是此刻沐放被抓，抓他的还是白狼的一流杀手，谭骥炎不知道中了什么药，所以她和谭景御没有一点的时间来谋划。

一男一女的杀手看了一眼童瞳，他们虽然想过要报仇，但是是人都会珍惜自己的生命，仇不能不报，可是他们也不想死，所以在童瞳开口之后，两个杀手立刻答应下来。

李成和国安部的保镖已经到了，可是此刻沐放还在这些杀手手里，杀手非常的警觉，根本找不到偷袭射击的角度，所以即使李成等人也是非常的棘手。

“你丢掉身上的武器，丢掉手里的包，自己站过来。”女人冷声的对着童瞳命令着，她知道想要安全撤离几乎不可能，不过如今拿童瞳当人质却是非常好的机会。

谭骥炎整个人几乎有些的理智不清，明明知道要阻止童瞳的，可是嗓子哑的如同冒火了一般，愣是无法说出一个字。

谭景御这一刻发现自己是自私的，他突然愿意用童瞳来换取沐放，明明劝解自己小丫头的身手是极好的，甚至自己都不是她的对手，所以她即使被这些杀手抓住了，也不会有危险，可是谭景御知道自己的心还是偏了，他不愿意看到沐放有任何的危险。

童瞳丢了身上防身的武器和包包，向着女杀手走了过来，她倒是不担心这一男一女的两个杀手会出尔反尔，他们只有两个人，抓了自己，另一个人就需要去戒备，所以他们绝对不会要两个人质，这样不利于逃走。

童瞳的推测是正确的，在女杀手的枪抵上了童瞳的额头，拿出手铐铐住了她的手腕之后，男杀手直接将沐放从背后打晕了，然后直接的扔给了谭景御，用童瞳的身体当盾牌。

童瞳知道眼前这些人是有备而来，可是是谭三哥提议过来娱乐城的，而此刻，童瞳也顾不得多想，随着两个杀手，任由他们将自己当成了盾牌向着电梯方向退了过去。

顶楼竟然有直升机，所以童瞳无语的看了一眼夜空，被女杀手用枪托击中了后脑勺，剧烈一痛之后双眼一闭的昏厥，然后认命的被抓走，而螺旋桨的声音里，谭骥炎狠狠的看了一眼谭景御，然后身体支撑不住的差一点倒地，药性已经猛烈的发挥了。

在日本，不管是国安部的势力，还是谭景御的势力都是极其小的，所以真正需要求助的人还是玖兰源，事情发生的太过于突然，沐放也是愣住了，半天没有回过神来。

知道赌场发生这一切的男人，冷邪一笑，然后拨通了一个电话，“事情发展的还算顺利，不过出了一点小麻烦，掺了药的就童瞳没有喝，而是谭副市长喝下了。”

电话另一头的停顿了片刻，然后传来干练而精明的女音，“既然如此，不要错过了这一次难得的机会，我听说裕和茜子似乎很是欣赏我这个儿子。”

“好，放心，医院这边我会安排的。”男人玩味的冷笑着，挂了电话之后，又拨出了一个号码，安排着相关的事宜。

谭景御先让李成立刻将谭骥炎送去医院，自己开始联络军情处在东京的特工，寻找童瞳的下落，而得知消息的玖兰源也是一惊，没有想到突然又发生了这样的变故。

医院。

“啊！”护士一声尖锐的叫声打破了病房里的平静，谭骥炎醒来脸色阴沉的厉害，看都没有看身边的裕和茜子一眼，冷酷的眼神宛若冻结的冰霜，直接向着病房的浴室走了过去，打开冷水，冰冷的水珠之下，是一张酷寒阴沉的脸。

走廊里，李成和谭景御脸色一变，倏地一下转身向着病房里冲了过去，却见女护士呆愣愣的站在原地，手里的针筒都掉在了地上，而病床上，裕和茜子光裸着肩膀，只用被子遮了一下，可是那脖子上和肩膀处的吻痕清晰可见。

散落在地上的除了女士内衣之外，还有一套粉色的护士服，只怕是用护士服，裕和茜子才混进了病房里，而之前和裕和茜子一起进来的医生被打晕了还昏厥在地上。

二哥难道和裕和茜子？谭景御脸色阴郁的厉害，转过头看向浴室的方向，可是病房的隔音效果太好，刚刚如果不是女护士的叫声太过于尖锐刺耳，他们在门外根本也不可能听见，而将谭骥炎送进。

“请转过身去”裕和茜子依旧是那样骄傲的一面，冷冷的对着谭景御开口，然后作势要掀开被子下床，避嫌之下，谭景御和李成都阴沉沉着脸，快速的转过身，背后是窸窣的穿衣身响起。

这所医院也是浅苍贵井所在的医院，此刻知道这边出事了，浅苍贵井也快速的坐着轮椅过来了，失血过多之下，脸色依旧苍白，而门外守着的两个玖兰源的保镖快速的对着浅苍贵井说了一下病房里的情况。

“你们是怎么守着的？”浅苍贵井脸色倏地一变，可是因为身体虚弱之下，厉声的喝斥便显得异常的尖细，让人感觉他随时都会倒下一般。

“裕和殿下穿了护士服，和医生一起进去的。”看守的保镖无辜的为自己辩解着，谁也不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谭君，你的身体还没有恢复！”裕和茜子这边刚穿好衣服，看着谭骥炎从浴室里走了出来，立刻殷勤的迎了过去，可惜她的手刚伸过去，啪的一声却被谭骥炎冷酷的挥开了。

“过了多长时间？”谭骥炎阴霾着眼神，冷冷的对着谭景御开口，如果说以前谭骥炎是一把内敛的宝剑，那么此刻，他是锋芒毕现，眼神冷的都能杀人。

被打开了手，裕和茜子有着一瞬间的愤怒，身上还有残留着欢爱之后的难受，当她得知谭骥炎进了医院之后，立刻赶了过来，用自己皇室的身份命令着医生让自己当随行的护士，而当医生检查之后，知道谭骥炎不是中毒，中的只是一种强烈药性的春yao之后，裕和茜子第一次大胆行事了，虽然知道这样将是非常的可耻，可是一想到是谭骥炎，她还是打晕了医生，用自己来当谭骥炎的解药。

可是当衣服脱下一半之后，谭骥炎突然有着短暂的清醒，裕和茜子只感觉脖子一痛就被打晕了，可是刚刚醒来时，裕和茜子明白身上的酸痛是因为欢爱带来的，而脖子上，和胸口处都有着明显的吻痕，再看着谭骥炎冷酷走向浴室的背影，裕和茜子明白谭骥炎即使将自己给打晕了，可是因为控制不了药性，终于还是和自己发生了关系。

“半个小时。”谭景御此刻几乎不敢面对谭骥炎的目光，之前在娱乐城，自己擅自做主答应了小丫头换下了沐放，而此刻，竟然让二哥和一个日本女人发生了关系，想到这些，谭景御就感觉自己头皮都发麻了。

“谭君，你难道就这样当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吗？日本皇室可不是随便被你玷污的！”被当成空气的裕和茜子大声的开口，挺直了酸痛的腰身，目光娇纵的看向根本不正眼看自己的谭骥炎。

冷然一笑，谭骥炎缓缓的转过身，凤眸冰寒，冷冷的看着裕和茜子，“日本皇室就是教导你不知廉耻的爬上一个陌生男人的床？献出自己的身体？既然如此，免费送上门的，不知道日本皇室的女人要多少钱卖一次！”

“你！”被羞辱了，裕和茜子表情苍白的一变，身体承受不住的一个后退，瞪大一双眼，不敢相信的看着这样言语刻薄的谭骥炎。

可是裕和茜子终究是日本皇室，此刻虽然极度的难堪，却依旧在片刻之后恢复了理智，强撑起冷静开口反驳着，“我没有谭君说的这般无耻，我只是担心谭君的身体，所以才会跟着医生过来想要探望谭君，却不知道谭君当时失去了理智打晕了医生，然后强。暴了我，当然我知道这是因为药性的原因。”

病房门口，玖兰源拦住了浅苍贵井，沉思着，门没有关上，所以病房里的声音玖兰源听的清清楚楚，一开始玖兰源以为谭骥炎一行会去娱乐城只是一个巧合，毕竟连自己都没有查到白狼竟然还有这样一个地方，而谭骥炎一行过去之

后，会被白狼最后的两个杀手盯上也是情理之中，可是当裕和茜子出现在病房里之后，玖兰源就知道这一切不是巧合，而是有人设的一个局。

“沐放呢？”谭骥炎寒着声音，说起沐放的名字时，整个人脸色阴沉的厉害，身上爆发出一股冰冷的寒意，一开始事情的发生就是从沐放进入娱乐城开始的。

谭景御心头一颤，看了一眼谭骥炎，为难的开口，“二哥，沐放不可能是内奸，他不会让小丫头出事的。”

“谭景御，你的理智和冷静呢？现在是你开口求情的时候？”谭骥炎声音陡然之间冰冷下来，冷声怒斥着眼前的谭景御，“人在哪里，我有话要问他！”

“我将人留在宾馆了，让随行的人看着。”谭景御低声的开口，他也想不透事情为什么会这样发生，可是谭景御相信沐放绝对不会做出伤害到童瞳的事情，这其中一定有什么内幕是自己不清楚的。

看着谭骥炎直接迈步离开，裕和茜子愤怒的红了眼眶，然后狠狠的咬了一下舌头，“谭君，你要就这样一走了之吗？我和你已经有了关系，你准备怎么办？”

“如果你死了，那么所有的麻烦就解决了。”谭骥炎头也不回的丢下冷酷狠绝的话，黑色的身影直接的向着病房门走去，甚至不曾看门口的玖兰源和浅苍贵井一眼，直接的迈步离开，谭景御和李成对看一眼，也顾不得摇摇欲坠的裕和茜子，大步的追了过去。

｜派派小说后花园忧若雨烟手打，转载请注明｜www.paipai.fm

141章 将计就计

“二哥，沐放只怕也是被人算计了。”跟在谭骥炎身后，谭景御再次为沐放辩解着，可是一对上谭骥炎阴霾的凤眸，余下的话便只能无声的咽下，因为不管沐放是被人陷害，还是真的内奸，对二哥而言事实已经存在，说再多都是浪费口水而已。

“在外面等着！”冷酷的声音异常的冰冷，谭骥炎直接打开门，然后反手锁上，极好的隔音效果之下，被关在门外的谭景御只能狠狠的咬紧了牙，一拳头挫败的打在了墙壁上。

沐放站在走廊边看着窗户外的灰蒙蒙的夜空，心境是从未有过的阴郁，背对着谭骥炎，却也能感觉到他身上那强大的压迫感觉，沐放苦涩的闭上眼，绝美的脸上笑容显得空泛而绝望，自己终究还是害了小瞳和谭骥炎。

“对不起。”再多的愧疚和自责终究都无法表达他心头的懊悔，沐放转过身，唇微微的泛白，身体因为绷得紧而有些的颤抖，谭景御之前已经发了短信过来，所以沐放此刻准备面对谭骥炎的怒火，可是让沐放意外的是，倒了一杯水坐在沙发上的谭骥炎却并不是他想象中的那么狂怒。

一刹那，有什么东西划过心头，沐放原本枯死的桃花眼此刻却倏地迸发出光亮，绷得过于直的身体一个跨步上前，声音颤抖着，沐放几乎有些不敢相信，“小瞳没事了。”

“怎么说？”谭骥炎之前的那一身的怒火似乎就在这一刻消失殆尽了，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水，药性还有些的残余，所以谭骥炎脸色还是有些不太好，挑起目光看向沐放。

“因为你在这里，而不是去找小瞳。”沐放眯了一下眼，扬起了下巴，妖孽般的俊颜上神采逼人，谭骥炎有多么在乎小瞳，沐放知道，所以即使真的发生了医院里的事情，谭骥炎也绝对不会来找自己兴师问罪，他一定会先找到小瞳的下落。

“小瞳没事，直升机降落之后，小瞳就被我的人救下了，不过后脑勺还是受了伤。”话音落下，谭骥炎黑眸冷了一下，如果不是事出突然，怎么可能让小瞳被那两个白狼残余的杀手带走而受伤，峻脸阴冷下来，谭骥炎看向沐放，“你是不是该坦白了！”

“我真的不知道会这样。”确定童瞳无事了，沐放不由想到自己的过去，那妖娆惊艳的脸上勾起自嘲的笑容，坐到了沙发上，眼底的绝望裂成一条深不见底的黑渊，将他的灵魂狠狠的拉了进去，那些光鲜亮丽背后的肮脏过去，终究要曝光在所有人面前了，“我轻信了方贤，以为他只是想要看一下谭景御，却不知道他竟然真的敢下杀手。”

“方家？美国唐人街的方家主事人方贤，原来是他。”谭骥炎沉思着，阮氏在中国的商场上还有一些地位和势力，可是能查到白狼杀手组织和豪爵娱乐城的关系，绝对不是阮氏可以查不出来的，毕竟不管是自己还是玖兰源都没有查到这一层，如今牵扯到方家，谭骥炎倒也想通了，只是看向沐放的眼神犀利了几分，如同要看透他伪装的灵魂。

“小御既然对你上心了，沐放，你不用顾虑这么多，方家在美国，虽然是鞭长莫及，可是既然他敢将触手伸到谭家来，就该做好被斩断触手的准备。”谭骥炎低沉醇厚的声音明明是如此的悦耳，可是听在耳中，却给人一种说不出来的震慑和压迫。

谭景御被关在门外，火急火燎着，原本该有的冷静和理智都消失殆尽了，看着要拦下自己的李成，狠狠的一眼警告的看了过去，然后直接拿出工具撬开了门锁，他不能让沐放单独面对二哥的怒火，更何况当时是自己让小丫头交换人质的。

“二哥！你不能……”门锁被撬开，谭景御一个跨步急切的进来，担忧的目光看向沐放，已经做好承接潭骥炎怒火的准备，可是客厅沙发上的谭骥炎和沐放只是坐在一起，看起来如同在聊天一般，没有丝毫剑拔弩张的紧绷，让谭景御错愕的愣住。

“长进了不小，连锁都敢撬了！”残余的药性之下，谭骥炎冷哼一声，眼刀子凌厉的看向撬门进来的谭景御，“越来越没有规矩了！”

谭景御之前是关心目光，所以才会乱了心绪，一方面是坚决不相信沐放会出卖自己，可是另一方面却又担心自家二哥的怒火直接发泄到了沐放身上，所以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一般，焦躁不安的，这一会看到训斥自己的谭骥炎，虽然被骂了，可是却如同醍醐灌顶一般，猛然的顿悟过来。

“二哥，不带这么耍人玩的。”一颗紧绷的心终于放了下来，小丫头如果真的失踪了，二哥怎么可能还有心情坐在这里和小放放说话。谭景御喇嘴一笑，刚要坐到沐放身边，却听到谭骥炎冷声一喝，“站好了！”冰冷的声音，威严的峻脸，谭骥炎冷眼看着总是嬉皮笑脸没个正经的弟弟，余光扫了一眼旁边的沐放。

谭景御被吼的一愣，不过还是站直了身体，对于这个兄长，他非常敬畏，或许是从小养成的习惯，到如今都很难改变，而且因为童瞳的关系，而渐渐呼吸之后，谭景御也有些没大没下了，可是谭骥炎真的板起脸来了，谭景御还是有些的忌惮。

“你要和沐放在一起，我说过不会阻拦，可是小御，你也不小了，你真的确定自己能保护沐放不受伤害吗？”冰冷的脸舒缓了神色，谭骥炎一摆手制止了沐放要开口的话，只是用冰冷的黑眸盯着站在眼前的谭景御，冷冷的一笑，“还是说在最危险的时候，用小瞳当人质去换下沐放，这就是你的保

护？”

谭景御脸色一阵苍白，垂落在身侧的手倏地握成了拳头，那一刻，谭景御知道自己是自私的，为了沐放的安全，他没有任何选择的放弃了小丫头，如果有第二个选择，他一定不会这样，可是事实已经造成。

沐放何尝不是想到这里，当时事情发生的太快，沐放根本没有来得及反应，却已经被杀手抓住，枪抵在了额头上，虽然沐放在蓝海豚，在京都会所，可是这些都是玩弄手段权术策略，也有打架闹事，可是和当时那样子弹从耳边呼啸而过的危险却是截然不同的，而沐放自以为还能防身的功夫根本不堪一击，一招就被人抓住了，所以等他反应过来时，童瞳已经被带走了。

“二哥，对不起。”收起了往日的懒散，谭景御低头诚恳的道歉着，做出那样的选择，自己是真的很卑劣，也让二哥失望吧。

“你不用对我道歉，小瞳的安全是我的责任和你无关。”谭骥炎冷漠的开口，对上谭景御错愕的目光，继续道，“谭景御，你太自以为是了，你以为自己掩饰的天衣无缝，可是如果是这样，妈怎么会利用沐放来动手？”

脑子里乱乱的，谭景御根本不清楚这怎么突然牵扯到了阮菁，可是看着谭骥炎冷沉的脸庞，谭景御明白这件事如果处理的不好，沐放肯定会被当成内奸叛徒，那么自己和他之间就等于生生的多了一条鸿沟。

“如果当时杀手要交换的人是妈，谭景御，你要怎么做？还是没有任何犹豫的答应吗？”谭骥炎冷冷的声音如同一道惊雷一般，不给谭景御任何思考的余地，直接将他最后的防线在这一刻炸的粉碎。

“谭骥炎，你不必如此，他是你弟弟。”沐放轻声的开口，打破了让人窒息的平静氛围，不要说他不会和谭景御在一起，就算真的在一起，这样的选择让任何人都难做出决断。

“你是小瞳在乎的人。”可惜谭骥炎这样回了一句，因为提到童瞳，那总是冰冷的脸上表情软化了下来，若不是为了等玖兰源的到来，此刻，谭骥炎真的舍不得要去将童瞳给带回来，这个孩子，不气死自己是绝对不放心，明知道那些杀手是冲着她过来的，竟然没有一丝犹豫的就答应了交换人质，该死的孩子！

“二哥，不带你这么偏心的。”谭景御苦笑着坐了下来，虽然他还是不太清楚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可是如果真的到了那么一天，谭景御根本不知道该如何选择，“二哥到底是怎么回事？”

“阮氏根基庞大，所以要铲除必须连根拔起。”事情的发生虽然是意外，可是却也是一个最好的契机，谭骥炎一直监视阮青的手下汇报，阮菁有几个电话是无法追踪的，只追查到了日本就再也查不到了，而日本最大的麻烦就是白狼这个杀手组织和斋藤千山。

而之前童瞳被注射了肌肉舒缓剂被童啸带到了军区医院，阮青刚好前来探望却被白狼的杀手挟持，过了安检进了病房暗杀童瞳，当时，谭骥炎就怀疑阮管有门路知道白狼组织里杀手的活动。

所以在窃听了阮菁的所有电话之后，方贤打了匿名电话给裕和茜子的同时，谭骥炎虽然已经因为药性而有些神智不清，可是暗中的人却已经抢先一步在医院部署后一切，所以裕和茜子也才那么容易进混进了病房。

“那下了药的酒原本是给小丫头的。”谭景御回想着当日在赌场的一幕，因为是沐放选定的地方，所有人都放松了警惕，如果是童瞳喝了那杯酒，当时白狼虽然只有一男一女两个杀手，可是谭景御明白，如果真的是童瞳喝了酒，暗中肯定还有事先安排好的人出来，让童瞳和谭骥炎等人因为打斗而分开，到时候是什么结果，用脚趾头想也知道，可是因为喝了酒的人是谭骥炎，所以才会有了裕和茜子这一出。

敲门声响了起来，李成尽职的拦下玖兰源和坐在轮椅上腹部有刀伤的浅苍贵井，转而推门走了进去，“先生，玖兰先生和浅苍先生到访。”

“沐放，你先进去。”谭骥炎点了点头，示意沐放先去书房，该来的终于来了，谭骥炎需要等的也是这一刻。

浅苍贵井的脸色不太好，半夜谭骥炎突然被送进了医院，让浅苍贵井担足了心，而童瞳的下落不明，更让浅苍贵井不安，可是因为他如今的身份，所以此刻，浅苍贵井不顾身体的刀伤，还是和玖兰源一起过来了。

“谭先生，好一些了吗？”玖兰源推着浅苍贵井走进了客厅，看了一眼坐在沙发上，神色冷沉看不出表情的谭骥炎，目光扫过站在一旁的谭景御，比起谭骥炎的冷静内敛，谭景御脸上的愤恨的表情就显而易见了。

“日方有什么说法？”谭骥炎似乎想到了和裕和茜子的事情，虽然还保

持着冷静，可是言语之中的神色却是极其的厌恶。“因为彼此身份特殊，我已经向首相做了汇报，也和裕和皇室讨

论过了，联姻这是不可能的，茜子小姐虽然行事鲁莽，却也是因为担心谭先生，之后受到了这样的伤害。”玖兰源即使和谭骥炎之前有着合作，可是他代表的终究是日方的利益，这件事，让玖兰源看见了和谈背后巨大的好处，那优雅的笑容便显得极其的得意，斋藤千山被暗杀的烦躁早已经消失的无影无踪。“日方有什么条件？已经沦落到靠出卖皇室女性的身体来打到目的了吗？”谭骥炎话并不多，可是说起来的时候却是异常的刻薄而冷酷，凤眸不屑的看着半点不生气的玖兰源。

若是平日，玖兰源为了维护日本国的面子和尊严，必定会勃然大怒，可是，这一次，摆在面前的却是巨大的一块蛋糕，所以谭骥炎的怒火，玖兰源心甘情愿的承受着，从公事包里拿出一份草拟的文件递给了谭骥炎。

这件事，对日本和中国都将是一个丑闻，所以大家自然选择息事宁人，可是日本自然要极大的好处才愿意平息事态，他们不怕谭骥炎不答应，因为闹大了，虽然丢脸的是双方，可是日本的皇室只是一个傀儡，所以最多只是丢了脸色而已，裕和茜子至多因为这个污点无法结婚。可是谭骥炎身份不同，他可是北军军区谭家的人，是北京市副市长，这个丑闻对谭骥炎而言将是无法遮掩的硬伤，只要一曝光，他的职位立马要被撤除，所以玖兰源相信谭骥炎肯定会选择息事宁人的私了。

接过薄薄的一张纸，谭骥炎目光从第一行一点一点的看了下来，虽然并没有开口，似乎只是看一份普通的文件，可是那越来越紧皱的眉头，浑身凛冽的寒意让人明白他压抑的怒火。

“日方还真是物尽其用！”冷酷一笑，谭骥炎将手里的文件丢在了茶几上，凤眸里染着压抑的火光，可惜玖兰源却依旧是老神在在的优雅。

谭景御愤怒的瞪了一眼胜券在握的玖兰源，然后快速的将纸拿了起来，一目十行的扫过，陡然之间怒火直接喷涌而来，“日本还真是厉害，用一个女人，就要提高中国货物进入日本的关税，钓鱼岛的所属权是一个女人就能换来的？你们的女人是金子打造的，陪睡一晚的代价可真是高！”

“谭先生不用生气，虽然这有损中方的利益，可是对谭家而言并没有实质的损害，可是如果这件事情闹大，谭先生的职位必定要被撤掉，这可是重大的损失。”玖兰源优雅的笑着，虽然合约有些苛刻，不过还有商谈的余地。当然，中国会损失一些利益这是肯定的，不过这对谭骥炎而言却没有实质性的伤害，甚至能保全他如今的一切，当然，只要他松口，玖兰源相信谭家势必有能力达成合约上的大部分条件。

“小御，送客。”谭骥炎目光落在茶几上的合约上，冷声的命令着谭景御送客，原本冷傲峻朗的脸庞此刻蒙上了一层寒霜，甚至带着一丝的颓废之气。

“那我就不打扰了。”玖兰源笑着站起身来，推着浅苍贵井向着房间外走了去，背对着谭骥炎开口，“谭先生最好尽快决定，茜子小姐目前情况不稳，她年轻不懂事，如果将这件事对媒体曝光了，到时候谭先生即使要答应合约，只怕已经来不及了。”

出了酒店，电梯里，浅苍贵井凝眉思索着，“谭骥炎这样的人，他是不可能答应合约上的条件的，中方也不可能为了保全他一个人，而做出有损国家利益的事情。”

“浅苍好好休息，谭骥炎是不可能全答应，但是会答应一部分条件，这就够了，谭家在中国的势力很是庞大，谭家为了保全谭骥炎目前的名誉和地位，必定会从中斡旋，所以我们只需要等待天亮就好。”春风得意，玖兰源笑容里多了一份对权利和欲望的野心勃勃。

谭骥炎如果只是一个靠自己爬上来的官员，那么他只要有一点爱国之心，就会主动辞去职位，这样一来，即使丑闻曝光，也不会造成重大的影响，可是谭骥炎的身份注定了他不可能这样做，因为他背后还有谭家，所以为了谭家和自己的利益，谭骥炎只能妥协，最大限度的压低合约上的条件。“这究竟是什么人策划的？”浅苍贵井点了点头，认同了玖兰源的话，即使心头此刻是焦躁不安的，可是面子上却露出虚弱的笑容，似乎很高兴玖兰源得到这样好的机会。

“应该是谭骥炎的仇家，裕和茜子也只是被人当枪使用了，电话是匿名的，查不到，不过暗中的人肯定密切注意着谭骥炎的一切行动，否则不可能知道裕和茜子爱慕谭骥炎，甚至在舞会上接了连出了两次丑。”玖兰源也很是疑惑这个问题，可是对他而言，日本国的利益是第一位，其他的都不重要了。

而此刻，客厅里，谭景御没有了刚刚的怒火，看着谭骥炎将茶几上的合约收了起来，有些心惊胆颤的开口，“二哥，你真的要走这一步，这样一来那可是叛国罪！”

“不管是上面，还是谭家都不会将事情真的闹大，可是小御，你要明白，她只有没有了权力和财富，只是一个普通人，才没有办法伤害到小瞳。”

谭骥炎嘴角染着冷酷的笑容，看着玖兰源留下的这张合约，虽然是叛国罪，可是至少还能活命不是吗？阮氏的财产足可以抵消这个罪名，更何况还有谭家在，还有从日本取得的利益，够了，“和沐放收拾一下，明天回去。”

谭景御看着起身向着卧房走过去的谭骥炎，冷酷的黑色背影看起来是如此的宽阔，宛若高山，眼眶突然一热，“二哥，谢谢。”

谭骥炎脚步怔了一下，却没有多言什么，而谭景御却慢慢的坐在了沙发上，二哥不仅仅自己和小丫头，二哥做的这么决绝，也是为了自己吧，如果妈手中还有权势财富，那么从妈如今这些举措看来，沐放只怕连活命的机会都没有，他可不比小丫头，没有那么强悍的身手。“你没事吧？”沐放从书房里走了出来，看着坐在沙发上，双托抵着额头，低头沉默的谭景御，看惯了他神采飞扬，潇洒不羁的一面，突然看见灯光之下，身影颓废的谭景御，沐放有些的不习惯。“小放放，比起二哥，我真的差太多了。”谭景御低头看着脚下的木质地板，自己不可能真的做到和妈决裂，只能周旋在他们两人之间，到时候，受伤害的人肯定是小放放，可是二哥却都想到这些了，他替自己做了，斩断了阮氏，收走了妈手里的

权利和财富，让妈再也不能对小放放动手。

“你很好了。”沐放拍了拍谭景御的肩膀，他还年轻，前途一片辉煌，有谭家在，有谭骥炎这个哥哥在，他年轻有为，用不了多久，他会更加的成熟冷静，会是最优秀的男人。

“小放放，有你的安慰，我受伤的心终于愈合了，虽然现在有些迟了，不过我们还是睡上三四个小时。”谭景御那原本带着悲伤的不自信的眼眸此刻却是笑容熠熠，然后直接扑倒了身边的沐放，双手如同八爪鱼一般黏在了沐放身上。

“滚！”沐放绝美的脸庞表情抽搐的破裂，然后狠狠的要推开谭景御，顾不得他肩膀上是不是有伤口，可是谭景御无赖的程度早已经可以媲美城墙了，不管沐放是怒是骂，还是打，都坚决不松手。——分隔线——

第二天，东京国际机场。

随行的中方出访团的人并不清楚昨天晚上发生了什么事，只知道因为斋藤千山被暗杀，所以提前结束了行程回国，而负责送行的人依旧是玖兰源和坐在轮椅上的浅苍贵井，却也有种感觉，玖兰源的笑容似乎太过于灿烂，而谭骥炎那原本天生冷酷的峻脸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冰冷。“谭君，你就这样离开吗？”只过了一夜，裕和茜子似乎颓废了不少，可是却依旧踩着高跟鞋，画着淡妆，如同骄傲的公主一般向着谭骥炎走了过来。

“这边有一个帅客户休息室，谭先生这边请。”事情还都是保密的，所以，玖兰源笑着看向谭骥炎，指引着他走向不远处的休息室。

谭景御和沐放依旧跟了过去，李成也跟了过来，其余的人则依旧在坐在原地的休息室里，看到几人离开之后，中方的官员笑了起来，“看不出日本女人对谭副市长还真是一见钟情，竟然追到机场了。”

“童小姐不在？”也有精明的官员，发现随行人马里少了童瞳，不过倒也没有多想什么。

“可惜啊，这要是中国的哪个名门望族之女，还有可能，日本皇室，只能一辈子对谭副市长单相思了。”这一行还算顺利，所以即将登机离开了，大家的心情也很是轻松。

休息室。

玖兰源并不需要逼迫谭骥炎，合约上的条件太过于苛刻，玖兰源知道，所以谭骥炎肯定会急着回国和谭家商讨对策，所以没有关系，玖兰源等得起。“谭君放心，我不会将这件事说出去的。”高昂着头，裕和茜子面对谭骥炎时终究没有了那份皇室的骄傲，如同一个普通的为情所苦的女孩，她知道自己的身份，也知道这一次自己的莽撞给谭骥炎带来了什么样的后果，可是裕和茜子不后悔，因为就算是恨，谭君也会一辈子记得自己。童瞳过来时便看见裕和茜子一脸爱慕的盯着谭骥炎，可是虽然已经知道谭骥炎没有大碍了，可是此刻，真的看见谭骥炎平平安安的出现在自己面前，童瞳的担心终于放下来了。

仇人相见分外眼红，裕和茜子之前已经听玖兰源大致的说了一下事情的经过，对于童瞳被救回来，裕和茜子并不担心，毕竟不管是中方还是日本国都不会真的让童瞳在东京出事，不过想到自己昨夜和谭骥炎之间发生的亲密关系，裕和茜子高傲一笑，看向童瞳。

“昨晚酒杯里加的是什么药？有没有副作用？”童瞳话一出口，就发现这个不大的休息室里气氛瞬间变得极其诡异。

童瞳神经再粗也有感觉有些的不对劲，玖兰源依旧是优雅的笑容，看起来真真假假，浅苍贵井的脸色还是很苍白，虚弱的坐在轮椅上，表情倒是柔和，可是却也看不出什么，最让童瞳诧异的谭景御和沐放，自己虽然是被救回来了，可是谭三哥和沐哥的表情都有些的怪，而谭骥炎一如既往般的冷着峻脸，看了一眼之后又收回了目光。

“既然童小姐安全回来了，那么我们也不打扰诸位说话了。”玖兰源朗声的开口，率先打破了这样压抑的氛围，示意裕和茜子和自己离开，毕竟这件事还是不能张扬出来，只有保密了，谭骥炎才能和谭家答应日本国开出的条件，否则闹得人尽皆知，对日本国的利益是一点好处都没有。谭骥炎倒也点了点头，看着走过来的童瞳，握住了她有些冰凉的小手，刚要转身离开，可是所有人都小看了女人的嫉妒心，尤其是裕和茜子这样骄傲的女人。

“童瞳！”却见裕和茜子突然残忍一笑，眼中是尽是得意之色，然后快速的走到童瞳面前开口，“谭君被下的是一种特制的催情药，而我就是解药，昨晚上我和谭君在一起。”

裕和茜子说完话的同时，扯下了脖子上的丝巾，低领的衣服露出雪白的脖子和一些肩膀，那白皙的肌肤上赫然是一个个青紫的痕迹，有些地方都被咬破了皮，看起来虽然暧昧美艳，却也显得有些怵目惊心。催情药？童瞳呆愣愣的站在原地，看着耀武扬威的裕和茜子，脑子里蒙蒙的有些木木钝钝的感觉，僵硬着目光从她的脖子上将视线转移看来，回头看向身侧握着自己手的谭骥炎，难怪刚刚的气氛很是诡异，竟然是这样。童瞳忽然笑了起来，然后握着谭骥炎的手用力的收紧再收紧，在所有人都以为童瞳要勃然大怒，或者痛苦万分时，童瞳却只是安静的握着谭骥炎的手，声音平和，“飞机要起飞了，我们该回家了。”

裕和茜子不甘心的愣住，可是再想要开口，一旁玖兰源已经不给她机会胡闹了，如果刚刚童瞳控制不住情绪将是事情闹了起来，那么一切都前功尽弃了，谭骥炎是不是北京市副市长对玖兰源而言无所谓，那是中国的政治，可是自己需要谭骥炎在这个位置上，因为这样才能争取到对日本国最大的利益，所以这个丑闻绝对不能闹大。

童瞳不知道要说什么，她是真的不知道，昨晚上的情况太过于紧急，谭骥炎身上的药性发挥的太快，连话都说不了，沐放被杀手挟持，童瞳没有任何迟疑的用自己当人质，换下沐放，也为谭骥炎争取到立刻去医院的时间，之后在直升机上被打晕。

童瞳毕竟有着强的精神力，所以一般人至少要晕厥一两个小时，她却只是昏了不到五分钟就醒了，直升机翱翔在夜空里，童瞳没有动，后脑勺那一下很痛，而且在直升机上动手太危险，所以童瞳准备等到直升机停下再动手。可是等直升机停在了一个废弃的郊外时，还不等童瞳动手，暗中她就发现了有潜藏的人，两个杀手原本以为用直升机逃离终于安

全了，只准备找到备用的身份，用童瞳当人质，可以安全的离开日本然后杀了瞳瞳给白狼的人报仇，可是却没有先到刚下飞机就被伏击了。

童瞳担心谭骥炎，可是却被对方强制的留了下来，这些人是谭骥炎派过来的，然后童瞳接到了谭骥炎的电话，知道他没事，也就安心的留下来了，今天一早才被带到机场，可是童瞳根本没有想到会听到裕和茜子那些话。

童瞳感觉自己后脑勺又隐隐的痛了起来，昏沉沉的，有种还在梦中的感觉，或许自己还没有清醒，被之前那个女杀手一枪给敲成了植物人了，可是看着谭骥炎近在咫尺的脸，童瞳才发现不知道什么时候起自己已经上了飞机。抬起手，童瞳抚摸上谭骥炎的脸，熟悉的触感，明明是冷硬的一张脸，可是那肌肤却是无比的光滑，摸起来让人爱不释手。

谭骥炎感觉着那游移在脸颊上的指尖，转过目光对上童瞳懵懵懂懂的一双黑眸，想要说什么，终究却还是没有开口。

视线相交的那一刻，童瞳的心忽然剧烈的跳动着，太过于杂乱的情绪让童瞳有些无法适应，然后双手突然抱住了谭骥炎的脖子，将脸埋首在了他的胸膛上，一声一声，听着谭骥炎那沉稳的心跳声，童瞳才感觉自己冷静下来，然后裕和茜子的话也在同时清晰的回荡在脑海里。

“谭骥炎，我头痛。”声音闷闷的，童瞳知道这是意外，现在也不是什么封建古代，男欢女爱的事情太正常，还有群p呢，可是为什么，自己却感觉心很难受很难受，说不出来的那种感觉，阴沉沉的，如同被乌云给笼罩起来了，不是痛，不是恼，是一种钝钝的感觉充斥在了胸口。“别动，我看一下伤。”谭骥炎以为童瞳后脑勺的伤口痛了，快速的按住她的头，拨开了散落的头发，一个细小的伤口，已经结疤了，头皮上残留着血痂，看得出这一击很重。

感觉到谭骥炎掌心的温暖，童瞳睁大眼睛，定定的盯着他，看了很久很久，然后才回过神，脸依旧有些的僵硬，“谭骥炎，我……我……”童瞳很想说什么，可是却一片混乱，她根本不知道要说什么。

“因为我和裕和茜子的事情？难受了。”谭骥炎接过话，声音还算温柔，可是黑眸却带着莫名的严厉，“每一次，你涉入危险的时候，我都是这样的感觉。”

她的身手极好，谭骥炎清楚，可是清楚又如何，只要一想到童瞳总是会将自己牵扯到危险里，谭骥炎依旧会担心，依旧会不安，就拿上一次看守所的事情而言，她明明已经逃出来了，却不是在原地等待救援，不是联络自己，反而是引出那些杀手，然后以身犯险的去找幕后的主谋，而这一次也是如此，她总是习惯一个人面对所有的事情。

童瞳呆呆的看着谭骥炎的怒容，眼神黯淡着，是吗？每一次谭骥炎都是这样的难受，想到此，抱着谭骥炎的双手愈加的用力了几分。“小瞳，你不是一个人，你要学会相信我，学会依靠我。”谭骥炎的怒火散了几分，主动的抱住了童瞳，让她可以靠的更加的舒服一点，“你是孤儿，或许是一个人长大的原因，习惯了什么事情都是自己做决定，可是你忘记了，你还有我，我们是一家人，小瞳，你要学会相信我，不要让自己陷入危险，有什么事情，你可以交给我来处理。”

童瞳感觉谭骥炎的说法并不对，就如同昨晚上，谭骥炎药性发挥的那么快，童瞳知道自己没有任何时间由于，她必须换下沐哥，被杀手带走，给谭骥炎争取去医院的时间，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此刻心头却似乎有着一肚子的苦水，倒不出来，难受的，什么都不愿意去想，只想这样这样依靠着谭骥炎，就这样静静的靠着，让裕和茜子去见鬼去吧！

沐放和谭景御看了一眼童瞳这边，发现她还是低着头蔫蔫的靠在谭骥炎的怀抱里，那无助彷徨的模样，让沐放心疼的厉害。“二哥虽然腹黑了一点，阴险了一点，可是二哥是担心，小丫头必须学会依靠二哥，小放放，很多时候都有意外发生的，二哥是在杜绝这种的可能性。”谭景御眼明手快的制住了沐放，虽然谭景御知道谭骥炎用裕和茜子这样的事情来胡闹童瞳非常的不厚道，而且以童瞳的身手，很多时候，她的决定并没有错，如果是谭景御，他也会做出同样的选择，可是谭景御看了看身边漂亮的沐放，突然明白谭骥炎这样做的原因，让小丫头学会依靠，学会等待，学会保护自己，而不是冲上前线。

“吃点东西。”谭骥炎低沉的开口，有些心疼童瞳此刻无精打采的模样，可是有些事，必须要狠，要让这个孩子学会教训，让她知道自己的安全是最重要的，没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

童瞳摇摇头，没有一点食欲，她什么都不想说，什么都不想做，只想放空脑子。

“喝点果汁，不要将胃饿坏了，也陪我吃一点东西。”谭骥炎招来了空姐，点了热的橙汁和温水，然后是几片土司。

空姐的服务很快，谭骥炎将早餐放在台子上，将温热的橙汁递给了童瞳，“喝一点。”

童瞳只感觉身体发软，依旧靠着谭骥炎，就着他的手喝着橙汁，淡淡的插子味很是清新，适中的温度从咽喉流入到胃里，然后似乎有了一些力气，可是精神依旧不大好，“谭骥炎，会不会有很多的麻烦？”

“我会处理，小瞳，对我而言，你需要的只是保护好你自己，我不是要折断你的翅膀，我只是想让你明白，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你只需要记得保

护好自己，其余的事情我来处理。”谭骥炎喝了一些水润着嗓子，然后拿起柔软的土司递了一块给童瞳，自己也吃了起来。

以前忙碌起来的时候，谭骥炎很多时候都忘记三餐，可是之后，他知道，为了身边的人，他必须保养好自己的身体，所以也就注意起了饮食和休息，这样的改变是细微的，很多时候，这些小的习惯改变是最难的，可是一想到童瞳，谭骥炎便一点一点的学着去改变。

吃了两片土司填了胃，喝掉了大半杯的柳橙汁，谭骥炎看童瞳真的吃不下了，也没有再强求，他知道自己有些的自私，甚至是霸道，可是谭骥炎没有办法忍受童瞳一而再的遇到危险。

“谭骥炎，我曾经有一次差一点死掉。”童瞳靠在谭骥炎的胸膛上，声音有些的低，不过谭骥炎抱着她，倒也能听见，“那个时候我不害怕，真的，我们这一行，死亡太正常了，后来在看守所那一次，爆炸和大火发生的时候，谭骥炎，

我不想死，我怕自己死了丢下你一个人，我怕死后人还有意识，然后我只能不断的想你，却见不到你。”

一个人的时候，在特别行动组，童瞳和所有的成员一样，他们只是武器，只需要去完成任务，即使牺牲，也如同吃饭睡觉一样的平常，没有害怕，没有眷恋，或许正是因为没有思想，所以无欲才无求，所以他们刚强。可是当遇到谭骥炎之后，童瞳在一点一点的改变，她不想死亡，虽然不害怕，可是她不想就这样和谭骥炎分开，而此刻，谭骥炎说她只需要保护好自己，这对童瞳而言是颠覆她过去二十多年的一切行事准则，很难接受这样的改变。

她不能看着上校被大火吞噬，而放任那些杀手逍遥，她不能看着沐哥被杀手挟持，而自己可以救却袖手旁观，她强大而独立，可是这一刻，谭骥炎让她改变，明明应该是不对的，可是看着谭骥炎那皱起的眉头，看着他峻朗的脸庞，听着他那一声一声的心跳声，童瞳忽然感觉自己可以做出这样的改变。

“谭骥炎，我答应你，可是如果是你有危险，我做不到。”童瞳沉默了许久之后，缓缓的开口，她能做到不在乎其他人的安全，首要的是保护自己，可是她绝对做不到谭骥炎有危险，自己却无动于衷的离开。

谭骥炎无声的笑了起来，低头在童瞳光洁的额头上洛下一吻，这样就够了，一点一点的改变，这个孩子一个人过了那么多年，习惯很难改的，这样以后，她绝对不会再为了沐放，或者童部长，或者其他人而涉险。（谭少，你吃醋就直接说，弄出这么多花花门道来。）

裕和茜子的事情，谭骥炎没有再开口，童瞳也没有再问，一下飞机，两辆军车停在了机场门口，笔挺军装的男人脸上有着在军营里打磨出来的沉稳和刚毅，“谭副市长，司令让谭副市长直接回去。”

“嗯。”谭骥炎松开童瞳的手，走向身后的出访团官员的，大致的交代了几句，然后直接和前来接自己的四个军人一起，带着童瞳，谭景御走向军车扬长而去，而沐放则被谭景御打发回京都会所休息。

去的依旧是香山的大宅，没有上一次童瞳过来时的噪杂，汽车开到了院子里之后，四个军人立刻转身离开，客厅里的氛围显得有些的紧绷而压抑，让人几乎有些的喘不过气来。

谭老爷子沉默的坐在沙发上，端着茶杯，没有如同以前那般对着阮菁怒吼斥责，可是那一股内敛的威严，反而更让人感觉到震摄和压迫。谭国华还没有收到消息，只知道谭骥炎的出访团今天从日本回来而已，可是谭国华看着自己父亲从昨夜开始就一夜没有睡，一直都坐在沙发上差不多一天一夜，谭国华就知道肯定发生了什么极其严重的事情，这么多年来，谭国华第一次看到身为司令的父亲有着这样严肃的一面。唯独阮菁，早上原本要出去的，不过被谭老爷子一句话留了下来，阮菁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所以这会倒也安心的坐在一旁。

“回来了。”率先开口，谭老爷子面色凝重的看着谭骥炎，浑厚的嗓音冷静着，听不出其中的情绪。

“是，爷爷。”谭骥炎率先走了过来，神色峻寒，从一旁的公事包里将玖兰源之前交给自己的合约递给了谭老爷子，“这是日本开出的条件。”

逐行扫过协议上那些苛刻的，完全有损中国利益的条款，谭老爷子怒极反笑着，倏地站起身来，带着军人的冷酷威严，“骥炎，如果你不是我孙子，今天我第一个枪毙了你！”

“爸？”谭国华错愕一怔，快步走上前来，也顾不得一直有些忌惮的父亲，从他手里拿过合约快速的看了一眼，神色倏地遽变，不敢相信的看着谭骥炎，“骥炎，你有什么把柄落在了他们手里？”

“哼！”谭老爷子不屑的冷哼一声，将目光看向阮菁，对着谭国华开口，“从今天起，国华，如果你不离婚，那么你就不是谭家的人，对于这种卖国叛国，出卖自己儿子的恶毒女人，她该去的地方就监狱！”

一直等待看戏的阮菁终于脸色苍白一变，然后强撑起镇定看向谭老爷子，“爸，我不懂你在说什么？骥炎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又和我扯在一起，我是骥炎的母亲，我不可能害自己的儿子！”

啪的一巴掌，谭老爷子的手下的很重，阮菁那振振有词的话被打的停了下来，坐了一夜，沉默了一夜的谭老爷子怒声一斥，“给我跪下！”

威压之下，阮菁还想要辩驳什么，可是在谭老爷子那雷霆震怒之下，却只感觉双腿一软，不甘心，却也不由自主的跪了下来，只是即使脸上有着巴掌印，可什么依旧倨傲。

“将日本皇室的女人设计送到自己儿子的床上，阮菁，你这是要拆散骥炎的婚姻，还是要拆散谭家，还是说你是日本人的走狗，所以才会让骥炎准备签下这些卖国辱权的条约？”一声一声，谭老爷子冷笑训斥着，神色终于从冷静转为了狂暴的怒火，对于一个军人世家，阮菁此举，已经不仅仅是家事，牵扯到的是国事。

谭国华震惊的愣住，只感觉手里的这一张薄薄的纸重如千斤，原本憨厚朴实的脸上目光痛心的看向跪在地上的阮菁，想到坐了一整夜的谭老爷子，谭国华敛了敛神色，一手拍向自己儿子的肩膀，“骥炎，就算你身败名裂，就算谭家因此失势，这合约不准签！”

“日本人打的算盘倒是精明，谭家在军区这么多年，从当年抗战开始，这权利这地位，是老一辈用鲜血和生命换回来的荣誉，谭家的地位再重要，可是在国家的利益面前，谭家是可以牺牲的。”掷地有声的开口，谭老爷子一瞬间如同苍老了很多，慢慢的走向了沙发坐了下来。

日本人以为谭家为了保全谭骥炎的身份和地位、名誉，势必会答应他们开出的条件，谭老爷子冷嘲一笑，可是他们的如意算盘打错了！

“丫头，骥炎，不要说是副市长了，能从这个位置平安下来都成问题，谭家这一次弄不好，也会身败名裂，树倒猢狲散。”谭老爷子叹息一声，炯亮锐利的目光宛若尖刀一般看向童瞳。

童瞳看了一眼谭老爷子，又转而看向谭骥炎，还是那一张第一次见到的峻冷脸庞，眉宇飞扬，只一眼，便不由自主的臣服在他的黑眸之中，这个男人，稳重如山，内敛睿智，童瞳露出今天的第一个笑容，走上前来握住了谭骥炎的

手，“谭骥炎不会坐牢的，我会想办法。”

“哼，算你这个丫头还算有良心。”对于童瞳说的办法，谭老爷子倒是不屑的冷哼一声，不过脸上倒也露出了笑容，只可惜家门不幸，出了阮等这样的恶妇。

门外有敲门声响了起来，谭老爷子的亲卫神色沉重的打开门，“司令，国安部和军委来人了。”

“让他们进来。”谭老爷子依旧不失威严的开口，该来的终究要来的。

为首的是一个有些胖的男人，看起来笑眯眯的，如同弥勒佛一般，率先向着谭老爷子走了过来，“谭司令。”

“靳主任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谭老爷组也懒得招呼，直来直往，神色有些倦怠。

为首的靳主任点了点头，然后对着谭国华领首也算是招呼了，在所有人的目光里向着跪在地上的阮菁走了过去，“阮女士，你涉嫌危害到国家安全，请和我走一趟。”

谭老爷子猛然一愣，倏地将目光看向从始至终都是内敛冷静的谭骥炎，从知道裕和茜子被设计送到了谭骥炎的床上，谭老爷子就知道谭骥炎一下飞机没有直接被带走，而是回了家，这也是上面给自己的面子，可是这到底怎么回事？

童瞳错愕的的愣了愣，不解的看着谭骥炎，却被他握紧了手，薄唇紧抿着，不发一言，似乎眼前发生的这一切都和自己无关一般。倒是谭景御神色有些不忍，转过头看向窗户外，叛国罪有多重，谭景御比任何人都清楚，可是妈这一次真的太过分了，小丫头就算多么不好，妈为什么要赶尽杀绝，甚至不惜牺牲谭家的利益。

“你们在说什么，我听不明白？”阮菁猛然的抬起头，自己站起身来，挺直着身体，倨傲的看着斩主任，“什么涉嫌危害国家安全？我不懂你们在说什么？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要抓捕我，请拿出证据来！”

“阮女士，抱歉，请跟我们走一趟。”斩主任再次开口，看起来弥勒佛一般的笑容却犀利了几分，身后两个部下直接走了过来，强行的铐住了阮菁的手，然后神色冷漠的将人押住，不给她丝毫挣脱的机会。“国华，救我，我们夫妻一场，你不能让这些人这样污蔑我！”阮菁终于有些害怕了，手腕上手铐那冰冷的感觉，如同毒蛇一般，让阮菁变了脸色，求助的目光看向谭国华，语调已经有些的哽咽。“骥炎，怎么回事？”一直还在消化事件的谭国华看着被抓妻子，然后将视线看向谭骥炎，这件事到底是怎么回事。

“谭副市长，你看？”靳主任对谭老爷子恭敬，那是因为谭老爷子的身份，可是在小一辈里，即使谭国华，斩主任的身份都要高一些，可是此刻，看向谭骥炎时，却明显带着商量的语气，对于这个后辈，靳主任有着几分的忌惮。

“爸，这件事是妈一手策划出来的，这份合约是玖兰源交给我的，至于证据方面，妈打过电话给什么人，安排了什么事情，我想她自己清楚。”谭骥炎低沉的声音冷漠的回荡在屋子里，神色峻冷，眼神漠然，看起来只是在谈论一件在平常不过的案子，可是握着童瞳的手却用力的收紧了几分。“是吗？如果真的是这样，骥炎，那为什么要抓的人不是你？”，阮菁怒极反笑着，毒蛇般的视线残忍而冷酷的看着谭骥炎和童瞳，停留在他们交握在一起的手上，讥讽一笑，“你既然和日本皇室的女人发生了关系，怎么还和童瞳在一起呢？这不是背叛吗？说不定，她还会有你的孩子呢？那可是谭家的血脉！”

“和裕和茜子发生关系的人不是我，是日方国防部部长的儿子枝野武朗。”谭骥炎神色依旧平静，虽然当时他自己在药性之下，理智已经失去，可是他的部下却已经可以完美的处理整个事件，想到既然要发生丑闻，那么肯定要找重量级的人物过来。

日本人一直以为谭骥炎在这件事是吃了哑巴亏，甚至需要签署卖国辱权的合约，却不知道谭骥炎棋高一招，这个丑闻是日本人的丑闻，日本皇室的丑闻没有多大的影响，本来皇室就是一个傀儡的存在，可是枝野家就不同了，这个丑闻如果曝光出来，那么枝野武朗下个月的竞选就等于功亏一篑，所以对于玖兰源开过来的合约，谭骥炎非常大方的接受了，因为他即将将跳跃上的内容反过来，要求玖兰源和枝野家签署下来，否则裕和茜子和枝野武朗的视频文件，谭骥炎不在意在全球的互联网上播放一遍。阮菁脸色煞白的失去了血色，呆愣愣的看着谭骥炎，然后嘲讽的笑着，“难怪从一开始骥炎你就这么冷静，不愧是我的儿子啊，下手狠辣，对于自己的亲生母亲，你果真冷血绝情！”

阮菁没有办法为自己辩解，她和方贤之间的电话，她知道白狼这个杀手组织的事情，这些，阮菁知道不管是军方还是国安部都有能力调查出来，所以她输了，输的一败涂地，可是，阮菁泪水从眼中滑落，可是她还是谭家的人，谭国华还是自己的丈夫！

谭老爷子震惊的看着谭骥炎，这个自己从小看着长大的孙子果真是谭家的骄傲，这样的危险万分的事情，他不但化解了危机，甚至还反过来将了日本人一军。

“谭骥炎，你为什么一开始不说？”童瞳这一下算是弄清楚事实了，高兴的同时，不由想起自己一路上的担心和不安，不由的抽回被谭骥炎握住的手，然后在他的腰上狠狠的掐了一下。

“笨孩子，当时我们还在东京，玖兰源那么精明的人，如果说了，你以为我们还能平安的回来吗？”谭骥炎一直冷酷的峻脸在面对童瞳时不由的软化下来，神色温柔，眼神里含着宠溺的浅笑。

做戏做全套，否则玖兰源只怕会用各种办法留下出访团，即使算计不到谭骥炎，却也会算计当时出访团的其他官员，所以谭骥炎自然是将计就计的带着一行人安全回国，在日本人得意洋洋的等着验收胜利的果实时，给予他们重重一击。

｜派派小说后花园iliiemoon手打，转载请注明｜http://www.paipai.fm

142章 父女之情

“国华，我不要被抓走！”阮菁听到谭骥炎的话之后，立刻明白过来，自己所有的打算不但没有成功，反而将自己给

拖下水了，一想到手腕上冰冷刺骨的手铐，阮菁立刻软了表情，哀求的看向谭国华，“国华，一日夫妻百日恩，这一次我错了，再也不会了。”

阮菁不傻，她相反很精明，在商场这么多年，阮氏的商业地位可不完全是靠谭家的势力，今天这件事，不管有没有确切的证据，阮菁明白只要自己做了，那就是通敌叛国的重罪，谭家之前连谭骥炎都能牺牲，阮菁明白自己如果真被抓了，这辈子就完了。

可是如果是其他事情，谭国华看着总是坚强甚至骄傲的妻子流着眼泪，他肯定会出面，可是老实的男人却也有自己的底线，谭国华是一个军人，他不能容忍任何一个人通敌叛国，所以此刻，看着泪水满面哀求的阮菁，谭国华沉默的别开目光，脸色不太好，可是终究没有开口。

阮菁快速的在心底盘算着，谭国华的沉默不语，让阮菁愤恨的几乎咬碎一口银牙，为什么同样是父子，骥炎可是为了童瞳做到那样的地步，可是自己的丈夫却在自己最需要的时候不发一言！

最终，阮菁视线看向一旁的谭景御，对，自己还有小御，这个小儿子，阮菁倾注了很多的心血，而且阮芽虽然不知道谭景御到底在军区是什么地位，但是绝对不是解放军报记者那样的普通身份。

“小御，妈不能坐牢。”原本骄傲的女强人，此刻泪水流满了脸颊，阮菁凄楚的看向谭景御，对上谭景御侧过去的脸，和他脸上隐忍的表情，阮菁一咬牙，然后扑通一声跪了下来，这让原本押着阮菁的两个男人也有些的无奈，这毕竟是谭司令的儿媳妇，谭副市长的母亲。跪着爬到了谭景御面前，阮菁戴着手铐的手抱住了谭景御的腿，痛哭着，“小御，你要看着妈去坐牢吗？小御。”

“妈，你不要这样，这只是去调查而已。”谭景御要拉起跪在面前的阮菁，可是阮菁却怎么也不起来，对于这个从小疼爱自己的母亲，那个总是衣着华丽时尚，骄傲如同女王一般的母亲，突然这样跪在自己面前，痛哭哽咽着，谭景御心里也有些不好受。

“小御，连你也要骗我吗？被带走了，就算没有证据，那也是死罪。”

抽噎着，阮菁仰头看着神色犹豫的谭景御，知道自己从小疼爱的小儿子还是顾念亲情的，心头一喜，再次的开口，“小御，你难道真的要妈给你磕头你才愿意帮我吗？”

“妈，你不要这样！”谭景御快速的蹲下身来，拦住真的要磕头的阮菁，目光复杂的看向神色冷漠的谭骥炎，谭景御这才明白，如果不是二哥帮忙，自己永远不可能真的对妈动手，那么日后受到伤害的将是沐放。

“够了，阮菁，你这样像什么样子！”谭老爷子厌恶的看着又哭又嚎的阮菁，哪里还有往日那样的骄傲和贵气，如果阮菁敢作敢当，谭老爷子或许还念上几分旧情，可是如今阮菁这样如同烂泥一样给自己的儿子跪上，反而让谭老爷子念加的看不起。

童瞳其实对阮菁没有太多的感觉，一开始她也是很喜欢阮菁的，可是后来知道阮菁想要拆散自己和谭骥炎，童瞳便将她当成陌生人了，而此刻，童瞳和谭老爷子一样，看着阮景，然后皱起了眉头，有些担心的看向谭骥炎，却发现他依旧是一张漠然峻寒的脸，童瞳有些的心疼，握着谭骥炎的手用力的收紧了几分。

谭骥炎点头对上童瞳担忧的目光，深邃的黑眸温柔下来，对着她摇摇头，示意童瞳不用担心，在很早之前，谭骥炎就知道早晚会有这一天。

“靳主任，将人带走吧，不耽误你工作了！”谭老爷子烦躁的对着斩主任开口，不愿意看到这样丢脸的阮菁，当初那样设计自己的儿子，甚至不惜牺牲谭家的利益，损害国家的利益，那么阮菁就该做好接受一切后果的准备。“妈，对不起，这件事我无能为力。”谭景御用力的将腿从阮菁的手里抽了出来，别开眼大步的向着门外走了过去，其实谭景御知道凭借自己的能力也帮不了阮菁什么，通敌叛国这可不是小事，玖兰源开出的合约上的那些条件，任何一个，都能让谭家成为千古罪人，被人指着脊梁骨骂，谭景御是一个军人，他骨子里也流淌着谭家的血液，他也无法接受阮菁这样的做法。连小御都不帮自己！阮菁痛心的看着离开的谭景御，心里头突然空掉了一块，这是她最喜欢的小儿子，是那个总是买礼物给自己，说着好听的话哄着自己开心的小儿子，太让自己失望了，可是，阮菁跪在地上，脑筋快速的转动着，自己一定不能被抓走，这可不是买凶杀人的小事，还会走司法程序，这样的罪名不管是真是假，阮菁知道自己只要被抓了，肯定就完了。想到此，阮菁是真的后悔了，当时不该那样冲动，可是事情已经发生了，再后悔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阮菁深呼吸着，然后露出绝望而哀伤的表情，眼中满是泪水，将目标瞄准到了童瞳身上，“小瞳，我对不起你，我真的错了，我只是不想骥炎被你抢走而已，你要理解一个当妈妈的心情，骥炎有了你之后，所有的注意力都在你身上，我只是嫉妒，被鬼迷了心窍。”

被惊吓的一跳，童瞳第一次面对这样的情况，看着哭的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阮菁，没有以往的盛气凌人，也没有了眼前的高傲贵气，撕心裂肺的痛哭着，眼神悲伤而绝望，童瞳莫名的想起了一个很久都没有想起的人关露，那个时候关露也是这样的眼神，也是这样的说法，难道?

童瞳猛然的瞪大一双眼，满脸的错愕和不可置信，那清澈的目光从阮菁身上流转到谭骥炎身上，然后浑身颤抖了一下，余光不由自主的瞄了一眼谭国华，虽然说是父子，可是谭骥炎的确比谭叔叔要帅气很多，年轻不说了，五官更加的峻朗深刻，气势也是更加的凌厉，所以不是说谭叔叔不够好，可是在谭骥炎面前真的差太多了。

“你这个丫头，不要一惊一乍的，有什么说什么，藏着掖着做什么？”

谭老爷子皱着眉头冷哼着，虽然说他已经不那么反对这个丫头了，可是这丫头还是不够资格陪自己的孙子，又瘦又小，也不知道尊老爱幼，看起来还有些的呆。

“小瞳，你要知道我是真的爱骥炎，所以才会做错事。”阮菁哭着，哽咽着，泪水扑朔的流淌下来，看向谭骥炎的目

光愈加的哀伤，只是那那份虚伪和算计掩藏在泪水之下。

“谭骥炎是我的，你是谭骥炎的妈，你怎么能爱谭骥炎，你要爱也该去爱谭叔叔，这是乱……”伦字还没有开口，嘴巴已经被谭骥炎眼明手快的捂住了，童瞳头摇的拨浪鼓一般，然后也不说了，一把抱住了谭骥炎的胳膊，力气很大，硬是拉着谭骥炎后退了几步，避开了和阮菁的距离。一瞬间，客厅里彻底安静下来，所有的人除了谭骥炎都被童瞳的话给石化住了，一个个呆愣着表情，彻底不知道该如何反应，谭骥炎抿了一下嘴角，峻朗的脸庞抽搐了一下，终究没有开口，足可以看得出他的定力比在场其他人都好太多了。

谭老爷子一张老脸绷了又绷，扭曲了再次扭曲，然后恶狠狠的瞪着如临大敌的童瞳，这个该死的丫头，骥炎那么聪明，怎么就选了这个神经粗的丫头，她的脑子里到底装的是什么。

“我妈说的是母亲对孩子的爱。”谭骥炎大手宠溺的揉了揉童瞳的头，然后又拍了拍她绷的如同石头一般僵硬的肩膀，虽然对谭骥炎而言这份爱或许其他母子之间会有，可是自己和妈之间绝对不可能拥有。

“真的，你理解错了。”对上童瞳还有些不放心的眼神，谭骥炎再次肯定的点了点头，虽然很喜欢这个孩子如此在意自己喜欢自己，可是她能不能下一次不要再想偏了。

“可是你妈真的爱你，为什么还设计你，这个弄不好，可就是通敌叛国，基本而言，都不需要走程序的，直接就是秘密处决。”童瞳放松下来，经过裕和茜子和谭骥炎之间那莫须有的一次欢爱关系，童瞳突然有种草木皆兵的感觉，然后发现谭骥炎真的太抢手。

童瞳以前没有少做这样的事情，有些人一旦被查处叛国，即使找不到确凿的证据，因为那些能叛国的人也都是高智商的人，不可能留下证据给人来查自己，所以童瞳这些国安部的特工，就会接手任务，做出意外身亡的假象。“所以那是哄骗你的假话。”谭骥炎慢条斯理的开口，他虽然不至于真的让妈被枪决判刑，可是却绝对会斩断她一切的财力和权利，或许会被监禁起来吧。

“小瞳，我没有骗你，你是孤儿，所以你不知道当妈的感觉。”阮菁已经知道谭骥炎的冷心绝情，所以唯一能改变谭骥炎决定的只有童瞳。

“可是我妈妈不像你这样。”童瞳虽然不太了解，可是想到已经跳楼身亡的柳母，再看着阮菁，童瞳发现还是记忆里那个模糊的挡在自己面前的纤弱身影更加的伟大，那才是妈妈的感觉。

“你有妈？”阮菁一愣，童瞳不是孤儿吗？

“我当然有爸妈了，我又是不是石头里蹦出来的。”童瞳没好气的白了一眼阮菁，然后惊觉自己说漏嘴了，心虚的瞄了一眼谭骥炎，可是他依旧是一如既往的宠溺目光，并没有追问什么，童瞳这才安下心来。

“好了，将人带下去。”谭老爷子再次的发话，渐主任也没有任何的迟疑，不再理会哭喊嚎叫的阮菁，强行的将人带离开了，可是出门之前，却不由自主的瞄了一眼童瞳，真是个单纯傻气的孩子，难怪谭副市长会这样维护。客厅里终于安静下来，谭骥炎看了一眼站在庭院外的谭景御，拍了拍童瞳的肩膀，“我去看看小御，你饿了吗？厨房里有食物。”

“嗯，我去做饭，都中午了。”童瞳点了点头，目送着谭骥炎离开，刚迈开步子，谭老爷子也跟了过来。

“看什么看，这是我家的厨房，不要烧什么糖醋鱼，做水煮鱼片，放辣一点。”谭老爷子冷哼一声，虽然不满意阮菁，可是今天这样的事情，希望国话和小御都可以走出来，谭老爷子对着童瞳摆起了大家长的身份，“小丫头，要嫁进谭家，就要将我放在第一位。”

“谭骥炎是第一位，我是第二位，其他人都忽略不计当空气。”童瞳没有忘记谭骥炎之前的话，开始淘米，冰箱里菜很多，也很新鲜，在日本这三天，吃住都有些不习惯。

“小丫头，你不知道尊老爱幼吗？这话就是你这样没有教养的丫头才说的出来！”谭老爷子气的哼哼着，怎么看童瞳怎么不顺眼，这个丫头有什么好的，骥炎对她死心塌地。

“这是谭骥炎说的。”童瞳非常无辜的回答着，然后看着谭老爷子那原本得意洋洋的老脸在瞬间破裂，一个忍不住笑了起来。“笑个屁啊，你这个蠢丫头，被人卖了还给人数钱！”谭老爷子不甘心的加大了嗓门咆哮着，这个丫头越看越不可爱。

“我有那么笨吗？”童瞳回了一句，然后将西红柿，黄瓜从冰箱里拿了出来，鱼已经是清理好的，瘦肉也都切成了肉丝，顺手将还没有剥壳的豌豆递给了谭老爷子，“剥壳煮碗豆汤。”

“你没有长手吗？”谭老爷子还是第一次被小辈子指使做家事，气的嘴翘鼻子高。

“你中午不吃？”威胁的指了指砧板上的鱼，童瞳发现柜子里竟然还有一袋粉蒸肉的粉，这样正好，煮饭的时候做一个粉蒸肉，可惜没有豆皮，要不放一下豆皮就更好了。

谭老爷子哼哼两声，接过豌豆开始剥，“丫头，你爸妈是谁？能一掌劈我的手杖！还真是教育出来的好女儿！”说起这个，谭老爷子一肚子的火气，可是看着童瞳又威胁的拿着菜刀在切鱼片，便又将这口恶气给吞了下来。

童瞳瞪了一眼哪壶不开提哪壶的谭老爷子，这样诡异的事情，真的要说吗？可是说了，爸爸会不会让自己回特别行动组？

谭骥炎和谭景御说了一会话进厨房时看到的正是在剥豌豆的谭老爷子，饶是谭骥炎也是怔了一下，而原本还准备步步逼近让童瞳开口的谭老爷子立刻将手里的豌豆丢在了一旁，冷哼一声，然后踩着沉稳的步伐离开，如同刚刚剥豌豆的人根本不是自己。

“谭三哥没事吧？”童将切出来的鱼片用蛋清和干淀粉腌制着，回头看向接下剥豌豆的谭骥炎，其实童瞳也很想问谭骥炎有没有难受，那毕竟是他的母亲，虽然童瞳当时的注意力都在谭骥炎身上，可是没有忽略阮菁那撕心裂肺的哭喊

声，虽然哭的很假，眼中都是精明的算计，可是那终究是谭骥炎的母亲，是生下他的人。

“小御没事。”谭骥炎剥着手里的豌豆，对于和阮菁变成这样的局面，谭骥炎不会有什么高兴，但是也没有谭景御那样的犹豫和难受，看着手掌里青色的豌豆，谭骥炎忽然抬起头目光专注的看向童瞳，“小瞳，会感觉我很自私冷血吗？”

摇摇头，童瞳动作沉稳的放着盐糖这些调料在鱼片上，低着头用筷子搅摔着，“你妈不太合格，我还担心你知道你妈那些话都是假的，会难受，不过你这样我就放心了。”其实童瞳都有些怀疑谭骥炎到底是不是阮菁的儿子。童瞳做了水煮鱼片，红红的一层辣椒油，白色的鱼片，又嫩又滑，下面是豆芽和青菜，又做了蒜蓉黄瓜，西红柿炒鸡蛋，粉蒸肉，干锅白菜肉片，然后是豌豆肉圆子汤，只可惜谭家几人都没有什么食欲，刚准备吃，童啸却突然到来，让众人不由的放下筷子。

“童部长，吃饭了吗？小瞳的厨艺很不错。”谭骥炎起身开口，这是应酬的话，毕竟现在已经一点多了，一般人都会吃了饭，谭家也是十一点半午饭，如果不是阮菁的事情午饭不会推迟到现在。

可是谭骥炎话音刚落，童瞳却已经起身去厨房里拿碗筷了，这让谭骥炎纠结了一下，这个孩子为什么就对童部长这么在意。“童啸，这丫头对你这么上心，该不会是你女儿吧？”谭老爷子比童啸长一辈，说话自然不用顾忌什么，看似是开玩笑似的询问，可是那目光却异常的犀利。

谭老爷子原本调查过童瞳，只当她是普通的孤儿院出生的女孩，可是之后童瞳那诡异的身手，能杀了白狼那么多一流的杀手，谭老爷子自然不认为童瞳真的只是一个普通女孩，而她的名字，她对童啸的态度，如今再联想到当年童啸那个夭折的女儿，谭老爷子很是怀疑童瞳就是童啸的女儿，或许是因为当年的意外，所以童啸虽然对外说女儿夭折了，只怕是偷偷的送出去训练了，否则军军方的情报机构怎么可能查不出童瞳的底细，难道她那些凌厉的身手都是从娘胎里带出来的。

童啸温和儒雅的表情上闪过一丝忧伤，只是被掩饰的很快，“谭司令说笑了，小瞳她已经去了。”

“童啸，当年那孩子真的夭折了？”谭老爷子不满的冷哼着，他就不喜欢童啸这个模样，从年轻的时候就是这样，总是带着那虚伪的笑容，看的难受，还是小丫头好，没有那么多的心思。

“没有，不过小瞳去年在完成最后一次任务之后牺牲了。”如今，已经没有什么需要掩饰了，童啸的表情显得有些的沉重，那原本该是儒雅的笑容，却显得无比的哀伤，终究还是自己害了小瞳，明明知道特别行动组有多么的危险，每一次都在想着，等小瞳完成了任务之后，就让她退下来，可是一次又一次，因为这个国家的需要，童啸都没有开口，总想着下一次一定让小瞳退役，可是最终却太迟了，迎接他的是任务的胜利，可是却没有了任何的意义，因为他的孩子已经牺牲了。

谭老爷子愣了一下，然后沉下眼神，安抚的拍了拍童啸的肩膀，这么说来那个孩子果真进了国安部，还牺牲了，谭老爷子精明的开口，心头有了算计，“既然这个丫头和你女儿同名同姓，童啸你就收了这个丫头当女儿，也好过日后别人闲言碎语说我谭家娶了一个没身份的孤儿！”

童瞳握着碗筷的手一直用力的收紧着，直到谭老爷子的话一出口，童瞳猛然的抬起目光看向童啸，对上童啸已经恢复正常的面容。

“小瞳，你愿意当我的女儿吗？”童啸微笑的开口，询问着童瞳，自己是真的很喜欢这个孩子，或许是同名同姓的原因才产生了移情，看着童瞳，童啸总感觉那个多年前喊着自己爸爸的孩子又回来了。

哽咽着，童瞳努力的努力的将情绪压了下来，想要喊一声爸爸，可是喉咙却被堵住了，无论童瞳如何努力，可是却怎么都喊不出口。

谭老爷子挫败的看着没有表情的童瞳，心头又冒出了火气，这个蠢丫头，这么大好的一个机会，这个丫头竟然不知道抓住！不过谭老爷子隐隐的又有些得意，这可是谭家的不媳妇，还真不错，不会为了权势折腰。童啸一开始有些的失望，他是真的很喜欢这个孩子，在所有的视线里，童瞳只是握着碗筷站在一旁，神色淡漠的看着众人，让人都以为她并不愿意突然认了这个父亲。

可是最熟悉童瞳的人还是谭骥炎，虽然童瞳神色平静，可是谭骥炎还是从童瞳那细微的表情里揣摩出，童瞳不是不愿意，她是情绪太过于激动，想到此，谭骥炎不由的酸酸的不甘着，即使自己一而再的贯彻只有小瞳和自己才是最重要，可是到了童部长面前还是不行，谭骥炎已经开始算计是不是要每天都灌输一下这样的思想。

“既然这个丫头不愿意，那就算……”谭老爷子其实也不是那么在乎童啸，毕竟他也不是很喜欢童啸，所以看着童瞳不开口答应，刚得意洋洋准备表扬一下童瞳，却见童瞳终于恢复了正常，然后以飞快的速度直接扑到了童啸的怀抱里，让谭老爷子半截话还卡在喉咙里，然后气的不轻，这个丫头根本就是太过于高兴了！

童啸也是一愣，他是从国安部一步一步上来的，警觉也是一流，几乎很少和人有身体接触，可是在童瞳突然扑过来的一刹那，童啸不是防备，而是本能的伸过手抱住童瞳纤瘦的身体，大手有些生涩的抚上童瞳的头，笑着开口，“小瞳这是愿意吗？”

说不出话来，童瞳怕自己一开口就哭了出来，用力的在童啸怀抱里点了点头，然后双手抱紧了童啸的身体，她终于可以抱住爸爸了，不再是一个人，不再担心被丢下，童瞳红了眼眶，只感觉童啸的胸膛是那么的宽广，让童瞳安心。

谭骥炎绷着俊脸，他真的很理智，也很冷静，小瞳和童部长只是父女关系而已，可是为什么却感觉情绪不受控制，想要将这个孩子给拉回自己的怀抱，这如果童部长和自己有危险，谭骥炎几乎肯定自己一定是被放弃的那一个！

“小瞳，愿意喊我一声吗？”童啸情绪波动的也有些厉害，只是被压抑的很好，依旧是温和的面容，声音亲和。

童瞳终于从童啸的怀抱里抬起头，看了一眼，然后又低下头，声音有些的哽咽，低低的开口，“爸爸。”

一瞬间，童啸眼眶红了起来，突然用力的将童瞳给抱紧在了怀抱里，多少年了，多少次午夜梦回，多少次偷偷的看着容温送上来的报告，却只能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去想着那个孩子，那个在危险的任务里生死排徊的孩子，童瞳这一声爸爸，让童啸突然感觉空缺了这么多的心再一次被温暖填满。“爸爸。”童瞳再次的开口，如同怎么都喊不厌一般，童啸温和的笑着，眼中闪过慈爱的光芒。

“吃饭，吃饭，菜都凉了。”谭老爷子憋屈的开口，自己和这个丫头都认识这么久了，怎么没有看到这个丫头对自己这么尊敬，这才见了童啸几面，就倒戈相向了，所以说自己不喜欢童啸是有理由的，他生来就是和谭家抢人的！

“听骥炎说小瞳的厨艺很好，今天我可要好好尝尝。”笑着，童啸又拍了拍童瞳的头，拿起刚刚童瞳拿过来的筷子和碗。“你喜欢吃什么，下一次我给你做。”童瞳心情很好，精致的眉眼里飞扬着喜悦，说不出来的轻松和幸福感觉之下，童瞳坐到了童啸身边，看着童啸夹了一筷子鱼片，不由的有些紧张，张大一双清澈的目光不眨眼的盯着童啸，唯恐他不喜欢自己做的菜。

“很好吃，不过我不太吃辣。”童啸以前受过伤，胃不太好，所以吃的比较清淡，而且这个水煮鱼因为是谭老爷子喜欢，所以童瞳做的比平常更加辣一些。

“没关系，下一次我给你重新做，只放一点辣椒调味。”因为童啸身份的特殊，关于他的一切都是机密，他的习惯，他的爱好兴趣，饮食，所以即使童瞳也不清楚，此刻终于有接近童啸的机会，童瞳自然要好好把握，将一切都记下，“还有呢，你喜欢吃什么菜，有些不吃忌口的，我都记下。”

“清清淡淡的菜有什么可吃的，还不如用开水直接煮了加把盐就行了。

”谭老爷子酸酸的开口，讥讽的看着已经熟络的如同一家人的童瞳和童啸，突然开始后悔自己为什么要提议童啸认了这个丫头当女儿。

“清淡的对身体好，口味重担心血压升高。”对于自己言语上的攻击，童瞳基本都是直接无视的，反正也不会少一块肉，而且嘴巴长在别人身上，该怎么说是别人的事，童瞳是真的一点都不在意，可是谭老爷子话里讥讽着童啸，童瞳就不高兴了，暗中决定下一次不给谭老爷子做饭。“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丫头，叛徒！”谭老爷子气的牙痒痒。“小瞳，对长辈要尊敬。”童啸微笑的开口，教导着童瞳，可是那神态怎么看都像是高兴，喜悦童瞳对自己的维护。

“哦，知道了，爸爸。”乖巧着，童瞳点了点头，然后又给童啸夹菜，“粉蒸肉不辣，你吃吃看，可惜没有豆皮，下次我加些豆皮放里面。”

“好。”童啸温和的笑着，吃着童瞳夹的粉蒸肉。

在坐的谭家人发现从童啸来了之后，所有谭家人彻底被遗忘了，桌子上，童瞳不停的给瞳啸夹菜，根本就当这是在童家，而谭骥炎非常可怜的也被童瞳遗忘了，而桌子上的菜一大半都被童瞳给夹到了童啸碗里，那菜多的都看不见米饭了。

以前小瞳只会给自己夹菜的，谭骥炎闷闷的吃着，可是看着童瞳那么高兴，而童部长也是非常爱护童瞳，谭骥炎只能将这干醋独自喝下，小瞳一直缺少家人长辈的关怀，如果是童部长，谭骥炎即使不甘愿也只能认了，毕竟比起自己的母亲的算计和排斥，父亲的沉默寡言，爷爷的火爆脾气，谭骥炎不得不承认童啸的儒雅温和更像是一个长辈。

饭后，童啸过来为了讨论阮菁的问题，毕竟没有造成实质性的伤害，而且谭骥炎手里那个视频对日本政府可是一个很好的筹码，至少能拿到不少条件，所以童啸亲自过来和谭骥炎和谭老爷子商讨。

“谭骥炎，这个视频该不会是你拍的吧？”书房了，谭景御和谭国华都离开了，毕竟他们两个还无法做到平静的面对阮菁的问题，童瞳是一刻不愿意离开童啸所以才留了下来，此刻听到这里，不由的扁了扁嘴巴，心头有些的酸酸的感觉。

“没有。”童瞳的注意力终于放到自己身上了，谭骥炎终于软化了绷紧的面容，眼眸深处有着宠溺之色，大手握住了童瞳的手，“我当时打了药剂在一旁休息。”

“那就是从头听到尾。”童瞳声音低低的有些失落，虽然这并不是谭骥炎的错，可是童瞳已经决定从今之后，不管什么情况，一定不能将谭骥炎丢下，尤其是还有虎视眈眈的女人觊觎着谭骥炎的时候。

看着童瞳这么可爱扁着嘴巴的模样，谭骥炎几乎有些克制不住感情，可惜还不等他将童瞳给揽入怀抱里，童啸咳嗽了一声，明明是看起来非常温和的目光落在谭骥炎和童瞳交握的手上，可是却让谭骥炎生出几分的压迫感觉。听到童啸的咳嗽声，童瞳快速的将手从谭骥炎手里给抽了回来，然后甚至还想着童啸这边挪了一下，拉开和谭骥炎的距离。

谭骥炎对上童啸的那含笑的眼神，然后只能认栽，谁让小瞳这么在乎童部长，童啸倒也有些意外谭骥炎这样桀骜冷酷的性子竟然会因为童瞳而一而再的让步，毕竟阮菁可是他的母亲，可是谭骥炎下起手的时候依旧冷酷狠绝。

“小瞳去外面等一会。”童瞳看得出童瞳对这些谋略和算计什么什么兴趣，所以此刻不由低声的开口，也不想谭骥炎分心。

“嗯。”点了点头，童瞳起身向着门外走了出去，从头至尾再次忽略了谭骥炎这个未来的准老公。

院子的阴凉之下，谭景御靠着粗壮的树杆，手里夹着烟，看到童瞳过来了习惯的将手里的烟给掐灭了，毕竟自己二哥明令禁止任何人让小丫头吸二手烟，“小丫头，二哥怎么决定的？”

比起谭骥炎，谭景御和阮菁之间的关系深了很多，从小到大，谭景御差不多是在阮菁的溺爱里长大的，这份母爱，谭骥炎没有，可是谭景御却一直享有。

“阮氏所有的生意和家产充公，谭阿姨回来，可是身边会有一个人看守。”童瞳看了看谭景御，有些的欲言又止。

“想说什么？”其实这已经是最好的结局了，可是谭景御想起阮菁，二哥这样做比杀了妈更让她难受，因为二哥生生

的斩断了妈所有的骄傲。“谭三哥，你不要太难过，谭阿姨早上哭的有些虚假。”童瞳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人，可是他也看得出谭景御是真的不高兴，没有了以前的神采飞扬。

“小丫头，你果真不呆啊。”谭景御苦涩一笑，抬手揉了揉童瞳的头，自己何尝不知道，妈那样更让自己难受，为什么一家人到最后还是算计，可是知道如有何，那毕竟是自己的母亲，血脉相连。“我本来就不呆。”童瞳躲开谭景御作乱的手。

“喂，小丫头，童部长揉的时候都没有看见你躲开？”谭景御也有些吃醋了，这个丫头还不曾和人这么亲近过呢。

“那是我爸。”童瞳回答的理直气壮。

“我还是你谭三哥，小丫头，那如果有危险，二哥和童部长你先救谁?

”谭景御纯粹无聊找事。

“我爸爸。”童瞳答案脱口而出，突然感觉有些对不起谭骥炎，莫名的心虚，回头看了看楼上书房的房间，幸好谭骥炎听不见。“白眼狼，小叛徒。”谭景御失笑着，突然感觉自己二哥多了一个强大的劲敌。

童啸和谭骥炎等人商讨完，然后下楼，看着童瞳乐颠颠的跑了过来，童啸眼中笑意加深了几分，“小瞳和我一起回去吗？晚上我做饭。”

童瞳这边刚要猛点头，突然敏锐的感觉到一道很有压迫的视线，一抬头，便对上了谭骥炎那幽寒幽寒的目光，童瞳立刻犹豫了，看了看童啸，实在很想和爸爸回去，可是看了看谭骥炎，又感觉这样抛弃谭骥炎太不厚道了。“沈直的下落。”童啸微笑的看向谭骥炎，没有忘记童瞳身上还背着杀人的命案。

“成交。”没有任何犹豫，谭骥炎不得不说自己一个人要和整个国安部对抗实力还是差的太远了，至少到如今，自己还是没有找到沈直的下落，舆论都被压在了那里。

童瞳眼睛立刻冒出晶亮的光芒，笑眯眯的弯成了月牙，然后主动的握住了谭骥炎的手，“你不是要去工作吗？早点下班回来一起吃饭。”有爸爸，有谭骥炎在，童瞳突然感觉这就是幸福，如果妈妈知道了，也会很高兴吧。“嗯，在童部长那里不好胡闹，知道吗？”谭骥炎沉声叮嘱着童瞳，知道她高兴，不过看在童瞳还记得让自己一起过来吃饭的份上，谭骥炎那原本阴霾的情绪立刻消失了，而且他的确还有不少工作要去处理。目送着童瞳和童啸坐车离开之后，谭景御一回头就对上谭骥炎冰冷的目光，不由的浑身一怔，“二哥，你瞪着我做什么？”又不是自己跟着童部长跑了。

“军情处比国安部差太多了。”谭骥炎说的是沈直的下落，看来国安部早已经找到沈直了，不过这一次谭骥炎之所以能算计到玖兰源，那一支任由自己支配的代号龙组的小队，的确实力非常，自己旁敲侧击过，小御根本不知道龙组的存在，这样说来，应该是国安部培养出来的实力，能在东京，将日本国防部部长的儿子枝野武朗成功的掳走，这份实力，谭骥炎的确佩服，童部长被成为国安部的神话，中国情报组织的教父，绝对不是夸夸其谈。

谭景御被打击的蔫了下来，自己权利再大也只是军情处的一个头头而已，那可是国防部部长，有可比性吗？二哥不带这么欺负人的！

—分隔线—

欧阳明一直是一个人，不用上班的时候就在自己的四合院看看书，养养花草，而今天下午没有排班，欧阳明是格外想念童啸的厨艺，结果电话打过去，却听说他和童瞳在一起，于是直接开车过去了，逛超市了。一路上，童瞳已经将童啸的口味都记了下来，相谈甚欢，所以到最后演变成了童瞳挽着童啸的胳膊，而童啸推着推车在超市选购，童啸温和儒雅的脸上笑容柔和，童瞳难得话多了起来，叽里呱啦的说着话，暗中的保镖都散在四周，欧阳明过来时，远远的看着在零食区买零食的两人，突然感觉这似乎是一对真正的父女。

“欧阳，这边。”童啸在外面一直都是非常警觉的，即使暗中有随扈在，笑着回头招呼着找过来的欧阳明，然后将一袋子妙脆角拿了下来放到了推车里，刚刚过去的一个女孩似乎买了好几种口味，童啸直觉的认为童瞳应该会喜欢这些零食，巧克力也买了两盒子。

“欧阳叔叔，爸，不要买了，我又不是小孩子。”童瞳以前是很少吃零食的，训练任务之后，去超市最多的也是为了做饭，和谭骥炎在一起的时候，谭骥炎也不会吃这些，所以童瞳买的最多的只是水果而已，还真么有买过这些零食，在童瞳看来这都是十岁以下的孩子才吃的吧。“偶然吃一些没有关系。”对于这些零食里的食品添加剂，童啸也知道，可是这是他无法插手的行业，中国太多，黑心的商人太多，条例出来了，可是执行的部门却总不能到位，这也造成中国的食品越来越危险，或许这一点可以让谭骥炎多努力一下，毕竟他才是真正走在政局里的人。童瞳忽然感觉很幸福，被父亲娇宠的幸福，如同自己只是一个没有长大的孩子，然后想起这一次的日本之行，“我原来准备买礼物的，可是没有找到喜欢的。”

“没有关系，以后遇到合适的再买。”童啸看着有些失落的童瞳，抬手拍了拍她的头，动作宠溺。

“好，等之后我去古玩城，看看有没有好的玉，我给你雕一块出来。”

童瞳笑眯眯的接过话，然后继续着购物之行，却浑然没有注意到童啸那一怔的表情。

如果不是小瞳那个孩子真的走了，自己亲手给那冰冷的身体换上的干净的衣服，童啸真的以为小瞳还活着，还在自己身边，真的太巧合了，她也是玉雕师吗？如果是以前，童啸定然会认为这是阴谋，可是面对童瞳时，童啸却感觉不到一点危险的气息

“小瞳，那有我的礼物吗？”欧阳明笑着打趣着正在挑水果的童瞳，看不出她和童啸关系竟然这么的融洽，其他人欧阳明也许不知道，可是童啸，欧阳明身为他多年的好友，自然知道童啸在看似温和儒雅背后的疏离和淡漠。

呃？童瞳尴尬的看着手里的苹果，自己只想着给爸爸买礼物，真的没有想到欧阳叔叔，然后求助的看向童啸。

“晚上做几个你欧阳叔叔喜欢的菜就行了。”童啸笑了起来，警告的看了一眼打趣的好友。

“好。”童瞳点了点头，然后加快了挑水果的动作，准备接下来去食材区买今天晚上做饭的蔬菜和肉类。

五点准时下班，谭骥炎其实还有些工作要处理，可是想到晚上要去见沈直，自然也就准时下班了，童啸的住所在中南海，被称为然居，比起谭骥炎所住的西湖苑戒备更加的森严，房子也是复式结构，不过有前院后院，大了很多，整个然居只有十来户，可是大的却像是一个公园，慢跑直接在然居外就可以了，安静如同世外桃源一般，虽然人很少，可是安保却足足有西湖苑的五倍以上。

谭骥炎过来时，欧阳明正在喝茶，笑着指了指厨房里正忙碌做晚饭的两个人，“骥炎，一般人可没有这个口福啊。”堂堂国安部部长亲自下厨，而且还是父女联手。

“童部长对小瞳很好。”谭骥炎淡淡的开口，打死不愿意承认自己又吃醋了。

“嗯，童啸很多年不曾有过这样轻松的笑容，他绷的太紧，不过骥炎，你和童啸倒有些的相似，”欧阳明没有注意到谭骥炎那吃醋的口吻，只是就事论事的开口，不过有小瞳在骥炎身边，他想变成童啸这样只知道工作的工作狂估计也不太容易。

童瞳做饭弄了一身的油烟，直接被童啸赶到房间里去洗澡，去的是客房，当打开门的一刹那，童瞳愣住了，这个粉色的房间，那个有些熟悉的儿童床，泪水突然从眼角滚落下来，而当童瞳从床边的柜子上拿下相册之后，当翻开，看见一个小小的女孩穿着橄榄色的训练服，一张一张抓拍的照片，一直到童瞳越来越熟悉的面容，那是长大后成为特别行动组的自己。

整整一大本相册，几百多张照片，童瞳一直以为自己是被抛弃的，虽然她长大之后爸爸是为了自己的安全，可是这么多年的训练，这么多年一个人长大，童瞳的情绪还是有些的冷，而此刻，看到这本相册，童瞳才知道自己想错了。

｜派派小说后花园iliiemoon手打，转载请注明｜http://www.paipai.fm

143章 恶有恶报

“这是干净的毛巾。”童啸推开门进来时，童瞳已经恢复了常色，静静的翻开着相册，很多都是自己在训练时被抓拍的照片。

童啸神色里闪过疼痛，然后淡淡的开口，“这是我的女儿，也叫童瞳，很小的时候就被我送走了，一直以来，我都对不起这个孩子，没有照顾她，没有尽到一个父亲的责任。”

童瞳抬起头，看着似乎陷入沉思里的童啸，情绪激烈的波动起来，刚想要开口说出自己的身份，却听见童啸继续道，“可是她是我一生的骄傲，是这个国家的骄傲，即使没有人知道她曾经立下的功勋，可是我知道，这个孩子用她的生命守护着这个国家的安宁。”

童瞳未说完的话卡在了喉咙里，骄傲？可是自己却背叛了国安部，贪恋安逸的生活，自己并没有死，清澈的眼眸里渐渐的染上了一丝的阴霾和晦暗，这样的自己，不但行动组的伙伴会失望，上校会失望，爸爸也会失望吧，他引以为豪的女儿是一个逃兵！

“好了，快去冲个澡，汤好了就可以吃饭了。”童啸温暖的大手轻轻的抚摸上童瞳的头，“这是毛巾。”

因为晚饭后要去见沈直，所以这一餐饭吃的也算是快，欧阳明晚上不需要去医院，也就跟着一行人过去了，童啸、童瞳和谭骥炎坐在后座上，欧阳明坐在副驾驶，开车的是童啸的随扈，前后还各有一辆车，也都是他的随扈，童啸毕竟是国安部的部长，他的安全是非常重要的，半点马虎不得。

汽车向着海淀区这边开了快二十分钟，然后拐进了一个有些陈旧的小区，小区估计有十多年了，没有闹市区的那些公寓楼的巍峨明亮，反而是泛着陈旧古朴的气息，水泥路面在时间的流逝里有些的损坏，道路两边都是高耸的大树，绵延开来，小区的花坛里也都是一些花草和灌木，而一楼的房子前面都带着院子，差不多也都是种满了绿树，所以夜色之下，在昏暗的路灯里，整个小区显得格外的安静。

童瞳情绪不太好，原本和童啸的亲密在看到相册之后，听到童啸的那一番话，童瞳那一直压制的负面情绪克制不住的侵袭而来，目光甚至不敢去看童啸的脸，怕在那一张慈爱温和的面容上看到失望和厌恶。

谭骥炎无声的握紧了童瞳的手，她的变化谭骥炎在吃饭时就发现了，虽然童瞳的情绪一直掩饰的非常好，从眼神到说话的语调，根本看不出一点不妥，可是和童瞳在一起这么久了，谭骥炎却能清楚的从她那细微的眼神里感觉到不对劲的地方。

可是童瞳不愿意说，谭骥炎也没有多说什么，峻脸上依旧保持着惯有的深沉和冷静，和童啸说着一些政事，偶然欧阳明也会插过话，凤眸中余光偶然瞄向身边的童瞳，握着她的手微微的用力了一些，拇指轻轻的摩挲着童瞳光滑柔嫩的手背。

谭骥炎他们说的是正事，所以童瞳只是安静的听着，虽然心里头依旧很是难受，这个时候童瞳没有办法面对童啸，可是谭骥炎握着自己的手时，却似乎也将力量传递了过来，让童瞳浮躁的心也渐渐的安静下来。

随扈已经检查了这一片，确定没有任何危险之后，童瞳一行这才下了车向着楼上沈直藏身的地方走了过去，小区真的有些破旧了，楼梯灯都坏了，黑乎乎的一片，完全看不到台阶，几人于是将手机拿了出来，因为楼道狭窄，便是两个人以前向着顶楼走了过去。

“谭副市长，童小姐，果真是稀客啊。”当听到开门声时，沈直刚从卧房里走了出来，便看见客厅里不请自来的几人，脸上缓缓的露出阴邪的冷笑，有些的自嘲，有些的不甘。

“在心理诊所被杀之后烧死的人是你的双胞胎哥哥何宝强。”谭骥炎冷声的开口，锐利的目光凛冽的看着表情一怔的沈直，案情一切都明了了。

“那又如何？杀死何宝强的人可不是我。”沈直依旧是一身让人感觉毛骨悚然的雪白色衣服，坐在白色的沙发上，拨了一下刘海，露出一双狭长的含着冷笑的眼睛，似乎死的那个人只是阿猫阿狗，而不是他的双胞胎哥哥。

沈直森寒的笑着，格格的笑声在安静的客厅里显得格外的诡异，“凶手一直逍遥法外，我自然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所以才不敢路面，相信谭副市长会体谅我一个普通市民的害怕心理吧？”

“哼，是不是你杀的人，自然有警方调查。”欧阳明是一个纯粹的人，身为医生，他的一生也都是扑在了医学研究上，所以对于沈直这样打着心理医生的噱头，可是却违背医德，利用病人的**威胁利诱，甚至不惜杀人，欧阳明那总是带笑的脸上难得出现了厌恶。

童啸一直没有开口，看起来如同只是一个意外进来的旁观者，儒雅温和的面容，眼神清明，可是沈直身为心理医生，对于人的细微观察还是非常拿手的，所以此刻，即使童啸没有开口，沈直却也感觉到一股莫名的压力，不同于谭骥炎这样冷酷威严的震慑，那是一种来自灵魂的不安和惊恐，沈直明白自己的计划彻底失败了。

“用杀死何宝强的凶手名子换取我见南哥的权利。”沈直将目光看向谭骥炎，依旧是老神在在的冷笑，童啸带来的不安感觉被完美的压制下来，“谭副市长，舆论已经造成了，所以只要捉拿到真凶才能让童小姐洗清罪名。”

童瞳拉了拉谭骥炎的手，示意他不要答应沈直的条件，是谁杀死了何宝强，关曜一定会查出来，只可恨眼前的沈直却一点犯罪的痕迹都找不到，太干净了，如同他真的只是一个普通的心理医生，程天南不曾留有任何对沈直不利的证据，这也是沈直在程天南倒台之后，却依旧逍遥法外的原因。

“柳康母亲的只怕不是跳楼自杀，而是被人推下去的吧。”谭骥炎黑眸倏地锐利起来，将沈直那突然僵硬的坐姿收入眼中，“恨你入骨到要杀了你的人，而之后又意外身亡的，只有柳母一人，而你应该是告诉了她柳康被杀的真相。”

沈直的脸上终于没有了笑容，然后转为了阴狠的狰狞，空洞的冷笑声冰冷刺耳，沈直原名何宝刚，和何宝强是双生兄弟，在黄树村这个小村庄里何家双胞胎的出生无疑是一件大喜事，可是老大何宝强在娘胎里似乎抢了沈直的营养，长的虎头虎脑，粉嫩壮硕的惹人喜欢，可是沈直小时候却是体弱多病，村诊所的大夫甚至怀疑瘦小干瘪的沈直活不下来。

而身为孪生兄弟，等到两个孩子五六岁，已经懵懵懂懂懂事的时候，何宝强已经是个讨人喜欢的壮小子，村子里同龄的孩子也都喜欢他，将他当成了孩子王，而在其他孩子还都是只知道上树下河的时候，沈直却已经开了智慧，比起这些撒野玩耍的孩子懂事聪慧了很多，可是对于孩子而言，过早的成熟便是不合群。

小时候的沈直被孩子孤立，甚至被欺负，因为他不会爬树，不会抓鱼，甚至不会和他们一起玩，连同何宝强这个大哥都不喜欢阴沉沉的弟弟，尤其是在他用一双三角眼冰冷冷的看人的时候。

孩子总是最天真却又最残忍，他们孤立了沈直，甚至开始将他当成了敌对的孩子，从言语到动作上的欺辱，让无力反抗的沈直性子越来越阴沉。

而上小学之后，沈直利用他过早的聪慧来教训那些欺负过自己的孩子，可是沈直那个时候再聪明也不过是一个上学的孩子，在家长和老师的眼中，他的那一点计谋还是被看穿了，于是大人也开始厌恶这个阴沉沉，甚至心思狠毒的孩子。

沈直离开了黄树村，何家找了很久，甚至报案了，可是沈直的聪明让他躲开了家人的寻找，可惜在外面的生活是何其艰难，直到沈直被殴打的时候遇到了程天南，他那一双阴沉如同毒蛇一般的眼睛，第一次没有遭到厌恶，反而是欣赏。

程天南替沈直抹平了所有的痕迹，重新取了名字和身份，然后培养他从高中开始上学，大学，然后出国留学，而在这期间，沈直就将憨厚老实的何宝强偷偷接到了北京，然后囚禁起来，何宝强即使和沈直是双胞胎兄弟，可是长大后除了五官之外，却并不相似。

可是多年的囚禁，何宝强思想越来越呆滞，脸也越来越消瘦，不见阳光造成了和沈直一样苍白的肤色，终于两个人站到一起单纯从容貌上根本区分不出来，直到沈直想到利用童瞳杀死自己这个罪名，然后让程天南和谭骥炎交易，从而获得平安出国，可是终究还是被黄树村这三个字暴露了真相。

童瞳在停电之后离开了，柳母一早其实就在诊所，和何宝强一样都被迷晕了，在一片黑暗里，沈直等柳母和何宝强醒来之后，利用事先的录音将柳康被算计杀害李兰兰，直到之后被自己派出去的杀手灭口的事情一一的说了出来。

经历了丧子之痛，柳渊海即将被判处无期徒刑，柳母原本就已经快要精神崩溃了，而她一直信任着沈直这个心理医生，尤其是在他出手帮忙处理了墓地的事情，可是如今才知道这一切都是沈直的阴谋，被激怒的柳母抓起了刀子将根本没有反抗能力的何宝强当成了沈直给杀了，然后逃了出去，被沈直安排的人打晕，造成了跳楼身亡的假象，而沈直则布置了凶杀案的现场，然后一把大火造成了童瞳杀人的假象。

“谭副市长，即使你知道了所有的真相又如何？我已经准备好了机票，上面的名字正是何宝强，明天一早的飞机随时可以去任何国家。”沈直森冷的笑着，阴沉的目光里是疯狂的得意，虽然到最后不能救南哥，可是只要自己还活着，沈直恶毒的眼神看向童瞳，自己一定会想办法杀了她给南哥报仇，然后自己也会陪着南哥去九泉之下。

“不，你错了，你是沈直，是一个已经死了的人，而杀死你的正是柳康的母亲。”可是在沈直得意的目光里，谭骥炎冷冷的声音阴霾的没有一点温度，看向沈直的目光如同看待一个死人。

“谭骥炎，你敢私自杀人？”沈直那总是平静的表情在瞬间崩塌了，四分五裂的脸上不再是之前的洋洋得意，反而被一股阴厉的怒火所取代。

“你是沈直，刑侦处的头像还原和dna都显示你是沈直。”谭骥炎冷眼掠过，然后牵着童瞳的手转身离开，他绝对不会放任这样一个定时炸弹离开，随时会对小瞳动手的人存在的，谭骥炎脸庞上杀机掠过，所以沈直只有一个下场死！

欧阳明没有想到谭骥炎竟然有着眼阴狠的一面，明明之前看起来她只是一个沉稳寡言，甚至有些工作狂性质的小辈而已，可是刚刚谭骥炎那浑身迸发出的寒意和戾气，让欧阳明眉头皱了起来，可是还不曾开口便被童啸制止住了。

一行人离开了客厅，却似乎还能听见沈直那不甘心的刺耳笑声，“童部长，欧阳叔叔，很晚了，我和小瞳就先回去了。”谭骥炎似乎又变回了沉稳内敛的一面，夜色笼罩之下，是峻朗的脸庞，五官深刻而美俊，神色威严里隐隐的透露着尊贵，完全看不出之前的阴狠决绝。

“爸爸，欧阳叔叔，我们先走了。”童瞳还有些无法面对童啸，所以听到谭骥炎告别，也就跟着打招呼。

“我让车送你们回去。”童啸温和的笑着，目光看向低着头的童瞳，童啸也察觉出童瞳情绪的不对劲，只是一时半刻却没有想明白。

“不用了，童部长，我和小瞳走走。”谭骥炎拒绝了，握着童瞳的手，对着两个长辈微微颔首，然后一起走向夜色里，路灯昏黄的光芒之下，两个身影靠的很近，携手离去。

“童啸，骥炎这个孩子太狠了，这事明明该由警察来处理的。”不吐不快，欧阳明皱着眉头看着离开的谭骥炎，这个孩子怎么不像是谭家的人，谭国华那个性子欧阳明明白老实质朴，没有什么心思，谭老爷子虽然厉害一些，可是却也是直来直往的脾气，怎么到了谭骥炎这里，却生出这样阴狠的性子，关键是平日里还半点都看不出来。

“欧阳，你以为能爬到副市长的位置，会是一只小白兔吗？”童笑失笑着，摇摇头，拍了拍欧阳明的肩膀，这些黑暗的事情，不管过了多少年，欧阳都不会明白，其实今晚上如果谭骥炎不这样做，童啸也会让人秘密处理了沈直，这个人该死，致死他的尸体也会消失的无影无踪，如同谭骥炎说的一般，沈直早已经是个死人，被柳母杀死的死人。

“你们……小瞳那孩子怎么就遇到你们这些冷血的人。”欧阳明不满的开口，可是转而想到童瞳之前似乎也杀了不少人，不由的挫败一瞪眼，这是不是古话说的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静静的走在夜色里，谭骥炎侧目看着身边的童瞳，童部长不在这里，这个孩子的情绪终于不再控制了，垮着小脸，蔫蔫的模样如同霜打的茄子，无精打采的，让谭骥炎又是心疼却又有些的喜悦，至少这个孩子不再自己面前掩饰情绪。

“谭骥炎，你说如果爸爸发现我没有他想象中的那么好，怎么办？”童瞳调整了一下情绪，可是声音还似乎闷闷的，带着担忧和不安。

“无所谓，反正你要嫁的人是我，也不是童部长。”谭骥炎笑着开口，低头在童瞳的脸上亲了一下，然后顺势抱住童瞳。

“谭骥炎，我和你说正经的，不要闹！”童瞳不满的抬起头，瞪着峻脸染笑的谭骥炎，这个时候他还嘲笑自己，可是为什么谭骥炎笑的有些冷，那眼神怎么看都有些的危险，吞了吞口水，让童瞳顿时生出了危机感，想要逃，可是谭骥炎的双臂却如同铁链一般锁在了自己腰间。

“小瞳，你太在乎童部长了，这不像你。”谭骥炎正色的开口，目光锁住童瞳的有些躲闪的目光，心里头有些的失望，这个孩子有自己的秘密，甚至不愿意告诉自己，她终究没有做到百分百的信任自己。

没有开口，因为不知道该怎么说，童瞳也不想欺骗谭骥炎什么，所以此刻她只是伸过手紧紧的抱住了谭骥炎的腰，然后靠在他的胸膛上，如同过去的每一次一样，汲取着他身上的温暖来让自己安心。

“还真是个孩子，我不是责怪你，罢了，以后想说再说吧。”看着埋首在自己怀里的孩子，谭骥炎有些的无奈，心头的失望倒也散了几分。

“我不是孩子，我也没有撒娇。”童瞳皱了一下眉，虽然每一次谭骥炎喊自己孩子的时候，她都能感觉到到一种宠溺的让人舒适温暖的感觉，可是自己早就不是孩子了，谭骥炎这语调更多的是敷衍。

“好，不是孩子，走吧，我们回家。”对于童瞳这样幼稚的不开口的行为，谭骥炎软了眼神，只是心疼她有心事，不高兴而已。

童瞳闷闷的从谭骥炎的怀抱里退了出来，抬起头，走到路灯之下，这才发现谭骥炎的连森并不是很好，脸上带着疲倦，这才猛然想起，今天中午下飞机就被带回了谭家大宅，然后下午谭骥炎就去工作了，而之前一夜，谭骥炎在日本只怕也是一夜没有睡，立刻心疼起来，“我们打车回去，你好好睡一觉。”

谭骥炎的确有些的累了，他也不是铁打的身体，点头招了一辆出租车报了怡然园小区的名字，和童瞳坐到了后座上，十多分钟就回到了家。

童瞳精神这会比谭骥炎倒好一些，自己先去浴室里放了洗澡水，顺便将谭骥炎的衣服和毛巾都拿了过去，走出浴室却发现谭骥炎靠在床头，身上还是笔挺的黑色西装，闭着眼，眼下有着一圈疲惫的灰黑色，发出了轻微的鼾声，却已经疲惫的睡着了。

“谭骥炎，你先去洗澡。”看到他这么疲惫，童瞳有些的心酸，纠结和童啸相认的事情都忘记了。

童瞳一开口，谭骥炎已经睁开眼了，点了点头，起身的同时在童瞳的唇上亲了一下，这才走向浴室洗浴，被热水一泡，谭骥炎又恢复了一些精神，之前已经联系了龙组的部下，沈直的事情已经彻底解决了，至于媒体方面，谭骥炎明天还要和关曜联系一下，公开这一次沈直被杀的案件的调查，彻底洗清小瞳的罪名。

日本方面，玖兰源倒是约了明天早上的视频电话，想到此，谭骥炎满是水珠的脸庞上染上冷酷的笑容，日本这一次是偷鸡不成蚀把米，可是想到阮菁，谭骥炎沉了沉眼神，终于在片刻之后归于冷漠。

等谭骥炎回到床上时，头发只是用毛巾擦干了，童瞳拿过吹风机帮他吹着头发，黑黑的短发原本是一根根的树立

着，如同谭骥炎的人一般给人一股干练和精明，可是此刻却显得有些的柔软。

吹风机带来的热度让谭骥炎原本就不济的精神更加涣散，脑子里还在想着一些工作上的事情，可是却渐渐的闭上眼倒是第一次比童瞳先睡着。

吹干了谭骥炎的头发，童瞳关了灯，在床里侧躺了下来，蜷缩在谭骥炎的怀抱里，而已经入睡的谭骥炎似乎也有感应一般，双臂圈住了怀抱里的人，似乎这样才完整了圆满了，那原本带着疲惫的峻脸上也露出了轻松的表情。

如果没有谭骥炎，或许在享受了一段平常人的日子之后，自己还是会回到特别行动组，可是此刻，童瞳看着黑暗里谭骥炎那模糊不清的面容，下手覆盖住了谭骥炎落在自己腰上的手背上，她和谭骥炎之间已经有了割舍不断的羁绊，这个时候，童瞳真的没有办法离开，那么背叛这个罪名就这样抗下吧，爸爸会一直以为自己是他的骄傲，上校他们都会记得曾经那个为国牺牲的小七，没有人知道她是一个软弱的，让人看不起的逃兵。

—分隔线—

第二天，童瞳在入睡之前告诉自己明天一早要早起给谭骥炎做早饭，虽然每一次都是谭骥炎先起来，可是想到谭骥炎的疲惫，童瞳决定自己贤惠一回，可是当七点钟不到睁开眼时，却对上了一道深邃的黑眸。

“怎么不多睡一会？”童瞳喜欢赖床，在基地训练那么多年，赖床两个字根本是天方夜谭，所以后来没有任务的时候，童瞳就养成了这个习惯，而此刻，声音有些的迷糊，软糯糯的，瞅了一眼谭骥炎，还有些不清醒。

“你昨晚做梦了？”谭骥炎说的有些咬牙切齿，大清早的表情看起来有些的欲求不满。

“然后呢？”童瞳打了个哈欠，迷糊糊的看着谭骥炎那峻朗的侧脸，七点不到，窗户外的阳光不够亮，卧房里蒙上清晨那种灰蒙蒙的感觉，映着谭骥炎的脸更加的峻朗，没有梳理的黑发遮住了眼睛，鼻梁高挺，薄唇抿的有些紧，下巴上有着一夜之后冒出来的青青胡茬，没有了那种西装革履的威严，多了一种随性的不羁和散漫，只是看起来有些的危险。

“然后你喊着童部长。”谭骥炎眼睛里几乎要喷出火来，虽然昨晚上很累，甚至什么时候睡着了都不知道，可是半夜童瞳估计做梦了，原本谭骥炎听的也不清楚，直到后来才知道童瞳喊的是童啸，还大力的抱着自己，这让谭骥炎几乎差一点要将睡着的童瞳就给摇醒。

可是鉴于童瞳睡眠浅，谭骥炎愣是忍住了那满腔的醋意，黑夜里瞪着眼瞅着童瞳，然后谭骥炎以为自己会睡不着了，可是后来却竟然也睡着了，早上一醒来，谭骥炎就黑着峻脸，这是不是说明这个孩子更在乎童部长的事实自己已经早就认清了，所以最后也睡着了。

一个激灵，童瞳的睡意彻底消失的无影无踪，心怦怦的跳动着，有种做贼心虚的感觉，尤其是对上谭骥炎那几乎要吃了自己的凶狠目光，童瞳身体向着床里侧挪移着，结果因为害怕，挪动的幅度大了一点，然后童瞳直接从床上消失了，扑通一声掉下了床沿跌在地板上。

手肘上的痛穴磕到了地板上，痛的童瞳龇牙裂嘴着，然后认命的从地板上爬了起来，对着谭骥炎陪着笑脸，“你再睡一会，我去做早餐。”

看着吱溜一下逃掉的童瞳，想到她突然掉下床的一幕，谭骥炎无力的叹息一声，摇摇头，目光看着白色的天花板，这个孩子到底为什么对童部长这么在意，如果不是之前童部长说过自己的女儿在任务里牺牲了，谭骥炎都要怀疑小瞳就是童部长的女儿了，就算是将童部长当成了父辈，当成了父亲，可是有必要半夜梦话喊的都是童部长吗？想到此，谭骥炎那刚平静的峻脸再次阴沉的黑了下来，这个该死的孩子难道有恋父情结？

早饭在谭骥炎黑黑的峻脸，不是丢过几记冰冷的眼刀子，童瞳心虚的笑容里解决了，谭骥炎还要去处理日本的问题，所以童瞳直接去了刑侦处找关曜解决沈直杀人案的后续问题。

“童小姐车速开的有点快。”李成是来怡然园接谭骥炎的上班的，没有进来，车子停在了怡然园的门口，然后看见一辆白色的沃尔沃咻的一下冲了出来，开入了车流之中，左闪右拐的，速度极快，车子很稳，然后消失在了视线里，李成还在想这司机车技不错，然后看到随之出来的谭骥炎，这才想起那没有注意车牌的沃尔沃正是童瞳的车。

“嗯。”逃的倒挺快，不过这样一来，这孩子不会像昨天一样心不在焉的烦躁了吧？谭骥炎靠在后座上，虽然还是有些郁闷，难道小瞳真的喜欢童部长？然后谭骥炎狠狠的将这个念头打碎，只是脸又铁青了一些，眼神又凶狠了几分。

浅苍贵井的刀伤并不太严重，严重的是失血过多造成的虚弱，不过在休养了两天之后，吃了不少的补品，脸上终于有了一些血色。

“谭副市长，考虑的怎么样？”办公室里，只有玖兰源和坐在一旁的浅苍贵井，玖兰源知道谭骥炎一回来没有去工作而是回了谭家的大宅，而且谭骥炎的父亲假期到了也没有离开北京，看来谭家一定会答应之前自己开出的合约，估计会有些的讨价还价，所以玖兰源才会让浅苍贵井也过来了，毕竟到时候和谭骥炎谈判的时候，身边多一个得力的助手，要划算的多。

“在此之前，我发一些东西过来。”谭骥炎冷声的开口，然后手指敲击在键盘上，将一段视频直接发给了电脑另一头的玖兰源。

片刻之后，随着画面上那男人越来越不堪入目的话语，加上镜头的特写，玖兰源啪的一下关上了视频，脸色阴郁的骇人，一股怒火勃然而起，直到感觉到青筋暴突的手臂上多了一道冰凉的触感，对上浅苍贵井那柔和的目光，玖兰源这才从暴怒里冷静下来。

“看来我果真是小看了谭副市长！”从牙缝里挤出话来，玖兰源却怎么也没有想到竟然被谭骥炎给算计了，根据他的调查，谭骥炎当时去豪爵娱乐城也是巧合，这么短的时间里，他怎么可能部署好这一切计划，毕竟连自己都没有查到豪爵娱乐城竟然是白狼的人所管理的，谭骥炎就更不可能知道了。

“这个视频我会保密的，但是有些条件还需要详细谈谈……”谭骥炎昨晚虽然睡的还算不错，可是介于童瞳半夜叫了另一个男人的名字，谭骥炎一早上的情绪直接可以用狂风暴雨来形容，所以此刻言辞就愈加的犀利。

一个小时之后，中日双方秘密达成了一些条款和协议，然后谭骥炎遵照约定的将那段儿童不宜的视频删除了，拍摄的微型摄像机也让人送给了玖兰源，这件事算是彻底终结，而关了电脑之后，玖兰源终于还是失控了，狠狠的砸了办公桌上的东西，然后直接罢工一天，送浅苍贵井去医院检查去了。

刑侦处。

关曜之前已经接到了谭骥炎的电话，对于不公布沈直身份，直接当他是已经死掉的人，关曜立刻明白谭骥炎做了什么，可是对于沈直这样将所有犯罪证据消灭的干干净净，利用何宝强身份出国的打算，关曜也算是接受了谭骥炎的做法，如果法律不能制裁沈直，那么就用非常手段吧，更何况沈直如果活着，小瞳不知道会如何的危险。

“怎么了？沈直这个案子我已经处理的差不多了，怎么还哭丧着小脸？”关曜朗声轻笑着，目光柔和的看着有气无力的童瞳。

沈直这个案子是柳母所为，动机很明确，毕竟柳康之所以会杀了李兰兰是因为沈直担任心理医生时，暗中操作的，而柳康又是被沈直派人所杀，所以柳母一时无法接受杀了沈直，然后畏罪自杀，关曜已经通知了公布部的新闻部准备就这个案子接受媒体的采访，公开调查的情况和证据，却没有想到依旧看到童瞳垮着小脸的模样。

“我和谭骥炎之间出了一点问题。”童瞳抓了抓头，然后无奈的看着关曜，谭骥炎早上那脸色真的不太好看。

“怎么了？”关曜将茶杯里的水送给坐在沙发上的童瞳，骥炎和小瞳在一起之后，倒是情绪明显多了很多，不像以前那样，基本都是冷沉着峻脸，没有什么情绪变化。

“我睡觉说梦话喊了其他人的名字。”童瞳叹息一声，果真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以前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有说梦话的行为，幸好以前没有，否则特别行动组的机密还不被自己无意识的梦话给曝光了。

关曜端着茶杯的手抖了一下，看着表情丰富的童瞳，一会哀怨，一会庆幸，忍俊不禁的笑了起来，可以想象出谭骥炎当时的脸色有多么恐怖。

“头，武导来找你。”办公室的门被敲响了，一个警察对着关曜开口。

“关处长，你可真的要帮我啊，否则我就真的没法子活了。”武乾哭丧着脸，绝对比童瞳那表情更加的哀怨，直接冲向了关曜这个救星，甚至没有注意到童瞳的存在。

“又收到恐吓信了？”关曜敛了面对童瞳时的温和之色，神情里多了一份刑侦警察的锐利，这个剧组关曜之所以熟悉，不仅仅是和武乾这个导演有过几面之缘，也是因为童瞳之前接了《刺青》这个电影的女主角，而沐放带着武乾来找自己，原来戏还没有开拍，先是童瞳因为涉嫌杀害沈直的案子被抓，然后武乾还没有来得及思索要不要换女主角，第二天剧组就收到了一封恐吓信。

白色的a四纸，没有任何的指纹，上面的用动物的血写出来的血债血偿四个大字，阴森森的，让人看了都不寒而栗，这样恐吓的案子还不够资格让关曜接手，不过因为沐放要争取童瞳这部电影的女主角，所以关曜这才接手处理，让孙盈盈和熊华去剧组走了一遍，没有发现什么有用的线索。

“是啊，这是第二封恐吓信了，我不敢拍啊，也不知道是哪个兔崽子惹了事，连累整个剧组。”武乾没有了往日那猥琐的一面，他这个人非常的迷信，对这些神神叨叨的东西都有些的忌讳，平日里初一十五也都还是吃素的，出去拍戏的时候，见到了庙，都要跪拜丢些香火钱。

所以如果在其他导演手里遇到这样恐吓信，估计都直接当恶作剧无视了，可是武乾却宁愿损失钱财，不拍这电影，却也不敢真的当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所以正好沐放找了武乾，也算是互惠互利，关曜接了这个案子，等查清楚之后，童瞳依旧是这部戏的女主角，到时候再开拍。

关曜抽出了一个塑胶手套戴在了手上，这才拿起武乾颤抖着手递过来的恐吓信，和第一封一模一样，也是大红色的信封，很是干净，看不到什么痕迹，打开兴奋，里面是整齐折叠的a四纸，红色的血迹已经干涸了，气味有些的难闻，血债血偿四个人阴森诡谲的暴露在关曜的视线里。

关曜将纸张前前后后仔细的检查了一遍，看得出凶手很谨慎小心，这四个血色的红字和之前第一封四个字很是相似，出自同一个人之手，用了鸡血，而不是一般意义上恐吓人从的红油漆，关曜也感觉这不是简单的恶作剧，而是有人似乎真的要行凶杀人。

“头，城南发生了命案，被杀的是……”孙盈盈快速的跑进了办公室，话刚说了一半，看到有外人在，立刻停了话，向着关曜走了过来，低声的对他开口，“张川西被人杀了，手段极其残忍，是分尸。”

关曜脸色一变，快速的将手里的恐吓信又原还原的收进了信封里，看着武乾开口，“你这个案子我会查的，有什么消息你打电话给我或者过来找我都行。”

“那好，我不打扰关处长你了。”武乾连连点头，然后退出了办公室，也知道关曜有案子要查，自然也不敢耽误他的时间，从头至尾倒是依旧没有注意到童瞳的存在。

“小瞳，你没事跟我去现场吧。”关曜知道武乾这个恐吓信如果不查清楚，他是不会开拍电影的，正好童瞳暂时也没事，关曜担心她依旧还在和谭骥炎的问题，直接将人拐去了罪案现场，毕竟童瞳的敏锐可不是一般人有的。

张川西是个定居在北京的富商，住所是郊外的一幢别墅，第一个发现尸体报案的是别墅的钟点工，一打开门，还没有准备开始一天的打扫，就看见了死在客厅地毯上的张川西，当场吓得钟点工尖叫连连，跌跌撞撞的拿出手机报了警。

童瞳对血腥味很敏感，所以走进大门口就闻到了浓郁的血腥味，别墅很大，不过围墙倒是非常高，上面还有高压电

网，门窗都是锁的好好地，看起来张川西这个富商平日里很谨慎，只是还是逃脱不了被杀的厄运。

走过客厅的玄关，童瞳便看见了血泊里的尸体，是被分尸的，头从脖子处斩断了，鲜血干涸的流在了地毯上，被地毯给吸收了，两条手臂从肩膀处斩断，腿是从大腿处断掉的，因为这个别墅很偏僻，估计当时即使有分尸的声音，在隔音效果很好的门窗都关闭了，外面的人根本不可能听到什么声音。

客厅没有打斗的痕迹，童瞳将目光从惨不忍睹的尸体上移开，看了看四周，欧式的装饰风格，壁炉旁的长台上放了不少的工艺品和相框，然后是上楼的楼梯，角落里有着盆栽，落地窗，这边有一组桌椅，而沙发后面是一个木制的工艺品架子，沙发这边的地上就是被分割的尸体。

“初步判断死者已经死了十二个小时左右，遇害事件是在晚上八点到九点之间，尸体是被勒住脖子窒息而亡，然后才被分尸的。”周法医一边进行着初步的尸检，一边向着关曜汇报着尸体的情况。

“血迹有些的少。”童瞳再次将目光看向尸体，地毯虽然已经被鲜血给染红了，可是被五马分尸，童瞳看了看干涸的血迹，总感觉血迹有些的少。

“嗯，有可能是凶手等死者的死亡之后，又等了一段时间，血液凝固了，这才进行分尸的，所以血迹少了很多。”关曜点了点头，示意周法医将尸体带走，张川西目测身高在一米七五左右，能勒死这样一个男人，而保持现场没有杂乱，一种可能是凶手行凶之后重新整理了现场，还有一种可能是凶手认识死者，出其不意的攻击，勒死死者，然后再进行分尸。

“头，监控都坏了，凶手事先应该踩过点。”熊华检查了监控之后对着关曜开口，看来这是一个很聪明谨慎的凶手。

现场分尸，血迹没有什么飞溅，看得出凶手的行事很谨慎，弄坏监控探头也没有什么奇怪的，关曜皱着眉头看向门口，他更倾向于凶手是死者的熟人，所以才会让死者没有防备，而且张川西是个富商，如果因此结了什么仇也不奇怪。

“头，钟点工的口供录好了，没有什么可用的线索。”孙盈盈走了进来，将手里的口供递给了关曜，然后笑着拍了拍童瞳的肩膀，“不害怕吗？如果害怕不要一个人担着，最好去看心理医生，当然，我是说局里的心理医生，沈直那样的还似乎少接触为妙。”

“我没事。”童瞳感激的看着关心自己的孙盈盈，这样的场面并没有什么可怕的，童瞳以前经历过更加可怕的场景。

不过现场真的很干净，倒像是专业人士做的，童瞳环顾了一下，如果没有那被分尸的恐怖尸体，和地毯上那干涸的血迹，这个客厅真的看不出是一个凶杀案的现场，而且有什么仇恨，想要将人五马分尸这么恶毒，更像是一种报复，压抑了许久的怒火和仇恨终于可以发泄出来了，所以才会在勒死死者之后，再进行分尸。

“盈盈，你去查一下张川西的情况，看看他有没有什么仇人，熊华，你联络张川西的家人，看看他们是不是知道什么，尤其是张川西最近情绪有没有什么不妥，有没有什么异常的举动。”关曜快速的下达着命令，自己开始在客厅详细的检查着，不放过每一处细节，不遗漏任何一个线索。

童瞳向着楼上检查了过去，虽然客厅是第一现场，可是楼上或许也有什么线索，当推开卧室的门，看到床头的柜子里摆放的一份文件时，童瞳惊呆了，“关曜。”

“怎么了？小瞳！”关曜听到童瞳的声音，虽然知道现场已经被警察给包围了，还是惊了一下，快速的向着楼上大步的走了过去，看了一眼，随后走向开着门的卧房。

“这个给你。”童瞳将手里的文件递给了走过来的关曜，忽然隐隐的感觉案子绝对没有那么简单。

关曜不解的接过，然后脸色倏地一变，这是一个编剧的剧本，而上面黑色的宋体字赫然写着两个大字《刺青》这是电影刺青的剧本，也就是说张川西的死和之前武乾收到的恐吓信有关联，那果真不是单纯的恐吓信。

“小瞳，你知道张川西这个人吗？或者听过他的名字吗？”关曜翻了一下剧本，并没有什么不妥，又在柜子里找了一下，并没有发现之前武乾的两封恐吓信。

“没有。”童瞳摇摇头，将记忆从脑海里过了一遍，《刺青》这部电影和张川西似乎没有什么关系，自己不得己听到他的名字，不过看着关曜手里的剧本，童瞳推测，“他有可能是这一次电影的赞助商或者是投资商，这个具体还要去询问武导。”

“嗯，我们去一趟剧组。”关曜将剧本收了起来，和童瞳一起离开现场直接驱车赶往《刺青》剧组。

144章 虚虚实实

《刺青》剧组，刚从刑侦处回来，武乾这心还是扑通扑通的跳着，怎么感觉有什么要发生一般，今天剧组这边也要开个小会，毕竟因为之前的恐吓信，耽误了整个剧组的时间，已经有不少演员和工作人员开始议论纷纷了。

“武导，这只是恐吓信，说不定有人眼红我们这一部电影，在暗中使绊子，不用太担心。”说话的是场记小孙，人年轻，说话也干脆。

“是啊，这戏都耽误了好几天了，这样耗着那些投资商也有意见了。”又一个工作人员开口，可是看着神神叨叨的武乾，于是将目光转向副导演，“史导，你说是吧？”

副导演比起武乾还要老上十来岁，光着头，佝偻着身体，烟抽的很厉害，身上都是一股子烟味，穿着黑色的衣服，远远看起来如同是一个农民工一般，不过在圈子里副导演史蟠还是有点名气的，只不过人太阴沉，不怎么合群，所以这些年也都没有混出名堂来。

“拖着也不是办法。”史蟠抽了一口烟，白色的烟雾缭绕着，让他那干瘦的脸显得更加的可怕，一双有些浑浊的眼睛看起来如同天天失眠一般。

“武导，女主角赫连悠要怎么办？就算现在开拍也没有女主角啊？”原本演绎反派的女主角朱甜脆声笑着打趣着，她之前也想要女一号的角色，可是童瞳差不多算是内定的，所以也就失败了，拿了个反面女配角的戏。

朱甜出道的早，一张脸在整容之下，如今是典型的瓜子脸，白嫩的肌肤，挺翘的鼻子，粉面桃腮，看起来倒有几分一姐的范儿，而朱甜这张脸看起来倒显得娇美，可是却是34d的波涛汹涌，穿了一件白色的上衣，黑色的文胸，因为是v字领口，那半圆的两个丰满露出了一半，几乎有种要弹跳欲出的趋势。

朱甜这看似玩笑的话一出口，剧组气氛就显得有些诡异了，吴敏茹依旧是一副温柔娴静的模样，欲言又止的看了一眼朱甜，神色有些的紧张，似乎想要开口给童瞳说好话，可是对上朱甜那倨傲的表情，便又低下头，毕竟比起来，朱甜可是实打实的二线艺人，也拿了不少奖，估计靠着天使的面孔，魔鬼的身材，背后也有不少的势力，吴敏茹比起来可是嫩多了。

“总不能一直这样拖着，武导，两封恐吓信而已，警察都不会立案的。”朱甜拨了拨刘海，含沙射影的开口暗示，谁知道武导是不是故意拖着，好让童瞳可以正大光明的回来继续接手女一号的角色。

演艺圈里的人谁不是人精，这会听到朱甜的话，不由的怀疑起来，这恐吓信是不是童瞳和武导一手策划出来的，从而拖延时间，好让童瞳可以回来，之前那些关于童瞳涉嫌杀人的报道都销声匿迹了，《一一》报社甚至已经开始公开道歉了，童瞳背后可是谭副市长，这样的操作可是简单的很，不要说只是涉嫌杀人们就算真的杀人了，也有办法将童瞳弄出来，从此之后依旧是康庄大道。

“关处长，你怎么来了？小瞳？”武乾正要开口，突然看见走过来的两人，立刻站起身来迎了过去，一刹那，所有的人也都向着童瞳看了过来，神色晦暗莫辩，毕竟之前媒体关于杀人案件可是炒的沸沸扬扬，从警方内部流出来的证据更是言之确凿，可惜童瞳却突然这样高调的出现，这说明杀人的罪名肯定已经洗清了。

“这年头有个靠山果真不一样！演技什么的根本不需要。”朱甜讥讽的冷笑着，骄傲的抬起头看着要姿色不够姿色，要身材没有身材的童瞳，真不知道这个女人有什么本事勾搭上了谭副市长，否则就凭之前报道的杀人案件，童瞳就没有办法在演艺圈里立足。

“武导，我过来是告诉你张川西被人杀了。”关曜声音刻意放大了一些，话一说话，目光迅速而锐利的扫过剧组的所有人，有震惊的，有错愕的，有不敢相信的，也有脸色发白似乎被吓倒了，看起来所有人都知道张川西。

“关处长，张董是这一次电影的投资商之一。”武乾脑子嗡了一下，脸色煞白，他一直感觉有些的玄乎，有些的惊悚，果真是出事了。

关曜和童瞳对望一眼，然后关曜和武乾还有副导演史蟠了解关于张川西的情况，童瞳则是走向剧组的工作人员和演员，毕竟她也是剧组的人，如今安全回来了，大家自然有一番寒暄问候。

“朱小姐，你脸色不太好。”童瞳直截了当的看向朱甜，没有错过刚刚关曜说完之后，朱甜那诡异的脸色。

“你什么意思？张董是电影的投资商，也是我的朋友，突然知道朋友被杀了，我当然脸色不好。”朱甜嗓音猛的提高了一些，有些的尖锐，有些的刺耳，“童小姐你不是警察，有什么权利审问我？”

“好了，小瞳才回来，大家该高兴。”一个工作人员笑着插过话，打破眼前的有些诡异的氛围，朱甜嫉妒童瞳，这已经是这个剧组所有人都知道的事实，她之前对这个女一号的角色可是信誓旦旦的想要拿到手，却被童瞳一个新人给拿走了，自然是不甘心，而朱甜背后也有不少靠山，虽然不至于和童瞳撕破脸，可是却也是冷嘲热讽。

“小瞳，你没事了？”吴敏茹甜甜的笑着，关切的看着童瞳，可是想到之前童瞳那同性恋的说辞，吴敏茹带着笑容的嘴角有些的僵硬，心头却努力的为自己鼓气着，不能就这样放弃，有了谭副市长当靠山，就算是轰动一时，沸沸扬扬的杀人案都能被压下来，自己不能就这样放弃。

吴敏茹话一出，其他人都将目光复杂的看着童瞳，靠童瞳最近的两个人甚至不由自主的将身体向着一旁挪移了一下，步伐很小，不仔细看根本不会注意到，杀人犯？正常人多少都会忌惮害怕。

“人不是我杀的。”童瞳很是无辜的回了一句，余光瞄向关曜那边，却见他已经差不多都了解了情况，于是向着关曜走了过去。

围观童瞳的人看了看童瞳那清瘦的背影，然后联想着之前杀人案子，也有些感觉怀疑，这么瘦弱的一个人要去杀人还是有些的难以想象。

看样子剧组暂时还是开不了工，化妆师向着不远处自己的箱子走了过去，刚拿起自己的工作箱子，赫然在下面看见一个大红色的信封，化妆师脸色苍白一变的叫了起来，身体连连后退着，手上的化妆箱砰的一声掉在了地上，吓的一脸的汗水。

“都让开！”关曜回头一扫，皱着眉头快速的走了过去，戴上塑胶手套这才拿起大红色的信封，打开，里面依旧是白色的a4纸，用鸡血血淋淋的写着血债血偿四个大字，“这个箱子你什么时候放在这里的？”

“早上开会的时候带过来的，后来一直没有动。”化妆师脸色依旧苍白的没有血色，努力的平复着呼吸，想要让自己镇定下来，可是那声音却依旧带着颤抖，“这里没有外人进来，都是剧组的人。”

一刹那，整个剧组突然之间安静的听不到任何声音，每个人似乎都能听见自己的心脏砰砰的剧烈跳动着，之前两封恐吓信都是放在外面的，那是外人都可以做到的，可是这一封却是放在化妆箱下面，这说明不是外人，一开始或许会感觉这是谁的恶作剧，可是在张川西四周，这就说明杀人凶手就在剧组里，在剧组开会的这些人之中。

关曜打了电话，让孙盈盈和熊华带两个人再过来一趟记录口供，虽然说杀人凶手的大致范围已经锁定到了剧组，可是这一次开会大大小小的工作人员，到演员也有三四十人，要找到杀人凶手还是有些的困难。

“十二点了，我打电话给谭骥炎，一起过去吃午饭？”童瞳询问的看向关曜，然后想起谭骥炎早上那黑黑的脸，总感觉带着关曜过去至少能缓和一下气氛。

“嗯。”关曜打开车门，等童瞳上车了，自己这才走向驾驶位。

谭骥炎接到童瞳电话说过来送午饭，那原本峻寒的表情立刻温柔下来，将手机放到一旁，看向正汇报工作的于靖，“就按照你说的去处理，然后再将报告送上来。”

“行，中午我出去一趟，下午应该没有时间回来了。”于靖点了点头，转身离开，和谭骥炎公事这么多年，于靖如今才发现原来他也是一个普通的男人，接电话的时候声音低沉里却带着温柔，眼神都软了，不见平日的冷厉无情。

十多分钟之后，听到敲门声，谭骥炎放下手中的文件，眼神温柔的看向门口，“进来。”可惜当看见走进来的人不是童瞳时，刹那，那原本温柔缱绻的眼神倏地一下恢复了常态，“你也过来了。”

“和小瞳一起过来了。”关曜揶揄的看向谭骥炎，温和俊逸的脸上染着笑，骥炎变脸还真是快，然后侧开身让身后童瞳走了进来，余光掠过，发现谭骥炎原本冷漠的眼神又温柔了下来，不由摇摇头，看来自己今天要当电灯泡了。

“谭骥炎，我买了你最喜欢吃的菜。”童瞳有些心虚的瞄了一眼谭骥炎，谄媚的笑着，眼睛滴溜溜的转动着，发现谭骥炎的脸色好像没有早上那么黑了，于是放下心来。

“在关曜那里待到现在？”谭骥炎接下餐盒放在了茶几上，看了一眼童瞳，她有时间陪着关曜一早上，怎么不过来陪自己？

“剧组收到了恐吓信，一个投资商被杀了，所以就和关曜去了剧组，谭骥炎，这可不是我惹的麻烦了。”童瞳解释着，然后抬起头，清澈的目光看着谭骥炎为自己辩解着，活像一只要被冤枉的小猫儿，这会谭骥炎如果再敢说她是惹祸的苗子，童瞳一定会炸毛。

“嗯，不是你惹的。”谭骥炎眼中染着笑，大手落在童瞳的头上抚摸着给她顺毛，不过有小瞳在的地方，怎么就不能太平一点。

童瞳立刻笑了起来，然后和谭骥炎说起了案子，顺道将现场的照片拿了出来，摊在茶几的另一边，关曜对于边吃饭边看卷宗，杀人分尸现场的照片是没有什么感觉的，即使这场面有多么的血腥，这么多年早已经习惯了。

可是谭骥炎虽然不会害怕，可是看了一眼餐盒里的糖醋排骨，再看了一眼茶几上那被分尸的照片，从局部细节，到整体的拍摄，筷子抖了一下，转而夹向素菜。

“朱甜反应有些的奇怪，她肯定知道什么没有说。”童瞳倒是什么都不忌讳，一面啃着排骨，一面对着关曜开口，“不过这些人都是演员，从表情上想要看出什么还真的有点困难。”

“朱甜之所以一开始想要女主角的位置，听说就是和张川西关系匪浅。”关曜已经从武乾那里听到了一些关于朱甜和张川西之间的暧昧，这就是演艺圈，张川西是这一次电影的投资商，他要指定女主角也是有能力的，可是因为武乾更看重小瞳，而骥炎的身份和地位摆在那里，所以朱甜最后只拿下了反面的女配角。

“他们是情人？”童瞳抬起头，想着被杀的张川西，“如果是情人的话，朱甜的反应是不是太平淡了一些，看不出有什么悲伤。”

“不算是情人，你情我愿的床伴而已，钱色交易。”知道童瞳的不解，关曜开口，小瞳在很多方面却保持着固有的单纯。

“张川西是被人勒死之后分尸的，这其中有很大的仇恨，更是一种变态的报复，朱甜应该没有太大的嫌疑。”童瞳看向被肢解的尸体，虽然断口很是粗糙，像是用斧子一类的利器给砍断的，可是现场却又没有任何的痕迹，这是非常矛盾的一个方面，一方面凶手看起来是小心谨慎，在地毯上肢解了尸体，血液被地毯吸收了，不会留下血脚印什么的，可是尸体的肢解却又显得粗糙毛躁，像是两个人所为。

“也有可能是故弄玄虚，混淆调查的视线。”谭骥炎夹了一筷子菜给童瞳，也瞄了一眼那血淋淋的恐怖照片，再看着神色不变吃菜的童瞳和关曜，忽然有种头痛想要抚额的举动，是他们两个接受力太强，还是自己太弱了，真的没有什么胃口。

凶手不是都是蠢笨的，在如今刑侦电视剧和小说盛行的年代，凶手只要有一点脑子，有一点智商，也可以指定非常完美的杀人计划。

“谭骥炎，你说剧组什么人和张川西矛盾大到要杀了他？”童瞳咬着筷子看向谭骥炎，他的故弄玄虚让童瞳很是认同，因为恐吓信一直是送到剧组的，可是被杀的人却是张川西，这一点有些说不通，如果真的仇视张川西，为什么不直接将恐吓信送给他？而且张川西昨晚上被杀的，可是今天早上化妆箱的下面又有第三份恐吓信。

“吃饭。”谭骥炎无力的叹息一声，提醒着只顾着思索案情忘记吃饭的童瞳，自己再精明，这个案子这样没头没尾，直接的证据都没有，剧组那么多人在，谭骥炎也不可能一眼推测出谁是凶手，不过一想到童瞳，谭骥炎眼神锐利的看向关曜，“很有可能还有人被杀。”

“所以对方将恐吓信送到剧组，明明张川西已经死了，却又有了第三份恐吓信。”童瞳倏地明白过来，看向谭骥炎的目光充满了崇拜，自己怎么没有想到这一点，凶手送恐吓信也有可能不是故布疑阵，而是他还要继续杀人，张川西有可能只是第一个被杀的受害者。

“我会注意的。”关曜知道谭骥炎的意思，如果凶手还要继续杀人，那么同样是剧组里小瞳，也有可能是被凶手注意的目标，尤其是在还不知道凶手为什么杀人的情况之下，关曜也不得不多留心，防止真的有人对童瞳动手。

吃过饭，关曜还要回刑侦处，这案子如果只是单纯的杀人案，那么破案只是时间的问题，可是只怕张川西被杀只是

开始，所以关曜需要尽快找出嫌疑人，锁定凶手。

“谭骥炎，我陪关曜过去，你看我留在你这里只会耽误你工作。”童瞳可怜巴巴的看着谭骥炎，撒娇的拉着他的大手，剧组暂时还开不了工，童瞳闲着也没事，能帮关曜查案让童瞳多少有点事情可以做。

“我工作时候不会被人打扰。”谭骥炎直接无视着眼前拉着自己手摇晃的童瞳，虽然说知道她很喜欢查案子，可是一想到童瞳一早上都是陪着关曜，下午还要过去，谭骥炎心里闷闷的，吃醋的感觉真的非常不好。

“可是上一次我陪你工作就被你拐到床上去了。”童瞳小脸尴尬的红了起来，指控的看着说起谎来面不改色的谭骥炎，上一次他也是这么说的，然后等自己醒过来时，就在里面休息室的床上了，窗户外都是漆黑一片，而自己是腰酸背痛。

闷咳两声，谭骥炎庆幸关曜这个时候选择在办公室外，看着童瞳那红着小脸的模样，忍不住的低头直接吻上那柔软的樱唇，“我送你过去。”

“不用麻烦，我坐关曜车子过去不就行了。”童瞳不解的看着谭骥炎，反正是去刑侦处，谭骥炎干嘛要多跑一趟，一会还要开车回来多耽误时间。

“那就不过去。”谭骥炎咬牙切齿的挤出话来，凶狠的目光看着拒绝的童瞳，这个孩子就不能有点浪漫细胞，她就不能想着多和自己待一会吗?

“还是你送我过去。”童瞳头摇的如同拨浪鼓一般，唯恐谭骥炎改变主意，直接拉着他的手就往门口走了去，虽然那小脸上还是写满了疑惑和不解，不过童瞳已经聪明的知道不去问谭骥炎。

关曜倒是没有什么意见，说实话谭骥炎舍得让童瞳跟自己回刑侦处，关曜还是有些意外的，毕竟吃饭的时候，骥炎看向自己的目光可是凶狠的厉害。

“你这个不要脸的贱人，你还有脸出来！你这个卖肉的贱女人，你不得好死！”尖锐的辱骂声不堪入耳，间歇穿插的是女人的哭喊声。

“我为什么不敢出来，你不过是个黄脸婆而已，怎么，你还敢在公安局打人？这里可都是警察。”冷哼着，朱甜不甘示弱的骂了回去，相对于她的天使面孔，魔鬼身材，眼前有些矮胖的中年妇女姿色就差了很多，虽然一身的名牌，贵气十足，可是岁月不饶人，脸上的皱纹是化妆品遮掩不了的。

“我撕烂了你这个小贱人，看你还有没有脸去勾引男人！”中年妇女怒火中烧着，看向朱甜的目光里满是火光，直接向着朱甜凶悍的冲了过去。

“来啊，我怕了你不成！”朱甜讥讽的冷笑着，不屑的目光打量着眼前的女人，“难怪张董看不上你，十足的黄脸婆，悍妇！”

“够了，够了，这里是公安局！”

可惜在两个疯狂的女人面前，警察制止的声音根本没有半点震慑力，朱甜个子高挑，出手也是不弱，而中年女人正是张川西的妻子，原本就是农民出身，有着一把力气，所以两个女人在警察的阻挡之下，依旧厮打在了一起，又是扯头发，又是抓脸，比起男人之间的殴打，女人掐架那也是场面劲爆，尖叫，怒骂，羞辱，如同交响乐曲一般混杂在了一起。

“直接拉开！”关曜下车，冷着脸开口。

因为是两个女人，男警察也不好动手，毕竟厮打的过程有肢体接触，女警察虽然过来拉架了，可是架不住眼前掐架的两个女人那疯狂的力气，所以随着关曜的怒斥声，男警察立刻不再避讳什么，直接将拳打脚踢的两个女人给分开。

“放开我，我打死这个不要脸的贱人！”张川西的妻子姚梅花再次的骂着，衣服被扯开了扣子，露出肩膀，头发凌乱着，脸上还多了两道被直接抓出来的血痕。

而朱甜占据着身高脸上倒是没事，可是那原本时尚的衣服被抓的邹巴巴的，胸花也掉在了地上被踩烂了，不过倒是倨傲的扬着下巴，整理着自己的仪容。

童瞳这会算是真正见识到了女人之间的打架，还真是凶狠，而这边姚梅花看着下车的童瞳，眼神一变，突然将炮火直接转移到了童瞳身上，“又哪里来的小贱人？一个个的都是不要脸的下贱东西，老娘告诉你，想要钱没那么容易，张川西的钱都是老娘的！”

被骂的一头雾水，童瞳身体刚要避开，一道手臂却已经缠上了自己的腰，然后被带到了一个温暖而熟悉的怀抱里。

母老虎一般扑过来的姚梅花再看到谭骥炎之后，猛然的顿住了脚步，那威严冷厉的眼神，让姚梅花虽然并不认识谭骥炎，却也不敢有丝毫的放肆，怯怯诺诺的看了看童瞳，又看了看谭骥炎，突然不确信童瞳是不是张川西外面的野女人。

谭骥炎皱着眉宇，眼神冰冷的扫过姚梅花，他知道娱乐圈很是乱，可是童瞳的性格谭骥炎知道，而有自己在童瞳背后，谭骥炎认为还没有不长眼的人敢对童瞳乱来，可是看着刚刚掐架的两个女人，再听着姚梅花刚刚的辱骂声，谭骥炎忽然怀疑自己让童瞳在演艺圈是不是对的？虽然她从大学毕业之后，这是她第一份工作，看得出也是喜欢，可是一想到童瞳日后可能遭遇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谭骥炎脸色就有些的阴沉。

“你回去吧。”童瞳转过身看着脸色有些不太好的谭骥炎，忽然低声的笑了起来，估计谭骥炎也是第一次看到女人打架吧？还真是此凶残，这幸好是在公安局，这如果是在外面，还不知道会打成什么样子。

“嗯，晚上我六点回家。”谭骥炎点了点头，或许自己该和小瞳谈谈，如果她不是真的喜欢演员这个工作，或许她可以换一个工作，当然，如果能到自己身边最好了，整理文件什么的，倒也不错。

冷厉的目光再次的扫过姚梅花，甚至没有放过一旁的朱甜，刚刚童瞳下车时，谭骥炎自然发现了朱甜那不屑的眼神，所以这一刻，谭骥炎不在乎用自己的身份和地位让这些女人知道什么人是不能得罪的。

谭副市长果真沦陷了！在场的女警察羡慕的目光看向童瞳，比起头的温和俊逸，谭副市长看起来更有型也更酷，刚刚还掐架的两个女人，被谭副市长眼神一扫就都没有了声音，而且谭副市长明明在电视上看的时候是那么冷酷沉默，可是看他揽着童瞳腰的姿势，看着他那眼神，怎么都是宠爱女人的好男人一枚。

“头，你回来了。”这边孙盈盈和熊华刚吃了饭过来，便看见门口的关曜，然后又看见两个衣裳还有些不整的朱甜和姚梅花，打架了？

“将人都带进来。”关曜直截了当的开口，镜片后的目光一扫，原本还想要开口的两个女人也都不敢说话了，跟着警察向着大门口走了进去。

审讯室。

“张川西肯定是被那个小贱人给杀的，不要以为老娘不知道他们那点肮脏事，哼，一对狗男女！”姚梅花讥讽的开口，一提到朱甜，眼神就变的狠了起来。

“够了，不要说些不三不四的话，问你什么回答什么！”关曜温和的声音冷了几分，“张川西郊外的别墅哪些人会过去？”

“这我不知道，他的事情从来都不和我说，每个月以为给我十万块钱就了不起了，也不想想当初他还在饭店打工的时候，是老娘不嫌弃他和他结婚，没良心的畜生，有了钱就变坏，在外面养女人！”姚梅花喋喋不休的又骂了起来，对张川西很是不满。

“这女人十足的怨妇，比起朱甜，虽然是结发夫妻，不过想要留住张川西的目光很难。”孙盈盈看着审讯室里的姚梅花，摇摇头，这样的事情社会上已经太多了，男人有钱了自然在外面养起漂亮的女人，“小瞳，你看有没有可能是情杀？姚梅花眼神有些的躲闪，在头面前想要隐瞒根本就是找死。”

“她没有说实话，腿一直神经质的在抖动着，虽然骂的狠，可是眼神闪烁，不敢直视关曜，而且被问到别墅的时候，姚梅花明显神色不对劲，手下意识的握在了一起。”童瞳仔细观察着审讯室里的姚梅花，不放过她每一个眼神，每一个细微的动作。

“嗯，姚梅花知道朱甜是张川西在外面的女人，会不知道郊外的别墅才怪。”孙盈盈侧目看着童瞳，侧着脸，神色专注的童瞳，给人一种认真的惊艳感觉，如果说一开始看童瞳，只感觉她是一个面容精致，安静乖巧的女孩，可是此刻的童瞳倒像是一个专业警察一般。难怪都说认真工作的男人最有魅力，其实女人也是如此。

“她在隐瞒着什么、”童瞳同意着点了点头，“如果姚梅花派人杀了张川西，那么之前的恐吓信就似乎故布疑阵，想要让人转移视线，不过姚梅花从身高而言想要杀了张川西有些困难。”

“对，张川西即使没有防备，可是他是被勒死的，能制服张川西一个男人，姚梅花肯定不行，她如果是凶手，肯定是买凶杀人。”孙盈盈认同着童瞳的推测，张川西如果是被刺死的，或者枪杀，那么姚梅花倒有可能直接杀人，可是勒死的，必定是一个比张川西强悍很多的凶手所为，“凶手可能是一个孔武有力的男人，姚梅花这样的女人就算想到买凶杀人，但是也没有渠道和办法去找职业杀手。”

“可是姚梅花不一定是凶手。”童瞳疑惑的看了一眼孙盈盈，对上她有些羞涩的笑容，然后也笑了，“你是希望她是凶手，这样就没有后续的杀人案出现了。”

“是啊，头刚刚已经分析过了，如果是单一的杀人案，围绕着张川西查就可以了，如果后面还出现死者，那就麻烦了。”孙盈盈对自己不够专业的态度有些的歉意，转而又看向审讯室。

熊华那边也审讯了朱甜，当然也看得出朱甜有些隐瞒，不过都没有什么直接的证据，问过口供之后，朱甜和姚梅花也都离开了。

“头，张川西在生意上有些仇人，不过倒没有结怨到要杀人分尸的地步。”这是孙盈盈之前走访调查的结果，张川西虽然是个富商，不过也是从底层爬上来的，最开始的时候，他是在香港一家百年老字号的酒店里工作，辞职之后，走上了小打小卖的路子，将香港的一些女性用的化妆品，饰品，衣服什么的倒卖回国，赚些差价。

张川西运气也是比较好，或许是一直在香港和北京两边跑，见识也广了，积攒了一些钱之后，回到北京后开了房产中介所，在之后利用中介的房源消息，倒卖房屋，最后和人合伙成了房产开发商，奋斗了二十年，成了富商。

“家人那边，张川西父母和一个弟弟都还在香港，平日里往来的并不多，不过张川西每年都会给他们一笔钱，和香港那边的亲戚没有什么联系，而且他出手大方，所以没有什么仇怨。”熊华调查了张川西的家人，只有姚梅花这个妻子跟着他定居在了北京，“剧组那边，问了口供，张川西之所以投资这部电影，一方面是因为武乾的名声，这部电影估计会大赚，另一方面有可能就是因为朱甜。”

“剧组方面呢？”关曜翻开着眼前的口供，没有什么可用的线索，然后又将口供递给了一旁的童瞳，虽然说这并不和规矩，可是有谭骥炎的身份在，有关曜这个刑侦处长，即将升任副局长的地位在，童瞳真的当的旁观这个案子，也没有人敢说什么。

“武乾和张川西有些不和，朱甜这个角色武乾云原本是想要启用另一个女演员，不过张川西是投资商，所以武乾最后妥协了，还有剧组有人看见副导演史蟠和张川西在一起次剧组的聚会上吵过架，不过距离远，不知道他们争论的是什么。”熊华回忆着中午在剧组调查到的情况。

“这些都不构成杀人动机，杀人分尸，这必定是有极大的仇恨，而且事先踩点弄坏了监控探头，这说明凶手不是激情

作案，是蓄谋已久，而且现场没有留下任何有用的线索，凶手肯定事先谋划了很久，这都说明凶手和张川西之间有着极大的仇恨。”关曜刚准备点燃香烟，然后看到童瞳又直接将烟放了下来，这个案子的线索还太少了，确切的说是凶手留下的线索太少了，唯一有用的恐吓信上没有指纹，看得出凶手是带着手套作案的，或者在手指上涂上透明的胶水，将恐吓信留下之后，只需要去洗手间搓掉手指上的胶水就不会留下任何痕迹。

下午五点。

怡然园公寓。

案子陷入的是僵局中，童瞳原本是要一个人去买菜的，不过关曜不放心童瞳，而且忙了一整天，也趁机要放松一下，也就跟着童瞳一起回来了。

“让开，谭景御，你不要太过分！”客厅里，沐放推开压在自己肩膀上的谭景御，俊美的脸上有着挫败，沐放算是明白过来，这个男人根本就是一个无赖，说什么谭家的家事让他烦躁了，所以才跟在自己身边，他如果真的因为阮菁的事情烦躁，那狼爪子会一点一点从自己背上移到腰上，还掐了又掐！

谭景御看着沐放是真的有些动怒了，这才不舍得将手移开，脸上露出有点无赖外加算计的笑容，“小放放，那是我妈，你以为我不难受吗？我只是将难受压在心里，面子上看不出来而已。”

“那也是你的事，和我没关系！”沐放冷哼一声，转过头继续看着手里关曜带过来的关于张川西被杀这个案子的卷宗，努力的绷着脸，不让自己心软。

沐放挫败的撑着额头，下巴依旧搁在沐放的肩膀上，看着他俊美如画的侧脸，再瞄到他手里那血淋淋的分尸现场的照片，不由嘴角抽搐了一下，“小放放，难道我还没哟这具尸体来的好看？”

“如果你被杀了，我也会这么认真的看着你的尸体的照片。”沐放没好气的回了一句，小瞳怎么竟扯进这些麻烦的案子里，好不容易涉嫌杀害沈直的罪名在公安部召开的记者会上已经洗清楚了，结果剧组又来了这样的凶杀案。

谭景御叹息一声，终于没有再黏着沐放，双手枕着后脑勺靠在沙发上，远距离的欣赏着沐放的俊脸，表情哀怨，活像是被抛弃的忠犬，“这个案子疑点很多，凶手杀的人是张川西，可是恐吓信却是送到剧组，张川西死后，第三封恐吓信出现了，而且张川西被杀的现场处理的非常好，没有任何凶手留下的痕迹，可是对身体的处理却非常粗糙，张川西是被勒死的，勒死并不属于虐尸范围，可是他的尸体却又被肢解了，小放放，总体而言，这个案子处处透露着诡异。”

“谭三哥，你有没有感觉这个凶手非常的厉害？”童瞳从厨房里探出头来，手里还拿着洗干净的茭白，原本是准备做茭白炒肉丝的，这会听到谭景御分析案情，也直接走到了客厅里。

“嗯，虚虚实实，让人摸不清凶手的路子，这是一个厉害的凶手，所以关曜，肯定会有第二期凶杀案出现。”谭景御点了点头，无比同情的看着坐在一旁的关曜，凶手这么大手笔的将案子弄的这样真假难辨，绝对不会只杀一个张川西。

“动机呢？”童瞳拿过关曜手里关于张川西的关系图谱，不管凶手对杀人现场的完美控制，还是这些虚实，可是既然杀人了，自然逃不过一个杀人动机，为了钱，为了报仇，还是为了其他？

谭骥炎下班回来时，便看见客厅里的四个人正在谈论着案情，可怜的茭白被丢在一旁无人问津，而茶几上是摊开的现场照片，这会众人正在研究周法医出具的验尸报告，想要从尸检上找到一点线索。

“谭骥炎，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头上被敲了一下，童瞳错愕的回过头，发现凶器正是之前从超市买回来准备炒肉丝的茭白，而行凶的人是已经脱了西装的谭骥炎，童瞳愣了一下，然后快速的转过头看向墙壁上的闹钟，“啊，我还没有做饭。”

“我帮你。”谭骥炎握住童瞳的手，顺势将她从沙发上拉了起来，目光直接警告的扫过客厅里三个电灯泡的男人，客厅是他们的地盘，最好不要到厨房里来，否则绝对将这三个男人当成拒绝往来用户。

“我来就行。”童瞳将案子丢到了一旁，回到厨房继续晚餐的准备工作。

谭骥炎靠在流理台上，看着童瞳熟练的切着菜，不时和自己说一下案子的情况，忙碌了一天的心渐渐的放松下来，“小瞳，你真的喜欢演员吗？”

“怎么了？”童瞳不解的抬起头看向谭骥炎，她之所以会去蓝海豚面试，是因为这是这个身体主人之前的决定，童瞳一开始还担心自己什么时候又消失不见了，所以当时也就直接去面试了，对于演员这个职业，只是一个工作，童瞳倒没有什么太多的喜欢或者讨厌，不过有工作，融入普通人的生活，童瞳还是感觉不错的。

“没什么，这个圈子有点乱。”谭骥炎知道明面上没有人敢对童瞳如何，可是背地里只怕没有什么好听的话。

“谭骥炎，你是不是怕我也和朱甜那样？”童瞳笑眯了眼睛，打趣的看着谭骥炎，这个圈子很乱，当时进入演艺圈的时候，沐哥都和自己说了。

“还没有人有那么大的胆子。”谭骥炎冷哼一声，气势十足，自己的女人，谭骥炎相信放眼北京，绝对没有人敢觊觎，当然客厅里那三个电灯泡除外，如今还多了一个童部长。

“那你就不怕我攀上其他高枝了？”童瞳爱极了谭骥炎此刻强势冷傲的模样，心头暖暖的，直接踮起脚快速的在他的薄唇上啃了一口，然后继续切着菜。

“那你准备攀上哪根高枝？北京还有比我更高的树枝吗？”谭骥炎眼神柔软着，从背后抱住童瞳，下巴亲密的抵着她的肩膀，这个孩子越来越轻松随意了，也越来越不怕自己了，没有了一开始面对自己的紧张和谨慎。

“要不让我爸爸给我去物色一根高枝。”童瞳笑着开口，话音刚落，突然耳朵被谭骥炎直接给含进了温热的口中，惊得童瞳差一点将菜刀给丢了，小脸再次染上了娇羞的红霞。“不要闹，我手里可是拿着菜刀。”

“你忙你的，我忙我的。”谭骥炎沉声笑着，亲了亲童瞳红红的耳垂，这孩子到如今还是这么害羞敏gan，不过她既

然喜欢演员，那就算了吧。

童瞳刚要推开身后打扰自己切菜的谭骥炎，然后客厅里谭景御的声音幸灾乐祸的传了过来，伴随的是童瞳手机的铃声，“小丫头，不要和二哥躲着亲热，电话响了。”

果真，这些人就是电灯泡！谭骥炎还没有温存到三分钟，看着推开自己走向客厅的童瞳，峻脸纠结的紧绷了一下，然后认命的摇摇头，什么时候这个孩子能多黏着自己几分，将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自己身上，那谭骥炎真的怀疑自己睡着了都会笑醒了。

“现在？”童瞳看了看时间，眉头皱了一下，原本就耽误了做饭的时间，这会再出去，谭骥炎估计要到七点才能吃饭了。

“你楼下不远处就有一个茶座，我在那里等你。”电话另一头的人不等童瞳拒绝，就率先挂了电话。

“那个我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做饭。”童瞳虽然不愿意出去，可是为了这一次的案子，所以直接交代了一句，然后咚咚的跑到玄关换了鞋子，不等众人反应过来就已经关门离开了。

“二哥，我们都在这里，谁找小丫头出去啊？”谭景御揶揄的目光看着厨房门口的谭骥炎，尤其是瞄到谭骥炎刚要开口，可是童瞳却已经动作迅速的出门了，看到自己二哥吃瘪的模样，谭景御非常不厚道的笑了起来。

“你是不是太闲了一点？上一次从小瞳这里拿去的手镯呢？”谭骥炎面对童瞳时的温柔和轻松表情此刻早没了，冷冷的目光看向谭景御，“你是不是准备不还回来了。”

“二哥，那个只不过是一个镯子，不太值钱的。”谭景御心虚一笑，原本以为出了这么多事，那手镯早被大家给忘记了，却没有想到谭骥炎日理万机，却偏偏还记得这样的小事。

“谭景御，你不是吧，小瞳的东西你也想要黑掉？”沐放鄙视的看着谭景御，相处了这么久之后，沐放自然看得出谭景御这个表情代表着什么意思。

“怎么会？我明天就让人将手镯送过来，那个镯子没有什么奇怪的地方。”谭景御炸毛了，一脸悲愤的看着沐放，“小放放，我难道在你心里就这样的人？”

145章 灵魂出窍

怡然园公寓不远处就是一个古色古香的茶楼，两层的店铺，生意还算不错，后海这边有不少游客过来游玩，累的时候到茶楼里坐一下，听着古琴那悠远的琴声，在北京这样喧闹的都市享受片刻的安宁气氛。

“你要和我说什么？”童瞳坐了下来，看向眼前的朱甜，实在不懂她到底要找自己做什么。

“哼，不就是攀上了谭副市长，你真的以为自己有多么的了不起？”朱甜冷笑一声，讥讽的目光看着眼前的童瞳，丝毫没有因为她身后是谭家而有任何的忌惮，冷嘲热讽的勾着艳丽的嘴角。

“你该不会看上谭骥炎了吧？”在经历了吴敏茹的事情之后，童瞳已经知道她对自己好不是喜欢自己，而是曲线救国，间接的想要接近谭骥炎，而日本一行，裕和茜子的直接主动，更让童瞳再次的生出了危机感，所以此刻，看着朱甜，童瞳不平静了，小脸绷的紧紧的，眼神也锐利了几分，谭骥炎还说自己好惹事，他自己根本就是招惹桃花！

“不要把我想的跟你一样饥渴！”朱甜似乎被戳中了心事，表情一狠，恶毒的目光瞪着童瞳。

“张川西都结婚了，谭骥炎还没有结婚，我这是防患未然。”童瞳义正言辞的开口，看了看朱甜，“你到底找我出来做什么？”

童瞳发现自己的耐性比以前差了，若是以前，她绝对不会有什么情绪的波动，可是如今，看着眼前的朱甜，一想到她觊觎谭骥炎，童瞳发现自己淡定不了，火气蹭蹭的冒着，即使她知道谭骥炎是不可能和朱甜有什么纠缠。

“我是来告诉你我去过张川西的别墅。”因为要的是包厢，所以朱甜倒也不担心被人听见，将指尖已经戏了一大半的烟再次的放进了嘴巴里吸了一口，含沙射影的冷笑，“我可是干干净净的艺人，这些杀人的事情我可不想媒体知道，泼我一身脏水，所以我事先告诉你一声，你和关曜不是很熟，所以你就替我告诉他一声，不要将我这个干净的艺人当成了杀人凶手，我可不是某些人，盯着杀人犯的罪名还能逍遥法外。”

“张川西被杀的时候？”童瞳再次感觉有些的诡异，朱甜这明明是来求自己的吧，为什么看起来她姿态那么高，而且她似乎一点都不忌惮谭家炎呢。

“嗯，我过去的时候已经是八点半了，和张川西约好了，他要补偿我上个月的生日。”朱甜抽着烟继续开口，描述了一下当时的情景，“我过去的时候他已经死了，我也没有看到人，也没用弄坏犯罪现场。”

“你没有报警？”童瞳皱起了眉头看着眼前喷吐着烟雾的朱甜，法医推测八点钟是张川西被杀的时间，八点半的话，如果当时她报警了，或许警方还能遇到目击者什么的，“他不是你的情人，你竟然一点都不在意？”

“情人？童瞳，你还真是天真，不过是他给我钱花，给我搭搭关系，我陪他在床上玩玩，偶然还陪他的客户和官员上上chuang而已，难道你以为你和谭副市长在一起就是情人，不过是一起玩玩而已。”如同听到了多大的笑话，朱甜讥讽的笑出声来，恶意的将烟雾喷向了童瞳，勾着唇，“算了吧，男人会有真心，母猪都要上树了，谭副市长那样的男人会真的和你在一起？童瞳你果真呆的可以，不要到时候赔了身子再赔了心。”

“你有没有进去？”童瞳直接打开了窗户，让新鲜的空气流进包厢，难怪今天关曜在剧组说到张川西死的时候，朱甜表情很是奇怪，原来她竟然是第一目击证人。

“进去了，将这个钻石手链拿了出来，反正是张川西送我的生日礼物，可惜了这个大财主。”炫耀的卷起衣袖，朱甜晃动着手腕上一根明晃晃的手链，上面的钻石在灯光之下折射着璀璨的光芒。

童瞳彻底无语的看着炫耀的朱甜，发现也问不出什么之后，直接的转身离开，而客厅里，谭骥炎等人听到开门声，立刻都睁大眼看着进门的童瞳，一个电话就能让童瞳出去，连晚饭都抛下不做了，这到底是何方圣神，其实谭骥炎一开始真的没有往其他地方想，可是架不住谭景御的毒舌，结果连谭骥炎都感觉有些的不对劲。

“小丫头，你去见谁了？怎么一身的烟味。”谭景御若有所思的笑着，一手趁着沐放不注意落在了他的背上，然后慢慢的游移着。

谭骥炎眉头皱了起来，童部长见过几面，但是都没有抽烟，而且谭骥炎感觉以童啸那样温和慈爱的长辈，应该不会在童瞳面前抽烟。

“烟味很重？”童瞳抬起手臂吻了一下胳膊，果真有着烟草的味道，不过她只待了十来分钟，倒也不是很重，然后童瞳又将目光看向谭骥炎，她一直都在逃避一个问题，重生之后，她其实一直很奇怪，这个身体的主人怎么和谭骥炎在一起。

没有身体主人的记忆，童瞳知道的情况不过是之前面试蓝海豚的简历，存折的密码也是童瞳用身份证上的数字试出来的，其余的都是一片空白，一个孤儿院出生的孩子，和谭骥炎在一起真的太奇怪了，而且童瞳没有忘记谭骥炎第一次见面时那样冷漠的态度，完全如同陌生人，当时童瞳第一反应就是这个身体的主人是被谭骥炎包养的，可是后来，童瞳慢慢发现谭骥炎绝对不会是包养情人的人，那么他和这个身体的主人到底是什么关系？

“我去见了朱甜，关曜，有些事和你说。”在一众人好奇的目光里，童瞳直接对着关曜开口，对于关曜这个朋友，童瞳还是很信任的，所以今天上被朱甜一刺激，童瞳就感觉心里有根刺一样，所以她准备直接询问关曜。

顶着谭骥炎那阴狠的目光，关曜僵硬一笑，和童瞳向着厨房走了过去，“小瞳，朱甜找你有什么事？”

“她去了案发现场，拿走了一条手链。”童瞳将朱甜的情况说给了关曜之后，一面继续着准备晚饭，一面沉思着自己和谭骥炎之间的事情，“关曜，我和谭骥炎到底是怎么认识的？”

“啊？你不记得？”关曜正思考着朱甜话里的涵义，这一下听到童瞳开口，错愕的一愣，只以为是朱甜说了什么刺激到了童瞳，然后她才有了这么无厘头的询问。

“不记得了，在进入蓝海豚之前的事情，我都不记得了。”童瞳不想撒谎，可是也没有办法说明重生复活这样的事情，所以只能耸了耸肩膀，然后用无辜的眼神看着关曜。

“是不是在日本那一次被撞到后脑勺了？”关曜快速的走上前来，一手揽过童瞳的肩膀，一手解开她扎起的头发，真的是担心童瞳，她怎么突然就忘记了和骥炎之前的事情，难道是那一次被白狼的女杀手用枪托击中了后脑勺造成了一些失忆。

关曜一心要查看童瞳的头，然后忘记了男女有别，而童瞳只是错愕的愣住，根本没有反应过来关曜突然靠过来要做什么，所以谭骥炎刚走到厨房这边就看到了这一幕，峻脸倏地一下黑成了一片。

关曜警觉的感觉到背后一道森寒的视线，而童瞳也终于反应过来，于是同时之间，童瞳和关曜如同触电了一般，身影倏地分开，然后动作整齐划一的转向厨房门口的谭骥炎，异口同声的开口，“不是你看到的那样。”

“我什么也没有说。”谭骥炎这一点自信还是有的，可是虽然知道不可能有什么，可是心里就是不痛快，于是那峻脸依旧阴沉沉的。

“小瞳……”关曜刚想解释，突然胳膊被童瞳给掐了一下，转而想到童瞳没有去询问谭骥炎而是问自己，估计就是担心谭骥炎知道了会自责，于是话锋一转，“小瞳就是告诉我朱甜找到她说了一些关于案子的事情，因为小瞳答应了朱甜要保密，这才到厨房说的。”

“是吗？”明显的不相信，虽然关曜这话圆的很满，可是谭骥炎是什么人，童瞳那小动作，谭骥炎直接收入眼中，而和关曜是多年的好友，自然也察觉到关曜那温和的脸上闪过的心虚。

“嗯，嗯。”童瞳点头如同小鸡啄米，然后余光敬佩无比的看着当着谭骥炎的面撒谎，还面不改色心不跳的关曜，不愧是刑侦处的处长比自己厉害多了，童瞳就不敢当着谭骥炎的面胡扯，被他那眼睛一扫，童瞳立刻什么都招了。

“那你们继续。”谭骥炎体贴的转过身，然后向着客厅走了过去，背对两人的脸上表情紧绷着，他自然有办法让小瞳说实话。

看到谭骥炎离开，童瞳和关曜同时松了一口气，关曜这才将童瞳和谭骥炎的事情说了一下，其实也没有什么事情，三两句话就解释完了，不过是谭骥炎那一次被政敌暗算，然后遇到喝醉的童瞳，两个陌生人一夜缠绵之后就认识了。

“你说孩子流产了？”童瞳错愕的一怔，一手抚上自己的小腹，原来这个身体的主人曾经还有一个孩子，属于她和谭骥炎的孩子，想到此，童瞳不由的心里头一酸，说不出来的难受感觉，似乎那份悲哀不是因为关曜的这句话，而是从灵魂深处渗透出来的，是一个母亲对孩子离世的哀伤。

“是啊，当时好像是你不小心摔下了楼梯才造成的，不过那个时候你也年轻，还在上大学，骥炎应该是感觉愧疚了，所以才给买了这套房子，接你来了北京，你们以前估计是接触的少，所以才没有什么交往。”关曜想起之前对童瞳的印象，有点的呆，思维想法和普通人都不同，估计那个时候骥炎和小瞳正是这样错过的。

这么说谭骥炎一开始并没有喜欢这个身体的主人，而是等自己附身在这个身体之后才喜欢上自己的，这个念头清晰的出现在了脑海里，童瞳不自觉的笑了起来，眼神柔和里满是幸福的光芒，咚咚的切着菜。

关曜怔了一下，看着笑容飞扬的童瞳，纤细的眉眼因为笑而扬起，白皙如玉的脸颊上在灯光之下泛着柔和的光芒，嘴角高高的翘起，如同一个快乐而幸福的孩子，可是看着童瞳切菜的模样，是一种让人安心的感觉，骥炎真的很幸运。

吃过饭，关曜和谭景御，沐放不需要赶就离开了，童瞳那表情太过于诡异，看着谭骥炎的模样，似乎要将他给吃了

一般，没有人知道童瞳为什么突然就变的这么亢奋，谭骥炎也怀疑的看向关曜，关曜这一次可是诚意十足的摇摇头，他也不知道童瞳这是怎么了。

谭骥炎是准时下班回来的，所以还有一些工作带了回来，可是被童瞳催着先去洗澡之后，刚从浴室出来，就看见在床上笑眯眯看着自己，一副可爱的等着被吃掉模样的小模样，谭骥炎无意识的咽了咽喉咙，凸起的喉结xing感的滑动了一下。

“谭骥炎，我给你擦头发。”童瞳坐直了身体，脸上是掩饰不了的喜悦，那种发自内心的高兴，让她感觉自己似乎都要飘起来了。

谭骥炎将毛巾递了过去，自己坐在床边任由童瞳动作，还是有些不明白她今天晚上和关曜到底说了什么，怎么忽然如同变了一个人一般。

想着想着，谭骥炎忽然睁开眼，那个原本给自己擦头发的孩子，毛巾已经丢在了一旁的柜子上，那小手却直接抚上自己的胸膛了，让谭骥炎有些的好笑又无奈，这个孩子怎么就独独对自己的胸膛情有独钟?

“谭骥炎，你为什么没有光着上半身睡觉的习惯？”真的很好摸，软硬适中，温度适中，童瞳抬起头有些不满的看着总是习惯穿着睡衣睡觉的谭骥炎，跃跃欲试的想要将谭骥炎的睡衣给扒下来。

“想让我改过来？”谭骥炎看了一眼被扒下一大半，领口几乎要从肩膀出滑落的睡衣，再看了一眼点头如同小鸡吃米般的童瞳，“什么条件？”

“啊？谭骥炎，我们谁跟谁啊，谈条件多伤感情。”童瞳谄媚的笑着，视线落在谭骥炎衣裳半裸的上半身，以前训练的课程说的果真不错，脱光了远远没有犹抱琵琶半遮面来的魅惑，谭骥炎这样穿着睡衣，懒懒的靠在床边，修长有力的双腿交叠着架在床沿处，童瞳感觉比起那些男艺人的写真集更加的蛊惑人心。

“那就算了。”在童瞳极度不满的目光里，谭骥炎腾出一只枕在后脑勺的手，慢慢的将睡衣给拉正了，彻底将胸膛给完全的遮挡起来。

“说吧，你要什么条件？”童瞳一咬牙豁出去了，反正自己早就卖身给谭骥炎了，这就是破罐子破摔。

谭骥炎薄唇处笑容加深了几分，忽然的坐直了身体，凤眸幽沉的眯着，凑到了童瞳耳边低声的说了什么，然后还是温热的舌尖舔舐过童瞳min感的耳朵。

童瞳脸红的如同发烧一般，快速的后退了一下，然后瞅着又靠在床边的谭骥炎，犹豫着，可是一想到他竟然让自己主动，童瞳脸又立刻火烧火燎起来。

一分钟。

两分钟。

五分钟之后。

“关灯！”童瞳彻底豁出去了，随着谭骥炎抬手关上了灯，卧房里黑暗下来，突然的黑暗，其实眼睛应该有一个暂时失明的过程一般，可是童瞳却分明看见黑暗里谭骥炎那熠熠的黑眸，让童瞳恨的直咬牙，终于认定谭家就没有一个好人!

谭骥炎原本是要逗弄童瞳的，他爱极了这个孩子一副羞赧不知所措的模样，虽然说关了灯很是失望，可是谭骥炎也明白，逼急了，这孩子还不知道做出什么事情来，反正下一次还有机会。

童瞳在尴尬和羞恼之后，就慢慢的平静下来，她虽然不习惯主动，却不代表她不懂得这些，当年可都是接受了系统的训练。

黑暗之下的卧房里，当谭骥炎呼吸越来越沉重，而趴在自己身上的孩子那熟练的跳动动作，或是用手或是用舌，谭骥炎突然感觉自己失算了。

“不许动！”童瞳抬起头，笑的如同一直得意的小野猫，然后继续自己接下来的动作，柔软的小手慢慢的从谭骥炎紧绷的腰腹上游移下来……

呼吸陡然之间沉重，宛若野兽的低鸣，那夜色笼罩之下的健硕身体也在瞬间绷紧成一条线，“谭骥炎，你说了是我主动。”童瞳整个人差不多趴在了谭骥炎身上，低低的魅惑开口，然后咬上他的薄唇，就让要玩，就玩大的，谁怕谁啊!

果真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谭骥炎紧绷着峻脸，汗珠渗透出来，呼吸越来越沉重，喉结上下滑动着，却已经不知道童瞳的主动，还是她灵活的手势，让谭骥炎的所有理智面临崩塌。

“小瞳……”低沉粗喘的声音说的有些咬牙切齿。

“不要，你说了我主动！”某个玩火的孩子在终于撩起了谭骥炎的火焰之后，直接撤了手，然后又抚摸上自己最爱的胸膛，比起那个折腾的自己死去活来的部位，自己更喜欢谭骥炎的胸膛，靠在上面的时候，非常的温暖而安心。

“该死的！”谭骥炎终于低吼一声，然后一个翻身，顾不得和童瞳的约定，直接将吻住那柔软的双唇，然后长驱直入。

“谭骥……炎……唔唔……你违约……”断断续续，破碎的抗议回荡在卧房里，可惜渐渐的被那shenyin声所代替，和男人低沉的喘息声，伴随着大床的嘎吱闷沉声，构成一幅和谐而甜美的乐章。

当夜，童瞳终于如愿以偿的偎依在她喜欢的胸膛上入眠，可是她明明只要求了上半身luo着而已，为什么连同下半身也这样，传说中的买一送一?

“谭骥炎，我很幸福，从没有想过会这么幸福。”童瞳低声的开口，黑暗里，双手抱紧了谭骥炎，所以宁愿背上逃兵的罪名，宁愿一辈子只能喊着爸爸，却不能让他知道自己真的是他的女儿，也要留住这样的幸福。

“嗯。”谭骥炎无声的笑了起来，宽厚的手掌轻轻摩挲着童瞳光滑的后背，他也很幸福，这样拥着她，即使再累再辛苦也值得。

“谭骥炎，我们也生个孩子吧？”想到白天关曜的话，童瞳无意识的抚摸向自己的小腹，一个自己和谭骥炎的孩子，只可惜话音刚落，却突然感觉到抱着自己的谭骥炎身体僵硬着紧绷起来，这让童瞳不由的从微醺的幸福感觉里疑惑的抬起头，黑暗里，清澈的目光熠熠的闪烁着光芒，“你不喜欢孩子？”

其实若是在以前，童瞳是根本想都不敢想，身为特别行动组的一员，不要说结婚生子，能平安的活着都是未知数，即使大家的身手都非常厉害，可是谁也不知道下一次的任务能不能活着回来，而且背负了太多太多的机密，特别行动组的成员是不可能结婚的，他们无法确保自己的另一半会不会出卖自己，背叛国家。

可是如今，谭骥炎所带来的一切，是童瞳想都不敢想的，这种平静的生活，有一个可以随时想念的人，可以去依靠，而想到孩子之后，童瞳突然有种强烈的渴望，这样的感觉很是强大，让童瞳自己都有些奇怪。

“喜欢。”沉默了半晌之后，谭骥炎低头在童瞳眉心落下了一吻，黑暗里隐匿住了凤眸里闪过的疑惑和复杂。

“那就好。”娇憨的笑了起来，童瞳心头如同放下了一块大石，重新埋首到了谭骥炎的怀抱里，闭上眼，想象着属于自己和谭骥炎的孩子到底会是什么样子？是男孩还是女孩。

一番运动之后，童瞳是想着想着就睡着，不曾看见谭骥炎那欲言又止的峻颜，小瞳很喜欢孩子吧，看得出她询问自己时的小心翼翼，可是自己到底要怎么说？直接告诉小瞳那个她以为流产的孩子并没有流掉，而是在美国吗？如今已经六岁了，如果小瞳想要将孩子带在自己身边，自己该怎么和蓝家开口。

童瞳睡熟了，谭骥炎一般会起来处理一些带回来还没有处理，明天却急需要的文件，可是此刻，书房里，谭骥炎点燃了一支烟，想起自己和童瞳之间的一切，白色的烟雾缭绕里，谭骥炎那原本还有些犹豫的脸庞一点一点的坚定下来，或许是自己自私，对不起蓝家，也只能对不起蓝家了！

第二天早上，童瞳醒过来时，谭骥炎还在睡，难得他比自己起来的迟一些，童瞳一手撑着下巴，侧过身打量着睡在身边的谭骥炎，目光从他的眉宇开始一点一点的扫描下来，这个男人是属于自己的，这样的认知让童瞳无意识的笑了起来。

“醒了？”昨晚睡的有些迟，谭骥炎此刻睁开眼，对上的便是童瞳那眉开眼笑的小脸，睡眠不足的困倦一瞬间消失的无影无踪，而已经有了决定之下，谭骥炎也微微的扬起了薄唇，在童瞳唇上亲了一下，“盯着我看做什么？再睡一下，我去弄早饭。”

中饭和晚饭都是童瞳做的，谭骥炎即使想要帮忙，一是自己的确没有这个厨艺，二是他真的没有时间，工作太忙，即使谭骥炎努力的想要压缩工作的时间，可是能准时下班的代价，也是半夜至少抽出两三个小时在书房里忙碌，所以谭骥炎很坚持的包揽下了做饭的工作，不让童瞳一个人为这个家付出。

“谭骥炎，一睁开眼就看见你真好。”童瞳摇摇头，然后如同小猫一般将脸埋在他的肩窝里蹭了蹭。

“嗯。”某个峻冷的男人此刻眼中满是得意，大手轻柔的抚着童瞳的头。

“谭骥炎，你不知道我有时候都担心，突然半夜醒来看到身边有人会一失手杀了你。”可惜，童瞳的神经大条，所以她的话是绝对和浪漫扯不上关系，“然后早上醒来看到的是一具冰冷的尸体。”

谭骥炎那笑容僵硬在了脸上，然后无力的看着雪白的天花板，自己该习惯这孩子的思维，如果哪天她真的浪漫起来，自己才该担心。

“是真的，所以谭骥炎我一定很喜欢很喜欢，喜欢到能让人睡在我身边。”没有察觉到抱着自己的男人那僵硬的身体，童瞳无比的感慨了一番，“其实谭骥炎，你胆子还挺大的。”

谭骥炎已经彻底无语了，这是他胆子大吗？这孩子一开始也没有对自己说过睡在她身边还要冒着被杀掉的危险，当然，现在说了已经太迟了，所以谭骥炎忽然感觉自己是不是该庆幸，没有在睡梦里糊里糊涂的成为尸体。

早饭还是比较简单的，谭骥炎打了豆浆，下了面条，然后煎了三个荷包蛋，配上冰箱里的小菜，一餐算是解决了。

“谭骥炎，我去关曜那里了。”童瞳站在停车场里，看了看四周，然后咻的一下在谭骥炎的薄唇上啃了一口，摆摆手，快速的向着自己的车子跑了过去，然后发动了汽车扬长而去，直奔关曜所在的刑侦处。

凶杀案比自己还要有吸引力吗？谭骥炎有些的吃醋，不过心头的重担一下子落了下来，这让谭骥炎的情绪要好了很多，也向着李成停在一旁的车子走了过去。

刑侦处。

“头，这是刚刚查到的情况，朱甜在张川西被杀的晚上，是十点之后才到酒吧去的，所以她之前的口供作假了，在张川西被杀的时间里她完全有时间作案，这是路口外监控拍下的画面，虽然是晚上，视频有些的模糊，不过初步判断开车的人应该就是朱甜。”

一大早，孙盈盈兴奋的向着关曜汇报着刚刚得到的线索，朱甜和张川西是情人关系，那么就有可能为情而产生矛盾，朱甜口供里说了谎，那么就很有可能是朱甜买凶杀了张川西。

“嗯，我知道了。”关曜没有孙盈盈的兴奋，对上孙盈盈和熊华疑惑的目光，这才温和的开口，“昨天晚上朱甜找了小瞳，已经说了这个情况，她原本和张川西约好在别墅见面，八点半过去的时候，张川西已经被杀了，朱甜从客厅里拿走了原本张川西要送给她的钻石手链，然后因为害怕，开车瞎逛了两个多小时，之后才去了酒吧。”

“那她为什么没有报警？”孙盈盈错愕的愣住，没有想到朱甜竟然一开始就向童瞳说明了情况，可是转而一想也就明白了，俏丽的脸上有着不屑，“就为了她的演员的声誉，她竟然连自己的情人被杀都不报警，还拿走了钻石手链，这样的

女人可真是狠毒！”

“先去核对朱甜说的情况吧。”关曜对于这样的事情已经见怪不怪了，说是情人，不过是互相利用而已，或许是在刑侦处，这些年接触的情杀案子也不少，关曜还真是有几分羡慕谭骥炎和童瞳之间的感情。

“是，头。”孙盈盈不屑朱甜，可是案子还是要查，转身就出去忙了，而熊华刚好进来，让孙盈盈立刻停下了离开的脚步，又跟着回来了。

“头，我从张川西的一个朋友那里知道，张川西有一次在喝酒时说过自己好像被人跟踪了，不过当时他喝得醉，朋友也没有在意，如今张川西被杀了，这才想起来的。”熊华将最新得到的情况汇报给了关曜，这可是一条非常重要的线索，凶手杀害张川西明显是经过精心部署和策划的，虽然这个案子充满了矛盾的地方，但是不可否认凶手在处理凶杀案现场非常的成功。

“继续去调查……”关曜刚开口，忽然手机响了起来，却是童瞳的电话，她一早说过来，关曜也知道了，这个时候接到童瞳的电话倒是有些的奇怪，“小瞳，什么事？”

“关曜，我发现刑侦处外有一个可疑的人，你出来一下。”童瞳一面打着电话，一面目光警觉的盯着不远处停在刑侦处外的一辆黑色的面包车，如果是以前，有了怀疑，童瞳直接就过去了，可是在谭骥炎的洗脑之后，童瞳已经成功的将自己的安全放在了第一位，所以也就不再随意行动了。

“我马上出来，你留在原地。”关曜快速的挂上电话，然后直接向着办公室外跑了过去，孙盈盈和熊华虽然不知道是什么情况，也就跟着关曜一起跑了出来。

而受童瞳怀疑怀疑的黑森面包车里的司机似乎注意到了突然跑出来的关曜等人，立刻发动了面包车想要逃离现场，童瞳一看也顾不得谭骥炎的话了，随即也一踩油门，直接堵截了过去。

早上的马路上车流还是很多，黑色的面包车似乎是做贼心虚，根本顾不得什么交通规则，只想着逃走，马路上刹那是一片混乱，喇叭声，刹车声，咒骂声响成了一片，这也造成了童瞳堵截的麻烦。

将油门加了起来，童瞳皱了一下眉头，虽然眼前的情况很是麻烦，可是她怎么感觉面包车的司机似乎不怎么专业，这车子开的是险象环生，童瞳都担心自己追的急了，不远处的黑色面包车会直接出车祸，而身后关曜等人的警车也都响起了刺耳的警笛声，让原本的黑色面包车更加疯狂的在车流里逃窜着。

嘎吱一声，白色的沃尔沃如同最勇猛的斗士一般，方向盘快速的打了过来，车身一横，在第一时间挡在了黑色的面包车面前，而童瞳也迅速的下车，防止面包车司机逃窜。

可是似乎是被吓到了，宛若惊弓之鸟的面包车司机看着远处挡住车道的白色沃尔沃，再看着后面追上来的警车，原本是想要踩下刹车的，可惜一紧张之下，油门当成了刹车，然后在童瞳错愕的目光里，黑色的面包车直接的撞向那挡在前面车道上的沃尔沃。

砰的一声，巨大的撞击声响起，童瞳目瞪口呆的看着相撞的两辆车，这年头还真是有很多不怕死的人，不但不停车，还加着油门狠狠的撞上来。

“小瞳，没事吧？”赶过来的警车也终于停了下来，关曜快速的跑下车，第一时间不是去看两辆相撞的汽车，而是担心的看向站在不远处的目瞪口呆的童瞳，确定她没有任何事，关曜这才放下心来，否则骥炎还真是会杀了自己。

“没事，我早下车了，你去看看司机吧，他是抱着必死的心撞上去的，肯定知道很多情况。”童瞳摇摇头，对于面包车司机宁死撞车而不像被抓的情况还有些的震惊。

离车祸现场最近的是军区医院，司机已经昏厥过去了，交警过来和孙盈盈保护着车祸现场，熊华和关曜、童瞳随着救护车一起直接去了军区医院。

欧阳明正在喝水，办公室里的护士说起刚刚送进医院急诊室的病人，“你看到了童瞳吗？真的是她本人，虽然没有化妆，不过我一眼也认出来了。”

“大明星怎么会在医院？”另一个护士错愕的开口。

“我听急诊室那边说似乎是出了车祸，上班又迟到小马说前面发生了交通事故，被撞的是一辆白色的沃尔沃。”知情的护士开口，“童瞳的车子就是白色的沃尔沃。”

欧阳明错愕的愣住，然后快速的拨了童啸的电话，神色急切的将童瞳车祸送到急诊室的事情说了一遍，就丢手机丢在了办公桌上，神色匆忙的向着急诊室这边快速的跑了过去。

谭骥炎一早上是过来见童啸的，阮菁叛国罪这件事可大可小，日方为了遮掩皇室的丑闻，已经做出了妥协和让步，而阮菁这件事也没有实质性的伤害，但是情节还是很恶劣的，如果当时中招的人是谭骥炎，那么情况就非常棘手了，所以童啸也想知道谭骥炎到底要怎么做。

“童部长，怎么了？”谭骥炎疑惑的看向脸色倏地一变的童啸，身为国安部的部长，自然有着泰山压顶面不改色的冷静，可是此刻，谭骥炎从童啸那总是温和沉静的脸庞上的一次看见了一种恐慌。

“小瞳出了车祸被送到军区医院了。”童啸面子上虽然还镇定的将情况告诉了谭骥炎，可是心里却已经失了冷静，握住手机的手甚至有些的颤抖，这样的情况和当时在办公室里听到童瞳在任务里牺牲的消息一样，那样说不出来的痛和惊恐。

谭骥炎变了脸色，原本冷酷的峻脸在瞬间阴沉下来，薄唇紧抿成一条直线，甚至失去了血色，和童啸一起跑出了办公室。

汽车呼啸的向着军区医院开了过去，童瞳手机一直没有人接听，谭骥炎脸色越来越难看，双手不安的抖动起来，脑

海里不断的回放着童瞳的笑颜，什么冷静，什么镇定早已经消失的无影无踪，这一刻，谭骥炎已经面如死灰，浑身冰冷。

“不要怕，骥炎，小瞳会挺过来的。”童啸却已经不知道是在安慰谭骥炎还是在安慰自己，大手拍了拍谭骥炎的肩膀，感觉到手掌之下那紧绷如同石块一般的肌肉，童啸自己也知道这样的安慰是多么的苍白无力。

汽车开的很快，童啸的随扈车技自然是一流的，很快便到了军区医院，急诊室门口，关曜身上是一身的鲜血，司机伤势很重，将人救出来时，关曜身上就沾满了鲜血，这会人送到了急诊室，关曜准备去洗手间稍微清理一下自己，这边刚想洗手间走了过去，叮的一声，电梯的门打开了，看着从里面冲出来的谭骥炎和童啸，关曜愣了一下，骥炎和童部长怎么来医院了？

看到关曜那身上的血迹，谭骥炎脑海里嗡的一下，所有的理智都消失了，一路上不停的安慰自己，小瞳身手那么好，不会有事的，可是这一刻，谭骥炎突然感觉无法思考，一手抓住关曜的肩膀，力气之大，让关曜都承受不住的感觉到了痛。

“骥炎，你怎么了？”关曜不解的看着脸色不对劲的谭骥炎，身为好友，这么多年来，关曜还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谭骥炎，似乎当时在看守所，小瞳失踪时，骥炎也是这样的脸色。

童啸虽然一路上也是惊恐不安，情绪不必谭骥炎好多少，可是在经历了妻子离世，女儿牺牲的消息之后，童啸比谭骥炎还是要冷静几分，此刻看着关曜虽然是一身的血迹，可是神色之间却没有什么悲伤和难受，童啸立刻察觉到了不对劲，或许小瞳只是轻伤，否则关曜不会是这样的神色。

“谭骥炎，你怎么在这里？”童瞳正懊悔着自己的沃尔沃，这车开起来还不错，也开出了感情，可是一想到那从车身惨遭撞击，已经直接报废的沃尔沃，童瞳在痛心的同时，已经开始后怕要怎么和谭骥炎说。

如果让谭骥炎知道自己撞车了，童瞳浑身一个激灵，后背直冒冷汗，可是似乎怕什么就来什么，这边童瞳刚过来，就看见了脸色阴霾的谭骥炎，立刻垮了小脸，谭骥炎的脸色还真是可怕，活像要吃了关曜，那轮到自己，是不是会被五马分尸，或者凌迟处死。

天籁之音莫过于如此，谭骥炎一瞬间以为自己听错了，可是当呆滞的目光越过关曜看着站在不远处的童瞳，身上还是早上离开时穿的衣服，干净整洁，没有一点的血迹，谭骥炎那呆愣愣的视线依旧是茫然而空洞着，童瞳身后急诊室那红色的显示灯让谭骥炎一瞬间有种感觉，小瞳是不是已经离世了，现在自己看到的是谭小瞳的灵魂，所以她才会没有一点受伤，身上没有一点血迹。

谭骥炎这表情怎么这么诡异？童瞳吞了吞口水，僵硬的站在原地，然后努力的撑起笑容看向一步一步，步伐僵硬而机械走过来的谭骥炎。

“谭骥炎，虽然出了车祸，可是我没事的。”童瞳快速的解释着，笑的嘴角有点僵硬，自己是越来越看不懂谭骥炎的脸色了，他这样怎么看都有种如丧考妣的感觉。

“为什么总是不听话呢？”谭骥炎神智还有些的混乱，颤抖着手缓慢的向着童瞳伸了过去，明明早上还好好的，为什么自己不送她出门，明知道这孩子开车快，却还是让她自己开车，否则怎么会发生车祸？

谭骥炎狠狠的闭上了眼睛，然后再睁开，冰冷的手抚上童瞳的脸，哀莫大于心死，这一刻，谭骥炎感觉着骥的心也死去了，可是指尖之下却是稳如的肌肤，谭骥炎那原本空洞的眼神猛然的怔住，手再次的在童瞳的脸上游移着，“怎么是热的？”

童瞳呆愣愣的看着谭骥炎，浑身颤抖了一下，然后抬起手在谭骥炎的眼前晃了晃，苦巴巴的开口，“谭骥炎，你没事吧，你要骂就骂吧，你这样我有点害怕。”准确的说是毛骨悚然，谭骥炎这表情太诡异了。

“抱歉，抱歉，童啸，我这是没听清楚，小瞳没事，出车祸的不是她。”后知后觉的感觉到犯错的欧阳明也急匆匆的跑了过来，刚刚急诊室因为抢救病人，正好欧阳明过来了，直接进了急诊室原本是为了抢救童瞳，发现病人不是童瞳之后，这才安了心。

这个时候欧阳明也不好离开手术室，所以继续手术，不过还好病人虽然失血过多，倒也没有大碍，这不，欧阳明出了手术室，这才想起之前自己打电话给了童啸。

谭骥炎愣了愣，然后将目光看向道歉的欧阳明，呆愣愣的开口，“你是说小瞳没事？”

谭骥炎这话一出，童瞳立刻炸毛了，目瞪口呆的看着谭骥炎，而现场关曜和欧阳明突然感觉一阵阴风吹过，小瞳这不是在他面前，谭骥炎说的是什么话？

唯一知情的童啸咳嗽一声，无奈的看了一眼欧阳明，然后走向面色依旧难堪的谭骥炎，“小瞳没事，没有死，出车祸是其他人，欧阳弄错了。”

自己大活人在谭骥炎面前，他当自己是死人？灵魂出窍？童瞳眼珠子转了又转，算是明白过来是怎么一回事，然后猛的被拉进一具温暖的怀抱里，力气之大，似乎要将自己的肋骨都给折断一般，童瞳痛的龇牙裂嘴，“谭骥炎，你看你能抱住我，我没死，也不是鬼魂，你不要抱这么紧，我真的要被你勒死了。”

“我知道！”咬牙切齿着，谭骥炎理智终于回到到脑海里，然后对于刚刚将童瞳当成灵魂的事情，头皮一麻，嘴角抽搐了一下，自己刚刚怎么那么傻！

欧阳明突然浑身一冷，莫名的不安之下，看了一眼谭骥炎，这个尊敬自己的小辈这眼神怎么看着那么骇人那。

关曜算是明白过来谭骥炎为什么和童啸会突然来到医院，而且谭骥炎的脸色还那么吓人，原来他以为小瞳的车子被撞了，出车祸的人是小瞳。

这辈子谭骥炎都没有感觉自己这么丢脸过，竟然会将童瞳这个大活人当成了灵魂，一想到此，谭骥炎的脸上就有些扭曲，可是看着一旁幸福的眨着眼，呆呆的看着自己的童瞳，谭骥炎叹息一声，他认了。

关曜和欧阳明此刻都努力的憋着笑，说实话，他们也没有想到谭骥炎竟然还有这样的一面，虽然知道这是他深爱着童瞳才造成的，可是回想起谭骥炎刚刚那看着童瞳的表情，两人就有些忍不住想笑。

“要笑就笑，不用强忍着。”从牙缝里挤出话来，谭骥炎握着童瞳的手，被取笑了也无所谓了，至少这孩子没事，不过一想到关曜之前的描述，谭骥炎的眼神就凶狠了几分，这孩子果真不长记性，竟然又让自己涉入危险里。

－－－－－－－题外话－－－－－－－

谭骥炎真的爱惨了小瞳，不过瞳瞳也学会了改变，不再是遇事就第一个冲上去，她开始学会顾及到谭骥炎的感受，可惜这误会真的有点乌龙。

146章 美国蓝家

听到谭骥炎的首肯，关曜和欧阳明都不厚道的笑出声来，而坐在欧阳明办公室里的童啸也微微的扬起了笑容，这些日子，在自己女儿牺牲在任务之后，童啸也是难得有这样轻松的笑容，看着童瞳，再看着谭骥炎，这两个孩子是真的很相爱，他们在一起会很幸福的。

童瞳不满的瞪了一眼关曜和欧阳明，然后小手握紧了谭骥炎的手，眼巴巴的看着他，清澈的目光里满是感动的幸福，“谭骥炎，不要生气，他们那是嫉妒，嫉妒没有人关心他们。”

“嗯。”谭骥炎反正丢脸也丢过了，看着维护自己的童瞳，倒也没有说什么，那一刻的担心和惊恐是如此的真实，所以此刻看着童瞳安然无恙的出现在自己面前，谭骥炎握紧了掌心里童瞳的小手，心终于安定了下来。

“那我们回去吧，你不是还要工作？”童瞳只感觉逃过一劫，笑眯眯着开口，顺势拉过谭骥炎就准备离开，这会也顾不得童啸，也不在乎案子了。

“走吧。”谭骥炎早上的确还有很多事情要忙，对着几人颔首，任由童瞳拉着自己离开，而童瞳也干脆的和童啸几人道别，和谭骥炎一起走出了医院，李成的车子停在了外面等着。

汽车平稳的开在车流里，童瞳被谭骥亚掐了一下脸，不由的皱着小眉头，可是一想到谭骥炎刚刚在医院受到的惊吓，童瞳立刻忍了。

而谭骥炎也似乎来了兴致，童瞳的脸很光滑细腻，摸着很舒服，所以那温热的手指直接将童瞳的小脸好好的蹂躏了一番，连同她的最为敏感的耳朵都没有放过，最后在童瞳哀怨的目光里，惩罚似的捏了一把童瞳的鼻子，这才是结束。

“谭骥炎，我不会让你担心的。”轻声的开口，童瞳靠着谭骥炎的肩膀，深深的看着他的侧脸，然后闭上眼，如果说以前童瞳还有些的犹豫和迟疑，特别行动组的身份，是童瞳心头的一根刺，可是今天谭骥炎在医院的失态，让童瞳明白这一生，就算背叛了所有人，她也不会放开谭骥炎的手，她不能让这个男人为了自己担心受怕，所以这个秘密就永远埋藏在心里。

谭骥炎回头看向靠着自己的童瞳，感觉她这一刻的表情有些的奇怪，似乎决定了什么，心有灵犀一般，谭骥炎低头在童瞳皱起的眉宇之间落下了一个吻。

童瞳闭着眼在谭骥炎的怀抱里蹭了蹭，眉眼之间愁绪散开，樱红的唇角无声的扬起了笑容，过去的已经过去了，属于小七的一切在小七死亡的那一刻已经结束了，自己既然重生了，那么就让自己自私一回吧，自私的守着她和谭骥炎的生活。

谭骥炎看着童瞳，虽然他已经决定告诉童瞳关于孩子的实情，可是要怎么说，该怎么说，谭骥炎有些的迟疑，毕竟这可不是一般的小事，谭骥炎担心童瞳会误解自己当初不喜欢她和孩子，所以才会将隐瞒，将孩子送走，其实那个时候，谭骥炎是真的不喜欢童瞳。

和童瞳相遇那只是一个意外，而之后寥寥无几的几面，谭骥炎几乎都是看着童瞳低着头，对着她的后脑勺说话的，可是如今看着童瞳如今很是期待孩子的模样，谭骥炎不得不小心翼翼，他不想这件事成为自己和童瞳之间的一根刺，影响到他们的感情。

“呃，不是要去上班？”当车子开到怡然园这边，童瞳傻眼了，不解的看向谭骥炎，他有多忙，童瞳比任何人都清楚，现在才早上九点半，谭骥炎不可能有时间回家的。

“中午回来吃饭，估计要到十二点半才回来，多准备几个菜，让小御他们也过来吃。”谭骥炎打开车门，让童瞳下车之后，自己又坐回了车子里，关于孩子的事情，谭骥炎需要好好的想一想。

对于谭骥炎的召唤，谭景御和沐放是一头雾水，以为他和童瞳之间吵架了，而关曜也是有些的不解，被撞车的司机醒了过来，哆哆嗦嗦的交待了，都不需要什么审问，他是一个私家侦探，被张川西的妻子姚梅花雇佣了一只监视着张川西，他和什么人来往，去了什么地方，身边有哪些女人，买了多少礼物，送了多少东西，私家侦探一直都秘密跟踪着，而张川西被杀的那一晚，他也将张川西的行踪汇报给了姚梅花，包括之前张川西在商场购买的那价值不菲的钻石手链。

而之后张川西被杀，私家侦探突然害怕了，尤其是打听之后知道张川西是被肢解分尸的，私家侦探几乎怀疑是姚梅花派人做的，所以不敢报警之下，就秘密的监视着刑侦处的一切，结果就被童瞳给逮住了，一紧张就出了车祸。

“二哥，找我有什么事？”谭景御对于自家二哥早已经有了深刻的认识，基本而言，二哥找自己绝对不会有什么好事，当然奴役自己除外。

沐放依旧是优雅邪魅的姿态，慵懒的勾着桃花眼看了一眼谭骥炎，虽然也有些奇怪，不过倒也没有主动开口询问，

对于童瞳的事情，沐放已经彻底放心了，谭骥炎是那种不爱则已，一旦爱上，必定会刻骨铭心的那一种男人。

谭骥炎合上眼前的正在看的文件，其实从将童瞳先送回怡然园，谭骥炎半个多小时里也没有翻一页，此刻，沉吟着要怎么开口，修长有力的手指轻轻的扣着桌面。

很少看到谭骥炎有这样犹豫的时候，他一般都是雷厉风行的办事，即使是之前阮菁的事情，一旦有了决定，谭骥炎也不会有任何的迟疑，而此刻，办公室里被叫来的三个男人看着谭骥炎，对望一眼，倒真的有些奇怪了。

“有一件事我一直都没有告诉小瞳。”终于，谭骥炎还是开口，鹰隼般的黑眸里目光异常平静的看着眼前三个好友。

“二哥，难道你在外面还有其他女人？”谭景御俊朗的脸上染着笑，开始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当然调侃的成分居多。

“比这个严重。”谭骥炎倒是第一次没有斥责胡言乱语的谭景御，只是此话一出，让谭景御三人倏地坐直了身体，一双双目光震惊的看着谭骥炎，比这个还要严重，那到底是出了什么事?

“当年小瞳的孩子并没有流产掉，虽然是早产，不过孩子还活着。”没有让三人再等，谭骥炎直截了当的开口，“于靖将孩子送去了蓝家。”

谭骥炎大致的将当年流产的事情说了一遍，毕竟那个时候他对童瞳是没有任何的感情，那只是一个意外，孩子的出现更是意外中的意外，童瞳摔下楼梯导致早产，于靖为了谭骥炎的事业考虑，瞒着童瞳说孩子流产了，然后甚至瞒着谭骥炎将孩子送给了蓝家抚养。

而一个多月后才知道事情的谭骥炎见了童瞳一面，对于孩子的意外流产，童瞳没有任何的伤痛，毕竟当时她还在上大学，虽然不忍心打掉孩子，可是却也是不喜欢这个因为意外而得到的孩子，如今以为孩子流掉了，心里的压力终于消失了，自然也是高兴的，所以谭骥炎也就将错就错下去了，如果那个时候，童瞳很伤心，甚至很想要孩子，谭骥炎绝对会去美国将孩子带回来，可是如今却已经过了六年。

“二哥，那孩子如今是六岁了，蓝家抚养孩子六年了，突然要将孩子带回来，只怕孩子不会愿意。”谭景御收敛了那懒散的表情，正色的看着自家二哥，难怪二哥之前会如此的犹豫。

谭骥炎点了点头，虽然说是愧对了蓝家，可是想到童瞳，谭骥炎却还是决定将孩子带回来，只是有一个麻烦，他更担心被蓝家抚养的这个孩子和小瞳这个亲生母亲不会亲，到时候会伤害到童瞳。

“这六年，你看过孩子吗？”沐放皱着漂亮的眉，目光看着谭骥炎，要说责备，这件事也不是谭骥炎的错，可是当年小瞳毕竟还小，突然有了孩子会惊慌失措也是正常，可是谭骥炎不该将孩子的事情隐瞒了小瞳。

谭骥炎摇摇头，当年将孩子送走之后，于靖关心的倒是多一些，而谭骥炎或许天生也是冷血绝情的人，毕竟这个孩子只是因为意外而来的产物，在某些方面，谭骥炎是真的有些冷酷绝情，这六年来，如果不是因为童瞳的关系，谭骥炎或许真的将这个孩子置之度外，一直让蓝家收养。

“蓝家会愿意吗？”关曜沉思的开口，这件事不仅仅是牵扯到小瞳，更是牵扯到蓝家，这六年，蓝家肯定将孩子当成亲生的一般抚养，突然要将孩子带走，只怕蓝家会不愿意，孩子更会不愿意。

谭骥炎眉宇皱了一下，可是凤眸里瞬间便被一种沉寂的坚定所代替，即使愧对了蓝家，可是这件事，谭骥炎还是决定继续下去，尤其是想到小瞳如此的喜欢孩子。(， ，)

“于靖，是我，将我下午所有的行程都推掉，订一张飞往纽约的往返机票。”拿起办公桌上的电话，谭骥炎直接的对着另一头的于靖开口，一想到与其这样拖延着，不如直接面对，挂了电话看向眼前的三人，“小瞳中午做了饭，替我告诉她一声，就说我临时有重要的会议，不回来吃饭了。”

谭景御和沐放、关曜有些浑浑噩噩的出了市政府，三个人对望一眼，还有些不在状态里，谭骥炎应该是找他们来商量的吧，可是怎么就在突然之间订了机票去美国。

童瞳正在厨房里洗菜，对于谭骥炎突然开会，没有办法回来吃午饭，虽然有一点失望，不过也是习惯了谭骥炎的忙碌，继续洗着土豆，然后削皮。

“小放放，这事让二哥自己和小丫头说。”谭景御眼明手快的揽过沐放的腰，然后一手捂住他的嘴巴，在没有惊动童瞳的情况之下，将沐放给压在了沙发上。

放开！嘴上多了谭景御的手，不能说话之下，沐放那漂亮的桃花眼里染着怒火，可惜他即使再挣扎，在谭景御绝对的力量面前，却也只能被他压制着无法动弹。

“小放放，你的眼睛真的很漂亮。”谭景御忽然盯着沐光那染着怒火的一双眼失神着，从第一眼的惊艳开始，谭景御之后彻底的沦陷了，而此刻，看着挣扎的沐放，谭景御眸子幽沉了几分，褪去了往日的吊儿郎当，认真而专注的看着被压在身下的沐放。

你敢！看着越来越靠近的脸，那温热的呼吸已经喷吐在了脸上，沐放倏地睁大眼，挣扎的更加的用力，可是一只手被谭景御抓住，另一只手虽然用力的要推开眼前的人，可是这个平日里沐放总是成功殴打的男人，突然之间强大如同巍峨的山峦一般，沐放的力气根本不堪一提。

终于，在松开手的同时，谭景御抓住了沐放那一只拍打自己肩膀的手，然后准确无误的吻住了他的唇，第一次，这样放肆的狂妄，不再是那样嬉皮笑脸的偷亲，而是专注而认真的，带着灵魂的郑重吻上眼前这个漂亮的男人。

沐放挣扎的愈加厉害，脸因为愤怒而红了起来，可惜双手被擒，谭景御甚至无耻的压着沐放的腰，让他无论如何的用力，却也摆脱不了这个强吻自己的男人。

唇抵着唇，感觉到沐放的抗议，谭景御眉头皱了一下，牙齿突然的咬住了沐放的下唇，在他吃痛的瞬间，舌快速的

窜入到了他的口腔里，没有任何的技巧，生涩的却带着男人的本能追逐着沐放的舌头，汲取着他口中的气息。

突然的，所有的挣扎都停了下来，沐放冷冷的看了一眼谭景御，然后闭上眼，如同所有的力量都消失了一般，不再抵抗，不再挣扎，只是那俊美无俦的面容却染上了死灰般的哀默。

谭景御一开始因为沐放的顺从而喜上眉梢，吻的愈加的用力，可是突然的察觉到不对劲，这才发现沐放那哀默冷淡的俊脸，心脏猛然的如同被锥子给扎中了一般，尖锐的刺痛之下，谭景御快速的放开了沐放，双手揽过他的肩膀。

“对不起，小放放，对不起。”谭景御不知道沐放为什么有这样的表情，可是他真的心疼，心疼到恨不能狠狠的给自己几拳头。

“不用，开的起价，我自然会陪你一晚上。”没有睁开眼，沐放染笑的声音无比的嘲讽。

“不要说了。”这样自暴自弃的贬低自己，谭景御表情痛心的一狠，双手再次用力的抱紧了沐放，在他看不到的地方，那一双眼锐利而深沉，宛如猎鹰，白贤是吗？美国唐人帮白贤！

“你不是看中这一张脸皮和这副身体吗？无所谓，男人之间，又不会怀孕生子，就当我报答你这段时间的照顾。”沐放再次的睁开桃花眼，流光溢彩的目光里满是笑意，懒懒的开口，似乎这样的事情对他而言根本就是驾熟就轻，习惯了。

谭景御的脸色是从未有过的严肃，板着俊脸，眼神冷沉至极，虽然不似谭骥炎那样的冷酷威严，可是这一张年轻的脸庞却也带着一股说不出来的肃穆。

沐放慢慢的收敛了自嘲的笑，有些不习惯这个比自己还要年轻两岁的男人突然露出这样的神色，也对，谭家三少，在军区任职，甚至是高级军官的谭家人，怎么可能真的是和自己在一起时那样的无赖混蛋，这才是真正的谭家人，假以时日，只怕他不会比谭骥炎逊色多少。

“沐放，我是认真的，我做不到二哥那样对妈动手，可是我可以做到置之不理，因为我不会让任何人伤害到你，所以，你只需要相信我就行了。”谭景御松开沐放的手，修长的手指轻轻的抚上沐放刚刚因为接吻而有些红肿的唇，郑重的许下了承诺，这才站起身来，不在压制着沐放，向着厨房走了过去。

何必呢？看着谭景御那挺拔的背影，沐放靠在沙发上，眼中没有了刚刚的冷嘲热讽，多的是一种深深的悲哀，无声的勾了勾嘴角，然后如同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般，慢条斯理的整理着自己有些凌乱的衣服。

跨进厨房的一刹那，谭景御没有躲，腹部剧烈一痛，力度之大，让谭景御也承受不住的弯下了腰，惨兮兮的看着出手的童瞳，“小丫头，你可以轻一点，会出人命的。”

“不要逼沐哥！”童瞳很少用这样严肃的语调开口，虽然谭骥炎之前也说过不要插手谭三哥和沐哥之间的感情，那是他们的事情，可是刚刚看到谭景御强吻沐放，童瞳是压制了情绪，这才没有出去，这一拳也算是轻的了。

“小丫头，答应我，你和二哥的婚礼等我和小放放一起举行。”谭景御站直了身体，刚刚面对沐放的颓败早已经消失的无影无踪，一手掐了一下童瞳的脸，还真是不习惯小丫头这样的表情，她就应该是呆呆的模样。

“嗯。”点了点头，童瞳转过身继续准备午饭，没有发现身后谭景御狐狸般的笑容，对于沐放，谭景御有时候感觉真的无力，强的不行，不要说童瞳和二哥不会同意，谭景御自己也不敢用强的，他怕逼急了沐放，也舍不得看着沐放做困兽之斗。

可是用软的，谭景御头痛的揉了揉眉心，只怕不是一年两年，估计十年二十年，沐放都会远远的避开着自己，看起来两个人似乎是形影不离，可是谭景御明白都是自己厚脸皮的黏着沐放，可是即使这样，自己离他的心依旧十万八千里，若不是因为知道不该去查沐放的一切，谭景御真的很想不顾一切，利用军情处情报科的资源，将沐放所有的事情查的个水落石出，然后找出解决的办法。

可是二哥说过，如果不想逼走沐放，就不要去查，一切等沐放自己开口，谭景御回头看了一眼客厅的方向，是块石头也能被自己的真心捂热吧？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沐放才能放下戒备，将一切告诉自己，信任自己，依靠自己，说起来二哥还真是幸运，小丫头看起来就比较好拐骗，所以谭景御很不厚道的拐了童瞳，到时候二哥如果想要举行婚礼，自然要想办法帮自己将小放放给拐上教堂。

吃饭的时候，谭景御恢复了正常，沐放也如同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般，童瞳看着没有动静的手机，有些失望的皱了一下眉头，虽然知道谭骥炎临时有事情要忙，可是童瞳已经习惯了发短信给他叮嘱谭骥炎准时吃饭。

一般谭骥炎即使是在开会的时候，也会回一个短信的，可是今天短信发出去了，却如同石沉大海一般，让童瞳有些的失落，不过转而一想，估计谭骥炎肯定是很忙，不方便回短信，又将手机收了起来。

“二哥估计很忙，小丫头，吃饭吃饭。”谭景御心虚的笑了起来，然后快速的给童瞳夹着菜。

“我知道谭骥炎很忙，谭三哥，你在紧张什么？”童瞳疑惑的看着往自己碗里不停夹菜的菜谭景御，虽然她自认为和谭三哥的关系还不错，可是有沐哥在的时候，谭三哥是从来不会想到自己的，照顾的也是沐哥，而且谭三哥脸上的笑容很假。

“我没有紧张，我紧张什么啊。”谭景御无力的在心头叹息一声，自己怎么忘了，小丫头虽然看起来有些的呆，可是比一般人都要敏锐很多。

“不用理他，吃饭，小瞳。”沐放白眼瞪着笑的虚假的谭景御，直接招呼着童瞳吃饭，纸是包不住火的，反正最迟今天晚上，或许明天早上，小瞳就会知道。

被嫌弃了，谭景御闷着头快速的扒着饭，然后趁着沐放不注意，迅速的夹了他喜欢的肉片放到了沐放的碗里，然后又低头吃着饭。

沐放怔了一下，看着碗里的肉片，沉默着，不想让童瞳察觉到自己和谭景御之间的事情，终于还是夹了起来，放到了口中，他又是何必如此，比自己好看的男人多的是，性子好的就更多了，他何必这样将时间浪费在自己身上，不值得。

送走了谭景御和沐放，童瞳看了看手机，依旧没有短信回复，犹豫了一下，终于还是拨打了谭骥炎的电话，即使是重要的会议，谭骥炎的手机也是调到震动的，可是当传来关机的声音时，童瞳愣了一下，难道是手机没有电了？

自己这是怎么了？以前出任务的时候，和上校他们有时候也是几天都没有联系的，童瞳笑了笑，中午菜多的很多，可是谭骥炎因为工作没有回来，关曜去查案子了，所以剩下了不少，童瞳将余下的菜放到了冰箱里，然后拿起碗筷放进了水槽里开始清洗着。

可是时间一点一点的过去了，吃过饭收拾了碗筷之后，童瞳又将公寓里里外外的打扫了一遍，说实话，童瞳不是很注重细节的人，可是因为这是谭骥炎和童瞳自己的家，所以每一个拐角，童瞳都是非常认真地扫过擦过，等整个公寓恍然一新，窗明几净的时候，童瞳已经累的不想动了，窝在沙发上，看了一眼时间，下午三点，又拨了谭骥炎的手机，还是关机状态。

随手拿起放在一旁的书，童瞳靠在沙发上慢慢的看了一起，以前在行动组的时候，没有任务的时候，童瞳也是这样将公寓打扫干净，然后累了就靠着沙发，有时候是看电影，有时候看书，或许就是为了打发时间，也没有感觉到什么无聊，或许那个时候，童瞳就没有无聊这个概念，而此刻，有些一目十行的看着手里的书，童瞳慢慢的感觉眼皮有些的重，半个小时之后倒也睡着了。

再醒来的时候，窗户外已经是夕阳落下了，从下午三点，竟然睡到了五点半，还是在手机铃声里被惊醒，童瞳从沙发上一跃而起，不良的睡姿造成的身体僵硬也顾不得了，快速的抓起手机，原本以为会是谭骥炎打过来的，甚至连看都没有看就接了起来，“谭骥炎，晚上回来吃饭……爸爸？”

“在等骥炎的电话？”电话另一头，童啸的声音温和的传了过来，慈和里给人一种舒适的感觉，宛若是冬日的暖阳，让人有种心灵的熨帖。

“嗯。”虽然有些失望不是谭骥炎的电话，可是童啸的电话却也让童瞳雀跃起来，声音里带着轻快，甚至不自觉的将自己当成孩子，“爸爸，找我有事？”

“欧阳叔叔请你晚上和骥炎过来吃饭，有时间吗？”童啸永远是如水一般的温和，让人能感觉到他话语里的宠溺，或许连童啸自己都奇怪，为什么面对童瞳时，他的那种心境是如此的微妙，难道真是老了，所以才会对一个只是同名同姓的孩子如此的在意。

“嗯，谭骥炎手机关机了，我自己过来。”童瞳高兴的答应下来，若是在以前，她是如何都不敢想的会有今天的这一幕，因为她的身份，因为爸爸的身份，两个人如果在一起，势必会被人察觉到，从而调查，而童瞳特别行动组成员的身份是不能暴露的。

可是如今，成了普通人，童瞳不在乎任何人去查，因为即使再查也不可能查出什么情况，谭骥炎不再，童瞳看了看手机，确保电池的还有电，这才起身准备去欧阳明的四合院，只是走下楼的时候，这才想起来自己的车子这一会不是在交警部门，就是在汽车报废厂了。

喇叭声响起，童瞳愣了一下，向着不远处一辆黑色的汽车看了过去，随着车窗玻璃的降下，当看见驾驶位上的容温时，童瞳有一瞬间的失神，不是不担心容温，可是彼此的身份在，童瞳即使在军区医院的时候，也知道容温没有生命危险了，这才放下心来，不敢去看，怕引起其他人注意，然后查到容温身上。

“你的伤没事了吗？”随着副驾驶车门的打开，童瞳有些紧张的坐进了车子里，目光看向没有易容的容温，一想到看守所那一次大火，容温将自己给推下窗户，差一点被火烧死，童瞳便感觉眼睛有些的酸涩，或许是离开了行动组，所以她的情绪也如同正常人一般。

“没什么大碍了。”发动起汽车，容温回给童瞳一个暖意的微笑，带着墨镜遮挡住了他的目光，汽车平稳的开出了公寓，容温在国安部有一个明面上的身份，所以倒也不担心被查到什么。

“你怎么有时间来接我？”安静里，以前和上校在一起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安静，那个时候却已经习惯了，可是如今用另一个人，童瞳有些的局促，看了一眼容温，还是记忆里那样温暖的脸庞，即使看不到眼睛，可是童瞳知道上校一直都是温暖的存在，永远站在自己身后，不管前面多么的艰难，一回头，便可以看见上校的身影。

“受了些处分，最近没事，正好身体还需要休养。”容温在国安部里的时候，也是一个话极少的人，在外人看来或许有些的清高孤僻，在特别行动组，容温是绝对的存在，他缜密的思维，紧密的部署，强悍的身手，冷血无情的麻木，让行动组的成员对容温是无比的敬畏，可是在面对童瞳的时候，容温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关注，明明知道她不是小七，小七和自己在一起的时候不会紧张，不会这样没话找话说。

可是墨镜后的目光掠过坐在副驾驶位上的童瞳，容温却也不明白只是一个相同的名字，只是同样有些凌厉身手的陌生人而已，为什么便在意了，甚至不惜受了处分。

童瞳有些的愧疚，如果不是因为自己，或许上校不会去看守所，也不会受处分，童啸看起来是一个温和的人，可是身为国安部的教父，这个男人却绝对不是柔和的，所以容温是绝对会受到处分的。

车子开到四合院这边，童瞳又拨了谭骥炎的手机，还是关机的提示音，都快六点了，谭骥炎就算开会要忙什么，也该结束了吧，手机没电，他也会给自己打电话的。

容温停好了车子，侧目看着站在淡淡的夜色之下的童瞳，看着她对着手机发呆的模样，精致的小脸在夜色里显得有

些朦胧，眉头皱了起来，表情虽然不是很多，但是还是能看的出担心，再一次确定这不是小七，人不会有这么多的改变，小七是特别行动组最优秀的成员，不会有这样普通女孩会有的情绪和表情。

察觉到容温的目光，童瞳将手机收了起来，快步走了过来，“走吧。”

童啸下厨，欧阳明这个孤家寡人又可以蹭一顿美味的晚饭，笑的几乎合不拢嘴，看着童瞳和容温进来，立刻迎了过来。

“我去厨房帮忙。”面对容温还是有些的紧张，童瞳对着欧阳明招呼一声，直接蹿进了一旁的厨房去帮童啸处理晚餐。

“这孩子能让你和童啸都这么在意，也算是缘分。”欧阳明也知道了童瞳在特别行动组牺牲的消息了，他无法责怪童啸狠心的将自己的女儿送去这样危险的地方，因为比起任何人，童啸承受的痛苦和压力更大，可是如今看到童啸这样在意童瞳，欧阳明是真的高兴。

当年晓意的死亡，加上之后四岁的童瞳的“夭折”，这些年也有不少人给童啸介绍对象，毕竟一个事业为重的男人，一个为了国家而操劳的男人，需要有一个温馨的家，有一个女人在背后照顾他的生活，可是童啸拒绝了所有人的好意，这些年就这样一个人渡过，而欧阳明也成了童啸交往最多的人，如今看到童啸那看着童瞳时的温柔表情，欧阳明想或许这就是缘分吧。

厨房里，童啸正在切菜，童瞳将碟子递了过来，童啸笑了一下，眼神宠溺，“骥炎很忙？”

“嗯，有些奇怪，竟然手机一直关机。”童瞳点了点头，虽然知道不会有什么危险，可是就是有些的不放心，“谭骥炎以前开会的时候都会给我短信的，可是从中午开始就找不到人。”

“你这孩子。”童啸摇摇头笑了起来，一手敲了一下童瞳的额头，轻声的开口道，“或许是手机没电了，不用担心。”说实话，童啸倒有些无法想象谭骥炎那么严肃而冷酷的男人在重要的会议上，一手拿着手机发短信的模样。

童瞳也感觉自己有些的大题小做了，不好意思的看了一眼童啸，帮着他将切好的菜放到而来碟子里，又将洗好的葱姜递了过去。

厨房里有着低声的交谈声，童啸话并不多，身为决策者，更多的是冷静思考，可是和童瞳在一起的时候，他难得如同长辈一般，话多了不少，关心着童瞳的事情。

容温和欧阳明站在厨房门口看着里面配合得当的两个人，忽然有种感觉，那两个人之间或许是其他人无法插足的，即使没有血缘关系。

有时候真正的朋友或者家人，不在乎平日里联系多少，聚了多少，而是一种即使几年，甚至十多年不见，可是坐到一起，却融洽如同家人一般的相处，围桌坐下的四个人都不是话多的人，欧阳明一生都扑在医学上，他是一个单纯的学术研究着，而童啸的身份决定了他一切，容温话原本就少，童瞳也差不多如此，可是四个人在一起，却有种相谈甚欢的感觉。

童瞳说起了关曜查过的案子，童啸和容温偶然接过话，都是一针见血的犀利，欧阳明经常参加国内外的一些学术会议，说的也是这些趣闻，倒也不错。

“怎么？还是关机？”童啸看着又打了电话，然后失望的收起手机的童瞳，差不多九点半了，谭骥炎关机了几乎一天，童啸也感觉有些的不对劲，“询问一下他的秘书。”

“嗯。”童瞳点了点头，不让自己往不好的地方去想，可是谭骥炎很少出现这样的情况，于是又打了电话给于靖，这才知道谭骥炎因为临时的会议，这会估计还在飞机上，最迟明天就会回来。

稍稍的安下心，童瞳看着眼前的几人，有些的不好意思，自己似乎大题小做了，“谭骥炎出去了，关机是因为这会在飞机上。”

童啸目光里闪过一丝的锐利，小瞳不了解中国的政治体制，可是童啸清楚，谭骥炎早上自己还见了，下午突然离开，还是乘飞机离开，这让童啸有些的怀疑到底是什么事？公事不大可能，不会这么紧急，如果发生了什么重大的事情，童啸不会不知道，那只有私事了，可是如果是私事，为什么瞒着小瞳，甚至还用公事当借口。

可是童啸倒相信谭骥炎，之前的种种不说，只是早上他以为小瞳在医院出事的时候，谭骥炎的表现，童啸就明白他是真的在乎小瞳，所以倒也没有和童瞳多说什么，只是让容温送童瞳回了怡然园的公寓。

美国，蓝家。

十三个小时的飞机，谭骥炎也有些的疲惫，不过下了飞机之后，直接拦了出租车，又坐了一个多小时，这才到达了蓝家，差不多已经是午夜十二点了。

谭骥炎的突然到来，让蓝家人震惊的愣住，急忙将人迎了进来，佣人直接去了厨房准备夜宵给坐了十多个小时飞机的谭骥炎。

蓝家和谭家也算是世交，当年，在谭老爷子还在军队的时候，蓝家的老爷子是为了救谭老爷子牺牲的，这是第一份恩情，而之后，谭国华曾出了一次意外，当时是在海上，蓝家父母将生存的机会留给了谭国华，双双遇难，这是第二份天大的恩情，只留下了蓝家两个孩子蓝绍庭和蓝媛，而蓝邵庭对于军队有些的抵触，毕竟他的爷爷和父母都算是因为军队而死亡的，所以蓝邵庭走的是经商的道路。

当年，蓝家父母死亡的时候，曾经将两个孩子托付给谭国华，甚至为了自己的女儿，差不多算是和谭骥炎定下的是娃娃亲，可是蓝邵庭因为生意定居美国，蓝媛也离开了，她身体不好，在美国能得到更好的治疗，而且离开之前，谭家曾经提过两个人的婚姻，不过谭骥炎一直都是冷淡对待，而蓝媛因为心脏病的原因，无法生育，所以蓝媛自己拒绝了谭

家的好意，说自己对谭骥炎只是兄妹之情，所以随着蓝邵庭一起出国定居在美国。

“骥炎，你这未免太过分了？将蓝家当成了什么，保姆？不要孩子就送过来，想要孩子就带走？”蓝邵庭冷笑着开口，他脾气不太好，带着惯有的暴躁和冷厉，身材魁梧健硕，此刻冷着脸，寒着眼神，给人一种强势的森寒感觉。

“哥，不要这样。”蓝媛脸色有些苍白，或许是因为身体不好，所以刚刚见到谭骥炎的喜悦，在听到他这样突然的话之后，蓝媛几乎有些承受不住，不过倒也不愿意谭骥炎和蓝邵庭之间闹僵。

其实小时候，谭骥炎和蓝邵庭也没有多少的交往，谭骥炎和关曜都是在军队里，蓝邵庭排斥军队，所以蓝家兄妹只是偶然去谭家吃饭，和谭骥炎虽然算是从小认识，不过交往的并不多，关系也不密切。

“小媛，现在是有人欺辱到蓝家头上来了。”蓝绍庭冷哼一声，浓眉挑起，眼下是浓浓的讥讽，“我不管你和你的女人之间有什么关系，想要孩子，你们自己去生，蓝亦是小媛一手带大的，他喊小媛妈咪，喊我舅舅，和你没有任何关系！”

来之前，谭骥炎已经预料到和蓝绍庭之间的不愉快，谭骥炎自己也清楚这样做非常的不厚道，可是想到童瞳，谭骥炎却还是来了，而他从来不打没有把握的战，“我们去书房谈。”

“我和你没什么好谈的，谭骥炎，这里不是中国，不是北京，更不是你谭家的地方，你不要得寸进尺！”蓝绍庭冷怒着，在美国，他的势力绝对比谭骥炎大。

“哥，你和骥炎去书房谈。”蓝媛拉了拉蓝绍庭的手，然后抱歉的看了一眼谭骥炎，骨瘦嶙峋的身体异常的孱弱，因为情绪激动，有些的呼吸不稳，让蓝绍庭即使再怒，却也忍了下来，率先向着楼上走了过去。

谭骥炎感激的看了一眼蓝媛，点了点头，然后跟着蓝绍庭向着楼上走了过去，客厅里，灯光之下，蓝媛呼吸不稳的坐在了沙发上，目光看了一眼楼上，然后那苍白的脸上缓缓的露出了极其残酷而冰冷的笑意，没有想到这一天来的这么早！这么快！

蓝媛休息了片刻，然后起身也上楼，不过不是回自己的卧房，而是向着蓝亦的房间走了过去，和大都数美国家庭一般，蓝亦从小就一个人睡，而此刻，打开了灯，昏黄的灯光之下，一个小男孩睡在了蓝色的床上，闭着眼，眉宇之间酷似谭骥炎，不过却没有谭骥炎的那份冷傲威严，只是五官极其相似，或许因为是孩子，所以脸庞还没有长开，只是单纯的相似而已。

书房里，谭骥炎只开口说出了白贤的名字，刹那，蓝邵庭脸色极其的阴狠，甚至是愤怒，唐人帮白家当家白贤，这个男人很多人都知道，有着优雅的外表，却有着极其冷血毒辣的行事风格，而蓝邵庭这个商人，似乎和白贤扯不上任何的关系，可是谭骥炎既然敢来美国，自然有十足的把握。

“谭骥炎，你不要忘记了，蓝亦可是小媛带大的，他已经六岁，不是六个月，你以为你这样突然将他带去陌生的环境，他会接受你们这对当初抛弃她的父母？”蓝邵庭冷笑的讥讽着，虽然被谭骥炎拿捏到了弱点和软肋，可是不代表他会让人欺辱到头上而无动于衷。

“这是我的事。”谭骥炎冷声的接过话，这些问题他不是没有想过，从第一次和小瞳提到孩子的时候，谭骥炎就想到过这些，小瞳是不知道孩子的存在，而谭骥炎自己是根本没有关注过这个孩子，如果说不是因为这个孩子是小瞳的，谭骥炎依旧能做到不闻不问，毕竟比起在自己身边，孩子在蓝家或许会更好。

可是如今，谭骥炎不想让童瞳日后因为这件事伤心难受，虽然已经过了六年了，可是这个时候挽回还是来得及的，毕竟孩子也只有六岁，真的如果到了以后，那鸿沟只怕是真的无法弥补了。

“看来你果真喜欢你的女人，连夜来到美国不说，甚至连这样禽兽不如的事情都能做出来。”蓝绍庭讥讽的睨着谭骥炎，突然表情一狠，猛的扬起手，一拳头狠狠的砸向了谭骥炎的脸颊。

没有躲避，脸上剧烈一痛，嘴巴里也有些血腥味，谭骥炎擦过渗透着鲜血的嘴角，然后冷酷的站直了身体，这是他亏欠蓝家的。

“蓝亦是不可能跟你走的。”蓝绍庭倒是有些意外谭骥炎竟然没有躲避，不过这也无法改变他对谭骥炎的愤怒。

“我会带他离开。”谭骥炎没有多余的话，态度冷硬，即使孩子不愿意离开，他也会将他带回国，至于后续问题，谭骥炎也有些头痛，可是比起小瞳，一切都不重要了。

“倒真看不出你竟然也有这样不顾一切的一天，为了一个女人，我还真是好奇。”蓝绍庭倒也不意外谭骥炎这样开口，不过想带走蓝亦，哼，蓝绍庭眼神里闪过一丝的冷厉。

147章 异常排斥

蓝亦五官上非常的相似谭骥炎，只看一眼，就明白他和谭骥炎绝对是父子关系，可是当蓝亦睁开眼之后，那九成的相似度突然就被斩断了，都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谭骥炎的目光总是冷沉无波，隐隐的透露着上位者的威严气势，而蓝亦虽然说是一个孩子，不可能有谭骥炎这样成人式的眼神，可是他的眼睛却也没有孩子般的纯真无暇，隐隐的，眼角有些的上挑，给人一种阴沉的感觉，反而不像是孩子，似乎已经被世俗污染了。

“爹地。”蓝亦的声音还很稚嫩，看了一眼谭骥炎之后，似乎有些惧怕他那鹰隼般的锐利目光，所以低下头避开了目光，放在身侧的小手用力的攥成了拳头，似乎有些的害怕和不安。

谭骥炎不得不怀疑自己是不是天生的冷血，看到这个六年没有见到的孩子时，除了有些愧疚的神色之外，却没有太多的感情，只是凤眸一挑，疑惑的目光看向蓝媛，这个孩子怎么认识自己？

“我不想小亦认为自己和其他孩子有什么不同，所以只和他说我和你因为感情不和分开了，所以小亦一直都知道你是

他爹地，抱歉，骥炎，我当时没有考虑那么多。”蓝媛蹲下身来，一手轻轻的抚着蓝亦的头，有些抱歉的目光看着谭骥炎，柔弱的几乎到苍白的脸看起来更加的娇楚可人。

“小媛这是为了蓝亦考虑，谁知道你会来美国。”蓝绍庭依旧脸色不悦，冷嘲热讽的目光看向谭骥炎“还是说你想要否认蓝亦是你的儿子。”

“哥，不要说了，小亦还在这。”蓝媛皱着眉头，转过头制止口无遮拦的蓝绍庭，随后又神情急切的看向身侧的蓝亦，方向他并没有在意蓝邵庭的话，这才放下心来，对着蓝亦柔柔的露出笑容。

“骥炎，我先和小亦说一下。”蓝媛在谭骥炎点头之后，随即牵着蓝亦的手向着一旁走了过去，如同一个慈爱的母亲一般将他抱在了腿上，这才缓缓的对他说明着谭骥炎的来意。

“我不要和爹地走，我要妈咪。”蓝亦尖锐的拒绝声有些的刺耳，甚至有些愤恨的看了谭骥炎一眼，然后用力的抱住了蓝媛的脖子，非常抵触这个突然出现要将他带走的爹地。

“小亦，不可以这么没有礼貌，爹地只是想你了，妈咪会在这里等你，小亦想家的时候就让爹地送你回来。”蓝媛柔声的笑着，骨瘦嶙峋的手轻轻的抚摸着蓝亦的头，可是说着说着，泪水却已经流淌出来了，看得出非常不舍得和蓝亦分开。

蓝邵庭双手环胸，讥讽的目光看着谭骥炎，“我说过蓝亦不可能和你走的，将他像垃圾一样丢开六七年，现在突然又要将他带走，谭骥炎，你还真是尽职的父亲。”

谭骥炎从第一眼看到蓝亦的时候就发现他无法喜欢这个孩子，至于原因，谭骥炎自己也无法说清楚，可是这是他的孩子，是他放弃了六年的孩子，谭骥炎压下不该有的情绪，视线依旧停留在抱着蓝媛的蓝亦身上。

蓝亦是一个有些阴沉的孩子，或者说是因为单亲家庭的原因才造成了他的阴沉性子，没有孩子的开朗活泼，也没有孩子的天真单纯，他话并不多，可是却不是给人一种安静乖巧的感觉。

最终，谭骥炎终于还是带着蓝亦离开了，不过随行的多了蓝媛，毕竟她不舍得孩子突然到一个陌生的地方，面对陌生的父母，谭骥炎也没有反对，蓝绍庭虽然一百个不愿意，可是面对娇弱的妹妹，终于还是妥协的将三人送上了飞机。

蓝家别墅不远处就是一个森林，很大的一片林子，和中国那些不是被破坏，就是被开发成旅游区的林子不同，这片森林是原生态的，不曾遭受过人为的开发，每年也有不少的人在林子里进行野外训练，不过都不敢太深入树林内部，听说树林里有一些猛兽，曾经就有人在林子里遇到过狼，还差一点被咬死。

别墅里，蓝绍庭端着酒杯，红色的液体如同鲜血一般在酒杯里晃动着，而他正依靠在阳台的栏杆上，远远的看着那茂密成荫的树森林，嘴角冷酷的勾起阴沉的笑容，孩子？那个孩子只怕已经成了野兽的午饭，六年过去了，或许连骨头都找不到一块了！

而在森林深处，无人涉及的林子里，大树遮天蔽日的遮挡住了日光，一些成熟的野果掉落在地上，因为无人采摘，所以显得很是茂盛，突然，林子里，一个极快的身影奔跑了过来，不同于野兽的皮毛和利爪，这是一个孩子，身上因为脏污看不出肤色，头发乱糟糟的在头上，他如同野兽一般从手脚并用的在林子里狂奔的。

他动作非常的快，虽然在吃着地上熟透的野果，可是那头发后的耳朵却在仔细的聆听着林子里的动静，不同于野兽的一双眼睛，却是宛若曜石一般的暗黑，冷寂而透露着锋芒，吃饱了之后，口子咬着熟透的果子向着来时的方向快速的飞奔而去，在这样危险的地方，他却安全无恙的回到了巢穴。

而巢穴里面有一只受伤的母狼，看到回来的孩子之后，母狼幽绿的目光里褪去了戒备，粗糙的带着腥味的舌头舔了舔孩子的脸，然后才低头吃着孩子带回来的成熟野果。

童瞳虽然没有车子，可是当看到容温沦为自己的司机接送自己时，童瞳小脸上的表情怎么看都有些的抽搐，偷偷的瞄了一眼开车的容温，上校就算是受了处分，也不至于被贬为自己的司机吧，爸爸也真是的，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

似乎察觉到身边童瞳无比纠结的表情，容温素来清寒孤傲的脸上却不由的染上了一丝笑意，“小瞳不用担心，童部长这样做自然有他的用意。”

容温知道，童啸也知道，小七的死亡是这两个男人心头的心结，可是对童啸而言，他只需要将这份痛埋在心里，可是对在第一线的容温而言，这个心结更应该说是一个心魔，太过于危险，否则上一次容温不会擅自进入看守所，所以童啸这样做，让容温留在童瞳身边，也是为了让他的心安静下来，否则这样的容温即使回到了特别行动组，也会给国安部，和整个行动组带来危险。

童瞳认命的点了点头，她原本是找爸爸抗议来着，可是为什么三句两句话之后，自己就点头答应了呢？揉了揉带着黑眼圈的眼睛，童瞳开始想念谭骥炎了，如果有谭骥炎在，说不定自己就不会被爸爸给诓骗了，这可是特别行动组的上校，给自己当司机，童瞳后背直发麻，她真害怕行动组余下的十个伙伴直接将自己给秒杀了。

机场，童瞳和容温一起过来时，从纽约飞过来的飞机已经抵达了，童瞳打着哈欠，昨晚上没有睡好，这会倒是有些的累了，不过还是强撑起眼皮瞅着出来的旅客，等着谭骥炎归来。

容温是一个极其有存在感的人，可是他却偏偏能让人将他当成路人甲乙丙忽略掉，或许每个行动组的成员都有这样的能力，将自己融入到环境里，人群里，即使再出色的人，却也让人感觉到无害，一眼扫过也不会留下任何的印象，这样的伪装已经成为了一种本能，如同童瞳一样，陌生的人第一眼看到她都感觉她有些的呆，没有任何的优点一般。

看着打着哈欠的童瞳，容温目光落在她的脸上，这是和小七完全不同的一个人，可是却又偏偏让他感觉到是那么的熟悉，是不是如果小七不是在国安部，在特别行动组，她或许就如同童瞳一般，明明是一个聪慧的人，却常常让人感觉到哭笑不得的单纯，她不是傻，也不呆，可是更多时候，她是不在意那些是是非非。

童部长这样做或许真的很对，和童瞳在一起之后，容温发现自己的心境越来越宁和了，当初，他曾经以为小七真的要杀了自己，可是上一次听到童瞳的话之后，容温才明白原来自己并不是那么了解小七，小七是宁死也会救自己的，即使小七牺牲了，其实在很早的时候，容温就想过这个可能，不是自己先死，或者就是他的组员先死，他和童部长一样，很早就有这样的觉悟，只是还需要时间来冲淡这一切。

童瞳无精打采的看着来来往往的人，因为是坐着，耷拉着小脑袋，所以她的视线基本是过往旅客的膝盖之下，嗯，一家三口，真不错，还手牵着手，不知道以后和谭骥炎有了孩子之后，能不能有机会这样出面，可是童瞳还是无法想象谭骥炎化身慈父的模样，视线顺着一家三口的手继续向上移动着，这个准爸爸怎么感觉有些的熟悉？

疑惑的皱了皱眉头，童瞳继续将视线上移，然后猛然的瞪大眼，目瞪口呆的看着走过来的一家三口，是谭骥炎没有错，难道她会感觉这个准爸爸的身材很熟悉，可是？

呆呆的，童瞳看着谭骥炎左手牵着的孩子，那是一张酷似谭骥炎的小男孩，六七岁的模样，有些的瘦，看起来不太健康，这是谭骥炎的儿子？童瞳脑袋里嗡嗡的响着，然后再将视线转向一旁的准妈妈，是一个很漂亮的古典美女，长发摇曳，白皙的瓜子脸，柔柔的如同清泉般的眼睛，翘鼻檀口，柔柔弱弱的还身边的小男孩一样，看起来不太健康，太瘦了，脸色也有些的苍白，几乎都快要没有了血色。(， ， •)

容温比童瞳更早发现走出来的谭骥炎三人，此刻将目光从蓝亦的脸上移开之后，容温浑身被一种冰冷的寒意覆盖住，从加入国安部的时候，容温就知道这一生自己会孤独到老，而童啸妻子的遇难，让容温也决定了会单身一辈子，所以他对童瞳的感觉有些的微妙，很怀念，很想要守护她，可是却又将这个不该有的念头压下，只希望看着她幸福，如同小七一般，得到属于平常人的幸福。

“爹地，妈咪，怎么不走了，小亦很累了。”一直沉默寡言的蓝亦突然开口，仰起头，对着谭骥炎甚至露出了孩子般的笑容，可是转而看向童瞳的目光时，那眼神却带着一丝阴狠的毒辣，完全不像是一个孩子的眼神。

自己这是因为昨晚没有睡好所以产生幻觉了，童瞳狠狠的闭上眼，然后再睁开，一只温暖的大手已经落在了自己的脸上，指尖温热的划过眼角。

“没有睡好？”谭骥炎心疼的看着童瞳那倦累的小脸，凤眸里目光冷酷的扫过一旁的容温，不由的想起之前在看守所里救过童瞳的那个国安部特工，还有那还在家里衣橱里的那一件黑色大衣，是这个男人吗？

耳边回荡着谭骥炎低沉的嗓音，童瞳终于露出了笑容，果真是眼花了，可是这边童瞳刚抱住谭骥炎，突然又看见他身后站扎的女人和孩子，刹那，见鬼了一般，童瞳用力的揉了揉眼睛。

“小亦，过来，这是你妈咪。”谭骥炎侧开身，虽然在飞机上时，蓝媛想让谭骥炎暂时不要说自己不是蓝亦亲生母亲的事实，可是谭骥炎拒绝了，既然已经决定了，那么他更希望这个孩子知道他和小瞳的关系。

“谭骥炎，你没有发烧吧？还是我没有睡醒。”童瞳感觉自己的脑子已经不够用了，一手探向了谭骥炎的额头，一手探向自己的额头，温度都很正常。

“这是我妈咪？”蓝亦疑惑的看着童瞳，走了过来，然后冰凉的小手拉了拉童瞳的手，而呆愣的童瞳早已经不再状况里了，顺势蹲了下来，呆呆的看着眼前这一张酷似谭骥炎脸庞的小男孩。

突然手上一痛，童瞳皱了一下眉头，呆呆的看着刚刚还正常，这会咬住自己手的小男孩，尖尖的牙齿咬的很重，鲜血立刻冒了出来，几乎是要咬掉童瞳手上的一块肉一般。

倏地一下，谭骥炎脸色冷厉一变，一手刚要抓住蓝亦，一旁的蓝媛似乎也察觉到了不对劲，抢先一步走了过来，拉住蓝亦，也挡住了谭骥炎。

“小亦，你做什么，快松开，快松开！”蓝媛的声音带着急切和不安，回过头，抱歉的看着谭骥炎，然后又用力的抓着蓝亦，言语里多了一份严厉，“蓝亦，松开！”

可是蓝亦咬的太狠，酷似谭骥炎的小脸狰狞的扭曲着，眼神恶毒，嘴唇上已经沾上了童瞳手上的血迹，而被咬痛的童瞳终于算是明白过来，这不是做梦！

“小瞳。”容温脚步一个上前，寒着美丽的眼，手腕一动，却不知道点住了蓝亦的什么地方，终于，蓝亦松开了口。

“妈咪，我不要其他人，我只要妈咪一个。”蓝亦突然如同孩子一般哭了起来，然后抱着蓝媛的腿哭了起来。

容温的神色很难堪，这么多年来，容温已经很少动怒了，他不会对一个孩子动手，可是看向谭骥炎的目光却带着凌厉之色。

而谭骥炎此刻已经顾不得容温，心疼的一把握起童瞳的手，那雪白柔嫩的手背上，牙齿咬的狠，被咬的地方皮肉几乎要掀开了，血肉模糊着，似乎要将童瞳的手给咬掉一般。

“谭骥炎，我没事，你让我冷静一下。”这一点痛童瞳还不在意，她此刻只感觉脑子一片混乱，看了看谭骥炎，又看了看相拥的抱在一起的蓝媛和蓝亦。

“走吧，我在车上告诉你。”谭骥炎揽过童瞳的肩膀，凤眸冷漠的扫过被蓝媛抱住的孩子，向着机场外走了过去。

事情其实很简单，真的很简单，只不过当初这个身体的主人并不是流产，而是早产，然后早产的孩子被送去了美国给蓝家抚养，而谭骥炎昨天突然离开，却是要将孩子带回来。

汽车后座上，童瞳看了看副驾驶位置上的蓝媛和蓝亦，又看了看身旁的谭骥炎，虽然童瞳说过想要一个和谭骥炎的孩子，可是这事情也发生的太突然了，就像是她想要个孩子，突然一个六岁的孩子已经出现在了自己面前，连个缓冲期都没有，一般人都会被吓倒。

可是自己为什么没有太多的感动呢？难道是因为不是这个身体原装的主人，所以看到了这个被放弃了六年的孩子，

却没有太多的感觉。

“不要想太多，睡一会。”谭骥炎让童瞳靠在自己肩膀上，当年的事情，如今成了现在这样，谭骥炎也有些的头痛，这个孩子会排斥童瞳，谭骥炎明白，可是却没有想到蓝亦竟然如此的过分，谭骥炎看着童瞳落在腿上的小手，虽然不流血了，却已经肿了起来，峻寒的脸不由的冷厉了几分。

闭着眼，童瞳没有什么睡意，不过还是闭目养神着，手背上还有些痛，让童瞳明白这个孩子刚刚咬的多么用力，也对，被父母抛弃了六年，突然又要带回来，这个孩子会怨恨，会找自己发泄也是情理之中，可是她是真的不知道要怎么哄孩子，而且还是一个饱含怨气的孩子。

谭骥炎让容温将车子开到了西湖苑这边的别墅，怡然园那边是他和小瞳的家，可是谭骥炎不知道为什么不想将蓝媛和蓝亦带过去，或许是因为房间不够。

“我没事，你去忙，一会回来睡觉。”童瞳不在乎的看了一眼自己的手，笑着对着谭骥炎开口，终于从刚刚震惊里回过神来，然后想到自己突然有了一个六岁的儿子，童瞳立刻充满了力量，快速的拍了拍谭骥炎的肩膀，头也不回的向着别墅里跑了过去。

谭骥炎西湖苑这边的别墅很大，也很空，因为和童瞳同居住在怡然园之后，这边别墅就只有李成住，童瞳那边有谭景御派过来的保镖，所以一般将谭骥炎送去怡然园之后，李成就会回来，然后早上再过去接人。

孩子！站在别墅门口，童瞳给自己打气着，然后推开门走了进去，小脸上带着熠熠的笑容，目光看向站起身来，有些局促的蓝媛身上，这边刚要开口，却见蓝媛已经率先说话了。

“童小姐，很抱歉，小亦只是突然有些不适应，你坐一下，要喝水吗？”蓝媛还是那副娇弱可怜的模样，因为时差的关系，此刻看起来有些的疲惫，不过还是向着一旁走了过去，倒了一杯水递给童瞳，也倒了一杯水给沙发上的蓝亦。

“没有关系，谭骥炎太突然了，我都有些被吓倒了。”童瞳接过杯子，总感觉有些的不对劲，然后看了看蓝媛，突然明白过来，自己怎么像是客人，蓝媛倒像是女主人了。

“妈咪，我饿了。”沉默坐在沙发上的蓝亦突然的开口，拉了拉蓝媛的手。

“好，乖，小亦坐着休息一下，妈咪去厨房给你弄吃的。”蓝媛温柔的笑着，抚摸着着蓝亦的头，然后对着童瞳微微颔首，准备迈步去厨房。

“那个你休息就好，我去做饭。”童瞳终于后知后觉的想起自己才是主人家，制止住了蓝媛，然后努力露出柔和的笑容，走到蓝亦面前，对于这个突然冒出来的儿子，童瞳带着十二分的耐性，“小亦，你想要吃什么？”

“不要叫我的名字，你凭什么叫我的名字，你认识你吗？”可是刚刚还算乖巧的蓝亦，突然抬起头，那酷似谭骥炎的峻朗小脸上露出邪恶的笑容，讥讽的目光恶毒的看着童瞳，然后手里的杯子突然向着童瞳砸了过去。

难道这孩子知道这身体里是另一个人的灵魂，所以才会这么排斥？童瞳身影快速的一闪，啪的一声玻璃杯碎在了地板上，孩子的力气不大，准头也不行，自然不可能真的砸到童瞳。

“小亦，不可以这么没有礼貌！”蓝媛虽然板着脸训斥着蓝亦，可是那娇柔的模样，连训斥都显得有些的温柔，“将地板收拾干净！”

蓝亦恶狠狠的瞪了一眼童瞳，然后从沙发上起身，向着破碎的水杯走了过去，蹲下身来要捡起地上的玻璃碎片。

“我来吧，不要将手划破了。”童瞳有些无力的抓了抓头，看了一眼蓝媛，突然感觉自己有些失败，这孩子对自己排斥的厉害，不过想想也对，自己和谭骥炎抛弃了他六年。

正捡着玻璃碎片，蓝亦看着蹲下身过来帮忙的童瞳，目光复杂的看了她一眼，犹豫着，然后再次的低下头，童瞳松了一口气。

地板上有着水迹，蓝亦突然身体一个不稳，向着还满是玻璃碎片的地板趴跪了下来，童瞳迅速的抬起手扶住蓝亦，而似乎吓倒的蓝亦双手快速的抱住了童瞳的脖子。

童瞳只感觉脖子上一痛，温热的液体湿润着颈部的肌肤，本能的警觉之下，童瞳倏地抓过蓝亦的手，刚用力就听到蓝亦吃痛的叫声，让童瞳猛然警觉这还是一个孩子，是自己和谭骥炎的孩子。

“我不要你帮忙！”蓝亦手得到了自由，快速的站起身来，将抓在手指间染血的玻璃碎片丢在了一旁的垃圾桶里，斜睨着目光瞪着童瞳，可是看着童瞳流血的脖子，似乎有些害怕的低下头，只是还是倔强的站直着身体。

这孩子刚刚要杀了自己？童瞳为这个脑海里一闪而过的念头猛然的怔住了，可是看着低着头，双手有些抖动的蓝亦，应该是意外吧，他刚刚手里抓着玻璃碎片，是抱住自己脖子的时候不小心划到自己的。

厨房里，童瞳看着冰箱里的食材，先将米淘了放进了电饭锅里，然后打了三个鸡蛋做了鸡蛋羹也在屉子上一起蒸着，然后将瘦肉切成了小片，准备做一个孩子喜欢的咕噜肉，然后准备再炒两个菜。

脖子上的伤不厉害，只是划到了肌肤而已，有些的刺痛，童瞳一面做着菜，一面想着该如何和蓝亦相处，说实话，童瞳自己是真的吓倒了，突然出现这么大一个儿子，而且还是之前被抛弃的，蓝亦排斥自己，童瞳明白，可是该怎么相处，童瞳一个头两个大了，苦巴巴着小脸，她和大人相处都有些的问题，和孩子相处就更加是一头雾水了。

忙碌了四十多分钟，饭菜都上桌了，童瞳这才上楼去客房喊蓝亦和蓝媛下来吃饭，因为蓝亦已经六岁，在美国都是一个人住一个房间，所以在这边，蓝媛也让蓝亦单独住了一间卧房。

“小亦，出来吃饭了。”童瞳敲着门，等了半晌，却没有人回答，难道睡着了？童瞳又等了一下，然后打开门刚要走进去，一个木质的玩具熊向着自己砸了过来。

眼明手快的抓住，童瞳错愕的瞪大眼，发现原本被佣人整理干净的客房这一会像是被海盗给扫荡了一般，成了一片

狼藉，桌子和椅子都倒在了地上，木架上的摆设品破的破，碎的碎，被子被拖到了地板上，上面堆着蓝亦的东西，杯子倒在床头柜上，水顺着柜子流了下来。

“收拾干净！”如同使唤佣人一般，蓝亦看了一眼童瞳，然后直接从狼藉里向着门口走了出去，径自的走向另一间客房，“妈咪，出去吃饭了。”

“嗯，童小姐呢？”蓝媛走了出来，疑惑的看着眼前的蓝亦。

“她说要帮我整理行李，让我们先吃。”孩子的声音听起来还是有几分的稚嫩，根本让人无法怀疑他说谎了。

听着下楼的脚步声，童瞳看了看手里的木制玩具，头痛着，可是一想到是自己和谭骥炎抛弃了这个孩子，便认命的走了过来，开始收拾起来。

花了半个小时，将客房重新的整理干净，童瞳打开窗户，看着又整齐的客房，摸了摸饿瘪的肚子，刚准备转身出门，蓝亦却已经回来了。

“出去，我要睡觉了。”大少爷般的看了一眼童瞳，蓝亦直接的向着大床扑了过去，脚上的鞋子直接的蹬到了地板上，然后裹起被子睡觉。

“才吃过饭，不要马上睡觉。”童瞳看着被子里的一团，走了过来，拉开被子，“还有，睡觉的时候要将头露出来，否则呼吸不顺畅。”

“你管我这么多做什么？我过去就是一直这样睡的！你以前怎么不管我呢？”啪的一声打开童瞳的手，蓝亦恶毒的笑着，看着童瞳苍白一怔的脸，然后再次用力的拉过被子盖住头。

谭骥炎小时候也这样？童瞳从小就被童啸送去了基地训练，所以根本没有什么所谓的童年，自然也没有什么参考，可是看着蓝亦，童瞳很难想象小时候的谭骥炎会这样？

不过看着已经睡着的蓝亦，童瞳终于还是将被子拉低了一些，放轻缓了脚步向着房间外走了去，厨房里三个菜加一个鸡蛋羹绝对够两个大人和一个孩子吃，可是当童瞳走进厨房的时候，却发现蓝媛正在洗碗筷。

“童小姐，你怎么起来了？小亦说你身体有些不舒服，让我们先吃，你不吃了要休息，是不是饿了？”蓝媛疑惑的回头看着走过来的童瞳。

眨着眼睛看着蓝媛手里洗干净的碟子，再看着厨房垃圾桶里倒进去的剩菜，童瞳无力的翻了个白眼，“我随便弄点吃的就行，你上去休息吧。”

空荡荡的厨房，童瞳饿的厉害，可是想到蓝亦的排斥，也没有心思弄吃的，直接煮了一碗面条填饱肚子，然后窝到了客厅的沙发上，只感觉比以前训练一天还要累。

谭骥炎突然离开，所以有些工作还是需要回去处理一下，不过等忙完之后，这才回到西湖苑的别墅，打开门便看见靠着沙发上，抱着抱枕小憩的童瞳。

放轻了脚步，谭骥炎蹲了下来，温热的手指眷恋的抚上童瞳的小脸，将那洒落的放肆顺到了她的耳后，然后原本温柔的目光陡然之间锐利起来，童瞳白子的脖子上有一道被划破的血痕。

“没事，小亦不小心摔了杯子，捡玻璃碎片的时候，差一点摔倒，我抱住他的时候被划伤的。”童瞳笑着替蓝亦掩饰着，然后顺势抱住了谭骥炎靠在他身上，有些闷闷的开口，“小亦不喜欢我。”

“嗯，他也不喜欢我，或许是怪当年我们抛弃了他。”谭骥炎轻柔的拍着童瞳的后背，六岁的孩子已经有是非观了，估计是这样突然的变故，不适应，所以才会排斥自己和小瞳。

“是我们对不起他。”童瞳原本以为自己可以当一个合格的妈妈，可是看到蓝亦之后，童瞳却发现自己没有太大的情绪波动，只有些的愧疚，虽然说起来也不算是她抛弃了这个孩子，可是当年这个身体的主人还在上大学，和谭骥炎又没有感情，突然有了孩子，然后以为意外流产了，这也是情理之中。

“不要想太多。”不喜欢童瞳口中的愧疚，谭骥炎沉了一下黑眸，他突然怀疑自己将蓝亦带回来，告诉小瞳这一切是不是对的。

低下目光看着刚睡醒还有些疲倦的童瞳，尤其是扫过她脖子处的血痕，谭骥炎目光冷了几分，这个伤口真的是不小心划到的？可是如果是刻意的，想到这样的假设，谭骥炎身上倏地迸发出浓烈的寒意。

“没事，只是不小心划破的，小亦只有六岁而已。”童瞳笑着在谭骥炎的脖子上咬了一口，他想什么呢？虽然说脖子是人身上最薄弱的一处要害，可是童瞳还不至于认为一个六岁的孩子要杀自己。

听着童瞳的话，谭骥炎也点了点头，感觉到脖子上那磨着自己肌肤的小利牙，峻脸柔软下来，一手从童瞳腋下穿过，一手落在他的腿弯处，直接将人横抱在了胸膛前，“陪我去睡一会。”

童瞳昨夜没有睡好，谭骥炎也只是在飞机上补眠了几个小时，所以这会倒在大床上，童瞳直接滚进了谭骥炎的怀抱里，然后闭上眼沉沉的入睡着。

谭骥炎心疼的握住童瞳被咬的手，虽然上了药，不肿了，可是咬的太重，这会手背上还一圈深深的牙印，谭骥炎冷着眼神，眸光深思的复杂，又看了看童瞳睡着的容颜，最终也闭上眼补眠着。

—分隔线—

谭景御拖着沐放走进了商场，英俊帅气的脸上是掩饰不住的喜悦表情，一条手臂勾搭上沐放的肩膀，两个大男人勾肩搭背倒也算是正常，虽然说沐放那绝美妖孽的脸庞不时引来四周过路人的注目。

“放开！”挑着桃花眼，沐放用力的挣扎了一下，可惜却甩不开谭景御的手，邪魅冷怒的风情，长发齐腰，身材修长，雅痞的装束，怎么看都是如同从封面上走出来的男明星。

“小放放，你难道是想要和我牵手吗？我不在意的。”谭景御厚脸皮的笑着，甚至对着生气的沐放抛了个媚眼，“来吧，来吧，我们牵手。”

沐放狭长的目光里满是挫败的怒火，终究不再挣扎，任由谭景御揽着自己的肩膀，遇到谭景御这样油盐不进的无赖，沐放第一次尝试到一种挫败的感觉。

“小放放，你是小丫头和二哥的儿子喜欢什么玩具？”谭景御睁大眼浏览着货架上的玩具，从遥控的飞机赛车，到变形金刚，然后是一些益智玩具，琳琅满目的商品，看的谭景御都有些的眼花了，他小时候这些东西玩过一遍之后就动丢了，他更喜欢到处去冒险闯祸。

“你很喜欢小孩子？”沐放看着喜上眉梢，言语里都透露着兴奋的谭景御，不知道为什么有些莫名的失落的感觉，原本他也是兴高采烈的的来给蓝亦选礼物的。

“喜欢那。”没有察觉到沐放有些晦暗的眼神，谭景御也终于松开了落在沐放肩膀上的手，拿下一个遥控赛车，仔细的看着上面的介绍。

所以他该去找一个女人，然后生下一堆孩子，沐放静静的看着认真看着说明的谭景御，这个男人总是没有个正经，懒懒散散的，虽然英俊十足，可是更多的时候却像是个没有长大的大男孩，可是此刻，看着谭景御收敛了笑容，专注的挑选着玩具的模样，沐放忽然感觉他会是一个好父亲。

“小放放，这个不错，不过就是太简单了，一点难度都没有。”谭景御一手拿着玩具，一手又趁机搭到了沐放的肩膀上，笑容里透露着精明，凑到沐放耳边低声的开口，“小放放，这个玩具一定要挑好，第一次见面留下一个好印象，反正二哥和小丫头也是第一次见小亦，说不定我们两好好表现，就可以将这孩子拐回家当我们儿子，所以我们一定要多挑一点玩具。”

谭景御将手里的玩具放到了货架上，随即又走向自己看中的另一个玩具，怎么看都像是一只满是算计的狡猾狐狸，如意算盘是打的当当响。

沐放足足愣了一分钟这才明白谭景御的目的，他根本就不是喜欢什么小孩子，他这样做就是为了将蓝亦给拐回来当自己儿子，突然的，沐放薄唇勾起了一抹浅笑，眉眼里满是妖魅的风情万种，这个男人果真不是什么善良角色，自己二哥都要算计。

谭景御原本是回头让沐放给些意见的，一转头便看见沐放正看着自己笑着，长身玉立，笑容妖孽，心忽然砰砰的加快着跳动，说不出的幸福感觉流遍了全身。

“小放放，不带这样笑的，太勾人了。”谭景御一个把持不住，化身色狼扑了过来，也幸好这边是玩具区，顾客并不多。

“滚！”回给谭景御的是沐放毫不客气的怒斥声，然后是一脚狠狠的踹了过去，沐放直接走到一旁，也认真的挑选着第一次见面给孩子的玩具。

谭骥炎和童瞳是睡到下午四点才起来的，补了睡眠，两个人都恢复了精神，门铃响起来的同时，也听见了谭景御那鬼哭狼嚎的叫门声。

“小亦，来叫一声叔叔，这个玩具就归你了。”谭景御没有想到开门的就是蓝亦，笑着举起手来的玩具，眼前的小男孩果真像二哥，这五官差不多是翻版出来的一般，只是不知道这性子像不像二哥，还是像小丫头。

“叔叔好。”蓝亦倒是乖巧懂礼的喊人，然后疑惑的看着站在谭景御身边的沐放，似乎有些吃惊沐放那妖媚绝色的面容。

“小亦，这个是沐叔叔，来，这玩具都归你了。”谭景御笑着将手里的玩具给了蓝亦，这孩子看起来倒不像是二哥，不过性子也不像是小丫头。

“小放放，都说侄子像叔叔，我们就将小亦给拐回家。”看着收到礼物笑起来的蓝亦，谭景御回头低声对着沐放开口，笑的愈加的阴险狡诈。

沐放已经直接无视谭景御了，他哪只眼睛看出这个孩子像他了，这五官根本就是缩小版的谭骥炎，而谭景御更像极谭母，眉宇中带着精致的英俊，而谭骥炎更像是谭骥炎，五官深刻硬朗，神情冷漠。

“小丫头，你儿子……你手怎么了？”看到下楼的童瞳和谭骥炎，谭景御快速的迎了上去，可是当目光掠过童瞳的手上，刹那，原本的笑容冷了下来，那手背上的牙印一眼就看出来是孩子咬的，而且不是一般的力度，咬的这么狠，牙印很深不说，周边已经淤青了，这根本就是想要咬掉一块肉下来。

“谭三哥，沐哥。”童瞳倒是没有在意笑着招呼着沐放和谭景御，然后看了一眼坐在沙发上正准备拆玩具的蓝亦，果真是小孩子，还是最喜欢玩具，而第一次见面，童瞳发现自己太失败了，竟然连一个礼物都没有准备，不过这也不能怪自己，谭骥炎只说让自己去机场，结果当时自己直接被吓倒了，哪里还想得起去买个玩具当礼物。

随着童瞳从身边走过，谭景御再次看见她脖子上的伤痕，英俊的眉头更是皱了几人，目光有些锐利的看向沙发上的蓝亦。

而刚好抬起头，蓝亦对上谭景御的目光，不由浑身一震，一种说不出来的害怕之下，蓝亦快速的低下头继续摆弄着手里的玩具。

“你做什么？”沐放对着童瞳和谭骥炎招呼之后，抬手撞了一下身边的谭景御，只感觉他看向蓝亦的目光太过于锐利，宛若刀子一般。

“小放放，这是二哥和小丫头的第一个孩子，我们不能夺人所爱对不对，我们预定他们的第二个孩子，从襁褓里就拐

走，然后这孩子肯定和我们最亲。”谭景御又恢复了懒散的笑容，然后无赖的靠着身侧的沐放，笑的那是一个精明狡猾。

对于谭景御的异想天开，沐放已经直接无视了，瞪了他一眼，只感觉谭骥炎那么精明的男人，怎么就有这样不着边的弟弟，他们真的是一家人吗？说不定在医院抱错了孩子。

“爹地。”蓝亦放下玩具，有些拘束的喊了一声谭骥炎，不过看着童瞳的目光却带着不屑和厌恶。

“蓝亦，你的礼貌呢？”谭骥炎此刻终于发现看，比起对自己的排斥，蓝亦根本将童瞳当成了生死仇人一般，那眼神阴沉的让谭骥炎几乎有种感觉这还是孩子的眼神吗？小孩子即使厌恶一个人，也是单纯的厌恶，而不是蓝亦这种带着阴狠的感觉。

绷直了身体，蓝亦看着童瞳，然后倔强的别过头，“她不是我妈咪，我妈咪还在楼上休息，她只不过是抛弃我的人而已！不要我，当初为什么要生下我？”

孩子尖锐的喊声很是刺耳，童瞳怔了怔，然后无声的在心底叹息着，她突然有些庆幸，自己不是这身体原来的主人，否则看到蓝亦这样的排斥自己，这个身体的主人该有多么的难受。

“蓝亦！”谭骥炎声音陡然之间冰冷下来，凤眸冷怒，薄唇紧抿，肃杀的威严让人感觉到不寒而栗，即使是大人都有些的畏惧，更不用说一个孩子。

沐放只感觉谭骥炎太过于严厉了，这边刚想要开口，可是一旁谭景御却眼明手快的拉住沐放，对着他摇摇头，低声道，“这是二哥的家务事，我们不要管。”

“我不叫！”蓝亦身体颤抖着，脸显得更加的苍白，和谭骥炎酷似的小脸看起来都没有血色了，而看着童瞳的目光比刚刚更加憎恨了。

“谭骥炎，他还是个孩子。”童瞳快速的拉住谭骥炎的手，对着他瞪了一眼，然后笑容柔和的看向蓝亦，“没有关系，不用叫我妈咪的。”

“你本来就不是我妈咪！我没有你这样毒蝎心肠的妈咪！”可惜蓝亦不但不领情，还一把推开眼前的童瞳，咚咚咚的向着楼上跑了过去，砰的一声关上门。

自己不至于面目可憎吧？童瞳再次无力的翻了个白眼，然后一回头就对上三个男人，六道担忧的目光，让童瞳有些的头皮发麻，尴尬的解释着，“那么不用这样看着我，我没有那么难受，真的，小孩子需要适应。”其实童瞳很想说自己也需要适应期。

如果蓝亦排斥，为什么只排斥小丫头，而不排斥二哥，而且他看向小丫头的眼神可不太好，明明是在飞机上才知道这一切的，可是蓝亦那眼神似乎将仇恨聚集了十多年一般，谭景御回头看了一眼楼上，突然感觉这一次的事情有些麻烦了。

148章 蓝亦失踪

一行人来到之前谭景御订好餐的饭店，而沐放也看出来其中的不对劲，原本只是算庆祝蓝亦的归来，可是如今只要看蓝亦对童瞳的排斥，就知道事情很麻烦。

“抱歉，小亦不太听话。”坐了下来，蓝媛道歉的向着童瞳和谭骥炎开口，神色柔和而娇弱，可是言语里有着对蓝亦的爱护，“小亦性格从小就有些的孤僻，所以这一次的事情才会反应这么大。”

“没有关系，你不用在意。”童瞳摇摇头，看了一眼低着头不知道在想什么的蓝亦，心头有些的愧疚，难道真的是因为六年没有相见，所以才会对这个孩子没有太多的感情，有的也只是发自内心的亏欠。

菜很快就上来了，精致的菜肴散发出可口美味的香气，低着头，蓝亦如同孤僻内向的孩子一般，不再开口，也不再看向众人，只是慢慢的吃着饭菜。

童瞳剥了虾壳，将虾肉放到了蓝亦的碗里，可惜刚放进去，蓝亦突然停止了吃饭，虽然还是低着头的模样，可是那斜挑的看向童瞳的目光却显得格外的诡异和冰冷，然后将童瞳剥出来的虾子丢在了桌面上，用筷子一点一点的捣烂。

谭骥炎脸色不太好，这个孩子太过于阴沉，阴沉的不像是一个孩子，尤其是他看向童瞳的目光，那股恨，让谭骥炎寒了眼神，与身具有的威严不由的迸发而出，让正挑衅的蓝亦脸色倏地苍白起来，小手紧张的颤抖着，啪的一声手里的筷子掉在了桌子上。

“妈咪。”蓝亦声音已经夹带着哭腔，转而求助的看向身边的蓝媛，然后跳下椅子，用力的抱住了她。

“谭骥炎，没有关系。”童瞳拉了拉谭骥炎的手，看着他那冷酷漠然的峻脸，无力的叹息着，他和一个孩子这么严肃板着脸做什么。

“骥炎，对不起，小亦他……”蓝媛脸色似乎又苍白了一些，抱紧着怀抱里的蓝亦，忽然话音里带着哭腔，便说不下去了，整个人抱着蓝亦似乎也非常的难受。

气氛一时僵硬下来。

谭骥炎手机响了起来，看了一眼上面显示的名字，谭骥炎拿着手机起身走向包厢外侧的阳台接起电话，从蓝家将人接回来，谭骥炎就知道爷爷会立刻收到消息，这是瞒都瞒不住的。

而这边童瞳手机也差不多同时响了起来，而打电话的人正是童啸，突然的，童瞳无比庆幸这一通电话，她是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和蓝亦相处，所以也立刻接起了手机，带着几分落跑的迅速去了包厢外的走廊接电话。

“妈咪，我出去玩。”蓝亦吃饱了之后，放下了筷子，也放开了蓝媛，低声的询问着。

从一开始蓝媛的脸色就不太好，此刻也有些的失神，听到蓝亦的话，点了点头还有些的不在状态里，“就在外面玩，

不要乱跑，这里你不熟悉。”

童啸打电话过来了解一下情况，毕竟在机场的时候，容温清楚的看到蓝亦对童瞳的排斥，所以这件事也就汇报给了童啸，也知道了这个孩子是当年童瞳的孩子，只是被送到了美国交给蓝家抚养而已。

而谭老爷子这一头火气就大了，在电话里就狠狠的训斥了谭骥炎一顿，这么大的事情他竟然敢瞒着不说，而且还一瞒六年，这如果被政敌知道，对谭骥炎进行攻击，绝对是后患无穷，可是谭老爷子最后却又交代谭骥炎将蓝亦吃过饭带回香山大宅这边，终究是老了，谭老爷子从没有想过自己还有一个重孙子，甚至已经六岁了，自己成了老太爷，一时之间，百感交集着。

“小亦去外面玩了，童小姐，你不要着急，小亦只是一时之间没有办法适应，毕竟你和骥炎六年没有见过他，让小亦突然接受这样的事实，他需要一些时间。”蓝媛对上童瞳疑问的目光，先是交代了蓝亦的去处，然后才替蓝亦这样反常的举动解释着。

“嗯，我知道。”童瞳点了点头，然后闷头扒着饭，刚刚爸爸在电话里也说了，孩子会有这样的排斥心理，很正常，自己需要多一些耐性。

可是直到吃完了饭，却没有看到蓝亦进来，蓝媛也的着急了，起身出了包厢去找，可是外面的走廊，和酒店大堂外都看不到蓝亦的身影。

问了门童，却也没有注意到是不是有孩子出去了，可是却可以肯定没有单独的孩子出门，否则他肯定会注意到的。

“你不要着急，谭三哥去查看监控录像了。”看着脸色越来越苍白，已经快要哭出来的蓝媛，童瞳开口安慰着。

“我怎么能不急，那又不是你孩子，是我孩子……抱歉，童小姐，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太担心小亦了。”蓝媛对着童瞳吼了一半的声音迅速的停了下来，眼中已经含着泪水，哽咽的起来，“我太粗心了，明知道小亦情绪不太对劲，却还是让他一个人在外面玩。”

童瞳看着急切的蓝媛，耷拉着小脑袋开始检讨着，自己是不是真的太冷血一点了，虽然童瞳也有些担心蓝亦的安全，可是绝对不到蓝媛这样的程度，或许自己真的不适合当一个母亲。

谭景御查看了酒店的录像，最终发现了蓝亦的身影，他是跟着一群吃过饭出门的客人离开的，跟在一个女士的后面，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他是她的孩子，所以谁也没有阻拦，也没有注意到。

酒店外已经是夜色笼罩，路灯都明亮的亮了起来，车水马龙，一辆辆汽车呼啸的开在马路上，人行道上人潮也是喧闹，要找一个离开酒店的孩子，的确有些的困难。

“我们分头找。”童瞳对着谭骥炎开口，看着他不赞同的脸色，摇摇头，示意他不用担心自己的安全，这个时候找到蓝亦才是最重要的，他只是一个六岁的孩子，还是第一次来北京，在大晚上的就这样走失了，肯定会害怕和不安。

“骥炎，你一定要找到小亦，小亦他……”泪水汩汩的涌了出来，蓝媛抓着谭骥炎的手臂，苦苦的哀求着，因为身体本来就弱，这会却已经有些承受不住的晃了晃，谭骥炎快速的扶住蓝媛。

“你放心，我已经通知了路上的交警和巡警，他们都会注意的。”低沉的声音带着安抚人心的力量，谭骥炎看向已经冲出去寻找蓝亦的童瞳，终究还是没有阻止，和谭景御、沐放也开始从其他方向去找。

夜很暗，很黑，风一直刮着，原本以为明天才会下雨，可是忽然一道明亮的闪电如何火蛇一般的撕裂了天空，雷声轰鸣的响起，豆大的雨点立刻从夜空里砸了一下。

突然的下雨，让路上的行人步伐匆忙起来，有的找到地方去躲雨，有的快速的拦着出租车离开，一时之间，原本喧闹的街头突然变得安静了许多。

一抹脸上的雨水，童瞳看着暗中现身的保镖，“不要管我，你们分开去找，我没事的。”

“可是……”这两个保镖是谭景御安排保护童瞳的，身手非常好，后来谭骥炎见了他们一面，将他们的工资翻了一倍，让他们专心的保护童瞳，而这一会，听到童瞳的话，两个人都有些犹豫，可是一想到走丢的是孩子，这狂风大雨的天气，太过于危险。

“立刻去找蓝亦。”童瞳神色严肃起来，闪电划过天际，照亮她满是雨水的小脸，清冷凛冽里是不容拒绝的威严，让两个保镖点了点头，终于向着相反的方向也去寻找蓝亦的下落。

大雨一瞬间湿透了衣服，看了看谭骥炎的手机来电，童瞳一咬牙直接挂断了，目光在大雨里向着四周张望着，然后快速的向前走着，她已经亏欠了这个孩子六年的时间，这个时候，她更不能让蓝亦出事。

声音喊的有些沙哑，童瞳身上已经被雨水给湿透了，冰冷的身体已经麻木的没有了太多的感觉，手脚都快要僵硬了，中途和两个保镖还有谭骥炎联系了，还是没有找到蓝亦的下落。

一个孩子，在风雨大作的晚上，刻意的离开，要寻找的确太困难了，他随便找一个地方窝起来，就能让大人们找个遍也找不到结果，更何况街道四通八达，也不知道蓝亦是步行离开，还是坐公交车走的，这样的范围太大太广。

电台这边也正在不断的播放着蓝亦今天穿的衣服，和体貌特征，希望有人注意到，可是找了两个多小时，却没有一通电话打过来。

如果是在美国，蓝媛还知道蓝亦可能会去什么地方，可是在陌生的北京街头，饶是蓝媛也根本想不到蓝亦会往哪里走，他就算想去哪里，北京这么大，只怕也会迷路。

谭老爷子又一通电话打给了谭骥炎，狠狠的发了火，交通部那边也在查看各个路口的监控录像，想要能发现蓝亦的下落。

“二哥，这样太难找了。”谭景御抹着脸上的雨水，将沐放给拉到了一个店铺的屋檐下，对着手机另一头的谭骥炎开

口，“如果只是步行走失的，这会应该已经找到了，只怕是坐车离开的。”

“先找着。”谭骥炎的脸色也是不好，他知道蓝亦会有所抗拒，可是却没有想到这个六岁的孩子竟然会突然出走，对于蓝亦，谭骥炎还是有些的愧疚，可是他对童瞳的态度，让谭骥炎一开始的愧疚又冷了几分。

“小放放，你别动，脸都冻的紫了。”谭景御看了一眼店铺四周，直接拉着沐放的手进了不远处一间服装店，目光一扫，因为都是一些普通的衣服，并没有沐放身上的那些合身，不过还是选了两套休闲装，然后将浑身同样湿透的沐放推进了换衣间里。

这样的天气虽然不冷了，可是因为急着找人，在大雨里淋了这么久，也够人受的，沐放快速的将衣服换了下来，虽然说他绝对不会穿这样完全看不出什么样式的休闲装，可是一想到这是谭景御买的，心头便有些的动容。

“现在还吹什么头发？”这边沐放刚走出试衣间，谭景御却已经将他给抓到了一旁，拿出店员借出来的吹风机要将沐放那同样湿透的及腰长发给吹干。

“一会就好，将发根吹干，否则寒气都进了头部，现在没什么，以后老了头痛了，就有你受的。”谭景御直接将沐放给压坐在了椅子上，然后解开他绑着头发的缎带，刹那，绸缎般的长发散了开来。

嗡嗡的声音响在耳边，沐放心头一热，挣扎的动作也停了下来，走了这么久，快两个多小时了，沐放也有些的累了。

“请喝水。”店员将两倍开水递了过来，然后快速的瞄了一眼沐放和谭景御又迅速的退到一边，这样的大雨，晚上店里基本没有客人上门，所以三个店员倒也很是清闲，看向谭景御和沐放的目光带着一股子暧昧。

“我不太喜欢蓝亦这孩子，眼神不好。”谭景御专心致志的给沐放吹着头发，手指穿梭在他的房间，吹风机的热风之下，湿透的头发一点一点的被吹干，明明只是一种枯燥的动作，谭景御自己头发断，他根本不会吹，只用毛巾马马虎虎的擦一下，然后等着自然干，这会才突然发现这样的动作很是温馨，尤其是看着沐放并没有拒绝自己的关心，帅气的脸上多了一份笑，弯了腰，嘴巴凑到了沐放耳边，亲昵的开口，“以后我都给你吹头发。”

“滚！”耳朵一热，沐放莫名的感觉到脸上一阵燥热，比起以前谭景御的胡闹折腾，这一刻，他这样温情的话，却让沐放感觉到无比的温暖，所以连同斥责声都显得有些的软腻。

而不远处几个店员看到突然亲密在一起说话的谭景御和沐放，然后一个个有些羞红了脸，不过眼中倒没哟什么歧视和不屑，更多的是一种好奇，毕竟即使是普通的衣服，在沐放这样绝美倾城的面容之下，却也能穿出明星的范儿，尤其是此刻散着黑发，一手端着塑料的纸杯，慢慢的喝着水，其实只是一个普通的画面，却给人一种说不出来的美感，而站在他身后的谭景御，帅气英俊的脸上笑容温柔i，一手挑着沐放的黑发，一手拿着吹风机，画面柔和而美好。

出了服装店，谭景御手里多了一把买过来的雨伞，对上沐放不赞同的眼神，一手撑着伞，一手固执的揽上他的肩膀，“要能找到，刚刚已经找到了，所以我们还是一起去找，你生病了我更心疼。”

“谭景御，那可是你侄子！”沐放挣脱了一下，却没有挣脱开谭景御的手，只能任由他揽着自己的肩膀走入大雨里，天已经漆黑一片，不时有行人打着伞走过，却依旧看不到蓝亦的身影。

“你比那个蓝亦重要。”谭景御丝毫不掩饰自己有些冷血的一面，他不是普通人，他杀过人，而且不止一个，虽然都是该杀之人，如果这个孩子只是有些的排斥小丫头，只是突然不接受这样的改变，谭景御也可以理解，可是他咬伤小丫头的手，那份力度那份狠厉，就让谭景御有些的排斥，更不用说看见童瞳脖子上的划伤，让谭景御几乎都要怀疑这个孩子是不是刻意的，当然，如果他不是六岁的话。

“小瞳会着急的。”沐放低声的道，桃花眼里目光有些急切的向着四周张望着，今天如果这个孩子不是童瞳的，沐放其实也没有那么好心，他会帮忙找，但是不会这样担心，可是那小瞳的孩子，他原本和小瞳就生疏了，所以沐放更希望可以化解童瞳和蓝亦之间的问题。

“小丫头那里有二哥在，没事。”谭景御皱了一下眉头，以小丫头的单纯和善良，她会担心着急是肯定的，不过有些事是强求不来的。

这根本就是大海捞针！童瞳靠着一棵大叔休息，也不知道自己走了多久，雨水小了一些，茂密的树枝遮挡住了雨势，童瞳也知道这样找人根本没有什么结果，尤其是过了这么久，要找到就更难了，她更期望在电台发出求助之后，有路人或者司机看见蓝亦，可是她停不下脚步，这是对一个被抛弃六年孩子的愧疚和自责。

蓝亦还小，所以他知道这一切之后，会讨厌自己，排斥自己，童瞳是能理解的，可是她无法对一个突然出现在面前的孩子有着发自内心的关心和在乎，即使这个孩子是原来身体的主人，这让童瞳心底的情绪更加的复杂。

她以为自己离开了特别行动组之后，就成了一个普通人，可是她骨子里的血是不是还是冷的，她在乎谭骥炎，爸爸，沐哥，谭三哥还有关曜，还有上校和行动组的成员，包括谭老爷子，可是童瞳却无法突然在乎这个出现的孩子，所以矛盾之下，童瞳就有些的厌恶自己的冷血无情，那可是她的孩子，是被她抛弃了六年，突然得知真相的孩子。

雨声里有着熟悉的脚步声传来，童瞳怔了一下，依旧靠在树杆上并没有睁开眼，然后落在身上的雨点被一把打伞遮挡住了，身边是熟悉的气息，让浮躁的心绪慢慢的安稳下来。

“先回去，我已经让人出去找了。”谭骥炎沉声的开口，夜色之下，冷峻的脸庞显得更加的暗沉，可是他看着童瞳的目光却总是带着固有的温暖和宠溺。

“不行，我要自己去找。”童瞳摇摇头，她已经对不起这个孩子六年了，不能在这个时候再回去，或许自己是卑鄙的想要让自己心头更好过一点吧。

皱起了眉头，谭骥炎看着固执的童瞳，雨水顺着她的发丝流淌在脸颊上，身上的衣服都湿透了，看起来有些的狼

狈，可是在谭骥炎眼中却依旧是那么的美好。

“谭骥炎，那是我们的孩子，这是我们欠他的。”童瞳睁开眼，清澈的黑眸一如既往般的干净，冰凉的手握住了谭骥炎的手，回给他一个笑容，“走吧，我们继续去找。”

“先去换一身干净的衣服。”小瞳果真感觉到亏欠了这个孩子，谭骥炎揽过童瞳的腰，然后将人固定在了自己怀抱里，大伞几乎都遮在了童瞳这一边，一面继续找着，一面留意着四周有没有服装店。

又找了快两个小时，童瞳有些的丧气，回头看着一直沉默的陪在身边给自己打伞的谭骥炎，想到他明天还要上班，忽然有些的心疼，“我们回去吧。

谭骥炎愣了一下，然后点了点头，拥着童瞳走向马路上，拦了一辆出租车，也拨了电话给谭景御，让他和沐放不要这样毫无头绪的找人，北京这么大，蓝亦还不知道是怎么离开的，这样要找，根本找不到人。

西湖苑。

蓝媛身体不好，所以找了一会之后，就被谭骥炎让人强行的送了回来，焦急的在屋子里来回走动的，目光不时的看向大门口外。

而谭老爷子得知消息之后，也到了西湖苑，此刻沉着脸坐在沙发上，虽然也有些的担心，可是眉宇之间却依旧是一贯的威严强势，倒不似蓝媛这样的焦急不安。

”骥炎，找到小亦了吗？“听到开门声响起，蓝媛快速的向着门口跑了过去，可是看着和童瞳过一起回来的两个人，脸色刹那苍白起来，甚至有些承受不住的扶着一旁的墙壁才稳住了身体，脸苍白的没有了血色，泪水滚落下来，”是我不好，都是我不好，我怎么让小亦一个人出去玩，如果我跟着小亦就不会出事了。“

”这样没有头绪根本找不到人，等明天天亮了，或许会有人注意到蓝亦。“谭骥炎看着痛哭的蓝媛，目光转向童瞳，握着她的手不用有力的几分，凤眸里有着不赞同，蓝亦的失踪和小瞳没有关系，谭骥炎不喜欢看到童瞳这样自责的模样。

童瞳是真的有些的自责，看着已经承受不住打击的蓝媛，童瞳从蓝亦失踪开始，一直很冷静，她即使淋着雨在大街上盲目的找人，那也是因为心头这份愧疚，而此刻看着泣不成声的蓝媛，童瞳突然感觉自己真的太失职了，明明蓝亦只有六岁，他很有可能遇到危险的。

”不行，我要出去找小亦！“突然，蓝媛停止了哭泣，一抹脸上的眼泪向着门口冲了过去，也幸好谭骥炎站在这里，一手拦着了蓝媛。

”骥炎，你让我去找小亦，我只有这一个孩子。“蓝媛再次的落泪，身体颤抖着，衬着她原本就孱弱的面容更加的楚楚可怜，悲恸万分里，一把抱住了谭骥炎的腰，埋首在他胸膛上哭了起来，”我真的把小亦当成自己孩子，为什么会这样？“

童瞳知道这会自己不该有其他的情绪的，蓝媛照顾了蓝亦六年，将他当成自己孩子一般，现在蓝亦失踪了，蓝媛会担心会害怕是人之常情，可是看到一个女人就这样抱着谭骥炎，童瞳心头有些的别扭，说不出来的不痛快。

”这么多大人带一个孩子出去，还能将人给弄丢了，你们是怎么当父母的？“谭老爷子怒声训斥着，突然知道谭骥炎和童瞳有一个孩子，而且还是六岁了，谭老爷子当时是真的震惊半天没有说话，之后又知道蓝亦失踪了，让谭老爷子不由的怒火中烧。

”你还不服气，是不是？“谭老爷子一瞪眼，目光火大的看着童瞳，”有你这么粗心的母亲吗？孩子是活着是流产都分不清！现在人弄丢了，是不是你就高兴了！“

”爷爷！“谭骥炎冷声的打断谭老爷子的训斥，已经推开了蓝媛，此刻凤眸幽沉的迎向谭老爷子怒视的目光，”这件事和小瞳没有关系，她一直不知情。“

”见过笨的，没见过你这么笨的！“谭老爷子也知道这件事和童瞳无关，当初，这丫头才多大，于靖和骥炎联手瞒着，不要说这丫头，连自己都被蒙骗了六年，一想到早在六年前，谭骥炎的一切都不在自己的掌控里，谭老爷子有些的感慨又有些的失落，再加上蓝亦的失踪，火气便大了。

谭景御和沐放这会也回来了，一进门就看到谭老爷子，谭景御立刻松开了沐放的手，”爷爷，你怎么也过来了。“

”我的重孙子都丢了，我能不过来吗？你们都是干什么吃的，找到现在都找不到人！“谭老爷子直接又将怒火转到了谭景御身上，虽然还在盛怒的咆哮着，可是那目光却异常犀利的落在了站在谭景御身边的沐放身上，审视的视线如同厉芒让沐放有种被看透的感觉。

”爷爷，蓝亦虽然只有六岁，不过可聪明了，他只怕是故意躲起来，哪有那么容易找。“谭景御不动声色的笑着，如同没有察觉到谭老爷子的目光，虽然比起阮菁，谭景御知道谭老爷子的势力更大，可是谭老爷子一生光明磊落，他如果要动手，也是正大光明，所以谭景御倒也不是十分担心，只不过他的势力远远不像二哥那样敢和谭家撕破脸，和爷爷对着来，所以谭景御这一刻不得不放开沐放的手。

谭骥炎深思的看了一眼开口的谭景御，听得出他话语里的冷淡，小御不喜欢蓝亦这个孩子，谭骥炎从谭景御说话的态度和语气中就察觉到了，一开始，谭骥炎告诉谭景御、关曜和沐放，蓝亦这个孩子的存在时，谭骥炎看见当时谭景御在震惊之后，那样算计的狡猾目光，可是只见了一面，小御就不喜欢蓝亦这个孩子了，是他看出了什么，还是因为其他什么原因。

幸好西湖苑的别墅房间多，所以这会即使人多，却也能保证每个人一间客房去休息，大家都找了三四个小时，外面还下着大雨，都有些的累了，更何况这样的找根本没有一点头绪，只能休息一晚上，明天继续去找。

童瞳站在窗户口，玻璃窗打开着，冷风夹杂着雨点扑面而来，不时有雷声轰鸣的响在了夜空里，如同咆哮的野兽，落在窗棱上的手用力的收紧了几分，童瞳已经不记得当时被送去基地训练时的情况了，从被送走之后，她就开始了训练，即使是针对一个四岁的孩子而制定的训练量，可是那个时候也是非常的辛苦的，常常是回到床上之后直接倒头就睡着了，甚至累到没有时间去想送自己离开的爸爸和惨死的妈妈。

等终于结束了基地的残酷训练，被选入到特别行动组之后，又是铺天盖地的训练，比起基地更加的精细，方方面满的知识，各种能力的拓展，等童瞳终于有自己的时间，她已经长大了，成为了特别行动组优秀的一员，已经没有太多的思想，她只知道自己是一个武器，保护这个国家的武器。

和谭骥炎在一起之后，当突然想要一个孩子的时候，童瞳也曾想着要和妈妈一样，她要好好的保护这个孩子，不让他接受那些训练，有防身的能力就行，当一个普通人，快快乐乐的长大，可是这一切当还是她的憧憬时，蓝亦突然出现了，六岁了，还是被自己抛弃了六年的孩子，带着那样恨意和排斥的眼神，童瞳的心头很复杂。

如果这个身体的主人还在，或许她会伤心会懊悔，会想要去弥补，可是童瞳发现对于蓝亦，自己愧疚是有的，可是却少了那份血肉相连的感觉，所以他咬了自己，排斥自己，童瞳并没有生气，也没有难受，因为不是发自内心的在意，所以才不会有受伤的感觉。

”不要想了。“谭骥炎洗了澡，身上带着沐浴后的温热，从背后将童瞳的身体揽入到了怀抱里，一手关上了窗户，”外面还有人在继续找，明天一早，有可能就有消息了。“

”谭骥炎，我不是一个合格的妈妈。“童瞳有些疲惫的靠在谭骥炎的怀抱里，看着窗户外的夜色，关了玻璃窗，雨声立刻小的几乎听不见，隔音效果太好，如同一切的狂风暴雨都已经过去了一般，她以为自己会是一个好妈妈，可以照顾孩子，看着他长大，可是蓝亦的出现，让童瞳突然发现自己还无法摆脱骨子里那份冷血。

她无法像蓝媛那样的担心到痛哭失态，自己对蓝亦也关心，可是一方面是出于愧疚，想要弥补，一方面是因为蓝亦是一个孩子，如果今天是其他孩子在这里，童瞳依旧会有这样的关心，如同一个大人对孩子，一个长辈对孩子而已。

”小瞳，你只是需要时间适应。“谭骥炎不喜欢这样有气无力的童瞳，落在她腰间的手用力的收紧了几分，”陪我睡一会。“

关了灯，谭骥炎拥着童瞳在床上，明明该好好休息的，毕竟夜已经深了，可是童瞳却依旧半点睡意都没有，孩子或许是最敏感的，蓝亦是不是也能察觉到自己对他的不够用心，所以才会那样的排斥自己，用那样的眼神看着自己。

午夜一点多，谭骥炎手机响了起来，蓝亦被找到了，昏厥在角落里，一个下夜班的男人发现了，打了电话报警之后，将蓝亦送去了医院。

刚刚去休息的众人第一时间都起来了，其实说是休息，大家也都没有任何的睡意，蓝媛更是哭红了眼睛，汽车飞驰在雨幕里向着医院赶了过去。

病床上蓝亦在发烧，打了退烧针，这会还吊着点滴，淋了雨人烧的有些的迷糊，一会醒，一会睡，不停的喊着蓝媛。

”小亦，妈咪在这里，妈咪在这里。“蓝媛又哭了起来，一手握着蓝亦的手，泪水不停的落了下来，一手抚摸着蓝亦因为发烧而痛苦的小脸。

”爹地？“蓝亦睁开眼，看了看蓝媛，然后又弱弱的开口，脸烧的有些红，然后呆呆的看着站在一旁的谭骥炎。

谭骥走到了床的另一边，看了一眼蓝亦伸出来的手，他还是一个六岁的孩子，是一个酷似自己小时候的孩子而已，谭骥炎握住了蓝亦的小手，耐着性沉声的安抚着，”不要怕，已经在医院了，烧退了就没事了。“

蓝亦有些的疲惫，闭上眼，可是握着蓝媛和谭骥炎的手却一点没有松开，谭骥炎刚要将手抽回来，蓝亦似乎就受到了惊吓一般，小脸几乎皱成了一团，让谭骥炎终究还是放弃了动作。

人终于找到了，大家也都算是放下心来了，童瞳看了看床边的三个人，转身向着病房外走了出去，这个孩子淋了雨烧成这样，自己竟然也只是又有些的担心而已，对于自己的冷血，童瞳第一次是如此的厌恶，蓝亦是自己的孩子啊，而且还是被抛弃了六年的孩子，自己怎么能做到这样的冷血无情？

”哼，看到没有，那样才像是一家三口！“谭老爷子哼哼着，透过窗户看着病房里的谭骥炎和蓝媛还有蓝亦，再看着身边的童瞳，”你这丫头还真是冷血无情，那可是你儿子，你儿子，你看你有哪里像是一个母亲？“

”不打击我你是不是就不痛快！“童瞳扁了扁嘴巴，没好气的看着直戳自己痛处的谭老爷子，不得不承认这个脾气火爆的老爷子还是有着一双利眼，直接就看透了自己，”突然冒出一个儿子，我需要适应期。“

”适应期？那你认童啸当爸爸的时候，我看你可是亲热的很，怎么就没有见你有适应期？“谭老爷子一想到童瞳对童啸的亲近，嘴翘鼻子高的讥讽着，这个丫头，对谭家之外的人倒是亲密，对谭家这个流着她和骥炎血液的孩子却是冷淡，真以为自己老糊涂了看不出来，当年阮菁看骥炎的时候，就和这丫头的目光差不多，太冷，根本不是一个母亲看孩子的眼神。

那能比吗？童瞳虽然很想反驳一句，不过倒也有些愧疚的低下头，她真的没有办法突然对蓝亦那么亲近，这种感觉说不出来，看着蓝亦的时候，似乎总是少了些什么，或许是因为分开六年突然见面，自己还有些不适应。

”小丫头，你和二哥还会有孩子，反正二哥这样做不太厚道，你和蓝亦不亲更好，要不这孩子还是给蓝家抚养，你和二哥有时间去看看他。“谭景御插过话，说实话，没有见到蓝亦之前，谭景御也是非常期待这个孩子的，可是见了之后，谭景御其实和童瞳有着相同的感觉，对待蓝亦怎么都亲密不起来，或许是因为一直在军情处多年，谭景御对人对物都有些直觉的反应，所以对待蓝亦，即使他只是一个六岁的孩子，谭景御是有些本能的抵触。

”你胡说什么，这可是谭家的孩子，只能姓谭！“谭老爷子火气蹭蹭的冒了出来，双目染着火光瞪着出馊主意的谭景御，”这是骥炎的儿子，是谭家的孩子，只能留在谭家！“

”这是二哥和小丫头的儿子，所以他们才有权决定。“谭景御不怕死的回了一句，一手刚要拍向童瞳的肩膀，然后被谭老爷子狠狠的抓住一个反扭，即使年纪不小了，可是谭老爷子的手劲还在。

”滚远点！“在谭景御吃痛的同时，谭老爷子火大的将人给推了出去，然后转向童瞳，”你已经抛弃这孩子六年了，你还要一错再错下去？“

童瞳快速的摇着头，同情的瞄了一眼揉着手腕的谭景御，虽然说她是不怕谭老爷子，可是刚刚那样一扭很是痛的，谭三哥估计手腕都脱臼了。

”哼！“谭老爷子这才消了气，然后继续透过病房的窗户看着里面的蓝亦，这是骥炎的孩子啊，谭家终于又开枝散叶了。

蓝亦睡着了之后，谭骥炎还是将手抽了回来，看了看蓝亦和蓝媛，向着病房外走了过去，”爷爷，你们先回去休息。“

”你也回去吧，我在这里就行了，反正我现在不用上班。“童瞳悬了一夜的心终于放了下来，这会催促着谭骥炎回去休息。

谭骥炎不想让童瞳留下来的，可是对上她热切的目光，也知道童瞳想要弥补和蓝亦之间缺失的六年感情，终于还是点了点头，只是有些的心疼，”里面还有一张床，累了就休息一下，有什么事叫护士就行，还有，不许伤到自己了！“

”知道了，谭骥炎，你越来越啰嗦了。“童瞳点着头，直接将谭骥炎推向了电梯里，然后摆摆手，看着电梯门关上了，这才对着自己打气然后向着病房迈步走了过去，既然和蓝亦之间有矛盾，那么自己就要用十二分的耐性来化解。

病房里，蓝媛依旧握着蓝亦的手，目光有些的呆滞，空洞的不知道在想什么，连童瞳进来了都不曾注意到。

”医生说了退烧了就没事了。“童瞳一看到蓝媛，感觉自己立刻被贬低到了尘埃里，差距太大，蓝媛看起来柔弱，可是她是一个好母亲，而自己的确不合格，连谭老爷子一眼都看出来了。

惊了一下，蓝媛抬起目光看着童瞳，复杂的眼神犹豫着，然后突然放开了蓝亦的手，扑通一声跪在了童瞳面前，突然的动作，惊吓的童瞳愣住了。

不能怪童瞳乱想，她真的有些怕蓝媛突然来一句，她是真的喜欢谭骥炎，然后让自己成全他们一家三口，这样的戏码自从关露开始，裕和茜子升级之后，童瞳虽然不到草木皆兵的地步，可是危机感也是蹭蹭的冒出来，谭骥炎只要往那里一站，绝对就是招惹桃花的主。

”童小姐，原本我是不想说的，因为当年我以为你不要小亦了，所以这件事，我只能一辈子埋在心里，可是如今，我才知道你当年也是被骗了，所以我才忍不住。“蓝媛低声的开口，声音压的很低，似乎怕惊扰到了好不容易睡着的蓝亦。

”你要说什么，站起来说就行了。“童瞳真的不习惯被人跪着，不过却已经开始推测，蓝媛是不是想要蓝亦回美国，毕竟她是一个很好的母亲，也照顾了蓝亦六年，谭骥炎突然要将人带走，对蓝媛而言只怕是接受不了。

”不，童小姐，你不答应我我就不起来了。“蓝媛含着泪水的目光柔弱的看向床上因为发烧而睡着的蓝亦，哽咽着，然后再次的抬起头目光凄楚的看着童瞳，”童小姐或许在怀疑小亦不太健康，看起来有些苍白，那是因为小亦病了。“

”病了？“童瞳从第一眼就感觉蓝亦不够健康，脸色太白，都快没有血色了，人也有些的瘦，可是却没有联想到生病。

”是，小亦或许是因为早产，三岁那年体检的时候医生告诉我小亦的两个肾都有问题。“蓝媛似乎陷入了沉思里，表情愈加的痛苦而绝望，”我带着小亦见了很多知名的医生，可是所有的检查结果都是一样，只要换肾一条路可以选择，可是小亦已经六岁了，却依旧找不到合适的肾yuan，医生说孩子的父母是最好的选择，配型比例越高，可是当初我以为你和骥炎不要这个孩子，肯定不会愿意救小亦，可是如今，童小姐，我求你，你是小亦的妈妈，你才能救小亦，我答应你以后回美国，再也不见小亦，不打扰你和骥炎还有小亦的生活。“

肾病？童瞳目光茫然的看着病床上脸色苍白，即使睡着了却也带着痛苦之色的蓝亦，原来他这么瘦弱，身体不好是因为生病了，蓝媛那压抑的哭泣声，更让童瞳感觉到惊，不是那种撕心裂肺的痛哭哀嚎，而是一种压抑着绝望的痛苦，低低的悲鸣着。

”童小姐，求你救救小亦吧。“蓝媛跪趴在地上，泣不成声，弓着身体，显得那身体愈加的瘦弱。

”你先起来。“童瞳拉起地上的蓝媛，看着她哭红的眼睛，莫名的想到了自己的母亲，当初在那样危险的时候，妈妈也是这样不顾一切的抱住自己，蓝媛是真的将小亦当成了自己孩子，所以才会这样痛苦。

”童小姐，你和骥炎做一个配对吧，如果还是不行，我也不抱有希望，听天由命了。“蓝媛抹去脸上的泪水，心疼无比的握着蓝亦的手，”小亦才六岁，他不该这么早死亡的。“

是啊，这个孩子才六岁，从一出生就被自己和谭骥炎抛弃了，如今又是患有严重的肾病，童瞳表情沉重着，让谭骥炎配对？童瞳怔了一下，随即立刻否定了这个想法，虽然她感觉亏欠了蓝亦，甚至想要弥补，可是在童瞳心里，谭骥炎却依旧是最重要的，比起任何人都重要。

”我去找医生，这件事不要告诉谭骥炎。“童瞳看着蓝媛开口，她明白如果谭骥炎知道了，肯定不会允许自己这样做，不过自己只是去配对而已，毕竟这是自己的孩子，而且自己亏欠了蓝亦这么多。

蓝媛没有想到童瞳突然就答应了，还答应的这么干脆，有些反应不过来，泪水迷蒙的目光呆呆的看着童瞳，然后终于反应过来了，刹那，眼中是无比的狂喜和期盼，”我知道了，我不会告诉骥炎的。“

因为蓝亦是被路人送进医院的，只是一个不大的医院，不过蓝亦也只是发烧而已，所以就没有转院了，值班的医生和护士也不知道病床上接收的蓝亦身份特殊，而谭骥炎这个副市长不久之前才离开医院的。”

149章 天生一对

蓝亦的高烧终于退了，不过昨晚淋了雨，似乎又受到了惊吓，脸依旧是苍白苍白的，虽然说那五官是酷似谭骥炎，可是却少了那份气势，显得有些的孱弱，眼神更加的阴沉。

“童小姐，我……我……”蓝媛的声音颤抖着，喜悦的泪水一点一点的从眼眶里滚落下来，拿着化验报告的单子手不停的抖动着，无法压抑那份狂喜。

“结果出来了？”童瞳看了一眼又哭起来的蓝媛，然后接过她递过来的报告单，快速的扫了一眼，配型是完全的合格。

果真是血缘亲人配型比例要高很多，童瞳有些无奈的看着一脸泪水的蓝媛，只感觉这个女人太喜欢哭了，高兴也哭，害怕也是哭。

“童小姐，求你了，求你一定要救小亦，只有你能救小亦了。”蓝媛激动的想要握住童瞳的手，可惜童瞳不习惯和陌生人有肢体接触，刹那，身边一闪避开了。

蓝媛脸色瞬间苍白的一变，整个人如同被雷电给击中了一般，惊恐不安的看着躲避的童瞳，摸着脸上的泪水，“童小姐，小亦是你的孩子，你不能见死不救。”

童瞳几乎第一时间就要答应了，可是脑海里莫名的想起之前谭骥炎的告诫，童瞳到口的话又尴尬的咽回了肚子里，纠结着小脸，“那个我回去考虑一下，之后给你答复。”

这辈子童瞳都没有这样狼狈过，落荒而逃的出了医院，清晨的街道空气还算清新，早上七点，上班的人还没有出门，所以少了喇叭声和汽车的尾气，让人感觉似乎走在安静的乡下，而不是北京这样繁华的都市。

那个是自己的孩子，虽然蓝亦排斥自己，可也是因为自己和谭骥炎将他丢弃了六年，而现在蓝亦身体有病，自己配型也成功了，这个时候，任何一个母亲都会站出来去救自己的孩子，可是一想到谭骥炎那张冷峻的脸庞，和那看的让人头皮发麻的冷酷眼神，童瞳突然就犹豫了，小脸彻底垮了，童瞳开始无比唾弃自己。

谭骥炎电话打了过来，约童瞳出来吃早饭，让原本就头痛的童瞳不由的开始纠结起来，报了地址之后，等了十分钟不到，谭骥炎的车子就过来了。

“想吃什么？”谭骥炎的声音依旧是温柔的，侧目看向童瞳，便第一时间就发现了她纠结的小脸，立刻就想到了蓝亦。

童瞳转过头看向开车的谭骥炎，车窗玻璃是降下来的，清晨的阳光照射到了谭骥炎的脸上，光亮里勾勒出他峻朗的风姿，童瞳感觉自己是如此的卑鄙而丑陋，只贪恋着谭骥炎的好，却对自己的孩子是如此的冷血无情，那个孩子还等着自己去救命，可是自己竟然没有第一时间答应下蓝媛。

之前和谭骥炎不熟悉的时候，只感觉这个男人是如此的遥不可及，身上带着上位者的威严冷酷，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可是越来越熟悉，便发现这个男人根本就是一个工作狂，三餐不准时，爱熬夜，什么话都闷在心里，可是他却会每天早上都起来给自己煮豆浆，听到女下属说红枣补血，立刻托人从新疆带回来了一大袋红枣，每天看着自己吃上五颗，会知道自己睡眠很浅，所以他总是强制的搂着自己入睡，天冷的时候从来不让自己洗碗洗菜。

可是童瞳想想自己，除了不断的惹出麻烦之外，似乎她从来都帮不到谭骥炎什么，如果不是为了自己，谭骥炎不会突然将蓝亦从美国带回来，毕竟蓝家对谭家有着莫大的恩情，而当初将孩子送给蓝家抚养，原本就是亏欠蓝家，现在突然又要将蓝亦带走，谭骥炎被谭老爷子恨恨的训了一顿，忘恩负义这四个字不该谭骥炎背负。

“蓝亦的事情不用着急。”谭骥炎看着童瞳那表情越来越失落，越来越无精打采，不由的抬起手，温热的手指在童瞳的头上揉了揉，如果知道蓝亦是如此，谭骥炎发现自己或许不该将蓝亦带回来。

“医生说还要留院观察一天，谭骥炎我们吃过早饭绕去超市一趟。”童瞳甩开负面的情绪，几乎想要告诉谭骥炎蓝亦的病，可是却有种谭骥炎是绝对不会同意的推断，即使蓝亦的配型一直找不到，他也绝对不会允许自己来做。

可是如果那只是一个陌生的孩子，童瞳或许能做到不管不问，可是那是蓝亦，是自己的孩子，即使没有太多的感情，可是童瞳却无法置之不理。

“嗯。”谭骥炎调转了车头，向着不远处商业街开了过去，将汽车停了下来，握着童瞳的手走向了一家粥铺，谭骥炎更偏爱中式的餐点，而且早上没有打豆浆，所以只能去店里喝了。

粥铺的生意还不错，有打包带走的，也有在店里吃的，不少顾客都要了豆浆，淡淡的香气挥发在屋子里，这个粥铺并不是很大的店铺，所以来吃早饭的也都是一些普通人，大家边吃边说着话，没有什么食不言，寝不语的规矩，但是却显得更加的融合。

“小瞳，先吃早饭。”谭骥炎顺着童瞳的目光看了过去，却见她正看着不远处一家三口正在吃饭，小男孩圆嘟嘟的，自己正抓着煎饼，咬了一大口，吃的腮帮子都鼓了起来，一旁的父母边看变笑着，很是和乐，谭骥炎眼神沉了一下，小瞳一个早上情绪都很失落，都是因为蓝亦的排斥和抵触。

“哦。”心不在焉的回了一句，童瞳习惯的低头就喝起了豆浆，谭骥炎这边还没有来得及阻止，童瞳就灌了一大口豆浆，热腾腾的，烫的童瞳吐也不是，吞也不是。

“不要咽，快吐出来。”谭骥炎迅速的对着童瞳开口，一手抚向童瞳的嘴巴，而被烫到舌头的瞳瞳也快速的将滚烫的

豆浆给吐了出来，却没有想到竟然都吐到了谭骥炎的掌心里。

“舌头有没有烫到？”谭骥炎半点不在意，一手拿过一旁的纸巾擦了擦手，目光急切的看着童瞳张开的嘴，确定舌头没什么事，这才放下心来，脸色也严肃了几分，“小瞳，如果蓝亦的事情让你这么为难，我立刻将他和蓝媛送回美国去！”

“谭骥炎，是我们亏欠了蓝亦。”童瞳握着谭骥炎的手，有些心虚的对上他深邃黝黑的眼睛，更不用说如今蓝亦身体还有病。

“当年的事情，你不清楚，我和于靖隐瞒了你，如果说亏欠，那也是我的错，和你没有关系，你不用对蓝亦这样小心翼翼。”谭骥炎脸色依旧有些的冷沉，蓝亦不喜欢小瞳，谭骥炎可以理解，也相信时间会慢慢的消除这份芥蒂，可是如果小瞳一直这样小心翼翼，自责内疚的面对蓝亦，谭骥炎宁可将蓝亦送走，也不愿意看到童瞳有任何的受伤。

看着将一切都背负下的谭骥炎，童瞳低头吹着豆浆，掩饰着自己的情绪，在家里的时候，谭骥炎都会将豆浆放的凉一些，温热入口的时候才会递给自己，他对自己的好，童瞳清楚，而听着谭骥炎的话，童瞳已经肯定如果谭骥炎知道了蓝亦的病情，肯定不会让自己来救蓝亦。

这个孩子就是太过于心软，谭骥炎看着低着头的童瞳，眼神有些的无奈又有些的宠溺，也拿起筷子吃起了早饭，或许自己该和蓝亦好好沟通一下，他虽然只有六岁，可是看得出有些的早熟聪睿。

吃过了早饭，童瞳和谭骥炎去了不远处的商场，连谭景御和沐放都给蓝亦礼物了，童瞳和谭骥炎这才后知后觉的发现，他们俩竟然什么都没有准备。

“买这么多？”看着谭骥炎不断的将超市的零食丢到了购物车里，童瞳明白，谭骥炎这也是在弥补蓝亦吧，这些年他们都没有在他身边。

“你挑一些喜欢吃的，余下的带去医院给蓝亦。”谭骥炎没有忘记之前童瞳说起过和童啸去超市，然后童啸给童瞳买了很多零食的事情，那个时候，谭骥炎感觉心头有些的苦涩，自己工作太忙，而他也不是浪漫的人，却忘记了小瞳虽然长大了，可是她是在孤儿院出生的，只怕以前过的很苦，根本就没有机会买什么零食，还是童部长更照顾小瞳一些。

“谭骥炎！”童瞳挫败的瞪大眼，只感觉嘴角有些的抽搐，尤其是看着谭骥炎一副理所当然的模样，自己一开始还以为谭骥炎是想要弥补，所以才买这么多零食，可是弄了半天，竟然是买个自己的，还让自己先挑，剩下的给蓝亦，这也太不厚道了。

“你有什么特别喜欢的？”谭骥炎停下脚步，回头看着童瞳，毕竟相处的时间太短，很多方面，尤其是一些细节，谭骥炎知道自己了解的并不多，而童瞳也不习惯倾诉，更不会找自己要什么东西，所以谭骥炎总感觉自己对童瞳的照顾不够。

“够了，这么多就行了。”童瞳看着购物车里那快要堆满的零食，然后哭笑不得的制止了谭骥炎，眼中突然有些的酸涩，是满满的感动，这个男人虽然很忙，虽然缺少浪漫，也没有什么甜言蜜语，可是他却总是关心着自己，甚至不在乎蓝亦这个孩子。

付了帐，拎着满满一大袋的零食，谭骥炎一手牵着童瞳的手，这才发现身边的孩子过于安静，“小瞳，如果你再为了蓝亦这样，我立刻将他送回去！”

童瞳一怔，猛然的抬起头，然后目光对上谭骥炎严肃的峻脸，他不是在说笑，眼神有些的冷，薄唇紧抿着，很是威严，让童瞳知道谭骥炎绝对说到做到。

“我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和蓝亦相处。”童瞳不想骗谭骥炎，所以折中了说法，然后目光瞄了一下四周，迅速的踮起脚在谭骥炎的抿成一条线的薄唇上快速的亲了一口。

“该怎么相处就怎么相处，不用特别花心思，等蓝亦出院了，我会替他选一家幼儿园。”谭骥炎那冷硬的脸部线条因为童瞳的一吻这才软化下来，可是言语里却依旧带着几分的冷酷，谭骥炎握着童瞳的手向着车子走了过去，当然不愿意承认如果童瞳的精力都放在蓝亦身上，谭骥炎绝对是吃醋。

“谭骥炎，我发现你比我更冷血。”童瞳无力的开口，自己已经是不合格的母亲了，可是谭骥炎却也是不合格的父亲，他们这样怎么对得起蓝亦这个孩子。

脚步停了下来，谭骥炎打开后座的车门将满满的一大袋快堆成山的零食放在了后座上，这才转过身，目光认真的看着童瞳，一手落在了她纤细的肩膀上，一手轻轻的抚开童瞳额头上被风吹乱的刘海。

“小瞳，你知道我不是温情的人，当初送走孩子，虽然于靖是瞒着我，可是事后我也是同意了，为了政途考虑，将孩子送给蓝家抚养是最好的选择，虽然蓝亦身上流着我的血，可是我对他没有太多的感情，否则这六年也不会对他不闻不问。”谭骥炎语调低沉，鹰隼般的黑眸紧紧的盯着童瞳，他不介意让小瞳知道自己黑暗无情的一面，“这一次，也是不想你日后知道这件事，因为蓝亦和我之间有了生疏，所以我才将他带回来，如果你为了蓝亦不快乐，那么我宁愿将他再次送走。”

对谭骥炎而言，没有人比童瞳更重要，当年他虽然不合适将蓝亦的身份公开，但是也不至于要送走的地步，可是谭骥炎并没有抚养蓝亦，一方面是因为他当时对童瞳没有任何的感情，蓝亦的出生只是一个意外，第二也是谭骥炎生性冷酷，而蓝家也是最好的选择，所以他将蓝亦送走了，知道这个孩子有人照顾就可以了。

“那我呢？为了你的事业，你是不是也准备哪天将我送出去？”童瞳笑了起来，飞扬起眉梢，终于将那股忧虑散去了，谭骥炎说他冷血，其实童瞳发现自己也是如此，所以自己和谭骥炎还真是绝配，虽然这样很对不起蓝亦，可是这一刻，童瞳没有想到蓝亦，她看见的只是谭骥炎满眼的宠溺和温柔。

“你说呢，嗯？”谭骥炎一手敲了一下童瞳的额头，尾音稍微的上挑延长，让那低沉醇厚的嗓音此刻听起来显得无比的暧昧，大手更是直接揽过童瞳的腰，然后用力的带进自己的怀抱里，“没事不要胡思乱想，一会我顺路送你回去，好好休息一下。”

“不用，我约了爸爸见面。”重新坐到了副驾驶位置上，童瞳的表情生动起来，蓝亦生病的事情，童瞳不想告诉谭骥炎，可是她憋在心里也难受，所以童瞳最终还是求助了童啸。

“童部长不忙吗？”谭骥炎刚刚才柔软的峻脸这一会再次紧绷起来，直接从牙缝里挤出话来，如果说自己一天恨不能当成四十八小时来用，那么谭骥炎相信童部长一天至少要当成七十二小时，可是为什么童部长却还有时间来见小瞳，国安部部长什么时候这么闲了。

“谭骥炎，你吃醋了？”童瞳和谭骥炎处久了，自然也多少看出来他吃醋的表情，往往这个时候，他的眼神格外的凶狠，浑身都冒着冷气。

“没有！”磨牙的声音听起来有些的咬牙切齿。

“真没有？你看起来好像要吃人！”怀疑的声音响起。

然后汽车嘎吱一声停在了路边，然后某个吃醋的狼人直接化身为狼的扑了过去，狠狠的蹂躏了一番招惹自己的孩子，然后才发动汽车继续行驶。

大口大口的喘息着，胸脯因为急促的呼吸上下起伏着，童瞳嫣红着小脸，谭骥炎吻的太过于激烈，到现在童瞳都有种窒息的感觉，口干舌燥之下，舌尖下意识的舔了一下唇，有些的刺痛，然后……

“谭骥炎，你怎么能吻我？一会我还要去见我爸，惨了，惨了，到医院的时候一定要拿个冰袋敷一下。”理智终于回到了脑海里，童瞳气急败坏着嚷了起来，一副苦大仇深的模样，然后狠狠的瞪了瞪谭骥炎。

握着方向盘的手用力的收紧了几分，在马路上开车要专心，否则容易引发交通事故，否则谭骥炎绝对会将此刻这个不听话的孩子狠狠的压在身下，榨干她所有的力量，让她没有时间去见任何人！

当童瞳和谭骥炎一起回到医院时，蓝媛正在喂着蓝亦吃着早饭，看到童瞳时，蓝媛怔了一下，然后并没有开口多说什么，“小亦，叫爹地和妈眯。”

幸好，蓝媛还守信用，没有告诉谭骥炎小亦生病的事情，刚刚来的时候，童瞳还担心蓝媛会因为担心蓝亦的病情，所以恳求谭骥炎，现在倒也放心了。

“爹地。”蓝亦低低的喊了一声，声音有些的弱，可是喊了谭骥炎之后，却再也不愿意开口，不过倒也没有挑衅童瞳，只是低着头沉默着，任凭蓝媛如何哄都不愿意开口叫童瞳妈咪。

“没事，不用难为蓝亦，他还没有适应。”童瞳快速的制止了脸色有些不好的蓝媛，心虚的笑了笑，蓝亦不愿意叫自己，童瞳还好一点，她真的不知道蓝亦突然叫自己妈咪的话，她要怎么来适应。

谭骥炎眉头再次皱了起来，有些不悦的看着蓝亦，如果他排斥，为什么不排斥自己，只厌恶小瞳，这更让谭骥炎明白这个六岁的孩子不是不懂事，相反的，他应该很聪明，可是蓝亦越是仇视童瞳，谭骥炎对这个儿子越没有什么好感，甚至连愧疚都少了几分。

将零食放了下来，借口谭骥炎要工作，童瞳和谭骥炎又出了医院，而童啸的车子已经停在了大门外，依旧是三辆看起来普通的黑色汽车，中间一辆正是童啸的车。

“谭骥炎，那我先走了。”一看到童啸的车，童瞳立刻抽出了被谭骥炎握住的手，然后直接奔了过去，让身后的谭骥炎脸色阴了又阴，他再迟钝也发现了童瞳每一次提到童啸时那样飞扬而喜悦的情绪。

谭骥炎走向自己的汽车，然后从后座上童瞳的那份零食拎了出来，大步的向着童啸的车子走了过去，面子上依旧保持着冷峻傲然的一面，“这些吃的带上。”

“不用了，我那里都准备着，都是小瞳喜欢的口味。”不等童瞳开口，童啸倒是接过话，温和的笑着，转向童瞳的目光格外的亲切而宠溺。

“谭骥炎，晚上把带回家吧。”童瞳完全站到了童啸这一边，直接对着一旁的谭骥炎拜拜手，然后司机发动了汽车，三辆黑色的车子呼啸而去，留下站在医院门口，拎着零食，冷峻的表情骤然直接迸裂，醋意大到经过的行人立刻退避三尺，以策安全。

童瞳很忙，所以他带着童瞳是去了国安部的办公室，童瞳来过这里，之前因为担任过童啸的随扈，所以也跟着他来过这里，只是那之前，明明是父女，却只能一个不认识，一个当成将自己当成陌生的随扈，而如今，再次跨入国安部的大门口，童瞳突然百感交集着，是不是重生之后，就是为了让自己和爸爸相逢。

“不用担心，走吧。”童啸轻声笑着，只当童瞳是有些顾虑，毕竟这里是国安部的总部。

“童啸的办公室并不是很大，但是非常的整洁，书架上摆满了书，木制的桌椅看起来有些的年月了，角落里摆着绿色的盆栽，窗户不是正对着阳光，所以关系不是很明亮，倒显得有些的幽静。

”因为蓝亦的事情困扰？“童啸给童瞳倒了一杯水，然后打开一旁的柜子，果真准备了不少的零食和水果，都放到了茶几上，这才看向一旁的童瞳，”不管什么你都可以告诉我。“

”嗯。“点了点头，对上童啸关切的目光，童瞳发现原来在无助的时候，也是可以找一个人来倾诉的，这样的感觉很让童瞳眷恋。

童啸气质沉稳而儒雅，甚至连声音都非常的好听，清和如水，让人不自觉的放松，所以当他隐匿住锐利的光芒时，一般人都无法想象他是国安部的部长，是那个曾经立下无数功勋的勇士。

童瞳没有开口，童啸也没有催，只是温柔的拍了拍她的肩膀，然后起身向着办公桌走了过去，开始今天的忙碌，安静里，偶然是钢笔划过纸张的声音。

童瞳还是有些的矛盾，理智和情感上她都知道，自己有责任也必须去救蓝亦，那个是她的孩子，是她和谭骥炎亏欠的孩子，可是童瞳不明白自己为什么就这么冷血的不曾答应下蓝媛。

童啸的工作其实如同谭骥炎推测的一般，很忙，甚至比谭骥炎更加的辛劳，谭骥炎再忙那也是一些政务，一些人际关系，一些发展规划，都可是慢慢来，慢慢考虑，很多官员甚至都可以在上班时间打牌聊天看电影，所以有人就说在中国当官，如果你想忙，那么你会忙的连饭都没有时间吃，如果你想要闲，你会感觉上班就是来休闲放松，外加领工资的。

可是童啸的忙碌在某种程度比谭骥炎的工作更上了一层，他是一个决策者，国安部的事情都需要经过童啸的手，一个正确的决定，一个错误的命令，那都是无法估量的结果，所以童啸的忙碌更是一种耗费心神和脑力的工作。

童瞳没有吃零食，毕竟她早上才和谭骥炎吃了早饭，这一会，童瞳只是安安静静的看着忙碌的童啸，不同于谭骥炎工作时的那股锐利，童啸总给人温和的感觉，如同汉白玉的雕像，坐在这里，便显得卓尔不凡，可是却又带着隐隐的威严，让人产生一种非常特别的魅力。

不时有下属进来办公室向着童啸汇报工作，当看见童瞳时，一个个不由的在心里吃惊万分，可是都是国安部的人，即使再震惊，面容上依旧是一派的冷静，如同根本没有察觉到童瞳的存在一般。

”我不知道该怎么和蓝亦相处。“在童啸挂上一个电话之后，沉默的坐了许久的童瞳终于开口，有些的无奈，有些的愧疚，”他是我的孩子，我抛弃了她六年，可是看到蓝亦的时候，我真的没有太多的感情。“

童啸并没有立刻回答，而是起身向着童瞳走了过来，将她的烦扰都看在了眼底，目光看着童瞳，可是似乎又是透过童瞳看向未知的什么地方，”我也不是一个合格的父亲，你还有机会，你只是和蓝亦分开了六年，可是我和小瞳分开之后就再也没有见面的机会了。“

童瞳怔住了，没有想到童啸会突然说到自己，可是看着童啸明明还是冷静，可是却盛满了悲伤的眼睛，童瞳忽然感觉心头一酸，几乎要将真相脱口而出。

”不用为我担心，其实在送走小瞳的时候，我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天。“童啸微微一笑，安抚着情绪比自己还要波动的童瞳，”有时候我想我如果自私一点，将小瞳调回来，当我的助理，或者随便在哪个部门给她安排一个工作，朝九晚五，是不是小瞳就可以平平安安的过一辈子，可是每一次都想着等下一次她完成了任务，可是一拖再拖的结果就是白发人送黑发人。“

”她知道你这样为了她考虑，她不会怪你的。“童瞳不知道要说什么，词穷着，只能用力的握住了童啸的手，异常的用力，似乎这样才能安抚童啸心底的伤痕。

”傻孩子，我没事。“童啸再次笑了起来，眼中的悲哀散了很多，另一只手轻轻的拍了拍童瞳的手，掠过她手背上的伤痕，心中有着心疼，可是话语里还是长辈对晚辈的规劝，”蓝亦会怪你，因为他还小，只要好好相处，时间久了，他自然就会知道你对他的好，对孩子要有耐性一点。“

童瞳点了点头，蓝亦只是现在不能突然接受这个事实而已，等时间久了，他或许就能放开心结，”可是这样是不是愧对了蓝家，毕竟是他们将蓝亦养到这么大了。“

”是有些不厚道，可是小瞳，当年你并不知道蓝亦被送走了，所以你不用想太多，这些事让谭骥炎来处理。“童啸没有忽略谭骥炎之前不满的目光，很有气势，这么多年了，几乎很少有人敢用那样的眼神看着自己，在某种程度上，童啸也是自私的，在失去了亲生女儿之后，他更愿意好好的爱护着童瞳，照顾她的生活，如果不是谭骥炎得到了童啸的认可，他是绝对不会同意童瞳和他交往的。

”还有什么事？“童啸温和的开口，发现童瞳纤细的眉头依旧皱着，如同迷路的小羔羊一般，让童啸再次想象着，如果当初没有将自己女儿送去基地训练，是不是她今天也会和小瞳一样。

在童啸温和的注视目光里，童瞳犹豫了一下，终究还是将蓝亦生病的事情告诉了童啸，这件事不能和谭骥炎说，所以童瞳第一个想到的人就是童啸。

”我是不是太自私冷血了？我怕我一答应，以后谭骥炎知道了肯定会非常的生气，他一般都不会生气的，可是一旦真的生气了就很恐怖。“童瞳耷拉着小脑袋，有气无力的看着茶几上的水果和零食，她不想让谭骥炎担心，不想惹谭骥炎生气，可是蓝亦是她的孩子，童瞳知道自己不能置之不理。

”还有这样的事？“童啸握了一下童瞳的手，然后起身，他的身材有些的偏瘦，颀长而挺拔，迈出的步子沉稳有力，给人一种从容不迫的感觉，童啸走到了办公桌边拨了欧阳明的电话，将蓝亦的病情询问了一下，然后又回到童瞳身边。

”这不是一件小事，你瞒着谭骥炎，是不是知道他肯定不会同意，可是你又心存愧疚，想要救蓝亦。“从打给欧阳明的电话里，童啸已经知道蓝亦这种病治疗的唯一途径只有换肾，尤其是越小手术越好，家人的配备比例最高，术后可能产生的机体排斥也是最小最安全的。

”嗯，谭骥炎肯定不会答应的。“童瞳没有忘记早上自己只是晃神了些，谭骥炎已经威胁要将蓝亦直接送回美国去，这会如果知道了这件事，估计谭骥炎不知道会将人送到哪里去，甚至不会让自己找到，好断绝了自己的念头。

”如果不救蓝亦，小瞳会一辈子不安心吧，不过也不用太着急，我会让人再去国外的一些医院查一下，看看有没有何时的肾。“童啸不温不火的开口，并没有提出实质性的回答，可是却让童瞳莫名的有些安心，甚至不再犹豫和烦躁。

等送走了童瞳，办公室里，童啸沉思着，不是他生性多疑，而是在国安部这么多年，早已经产生了对任何事都抱有

三分怀疑的态度，然后去求证，去看调查后的结果。

”童部长，你找我。“容温是在童瞳离开后半个小时进来办公室的，疑惑的看了一眼桌子上的零食，立刻明白过来是童瞳过来了。

”小容你暂时没有任务，那就去调查一下蓝家的情况，包括蓝亦……“童啸大致的将蓝亦的病情说了一下，一方面是为了寻找看有没有捐赠的肾，一方面也是为了确认一下情况，或许是牵扯到了童瞳，所以童啸比任何时候都要小心谨慎。

容温没有任何迟疑的领了命令离开了，办公室里，童啸脑海里浮现出童瞳一副苦恼的小模样，无声的笑了起来，眼神慈爱而柔和，然后又低头翻开一份文件继续处理着接下来的工作。

西湖苑公寓。

童瞳回来时，很诧异在客厅里听到谭老爷子的笑声，这个对自己总是横眉冷对的老爷子竟然也有这样高兴而喜悦的笑声，童瞳推开门进来，这才发现原本该在医院的蓝亦竟然也在，蓝媛则是陪坐在一旁。

”是谭家的孩子，就没有那么娇弱，淋了一场雨算什么，军队里大冬天下雪结冰的时候，只要一声令下，一个个都会跳进水里。“谭老爷子掷地有声的开口，声音洪亮，满面红光，非常的高兴，这会正教导着蓝亦。

”那都是成人年了。“童瞳没好气的泼了一瓢冷水过来，自己算是自己当初在基地训练，非常艰苦，六岁的时候也没有在大冬天跳过湖，毕竟孩子的体质弱，很容易发烧生病，所以这些挑战身体极限的训练都是非常科学的设计出来的，既能锻炼人，却也不会导致生命。

”哼，我教导我重孙子，你插什么话！谭亦都住院了，你这个当妈的鬼混到什么地方去了，越来越没有规矩了！“谭老爷子笑容僵硬在了脸上，不愿意承认刚刚自己说话有些的离谱，可是一看到童瞳那表情，便立刻有些的冒火，这个丫头成心来拆自己的台吗?

”什么叫鬼混，不要说的这么难听，我是去看我爸了。“童瞳不满的皱了皱眉头，老爷子说话太没有遮拦了，日后肯定会教坏了蓝亦。

”童啸有什么好？让你和他这么亲，连自己儿子都不管！“谭老爷子一听就更加火大了，自己儿子丢失了一晚上，淋了雨发烧住院了，这个丫头竟然去见童啸，她到底是谁家的人?

蓝媛一直安静的坐在一旁，这会听到谭老爷子说起童啸的名字，不由的一怔，眼中快速的划过精锐的光芒，看来这一天果真来的太早太快了，自己等待了六年，演了六年的戏，就是为了报复谭家，蓝媛深呼吸着，面色平静，让人看不出她的情绪变化。

之前一直准备着，等蓝亦大一些的时候再找谭家报仇，可是计划赶不上变化，谭骥炎的突然到来，打破了一切的计划，可是没有关系，这六年里，从于靖将那个没有人要的小野种抱到美国时，蓝媛就开始准备着，学习如何当一个慈母，如何让她的表情到位，眼神诚挚，不让任何人产生怀疑，果真，即使是谭骥炎也没有发现什么不妥。

只可惜六年的时间太短，蓝家的势力也都在美国，想要扳倒谭家太难，不过没有关系，报复谭家，如今蓝媛已经找到了新的目标，童瞳既然如此让谭骥炎在意，那么如果童瞳有什么三长两短，谭骥炎会饮恨一生吧！

”太爷爷，不要生气。“蓝亦乖巧的开口，声音虽然不大，不过却也是主动的喊人。

”不错，谭亦，男子汉大丈夫，有什么话就要说出来，声音要响亮，抬头挺胸，不要畏缩！“谭老爷子被这一声太爷爷宠的极其高兴，朗声大笑起来，当然夸奖的同时却依旧不忘教导蓝亦，毕竟在谭老爷子看来蓝亦还不够成为谭家的人，太过于瘦弱，也太过于沉闷，完全没有谭骥炎小时候的风采。

”是，太爷爷！“蓝亦似乎也明白过来，这一声是喊的非常大声。

”看到没有，谭亦都会喊我太爷爷了，你这丫头该好好检讨自己！“谭老爷子愉悦的转过头，挑衅的看着童瞳，对于蓝亦不愿意喊童瞳，谭老爷子可是高兴的狠。

”家里辣椒用完了。“童瞳看着得意洋洋的谭老爷子，然后用无比平静的声音说着威胁的话。

”你着该死的丫头，你敢威胁我？“果真，谭老爷子暴怒起来，火大的瞪着童瞳，这个没有教养，不知道尊老爱幼的丫头！

”年纪大了，不要吃那么重口味，担心身体。“童瞳耸了耸肩膀，或许是因为将事情和童啸说过了，心情轻松了不少，这会看到谭老爷子得瑟，不由的和他杠上了。

”我身体健康的很，不像你这个丫头，没有几两肉！“谭老爷子虽然高兴蓝亦的存在，可是和童瞳杠上也是乐此不彼的事情。

”不要不服老，脸上都是会i皱纹一大堆了，欧阳叔叔说上一次体检你没有过去，年纪一大把了，还害怕打针抽血。“这个秘密还是童瞳之前和欧阳明吃饭的时候，听到到的，谭老爷子可谓天不怕地不怕，可是谁也想不到他竟然会晕针，虽然能克服，不算是什么弱点软肋，可是基本是能不打针他是绝对不会打针，所以体检要抽血化验，谭老爷子都是直接溜掉了。

”欧阳明那个混小子！“谭老爷子声音怒吼的几乎要掀翻屋顶，却没有想到这么丢脸的事情竟然被童瞳给知道了，尤其是看着她那小眼睛里的鄙视目光，谭老爷子气的直瞪眼。

蓝媛一开始以为谭老爷子根本不喜欢童瞳，可是此刻听着两人之间的对话，虽然听起来是火气十足，可是仔细一听就会明白，谭老爷子根本很喜欢童瞳，两个人更像是斗嘴，而且还乐在其中，蓝媛抱着蓝亦，然后不动声色的在他的胳膊上拧了一下，眼神示意的看向谭老爷子。

”不许和你和太爷爷吵架！“蓝亦突然冲了过来，用力的撞向童瞳，小手愤怒的拍打着她的腿，然后再抬起腿踢着童

瞳，异常愤怒着。

”谭亦果真不错！“谭老爷子乐了起来，刚刚还处于下风，这会得意洋洋的看着童瞳，这个谭亦虽然瘦弱了一点，还是这丫头生的，不过现在还小，只有六岁，好好在军队培养，日后一定能成大器。

即使孩子的力气并不太大，可是蓝亦穿着皮鞋，这样用力的踢着童瞳的小腿骨也是非常痛的，可是童瞳目光复杂的看着独独最排斥自己的蓝亦，不能打不能骂之下，只能转身离开直接去厨房。

蓝亦其实还有两瓶点滴，不过谭老爷子想要看重孙子，这才将蓝亦接了过来，也是不想看到谭家的子孙这么的娇妻，生病就要打点滴，这以后怎么办？而此刻，看到童瞳终于败北的去了厨房，谭老爷子立刻跟了过去，继续打击着童瞳。

”这孩子是谭家的孩子，不能流落在外面。“进了厨房，看着从冰箱里拿出菜的童瞳，谭老爷子敛了刚刚得意的笑，”不过还需要好好教育，性子太过于阴沉了，谭家没有这样的孩子！“

童瞳倒是有些吃惊，她以为谭老爷子很喜欢蓝亦，毕竟是重孙子，老一辈的肯定是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里怕飞了，却没有想到谭老爷子竟然一针见血的说了这番话，

”看什么看？真以为我老糊涂了！“谭老爷子没好气的瞪着童瞳，这个丫头还真是呆的厉害，真不知道骥

炎是怎么看上她的！果真是傻人有傻福。

”那蓝家怎么办？“童瞳除了顾及到蓝亦的病情之外，也不得不顾及到蓝家，毕竟是蓝家将人给养大的，突然就这样将蓝亦要走，太不厚道了。

”还不都是你和骥炎惹的麻烦，现在问我怎么办？当初你们两干什么去了！“谭老爷子咆哮着，声音有些的大，看着童瞳不适应的直缩头，甚至揉着耳朵，这才将声音给降低了几分，”蓝家可以要任何的补偿，不过孩子必须留下来。“

谭老爷子也知道这样亏欠了蓝家，可是这是谭家开枝散叶的第一个孩子，谭老爷子不会让谭家的骨血流落在外的，他终究也是自私的，他会弥补蓝家，满足他们的要求，但是不会将蓝亦交给蓝家了。

谭老爷子说完这番话又出去逗蓝亦了，蓝媛这才走进了厨房，欲言又止的看向童瞳，虽然说她之前答应给童瞳时间考虑，可是此刻，又将复杂的目光看着童瞳，眼里满是担心和不安，让人都不忍心拒绝她的任何要求。

”让我再考虑几天。“童瞳硬着头皮开口，她现在看到蓝媛都有些怕了。

”谢谢你童小姐诶，是我太心急了，毕竟我已经担心了三年，突然看到而来希望，所以才会有些惴惴不安。“蓝媛终于露出了笑容，不过倒有几分强颜欢笑的味道，”我来帮你做菜。“

”呃，好的。“童瞳将手里的青菜秧递了过去，让蓝媛帮忙清洗着。

低着头，洗着手里的青菜秧，蓝媛低垂的目光里闪过一丝报复的恶毒，果真是谭家的人，竟然明知道自己儿子生病了，却还能做到这样犹豫不决，真的是冷血无情！不过自己不会就这样放弃的，如今看谭老爷子很喜欢蓝亦，那么日后就算童瞳不同意，谭家也不会放弃蓝亦的，反而会逼迫童瞳答应下来。

花了差不多一个小时做好了饭菜，童瞳快速的盛了一些到餐盒里，然后在谭老爷子火爆的目光里，迅速的拎着餐盒跑了出去，给谭骥炎送午饭，虽然说童瞳是想要多和蓝亦多相处一下，可是这孩子明显就排斥自己，童瞳对他也是愧疚亏欠居多，所以怎么都亲不起来，结果就成了落荒而逃。

童瞳的车子坏了，现在开的是谭骥炎车库里的一辆车，当开出西湖苑没有多久之后，就察觉到了暗中有人跟踪过来，保护童瞳的保镖也立刻警觉起来，加了油门，汽车迅速的向着童瞳的车子靠了过来。

”童小姐，不用担心，我没有恶意，只是想要和童小姐见个面，交给朋友。“童瞳接起电话，手机里响起陌生的男音，虽然在笑，却给人一种阴沉的感觉，”忘记说了，我姓白，单名一个贤字，和沐放是多年的好友。“

150章 两个痘子

约定的地方是一间雅致的咖啡馆，中午时分正是午餐时间，所以咖啡馆的客人并不是很多，白贤是一个英俊的男人，浑身上下透露着雍容华贵的傲气，身边坐着一个妩媚的女人，即使在大庭广众之下，女人的一只手却依旧在白贤的胸膛上画着圈挑逗着，而嘴唇在白贤的脖子处不停的细吻着，让咖啡厅其他客人都不由的侧过目光看了过来。

“童小姐，请坐。”宛若上流贵公子一般的露出微笑，白贤示意童瞳坐下，虽然他主动的友好笑容会让人感觉到亲近，可是在童瞳看来，一个人身上的戾气不是简单的遮掩就可以隐瞒住的，白贤的笑根本不到眼底，配上他的鹰钩鼻子，整个人显得诡谲而阴森。

“你找我有什么事？”童瞳坐了下来，日本的那一次就是白贤在暗中推波助澜的，所以对于白贤，童瞳绝对没有什么好脸色，只是依旧板着平静的小脸，显得有些的呆傻木讷。

“先生，你难道想要换换口味，选择这样青涩的小橄榄吗？”妩媚风骚的女人鄙夷的看了一眼童瞳，然后示威的挺了挺自己高耸的胸脯，显得骄纵不已，“这样的小丫头，先生只怕不到两个回合就会晕过去的，怎么可能承受的住先生的勇猛呢？”

童瞳那原本呆呆的目光此刻是目瞪口呆的震惊，呆滞的瞄了一眼依旧端着咖啡不为所动的白贤，刚刚自己没有眼花吧？这个女人竟然将手伸到了白贤的腿间？

“童小姐可不是我随便能觊觎的，谭副市长可是很宝贝童小姐呢？”白贤笑着开口，将童瞳此刻的表情收入眼中，不过是一个生涩的女人，看不出有什么值得谭骥炎这么在意，比起调教这些不谙情事的女人，白贤更喜欢的是主动放dang的女人，在床事上才能进行，不过谭骥炎这些年可没有听说有什么女伴，难道是第一次，所以才会看中童瞳。

“如果没事，我先离开了。”童瞳不喜欢白贤，他身上有种让童瞳厌恶的气息，太过于阴邪暴戾，即使在笑，童瞳也能察觉到白贤眼中的冷血，如同一头血腥的野兽被关押着，随时可能撕开身上的人皮，破柙而出。

“这就是童小姐的礼貌吗？难道说如今中国的教育体制已经颓败到这样的地步，还是说因为童小姐是孤儿院出生，所以学不会礼节？”白贤森冷的笑着，眼神冰寒而恶毒的看向童瞳，戳人的痛处，在伤口上撒盐是他最爱的手段，而此刻，童瞳这样平静的表情，让白贤有种想要摧毁的**。

可惜白贤以为童瞳会生气，会发怒，即使她是个演员，可是再镇定也瞒不住自己，可是白贤失望的发现即使自己的语气如此的刻薄，童瞳那目光依旧清澈如水，没有任何细微的变化。

“你在大庭广众之下都能快要演活春宫了，难道我非要当观众才是礼貌？”童瞳有种看到疯子的感觉，浑身抖了一下，自己还是赶快去给谭骥炎送午饭比较好。

“童小姐，你确定要走，我可是有些秘密要告诉你。”白贤一把拉开女人放肆的手，然后站起了身，他很高，比起站在一旁的童瞳要高出了很多，笔挺的身材，可是那眼神里却带着兴奋的残忍。

白贤靠近童瞳，然后弯下腰，耳朵向着童瞳的耳边亲密的凑了过来，在童瞳要躲闪的瞬间，得意洋洋的开口，“关于沐放的，童小姐还是听一听比较好。”

童瞳停止了躲闪，而对上一旁女人那嫉恨的恶毒目光，无力的叹息一声，这样的疯子，自己绝对不愿意招惹！

靠的近了，白贤这才发现童瞳的肌肤很白，不是化妆品修饰出来的效果，而是素面朝天的白皙肌肤，毛孔很细很细，几乎看不到，光滑的小脸宛若上等的白瓷一般，没有任何的化妆品，透露着天然去雕饰的精致细腻，而童瞳的耳朵非常的小，耳垂白皙圆润，宛若一颗极品的珍珠。

原来小家碧玉也有一些韵味，白贤露出了诡谲的笑，这才开口道，“瞳瞳是不是将沐放当成了好友，可是我要告诉瞳瞳的是，那个男人可不是外人看来的清高，他以前在美国的时候，不过是张开腿出来卖的mb而已。”

童瞳的耳朵有些的敏感，所以此刻那原本白皙小巧的耳垂慢慢的红了起来，白贤突然感觉一阵口干舌燥，想要将这小小的耳垂含入口中，可是这刹那的失神却也是致命的疏忽。

白贤知道童瞳有些身手，而且还不错，可是对于白贤而已，在美国这么多年来，美国大大小小的黑帮，包括一些涉黑的大家族，却也都要给白贤几分薄面，这个男人看起来英俊非凡，可是骨子里却如同恶魔一般的狠辣，甚至是残忍，被其他人成为恶魔。

童瞳一手抓住了白贤的手腕，而失神的白贤也在瞬间反应过来，双腿立刻用力，童瞳这些上不了台面的防身术，白贤是不看在眼里的，即使他刚刚有些的恍神了，可是白贤错了，他只感觉被童瞳握住的手腕瞬间剧烈的痛了起来，那是腕骨关节被大力错开的痛，而童瞳身体后退的瞬间，一股巨大的力量瞬间宛若巨浪一般清晰而来，白贤只感觉天旋地转着，砰的一声，却已经被狠狠的摔在了地上，童瞳用了八成的力量，所以白贤的后背是一阵剧痛后的麻木。

“你敢碰沐哥分毫就试试看！”童瞳小脸上终于不再是那呆呆的表情，反而勾着淡淡的笑，清澈如水的眼神冰冷宛若死神，白贤不是良善之辈，童瞳明白，可是她如果真的要杀一个人，对方就绝对活不了！

极致的愤怒扭曲了白贤那原本还算英俊的脸，大庭观众之下如此的丢脸，让白贤的那一双恶毒的目光不再有丝毫的遮掩，狂风暴雨的怒火熊熊的燃烧着，阴狠的盯着离开的童瞳，这个女人果真不简单！自己竟然一开始还看错了，只以为她没有一点的特色！

“先生，这个女人怎么能……怎么能……”看着离开的童瞳，再看着被摔在地上的白贤，妩媚女人急切的想要说什么，可是却因为太过于震惊，愣是没有说出一句完整的话来。

啪的一声打开了女人伸过来要拉起自己的手，白贤从地上爬了起来，毒蛇般的目光盯着童瞳离去的方向，然后扬起嘴角冷笑着，大步的向着门外走了过去，在门外保镖打开车门时，冷冷的开口，“将这个女人送去红楼。”

红楼美国唐人街最出名的俱乐部，可谓是**窟，不但是打探消息的最好地方，也是来钱最快的地方，可是被送去红楼的女人却是被悲惨的，被当成动物一般被各式各样的男人凌辱，直到她榨不出一分钱来才会被赶出去。

跟着童瞳的车子一起离开的是之前保护她的两个保镖，自然没有将刚刚咖啡厅里的一幕漏掉，一个保镖快速的拨打了谭骥炎的电话将大致的情况说了一下，他们虽然是保镖，但是也只是保护童瞳的安全，不到危险的时候不会出手，也不会去偷听雇主的**，所以童瞳和白贤说了什么，两个保镖都不知道，可是那一个漂亮的过肩摔两个人倒是看的仔细。

“童小姐好像之前将谭长官给打倒了。”一个保镖感慨的开口，在他们心里，谭景御已经是让人仰慕的高手，而童瞳那样看起来瘦弱的一个女孩子，竟然能将谭景御打败，实在让人感觉到匪夷所思。

“其实我感觉我们好像是白拿工资。”另一个保镖同样点了点头，虽然说雇主安全对他们而言是好的结果，可是一想到自己的身手还不如童瞳，总感觉拿这份工资有些的心虚。

办公室里，谭骥炎挂上电话之后，就站在窗口沉思着，手里习惯的点了一支烟，不过倒没有吸，和童瞳在一起之后，谭骥炎烟抽的少了很多，只是偶然工作倦累的时候会抽一支，也都是背着童瞳抽的。

白贤到底要做什么？谭骥炎凤眸幽沉的看向窗户外，沐放也许在娱乐圈也算是个人物，也经营着京都会所，可是对于白贤而言，沐放的这一点钱和势力根本不堪入目，所以白贤不可能只是为了沐放而来的，为了小瞳，还是因为谭家？

“谭骥炎，吃饭了。”童瞳进来时，办公室已经没有烟味了，谭骥炎早先就打了窗户透气，这会回头看着拎着食盒进来的童瞳，比起早上的见面时，情绪又好了很多，轻松了不少，让谭骥炎也放下心来，可是一想到这是因为童瞳去见了童啸的缘故，谭骥炎就怎么想都有些的憋闷。

“沐放的事情一点不担心？”谭骥炎夹了一筷子菜给童瞳，然后有些疑惑的看着并没有开口说起和白贤见面的事她，

以小瞳对沐放的在乎和保护，她这样的平静，谭骥炎倒是有些疑惑，虽然他也很想认为童瞳不在乎沐放了，可是用脚趾头想也知道是不可能的。

“沐哥那里有谭三哥，而且白贤不是针对沐哥，没有必要。”童瞳吃的豆腐，虽然和白贤只是第一次见面，可是童瞳看得出白贤是一种极其自负，唯我独尊的人，而且美国唐人帮的势力和财富之下，童瞳不认为白贤会刻意的为了沐放来北京。

这孩子有时候根本就是大智若愚，谭骥炎黑眸里有着欣赏之色，“嗯，白贤真要对付沐放，也不会亲自过来，随便指派一个下属就行了。”说句不好听的，沐放还不够资格让白贤从美国来北京亲自动手。

“谭骥炎，这个麻烦绝对不是我招惹的，不是谭三哥就是你。”童瞳咬着小排骨，然后用幸灾乐祸的目光瞅着谭骥炎，一直以来都是自己惹祸惹麻烦，现在终于换人了。

“嗯，我会注意的。”谭骥炎点了点头，筷子伸了过去将童瞳刚刚咬了一口的排骨夹到了自己口中吃了起来。

“有口水。”对于谭骥炎经常性抢自己吃了一口的菜，或者习惯性用嘴巴给自己喂东西的行为，童瞳依旧是无比的排斥，即使谭骥炎之前以为习惯就好了，可是童瞳却根本习惯不了，每一次都是嫌恶的直皱眉头。

“我不在意。”谭骥炎说的有些咬牙切齿，该做的都做了，该吻的也都吻了，可是一想到童瞳那样的眼神，谭骥炎眸光变立刻冷了几分，这个孩子就不能稍微有点浪漫情结，不要求和那些女人一样整天将情爱挂在嘴上，可是偶然这样甜蜜的事情，她为什么就会感觉到恶心！

“随你，反正不是我吃口水。”童瞳无辜的耸了耸肩膀，对上谭骥炎那凶狠的眼神，随即乖巧的点头扒着饭，只要不是让自己吃谭骥炎的口水就行。

吃过饭，童瞳昨晚上在医院守着蓝亦，所以根本没有睡到几个小时，这会在消食之后，直接被谭骥炎押到了办公室的休息间补眠去了。

手机铃声响起，当看见是童啸的名字后，谭骥炎第一感觉是阴魂不散，早上不是才见过面，为什么现在又打电话，难道国安部这么闲，可是在腹诽之后，谭骥炎这才猛然想起这是自己的手机，童部长找的人不是小瞳而是自己。

“骥炎，有件事小瞳没有告诉你，不过我想你有必要知道情况。”童啸的声音依旧温和，可是仔细一听，会察觉到他声音里隐隐的多了一份冷怒的不悦。

“什么事？”谭骥炎疑惑的看了一眼休息室关闭的门，小瞳有什么事情瞒着自己？谭骥炎快速的简最近的一些事情在脑海里过了一遍，可是除了蓝亦到来这件事之外，却不知道还有什么事让能童瞳在意。

“蓝亦生病了，肾出现了一些问题，而小瞳因为是蓝亦的母亲，所以配型合格。”童啸此刻的声音却已经冰冷下来了。

“小瞳要做手术，我不会同意的！”几乎没有任何的思考，谭骥炎第一时间就拒绝了。

“可是蓝亦是你和小瞳的儿子。”谭骥炎刚刚斩钉截铁的回答，倒是冲散了容温眼中原本隐匿的冷意，声音又恢复了悦耳动听，“你真的能做到不闻不问，看着蓝亦生病死亡。”

“小瞳是最重要的。”没有一点的迟疑，对于谭骥炎而言，童瞳的安全比什么都重要，即使蓝亦是自己的儿子，可是如果真的没有办法手术，谭骥炎也只是愧对这个儿子。

电话另一头的童啸沉默了许久之后，这才缓缓的开口，声音压的有些低，谭骥炎脸色一如既往般的冷沉峻寒，交谈了大约半个小时之后这才挂断了电话，如同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般，继续自己的工作。

童瞳睡到下午三点才起来的，在洗手间洗脸的时候，然后发现下巴和额头上有一点点的刺痛，仔细一看，却是两颗红红的痘子冒了出来，尤其是下巴上的这颗小痘子，红润润的，有些的硬，在白皙的皮肤上衬的特别明显。

童瞳不记得自己眼前有没有长过痘子，毕竟那个时候受伤挨枪子都无所谓，谁有闲工夫记得自己脸上长痘子，这会摸了摸下巴上的痘子，童瞳皱了一下眉头这才走出了休息室。

出来时，瞄了一眼，谭骥炎正在打电话，一手翻阅着文件，听到开门声，原本冷沉的凤眸温柔的看了一眼童瞳，然后继续电话。

谭骥炎虽然看起来并不白皙，冷酷的峻脸，五官硬朗，可是只有童瞳知道那看起来冷冰冰，硬沉沉的峻脸是多么的光滑，只是肤色不白而已，可是此刻，童瞳抿了一下薄唇，又想到了自己下巴上的痘子，拿出另一头笔记本。

蹭的一下，童瞳原本是想要看看怎么消除痘子，可是百度出来的一张照片，却是一个满脸是痘子的女孩，红通通的痘子，让整张脸看起来显得坑坑洼洼的，痘子密布在脸颊上，有些痘子似乎熟透了一般，上面还冒出白色的小脓包。

动作极其迅速的关了网页，童瞳呆呆的盯着屏幕，然后忍不住的开始幻想如果自己有一天，突然如同刚刚那图片一般，长满了一脸的痘子，即使童瞳再不注重自己的脸，可是这一刻，她突然感觉到很恐怖，尤其是想到之后和谭骥炎一起出门，一个满脸痘子的女人亲密的挽着谭骥炎的胳膊，那是不是典型的野兽和帅哥的组合?

这边挂了电话，将送上来的报告上的问题点拨了一下下属，谭骥炎看向低着头不知道在想什么的童瞳，太过于安静之下，让谭骥炎第一反应就是这个孩子一定又在胡思乱想，虽然他并不清楚她到底想了些什么。

“谭骥炎，过来，把脸给我摸一下。”童瞳突然的开口，抬起头，熠熠的目光看向谭骥炎，典型的调戏良家妇女的痞子模样。

谭骥炎眉头皱了一下，突然庆幸这是在办公室，没有其他人，不过自己是不是该警告一下小御，不要整天一副懒散风流的模样，小瞳都跟着学坏了。

等谭骥炎走过来时，童瞳难得急色的一把将他拉坐在了沙发上，然后一手抚摸上他的脸颊，探照灯般的目光在谭骥

炎脸上瞅了又瞅，峻朗的脸庞，冷硬的五官，一颗痘子的痕迹都没有，当然痘印也没有，摸起来给外的光滑，下巴上胡子刮的很干净，所以这皮肤虽然不是白皙的皮肤，不过绝对能打上一百分。

童瞳哀怨了，然后嫌恶的一把推开谭骥炎的峻脸，蹭蹭的挪到了沙发的另一头，一个大男人皮肤这么好做什么？又不是演员靠脸来吃饭！

谭骥炎很是无辜的看着先是调戏自己，然后就差没有一脚将自己给踹走的童瞳，总是冷酷的表情此刻却满是无奈，长臂捞了过去，将躲着自己的不听话孩子给揽到了怀抱里，“这是怎么了？”

刚睡醒的小瞳一般都是有些的迷糊，她爱赖床，所以刚醒来的时候，都是蒙蒙的一双眼，喜欢抓抓头，然后无比眷恋的看着身后的大床，大有再次倒回去继续睡觉的趋势，可是谭骥炎此刻清楚的能感觉到怀抱里这孩子的不满和挣扎。

“没事，你去工作，不要管我。”童瞳被打击到了，身为女人，竟然没有男人的皮肤好，这太打击了，尤其是以后，这自己如果是长了一脸痘子，谭骥炎会不会嫌恶的推开自己?

“谭骥炎，如果我以后毁容了，一张脸看起来就像是车祸现场，你会不会嫌弃我？”童瞳蹭的一下从谭骥炎的怀抱里抬起头，小脸上满是严肃和认真。

嘴角抽搐了一下，对于童瞳今天的反常，谭骥炎是半点摸不着头脑，不过倒看得出她并不是因为蓝亦的事情，所以心情也好了几分。

“不会。”谭骥炎温热的大手抚摸上童瞳的小脸，虽然对于她车祸现场的形容很是无奈，不过自己倒也不至于就因为她变丑了，就嫌弃小瞳，否则这些年，谭骥炎身边早就是美女成群了。

“撒谎，我都要嫌弃我自己了，你能不嫌弃，你早上一睁开眼，然后看到一张鞋拔子似地恐怖脸庞，你会不嫌弃？”童瞳直截了当的摇摇头，一脸鄙视的瞪着睁着眼睛说瞎话的谭骥炎，小脸气鼓鼓的绷紧着，以前怎么没有发现谭骥炎竟然会说谎，而且说起谎来，还是一脸的正义沉静，太坏了！

“好，我会有些的介怀。”无辜被炮轰的谭骥炎在心里翻了个白眼，然后顺着童瞳的话开口，却是真的不知道她刚刚才睡醒，怎么突然就变的怪怪的。

这才是实话！可是为什么听的这么刺耳？童瞳瞪大着眼睛瞅着谭骥炎，然后不满的抡起拳头直接砸在了谭骥炎的肩膀上，“谭骥炎，你怎么可以这么的肤浅！难道就因为我毁容了，不漂亮了，你就嫌弃我，那以后我老了，你是不是要出去找年轻漂亮的女人，沐哥说的不错，男人果真是最”专情“的，因为他们永远都是喜欢十八岁的女人！”

小宇宙爆发了一般，童瞳直接推开谭骥炎，然后直接站起身来，居高临下的看着他，然后丢给谭骥炎一个无比鄙夷的目光，骄傲的转过身离开了。

安静的办公室里，被丢在沙发上的谭骥炎无力的看着离开的童瞳，和之后走进来一脸疑惑的于靖，站起身来，“不要问，我自己也是一头雾水。”

童瞳的身手在那里，还有两个保镖在暗处，所以谭骥炎倒也不担心童瞳的安全，和于靖点了点头，继续接下来的工作。

六点回到西湖苑的时候，谭骥炎刚进门迎上来的就是谭景御无比哀怨的目光，让谭骥炎几乎要抬头看天，今天到底是什么了，一个个都的奇奇怪怪的。

“二哥，你就算喜新厌旧，也不用这么傻的说出来。”谭景御哥俩好的搭上谭骥炎的肩膀，然后哀怨的对着他吐糟，“你难道不知道小丫头心情一不好，就会拐走小放放。”

“小瞳人在楼上？”谭骥炎忙碌了一下午，这会听到谭景御的话，想起下午时突然离开的童瞳，看了一眼抱怨的瞪着自己的谭景御，冷冷的目光扫过自己肩膀上的狼爪子，自己是不是对小御太放纵了一点，所以才让他这样没大没小的。

咻的一下，为了防止自己的手被砍了，谭景御快速的将手从谭骥炎的肩膀上收了回来，然后站军姿一般站的笔直，“报告市长大人，小丫头突然打了电话给小放放，然后两个人在房间里不知道说了什么，然后小丫头宣布她要和小放放在一起！所以二哥，你被甩了。”

谭骥炎嘴角再次抽搐了一下，额头上青筋凸了起来，虽然知道这是玩笑话，可是那峻脸便怎么都显得有些的阴霾。

“二哥，你生气就生气，可是不能怪小放放，他可是被小丫头给连累的。”谭景御很是哀怨，明明自己和小放放一起来的，为什么自己就被抛弃了，关在门外不说，还得到一句姓谭的都不是好人的罪名，明明得罪小丫头的人是二哥。

听到敲门声，童瞳光着脚直接的走到门边开门，看着站在门口的谭骥炎，眉头一挑，小脸一甩，直接转过身不理人，“你来做什么？去找你的十八岁小姑娘去！”

“二哥，你喜新厌旧？”跟在谭骥炎身后的谭景御哇哇的叫了起来，眼中满是放大的光彩，不是吧？二哥原来还这么闷骚，喜欢十八岁的小姑娘？难道这些年，自己都看错了二哥，“原来真正的风流贵公子是二哥，小生佩服，二哥果真是深藏不漏的神人也！”

砰的一声，回答谭景御的是房门毫不客气的当着他的面再次的关上，而房间里，沐放此刻正坐在椅子上，叠架着修长的双腿，慵懒懒的笑着，一张俊脸绝美倾城，尤其是那一双桃花眼，眼角微微的上挑，邪魅慵懒的透露着光芒，给人一种放荡不羁却又优雅的视觉冲击。

“原来谭副市长还有这样的心思，我家小瞳如今年纪大了，不适合谭副市长了，还请谭副市长高抬贵手，放了小瞳吧。”沐放勾着薄唇，似笑非笑的开口，可是那眼神却透露着几分的邪魅和打趣。

“沐哥，我哪里年纪大了，是谭骥炎自己喜欢吃嫩草而已！”童瞳抗议了一声，然后板着小脸，用鄙视的目光瞪着谭骥炎，都年纪一大把快要奔三十了，竟然还想要老牛吃嫩草！

“我年纪比你更大。”谭骥炎叹息一声，将手里的公事包放在一旁，虽然他到现在还是一头的雾水。

“这样才更可耻，明明都比我大，还想要找十八岁的小姑娘，谭骥炎，你这是侵犯未成年人，是犯罪！”谭骥炎不说还好，一说，童瞳便严厉的控制着，如同在她的眼中谭骥炎就是十恶不赦的大罪人，然后脑海里是谭骥炎一副猥琐大叔的样子觊觎年轻幼嫩的小姑娘。

“小瞳，我没有要去找其他人，有你一个就够了。”再多来两个，谭骥炎估计自己都要辞职了，应付一个还勉强可以。

“不要动手动脚着！”义正言辞的开口，童瞳虽然很想要推开谭骥炎，可是有些眷恋他的怀抱，于是很可耻的放弃了挣扎，任由谭骥炎抱着自己，只是嘴上依旧不放过讨伐谭骥炎，“你不是嫌弃我长得丑吗？你还抱着我做什么？去抱你的十八岁小姑娘去。”

“我什么时候嫌弃你长的丑了？”终于抱到人了，谭骥炎低声的开口，余光扫过一旁的看戏的沐放，可惜沐放也是摇摇头，虽然他是问了一下午，不过除了听到小瞳抱怨谭骥炎喜新厌旧之外，沐放也是一头雾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还以为是谭骥炎和什么女人纠缠不清，让童瞳误会了。

“谭骥炎，大丈夫敢作敢当！”童瞳鄙视的瞪着狡辩的谭骥炎，小手戳了戳硬蹦蹦的胸膛，“今天下午在你办公室的时候，你不是说如果我毁容了，你就会嫌弃我吗？难道你还想要抵赖。”

“你怎么会突然变丑，再说你以后老了丑了，我也是老了丑了。”谭骥炎大手抚着童瞳的头，安抚这这个快要炸毛的孩子。

“可是难道你没有发现？”童瞳仰起头，让谭骥炎注意看自己的脸，虽然说现在之后两个痘子，可是已经长大了不说，而且还发红，说不定明天早上就长成了小脓包，然后第三天由两个发展到四个，然后一个星期不到，自己的脸就会被痘子大军占领。

“发现什么？”谭骥炎不解的看着童瞳，大手抚摸上她光滑细致的小脸蛋，小瞳到底这是怎么了？

“这么明显你竟然没有注意到，谭骥炎你果真不在乎我！”从抗议变成了无理取闹，童瞳闷着头，失落落的垮着小脸。

头有些的痛，谭骥炎再次挑起童瞳的小脸，仔细的看了一下，一切正常，然后目光对上童瞳有些躲闪不安的眼睛，谭骥炎视线终于落在了那额头上的一颗红红的小痘子身上，“火气有些大，长痘子了。”

“看吧，我就知道你嫌弃我！”现在还只有两个痘子，谭骥炎就在意了，等明天长了一脸的痘子，谭骥炎肯定将自己给甩到九霄云外，估计见到了也当做不认识！

“小瞳，过两天就回消掉的。”沐放这会也算是听明白了一点，不过小瞳抱怨了一下午，闷了一下午，难道就是因为脸上的痘子。

“沐哥，如果明天消不掉呢？然后长成一脸的痘子怎么办？”童瞳眼神黯然，有气无力的对着沐放开口，“下巴上这颗痘子更大一些。”

所以自己差一点被当成负心汉，老牛吃嫩草的罪魁祸首就是因为这两颗痘子，其实谭骥炎在下午童瞳坐在沙发上的时候就发现了，只是并没有多在意，只当童瞳有些的上火而已，却不知道这就是两个痘子差一点都要引发出感情的血案来。

“就算长了一脸也没有关系。”谭骥炎安抚着看着怀抱里的童瞳，深邃的凤眸幽沉冷暗，眼底满是温柔，低头轻轻的在童瞳的额头上落下一吻，当然是吻在了那个罪魁祸首的痘子上。

“谭骥炎，你……”小脸一红，童瞳忽然感觉心里头涨满了幸福，“这可是你说的，不过你放心，就算你以后长满了一脸的痘子，我也不会嫌弃你的。”

“二哥，你就算和小丫头**也换个话题，真的长满一脸的痘子，你们不会感觉到有些恶心吗？”修长的身体斜靠在门口，终于知道这乌龙事情的始末，谭景御眼角抽搐的看向谭骥炎和童瞳，这真的要是一脸的痘子，他们还能吻的下去？

咻的一下，谭骥炎和童瞳同时将冰冷冷的目光如同利剑一般瞪向谭景御，谭骥炎是感觉好不容易哄灏了小瞳，如果因为谭景御的一句话，小瞳又闹别扭了，谭骥炎估计连撞墙的心都有了，而童瞳则是更直接，“谭三哥，你竟然这样以貌取人！沐哥，你不要他，以后我给你找个好男人，关曜也不错，身手好，家境好，而且人又温和，沐哥，要不你和关曜在一起吧？”

谭景御立刻不满的对着童瞳抗议起来，而一旁的沐放原本是顺着童瞳的话点了点头，可是然后突然发现，自己什么时候竟然答应会一个男人在一起了？想到此，沐放挑着眉头看着和童瞳闹在了一起的谭景御，心里头却也有些的明了，原来自己在不知不觉里竟然也改变了，以前不是最痛恨这些的吗？

晚饭上蓝媛做的，谭老爷子下午就走了，不过关曜因为上一次剧组的案子，所以到现在才过来看蓝亦，当然也买了玩具过来。

可是关曜敏锐的发现，自己一进门开口，就被谭景御用凶狠狠的目光死死的盯着，如果眼光可以杀人的话，关曜可以肯定自己早已经死了不下于八百次。

“我得罪小御了？”关曜因为查清楚了案子，所以此刻情绪还不错，疑惑的询问着身边的谭骥炎，怎么感觉小御看自己的眼光很恐怖，如同自己抢了他的宝贝一般，就差没有扑过来找自己拼命了。

“不用理他。”谭骥炎沉声的开口，对于这个弟弟的哀怨倒也明白。

“关曜，听说剧组的案子破了。”沐放正坐在沙发上，此刻，回头招呼着关曜，绝美的脸上带着笑，因为是感兴趣的

事情，所以连同桃花眼里都有着看到关曜的喜悦。

“嗯。”关曜向着沙发走了过来，每一步都是在谭景御那凶狠的眼神里走过的，尤其是当关曜坐到了沐放身边，只感觉谭景御那眼神都要将自己身上给盯出两个洞来，“之前的恐吓信都是凶手故弄玄虚，张川西是被朱甜和他妻子两个女人合谋杀了，朱甜以前演过一个凶杀案的角色，所以和外国一个刑侦专家有过接触，这一次是打着揣摩解决的借口，去询问外国的刑侦专家，如果犯案而不留下线索，然后她们合伙杀了张川西，他妻子想要拿走大部分的遗产，而朱甜可以得到一千万。”

“爹地，我们去厨房帮妈咪做饭。”蓝亦走出来开口，仰起头，期盼的目光看着谭骥炎，然后怯怯的似乎想要伸过手拉谭骥炎，却又有些的不敢。

“蓝媛你可以叫阿姨，不过蓝亦你记住，小瞳才是你母亲。”谭骥炎沉声的开口，目光落在蓝亦苍白瘦弱的脸上，之前自己还有些疑问，怎么在蓝家的照顾下，他的身体看起来很差，比起普通孩子更差一些，如今才知道蓝亦竟然生病了，可是如果可能，谭骥炎很想要弥补这个自己亏欠了的孩子，可是前提是不会伤害到童瞳。

“她才不是我妈咪，她是抛弃我的人！”蓝亦声音猛然的拔尖，愤怒的目光盯着沙发上最无辜童瞳，“你不是我妈咪，你不是！”

说完话，蓝亦一抹脸上的眼泪，向着门外跑了过去，谭骥炎脸色沉了又沉，看了一眼童瞳，发现她并没有太难过，这才放下心来。

“谭骥炎，你去安慰一下蓝亦。”对于自己被排斥，童瞳也很是无奈，不过一想到蓝亦的病情，童瞳还是开口让谭骥炎过去，自己不能安抚蓝亦，可是谭骥炎是他的父亲，至少他能给蓝亦一些关怀。

犹豫了一下，不过在童瞳的目光里，谭骥炎还是向着厨房走了过去，而沙发上坐着的关曜不解的看着小瞳，“怎么这个孩子对你那样仇视？”

关曜是搞刑侦的饿，所以对于人的眼神，是善良还是邪恶，关曜看的比一般人多很多，刚刚那个孩子，明明只有六岁，可是她看向童瞳的眼神却是给外的狠毒，几乎不像是一个孩子该有的眼神，而且让关曜奇怪的地方是，如果说蓝亦真的痛恨抛弃他的父母，那么为什么他看着谭骥炎的目光却带着几分孺慕，可是对小瞳却只有无比的仇恨。

“蓝家之前担心孩子认为自己是被抛弃的，就和蓝亦说他是蓝媛和二哥的孩子，因为二哥和蓝媛感情不和，所以才分开了，所以这孩子一直这样认为的，如今知道小丫头的存在，所以只排斥小丫头，认为她要拆散蓝媛和二哥。”谭景御大致的说了一下，其实蓝家这样的说法也没有错，比起让孩子知道自己是被抛弃的，选择这样的说法对孩子而言是最好的，毕竟如今父母离婚的事情很多，孩子接受起来也容易一些，只是没有想到二哥突然将蓝亦从美国带了回来。

“小瞳，你不用太在意，蓝亦还需要时间来接受你。”关曜这会多少明白了一些，拍了拍童瞳的肩膀，这件事不能怪蓝亦，毕竟这个孩子没有错，小瞳也是被隐瞒了，不过骥炎真的有些狠绝，当年不说，即使刚刚，关曜也发现谭骥炎对蓝亦并没有太多的父子之情，更多的是一种弥补和亏欠，而当蓝亦仇恨的目光看着童瞳时，谭骥炎的眼神在瞬间冰冷，或许除了童瞳，谭骥炎真正在乎的人并不多，这个男人是真的有些的冷血寡情。

“嗯，我去厨房帮忙。”童瞳点了点头也起身向着厨房走了过去，经过窗户边，看着庭院里正和蓝亦说话的谭骥炎，夕阳的光芒之下，那酷似翻版的两张脸一大一小，如此的和谐，这是自己和谭骥炎的孩子，而蓝亦还在生病着。

童瞳心被扯痛了一下，深深的看了一眼之后，然后走向厨房，看着正忙碌的蓝媛，“我会接受手术的，你尽快安排一下，我想要去美国，这样谭骥炎才不会有怀疑。”

“什么？”太大的惊喜之下，蓝媛几乎有些的不敢相信，然后泪水立刻从眼中滚落下来，“童小姐，谢谢你，谢谢你原因救小亦，能去美国更好，小亦的医生都在那里，那里也有小亦治疗的详细病历。”

童瞳点了点头，帮忙做着晚饭，自己和谭骥炎已经亏欠了蓝亦六年的时间，所以如今，这是自己唯一能为蓝亦做的了，可是谭骥炎如果知道了，他肯定不会答应的，所以童瞳决定还是背着谭骥炎去美国一趟，不但从医疗上好一些，也能瞒过谭骥炎。

也不知道谭骥炎和蓝亦到底说了什么，晚饭的时候，蓝亦对童瞳倒没有那么的排斥，只是叫了她一声童阿姨，让童瞳突然感觉眼眶一热，坚定了心头的念头，虽然有些的对不起谭骥炎。

吃着饭，谭骥炎看了一眼有些躲闪自己目光的童瞳，虽然她表现的很平静，可是谭骥炎却已经明白童瞳已经答应了蓝媛，想到此，谭骥炎心头多了几分冷酷的阴狠，这一次，如果不是因为童部长，自己竟然不知道原来早在很多年前，蓝家就已经如此痛恨谭家。

151章 离家出走

童瞳曾经答应过谭骥炎一切以自己的安全为重，可是如今突然答应了蓝媛，而且还是瞒着谭骥炎，虽然说这是为了救蓝亦，这个她和谭骥炎亏欠了六年的孩子，可是童瞳怎么都感觉心里有点毛毛的发虚，谭骥炎那眼神，让童瞳怎么看都像是被雷达一般，而自己正是被探测的人。

“小瞳，有心事？”谭骥炎沉声的开口，并没有抬头，依旧在看自己手里的文件，从有了童瞳之后，谭骥炎的书房几乎都成了摆设，他更喜欢在卧房里处理文件，即使偶然会因为灯光而打扰到童瞳的睡眠。

“没有，没有。”头摇的如同拨浪鼓一般，童瞳用力的甩着头，唯恐谭骥炎不相信，于是努力露出平静而无辜的真诚表情，可是眼巴巴的，心虚虚的看过去时，却发现谭骥炎坐在椅子上，低头在专注的看文件，根本都没有看自己。

莫名的松了一口气，童瞳感觉有点自己在吓唬自己的心虚，可是谭骥炎都没有抬头看自己一眼，他怎么知道自己有

心事？想到此，童瞳刚放下的小心肝又颤悠悠的悬了起来。

“真的没有？”谭骥炎终于抬起头，舍得将目光落在了童瞳身上，不动声色，面容峻朗。

“嗯。”这一下是点头如同小鸡啄米，童瞳眼神丝毫不躲闪，唯恐谭骥炎真的看出来什么。

“小瞳，有什么事情可以和我说。”谭骥炎声音压的有点低，在安静的夜晚里显得格外的魅惑，沙哑里透露着磁性，似乎能魅惑人的心智。

“我知道，如果有的话，我一定告诉你。”童瞳扬起唇笑着，死活不入套。

谭骥炎一手拿着文件，一手放在膝盖上，峻挺修长的身影此刻靠坐在椅子上，修长笔直的双腿叠加在一起，凤眸淡淡的看着童瞳，似乎在谋算着什么，沉思片刻又道，“小瞳你确定没有话要和我说？嗯？”

尾音上扬，让人听起来感觉骨头都酥了，谭骥炎平日里给人一种冷酷威严的森寒凛冽，可是此刻，当他脱去了笔挺的西装，只穿着银灰色的衬衫，扣子还解开了几颗，露出一片古铜色的结实胸膛，似笑非笑的目光注视着对方，却是说不出来的魅惑。

“我发誓真的没有心事！”童瞳盘膝坐在床上，小手蹭的一下举到了耳边，努力的让自己看起来很是清白，很是无辜。

谭骥炎虽然知道童瞳会做出这样的决定其实是忌惮着自己，毕竟如果自己知道了，说是冷血也好，无情也罢，谭骥炎是绝对不会让童瞳去做这样的牺牲，不管是为了什么人，即使包括自己，在谭骥炎眼中童瞳的安全永远是最重要的。

可是有的时候知道归知道，理解归理解，看到童瞳隐瞒着自己，谭骥炎依旧感觉有些的不痛快，峻冷的脸庞慢慢的冷沉下来，将不悦的怒意压了下来，低头继续审阅手里的文件。

危机解除！童瞳绷直的身体慢慢的柔软下来，可是当看着在灯光之下专注看文件的谭骥炎，童瞳却丝毫没有了那种轻松的感觉，反而感觉沉甸甸的难受着，自己欺骗了谭骥炎，即使她可以安慰自己说是善意的谎言，可是欺骗终究是欺骗。

一般谭骥炎晚上继续工作的时候，童瞳没有那么矫情的陪着，直接是倒在柔软的大床上，裹着被子呼呼的睡着，虽然灯光有点的刺眼，可是对童瞳而言，再危险的环境都睡过，所以这一点不适直接忽略了，可是今晚上心头有愧疚之下，童瞳没有如同往常一般蒙着被子就睡觉，而是坐在床上陪着谭骥炎一起工作，总感觉这样可以减轻一点心头欺骗谭骥炎带来的愧疚之感、。

谭骥炎看了手里的文件许久之后，翻了一页，抬起头，目光掠过，看着床上有些困倦，却努力坐直着身体的童瞳，心头有些的好笑，却又有些的心疼，“困了就先睡，我还要看一会。”

“我不困。”童瞳的睡意蹭的一笑消失的无影无踪，可是上下眼皮在打架之下，童瞳感觉自己只要一闭眼立刻能如同小猪一般呼呼的睡着，所以看了看谭骥炎，对上他黑眸里的关切，童瞳心头的愧疚就更加重了几分，直接的掀开被子要下床，“我去给你煮点夜宵。”

“不用，我不饿。”谭骥炎站起身来拿着文件走到床边，也制止了童瞳的动作，微不可闻的叹息一声，将她揽到了怀抱里。

“小瞳，如果蓝亦实在不愿意，我们就将他送回美国，以后，你如果想他了，我们再去看看。”谭骥炎看了这么久的文件也有些的伤神倦累，此刻靠在床上，一手轻轻的抚着童瞳的头，闭着眼眼开口提议。

其实这个念头是在一开始看到蓝亦排斥童瞳的时候就有了，可是那个时候，谭骥炎多少还存了一点心思，毕竟蓝亦突然知道这一切，多少会有点排斥也是情理之中，可是谭骥炎看得出童瞳对蓝亦有些的无措，或许是分开太久了，并没有多少的感情，更多的是一种弥补，谭骥炎于是就更加坚定了这个念头，而直到之前童啸的电话，谭骥炎就决定将蓝亦送走了，当然，并不是送给蓝家，既然小御要和沐放在一起，多一个孩子也是好的。

谭骥炎不愿意看到童瞳难受，尤其是被这样算计着，有些事，谭骥炎不说，只是不想给童瞳添堵，他更希望看着童瞳过着简单快乐的日子，而那些黑暗肮脏的事情，谭骥炎自己会直接处理。

童瞳趴在谭骥炎的怀抱里听着他的话，身体一绷，总感觉这样做太对不起蓝亦了，自己和谭骥炎已经放开这个孩子六年了，难道还要继续将他抛弃，尤其是他的身体并不好，可是或许在蓝家对蓝亦更好，想到此，童瞳还是有些的纠结，左右为难着。

“要不谭骥炎，我们之后再讨论这个问题？”童瞳从谭骥炎的怀抱里探出小脸上，她不想伤害到蓝亦，不想让他再次的感觉被父母抛弃了。

“嗯。”谭骥炎低头看了看童瞳，倒是没有反对，于是松开怀抱里的人儿，抽回手，准备继续看文件。

童瞳有些失落的看着松开自己的谭骥炎，目光落在那片自己最喜欢的胸膛上，自己不应该打扰谭骥炎工作的，毕竟他还有很多事情要忙，可是突然被松开，倒在大床上，童瞳向着左边翻腾了一下，又向着右边蹭了几下，可是怎么睡着，这大床都感觉睡的不舒服。

工作就那么重要吗？童瞳侧躺在床上，然后眯着眼瞅着谭骥炎，刚刚心里的复杂的愧疚感情这一会被嫉妒所代替了，童瞳怎么看都感觉谭骥炎手里的文件非常的碍眼。

谭骥炎认真工作时绝对没有人不怕死的敢打扰，可是凡事都有例外，童瞳小手慢慢的从被子里探了过去，先是胆颤心惊的落在谭骥炎的腿上，发现他并没有在意之后，童瞳动了动小爪子，然后顺着谭骥炎的腿一路抚摸上来。

平常也没有看到谭骥炎锻炼啊，怎么这腿摸起来显得非常有力，肌肉结实，小爪子在谭骥炎的大腿肌肉上捏了一下，然后不甘心的撇撇嘴，继续上移着，落在谭骥炎的腰上。

谭骥炎的肌肤摸起来还真的光滑，童瞳不甘心的又揩了一把油，然后继续转移阵地，将柔软温热的小手落在了谭骥炎的小腹上，结实的能摸出那六块腹肌的纹路。

抓着文件的大手用力的收紧了几分，谭骥炎侧目看向被冷落的童瞳，对于她这样光明正大的行径很是无赖，这孩子该不会以为自己是木头没有感觉的吧，摸了不算，还不时的掐几下，然后小指头再戳了戳，让谭骥炎呼吸莫名的粗重了几分，黑眸里如同有一把火在燃烧着。

不过还是谭骥炎的胸膛最舒服，童瞳所有的情绪都消失的无影无踪，小爪子最终爬上自己喜欢的胸膛上，可惜刚摸了两把，还没有来得及回味，谭骥炎却突然的站起身来，让童瞳的小爪子僵硬在半空里，五根手指还保持着抚摸的手势。

“谭骥炎！”不甘心的童瞳抗议起来，不满自己刚刚到手的福利就这么没有了。

“听话，先睡觉。”谭骥炎声音沙哑了几分，将童瞳那僵硬的小手给放到了被子里，顺势给她盖好了被子。

“不要！”只露出小脑袋在被子外，童瞳不满的在被子踢着两条腿，努力的想要拱出来。

“不要冻到了。”看着童瞳那踢出被子的雪白小腿，谭骥炎眼神再次暗沉了几分，然后板起脸，带着威严，迅速的将童瞳的腿给重新压到了被子里，顺手在被子上拍了几下，不等童瞳再次抗议，却已经拿着文件转身向着椅子走了过去。(，)

“谭骥炎，你不疼我了！”至少和他的文件相比，自己被排第二了！童瞳气鼓鼓着脸颊，委屈的抱怨起来。

转过身，谭骥炎居高临下的看向床上闹别扭的孩子，峻脸上看不出多少表情变化，可是那深邃的黑眸怎么看都让人感觉到一股骇人的气势。

“我错了，你工作，我不打扰了。”童瞳灰溜溜的败下阵来，还是不敢和谭骥炎叫板，虽然只能用熊熊大火的目光死死的瞪着谭骥炎手里的文件，恨不能瞪出两个洞来。

我只是心虚而已，谁让自己先欺瞒了谭骥炎，所以只是心虚，绝对不是吃醋，自己才没有那么无聊和一张纸吃醋呢！童瞳很是委屈的缩回了被子里，直接连头蒙到了脚将自己给缩成了一大团，如同蚕宝宝一般在被子里拱了拱，然后暗自委屈着。

无奈着，谭骥炎看了看手里只翻阅了一半的文件，再看着被子里那委屈的孩子，只能将文件放了下来，再次迈步向着床边走了过去。

蒙在被子里一片黑暗之下，眼睛看不见，其他感官立刻显得敏锐起来，童瞳感觉到床垫陷了几分，不由无声的笑了起来。

“不要这样睡，闷着自己。”谭骥炎沉声的开口，将被子给拉开，让新鲜的空气进入到被子里，看着童瞳气鼓鼓的背过身，留给一个背影给自己，就知道这孩子闹别扭了。

明明有事瞒着自己的人是她，可是到头来要哄人的人还是自己，谭骥炎心疼的抚摸着童瞳的后背，一下一下，如同给炸了毛的孩子顺毛一般。

“你不是要工作，不要打扰我睡觉！”转过身来，童瞳直接滚到了谭骥炎的怀抱里，小手用力的抱紧着他的腰，闷闷的声音里全是不满和吃醋。

谭骥炎一手揉了揉眉心，很是无奈的笑着，“明天去办公室再看，现在陪小瞳睡觉。”

“不用，我又不是三岁孩子，睡觉还需要陪！”得理不饶人，童瞳哼哼着，可是那埋首在谭骥炎胸膛里的小脸却已经笑开了花。

“真的不需要，那我去工作了。”谭骥炎笑着看着立刻将自己抱紧的人儿，只感觉胸口一痛，却是童瞳的小牙齿狠狠的咬上自己的肩膀。

“你去啊，又没有人拦着你！”童瞳哼哼着，也不敢真的咬，只是借着谭骥炎的肩膀磨了磨牙齿，虽然嘴巴里赶人着，可是那抱着谭骥炎腰的小手却越收越紧。

“你不放手我怎么去？”声音里夹带着可以感知的笑意，谭骥炎拍了拍那几乎要勒死自己的小手。

“谭骥炎，你！”被气着了，童瞳终于担心自己一怒之下将谭骥炎的肩膀给咬下一块肉，所以直接的松开手，然后再次的滚到了床里侧，裹着被子，气的咬着被角撒气，这个整天就想着工作，白天在办公室里工作不说，晚上回来还抱着文件工作的男人，以后他就和这些文件过日子吧！

童瞳蜷缩在被子里，甚是委屈，可是等了片刻，就感觉睡到床外侧的谭骥炎真的起身了，然后莫名的，童瞳感觉心里头酸酸的，明明知道是自己在无理取闹，蓝亦生病的事情，童瞳是瞒着谭骥炎的，所以这才让她情绪不太好，也知道自己不对，谭骥炎有多忙，自己又不是不知道，可是这一会他真的丢下自己去看文件了，童瞳发现自己真***矫情的感觉到委屈了。

谭骥炎起身离开倒是没有真的去工作，就算要睡，他也得先洗澡，所以当浴室传来开门关门声，然后是轻微的水声时，被窝里咬着被角发泄的童瞳突然又笑了起来呸呸两声将被角给吐出来。

可是自己要用什么借口告诉谭骥炎要去美国几天，这在身上动一刀，童瞳可不认为真的能瞒过谭骥炎，所以她只想着能拖几天是几天，等谭骥炎发现之后，不要那么生气就好了，可是童瞳知道以谭骥炎的精明和敏锐，如果自己不找一个好一点的借口，绝对不要指望能去美国。

—分隔线—

第二天一大早，谭骥炎起来的时候，童瞳也跟着起来了，只不过谭骥炎去工作，而童瞳直接调转车头向着京都会所

的方向开了过去。

“谭三哥，你天天都睡沙发？”童瞳很是意外的看着客厅里裹着被子，连个枕头都没有的谭景御，小脸抽了抽，虽然说沐哥这里的沙发很宽很长，可是童瞳比划了一下谭景御的身材，这倒是能睡下，可是半夜一翻身肯定咚的一声掉地板上。

自己的面子啊！谭景御抱着盖在身上的被子也很想要咬被角，可是面子不可丢，谭景御瞬间表情又恢复了一贯的潇洒不羁，咧嘴笑着，想要扳回场子，“小丫头这你就不懂了，你谭三哥可是男子汉大丈夫，和你沐哥吵架了，自然不会让你沐哥那小身板睡沙发了，这是男人的胸襟和情怀，你一个丫头片子不懂得。”

“我小身板？你男人的胸襟和情怀？”卧房的门不知道何时打开了，沐放身上穿着绸缎的海蓝色睡衣，笑容飞扬的勾着薄唇，桃花眼里满是笑意看着坐在沙发上大言不惭的谭景御，懒懒一笑，风情万种，“那好啊，为了体现你男人的情操，今晚上你睡大门口得了！”

“小放放，晚上很冷的！”谭景御那刚刚撑起的面子咻的一下破了，一把掀开身上的被子，然后直接光着脚在地上，动作迅速的跑到了沐放身边，陪着笑脸，十足的妻奴模样，“小放放，我错了，我真的错了。”

“谭公子客气了，您怎么会错了。”沐放冷哼着，一手拍开谭景御靠的过近的脸，转而将目光看向童瞳，语调温柔，笑容绽放在绝美的脸上，“怎么这么早过来了？”

“没事，沐哥，我只是有点烦而已。”童瞳叹息一声，扯起一个僵硬的笑，还在思考着到底怎么样才能让自己有一个光明正大的理由去美国。

“有谭骥炎在，什么事处理不好丢给他就行了。”沐放笑着拍了拍童瞳的头，不要说一般的烦心事，估计就算是杀人放火这些事，谭骥炎也绝对给小瞳处理的妥妥当当，省心省力，而且一分钱都不用出。

被丢弃在一旁的谭景御哀怨的目光瞪着童瞳，小丫头不过来的时候，小放放多少还看着自己，虽然更多的时候是无视自己，偶然看一眼，也是嫌弃，可是至少小放放眼里有自己啊，这会倒好，小丫头一来，自己被当成空气了，而且小放放穿这么少做什么？那什么睡意，都快要连肩膀都露出了，下摆太短，小放放的腿都暴露了。

童瞳这边刚要开口，却疑惑的看着雄赳赳气昂昂走过来的谭景御，不知道的人还以为谭景御要打架呢，那眼神是一个凶狠。

“谭景御，你放我下来！”突然被人横空抱起，而且还是公主抱，沐放愣了片刻之后，邪魅的脸上表情极度扭曲起来，可是即使生气，那染着怒火的桃花眼却显得更加的美艳妖娆。

“不放！”谭景御直接抱着沐放大步的走向卧房，然后一脚踢上了卧房的门。

童瞳坐在客厅里听着卧房里传来的声响，嘴角抽搐了一下，那一声一声，似乎都是拳头打在**上发出的声音，不时的还夹杂着几声哀嚎求饶声。

半个小时之后，沐放衣裳工整的走了出来，已经洗漱过了，黑发用缎带扎了起来落在身后，一张俊颜染着笑意，妖孽十足般的向着童瞳走了过来，看了一眼沙发上的被子，顺手叠了起来，“等我一会，出去吃早饭。”

等沐放将叠好的被子送进卧房里时，谭景御也出来了，可惜走路的时候那脚偶然有点跛，除了一张脸依旧和童瞳过来时一般完好无缺，可是在童瞳看来，刚刚的一阵压倒性的殴打，谭景御身上肯定青紫了一大块。

去吃早饭的餐厅是离京都会所不远处的一个店，生意很不错，早餐店装潢的非常高雅，进来的也都是一些年轻的男男女女，衣着华丽，看起来都是精英白领们。

“小丽，我真的错了，我错了。”突然，一道道歉的男音响了起来，西装革履的男人低声下气的对着坐在对面的女孩不停的道歉着，就差没有跪下来磕三个响头了。

“你错什么了？不就是因为工作应酬喝多了一点，差一点和女下属滚到床上吗？”妆容得体的女孩哼哼的冷笑着，虽然眼神狠得要将男人给凌迟处死，可是却依旧优雅的喝着豆浆。

“小丽，我这不是没有滚成功吗？”男人几乎想要一巴掌给拍死自己。

“呦，这么说你是后悔没有成功是不是？要不要我给你出钱，再请你们喝一次酒，然后顺利滚到一起去！”女孩声音越来越尖锐，然后砰的一声将手里喝完豆浆的杯子向着男人砸了过去。

片刻的瞬间，豆包，煎饼漫天飞舞着，被砸的男人一面躲，一面不停的哀求道歉着，可惜多说多错，早餐店里的客人们像是目瞪口呆的看着这边的一幕，然后有人就恢复正常了，大家一面吃早饭，一面继续欣赏八档连续剧，这可不是每天都能遇到的。

“小丽，我今天回公司休年假，我们去海南，你不是一直想去看海吗？”最终，在对着店老板道歉之后，男人终于哄着女孩离开，一面说着去海南如何如何。

童瞳转过身看着已经消失在街上的两人，只感觉烦恼了自己许久的问题蹭的一下被解决了，自己如果和谭骥炎这样闹上一次，是不是就能有理由去美国了，反正谭骥炎工作那么忙，他肯定是没有时间陪着自己过去的。

“小丫头，别看了，这辈子你都不要指望二哥能这样低声下去。”谭景御看了一眼童瞳，曲起手指在她的额头上敲了一下，这丫头的眼珠子都快要黏到刚刚离开的那一对吵架的男女身上。

“沐哥，谭三哥，我去找谭骥炎。”童瞳原本就吃过早饭了，这会过来也不过是陪着沐放和谭景御吃早餐，可是刚刚受到那吵架的一对男女的提示，童瞳立刻起身风一般的跑了出去。

“这丫头来做什么？”谭景御咬着油条疑惑的看着已经离开的童瞳，联想了一下，然后不确定的开口，“难道小丫头是要去和二哥吵架？”

“你认为可能吗？”沐放白了一眼谭景御，然后冷声一声，继续吃着自己的早饭，就算小瞳想要吵架，可是对着谭骥炎那一张冰山般的峻脸，沐放很是怀疑能吵起来。

“这倒是，二哥将小丫头都要宠上天了，不过小放放，为什么我们能吵起来，我也是疼你啊。”谭景御垮了俊脸，身上还有些痛，估计都淤青了，虽然说小放放终于学会了打人不打脸，可是他的拳头能不能轻一点。

桃花眼一挑，沐放似笑非笑的看着向自己抱怨的谭景御，优雅着勾着嘴角，“我有那么没品的和你吵架吗？”

“没有，没有，是我一个人吵架而已。”十足的妻奴表现，谭景御快速的摇着头，然后看和沐放吃着煎饼的模样，那小舌划过，让谭景御心头颤了一下，吞了吞口水，大庭广众之下，自己不能这么猥琐！“小放放，吃过饭，我们也去二哥那里。”

“不去，今天要跑个外场，有几个艺人要参加活动。”沐放直截了当的拒绝，看着垮下表情的谭景御，忽然开口，“你要一起过去吗？”

刚刚还在哀悼没有热闹可看的谭景御，突然听到沐放的询问，眼中满是震惊，随后迸发出浓烈的喜悦光芒，“要，当然要，我可是你的专属保镖，自然是小放放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

沐放白了一眼表情过于夸张的谭景御，低头继续吃着早饭，眼底划过一丝黯然，很快了，很快他就不会跟着自己了，这些年在蓝海豚的一切，虽然说一开始有些的辛苦，可是终究是自由的生活，如今，时间到了，自己也该离开了，这辈子，原本以为自己这样的人，早已经肮脏到让人嫌弃的地步，可是如今，沐放瞄了一眼眼前因为高兴大快朵颐吃着早饭的谭景御，能遇到他，或许就是日后走到阴曹地府里，自己也会感觉到幸福吧，至少有一个可以想，可以思念的人。

童瞳兴冲冲的跑过来找谭骥炎，可是得到的结论却是他去开会了，让童瞳那憋足的马力在一分一分的等待里慢慢的消耗掉了，好不容易从早上等到中午，谭骥炎回来了，童瞳已经饿的肚子咕咕叫，有气无力的看着走进来的谭骥炎，虽然说童瞳这会很想来一句，到底是工作重要还是我重要，然后balabala的和谭骥炎吵起来，再然后顺利的去美国放松一下，可是看到谭骥炎走进办公室之后，那有些疲惫的峻脸，童瞳立刻将吵架的事情丢到了一旁。

“怎么了？不顺利？”童瞳走到谭骥炎身后，给他揉着太阳穴，其实童瞳倒是有几分奇怪的，谭骥炎这样的工作，在童瞳看来，更多的是看文件，批阅文件，然后开会什么的，可是每一次，谭骥炎似乎都很累，让童瞳都有些怀疑难道谭骥炎这样的工作比自己以前在基地训练还要辛苦吗？

“有些跳梁小丑似乎不安分了。”谭骥炎冷沉的声音里透露着一丝凌厉的冰寒，原来自己还不曾察觉到，如今才明白，暗中竟然还有一股势力想要不动声色的针对自己，凤眸里寒光一闪而过，谭骥炎倒想知道什么人这么大手笔的准备扳倒自己。

“谭骥炎，你确定你要弄个什么秘密组织的，然后看不顺眼的，直接个咔嚓掉？”童瞳心疼着，谭骥炎早上上班的时候还精神十足，几个小时下来，就显得这么累，看来他口中的跳梁小丑也是有几分重量的。

不童瞳的话给逗乐了，谭骥炎沉声笑了起来，这孩子真的单纯，不染纤尘，这些政治里的门道，哪是什么咔嚓一下就能解决的，能爬上来的人，谁的关系不是盘根错节的复杂，咔嚓掉一个人之后，估计就要将自己给搭进去。

“喂，你笑什么，我可是为你考虑！”童瞳不满的哼了一声，对于自己被谭骥炎嘲笑很是不满意，她以前可是没有少做这样的事情，虽然说解决的都是那些十恶不赦的人。

“小瞳，你不懂。”谭骥炎拉下童瞳按摩的小手，然后将人给抱坐到了腿上，再多的疲惫和倦累，此刻抱着怀抱里的人，余下的也是满满的安心，“你以为能上来的人有几个干净的？就算是我，也做过很多党同伐异的事情，见不得光的，也没有少做，有的时候，妥协了只是为了谋取更大的利益。”

自古以来，中国从夏王朝建立开始，多少忠臣多少奸臣，到如今的政局，谭骥炎明白人的私心，是有大公无私的人，可是大公无私的人往往只能在一些研究部门，却无法担当大任，政治这一趟水，太深太深，一不小心就会栽下去，自己有谭家的庇护，如今又和上面达成了协议，谭骥炎倒是不担心真的有人能扳倒自己，可是牵一发而动全身，谭骥炎之所以如此累，是因为他已经察觉到暗中有人在针对自己，而且势力不小，他可以有所动作，但是却不能动作太大，因为将牵扯面弄得太大，否则局面无法收拾之下，百害而无一利，所以谭骥炎如今为难的地方就是，暗中的黑手可以肆无忌惮的针对自己，可是谭骥炎却要小心翼翼的反抗，他可以找出幕后黑手一击毙命，却不能砍断他太多的党羽，即使要肃清，也许必须等一切安排妥当，不会影响到大局。

“反正我也是不是什么好人，正好，我们配成一对。”童瞳笑着开口，推了推谭骥炎，“我饿了，你饿了没？我们出去吃饭。”

“不出去了，我让人送饭过来了，一会就到了。”童瞳的话让谭骥炎感觉到窝心，他并不能算是一个清白正直的人，他希望小瞳可以保持她固有的纯真，不被这些黑暗所污染，可是却又希望小瞳不要在乎自己这些黑暗的一面，原本以为不可能有人这样矛盾的一面，可是偏偏却还是让他幸运的遇到了。

等吃完了中饭，力气回来了，童瞳吃的有些多，靠在沙发上摸着圆鼓鼓的肚子时，童瞳这才响起来找谭骥炎的初衷是为了吵架。

“累了就去里面睡一下。”谭骥炎先一步吃晚饭，若有所思的看了一眼沙发上的童瞳。

“吃饱了就睡，谭骥炎，你是不是想将我养成猪一样，然后灏一脚踢开我去找十八岁的小姑娘。”童瞳坐直了身体，可是貌似吃的太撑了一点，又软软的靠在沙发上，继续自己的吵架计划。

“不要闹。”哄孩子一般的开口，谭骥炎收回目光准备好好的查一查这隐藏在暗中的人，准备动自己，看来也是准备

动谭家了，果真实力不小。

“谭骥炎，我就是无理取闹怎么样？”童瞳哼哼着，挑着纤细的眉头，一副我要找茬的凶悍模样，可惜等她将表情做出来时，谭骥炎却已经低头工作了，让童瞳白白浪费了自己这一番凶狠模样的表情。

“谭骥炎，你以后就把工作当成老婆吧！”童瞳气呼呼的开口，目光一转，然后蹭的一下站起身来，“我要离家出走！”

“嗯，记得晚上早一点回来，我今天想吃鱼片。”谭骥炎头也不抬的开口，半点不在意童瞳的凶狠无比的威胁，依旧专注的工作。

“那我去买……”不对，自己要吵架！童瞳快速的调转着思维，“你自己去饭店吃，我已经告诉你了我要离家出走，所以以后你不要说我没有和你说一声！”

童瞳又看了一眼谭骥炎，可惜对方依旧吝啬到没有给一个眼神给自己，童瞳很很鄙视的瞪着谭骥炎手里的文件，然后转过身，咚咚的踩着重重的步伐离开，让人知道她此刻是多么的生气。

随着关门声响起，谭骥炎叹息一声，摇摇头，然后拿起手机，拨通了电话，“童部长，小瞳的事情就拜托给你了，我暂时有些忙，估计会照应不到她。”

“嗯，我已经派人接手了。”手机另一头童啸似乎也知道有人在暗中盯上了谭骥炎，所以并没有推脱，更何况童瞳的安全也是童啸在意的事情。

离开了谭骥炎的办公室，童瞳想了想于是拨了个电话给沐放，好告知一下自己的去处，“沐哥，我和谭骥炎吵架了，我现在就离家出走，你不用担心，过几天我就回来。”

“吵架？嗯，我知道了，记得路上小心。”沐放笑着开口，很是怀疑这真的能吵起来，估计就是小瞳自己气呼呼的哼几句，谭骥炎那样的男人绝对不屑吵架，他一个冰冷的眼神过来就什么事情都解决了。

沐哥平常不是很关心自己，这会怎么都不挽留一下，自己可是真的要离开几天呢，童瞳看着说不上三句就挂断的手机，刚刚沐哥那边很吵，估计在工作，转而拨打了谭景御的电话，“谭三哥，我要去美国几天，我和谭骥炎吵架了，让他不用找我，等我气消了就回来。”

“呦，真和我二哥吵架了，没有问题，你多待几天，好好玩，记得吃好睡好，然后回来。”如果是平常，谭景御肯定要大大的八卦一下，可是这会看着沐放身边那些围绕的俊男美女们，谭景御可没有心思和童瞳煲电话粥，话一说完就掐断了电话线直奔过去，要将沐放给抢出来，小爷的人这些混蛋也敢觊觎！

难道是自己人品太差了，童瞳摇摇头，想想谭景御的性子，感觉不太稳，到时候谭骥炎如果找不到自己就麻烦了，所以最后决定和关曜说一声，这些人里就关曜最稳重。

“离家出走？行，到地方了打个电话给我报平安。”关曜温和的笑着，回想起小瞳的几次失踪，哪一次不是弄得鸡飞狗跳，所以这一会，关曜倒是想到了让童瞳打电话回来报平安，至少这样骥炎不会因为担心，不过关曜倒很是怀疑童瞳会离家出走。

所有的人，除了知道消息的蓝媛高兴的又哭了起来，童瞳发现自己真的人品很差，竟然没有一个人在乎自己要离家出走，而且没有一个人挽留自己一下。

蓝媛笑的是不是太高兴了一点？童瞳看了看蓝媛，感觉心里头乖乖的，不过仔细一想，蓝亦终于有救了，蓝媛这么高兴也是正常。

拖了个小行李箱，童瞳上飞机之前又给童啸拨了个电话，不过这一次她可不敢说自己和谭骥炎吵架离家出走，而是央求童啸帮忙照看一下沐放，之前和白贤的那一次见面，童瞳有些的不安，虽然说暗中有人保护沐放，也有谭景御在，可是童瞳是国安部出来的，最相信的还是国安部。

飞机呼啸的飞上了蓝天，到美国纽约要十多个小时，时差之下，到了那边也是白天，不过以前常常都是飞机过来飞机过去的童瞳倒也不在意时差问题。

“童小姐，我们先去酒店住一晚，休息一下，我再去联系一下小亦的主治医生。”下了飞机，蓝媛高兴的开口，拦了出租者和童瞳向着离医院最近的星级酒店直奔而去。

自己怎么都感觉有些的心里发毛，难道是谭骥炎终于知道自己离家出走了，所以这会自己才有中危机感？童瞳倒在宾馆的大床上，看着天花板，十多个小时的飞行，童瞳摸出手机，却发现上面一个未接电话都没有，一条短信都没有，难道自己离家出走这么长时间了，他们就没有一个人会担心自己？

童瞳委屈了，将手机丢到一旁，抱着枕头直接蜷缩到被子里，却突然发现自己竟然已经不习惯一个人的生活？之前那么多年来，明明都是这样一个人，有任务的时候，也都是伪装者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任务归来回国之后，也是去给上校汇报了情况之后，一个人回到住的地方，可是为什么只有十多个小时，自己竟然就这样不适应了？

童瞳茫然的看着白色的天花板，只感觉自己变了很多很多，似乎早已经不是不是特别行动组的小七了，敲门声响起时，童瞳看着进来的蓝亦，虽然说自己和蓝媛达成了一致协议，这件事不要告诉蓝亦，可是看着一贯排斥自己的蓝亦，竟然主动来找自己，虽然还是心不甘情不愿，可是童瞳却再次感觉到一丝诡异的地方。

“小亦，是你妈咪让你来找童阿姨的吗？”童瞳微笑着开口，从冰箱里拿出零食放到了茶几上招呼着蓝亦。

“嗯。”蓝亦不吃东西，甚至都不看一眼，只是僵硬的坐在一旁。

童瞳又打开了电视机调到了动画片，敲门声再次响了起来，这会过来的是蓝媛还是酒店的服务生，送来了迟来的午

餐。

“小瞳，你不用在意，小亦对你的态度已经改了不少，以后你们相处肯定会更融洽的。”蓝媛拿着刀叉吃着午餐，一面对着童瞳开口，露出温柔的微笑，“你放心，我以后一定不会去看小亦的，不会打扰你和小亦的生活。”

食不知味着，童瞳瞄了一眼蓝媛，对上她柔和的笑容，那眼睛里没有一点的怨恨，童瞳倏地一下发现自己一直漏了什么，从一开始看到蓝媛开始，她的眼中就没有一点的怨恨，明明是她照顾了蓝亦六年，谭骥炎突然这样要将孩子带走，这如果放到是童瞳身上，自己养了六年的孩子要被人接走，童瞳不敢保证自己会要了对方的命，但是绝对会将对方狠狠的扁一顿。

可是从始至终，蓝媛的眼睛都是温柔，都是宽容，只有对孩子的担心和不安，却没有一点的怨恨，真的是一点都没有，即使当初蓝亦排斥自己，谭骥炎冷着脸教导蓝亦的时候，蓝媛的眼神也是一如既往的柔和，过犹不及，只要是一个人，是一个母亲，怎么可能这样逆来顺受，对于蓝亦的离开，蓝媛表现的太过于完美了，自己竟然连这样大的漏洞都没有看出来。

童瞳低着头开始检讨自己的过失，这如果是在行动组，自己只怕早已经死了千百回了，果真是警觉性越来越差了，因为蓝亦的事情，自己竟然没有一点的防备，虽然说蓝媛的表现一直得体而合理。

“蓝媛，我想回去了。”吃着吃着，童瞳突然开口，表情看起来是有些的犹豫，有些的抱歉，论起伪装做戏，童瞳的功底绝对不输个任何一个人。

“小瞳，我知道这很难，可是你想想小亦。”突然听到童瞳的话，蓝媛表情快速的变了一下，然后又恢复了一个既担心又不安的母亲，可是这样的表情变化还是被童瞳察觉到了。

果真有问题啊，童瞳又和蓝媛闲扯了一会，直到自己的顾虑在蓝媛的母爱之下彻底消除，蓝媛这才带着蓝亦离开，而童瞳立刻拨打了谭骥炎的电话。

“谭骥炎，我现在在美国，你不要生气，我已经告诉你我要离家出走了，不对，谭骥炎，我要告诉你的是蓝家有问题，他们将我骗来美国不知道要做什么？”童瞳劈了啪啦的开口，其实她自己也还不明白蓝家要做什么？难道不想将蓝亦交给自己，所以将自己带到美国来灭口，又或者又蓝亦的病情，将自己骗过来卖肾，可是蓝家貌似在美国也是富豪，不至于这么差钱，就算他们是贩卖人体器官的，也不用蓝媛亲自出面来骗人吧。

“你多想了，蓝家和谭家是多年的世交，你既然在美国，就多住几天，和蓝亦多习惯一下，我还很忙，明天再说。”谭骥炎这年可是深夜两点多，和童瞳说完话之后就挂了电话。

就这样？谭骥炎竟然不相信自己？童瞳目瞪口呆的听着手机里传来的嘟嘟声，他竟然一点都不在乎自己在美国，一点都在意自己的安全？童瞳绷着小脸，然后狠狠的一眯眼，不相信自己，那好吧，等自己拿到证据，看谭骥炎怎么说？哼！

152章 初入森林

童瞳发现自己虽然已经察觉到了不对劲，可是自己没有办法去查，来美国之前，暗中跟随的两个保镖被童瞳“威胁”着离开了，所以导致她现在想要去查一下蓝家都没有能力。

其实如果进了行动组的网络，只要输入蓝家的名字，在最短的时间里就会有关于蓝家的所有信息，可是特别行动组的网络是一级机密，每个人都一个特定的账号和密码，自己如果真的进入了网络，就等于告诉所有人小七还活着。

头痛着，童瞳郁闷的厉害，摸出手机瞅了瞅，一咬牙，再次拨打了谭骥炎的电话，这个素来不会关机睡觉的男人竟然手机关机，让童瞳气的再次磨牙齿，不能咬手机之下，最后狠狠的咬上了身下的被子。

“小丫头，这么晚了有事？”谭景御疑惑的接起电话，看了看时间，深夜两点多，这丫头大半夜有急事。

“谭三哥，你能不能帮忙借点人给我，我现在在纽约。”童瞳还真是有些不习惯，一直以来她在行动组都是独来独往，偶然有行动，和伙伴配合，那个时候，从了解的信息，到制定任务计划，到最重要的完成任务，和最后的善后工作，童瞳根本不需要求助外援，这差不多还是她第一次找人帮忙，总感觉有点的尴尬。

“纽约？”谭景御睡意全无的一跃而起，然后忘记了自己睡的是沙发，咚的一声，整个人直接掉在地板上。

“谭三哥，那是什么声音？你掉下来了？”童瞳耳尖的听到手机另一边的声音，然后忍俊不禁的笑出声来，终于一扫心头的纠结。

“小丫头，不要忘记了你还在有求于人！”咬牙切齿的开口，面子全无的谭景御惨兮兮的从地板上爬了起来，“你还真离家出走了？要调查蓝家？”

童瞳于是将事情大致的说了一遍，然后便听见电话另一头谭景御幸灾乐祸的声音，活脱脱的一个恶魔一般，“小丫头，胆子肥了啊，竟然还敢干这样的事情，你就等着二哥知道了狠狠揍你一顿。”

“谭三哥，我现在人在虎口，你要笑也等着我回去再笑！”童瞳好不容易把谭骥炎会生气这茬给刻意忘记了，谭景御一提醒，童瞳立刻感觉后背直发冷，明明窗户外是明光明媚，可是一想到谭骥炎知道真相之后，那要将人给冻成冰雕的眼神，童瞳明白自己回去之后肯定惨了。

“小丫头，我在纽约是有一些人，不过时间这么急，只怕没有太多的用处。”谭景御也收敛了笑意，军情处的人在国外的也不少，可是有些都有特定的任务，谭景御突然要联系人让他们过来帮童瞳的确有些麻烦，“小丫头，你立刻联系童部长，他操作起来绝对比我快的多。”

“嗯，我知道。”童瞳点了点头，最后谭景御还是记下了童瞳入住的酒店地址和名称，然后去联系军情处在纽约的

人。

“这么晚了，谁找你？”沐放并没有睡，躺在床上，却怎么也睡不着，以前的时候，也有很多这样的时候，不过那个时候，沐放都是直接去下面的京都会所买醉，可是今晚上，知道谭景御就睡在外面，习惯有时候真的是一种可怕的东西，慢慢的也就习惯了他渗透进自己的生活里，直到听到断断续续的说话声。

“小放放，这么晚你怎么还没有睡？”谭景御站起身来看着沐放，然后朗然的笑了起来，如同忠犬一般蹭蹭的跑了过去，“小放放，是不是没有陪着你你睡不着啊？”

“暖床一夜价格多少？”沐放勾着薄唇优雅的笑着，挑了挑眉梢，然后转身向着卧房走了过去，拿出皮夹，掏出几张人民币慵懒的晃了晃，“够吗？”

谭景御嘴角抽搐了一下，说实话，一贯都只有他调戏别人的份，这要是被那些发小们知道，堂堂谭家三少被人给调戏了，还收钱暖床，估计那些混蛋们是打死也不相信，

“够了，我很便宜的，十块钱一晚上，所以这八百块钱，行，小放放，我们两谁跟谁啊，直接算你一年好了。”谭景御直接将钱拿了过来然后往桌子上一拍，笑的异常的奸诈而狡猾，直接扑倒沐放去继续补眠。

“谭景御，你还真是……”什么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沐放此刻算是明白了，可是回头看着抱着自己不停蹭啊蹭的谭景御，沐放终于挫败的一巴掌拍在了他结实的后背上，“你睡觉就睡觉，身上有虱子啊，拱什么拱！”

“嗯，睡觉。”不敢将人给逼急了，所以见好就收的情况之下，谭景御关了灯，黑暗里，一手揽着沐放的腰，只感觉童瞳这一通电话来的太妙了，所以等之后二哥如果骂小丫头，自己一定给她说说情。

童瞳刚准备拨打童啸的电话，可是看着窗户外的阳光，终于后知后觉的想起现在是夜里两点多，这个时候打电话过去肯定要将爸爸给吵醒了，所以童瞳开始纠结在打或者不打中。

客厅里开门的声音并不大，房间里铺着地毯，所以走路的脚步声也变的极小，可是此刻盘膝坐在床上的童瞳还是第一时间就发现了有人进来了，没有敲门，没有按门铃，星级酒店的服务员不可能这样进入客人的房间，所以只怕是来者不善。

童瞳之所以一开始放松了对蓝家的戒备，也是因为和谭骥炎在一起之后，脱离了行动组那样危险至极的生活，所以人也显得有些懒散了，不可能每天都在绷着神经注意有没有人跟踪，有没有人调查自己，而蓝亦的出现也让童瞳情绪波动的厉害，也就导致了她的大意，毕竟谁也想不到谭骥炎托付孩子的蓝家心怀不轨。

可是当察觉到蓝媛有些的不对劲之后，童瞳就戒备起来了，所以全身的细胞似乎都在工作着，这边门锁被打开的那轻微的声音就让童瞳察觉到了，脚步声压的有些低，呼吸一般，看起来不像是杀手。

对于谭骥炎有一个挚爱的女人，甚至不惜和谭家撕破脸，而谭骥炎更是一手之间将阮氏摧毁，那么大的一个集团，盘根错节的复杂关系，可是没有人知道谭骥炎是如何做到的，如何让谭母签字放弃了阮氏。

蓝绍庭也看过童瞳的照片，毕竟她是一个艺人，没有太多的**可言，只是在蓝绍庭看来童瞳并没有什么突出的特点，一张脸虽然不算丑，可是比起很多艳丽的尤物，也只能算是中上等的姿色，而童瞳的背景却是毋庸置疑，孤儿院出生，普通的三流大学，这样一个女人竟然能让谭骥炎垂青，实在有些的匪夷所思。

所以当蓝绍庭走进卧房时便看见盘膝坐在床上的女孩，很清瘦的身影，看起来小小弱弱的，难道谭骥炎也是那种大男子主义的人，喜欢保护这样纤弱的女人。

“蓝绍庭。”童瞳扫了一眼正在眼前不请自来的男人，看起来和谭骥炎差不多大的年纪，人也显得英俊，可是比起谭骥炎那种天生的冷傲威严，蓝绍庭的气势显得要阴邪一些，黑暗一些。

“原来你认识我。”当对上童瞳打量的目光那一刻，蓝绍庭忽然有些明白谭骥炎为什么会看上这样普普通通的女人，她有一双极其清澈的眼睛，干净的不染纤尘，让人一眼便陷了进去，或许是都是在黑暗里摸爬滚打的人，于是便渴望永远这样纯真的一双眼，干干净净，配上她白皙素白的小脸，让人忍不住的有种想要呵护的感觉。

“不认识，不过知道我住在这里的只有蓝家的人，酒店房间是蓝媛定下的，说是蓝家的产业，所以你才能不经主人同意就进来，蓝媛的额头和你的很像宽平，你们眼睛都不大，不过五官轮廓上还是能看出是血缘关系，你的衣服和蓝媛的是同一个设计师的手笔，这是手工定制的衣服。”童瞳之前因为蓝亦的关系，所以虽然是知道蓝家还有一个哥哥蓝绍庭，但是却不知道蓝绍庭长的什么模样，不过对蓝家有了一些怀疑之后，童瞳自然就想到不速之客是蓝绍庭了。

听着童瞳说了一大段，蓝绍庭忽然缓缓的露出笑容，看着童瞳的目光多了一份兴趣，“难怪能让骥炎一见倾心，果真是与众不同。”

蓝绍庭进来之前推断过童瞳会有的表情，是惊吓的害怕，还是强撑起镇定，又或者是勇敢的无所畏惧，甚至冷静自若的打电话给酒店前台，可是种种推测，却没有想到童瞳的观察是如此的细微，只是一眼便能猜测出自己的身份，倒是一个有趣的人，可惜啊，如果她不是谭骥炎看中的人，蓝绍庭倒是有几分的兴趣，不过这样也好，童瞳越出色，谭骥炎必定越在意她，到时候的痛苦肯定会加倍，蓝绍庭已经有些迫不及待的想要看到谭骥炎痛苦不堪的一面。

“你来找我有什么事？”童瞳的防备是在心里，所以面容上还是一贯的平静，甚至显得有些的呆，如果不是她那一双过于干净的眼睛，那童瞳这一张小脸真的会让人感觉呆木木的。

“我是来感谢你为蓝亦做的一切的，小媛都告诉我了。”蓝绍庭露出最为俊美的笑容，虽然是西装革履，不过倒不显得古板严肃，懒懒的耸了耸肩膀，背靠着身后的墙壁，眼神里勾着浅笑，“睡不着吗？现在已经三点多了，我可以陪着你出去走走。”

摇摇头，童瞳并不想出去，尤其是在蓝家的地盘上，童瞳并不自大，她的身手虽然很不错，甚至算是顶尖，可是知

己知彼，蓝家有备而来的将自己带到美国，不可能就这样轻易的放过自己，所以为了不让自己成为蓝家要挟谭骥炎的工具，所以童瞳直接拒绝了。

“怎么，童小姐是害怕我对你有什么吗？”莞尔的笑着，蓝绍庭目光定定的看着童瞳，“就凭蓝家和谭家多年的关系，骥炎的妻子也算是我弟妹，我只是尽地主之谊而已。”

“我累了，想要休息。”童瞳再次的开口，拿过手机，准备等蓝绍庭离开之后，还是要拨打童啸的电话，虽然现在是凌晨两点多，可是当手机亮起来的时候，童瞳却敏锐的发现手机竟然没有了信号，也就是说刚刚有人启动了干扰装置，不动声色着，童瞳如同只是看了手机一眼，而并没有发现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你可以离开了吗？”

“我过来其实还有一个目的，最近蓝家得罪了一些人，这些穷凶极恶之徒，只怕什么事情都做的出来，童小姐是和小媛一起回来的，我担心这些人已经盯上童小姐了，所以安排了两个人在门口保护童小姐的安全，否则这如果真的出了什么事，小亦的病情被耽搁了不说，我也愧对骥炎。”蓝绍庭煞有介事的说明了来童瞳这里的目的，然后潇洒的转身离开。

干扰了手机信号，门口安排了人，虽然说看起来没有问题，可是问题绝对大了，童瞳等蓝绍庭离开之后，闷头倒在床上补眠着，既然要战斗了，那么一定要有充沛的体力，只可惜暂时联络不上爸爸了。

睡了差不多四个小时，童瞳终于睡饱了，手机依旧没有信号，童瞳摸了摸有些饿的肚子，然后瞪着已经失去作用的手机，谭骥炎这会一定起来了，就是不知道他有没有想自己，让你关机，现在想找人都找不到了吧！

哼哼着，童瞳正向着要不要将手机带出去，毕竟干扰器只有一个大致的范围，出了房间的话，应该就有信号了，不过蓝家既然敢这么做，肯定是不会让自己和谭骥炎联系上的，果真敲门声再次的响了起来，蓝媛带着蓝亦进来叫童瞳去吃晚饭的。、

“想打电话给骥炎，你们感情真好。”似乎因为蓝亦的病有救了，所以蓝媛的表情看起来轻松了很多，不再是动不动就掉眼泪。

“手机好像有问题，没有信号。”童瞳如同是只以为手机坏了，将手机丢在了一旁，“去维修的话太麻烦了，一会去买一个手机。”

“嗯，骥炎之前和我通过电话了，我按照小瞳说的带你过来和蓝亦熟悉一下环境，最迟两三天就回去。”蓝媛似乎并没有反对童瞳要买手机的计划，笑着点了点头，“走吧，我们出去吃晚饭。”

童瞳看着手机，想要将拿起来放进包里，可是想了想直接丢在了床上，不动声色的发现蓝媛的表情也随之松了下来。

门口有两个彪形大汉，外国男人比起中国人要高上许多，接近一米九两个米的身高，看起来威武如同两座大山一般，而童瞳和蓝媛原本就清瘦，所以此刻怎么看都有点美女和野兽的感觉。

两个保镖说是保护，不如说是监视更贴切，外面天已经黑了，酒店的三楼就是餐厅，而过去的时候蓝绍庭正结束了通话，看向童瞳的目光显得有些的诡异，这也让童瞳感觉到一丝的不安。

“童小姐，请坐。”蓝绍庭笑着开口，这是临窗的位置，窗户外是一片夜色，远处是纽约市的灯光，璀璨之下，伴随着餐厅里的钢琴声，显得静谧而宁和。

“谢谢。”蓝绍庭的眼神不对，比起之前闯入房间的时候多了一份的阴狠的戒备，童瞳也暗自提起了防备，身后跟随的两个保镖身上都带了武器，所以这也让没有武器的童瞳安心了一些，余下的就随机应变。

“我可以打个电话给谭骥炎吗？”等待牛排送上来的时间里，童瞳看向蓝绍庭放在桌子上的手机，因为她来之前对蓝媛说过，希望可以对谭骥炎保密，所以童瞳即使要打个电话回去也不会说出实情，可是蓝绍庭拒绝了。

“抱歉童小姐，我在等一个非常重要的电话，所以请稍等一下，可以吗？”蓝绍庭优雅的拒绝着，服务生此刻端着煎好的牛排过来了，正好打断童瞳的话。

果真是戒备了，连电话都不让自己打！童瞳倒也没有再开口，而是拿起了刀叉，对于一个孤儿院出生的女孩而言，优雅的西餐礼仪即使会也只是一个形式问题，毕竟从小都是拿筷子的，不是真正的西方人，也不是真正的贵族，即使是蓝家兄妹包括蓝亦，他们的用餐礼仪也是经过老师特意的培训，整整学了一年，如何拿刀叉，如何端酒杯，如何和人说话，种种细节都是老师一点一点的教导和之后去舞会和饭局培养出来的。

可是蓝绍庭却发现童瞳的用餐礼仪非常的好，甚至比自己更好，白皙柔软的小手握着刀叉，切着牛排的动作非常利落，可是却没有发出一点的声音，而且牛排切出的大小完全等同，偶然端起酒杯喝上一口普通酒，灯光之下，优雅的如同小公主一般。

难怪白贤让自己防备着童瞳，她果真不是面子上看到的那么简单！不过幸好自己已经有所准备了，除了蓝亦这个工具之外，自己还有更厉害的一张牌。

蓝媛也发现了童瞳此刻不同于之前的举止，以前在北京的时候，蓝媛也是不动声色的暗中观察着童瞳，做菜非常的好，看起来也是个贤惠的人，和谭老爷子会吵架，根绝不是很有心机和城府，可是如今，蓝媛和蓝绍庭对望一眼，兄妹多年的默契之下，让他们都戒备了。

“抱歉，失陪一下。”用白色的餐巾擦拭了一下嘴角，童瞳优雅的站起身来，一般这个时候的失陪是官方用语，说的通俗一点就是去洗手间的，有的为了生理需要，有的是为了补妆，而童瞳则是准备去打个电话给谭骥炎，虽然说在房间里有干扰器，可是刚刚自己过来的时候，蓝绍庭才结束了电话，这说明干扰器不在身后的两个保镖身上，所以只要童瞳在去洗手间的路上，从随便一个人身上顺手一部手机就可以了。

“艾伦，陪着童小姐过去，毕竟不太安全。”蓝绍庭笑着点了点头，眼神示意身后一个彪形大汉寸步不离的跟着童瞳

一起过去。

对于蓝绍庭的话，童瞳并没有反驳，而是迈开步子向着洗手间的方向走了过去，童瞳的穿着并不太华丽，只讲究舒适，所以即使是名牌设计师的衣服，看起来也不显得奢华，而在这样星级酒店的餐厅里便显得有些的寒酸了。

“中国人？”喝着有几分的卡鲁有着一头金色的头发，白皙的肌肤，看起来如同王子一般，即使此刻他喝的有点多，不过即使拦住了童瞳，粗鲁的动作却不显得粗俗，反而让人感觉有几分的潇洒不羁。

“请让一让。”童瞳看了一眼，目光从眼前男人的腰间扫过，一般女人的手机都习惯放在随身的包包里，不过男人的手机不是在上衣口袋就是在裤子的口袋里，而眼前的金发男人上衣并没有口袋，所以童瞳已经准手顺手牵羊的将手机给顺出来。

“长的不错，陪我喝一杯。”卡鲁手轻佻的向着童瞳伸了过来。

童瞳目光扫了一眼却发现身后的保镖原本要上前帮忙，可是似乎是受到了蓝绍庭的示意，刚一动的身体又退回到了原位。

就在卡鲁的手要抚到自己脸上时，童瞳身影迅速的一动，向前一个跨步，避开了他的手的同时，自己的手不动声色的向着卡鲁的腰间掠了过去。

“想要借手机？”可是原本以为只是普通醉汉的卡鲁却还是发现了童瞳的举动，毕竟手机和他的大腿只隔着一层布料而已，看到童瞳倏地戒备，眼神陡然之间清冷下来，迸发冷厉的寒光，卡鲁声音压的很低，“不用担心。”

然后听见卡鲁哎呦一声，腹部挨了一拳，童瞳出手并不重，卡鲁这一声似乎叫的有些凄厉，然后两个人分开，童瞳继续向着洗手间的方向走了过去，卡鲁摸了摸肚子，然后耸了耸肩膀向着不远处自己的座位走了过去，只是一出闹剧，并没有人多在意。

洗手间里，保镖却直接毫无顾忌的进去检查了一番，等最后一个女人走了出来，然后对着童瞳点了点头，等童瞳走进去之后，直接横身站在了门口，防止任何人进来和童瞳互通消息。

洗手间在四楼，可是窗户却不大，墙壁上还有两个换气扇，角落里摆放着一株绿色的植物，有着淡淡的清香气息，所以想要离开是不可能的，不过能打电话就行，童瞳迅速的拨了手机给童啸，刚说了一下这边的情况，突然走廊外有脚步声急切的过来，而随后是开门的声音，童瞳迅速的将以拨电话删除，而随后手机又被干扰器干扰的没有了信号。

“蓝先生这样可是非常失礼。”童瞳看着闯进女洗手间的蓝绍庭，既然对方使用了干扰器，所以童瞳也就大方的将手机握在了手里。

“童小姐原来还有这一手，是不是以前在孤儿院的生活太困难了，所以才学会了这些偷鸡摸狗的手段。”蓝绍庭似笑非笑的冷笑着，如果刚刚不是餐厅了那个男人突然叫起来说手机丢了，蓝绍庭还真的没有想到童瞳就那么一个擦身，小小的一个冲突之下竟然就神不知鬼不觉的将对方的手机偷走了。

“你以为你拦得住我？”童瞳很平静的开口，神色甚至没有太大的变化，只是那清澈如水的目光里多了一份凌厉的精光。

“蓝亦还在我们手里，童小姐你确定要大打出手吗？那可是你的亲生儿子。”蓝绍庭的笑容显得极其的残忍，一手在半空里握成了拳头，狠狠的一捏，似乎掐住的就是蓝亦的脖子一般。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瞒着谭骥炎吗？因为对谭骥炎而言，我的安全比任何人都重要，包括蓝亦。”童瞳淡淡的开口，余光扫了一下，洗手间的位置太过于狭窄，而且门口还有保镖守着，所以要离开还是需要走出洗手间。

“可是童小姐身手再好能快的过子弹？”蓝绍庭残忍一笑，手里却已经赫然多了一把手枪，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童瞳，然后走到了她身后，状似亲昵的姿势，可是那枪口却已经抵上了童瞳的腰，“童小姐，和我出去吧，你放心，我也不会真的为难你，不过是为了确保你会救小亦而已，毕竟他可是我们蓝家照顾了六年的孩子，和谭家没有任何关系！”

门口此刻却已经站着四个保镖的大汉，之前监视童瞳的两个保镖也在，蓝绍庭半拥着童瞳，四个保镖两个在前，两个在后，偶然来洗手间的人一看这架势就知道危险，所以直接视而不见的避开。

酒店客房的走廊很是安静，这个时间点倒没有人过来，童瞳扫了一眼身后的蓝绍庭，蓝媛和蓝亦却已经不知去向了，倏地一下，童瞳手肘在瞬间往后撞了过去，一手抓住了蓝绍庭持枪的手腕，蓝绍庭眼神冰冷下来，原本想要开枪，可是却发现童瞳那看似无力的手，可是手腕脉门被她扣住，竟然宛若千斤重一般，蓝绍庭却无法使出半点的力气。

而跟随在侧的四个保镖也察觉到了不对劲，快速的对着童瞳发起了攻击，可是抡起单打独斗，不要说只有四个人，即使再来一倍的人也不可能是童瞳的对手。

蓝绍庭这一刻是真的震惊了，他找来的四个保镖可都是一等一的好手，可是他没有想到童瞳的动作是如此的快，几乎看不清楚她如何出手的，而她的攻击更是凌厉而狠绝，不是击中要害，就是错开关节，短短几分钟时间，自己带过来的四个保镖已经三个昏厥在地，一个抱着错位的手腕失去了战斗力。

这个女人竟然还有这样的一面，宛若战神一般，眼神锐利而凛冽，面容肃杀，行云流水般的身影，带着绝然清寒的傲气，这一刻，蓝绍庭眼神有些迷离，可是却又在瞬间拉回了思绪，看着要离开的童瞳开口，“你离开了，难道就不怕沐放出事吗？”

倏地一下，脚步顿了一下，童瞳回头转过身看向蓝绍庭，接过他丢过来的手机，而上面是一个下载的视频，看了片刻之后，童瞳目光慢慢的阴寒下来，如果说刚刚打斗的时候，她的表情只是一种带着凌厉气势的平静，而此刻嘴角染笑，双眼却充满了杀气的童瞳，宛若从阴曹地府走出来的使者，浑身上下是死亡气息是在收割了很多人命之后才形成的。

“童小姐，请回房休息，手术安排在早上八点，那个时候骥炎应该已经到了。”蓝绍庭笑着开口，虽然此刻握紧拳头的掌心里已经是汗津津的，可是在商场多年，即使此刻心头骇然，蓝绍庭却还是能维系面子上的平静。

回到房间里，童瞳脑海里浮现出第一次看见沐放时的画面，那个妖孽般的男人，不仅仅是有一张绝美的脸，更是因为那种孤傲邪魅的气势，总喜欢挑着桃花眼，嘴角染笑，看起来似乎总是在游戏人生，白贤！童瞳这一辈子第一次如此的痛恨一个人。

—分隔线—

谭景御没有能力在美国部署什么，因为时间上不够，人手上也不够，可是童啸不同，身为国安部的部长，这一点的权利童啸还是有的，尤其是谭骥炎在这样敏感的时期飞去了纽约，所以国安部这一次的行动也算是一次任务。

谭骥炎下了飞机被蓝绍庭的人接到医院的时候，手术已经结束了，站在手术室的走廊尽头，蓝绍庭夹着烟，窗户打开着，风有些的大，吹散着他的头发，看着不远处冷傲着黑色身影一步一步的靠近，蓝绍庭第一次感觉到了报复的快感。

“为什么？”开门见山的询问，谭骥炎的声音很冷，凤眸里眼神更是凌厉的冷漠，只是这样不怒不喜的一个眼神，依旧能让人有种惧怕的惊骇。

“为什么？”玩味的笑了起来，蓝绍庭大笑着，摇着头，充满恨意的目光如同毒蛇一般死死的盯着谭骥炎，“你是天之骄子，可是我呢？骥炎，你明明比我小，可是从小到大，我却从没有超越过你，真的让人痛恨那，明明同样的内容，你一扫而过，我必须要花上两倍三倍的时间才能记住。”

“你比其他人已经优秀很多。”蓝家对谭家的恩情，即使谭老爷子不提，谭家的每个人都会铭记，所以当年，谭骥炎才会没有任何顾虑的将孩子送到了蓝家，只是如今，对上蓝绍庭如此阴鸷的仇视眼神，谭骥炎虽然明白，但是依旧无法理解。

“比其他人聪明又如何，却永远比不过你不是吗？”蓝绍庭深深的吸了一口烟，将白色的烟雾悠然的从口鼻里喷吐了出来，映着一张狰狞的脸孔，“骥炎，你永远不懂这样第二名的痛苦，而我更恨的是谭家，你知道吗？蓝家明明可以和谭家一样的叱咤军区，可是我爷爷为了救你爷爷死了，我父母在车祸现场为了救你们父母死了，蓝家片刻从云端跌到了地狱，我和小媛立刻从人人崇拜羡慕的军三代沦落为可怜自卑的孤儿，我明明那么努力，想让所有人明白即使没有蓝家的势力，我依旧可以成功，可是呢，我一次一次的努力，却依旧败在你手里，谭骥炎，你知道我心头的恨吗？我多想亲手杀了你，可是最可笑的是，我那点防身术根本近不了你的身。”

父母长辈的死亡，沦落为孤儿的仇恨，无法超越眼前这个男人的嫉妒，一切的一切扭曲成刻骨铭心的恨意，可是世界上最痛苦的事情莫过于想要报复，可是谭家却如同一座巍峨的大山，蓝绍庭比任何人都明白就算当初的蓝家没有垮，想要扳倒谭家都不可能，更不用说已经彻底没有任何势力的自己了，所以蓝绍庭带着蓝媛离开中国定居在纽约，他努力的在商场上经营着拼搏着，只想着有一天击垮谭家，让谭骥炎尝尝自己当年的苦。

可是蓝绍庭也明白自己即使努力十年二十年，却也没有办法报复，直到于靖将那个襁褓里的孩子送到了蓝家，蓝绍庭终于想到了报复的方法，用谭家的骨血日后去报复谭家，所以自己不能成功没有关系，还有孩子不是吗？自己可以将这个孩子培养出来，然后报复谭骥炎，让他们父子自相残杀。

可是事情变化的太快，还不等蓝绍庭将蓝亦培养出来，谭骥炎却突然要将孩子接走了，让自己的计划再一次的落空，蓝绍庭脸上露出恶毒而扭曲的笑容，他已经想到了一种让谭骥炎生不如死的报复，那就是童瞳。

对于已经因为仇恨而扭曲的失去了理智的蓝绍庭，谭骥炎已经不想理会了，转过身径自的向着病房的方向走了过去，步伐依旧沉稳，冷傲峻挺的背影如同坚不可摧的天神。

“谭骥炎，你果真能忍？难怪我一直赢不了你。”报复得逞之后明明该高兴的，可是为什么感觉自己的笑声是如此的空洞无力，蓝绍庭狠狠的吸着烟，死死的盯着谭骥炎离开的背影，直到他消失在拐角处。

病房里，童瞳靠坐在床上，脸色显得异常的苍白，穿着深蓝色的病服，看起来是手术过后初醒的无力，而此刻站在病房里的蓝媛笑容却一点一点的扭曲，没有了之前的温柔亲切。

“其实蓝亦的病死我用药一点一点造成的，想知道他为什么这么痛恨你吗？因为我每天都告诉蓝亦，他是个没有人要的小杂种，是被父母抛弃的垃圾，他那虚弱的身体，每一次病发时的痛苦，我都会拿着你和谭骥炎的照片给他看，让他知道是谁害的他生不如死。”蓝媛笑着的疯狂，慢慢的回想着教导蓝亦这么多年的情况。

“我告诉他如果想要报复，就要努力的学习，因为只有这样长大之后才能让抛弃他的父母后悔，可惜啊，你们出现的太早了，原本我的计划是在二十年之后的，让谭家父子相残，那将是多么振奋人心的事情。”

“他只是个孩子！”童瞳心头的愧疚宛若利刃一般尖锐的割刺在心头，从一开始见到蓝亦，她知道自己亏欠了这个孩子六年，所以他的排斥厌恶，童瞳都能接受，可是童瞳没有想到蓝亦竟然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的，被教导着从小要报复，学会仇恨，更没有想到他的病是蓝家的人刻意造成的。

“是啊，就是因为是孩子才好培养啊，孩子就如同一颗树苗，想要怎么扭曲就可以怎么扭曲，不过你放心，蓝亦的病已经控制了，我还等着看他长大后报复谭家呢。”似乎说到了最兴奋的地方，蓝媛的笑容已经扭曲的狰狞了，声音格外的急切。

“童瞳，你没有想到吧，你腹部挨了一刀，可是那些诊断配型吻合的报告都是我伪造的，所以这一刻，你那挖出来的血淋淋的肾脏可没有去救蓝亦，我将他亲自丢给了几条流浪狗，看着它们争抢着撕咬着，血淋淋的画面真的让我感觉到这辈子都没有这样痛快过，我可是特意拍了下来，一会就将录像送给你看。”

“不过现在，你好好养伤吧，毕竟你还要照顾蓝亦这个孩子啊，呵呵。”大声笑着，蓝媛突然感觉到背后一道冰冷的视线，一回头赫然对上了谭骥炎那峻冷的脸庞，脸上笑容加深，“骥炎，你来了，可惜啊，你没有看到野狗抢食的那一幕，不过我都告诉童瞳了，她会告诉你一切的，那么我就不打扰你们了，不要忘记了，这里可是美国纽约，你们还没有那么大的势力刁难蓝家。”

蓝媛带着疯狂的笑容离开了病房，甚至还体贴的关上了门，病房里，童瞳呆呆的看着谭骥炎，然后浑身打了个冷颤，虽然说她之前也遇到过很多泯灭了人性的疯子，可是蓝家兄妹，却依旧让童瞳感觉到一阵心惊。

“谭骥炎，仇恨真的能让人变得这么疯狂，失去理性吗？小亦他还是个孩子。”如果说之前对蓝亦只是愧疚和自责，如今知道蓝亦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之后，童瞳已经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做才能还给那个孩子一个真正的童年生活。

“不要多想了。”谭骥炎走到床边坐了下来，他的脸色也是非常的差，和童瞳一样，他们都无法想象这六年来，蓝亦这个孩子究竟承受了怎么样的折磨。

“我要将蓝亦带回去。”童瞳抱紧了谭骥炎，汲取着他身上的温暖气息，还好，蓝亦只有六岁，自己还有时间来照顾这个孩子，让他忘记之前的一切。

“嗯。”谭骥炎大手轻轻的抚摸着童瞳绷紧的后背，凤眸深处一片阴霾，这一次，如果不是小瞳将事情告诉了童部长，从而查到蓝家和白贤有过密切的联系，而白贤和如今国内针对自己的势力也有蛛丝马迹的关联，谭骥炎不敢相信如果童瞳真的为了救蓝亦而进行了手术，他和童瞳将要面对的是什么。

因为蓝亦才接受了手术，蓝家虽然想要摧垮蓝亦的身体，加深他对谭家的仇恨，可是蓝亦可是他们报复的砝码，所以蓝家绝对不会让蓝亦真的病死，所以这一次的手术也就成功的医治了蓝亦的病，可是即使如此，他以后的身体也会被一般人要虚弱很多。

蓝绍庭在手术之后就将蓝亦秘密的转移走了，这样他就不担心谭家炎真的敢对蓝家报复，因为他们手里还有蓝亦这个筹码，可是蓝绍庭却没有想到在他行动之前，一切都已经被国安部的人密切监视着。

等了两天，谭骥炎收到消息蓝亦的身体差不多已经恢复了一些，可以回国了，所以才决定行动，而蓝家也知道和谭骥炎撕破脸之后，是不可能将谭骥炎和童瞳留在美国的，可是没有关系，他们的报复第一步已经成功了。

可是变故发生的太快，谁也没有想到蓝媛突然变卦了，蓝亦这个他照顾了六年的孩子原本安全的待在房子里被医生和护士照顾着，可是当国安部的人秘密的闯进来，将蓝亦要带走之后，蓝媛打了电话给童瞳，蓝亦的并虽然进行了手术，可是还需要一种抑制剂，而这个配方是蓝媛自己研究出来的，蓝家的生意最重要的一块就是医药业，而蓝媛自己也是医学博士。

“谭骥炎，我必须过去！”童瞳看向站在直升机前的谭骥炎，蓝家的人都已经疯狂了，她不能让蓝媛毁了抑制剂的配方，这是她和谭骥炎亏欠这个孩子的。

“嗯，注意安全，国安部的人在暗中。”谭骥炎点了点头，大手轻轻的抚摸上童瞳的脸，对于她的身手，谭骥炎还是放心的，“拿到配方立刻离开。”

“我会安全回来的。”童瞳笑着拥抱着谭骥炎，感谢他的信任，然后转身上了蓝家开过来的汽车离开了机场。

蓝家的别墅在郊外，异常的安静，国安部的人已经事先勘查了，蓝家别墅里埋伏了不少的人，不过知道童瞳的身手，加上国安部的人，所以童瞳虽然这一行有危险，可是要安全离开还是没有问题的。

“童瞳，我突然后悔了，蓝亦还太小了，他只有六岁，被你们带走之后，说不定我这六年的教育成果都白白浪费了。”蓝媛优雅的坐在沙发上，摇着头，一脸的犹豫不决，“你说我毁了实验室和配方，那么蓝亦就算死了，也好过你们一家三口团圆啊。”

童瞳没有开口，只是安静的等候着，而蓝家别墅的下面就是蓝媛的实验室，而配方和抑制剂的成品应该都有，此刻已经有特工潜入进去了。

蓝媛断断续续的说了很多，小时候被欺辱，毕竟没有了蓝家的庇护，和那些真正的世家子弟相比，蓝家的孩子只有被欺辱的份，说起自己带着如何雀跃的心情教导蓝亦学会仇恨，看着蓝亦敌视着童瞳，她的心情多么好。

可是当实验室尖锐的警报声响起时，蓝媛话音戛然而止，突然想到了什么，愤怒的目光盯着童瞳，“你派人去偷配方了！”

声音尖锐的刺耳着，蓝家别墅里早已经埋伏了很多人，可是蓝媛没有想到这样铁一般的防守之下，童瞳的人依旧能潜入到实验室，而枪声几乎在同时响起，配方和抑制剂的成品一到手，国安部的特工就发出了信息，而愤怒的蓝媛却突然将手伸进了口袋里，按下了开关，事先埋在实验室的炸药爆炸了，可是却已经迟了一步。

枪声肆虐的响了起来，因为童瞳在屋子里面要突围出去有些的困难，国安部的人正在快速的发起着进攻，而别墅里蓝家事先安排好的人也猛烈的反击着。

密集的弹雨里，童瞳身影快速的向着侧门口的树林飞奔了过去，因为进来时，她身上因为蓝媛的要求所以没有携带任何武器，而这样的妥协也是为了让蓝媛放松警惕，好让国安部的特工潜入到别墅下的实验室，所以一旦发生了枪战，童瞳在没有武器的情况之下，首要的是保护自己的安全。

而蓝绍庭也收到了消息，带着自己的人从赶了过来，从外围和别墅里的人夹击着国安部的特工，迅速的解决掉了树林里跟过来的两个人，童瞳隐藏在一棵大树后，想要联系国安部的人离开，突然危险的感觉席卷而来，童瞳快速的回过头，不远处的灌木丛里，一双幽绿的眼睛泛着嗜血的光芒，那是属于狼的眼睛。

153章 人狼之战

而紧随着，有一双碧绿的眼睛在丛林里闪烁着，不仅仅是狼，而是狼群，这样的森林里有狼的话并不奇怪，可是在白天，狼群竟然拿会出现在林子入口处这的确非常的反常。

童瞳刚刚解决了两个尾随的人之后，虽然夺下了手枪，可是两把枪里的子弹加起来只有三颗，而此刻仔细的看了一眼，树林里是六头狼，所以子弹能射杀三头，余下的三头狼只能用匕首来解决了，可是在某种程度而言，狼的攻击比起人更加的凶猛，在森林里想要生存下来的狼，所有的攻击都是致命的，它的灵活度，它的力量，它的血腥残忍，童瞳可以毫无训练的击毙三个人，但是却不一定能击杀三头狼。

所以没有任何悬念的，蹭蹭蹭，童瞳直接爬上了身后这颗用来藏身的大树，然后蜗居在粗壮的树杈上通知国安部的人，等有了子弹，不要说六头狼，即使六十头狼也构不成危险。

原本隐匿在灌木丛里想要偷袭童瞳的狼群发出愤怒的低嚎声，六头狼从树丛里一跃而出，健硕肥壮的身躯，黝黑的皮毛，龇着尖利的牙齿，眼中满是嗜血的残暴，狼不仅仅是凶残的动物，更是聪明的动物，所以六头狼并没有离开反而是留在了树下，微微退开一段距离之后，就这样守株待兔的等着。

幸好自己会爬树，否则这会还真是被狼群给生撕活吞了，童瞳这棵树很是粗壮，没有三四个人都抱不拢，坐在树杈上，童瞳打了个哈欠，鼓了鼓脸颊，可惜啊现在谭骥炎还在飞机上，打不了电话，不过，童瞳嘿嘿一笑，快速的拿出手机发了短信过去【市长大人，一切顺利，不过出了一点小意外，我在树上，狼在属下。】

然后想起这一次自己的离家出走，童瞳吞了吞口水，这会倒真的有点后怕了，谭骥炎一贯奉行秋后算账的，之前因为在纽约太过于危险，所以谭骥炎倒是什么都没有开口说什么，只是安排部署着如何将小亦带走，然后安全离开，于是手指再次的在键盘上飞快的敲击着。

【市长大人，我之前已经和你说过要离家出走的，所以你不能等我回去就骂我，当然，即使要骂的话，也不能骂的太凶，蓝家的事情算是你惹出来的，我只是无辜被牵连。】

将短信发出去之后，童瞳感觉安心多了，忽然顺林里有着狼嚎声凄惨的响了起来，童瞳错愕的一愣，快速的看了看，然后站在了树杈上，向着远处观察着，却见远处两匹狼正在激烈的撕咬在了一起，而比起健硕凶狠的黑狼，另一头灰色的狼骨架要小了一些，身上已经是血淋淋的伤口，看起来是一头母狼，狼是群居动物，怎么会发生两头狼厮打，难道这头灰色的母狼不是这个狼群的?

童瞳正疑惑的想着，却见黑狼和母狼再次一跃而起，然后在半空里撞击在了一起，利爪厮打着，尖牙咬向了对方，可是受伤的母狼却弱了不少，一击之后再次发出凄厉的嚎叫声，砰的一声被撞倒在了地上，虽然在瞬间快速的爬了起来，可是脖子处却被咬掉了一大块的毛皮，血淋淋的伤口翻腾着里面的肉。

可是即使受伤了，母狼却没有离开，而是依旧龇着利牙齿，仰起头放出一阵悲鸣的吼叫声，童瞳看得出这黑狼似乎并不是真的要杀了母狼，否则刚刚就不只是咬掉母狼身上的一块皮肉，而是直接咬断了母狼的脖子。

可是还不等童瞳继续多看，突然灌木丛里，一个黑黑的小动物快速的跑了出来，速度比起狼的速度却还是慢了许多，小动物站到了母狼身后，可是还不曾等他进攻，母狼快速的转过头，将小动物踢翻在地，对着他吼叫着，迅速的转过身再次面对着眼前的黑狼发出警告的声音。

那是孩子！该死的！童瞳此刻顾不得看又一次厮打在一起的黑狼和母狼，快速的掏出了手机，而守在树下的六头狼也察觉到了童瞳的动作，似乎隐隐的感觉到童瞳身上迸发出来的杀气，六头狼摆出了攻击的姿势，随时准备着扑上来撕了童瞳。

砰砰三枪，在树下的狼群还没有来得及反应时，三头狼已经头部中枪的倒地身亡了，而枪声也惊吓到了不远处正厮打的黑狼和母狼，让他们的打斗舒缓了一下，而母狼更是不时的发出嚎叫声，似乎在催促身后的小东西离开，可是那一双隐匿在乌黑脸孔下的目光却泛着坚毅的寒光，双脚并用的站在地上，却并没有丝毫的却步，更没有退缩的转身逃离。

三头狼，拼了！童瞳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这样的冲动，或许是从看见那个不远处狼孩的一瞬间，莫名的感觉充斥到了心头，她并不是一个善良的人，虽然谭骥炎他们都认为童瞳有时候太过于冲动，可是特别行动组的小七，若真的是冲动行事的话，只怕早已经死了，可是这一刻，似乎冥冥之中有一股力量牵引着一般，让童瞳不顾一切的握紧了匕首对着围攻过来的三头狼发起了攻击。

鲜血飞溅着，三头狼从三面向着童瞳扑了过来，尖锐的牙齿上滴落着口水，靠的近，更能闻到那股野兽身上的腥气，匕首是近身攻击的利器，可是面对着三头凶猛嗜血的狼，即使有锋利的匕首，却也是异常的凶险。

身上不知道被狼爪抓了多少条伤痕出来，幸好都不是重伤，最严重的一道伤痕是脖子处被狼爪子的那一下，即使童瞳的匕首已经狠狠的割断了狼的脖子，可是最后一刻，要断气的狼还是将利爪狠狠的撕向童瞳的脖子，虽然童瞳避开了致命的一击，可是脖子处还是留下了三道血淋淋的伤口。

杀死了三头狼，童瞳身上已经如同血人一般，可是顾不得休息之下，快速的向着不远处的狼孩奔跑了过去，而映入眼帘的竟然是母狼被黑狼死死的撞到了地上，抽搐的动弹着，想要站起来却砰的一声再次的摔倒，而黑狼直接的扑向了根本没有抵抗能力的狼孩，而地上的母狼发出撕心裂肺的嚎叫声，凄惨而壮烈。

三米两米，来不及了！童瞳没有任何犹豫的将手里的利刃向着黑狼的头掷了出去，而身体迅速的一跃而起，一手抓住了狼孩，胳膊上剧烈一痛，从肩膀处开始鲜血汩汩的冒了出来。

躲开匕首的那一刹那，黑狼再次的被激怒了，一爪子向着狼孩抓了过去，可是因为童瞳的扑救，所以狼抓从童瞳的肩膀处撕了下来，一直抓伤到了手肘，一块血肉就这样被扯了下来。

没有了武器面对一头嗜血的黑狼，这将是多么危险的事情，可是此刻，童瞳却如同感觉不到痛楚一般，将怀抱里的狼孩快速的放到了身后，转过身，双手握紧成了拳头，冷厉的寒光从清澈如水的眸子里迸发而出，那是比黑狼更加阴森更加骇人的杀气奔腾。

狼是灵活的动物，可是童瞳的身手更加的灵活，即使她已经满是的伤痕和鲜血，可是没有了力气，她唯独只能攻击狼的眼睛，想要捡起不远处的匕首，可是每一次，却都被黑狼逼退，看得出被激怒的黑狼虽然已经放出了怒吼声，可是却依旧聪明的知道不能让童瞳拿到匕首。

搏杀那是比格斗更加沉重的两个字，格斗只是防身，可是搏杀却是用命来拼搏，力气在一次一次的消失，可是童瞳知道自己不能倒下，她倒下了，身后的狼孩包括自己都会成为黑狼口中的食物。

砰的一声摔在了地上，肺部一阵一阵的抽痛，摔的太重，童瞳几乎感觉五脏都被摔的移位了，眼前阵阵的发黑，童瞳感觉自己只要一闭上眼就再也醒不来了，可是就在此刻，一直守在一旁的狼孩突然将一块锋利的石头丢在了童瞳的身边，杂乱的头发之下，唯独那一双眼黝黑的宛若曜石，静静的看着童瞳。

对上狼孩眼睛的这一刻，童瞳莫名的感觉到一股熟悉的感觉，可是容不得她多想，迅速的将石头握在了掌心里，而身后的黑狼也不给童瞳多想的时间，再次的扑了过来，腥气扑面而来，童瞳迅速的在地上一滚而起，然后跳跃，反扭的腰身带着普通人没有的韧劲，从狼口下逃生了不说，竟然还坐到了狼背上，然后手里的石头向着黑狼的眼睛刺了下去。

剧痛之下，发狂的黑狼不给童瞳第二次机会，用尽全身力量一个甩身之后，将童瞳从背上摔了下来，被戳瞎的眼睛里流淌着鲜血，黑狼从一开始的凶残暴戾，到此刻已经是发狂的向着童瞳扑了过去。

自己宁愿挨枪子！这一刻，全身的力量都没有了，童瞳咳嗽着，鲜血从口中滴落下来，看了一眼树林外的湛蓝天空，谭骥炎会不会追到阴曹地府来找自己算账。

可是最危机的那一刻，母狼终于恢复过来了，嚎叫的扑向了黑狼，再次厮打在了一起，而童瞳喘息着，身体用力的向着一旁的匕首爬了过去，握紧染血的匕首之后，童瞳喘息着，她需要恢复力量。

母狼即使已经恢复了一些力量，可是同发狂的黑狼相比，依旧不堪一击，而一旁的狼孩突然也扑了过去，动作迅速的跃上了狼背，想要和童瞳一样攻击狼的另一只眼睛，可是已经吃过一次亏的黑狼怎么可能再这样大意。

该死的！童瞳看着那险象环生的狼孩，突然握紧了匕首，狠狠的一咬舌尖，血腥味再次蔓延在了口腔里，清瘦的身影再次如同利箭一般冲了过去，匕首直接划向黑狼的脖子，温热的鲜血如同喷泉一般飞溅而出，黑狼发出惊天动地的嘶吼声，疯狂的扭动着身体，而狼背的狼孩因为瘦弱之下，直接被甩开。

该死的！童瞳用力的将匕首扎到了黑狼的脖子里，然后身体猛然之间掠起，接住半空里的狼孩，对上他那依旧暗黑一片的眼眸，扬起一抹微笑，身体如同断线的风筝一般坠落在了地上。

—分隔线—

不知道昏睡了多久，还没有睁开眼，童瞳就感觉到浑身的骨头都如同被拆了一遍，连呼吸都显得剧痛无比，而终于困难的睁开眼皮，这才发现这是一个有些晦暗的山洞，空气异常的浑浊，血腥味弥漫着，童瞳身上一阵一阵的抽痛，然后终于想起了之前和狼群的战斗。

母狼？童瞳挣扎的从冰冷的地上坐起身来，却发现母狼身上都是血淋淋的伤口，血迹都干涸了，伤口上是绿色的药草覆盖着，可是母狼的眼睛却是紧闭着，早已经没有了呼吸。

童瞳担心的看着靠在母狼身边的小狼孩，他已经知道母狼死了吧，童瞳身上也有些绿色被嘴巴嚼烂的药草覆在身上，尤其是肩膀上，那是被狼爪狠狠的撕下了一块肉，而此刻，童瞳因为身上的伤口还有些的发烧，不过似乎这些草药很有用，伤口倒没有再流血，否则肩膀上这伤口就算是流血也会让自己失血过多而死。

察觉到身后的声响，小狼孩猛然的转过头，一双原本暗黑的眼睛此刻却泛红着，狠狠的盯着童瞳，然后似乎是认出了是童瞳，发出了啊呜的叫声，声音沙哑的如同嗓子已经裂开了一般，然后又转过头盯着已经死去多时的母狼。

不知道要说什么，估计说了这个狼孩也听不懂，童瞳艰难的挪了过来，终于还是将手伸到了小狼孩的肩膀上，然后将他满是污渍的身体揽到了怀抱里，轻轻的抱住，童瞳明白自己之前昏倒了，小狼孩根本不可能将自己带回来，所以应该是母狼将自己给叼回这个山洞的，甚至还找到了草药敷到了自己伤口上。

小狼孩僵硬着身体，似乎很是不习惯这样和一个人亲近，可是他却能感觉到童瞳身上的气息，僵硬的身体慢慢的软了下来，杂乱头发的小脑袋在童瞳的身上蹭了一下，然后终于在巨大的疲惫里闭上了眼睛睡着了。

童瞳看着怀抱里除了一双眼睛根本看不出表情的狼孩，眯着眼看向山洞的门口，地上并没有血迹，看来母狼即使在生命垂危的时候，却已经掩藏了血迹，否则这样的森林里满是凶残的野兽，血腥味可能将猛兽引到山洞里。

童瞳摸了一下身上，手机在打斗里不知道掉到什么地方去了，而原本别在衣领的联络器也不见了，不过这个山洞暂时应该安全，童瞳双手抱着怀抱里的小狼孩，自己一身的血腥味，小狼孩身上也是一股子的味道，可是即使如此，童瞳却笑了起来，然后也闭上眼休息。

再次醒过来时山洞里已经完全黑了，黑暗的森林比起白天更加的威胁，童瞳一低头这才发现怀抱里的小狼孩也醒过来了，只是安静的没有动，这让童瞳有些的震惊，看起来这个小狼孩是被母狼养大的，不会说话，而且是手脚并用的爬行，只会发出呜呜的叫声，这说明他完全是一个狼孩，也有了狼的野性，可是看着这个狼孩安静的依靠在自己的怀抱里，童瞳莫名的感觉到心头柔软下来，抬起手轻轻的抚摸着小狼孩的头。

小狼孩似乎感觉到了什么，在童瞳怀里微微的动了一下，抬起头，温热的小舌头在童瞳的脖子处舔舐着，然后又乖巧的偎依着。

已经晚上九点多了，国安部的人没有找过来，看来母狼的这个山洞真的非常隐秘，而且一路上的血迹什么的应该也被完美的掩藏住了，否则不会到现在都没有找到自己，看来等明天一早之后，自己带着小狼孩先出去。

黑暗的山洞里，童瞳刚准备休息，却发现小狼孩却依旧睁大着眼睛，而且身体紧绷了几分，浑身戒备着，坚毅的目光注视着洞口，似乎如果有危险发生时，就会在这一刻立刻冲出去战斗。

“睡觉。”童瞳知道狼孩听不到语言，可是却依旧选择用语言开口，这个孩子看起来比蓝亦要高上一个头，所以应该也有七八岁了，而一般这么大的狼孩已经无法改变狼性，可是童瞳却固执的选择了用语言开口，然后一手轻轻的覆盖上狼孩的眼睛。

“嗷嗷！”狼孩似乎明白了童瞳的意思，可是却坚定的睁开了童瞳的手，漆黑里，那暗黑的眼睛似乎带着光芒一般，注视着童瞳，似乎在犹豫着，小狼孩有些艰涩的将自己的手伸了过来，那完全看不出是孩子娇嫩的手，掌心里全都是茧子，长长的指甲有的地方却已经剥落了，露出血红的嫩肉，然后学着童瞳的动作，小狼孩将手覆盖到了童瞳的眼睛上。

心头突然酸涩的难受起来，童瞳握住眼睛上那小小的却僵硬而粗糙的手，在掌心里紧紧的握住，然后再次的将狼孩抱紧在怀抱里，低低的声音显得异常的柔和，“睡觉。”

可惜似乎和童瞳杠上了一般，小狼孩依旧睁大着黑眸，目光坚定，刚毅里带着一种固执，没有了母狼的保护，小狼孩似乎知道夜晚的危险，所以他不愿意闭上眼睛睡觉。

“真的和谭骥炎一样固执。”嘀咕一声，童瞳无奈的叹息着，却也没有办法，只能自己靠着粗糙的山洞内壁，任由怀抱里的小狼孩带着戒备守夜。

当山洞外有脚步声响起来，小狼孩立刻发出了低低的嗷嗷声，而童瞳也在瞬间睁开眼，这么晚找到这里来的，却不知道是国安部的人还是蓝家的人？

安抚着握了握小狼孩的手，童瞳将人放在了地上，刚准备迈开步子自己先去山洞外探测一下，可是小狼孩却突然咬住了童瞳的裤脚，明明是一片黑暗里，可是那眼神却似乎亮了起来。

“我去看看，马上就回来。”童瞳蹲下身来，声音压的有些低，可惜狼孩却依旧咬紧了童瞳的裤脚，虽然不能开口，可是那态度却是十足的坚定。

“我们一起过去。”坚持了片刻，童瞳不得不妥协，原本是想要抱起小狼孩，可是却又担心如果是蓝家的人，自己抱着小狼孩将会非常危险，于是迈开了步子，而小狼孩却手脚并用的爬到了童瞳前面，小小的身体在黑暗里如同小兽人一般，可是却固执而霸道的将童瞳护到了身后。

走出了山洞，黑暗里，当童瞳听到有节奏的敲击树杆的声音，便不由的松了一口气，“我在这里。”

“童小姐。”黑暗里，一队人马原本是呈地毯式的搜索，此刻听到声音之后，立刻向着童瞳这边快速的移了过来，手里电筒的灯光也照亮了黑暗的森林。

“不用怕。”明显的感觉到小狼孩紧绷的身体，童瞳蹲下身来，轻轻的拍着他弓起的后背，这个孩子已经这么大了，要让他学会站立行走，学会语言，只怕会非常的困难，可是或许是从看到这个小狼孩眼睛的那一瞬间，童瞳就决定要保护这个孩子。

在童瞳的安抚之下，小狼孩慢慢的冷静下来，可是却依旧戒备着，似乎并不相信暗中那越来越近的脚步声，小小的身体弓了起来，咬紧了牙齿，似乎随时准备着一旦发现危险就扑上去战斗。

“童小姐，这是狼崽子？”最先靠过来的一个男人看到童瞳之后终于松了一口气，他们到达了童瞳发出信号的地方，可是地上只是一片血迹斑斑的狼藉，还有两头狼的尸体，余下的都是被野兽撕咬的骸骨和内脏皮毛，而其中一头狼的头骨上是枪口，所以立刻明白这是童瞳对狼群发起了攻击。

可是凭借一己之力，童小姐完全可以爬到树上等待救援，而不是和狼群正面冲突，而且从地上那血腥的战场来看，至少死了六七头狼，不过没有发现人的肢体，国安部营救小组的人算是松了一口气。

可是当继续寻找童瞳的下落时，又发现了不远处的打斗痕迹，而地上那血迹斑斑的匕首和破碎被鲜血染红的衣服碎片，让营救小组的人脸色紧绷起来，已经有人立刻将这边的情况汇报上去，小组的人却没有想到再次听到上面命令的竟然不是来自他们的头，而是国安部神话一般的存在童部长亲自下达的命令，不惜一切代价将人找到。

可是这样危险密布的森林，又遭遇到了狼群的攻击，连匕首都丢了，小组的人立刻制定了线路开始寻找，可是他们更加担心童瞳已经被野兽给吃了，因为如果没有死的话，怎么可能将防身的而匕首丢在地上，可是这个可能性没有人敢提，大家不停的在森林里搜寻，从白天一直到晚上。

而经过一条泛滥的河流时，滚滚的洪水让他们终于明白为什么狼群会到森林的入口处，因为连降的暴雨造成了森林里这一条内河的河水泛滥，淹没了很多地方，将森林给隔断了，或许正是无法越过河流去另一边觅食，造成了食物的短缺，狼群才会走出深林深处寻找食物。

“是个狼孩。”又一个过来的人将电筒的光芒照射到了小狼孩身上，发出一声惊呼声，毕竟紧绷了一晚上的心绪在发现童瞳终于安全之后，大家的心情此刻放松下来。

“童小姐，你伤的不轻，我立刻给你包扎一下。”小组里有一个人是医生，这也是营救小组的必备人员，而此刻，从背包里拿出一个铝合金的急救箱，快速的打开，里面有一些常用药和针剂，初步的治疗还是可以进行的。

可是当医生刚要靠近童瞳身边，小狼孩立刻发出嗷嗷的警告声，目光锐利宛若狼一般，森寒的盯着靠近童瞳的医生。

一般狼孩是不可能亲近人类的，而且眼前的这个小狼看起来在森林里已经生活了好几年了，刚刚差一点就被他们错

认为狼崽子，可是此刻看着他如此维护童瞳，众人不由感觉到神奇，短短十来个小时不到的时间，一个狼孩竟然会维护人类。

“没事，不用担心。”童瞳蹲下身来，轻轻的抚着小狼孩那杂乱的头发，露出柔和的笑容，眼神清澈而干净，成功的安抚了小狼孩的情绪，让他慢慢的安静下来，退到一边，可是那一双眼却已经戒备的盯着医生，似乎他如果做出对童瞳不利的动作，立刻扑上来。

童瞳受的是皮外伤，最严重的就是肩膀那被撕裂的伤口，所以医生快速的进行着急救处理，小组两个人依旧在暗中戒备着，其余的三个人此刻也都坐下来休息，其中一个人好奇的看着小狼孩，刚伸过手想要看看他是不是会亲近自己。

可是没有防备之下，却见小狼孩迅速的回过头，然后一口狠狠的咬住伸过手的手上，尖锐的牙齿立刻将那手上咬出血来。

“松开，没事的。”童瞳一愣，看着被咬的正着，很是哀怨的组员抱歉一笑，然后身手抱住了小狼孩，将他带回了自己身边。

看着手上那伤口，男人无奈的笑着，一旁的几个同伴都毫不客气的大笑起来，这就是活该，明明知道是狼孩，那就是和小狼崽子一样凶狠，竟然还不怕死的伸手去摸，没有被咬下一块肉已经算是他幸运了。

虽然说小狼孩听不懂童瞳的话，可是他似乎就明白童瞳的意思一般，松口之后，知道眼前这个医生是在给童瞳医治伤口，所以小狼孩只是安静的蜷缩在童瞳的身边。

花了半个小时给童瞳处理完伤口，又找到了母狼死去的洞穴，挖了坑将母狼埋进去的那一刻，小狼孩如同狼一般，高昂起头对着夜空的月亮发出悲痛的嚎叫声，然后沉默的跟在童瞳身边。

童瞳的伤不利于抱住小狼孩，毕竟他至少也有四五十斤重，可是童瞳已经决定将小狼孩带回去，自然不可能让他再手脚并用的爬行，所以依旧将他抱了起来，而原本想要接手的人还没有伸过手，立刻就对上小狼孩那满是野性的戒备眼神，让他们放弃了接手。

出了树林之后，汽车开了将近一个多小时，一架直升机停在了夜空里，而只有两个人跟着童瞳乘坐直升机离开，其余的人又开车回去了。

—分割线—

十三个小时之后，飞机刚降落，谭骥炎打开手机之后，信息就一条一条的蹦了出来，看到的第一条就是童瞳让谭骥炎手下留情的短信，谭骥炎无奈的笑了笑，可是当看到最后一条短信，谭骥炎脸色倏地一变，怎么会遇到狼群，电话再打过去的时候已经是无人接听。

而不等谭骥炎走出机场，容温却过来了，脸色凛冽，将童瞳遇袭的事情快速的告诉给了谭骥炎，包括童瞳已经失踪，森林里的狼群被猎杀，让谭骥炎峻脸冷沉的骇人，而容温看了看谭骥炎那变化的脸色之后，这才悠然的开口，“不过小瞳已经找到了，受了一些伤，已经上飞机了，估计还有十个小时就能回来。”

用飞机上的饮用水，童瞳给小狼孩擦拭着手和身体，露出原本的肤色，虽然不似普通孩子的柔嫩，可是却异常的白皙，或许是在林子里不曾晒什么太阳，而将一套自己的衣服用剪刀剪掉了一些袖子和裤腿之后，勉强的套在了小狼孩的身上，而那杂乱的头发，童瞳只是用毛巾擦拭干净，然后剪掉了一些，渐渐的，小狼孩的脸露了出来。

是一张非常英俊的小脸，五官深刻，可是却没有谭骥炎那样的冷硬，多了一份精致，鼻梁高挺，抿着嘴角，当童瞳拿着剪刀开始剪掉头发的时候，小狼孩是有些的惧怕的，可是汲取到童瞳身上的气息，小狼孩便一动不动的任由童瞳在自己头上动作。

而最让童瞳诧异的是这么白皙的小脸上那一双眼却像极了谭骥炎，眉宇俊朗，眼睛炯炯有神，暗黑宛若曜石，透露着坚韧不屈的光芒，虽然童瞳剪头发的功底不怎么样，可是如此英俊的一个小狼孩，让随行的两个国安部的特工也是震惊的瞪大眼，不敢相信这是之前在森林里遇到那个灰不溜秋，一身脏污的孩子。

而童瞳依旧抱着小狼孩，所以此刻看来，这分明是一个五官英俊的小王子，虽然那黑发有些的凌乱，不过那坚毅的目光，孤傲里透露的野性和威严，真的无法和一个在森林里生活多年的狼孩联系在一起。

之前童瞳在山洞休息的时候，小狼孩一直都是坚持着防守，而之后童瞳被救援，那些人虽然没有敌意，可是他依旧不放心，突然被带上直升机，短暂的不适应之后，此刻，小狼孩终于感觉到疲惫了，转过头，舌头亲昵的在童瞳脸上舔了舔，然后疲倦的闭上眼。

“这孩子真聪明。”一个国安部的特工惊奇的开口，之前在森林的时候他舔舐的是童小姐的脖子，可是似乎知道童小姐脖子上上了药之后，就转而舔了舔童小姐的脸，这根本不像是一个狼孩。

“嗯，他很聪明。”童瞳虽然也很疲惫，可是此刻听到别人赞美这个蜷缩在自己身边的小狼孩，立刻露出了笑容，一手轻轻的握着小狼孩的手，指甲已经剪了，小手很是粗糙，关节有力，不是一个孩子的手。

“童小姐，这孩子一直在森林里生活，想要适应正常人的生活很难。”特工点了点头，有些担心的看着蜷缩着睡着的小狼孩，之前已经大致的听说童瞳说了为什么会和狼群斗上的原因，对于小狼孩这样维护童瞳的举动，男人明白这个小狼孩非常的聪明，知道谁是敌人，谁是要保护的人，可是他终究是在森林里生活了这么多年，突然走进人类社会，学会站立的行走，用手拿筷子吃东西，学会说话，这些都太难了，如果只有两三岁，或许还能改过来，可是眼前这个狼孩虽然有些的瘦弱，可是个子却非常高，牙齿也长全了，至少也有七八岁了。

十多个小时的飞行很辛苦，童瞳也受了伤，所以说了一会话之后也闭上眼睡着，两个国安部的特工看着此刻靠在座椅上睡着的童瞳和小狼孩，却突然感觉到一种莫名的和谐感觉。

知道童瞳受伤了，沐放坚持在军区的机场等候着，谭景御自然是陪伴在一边，谭骥炎虽然还有工作，可是却依旧选择了一边工作一边等候童瞳的回来，而被带回来的蓝亦早一步就被欧阳明带去军区医院了。

等待是漫长而煎熬的，即使知道童瞳只是受了一些伤，可是一想到她竟然敢一个人在只有三颗子弹的情况之下，挑战了森林里的狼群，不要说谭骥炎那一张看不出表情的脸，沐放就一脸的担心，绝美倾城的面容上又是气又是恼，而谭景御自然充当着出气筒的工作，不时的逗弄一下沐放，让他将怒火发泄出来。

等天空终于传来了螺旋桨的声音，直升机在湛蓝的天空里也从原来的小黑点渐渐的变大，终于降落下来之后，沐放第一个向前跑了过去，惹的一旁的谭景御直吃醋。

“二哥，你说我如果受了重伤，他是不是也会这么担心？”谭景御看着悠然放下文件，站起身来看向直升机方向的谭骥炎，二哥似乎永远都是这样冷静自若，若是没有看到二哥和小丫头的相处，谭景御都快要以为自家二哥根本不喜欢小丫头。

“小瞳。”当看见下了直升机的童瞳，沐放担忧了十多个小时的心终于放了下来，甚至没有看见他抱在身上的孩子，直接跑了过来要给童瞳一个亲密的拥抱。

“沐哥，小心！”小狼孩并不轻，童瞳一条手臂被抓伤的很严重，所以只能双手抱着怀抱里的小狼孩，当沐放扑过来的时候，童瞳立刻察觉到怀抱里的小狼孩那紧绷的身体，可是却已经吃迟了，小狼孩伸过手如同在森林里学到的生存手段一般，直接的向着沐放那俊美的脸上抓了过去，幸好他的指甲之前被童瞳给剪掉了。

“哇，小丫头，你在哪里弄来的这孩子，小亦不是在医院？”之前的汇报并没有提到小狼孩的事情，所以谭景御后一步过来，就看到童瞳怀抱里的孩子一爪子拍向沐放，惊得谭景御快速的将沐放拉回到了怀抱里，然后错愕的看着童瞳抱着的小狼孩，好厉的眼神！

谭骥炎目光像是落在童瞳的肩膀上，虽然已经包裹了纱布，被衣服遮挡住了，可是那隐隐渗透出来的血迹，让谭骥炎知道这伤口很严重，而她手里还抱着一个陌生的孩子，让谭骥炎不由的沉着黑眸，她不知道自己肩膀受伤了吗？

比起谭景御和沐放，小狼孩立刻警觉到一股更强大的势力，快速的转过头，戒备的绷着英俊的小脸，黑眸坚毅里带着浓浓的戒备和警告盯着谭骥炎，太过于震慑之下，一般孩子只怕都会被谭骥炎这冷峻绝情的脸庞给吓哭，可是小狼孩虽然心底有种被强者的惧怕，可是却丝毫不曾动摇，嘴巴里不由自主的发出了呜呜的嗷叫声，宛若要战斗的小兽人。

这孩子？刹那，谭景御和沐放错愕的愣住，原本只是疑惑童瞳怎么突然带了一个孩子回来，可是听到小狼孩的叫声，他们几乎有瞬间的呆滞，这分明是野兽的声音，怎么会出自一个孩子口中。

谭骥炎眉头也皱了起来，看向童瞳，“怎么回事？将人放下来，伤口又裂开了。”

“没事，一会再包扎一下就行。”童瞳不在意的开口，看了一眼沐放，确定他脸上没有伤口这才放心，然后才看向谭骥炎，解释着，“这是我从森林里带回来的，小家伙救了我。”

“放下来！”谭骥炎已经懒得管这是不是狼孩，他只看到童瞳的肩膀因为抱着这个孩子造成伤口裂开了。

“嗷呜！”小狼孩似乎感应到了谭骥炎身上冰冷的寒意，再次发出警告的声音，黑眸丝毫不惧怕的迎接上谭骥炎冰冷的凤眸，一大一小的两只第一次对上，彼此看对方都极其的不顺眼。

“你没有看到小瞳肩膀伤口裂开了吗？”谭骥炎声音依旧低沉而冰冷，也不管小狼孩能不能听懂，凤眸危险的眯了起来，视线落在童瞳的受伤的肩膀上。

而小狼孩出乎意料的是，他似乎是听懂了谭骥炎的话，也转过头看向童瞳，当看着她那伤口因为抱着自己而裂开，小狼孩愣了片刻，然后立刻挣扎的要下来。

童瞳一个没有抱住，手一松看着小狼孩从自己的怀抱里而转为双手双脚落地，看着他如同动物一般的姿势，童瞳皱起了眉头，甚至没有察觉到身体在瞬间被谭骥炎给搂到了怀抱里。

童瞳没有注意到，可是不代表小狼孩没有看到，当看见谭骥炎侵占似的抱住了童瞳，小狼孩立刻仰起头对谭骥炎发出呜呜的警告声，黑黑的眼睛宛若利箭一般盯着谭骥炎，如同要发怒的小野兽。

沐放和谭景御看着手脚并用，如同野兽一般的小狼孩，终于明白过来，刚刚孩子在童瞳手里抱着的时候，只感觉是一个英俊的小男孩，此刻才算是明白这是真正的狼孩。

“谭骥炎，不要闹。”童瞳回头看了一眼谭骥炎开口，蹲下身来，有些无奈的看着依旧是手脚并用站在地上的小狼孩。

嗷呜，小狼孩看到童瞳蹲了下来，立刻靠近她蹭了蹭，温热的舌尖轻轻的舔舐着童瞳的脸，似乎在高速她不用担心自己。

峻脸瞬间黑了一片，谭骥炎倏地弯下腰，然后在童瞳还没有来得及反应时，直接将人给横抱起来，然后冷冷的盯着地上对自己发怒的小狼孩，挑衅的一口亲在了他刚刚舔舐童瞳脸颊的地方，宣誓着对怀中人儿的所有权。

“二哥，你这是和这狼孩间接接吻吗？”谭景御嘿嘿一笑的开口，话音刚落，立刻收到谭骥炎那杀人般的冰冷眼神，然后快速的拉着身边的沐放向前走着，避开战火区。

十多个小时的飞行，不但累也很饿，所以当一行人回到怡然园的公寓时，谭骥炎和小狼孩之间的矛盾已经彻底结下了，虽然下车之后是谭骥炎寒着峻脸，如同吞了苍蝇一般抱着怀抱里的小狼孩，而不愿意被抱的狼孩也是从喉咙里发出警告的呜呜声，可是这一大一小的两只在对上童瞳那好奇的目光之后，齐刷刷的转过头暂时休战。

154章 一家三口

怡然园公寓。

“先要洗手才能吃饭。”童瞳先是打开了自来水龙头，然后蹲下身来，抱住小狼孩的腰，让他的双手趴在水槽边缘。

第一次这样直立的站着，小狼孩非常的不习惯，总想要将趴在水槽上的双手拿下来，可是一路上，看着其他人，小狼孩也似乎有些明白自己之前那样是错的。

“水，洗手。”尽量用简短的话让小狼孩先适应，童瞳腾出一只手放在水下，然后转过头看着睁着一双眼，明明有些好奇，可是却依旧绷着小脸的小狼孩，宛若看到翻版的谭骥炎，西再次露出了笑容重复着，“洗手。”

谭骥炎站在一旁看着童瞳蹲抱着怀抱里小狼孩，虽然说只是六七岁的孩子，可是这一幕，怎么看都怎么刺眼，沉着峻脸走了过来，“身上还有伤，我来教。”

童瞳快速的转过头不敢相信的看向谭骥炎，这一路上谭骥炎和小狼孩分明就是八字不合一般，现在谭骥炎突然主动说要来教，童瞳眨巴着一双清澈的目光满是怀疑，谭骥炎不会这么没品的对一个孩子动手吧?

而几乎在童瞳回头的同时，小狼孩也快速的转过头，戒备的盯着谭骥炎，一双黑沉的眼睛里泛着精锐的光芒，只可惜配上只有六七岁的身体少了那份威严。

不过同时被眼前的童瞳和小狼孩怀疑着，谭骥炎的脸刷的一下黑了。感觉周围气压变低了，童瞳心虚一笑，硬着头皮打着圆场，“我说笑的，说笑的。”

小狼孩敏锐的察觉到童瞳情绪的变化，原本只是戒备谭骥炎的目光倏地一下转为了愤怒，再次发出嗷嗷的警告声，然后转过头，安抚的舔了舔童瞳的脸，小小的身体戒备的紧绷着，可是因为童瞳让他的两只手还搭在洗手台的边缘上，让小狼孩没有办法保持攻击的姿势，想着这是童瞳教的，便又不敢私自将手拿回来。

“没事，没事，小家伙不用怕，谭骥炎是纸老虎，不用担心的。”童瞳笑着抚摸着小狼孩的头，知道他在保护自己，让童瞳感觉格外的窝心，吧唧一下也亲在了小狼孩的脸蛋上，然后发现小狼孩竟然刷刷的红了小脸。“谭骥炎，你看，你看，小家伙脸红了。”兴奋的手舞足蹈着，童瞳不敢相信的看着竟然还会害羞的小男孩，为了验证这个念头，童瞳再次亲在了小狼孩的脸上，果真这英俊帅气的小脸再次染上了红晕，乐得童瞳抱着小狼孩亲了又亲，然后才感觉一股寒意冒了上来，童瞳心里咯噔一下，然后笑容僵硬在脸上，心虚的抬起头看着脸黑的可以刮下一层锅灰的谭骥炎。

“我只是一时高兴，真的，谭骥炎，小家伙还是个孩子，你不会连这个也要吃醋吧？”童瞳不知道自己到底心虚什么，可是在谭骥炎生气的时候，一定要第一时间道歉，否则自己肯定会很凄惨很凄惨。

“去吃饭，我来。”谭骥炎眉头皱的几乎可以夹死蚊子，冷眼看着慢吞吞的站起身来，万分不愿意离开的童瞳，快速的走了过来，一手直接按住小狼孩，“洗手。”

谭骥炎抓着小狼孩异常粗糙的左手，手指和掌心里都是粗糙的茧子，也有很多细小的伤痕，可是对于霸占了童瞳所有心思的任何人，谭骥炎绝对不会同情万分，只是冷沉着声音重复着，“洗手。”

小狼孩被童瞳抱住时，能感觉到她身上那柔和的气息，还有软软的很是温暖的怀抱，可是被谭骥炎抱住时，只感觉身后的身躯很是坚硬，而且充满了力量，这让在深林里生活多年的小狼孩知道了一种力量的悬殊对比，他知道自己没有办法赢过身后的人，所以即使僵硬着身体，小狼孩却没有挣扎的离开，而是学着谭骥炎一般将手伸到了水龙头下面。

哗啦啦的水珠冲刷着手，小狼孩听着身后谭骥炎重复的声音“水，洗手。”虽然无法说出来，可是小狼孩已经慢慢的了解到是什么意思，可是习惯了森林里流淌的河水，突然看到自来水龙头，小狼孩有些奇怪的盯着，仔细的打量观察着，然后将手摊平，再次的伸了过去，只是这一次不是在水柱下，而是捂住了水龙头的出口。

瞬间，因为出口被小狼孩的手给堵住了，水流刹那之间向着四面八方飞溅而出，而站在一旁的谭骥炎第一个遭殃，还没有来得及阻止，就立刻被喷了一头一脸的自来水，而小狼孩同样也淋了一脸的水。童瞳原本是猫着腰躲在门口想要看看谭骥炎和小狼孩之间的互动，可是当看见这一大一小的两只突然被喷了一脸的水，谭骥炎更惨一些，黑发上还滴落着水珠，衬衫也被湿透了，那原本就铁青的峻脸此刻更是火气上涌，大手一把摸去了脸上的水珠，浑身紧绷的，看的出被气的不轻。

而小狼孩也震惊的松了手，看着又恢复正常的水流，甩了甩头，然后在童瞳的惊呼的不要声里，再次尝试的捂住了水龙头，所以刚抹去脸上水珠的谭骥炎再一次被喷了个透。

忍俊不禁的大笑着，童瞳捂着肚子，格格的笑声怎么也压制不住，第一次看到这样狼狈的谭骥炎，再看着同样疑惑，不过也很是不喜欢一头一脸满是水珠的小狼孩，虽然说这一大一小的两只脸庞并不相似，可是那表情却十足如同翻版一般。

一大一小的两个人都皱着眉头，紧绷着脸，看起来十分的懊恼，可是看着笑的前仰后俯的童瞳，那黑眸里的表情最终转为了无奈，然后动作相同的再次抹去脸上的水珠，对于童瞳的嘲笑很是无奈，所以齐刷刷的转过头开始洗手。

“擦一下。”从编制精美的小竹筐里拿了两条干净的毛巾，童瞳看着终于洗好手的两个人，将一条毛巾递给了谭骥炎，自己拿着一条，抱住小狼孩，然后给他擦着脸上和头发上的水珠。

柔软的毛巾擦在脸上很是舒服，小狼孩靠在童瞳的怀抱里，乖巧的如同小猫儿一般，任由童瞳帮忙自己擦着身上的水珠。谭骥炎看着再次被童瞳抱住照顾的小狼孩，然后看了看手里的毛巾，冷冷的如同冰山一般伫在一旁，而一旁的小狼孩感觉到谭骥炎的目光，警告的盯了他一眼，然后身体向着童瞳靠的更紧了一些，宣誓着所属权。

很不错的眼神，可惜或许等二十年后才会有些震慑，所以对于小狼孩那丝毫没有重量的警告眼神，谭骥炎轻蔑的扫过一眼之后，凤眸里视线专注的落在了童瞳的脸上。

“谭骥炎，你怎么不擦？”童瞳终于将怀抱里的小狼孩擦干了，一抬头却发现谭骥炎手里只是抓着毛巾，并没有擦

拭，黑发因为被淋湿了所以显得有点的凌乱不羁，发稍上滴落着水珠，顺着刚毅的脸庞滑落到脖子下，白色的衬衫因为被水淋湿了，宛若透明的一般贴在胸膛上，映衬着那纹理分明的胸膛，听到童瞳的询问，谭骥炎挑了一下眉梢，并没有开口，可是那意思却已经明了。

童瞳将怀抱里的小狼孩放到了椅子上坐着，然后将他的两只手放到了桌子上，确定他如同普通的孩子一般坐着，刚要转身却已经在瞬间被揽进了一具温暖的怀抱里。

“多大的人了，你就不怕生病了。”童瞳嘀咕着，瞄了一眼谭骥炎那明明该是冷峻，可是此刻怎么看都性感魅惑的脸庞，尤其是对上他那微眯的凤眸，只感觉心怦怦的跳动着，谭骥炎这样根本就是诱惑人犯罪嘛！

快速的拿过他手里的毛巾，童瞳粗暴的擦在了谭骥炎的脸上，遮挡住这样自己心跳加快的峻脸，劈头盖脸的一擦，然后将谭骥炎原本就凌乱的黑发擦的更加的乱，得意一笑，迅速的在谭骥炎的薄唇上啃了一口，“快进去换衣服，衬衫都湿了。”

“嗯。”似乎终于满意了，火气也散了，谭骥炎落在童瞳腰间的大手倒是依旧没有放开，只是越过她看向坐在椅子上的小狼孩，得意的勾了一下薄唇，也不看看自己站在谁的地盘上，霸着谁的女人。

小狼孩绷着脸，虽然他并不明白童瞳和谭骥炎之间的关系，可是却也明白眼前这个具有压迫的男人和童瞳之间有自己插不进去的地方，小狼孩放在桌子上的小手用力的握紧成了小拳头，用力的盯着炫耀的谭骥炎，眼中满是战斗的炽热火光。

可是习惯了手脚并用，突然这样被童瞳教导着只能用两只脚，所以小狼孩是非常的不习惯，也很难保持身体的平衡，所以在回头和谭骥炎对峙之后，身体太过于向着一边倾斜。

察觉到了小狼孩那坐姿，谭骥炎冷沉多时的脸上缓缓的露出胜利的浅笑，甚至连黑眸里都染上了淡淡的笑意，而小狼孩则是诧异的看着谭骥炎突然露出这样的表情，不但没有感觉到放心，反而有着更加深沉的压迫，结果一个用力，砰的一下，原本坐在椅子上的小狼孩终于因为身体倾斜幅度过大，而又不会用手稳住身体，直接连人带椅子倒了下来。

动作迅速的，双手双脚快速的跃到了一旁，才没有被椅子给砸到，可是听到谭骥炎那毫不掩饰的嘲笑声，小狼孩愤怒的发出呜呜的声音，心头却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眼前这个强大却讨厌的男人一旦笑起来就更加危险。

“小家伙？”童瞳快速的回头看着摔倒的小狼孩，发现他正用无比愤怒的目光，却又带着几分隐忍，只是死死的瞪着谭骥炎，果真，童瞳一回头就发现谭骥炎在毫不客气的嘲笑着摔倒的小家伙，让童瞳不由嗔怒的瞪了一眼谭骥炎，在他的腰上掐了一下，“还不快去换衣服。”

大获全胜之下，谭骥炎宛若胜利的王者，最后又看了一眼嗷嗷叫的小狼孩，然后转过身，高傲的迈开步子，一步一步沉稳的向着卧房走了过去。如果可能，小狼孩很想就这样扑过去，可是看着谭骥炎走路的姿势，小狼孩低头看了看自己双手双脚落在地上，虽然并不知道自己这样有什么错，可是再看着走过来要抱起自己的童瞳，小狼孩也发现了自己之前的姿势是错误的，所以那个强大的男人却用那样让人看着不舒服的眼神看着自己，让小狼孩有种被冒犯被轻视的愤怒。

嗷嗷两声，小狼孩避开了童瞳伸过来的手，低头看着自己落在地上的手，然后慢慢的抬起一只手，身体立刻失去平衡的晃荡着，可是小狼孩却还是将抬起的手抓住了童瞳的腿，然后另一只手扶住一旁倒下的椅子，慢慢的，颤悠悠的站直着身体。

虽然这个过程在普通人看来非常的简单，可是对于已经多年习惯手脚并用的小狼孩而言，这个站立的动作不但困难，而且非常非常的不习惯，他一点一点的站直着身体，可是踉跄之下，双手突然抱住了童瞳的腿这才避免了再次摔倒。

这样？小狼孩停下了动作，因为站直了身体，所以此刻他的手是抱在童瞳的腰上，仰起头，小狼孩看着童瞳，脑海里回响起刚刚谭骥炎抱着童瞳的动作，小狼孩突然找到了这样站立的好处，他可以在站着的同时，还可以抱着她，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只能蜷缩她的腿边蹭蹭，比起那样，这样的姿势更加的亲密，所以小狼孩终于找到了站立的动力。换了一件干净的衬衫，谭骥炎站在卧房门口，看着慢悠悠尝试着站立起来的小男孩，黑眸幽沉而复杂，对于一个在森林里生活了这么多年的狼孩而言，突然放弃双手，而选择站立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可是这个小家伙竟然在短短一天不到的时间，不需要人逼迫，而是自己学着站立，果真是非常的聪明，领悟力极高，可是当谭骥炎看见小狼孩双手紧紧的抱着童瞳的腰，甚至将脸贴在了她的小腹上时，刹那，什么欣赏都抛到了九霄云外。

“小瞳，吃饭！”谭骥炎黑着脸，大步的走了过来，甚至刻意的挑了挑眉梢，看了看站的晃荡的小狼孩，然后显示着自己强劲有力的修长双腿。

小狼孩再次对上谭骥炎不屑的目光，暗黑的眼睛沉了沉，可是没有再和以前一样发出呜呜声，只是在心头下定决心，之后一定要比这个男人走的更加稳！

谭骥炎扶起椅子，然后将枯着童瞳的小狼孩直接抱坐在了椅子上，而童瞳也坐到了一旁，一家三口开始吃饭，因为考虑都小狼孩根本不会用筷子勺子，所以童瞳体贴的将馒头和切成了片的酱牛肉放到了他面前，一旁还有一个小碗，盛了一些米饭，童瞳准备先让小狼孩学会用手抓东西吃，自己再用勺子喂他吃一些，慢慢的让他学会吃饭的姿势。

比起森林里的野果和那满是血腥味的生肉，柔软香甜的馒头和味道十足的酱牛肉可谓是让人能将是舌头都吞掉的美食，有那么一瞬间，小狼孩几乎想要如同过去吃东西一般扑过去，可是下意识的，他将目光看向一旁的谭骥炎。

谭骥炎的用餐礼仪是非常的优雅，这不是半路出家去刻意学的，身为真正的军政世家，贵族子弟，谭骥炎从小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所以举手投足之间都泛着一股稳健的尊贵和优雅，手里的筷子夹着菜，不时的也将菜放到童瞳的

碗里。

小狼孩疑惑的看着谭骥炎手里那酷似树枝的东西，然后又看了看童瞳手里，虽然不太明白为什么用要，可是却也知道他们那样是对的，心情有些的失落，小狼孩那总是闪烁着坚毅光芒的眼睛此刻晦暗了许多，他忽然发现这里和自己待了那么多年的地方有着很大很大的不同。

可是当用手抓着馒头放到了口中吃了起来，这样柔软的口感，再加上酱牛肉那微辣的味道，小狼孩脸上闪烁着惊奇，吃东西的速度不由的加快着，可是突然听到一声带着嘲讽的笑声，小狼孩怔了一下，然后即使这口中的食物多么的美味，小狼孩却慢慢的吃着慢慢的咀嚼着，他不会输给这个男人！

谭骥炎看着盯着小狼孩不转眼的童瞳，直接的在她额头上敲了一下，“吃饭。”

一餐饭终于有惊无险的吃完，而最后小狼孩也被童瞳用勺子喂着吃了一些米饭和汤，谭骥炎直接收拾着碗筷。

“小家伙，这里是你的房间，这是床，睡觉的。”童瞳将小狼孩带到了客房里，掀开了被子，然后笑着拍了拍柔软的床，将小狼孩抱上了床。“睡觉。”童瞳一手落在小狼孩的眼睛上，睫毛很长，刮到了掌心里，让童瞳心头也柔软下来，低头在小狼孩的脸上再次亲了一下，温柔的开口，“睡觉。”

柔软的被子和山洞的那些枯草和树叶根本是天壤之别，小狼孩顺从的闭上眼睛，蜷缩着身体，安静着一动不动着。

等了片刻之后，童瞳这才拿开手，又给小狼孩掖了一下被子，刚起身准备离开，坐了那么长时间的飞机，童瞳也很累了。

可是童瞳这边刚站起身来，原本安静睡在床上的小狼孩立刻睁开眼，一双曜石般的眸子紧张的盯着童瞳，而随着童瞳向着门口走过去时，小狼孩越来越不安，踢开床上的被子，甚至顾不得童瞳教导的站立，双手双脚并用的从床一跃而起落在了地上。

“小家伙，睡觉。”童瞳无奈的叹息一声，可是对上小狼孩那似乎要被抛弃的眼神，便怎么也狠不下心来，只能再次折返的将小狼孩给送到了床上，可是这一次，童瞳刚起身，小狼孩立刻睁开眼，再次盯着童瞳，只要她一迈开步子，小狼孩立刻会跟过来。

“睡觉，不许起来！”加重了一些语调，童瞳收敛了笑容，板着脸，然后再次的起身，而床上睁着眼的小狼孩刚想要动，可是一对上童瞳那严肃的目光，心里头有些的难受，可是却也不敢再动。

黑脸的角色还是应该让谭骥炎来扮演，童瞳虽然心头有些的不忍，可是却也知道必须让小狼孩改变以前所有的习惯，所以还是没有回头的走出了卧房，关上门，刚刚那严肃的小脸立刻转为了担心，隔着客房的门仔细的听着。虽然房间里的声响不大，可是童瞳还是听出来了，小家伙从床上跳下来，然后又是手脚并用的冲到了门边，发出呜呜的叫声，一只手还在不停的抓着门。

童瞳听着那闷闷地抓门声，只感觉那声音是抓在自己心头上一般，有些的酸涩，听了片刻，感觉到小狼孩的声音越来念悲鸣，无奈的打开门，而小狼孩立刻冲了出来，扑到了童瞳的腿边。

不能心软！童瞳板着脸，对上小狼孩怯怯的抬起头的目光时，脸上表情更加的冷淡，一手指着不远处的床，“睡觉。”

可是小狼孩却抓住童瞳的腿却不松开，让童瞳不由的蹲下身来，直接的将自己的腿从他的手中抽开，而突然失去了童瞳，小狼孩发出呜呜的声音，那原本英俊的小脸上有着不可置信的伤心。

心头一软，可是童瞳却还是抱起小狼孩走向隔壁的主卧室，指了指床，“睡觉。”然后又抱着小狼孩回到客房将他再次放到了床上，盖好被子，声音严厉，眼神更是失去了一贯的柔和，而显得冰冷，“睡觉！”

也不知道是不是明白童瞳的意思了，小狼孩这一次蜷缩在床上，并没有再因为童瞳的起身而跳下床，似乎是知道自己要在这里睡觉，而童瞳是在隔壁睡觉。

呼！童瞳终于松了一口气，再次的关上卧房的门，然后不放心的在门边听了一下，确定没有什么动静，这才带着满身的疲惫和已经洗好碗的谭骥炎一起向着卧房走了过去，两个人都有些的累了。

“谭骥炎，你说给小家伙取个什么名字？”靠在谭骥炎的怀抱里，童瞳开始思索着给小家伙取名字，“叫谭什么好？”

脑海里，因为小家伙是从森林里带回来的狼孩，取名无力的童瞳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谭狼，然后谭骥炎嘴角抽搐了一下，看着睁大眼睛，眼巴巴瞅着自己的童瞳，干咳了两声，“我们家不需要昆虫。”螳螂？怎么不去弹棉花。“谭情？”童瞳否定了某个昆虫的名字之后，因为语言的习惯再次想到四字成语谈情说爱。

“太女气。”弹琴？谭骥炎只感觉明明谭这个姓还是不错的，怎么到了童瞳这里就成了千奇百怪的名字。

“谭天？”谈天说地，比起前几个名字，童瞳感觉这个总算不错了。

“爷爷名字里有天。”谭骥炎再次的否定。

“那叫谭什么？谭心？谭骥炎，这个怎么样，心肝宝贝的意思，多好…

…呃，算了，我继续想。”吞了吞口水，看着谭骥炎脸色越来越黑，童瞳立刻知趣的将心肝宝贝四个字叉叉了，心里头嘀咕了一声小气。谭骥炎看着皱着眉头努力思索的童瞳，黑眸沉了一下，开口道：“谭远。”窝意有多远滚多远，那让个小鬼霸着小瞳。

“不要，远这个字听起来不舒服。”童瞳摇摇头，忽然听到轻微的开门声，不由的坐直了身体，而谭骥炎也听到了，虽然声音很是轻微。

客房门口，努力了许久的小狼孩终于扶着墙壁站起身来，学着之前童瞳开门的动作，将一只手放在门锁上，然后用

力的压下，原本关上的门终于露出了一条缝隙，而不习惯站立的小狼孩原本想要将双手放到地上，可是想到了童瞳，然后又想到了谭骥炎那走路的姿势，小狼孩双手扶着墙，一步一步艰难的向着门外挪移着。

一步一步，不敢发出太大的声音，不敢和刚刚开门一样将主卧房的门打开，所以终于挪到门口的小狼孩蜷缩在了门边，感觉到童瞳就在一门之隔的里面，终于安下心来。

童瞳仔细听了片刻，直接的掀开被子下床，然后打开卧房的门，而刚蜷缩着身体躺下的小狼孩突然听到开门声，惊吓的一愣，快速的回头看向童瞳，对上她那有些怒气的目光，刚刚一刹那的喜悦消失了，一双黑黑的眼睛里有着坚定，也有着一丝可怜的委屈，只是依旧抬着头看着童瞳，想要如同之前一般靠近蹭蹭她的腿，可是却又不敢，只能这样如同受了委屈，却又倔强的不低头的小男孩。

谭骥炎倒没有起来，颀长的身体慵懒的半靠在床上，凤眸染笑的看着卧房门口的小狼孩，这小家伙竟然会开门，倒真的出乎谭骥炎的预料，不过看得出小瞳被气的不轻，所以谭骥炎自然是带着几分的惬意挑衅的看着被训的小家伙。

察觉到谭骥炎的目光，小狼孩虽然很想要和往常一样呜呜几声警告他，可是此刻，对上童瞳那没有了笑容，显得冰冷冷的脸，小狼孩便丝毫不敢动了，只是那帅气俊朗的小脸上行表情更加的可怜。“和你说了，要去床上睡觉，谁让你趴在这里的！”童瞳蹲下身来，看着想要凑过来的小家伙，板着小脸冷声训斥着，指了指身后的大床，“看到谭骥炎没有，要在床上睡觉，不准睡地上！”

可是他不要一个人睡觉！小狼孩嗷嗷两声，他很想要说明自己的想法，可是出口的却依旧是含混不清的吼声，让小狼孩原本还黑亮的眼睛一点一点的黯淡无光，他已经渐渐明白自己和身边人的不同。

看到突然蔫了小狼孩，那一双眼睛即使在面对当初黑狼的时候也是闪烁着坚韧不屈的光芒，可是此刻却晦暗无光，童瞳突然感觉到一阵不舍，心里酸酸的，抬手将狼孩给搂到了怀抱里，“好了，今天就一起睡，下一次不准趴地上睡。”

虽然不知道童瞳说了什么，可是突然被童瞳搂住，小狼孩那原本失望的眼睛再次的染上了光芒，兴奋的嗷嗷两声，然后快速的在童瞳的脸颊上舔舐着，小小的身体也在她怀抱里拱了拱，那样沉重的感觉比起挨饿受伤更加的难受，不过此刻都消失了，让小狼孩感觉自己似乎可以飞起来一般。

“小瞳，我不和陌生人睡！”谭骥炎看着抱着小狼孩进来的童瞳，刚刚还得意的表情此刻消失的无影无踪，他口中的陌生人自然是指眼前的小狼孩。呃，这一点自己倒是忘记了，谭骥炎平常都很少和人有肢体接触，冷的如同冰山一般，让他突然和一个小孩子睡，他肯定不习惯。皱着眉头，童瞳看了看不高兴的谭骥炎，再看了看怀抱里固执的看着自己，可是那眼神却显得委屈的小狼孩，终于叹息一声，“我和小家伙去客房睡。”

刹那，谭骥炎的峻脸又黑了几分，而小狼孩虽然并不理解童瞳说了什么，不过看到谭骥炎那冰冷冷的脸，小狼孩思索了一下，然后得意的靠着童瞳。“睡这里，这小鬼丢到床里边去！”谭骥炎不甘心的退步，越看眼前的小狼孩越感觉到不舒坦，尤其是这个小鬼虽然听不到小瞳的话，可是那得意的挑着眉头的表情，让谭骥炎额头上青筋一跳一跳的凸起。

“行。”童瞳笑着开口，然后快速的将小狼孩放到了床里侧，可惜她刚要躺下，谭骥炎却已经抱住童瞳，将她放到了床外侧，自己睡到了中间，用自己颀长的身躯直接隔断童瞳和自己身后这小鬼的距离。小狼孩只感觉眼前一花，童瞳却已经不见了，取而代之的一个宽阔壮实的后背，皱了皱眉头，小爪子挠上了谭骥炎的背。“小鬼，不想睡就去隔壁睡觉！”谭骥炎快速的转过身来，一字一字从牙缝里挤了出来，峻冷的黑眸危险十足外加醋意十足的瞪着眼前的小狼孩。沉默着，明显的能感觉到眼前危险的气息，小狼孩看了看自己的手，再看了看谭骥炎那结实的身躯，黑眸里燃烧着怒火，可是最终却隐忍的熄灭了，沉淀为一股坚韧不屈的精神，自己一定会打败眼前这个人！

“不错的眼神，可惜太嫩了一点。”冷哼一声，丝毫不在乎眼前小狼孩的眼神，谭骥炎冷冷的勾了一下嘴角，然后啪的一声，曲的手指弹在了小狼孩的额头上，冷酷的丢下两个字，“睡觉。”

谭骥炎然后再次背过身，将睡在床外侧的童瞳给揽到了怀抱里，虽然很是不满意，可是比起让小瞳带着这小鬼去客房睡，或者小瞳抱着这小鬼睡觉，谭骥炎感觉这是最好的选择。

童瞳是很累的，毕竟之前受了伤，流了不少血，那一番激烈的打斗加上十多个小时的飞机，此刻闭上眼就立刻蜷缩在谭骥炎的怀抱里沉沉的睡着了。算是一家三口同床而眠，当然最小的那一只此刻很可怜的睡在床里侧，谭骥炎是侧身搂着童瞳睡着，所以对最小的这一只而言，眼前就是一座高高的背脊山，不要说碰到童瞳了，连看都看不到。

—分隔线—

谭骥炎睡了差不多三个小时就醒了，抬头看了一眼窗户外的金色光芒，估计至少是下午五点了，黑眸幽沉的看着怀抱里依旧睡的香甜的童瞳，谭骥炎那原本冷峻的脸庞柔软下来，低头轻轻的吻落在了童瞳的唇上，慢慢的碾磨着，舌尖描绘着她樱唇上的线条。

“唔唔。”睡的正舒服，慢慢的不能呼吸之下，童瞳不由的难受的吱唔着，偏过头要避开谭骥炎的唇，小脸上眉头皱了起来，很是不满意睡觉被打扰。

谭骥炎记得最开始的时候自己只要稍微有点动作，童瞳肯定会从睡梦了惊醒，那是一种本能的警觉和敏锐，可是如今，看着童瞳那被吻的有些红肿的唇，再看着她依旧睡的香甜的模样，谭骥炎知道童瞳对自己已经没有了任何的防备。

刚想要加深这个吻，突然身后有了动静，谭骥炎猛然的想起床上还有一个第三者，刚回过头，而已经惊醒的小狼孩在听到童瞳发出的那种难受的声音时已经戒备起来了，虽然他依旧有些忌惮谭骥炎，可是却还是向着谭骥炎扑了过来，而此时谭骥炎正好回头。

眼对眼，鼻对鼻，谭骥炎双手迅速的接住扑到自己身上龇牙的小狼孩，而小狼孩此刻目光则是看了一眼童瞳，发现她并没有受伤之后，于是也将头转过来了，盯着谭骥炎警告着，喉咙里发出呜呜的声音。“不许吵醒小瞳。”谭骥炎眉头

一皱，不过声音却本能的压的很低，一手迅速的捂住了小狼孩的嘴，而原本还被他抱着的小狼孩此刻直接的趴到了谭骥炎的胸膛上，看起来倒像是父子一般的亲密，当然忽略他们彼此对望对方的那不顺眼的视线除外。

嘴巴上多了一个厚实的手掌，小狼孩厌恶的一皱眉头，而谭骥炎也感觉到了掌心的湿润的气息，然后小狼孩低头看着自己嘴巴上的手，谭骥炎抬头看着捂住小狼孩的手，然后彼此对望一眼，刷的一下，各自都嫌恶的避开，谭骥炎迅速的抽回手，小狼孩则是用力的在被子上蹭了蹭嘴巴。“谭宸，你的名字。”谭骥炎侧过身抽过纸巾擦了一下手掌，然后再次沉声的开口，语速放慢了一点，指着小狼孩，“谭宸。”

不明白这两个字的涵义，谭宸直接无视谭骥炎，此刻已经坐起身来，目光眷恋的看着睡着的童瞳，原本一觉醒来，陌生的环境带来的不安感觉此刻都消失殆尽。

“看也没有用，这是我的女人！”谭骥炎从没有发现自己竟然如此的幼稚，也坐起身来，冷声一声宣誓着童瞳的所有权。可惜对谭宸而言，谭骥炎的气势再强盛，他只是有些忌惮，但是却丝毫不害怕，或许这就是初生牛犊不怕虎，而谭骥炎警告的话，对谭宸而言那根本就是听不懂的音节，所以直接无视，而谭骥炎也察觉到了这一点，所以也就懒得再开口，于是一大一小的两只都坐在床上，双双沉默着，视线都落在童瞳的身上。

饶是童瞳睡的再安稳，四道视线火辣辣的盯着自己，童瞳也不得不从睡梦里转醒，黑黑的睫毛眨巴着动了动，小脸因为睡眠不足而有些的不满意，皱着小鼻子，努了努嘴巴，如同栖息在花瓣上被惊醒的蝴蝶，然后终于睁开那迷蒙的双眼，笑容从嘴角浮现到了脸上。

“你们盯着我做什么？”童瞳疑惑不解的揉了揉眼睛，然后看着眼前一大一小的两个男人，虽然说有些不同，谭骥炎更加的冷酷峻寒，而谭宸面容要精致一些，可是从眼神到表情却是十足的相似，不知道的还以为这两只绝对是父子两人。

怡然园这里没有小孩子的衣服，而谭宸比蓝亦个子要高一些，虽然看起来也是有点清瘦，不过倒不是瘦弱无力，反而一种精瘦干练的感觉，毕竟在森林里那么多年，虽然营养不良，可是力气却还是有的，童瞳决定带谭宸去商场买衣服。

“已经磨蹭十五分钟了。”童瞳无奈的站在门口看着对峙的一大一小两个男人，童瞳是想要抱谭宸出去的，毕竟他现在连基本的站立都不能，更不用说走路了，可是童瞳肩膀上的伤口有些严重，谭骥炎自然不可能让她抱着谭宸，即使童瞳身上的伤好了，谭骥炎也绝对不可能答应。可是问题是谭宸有些抵触谭骥炎，也不愿意让他抱着，而谭骥炎同样不想抱着谭宸，可是连睡觉都要守在童瞳的门边，自然不可能像谭骥炎提议的那样将谭宸放在家里。

“好了，我一个人出去，你们两留在家里。”童瞳已经不愿意再僵持在大门口看着这一大一小两只大眼瞪小眼。

“不行！”谭骥炎立刻否决。

“嗷嗷！”谭宸同样否决。

“谭骥炎抱着谭宸出门。”童瞳一手叉腰，一手指使着谭骥炎，然后对上谭宸那不愿意的脸庞，哼哼一声，“不许抗议，让谭骥炎抱着你，否则你待家里！”

终于，一家三口出门，童瞳看了看谭骥炎表情僵硬的谭骥炎，再看了看他怀抱里同样如同吃了苍蝇一般绷着小脸的谭宸，无奈的对着晚霞的天空翻了个白眼，他们有必要弄的像是生死仇人一般吗?

电梯运行时，突然失重的感觉之下，谭宸身体倏地绷紧，下意识的靠近了谭骥炎，而察觉到他不安的谭骥炎则是非常不厚道的撇了一下嘴角，挑着眉梢不屑的看着谭宸。

被嘲笑了，虽然此刻的谭宸并不知道该怎么运用这个词，可是他能清楚的辨认出谭骥炎的眼神是非常非常让他不舒服的，那种轻蔑，如同当初在森林里黑狼看见自己时的眼光一样，于是谭宸看了看谭骥炎，然后直接的张开口一口咬在了他的脖子上，当然不会咬的很重，只是磨了磨尖锐的牙齿，警告谭骥炎，即使他再强大，自己也不怕。

突然看到这一幕的童瞳是有些心惊的，脸色苍白一变，“谭宸，松口！”

话音落下的同时，已经快速的将谭宸拉了开来，童瞳目光担心的看向谭骥炎的脖子，毕竟谭宸还是个狼孩，离开森林才两天，而且不管是人还是动物都知道脖子是最薄弱的地方，不过看到谭骥炎的脖子上除了糊上了口水之外，并没有咬破皮，甚至都没有红，童瞳这才安下心来。谭宸被童瞳推开的那一刹那，目光呆愣愣的，似乎有什么从心底破碎了一般，在森林的时候，他没有忘记当黑狼龇着利牙向着自己扑过来时，是童瞳宛若天降一般抱住了自己，那样柔软的身体，然后是弥漫的血腥味，他在童瞳的怀抱里清楚的看到她的肩膀被黑狼的牙齿给撕下了一块肉，鲜血淋漓，可是她却如同不会痛一般，依旧将自己护在了身后。再后来，当黑狼临死之前将自己狠狠的甩到了半空里时，那个时候谭宸知道自己会死亡，如同那些被咬死的猎物一般，可是却又是童瞳从半空里接住了他的身体，双臂牢牢的护着他，然后掉在了地上，自己没有受伤，可是他却看见童瞳的嘴角有着血迹流淌出来，那一刻谭宸宁愿被摔的人是自己。

这一刻，谭宸不知道是怎么了，却感觉胸口处似乎有什么啃咬着，撕扯着，很痛恨痛，让他几乎压抑不住的想要哀嚎，可是最终却如同斗败的小兽人一般耷拉下头颅。

“我没事，谭宸知道轻重。”说起来也是奇怪，当谭宸咬在自己脖子上的时候，谭骥炎并没有一点的害怕，虽然他直到现在看怀抱里的谭宸依旧不顺眼，可是那种笃定的感觉，让谭骥炎知道谭宸不会咬伤自己。“不过帮我擦一下。”谭骥炎看着低头拿纸巾的童瞳，然后凤眸转向怀抱里似乎失去了力量的谭宸，冷声一哼，沉着峻脸，一手不重的拍在了谭宸的后脑勺上。

倏地一下，原本已经失落而难受的谭宸瞬间抬起了头，盯着谭骥炎的黑眸泛着火光，熠熠的宛若烈焰一般，就是他害的自己被讨厌了。“记住，不要将口水糊到我脖子上，还有也不准亲小瞳！”谭骥炎指了指脖子，然后有手指揩了一

下，嫌恶的皱着眉头，接过童瞳手里的纸巾擦着脖子和手指。

“谭宸，没有关系，下一次继续。”童瞳被谭骥炎那嫌恶的表情逗乐了，快速的搂过他怀抱里的谭宸，迅速的在他的脸上亲了一下，“不过要记住，只可以亲，不可以咬。”

“小瞳！”公开当着自己的面调戏另一个男人，虽然还是个小男人！可是谭骥炎依旧不满的看着童瞳，一字一字的磨着牙齿开口，“不许亲其他男人！”

“谭骥炎，你不用这么小气吧，谭宸还不算男人吧？”童瞳挫败的看着黑着脸的谭骥炎，目光不由自主的向着谭宸的腿间瞄了过去，这根本就是个孩子。

几乎在同时时间，身为雄性的本能，谭宸倏地一下夹紧了腿，而谭骥炎更是气的脸色铁青，直接侧过身，用自己的身体挡住童瞳乱瞄的视线，“你看哪里！”

“这有什么啊，之前在飞机上我还帮谭宸擦……了……身。”童瞳的声音越来越弱，叮的一声，电梯门打开，童瞳第一时间冲了出去，反正谭宸也不怕谭骥炎身上那冰冷冷的低气压。

“以后我给谭宸洗操！”谭骥炎抱着谭宸大步追了过来，火大的瞅着童瞳丢出决定，以后绝对要禁止小瞳和谭宸接近。

“原来你很喜欢谭宸嘛。”童瞳笑眯眯的点了点头，打开车门走了进去，瞄了一眼脸色似乎更难看的谭骥炎，不由好笑的摇着头，“谭骥炎，你真是别扭，你喜欢谭宸就喜欢，干嘛像是那些毛头小子一样，偏偏越喜欢越是欺负。”

她哪只眼睛看到自己喜欢谭宸了？谭骥炎已经被气的无语了，抬手直接在童瞳的额头上敲了一下，“坐好。”

揉了揉被敲的额头，童瞳委屈的哼哼着，关上车门，担心谭宸害怕坐车，所以将他抱坐在腿上，“以后谭宸长大了一定要坦诚，不要学谭骥炎这样言不由衷，知道吗？”

原本以为童瞳已经讨厌自己了，可是此刻再次被童瞳抱在了怀里，谭宸不解的看着她，依旧是楚楚笑靥的面容，眼神清澈而柔和，很是温暖，谭宸虽然不知道童瞳在说些什么，不过还是顺从的靠在了她的身上，小手环住了童瞳的脖子。

瞄了一眼后座上亲密的两个人，谭骥炎已经不想浪费口水了，直接发动了汽车向着商场飞驰而去。

｜派派小说后花园iliiemoon手打，转载请注明｜http://www.paipai.fm

155章 有仇必报

车窗外亮起了路灯，很多汽车呼啸的飞驰着马路上，谭骥炎虽然说不是很“喜欢”谭宸，不过倒也将车速放的了下来，车子开的很稳，几乎没有什么颠簸，可是谭宸依旧有些的不安，但是即使如此，谭宸却绷着小脸沉默着，虽然只有六七岁的光景，这份隐忍和镇定倒让谭骥炎有些欣赏。

汽车转过弯开向了商场下的停车场，出人意料的谭骥炎却没有减速，而是突然的调转车头，车身一百八十度旋转，谭骥炎迅速的将汽车倒向停车位，然后嘎吱一声踩上了刹车，汽车倏地一下停了下来，轮胎剧烈的摩擦着地面，而车子里的人因为惯性也向前倾斜了一下。

对于习惯了坐车甚至开快车的童瞳而言，这样的情况早已经习以为常，所以用手扶了一下就稳住了身体，可是谭宸却因为这样的惊吓而猛的白了英俊的小脸，那之前的镇定被击破。

谭骥炎回头，慵懒懒的扯了一下嘴角，然后看向被吓倒的谭宸，怒火再次在黑黑的眼睛里燃烧着，谭宸虽然并不清楚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可是对上谭骥炎那一张峻脸，谭宸知道都是他做出来的，板着小脸，飞扬的小眉头紧紧的皱成一团，愤怒的迎接着谭骥炎看过来的视线，口中发出嗷嗷的声音。

童瞳看着被欺负的谭宸，不满的看向谭骥炎，脱口而出，“谭宸，咬他！”

谭骥炎表情一僵，小瞳这孩子真的越来越不长记性了，和谭宸相处才不到两天，竟然就倒戈相向了！

呃，被谭骥炎看的后背直发冷，童瞳也知道自己用词不当，谭宸已经不是狼孩了，怎么可以用咬这个字眼，所以，童瞳抱歉的看了一眼谭骥炎，心虚的笑了笑，“抱歉谭骥炎，我一时口误。”

“哼。”某个男人不满的冷哼一声，倒也大度的不计较。

“谭宸，以后不可以咬，直接用拳头打就行了。”童瞳语重心长的开口，暗自告诫自己要注意措词，让谭宸潜移默化的改变。

谭骥炎终于不再开口，已经气的说不出话来了，直接打开车门下车，然后走到后座，虽然万分的不愿意，不过还是伸过双手。

同样的，谭宸也是眉头皱了又皱，回头看了看鼓励的对着自己笑的童瞳，硬着头皮让谭骥般抱住自己，暗自下定决心一定要学会走路。

跟在两人身后，看着身影颀长，面容峻朗的谭骥炎，再看着英俊可爱的小谭宸，童瞳突然感觉心头无比的温暖，感慨的低喃，“这像是一对感情极好的父子！”

谭骥炎上台阶的脚步一个踉跄，而被他抱住的谭宸以为又是谭骥炎故意吓自己，龇着牙，发出低低的警告声。

抱着谭宸的手臂用力的收紧了几分，谭骥炎冷眼扫了过去，而谭宸被勒的有点痛，可是却依旧固执的瞪着谭骥炎，互相都不退让！

“走吧，谭骥炎，我们先去童装部！”童瞳笑着挽住谭骥炎的另一只胳膊，然后回给谭宸一个笑容，“真乖。”

小瞳哪只眼睛看到这个对着自己一直低吼的小鬼乖巧了！而谭宸则是将目光看向童瞳挽着谭骥炎手臂的手上，不知

道在想什么。

“等你长大了，会走路再说。”虽然是相看生厌，可是谭骥炎却诡异的就是能看明白谭宸心里的意思。

虽然谭宸这一张小脸和谭骥炎一样一直都是面无比表情，看起来一个是冰山大酷男，一个是冰山小王子，可是谭骥炎偏偏就能明白不会说话的谭宸心头的想法。

而同样的，谭宸即使还听不懂语言，可是他也明白谭骥炎话里的鄙夷，然后一扭头，再次坚定了要学会走路的念头，然后将童瞳拐到森林里去！

童瞳不爱逛街的，以前在行动组，独来独往，甚至很少和普通人接触，出行就意味着可能遇到危险，所以童瞳一贯都是除了必备的生活必需品，很少去街上，买的最多的也就是食材，可是今天当到了童装部，看到那些可爱的小衣服之后，童瞳两眼立刻冒出了精光，直接松开谭骥炎的手奔了过去。

几乎是同时，谭骥炎和谭宸对望一眼，然后再转头看向已经跑到专柜的童瞳，一大一小两个男人打了寒颤，莫名的有种危机感。

“谭骥炎，你说这件黑色的小外套怎么样？是棉的，穿的很舒服，而且款式好酷哦，谭宸穿起来一定好看。”童瞳兴奋的拿起一件黑色的加长版外套，双排扣，袖口有金色的袖扣，束腰的款型，看起来是仿欧式风格的礼服设计的。

“还不错……”谭骥炎这边刚要接过话，却见童瞳又拿起一件灰色的v字领毛衣，噼里啪啦的截断谭骥炎没有说完的话，“谭骥炎，这一件呢？现在还有些冷，放在里面穿，等天热了，毛衣里面就穿一件衬衫。”

谭骥炎终于明白过来，童瞳根本就是在自言自语，喊他的名字只不过是习惯而已，她根本不需要自己的意见。

第一次来商场，谭宸看了看琳琅满目的四周，再看了看不停穿梭在货架中间的童瞳，虽然他并不明白，不过看着童瞳脸上的笑容，谭宸也安静下来，虽然他真的不习惯商场这样的吵闹。

刷刷的，一共选了五套衣服，童瞳转过身看向站在一旁的谭骥炎和他怀抱里的谭宸，“我抱谭宸进去试穿。”

“我来！”谭骥炎绝对会杜绝童瞳可能见到其他男人身体的一切机会，看了一眼童瞳身后售货员手里那一大堆衣服，无比同情的看了一眼还不知道灾难已经来临的谭宸，抱着他走进了试衣间。

自己除了给小瞳穿过衣服后还真没有给其他人这样服务过，果真这个小鬼就是来折磨自己的，谭骥炎冷着峻脸，蹲下身给坐在椅子上的谭宸脱下鞋子和裤子，然后换上童瞳选的蓝色牛仔裤，然后又给他换上了外套，一手抱起谭宸，将衣服整理好，走出了试衣间。

其实谭骥炎不习惯，谭宸就更加不习惯，在森林里这么多年，虽然冬天的时候冷的直抖，可是谭宸都是光着身体的，突然在身上多了衣服，只感觉很是累赘，尤其是腰间总有些被勒住的感觉，而且谭骥炎换衣服并不熟练，所以他的手自然也就碰到谭宸的肌肤，这让谭宸更加的难受，可是想到童瞳那样的笑容，谭宸于是忍了。

“夫人，小公子这样穿真的很帅气。”专柜的小姐立刻笑盈盈的开口，赞美着被谭骥炎抱出来的谭宸，虽然有些疑惑为什么这个孩子从头到尾都是被抱着，而起没有说过一句话，只当是父母溺爱孩子。

“嗯，嗯。”童瞳也不吝啬微笑致谢着赞美谭宸的专柜小姐，仔细的看了看，原本谭宸就长的非常英俊，浓眉大眼，五官俊朗，肤色很白，而他偏偏和谭骥炎一样习惯冷着黑眸，所以看起来如同酷酷的小王子，让人忍不住的想要逗弄，此刻换上了合身的衣服，在冷峻的气质里又带着几分的优雅贵气。

“谭骥炎，再把这一套换上。”非常满意自己的目光，童瞳再次递了一套衣服给谭骥炎，然后等他们两进了试衣间，继续在专柜这边搜寻着，看看有没有适合谭宸的衣服。

时间一点一点的过去，这些精品专柜都有送货上门服务，所以避免了谭骥炎要抱着谭宸还拎着衣服的悲惨局面，可是在逛了两个小时之后，已经不知道给谭宸换了多少套衣服，谭骥炎已经麻木了，谭宸同样是麻木了。

“你们累吗？”当依旧兴致高昂的童瞳带着笑容回头，熠熠的目光询问的看向身后的一大一小的两个男人时，刹那，谭骥炎站直了身体，神色冷然的摇摇头，而谭宸也一扫眼中的麻木，睁大了黑黑的眼睛，一副自己精神很足的模样。

“那我们再逛几家！”童瞳高兴的再次向前面的专柜进军，她如果转过头便能看见，谭骥炎此刻正鄙夷的看着谭宸，这小鬼如果刚刚露出累的神色，小瞳一定就会回家了，而不是继续这样被无数的顾客和专柜小姐当猩猩一样看着继续逛街。

而谭宸同样是疑惑外加鄙视的目光看着谭骥炎，刚刚在试衣间里，这个男人那冰冷的脸上分明是有着不耐烦，可是刚刚却露出一种轻松的表情。

这些童装专柜很多都是国外的品牌，也有一些国内知名设计师设计的品牌，一件名牌的儿童衬衫就一千多块，再搭配上裤子，鞋子和外套，四五千就不见了，而童瞳对金钱其实也没有多少概念，六七个专柜逛下来，谭骥炎的金卡就刷的呼呼的，整个商场童装这一层都知道来了大主顾。

而到了杜嘉班纳童装专柜，童瞳看中了一套限量版的深蓝色牛仔裤和搭配的米白色小衬衫，不知道是什么布料，摸起来如同绸缎一般的柔软，童瞳将小谭宸放在自己腿上抱着，谭骥炎刚刚去接电话了，所以童瞳只能摸着手里的衣服，而不能给谭宸换上。

“把那件背带裤拿来给我儿子试试看？”一道盛气凌人的声音传来，一个贵妇颐指气使的对着专柜小姐开口，手指向童瞳身边的童装，她身边站着一个小胖墩的男孩子。

“抱歉，夫人，这套衣服，这位小姐已经看中了。”能在这一层专柜买童装的都是有钱有权的人，专柜小姐立刻扬起笑容，用着十二分诚意对着眼前的珠光宝气的贵妇道歉着。

这是一个大概有四十来岁的中年女人，很是高大魁梧，看起来倒像是个男人，可是却偏偏化了浓妆，齐耳短发烫了

流行的玉米卷，耳环，脖子上是项链，指着衣服的手上有两枚硕大的钻石戒指，灯光之下晃着眼。

“看中了？这不是还挂着吊牌吗？拿过来，我买了。”没有想到听到这样的回答，贵妇眉头一皱，很是不满的打量了一眼童瞳，从她素白的脸，和没有任何首饰的脖子手指上扫过，然后讥笑一声，“你确定这个乡巴佬能买得起这衣服？不要站着茅坑不拉屎！给我剪下吊牌，好儿子，去试穿。”

贵妇财大气粗的从手提包里拿出钱包，然后晃了晃手里的金卡，拍在了收银台上，对着专柜小姐颐指气使的训斥着，“还愣着做什么？给我包起来，我儿子才配穿这样的衣服，就这下下巴老，穿了龙袍也不像是太子。”

“小姐，你看这？”专柜小姐转过头询问的看向童瞳，这样的事情不是第一次遇到，很多时候，为了争抢这样限量版的衣服，顾客都会吵起来，有的甚至差一点要就地叫价，不过一般都是按照先来后到的顺序，毕竟来这里消费的顾客都是得罪不起的，所以专柜小姐很希望童瞳此刻先买下来，免除纠纷。

“嗯，我要了。”童瞳是真的很喜欢这条背带裤，而且里面米白色小衬衫的布料摸起来很舒服，看了看怀抱里的谭宸，如果是以前，童瞳或许不会争，可是此刻不知道为什么她却想要将最好的东西给谭宸。

“喂，你聋子是不是？这衣服是你这个乡巴佬能摸的吗？我都说我要买了，还不放手！”贵妇脚步一个上前，然后想要将童瞳手里的衣服给夺下来，不过一旁的专柜小姐非常的机灵，身体稍微的挡了一下，正好挡住了贵妇的身体也阻止了她粗暴的动作。

而童瞳已经从包里拿出了钱包，将卡递给了专柜小姐，而专柜小姐立刻露出微笑的对着童瞳点了点头，然后转过头抱歉的看向身后脸色扭曲的贵妇，“很抱歉，夫人，这套衣服这位小姐已经先看中了，还有其他的款式都非常的漂亮，也是今年春装的新款，夫人可以看一下。”

这个乡巴佬还真的能买得起？贵妇皱着眉头，然后突然想起刚刚自己一路逛过来时，听到那些专柜小姐的议论，有钱的一家三口，可是孩子似乎不会说话也不会走路，都是抱着从试衣间出来的，而此刻，贵妇目光立刻看向被童瞳抱着的谭宸，抱着这么大一个孩子，刚刚又拉拉链又拿钱包很是不方便，如果是一般人，肯定会将孩子放下来，看来果真是个有病的孩子。

“呦，买这么贵的衣服给一个白痴儿子，还真是舍得啊，看来钱多了也扎手了，不知道这些是不是什么黑心钱，否则怎么就这么作孽生出一个白痴的儿子呢？”贵妇音调说的很大，讥讽的目光看着童瞳抱在怀抱里的谭宸，发泄着买不到衣服的恶气。

明显能感觉到眼前这个贵妇身上那股讨厌的气息，谭宸倏地绷直了身体，喉咙里发出了嗷嗷的声音，他能明锐的感觉到童瞳身上的情绪变化，一直到这个讨厌的人出现，她都是露出那样很好看的笑容，就像是自己在很冷很冷的时候，从山洞里出来，阳光照在身上那种感觉，可是此刻，谭宸能感觉到童瞳抱着自己的手用力的收紧了一些。

“呦，果真是个白痴啊，还是个不会说话的白痴，这是什么声音？狗叫吗？”贵妇哈哈大笑着，臃肿的身体因为笑容而抖动着，恶毒的挑衅着谭宸，“小白痴，再学狗叫几声来听听，虽然是个白痴，不过会狗叫也不错，以后只要到大街上叫几声，肯定有好心人丢几块钱，不会饿死的。”

专柜四周的过道上有不少的顾客，此刻都将目光看向谭宸，有奇怪的，有嫌恶的，也有同情的，小声的很身边的人议论着，指指点点的看向谭宸，毕竟大家谁也没有想到这么英俊可爱的小男孩竟然不会说话，而之前那些猜测的专柜小姐此刻也都明白过来了，这个孩子果真有缺陷。

童瞳依旧怒极反笑着，将谭宸放在沙发上坐好，向着一旁的收银台走了过来，快速的扫了一眼贵妇放在上面的银行卡，十几个数字立刻记了下来，然后童瞳将自己的卡从专柜小姐手里收了回来，放到包里时拿出手机快速的将贵妇的银行卡账号发给了谭景御。

虽然感觉有些莫名其妙，不过谭景御还是第一时间按照童瞳的短信上的要求将这个银行卡持有人名下的所有钱都冻结了，毕竟对于军情处的人而言，这只是小事一桩，只要和银行打声招呼，说是在进行机密调查，军方的事情，银行方面绝对不敢过问。

“这衣服我不要了。”童瞳出人意料的开口，然后转过走向谭宸，虽然他还是绷着酷酷的小脸，可是童瞳能感觉到他眼中的担忧，不由的对着谭宸眨了眨眼睛。

“不要了？我看你是买不起吧！”贵妇昂首挺胸的向着收银台走了过来，指了指自己的卡，“刷吧，我儿子可不是那个小白痴！儿子，我的小心肝你去试穿。”

专柜小姐将银行卡刷了一下，然后示意贵妇输入密码，可是奇怪的是显示的是交易失败，再继续，交易还是失败！

贵妇表情一变，然后从钱包里拿出另一张银行卡再次的输入密码，可惜依旧显示交易失败，贵妇脸色变得极其的难堪，而一旁和贵妇一样的小胖墩穿了背带裤走了过来，“妈，有点紧，不舒服。”

“呦，这是怎么了？没钱买，那你不要剪吊牌啊，试穿是不用给钱的，可是吊牌这一剪刀下去，别人以为这是被穿过的二手货，没有人要的。”童瞳抱着怀抱里的谭宸乐悠悠的开口，笑嘻嘻的挑着眉头看着财大气粗的贵妇，一脸的怀疑之色，“该不是这卡是你偷来的吧？”

“你说什么？我没钱？我会没有钱，我告诉你，我家可是煤老板，钱多的砸死你！”贵妇气的叫嚷起来，拿出手机快速的打了出去，“刘海德，你立刻让人给老娘送钱过来，你儿子买了衣服！”

四十多岁才有了这么一个胖墩儿子，接到电话的刘海德虽然很奇怪自己老婆怎么没有钱付账，不过还是快速的让送自己来商场。

十多分钟之后，一个和贵妇完全不同的黑瘦男人屁颠屁颠的跑了过来，看到四周围着的人，愣了一下，可是当目光

看到童瞳，刷的一下直了眼睛，比起家里的母老虎，眼前这个抱着孩子的女人那才是男人心目中的妻子人选。

“***，你看什么看，付钱！”贵妇一看自己男人那色相，再次气的直发抖，一把揪着男人的耳朵拽到了收银台前，然后挑衅的看着童瞳，“我没有钱，真是天大的笑话。”

而一旁等了十多分钟的小胖墩也是等的着急了，皱着眉头，鼓着肥肥的脸，“爸，你快一点，我还要去玩具城！”

“好，儿子，老爸现在就付钱。”男人将卡递了过去，然后输入密码，当交易失败的信息传过来时，男人彻底傻眼了，这张卡里至少有几千万那，怎么就不对了，再次输入密码，交易失败。

“刘海德，你***告诉老娘，你是不是在外面养女人了，然后被外面的小、、婊子给掏空了钱？”贵妇此刻也察觉到不对劲了，第一反应就是眼前的男人钱财被其他女人给骗走了。

“胡说什么，闭嘴！”虽然男人之前一副怕老婆的懦弱模样，可是再换了一张卡之后，依旧是这样的情况，男人大声的喝斥着贵妇，拿出手机快速的拨打了银行主任的电话，脸色越来越苍白，一滴滴冷汗落了下来，“被封了？谁封的，谁有这么大的权利，我没有得罪什么人那。”

男人傻眼了，心怦怦的跳动着，自己那四五个亿的家产怎么就突然被查封了，该打点的自己都打点了，该孝敬的也都孝敬了，而且怎么突然这样无声无息的出事了呢。

不是吧，谭三哥连这个男人的账号也给冻结了？童瞳错愕的看了一眼直抹汗的男人，和怒不可遏，已经开始骂街的贵妇，头皮麻了一下，然后抱起谭宸，自己竟然做出这么幼稚的事情，太不敢想象了！

看着站在不远处的谭骥炎，童瞳立刻抱着谭宸咚咚的小跑了过去，将谭宸塞到了谭骥炎的怀抱里，对上他的峻脸心虚一笑，摸了摸鼻子，“那个偶然犯抽了。”

“没关系。”谭骥炎大方的开口，一手抱着谭宸，一手揽过童瞳的肩膀，转身离开的瞬间，余光冷厉如霜的扫过不远处围拢的人群，黑眸深处寒光冰冷至极。

谭宸在瞬间感觉到谭骥炎南危险至极的情绪，那是比和自己在一起时，更加危险的感觉，让谭宸竟然忍不住的颤抖了一下。

再回到怡然园天已经完全黑了，因为逛了快要三个小时了，所以晚餐谭骥炎准备叫外卖送过来，不过谭景御倒是自告奋勇的接下差事。

谭景御和沐放过来时，谭骥炎正带着谭宸在浴室里洗澡，“谭三哥，那个会不会太严重了一点？”童瞳快速的走了过来对着谭景御询问，一脸的忧心忡忡。

“小丫头，放心，咱们可是真正的军政世家，那些煤老板，查封就查封了，不用担心，小丫头你这胆量要多锻炼一下，在北京城，你绝对可以八条腿横着走。”谭景御痞子味十足的笑着，加上他那纯正的京腔，十足一个横行霸道的二世祖。

“谁管那个山西煤老板，我是问你这样动用关系，会不会太严重了一点。”童瞳翻了个白眼，自己不过是担心谭三哥会不会受到处分而已，至于那倒霉的煤老板一家三口，就让他买好好的担心受怕一晚上，毕竟那么多钱突然被银行无缘无故的给冻结了。

“小丫头，原来你这么关心我！”谭景御乐了起来，一把抱着童瞳摇晃着，这丫头果真有趣。

两道不满的冷哼声同时响起，谭景御只感觉一股寒意从脚底蔓延上来，一回头，赫然对上一大一小两个男人无比严肃的目光，谭骥炎冷沉着峻脸，眼神冷厉的透着不悦，而谭宸虽然没有谭骥炎那样不怒而威的气势，可是绷着英俊的小脸，倒有有几分的架势。

“小丫头，你确定这娃不是我二哥的私生子？这表情忒像了。”谭景御对着童瞳开口，满脸的疑惑，虽然说五官倒不是很像，可是这眼神，这表情简直就是翻版。

“谭三哥，你也发现了是不是？”童瞳喜上眉梢，抓着谭景御的手，“我试验给你看。”

谭景御正期待着童瞳的试验，突然感觉脸颊上多了一道温软的触感，小丫头亲自己了？谭景御有些的呆，然后就发现刚刚只是警告不满的视线此刻却已经熊熊的燃烧起来了，而被这一大一小两个男人当成生死仇敌的人貌似正是自己。

果真很像，发怒的表情根本就是一模一样，都是皱着眉头，眼睛危险的眯着，让那原本就冷厉的目光简直锐的如同刀子一般，一大一小的两只都绷着脸，抿着唇，谭景御终于后知后觉的发现不对劲了，“小丫头，你不可以这么陷害我，我可是小放放的人！”

谭景御快速的收回童瞳肩膀上的手，然后颀长的身影直接的跃到了沐放身边，黏上他的肩膀，垮着俊脸替自己辩白，“小放放你刚刚可都看见了，是小丫头调戏轻薄我。”

早已经对谭景御的无奈习以为常了，沐放慵懒的挑了一下眉梢，似笑非笑着，直接一巴掌将黏过来的人给拍到了一旁，而见状，谭骥炎和谭宸那原本冷冰冰的表情终于软化了一些。

饭后，童瞳和沐放在客厅里教着谭宸学会站立，向着书房走过去的谭景御撞了撞谭骥炎的肩膀，嘿嘿的笑着，“二哥，我老婆和你老婆关系还真好。”

谭骥炎看了一眼客厅里的童瞳，然后冷眼看向身边笑的满足的谭景御，沉声开口，“爷爷已经注意到沐放了，你最好小心一点。”

“二哥，你看在我这么帮你的份上，你看今天小丫头一个短信过来，我立刻背负着被上级批评，以权谋私的罪名给小丫头出气，让那什么煤老板丢了这么大一个人，二哥，你不能见死不救啊。”

关上书房的门，谭景御立刻垮了下来，惨兮兮的看向走向书桌的谭骥炎，虽然不愿意承认，可是谭景御不得不承认

自己目前这一点势力根本没有法子和老爷子抗衡。

“你以为你能封得了刘海德的账号？”谭骥炎没好气的看了一眼邀功的谭景御，刘海德妻子的账号，小御倒是可以冻结，可是刘海德的资产那么多，怎么可能是他一个电话，立竿见影就给查封冻结的，真的以为刘海德平日里那些送出去的钱都是打水漂的。

“二哥你插手了？难怪呢，我还以为我权利变大了。”心虚一笑，谭景御坐在椅子上，“二哥，你这是唱的哪一出？听爷爷说最近有人在暗中针对你，这个时候，二哥你的一举一动只怕都被人给盯着。”

“前几天在饭局上有个朋友的朋友去山西投资，看中了一个县的煤矿，当时县委书记和县长给他介绍了当地一个大煤矿主的结拜兄弟给他当煤矿的矿长。”谭骥炎并没有正面回答谭景御的问题，而是突然莫名秒的说起了山西煤矿。

“那里够黑的，不过二哥朋友的朋友估计也是个人物，俗话说强龙压不过地头蛇，不过已经进山拜庙了，估计问题不大。”谭景御虽然在军情处，不过对于山西煤矿官商勾结的事情倒也有一些了解。

“不过这个拜把兄弟开出的条件是三七分成。”谭骥炎峻寒着脸庞，翻开眼前的文件。

“虽然要的高了一点，不过地头蛇自然能解决不少问题，舍不得小财换不来大财。”谭景御点了点头，忽然脑海里冒出念头，自己该不该去山西摸几把，至少赚点钱日后实在不行和小放放出国去，天高皇帝远。

“你以为以谭家的身份，你能出国？”谭骥炎直接冷着声音斩断谭景御不该有的念头，就算他赚了钱，那也不可能出国的，谭家军区身份摆在这里，谭家任何人出国都有明确的行程记录，就是为了防止可能出现间谍。

“二哥，然后呢？”谭景御撇了撇嘴巴，慵懒的靠在椅子上，二哥还真是人精，自己就这么眼珠子转一下，二哥就知道自己心头的想法。

“血本无归，三千万，三个月亏光。”谭骥炎说出答案。

“不是吧？二哥，怎么会这样？”谭景御难得坐直了身体，来了精神，虽然说山西的水很深，天很黑，可是已经拜了各路神仙，怎么会亏的这么快，三千万在山西估计就够路上跑的一辆汽车，可是对于普通人而言这可也是一笔巨款。

“你以为三七分成是什么意思？”谭骥炎终于抬起头看着嘴巴张成o型的谭景御，“投资人只能拿三成，他没有同意。”所以三个月之后亏掉了三千万回了北京。

“这也***太狠了。”投资几千万，结果投资人谁愿意只拿三成，余下的七成给别人，可是这就是山西，不答应，三千万一分都没有，谭景御看向此刻灯光之下已经专注看文件的谭骥炎，这一刻，谭景御忽然敛了慵懒的神情，二哥之所以这忙碌，不仅仅是为了谭家，为了自己，二哥在自己能力范围里尽着最大的努力在解决问题。

谭景御一想到这些政治上的复杂立刻就感觉头痛，某种程度上他和童瞳、关曜是同一种人，他们喜欢办实事，而不愿意面对这些人际关系，官场的黑暗复杂，太磨人，谭景御倒宁愿直同意网上的那些观点，贪污一百万以上，直接都枪毙，这多好啊，大家都清净了，看哪个官员敢不怕死的贪污，敢草菅人命，可惜这法律就是没有人提。

“二哥，你用得到我的地方尽管提，你忙，我不打扰。”谭景御直接溜出了书房，将这些自己想不透，也懒得想的事情都丢给谭骥炎去处理，自己还是出去和小放放乐呵，逗逗小丫头和谭宸来的有意思。

“呦，小谭宸不错，有小爷我当年的风采。”出了书房，谭景御就看到靠着沙发练习站立的谭宸，这么大的小狼孩，突然放弃手脚并用的走路，而选择站立，这非常的难，并不是说要改变习惯难，而是因为无法在思想上沟通，让一个人突然改变生活习惯，所以才艰难。

可是谭景御发现谭宸的眼睛并不如一般野兽一般只余下野性，他虽然这六七年都没有接触过人，可是他的眼睛却非常的有神，想起之前童瞳亲自己的那一幕，那个时候谭宸眼里分明是写满了愤怒，这是对小丫头的占有欲。

虽然感觉奇怪了一点，可是谭景御认为谭宸就如同一块海绵一般，在迅速的接收着一切的知识，他没有野性，甚至还非常的聪睿，更重要的是坚持，他并没有排斥站立，甚至还绷着脸，努力的让自己适应这样的改变。

“谭景御，你说话给我注意一点！什么爷不爷的。”沐放回头挑着桃花眼瞪着口无遮拦的谭景御，谭宸还小，此刻看什么，听什么，肯定就会学什么。

“小放放，你多心了，谭宸聪明着呢，否则你以为他从森林里出来怎么就突然适应这样的改变。”谭景御为自己辩解着，谭宸如果真的是看一样学一样，那么此刻，他还是那个森林里的小狼孩，绝对不会学着站立。

“嗯，谭宸虽然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可是他大都数的时候都能懂我和谭骥炎要表达的意思。”童瞳附和着开口，有些心疼的拿过毛巾擦着谭宸额头上的汗珠。

可是想到下午谭宸被那个贵妇辱骂，童瞳表情不由的冷了下来，当时她没有动手，因为她抱着谭宸，童瞳知道自己如果动手，谭宸肯定会第一个冲上来，目光看向眼前这个努力的站直着身体，双腿颤抖，有些摇晃不稳的孩子，童瞳宁愿将愤怒吞下，却也不愿意让谭宸再被其他人用指指点点的目光注视着，所以她用冻结银行账户的法子报复回去了。

“小丫头，你以为二哥会舍得看你被人欺负？”谭景御笑着拍了拍童瞳的肩膀，这丫头还是不够了解二哥，二哥绝对不是什么善男信女，今天晚上那个山西的煤老板估计要失眠到天亮，却怎么也不会想到究竟得罪了什么人，竟然权利大到突然冻结了他所有名下银行账户。

“谭骥炎还有后招？”童瞳错愕的回头，不解的看向关着门的书房，谭骥炎虽然差不多算是只手遮天了，不过那是在山西，真的能成？

“小丫头，这你就不懂权利这两个字了，只要这一回那个煤老板打听出来是二哥冻结了他的账号，他立刻会去找门路来道歉，那么一来，势必有人知道这个煤老板得罪了谭家，然后不出三天，势必有人会给这个煤老板小鞋穿，二哥都不要动一下嘴皮子，煤老板那山西的煤矿估计不是迎来安检部门，就是伺候矿务局，总之二哥不松开，煤老板的好日子是

过到头了。”谭景御露出狐狸般的奸诈笑容，虽然他讨厌这些官场上的关系，可是在谭家长大，这些内幕，谭景御即使没有谭骥炎老道，不过也不是省油的灯。

“那些煤老板不过是这个垮台另一个上来，你方唱罢我登场而已。”沐放提起这些不由厌恶的皱了一下眉头，挑着眉梢，对上童瞳好奇的神情，不由笑了起来，解释的开口，“山西这些煤老板是正可谓富得流油，一掷千金，山西的道路是全国最差的，可是跑在上面的车子却是全国最好的，不少煤老板都从娱乐圈包养了情人，在北京上海这些地方都有**十套房子。”

“小放放，是不是有不长眼睛的对你动了心思？”谭景御可没有那么好糊弄，沐放这一张脸，绝对可以媲美女人，眉宇飞扬，一双桃花眼带着万种风情，肤色白皙，一勾唇，一挑眉，都是邪魅不羁的风姿，妖孽十足，谭景御注意到沐放说话时的不屑神色，立刻就想到了这一层，虽然英俊的脸上还是带着笑，可是那笑容却显得有几分的冷酷。

“几年前的事情了，我早就摆平了。”沐放没好气的看了一眼谭景御，他有必要这么在意吗？再说自己那个时候还不认识他呢。

“小放放，名字给我，不长眼的人我替你收拾了。”谭景御朗声笑着，像是在开玩笑，可是那俊朗的眉宇之中依旧是冰冷的厉色，不管是几年还是十几年，敢动他的人，煤老板？谭景御勾着嘴角，那就彻底埋进矿坑里吧。

“沐哥，名字！”童瞳脸色比起谭景御更差，因为她想起之前在纽约的时候，蓝绍庭给自己的看到的那份视频，虽然童瞳当时留在医院的代价是彻底销毁这份视频，可是童瞳知道一定还有其他的，所以一想到沐放在以前曾经遭受的一切，童瞳眼神冷的渗透着可以感知的杀气。

“好了，你们两个不要胡闹，真以为你们就是王法，无法无天了！”说不感动那是假的，沐放笑着看着义愤填膺的童瞳和谭景御，都过了那么久了，而且自己怎么可能再让人糟蹋自己。

“暗地解决！”异口同声着，童瞳和谭景御同时比划了一个抹脖子的手势，眼神都是冰冷的透着凛冽的寒意，这样的事情他们做的太多了，自然就驾轻就熟了。

沐放彻底无语的看着两个人，转而将染着邪魅笑容的俊脸看向谭宸，“小宸不要学他们。”

“小丫头，名字我明天告诉你。”谭景御可不会让沐放含混的带过，投给童瞳一个彼此明白的眼神，然后直接的拉起沐放回京都会所，今晚上就算是使出十八般武器，谭景御也绝对会问出名字来。

看了一眼时间都九点多了，童瞳抱起谭宸向着卧房里走了过去，亲了亲他的额头，然后将谭宸放到了床上，“睡觉。”

今天一天其实已经很累了，尤其是刚刚站了很久，谭宸看了看童瞳，然后安静的闭上眼，片刻之后就发出了均匀的呼吸声。

将台灯的光芒调到了最弱，童瞳静静的看着睡着的谭宸，白天在商场时，那一刻，她差一点动手杀了出口不逊的女人，可是最后还是忍住了，对于自己这样激烈的情绪，童瞳此刻想想都是不可思议，自己竟然会有那么冲动的时候，可是冲动是因为谭宸，而克制冲动的冷静也还是因为谭宸。

谭骥炎从书房过来时，便看见童瞳靠坐在床上盯着睡着的谭宸失神，淡淡的黄色灯光之下，映着童瞳柔和的脸，目光清澈里多了一份柔软的慈爱，而睡着的谭宸也安静的如同一个乖巧的孩子，谭骥炎忽然感觉不管多么的劳累，此刻却是前所未有的的满足。

“谭骥炎，真的没事吗？”童瞳回头看向坐在身边的谭骥炎，那些煤老板有钱，身后自然站得是有权的人，谭骥炎突然这样没有名头刁难，会不会影响到他的工作。

“小瞳，这些事你不太懂，今天正好是遇上了，否则我也会设法找上他们，山西这些年事情太多了，矿难频繁发生，中央就算下达了很多条例，可是从山西省委到市委县委区政府，都是欺上瞒下，瞒报死亡人数，矿区设备老化不合格。”谭骥炎揉了揉眉心，虽然知道中央有可能要严查一番，在山西大换水，可是从一个月前开始了解这其中的人事和关系网，却也让谭骥炎头痛。

而之前因为蓝家的事情，谭骥炎精力分散了不少，而山西就又出了大问题，这一次甚至是国有企业，隶属省政府，国家矿务局下的矿山坍塌，死亡人数只怕超过了三十人，可是到如今，上面却又收到一点消息，谭骥炎也是从秘密渠道收到的消息。

“小瞳，最多这两天我有可能要去山西一趟。”谭骥炎知道这一行已经到了迫在眉睫的时候，如果不是因为蓝家的事情，谭骥炎在三天前收到矿难消息的时候就出发了，不过今天会意外在商场看到刘海德，山西煤老板中二巨头的中的一个，倒是让谭骥炎改变了一下策略部署，既然山西的水这么浑，外面的人根本进不去，那么就从内部瓦解！

“去山西？”童瞳以前很多时候也都是从一个城市飞往另一个城市，一个国家飞往另一个国家的执行任务，可是突然听到谭骥炎要离开，童瞳不由的生出了不舍。

谭骥炎侧身亲上童瞳的额头，然后细碎的吻从眉间落在她的眼睛上，轻轻的吻着带着可以感知的柔情和眷恋，低沉的嗓音此刻听起来也格外的富有磁性，“嗯，山西污染太严重，空气非常差，否则我就带你一起过去了。”

“这样也行？”童瞳从谭骥炎的怀抱里探出头来，双手捧住他的峻脸，也阻止了谭骥炎的亲吻，他去山西是有工作要做，还能带着自己过去？当然了，还有谭宸，童瞳要走肯定也要将谭宸带着一起走。

“嗯。”谭骥炎不是迂腐的人，在如今的政坛，如果真的迂腐，过于清廉那等于是得罪官场所有的人，而谭骥炎也不愿意和童瞳分开，所以她想跟着，谭骥炎自然有办法将人带着一起过去。

“我要去。”童瞳乐得的叫了起来，抱着谭骥炎的脖子撒娇着，“反正我又不去下矿井，市区空气再差也不至于就被

污染了，当然谭宸也要带着一起过去。”

谭骥炎那原本温柔的峻脸上表情纠结的绷了绷，然后瞄了一眼睡着的谭宸，无奈的点了点头，早晚有一天要将这小鬼给丢的远远的！

－－－－－－－题外话－－－－－－－

中间要穿插一些谭骥炎的工作了，但是还是以温馨为主，山西，白贤，还有暗中要颠覆谭骥炎的势力差不多是一条船上的，谭骥炎目前只是摸索出一个大致的轮廓，不过已经决定逐一击破。

156章 学会说话

早晨是容易冲动的时候，尤其是软玉温香抱满怀，而因为蓝家的事情又接连好几天都是不停的忙碌，飞去美国将蓝亦接了回来，之后童瞳又去了纽约逗留了好几天，所以此刻，谭骥炎看着安静的蜷缩在怀抱里的人儿，睡衣的领口敞开的滑落下了肩膀，露出雪白的香肩，因为呼吸，那若隐若现因为呼吸而起伏的嫩白胸口，谭骥炎呼吸沉重了几分，眼神冷沉下来。

童瞳正睡的舒服，不过因为昨天下午补眠补到五点多，所以早上睡的倒不是很沉，此刻感觉到灼热的视线盯着自己，而脖子上突然多了一道温热的触感，童瞳一个激灵，倏地睁开眼，便对上谭骥炎那染上了情yu的深邃黑眸，宛若看不见底的深潭将自己牢牢的给吸了进去。

看到童瞳醒来了，不过谭骥炎知道童瞳的习惯早上才醒来的时候她总是有些的迷糊，脸上闪过一丝奸诈之色，谭骥炎直接的吻住童瞳微启的红唇，然后大手直接袭上她娇软的身体，挑逗着他熟悉的每一处敏gan点，在童瞳还没有完全清醒过来时，直接将她拉入了情yu的漩涡。

被吻个正着，童瞳的确有些的迷糊，还没有反应过来，谭骥炎那热情而狂野的攻势就让童瞳原本就迷糊的理智瞬间飘飞到了九霄云外，沉沦在了这样让人感觉到幸福而快乐的晨间运动中。

衣裳半褪，原本就是睡衣，勾勾小手指就脱了下来，呼吸渐渐的急促，娇喘着，脸色酡红的泛着醉人的韵味，童瞳无意识的弓起了身体，似乎想要渴求更多，微微的眯着眼细长的眼睛，神色恍惚。

谭骥炎也也有些的失控，毕竟前后算起来估计也有七八天没有在一起了，薄唇一路从脸颊上游移下来，从那雪白的脖子，再次向下转移着阵地，直到咬住那挺立的一点，惹来身下人儿急促难耐的呻yin声，谭骥炎呼吸沉重着。

可是童瞳目光不经意的扫过床里侧，看见谭宸那可爱的睡脸时，倏地一下，宛若一瓢冷水直接泼了下来，所有的理智立刻奔腾的回到了脑海里，童瞳没有想到谭骥炎竟然当着孩子的面动手，惊吓的一愣，直接挣脱了谭骥炎的手，直接一脚踢开压在自己身上的谭骥炎。

虽然还没有到最后的关口，可是已经是渐入佳境了，谭骥炎是半点没有防备，这个时候如果还有防备，那他也不是男人了，所以被一脚给踢翻在地板上时，谭骥炎表情有着瞬间的呆滞，根本没有反应过来是怎么一回事。

“谭骥炎……呃……抱歉，一时失误。”童瞳坐在床上已经拉好了差一点被脱下的睡衣，看着跌坐在地板上的谭骥炎，尤其是瞄到他那已经精神起来站立的某处，捂着唇笑了起来，原本就绯红的小脸因为笑再次染上了胭脂色。

“小瞳！”谭骥炎坐在地板上气恼的感觉脑子一抽一抽的痛着，峻脸一寸一寸的黑了下来，根本没有想到在最后时刻被童瞳给踢翻在地。

“我不是故意的！真的不是故意的！”童瞳心虚的揉了揉鼻尖，被谭骥炎那恨不能将自己狠狠揍一顿的表情吓倒了。

“过来！”谭骥炎声音压的很低，怒火直接的染上了黑眸，她不是故意的，她根本就是有意的！

“不要……”话还没有说完，童瞳突然感觉到腰上多了一只手臂，然后身体一个腾空，却已经直接被谭骥炎从床上给拉了下来，压到了柔软的地毯上。

“不要！”童瞳扑棱着两条雪白的小腿，谭骥炎看起来气的不轻，这会真的被就地正法的话，童瞳可以想象的出自己被折腾过后的惨样，所以挣扎的愈加激烈。

“小瞳！”谭骥炎直接警告的开口，然后一巴掌直接拍在了童瞳挺翘的臀上，因为气极反笑着，勾着薄唇，眼神显得各格外的危险，“小瞳，你是越来越无法无天了。”

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童瞳快速的摇着头，显得格外的无辜。

冷声一哼，谭骥炎那表情是明显的不相信，原本落在童瞳臀上的大手转移握住她的纤腰，“刚刚将我踢下来，笑的挺高兴。”

“我错了，谭骥炎，我真的错了。”识时务者为俊杰，童瞳立刻乖巧的认错，眨巴着一双清澈的眼睛，无辜的瞅着谭骥炎，这表情怎么看怎么的乖巧、

只可惜谭骥炎这会的火气没有这么容易消退，黑眸沉了一下，薄唇再次上扬勾起似笑非笑的弧度，低下头，亲昵的靠在了童瞳的耳边，温热的气息喷吐在娇嫩的肌肤上，然后舌尖甚至还色qing的舔舐着童瞳的耳垂，感觉到她的战栗和躲闪，谭骥炎低笑着开口，“既然知道错了，那我该怎么罚你呢，小瞳？”

“你想怎么样？”虽然童瞳很想努力的撑起气势来，可惜感觉到耳朵上那阵阵的酥麻战栗感觉，童瞳声音不由自主的软了下来，气势也很怯弱的软了下来。

在童瞳的耳垂上不轻不重的咬了一下，看着她那羞的通红的耳朵和脸颊，谭骥炎得意的笑着，“那我就不客气了。”

“谭、骥、炎！”童瞳小脾气上来了，水蒙蒙的眼睛瞪着谭骥炎，咬牙切齿的很想扑上去咬掉他脸上那笑容，可惜还是有贼心没有贼胆。

谭骥炎丝毫不为所动，毕竟有爪子的小猫儿是不需要怕的，安抚的在她的红唇上亲啄了几下，大手抚上童瞳的脸，准备继续刚刚没有完成的运动。

突然，谭骥炎感觉到了什么，刚一回头，一道身影从床上扑了下来，原来是谭宸已经被惊醒了，看到童瞳被谭骥炎压在身下，第一时间就感觉到了危险，毕竟在森林的时候，被压住的猎物只有被咬死的噩运，所以谭宸不顾一切的扑了下来。

“谭宸！”谭骥炎的声音是怒火冲天。

“谭宸，不要咬！”童瞳的声音是满是担忧。

鸡飞狗跳的早上拉开了序幕，谭宸力气不小，毕竟是六七岁的男孩子，在森林里那样的环境里长大，攻击力可比普通的孩子强了很多。

手忙脚乱的从谭骥炎的魔爪之下逃离，童瞳快速的抱起谭宸，瞄了一眼谭骥炎，蹭的一下连鞋子都没有穿，直接的窜到了浴室，砰的一声关上门，微弱的声音隔着门传了出来，“谭骥炎，我和谭宸先洗漱！”

该死的！谭骥炎挫败的低吼一声，低头看了一眼腿间依旧精神十足的某处，再看了紧闭的浴室，谭骥炎黑着脸，再次有着要将谭宸打包丢到亚马逊丛林的念头。

等早上出门的时候，已经是快九点了，谭骥炎去上班肯定要迟到了，被谭骥炎押在浴室里狠狠的折腾了一番，而谭宸在卧房外不停的拍打着锁着的门，可恨童瞳一面要应付被惹怒的某个男人，一面却又要安抚外面的谭宸，示意他不用担心自己，双倍煎熬之下，童瞳再次感觉到自己的体力是如此的差，简直到了溃不成军的地步。

“谭骥炎，你这是犯罪！”蜷缩在被子里，只露出一张还没有退去红潮的小脸，童瞳掌控的瞪着正在穿西装的谭骥炎，哼哼着，腰好酸，谭骥炎这个混蛋，一大早哪有那么多精力，简直是人面兽心的大混蛋。

“好好休息一下，早饭我让李成送上来了。”黑色的手工西装，笔挺的衬托着谭骥炎修长的身材，峻朗的脸庞上带着满足之后宛若饕餮般惬意的眼神。

“混蛋！禽兽！”童瞳刚撑起身体，突然全身泛力的跌在了柔软的床铺上，不满的瞪着谭骥炎，尤其是捕捉到他黑眸深处的笑意，童瞳更是郁闷的厉害，这个只顾及享乐，不顾自己强烈反抗的混蛋！

“好好睡一下。”谭骥炎满面春风，大度的不计较童瞳的指控，沉声一笑的，大手轻轻的将洒落在脸颊上的发丝顺到了耳后，“中午应该有个饭局，到时候我来接你和谭宸一起过去。 ”

“昨天那个煤老板？”童瞳瞄了一眼谭骥炎，虽然她并不太懂这其中到底有什么关系，不过还是点了点头，小脸上闪烁着坏坏的表情，既然犯到自己手里了，童瞳可不是什么不计较的善男信女。

看着童瞳那眨巴着眼睛，一脸凶狠的小模样，谭骥炎低头在她的眉心落下了一吻，如果不是因为已经快要过了上班时间，谭骥炎真的宁愿就这样守着童瞳，难怪说美人是祸水，祸国殃民，这如果是在古代，谭骥炎真的怀疑自己也要成为一个从此君王不早朝的昏君了。

“谭骥炎，到时候我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你可不许说我跌了你面子。”童瞳抓着谭骥炎的手要求着，完全忘记了刚刚自己还在指控他，此刻脑子想着是大清十八般酷刑，如何让辱骂谭宸的贵妇跪地求饶的场面。

“嗯，随你胡闹。”谭骥炎站起身来，看着露出胜利笑容的童瞳，无奈的摇摇头，这个傻孩子，真的狠的人，永远都不会在脸上露出凶狠的表情，多数都是杀人不见血，让对方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谭骥炎打开门时，谭宸立刻扑了过来，愤怒着一双黑眸，对着谭骥炎低吼几声之后，顾不得站立行走，双手双脚的向着床上的童瞳扑了过去，两个人直接腻歪在了一起，让谭骥炎又是嫉妒又是无奈，只能转身离开去上班。

童瞳直接窝在床上吃了东西，然后靠坐在床上，先是打了个电话给沐放，毕竟如今多了谭宸，蓝海豚她是不能过去了，之前接的电影和广告什么的也拍不了，“沐哥，会不会有很多麻烦，毕竟都签了合约了。”

“不用担心，有谭骥炎三个字，你以为还有人敢和你要违约金？”电话另一头，沐放慵懒的勾着唇角笑着，绝美倾城的脸上满是宠溺之色，“声音有点哑，谭骥炎也不悠着点。”

“沐哥！”轰的一下，小脸爆红，童瞳对着手机叫了起来，沐哥竟然也和自己开这样的玩笑。

“还有力气叫这么大声？看来谭骥炎能力也不怎么样。”沐放虽然看不到童瞳的模样，不过倒也能想象得出她此刻跳脚尴尬的样子，“好好休息，我电话来了。”

“嗯，沐哥，拜。”挂了手机，童瞳摇摇头，将脑海里不该有的旖旎画面甩掉，然后对上一旁靠在床头柜站立的谭宸，尴尬的摸了摸鼻子，“谭宸，你继续站着，不用管我。”

谭宸看了看童瞳，虽然很是奇怪她的脸为什么红红的，不过感觉很漂亮，然后又收回了目光，笔直的站立身体，每一次站不稳的时候看，采用双手扶住柜子。

到了十点多，童瞳感觉谭宸已经锻炼的差不多了，去浴室穿好了衣服，抱着谭宸去医院，毕竟蓝亦还在医院，一想到蓝亦，童瞳心里头就复杂起来了，说起来这个孩子也是无辜的，可是童瞳却怎么也没办法和蓝亦亲近，总感觉少了什么似地。

被童瞳抱在怀里，似乎是察觉到她的情绪不变，谭宸轻轻的抱着童瞳的脖子，酷酷的英俊小脸在他的脖子上蹭了蹭，虽然还是不会说话，可是却是他安抚童瞳的方式。

心头一暖，童瞳看着虽然是面无表情的谭宸，可是却知道他的亲近，一低头快速的在谭宸小脸上亲了一下，虽然谭宸还是那一张没有表情的酷酷小脸，可是双颊却慢慢的染上了一点红晕，似乎是尴尬，也似乎是高兴的。

军区医院。

欧阳明一开始并不知道情况，还将谭骥炎狠狠的给训了一顿，毕竟哪有当父亲的将自己亲生儿子送给其他人抚养，不过之后听了童啸的叙说才算明白了事情的始末，只是更加的同情病床上的谭亦。

谭亦的病并不是先天的，而是蓝媛用药物弄出来的，虽然她之后有了相应的配方，也给谭亦进行了手术，手术甚至很成功，可是对于一个只有六岁的孩子而言，他的身体还是因此垮了，底子弱了，即使日后慢慢的调理，只怕也比普通人要弱上很多。

“小瞳，你过来了，这就是谭宸？”欧阳明穿着白色的大褂，温和的笑着，好奇的目光打量着童瞳怀抱里的谭宸，狼孩，欧阳明已经也知道过，不过听说一般狼孩都养不大，毕竟在森林里生活三四年之后，都有了野性，无法适应人类的生活。

可是看着童瞳抱着的谭宸，穿着一件米白色毛衣，蓝色牛仔裤，外面套了一件黑色加长款的毛呢小外套，英俊的小脸，五官俊朗，虽然是面无表情的任由自己打量着，可是欧阳明发现谭宸的眼睛非常的有神，完全不像是一个小狼孩，这让欧阳明不由的感觉到震惊，这个狼孩真的在森林里生活了那么多久，真的一点看不出他身上的野性。

谭宸看了看欧阳明，确定他身上并没有感觉到任何的危险和敌意，随后收回目光，冷淡淡着小脸，依旧安静的任由童瞳抱着自己。

“谭亦的情况怎么样了？”童瞳跟着欧阳明向着一间病房走了过去，病房里，谭亦正靠坐在床上看着故事书，看到童瞳进来之后，目光怔了一下，眼神复杂，最后将视线停留在童瞳怀抱里的谭宸身上，心头闪过一丝嫉妒之色。

“小亦，不要看太久的书，对眼睛不好。”欧阳明温和的笑着，慈爱的走到了床边，仔细的看了看谭亦，确定他的情况还不错，这才放下心来。

童瞳不知道要和谭亦说什么，她原本就不是擅长言辞的人，谭宸现在根本不会说话，可是他却懂童瞳要表达的意思，所以两个人之间相处的非常的融洽，可是相对而言，谭亦之前对童瞳格外的排斥，甚至一找到机会就伤害童瞳，所以导致童瞳看到谭亦又是愧疚又是无奈。

将谭宸放在一旁的椅子上坐了下来，童瞳也走到床边，露出微笑，可惜手刚伸了过去，谭亦却快速的别过头，阴沉的目光冰冷冷的看着童瞳，依旧是十足的排斥，明明只是一个六岁的孩子，声音却偏偏带着成人的冷嘲热讽，“我要回美国，我要找我妈咪！”

“小亦，不可以和你妈妈这么没有礼貌。”欧阳明责备的看了一眼没有礼貌的谭亦，转过头看着童瞳并没有不高兴，只是有些的不知所措，也叹息一声，“小瞳，我们出来说。”

“噢，好。”童瞳点了点头，跟着欧阳明走出门，看着椅子上谭宸投射过来的目光，摇摇头，微笑的对着他眨了眨眼睛，示意谭宸不用担心，也不用跟着自己，毕竟谭骥炎今天早上已经明令禁止了，谭宸可以和童瞳睡在一起，但是绝对不准他打扰自己和瞳瞳之间的运动，所以童瞳必须要让谭宸适应自己不在他身边的时候独处。

心里头有着一股莫名的焦躁，可是谭宸知道走在前面的那个人并没有危险，而且也看到了童瞳的表情，所以虽然不愿意，谭宸依旧没有再和以前那样，而是沉默的坐在椅子上，等着病房的门被关上。

不放过任何一个锻炼的机会，谭宸和童瞳过来医院的路上，他就看到了很多孩子都是被牵着手走在路上的，所以谭宸此刻再次的跳下了椅子，运动神经极好之下，落地的瞬间，谭宸克制住了将双手也放到地上的冲动，而是选择了用双腿和普通人一样站立。

病房外，欧阳明看向童瞳，想到谭亦对她的排斥和抵触，“小瞳，你准备怎么办？要告诉谭亦这一切吗？”

蓝家对谭亦的教育就是从小就开始灌输仇恨的思想，甚至教导着谭亦如何针对童瞳，如何让他用一个孩子的话说出最伤人的恶毒话语，而欧阳明也知道之前蓝家兄妹的对话都被录像取证了，谭亦虽然抵触童瞳，可是欧阳明发现他是非常聪明的一个孩子，虽然身体弱了一些，如果将这些录像给谭亦看，欧阳明相信谭亦会知道蓝家的丑恶嘴脸，或许就不会抵触童瞳了。

可是欧阳明却又有另一种担心，毕竟谭亦还只是一个六岁的孩子，心理并不成熟，从小就被当成复仇的工具教育长大不说，如今突然又发现蓝家只是利用自己，糟蹋自己的身体，欧阳明担心事急必反，让谭亦的心里彻底崩溃，那样他就真的毁了。

“他还是孩子，我不想说，他经历的已经够多了，知道这些对他而言只有坏处，不过欧阳叔叔你也知道，我实在不知道要和谭亦怎么相处。”童瞳耷拉着小脑袋，头痛无比着，如果谭亦像是谭宸这样的好相处就好了。

“我反正一个人，小瞳，你如果放心的话，我会教导小亦，慢慢的让他放开心，等他长大了一些，你再告诉他这一切。”欧阳明也安下心了，毕竟他是一个医生，还是心疼孩子的，所以只希望自己可以多开导谭亦，让他如同普通孩子一般长大，忘记蓝家灌输的那些仇恨的思想。

病房里，谭亦看着靠着椅子站着的谭宸，莫名的感觉到烦躁和愤怒，他又不是她的孩子，为什么会被她抱着进来！

掀开被子下床，谭亦向着谭宸走了过来，酷似谭骥炎的脸上带着不屑，虽然他还是一个六岁的孩子，却已经学会了残忍，“你是谁？也是被她抛弃的，不要的野种吗？”

谭宸并不理解谭亦话里的意思，不过能感觉到他身上那些阴暗的气息，不由的戒备起来，小脸还是一如既往的冷漠，可是眼神却凌厉的透露着威严的光芒，和谭骥炎的眼神几乎一模一样。

“你竟然看不起我！”谭亦在幼稚园的时候就曾经被身边的孩子嘲笑过，殴打过，因为他是中国人，而且又是单亲家庭，而此刻看着谭宸那面无表情的小脸，谭亦残忍的笑了起来，然后用力的一把推开谭宸。

因为要学会站立，所以谭宸此刻并没有躲闪，只是用双手扶住了椅子稳住了自己的身体，只是用冷冷的眼神看着谭

亦。

“你凭什么看不起我？那才是我妈妈，不是你的！”愤怒着，谭亦再次的扑了过来，双手握成拳头打在了谭宸的身上。

不是很痛，谭宸漠然的站直着身体，因为他要学会站着，而不是如同过去那样双手双脚并用的趴在地上，之前看到谭骥炎的时候，谭宸这个念头虽然有，但是并没有这样深刻，可是此刻，看到和自己差不多大的谭亦，看着他能熟练的用双脚走路，谭宸莫名的被激起了固执的念头，所以他并没有还手，因为他的双手要扶住红木椅子才能站直身体。

谭亦发现自己柔软的拳头打在谭宸身上没有任何的效果，他并没有求饶，也没有害怕，而是依旧用那种高高在上的眼神冷漠的看着自己，带着轻蔑和不屑，这让谭亦更加愤怒了，不仅仅是用手，更用脚用力的踢向了谭宸，双手抓向了他的脸，他凭什么这样高高在上，他凭什么被她抱着，凭什么这样看不起自己，凭什么？

童瞳和欧阳明说完话打开病房的门时，就看见谭亦在不停的殴打着谭宸，而被打的谭宸并没有还手，只是沉默的站直着身体，在差一点跌倒的时候就用力的扶住椅子。

“小亦，你在做什么？”总是温和的欧阳明第一次厉声的开口，大步的上前，一把将谭亦抱到了一边。

而童瞳则是更快一步的跑了过来，一把抱住被打的谭宸，发现他的脸上和脖子上有着几道指甲抓出来的血痕，头发也乱了，不过还是站的笔直着。

说不出来的心疼感觉，童瞳看过很多严重的伤口，自己也受过很多伤，最危险的那一次子弹是擦着心脏射进身体里，甚至没有包扎，简单的处理了一下就上了飞机，可是此刻，看着谭宸那酷酷的小脸上被指甲抓出来的血痕，想起刚刚他这样站在原地，被谭亦手脚并用的殴打着，童瞳心头一酸，突然泪水不受控制的从眼眶滚落了下来。

谭亦沉默的站在一旁，看着童瞳将谭宸一把抱在怀抱里，苍白的脸上从露出一抹讥讽的冷笑，可是心头却一抽一抽的痛着，他突然宁愿刚刚被打的人是自己，那么自己是不是也能被她这样的抱着护着，可是这个念头一闪而过之后，谭亦依旧带着阴沉的笑容，完全不知道悔改的看着童瞳和谭宸。

“小亦，你太让我失望了。”欧阳明看着脸上带着笑容的谭亦，第一次感觉到这个孩子的问题比自己想象的更加复杂，他排斥童瞳，欧阳明能理解，毕竟这些年都是这样被灌输着仇恨教育着长大的，可是谭宸第一次过来，谭亦为什么要打谭宸，而且还是那么的疯狂，完全不像是一个孩子。

谭亦上挑着目光看了一眼欧阳明，然后冷漠的转过身向着病床上走了过去，怕上了床铺之后，又拿起放在一旁的书，似乎刚刚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般。

当童瞳的泪水落在了自己的脖子上，那像是温热而后冰冷的水珠从肌肤上流过，谭宸突然慌了，那面无表情的小脸上失去了一贯的镇静，慌乱的推着童瞳，急切着，想要说什么，喉咙里发出呜呜的声音，然后终于，一个干涩的甚至含混不清的音节脱口而出，“瞳……”

童瞳愣住了，不敢相信的看着突然开口的谭宸，她根本没有想想过谭宸会突然说话，她只是想要先让谭宸学会站立，学会用手做事，然后拿一些教导一两岁孩子说话的一些图书，尤其是那种带语音的书籍来慢慢的教导谭亦说话，从最基本的单字开始，童瞳相信谭亦过几年一定会和普通孩子一样，可是刚刚那一个生涩的瞳音，让童瞳几乎以为自己产生了幻听。

而一旁的欧阳明也是听到了谭宸开口说话了，和童瞳一样错愕的，愣住，怎么可能？这是小狼孩，才从森林里离开不到几天的时间，他怎么可能这么快学会说话。

童瞳因为震惊松开了手，所以谭宸得到了自由，抬起粗糙的小手轻轻的擦着童瞳的眼角，对上她期待的闪烁着泪水的目光，犹豫了一下，再次的开口，声音依旧有些的生涩，干哑，不过音量倒是大了一些，“瞳。”

“谭宸，你会说话了，会说话了。”泪水再次不受控制的从眼眶滚落下来，童瞳一把抱住谭宸用力的抱住，是那样的高兴而雀跃，谭宸终于会说话了，“谭宸，再叫一次，再叫一次。”

“瞳。”这一次声音大了一些，也清晰了一下，谭宸看着流泪的童瞳，却感觉到这一次不是悲伤，只是他依旧不喜欢看到童瞳的泪水，小手笨拙的擦着她的脸，配上他没有表情的面瘫小脸，怎么看都显得那么的可爱。

又让谭宸叫了几次，童瞳将谭宸抱坐在椅子上，快速的拿出了手机，声音哽咽着几乎说不清楚话，“谭骥炎，谭宸他……”

“小瞳，怎么了？你慢慢说，不要急！”这边谭骥炎正在和于靖商量着关于山西煤矿的事情，这边一听到童瞳那夹杂着哭泣的声音，谭骥炎倏地站直了身体，脸色阴厉的有些骇人，却极力的安抚着童瞳，“不要着急，慢慢告诉我发生什么事情了？”

“谭骥炎，谭宸会说话了。”童瞳终于断断续续的告诉了谭骥炎这个好消息，然后将手机对准了谭宸，“谭宸，再叫一声。”

谭宸低头看了看放在嘴巴边的手机，对上童瞳无比期待的目光，再次开口，一个很是响亮很是圆润的瞳字通过手机传到了谭骥炎那边。

那个小鬼会说话了？谭骥炎一惊，可是当那个瞳字传到了耳中，谭骥炎峻脸黑了下来，这个小鬼说话的第一字就是叫小瞳的名字，该死的！嫉恨之下，谭骥炎啪的一声挂了手机，继续工作。

错愕着，童瞳不明白谭骥炎为什么突然挂了电话，不过一想到谭宸会说话了，童瞳立刻大度的不去计较谭骥炎举动，再次拨通了沐放的电话，让谭宸叫给了沐放听，然后又拨通了谭景御的电话。

所以十多分钟之后，谭宸在重复叫了二三十遍童瞳的名字之后，已经能非常熟练的喊出童瞳的名字，而童瞳也终于

冷静下来，对上欧阳明那揶揄的目光，不由尴尬的笑了起来，自己好像是太激动了。

“谭宸真的非常聪明。”欧阳明能明白童瞳的喜悦，不过一个小狼孩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说话简直可以说是一个奇迹，小瞳这么高兴也是应该的。

童瞳看着又靠着椅子站立的谭宸，敏锐的感觉到一道目光投射在自己身上，然后一转头就看见床上的谭亦快速的收回目光看着手上的故事书，可是那小手却用力的攥紧，甚至隐隐的有些颤抖。

童瞳站起身来向着病床走了过去，一旁的谭宸立刻警觉的皱着眉头，不过倒没有多余的动作，只是如果谭亦伤害到童瞳的话，他一定会扑过去，甚至不在乎双手双脚落地。

“小亦，我知道你不喜欢我。”童瞳有些拘束的站在床边，皱了皱鼻子，可是自己也很冤枉，她不是这个身体原来的主人，所以才会不知道和小亦如何的相处，“不过你放心，我会照顾你的。”

“我不需要你照顾！”谭亦冷笑讥讽着，“没有你的照顾，我也长大到六岁了。”

“可是没有父母同意，你就不能上幼稚园，不能上小学，长大之后没有身份证，没有户口，不能结婚……”童瞳立刻说了一大堆，然后发现自己似乎离题了，而谭亦则是皱着眉头看怪物一般看着童瞳，让童瞳不由的心虚一笑，“呵呵，你还小，不太懂这些结婚生子什么的。”

“我知道什么是结婚生子，就是将生下的孩子将垃圾一样丢掉！”谭亦很聪明，即使他只有六岁，他接触了很多东西，比起普通的孩子，他懂的更多。

“那个丢掉你的是谭骥炎，和我关系的，他隐瞒了我，所以要不你去排斥谭骥炎吧！”童瞳立马为自己撇清楚关系，死道友不死贫道，所以关键时刻谭骥炎就被牺牲了。

欧阳明已经彻底无语了，摇摇头，对于童瞳的想法，欧阳明发现自己真的无法理解，难道这就是传说里的代沟。

“所以小亦，你就不要板着脸了，家里已经有谭骥炎那个大冰山了，现在又多了谭宸那个小冰山，再家上你这个小冰山，别人会以为谭家基因有问题，生出来的孩子都是面瘫。”童瞳一想到一家三个大小男人都是一样冷冰冰的脸，就感觉自己以后的日子肯定会很艰难。

谭亦定定的看着童瞳，然后转过目光看着手里的故事书，可是此刻却一点都看不下去，她只怕还不知道今天早上，那个身为自己父亲的男人已经来过了，给自己看了两段视频，那原本将自己养大的妈咪和舅舅的一切谭亦都知道了，所以谭亦的情绪才会那么的不受控制，看到被童瞳抱进来的谭宸之后，会感觉到那么的愤怒，因为他是没有人要的垃圾野种，爸爸妈妈不要他，妈咪和舅舅也不用他，他之所以会生病，之所以要吃药，是因为妈咪和舅舅要让他生病，让他仇恨谭家，让他长大之后父子相残的报仇。

“小亦，要不我明天再来看你，过几天我要出门一趟，你放心，我一定会给你带礼物的！”童瞳快速的开口，对于谭亦，她实在是不知道怎么相处，这孩子根本不给自己笑脸，总是冷嘲热讽的。

自己又被抛弃了？谭亦猛然的一惊，抓着书的小手上青筋暴突而起，然后嘲讽的笑了起来，无所谓了，反正自己就是这样被抛弃的。

童瞳刚说完话，突然敏锐的察觉到谭亦那晦暗的表情，虽然他还是在笑着，可是却让童瞳感觉到了不对劲，不由手足无措着，“那个小亦，你如果想要去的话可以一起去的。”

谭亦猛然的抬起头，他虽然只有六岁，可是被蓝家那样特殊的教育之下，谭亦已经懂得最基本的察颜观色，而蓝绍庭甚至特意的教导了他这些，告诉谭亦很多人都是虚伪的，是带着面具的，可是此刻对上童瞳那带着一丝紧张无错的眼睛，如此清澈的目光，宛若沉静的水珠，映出自己苍白的脸，却没有一点的虚伪。

“不行，小亦的身体还太弱，不能出远门。”这边欧阳明直接的否定了童瞳的提议，谭亦身体原本就比一般的孩子弱一些，更不用说五天前才进行了手术，怎么可能承受得起远行的劳累，他的身体会累垮的。

谭亦已经恢复了正常，又低头看着手里的故事书，童瞳叹息一声，有些的无力，似乎不管她怎么用力的想要靠近，谭亦身上都有一堵无形的玻璃墙，“中午我们和谭骥炎出去吃饭，小亦你要一起去吗？”

谭亦不能出远门，童瞳立刻想到了中午的饭局，然后眼巴巴的将目光转向欧阳明哀求着，“欧阳叔叔，我们就出去一小会，吃过饭就回来。”

“要忌口，有些菜不能吃，最好都是清淡的。”欧阳明笑着答应下，看着童瞳那立刻喜笑颜开的模样，摇摇头，她会是一个好母亲的，“算了，我和你一起过去吧。”

——分隔线——

刘海德身为煤城的巨富之一，他这一次来北京是因为出了矿难，虽然不是他的矿，不过猫耳山矿产在他所在的宁远县，而宁远县县委书记石继建此刻正在情妇王芸这里快活，电话都关了，联系不上，所以刘海德这才亲自跑一趟。

而刘海德是有些怕老婆的，毕竟煤矿这可是地道的黑色产业，他的矿上也死过人，估计损了阴德，所以刘海德一直到三十二岁都没有孩子，不管是家里的母老虎，还是他在在外面的找的小情人，就是没有怀孕的，还不容易怀了一个，三个月就流产了，刘海德真的有些怕了，在宁远县建了庙，逢年过节都要去庙里吃素，对庙里的主持比对自己爹娘还要孝顺。

或许是这份诚心终于感动了老天爷，三十三岁的时候刘海德家的母老虎终于怀孕了，一举得子，让刘海德高兴的在宁远县摆了流水席，大宴宾客。

这一次来北京也是算是公事，刘海德自然不肯带自己来的母老虎一起过来，可是他的儿子王刘旺就说了一句要来北京，刘海德立刻将母老虎和儿子王一起带到了北京。

想了一整夜，电话打了无数个，甚至亲自拎着买回来的高档字画古董摆放了好几个部门孝敬过的领导，刘海德依旧碰了一鼻子的灰，根本不知道自己得罪了哪个大官。

所以还是在山西好啊，他这个煤老板，虽然说要孝敬上面的领导，可是你好我好大家好，没有刘海德摆不平的事情，刘海德背后可是市委书记，他从一个小煤矿工混到如今一年煤矿可以盈利两个亿的煤老板，身后站得的人就是市委书记董福生，可是北京不同，京官太多，刘海德甚至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

而终于在失眠了一整夜之后，刘海德从床上猛的坐了起来，想起今天在商场的一幕，摇醒了身边又哭又闹之后睡的如同死猪一般的母老虎。

“你发什么疯，大半夜的不让老娘睡觉？”母老虎怒吼着，在家里依仗着儿子王，耀武扬威惯了，所以母老虎这会还以为在家里。

若是平常，刘海德自然也就让着，可是如今可是天都要塌下来了，刘海德虽然看起来瘦瘦黑黑，一脸的老实巴交的模样，可是狠起来却依旧有几分气势，那眼神更是厉害的如同刀子，“好了，睡什么睡，你给我老实的说今天在商场的情况。”

而听着听着，刘海德越来越感觉到不对劲，快速的下了床打开了电脑，将北京可以搜索出来的官员头像和名字迅速的搜索了一遍，然后看到了身为艺人的童瞳，也就想到了她背后的谭骥炎，刘海德身上惊得一身冷汗。

颤抖着手拨通了一个电话，对方倒没有因为刘海德大半夜的打电话过来愤怒，毕竟之前收了刘海德一百万，可是没有打听出来他得罪了什么人，所以这一会接到刘海德的电话倒也不在意，大致的将谭骥炎的情况说了一遍，尤其是谭骥炎冲冠一怒为红颜，直接收了阮氏，自己母亲的公司。

刘海德终于知道自己得罪哪尊大佛了，谭副市长连阮氏都在一夕之间拿下了，更何况自己这个煤老板，家里的母老虎得罪了谭副市长的女人，这不等于找死吗？将脖子往人家的刀口上凑。

157章节 父女相认

童瞳中午的时候打电话给了谭骥炎告诉他欧阳明会送自己过来，所以谭骥炎也就没有去接童瞳了，直接去了刘海德千方百计邀约出来的午餐饭局。

“谭副市长，您好，您好，让您百忙之中抽出空来，实在是我三世修来的福分。”又是鞠躬又是陪笑，刘海德点头哈腰的开口，身体弓的如同虾子一般，甚至不敢多瞄一眼谭骥炎，“这位是王芸，红鹰集团下属公司的经理。”

“谭副市长，您好。”王芸虽然名誉上是刘海德的下属，是他集团公司下的经理，可是实际上她可是县委书记的情人，论起来比刘海德身份还要高一些，而刘海德的集团名誉下有两个矿，其中一个就是王芸的，因为她和县委书记的关系，这个矿就挂到了刘海德名下。

王芸是个三十来岁的女人，原本姿色就不错，跟了县委书记之后，在宁远县那可是说一不二的女强人，财源滚滚而来，房地产，她看中哪块地绝对都是县里低价转让，然后王芸再高价卖给那些真正的开发商，大赚一比，总之什么赚钱她就搞什么，凭借着和县委书记的关系，呼风唤雨，只手遮天。

可是王芸混的风生水起了，可是却将县委书记的名声给败坏了不少，市里的好几次选拔，县委书记都因为作风问题上不去，最后县委书记也急了，可是他不但看中了王芸这个人，也看中了王芸的头脑，更重要的是这个情妇手里也有他不少的东西，所以成了一条绳子上的蚂蚱，当时县委书记的头发都快要急白了，最终求助于他的顶头上司，市委董书记。

五十来岁的董书记可是市里的一把手，浸淫官场多年，听到县委书记的烦恼，只将他指给了自己的另一个心腹，煤老板刘海德，县委书记自然也是人精，立刻明白过来，最后王芸利用手里这些年弄过来的钱买了一个煤矿，挂到了刘海德的集团下面，自己到北京逍遥过日子，而每年煤矿两千多万的收入依旧进了她的腰包。

“坐，不用客气。”谭骥炎冷沉着嗓音，峻挺的身影率先走向了一旁坐了下来，而王芸和刘海德立刻陪在了一旁。

比起刘海德那如同挖煤工又黑又瘦的身体，比起自己的情夫县委书记那个四十多岁却已经是秃着地中海，挺着啤酒肚的糟老头模样，谭骥炎峻朗深刻的五官，高贵出尘的气质，眉宇之间的英气勃发，让在北京也混了几年的王芸只感觉心怦怦的如同小鹿一般跳动着，这才是真正的男人，不管是身份是背景、地位，还是他的举手投足之间透露出的优雅贵气，比起煤城那些富得流油，只知道玩女人的煤老板却不知道高贵到什么地方了。

刘海德挖空着心思说着话，努力不让场面冷场，可是瞄了一眼谭骥炎那不怒而威的峻脸，便感觉手脚发冷，不过幸好说到了煤城的一些趣事，谭骥炎倒是有几分兴趣，再加上王芸这个女人巧舌如簧在中间搭话，倒也没有让场面显得冰冷。

果真是京官，是大人物！刘海德这辈子也算是富甲一方，北京上海杭州这些地方都有豪宅，也都养着女人，什么好吃的，什么好玩的，什么刺激的，也都消费过了，可是有时候感觉也就那么一回事，没有多大的乐趣，很多大人物他也都见过，道上混的，中央到煤城去调查的高官都一起吃过饭，。

可是这么多年来，刘海德才惊觉谭骥炎这样的男人才是人中之龙，一身黑色的西装，就这么坐在这里，气势就出来了，让人不由自主的臣服，甚至不敢多瞄一眼。

敲门声响起之后，门口的服务员立刻打开门，微笑的让童瞳等人进来，而此刻，原本一直宛若冰山，冷酷不已的谭骥炎立刻站起身来，虽然还是冷硬着脸庞，可是任谁也能感觉到他黑眸之中的温度。

“欧阳叔叔。”谭骥炎招呼了一声欧阳明，扫过跟在一旁的谭亦，只是看了一眼，倒也没有多说什么，快速的将童瞳

怀抱里的谭宸抱到了自己怀抱里，这个小鬼这么重了，他最好尽快学会自己走路，不要腻在童瞳的怀抱里。

谭亦看着抱住谭宸的谭骥炎，突然感觉自己如同是多余的人一般，苍白的小脸上带着讥讽的笑，然后挺直了背影准备跟着欧阳明也走向了桌子，可是突然手上多了一只手，却是终于腾开手的童瞳握住了谭亦的手。

“小亦，谭宸还不会走路，所以才要抱着，走吧，我们去坐，都饿死了。”童瞳不知道为什么要对谭亦这样解释，或许是感觉到了他眼中努力压抑的失落，童瞳微微一笑，然后不顾手中谭亦将握紧成小拳头的手向着桌边走了过去，几步之后，却渐渐的感觉到谭亦的拳头终于松了，甚至反握住了自己的手，童瞳眼中立刻露出了笑容。

童瞳原本为了公平起见是要坐在谭宸和谭亦中间的，欧阳叔叔之前在车里说了，孩子都是敏感的，尤其是自己身边如今有两个孩子，一定不能让他们任何一个感觉到自己的偏心，所以童瞳感觉一视同仁最好，可是她刚要坐下来，一旁的谭骥炎冷哼一声，挑着眉梢，虽然没有开口，可是那看向童瞳的目光却带着十足的危险。

有必要和两个孩子吃醋吗？童瞳挫败的对着谭骥炎一瞪眼，看了看谭宸和谭亦，叹息一声，不得已凑到谭亦的耳边，低声的开口，“抱歉，小亦，谭骥炎太小气了，让我坐他那边去，所以小亦和谭宸就这样坐着吧。”

童瞳看了看点头的谭亦，这才向着谭骥炎走了过去，坐到了他的身边，而下手位置是谭宸的，然后是谭亦，欧阳明。

谭亦和谭宸看着坐下来的童瞳，两个人同时迟疑了一下，似乎想明白过来什么了，齐刷刷的将无比鄙夷的目光看向谭骥炎，他这么大的人了，竟然还这么幼稚！

而被四道目光同时盯上的谭骥炎，依旧面不改色，冷哼一声，充满威压的眼神扫过谭宸和谭亦，想和自己抢人，这个两个小鬼再等十几二十年吧。

“童小姐，昨天真的非常抱歉，有孩子在，我就不点酒了，以茶代酒给童小姐赔罪了。”刘海德看起来老实巴交，可是肚子里却精明的很，他看得出谭骥炎对童瞳的在意，所以立刻明白过来，让谭副市长消气，就需要想让童瞳消气。

也看得出童瞳在意孩子，所以立刻聪明的用茶代酒直接灌了三大杯，然后从一旁拿过两个袋子，刘海德真的庆幸自己买了两套童装过来了，否则突然出现两个孩子，他还真的不知道该如何是好，“这两件衣服是孩子的见面礼，童小姐，您不要和我客气，我怎么也算是个长辈了，第一次见孩子自然要意思一下。”

“谢谢。”童瞳实在有些受不了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对自己又是鞠躬又是道歉的，看了谭骥一眼一眼，将衣服收了下来。

“听说童小姐之前出了一次小事故，一直没有买车，我之前刚好听说有一辆车性能还不错，马力足，刹车极好，很适合童小姐。”送人礼物自然要送对，这样才能事半功倍，刘海德再次将一个小盒子推到了童瞳身边，里面装的正是车钥匙，“车子还在美国，估计明天就可以送到了。”

“限量版迈巴赫VI600？”童瞳看了一眼车钥匙，倒也是诧异了一下，这辆车是才出来的新车，性能是非常的好，车身设计的更是独特，可是价格也非常漂亮，没有两千万绝对拿不下来，就这样给自己了？

童瞳眨巴了一下眼睛，然后僵硬的转过头看着神色不变，似乎半点不奇怪的谭骥炎，童瞳突然感觉自己过去在特别行动组，拼死拼活，枪林弹雨里执行任务，弄不好就是暴尸荒野，可是每一次任务的奖金最多的也不是两百万，实在是太亏了，而这些煤老板一出手就是千万，谭骥炎这个副市长真的有这么大的能力？

“车子就不用了，小瞳喜欢什么车告诉我一声就行。”谭骥炎看着如同捧着烫手山芋一般的童瞳，那表情是十足的震骇，让谭骥炎冷硬的脸庞柔软下来。

刘海德表情担忧的一变，这个礼物送不出去，只怕这件事不能善了，心里立刻扑通扑通的不安跳动着。

“点菜吃饭吧，刘老板喜欢口味，这家的菜味道还是不错的。”谭骥炎倒是没有一开始的冷漠，反而看了一眼刘海德，然后看着他忙不迭的点头道谢，谭骥炎就转向一旁的童瞳，低沉的嗓音里透露着可以感知的温柔，“喜欢吃什么？有几个特色菜还不错。”

饭后，谭骥炎一行离开，刘海德手机突然响了起来，却是银行打过来的电话，所有的账户都已经解封了，让刘海德错愕不解的看着王芸，“账户都没事了，你说谭副市长这是唱的哪一出啊？”

明明没有收自己的车子，可是为什么却又将自己的账户给解封了，而且自己在山西，谭副市长是京官，这一次不为难自己，刘海德不认为谭骥炎会背地里再刁难自己，也就是说这件事就这样解决了。

“谭副市长看起来很在乎童瞳那个艺人，所以以男人的性子，他怎么可能让自己的女人坐其他男人送的车子。”王芸虽然是个女人，不过是一个精明而且心思细腻的女人，饭桌上她可是观察了很久，谭副市长对童瞳可是关心备至，看来传言果真不假，冲冠一怒为红颜果真是今年北京官场的美谈。

“不管如何，没事就好，没事就好，石书记什么时候回县里，这一次的矿难只怕再过几天上面的人都知道了。”刘海德摸不透谭骥炎的心思，也不敢去揣摩推测，既然没事就最好了，还是赶快回他的宁远县。

出了饭店，欧阳明下午不需要上班，所以开车会先去了，童瞳坐在副驾驶位置上，两个孩子坐在后座上，“谭骥炎，你说你如果稍微贪污一点，是不是用不了几年的时间，我们的资产就过亿了？”

“要那么多钱也花不了。”谭骥炎瞄了一眼童瞳，知道她还没有从刚刚刘海德一掷千万的大手笔里回过神来。

“那也是，不过那些煤老板的钱是怎么花掉的？”童瞳好奇的看向谭骥炎，既然能一次送出千万的豪车，这些煤老板是真的有钱，甚至还多的用不掉，可是他们不也是一日三餐，睡一张床，这么多的钱要怎么花。

“儿童不宜。”谭骥炎专心的开着车，能怎么花？赌博都是一场几千万，玩女人，摆阔气，真正的算是烧钱。

“哦，明白。”童瞳回头看了一眼一个坐在最左边，一个坐在最右边的两个孩子，然后低声的开口，因为童瞳还是很

好奇，这些煤老板这么有钱到底怎么花掉的，“那晚上你再告诉我。”

“儿童不宜。”回给童瞳的依旧是相同的四个字。

童瞳愣了一下，然后对上谭骥炎揶揄的目光这才明白过来他口中的儿童也包括自己，不由的一瞪眼，不满的抱怨着，“你才儿童呢！”

“真想知道？”谭骥炎瞄了一眼童瞳，黑眸深处闪过一丝逗弄的笑意。

“嗯。”童瞳点头如同小鸡吃米一般，十足的乖巧。

“过来我告诉你。”谭骥炎如同诱惑小白兔的大野狼。

可惜小白兔却丝毫没有察觉到不对劲，立刻乐淘淘的凑过了身体，因为担心后座的两个孩子听到，所以和谭骥炎靠的很近，“说吧，说吧。”

谭骥炎笑着亲了一下童瞳的脸，这才沉声的开口，“一般人不过是吃喝嫖赌，任何人沾上这四样，再多的家产都能败掉，听说这些煤老板在澳门赌博的时候，从来不是招一个两个女人，而是十几二十个，所以花钱速度自然也就更快了。”

十几二十几个？童瞳目瞪口呆的看着谭骥炎，确定他并不是在说谎之后，恶寒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那些煤老板的脸皮也忒厚了，这么多女人，他不会精尽而亡？

谭骥炎再次的轻薄了一下童瞳的唇，这孩子的表情真的十足的可爱，那些人的肮脏事，小瞳不知道的为好，以为有钱就可以买通官员，只手遮天了，山西是煤城，可是煤城也是这个国家的，不是任由他们那些煤老板随意挥霍的！

“瞳！”谭宸低声的开口，看向童瞳的目光有些的担心，瞳太容易被这个男人给骗走了。

谭亦也是冷哼一声，苍白的脸上带着讥讽的笑容，看向谭骥炎，这个对自己冷眼冷语，残酷的告诉自己，自己一直被蓝家欺骗，蓝家只是将自己当成报复工具的父亲，竟然也会用这些小手段来欺骗她。

童瞳这才想起后座上还有孩子，不由的对着谭骥炎一瞪眼，快速的坐直了身体，谭骥炎也真是的，还在在这里，怎么可以这样随便的亲自己。

原本以为只有一个小鬼，现在又多了一个，谭骥炎板着峻脸，直接的将汽车开向军区医院，谭亦的身体还需要在医院住上一个多月，才能出院，不过早上自己过去一趟看来有了效果，谭亦对小瞳没有了那样排斥的心理，不过谭宸那小脸竟然被抓处了两条血痕来，不过这两个小鬼越不和越好，最好天天打架，再也没有人和自己抢小瞳。

军区医院，病房。

童瞳很是意外会在这里看到童啸，立刻满是笑容的迎了过去，而几乎在同时，被她抱住的谭宸皱了一下眉头，打量的看着童啸，虽然这个人身上感觉不到任何的危险气息，可是不知道为什么谭宸反而有种更加不安的感觉。

谭亦也是看了一眼童瞳，然后一转头直接向着自己的病房走了过去，十足的没有礼貌的小孩子一个。

“爸，这是谭宸。”童瞳将谭宸介绍给童啸，原本以为自己一生就会在最后一次任务里死去，然后介绍，可是童瞳从没有想过突然会有如今的局面，会重新和童啸在一起，会遇到谭骥炎，会有谭宸和谭亦这两个孩子。

“嗯。”童啸看了一眼谭宸，温和一笑，点了点头，轻声的开口，“将谭宸放下来吧，他需要多习惯站立。”

“瞳。”谭宸也挣扎的要下来，他虽然还不会走，可是已经能站很长时间了。

扶着墙壁，谭宸已经可以小步的走着，虽然还是不稳，心理上还非常的不习惯，不过谭宸可以坚持，看着谭宸走进了病房，童瞳立刻想到之前谭亦打了谭宸，不由的担心起来。

而病房里，谭亦靠坐在床上还是在看书，只是此刻他的是适合七八岁孩子看的训练逻辑思维的书，是欧阳明给谭亦买回来的，看了一眼走进来的谭宸，谭亦虽然不太明白他为什么不会走路不会说话，可是谭亦却清楚的知道谭宸并不是残疾，他似乎是比其他人慢很多，如同初生的婴孩一般才开始学习走路和说话，甚至不会拿筷子拿勺子，而是需要她来喂。

谭宸面无表情的看了一眼床上的谭亦，然后低头继续扶着墙壁怜惜着走路，这一刻，谭宸感觉不到谭亦身上那股阴沉的气息，所以也就不需要戒备什么了，专心的迈着步子，努力保持着身体的平衡。

看到病房里的一幕，童瞳算是真正的放下心来，一回头，却发现童啸似乎有些的失神，这一刻，童瞳突然发现童啸虽然看起来很是年轻，可是他的鬓角也微微的有几根白发了，一时之间，童瞳忽然意识到眼前这个男人，身为自己父亲的男人真的老了，在妈妈死后，在自己被送到了基地之后，他一直一个人孤单的过了这么多年。

“我想起了小瞳小时候，她也是这样学走路的。”童啸轻声的开口，儒雅的脸上快速的闪过沉重的思念，在晓意离开之后，自己太亏欠了小瞳那个孩子，残酷的将她送走了，然后年纪轻轻就离开了人世，甚至没有享受过一天幸福的生活，“我不是一个合格的父亲，永远都不是。”

“爸。”童瞳突然感觉悲从心头来，一把抱住了眼前的童啸，埋首在了他的怀抱里，用力的抱紧了他，再也顾不得什么，低声的开口，“我没有死，我没有死，爸，我还活的好好的。”

童啸原本被童瞳突然激动的情绪弄的一愣，只是下意识的抱住了童瞳，然后才听清楚了她的哽咽话，呆滞着，童啸不明白自己听到了什么，什么叫做她没有死？脑海里一道亮光一闪而过，童啸震惊的愣住，这不可能！

不管是多么好的技术，也不可能完全改变一个人的容貌，包括她的身高，而且小瞳的尸体是容温带回来的，自己甚至亲自去了墓地里，那里埋着着自己这一生里最重要的两个女人，一个是他的妻子，一个是他的女儿。

“我也不知道，醒过来的时候就成这样了。”童瞳抬起头抱歉而愧疚的看向童啸，想到自己如今的一切，想到当年进入特别行动组的庄重宣誓，童瞳眼神晦暗下来，“对不起，爸爸，我辜负了你的希望，我是一个逃兵，我背叛了国安部，背叛了这个国家。”

最开始的时候，她只是好奇普通人的生活，没有了行动组那些任务，那些压力，突然感觉到很轻松，所以她真的一开始只是想要过一段普通人的生活而已，然后再回去的，可是遇到谭骥炎之后，一切的一切都变了，偏离了原来的轨道，童瞳发现自己变的自私了，有了私欲，她不再是那个行动组无欲无求的小七，她想要留在谭骥炎身边，想要和他在一起，就这样过着平凡而幸福的日子，再后来和爸爸相认之后，童瞳在幸福的同时却又狠狠的唾弃着自己，她自私的隐藏了一切，享受着一个普通人的幸福生活。

童啸定定的看着童瞳，用力的握紧了手，终于制止了颤抖的胳膊，温热的指尖缓缓的抚上童瞳的脸颊，细细的描绘着，这是一张陌生的脸，对于童啸而言童瞳只是一个认识不到一个月，很得他喜欢的孩子而已，可是如果这个身躯里装的是自己的女儿。

“小瞳，你不用说对不起，是爸爸没有认出你来，是我的失职。”童啸声音也有些的哽咽，这是他的女儿啊，是他爱了一生，猝然离世的女儿，是自己不配当一个合格的父亲，是自己没有认出来自己女儿来。

病房外走廊里有一排长椅，这边过来的人很少，而且因为有童啸在这里，暗中他的随扈都密切注意着这边，不让任何可疑的人出现，自然也就没有人能打扰到童瞳和童啸之间的谈话。

童啸的情绪已经恢复了正常，可是童瞳倒还是情绪波动的厉害，或许是一直以来压抑的内疚和负担都在说出真相的这一刻消失了，所以童瞳哽咽着，一面说着和谭骥炎遇到的事情，一面看着童啸流着眼泪，怎么擦都擦不完。

“都这么大的孩子了，怎么还这么爱哭呢。”童啸温和的笑着，轻轻的擦去童瞳脸上的泪水，最开始送童瞳去基地接受训练的时候，童啸真的担心童瞳会日夜的哭泣，毕竟那样残酷的训练不是一个四岁的孩子可以承受的。

可是让童啸震惊的是童瞳除了被送走的那一刻哭泣过之后，却再也没有哭过，是真的流血不流泪，有的时候，童啸看着下面送上来的关于童瞳的报告，总想着自己是真的做错了，剥夺了一个孩子该有的童年生活，然后再回头的时候已经太迟太迟了，他看到的只是一具冰冷的身体，再也不会说话，不会看着自己。

可是此刻，看着坐在自己身边握着自己的手，哽咽抽噎的童瞳，童啸忽然笑了，很是慈爱，这个孩子是不是将小时候的泪水留到长大之后才哭出来。

“爸，我……”童瞳怯怯的开口，有些担忧的看向童啸，她不想回到特别行动组了，如果没有遇到谭骥炎，如果没有病房里那两个孩子，童瞳会毫不犹豫的回去，因为那是她的责任，可是如今。

“不用说了，我知道，我童啸的女儿已经牺牲了，而你只是我认的干女儿。”童啸何尝不明白童瞳的顾忌，大手轻轻的抚着童瞳的头，微笑的开口，“不要有任何的压力，小七已经为国捐躯了，你已经做的很好很好，比很多人都要好，如今，你是另一个人，负担的是另一个人的生活。”

心里的枷锁嘎达一声断了，童瞳用力的点了点头，再次的抱住了童啸，“那以后谭骥炎欺负我，你要帮我欺负回去。”

“他会欺负你？”童啸失声笑了起来，清朗的笑声里是从未有过的轻松和愉悦，让暗中不远处的随扈一个个都震惊的愣住，这么多年来，他们从没有听过童部长这样的笑声，童部长是温和的，是被剑鞘遮掩了锋芒的利剑，可是此刻他们是真的震惊，不过却也明白一点，谭副市长的女朋友很被童部长喜欢，谭家如果能雄霸军放和国安部，那谭家将是任何人都无法扳倒的。

—分隔线—

“小放放，我有任务了。”吃过饭，谭景御原本想要拖着沐放在床上睡午觉，自然那一天爬上了沐放的床之后，谭景御彻底将无赖的本领发展到极致，死皮赖脸的就是窝在沐放的床上，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反正就是要赖着沐放睡同一张床。

“哦。”卧房里，谭景御此刻是慵懒懒的靠坐在床上，修长笔直的双腿架在床沿，配上他英俊潇洒的脸，看起来有着放荡不羁的美，而沐放则是坐在靠着窗口边的沙发上，手里拿着蓝海豚艺人的资料正在仔细的看着，童瞳怕是根本没有时间在娱乐圈了，之前接下的广告，沐放正在挑选合适的人选。

“小放放，你就一点不担心我，说不定我就危险了，等你后悔就只能抱着我的墓碑痛哭了。”谭景御摸了摸自己光滑的下巴，想自己这么一个玉树临风的帅哥，要身材有身材，有身手有身手，家势也不错，小放放怎么就这么冷淡呢？

沐放低垂的桃花眼里快速的闪过一丝担忧，不过随即又被平静所代替，依旧头也不抬的看着手里的资料，可是只有沐放知道这一刻，突然心就有些乱了，谭景御身手再好，也有出现意外的时候，想要集中精力工作，却根本无济于事，沐放干涩的勾起薄唇，笑的有些自嘲，什么时候就这样让这个无赖的男人介入了自己的生活。

“我不在的时候，有事一定要找二哥，还有，这个号码你记下，不要存在手机上，如果真的发生了什么事情，来不及了，一定要记得打这个电话，什么都不用问，对方会保护你的。”谭景御从床上一跃而起，快速的走到了沐放身边，在手机上按下一组手机号码，虽然谭景御相信谭骥炎的能力，可是二哥这几天只怕要去山西一次，远水解不了近火，而且自己的人，谭景御更希望自己可以保护沐放的安全。

“不需要，有事我自己能照顾自己。”沐放有些烦躁的合上了手里的资料，拍开谭景御放在眼前的手机，俊美的脸上带着不耐烦，“你不将危险带给我的话，我都能自己解决！”

“我这么不招你待见？”一次一次的碰壁，谭景御头痛着，其实他不是什么好脾气的男人，如果是真的好脾气，小时候怎么会成为军区的小魔王，而之后去了军情处，那可不是靠家事出头的地方，谭景御某种程度上有些的暴戾。

他接手的任务都完成的非常好，升迁的也非常快，而他的性格，让他在军情处的领导也有些的头痛，说句难听的就是不服管教，很多时候，那些条条框框的东西，谭景御看都不看一眼，他有一套自己的行事准则，不过在他都能出色的

完成任务，而且没有什么太大的后续影响，所以军情处也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毕竟军情处需要的出色的特工，而不是教条主义之下培养出来的一模一样的特工，真正有个性，会变通的人才军情处更加的需要。

“我以为你早就知道这个事实了？”沐放扬唇笑着，身体微微的靠在沙发上，阳光透过白色的窗纱照射在他白皙如玉的俊美脸上，神情慵懒，带着几分的挑衅，几分的伤人，以前不是没有比沐放更有权有势的人追求过他，可是在沐放的拒绝，甚至刻薄的言语和态度里，那些人都急流勇退了，毕竟都是上位者，都是有自尊和脾气的，能容忍一次两次，不代表能一直容忍下去，沐放不仅仅是一朵带刺的玫瑰，他还是一个无心冷血的人，石头或许都能捂热，可是即使谭景御这样对待沐放，他依旧是冷的。

谭景御笑了笑，继而转而了大笑，然后站直了身体，深深的看了一眼桀骜不羁的沐放，然后转过身大步向着卧房外走了过去，砰的一声关上了卧房的门，卧室里瞬间安静下来。

脸上那带着讥讽的笑容僵硬下来，充满歉意的目光看着紧闭的门，沐放苦涩的笑着，闭上眼，如同被抽走了所有的力量无力的靠在沙发上，手里的文件也滑落的掉了下来，这样就好，他即使喜欢男人，也该找一个配得上他的好男人，而不是自己这样从骨子到灵魂早已经肮脏不已的人。

可是一直以来不都是要赶走谭景御吗？为什么这一刻，看着他转身离开的那一瞬间，心脏剧烈的收缩着，痛的几乎无法承受，如同生生的从心里都剜去了一块，习惯了阳光，习惯了谭景御在身边，习惯了他的嘘寒问暖，死缠烂打，突然失去了，即使一遍一遍的告诉自己，不过是回到了以前的生活而已，可是当灵魂上被刻下了痕迹，便怎么都无法再做到真正的遗忘。

“那个混蛋！”沐放狠狠的从牙缝里挤出话来，那个混蛋只不过缠了自己一段时间，可是沐放明白自己的后半生却都需要用来遗忘他的存在。

“小放放，你就不能喊的好听一点吗？”谭景御的声音突然的在耳边响起，沐放震惊的猛然睁开眼，却还没有来得及反应，谭景御却已经快速的倾下身来，双手抱着沐放的腰，压在他身上的同时，趁机在沐放的薄唇上亲啄了几下。

“你？”沐放别过头，推不开谭景御，也就懒得挣扎，只是还是震惊，刚刚那一刻，他明明是那么愤怒的离开，为什么又回来了？

“小放放，你就认命吧。”虽然还是吊儿郎当的语气，谭景御潇洒的笑着，对着沐放眨了眨眼睛，眼神却是如此的认真而专注，“沐放，你记得，除非我死了，否则这辈子我缠定你了，你身手没有我好，势力没有我大，就算躲到天涯海角，你也逃不了我的手掌心，所以认命吧。”

得意而霸道的宣誓之后，谭景御再次的在沐放的唇上咬了一下，笑的张狂而得意，抱着沐放的身体，即使他也是个男人，可是谭景御发现没有人比沐放更加契合自己的怀抱。

眼眶莫名的一热，沐放突然庆幸此刻自己是被谭景御抱住，让这个混蛋无法看见自己脸上的表情。

“小放放，你知道我这样的工作都是在玩命，虽然不至于那么危险，可是也是枪林弹雨里走一遭，有了牵挂的人，我才会更加的小心，更加的谨慎，才会有必须要活着回来的坚定信念，所以，小放放，不要拒绝我，你是我活着的依靠。”低声的在沐放耳边开口，谭景御用力的抱紧了他的腰，将下巴抵在了沐放的肩窝处。

以前进军情处不过是为了刺激，为了追求另一种生活，打破在谭家一成不变的日子，可是如今，谭景御知道自己会更加小心谨慎的面对每一次任务，因为他不是一个人，他不能让沐放为了自己担心受怕。

沐放猛然的一怔，抬起头看向谭景御，对上他那一双亮晶晶的眼睛，活脱脱的一个等待表扬的模样，沐放突然绷不住笑了起来，修长如玉的手指抚上谭景御的脸，他真的是一个英俊的男人，比自己年轻，比自己张扬，意气风发，日后，他会有更好的前途。

“谭景御，等你任务回来，我会告诉你所有的一切，到时候，你再决定是不是要继续这样，”沐放说了出来，突然感觉心里头轻松了许多，到时候，所有的肮脏，所有屈辱不堪的一切，都将摊放在阳光之下，他会知道自己曾经是怎么样一个人，为了活命，出卖的不仅仅是灵魂，还是有他的身体。

“好，我会安全回来的。”谭景御笑着，露出一口白牙，终于有反应了，也对，想他谭景御是什么人，有他拿不下的壁垒吗？

“小放放这个号码，记下了，我得走了。”谭景御等沐放将手机号码记下了，虽然有些舍不得分开，不过还是快速的收起了手机没有留恋的转身离开，他们都是男人，不需要儿女情长。

这一次，谭景御虽然也是走了，可是莫名的心头的烦躁却似乎消失了，沐放从新的捡起掉在地板上的资料，然后翻开，专注的看着蓝海豚旗下的艺人，开始认真的工作。

按照指示，谭景御开着车调转了方向，有些奇怪这一次竟然换了地点，不过这是军情处内部的事情，谭景御倒也不在意，汽车开了十多分钟之后，进入了一间看似是物流公司仓库的地方，通过安检之后，谭景御下车，按照指示输入密码，按了电梯，片刻之后，谭景御就明白这仓库的地下内有乾坤。

“谭长官，这边请！”电梯门口，一个男人尊敬的对着谭景御开口，引导着谭景御走向一间会议室。

“呦，二哥，你也在。”没有想到看见会议室里的谭骥炎，谭景御笑着摆摆手，视线扫了一圈，落在容温的身上，国安部也过来了，看来倒真的是大事，而会议室里其他的三个男人，谭景御只是颔首招呼着，倒也都认识，只是没有什么交情，毕竟他是军情处的，消息情报自然灵通。

主持会议的是一个女人，很干练很冷漠的一个男人，对着大屏幕详细的介绍了山西这个中国最大的煤城目前的状况，除了越来越糟蹋的环境，黑烟笼罩着整个煤城，到处都是灰尘，地下因为挖煤严重被掏空，很多地方都出现了塌

陷。

而矿难事故的频繁发生，一旦发生矿难，匿尸、藏尸、烧尸、毁尸等等惨绝人寰的事件，不断上演，而执法部门却拿人手短，只是瞒报漏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即使抓了一两个煤老板，后面的煤老板又出现，只不过是治标不治本，即使原本清廉的官员到了山西，不是被同化，就是因为工作上的重大失误，最后被调走，或者降级，山西的问题已经宛若沉疴，到了必须要根治的时候。

两天之后。

山西。

晋商曾纪在中国历史上留下辉煌的一记笔墨，山西自古也是一个文化之城，古韵悠长，可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提起山西，人们想到的就是煤老板，想到的是一掷千金的阔福，是动辄几千万的跑车，是他们在一线城市整幢整幢买房的手笔。

煤城山很多，原本该是一个风景优美的地方，可是如今，从高处看煤城，却如同是置身在巨大的矿坑里，空气里是黑色的雾气弥漫，浓烟滚滚，城市的建筑都如同从煤坑里竖起的墓碑，处处都透露着黑暗的气息，宛若鬼影一般。

谭骥炎和童瞳，还有谭宸一家三口看起来如同普通进入煤城的游客一般，搭乘着煤城最大酒店古晋大酒店前来机场的汽车向着酒店开了过去。

透过车窗，谭骥炎看着汽车外的景色，在北京虽然交通拥堵，可是柏油马路却是平坦，道路两旁绿化带翠绿的透露着春意，可是此刻，汽车外，到处都是弥漫的灰尘，绿化带上那快要枯死的灌木枝上灰尘多的几乎能用扫把直接扫下来，远远看去，都是灰蒙蒙的，道路更是坑坑洼洼的，很难相信这是富得流油的煤城，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是哪条乡间坑洼不平的小路。

峻冷的脸庞上眉宇微微的皱了起来，谭骥炎知道山西的问题很严重，可是在昨天的会议之后，谭骥炎才明白山西的问题比自己原本想要的要更加的眼中，中国到底还有多少地方都如同山西这样，有着各种各样的弊端和沉疴?

童瞳能感觉到谭骥炎情绪的低沉，不由的伸过手握住了他放在腿上攥成拳头的大手，在此之前，童瞳只以为自己在特别行动组的那些任务才是危险至极，可是此刻，看着谭骥炎冷沉着黑眸看着车窗外，峻寒的侧脸紧绷着，眉宇微皱，一股严重之色从他的眼中流露而出，童瞳忽然明白谭骥炎身上担负自己不曾明白的重担和压力。

感觉到手背上的柔软小手，谭骥炎收回了思绪，回给童瞳一个浅淡却充满暖意的眼神，是自己太过于急切了，山西的问题不是一两天就可以解决的，即使这一次过来，谭骥炎明白至多也只是起到警示的作用。

“两位真的是来巧了，今天可是我们古晋大酒店活动，所有入驻的客人都有八折优惠，这时候过去，中午还有资助的餐点。”司机笑着开口，瞄了一眼后座上的一家三口，感觉果真是北京来的游客，比起黑不溜秋的本地人，一看就是大地方过来的。

男的冷峻威严，女的漂亮可爱，连孩子都那么的英俊，哪像那些煤老板的孩子，即使家里富的流油，可是孩子一个个都是土里土气的，不像这些大都市的小少爷们，看起来就像电视剧里那些大宅门里养出来的，贵气的很。

“这可要不少钱。”谭骥炎接过话，低沉醇厚的嗓音异常的悦耳，掩饰了与身具有的威严气势，让他看起来只是一个比较有钱有势普通的游客一般，完全不像是一个上位者，没有一点的官腔调子。

“是啊，不过我们唐老板可是煤城响当当的人物，最为大方了，所以这一次才会有这么大手笔的优惠。”说起古晋大酒店此次的大老板，司机立刻来了精神，他在酒店当司机不少年，也接过不少的客人，也算是练就了一副火眼晶晶，但是却没有看出谭骥炎是个当官的，而且还是一个大官，也许在煤城，一个副市长并不算什么了不起的官员。

毕竟煤城除了市长段峰和市委书记董福生之外，副市长就有八个，煤城这个地方，常来的很多可都是省里的高官，每年也有中央的人会下来一两个，可是谭骥炎这个副市长在北京的势力，可不仅仅是一个副职，他能调动的势力，他手下的关系网，他在军区的背景，和中央高层达成的协议，谭骥炎在北京绝对是跺一朵脚，整个北京城都要晃荡几下，这个时候的谭骥炎，即使是谭老爷子也要给上三分薄面。

而之前谭骥炎一个电话就冻结了刘海德的账户，一方面也让人看到了谭骥炎的势力，另一方面，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去打听，也只当是刘海德家的母老虎得罪了童瞳，所以谭骥炎才会直接挟私报复，可是也让人明白谭骥炎并不是一个真正清廉正直的官员。

他也有私心，这对很多官场上的人而言，比起清官，他们更喜欢结交谭骥炎这样的官员，不贪，但是也不是一根筋到底的愣头青，他手段高超，心思城府极深，这样的官员才是官场上的强者王者。

－－－－－－－题外话－－－－－－－

原本是准备之后华丽丽的相认的，不过突然写到童爸爸，感觉有些心酸，所以和小瞳就相认了，终于其他人，要在山西抓这些贪官的时候，小瞳华丽丽的报出自己另一个身份，直接将这些连谭骥炎都没有能力抓走的高级贪官，当场给扣押抓捕。

158章 观赏野战

酒店大门口就是张灯结彩，童瞳瞄了一眼挂在酒店外的横幅，一个酒店的活动，竟然有这么多省级部门送过来的横幅。

“中央也有不少人打电话过来祝贺，只是为了不必要的影响，所以花篮、横幅什么的都省了了。”谭骥炎低声对着童瞳开口，他只是扫了一眼，就知道古晋大酒店背后的唐老板势力大的惊人。

“这么明目张胆的官商勾结？”童瞳虽然知道一些情况，可是却没有想到会这么严重，就算这个唐老板再有钱，可是省政府，省委，省公安厅这些可都是省级部门，竟然也都送来的横幅祝贺，这让童瞳几乎无法想象这些煤老板背后的势力到底有多大，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只怕也不为过了。

“不能算是勾结，只能说是政府和商业的强强结合，给地方经济添砖加瓦。”谭骥炎冷声的开口，言语里带着不屑，用假的身份办理了入住手续，然后拿着房卡抱着谭宸和童瞳进了电梯。

当童瞳打开门的瞬间，突然感觉到了不对劲，清瘦的小脸凛然一寒，一手将谭骥炎和谭宸推到了门外，手中的房卡如同飞镖一般，咻的一声划破了空气向着房间里隐藏的气息射了过去。

“小丫头，这一手飞镖练了不少年吧？”戏谑的声音传了过来，谭景御快速的接住了宛若利刃一般飞射过来的房卡，笑的格外欠扁。他是在前一天就赶到山西了，所以比谭骥炎和童瞳要早了一天一夜。

“谭三哥，你该庆幸，我手里不是枪。”童瞳提起的戒备放了下来，没好气的瞅了一眼谭景御，然后目瞪口呆的愣住，小脸上是掩饰不住的幸灾乐祸，“谭三哥，你的伪装实在是太……”

“有损形象是吧？”接过童瞳没有说完的话，谭景御哼哼两声，对着镜子照了照，原本英俊帅气的一张脸变的黑乎乎的，带着风餐露宿的沧桑，头发也是凌乱不堪，看起来如同鸡窝一般，五官做了一些改变，带着黑框大眼镜，胡子拉碴着，再加上他身上穿的邹巴巴的黑色大衣，和丢在脚下的一个黑色背包，看起来哪有京城谭三少的风采，活脱脱就一个混江湖的流浪汉。

“查到什么了？”对于谭景御的出现，谭骥炎倒没有什么奇怪，将谭宸放到了床上坐着，看了一眼房间，“检查过了吗？”

“嗯，已经查过了，一切正常。”谭骥炎是现在订房的，所以先一步进入房间的谭景御，自然会里里外外的搜查了一遍，确定没有任何的监听设备，这才没有形象的靠在沙发上。

“谭宸，以后要注意形象，不要像你谭三叔学习，长的丑还出来吓人就太坏了。”童瞳揉了揉笑痛的肚子，一手毫不客气的指着谭景御嘲笑着，一面却又温柔无比的教导着谭宸。

面无表情的小脸向着沙发上的谭景御看过去，谭宸能感觉到眼前这个人是之前见过的，可是却不明白为什么他的样子变了，可是谭宸感觉到气息并没有变，眼睛也没有变，不过瞳说的是什么意思，谭宸还是不明白，只不过感觉似乎是不太好的事情，所以谭宸冷淡淡的收回视线，对上身边童瞳那满是笑意的清澈眸子，心头一暖，然后点了点头，那原本该是面瘫的小脸上是分明有着对谭景御的鄙视。

“小丫头，你什么意思？还有小谭宸，你竟然敢瞧不起我，看见没？这是伪装，伪装，你之前那样才是货真价实的狼孩子野孩子！”谭景御不满的抗议着，努力的想要摆出英俊潇洒的表情来，然后想起自己此刻这邋遢的伪装，不得不偃旗息鼓，只能哼哼着。

谭宸小脸倏地一下寒了几分，酷似谭骥炎的黑眸在瞬间充满了危险的野性，冷冷的看着对着童瞳大呼小叫的谭景御。

而谭骥炎则是直接的将刀子似地利眼看了过去，低沉的嗓音怎么听怎么的危险，“怎么？你对小瞳有意见？”

“二哥，说笑的，说笑的。”谭景御吞了吞口水，立刻做出投降状，这一大一小的两个男人瞪起人来还真的很瘆人。

谭三哥你真的很没有骨气！童瞳摇摇头，很是看不起的瞅着谭景御，谭三哥可是军情处的头头，不应该是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怎么谭骥炎一句话就软了骨头。

你有骨气，你试试看被这一大一小的两个人瞪着？谭景御自然受到童瞳的目光，立刻和她眉目传情的交流起来，大的这只可是自己二哥，现在立马就能灭了自己，小的这只虽然目前无害，可是二十年后，自己老了，这小鬼可是年轻力壮，这要是树敌了，谭景御可以想象自己这一生被凌虐的悲惨境地，所以他这是全盘考虑，适度屈服。

“谭骥炎，我要喝水，谭宸站好，我帮你脱了外套。”童瞳纤细的眉头一挑，然后直接下达着命令，却见原本还冷酷着脸，放着寒气的谭骥炎立刻转身去给童瞳倒水，而谭宸也恢复了面无表情的一面，任由童瞳帮他脱衣服。

你强！谭景御对着天花板翻了个白眼，这就是一物降一物，不过谭景御目光精明的一闪，然后看着倒水的谭骥炎和站在童瞳身边的小谭宸，嘿嘿的阴笑两声，不知道这一大一小两只对抗上，到底谁更胜一筹？

“继续？”谭骥炎将水递给了童瞳，凤眸看向谭景御那不怀好意的笑脸，盯着这一张刘海浪的脸，小御这表情看起来真的很猥琐，不过为了不让谭景御再一惊一乍的，所以谭骥炎还是绷着峻脸，只是目光略微偏了一下，直接无视谭景御那伪装过后惨不忍睹的面容。

“我是用解放军报记者的身份过来的，一入住了酒店之后，半个小时之后，隔壁就住了一个跟屁虫，我到哪，他跟到哪，这一次的猫儿山矿难市里已经知道了，昨天我去了安检部门，公安，还有矿务局，一个负责相关事宜的领导都没有找到，不是出差就是联系不上，其他的工作人员都是口径一致，没有接到上级部门的准许，他们不接受任何的采访。”

说到这里，谭景御推了推脸上的镜框，满脸的讥讽之色，这就是煤城的政府部门，出了事，不是积极的去解决，而是拖着瞒着，真的以为中央高层是吃素的，能瞒的了？不自量力，自找死路！

“猫儿山矿山那边呢？”对于这样的情况，谭骥炎已经推测到了，这不是煤城第一次发生重大事故的矿难，也不会是最后一次，这些政府部门的官员，早已经混出了“经验”，驾轻就熟了。

“那边我是第一站就过去的，矿已经停产整顿了，大门紧锁，所有的矿工都找不到，矿山相关负责人也都找不到。”谭景御是打者记者的头衔过来的采访的，所以他真正的身份还不至于暴露。

“附近的村民呢？”童瞳正给谭宸擦着脸，听到谭景御的话，不由的开口，就算找不到矿上的人员，可是四周还是有

村民，发生了这么大的矿难，村民应该都知道。

“都被人下达了命令封口了，遇见一个躲一个，就连五岁的孩子都猛摇头。”谭景御笑了起来，动了动肩膀，然后看向脸色冷峻的谭骥炎，有些的幸灾乐祸，“二哥，煤城这一块就是一个硬骨头，你要怎么查？”

这一次任务是由政府、军方和国安部三部门联合，谭景御的任务就是用记者的身份打探谭骥炎需要的一切消息，国安部的人目前还没有露面，不过应该已经行动，渗透到任务里了，谭骥炎虽然是中央调查团的一员，不过却是全权负责，大局出发，所以这一次的任务还是以谭骥炎为首，做好了，谭骥炎从中央到各个地方省只怕又要惊起千层楼，势力直线上升。

童瞳也将目光看向谭骥炎，如果是杀一个人，跟踪一个人，或者是监听一个人，这些童瞳都能很好的完成，可是谭骥炎面对的是整个煤城大大小小的官员，和煤城富得流油的煤老板，甚至还牵扯到了中央的某些人，这想要查，童瞳就感觉自己是一个头两个大，可是一想到是谭骥炎，童瞳立刻熠熠的目光期待着，是对谭骥炎百分百的崇拜和信任。

“不急，先了解一下具体情况再说。”谭骥炎回给童瞳一个稍安勿躁的眼神，自己掌握的一些内幕和之前会议上的一些情况都不够精准，想要查煤城，还是需要到煤城里来查。

“你和谭三哥继续说，我出去逛一下。”这是童瞳的习惯，其实也是谭景御的习惯，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他们第一时间都会去观察周边的环境，而入住的酒店，更是重中之重，有几个出口，逃生通道在什么地方，酒店的监控设备都装在哪里，最近的医院，公安局，人流量大的商场，这些情况都需要亲自去了解。

“谭宸，你和我一起出去吗？出门！”童瞳指了指门口，清澈的目光柔和的看着站直的谭宸，虽然目前语言交流是不行的，可是童瞳和谭宸之间倒是很有默契，一般互看一眼就能大致的推测出来意思。

谭宸摇摇头，视线落在放在床上的语音识物卡上，这是来之前童啸买来送给谭宸的礼物，一盒子里有很多的大卡，然后将卡插到机子上，手一点卡片上的实物图，立刻就会有语音出来，标准的普通话，是教授谭宸学习语言的最好工具。

“好吧，那你就先留在这里，不要让谭三哥欺负你了。”童瞳也不勉强，就一个人先出门了，而屋子里，谭骥炎和谭景御也交谈着，不时的伴随着语音响起。

“二哥，煤城这些官员真***不是……”

“人，人，人。”谭宸点了一下人物的图片，语音立刻清晰的吐出发音，让谭景御说了一半的话卡在了喉咙里。

“二哥，这煤城是从上到下的勾结，今天古晋大酒店的活动来的可都是市里有头有脸的人物，这些煤老板和官员都快要穿同一条……”

“裤子，裤子，裤子。”床上的点读机再次发出标准的声音，让谭景御如同吃了苍鹰一般的难受，眼神瞄了一眼谭骥炎，二哥不去收拾这小鬼，这点读机的声音也太吵了一点。

“继续！”谭骥炎冷声开口，余光扫过站在床边一面用点读机的谭宸，一想到这小鬼如今对童瞳都是直接亲密的喊着瞳，谭骥炎峻脸一黑，就有种想要将谭宸给丢回亚马逊大丛林的念头，可是不得不说这小鬼真的很聪明，进步的甚至让人感觉到震惊。

客房外。

谭骥炎订的虽然不是顶级的总统套房，可也是一晚上也要3888元顶级房间，安静的走廊里，童瞳忽然停下了脚步，目光有些诧异的观看着墙壁上的一幅《秋猎》的古画。

之前入住房间的时候童瞳也看到了，当时只是扫了一眼，以为是高仿的赝品，可是此刻，童瞳这才震惊的发现从构图、到着墨、到表框，和一旁的题字，怎么看这都是宋朝的真迹，虽然她并知道这样一幅宋朝古画市价多少，可是这样的古董竟然就悬挂在酒店的走廊上，这让童瞳真的有些吃惊。

随着步行，童瞳已经从一开始的震惊转为了平静，这个酒店里摆放的很多东西都是货真价实的古董，尤其是之前那一间正被打扫的总统套房，书房里的桌椅都是至少有五百年以上的历史，一张椅子至少也价值十二万以上，更不用说摆放在总统套房里的那些小玩意，简直堪比一家古董店。

而最吸引童瞳的是走廊尽头观景台侧面的那个玻璃罩起来的汉白玉观音像，童瞳自己是玉石雕刻家，所以比起其他的古董，她更懂这一尊汉白玉的观音像的价值，这么一大块毫无瑕疵的白玉已经很难得了，更不用说这精美的雕工，即使童瞳自己也没有这样纯熟的手艺，更不用说这尊汉白玉还是古物，根本就是有市无价。

有人过来了，童瞳身影一晃，藏到了屏风后面，即使被人发现了，也只是以为她在观看这雕刻着清明上河图的屏风。

“唐老板可真是个人物，今天市里大大小小的人物都过来了。”

“是啊，不过这件事倒是奇了，之前不是说唐老板和刘海德都在争这一间酒店，可是去年唐老板还因为案件被抓了关了一年，虽然说最后是有惊无险的放出来了，可是大家都以为这酒店肯定是刘海德的囊中之物，怎么就突然被唐老板给收购了。”

“唐老板后面有人，而且还是一个大人物，你傻啊，你以为今天唐老板为什么这么高调的举办活动，他就是要告诉所有人，他唐磊不但没有垮，而且还比以前更强，能用两个亿买下这原本是煤城标志性的酒店，不是有政界的人帮忙运作可能吗？听说这酒店里的古董搜罗起来就不止两个亿。”

“是啊，这可是块肥肉，还真是背后有人啊，原本属于政府的酒店就这么低价的卖给了个人。”

交谈声渐渐远去，童瞳从屏风后走了出来，站在观景台的回廊上看着下面的池塘小谢，的确这个酒店里的古董都不

止两个亿，更不用说这一间五星级的大酒店的产权，每年的营业额，童瞳又开始想着谭骥炎这要是贪污受贿，那中国不是又多了一个大贪官。

唐磊刚结束了活动上的谈话，交际了一番之后，这才华丽的离席，他原本最喜欢的就是观景台这边，站在二楼，静静的看着下面的池塘荷叶，虽然是仿照江南园林建造的，可是做工到材料却比江南园林更胜一筹，那一块假山就是从太湖挖出来的太湖石，足足有五米多宽，两米多高，上面刻着一句古诗——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

太湖石一旁的角落里就种植了一株梅花，冬而下雪的时候，夜色之下，月光皎皎，白雪无尘，梅香扑鼻，让人瞬间有种置身千百年前的感觉，此刻，唐磊刚过来就发现了回廊里有人，眉头不由自主的皱了一下。

原本以为是过路的客人，可是当脚步声忽然停了下来时，童瞳第一时间的转身回头，将后背留给陌生人是致命的危险。

童瞳今天穿了一件淡绿色的上衣，下身深蓝色的长裤，平跟小皮鞋，头发扎成马尾辫，露出一张白皙精致的面容，不同于煤城的女人，总感觉皮肤很粗糙，即使有钱的女人可以不断的美容保养，却少了那份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美丽，而童瞳的美是一种精致，一种自然而言的清新。

在唐磊打量童瞳的同时，童瞳也在不动声色的打量了唐磊，是一个三十来岁的男人，比谭骥炎要矮一些，肤色有些的黑，不过五官英俊，脸上带着笑，给人一种热情爽朗的感觉，可是这个男人却有着一双很厉的眼睛，那是再爽朗的笑容都遮掩不了的锐利。

童瞳不太有什么和人交往的经验，尤其是和陌生人，以前她都是独来独往，二十多年的独处之下，即使和谭骥炎在一起之后有很多改变了，那也局限于是面对自己身边熟悉的人，她关心的人，对于陌生人，童瞳是连最基本的交际都没有的，确定唐磊虽然很危险，但是不至于对自己造成什么，所以童瞳直接的越过他，向着观景台外走了过去。

“小姐，不是本地人？”在煤城，没有人不是认识唐磊的，他和刘海德被誉为煤城两大巨贾，而比起刘海德那黝黑如同矿工的形象，唐磊差不多成了整个煤城所有女人心目里的王子，高大帅气，性格开朗热情，出手阔绰，朋友满天下，而且他有钱，他的矿不比刘海德小。

唐磊也不是刘海德这样爬上来的，他从小品学兼优，然后在美国加州留学归来之后，才接手了家里的煤矿，从二十二岁到如今的三十二岁，中间虽然有不少波澜，可是唐磊还是挺过来的，习惯了女人看向自己的眼神，而今天童瞳那原本清澈的目光只是冷淡的从自己身上掠过，如同看待一个陌生人一般，然后迈步离开，唐磊出人意料的先开口了。

“游客。”童瞳简略的回答了，再次抬起目光疑惑的看向唐磊，他会突然开口，童瞳是有些的奇怪，如同谭骥炎这一类的人，你很难想象某一天，谭骥炎突然和擦身而过的一个女人搭讪，谭三哥这样做才差不多。

“古晋虽然是酒店，不过更像是一个皇家园林，小姐可以四处看看，出了门右转就能看到百草园了，敝姓唐。”唐磊朗声的开口，给人健谈而热情的感觉，尤其是此刻他的笑容，如同火焰一般，让陌生人有种突然在异乡遇到朋友的熟络感觉，无形之中能让人产生好感，放弃戒备。

童瞳静静的看着唐磊，有些奇怪的眨了眨眼睛，然后露出恍然大悟的感觉，唐磊也是加深了脸上的笑容，知道童瞳想必是认出了自己的身份，毕竟在这个酒店，又姓唐，自然就知道他是唐磊了。

“你这是和我搭讪？”童瞳声音里充满了惊奇，以前在特别行动组，她都是独来独往，即使在国外出任务的时候，也是尽量减少自己的存在感，不让任何人注意到她，如同容温一样，明明是一个极其出色的男人，可是他走在人群里，却偏偏能人忽视的当成空气。

以前的童瞳自然没有被人搭讪过，而重生之后，她就进了蓝海豚，有了经纪人之后，又被沐放每天耳提命名的教导着，身为艺人的童瞳虽然被粉丝追捧过，不过倒也没有搭讪的经历，而和谭骥炎的关系半公开之后，除非有哪个男人想被化学阉割，才会不要命的和童瞳搭讪，这不，唐磊这样的笑容，让童瞳乐了，她也终于知道被搭讪的感觉了。

唐磊的笑容有瞬间僵硬着，让他的表情显得极度的不自然，不过片刻之间，却又恢复了常态，朗声笑了起来，比起刚刚那公式化的热烈笑容，此刻眼神却多了几分的诚挚，“小姐很风趣，那不知道我有没有搭讪成功呢？”

童瞳仔细的打量了一下唐磊，她之前没有去看谭骥炎那些资料，因为她目前主要是要陪着谭宸，所以只是知道唐磊这个名字，不过从此刻他的衣装气质，再加上他的性质，童瞳已经知道他是谁了。

说实话，童瞳倒很想和唐磊接触一下，多了解一下煤城的情况，看看能不能帮谭骥炎搜罗到一些有用的消息，毕竟这样的机会可遇不可求，可是让童瞳犹豫的是，谭骥炎这要是知道了，肯定会不高兴的。

“小姐这是担心自己的男朋友会误会？”唐磊火眼晶晶，直接点出了童瞳的顾虑，略带黝黑的英俊脸上露出宽容的笑，“其实我只是想要略尽地主之谊，小姐如果不放心，可以让你男朋友一起过来的。”

这个男人果真不简单！童瞳对于唐磊能看出自己的心思倒也没有什么奇怪，毕竟她没有要刻意隐瞒，谭骥炎即使生气，最多在床上多折腾自己几回，反正他也没有少折腾自己，所以目前而言，打探消息比较重要。

童瞳偏着头，瞅了瞅唐磊，“走吧，我去看看你说的百草园。”

唐磊自然也没有再提起什么男朋友，优雅的一欠身，让童瞳先行，他紧随在一旁，保持着两步的距离，不显得过于的亲昵，但也不会让人感觉到疏离。

“你刚刚的激将法没有用，我只是自己想去看看百草园。”童瞳忽然开口，侧目看向唐磊，他一惊之后，再次露出一口白牙的笑脸，童瞳皱了一下眉头，“你的牙齿都是假牙？你被人刑讯逼供过？”

“这么明显吗？之前的牙医分明和我说这是最好的烤瓷材质，还加了玉在里面，色泽和真牙没有和的区别，看来我是上当受骗了。”唐磊笑着调侃着，可是眼神却显得有些的锐利，她之前分明不认识自己，自然也不可能知道自己的事情，

这一口牙是去年被抓关押之后被打掉的，可是唐磊死咬着不曾开口，愣是一个字都没有泄露出来，没有泼任何一个官员的脏水。

所以唐磊这身硬骨头这才得到上面人的赏识，这样的商人，官员用起来才放心，而古晋大酒店就是上面犒赏他忠心硬骨的一个谢礼，否则当初他和刘海德征得你死我活，头破血流，却也没有分出一个高下来，而自己出狱之后，所有人都以为自己垮了，不行了，可是有了上面人的支持，酒店就被自己用两个亿的价格给盘下来了。

“不算上当受骗，只是因为色泽太过于均匀，所有的牙齿大小归于规整，所以我才看出来的。”童瞳是玉石设计师，所以对于细节，比一般人要仔细很多，而烤瓷牙的色泽太过于相似，所以她才看出不对劲的地方。

“原来如此，小姐是一个好的玉石鉴赏家。”唐磊笑着开口，这一次轮到他小小的炫耀一下自己的敏锐观察力。

童瞳原本清淡平静的小脸此刻彻底垮了下来，自己果真因为是普通人的身份，所以太过于松懈了，因为她喜欢玉石，更喜欢这些雕刻出来的精美玉器，所以一路从二楼的观景台下来，对于沿途摆放的玉器，童瞳自然多投了一些注意力，没有想到立刻被身边的唐磊给捕捉到了。

唐磊不是没有遇见过聪明的女人，宁远县县委书记石继建的情妇王芸就是一个非常聪明有手段的女人，而唐磊自己的公司里也有不少精明能干的女人，有两个得力的助手就是清华经济管理系毕业的高材生，可是唐磊却没有遇见过如同眼前的女孩一般明明聪慧可是却又矛盾的有着一双清澈如水的干净眼睛，她观察的细微，而且敏锐，可是却又不给人任何一种算计的城府和心机。

如同此刻一般，被自己看出了身份，她皱着小脸，蔫蔫的，如同一个不满的小孩子，什么样的环境之下，什么样的父母能教育出一个明明心思聪慧，却能保持着稚子一般单纯心境的孩子。

“我不是鉴赏家，我只是玉石设计师。”情绪来的快去的也快，童瞳笑着一耸肩膀，虽然说有些不满意自己的松懈，不过这也间接的说明自己已经慢慢的如同普通人一般了，而且爸爸也说了，小七已经为国牺牲了，所以自己只需要当一个普通人就好。

“那百草园一定会让小姐喜欢的。”看着童瞳脸上那嫣然宛若阳光一般轻松的笑容，唐磊似乎也受到了感染一般，心境也变得轻松，这样的轻松和惬意，他已经好多年没有了，当时从看守所出来时，那一刻，看到久违的太阳，他的心境也是如这一刻这般，是那么的充满了活力，而此刻，余光掠过，看着童瞳走向百草园，唐磊眼神从欣赏转为了一股深思的复杂，也快步跟了过去。

百草园说是草，其实不如说是百花园来的更加的贴切，在煤城这样环境污染严重，空气混浊的地方，这样一个宛若仙境的地方，几乎让人不敢相信这里真的是煤城，碧绿如茵的草地，湖泊的水碧绿而清澈，难怪之前在观景台看到的池塘水那么清，原来和这边的湖泊是相通的，种植了多年的绿树高耸入云霄，风吹着落叶，走在中间，几乎让人以为是行走在国外的某个静谧的街道上，充满了安静和浪漫的气氛。

谭骥炎和童瞳加上谭宸一家三口过来时，都改了身份，当然，面容上也有一些变化，虽然不至于像是谭景御那样直接由京城谭三少转为落魄流浪汉，但是也让人不至于看到谭骥炎的脸就想到北京市谭副市长，而童瞳的改变其实就更简单了，她之前出现在报纸杂志上都是花了妆的，而如今素面朝天，五官上稍微有些细节的变化，除非是那些特别追捧她的粉丝，一般人绝对认不出来。

“你怎么来了？”听到身后的脚步声，童瞳疑惑的回头看向走过来的谭骥炎，不再是他一贯的黑色西装，而是换了和童瞳一样的休闲装，谭骥炎上衣是一件烟灰色的v领毛衣，宽松的牛仔裤，原本梳理整齐的黑发此刻却是透露着随意的凌乱，戴着黑色的墨镜，峻脸没有了之前的威严和冷酷，虽然还是不苟言笑的一面，可是多了一份轻松，看起来更像是一个沉默内敛的商人。

“问了服务员找过来的。”谭骥炎沉声的回答着，透过镜片后的目光带着几分的警惕扫过童瞳身边的唐磊，然后径自的走到她的身边，握住童瞳的手，宛若是有几分吃醋的丈夫，不过还是风度翩翩的控制住了情绪，对着唐磊不失礼貌的微微颔首。

“唐先生，这是我老公，也姓唐，单名火。”童瞳简单的介绍着，依旧没有说出自己的名字，这也是谭骥炎入住酒店时用的假名，身份是北京过来的游客，一家三口，能入住3888元的房间，自然也是有钱或者有势的人，不过谭骥炎此刻的装束，和他刻意表露出的一些气息，让唐磊感觉他是一个人物，但是不是那种高深莫测，自己都看不透的人，所以也没有太多的防备。

原本的两人行变成了三人行，童瞳原本只是连名带姓的一起喊着谭骥炎的名字，如今不方便了，只能直接喊一个谭字，而第一次喊出口时，谭骥炎和唐磊同时接口，让童瞳愣了一下，然后尴尬一笑，指了指谭骥炎，让唐磊明白她叫的人是她的老公，而谭骥炎再次将警告的目光看了一眼唐磊，带着五分真五分假，让唐磊倒真的没有把眼前这个男人和北京市副市长，这一次即将调查猫儿山矿难的调查组官员联系到一起。

忽然，敏锐的耳力之下，童瞳脚步一顿，原本是继续去看花的，可是此刻，童瞳却快速的回头对着谭骥炎和唐磊做了一个噤声的手势，然后拉着谭骥炎向着左边的树林走了过去。

谭骥炎和唐磊也都算是响当当的人物，可是在敏锐方面和童瞳还是没有办法相提并论的，虽然两人不知道童瞳要做什么，不过却都是跟了过去，甚至放轻了脚步声。

树林这边有一个木制的藤架，是一个休息的亭子，木制的结构，绿油油的藤蔓攀爬上了木头上，远远看去如同一道绿色的墙壁，可是那声音却怎么都压抑不住。

童瞳小嘴张成了o型，果真是有人在打野战！

踮起了脚，因为地势的关系，所以下面那个亭子里的一幕是一览无余，劲爆，火辣，尤其是看到女人那白皙的双腿被叠成了m型压在胸前，童瞳只能震惊的张大了嘴巴，难道是练过柔术的，能将腿压成这样，还叫的那么大声。

童瞳一面目瞪口呆的看着现场版的av，可是一面不忘记用手直接捂住谭骥炎的眼睛，美其名曰男人容易冲动，所以不宜多看。

可是被蒙住眼睛的谭骥炎很是无奈，这孩子似乎从来山西就有些不同了，心情比以前更加的轻松，总是露出笑容，谭骥炎知道童瞳的身份绝对不是一个孤儿院的孤儿这么简单，可是所有人都查不出来童瞳的真实身份，谭骥炎也没有追问过什么，不过他却知道这似乎是童瞳的一个心结，尤其是在她面对童部长的时候。

可是这一次来山西，谭骥炎能感觉出童瞳细微的变化，不过对于童瞳这样热衷现场版的野合，谭骥炎峻脸沉了沉，只感觉头痛和无奈。

唐磊此刻笑容里多了些许的讥讽，亭子里的正因为极致运动而忘乎所以的男人，唐磊认识，是这一次来参加酒店活动的一个官员，不过明明是西装革履，不过此刻看起来倒是衣冠禽兽更加的合适，而里面的女人，唐磊个子比童瞳高，扫了一眼也认出来了，是某个中型煤矿里的一个销售部主任，看来又是权色交易。

“手拿开！”谭骥炎听着那越来越刺耳的声音，尤其是女人的叫声尖锐的很，让谭骥炎不悦的皱起了眉头，本质上他还是那个不苟言笑，冷酷内敛的北京市副市长，对于这样的场面，谭骥炎并不喜欢。

“不行，情况太激烈，不适合男人看，对吧，唐磊。”童瞳直接的否定了，她才不要谭骥炎看到其他女人这样光裸的身体。

唐磊无力看着被树荫枝遮挡住的天空，他能怎么回答？不适合男人看？难道自己不是男人吗？

童瞳其实来看现场版野合，不是因为她对这个有兴趣，毕竟之前在特别行动组，她还经受过专业的训练，她只是一直都有个疑惑，她的体力锻炼的明明就很好了，而且，她的身手比起谭骥炎就更好了，谭三哥也不是自己的对手，可是对于每一次在床上却被谭骥炎折腾的死去活来，全身都像是被汽车给碾过一般散架了，所以童瞳就很是怀疑，难道自己的体能变弱了？还是说在爱做的运动里，处于下方的女人比较容易累。

可是身边没有闺蜜，网络上相关话题一直被和谐了，所以童瞳就一直带着这个让自己很是郁闷的疑惑，如今突然看到现场版了，所以童瞳决定一定要好好的观察一番，看看只有自己会这样，还是所有的女人都会在最后变得全身无力，腰酸背痛。

童瞳有时候是非常固执的，这一点谭骥炎比任何人都清楚，所以他知道童瞳是那种看起来没有什么性格，不会生气的人，可是一旦触犯到了她的底线，她会在瞬间化为血煞修罗，所以谭骥炎虽然知道童瞳绝对不会是对亭子里那一对正打野战的男女有什么兴趣，不过还是按照童瞳的意思留了下来，当然他已经拿下墨镜的眼睛上一直有一双柔软白皙的小手。

而唐磊则是舍命陪君子，也留了下来，这样的事情他看过很多遍，倒也没有什么尴尬和不好意思，只是很是好奇眼前这个明明一脸单纯，眼神纯净的女孩会突然对这个有兴趣，她到底想要看什么？

“你以后敢用这么变态的姿势，我灭了你。”童瞳同样没有什么尴尬，以前出任务的时候，她记得死在自己手上的有三个人都是在这样嘿咻的情况之下被自己一枪给解决的，所以现场版她也看过不少，自然不会感觉有什么不妥。

毕竟对方都敢光天化日之下野合了，自己还有什么不敢看的，不过看到那个男人变态的姿势之后，童瞳立刻警告的在谭骥炎的腰上狠狠的掐了一下，然后手指还旋转了九十度，让谭骥炎皱了一下峻脸，他真的很无辜，他一直还被蒙着眼睛，哪里知道这孩子说的是什么变态姿势。

“这女的叫的有点假。”终于能看见女人的脸了，童瞳这才发现女人脸上那表情好像是刻意伪装出来的，明明很是讨厌的眼神，可是却露出那种迷醉的表情，叫的太过于尖锐，耳朵都难受了。

谭骥炎不决定对此发表什么意见，而唐磊也再次做出观天的动作，也不发表意见，说实话，这如果再有其他人过来，只怕这观看野战的童瞳三人会被人说成变态升级版吧，毕竟野战到处有，可是这样光明正大站在一旁偷窥野战的人可不是天天能遇到。

终于在男人那老牛版粗喘的喘息声里，和让人不堪入耳的话语里，女人再次拔高的叫了起来，野战彻底结束，童瞳皱了一下眉头，然后看着女人露出媚态，一面穿衣服，还服侍着软瘫无力的男人穿衣服之后，童瞳彻底被打击到了，难道是自己太弱了？

“唐磊，你以前和女伴在一起的时候，也是对方伺候你穿衣服？”童瞳蔫了，带着最后一点希望问向身边的唐磊。

原本以为野战终于结束，谭骥炎和唐磊也算是松了一口气，毕竟这真的不太雅观，可是童瞳话一问出口，谭骥炎的峻脸一寸一寸的黑了下来，而唐磊终于露出尴尬的笑容，对上童瞳那急切想知道答案的目光，点了点头，“有时候。”

果真自己是特例？可是为什么自己会这么弱呢？每一次运动之后，她是连小指头都懒得动一下，洗澡都是谭骥炎直接代劳的，而床单什么的也是谭骥炎换的洗的，童瞳这一次真的被打击了，耷拉着小脑袋，如同霜打的茄子一般，什么心情都没有了，直接转过身向着来时的方向原路返回。

“失陪！”谭骥炎沉声的道别，然后大步的追了过去，亲密的揽过童瞳的腰，虽然不知道这孩子到底受什么打击了，不过谭骥炎想了想就明白过来了，低头在童瞳耳边道，“不是你体力差，是我比较勇猛。”

159章 匿名举报

“谭骥炎，你不用安慰我。”童瞳凉凉的瞅了一眼谭骥炎，不相信他的安慰，没有理由其他女人在运动之后都还生龙

活虎，甚至还能帮男人穿衣服，自己根本就软的如同一滩泥。

“你刚刚不是说那个女人叫的很假，这说明刚刚那个老男人并不太行，所以她才有力气说话穿衣服。”谭骥炎继续安慰着失落的某个笨孩子，其实这有什么可以比较的，谭骥炎很想叹息，可是一看到童瞳无精打采的模样，他便心疼了。

“可是唐磊看起来年轻力壮，不至于不行吧？”童瞳无力的辩白一句，还是认为是自己的体能太差，脑子里已经开始了无数的训练计划，努力让自己多出六块腹肌，胳膊上练出两只小老鼠。

“有些人中看不中用。”对于打击任何一个觊觎过童瞳的男人，谭骥炎绝对是丝毫不留情面，“要不今晚上我们只做一次，你肯定不会感觉到腰酸背痛。”

“真的？”

“嗯。”

“好，我们回去就试！”

可是当两人打开门，看见还是站在床边，正对着点读机学习认识物体和发音的谭宸的时候，童瞳立刻将谭骥炎给抛到了脑后，快速的抱起谭宸，满眼的心疼，谭宸太过于认真了，这让童瞳有些不放心。

“休息一下，谭宸。”童瞳抱起一直站到现在的谭宸，将他放在了床上，脱去了鞋子之后，谭宸立刻窝到了童瞳的怀抱里，面无表情的小脸上看得出有些的沮丧。

童瞳第一个出门之后，之后谭骥炎也离开之后，谭景御也走了，古晋大酒店里安排了军情处和国安部的人，所以倒也不用担心谭宸的安全，可是谭宸试着按照点读机上的声音说话，才发现除了瞳字他可以清晰的说出口，其他的字他听在耳中，也记住了意思，可是除了嗷嗷的声音之外，却根本无法如同其他人一般说话，所以谭宸感觉到心里很难受，沉甸甸的，于是小小的身体向着童瞳的怀抱里蹭了蹭，胳膊抱着她的脖子，自己一定让瞳失望了。

“慢慢来，不要着急。”明白谭宸的急切，童瞳回给他一个安心的笑容，低头，在谭宸的眉心落下一个温柔的吻，这个孩子太过于急切了，让童瞳不由的心疼起来，一手揉捏着谭宸的腿，舒缓着他长时间练习站立造成的肌肉僵硬。

“瞳。”眉心间突然多了一道柔软的触感，谭宸只感觉心头那种难受的，如同不能呼吸的窒闷感觉消失了，低低的喊了一声童瞳，然后又沉默的任由她捏着自己的腿，蜷缩在她的怀抱里。

谭骥炎看着床上的童瞳和谭宸，想到之前自己好不容易安抚了童瞳失落的情绪，顺便将人也准备给拐到床上，虽然说只能做一次，可是聊胜于无，可是此刻，谭骥炎看着被无视的自己，只感觉眼前这个亲密的窝在童瞳怀抱里接受她按摩的小鬼就是自己的上辈子的仇人，丢不去亚马逊，将这小鬼丢进煤坑里也是好的！

似乎是察觉到谭骥炎的眼光，谭宸从惬意之中快速的睁开眼，黑眸里带着戒备看向谭骥炎，他能敏锐的感觉到谭骥炎的眼神有些的不对劲，这让谭宸不由的抱紧了童瞳，自己还太过于弱小，保护不了瞳。

眼神不错！欲求不满之下，谭骥炎毫不客气的爆发出全身冷酷锐利的寒意，而谭宸虽然被一种上位者的威严震慑着，不过还是绷紧了小脸，毫无畏惧的迎视着谭骥炎杀伤力十足的眼神，只是身体绷的更紧了，不安的感觉更强了，而谭宸心里要变强的念头也是成倍的增长着。

童瞳原本是该谭宸揉着站的僵硬的小腿的，可是揉着揉着，却感觉谭宸的腿似乎越来越硬了，这让童瞳不由疑惑的抬起头，自己按摩的手法可是专业的，然后便看见大眼瞪着小眼的的一大一小两个男人，疑惑的眨了一下眼睛，“谭骥炎，你和谭宸在做什么？对眼睛？谭宸还小，不会变成斗鸡眼吧？”

一想到此，童瞳不由抱紧了谭宸，然后快速的将他的小脑袋给揽回了自己的怀抱里，她可不想看到英俊帅气的谭宸变成了斗鸡眼，一说话，一看人的时候就是白眼珠直转悠。

谭骥炎无奈的叹息一声，深深的看了一眼童瞳，然后转身向着书房走了过去，还是先工作要紧，而谭宸也彻底放松下来，然后身上竟然汗津津的湿透了。

“谭宸，很热吗？”童瞳也发现了，小手直接伸到了谭宸的衣服里，然后发现他背上都是汗，“谭骥炎要工作，我给你洗澡！在温水里泡着，按摩的效果会更好。”

谭宸看着亮晶晶着目光，满脸笑容的童瞳，虽然不知道她说的是什么，可是谭宸却还是点了点头，乐得童瞳快速的在谭宸的脸上再次吧唧亲了一口。

“宝贝儿，你先休息一下，我去浴室放水。”第一次给孩子洗澡，童瞳笑眯眯着一双眼，身影利落的床上翻下，快速的向着浴室方向蹿了过去。

谭骥炎站在书房门口，手里还拿着一份文件，无奈的看了一眼已经离开的童瞳，自己的女人舍不得说一句重话，所以谭骥炎毫不客气的将冰冷的凤眸盯着床上的谭宸。

谭宸冰寒着目光回应着谭骥炎的怒视，依旧是面无表情的英俊小脸，严肃的板着了起来，五官虽然不似谭骥炎一般天生的冷酷，可是却也有几分谭骥炎的架势。

这个小鬼，早晚要将他给丢到亚马逊丛林里去！完全不需要用语言交流，谭骥炎眼神愈加的冷，全身迸发着警告着凛冽气势。

谭宸虽然大都数根本不知道身边的人在说什么，可是在深林里生活的那么多年，谭宸却有着敏锐的观察力和判断力，所以他已经从谭骥炎那来者不善的眼神里发现了一个事实，只要自己和瞳很亲密，眼前这个冷酷威严的男人立刻会用一种火焰般的眼神盯着自己，可是身为一个优秀的小狼孩，谭宸继承了狼族的领土意识，所以，谭宸毫无畏惧的迎接着谭骥炎的挑战。

童瞳放了洗澡水，准备好洗漱用品之后，回到卧房又看到谭骥炎和谭宸再次彼此瞪着对方，谁都没有说话，连童瞳

都能感觉到几分紧绷的气氛，活脱脱的就像是要巅峰对决的两大高手。

“谭骥炎，谭宸要养成了斗鸡眼，我和你没完！”看着在谭骥炎绝对强势的威压之下，身体绷的紧紧的，脸上甚至渗透着冷汗的谭宸，童瞳不满的回头对着谭骥炎一瞪眼，直接挡住他的目光，然后向着床上的谭宸走了过去，摇摇头，有些的无奈，谭宸怎么就那么笨呢，和谭骥炎杠上了。

“瞳，抱。”谭宸生涩的吐出第二个，虽然还是那一张没有什么表情的面瘫小脸，可是那带着孩子稚嫩而有生涩的声音，让听到的童瞳怔了一下之后，然后笑靥如花，直接向着床上扑了过去。

“宝贝儿，你会说抱了。”童瞳高兴的大叫起来，眼睛里都充满了光芒，然后直接抱住谭宸，重复的了一句，“抱。”

被童瞳抱住，熟悉的怀抱，软软的，带着淡淡的让人安心的气息，谭宸已经学会在童瞳抱住自己的时候，小手穿过她的腋下环抱住童瞳的背。

谭骥炎抓着文件的手用力的收紧了几分，额头上青筋一跳一跳着，狠狠的看着床上相亲相爱的两个人，深呼吸着，将怒容收敛下来，谭骥炎发现自己果真小看了这个小鬼，倒是会示弱讨好小瞳了。

童瞳抱着怀抱里的谭宸摇晃着，小小的身体完全嵌合在自己的怀抱里，让童瞳有种无法言喻的高兴，她并不是擅长表达的人，可是当抱住谭宸的时候，童瞳有种清楚的认知，这一刻，如果有危险，她可以没有任何犹豫的挡在谭宸的面前。

等童瞳感觉到背后有一道迫人的视线时，突然感觉到莫名的心虚，抱着谭宸的手微微的送开了一些，然后回头看向慵懒的靠在书房门口的谭骥炎，还是那一身休闲的装束，几缕黑色的刘海洒落在额前，让谭骥炎看起来年轻了几岁，可是不变的还是那股威严冷傲的气势，尤其是他那一双狭长的凤眸，危险的半眯着瞅着自己。

吞了吞口水，童瞳其实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有些的心慌，可是谭骥炎的样子看起来真的很吓人，而且他干嘛要笑啊，笑的人寒毛直竖。

“我说过的话小瞳似乎都忘记了。”低沉的嗓音压的有点低，谭骥炎表情很是平静，可是平静的却让人感觉到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危险。

“我看你在忙，所以才准备帮谭宸洗澡的。”童瞳立刻反应过来，迅速的为自己开脱的，虽然很想嘀咕一句，谭宸还是个孩子，谭骥炎有没有这么小气吗？可惜童瞳绝对不敢开口，怕一开口就直接被谭骥炎给就地正法了。

“小瞳看到我很忙？”谭骥炎目光如同钉子一般落在童瞳还抱着谭宸的双手上，明明吃醋吃到酸死，可是峻朗的面容之上依旧是笑容款款，比起一贯冷静肃穆的谭骥炎看起来让人胆战心惊。

手上还抓着文件能不忙吗？而且山西的事情这么复杂，从上到下的勾结，即使查，说不定就查出几个替死鬼，可是童瞳的危机意识绝对一流，此刻丝毫不敢反驳谭骥炎的话，迅速的摇了摇头，“是我的错。”

“那小瞳以后记住了，谭宸要洗澡什么的叫我一声就行。”将手里的文件放到了一旁的桌子上，谭骥炎这才向着床边走了过来，看着点头如同小鸡啄米的童瞳，迅速的在她的唇上亲了一下，然后直接抱起一脸愤怒表情的谭宸向着浴室方向走了过去。

谭宸僵硬着身体，他不喜欢看瞳这样耷拉着头的样子，而造成这一切的正是抱着自己的这个男人！原本漫无表情的小脸此刻也透露着寒意。

“小鬼，等你长大了一些再说。”谭骥炎毫不客气的一巴掌拍在了谭宸的小屁股上，然后带着胜利者的骄傲直接打开浴室的门，这么大的小鬼了，自己绝对可以学会洗澡。

童瞳终于松了一口气，谭骥炎是越来越小气了，直接的倒在大床上，手机响了起来，看到是陌生的号码，让童瞳有些的疑惑，“谭三哥？”

“小丫头，二哥呢？”电话另一头的谭景御朗声的开口，一手拿着手机，一手翻看着刚刚自己回宾馆之后，从门缝下面塞进来的一封匿名信。

“在给谭宸洗澡，谭三哥，是不是你发现什么情况了？”童瞳来了兴趣，眼睛熠熠的闪烁着亮光，她对山西这些复杂的关系是没有兴趣，不过对于查线索倒是非常有兴趣，毕竟也算是她过去的老本行。

“嗯，之前关于猫儿山矿难的事情一点都查不到，可是刚刚回来，有人送了一封匿名举报信，上面说一个月之前猫儿山还发生过一次矿难，死了八个人，安检部门上门要求停产整顿，结果被矿上保安科的人给打了出去，还有两个安检部门的人受了重伤，一个被打破了头，一个胳膊骨折了。”

谭景御满是笑容的脸上眼神却显得异常的锐利，猫儿山矿难，竟然还有人给自己送来举报信，对方这是想要借着自己的手做什么。

“谭三哥，你准备顺着举报信的线索去查？”童瞳也有些的奇怪，听谭骥炎说山西这边的矿难即使发生了，都是从上到下的瞒骗，而旷工家属因为事情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只能尽量多的争取补偿金，而猫儿山煤矿属于国企，是省政府下的煤矿，为什么会有人送匿名信举报。

“嗯，所以关于这一次的矿难，二哥要自己派人去查了。”谭景御担心自己时间不够，既然有人送举报信，那么这一条线索可能能查出一些情况来。

“其实谭三哥这一次矿难死亡人数只要核实了，任何人都不敢再瞒报情况了吧？”童瞳记得谭骥炎说调查组的人在三四天后应该就会到，如果谭骥炎不提前查到直接有力的证据，这一次的山西之行很有可能就无功而返。

“是啊，可惜相关责任人都人间蒸发了，煤矿也停产整顿了，当地的旷工都找不到，附近的村民都三缄其口，即使这些村民说了什么，估计也不能当成证据。”谭景御先过来的一天一夜都在查，可是山西的问题就如同一个从内部腐蚀的坚

果，外面是僵硬的壳，根本就打不破，也查不到任何的情况，到时候，地方政府和煤矿瞒报死亡人数，也没有办法去查清。

“尸体肯定不会留下来的，这是直接证据，谭三哥，如今只能去火葬厂才能知道具体的火化人数。”童瞳之前已经听谭景御说了一下猫儿山煤矿的情况，既然这些执法部门都查不到消息，那么只能去火葬厂核查数字了，而且童瞳不认为有人能在自己面前说谎，所以审问一下火葬厂负责火化的员工，一定能得到确定的数字。

“小丫头，火葬厂就交给你和二哥去查了，我先去追查被打的安检部门人，既然有举报信，我总不能白白浪费对方的好心帮忙。”谭景御赞赏的笑了起来，自己怎么就没有想到要去火葬厂调查呢，这样缩小了范围，要查这一次矿难到底死了多少人就简单多了。

半个小时之后。

谭骥炎抱着洗好澡的谭宸走了出来，而原本趴在床上的童瞳快速的回过头，笑靥如花，声音清脆，“谭骥炎，我们去火葬厂吧。”

脚步一个踉跄，谭骥炎差一点将怀抱里的谭宸给甩了出去，总是冷沉的峻脸上表情终于有一些的破裂，然后转念一想就明白了，“小御和你说什么了？”

“谭三哥说有人给他送了举报信，说猫儿山矿上个月也发生了一次矿难，他顺着这一条线索去调查了，可是谭骥炎，这一次矿难之后，只怕从上到下都瞒着，我们去火葬厂调查一下，看看到底火化了多少人。”童瞳拿着毛巾擦拭着谭宸湿漉漉的头发，然后邀功似的看着谭骥炎，眼睛眨巴着，就等着谭骥炎答应。

“嗯，不过去之前，我们先要去见一个人，我目前身份不方便暴露，所以还需要对方出面。”调查组还没有到，谭骥炎也明白这几天的时间里，关于这一次矿难的事情一定会被瞒的严严实实，等调查组下来之后，该有的证据肯定都消失了，留下来的证据只怕只能抓一两个替死鬼。

“谁？”童瞳知道谭骥炎身份不能暴露的，所以她原本是准备用点非常手段去审问的，毕竟在特别行动组的成员，每个人除了一流的身手之后，也都精通于刑讯逼供，也善于应付被刑讯逼供。

“个人即使问出什么情况，也是搬不上台面的证据，所以用处不大，我们要见的人是段一峰，去年才调任过来的市长。”谭骥炎笑着抚着童瞳的头，知道她有些失落，“不过我还需要小瞳帮忙去判断被审讯的人到底是不是说的真话。”

“不是说从上到下都在瞒报情况吗？如果你查清楚了矿难死亡人数，市长是第一个要被问责的吧？”童瞳这些法律常识还有，重大事故发生，根据干部问责条例，只怕段一峰这个市长也要承担责任被开除市长职位，童瞳不解的看着自信满满的谭骥炎，“他会帮你？”

“嗯，他是我派过来的人，虽然还不够火候，不过是一个正直的官员，时间太短，段一峰调过来只有一年，还不够他摸清楚山西这边的情况，我原本是准备五年之后再用他的，可是这一次发生了这么严重的矿难，只能提前行动了。”谭骥炎解释着，转而走向一旁拨打了段一峰的电话。

“喂，我是段一峰。”电话另一头，段一峰坐在市长办公室里，此刻正抽着烟，好几天晚上都没有睡好，人很疲惫，眼下是浓郁的黑眼圈，整个人看起来异常的颓废和倦累。

“是我，谭骥炎。”比起电话另一头段一峰的有气无力，谭骥炎的声音永远都是沉稳冷静，不管他即将要面对什么情况和危险的局面，谭骥炎都不会失去冷静，也不会被打垮，所以这一方面而言，段一峰的确还欠缺些火候。

“谭副市长？”倏地一下，震惊着，段一峰猛然的站起身来，然后表情从震惊转为了愧疚，“谭副市长，我很抱歉，我没有能完成你交代下来的工作。”

矿难发生之后，虽然段一峰还没有查到什么具体情况，可是他知道这一次的矿难肯定非常的严重，而自己首当其冲就会被开除，不承担刑事责任就是最好的局面了，毕竟是政府监管不利，才导致矿难的发生，段一峰虽然年轻可是却没有推卸责任的习惯，事故发生在他所管辖的地方，就是他的责任。

“事情还没有到这样的地步。”谭骥炎冷沉的脸上闪过一丝莫深思，对于谭景御收到的匿名信，谭骥炎心头已经有了大致的推测，不过还只是一个推断，具体的结果还需要再等等。

“谭副市长，你不用替我周旋，这是我的责任，是我没有当好这个市长。”段一峰快速的开口，他知道如果谭骥炎真的要护下自己，自己毕竟能继续担任这个市长，可是这样一来，自己也等于暴露了，那么再要调查山西的情况，就难了，甚至也将谭副市长给暴露出来了，所以段一峰宁愿丢掉了职位，也不愿意谭骥炎出面帮自己。

160章 秘密见面

段一峰在挂断了谭骥炎的电话之后，立刻给自己泡了一杯浓茶，喝了大半杯子总算有了些精神，打开了办公室的窗户，将屋子里弥漫的烟味散了出去。

在等相关部门的责任人过来之前，段一峰想起了他和谭骥炎的认识，那还是好几年前的一次人大会议上，当时的段一峰已经在外省的市里工作了，高学历，跟了一个好领导，让段一峰的仕途还算顺利，而那个时候，段一峰并不了解谭骥炎，他只是一个下面县里的人大代表。

又喝了一口茶，段一峰站在窗口看着窗户玻璃上堆积的灰尘，嘲讽的冷笑着，上任这一年多的时间，想要渗透市里的关系是不大可能的，不要说市里大大小小的官员和领导，就算下面村镇的一个村长和煤老板，和当时的黑社会，和公安、安检部门都有着复杂的关系，所以段一峰从另一边开始入手，他从改革市里的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入手，比如说要求环保部门联合市容局改善环境，提升了环卫工人的工资和人数，保持街道的清洁，路面的洒水，种植绿化带，一年多

的时间里环境改善了不少。

所以外面人就传段市长有洁癖，当然，他这个市长虽然没有太多的权利，可是这些小的方面的改变，却还是让他赢得了不少市民的爱戴，可是如今猫儿山矿难，段一峰身为市长第一给会被问责，所以即使是自己的办公室，打扫的人员都吊儿郎当了，毕竟外面都在传自己这个市长已经做到头了要下台了。

段一峰又想起了谭骥炎，那个时候感觉这个男人真的年轻啊，前途应该不错，毕竟比自己小五岁都进入了县人大，可是段一峰并不是太欣赏谭骥炎，因为他太冷，给人一种油盐不进的冷硬感觉，在官场这样的性格注定了要跌倒。

可是段一峰再次注意到谭骥炎，他却已经从县里调去了上海，职位和自己平起平坐，而之后一次市里的会议，段一峰才真正明白自己看不懂这个年轻的男人，明明看起来冷酷无情，可是他的手段，他的谋略，他的城府和算计，让段一峰明白他原来可以拥有冷傲的资本，而再之后知道谭家的势力之后，段一峰才算真正的知道，自己还太嫩了，从谭家那样的背景里走出来的人，即使一无是处都可以横着走，多少有点嫉妒外加不屑。

再后来段一峰自己都不明白了，自己怎么就被这个小自己五岁的年轻男人给收服了，不是用金钱，不是用权利的升迁，只是一番发人深省的谈话，段一峰知道这个年轻的男人不是为了笼络钱财，因为他有钱，不是为了高人一等的权势，因为在他出生在谭家就注定了他可以横着走，他只是想要用自己的力量来一点一点的改变这个国家的陋习，来尽一个官员应该的责任。

之后一直到山西任职，段一峰明白虽然谭骥炎不曾显山露水，可是自己背后却已经有了一股强大的势力当靠山，段一峰也终于明白谭骥炎的势力比自己想象的要大的多，不仅仅是谭家，那些在自己政途上暗中给予自己帮助的人，很多应该都是被谭副市长收拢的力量，大家都默默的在自己的职位上努力着，在遇到危机的时候，有人在背后帮衬着，这些年就这样一路坎坷的走了过来。

“段市长。”敲门声响了起来，随着门的推开，几个满是富态的男人走了进来，和段一峰一样，他们的精神也不是很好，重大的矿难一旦发生，问责的不仅仅是段一峰这个市长，也包括下面几个政府部门的一把手。

“其他人都不过来了？”虽然是疑问的语调，可是段一峰的话语里却带着几分的嘲讽之味，自己要下台了，所以这个时候那些副市长，市常委的领导们都不用给自己面子了。

“段市长，电话我都打过来了，他们都有事，毕竟这快要到下班时间了。”开口的是公安局的局长，虽然这一次的矿难他被牵扯都的责任不会太大，不过倒也过来了，毕竟段一峰如今还是市长，还没有被免职。

“我们去一趟火葬厂，我倒要看看这一次矿难到底死了多少人。”段一峰冷然一笑，俗话说树倒猢狲散，原本市长这个位置不可能轮到外省的官员调过来的，下面几个副市长都眼巴巴想要从副职升为正职，可是自己过来了，阻挡了这些人的仕途，而董书记只怕只等着自己被开除，将下面的心腹提上来，这样市委的领导班子又再次收拢成一张大网，没有了自己这个外来的不安定的因素。

“段市长。”安检局局长摸了一把脸上的汗，犹豫了一下，这才看了一眼段一峰开口，“其实这瞒报也有瞒报的好处，矿难影响小了，我们身上的责任也就小了。”

所以下面要瞒报，安检局局长感觉这也是有好处的，真查清楚了，到时候猫儿山煤矿的相关责任人要倒霉，自己和段市长也要倒霉的。

“你就不怕东窗事发，罪加一等？”段一峰瞄了一眼开口的局长，他会这样想不过是人之常情，矿难已经发生了，如今就看上报的情况，和调查组下来核准调查的情况，如果瞒报的成功，的确所有人身上的责任都小了，眼神一冷，段一峰冷然的开口，“猫儿山煤矿存在重大的安全问题，当初你们这些部门都做什么去了？现在后怕了，想要自保太迟了！”

“段市长，这不能怪老马，这猫儿山煤矿虽然在宁远县，可是这是省委和省资源局下属的煤矿，地方部门根本管不了，说句不好听的，猫儿山煤矿虽然是个小媳妇，可是她婆家可是省里，我们都得罪不起。”看到段一峰脸色不好，公安局局长立刻开口舒缓着紧绷的气氛。

以前安监部门不是没有去查，可是猫儿山煤矿根本当地方执法部门是根葱，看都不看一眼，之前还发生过打伤安监部门的恶劣事件，可是当时公安局还没有出动人去抓行凶者，省公安厅的电话就下来了，事情自然不了了之了。

“好了，现在说这些都没用了，关键是查清楚猫儿山煤矿到底死了多少人，存在多么严重的安全隐患。”亡羊补牢已经太晚了，所以段一峰也懒得和这些局长官员推诿责任，想要依靠瞒报矿难死亡人数，大事化了，以前能行得通，可是段一峰知道如今谭骥炎亲自来山西了，这一次的矿难肯定会被查的清清楚楚。

下午四点，太阳光还是很强烈，不过因为煤城这座城市的大气污染，让四点多看起来如同已经是傍晚一般，灰蒙蒙、阴沉沉的感觉。

身影利落的避开了火葬厂的保安和工作人员，童瞳快速的在会议室里安装了监听需要的装备之后，立刻如同一道疾风一般，再次的出了火葬厂。

“谭骥炎，你说段一峰能问出情况来吗？”坐回了副驾驶位置，童瞳瞄了一眼谭骥炎放在腿上的笔记本，上面画面清楚，一会段一峰过来审问火葬厂的领导和负责火化的员工，即使在车子里也能将情况看的一目了然。

“段一峰能升任到市长的位置自然有他的办法和手段。”谭骥炎侧过头看着一脸好奇的童瞳，薄唇勾着浅笑，温暖的大手轻柔的抚上她的脸，“不要急，原本就该慢慢调查的。”

“慢慢查？谭骥炎，我敢肯定调查组下来之后，什么情况都查不到，只怕猫儿山矿难从上到下都已经拧成了一股绳，这些官员的心思都用在了瞒上欺下这上面了。”童瞳哼哼着，挑着眉梢瞅了一眼不急不缓的谭骥炎。

童瞳已经习惯了自己过去的行事风格，所以看到谭骥炎这样悠然，还真的有点不习惯，到时候，关键的证据都消失

了，而从上到下都口径一致，调查组下来又能查到什么，连市委书记董福生都带头和这些煤老板勾搭不清，童瞳真的不认为还能查出什么情况来，这个时候就应该快刀斩乱麻！

“死亡的旷工已经火化了，猫儿山煤矿那边在人事表上做一些手脚，我们就不知道到底死了哪些旷工，而当地的知情的一些村名为了多要到一些死亡赔偿金，他们也不会主动和我们说什么，因为人已经死了，追究起来根本没有意义，对他们而言，多拿一些赔偿金才是正事，更不用说这里还牵扯到地方黑势力，这些旷工想要一家大小安安全全的生活在煤城，自然不会乱说。”

低沉的声音回荡在车厢里，谭骥炎将笔记本放到一旁，修长的手指轻轻的抚着童瞳皱起的眉梢，莞尔一笑，继续的解释，“而上面的执法部门，自然是希望矿难能被瞒报多少就多少，这样大家身上的责任都轻了，如果被查出来真的出了重大事故，从上到下的官员都跑不了，段一峰这个市长首当其冲要被免职处分。”

“可是为什么有人又送举报信给谭三哥？不是从上到下都要隐瞒矿难的真实情况吗？”童瞳实在无法想象整个官员系统里的大大小小的官员都要隐瞒矿难的真实情况，这样到时候被顶罪的也只是一些无关紧要的人，如同段一峰这个市长。

童瞳抬起头看着谭骥炎，他想要解决山西的情况，真的太难了，谭三哥说之前在北京遇到的刘海德就是市委董福生的心腹之一，而宁远县的县委书记石继建和情妇王芸也是董福生的心腹，从上到下都这样，难怪大家都说中国已经找不到不贪污的清官。（!赢话费）

“段一峰和董福生不和，已经是公开的事情了，段一峰是市长，董福生是市委书记，比起段一峰这个新上任不到一年的市长，董福生一派就等着段一峰被开除市长职务，然后让自己的副市长上台，而宁远县县委书记石继建瞄准的就是空缺的这个副市长职位。”谭骥炎已经对煤城的官员体系了解的清楚明白，毕竟段一峰已经任职一年，这些情况他了解的最清楚。

“那送举报信想要让谭三哥这个记者调查清楚猫儿山矿难的人是不是董福生一派，他们想要将事情闹大，让段一峰被问责。”童瞳已经明白这一次矿难被推出来的替罪羔羊就是段一峰这个新上任的市长。

“不，是恰恰相反，送举报信的人是不想让段一峰下台。”谭骥炎幽沉的凤眸里闪烁着精锐的光芒，颀长的身体靠在驾驶座的椅子上，看着童瞳那张大的嘴巴，原本冷硬的脸庞柔软下来，这孩子果真想不透这其中的门道。

“和董福生对着来的一派干的？”童瞳快速的在脑海里将煤城官员的名字过了一遍，然后眉头越皱越深，“不对啊，和董福生对着来的人不就是段一峰，他如果想要这样做，直接找你不就行了，而且举报信送出去，只能将矿难闹大，段一峰倒霉而已，怎么会保下他这个市长？”

“小瞳，这些问题你到时候就清楚了，不要想了。”谭骥炎笑着再次摸了摸童瞳的头，煤城这些事情里都藏着猫腻，水深的很。

“我也不想了，根本想不明白。”童瞳直接将这些复杂的问题丢出了脑海外，然后回头看着后座上正专注使用点读机的谭宸，立刻一扫刚刚的愁容，表情转为了喜悦。

等了差不多半个小时的时间，火葬厂的相关领导又都开着车回来了，而段一峰一行也过来了，谭骥炎戴上耳机，瞄了一眼后座上已经和谭宸坐到了一起用点读机的童瞳，然后专注的等待着接下来的审讯。

会议室。

“段市长，真的，矿上就送来了八具尸体，是刘老头入殓火化的，真的只有八具尸体，段市长，你想要多出来，我也不能空白说胡话啊。”火葬厂的领导一开口，下面的几个人立刻附和着，七嘴八舌的保证就火化了八具尸体。

“是吗？”段一峰坐在椅子上，看着信誓旦旦的保证的火葬厂负责人，冷冷一笑，“要不要我调一个电工过来，算一下火葬厂这个月的用电量，然后和你们火化的尸体数量和火化炉的功率换算一下，看看你们到底火化了多少具矿工尸体。”

“段市长，这你就不了具体情况了。”火葬厂领导不急不缓的开口，想通过火葬厂火化的尸体数量查清楚矿难死亡人数，段一峰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有的时候死者家属想要尸体火化的干净一点，我们会延长火化的时间，这用电量自然就多了，而且火葬厂一到晚上就空无一人，前几年就发生了偷电的情况，这个电力部门知道，所以用电量这个真的说不准的。”

谭骥炎冷冷的看着笔记本屏幕上显示的监视情况，听着火葬厂相关人员的回答，冷酷的抿着薄唇，这条路看来是走不通了，不管矿难死亡人数有多少，段一峰这个市长是肯定要被推出来顶罪的，这些人不买他的帐也在情理之中。

“谭骥炎，段一峰是不是遇到麻烦了？”童瞳从后座起身趴到了谭骥炎的驾驶位座椅上，看着笔记本上屏幕上的情况，只是扫了一眼，就看得出端正坐在上位的人肯定是段一峰，而左边几个开口的男人看起来对段一峰很是恭敬，可是那眼神，童瞳一眼就看清楚了，根本就是敷衍。

“嗯，问不出什么有用的情况。”谭骥炎点了点头，握住童瞳搭在自己肩膀上的手，牢牢的握在掌心里，大拇指温情的摩挲着童瞳手背上光滑的肌肤，沉着峻脸，深不见底的黑眸深处有着沉思。

“要不要我晚上过去一趟。”童瞳偏着头打量着谭骥炎思考的侧脸，眉宇飞扬，凤眸锐利，挺立的鼻翼，微抿的唇角，莫名的，童瞳感觉心头一悸，不由自主的亲吻在了谭骥炎的脸颊上，小脸贴着谭骥炎的峻脸蹭了蹭。

“晚上你陪着我就行了，这些事不用你担心。”感觉到童瞳亲昵的小动作，谭骥炎直接将笔记本给合了起来放到了副驾驶的座位上，回头在童瞳的唇上偷吻了一下，凤眸里泛着揶揄的光亮，“小瞳还欠我一次。”

“谭骥炎！”童瞳这才想起之前说过要和谭骥炎试一次，不由的脸一红，没好气的瞪着这个笑的魅惑的男人，“谭宸

还在，你不要教坏小孩子！”

“沙发大的很。”谭骥炎毫不客气的开口提议，没有将人丢在门口去已经是自己大度了。

“你还真敢说。”童瞳挫败的瞪着理直气壮的谭骥炎，瞪着瞪着自己倒是先笑了起来，咬在了他的脖子上，磨着牙齿，含混不清的道，“谭宸还是个孩子，你让他睡沙发，你干嘛不去睡。”

“那我们在沙发上试试？”低沉的声音压的很低，不过隐隐的能听出话语里调侃的意味。

“不要，你一个人去睡沙发！”娇嗔着，童瞳小牙齿用力的咬了一下谭骥炎的脖子，热度一点一点的爬上了小脸，“你的正事不用管了吗？”

“自然有人会保下段一峰，不急，小瞳，床上，沙发，浴室，你自己选。”比起煤城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谭骥炎在乎的更是自己的身心，精神愉悦了，身体满足了，自然才有力气来管煤城的事情。

“无耻！”气急败坏，外加有些的尴尬。

“小瞳要出尔反尔，不守诺言？”尾音微扬，分明带着赤luo裸的威胁意味在其中。

“你打不过我！”哼哼着，信心十足。

“小瞳，确定要不守承诺？”半点不考虑身手的问题，某个男人似笑非笑的转过头看向身后趴在自己肩膀的女人，比起冷酷的表情，他这样笑起来更人毛骨悚然。

……

“谭骥炎，你敢车震你就死定了！”童瞳脸上已经是火烧火燎的热度，气恼的叫了起来，然后后知后觉的想起后座上还有谭宸在，快速的回头，发现谭宸只是疑惑的看了过来，倒没有在意，这才再次转过头，恶狠狠的瞪着表情坦然的某个男人。

“小瞳可以有第二次选择机会。”大言不惭着，谭骥炎悠然的开口，比起童瞳的气恼，谭骥炎此刻的表情实在平静很多，甚至带着几分的戏谑和调侃。

“浴室！”不得已的妥协，童瞳蹭的一下抽回被谭骥炎握着的手，然后坐到了后座上，气鼓鼓着小脸颊，是谁曾经说谭骥炎这个男人冷酷峻寒，古板又封建的，这个男人根本就是混蛋加禽兽！

谭骥炎发动起汽车离开，看来火葬厂这边已经查不出什么重要的情况了，不过既然有人送匿名举报信给小御，看来想要从火葬厂查出真实的情况，段一峰不行，小御绝对可以事半功倍。

回到古晋大酒店已经到了吃晚饭的时间，童瞳依旧鼓着腮帮，哼哼着，脸上红潮未退，抱着谭宸直接不理会谭骥炎先进了酒店，将车钥匙丢给了门口的门童，谭骥炎摇摇头跟在童瞳身后走了进来。

“刚准备去找你们，不过听大堂的员工说你们出去走走了。”唐磊朗声笑着，热情的向着进门的童瞳和谭骥炎走了过来，宛若多年不见的老朋友，“晚上我请客，走吧，这里的厨师手艺还是不错的。”

“让你破费了。”谭骥炎虽然不够热情，倒也没有了以前冷酷威严的一面，只是比起唐磊而言，人显得要沉默一些。

让你装！童瞳抱着谭宸，瞄了一眼和唐磊聊天的谭骥炎，哼哼着，在心里头嘀咕，以前自己怎么不知道谭骥炎这么会伪装，连足球赛都了解的这么清楚，他还有时间看球赛？想到此，童瞳不由哀怨起来，一张怨妇般的小脸转向谭骥炎，他有时间看球赛，就没有时间多陪着自己！每天都忙到深更半夜！

谭骥炎竟然还知道股市情况？他虽然此刻的身份是一个商人，可是这只是伪装而已，谭骥炎之所以这么忙，难道是将时间都用在这些上面？他在办公室是不是看球赛，就是看股市，然后晚上回家却将工作带回来，不过了夜里十二点半根本不睡觉，童瞳一想到此，不由的咬着牙齿，如果不是有唐磊这个外人在，童瞳绝对会扑上去咬上谭骥炎几口。

“饿了？”谭骥炎停下和唐磊的聊天，回头，目光关切的看着坐在身边的童瞳，对上她那哀怨无比的小眼神，不由疑惑的愣了一下，自己又什么地方得罪这孩子了？这眼神真的怪吓人的。

“哼！”童瞳从牙缝里挤出话来，她不但饿了，还想要吃人！童瞳看着半点不了解的谭骥炎，想到自己之前那么心疼他的身体，结果弄了半天，他竟然在办公室里都开小差，而将工作带回来，博取自己的同情心，童瞳越想越哀怨，在谭骥炎的手伸过来的时候，脑子一抽，啊呜一声直接咬了上去。

唐磊一口茶呛在了喉咙里，一旁谭宸只是面无表情的看了童瞳一眼，然后又转过头继续盯着自己的点读机识物，而被咬的谭骥炎也是愣了一下，不过倒是没有多在意，黑眸里眼神温柔的看着童瞳，这孩子估计还被气的不轻，难道是因为在车子里答应要和自己在浴室里欢爱的事情？

“我饿了。”后知后觉的发现这里还有唐磊一个外人，童瞳快速的松开牙齿，然后手忙脚乱的擦去谭骥炎手背上的口水，尴尬的笑了起来，然后发现这个理由还真的够牵强，哪有饿了就咬人手的。

“菜一会就上来了。”谭骥炎反手握住了童瞳的手，然后如同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般再次和唐磊说起话来，这一次聊得是煤城的情况。

丢脸丢到外面来了！童瞳耷拉着小脑袋，然后无比愤恨的瞪着招惹了自己，却什么都不知道的谭骥炎，这个男人太可恶了！可是努力的控制住再咬上谭骥炎一回的冲动，童瞳直接的甩开他的手，然后将注意力放到了谭宸身上，教着他辨认点读机上面的物体。

唐磊不动声色的看了一眼童瞳，她真的是一个奇特的女孩，唐磊也有过不少女人，在煤城这样的地方，最需要的就是“同流合污”，他虽然不至于和其他煤老板那样胡乱的玩女人，掏空身体，可是有需要的时候，唐磊身为男人自然也不会委屈了自己的身体，可是很多时候就是这样，钱多了就感觉赚钱没有什么意思，女人多了，各式各样，各有千秋，可是却也感觉到乏味。

而此刻，唐磊自然是察觉到童瞳和谭骥炎之间似乎闹了些小矛盾，可是不同于那些西斯底里的女人，童瞳即使不高兴的时候，那表情也是气鼓鼓的可爱，眼神依旧清澈，只是染上了几分火光而已，再想到她刚刚咬谭骥炎手上的那一幕，唐磊莫名的感觉到心头一软，说不出来的感觉复杂的充斥在心底。

“谭宸要去洗手间了。”童瞳回过头，依旧没好气的看着谭骥炎，这个小气的爱吃醋的男人，枉费自己心疼他没日没夜的工作，结果他还不知道在办公室里做什么呢？童瞳威胁的眯着细长的眼睛，表情看起来十分的凶狠，如同要从谭骥炎身上看出什么蛛丝马迹来。

“失陪一下。”谭骥炎瞄了一眼童瞳，知道这个孩子又开始胡思乱想了，无奈的摇头叹息一声，然后抱起谭宸离开。

童瞳话不多，之前陪着童瞳去百草园的时候，唐磊就发现了，可是她虽然话不多，懂得却非常的多，不管说到哪一方面，她都会有所涉及，不是那些富家小姐的炫耀和张扬，而是实事求是的了解。

这边唐磊刚想要开口，包厢的门被推开，服务员将菜送上来了，童瞳原本只是百无聊赖的坐在椅子上，然后想着回去要怎么找谭骥炎算账，可是当服务员端着一个汤盆进来时，他过于紧张的表情，闪烁的眼神，气息不稳之下，童瞳立刻察觉到了不对劲。

“小心！”在唐磊还没有来得及反应之前，童瞳快速的一个掠身，一脚踢开了眼前的上菜的服务员，哗啦一声，一大盆滚热的汤也向着唐磊泼了过来，而因为有了童瞳之前的动作，所以唐磊这才躲开了，只是衣服上被溅到了一些汤汁而已，否则没有防备之下，这一大盆热汤浇下来，不死也要去掉半条命。

而随着汤盆在地上破碎，包厢的门再次的被推开，对面包厢里原本吃饭的十多个男人直接冲了过来，手里都拿着霍亮亮的砍刀，惊吓的门口的女服务员尖叫起来。

唐磊表情一变，虽然这是他的酒店，他一贯也随身带着保镖，可是因为和童瞳、谭骥炎吃饭，所以唐磊第一次没有带保镖，却没有想到就出事了，下面的保镖和保安要赶上来至少有几分钟的时间，而唐磊虽然身手不错，可是面对十多把砍刀，只怕时间根本不够。

说时迟，那时快，唐磊抡了一把椅子就砸了过去，出手之狠，完全不像是一个煤老板，倒像是道上那些混黑社会的绝色，可是椅子比起十多把闪着寒光的，两尺多长的砍刀而言，根本连武器都算不上。

包厢地方很大，十多个男人直接无视着童瞳就冲着唐磊过来了，眼神都非常的凶狠，没有什么招式，看得出只是不要命的那些小混混，可是人数众多，唐磊有种难逃一劫的危机感觉，脸色也有些的苍白。

童瞳即使知道唐磊是个煤老板，可是人就在自己面前，不出手说不过去，在唐磊挡住两个人砍过来的刀子，可是背后和右侧又有两把砍刀看过来时，唐磊知道自己危险了，可是只要多支撑两分钟，等到下面自己的人上来，唐磊会让这些敢偷袭自己的人生不如死。

没有预期到来的痛，唐磊惊诧的一愣，却见眼前是一道清瘦的身影，比起唐磊的动作，童瞳的打斗根本是呈现一面倒的胜利，即使是赤手空拳，可是对上童瞳的混混，手腕在瞬间被折断，砍刀哐当一声掉在了地上，十多个混混，砍起来只是声势吓人，其实只要避开刀口，然后卸掉对方的手腕，再给予一记重击，基本就丧失了反抗的能力。

“没受伤吧？”童瞳动作利落的解决了十多个混混，这才回头看向身后的唐磊，十多个混混此刻倒在地上抱着手腕痛苦的哀嚎着，基本都没有反应过来就感觉到手腕上钻心的痛，被折断了手，这些混混就没有了再打斗的能力，更不用说童瞳每个人还都补了一拳，有的给了一脚，所以包厢地上倒了一大片。

“没有。”比起刚刚这十多个手持砍刀的混混冲过来，唐磊此刻是更加的震惊，他已经做好受伤的准备了，不过只要自己撑到下面的人上来就可以了，在煤城这么多年，唐磊什么大风大浪没有见过，这一次是自己疏忽了，可是唐磊没有想到童瞳一个人竟然在眨眼之间就解决了所有的人，身手之快，唐磊甚至都没有反应过来，事情却已经结束了。

走廊外有着脚步声咚咚的跑了过来，跑在最前面的就是唐磊的保镖，之后是酒店的保安，可是在众人冲过来时，却发现事情已经解决了，一个个大眼瞪下眼的看着眼前的局面呆了。

谭骥炎抱着谭宸回来时，看了一眼眼前混乱的局面，一旁童瞳立刻无辜的笑了起来，避开地上躺着的混混，三步两步的跳到了谭骥炎身边，“这和我无关的，是他们突然冲进来，我也是为了自保。”

“晚饭送房间里来。”谭骥炎皱着眉头，目光看了一眼唐磊，然后沉声的开口，一手揽过童瞳的肩膀直接将人带出了包间，不想沾染上这些事情。

有这么一瞬间，唐磊感觉到谭骥炎那落在童瞳肩膀上的手是如此的碍眼，可是地上这些惨叫的混混，让唐磊快速的回过神来，眼前需要处理的是这些麻烦，唐磊的笑容里多了一份嗜血，敢对着自己来，这些人果真是不想活了！

“谭骥炎，你生气了？这可不能怪我，他们拿着刀子冲进来的，我这是为了自保。”童瞳侧过头看向谭骥炎，小声的为自己辩解着，有些的心虚，“我会不会打乱你的计划和布局？”

“没有。”谭骥炎没有忘记自己带着童瞳离开只是，唐磊眼中那股嗜血的阴狠，能成为煤城巨贾之一，唐磊绝对不是什么善男信女。

晚餐的菜肴在童瞳和谭骥炎回到房间时就被送上来了，还有一瓶红酒和果盘，菜色也很是丰盛，童瞳饿了，看着谭骥炎似乎在思考什么，就和谭宸吃了起来，谭骥炎倒也是在吃饭，只是有些的心不在焉。

“小瞳，感觉唐磊这个人怎么样？”谭骥炎吃着饭，询问的看向童瞳。

“我申明我救他只是举手之劳，我对他绝对没有任何意思，谭骥炎，你不要乱吃醋！”童瞳快速的将嘴巴里的菜给吞了下去，一只手高高的举在了耳边，绷着小脸证明着自己的清白。

“你胡思乱想些什么。”谭骥炎失笑着，没好气的用筷子后面敲了一下童瞳的头，“你判断他这个人怎么样？”

危机解除，童瞳这才开口，“有些的高深莫测，看起来倒是彬彬有礼，不过能成为煤城的巨富之一，唐磊肯定不简单，而且你之前还被抓了在看守所待了一年，如今一出来就能买下古晋酒店，背后肯定有人。”

“唐磊的确深藏不漏，比起那些贪官，和为富不仁的煤老板，唐磊的风评要好了很多，他被抓在监狱里，没有少受折磨，不过倒是都熬了下来，没有给任何一个官员泼脏水，被煤城的铁汉子。”谭骥炎手里有唐磊的详细报告，详细的程度只怕连唐磊自己都不敢想象。

“和官员勾结，出事了没有供出这些官员，还被当成英雄了？”童瞳嘲讽的笑了起来，越来越不懂现在这些人的是非观。

“这就是煤城，不过唐磊的聪明在于，他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关系和手段为自己谋财，但是倒也不会真正的触犯法律，他专修过刑法。”谭骥炎对唐磊的评价倒还算不错，比起那些草菅人命的官商，唐磊的煤矿上矿难的事故最小，没有死过一个矿工，倒是一个可以用的人。

“谭骥炎，你认为他是人才？”童瞳皱着眉头，放下了筷子，她会救唐磊，不过是因为不想看到他在自己面前被砍伤砍死，可是童瞳也知道唐磊绝对不是什么好人，可是听谭骥炎的话，童瞳能感觉到谭骥炎的意图。

“不能接受？”谭骥炎笑着看着反感的童瞳。

“他的手是干净的？”童瞳反问着谭骥炎。

“如果是干净的，他就不是煤老板，不是煤城的巨富之一，就买不下这个酒店。”谭骥炎如实的开口，唐磊的手段，看过报告谭骥炎也知道了不少，没有沾上人命，也不至于那样剥削矿工，不过行贿受贿，拿人把柄威胁利诱，这些事唐磊自然也不会少做。

“谭骥炎，你做你的，不用理会我。”童瞳重新的拿起筷子，她的世界就是黑白之分，而童瞳也知道自己的想法太过于幼稚，只是一时之间有些无法接受而已。

“煤城的空气污染你看到了，其实因为开采煤矿，地下看不见的污染更严重，地下被掏空，地下水被污染，随时可能发生坍塌的灾难，矿工的生活和生命都没有保证，之前有过一个事故，一个煤老板不愿意花五万块钱换掉矿上已经损坏的缆绳，结果导致一个矿工的死亡，最后赔付了三十多万，可是煤老板却笑着在说他穷的只剩下钱了，所以最后那条缆绳还是没有更换。”

谭骥炎声音很平静，脸色也很平静，如果只是对童瞳说一次煤城的普通事情一般，可是那凤眸深处却有人旁人看不懂的沉思和愤怒。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宁愿用唐磊这样的人。”童瞳握住谭骥炎的手，隐隐的有些明白过来，只是感觉到有些的悲哀，说不出来的感觉堵在胸口。

“唐磊是个聪明人，所以他敛财贪财，却不会盲目，这是目前最好的选择。”谭骥炎叹息一声，点了点头，看着童瞳，对上她那有些担忧的清澈目光，心头一暖，低头吻在了她的眼睛上，这是不得已的妥协，可是自古以来，都是如此吧，人无完人，知人善用。

“不管他们，吃饭。”童瞳甩了甩头，将这些乱七八糟的念头都给甩了出去，然后回给谭骥炎一个嫣然的笑容，夹了一口菜喂到了他的嘴巴里，“我们吃饭。”

谭骥炎也收敛了心思，专心的吃饭，然后看了看童瞳，忽然开口，“小瞳不喜欢唐磊这一类人，其实你唷没有想过，我也是不择手段。”

“谭骥炎，你是不是不寒碜我你就不舒坦？”童瞳咬着筷子，歪着头，没好气的看着谭骥炎。

“小瞳会讨厌我吗？”谭骥炎倒是神情专注的看着童瞳，挑着眉梢，手里也还抓这筷子，可是即使是这样居家的一面，却也显得极其的慵懒邪魅，让童瞳不由的再次咬牙切齿起来。

“我当然讨厌，所以我晚上要和谭宸睡，你爱待哪里就待哪里去，这里可是煤城，除了煤矿多之外，夜生活也是丰富多彩。”哼哼着，童瞳直接瞪了谭骥炎一眼之后，然后和谭宸继续吃着晚饭。

他不择手段，自己还杀过很多人呢，正好配成一对，谁也不说谁，童瞳低着头无声的笑了起来，唐磊这样的人，童瞳其实说不上讨厌，也说上喜欢，无关紧要的人而已，不过对于身边的人，童瞳倒是很护短的，想到此，不由在桌子之下直接的踢了谭骥炎一脚，让他没事找事。

谭骥炎笑着看着童瞳，然后无力的摇摇头，任由她踢着自己，这个孩子这一点最讨谭骥炎喜欢，不是一味的固执和倔强，她护短，所以谭骥炎感觉即使日后自己真的成个贪官，这孩子也不会嫌弃自己。

吃过饭，童瞳洗了澡抱着谭宸坐在床上看电视，看着最后一个洗澡出来的谭骥炎，眯着眼笑着，“我嫌弃你这个不择手段的人，所以今晚上我和谭宸睡！”

“小瞳就一点不担心我出去吗？”谭骥炎靠在门口，手里拿着毛巾擦着头发，似笑非笑的斜睨了一眼童瞳，这孩子倒是一点紧张的意识都没有，谭骥炎想想自己还真是怪可怜的，为了这孩子吃了多少醋。

“去吧去吧，钱不够从我钱包里拿。”哼哼着，童瞳一副赶人出门的模样，谭骥炎是不会去鬼混的人，这一点童瞳比任何人都清楚，当然了，他如果敢出去鬼混的话，童瞳眼神从电视机上转移到了谭骥炎的身上，一点一点的下移着，最后停留在他的腿间，笑的格外的狠。

“那我就真的出去了。”谭骥炎走向床边的柜子，拿过之前褪下的手表戴在手腕上，一手将童瞳和她身上的谭宸都直接的揽入在怀抱里，下巴抵着童瞳的肩膀，“对我这么有信心？”

“不要给自己脸上贴金，我有谭宸就够了，你要怎么折腾就去折腾。”童瞳骄傲的哼了一声，谭骥炎倒是脸皮越来越

厚了，而且就会威胁自己。

“晚上和谭宸先睡，小御应该会过来，让他留下来等我。”谭骥炎在童瞳的脸上亲了一口，然后站起身来向着卧房外走了出去，再然后是关门声响起。

谭骥炎真的走了？童瞳错愕着，原本是和谭骥炎稍微的胡闹那么一下下，谁让他想要在浴室里折腾自己，所以童瞳直接利用自己一流的身手安全逃脱了，当时谭骥炎那个脸黑的都快赶上阎王爷了，可是童瞳没有想到谭骥炎会真的出门。

将谭宸放了下来，童瞳快速的出了卧房，果真，谭骥炎的拖鞋在架子上，而他的皮鞋不见了，小脸不由的垮了下来，童瞳也知道谭骥炎十点多出门，肯定有事，却也不知道为什么心里头就是有些的不舒坦，哼哼两声，然后直接将门锁的保险扣上，晚上就不用回来了！

谭骥炎出了酒店之后，随意的状态看起来像是散步，然后直到有一辆黑色的汽车停在了路边，谭骥炎打开后座的车门上车，身影消失在了街道上。

和段一峰约见面的地方很空旷，是城里一个湖边，到了晚上有些的偏僻，几乎没有什么人过来，送谭骥炎过来的是军方的人，政府、军方和国安部三方面合作，谭骥炎的安全自然是最重要的。

“谭副市长。”段一峰听到脚步声，不由的快速回头，虽然这几年都在电视上看到谭骥炎，可是此刻黑暗之中，踏着月色而来的男人，却让段一峰再一次有了臣服的感觉，这个男人一如当年一般看起来年轻，冷沉的峻脸隐匿在黑暗之中，只有一双凤眸透露着睿智而凌厉的光芒。

“嗯，矿难发生之后，你的工作开展的不容易吧？”谭骥炎沉声的开口，看了一眼有些颓废的段一峰，明显能感觉出他身上的压力，还是不够火候。

段一峰苦笑的点了点头，原本上任一年了，以为自己多少可以有些的人脉和关系，可是前天按例召开的市局会议，八个副市长一个都没有到场，其他部门来的也都是为了应付一下自己这个还没有下台的市长派过来的人员，段一峰如果不是够坚定，那一刻，他真的暴怒而走了，自己还没有下台，却已经被人看不起了。

161章 矿井坍塌

谭骥炎听着段一峰的情况汇报，也再次的了解一下关唐磊和刘海德这两个雄霸煤城的巨富，而市委里面，段一峰这个市场和董福生这个书记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而等到段一峰因为矿难被免职，而新上任的市长又是董福生的心腹，那么董福生就等于牢牢的掌控了这个市委和市政府的工作。

“谭副市长，这一次你不用帮我。”段一峰坐在湖边的长椅上，接过谭骥炎递过来的烟，狠狠的吸了一口，“山西的水太深，如果暴露了，以后要再查就更难了。”

“我不出面你也不会下台的。”谭骥炎也点燃了烟，只是夹在了指间并没有吸，段一峰才上任一年，想要查清楚这一次的矿难的确非常有难度。

“谭副市长？”错愕着，段一峰一惊，被狠狠的呛了一口，一边咳嗽一边看向谭骥炎，“暗中有人要保下我？让我给他们当傀儡，行使特权？”

段一峰冷冷的笑了起来，这就是这些煤老板常用的手段吧，一般人这个时候肯定会欣喜的答应下来，毕竟保全了自己市长的职位，可是段一峰绝对不会同流合污的！所以不管之后有谁来找自己，段一峰也会严厉的拒绝对方的一切要求。

“不用这么急，还没有到时候，对方还不会来找你，不过他们的目的我倒是能猜到几分。”谭骥炎安抚着情绪有些激烈的段一峰，或许是这一次的事情压力太大，让段一峰失去了往日的冷静思考。

“能有什么目的，不就是为了官商勾结，好方便他们日后行事？”段一峰没有领悟到谭骥炎话里的意思，再次的狠狠的吸了一口烟，带着颓废和倦累的脸上满是疲惫，当然更多的却是对那些为富不仁的煤老板的不屑和鄙视。

谭骥炎皱了一下眉头，终于转过头，深邃的黑眸看向段一峰，原本该是等五年的，可是矿难突然发生，果真段一峰还不够稳重，当然，谭骥炎当初看中段一峰的也是他的这份骨子里，任何人都不可能动摇的正直，不管段一峰在上任期间，如何的交易，如何的玩弄权术，可是在骨子里，这个男人是一个廉洁的官员。

突然对上谭骥炎有着威慑的视线，段一峰一愣，然后猛然的发现自己失态了，不由尴尬的笑了起来，声音里还是带着一股无力，“抱歉，谭副市长，是我失控了。”

狠狠的抹了一把脸，段一峰知道自己和眼前这个比自己还要小五岁的男人比起来显得如此的幼稚，自己缺少了谭副市长那样运筹帷幄的大局观，所以他能当一个好的副将，但是却无法成为一个真正领军作战的将军。

“你能猜测到是什么人要保下你吗？”谭骥炎看着终于冷静下来的段一峰，这才再次的开口。

“应该是唐磊这边人，他和刘海德毕竟是两派，如果董书记这边心腹接替了我的位置，对唐磊而言并不是一个好的局面。”段一峰想到此又感觉到有些的憋屈，自己竟然成为了这些煤老板玩弄的工具，唐磊保下自己，也不过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好让他可以和刘海德分庭抗礼。

“嗯，这是一方面，最主要的不是为了这个，唐磊背后的人势力比你更大，否则他拿不下古晋酒店。”谭骥炎从谭景御收到匿名信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了唐磊的打算。

“啊？”段一峰不解的看着谭骥炎，想了想，却还是没有弄清楚唐磊的最终目的，是啊，自己怎么忘记了这一茬，唐磊背后的人肯定和董书记可以抗衡，否则古晋大酒店就不会被唐磊收购，而导致刘海德失败，这样一来的话，唐磊为什

么要保下自己，对他有什么好处。

“唐磊是为了猫儿山矿。”谭骥炎冷沉的开口说出了段一峰的疑惑之处，看着段一峰依旧有些不解，继续道，“猫儿山矿难是瞒不了的，重大事故发生之后，猫儿山矿的所有开采证都会失效，到时候稍微运作一下，就能将猫儿山矿卖出去给私人开发，唐磊的目的应该就是为了能吞下猫儿山矿。”

段一峰一惊，脑子里嗡了一下，看着神色冷漠，眼神犀利的谭骥炎，却渐渐的明白过来，这些煤老板真的好大的胃口，竟然想要吞并猫儿山矿，不过想到如今已经被唐磊买下的古晋大酒店，段一峰明白矿难发生之后，想要吞下猫儿山煤矿也不是什么难事，所以唐磊才会要保下自己，毕竟自己承情之后，唐磊就更加容易活动，而如果是董书记的人走马上任市长的职位，那对刘海德而言又多了一道强有力的后盾，所以这些人算计的不是自己市长这个职位，而是宁远县最大的煤矿。

“那我现在要怎么做？”段一峰求助的看向谭骥炎，自己在这样关键的时候还不能下台，否则董书记这一派人肯定能抢到猫儿山煤矿，与其让他们的手，段一峰感觉唐磊至少更合适，毕竟他的矿上至今还没有出现过死亡事故。

“这个时候还在你身边的下属，才是可以培养的亲信。”谭骥炎直觉认为这一次的矿难对于段一峰配阳自己的势力是一个极好的机会，不落井下石，明知道段一峰要下台，却依旧跟在他身边工作的人，才是可以信任的。

醍醐灌顶般的顿悟着，段一峰立刻明白过来，感激的看向谭骥炎，终于又恢复了精神勃发的状态，“谭副市长，我知道该怎么做了。”自己不但不能颓废，相反要更加的有干劲，从而判断哪些人可以培养。

谭骥炎回到酒店的时候这才发现门卡刷开之后，门从里面反锁了，这足足让谭骥炎站在门口呆愣了十多秒钟，这辈子谭骥炎这还是第一次被人给锁在门外。

“二哥，你做什么坏事了？”不远处一间房门打开，又变了容貌和衣着的谭景御一脸贼兮兮的笑容瞅着谭骥炎，幸灾乐祸之下更多的是好奇，谭景御过来时也是奇怪啊，所以愣是忍着没有叫门，等自家二哥回来，然后好好的观察一下二哥发现自己被锁在门外的感觉。

其实卧房里，童瞳也没有睡，虽然她原本是打算抱着谭宸先睡的，可是谭骥炎没有回来，童瞳在床上滚了十多分钟，愣是没有睡着，这会听到开门声，立刻就张开了眼睛，打开手机看了一眼时间，凌晨两点，哼哼着，不过还是掀开被子起床。

“你回来干嘛？”站在门口，够过保险锁的那一条六七厘米宽的门缝，童瞳嘴翘鼻子高的瞅着站在门边的谭骥炎，闻了闻，身上还有烟味，最好不要有什么香水味和长头发！

“这么晚还没有睡？”谭骥炎看得出童瞳是一直没有睡，而不是才睡醒，她素来喜欢赖床，才睡醒的时候总是看起来迷迷糊糊的，而此刻，看着童瞳谭骥炎有些的心疼。

“不是有人也没有睡吗？”依旧没有开门的打算，童瞳双手抱着胸口，知道这么晚了才回来！

“小丫头，你这也太温柔了，你该来点狮子吼什么的，这样才像是悍妇泼妇！”唯恐天下不乱着，谭景御快速的插过话。

谭骥炎眉头一皱，警告的目光扫向身侧幸灾乐祸的谭景御，而被谭骥炎一瞪，谭景御立刻在嘴巴上做了个拉拉链的手势，自己还是只看戏就好。

童瞳也不知道为什么情绪不太稳，她以前没有这么情绪化的，不过突然看到谭骥炎丢下自己和谭宸出门了，心里头就不痛快，虽然她也的确知道谭骥炎肯定是为了公事出去的，可是不高兴就是不高兴。

童瞳这边刚要开门，突然听到身后有动静，不由快速的回头看了过去，却见原本已经先睡着的谭宸此刻穿着睡衣，扶着墙壁晃悠悠的走了过来。

“瞳。”谭宸低声的开口，不解的看着童瞳，然后又看向开了一条缝的门，自然也看到了门外的谭骥炎，身影还是有些的不稳，谭宸刚走到童瞳身边，脚步一晃，砰的一声，双手快速的扶到了门上，将只开了一条缝的门直接当着谭骥炎的面给关上了，当然谭宸真的不是故意的。

门外，谭骥炎幸好退得快，这才避免了将手给夹到门缝的悲惨境地，而谭景御则是捂着嘴巴闷闷的笑着，看二哥吃瘪的机会可是千载难逢。

“怎么起来了？”童瞳原本窒闷的心情就好了许多，笑着抱起谭宸，然后将门给打开了，径自的抱着谭宸走向卧房，打了个哈欠，这会是真的很想睡觉了。

谭骥炎和谭景御立刻跟着进来了，卧房里亮着昏黄的床头灯，让人有着昏昏欲睡的感觉，童瞳打了个哈欠，将谭宸放到了床里侧，然后自己也直接蜷缩进了被子里。

谭骥炎原本以为童瞳是已经睡着了被自己给吵醒了，于是看了一眼谭景御，示意他和自己去书房说话，可是这边刚给童瞳掖好了被子还没有起身，童瞳却从被子下面抓住了谭骥炎的衣袖，虽然也闭着眼，可是却不想他离开。

这孩子如果每时每刻都是这么黏人就好了，冷峻的脸庞柔软下来，谭骥炎大手反握住童瞳的手，然后就这么靠坐在床上，示意谭景御可以开口了。

“二哥，我今天去查就顺利多了，顺着匿名信上给的情况去了安监部门找到那一个被打破头，一个打折了胳膊的人，他们都有病历，也都详细的说了被打的情况，很是气愤，而医院方面，主治的大夫和护士也都有记得，监控录像的存档也找到了。”谭景御那英俊帅气的脸上带着自嘲的冷笑，果真有人暗中帮忙就不一样，否则怎么可能调查的这么详细清楚。

“火葬厂那边呢？”谭骥炎倒依旧是一贯的平静，被子下的手轻轻的摩挲着童瞳的手背，声音压的有些低，回头看了

一眼已经闭着眼睛睡着的童瞳，再看了看睡在她身边的谭宸，莫名的感觉到一种暖暖的满足和幸福，当然如果将谭宸这小鬼给丢出去更好。

“二哥，你怎么知道我去火葬厂就能查到消息，段一峰去查不到呢？”谭景御来了兴趣，仔细一想，然后明白过来了，“唐磊这边要保下段一峰和董福生对垒。”

“这只是一方面，唐磊这边也是看中了猫儿山煤矿，这是煤城最大的矿脉，唐磊和刘海德的煤矿都是这一条主脉上的支脉，都能让他们赚的盆满钵满，更不用说主矿脉了。”谭骥炎声音冷了下来，听在耳中有种让人毛骨悚然的阴狠。

童瞳似乎也感觉到了，睡的迷迷糊糊的，小手不由的握紧了谭骥炎的手指头，让谭骥炎瞬间褪去了凤眸里嗜血的冷意。

谭景御一开始还有些不明白，然后猛然的从椅子上站起身来，震惊之下，动作幅度太大，砰的一声将椅子给绊倒了，惊得刚迷迷糊糊睡得童瞳浑身一怔，不由的睁开眼。

“没事，睡吧，我陪着你。”看得出童瞳的倦累，否则她这会肯定是兴致勃勃的询问调查的情况，谭骥炎低声的安抚着，一手覆在了童瞳的眼睛上，眼神缱绻而温柔，可是转向谭景御的视线却立刻变得狠厉起来，他在军情处这么多年，怎么还这样毛毛躁躁的。

“二哥，你是不是说为了拿到猫儿山煤矿，他们这些人草菅人命，这一次的矿难不是意外是人为？”谭景御已经恢复了正常，可是脸色却彻底蒙上了一层寒霜，冷的有些吓人，他想过山西这些煤老板和官员勾结，可是却没有想过他们这么狠，去火葬厂采访虽然也算是顺利，所以谭景御知道这一次矿难一共火化了多少具矿工的尸体——三十五，那也是三十五个家庭，三十五个孩子的父亲，长辈的儿孙。

“刘海德这些年和唐磊一直分庭抗礼，而这一次矿难是猫儿山，即使查起来和他们也没有关系，刘海德这个煤老板和石继建这个县委书记都是市委董福生的心腹，矿难发生之后，刘海德立刻就去了北京找石继建和他的情妇王芸，如果只是为了矿难，没有必要，董福生就在市里，刘海德完全没有必要去北京。”谭骥炎冷声的解释着，虽然严重嗜血的狠已经褪去了，可是峻寒冷酷的脸庞上表情依旧有些的冷。

“刘海德来北京只是用找石继建这个县委书记当借口，他是来北京活动的，想要拿下猫儿山煤矿。”谭景御又恢复了吊儿郎当的笑容，颀长的身影靠在椅子上，慵懒懒的冷笑着，“大型国有煤矿出了重大事故，想要再继续开采煤矿是不行了，相关的责任人和证件肯定都要吊销，省里与其让猫儿山煤矿这样停产，到最后肯定会转卖给私人，而这些煤老板打的就是这个主意，而段一峰这个市长被拿出来顶罪之后，董福生就可以将自己的心腹安排到市长的位置，果真是一箭双雕，猫儿山煤矿和市长的位置都被他给囊括在掌心里了。”只是用的却是三十五条鲜活的人命当工具。

“从军方派些人过来，小瞳今天在唐磊面前暴露了身手，唐磊虽然不至于如同刘海德，董福生这样歹毒，不过还是小心谨慎一些。”谭骥炎侧目看向又安静睡着的童瞳，灯光之下，精致的小脸如同被镀上了一层柔和的黄色光芒，眉眼细致，白皙如玉的肌肤，让谭骥炎每一看一次都有一种悸动的感觉，而这些肮脏而黑暗的事情，谭骥炎不想让童瞳知道，她若是知道了，肯定又是嫉恶如仇，恨不能立刻就咔嚓了那些人。

“二哥，钱就那么重要吗？他们这些人赚的，贪得只怕下辈子都用不完了，煤老板也就算了，董福生可是市委书记，他拿了煤老板这么多钱，可是也不敢明目张胆的的花，有意义吗？”

谭景御忽然感觉累了一般，不再是那个意气风发的谭家三少，只是如同小时候那个谭家无法无天的混世小恶魔，这些年在军情处，谭景御接触的也都是这样的罪恶和肮脏，突然感觉到有些的累，心很累。

谭就炎沉默着，轻轻的松开了握着童瞳的手，看了一眼坐在椅子上的谭景御，走了过去，温暖的掌心揉了揉谭景御的头，带着一个兄长的关爱，虽然他面容依旧是冷的，声音同样也是冷的，“人心总是贪得无厌，这些事总是需要有人来做，不是你我，也有其他人。”

“我知道，行了，二哥，我先过去睡了，你也早点休息。”谭景御点了点头，自从匿名信送来之后，暗中跟着自己的跟屁虫就不见了，所以谭景御变了妆容之后，也住到了古晋大酒店，当然，之前那个三星级酒店的房间也没有退。

送走了谭景御，谭骥炎洗了个澡，看了一眼卧房里睡着的童瞳和谭宸，虽然已经是深夜，却依旧没有睡，转而走向了书房，董福生这个市委书记到他的心腹，这些人一旦落网，煤城的天就要变了，如何不让第二个董福生出现，所以谭骥炎需要在变天之前，将人事构建都安排妥当，用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清除了这些蛀虫的同时，将自己的人立刻安排过来，让他们和段一峰形成一张牢固的壁垒，不再让这些贪官污吏渗透到政府系统，完全不贪污是绝对避免不了的，尤其是在煤城这样的地方，这也是从政者的悲哀。

谭景御打开房门之前，忽然回头看了看谭骥炎的房间，二哥即使再辛苦，至少还有小丫头在，可是打开客房的门，走进空空的房间，心头突然空落了下来，谭景御很少在晚上去打扰沐放，知道他浅眠，吵醒了就睡不着了，而且在任务期间，是绝对不可以有私人联系的，可是这样严格的遵守规定的人就绝对不是谭景御。

沐放睡的并不太好，习惯是一个可怕的东西，谭景御走了，连同谭骥炎和童瞳也都走了，突然感觉一切都回到了最初的原点，他只是蓝海豚的总监，并不认识谭家的人，也不认识小瞳。

手机第一声响起来时，沐放就从浅眠的睡梦里惊醒，快速的拿过手机按下了接听键，电话另一头并没有人说话，可是听着那呼吸声，沐放原本在深夜里惊醒的心却一点一点的安静下来、

“谭景御，你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可是沐放随即想到谭景御还在出任务，这个时候打电话给自己，一定是出事了，从床上快速的坐了起来，黑发散落下来，一张俊美妖孽的脸上此刻是满满的担心和不安，谭景御如果在这里，他定然会乐的大跳起来，终于看到沐放担心自己的模样了。

谭景御沉默了半晌之后，才带着一股从未有过深沉语调开口，“吵醒你了，我只是有点累而已。”

可是片刻之后，什么深沉，什么感伤立刻消失的无影无踪，“小放放，你是不是很担心我，是不是没有我陪着你就睡不了，我电话刚拨通你就接了，小放放我太高兴了，我也很想你。”

“滚！”沐放担心的表情彻底被愤怒所代替，眉头皱了又皱，才避免自己爆出脏话，他就知道谭景御这混蛋从来都是没个正经！

“小放放，反正你也睡不着了，不如就陪我说说话。”谭景御又乐了起来，听到沐放的声音，似乎感觉那些倦累在瞬间消失的无影无踪，整个人又充满了力量，然后开始聒噪的和沐放说话着，当然基本都是他在说，沐放在听，偶尔回一句，即使隔着这么远，却也显得温馨。

—分隔线—

童瞳的身手暴露之后，唐磊就有些怀疑了，当然他并不是自大的认为身手了的人就是有背景有特殊身份的，可是如今煤城看起来平静，可是隐藏在暗处的危机却一触即发，局面紧张，这个时候到来的童瞳和谭骥炎，让唐磊不再相信他们只是普通的游客，尤其是在见识到了童瞳凌厉果决的身手。

唐磊开始怀疑谭骥炎是中央下来的负责这一次矿难事故的调查员，可是感觉又有些的不对，毕竟谭骥炎和童瞳之间的气氛绝对不像是上级和随扈的保镖，更像是夫妻，而且他们还有一个孩子，即使要掩饰身份，也不可能真带着孩子，可如果说只是游客，童瞳的身手实在太惊人，唐磊怎么都不愿意相信她是一个普通人。

唐磊很年轻，所以年轻人自然有狂傲的资本，所以唐磊直接开门见山的去见谭骥炎了，猫儿山的矿难到底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和唐磊没有关系，和他背后的人也没有关系，要担心的是刘海德和董福生这些人。

“还很困？”谭骥炎也是到早上四点多才睡的，和童瞳差不多是睡到中午才起来的，最早醒的谭宸很懂事的没有吵醒童瞳和谭骥炎，直接挪着步子去了书房练习走路和用点读机学说话，而这会已经是中午十二点了，谭骥炎没有想到童瞳还是一副没有睡醒，恹恹的模样。

“嗯，感觉浑身都难受，你半夜没有偷偷打我吧？”童瞳点了点头，眼睛有点睁不开，侧过头怀疑的瞄了一眼谭骥炎，该不会是自己将他给关在门外，谭骥炎半夜报复痛扁了自己一顿吧。

谭骥炎表情僵硬了一下，然后无奈的揉了揉童瞳的头，“吃过饭，一会回去再睡。”

“嗯。”童瞳有气无力的点了点头，然后对着谭宸露出笑容，示意他不用担心自己。

谭宸看了看童瞳，然后面无表情的将警告的目光看向谭骥炎，早上谭宸是在书房里待着的，所以童瞳从以前那样活蹦乱跳到现在有气无力，让谭宸很是怀疑谭骥炎是不是在自己走后对童瞳做了什么。

唐磊表情实在有点诡异，如果说眼前这不是一家三口，他真的不相信，不过倒也是笑了笑，朗声的开口，“都说儿子是妈妈上辈子的情人，看来果真不错啊。”是人都看的出谭骥炎和谭宸之间的氛围不和。

“谭宸，你果真是我上辈子的情人，和你爸是宿敌。”童瞳乐了，笑着一把抱住谭宸，在他的小脸上快速的亲了一口，唐磊这话童瞳爱听，自己从第一眼看到谭宸的时候，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

谭骥炎的脸一寸一寸的黑了下来，然后彻底的别过头不去看童瞳和谭宸，一个是他放在心尖上的人，舍不得说一句重话，一个是无法沟通的小鬼，所以只能眼不见为净！

“煤城最近不太安全。”唐磊再次的开口，审视的目光看着眼前的谭骥炎，若有所思的道，“这一次的矿难很严重，有些人想要隐瞒只怕也隐瞒不了。”

“多行不义必自毙，有些人该好自为之。”谭骥炎端着茶杯，喝了一口茶，神色未变，眼神不变，明明是一张峻寒的脸庞，可是此刻却看起来带着一种慵懒。

“这倒是，唐某人只庆幸自己这些年只是赚了些小钱，倒不至于谋财害命。”唐磊有些的吃不准，他一贯是火眼晶晶，可是却无法从眼前这个男人的脸上看出任何的破绽。

谭骥炎和唐磊依旧在说话，偶然吃点菜，童瞳很高兴谭宸终于学会了用勺子吃饭，她自己吃的不多，没有什么胃口，只用清汤泡着米饭吃了小半碗，然后就用怀疑的目光眼巴巴的瞅着谭骥炎，很是怀疑他是不是半夜打了自己，否则自己怎么感觉全身无力。

余光一扫就看见童瞳那睁大的一双眼，鼓鼓的脸颊，让谭骥炎很是无语，这孩子怎么越来越会胡思乱想了？而唐磊也是注意到童瞳的表情，感觉有些的好笑，有些的无奈，不过更多的是一种说不出来的羡慕，她是一个纯粹而简单的人，身上有种让人感觉到安心的气息。

直到饭局结束，唐磊依旧无法从谭骥炎口中试探出什么有用的结果，如果不是担心谭骥炎也有可能是董福生那边的人，唐磊几乎要直截了当的问出口了。

原本以为调查组在明天才能到，可是吃过饭的时候，谭骥炎就接到了电话，凤眸微冷，看来中央果真有人给董福生这个市委书记保驾护航，谭骥炎身为调查组的一员，自然也无法隐藏行踪，对童瞳交待了几句之后，只能先去机场接调查组的人。

“我住的地方不远，可以过去看看，院子很大，很适合孩子玩、”唐磊看得出谭宸有些的问题，不过这孩子不像是痴傻，他不会说话，走路也不稳，可是眼神却很利，让唐磊感觉有些的诧异，不明白谭宸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童瞳感觉自己真的病了，昨晚上谭骥炎出门没有提前告诉一声，童瞳感觉有些的烦躁，不高兴，可是刚刚谭骥炎已经说了要去机场了，可是童瞳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还是感觉到心里闷闷的，听到唐磊的提议，看了看谭宸，然后点了点头。

唐磊的家并不如那些煤老板的房子那样是奢华的遍地都是黄金的别墅，而是一幢有些老的大宅子，很大，是明国时期一个大地主的宅子，院子很大，种了不少树，倒真的适合谭宸练习走路，而且感觉空气也很好，很安静。

“那是樱桃树，还还有完全熟，想吃？”唐磊看着童瞳盯着树上的樱桃，笑着询问着，如果她晚来十多天，应该就是一树的红樱桃了，现在只是稀稀朗朗能看见一些红的樱桃，大都数还是青青的。

“嗯，我能上去摘点吗？”童瞳中午吃的不多，不过此刻看到树上的樱桃，莫名的吞了吞口水，感觉食欲蹭蹭的上来了，当然，这还是要询问身边樱桃树的主人。

“我去吧。”唐磊认识过很多女人，也交往过很多女人，他也给不少的女伴买过礼物，动辄百万的礼物也有，唐磊不是小气的男人，可是此刻看着吞着口水，抬着头，眼巴巴瞅着自家院子樱桃树上的樱桃，唐磊露出发自内心的微笑，这辈子，只怕没有第二个女人会在自己身边的时候只想着吃不值钱的樱桃，而他也不会给第二个女人去爬上摘樱桃。

脱了西装，将衬衫扣子解开了几颗，樱桃树比太高，树杈也很多，所以爬起来很简单，唐磊从厨房里找出了淘米的篓子，三两下就爬上了树。

童瞳和谭宸此刻都站在树下，盯着唐磊的一举一动，让站在树上摘樱桃的唐磊突然有种莫名的感觉，树下的人很漂亮，不仅仅是面容，孩子很乖巧，即使他不会说话，也才学会走路，其实生活有时候也可以这样简单而幸福吧，不需要赚很多的钱，只需要给她摘些樱桃，就能换的她幸福的笑容。

“左边，靠左手边，那上面有许多红的。”童瞳在树下急的指点着视线被挡住的唐磊，抱着谭宸，因为谭骥炎离开而烦躁的心情好了很多。

十多分钟之后，唐磊摘了满满一篓子的樱桃，半红半青，洗干净了，就摆在了院子里的石桌上，童瞳拈了一颗喂给了谭宸，然后自己直接吃了一颗，很新的口感，有些的酸，不过童瞳感觉特别开胃。

“这是你摘的，多吃一点。”童瞳将篓子推到了唐磊面前。

“不用，你吃就好。”唐磊只拿了一颗，很酸，让唐磊不愿意再吃第二颗，而同样也感觉很酸的谭宸吃了一颗之后，摇摇头，径自的坐在椅子上，低头拥着点读机，声音开的很小，并不影响童瞳和唐磊的谈话。

“那我就不客气了。”看到没有人想吃，童瞳立刻抱着篓子直接大快朵颐着，小脸因为美味的樱桃而露出熠熠的光彩，偶然吃到青的樱桃，也会一酸的眯起眼睛，月牙似的眼，眉梢也弯了下来，看起来可爱到极点。

时间一点一点的过去着，童瞳还想吃，最后被唐磊强行的将篓子给夺了下来，吃多了，牙齿酸会酸，也担心童瞳吃坏了胃，结果惹的童瞳如同炸毛的小猫，狠狠的盯着唐磊，让唐磊几乎有些的哭笑不得。

谭骥炎没有回来，童瞳发了个短信过去，知道他已经接到调查组的人，开始准备对猫儿山煤矿进行调查了，让童瞳安心的留在唐磊这边带谭宸玩。

下午四点的时候，童瞳突然感觉到心头剧烈的一痛，说不出来的感觉，让童瞳倏地一下白了脸，心怦怦的加快着跳动，不安的感觉之下，童瞳快速的回头找着谭宸，他正靠在树下，察觉到童瞳的目光，也抬起头看向童瞳。

很难受，很难受，童瞳用力的握紧了手，然后压下有些颤抖的手，快速的拨通了谭骥炎的电话，无人接听，这让童瞳表情再次一变。

而此刻，唐磊的手机响了，接起电话之后，唐磊表情倏地一变，对上童瞳的目光，脱口而出，“猫儿山煤矿发生第二次坍塌了，有上面的调查组的人正下井调查取证。”

轰的一下，脑子里一片空白，童瞳脸上血色尽褪，头嗡嗡的响着，身体几乎站不稳，唐磊一惊，立刻明白过来谭骥炎肯定是调查组的人，刚要扶住童瞳，却见她突然的闭上眼，再次睁开之后，人还是这个人，可是整个感觉完全都变了，眼神清寒的宛若覆盖了霜雪，肃杀的面容平静之下，樱红的唇角甚至微微的扬起，可是却让唐磊感觉到一股震慑的危险。

坍塌！童瞳冷然的笑着，眼神里泛着杀机，快速的走了过去将谭宸给抱了起来，安抚的拍了拍他的后背，“唐磊，借你的车子用一下。”

“我送你过去。”唐磊恢复过来，又看了一眼童瞳，无法将她和刚刚坐在院子里一脸满足吃樱桃的模样联系在一起。

猫儿山煤矿这边已经停产整顿了，调查组下来的时候，市委书记董福生和市长段一峰，还有一些部门领导是陪同过来的，因为谭骥炎坚持要下矿井调查，所以他们是从另一个入口进去的，带路的是当地的五个矿工，可是谁也没有想到在一声天崩地裂的巨大声响之后会发生这样的意外。

矿井这边围满了人，而矿井入口被无数的土方给牢牢的掩埋了，而知道下井的矿工被埋在下面，五个矿工的家属哭喊着，不停的用双手扣挖着堆积的土石，双手早已经鲜血淋漓。

童瞳在来的路上直接联系的谭景御，等汽车停了下来时，矿井这边已经是一片的慌乱，警笛声响着，村名的哭喊声混杂其中，矿井入口被埋的严严实实，各式的声音响在耳边，让人感觉到混乱，感觉到烦躁。

162章 安全营救

“都不要乱，不要哭，我们会立刻派人挖开矿井，将下面的人安全的救上来。”借着煤矿上的扩音喇叭，市委书记董福生立刻接管了眼前混乱的局面，脸色看起来也有些的严峻，可是眼中却带着危险而贪婪的目光。

矿工家属的情绪的非常的激动，都在哭喊着，吵闹着，而之前因为矿难而死掉的矿工家属连同村子里的人也都过来了，黑压压的一片，估计有一百多人，你一声我一声，吵得不可开交，要求立刻给予现金赔偿。

“董书记，现在是救人要紧，矿下还有调查组的人！”段一峰脸色阴沉的厉害，昨晚上和谭骥炎谈过话之后，段一峰

立刻又充满了干劲，既然这一次自己不会下台，那么等到下一次，再有任何人想要拉自己下台就没有那么容易了。

只睡了三个多小时，早上段一峰又召开了一次会议，来的依旧是稀稀朗朗的一些人，段一峰不再有火气，而是仔细的观察着来参加会议的人，从他们的脸上，段一峰看见了一丝怜悯和些许的不舍，可是段一峰却没有想到会发生矿难，调查组的人分为了两拨，一部分来了这里，还有一部分留在市里正在查看所有的文件。

“我难道不知道有人埋在下面吗？段一峰，现在都听我的指挥，抓紧一切的时间救人要紧！”董福生厉声的开口，严肃的斥责着段一峰，似乎他是在耽误自己救人，丝毫看不出他自己却是在拖延时间。

“给我们补偿金，难道我们的家人就不是人吗？为什么他们被活埋的时候，你们政府不出现，现在埋了你们政府的人，就抓紧时间救人，难道我们的命就贱一些吗？”之前死难的矿工家属里里，一个黑瘦的老头尖锐的喊了起来，“不给我们补偿金，我们就让你们救人！”

情绪激动的其他人立刻被渲染的同样叫了起来，一百多号人围堵着，即使现场已经过来了二三十个警察，可是这样混乱的局面，想要维持却依旧很困难。

“不许带头闹事，谁闹事我董福生立刻第一个将他给抓起来！”董福生再次的用扩音喇叭喊着，而他的话一出，不但没有平息民怨，反而让现场的气氛再次的焦灼起来，人群里有人开始要冲破警察的防护圈，然后又有人高喊了一句，警察打人了，整个现场彻底混乱起来。

童瞳眼神阴沉的骇人，将谭宸留在了车子里，然后径自的向着一个外围的警察走了过去，在警察的疑惑的目光里，一手夺了他配在腰上的枪，在警察震惊而惊恐的目光里，砰的三声，枪声响起，惊起了林子里的鸟雀，也让原本噪杂混乱的现场陡然之间安静的几乎听不到任何的声音，所有人都回头惊恐的看向童瞳，而离童瞳最近的警察脸色更是煞白着，他根本还没有来得及反应，手里的枪就被童瞳给夺下了，然后眼睁睁的看着她朝着天空开了三枪。

“你是什么人？将她抓起来！”董福生第一个回过神来，看了一眼童瞳，目光扫过她手里的手枪，眼神一变，严厉的对着身边的公安局局长下命令。

“童小姐？”段一峰见过谭骥炎，也知道他是入住在古晋大酒店，是一家三口过来的，此刻看到了不远处的唐磊，段一峰立刻就猜到了童瞳的身份，对着董福生开口，“这是谭副市长的夫人。”

原本刚准备动的公安局局长愣了一下，随后停下了动作，四周的警察也都停下了脚步，毕竟谭副市长还被掩埋在矿下，谭夫人会出现在这里一点都不奇怪，谭家是军政世家，谭夫人会开枪，这些警察也是半点不认为奇怪。

唐磊怔了一下，然后仔细一想也都明白了，原来谭副市长竟然真的如此大胆，竟然将妻子和儿子都带到了煤城，不过知道童瞳的身手之后，唐磊倒也明白过来，以童瞳的身手，想要伤到她几乎是不可能的。

“谭夫人，我知道你担心谭副市长的安全，不过你放心，我一定尽全力救人。”董福生转了表情，安慰的对着童瞳开口，“还请谭夫人将枪放下。”

将手枪丢给了被夺枪的警察，童瞳冷傲着小脸向着董福生等人走了过来，冰冷的目光一扫，刚刚还想要闹事的几个矿工家属，突然如同被钉住了一般，几乎不敢再动，“段一峰，由你来支持救援的工作。”

段一峰点了点头，可是心头却有些的发苦，自己是想要主持营救工作，可是董福生明显的是想要拖延，而自己只是一个市长，权利没有董福生大，更不用说煤城的力量都牢牢的掌控在董福生手里。

“童小姐，你着急的心情我能理解，可是你不能如此的胡闹，耽误我们营救，段一峰，你身为市长，难道也跟着童小姐一起胡闹吗？”董福生脸色阴冷着，再次斥责的段一峰，当然对童瞳的称呼也特意变了过来。

童瞳看了一眼董福生，如果可能，她几乎想要立刻就杀了这个人，可是压抑下愤怒的情绪，童瞳快速的拨通了童啸的电话，而童啸这边自然也是第一时间就收到了消息，几分钟之后。

段一峰的手机响了起来，是省委书记的电话，这让段一峰一愣，听了几句之后，立刻将手机递给了董福生，却见董福生的脸色越来越难堪，最后虽然挂了电话，可是表情却显得狰狞起来。

“现在可以让段一峰接手了吧？省委书记亲口下的命令。”童瞳表情愈加的平静，嘴角勾着笑，可是只有她的眼是冷的，满腔的担心都被牢牢的压抑下来，让人感觉她似乎根本不在乎被掩埋在矿下的谭骥炎等人。

省委书记亲自下的命令，董福生自然不敢不遵从，可是整个煤城都是自己的人，段一峰就算接手了工作，想要顺利的将人救出来也没有那么容易，眼神扫了一眼安静下来的矿工家属，却见之前那个黑瘦的男人再次的闹了起来。

可惜这一次他刚喊出声来，一个看起来普通的男人却迅速的将他擒拿住，而另一个男人此刻正不远不近的保护着童瞳，他们都是从军区派过来保护童瞳安全的人。

“你们想要干什么？欺负我们这些矿工吗？”黑瘦男人手腕被反扭在身后，痛苦之下再次凄厉的喊了起来，想要继续煽动民愤。

“卸了他的下巴！”童瞳轻柔的声音显得冷酷到极点，话音落下，嘎吱一声，被卸掉了下巴的黑瘦男人痛的脸色苍白，却再也没有办法说一句话出来，童瞳扫过敢怒不敢言的众人，“要赔偿可以，每一个死了矿工的家属可以去唐磊那里领取到五十万，这不是猫儿山煤矿给死者家属的补偿，那个到时候要等政府调查组的报告出来之后另算，这个只是额外的，当然三分钟之后还留下来的人，一分钱到没有。”

唐磊点了点头，示意童瞳不用担心自己这边，而听到童瞳的话，所有的矿工家属立刻向着唐磊这边冲了过去，大家自然都知道唐磊这两个字在煤城代表的意义，而唐磊安抚了一下人，打了电话回去，让这些人直接去自己的公司，自然有总经理和会计给他们补偿。

“童小姐，从矿井入口挖只怕来不及了，而且容易造成再次的坍塌，先调动挖土机过来，这边停产整顿了，电路估计

都被拉了闸，要接通电力之后，连晚开挖……”段一峰是急着要救人，他对猫儿山煤矿也研究过，这样一年多来，他学了不少，所以对于营救这方面虽然只是书面上的经验，不过却都是正确的。

“童小姐，你不用担心，搜救队的人还有几分钟就能到了。”董福生插过话，虽然脸色依旧不悦，不过还是继续开口，“等搜救队一来，我们立刻就能救人。”

童瞳没有回答，看了一眼打电话安排接下来事情的段一峰，转过身看向被土石掩埋的矿井入口，垂落在身侧的双手一直紧紧的攥成了拳头，指甲摁破了柔嫩的掌心，隐隐的有鲜血从指缝里滴落下来。

童瞳快速的走向哭嚎的几个女人和面色阴沉的几个男人，他们是矿下那五个带头矿工的家属，童瞳深呼吸着，努力让自己保持着平静。

看到童瞳过来了，几个女人抹着泪，充满痛苦和担心的目光看着童瞳，刚刚他们也知道了童瞳是副市长的妻子，而他的男人同样埋在矿下，这让这几个妇女对童瞳多了一份亲切，“没事的，大妹子，你不用太担心，他们说不定好好的。”

“段一峰说矿下还需要有经验的人带路，你们能联系到其他人吗？搜救队过来之后，让他们帮忙，当然钱的方面不用担心。”童瞳声音有一点的哑，她不放心董福生，自然也不放心他的搜救队，所以童瞳需要真正有经验，不会有私心被收买的矿工带路。

几个男人看了一眼，然后点了点头，他们也都是矿工，和矿下的人是亲戚，为首的一个头发有些花白的男人开口，“姑娘你不用担心，我儿子在下面，这个矿我也熟悉，一会我就下去。”

“嗯，先去吃点东西，喝点水。”童瞳点了点头，忽然不远处有三辆汽车开了过来，随着车门的打开，是调查组的其余三人。

“董福生，你是怎么主持营救工作的！”为首的男人也有六十多岁了，一脸的严肃，带着官威，冷声的训斥着董福生，“你是市委书记，这里的工作没有人比你更加熟悉，出了任何差错，我现场免了你的职位！”

“欧部长，是，我知道了，我立刻接手工作。”董福生一看到靠山过来了，立刻点头哈腰的认错，冷冷的瞄了一眼一旁的段一峰，局面再次僵持起来。

原本的暴乱的村民也都到唐磊那边零钱去了，唐磊原本是想要将谭宸抱出来的，可是谭宸却摇摇头，虽然有着担心，却依旧静静的坐在车子里看着童瞳。

“欧部长，刚刚省委书记已经下达了命令，让我来主持这一次的营救工作。”段一峰再次的开口，不卑不亢，这个时候，一分钟都不能耽误，被掩埋在矿下的谭副市长还等着自己来救援。

“老沈也是胡闹，你一个才来煤城一年的市长，能比董福生懂得多，乱弹琴。”欧部长轻蔑的看了一眼段一峰，声音冷了下来，“就算是老沈自己在这里，他也要听从我的命令。”

局面再次僵硬下来，不过段一峰之前的部署已经下去了，而营救队的人此刻已经过来了，童瞳和段一峰，还有唐磊看了一眼，立刻都皱起了眉头，拖拖拉拉，虽然没有人开口，可是从他们的动作看得出，这些人在刻意的拖延时间。

唐磊将担心的目光看向童瞳，她依旧是平静，只是眼神不再是之前那样的清澈如水，嘴角依旧带着笑，却让人感觉到冰冷和阴寒，而当看到童瞳的攥紧成拳头的手时，唐磊这才发现她的手上在滴着血，一滴一滴的落在地上，被黑褐的土地吸收。

“我那边也有些人，我刚刚打电话过去了，他们很快也会过来。”唐磊低声的对着童瞳开口，他能感觉出她是在强压着担心。

“谢谢。”童瞳怔了一下，依旧冷冷的看着拖拉的营救队，而董福生也在那边交代着工作，段一峰此刻是火烧眉头的着急，可是却是半点办法也没有，论起来，省委书记的确没有欧部长的职位高，更不用说欧部长就在这里，而且煤城的事情，段一峰根本没有办法和董福生相抗衡。

“不用急。”童瞳看了一眼脸色担忧的段一峰，冷声的安抚了他一句，这些人童瞳不放心，不过有了之前的那些矿工，再加上唐磊搜救队的人，再等到谭三哥的人过来就可以立刻营救了。

不远处尘土飞扬起来，所有人都错愕着，却见一辆军用吉普车开在最前面，后面是弥漫的烟尘，嘎吱一声，吉普车停了下来，已经恢复容貌的谭景御快速的打开车门下车，而身后是刹车声紧急的响着，随着车子的停下，穿着笔挺军装的士兵立刻下车，不需要任何的口令却已经整齐的站成了两排，军绿色的军装在夕阳的光芒之下熠熠生辉。

“小丫头，二哥这边情况怎么样？”谭景御英俊的脸上依旧带着笑，英姿勃发，给人一种硬朗的感觉，扫了一眼现场，然后目光停留在欧部长身上，玩味一笑，“欧伯伯也在这里。”

“小谭你这是做什么？你担心谭副市长的安全，也不该用地方军队来胡闹，这里的营救工作由我和董福生在主持，你立刻让军队回去！”欧部长脸色不悦的看着谭景御，“没有命令，怎么随意的调动军队，谭老爷子太娇惯儿孙了！”

“欧伯伯，我这是担心我二哥的安全，出了什么问题我担着，人多力量大，这样也能缩短营救时间，难道欧伯伯不希望尽快将我二哥给就出来吗？”谭景御笑着笑着，眼神就冷酷了下来，带着军人的肃杀，回头看向身后一百多人的军队，“你们这一次的任务就是营救被掩埋在下面的人，听明白了没有！”

“听明白了！”震耳欲聋的整齐声音回响在众人的耳中，明明是一百多人，可是听起来却如同只有一个人在说话一般。

唐磊这边的搜救队也过来了，而之前几个矿工以老矿工为首，加上谭景御从军方带过来的人，在段一峰的带头之下，正在制定着营救计划。

“童小姐，电还没有接通！”段一峰放下电话，面色冷沉的看着童瞳，愤怒的目光扫了一眼另一边完成是另一个阵营的董福生等人，他们一定是故意的。

“谁会接通电路的，立刻带四个人过去，接电路接通，有人阻拦的，就地正法！”谭景御肃杀的声音带着冷酷的杀机，声音洪亮，让现场所有人都震慑的愣了一下，就地正法这四个字代表着什么，没有人不惧怕的，而且这些是军方的人，和地方政府不同，真被这些军痞子给杀了，估计只能去阎王爷那里哭诉喊冤了。

欧部长脸色很难看，谭景御带过来的这些兵可不管你是什么部长，什么职位，他们只听从长官的命令，而此刻，欧部长深呼吸着，走到不远处打了个电话，脸色似乎更加的难堪，挂了电话之后，向着谭景御走了过来。

“欧部长，有什么指示？”吊儿郎当的语气，谭景御完全像是个纨绔子弟，慵懒懒的笑着，“欧部长，我们说不定可以来个比试，看看哪边的搜救队能先将人给救出来，花红嘛就定下两百万，唐老板，这里你最有钱，你来出这个花红如何？”

唐磊除了苦笑的点头之外，什么话都没法说，而欧部长眼神冰冷，训斥着开口，“小谭，这可是事关人命，我不能让你胡闹，多耽误一分钟，下面的人就有增加一分钟的危险，军队的士兵身体素质过硬，可是救人的事情还需要专业的营救队，当然，你担心的心情我能理解，从你们这边抽些人到搜救队一起参加搜救。”

“如果我不答应呢？”谭景御笑着反问着，眼神示意段一峰继续指定搜救计划。

“那今天就算是谭老爷子在这里，我也不准许你这样胡闹，拿被掩埋的生命胡闹！”欧部长义正言辞的开口，而这一会，搜救现场也有武装部的特警过来了，荷枪实弹着站在另一边，随时听从着欧部长的命令。

如果真的闹起来，那么只是耽误营救的时间，这一点谭景御明白，欧部长也明白，所以他用官位来压着谭景御，等谭景御先动手，那么责任就属于谭景御的，可是谭景御如果不闹，欧部长完全可以利用他的职位之便阻止谭景御的搜救队去救人。

进退两难着，谭景御笑容终于变了味道，多了一层肃杀的阴狠，擒贼先擒王，谭景御甚至想着想打晕了欧部长，让他昏迷，不能再指挥现场，可是还有董福生在，如果自己一出手，董福生肯定会立刻接管，有了这两百多名武装特警在，段一峰完全是个没有实权的市长，真的闹起来了就耽误了时间。

而现场欧部长的职位最高，谭景御即使找谭老爷子求助也没用，能直接命令欧部长的人除了最上面的几个人，根本找不到其他人，这样一来，也只耽误时间，更何况，谭景御可以明白的和谭老爷子说欧部长这些人故意拖延时间，耽误救人的时机。可是谭老爷子怎么和上面说，没有任何的证据，谭老爷什么话都不能说，这可是中央的部长，地位不亚于谭老爷子，他主持营救工作，没有人会有异议。

欧部长扫了一眼面色不甘的谭景御，冷冷一笑，终究还是嫩了一点，自己一心想要要救人，可是谭家三子却带着军队过来胡闹，耽误救人的时间，欧部长甚至可以想象等问题真的出现了，正好用谭家三子来当替罪羊。

“谭三哥，交给我。”童瞳回头看了一眼被掩埋的矿井，脸色是从未有过的平静，如果说身份暴露的代价是能将谭骥炎安全的救出来，那么她愿意。

“小丫头，不要胡闹！”谭景御并不是真正冲动的人，所以童瞳话一出口，他立刻脚步一个上前挡住了童瞳，唯恐她真的对欧部长动手，那么肯定会造成混乱，就真的耽误时间了。

“我不会拿谭骥炎的命胡闹的。”童瞳摇摇头，拿出手机，走向了一旁的角落里，手颤抖了一下，却终于还是拨出了一个加密的电话，“国安部特别行动组，代号七，通行证密码xxxxx，请求接通主席电话。”

童瞳当过童啸的随扈，那不仅仅是一次任务，也是一次考验，而童瞳很成功的没有让童啸发现这个随扈就是自己的女儿，她冷静的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让童啸以为她只是一个普通的随扈，而之后，童瞳也接过几次随扈的工作，保护的人比童啸的级别还要高，而这个私人号码也是那个时候给自己的，特别行动组的存在，除了童啸之外，知道的人不会超过五个。

电话接通了，童瞳将情况简短的汇报过去，如果不是关乎到谭骥炎的安全，或许这一通电话就是白打了，可是特别行动组代号七，这个已经死亡的存在，如今再次通话，童瞳知道自己的身份暴露了，而电话另一头沉默了片刻之后，终于开口，“小七，将电话给欧部长。”

欧部长看着拿着手机走过来的童瞳，疑惑的怔了一下，当听到电话里那熟悉的声音之后，脸色陡然之间一变，骇然的目光看着童瞳，声音几乎有些结巴，“主席，是，我明白……”

欧部长话一出，现场所有人都怔住了，大家已经知道童瞳的身份，谭副市长的妻子人选，可是在场的人，除了欧部长之外，谁也不可能能打这一通电话，更不说用扭转局面。

谭景御全权接手了现场的指挥工作，经过分析之后，决定从坍塌的入口另一侧用挖掘机进行开挖，有了唐磊在现场提供的帮助，而谭景御带过来的是军方的人，完全不用担心会中间有人使绊子，而带路的也是家属被掩埋的矿工，他们已经得到童瞳的保证，不管结果如何，每个下矿的人都能得到十万的奖励，而被掩埋的矿工只要活着，也都是十万的奖金，如果他们出事了，会有更多的赔偿，可是现在大家都没有人会想着死亡赔偿金。

时间一点一点的过去，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现场灯火通明着，谭景御又调来了军队的人牢牢的防守在四周，防止有任何人阻碍营救工作，而武装特警和警察都被安排到了猫儿山煤矿的外围。

童瞳喂了谭宸吃了一些东西，就沉默的站在一旁，谭景御目光复杂的看着童瞳，小丫头认了童部长当爸爸，谭景御以为童瞳即使打电话也是找童啸求救，可是远水解不了近火，谭景御没有想到童瞳的级别这样高，竟然可以和主席直接通电话，这代表着什么，谭景御明白，而童瞳肃杀的面容，让谭景御知道事情只怕不仅仅是这样的简单。

而谭景御也在晚上十点的时候接到电话，外猫儿山煤矿外有一辆黑色的车子停了下来，是国安部的人，可是他们没有进一步行动，只是安静的守在车子里，可是谭景御直觉的知道这些人是冲着童瞳过来的。

经过了七八个小时的开挖，终于缺口出现了，机械设备就没有用处了，而这个时候，谭景御带来的军队就发挥了最大的用途，人工开挖，比起董福生带过来的营救队速度快了不止五倍以上。

彻夜开工，探照灯的灯光将现场照射的如同白天一般，累了的人去吃饭喝水休息，第二批人跟着上，昼夜开挖，有谭景御在现场的工作井然有序，而段一峰也发挥了他的作用，不浪费一点的时间，唐磊负责一切外围的工作，提供安全的饮食，保障一切需要的物资，这些都不曾让董福生插手。

“谭长官，电话通了！”矿井下有电话，可是因为掩埋，没有了信号，而此刻从不远处办公室里跑出来的士兵大声的告诉谭景御这个好消息，“所有人都安全！”

电话虽然接通了，可是信号并不好，有很多杂音，可是的确能听出声音，下面的被掩埋的人都活着，现场的人都发出了惊天动地的呼喊声，尤其是一直守候在外面的矿工家属，喜极而泣着。

又过了一个多小时，天已经大亮了，早上八点多，所有被掩埋的人都安全的活了下来，原本带路的五个矿工也都是有着丰富的经验，当发生坍塌的时候，立刻带领谭骥炎等人躲到了一个拐角的矿洞里，避免了被土石掩埋的危险，虽然没有水没有食物，可是营救的及时。

谭骥炎是灰头灰脸的狼狈，狠狠的灌了一口水，这才看向走过来的童瞳，一把将她揽入怀抱里，“我没事，让你担心了。”

“知道就好！那边有医生在，去检查一下。”童瞳脸上泪水滚落下来，用力的抱住谭骥炎，喉咙哽咽着，却终于没有开口多说什么。

“傻孩子，别哭。”谭骥炎脸上和手上有些细微的划伤，可是并不严重，不过看到童瞳脸上的泪水，知道她害怕担心了，所以也就没有推辞的去医生那边检查，好让童瞳安心。

静静的站在原地，童瞳看着谭骥炎走向谭景御，和他说了几句话之后走向一旁的120救护车，慢慢的抬手抹去了脸上的眼泪，从电话接通的那一刻，童瞳就知道自己会被带走，可是国安部一直没有过来人，童瞳明白这是因为对方的体贴，如今谭骥炎安全了，童瞳也知道自己该走了。

“瞳！”谭宸站在一旁，担心的看着童瞳，有些的不安，似乎隐隐的要失去什么。

“谭宸，没事，我要离开一段时间，你跟着谭骥炎。”童瞳低下头，狠狠的抱住了谭宸，在他的小脸上亲了一下，然后松开手。

谭景御一直看着童瞳，想要说什么，可是看到童瞳摇摇头，也明白有些事不能说，只能目送着童瞳在混乱的人群里离开，而暗中有两个人立刻跟了过去，一左一右然后终于消失在人群里。

被掩埋的众人都是皮外伤，所以并没有什么危险，检查之后，也都安全了，段一峰立刻向着谭骥炎汇报着工作，忙碌起来的谭骥炎倒没有想到童瞳。

等到一切都安排妥当之后，谭骥炎准备回酒店，这才发现汽车里谭宸是和谭景御在一起，“小瞳呢？”

“二哥，你现在能命令欧部长吗？”谭景御没有正面回答谭骥炎的问题，只是静静的开口询问着，谭景御想过童瞳的身份可能不简单，那么简单利落的杀人方式，身手比自己还要好，虽然很多时候，谭景御感觉童瞳太过于简单，不是说她不聪明，而是思维过于单一化，这让谭景御感觉童瞳似乎是从小被人培养训练着，没有接触过人群和社会，完全是军事化的训练，可是这样的人大都数都是工具，如同很多大片里的从下培养出来的杀手一般，明明冷酷无情，杀人与瞬间，可是人却是极其的简单。

谭景御最初的确是这样想的，小丫头是从孤儿院出生，没有父母，首先就附和条件了，而且爷爷之前查过小丫头，并没有任何的特别的记录，这说明小丫头的行踪都被人给隐藏了，可是直到今天，谭景御从童瞳那一通电话明白，事情绝对不是自己想象的这样，一个工具是不可能打通电话的，不可能直接让自己接手这一次的营救，即使是爷爷，也不可能在无凭无据的情况下做到这些。

“小御，发生什么事情了？”谭骥炎此刻才发现了不对劲，欧部长是这一次调查组里职位最高的，谭骥炎原本也没有太多注意，可是此刻听到谭景御的话，谭骥炎明白这一次矿难是有人要自己的命，那么能在这么快的时间里将自己救上来，那么能剥夺欧部长权利的人，谭骥炎不用想也知道了。

“小瞳打了一通电话之后，就被国安部的人带走了。”谭景御看着脸色有些沉重的谭骥炎，大致的将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

谭骥炎第一时间打了童啸的电话，可惜那一头童啸只是沉默了片刻之后，让谭骥炎不用插手这件事，只告诉他童瞳很安全，汽车里，气氛显得有些的紧绷，谭骥炎一直沉默着，峻朗的脸庞上完全看不出表情。

“牵扯到国家安全。”许久之后，谭骥炎将童啸给出的理由说给了谭景御听，果真自己之前推测的不错，小瞳和童部长之间关系非同一般，不过小瞳目前很安全，至于下落，谭骥炎倒也不是非常着急了，毕竟目前先解决山西的问题再说。

谭骥炎回到酒店之后，洗了个澡，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谭宸还是在学说话，只是比起和童瞳在一起的时候，小脸显得更加的冰冷没有表情。

“谭副市长，这是猫儿山煤矿矿长程祥的资料，他堂姐夫是省国土资源局的局长。”唐磊再次来见谭骥炎的时候带来了一份非常重要的资料，也是这一次矿难发生最主要的责任人的资料，比起谭骥炎他们从官方途径拿到的资料要详细了

很多，很多外人不知道的秘密也都详细的记录着。

谭骥炎翻开唐磊递过来的资料，猫儿山煤矿是省委下属的企业，程祥原本是没有资格升任矿长的，可是有了国土资源局局长这个靠山，程祥从学历到工作经历很多都涉嫌了造假，而这已经是突破口。

“保下段一峰，猫儿山煤矿我会让你买下，不过细节上，唐磊，你私下拟造一份合约，只需要保证两点，一是上缴的税收是如今猫儿山煤矿的三倍，二是保证矿工的安全，提高他们的待遇。”谭骥炎冷沉的开口，凤眸看似平静，却给人望不见底的深邃，国有企业存在太多的弊端，那么与其让第二个程祥，第三个程祥出来利用国有的煤矿给自己捞钱，不如将煤矿给唐磊。

“这一点我能做到。”比起当时隐藏了身份的谭骥炎，这个时候的谭骥炎让唐磊感觉到了一种莫名的震慑和压力，或许这就是上位者在环境里培养出来的威压。

谭骥炎又和唐磊谈了大约半个小时之后，这才起身将人送出门，煤城这边的情况，谭骥炎差不多都摸清楚了，而谭景御还在猫儿山煤矿上查突然坍塌的原因，有军方的人在，董福生等人根本没有任何机会将相关证据给销毁，顺藤摸瓜，再加上程祥这条线索，谭骥炎已经有百分之八十的机会将煤城这些贪官送进监狱，可是欧部长那边却依旧没有任何的证据，不过无所谓，断了煤城这一个大财路，北京的有些人，包括欧部长在内，就少了敛财的一条路子，以后想必会收敛很多。

唐磊原本是想要问询问童瞳的，可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自己没有这个资格，和谭骥炎道别之后，径自的离开。

卧房里，瞬间安静下来，谭骥炎那一直保持在外人面前的冷静瞬间消失的无影无踪，而卧房里，谭宸也第一次没有使用点读机，只是面无表情的看着谭骥炎开口，“瞳？”

“小瞳会回来的，一定会回来的，我们先睡一会。”谭骥炎第一次没有嫌弃谭宸的出现，大手将谭宸抱了起来放在床上，摸了摸他的头自己也躺了下来。

在坍塌的那一瞬间，谭骥炎想到了死亡，毕竟煤城是董福生的天下，只是自己没有想到董福生竟然这么胆大包天，可是被掩埋了之后，谭骥炎忽然不害怕了，他知道有童瞳在，有谭景御在，自己不会有事的。

可是此刻，躺在床上，即使一天一夜都没有合眼了，谭骥炎却是丝毫睡意都没有，他除了拨通童啸的电话之外，也打了那一位的电话，得到的答案和从童部长那里是一样，谭骥炎睁着眼，静静的注视着天花板，被子下的手慢慢的攥紧成了拳头，小瞳不会出事的，谭骥炎可以肯定，可是什么时候能回来，谭骥炎却根本无法确定。

突然，拳背上多了一只小手，谭骥炎一怔，侧目看向睡在身边的谭宸，他还是那一张没有什么表情的小脸，可是谭骥炎能得出谭宸眼中的担心和熬夜之后的血丝，峻寒的脸庞上线条柔软了下来，谭骥炎松开拳头将谭宸的身体揽到了怀抱里，“睡觉。”只要休息好了，只有尽快解决了煤城的事情，才能回到北京，才能想办法去见小瞳。

163章节 有了宝宝

谭景御用记者的身份曝光了猫儿山煤矿的一系列问题，再次在社会上形成了强大的舆论攻势，而在省委召开的会议上，段一峰原本根据干部问责条例被提了出来，可是自然有省委的领导为段一峰开脱，毕竟猫儿山煤矿是省下属的企业，段一峰只是一个上任一年的市长，估计连煤城大大小小的官员都没有认清，矿难的发生与段一峰其实没有直接的关联。

而猫儿山煤矿的矿长程祥才有重大问题，甚至在矿难发生之后畏罪潜逃，而程祥完全不具备资格担任矿长，而且他本身的履历就有问题，也是程祥的管理不利，导致了矿难的发生，而调查以程祥为突破口，该查的查，该审的审。

五天的时间，由程祥这一条线索一直查下去，不少官员被牵扯出来落网，整个煤城政府部门的人事结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谭骥炎和段一峰的人也在同一时间补上缺口，让一直在煤城没有实权，只有一个市长名头的段一峰终于建立了属于自己的人脉关系和势力范围。

夜已经深了，凌晨两点多，煤城的事情差不多都完成了，余下的事也不需要谭骥炎来一一处理，段一峰接手就可以了，至于董福生这个市委书记，谭骥炎当时入矿之后会发生坍塌，和董福生有着直接的关系，当然，这个不会在市里查，也不会在省里查，董福生直接被带去了北京。

五天以来，谭骥炎不断的用工作来麻痹自己，累到极致，倒在床上就睡着了，便再也没有时间去想那个孩子，而此刻，谭骥炎有些颓废的靠在椅子上，书桌上摊开的文件，其实半天都没有翻开一页。

点燃了一支烟，深深的吸了一口，带着尼古丁的辛辣气味从口腔进入喉咙，然后蔓延到整个肺部，最后被吐出，形成白色的烟雾，五天了，谭骥炎峻寒的脸庞带着疲惫，那原本该凌厉的凤眸此刻却只有深深的思念，夜深人静的这一刻，谭骥炎才放任自己的情绪。

这孩子难怪一直都没有坦白自己的身份和过去，或许当初自己该问的，谭骥炎又吸了一口烟，苦涩的抿着嘴角，涉及到国家安全，这个理由可大可小，可轻可重，童部长说话时的语调倒还算平静，似乎早已经知道会有这么一天，谭骥炎低沉的叹息一声，从去年之后，这孩子还真的没有离开自己身边这么多天。

书房外有着脚步声轻微的响了起来，谭骥炎怔愣了一下，将夹在指间的烟放在了烟灰缸里捻灭，冷傲颀长的身影被灯光拉的很长很长。

“瞳。”卧房里，原本该熟睡的谭宸此刻面无表情的坐在床上，询问的目光看着站在门口的谭骥炎，谭宸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可是从瞳离开之后，他总是感觉少了什么，很难受，钝钝的痛在胸口蔓延到了全身，以至于不停的走路，不停的练习说话的谭宸也无法用疲惫让自己完全睡着。

“明天我们就回去找瞳。”谭骥炎脱了西装，随意的扔在一旁的椅子上，将衬衫的扣子解开了几粒，冷傲的身影走了过来，看着冷冰冰的谭宸，第一次心平气和的和他相处着。

坐到了床边，谭骥炎大手落在了谭宸的头上，稍微的揉了一下，这才发现这个看起来冷冷的小鬼，竟然有着一头柔软的头发，发丝从指间滑过，竟然和小瞳的发质一模一样，软滑的不可思议。

“小瞳没事。”谭骥炎看着还是不会开口说话的谭宸，却也明白他的意思，强劲的手臂将这个之前是绝对不会抱住的小鬼给抱到了腿上坐着，“明天我们就回家，然后去找小瞳。”

谭宸似乎听明白了，沉默的点了点头，然后回头看着身后抱住自己的谭骥炎，小脸一冷，眉头也皱了起来，而谭骥炎此刻也发现自己似乎将这个小鬼亲密的抱坐在腿上，几乎在同时，谭宸迅速的挪移到了一旁，谭骥炎也快速的站起身来，一大一小两个男人同时寒碜的抖了一下，然后互相不搭理对方，谭宸闭着眼躺会床上睡觉，谭骥炎也直接去浴室洗漱之后睡觉。

北京，某处隐秘住宅。

早上十点半。

童瞳对着浴室的镜子瞅了瞅自己依旧平坦的肚子，摸了摸，然后浑身一颤的抖了一下，她该高兴的，真的，她一直期望着和谭骥炎有一个孩子的，虽然后来发现有了谭亦，当然也有了谭宸，可是当真的发现自己肚子里似乎有了孩子之后，童瞳忽然有种说不出来的诡异感觉，是高兴，童瞳知道，可是高兴之外，也多了一份不知所措。

自己想谭骥炎了，童瞳从浴室走了出来，撇了撇嘴巴，叹息一声，小脸上有着无奈，蜷缩的窝在客厅的沙发上，不要说电脑电话了，童瞳几乎怀疑这里是不是被屏蔽了一切信号，太过于安静之下，这一处位于山边的别墅安静的几乎听不到人声，可是童瞳明白在别墅外围四周的林子里都有人，而以前都是自己看守别人，这会轮到自己了。

啃着苹果，童瞳又摸了摸肚子，或许只是这个月的例假推迟了吧，而这个时候，童瞳也实在没法子让守在暗中的人去药店给自己买验孕棒，所以说不定只是推迟了日子而已。

院子外有汽车声响起，童瞳眼睛一亮，身影倏地一下从沙发上一跃而起，然后猛然的想到自己肚子里似乎，或许有孩子了，那原本凌厉的动作在半空里立马僵硬下来，然后哎呦一声惨叫声响起，硬生生的制止了跃起动作的结果就是闪到腰了。

童啸进来时便看见童瞳如同孩子一般趴在沙发上，一手不停的在腰上揉着，苦巴巴着小脸瞅着自己，那表情怎么看都像是被抛弃的小宠物，童啸俊逸清俊的脸上表情有着一瞬间的错愕，这还是自己那个在特别行动组的女儿吗？那个接受了将近二十年的专业训练，身手凌厉，沉默冷肃的特别行动组成员，代号七。

“爸爸。”童瞳哀怨着垮着小脸，指了指自己的腰，“扭到了。”

童啸回过神来笑了起来，大步走了过来坐到了童瞳身边，大手接替了她的动作，轻轻的揉在了童瞳的腰上，祥和的气氛在父女两人之间蔓延开来。

“爸爸，我想回家了。”童啸的按摩手法地道多了，一会腰上就没有了痛，童瞳转过头坐起身来，随手抱起沙发上的抱枕，然后眼巴巴的瞅着童啸。

“想谭骥炎了？”童啸温和的笑着，眼神柔软，大手轻轻的落在童瞳的头上，这么多年不见，转眼间，这孩子却已经将另一个男人的地方当成家了，一时之间，童啸心头有些的苦涩，也有些的失落。

“嗯。”点头如同小鸡吃米一般，童瞳有气无力的耷拉着脑袋，下巴抵在抱枕上，说不定就是因为谭骥炎不在这里，导致自己心情不好，然后身体系统紊乱，所以生理期才推迟的，说不定等自己回到谭骥炎身边的时候，自己就会发现生理期到了，然后自己这平坦的肚子里根本没有孩子。

“小瞳，你的身份，你知道很有可能一辈子回不去的。”童啸叹息一声，有些心疼的看着没有了活力的童瞳，这样匪夷所思的事情，童啸真的不曾想过，也想着要保留这个秘密一辈子，甚至叮嘱了这孩子连谭骥炎都不能说，因为小七的身份是绝对的机密，可是这孩子为了谭骥炎，却还是暴露了，即使童啸也无法保证童瞳真的能安全的回去。

童瞳抬起头，瞄了一眼童啸，然后又低下头，想要说什么，可是却也不知道该说什么，自己这样的身份，童瞳明白只被关押在这里，而不是直接送去审问已经是最大的宽容了，说不定还是因为爸爸的身份才法外留情的，可是从没有离开谭骥炎这么久，童瞳第一次发现自己竟然如此的放不下。

“要不爸我和谭骥炎私奔吧，听说神农架那边还有没有人类不曾涉足的地方。”童瞳眼睛贼亮亮的，脑子里还是幻想着谭骥炎不当这个副市长，然后两个人在深山老林里过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日子，倒也是很悠闲。

“胡思乱想些什么。”童啸失笑，一手敲在了童瞳的额头上，温和的开口，“谭骥炎已经解决了煤城的问题，今天早上八点半的飞机已经回北京了。”

“要不我溜出去看一下，我保证，溜出去之后立刻就回来。”童瞳兴奋的说着，瞄到童啸表情一变，立刻坐直了身体，右手直接举到了耳边郑重的保证着。

这样的小瞳已经不是小七了，她有了感情，有了挂念，再也不能全心全意，心无旁骛的去出任务，童啸不知道是该庆幸，还是该惋惜，特别行动组培养了小瞳接近二十年，谭骥炎却用了一年不到的时间就将小瞳完全的改变了，童啸看着又蔫蔫的童瞳，虽然有些的麻烦，可是童啸明白不管付出多么大的努力，自己也想要保证这个孩子的幸福。

眼巴巴的站在门口目送着童啸上车离开，童瞳发现自己已经不适应以前的生活了，之前没有任务的时候，自己明明可以一个人宅在公寓里十天半个月也不会感觉到无趣，可是现在，在这一间大别墅里，童瞳就是感觉到空旷的厉害。

自己好像看到谭骥炎来了！眯着眼，童瞳看着阳光之下走过来的黑色身影，然后自嘲的对着天空翻了个白眼，果真

离谭骥炎太久，不但生理期紊乱，甚至都出现幻觉了，也不知都谭骥炎有没有想自己。

脚步声近了，童瞳疑惑的眨巴了一下眼睛，然后使劲的甩了甩头，再次向门口看了过去，视线里是黑色的熟悉身影，笔挺而修长，五官峻冷，凤眸沉静里泛着温柔。

“谭骥炎？”童瞳错愕的结巴着，然后直到感觉一只温热的手掌抚上了自己的脸，那熟悉的温度，鼻尖萦绕的气息让人安定，童瞳终于发现这不是幻觉，小眼睛立刻笑眯眯露出喜悦的光芒，樱红的嘴角高高的扬起，声音轻快，“谭骥炎，你有没有在我不在的时候欺负谭宸？”

峻冷僵硬的扭曲了一下，谭骥炎面无表情的看着童瞳，然后无奈的在心头叹息一声，手上一个用力将童瞳给直接揽进了怀抱里，六天了，谭骥炎从来不知道时间可以被拉的如此漫长，六天不见，宛若一世。

“谭骥炎，快松手！”童瞳终于没有再后知后觉的想起自己的肚子，所以在谭骥炎大力的抱住自己的瞬间，童瞳立刻挣扎起来，在谭骥炎不悦的皱着眉头时，身体蹭蹭的向后退着，可惜忘记了自己这是站在门口的回廊下，所以咚的一声，退的太急，后脑勺狠狠的撞到了白色的罗马柱上，痛的童瞳眼冒金星。

“也不小心一点。”谭骥炎心疼的厉害，快速的上前，一手抚上童瞳的头，仔细的扒开她散落的头发，撞的太狠，头皮在瞬间就充满了紫色的血点肿了个包。

“没事，只是撞到头而已，不用担心。”童瞳摇着头想要谭骥炎不要担心，可是一摇头，突然感觉胃里一阵翻滚，恶心的感觉立刻传了上来，再次推开了谭骥炎，弯着腰干呕了起来。

谭骥炎脸色阴厉的骇人，第一反应是童瞳撞的狠了才会导致想要呕吐，双臂直接拦腰将童瞳给抱了起来，也不在乎她会不会真的吐到自己身上，直接抱着人离开要带童瞳去医院检查。

暗中，两道身影迅速的现身挡住了谭骥炎的去路，其中警告的意味不言而喻，而童瞳依旧捂着嘴巴凄惨的干呕着，一声一声，小脸也惨白了，渗着薄汗，让谭骥炎身上也不由的迸发出冷厉的寒意，“让开！”

“谭骥炎，我……我没事……”童瞳摇着头示意谭骥炎不要和这些看守自己的人起冲突，可是一摇头，干呕的更加厉害，手忙脚乱的挣扎着从谭骥炎的怀抱里下来，快速的冲到一旁，一手干扶住树杆就真的吐了起来，早上起的迟，胃里的早饭还没有完全消化，胃部一阵翻滚之后，稀里哗啦的吐了个干净。

该不会真的撞成脑震荡了吧？童瞳靠在谭骥炎的怀抱里喘息着，一眨眼的功夫就感觉全身都被汗湿了，后脑勺也痛的厉害，童瞳摸了一下，果真鼓了个大包，不过吐过之后，身体倒也轻松了一点，回头看着面色紧绷的谭骥炎，回给他一个放心的笑容，虽然舍不得谭骥炎离开，可是童瞳知道自己的身份，“不要为难他们，我没事。”

可是看着童瞳这样苍白的满是冷汗的小脸，谭骥炎冷冷的皱着眉，抱着童瞳的手愈加的用力，如果自己连小瞳都不能保护，那么自己还能做什么？

“会客时间是半个小时，童小姐该回去了！”看守童瞳的人麻木的开口，丝毫不因为眼前的人是谭骥炎而有任何的宽容。

“谭骥炎，你回去吧。”察觉到谭骥炎脸色阴霾了几分，童瞳快速的安抚着，虽然舍不得，可是有些事是无法改变的，童瞳握了握谭骥炎的大手，终究还是放开，转过身自己先一步向着别墅大门走了过去，胃里又是一阵翻腾的难受，不过刚刚已经吐的都呕出胆汁了，所以这会，童瞳咬紧了唇，不让谭骥炎发觉到自己任何的不妥。

站在院子里，阳光强烈，谭骥炎就这样静静的看着童瞳单薄的身影走了进去，然后关上门，隔绝了自己凝望的视线，沉默的站了片刻，谭骥炎终于转过身向着院子外走了过去，神色峻冷。

童瞳委屈的厉害，皱了皱鼻子，让谭骥炎离开，其实她比谁都难受，可是想到自己曾经的身份，童瞳叹息着又窝回了沙发上，自己到底要何去何从，这不是童瞳能决定的，甚至谭骥炎也无法决定，只能看上头的意思了。

十二点，童瞳的午饭准时的送了过来，结果童瞳还没有看到饭菜，只是闻到了味道又呕了起来，连鞋子都没有来得及穿，就直接从沙发上下来冲到了浴室里，抱着马桶再次呕的昏天暗地，小脸煞白煞白的，童瞳抹着额头上的冷汗，只感觉自己那么一撞估计真的撞出问题了。

一声一声的干呕声从浴室里传了出来，童瞳从早上谭骥炎来时吐过之后，就连一口水都没有再喝，这会呕出来的都是黄褐色的胆汁，嘴巴里泛着苦味，吐的童瞳都感觉四肢发软，眼前阵阵的发黑，而外面守着的人虽然也有些疑惑就那么一撞，真的能撞出脑震荡来？那得要多大的力度，可是童瞳的反应不似有假，所以还是尽职的向上面汇报着情况。

十五分钟之后坐上了汽车去医院的路上，童瞳摸了一下还没有消肿的后脑勺，看着车窗外倒退的景色，感觉这一撞还算是有价值的，至少终于能离开别墅了。

军区医院里有国安部长隶属的专区，而童瞳过来时，接诊的医生正是欧阳明，因为涉及到国家安全，欧阳明一开始以为是什么重要的人物受伤了，严阵以待着，结果却意外的看到了童瞳。

“是摔到了，还是被人袭击了？”欧阳明是个尽职的医生，将满腹的疑惑按下，此刻询问着童瞳受伤的经过，因为之前只说病人很有可能是脑震荡，所以欧阳明看到童瞳就直觉的认为她遇到危险了。

“没有，后脑勺撞了一下。”童瞳转过头，将散落的头发给撩到了一旁，指了指肿包淤血的地方给欧阳明看。“撞过之后就吐了，中午的时候又吐了。”

欧阳明仔细的看了看童瞳的后脑勺，虽然撞击的有点严重，可是看起来倒不像是被重物袭击的，不过还是给童瞳安排了检查，脑部构造太过于神奇，所以欧阳明自然不敢马虎。

一番检查下来，后脑勺只是外伤，虽然撞的有点狠，不过没事，而欧阳明终于知道童瞳还是自己给撞到罗马柱子上，看着童瞳的目光有些的诡异，这年头能将自己装成脑震荡的人真的不多，当然为了安全考虑，还是让童瞳先住院观

察一下。

“欧阳叔叔，我还要住院？”童瞳错愕着，虽然她现在还是感觉身体软的没有力气，喝了点水，胃部倒不是多难受了，可是就这么一撞就住院，童瞳只感觉这身体是不是太弱了一点。

“留院观察几天。”欧阳明有些不自然的开口，然后直接拿着病历走出了病房，关上门这才松了一口气，童啸这也不说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还有小瞳病房外站岗的四个人看起来不是普通人，欧阳明是不大明白童啸为什么叮嘱自己让童瞳留院观察，不过还是做了。

童瞳窝在病床上，懒洋洋的一点都不想到，还是有点被这副身体的孱弱给打击到了，所以谭景御过来时就看见童瞳失去了活力，病怏怏的蜷缩在被子里，这让谭景御嘴角微微的抽搐着，毕竟他这会也知道童瞳就是自己给撞到了柱子上，然后差一点给撞出了脑震荡，虽然检查结果没事，可是倒也知道她吐了个昏天暗地。

“谭三哥，你做什么？”童瞳话音急切的响起，随着谭景御凌厉的攻击，不得不快速的防守，而原本守在病房门口的四个人看着屋子里凌厉的打斗在一起的身影，疑惑的犹豫了一下，不过还是没有阻止，毕竟他们的任务就是看守住童瞳，不需要约束她的任何举动，只需要将人看住留在视线里就行，所以看到高手对决，四个人眼中也难得多了一份光芒。

童瞳虽然早上吐的厉害，中午也没有吃，之前才喝了一杯水，可是她曾经是特别行动组成员，这会四肢乏力，但也不是谭景御可以在瞬间打败的，只是这一次谭景御明显的占了上风。

当谭景御的一脚要踢到小腹时，童瞳脑子里亮光一闪，猛然的想起了什么，一时之间防守的动作就停滞下来了，而攻击的谭景御虽然很是诧异对打里童瞳的失神，踢腿的力度也在同时压了下来，可是毕竟速度太快，再压也是压不住的，而童瞳脸色终于变了，为了护住腹部，直接的一个矮身，谭景御的一脚重击到了童瞳的脸颊上，嘴角立刻渗透出了鲜血。

“谭景御！”低沉的怒吼声随即响了起来，后一步和欧阳明一起过来的谭骥炎就看到谭景御一脚踢到了童瞳的脸，而吃痛之下的童瞳脸颊在瞬间肿起来不说，牙齿受伤之下，血丝从嘴角蔓延出来。

谭景御也被童瞳这突然的动作吓傻了，他以为童瞳即使失神，可是也绝对会抬手交错在腹部挡下自己这样的一踢，那样即使童瞳依旧会有些的受伤，但是腹部最多有点淤青而已，可是他怎么也没有办法想象童瞳会突然的蹲下身。

欧阳明脸色也是一变，童瞳的后脑勺检查是没有问题的，可是她之前吐了却也是事实，所以谭骥炎过来询问情况时，欧阳明还是保持着小心谨慎的态度，准备再给童瞳检查一下，而谭景御这一脚踢的是脸，可是这也是头部啊，欧阳明更加担心童瞳会出问题。

“谭三哥！”童瞳是真的痛，脸颊肿的厉害，麻木木的痛着，靠着谭骥炎这才站直了身体，擦了擦脸，指尖上多了血丝，竟然被皮鞋给踢破了皮。

“谭景御，你倒是厉害了！”谭骥炎心疼的无以复加，早上离开别墅之后，谭骥炎立刻打了电话，知道童瞳被送来了军区医院，也知道她中午又吐了，谭骥炎担心的厉害，直接过来医院，却没有想到看到的就是童瞳被谭景御给一脚踢到脸上，看着那原本白皙柔嫩的小脸这会不但破了皮，更是红肿起来，让谭骥炎这一刻几乎动了杀机，如果动手的人不是自己的亲弟弟的话，谭骥炎绝对会百倍的报复回去。

“二哥，我也没有想到小丫头会突然这样啊。”谭景御是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了，如果不是知道童瞳的为人，谭景御是真的怀疑她是故意受伤来挑拨自己和二哥之间的兄弟感情，小丫头可是真正的高手，可是她刚刚那是什么意思？

谭骥炎抱着童瞳坐到了床上，欧阳明也让护士拿过来药箱，谭骥炎拿着湿毛巾擦着童瞳脸上的血迹，她的脸高高的肿了起来，谭骥炎擦着药，冷静下来之后也发现童瞳之前的动作太过于诡异，不由的一愣，然后满眼的心疼，这孩子是不是为了不愿意回到别墅去，所以才会故意的受伤想要留下来住院。

而谭景御也是人精，被谭骥炎那样凶狠的眼神凌迟着，这会也算是想明白过来了，惨兮兮的看着童瞳指控着，“小丫头，你就算是想要故意受伤住院，也不能陷害我啊。”二哥那眼神真的恐怖，今晚上估计自己都要做噩梦了。

欧阳明一听谭景御的话，眉头不由的皱了起来，他虽然不知道童瞳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可是欧阳明是一个医生，所以对于让自己恶意受伤的事情是极度不喜欢，而童瞳的后脑勺撞击的力度根本不会导致脑震荡，也不会呕吐，所以欧阳明不由的联想这是不是童瞳故意的，好让自己来医院检查，然后故意受伤。

嘴角一动，就牵扯到了脸上的红肿，童瞳鼓着包子一般的脸，对上谭景御那指控的目光，哼哼着，“谭三哥，是我陷害你吗？你一上来就对我动手！”

而童瞳当时只是习惯的抵抗，然后根本忘记了自己紊乱的生理期是很有可能肚子里多了孩子，所以当谭景御踢向腹部时，童瞳为了护住孩子，只能选择了最安全的一种姿势，当然，脸被谭景御踢中时，不但感觉到痛，也感觉到憋屈，她可是特别行动组小七，被子弹打中那无所谓，可是被人给打脸了，实在让童瞳有些的感觉到面子受损。

“我那不是想要试试看你到底怎么了嘛。”谭景御心虚一笑，其实是当时看童瞳有气无力的模样，所以谭景御不习惯之下，选择了动手，想要看到童瞳出手时的风姿飒爽，结果就变成现在这副模样。

“谭三哥，你差一点踢到我肚子！”童瞳咬牙切齿着，脸颊真痛，而且刚刚一翻打斗，让饿了早上加中午的童瞳感觉到饥肠辘辘，于是小脾气就上来了。

“你可以挡下的，而且当时你如果不是先发呆，完全可以避开的。”谭景御为自己辩解着，无辜至极的看着自家二哥，如果不是小丫头先在打斗里发呆，她就不会避开自己那一脚，而且如果不是小丫头突然蹲下身，也不会脸受伤了，所以自己是无辜的，二哥可不可以不要用这样凶狠的眼神盯着自己。

“谭骥炎，我怀孕了！”童瞳一转头，然后对着谭骥炎开口，想了想又道，“当然，我还没有完全确定。”

一刹那，屋子里三个男人都如同被石化了一般完全愣住了，谭景御已经不知道该想什么了，脑子里嗡嗡的，自己竟然对一个孕妇动手？而且这没有出世的孩子还是自己亲侄子，更重要的是，刚刚自己那一脚，如果小丫头不是蹲下身，肯定会伤到腹部，也就是伤到自己未来的小侄子，谭景御已经不知道要如何思考了，只是担心明年的今天会不会是自己的忌日。

“谭景御！”低沉的怒吼声陡然之间打破了病房里的安静，谭骥炎回过头来，手里的直接抓起床头柜上的被子向着谭景御砸了过去，然后转过身担心的看着童瞳，这个消息来的太快太突然，所以谭骥炎也有些的呆滞了，“小瞳，有没有哪里难受？”

“我去叫妇产科医生过来。”欧阳明愣了一下回过神来，快速的跑出了病房，然后明白过来童瞳为什么会吐，那根本是怀孕初期的症状。

妇产科过来的是一个主任医生，第一眼就看到了童瞳红肿的脸，表情一变，“这是谁动的手？你们男人倒是有能耐了，对一个孕妇下狠手，怎么不直接拿枪啊，这样不是更省事，还需要来什么医院？”

被训斥着，谭骥炎沉着脸没有开口，而谭景御只感觉一个头两个大，这辈子谭景御都没有这么愧疚自责过，几乎想要将自己的右脚给剁掉。

童瞳怀孕七周，胎儿健康，童瞳身体也不错，晨吐只是孕妇都会有的症状，检查之后，主任医生又关切的交待了童瞳一些事宜，看着她左边那白皙柔嫩的小脸，再看着她完全肿起来的又脸，打的太狠，脸右边的眼睛都有些的肿，而嘴角也有些的裂开，完全是家暴过后可怜的小女人。

“欧阳医生，我不管这些人是不是什么谭家的人，这孩子我要带过去，绝对不会让她跟这些畜生在一起！”年过五十的主任医生可是整个军区医院出了名的火爆脾气，本来是军医，性子就直，更不用说是家暴了，骂起人来毫不留情。

“那个不关谭骥炎的事，是谭三哥踢的。”童瞳终于一手抹着平坦的肚子，虽然说话的时候脸很痛，可是舍不得谭骥炎挨骂，还是第一时间为他辩解着。

主任医生愣了一下，看着童瞳，再看着一脸心疼的谭骥炎，虽然还是那一张冷峻严肃的脸庞，可是眼中的担心和柔情还是能看到，不是谭副市长，主任医生缓缓的转过身，走到愧疚的不能自已的谭景御身边，再次开骂。

“你一个小叔子竟然敢对自己嫂子下这么重的狠手，谭老爷子倒是养了个好孙子，这姑娘和她肚子里的孩子哪里得罪你了，让你一个男人对孕妇动手……”

谭景御头越来越低，无言的盯着自己的脚，就算是找老天借一个胆子，他也不敢对小丫头动手啊，尤其是还怀孕的小丫头，这不是没事找死吗？谭景御真的想要找一面墙将自己给直接撞死。

知道不是谭骥炎动的手，主任医生的脸色终于舒缓了一些，告诉谭骥炎如何准备给童瞳准备吃的，大大小小的细节都仔细的叮嘱了一遍，而谭骥炎没有丝毫的不耐烦，甚至听的很认真，一点看不出电视里谭副市长那样冷傲威严的一面，反而像是一个准爸爸的模样，主任医生也终于笑了，又说了一些，这才狠狠的瞪了一眼谭景御然后离开了。

“二哥，我去给小丫头买粥回来。”负荆请罪着，谭景御苦巴巴的开口，对上谭骥炎阴冷的目光，苦涩的扯了扯嘴角，这真的是意外啊！

病房里终于安静下来，谭骥炎心疼的看着童瞳肿起来的小脸，“怎么早上的时候不说？”当时谭骥炎真的以为童瞳是被撞到了头，这才导致呕吐的。

“我不确定那，我以为是因为我突然被带回北京，都六天了，说不定以后都看不到你，心情一不好，身体就不好，生理期迟了半个多月，我以为是情绪导致的生理紊乱。”童瞳红了一下小脸，和谭骥炎说生理期还是有些的尴尬。

谭骥炎无语的看着思维迥异的童瞳，叹息一声，轻轻的揽着她的肩膀，让童瞳靠在自己怀抱里，亲了亲她的额头，低沉的声音带着前所未有的坚定，“不用担心，我不会让你离开我的。”不管这有多么困难。

童瞳怀孕了，欧阳明知道他身体无碍之后，立刻就通知了童啸，所以当谭景御拎着无份口味不同的周回到病房时，童啸是在他前一步进门的，而谭景御刚跨进门，就看见一直都是温和儒雅的童啸，这个身为中国国安部教父般存在的男人突然一拳头狠狠的打在了谭骥炎的小腹上，力度之大，让谭骥炎都痛的弯下了腰。

“爸爸？”童瞳错愕的愣住，没有想到童啸会有这样的举动，这边刚要起身，童啸却已经快步走到了病床前，一手按住了童瞳的肩膀，制止了她起身的动作，心疼的看着她红肿的脸。

“躺着，虽然身体没事，不过还是需要注意的。”童啸的声音一如既往的温和，神色也是带着关切，微微一笑着，“小瞳都要当妈妈了。”

童啸是感叹也是高兴，如果晓意知道这一切，肯定也会高兴的，可是看到童瞳的脸，童啸就迁怒到了谭骥炎身上，然后又想到童瞳和谭骥炎到如今根本还没有结婚，这会孩子就有了，虽然之前有了谭亦，可是那和小瞳并没有太多的关系，一时之间，身为一个父亲，童啸看谭骥炎就有些的不顺眼，一拳头也算是轻的了。

谭景御看着被打的二哥，然后脸上表情僵硬着，二哥都被揍，那自己这个罪魁祸首会不会更惨，虽然外人都以为童啸这个中年男人是一个儒雅的绅士，笑容和煦，可是谭景御知道这个国安部的部长是多么强大的存在，谭景御甚至开始担心自己会不会被整个国安部的特工给追杀。

果真看到谭景御，谭骥炎和童啸同时回过头，谭骥炎目光依旧冰冷犀利，让人感觉全身的血液都被冻结了，而童啸的目光则温和多了，甚至隐隐的带着笑意，可是谭景御不但没有感觉到放心，反而是察觉到被谭骥炎更强势的一种压迫，冰火两重天之下，谭景御这辈子终于知道什么叫做害怕的滋味。

病房里气氛诡异的冻结着，然后童瞳肚子咕咕的叫了起来，看到谭骥炎和童啸同时转过头不再用看死人一般的目光盯着自己，谭景御终于松了一口气的，大口大口的呼吸着，再被盯一会，谭景御真的怀疑自己要腿软了。

164章节 一家亲亲

病房里当童瞳肚子饿的咕咕叫时，“小瞳，我喂你！”异口同声着，谭骥炎和童啸同时开口，此刻在这两个男人眼中，童瞳绝对是一个媲美国宝大熊猫的存在。

童瞳错愕的一愣，看了看自己的手，虽然她后脑勺被撞了一个包，虽然她的脸这会还肿的痛着，可是自己手没有受伤啊，吃饭根本不需要喂的。

可惜不等童瞳反应过来，谭骥炎和童啸已经走向一旁，谭景御一共买来了五份口味不同的稀饭，所以谭骥炎和童啸一人手里端起一碗，如同商量好的一般，一左一右，同时的将勺子里的稀饭吹凉了之后送到了童瞳嘴巴边。

谭骥炎依旧是那一张冷寒的峻脸，只是此刻眉宇之间却带着可以感知的温柔，让那总是冷沉睿智的凤眸里满满的都是童瞳的身影。

而童啸这个曾经让国安部所有特工无限崇拜的儒雅男人，虽然面容之上比谭骥炎要老上一些，可是童啸嘴角带着温柔的微笑，面色清俊，神态儒雅，无形之中让人不由的沉沦在他宛若春风般的气息里。

若是平时，童瞳绝对是受宠若惊，可是此刻，童瞳纠结着小脸，突然感觉无比大的压力扑面而来，看了看左边的谭骥炎，又看了看右边的童啸，然后无奈的苦着小脸求助的目光望着病房里同样有些怔愣住的欧阳明和谭景御。

“小瞳？”又是异口同声着，谭骥炎和童啸看着勺子里快凉掉掉的稀饭，再看着一脸呆滞的童瞳，两个男人脸上立刻染上了浓浓的担忧，小瞳该不会是又反胃想吐吧。

“我没事，我真的没事。”浑身一个颤抖，童瞳总算是回过神来，对着左右两人快速的露出笑容，然后啊呜一口吃掉谭骥炎勺子上的稀饭，三两下就吞咽下，快速的回头又吃掉童啸勺子里的稀饭。

看到童瞳终于吃东西了，谭骥炎和童啸终于放下心来，眼神也显得愈加的柔和，然后继续喂食的工作，童瞳是真的饿了，所以最后将每个碗里都吃掉了一大半，胃里暖融融的，再也吃不下了，这才摇摇头，“我饱了。”

“就吃这么一点？”童啸不由的皱了眉头，温和儒雅的脸上满是对童瞳的关切和担心，看了一眼手中碗里还剩下小半碗的稀饭，有些的不安，然后温柔的看向童瞳，清朗的语调带着一个父亲对女儿的关切，“小瞳，再吃一点。”

摸了摸已经有点撑的胃部，童瞳快速的摇了摇头，她真的吃不下了，虽然早上饿到现在，可是这会是饱了。

“真的不吃了？小瞳，你现在是两个人在消耗。”谭骥炎没有忘记之前主任医生的叮嘱，目光看向童瞳盖在被子下的肚子，完全看不出这里还有一个孩子，到此刻，谭骥炎还有些的不再状态里，小瞳有孩子了，而自己要当爸爸了，谭骥炎只感觉心头满满的充斥着一种暖洋洋的幸福，连同之前因为小瞳的离开而造成的烦躁和疲惫都在这一刻消失了。

“好了，就算有孩子，一顿也吃不了这么多！”欧阳明终于看不下去了，直接的走了过来，在童瞳无比感激的目光里将谭骥炎和童啸手里的碗都拿了下来，这两个男人到底是怎么回事，要撑死小瞳吗？

“是啊，二哥，童部长，你们是两个人在喂食，小丫头孕吐的厉害，吃的多了，估计一会还要费工夫给吐出来。”感觉着病房里的气氛有些的诡异，谭景御笑着调侃着，可惜话音刚落，咻的一下，四道凌厉的目光宛若利剑一般直接向自己射了过来，谭景御笑容僵硬在脸颊上，然后快速的在嘴巴上做了个拉拉链的姿势，多说多错，自己有权保持缄默。

感觉到那灼热而压迫的视线终于不在自己身上了，童瞳大大的舒了一口气，同情无比的看着被瞪的谭景御，被谭骥炎和爸爸四道冰冷如霜的目光注视着的确非常恐怖，可是一想到自己也是被四道目光无比热情的关注着，童瞳也感觉压力倍增，和谭景御对望一眼，两人心有灵犀的苦着脸。

童瞳掀开被子，虽然抛弃谭三哥有点的不厚道，可是童瞳这会宁愿用尿遁也想要逃离了，谭骥炎和爸爸看起来太恐怖了，那模样，让童瞳感觉自己连呼吸都是危险的，一个习惯了枪林弹雨，血雨腥风里的人突然被人当成雏鸟捧在掌心里，那感觉，童瞳想一下就感觉后背直冒冷汗。

“小瞳，不舒服？”一听到床上的声音，谭骥炎快速的转过头，将谭景御无视了，挑着眉梢，凤眸里满是担心和不安。

“小瞳，是不是又想吐？”而同样的，童啸也快速的将注意力落到了童瞳身上，甚至担心的走上前来，大手温柔的握住了童瞳的小手。

“我很好，我只是去洗手间。”童瞳耷拉着脑袋，有气无力的回了一句，自己只是肚子里有孩子，谭骥炎和爸爸不需要这么紧张的。

“我扶你过去。”谭骥炎松了一口气，峻挺的身影靠了过来，一手从童瞳的腰间揽过，让她亲密的靠在自己的怀抱里，小心翼翼的动作完全是对待初生婴儿一般。

童啸也有这个打算，只是动作上慢了谭骥炎一步，而谭骥炎一贯是尊重童啸的，可是此刻谭骥炎不由的面色一沉，占有欲十足的将怀抱里的人给护着，即使是童部长，谭骥炎也感觉他太过于逾越了。

“我不用扶着，我又没有受伤！”童瞳哀怨着垮着小脸，身影一动，动作迅速从谭骥炎怀抱里脱身，被关心过度之下，童瞳快速的目光一闪，然后视线落在了谭景御身上。

“小丫头，你可不能再陷害我！”警铃大作着，谭景御立刻知道大事不妙了，可惜只来得及抗议一声，童瞳却已经动作凌厉的攻击过来。

若是在平日，谭景御绝对会兴致勃勃的和童瞳过上几招，谭景御的招式路数都是从军队实打实练出来的真功夫，而

童瞳却更多的是一击必杀的快狠准，所以和童瞳过招时，谭景御总有些突破，可是此刻给谭景御借个胆子，他也不敢和孕妇过招，嫌命长了也不该这么糟蹋。

“谭三哥，你躲什么啊？”童瞳不满的抱怨着，出手的动作快如魅影，而一味躲避的谭景御自然只有被揍的份。

“不躲，我二哥和童部长还不宰了我。”谭景御哇哇的抗议着，这两个男人随便拿一个，自己都有的受，更不用说两个一起来，谭景御只感觉自己流年不利，怎么得罪了最不能得罪的两个男人。

而几乎在同时，两道威压十足的声音不满的对着躲闪的谭景御响了起来，“谭景御，你还敢躲！”谭骥炎脸色不悦，看着童瞳那攻击的动作，脸色一寸一寸的黑了下来，不会对童瞳发火，于是那怒火直接向着自己小弟烧了过去。

而童啸虽然还是那样高深莫测的笑容和煦，可是眼神和谭骥炎一样，也是震慑十足，完全失去了一个上位者该有的气度，十成十的护短。

不带这么欺负人的！谭景御欲哭无泪，站定在原处，动也不动，估计天塌了，地震了，也别指望谭景御会挪动一步，而童瞳此刻也停下了攻击的动作，看着一脸紧张瞅着自己的谭骥炎和童啸，苦着小脸，看了看谭景御，然后无力的靠在他肩膀上，“谭三哥，我想离家出走了。”

“小丫头，你千万别陷害我。”谭景御一听，全身的汗毛都竖立起来了，身影咻的一下侧闪到安全地带，却忘记了此刻童瞳正靠着自己，谭景御这么突然一闪，童瞳身影不稳之下，一个向前踉跄跌了几步。

刹那，病房里气氛再次冰冷的阴沉下来，再次中招的谭景御无语的看着天花板，而更惨的是童瞳，还没有来得及站稳身体，却已经被谭骥炎给搂进了怀抱里，那小心翼翼的态度，担心的眼神，让童瞳终于从怀孕的那种高兴和无措的情绪里走了出来，然后同样对着谭骥炎的胸膛翻着白眼，自己肚子里是孩子又不是定时炸弹。

“谭骥炎，我肚子里不是怀了孩子。”童瞳闷闷的声音从谭骥炎的胸口传了出来，然后立刻察觉到谭骥炎的身体在听到孩子两个字之后立马紧绷着，童瞳无力的叹息一声，继续的开口，“我感觉我怀的是大熊猫。”

扑哧一声，谭景御没有忍住笑出声来，而欧阳明也笑了起来，谭骥炎和童啸刚刚拎起的心此刻终于放了下来，想了想，似乎也知道自己有些的反应过度了，可是两个男人突然想到童瞳那爱惹祸的本事，却又在瞬间紧绷了脸色，小瞳还是需要牢牢的看在自己身边才放心。

“那个，谭骥炎，我没事了，所以还是要回别墅去待着。”虽然说在别墅里非常非常的无聊，也会想着谭骥炎，可是这一会，童瞳感觉自己还是待在别墅里比较好。

而童瞳话音一落，谭骥炎冷沉着峻脸，而童啸也是难得的皱了眉头，和谭骥炎对望一眼，然后两个男人默契的等童瞳坐到床上之后，一前一后的走出了病房，而原本守在门外的四个男人，莫名的感觉到一股巨大的压力，下意识的绷直了身体，连呼吸都给屏住了。

其实真的要论起来，谭骥炎目前还是无法和童啸的势力相抗衡的，童啸掌管着国安部，差不多是手握中国情报的咽喉，比起那些即使职位高，权力大的中央高层，童啸这样不显山露水的男人才是真正强势的存在，而谭骥炎更多的是人脉关系，是错综复杂的势力，而真正有实权的其实还是谭家，毕竟谭老爷子可是北京军区的司令，不过此刻，谭骥炎和童啸不是站在敌对面，他们是盟友，所以自然可以为童瞳争取到更大的自由。

“小瞳的身份不能说吗？”安静的回廊外，因为童啸的到来，国安部的随扈早已经清空了这个楼层，也将这一区所有的出入口牢牢的监控着，所以站在安静的走廊尽头，谭骥炎一扫刚刚在病房里面对童瞳时的紧张和小心，沉着声音，面容峻冷，眼神锐利。

“小瞳正是因为不曾透露过半点消息，所以她才安全的站在这里。”童啸这一刻是自豪的，小七是他一辈子的骄傲，不是因为她曾经立下的那些无人知晓的功勋，也不是因为她那么多奖章，只是因为这个孩子用自己纤瘦的身体，一次又一次护卫了国家的安全。

谭骥炎怔了一下，一手慢慢的攥紧成了拳头，童啸这一句话，让谭骥炎知道事情的棘手，在童瞳被带走的这一六天时间里，谭骥炎思念童瞳的时候，也有那么一瞬间的烦躁，他当时曾想着，如果小瞳更加信任自己一些，将一切都告诉自己，那么自己就可以防患未然，不会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小瞳被带走，那么的无力，那么的苍白，而此刻童啸的一句话，让谭骥炎陡然之间有着醍醐灌顶的顿悟，心头甚至有着一种惊恐不安的感觉。

幸好他一直不曾询问小瞳，也幸好小瞳一直守口如瓶，否则，谭骥炎怕不管自己怎么努力，这一刻，或许就真的是天涯永隔了，国安部的情报系统之强大，甚至高于军方，所以谭骥炎不会自大的认为，如果童瞳真的被送走了，自己一定能知道她，说不定真的一辈子都无法再见面了，这样的猜测，让谭骥炎冷了眼神。

“这件事我会处理的。”童啸其实还是很满意谭骥炎，在年轻的一辈里，谭骥炎虽然谋略与权术，说好听一点是运筹帷幄，说不好听的是玩弄心机城府，而童啸一手掌控着国安部，和政治系统其实是两个部门，也没有那么多复杂的政治权谋，不过童啸最欣赏的是谭骥炎在能力范围里解决的都是实事，就如这一次的山西之行，煤城的政府人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童啸知道那里面只怕几乎都快要成了谭骥炎的人，而有了煤城这一块富得流油的地方，以后谭骥炎要做其他的项目，自然不用担心资金来源。

可是谭骥炎却也保证了矿工的权利，提高了他们的工资和待遇，加强了安监部门的能力，不能保证一定没有矿难的发生，可是谭骥炎却能保证将矿难发生的几率降到最低点，这样就够了。

“小丫头，有二哥和童部长在，你就乖乖的当个准妈妈。”门开了一条不大的缝隙，谭景御正猫着腰，探出头瞅着不远处的背对着病房这边，看着窗户外的谭骥炎和童啸，之前也没有看见这个两个男人这么宝贝孩子啊，而且谭景御记得自家大嫂怀孕的时候，二哥表情很是平淡，只是说了一声恭喜，而爷爷虽然笑的合不拢嘴，可是之后也还是一副威严的

模样，可是到了小丫头这里，二哥和童部长的表情真的太诡异，真该拍下来，估计不管是政府还是国安部的人都会怀疑这两个人绝对是有人假扮的。

“谭三哥，我脸还肿的像猪头。”阴测测的开口，童瞳是趴在谭景御的肩膀上，同样探出小脑袋看向她一生里最重要的两个男人，被人宝贝着是很幸福，可是宝贝过头之后，童瞳是浑身不再在，自己又不是面团捏着，真该谭骥炎看看以前自己出任务时的狠绝无情，不过爸爸应该是知道啊，怎么也和谭骥炎一样，唯恐自己走一步路都会遇到危险。

童瞳的问题其实不小，如果不是她如今是这样诡异的重生在另一具身体里而且知道的人除了童瞳自己，童啸之外，就只有上面那一位了，所以童啸如今才有些把握能将童瞳安全的带走，否则即使是童啸，他也无法保证童瞳的自由，毕竟特别行动组的成员这一生的宿命是注定的，即使日后退出了，也不可能如同普通人一样，致死，他们的一言一行，他们的所有的电话，他们接触到的人，都会被严密的监控着，防止任何涉及到国家安全的秘密泄露出去，这也等于禁锢了一个人的自由，在无形中扼杀着他的生命。

“谭骥炎和我爸要吵起来了？”童瞳看了看，然后皱着眉头，拍了一下谭景御准备出去。

“吵？小丫头，这绝对是本年度最冷的笑话。”谭景御站直了身体，也不偷偷摸摸了，可是却怎么也无法想象冰山似的二哥会和童部长吵起来，这两个男人绝对会杀人与无形之中，不过争吵是不可能的。

“我会照顾小瞳。”谭骥炎声音沉了几分，对于让童部长去活动，解决小瞳目前被软禁的问题，谭骥炎没有意见，甚至不会去打探童瞳过去的身份，可是他绝对不会让小瞳再离开自己。

“小瞳住在我那里，其实也是间接的监管和软禁。”童啸温和的笑着，神色怡然，看起来如同只是在讨论问题，不过却也精明的利用职务之便将小瞳留在自己身边。

“不行。”谭骥炎直截了当的否定，不要说小瞳目前还有了孩子，就算是她一个人，谭骥炎也不想让童瞳离开自己身边，看了一眼童啸，“小瞳肚子里是我的孩子。”

“小瞳没有结婚。”一针见血着，童啸想到此，那和煦的笑容里多了一份危险的味道，自己的女儿竟然未婚先孕，童啸看着谭骥炎的目光不由的多了一份不满，当然童啸不会那么古板封建，有了孩子也没有关系，自己绝对能养得起女儿和外孙或者外孙女。

“我可以立刻举办婚礼。”谭骥炎愣了一下，和童瞳在一起之后，婚礼什么的，谭骥炎还真的忘记了，不过此刻一想，多了一道法律的保障也的确非常不错，办户口的时候正好也将谭宸和谭亦加上来，一想到自己的户口簿上多了童瞳，谭骥炎那原本还森冷的脸上露出了浅笑。

“我不同意。”身为童瞳的准父亲，童啸不想童瞳这么早结婚，尤其是这个女儿失而复得，童啸甚至宁愿童瞳一辈子不结婚留在自己身边。

欧阳明已经直接从另一边出口离开了，对于那两个幼稚男人那绵里藏针的较量，欧阳明只感觉两个字无聊，所以他宁愿去做自己的医学研究。

而为了避免再次被当成炮灰牺牲了，谭景御倒是安慰的拍了拍童瞳的头，投给小瞳一个自求多福的眼神，然后也跟着欧阳明一起溜走了，二哥和童部长在争吵下去，谭景御感觉自己一定会被波及到，所以远离危险，珍爱生命。

谭三哥说过要和自己一起举办婚礼的，童瞳低头看了看平坦依旧的肚子，再看了看不远处背对着自己的谭骥炎和童啸，对着门口四个看守自己的男人使了个眼色，大家一起集体逃亡，避免惨遭池鱼之殃。

因为谭骥炎和童瞳身份的特殊，所以谭亦住的病房也是这一区，童瞳过去时，谭亦正在看书，见到童瞳惊了一下，然后就看见了她还有些红肿的脸，酷似谭骥炎的小脸上快速的闪过一丝担心，随后又归为了平静，只是稚嫩的童音却总是带着挑衅，“你来做什么？”

“避难。”童瞳哀怨的叹息一声，关上病房的门走了进来，看着谭亦，皱了皱鼻子，“怎么一个个的都这么爱看书。”

谭宸也是如此，不像是一个孩子，整天都用点读机在认识物体，学说话，幸好这种新款的点读机是可以用内层卡在网站上下载，所以从最基本的启蒙教学，到之后提升的英语单词，唐诗宋词，什么的都有，否则童瞳真担心按照谭宸的速度，估计半个月就学完了。

“你也会生病？”谭亦将目光从书上移开，明明是关切的语调，可是却还是稚嫩的用嘲笑的态度隐藏着，挑着眉梢，扬着唇。

“不是，你要多个弟弟或者妹妹了。”童瞳坐了下来，指了指自己依旧平坦的肚子，想到谭骥炎和童啸过分的紧张，依旧浑身一个颤抖。

弟弟妹妹？谭亦愣愣的看着童瞳的肚子，明白过来她是怀孕了，然后又自嘲的笑着，握着书的小手用力的收紧着，甚至隐隐的颤抖，心头那股不安宛若飓风一般席卷了全身，让谭亦那酷似谭骥炎的冰冷小脸上露出嘲讽的笑，“我该恭喜你吗？看来你不会再次抛弃这个孩子了，他比起我可真的幸运多了。”

“不要用谭骥炎的脸做出这样的表情，看着很怪异。”童瞳叹息一声，瞅着谭亦，然后敏锐的捕捉到他失落的情绪，想了一下，明白过来，蹭蹭的从椅子上坐到了床上，一手揽过谭亦的肩膀，笑的有些揶揄，“你不用担心，我说过不会丢下你的，以前这不是不知道还有你的存在嘛，所以就算有了其他孩子，你也是哥哥。”

“我不稀罕。”心里震动了一下，谭亦冷笑一声，固执的倔着眼神，满脸的不屑。

“我稀罕。”比起谭骥炎和童啸，童瞳感觉口是心非的谭亦可爱多了，难道这孩子不知道在自己面前说谎，即使是训练有素的人都不行，更不用说他只是一个聪慧早熟的孩子。

“我已经习惯被抛弃了。”嘴硬着反驳着，在知道自己是被抛弃的野种之后，谭亦是恨着，恨着抛弃他的父母，在知

道蓝家只是将自己当成工具之后，谭亦一时之间只感觉自己是多余的，而此刻，突然肩膀上多了一只手臂，软软的怀抱里有着淡淡的清香，谭亦不知道为什么心怦怦的加快着跳动。

“不是说小孩子很健忘吗？谭亦，你怎么这么小气啊？”

“我记性很好，过目不忘！”

“嗯，看来是遗传基因比较好，我和谭骥炎都记忆力一流，你比较像我。”

“你怎么了？”当听到童瞳干呕的声音，谭亦那酷酷的小脸上不由的露出了担心之色，侧过头看着抱着自己的童瞳，近距离之下，谭亦才发现她没有受伤的脸是如此的白嫩，眉眼精致，神采飞扬，即使不舒服，眼睛里却也是亮晶晶的，很漂亮，如同夜空的星星一般，让人看了一眼之后，就不会再有孤单的感觉。

“没事，只是有点想吐，谭亦，你关心我？”笑的如同偷腥得逞的小猫，童瞳眯着眼，抱着谭亦晃了晃身体，这孩子真不可爱，怎么就喜欢说反话呢。

“我不关心你，我只是目前还需要你抚养而已！”谭亦怔了一下，自己不是该痛恨这个抛弃自己的人吗？为什么会担心她呢，看到她还肿的，破着皮的脸，会感觉到好像是痛在自己心里一样，而她不再的这些天里，谭亦发现看书之余，自己会开始想着和她从第一次在机场见面的点点滴滴。

“谭亦，我带你回别墅吧，欧阳叔叔说你身体已经算是康复了，只需要调养了。”童瞳一想到那空旷的别墅，然后再想到谭骥炎和童啸，她宁愿带着谭亦和谭宸过去住。

“我不……”

“反对无效，我给你收拾行李。”童瞳直截了当的开口，然后回给谭亦一个笑容，掐了一下他酷酷的小脸，直接下床要给谭亦收拾行李。

半个小时之后，当童啸和谭骥炎在没有争论出一个结果，想要让童瞳自己决定时，他们这才发现病房里早已经人去楼空了。

绕到了沐放那里接走了谭宸，然后童瞳带着两个孩子直接和四个看守自己的人一起回了别墅，路上经过书店的时候，刷刷的买了不少的书给谭亦，也买了一些浅显的图文并茂的书给谭宸，谭亦认识很多汉字，阅读已经不成问题，甚至能英文阅读也是非常的流畅，可是谭宸现在走路才刚稳，所以童瞳这些故事书是准备读给谭宸听的。

别墅很安静，三面环山，是私人的产业，所以除了鸟叫声，基本听不到人声，而童瞳只是带了两个孩子过来，看守她的人请示了之后，也就将人带了回来。

“谭亦，你去问问外面的叔叔要不要一起吃饭？”童瞳打开冰箱看着里面满满的菜肴，一个人的时候懒得做饭，可是现在多了两个孩子，童瞳感觉充实了很多，谭骥炎也直接被抛到了脑后，“谭宸过来，帮忙拿着鸡蛋。”

谭宸还是一如既往的面无表情，只是在目光看到童瞳时会有些温度，和淡淡的眷恋，如同小兽第一次睁开眼看到母亲一般，谭亦虽然顶着一张和谭骥炎酷似的脸，可是却总是带着几分阴沉的笑，挑着眉梢，邪邪的表情看起来完全不像是一个开朗活泼的孩子。

谭亦大步的向着别墅外走了过去，在院子门口停了脚步，虽然他并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可是还是知道童瞳被人软禁了，所以一股说不清楚的怒气就漫了上来，小小的身体靠在院子门口，谭亦拨了一下散落的刘海，“我妈咪问你们需要一起吃饭吗？虽然我妈咪现在是孕妇，不过被人关着也没事，多做几个人的饭菜还是可以的。”

暗中的四个男人对望一眼，然后一个人不得不出来，看着谭亦，还是麻木的一张脸，情绪丝毫不外露，“不用了。”

“算你们还有点良心。”谭亦哼了一声，虽然还是个六岁的孩子，气势不足，可是那嘲讽的眼神不言而喻，如果这些人真的敢让她给他们做饭，谭亦绝对会在菜里加上几把盐，让他们知道不该欺负孕妇！

然后带着胜利者的骄傲，谭亦转过身向着别墅走了进来，看着厨房里正择菜的童瞳，“他们不愿意过来吃，怕你下毒。”

“谭亦，你故事书看多了，怎么懂这么多五花八么的东西。”童瞳无奈的看着厨房门口的谭亦，这孩子怎么知道这么多？转过头，看着在一旁拿着筷子打鸡蛋的谭宸，这个似乎又太沉默了一点。

“我能做什么？”谭亦看了一眼谭宸，嫌恶着他拙劣的动作，不过是打鸡蛋，他用得着这么认真吗？一下一下，完全机械的运动，不出一会胳膊肯定会酸痛。

“谭亦，你要帮忙？”童瞳是有些的担心，毕竟谭亦的身体太弱，而谭宸虽然不会说话，刚学会走路，可是童瞳总感觉谭宸要强悍一些。

谭亦低垂了目光遮掩住眼中一闪而过的失落，然后又抬头冷笑着，掩饰住了真实的情绪，“我只是不想被人说成吃闲饭。”

“不是说儿子是妈妈上辈子的情人吗？谭亦，我感觉你是我上辈子的敌人。”所以这辈子才会和自己争锋相对着，童瞳无奈的嘀咕着，看着走过来的谭亦，直接将芹菜敲在了他头上，“摘掉叶子，记得，这个是吃径的，你别弄错了。”

情人？敌人？谭亦看了一眼又开始剥豌豆的童瞳，她还说自己懂五花八门的东西，有当妈咪的和六岁的孩子说是情人吗？谭亦不屑着，可是却坐在了谭宸身边开始摘芹菜的叶子。

看着一个打鸡蛋，一个摘菜叶的两个孩子，童瞳忽然笑了起来，快速的将豌豆给剥好放到了碗里，一手拿过洋葱继续剥了起来，心不在焉之下，忘记了要在水里剥，所以当感觉到辛辣的气味时，童瞳哀怨的眨着眼，泪珠子啪嗒一下掉了下来。

谭宸和谭亦同时一惊，动作整齐划一的停了下来，然后双双的看着眼角湿润的童瞳，“我没事。”童瞳尴尬一笑，习

惯的将手摸了一下眼睛，然后再次哀怨的想要骂自己是猪头，泪水刷刷的流的更厉害，直接转过身向着一旁的水槽走了过去。

谭宸放下筷子，面无表情的小脸上有着担心，而谭亦虽然也是担心，不过倒看不出什么，只是拿过一旁童瞳没有剥完的洋葱，帮着她继续，然后半分钟不到的时间，谭亦终于知道童瞳为什么哭了，因为他这会也是眼泪不停的流下来，当然谭亦不会那么傻的和童瞳一样用手擦眼睛。

谭宸沉默的看着又哭着离开的谭亦，看了看孤零零的落在桌子上的洋葱，疑惑的皱了一下眉头，拿了起来，仔细的观察着，谭宸虽然没有开始剥，可是因为凑得近观察，所以眼泪也被洋葱辛辣的气息给熏了出来，而他似乎也明白过来了。

谭骥炎和童啸知道童瞳已经先离开了，随后又驱车赶了过来，当走进客厅时，便看见沙发上一大两小的三个人都在抹眼泪，红通通着眼睛，谭宸手里正拿着纸巾，看到突然开门进来的谭骥炎和童啸，童瞳和谭亦、谭宸都沉默着看着。

“怎么了？”谭骥炎表情阴霾的一变，不过却还是在瞬间敛了怒意，只是用担心的目光心疼的看着童瞳。

“没事。”童瞳摇摇头，决定不将这么丢脸的事情说出来，她可是奉行流血不流泪的，结果今天真的糗大了，尤其是在两个孩子面前，不过一想到自己刚洗好手，身后跟着的谭亦和谭宸都红着眼，流着眼泪走过来时，童瞳一个没有忍住笑了出来，然后母子三人同时洗好了手来客厅拿纸巾。

“和你没有关系！”谭亦语调不善，瞥了一眼谭骥炎，他不是很在乎她吗？怎么会让她被人给关押在这里，一路上，谭亦可是仔细的观察了一下，这里根本没有其他住户。

谭宸抬起头看了一眼担心的谭骥炎，他虽然很想说不用担心，可是谭宸还只会说简单的单字，所以只是冷冷的看了一眼谭骥炎，然后拿过纸巾给童瞳，犹豫了一下，又抽出一张给谭亦，自己拿过一张先擦着眼睛，然后又擦着手。

“我去做饭。”童瞳被谭骥炎和童啸看的有些心虚，尴尬一笑，蹭的一下站起身来大步走向厨房。

谭亦也站了起来，虽然有着和谭骥炎相似的脸庞，却总是带着几分的邪魅和阴沉，也向厨房走了过去，最后是动作缓慢了一些，僵硬了一些的谭宸，客厅里再次只余下面面相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的谭骥炎和童啸。

厨房里，看着桌子上的两颗洋葱，一颗剥了一大半外皮，一颗还是完整无缺的，几乎在同时，不等童瞳反应，谭亦快速的将剥了皮的洋葱没有丝毫犹豫的丢进了垃圾桶里，而且还一脸的嫌恶，如果这不是一颗洋葱，他说不定会将它五马分尸。

而同样的，谭宸直接将没有剥皮的另一颗洋葱当成了敌人一般，丢到了垃圾桶里和另一颗洋葱为伴，童瞳这边刚在水槽里放好水，一回头，桌子上两颗洋葱离奇的消失了，谭宸依旧在重复着打鸡蛋，谭亦坐在一旁继续摘芹菜叶，而原本准备的洋葱炒肉丝，这会童瞳看了看，转身走向冰箱，从里面拿出了青辣椒和红辣椒，无奈的更换菜谱。

谭宸在深林里长大，对于颜色艳丽的食材有着本能的戒备，森林里颜色越艳丽的东西越是危险，谭亦虽然一直生活在美国，可是一直被蓝家当成复仇的工具在培养，每天的时间都安排的满满的，所以即使是一日三餐，谭亦只吃过熟食，而想到被丢到垃圾桶里的洋葱，再看着童瞳手里的青红辣椒，谭亦皱了皱眉头，一股阴霾的情绪从眼中闪过，

“瞳！”谭宸率先开口，小脸上表情有些的沉重，极其担心的目光看着童瞳，然后又用戒备的目光看着童瞳手里的青辣椒红辣椒。

“这个要怎么用，我来。”谭亦知道青辣椒和红辣椒是吃的，可是味道很辣，吃过之后，不但嘴巴痛，连耳朵都感觉被辣的痛起来，谭亦是孩子，绝对不喜欢这个味道，可是蓝家为了培养蓝亦，却硬是曾逼迫着他吃了不少辣椒，就是为了不让谭亦任何反抗的心思，所以谭亦对辣椒有着本能的厌恶和一丝恐惧。

童瞳看着如临大敌的两个孩子，再看了看自己手里颜色漂亮的青辣椒和红辣椒，远远的看了一眼垃圾桶里孤零零的两个洋葱，表情纠结了一下，决定顺便普及一下蔬菜常识，“这个是辣椒，虽然有些辣，不过绝对不会流眼泪的，所以你们不用担心。”

谭宸听不懂童瞳在说什么，所以他本能的依旧认为颜色鲜艳的东西很危险，还是板着小脸，谭亦倒是知道童瞳话里的意思，可是过去的经历，让谭亦也没有办法放轻松表情，所以两个孩子依旧如临大敌的站在童瞳面前，然后目光担心的看着她手里的辣椒。

今晚上不吃洋葱，也不吃辣椒！无奈之下，童瞳终于打开冰箱的门，将辣椒放了进去，叹息一声，原本只以为就三个人厨房，这会想到谭骥炎和童啸过来了，童瞳想起之前自己无聊的想要吃鳝鱼，这会还养外厨房门外的桶里，童瞳于是拿着篓子走了出去，虽然处理起来有点麻烦，不过红烧鳝鱼的味道是非常好的，当然配菜用蒜子就行了，洋葱辣椒统统不要。

谭亦和谭宸对望一眼，他们基本是没有任何交流的，可是这一会，两个人倒是目标一致，都看向了一旁的冰箱，然后谭亦打开冰箱门，谭宸将垃圾桶递了过来，无辜的青辣椒和红辣椒终于回到了垃圾桶里和洋葱为伴。

童瞳将鳝鱼给拍晕了，动作凌厉之下，直接是下杀手，看起来不是在面对食材，然后放到了篓子里准备进厨房，可是最早拍晕的一条鳝鱼却转醒过来，倏地一下，从篓子里游上出来，高昂着头，想要逃离，童瞳刚准备将这一条幸存的鳝鱼给放回篓子里，却见眼前的两个孩子脸色惨变的冲了过来。

谭亦跑的快，小脸不再是那样的阴沉，而是煞白煞白的，而谭宸更是在一瞬间爆发了前所未有的速度，两个孩子口中惊恐的吐出一个字，“蛇！”

篓子掉在了地上，里面的鳝鱼都洒了一点，最开始的那一条已经迅速的游移走了，而其余的鳝鱼也似乎在被摔之后，反而有转醒的迹象，轻微的挪动着身体。

谭宸第一时间将童瞳给护到了身后，喉咙里发出了呜呜的警告声，躬着身体，已经进入了戒备状态，而谭亦同样脸色很差，握着童瞳的手用力的收紧着，目光仔细的盯着她白皙的手，担心看到被咬出的伤口。

当客厅的谭骥炎和童啸听到厨房里椅子倒地的声音，再听到那一声蛇字之后，两个男人立刻向着厨房冲了过来，而已经快游到厨房门口想要逃生的鳝鱼还没有来得及享受胜利的喜悦，七寸处却已经多了一把锋利的中指粗细的利刃，那是童啸随身携带的武器。

童瞳目瞪口呆的看着这一系列的变化，无比同情的看着被当成蛇给射杀的鳝鱼，嘴角抽搐着，而奔过来的谭骥炎在看着地上的篓子和散落的五六条鳝鱼之后，原本担心的脸庞也僵硬下来，双手再不沾阳春水，谭骥炎也知道这是鳝鱼。

而第一时间出手的童啸也发现自己射杀的是什么了，那总是温和的表情变了变，看了看地上被利刃钉住的鳝鱼，沉默了片刻之后，决定利刃不要了。

最后，童瞳还是被赶了出来，虽然她已经告诉谭亦和谭宸那不是蛇，是可以吃的食物，不过在两个孩子惊恐的目光里，被拍晕的鳝鱼再次惨遭了被宰杀的厄运，然后被丢到了垃圾桶里和洋葱辣椒继续当朋友。

而至于厨房，从此之后，被谭宸和谭亦当成了极其危险的地方，而那些买回来的食材，不经过他们的检查，两个孩子绝对禁止童瞳进入厨房，不管童瞳如何解释，有时候孩子终究是孩子，固执的厉害，在看到童瞳差一点被“蛇”给咬中之后，他们即使在多年之后已经知道了当年自己的幼稚，可是却依旧禁止童瞳买鳝鱼回家，杜绝这一道菜进入谭家的大门。

“看到没有，这是蛇，这是鳝鱼，腹部的颜色不同，还有头部明显不同，仔细一看会分辨出来的。”客厅的沙发里，童瞳翻着之前从书店买回来的十万个为什么，找到了爬行类，教授谭宸和谭亦辨别起来。

可是说着说着就偏离了方向，“这是眼镜蛇，剧毒，速度非常快，正常人都无法避开眼镜蛇的攻击，所以一旦看到蛇，即使有枪也要打在七寸的地方，就是这里，对于敌人，下手一定要狠要准，蛇的神经很发达，即使你将蛇头剁了下来，它也会用毒牙咬到你，所以杀了蛇之后，为了安全要将蛇丢的远远的，当然，如果在野外训练的时候，蛇肉也是非常好吃的，至少比蝎子好吃.....”

童啸善于厨艺，谭骥炎在厨房也只是打下手而已，所以这会刚出来，就看到童瞳坐在中间，左右两边坐着谭宸和谭亦，而原本普及常识的教育，谭骥炎越听越感觉到无力，已经从射杀蛇到了如何射杀其他的野生动物，这如果是有环卫人士在，估计小瞳就要被当成批评的典型了，不过谭骥炎唯一庆幸童瞳只是教授如何射杀丛林里的动物，而不是杀人，所以她还是不错的妈妈，只是这样的胎教没有问题吧?

165章麻烦上门

吃过饭，童啸就离开了，毕竟童瞳的事情，童啸决定亲自过去一趟，而童瞳到底要住在哪里，童啸和谭骥炎虽然还没有争论出一个结果来，不过目前倒也也是次要的，首要的是先保证童瞳的自由。

谭亦是完全不需要人照顾的，他虽然只有六岁，却非常的早熟世故，人也聪睿，虽然性子阴沉了一些，不过终究也只是一个六岁的孩子而已，再阴沉也显得稚嫩。

谭亦原本是准备自己去洗澡的，可是看到谭骥炎要带着谭宸去洗澡，谭亦目光里快速的闪过一丝复杂的光芒，在蓝家这几年，谭亦被教导的是他的父母将垃圾一样将他丢弃了，而蓝家只是让谭亦仇恨童瞳，至于谭骥炎到没有太多的教导，毕竟蓝亦还只有六岁，太小，蓝家也担心谭骥炎或者于靖回来看谭亦，发觉了不对劲，所以蓝家是准备等蓝亦到了十岁之后，可以隐藏自己的情绪了，再灌输谭亦仇视谭骥炎的概念。

所以对于谭骥炎，谭亦并没有一开始对童瞳那样仇恨和敌视，可是有的时候，恨的向对面就是在乎，是喜欢，谭亦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会突然就改变了，蓝家几年的仇恨灌输，在面对童瞳那清澈的眼睛，暖暖的消融之后就立刻烟消云散了。

谭亦比起谭宸要精明了很多，所以此刻，他并没有开口说什么，只是抬起头用一种羡慕的目光看着谭宸，然后萎了有些瘦的身体，孤零零的向另一间有浴室的客房走了过去，背影孤单，看的童瞳一阵心疼了。

“谭亦，等一下，我帮你洗澡去。”童瞳鉴定的认为两个孩子的教育一定要公平对待，所以这会看到谭亦那伪装孤单落寞的眼神，童瞳知道他是装的，可是即使如此，依旧让童瞳心疼的厉害。

谭亦背对着众人的苍白小脸上露出一个得意的笑，没有开口，只是点了点头，然后感觉到头上多了一只软软的手，有些暖，虽然动作幼稚的揉乱了自己的头发，可是谭亦却感觉到安心。

“小瞳，我来就行了！”虽然被沦为保姆，可是谭骥炎冷眼看了一眼站在童瞳身边的谭亦，有了谭宸这个小鬼也就算了，至少这个闷了一点，不会耍小心眼，而谭亦这孩子却精明的厉害，看着上当受骗的童瞳，虽然谭骥炎知道这是谭亦别扭的想要接近童瞳的手段，可是一想到童瞳要给另一个男人洗澡，虽然这是六岁，可是谭骥炎只要一想，十年之后这孩子就十六了，二十年之后就长大成一个男人之后，谭骥炎立刻黑了俊脸，“谭亦过来，你和谭宸一起洗，正好省水省电。”

“我习惯一个人生活。”省水省电？谭家这么穷吗？谭亦皱了一下眉头，对谭骥炎打乱了自己和童瞳相处的计划多了一份不满，然后回过头，依旧是桀骜不驯的嘲讽笑容，似乎在控诉自己被丢弃了流年。

“那我明天就将你送回医院让欧阳叔叔照顾你！”可惜谭骥炎不是省油的灯，凤眸一扫，冷沉的声音冰寒的没有一点温度，这一点小手段小心思，谭骥炎都懒得理会。

谭亦愣了一下，有些的愤怒，可是对上谭骥炎那冰冷的黑眸，却也知道这个男人绝对说到做到，一想到要离开童

瞳，谭亦那冷酷似谭骥炎的脸上又露出了惯有的阴沉笑容，“你想送我走？我不会让你如愿的！”

谭宸看了一眼谭亦，虽然还是面无表情，不过倒也敛了眼中的神色，只是余光不动声色的看了一眼身材伟傲的谭骥炎，在绝对的力量面前，首先要做的就是隐藏自己，而这也是谭宸这几年在森林里学会的生存法则，示弱并不是退却，而是为了等待时间，等到最好的时机，然后反攻！

这两个小鬼！一个明着挑衅，一个暗着不动声色，谭骥炎头痛了起来，然后看了一眼童瞳平坦的小腹，已经决定这个孩子以后自己一定要教育，让他知道有些人是绝对不能动的！

童瞳笑着看着谭骥炎一手拎着一个孩子走向浴室，然后恶趣味的看着肚子，九个月之后，谭骥炎准备怎么办，难道在肩膀上再扛一个去浴室？

目送着三个人去主卧室的浴室洗澡，童瞳下楼走向客厅，安静里，客厅里只有昏黄的灯光，谭骥炎能留下来，童瞳是有些出乎意料之外，毕竟自己的身份，再加上谭家的背景，童瞳不知道该怎么办，爸之前说上位者虽然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可是却对人也有着本能的戒备，那不是不相信，而是这种戒备已经成为了生命的一部分，所以童瞳不能将特别行动组的任何秘密泄露给谭骥炎，不能让上位者产生不该有的人任何念头，这就是古代皇帝担心的功高盖主。

这些事情，童瞳不愿意去想，人心太过于复杂，她也想不明白，想不透彻，所以她宁愿如同过去在特别行动组一般，只需要接受任务，然后完成任务，如同简单的没有思想的工具，可是如今，因为遇到谭骥炎了，童瞳不得不开始动脑筋，下巴抵在膝盖上，忌惮什么？谭骥炎的能力，也是，有谭家的军事背景，有爸的国安部，再加上谭骥炎他外面的势力，倒是有点阴谋篡位的感觉。

谭骥炎自然是不会将时间浪费在两个小鬼身上，在浴缸里放满了水，调了一下水温之后，直接转身出去，从早上的鸡飞狗跳到现在谭骥炎还没有好好的和童瞳相处。

“谭骥炎，你说你这么能力这么强做什么？”童瞳听到脚步声，抬起头，然后睁大一双眼，指控的看着灯光之星这个伟傲身影的男人，五官俊朗也就算了，干嘛要能力这么强。

“不用担心。”谭骥炎看了看童瞳曲起的腿，下意识的感觉她这样会不会将孩子给挤压着，然后随即一想，才一个多月，当然谭骥炎此刻完全将“能力”两个字误解了。

坐到了童瞳身边，谭骥炎将人揽到了怀抱里，虽然知道孩子还没有成型，可是谭骥炎却还是将童瞳的腿放直，让她伸直腿侧坐的靠在自己怀抱里，低沉的声音带着安抚人心的力量，“习惯了就好。”其实谭骥炎自己也有些不习惯童瞳肚子里突然多了一个孩子。

“能习惯吗？这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哀怨着，童瞳垮着小脸，扭过头，无比幽怨的看着谭骥炎，果真人太优秀了也不好，容易惹事，如果谭骥炎笨一点，呆一点，说不定上面那位也不会有什么忌惮了，虽然不至于弄出人命来，可是童瞳不想和谭骥炎分开，想到此，心里头酸酸的难受，小猫似的在谭骥炎的怀抱里拱了拱，双手抱着他的脖子不撒手。

“不用怕，顺其自然就好。”谭骥炎记得主任医生说过怀孕的人情绪会有些的不稳，所以此刻，谭骥炎伸过手圈着怀抱里的不安的人儿，心头想着或许下次该用套的，毕竟他不舍得让小瞳吃什么避孕药，可是一想到多了一层隔膜，谭骥炎眉头皱了一下，眉宇之间带着几分的犹豫。

“我怕顺其自然的结果就是再也见不到了。”童瞳嘀咕着，虽然到现在是没有任何的措施，只是将自己软禁在这里，可是谁知道最后会发生什么事情。

“小瞳，不要胡思乱想，还有八个多月，会没事的。”谭骥炎只感觉自己的安慰异常的无力，或许小瞳不会主动惹麻烦，可是麻烦似乎总是主动的沾上来。

“八个多月？谭骥炎，你是不是有什么计划了？”眼睛一亮，童瞳从谭骥炎的怀抱里探出头来，激动不已。

“计划？”谭骥炎比童瞳敏锐多了，这会自然察觉到了他们根本是在鸡同鸭讲。

“谭骥炎，你放心，我绝对守口如瓶，不管是什么样的严刑拷打，我都不会泄露一个字，否则我直接咔嚓了自己。”童瞳快速的推开谭骥炎坐直了身体，为了让他相信自己会保守秘密。还精准的在自己脖子上比了个自杀的手势，“你放心，我有不下二十种办法可以自我了断，保证不泄露你的计划。”

彻底无语着，谭骥炎看着手舞足蹈的童瞳，然后又看了看她平坦如昔的小腹，或许胎教什么的都是不准的，等孩子出生之后再教育也来得及。

“谭骥炎，你不相信我。”童瞳垮了小脸，闷着声音，指控的目光看着谭骥炎，有种不被信任的受伤。

干咳两声，谭骥炎抬手抚上童瞳的小脸，不动声色的试问着，“你刚刚说我能力很强是指什么？”

“当然是说你势力增长的太快，让我们被上面那位忌讳了啊。”不解的回答着，童瞳眯了眯眼睛瞅着谭骥炎那有些细微变化的俊脸，隐隐的感觉有些的不对劲。

果真理解错了，谭骥炎难得尴尬的别过眼，而此刻，已经洗好澡的谭宸和谭亦走了出来，都湿漉漉着头发，两个孩子都显得有点清瘦，不过谭宸是一种精瘦，虽然年龄小，可是却带着一种沉稳之气，而谭亦则无时无刻在小脸上扯着诡谲阴沉的笑，让谭骥炎实在有些违和的怪异感觉，毕竟那一张脸和自己小时候简直是翻版出来的。

“我睡觉认床。”谭亦看都不看谭骥炎一眼，只是平淡的阐述着这个事实，当然他的目的自然也是不言而喻。

“没事，谭亦和我睡。”童瞳两眼放出喜悦的光芒，谭亦这些小动作，童瞳都看在眼里，她原本是不知道要怎么和谭亦相处的，不过似乎这个问题不知不觉里就消失了。

谭骥炎沉着脸，然后慢悠悠的看向开口的谭亦，俊脸并没有太大的表情变化，可是那无形里释放的威压却让谭亦下意识的绷紧了身体，想要躲闪，可是却又固执的挺直了身体。

“小瞳，你有孩子了。”谭骥炎慢条斯理的开口，却见谭亦那被热水熏红的小脸僵硬的变化了一下，童瞳也是一怔，然后犹豫的看向谭亦，也不知道他睡姿好不好。

“瞳，睡觉。”一直沉默的站在一旁的谭宸开口，声音不似谭亦的清越，反而带着一股不屑于孩子的沉静，音色有些的低，因为才学会说话，所以谭宸吐字简短利落，理所当然的态度，面无表情的英俊小脸，说完话然后就沉默的看着童瞳。

“谭宸睡觉很乖，谭亦你睡在最里边行吗？”童瞳立刻想到了解决的办法，让谭宸睡中间，谭亦睡里面，这样自己睡在外面，即使谭亦睡姿不好，也不会半夜踢到自己的肚子。

“当然行。”谭亦又笑了，转过头看了一眼沉默寡言的谭宸，原来他比自己还要精明，看来自己是小看了谭宸。

“不行，万一踢到孩子就迟了！”谭骥炎凤眸危险十足的眯了起来，凌厉的目光射向谭宸，这小鬼绝对听懂了自己话里的意思，虽然他前后不过学习了半个多月，可是谭宸的进步谭骥炎可是看在眼里，他说话还是不太请楚，可是不代表他不懂孩子这两个字的意思。

“瞳，睡觉。”可惜谭宸就如同没有听到谭骥炎话里的意思，直接无视着，然后目光笔直的看着童瞳，沉默着小脸，看起来有些的疲惫，惹得童瞳心疼起来。

“走吧，睡觉。”童瞳回给谭骥炎一个无辜的表情，然后快步的走了过去，一手牵着一个孩子向着楼上的卧房走了过去。

主卧室的床很大，睡三个人绝对绰绰有余，童瞳看着不需要自己开口就爬上床的两个孩子，抬手敲在了他们的额头上，一人一下，“你们俩倒是合作了，就一点不怕谭骥炎打你们屁股。”

谭亦惊了一下，然后看着拿着毛巾给自己擦头发的童瞳，原来她什么都知道，低着头，谭亦忽然笑了起来，或许自己的聪明果真是遗传的。

谭宸只是静静的看着童瞳，酷似谭骥炎的黑眸沉静里如同流动着水光，然后转过头看了一眼窗户外，一手却握住了童瞳的手腕，“保护瞳。”

给谭宸擦拭头发的手怔住了，谭宸的话很简短，可是童瞳却突然明白过来谭宸的意思，他是嫌弃谭骥炎没有保护自己，让自己被关押在别墅里，所以才会要求和自己睡在一起保护自己。

听到谭宸的话，谭亦猛然的抬起头，有些震惊的看着谭宸，虽然他还是那一张面无表情的脸，可是看到他握住着童瞳的手，谭亦忽然发现自己竟然比不上这个连话都说不全的谭宸，一时之间，心头五味杂陈着。

“这个其实不能怪谭骥炎，只能说他能力太强了，又不懂得藏拙，锋芒毕露现在知道苦了吧。”童瞳哼哼两声，虽然很想维护谭骥炎，可是这话怎么听着都像是抱怨，“好了，你们两个快睡吧，要保护我也等你们长了。“

男孩子头发短，擦了一会就干了，童瞳掀开被子，将谭宸和谭亦睡了下来，看着眼前两张英俊帅气的小脸，童瞳低下头，在每个人的小脸上亲了一下，这才关上灯，自己并没有回床上睡觉。

童瞳下楼时发现谭骥炎正靠坐在沙发上闭目养神着，听到自己的脚步声却丝毫不曾动一下，童瞳不由的睁大了眼睛，刻意的加重了脚步声，可惜沙发上的谭骥炎却如同睡着了一般。

该不会是生气了吧？童瞳咚咚的下楼，动作幅度有些的大，让谭骥炎放在身侧的大手用力的搀紧成拳头，然后又狠狠的压抑下情绪放松下来。

“谭骥炎，虽然现在天热了，不少山里气温低，你这样睡觉很容易感冒的。”童瞳站在谭骥炎身边，关切的开口，可惜眼前这个男人却是连搭理都懒得搭理自己一下，看来果真是被气的不轻。

“谭骥炎，你不至于这么小气吧？他们可都是孩子。”童瞳坐到了谭骥炎身边，拉过他的一只手，在谭骥炎小气的要扯回去时，童瞳不得不双手快速的抱住了谭骥炎的胳膊，将他的手给成功的掠夺了过来。

“男孩子。”谭骥炎终于睁开眼，面色不善，语调不悦。

抓着谭骥炎的手抖了一下，童瞳一口气差一点没有吸上来，对上谭骥炎那无比认真的俊脸，认命的再次开口，“可是他们是你儿子”再说即使性别为男，那也还没有发育完全。

谭骥炎薄凉薄凉的眼神看着不但不知道悔改，反而辨解的童瞳，“这样更加不应该，你们是母子。”所以那两个小鬼该这样霸着小瞳根本就是大逆不道。

童瞳彻底瞪直了眼睛，几乎怀疑自己产生了幻听，这还是谭骥炎吗？小嘴张了半天愣是没有吐出一个字来，谭骥炎连乱伦都能想到，他脑子到底装的是什么啊，竟然还敢说自己整天胡思乱想。

“那如果我肚子里生出女儿呢？你就不会亲她，不会抱她，不会抱着她睡觉讲故事？”童瞳指了指自己的虽然还看不出什么情况的肚子，然后看好戏般的等待着谭骥炎的回答。

“不会，我只要你一个。”即使是女儿，出乎童瞳的意料，谭骥炎并没有什么辨解，也没有什么开脱的理由，只是用平常的不能再平常的语调说完话，目光静静的看着童瞳，黑眸里有着可以感知的湿柔和缱绻之情。

他这一生，只爱她一人，只在乎她一人，即使是孩子，那也只能分走很小很小的一部分注意力，谭骥炎知道自己不是一个温柔的人，他生性冷酷，所以当初他不是没有办法照顾谭亦，却只是尽了一个父亲可以尽到的责任，给他找了一个合适的家庭收养，如此而已。

“哪有你这样当爸爸的。”童瞳抱怨着，狠狠的掐了一下谭骥炎的手背，可是低垂的小脸上却有着无比的动容，童瞳知道自己在感情不是很聪明，她也讨厌复杂的关系，所以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她更喜欢这种纯粹而直接的感情，而谭骥炎没有如同那些电视剧里的男人一般，有着红颜知己，有着暧昧不清，他从来都是干干净净的一个人，

在他的眼里只有自己的存在。

“等星期一将两个小鬼送去幼菲园。”谭骥炎开口，轻轻的抱住童瞳，低头在她的头顶上落下一吻，”他们该按触同龄的孩子。”

“嗯。”童瞳乖巧的点了点头，顺从的靠在谭骥炎的怀抱里，而没有发现抱着自己的男人那微微勾起的嘴角，和眼中快速闪过的狡猾之色。

黑暗里，谭亦因为身体弱所以入眠的快一些，而谭宸虽然睡着了，可是在房门被打开的瞬间还是惊醒了，迷迷糊糊的睁开眼，熟悉的气息靠近，湿暖而柔软的被子又被拉到了脖子下盖好，谭宸再次的闭上眼继续入眠。

谭骥炎从衣柜里拿了童瞳的睡衣，看了一眼站在床边给两个小鬼盖被子的童瞳，走了过去，拉住她的手脚步下意识的放轻，然后离开去隔壁客房休息。

等被谭骥炎拐到了床上之后，大约过了半个小时，童瞳突然从谭骥炎的怀抱里探出头来，而原本刚要睡着的谭骥炎一惊，下意识的抱住童瞳，因为刚要入睡，低沉的嗓音显得有些沙哑，“怎么了？哪里不舒服？要吐吗？”

“谭骥炎，你是故意的！”后知后觉着，童瞳终于明白谭骥炎为什么之前那么生气的坐在沙发上不理睬自己，那个时候童瞳还稍微有点得意自己和谭宸、谭亦让谭骥炎吃瘪了，这会被谭骥炎抱在怀抱里睡着，童瞳终于弄明白了最大的赢家是身边这个不动声色的男人，太奸诈了。

童瞳离开的这六天，谭骥炎几乎没有睡好觉，不停的忙碌，不停的克制住丢下煤城的一切事情赶回北京念头，所以此刻谭骥炎是真的有些累了，看了一眼童瞳，大手直接的按住她的后脑勺让人给按回了自己的怀抱里，“睡觉。”

看在谭骥炎好像真是累了，这会才十点半不到吧，童瞳闭着眼，蜷缩着身体，可惜没有多少的睡意，胡思乱想了大约十多分钟之后，第二次从谭骥炎的怀抱里探出小脸来，“谭骥炎，谭宸和谭亦洗澡的时候，你还没有告诉我你是不是有什么计划了。”

童瞳原本是想着有什么对策的，毕竟这样一直拖着可不是办法，谭骥炎明天还要工作，从这里到市区估计得一个多小时，而想着想着，童瞳就察觉到不对劲了，那个时候谭骥炎硬生生的掐了话题。

“没有。”第二次在刚要睡着之后再次被吵醒，谭骥炎有些的睁不开眼，无奈的看着怀抱里那熠熠着一双眸子的童瞳，这孩子怎么精力这么旺盛，如果是平日，谭骥炎不介意运动之后再睡的，可惜一想到童瞳肚子里的孩子，谭骥炎忍了。

“你不相信我！”童瞳明显的不满意，谭骥炎当时明明说了什么要顺其自然，一定会没事的，怎么可能没有计划，而且谭骥炎像是没有计划的人吗？童瞳用脚趾头想也知道答案是否定的。

谭骥炎请醒了几分，看着嘟着唇，一脸被抛弃摸样的孩子，忍不住的叹息着，低头在她柔软的唇上轻啄了两下，不敢深吻，怕到最后惹出火来受罪的还是自己。

“我真的没有什么计划，我之前只是理解错了而已。”谭骥炎不得不坦白，这孩子白天还可以在别墅里补眠，而谭骥炎早上六点还要起来，然后开车回去工作，所以丢脸就丢脸了，至少是在夜里，也没有其他人。

“理解错了？你理解错什么了？”童瞳不解着，想了想，将当时和谭骥炎的对话在脑海里过了一遍，发现没有什么有歧义的地方能让谭骥炎理解错误。

“能力。”僵硬的两个字从口中吐了出来，谭骥炎一只手揉了揉眉心，不说请楚，只怕今晚上这孩子一定睡不着，然后自己肯定也睡不着。

“是啊，你能力太强，所以才会造成今天的局面啊，当然我也有一大半的责任。”童瞳心虚一笑，然后又眼巴巴的瞅着谭骥炎，他越解释自己像是越糊涂，果真比起谭骥炎，自己要笨了很多。

低下头，谭骥炎在童瞳耳边低声的说了一句话，却见童瞳那敏感的耳朵一红，然后小脸爆红，没好气的嘀咕着，“谭骥炎，你这个色狼！”自己说的是他工作的能力，他竟然想到是那一方面的能力！

“小瞳，不要蹭了。”再蹭就真的蹭出火来了，谭骥炎声音有些的沙哑，呼吸也粗重了几分，一手按住童瞳不安分的柔软小身休，谭骥炎一贯自信自己的自制力，可是在遇到童瞳之后，他的自制力早已经溃不成军，原本就分开了六天，这会软玉湿香已经是考验了，她在多蹭几下，谭骥炎就真的全身要着火了。

童瞳小手抚上谭骥炎的脸，没有忘记早上看见他时，他眼下疲惫的黑眼圈，自己突然离开了，谭骥炎没有一句怨言，没有质问一句，他只是如同什么事特都没有发生过一般，就这样安静的包容着自己的一切。

“睡觉吧。”谭骥炎拉下脸上的小手握在了掌心里，低声的开口，亲了亲童瞳的额头，身体稍微的后退了一下，毕竟身下某处此刻已经苏醒了一半。

“没事，谭骥炎，来吧。”童瞳难得大方了一回，主动了一回，在谭骥炎后退的同时，却主动的贴了过去，睡衣之下柔软的胸口抵上了谭骥炎结实的胸膛，一刹那，谭骥炎身体倏地紧棚着，呼吸更加的沉重。

“小瞳，不许胡闹！”谭骥炎再欲求不满，也不会拿童瞳的身体开玩笑，更何况谭骥炎请楚的记得主任医生的交待，头三个月绝对禁止房事。

“你真的不想要？”童瞳话语里含着笑，黑暗里，小脸尴尬的红了起来，因为靠的近，她自然能感觉到谭骥炎的某处在慢慢的变热变硬的苏醒过来。

“睡觉！”两个字说的咬牙切齿，谭骥炎拍了一下童瞳的头，示意她不要胡闹。

“那就算了，原本我还准备用手照顾你一下，看来是不需要了。”夜色之下，童瞳将小手从被子里伸了出来，白皙柔嫩的小手在谭骥炎面前招摇的晃了晃，然后收回，童瞳一个翻身滚出了谭骥炎的怀抱，背对着他睡着，无声的笑了起

来。

脑子里有一瞬间的空白，谭骥炎揉了揉眉心，发现自己这几天果真太累了，所以才会被这个孩子给嘲笑，看着那背过身的孩子，谭骥炎长臂一伸，将人给捞了回来，亲吻上童瞳的唇，不再是浅尝辄止。

谭骥炎终究还是顾忌着童瞳的身体，所以只发泄了一次之后，就起来了，自己先去浴室里清理而来一下，原本是要打来温水和毛巾回去，却没有想到童瞳也根本过来了，十多分钟之后，床单换了干净的，谭骥炎重新抱着童瞳睡下，却在几分钟之后就发出了沉沉的呼吸声。

果真是饱暖思淫欲，这会睡的这么快！童瞳其实还是没有多少的睡意，只是这一次却再也不舍得惊醒有些倦累的谭骥炎，只是安静的蜷缩在他的怀抱里，听着那胸膛里一声一声沉稳的呼吸声，然后安安静静的闭着眼，很是幸福的感觉。

——分隔残——

早上谭宸醒的最早，谭亦随后也醒了，两个孩子对望一眼，都不曾说话，只是安静的起床穿衣服，然后去浴室洗漱，而这一会不过是七点钟，可是谭骥炎却已经在客厅里了，早饭是谭骥炎做的，只是煮了稀饭和白壳蛋，加上小菜就算是早饭了。

“下个星期我会送你们去幼稚园，谭亦，你多照顾一下谭宸。”饭桌上，谭骥炎一般都是食不言的，所以即使说话也只是简短冷沉的语调，更像是下达命令。

“我知道。”谭亦吃了一口稀饭，说实话熬的不是很烂，更像是用米饭加水煮出来的，不过谭亦难得没有挑剔，只是看了一眼谭宸，他走路已经不成问题，日常生活也能自理，只是说话依旧不行，不过谭亦不认为谭宸需要自己照顾。

谭宸依旧没有开口，彻底奉行食不言的现矩，一口一口用勺子吃着稀饭，动作很慢，是因为他还是不太适应，不过这样反而给人一钟沉稳的感觉。

“如果你们希望，我会给你们安排额外的家教包括体能训练的教官。”谭骥炎头也不抬的开口，这边没有豆浆机，所以谭骥炎早上没办法打豆浆，虽然是和谭亦谭宸在说话，思绪却已经转到了童瞳身上，那孩子昨晚上也不知道是几点睡的，想到此，谭骥炎冷沉的面容柔软了几分。

谭亦拧了一下好看的眉，目光复杂的看着谭骥炎，其实明明就是六岁的孩子，偏偏有着过于成熟的笑容，以前显得有些过于阴沉，这会虽然也有些狡猾的意味，可是配上他白皙的小脸，端正俊朗的五官，身上是一套黑色的衣服，拿着筷子，挑眉看着谭骥炎，倒像是一个带着几分腹黑的可爱孩子。

谭宸话不多，可是他比任何人都来的敏锐，所以谭宸也注意到了谭亦奇怪的表情，顺着他的目光看向了谭骥炎，比起谭亦的直接挑衅，谭宸绝对是内敛了许多，不动声色，在性格上他更酷似谭骥炎。

“如你所愿。”谭亦笑了，露出雪白的牙齿，看起来有些的狡黠，他回给谭宸一个安心的笑容，这两个孩子虽然没有交流，可是在统一抵抗谭骥炎的战线上早已经不需要交流就结成了盟友。

谭宸点了点头，然后低头继续吃着早饭，他还是不太明白谭骥炎到底说了什么，不过倒也不用担心，虽然谭亦的笑有时候在谭宸看来如同森林里那最为狡猾的猎物，可是没有危险，谭宸直接忽略不计。

李成是过来接谭骥炎回去的，坐在汽车后座上，看着渐渐远去的别墅，谭骥炎忽然开口，“李成，你和你父亲相处的好吗？”

李成愣了一下，然后开口回答，“不算好，见面总是吵。”李成的父亲希望李成回老家找一个普普通通的工作，娶妻生子，可是李成却更愿意跟在谭骥炎身边，这无关身份地位，而是他敬重这个男人，想要保护他的安全。

“小瞳说儿子是父亲上辈子的情敌。”谭骥炎自言自语着，却也有些的相信了，那两个小鬼明明认识不到几天，却似乎就站到了一起，谭骥炎想起谭亦和谭宸之间的互动，薄唇勾了一下，果真是情敌，没事就和自己抢着小瞳，等明年这两个小鬼能上小学了，直接丢去寄宿学校就好了。

童瞳没有醒，谭亦和谭宸都分别客房看了一眼，悄悄的打开了门，透过门缝看着床上那蜷缩在被子里的一团，睡像不太好，以前童瞳睡觉非常的谨慎，即使睡着了，也是带着五分的警惕，睡姿自然也是脸朝着门口，背对着墙壁，枕头下有枪，随时准备一跃而起的攻击，可是如今，喜欢赖床的童瞳却越来越少了警惕，睡姿也是差了很多。

谭亦和谭宸只是静静的站在门口看了童瞳一眼，心里头就似乎安定下来了，两个孩子就安静的下楼，这边没有电脑，也没有网络信号，估计是被屏蔽了，所以谭亦不能用自己的平板电脑，只能继续看书，他看的书很杂，今天倒是和谭宸一起都看的是十万个为什么，谭宸不认识字，看的是图片，然后盯着图片开始思考着，而谭亦自然是快了许多。

谭老爷子带着阮菁过来时，看见的便是客厅里安静看书的两个孩子，当开门声想起，谭亦和谭宸同时的抬起头，谭亦还是似笑非笑的带着几分的邪魅，暗自戒备着，谭宸则是稳重如山，只是冷冷的看着进来的两个人。

谭老爷子带着军人的威严，身后还跟着四个亲卫，也都是魁梧着身体，肃穆着表情，看起来格外的吓人，而谭老爷子常年积压的气势更是迫人，可惜不管是谭亦还是谭宸，都在面对了谭骥炎那一张冷酷的峻脸之后，被荼毒习惯了，自然也就不在乎谭老爷子的那刻意带来的强势气压。

“果真是没有教养的孩子！不知道招呼人吗？”谭老爷子火大的冷哼着，眼神利的骇人，宛若有着熊熊的光芒在眼睛里燃烧，声音洪亮宛若打雷，一般的孩子话计会被吓哭。

谭宸只是冷淡淡的抬起头看了一眼，一开始有一种本能的戒备，可是没有感觉到危险之下，谭宸虽然还是没有放下警惕，不过倒也不想浪费自己看书的时间，低头直接无视着谭老爷子的存在，继续看着书上的汽车和飞机。

而谭亦则是少年老成的笑了起来，相似着谭骥炎的脸却带着几分和谭景御差不多的邪魅之色，“上门的是客人，自然

会招呼，可是如果上门的是来挑衅的，难道还要招呼敌人吗？”

“哼，果真是个野丫头，生的孩子也是阴阳怪气的！”谭老爷子对这件事是真的气倒了，谭家的第一个孩子，竟然被这个野丫头给丢到了蓝家，还差一点死了，想到此，谭老爷子更是气的脸色铁青，怒瞪着一双眼，手里已经换了一条新的拐杖，在地上捣的咚咚响，气势孩子。

“瞳，睡觉！”声音过大之下，谭宸倏地抬起头，面无表情的盯着谭老爷子，眼睛里透着冷光口

这个小狼孩眼神倒不错，谭老爷子心下欢喜，可是脸上依旧是雷霆之怒，而看着谭亦那酷似谭骥炎的脸，却偏偏带着阴阴的笑，让谭老爷子皱起了眉头，果真是一颗好苗子被蓝家给毁了，这个野丫头做的好事！

童瞳虽然睡的迟，警惕也小了，可是楼下这么大动静自然是知道的，迷迷糊糊的揉着眼睛从卧房里走了出来，站在二楼上看着客厅里对峙的两个阵营，不满的皱了皱鼻子，“你欺负孩子！”

“你哪只眼睛看见我欺负这两个小鬼了？”谭老爷子火气直线上升的反问回去，果真是个野丫头，就穿着睡衣跑出来，头发也不梳，自己那么一个优秀的孙子怎么就眼睛瞎了找到这个野丫头。

“那你带这么多人上门做什么？”童瞳一边揉着眼睛一边下楼梯，疑惑的目光看着谭老爷子，这里可算是深山老林了，顺路也顺不到这里吧。

谭老爷子老脸被气的越来越铁青，难道能说自己是过来看看这两个小鬼的吗?

“心虚了？”看着不说话的谭老爷子，童瞳再次坚定了自己的推测，果真是上门来欺负人的，不满的嘀咕着，“你就算要欺负孩子，也不能这么不厚道的挑我睡觉的时候来。”趁着大人不在再欺负孩子，也太没有品了。

“我不和你这个野丫头说！”谭老爷子已经被的说不出完整的话来，狰狞了一下脸色，然后突然发现眼前这两个没有礼貌的小鬼比野丫头顺眼多了。

谭老爷子声音太大，童瞳下意识的又感觉到耳朵痛了，一手揉了揉耳朵，一手揉着迷糊的眼睛，走到最后一个楼梯台阶上，脚下的拖鞋一滑，蹭的一下，童瞳身体征然的向前一倾，踉跄的跌了好几步这才稳住了身体。

当初中枪都没有这么恐布的，童瞳大口大口的喘息着，煞白着一张小脸，一手拍着心脏狂跳的胸口，幸好没有跌倒。

谭亦和谭宸也被童瞳惊吓的站起身来，然后齐刷刷的将目光愤怒的目光盯着不请自来的谭老爷子，两个孩子已经丢了书快速的去扶童瞳。

“你这个该死的丫头，你不知道小心一点吗？你要是敢摔了我的重孙子，我……”同样被吓的心脏都快要停了的谭老爷子再次怒吼起来，拐杖撞着地扳咚咚响，这丫头不知道有了孩子吗？竟然还这么粗心大意。

“就是你声音太大，吓得。”童瞳不满的皱了眉头，指控的看着咆哮声如同打雷的谭老爷子，童瞳怕声音大，这是心理作用，看过心理医生，只是改不了，不过倒也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只是刚刚那一个踉跄倒真的的吓倒她了。

“我……”谭老爷子刚想要说什么，然后猛然的将顿住话，不敢再开口吓倒童瞳，只是气的站在原地，感觉一口气给憋屈在了胸膛里，只能怒瞪着童瞳不说话。

“没事，没事，我就吓吓你们太爷爷。”童瞳看着一左一右担心瞅着自己的两个孩子，立刻露出笑容，还对着他们眨眨眼，果真还是孩子和自己亲。

谭老爷子一听再次气的连血压都要上升了，不过估计是气过头了，火气又咻的一下熄灭了，径自的走到了沙发上坐下来生着闷气。

“你来看我？”摸了摸鼻子，童瞳感觉自己似乎才点不厚道，以前谭骥炎也经常被自己气的不说话。

“谁没事看你这个野丫头！”谭老爷子冷哼了一声，不屑的目光鄙夷的看着坐在一旁的童瞳。

“那你是来看孩子的？”童瞳明白的点了点头，也对，老爷子一贯不待见自己。

“谁来看这两个小鬼，有什么好看的！”谭老爷子再次重重的哼了一声，然后目光扫过站在童瞳身边的两个孩子，虽然看起来不太顺眼，不过到时候自己给放到军营里好好教育一下似乎应该还不错，至少不会丢了谭家的脸。

“难道你真的是来看风景的？”童瞳目瞪口呆的看着谭老爷子，然后小脸扭曲了一下，自己之前可是在楼上观察了一下，这四周除了树还是树，一点景色都没有，老爷子这是什么眼光竟然溜达到这里来看风景。

“你给我闭嘴！”谭老爷子砰的一张拍在了茶几上，这个该死的野丫头就是成心来气死自己的。

突然的声音，谭亦和谭宸不由的对谭老爷子多了一份不满，谭亦似笑非笑着，酷似谭骥炎的英俊小脸上眉梢一挑，“当然是上门来挑衅的，先是对我和谭宸示威，然后吓得妈咪差一点跌下楼梯，现在又要拍坏茶几，还想要做什么？”

谭宸不太会说话，所以只是用防贼一般的目光紧盯着谭老爷子，唯恐他下一刻突然对童瞳出手。

“让这两个小鬼都出去玩！”谭老爷子决定还是正事要紧，摆摆手让两个孩子出去，也让自己的亲卫和阮菁也出去。

“没事，你们太爷爷打不过我，放心吧。”童瞳看着身边不放心的谭宸和谭亦，心里头格外的高兴，果真是自己的孩子，这么一点大就知道护着自己了。

谭宸不愿意离开，可是谭亦倒是更加世故一点，拍了拍谭宸的肩膀，然后率先走了出去，而这边童瞳已经起身咚咚的上楼要拿手机告诉谭骥炎，而太快的步伐，让谭老爷子额头上青筋一跳一跳的，感觉童瞳那一脚一脚都是踩在自己的心脏上，她难道不知道自己怀孕了，不能走慢一点吗?

从床头柜上拿了手机拨了谭骥炎的电话，童瞳再次下楼，动作依旧迅速，看的谭老爷子心脏再次紧缩，电话一按通，童瞳声音显得格外的轻快，“谭骥炎，我告诉你，谭宸和谭亦果真没有白疼他们，都知道保护我了。”

“怎么回事？“谭骥炎放下手里的文件，抬手示意汇报工作的下属暂停。

“就是你爷爷上门来挑衅，谭骥炎你不知道，谭宸和谭亦比你厉害多了，直接站在我身边，将你爷爷当成敌人呢，估计你爷爷要是一动手，他们两个立刻冲上去，我都说了你爷爷打不过我，不用的担心，可是两个孩子还是不愿意走”，童瞳噼里啪啦的说着，神采飞扬，心里是无法言语的满足感。

谭骥炎沉默着，揉了揉眉心，对于童瞳的话彻底无语，然后感觉到谭骥炎当初的那句话是对的，应该给爷爷随身携带着降血压药，谭骥炎这会已经可以想象得出谭老爷子估计被气的不轻了。

而沙发上，当听到童瞳口中的挑衅，谭老爷子只是皱了一下眉头，冷哼一声，这个该死的蠢丫头，自己是吃饱了撑着，让亲卫开了一个多小时的车子就为了上门来挑衅她？可是当听到敌人之后，再听到那一句——你爷爷打不过我，谭老爷子突然就不气了，因为已经气到极点，再气下去估计真的要出人命了。

“对了，谭骥炎，你是没有看见，刚刚从差一点从楼梯上跌下来，谭宸和谭亦吓得脸色苍白，唯恐我摔倒了，谭亦也就算了，谭宸是不是也知道我有孩子了？”童瞳有些的疑感，她没有特意和谭宸说，可是看谭宸当时的紧张，“谭骥炎我感觉谭宸也明白的，否则我差一点跌倒，他怎么会那么担心呢？”

电话另一头，谭骥炎差一点吓得丢了手机，深呼吸着，峻冷的脸庞同样也是苍白一变，虽然努力的告诉自己，小瞳没事，否则就不会和自己打电话，可是一听到童瞳那语调，不是担心自己差一点摔倒，而是只注意着两个小鬼，谭骥炎突然感觉头很痛，他是不是该将小瞳给随身带着，否则自己也该随身携带降血压药了。

等挂了电话，一旁汇报工作的下属原本只是以为这是一个重要的电话，可是此刻看着谭骥炎脸色不太好，刚刚甚至惊恐的从椅子上站了起来，不由的担心着，“谭副市长，你没事吧？”

“我很好，继续。”谭骥炎揉了揉额头上被吓出的冷汗，再次深呼吸着，可是为什么心脏还是砰砰的加快着跳动，以后，谭骥炎终于下定决心以后绝对会用套，就算感觉差了很多，就算怎么不习惯，他都会用！

院子里，谭宸还是在看书，四个亲卫虽然知道别墅很安全，不过依旧戒备的守在门口，阮菁如今已经没有了阮氏，所以留在了北京，这会看了看谭宸，然后将目光转向了谭亦。

“你想和我说什么？”对于眼前这个贵妇，谭亦并不是很喜欢，或许是看习惯了童瞳素面朝天的模样，而眼前的阮菁化着精致的淡妆，及耳的短发时髦的烫了起来，眉眼里都带着一股的高傲和精明，看起来有些的盛气凌人。

｜派派小说后花园wymmnye手打，转载请注明｜www.paipai.fm

166章节 知晓真相

“你很喜欢这个抛弃你的母亲？甚至还叫她妈咪。”阮菁淡笑着开口，眼神很刺，看着谭亦，虽然漂亮的脸上有着笑意，可是却让人感觉到冰冷刺骨的嘲讽。

“寄人篱下，自然要学着乖巧一点，懂事一点。”谭亦也抬起头笑着，勾着粉色的嘴巴，如同一只狡猾的小狐狸。

看来蓝家的培养果真不错，阮菁在商界多年，自然也有着一双火眼晶晶，而眼前这个六岁的孩子却有着这样的神色，不卑不亢，倒让阮菁有些弄不准他对童瞳和谭家到底是什么心思，不过无所谓了。

“寄人篱下倒是个不错的成语，不过你要知道寄人篱下也要有寄人篱下的资本，否则只能被送去孤儿院了。”阮菁笑了笑，视线锐利的扫过谭亦忐忑的眼神，果真是孩子，再老成也是个孩子！

“你想说我没有这个资本？”谭亦站起身来，似乎这样和阮菁说话就没有了身高上的差距，可惜不知道为什么心里却砰砰的跳着，隐隐的不安，让他原本有些白皙的小脸更加的苍白，六岁的孩子终究还是一个孩子，再聪慧早熟都无法和真正在社会上历练的大人相比。

如同戏耍可怜而无辜的小猎物一般，阮菁拨了拨头发，无比同情的看着眼前绷直了身体，努力的扬起笑容的谭亦，浓眉大眼，鼻翼高挺，帅气的黑发散落在额前，强撑着笑，看起来正是一个英俊的小男孩，原来骥炎小时候就是这般模样，自己都要忘记了。

“谭亦，你之前姓蓝，如今姓谭，如果说你根本不是我的孙子，不是童瞳和骥炎的儿子，你又准备姓什么呢？”阮菁图着唇彩的嘴巴一张一合着，一个字一个字的从口中吐了出来，眼睛里都是笑意，高兴的看着谭亦刷的一下宛若触电一般，整个人呆若木鸡，眼中那最后的光芒也熄灭了，“将瓶子里的粉末加到童瞳喝的豆浆或者牛奶稀饭里，我就不告诉其他人你根本不是谭家的孙子，是很小的时候蓝家从孤儿院抱回来的，怎么样？”

谭亦头嗡嗡的响着，脑海里一片空白，就这么呆呆的仰起头看着不停说话的阮菁，却根本不知道她究竟说了什么，自己根本不是她的孩子？这个认知宛若一把利刃狠狠的扎到了心脏上，痛的那样清晰。

许久许久之后，从口袋里拿出一个拇指粗细的玻璃瓶子，谭亦这才知道这一切都是真的，而阮菁此刻却已经到了花园里，正在盛开的鲜花前徘徊着，如同刚刚对自己说出这一番话的人根本不是她。

谭老爷子在客厅里和童瞳说了半个多小时的话，然后带着阮菁等人离开了，谭宸一直坐在一旁看书，此刻回头沉默的看着站了半个多小时不曾挪开步子的谭亦走了过去。

谭宸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可是他听到了童瞳的名字，看了看谭亦，目光复杂的闪烁了一下，然后如同之前童瞳安抚自己的一般，一手轻轻的拍了拍谭亦的头，他比谭亦要高上小半个头，所以很是轻松的能将谭亦给揽到怀抱里，然后抱住他，有些不习惯和童瞳之外的人拥抱，气息不同，不过倒还是能忍受。

失神里，突然被抱进温暖的怀抱里，谭亦一惊，猛然的抬起头，英俊的小脸从谭宸的怀抱里探里的出来，入眼的就是一个刚毅的下巴，然后是紧抿的薄唇，再看上去，是谭宸那酷似谭骥炎的黑眸，暗黑而沉静，让谭亦突然感觉到不再

那么害怕了。

“哥。”声音有些的干哑，谭亦一直以为谭宸和自己一样瘦，明明洗澡的时候也是没有多少肉的，可是这会被谭宸抱住的时候，谭亦突然感觉他有着一个宽大的胸怀，很温暖，让谭亦又扬起了笑，再次喊了一声，“哥。”

谭宸一愣，他明白哥哥的涵义，看了看笑的有些苍白的谭亦，面无表情的点了一下头，再次的抱住了谭亦，很用力，然后松开，捡起放在地上的书然后向着门口走了过去。

送走了谭老爷子，童瞳摸着饿瘪的肚子，去厨房找出的，明明很饿很饿，可是在吃了一碗稀饭之后，刚喝下牛奶，突然胃部一阵翻滚，童瞳快速的丢下杯子直接啪在水槽上吐了起来。

谭宸和谭亦听到声音也都担心起来，不停的呕吐着，刚吃下的东西都吐了不说，连胆汁都要吐出来了，童瞳大口大口的喘息着，看了看平坦的肚子，一想到自己至少还要这样维持两个月的晨吐，摸了脸上的冷汗，一回头就对上两个孩子担心的目光。

“没事，吐着吐着就习惯了。”知道这是正常的现象，童瞳倒不是多担心，一手牵着一个孩子走到沙发上，指了指自己的肚子，“因为里面有宝宝了，所以才会吐，过几天就没事了。”

谭亦一开始就知道了，而且阮菁的话让谭亦这会有点心不在焉，看着童瞳那亮晶晶的笑容，如果自己不是她的孩子，是不是就再也看不到她的笑，不能被她抱在身边。

谭宸忽然走到了童瞳身边蹲了下来，然后在童瞳诧异的目光里，侧过头，脸颊贴到了童瞳的肚子上，安静的似乎在听着什么，半晌之后，低低的声音带着孩子的稚嫩传了出来，“包包。”

“宝宝。”童瞳笑着抚着谭宸的头，将宝宝两个字的吐音说的更加缓慢和清晰。

“包包。”谭宸依旧是一张面无表情的小脸，再次重复了一遍，可惜依旧是包包。

在第五遍之后，童瞳放弃了，包包就包包吧，童瞳又干呕了几声，喝了水，啃了一个苹果，就拿起电话再次找谭骥炎诉苦起来。

谭宸看着吃苹果的童瞳，以前在森林里他吃的最多的也是野果子，可是现在谭宸知道了什么叫做食物，也知道热热的食物吃起来才能饱才有力气，看着童瞳有气无力的啃着苹果，谭宸若有所思的站起身来向着厨房走了过去。

谭亦只感觉口袋里的玻璃瓶子很是沉重，看着蜷缩在沙发上，抱着抱枕拿着手机的童瞳，一点没有礼仪老师教授的那样优雅高贵，可是在谭亦看来，这一刻，笑容飞扬，表情嗔怨的童瞳是最漂亮的。

“我来。”厨房里，谭亦看着盯着液化气灶台研究的谭宸，知道他要做什么，倒是率先走了过来，搬过小凳子站了上去，将调料盒拿了下来。

塑料的调料盒一共分了四个格子，除了第一个的白糖认识之外，谭亦看着余下的三个格子里的粉末和晶体，再看了看谭宸，目光狡猾的转了一下，用手指轻轻的抹了一点，然后递到了谭宸嘴巴边，“哥，你尝尝是什么味道。”

谭宸没有丝毫的犹豫，然后直接含住谭亦站着调味品的手指头，然后那总是面无表情的小脸纠结了一下，谭亦又用手指头蘸了下一个调味品让谭宸尝，然后是第三个，等谭宸都尝了一遍之后，这才开口问道，“哪个是咸的的就是食盐，很鲜很鲜的是味精。”

谭宸嘴巴里的味道很难受，他甚至怀疑刚刚谭亦给自己尝的有没有毒，真的能吃，可是他无法理解谭亦口中的咸和鲜，所以还是那一张没有表情的脸，和谭亦大眼瞪着小眼。

这是不是书里写的聪明反被聪明误！谭亦看着谭宸，终于明白眼前这个看起来很稳重的哥哥根本还在学说话阶段，谭亦眉头皱了一下，然后认命的用手指头蘸了一点，舌头一舔，呸了一声，太鲜了，指了指第二个格子对着谭宸开口，“鲜的，是味精。”

又认命的尝了下一个格子里的调料，果真是咸的，再教给了谭宸什么是咸的，甚至还坏坏的想让谭宸再试一下，可惜谭宸只是冷淡淡的看了看谭亦，手指着调料，然后口齿清楚的开口，“糖，味精，盐。”

听到谭宸精准的报出答案，谭亦看怪物一般看了一眼谭宸，“哥，你会说话的吧？”他只是不想说话吧，否则怎么能说的这么清楚。

谭亦胳膊很细很瘦，看起来一折就能断一般，所以他刚拿着小盆子要到饮水机这里接水，谭宸就走了过来，直接拿过谭亦端着有点晃悠的大半盆子水，稳稳的端着，等接满了，跟着谭亦走到灶台边，倒进了锅里，又接了一盆子水过来，然后谭亦就打开了火，并不知道要放多少调味品，所以谭亦犹豫了一下，每一样放了小半勺。

等水烧开之后，谭亦就将面条放到了锅里，回头看去，冰箱这边，谭宸有些奇怪的站在打开门的冰箱前，阵阵的凉意像是在森林里冬天到的时候一样，谭宸看了看冰箱里的鸡蛋，想起童瞳给自己做的，拿了两个出来。

谭亦以前在蓝家看过厨师煎鸡蛋，所以这会看到谭宸手里的鸡蛋，倒也熟练的拿出了平底锅，站在凳子上，加了油，烧了一会之后，将鸡蛋磕破，然后打在了锅里，可是终究是第一次下厨，明明是按照记忆里的步骤，可是那明明该是黄嫩嫩的煎鸡蛋，却在锅铲之下碎了不说，另一面还焦了，谭亦也被飞溅出来的油给烫到了小手，手忙脚乱的一团糟。

谭宸看着谭亦放在碟子里的煎鸡蛋，研究了一下，有着难闻的味道，蛋黄还流淌出来，黑黑黄黄的，看起来有点恶心。

“我还不太熟悉……”谭亦难得有些的尴尬，可惜话还没有说完，一旁谭宸却已经拿过了垃圾桶，接过谭亦手里的碟子，扑通一声，恶心的煎鸡蛋直接进了垃圾桶。

然后谭亦被赶下了小凳子，谭宸站了上去，按照他刚刚观察谭亦的步骤，放了油，烧了一下，然后磕破了鸡蛋放到

了锅里，静静的观察着，有些不习惯手里的锅铲，不过谭宸还是拿起锅铲，看了看锅里的鸡蛋，然后从下面铲起来，翻个，再继续等待着，三分钟之后，两个四周是白色的蛋白，中间是嫩嫩的蛋黄的荷包蛋安全出锅，放在蓝色小碎花的碟子里异常的漂亮。

锅里的面条煮的时间长了，然后锅盖被浮了起来，谭宸快速的拿起锅盖，看了看锅里的面条，转过头看向谭亦。

“小火再煮一下吧。”也不知道熟了没有，谭亦踮着脚看着冒着热气的锅，果断的将火转到了小火，然后悲愤的看着碟子里泛着香味的煎鸡蛋，再看了看垃圾桶里那个惨不忍睹，一面黑，一面还流着蛋黄的煎鸡蛋，终于明白谭宸学什么都是神速，即使是厨艺！

面条下锅之后就没有用筷子搅拌，所以出锅放到碗里的时候，不是一根一根的面条，而是糊成一团的面疙瘩，盐放的不多，谭亦又加了半勺盐，味道终于有点咸了。

童瞳被谭亦拉着厨房里的时候就看见了餐桌上的一碗惨不忍睹的面条和碟子里两个漂亮的煎鸡蛋，怔了一下，转过头看着一旁的谭亦，他还是在笑，可是额头上有着汗珠，看起来有点的紧张，谭宸倒是和谭骥炎一模一样，终年都是那一张面瘫的小脸，看到童瞳看向自己，“瞳，吃饭，包包，吃饭。”

面条都糊成团结在了一起，中间还是生的，不过热乎乎的面汤，加上嫩嫩的煎鸡蛋，童瞳压下反胃，一口一口吃了起来，然后忍不住的将谭宸和谭亦一把给抱在了怀抱里，这两个孩子太可爱了。

之前啃了一个苹果，现在又喝了一些面汤，吃了一个荷包蛋，童瞳就没有食欲了，看着一大碗的面条，然后笑了起来，“不用客气，你们一起吃。”

拿出两个碗，面团黏结在一起，童瞳用筷子使劲的夹断，然后一个平均分到两个小碗里，又将剩下的煎鸡蛋一分为二，再放到了小碗里。

童瞳喝着面汤，然后笑眯眯的看着谭宸和谭亦纠结着小脸，努力的咬着他们杰作，惹得童瞳扒在餐桌上不厚道的笑了起来，抹着眼泪去客厅拿纸巾擦眼泪，而餐桌前，谭宸和谭亦对望一眼之后，动作整齐划一的将余下的面团直接倒进了垃圾桶里，太难吃了！

童瞳发掘了谭宸的做饭天分，于是决定中午教谭宸做饭，当然切菜的事情还是自己来，从九点多开始准备，等到午饭出来时，童瞳是信心大增，谭宸做的菜卖相是非常不错的，可是当尝了一口之后，童瞳眼神诡异的变了一下，对上一旁两个孩子期待的目光，立刻笑靥如花，点了点头，说了一句好吃，然后喂了一口给谭宸，又夹了一大口给谭亦。

早上在看到谭宸煎的鸡蛋之后，谭亦对谭宸是非常有信心的，谭宸自己也是很有信心的，可是这明明是按照童瞳指导放的油盐酱醋，为什么吃到嘴巴里是甜的，而且还是非常甜，再加上油味，谭宸和谭亦对望一眼，然后和童瞳一起，三个人再次冲到垃圾桶旁边吐掉了嘴巴里的菜，灌了一大口水，这才有种活过来的感觉。

“谭宸，你确定你没有偷偷的加糖？”童瞳擦着嘴上的水渍，然后看着桌子上的三菜一汤，真的很漂亮的菜色，看起来也是勾人食欲，可是为什么会这么甜，连应该是辣辣的红烧带鱼都是甜的，童瞳嘴角抽搐了一下，回头看了看调料盒，糖也没有少多少啊，怎么就烧出这么甜的味道。

谭宸摇摇头，谭亦也摇摇头，对于这么甜的味道，两个孩子和童瞳一样看了就感觉到恐怖，童瞳叹息一声，摸了摸谭宸和谭亦的头，无比的惋惜，“可惜了这菜，倒进垃圾桶太浪费了。”

谭亦眯着眼看着童瞳，总感觉这样表情很是无辜的童瞳异常的危险，谭宸则是直接扭头看向窗口外，似乎明白童瞳的意思了。

“谭宸，我是大人做这样的事情不厚道，所以你和谭亦去。”童瞳笑的格外的阴险，然后垮着小脸可怜兮兮的看着谭宸，那表情也不知道谁是大人谁是孩子。

“嗯。”谭宸点了点头，然后向着门外走了过去，谭亦不解的看着离开的谭宸，又回头看着坐在椅子上笑的危险的童瞳，一瞬间，有些的失落，自己果真不是她的孩子，所以她和谭宸都能知道彼此的意思，可是自己却不能。

出了院子，谭宸先一步出来，谭亦跟在了后面，看到从暗中出来的男人，谭亦这会终于明白了谭宸和童瞳想要做什么。

“叔，吃饭。”谭宸一贯都是简洁的语调，绷着冰山似的小脸，面无表情的开口，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来讨债的小阎王。

男人不解的看着谭宸，虽然明白他话里的意思，可是却还是没有动，而一旁谭亦则露出了优雅的笑容，礼貌十足，“叔叔，我妈咪有了宝宝，吃不下去，所以做的菜想让叔叔们过去吃，不要浪费了，妈咪说粒粒皆辛苦。”

两个孩子，一个面无表情，一个礼貌可爱，暗中守着的四个男人对望一眼之后，终于还是点了点头，总不能让两个孩子一直站在门口晒太阳，而且是孩子亲自过来邀请的，不去有些说不过去。

厨房里，童瞳已经盛了四碗饭，三餐一汤，都是家常菜，让四个男人有些的过意不去，让一个孕妇给他们做饭实在是太汗颜了。

童瞳坐在一旁喝着水，谭宸和谭亦都站在一旁，母子三人亮晶晶的一双眼，然后期望的看着拿起筷子的四个男人。

甜！四个男人吃了一口菜，表情诡异的变化了一下，然后快速的扒了一口饭盖过嘴巴里的甜味，西红柿炒蛋估计是糖放多了，四个男人目标都看向了红烧带鱼，夹了一块，咬下，更甜！

童小姐估计没有什么厨艺，四个男人余光扫过，看着一旁期待无比的母子三人，认命的将一块甜的发腻的带鱼咬下吞了，还剩下土豆肉丝，四个男人再次的伸过筷子，只是此刻会发现他们的手微微的有些颤抖。

又扒了半碗米饭，四个男人几乎只想吃饭，可是一看到母子三人那眼巴巴的目光，终于拿起勺子，紫菜肉圆子汤，

这是汤吗？确定不是糖水？

“叔叔，不用客气，你们多吃一点，我妈咪虽然有宝宝了，不过做饭什么的还是可以的，我们都吃过了。”谭亦甜甜的开口，笑着露出一口白牙，“叔叔，你们不要做客，是不是嫌弃我妈咪的手艺不好？”说完话的同时，小脸转为了失落，似乎要哭出来一般，

谭宸表情一变，似乎很是不满意有人嫌弃童瞳的手艺，而童瞳则是眼巴巴的瞅着四个人，很是无辜，四个男人看了看碟子里满满的菜肴，然后快速的拿过筷子咻咻划了一个十字，将每一碟子的菜平均分成了四份，想当初训练的时候，有的吃就不错了，还在乎什么是甜的还是咸的。

“妈咪，叔叔吃的好快，一定很喜欢妈咪烧的菜，晚上我们多做一点，这样叔叔们就不用分了，每个人都能吃饱。”谭亦高兴的笑着，然后对着四个表情都快要哭出来的男人眨了眨眼睛，拉着童瞳的手晃悠着撒娇着，“妈咪，你又不能出去，正好早中晚做菜来打发时间，好不好？”

落荒而逃，没有比这四个男人速度更快的了，可惜一直沉默的谭宸突然的开口，声音不大，可惜四个男人的耳力却是非常好，呆板低沉的稚嫩嗓音，“我洗碗。”

“谭宸，你还是孩子，怎么可以你洗碗呢，妈咪来就行了，放心，包包在妈咪肚子里很安全的。”童瞳快速的否决着，眼中满是亮晶晶的笑意，对于谭宸的配合简直想要将这个冰山似的孩子给抱在怀里狠狠的蹂躏一下。

“我来洗碗，妈咪你和宝宝休息。”谭亦也附和的开口，甚至卷起了袖子，“老师说过要保护孕妇，因为她们最弱了，怎么可以让妈咪做事呢。”

原本跑出去的四个男人脸尴尬的一红，然后回头，一个人去厨房洗碗，童瞳准备打扫卫生，在谭宸和谭亦要抢下工作之后，另一个男人眼明手快的拿过扫把，第三个男人拿过比谭宸还要高上许多的拖把，闲着无事的童瞳还没有开口，第四个男人快速的拿过剪刀和手套，修建庭院的事情哪能让孕妇和孩子来做。

庭院外的凉亭里，高耸入云的大树遮挡了阳光，坐在椅子上啃着苹果，母子三人看着忙的热火朝天的四个男人，对望一眼。

“还不会不太厚道？”童瞳看着在阳光之下挥舞着汗滴，动作生疏的修建着灌木的男人，吃了那么多菜，果真是国安部的精英，重口味。

“叔叔天天待在暗处很无聊。”谭亦优雅的用水果刀将苹果切成小块，然后用牙签叉起一块，优雅的吃着。

谭宸则是一手啃着苹果，一手继续翻着手里的书，连头都没有抬一下，不是瞳和包包的事情，谭宸一律不会去浪费时间，他忙得很。

童瞳入住别墅之前，这里已经里里外外被检查过了，食材什么的也都是指定了人送过来的，所以想要巴豆是不可能的，泻药也是不可能有的，可是为什么会拉肚子！

别墅里一共有四个厕所，主卧室和两个客房都有，楼下客厅这边也有一个，而此刻，四间洗手间的门都关着，劳动了一个小时之后，四个男人刚想要松口气，突然肚子咕咕的叫了起来，然后咚咚的脚步声急切的响了起来，身影直接冲向洗手间。

等到谭骥炎下午回来时，童瞳亲自做了晚饭，心情很好，而屋子里四个男人刚回到客厅，立马肚子痛的又冲回了洗手间，所以为了不影响食欲，童瞳将菜都端到了外面的亭子里来吃。

谭骥炎回来的时候已经接近七点了，童瞳和谭宸和谭亦都吃过饭了，所以当谭骥炎拿起筷子大快朵颐吃起来的时候，拉的腿软的四个男人惊恐的目光看向谭骥炎，宛若见了怪物一般。

“一起吃饭？”谭骥炎倒也礼貌的开口询问着，毕竟童瞳做的菜很多，而这四个人目前还在看守童瞳，谭骥炎自然不愿意将关系弄僵。

齐刷刷的，四个男人快速的摇着头，脸色更加的苍白，他们宁愿饿死也不敢多吃一口了，身为国安部的精英，中午吃的饭菜，四个男人可以肯定没有被下毒，他们这么多年的训练也不是假的，最多就是放了很多很多的糖，可是为什么他们会拉肚子，而且拉的这么严重。

谭骥炎疑惑的皱了一下眉头，回头看着喝水的童瞳，而谭亦正在教谭宸学习说话，看起来一切正常，或许是自己眼花了。

谭骥炎是准时下班的，所以还带了不少工作回来，当听到敲门声时，谭骥炎看向推开门走进来的谭亦，一开始谭骥炎是不喜欢这个孩子的，太过于阴沉不说，谭亦对小瞳的抵触和仇视，让谭骥炎宁愿背负着一个父亲的失责和愧疚，也不愿意让谭亦留在小瞳身边。

不过之后在知道了蓝家的所作所为，而谭亦的变化谭骥炎也看在眼里，毕竟只有六岁，谭骥炎相信只要好好的教育，还是可以改正过来的，所以才不会反对谭亦和童瞳住在一起。

“这是什么？”看着谭亦从口袋里拿出来放在书桌上的玻璃瓶子，谭骥炎脸色微微的一变，眼神陡然之间锐利起来，“中午是你将这个放到菜里的？”

“不是。”谭亦对谭骥炎还是有一种本能的惧怕，所以当谭骥炎目光在瞬间宛若尖锐的锋芒时，谭亦身体抖了一下，突然有种感觉，任何想要伤害她的人都会很凄惨的，一定会的，这个男人不会让任何人伤害到她，即使那个女人是他的母亲。

“这是中午的时候，你的母亲让我加到妈咪喝的东西里的。”谭亦鼓起勇气的抬起头，自己的话刚说完，却见眼前的昏黄的灯光之下，谭骥炎那原本还算平静的峻冷脸庞上表情一点一点的变化，眼神一点一点的阴沉下来，席卷而来的肃

杀寒意，让谭亦感觉到全身的血液都被冻结了，连呼吸都显得困哪。

沉默在书房里蔓延开来，在收了阮氏之后，因为父亲，谭骥炎最终没有让人看守着阮菁，而阮菁在没有了财富之后，也等同断了翅膀，所以跟在了谭老爷子身后，也算是照顾他的生活起居。

“她还说了什么？”阴霾的脸色在瞬间褪去，谭骥炎又恢复了惯有的冷静，只是那拿着玻璃瓶子的手却用力的收紧了几分，让人知道他并不是如同表现的这样冷静。

谭亦脸煞白煞白的，小手握紧成了拳头，他在害怕，在不安，谭亦深呼吸着，然后再次的抬起头，只是不敢再看谭骥炎，在绝对的强势面前，谭亦忽然知道自己有多么的弱小，鼓足了勇气，可是声音却还是颤抖着，“她说我不是你们的儿子，是蓝家从孤儿院带出来的。”

谭骥炎眉头皱了起来，这个答案让谭骥炎有些的震惊，转而想到蓝家的所作所为，谭骥炎忽然明白谭亦刚刚说的是事实，这就是蓝家的报复，可是如果谭亦不是自己和小瞳的孩子，那当年送走的那个孩子呢？蓝家将他怎么了？

谭亦咬着苍白的唇，心怦怦的跳动着，一点一点的黑暗席卷而来，谭亦知道这话说了出来就代表自己没有资格再留在这里了，可是失神里，突然感觉到头上多了一个温暖的大手，让谭亦震惊的愣住，不敢相信的抬起头，对上谭骥炎那冷峻酷寒的脸。

“谭宸也不是我和小瞳的孩子，所以你不用担心。”谭骥炎沉声的开口，拍了拍谭亦的头，“你先出去，我还要工作。”

“我能留下来？”几乎不敢相信，当将玻璃瓶拿出来的时候，谭亦是真的已经做好被丢出去的准备了，所以即使他如何的聪明，在这样情绪波动之下，谭亦根本没有办法思考，只能陷入悲观和绝望里，而谭骥炎的话宛若天籁之音，让谭亦怕是自己产生了幻听。

“你将瓶子给我，说明你宁愿自己被迫离开，也不愿意伤到小瞳，这就是你能留下来的原因，而以你的聪明，你应该明白谭宸能留下来，所以我和小瞳并不在乎什么血缘关系，可是你没有想到这一点，说明这一天你一直在心绪不宁，在害怕，在担心，可是这也是最真实的情绪表现。”谭骥炎很少说这么多的话，而且还是对着一个孩子，不过谭亦做的很好，谭骥炎很欣慰，否则以谭亦的精明，他不会这么害怕和不安的，这说明他因为他在乎小瞳，所以才无法思考。

这个男人果真很强！谭亦又恢复了笑容，深深的看了一眼谭骥炎，然后脆生的开口，“我和哥会长大，有一天会超越你。”然后自己和哥会照顾她。

“该死的小鬼！”谭骥炎冷声一哼，看着骄傲走出书房的谭亦，不过当看见书桌上的瓶子时，谭骥炎脸色再次阴狠下来。

这边谭亦刚走没有多久，敲门声再次的响起，谭宸走了进来，看向椅子上坐着的谭骥炎，能清楚的感觉到他的情绪似乎不是很好，可是对谭宸而言，只有童瞳和包包最重要，所以谭宸看了一眼谭骥炎，面无表情的开口，“瞳，睡觉。”

“不行，你和谭亦睡！”谭骥炎直截了当的否决了，坚决杜绝这两个小鬼和小瞳之间的亲近。

谭宸没有再开口，只是抬起头，沉默的看着谭骥炎，无声的表达着他的坚持。

时间一分一分的过去。

“小瞳有孩子了，你会踢到。”谭骥炎皱了一下眉头，低沉的嗓音打破了书房的安静。

谭宸依旧没有动，也没有开口，还是面无表情的看着谭骥炎，那酷似谭骥炎的黑眸很是沉静，带着他的坚定。

谭骥炎几乎要怀疑是不是有人教谭宸，否则他怎么知道七天就来要求一次和小瞳一起睡！

时间又是一分钟一分钟的过去。

“我知道了。”谭骥炎认命的败下阵来，无力的摆摆手，再坚持下去，谭骥炎敢肯定这小鬼能站到天亮都不挪动一步，都不再开口，让谭骥炎再一次坚信儿子果真是父亲上辈子的情敌，所以谭骥炎突然希望童瞳肚子里的孩子一定要是个女孩。

得到了满意的答案，谭宸终于不再是站得如同树桩一般，转过身走出了书房，在关上书房门的时候，看向昏黄灯光之下的谭骥炎，“休息，睡觉。”

书房里再一次的安静下来，谭骥炎知道谭宸最后那四个字的意思，让自己早一点休息睡觉，这小鬼还知道关心自己。

童瞳过来时，笑眯眯的如同偷腥得逞的小猫儿，眼睛都弯成了月牙，让谭骥炎所有的烦躁情绪在瞬间消失，这一生，他以为一辈子只会为了政界而操劳，可是如今，谭骥炎明白他做的只是为了让她的脸上一辈子都露出这样的笑。

“谭骥炎，你不知道谭宸实在太厉害了，油盐酱醋加到一起，他偏偏就能将一桌子菜都给烧出甜味，而且甜的腻人。”童瞳笑眯了眼睛，然后毫不客气的将谭骥炎的大腿当成了凳子，一想到下午那四个看守自己的人惨不忍睹的跑洗手间的模样，童瞳就压抑不住笑。

“你别吃。”谭骥炎叹息着，一手抱住笑的不能自抑的童瞳，黑眸里只有满满的宠溺。

“我第一个吃的，谭宸烧的菜，我当然要第……一个……品尝……”轻快的声音越来越小，童瞳有些心虚的看了一眼谭骥炎，然后快速的摇着头，“我没事，就吃了一口，然后还吐垃圾桶里了，味道太怪。”

谭骥炎静静的看着童瞳，学着谭宸那样，也不再开口，就这么看着，峻脸沉静，却偏偏让人感觉有些的愧疚，有些的心虚。

“我知道了，下一次谭宸再烧菜我保证不吃，一口都不吃。”败下阵来，童瞳不满的瞅了一眼沉默的谭骥炎，他从哪里学的这一招，还有自己干嘛要心虚不已啊。

谭骥炎满意的点了点头，目光扫过书桌上的玻璃瓶，薄唇紧抿着，忽然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和童瞳说，如果可能谭骥炎想要一个人背负下来，可是他太了解童瞳的性格，与其这样保护，不如让她知道实情，让时间来带走伤痛。

“谭骥炎，你是不是有外遇了？”童瞳危险的看着谭骥炎，小脸从刚刚的心虚咻的一下转为了危险十足。

童瞳思维脱跳的太离开，谭骥炎从思绪里回过神，不解的看着一脸凶悍模样的童瞳，谭骥炎刚刚心境还是有些沉重的，可是被童瞳这么一搅和，似乎就轻松了一些。

“沉默就是承认，谭骥炎，你怎么能趁着我有宝宝的时候在外面有女人，你太让我失望了。”童瞳干嚎了两嗓子，然后蹭蹭的要从谭骥炎的腿上下来，可是抱着她的腰间的手臂用力了几分，童瞳挣扎了几下，最后无奈的被武力镇压了，依旧将谭骥炎的腿当椅子。

“书上说的果真不错，女人怀孕的时候，男人肯定会耐不住寂寞出轨，而且女人所有的心思都放在孩子身上，根本不会发现身边的准爸爸在外面有女人了。”童瞳开始幻想着日后，自己挺着大肚子，然后左手牵着谭亦，右手牵着谭宸，母子四人走在大街上的身影。

“什么书？”谭骥炎不得不承认，童瞳一定是被软禁在别墅里太过于无聊，所以才会胡思乱想。

“孕妇指南。”坚定不移的报出了书名，童瞳一副凶悍的小泼妇模样，掐了掐谭骥炎冷硬的脸颊，怎么可以这么欺负人。

“……”谭骥炎继续沉默着，对于孕妇指南上有这样的描述很是怀疑。

“孕妇指南最后一章——如何在孕期让男人无法出轨！”童瞳充分发挥了过目不忘的本事，最后还扬起了自己白嫩嫩的小爪子，“我就知道我的手肯定没有外面的女人让你满足，谭骥炎，男人果真都是下半身思考的动物！”

然后在谭骥炎彻底无语的表情里，童瞳蹭蹭的拿过手机，迅速的拨通了童啸的电话，开始诉苦抱怨，“爸，我要回家，我被谭骥炎抛弃了，他在外面有其他女人了，他嫌弃我这个孕妇了，以后我大着肚子，又长胖了，又能吃了，谭骥炎肯定更加不待见我，所以为了防患未然，我要回家。”

“谭骥炎，怎么回事？”电话另一头，童啸听着童瞳噼里啪啦的说完话之后，很是冷静的让童瞳将手机交给谭骥炎。

“没事，情绪不太正常，过于无聊。”简短利索的回答，谭骥炎平静无比，似乎刚刚被指控的人根本不是自己。

童啸这边沉默了一下，然后同情的对着谭骥炎开口，“我明白了，你多包涵。”

“我知道。”谭骥炎回答的更加简洁，看着站在一旁，用眼神无声指控自己的童瞳，“有事再联络。”

“我爸也要抛弃我！”童瞳看着挂着电话的谭骥炎，再次的垮了小脸，一副我被所有人抛弃的模样，哼哼着，一手叉在腰上，一手指着谭骥炎，“我要去谭宸和谭亦。”

“小瞳。”谭骥炎再次的开口，犹豫了一下，然后站起身来，一步一步走向站在一旁的童瞳。

“谭骥炎，你要做什么，你背叛了我不说，难道还要家暴？你是不是看我如今有了宝宝，所以打不过你，才会趁机对我动手！”童瞳哇哇的抗议着，眯着小眼睛，用无比鄙视的目光看着要欺负自己的谭骥炎，然后表情从凶悍转为了可怜兮兮，“谭骥炎，我怀的是你的孩子，你不能这么无情的对待我们母子。”

“……”沉默着，谭骥炎双手将浑身甚至还是颤抖的童瞳给抱紧在怀抱里，一手按住在她的后脑勺上，让童瞳完全依靠着自己，黑眸冷沉里闪过锐利的寒光，“小瞳，谭亦不是我们的孩子，蓝家在最开始的时候就从孤儿院带回了谭亦。”

所以以蓝家对谭家的仇恨，谭骥炎不得不推测，其实自己和小瞳的孩子或许早在六年前就已经死亡了，而谭亦不过是一个报复的工具。

童瞳安静下来，静静的靠在谭骥炎的怀抱里听着他胸膛里那一声一声沉稳的心跳声，然后仰起头，小脸苍白着失去了血色，也失去了刚刚和谭骥炎胡闹的神韵，声音是连她自己都没有发觉的颤抖，“谭骥炎，我不和你闹了，你也不要和我胡闹了，这个玩笑一点都不好笑，谭亦那孩子忒敏感，你这样说，他会当真的，到时候谭亦不敢对你怎么样，肯定又对我不满了。”

167章节 风暴前夕

谭骥炎知道这个时候任何语言都是多余的，所以他只是紧紧的抱住怀抱里身体隐隐颤抖的童瞳，不停的亲吻着她的额头。

“谭骥炎，这些人真的以为我是好欺负的是不是？”许久的沉默之后，童瞳终于稳定下了情绪，从谭骥炎的怀抱里抬起头来，原本精致沉静的小脸上露出一抹狠厉的笑，眼神凛冽的肃杀，童瞳知道自己从来都不是什么善男信女。

即使当初在特别行动组，她并不喜欢杀人，也不明白为什么有时候连一些无法确定的目标也会被狙杀，可是即使有这样的疑惑，可是童瞳却从来都不会手软，宁杀勿纵这是她的行事准则，和谭骥炎在一起之后，童瞳越来越习惯了普通人的生活，可是这一次，不管是蓝家还是蓝家背后的白家都惹到她了。

“小瞳，你身体？”谭骥炎凤眸里满是温柔，他没有阻拦，可是多少还是有些担心童瞳的身体，毕竟才一个多月，主任医生明确交待了头三个月会非常的危险。

童瞳刚刚还无比肃杀的表情在瞬间呆滞住，气到了极点之后，所以基本就不能理智思考了，所以童瞳根本就没有想到自己肚子里还有宝宝，这会听到谭骥炎的话，呆呆的眨了眨眼睛，然后低头看向自己平坦的小腹，无辜的开口，“我忘记了。”

谭骥炎叹息一声，大手宠溺的揉了揉童瞳的头，比起童瞳，谭骥炎倒是冷静很多，或许对谭骥炎而言，除非是童瞳真的出了什么事情，否则让他失去冷静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小瞳，再等等，等孩子出生之后。”谭骥炎轻吻着童瞳的樱唇，带着暖意的宽大手掌落在了她平坦的小腹上，有种说不出来的感觉传递到了谭骥炎的心头，这里孕育着一个属于自己和小瞳的孩子，骨血相连。

“谭骥炎，你该不会连一个蓝家都对付不了，需要我生了宝宝之后再自己动手吧？”童瞳小脸带着无比的怀疑，眼神斜睨着谭骥炎，带着一点点的“鄙夷”，难道不是谭骥炎太弱了，而是自己太强了，所以蓝家才需要自己亲自来处理？

想到此，童瞳那原本笑的有点狠厉的脸色终于由阴转晴，眼睛眨巴眨巴着，一副你快夸奖我的乖宝宝模样，当然，虽然这份高兴是建立在践踏谭骥炎的基础上才产生的。

无话可说之下，谭骥炎看着童瞳，暗自在心头叹息一声，终于和谭宸一般，学会保持缄默。

“谭骥炎，沉默就是肯定，我知道你身手一贯不如我，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谭三哥都打不过我呢。”童瞳安慰的拍了拍谭骥炎结实的肩膀。

“嗯。”明显的只想要哄着人，谭骥炎如今对童瞳的思维已经彻底不再去研究，一般她脱跳的太厉害时，谭骥炎都保持沉默，当然，即使这样，童瞳也能一个人自言自语，自得其乐。

“谭骥炎，你至少比谭三哥明白事理，哪像谭三哥明明身手不行，却还趁着我怀孕想要偷袭，太没有品了。”童瞳想到此不由的皱了皱鼻子，决定下一次见到谭景御，一定要好好的教育教育，改造改造他、

“不过谭骥炎，你难道真的没有办法对付蓝家？”话题又被童瞳转了一圈回来了。

“蓝家在美国，白贤身为如今唐人帮白家的家主，势力不小，而且和美国的政府和地下黑帮都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要对付蓝家，不能贸然动手，否则会给在那边的华人带来很多麻烦。”谭骥炎怎么可能连一个小小的蓝家都对付不了，只是因为白贤在蓝家背后撑腰，如果贸然行动，谭骥炎只担心唐人帮的势力会造成在美国的中国人会有危险，这也是白贤所依仗的资本。

而如今煤城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一大半，只余下董福生还没有开审定罪，如果董福生被判刑，那么白贤就断了煤城这一条财路，也就断了他在中国的大多数关系，没有钱自然就不能攀上强权。

“所以说了这么多，你还是对付不了蓝家！”童瞳沉思了片刻，然后直白白的看着谭骥炎。

“暂时。”明显的无奈，牵扯到在美国，所以即使是谭骥炎也需要小心谨慎。

“解释就是掩饰，谭骥炎，你太让我失望了。”哼哼两声，童瞳拍了拍谭骥炎的胸膛，然后华丽丽的抛下这个让自己失望的男人，“所以我去和谭宸睡了。”

“我今晚上回去一趟。”谭骥炎沉声的开口，凤眸深处寒光冷厉。

“谭骥炎，你外面果真有女人！”站在书房门口，童瞳回过头，一副我终于明白了，然后用捉奸在床的恨恨目光瞪着谭骥炎。

“我见的是男人。”谭骥炎头又痛了，以前怎么就没有发现这孩子这么容易胡思乱想，不对，以前估计也有胡思乱想，只是从没有告诉自己，闷在心里想，否则这孩子以前不会那么喜欢发呆。

眼睛倏地一下瞪大，童瞳皱了皱鼻子，然后化为晚娘般的幽怨小脸，“你竟然连年轻小男孩都喜欢上了。”

“老男人！”额头上青筋一跳一跳的，谭骥炎不知道为什么感觉一口气就堵在了胸口。

“谭骥炎，原来你还是这样的重口味。”恍然大悟着，然后是一副好奇不已的小脸，连刚刚伪装的嫉妒模样都没有了。

“去睡觉。”谭骥炎转过身，深呼吸一口，然后翻开书桌上的文件，揉了揉眉心，想要静下心来，可惜一想到刚刚那表情，谭骥炎抿成一条线的薄唇抽搐了几下，为什么这孩子突然变成这副模样了，这到底跟谁学的，至于胎教问题，谭骥炎已经彻底不抱有希望了。

谭宸和谭亦都已经在床上了，看到童瞳过来，谭宸面无表情的放下手里的书，然后掀开被子，四平八稳的躺下睡觉。

谭亦却紧张的愣了一下，借着看书的姿势，余光看向童瞳，他不知道她是不是知道了什么，心怦怦的跳动着，其实一晚上，谭亦都没有安静下来过，只有六岁，可是却已经懂得很多，虽然早熟世故，可是终究是一个孩子，一个怕被抛弃，总是用笑容伪装坚强的孩子。

童瞳将谭亦抱了起来的一刹那，谭亦连呼吸都停止了，他以为童瞳会将他丢下床，毕竟他只是一个来路不明的孩子，可是童瞳只是将谭亦放到了床的外侧，然后自己坐到了中间的位置，左边是谭宸，右边是谭亦。

“谭骥炎是指望不上了，年纪大了，骨头都硬了，再训练也不行了，而且他估计也没有时间，所以你们两个给我努力一点，以后一定要学好功夫，知道不，长大了，这样才能保护自己的家人。”童瞳左看看，右看看，然后对两个孩子进行第一次教育。

谭亦猛然的抬起头，对上童瞳那满是期待的目光，然后点了点头，心头的不安和紧张都放下了，他会努力的，只是不再是在蓝家教授的那样努力复仇，而是努力的让自己变强，如同那个男人一样强，可以保护她，不让任何人将她看押在这样无人的山里，不能出去，甚至不能上网，打电话也只能通过他们提供的手机。

谭宸已经躺下了，童瞳话说的有些快，所以谭宸仔细的回响了一下，然后似懂非懂着，不过谭宸的心里头一直的念头就是要保护瞳和包包。

关了灯的黑暗里，童瞳闭上眼睛，两边睡着的孩子已经发出了均匀的呼吸声，童瞳慢慢的睁开眼，清澈如水的眼眸里泛着冰冷的寒意，落在被子下的手也渐渐的攥紧成了拳头，蓝家！

谭骥炎是在夜里十点离开的，还是李成开的车，暗中看守的四个男人看着离开的汽车，在深夜里对望一眼，谭副市

长的胃果真比他们要强悍多了，吃了那么多饭菜竟然一点事情都没有。

这一次去煤城调查，军方是派谭景御过去的，搜集了不少证据，谭骥炎则是查清楚了煤城的问题，在查的同时却也不能让煤城乱起来，反而要铲除这些歪风邪气，而国安部都是在暗中行动的，除了少数几个人，其他人都不知道调查煤城的事情里有国安部的人插手过，至于国安部到底做了什么，又想要达到什么目的，连同谭骥炎都不清楚。

而这一次，董福生被带回了北京，他涉嫌的问题很大，中央高层也有人要保下董福生，所以这一次的审查决定权不再调查组的任何人手里，而是在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手里，原北京市高院的法官，李老爷子一辈子公正廉洁，出了名的清官，所以最后董福生到底要怎么判，是有罪还是无罪，还是轻判，都要看李老爷子，而谭骥炎来秘密见的正是李老爷子。

其实真的论起来，不管是谭骥炎，还是暗中那些想要保下董福生，让他东山再起，再回煤城给自己捞金的幕后高层，都不应该去见李老爷子的，这涉嫌了私下相交，会导致判决不公平，可是谭骥炎从来都不是古板的男人，他需要先试探一下李老爷子的口风，需要面对面的交谈，毕竟煤城的有些事，谭骥炎运作的时候也不是正大光明。

见面的地方是一家很隐匿的茶楼，并不大，小小的四合院，做的都是老主顾的生意，夜里人就更少了，一楼有人在演奏古琴，伴随着阵阵茶香，倒不像是如今的繁忙的首都城市，反而有点回到千年前的感觉。

“谭副市长。”李老爷子名东来，带着眼睛，很是清瘦的一个老人，眼神很利，神色面容里带着拒人千里的冷漠和古板，而身为高院法官这些年，也正是李老爷子的冷漠脾气，甚至有些的孤僻，也杜绝了很多人的送礼。

而早些年，李东来就将唯一的女儿给远嫁了，然后就不曾联系过，一个人住在北京，和左邻右舍都不交往，真真确确一个孤僻老头子，让想要送礼的人都找不到他的弱点和兴趣爱好。

“老爷子身体安好。”谭骥炎带着小辈的问候，虽然还是冷沉着峻脸，可是态度之中也多了一份的尊敬，不仅仅是因为李东来的年纪，更是因为他这些年的公正廉价，不是李东来不想女儿女婿和那个小外孙，而是因为李东来比任何人都明白，想要没有弱点，想要当一个廉洁的法官，这些是必须舍弃的，他狠了心绝了情，这才能这么多年来不受任何人的诱惑，不受任何势力的胁迫，该怎么审就怎么审，该怎么判就怎么判，当一个清官素来比当贪官困难多了。

“我知道你想要说什么，谭副市长什么都不用说，相关的证据和调查材料复印件都已经到了我手里。”李东来直截了当的堵住谭骥炎要说的话，甚至算是不近人情，他能过来，当然不是为了偏袒谭骥炎，而是为了更多的了解煤城的情况。

而谭骥炎也明白李东来的性格，倒也没有多说什么，只是李东来问什么，谭骥炎就答什么，回答的也都是关于煤城的情况，大到猫儿山煤矿这个煤城最大的煤矿，年盈利接近三个忆，会怎么处理，煤城的矿工生活，他们的保障，煤城的政府体系、

等谭骥炎离开时，却已经十二点了，可是谭骥炎却没有回怡然园的公寓，也没有回西湖苑这边，而是让李成再次开车直奔香山的大宅，而谭骥炎就靠在后座上小憩着，毕竟有一个多小时的车程。

香山这边的大宅在凌晨一点半时，应该是熄着灯了，可是谭骥炎远远的透过车窗就看见了楼上书房里亮着灯，自然也就知道谭老爷子还没有睡，这是在等自己。

谭骥炎脚步放的轻了一些，上楼没有敲门而是直接的打开门，书房里，谭老爷子面前泡着一杯茶，可是似乎是放的时间久了，茶水早已经冰凉，这个在军区叱咤一生的强者，如今却也是耋耄老者，灯光之下，头发花白，脸上带着皱纹，没有了白日的威严气势，更像是一个普通的老人。

“爷爷。”谭骥炎一时之间心头有些的酸，他从小就是被爷爷带大的，比起父母，对于谭老爷子，谭骥炎更多的是一种尊敬，但是却也有着一份血脉相连的亲情，而此刻，谭骥炎明白谭老爷子深夜不睡，却也是为了自己的事情。

“回来了。”不知道之前是在想什么事情，谭老爷子的脸色有些的沉重，声音也暗哑了几分，抬头看着站在眼前笔挺西装的孙子，冷傲峻寒的气质，无形之中散发出王者的威严，谭老爷子忽然很欣慰，比起军区那些成就，谭老爷子最为骄傲的就是这个自己一手带大的孙子。

“爷爷，我和小瞳的事情你不要理会。”谭骥炎这话若是其他人听见，自然会以为他是大逆不道，可是谭老爷子明白这是谭骥炎对自己的关心。

“怕我老头子欺负了那个丫头，哼，那个丫头如今有两个小鬼在，谁能欺负上。”谭老爷子冷声一哼，一想起童瞳，就立刻来了精神，也不知道是喜欢还是被气的。

“小瞳说爷爷心虚说谎的时候，左边眉头会皱一下，然后声音会提高一些，吐字清楚，声调洪亮，义正言辞。谭骥炎静静的开口，他看得出童瞳和谭老爷子之间有属于他们的交流方式，虽然更多的时候是鸡飞狗跳，又是吵又是摔东西。

谭老爷子一愣，倒真的没有想到童瞳会对自己观察入微，可是此刻，在怔愣之后，不由的左边眉头一皱，声音果真提高了许多，”那个该死的丫头，整天闲着无聊就会研究这些旁门左道！“

气呼呼的，谭老爷子精神劲倒是十足，没有了刚刚谭骥炎看到时的凝重，起身将冷茶掉了，重新的加上茶叶，倒水泡茶。”爷爷，我不知道你和妈之间有什么秘密，或者准确的说妈用什么要挟了爷爷，可是爷爷你完全可以告诉我。“谭骥炎从最开始的时候决定和小瞳在一起时，他就做好了面对谭家一切责难的准备，尤其是谭老爷子。

可是谭骥炎一直相信，只要自己坚定了立场，谭家不会真的做出鱼死网破，两派俱伤的事情，而爷爷虽然脾气火爆，可是他也不会真的为了小瞳，让自己在政途上有着不好的影响，可是这一切都发生了，谭骥炎就明白事情不是自己想象的这么简单。”那个野丫头配不上我孙子！“谭老爷子沉默半晌之后，洪亮的开口，可是手却抖了一下，热茶水飞溅了几滴到了手背上。”妈对小瞳太过于仇恨，爷爷，一开始你说让我在小瞳和妈之间只能选一个，那个时候我已经有些怀

疑了，而直到昨天早上，爷爷带着妈去别墅见了小瞳，我就知道妈肯定有什么能威胁到爷爷。“当初谭骥炎也是很奇怪，为什么在谭家知道了自己的决心之后，爷爷依旧难为小瞳，而如今阮氏倒台了，小瞳的身份，谭骥炎明白谭老爷子也明白，可是妈却跟着爷爷去了别墅，谭骥炎就知道谭老爷子被阮菁威胁了。

谭老爷子坐了下来，静静的看着眼前这个思维缜密的孙子，许久之后，叹息一声，一瞬间如同苍老了很多岁，”有些事，已经发生了，后悔就迟了，骥炎，你明白阮菁即使能威胁到我，可是也仅仅是如此，她没有了阮氏，也就没有了翅膀，对你和小瞳造不成实质的伤害。“

谭骥炎知道谭老爷子不愿意说，能威胁到爷爷的事情只怕也是威胁到谭家，否则爷爷的性格是绝对不会妥协的，谭骥炎也就不再追问，只是送着谭老爷子回房间休息，自己也留在这边住一晚。

—分隔线—

谭景御发现自己真的非常非常的孬，他一直以为自己从小是军区的混世小魔王，长大之后，外人以为谭家三子不过是在军区解放军报社混了一个记者的闲差，可是他却已经在军情处一步一步，依靠着自己的努力坚定不移的向前迈动着步伐，谭景御很喜欢军情处的一切，充满了生机勃勃，让他不断的努力不断的产生激情。

这一辈子，除了谭骥炎这个冷面阎王似的二哥之外，谭景御还真的就是天不怕，地不怕，可是原本离开北京去山西的时候，谭景御和沐放已经约好了回来就说清楚，是生是死也就那么一句话，可是因为童瞳的事情，谭景御着实忙了两天，毕竟军方的很多事情，谭景御不能因为私事而丢下。

可是真到一切步入正轨了，相关证据都收集的差不多，最多明天就能整理完全，然后送给李东来，谭景御也可以有个空闲的小假期，可是谭景御发现自己胆怯了，在离开北京开始，到今天，谭景御一直不敢打开自己的私人手机，他怕了。

***！狠狠的骂了一句脏话，谭景御一拳头砸在了墙壁上，抹了一把脸，然后看着湛蓝的天空发呆，连谭景御都不知道自己到底在怕什么，面对子弹的时候他都不曾害怕过，可是一想到一会要见沐放，谭景御突然腿软了，他宁愿还是和沐放那样暧昧不清的纠缠着。

可是再怕，这路还是走到了，沐放约的是京都会所，也就是他住的公寓，谭景御之前来过很多次，甚至死皮赖脸的还在这里睡过很多次，除了出任务的时候无法联系之外，他其余的时间都耗在了沐放身上，如今真切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近乡情怯。”谭三哥，有事？“童瞳还是关押在别墅里，虽然说不算是限制人生自由，不过也不能随意出门，这里又偏，谭骥炎回来一趟都要一个多小时，所以童瞳这会接到谭景御的电话就格外的热情，终于多了一个说话的人。”小丫头，我二哥对你表白过吗？“一边打着电话，谭景御看着眼前关闭的门，一门之隔内就是他思思念念的人，可是这会愣是没有勇气开门。”表白？“童瞳愣了一下，然后扑哧一声笑了出来，”谭三哥，你没事吧，你能想象的出谭骥炎顶着一张冰山脸说甜言蜜语？“

谭骥炎原本就沉默寡言，当然偶然在床上做ai做的运动时，会显得有些的邪恶之外，基本都是话不多，至多也就是喜欢对童瞳动手动脚而已，让他将那些甜言蜜语挂在嘴巴上，童瞳这辈子是不指望了。

谭景御想了想也感觉自己问出了一个很白痴的问题，”小丫头，你说你沐哥答应要和我说清楚，他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童瞳表情陡然之间一变，想到了沐放的过去，她不曾去调查，只是让人守着沐放，监视着蓝家和白家，那些曾经让童瞳想要杀人的录像带，童瞳眼神一点一点的冷了下来，这是沐放的痛，童瞳即使急的厉害，却也不敢去碰，谭骥炎也是如此告诉自己的，有些事必须让当事人自己走出来。”小丫头，你说小放放要是拒绝了我，我该怎么办？“谭景御这辈子还真的没有谈过恋爱，他之前虽然也算是个纨绔，可是至多就是喝喝酒，吼几嗓子，兴趣来了在郊区的公路上飙一下车而已，对于女人，谭景御的认识仅仅是看过片，当然出任务的时候也曾看过真人版，可是倒真的没有实践过。”谭三哥，你答应我不管发生什么事，你不能伤害到沐哥。“童瞳声音清越的透过手机传了过去，握着手机的手收紧了再收紧，如果不是因为肚子里的孩子，童瞳甚至会直接杀到美国去，不管蓝家有多少的保镖，童瞳也会直接要了蓝家兄妹的命！”我知道。“谭景御没有发现童瞳声音里的异常，挂了电话，深呼吸一口，然后终于打开门走了进去。

沐放一如既往般的妖娆倾城，懒懒的靠在沙发上看电视，因为是在自己住的地方，他只穿了白色的绸缎睡衣，及腰的黑发用缎带扎了起来落在身后，回头的瞬间，衣襟松了一些，露出白皙的脖子和那诱惑的锁骨。”你来了。“沐放慵懒一笑，勾着桃花眼，邪魅里有着无法形容的魅惑，举起手里的酒杯晃了一下，”任务完成的怎么样，小瞳这几天都联系不上，谭骥炎说小瞳没事。“”小丫头没事，安全的很，她有了孩子，被二哥给保护起来了。“谭景御随意的糊弄过去，看着沐放，心却跳的更快了，总有些的不安，尤其是看到这样绝魅慵懒的目光，宛若一个骄傲的妖孽。

拍了拍自己的身侧的沙发，沐放坐直了身体，也懒得理会滑落下肩膀的睡衣，看着有些紧张的谭景御，忽然就笑了，薄唇微扬，笑容倾城，”不用紧张，你不是一直在等我的答案，这样拖着也不成事。“”你说，我听着。“谭景御点了点头，拖着的确不成事，而且二哥如今还在处理煤城后续的问题，如果让二哥知道小丫头之所以不答应和他结婚，是因为自己之前忽悠小丫头要让她的婚礼和小放放的一起举行，谭景御可以想象的出自己被谭骥炎追杀的情形，所以还是要早一点解决的，拖着不行。”这是我早期拍过的东西，你看了就明白了。“沐放一口饮尽杯子里红酒，喝的太久，有些的酒渍滑落相爱唇角，将放在沙发边的几张碟片递给了谭景御，然后起身，”如果你有什么需要，我会在房间里。“

谭景御是一头雾水看着走向卧房的沐放，就这样？他紧张了好几天，夜里还从噩梦里惊醒的见面就这样？不解着，谭景御看着手里的碟片，然后走向电视机，等放进了dvd里的时候，谭景御突然心怦怦的跳动着，这个碟片不会是小放放喜欢的女人当主演的吧，而那个女人会不会狗血的死掉了，所以小放放才会变成现在这样。

卧房里，沐放站在窗口，玻璃窗大开着，风呼啸的刮了进来，明明是下午三点多，阳光正明亮，而且已经是入夏了，可是沐放却感觉到一阵一阵的寒意从脚底蔓延到了全身，那俊美的媲美女人一般的脸庞上此刻表情沉默着，呆呆深深的哀默和绝望，他该知道的，不该这样将时间和精力耗在自己的身上，而且没有了自己这个包袱，白贤也无法再用自己要挟小瞳或者他什么，这样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自己根本就从骨子里已经肮脏了，即使离开美国多年，即使在北京已经落地生根，其他人甚至会尊敬的喊自己一声沐先生，可是那些过去，那些肮脏屈辱不堪的过去，却一直都是如影随形。

砰的一声巨响声响起，沐放僵硬的身体绷直着，薄唇缓缓的勾起嘲讽的笑，这是砸了电视机吗？那可是自己之前花了两万多买的。

谭景御脸色难堪的离开，手里的遥控器此刻已经如同破碎的零件一般落砸了地板上，而原本的电视机屏幕也被砸出了一个巨大的黑窟窿。

时间一点一点的过去着，谭景御僵硬着抬起头看了一眼卧房的方向，然后起身，原本是想要说什么，可是从没有想到这样的结果，心绪混乱之下，谭景御终于还是压下了去见沐放的举动，自己不冷静，不冷静的时候谭景御不知道自己会做出什么事情来，所以他不想伤到沐放，他需要冷静，冷静的思考，那些该死的畜生！

公寓安静下来了，开门关门声不大，可是沐放却还是听到了，就这么僵硬的站在窗口，忽然感觉脸上有些的干涩，沐放疑惑的抬起手，夕阳的光芒之下，修长如玉的手指擦过脸，指尖有着湿润的水珠，沐放愣了一下，却不知道自己何时泪流满面。

童瞳焦躁的在别墅里，她打过电话，可是得到的依旧是一样的答案，不允许出去，谭宸和谭亦都发现了童瞳的情绪不对劲，可是童瞳无法说什么，对蓝家，对白贤的恨在这一刻上升到了极点。

终于，当谭景御开车过来时，带着满满一车厢的酒，童瞳知道他知道了。”小丫头，今天我们一醉方休！“谭景御朗声笑着，可是眼神却是灰暗的，直接将酒搬了下来，就这么坐在亭子里，然后仰头对着酒瓶咕噜咕噜的喝了起来。

童瞳没有开口，只是安静的看着不停的灌着酒，脸色越来越僵硬的谭景御，”小丫头，你怎么不喝？这可是好酒。“”你想被谭骥炎揍的话，我就喝！“童瞳没好气的一瞪眼，指了指自己的肚子，不要说喝酒了，现在很多事情童瞳都被限制了，谭骥炎虽然没有时间来管自己，可是谭宸和谭亦却不知道怎么就听谭骥炎的话了，不准童瞳爬高上低，不准她劳累，要定时喝水吃东西，吐了之后，过半个小时再吃，然后童瞳又吐，之后半个小时再吃，童瞳已经感觉到比起死刑，终身监禁才是最痛苦的。”我忘记了。“谭景御足足看了童瞳的小腹三分钟，这才想起来她肚子里有了孩子，苦涩一笑，举起酒瓶，”小丫头，你是不是知道了什么？“

否则为什么沐放身边从之前的一个保镖增加到了四个，谭景御之前也没有多想，反正二哥有的是钱，小丫头砸钱让保镖来保护沐放，谭景御也乐得安心，这会才明白原来自己根本什么都不知道。”谭三哥，你要冷静。“童瞳不由的握住了谭景御的手，瞄了一眼四周，”杀人是可取的，否则我早就杀去美国了。“”小丫头，我如果不是***冷静，我这会就不在这里喝闷酒发泄了。“谭景御砰的一声将手里的酒瓶狠狠的摔在了地上，眼眶红了起来，绷着脸，那总是带着阳光般爽朗笑容的脸庞此刻蒙上了愤怒的阴霾。

谭景御这辈子从没有如此想过要杀人，那股子里沉寂的血腥和阴狠在看见录像的那一刻被勾了起来，谭景御怕自己伤到了沐放，那些凌辱过他的人，不管是过了十年，还是二十年，谭景御满眼的杀机，他终于明白为什么二哥当初不让自己去查，只让自己等。”沐哥和你在一起的时候比较高兴。“童瞳明白谭景御这一刻的心情，因为昨天晚上当知道谭亦只是孤儿院孩子的时候，童瞳也曾是如此，想要杀人，压抑不住灵魂深处的血腥和凶残。”那当然，我自然能让小放放高兴！“谭景御得意的一笑，又开了一瓶酒，然后狠狠的灌了一口，他只是恨，恨自己为什么不曾早一点认识沐放，在他那样屈辱不堪被折磨的时候，为什么不曾出现在他的身边，是不是那样，他也会如同小丫头这样笑靥如花，不再是在笑容背后隐藏着深深的痛苦和绝望。”谭三哥，你等我生了孩子，如果谭骥炎还没有搞定，我们就亲自动手。“童瞳平静的开口，她已经顾不得什么大局了，或许有了思想之后，她就真的不合适留在国安部了。”小丫头，等到那个时候黄花菜都凉了，等明后天将煤城的收集到的相关证据提交上去，我就自由了。“谭景御鄙夷的看了一眼童瞳，这两天还不行，有的资料还在整理，有的证据还没有送过来，所以谭景御只能压抑下惊涛骇浪般的情绪。”谭三哥，要不我陪你过去？“”我不想出师未捷身先死，二哥下起手来可不会因为是亲兄弟就手下留情。“谭景御瞪了一眼童瞳，二哥从来都是有女人没兄弟的。”蓝家还简单一点，白贤的话，谭三哥你行吗？“童瞳有些的怀疑，然后上上下下的看了看谭景御，谭三哥的身手比不上自己。”滚，你当我这些年是白混的。“谭景御没好气的看着童瞳，一边喝着酒，一边和童瞳胡扯着，压抑着心头那阵阵的抽痛。

谭景御的手机再次响起来时，不由的放下了酒瓶，然后深呼吸着，脸色严肃的接过军方的电话，然后表情一变，”什么？黑眼睛丢失了？内部被盗窃？“

童瞳震惊的看着接着电话，之后又挂断的谭景御，黑眼睛三个字，童瞳自然是记得，然后危险的眯着眼，”谭三哥，我记得你之前说帮我打听黑眼睛的下落。“

这是从图坦卡蒙墓穴里找到的一枚黑色的钻石，之后就消失了，如今突然听到这个名字，童瞳总感觉谭景御隐瞒着自己什么。”这个小丫头，上一次你用四百万拍下的手镯，上满那颗紫色宝石只是镀上的，可是里面却是黑眼睛，不过我不是贪污，实在是黑眼睛牵扯到之前军方的一个案子，因为要保密，所以我才一直没有告诉你。“谭景御快速的为自己辨别着。

童瞳之前莫名的遭杀手追杀，国际悬赏榜上也有人用十万美金买童瞳的命，当谭景御将那枚银手镯送去军方之后，

才知道里面竟然有着价值连城的黑眼睛，因为外面包裹着假象，一般人都以为是一颗假的宝石，谁也不曾想到里面是有黑眼睛，而经过调查这枚手镯的来历，却牵扯到军方的一个案子，自然也只能保密处理。”被盗走了？“童瞳点了点头，她也是明白军方的这些保密条例，倒也没有为难谭景御，只是撇撇嘴，”谭三哥，你该不会是监守自盗吧？“”小丫头，这个玩笑一点都不好笑！“谭景御表情一变，恨的咬牙切齿，”这个案子是我负责的，哪个该死的混蛋见财起意的盗走了黑眼睛！我要回军部一趟！“

谭景御烦躁的耙了耙头发，煤城的相关证据还在收集，而沐放这边突然变成这样，谭景御原本就是一个头两个大了，关键时刻，黑眼睛又被盗了，而且还是军方内部人所为，让谭景御突然感觉事情都集中到了一起，再次狠狠的咒骂一声，也顾不得自己喝酒不能开车，直接加油门狂飙而去。

－－－－－－－题外话－－－－－－－

那个蓝家兄妹，白家，还有关露，阮菁的问题，差不多都要在接下来的几章里解决掉了，o（n_n）o~

168章节 上幼稚园

童瞳不担心谭景御，即使他身手不如自己好，可是童瞳知道谭景御的能力，所以即使军部有什么问题，还有谭家在，有谭骥炎这个雷厉风行，在北京盛极一时的二哥在，除非眼睛瞎了，绝对没有人敢对谭景御动手，即使黑眼睛是在他的监管之下被盗了。

可是童瞳担心沐放，心里头如同被猫爪子给挠了一样，可是出不去之下，童瞳只能又打了电话给谭骥炎，毕竟给她的手机只能打几个号码，而沐放的不在其中。

烦过谭骥炎之后，童瞳又打给了童啸，最后连谭老爷子的电话也拨通了，终于在童瞳不断的唠叨之下，再加上要照顾孕妇的情绪，上面松了一口，给童瞳一晚上的时间去见沐放。

沐放还在京都会所，童瞳过来时已经到了吃晚饭的时间，沐放依旧站在窗口，如同石化的雕像一般，听到开门声的那一刹那，沐放怔住了，晦暗的桃花眼里陡然间绽放出晶亮的光芒，可是当听到身后那一句熟悉的嗓音之后，慢慢的，眼眸之处的光芒宛若死灰一般的熄灭，这就是最后的结果了吧。

“沐哥，你还没有吃饭？”童瞳有些担心沐放，尤其是看到沐放苍白的脸，更是心里头拎了一下，开始埋怨谭景御了，谭三哥干嘛逼沐哥呢，说不定沐哥还没有做好准备。

“你怎么来了？喝酒了？”沐放强撑起笑容，温柔的揉了揉童瞳的头，对上童瞳满是关切的目光，心头一暖，可是这样一点的暖意却无法彻底融化早已经冰冷的心扉，“我让下面送点饭菜上来。”

童瞳看着沐放，他嘴角勾着笑，狭长的桃花眼半眯着，弯成一个漂亮的弧度，眼里盛满了关切之意，可是童瞳却看得出沐放眼中压抑的深沉。

“嗯，沐哥，我们去客厅吃。”童瞳点了点头，安慰什么的，她是最不擅长的，所以也只能干着急。

跟在童瞳身后，沐放染笑的桃花眼里那柔和之色慢慢的被苦涩所代替，只是童瞳此刻看不见而已。

正是吃饭的时间，所以沐放电话下去之后，过了不到十分钟，三个菜一个汤就被送上来了，沐放从酒柜里拿出一瓶红酒，动作优雅的倒在高脚杯子里，轻啜了一口，笑着看向童瞳，“现在有了孩子，就要多吃一点，还有平日里不要爬高上低的，担心孩子。”

“沐哥，你不要生气，谭三哥只是性子急了一点，那他也是担心你。”童瞳因为担心沐放，所以闻到菜香不会想要吐了，所以倒也吃了几口饭和菜，只是感觉沐放的话听起来像是在最后的交代一般。

突然听到谭景御的名字，沐放眼底有着黯淡之色流转，端着酒杯的手也微不可察的抖了一下，只是嘴角依旧勾着笑，慵懒邪魅，“傻丫头，我怎么会好好的生他的气，你既然知道了，我也不会隐瞒你，是我对不起他而已。”

毕竟自己该在最开始的时候就告诉谭景御一切，而不是拖到如今才说，谭景御也该受伤了吧，思思念念想要喜欢的人，骨子里却是如此的肮脏不堪。

“不生气？”童瞳一口饭卡在了喉咙里，三两口吞咽了下去，不解的眼神满是疑惑的看着沐放，傻愣愣的开口，“沐哥，你真的不生谭三哥的气了？那谭三哥怎么喝了那么多酒。”

如果不是军部有电话过来，而且事情紧急，童瞳敢肯定谭三哥肯定会将后车厢那些酒都给灌下去，而且谭三哥一边喝一边叨唠，说的都是自己对不起沐哥。

“他只不过是一时无法接受而已。”沐放笑的有些苦涩，入口的红酒更是涩的厉害，他知道谭景御对自己的耐性，说实话，以谭景御的身份和地位，他就算是用强的，自己也只能打碎牙往肚子里咽，在娱乐圈，这样的事情不多但是也不少。

可是这么久以来，沐放的心不是石头做的，他知道谭景御对自己的好，那是真的好，从他的眼睛里就能看出来，虽然大都数时候，那个年轻而英俊的男人总是无赖至极，可是自己配不上他，那些过去，宛若魅影，肮脏而屈辱，无时无刻不提醒着沐放曾经的自己是如何的下贱，只为了活着，便出卖了身体，不是没有抗争过，只是那时年幼，害怕死，在被毒打之后，被tiao教，被折磨，便真的怕了，生不如死，没有了尊严，没有了人格，所以身体什么的都丢弃了，如今活的太冠冕堂皇，可是骨子里依旧是下贱而肮脏的。

“沐哥，你是不是误会什么了？”童瞳隐隐的感觉到不对劲，尤其是沐放的态度，太过于诡异，让童瞳生出一丝的不安和担心。

“小瞳，你还小，不懂。”沐放笑了起来，唇角微扬，配上他此刻优雅端着酒杯的姿势，风华绝代，沐放很欣慰，就

算自己离开了，有谭骥炎在，小瞳会被保护的很好很好，依旧是那样干干净净的一个孩子，不懂得那些肮脏的一切。

“不对，沐哥，我没有误会什么，你给我的感觉不对。”童瞳不知道该怎么形容此刻的心情，有些的后怕，似乎要失去什么，所以童瞳放下了筷子，端正的坐直了身体，目光紧紧的盯着沐放，“沐哥，你会和谭三哥在一起对不对？”

童瞳话问的直白，沐放脸上的表情瞬间僵硬，也让童瞳捕捉到了异常，果真沐哥不想要和谭三哥在一起，童瞳眉头皱了起来，“为什么？沐哥你不是答应谭三哥了吗？”

“小瞳，你既然知道我的过去，就该明白我和他不可能了。”沐放此刻真的有些头痛了，也不知道是不是吹了一下午的风，所以才会有些的没有力气，他真的感觉很多时候和小瞳沟通不良，也不知道谭骥炎是怎么做到的。

“小瞳我这样的人配不上他！”沐放也直白的开口，笑的明艳宛若桃花，可是心底却是一刀一刀的在凌迟一般滴着血，他厌恶男人，并不是说厌恶和男人交朋友，而是因为过去，所以沐放虽然总是带着笑，可是却痛恨任何用**的目光看向自己的男人，可是谭景御除外，因为和他在一起的时候，却常常是被气的失去了理智，拳脚相加，等到被他抱住的时候，沐放都没有一点力气了。

“因为那些录像带？”童瞳感觉自己找到了事实的根源，“我会和谭三哥解决的。”不管是在蓝家，还是在白贤那里，童瞳和谭景御绝对会替沐放解决这些后续问题。

“小瞳，那是事实，不管有没有这些带子。”失去了伪装，沐放甚至不知道该如何去面对谭景御，他会去喝酒，而不是走上前来痛骂自己一顿，唾弃自己，沐放已经很感谢了，至此不想见或许是最好的结果。

“沐哥你果真在意，难怪谭三哥气的要冲去美国杀人，可是我现在有孩子，谭骥炎肯定不准我出去的。”童瞳有些的不甘心，可是一想到肚子里的孩子，童瞳又不敢胡闹了。

“小瞳你不在意，可是如果我和谭景御真的相爱，他会在意的，这样的我，早已经从里到外的肮脏了。”说了出来，沐放忽然感觉心头那沉积多年的大山似乎轻了几分，即使以后再也不想见，可是不管自己日后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里，沐放都会想起，曾经有那么一个年轻而帅气的男人，明明该是骄傲的强者，却如同无赖一般黏着自己，这样就够了。

沉默了片刻之后，童瞳突然开口，表情严肃，让沐放都怔住了，一瞬间，宛若看见了另外一个人一般，“第一，谭三哥生气是因为那些人欺辱了沐哥你，所以谭三哥差一点冲到美国去杀人，第二，沐哥，你弄错了，谭三哥绝对不会因为过去的事情而有什么配不上和配得上，沐哥过去和谭三哥不认识，这件事已经是过去了，谭三哥不可能在意的，是沐哥你一直在意，第三，谭三哥直到接了军部的电话离开之后，他也一直以为你是接受了他。”

沐放愣住了，他不知道童瞳这思维怎么会这样，当然，对于谭景御的推测，沐放也不认为正确，看着童瞳严肃的表情，沐放低头喝了一口酒，玩笑着开口，“所以小瞳认为谭景御在看见这些带子之后，还会和以前一样和我在一起。”

“当然。”对于这样理所当然的答案，童瞳自然是极其肯定，如果谭三哥敢和沐哥分开，童瞳绝对不会让他好过的。

“小瞳，换个角度，如果你的过去和我这样，你会和谭骥炎在一起吗？”沐放笑容张扬，夹着菜放到了口中咀嚼之后吞咽下，每一个表情都是赏心悦目，似乎那肮脏的过去已经不存在了。

“当然，这又不是我的错，而且也不是谭骥炎的错，不过以谭骥炎的小气，他肯定会吃醋吃到死，然后不将那些人凌迟的刮了，他都不会消气的。”童瞳在脑子里幻想了一下，立刻浑身一个颤抖，谭骥炎真的狠起来，肯定很恐怖，否则谭三哥就不会那么怕谭骥炎了。

“小瞳你一点不介意？”沐放这会是真的傻眼了，他不明白童瞳怎么可能如此的坦荡。

犹豫了一下，童瞳看了看沐放，然后开口，“沐哥，你也知道我不是普通人，我和谭三哥从事差不多的职业，所以对我们而言，保命是第一的，不管如何的严刑逼供都会在保证不泄密的情况之下，让自己活下来，当然，性虐也是逼供的一种，在合格之前，我受过很多的训练，神经毒素，电击，还有一些药物，所以沐哥我真的有点不懂你为什么在意了这么多年。”

对童瞳而言，当年的沐放还太小，只是一个稚嫩的少年，而白贤却是白家的人，所以沐放想要抵抗白贤是根本不可能的，可是沐放活下来了，虽然说童瞳感觉现在的沐放还是没有能力对抗白贤，可是已经没有关系了，有自己在，有谭三哥在，绝对不会再让任何人伤害到沐哥。

“小瞳不认为可耻吗？”为了活下来，却放弃了身为男人的尊严，苟且偷生，沐放如今想起，便恨不能让时间倒转回去，一死了之。

“沐哥你努力的活下来了，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童瞳愣愣的张大眼睛看着沐放，没有什么比活着最重要，童瞳见了太多的生和死，每一个生命都应该顽强的活下来，而沐放眼中失去的求生念头让童瞳不由的皱起眉头。

“谭景御也和你一样的想法？”沐放已经不知道该如何反驳童瞳了，之前所认为的屈辱，隐藏的阴暗，为什么到了小瞳这里却都成了无关大小的事情，甚至小瞳还很高兴，引以为荣。

“谭三哥和我是一类人，其实性虐已经是最轻的刑罚了，当然，心理上要沉重一些，不过谭三哥也会努力的活下来的。”童瞳认真的点了点头，这一点虽然她还没有问过谭景御，不过却有着肯定的答案。

明明已经死心了，可是在听了童瞳乱七八糟的思维和推论之后，沐放却发现自己犹豫了，心左右摇摆起来，整个人也有些的烦躁，可是也知道谭景御是因为事情去了军部，又不想打电话打扰了他工作。

童瞳认为自己在言辞上实在太薄弱，所以最终还是只能求助谭骥炎，她总是有些不放心沐放，而谭景御私人手机也打不通，联系不上，只能让谭骥炎来当救兵。

“小瞳就这样盯着我两个小时了。”谭骥炎过来了，所以沐放也终于松了一口气，被童瞳这样不眨眼的盯着两个多小时，沐放都感觉到后背阵阵发麻，总感觉自己做了多么人神共愤的事情。

送童瞳去客房睡觉，谭骥炎关上房门看向客厅里的沐放，沉声的开口，“如果小御遇到同样的事情，你希望他活着，还是希望他为了所谓男人的尊严和面子直接慷慨自杀。”

沐放一愣，在心里，他希望谭景御平平安安的活着，不管遇到什么事，发生了什么，他都希望谭景御好好的活着。

“小御和小瞳差不多是同一类的人，他们都经受过专业的训练，所以对他们而言，活着是最重要的，沐放，他们过的和我们不是同样的生活，他们随时都可能被杀，随时都可能死在任务里，所以他们的思想更加的简单。”

谭骥炎看着沐放，他的过去，谭骥炎知道，所以他明白沐放的心结，可是这些对普通人而言的痛苦，对童瞳和谭景御而言只是一个磨难，而他们在任务失败之后随时都可能遇到这些磨难，甚至有些更为恐怖，童瞳的那一句说的很对，性虐只是最轻的，因为只是虐待人的心理，而却能保全身体的完整。

“我该说他们更加伟大吗？”沐放讪笑的摇着头，这是不是隔行如同隔山，所以这些普通人无法忍受的一切，屈辱不堪的一切在他们眼里却是再平常不过。

“沐放，你不用想太多，这些事让小御去挡着就行。”谭骥炎总是冷峻的脸庞上难得对童瞳之外的人有些的柔软，拍了拍沐放的肩膀，这个绝美妖魅的男人该肆意飞扬的笑，而那些过去已经成为过去了，小御不在乎，沐放自己不在乎，那就只是一段过去的时间而已。

谭骥炎进卧房去陪童瞳休息，沐放静静的坐在沙发上，一手托着下巴，勾着桃花眼，灯光之下，绝美的脸上带着妖娆的风情，自己该庆幸吗？谭景御竟然一点都不在乎，不是那种伪装，也不是因为太深爱自己，而是真的不在意，如同那些自己午夜梦回都不愿意想去的屈辱过去只是云淡风轻的一瞥，只是如同被蚊子给叮了一口，可是自己在乎啊！

沐放叹息着，半眯着眼看着水晶灯，许久的沉默之后，终于拿起了手机，没有拨打谭景御的电话，而是给他发了短信留了言，三天吧，就用三天的时间，如果他能找到自己，那么沐放会学着伟大一点，不在乎自己的过去，不在乎能不能配得上谭景御，不在乎那些屈辱和卑贱的一切被其他人知道，就这么自私一回，赖上那个英俊的男人。

—分隔线—

谭景御一到军情处的据点就立刻被两个人搜去了身上的武器，包括一切联络的工具，虽然知道事情有些的不对劲了，可是这里是军部，谭景御倒也不在意，直到被单独羁押着，谭景御这才忍不住的想要骂天，难道关押也会传染，自己只不过去了小丫头那里一趟，怎么一回来就轮到自己被关押了。

黑眼睛原本是谭景御带回来，假公济私一回让军情处帮忙查一下这个银手镯到底有什么诡异的地方，却没有想到那个消失几百年的无价之宝黑眼睛竟然隐藏其中，而谭景御一时心血来潮继续调查，却发现黑眼睛涉及到了一个案子，所以才会基于保密的原则，一直没有童瞳开口，只是没有想到黑眼睛竟然会被军方的人给盗走了。

“长官，我可以要求知道事情的经过吗？”看着坐在对面，自己的直属上司，谭景御难得收敛了懒散的情绪，认真起来。

“监控被人破坏了。”回答谭景御的是他的长官冷酷的嗓音，军方的高层，身上总带着军人的肃杀和冷酷，即使眼前这个是自己最喜欢的部下，却也是冷的没有一点的温度。

“可是要盗走黑眼睛，还需要我的掌纹和设定的密码。”这也是谭景御疑惑的地方，如果没有这两样，根本不可能打开存放黑眼睛的保险箱，而掌纹谭景御不说了，有可能是被人在不知觉的情况下拓印走了，可是密码呢？自己亲自设定的是八位数密码，除了自己，谭景御感觉除非有外星人入侵了自己的脑电波，否则怎么可能知道密码。

“所以监守自盗的嫌疑人只有你！”长官冷声的开口，虽然脸上没有什么温度，可是看着谭景御的目光却带着恨铁不成钢的关切，这也是为什么出了事情之后，谭景御立刻被彻查，甚至关押的原因。

“我没有梦游症，也不会喝醉酒说不该说的话。”谭景御垮了俊脸，头痛着，这也难怪军方会将自己当成首要的嫌疑人，这若是让自己来查，自己都要怀疑是自己监守自盗了黑眼睛，这可是价值连城的宝贝，有市无价，卖出去，不要说一辈子，估计三辈子都能吃香的喝辣的。

“什么人可能知道你设定的密码？”长官询问着谭景御，说是他盗走的，长官自然不相信，谭家不是那些普通的人家，而谭景御能爬到今天的位置，完全不需要盗走黑眼睛来卖钱，谭家虽然是军政世家，可是资产也是雄厚的，尤其是谭骥炎，虽然从政，可是却有两个信得过的朋友，一个在股市被誉为传奇，是非凡的操盘手，而另一个是职业投资人，都是帮着谭骥炎打理经济的。

其实谭骥炎这也是打了擦边球，可是也不算是触犯法律，毕竟他的钱也是合法收入，而且还是谭骥炎委托的朋友替他赚回来的，外界知道的恶人不多，可是身为军情处的高层，自然知道这些隐秘消息，所以谭景御完全不缺钱，自然也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

“你好好想想，这件事本身没有什么问题，可是对你的影响却是极大，你手头的工作暂时会交出去。”这也算是长官的关切叮嘱，毕竟军清楚也不缺钱，黑眼睛若果是意外丢失了，也无所谓，毕竟这还是童瞳意外得来的，可是这件事却是一个污点，如果谭景御洗不清这个污点，甚至可能因为操守问题被踢出军情处，这也是为什么他的长官亲自过来审讯谭景御。

等谭景御又一个人待在房间里时，谭景御倒在床上，一个头两个大，这密码怎么可能就这样被人知道了，谭景御可以完全肯定自己没有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说出密码，那么到底是怎么将黑眼睛给盗出去的。

谭景御被军情处内部审查，关于煤城的证据收集都转交了出去，而此刻，黑暗之中，一个电话打了出去，“一切按照计划在进行，替代李东来的人已经准备妥当了，随时能行动。”

谭家！这一次，一定会让谭家吃不完兜着走！蓝绍庭阴冷的笑着，让原本英俊的脸庞显得极度的扭曲和诡异，谭骥

炎棋高一招，想要洗清煤城，想要断了蓝家的一条财路和一切在北京的关系，可是如今，只要董福生安全回到煤城，那么谭骥炎的一切走白做了，而谭景御却要背上监守自盗的罪名，而不管是谭骥炎，还是童瞳，甚至包括两个小野种，都会不得好死！

——分隔线——

童瞳的处理其实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甚至到如今谭骥炎和谭老爷子都不知道童瞳到底是什么身份，只知道和国安部有关系，而且只怕童瞳身份来头不小，否则不会让上面那一位亲自决定，可是正以为童瞳的身份不简单，也就让对她的处理变的复杂起来，童啸国安部部长的身份摆在这里，谭骥炎北京市副市长，更不用说背后还有军区谭家，而童瞳自己身上就掌握了特别行动组很多的机密，随意一条泄露出去，都有可能引起政局的变化。

于是一切都僵在了这里，童瞳也认命了，虽然还是被关押着，不过倒也争取到了一些出去的机会，当然里里外外都有人在暗中监视着。

“谭骥炎，我舍得了。”童瞳看着已经穿好衣服的谭亦和谭宸，谭宸还是面无表情的模样，穿着黑色的裤子，运动鞋，上身一件长袖衬衫，脸色白皙，五官英俊，明明该是可爱的小男孩，可是谭宸却偏偏总是冷着脸，带着一双不似孩子的冷静眼睛，看起来让童瞳忍不住的想要在谭宸的脸上捏一下，看这个孩子露出不满的表情。

而谭亦就更加帅气了，蓝色的牛仔裤，T恤衫，酷似谭骥炎的俊朗小脸，刘海微微的有点长，眉下一双似笑非笑的眼睛，看起来狡猾无比，同样白皙柔嫩的小脸，偏清瘦，所以让人感觉宛若一个病弱的优雅小王子。

“谭骥炎，你说谭宸和谭亦会不会一进幼稚园就被那些小女孩给抢走？”童瞳回过头，脸上满是忧心忡忡的不安，虽然说到头来这两个都不是自己的孩子，可是对童瞳而言，血缘关系并不是那么重要，而且看着两个酷帅的孩子，童瞳总感觉他们会咻的一下长大，然后咻的一下找到女朋友，然后就离开家了。

“不会，他们不敢。”谭骥炎瞥了一眼两个孩子，他倒希望这两个小鬼去了幼稚园之后立刻被抢走，这样就不会有事没事都缠着小瞳，尤其是现在谭宸和谭亦竟然分开睡，然后每五天谭宸一定会面无表情的盯着自己，要求和小瞳一起睡，有一样学一样，谭亦也是如此，让一周七天里，谭骥炎不得不放弃两天。

幼稚园这边已经安排好了，所以一家四口连同童瞳肚子里的这一个在李成开车之下，直奔幼稚园而去，而因为是第一天，所以谭骥炎也就推迟一个小时去上班，算是陪着童瞳一起送两个孩子上学。

“我要妈妈！我要回家……”干嚎着嗓子哭喊着，一个四岁的男孩哇哇的叫着，不停的用肥肥的手抹着脸上的眼泪和鼻涕，然后禁止任何人靠近自己，小男孩已经养成习惯，每天早上都要这样哭上十分钟，然后红着眼睛，抽噎着，如同被欺负的肥兔子，拎着地上的小包包，一扭一扭的走向小二班。

幼稚园的老师都习惯了，小男孩的爸妈也都习惯了，连其他送孩子过来的家长都习惯了，所以小男孩的爸妈在无颜见人之下，每一次将小男孩送过来之后，随便他在操场上嚎上十分钟，反正这孩子就这么哭十分钟，时间掐的还忒准，让人都怀疑他是不是一边哭一边记时，十分钟一到，立马不哭，拖着小书包进班级。

“哥哥好漂亮！”就在童瞳和谭骥炎带着两个孩子刚走进幼稚园的大门之后，原本哭的昏天暗地的小男孩突然不哭了，虽然还有点哽咽，不过倒是三两下抹干净了眼泪，然后看着酷酷的谭宸，和笑的优雅的谭亦，红红的眼睛一亮，然后飞奔而来。

四岁的孩子跑起来不稳，让看的大人都只担心他会摔倒，可是小男孩却努力的扭着肥肥的腿，然后终于蹦跶到了谭宸面前，仰起头，哭红的眼睛，睫毛上还有泪水，鼻涕也被糊到了脸上，就这么瞅着谭宸，然后露出一口白白的牙齿，双手伸起，直接向着谭宸扑了过来。

不要说谭宸已经六岁了，就是他在森林里这几年，早已经是动作凌厉，所以在面无表情的看着扑过来的小男孩时，谭宸冷漠的一个闪身，砰的一声，小男孩扑空的摔在了地上，不过幼稚园都是塑胶地面，倒也不会很痛，只是脸朝下摔着的小男孩，不停的动着双手，两只小腿也踢踏着，怎么看都像是一只在地上折腾的小乌龟。

“小弟弟，摔痛了没有？”谭亦瞥了一眼站到一旁的谭宸，倒是微笑的蹲下身来，然后有点吃力的拉起胖乎乎的小男孩，看起来个子不大，可是因为吃的多，胖了，所以很是厚实，让谭亦倒是有点的吃力。

谭骥炎冷眼看着安慰着小男孩的谭亦，倒也没有开口说什么，能进入这个幼稚园的孩子大都数是北京高层，军方的一些孩子，偶然也有小部分是书香门第的世家子弟，当然也均匀出一些名额给真正有钱的富豪，如果仅仅是一个北京市副市长，谭骥炎的孩子甚至没有资格进入这家幼稚园，但是有谭家的北京就不同了。

谭骥炎之前也告诉了谭亦这些东西，而谭亦也仔细的听着，甚至还问了一些问题，所以谭骥炎明白此刻谭亦这样做，是为了拉好关系，毕竟他只有六岁，从发小培养出来的关系，比起以后在社会上要牢固很多。

而谭骥炎之所以不曾阻止，并不是因为想要谭亦这么小就开始汲汲营生这些，第一是因为谭亦真的适合这些，比起自己，比起小御，比起更加木讷老实的大哥，谭骥炎不得不承认谭亦这个六岁的孩子是个天生的阴谋家，而最重要的原因是谭亦如果想要从小就培养自己的小团体，他势必要和这些孩子多接触，多在一起，这样反而会让谭亦不至于那么阴沉，当然也没有时间缠着小瞳了。

“不痛。”虽然膝盖磕的很痛，下巴也很痛，可是小男孩却快速的摇着头，然后挣脱了谭亦的手，眼巴巴的仰着头瞅着谭宸，对上他没有表情的脸，然后再次的扑了过去，“漂亮哥哥。”

砰！第二次摔倒。

童瞳要开口，却被谭骥炎给制止了，所以再次爬起来的小男孩迅速的找到谭宸的方向，不怕死的继续第三次扑过去，对于一个已经上了一学期，可是坚持每天早上都要嚎上十分钟的小男孩，整个幼稚园的人都知道他的倔强，所以第

三次，又是砰的一声闷沉声响起。

摔在了地上三次了，小男孩抽噎着，大有想要哭的趋势，可是这一次看到谭宸的腿，突然小男孩眼睛一亮，肥嘟嘟的胳膊直接缠了过去，不再是那么傻乎乎的站起来，再傻乎乎的扑空，反而是先抓住了谭宸的腿，然后爬山似地用力的爬起来，如同无尾熊一般死死的抱住了谭宸的腰，嘿嘿的笑着，“漂亮哥哥。”

“瞳？”谭宸知道眼前的孩子没有任何的危险，而且在学习了很多之后，谭宸此刻只能忍耐的皱着眉头看着黏着自己的小男孩，转过头看向童瞳。

童瞳憋屈着笑，虽然一开始她是真的有点心疼这个接连摔了三次的小男孩，不过能看到谭宸一脸吃了苍蝇的模样，不由的靠在谭骥炎的胸膛上，闷闷的笑着，怕惹到了冰山似的谭宸。

“就是你们欺负球球？”突然，不远处，楼梯上有清脆的男音响起，然后噼里啪啦，四五个小男孩跑下了楼，而为首的一个男孩很是高大，和谭宸差不多高，看起来很有气势，冷哼一声，目光直接略过谭骥炎和童瞳，然后看向谭亦，这个看起来很优雅很漂亮的孩子，却让大男孩感觉笑起来很是不舒服。

“你才是球球，你全家都是球球！”这边谭亦和谭宸还没有开口，却见抱着谭宸腰不撒手的小男孩快速的转过头，然后气势十足的骂过之后，又转过头抱着谭宸，满是泪水鼻涕的脸就这么埋在了谭宸身上。

童瞳已经彻底无语了，而谭骥炎看了一眼之后，直接揽着童瞳亲密的离开，如果说是普通的幼稚园，或许不会有孩子敢在大人在场的情况之下这么嚣张，不过这里的孩子只怕有的从会走路就在军区里待过，有的刚学会说话，大人教授的就是权术和谋略，所以这是一个奇特的战场，属于孩子们的战场。

“球球归我们了。”谭亦抿着唇笑着，唇角微扬，看起来有点弱，一手还在球球头上揉了一下，而被叫球球，小男孩不满的抬起头，可是对上谭亦那笑的有点阴阴的眼睛之后，很可怜的没有了气势，所以又埋首在了谭宸的身上，然后还很没有骨气的点了点头，承认自己的归属地。

“新来的就这么嚣张？”为首的大男孩绝对是军区出来的，步子很正，然后很有气势的站到了谭亦面前，比起抢了球球的谭宸，凌皓然更不喜欢谭亦，看起来白白瘦瘦的，偏偏还这样笑，像极了爷爷说的那些古代历史里的奸臣。

“要打架？”谭亦挑眉一笑，因为这会还是入园的瞬间，所以老师都在教室里，偶然有路过的，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场面，毕竟不管是打人的，还是被打的，都不会在意，反而会来一句男孩子就要这样用血性，用拳头来说话。

军区的孩子就不用说了，那肯定是拳头底下见真章，而那些政要官员的孩子，也自然是希望自家孩子能结识到军区的孩子，也希望男孩子有一股豪迈勇敢之气，所以打架无所谓，不许打群架，一对一单挑，不准用武器，只准用拳头，不准打要害，然后随便这些兔崽子们折腾。

“不怕死的就打一……你耍诈！”这边凌皓然话还没有说完，谭亦突然发起了攻击，身体快速的一个上前，然后漂亮的过肩摔，凌皓然此刻已经被摔在了地上，蹭的一下站起身来，气的小脸紧绷着，眼睛里是熊熊的怒火在燃烧。

“难道要先自报家门，废话一堆，再谦让一番，然后才动手打架？你确定这样不是秀才掐架？”谭亦懂得

多，也会说话，此刻懒懒的站在谭宸身边，笑着拍了拍手，妈咪的话，谭亦一直记得，动手就要快狠准。

“下来！”谭宸冷冰冰的看了一眼凌皓然，虽然他气的不轻，但是倒也没有准备再过来，所以谭宸也就不担心谭亦会被欺负，只是皱着眉头，冷冷的看着黏在自己身上的球球。

被谭宸那冰冷的目光看得一怔，然后手下意识的松开，谭宸迈开步子，谭亦也带着笑，两兄弟华丽丽的向着自己的大一班走了过去。

九点钟，幼稚园上课，而此刻，大一班门口，球球拖着自己的小书包，惨兮兮的站在教室门口，绝对成了望夫石，任谁来拉来劝，武力威胁，依旧岿然不动，然后睁大一双圆溜溜的大眼睛，就这么站在大一班门口，一手拖着书包，一手拿着自己的小毛巾和小杯子。

而同样的，原本是大二班的凌皓然也拿着书包过来站在门口，只是比起惨兮兮的球球，凌皓然则是一脸的刚毅和坦荡，反正他就是决定要换班级了！

169章 杀手之行

看着门口的球球，大一班老师无可奈何，因为球球经过一个学期的入学，所有老师都知道，如果不答应，球球绝对会拖着他的小书包，然后拿着小毛巾和小杯子就这样天天站在大一班门口，所以在打电话给了球球的父母之后，球球光荣的从小小班跳级到大一班。

“谢谢老师。”球球白嫩嫩肉包子似的小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然后咚咚的向着教室里跑了进去，搜索了一圈之后，看到谭宸，眼睛一亮，迈开肥肥的双腿直奔目标而去。

而凌皓然不等老师开口，直接的迈开了方正的步子，带着强大的气势走进了教室，而此刻球球正眼巴巴的瞅着谭亦，泪水蒙蒙的可怜小模样，因为手酸，所以笨拙的拉了拉肩膀上的书包带子，然后继续睁大一双眼盯着谭亦。

难道谭宸看起来比较容易吸引小孩子？谭亦直接无视着球球那让人不忍心的目光，似笑非笑的看着谭宸，还是那一张面无表情的脸，让谭亦都感觉谭宸浪费了这样好的一张面容。

“哥哥。”球球在家里可是十足的小霸王，长的浓眉大眼，粉嘟嘟、白嫩嫩的，带着婴儿肥的小脸，看起来就可爱，所以只要他一扁嘴巴，眼眶一红，整个裘家立刻臣服，当然迄今为止，球球唯一没有成功的事情就是每天早上从被窝里被拖起来上幼儿园，所以球球也很有骨气的坚持每天早上站在操场上哭上十分钟，然后拖着小书包进教室，宣告一下自己的不满。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当对上谭亦这染笑的眼睛时，球球就感觉有点害怕，肥肥的身体下意识的靠近谭宸，而因为谭宸是坐着，所以四岁的球球立刻伸出莲藕般一节一节的肉胳膊，直接抱住了谭宸的脖子，然后又眼巴巴的看着谭亦。

“想让我换地方坐？”谭亦笑着开口。

“嗯嗯。”连忙点头，球球一副我很可爱，我很真诚的小模样，然后想到什么，立刻松开了搂着谭宸脖子的手，从书包了掏啊掏终于掏出一些巧克力，推到了谭亦面前，笑的格外的谄媚。

“哼！”凌皓然看着献宝似的球球，不由没好气的冷哼一声，满脸的不屑，然后又将更加鄙夷的目光看向谭亦，在凌皓然的认知里，球球还小，所以没有骨气，又爱哭这也没有什么，可是这个坏小子分明就是故意想要骗球球的巧克力。

谭亦只是淡淡的扫了一眼，嘴角勾着笑，让教室里其他的小女孩立刻眼睛里冒着星星，比起这些整天喜欢打架的小男孩，比起他们还粗鲁的拽自己的小辫子，在体育课上嘲笑自己太弱的坏孩子们，谭亦优雅的宛若王子，黑色的头发，刘海散落在光洁的额头上，一双眼睛总是带着笑，五官很端正俊朗，而且说话是轻声轻气的，一点都不粗鲁。

球球犹豫的看了一眼谭亦，然后将小书包拉链拉到了底，呼啦一下，将书包里的宝贝都倒了出来，糖果是肯定的，还有一个苹果，一盒牛奶，还有一把玩具器，奥特曼，然后小肥手在桌子上一推，全都推到了谭亦面前。

这就是小小班那个最爱哭的球球吗？不是说有点憨，有点笨吗？四岁的孩子也知道贿赂了？老师无言的看着虽然一脸不舍，最后果断的忍痛割爱的球球，两个老师都是忍住没有笑出声来，否则真担心球球一个伤心，又开始嚎哭起来，而且哭的是昏天暗地，十分钟之后才会停下。

谭亦看着球球真的要哭出来了，而一旁凌皓然那要喷火的几乎要杀了自己的凶狠目光之下，然后优雅的站起身来，对着球球微微一笑，拍了拍他的头，清朗的声音带着孩子的稚嫩，但是却也显得清越悦耳，“我去后面坐，哥哥不吃你的糖果，都收起来。”

球球看着谭亦的目光如同看到了小天使一般，高兴的忙点头，也顾不得收拾桌子上的糖果，谭亦刚离开，球球扑通一下就坐到了椅子上，可是这是大班椅子，球球坐上去之后双脚踩不到地面不说，刚刚好才能趴到桌子上，雀跃的模样让一直忍笑的老师终于笑出声来。

而谭亦如此绅士的举动，让原本还以为谭亦会要糖果欺负球球的一众女孩子立刻都露出了笑容，果真是自己喜欢的王子，这么温柔，这么体贴，而且从来不会欺负小孩子。

“虚伪！”凌皓然不屑的看着谭亦，因为没有其他的空余的座位，所以只能也在谭亦身边坐了下来，只是挑着眉梢，很是轻视的瞪了一眼谭亦，越来越感觉他就是一个奸臣，只有球球那笨蛋还以为他是好人！

“上课不说话才是好孩子。”谭亦笑了起来，然后端正的坐直了身体，这个时候老师已经开始讲课了，而谭亦的声音并不大，可是却能让老师听见，于是谭亦收到了一个赞赏的眼神，而凌皓然就更加愤怒了，砰的一巴掌拍在了桌子上。

“凌皓然小朋友，上课要专心哦。”老师笑的很是温柔，并没有因为凌皓然粗鲁的举动打断了上课而有什么不高兴。

“手不痛吗？”这一次压低了声音，谭亦挑了一下眉梢，然后从书包里拿出自己的书专心的看了起来，而身边被气的凌皓然眼睛里再一次的喷出了火，刚刚拍的太用力，手掌都麻了，可是不等他再次发火，谭亦已经低头看书了，让凌皓然一口气就瘪在了心里，然后烧的自己全身上下都难受，看着谭亦是越来越不顺眼。

幼稚园的生活对于普通孩子还是很有趣的，一般孩子在家里也只能看看动画片，玩玩具，要不就是保姆带着去公园，可是幼稚园里有很多的孩子，一晃一天的时间就过去了。

可是对于谭宸和谭亦而言，这基本属于浪费时间，不过谭宸还是抓紧了一切时间学习，融入到正常人的生活里，而谭亦早就过了学习这些东西的时候，不过他却依旧坚持来幼稚园，一方面也是不放心谭宸，一方面却也是为了在这样的地方经营日后的关系。

“不要，我不要，我要哥哥！”球球撕心裂肺的哭喊声再次在幼稚园里响起，比起早上那没有多少感情的干嚎，这会可是真切的哭，眼泪鼻涕都出来了，小手死死的抱着谭宸的胳膊，“你们是坏人，放开我，我要哥哥！”

知道的都认识球球的爸妈，不知道的还以为这是坏人在抓孩子去卖，而被缠上的谭宸依旧没有多少的表情，只是冷淡淡的看着拽着自己胳膊不撒手的球球，他太弱，谭宸倒也不敢真的动手，怕折断了球球的胳膊，所以最后只能冰冻着一张小脸，任由球球拽着，不说话也没有动作。

裘爸爸和裘妈妈原本的脸面和尊严早就在球球每天入园那十分钟的干嚎声里被败的干干净净的，不过此刻，裘爸爸和裘妈妈对望一眼，面色复杂，这是自己生养的孩子吗？没有被人调换，有必要为了一个才入园的大孩子，从小小班跑到大班不说，这放学了还抓着对方不撒手。

“放手！”因为谭亦今天在教室里帮着老师整理图书区角，所以谭宸是先出来的，此刻看着球球，谭宸也不喜欢吵，所以此刻又皱了一下眉头，虽然脸上看不出什么表情，不过却也是不高兴的。

“哥哥，你不要我了？”球球终于忍住的哭喊，然后用更加可怜的目光看着谭宸，如同被抛弃的胖狗狗一般，红着眼眶，抽噎着，脸上满是泪水，映着肥肥的小脸更加的凄惨，“哥哥，球球最乖了，我保证不会吵哥哥，不会打扰哥哥看书，球球把奥特曼给哥哥，小怪兽也给哥哥，家里还有大轮船，球球也给哥哥，哥哥，你不要不要球球！”

裘爸爸和裘妈妈已经被球球弄的彻底无语了，这么丧权辱国的话正的是家里那个小霸王说的？他的那艘遥控大轮船一直都放在游泳池里开，外人都不给摸一下，就这么大方的送出去了？而且关键是被送的人还是冷着小脸，让裘爸爸和裘妈妈感觉自己宝贝儿子的热脸果真是贴了别人的冷屁股，关键还是一点用处都没有。

“球球，哥哥要回家了，明天上学就和球球玩。”裘爸爸终究心疼儿子，耐着性子哄着。

“我要去哥哥家！”可惜，球球依旧死拽着谭宸不松手，头摇的拨浪鼓一般，“球球要去哥哥家，和哥哥吃饭，和哥

哥睡觉，和哥哥一起上学。”简称三陪。

“球球，不可以这样没有礼貌哦，爷爷和奶奶还在家里等球球，阿姨还烧了球球最爱吃的可乐鸡翅，和妈妈回家好不好？”看到裘爸爸败下阵来，裘妈妈立刻展露温柔的一面，诱哄着自己儿子，虽然家里根本没有可乐鸡翅，球球已经够胖了。

“不要鸡翅，要哥哥，你们回家，我和哥哥回家。”球球依旧摇着头，立场坚定。

童瞳过来时就看见一大群人围着谭宸，四周的家长牵着孩子都露着笑容，而裘爸爸和裘妈妈已经彻底无语了，童瞳不解的走了过来，“谭宸？”

“瞳。”几乎在同时，听到熟悉的声音，谭宸那原本有些不悦的冷酷小脸在瞬间转为了温柔，眼神也温柔了下来，然后终于用力的拉开了球球的手，大步的走向童瞳。

“妈，你来了。”谭亦这边也弄好了，直接背着书包走了过来，安安静静的站到了童瞳的身边。

球球呆愣愣的看着自己的手，似乎还没有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抽噎着，哽咽的抬起头，看着谭宸，然后又看着童瞳，咚咚的迈开了肥肥的小腿，一脸渴望的看着童瞳开口，“妈妈，我们回家！”

刹那，现场所有的家长和老师都愣了片刻之后，然后爆笑出声，裘爸爸和裘妈妈恨不能找一个地洞给钻进去，有这么卖主求荣的儿子吗?

谭亦和谭宸眼神同时一变，然后动作整齐划一的牵住了童瞳的手，对于谭亦而言，逗逗这个可爱的孩子，看着他缠着谭宸可以打发时间，但是绝对不能让其他人来霸占童瞳，而谭宸就更加直接了，冷眼扫过球球，“瞳，回家。”

“抱歉，抱歉，我家球球不懂事。”裘爸爸一把抱起要扑向童瞳的球球，尴尬的笑着，裘妈妈立刻捂住球球的嘴巴，今天丢人丢大了。

“没事，球球很可爱。”童瞳心虚一笑，她已经习惯谭宸和谭亦，虽然这两个也是孩子，可是却格外的聪明，而此刻看着软绵绵的球球，尤其是他那被捂住了嘴巴，泪水滚滚落下的可怜模样，童瞳实在对这种软软的孩子没有办法，总担心自己已一不小心，力量过大造成伤害。

于是童瞳在狠心的别过头，然后牵着两个孩子，脚步加快的离开，谭宸和谭亦自然是愿意，可是球球在终于能呼吸之后，哇的一声哭了起来，扯着嗓子嚎叫着，“妈妈，带我回家，哥哥，我要哥哥，我要妈妈！”

坐上了汽车，童瞳终于松了一口气，眼中带着无比的罪恶，然后看向谭宸和谭亦，“那孩子怎么回事？”

“黏上了谭宸。”谭亦揶揄的笑着，调侃着，可惜谭宸却依旧是面无表情的一张脸，让谭亦都快要打电话问欧阳明是不是真的有面部神经坏死这个病症、

童瞳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肚子，八个多月之后，她是不是也会生出一个这么软的孩子，或许会更加的软，更会哭，然后脑海里浮现出球球那凄厉的哭喊声，童瞳只感觉浑身一个颤抖，她可不可以不要生啊，或者一生出来就想谭宸和谭亦这样可以交流啊。

童瞳表情的变化，让谭宸和谭亦都注意到了，两个人不由的抬起头看向童瞳，而童瞳只是苦巴巴的一笑，“没事，我们去接谭骥炎回家。”

谭骥炎是真的很忙，可是遇到童瞳之后，谭骥炎已经开始越来越准时下班了，而身为谭骥炎的秘书，于靖在知道了蓝家的事情，对谭骥炎和童瞳更是感觉到无比的愧疚，所以在五点半一到，立刻就接下了谭骥炎所有未完成的工作。

当走出大门口，看见停在一旁的车子，透过开启的车窗看见后座的两个孩子和童瞳之后，谭骥炎原本冷峻的脸庞立刻显得柔软了许多，脚步也加快了走了过来。

“前面。”谭宸面色平淡的开口说了一句。

“后座人太多了，副驾驶空着。”谭亦礼貌十足的笑着。

拉开车门的手僵硬着，谭骥炎冷冷的目光看着眼前的谭亦和谭宸，这两个小鬼果真是无时无刻不和自己作对！

“两天！”谭骥炎笔挺的身影站在原地，冷然的出声。

“轮流。”谭亦接过话。

“四天！”谭骥炎不满的挑了一下眉梢，已经让步了。

“成交，今天开始。”谭亦回头看向谭宸，见他点了点头，也知道见好就收。

谭骥炎看着不解的童瞳，抿了一下薄唇，终于关上车门走向副驾驶的座位，从此之后，后座和小瞳坐在一起的机会只有三天，余下四天要坐到副驾驶位置上，而谭宸和谭亦则是每个人轮流两天坐到副驾驶位置上。

童瞳一口雾水看着已经达成交易的三个男人，他们到底在说什么两天三天，可是不容童瞳多想，谭亦已经开始和童瞳说起幼稚园的事情，吸引了童瞳的注意力，让副驾驶的位置上的谭骥炎脸色越来越阴沉，开车的男人只感觉浑身紧绷，精神高度紧张，其实他刚刚也是仔细听了，当然也是根本没有听懂。

谭骥炎是在二十分钟之后接到裘家的电话，裘爸爸和谭骥炎并不太熟悉，但是也认识，毕竟都在北京，都在这个圈子，“骥炎，这个实在是球球从离开幼稚园一路哭回来，哭的快要昏过去了，能不能让谭宸稍微的哄球球两句。”

谭骥炎眉宇皱了一下，回头看向除了面对童瞳稍微有点情绪变化的谭宸，让谭宸去哄孩子，谭骥炎感觉让火星撞地球来的更加容易。

“出什么事了？”童瞳一瞬间紧绷起来，神色陡然之间一变，眼神锐利里迸发出凌厉的寒意，能让谭骥炎脸色变得这么诡异，童瞳担心又发生了什么事情，更担心自己必须离开谭骥炎和两个孩子。

“没事，球球一直在哭，裘家打电话让谭宸哄几句。”谭骥炎声音有点的僵硬，如果说是黏上谭亦了，谭骥炎多少还

有点相信，可是黏上谭宸，谭骥炎目光打量着这个面无表情的孩子，他有什么地方吸引小孩子的。

汽车里出现了暂时的沉默，然后童瞳率先忍不住的笑出声来，谭亦依旧优雅的笑着，谭宸当然还是一副冰山脸，不过隔着手机，倒也能听见电话另一头球球那哭天喊地的声音。

童瞳看了看谭宸，和谭骥炎对望一眼之后，自己拿过电话贴近了耳边，哭喊声凄厉的让童瞳再次抽搐了一下嘴角，这孩子都哭的声音哑了，不是男孩子吗？怎么这么能哭，“球球，那个你不要哭。”

球球愣了一下，然后似乎是听出电话另一头的声音是谭宸的妈妈，小嘴一瘪，哽咽的抽噎，“妈妈，你不要我了。”

童瞳无语的看着手机，自己什么时候又成了这孩子的妈，谭骥炎脸色阴沉，对于童瞳越来越吸引这些小鬼的注意力很是无奈，而手机另一头，裘妈妈已经习惯了，自己养了四年的儿子，刚刚见了别的孩子的妈一面，立刻就转向谭家了，叫其她人妈了。

“球球，明天早上谭宸就会来幼稚园，你就能见到了。”安慰人实在无力，尤其是安慰孩子，童瞳僵硬的挤出一句话来，可是另一头的球球又开始哭了起来。

“手机。”谭宸是不愿意理会的，不过看着童瞳为难的模样，于是接过电话，和谭骥炎一般低低的声音带着简短和利落，“不许哭，明天见！”

然后啪的一声挂了电话，而电话另一头，哭的几乎不能呼吸的球球，一抹脸上的泪水，然后抱着手机兴奋的笑了起来，虽然声音带着沙哑，“哥哥和我说话了，哥哥和我说话了。”

裘家长辈们的对望一眼之后，然后齐刷刷的转过头，有必要让反差效果这么明显吗？他们哄了这么久，从吃的到玩的到用的，只要这个小祖宗不哭，天上的星星都要给摘下来了，结果对方不冷不热的一句不许哭，明天见就立竿见影的让这小祖宗破涕为笑，这到底是谁家养大的娃，胳膊肘有必要拐的那么很吗？

回到别墅，谭骥炎安排的老师已经过来了，一个小时的课程，一个小时的体能训练，而终于可以独霸童瞳的谭骥炎跟进了厨房。

“小瞳，生了这个孩子之后我们不生了。”谭骥炎将手里的文件丢在了一旁的流理台上，从童瞳身后揽住了她的腰，原本谭骥炎是准备童瞳做饭的时候自己处理一些文件，可是看到童瞳，却感觉眼前的文件是格外的碍眼，冷峻的身影自然就缠上了童瞳，将工作丢到了一旁，只等着晚上童瞳睡着了，谭骥炎再起来工作。

“计划生育超标？”童瞳回头瞅着谭骥炎，对上他有些纠结的峻脸，明白的点了点头，甚至还安抚的拍了一下谭骥炎的肩膀，“你不用解释，我明白的，身为副市长你自然要以身作则，不能以权谋私，我们就生这一个。”

自己这一点权利还是有的，否则谭家怎么可能有三个兄弟，不过虽然童瞳理解错误，但是结果一样就可以了，谭骥炎依旧沉默着，只是低头在童瞳的脖子上落下一吻。

“不要，让开一点，热。”童瞳拿起菜刀准备切菜，毕竟如今多了额外的训练，谭宸和谭亦需要多补充一些营养。

谭骥炎不满的看着赶自己的童瞳，自从有了这两个孩子之后，小瞳的心思几乎分了一大半出去了，想到此，谭骥炎峻脸紧绷了起来，身上的气息也显得冰冷下来。

咔嚓咔嚓，多年的训练之下，童瞳自然是刀功一流，所以将土豆丝切的又快又细，丝毫没有察觉到身后谭骥炎因为吃醋而越来越黑的脸。

“啊！”突然耳垂被咬住，童瞳终于从专注的切菜里被拉回了思绪，软软的喊出声来，耳朵立刻充血的红了起来，想要躲避开谭骥炎，可是他的手臂却牢牢的将人给禁锢在了自己的怀抱里，“谭骥炎，不要闹，我还要做饭……你生气了？”

童瞳不解的眨巴着眼睛看着脸色不太好的谭骥炎，疑惑的愣了愣，然后想了想，“你该不会是因为我不愿意多生孩子生气吧？可是这是你提出来的，也是你答应的啊？”

沉默着，谭骥炎并没有开口，只是依旧静静的看着童瞳，紧绷着峻脸，充分表达着自己的不悦。

“那个我不是不喜欢孩子，我只是感觉孩子好像太弱了，我担心带不好，真的，你不要多想，我绝对没有其他意思。”随着自己的解释，童瞳看着谭骥炎的脸越来越黑，不由的叹息一声，都说孕妇情绪不稳，为什么谭骥炎这个准爸爸情绪貌似更加的不稳定。

“谭骥炎，我错了。”童瞳又仔细的想了想，然后这个时候一般都要顺毛的，所以童瞳立刻很没有骨气的直接道歉。

“错哪了？”声音硬绷绷的，听起来就知道谭骥炎是真的不高兴。

童瞳无辜的眨着眼，她是真的不知道自己哪里错了，干瘪的扯了一下嘴角，然后谄媚的看向谭骥炎，自己可不可以问一下到底哪里做错了。

看着童瞳这模样，谭骥炎纵然是一肚子的不高兴也发泄不出来，可是一想到童瞳如今的注意力都在孩子身上，谭骥炎直接的低下头，狠狠的吻住童瞳的唇，然后霸道的进攻，攻城略地，发泄着心头被忽视的不满。

“谭骥炎，晚上，……唔晚上，我要做饭……唔！”多说多错，尤其是在这样的时候，童瞳关心的还是做饭这样的问题，所以谭骥炎峻脸黑的可以刮下一层锅黑，直接将童瞳吻了个昏天暗地。

卧房在楼上，等童瞳回过神来时，只能大口大口的喘息着，半点没有弄明白自己什么时候从厨房到了床上，水蒙蒙着一双眼不解的看着脱下衣服的谭骥炎，然后定格在那纹理分明，饱满结实的胸膛上，童瞳呼吸再次沉重了几分。

谭骥炎衣服脱的很慢，其实一般时候，他绝对都是先脱童瞳的衣服，可是这一次，似乎是故意的，谭骥炎慢慢的脱着自己的衣服，窗户外是暮色西陲，卧房里没有开灯，但也有微黯的光线从窗口照射进来，朦朦胧胧里，似乎一切都安静了，童瞳对上谭骥炎南深邃的黑眸，便感觉自己被吸进看不见底的深潭之中，然后沉沦。

“谭骥炎，你穿衣服，冷。”吞了吞口水，童瞳打死不愿意承认自己如今是一点自制力都没有，可是毕竟从知道有了

孩子之后，加上之前去山西，差不多童瞳和谭骥炎也有半个多月没有亲密，童瞳终于在这一刻发现自己也有色女倾向，尤其是谭骥炎此刻忽然缓缓的扬起薄唇，嘴角勾勒出一抹完美的弧度，凤眸微微的染着笑意和柔情，童瞳只感觉脑子里的一根线啪嗒一下断裂了，这绝对是赤luo裸的男色诱惑。

呼吸chan绵的交织在了一起，谭骥炎大手游移在童瞳因为有了孩子之后，却变得更加，min感的身体上，挑逗着，抚摸着，熟悉这柔ruan而美丽身体的每一处敏gan点，所以谭骥炎知道如何让童瞳意乱情迷的失去理智和思考，虽然这样的确有点不厚道。

“谭骥炎……不行……孩子！”童瞳只感觉自己已经漂浮到了云端，身体的感觉不是她仅仅靠理智就可以压制下来的，尤其是谭骥炎在可以点火之下，童瞳制止住喉咙里那诱人的shen吟声，双手无力的推开谭骥炎的肩膀。

孩子两个字如同一道魔咒，让谭骥炎原本的峻脸再次的黑了下来，然后在童瞳错愕的目光里，狂风暴雨的攻势在一次席卷而来，ai昧的气氛里隐隐的飘散着酸味，谭骥炎绝对不愿意承认自己是真的吃醋了。

不过即使如此，谭骥炎也知道目前童瞳的身体，所以还是采取了最安全的姿势，不管是进入还是之后的运动，都显得格外的温柔，甚至带着磨人的缓慢，折磨着童瞳的理智，也折磨着谭骥炎的耐力。

窗户外的黯淡的光线终于转为了暗黑，谭骥炎只来了一次，虽然远远不能满意，可是却也不敢放肆，只是抱着怀抱里的童瞳，依旧黑着脸，温热的大手轻轻的落在她光滑的后背上，触感极好之下，一下一下的fu摸着。

“谭骥炎，肚子里有孩子！”童瞳双颊酡红，唇也肿的厉害，瞅着谭骥炎，然后忽然想起之前在孕妇指南上看到的笑话，终于笑了起来，小手在谭骥炎的胸膛关上画着圈圈，“这个笑话听过么有，医院里，孕妇剖腹产下一个男孩，护士发现男婴右手一只攥成拳头，很是担心是畸形儿，却听见男婴突然嚣张的大笑起来，摊开手，掌心里一颗避孕药丸，‘想毒死我，没有那么容易！’”

“我以后会做防范。”谭骥炎看了一眼童瞳，然后很是认真，避孕药的几率也不是很准，所以谭骥炎雷厉风行的决定直接将一切可能性扼杀在套子里，然后丢进垃圾桶！

“谭骥炎，你都不笑一下？”童瞳不满的瞪着谭骥炎，手指在他精瘦的腰上掐了一下，“你到底生什么气啊？谭宸和谭亦估计都饿了。”

童瞳话音一落，听到又是孩子，谭骥炎好不容易舒缓的脸色又冷了下来，凤眸紧迫的盯着童瞳，让童瞳只感觉后背一阵发凉，下意识的向着谭骥炎靠近了一些，隐隐的似乎察觉到了什么。

可是不等童瞳再开口求证，卧房的门被推开，谭骥炎之前进来时因为情绪太波动，所以并没有锁门，而此刻，童瞳一愣，咻的一下缩回了谭骥炎的怀抱里，只余下小脸在外面，而谭骥炎同样动作迅速的拉起被子盖住童瞳，不会让她露出丝毫的春光，自己倒是无所谓的坐起身来，凤眸冷沉，峻颜漠然，光裸着精瘦的上半身，神色不悦。

谭亦懂得多，原本去了厨房看到只切了一半的菜，以为童瞳身体不舒服，立刻急切的跑了上来连敲门都忘记了，而此刻一打开门，看了看谭骥炎，又看了看床上鼓起的一团，倒也明白过来，只是想到童瞳如今肚子里有了孩子，看向谭骥炎的目光里多了一份不满。

谭宸对这些自然是不知道，不过闻着卧房里有些诡异的气息，再看着谭骥炎光裸的上半身，谭宸沉默着，然后忽然开口道，“交配？”

一刹那，谭亦那英俊的小脸上笑容纠结住了，谭骥炎凤眸倏地射出寒光，而被子里，童瞳直接一个没有忍住，咬在了谭骥炎的胳膊上，让他胡闹！还有谭宸这是什么思维啊？有必要说的这么直白吗？

“出去！”谭骥炎同样脸色不好，冷酷着嗓音，眼神阴翳，强大的气势倾泻而出，让门口的谭宸和谭亦都忍不住的颤抖了一下身体，隐隐的感觉到呼吸困难。

等到两个孩子都出去了，还关上了门，谭骥炎这才将被子里憋着的童瞳给抱了出来，依旧禁锢在自己的怀抱里，指尖温柔的抚着她泛着红晕的脸颊，“也不怕闷死自己。”

“都是你。”童瞳一想到谭宸那面无表情的一句交配，表情纠结着，不满的瞪了谭骥炎一眼，刚想要继续开口，手机却响了起来，而几乎在同时谭骥炎手机也响了起来，两个人对望一眼各自接起了电话。

“爸，你说谭三哥被内部审查？怎么这么严重？”童瞳正色的开口，表情显得有些的凝重，原本以为黑眼睛被盗，虽然谭景御是复杂监管的，自然也责任，可是也不至于内部审查这么严重。

“军方的事情，国安部目前知道的就这么多。”电话另一头，童啸的声音一如既往的温和，带着长辈的和煦，“你不要太担心，还有谭家在。”

这边等童瞳打完了电话，谭骥炎先一步挂了电话，脸色沉寂着，双臂依旧轻轻的揽着童瞳，沉声的开口，“小御被军方内部审查，暂时卸掉了所有的职务，董福生这一次的案子，资料收集和整理都换人了。”

“对方是有预谋的？”童瞳自然是敏锐，原本以为只是黑眼睛丢失，却弄得内部审查这么严重，而听到谭骥炎的话，童瞳便立刻明白这根本就是一环扣一环的诡计，只怕还有后续陷阱。

凤眸阴霾而冷酷，谭骥炎靠在床头深思着，却依旧记得拉过被子将童瞳盖了个严实，虽然气温升高，却也担心她会受凉，煤城就是一个金库，董福生背后不管有多少人，多少势力，他们此刻的目的却是相同的，那就是董福生不能被定罪，只要董福生无罪释放，自然还能回到煤城，虽然如今煤城段一峰已经开始接手了，可是难保董福生回去之后又会掀起一番风雨。

不过能从小御这边开始下手，只怕还有后招，谭骥炎半阖着黑眸，脑海里开始慢慢的而谨慎的思虑着，不管这件事里白贤和蓝家是不是直接插手，还是董福生背后其他人所为，只怕对谭家都是不利。

而同一时间，黑暗的夜色之中，一座安静的公寓，老小区里，李东来法官刚习惯的站到窗口给养着的蝴蝶兰浇水，突然，对面的公寓楼顶上，杀手冰冷的目光透过瞄准仪瞄准了目光，手指冷酷的扣动了扳机，子弹破空而去，被射中的李东来甚至没有来得及发出一句声音，却已经轰然倒地，手里的小水壶掉在了地上，干净的水慢慢的流淌出来。

而紧随着，此刻，公寓外，“李老，你回来了？”上楼的住户笑着和站在门口的“李东来”打着招呼。

“嗯。”简单的一个字，显得孤僻而疏离，一手拎着菜一手拿着钥匙开门，“李东来”走进公寓，一言一行，甚至脸上的表情，眼神都丝毫没有让任何人感觉到不妥，如同他就是李东来。

“李东来”走进房间，看了看地上一死的李东来，一模一样的脸，让“李东来”阴厉的笑了起来，拉下帘子，然后将尸体拖进了房间，从柜子里找出了一个大的行李包，动作利落的将李东来的尸体装了进去，半点看不出他是一个年老退休的老人，片刻之后，李东来重新走到阳台上，捡起水壶，拉开帘子，继续浇花，一切神不知，鬼不觉。

童瞳是不想动了，谭骥炎将洗过澡的童瞳抱回了床上，这才随意的擦了擦头发，没有忘记楼下还有两个没有吃饭的小鬼还饿着肚子。

“做饭？”谭亦抬起头，两个小时的训练，让谭亦有些的累，靠在沙发上，回头看向谭骥炎，有些的怀疑。

“一起来！”谭骥炎给童瞳做饭还行，给这两个小鬼，谭骥炎冷然的开口，峻挺的身影直接走向厨房，而谭宸和谭亦也起身跟了过去，至于父子三人到底能不能做一顿晚饭出来，卧房里的童瞳啃完了一颗苹果之后，动了动有些倦懒的身体，下楼去厨房观看。

170章 绑架孩子

虽然说之前那一次谭宸和谭亦如同面临大敌一般将两颗洋葱果断的丢进垃圾桶里，可是对于做饭必备的食材之一，所以厨房的篓子里自然还是存放着一些生姜和没有剥去外皮的洋葱。

“炒土豆丝要洋葱丝配着。”谭亦神色平静，然后将一颗灰不溜秋的洋葱放到了谭骥炎面前，随后退到一旁，和谭宸并肩站立着。

谭骥炎是不爱做家务的，厨房里更是油腻腻的，可是和童瞳在一起之后，多少会了一点，熬粥下面条什么的还是勉强可以糊口的，至于洋葱，谭骥炎把玩着，余光扫过一旁的两个孩子，冷然的勾着薄唇，打开水龙楼在盆里放了一些水，然后干净利落在水里剥起了洋葱皮，要让他中招，这两个小鬼真的以为自己连一点常识都不懂。

“辣椒收拾干净。”谭骥炎将洋葱丢在了砧板上，将已经洗好的青辣椒和红辣椒用菜刀直接在中间竖着划了一刀，然后七八个辣椒丢在篓子里给谭宸和谭亦，“辣椒蒂和籽还有里面的囊子都给弄掉。”

谭宸和谭亦也明白谭骥炎不是什么都不懂，只能认命的择起辣椒来，没有洋葱的辛辣，所以不会流眼泪，可是当将辣椒弄好之后，洗了手，谭亦和谭宸这才发现手上火辣辣的痛着，辣椒的辣味似乎都沁入到了皮肤里，大人弄起来还好一点，孩子的皮肤毕竟娇嫩。

而谭宸倒还好，之前在森林里，手有些的粗糙，虽然童瞳一直在给他保养，不过硬皮还没有完全掉，所以就在手丫子处有些的辣，可是谭亦的手却是娇生惯养出来的，此刻火辣辣的难受着，终于明白自己被谭骥炎给算计到了。

片刻之后。

“油锅热了，冒烟了！”谭亦快速的开口，而一旁谭骥炎也随即将葱姜蒜给倒进了锅里，可是水没有沥干，这会水滴一碰到热油，立刻噼里啪啦炸了起来，油珠子飞溅而出。

动作迅速的，一大两小三个男人同时皱着眉头，动作整齐的向后退着，厨房虽然大，可是架不住容纳三个人，于是立刻显得拥挤起来。

“踩到我的脚了！”

“不要碰掉碟子里的菜！”

“锅里冒黑烟了？”

“焦了！”

“加水，油锅要烧着了！”

一碗水倒进了油锅里，谭骥炎有些的狼狈，而身后谭宸和谭亦则更是如此，一个人手里还抱着碟子，上面的土豆丝撒了一些到地上了，谭亦则是拿着锅盖直接当盾牌挡住之前飞溅而出的油珠子。

而此刻锅里一盆水上面漂着黑乎乎的油珠子，被炒焦的洋葱和生姜夹杂在其中，谭骥炎峻脸抽搐了一下，他一个人弄的时候还不至于这么狼狈，可是多了两个小鬼，竟然就成了手忙脚乱。

“还是让哥来吧。”谭亦放下当盾牌的锅盖，看着将锅里的水给倒掉的谭骥炎建议的开口，当然这一次一定要严格注意哥放到菜里的白糖分量。

收拾了一下，重新开始，谭骥炎这会只在一旁提醒谭宸要怎么烧菜，倒也显得冷静很多，而谭宸则是站在了小凳子上，谭亦甚至拿来了围裙给谭宸围在了腰间。

半个小时之后，一碟子洋葱土豆肉丝端在了桌子上，青红的辣椒丝，白白的土豆丝，看起来很是引人食欲，谭骥炎拿了三双筷子过来，一大两小三个男人对望一眼之后，终于同时夹了一筷子放进了嘴巴里，甜！

谭骥炎咀嚼了几口之后，直接回头给吐到了垃圾桶里，而谭宸和谭亦同时放下筷子，然后三个人六双眼睛紧紧的盯着桌子上的土豆丝，为什么卖相这么好，看起来也是色香味俱全，可是吃起来却像是被糖给炒出来的一般。

“下个菜不要加糖！”谭骥炎冷静的开口，虽然他也是很疑惑谭宸的为什么明明只加了小半勺调味的盐，却能将一碟

子炒的像是糖水给泡出来的。

“嗯。”难得的，谭亦也附和的点了点头，似乎这是杜绝菜变甜的唯一办法。

在谭骥炎将锅重新洗好之后，谭宸再次开始下厨，这一次，谭骥炎直接将装了白糖的调味盒给端走了，彻底杜绝谭宸放糖的可能性。

十五分钟之后。

为什么还是甜的？谭骥炎和谭亦都将诡异的目光看向面无表情，然后将嘴巴里的菜给吐出来的谭宸，从头至尾，他们都在盯着，可是谭宸到底是怎么将没有加白糖的菜给炒出甜味来的。

最终，童瞳吃了还是面条，谭骥炎煮的，谭宸煎的荷包蛋，虽然作为晚饭算是粗陋了一点，可是终究可以入口了，能填饱肚子。

吃过饭，谭骥炎自然包下了洗碗的工作，童瞳带着两个孩子上楼，他们洗了澡就习惯的看书，童瞳也没有离开，安静的坐在一旁陪着，在特别行动组的时候，童瞳从来没有想过会有这样的一天，在如此安静的夜晚，就这么看着两个孩子看书，谭骥炎在楼下洗碗，一切真实而安静的让童瞳几乎无法想象。

因为晚饭吃的迟了一些，所以在谭宸和谭亦看了半个小时书之后，童瞳过来关了灯，给谭亦盖好了被子，低头在他的额头上落下一吻。

“晚安。”在外人面前，妈咪两个字很容易说出口，可是面对童瞳时，却怎么也无法说出来，谭亦犹豫了一下，终究还是闭上了眼睛。

谭宸安静的跟在童瞳后面去隔壁的客房睡觉，除了黏着童瞳，和她一起睡过之外，不管是谭亦，还是谭宸，当然也包括谭骥炎，都是不习惯和其他人睡一起的，所以谭宸和谭亦也都分开睡了。

“瞳。”谭宸总还是那一张没有什么表情变化的脸，酷酷的，木木的，倒真的有几分小冰山的趋势，可是面对童瞳时，谭宸的眼神总是柔软下来，带着眷恋。

“晚安。”回给谭宸一个温柔的笑，童瞳同样在他的眉心落下一个晚安吻，这才关了灯，放开了步子离开了谭宸的房间走向自己的卧房。

谭骥炎此刻坐在房间的椅子上，手里拿着烟，但是并没有点燃，只是习惯在有些烦躁的时候拿着烟，若是以前，谭骥炎或许也会抽上一根，可是童瞳有了孩子，谭骥炎自然也就戒了。

“还是因为董福生的事情？”童瞳倒很少看到谭骥炎会有这样沉思而严肃的脸，不由的走了过来，站到椅子后面给谭骥炎揉着太阳穴。

“嗯，我有些担心李老那边会出问题。”谭骥炎沉声的应下，董福生这个案子，原本就是关系错综复杂，没有直接的证据，而上面也有不少人在保董福生，毕竟猫儿山矿难和董福生也没有直接的关系，所以要怎么判，都在李东来手里，而谭景御突然被军方内部审查，搜集的资料和证据转由其他人接手，谭骥炎就有些不放心了。

“明天幼稚园是六一节的汇演预演，你没有时间过来了？”童瞳还是想不来这些复杂的关系和问题，以前她经手的很多这样的案子，明知道对方不是好人，可是又没有直接的证据之下，童瞳接到的命令都是直接灭口，一般都是安排成天衣无缝的意外死亡，如果可能，童瞳倒真的原意再做一次，也省的谭骥炎为了一个不相关的人这么烦躁。

“我尽量抽时间过来。”谭骥炎想了一下，却也不能肯定有时间，毕竟需要做的工作太多，而且董福生的案子还卡在了这里。

谭骥炎拉下给自己按摩的小手，回头看向身后的童瞳，“你先睡，我这里还有几份文件需要看一下。”

“嗯。”童瞳点了点头，虽然答应下来了，但是却没有直接离开，只是目光认真的盯着谭骥炎，让谭骥炎不由感觉到心头一暖，知道这孩子在心疼自己。

“能者多劳，谭骥炎，能力太强果真不是好事，要懂得藏拙啊，现在后悔太迟了吧。”可惜谭骥炎的感动还没有持续到三秒钟，童瞳却一脸惋惜的摇着头，甚至还幸灾乐祸的拍了拍谭骥炎的肩膀，然后咚咚的跑到了床上，倒在柔软的被子里滚了滚，寻了个最舒服的姿势，闭上眼安心睡觉，毕竟比起还要劳心劳力的谭骥炎，童瞳感觉自己太幸福了。

想要这孩子说几句暖心窝的话估计是不太可能！谭骥炎峻脸微微的抽搐了一下，然后认命的拿起文件专注的看了起来，偶然抬起头，看向床上已经睡着的童瞳，便感觉这样的辛苦却也是值得。

—分割线—

因为早上谭骥炎没有时间，所以是童瞳和暗中看守他的四个保镖送谭宸和谭亦去幼稚园的，而今天每一个来幼稚园的家长都感觉有些的奇怪，然后终于发现每天都固定站在操场扯着嗓子干嚎的小男孩不见了。

童瞳还没有下车就透过车窗看到站在幼稚园大门口，拖着小书包左顾右盼的球球，一想到昨天这孩子那哭喊的架势，童瞳立刻有些的后怕，然后无比崇拜的看向谭宸，也不知道谭宸是怎么吸引上这孩子黏着他的。

谭亦目光染笑的看了一眼外面等候的球球，然后笑着对童瞳开口，“我和哥自己下去就行。”谭亦绝对不会那么傻的再多出一个人来和自己抢妈咪。

而谭宸虽然还是没有什么表情，不过倒也是点了点头同意了，毕竟他也不喜欢外人来缠着童瞳，尤其谭宸敏锐的感觉童瞳一看到球球就表情不太对劲。

“哥哥，球球在这里。”终于在看到等了两个多小时之后等到的谭宸，球球眼睛一亮，然后蹭蹭的迈开肥腿跑了过去，直奔目标而去。

五点那！五点就被这个平常总是赖在床上，打死都不愿意起床上幼稚园的孩子给吵醒的裘家众人，此刻有的打着哈

欠，有的揉着眼睛，五点被吵醒的时候天还是黑的，球球却依旧开始吵着要上幼稚园，裘家人好话歹话说遍了之后，终于在六点半天微微亮，不得不开车送童瞳来幼稚园，然后一直等啊等，终于在两个多小时之后等到了目标出现。

谭宸眉头下意识的皱了一下，虽然今天的球球没有再那样发出刺耳的哭声，可是对于这个突然多出来的孩子，谭宸根本不会理会，所以脚步不乱，在球球跑过来的时候，身影快速的一闪，然后依旧迈着步子向着幼稚园大门口走了过去。

球球呆呆的站在原地，睁大一双乌黑的眼睛瞅了瞅，眼前的哥哥怎么咻的一下不见了，球球还没有反应过来，然后想要回头询问家人，这才发现六岁的谭宸已经挺直着清瘦的身影走向了幼稚园的大门口。

球球被哥哥抛弃了？这是一个高深的问题，球球缓缓的转过身，看着只留了个背影给自己的谭宸，小嘴巴扁了扁，然后哇的一声痛哭起来，泪水肆虐的流淌下来，然后再次的迈开步子跑了起来，边跑边哭，“哥哥，等等球球，等等球球。”

裘家人心疼不已的看着又哭起来的球球，这可是整个裘家放在心尖上的宝贝，结果早上五点就起来，这对一个能一天睡二十个小时的球球而言是多么困难的事情，好不容易等了两个多小时，结果又哭了，裘家人看向谭宸的目光不由的带着几分不高兴，当然这只是单纯的因为心疼自家孩子。

“我哥如果不高兴了，不喜欢的人绝对无法近身他一米之内。”谭亦也背着小书包，今天穿了蓝色的背带裤，白色长袖t恤，英俊俊朗的小脸，看起来格外的优雅高贵，然后淡淡的笑着，目光扫过裘家人，似乎只是在自言自语一般。

威胁！裘家众人愣了一下，然后不敢相信的看着眼前这个一米多一点的孩子，他这分明就是赤luo裸的威胁，可是看着哭着如同小尾巴一般黏上的球球，裘家人叹息一声，果真不能得罪啊，得罪了最后可怜的还是自家球球。

“一大早就笑的这么阴险！”凌皓然也背着书包走了过来，阳光之下，看着谭亦白皙清瘦的脸上露出的笑容，凌皓然就感觉到不舒坦，看起来格外的刺眼。

“你喜欢我？”谭亦回头一笑，比起刚刚面对裘家人，笑的更加的明艳，他原本五官就峻朗，酷似谭骥炎，只是谭骥炎天生寒着峻脸，显得威严，可是这五官站在谭亦脸上没有了那份冷傲，再加上他的笑，便显得三分优雅，三分俊朗，三分的邪魅，余下一分晦暗莫测。

“谁喜欢你啊？”凌皓然气呼呼的绷着脸，不满的瞪着谭亦，还没有见过这么厚脸皮的人！

“那你一来盯着我的脸，注意到我在笑是为了什么？”谭亦偏着头，活脱脱一个可爱的六岁小男孩，甚至还对凌皓然眨了眨眼睛，似乎再说狡辩就是肯定。

可惜在凌皓然再次炸毛，想要奋起反驳时，谭亦却已经买开步子向着大门口走了过去，丢下站在一旁气的浑身发抖，然后拔腿追上去的凌皓然。

童瞳坐在车子里看着先后走进去的谭宸和谭亦，虽然谭宸还是面无表情，谭亦也还是笑的有点阴险，不过童瞳却也放下心来，这两个孩子终于融入了正常孩子的生活里。

下午是幼稚园的六一活动预演，所以童瞳也不想回到别墅，然后再过车回来观看，直接就让看守的人将车子开向童啸那里，准备待到下午直接过去。

童瞳接到蓝媛的电话时离下午幼稚园的预演还有一个小时，突然的，心头抽痛了起来，隐隐的有着不安的感觉，似乎要失去什么，让童瞳脸色苍白一变之后，却又在瞬间冷静下来。

“童瞳，你知道吗？其实你很无辜，孩子也很无辜，可惜啊，他们是谭家的人，所以注定了要成为牺牲品！”蓝媛的声音通过手机传了过来，能拿到童瞳身边国安部特工的手机号码，足可以说明蓝家还是有些实力的。

童瞳心头的弦在瞬间断了，砰的一声挂了手机，身体已经宛若离弦的利箭向着门外冲了出去，童啸还没有来得及反应，就听见童瞳的声音远远地传了过来，幼稚园三个字让童啸立刻明白有人要对两个孩子动手。

脸色阴冷的有些骇人，童瞳的车开的很快，油门加到了最大，这个时候，童瞳已经没有时间去拨幼稚园的电话，她相信爸爸会处理好，汽车呼啸着，带着风驰电掣的速度狂飙在车流之中，紧随其后而来的四个男人也上了车，可是十分钟之后就被童瞳远远的给甩开了，这才惊觉童瞳的车技竟然如此之好。

因为演出的地点不在幼稚园里，所以此刻幼稚园的大门口停了五辆大巴车，孩子们虽然排着队伍，可是依旧是熙熙攘攘的吵闹，谭宸身边依旧跟着凑上的球球，谭亦站在谭宸身后，身边还是跟着看他不顺眼的凌皓然。

大一班的老师站在队伍两旁，让孩子一个接着一个去大巴车上，当幼稚园接到电话，不动声色的过来时，变故在瞬间发生了。

“师傅，你做什么，夹到孩子了？”大一班老师尖声的叫了起来，心疼的抱住刚上车上到一半突然被关闭的车门给夹的痛哭的孩子，不停的安抚着，而此刻大巴车里的司机露出诡异而变态的笑容，然后突然发动了汽车，汽车立刻风一般冲向了不远处的马路，突然的开车，让四周的孩子和家长都惊吓到一愣，可是大巴司机却已经加大了油门，事情发生的太快，等大人们反应过来时，大巴车已经没有了踪影。

谭宸习惯坐到了最后面一排，所以谭亦自然也是坐到了后面，球球和凌皓然当然也是跟了过去，所以当大巴车突然这样急速的开动的时候，前排一个六岁的扎着两个小辫子的女孩一个不稳摔在了地上。

“叔叔，你是怎么开车的？要遵守交通规则！”孩子身体软，所以即使摔了，刚刚也不是很痛，只是被吓倒了，小女孩站直了身体，扶着一旁驾驶位的座椅，疾言厉色的对着司机开口，看得出在家里也是一个小大人，所以倒也显得一板一眼的可爱。

大巴车依旧快速的开着，司机如同没有听到小女孩的问话，沉默着，小女孩和车上其他的孩子也从刚刚突然的发车

变故里慢慢的反应过来，这才发现大一班的老师并没有跟过来。

“叔叔，你停车，我们老师还没有上车！”小女孩是大一班的班长，平日里比一般孩子懂事，也知道配合老师，此刻皱着眉头盯着司机，隐隐的，感觉这个司机叔叔有些的吓人，他虽然在笑，可是在小女孩看来笑的很是不舒服，如同被什么毒舌给盯住了一般。

“对，我们老师没有上车！”其他孩子也发现了，立刻叫嚷了起来。

“快停车，快停车！”男孩子更加勇敢一些，小女孩只敢坐在位置上叫喊，男孩子却已经从座位上站了起来，走到了司机身边，“快停车，我们要下车等老师上来！”

“不许叫，谁再叫我杀了谁！”突然，开车的司机腾出了一只手，然后掏出了一把明亮的匕首，阴森的笑着，对着几个叫嚷的男孩子晃动了手里的利刃。

此刻，几个孩子都吓傻了，孩子虽然小，可是正因为单纯所以对危险的感触更加的敏锐，此刻，他们都不由的苍白了小脸，感觉到了司机那话语的里阴狠，而那白森森的匕首更是让几个孩子感觉到危险和害怕。

“你是坏人！快停车，否则我们就要打110喊警察叔叔了！”身为班长的小女孩想起平日里老师的教导，此刻虽然害怕的苍白了脸，却依旧勇敢的走上前来。

大巴司机转过头来，看了看白嫩的小女孩，忽然阴森的笑了起来，然后猛的一脚踩在刹车上，几个离开座位的孩子都摔成了一团，而最前面的小女孩直接摔到了司机身边。

鲜血飞溅而出，带着喷涌的状态，司机阴森的冷笑着，眼神狰狞而变态，手里的匕首疯狂的在小女孩的胸口扎了下去，拔出来，再次扎了下去，带出殷红的鲜血来。

小女孩甚至还没有来得及喊叫，因为匕首是扎在胸口上，正中心脏，所以她为了预演而穿上的白色公主裙上此刻沾满了怵目惊心的鲜血，睁大着一双美丽的眼睛，身体抽搐了几下，彻底断了呼吸。

汽车里其他孩子都惊恐的叫着，然后在司机暴怒的喝斥声里，和那殷红着滴着鲜血的匕首之下，都被吓坏了，一个个瑟缩成了一团呆呆的坐在自己的座位上，而一旁过道上是小女孩死不瞑目，和汩汩流淌着鲜血的温热尸体。

后座上，谭宸表情不由自主的沉了下来，一手捂住了球球的嘴巴，而被吓得呆傻的球球一下子抱住了谭宸，小小的身体不停的颤抖着，泪水不断的滚落下来，被谭宸的衣服给吸了干净，而谭宸看了看前面的小女孩的尸体，然后终于又伸过手抱住了球球。

凌皓然也是被吓傻了，虽然在幼稚园里，他可是头子，身后跟着一批小跟班，在军队里，他也是佼佼者，当然是在一群小罗头面前，可是凌皓然还是第一次看到死人，死的还是大一班的班长，凌皓然在震惊之后，苍白着脸，猛然的想要站起身来，可是胳膊却被一旁的谭亦给牢牢的抓住了。

凌皓然愤怒了，他是在军区长大的，自然也有一股血性，虽然如今只有六岁，可是从三岁就开始接受军队的洗礼，凌皓然比起其他孩子更是勇敢一点。

“想死你就去！”谭亦的声音压的很低，有些冰凉的手用力的抓住了凌皓然的手，虽然也是六岁，可是谭亦在蓝家接受的可不仅仅是一个孩子该接受的训练，虽然没有见过杀人，可是杀害一些小动物，谭亦自己也做过，所以此刻倒和谭宸一样的冷静。

凌皓然紧绷的身体僵硬的停留在座位上，想要冲出去，可是凌皓然也知道自己绝对不是一个大人的对手，可是这样的愤怒充斥在心头，让凌皓然看着谭亦更加的不顺眼，只感觉谭亦又狡猾又怕死！

童瞳车子开到一半就收到了童啸的消息，立刻调转了车头，直奔大巴车的方向狂奔而去，车子里有三十多个孩子，所以当童瞳的车子第一时间追上的时候，却也只能不远不近的跟在大巴车的后面，她手里没有枪，而且大巴车在高速行驶，童瞳就算有枪能一枪击毙司机，却也不敢行动，担心会因此引发车祸。

大巴车一路向着郊外的方向开了过去，终于在一片荒芜的一个废弃的牛奶厂停了下来，这里很是荒芜，没有任何的遮挡，所以童瞳担心被司机发现，从而伤到孩子，也只能远远的停了车，然后步行过来。

大巴车停在了一旁，车子里的孩子在司机阴狠嗜血的目光里，只能下车都被带进了奶牛厂的仓库，大铁门哐当一声锁了下来，突然的昏暗的地方，孩子们再次发出了惊恐的哭喊声，可是在司机那血淋淋的刀子之下，却也本能的害怕了，不敢大哭大叫。

“你抓我们做……”凌皓然是在下车的时候甩开了谭亦的手，看着司机手里那滴血的匕首，终于还是愤怒的走上前来。

“老子的事情需要你这个小野种质问？”男人暴戾的冷笑着，一脚踹向凌皓然，将他直接踢倒在地，其他孩子都惊恐的一叫，快速的躲到了一旁，只余下被踢倒在地痛苦的凌皓然，和拿着匕首的司机。

“小野种，你和你妈那个贱人一样，都是野种，下贱，老子对你们不好吗？骗光了老子的钱，还让那个奸夫毒打老子，找那些基佬强老子，现在，你怕了吧？老子已经杀了那贱女人，现在就轮到你这个小野种了！”司机怒骂着，情绪已经失控，暴怒着脸，一双眼睁的很大，眼珠子似乎都要瞪了出来，手里的匕首上还干涸的血迹，阴森的宛若恶魔一般，一步一步向着凌皓然走了过来。

胸口被踩住了，凌皓然再如何训练过，只是一个六岁的孩子，绝对不是一个疯子一般变态男人的对手，而此刻，凌皓然虽然硬气的没有喊痛，可是对上司机狰狞的脸，那高举的匕首带着血腥味，似乎就要向着自己胸口扎下来，凌皓然还是苍白了脸，真的害怕了。

“你要是杀人，我们就一起逃，看你能杀得了几个？”就在所有孩子屏息的不敢出声，连哭声都停止的时候，谭亦突然的开口，声音不大，但是吐字清楚，静静的抬起头，脸上还是带着一抹笑，似乎面对的不是穷凶极恶，已经心理变态

的凶手。

司机倒是一愣，回过头来，凶狠的目光诡异而血腥的看向谭亦，思绪似乎有一瞬间的清醒，看了看四周吓的瑟瑟发抖的孩子，然后诡谲的笑了起来，“你们不准跑！放心，等我让电视台找来了那个奸夫，杀了那个奸夫，你们就安全了！”

之所以绑架这么多孩子，是因为司机口中的奸夫是大公司的经理，身边都带着保镖，而杀了自己老婆和孩子之后，司机已经被警方通缉了，他根本不可能去杀掉奸夫，所以在有心人的指点之下就想到了这个好办法，当然，为了这个，他连房子都卖了，不过无所谓了，杀了那个奸夫，他就会去坐牢，要房子做什么。

童瞳过来时，大巴车上有着斑驳的血迹，当看到那个被杀的小女孩时，童瞳眼神一点一点的阴狠下来，原本清澈的黑眸里慢慢的凝聚起血腥的光芒。

关押孩子的仓库只有一个大铁门，窗户都是没有，而此刻铁门应该是从里面给锁住了，所以童瞳倒也不担心被发现自己的踪迹，于是慢慢的靠近了门口，仔细一看，却在地面上发现了隐藏的电线，童瞳低下头，小心的用手拂开地上的土，这才发现竟然是延伸到仓库里的，电线绕着仓库一圈，童瞳压抑下心头的情绪，再次小心翼翼的检查着。

而跟着童瞳的四个男人也赶了过来，两个人跟在童瞳身边，两个人去检查了电线，回来时，脸色沉重，低声的开口，“应该是炸弹，爆炸装置都在仓库里，只是不知道是远程遥控的，还是定时炸弹。”

特警来的很快，国安部甚至出动了狙击手过来，关曜更是第一时间接手了案子，这一车子可对关曜而言只是孩子，可是对很多人而言，这可不是普通的孩子，他们的家境身份都是极其显赫，如果出了事后果不堪想象。

“蓝家要报复谭骥炎，那么不仅仅是要炸死孩子，蓝媛打电话给我，也应该是想要炸死我，所以这应该不是定时炸弹，毕竟，蓝媛也不能肯定司机什么时候能挟持孩子进仓库，时间上把握不准，应该是远程遥控的炸弹。”童瞳此刻很是冷静，精致的面容，眼神清澈的如同一弯溪水一般，甚至能像是专业人士一般直接而果断的分析现场，完全看不出她的两个孩子还在仓库里。

“的确，这一路上的风险太多，确实不能保证时间的准确度，立刻屏蔽这一区的信号。”关曜点了点头，温和的脸上此刻表情很是冷沉而肃杀，命令着身后的部下立刻行动。

“头，谈判专家还有十分钟就能过来了。”有一个警察快速的过来，低声的对着关曜汇报着。

童瞳此刻站在大巴车的门前看着被杀死的小女孩，胸口有三刀，都是穿透了身体，直达心脏，童瞳落在身侧的手攥紧成了拳头，这一刻，童瞳真的恨自己没有去美国，没有杀了蓝家兄妹！

“司机手段血腥而残忍，他能杀了这个孩子，就说明他根本不将这些孩子当成人，而是当成了工具，如果工具反抗了，所以他就采取了惩罚，司机已经情绪失控了，他此刻是冷血残忍的刽子手，是不可能答应谈判的，甚至可能因此激怒他，再次杀掉一个孩子来让自己控制整个局面。”

童瞳转过头看向眼前关押了孩子的仓库，只有一扇大铁门，一旦想要破门而入，只会让里面的孩子更加的危险，有蓝家的帮忙，童瞳不确定仓库里有没有杀伤性的武器，所以无法知道仓库里面的情况，就不能尽兴营救。

“先将弯曲内窥镜送进仓库里，查看仓库里的情况。”关曜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安抚的拍了拍童瞳的肩膀，随着他的话音落下，一旁已经有警察从警车里拿出可弯曲的探头内窥镜，然后寻找到了一个角落，动作轻缓的开始工作。

手机铃声再次响起，一旁的之前看守童瞳的男人看了一眼号码，然后将手机递给了童瞳，手机另一头依旧是蓝媛得意的大笑声，“童瞳，即使你屏蔽了信号，可是里面还有一个丧心病狂，已经杀了自己老婆和孩子的变态疯子，你说他会不会立刻就杀了谭亦和谭宸呢？知道什么是疯子吗？那就是不知道害怕，不会被利诱，只会要杀人的人！”

“蓝媛，你转告蓝绍庭，还没有人能威胁过我，之前看守所那些人，还有日本那些杀手，记得吗？我是如何亲手杀了他们，同样的，我也会亲手解决你们！”童瞳一字一字的开口，声音轻缓至极，如同只是在聊天一般，然后不等电话另一头的蓝媛继续叫嚣，却直接挂了手机，关机，然后扣掉了地板，手用力的攥紧，咔嚓一声，手机后盖被拧碎。

“外面的警察听着，将电视台的人找来，将王山那个乌龟王八蛋找过来，我给你们半个小时，然后每隔五分钟我就杀掉一个孩子！”隔着仓库，司机拿着扩音喇叭喊了起来，声音甚至带着激动和兴奋，整个人都处于癫狂的状态，“记得，你们只有半个小时，时间一到，我就杀了这些官二代富二代，让你们长大了抢男霸女，猪狗不如！”

听着那越来越难听的辱骂声，关曜脸色再次阴沉了几分，这个司机和小瞳判断的不错，整个人已经失控了，他杀孩子就如同碾死一个蚂蚁一般，根本不会有什么良心。

“头，可以看到仓库里的情况了。”不远处的警察打了个手势，而这一边的显示屏上，随着内窥镜的转动，仓库里模糊的画面慢慢的浮现在了众人的视线里，孩子们散落的窝在角落里坐着，司机丢下了喇叭，一手拿着干涸着血迹的匕首，一手拿着枪，而万幸的是没有其他孩子受伤或者死亡。

童瞳看见画面里的谭宸和谭亦，那一直看似冷静的人在这一刻几乎控制不住眼中的泪水，可是童瞳还是压抑下了所有的情绪，冷静的看着仓库的布局，一旁司机的身边有一个箱子，因为有些高，所以内窥镜看不到箱子里装了什么，可是童瞳几乎可以判断只怕箱子里还有蓝家准备的武器在，如果贸然冲进去，铁门距离孩子距离有十米，太远了，足可以让司机打光枪里的子弹，造成孩子的死亡。

171章 小瞳出手

这边将拍摄的摄像机拿过来时，谭骥炎已经过来了，夕阳的光芒之下，打开车门，冷傲的身影带着慑人的寒意走下车，不发一言的抿着薄唇，凤眸锐利，给人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

“我进去。”童瞳和关曜争辩着，不是她不放心警察冒充电视台的记者进去，而是比起警察，童瞳更相信自己。

“不行，太危险！而且谭宸和谭亦在里面，他们还是孩子，如果突然看见你，叫出声来，里面的歹徒肯定会立刻发现，到时候就危险了。”更不用说小瞳肚子里还有一个孩子，所以面对仓库里面已经泯灭了人性的歹徒，关曜即使知道童瞳的身手比一般的女警察好太多，也不可能让童瞳混进去。

“既然是蓝家有意找来的疯子，即使真的满足了他的条件，他也可能会杀掉孩子。”童瞳眼神平静里是前所未有的坚持，就这么静静的抬起头看着关曜，精致如画的面容在夕阳金色的光芒之下泛着清寒和强势，让关曜竟然有种无法拒绝的震慑。

“小瞳。”就在童瞳和关曜焦灼不下里，谭骥炎冷沉的声音打断了他们之间的对话，笔挺的身影也同时走了过来，温暖而宽大的手握住了童瞳一直攥紧成拳头的小手，慢慢的掰开了她的手指，然后五指相扣亲密的握紧。

关曜一看到谭骥炎不由的松了一口气，立刻大致的将情况说了一下，“让一个女警充当记者，另一个警察扛着摄像机进去，仓库里只有一个歹徒，只要制服了他就可以了。”

“谭骥炎，我要进去。”童瞳转过目光看向铁门紧闭的仓库，声音很是平静，甚至让人都无法相信里面有危险的还有谭宸和谭亦。

童瞳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么冷静，或许是这么多年的训练还是有效果的，所以她依旧能保持着理智和镇静，或许是这一幕和当年她和妈妈被抓走之后是有些的相似，童瞳不知道要怎么当一个合格的妈妈，可是在有危险的时候，她知道两个孩子最希望的是看到自己去救他们。

谭骥炎没有开口，只是握着童瞳的手用力的收紧了几分，半晌之后，点了点头，“不许受伤。”

关曜错愕的愣住，不敢相信的看向开口的谭骥炎，还是他熟悉的那一张冷峻的脸庞，微微的眯着凤眸，脸部线条有些的紧绷，让关曜知道谭骥炎并不如他表现的这样冷静，可是却也没有想到他竟然会答应童瞳进去。

仓库里的歹徒已经疯狂了，甚至可以说没有了人性，没有人知道他下一步会做出什么变态的事情来，所以为了不刺激歹徒，让女人和一个没有任何杀伤力的男警察扮成记者的模样进去仓库是最安全的一种办法，最好能将歹徒引诱离开孩子身边，然后一举将他制服。

童瞳和一个男警察已经靠近了铁门边，敲了敲，仓库里歹徒的声音小心而谨慎的传了过来，“你们是谁，电视台的人吗？”

随着歹徒的问话，站在铁门边的童瞳和男警察还听见了女孩子小声的呜咽声，看来歹徒即使疯狂的失去了人性，却也知道将一个孩子当成人质来开门。

谭骥炎目送着童瞳和男警察走进了仓库，然后大铁门再一次的关上，一动不动的站在原地，宛若冷峻的雕塑，谭骥炎知道童瞳的身手，知道她曾经在更多危险的任务里出生入死过，也知道她会平安的回来，可是就这么无能为力的看着童瞳走进危险里，让谭骥炎猛然的攥紧了拳头，神色阴霾，原来他做的远远还不够，还是无法好好的保护小瞳。

仓库里开了灯，却也显得黑暗，孩子都蜷缩的坐在地上，立刻，谭宸和谭亦看到童瞳的一刹那，都是震惊的几乎要站起身来，而球球更是如此，原本就害怕的哭的差一点晕了过去，扒拉着谭宸的胳膊不曾松手，而看到童瞳的那一刻，疑惑的眨了眨眼睛，然后突然又看见一旁退过来的歹徒，和他手里那干涸着血迹，正对着小女孩脖子处的利刃，立刻叫了起来，沙哑的声音，颤抖着带着哭腔，“妈妈。”

刹那，跟随童瞳的男警察神经在瞬间紧绷，而通过童瞳和男警察身上的装备听到声音的关曜等人错愕的愣住，同样戒备起来，特警甚至准备着等待命令冲进仓库，或许此刻唯一冷静的人就只要谭骥炎。

“你是警察？”球球的一声妈妈，让歹徒厉声的吼了起来，“你们不是电视台的人，你们以为我不敢杀人吗？老子今天就杀给你们看！看那个奸夫也知道老子不是好惹的！”

男警察心惊肉跳着，呼吸都几乎要停止了，而眼前被挟持的小女孩已经从呜咽的哭声转为了撕心裂肺的痛哭，尖锐的匕首抵着她白嫩的脖子，此刻已经微微的有血丝流淌下来。

“我是球球的妈妈，我也是电视台的记者。”童瞳的声音几乎有些的颤抖，精致如画的面容也在瞬间转为了担心孩子的母亲，清和的嗓音带着安抚人心的力量，“你想对观众说什么，现在就可以开始了！”

歹徒眯着眼睛看着童瞳，抓着小女孩的手更加的用力，似乎并不确定童瞳的话到底有几分真几分假，童瞳原本是想要抓活口的，这样才可以查到蓝家，给蓝家定罪，可是这一刻，童瞳忽然就想要安全的将谭宸和谭亦，还有这些已经被吓到的孩子安全的带出去。

“谭骥炎，我不留活口了。”童瞳轻柔的开口，莫名其妙的话，让一旁的男警察一愣，挟持着小女孩的歹徒也是一愣，他刚刚还在想童瞳到底是警察还是电视台的记者，可是此刻，听到童瞳这么突然的一句，习惯的抬头看了过去。

而这一瞬间，对童瞳而言足够了，毕竟眼前的歹徒不是真正的经受过训练的歹徒，他即使知道用小女孩当人质，可是他抬头的那一瞬间，童瞳手从腰间掠过，速度极快，然后瞄准射击，子弹破空而出，向着歹徒的眉心射了过去。

还在哭喊的小女孩突然感觉到眼前一花，却已经被搂进一个温暖的怀抱里，而中枪倒下，死不瞑目的歹徒尸体在同时被飞掠过来的童瞳一脚踢倒了仓库的角落里，不想让这些孩子看见这样血腥的一幕。

太快，结束的太快，从童瞳那一句不留活口开始，外面的警察包括关曜都没有反应过来童瞳要做什么，歹徒却已经被童瞳一枪射中眉心击毙，若是其他警察来做，这也是非常冒险的，毕竟即使对自己的枪法再有信心，可是这样开枪，如果失手的话，肯定会激怒歹徒，他一旦失控，受伤的将是这些孩子。

可是谁也没有想到童瞳会这么大胆，可是看着刚刚监控画面里童瞳那样精准的枪法，那平静的脸，没有任何感情的

眼睛，拔枪，举枪，射击，冷静的宛若冰冷的机械，众人只听到枪声，而中枪的歹徒尸体却已经被踢到了一旁。

愣了半晌之后，仓库里的男警察这才猛然的回过神来，然后快速的跑到一旁监察歹徒的尸体，的确是死不瞑目，歹徒的脸上还保留着死前的表情，或许他曾想着利用电视台，让所有的人都记住他，或许他也想着如何找那个奸夫报仇雪恨，一雪前耻，可是这一切就在那样几秒的时间里结束了，快的让人几乎无法反应，眉心中枪，必死无疑，这样的陌生的环境，面对一个挟持着小女孩的歹徒，如此精准的枪法，男警察表情有些的骇然，怔愣了一会之后，才呆呆的开口，“头，歹徒被击毙了。”

如果当年，如果那个时候自己也有这样的身手，妈妈会不会就能安全的被救，童瞳放下怀抱里哭的抽噎的小女孩，冷然的神色里划过深深的痛，那个时候，她却是如此的无助，只能看着那些歹徒将妈妈残忍的折磨致死。

谭宸和谭亦跑了过来，一左一右的抱住了童瞳，而被丢下的球球，哇的一声又哭了起来，拉着童瞳的胳膊不撒手，浑然不知道自己刚刚那一句妈妈，差一点害死了所有人。

警察进了仓库，安抚着惊吓到的孩子，余光扫过童瞳的时候总有些的心惊胆颤，那样的枪法，那样利落的杀人动作，这是训练了多少年才会形成的，警察即使开枪射杀了歹徒之后，都会接受一段时间的心理治疗，毕竟警察也是人，也会有心理障碍，甚至很多小地方的警察，一辈子除了在训练场之外，都没有真正的开枪射杀过歹徒，而童瞳那样快的速度，真的只是眼前一花，便已经完成了一些列的动作，这让多少知道谭骥炎和童瞳之间关系的人，才在猛然间醒悟，谭副市长喜欢的人又怎么可能只是一个普通的女孩。

“这就是球球？”谭骥炎说的有点咬牙切齿，谭宸和谭亦在惊吓之后，已经冷静下来了，可是此刻，那个窝在童瞳怀抱里抱着她的脖子，哭的歇斯底里的小男孩到底从哪里冒出来的！

关曜原本是全权负责这一次的营救，可是如此众多的警察过来了，甚至连狙击手也都来了，可是关曜突然有种猜想，如果当时童瞳在幼稚园，估计这个歹徒绝对不可能成功的绑架走孩子，以前知道童瞳的身手，可是知道和当面看见，效果的反差，让关曜也无法想象的出童瞳开枪杀人的速度到底有多快，这就是真正经过专业训练的人吗？关曜不得不想起之前见过的一个军情处的特工，那个时候，那个男人和警方合作，可是态度却是无比的高傲，似乎所有的警察都是不堪一击的弱小，而此刻，关曜忽然明白原来这真的是差距。

只是？关曜看着童瞳怀抱里的哭的哽咽的小男孩，疑惑的看了看脸色不悦的谭骥炎，“这怎么回事？”关曜没有忘记之前那一句稚嫩的沙哑的声音喊着妈妈，什么时候骥炎又多了一个孩子。

“裘家的。”谭骥炎即使再不悦，在经过刚刚这样危险的一刻，也知道孩子吓坏了，所以只能绷着脸，无法将一个四岁大的小男孩真的从童瞳身上给拉扯开，然后丢到一旁。

“没事了。”谭骥炎拍了拍谭宸和谭亦的肩膀，低沉的嗓音一如既往般的冷酷，可是却也隐隐的能感觉到他话语里的安抚，男孩子不同于女孩子，尤其是谭家的孩子，谭骥炎并不想要干涉两个孩子的生活，可是却也希望他们知道在谭家，日后可能会遇到的一切危险。

谭宸和谭亦同时回头看向谭骥炎，面对这一张冷峻的脸庞，那黑眸深处透露出安抚的力量，这是不同于童瞳带来的柔软和安心的感觉，是一种高山大海一般沉寂却又强大的力量，谭宸和谭亦这一刻，忽然心头悸动了一下，似乎明白过来，比起童瞳，谭骥炎同样也是关心着他们。

“没事了，没事了，坏人已经死了。”面对歹徒时，童瞳绝对能做到面不改色，可是此刻，耳边不断的传来球球的哭声，童瞳手僵硬的拍着球球的哭的颤抖的后背，求助的目光看向谭骥炎，她对这么弱弱的，又喜欢哭的孩子是真的没有办法。

“妈妈，有坏人，有坏人！”球球是真的吓坏了，虽然歹徒在大巴车上杀人的那一刻，球球的眼睛被谭宸给捂住了，不过下车的时候还是看到了一点，所以被惊吓的球球自然是抱着童瞳不撒手，浑然没有发现一旁谭骥炎的脸越来越黑。

担惊受怕的家长们这一刻走了过来，抱住自己的孩子，裘家人自然也是吓的厉害，不过看到球球没事也都立刻跑了过来，可惜不管是裘爸爸，裘妈妈，还是裘家的两个老人，球球偏偏抱着童瞳不撒手，谁过来拉，立刻沙哑着声音嚎一嗓子，“我要妈妈，你们是坏人，又想要抓球球！”

若是在平日，裘家人自然也无所谓，可是这一刻，却都心酸的厉害，刚刚孩子还经过这么危险的时候，这会却抱着其他人不撒手，扯着嗓子嚎哭着，看着自家人就像看歹徒一样，让裘家人伤心的难受，却也不敢真的去拉扯球球，怕他害怕留下心理阴影。

“谭宸和谭亦才第二天上幼儿园吧，这孩子怎么就这么黏小瞳？”关曜看着脸色尴尬不已的裘家人，又看着身边绷着峻脸的谭骥炎，如果不是因为歹徒还杀害了一个孩子，关曜心情沉重，否则他真的要笑出声来了。

“谭宸！”谭骥炎自然也不高兴童瞳身上黏着另一个孩子，即使谭亦和谭宸很黏童瞳，可是那也仅限于喜欢跟在童瞳身边而已，谭宸和谭亦几乎都不会让童瞳抱着，而此刻，谭骥炎危险的眯着凤眸看着抱着童瞳脖子的球球，开始想着是不是用一点手段让裘家将这孩子给转学到其他幼稚园，或者将谭宸和谭亦换一个幼稚园。

被点到名，谭宸面无表情的瞄了一眼谭骥炎，然后对上童瞳求助的目光，低低的声音带着一贯的简短，“放开，过来。”

哭的抽噎着，脸上都是泪水，球球怔了一下，然后终于童瞳的脖子处抬起头，回头看向谭宸，红红的大眼睛眨巴着，似乎确认是不是谭宸在开口对自己说话。

“放手，过来！”谭宸看得出童瞳的为难，所以虽然他也不喜欢这个黏着自己的孩子，但是还是再次重复了一句，若是此刻有人仔细的观察，便会发现谭宸和谭骥炎的表情是如出一辙般的相似。

在球球终于松开了童瞳，裘家人也立刻松了一口气，刚想要搂住差一点遇险的球球时，却见小男孩却屁颠屁颠的冲到了谭宸身边，然后肥肥的胳膊抱着谭宸的腰，再次扯起嗓子哭了起来，而一旁裘家众人僵硬的将伸在半空里的手臂收了回来。

“谭骥炎，这孩子太能哭了。”终于得到自由，童瞳松了一口气，顿在地上的身影立刻被谭骥炎给拉到了怀抱里。

而谭亦则是拿出了书包里的纸巾递了过去，谭骥炎接了过来，仔细的擦着童瞳脖子处被球球沾染到的泪水，还有鼻涕，眉头再次皱了起来，沉着脸，身上散发着冰冷的寒意。

裘家人尴尬的对望一眼，然后看着抱着谭宸又不撒手的球球，无力的叹息着，他们也伤心那，自家养了四年的孩子就这样变成其他人家的了，这算什么事啊。

“谭骥炎，抱歉。”童瞳抬起头，有些歉意的看着谭骥炎，当时自己太不冷静了，或许是从球球那一声妈妈开始，或许是看到谭宸和谭亦都被吓倒了，却努力的保持镇静的时候，童瞳已经顾不得什么活捉凶手，指证蓝家了，她那一刻，只想着将孩子带出去，所以直接将歹徒一枪毙命了。

“不要胡思乱想。”谭骥炎沉声的开口，冷酷的脸在这一刻显得极其的温柔，对于谭骥炎而言，要找蓝家讨回来，并不仅仅需要这一个已经失去理智，被蓝家利用的疯子，他自然会有其他的办法，即使蓝家远在美国，是谭家的势力延伸不到的地方，“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妈妈最棒了！”球球突然回过头，然后那哭的鼻子红红，眼睛红红的小脸上，表情极其的诚恳，外加一些炫耀，终究还是孩子，所以危险过去之后，又恢复了几分孩子气，看了看四周，然后大声又骄傲的对其他孩子的家长开口，“球球妈妈最厉害了，是妈妈救我我们，打死了坏人！”

四周的孩子此刻也都附和的直点头，虽然他们并没有看清楚童瞳开枪，可是童瞳一脚将歹徒给踢飞的那一幕，在场的孩子还都是看见了。

“就想奥特曼打怪兽一样，嘿哈，就将坏人踢飞了！”

“妈妈，你没有看到球球妈妈好厉害，我已经也要当警察！”

“那当然了，这是球球的妈妈！”球球骄傲的昂起肉呼呼的双层小下巴，接受着四周孩子们投射过来的羡慕眼光。

谭骥炎和童瞳对望一眼，然后动作一致的保持沉默，裘家人自然也是眼尖，看得出谭骥炎很是不满意童瞳被自己球球给霸占着，可是此刻，裘家人除了尴尬之外，已经彻底无语了，只想着等晚上将球球带回家之后，要好好的教育一番，让他知道他到底是谁家的娃！

原本幼稚园的安保是非常严格的，是绝对不可能发生这样的危险，可是因为有了蓝家在背后运作，不管是幼稚园还是其他孩子的家长都没有想到会发生这样的危险，不过此刻，谭骥炎冷着峻脸，目光扫了一眼四周，看到不少熟悉的面孔，此刻，谭骥炎心里头已经有了计量。

“怎么了？”虽然谭骥炎脸上的表情变化及其微小，可是童瞳还是察觉到了，拉了拉谭骥炎的手，低声的询问着。

“可以稍微施压一下，让你回来住，别墅那边太远了。”当时让童瞳进去救人的时候，谭骥炎并没有想到这一点，不过此刻，冷静下来，谭骥炎就知道童瞳刚刚的一举救的可都是非富即贵的人，这一点人情，谭骥炎还是可以讨要到的。

童瞳倒是不明白谭骥炎要做什么，不过对于眼前这个冷峻的男人，童瞳是百分百的相信，能回来住，自然是更好了，于是笑着点了点头，“那我们回去吧。”

谭宸推开抱着自己腰的球球，可惜球球双手死死的抱着谭宸，因为谭宸的推开，立马泫然欲泣着，红着眼眶，如果被抛弃的小可怜，惨兮兮的仰起头看着面无表情的谭宸，“哥哥，我也要回家。”

“球球，不可以这样！”裘爸爸不得不拿出大家长的威严，可是话音刚落，球球眼睛一眨，泪珠子立刻滚落下来，似乎是知道谭宸讨厌自己哭，所以就咬着唇，扁着小嘴巴，想要哭却又不敢哭，无声的流着眼泪，看起来更加的凄惨可怜。

如果是平时，裘家人自然也会直接武力将球球给抱过来，可是经过刚刚的危险，却怎么也不好硬将球球给拉走，只能尴尬又外加无力的看向谭骥炎。

“不许哭，自己走。”比起谭骥炎的威严，裘爸爸感觉自己从面子到里子都给丢尽了，随着谭骥炎的开口，球球惊吓了一下，然后眼睛一亮，似乎知道自己终于可以跟着回家了，立刻松开抱着谭宸的手，然后用力的在脸上抹了几下，将泪水都给擦干净了。

“球球不哭，不哭！球球是男子汉！”奶声奶气着，声音还是有点沙哑，球球努力的站直了身体，对于谭骥炎，球球还是有点害怕的。

“我们回西湖园住。”谭骥炎满意的看着球球点了点头，这才转向裘家人，西湖园这边地方大，童瞳住的怡然园太小了。

幸好都住在西湖苑，裘家人又是感激又是无奈，不过大家都住在西湖苑，相隔不到十来分钟的路程，所以也算是回家了。

“你先上车，我去关曜那里，马上回来。”谭骥炎对着童瞳开口，也体贴而绅士的拉开了副驾驶的车门，让童瞳坐了进来，然后后座上，直接将三个孩子坐了进去，这才向着不远处的关曜走了过去。

谭骥炎和童瞳的事情同一个圈子里的人自然也都知道一些，童瞳原本是艺人，谭家并不喜欢，之前还爆出童瞳杀人案件，而此刻，真的见到了，众人才发现那个总是冷酷内敛的男人，却有着如此温柔的一面，即使他的脸还是那样肃杀而冰冷，可是众人却能看得出谭骥炎面对童瞳时的温柔和细致，尤其是自家孩子还是被童瞳给救出来的，对于童瞳，众

人的印象改观了很多，也都有着感激。

“是蓝家指使的？蓝家有白贤这个靠山，自然是有恃无恐。”关曜询问的看向谭骥炎，不知道他要怎么做，毕竟没有蓝家的帮忙，歹徒怎么可能这么轻易的将孩子给挟持了。

“李老那边有什么动静吗？”谭骥炎点了点头，蓝家只是要报复谭家，可是白贤的野心只怕是更大，从白家渗透到煤城的黑社会势力，到和中央高层错综复杂的关系，再家上白家在美国的势力，谭骥炎明白白贤绝对不会单纯的帮助蓝家报复谭家，只怕是有更大的阴谋。

“没有，李老和平日差不多，也没有什么危险的人物靠近，盯梢。”关曜派了人去保护李东来，不过这两天倒是很平静，所以不管是关曜和谭骥炎都没有察觉到李东来早已经不是真正的李东来，“小御那里怎么样了？能打探到消息吗？”

“暂时没有，只是被内部审查，切断了和外切的联系。”提到谭景御，谭骥炎也不由的皱了一下眉头，总有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危险意识，可是如今，敌不动，谭骥炎也摸不准白家到底有什么动作。

“感觉有点不平静。”关曜温和俊逸的脸上有着沉思，隐隐的也有和谭骥炎一样的危机感觉，“有什么需要用到我的地方，尽管开口。”

“嗯。”谭骥炎转身向着汽车走了过去，黑幕深处有着凌厉的杀机，原本谭骥炎是准备等董福生的案子结束之后，彻底断绝白贤在煤城所有的财力，然后一步一步的紧逼白贤，如今，谭骥炎更宁愿用非常手段来对付白贤。

西湖园的别墅非常的大，所以即使三个孩子都过来了，却也不会有任何的拥挤，而谭骥炎一回来就去书房了，童瞳看着三个孩子，笑了笑，“走吧，先去洗澡，然后再过来吃饭。”

别墅的浴缸很大，像是一个小型的游泳池，所以放了热水之后，三个孩子都可以在里面，其实谭宸是更喜欢单独洗澡的，不过球球就如同小尾巴一般黏着谭宸不放，谭宸也只能面无表情的默认球球的跟从，而谭亦之所以没有单独洗，也是为了和童瞳对待在一起。

所以当谭骥炎打了电话，暂时让童瞳住在西湖苑，而当谭骥炎过来是，峻颜刷的一下黑了起来，浴缸里，三个孩子多少都受到了惊吓，这会才真正的放松下来，光着身体泡在温水里，虽然都还没有发育，可是到底还是带把的男孩子。

“我来就行，你也去洗个澡。”谭骥炎面对童瞳时，声音还是带着温柔，亲了亲她的额头，然后等童瞳离开的房间，倏地一下，峻脸上的柔和刹那之间消失的无影无踪，冷厉的凤眸危险的眯着，刀子一般的目光直接扫过浴缸里光着身的三个小鬼。

“叔叔？”谭宸和谭亦毕竟大一些，而且也习惯了谭骥炎这样冰冷的眼神，倒也无所谓了，可是球球毕竟小，突然被谭骥炎这么一看，立刻害怕起来，瑟缩的抖动了一下身体，然后倏地一下，一双小手交错的快速的捂住腿间的小**，惊恐的目光不安的瞅着谭骥炎，即使只有四岁，可是身为小男人，球球还是知道保护自己最薄弱也是最重要的地方。

谭宸和谭亦原本还没有察觉，此刻看着球球那太过于明显的动作，不由的也是一愣，然后看向谭骥炎，对上他的峻脸，第一次真正的感觉到了危险。

“既然知道男女有别，下一次不要让我看到你们让小瞳帮着洗澡，否则……”余下的话谭骥炎并没有开口，只是冰冷的目光扫过三个孩子的腿间，威胁的意味不言而喻。

谭宸绷着脸，有些的愤怒，可是在绝对的势力面前，谭宸依旧冷静下来，快速的拿着毛巾自己擦洗着身体，谭亦倒是挑着眉头，只是笑的有些的僵硬，不管是大男人还是小男人，自然知道身体什么地方最为重要，所以谭骥炎的威胁太不厚道了，让谭亦也有点后怕，球球最小，根本懵懂的没有听明白到底在说什么，不过还是害怕的捂着自己的小**，只感觉谭骥炎太可怕了。

童瞳洗过澡，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出来时，外卖的饭菜已经送过来了，一回头就发现谭宸和谭亦还算正常，可是看到球球那走路的姿势，尤其是他双手捂住的地方，彻底愣住，不解的看着谭骥炎，无声的询问着。

“没事，吃饭吧。”谭骥炎凤眸一扫，余光掠过，球球惊吓的一愣，立刻绷直了身体，然后双手咻的一下放到了身侧，乖巧的和平日里的球球完全不像是同一个人。

没事？童瞳怀疑的看着泫然欲泣，却又不敢哭的球球，再仔细的看了一下，发现谭宸和谭亦的脸色也由细微的变化，不由怀疑的瞅着谭骥炎，直接拉着他的手进了厨房。

“妈妈太厉害了，一点都不怕叔叔！”崇拜无比的看着将谭骥炎给拽走的童瞳，球球瞪大了眼睛，满眼的崇拜之情，叔叔好可怕的，尤其是看着自己小**的时候，那眼神，让球球浑身发毛。

“妈咪很强。”谭亦若有所思的开口，今天童瞳开枪射击的动作，谭亦都看见了，虽然他并不太懂，可是谭亦却有种感觉，没有人比童瞳更强了，看了看自己有些苍白的手和瘦弱的胳膊，谭亦笑着勾着嘴角，日后自己会变得更强，会保护妈咪。

“嗯。”没有人比谭宸更明白童瞳的强悍，当初在森林里的时候，谭宸是亲眼看见童瞳如何动作凌厉的猎杀了狼群。

“一起努力。”谭亦将心思敛下，笑着拍了拍谭宸的肩膀，这个哥哥虽然话很少，可是谭亦却有种信任的感觉。

谭宸依旧面无表情，只是并没有甩开肩膀上谭亦的小手，被冷落的球球看了看谭宸，又看了看谭亦，然后努力的伸出手似乎也想要搭在谭宸的肩膀之上，可惜身高之下，最终无力的将手伸了过去握住谭宸的手，被甩开，再握住，再被甩开，终于，谭宸妥协了，当然球球也没有抓到谭宸的手，只是退而求其次的拉着他的衣袖。

厨房里，童瞳挑了挑眉头，然后小手不满的在谭骥炎的胸口上锤了两下，“我离开之后，你说了什么？球球怎么那样的表情和动作？”

“没什么，只是让他们注意一下男女有别。”谭骥炎冷沉着面容，一脸的坦然，丝毫不认为威胁孩子，尤其还有一个

是四岁的孩子有多么的不地道。

“球球只有四岁？”童瞳嘴角抽搐了一下，想到球球那捂在腿间的动作，无力的抚着额头，然后忽然笑了起来，声音轻快，“我以前训练的时候还和很多人在一起过。”

“说清楚。”谭骥炎眉梢一皱，声音显得危险十足，谭骥炎是在军区训练过的，自然知道军队里的一些事，可是女兵的训练，谭骥炎倒也没有参与过，也就不清楚会发生过什么。

“野外训练的时候，有时候就靠在一起睡的，尤其是冬天的时候，还有的时候潜伏了日子久了，想要洗澡，又怕突然有意外状况发生，基本就是衣服不脱，直接跳水里。”童瞳以前训练的时候，根本是不分男女之别的，毕竟在子弹面前，是不会在乎你是男人还是女人。

“名单写下来！”从牙缝里挤出话来，谭骥炎黑着峻脸。

“做什么？”童瞳笑着反问着，看着谭骥炎吃醋生气，的确让童瞳感觉到愉悦。

“阉了！”冷哼的丢出两个字，谭骥炎一想到童瞳的过去，即使知道那是训练，可是却依旧感觉到不高兴。

童瞳抿着唇笑着，然后退开两步，目光上上下下的将谭骥炎给打量了一遍，挑眉一笑，清澈的目光显得顽劣，“那你干嘛不将自己先给咔嚓一下。”

“小瞳，我嫉妒了！”谭骥炎不满的一把拉过童瞳，然后直接封住她染笑的红唇，在没有自己的那段岁月里，她的一切，她的笑容，她的汗水，都给了其他人，谭骥炎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突然变得这么幼稚，可是谭骥炎能从童瞳的话语里感觉到她对那一段岁月的怀念，这让谭骥炎真的嫉妒了。

直到吃饭的时候，谭骥炎表情依旧不悦，虽然非常的幼稚可笑，不过谭骥炎心情不好，直接导致峻脸更加的阴沉，让吃饭的球球也就更加的害怕，谭宸和谭亦倒是没有太多的情绪变化，依旧动作不变的吃着饭。

原本因为孩子受到了惊吓，童瞳和谭骥炎都决定结束今天给谭宸和谭亦的两个多小时的训练，可是在谭亦的要求，谭宸的默认之下，他们依旧接受了训练，球球也在谭骥炎冰冷的目光里被裘家人给接走了。

入夜，西湖园别墅这边虽然安静了很多，可是比起山间的别墅却多了人气，可以看见不远处其他住户家的灯火。

黑暗里，送走了球球，回来时，当有人靠近，童瞳表情倏地一变，快速的回头攻击，可是当看见来人的身影时，童瞳出手的招式僵硬在半空里，十一，虽然是改变了容貌的十一。

十一不是第一次见童瞳，之前童瞳因为被关露牵扯被绑架的那一次，十一也是见过童瞳的，也见识过她的身手，而此刻，十一明显的感觉到不对劲，她不认为童瞳还知道自己是以前救过她的人，可是她突然停下了攻击，而那一瞬间出手的招式，让十一感觉到了心惊的熟悉。

黑暗里，十一突然的出手，本能之下，童瞳也虽然是回防，可是太过于熟悉，这么多年在一起的伙伴，即使大家之间没有太多的交流，可是终究是可以将后背安全交给对方的同伴，而十一的心思比起童瞳更加的细腻，所以此刻，双方同时停下手。

“小七。”十一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诡异的感觉，可是她知道眼前这个人不可能是小七的，小七的尸体是上校带回来的，而眼前的人不论是容貌还是身高和形体都不可能是小七，可是十一却偏偏抛开了理智，认出了童瞳。

“你怎么过来了？”童瞳笑了笑，也知道隐藏没有用，在特别行动组，因为只有两个女人，所以她和十一在一起训练的更多，合作的也更多，其实童瞳也是惊诧十一为什么会开口，即使以前上校也只是用一种怀疑的目光看过自己。

其实当初容温是怀疑过，可是因为小七是死在了容温面前，对于容温而言，小七的死已经是事实，是刻在心头的事实，所以就绝对不会再将其他人当成小七。

“蓝家不在美国，在发生绑架案的时候乘船离开了，卫星监控，现在应该在公海上，但是已经逗留了一个多小时，并没有离开。”十一过来是奉童啸的命令，也是来保护童瞳的安全，毕竟蓝家这样诡异的举动，让童啸也感觉到不安。

童瞳一听到蓝家，表情立刻变了，眼中是迸发而出的狠厉寒意，而十一只是疑惑的看了一眼童瞳，记忆里，小七永远都是那样呆呆的模样，除了出任务时会给人一种惊艳的凌厉和无情，更多的时候，十一都感觉小七太过于安静，和上校在一起时，或许也能捕捉到一点点柔软的表情，而此刻，看着童瞳，十一感觉小七变了。

而童瞳也不知道和十一要怎么说，手机铃声打破了安静，是一个隐藏的号码，童瞳似乎明白了什么，接起电话，果真另一头是蓝家打来的。

“看来我真的小看了你们，不过我已经在公海上了，即使是谭家，也是鞭长莫及！”蓝媛笑的有些的尖锐，她原本计划好了，要让谭骥炎亲眼看着自己的孩子和女人死在爆炸里，可是却没有想到绑架的事情结束的太突然，“童瞳，你敢过来吗？我在公海上等着你！”

蓝家已经等的太久了，仇恨的火焰在炽热的燃烧着，比起谭家在北京的势力，蓝家兄妹都知道失去了机会之后，再想要对付谭家根本是难上加难，所以蓝家兄妹决定用最简单的手段，亲自报复。

“条件！”童瞳平静的开口，既然在公海上，那就更好，死了直接将尸体丢到海里。

“你和谭骥炎过来，不准带人，否则我就会离开，从此隐姓埋名，让你们再也找不到我们报仇，相信你已经知道谭亦根本不是你和谭骥炎的种，想知道你们的野种在什么地方吗？你来了，我就亲口告诉你的，记得，不准带人过来，否则童瞳你永远都不可能回到你的孩子在什么地方！”蓝媛格格的笑着，挂了电话，眼神诡异而狰狞。

172章 执子之手

不管是童瞳还是谭骥炎其实都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因为横亘在两个人心头的还有当初那个被送去蓝家之后下落不

明的孩子，其实谭骥炎从知道这件事情之后，他就敢肯定那个孩子只怕早已经不在人世了，以蓝家对谭家仇恨的扭曲心理，是不可能真的抚养流淌着谭家骨血的孩子，也不可能将孩子送去其他地方生活的，所以唯一的可能性就是孩子已经死了，可是谭骥炎看着眼前的童瞳，峻冷的面容温柔下来，抬起手轻轻的抚上她的脸，“嗯，我们过去。”

童瞳是担心谭骥炎不会答应的，毕竟蓝家既然敢这样说，让自己和谭骥炎去公海，只怕是有十足的把握能杀掉自己和谭骥炎，可是童瞳知道不管这是不是蓝家的陷阱，她都要过去，因为她必须要知道那个孩子的下落，可是当谭骥炎突然答应下的时候，童瞳突然生出一股后悔的感觉，她开始害怕了，如果谭骥炎出事了要怎么办?

一个小时之后，游轮上，谭骥炎要离开绝对不仅仅是一句话就可以离开的，他身上有太多的责任也可以说是压力，童瞳站在驾驶舱里看着开船的十一，心头的愧疚和自责如同一个黑洞一般一点一点啃噬着胸口。

谭骥炎明明知道危险，明明有那么多的事情要忙，为什么自己提出这么任性的要求，他就这样没有任何犹豫的答应下来了，他不该说不准自己去冒险，不准自己胡闹的吗？为什么他要跟着自己一起来了呢？在公海上会发生什么事情，谁都不知道。

“小七，不会有事的。”十一疑惑的看着身边焦躁不安的童瞳，这么多年在一起，十一还是第一次看到小七这样的不安，烦躁，仅仅是一年的时间，小七似乎就像是变了一个人一般。

“我知道，我只是担心谭骥炎会受伤！”童瞳转过头看向甲板上正在打电话的谭骥炎，夜色之下，海风吹动着他的黑发，露出饱满的额头，飞扬的眉宇之下是一双狭长的凤眸，冷傲锐利，似乎不管发生了什么，这个男人永远都是那样冷静的对待，泰山压顶面不改色，谭骥炎是沉默的，如同巍峨的山峦一般沉稳，却又让人感觉到心安。

“小七，这不像你。”十一声音微微的提高，看着童瞳，因为易了面容，所以十一看起来只是一个普通的开船的船长，可是不可改变的是十一身上流露出来的气息。

如果说当初特别行动组里，小七是有些呆，过于安静，那么十一就是一道宛若风般的存在，很能让人忽视她，可是真的和十一在一起的时候，就能感觉到一股从未有过的平静和安宁，十一是静的，宛若水一般，或许只有在任务里，这一道温柔的水才会立刻化为奔腾凌厉，转眼之间，吞噬人的生命。

“所以我才不可能再回到行动组。”童瞳叹息一声，苦涩的扯了一下嘴角，她已经不适合在特别行动组了，不管蓝家动用了多少的势力和人手，童瞳知道有自己和十一在，绝对能安全的厉害，如果她们能这一点能力都没有，那就真的不用在行动组了，可是即使如此，童瞳却还是担心，还是不安，总是害怕谭骥炎会受伤。

十一定定的看了看童瞳，又侧过头看向甲板上沐浴在夜色之下的谭骥炎，忽然笑了起来，声音温柔，“小七已经离开了，我叫你小瞳。”

“嗯。”童瞳也笑了起来，不安的心稍微的舒缓了几分，能被十一第一眼就认出来，又看到十一这样真诚的笑意，虽然有些的浅淡，不仔细看都察觉到不到十一在笑，可是童瞳却是高兴的，有种被救赎的感觉。

十一继续开着船，看了一眼脚步轻快走向甲板上的童瞳，看着她如同孩子一般被谭骥炎给抱住，两道身影契合的拥抱在一起，十一疑惑的收回目光，却也有些的高兴，小七看起来很幸福，而且谭副市长对小七很好，那样的明明该是冰冷的黑眸里却偏偏在看向小七时融满了温柔，十一不知道什么是幸福，可是她知道小七现在应该就是所谓的幸福。

“不用担心，刚刚收到的消息，公海这边只有蓝家的游轮，没有其他的船只在，我们过去不会有事的，还是说小瞳不相信自己的实力了？”谭骥炎看得出童瞳的不安，那纤细的眉头都皱成一团能夹死蚊子了。

“谁说的，我是最好的，谭三哥当初都不是我的对手。”童瞳不满的哼哼着，然后一手抓住谭骥炎的领口，危险的眯着眼睛，语调不善，“谭骥炎，你竟然不相信我？”

“那我的安全就靠小瞳呢。”谭骥炎薄唇勾了一下，眼中满是宠溺的温情。

“放心，要伤到你踩过我的尸体！”童瞳大义凛然的拍了拍胸口，然后发现谭骥炎的脸色不太好，愣了一席啊，立刻明白过来自己说了不该说的话，心虚的对上谭骥炎不悦的黑眸，“那个我是说，由我保护你，绝对不会让你受伤的，当然我自己也不会受伤的。”

这孩子永远不接触这些血腥和黑暗就好了，谭骥炎无言的看着童瞳，侧目看向远处的暗黑的海面，等这一次将白贤的事情了结了，或许就没有人再敢起动小瞳的心思了。

童瞳有些呆的看着站在身旁的谭骥炎，她一直知道谭骥炎是非常非常的好看，可是此刻，站在夜色之下，微微的蹙着眉宇，侧面如同刀斧般凿刻的一般，深邃魅惑，就这样静静的站在甲板上，风扬起他的黑发，让童瞳突然感觉心怦怦的跳动着厉害，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悸动感觉充斥在了心头，然后小脸上慢慢的热了起来，火烧火燎着，童瞳一愣，一手摸着脸，然后猛然惊觉自己竟然看谭骥炎看到失神了。

连孩子都有了，有什么可看的，可害羞的！童瞳虽然很想这么抱怨一句，可是当谭骥炎慢慢的转过头，对上那深邃不见底的狭长凤目，童瞳心怦怦的加快着跳动，小鹿乱撞的感觉之下，童瞳终于恼了，快速的转过身咚咚的向着船舱跑了过去。

失笑的看着因为害羞而逃走的孩子，谭骥炎眼神柔和着，摇摇头，手机响了起来，“明天早上六点，有一艘大型游轮过来，嗯，将人安排到游轮上，爷爷，小御那边只怕出了事，爷爷派人注意一下。”、

“那个混小子我会照顾的，还有你，是怎么回事？不知道蓝家要对你动手吗？竟然还送上门去！”谭老爷子咆哮的声音打雷般的在手机里响起，愤怒的直拍桌子，“你也太娇惯那个野丫头了，董福生的案子在即，蓝家将你调走，只怕就是为了这个案子，你入了圈套，即使安全的逃离，董福生这边只怕就兼顾不到了！”

“爷爷，我会处理的。”谭骥炎自然是知道这是一出调虎离山，小御先因为黑眼睛被军清楚内部审查，案子的相关证

据收集和整理都换了其他人，而蓝家突然将自己约到公海上见面，只怕也是鸿门宴，而谭骥炎也明白自己一旦离开，董福生这个案子就有了给白贤动手脚的机会，可是比起董福生，比起白贤，在谭骥炎眼中童瞳依旧是最重要的，所以他宁愿多花一些时间，多浪费一些精力，首要的也是保证童瞳的安全。

“机不可失、失不再来，错过这一次，想要再扳倒董福生就难了，果真是红颜祸水！”啪的一声挂断了电话，谭老爷子依旧铁青着脸，自己那么优秀的孙子，那么冷静睿智的孙子，就被那个野丫头给祸害的失去了冷静和理智，竟然以身冒险！

结束了和谭老爷子的通话，谭骥炎又平静的看着海面，他并不在乎浪费了董福生定罪的这一次机会，毕竟蓝家正好可以利用这一次的机会彻底铲除掉，谭骥炎还有一件事需要询问蓝家兄妹。

十一将驾驶转为了自动，走出驾驶舱看向谭骥炎，柔和的开口，“小瞳她很担心会让你受伤。”这或许就是关心则乱，小七却没有发现这个男人很强，或许身手没有小七好，可是很多时候，真正厉害的人不是身手而是思想。

“小瞳容易胡思乱想。”听到童瞳的名字，谭骥炎冷峻的表情柔软了几分，侧目看向站在眼前一点都不出色，甚至能让人忽略她存在的女人，她身上有种奇特的气息，让人能感觉到一种安宁，“动手的时候，希望你可以照顾一下小瞳，她有了孩子，我担心小瞳到时候会忘记。”

孩子？十一愣了愣，有些不敢相信，毕竟这么多年的训练，他们注定了一辈子都会在特别行动组，不可能有感情，不可能如同普通人一样有家人有孩子有羁绊，可是此刻，十一对上谭骥炎诚挚的黑眸，笑了笑，点了点头，“放心，我会照顾好小瞳的，而且小瞳也很强，不会出事的。”

有时候自信并不是盲目的，而是因为他们用自信的资本，身为国安部特别行动组的一员，不管是童瞳还是十一，她们任何一个人都能单挑了蓝家，而蓝家兄妹之所以如此盲目的自信，认为能找谭家报仇，却已经在规定的时间里，谭骥炎即使能带人过来，也只能带一个开船的人，对方只有三个，就算用人海战术，也能成功的杀了谭骥炎和童瞳，可惜蓝家却忘记了，此刻和谭骥炎一起过来的人却根本不是蓝家这些请过来的高手能对抗的。

同一时间，另一艘观光游轮上。

站在六层的游轮的最上方甲板上，沐放静静的看着远处的海面，一轮红日从海平面上慢慢的升起，耀眼的光芒宛若细碎的金子一般熠熠的发出光辉，安静，清新的海风带来属于海洋的气息。

没有了以往招摇而艳丽的时尚装束，沐放修长的身体靠在甲板上，黑发依旧扎在身后，黑色的长裤，淡蓝色的衬衫，收敛了妖孽邪魅的气息，沐放微微的抿了一下嘴角，扬起的笑容里落满了苦涩。

从那一天在经过小瞳那别扭的思维之后，沐放发了短信给谭景御，一天没有收到回复，沐放也是有些的失望，他并没有什么行礼，只是简单的收拾了几件衣服而已，他在等，等一个让自己自私而放纵的机会。

可是直到上船的那一刻，沐放没有等到谭景御追来的身影，而是直等到了手机上那一条迟了三天的短信，上面只有简单的三个字：对不起！

那一刻，明明知道会是这样的结果，可是沐放不明白为什么会感觉心脏处一阵一阵紧缩的抽痛，汽笛声响了起来，终于还是拎着行李走上了游轮，或许这辈子都不会回到北京了，在流浪一段时间，去世界各处走走之后，就这么在国外的某个小镇住下，慢慢的靠着回忆过一辈子吧。

那个混蛋！不是说不在乎吗？为什么要来一句对不起？沐放嘲讽的笑着，看着手上的手机，明明该断掉一切，明明该在看到短信的时候就将手机丢进海里，可是却还是存着侥幸的心理，或许那个混蛋会打电话过来呢？直到游轮进入了公海，手机也是一直安静着，沐放静静的看着升起的太阳，然后抬起手，手中的手机在半空里划过一道美丽的弧度，然后没入到了海水之中，瞬间消失，一切都结束了。

—分割线—

蓝家兄妹是自信的，他们更不会认为自己是盲目的自信，因为他们有十足的把握，尤其在知道谭骥炎这一艘船上用仪器检查了之后，真的只有三个人，除了谭骥炎和童瞳之外，就余下一个开船的船长，不管这第三个人多么厉害，可是蓝家兄妹可是倾尽所有，带来了足足一船的高手，三百个，以一敌百这只可能在武侠小说和电影里发生，所以不管蓝绍庭和蓝媛是真的相信，蓝家的仇可以报了！

被带上船，身上的武器并没有搜走，其实真的搜走了，对童瞳和十一而言也是无所谓的，毕竟船上这么多黑色劲装的大汉，他们身上都是武器，简直可以用取之不竭来形容。

甲板上整齐的站了两排大汉，蓝绍庭和蓝媛身边各自跟了四个人，想来都是高手，而船上到处都是他们的人，所以即使真的发生了打斗，蓝家兄妹也是半点不用惧怕的，所以比起势单力薄的谭骥炎三人，力量上是绝对的悬殊差距。

“骥炎，你果真好胆量，竟然真的敢单刀赴会！”蓝绍庭手里夹着香烟，宛若优雅的贵公子一般笑着，眼神里却带着嗜血的阴狠和即将要报仇的兴奋快感。

面对强敌，尤其四周的枪口都精准的对准三人，谭骥炎却丝毫没有一点的紧张和惶恐，依旧冷沉着峻脸，声音冷酷的没有温度，相对于蓝家兄妹眼中那份嗜血的恨意，谭骥炎却显得冷静很多，甚至说是冷漠，他并不在乎蓝家兄妹的所作所为，

“今天要了结一切的恩怨了？”谭骥炎狭长的凤眸扫了一眼四周黑压压的人，然后冷淡的开口，“这样也好。”

“如果我爷爷不是为了救你爷爷会死吗？北京军区司令的位置就是蓝家的，如果我的父母不是为了在车祸里救你们的父母，蓝家怎么会变成今天这样的地步，这都是你们谭家害得，这是你们欠我们的！”蓝绍庭冷笑着，眼神狰狞而毒辣，既然如今是得不到谭家的地位和势力，那么他至少能毁了谭家！这样才能消除自己的心头之恨。

童瞳和十一都沉默着，气息有着细微的变化，虽然只是短暂的时间，她们却已经默契的制定了进攻的步骤，一左一右，随时可以发动攻击，而谭骥炎也有着强悍的身手，所以即使以一敌百，利用游轮的地形和障碍物，童瞳和十一也相信可以安全的离开。

“谭骥炎，你想知道那个孩子的下落吗？送来的时候可弱小的很，是个早产儿呢。”蓝媛格格的笑了起来，原本美丽的脸却显得极其的诡异，眼睛如同毒蛇一般泛着森冷的寒光，“等于靖离开之后，我们又等了两个月，直到于靖和你彻底放心了，所以我们就将这个嗷嗷待脯的孩子丢到了我家不远的森林里，第二天地上除了一滩血迹什么都没有了，估计不知道是什么什么野兽给拖回去吃了。”

蓝媛和蓝绍庭都笑了起来，这份笑意他们隐忍了六年了，终于可以在此刻将这个秘密说出来了，而此刻，听到这话的童瞳和谭骥炎对望一眼，在彼此的眼睛里都看到了不可置信的震惊之色，谭宸就是从森林里带回来的，也就是说当初被蓝家兄妹丢进去的孩子就是谭宸，缘分有的时候真的很是奇妙。

没有等到意料中谭骥炎的愤怒，童瞳的痛哭和伤心，蓝家兄妹笑容不由的僵硬在了脸上，蓝媛更是厉声质问着，“你们果真是冷血无情的畜生，自己孩子被野兽给吃了，竟然一点反应都没有！”

见过颠倒是非的，却没有见过这样颠倒的，十一看着神情有些疯狂的蓝家兄妹，目光又不动声色的扫过谭骥炎和童瞳，比起眼前的蓝家人，面对这么多敌人，没有经受过专业训练的谭骥炎依旧冷静自若的掌控全局，真的让十一有些的佩服，或许这也是小七改变的原因吧。

“既然说完了，看来我们今天想要安全离开也不可能，我想问你们，我妈为什么能和你们搭上线？”谭骥炎并不清楚阮菁到底知道了什么秘密，从而能威胁到整个谭家，甚至能威胁到谭老爷子，可是阮菁既然能给谭亦下含有汞成分的药粉，自然是和蓝家或者白贤达成了交易，可是没有了阮氏的阮菁，还能有什么依靠和凭借。

“这就是报应，谭家众叛亲离的报应。”蓝媛得意的大笑起来，格外的兴奋和喜悦，“谭骥炎，你不是不在乎吗？为什么偏偏又要在乎你妈的举动呢？”

沉思片刻，谭骥炎将目光从蓝媛和蓝绍庭身上收回，“看来你们也只是利用的工具，真正做主的人是白贤。”

“哼，是又如何？谭骥炎，你只能去阴曹地府问阎王爷了！”蓝绍庭眼神陡然之间一狠，对着四周的手下使了个眼色之后，迅速的拉着蓝媛退到了一旁，枪战在一瞬间开始。

蓝家兄妹是得意的，他们甚至等待着，等着能得到属下的汇报，看到谭骥炎三人满是弹孔的尸体送给自己面前，可是外面枪声依旧激烈的不断传来，昭显着谭骥炎三人依旧没有被擒住。

十一的左手比起右手更加的灵活，在特别行动组，十一是各种安保程序都是经过她的手完成的，也可以说是计算机界的高手，只是知道的人少之又少，而她经手的程序素来都很难被攻克，而左右手开枪的结果，就是十一能在瞬间秒杀敌人，都是一枪毙命的精准，在当初的训练里，就有这样大型的枪战，虽然是激光的靶子，可是也是为了训练行动组的成员在任务被发现之后，在深入敌区被围攻之下，如何解决敌人逃脱。

蓝家兄妹的游轮很大，毕竟容纳了三百人，而之前的军事卫星也扫描了游轮的结构，所以童瞳等人可以在第一时间寻找到最好的躲避地点，而船上的人很多，完全不用担心武器装备不够用。

比起童瞳和十一鬼一般凌厉的枪法，和让人察觉不到的行动，谭骥炎要吃力了一些，虽然他的枪法依旧精准，可是在隐匿身影这一方面，谭骥炎绝对比童瞳和十一弱了很多，不过他已经牢牢的记住了整个游轮的结构，所以每一次都能精准的利用地形藏身，然后不动声色的射击敌人。

因为游轮太大，所以是分为三方面进攻的，谭骥炎总会在短暂的间隙里询问童瞳有没有受伤，低沉的嗓音里带着关切的温暖，让童瞳几乎满脸的黑线，现在被敌人围攻不说，对方人数众多，身手也不差，这么多人，谭骥炎竟然还能每个十分钟就问一声，这如果是在当初的行动组训练里，谭骥炎估计直接要被丢到太平洋里喂鲨鱼，更何况这三方的通话，所以谭骥炎的询问十一也是能听见的。

“不许问，我没事！”童瞳咬牙切齿着，身影晃动的一瞬间，又飞快的击毙了一个敌人，然后对着联络器开口，“谭骥炎，你不许受伤，听到没有！”

看着手臂出被子弹擦出的血痕，谭骥炎莫名的心虚了一下，然后面不改色的应下，丝毫没有让童瞳察觉到他已经受伤了，而联络器的另一边，十一有些疑惑的听着这在枪声密切里传出来的对话，会心的露出浅笑，小七原来也有这样气急败坏的一面，还是谭副市长不应该是冷酷寡言的吗？为什么会突然变的话这么多。

“我去布置炸药，从东面按照一号线路撤退。”十一对着联络器开kou交代了一下自己的行动计划之后，裂开向着游轮的深处掠去了身影，这样开枪打下去，太麻烦，甚至不小心也会受伤，所以需要一劳永逸的办法。

而听到十一的话，童瞳和谭骥炎也立刻向着东面的方向撤退着，游轮上有快艇，所以只需要等十一弄好炸药之后，就可以乘快艇离开了，而谭骥炎之前知道有一艘旅游的游轮会在下午两点左右经过这里，到时候上了游轮就可以离开了。

当游轮上爆炸发生时，蓝绍庭和蓝媛表情一变，立刻联络船舱外面的属下，而同一时间，一艘快艇在十一精湛的技术之下，飞快的开向了远处的海面，在湛蓝的海域里划出翻滚的白色浪花。

枪战不是近身格斗，所以童瞳并没有太多的动作，可是有了孩子之后，身体却还是弱了一些，更不用说此刻的身体更不是原来经过训练出来的身体，所以此刻，却也有些脸色苍白靠在谭骥炎的肩膀上休息着。

“我破坏了其他的快艇和救生艇。”十一一面开着快艇一面对着谭骥炎开口，很是平静，完全不在乎蓝家游轮上至少还有一百多条鲜活的生命。

“安置了干扰器吗？”谭骥炎确定童瞳只是有些的倦累，并没有太大的问题，这才放下心来，看向几乎能让人忽略她存在的十一，真的看不出在枪战里，她左右手同时开枪，如果说谭骥炎自己杀了十个人，十一枪杀的数量至少是他的一倍。

谭骥炎这一刻是真的有些的好奇，究竟国安部什么组织培养出了童瞳和眼前这个女孩，明明动手的时候都是冷血绝情，如同人形兵器一般收割着性命，可是她们身上却没有任何的戾气和血腥的杀机，小瞳原本就显得有些呆，思维诡异，而眼前这个女孩亲和的如同邻家小妹妹一般，声音很温柔，眼神也很柔和，偶然会露出一抹淡淡的，几乎不易察觉到的浅笑，真的无法相信她们会有这样凌厉的身手。

“嗯，这样他们发现无法用快艇和救生船之后，也发不出求救信号，船在五分钟之后应该就会沉入海底。”所以即使有人最后选择跳海，可是还没有游走，也会被沉入海中的游轮造成的大漩涡给拉入到海底之中，没有一个人能生还，十一并不知认为自己这样做有什么不对，或许她们多年接受的训练就是如此，没有思想，也就没有负罪感，也不会认为对或者不对，因为她们只是兵器而已，是不需要思考的。

游轮因为爆炸开始倾斜，海水灌入其中，倾斜的更加厉害，恶性循环之下，所有的救生艇和快艇都被子弹给射穿了，无法离开之后，发出的求救信号也都没有任何反应，里面传来滋滋的杂音，让所有人都知道游轮上肯定有屏蔽信号的装置，可是船这么大，根本无法找到屏蔽信号的装置究竟在哪里。

随着船越来越倾斜，包括蓝家兄妹都选择了跳入冰冷的海水里，拼命的向前游着，这一刻，逃生的意识已经胜过了仇恨，可是当船彻底沉入到了海底的那一刻，形成了巨大的漩涡，而游远的人即使眼神再绝望，表情再狰狞，却也无法逃脱漩涡的力量，他们被拉回，在绝望而又不甘里沉入到了海底，成为大海的一部分。

沐放从甲板上下来时，却意外的看见一个他几乎都以为会被遗忘的人，关曜的表姐关露，而关露看到沐放也是一惊，下意识的一个后退，随后又装作不认识一般，神色漠然的离开。

关露怎么会在这里？听小瞳说她应该在很早之前就被送回美国了，谭骥炎甚至禁止她进入中国境内，难道也是搭乘游轮来旅游的？沐放疑惑的皱着好看的眉，却也没有深究什么，只是平静的向着自己的船舱走了过去。

谭骥炎事先就让谭老爷子安排了一队人在这一艘观光旅游的游轮上，目的就是为了确保安全，所以当信号发出去之后，从快艇上登上的游轮，谭骥炎和童瞳还有十一就在安排好的人的带领之下进入船舱休息，只等着下一个港口靠岸，然后辗转离开回北京。

—分割线—

谭景御再傻也知道自己被人给阴了，算计了，一开始从黑眼睛被人从内部监守自盗的给盗窃之后，谭景御被内部审查，关押在这个房间里，他就开始想着这是内部有人和自己过不去，还是因为他之前手头收集的关于董福生案子的材料，所以内部审查自己是为了找二哥麻烦，可是此刻，谭景御忽然有种不安的感觉，或许幕后黑说是想一石二鸟，既算计了自己，又利用自己算计二哥，所以谭景御不淡定了。

“让长官过来。”从床上一跃而起，谭景御走到门边，懒懒的抬起脚踢了踢门，英俊帅气的脸上快速的闪过一丝锐利，笑着勾着嘴角，看来二哥说的不错，白贤果真想要动谭家，不过也不想想真的以为他在美国，依靠着美国的势力，就能撼动谭家吗？不自量力！

门口把守的士兵听到谭景御的话，然后迈开步子走向一旁，打电话给上面告知谭景御的要求，安静里，谭景御慵懒的靠在墙壁上，双手抱胸，一只脚有节奏的扣着身后的墙壁，被软禁了三天了，不知道小放放有没有想自己？

想到沐放，谭景御立刻就想到之前看到的那些录像带，嗜血的阴沉从明亮笑容的眼睛里掠过，然后被隐藏，那样妖孽的小放放，就该笑的肆意而张扬，白贤！该死！

等了大约半个小时，随着门的打开，进来的长官是一身笔挺的军装，五十来岁的年纪，看起来格外的严肃而威严，话也是极其少的，只是看了一眼吊儿郎当靠在墙壁前的谭景御，“有什么事需要交代？”

“黑眼睛被监守自盗，只怕现在已经有了一些证据，当然，这些证据是指向我的。”谭景御理清楚了思路，自然也就知道幕后黑手的打算，已经三天了，自然会有一些结果，当然都是不好的结果。

长官只是听着，然后深深的看了一眼谭景御，依旧端正的坐在椅子上，看着这个最得意也是最让人头痛，从来都是不按规矩来的部下，眼神锐利，“嗯，之前只是怀疑，按规矩对你进行内部审查，如今已经有一些证据指向黑眼睛是你监守自盗出来的，甚至已经转移出国了。”

“长官，我是冤枉的啊，比窦娥还冤枉！”谭景御夸张的喊着冤枉，嘴角笑容冰冷，果真是想要将自己给拖下水啊，只是这转移出国？谭景御将一些人名单在脑海里过了一遍，却有些拿不准，自己也有一些信任的下属，可是都是军情处的人，自然都是人精，而且自己被关押，难道自己那些部下里又哪个这么蠢的被算计了。

“这是收到的一些材料，你看一下。”长官将手里的文件夹递给了谭景御。

自己倒要看看是哪个笨蛋这么傻的被幕后黑手利用，而且还将自己给牵扯进来！谭景御危险的一笑，然后接过材料，神色里满是坦然，不要说自己跟了长官这么多年，就算凭借着谭家的背景，也不会真的有人敢对自己如何，白贤是看不清楚形式，天真的以为凭他一个白家和国内一些高层勾结，就能扳倒谭家，简直是痴人说梦。

可是当看见材料里附带的照片时，谭景御猛然的站直了身体，刚刚还懒懒散散的态度骤然之间消失，紧绷着英俊的脸庞，握着文件的手用力的收紧了几分，指关节因为用力而泛白，表情也一点一点的转为严肃的冷厉，“长官，这是你们故意的吗？让我被关押，让沐放被当成证据！他现在去哪里了？”

谭景御和谭骥炎不同，从小，谭景御就是谭家的混世小魔王，什么事情都干过，之后去了军情处，即使在这样的情

报机构，他依旧是一副二世祖的模样，当然能力和身手自然是肯定的，只是依旧还是桀骜不驯，可是骨子里，谭景御可也不是什么善茬，真的狠起来，也绝对不亚于谭骥炎。

“所以老爷子的推测是真的，你对这个照片里的男人动了感情？”明明该是让人羡慕的感情，可是在长官的口中吐出，麻麻木木的只如同陈述一件最简单而普通的事情。

“长官，私人感情和工作没有实质的关系吧，就算军方内部要审查沐放，也只是为了确认他不是间谍就可以了，什么时候军方这么闲了，能下属的私人感情都要参与了？”嘲讽的勾着嘴角冷笑着，谭景御这一刻是愤怒的，他不知道沐放为什么会搭乘游轮离开，也不知道黑眼睛是不是在沐放身上，还是说这一切都是白贤策划的，这一刻，谭景御只知道自己愤怒了。

对于沐放的私自离开，他拎着行李走是什么意思？谭景御笑的危险十足，这个笨蛋小放放，过去打不过白贤，被他给阴了也就算了，谁让那个时候自己不再他身边，可是如今，有了自己，这个小笨蛋竟然还敢走，就不怕被白贤给抓走吗？越想越气，越想脸黑，谭景御冷笑一声，既然爷爷知道了，那就更好，省的自己再多说什么。

“老爷子只知道沐放离开了，并没有详细汇报到底是搭乘哪一艘游轮离开的。”长官静静的看了一眼表情变化不断的谭景御，这个部下这一次是动了真感情，对一个男人？长官其实有点不理解的，毕竟他已经是一个五十来岁的人了，娶妻生子，这才是正途，当然，他因为职业的特殊，一辈子都是一个人，很多军情处的人都是如此，单身一辈子，毕竟谁也不能保证自己下一个任务里会不会遇到危险，所以一般不大会愿意结婚，怕给另一半带来伤害。

而谭景御突然选择了一个男人，在长官看来虽然有些的奇怪，但是却也不曾有什么歧视的态度，对于军情处这些将生命押在第一线，随时都可能为国捐躯的特工身上，似乎一切的教条主义都是苍白而无力的，只是谭家不同于一般的人家，所以这一条路估计会很难，尤其是老爷子那样的性格，谭家绝对会是鸡飞狗跳。

谭景御怔了一下，然后嘿嘿的笑了起来，没大没小的将手搭在了长官的肩膀上，笑的得意，“长官，我知道了，你这是在保护我！”

爷爷没有动手，是因为小放放已经自己离开了，可是长官既然隐藏了离开的具体资料，那么谭景御就明白自己可以追上去，然后将不听话的人给绑回来，一想到沐放看到自己那一刻的震惊，谭景御就笑的有些猥琐了。

“我们收到消息，黑眼睛可能在公海上进行交易，而和你有关系的人此刻就在游轮上，这个时间已经到了公海上，所以如果真的查到了交易完成，那么凭借你和沐放的关系，监守自盗这个罪名只怕也要落实了。”长官倒也没有在乎谭景御的没大没小，他一辈子没有结婚，没有孩子，此刻，身侧这个部下，他很多时候也是当成孩子在看待，苛刻的同时却也有着长辈对晚辈的宽容。

“长官，黑眼睛真的是被密码开启了保险箱之后盗窃走的吗？没有用其他的手段或者工具？”谭景御对于这个监守自盗依旧有些的迟疑，不愿意往那一方面去想，可是能知道自己设置的密码，谭景御差不多已经知道是谁了。

“有了怀疑的对象了？”长官看着脸色晦暗不明的谭景御，虽然心里头有些的担心，可是面容之上依旧是冷沉和严肃，能知道密码，或者说推测出密码，必定是身边之人，而且还是亲近的人，可是如今黑眼睛被盗，这就是背叛，来自信任之人的背叛往往是最伤人的。

“长官，沐放在游轮上安全吗？派谁过去的保护他的。”谭景御并没有正面回答，黑眼睛是存放在军方内部的保险柜里，说实话，谭景御也没有想到黑眼睛会被盗窃走，设定的保险箱密码也并不是一级密码，而沐放被牵连进来，谭景御倒是担心他的安全，毕竟有的时候让证据不能说话，就是最好的证据，如果有人对沐放动手，造成意外死亡，而黑眼睛的交易也刚好被拍到留下证据，谭景御明白自己监守自盗就成了铁板钉地的事实。

“谭副市长这个时候应该已经在游轮上了。”长官拿过文件夹，毕竟这是自己最得力的部下，长官也不可能真的放任谭景御被人陷害，所以沐放的安全是首要保证的，目前为止，黑眼睛被盗窃，也是因为军方内部出了叛徒，短时间里还没有查出来，派其他人过去，长官也不放心，担心沐放会被杀，从而将嫁祸谭景御的罪名成为事实，所以没有比谭副市长更好的选择了。

“二哥在公海上？”谭景御错愕的一愣，脑子里怔了一下，然后陡然之间，表情倏地冰冷，站直了身体，眼神阴沉的骇人，“这是陷阱。”

“什么？”长官不解的看着表情严肃的谭景御，虽然说在公海上有些的危险，可是长官自然知道谭老爷子派了人过去在游轮上接应谭骥炎，而沐放也会被带回来，当然这是顺便带回来。

“长官，我请求立刻去公海上！”谭景御表情严肃而凛冽，如果说之前一切的线索都是在自己的推测之中，此刻谭景御却将一切都联系起来了，“沐放在游轮上只怕是背后的人安排好的，二哥也在，爷爷派过去的人如果中间有叛徒，二哥肯定有危险，而且没有防备。”

谭景御突然不敢想象，如果谭骥炎在公海上遇险了，如果沐放也因此被杀了，那么事情将会变成什么样？白贤果真够阴狠，竟然能将二哥引到公海上！该死的，都是因为自己被关押在军方，所以才不知道这一切的信息。

迟疑了片刻，长官立刻答应下谭景御的要求，在他看来，沐放就算真的出事了，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可是谭骥炎是绝对不能出事的，这不仅仅是因为来自谭家的压力，而是因为谭骥炎这个代表着新生力量的主心骨，他绝对不能出事！

未来有太多太多的事情都需要谭骥炎来完成，要培养出一个人才并不是很困难，可是大都数时候，在他们还没有成才之前却已经被折断弯曲了，可是谭骥炎不同，他身后有谭家这个背景，这个靠山，他有手段有谋略，在其他人手里很难通过的决策，可是到了谭骥炎手里就容易多了。

或许依靠一个人并不能真的改变如今中国的现状，可是谭骥炎不是一个人，他是一个团体，是一个群体，在他之下，有很多很多的势力和力量，所以于公于私，长官都不能让谭骥炎真的出事遇到为危险，而白贤之所以敢这样冒天下爱之大不韪，只怕不仅仅是依靠白家的势力，美国政府有没有参与进来，只怕很难判定。

——分隔线——

“谭骥炎，你不是答应我了我不会受伤的吗？”童瞳气呼呼的瞪着眼，表情凶狠，可是给谭骥炎处理伤口的动作却是格外的轻柔。

“这只是小伤。”十一有些不解的看着生气愤怒的童瞳，在记忆里，小七是受了再多的伤，再严重的伤都不会在意的，不是不痛，只是早已经麻木了，习惯了受伤，习惯了流血，即使喊痛也是无济于事，所以又为什么要喊出声来。

十一一开始听到童瞳让自己送药箱过来说谭骥炎受伤了，当时十一是担心的，毕竟谭副市长和她们不一样，那样危险的围堵里会受伤，尤其是听到小七的声音，那样带着急切和不安，十一是真的担心，可是却根本没有想到过来时，谭骥炎只是左手臂被子弹给划伤了，有一道伤口之外，腿似乎因为打斗撞到什么东西上了，淤青了一大块，这对十一而言，或者说对过去的小七而言，几乎都称不上是伤。

“呃，我知道，我有些的小题大做。”童瞳愣了一下，对上十一那满是不解的目光，尴尬的一笑，可是回头面对谭骥炎时，依旧是气呼呼的，瞪着眼，却也是心疼不已。

十一总感觉眼前的气氛自己不该留在这里，所以看了一眼谭骥炎，又看了一眼仔细而小心翼翼给上处理伤口的童瞳，于是转身离开，站在船舱外的甲板上，静静的透过玻璃窗户看向海面。

“没事，只是被子弹擦了一下。”谭骥炎倒是第一次看到童瞳这么气呼呼的模样，怒目圆瞪着，没有多少气势，倒像是被惹急的小野猫，让谭骥炎眼神柔软的几乎可以漾出水花来，大手轻轻的落在了童瞳的头上，比起自己这一点擦伤，其实谭骥炎更担心的是童瞳，毕竟头三个月，是孩子和母亲最为危险的时候，可是自己竟然答应了小瞳来对付蓝家。

谭骥炎知道这是因为之前蓝家安排歹徒差一点绑架了谭宸谭亦他们，所以童瞳愤怒了，可是谭骥炎此刻想想却也后怕，幸好一切都没事。

“谭骥炎，我发现你不关心我了。”确实是小伤，虽然自己心疼的厉害，不过包扎了一下之后，童瞳突然一手丢开手里的纱布，然后在床边坐了下来，不满意的瞪着谭骥炎。

“怎么说？”不解着，谭骥炎发现自己永远都跟不上童瞳的思维，她刚刚还在愤怒的指责自己受伤了，可是瞬间又能立刻换了个话题。

“我是孕妇，肚子里还有一个孩子，你竟然让我面对这么危险的局面，而且还杀了那么多人！”童瞳哼哼着，双手抱着胸口，一脸不满的看着谭骥炎。

“……”谭骥炎保持着沉默，当知道蓝家唆使了那个歹徒挟持了一车的孩子，谭骥炎对童瞳的了解，如果当时自己阻止，她只怕都会自己冲去美国找蓝家报仇，更不用说蓝家还用之前他们孩子的下落做为要挟，只是致死蓝家兄妹都不知道谭宸活的好好的，如今还回到了自己和小瞳身边。

“谭骥炎，你不说话是什么意思，你承认了对不对？可怜我和肚子里的孩子，竟然遇到你这么狠心的男人！”童瞳突然感觉到了委屈，扁了扁嘴吧，“之前看帖子和论坛上都说，女人怀孕了，男人怎么怎么的宝贝，你竟然还让我面对那么多的敌人。”

“我阻止了，你还是会去。”谭骥炎看着童瞳这表情越来越不对，估计再说一会，自己都要成为负心汉了，估计什么莫须有的罪名都要出来压在自己身上。

“就是因为我会冲动，才需要你的冷静，这才互补啊，你竟然纵容我冲动，谭骥炎你是不是故意的，然后等我出事了，好方便你重新找一个！”

孕妇情绪不稳定，而且小瞳这孩子思维太诡异，所以谭骥炎看着指控自己的童瞳，微微抽搐了一下嘴角之后，决定还是保持沉默，多说多错。

“谭骥炎，你都不否认，难道你真的就是这样打算的？”童瞳气鼓鼓着脸颊，然后蹭的一下挪到了谭骥炎的身边坐了下来，小手掐在了他的腰上，不满的拧了拧，凶神恶煞的逼问着，“你是不是真的这么打算的？”

“没有。”谭骥炎再一次明白什么叫做有理说不清，拉过在自己腰上作乱的小手，握在掌心里，然后有些疲惫的靠在床上，顺势将童瞳给抱在了怀里，毕竟很多年没有这样动手了，这会才发现有些的累了。

“好吧，就算你没有，那你也不关心我肚子里的孩子，胎教多重要，你竟然让宝宝还没有出生就听到枪声和厮杀，谭骥炎，你是不是怀疑这不是你的孩子，所以你才能这么狠心那？”童瞳靠在谭骥炎的怀抱里，蜷缩了一下身体，然后再次从他的怀抱里抬起头来，没有了刚刚的咄咄逼人，此刻是可怜兮兮。

这孩子怎么能这么胡思乱想！谭骥炎彻底无语着，闭着眼睛，顺手拉过被子盖住自己和怀抱里的童瞳，低沉的声音刻意的带着疲惫，“睡一会，小瞳，我有些累。”

童瞳这才发现闭上眼睛的谭骥炎看起来是真的有些疲惫，眼下有着黑眼圈，人也似乎是清瘦了一些，让那峻寒冷酷的脸庞显得带着几分的脆弱，童瞳忽然就心疼了，小手轻轻的抚上谭骥炎的脸，然后心疼的在他的薄唇上亲了一下。

闭着眼睛，谭骥炎享受着这一刻的温情暖暖，原来面对这个孩子无理取闹的时候，自己只需要稍微示弱一点就可以了，想到此，谭骥炎终于发现找到了可以对付童瞳的办法，薄唇不由的微微的扬起一个浅薄的弧度。

“不过谭骥炎，你还真没用，我和宝宝都没事，你竟然都累成这样了。”还不等谭骥炎多想享受一下这一刻的软玉温香，童瞳小声的抱怨声就传进了耳朵里，让谭骥炎那笑容不由的僵硬在了脸颊上，然后直接抱着童瞳睡觉，再说下去，

谭骥炎真的怕将自己给气死。

谭骥炎真的这么累了？安静的船舱里，片刻之后，听到那均匀的呼吸声，童瞳动作轻缓的从谭骥炎的怀抱里探出头来，静静的看着睡着的人，没有了白天时的锐利和冷峻，闭着眼，五官峻朗，如同睡着的大男孩一般。

悄悄的坐起身来，童瞳替谭骥炎掖了一下薄被，将空调的温度稍微的调高了一点，这才低头在谭骥炎的唇上又亲了一下，然后才脚步轻缓的离开了船舱，不打扰谭骥炎的休息，从之前煤城的事情开始，谭骥炎差不多连续忙碌了二十多天，劳心劳力，而这一刻，谭骥炎终于放下了思虑，才会睡的这样沉，毕竟即使是铁打的男人也是需要休息的时候。

“十一。”出了船舱，童瞳就看见站在窗口看着外面海景的十一，不由的走了过去，童瞳没有想到会遇到十一，会被她认出来，或许是在自己不知晓的时候，她和十一都已经那样熟悉对方的招式和攻击，所以才会一眼就认不出来。

“小七，之前我在任务里，遇到一个人，他并不太好，可是对我很好。”十一不知道为什么会开口，在过去的任务里，她曾遇到过很多人，可都是匆匆过客，甚至对方连自己的真正的面容和声音都没有见过听过，任务一结束，伪装身份的一切都人间蒸发了，直到下一次的任务开始，她又是一个新的身份出现。

“十一你？”童瞳愣了一下，却没有想到十一突然会开口说到这些，对于自己叛离了特别行动组，童瞳还是有些的愧疚和自责，尤其是此刻站在身边的是自己曾经朝夕相处，能放心的将后背交给她的同伴、

摇摇头，十一温柔的笑了起来，笑容很淡，几乎看不见，此刻伪装的面容看起来很是平常而普通，“我只是有些的奇怪而已，谭副市长对小七很好，是那种可以放弃一切对小七的好。”

今天面对蓝家那么多的高手，激烈的枪战，不管是对十一，还是对童瞳而言，都是再寻常不过的，甚至不算是危险，只是有些的麻烦而已，毕竟对方人手那么多，可是对谭骥炎而言，这却是真的危险，他很有可能在枪林弹雨里丧命，可是谭骥炎却没有迟疑，他坚定不移的跟在了童瞳身边，甚至在那样危险的时候，不惜每隔十分钟就开口询问童瞳的安全。

“不过他对我好，却没有他的事业来的重要，或许是在第二位，如果有一天，我和他的事业只能选一个，他会选择后者。”十一很是平静的开口阐述着这个事实，她之前也认为这样很平常，因为自己每一年只能偶然回去几趟，然后见面，十一很小心的不会让自己的一切暴露出来，因为如果到了必要的时候，如果国安部的命令是狙杀他为任务，或许会很难受，不过十一也能出色的完成任务。

可是在遇到童瞳之后，十一突然发现还有一种如此纯粹的感情，凌驾于一切之上，让谭副市长能放弃自身的安全，让小七能离开行动组当一个普通人，这样简单而纯粹的感情，是不会有背叛，有选择的，十一突然有一些羡慕。

“上校知道吗？”童瞳瞪大了眼睛，她只以为十一只是偶然在任务里遇到这样一个人，曾经，童瞳也曾遇到过很多人，可是早已经淡忘了，如今能记得只是每一次的任务，而记不住任务里曾经遇到过什么人，和什么人说过话，做过什么事情。

“上校不清楚，我只是在任务结束之后，回t市的时候才会见一下，他只当我是一个普通的经常出去采风的摄影师而已。”摄影师是十一的一个身影掩护，如同童瞳过去是玉石雕刻师一般，当没有任务的时候，童瞳之前完全是宅在公寓里，很少出门。

而十一也差不多如此，只不过比起童瞳，她曾经偶然也像是一个城市里普通的人一般，走在大街小巷，在遇到那个人之后，十一会有些的奇怪，也有些的期盼，因为每一次任务回来之后，不再是一个人，会有电话准时的等着自己，可是十一却也是理智的，正因为看的透彻，所以她才知道那个人永远做不到谭副市长这样的舍弃，如同她也无法舍弃掉自己这个特殊的身份。

童瞳看着十一，忽然不知道该说什么，她原本就是话不多的人，十一也是如此，以前在行动组的时候，除了因为任务而必要的交谈，根本没有过多的联系，而童瞳知道自己因为这样诡异的离奇死亡，然后重生才能如同一个普通人一般，可是即使如此，童瞳目前的还被上面那位给观察着，至于最后要怎么处理，也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命令下来。

可是十一不同，她还是行动组的人，如果想要过上普通人的生活，那是根本不可能的，童瞳看着站在一旁，几乎能让人直接忽视她存在的十一，“如果你能像我这样就好了。”

“嗯，可是这样的几率应该小到百亿分之一吧。”十一笑了一下，连眼睛里都有了淡淡的笑意，只是点了点头，能和小七这样当一个普通人，感觉也很好，即使是一个人的话。

“或许有其他人也是这样，只是我们不知道呢？”童瞳看起来有点呆的小脸上不由的迸发出光芒来，说不定这样十一也可以当一个普通人了。

“这倒是，不过如果我也死了，上校肯定会生气的，你走之后，上校越来越冷了。”十一看着不解的小七，其实也只有小七不知道上校只有在和小七的时候才会温柔的，其他时候，上校是冷血而绝情的。

“游轮很大，我们去逛逛？”童瞳看着十一，忽然开口提议，自己和十一一起出过任务，一起经受过残酷的训练，一起杀过人，可是她们似乎没有和普通人一般一起逛过。

“我们是朋友，闺蜜？”十一扬起嘴角，脸上笑容加深了几分，向着童瞳伸过手，虽然有些奇怪的感觉，不过倒也可以。

“当然。”童瞳用力的点了点头，然后握住十一的手，如同两个最亲密的朋友一般，曾经，她们面对着枪林弹雨，曾经她们背负着一个国家的沉重压力，可是这一刻，至少她们可以将自己当成一个普通人。

游轮有六层，极其的奢华，各式的精品店铺应有尽有，很多还是国内没有的顶级品牌，赌场酒吧也是配备齐全，外面甲板上还有一个巨大的游泳池，为要猎艳的男男女女更是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十一，这个包四十五万，我没有看错小数点吧？”站在店里，童瞳有些紧绷着小脸，她是想要送一个礼物给十一的，以前似乎从没有这样的想法，那个时候，能知道任务里同伴们安全的回来，就是最好的消息，可是如今童瞳知道自己和十一是朋友，所以送礼物也是应该的，童瞳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就滋生出这样的想法来，可是当看到这个桔色小包的价格之后，童瞳感觉以前每一次任务奖励的奖金根本就不够用。

“很贵。”十一点了点头，同样也有些的咋舌，她比小七好一点，更加融入在社会里，可是除了任务里，偶然会需要入住星级的酒店，偶然会消费一些天价的酒水和服装珠宝外，更多时候，十一也如同一个普通人一般，住一般的公寓，买的也是一辆普通的车子，这样的价格，十一虽然知道在奢侈品里不算什么，可是对十一和童瞳而言都已经是天价了。

“不要随便摸，看不起就不要进店里来，这可不是你们这些乡巴佬能买的起的，摸坏了摸脏了，卖了你们都赔不起！”专柜小姐讥讽的勾着嘴角，嘲笑的看着眼前两个如同土包子一样的童瞳和十一，冷哼一声，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是她们这样的人能来得起吗？估计是游轮上的服务员一类的下等人，不用工作的时候就想来这些精品专柜冒充上等人。

“我没有带卡，买不起，要不我重新选一个便宜的礼物给你？”童瞳这一次和谭骥炎过来是为了找蓝家了断的，所以精简了装备之后，身上就只有一千多块钱，完全忘记了要将银行卡带出来。

“嗯，我也不是很喜欢，只是看起来大小合适。”十一应下话，她习惯佩两把枪，不仅仅是她左手和右手都能开枪，也是一种懒得改的习惯，这么多年就养成了，所以即使没有任务的时候，如同一个普通人一般出去，她也会随身带两把枪，身上一把，包里一把备用的。

专柜小姐原本以为眼前的童瞳和十一应该非常羞愧的离开，毕竟她们都承认了绝对买不起这样的包包，可是让她意外的是，眼前的两个人却半点不会感觉到羞耻，竟然还一脸的坦然。

“没钱就不要进来耽误我时间，真是够了，现在这样的人怎么这么多，没钱也想装阔，恶心死人了……”专柜小姐有点的不解气，愤恨的开口，她长的还不错，昨晚上原本以为可以钓到一个好男人，即使一夜情也是好的，至少在这一趟为期十五天的航行里，随便勾搭上男人买一件珠宝首饰，都价值上百万，绝对值得了。

可是却没有想到昨晚上竟然看走眼了，陪着那个混蛋男人一晚上，被他折腾的最后昏过去，到后来才知道根本是游轮上的一个船员，那一套名牌服装还是借来充面子的，所以此刻，专柜小姐对童瞳和十一

就非常的不待见。

“有点吵。”童瞳还是不太习惯这样喋喋不休，带着尖锐的声音，看向一旁的十一，却见她果然也是点了点头，她们虽然在适应融入正常人的生活，可是终究还是不一样的。

所以当童瞳和十一刚要出门时，眼前一个金发碧眼的外国女人正好在身边两个女人陪同之下一起进来，于是童瞳和十一在店铺里面，三个人高马大的外国女人在店铺外，正好挡住了门，这是玻璃的向外推的门，所以童瞳和十一要出门，自然需要外面三个女人让开一下，她们才能推门出去，再让她们进来，这原本也是一件无关大小的事情，可是在这一艘豪华的游轮上，多的是非富即贵的人，自然有些看来是不需要的冲突也会随时随地发生。

童瞳自认为不是惹事的人，刚刚专柜小姐那一番直白的嘲讽和讥笑，童瞳根本就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而十一虽然比童瞳要懂一些人情世故，可是十一看起来就是柔柔和和的一个人，偶然会在嘴角当着淡淡的笑，所以十一即使知道了，这样的事情也不会让她有任何的情绪波动，毕竟都是特别行动组出来的，不要说言语上的挑衅，就真的酷刑对付上了，童瞳和十一也能保持冷静，面不改色，可是在从小就是军事化的残酷训练里，唯独一点是童瞳和十一的底线，她们曾经是这个国家的武器，对于这个国家，有着无法言语的敬爱，所以一般不犯到童瞳和十一的底线，她们是绝对不会多加理会的。

“中国猪！”因为童瞳和十一的衣着很是普通，童瞳还好一点，多少有一张精致的小脸，十一在伪装之后就普通多了，几乎是从身边走过都不会注意一眼，而此刻三个外国女人等玻璃门被推开之后，讥讽一笑，眼中满是嘲讽。

为首的女人依莎娜是个富商的女儿，可惜她从小就看中的青梅竹马，原本一直思思念念的想要嫁给对方，可是到头来才发现，对方只将自己当成妹妹一样照顾，而是娶了一个黑头发黑眼睛的中国女孩，这让伊莎娜恨的去婚礼现场羞辱中国新娘，可惜却被新郎官冷酷的赶了出去，所以愤怒之下，带着两个一直家事不如自己的好友搭乘游轮旅游散心，而此刻看到童瞳和十一就挑起了她那满腔的怒火。

童瞳和十一对望一眼，然后准备离开，可是此刻，店铺里，却见伊莎娜拿出钥匙在刚刚童瞳看到的桔色包包上用力的划了一下，划掉了一块皮，然后骄傲一笑，盛气凌人的开口，“买不起，你们将物品弄坏了，难道不知道要赔偿吗？”

童瞳看着十一，十一看着童瞳，她们在特别行动组这么多年，接受了无数次的训练，也接受过很多现场模拟训练，栽赃陷害这样的事情，童瞳做过，十一也做过，甚至都做的非常的漂亮，根本让人找不到任何的破绽，可是这样拙劣的，当着当事人的面栽赃陷害的事情，童瞳和十一都傻眼了，难道这个外国女人的脑子里都是水吗？这么白痴的举动，她准备陷害谁？

不要说店铺里有监控探头，而且她用的是自己的钥匙划掉了包包上的皮质，钥匙上留有纤维不说，她一手拿着包，指纹也留下来了，而童瞳和十一根本从始至终都没有碰过一下，用这样的办法来栽赃陷害，童瞳用看白痴一般的眼神看了看伊莎娜。

“十一，我们走吧，她估计脑子不太好使。”虽然说游轮上配备了医生，可是一般而言，精神方面的疾病是很麻烦的，而不像惹到疯子，童瞳无比同情的看了一眼挑着眉头，冷笑的伊莎娜，然后要拉着十一离开，欺负外国人没有什么的，也弄不成国际纠纷，可是欺负一个外国疯子，说起来都显得有点不厚道。

十一看了看童瞳，然后笑了起来，小七有时候果真和普通人想法不一样，当然，对十一而言，这样的挑衅她也是不会理会的。

专柜小姐此刻是有些的傻眼的，这可是四十多万的包，就这样给划掉了，如果真的赔起来，自己所有的存款就都只能赔这一个包了，而此刻，伊莎娜高傲的看了一眼专柜小姐，高傲一笑，从自己手里的小包里拿出钱包，然后掏出一叠美金丢给了专柜小姐，其中的意思不言而喻。

这至少有两千多美金，折合人民币可是一万多，专柜小姐立刻会意，然后大步的走了过来，尖锐着声音对着童瞳和十一开口，“你们两个没钱买东西就算了，竟然还将包给损坏了，这可是专柜，不打折的，四十五万！”

睁着眼睛说瞎话，童瞳和十一算是见识到了，而此刻，三个人高马大的外国女人更是骄傲的笑着，如同看好戏一般看着眼前的这一幕。

专柜小姐也知道如果不处理好这件事，即使最后能让三个外国女人赔了包的钱，可是这件事一旦闹出来，自己肯定要丢了这份工作，同样是工作，比起其他的共组，在游轮上想要钓到凯子可是简单多了，即使是一夜情，也能弄到不少好东西。

“看什么看，难道你们还想要赖账吗？”专柜小姐厉声的指责着，鄙夷的看着童瞳和十一，“原来现在还有这么多仇富的人，买不起，就将包包给划掉了，丢人丢到国外了！”

“没有钱赔的话，我们可以替你支付，不过看你们这穷酸样，给我们当佣人还不够资格，不过勉强给我们磕头赔礼吧，磕到我高兴了为止，这钱我就替你们给了。”伊莎娜讥讽的冷笑着，眼神狰狞起来，她原本是不知道什么中国磕头赔礼，不过在中国举行的婚礼上，伊莎娜才知道那个高傲的男人，竟然和那个下贱的中国新娘一起给她的父母磕头，伊莎娜此刻恨不能将所有的恨意都发泄到眼前的童瞳和十一身上。

童瞳呆呆的看着叫嚣的伊莎娜，然后看了看被划掉的包，谭骥炎肯定又要说自己惹祸了，可是这真的和自己么有关系，“十一，我们走吧。”

这边一看童瞳和十一连辩解一句都没有就要离开，专柜小姐快速的按下报警器，反正事情已经闹大了，真的到了查看监控的时候，自己就说当时只当时这两个女人划掉了包包，没有想起来看监控，不管如何，得罪两个没有钱么有身份的女人，怎么也比得罪这些有钱有势的外国女人要好。

游轮上配备了船警，就是为了防止出现什么意外，而童瞳和十一还没有准备解释时，却见伊莎娜使了个眼色，身边的两个外国女人立刻娇媚的缠上了船警的手臂，妖娆的笑着，波涛汹涌的胸脯有意无意的挤到两个船警的手臂上。

而两个船警也是外国人，看了一眼，自然也知道这发生了什么事情，比起给两个不怎么样的中国女人解围，他们更宁愿事情解决了之后，抱着两个性感尤物去床上翻滚一番，虽然在船上也能遇到不少女人，可是这么火辣而风骚的女人可是极品少见的。

“小姐，破坏了东西自然要赔偿的。”看到童瞳的姿色还不错，虽然不比身边这个丰胸翘tun的尤物，中国女人的优雅和神秘，依旧让这个黑人船警动了邪念，人高马大的走了过来，然后边和童瞳说话的时候，一边将狼爪子向着童瞳的腰上摸了过去。

在所有人看好戏的目光里，十一依旧安安静静的站在一旁，脸上表情淡淡的，配上她原本就伪装的不出色的脸，几乎让人忽视了，可是如果仔细看就会发现十一那接近浅褐色的眼瞳里有着笑意一闪而过。

杀猪般的惨叫声响了起来，黑人船警的手还没有摸到童瞳的腰，就被她反手给扭住他的手腕，然后指尖陡然之间发力，黑人船警脸上原本那猥琐的表情立刻被痛苦所代替。

“十一，谭骥炎都说我惹事，你说我是不是很冤枉！”童瞳松开手，表情很是无奈的看着十一，自己是真的不惹事，买不起的包包的时候，自己就和十一要离开了，可是现在就弄成这样一副局面，连童瞳都很怀疑自己难道真的就是惹祸的苗子。

十一笑了笑，看着无可奈何的童瞳，的确不是小七惹的麻烦，只是有的时候，麻烦就自动惹上身来一般，而这边，黑人船警抱着疼痛的手，然后恼羞成怒的看着童瞳，和一旁的船警快速的走了过来，抡起了粗壮的胳膊，想来是要动粗了。

我的胎教！童瞳如同没有看见两个凶神恶煞的男人，只是用无奈的目光低头看着自己平坦的小腹，这样孩子出生之后，不会很暴力吧？

就在一众人看好戏的目光里，童瞳身影一动，握成拳头的手攻击的是两个船警的腹部要害处，力度之大，让他们跌在了地上抱着肚子惨叫着，却再也没有力气爬起来耀武扬威。

“怎么回事？”随着一道威武的声音传了过来，这一艘豪华的游轮却是中国船长，而且是一个真正的北方男人，很高很魁梧，常年在船上，皮肤被海风吹的有些的粗糙，黝黑却显得健康，白色的制服，带着船长帽，冷眼看着眼前混乱的局面，气场张扬，让现场立刻安静下来。

专柜小姐惊了一下，没有想到原本只是一件小事却刚好遇到潘船长过来巡视，不过看着表情没有什么变化的童瞳和十一，这两个下巴老的女人估计也不敢告状，所以专柜小姐又稍微的冷静下来，然后快速的走到潘船长面前。

“船长是这样的，刚刚这两位小姐看包之后，这三位小姐也过来了，发现这个价值四十五万的包包被划了，而后面这三位小姐指控是前面两位弄坏的，让她们按照原价赔偿，不过她们不承认，这才导致船警过来了。”模棱两口着，专柜小姐凭借着一副好口才，立刻将事情大致的说了一遍，当然，将自己身上的错过是推得干干净净。

“四十五万只要你们磕头而已，算是你们赚了，你们中国人工资过一年能赚几万块，这可是你们工作十几年的

钱。”伊莎娜依旧趾高气昂的开口，不屑的目光越过潘船长之后，然后得意洋洋的看着童瞳和十一，吃准了她们只是普通人，身上穿的也是普通的衣服，而且是买不起任何专柜里的包包，否则专柜小姐也不会看不起她们，从而选择帮自己。

“店里的监控呢？”潘船长皱了一下眉头，洪亮的声音带着公正，不偏不倚，让人无可挑剔，既不在乎眼前几个外国女人，也不会瞧不起自己的同胞，只是寻找最简单快捷的方法。

“监控……坏……我去调出来！”专柜小姐原本还想要撒谎，可是对上潘船长那冰冷的一眼，立刻后怕起来，快速的跑回了店里。

片刻之后。

“小姐，监控画面显示的很清楚，请照价赔偿。”潘船长直截了当的开口，然后让专柜小姐将包包包装起来，自己接过发票看了一眼数字递向了伊莎娜。

脸色气的有点发白，伊莎娜没有想到眼前这个船长这么不知好歹！冷笑一声，然后骄傲的拿出银行卡，“这一点钱我还赔得起，不像你们中国人，都是强酸货，挤破头的想要到国外去，就算在我们国家当下等的工人，当佣人，当清洁工也好比留在中国赚不到钱！”

伊莎娜是富商之家，从小娇生惯养，性格更是骄纵，尤其是看不起贫民，更不用说自己暗恋多年的男人娶了一个中国新娘，更是愤恨不已，将矛头指向了童瞳和十一，“除了出卖体力，你们有什么？”

“娜娜，听说中国古代又琴棋书画，不过那都是历史久远的时候，现在的中国人除了会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和**外，估计什么都不会，哪像我们这些小姐天生就是贵族，从小学习艺术和礼仪，尤其是娜娜你，可是被称为社交公主，每一次舞会上都是最耀眼的明珠。”一旁的女人附和的开口，极力的赞扬着伊莎娜，毕竟跟着找个有钱的金主，如同这一次出来，吃穿住行都是免费的，不需要花一个子。

“小姐，既然事情已经解决了，请回船舱休息吧。”潘船长也没有愤怒，毕竟眼前的外国女人一看就知道是非常有钱的，而潘船长这一艘豪华游轮之所以有生意，也都是拜这些有钱人所赐，所以潘船长也绝对会给她们留几分的面子，毕竟顾客就是上帝。

“哼，怎么？你们只敢当缩头乌龟，不敢开口反驳了吗？”伊莎娜有些的气愤，自己说了这么多，这两个中国女人竟然一点表情都没有，和那个下贱而低等的中国新娘一样，只会当老好人，只会伪装温柔。

童瞳看向十一，两个人对望一眼，毕竟曾经都是特别行动组的人，所以还是不太习惯被这么多人围观注视，有种自己是动物园里的动物一般的感觉，所以不管是童瞳还是十一宁愿离开，可惜伊莎娜康她们两要走，却更是耀武扬威的得寸进尺。

“想走？惹我生气了就想走，你们今天要不给我磕头赔罪，要不就跳海里，游回中国去！”占据着身高的优势，伊莎娜脚步一个上前，抬手将拦住要离开的童瞳和十一，想走没有那么容易，这口恶气不出出来，伊莎娜一辈子都会不甘心！

有时候有的人就是如此，你不理会还不行了，黏着你找你麻烦，童瞳和十一其实还真的没有遇到过眼前这样的阵势，以前她们如果是出一般的任务，都是直接灭了目标之后，干净利落的离开，有的时候需要融入人群里潜伏，也都是在伪装之后，让人无视存在的那一种，越普通越不惹人注意越好，正是因为这样的低调，所以不管是十一还是童瞳还真的没有遇到过这样不讲理，蛮横霸道的女人。

“小姐，请不要太过分！”潘船长脸色也有些不悦，虽然他不能得罪顾客，可是眼前这两个中国女孩虽然看起来穿着普通，可是也是游轮上的客人，自然不会让她们在自己的船上被外国女人欺负了去。

“我就是过分又怎么样？”伊莎娜娇纵的冷笑着，居高临下的看着童瞳和十一，比起童瞳的清瘦和娇小，十一虽然要高一些，不过也是挺瘦的人，而伊莎娜可就高上许多了，外国女人骨架大，所以看起来就有一种大野狼欺负小白兔的感觉，“船长听过海瑟家族吗？如果船长你不想继续在海上赚钱，就尽管得罪我！”

伊莎娜自然有骄傲的资本，她母亲的家族说句不好听的就是海盗，所有在海上讨生活的人都知道海瑟家族，虽然海瑟家族早已经不做打劫的勾当，可是如果真的有人得罪了海瑟家族，那么他们也不介意再充当一次海盗。

潘船长脸色变的阴霾起来，却没有想到眼前的外国女人竟然有这样雄厚的背景，如果真的闹起来，只怕不但保不了这两个中国女孩，甚至以后都不能在海上航行了。

“你到底想要怎么样？”童瞳也有的不满了，她原本不会因为一个外人有情绪波动的，可是十一不同，十一是童瞳这辈子的伙伴，是她的朋友，套用十一的话来说还是闺蜜，所以童瞳真的很想和十一好好的当普通人一般逛一逛，然后给十一选一件礼物，可是所有的心情都被破坏光了。

童瞳虽然不高兴，不过也只是皱着纤细的眉头，樱红的嘴角因为不满而垮了下来，绷着小脸，扎起的黑发吹散在身后，映衬着一张精致而美丽的小脸，比起火辣性感的伊莎娜，东方女孩的神秘和温雅，更能吸引人的眼球。

在所有人眼里，伊莎娜就是脱的光光的裸女，可是童瞳却是裹着轻纱，犹抱琵琶半遮面，一个太过于直白虽然有着视觉的冲击，可是却失去了美感，而童瞳这样却是刚刚好，美丽外加优雅的娴静。

“磕头道歉！我就放过你们两个！”伊莎娜不屑的看了一眼童瞳，知道船长也忌惮海瑟家族的势力，所以更加的骄傲。

“不可能！”童瞳有些担心的拉住十一，自己多少已经当了很久的普通人，可是十一她一直都在行动组，童瞳还真的害怕十一不高兴了，直接动手，眼前嚣张的外国女人就真的被丢到海里喂鲨鱼了。

“既然你们钱多，那我们比试一场如何？比赛的项目随便你们选择，花红就定位一百万……”十一笑着开口，声音柔

和，普通的小脸上表情也是淡淡的，扫了一眼四周，然后继续道，“一百万美金或者欧元都可以。”

虽然说在场的都是有钱人，游轮上也都是有钱人，可是听到这个数目，也都还只震惊了一下，毕竟不管是童瞳还是十一看起来都太普通了，即使童瞳有一张不错的脸。

“好！”伊莎娜甚至没有问童瞳和十一有没有一百万，因为对她而言，能羞辱带到中国人，发泄心头的这口怒气才是真的。

潘船长目光有些锐利的看着平静的童瞳和十一，难道她们根本不是普通人，来游轮上也是为了设局骗钱的？之前军方的一队人早已经在了岸上，谭骥炎三人上来时，也是神不知鬼不觉的，所以即使是潘船长也不知晓。

外国人常当做消遣的不过是桥牌一类，或者是赛马什么的，当然在游轮上赛马是不可能的，所以伊莎娜当报出了海瑟家族的名号之后，就有人自告奋勇的过来了，毛遂自荐的是一个英国的年轻男人，爱好的是台球。

台球也许很多人都打过，可是比起真正正规的球手，就差太远了，英国男人名叫威廉，曾经是一个业余台球手，或许很多人认为业余的和职业的球手而言根本不值得一提，但是同样的道理，对于业余球手而言，要比赛的童瞳和十一甚至可能都不会打台球。

潘船长的是一艘奢华的游轮，自然也有专门的台球时，装潢的非常高雅，如果不是正中间的台球桌，不知道的人还以为进的是一个让人休息的包间。

威廉已经换了一身专业衣服，身后背着包，里面正是他保养多年的球杆，对于一个差一点能成为职业的台球手而言，威廉已经是很专业的。

金黄色的头发，一张白皙英俊的脸，有点雀斑，笑起来很是阳光，威廉潇洒的用手指弹起了一枚硬币，童瞳直接猜错了，好让威廉先开球。

威廉笑了笑，甚至还优雅的如同绅士一般欠身，这才拿起自己的宝贝球杆走向了台球桌，拨了拨刘海，弯下腰，修长的体形，常常的球杆握住手中，一手握住球杆的尾部，左手拇指和食指张开，球杆头部抵在虎口处，右手用力送出球杆。

摆成三角形的球堆被母球炸开，威廉一笑，对于自己的开局很是满意，眯着蓝色的眼睛观察了一下桌面，然后再次的俯下身，连续推杆，啪啪的清脆声响起，球一颗一颗的被母球撞进了球洞里，连续五杆进了五球，自然是赢得喝彩声一片。

伊莎娜得意的看着站在一旁的童瞳和十一，她可不是什么草包公主，既然是比赛，之前没有约定让谁来比赛，所以伊莎娜绝对不会认为自己犯规了，当然，中国人如果能从游轮上也找到一个球手来比赛也是可以的，前提是她们能找得到吗？会打台球的人也许有，但是打的要比威廉还好的，估计不可能。

威廉打球时嘴角也是在笑，可是多了一股球手的凌厉，他的思路非常的清晰，每一球都在为下面的球考虑着，等到桌子上只余下三颗球的时候，啪的一下，威廉却不小心用力过猛，母球撞到了桌沿又被弹了回来，滚到了桌子的另一边，而威廉此刻要打的五号球和母球中间间隔了两颗球。

就在其他人，甚至包括懂一些台球的潘船长也认为威廉这一下有些麻烦了，却见威廉自信一笑，半个身体几乎都压到了桌面上，摆好了姿势和角度，推杆，啪的一声，打出了母球，却见母球笔直的撞到了卓沿之后，竟然向后退了过来，绕过了中间的两颗球，和五号球形成了完美的角度，竟然是一个完美的退球！

现场掌声一片，伊莎娜三人更是骄傲不已的笑着，端着酒杯，优雅的啜了一口红酒，已经是胜利在望了。

半个小时之后，轮到童瞳这边开局，童瞳原本自己上的，然后突然想起自己肚子里的孩子，表情垮了下来，台球的姿势有的时候需要腰身贴在桌面上，童瞳怕压到肚子里的孩子，所以将拿起的球杆又丢给了一旁的十一，“你来吧。”

十一很是柔和，相对于童瞳还算出色的脸，十一就显得更加的普通了，只是偶然会在唇角边露出一抹淡淡的笑容，让人感觉这不是一张麻木的脸，还是会笑的，虽然笑起来也不怎么好看，十一的声音也是带着温柔，很轻很慢，“嗯，好的。”

所有人都怀疑童瞳和十一真的会打台球吗？毕竟一般男人打台球的多，女人的话真的不太多，而且会打和打的好是完全两个概念，任何一样竞技运动都不是哗而取宠的浮夸，所以十一即使会打台球，在其他人看来也不过是会而已。

十一站定在球桌边，甚至没有怎么看，直接的拉杆，瞄准母球然后用力的打了出去，母球撞到了球堆，然后只听见不断的声音，所有人都惊呆了，没有人看得出十一这一杆球究竟用了多大的力度。

一颗一颗的球向着四面八方滚了过去，然后又一颗一颗精准的掉进了球洞里，十一竟然第一杆打进了五个球，这样的开局让所有人瞪大了眼睛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看见的。

十一看了一眼童瞳，柔和一笑，再次的拿着球杆压下纤瘦的身体，又接连打了四杆，依旧是将四个球精准的送进了球洞里，而此刻有人惊呼出声，这才发现十一刚刚打的四球竟然都是连号打的，这可不仅仅是一般的技术了，威廉的表情从僵硬转为不可思议。

虽然之前的比赛规则，球是按照号码的大小打的，可是十一这样华丽丽的连号打，无疑是技胜一筹，啪啪啪，连续三声，当十一再次拿着球杆站直了身体时，现场的掌声格外的热烈，很多原本感觉十一面容普通的男人，看向十一的目光里多了一抹光芒。

十一一杆清了三局，很是华丽的赢得了这一场的比赛，如果说威廉是一个业余球手，那么十一的技术绝对算的上是专业。

“你好几年没有打了吧，动作看起来生疏了不少。”在众人一片惊叹的目光里，童瞳将水递给了十一，因为熟悉，所

以童瞳能看得出十一的技术并没有完全的发挥。

当初为了锻炼手和眼的精准度，行动组的人没有少打台球，当然也有其他办法可以锻炼，但是打台球是最好的一种选择，因为让他们又多了一项技能，即使日后不一定能用上。

“嗯。”十一点了点头，她一直以为小七并不在乎行动组的同伴，如今才发现，原来小七也是默默的关注着所有人，十一想到此不由的笑了起来，转过头看向脸色阴郁的伊莎娜，“一百万美金。”

“十一，我们有钱了，去买包吧，买两个相同的，一人一个。”童瞳高兴的拉着十一，不用自己的钱来卖奢侈品的感觉似乎很好，童瞳已经开始想着自己的赌术也是不错的，要不要以后去赌场逛逛。

有现场这么多人在，而且对于上流社会而言，输了便是输了，所以伊莎娜虽然气愤不甘，可是却也只能转了一百万美金到十一报出来的账号上，不过还是聪明的记下了十一的账号，只等着自己回去之后，好好的招人教训十一。

“小瞳，你先去选，我去一下洗手间。”十一面色平静的开口，看着童瞳走向了电梯之后，身影一动，却已经迅速的擒住了角落里原本要离开的人，眼神陡然之间锐利如芒，然后看清楚来人之后，杀气收敛下来，竟然是沐放，十一之前调查过童瞳，所以自然也就知道了沐放。

“我是小瞳的朋友。”沐放勾着薄唇笑着，他也是很意外竟然会在游轮上看到童瞳，不过也看到了暗中跟在不远处的李成，沐放便知道谭骥炎肯定也在这里。

“你怎么在这里？”十一知道沐放是童瞳的朋友，可是他也出现在这里实在是有些的奇怪，或许是天生的谨慎，隐隐的，十一感觉到有些的不对劲。

为什么会在这里？沐放愣了一下，俊美如斯的脸上笑容有些的黯淡，随后又强撑起笑容，慵懒的眯着桃花眼，如同只是一个普通的观光客，“你误会了，只是巧遇而起，我是搭乘游轮离开四处旅游的。”

“巧遇？”如果只是普通人，十一会相信只是巧合的遇见，可是如今谭副市长在这一艘游轮上，小七也在，如今沐放也在，十一便不认为真的有这么多的巧合了，手一挥，暗中一个跟着十一军情处的特工立刻过来了。

“保护好沐先生，通知李成，让小瞳回来。”十一低声的开口，目光扫了一眼四周，并没有发现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可是身为行动组的一员，十一比起如今的童瞳更加的谨慎而小心。

沐放是感觉眼前的十一有些小题大做了，自己早在三天之前就准备搭乘游轮离开的，而他更好奇是童瞳和谭骥炎是怎么在，可是不等沐放询问十一，十一却已经进了电梯离开了。

船舱里谭骥炎是还在睡的，十一过来时，童瞳还没有来，当察觉到开门声时，谭骥炎倏地睁开眼，狭长的凤眸之中迸发出锐利的光芒，不过在看清楚是十一之后，立刻敛了气息，低沉的声音还带着几分的初醒的沙哑，“出什么事了？”

十一刚要开口回答，船舱的门再次被推开，童瞳听到李成的话之后，急切的跑了过来，“发生什么事了？”

“我刚刚在船上看到了沐放，不过已经让一个人过去保护他了。”十一平静的开口，虽然感觉似乎有一个天大的阴谋在，可是面容倒是依旧冷静。

“沐哥在船上？”错愕之后，童瞳脸上漾出了喜悦的光芒，而一旁谭骥炎却冷沉着峻脸，沐放在游轮上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巧合，一种是有心人而为之。

沉思着，谭骥炎坐直了身体，对于谭骥炎而言，这绝对不可能是意外的巧合，而且就算真的是巧合，谭骥炎也会小心谨慎的当这是一个陷阱来处理。

小御如今还在军方内部审查，罪名是监守自盗了无价之宝黑眼睛，如今游轮还在公海上，如果沐放身边出现了黑眼睛，若是再发生意外的话，那么小御这个罪名就落实了，可是自己和小瞳也在游轮上，看来蓝家约在公海上了断，这一艘游轮航线同样经过这一片海域都不是巧合。

“小瞳，一会你留在这里保护沐放。”谭骥炎不想让童瞳再次涉险，而且沐放对谭景御的重要性，所以谭骥炎宁愿让童瞳和沐放在一起，“让他到我们这边的房间里来。”

谭骥炎这一次带了一对十五个人在游轮上，其中有五个人是谭老爷子的亲信，也是谭骥炎完全可以信任的人，再加上谭骥炎自己，还有李成，十一在，即使那十个人里有白贤的人，也不需要忌惮什么了。

“如果白贤要杀了我，在游轮上有什么办法？”谭骥炎询问的看向十一，虽然他已经肯定这一切都是一个陷阱，一步一步将自己引到这一艘游轮上的陷阱，可是对于暗杀这一类，谭骥炎还是相信十一懂得更多。

“最简单的一种是暗杀，不过你身边带着人，一次不成功的话就能暴露暗杀计划，对方应该不会采用，还有一种就是炸掉游轮，或者破坏游轮，造成和蓝家之前那艘船一样的事故。”十一淡淡的开口，如今在公海上，如果游轮上也带了屏蔽信号的**，再破坏了船身之后造成游轮沉入海中，谁也逃不掉，虽然会让满满一艘船的游客做为陪葬。

谭骥炎点了点头，白贤绝对会这么做，看到身边皱着眉头的童瞳，谭骥炎沉声一笑，表情并不显得严肃，大手握住了童瞳的手，“没有关系，我们已经提前察觉到白贤的计划，就可以安全渡过了。”

“白贤到底准备怎么做？”对于这些阴谋陷阱，童瞳实在是想不透彻，不过看谭骥炎自信满满的模样，童瞳自然也安下心来。

“白贤先是怂恿蓝家让歹徒绑架了一车的孩子，能成功更好，即使不能成功，蓝家依旧会利用之前孩子的下落将我们引到公海上，如果在船上蓝家兄妹能杀了我们，白贤自然就不用下一步计划了，而且罪名是蓝家兄妹承担的，和白贤没有任何关系。”

谭骥炎沉声的分析着，不得不说白贤是一个非常难缠的对手，精明却也心狠手辣，“如果蓝家也失败了，我们会到这一艘游轮上，这个时候我们肯定放松警惕，白贤可以安排人炸毁游轮，让我们葬身大海。”

“那沐哥呢？为什么让沐哥到这里来？”童瞳不解的看着谭骥炎，气鼓鼓着小脸颊，对被白贤如此算计谭骥炎，想要杀掉谭骥炎，是非常的痛恨和不满，童瞳见过白贤一次，在咖啡店里，那个男人看起来是如此的年轻而优雅，可是心肠却是如此的狠毒，为了杀谭骥炎，他可以用这一船上千条无辜的性命来陪葬。

“小御被军方内部审车监守自盗了黑眼睛，沐放和小御的关系非同一般，如果在游轮炸毁之前，查到沐放身上有黑眼睛，那么即使我们死了，小御也会背上这一条罪名，当然，白贤可以将这一次的炸船事故编造成沐放和卖家交易黑眼睛，双方交易失败，导致开火，最终将游轮炸毁，我们只是附带的牺牲品。”不管是什么样的设局，只要结果出现了，谭骥炎可以想象的出谭家之后的危机，游轮上的一切是死无对证，小御身上的罪名也落实了，这对白贤而言是百利而无一害。

如今局面虽然不可测，可是对谭骥炎而言，他们却已经抢先了一步，而沐放过来时，完全不知道自己的行礼里怎么就多了一个精致的礼盒，白色的绒布上摆放的正是一颗异常璀璨的黑色钻石，即使船舱里没有开灯，没有一点瑕疵的黑眼睛依旧有晶莹的光芒，钻石内部宛若是一道流动的水流，那光芒几乎是活着，让人看了似乎要被吸到钻石里去，美的无法用言语来形容。

“谭骥炎，我们要怎么做？”童瞳战斗精神昂扬，此刻浑然忘记了要胎教什么的。

十一也是准备好了听从谭骥炎的调遣，只是船上有一千多游客，一时半会想要找到白贤的人几乎是不可能，而谭骥炎带过来的一队人里，有十个人也不能确定他们到底有没有被收买。

“用不变应万变，我们直接乘快艇离开，让直升机过来接。”谭骥炎峻冷的脸庞上带着狂傲的气势，白贤计划了这么周全，可是只要自己带着小瞳离开了游轮，那么白贤的一切计划都会落空，同样也能挽救游轮上的上千条生命。

“谭骥炎，你怎么能不战而逃呢？”扁着嘴巴，童瞳失望的看着谭骥炎，虽然已经过了很久普通人的生活，可是骨子里那么多年的训练之下，童瞳依旧是好战的，这会虽然知道谭骥炎的计划非常好，可是总感觉有点失望。

“胎教。”峻脸抽搐了一下，谭骥炎看向童瞳依旧平坦的小腹，这孩子难道就没有一点当妈的自觉吗？

“我在船上看到了关露。”沐放也没有想到能遇到童瞳和谭骥炎，更没有想到自己只是离开却已经被白贤给算计到了，甚至用来陷害谭景御，一时之间，俊美无俦的脸上表情有些的复杂。

“李成，你立刻过去，看看关露的行礼或者船舱里有没有炸弹！”谭骥炎一愣，然后立刻明白过来，虽然他同样惊诧关露会在船上，可是如果关露随身携带了炸弹，那么谭骥炎可以敢肯定，自己即使死了，一定会有人在关露曾经住过的地方发现遗书一类，无非是为了报复自己，从而导致同归于尽，让自己的死亡变的合情合理，至少和白贤是没有一点的关系。

夜色之下，甚至没有通知五个信任的下属，谭骥炎和童瞳还有李成上了一艘快艇，而另一边十一带着沐放上了另一艘快艇，当夜色降临之后，两艘快艇迅速的离开了游轮向着远处的暗黑的海面飞快的开了出去。

夜晚降临之下，游轮上的人正在享用晚餐，谁也不曾察觉到他们曾经和死神擦肩而过，更没有发现有两艘快艇已经离开了游轮。

同一时间，“谭骥炎失踪了？”白贤手里拿着雪茄，因为听到这个消息而缓缓的露出笑容，只是眼神却显得嗜血而狰狞，“果真是一个强劲的对手，竟然还是被他先逃走了，派直升机去海域上搜寻，杀无赦！”

站起身来，白贤关掉了唱片机，站在窗口看着外面的夜色，自己果真是小看了谭骥炎，他竟然无时无刻都不曾放松警惕，既然如此，只能用最后一张牌了，让国安部和军方谭家斗起来，也是一场龙虎斗的好戏。

海域上，当白贤的直升机通过雷达搜寻找到谭骥炎的快艇时，还没有来得及攻击，却被早先一步就过来的谭景御抢先发起了攻击。

黑暗之中，两架直升机被机关枪的子弹射中，在夜空里爆炸出一个光亮而耀眼的火球，然后坠入到了海里，瞬间就消失的无影无踪。

“二哥，完成任务！”春风得意着，谭景御通过对讲机向着谭骥炎邀功着，其实谭景御早在十分钟之前就已经过来接应谭骥炎了，不过想到白贤肯定会再派人过来，所以谭景御就决定守株待兔，做掉了两架白贤的直升机，这才痛快的舒了一口气。

“怎么了？”十一停下了快艇，等着直升机上放下软梯，然后离开海面，此刻却敏锐的察觉到身边沐放表情有些的怔愣。

“没什么，只是原本想要离开，却又遇到了。”沐放没有忘记之前手机上收到的对不起三个字，只是造化弄人而已，如今却又遇到了谭景御，黑暗里，沐放桃花眼里露出张扬的笑容，看起来妖孽不已，“我可以和你一起离开吗？”

其实沐放只是随口说的，毕竟谭景御就在另一架直升机上，即使此刻自己上了第二架直升机，可是终究还是会见面的。

“可以。”十一点了点头，总感觉眼前这个过分漂亮的男人眼神让人看了感觉很是难受，似乎压抑了太多太多，早已经到了不堪重负的时候。

谭骥炎和童瞳还有李成上的是谭景御这架直升机，十一和沐放是另一架，因为十一还是国安部的人，所以在另一架直升机上，谭景御虽然急切的想要见沐放，却也只能等直升机降落之后。

没有和童瞳道别，毕竟她们如今已经无法再和之前在行动组一样，不再是伙伴，而十一也不愿意有其他人发现童瞳真正的身份，直升机离开公海之后，十一通知了国安部，所以这一架直升机的飞行员在收到上级指示之后，在指定的地方降落，十一带着沐放离开了，飞行员再次驾驶着直升机追上第一架直升机。

“我在t市有一所房子，你可以暂时住在那里，没有人能找到的。”汽车向着t市的方向飞快的开了过去，十一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帮沐放，或许他是小七的朋友，或许是不想眼前这个男人流露出那样的眼神。

“谢谢。”沐放之前沉积的压力似乎消散了几分，一个陌生的城市，也不错，或许可以拜托白贤，也可以和谭景御不再有交集，就当一个普通人一般生活。

“其实我还有一个小小的请求，如果在小区里遇到下面居委会的王大妈，你就冒充一下我的男朋友。”十一说到这里，微微的有些尴尬，她一直在小区里住的很好，可是或许是太过于安静，于是有一天，十一被王大妈给堵住了，然后要给她介绍男朋友，说是观察了十一很久，发现她是难得的好女孩，虽然因为摄影师的工作经常出门，可是回家之后，总是很安静，没有结交什么狐朋狗友，会自己买菜做饭，会每天准时散步，所以王大妈不想让这个这么好的女孩子一直单身一人，立刻热心肠的安排给十一相亲。

十一已经不记得当时自己的表情了，不过对方是真的热心，如同一个长辈一般，十一只能推辞说自己有男朋友，可惜这样的借口用了五次之后，王大妈就怀疑了，而此刻沐放过来，十一感觉自己终于可以清净一些了。

“好的。”沐放愣了一下，随即笑着点了点头，挑着眉梢看了一眼十一，她真的是一个极其普通的女孩，可是声音很是轻柔，笑容也很淡，总给人一种安心舒逸的感觉，让原本和陌生人都保持距离的沐放不自觉的会和十一有些的亲近。

—分隔线—

“怎么这么慢？”先一步下了直升机，黑暗里，谭景御不满的看着慢了许多的另一架直升机，夜色之下，英俊帅气的脸上有着急切的神色，谭景御也没有想到突然就被军方给内部审查了，而且一关还是三天，此刻知道沐放要离开，谭景御恨不能冲到美国将暗算自己的白贤给痛扁一顿之后，给他一颗子弹，如果不是白贤算计的太厉害，小放放是不是就这样无声无息的离开了。

终于，直升机螺旋桨的声音再次的从夜空里传来，第二架直升机缓缓的降落下来，这还没有完全停稳，谭景御已经按耐不住的冲了过去，然后打开舱门，错愕的发现里面有两个自己带过去的下属，却没有看见沐放的身影。

错愕着，谭景御几乎感觉自己眼花了，不由的揉了一下眼睛，依旧没有看见沐放，难道小放放现在还在公海上的快艇上，并没有上直升机？

“谭长官！”直升机里的两个下属连同飞行员三人快速的站直了身体，对着谭景御敬礼。

“人呢？沐放人呢，还有之前和小丫头一起的女孩呢？”谭景御皱着眉头，英俊的脸庞上表情冰冷下来，虽然并没有发火，可是那不言而喻的怒意却已经让人心惊胆颤。

“报告长官，他们在半路离开了！”飞行员快速的汇报着，站的笔直，声音肯定。

“什么叫半路离开？沐放去了哪里？”谭景御从没有感觉到自己是如此的失控，怒不可遏着，骇然着眼神，只感觉熊熊的怒火在胸口炽热的燃烧起来。

“报告长官，这属于机密！”飞行员也是一愣，没有想到谭景御会这样震怒，可是之前接到的命令却是一级机密，所以即使面对谭景御，飞行员也不能说出什么地方将十一和沐放放了下来，让他们先行离开。

“我***管你是什么机密，说！”谭景御只感觉瞬间从天堂坠落到了地狱，表情陡然之间阴狠，一手猛的抓住了飞行员的衣襟领口，将人给提了起来，怒着俊颜，眼神阴霾至极，“他们在什么地方下的！”

“够了，小御！”谭骥炎冷沉的声音威严的响了起来，不悦的看着失控的谭景御，他在乎沐放，谭骥炎自然是明白，可是既然沐放会离开，那么肯定是不愿意见小御，找到原因才能解决问题，这样肆意的迁怒一点效果都没有。

“二哥，我……”颓废着，谭景御瞬间如同失去了所有的力气，耷拉的松开手，看向一旁的谭骥炎，表情苦涩，牵强的扯了一下嘴角，然后狠狠的一抹脸，“我只是有些担心沐放而已。”

“先回去再说。”谭骥炎点了点头，知道这不是谭景御的原因，而是沐放无法从过去里走出来，才会避而不见。

折腾了一晚上，童瞳早就坐在汽车后座上靠着睡着了，谭骥炎坐了进来，看了一眼熟睡的童瞳，心疼不已的将人给揽到了怀抱里，而副驾驶位置上，谭景御如同斗败的公鸡一般，有气无力的看着车窗外，李成发动了汽车向着香山这边的宅子快了过去。

童瞳和谭骥炎之前离开去见蓝家兄妹，所以谭宸和谭亦都是由谭老爷子照顾的，刚好是星期六和星期天，所以两个孩子也不用上学，都留在了香山这边的大宅，而等车子到达时，正好是早上七点半。

在车子上睡了一路，童瞳已经恢复了精神，虽然也知道十一和沐放离开了，不过倒是没有多么担心沐放的安全，有十一在，童瞳不认为有谁能伤到沐放。

“小丫头，你说小放放到底会去哪里？”谭景御从挫败里也走了出来，垮着俊脸，惨兮兮的看着童瞳，表情格外的可怜，哪里还有谭家三少的潇洒不羁。

“谭三哥，我不知道。”童瞳秉承着良好的保密性格，无辜至极的摇摇头，十一的身份是不可能泄露出来的，所以即使是谭三哥看起来这么可怜，童瞳也绝对不能透露出一点的消息。

“你就这么一点出息？”谭骥炎皱着眉头，冷眼扫了一眼耍无赖的谭景御，然后握住童瞳的手，示意她不用在意，不能说就不用说，如果小御连沐放的人都找不到，又怎么面对日后爷爷的怒火。

“二哥！”谭景御气的直咬牙，二哥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痛，他和小丫头亲亲蜜蜜在一起，还有谭宸和谭亦两个小鬼在身边，可是自己呢？孤家寡人一个！

谭景御对上谭骥炎那峻冷的脸，一咬牙的开口，“二哥，如果你不帮我找到小放放，这辈子你就不要指望和小丫头结婚了！”

谭景御算是豁出去了，为了找到自己的亲亲爱人，承受二哥的怒火又如何？耍无赖又怎么样，反正自己只有一个目的，一定要找到小放放！

“谭景御，你最好把话说清楚！”谭骥炎表情危险下来，凤眸半眯着，冷怒的气势在瞬间迸发而出，他怎么不知道自己还有被这个弟弟威胁的时候。

童瞳瞪大眼睛，看了看谭景御，然后又看了看谭骥炎，心惊胆颤着，然后快速的对着谭骥炎开口，“不关我的事，这都是谭三哥算计我！谭骥炎，你知道我对熟人是没有防备的，所以就被谭三哥给算计了！”

“二哥，不要摆出这么恐怖的表情，我们是亲兄弟吗？以后婚礼一起举行才更加热闹啊。”声音越说越小，谭景御只感觉后背直发凉，当初自己是用了那么一点小心机，让小丫头答应下来，这不也是为了让小放放答应自己求婚的时候，用这个条件来稍微逼迫一下嘛，让小放放嫁给自己，可是谭景御哪里知道沐放就这么逃走了，而且消息全无。

“我是无辜的受害者。”童瞳猛点头，睁大眼睛，清澈的目光看着谭骥炎，努力让他相信自己真的是无辜的。

“沐放的下落自己去找，至于婚礼。”谭骥炎顿了一下，眼神柔和的看着童瞳，然后陡然之间转为冰冷看向谭景御，“我可以随便找一个女人让你和她一起登记结婚！”

谭景御错愕着，不敢相信这是自己的亲二哥？难道二哥为了和小丫头结婚，就宁愿将自己这个弟弟随便找个女人给打发了，可是对上谭骥炎那冰冷冷的眼神，谭景御发现绝对有这种可能，二哥从来都是有女人没兄弟的！

“我和小瞳会定在阴历十月份，所以还有五个多月的时间，到时候，不管你有没有找到沐放。”谭骥炎的言下之意就是，如果谭景御真的要和自己和小瞳同一天结婚，那么到时候，即使没有沐放，谭骥炎也绝对会拉一个女人给谭景御，然后两队新人一起结婚。

童瞳崇拜的目光看着谭骥炎，眼睛里熠熠的闪烁着光芒，她忽然发现不管是谁想要威胁谭骥炎，那绝对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得不偿失，于是童瞳转过头，同情无比的看着耷拉着脑袋的谭景御，谭三哥好像真的有点可怜。

二哥真***狠！谭景御嘴角抽搐着，然后认命的坐直了身体，挫败着，可惜沐放下落找不到，看得出和沐放一起离开的那个女人是上面派下来的，只怕身份很特殊，所以才会连自己都没有级别知道情况，连带着沐放的消息也都成了机密，这如果是这样，谭景御感觉要在中国找一个人，那不等于是大海捞针。

汽车停在了院子里，这边听到声音，谭宸和谭亦快速的走了出来，看到安全回来的童瞳，两个孩子脸上都不由的露出了笑容，只是谭宸那面无表情的小脸上笑容淡的几乎捕捉不到，而且一闪而过就消失了。

“瞳，吃饭。”谭宸仔细的打量着童瞳，确定她并没有受伤之后，这才安下心来，小手紧紧的握住童瞳的一只手。

而一旁谭亦同样是高兴着，孩子气十足的笑容，拉着童瞳向着门口走了进去，毕竟他们一直在等童瞳回来，虽然知道她没有事，可是不见到人谭亦也是不放心的。

谭宸竟然真的是自己的孩子，当初被抛到森林里之后，却被母狼带走，安全活了下来，童瞳回头看了一眼谭骥炎，幸福的笑了起来，然后任由谭宸和谭亦将自己拉进去吃早饭，或许这就是她需要的生活，如此的平静而幸福。

阮菁依旧坐在椅子上，并没有因为童瞳和谭骥炎的安全归来而露出高兴的神色，甚至在接到了白贤的电话之后，有些的犹豫，毕竟她如今还能在谭家，就是因为掌控着这个秘密，可是如果真的说了出来，自己就没有任何的凭借了。

谭宸和谭亦坐在椅子上，童瞳走向橱柜拿过碗，一转身看着站在眼前的阮菁，这个第一次见面时高贵的女人，是谭骥炎的母亲，有着姣好的面容，尊贵的气息，精明里带着强势，可是童瞳对阮菁已经如同陌生人一般了。

“我有一件事希望你可以转告给童部长。”看着童瞳之前那幸福的笑容，阮菁感觉到彻骨的痛恨，于是所有的犹豫都消失了，既然谭家不待见自己，那么自己也不会让谭家这么好过的！

“你说。”没有立刻离开，或许是因为谭骥炎身上流淌着阮菁的血，童瞳虽然懒得理会阮菁，可是却还是停下下来等待阮菁接下来的话，对着餐桌边的两个孩子眨了眨眼，让他们先吃早饭。

“你告诉童部长，当年苗晓意的死亡是谭家一手造成的。”阮菁带着这个秘密快二十年了，突然的开口之后，忽然心头的一块重石似乎消失了，太过于轻松的感觉之下，阮菁甚至没有察觉到童瞳陡然之间遽变的表情。

“说清楚？”四周如同真空了一般，童瞳呆呆的看着眼前的阮菁，意识在瞬间似乎回到了当年，她还是一个四岁的孩子，和妈妈从幼稚园出来之后，就被歹徒绑架走了，再次醒来却是在那个黑暗的山洞里。

四岁的孩子已经有了记忆，而且童瞳从小就是记忆力极好，那一刻，童瞳永远都不会忘记，是她的妈妈挡在了自己面前，一遍一遍的告诉自己不要害怕，爸爸会来救她们的。

可是童瞳安静的蜷缩在山洞的角落里，血腥味铺天盖地的席卷而来，妈妈没有发出一点声音，即使被残忍的斩断了四肢，然后一点一点的流血死亡，童瞳就这么安静的待着，因为妈妈告诉她不要害怕，爸爸会来救她们的。

阮菁冷笑着，似乎也陷入了回忆之中，她这辈子最恨的一个女人就是苗晓意，既生瑜何生亮，苗晓意不过似乎一个孤儿院出生的女人，没有家境，没有品位，永远都如同一个野丫头一样，风风火火，可是苗晓意的成绩却永远都是年纪最好的，即使她每天晚上都要去打工，即使白天上课的时候常常都会因为瞌睡劳累而睡着了，可是苗晓意每一次考试却依旧是稳占着第一名。

童啸和谭国华高了苗晓意和阮菁两个年纪，不过因为学校是初高中在一起的，所以第二名的阮菁第一次痛恨苗晓意，而那个女人为什么明明已经有了童啸，为什么还要勾引国华，简直是不知廉耻。

苗晓意根本就是借着朋友着名头，同时勾搭着童啸和国华两个，明明自己说了会给她钱，让她不用打工，可是她却依旧为了营造一个坚强女孩的形象，依旧每天去打工，只是童啸和国华却成了每天晚上接送她的人。

这样的嫉妒和恨一直到了大学，苗晓意选择了新闻专业，也在大二的时候和童啸确立了恋爱关系，那个时候，阮菁

就不那么恨了，因为自己喜欢的人是谭国华，不仅仅是因为谭国华本身，也是因为谭家的家事和背景，即使童啸也有这样雄厚的家事，可是童啸看起来温和儒雅，可是阮菁知道这个男人根本是一个危险至极的存在，根本掌控不了，可是谭国华不同了，即使生在谭家，他依旧老实，甚至算得上木讷，虽然能力也不错，可是天生却少了心机一般，所以他才会输给童啸，不过阮菁无所谓了，至少自己选择的是谭国华。

可是让阮菁愤怒的是，当时身为校花的自己向军校的谭国华表白时，却被拒绝了，那个老实的让阮菁愤怒的男人只会呆呆的说他喜欢的人是苗晓意，即使她和童啸在一起，当时他喜欢的人还是她，所以不能接受阮菁的感情。

恨意在那一刻是实质化的成为了一把锋利的匕首，阮菁恨不能将这把恨意的匕首扎到苗晓意的心脏上，可是阮菁却忍住了，谭国华越是这样，那么自己和他结婚之后，就越好掌控他，对阮家也越是有利。

终于，在苗晓意和童啸宣布结婚的婚礼上，阮菁用了手段让谭国华喝醉了，一夜欢爱，也奠定了阮菁未来谭家女主人的地位，第一个孩子谭战在十个月之后出生了，而苗晓意因为到处跑新闻，哪里危险去哪里，竟然一直都没有怀孕。

等到第二个儿子谭骥炎出生之后，阮菁感觉生活竟然如同死水一般，谭国华太过于木讷，即使在床上的时候，也永远都是机械的运动，没有激情，没有热情，没有一点的浪漫，这样情况之下生出的第二个儿子，阮菁根本都懒得看一眼，甚至将他丢给了谭老爷子，自己一心经营阮氏的生意，有了谭家这个靠山，阮氏发展的自然是飞速。

等到谭骥炎五岁那一年，谭国华有一天非常的高兴，阮菁甚至也感觉到了喜悦，毕竟已经结婚了，谭国华是她的男人，而且谭家这样的背景是不可能有离婚发生的，那一天的晚上，阮菁终于尝到了所谓女人在高chao里的快乐，不仅仅是身体，也是精神。

可是在瞬间，当知道谭国华如此高兴是因为苗晓意怀孕了，她和童啸也终于有了孩子，阮菁只感觉自己从天堂跌进了地狱，那股恨，即使隔了这么多年，阮菁心里头也不曾减退分毫。

童啸当时已经进了国安部，有时候常出任务，谭国华当时在军方也是闲差，时间很多，所以阮菁才知道，自己的男人竟然那样呵护苗晓意，竟然回了北京，陪着苗晓意去产检，陪着她散步，四处寻找适合孕妇吃的菜谱，请专门的厨师回来照顾苗晓意的饮食。

恨意早已经冲昏了头脑，阮菁根本不曾知道其实这一切都是童啸拜托的，当时童啸因为一个任务，让自己陷入了危险里，他甚至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苗晓意的存在，担心之下，童啸只能将苗晓翼托付给最信任的谭国华照顾。

而再次之前，苗晓意是知道童啸受了重伤，甚至一度生命垂危，即使有了孩子，苗晓意因为担心童啸的安全，在心理上背负着压力，导致了轻微的抑郁症，所以谭国华才会那样照顾苗晓意，即使当年喜欢过，可是随着时间的流淌，这份喜欢已经从爱情转为了亲情，谭国华是个老实的男人，所以他有着极强的责任感，和阮菁结婚甚至有了两个孩子之后，他会是一个好丈夫灏父亲，可是阮菁却永远不会看到这一点，怀疑的因子如同雪球一般越滚越大。

三年之后，童瞳四岁，童啸当年那一次剿灭的新疆恐怖组织的头目依旧逃了，四年之后重新出现在了北京，而他的目的只有一个找童啸报仇。

军方当时高层意外的收到了一些消息，谭老爷子并不能确定消息的真实性，而且当时谭家分支有一个后辈和童啸在国安部分庭抗礼着，有个升迁离开国安部进入中央的机会，谭老爷子终究还是有着私心，如果童啸当时被恐怖分子的头目所牵绊，那么势必没有精力，所以谭老爷子放缓了调查消息精确的进度，也没有通知童啸。

阮菁她是准备去见苗晓意的，这么多年的仇恨终于到了压抑不住的时候，阮菁私自约了苗晓意，然后不经意的将这个消息泄露了出去，自然有人会将见面的事情传给了恐怖分子的头目。

苗晓意一直都是谨慎的，她知道童啸身份的特殊，可是因为见面的人是阮菁，而阮菁不想其他人知道，苗晓意就让一直保护自己的人留在了外面，危险发生的那一刻，阮菁是看见了，有一瞬间的犹豫，她可以通知暗中的保镖，可是阮菁迟疑了，看着苗晓意和童瞳被抓走了，而国安部的人因为事先被苗晓意让他们远离一些，而导致营救不及时，之后的事情就这样发生了。

谭老爷子是愧疚而自责的，他没有想到一时的私心就导致了苗晓意的死亡，如果他事先通知了童啸，告诉他恐怖分子的消息，那么童啸势必会有防范，跟随在苗晓意身边的随扈就不会因为她一个不想让孩子感觉自己和其他孩子不同而退远了距离，导致营救失败，阮菁如果不是有意的泄露出见面的消息，然后在危险发生的那一刻，选择了沉默，一切也不会发生。

阮菁这么多年来几乎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她害怕，害怕童啸突然知道了一切，害怕自己被童啸给杀了，虽然当年的事情不可能有人知道，因为她是秘密约见苗晓意的，而苗晓意已经死亡了，恐怖分子被国安部追杀的时候汽车油箱发生了爆炸，所以谭老爷子也不清楚是她故意泄露出消息，而只是以为阮菁当时意外的在现场，却因为绑架发生的太快，而吓倒忘记了求救。

“童瞳，你只需要告诉童部长，当年苗晓意之所以会死，都是因为老爷子的私心导致的。”阮菁自然没有对童瞳说出是自己约了苗晓意，甚至将消息泄露了出去，将苗晓意的死亡都推到了谭老爷子身上。

当年的事情对童瞳而言是一个痛，是她一辈子都无法忘记的痛苦，在山洞发生的一切对一个四岁的孩子而言太过于残忍，太过于血腥，所以即使是童瞳也忘记了当初她站在幼稚园门口，妈妈对她似乎说了一句要等一个阿姨，然后绑架就发生了。

童瞳不是傻，即使她不喜欢那些勾心斗角的阴谋诡计，眼神冰冷下来，童瞳静静的看着眼前的阮菁，“当年你只是意外的看见这一幕，因为害怕所以才忘记求救了？”

“是啊。”阮菁心惊胆颤着，有这么一瞬间，对上童瞳清澈的眼睛，她忽然感觉似乎又看见了苗晓意，压抑下紧绷不

安的心，“当年老爷子不想让童啸知道什么，所以这一点老爷子一直都隐瞒了下来。”

难怪自己讨厌童瞳，不仅仅是因为她的姓氏，更是因为她给自己的感觉太像苗晓意了，可是阮菁知道这是自己在吓自己，知道自己约了苗晓意的只有自己，而苗晓意已经死了这么多年了，当年的恐怖分子头目也许也能推测到，不过他也死了，所以这个秘密没有人会再知道。

“你知道什么叫做血债血偿吗？你根本不是意外的出现在幼稚园门口，是你约了我妈妈，然后将那些恐怖分子引过来的。”童瞳的声音很平静，宛若从地府里走出来的勾魂使者，一字一字，轻缓而空洞，看着阮菁的眼神如同再看一个死人。

如果没有今天阮菁的叙说，童瞳或许真的想不起当时妈妈和她说在等一个阿姨，因为当时苗晓意的话还没有说完，绑架就发生了，童瞳毕竟在当时只有四岁，而之后在山洞的记忆太过于血腥而深刻，所以导致她将苗晓意那一句没有说完的话给遗忘了，可是如今，童瞳却想起来了。

阮菁的脸苍白的失去了血色，不可置信的看着童瞳，如同看见了找自己索命的厉鬼一般，她怎么可能知道？不可能的，绝对不可能！

可是阮菁已经已经发不出一句声音，童瞳之前因为和蓝家了断，所以她身上是携带着武器，即使回到了香山大宅，却直接被两个孩子拉过来吃早饭，所以童瞳甚至没有将枪拿下来，而此刻，闷沉的枪声响起，火药味弥漫着，童瞳的眼神冰冷的骇人。

阮菁死不瞑目的倒在了厨房的地板上，眉心处是一颗子弹的弹孔，鲜血一点一点的从伤口里渗透出来，这一生，童瞳从被送走之后，她接受的就是残酷的训练，她素来不是善男信女，即使她并不喜欢杀人，可是到了需要的时候，童瞳绝对不会手软。

而她永远都无法忘记在山洞里的那一幕，被残忍的砍断了手和脚，鲜血流了一地，妈妈没有喊一声痛，只是不断的用温柔的声音告诉她不要害怕，爸爸会来接她们的。

听到枪声时，外面的谭骥炎、谭景御和谭老爷子都是震惊的一愣，然后快速的冲进了厨房，而原本吃饭的谭宸和谭亦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在枪声响过之后，就看到了阮菁倒在了地上，因为是一枪射中了眉心，所以并没有流太多的血，所以两个孩子也不是很害怕。

震惊着，谭家众人都呆住了，谭老爷子的保镖也都冲进了厨房，童瞳手里还握着枪，这样的距离，这样的画面，让人一眼就看得出是童瞳开枪射杀了阮菁，事情发生的太快，也太过于诡异，所以大家都忘记了反应。

妈妈！童瞳眼睛干涩的无法流出一滴泪水，只是冷酷的看了一眼已经死去的阮菁，然后漠然的将手枪放在了大理石的流理台上，静静的看了一眼谭家众人，然后目光停留在了谭骥炎身上，这一刻，童瞳不想见任何谭家的人。

“小瞳？”谭骥炎第一个反应过来，只是震惊太大之下，谭骥炎的脸也无法维系一贯的冷静，快速的开口，担心的看着童瞳。

“让开！”声音是极致的冰冷，这一刻，童瞳更像是当年在行动组的小七，即使她的表情依旧平静如此，可是她的眼神却是冰冷的没有温度，浑身都透露着骇人的冷意和疏离，看向谭骥炎的眼神如同在看一个陌生人，然后迈步离开，声音迅速的消失在了厨房里，再之后是汽车发动的声音，甚至包括两个孩子，童瞳都没有带走。

谭景御呆呆的看了看脸色复杂难辨的谭骥炎，又看了看地上死不瞑目的阮菁，虽然对于自己的母亲，谭景御是有些的失望的，可是这个终究是他的母亲，是从小就疼爱自己，关心自己的母亲，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谭景御再狠也无法做到对阮菁被杀而无动于衷。

谭骥炎深呼吸着，知道追童瞳已经追不上了，而且童瞳那一刻看自己的眼神，让谭骥炎表情更加的冰冷下来，快速的走到餐桌边将谭宸和谭亦带了出去。

“我不知道妈咪和她说了什么，太远，声音也很小，听不到。”谭亦低低的开口，苍白着小脸，酷似着谭骥炎的面容上有着担心，谭亦即使在最开始仇视童瞳的时候，也不曾在她的身上感觉到那样冰冷的气息，孩子是最为敏锐的，所以谭亦知道一定发生了什么事。

“不用担心，你和谭宸回房间。”谭骥炎安抚着两个孩子，然后快速的拿出手机拨通了童啸的电话，犹豫了瞬间，还是将事情简短的说了出来。

电话另一头，童啸失去了以往的冷静，倏地一下站起身来，久久的无法回过神来，童瞳的身份童啸比任何人都清楚，即使当时阮菁利用谭亦的身份威胁利用谭亦，让他将含有汞成分的药粉加到童瞳喝的豆浆或者牛奶里去，童瞳也只是皱了一下眉头，然后根本不在意，因为能让童瞳在意的只有她在乎的人。

童啸并不清楚是什么事能让童瞳失控的开枪杀人，谭骥炎很安全，两个孩子都在那边，自己也不曾发生任何事情，那么，童啸表情陡然之间变了，还有一个人，晓意？可是这一切却需要等童瞳回来。

童瞳的手机关机了，谭骥炎联系不上，童啸同样也联系不到，可是或许是父女连心，童啸却已经知道要去哪里找童瞳了。

墓园。

童瞳静静的坐在地上，手抚着墓碑上的照片，那么的年轻，带着阳光一般的笑容，可是却在那一瞬间，这个笑容就成为了永远的记忆固定在了脑海里，童瞳眼前在北京的时候，也会来墓园里，避开所有人，甚至包括童啸，只是静静的站着，似乎那些无法说出来的压力和倦累都消失了。

“妈。”童瞳哽咽着，眼眶红了起来，即使当初她已经有了记忆，可是四岁的孩子，能记得东西并不太多，然后一切

都消失了，因为谭家而消失了，“妈，你在那边还好吗？”

童瞳在基地经受过训练之后，她才知道被人残忍的一点点的斩断四肢那是怎样的痛，即使是经受过训练的人，也不可能在那样的剧痛里保持着冷静，不但没有叫喊出一声，甚至还不断的安慰着自己，只是因为双臂都被砍断了，所以她无法在抚摸自己的孩子，只能不断的用痛意来保持清醒，然后用苍白的言语来安慰自己被吓坏的孩子。

那一刻，苗晓意多么希望自己还有一只手，那样不管多痛，她还可以搂着自己的孩子，能感觉到她柔软幼小的身体，可是四肢被砍断了，所以除了一双因为痛而充血的眼睛之外，她无法做到在临死之前抚摸一下自己怀胎十月生下的女儿。

童啸其实不希望自己在墓园里看到童瞳，可是当看见那坐在墓碑前，蜷缩着身体，清瘦的身影时，童啸记忆也在瞬间倒转回了当年，在那个满是血腥味的山洞里，晓意已经停止了呼吸，可是她的眼睛却是看向角落的小瞳，在经受了那样的痛苦之后，晓意的脸上一如既往的是一个母亲的温柔和慈爱，不见一点的痛苦之色。

“小瞳。”童啸声音有些的沙哑，静静的走了过来，如同当年一般，温暖的大手落在了童瞳的头上，然后将她揽到了自己的怀抱里，紧紧的抱住，如同他们都是彼此的依靠和力量，“小瞳，爸爸来了，我们回家。”

“爸。”童瞳猛然的抱住童啸，身体因为情绪波动太大而不断的颤抖着，泪水无法遏制的流淌出来，然后被童啸的衣服给吸收，这一刻，童瞳无法坚强，她如同是当年那个四岁的小女孩，除了呆呆的面对一切之外，她不知道能怎么办。

童啸抱紧怀抱里无声哭泣的女儿，视线有些的模糊，深情而痛苦的凝望着墓碑上被相片的凝固的笑容，那是晓意，他一生里最爱的女人，那个坚强而开朗的女孩，用她最为坚强的一面保护着自己的孩子，直到死亡降临的那一刻。

天色一点一点的黯淡下来，童瞳的情绪已经平缓，童啸从始至终不曾开口询问过童瞳，如果童瞳和谭家没有任何的关系，如果童瞳不是和谭骥炎在一起，童啸一定会问，可是他看着墓碑上苗晓意那样明亮的笑容，只是用一个父亲的慈爱和宽容安抚着靠在自己怀抱里受伤的小孩。

—分隔线—

当夕阳从天际垂落下来，最后一点光芒消失在地平线上之后，童瞳和童啸终于还是离开了墓园，这份痛，这份思念，在他们的心里头保留了快二十年，如果不是因为谭家，苗晓意不会死亡，童瞳不会在四岁之后被童啸忍痛的送走，然后二十年不曾去见一面，不曾听这个孩子喊自己一声，只能看着自己最爱的孩子在枪林弹雨里危险的生活，每一天都是煎熬。

童啸住的地方是在中南海这边，即使是谭景御也没有能力进入，不过他一直守在门外，直到童啸的车子开了过来，这才打开车门下车。

谭景御不知道该怎么面对童瞳，这个自己总是戏谑的小丫头，总是有点呆，却身手凌厉的小丫头，二哥这辈子第一次爱上的恋人，就那样，没有任何的理由和解释，就这样一枪杀了自己的母亲，谭景御一生里也杀过不少该杀的人，他也是一枪毙命的精准，可是当看到倒在地板上，眉心中弹的人是自己的母亲之后，谭景御忽然感觉脑海里一片的空白，他不知道该如何去思考，该怎么去面对。

“要下去吗？”童啸停下了车子，看了一眼站在不远处的谭景御，然后侧目看着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红着眼眶的童瞳，不管小瞳做出什么样的决定，童啸都不会阻止，是报仇或者还是放弃仇恨。

摇摇头，童瞳不知道该说什么，也不知道该如何去面对谭家的人，即使是谭骥炎，她什么都不想，就这样安静的坐着，如果时间能倒转回去，当知道是阮菁害死自己妈妈的时候，童瞳还是会毫不犹豫的开枪，可是谭老爷子呢？自己还能做到这样的冷血绝情吗？

童啸打开车门，暮色之下，笔挺的身影显得清俊而儒雅，看起来是一个完全无害，仿佛学者一般的男人，可是他身上却带着隐隐的强大气势。

“童部长，我想和小丫……童瞳谈谈！”小丫头三个字再也无法如同以前一般流畅的说出来，谭景御有些的颓废，不仅仅是之前沐放的突然离开，还是在香山大宅发生的一幕，这一切来的太快太过于突然，谭景御已经不知道要说什么，不过他还是想要问童瞳要一个理由，为什么这么做？

“小瞳不想见谭家的任何你，包括谭骥炎，你先回去吧。”童啸平淡的开口，虽然他还能在面容上保持理智和冷静，可是一想到苗晓意的死亡可能是因为谭家，童啸发现自己也无法做到心平气和，即使这一切和谭景御这个后辈并没有关系。

谭景御还想要开口，可是童啸那看似温和的目光陡然之间锐利如芒，让谭景御张了张口，却终究没有办法吐出一个字，只能目送着童啸转身上车，开车进去了，甚至从始至终不曾看到童瞳一眼。

这究竟是什么回事？谭景御是真的不明白，狠狠的一脚踹在了一旁的花坛上，然后走向自己的汽车，发动，油门加大最大，风一般的向着香山大宅再次的呼啸而去。

谭家灯火辉煌，阮菁的突然被杀，让谭家静的几乎能听到针落地的声音，谭战和刚生产了一个女儿，从月子里出来的的妻子董月也都连夜赶了回来，谭国华收到消息之后也赶了回来。

谭老爷子坐在书房里，不发一言，也禁止任何人进来，没有开灯，所以书房显得很是黑暗，如果说阮菁该死，谭老爷子也没有任何的异议，因为阮菁做的那些事的确该死，可是即使如此，她终究是谭家的媳妇，是谭家三个孩子的母亲，她不该由童瞳来枪杀。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谭老爷子沉思着，脸色有些的倦累，阮菁能和白贤搭上线，利用她对小御的熟悉，她知道小御银行卡的密码，也知道小御一些账号的密码，和设定数字的习惯，所以找到相关的人推测出黑眼睛保险箱的密码也只有

阮菁能做到。

那白贤之所以能和阮菁站到同一条船上，只怕是因为阮菁将当年苗晓意死亡的真相告诉了白贤，阮菁自己是可能见到童啸的，她一定是将这个秘密告诉童瞳那个丫头，让他转告童啸，好让童啸和谭家撕破脸成为仇敌，白贤坐收云翁之利。

可是童瞳那个丫头为什么会枪杀了阮菁，那样的眼神，谭老爷子已经可以肯定童瞳绝对是国安部培养出来的特工，她为什么会那么恨，甚至到开枪杀人，这样只有一个可能，童瞳就是当年那个同样被绑架走的小女孩，是童啸和苗晓意的女儿。

谭老爷子不愿意做出这样的饿推测，即使只有这样的推测才合理，可是童啸当初说自己女儿已经牺牲了，那不像是假话，而且也没有必要撒这个谎，可是童瞳那丫头如果不是苗晓意的女儿，她就绝对不会这样杀人，即使过了快二十年了，终究还是要偿还了吧。

谭景御将车子停了下来，却无力打开车门进去，看着站在夜色之下的谭骥炎，自己离开的时候，二哥就是这样站着，直到现在似乎根本没有移动一步，宛若石像一般钉住了。

客厅里，谭国华只是在不停的吸烟，对于阮菁的所作所为，谭国华也知道，却不知道该如何去劝，阮菁太过于要强，结婚这么多年来，谭国华已经习惯了，夫妻之间的感情或许已经转为了一种亲情，可是谭国华却没有想到突然面对的就是阮菁的尸体。

谭战不发一言的坐在一旁，董月天生就是文静的女人，孩子没有带回来，留在保姆那里，此刻，董月不知道要说什么，只能握着谭战的手，谭家每年只会聚上几次，毕竟都各有各的工作要忙，而且谭家的男人里，除了谭景御性子活跃之外，其他谭家男人在一起几乎都是公式化的交谈，所以即使结婚了好几年，董月对谭家其他男人还是有些的生疏的。

当然之前因为童瞳的事情，董月也听谭战说了一些，只是当时很是震惊，无法想象谭骥炎这样性格的男人竟然会如此维护一个女孩，甚至不惜和阮菁决裂，和整个谭家对抗，毕竟董月和谭战都还是有些畏惧谭老爷子的。

之后也知道了阮菁做的一些事，可是不管是谭战还是董月都无法说什么，做什么，身为大哥，谭战只是打了电话给谭骥炎，让他好好处理，不要着急，然后两兄弟又是无言了，再回来，董月也不曾想到面对的竟然是阮菁的死亡，而且是被童瞳给枪杀的。

“我去做饭，爸和爷爷一天都没有吃东西。”拉了拉谭战的手，董月低声的开口，有些的担心谭家的人，谭骥炎一直站在门外，除了接了几个电话之外，不发一言着，谭景御之前出去又回来了，也没有进来，谭老爷子在书房，董月回来还没有见到面，是听谭老爷子的亲卫说的，他已经将自己关在书房里一整天了。

“我帮你。”身为谭家三个孩子的老大，谭战是沉稳而稳重的，他没有谭骥炎的睿智和谋略，也没有谭景御的不羁狂野，谭战的稳重或许是继承了谭国华这个父亲，即使此刻谭家一片乌云，谭战却也知道心疼自己才做完月子的妻子，更何况，谭战也需要其他事情来舒缓情绪，除了知道妈是被童瞳给枪杀的这个事实之外，谭战根本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一刻，谭战突然感觉自己太失败了，根本不配当一个谭家的人，他是兄长，可是却从没有照顾到两个弟弟，甚至在军区的时候，反而是因为谭骥炎和谭家的关系而被照顾。

厨房自然已经清理干净了，可是当跨进去的那一刻，谭战脸色变了，他无法想象那样的画面，董月心疼的握住谭战的手，柔声的安抚着，“不要这样，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这不是你的错。”

叹息着，谭战不知道能说什么，做什么，只是看了一眼忙碌的妻子，然后又沉默的站在一旁，这一切就如同是一个死局，明明都是谭家人，自己却像是被排斥在外，想到此，谭战不由的从厨房的侧门走了出去，他需要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谭骥炎沉着峻脸，夜色笼罩在他的身上，如同给他镀上了一层黑暗的隔离层，疏远而冷漠的伫立在这里，明明是近在咫尺，却有种远在天涯的感觉。

“骥炎，事情已经发生了，你不要太自责。”谭战不知道如何安抚这个从小就比自己优秀太多的弟弟，谭骥炎身上太冷，他也太精锐，很多时候，谭战都没有明白，谭骥炎却已经有条不紊的将事情处理好了，并不是自卑，只是长久以往之后，谭战已经不知道该如何和谭骥炎这个弟弟相处。

“大哥，我没事。”声音有一些的沙哑，谭骥炎目光依旧悠远的看着夜幕。

“二哥，你说这到底是什么回事？我们回来的时候，小丫头明明情绪很好，为什么突然就……”谭景御暴躁的一脚狠狠的踹在了车门上，余下的话他说不出来，如同一头困兽一般，完全不知道该如何发泄情绪。

“妈一定是说了什么或者做了什么，小瞳才会那样的震怒。”谭骥炎低沉的声音很是平缓，没有人比自己更了解那个孩子，当初发生了那么多的事情，她都不曾真正的愤怒过，可是今天小瞳离开的那一刻，那样的眼神，谭骥炎知道童瞳会这样做肯定是有她的原因，而且他是真的心疼小瞳，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才能让小瞳露出那样的眼神。

“我知道，可是二哥，你在这里，两个孩子也都平平安安的在这里，沐放的下落我都找不到，更不用说外人了，你说还有什么事情能让小丫头这样做？”烦躁的低吼着，谭景御靠在汽车车门边，复杂的情绪过后，谭景御也沉思的想着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谭景御也是了解童瞳的，她性格很好，并不是说童瞳太过于善良，该动手的时候，她绝对不会有任何的手软，可是童瞳关心的人都安然无恙，谭景御是真的不知道有什么事能让童瞳突然开枪杀人，而且就算真的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她不告诉二哥，却连谭家人都不见，难道谭家真的做了对不起小丫头的事情？

“会不会是妈做了什么伤害到了小瞳的父母？”谭战猜测的开口，童瞳虽然是孤儿院出生，可是她也有父母的，或许是妈找到了她的父母，伤害到了他们，然后童瞳才会愤怒的失去了理智。

“大哥，你不知道，小丫头的身份特殊，她即使有父母，自己如果已经找到了的话，肯定抹去了一切痕迹，让其他人找不到的，而且这么久以来，都没有听小丫头说起过，应该不可能。”谭景御否定了谭战的推测。

谭骥炎没有再开口，他在思考整件事情，能让小瞳如此愤怒甚至举枪杀人，而且不愿意留在谭家，这件事绝对和谭家有着莫大的关系，爷爷之后就将自己关尽了书房，谭骥炎想起之前谭老爷子说过，阮菁手里握有谭家的一个秘密，足可以威胁到整个谭家，那么，谭骥炎此刻已经可以推断导火索就是这个秘密。

“你没有见到小瞳，她是在童部长的车子上？”许久之后，谭骥炎看向谭景御，他已经隐隐的猜测到了一个大致的方向。

“是，二哥，你也感觉到小丫头和童部长的关系太过于亲密了？”谭景御之前不会这么推测，毕竟，童瞳是孤儿院出生，当初，她对妈也是非常的喜欢，只是后来妈的态度才导致了一切的改变，可是童部长如同一个长辈一样关心小丫头，原本谭景御也没有感觉到什么不妥的地方，只当是童部长以前的女儿牺牲了，小丫头更好是同样的名字，所以有了移情作用。

可是如今，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小丫头不愿意见谭家的人，甚至包括二哥，可是她却在童部长那里，谭景御看了谭骥炎一眼，也隐隐的感觉到一些不对劲。

谭骥炎转身走向客厅，烟雾缭绕之下，谭国华一瞬间如同苍老了很多，就这么静静的吸着香烟，整个人颓废着，看到进来的谭骥炎，也麻木的收回了目光。

“爸，当年童部长的妻子和女儿被绑架了，然后被杀，这件事你知道多少？”谭骥炎如今只能往这一条线索上去想，因为能威胁到谭家的秘密真的不多，可是如果和国安部部长童啸有关系的话，那么却是能威胁到谭家，而童啸当年的妻女死亡，这是国安部当年的机密，也是童啸心头的一个痛，无人再谈起。

谭国华并不愿意多说什么的，可是或许是心情很差，谭国华便也慢慢的说了一些当年的事情，而说到苗晓意的死亡，谭国华即使到如今，依旧是愤怒的，这个老实的男人脸上有着不可掩饰的仇恨。

一个女人，一个母亲，被那样残忍的杀害了，尤其还是在一个四岁的小女孩面前，三天三夜，没有人知道那个小女孩是如何熬过来的，也没有人知道那样被残忍杀害的苗晓意是如何挺过那样的痛苦，致死脸上都是温柔的表情，是那么的安详而宁和。

“小瞳是当年那个孩子。”谭骥炎平静的开口，凤眸闭上，压抑住眼底深沉的痛苦，他无法想象出当年的一幕，那个时候小瞳才四岁。

“可是之后童啸说孩子已经死了。”谭国华说出了疑惑，当年的事情，对一个孩子打击太大，更不用说她在山洞里饿了三天三夜，又承受了那样的残忍的一幕，没有救活也是可能的。

“二哥，童部长之前不是说了她的女儿被送到国安部，之后牺牲了吗？”谭景御也是知道这一点的，难道小丫头真的是那个孩子，可是这样的话，童部长为什么要说谎。

谭骥炎也不明白其中的纠葛，可是他可以肯定童瞳绝对是当年的那个孩子，她的身手，她的判断，她和十一的熟悉，她们都是来自国安部的秘密部门。

“如果当年苗阿姨的死亡和谭家有关系的话……”谭战当年也见过苗晓意，所以还是有些印象的，他的脸煞白着，不敢相信这个推测，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么童瞳的所作所为就有了依据。

“当年，我的确收到恐怖分子潜入北京的消息，只是因为一些权力的纠纷，所以没有告知童啸，当初苗晓意和孩子被绑架的时候，阮菁在现场，她没有立刻求救，这才导致一切的发生，如今想想，只怕是阮菁泄露了苗晓意的行踪，才会导致她被绑架，如果这个还是就是童瞳的话，她会杀了你们的母亲，会仇视谭家也是情理之中。”

站在二楼上，谭老爷子缓缓的开口，神色疲惫的将所有的秘密都说了出来，因为童啸如果要报复谭家的话，那么谭家所有人都要做好准备，国安部部长童啸那绝对是一个强大的敌人。

客厅里再次安静下来，谭国华目光复杂的看着自己的父亲，已经头发花白的谭老爷子，晓意当初的死亡是因为谭家，谭国华几乎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可是如今，却又麻木了接收了这个迟到了这么多年的真相。

如果没有听谭国华说当年苗晓意被杀死亡的一幕，谭景御或者谭国华依旧会为自己的母亲的被杀而耿耿于怀，可是如果童瞳真的是当年的小女孩，一个四岁的孩子看着自己的母亲残忍的被分尸，被丢在山洞里三天三夜，之后被童啸丢到了国安部，然后从此被当成兵器一般的训练，童瞳如果不仇恨自己的母亲那才是奇怪。

谭骥炎站起身来，看了看谭老爷子，又看了一眼谭父，然后转过身，峻挺的身影向着大门外走了过去，身后，谭景御和谭战都想要开口，可是却也都无言的目送着谭骥炎离开，因为他们不知道该说什么。

夜色之下，谭骥炎的到来并没有让童啸疑惑，如果谭骥炎今夜不曾过来，那么童啸或许会真的失望，从此杜绝谭骥炎和童瞳之间的见面。

“坐吧。”童啸平静的开口，从茶几上端起茶壶替谭骥炎倒了一杯茶，“你知道了多少。”

“全部，只是对小瞳的身份还是有些不明白。”谭骥炎看了一眼楼上，他不知道童瞳知道这一切时承受了多少的痛苦，满腔的心疼却也只能化为心底的一声叹息和无奈。

“我当初没有骗你，小瞳在国安部的一次行动里的确牺牲了，可是她醒过来之后，却突然换到了另一个人身上活了下来，或许这就是所谓的借尸还魂。”童啸是唯物主义者，可是知道自己的唯一的女儿并没有死亡之后，童啸只感谢上苍，

让小瞳可以活着，可以如同一个普通人一般活着，这就足够了。

谭骥炎端着茶杯的手颤抖了一下，然后低头喝着茶，润着干裂的嗓子，借尸还魂四个字让谭骥炎震惊了，可是转而却又想明白了这一切，难怪六年前自己遇到小瞳的时候并没有多留心，原来那个时候并不是真正的小瞳，也难怪她和童部长如此的亲密。

童啸说了一些童瞳小时候的事情，也说到了当年苗晓意的死亡，包括害死她的是谭老爷子和阮菁，谭老爷子或许是无心而为之，可是阮菁却是故意的泄露了苗晓意的行踪。

“如果我开始针对谭家，谭骥炎，你准备怎么办？”童啸放下茶杯，看似平静的目光里却隐藏着波涛汹涌的巨浪，隐匿的气势也在这一刻倾泻而出，锋芒毕露。

“我希望你可以停手。”谭骥炎也是很平静，直视着童啸的锐利的视线。

‘“果真你还是维护谭家！”童啸那原本该是温和的笑容显得有些的冰冷，甚至丝毫不意外听到谭骥炎这样的回答。

“不，我不是想要维护谭家，我只是想要有更大的势力来保护小瞳和我们的孩子。”早在当初和谭家因为小瞳而决裂的时候，谭骥炎最在乎的人也只有童瞳一个，如今，他并不是想为谭家开脱罪责，只是谭骥炎如今的势力还是不够强大，有了军区谭家这个保障，谭骥炎才能如虎添翼，他不在乎谭家，可是却不能不在乎小瞳和孩子们之后的安全。

童啸沉默着，只是用一种锐利的似乎能看穿人灵魂的眼神打量着谭骥炎，一时之间，客厅里安静下来，谭骥炎神色不变，眼神沉静，他并没有说谎，也不似乎想要借此保全谭家，他所作所为只有一个，那就是保护小瞳。

“好，我答应你，不过小瞳那里还需要时间。”最终童啸还是松口了，时间已经过了二十年了，他如今最珍爱疼惜的是自己的女儿，而谭骥炎也的确是一个好的归宿和依靠，更何况阮菁已经死了。

“我会照顾好小瞳的。”谭骥炎感谢的颔首，站起身来向着楼上走了过去，推开卧房的门，童瞳静静的坐在沙发上，蜷缩着双腿，抱着抱枕，孤单的声音在昏黄的灯光之下显得清瘦而落寞。

一时之间，谭骥炎似乎也看见了当年被遗弃在山洞的小女孩，那么小，只有四岁，却经历了那样惨绝人寰的一幕，在之后，就被送去了国安部的基地接受训练，谭骥炎此刻已经明不白为什么童瞳会有这样的性格，因为这么多年来，她根本都没有真正的融入过社会，一直被当成武器在培养长大着，甚至直到最后在任务里牺牲死亡。

温暖的怀抱，熟悉的气息，童瞳的身体有着瞬间的僵硬，茫然的抬起头，目光失去焦距一般空洞着，然后这才看清楚了抱着自己的谭骥炎，一如既往般温柔的黑眸，如同什么多不曾发生过，可是这怎么可能呢？事实永远是事实，无法改变。

“谭骥炎，你怎么能这么平静？”童瞳挣脱不了谭骥炎的怀抱，挣扎了片刻之后，就僵硬着身体任由他抱住自己。

“过去的已经过去二十年了。”谭骥炎低头轻柔的吻怜惜的落在了童瞳的额头上，紧密的拥着她入怀，低沉的声音在安静的夜晚里显得急切的悦耳，“都有了孩子了，难道你还想要带球跑吗？”

“这不是重点。”童瞳有些的烦躁，却也不知道在烦躁什么。

“小瞳，你会因为当年爷爷的原因怨恨我吗？那样对我不公平，同样，我也不会因为我母亲的死怨恨你，因为这对你同样不公平，一命还一命，有些事或许是注定的，好好休息，肚子里还有宝宝，明天是星期一，谭宸和谭亦还要上幼稚园。”谭骥炎很少说这么长的话，可是今夜，他忽然有很多的话想要和童瞳说，说自己的小时候的事情，虽然有趣的绝对是乏善可陈。

童瞳原本烦躁的心情一点一点的平静下来，从谭骥炎的怀抱里抬起头，静静的凝望着他峻朗的面容，耳边是那低沉的富有磁性的嗓音，很是安静，朦朦胧胧里，视线看向窗口，白色的月光之下，童瞳似乎看见了一张熟悉的面容，那样明亮而温暖的笑意，似乎在说，小瞳，不要害怕。

眼眶有些的湿润，童瞳看着那未知的地方点了点头，然后重新的蜷缩回了谭骥炎的怀抱里，抱着他的脖子，听着那沉稳的心跳声，低低的开口，“谭骥炎，你好啰嗦。”

被抱怨的男人莞尔的笑了起来，低头看着安静的蜷缩在自己怀抱里的孩子，凤眸温柔里有着可以感知的深情和爱意，不管发生过什么，或者未来会发生什么，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题外话－－－－－－－

谭骥炎和小瞳的故事完结了，之后番外会继续更新沐放和谭三少的故事，当然，谭骥炎和童瞳，还有孩子的温馨生活也会夹杂其中，不过正文算是完结了，番外里会收拾一下白贤，感谢所有亲的支持，鞠躬，拥抱，然后压倒，啃几口，终于完结了。

第四卷 亲亲一家人 173章 误会生成

童瞳突然离开了谭家，谭宸和谭亦也乖巧的一直留在楼上的房间里，董月将早饭送了上去，毕竟之前在厨房里发生了那样的事情，而且两个孩子也都在场，所以董月自然担心会给他们留下不好的心里阴影，所以将早饭送到了楼上给谭宸和谭亦吃。（!赢话费）

谭宸一如既往的没有什么表情变化，虽然只是六岁的孩子，可是总是冷沉着小脸，让董月几乎看见一个缩小版的谭骥炎，虽然谭宸的脸更加的英俊一些，五官也要精致一些，没有谭骥炎的棱角分明，可是那气息是绝对的如出一辙。

而谭亦则和谭宸完全相反，即使此刻，他也是嘴角带着笑容，十分礼貌的对董月道谢，优雅的气质让这个肤色白皙的孩子看起来赏心悦目，原本在蓝家养成的阴沉也消散了许多。

“吃完早饭，小叔送你们去幼稚园。”谭景御也是浑浑噩噩的在床上翻滚了一夜，此刻顶着一双熊猫眼，懒懒的趴在

椅子背上，二哥从昨晚离开之后就没有回来，手机也联系不上，谭景御第一次感觉到各种烦躁和纠结，而沐放也同样是下落不明，更让谭景御郁闷。

“谭叔叔，我妈咪还没有结婚，目前是单身，所以请不要乱认亲戚，谢谢。”谭亦拨动着小勺子吃了一口稀饭，优雅的咽下，然后笑着看向谭景御。

虽然谭亦并不清楚昨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可是谭亦明白童瞳当时是不愿意留在谭家的，而且妈咪枪杀的人可是他们的母亲，谭亦还很小，所以他无法确定以后会是什么样子，不过谭亦唯一可以肯定的就是自己会跟着妈咪。

碰了个软钉子，谭景御嘴角抽搐了一下，然后大手直接的落在了谭景御的头上狠狠的揉了几下，“讨厌的小鬼！你记得你姓谭，你就是谭家的人，还有你妈咪即使没有结婚，也只能嫁给我二哥，你们的爸爸，所以乖乖叫小叔！”

“改姓。”谭宸低低的声音冷酷的传了出来，然后放下勺子，只吃了一半的稀饭也被闲置到了一旁，谭宸第一次感觉到有些的焦躁不安，如同当初在森林被更强大凶猛的猎物给盯上了，谭宸想要见童瞳，总是没有什么表情变化的小脸严肃的紧绷着，皱着小眉头，看起来很是不悦，当然还是缺少谭骥炎那样不怒而威的气势。

被噎的说不出来话来，谭景御挫败的看着眼前的谭宸和谭亦，这两个小鬼，一个脸庞像极了二哥，一个性子像极了，看起来都是那么的讨厌！怎么就没有一个像小丫头呢?

看到谭宸放下碗，谭亦同样也站起身来，因为之前周五就过来住的，所以他们还有些的衣服在卧房里，谭景御错愕的看着两个小屁孩直接吃了一半早饭就不吃了，然后走到卧房里，一个拿行李包，一个开始收拾衣服，默契的合作，五分钟之后，拎着小包出现在了谭家众人面前。

“我是你们小叔，这是大伯和大伯母，还有这是爷爷，和太爷爷！翅膀长硬了再飞！”谭景御三两步下楼，没好气的看着站成统一战线的谭宸和谭亦，这两个小鬼还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在谭家的地盘上还敢这么的嚣张。

“都和那个野丫头一个模样！”谭老爷子洪亮的声音打雷般的响了起来，他原本还是很看好这两个孩子的，谭宸性子沉稳，但是绝对不是像谭战这个孙子一样，太过于老实，反而更像小时候的谭骥炎，稍微培养一下，谭家第四代绝对后继有人。

而谭亦的性子，说实话谭老爷子并不太喜欢，这个孩子总是带着意味不明的笑，才六岁，却有些的世故老成，可是谭亦却非常的聪明，一般六岁的孩子还在沉迷玩具游戏之类的，谭亦却已经博览全书，而且体能锻炼上虽然没有谭宸好，可是却又一股不服输的劲头，结果，现在看着拎着行李包要离家出走的两个孩子，谭老爷子几乎怀疑小时候的童瞳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德性。

随着谭老爷子那明明是赞赏，可是说出口却是责备童瞳的话，谭宸小小的脸上眼神陡然之间锐利起来，冷冷的盯着气势强盛的谭老爷子，谭亦则是加深了嘴角的笑意，连同眼睛里都染着笑，可是这笑容却多了几分诡异的危险，不管是谭宸和谭亦目前还太小太弱，他们并不是眼前这些人的对手，可是不管是谁贬低了童瞳，谭宸和谭亦都绝对不顾一切的抗争，即使是蚍蜉撼树，鸡蛋碰石头。

“走吧，走吧，我送你们两个去幼稚园！”谭景御也不想待在宅子里，总感觉瘪的难受，几乎不能呼吸，苗晓意的死亡这是一个无法解开的结，即使过了快二十年了，这也是谭家亏欠童家的，尤其是小丫头如果真的是童部长的亲生女儿，即使是谭景御也无法想象当初只有四岁的童瞳是如何渡过那样的三天三夜。

而之后长大成人到如今，她那样简单而有纯粹的性格是怎么形成的？没有一点的阴暗，没有一丝的愤世，是对是错，谭景御已经无法判断了，所以他只能彻底将一切置之不理，虽然阮菁的死亡，让谭景御一时之间也是无法接受。

可是通过一夜，谭景御想到了很多，保险箱的密码能被推算出来，这其中应该是妈提供的信息，毕竟是自己的母亲，生养了自己二十多年，谭景御在阮菁面前的时候没有太多的保留和注意，银行卡的密码，还有一些网络上的账户密码，阮菁都知道，这也导致黑眼睛被盗。

而当时在游轮上，如果二哥没有警惕，那么沐放肯定会被陷害交易黑眼睛，到时候势必会被杀了灭口，彻底坐实自己监守自盗的罪名，甚至可能连累二哥和小丫头都被炸死在游轮上，如今这一切，谭景御都不想去想了，人死了，一切也都结束了，是对是错，妈的一生都结束了。

幼稚园。

谭景御因为没有接送的磁卡，所以无法将谭宸和谭亦送进去，只能在大门口就让他们自己进去，而这边谭宸和谭亦刚下车，一道小小的，肥肥肉团子却已经快速的跑了过来。

“哥哥，你去哪里了？球球找不到你！”有些的委屈，球球绷着婴儿肥的小脸，拖着小书包，惨兮兮的看着冷着脸的谭宸，总感觉今天的谭宸比起之前更加的冰冷，让球球都不敢放肆的去抱住谭宸撒娇。

谭宸因为童瞳的事情很是烦躁，他更希望此刻自己能陪在童瞳身边，可是谭宸也知道自己太过于弱小了，所以他才会没有固执的要求去找童瞳，而是选择了继续来幼稚园。

可是心情不好之下，谭宸绷着脸，面无表情的从球球身边走过，身上散发着生人勿近的冷气，直接走向大门口，刷了入园的磁卡，直接走了进去。

被丢下了，球球哽咽着，泪珠子立刻从眼眶里滚落下来，哇的一声哭了起来，然后撒开小腿向着谭宸的方向追了过去，不知道的还以为是被丈夫抛弃的小媳妇。

“裘哥，这是你儿子，挺可爱的。”谭景御看了看表情有些扭曲的裘爸爸，安抚的拍了拍他的肩膀，自言自语的开口，“实在看不出谭宸会招小孩子喜欢，绷着小脸，冰坨子似地。”

“从周六早上就开始坐在谭副市长别墅的院子口，晚上差一点将这个小兔崽子给敲晕了才带回家的。”裘爸爸是有苦

说不出来啊！原本都在西湖园住着，球球黏人就黏人吧，可是周六谭家没有人在家，电话也不通，裘爸爸好说歹说了半天，口水都说干了，结果球球就是赖在别墅门口不离开，一日三餐都是送到门口给球球吃的，当门卫都没有自家儿子这么尽职的。

谭亦也跟着进了幼稚园，谭宸先一步坐了下来，球球依旧小媳妇模样的站在一旁抹眼泪，不敢哭出声来，怕谭宸嫌吵，所以就这样哽咽着，泪珠子不断的滚落下来，显得更加的可怜。

若是在平常，谭亦或许还有心情来逗弄一下球球，可是因为童瞳的事情，谭亦直接的坐回了自己的座位上，拿出书看着，想要将心静下来。

“球球过来，男子汉哭什么哭！”坐在谭亦身边的凌皓然生气的对着不断抹眼泪的球球怒吼着，火大的站起身来，一把抓住球球的胳膊将人拖了过来。

凌皓然就不懂，为什么球球偏要黏着谭宸，谭宸浑身上下都是冷冰冰的，让凌皓然总感觉有种被轻视的感觉，而自己的同桌谭亦就更然凌皓然看不惯，整天都是那样的笑，爷爷说那就是皮笑肉不笑，这样的人最阴险可恶了，会在背后给你一刀子，要远离。

若是以往凌皓然这样，谭亦也会抬起头，似笑非笑的回上一句，可是今天，凌皓然却发现谭亦却一直低头看着书，可是他手里的书半天没有翻动一页，这让凌皓然有些的奇怪，推了推谭亦的肩膀，虽然语气依旧是凶神恶煞，“喂，你怎么了？”

谭亦抬起头看着凌皓然，然后拉过书包和手里的书直接的坐到了谭宸身边，这让被凌皓然拽住的球球泪水立刻汩汩的流淌出来，可惜今天不是管是谭宸还是谭亦，身上都散发出一股生人勿近的冷气，让球球却也不敢要回自己的座位，只是气鼓鼓着脸颊，泪水朦胧的大眼睛愤怒的瞪着凌皓然。

“哥，你说妈咪会来接我们吗？”谭亦当初在医院的时候，谭骥炎冷酷的说出了蓝家兄妹的计划，那个时候，谭亦也想过自己的去处，最差不过是送到孤儿院，谭亦也无所谓，可是如今，谭亦心里却总是不安着，童瞳离开谭家时的表情是那样的冷漠，如同一个陌生人一般，疏离的气息隔绝了所有人的靠近，让谭亦感觉到了害怕。

谭宸没有开口，只是抓着拼音读本的手猛然之间用力的收紧，寒着酷酷的小脸，身体也绷得笔直，比起感觉来，谭宸比谭亦更加的敏锐，如果瞳不来接自己，不要自己了，谭宸继续的看着书，可是心里却已经乱成了一团。

—分隔线—

童瞳醒过来时，太阳已经很大了，明亮而刺眼的光芒透过窗帘照射进了卧房里，天气是越来越热，所以此刻，童瞳也感觉被谭骥炎抱住的身体有些的热，没睁开眼却已经直接推向谭骥炎温热的身体，冬天感觉这是火炉，可是夏天抱着一个火炉睡觉，童瞳都担心后背起痱子了，这么一想，立刻感觉后背和脖子处有些的瘙痒。

第一次被童瞳推开，谭骥炎深不见底的凤眸里闪过黯淡的光芒，即使昨夜小瞳并没有说什么怨恨的话，可是此刻，被童瞳推开的，看着她嫌恶皱起眉头的那一刹，谭骥炎突然感觉心头被扎的刺痛着，一点一点的寒意扩散到了全身，让谭骥炎却也明白当年的事情不会就这样云淡风轻的过去。

“让开。”童瞳感觉身上都黏搭搭的难受，或许是心理作用，不过童瞳已经决定夏天绝对不和谭骥炎抱在一起睡，想到此，不由不满的瞪了一眼体温过高的谭骥炎，起身下床。

“小瞳。”谭骥炎其实半夜睡了一下，可是没有睡到三四个小时就醒了，然后就这么看着童瞳一直到天亮，或许是睡的时间短，声音有些的低沉，带着嘶哑，温热的大手抓住了童瞳的手腕，再次的开口，“小瞳。”

“谭骥炎，放开！”他不嫌热啊？童瞳直接的甩开谭骥炎的手，然后径自的从柜子里找出一套衣服冲进了浴室里，还没有放洗澡水，却突然感觉到胃里一阵翻滚，即使没有吃东西，却又晨吐起来。

谭骥炎从不知道还有这样的感觉，如此的难受，似乎肺部的空气都被抽走了一般，压抑中带来窒息的感觉，被童瞳甩开的手无力的垂落在身侧，谭骥炎靠在床上，峻冷的脸庞上蒙上一层阴影，可是当听到浴室里传来的呕吐声时，谭骥炎却也顾不得心里的失落，快速的起身跑了过去。

咚咚的敲门声响起，谭骥炎皱着眉头，“小瞳，开门。”

昨晚上没有吃东西，这会一吐，童瞳立刻感觉到胃部开始绞痛着，吐的也都是胆汁胃酸，酸臭的气味，伴随着因为呕吐身上又出了一身汗，让童瞳苍白着脸，挫败的盯着平坦的小肚子，难道是因为之前不注意胎教，所以肚子里的孩子就折腾自己抗议了？

“小瞳，开门！”声音冷沉的大了几分，谭骥炎低吼着，神情急切而不安，烦躁的如同被困住的雄狮，可是却不仅仅是一门之隔，他和小瞳之间或许还有一道看不见的鸿沟。

“不要！”童瞳被吼的一愣，委屈的揉着胃部，自己被孩子折腾也就算了，谁让自己忘记胎教不说，还带着肚子里的孩子去开枪杀人了，童瞳这会难受也就认了，可是孩子他爹不但不安慰，还跟着添乱，让童瞳不满的冷哼着，直接打开淋浴，开始洗澡。

哗啦啦的水声传了出来，谭骥炎仔细的听着，却已经听不到呕吐声，大手狠狠的在脸上抹了一把，目光复杂的看着依旧关闭的门，终于还是转身离开去隔壁的浴室洗漱。

洗了澡，洗去了身上黏糊糊的汗，童瞳这才感觉心情好了一点，呕吐的感觉也减退了，打开浴室，房间里没有发现谭骥炎的身影，童瞳也没有在意，胃里饿的厉害，虽然吃了又吐，吐过之后又吃，可是童瞳想想肚子里这个没有胎教的孩子，认了。

童瞳这边洗了澡出来，谭骥炎也从隔壁房间出来了，也是刚洗了澡，黑发只是被毛巾擦干着了，有些凌乱，发梢带

着偶尔会滴下水珠，配上谭骥炎略带着颓废的峻脸，峻寒里透露着咝咝冷酷的寒意，若是平常，童瞳绝对会被男色诱惑，每一次洗澡之后的谭骥炎看起来都特别的慵懒，宛若休息的猎豹，总让童瞳忍不住的想要靠过去。

可是此刻，谭骥炎身上还带着沐浴之后的热气，童瞳就不由的制止了脚步，坚定着信念，打死不能被谭骥炎的男色给诱惑了，自己这扑过去再抱一起，要是擦肩走火再跑到床上滚床单，不但会伤到孩子不说，身上肯定又出一身汗。

谭骥炎难道不知道诱惑孕妇是不厚道的吗？童瞳不由的板着小脸，并冷冷的瞪了谭骥炎一眼，然后扬起小下巴，目光绝对不乱看一眼，现在下楼去填饱肚子最重要。

谭骥炎脚步僵硬在原地，失望而落寞的看着童瞳如同看待一个陌生人一般从自己身边擦肩而去，从过去到未来，谭骥炎一直坚信着，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和挫折，他都是骄傲而坚定的，有着绝对的信心，可似乎这一刻，童瞳那幽怨的一眼，那避开自己的动作，就如同一座看不见的枷锁一般，锁住了谭骥炎的心。

“饿了吧，坐一下，马上就可以吃了。”童啸温和的笑着，慈爱的目光看着心情还算不错的童瞳，这是他的女儿，如果不是因为谭骥炎，童啸或许真的会对付谭家。

可是身处高位，一旦跌下，必定粉身碎骨，谭骥炎需要谭家的势力，童啸也知道这是为了保护童瞳，虽然依旧有些的介怀，可是为了这个好不容易才找到幸福的女儿，童啸可以放下一切的仇恨，晓意如果知道，也会高兴吧，这是她致死都要护着的女儿。

童啸知道童瞳早晨会孕吐，所以熬了粥，炒了两个素菜，都是极其清淡的口味，只希望童瞳可以多吃一点，而童啸自己和谭骥炎自然也只能跟着一起吃这些清淡的素菜。

谭骥炎之前从游轮上离开就没有吃晚饭，直到第二天回到香山大宅之后，也还没有来得及吃饭，就发生了童瞳枪杀了阮菁的一幕，一整天自然也是没吃没喝，直到此刻已经快十一点了，谭骥炎是差不多两天没有吃东西了。

可是一想到早上童瞳从睁开眼醒过来，就嫌恶的推开自己，到之后不再看自己一眼，谭骥炎沉着峻脸，将所有的情绪都压抑到了眼眸最深处，只是下楼的步伐显得有一些僵硬，却不再有往日的冷傲和自信，面对童瞳时，他永远都只是一个普通的男人，会吃醋会高兴，同样也会难受。

童啸端着一碗稀饭走了过来，看着坐在桌子边即使怀孕了，却依旧显得清瘦的童瞳，有些的心疼，这个孩子，自己亏欠她太多太多了。

“爸？”童瞳有些疑惑的看着端着碗盯着自己失神的童瞳，又轻轻的喊了一声，“爸，怎么了？”

童啸的面色立刻恢复了正常，微微一笑，将手里的碗放到了桌子上，“我来就行，你快一点吃，不要饿着了。”

童瞳乖巧的点了点头，被父亲照顾，这样的感觉很窝心，是她以前在特别行动组从来不敢想的一幕，而熬的很粘稠的稀饭也散发着淡淡的米香，勾动着食欲，让童瞳也不和童啸客气了，拿起筷子就吃了起来。

欣慰的笑着，这一生，童啸不管建立了多少功勋，不管获得了多少的勋章，所有的荣耀叠加起来，却抵不上此刻童瞳那样满足的一笑。

谭骥炎静静的看着餐桌边互动的童啸和童瞳，很是温馨的感觉，这就是父女亲情，可是谭骥炎却感觉自己似乎就这样被生生的隔绝在外，无法cha进去。

谭骥炎不愿意过来打扰了童瞳好不容易引起的食欲，他知道小瞳需要时间，谭骥炎不会急切的逼迫，所以此刻，谭骥炎直接转过身向着客厅门口走了过去。

童啸自然是从谭骥炎下楼时就察觉到了他脸色不对劲，虽然只是细微的表情变化，可是或许是因为小瞳在这里，谭骥炎并没有任何的伪装，所以还是可以看得出一些不对劲，尤其是看向小瞳的眼神，带着压抑的痛苦，这让童啸有些的不解。

童瞳因为胃里饿空了，所以这会吃着童啸熬的稀饭，啊呜啊呜吃的正欢，浑然将谭骥炎给抛到脑后了，所以童啸过去客厅，童瞳是头也不曾抬一下，估计根本就没有察觉。

“市里还有些事，童部长，我先过去。”客厅门口，谭骥炎沉声的开口，已然恢复了惯有的冷漠。

“去吧，你要给小瞳一些时间。”童啸终究是过来人，在国安部这么多年，对于人心的推测和把握，自然比谭骥炎更好一筹，更何况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此刻童啸也是察觉到了谭骥炎的失落，不过也懒得去点醒，误会的不是小瞳就可以了。

“我知道。”声音里有着可以感知的一丝倦累，不过谭骥炎那幽深的黑眸却格外坚定的看向厨房餐厅的方向，自己是绝对不会放手的。

送走了谭骥炎，看着他开车离开之后，童啸笑着摇摇头，转过身走进门和童瞳吃起迟来的早饭。

“爸，谭骥炎呢？”吃了一碗，终于感觉胃里舒服了，童瞳看着也坐下来吃饭的童啸，这才发现少了一个人，滴溜溜的目光不由的转向门口寻找谭骥炎的身影。

“他有事先去办公室了。”面色不改色，童啸温和的回了一句，也拿起筷子吃了起来，不过心里头倒是有些疑惑，小瞳做了什么，还是说了什么，这才让谭骥炎误会了？

其实年轻一辈子里，童啸看来容温已经是非常出色而优秀的一个，谭骥炎亦是如此，关家那孩子也不错，只可惜他喜欢刑侦，所以日后即使发展也有些局限，谭景御这孩子在军情处发展的也不错，可是性子太不羁，少了约束，所以年轻一辈子里，童啸感觉还是谭骥炎和容温是最出色的。

童瞳听谭骥炎回去工作了，倒也没有在意，毕竟谭骥炎那么忙，之前因为去和蓝家了断，已经离开两天了，加上昨天一天，今天这会都快十一点了，童瞳自然明白谭骥炎有很多事需要去做。

童瞳这边刚吃完一碗饭，正感慨果真是童啸亲手做的饭，连一贯的孕吐都好了，可惜话刚到嘴边，突然胃里又翻滚起来，童瞳快速的丢下碗筷，直接冲到厨房的水槽里又吐了起来。

童啸之前还有些同情误会离开的谭骥炎，可是这会一看到童瞳被晨吐给折磨的这么难受，立刻将谭骥炎给抛到了九霄云外，心疼的拿着毛巾站到一旁，拍着童瞳纤瘦的后背，声音关切，“好一点了吗？”

“我没事……呕……”童瞳刚想要回给童啸一个笑容，却又弯着腰再次的吐了起来，果真晨吐就是晨吐，是不会因为是谁做的饭而有任何改变的。

十多分钟之后，客厅沙发上，童瞳无力的靠着沙发喘息着，身上因为刚刚吐了，又出了一身的汗，一想到童啸那急切和心疼的表情，童瞳拿过手机，然后蹭蹭的按下按键，【谭骥炎，我恨你！】

其实这也是一条平常的短信，怀孕的孕妇情绪自然有些波动，更不用说童瞳看到童啸心疼自己，她也心疼童啸，所以谭骥炎这个罪魁祸首自然成了牺牲品，若是平日里，谭骥炎也不会在意，只当是童瞳又开始胡闹了。

可是此刻，还没有到办公室，坐在汽车里，谭骥炎当看见童瞳短信的时候，那原本冷骇的峻脸是表情在瞬间柔软下来，黑眸里也有着不可置信的光芒，可是当点开短信看到内容时，一刹那，谭骥炎全身的精力如同都被抽干了一般，颓废的靠在汽车后座上，握紧了手机苦涩的抿着薄唇。

竟然不回自己的短信？童瞳等了半天，已经想好了，不管谭骥炎回了什么短信，她都要好好的抱怨抱怨，为什么生孩子的是女人，怀孕的也是女人，孕吐的也是女人。

可是等了半天，童瞳甚至幻听的拿过手机看了又看，却依旧没有一条短信回来，童瞳不满的垮着小脸，将手机给丢到一旁，谭骥炎以后就让工作当他的老婆去吧，然后再生出一堆小工作，忙死他！

童啸其实也是非常的忙，电话已经催了一遍又一遍，这会换了一身衣服，看着客厅里的童瞳，“小瞳，我出去一趟。”

“嗯，我待家里就行了。”童瞳点了点头，还因为谭骥炎的不回短信而生着闷气，自然是没有察觉到童啸那隐匿的笑容，很多时候，看似温和俊雅的男人，实则骨子里是非常腹黑的。

政府的人多少知道谭骥炎这个副市长之前因为私事而有三四天没有来上班，当然，身为北京市副市长，自然是非常的忙碌，可是平日里，谭骥炎虽然冷酷峻寒，可是只是一种天生的威严，而不是像今天这样，浑身透露着寒意，眼神厉的如同锋利的芒刺，让每一个和谭骥炎汇报工作的下属都是心惊胆颤的，连同于靖都感觉到了压力，能不去谭骥炎的办公室就不去。

“这都怎么了？一个个垮着脸。”谭景御黑眼睛的事情还在内部审查，不过谭家已经开始运作了，估计再过几天就没什么事了，无所事事之下，谭景御一开始是想要缠着童瞳，问出沐放的下落的，可是想到童家和谭家那理不清的恩怨，谭景御为了不让自己还没有进入童家大门，就被国安部的特工一枪给崩了，所以还是决定找谭骥炎这个二哥。

“没什么，谭副市长在里面，稍微等一下。”于靖低声的开口，一想到谭骥炎今天那冷寒的眼神，就感觉心跳都加速了，更不用说此刻里面正受刑的一个部下，谭副市长一般很少发怒，也不会如同其他领导那样又是拍桌子又是咆哮，可是谭副市长只需要用那样看透人灵魂的眼神，并冷冷的扫上一眼，就让人感觉全身的血液都冻结了，恨不能回到娘胎里重新被生出来一次。

五分钟之后，办公室的门打开，原本在下属面前都是耀武扬威，趾高气昂的中年男人此刻耷拉着头，双腿还有些的发抖，穿着白色的衬衫，所以能清楚看见那后背被冷汗湿透了，看了一眼于靖和谭景御，连打招呼的力气都没有了，灰头灰脸的直接离开，如同后面有小鬼追着一般。

“二哥这能力应该去公安系统，估计什么犯人到了二哥手里都得乖乖的招供。”谭景御无比同情的看着离开的背影，愈发的感觉自家二哥果真厉害。

于靖看着还有心思开玩笑，然后推门走进办公室的谭景御，无比同情的摇摇头，果真有时候，无知者才无所畏惧。

“不知道敲门吗？”低沉冷酷的声音传了出来，冰冷至极，如同每一个字都被霜雪冻结过了一遍，谭骥炎头也不抬，只是浑身的寒意站在十米之外都能感觉到。

“二哥，是我。”不是你那些部下，谭景御开口，终于有些后怕的瑟缩了一下身体，这明明是宽敞而明亮的办公室，可是谭景御却不由自主的想到了冰冷血腥的审讯室，呼吸都显得困难了。

“是你就不用敲门了？你当这是什么地方？”啪的一声将手里的钢笔拍在桌子上，谭骥炎终于抬起头，峻冷着脸，深刻的五官紧绷着，薄唇抿成了一条线，宛若厉芒的目光冰冷无情的射向谭景御。

昨晚上谭骥炎没有回来，谭景御以为自家二哥一定是留宿在童家，既然能留宿，就说明问题不大，可是这会看到谭骥炎森冷的表情，谭景御就明白过来，谭骥炎也被童家给排斥了，“二哥，小丫头也不待见你了？”

谭景御话一问出口，立刻感觉谭骥炎那原本只是霜箭的眼神陡然之间升级为了了冰冷冷，泛着寒光的冰刺，而且还吃一尺多粗的那种，直接钉在了自己的小心肝上，果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谭骥炎也知道自己是迁怒了，可是一想到童瞳的疏离和拒绝，再想到之前手机上收到了短信，却怎么也压制不住浑身的寒意，“你来做什么？”

“二哥，你比我好啊，至少小丫头还在北京，你还能见到，可是沐放却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天知道什么时候能找到，说不定等我找到他的时候，他的儿子都能打酱油了。”谭景御聪明的将自己和谭骥炎给划到了统一战线上，虽然都是失恋被抛弃一族。

果真，谭骥炎那冰冷的气势收敛了一些，看了看苦着脸，没有了往常表情的谭景御，也有些同情了，“沐放是自己要

离开的。”所以即使小御找到沐放，在他没有解开心结之前，也没有什么用处。

如果不是自己被军情处内部审查，怎么可能让小放放这么逃走了！谭景御一想到此，就不由恨的牙痒痒，该死的白贤！如果自己现在还是被内部审查，不能离开北京，谭景御绝对会杀到美国去，直接一枪崩了白贤！

“二哥，你和小丫头怎么了？”谭景御打死也不承认是要将自己的快乐建立在谭骥炎的痛苦之上，他只是关心二哥而已，绝对不是八卦。

谭骥炎沉默着，眼神也黯淡下来，一瞬间，如同失去了力量，有些颓废，有些落寞，“小瞳，拒绝我的靠近。”

那样推开自己，甩开自己的手，无视自己的存在，这一切都让谭骥炎明白，童瞳在抗拒自己，即使没有到恨的地步，可是她却在短时间里只怕无法原谅自己。

二哥好像挺可怜的，谭景御同情的看了看陷入沉思的谭骥炎，终于还是悄然无声的离开了办公室，小丫头那里是不行了，二哥这边也不行，谭景御想了想，虽然感觉现在去将沐放手机的话费单给打出来，看看他和什么人联系了，基本是属于无用功，可是这也是目前唯一能做的，希望可以查到小放放离开之前联系了什么人，说不定就是一条线索。

有了方向，谭景御立刻驱车离开了市政府，汽车开到了一半路程，突然嘎吱一声，谭景御一脚踩在了刹车上，透过车窗看向不远处绿树成荫的人行道道，目瞪口呆着，小丫头竟然红杏出墙了？

童瞳是没有想到会接到白贤的电话，不过出于小心和谨慎，再加上自己如今肚子里有了孩子，为了胎教考虑，童瞳还是打了电话给童啸，然后来接自己出门陪同一起过去的人竟然是容温。

容温在国安部有一个明面上的职位，大家也知道这个年轻人和童部长走的比较近，只是因为是文职，所以估计也不会有太大的做为，毕竟没有功勋，没有奖章，在国安部这样的地方，只能一辈子是文职，升任到主任的位置就封顶了。

看到容温，童瞳还是有些的心虚的，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能和十一一样，就那么诡异的想到借尸还魂这样离奇的事情，可是童瞳总感觉上校看自己的眼神有些的不对，让童瞳走起路来都是同手同脚，一个踉跄之下，幸好容温眼明手快的扶住童瞳的腰，这才避免她带着肚子里的球给摔在地上。

“谢谢。”童瞳吞了吞口水，心怦怦的跳着，果真是做贼心虚，想到此，童瞳又不由的挑起眼角瞄向容温，赫然对上他正看过来的目光，倏地一下，童瞳绷直了身体，小脸爆红，偷瞄被抓个正着，这实在是太尴尬了。

容温在国安部是很少有什么表情的，在其他人看来有的说是清高，有的说是孤傲怪癖，容温有着一张英俊的脸，可是神色里总带着疏离，所以显得阴沉了一些，不过此刻，看着童瞳这表情，容温忽然笑了起来，眼神也显得温柔了几分，“我扶着你，不会摔倒的。”

上校一定是将自己的紧张当成了怀孕的症状，童瞳不知道是该庆幸还是该无奈，不过还是点了点头，至少上校不会想到自己是小七就好了，否则自己真的没有脸见上校了，这么多年来，童瞳知道上校就像是她的一个家人，永远都守在自己身后，可是自己却率先逃离背叛了上校。

婚前试爱· 174章节 恶心死你

二哥这是有情敌了？谭景御摇了摇头，看着林荫道上渐行渐远的两个身影，而且那个男人的手臂还环在小丫头的腰上！谭景御无声地为着谭骥炎的一众部下哀悼一声，不过还是厚道的没有立刻打电话告诉谭骥炎，而是顾不得再这里是不是能停车，直接下车锁了车门远远的跟了过去。

在军区的时候，谭景御，摸哨的身手绝对是一流，他没影的称号也是由此得来的，可是当跟了一段路，童瞳是因为容温在身边有些紧张，所以到真的没有察觉到谭景御的跟踪，可是容温就不同了。

容温之间因为看守所的事情受了伤，之后出了一次任务，刚回来就被童啸调过来了，说起来也算是童啸的私心，毕竟如今局面不太稳，有容温在，童啸相信任何人都上不到童瞳分毫，所以就让容温过来护着童瞳。

而此刻，容温眼神陡然之间锐利起来，　冰冷的目光向着身后谭景御的方向扫了过去，因为容温此刻是明面上的身份，所以完全不在意会被谭景御察觉到自己已经发现他了。

好阴冷的眼神！谭景御震惊得一愣，顿住了脚步，有些不敢相信自己这刚跟过来就被人给发现了，难道是自己的功力退步了，还是国安部的人都是人精，一个比一个强悍到变态！

谭景御是真的受到打击了，他的身手在整个军情处那也是数一数二的，可是之前被童瞳给打败了，谭景御还能安慰自己，毕竟小丫头的那身手简直有些变态，出招太快，明明是很瘦的一个人，可是拿出手的力度去宛若千斤，可是现在又被小丫头红杏出墙的“情人”发现了踪迹，谭景御感觉头顶上阳光如同烈焰一般，将自己身上那仅有的温度和自信都给烧成灰了。

“怎么了？”童瞳还是对容温很熟悉的，所以他身上细微的变化依旧让童瞳察觉到了，不由的转过头看向容温，语带关切。

“没事，走吧。”容温收回目光，虽然没有看见跟踪的是什么人，不过确实一个难得的高手，难怪童部长让自己过来，容温也暗自戒备起来，狭长的黑眸里有着冰冷的寒光一闪而过。

白贤约的是一家高级的西餐厅，而此刻正是中午时分，餐厅里人倒是很多，不过优雅的环境了，却丝毫感觉不到任何的嘈杂和喧闹，大家正享受着美味的西餐，偶尔说话也压低了声音，在悠扬的小提琴声里，让整个餐厅显得极其的舒适。

白贤定的是靠里面的一张桌子，上面有一个细口的瓷白花瓶，插了两朵马蹄莲，配上细格子的淡绿色桌布，舒适的椅子设计非常的科学，让人坐下来就感觉全身似乎都放松了，尤其是紧绷着神经一路走过来的童瞳，这会坐在椅子上都

不想起来了。

容温看着没有坐相，瘫软下来的童瞳，不由的笑了起来，只是很淡的笑容浮现在清俊的脸上，一闪而过，让本来天生的清冷边退去了几分，其实容温曾经想过眼前这个女孩是不是小七，那样凌厉的身手，偶然之间看向自己的眼神，都让容温有一种莫明的熟悉。

可是没有人比容温更清楚小七已经离开人世了，她是在自己的怀抱礼合上眼的，那个从进入行动组之后，自己一直默默呵护的孩子，逐日成长，越来越出色，一次一次的在危险的任务里安全地归来，可是行动组，终究是最危险的地方，所以最后一次任务里，小七再也没有和往日一般回来。

而自己再也无法看见那安静里带着疲倦之色的面容，小七是安静的，如同一个最乖巧的孩子，总是默默的站在一旁，静静的面对这残酷的训练，不管是多么危险的任务，明明很多时候，那清澈的目光里总是有着迷茫和困惑，可是却一次有一次完美地完成了任务。

容温侧过头看着坐在身侧的童瞳，或许是因为太过与思念，于是总想着小七没有死，在世界的某一个地方，安安静静，如同普通人一样幸福地活着，执念太深变成了殇，之前容温有一段时间是阴郁而冷酷的，他经手的任务明明可以更加干净利落的完成，可是却总是弄的鲜血淋漓甚至自己也会受伤。

可是如今，再一次看到童瞳，看着她因为担心肚子里的孩子走，走路都紧张，不时的偷瞄自己一眼，红着脸，有些的不安，又有些的想要靠近自己，容温突然感觉心里的桎梏就这么消失了。

不管是小七，还是自己，或者是行动组的其他成员，这么多年来，他们守护这个国家的动力不就是如此吗？看着身边的人可以幸福而平安的生活，再多的付出和牺牲都是值得的。

谭景御不动声色的也进了餐厅，不过是选择了一个最利于监视的位置，二童瞳这会放松了一些，自然也就察觉到了谭景御的跟踪，对于童瞳这些天生在危险里游走的人，对于危险自然比普通人敏锐多了，而其它人关注的目光和一扫而过的视线也是有着本质的区别，所以童瞳立刻察觉到有人在暗中盯着自己。

白贤的人？童瞳立刻警觉的坐直了身体，也顾不得和容温在一起时的紧张了，而在一旁一直留心的容温更是一直注意着暗中的人，在谭景御进来和侍应生说话的那一刻，容温回头瞄了一眼，这才放松了警惕，不过看着身边戒备的童瞳，她甚至还挪动了一下椅子，完全的将自己给挡在了身侧容温忽然感觉心头有着说不出来的温暖。

他知道童瞳也是察觉到了危险，当然，她应该没有发现跟踪的认识谭家三少谭景御，可是童瞳这下意识的动作，却是用她的身体挡在自己面前，如果发生了危险，那么她肯定第一个受伤，有些动容，有些错愕，融入到一起，边让容温脸上染上了笑意。

“不用担心，是谭景御。”容温靠近了童瞳几分，低声地开口，却猛然之间发现，因为自己的靠近和说话，童瞳那原本白皙小巧的耳朵却充血一般，慢慢的红润起来，显示圆润的耳垂，然后红晕扩散到了整个耳朵上面，红通通的，异常的可爱。

“是谭三哥？”童瞳原本提起的戒备又放了下来，有些的不解，不过倒也又恢复了懒洋洋的坐姿，转着眼珠子开始想着白贤约自己做什么？谭三哥是知道这一次的见面，所以才更跟过来的吗？

童瞳陷入了沉思里，自然没有发现身边容温有些不对劲的脸色，小七有一次在任务里耳膜受了伤，炸弹是在身边不远处爆炸的，声音太大伤到了耳膜，而这样的危险在行动组也是非常常见的，小七自然不会因此有什么心理阴影。

可是之后的医治，主治医生是一个性格有些古怪的耳科医生，是中医，自然有着极好的医术，可是没一次治疗，却都需要将特制的一种类似凝胶的药水流入到耳朵里，说是为了我保养耳朵内部，容温是不知道那种有些冰冷，宛若虫子一般的凝胶药水滑入耳朵里带来的感觉，可是小七每一次都是又惊又扎着，几次想要逃离治疗。

最后容温不得不抱着童瞳，将她强行的压到医生那里，治疗的时候，也是将童瞳牢牢的禁锢在怀抱里吗，如同安抚要炸毛的小猫，二恶趣味的耳科医生，每一次都要拖延着医治的时间，常常一次治疗都一个多小时，从那之后，小七虽然耳膜完全被修复了，可是耳朵却变得格外的敏感，只要稍微受到刺激，就会变得红通通的。

谭景御借着喝咖啡的动作盯着童瞳这边，心里头格外的焦急，小丫头身边这男人到底是谁，眼珠子都要浇筑在了小丫头身上了，也只有这个笨蛋小丫头，完全没有察觉到身边坐了一匹不怀好意的色狼，一点警觉性都没有！

白贤在童瞳和容温等了差不多十分钟的时候过来了，虽然面容上也是带着笑，可是配上他那有些阴郁的眼神，鹰钩鼻子，总让仍感觉到格外的阴沉，那笑也显得阴霾而诡异，“抱歉，事情有些多，所以来迟了，让童小姐久候了。”

“牛找我什么事？”对于白贤，童瞳是半点好感都没有，不过不至于立刻和谭家撕破脸，但是也绝对不会和之前一般和谭家相处融洽，所以童瞳即使不想看见白贤，却还是耐着性子等着。

“吃过饭，我们再谈，可以吗？”虽然是询问的语调，可是白贤却已经找过来侍应生，固执而强势的先点餐了，“这一家的大厨厨艺不错，童小姐喜欢吃什么？有最新鲜的法式蜗牛和鱼子酱。”

童瞳连菜单都没有打开，也直接无视着白贤的存在，然后发现，天天和白贤还有蓝家这样的人打交道，能有好胎教那才是奇怪，所以为了之后的胎教，童瞳豆准备找个深山老林去隐居了。

容温和白贤中午都没有吃，所以也都点了一份餐，儿童同早上差不多十一点多才吃的，这会不过十二点多，自然没有什么食欲，再加上和白贤面对面，估计有食欲都吃不下去。

“童小姐这是不给我面子吗？请童小姐吃一顿中餐的钱我还是有的。”白贤很少看见如此不识抬举的人，当初在美国唐人帮，白贤自幼时上面还有两个哥哥，可是白贤冷血狠戾的手段，让那些看不起的人都后悔活在世上，而此刻，一连被童瞳拒绝者，白贤笑容阴冷下来，诡异的挑着眼角冷笑着，满是的戾气倾泻而出。

白贤冷笑着，阴着眼盯着童瞳，将手里的菜谱再次的地想了童瞳，感觉都气氛不对，一旁的侍应生都不由被白贤身上那流露出郁气骇到，这样的夏日，却有种冰冷阴森的感觉。

容温沉默的观察者白贤，对于这个人唐人帮白家的家主，年纪轻轻却已经是道上出名的暴戾，唐人帮里的刑堂，在道上传闻，进去的人这辈子都不敢再犯同样的错误，丢了性命是恩赐，刑堂里更多的是让人生不如死的暴行，惨绝人寰，如今看着白贤，看起来也是优雅的一个男人，可是完美的外表却遮掩不住严重的血腥和暴戾，这是有个偏执、暴力，有着绝对控制欲的危险人物。

还有强迫其他人吃饭的人？童瞳见过比白贤更加血腥暴戾的人，所以并没有被他的戾气吓倒，只是皱了一下眉头，看着站在一旁脸色苍白，瑟瑟发抖的侍应生，想到自己要无时无刻的胎教，童瞳一咬牙忍了，“来一个苹果。”

侍应生愣了一下，还是头一次遇到不点西餐点苹果的客人，害怕的目光转向脸色由阴转晴的白贤，看着他点头之后，立刻拿了菜谱风一般的跑走了。

白贤生性狂傲而自大，所以即使眼前的容温看起来非常的出色，可是白贤只当他是国安部一个普通的特工，是童啸派过来保护童瞳的，似乎没有将他放在眼里。

菜上的很快，白贤看了一眼手里银制的餐具，他点的牛排是四分熟，一刀下去，还能看见丝丝的红色血迹一般，可是白贤却嘴角带着兴奋的笑，将带血的牛排叉了起来放到嘴巴里，咀嚼着，如同是多么美味可口的佳肴。

啃着大红苹果，果真是高级的西餐厅，原来苹果也只是用来装盘点缀的，可是却也是最贵的美国进口苹果，一个苹果估计就要十多块钱，童瞳咬了一口，看着诚心恶心自己的白贤，只感觉嘴巴里的苹果有点变味，眼前的白贤如果端起一个杯子和献血，童瞳都不感觉奇怪了。

容温倒是丝毫没由被白贤这样嗜血的习惯所影响，依旧慢条斯理的吃着，神色冷漠而清寒，即使他本身是如此的优秀，可是却也能让人忽视他的存在。

“童小姐，怎么了？苹果不合口味？”白贤如同没有注意到童瞳难看的脸色，笑着询问着，眼里满是恶趣味。

孰可忍孰不可忍，更何况童瞳也不是多么善良的软柿子，此刻对上白贤故意的挑衅，童瞳咔嚓一声啃了一口苹果，然后抬起头，笑弯着一双清澈的眼睛，看起来表情格外的天真无邪，：“我说个笑话吧，反正怪无聊的。”

“洗耳恭听。”白贤导师了鞥了一下，不知道统统这是什么意思，容温也是愣了一下，静静的看着笑靥如花,眼神里熠熠的闪烁着顽劣光芒的童瞳，只感觉他不是小七，小七很少有这样的表情，不过容温还是有所察觉的放下了手里的刀叉，即使他的午餐吃了不到三分之一。

【又一次兄弟两人坐飞机，弟弟晕机很厉害，拿着呕吐袋不停地呕吐，哥哥看了一眼起身去洗手间，等三分钟之后回来时，却发现飞机上所有的乘客都在呕吐，哥哥很是奇怪的问弟弟这是怎么了？弟弟拿着满满的呕吐袋开口，没事，吐得太多装不下了，我又吃了一些。】

话音刚落，童瞳继续啃着苹果，每天早上都要吐几次，她吐着吐着就习惯了，而在一旁的容温忽然庆幸自己已经结束了进餐，二白贤表情诡异的狰狞扭曲着，嘴巴里咀嚼了一半的食物就这么卡在了喉咙里，然后终于没有忍住将嘴巴里的牛排吐到了一旁的烟灰缸里，嫌恶的看着啃苹果啃得格外欢畅的童瞳。

为了胎教不能动手，我还恶心不死你！完胜之下，童瞳挑着纤细的眉梢笑眯眯着，可是却忽然感觉有七八道视线诡异的落在自己身上，童瞳不解的看了看容温，然后回头看了一圈，发现前后和右边几张桌子前，原本正用餐的客人都表情诡异的放下了刀叉。

其他座位上的客人不解地看着这边突然都停下用餐的众人，以为食物出了什么问题，也不由得停下了进餐，询问最近桌子上的顾客发生了什么事情。

五分钟之后，整个餐厅气氛诡异起来，所有顾客都放下了刀叉，而有一个没有忍住，一手捂着嘴巴直接向着洗手间的方向冲了过去，谭景御翻着白眼看着眼前刚刚送上来的西餐，胃里一阵翻滚，最终也认命的丢下刀叉，小丫头这一招真他妈的太狠了。

侍应生和大堂经理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情况，这是一家十多年的连锁店，也没有发生过这样诡异的情况，所以客人都停止了用餐，而且看向餐桌上西餐的表情是青白扭曲的诡异，惊吓的大厨从厨房快速的跑了出来，茫然的看着四周，这到底是怎么了？食物有什么问题？！

“既然白先生已经吃完了，现在可以说这饿哦有什么事情了吗？”童瞳依旧继续啃着苹果，咔嚓咔嚓的咬了几口之后将苹果核放在桌子上，然后对着白贤无辜一笑。

挥手让侍应生将眼前的牛排撤下去，等送上来了咖啡之后，乃先喝了一口，压抑下有些搅动的胃部，“相比阮菁已经告诉童小姐一些关于谭家过去的秘密，二童部长也应该也知道了吧，如果童部长愿意的话，我会很荣幸合童部长合作的。”

童啸的身份和地位，即使白贤自诩了不起，却也知道他根本没有资格见童啸，即使能查到童啸的行踪，只怕没有接近一百米，就会被暗中的国安部的特工给一枪毙命，所以唯一能联系上童啸的人只有宴请的童瞳。

“而且当初如果不是谭骥炎将孩子送去蓝家，那个无辜的孩子也不会被蓝家丢去森林里死亡，童小姐相比也有些怨恨吧。”再接再厉着，虽然白贤不认为童啸真的因为一个同名同姓的女孩，相似自己早死的女儿，就对童瞳另眼相待，如果真的这样，那么童啸身边早就出现很多相似他已死女儿的女孩子，可是事实有时候就如此诡异，童啸这个国安不得教父，却偏偏对童瞳格外的亲近，甚至让她住到中南海的公寓里。

童瞳看白痴一般看着端着咖啡杯轻啜一口的白贤，表情诡异的纠结了一下，白贤他到底哪根筋搭错了，那么自己的

认为自己会怨恨谭骥炎，再说了，自己敢吗？谭骥炎对待敌人那是绝对的心狠手辣，童瞳后怕得瑟随了一下肩膀，只感觉眼前的白贤日后的下场一定会非常非常的凄惨。

道不同不相为谋。

对着容温眨了眨眼，童瞳适宜容温和自己离开，白贤看起来有点不太正常，估计脑子不好使，所以为了不再一次刺激到白贤，所以童瞳就选择了沉默，不停的对着容温眨眼睛，十一说好朋友之间是有默契的，眨个眼，对方就心有灵犀的明白自己要表达的意思。

白贤放下手中的咖啡杯，看着眼角一阵一阵抽搐的童瞳，对于眼前这个粗俗有没有礼貌，只有一张中等姿色面容的童瞳，很是还以谭骥炎那样眼高于顶的男人是怎么会看上童瞳，甚至之前为了她和谭家决裂，难道那时候，谭骥炎就察觉到童瞳和童啸之间有什么关系，所以为了赢得国安部的势力，才喜欢童瞳？

越想越感觉有这种可能心性，童瞳和童啸之间应该早就认识，否则童啸怎么可能就因为一个相同的名字就对童瞳如此信任，另眼相待，谭骥炎果真是个狠角色，为了国安部的势力，连自己都给卖了！牺牲色相选择了眼前这个女人。

在童瞳眼睛几乎都要眨的抽筋了，容温似乎终于明白了他要表达的意思，率先起身，而童瞳立刻眯眼笑了起来，乐颠颠的和容温离开。

“白贤是不是白家独子？”压低声音，童瞳小心的询问着身边的容温。

“不是，白家上一任家主有四个儿子，白贤是三子。”容温很是奇怪。虽然行动组不曾对白家有过什么调查，毕竟行动组接手的都是一些重案大案，白家还不够资格，只是不明白童瞳为什么这么问。

“那白家怎么会选一个脑子有点问题的儿子当家主？”自言自语着的反问着，童瞳不解的抓了抓头。

“.....”容温愣住了，没有听说过白贤有什么精神方面的疾病，如果有，即使白贤想要保密，可是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道上应该有所听闻的，=。

“不过混黑道的确需要疯子的特质，不怕死才行，否则白贤怎么那么傻的要挑衅谭骥炎。”可以想象出白贤的下场，童瞳无比感慨的叹息一声，要傻就在美国傻，干嘛还傻回中国来，还犯傻的去掐惹谭骥炎。

“.....”容温无语的保持沉默。

这边童瞳和容温刚走出餐厅，没有了餐厅的冷气，童瞳立即感受到一股燥热，抬头看了一眼明晃晃的太阳，明明还没有到夏天，怎么就变的这么热了？

“等一下。”后一步追来的白贤有些不满意童瞳今天的表情，他更想要童瞳明确的答案，轻视的看了一眼容温，这才发觉这个国安部的特工竟然有一张不错的脸，不过能被自己忽视到现在，白贤依旧看不起容温，语调里更是到这盛气凌人的强势，“你去一旁，我和童小姐有些话要说。”

“要说就现在说。”童瞳一把拉住容温，绝对不会让自己和一个疯子在一起，谁知道白贤如果突然犯傻攻击自己，那么自己好不容易想要保持的胎教肯定又泡汤了。

“童瞳！”再一次被童瞳拒绝了，白下班不悦的绷着脸，很是不高兴，看相容温的表情更是不满。

容温知道童瞳的身手，而且白贤也知道童瞳和童部长目前的关系，所以容温完全不担心白贤会怎么样，再说容温也不会退离多远，只是隔几米而已，毕竟童部长希望知道白贤有什么打算来对付谭家。

“不行！”童瞳快速的看向容温，上校明知道白贤有点疯傻，怎么能将自己这么一个孕妇丢给一个疯子呢？

容温看着童瞳对着自己不断眨眼睛，然后还抽搐着眼角瞄着一旁的白贤，忽然明白过来，她该不是真的以为白贤脑子有问题吧？好吧，无法拒绝童瞳那惨兮兮的表情，容温站定过了脚步不打算离开。

白贤如果不是有求于童瞳，此刻是绝对不会放过不识抬举，总是忤逆自己命令的童瞳，可是此刻，白贤深呼吸着，压抑下愤怒，又恢复了笑容款款，“童小姐以前就认识童部长，并且关系非同一般吧？”

虽然白贤用的是疑问，可是那语调中却是满满的肯定，而童瞳那细微的眼神变化，也让白贤捕捉到了，更加坚定可自己心头的猜测，眼中笑容加深，“童小姐有么有想过，谭市长为什么会喜欢童小姐，毕竟比起其他名媛千金，童小姐太过于普通和平凡了，甚至没有一个显赫的家世背景，之前还在演艺圈讨生活。”

“你想说什么？”童瞳无法推测白贤说这一番话的用意，可是她能感觉白贤接下来的话绝对不会是什么好话。

“童小姐难道就没有想过谭副市长就是因为这一层关系，因为童部长，才会选择和童小姐在一起的，否则为什么谭副市长为了童小姐而宁愿和谭家决裂，如今，如果不是我告诉童部长官员谭夫人被杀害的秘密，相信谭副市长现在不仅仅拥有谭家的势力，也将有了童部长的信任和支持，所以为了国安部这样强大的后盾，相比童小姐即使只是一根草，谭副市长也会将童小姐当成宝的。”

白贤洋洋得意的开口，说出了自己的判断，如果当初是自己先遇到童瞳，也知道她背后有童部长这样强大的靠山，白贤自然也愿意当一个十佳好男人，等笼络了国安部的势力之后，等童部长退休，到时候，自己已经强大了，要什么样的漂亮女人没有，更何况童瞳还算有几分姿色。

童瞳看着白贤，只感觉眼前这个人病得不轻，然后回头看了看容温，似乎在说，看吧，我说白贤脑袋有病，现在该相信了吧！

“.....”容温依旧沉默无语着，不过和童瞳离开之后，却用余光扫了一眼笑得恣意的白贤或许神经真的有什么问题也说不一定。

谭景御知道容温早就发现自己了所以也就拉近了偷听的距离，自然也将白贤那诡异的推测听的一清二楚，忍不住的抽搐了一嘴角，不行，自己要跟过去，小丫头那思维更加诡异难测，她要是胡思乱想，身边还跟着一个厉害的男人，二

个就危险了，如果二哥日后和小丫头散伙了，没有了婚礼，拿自己岂不是一辈子不能和小放放结婚。

想到此，危机意识急遽上升，谭景御也顾不得隐藏什么了，三两步就追上站在不远处树荫下的童瞳和容温，潇洒的摆摆手招呼着，“小丫头，怎么巧啊，要去哪里，我们正好顺路。”

“谭三哥，你都不知道我去哪里，你顺的哪门子路！”童瞳无语的看着谭景御，习惯的一笑，可是突然想到自己昨天才枪杀了阮菁，那是谭三哥的母亲，童瞳笑容不由得僵硬在了脸颊上，有些无措，他忽然不知道要怎样面对谭骥炎之外的谭家人，虽然她并不曾后悔开枪。

谭景御也明白了童瞳为什么表情变了，想到了阮菁的死亡，谭景御也有些的不自在，虽然从小谭景御就顽劣，之后又去了军区，然后去了军情处，可是这些年阮菁对谭景御却依旧是一个合格的母亲，而即使见惯了生死，软请的死，谭景御依旧有些的难以接受，可是谭家的气氛太过于难受，所以谭景御才会借口送谭宸和谭亦去幼稚园逃开，这会看到童瞳，那可以被忽视的一切都浮现到了脑海里。

“谭三哥，我先回去了。”有些事，童瞳才知道发生了便会留有痕迹，谈一眼真的一点都不介意吗？童瞳一时之间感觉情绪有点混乱，和容温转身离开。

谭静一也有些的无力，看着走过林荫道上了停在不远处一辆黑色汽车的童瞳和容温，叹息一声，小丫头为什么要那么决绝，就这样开枪了，不留下一点转圜的余地。

可是如果小丫头真的就是童部长的女儿，当年她只有四岁，被绑架走之后，亲眼看见自己的妈妈被残忍的在面前分尸，三天三夜的关押，之后，又被童部长放出消息说是夭折了，被送往国安部秘密训练，再也没玩i有办法享受到一个家庭的温暖，这都是谭家欠小丫头的，更不用说妈后来一次又一次的陷害小丫头。

烦躁之下，谭景御狠狠的抹了一把脸，剪不断，理还乱，谭景御将这复杂的一切狠狠的压下，然后也上了自己的车子，呼啸的发动汽车直接冲向不远处移动总部去打话费。

花费单子打了出来，谭景御用雷达一般的眼睛仔细的盯着，想要爱看看沐放最后和什么人联系了，可能会去哪里，可是当看到沐放的手机上的号码不是蓝海豚的就是京都会所的，没有什么可以的地方，直到看见了自己的手机号码。

果真有幺蛾子飞出来了，谭景御抓着话费单的手紧了一下，英俊帅气的脸上笑容张扬到了极致，自己被内部审查关押了三天，手机武器都被收走了，难道是自己半夜梦游跑出去找到手机给沐放发了短信?

“小姐，麻烦你将这一条短信的内容掉出来？”谭景御拿着话费单走向柜台，指了指上面自己的号码，他倒要看看暗中的人用自己的手机给小放放发了什么短信。

“抱歉，先生这属于客户的机密，我们不能帮忙查询。”柜台小姐有点为难的开口，瞄了一眼靠在柜台上帅气的谭景御，颀长的身躯，俊朗的面容，很是年轻，五官英俊，肤色是如今最流行的健康麦色，给人一种阳光向上的感觉。

“等一下。”谭景御拿出手机，之前他有个发小，虽然认识在军区，不过听说女朋友家是国家信息产业部的高官，这点小忙估计不在话下。

“呦，三少你这是要追女朋友？连对方的短信都要查，难道有第三者插足，是谁，哥几个替你造势，还拿不下那不知死活的臭小子。”电话里，谭景御的发小粗犷的笑了起来，到时从没有想过谭景御这个混世小魔王竟然也有今天。

“去你的，没事回家抱老婆孩子去，快点，我这有事呢，耽搁不得，否则你嫂子就飞了。”没好气的啐了一声，谭景御也笑了，等自己找到小放放，就用特质的手铐将他和自己拷在一起，看他还能不能单溜。

三分钟不到，柜台这边接到了一栋高层的电话，惊吓的一愣，她们见到的级别最高的就是经理，突然见到上面总裁的电话，紧张的连话都说不出来，有些震惊的看了一眼谭景御，快速的挂了电话之后替谭景御查询着短信的内容，虽然说是机密，但是也会区别对待的。

片刻之后，出了移动公司，谭景御开着车，冷笑着，对不起三个字果真够犀利，够简洁，难怪小放放会走，该死的，不要让自己查出来是谁给自己使绊子！

而电话的另一头知道谭景御可能谈恋爱了，不过还在追求佳人的阶段，男人有时候也是很八卦的，片刻之后，谭景御所有的发小兄弟都知道了这件事，只等着下一次见面好好的调侃一下谭三少。

—分割线—

谭骥炎中午都没有吃饭，饿得太厉害，也就没有接的感觉，所以下午准备去幼稚园接谭宸和谭亦的时候，胃里面忽然一阵一阵的绞痛起来，即使是谭骥炎有些难受的蹙着眉头，原来就冷峻的脸庞显得更加的阴霾。

谭骥炎是没有等到幼稚园放学就过来了，早上童瞳回避的一幕依旧让谭骥炎介怀，可是不管发生了什么事，他也绝对不会放开童瞳的，所以探究眼也就早早的将有些事推给了于靖，让他如果解决不了再打电话给自己，而谭骥炎也明白童瞳肯定是不会放任两个孩子不理会的，所以如果两个孩子一直黏着自己，小瞳必定也无法做到对自己的疏离和排斥。

幼稚园一共发了两张接送卡，童瞳和谭骥炎各一张，如果是需要家里其他亲属接送，不但要有卡，也需要事先打电话给幼稚园说清楚情况，这也是为了安全考虑，谭骥炎过来时才四点，大一班正在做室内的手指游戏，一群小萝卜头跟在老师后面活动小手，又是唱又是蹦的，而唯独第四组最后两张桌子上，四个孩子却没有跟在老师后面学。

谭亦感觉中太幼稚，有点傻，难得的凌皓然也是有着一致的观念，至于谭宸，虽然他目前是在幼稚园里，可是却如同海绵一般接收着大量的知识，也没有时间跟在老师后面活动自己的手指头，至于球球，他的眼睛除了盯着谭宸，基本上连裘爸爸和裘妈妈都直接忽略了，更不用说大一班的老师了。

一眼就在三十来个孩子里发现了谭宸和谭亦，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没有跟着老师后面学手指游戏，而是一种说不清的本能感觉，或许也是血缘关系吧，虽然谭骥炎很不待见这连个哥总是黏着童瞳的孩子，可是比起其他有的还拖着鼻涕

的小鬼，谭骥炎感觉谭宸和谭亦要好多了，难得的生出了为人父母的自豪感。

“你是哪位小朋友的爸爸？”老师停下了动作看向门口的谭骥炎，虽然说这个幼稚园的孩子都是有身份有背景的人家，可是老师也是第一次看见如此存在感强烈的男人，黑次的笔挺的西装，冷傲峻朗的面容，冷漠里带着威严，就这么站在门口，就让老师感觉到说不出的压力。

————题外话————

【推荐颜的新文《婢女王妃》】谢谢亲们的收藏和支持，拥抱感谢。o(∩_∩)o ~

｜派派小说后花园月瑶紫絮手打，转载请注明｜www.paipai.fm｜

175章节 乌龙误会

谭宸和谭亦有些疑惑看见谭骥炎这么早来自己，可是刹那，想起昨天突然离开谭家的童瞳，谭宸握着书的手猛然的收紧，小小的酷酷脸庞上满是灰败的黑暗，瞳是不是不要自己了。

谭亦那总是有些苍白的脸此刻更是白了几分，没有了血色，呆呆的看着谭骥炎，心头有着隐隐的不安，一个早上，谭宸和谭亦其实都在极度的不安和惶恐里，可是他们一直在等着，等着放学的时候童瞳过来接他们，可是没有等到童瞳，等到的却是谭骥炎，让谭宸和谭亦都茫然无助着，有种被抛弃的害怕和痛。

“谭宸，谭亦。”谭骥炎冷声的开口，因为胃痛，再加上之前童瞳的疏离，让谭骥炎原本就冷峻的脸庞显得更加的阴霾骇人，凤眸之中目光冷淡的看向坐在后面的谭宸和谭亦，不像是接自己孩子，倒像是仇人上门绑架小孩。

这就是谭副市长？教室里的老师愣了一下，瞄了一眼有着强势气场的谭骥炎，当初两个孩子入园，园长说了这两个是谭副市长的儿子，都是六岁，上大班，估计还似乎双胞胎，虽然谭宸和谭亦看起来是截然不同，可是幼稚园的老师带的小孩多了，自然就从谭宸和谭亦脸上发现了一些相似，虽然五官上谭亦更加的深刻，谭宸的脸要精致一下，可是眉宇，眼睛，脸型还是很相似的。

当然，至于谭宸和谭亦到底是不是双胞胎，而且谭副市长也没有听说结婚，怎么就有了两个六岁大的孩子，这些都是机密，园长甚至郑重叮嘱下来，不准私下议论，大班的孩子都很聪慧的，如果老师说了沈不该说的话，被孩子听见回家学给父母听，造成不必要的影响就麻烦了。

“谭宸，谭亦，爸爸来接你们了，收拾一下书包就可以回家了哦。”老师转过身，和蔼微笑的对着谭宸和谭亦开口，可惜带了这么多小孩，老师发现大班这些孩子却一个一个比一个早熟世故，让老师都错觉的认为难道这些有背景有家世的孩子都比普通孩子聪明吗？一个个都不像是小孩子。

谭宸和谭亦都沉默着，如果可能，他们并不想离开，想要等着童瞳来接他们回家，可是看着站在教室门口的谭骥炎，如果童瞳会来，那么就不是谭骥炎来接他们放学了。

最终，谭宸和谭亦收拾了一下，背起书包，两个孩子都面无表情向着谭骥炎走了过去，脸色不太好，看起来有些的垂头丧气，妈咪是不是也不要他们了。

球球也手忙脚乱的收拾着书包，这边看到谭骥炎带着两个孩子离开，因为人小，动作慢了一些，此刻也顾不得书包拉链还没有拉上，快速的拖着书包咚咚的跑了过去，“哥哥，哥哥，等等我！”

“球球，你给我站住！”凌皓然火大的开口，甚至连书包都没有收拾，也直接的追了出去，大一班老师错愕的看着眼前的一幕，却也只能追了出去，毕竟凌皓然和球球的父母都还没有来接他们，孩子要是出了事，那可都是自己的责任。

“瞳？”出了教室，下了楼梯，谭宸站定了脚步，抬起头，坚定而固执的目光看向谭骥炎，并没有因为他脸上的冷色而有丝毫的退缩。

“我妈咪呢？我记得你很忙，都是妈咪过来接我们的。”谭亦笑了笑，可是却感觉自己笑的有些的僵硬，声音竟然也有些的颤抖不安，谭亦害怕，害怕童瞳因为自己也算是谭家人，连自己都不要了。

谭骥炎看着眼前两个半大的孩子，有些高兴他们如此的在乎童瞳，可是又有些的吃醋，毕竟自己如今是被童瞳给嫌弃了，而以谭骥炎对童瞳的了解，她是绝对不会迁怒到孩子身上的。

这边谭骥炎还没有开口，咚咚的下楼梯的声音传来，球球跑的太急，一脚踩在了书包带子上，浑圆的身体直接从楼梯上一脚踏空，吓得挥舞动莲藕般的胳膊惊叫起来。

说时迟，那时快，谭骥炎快速的一个上前，身长手长之下，动作迅速的抱住了差一点跌下来的球球，连谭骥炎自己都吓了一跳，还有六七个台阶，这要是跌下来肯定摔的不轻。

吓得呆傻了，球球瞪大着眼睛看着近在咫尺的谭骥炎，呆呆的动了动身体，不痛？然后才发现自己被接住了，摸了摸眼泪，然后咧嘴笑了起来，“谢谢哥哥的爸爸。”

谭宸和谭亦，还有后一步赶过来的凌皓然都吓了一跳，不过看到球球没事，这才放下心来，谭骥炎将球球放了下来。

“球球，凌皓然，不可以跑出教室哦，等爸爸妈妈来接才可以离开。”大一班老师没有看见刚刚危险的一幕，但是也略带严肃的对着球球和凌皓然开口。

“不要，我要和哥哥一起……”球球刚想要继续按照之前自己的性子来，可是话还没有说完，却突然对上谭骥炎那原本冷厉如霜的黑眸，虽然刚刚被谭骥炎抱住时，球球是很喜欢谭骥炎的，可是这会，突然感觉到了害怕，诺诺的，肥肥的小腿竟然有些的打斗。

谭骥炎没有精力理会球球和凌皓然，看了一眼谭宸和谭亦，父子三人动作一致的转身离开，让球球只能扁着小嘴看

着，却不敢再哭喊的追过去，哽咽着，摸了摸眼睛，然后抓起差一点摔倒时被丢在一旁的书包，一屁股坐在楼梯台阶上，球球好可怜，哥哥又不要球球了。

“我们需要谈谈。”谭骥炎看了一眼四周，然后直接的带着谭宸和谭亦向着幼稚园不远处的一家KFC走了过去，小孩子应该都喜欢，更何况现在是自己有求于人，所以谭骥炎自然知道要稍微贿赂一下谭宸和谭亦。

推开KFC的玻璃门，诱人的香味就传了出来，里面也有一些孩子在大口大口的啃着鸡腿鸡翅什么的，谭亦抬头看着去排队点餐的谭骥炎，对于他会带自己和谭宸来这里非常的奇怪，这么幼稚的地方，谭亦并没有多少兴趣的，毕竟都是油炸食品，欧阳伯伯说自己的身体需要好好的调理，有些食物不能吃。

谭宸还是一如既往的板着酷酷的小脸，丝毫不被KFC所吸引，漠然的跟在谭骥炎身后。

等了差不多十分钟，寻了一个安静的桌子，谭骥炎将托盘放了下来，点了两份儿童套餐，还送了两个玩具，谭骥炎看了看四周那些吃的正欢，狼吞虎咽的孩子，再看着眼前坐在一起，并没有动手，甚至都没有看一眼托盘上的食物，而是看着自己，等待自己开口的孩子，再次感觉果真和其他人家的孩子不一样。

“你们也知道我和小瞳之间有点问题，事情有点复杂，你们长大之后会明白。”谭骥炎这辈子还真的没有这样示弱过，有些的不习惯，可是想要挽回童瞳，谭骥炎也知道必须要借助谭宸和谭亦。

“你现在说，我和哥能听明白。”谭亦明显不想被谭骥炎糊弄过去，他虽然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可是他也希望知道事实，毕竟这牵扯到了妈咪、

果真是一点不可爱的孩子！谭骥炎为曾经还期待孩子的到来而感觉无奈，看了看谭亦，而谭宸虽然保持沉默没有开口，可是那姿态绝对和谭亦一样，想要让他们帮忙，必须得告诉他们事情的经过。

用了五分钟时间，谭骥炎大致的说了一下，谭家和童家之间的纠葛，当然只是简略的说了一下，毕竟眼前只是两个六岁的孩子。

“所以你想让我们帮你说话？”谭亦放下心来，明白并不是童瞳不要自己和谭宸，而是谭骥炎来的太早抢先将自己和谭宸给接了出来，不再紧张和不安了，自然也就恢复了笑容，酷似谭骥炎的小脸上挑着嘴角笑着，颇有几分幸灾乐祸的味道。

谭宸也明白过来，所以就懒得理会谭骥炎，直接吃起了东西。

“哥，薯条用蘸着番茄酱吃。”谭亦放下手里的川香鸡柳，拿过番茄酱撕开，将红色的酱汁倒了一些在薯条上，这才示意谭宸可以吃了。

虎落平阳！谭骥炎倒也没有催促，身体只是靠在了椅子上，因为胃还在痛，谭骥炎也不喜欢这些油炸的食物，也就没有点餐了，只是揉了揉胃，至于没有买胃药，完全是因为谭骥炎想到了苦肉计。

“我不需要你们和小瞳说什么，你们只需要黏着我就可以了。”谭骥炎只需要有机会继续留在童瞳的身边，其余的事情自己会解决，完全不需要这两个小鬼插手。

“黏着你？”谭亦咬着鸡翅的表情诡异的纠结了一下。

谭宸一口薯条卡在了喉咙里呛了起来，拿着纸巾擦着嘴巴，虽然还是那酷酷的面瘫小脸，可是似乎也因为谭骥炎的这句话显得有些扭曲。

其实谭骥炎也被自己的话给恶寒到了，他原本就不是什么疼爱孩子的父亲，虽然会关心，也会培养，但是绝对没有办法和普通的家长一般，将孩子驮在肩膀上，陪着孩子打游戏，可是如今，为了童瞳，谭骥炎依旧面不改色，冷沉漠然的坐在椅子上，坦然自若，所以比较起来，谭宸和谭亦的定力比起谭骥炎果真是差了很多。

“我和哥的条件是从此之后，三个人轮流和妈咪睡在一起。”之前的不平等条约，如今有了机会，谭亦自然想要扳回来，凭什么他可以一个星期霸占着妈咪五天，自己和哥只能可怜的轮到一天。

“不，条件是你们明年上一年级不会被送去寄宿学校。”谭骥炎冷沉的开口，自然是不可能同意之前的条件，这两个小鬼和自己谈条件，虽然还幼嫩了一点，不过倒是勇气可嘉。

谭宸如今看了一些动漫，也知道很多知识，自然明白什么是急寄宿学校，谭亦更是明白，此刻两个孩子同时抬起头，对上谭骥炎那冷峻的面容，可是在绝对的力量面前，蚍蜉撼树是一点作用都没有的。

“成交！”谭亦说的咬牙切齿，却根本没有想到谭骥炎竟然这么狠，准备让自己和哥去寄宿制学校，一个星期只能回来两天，果真自己还是太小了，完全不是对手。

谭宸面无表情的看着谭骥炎，眼神有点冷，而谭骥炎同样是冷峻着脸庞，任由谭宸打量，双方对视了片刻之后，默契的同时转开了视线。

终于，协议达成，谭宸和谭亦会黏着谭骥炎，让他不会被童瞳给赶走，而谭宸和谭亦也换回继续留在童瞳身边，只去普通学校上学。

谭骥炎继续忍受着胃痛的折磨，谭宸和谭亦也继续吃东西，味道还是不错的。

“生病？”片刻之后，谭宸开口说了今天的第一句话，他能感觉到谭骥炎的不适，他虽然还是和之前一般都是冷着脸，可是谭宸却没有忽视谭骥炎偶然一下会蹙起眉头，脸色似乎有些的不对劲。

“没事，胃痛。”倒是有些诧异谭宸竟然会察觉到自己的不适，谭骥炎看了一眼谭宸，这个孩子竟然是当年的那个早产儿，有时候缘分真的很奇妙，蓝家兄妹致死只怕都不知道谭宸还活着，甚至被小瞳带在了身边。

当日，在美国的时候，当知道童瞳潜入森林之后，下落不明，谭骥炎之后也曾问过童瞳为什么会在子弹不够用的情况之下，却会和狼群对上，而童瞳当时也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如今想来，明明之中似乎都注定了一切。

谭宸看着谭骥炎，然后将端起手边的可乐向着柜台那边走了过去，一会回来，将可乐推到了谭骥炎身边，

“给你。”

可乐里多了而一些冰块，谭骥炎看着又开始吃东西的谭亦，虽然努力的告诉自己，谭亦这是为了帮自己，好让苦肉计能成功奏效，可是谭骥炎却更愿意相信谭亦这个小鬼根本就是想要看自己遭罪！

冰可乐灌了下去，原本还可以忍受的胃痛立刻加剧的绞痛起来，谭骥炎庆幸自己这大半年在童瞳的照顾之下，一日三餐都正常了，所以胃一直被养的很好，所以偶然胡闹一次使用苦肉计，应该不至于出什么大问题。

四点半，童瞳打开副驾驶位置的车门下车去接两个孩子，然后错愕的愣了一下，不解的看着容温车子不远处的汽车，那是谭骥炎的车子，怎么会在这里？他也过来接谭宸和谭亦？

“怎么了？”容温也锁了车门下来，不解的看着站在一旁的童瞳。

“没事，那是谭骥炎的车子，他应该先进去了接谭宸和谭亦了，我们在这里等一下。”童瞳再次看了看时间，才四点半，谭骥炎之前好几天都没有去上班，中午的时候连午饭都没有吃就工作去了，这会童瞳还真的有些疑惑谭骥炎竟然有时间过来接孩子。

可是一想到今天一天谭骥炎都没有回自己的短信，当时，童瞳是认为谭骥炎太忙，所以没有时间回短信，可是现在看来谭骥炎还有时间来接孩子，也不是很忙啊，童瞳有些的委屈，然后又为自己竟然吃谭宸和谭亦的醋感觉到有些的好笑。

“妈妈，你是你接球球的吗？哥哥被哥哥的爸爸给接走了，没有人接球球。”一道稚嫩的声音兴奋的响了起来，球球看到童瞳眼睛一亮，快速的甩开裘爸爸的手，咚咚的向着童瞳跑了过来。

接走了？童瞳疑惑的看了看谭骥炎停在不远处的汽车，拿出手机拨打了谭骥炎的号码，“谭骥炎，你在哪呢？”

挂了电话，童瞳看向一千米不到的KFC店，刚和容温开口准备过去，衣角却被球球给拉住了。

“妈妈，你也不要球球了吗？”仰起头，球球可怜兮兮的看着童瞳，睁大着乌黑的大眼睛，眼眶红红的，看起来格外的可怜，软糯糯着嗓音，“妈妈，我要找哥哥。”

“球球，不可以这么没有礼貌，等晚上吃过饭再去找哥哥玩！”裘爸爸尴尬的对着童瞳笑了笑，然后挫败的看着自家儿子，什么叫没有人接球球？难道自己这个当爸的不是人吗？

“球球，阿姨现在去找哥哥，等明天让哥哥在幼稚园陪球球玩。”童瞳看着那紧紧的抓着自己衣角的肥肥小手，又白又胖，包子似地，童瞳也不敢将自己的衣角给夺回来，担心球球会突然哭，于是只能将求助的看向身边的容温。

和谭骥炎一样，容温也没有开口，清俊的脸上眼神陡然之间锐利的一寒，球球那抓着童瞳衣角的手不由自主的松了开来，然后眼巴巴的看着童瞳逃离似的离开，扁了扁嘴巴，为什么妈妈身边的人一个比一个凶，就知道欺负球球！

谭骥炎这辈子还没有这么紧张过，童瞳要过来了，谭骥炎不由自主的坐直了身体，峻脸有些的紧绷，甚至忘记了胃痛，担心再面对童瞳的疏离，又担心她过来只是为了将谭宸和谭亦接走，然后依旧和自己保持着距离。

明明只有短短的几分钟的时间，却如同被拉长成了一辈子一般漫长，谭骥炎微微的抬起头向着大门口的方向看了过去。

容温绅士的推开玻璃门让童瞳先进，然后自己这才走了进来，看似平和的目光却已经快速的扫过全场，这已经是职业的习惯和本能的戒备，然后便对上了谭骥炎那异常锐利的凛冽目光。

“谭骥炎，你今天怎么下班这么早？不忙吗？”童瞳快步走了过来，靠的近了，就发现谭骥炎的脸色有些的不对劲，虽然一如既往般的冷沉峻朗，可是隐隐的似乎带着一股强势的气息。

童瞳侧目看了一眼容温，然后再联想到此刻谭骥炎站起身来，冷然骇人的气势，立刻明白过来谭骥炎肯定又吃飞醋了！

“谭骥炎，这是容温，爸爸让过来保护我的。”小手拉了拉谭骥炎的手，却发现没有了早上的火热，反而带着一丝的冰冷，童瞳立刻将自己有些热的手塞到了谭骥炎的掌心里，踮起脚，低声的开口，“不要板着脸！”

被童瞳握住手的那一瞬，谭骥炎表情绝对能算得上呆傻，可是瞬间，狂喜代替了紧张和不安，又听见童瞳亲密的靠在自己肩膀边说话，谭骥炎一扫刚刚面对容温时冷厉的表情，薄唇甚至微微的上扬，面容绝对是从刚刚的冷酷如霜转为此刻的和煦热情。

“多谢容先生，小瞳麻烦你了。”谭骥炎一手握紧了掌心里那柔软的小手，一手热情的向着容温伸了过去，低沉的嗓音里甚至能听得出他的轻松和愉悦，让童瞳疑惑的眨着眼，不解的看着谭骥炎，他怎么表情变化的这么快。

“份内之事，不用客气。”容温也伸过手和谭骥炎握了一下，然后松开，淡漠的颔首，除了面对童瞳时，容温对其他人都是一种阴沉的冷漠和疏离。

谭宸和谭亦已经吃完了，也洗了手，其实一开始谭亦感觉吃KFC非常的幼稚，不过吃过之后，才感觉味道还是很好的。

此刻，谭宸和谭亦看了看童瞳，然后又不动声色的将疑惑的目光收敛下，为什么没有看得出妈咪有什么排斥，和之前根本就一模一样啊，真的需要他们去黏着吗？

谭骥炎也察觉到了，不过他自然是乐得童瞳和自己亲近，所以身上那原本冷厉的气息消失的无影无踪，只余下对童瞳满满的温柔。

虽然是下午了，不过阳光还是很大，照在身上，依旧有种火辣辣的夏天到了的感觉，童瞳一开始只当谭骥炎在KFC里待的时间长了，里面有空调，所以他的手是冰凉的，可是坐到汽车上，因为有孩子在，所以谭骥炎并没有开空调，发

动汽车之后，谭骥炎右手依旧握着童瞳的手，还是凉凉的，掌心里有些的冷汗。

谭骥炎是因为童瞳的亲近，所以太过于高兴之下，自然连折磨许久的胃痛都忘记了，脸也恢复了正常，甚至还带着淡淡的可以察觉到的笑意，可是此刻童瞳自然还是发现了谭骥炎的不对劲。

一手伸到了谭骥炎的脸颊上，那不是热出来的汗，触手一片冰凉，汗津津的都是冷汗，而谭骥炎开车时也没有和以前一样坐直了身体，而是微微的躬着腰。

“你胃痛？还是肚子痛？”童瞳拿下放在谭骥炎额头上的小手，自己怎么那么笨，谭骥炎天生就是一个火炉一般，体温高，冬天的时候抱着很暖和，夏天的时候肯定也会体温比普通人高一些，他又不能自动调节体温，掌心怎么可能这么冰凉。

“有些胃痛。”谭骥炎没有想到童瞳这么快就发觉，余光扫过她担心的脸，不由自主的笑了起来，声音低沉而温柔，“不用担心，只是有一点痛。”

“一点痛会出一身的冷汗，去医院！”童瞳自然是不相信，有些心疼，嗔怒的瞪着无所谓的谭骥炎，然后想到昨天自己枪杀了阮菁，谭骥炎只怕是一天都没有吃饭，可是早上起来的时候，谭骥炎还是好好的，除非是他之后也一直没有吃饭。

一刹那，童瞳握着谭骥炎的手下意识的猛然收紧，有些难受的别开脸看着车窗外，终究是因为自己，如果自己没有开枪，谭骥炎或许也不会这样没有食欲，那个毕竟是谭骥炎的母亲，而自己开枪的时候却完全没有想到这一点，只是听着阮菁那样带着疯狂的得意描述着如何害死妈妈，童瞳知道自己失控了，恨意代替了理智，一直到此刻之前，童瞳都不曾后悔过的，因为阮菁该死。

可是想到谭景御面对自己的不自然，想到谭骥炎竟然接连两天都没有吃饭，导致胃痛，童瞳突然后悔了，自己不该让谭骥炎这样的为难。

“小瞳？”谭骥炎反握住童瞳要抽回去的手，变了车道之后，缓慢的将汽车靠着路边停了下来，眉宇皱了起来，喝了冰可乐之后，胃痛的更加厉害，让谭骥炎脸上再次渗透出了冷汗，一波一波的绞痛席卷而来，可是谭骥炎却也顾不上了。

“小瞳，只是饿的久了，有点胃痛而已。”谭骥炎看着童瞳，想起之前的生活，冷峻的脸庞上表情一点一点的柔软下来，声音也带着蛊惑的低沉和沙哑，“你还记得之前你说过，会照顾我的一日三餐。”

“可是我……谭骥炎，你会怪我吗？如果我当时能冷静一点，不那么冲动，你也不会这么难受。”童瞳咬着唇，不安和懊悔的情绪爬上了小脸，心疼不已的看着强忍着胃痛的谭骥炎，如果当时自己想到了谭骥炎，或许就不会那么冲动的开枪了。

错愕的一怔，谭骥炎知道童瞳是误会了自己胃痛是因为母亲的死亡，可是，谭骥炎修长的手指轻轻的抚平童瞳皱起的眉头，似乎事情有些的不太对头。

“小瞳，你没有因为爷爷和我母亲的事情怨恨我吗？”谭骥炎没有忘记早上童瞳醒过来时，推开自己的动作，甚至在之后还甩开了自己的手。

童瞳头摇的如同拨浪鼓一般，清澈的目光不解的看着谭骥炎，不明白他为什么会这么想？毕竟当年的事情和谭骥炎也没有关系，他那个时候不过也是一个半大的男孩子，自己怎么可能怪到谭骥炎的头上。

“那早上醒来的时候，你为什么推开我？”谭骥炎问的有些小心翼翼，握紧着掌心里童瞳的手。

“热啊。”童瞳发现自己的确猜测不到谭骥炎的思维，也不明白他突然为什么要问这个莫名其妙的问题，然后看了看谭骥炎似乎有些扭曲的脸庞，犹豫的解释，“现在是夏天，你体温又高，原本是我不怕热的，不过多了肚子里的孩子之后，总是感觉有些的燥热，不过孕妇指南说是正常现象。”在走廊上的时候呢？“谭骥炎头有些的痛，胃部痛的更厉害，他早该知道的，小瞳思维明明和其他人不一样，就不该用常理来推测，那一杯冰可乐根本就是白喝了。

童瞳难得小脸尴尬的一红，瞄了一眼谭骥炎，发现他正紧盯着自己，似乎不听到答案不罢休，可是想到后座还有谭宸和谭亦在，虽然两个孩子很是安静的坐在后座，可是童瞳扫了一眼就发现谭宸和谭亦根本就是在偷听。

童瞳解开了安全带，然后侧过身，而谭骥炎也顺势抱住了童瞳，当然一手没有忘记将空调给打开，毕竟童瞳现在很怕热，后座两个孩子暂时忽略不计。”那个在走廊的时候你不是刚洗了澡，身上都是热气……“顿了顿，童瞳凑到了谭骥炎耳边，反正都是老夫老妻了，豁出去了，”那个你又不是不知道你洗完澡之后，看起来比较性感。“

一口气差一点没有吸上来，谭骥炎直接石化住了，呆呆的看着满脸通红的童瞳，自己果真没事找抽，白白折腾了自己一天。”不许笑！谁让你没事瞎诱惑孕妇，胃痛了吧！“童瞳一看谭骥炎的表情，立刻恼怒了，不满的瞪着眼，小拳头直接招呼上谭骥炎的肩膀，然后又想起谭骥炎的胃还痛，手于是放了下来，轻轻的给谭骥炎揉着疼痛的胃部。

雨过天晴，即使胃痛也值得了，谭骥炎忍不住的勾着薄唇笑了起来，直接抱着童瞳亲了一口，惹得童瞳如同炸了毛的小猫，快速的将谭骥炎给推开，”孩子还在后面，不许胡来！“

谭骥炎心情极好的笑着，重新的发动汽车，汽车平缓的向着医院的方向继续开了过去，”小瞳，早上手机的短信是怎么回事？“

不说短信还好，一说短信，童瞳就不满的眯着眼，皱着小鼻子，恶狠狠的瞪着开着车，春风得意的谭骥炎，”有时间来接谭宸和谭亦，还带他们去吃KFC，却没有时间给我回短信！““看什么看，不许笑，胎教最重要的就是要保持心情愉悦。“童瞳快速的开口，虽然也有些的尴尬，可是一想到自己等了一天谭骥炎的短信，结果都没有等到，自然是有些的失落的，”你干嘛不回我短信！““你先说为什么发了这样的短信？“谭骥炎看着吃醋的童瞳，心头柔软着，伸过手在她的头

上揉了揉，这孩子怎么就这么可爱呢。”早上刚吃完就吐了，然后爸又是担心又是心疼，然后看到爸心疼我自然也心疼他了，而你就是罪魁祸首！“童瞳毫不客气的将孕吐的原因推到了谭骥炎的身上，所以那一条满是嗔怨的短信就发了过去，而原本就想多了的谭骥炎彻底误会了。

到了军区医院，欧阳明脸色有些的不悦，谭骥炎太胡闹了，拿自己的身体折腾，可是一想到童啸之前和自己说的事，想到了当年晓意的死，竟然是谭老爷子阴差阳错，阮菁刻意为之之下造成的，而童瞳真实的身份虽然诡异，不过欧阳明倒也知道很多医学和科学上无法解释的事情，自然也能明白当时童瞳为什么会开枪杀了阮菁，整件事里最无辜的就是晓意和小瞳这个孩子。

晓意死亡之前经历了那么多非人的折磨，而当时小瞳这孩子只有四岁，在山洞里经历了那样惨绝人寰的一幕，之后又被童啸送走了，那个时候她才四岁。

如今看到童瞳和谭骥炎之间并没有因为上一辈的事情而怨恨对方，欧阳明自然是高兴的，所以即使谭骥炎此刻胃痛，欧阳明也只是冷着脸，倒没有开口责备。

谭骥炎的胃痛并不是什么大病，毕竟只是之前饿狠了有些痛，然后又灌了一杯子冰可乐，所以才会越来越严重，所以医生检查了一番之后，开了一些胃药，让谭骥炎这几天注意饮食，以后也要饮食有规律。

所以半个小时之后，谭骥炎拿着药向着童瞳走了过来，神色峻傲，丝毫不见之前的烦躁，一手握住童瞳的手，”走吧，我们回去。“

谭宸和谭亦看着走在前面又霸占了童瞳的谭骥炎，两兄弟对望一眼，谭亦开口，”妈咪，我想要喝可乐。““车子里只有水。“童瞳没有察觉到身边谭骥炎握着方向盘的手用力的握紧了几分，眼神凌厉的向着后座的谭亦瞄了过去，警告的意味不言而喻。”瞳，喝可乐，加冰的。“谭宸没有谭亦这样的婉转，直接的开口，然后指了指谭骥炎。

童瞳一开始还没有明白，不过当转过头对上谭骥炎有些心虚的眼神，童瞳立刻就明白是什么回事了，板着小脸，”原因。““回去说。“谭骥炎叹息一声，有些的无奈，这两个小鬼果真和自己不够亲！

依旧是回到童啸这边的住处，毕竟才知道苗晓意死亡的真相，童瞳也是不放心童啸一个人住，虽然里里外外都有国安部的人保护着。

谭宸和谭亦一回来就和家庭教师去楼上进行额外的知识教授，谭骥炎开了空调，”去坐一下，下午还有些的热，到了晚上就好了。““我去给你下面条。“虽然是燥热，厨房里打开了液化气，就显得更热了，可是一想到谭骥炎的胃，童瞳还是忍着燥热，先给谭骥炎弄一些吃的，之后再来三堂会审。

谭骥炎喝了一些温水缓解着胃部的绞痛，看着童瞳热着满头大汗，却动作熟练的给自己下面条，这一刻，谭骥炎感觉到前所未有的幸福感觉，明明就那么怕热，却不断的忙碌着，白色的水汽氤氲的升腾起来，朦胧里，映着童瞳精致如画的脸，让谭骥炎的心柔软着。”一边去，黏一块干嘛，你还嫌弃我不够热啊。“感觉到谭骥炎靠到了身后，就如同背后多了一个大火炉，童瞳直接的拿着锅铲子赶人。”还好。“双臂从童瞳身后缠了过来，揽过她稍微丰腴了一些的腰身，谭骥炎是真的不感觉到热，即使他体温过高，或许是心静自然凉。”可是我热，还有身上都是汗，你都不嫌难闻？“童瞳没有挣脱开谭骥炎的怀抱，不由的哼哼两声，继续着手上忙碌的动作，不过是真的热啊，谭骥炎难道感觉不到？”小瞳身上一贯都是香的。“谭骥炎声音低沉的沙哑，低头在童瞳的脖子上轻轻的啃噬起来，的确有点汗津津的咸涩，可是这却少不影响谭骥炎此刻愉悦的心情，从地狱到天堂也莫过如此。

脸更红了，却也不知道是被熏的，还是因为谭骥炎那带着几分情se的动作，童瞳忽然感觉到心砰砰的加快着跳动，她面对谭骥炎的时候，素来都只有举手投降的份，更不用说谭骥炎刻意诱惑，而怀孕之后的身体似乎更加的敏gan了，当谭骥炎一口咬在耳垂上，童瞳身体陡然之间软了下来，舒服的感觉让她都忘记了燥热。

唇抵着唇，相濡以沫，似乎连灵魂都彼此默契的缠绵在了一起，不要说热了，就连锅里正煮的面条都给忘记了，童瞳无力的抱着谭骥炎的脖子，仰起头，承接着他过于火热的激吻，直到一声咳嗽声响了起来。”爸？“蹭的一下，小脸爆红，童瞳猛然的推开谭骥炎，低着头瞅着地面，脸上火辣辣的，然后恶狠狠的瞪了一眼谭骥炎，再狠狠的在他的脚上踩了一脚，让他没事瞎诱惑孕妇，被抓个正着了！”童部长。“谭骥炎虽然一直都是冷峻内敛的一面，可是眼前这个人不仅仅是国安部的部长，更是童瞳的父亲，所以面对长辈时，谭骥炎突然紧张了，有些的局促，尤其是刚刚被抓了个正着。”面糊了。“童啸神色看不出高兴或者生气，看起来依旧是温和儒雅，可是却又让人感觉有些的不对，目光扫过厨房里的谭骥炎，”你跟我出来一下。“

谭骥炎安抚的拍了拍童瞳的头，深呼吸着，看着童啸走向书房的背影，脑海里突然回想起之前最早结婚的一个挚友，当初才二十二岁，女方也才二十岁，当时那个无法无天，在军队里更是佼佼者的挚友，因为要去见女方家长，竟然连续失眠了三天晚上，紧张的连话都说不利索，还被取笑了好久，如今，谭骥炎突然能理解了挚友当年的心情了，因为他现在双腿竟然有点发抖。

－－－－－－－题外话－－－－－－－

因为爱了，所以才会想太多，谭骥炎心思一贯深沉，所以定性思维之下会误会，也是情理之中，呵呵，白白折腾了自己一天。

176章节 捡到杀手

书房里，童啸并没有坐在书桌后面，而是选择了靠着窗口的红木椅子上，而童啸坐下来，其实也是方便谭骥炎坐到身边的红木椅子上，这样谈话会更加的方便一点。

可是谭骥炎这辈子还没有这样紧张过，看到坐在窗口，温文尔雅的童啸，窗户是开着的，风吹进来，窗户外的墙壁上有不少的爬山虎，绿油油的叶子，还有一些蔓延到了窗棱上，童啸原本五官就清俊，即使人到中年，却也给人一种儒雅的气息，半点不显老，可那一双幽深而睿智的眼眸，却又在无形里平添了一抹肃杀的凌厉，而此刻被童啸注视的谭骥炎几乎有些的缩手缩脚。

“骥炎，你和小瞳还没有结婚。”童啸微笑的开口，言语倒是颇有些的亲昵，如同长辈在和晚辈亲昵的交谈一般。

可是谭骥炎却绷直了身体，压抑下不该有的紧绷情绪，然后沉默的看向童啸，隐隐的有种不好的预感。

“虽然孩子都有了，谭宸已经六岁了，可是那和小瞳其实没有太大的关系，所以骥炎，你这样住在我这里不太方便。”童啸虽然语气听起来像是商量，可是言辞里却已经犀利的表达了他要表达的意思。

“我会尽快举行婚礼的！”谭骥炎快速的接过话，虽然他很想说小瞳肚子里还有一个孩子，可是多年在官场的经验，让谭骥炎明白这个时候要尽量装得比较老实比较好。

“可是如今白贤的威胁还在，而且听谭景御说，要和你这个二哥一起举行婚礼，不过目前看来，谭景御还没有找到结婚的对象，所以骥炎，你这个尽快只怕还是一个未知数。”童啸悠然一笑，将谭骥炎的紧张情绪收入眼中。

如果没有小瞳父亲这个身份，童啸相信以谭骥炎的性子，是绝对不会有这样下级见上司这样的紧张，毕竟谭骥炎天生就是一个上位者，一贯都是他坐着，下属站在一旁听训，而此刻，角色倒转过来。

对于谭骥炎的尊敬，童啸还是很满意的，可是却还是无法将自己好不容易寻回的女儿就这么交给另一个男人，即使谭骥炎再优秀，这或许就是身为父亲的情结，所有想要霸占自己女儿的男人，在童啸眼里就是敌人。

谭骥炎再一次痛恨起谭景御这个弟弟，不过还是恭敬的对着童啸开口，“我会尽快解决白贤的事情。”虽然有些的棘手和麻烦，不过关曜一直安排着人保护李东来，相信再有两三天就行了，先斩断白贤的一个财路。

“嗯，不过小瞳还是住这里，两个孩子随他们，骥炎你还是回西湖园去住，否则影响不太好。”童啸声音温和，带着毋庸置疑的威严。

谭骥炎只能默然的点头，即使不甘心，可是眼前这是小瞳的父亲，不过，想到白贤，一刹那，谭骥炎眼神锐利的阴冷下来！和童啸说起了目前掌控的情况，毕竟白贤也不是容易对付的，尤其还牵扯到了美国，谁也无法肯定白贤和美国官方有怎样的勾结和联系。

咚咚的敲门声响起，童瞳深呼吸着，如果可能，她真的不愿意这会就见童啸，毕竟刚刚被抓了个现行，可是想到谭骥炎的胃痛，童瞳还是红着脸敲响了书房的门。

“爸，谭骥炎胃不舒服，面条已经好了。”低着头，童瞳轻声的开口，脸又火辣辣的烧了起来。

“嗯，去吧。”见好就收，童啸大方的放人，谭骥炎也转身向着门口走了过去，看着低头看着地板的童瞳，谭骥炎手刚伸过来，却在瞬间被童瞳触电似的避开，尴尬的红着脸瞪着谭骥炎，他还敢胡来。

“童部长让我回西湖园住。”餐厅里，谭骥炎一边吃着面条，一边将童啸刚刚的意思表达给了童瞳，毕竟站在童啸的立场上，谭骥炎想象着如果童瞳肚子里是一个女儿，日后有哪个混小子想要将自己女儿给拐走，谭骥炎绝对第一个不放过他。

“嗯，这里也不是你家。”喝着水，童瞳点了点头，不明白的看着谭骥炎又皱起的眉头，担心着，“吃了胃药，还痛？”

“小瞳，你就不能挽留一下？”谭骥炎是被气的头痛，有气无力的看着一脸平淡的童瞳，为什么这孩子就不能多黏着自己一下，记得以前的时候，小瞳分明很喜欢在自己身边。

“又不是看不见，再说了你每天也来过来啊，不就是晚上回去住。”童瞳不解的看着谭骥炎，“谭骥炎，你不要怨妇的眼神看着我，怪瘆人的。”

“谭宸和谭亦呢？”怨妇？谭骥炎感觉自己的确要成怨夫了，可是面对童瞳的一根筋，除了叹息还是叹息。

“谭宸和谭亦当然是跟着我住在这里。”这一次童瞳回答的倒挺快，甚至态度坚定，瞪着谭骥炎，眼睛里满是坚定之色，大有谭骥炎要将两个孩子拐走，她立刻找谭骥炎拼命的架势。

吃两个小鬼的醋未免太幼稚了！可是为什么感觉这面条都是酸的？谭骥炎彻底被童瞳打击的没有了力气，低着头，慢慢的吃着面条，然后不死心的开口，“小瞳，如果遇到危险，我和童部长，你救哪一个？”

很是无聊而且幼稚的问题，可是谭骥炎这会已经被打击惨了，神智有点混乱，否则放在平日里，他是绝对不会问这样无解的问题，毕竟手心手背都是肉，根本无法选择。

“我爸。”可惜这对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是无解的问题，到了童瞳这里却立马就有了答案，而且还是不带思考的，百分百的真正心意。

如果可以呕血，谭骥炎估计这会已经吐了一大口了，好吧，这孩子太黏童部长了，自己退而求其次，“那如果是和谭宸、谭亦呢？”

“当然是孩子，谭骥炎，你问真白痴的问题做什么？你确定你胃不痛了？”童瞳实在不愿意用看白痴的眼神看着谭骥炎，今天已经碰到白贤那个脑经有点问题的疯子了，童瞳可不想谭骥炎今天也抽疯，不过这问题真的很白痴。

这问题的确很白痴，抚着额头，谭骥炎叹息着，然后终于抬起头，深邃的凤眸温柔而缱绻的凝望着童瞳，很是抱怨，“我记得才认识的时候，小瞳很黏着我的。”

“那个时候是冬天，谭骥炎你身上暖和，现在这么热，你看到有谁大热天抱着个火炉吗？”童瞳感觉谭骥炎今天的确有点不太正常，估计是胃痛给折磨的。

所以自己对小瞳而言就这么一个用处，冬天用来暖身体，夏天直接丢开，谭骥炎无语的看着说的理所当然的童瞳，难道必须得等到天凉了冷了，小瞳才会又黏着自己，把自己当火炉使。

上完了一个小时的课程，谭宸和谭亦是准备过来喝点水，休息十五分钟，之后一个小时就是体能训练和一些基本的格斗知识的教授，而站在餐厅门口，谭宸和谭亦将谭骥炎刚刚的话都听在了耳中，然后彼此对望一眼。、

“哥，以后不要生病，估计一生病就不太正常。”谭亦感慨的开口，那么冷酷强大的一个男人，竟然在胃痛之后，一点形象都没有在妈咪面前黏着，太难看了，和球球简直有的一拼。

“嗯。”谭宸是绝对的崇拜力量，所以不需要谭亦开口也明白，喝了水，然后都不休息了，直接向着后院走了过去，先做准备活动，拉开韧带。

谭亦也放下了杯子跟着谭宸身后向着后院走了过去，虽然谭亦看起来是不太待见谭骥炎的，可是不可否认的是，谭骥炎的强大，却依旧让谭亦崇拜，所以餐厅里，谭骥炎那形象全无的一面，谭亦只能安慰自己是因为生病了，所以还是眼不见为净，否则他都没有奋斗努力的榜样了。

吃完面条，谭骥炎完全不知道自己被两个孩子给鄙视了，“吃完了就回去。”童瞳开口，态度坚决。

“不行，我胃痛。”谭骥炎终于发现苦肉计还是有一点用处的，至少能示弱的在童瞳这里多留一段时间。

“那就更要回去休息！”对于谭骥炎的身体，童瞳是绝对比自己的身体还要紧张，怒瞪着谭骥炎，只感觉他今天不太冷静，而且有些的幼稚，“不要磨蹭，快点回去休息。”

“我还有些事要和童部长讨论一下。”谭骥炎抽搐了一下嘴角，再次搬出了让自己留下来的借口。

“胃痛了，你还想着工作，谭骥炎，你是不是想要过劳死，然后让我带着肚子里的孩子改嫁，不对，我们还没有结婚，所以你死了，我直接给自己找个老公，给肚子里的孩子找个父亲！”童瞳怒了，一手叉着腰，一手不满的指着谭骥炎，这个工作狂，都病了，竟然还想着工作！

什么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谭骥炎算是彻底明白了，苦肉计不但没有成功，还成了卡死自己的鸡肋，谭骥炎看着义正言辞赶自己离开的童瞳，考虑到孕妇需要保持心情愉悦，即使不愿意，却也只能点了点头，算了，等胃痛好了，再过来，反正来日方长。

刚要下楼的童啸自然看见了大门口这一幕，看着一脸无奈，最后离开的谭骥炎，童啸失笑的摇了摇头，谭骥炎再赖下去都要成无赖了，那样冷酷威严的男人竟然也有这样的一面。

终于送走了谭骥炎，童瞳松了一口气，一回头就看见了站在楼梯上的童啸，小脸蹭的一下又尴尬的红了起来，在厨房里接吻被抓，即使谭骥炎都有些的尴尬，更不用说童瞳了，“爸爸。”

童啸微微一笑，步伐平稳的走下楼梯，温和的嗓音里带着调侃，“孩子都六岁了，不用不好意思。”

“爸。”童瞳脸红红着，三两步走到童啸身边，比起谭骥炎那天生大火炉的体温，童啸身上却总是带着一股凉意，手也是微微的有些凉，让童瞳立刻靠了过去，“我这是为了你们的计划考虑，虽然说白贤不会放松警惕，可是我们和谭骥炎不亲了，白贤多少也会有些松缓。”

“白贤能走到今天，岂是这么容易上当的。”童啸失笑的开口，拍了拍童瞳的头，继续的解释着，“白贤原本是想要借着我和谭家不和，他好坐收鱼翁之利，如果没有谭骥炎和你，我或许也会针对谭家，但是那也是在收拾了白贤之后，小瞳，当年在你有自保能力的时候，我可以将你调回来，让你只当一个普通人。”

记忆的闸门似乎打开了，童啸坐在了沙发上，静静的看着眼前童瞳这一张已经渐渐熟悉的面容，带着一个父亲的慈爱和不舍，可是那和蔼里却也透露出一个军人的无私和坚韧，“送你去国安部最机密的部门，接受最残酷的训练，原本是我的私心，想让你可以强大到让任何人都伤害不到你，可是当你优秀的完成所有的考核，成为特别行动组的一员时……”

那一夜，童啸坐在办公室里，静静的看着眼前的文件失神，不签署，那么他的女儿就可以回来了，在分别那么多年之后，终于可以父女团圆，而经过了基地那样残酷的训练，童啸也可以放心了，至少很多数一数二的高手都不是童瞳的对手，他身为国安部的部长，终于可以展开羽翼保护自己的女儿，让她融入社会，和普通人一般幸福生活，然后结婚生子，平平安安的过完一辈子。

可是他不仅仅是一个父亲，更是一名共和国的军人，而没有人比童啸清楚行动组人员的缺少，建国这么多年了，行动组的人员从来没有超过十五个，后来几年，人数甚至没有突破十一个，每一个完成考核，成为行动组的一员对这个国家而言都是无价之宝。

当窗户外第一缕阳光照射进来时，童啸终于拿起钢笔，不再迟疑，坚定的签下了自己的名字，从此之后，童瞳从基地进入了行动组，也等于这一生都将要奉献给这个国家，而童啸推掉了一切的工作，独自一人去了墓园，在苗晓意的墓碑前，这个温和却强大的男人，是那样的自责而痛苦，是他亲手将自己唯一的孩子，那个分开多年的孩子送上了最为危险的前线。

“爸，我从来都不曾后悔过。”童瞳握紧了童啸的手，清澈的眼眸里笑容明亮而耀眼，那一段岁月，不管是流血还是牺牲，对童瞳而言，都是她一生里最难忘的记忆，或许有些的贫乏，除了训练就是任务，然后待在公寓里。

也曾在重生之后，眷恋上普通人的生活，可是童瞳从来不曾有任何的后悔，如果当初她不是重生，而是依旧活了下来，那么即使遇到了谭骥炎，童瞳也会义无反顾的选择回到行动组，或许在骨子里，她和童啸有着一样的执着，因为他们都是一名军人，有着无法推卸的责任，即使牺牲了很多，他们却甘之如饴，自古以来，就有无数的人这样前仆后继为之奋斗着，这是属于他们的荣耀！

“爸，我突然想起来我把谭骥炎赶回去了，他晚饭怎么办？他还胃痛呢！”童瞳的思维跳跃的的确很快，突然从沙发

上站起身来，懊恼的抡起拳头锤了锤自己的脑袋。

“不行，我得过去，欧阳叔叔都说了，谭骥炎的三餐一定要正常！”童瞳自言自语着，已经从茶几下拿过车钥匙，回头对着童啸道别一声，却已经快步的出了门。

童啸神色柔和，目送着离开的童瞳并没有再开口阻止，也制止了暗中要更过去的容温，“小容，不用去了，她能保护自己。”

“童部长。”容温身影从外面走了进来，不要说谭骥炎了，即使童瞳都不知道容温其实一直还在暗中，当时从KFC出来之后，童瞳带着谭宸和谭亦是上了谭骥炎的车子离开，而容温没有再近身保护童瞳，却一直跟在暗中，只是连童瞳都不曾发现他的身影而已。

“新疆那边不太稳，听说和国外的激进分子有联系。”童啸已经收敛了面对童瞳时的柔软，神色依旧和煦，可是隐隐的却透露出强大的威严。

“是，一些消息真陆续送回来，按照目前的推测，是中东那边有军火在支持，发现了一些，不过都是改装的枪支。”容温依旧恭敬的站在一旁，对于这个国安部的教父，容温是敬仰的，带着一种对强者的敬佩和仰望，如果说身上肩负的是军人的指责和使命，那么童啸的存在就是整个国安部的神，所有的人都仰望着，然后努力，即使知道永远都追不上童啸的脚步，可是他们从不曾放弃。

“中东形势太乱，美国政府将水搅得浑了，如果只是激进分子，恐怖分子，处理起来倒也容易，如果有美国的插手，收集情报和资料的时候一定要小心谨慎。”童啸异常的平静，其他人若是看见，只会当他是一个儒雅的学者，完全无法相信正是这样一个清俊温和的男人，却用雷厉风行的手段，在中国，甚至在国外，已经建立了强大的情报网络，无数优秀的特工被派遣出去，随时等待着召唤，履行他们的使命和天职。

“记住，小容，厚积薄发，我们不需要和欧美那些势力明争暗斗，我们只需要在该出手的手，给敌人致命的一击，绝不留情！”童啸的眼神陡然之间锐利起来，寒芒毕露，身上被一股强势的气息笼罩着，不是软弱的不处理，也不是害怕，只是在等，等待最好的时机，然后一击毙命！

“是，我明白。”这一刻，容温也被童啸身上的气势所感染，清冷的声音加重了几分，

—分隔线—

谭景御忽然陷入了深深的自卑里，他一直都是骄傲而不羁的，从小他就是同辈人里最为顽劣，却也最为优秀的一个，之后，在有些人那或是鄙视，或是嫉妒的目光里，他直接去了解放军报社，打着记者的名号，谭景御成功的进入了军情处，甚至混的风生水起。

不是说没有失败过，可是那些失败对谭景御而言就是他人生的垫脚石而已，直到此刻，攥紧着手里揪成团的话费单，想到根本找不到下落的沐放，谭景御终于自卑了，比起自家二哥，谭景御发现自己差的不是一丁点的距离，那是从火星到地球的距离，得用光年来计算。

知道是有人暗中捣鬼，而且幕后主使肯定是白贤，谭景御当时在西餐厅看到白贤的时候，也很不能上去直接咔嚓了他，可是想归想，谭景御还不至于那么冲动，如果能直接杀了，白贤早不知道被二哥宰了多少次了。

想利用军情处的关系网去查，可是自己目前还在内部审查中，至于什么时候恢复职位，长官说不用急，只当休假，毕竟目前没有什么任务。

想利用自己私下的关系去找，谭景御发现谭老爷子不知道什么时候做了手脚，联络到两个人之后，对方支支吾吾，谭景越自然就聪明的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了，也没有难为对方。

想去找童瞳，毕竟国安部的情报系统同样强大，更不用说沐放最后很有可能是跟着国安部的特工离开的，可是一想到童啸那一句，最好不要让他看到谭家的人，谭景御后背一阵发凉，那可是国安部的教父，就算是自家老爷子看见了，也要礼让三分，更不用说谭家还亏欠了童家，国安部的特工没有秘密的解决自己，也算是童部长宽容了。

最后，谭景御只能来找谭骥炎求援，可是走到别墅门口的时候，谭景御忽然想起当初自己诱骗童瞳答应相爱一起结婚的承诺，二哥不宰了自己，估计也要掉层皮，所以谭景御嘴巴里叼着一根拔下来的草，靠在树杆前发呆着。

谭骥炎的车子开过来时，谭景御侧目看了过去，甚至在发呆了接近三个多小时之后，高兴的对着下车的谭骥炎招手的，“二哥，你回来了。”

谭景御是高兴的，毕竟，自己一个人这样都发傻的呆了三哥多小时了，暗中巡视的人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身份，估计这会就是枪口对着自己了，可是招呼之后，对上谭骥炎那有些阴霾的峻脸，谭景御就感觉到不对劲了。

虽然说和童瞳之间的那误会是自己会错意了，可是被童瞳给赶了出来，而且童部长明确说明，事情不完全解决之前，自己是不可能留宿在童家的，谭骥炎也考虑到童瞳的身体，虽然说不可能真的做什么亲密的运动，可是至少能抱着童瞳睡觉，那也是聊胜于无，而不是这被轰出童家大门，而这其中就有谭景御的一份功劳。

“你很闲？”明显迁怒的态度。

“二哥，我现在不是被内部审查了嘛，暂时没有什么事情。”小心翼翼的回答着，谭景御有种如履薄冰的惊悚感觉。

“军情处里的敌人都处理不好，你以为能和爷爷抗衡？”冷哼一声，谭骥炎在谭景御原本就快要熄灭的自信心上再次雪上加霜。

“二哥，小人向来都是春风吹又生，嫉妒谭家的人太多。”谭景御有气无力的开口，二哥这明显是在生气，难道是因为小丫头的事情？还是说因为那个情敌？

“等你有了绝对的势力，就没有人敢生事，用拙劣的手段来对付你。”谭骥炎直接鞭笞着这个一贯都是随心所欲的小

弟。

谭景御不是没有能力，可是他的性子野，所以在军方，虽然也混的不错，但是却懒得拉帮结派，培植自己的力量，更像是一个独行侠，和谭骥炎的势力是无法相比的，所以谭景御这才会被人给算计了，用黑眼睛被盗的事情来泼他脏水。

二哥你即使再强大，不也还是有白贤这样不怕死的人想要尝试，能不能打垮谭家，分化二哥的势力，可是这话，谭景御绝对不敢说出来，否则等待自己的就绝对不是二哥的一顿训斥，火上浇油的事情还是少做。

“既然向着，李东来的安全就交给你，给我将人保护好了。”谭骥炎胃还有一点的痛，不过和童瞳的误会解释清楚了，谭骥炎倒需要开始着手工作了，自然也是非常忙碌的，所以直接懒得理会谭景御，径自向着院子走了进去，然后关门，头也不回。

目瞪口呆的看着当着自己的面被关上的院门，谭景御叹息一声，摸了摸差一点被撞到的鼻子，保护李东来就保护李东来吧，希望这一次解决了白贤的事情之后，二哥会替自己将小放放给找出来，二哥虽然和小丫头之间有点隔阂，那至少还能天天见面啊，哪像自己这么可怜，百分百的孤家寡人！

半个小时之后，谭景御突然庆幸，自己幸亏在听了二哥的话之后就过去保护李东来老法官了，这要是再迟上一分钟，估计就能看见一具烧焦的尸体了。

关曜一直派人都保护着李东来，就是为了让董福生的案子可以顺利的被查，董福生被判刑入狱，彻底斩断董福生在煤城的势力，也斩断了很多人的财路，所以李东来这个铁面无私的前高院法官就成了暗中的人要除去的对象。

天刚擦黑，变故就发生了，秘密的潜入被警方的人发现之后，就转为了枪战，关曜部署的都是高手，李东来立刻被警察护送上车离开，谁也没有知道竟然又遇到了杀手，狙击手的杀手虽然没有角度瞄准李东来，却对准了汽车的油箱，火势在瞬间蔓延在汽车里，这个时候，不管是李东来，还是汽车里的警察都不敢开车门出来，暗中有狙击手，一出现，就等于是活靶子，在狙击手的枪口下存活，那机会是等于零。

可是不出汽车就等着被漫起来的大火给活活烧死，而谭景御幸好过来了，比起训练有素的警察，谭景御应付狙击手更加的用经验，终于，在谭景御开枪射伤了狙击手之后，也没有追过去，毕竟对方只是一个买通过来杀人的工具，用处不大，保护李东来才是最为重要的。

李东来虽然被中度烧伤，不过并没有生命危险，抢救之后人也就醒过来，而谭景御也是一路护送到医院，甚至留守在军区医院，就是担心还会有第二波的杀手。

往西湖园这边的车子和行人都少了，童瞳半路停了车，去超市买了一些蔬菜和鱼肉，谭骥炎胃不好，这几天肯定要吃的清淡一下，童瞳一边走一边闲着食谱，淡淡的血腥味飘散过来时，童瞳立刻警觉起来。

“不许喊，上车。”机械般的声音冰冷的没有一点的人气，女人身上是黑色的T恤，腹部处有些的湿润，一手用力的按着止血，一手握紧着手枪，冰冷无情的警告着童瞳。

受伤了？童瞳并没有因为对方是一个女人，或许简单来说是一个年轻的女孩而有所松懈，不过童瞳却看得出，对方手里虽然握着枪，声音也是很冷，但是却没有真正的杀机，而也正是因为如此，童瞳并没有立刻动手，毕竟她也得考虑到自己的胎教问题。

或许是因为受伤流血，或许是因为童瞳是一个看起来无害的女人，手里还拎着蔬菜一类的食材，秦清有些松懈了，坐在副驾驶位置上，拿过纸巾按住血淋淋的腹部，秦清知道自己会失手是被组织出卖了，是忌惮自己的强大吗？

虽然是身为工具，是杀手组织的一员，秦清的强大如同双刃剑一般，让组织的头目在利用秦清敛财的同时，却也忌惮着她越来越凌厉的身手和一流的枪法。

今天的狙击任务很简单，需要枪杀的目标即使有警察的重重保护，秦清也有自信没有一个目标可以逃得开自己的狙击，可是在打中了汽车油箱之后，秦清同样被狙击手狙击了，而随后赶过来的警方的人里，有个男人宛若猎豹一般，疯狂的对已经暴露了藏身地点的秦清发动了反击。（谭三少举了举爪子，这个人就是我！）

要躲避开警方的枪击，又要防止被暗中第二个狙击手枪杀，秦清腹部中了一枪，她躲的快，否则这一枪会要了她的命，能事先安排狙击手杀自己灭口，不可能是警方的人，那么就是组织的人了，所以秦清目前还真的没有地方可以躲藏，毕竟她也没有想到组织竟然会这么快的对自己动手。

这是杀手啊！货真价实的杀手！童瞳有些好奇的眨巴着眼打量着秦清，虽然她的身手比秦清好，而且秦清现在还受了伤，留了这么多血，根本不可能动得了童瞳，可是对于杀手，童瞳曾经还是有些的好奇的。

毕竟她出的任务里，基本都是穷凶极恶的人，身边也有些厉害的人保护着，有些是退役的军人，有些是黑道中人，自然也有杀手，不过都是三流的，很少才是二流的，至于真正一流的杀手，素来是独行侠，不会去当一些人的随扈保镖，不管对方开出什么身价。

而和杀手不同，行动组的人每一次任务都务必要让自己做到平凡普通，不引人注意，童瞳曾经融入过很多的角色，每一次都伪装的无懈可击，这也是她为什么拍戏的时候能那么快的入戏。

可是杀手不同了，满身的杀气，那是一种杀过很多人之后凝聚而成的，如果行动组的人如同杀手这般有杀气，那么十次任务肯定有九次会失败。

所以童瞳曾经疑惑的问过容温，“为什么同样都杀过很多人，为什么行动组的人身上没有那种血腥和杀气，而有些人一眼就能看出他的双手沾染过鲜血，收割过很多人的性命。”

容温的回答很简单，无欲则刚，行动组的人杀的都是必杀之人，不是为了金钱，不是为了权势，他们只是在履行自

己的指责，如同一杆枪一般，没有思想，只是武器，而其他人，包括一流的杀手在内，他们杀人多少有着各种各样的目的，就被社会所污染了，所以有的是戾气，有的是血腥，有的是杀气，而行动组的人清一色的都是强大却纯粹的。

因为秦清没有要杀童瞳的意思，童瞳也为了良好的胎教，所以直接将车开到了怡然园这边，毕竟现在这个公寓一直都是空着的。

“这不是你住的地方？”清冷的声音响起，秦清扫了一眼屋子之后，就立刻发现了不对劲，没有人气，所以瞬间发动了攻击。

可是让秦清震骇的是，自己那一流杀手的攻击在眼前这个看似无害，精致而漂亮的女孩面前，却是如此的不堪一击，杀手的枪如同生命，童瞳那诡异的夺枪手势，让秦清震惊的那一秒钟就注定了她的失败。

童瞳也是有些的震惊的，她没有想到自己竟然也有失手的时候，即使是关曜的枪，童瞳也能在瞬间夺过来，而开始刚刚却失手了，虽然她此刻指尖的匕首已经抵到了秦清脖子处的动脉上，可是夺枪失败却是无容置疑的事实，让童瞳很是有些打击，自己出手夺枪的速度有多快，童瞳比任何人都清楚，可是眼前这个杀手竟然避开了。

“你不是组织的人？”秦清在震惊之后，却又莫名的放下了紧绷的情绪，如果有这样凌厉的杀手，那么自己根本不可能逃开。

童瞳摇摇头，看了看秦清手里的枪，“要不你把枪丢掉，你即使开枪也伤不到我，可是我却能割断你的动脉。”

没有任何的迟疑，秦清丢了手里的枪，将子弹也同时卸了下来丢在地上，被狙击，中枪，逃亡，到刚刚动手，失血过多之下，秦清脸显得更加的苍白，自己看错眼了，秦清明白，第一，在停车场的时候，自己竟然认为这是一个无害的没有防备能力的居家女孩。

第二，自己刚刚不该动手的，因为从始至终眼前这个一直用好奇目光看着自己的女孩身上并没有任何的杀气，干净而透彻，所以即使察觉到这个公寓很久没有人住了，自己也不该动手的。

“我去拿药箱。”或许是因为十一的关系，对于朋友和闺蜜，童瞳虽然没有什么女性朋友，可是她对秦清除了好奇之外，却也有种莫名的感觉，当然这样的感觉也是建立在绝对强大的身手之下，足可以保护自己的安全。

五分钟之后。

“你刚杀了人，身上有火药味。”童瞳坐在沙发的另一头，开了空调，好久没有人住的公寓空气终于清新了一些。

“为什么一开始不制服我？”处理着腹部的伤口，直接将子弹挖了出来，然后上药，止血，直到伤口的流血量小了很多，秦清这才看向童瞳，她绝对可以在那个时候对自己一击制敌的。

“胎教，我最近动手太多了，也杀了一些人，再这样下去，等孩子出世之后，估计就是一个暴力分子了。”叹息一声，童瞳温柔的抚着自己的肚子，然后就想到孩子的爹，蹭到一下站起身来。

“我得走了，谭骥炎要吃晚饭了，你可以住这里，也可以自己离开。”童瞳拿起放在一旁的蔬菜，然后顾不得理会自己对杀手的好奇，直接冲了出去，外面已经是一片漆黑了。

真是一个奇怪的人，明明有着那样让自己都震惊的诡异身手，可是却又干净的如同不染纤尘，出手的攻击和自己一样，甚至比自己更快更狠更准，可是这样的人，眼睛却是那样的干净，气息却是那么的纯粹，秦清收拾着药箱，再次因为遇到童瞳这样奇特的人而感觉到不解。

177章节 白贤陷阱

童瞳再次开车回到西湖园时，谭骥炎正在书房忙，李东来差一点被枪杀，这让原本有些中立的人此刻态度都有所转变了。

谭骥炎这一次和白贤之间的争斗之所以显得焦灼而持久，也是因为有一些人想要借此等待事情的变化，然后接收谭家的势力，所以暗中，或多或少都给白贤一些帮助，毕竟白贤在美国，再蹦跶也不会分割他们手里的权利，可是谭家就不同了，如果谭家真的没落了，那对很多人而言可是巨大的转机，谭家这一块蛋糕，很多人都是虎视眈眈的想要分一杯羹。

而这一场明暗的较量里，也有很多人是保持中立着，不偏不颇，他们不理会白贤和谭家之间的争斗，只要不牵扯到自己的利益，哪一边胜利对他们而言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可是白贤这边却公然的会派人狙杀李东来，这让这些中立派有些不安了，谁知道日后自己会不会成为他们的绊脚石，然后也逃脱不了被暗杀的命运。

所以局势一旦扭转，对谭骥炎而言是百利而无一害，更何况李东来老法官只是中等烧伤，双手和脚，还有面部有些的严重，不过都没有伤到要害。

所以当谭骥炎重新部署了一些计划之后，一下楼就听见了厨房里忙碌的声音，原本也不曾在意，只当是保姆过来做饭，可是当不经意的一瞥，却看见的一抹熟悉的背影时，谭骥炎有些的愣住了。

“现在都快要八点了，正好过来吃饭。”童瞳的脸在厨房里熏的热乎乎的，手里端着刚刚炒出来的菜，回给谭骥炎一个笑容。

“怎么过来了？”谭骥炎实在是有些的惊喜，快步走进了厨房，接过童瞳手里的碟子，但是并没有送去外面的餐桌上，直接接了过来放到了流理台上，一手亲昵的揽过童瞳的腰，黑眸里染着温情的笑，之前这个孩子还是一脸坚决的将自己给赶出门了，这会却自己过来了。

谭骥炎目光转了一下，忽然明白过来，心头暖暖的，下巴亲密的抵在了童瞳的头顶上，这孩子是不是故意这样做的，好给自己一个惊喜吗？可是高兴没有持续到三秒钟，谭骥炎又有些的怀疑的蹙了一下眉宇，小瞳真的能有这样浪漫

的心思，先将自己毫不留情的赶走，然后偷偷的过来给自己一个惊喜？

“我不过来，你晚上是不是又准备不吃饭了，然后再灌上一杯冰可乐啊？”童瞳转过身，一身的油烟味，再加上很热，让童瞳绷着小脸，小手有一下没一下的戳着谭骥炎硬实的胸膛，“谭骥炎，你多少岁了老男人了，胃痛的时候竟然还敢喝冰可乐！”

果真期待这孩子有浪漫的心思除非等到下辈子，谭骥炎无力的叹息一声，大手握住了戳着自己胸膛的小手，黑眸沉寂里忽然多了一抹诡异的光彩，隐隐的泛着戏谑，“小瞳难道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喝冰可乐？”

“不是渴了？”疑惑的一愣，童瞳不解的看着谭骥炎，感觉有点毛毛的，谭骥炎的眼神有点诡异，让童瞳感觉自己好像是猎豹爪子下被戏谑的小可怜。

“我担心小瞳因为伯母的死，而和我有隔阂，小瞳，不要瞪眼，我知道你不会，可是我担心，所以我想反正胃痛了，喝了可乐，加重一下，也算是苦肉计，好让小瞳舍不得，心疼我了，自然也不会疏离我。”谭骥炎亲吻着童瞳的眼睛，毫不吝啬的说着情话，黑眸宛若深潭一般，盛满了浓浓的感情，“小瞳，我爱你，胜过任何人，包括我自己。”

“谭骥炎，快放开，热死了，我一身的油烟味，你不难受吗？放开！”童瞳小脸倏地一下爆红，眼睛左右躲闪着，就是不敢看谭骥炎一眼，都是老夫老妻，孩子都快要生出两个了，谭骥炎说什么爱不爱的，果真是生病了，不正常了！

“小瞳，你爱我吗？”可惜谭骥炎不但没有放手，峻挺的身体反而一个上前，将童瞳禁锢在自己的怀抱里和身后的琉璃台前，低沉醇厚的嗓音里带着魅惑，舌尖甚至还有些情se的舔了童瞳的耳廓，感觉到怀抱里童瞳瑟瑟的身躯，谭骥炎无声的加深了薄唇处的笑容，期待着童瞳的回答。

谭骥炎原本也算是戏谑童瞳，爱极了她红着脸，不知道如何是好的窘迫模样，可是此刻，心忽然砰砰的加快了跳动，对于这些情情爱爱的浪漫，谭骥炎一直认为行动比说出口的誓言要重要多了，可是此刻，谭骥炎忽然有些的紧绷，迫切的想要听见童瞳的回答。

脸上是一阵一阵火辣辣的灼热感觉，童瞳是要躲闪的，可是谭骥炎的一手却霸道的抬起了她的下巴，固执的挑起，然后，童瞳便对上了谭骥炎深沉不见底的眸子，似乎被看一眼之后，就连灵魂都被吸了进去，呆呆着回应着谭骥炎的凝望。

“小瞳？”半晌没有得到回答，谭骥炎不得不再次开口，余下的一手在童瞳稍微丰腴了腰上抚摸着，然后突然用力的一按，童瞳僵硬的身体刹那软了下来，她的腰素来有些的敏感，谭骥炎早就知道了。

“好啦，爱了爱了，快松开！”童瞳红着脸大声的嚷了起来，眼神有些的慌乱，随后不满的瞪着嘴角弧度越来越大，最终转为浓烈笑容的谭骥炎，这个男人有必要笑成这样嘛。

“我也爱……”可惜谭骥炎的话还没有说完，羞恼的童瞳直接踮起脚封住了他染笑的薄唇，只是眼睛从之前的慌乱转为了明亮，静静的看着谭骥炎，双手用力的抱住了谭骥炎的身体。

心情愉悦之下，谭骥炎并没有阻止童瞳难得主动的亲吻，甚至主动的张开了唇，伸出舌头诱惑着童瞳软软的小舌，似乎都忘记了厨房的燥热，还有那浓浓的油烟味。

“咳咳！”咳嗽声在厨房门口响了起来，谭景御握成拳头的手抵在了唇边咳嗽着，虽然他很想观赏一下，可是眼下还有重要的事情，所以不得不打扰二哥和小丫头的法式热吻。

童瞳猛然僵硬住了身体，不由的想起之前被童啸抓了现行的亲吻，如今再次被人给撞见，尴尬之下直接推开谭骥炎的身体，力度之大，让没有防备的谭骥炎被推的猛然后退了几步，后脑勺直接嗑到了橱柜的拐角上，痛的谭骥炎也不由的倒抽了一口气。

“那个，二哥，我和关曜过来是有事找你的。”那咚的一声，谭景御听起来就感觉很痛，此刻，不由瑟缩了一下肩膀，然后将身边的关曜给拉了过来当挡箭牌。

一而再的被打断和小瞳亲热，童部长是长辈，谭骥炎自然不敢放肆，可是谭景御的话，谭骥炎森寒着凤眸，凌厉的目光危险十足的扫了过去，如果眼神可以杀人的话，谭景御只怕已经千疮百孔的阵亡了。

“吃饭了没有？”谭骥炎直接看向关曜，估计他是从医院直接过来的，晚饭只怕都没有吃，“小瞳，多烧一个菜。”

“知道了，你快出去。”红着小脸，唇角也被吻的有点肿，童瞳点了点头，瞄了一眼谭骥炎，压低了声音，“头有没有很痛？”

“没事，一会等你你开饭。”谭骥炎摸了一下后脑勺，依旧有些的痛，不由又用狠厉的眼神凌迟了一下谭景御，然后端起流理台上的碟子向着餐桌方向走了过去。

餐桌边，已经摆了一个菜一个汤，加上谭骥炎手里的鱼香肉丝，原本是够了，不过多了关曜和谭景御，所以谭骥炎才让童瞳再加一个菜。

“二哥，白贤派过来的杀手不简单，如果我没有及时过来，李老只怕就危险了。”谭景御率先拿起一旁的筷子夹了一口菜，狼吞虎咽起来，中午到现在还没有吃，这会饿了的谭景御也顾不得谭骥炎那危险的眼神，“是个高手，不过应该中了一枪，不过还是逃走了，我就没有追了。”

“医院那边都安排好了吗？”谭骥炎看着似乎真的饿惨了谭景御，想到如今下落不明的沐放，终于没有再用眼神凌迟唯一的弟弟，拿过一只碗递了过去。

果真是自己的亲二哥！感恩戴德着，谭景御快速的接过碗，盛了半碗汤，吹了吹，直接灌下肚子填满着饥肠辘辘的肠胃。

关曜笑着看着没有吃相的谭景御，看向谭骥炎开口，“已经都安排妥当了，而且杀手失手了，小御应该射中了他一

枪，应该不会鲁莽的再行动，不过也难保没有一下次。”

“嗯，之前我也打过电话给李老，让他换到安全屋去，这一下也好，李老住在医院里，相对而言还要安全一些。”谭骥炎点了点头，李东来的固执是所有人都知道的，原本谭骥炎为了更好的保护他的安全，让他暂时搬家避一避，可是却被拒绝了。

李东来素来是不会向恶势力低头，依旧每天早上去公园锻炼，然后回来的时候顺道买菜，回公寓，下午吃过饭也会出去散步，即使谭骥炎再三言明这样会有危险，可是李东来依旧我行我素，说好听一点是不怕死，可是在谭骥炎看来这是愚蠢，明知道有危险却不去避开，根本就是用鸡蛋碰石头。

童瞳又用黑木耳炒了个鸡蛋端上来，晚饭到八点多才算开始，谭骥炎胃不舒服，只用清汤泡着饭吃了一些就放下了碗筷。

而吃饱喝足了，谭景御又来了精神，说起今天遇到的那个杀手，一面还有筷子夹着菜吃着，果真是饿狠了，他一个人吃的都快抵上关曜和谭骥炎两个人的分量了。

听着听着，童瞳瞪大了一双眼，然后咬着筷子，不会那么巧合吧？可是谭三哥说的杀手逃离的方向正是自己买菜的超市那边，时间上也很吻合。

“当时如果不是为了救李老，我绝对会将这个杀手给生擒了，他都中了一枪，应该伤的不轻，地上遗留了不少鲜血，可惜了啊。”感慨着，谭景御为自己的神勇身手自夸自擂着，然后得意的看了看童瞳，骄傲的笑了起来，“小丫头，你咬着筷子做什么？你是不是也羡慕我的枪法和勇敢。”

童瞳吞了吞口水，直接无视耍宝的谭景御，然后目光转向一旁已经放下筷子的谭骥炎，犹豫着，带着几分的讨好和不安，“谭骥炎，你知道胎教是很重要的对不对？”

“嗯？”谭骥炎微不可查的点了一下头，算是承认了童瞳的说法，等待着她接下来的话。

“之前我已经咔嚓了不少人，这对孩子不太好，总不能孩子一出生就是个暴力狂吧？所以我就想着为了胎教，不可以随便动手，是不是？”童瞳陪着笑脸，心虚不已着，原本还准备瞒天过海，反正自己不说，大家都不知道，如今看来果真不能做坏事，一伸手肯定被抓。

“所以呢？”隐隐的，谭骥炎有种不好的预感，能让小瞳露出这样小心翼翼的眼神，谭骥炎真的怀疑她是不是又闯祸了，可是这没头没脑的，谭骥炎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那个就是我在买菜回来的时候，去拿车的时候，刚好在停车场遇到了杀手，谭骥炎，你不要瞪我，她手里可是拿着枪的，为了胎教，我当然不能随便动手了，所以我就被她挟持了，不过我还是安全的回来了。”童瞳快速的说完话，摆出一副我很无辜，我是受害者的可怜模样，主要是谭骥炎的眼神太恐怖了，让童瞳终于良心发现的感觉每一次被谭骥炎瞪着的谭三哥的确有点可怜。

“小瞳，实话！”谭骥炎冷着眼神盯着童瞳，她那所谓的胎教什么的，谭骥炎是绝对不相信的，所以可以肯定这孩子肯定隐瞒了什么。

谭骥炎用得着这么认真吗？童瞳不满的咬了咬唇，很是委屈，可是此刻谭骥炎还是严肃着峻脸，让童瞳终于不敢继续隐瞒，实话实说，“我不是没有见过一流杀手嘛，所以就好奇了一下，想看看杀手是不是真的那么冷。”

“你也知道那是一流杀手？”谭骥炎几乎要气的心肺都痛了，这孩子为什么要有这么大的好奇心，好奇什么不好，对一个一流杀手好奇，而且还是刚刚差一点杀了李老的杀手，看着安然无恙的童瞳，谭骥炎感觉自己的胃似乎更痛了。

“可是她眼里没有杀意的，谭骥炎，你不能怀疑我的专业判断！”童瞳不满的为自己辩解着，谭骥炎那什么眼神嘛，“再说了就算她要对我动手，她都受伤了，根本不是我的对手。”

“如果有意外呢？不要忘记了你肚子里还有孩子！”从牙缝里挤出话来，谭骥炎揉了揉眉心，要冷静，要冷静，孕妇需要保持心情愉悦，自己不能和小瞳发火。

“没有意外，就算我有孩子，她也不是对手，她要开枪的时候，我的匕首已经抵上她的脖子了，当然，我也没有能夺下她的枪。”童瞳摆出了事实，然后发现谭骥炎眼睛里已经是熊熊的火焰在燃烧，后知后觉着，童瞳也终于发现自己说了不该说的话。

谭景御已经捂着嘴巴拼命压着笑声，毕竟二哥现在还在气头上，自己这要是笑出声来，肯定会沦为炮灰，关曜厚道多了，只是同情无比的看了一眼谭骥炎，遇到小瞳，骥炎脸上的表情倒是越来越多了。

“谭骥炎，你不要生气了，生气伤肝伤胃，你看你还在吃胃药，伤上加伤就不好了。”童瞳讨好的对着谭骥炎笑着，桌子下的小手爬到了谭骥炎的大腿上，自己好奇了那么多年，终于遇到一个一流杀手，而且杀手还受伤了，不过就满足了一下自己那一点点的好奇心，谭骥炎有必要这么生气嘛，再说自己已经完好无缺的回来了。

“那个杀手在怡然园的公寓？”谭骥炎握住自己大腿上作怪的小手，看了看讨好自己的童瞳，“下不为例！”

“那我过去吧。”关曜已经吃好了饭，原本保护李东来就是自己的职责，其实关曜有点理解童瞳的想法了，他自己也对这个杀手有点好奇了，毕竟听小御说是一流的杀手，能遇到这样的高手可遇不可求。

“那二哥，我也去看看，我担心关曜的安全，毕竟那事一流杀手嘛，身手肯定了得。”打着关心关曜名头的理由，其实谭景御也有些的好奇的，一流杀手啊，那肯定是个狠角色，所以说好奇心人人都有，只是童瞳比较倒霉被谭骥炎看着。

谭骥炎无奈的看着眼前要离开的好友和弟弟，然后看向一旁眨巴着一双清澈的目光，可怜兮兮瞅着自己的童瞳，无奈的点了点头，“只许等安全了再进公寓！”

“是，市长大人！”童瞳喜上眉梢，脆声开口，快速的起身在谭骥炎的脸颊啃了一口，表达自己无比兴奋和喜悦的心情。

于是一行人开车向着怡然园的公寓开了过去，黑暗里，等到达是已经晚上九点了，公寓里并没有开灯，秦清也是很小心的，这个公寓至少半个多月没有住人了，如果贸然的开灯，或许会其他人住户的察觉，所以还是小心谨慎的好。

浴室里哗啦啦的水声停止之后，秦清扯下了包裹着伤口的保鲜膜，从童瞳的衣柜里拿过没有拆封的内衣换上，拿着毛巾擦拭着湿漉漉的头发，当听到轻微的开门声时，秦清眼神一变，迅速的掠到而来床边，拿下枕头下的枪。

黑暗里，关曜并不确定之前的杀手还在不在这里，毕竟从小瞳遇到杀手到现在都快要两个小时了，不过关曜还是小心谨慎的检查了客厅厨房和书房之后，悄然无声的推开卧室的门，警察多年的警觉之下，关曜立刻察觉到暗黑的卧房里有人。

刹那，激烈的打斗的身影交缠在了一起，不是不开枪，而是太黑，瞄不准之下，近身搏斗是唯一的选择，可是当靠的近，眼睛适应了黑暗，关曜出手的动作猛然的一顿，这才惊诧的发现眼前是一个只穿了内衣的女孩，虽然她的眼神很是冰冷，可是却是一个很年轻的女孩，披散着一头湿漉漉的头发。

而关曜这一瞬间的晃神也让秦清有了机会，快速的出手锁向关曜的脖子，若是以前，秦清这一个锁喉的动作甚至能折断人的颈骨，可是此刻她腹部受伤了，之前流血太多，身体的虚弱也造成了出手速度和力度的减缓，关曜失神之后，立刻反击，一拳击中了秦清的腹部，伤口再次裂开，渗透出了鲜血。

“谭骥炎，这黑乎乎的，如果有一颗子弹飞出来更危险，对不对，再说还有谭三哥在，我们躲在他后面！”童瞳焦急的听着公寓里传来的打斗声，拉了拉谭骥炎的手，倒是有些担心秦清，毕竟她之前腹部中了一枪。

“二哥，放心，有子弹我给你和小丫头挡着！”谭景御拍了胸膛保证着，对于他们这些高手而言，里面有同级别的高手正在激烈的过招，可是自己却只能留在门口看着黑乎乎的公寓，的确是一项煎熬，所以谭景御也想进去观战。

谭骥炎终于答应了，童瞳和谭景御对望一眼，然后直接打开门进了客厅，倒也是小心翼翼着，毕竟里面还有个一流杀手，然后开灯，啪的一声，轻微的开关响声里，客厅瞬间明亮起来，而刚刚从卧房里打斗出来的关曜和秦清都在一瞬间有些不适应突然的光亮，而他们激烈打斗的身影还在一起。

这是什么状况？谭景御目瞪口呆的看着关曜身边一身清凉的女孩，然后便对上了一双冰冷的眼睛，冷淡的没有一点的温度，那是一双属于杀手的眼睛。

“小丫头，你没有告诉我这是一个杀手是女的？”谭景御快速的回头瞪着童瞳，不满的敲了敲她的额头，“你这可是谎报军情，会出人命的。”

“谭三哥，你也没有问那？”童瞳不满的摸了摸被敲的柔，然后抱歉的看了一眼秦清，目光转向关曜，“那个关曜，你能不能松开，她身上只有一把枪，交出来就没有危险了，要不让她先穿上衣服。”

秦清倒也意外又看到童瞳，之前并没有在意身上只穿了内衣，毕竟刚刚她以为是组织派人过来杀自己灭口了，不过这会倒也有些的不习惯，看着童瞳点了点头，开口，“枪在卧室里，谁跟我进去。”

和她冰冷的面容不同的是，秦清的声音非常的好听，确切来说是有些的甜美，带着幼稚，软糯糯的，如同在撒娇一般，不管秦清多么刻意的压低嗓音，这声音依旧是这样的效果。

果真，听到秦清一开口，谭景御再次瞪大眼，童瞳也好奇着，关曜也是愣了一下，毕竟他和秦清的距离最近，而且刚刚因为打斗，她说话时等于在自己耳边开口，这样软绵绵的声音，实在无法和眼前这个冰冷眼神的杀手联系在一起。

其实从看到童瞳的那一刻起，秦清眼中就没有了杀机，只是看起来有些的面无表情，冷冷着脸，眼神都是冷的，直接转身向着卧房走了过去，关曜自然也跟了过去。

“枪给你！你是警察？”打开卧房的灯，秦清没有什么犹豫的将地上的枪丢给了关曜，然后用冰冷的目光看向他，“我要打开柜子拿衣服！”

秦清交待自己的动作是为了不引起不必要的误会，毕竟现在手枪在关曜的手里，她如果突然打开柜子门，会让人以为她要拿武器什么的。

“我先出去！”关曜温和的开口，倒是没有再防备秦清，即使卧房里的窗户可以逃走，可是两个多小时了，她都没有离开，说明她没有了去处，或许是因为没有完成任务，或许是因为警方的通缉，所以关曜风度的转过身出了房间。

“关曜，艳福不浅那，难怪你要亲自过来，是不是早就知道这是一个冰山美人啊？”客厅的沙发上，谭景御翘着二郎腿，笑的暧昧。

“谭三哥，你不要笑的这么猥琐，就算真的有什么奸情，那也和你没有关系！”童瞳瞪了一眼谭景御，然后也眼巴巴的瞅着关曜，期待着真有什么奸情发生。

关曜无语的看着眼前好奇不已的童瞳和谭景御，然后无奈的开口，“我去将药箱送进去。”

“关曜，会不会太快了，这可是重口味！”谭景御嘿嘿的笑着，眼神愈加的猥琐，然后转过头看着童瞳，“小丫头，这些你不懂，不要太好奇，二哥不好这一口。”

除了谭骥炎这样的男人，绝对没有一个死党挚友敢和他开黄色的玩笑，谭景御以前在军区，那可是天天都能听到荤段子，而关曜在公安系统，也都是大老爷们多，也是荤素不计，所以谭景御一开口，关曜看着手里的药箱就知道他要说什么了，当然谭骥炎是男人自然也明白。

“你就知道关曜喜欢**？”可是在所有人都以为童瞳不懂的时候，童瞳倒是一脸平静的反问着谭景御，药箱里除了常用药，还有一些医疗的器具，针头，体温计什么的，这些东西，结合谭景御刚刚那猥琐无比的话，童瞳自然知道他指的

是**。

以前童瞳看过一个任务的资料，那是一个有着暴力倾向的男人，虽然位居高位，可是却秘密的山间别墅，里面都是他的情人，每次带两个女人过来，玩的都是这些手段，其中就有医生和病人的角色扮演，用的也都是一些医疗器械做**的工具，其实完全就是心理变态，不过占据着自己的身份，不知道玩残废了多少女人，然后用钱和权了事。

齐刷刷的包括谭骥炎在内，六双目光错愕的看着童瞳，虽然知道童瞳的身份不简单，可是在他们的认知里，童瞳依旧是一个简单而干净的人，即使她也杀过人，可是却没有先到她竟然也知道这些肮脏的事情，而且还是一点就明白。

“这么看着我做什么？我也是受过专业训练的。”童瞳对于自己的专业格外的看中，谁怀疑她不够专业，她绝对会和对方死磕到底。

关曜再次叹息一声，沉默的拿着药箱敲了敲卧房的门，然后推门走了进去，看着已经穿好衣服的秦清，还是怔了一下，不是没有女杀手，只是一种惯性的思维，认为这一次的杀手也是男的，却没有想到是这么年轻的女孩。

原本披散的头发已经被扎了起来，露出一张瓜子的脸，冰冷的面容，即使五官很是美丽，可是因为眼中没有温度，所以显得格外的清冷。

“你伤口裂开了，处理一下。”关曜将药箱递了过去，小瞳之前说的不错，她眼中真的没有一点杀意，虽然一身的杀气凝聚成冰冷的寒意，让人会感觉这个漂亮的女孩绝对是个狠角色，但是和那些穷凶极恶的亡命之徒却还是有着本质的区别，至少关曜没有在她的眼中看到嗜血的疯狂。

秦清倒是有些意外关曜的体贴，不过还是接过了药箱，毕竟腹部的伤口很严重，必须要立刻处理，眼前这个警察的身手很好，自己如果没有受伤，或许会打成平手，再想到客厅里还有两个男人自己根本不是对手，所以也完全没有逃的必要了。

秦清只是有些的疑惑，这些到底是什么人，难道现在的高手比比皆是，随便拉出来一个，都能和自己这个训练多年的杀手打平手，甚至还比自己更厉害，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组织也不会要枪杀自己了。

十五分钟之后，客厅。

“今天下午六点四十五分，是你在国鼎大厦顶楼开枪射杀李东来的？”关曜虽然还是清朗的声音，可是英俊的面容之上却多了一份身为警察的冷肃，透过镜片后的目光锐利的看向眼前的秦清。

“是。”因为天生软糯糯的童音，所以秦清说话都是极其的简短，一个字已经是答案，不管是被组织找到，还是被眼前的警察带走，对她而言都是一样的结果罢了。

“关曜，你真的要抓人？”童瞳看着从身后拿出手铐的关曜，不由的皱了皱眉头，其实自己还是很喜欢眼前这个杀手的，虽然冷了一点。

“嗯。”面对童瞳时，关曜面容也温和下来，看了一眼秦清，她是杀手，今天甚至要枪杀李老，虽然没有成功，可是身为警察，关曜的职责就是抓捕犯人。

“小瞳。”谭骥炎制止住童瞳，凤眸冷沉而犀利的看向秦清，或许在着所有人里，谭骥炎的身手是最弱的，可是他的气势却最为强大，冷冷的一眼带着十足的威严和犀利，“你为什么还留在公寓里？”

秦清看了一眼谭骥炎，沉默着不再开口，她是一个杀手，即使被组织出卖了，可是对于秦清而言，有些事还是必须要保密的，如同她的身份，她所在的组织，因为她不仅仅是一个人，她还有一个家人，所以她不能吐露分毫。

“我可以推测，你受伤之后，因为无处可去，所以才会选择留在这里，这同样说明你被你所在的杀手组织出卖了，所以即使在北京有其他藏身的地方，却依旧不能过去，所以这一次的行动，其实只是一个诱饵，而目的就是除掉你这个组织的一流杀手，狡兔死，走狗烹，有时候身手太好也会被上位者忌惮的。”

谭骥炎淡定自若的说出了自己的推测，灯光之下，峻冷的面容显得冷傲而尊贵，即使他不曾了解到太多的信息和资料，但是足已经够谭骥炎推断出事实。

童瞳转过头，崇拜无比的看着谭骥炎，他怎么能这么厉害，虽然童瞳并不清楚谭骥炎是怎么有这样的推断，可是刚刚秦清那微微变化的眼神，却让童瞳捕捉到了，也清楚的知道谭骥炎的推断是完全正确的。

“你在狙击李老的时候也被派来灭口的人狙击了。”关曜接过话，一开始他还是有些疑惑，为什么现场还勘查的时候，墙壁上还有两个弹孔，如今听到谭骥炎的分析，立刻就明白过来。

秦清没有再开口，即使腹部有伤，依旧冷漠的坐直了身体，不言不语，即使他们猜测到了这些，自己也不可能说出组织的秘密的。

谭景御原本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自信心又呼呼的消失了，原本自己还能自信一下，自己的身手依旧是一流的，这个杀手组织的一等高手还不是在自己的枪下受伤了，结果弄了半天，根本是因为暗中还有狙击手，自己这才捡了个便宜伤到对方，二哥能不能不要这么精明，不要这么无情的打击自己这可怜的自尊心！

“李老手脚和面部中等烧伤，现在还在医院里，对于一个要杀你灭口的组织，你还有什么需要维护的？”关曜再次的开口，难得的皱起了眉头，一开始他并不认为眼前的这个杀手会坦白招供什么，毕竟杀手也有杀手的规矩，可是此刻看着秦清的固执，却有些的火大，这样的组织，她还有维护的必要吗？

童瞳坐在沙发上，听着关曜的话，脑子里有着亮光一闪而过，然后开始思考着整件事情的经过，秦清依旧没有开口，关曜即使不悦却也拿她没有办法，直接铐住了秦清的双手，其实关曜也明白，这样被组织放弃的杀手，带到公安局之后，只怕难逃被暗杀的厄运。

谭景御被刚刚的消息给打击到了，正低着头瞅着自己的手机，小放放也不知道在哪里，竟然这么久都不发一条信息

过来，而谭骥炎依旧冷沉如山。

“谭骥炎。”童瞳拉了拉谭骥炎的手，对上他有些严肃的目光，快速的摇着头，“我不是求情的，我是说你们难道没有发现你们被人算计了？”

“什么意思？”童瞳的话打破了客厅的沉默，谭骥炎不解的看着童瞳，她发现了什么。

“那个李老应该已经被杀了。”看到大家都没有想到这一点，童瞳立刻摆出一副骄傲的小模样，得意的笑着，亮晶晶着眼睛，如果身后有条尾巴的话，这会一定得意的摇起尾巴了。

“医院那边没有消息，李老应该是安全的。”关曜不明白童瞳为什么这么说，不过李老被送去的是军区医院，一般人要潜入进去太难，而且负责李老的一个医生和一个护士，都让警方的人认了脸，其他人一律不准进去，药物什么的也都经过严格的把关，不应该会出问题的。

“不是，我不是说医院里的那个，真正的李老应该已经被杀了，医院这个是替身而已。”童瞳笑眯眯着开口，虽然这个时候高兴是有点不地道的，可是人已经死了，自己再悲哀也没有什么用了。

“中度烧伤了面部？”谭骥炎不自觉的说出声来，狭长的目光里眼神陡然之间锐利如芒，虽然这几天警察都在暗中保护李老，可是他们对李老毕竟不熟悉，只是看过相关的资料，可是到推迟到一个星期后的内部审判，出席的有李老过去的同僚，那个时候，替身就会被过去熟悉的朋友察觉到细微地方的不同。

可是如果中度烧伤了面部，首相从脸上的表情就无法判断，而且声音的改变可以用喉咙被灼伤了来掩饰，李老被杀未遂，不仅仅是关曜，只怕是自己都不会怀疑这是一个替身，如此一来，董福生的案子就悬了。

在场的人都是一个比一个精明，谭骥炎那一句点醒众人的话一出口，大家立刻就想到了其中的玄机，千算万算，竟然一开始就进了别人的圈套，如果用这个替身李东来审判董福生的案子，只怕会败的一无是处。

“二哥，白贤倒是果真不简单，这可是一石二鸟的好计，暗杀李老不成功，这件事蒙蔽了我们的视线，而杀手组织又顺利的清理了门户，不管这个杀手是被警方给抓到，还是被组织给灭口，她枪杀李老是铁板钉钉的事实，到时候警察倒给他们的灭口充当了工具。”谭景御朗声笑了起来，把玩着手里的手机，白贤的心思还真的深不可测！

杀手组织要杀掉名下第一杀手，自然需要做的严严实实，否则其他杀手若是知晓了，只怕都会存着叛逆之心，可是借着这个案子，秦清绝对不会再回到组织相关的地方，一不小心就会被警方的人找到，到时候被抓进公安部，杀手组织就可以没有任何犹豫的派人灭口，美其名曰是为了保护组织的秘密，维护其他杀手的身份，而秦清如果在拘捕过程里被杀那就更省事了，所以不管怎么样，白贤都是完胜。

“小丫头，你怎么就想到这一点了？”自己身手不如小丫头，难道连脑子也比小丫头差了？谭景御垮着俊脸，再次被打击了。

“主要是这样的事情我也做过很多，所以也就习惯了。”童瞳心虚的笑了起来，当初在行动组，每一个任务，上校都会紧密的部署，确保不会出现一点的漏洞，而李东来这个案子，童瞳凭借着直觉就明白了其中猫腻。

早一步就杀了原来的主人，然后用替身代替，为了防止替身被人发现到不妥的地方，再请杀手暗杀，造成白贤一定要杀了李东来的假象，自然没有人会怀疑李东来的身份，而烧伤又给替身的一切细微不妥之处提供了最理想的借口，甚至还可以利用警方的手给杀手组织灭口，的确是一个完美的计划。

虽然说如今已经洞悉了白贤的陷阱，可是却不能直接将秦清抓起来，一来她将是一个重要的证人，如果要扳倒白贤的话，二来，谭骥炎准备将计就计，打白贤一个措手不及。

178章节 双方合作

“答应我的条件，我还你一个新的身份。”谭骥炎低沉的嗓音响起，冷峻的眼神看着眼前的秦清，犀利的似乎看透她的清冷气息背后的灵魂。

“我拒绝！”虽然还是甜腻腻的童音，可是秦清的眼神却依旧是冷漠的拒绝，不管这些是什么人，有着什么样的身份，对于秦清而言，她只有拒绝这一条路可以选择。

谭骥炎倒是半点不意外秦清的拒绝，既然能让杀手组织忌惮到要灭口，定然是一个非常优秀的高手，若是简单的就答应了自己的条件，那么谭骥炎倒真的要怀疑眼前的秦清能不能达成自己的要求。

“不考虑？”沉声的反问着，谭骥炎峻朗的脸庞上看不出喜怒，如同只是对着一个普通的下属谈话一般。

“是。”秦清再次开口，冷漠如霜的脸上眼神坚决，面对眼前这个强势的男人，秦清本能的忌惮，那是这么多年杀手生涯培养出来的直觉的，她知道眼前这个男人绝对是强大的，甚至比自己所在的组织更加的强大。

气氛再次显得紧绷起来，过分的安静，童瞳对着谭景御挤眉弄眼着，点点笑容里有着对谭景御的揶揄，“谭三哥，你是不是太怕谭骥炎了，果真和一流杀手还是有差距的！”

“小丫头，这是这个杀手丫头初生牛犊不怕虎，根本不知道二哥的厉害之处，等她知道了，就会明白和二哥对着来是这辈子最不理智的事情！”谭景御恨恨的瞪着童瞳，自己那是怕吗？这叫识时务者为俊杰，不做无所谓的牺牲，二哥是什么角色，除了对小丫头掏心掏肺之外，对于其他人，一律都是冷心冷肺，该利用的绝对不手软！

“谭三哥，你承认自己胆小就行了，解释就是掩饰！”童瞳不相信的扬起小下巴，哼哼两声，心情愉悦着。

“要不要打赌？就赌不出半个小时，二哥肯定能拿下这个杀手丫头，条件就是你说出沐放的下落。”谭景御一条手臂搭到了童瞳肩膀上，将人给拉到了自己身边，不是不查，是根本查不到，又担心被谭老爷子先查到什么，到时候将沐放送去了国外某个地方，那么这辈子，谭景御都不指望能见到沐放，所以只能这么煎熬着。

“我要是丢了，谭骥炎肯定能找到我。”童瞳得意的笑着，一副幸福小女人的模样，然后无比同情的瞅着脸色青白扭曲的谭景御，甚至还好心的拍了拍他的肩膀，“谭三哥，沐哥是自己决定离开的，所以肯定是你做的不好，沐哥才要走的。”

“那是有小人在后面使坏，该死的，我怎么就将话费单给丢垃圾桶了，这会估计还在二哥别墅门口不远的那个垃圾桶里，就在树下那个，一会我去找出来，那条短信根本就不是我发的，小放放误会了！”说的咬牙切齿，尤其是对比童瞳和谭骥炎如今的幸福，谭景御憋屈的几乎要咬人了，他容易嘛？好不容易从军方的内部审查里出来了，结果沐放不见了！

最麻烦的是不单单有爷爷在暗中虎视眈眈，带走小放放的还是国安部的人，谭景御这得去求童部长，可是童部长之前明确的说了，不愿意见谭家任何人，估计自己还没有近到童部长身边一百米，就会被暗中国安部的特工用子弹给达成马蜂窝。

“那也是谭三哥没有做好，所以沐哥才会不相信你，谁让谭三哥你平日都是这副模样。”童瞳依旧是坚定的站在沐放身边，然后上上下下的打量着谭景御，指了指自己肩膀上他的手，“看吧，你都有沐哥了，还和我纠缠不清，难怪沐哥不相信你。”

咻的一下将自己的爪子给收了回来，谭景御欲哭无泪着，“这不是信任不信任的问题，小丫头，我问你，如果你回家推开门发现二哥和一个美女赤条条在床上纠缠，你能相信二哥是清白的吗？”

“谭骥炎，谭三哥问如果你和一个美女赤条条的在床上纠缠，要问我能不能相信你？”这个问题让童瞳直接的皱着眉头，脑海里刚浮现出这样的画面，就感觉窒息的难受，所以为了保持身心愉悦，对孩子有个良好的胎教，童瞳直接将问题丢给谭骥炎了。

眼刀子再次犀利的扫了过去，谭骥炎冷着眼神看着几乎要一头撞死自己的谭景御，然后伸过手将童瞳给揽回到了自己身边，知道她怕热，所以并没有如同以往那边亲密，“不用理会小御的胡言乱语，他最近有点不正常！”

童瞳点了点头，然后看向一旁的秦清，其实对于已经要杀秦清灭口的杀手组织，童瞳没有什么感觉，这样的事情她见过很多，可是秦清却一句不愿意答应谭骥炎的条件，让童瞳有些的担心，毕竟秦清目前的身份如此的特殊，而且谭骥炎对待敌人向来是一点都不手软的。

谭骥炎是不可能劝人的，谭三哥太不可靠了，最后，童瞳将求助的目光看向关曜，指了指一旁的秦清，然后义正言辞着，板着小脸，显得异常的严肃。

“关曜，胎教很重要对不对？”童瞳再次的开口，她突然发现用这个当借口真的非常好用。

“嗯。”被点名的关曜不明所以的看了一眼谭骥炎，挑了挑眉梢，询问谭骥炎小瞳这到底又准备做什么。

“所以我现在就要教孩子一些最基本的做人道理，比如说不可以太暴力，当然该出手的时候还是要出手的，要言而有信，偶然也可以狡猾一点，这个得看对象，再比如说要敢作敢当，男子汉大丈夫，有担当这是必须！”童瞳一边说一边点着头，感觉自己一定会教育出一个非常非常优秀的儿子。

“小丫头，这也可能是女儿。”谭景御提醒着思绪神游的童瞳，她就那么肯定是儿子。

“对，还有这种可能，谭三哥，如果你侄女以后长大了，如果被其他男人给欺负了，看光了身体，你准备怎么办？”童瞳笑眯眯着，对着谭景御眨着眼睛，希望他能明白自己的意思。

“我一定宰了那个臭小子，让他后悔活在这个世界上！”谭家的女儿，多么宝贝，那可是谭家的小公主，哪个混小子敢轻薄了，绝对将他五马分尸，谭景御说的狠，丝毫没有察觉到童瞳皱起的表情。

“谭三哥，你难道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一个词叫——负责吗？”童瞳挫败的瞪着发狠的谭景御，不过是打个比方，谭三哥表情这么狠做什么，可是童瞳一回头，却发现不管是谭骥炎还是关曜，那表情和谭景御竟然是如出一辙的狠厉，甚至隐隐的透露着杀气！

果真眨眼睛这样默契的事情只有闺蜜之间才能有效果，童瞳叹息一声，然后无意识的看向秦清，却见她虽然还是冷若冰霜的脸，可是那眼神，童瞳笑容飞扬上小脸上，她竟然知道自己话里的意思，果真还是女人和女人之间有默契。

“不需要！”秦清知道童瞳指的是什么，也知道她这样说是为了给自己求情，可是从走上这一条路的时候，秦清就已经不在乎生死了，黑眸深处凝结着漠然的空洞，一闪而过的怀念之色，闪现的太快也太轻，用自己一个人的死亡，换取妈的安全，换取他的平安，这一切都值得了。

“那怎么可以！”童瞳摇着头，不满的看着秦清，然后一手搭在了秦清的肩膀，身为杀手，秦清自然动作迅速的要躲避，可是童瞳的速度却比她更快，在秦清躲避的瞬间，童瞳手腕一动，却直接拉住了秦清的手，好凉，这让童瞳一愣，然后说迅速的松开探向了秦清的额头，语调带着急切，“你有没有生病？”

“没有。”秦清不解的对上童瞳那干净而透彻的眼睛，靠的近了，在眼前这个精致面容上，这一双黑眸里竟然能看见自己的脸，她真的是一个奇特的人，而且这份关切丝毫没有掩饰。

“那你的手怎么这么凉？”童瞳再次的握住了秦清的手，真的很凉，即使这已经是初夏了，可是她的手却是凉的没有一点温度，之前谭骥炎手这么凉的时候，正是胃痛的厉害。

秦清再次无法避开童瞳的动作，只能任由她抓着自己的手，比起自己手上那常年拿枪留下的茧子和打斗之后的粗糙，童瞳的手软的似乎没有骨头一般，似乎稍微一用力就会折断，而且她的手很暖，让秦清这么多年来，第一次被人这样亲密的握住手，说不出来的感觉，她是想要避开的，可是童瞳太快快，只能这样任由她亲密的抓着自己的手。

“现在我们就是朋友了，是闺蜜了，所以你放心，这个公道我会帮你讨回来的，我不行还有谭骥炎在，绝对不会让你吃亏的。”童瞳回给秦清一个明亮的笑容，然后转头看向关曜，“刚刚你可是将……”

童瞳话音停了下来，有些无奈的看着秦清，自己还不知道她的名字，虽然按照十一的话来说是闺蜜了，自然不可能连对方的名字都不知道，“你放心，你只告诉我一个人，以后不管发生了什么事，不管是谁对我严刑拷打，我都不会出卖你的。”

“秦清。”其实说出名字来并没有什么，同名同姓的人太多太多，一个名字根本不代表什么意思，更何况很多杀手的名字都是一个代号，只是这个确实自己的真名而已。

“关曜，你可是将秦清上上下下都看光了，你难道不应该负责吗？”童瞳再次的将视线转向关曜，绷着小脸，一副盯着负心汉，陈世美的目光盯着关曜。

在场的三个男人这会算是明白童瞳之前又扯出一大堆关于胎教的理论是为了什么，只是，关曜看着童瞳，温和的笑着，有些的无奈，“如果秦清愿意的话，我……”

“你是不是要娶秦清？”关曜的话还没有说话，童瞳立刻喜上眉梢的接过话来，让关曜那总是温和的笑容有些僵硬着，干咳了两声，无力的看着谭骥炎，骥炎家的人，还是让他来搞定。

“小丫头，关曜的意思是，如果秦清愿意的话，他会保障他的安全，当然，秦清有什么后顾之忧，关曜也会一并解决，和结婚不结婚绝对没有关系。”谭景御无比同情的拍了拍关曜的肩膀，遇到小丫头这样的思维，习惯了就好。

“不需要。”依旧冷漠的拒绝了他们的好意，秦清抽回被童瞳握住的手，冰凉的手在瞬间失去了温暖，自己是杀手，从被带进杀手组织，从第一次杀人的时候开始，她就注定了终究会有一死，会有这么一天，自己是没有资格拥有温暖的。

童瞳苦恼着，秦清拒绝的太快，让童瞳最后只能求助的看向谭骥炎，然后从秦清身边挪开了身体，甚至不怕谭骥炎这个大火炉，靠在了他的身边，拉了拉他火热的大手，比起秦清那凉凉的手，谭骥炎的人太热了，不过必要的时候还是需要有点牺牲的。

“想要我帮忙？”谭骥炎太了解童瞳了，看了一眼靠在自己身边，甚至还主动握着自己的手，半点不嫌弃自己这个大火炉的童瞳，谭骥炎压低了声音，差不多是耳语的在童瞳的耳边说了一句，峻寒的脸上神色显得暧昧。

谭骥炎这个禽兽！怎么可以这样呢，难道自己用手不行吗？童瞳脸爆红着，瞪着谭骥炎的眼睛里几乎都要喷出火光来，男人果真都是下半身思考的禽兽，混蛋，怎么可以提出这么，这么出格的要求！

可是想到了秦清，这个好不容易得来的闺蜜，童瞳最终还是偃旗息鼓的点了点头，只是依旧不满的直接抓着谭骥炎的手咬了一口泄愤着，谭骥炎太可恶了，这个披着羊皮的狼！大尾巴狼！

凤眸里视线掠过童瞳因为有了孩子丰腴了一些的胸口，谭骥炎无声的勾了一下薄唇，可是再次面对秦清时，脸上的温柔之色却已经被惯有的冷漠和威严所代替。

“不管秦清是你的真名还是假名，只要我放出风去，说你已经被抓甚至招供了，你认为你想要保护的人还能逃过杀手组织的暗杀吗？”谭骥炎的声音是冷的，眼神是冷的，出口的威胁更是冷血而毒辣，一针见血的几乎要戳破秦清所有的坚强。

清冷的眼睛里在瞬间迸发出怒火，然后又回归为冷漠，秦清是一个一流杀手，她的情绪自然能控制，只是谭骥炎刚刚的确触碰到了她的软肋。

“秦清，你要知道小瞳不会这样做，关曜也不会，可是不代表我不会，即使有小瞳在，我只需要透露出你的名字，相信你的组织就会推测你已经背叛了，毕竟也是他们想要杀你灭口，而你又给了我你的名字，即使杀手组织派人杀了你想要保护的人，中国人这么多，每年那么多的命案，小瞳根本不会知道。”谭骥炎唯一顾虑的人只有童瞳，而且如同童瞳知道，谭骥炎是不会让自己的双手沾满血腥，可是问题的关键是，谭骥炎不需要自己去做什么，他只要稍微透露一些，自然有人会去杀人。

所以当她透露出自己名字的时候，就已经将自己给逼上了绝境，秦清清冷的脸上虽然还是冷漠一片，可是心里头却再一次有了一种惊悚的感觉，这个峻朗而冷傲的男人真的太恐怖了。

“当然，你或许不相信我能保护到你想要保护的人，但是等到明天的早上，我就会有所有关于你的资料，包括你想要保护的人资料。”谭骥炎不是盲目的自信，军情处和国安部同时要查一个人，谭骥炎相信不出一夜，就会有准确的消息，迄今为止，除了小瞳的资料查不到之外，就算是一个一流的杀手那又如何，只要查到她所在的组织，再顺藤摸瓜，对谭骥炎而言没有什么是机密。

童瞳看着秦清点了点头，谭骥炎如果要查绝对能查出来，不过如果自己真的溜走了，谭骥炎能找到自己吗？反正到现在谭三哥是没有找到沐哥，就因为谭三哥对自己的手机信号估计也监控了，所以导致童瞳到如今还都没有和沐放联系过，不过因为有十一在，所以童瞳还是不担心的。

“你想知道什么？”秦清不怕死，她早已经不认为死有什么可怕，只是因为没有死，所以一直这样的活着而已，可是她有着想要守护的人，所以她不得不妥协。

“我不想知道什么，你的组织或者和白贤、唐人帮有什么关系，我都没有兴趣知道。”峻朗的脸庞上是狂傲的神采，谭骥炎又怎么可能需要通过威胁一个女人来得到消息，既然要对付白贤，这一次他会亲自动手，“你只需要潜伏去暗杀一个人，当然，不需要成功，不过务必让他猜测到是你们这个杀手组织对他进行灭口，余下的事情我会处理。”

这个人，除了秦清不知道之外，其余几人都明白自然是董福生，董福生到如今都没有招供，因为他还在等着，等着被救出去，所以他不会招供，可是如果秦清去暗杀他的话，董福生一想到白贤要对他灭口，只怕之前的坚持都会化为须有，甚至会主动招供来报复白贤。

“谭骥炎，你好阴险。”童瞳感慨的开口，自己就知道谭骥炎对待敌人的时候真的狠！

“二哥，姜果真是老的辣，这么毒的招数也只有你能想到。”谭景御是佩服的五体投地，然后对着童瞳使了个眼色，现在看到了吧，不但秦清被二哥拿下了，连董福生都快惨了，还有那个替身李老，二哥只需要抓住一个机会，可以立刻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将整个形势完全调转过局面，从被动转为主动。

“董福生那里我会安排。”关曜温和的笑了笑，事情能这样解决最好不过。

“不用！”异口同声着，谭骥炎说不用是因为要一切显得逼真，而秦清说不用，是因为以她的能力完全可以自己潜入进去暗杀董福生，如果有了多余的动作，说不定会让董福生察觉到，让计划失败。

“可是你的伤？”关曜也知道自己刚刚的话是欠考虑了，可是还是有些担心的看了一眼秦清，毕竟之前的打斗，她腹部的枪伤是非常严重的，而看守董福生的地方非常的机密，把守的除了警方的人，也有一些是军方的人，秦清一个人在受伤的情况之下潜入进去，关曜多少不放心。

“不碍事。”秦清冷淡着表情，子弹已经挖出来了，这一点伤，完全不用考虑，她之前甚至受过更加严重的伤。

“还是去一趟医院吧。”关曜温和的开口，毕竟现在是夏天，伤口只是简单的处理，很容易造成发炎感染，看了一眼秦清，以前关曜感觉小瞳这样性格的人，骥炎相处起来有许多的不方便，如今才算是明白，遇到秦清这样对别人冷漠，对自己同样冷漠的人，才是真正的难相处。

最终在童瞳担心的眼神里，秦清还是松了口，毕竟如今她不得不投靠这些人，只是事情变化的太快，让秦清几乎都有些无法相信，怎么只是短短一个小时的时间，自己突然就投靠另一些人了。

楼下，看着关曜率先打开副驾驶的车门，秦清怔了一下，不过也明白，他要开车是不会让自己坐在后座的，任何一个人都不会将自己的后背留给一个刚刚才认识不到一个小时的杀手，所以秦清没有异议的弯腰要坐进副驾驶位置上，只是在躬身的那一瞬间，关曜却将手伸到了车门顶部，防止秦清会不小心撞到头。

关曜的动作太过于绅士和体贴，让秦秦猛然的愣住，下意识的回头，然后头顶直接撞了上去，没有预期的痛，因为关曜的手正挡在上面，秦清的头直接撞到了他的掌心上。

“小心。”随着秦清坐上车，关曜将副驾驶的车门关上，这才绕过车身回到驾驶室这边开车，秦清不是敌人，是盟友，关曜也就没有了什么戒备，总是在不经意间会显温和而体贴。

两辆汽车飞驰在夜色之下，谭骥炎也顺道去军区医院探望被烧伤的李东来，关曜正好送秦清过去，事先已经打了电话通知了欧阳明，所以不用担心秦清的身份会暴露，而且军区医院这边，估计杀手组织绝度想不到秦清会留在这里，所以安全是有了保障，更何况为了保护李东来的安全，关曜也会留在军区医院这边，直到董福生的案子正式开始，所以也是间接的保护了秦清的安全。

杀手都会一些医术，尤其是处理子弹这些，是必备的，秦清在有限的条件之下已经做的很好了，不过到了医院之后，依旧重新消毒，然后缝针，留院观察。

“如果晚上不发烧的话，那就没有什么问题了。”军区医院这边从国安部那个区调过来的医生，处理过很多这样的枪伤，接到命令说要保密，所以医生也绝对不会向任何人透露关于秦清的信息。

“嗯，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已经习惯了秦清的冷漠和无语，关曜余光看了一眼半靠在病床上，已经换上了蓝色病服的秦清，然后将询问的目光看向医生。

“辛辣都要忌口，不要做大幅度的动作，防止伤口被撕裂，这两天最好吃一些易消化的食物，减少上厕所的次数，伤口在腹部容易造成伤口的裂伤。”医生有些疑惑的看了一眼关曜，知道关曜刑侦处处长的身份，“关处长，枪伤要注意什么你应该都知道？”

“主要是我以前都不大在意，所以也没有那么多注意。”关曜温声笑了起来，他是个男人，还是个警察，一般的小伤都是直接无视，之前中国枪，子弹挖出来之后，直接都是继续查案子，根本就没有什么注意不注意的。

秦清原本是转过头看向窗户外的夜色，听到关曜的话，那寒霜的眼睛怔了一下，余光向着关曜看了过去，他对自己受伤都不在意，又为什么要在意自己这个杀手？

关曜个子很高，和谭骥炎差不多，一身简单的灰色T恤，下面是牛仔裤，比起谭骥炎西装笔挺的严谨，显得更加的随性而温和，俊朗的面容，偶然会习惯的推一下鼻梁上的眼睛，带着温暖的笑意，看起来不像是警察，倒像是一个温文尔雅的好男人，当然，秦清会注意到关曜的身份，是因为之前打斗里，关曜身上的那种气息，还有透过镜片之后凌厉的目光，让秦清明白这个男人绝对不是表面上看起来的这么温和无害。

医生也是中年大叔，看关曜这么在意床上的病人，似乎明白过来，暧昧的笑了笑，又交代了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项，临走前还是没有忍住八卦，“关处长，女朋友不错哦，刚刚缝针都没有打麻醉，也没有喊一声痛。”

这话是在病房门口说的，其实也是打趣关曜，所以医生大叔声音压的有些低，只是揶揄而已，可是关曜知道身为杀手，秦清的耳力自然好过普通人，这即使压低的话，秦清想必也是听见了。

“抱歉。”送走了医生大叔，关曜关上门，转过身，抱歉的看向病床上的秦清，面对的依旧是一张面无表情，冷漠的面容，甚至连眼神都不曾波动一下，即使她听见了刚刚医生的话。

因为是临时入住的病人，所以病房里的一些洗漱用品什么的都还在一旁的茶几上摆放着，秦清总是冷漠的不言不语，关曜也实在不习惯和一个杀手要如何交流，他打交道最多的除了警察就是罪犯，余下的朋友也都是能谈得来的，不会出现这样的冷场，所以看了一眼秦清，关曜直接打开茶几上的大袋子开始整理起来。

将两个盆和洗漱的杯子毛巾拿了出来，岔开包装之后，送到了一旁的浴室一一的放好，又回来将茶杯碗筷什么的也

都收拾到了一旁的小厨房里，最后看着孤零零的花瓶，关曜想了想拿过电话打给了童瞳，“小瞳，买粥的时候，如果路过花店就买些花回来。”

秦清以前也受过伤，有的时候是自己直接处理的，有的时候严重了，去的是组织的秘密医疗机构，可是不管是哪一种，在医生离开之后，除非到了换药的时候，护士和医生会过来之外，秦清大都数都是一个人静静的躺在病床上，重伤只是安静的等死，情伤的话那就安静的等待痊愈，然后继续下一次的任务。

可是此刻，看着打电话的关曜，刚刚那个医生叫他关处长，这让秦清多少有些惊诧的，她知道这一次暗杀李东来的任务里，负责保护李东来的人就是刑侦处的处长关曜，可是秦清以为至少是一个四五十岁的男人，而且观察了好几天，秦清也知道警方的保护太过于严密，根本找不到下手的机会，最后不得不求助了组织，制造混乱之后，自己再狙击杀手，只是没有想到一切不过是组织的灭掉自己的陷阱布局而已。

即使除了训练和杀人之外，秦清不会理会任何的人和事，可是却也知道这么年轻就能在北京这样的地方当上处长，绝对算的上是年轻有为，前途不可限量，而更让秦清疑惑的是关曜的温和和体贴，会给一个杀手开车门，然后整理病房，这个男人明明不是表面上看起来的温和无害，可是却又为什么做到这样的地步，自己已经答应和他们合作了，他完全不必要这样。

“你吃什么口味的稀饭？”关曜回头看向不知道想什么，陷入沉思的秦清，只当她是因为受伤而倦累了，清朗的声音也放低了很多。

自己竟然失神了？这如果是在其他时候，将会多么的危险！秦清听到关曜的话这才拉回了思绪，猛然的一愣，那总是没有什么表情的脸上，眼睛有些的瞪大，终于不再是那样的冰冷麻木。

“小瞳说有黑米粥，玉米粥，皮蛋瘦弱粥，莲子百合……”看着秦清突然震惊的模样，关曜不由的笑了起来，有了表情看起来倒不像是一流的杀手了，之前那样太没有人气了。

“随便。”片刻的震惊过去，秦清已经恢复了漠然的平静，只是感觉关曜此刻的笑容有些的碍眼，反正自己也不可能回到组织，也不会继续当一个杀手，失神就失神吧。

“小瞳，那就带皮蛋瘦肉粥回来。”关曜倒是替秦清选择了，挂了电话，看着又如同木头一般靠在床上的秦清，“需要喝水吗？”小瞳那边的公寓，好久都没有过去住了，吃的喝的都没有，她想必从下午开始到现在都是滴水未尽。

这边秦清还没有回答，关曜却已经转身走向一旁的饮水机，拿过玻璃杯子倒了半杯子的水过来，体贴的放到了秦清左手边的柜子上，她右手打了点滴，这是刚刚医生大叔拒绝了秦清左手挂点滴的要求。

在国安部，很多受伤的特工也都是要求点滴在左手上，结果这样做之后，他们都以为自己似乎没有受伤一般，右手能活动，一个个都当做无事人，常常将伤口给裂开了，最后医生大叔挂点滴一律在右手上，习惯了右手之后，左手不方便，所以才会意识到自己是病人，有什么事情可以按铃让护士进来，而不是当自己是无敌铁金刚都自己处理。

童瞳买了皮蛋瘦肉粥回来，手里还抱着一大束的花，进了病房，关切的看着秦清，“好点了没有？你先吃，我去谭骥炎那里，一会过来看你。”

童瞳虽然很想留下来向秦清询问一下关于杀手训练的事情，不过她此刻更想要去看看那个替身的李东来，所以丢下话之后，又快速的出了病房。

右手打着点滴，满满一大碗皮蛋瘦弱粥散发着浓郁的香味，秦清皱了一下眉头看着自己右边的手臂，如果医生大叔在，肯定会大笑三声，因为秦清这样的表情，医生大叔在太多的国安部特工身上看过了。

“我喂你。”关曜将一次性餐盒里的粥倒进了一旁干净的瓷碗里，拿起勺子，舀了一口，等待凉了几分，这才递到了秦清的嘴巴，看着她有些不适应的表情，温和一笑，“你现在是病人。”

秦清终于没有再坚持什么，张口吃下，她也的确饿了，之前童瞳离开之后，秦清没有立刻休息，而是快速的观察了一下小区的周边环境，记下了所有可能逃离的线路，然后又回到了公寓里，刚洗完澡，关曜就过来了，所以到现在是真的滴水未进，饿的厉害。

而另一区的病房里，谭骥炎带着谭景御此刻正在病房里，而身上上着烫伤药的李东来几乎看不清楚面部，毕竟被烧杀了，手脚也是，尤其是右手估计都直接影响字迹，这想必也是他们最开始的打算。

“简直无法无天，他们眼里还有法律吗？”李东来怒声斥责着，因为受伤了，也因为受到了惊吓，所以声音都有些的颤抖，流露在外的目光里满是愤怒的谴责，“谭副市长，他们这一次没有烧死我，所以不要说只休息两三天，就算是断了双腿双脚，用爬的我也不会向这些恶势力屈服的！”

“李老你不用太激动，之前是我们的保护不周，才让你受伤，这里很安全，等到之后的审查，我会派人过来接李老。”谭骥炎冷沉着峻脸，看起来并没有李东来这样的愤慨，不过那微微蹙起的眉宇，也看得出她对这件事是极大的不满。

“谭副市长，你忙，我这把老骨头就算死了也不会让他们得偿所愿的！”李东来依旧很气愤，因为吸食了浓烟，喉咙有些的烧伤，所以吼的大声了，声音就显得嘶哑干裂，异常难听的刮着耳膜。

谭景御站在一旁当壁花，依旧是一副吊儿郎当的模样，完全符合谭三少那狂野不羁在外的称号，只是若是仔细观察，就会在谭景御眼中看见一抹不屑，二哥设定的这一手釜底抽薪真的太厉害了！谭景御甚至都有些等不急到开审的那一天。

童瞳将稀粥送了过去之后，就是想来看看李东来这个替身的表演，结果自己好不容易打了关曜的电话，让这些把守的警察放行，人还没有走到病房门口，门却已经能打开了，谭骥炎和谭景御已经出来了，这让童瞳不由垮了小脸，自己

竟然来迟了。

“走吧，小丫头。”谭景御调侃的笑了起来，欣赏着童瞳哀怨的小模样。

谭骥炎那原本冷漠的峻脸也因此柔软了几分，他之前在病房里的确有些的愤怒，只是不是为了演戏，而是看到替身的李东来之后，谭骥炎想到了枉死的正主，那个清廉一生的老人，是难得的一名清官，可是最终却落得尸骨无存的下场，既然有了替身在，只怕李老的尸体已经被秘密的处理了，不会留下任何的蛛丝马迹让人发现。

谭骥炎等人过来时，关曜已经喂完了稀饭，在厨房里将碗筷洗干净出来，正好就看见了进来的谭骥炎，“那边没有什么异常吧？”

“嗯。”谭骥炎简单的应了一个字，看向病床上的秦清，“三天之后，行动。”

“不用等这么久。”对于腹部的枪伤，秦清并不在意，即使有这样的伤口，她也能安全的潜入进去，暗杀董福生给他造成组织要灭口的假象。

“不是因为你，而是董福生之所以一直不曾松口，就是抱有相当大的希望，他应该也知道这一次出席审判的李东来法官是替身，三天之后，就是开审的前一晚，这个时候，在董福生最高兴最期待的时候，打趴他的希望。”谭骥炎很少说这么长的话，不过即使如此，却同样是冷沉的音调，一字一字甚至没有音阶的起伏。、

在最有希望的时候，残忍的打破，董福生只怕会经受从天堂到地狱的感觉，而这个时候，也是人心理最薄弱的时候，也是最容易攻破他的心防，谭骥炎所以才会决定在三天后让秦清行动。

179章节 挟持人质

童瞳想要留下来守夜，结果被谭骥炎直接冷眼一扫，一副小媳妇模样的离开病房，回去当乖乖的孕妇妈妈，而挪移着离开的童瞳再三叮嘱关曜一定要留下来守夜，担心秦清半夜会发烧，关曜也笑着答应了，童瞳这才被谭骥炎给带出了病房，毕竟这么一折腾都快要十点了。

“你可以回去了。”秦清不大愿意开口，她的声音一直让她有些的厌烦，太过于软腻，而此刻，看着坐在沙发上的关曜，秦清并不希望他留下来，太不习惯，病房里有第二个人，秦清甚至可能一夜无眠。

“你休息，我留在这里，半夜很可能会发烧。”关曜温和一笑，看起来整个人显得随和而容易相处，可是认识关曜的人都明白，在这温和的背后却是他隐藏的凌厉。

秦清却也明白多说无益，收回落在关曜身上的目光，躺了下来，枪依旧习惯的放在了枕头下面，闭着眼，原本以为即使是这样的枪伤，有一个陌生的男人在病房里，她是绝对睡不着的，可是闭上眼睛之后，浓浓的疲倦却还是席卷而来，让秦清不到半个小时却已经发出了均匀的呼吸声。

关曜笑着看着睡着的人，抬手将灯给关了，只留下墙壁上的小壁灯，淡淡的黄色光芒，让病房里显得愈加的安静，颀长的身影走向了病房右侧的阳台，关曜就这么静静的站在阳台上，看着暗黑的夜色。

爷爷又开始催了，虽然说当初关家因为自己的坚持而放弃了让自己留在军区里的打算，当时闹的那样厉害，甚至一度断绝了关系，关曜也是有三年没有回过关家，直到近年来，爷爷才算松了一口，但是却在误会了自己和小瞳的关系之后，开始催促自己的婚事了。

虽然爷爷催的不是很急，可是关曜明白那是因为还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爷爷选的人无非是军区的，又或者是政界的人，选择的标准也是为了强强联手，可以更好的巩固关家的势力而已，当然，以爷爷的精明和眼光，被选中的人势必不会差，只是，这样的感情会有意义吗？相处好一点，莫过于相敬如宾，如果处的不好，只怕就是形同陌路。

关上了阳台和病房相连的玻璃门，关曜点燃了一支烟，之前，自己有些无法想象骥炎这样的性子，会选择什么样的人结婚？按照骥炎行事准则，只怕会是政治联姻，选个温顺的女孩，不会干扰骥炎的生活和工作，只要乖乖在家当谭夫人就行，可是却没有想到骥炎遇到了小瞳，从此之后，明明是谈感情，却总是一次又一次的天崩地裂般的凶险万分。

关曜深深的吸了一口烟，想到谭骥炎和童瞳在一起时的种种，笑着摇摇头，随手拿下鼻梁上伪装的眼睛，夜色之下，那一双黑眸显得大而深沉，隐隐的透露着犀利之色。

关曜的眼神在军区锻炼多年，已然带着强势锐利的凛冽，所以为了伪装，他习惯戴上平光镜，其实还有一点原因是关曜睫毛很长，用手拂过，甚至能感觉到那如同小刷子一般刷过掌心的感觉，所以有几分恶寒之下，直接就用眼镜遮挡了。

如果真的到了要结婚的时候，让自己选择的话，关曜想了想，或许自己也是会选择一个温顺而善良的女孩吧，这样的性子容易相处，而且身为警察，关曜几乎是一年忙到头，并没有多少时间在家里，太过于活泼的性子，只怕是耐不住寂寞，而过于强势的女孩，关曜也懒得和对方理论什么的，所以还是温顺一点，柔软一点的女孩更合适自己。

秦清睡着之后感觉身体越来越热，很难受，喉咙如同着火了一般，干裂的痛着，头昏沉沉的，如同千斤重一般，意识不太清楚，让秦清已然忘记了自己到底在什么地方，只是太过于难受，让平日里冷漠的性子在这一刻显得格外的脆弱。

压抑的太厉害，所以她的伪装和坚韧终于在高烧的梦魇里消失，腹部更是火辣辣的痛，如同被大火灼烧了一般，将那份带着火热的痛苦刻骨的蔓延到了身体的每一处。

额头上忽然多了一抹清凉的感觉，然后嘴边多了什么，秦清想要推开，可是入口的却是一道清凉而甘甜的液体，干裂的喉咙得到了湿润，似乎也不显得那么难受了，便大口大口的喝了起来。

果真高烧了，关曜看着将杯子里的水喝完的秦清，又摸了一下她的额头，灼热的烫手，原本用水浸湿的毛巾一会就

被捂热了，让关曜不得不拿过两条毛巾，轮流的敷在秦清滚烫的额头上。

忙碌了一个多小时，已经是凌晨三点多了，而在换了四盆水之后，退烧药终于发挥了药性，秦清的额头不再那么烫，关曜放心的收回手，对董福生的暗杀计划还有两天，替身李老这里是不可能再有什么危险的，所以接下来的两天倒是可以忙中偷闲了。

有些的疲倦，关曜倒是没有选择病床不远处的另一张床休息，而是直接坐到了沙发上闭上眼，只是小憩，他还是有些担心秦清会不会再发烧。

时间一点一点的过去，黑暗从窗口褪去，隐隐的可以听见窗户外的鸟叫声，晨曦的光芒透过窗户淡淡的照亮了病房，安静而朦胧里，秦清猛然的睁开眼，身上有些的难受，口干舌燥着，头还是很痛。

目光看着窗户外，昨晚上是发烧了吧，虽然意识有些的模糊，不过多少还是记得一点影像的，如今醒了，仔细的回想，秦清怔了一下，摸了摸自己的额头，目光转了一圈落在靠在沙发上睡着的关曜，昨夜是他照顾自己的吧。

一个人寂寞了那么多年，在杀手组织里，在血腥和死亡为伴的世界里，这一刻，秦清是感激着，虽然带着病弱的脸上依旧面无表情，可是看着睡着的关曜，眼镜放在了茶几上，露出完整的面容，俊朗出色的五官，带着健康的肤色，没有组织里那些人的戾气和血腥，关曜即使睡着了，却也给人一种明亮而温暖的感觉，或许是因为他是警察吧。

迷迷糊糊的又睡着了，秦清再次醒过来时，窗户外已经是阳光璀璨，即使拉了窗帘却也遮挡不住明亮的阳光，坐起身来，腹部的伤口还有一点痛，床边的柜子上放着玻璃杯，大半杯子的水，端过喝了一大口，湿润着口腔和咽喉，还是温热的，看来关曜离开的时间不长。

昨晚发烧出了不少汗，身上黏的难受，秦清掀开盖在身上的毯子起身，浴室里，洗漱用品摆放在台子上，一旁的柜子上还有保鲜膜，秦清怔了一下，脱下衣服，用保鲜膜将伤口严实的裹住了，这才打开花洒放出热水洗澡。

温热的水珠冲刷在身上，这么多年了，第一次，秦清忽然感觉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安宁，不需要训练，不需要接任务，然后部署一切去杀掉目标，就这么安安静静的，真的是从未有过的感觉，似乎一下子变的轻松了。

洗到一半的时候，外面响了开门声，秦清有那么一瞬间紧绷的戒备起来，然后又放下了警惕，想来是关曜回来了。

军区这边的病房虽然不是很大，但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用屏风在阳台这边隔断出一个小厅，摆着木质的桌椅，显得很是雅致，厨房、浴室也都一应俱全，因为是单人的病房，药水味也不是很浓，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是一个四十五平米的小居室。

“可以过来吃早饭了。”正在摆放着碗筷，听到浴室门打开的声音，关曜温声的提醒着，他一个人住的时候，基本和普通单身汉一般，都是草草的解决一日三餐，今天买了不少早点回来，关曜倒是第一次这么悠闲，因为董福生这个案子这两天他都要守在军区医院这边，名誉是保护李老。

“谢谢。”秦清看着桌子上的早饭，低声道歉着，只是她不常开口说话，虽然声音显得甜腻软糯，可是脸上依旧是面无表情，甚至带着霜寒，也幸好关曜明白这是她的性格，否则不知道的人还以为秦清这是道谢根本是心不甘情不愿。

“不用客气。”关曜将筷子递了过去，先盛在碗里的稀饭已经凉了，他自己也盛了一碗，昨晚上童瞳带过来的花是插Zai花瓶里放在床边的柜子上，可是后来秦清发烧，关曜担心将花瓶给碰了，就放到了这边的桌子上。

所以这会在精致的早点和稀饭旁是一个玻璃的花瓶，七八只百合花盛开着，让人有种闲适的感觉，关曜吃饭极快，以前在军区吃饭都是有时间规定的，之后在刑侦处，一日三餐都不正常，很多时候都饿着肚子，有时候直接买份快餐扒几口了事，所以也就养成了吃饭快的习惯，他放下筷子之后，秦清才吃了大半碗的稀饭。

“你可以去忙。”秦清抬头看着关曜，他应该很忙，而且这里很安全，秦清并不担心组织派来的杀手会找到自己，所以他完全没有必要将时间浪费在自己这里。

“一年到头，这两天算是最清闲的了，正好可以休息一下。”关曜温声笑着，侧目看了一眼阳台外，阳光明亮，不过因为是早晨，倒也不会感觉到燥热，偷得浮生半日闲，他似乎也很久没有这么清闲过了。

听到关曜的话，秦清也无法判断他说的是实话还是敷衍自己，于是也不再开口，低头继续吃着早饭，病房里再次的安静下来。

等秦清吃完，关曜已经开始碗筷了，秦清看了一眼关曜，她伤在腹部，其实这样的伤，秦清也不在意的，更何况是在腹部，所以秦清也开始收拾起来，倒是两个人一起将碗筷送向了厨房里。

“我来。”这一次，秦清没有让关曜动手，直接的打开水龙头，清洗着碗筷，而对于家务，关曜虽然也会做，但是和大都数男人都一样，仅仅只是会做而已，所以倒也没有再插手，安静的站在一旁，厨房里只有哗啦啦的水流声。

早上的点滴是在九点半，现在八点还不到，关曜看了一眼秦清，“医院后面的花园很大，可以出去走走。”关曜是难得有这么悠闲的时间，所以倒也想要出去走走，秦清这会没事，所以关曜也邀请她一起出去。

秦清看了一眼关曜，沉默的跟在了他的身后，看起来不是像是一起出去走走，反而有点像是跟在他后面的保镖。

虽然夏天的早上阳光已经有些的耀眼，不过军区医院后面的花园里倒没有什么炎热的感觉，高耸入云的大树，枝叶茂密着，遮天蔽日的挡住了阳光，带来一阵阵的阴凉，小径幽静，绵延的花坛里各式的鲜花盛开怒放着，比起小型的公园丝毫不逊色。

关曜走的并不快，体贴的顾忌到了秦清的腹部的伤口，秦清是因为关曜走的不快，所以也放慢了速度，只是这样悠闲的走在花园里，身边偶然有穿着病服的病人走过，微笑的点头颔首，并没有开口，却也能感觉到其中的善意，这让秦清有些的不习惯。

她是一个杀手，即使敛了杀气和血腥，却也和这个世界格格不入，突然这样出现在大庭观众之下，以前秦清虽然也

有过这样的经历，可是那都是为了伪装，为了更好的完成任务，而如今，突然这样跟在关曜身边，如同普通人一般，让秦清无意识的皱了一下眉头，她不知道如何面对。

“姐姐，姐姐，你也生病了吗？”就在这是，一个小女孩的声音甜甜的传了过来，手上还抓着两支盛开的蔷薇花，仰起头，白皙而稚嫩的脸上露出明亮的笑容，只是身上也穿着蓝色的病服，“姐姐，这个送给你。”

看着伸到面前的一支红色的蔷薇花，秦清犹豫的伸过手接过，“谢谢。”

“姐姐，你生病了吗？”

“姐姐，你打针的时候有没有很痛，哭了没有，阿雅很勇敢的，我都没有哭！”

“姐姐，你要去哪里，我知道什么地方最好看，我带你过去好不好？”小女孩说话很快，一手向着秦清的手抓了过去，热情的要带着她去自己发现的秘密基地。

不习惯与人相处，尤其是这么小的孩子，在她的手伸过来的瞬间，秦清身影迅速的一动，却已经躲闪到了一旁，而小女孩的手也僵硬的落在了半空里。

还保持着仰着头的姿势，小女孩看着秦清，刚刚脸上的笑容消失了，有些的委屈，眼眶里迅速的蓄满了泪水，幽幽的看着秦清，似乎并不明白为什么这个姐姐突然的躲开自己。

第一次面对这样的情况，秦清不知道要说什么，只能转过头，求助的看向一旁的关曜。

“小妹妹，姐姐生病了，一会还要会病房去打点滴，所以没有办法和你一起去玩，下一次好不好？”关曜蹲下身来，宽阔的大手拍了拍笑女孩的头，带着温和的笑意，让人不由自主的放下警惕，更不用说一个刚刚还受了委屈的孩子。

点了点头，小女孩看着秦清，“那姐姐你走一会就好了，不怕打点滴，等病好了，小雅带你去玩。”似乎看到不远处熟悉的面孔，小女孩没有再纠缠秦清和关曜，礼貌的摆摆手“叔叔再见。”然后小步的跑走了。

“为什么她叫你姐姐，喊我叔叔？”关曜站起身来，看着跑远的小女孩，回头看向秦清，虽然说秦清看起来有点冰冷，但是面容还是很年轻，莫过于二十二三岁，可是关曜今年也只有二十九岁而已，难道很老吗？

对于关曜这样莫名其妙的问题，秦清只能保持着沉默。

“沉默就是默认，所以我真的很显老？”关曜摸了摸自己的脸，倒是有点的粗，他虽然担着处长的官衔，可是更多的时候还是和普通的刑侦警察一样，更喜欢出现场，有时候为了追捕逃犯，也是风餐露宿，所以就显得老了？

可是关曜记得，当年谭骥炎和自己在一起的时候，那个时候在军区，他们都认为骥炎比自己大上两三岁，毕竟骥炎即使很年轻的时候，也是如同现在这样，冷沉着面容，板着脸，眼神犀利，深不可测，所以就显得老沉一些。

可是转眼过了这么多年了，关曜突然发现谭骥炎还是和当年一样，当年二十岁的谭骥炎看起来至少有二十四五岁，可是如今快奔三十岁的谭骥炎，看起来竟然还是二十四五岁，可是自己好像突然变老了。

一开始秦清以为关曜只是随口问一下，可是对上他格外认真的眼神，秦清突然不知道要怎么回答，而关曜也沉默的等待着秦清的答案。

“算了，走吧。”身为男人是不用在意自己的年龄和面相的，有能力有担当才是最重要的，可是关曜多少还是有点失望那，自己怎么转眼就成叔了，这不还没有结婚。

秦清再次迈开步子跟在关曜的身后，张了张口，却终究没有说出话来，直到走了半个多小时，然后一起回病房，医生过来打点滴，而关曜也需要去张东来那边看看，走个过场，毕竟如今这个替身还是警方重点保护的对象。

“关曜，你找谭骥炎有事？”办公室里，谭骥炎再次的将童瞳给拐了过来陪着他一起工作，刚刚去会议室开会，所以手机就留在了办公室里。

“小瞳，没事。”关曜倒是意外接电话的是童瞳，毕竟现在是在上班时间，不过想到谭骥炎和童瞳如今的亲密关系，他们之间应该没有什么**了。

关曜看起来温和，其实却是原则性非常强的人，甚至有些的固执，否则当初他就不会为了选择刑侦这一条路而和关家闹僵，甚至差一点将关老爷子给气的生病。

所以关曜在想着，日后即使自己找了一个温顺柔和的女孩结婚，他可以做到关心体贴，但是却无法如同透明人一样，将自己的所有都摊开在对方的面前，手机电脑什么的，这些都是私人的东西，涉及到了**，关曜无法和谭骥炎这样都给童瞳看。

“没事你会给谭骥炎打电话？”童瞳是明显的不相信，看了一眼手腕上的手表，“谭骥炎去开会了，要是不方便和我说，我替你将手机送去会议室，大概也快要回来了。”

“不用，小瞳，那个我看起来显老吗？”关曜终于开口，突然感觉自己这样有些的尴尬，一个大男人竟然纠结这个问题，干咳了两声，“当我没问，小瞳，没事了，就这样。”

听着电话里的挂断的嘟嘟声，童瞳错愕的看着手机，完全没有反应过来，而开了早会回来的谭骥炎一推开办公室的门，就看见童瞳拿着手机在发呆。

“怎么了？”那是自己的手机，谭骥炎走了过来，将手机拿了下来丢在办公桌上，“谁来的电话？”

“关曜。”童瞳看了看谭骥炎，冷沉的峻脸，五官刚毅，虽然显得峻寒，但是还真的不显老，想到此，童瞳抬手掐了掐谭骥炎的脸，虽然看起来是棱角分明，可是触感却是格外的细腻，而且眼角也是一点皱纹都没有。

“关曜有什么事？”拉下脸颊上又掐又拧的小手，谭骥炎低头轻柔的吻落在了童瞳的手背上。

“他问我他是不是看起来显得老？谭骥炎，关曜是不是谈恋爱了？”童瞳实在无法想象一个大男人突然注意起自己的脸来，毕竟关曜也不是这样的人，脑海里想到谭骥炎大清早就对着镜子左盼右顾的瞅着自己的脸，看看有没有老，有没

有长皱纹，这么伪娘的动作，让童瞳不由的一阵恶寒，太不习惯了。

谈恋爱？谭骥炎也是怔了一下，因为在他的认知里，关曜即使找女朋友了，也绝对不会特意打电话过来问自己他会不会显老这样的问题，不过对上童瞳格外好奇的目光，薄唇勾起了笑，“没有听说，不过关家正在给关曜物色结婚对象，关老爷子估计也是看关曜年纪不小了，关曜大概是想知道自己是不是老到要被催婚逼婚的地步了。”

谭骥炎很忙，即使董福生的案子目前不需要他担心了，还有其他的政务需要处理，童瞳在办公室里也坐不住了，而且又好奇关曜的终身大事，终于在被谭骥炎给吻的上气不接下气，差一点窒息之后，这才得以自由离开，去军区医院找关曜和秦清。

—分隔线—

“家主，我们回去吗？”一旁的下属恭敬的对着坐在沙发上端着红酒的男人开口，这是一间位于山间的隐秘别墅，不远处是个村庄，而这片大山的所有权早在三年前就在白家手里。

“让直升机准备好，回去之前我们要请一个客人和我们一起回美国做客。”优雅的轻啜着上好的红酒，白贤阴邪的笑了起来。

董福生不倒，那么煤城的财路就不会倒，利用钱财打通的关系网同样不会倒，而对于董福生这个案子，白贤此刻是自信满满，他已经有了十足的把握，可惜童部长不愿意对谭家动手，否则就真的完美了。

“家主是说童小姐？”身为白贤最为得力的助手，男人思考了一下，便想到了童瞳，犹豫着问道，“可是童小姐身边都有人保护，我们的人根本接近不了，而且这里是北京，不管是谭家还是国安部，动作太大，对家主不太好。”

“不用担心，我自然有十足的把握将人带走，将直升机准备好。”白贤放心酒杯，眯着狭长的眼笑着，从一旁拿过手机拨通了一个电话。

“白先生？我想我和白先生没有可以谈的！”谭战放缓了车速，刚刚从军区回来了一趟，正准确去接外出去了商场买东西的妻子一起回谭家的大宅。

“谭上校何必将话说的这么死，四海之内皆兄弟，我们自然是有话可以谈的。”对于谭战的拒绝，白贤优雅的笑着，眼中神采得意，“谭上校何不掉转一下方向盘，谭夫人正在来我这里做客的路上。”

“白贤！你将小月怎么了？”倏地一下，听到董月被抓，谭战那显得老实的脸上表情瞬间变得凶狠起来。

“谭上校不用担心，我只是让谭夫人过来做客，所以谭上校跟上你前面的白色汽车一起过来就可以了，当然，我希望谭上校不要联系其他人，否则我就不能保证下属会不会对谭夫人动粗了。”用董月当成威胁的筹码，白贤率先挂了电话，等待着谭战的上门。

半个多小时之后。

嘎吱一声，别墅外是汽车的紧急刹车声，谭战没有通知任何人，白贤和谭骥炎之间的明争暗斗，谭战也知道一些，白贤既然敢挑衅谭家，自然也敢对董月动手，所以为了保证董月的安全，谭战只能接受要挟。

“小月，你没事吧？”大步的走进别墅里，看着坐在沙发上的董月，谭战快速的走了过去，可是随着咔嚓一声，子弹上膛的声音响起，一把手枪对准了董月的太阳穴，也成功了制止了谭战的步伐。

“谭上校不用这么着急，谭夫人安全无恙。”白贤朗然的笑着，背靠着身后的椅子，翘着腿，视线扫过怒不可遏的谭战，比起谭骥炎，这个大哥可真的差太多了，喜怒如此容易被掌控，难成气候。

“你想怎么样？”担心伤害到董月，谭战自然不敢轻举妄动，这个沉默而内敛的男人压抑下满腔的怒火和担心，转过身，怒着眼看着白贤。

慢条斯理的从椅子边的木几上拿过盒子，抽出一支雪茄，白贤没有开口，局势完全在他的掌控之下，所以自然很是悠闲，点燃了雪茄之后，深吸了一口，白色的烟雾喷吐出来，这才缓声笑道，“听说令堂突发脑溢血死亡了，只怕是被童小姐枪杀的吧？”

谭战一愣，脸上的诧异之色无法隐藏，这么机密的事情，原本只有谭家的人知道，对外而言，只说阮菁是突发脑溢血，遮掩了死亡的真正原因。

“谭上校不曾怨恨吗？不管当年谭家和童家发生了什么事情，童夫人的死，虽然令堂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罪不至死，童小姐没有立场这样做，她和童部长只不过是才相认的父女关系，可是和谭副市长那可是连孩子都有了，如果童小姐站在谭副市长的立场上考虑一下，就不会做出枪杀令堂的举动来。”

白贤笑眯着眼睛，一边吸着雪茄，一边透过白色的烟雾将谭战脸上那细微的表情变化都收入到了眼中，这件事只能找白贤，谭骥炎那是绝对不可能的，至于谭三少，那个吊儿郎当的男人，看起来狂放不羁，可是却如同脱缰的野马，也是个难缠的角色。

幸好谭家还有谭战这样的角色，阮菁的死，谭战身为儿子，只怕也是怨恨童瞳的，如今有了合理的借口和理由，是人都会有私心的，在董月这个爱妻和童瞳这个杀母的仇人之间，谭战自然会选择董月，而白贤的计划也就达成了。

“你想做什么？”谭战压抑下被挑起的情绪，这几天，谭战一直都在想，为什么童瞳能下得了手，就算妈罪不可恕，那毕竟是长辈，是骥炎的母亲，童瞳如果真的爱过骥炎，那么为什么不手下留情?

而谭家这几天都是阴霾围绕着，爷爷去了军区直接不愿意回来，谭战知道爷爷不喜欢妈，不管是因为当年苗阿姨的死，还是因为后来妈的一些举动，可是如今妈什么都没有了，阮氏被骥炎给分隔重组了，妈再怎么不好，终究是他们三兄弟的母亲。

骥炎不回来香山的大宅，连小御都找不到人，而爸也整日的待在房间里，谭战之前去了一次房间，可是看见的却是

苗阿姨的照片，那一刻，谭战心酸的厉害，为什么谭家没有一个人在意死掉的至亲？而这些被压抑的情绪在这一刻，却被白贤赤luo裸的挑了起来，再也压抑不住。

“在童家和谭家之间，童小姐想来是选择了童部长。”如同谭战所承受的煎熬还不够，白贤笑着继续挑拨，“而没有想到谭副市长和谭三少似乎也是站在了童小姐那边，令堂的死真的有些冤枉，不管发生了什么，令堂终究是你们谭家三兄弟的母亲，是生养你们的人，竟然就这样不明不白的死了。”

“够了，你到底想要做什么？”谭战怒斥的低吼着，整个人显得烦躁不堪，一股子怒火想要发泄出来，可是因为董月的太阳穴上还抵着一把手枪，谭战却只能将满腔的愤怒又死死的压抑住。

“很简单，我有些事想要和童小姐谈谈，可惜童小姐身边一直有国安部的人在跟着，所以就想要借谭上校来帮忙了。”白贤笑着说出了自己的打算，站起身来，看着宛若困兽的谭战，一口白色的厌恶喷吐在了他的脸上，“谭上校最好考虑清楚，谭夫人的安全可都在谭上校你的手里，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想必谭上校都明白吧！”

如果没有因为阮菁之死带来的怨恨，那么谭战或许不会答应白贤的要求，可是这一刻情绪不稳之下，再加上董月被挟持了，谭战在连日的身累和心累之下，只能选择了妥协。

汽车飞驰在前往军区医院的路上，当接到谭战的电话时，童瞳错愕的一愣，“谭大哥，有事？”谭家，除了谭骥炎和谭景御之外，童瞳也只对谭老爷子算是比较熟悉的了，而谭战和谭父都不在北京，几乎是没有任何的交集。

“我想和你谈谈，四天后，是我妈出殡的日子。”谭战再次想到那一刻，倒在地板上，眉心中弹，死不瞑目的阮菁，一刹那，对于电话另一头的童瞳，谭战是怨恨的，她为什么做的那么决绝！

童瞳怔了一下，阮菁的死是一个结，童瞳不去碰触，所以她可以当成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般，和谭骥炎在一起，和谭三哥偶然胡闹玩笑，可是谭战这一通电话，让童瞳突然无所逃避。

“这个地址xx你过来，是我在山里的房子，我们谈谈，还有我不想让骥炎和小御知道我们见面的消息，所以你甩开身后保护你的人，我等你半个小时。”谭战话刚说完，这一刹那，突然后悔了，可惜容不得他多想，因为沙发上，董月依旧在白贤的挟持之下，别墅内外都是白贤的人，谭战根本无法逃脱。

其实在接到白贤电话的那一刻，他就应该通知谭骥炎或者谭老爷子，那样白贤绝对不敢动董月，因为没有任何意义，可是谭战却选择了一个人前来，从而导致他只能接受白贤的要挟。

怨恨童瞳，因为她枪杀了自己的母亲，不管是什么样的理由，对于谭战而言，已经死去的苗晓意和阮菁是无法比的，一个是记忆里都要模糊面容的阿姨，可是一个却是生养自己的母亲，不管之前母子关系如何，可是那毕竟是自己的母亲，所以谭战在怨恨童瞳的情绪之上，在董月被挟持的压力之下，打了这一通电话，可是却没有任何轻松的感觉，也没有即将能报复童瞳的快意，更多的是复杂的情绪，后悔，担心，自责，这一刻，谭战整个人显得暴躁起来。

听着电话被挂断的嘟嘟声，童瞳深呼吸着，小脸上有着自责，阮菁再不好，那终究是谭家三兄弟的母亲，调转了车头，今早上接到爸的电话，上校有了任务，所以暗中调了其他人过来，如果跟着的人是容温，童瞳不敢保证自己能甩开对方，可是是其他人，童瞳行动起来就简单多了。

其实有这么一瞬间，童瞳是想要打电话给谭骥炎的，可是一想到电话里谭战那样怨恨的语调，童瞳终于还是没有拿起手机，阮菁是被自己枪杀了，自己不能因为这件事让谭骥炎和他大哥之间失和，所以还是自己去面对吧，她不认为自己对不起阮菁，可是自己确实对不起谭大哥，因为她枪杀的是他的母亲，不论对错和原因，这一点是无法改变的事实。

之前谭战说的地址是他在山里的一间度假屋，所以童瞳虽然感觉到偏僻了一点，但是也没有在意，毕竟谭家的身份和背景，谭战在北京拥有一套度假屋什么的根本不会有什么可以引起怀疑，可是当汽车开到了别墅这边，童瞳立刻察觉到了危险。

汽车停了下来，打开车门走了下来，暗中有人！而且不在少数，童瞳不动声色的将手机拨通了谭骥炎的电话，然后看向站在别墅门口的谭战，“谭大哥，你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暗中有这么多人？”

刻意的提高了声音，童瞳显得有些的愤怒，然后直接的转身回头准备离开，谭战依旧没有开口，可是白贤却走了出来，远远的看着童瞳笑着，他身边董月依旧被人挟持着，一把枪对准了她的额头。

“白贤，你以为用不相干的人就能威胁到我？”童瞳一手拉开车门，看着走过来的白贤，目光扫过四周，浓密的山林，要逃跑有些的难度，“你可以威胁到谭大哥，但是绝对威胁不到我。”

“哦，真的如此吗？那么童小姐要试试吗？”白贤得意的笑了起来，一摆手，身后挟持董月的男人手里的枪用力的抵上了董月的额头，“我只要一开口，可就是一条人命！”

180章节 突然昏厥

这个疯子！童瞳在心里咒骂一声，精致如画的面容上依旧是平静如昔，挑着纤细的眉看着白贤，“你想怎么样？”

比起童瞳的冷静自若，谭战可真的是差太远了！虽然之前因为童瞳一而再的挑衅，白贤很是不喜欢她，可是如今在自己面前，四周都是自己的人，童瞳却已经冷静而平淡，半点没有谭战过来时的那样烦躁和激动，也难怪谭骥炎能看上她。

“想要邀请童小姐去白家做客而已，所以就用了一点小手段，希望童小姐不要介意啊。”白贤朗然的笑着，阴邪的眼中有着得意的神采。

如果董福生这个案子可以安然无事的解决，到时候谭家肯定会接二连三的遭遇打击，所以带走童瞳，白贤倒也不担心谭家敢对自己怎么样，那个时候，谭家只怕是四面楚歌，自顾不暇了，而如果董福生这个案子出了意外，那么童瞳在

自己手里就将是一个人质，是一个保障，虽然这样的可能性并不大，不过白贤还是决定将童瞳带去美国，至于童部长那里，白贤还是愿意交好的。

“那如果我跟你们走了，可是你并不放过谭大哥夫妻，那我不是亏大了。”童瞳不知道谭战的身手如何，不过自保应该可以的，目前最棘手的是被挟持的董月，距离太远，童瞳如果离开了汽车边，即使能救下董月，可是没有汽车，根本就无法离开，而靠着汽车，又不能救人，童瞳忍不住在心里头腹诽，这该死的距离！

“看不出童小姐如此的善良，不过你放心，我不会对谭上校他们做什么的，只要童小姐跟我走，他们自然也就安全了。”白贤再自负，也不会傻到明着将谭战这个军区的人给绑架走，那就等于和整个中国的军方为敌，这样的傻事他是不会做的，所以他只是利用谭战将童瞳骗过来而已。

“那好，我跟你们走，你将人质放了。”一耸肩膀，童瞳倒是大方的答应了，似乎半点不认为这样做有什么危险。

谭战猛然一怔，有些震惊的看着童瞳，四周原本隐匿的人都已经现出了身影，这样危险的境地，即使谭战也有些的担心，可是童瞳却如此的坦然的接受了白贤的条件，只是为了让自己和小月可以离开。

“不，童小姐的身手我可是记忆犹新，没有了人质，只怕人数再多一倍都困不住童小姐。”白贤得意的戳破了童瞳的打算，之前蓝家兄妹之死，白贤可是知道的清楚，虽然当时蓝家兄妹只是利用的工具，可是那么多的好手都拦不下童瞳和谭骥炎，白贤不会盲目的自信就可以这样擒住童瞳。

第一计划流产！童瞳无力的翻了个白眼，然后瞪着小心谨慎的白贤，身手太好果真让他忌惮了，“那你准备怎么办？”说话的同时，童瞳又不动声色的向着白贤走近了几步。

“我这里准备了药剂，童小姐会昏迷一段时间，这样大家都安心，毕竟在直升机上，如果童小姐做了什么，那可是机毁人亡的危险。”白贤自然不会让童瞳这样一个危险而强大的存在留在身边，所以他早一步准备好了药剂，注射到身体里之后，可以让人昏迷二十四小时，强大的药性，白贤才可以真正的放心。

“不行，我拒绝一切药物。”几乎没有任何的思考，童瞳就直言拒绝了，肚子里已经有了孩子，天知道这药剂是什么成分。

“那童小姐就不担心我要了人质的性命吗？”白贤笑容垮了下来，冷着嗓音，阴鸷的目光盯着童瞳，这么多年来，童瞳是第一个总是一而再忤逆他的人，这也是白贤为什么要将童瞳带走的另一个原因！他要让童瞳知道有些人是不能得罪的，等到了美国，到了自己的地盘，自己倒要看看童瞳还有没有胆子敢拒绝自己，忤逆自己。

“我绝对不会拿肚子里的孩子胡闹的，所以这个要求我是不可能答应的！”该坚持的时候必须要坚持，童瞳清澈的目光冷了几分，让原本看起来柔和宁静的面容隐隐的透露出一股肃杀的寒意，这也是谈判的一种策略，如果一味的退步，那么就会失去对整个局面的控制。

而一开始，谭战如果也和童瞳这般，那么事情也就不会变成如今这样，而白贤也是太过于自信，童瞳下车之后，他就密切的注意着童瞳的一举一动，自然没有发觉到童瞳在推开车门的那一瞬间，就发现了不对劲，已经拨通了谭骥炎的电话。

局面显得紧绷而僵持，童瞳的态度很是明确，让白贤明白即使鱼死网破，她也不可能真的接受药剂的注射，可是如果这样，即使用手铐将童瞳铐住，白贤也是不放心的，毕竟童瞳的身手太过于厉害，凌厉的几乎不像是人，更像是从地狱里走出来的血色罗刹。

白贤不得不让步，因为童瞳的态度太过于坚决，让他明白如果强求，童瞳只会开车离开，白贤拍了拍手，朗声的笑着，“那好吧，竟然童小姐有着不得已的理由，那么我也不强求，就让谭夫人陪着我们走一趟。”

谭战脸色一变，可是董月被胶带封住了嘴巴，太阳穴处依旧抵着一把手枪，让谭站即使担心又愤怒，却也无可奈何，唯恐一不小心伤到了董月。

“我没意见。”童瞳耸了耸肩膀，算是答应下白贤这个折中的条件，步子再次向着前面挪移了些许，而正高兴的白贤也很是满意。

可是笑容还不曾维系到三秒钟，童瞳身影突然之间宛若猎豹一般的发起了攻击，擒贼先擒王！尤其是在目前被白贤的人团团围住，董月又被抓的情况之下，童瞳这样突如其来的动作，不要说其他人没有防备，就连白贤也没有考虑到。

其实童瞳和白贤之间距离还是有些大的，可是凭借着凌厉的身影，宛若疾风一般，白贤的手枪还没有掏出来，却已经被童瞳给袭击到了。

“不要动！”四周是咔嚓咔嚓子弹上膛的声音，差不多是同一时间，所有人都将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童瞳，可是将白贤抵在身前当盾牌，童瞳一手卡在了白贤的脖子上，一手夺下了他手里的枪，冰冷而肃杀的眼神，寒的没有温度，让人一眼看去，如同看见了死神一般，而这样的童瞳，也让人不由自主的感觉到了惧怕，她真的会杀人的！

“童小姐，不要忘记了我们手里还有人质！”白贤最得力的下属大声的开口，谁也没有想到这样的局面里，童瞳竟然敢如此的铤而走险，可是如今白贤被擒，男人一手粗暴的抓住了董月的头发，直接拔枪抵着董月的额头，“童小姐，你准备怎么做？”

“很简单，一人换一人！”童瞳嘴角噙着笑，可是这样清寒的冷笑愈加的让人感觉到惊恐，视线扫了一眼四周，抓着白贤的手腕突然用力的一个反扭，咔嚓一声，骨头错开的声音不大，却已经让白贤痛的狰狞了脸，可是脖子还在童瞳的掌控之下，白贤虽然恨到极致，却也只能忍着痛，对于童瞳这样的高手而言，白贤知道，即使她徒手也可以瞬间扭断自己的脖子。

“家主！”男人看着白贤那被错位的手骨，不由愤怒的瞪着童瞳，几乎在同时想要在董月的身上也留下一个枪孔。

“我的人质可是白家的家主，如果你手里抓的是谭骥炎，我或许还会屈服一下，可是这只是谭大哥的妻子，和我而言并没有太大的关系，所以你最好三思而行！”童瞳的声音不大，甚至还笑眯眯的弯了眼睛，语调轻快，“一人换一人，已经是你们划算了，要不就鱼死网破，大家一命换一命！”

如果是其他人说这样的话，或者这样威胁，也许会被当成是虚张声势，可是在童瞳突然迅速的擒住了白贤，又冷血无情的直接扭断了他的手一只手，她那平淡的语调却也让人感觉到毛骨悚然的嗜血和阴狠，一个看起来精致美丽的人，突然之间化身卫嗜血修罗，更让人感觉到恐惧和震慑。

“好，一人换一人！”男人看了看白贤，答应下了童瞳的要求，亲自押着董月向着童瞳这边走了过来，也小心翼翼的戒备着，四周的下属因为白贤被擒住，自然也都将枪口依旧对准着童瞳。

童瞳将从白贤手里夺下的手枪抵在了白贤身后，对着谭战使了个眼神，也一起向着童瞳的汽车退了过去。

交换人质，其实童瞳并不是什么善男信女，她手上也曾经收割了不少人命，所以即使答应了交换人质，可是童瞳也不傻，真的交换了人质，那么在白家这么多人的围堵之下，即使有了汽车也不可能真的安全离开，所以童瞳是打算在换回董月的那一瞬间，再次出手将白贤第二次擒住，然后带他一起上车离开。

至于诚实守信什么的，对于童瞳而言那是需要看场合的，而且谭骥炎应该已经在追查自己的下落了，所以只要安全的离开山里，就安全了。

谭战心里有些的五味杂陈，虽然说是因为董月被挟持，所以他才被逼迫的打了电话，将童瞳诱骗过来，可是能瞒得住其他人，却瞒不住自己，那一刻，自己是怨恨的，也有想要报复的私心，而是看着童瞳用一己之力在救董月，谭战突然很想给自己一巴掌。

童瞳的枪法很准，所以站在车门前，童瞳完全可以在白家的人算计开枪之前先射杀了白贤，这也是她敢交换人质的保障。

一步一步，白贤向着自己的下属这边走了过去，董月向着汽车走了过来，谭战也已经站在后座车门边防守着，白贤的右手被童瞳拧断了，所以就不需要担心他会突然发难，再次挟持董月。

在董月靠近的那一瞬间，童瞳快速的抓住了她的胳膊，用力的将人给拽了回来，推到谭战身边，然后刚准备抢步上前，可是暗中，一颗子弹咻的一声射了过来，挡住了童瞳的身影。

该死的，狙击手！童瞳放弃了再次挟持白贤的举动，身影迅速的回身，啪的一声关上车门，子弹立刻打到了车门上，童瞳开的车是从童啸送的，特制防弹的车身，让童瞳才敢如此的有恃无恐。

加油门，调转方向盘，汽车发动机如同野兽一般发出巨大的声音，外面是飞射而来的子弹，可是牢固的车身给车子里的人提供了完全安全的场所。

“给我追！”白贤愤怒的咆哮着，人几乎有些的疯狂，明明是胜券在握，可是却再一次的被童瞳给逃走不说，还扭断了自己的手。

童瞳的车技非常好，而且车子的性能也是一流，即使在山间的马路上，坑洼不平里，也丝毫不减车速，稳而快，瞄了一眼后车镜，四五辆汽车追了过来。

白贤之前说直升机离开，可是在别墅那边并没有看见直升机，所以直升机一定在其他的地方，童瞳快速的思考着，这里是山区，刚刚来之前还远远的看见个一个村子，白贤既然敢将直升机放在山里的其他地方，这就说明这一片都是他的地盘，该死的，不好！

嘎吱一声，童瞳一脚踩住了刹车，汽车轮胎剧烈侧摩擦着地面，带起一阵烟尘，后座的谭战一把抱住差一点因为惯性而甩出去的董月，“怎么了？”

谭战是不明白童瞳为什么突然停车，她的车速很快，只要开出去，就能避开白贤的人，也就是安全了，可是童瞳为什么突然停了车。

“下车，进山！”童瞳快速的开口，从车里拿出手枪丢给了身后的谭战，自己也快速的将几个弹夹收了起来，“这里都是白贤的地方，前面路口只怕已经被封住了。”

所以继续开下去，只可能被前后夹击，直接被抓，所以童瞳果断的停了下来弃车进山，这样白贤他们即使人多，却也只能跟着进山，这样反而更加安全一点，更何况谭骥炎这边应该已经行动了，所以只要拖延之间，直到谭骥炎带人找过来就可以了。

虽然白贤不知道童瞳为什么肯定前面的路口被封住了，可是却也容不得他多想，快速的和董月也下了快，蹿向了一旁的树林，大步的向着山里快速的跑了过去。

这一片山林异常的茂盛，藤蔓荆棘密布着，几乎封住了路，童瞳再次肯定，这片山只怕都是白贤所有，所以常年没有人进山伐木，这才导致山林里的大树如此的茁壮，而山里甚至没有一条可以选择的路，只能在荆棘里穿梭。

董月只是普通人，身体太弱，这样的山区，穿着高跟鞋，直接拖延了童瞳和谭战的速度，“啊！”在董月第三次摔倒之后，谭战心疼的将她拉了起来，荆棘划破了她的双腿，脸上也有四五道被荆棘给拉出的口子。

“你先走吧，不用管我们！”谭站不知道该如何面对童瞳，这个时候，谭战只知道自己不给拖累童瞳，她的身手谭战看到了，如果是一个人先离开，白贤的人只怕根本就抓不到她的。

“一起走，快一点。”童瞳不解的看着谭战，这样的时候，自己怎么可能先逃。

身后脚步声和吆喝声大了起来，谭战突然猛的跌在了地上，一手痛苦的捂住小腿，汩汩的鲜血从指缝里流淌出来，却是被身后开枪射过来的流弹给打伤了腿，让原本就不快的速度再一次的停滞下来。

谭骥炎再不来就真的迟了！童瞳用匕首在衣摆下划了一下，撕下一段布条，然后直接将谭战受伤的腿给扎紧止血。

而这样一耽搁，后面的追兵却已经过来了，“你们先走！”童瞳直接向着来时的方向再次的掠了过去，而十多个追赶的大汉手里一手拿着木棍，一手拿着枪，原本木棍是用来开路的，这会看到童瞳之后，倏地一下，十多人几乎同时向着童瞳攻击而来，挥舞着手里粗壮的棍子，毕竟白贤交代下来，童瞳绝对不能死，否则白贤就等于和童啸为敌。

这里是灌木林，让童瞳的行动受了阻滞，到处都是横生的荆棘和藤蔓，而近距离之下，手枪失去了作用，十个人同时挥舞着木棍围攻，让童瞳防守的同时却没有办法进行有效的攻击。

砰的一声！又是一颗子弹险险的从身边擦过，童瞳警觉的向着地上一滚，躲避开了狙击手的子弹，可是身后一根木棍在瞬间狠狠的砸到了童瞳的后背上，痛的童瞳只感觉一口血腥从喉咙里冲了出来，滚在地上的身体一个踉跄扎到了灌木丛里。

狙击手！喘息着，吐出口中的血腥涂抹，童瞳再次防备起来，可是这个树林太大，暗中也是一流的狙击手，童瞳根本无法判断狙击手藏身在什么地方，如此的局面，即使童瞳身手再好，面对狙击手，也只有被动。

“童小姐，你还是束手就擒吧，你能逃得了狙击手的枪口吗？”白贤缓步的走了过来，危险的眯着眼，笑的张狂而得意，尤其是看到童瞳一身的狼狈，脸上在刚刚被荆棘给划破了三道口子，虽然伤口小的可以忽略，不过在白皙柔嫩的脸颊上，这样三道常常的血痕倒显得非常的醒目，彻底愉悦了一直受挫的白贤。

童瞳丢了手里的手枪，狙击手的子弹可不是好玩的，弄不好就真的丧命了，所以童瞳非常识时务的将手枪丢了，站起身来，直接投降。

“不要用手铐。”制止了上前的手下，白贤看了一眼四周，手指了过去，“用这个。”手铐这样对普通人有用的禁锢工具，对于童瞳估计徒手开手套就和吃饭喝水一样简单，所以白贤宁愿用最原始的办法。

双手被扭在了身后，砍下的藤蔓牢牢的将童瞳的双手从手臂上方开始一圈一圈的捆了起来，勒的太用力，瞬间双手就因为血液不循环而有些的僵硬麻木了。

童瞳不紧不慢的跟在白贤身后，前面和后面各有十来个白家的保镖，至少目前没有生命安全，还有暗中的狙击手一直都没有看见身影，不将狙击手先给解决了，童瞳不认为自己有可能逃出去。

走了十多分钟，在山里看似乱窜着，但是确实有规律的行走，然后终于在一处山洞前停了下来，白贤的手下先是将山洞前面的藤蔓灌木给拨开，露出黑色的山洞，一行人又走了进去。

又是来十分钟，出了山洞之后，童瞳也是愣了一下，眼前豁然开朗，竟然还有三幢小木屋隐匿在这个山洞出口处的平坦地面上。

而谭战也被擒住了，双手被绑住，脸上还有淤青的伤痕，想必也是激烈的反抗过，可是没有看到董月的身影，这让童瞳有些的震惊，不过谭战虽然有些的狼狈，可是眼中并没有什么悲痛之色，所以童瞳推测应该是逃亡的过程里，谭战引开了追兵，让董月躲了起来。

“你没事吧？”谭战目光复杂的看着童瞳，如果不是自己将人引了过来，她不会被抓，如果不是自己和小月拖累了逃离的速度，以童瞳的身手早已经先走了吧。

“没事。”童瞳摇了摇头，神色倒是平静，可是背后被木棍给狠狠的砸了一下，很痛，让童瞳稍微动一下身体，就感觉后背那抽搐的剧痛，脸色也苍白了几分，身上已经被冷汗湿透了。

童瞳看了看四周，十来个人持枪戒备着，白贤进了木屋，想必是去包扎被折断的手腕了，童瞳目光下移了几分，不动声色的扫过其中两个男人脚踝处微微的凸起，那里应该是别着匕首，还有几个人是将匕首别在了腰间，这样一来要砍断绑缚手腕的藤条就有机会了，可是让童瞳忌惮的是一直在暗中没有出现过的狙击手。

而且谭大哥腿上中了一枪，子弹还留在身体里，虽然之前童瞳简单的包扎了一下，可是那鲜血已经湿透了布条，不过血流的不是很快，没有伤到动脉，但是要离开还是有些的棘手。

等了许久之后，木屋的门打开，白贤走了出来，童瞳似乎受到惊吓一般，身体突然的一个先后踉跄，见识到了童瞳的身手，在场所有人都戒备起来。

童瞳的失态似乎只是一瞬间的事情，而谁也没有察觉到，童瞳刚刚后退时是故意撞到身后的男人，被绑在身后的双手不动声色的将他腰间的匕首顺了过来，童瞳拍晒，所以穿的是深蓝色长袖的衣服，在匕首到手的那一刹那，童瞳指尖一动，匕首被推进了袖子里，为了不让匕首掉下来，所以童瞳只能合拢了被绑住的双手，而锋利的刀刃就被握在了掌心里。

这样耽搁了一些时间，白贤右手被扭断的骨头已经合上了，此刻动了动恢复的手腕，白贤原本是想要不动声色的离开北京，可是如今，时间被耽搁了，而且董月下落不明，小心谨慎之下，白贤感觉搭乘直升机已经不够安全了，所以还是决定先去市区躲避一段时间，然后再离开。

留下了三个人看着谭战，白贤带着余下的人押着童瞳离开，还是山路，比起之前那些完全看不出道路，荆棘丛生的茂盛林子，这边倒是有一条隐秘的路可以通往山外，那里有个旧仓库，原本是林业局的，后来这片山林成了白贤的产业之后，白贤明着依旧将那里当成仓库，暗着却是一个小型的基地，有一些军火，也有交通工具，白贤就是准备从北面仓库那边离开，和之前童瞳来的南面入口，根本是相反的两个方向。

谭骥炎应该不至于那么笨吧！以为白贤会从南面那离开，童瞳双脚一高一低的在林子里走着，那匕首竟然是双刃的，所以攥在掌心里，让童瞳的手已经血肉模糊的被割伤了，让童瞳唯一庆幸的是虽然后背很瞳，掌心也很痛，不过肚子倒一点都不痛。

低头瞅了瞅自己已经看不出什么的肚子，对于胎教问题，童瞳已经不抱有希望了，只希望九个月之后，生出来的不要是个暴力分子。

走了一个多小时，童瞳是真的不抱有希望了，谭骥炎肯定来了，不过肯定是从南边那边入口来的，估计这会还在山里打转，等他找到北面的出口，自己只怕都离开北京去美国了。

要自救了！踮了一下脚看着山脚下那个仓库，最多还有十分钟的路程，童瞳再次庆幸因为肚子里的孩子，她不但穿了长袖的宽松的衣服，而且袖口过长过大之下，将她满是鲜血的手给遮挡住了，也让童瞳可以不动声色的割着绑着双手的藤蔓。

砰的一声！当狙击手的子弹再次飞射而来时，童瞳是准备自己行动的，毕竟这会已经到了仓库这里，即使白贤人再多，抢到了车子就有希望，可是童瞳刚攥紧手里的匕首，狙击手的子弹再次的席卷而来，只是这一次不再是将枪口对着自己。

秦清！脑后里浮现出秦清那一张冷漠如霜的脸，童瞳趁乱神夜身影快速的向着大树后躲了过去，而枪战在狙击手的子弹之后立刻激烈的展开，因为太过于突然，打的白贤和他一众下属根本没有防备，只有挨打的份。

没有了手枪，匕首已经割断了藤蔓，枪战里，到处都是飞射的子弹，童瞳没有那么傻的出去，不被白贤的人打到，估计被来救自己的人打到都有可能，而因为暗中有秦清这个狙击手，所以白贤这边的狙击手一直都没有动，秦清也没有再开枪，似乎两个隐匿在暗中的狙击手都在默默的对峙着，等待猎杀对方的那一刻。

白贤根本没有想到会在北面仓库这边被狙击，对方而且还是埋伏着，所以局势在一瞬间就变了，白贤立刻知道大势已去，带着身后的属下，且战且退着向着山林里再次的返回。

十多分钟之后。

“谭副市长，果真神速！”白贤停下脚步，看着追过来的谭骥炎，白贤这边没有下属跟着，而谭骥炎也只是一个人，这是一直以来斗智斗勇之后，第一次两个人这样武力的对决。

“知道为什么会让你在北京嚣张这么久吗？”谭骥炎还是一身笔挺的黑色西装，阴暗的树林里，峻寒冷酷的面容上表情漠然，抬起手慢条斯理的解开西装脱了下来丢在了地上，然后又解开了几粒衬衫扣子，再将袖扣卷了起来，让总是严肃冷厉的谭骥炎看起来显得有些的狂野不羁。

“谭副市长，随便动了我，那些在美国的华人只怕会不好过，大使馆那边想必已经有些机密情况都汇报给中央了吧？”张狂的笑了起来，白贤得意的看着谭骥炎，白家在美国的势力很大，唐人帮和当地的黑帮虽然说井水不犯河水，可是也是相安无事，而白贤和美国政府也是关系密切。

如果谭骥炎做绝了，白贤完全可以利用自己在美国的势力，通过大使馆给北京这边施压，这也是为什么白贤有恃无恐的原因，因为他笃定了谭骥炎不敢轻易的动自己。

“不错。”对上白贤的张狂的笑容，谭骥炎倒也没有否认，这的确也是对付白贤时最棘手的一个问题，可是冷沉凤眸里有着寒光一闪而过，“和美国政府有关系的是白家，是唐人帮，至于白家的家主是谁，那就无所谓了。”谭骥炎！“陡然之间暴怒起来，白贤突然想到了什么，神色阴冷的一狠，动了动之前被童瞳扭伤的手腕，然后目光毒辣的向着谭骥炎发起了猛烈的攻击。

谭骥炎瞄过白贤手里的利刃，黑眸冷沉的下来，身影陡然之间一动，一脚踢起地上的碎石和泥土，滞缓了白贤动作的那一瞬间，反手捡起地上的一根手腕粗的木棍。

虽然第一波攻击停顿了瞬间，可是白贤也是黑帮出身，抬手挡下袭面而来的土石之后，再次向着谭骥炎攻了过去，匕首和木棍撞击在了一起，而真正瑞士打造的军刀，刀锋凌厉，直接将谭骥炎手里的木棍砍成了两截。

而趁着这个机会，白贤手腕一动，利刃换了方向向着谭骥炎的胸口刺了过去，而在武器上失礼的谭骥炎，并没有任何的神色变化，被砍断的木棍再次握紧在手里，左右开弓，迅速的击向白贤的手肘，阻挡他攻击的招式。

虽然知道谭骥炎厉害，否则这么年轻就不可能爬到这样的高位，可是白贤却没有想到谭骥炎的身手也是如此的了得，反应迅速，让来不及躲闪的白贤，只感觉手肘剧烈一痛，骨头似乎都要被敲碎了一般，刺向谭骥炎胸口的动作也就停了下来。

而丝毫不给白贤喘息的机会，谭骥炎左手的木棍再次袭击想白贤的颈部，接二连三的受挫，白贤身体猛然的向后退了好几步，阴狠着眼睛死死的盯着谭骥炎，出手如此狠绝的男人，果真是个劲敌！

打斗在继续，可是却似乎是谭骥炎单方面的殴打白贤，白贤一直自诩身手了得，否则在美国这样的地方，即使在唐人帮，没有一流的身手也是很难立足的，可是此刻，他却被谭骥炎攻击的没有还手之地，或许说，谭骥炎每一次攻击的杀招，白贤都险险的躲避过去了，可是这样反而让白贤身上伤口越来越多，虽然都是皮肉伤，可是头破血流，加上脸上被木棍抽打出来的乌青，破裂的嘴角，却显得愈加的狼狈，只是依旧没有生命危险。

白贤粗重的喘息着，对于每一次躲避开谭骥炎的杀招，白贤认为是自己这么多年来锻炼来的能力，让他可以避开最致命的危险，却根本没有想过，此刻冷酷如同阎王的谭骥炎，狭长的凤眸里都是冷血和绝情，他如果想要杀了白贤，易如反掌，只是这样做，或许是为了报复吧，一次又一次将白贤击打，然后殴打，却不要他的命。

暗中，白贤这边的狙击手终于过来了，子弹之下，谭骥炎不得不放弃了攻击，转而寻找躲避的地方，而白贤也终于得到了喘息的机会，顾不得仪态，直接乱晃而逃，有了狙击手的掩护，白贤终于可以逃走，而谭骥炎也不敢轻举妄动。”放走了？“片刻之后，谭骥炎悠然的从树后走了出来，还是冷沉的峻脸，弯下腰捡起了地上的西装，半点看不出刚刚他进行了激烈的打斗。”对方中了一枪。“秦清还是冷若冰霜，只是那清寒的目光在谭骥炎身上停留了片刻，然后又漠

然的移开视线，秦清没有想到谭骥炎竟然有着这样凌厉的身手，虽然比一定有自己这样的水平，但是也绝对算是一个高手，否则白贤不会被打成那样。

谭骥炎和秦清一起向着山下的仓库走了过去，搜寻了一圈没有看到童瞳的身影，这让谭骥炎沉了一下脸，”小瞳呢？“”谭长官送童小姐去医院了，童小姐手受伤了需要止血！“一个下属快速的跑了过来向着谭骥炎回禀着，虽然目前是完胜的局面，白贤的手下都被歼灭了，除了特意放走的白贤和那个中了一枪的狙击手，可是下属却感觉谭骥炎的脸色似乎很可怕，即使是一个军人，这会也感觉到一股毛骨悚然。

没有再开口，谭骥炎直接打开一旁的车门，秦清也做到了副驾驶的位置上，她虽然易了妆容，不过还是不引起注意为好。

汽车飞驰的向着军区医院开了过去，谭景御瞄着童瞳那根本止不住血的双手，一想到自家二哥那要杀人的目光，不由的抱怨，”小丫头，你只需要好好的待着，等我和二哥来救就好了，乱跑什么，看吧，伤了手，一会二哥那脸肯定黑的能刮下一层锅灰来！“”谁让你们太慢了！“童瞳有些的晕眩，后背那一棍子打的太狠，童瞳知道肯定是内伤了，而双手被匕首割伤了，血肉模糊之下，失血太多，让童瞳感觉眼前一阵一阵的黑暗，身上也是被冷汗湿透了，唯一的是腹部除了有点饥饿的感觉之外，没有什么不适。”从接到你电话，到现在才一个多小时，小丫头，你当我们是天兵天将那，这已经是神速了！“谭景御冷哼一声，对于军方这么快的行动还是很不错的，当然如果不是自家二哥笃定白贤不会从入口离开，谭景御也想不到利用军事卫星检查这一片树林，然后发现了北面仓库这边的出口，那就真和小丫头失之交臂的错开了。”谭三哥，你很吵，还有我睡一会。“童瞳嘀咕一声，身体软了下来，眼前一黑的陷入了黑暗之中，果真有了孩子之后，身体还真的弱了很多。”睡吧睡吧，我都快忘记你是准妈妈了。“谭景御只当童瞳是累到了，毕竟在山里估计也折腾了两个多小时，而且双手还流了这么多血，都止不住，只能去医院。

谭景御将车子的空调开高了一点，瞄了一眼靠着副驾驶睡着的童瞳，忽然猛的睁大眼睛，自己怎么忘记了小丫头那强悍的身手，手上这一点伤，虽然看起来血肉模糊，可是不至于让小丫头累倒睡着啊？”小丫头？小丫头，醒醒！“心怦怦的跳的厉害，谭景御这辈子都没有这么怕过，真的，即使知道沐放离开的时候，谭景御也没有这么紧绷过，连喊了几声，甚至推了推童瞳的肩膀，却已经明白她不是使者了，而是昏厥过去了，二哥一定会宰了自己的！

油门已经加到了最大，谭景御颤抖的拨通了谭骥炎的电话，声音有些的发抖，”二哥，小丫头晕过去了。“

电话另一头除了呼吸声瞬间重了一些之后，然后就是电话挂断的声音，谭景御也直接丢了手机，专注的看着前面的道路，只期望着可以尽快赶到医院，否则天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181章节 不能用药

军区医院。

谭景御的车子一停了下来，欧阳明已经带着护士快速的将童瞳放到了手术推车上，将人带进医院进行检查，童瞳是真的昏厥了，从谭景御发觉到现在被推走，都没有再醒过来。

“童部长……”结巴着，谭景御原本以为自家二哥那一张阎王脸已经够恐怖了，可是对上手术门口童啸那敛了笑意，显得肃穆凛冽的脸庞，一阵强大的震慑感觉铺天盖地的席卷而来，让谭景御声音发抖不说，双腿也有些的打颤。

童啸只是漠然的看了谭景御一眼，然后在一旁的长椅上坐了下来，目光盯着眼前的手术室的红灯，多年之前，当他将小瞳从那个满是血腥的山洞带出来的时候，他也是这样坐在手术室外面等候着，转眼已经快二十年了。

童啸不开口，可是谭景御也知道这是因为自家二哥没有保护好小丫头，让人受伤昏迷了，可是这和自己没有关系啊，接到二哥的电话，自己可是立刻就准备了最精英的下属去救人了，童部长可不可以不要浑身散发着冷意。

等了几分钟之后。

走廊外有着脚步声传来，谭景御快速的回头看了一眼过来的谭骥炎，与其被童部长这样不言不语的冷意冰冻着，谭景御无比希望看到前来解围的谭骥炎，反正冤有头，债有主，童部长要怪就怪二哥吧，自己真的只是个打酱油的，特无辜。

谭骥炎脸色也不是很好，肃杀着峻脸，凤眸沉寂着看了一眼手术室，然后站在一旁，和童啸并没有开口，这个时候，谭骥炎没有办法向童啸解释什么，他更担心的是昏厥的童瞳，在知道童瞳安全的消息之前，谭骥炎整个人身上的冷意比起童啸更甚三分。

关曜没有参与这一次的行动，谭骥炎行动的时候，他刚好回了刑侦处，所以等接到消息过来时，童瞳已经进了手术室，秦清也沉默的站在一旁，不发一言着，她知道童瞳的身手，而童瞳突然昏厥，这样秦清也有些的担心，毕竟童瞳之前被抓了，人昏厥了，就不知道有没有被注射什么药物，而且她还怀了孩子，如果出了什么意外，秦清看了一眼漠然着峻脸，宛若雕像一般站立的谭骥炎，如果童瞳真的出了什么意外，这个男人只怕会疯掉。

其实从谭骥炎接到童瞳电话的时候，并没有听到太多的信息，只知道她被白贤给抓到了，然后就是枪声，手机掉在了树林里，之后的事情谭骥炎也不清楚，不过目前童瞳的安全是最为重要的。

谭战腿上的子弹被取了出来，手术一个小时也就结束了，此刻，坐在轮椅上，是董月推着他过来的，因为之后谭战也是被留在了木屋那边，所以也无法知道童瞳为什么会受伤昏厥。

“骥炎，童部长。”谭战是愧疚的，因为他一时的想不开，差一点害了自己和小月不说，甚至还害了童瞳，这个老实沉默的男人，此刻低着头，脸上是深深的自责。

“我希望谭上校可以说清楚到底是什么回事？”沉默了许久的童啸终于开口，清澈的目光却带着看透人心的锐利和凌

厉。

童瞳的身手童啸自然清楚，他的女儿虽然在行动组这么多年，看起来有些的单纯，可是真的要想要伤到童瞳，童啸还不认为白贤有那个能力，可是童瞳却出现在那样的地方，甚至甩开了暗中保护她的人，谭战和董月也在同一个地方，童啸虽然不知道具体发生过了什么事情，可是却已经有了大致的推测和判断。

谭骥炎却丝毫如同根本没有听到童啸的问话，也没有注意到谭战和董月的到来，他所有的精神和注意力依旧停留在亮着红灯的手术室里。

带着愧疚和自责，谭战缓缓的将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的说了出来，如果不是他利用母亲的死，让童瞳过来，那么这一切就不会发生了。

“简直胡闹！”刚过来的谭老爷子正好听到了谭战的解释，气恼的将拐杖在地板上捣的咚咚响，满脸怒火的咆哮着，恨铁不成钢的看着低着头，坐在轮椅上的谭战，“以前的事不说，那个丫头是骥炎的妻子，肚子里还有你的亲侄子，你竟然将她引到白贤那里，谭战，你的脑子是进水了吗？”

谭老爷子怒不可遏着，不仅仅是因为谭战让童瞳遇险，也是因为谭战还在意阮菁的死，甚至因此要报复童瞳，这样一来，谭老爷子明白以谭骥炎的护短，这件事即使不会闹得兄弟失和，但是从此之后，只怕也是形容陌路，而这也是谭老爷子最不愿意看到的一幕，他们都是谭家的子孙，身上流淌着谭家的血液，就该团结一致，共同进退。

“这里是医院，老爷子要教训子孙还请回到谭家。”童啸何其精明，听到谭战的话，就已经明白了事情的经过，而这件事，童啸的确无法原谅谭战。

即使抛开当年苗晓意的死亡，阮菁被杀那也是一命换一命，罪有应得，而套用谭老爷子的话，不管是因为什么，谭战都不该将童瞳引到白贤这里，当时白贤如果真的要杀童瞳，不但暗中有狙击手，还有那么多白贤的下属，枪林弹雨里，很有可能就是一尸两命。

谭战无法为自己辩解，即使当时董月被抓了，可是他无法为自己开脱，因为当时，那一刻，他是真的怨恨童瞳，虽然之后就后悔了，可是事情已经发生了，后悔已经太迟了。

欧阳明先给童瞳的受伤的伤口清理消炎之后，左右手都缝了八针，童瞳如果被注射了什么，她肯定会在清醒的时候告诉谭骥炎，如同那一次看守所事件时，她已经记得将注射的针筒带出来，可是为了安全，欧阳明还是取了血液化验。

而童瞳后背的瘀伤在经过x光片之后，虽然没有伤到内脏器官和肋骨，不过重击的力度过大，欧阳明判断这也是造成童瞳昏厥的原因，妇产科的医生也过来了，孩子很安全，这让欧阳明也松了一口气，可是随后妇产科医生的话却又让欧阳明脸色沉重起来。

推开手术室的门，门外等候的一众人立刻走了过来，都将担心而焦急的目光看向欧阳明，童瞳虽然看起来轻轻瘦瘦的一个人，可是她那诡异的身手让人几乎都不敢相信这是人类，而这么强大的一个人突然昏厥，就更让人担心了。

“我已经检查过了，小瞳没有什么问题，后背有一道瘀伤，打的很重，造成了内伤淤血，估计也导致了昏迷。”欧阳明拿下医用口罩，向着大家解释了一下童瞳目前的情况，“手上的伤口已经缝合了，没有伤口经脉，所以看起来很严重，好好调养，之后锻炼，不会有什么大碍。”

“还有呢？”童啸和欧阳明是几十年的朋友，此刻，手术室里躺着的是自己的女儿，童啸看了一眼欧阳明，虽然还很是冷静，可是童啸从欧阳明的脸色里看出了不对劲，心也在瞬间拎了起来，这样的担心和不安，只是一个父亲对女儿的担忧。

“小瞳有了孩子。”欧阳明话一出，包括谭骥炎在内，所有人的脸色倏地一变，谭战更是脸上血色尽褪，而总是盛气凌人，威严的谭老爷子也是后退了一步，那个是谭家的子孙。

“孩子也没事！”欧阳明不得不加重了语调，有些无奈的看着眼前的众人，自己话还没有说完，“可是事情就有些的棘手了，小瞳有了孩子，不能服药，这样会造成胎儿的畸形，可是小瞳的内伤，还有手掌的伤口，如果不服药，只怕会高烧。”

高烧不退的结果，那么很有可能将一个人活活的拖垮，然后引起身体的病弱，导致其他病症的发生，可是如果服药，对肚子里的胎儿而言，将是一个莫大的危险。

所有人都沉默着，这是一个无法选择的问题，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如果有任何一方出了什么事，那对在场所有的人而言都将是一个莫大的伤害，而受伤最重的只怕就是童瞳了。

童瞳转到病房之后，包括谭骥炎在内，所有谭家的人都被童啸直接拒之门外了，秦清看了一眼童瞳，然后和关曜一起离开了，毕竟这也算是家务事，不管是秦清还是关曜都无法插足，谭景御也是一个头两个大，直接跟着秦清和关曜走了。

“爷爷，骥炎，对不起，都是我的错。”病房里，谭战的腿被子弹射中，虽然已经将子弹挖了出来，不过还是要修养两个星期，而此刻，谭战是真的后悔了，那个时候，自己怎么就那么犯浑，就因为一时没有想开，如今造成了这样无法挽回的伤害。

“道歉有什么用？当时你做什么去了！”谭老爷子依旧气愤难平，比起阮菁，其实谭老爷子更喜欢童瞳，当年苗晓意的死亡，对谭老爷子而言也是一个心结，如果当初他告诉了童啸这个消息，或许一切都不会发生了，而对于阮菁的吃里扒外，和外人勾结，谭老爷子如果不是看在她是三个孩子母亲的份上，是谭国华妻子的分子，谭老爷子都要亲手收拾了阮菁。

而童瞳枪杀了阮菁，或许也是一报还一报吧，二十年前，阮菁有意的害死了苗晓意，让四岁的童瞳被童啸忍痛送去

了国安部，之后父女两人形同陌路，如今一切都过去了，谭老爷子也感觉谭家终于太平了，却没有想到最让自己放心的大孙子谭战竟然会这么糊涂，不但被白贤给威胁了，甚至还连累了童瞳。

“爷爷，骥炎，都是我不好，如果我没有被白贤给抓住，谭战也不会糊涂的答应了白贤的威胁。”董月红着眼眶，握着谭战的手，抱歉的向着谭骥炎和谭老爷子道歉着。

那样的情况，董月知道，根本不能怪谭战，自己被他们抓住，枪口抵在额头上，谭战会这么做，都是为了保护自己。

“他不糊涂，他不糊涂会干出这样混账不如的事情？”谭老爷子依旧在气头上，咆哮着，胸口一口气堵的厉害，“小月被白贤抓了，你做什么去了？谭家都是死人吗？你不知道通知我们吗？谭战，你想过没有，如果当时不是那丫头机灵知道受骗了给骥炎打了电话，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如果童瞳被抓去了美国，白贤完全可以和美国政府合作，利用童瞳和童啸的关系，彻底的打垮谭家，而谭老爷子也明白以谭骥炎对童瞳的在意，他甚至真的会因此牺牲谭家，而有了美国政府当靠山，白贤什么事情干不出来。

“爷爷，算了，我去看小瞳。”谭骥炎看了一眼愧疚不已的谭战，峻冷的脸庞沉寂着，犹豫了瞬间，终于还是伸过手拍了一下谭战的肩膀，“大哥，我希望永远不要有下一次。”

谭战猛然一愣的抬起头，可是谭骥炎却已经转过身向着病房门口走了过去，可是谭战明白，这一次，谭骥炎原谅自己的过错了。

谭老爷子这会看到这一幕，也算是消气了，看着谭战，坐到了一旁的椅子上，接过董月递过来的茶水喝了一口，语重心长的开口，“有些事，你不知道，所以你怨恨那丫头杀了你们的母亲，可是谭战，你知道因为那丫头的名字，阮菁做贼心虚，所以她才会那么反对那丫头和骥炎在一起，或许这就是天意啊，当初，你爸喜欢的人苗晓意，如今，阮菁看不得自己的儿子娶了一个和苗晓意女儿一般的女孩，所以她那么的反对，甚至不惜陷害那丫头杀了沈直。”

谭战没有开口，事情他多少知道一点，如今想想，也也算是有点明白，可是一旁董月同样身为女人，却更加的了解，这就是迁怒吧，当初妈痛恨苗阿姨，甚至不惜害死了她，可是到如今，看到骥炎和小瞳在一起，妈心头的那一根弦应该又被碰触到了。

“你妈如果真的就做了这么多，我也不会看不起她，可是当年，她能害死苗晓意，你以为这么多年过去了，阮菁能改恶为善？”谭老爷子讥讽的冷笑一声，眼中有对着阮菁的不屑和轻视，当初自己不喜欢这个媳妇，也是因为经商的阮家，太过于玩弄心机，不择手段，城府太深，只是有了谭战这个孩子之后，谭老爷子看谭国华对阮菁也有一些感情这才答应了他们的婚事。

“妈还做了什么？”谭战并不在北京，而且谭骥炎从小太过于优秀，谭战多少还是有些自卑的，虽然他很想当一个爱护弟弟，保护弟弟的大哥，可是似乎不管是骥炎还是小御，完全不需要自己这个大哥的保护，而且后来，谭战发现骥炎和小御之间似乎更家密切，更像是兄弟一般，小御会和骥炎开玩笑，会赖在骥炎那里住，而自己这个大哥在无形之中却好像被隔离开了，如今，谭战忽然发现自己真的什么都不知道，不明白不清楚，只会怨恨童瞳。

“哼，阮菁做的可不少，看守所那一次，可是差一点害死了那丫头，之后和蓝家合作，竟然让谭亦那小鬼拿着加了汞的药粉放到豆浆牛奶里去，一尸两命这样歹毒的事情也只有阮菁做的出来！”谭老爷子冷哼着，看着脸色苍白一变的谭战，“这些你不知道，也怪不了你，只希望那丫头这一次可以逢凶化吉。”

谭老爷子出了病房，副官和亲卫都一直在一旁等候着，看着谭老爷子过来了，立刻迎了过去。

“小李，你说哪个庙的菩萨灵，我去给那个不安生的丫头拿个平安符回来，有了孩子了，整天都是大祸小祸不断！”谭老爷子突然的开口，他之前从来都不相信这些的，可是这一次，突然就想要去庙里了。

一旁的副官和亲卫都傻眼了，大家对视一眼之后，几乎怀疑是自己听错了，司令怎么可能信这些，可是看着谭老爷子那一脸威严刚毅的面容，谁也不敢多问什么，只等着一会有时间去打听一些哪个庙的平安符比较灵验。

—分隔线—

童瞳昏了两个多小时就饿醒了，挣扎的要坐起身来，结果手一动，碰触到掌心里才缝合的伤口，痛的童瞳直哆嗦，这才发现自己两只手被缝针了，有些的肿，看起来惨不忍睹。

“这么大的人了，也不知道小心一点。”童啸快速的按住了童瞳的那惨不忍睹的小爪子，看到童瞳醒来，担起的心终于放了下来，将童瞳给抱了起来，拿了个枕头放在了她背后，好让童瞳靠的舒服一点。

“爸，谭骥炎呢？”童瞳又瞅了瞅自己每只都缝了八针的爪子，不由的气鼓鼓着脸颊，谭骥炎和自己果真默契不够，他早出现一分钟，自己也不用自救而将手掌给割成这样，结果割的两只手血肉模糊了，终于除去了藤条，枪声响了，童瞳感觉自己特憋屈，欺负人也不带这样的。

“出事了记得找谭骥炎，醒来了就知道谭骥炎。”童啸难得的有些的吃醋，这个女儿，失而复得，恨不能放在身边好好疼爱，可是转眼却就成了人家的了，这让童啸真的舍不得。

虽然过去已经习惯了一个人生活，甚至在得知童瞳任务失败死亡之后，童啸也知道这辈子只能一个人这样过下去，可是却又让他遇到了小瞳，可是身为父亲，自己女儿在最危险的时候，信任的人，联系的人都不是自己，童啸叹息一声，是不是曾经在小瞳的生命里缺失了太久太久，所以这孩子已经无法再向自己求援了。

“我是找谭骥炎算账！”太没有默契了，还心有灵犀？童瞳感觉自己和谭骥炎之间缺少沟通，这会自己醒了，这个罪魁祸首都不在自己身边。

“是要找他算账！”童啸冷然的开口，人交到了谭骥炎手里，可是却让这丫头接二连三的受伤，童啸都开始怀疑自己

看人的目光是不是不准，所以谭骥炎才无法保护童瞳的安全。

“爸，你火气今天很大？”童瞳再神经粗，也感觉到童啸的不对劲，没有了往日的和煦随和，虽然面对自己时，还是带着暖暖的关切笑意，可是提起谭就炎时，童瞳发现童啸非常的有敌意，而被仇视的谭骥炎这会正被罚站在病房外不准进来。

“不是谭战，你今天不会受伤。”童啸心疼的握住童瞳的手腕，看着她的手，后背的淤青虽然擦了药油，可是有些内伤，却又不能服药，只怕没有半个多月都好不了，更不用说如果童瞳发烧了，而且高烧不退的话，那么这个孩子说不定就保不住了。

“那是因为谭大哥的妻子被白贤给抓了，所以他才会将我骗过去的，这是被要挟了，爸，你不可以不讲理哦。”童瞳笑着替谭战解释着，当时那样的情况，童瞳知道谭战也是无可奈何，又怎么可能去责怪他呢，再说白贤还是谭骥炎给招惹回来的。

“谭战那是因为阮菁的死而有些怨恨你。”对于童瞳的简单心思，童啸叹息着，温暖的大手揉了揉她的头，看着童瞳脸上被荆棘划破的伤口，更是心疼，自己的女儿身上到处都是伤。

“这样是应该的啊，阮菁被我枪杀了，谭大哥肯定会有些怨愤的，我感觉谭骥炎这样才有点不太正常。”童瞳不解的睁大眼瞅着童啸，实在不明白他身上这样丝毫不遮掩的怒气从何而来，自己杀了阮菁是事实，不要谭战会怨恨自己，就算谭骥炎真的怨恨自己，童瞳也是可以明白的饿，只是会非常难受而已。

“爸，你说谭骥炎是不是什么都埋在心里，即使怨我也不说，这样长期下来，估计得看心理医生。”童瞳想了想，越来越感觉谭骥炎这样不太正常，阮菁之前做了那么多陷害自己的事情，甚至买凶要杀自己，童瞳都看在谭骥炎的份上不在意了，反正也没有对自己造成真正的伤害，可是当知道苗晓意的死亡是阮菁造成的，童瞳第一次那样愤怒，直接举枪杀手，没有任何的迟疑和后悔。

所以童瞳感觉自己和谭战这样才是正常人，谭骥炎的确有点不太正常，连谭三哥每一次说到这件事，都不知道和自己如何相处，当然童瞳也不知道如何和谭景御相处，虽然大家都知道即使时间倒转回去，结果还是童瞳枪杀了阮菁，可是对于谭景御，他虽然都了解都明白，可是还是一时无法接受童瞳枪杀了自己母亲。

对于童瞳的诡异思维，童啸已经不打算多说了什么，事情都已经发生了，追究什么都太迟了，而且童啸其实也不愿意童瞳去怨恨谭战，不值得，他的女儿如今该幸福的生活，远离这些仇恨是非。

“我肚子饿了。”童瞳摸了摸饿瘪的肚子，从中午开始就还没有吃，这会到下午了，童瞳惨兮兮的瞄了一眼童啸，真的好饿。

脸色原本有些阴霾的童啸也笑了起来，看起来精神很好，希望不会发烧，站起身来，童啸向着门口走了过去，而一直被禁止进来的谭骥炎站在走廊里，看到童啸开门，立刻走了过来，手里拎着热腾腾的食物，这是刚刚听到病房里的说话声，所以谭骥炎让李成去买了送过来的。

“谭骥炎，原来你和我还是有点默契的，快一点，我饿死了。”童瞳笑着对着门口的谭骥炎招手着，动作幅度大了一些，所以童瞳的笑容垮在了脸上，手真的好痛，想来肯定是没用麻醉剂。

童啸回头看了一眼笑靥如花的童瞳，终于侧过身，让谭骥炎进了病房，其实这件事，说起来是谭战的错，和谭骥炎倒真的没有太大的关系，可是因为童瞳受伤了，所以即使理智如童啸也有些的迁怒了。

童瞳两只小爪子都缝针了，所以谭骥炎虽然中午到现在也没有吃，不过还是先喂着童瞳吃饭，之前的孕吐已经好的差不多了，早晨起来还有一点，这会估计是饿惨了，肚子里的孩子也没有力气折腾童瞳了。

“白贤怎么样了？”童瞳含混不清的开口，后背还隐隐作痛，这一棍子，童瞳可都记在了白贤身上。

“应该已经藏身在市区里，找机会回美国。”谭骥炎沉声的开口，幽沉的黑眸眷恋的看着童瞳，那一刻，当接到谭景御的电话，知道童瞳昏厥了，那个时候，谭骥炎只感觉自己的心都停止了跳动。

“逃了？”童瞳猛然的瞪大眼，然后有些失望的瞅着谭骥炎，他带的可都是军方的好手，竟然还让白贤逃走了，而且白贤公然的抓走谭大哥的妻子，这可是绑架罪。

“谭骥炎故意放的。”童啸接过话，这孩子虽然身手极好，可是没有什么心思，看起来谭骥炎这样算无遗策的睿智和精明倒真的很配小瞳这孩子，虽然童啸有些的不甘心。

看着童瞳嚼着饭，表情从疑惑转为了震惊，然后睁大一双眼，好奇的盯着谭骥炎等待答案，谭骥炎又喂了童瞳喝了一口汤，这才沉声的开口，“白贤之所以肆无忌惮，是因为占据着背后美国政府的势力，为了在美的华人华侨，还有唐人帮的势力，所以我们才有所顾忌，让白贤回去，是因为让他和白家其他有野心的人继续斗，而等董福生案子一结束，断掉了白贤在国内的财路和关系网，再加上我在暗中的一些帮忙，白贤很快就会被拉下家主的地位，而新上任的家主不会和我们为敌，这样就不担心在美的华人华侨。”

童童算是听明白了，然后点了点头，看着谭骥炎，感慨无比的开口，“我当时就说和你为敌下场一定惨不忍睹。”谭骥炎有的时候的确狠，而且是属于那种杀人不见血的狠。

如果直接在北京枪杀了白贤，那么唐人帮白家的势力里属于白贤的部分，肯定会仇视谭骥炎，他们拿谭骥炎没有办法，势必会报复到无辜的华人华侨头上，可是谭骥炎这样一做，看似放虎归山，却是让白贤回去和白家人自己斗，属于白贤的势力到时候不是死就是被收复，所以白贤一旦没有了家主的地位，就等于一无所有，对于那样从小要强张狂的白贤，失去了势力，就等于失去了尊严和骄傲，这样比杀了白贤更让他痛苦万分。

虽然说其中的门门道道还是很多的，不过童瞳算是都明白过来了，于是在吃饱喝足之后，动了一下痛的厉害的后

背，然后绷着小脸，盘膝坐在病床上，目光从谭骥炎的脸上转移到了童啸的脸上，“该知道的我都知道了，现在你们可以说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你们干嘛都一个一个皱着眉头，都快能夹死蚊子和苍蝇了。”

不管是童啸还是谭骥炎，都是她身边最为亲密的人，他们虽然脸上看不出多大的变化，可是神色里隐藏的担忧情绪，还是让童瞳给捕捉到了，所以童瞳就不明白了，看起来事情都发展的挺顺利，他们为什么还都藏着心事，神色忧虑。

谭骥炎没有什么食欲，此刻听到童瞳的话，手里的筷子不由的要放下，凤眸里眼神暗沉了几分，更加心疼的凝望着童瞳。

“谭骥炎，吃饭！”童瞳不满的瞪了一眼，他还想胃痛不成?

“嗯。”简单的应了一声，可是谭骥炎却没有再拿起筷子，对上童瞳的视线，“没有什么食欲。”

“谭骥炎，你敢不好好吃饭，明天我就饿你儿子或者女儿！”童瞳挑了挑眉梢，然后小爪子指了指自己的肚子，他敢饿自己男人，自己就敢饿他孩子。

“没个正经！”童啸被童瞳这话给逗笑了，温和俊逸的脸上满是无奈和宠溺之色，小瞳真的变了很多，和之前在行动组里时的小七，几乎像是另外一个人。

谭骥炎那忧心的表情也柔软下来，终究还是要面对的，“小瞳，你知道有了孩子之后，就不能用药了，所以你的伤只能自己痊愈。”

童瞳愣了一下，然后明白过来的点了点头，这一点她是知道的，只是刚刚没有想起来，难怪后背还是这么痛，而且两只缝了针的爪子也痛的厉害，估计什么止痛药，消炎药都不能服用的。

“你们担心我会发烧？”童瞳想了一下，看向谭骥炎和童啸，内伤童瞳自己清楚也明白，没有吃药，估计没有十天半个月肯定好不了，而缝了针的两只可怜爪子，童瞳知道估计会感染发炎，到时候如果引起发烧，又不能吃药，就只能靠身体硬抗下去，若是只是一样还好一点，可是她不但要担心掌心缝针的伤口，还要担心后背造成的内伤，这样就显得凶险一些了。

“不用担心，这点小伤没事的。”童瞳笑着抬起头，亮晶晶着目光，熠熠的小脸上笑靥如花，受伤的爪子不动声色的握了一下谭骥炎的手指头，然后痛的放开，过去那么多危险的时候自己都扛了过去，更不用说如今只是不吃药要抵过受伤带来的炎症，说不定还不发烧呢。

“嗯，我去你欧阳叔叔那里。”童啸没有忽略童瞳刚刚那抓着谭骥炎手的动作，孩子大了，终究要离开身边了，是自己在小瞳的成长里缺失了那么多年，一时之间，童啸心里头有些的苦涩。

医院里禁止抽烟的，童啸一贯是严于利己，所以直到进了欧阳明的办公室，这才拿出了烟，站在窗口点燃，目光看着窗户外的夕阳西下，小瞳能挺过来，童啸对于自己的女儿还是有信心的。

以前在行动组那么多次，训练那么苦，那么简单，她都挺过来了，可是这孩子终究还是牺牲了，想到此，童啸那清俊的表情上染上了痛，深深的吸了一口烟，凡事都是有意外的，在经历了童瞳死亡一次的痛苦之后，童啸却也不敢那么的自信了。

“都和你说了，不要多抽烟，对身体不好。”欧阳明走了过来，打开窗户，然后直接将童啸手里的烟固执的给拿了下来，“你也不用太担心，小瞳身体素质很好，肚子里的孩子今天检查了，也一直很好，童啸，我突然羡慕你了。”

有女儿，有外孙，欧阳明看了看手里的烟，直接的放到口中吸了一口，辛辣的味道，让欧阳明不习惯的咳嗽两声，直接将烟给掐灭了，果真，不管过多少年，自己都还是不习惯这个味道。

“我可听说医院不少医生和护士都对你仰慕，之前上海医学交流会上有个女医生对你一见钟情。”童啸笑了起来，侧目看着身边嫌恶的看着手里香烟的欧阳明，这么多年的好友，在妻子死亡，女儿被残酷的送走之后，是这个好友陪着自己多年。

“你真该让国安部的下属看看他们的头也有八卦的时候。”欧阳明没好气的看着打趣自己的童啸，明明看起来童啸比自己更加的英俊儒雅，可是为什么每一次都没有人敢去缠着童啸，即使有的时候，有些人想要给童啸牵线搭桥，也都是直接从自己这里下手，让欧阳明这些年因为童啸的感情，没有少受拖累。

“你啊，和上学的时候一样的单纯。”知道欧阳明的怨念，童啸轻声笑了起来，欧阳永远都似乎一心扑在医学上，分不出时间去接触人，谈感情，即使医术再高明，却也是简简单单的一个人，干净而纯粹，至于自己，在国安部这么多年，在欧阳看起来没有变化，可是他何尝知道自己曾经徒手杀过人，曾经一次一次的部署精密的行动计划，这些慢慢的融入到了生命里，让人敬畏也产生了距离，自然也就没有人敢在自己面前说什么。

病房里，监督着谭骥炎吃完这一顿迟来的午饭，童瞳趴在枕头上，上衣脱了下来，露出雪白后背上那一道被木棍打出来的淤青伤痕，打的太重，虽然没有伤到骨头，可是即使是皮肉伤此刻看起来也很是吓人，一寸多宽的伤痕，横贯了背部，青紫的淤青，似乎只要用手戳一下，就会流出血来。

“谭骥炎，没事，你揉吧，将瘀伤揉散了好的才快一点。”闷闷地声音从枕头下传了出来，童瞳看不到谭骥炎的脸，不过能感觉到他身上那低沉的气息，“皮外伤，你不用担心的。”

谭骥炎沉默着，薄唇几乎抿成了一条直线，在掌心里倒了欧阳明送过来的药油，然后双掌在一起摩擦的生热了，再倒了一些药油在童瞳的背上，然后用力的揉开。

真痛！这身体没有经过以前在训练组的耐打训练，这会痛就是一分一分真实的不得了，以前的身体，在经过那么多年的训练之后，虽然不能说是什么铜皮铁骨，但是一般的小伤小痛，就真的忽略不计了。

谭骥炎沉默的给童瞳揉着后背，抿着薄唇，神色之间都是心疼，直到许久之后，这才替童瞳将将衣服穿好，看着她痛的苍白的脸，不由的将人给揽到怀抱里，一直担忧的心到这一刻才真正的放下。

谭景御感觉没有沐放在的日子里，自己就是所有人的炮灰，这会去接谭宸和谭亦放学，只说了一句小瞳受伤在医院了，谭景御立刻被两个孩子用目光差一点给凌迟死。

“真的，小丫头没事，皮肉伤，在医院养着，今晚上不发烧，明天观察一天就可以回家了。”开着车，谭景御感觉自己干嘛要嘴快呢，这事一会留给二哥去说，让二哥尝尝看被两个孩子瞪的感觉。

谭宸头都不曾抬，只是沉默的坐在后座上，英俊的小脸板的严肃，谭宸那酷似谭骥炎的脸上倒是依旧带着笑，可是这个六岁的孩子笑的让谭景御感觉到有点的后背发凉。

182章节 安全渡过

十来分钟之后，病房。

“妈咪。”

“瞳。”几乎在同时开口，谭宸和谭亦快速的跑进病房，直接将一旁的谭骥炎给挤到了一边。

“回来了。”童瞳习惯的抬手抚摸两个孩子的头，忘记了自己的爪子这会受伤着，刚一抬起来，谭宸、谭亦还有谭骥炎，几乎是同时要制止童瞳的动作，结果一人多，四只手就乱到一起去了。

也不知道是谁的手碰到了童瞳的手掌，让童瞳痛的倒抽气着，快速的将手给收了回来，然后惨兮兮的瞅着眼前一大两小的三个男人，他们该不会是故意的吧。

被童瞳给怀疑了，包括谭骥炎在内，三个男人同时的摇头，他们心疼都来不及，恨不能这伤是在自己的手上，怎么可能故意碰痛她的伤口。

“好吧，我相信你们不是故意的。”童瞳看着拼命点头认错的三个男人，大方的摆摆手，话音一转，“你们是有意的对不对？”

刚刚松缓了表情的三只猛然一愣，眼睛瞪大，再次的摇头，眼神极其的无辜，惹的童瞳终于克制不住的笑了起来，两个小的有这么幼稚的反应也就算了，谭骥炎这么一大只，竟然也是这样一模一样的表情，实在让童瞳忍不住乐了，结果乐极生悲，笑岔了气，童瞳一咳嗽，后面重击之后造成的瘀伤，阵阵的痛了起来。

“谭骥炎，果真不能使坏。”靠在谭骥炎的怀抱里，童瞳一边咳一边含混不清的抱怨着，她只是看谭宸和谭亦的表情太过于严肃和担心，所以才想闹他们一下，怎么就岔气了。

“不要说话。”谭骥炎轻抚着童瞳的后背，小心翼翼的避开她背上的伤痕，峻脸上满是宠溺和无奈之色。

“不要皱着眉头，已经有谭骥炎这个大冰山了，你们俩不需要当小冰山的，还有我没事。”童瞳只给谭宸和谭亦看了受伤的手，至于因为不能吃药，可能导致发烧的危险，童瞳就直接隐瞒下来了。

“瞳，痛吗？”谭宸如今说话已经流利了很多，可是却只限于和童瞳交流，偶然会和谭亦说话，至于其他人，除非到了必要的时候，谭宸都是不愿意开口的。

“没事，一点小伤。”童瞳不在意的笑了起来，这点伤如果是以前在行动组训练的时候，都直接被忽略的，谁会在意啊，太矫情了，可是身边多了很多关心自己的人，童瞳突然感觉这伤似乎就成了绝症一般，连谭宸那没有表情的小脸上都皱着眉头，满是担心。

“妈咪你要小心一点，不可以毛毛躁躁的，尤其不能撞到手，也不能碰到水。”谭亦话就多了一些，人小鬼大着，看了一眼童瞳，清瘦的小脸上有着担心。

“好了，我知道。”童瞳被谭亦给说教着，实在无奈的点了点头，难道自己真的很毛躁，竟然连谭亦都不放心自己了，回头不满的瞅了一眼谭骥炎，实在怀疑这是他教的。

其实不管是谭宸还是谭亦都很想留在童瞳身边，可是童瞳每一次的受伤，都让两个孩子知道自己还太弱小了，根本保护不了自己想要保护的人，所以在停留了半个小时之后，谭亦率先拿起了书包，看着童瞳，“妈咪，我和哥要去老师那里了。”

每天原本两个小时的训练，谭亦感觉自己可以和老师提一下，将时间增加到三个小时，很多该看的书自己在幼稚园和闲暇的时候都看了，只是不太懂而已。

谭宸沉默的走到一旁也拿了书包，深深的看了童瞳一眼之后，然后板着小脸率先离开，谭亦随之跟了过去，丢下童瞳一个人在病房里。

谭骥炎手机响了起来，不得不松开抱着的童瞳去外面阳台接电话，童瞳下了床，然后瞅了一眼，发现以前基本可以在家宅上十天半个月的自己，突然耐不住寂寞了，瞄了一眼估计一时半会还要接电话处理工作的谭骥炎，童瞳直接溜出了病房。

李东来那边还有一天的时间，所以关曜依旧配合着，不时的交代看守的警察，严密监视进入医院的人，绝对不能让李东来再有任何的危险，而李东来也安心的留在医院里养病，等着后天开审的那一天。

此刻，秦清半靠在病房的床上，总是冷漠如霜的表情有点的诡异的纠结，而巡视完李东来那边，坐在沙发上的关曜手里正拿着一个小型的笔记本，其实这也没有什么，关曜留守医院这边，就是为了麻痹白贤的视线，让他一直以为他的计划正在天衣无缝的进行中。

可是让秦清露出这样表情的原因是，关曜不是在看什么新闻时政，也不是看什么案子，更不是和一般男人一样玩什

么游戏，他在看动漫，说直白一点就是动画片，尤其听了几句，懂日语的秦清发现动漫的主角竟然还是小学生，然后秦清终于不再那么淡定了。

关曜小时候就爱看名侦探柯南这动漫，记得第一次看的时候，第一集开头柯南是因为被组织的人灌了毒药，原本以为会死，结果从高中生变为了小学生，然后开始破案，每周一集，关曜即使错过了更新，也会在有时间的时候给补上。

从96年开始到如今，都十多年了，关曜都当刑侦警察了，结果柯南还是小学生，还是每周更新一集，关曜难得悠闲，自然将之前因为破案而漏掉的更新一次性补全。

童瞳推开病房的门，看了一眼只对自己摆摆手，然后又专注在笔记本屏幕上的关曜，已经习惯了，笑着走向秦清这边，“关曜比较长情，谭骥炎之前说，等关曜结婚之后，他的孩子肯定会和关曜一起看柯南。”

“你的伤？”秦清看向童瞳的双手，她也听关曜说了，如果不发烧还好一点，要是发烧了，不能用药之下，如果高烧不退，那么就危险了。

“没事，就一点小伤，今天谢谢你。”童瞳坐了下来，今天那个狙击手是秦清，或许都是杀手组织里的人，所以秦清才能更好的对付狙击手，否则不管是自己，还是谭骥炎在现场都是非常危险的。

谭骥炎找过来时，关曜正好也合上了笔记本，这个平日里总是戴着眼睛，看起来温和俊逸的男人，竟然也有这样幼稚的一面。

晚饭是让谭景御去买的，童啸的国安部还有事，所以又离开了，这会，等谭景御过来，五个人就围着桌子吃起了晚饭。

“秦清的身份已经有合适的了，等过几天我将资料给你，你熟悉一下新的身份。”谭骥炎沉声的开口，今天接到童瞳电话的时候，谭骥炎就知道白贤那边应该有狙击手，而且是当初暗杀秦清的那一个，所以为了安全，谭骥炎直接将秦清也带过去了，之前受了枪伤的秦清也没有任何的迟疑，就答应了，这让谭骥炎对秦情的态度好了很多。

“什么身份背景？”童瞳知道等这一次董福生的案子一结束，秦清肯定会换一个新的身份重新生活，甚至连脸也会有细微的整容。

谭骥炎给秦清找的身份背景真的极其简单，原本这个人是国安部一个特工在外的身份，可是后来特工在一次任务里意外身亡了，所以身份倒是一直闲置着，秦清正好可以套用，很多以前的资料都不需要改变。

“我以前的身份？”犹豫了片刻之后，秦清终于开口，神色里带着一丝压抑的不安，如果白贤和杀手组织都垮台了，那么秦清突然很想回去，不用新的身份，只是如同过去那个自己一般回去。

“你要回去？”谭骥炎还没有开口，关曜倒是先接过了话，毕竟她以前的身份，杀手组织的高层知道，虽然等白贤垮台之后，应该没有太大的危险，可是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关曜倒是主张秦清换一个新的身份生活的。

“我想要回去。”秦清面色冷漠，可是她的眼中却难得多了一份坚定，这么多年了，除了偶然回去过一两次之外，秦清几乎以为这辈子都无法回去了，可是如今，突然有了希望，即使有危险，秦清也想要回去，当一个普通人。

沉吟了片刻，谭骥炎点了点头，“也可以，等董福生的案子结束之后，我会尽快处理的。”谭骥炎也是和关曜一样的看法，不过既然秦清坚持，谭骥炎倒也没有强求。

关曜看了一眼秦清脸上那一闪而过的喜悦之色，原本想要劝解的话也停了下来，只是心底暗自的有些担心，秦清的身手关曜明白，可是她一旦回家之后，那么如果她的家人遭受了什么，那会比她自己受伤会更加的痛苦，所以这也是关曜一开始反对的原因。

饭后，谭骥炎和关曜在阳台上说话，童瞳和秦清这两个伤员虽然伤的都不是很重，可是童瞳还担心手上的伤口会引起感染发炎，而秦清腹部的枪伤虽然没有大碍了，可是也还需要调养。

“听说老爷子开始给你物色结婚对象了？”谭骥炎靠在阳台的栏杆上，看了一眼苦笑的好友，“与其是政治联姻，你或许可以找一个自己喜欢的。”

以前谭骥炎也认为自己会政治联姻，可是在遇到童瞳之后，如今让谭骥炎去想象他和一个没有感情的女人朝夕相对，谭骥炎第一次有种恶寒的感觉，连忙将这样诡异的画面直接甩出了脑海之外。

“还没有催，不过也差不多是这个意思了吧。”关曜点了点头，温和俊逸的脸上难得有着一丝无奈，极目远眺着，夜色之下，城市里灯火辉煌，拥有一份骥炎和小瞳之间的感情，那是可遇不可求的。

关曜看起来很是温和，待人接物也是如此，可是他的骨子里却有种冷漠的因子，在刑侦处这么多年，见惯了太多为情所杀的案子，婚姻破裂，婚外情，养情妇小三，看多了，对于感情，关曜就有些的麻木，即使他从没有经历过，可是却似乎有种过尽千帆的沧桑感觉。

“喜欢什么性格的？”谭骥炎在脑海里将自己认识的一些世家长辈的女孩，和一些工作上有关系的女孩在脑子里过了一遍，然后发现，对于前者，除了偶然见过面，还记得某某长辈家有个女孩子，其余一点都没有概念，性格品行什么的，谭骥炎是半点印象都没有，连面容都是模糊一片，好像都是一个鼻子两只眼睛。

而至于工作上接触的女性，谭骥炎倒还记得她们的性格，可是也仅仅是局限于知道，但是如果真的要配关曜，谭骥炎总感觉她们似乎太普通了一点，平常了一点，其实估计除了童瞳之外，谭骥炎就很难记得其他异性了。

“温顺一点，知书达理，差不多就这样的吧。”关曜一言带过，如果真的到了逼到头上需要结婚的时候，估计他也会找这样一个人过一辈子，相敬如宾，即使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爱情，至少日子久了，也有一种家人的亲情。

“秦清，你说他们两个大男人在阳台上有什么好谈论的？”童瞳眯着眼，有些的疲惫，瞅了一眼阳台外的谭骥炎和关曜，危险的笑了起来，“估计是在谈论女人，男人在一起肯定就是谈论这个。”

“应该是工作。”秦清倒不认为谭骥炎那样性格的人，会和关曜在一起像那些她在任务里曾经监听过的目标一般，几个男人在一起就是吃喝嫖赌。

“工作狂！”童瞳打了个哈欠，手背向着额头贴了过去，有点烫，鼻子里呼出来的气也有是滚烫的，所以这应该是发烧前的症状了。

“没事。”对上秦清看过来的目光，童瞳摇摇头，然后提高了声音，“谭骥炎，我们回去了。”

结束了和关曜之间的聊天，谭骥炎拉开阳台的玻璃门，看着椅子上面露倦色的童瞳，峻眉不由的皱了起来，三两步过来，大手快速的贴上了童瞳的额头，果真有些的烫。

“没事，没事，我们回去了。”不在意别开头，避开谭骥炎同样滚热的掌心，童瞳站起身来，回给秦清和关曜一个不用担心的微笑，拉着谭骥炎向着自己的病房走了过去。

不能服药，只能用物理的办法进行退烧，病房里已经有之前欧阳明送过来的医用酒精，谭骥炎先喂了童瞳喝了一些水，没有开空调，打开了窗户透风，虽然已经是夏天，不过晚上倒也不是很热。

童瞳直接拉着被子闭上眼睡觉，头昏沉沉的痛了起来，内烧让她感觉身体里像是有把火，燥热的难受，手掌似乎更痛了，后背造成的内伤，让呼吸也显得沉重，口干的有些发苦，这都是发烧的症状。

时间一点一点的过去，谭骥炎像是用湿毛巾给童瞳敷着额头，再用另一条给她擦拭着身上的汗，可是在童瞳睡下不到一个多小时，她的体温却越来越高，缝了针的手掌灼热的烫人，额头上放下的湿毛巾不到三分钟就被蒸的滚烫。

“用酒精擦脚掌和腋下，要将体温降下来。”知道童瞳开始发烧了，欧阳明草草的吃过饭就过来了，这会看着已经开始忙碌起来的谭骥炎，快速的将体温计放到了童瞳的腋下，摸了一下她的额头，欧阳明神色有些的凝重。

如果只是单纯的手受伤了缝针，即使会引起发烧，以童瞳的身体应该可以抵抗过去，可是她还受了内伤，这几乎是雪上加霜，如今体温节节上升，让欧阳明也快速的给谭骥炎帮忙着。

发烧最为磨人，童瞳迷迷糊糊的睡着，知道自己发烧了，想要开口让谭骥炎不用担心，可是喉咙里却干的发苦，身体燥热的让她几乎想把自己直接塞进冰箱里。

童啸过来时，童瞳的体温从最开始的38度已经烧到了39度，如果高烧不退，继续下去，就真的危险了，而此刻，童瞳皱着眉头，困难的挣开眼皮看了一眼童啸，然后又难受的闭上眼，额头上的那一阵冰凉去的太快，瞬间就是燥热的难受。

“先换一套衣服，这都汗湿了。”童啸心疼的抚上童瞳因为高烧而通红的脸颊，烫的厉害，这让童啸也沉重着眼神。

谭骥炎点了点头，快速的走到柜子里重新拿出一套干净的睡衣，而童啸和欧阳明也直接避身到了小厅的屏风后面，好让谭骥炎给童瞳换衣服。

“不用担心，我没事。”高烧之下，眼睛睁开，都有些的模糊不清的感觉，童瞳抬起手，滚热的手指抚上谭骥炎皱起的眉头，微微一笑，干裂的唇角裂开的渗出了血丝，“你看，现在我比你热了，谭骥炎，你不准嫌弃我是火炉。”

对于童瞳将谭骥炎只当成冬天的大火炉，夏天一到，直接丢开的看法，谭骥炎很是怨念，这会听着童瞳这样说，勉强的点了点头，蘸着酒精给童瞳快速的擦了一遍身体，然后再给她换上的干爽的衣服，而刚刚说话的童瞳这会又疲惫的闭着眼睛，粗重的喘息着，皱着眉头看起来格外的难受。

物理降温退烧该做的谭骥炎都做了，可是童瞳的高烧一直没有从40度退下，之前人还会迷迷糊糊的醒过来，这会却已经完全的在高烧里昏睡着，只是偶然会因为难受发出痛苦的低喃声，童啸一直握着童瞳的手，就是担心她会因为身体的难受而再次的将刚缝合的掌心再次的碰裂开。

时间一点一点的过去，温水和湿毛巾已经不知道用了多少，其间隔一个小时就喂童瞳喝一杯水，之前童瞳还知道自己喝，之后太难受之下，童瞳都是蜷缩着身体拒绝着，谭骥炎只能自己喝上一大口，然后用嘴巴渡给童瞳喝。

“不行，都40。3度了，这都五个多小时了，再这样烧下去太危险了。”欧阳明眼神凝重的看着手里的体温计，不但没有退烧，还一直从40度又烧上来，而且连续烧了五六个小时，太危险了。

可是如果用药，那对孩子就有可能产生印象，而且现在孩子只有一个月，根本无法检查到底药物有没有产生印象，可是如果不查，日后等生下来之后，如果因为药物而造成先天性的畸形，这对所有人都是一个无法痊愈的伤害。

谭骥炎和童啸脸色都是异常的沉重，床上，童瞳再一次的将被单踢开，蜷缩着身体，纤细的眉头皱的紧紧的，没有了往日那样的宁静和乖巧，红通通着脸，嘴唇干裂的渗透着血丝，让人看的几乎心里发酸。

如果是用药物退烧，那么日后为了安全起见，势必要将孩子给流掉，这样无法的选择，让谭骥炎脸色愈加的紧绷，沉默片刻之后，大手握住了童瞳滚烫的小手，大拇指温情的抚摸着她光滑的手背，“用药。”

童啸没有开口反驳，虽然这样而言太过于残忍，可是童瞳一直不退烧，人也烧的有些神智不清楚，这样的情况之下，童啸也只能默然谭骥炎的选择，给童瞳用药退烧。

欧阳明沉默的点了点头，然后快速的从一旁的推车上拿过药，童瞳高烧的太厉害，欧阳明准备先打退烧针，然后再用点滴，将体温降下来。

可是隐隐之中，似乎察觉到了什么，当针头还没有碰触到血管，童瞳突然的一怔，整个人似乎是上楼梯踩空了一般，在惊吓里惊醒，视线模糊的看着欧阳明，理智还不清楚，可是身体却在瞬间猛的一个后退，双手因为撑着床退开身体，剧烈的痛从掌心里席卷到了全身，让童瞳在剧痛里终于清醒了几分。

“不要用药，我没事。”沙哑着声音，童瞳咽下发苦的唾液，再次的甩了甩头，睁开眼，神色清明了一些，寻找到床边谭骥炎的身影，微微一笑，“谭骥炎，不要用药，我能撑下去。”

“小瞳，你烧的太厉害了。”谭骥炎心疼的握住童瞳因为疼痛而颤抖的手，低垂着黑眸，凤目里是满满的心疼，做出这样的决定，谭骥炎比任何人都难受，可是他不能看着童瞳一直这样高烧下去。

“放心，我能撑过去。”困难的开口，似乎用尽了所有的力量，童瞳没有受伤的手指头滚烫的握住了谭骥炎的手指，似乎寻找到了力量，声音轻微的继续道，“再等等，我真的能撑过去，我和孩子都不会有事的。”

“再等一个小时。”童啸突然的发话，对上欧阳明不认同的目光，“再等一个小时。”这是自己的女儿，那么多的危险和困难都挺过来了，童啸相信这一次，童瞳也一定可以挺过来，她如今是一个母亲，小瞳一定会挺过来的。

谭骥炎没有再开口，只是坐在床边，将童瞳的身体搂在了怀抱里，发烧的童瞳似乎睡的很不安稳，而被谭骥炎抱住之后，那种不安似乎消失了，而童啸则接手了给童瞳退烧的工作，不停的给她换湿毛巾，用酒精擦拭双腿双手降温。

一个小时，却如同是煎熬一般，谭骥炎着感觉怀抱里的人依旧是那么的烫，丝毫不见体温退下，好几次，谭骥炎几乎忍不住的想要让欧阳明给童瞳用药，可是每一次看着童瞳皱着眉头，在煎熬里强撑着，谭骥炎到口的话又咽了回去，还有半个小时，如果到时候还没有退烧，谭骥炎就不会再等了。

童瞳感觉很难受，说不出来的感觉，脑子里一片混沌，迷糊里，她似乎能听到很多声音，太热，感觉身体已经不是自己的了，隐隐的，童瞳知道自己在发烧，可是却又感觉自己似乎又回到了当年那个血腥的山洞了。

妈妈？干裂的喉咙已经说不出来话来，童瞳粗重的呼吸着，却永远无法忘记，那一刻，坚定的挡在自己的面前的身影，那是她的妈妈，在最危险的时候，那么勇敢的挡在了自己面前。

是啊，自己如今也是妈妈了，肚子里还有孩子呢，童瞳无意识的笑了起来，难受的蜷缩了一下身体，比起突然的死亡，比起被任务失手时被抓住的酷刑加身，现在似乎更加的难受，可是一想到肚子里的孩子，童瞳在一瞬间又充满了力量。

半个小时之后，谭骥炎抱紧着怀抱里依旧高烧的童瞳，童啸神色沉寂的看着量体温的欧阳明，那总是温和俊逸的脸上带着紧张和不安。

“40度了，退烧了。”欧阳明的声音是轻快而欢喜的，看着眼前同样露出喜悦神色的男人，点了点头，“是真的开始退烧了。”

于是，屋子里的三个男人又看见了希望，继续给童瞳降温退烧，窗户外的夜色已经褪去，忙碌了一整夜，直到早上八点，童瞳的体温降到了38度，虽然还是有些的烧，但是已经不是高烧了，而且童瞳睡的也安稳了许多，不再那样紧紧的皱着眉头。

当童瞳再次醒过来时，只感觉身上黏糊糊的，天气太热，似乎都快要臭了，动了一下，手指头戳向谭骥炎的峻脸，“你不嫌热吗？”

“不热。”可惜回给童瞳的是谭骥炎一本正经的回答，看着怀抱里人儿那昨晚上总是有些涣散失焦的目光终于又恢复了澄净和明亮，谭骥炎突然的低下头，快速的封住了童瞳干裂的唇，幸好退烧了，幸好小瞳没事。

烧了一整夜，即使谭骥炎每隔一个小时都会喂水给童瞳喝，可是还是口干舌燥，被谭骥炎吻个正着之后，童瞳原本是想要推开他的，可是看着自己举在半空里受伤的爪子，于是放弃了推人的动作，而当谭骥炎的舌头长驱直入的进入自己的口中时，童瞳突然感觉似乎不再那么渴了，受伤的小爪子搭在了谭骥炎的肩膀上，吻就吻吧，权当解渴了。

半晌之后，原本就没有力气的身体这会是彻底无力的靠在谭骥炎的身上，童瞳探出红润润的脸，瞅着谭骥炎，“我没有洗脸刷牙。”而且这会童瞳才感觉到高烧了一夜之后，自己都感觉嘴巴里有怪味了，谭骥炎竟然也能吻的下去。

“我也没有洗脸刷牙。”似乎在回味刚刚激吻的滋味，谭骥炎目光扫了一眼童瞳略带红肿的唇，紧绷了一夜的峻脸终于舒缓下来，“我抱你去擦一下身体。”

“不要，我要洗澡！”童瞳是没有洁癖的，毕竟在当年的训练里，常常直接长官一个口令，就扑倒在泥巴坑里，可是身上真黏的难受，尤其是大热的天，让童瞳不洗澡，她都快受不了了，估计再出点汗都能捂的馊掉。

“不行，你高烧才退！”斩钉截铁的否定了童瞳的要求，谭骥炎直接将人给横抱在怀里走向浴室，在某些方面，谭骥炎还是很坚持的，当然，更多时候，在童瞳面前，谭骥炎都快没有原则了。

“谭骥炎，你这是虐待病人！”童瞳身体恢复了一些，自然有了精神和活力，直接拍着谭骥炎的手背抗议着，终于某只受伤的小爪子再次传来剧痛。

“怎么不小心一点！”童瞳痛的直抽气，谭骥炎也更是心疼不已，可是看着捧着受伤的手委屈的童瞳又是好气又是无奈，这孩子总是忘记自己手上才缝了针。

“被你气的，谁让你不给我洗澡！还有，谁让你和我一点默契都没有，早知道你会来救我，我干嘛要自虐的用匕首割断藤条，伤了手不说，关键是我还没有动手，你就动手了，谭骥炎，我怀疑我们是不是八字不合！”哇哇的抗议起来，童瞳一边说一边用手指头直接戳上谭骥炎硬实的胸口，这双手受伤受的太不值得了。

“好，我的错，别动，不能洗澡，坐好了，我打水给你擦一下！”谭骥炎无奈的按住童瞳，这会她说什么都是对的，只要她不折腾自己就好。

“你出去，我要上厕所！”其实一开始童瞳还不准备上厕所的，可是被谭骥炎抱坐在马桶上之后，估计是条件反射，就想要上厕所了。

“不行！”谭骥炎瞄了一眼童瞳，直接感觉自己一出去，她肯定就会打开淋浴洗澡，要是受凉了引起发烧就麻烦了。

“谭骥炎，你怎么能这样啊，你在这里，我怎么上厕所！”就算再熟，再算再怎么坦诚相见过，好吧，就算一个儿子都六岁了，一个儿子还在肚子里，可是上厕所这样私密的事情，童瞳气鼓鼓着脸颊，瞪着谭骥炎，他在这里，自己也不

好意思啊。

“保证不偷偷洗澡？”谭骥炎看了看不断点头的童瞳，犹豫了一下，“不准关门。”

“知道了！”咬牙切齿的答应下不平等条约，童瞳只感觉脸上一阵火辣辣的燥热，不是羞恼的，绝对是被谭骥炎给气出来的。

浴室的门是半合着，童瞳坐在马桶上，双手托着下巴，可是一想到谭骥炎就在门口，而自己如果上厕所的话，那声音……再次的黑了小脸，童瞳看了看半合的门，然后直接的脱了脚下谭骥炎刚刚地进来的拖鞋。

自己如果去关门，谭骥炎一定能听到脚步声，而他就在门口，自己离门口至少还有一米多远，所以，童瞳诡秘的一笑，右手拿起拖鞋，瞄准，然后用力的丢掷了过去，砰的一声，拖鞋的力度之下，半开的门被童瞳一脱鞋给砸关上了。

胜利！得意的笑着，童瞳这才痛快的解决生理需要，然后咔嚓一声是用钥匙开门，锁被扭动的声音，童瞳猛然的抬起头，胜利的笑容还残留在脸上，看着要推门进来的谭骥炎，直接拿了左脚的拖鞋再次的丢了过去，“不许进来！”

童瞳丢的速度太快，而谭骥炎也没有什么防备，他只担心童瞳会要洗澡，结果被拖鞋正中额头，一时之间，童瞳也傻眼了，无比歉意的抓了抓头，惨兮兮的看着谭骥炎，“不是我的错，你怎么可以偷看我上厕所！”

“光脚不要下地。”谭骥炎无语着，弯下腰将地上的两只拖鞋捡了起来，然后又送到了童瞳身边，再次弯下腰替童瞳给穿上，能将鞋子砸的这么准、这么重，看来发烧应该不用担心了。

“谭骥炎，对不起。”看着谭骥炎蹲下身自己穿鞋，童瞳这才发现他刚刚被拖鞋砸中的额头上有一点红肿，估计得肿起来。

“不准洗澡，我去给你拿一套睡衣过来。”谭骥炎半点是不在意额头上被砸出来的包，不要说童瞳是不下心的，就算是有意的，谭骥炎估计也不在意，大手揉了揉她低下头的头，转身向着浴室外走了去。

背对着童瞳，谭骥炎那冷硬的脸庞上却缓缓勾起一抹浅薄的笑，他再清楚不过小瞳的固执，她肯定是想要洗澡，所以刚刚拖鞋砸过来的时候，谭骥炎就没有躲了，虽然额头上多了个包，不过值了，愧疚之下，小瞳一定会比较听话，绝对不会再要求洗澡了。

半个小时之后。

童瞳终于安安静静的让谭骥炎帮忙擦了身，然后无比羡慕的看着他放水洗澡，可是一看到谭骥炎额头上那终于肿起来的包，童瞳再次愧疚的低下头，砸的太重了一点，可是自己手明明都受伤了，怎么还有这么大力气呢？

谭宸和谭亦昨晚上是和谭景御一起回西湖苑的别墅，这会两个孩子买了早饭过来看童瞳和谭骥炎，请了半天假，一会还得去幼稚园。

“二哥，你这是怎么了？”关曜和秦清也直接过来一起吃早饭，原本童啸和欧阳明也过来的，不过后来看都是小辈人在一起，童啸和欧阳明就离开了，毕竟童瞳虽然还有点烧，不过已经在慢慢痊愈了，担心了一夜的童啸和欧阳明也终于放下心来了。

而谭景御的话，也是在场其他人心头的疑惑，任谁看到谭骥炎这一张刀斧般冷峻的脸庞，在额头上多了一个肿包，都感觉有点的诡异。

“我不小心砸的。”知道谭骥炎是绝对不会回答的，童瞳尴尬的看着一众人，尤其是对上谭宸和谭亦的目光，更是无比的尴尬，胎教啊，童瞳感觉自己生出来的宝宝百分百的暴力分子。

“什么东西砸的？”谭景御压抑着笑，再次瞄了一眼谭骥炎，可是即使额头上顶着一个肿包，谭骥炎依旧是谭骥炎，没有半点的不自在或者尴尬。

“拖鞋！”童瞳低头瞅着自己脚下的拖鞋，谭骥炎怎么就不知道避开呢！要是自己，一定能避开的。

“妈咪，你这是家庭暴力。”谭亦突然的接过话，看着童瞳再次愧疚低下去的头，一本正经的开口，“根据法律，如果夫妻双方一方有暴力行为，可以得到法律的支持，然后分开的。”

“瞳没结婚。”谭宸面无表情的开口，不满的看了一眼谭亦，他不知道谭亦为什么要这么说，可是看到童瞳的表情，谭宸有些的心疼，可是童瞳的手受伤了，谭宸也不敢握，小手只能抓住童瞳的手腕。

“嗯，对，妈咪还没有结婚。”谭亦点了点头，然后看向谭骥炎，露出孩子般天真的笑容，“爹地你现在可以考虑和妈咪分开的，我们会照顾妈咪的。”

谭景御无比同情的看着被自家儿子要求拆伙的谭骥炎，果真有儿子也不是很好啊，这不，竟然怂恿小丫头和二哥分开，理由还是小丫头有家庭暴力，这都什么事啊。

关曜依旧温和的笑着，对于谭家这三个男人总喜欢争抢童瞳的事实已经见怪不怪了，秦清还是一如既往的冷漠。

“如果家暴可以分开，你们两现在就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了。”谭骥炎冷声一哼，对于这两个小鬼无时无刻不想着拆散自己和小瞳，感觉异常的头痛，家暴？分开？自己倒真的想对这两个小鬼家暴，然后将他们丢的远远的。

“真的不考虑一下？说不定家暴会愈演愈烈，后悔就太迟了。”谭亦知道这根本不可能有效果，不过为了能膈应谭骥炎，谭亦倒是乐此不彼着，脑海里开始幻想着谭骥炎离开之后，自己和哥还有妈咪在一起的幸福生活。

“快点吃饭，然后去上幼稚园！”最后三个字语调格外的加重，谭骥炎直接揽过童瞳的肩膀，将人按坐在床上，然后拿起碗筷喂童瞳吃早饭。

才六岁就开始搞破坏，也不掂量一下自己有没有这个能力！谭骥炎瞄了一眼桌子旁吃饭的两个儿子，然后突然有了一股危机意识，现在才六岁，自己的确不用担心，可是十六岁呢，二十六岁，谭骥炎皱起了眉头，这的确是一个麻烦。

吃完早饭，谭景御在谭骥炎冰冷的视线只想，直接一左一右拉着两个孩子离开，否则他真的担心被家暴的人变成在

自己了。

“打草惊蛇。”谭宸淡淡的开口。

“嗯，哥，我知道，我们太弱。”谭亦点了点头，知道自己刚刚那样做的确是打草惊蛇，可是看到妈咪受伤，谭亦就忍不住的将责怪怪到谭骥炎身上，所以才会故意的说那些话。

“长大，变强。”谭宸看了看脸色总是显得苍白而瘦弱的谭亦，然后拍了拍他的肩膀。

“是我太急了，等我们长大了，就可以将妈咪抢过来了。”谭亦露出了笑容，这一点上，自己和哥占据着绝对的优势，他们在慢慢的长大变强，而爹地可是在慢慢变老变弱。

谭景御目瞪口呆的看着讨论的谭宸和谭亦，抬头看了看湛蓝的天空，自己什么都没有听到，真的什么都没有听到，什么恋母情结，什么仇父情结的都和自己无关，果真和小放放在一起没有孩子是太正确了，防来防去还要防备着家里人，太过于危险了。

183章节 黑道教父

童瞳又在医院住了一天，高烧完全退了，这才在欧阳明的准许之下回了西湖苑的别墅，秦清的伤口在休养了三天之后，也在慢慢的痊愈，一切都到了最后一刻。

入夜。

关押董福生的地方没有放在看守所，因为董福生身上牵扯到了太多复杂的人脉和关系，所以是放在一个军方的秘密据点里，从街角开始，就有人严密的防守着，一直到关押董福生的屋子，严密的几乎可以说连只苍蝇都飞不进来的。

不过有了谭骥炎的帮忙，秦清倒已经知道了所有防守人的位置，也知道了董福生这一座房子的结构，要找人就简单了许多。

换了一身黑色的劲装，戴上所有的装备，检查一遍之后放在了包里，趁着夜色，秦清身影迅速的掠入到了黑暗里。

黑暗之中，秦清就如同融入到了夜色里一般，只能看见显示屏里一道黑色的身影快速的闪过，然后躲避开暗中的人，继续向着目的地前进。

“果真是让杀手组织忌惮的存在，这身影都快赶上我了，不过比我还差一些的，果真不是一个档次。”汽车里，谭景御吹了个响亮的口哨，赞赏的看着秦清那宛若夜魅一般的身影步伐，这么严密防守的地方，她竟然如同进入无人之地，虽然说事先知道这边的人手安排，可是能做到这样利落的身手，也是非常的难得。

“小御，什么时候复职？”关曜目光也停留在监控屏幕上，只是温和的开口询问着谭景御，看起来只是关心他而已。

“不带这样欺负人的，白贤这里不倒下，我在军方这边还是有些的麻烦。”谭景御不满的瞅着关曜，这分明就是戳自己的短嘛。

谭骥炎听着关曜温和的笑，倒是侧过头，目光有些复杂的看向关曜，身为多年的好友，谭骥炎自然知道关曜这不是随意的开口，当然也不是关心小御，他是故意这样问的，为了什么？因为小御贬低了秦清的身手？

对上谭骥炎的目光，关曜也是怔了一下，其实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在小御突然这样说之后，会有些不高兴，其实秦清的身手算起来比起小御应该还是差一点的，杀手组织的训练虽然也是严酷，可是毕竟是为了杀人而训练，在很多方面并不科学，军方的训练体系自然会更加的合理，如果秦清和小御真的对上，短时间里，或许是平手，可是时间一长，小御肯定是略胜一筹，可是听到谭景御这样说，关曜的话也就脱口而出的维护秦清。

“秦清快要进去了。”谭景御丝毫没有察觉到谭骥炎和关曜之间无声的眼神交流，他的注意力更多的是在秦清身上，而刚刚那番话，也不是为了贬低秦清，只是谭景御习惯的自我吹捧了一下，当然，谭骥炎知道，关曜其实也知道的，谭景御那样说只是一句玩笑话，可是关曜当时却莫名的想要维护秦清。

黑暗是最好的掩护，而之前也做足了准备，虽然中间有两次比较危险的时候，不过秦清还是一一避过了，在没有惊动任何人的情况之下，直接到了关押董福生的房间面前。

从背包里拿出掌上电脑，连接上门上的特质门锁，然后手指快速的在电脑上敲击着，咔嚓一声，两分钟之后，门锁密码被破译。

董福生虽然被关押在这里，完全无法得知外界的消息，可是他过的还是不错，因为笃定自己会离开，可是当额头上抵上了一把冰冷的手枪时，董福生从梦里惊醒，整个人一怔，惊吓的脸色苍白。

“你出卖了多少消息？”秦清冷然着面孔，虽然声音极端的软腻，可是她手里的手枪，加上那一双没有温度的眼睛，浑身透露着杀机，让人明白她绝对不是在玩笑。

“我什么都没有说！”董福生在震惊之后，终于稍微冷静下来了，明知道能出去，自己怎么可能招供呢。

“既然你不说，那么就不用再开口了！”一手拿过床上的枕头，秦清阴冷着眼神，在她眼里，此刻的董福生已经是一个死人。

“你是组织的人？”董福生惊吓的几乎要停止了呼吸，看着秦清，那样的嗓音，让董福生想起杀手组织的NO1杀手，就是一个女人，可是比起她的冷血手段，她的声音却是宛若童音，这也是为什么董福生会记住一个杀手的原因，而此刻，看着秦清，董福生终于反应过来，这不是谭骥炎用的什么手段，而是组织真的要派人来杀自己，而且还是派出的第一杀手。

“死人是不需要知道那么多的！”秦清冷着嗓音，将枕头直接的抵在了董福生的胸膛上，枪口转移下来，有了枕头做隔音，就等于有了灭音枪的效果，不会惊动暗中的人。

董福生不知道为什么组织认为自己招供了，这肯定是谭骥炎放出了风声，让组织以为自己已经招供了，所以才会派杀手来杀自己灭口，这一刻，董福生再也顾不得什么，一手迅速的向着床头的一个按钮按了下去。

这个房间是特制的，就是为了防止有人给董福生递消息，所以除了一日三餐从进来之外，他如果想要招供什么，直接按这个按钮就有人过来，否则平日里，董福生是完全被关押着，无法见到任何人，而这个按钮这会正救了他的命。

半个小时之后，秦清在董福生惊恐的目光里被赶来的军方的人击毙，而吓的几乎腿软尿裤子的董福生也明白自己被组织给抛弃了，即使这个杀手死了，还有第二个杀手过来枪杀自己灭口。

又等了半个小时，谭骥炎收到这边的消息前来，董福生已经恢复了一些精神，看着黑色西装的谭骥炎苦笑一声，如同丧家之犬一般，“谭副市长，你挑拨离间的计策终于成功了。”

董福生知道如今自己除了招供已经没有其他办法了，即使在监狱里关押一辈子，也好比被组织拍出来的杀手灭口来的好。

一整夜，董福生都在交代自己的过去的所作所为，他的脑子很好，或许也是因为不相信任何人，所以一切都记在了脑子里，谭骥炎也是一夜没有睡在一旁听着，偶然问几个问题。

当阳光重新照射在大地上，医院里，坐在轮椅上的李东来虽然还没有完全恢复，不过却也是一脸的正义，可是等待他的却是冰冷的手铐。

远在美国，白贤这一次回来是忙的焦头烂额，谭骥炎怂恿白家一个旁支的头领夺位，让白贤才明白唐人帮原来竟然还有一半的势力想要将自己拉下马。

可是当董福生案子的消息收到的时候，白贤手里的酒杯掉在了地上，这一生，他都是意气风发，可是到头来却狠狠的栽了一个大跟头，白贤之所以能有如今的地位，也是因为他在国内有着强大的关系网给他保驾护航。

董福生一招供，那些有关系的人被双规的双规，撇清楚关系的立刻如同陌路人，白贤等于断了一只翅膀，这让正在处理内讧的白贤实力直接下跌了很多，根本没有力气再和谭骥炎斗，能保住白家家主的位置都岌岌可危了。

—分隔线—

“秦清，你真的要走，不多留几天，你的伤还没有痊愈。”董瞳看着只拿了一个小行李包，里面装了几件衣服的秦清，对于这个才认识没有多久，就要离开的好友，童瞳真的有些舍不得。

“嗯，伤口已经无碍了。”秦清感激的看着童瞳，谭骥炎没有动白家下属的杀手组织，而是让组织叛离了白贤就放过了组织里的所有人，而其中一个条件就是自己从组织除名，从此之后，杀手组织再没有秦清这个人。

秦清明白，如果不是因为自己，谭骥炎肯定会直接灭了这个杀手组织，因为李东来的死就是这个杀手组织所为，可是为了自己，谭骥炎让步了，这份情，秦清知道自己这辈子是无法还了，只能记在心里。

“那你要保重，如果有时间，我一定去看你，当然，你来看我也行的。”童瞳第一次送朋友离开，这样的场景太过于陌生，可是却也有些的酸涩。

“嗯，再见。”秦清看了看童瞳，目光扫过站在童瞳身边的关曜，自己和他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之前只是偶然有过交集，如今也是到了离开的时候了。

拎着行李包，穿上普通的衣服，秦清向着开往天津的长途汽车走了过去，车厢里有些的噪杂，这样的环境，秦清还是有点不适应，可是以后，她只是一个普通人了，那些杀戮都远离自己了，终于可以回家了。

汽车在十分钟之后发车，关曜拍了拍童瞳的肩膀，温和一笑，“走吧，太阳这么大，不要晒的中暑了。”

“嗯，也不知道秦清喜欢的是什么人，这么急着回去，都不愿意多待几天。”童瞳跟着关曜向着汽车走了过去，虽然知道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可是还是有些舍不得啊，也不知道十一什么时候回来，还有沐哥什么时候回来。

喜欢的人？关曜发动着汽车，余光扫过后视镜，看着已经远去的长途汽车，那样冰冷的秦清，关曜忽然也有些的好奇了，她成为一个普通人会是什么模样，会说笑吗？

“关曜，你也好奇了对不对，要不我们掉头追过去？”童瞳熠熠着眼神，然后眼巴巴的瞅着关曜，身为孕妇，的确太闲了，所以在身体已经无虞的情况之下，童瞳又开始不安分了，真的好奇啊，不知道秦清会喜欢上什么样的人。

“骥炎会杀了我。”关曜丝毫没有被童瞳说服，这样的话说说还行，要真的调转车头跟去天津了，关曜可以想象的出谭骥炎那黑着峻脸的模样，更不用说如今谭家还有两个小孩，同样对童瞳有着极强的霸占欲，自己还不想和谭家三个男人同时为敌，更不用说拐带孕妇，小瞳是属于那种躺着都能被麻烦给惹上身的人，所以关曜为了自己的安全考虑，所以还是小心谨慎一点好。

“谭骥炎哪有这么血腥无情那。”童瞳不满的替谭骥炎平反着，虽然说平日里谭骥炎是冷了一点，可是也不至于杀人吧，至多会黑着峻脸，一身的寒气。

对小瞳，骥炎是不会杀人，对于其他人可就没有那么好的下场了，白贤如今是最好的证明，听说已经被架空了权力，从一人之上的白家家主，突然被拉下来，这比杀了白贤更让他痛苦，而且唐人帮有个规定，历任家主不可以被杀，这是黑道的兄弟道义，所以白贤不会死。

可是为了不让白贤再有机会兴风作浪，新上任的家主只怕会断了白贤的双手和双脚，让他一辈子瘫痪在床上，然后随便找个地方，找两个人看着，只要保证白贤不死就可以了，而这样远比杀了白贤更加的残忍。

“关曜，听说这两天有不少名媛突然和你偶遇，然后是什么故交长辈的女儿孙女。”童瞳无聊了，自然想起关曜这两天的遭遇，关家终于还是开始逼婚了，当然，关老爷子可是精明许多，没有明着逼关曜去相亲，或者见什么人，而是让大家自由竞争，谁能得到关曜的好感，关老爷子自然就让谁进关家的大门，当然，这些能自由竞争的女孩也都是经过了

第一层关家的筛选，从家事到品行都是极好的。

“骥炎什么时候这么八卦？”关曜表情怔了一下，然后无力的看着揶揄自己的童瞳，其实关曜也是冤枉谭骥炎了，谭骥炎有多忙，关曜比谁都清楚，而童瞳如今太闲了，两个孩子又去了幼稚园，无聊之下，只能继续缠着谭骥炎，而谭骥炎自然就挑了关曜的事情告诉童瞳，总比说起工作上那些烦人的政务有趣。

“关曜，前面那家店的糕点不错，尤其是凤梨酥很好吃的，我们过去吃一点，说不定还能看见你又偶遇你的女孩呢。”那家店是十一介绍的，童瞳以前不出任务都是宅在家里的，而十一更多的是如同一个普通人一般，寻找美食，静静的走在街上，所以北京大大小小的巷子，什么地方的东西好吃，十一基本都知道，而后来知道童瞳孕吐，很多东西吃不下，十一就将所有的地方都告诉了童瞳。

这是一家装饰的非常雅致的小店，绿色为基本格调，在炎炎夏日给人一种清新而宁静的感觉，童瞳和关曜进了店铺，空调的凉意，和店铺里精致糕点的香味，让童瞳立刻有了食欲。

“关曜，你吃什么口味的。”站在玻璃的柜台前，童瞳眼巴巴的瞅着里面的糕点，“还真的有点小贵，这么大一个就要十二块。”

这是一家纯手工的糕点店，其实童瞳自己对金钱什么的没有太大的概念，她之所以说贵，是因为之前十一说，一小块一口可以吃掉的糕点少的是七八块，贵的是十几二十块，所以想要要多吃几种口味，至少每样糕点就要点两到三块，而七八个口味下来，就两三百了，而这一点糕点，估计一个女孩能吃的半饱，所以十一说有点贵，童瞳这会看了也立刻感觉有点贵。

“我请客，喜欢什么就点吧。”看着童瞳那一副算计的模样，关曜哭笑不得的摇着头，骥炎就算再穷，也不至于穷到小瞳吃不起这些糕点，不过看小瞳这一副肉痛的模样，关曜真怀疑她到底是和谁学的。

“那我就不客气了。”童瞳眯眼一笑，终于经受不住美食的诱惑，每样糕点原本是想要点两个的，自己一个，关曜一个，可是突然又想，如果这种口味好吃的话，只一个又不够，所以每样就点了三个，挑了自己爱吃的八种口味，然后关曜就直接花了三张人民币出去了。

考究的青花磁碟上摆着精致的糕点，一样一样，都放到了桌子上，配上关曜点的茶水，再看着玻璃窗户外，烈日炎炎之下行走的人，童瞳感觉这样太悠闲了，心情极好的吃了起来。

看着童瞳一副满足的模样，关曜温和的笑着，喝着茶水，其实说起结婚，他真的要求不高，能遇到如同小瞳这样可以谈得来的女孩就可以了，很轻松，没有什么压力，也不担心会吵闹，如果有小瞳一半的身手就好了，毕竟刑侦警察的这一个高危行业，关曜也是有些的担心有些罪犯会报复到家属身上。

“关曜，你果真又被人偶遇了。”童瞳压低了声音，目光向着玻璃窗户外扫了过去，在童瞳和关曜坐进来十分钟之后，外面这辆黑色的汽车就停了过来，而此刻，随着黑色汽车的离开，一辆大红色的车子停了下来，而从车上走下一个时髦女孩，透过玻璃橱窗看到关曜的那一刹那，女孩脸上那毫不掩饰的笑意，让童瞳明白关曜再一次被关老爷子给出卖了行踪，然后又被要相亲的女孩给偶遇了。

“我去一下洗手间。”关曜俊逸的脸上有着无奈，爷爷没有直接逼着自己去相亲，关曜已经谢天谢地了，所以对于这样的偶遇，关曜只能无奈的认同，反正大家是偶遇，所以交谈两句之后，关曜可以找个理由直接离开。

女孩穿着高跟鞋，啪嗒啪嗒的走了进来，目光一扫，没有看见座位上的关曜，眉头皱了一下，然后骄傲的走到了童瞳身边，目光上上下下的将她打量了一遍，宽松的上衣，平底鞋子，扎个马尾辫，一看就是个不入流的普通女人。

“我很喜欢这个靠窗户的位置，你可以让让吗？”女孩盛气凌人的开口，斜睨着眼睛看着童瞳，似乎和这样普通女孩说话已经够折损她的尊严了一般。

“我也很喜欢这个位置的。”童瞳笑眯眯的回答，这样强势而嚣张的女孩，难怪关曜直接看到人下车就逃了，可是自己当时都没有看出眼前这女孩这么极品，难道关曜只一眼就发现这个女孩不搭，所以直接连面都不见就走了。

“你能吃得起这些纯手工制作的糕点吗？不过是关大哥买单而已，最受不了你这样白吃白喝的人，你还要不要脸，女人的脸面都给你丢光了！”看到童瞳不但不让位，还是一副理所当然的模样，女孩不满的皱着眉头，嫌恶的看着大快朵颐的童瞳，“点了这么多，你是猪吗？这么能吃，看你都肥成什么样了！”

被骂的一愣一愣的，童瞳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肚子，的确吃的有点多，可是这和她有什么关系？童瞳不解的看着眼前的女孩，这难道就是躺着也中招，明明是来看关曜笑话的，为什么最后被拖累的人是自己。

“你这样的人根本配不上关大哥，识相的快点走！”女孩看着童瞳低头的模样，只当她自卑了，冷嗤一声，“你最好听我的话，乖乖离开，否则我敢保证你在北京会混不下去的！”

“关曜说我在北京是可以横着走的。”童瞳想起之前关曜说的玩笑话，有谭家的背景，再加上童部长的国安部，童瞳不要说在北京了，她在全国各地的都可以横着走的。

“你怎么这么无耻！”误将童瞳的话当成了炫耀，女孩恼怒的尖叫起来，越看童瞳越不顺眼，要知道关家的势力虽然不在北京，可是如果关曜护着一个人，那么对方绝对可以在北京横着走。

“哇，我的糕点，这个十八一块呢！”童瞳也叫了起来，那是最好的枣泥口味，自己才出了一块，然后关曜甚至没有吃，将余下的两块都让给了自己，而童瞳决定将最好吃的口味留到最后，结果剩下的两块，连同碟子都被眼前的女孩直接给丢到了地上。

“穷酸模样！”女孩讥讽的冷笑着，不屑的看着童瞳，也不知道关大哥从什么地方看见的这么低劣的女孩，十几块钱竟然也是大呼小叫的，果真不是一个层面上的人，无法交流！

再去点两个枣泥口味的，反正是关曜给钱！童瞳站起身来，看着戒备的退后一步的女孩，无力的一耸肩膀，自己如果要动手，她还有时间躲。

因为是手工的糕点，所以每一样都是有数量的，当童瞳刚要点最后两块枣泥的糕点时，一道黑色的身影走了过来，抬起手指着枣泥的口味，“包起来。”

“这个我先点了。”童瞳快速的开口，这可是最后两块了，而且十一介绍的不错，枣泥口味的果真最好吃，口感极好，而可惜的是童瞳只吃了一块，余下的两块都被那个极品女孩给糟蹋了。

顾凛墨这才抬起头看向身边开口的女孩，很是简单而朴素的衣着，清澈的一双眼，干净而透彻，精致的五官，看起来只是一个普通人。

“真的，我先点的，你可以问柜台小姐。”以为眼前这个几乎没有生气的男人不相信自己的话，童瞳立刻点出柜台小姐给自己作证。

“我付十倍的价格。”顾凛墨开口，他有着一张棱角分明的五官，很是英俊，可是整个人却失去了生机，从眼神到言语，都没有任何的温度，似乎这只是一副皮囊而已，而他的灵魂却早已经消失了。

“不行。”摇着头，童瞳不放弃，枣泥的口味自己才吃了一个。

眉头皱了起来，顾凛墨终于正色的看着童瞳，这两年来，任何下属看到自己，都会退避三舍，从那件事之后，就再也没有任何人和任何事，能让他在意，心早已经在背叛里死去，余下的就是一张空壳而已，而这家店，这个口味的糕点，是她喜欢吃的，所以顾凛墨才会有时间的时候就过来。

“小瞳。”关曜没有想到一出来就看见了童瞳身边的男人，而身为刑侦处的处长，对于眼前这个男人，关曜并不陌生，在程天南垮台之后，顾家立刻瞅准机会上位，而顾凛墨更是直接打败了所有其他想要瓜分程氏地盘的势力，成功的代替了当初程天南的地位。

而顾家这些年也是在漂白，虽然黑道的生意不曾放下，可是却不再经营毒品之类的，所以对关曜而言，顾凛墨虽然他知道，但是并不是很了解，因为没有查的必要，一个漂白的黑帮世家，奉公守法是不可能的，但是比起其他的黑帮，顾家可要青白了很多。

“怎么回事？”在好不容易安生之后，对于童瞳身边突然又出现了这个如今黑帮教父，关曜自然是防备的，如果小瞳在自己身边出了什么事，不需要骥炎宰了自己，关曜自己都直接给自己一枪谢罪了。

“他抢我糕点，最后两块了。”童瞳平静的开口阐述着事实，对于吃的，童瞳如今在经过孕吐之后，格外的在意，所以绝对不会退让。

关曜那戒备的表情微微的纠结了一下，顾凛墨原本死气沉沉的脸上也是闪过一丝的错愕，他自然知道关曜，身为如今的黑道教父，对于刑侦处这个最年轻的处长，在公安系统里，如今的青年才俊，再家上关家的地位和背景，任何混黑道的人，即使不认识关曜，却也听过他的名字。

不想做多余的纠缠，顾凛墨直接的转过身向着门口走了过去，而门外，两个黑色西装的下属立刻打开玻璃门，戒备的看了一眼关曜的方向，随即跟在了顾凛墨身后上了车离开。

“那个男人你认识？”童瞳看着离开的顾凛墨，谭骥炎的冷酷里是一种上位者的冷傲和威严，秦清的冷漠更多的是一种对外界人和事的漠视，可是刚刚这个男人，他身上却没有一点的人气，一身的黑穿在峻挺的身体上，如同是个死人一般，若不是有呼吸，童瞳真的感觉看见的只是一个披着人类躯壳的傀儡，身影是空洞的，眼神是散了焦距一般。

“接替程天南成为新一代的黑道教父，顾家如今的老大顾凛墨。”关曜收回视线，看来只是偶遇而已，而且顾凛墨虽然成为了新的黑道教父，可是行事却并不张扬，在年轻一辈里，能坐到这个位置，即使关曜也不得不佩服顾凛墨的手段。

“黑道之中？”童瞳疑惑的愣了一下，顾凛墨虽然给人一种拒人千里的冷漠和疏离，浑身都似乎笼罩着看不见的气息将四周的人隔离开来，可是并没有黑道中人的嗜血和暴戾，西装革履的装束，看起来倒像是商界精英。

“嗯。”关曜倒也明白童瞳的疑惑，其实关曜和黑道中人也有过很多交集，那些老大，或是仗义，或是阴沉，或是精明，可是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骨子里都是冷血狠厉的，否则就无法在黑道立足。

可是顾凛墨却偏偏不是如此，他是美国牛津大学的高材生，接手顾家之后，立刻着手将顾家漂白，而也是因为如此，所以当初顾家才会让程氏独大，成为了黑道上的霸主，而即使如此，程天南当初对顾凛墨也是忌惮三分，如今程天南倒台了，顾家再次一跃成为黑道上的龙头，而顾凛墨也成为了名副其实的黑道教父，而他身上却偏偏看不见任何黑道之中的嗜血毒辣。

“关大哥，你还记得我吗？我是艾雅，小时候我还见过你呢。”被忽略在一旁的艾雅终于再次见到了关曜，立刻扬起笑容走了过来，落落大方的伸过手，和面对童瞳时的嚣张跋扈完全的不同。

“关曜，你明明已经是我男朋友了，怎么可以爬墙，脚踏两只船！”童瞳瞄到地上被艾雅之前扔掉的枣泥味糕点，忽然一把抱住关曜的胳膊，一副委屈的小模样指控着关曜。

“抱歉，我不记得了，我和小瞳还有事，再见。”关曜也是想着脱身，有童瞳帮忙，自然顺着她的话开口，接过一旁的柜台小姐包装好的糕点，再次付了钱，和童瞳亲密离开。

关曜和童瞳的速度太快，艾雅笑容还僵硬在脸上，等她反应过来时，就这么眼睁睁的看着童瞳和关曜离开了，气的艾雅铁青了脸，狠狠的踩着高跟鞋也跟着离开了。

其实关老爷子原本属意的是艾雅的姐姐，可是艾雅的姐姐已经找了一个男朋友，虽然只是一个普通大学毕业的老实

男人，在公司里当个小职员，不过在关家的暗示到达之后，艾雅的姐姐就带着男朋友回家和父母坦白了，而艾家父母倒也开通，虽然女儿看中的男朋友很普通，能力也是一般，可是贵在对女儿体贴，即使只是吃了一餐晚饭，可是在政界多年的艾家双亲还是一眼就看出两个小辈之间的情谊缠绵，也就婉转的回绝了关家。

可是艾雅却不甘心也和自家姐姐这样找一个普通男人结婚，然后天天面对着锅碗瓢盆过一辈子，所以艾雅偷偷的来了北京，而艾家双亲知道了也只是无奈，自己小女儿的娇纵，当父母的是知道，这一次就让艾雅吃吃亏也好，之前凭借着艾家的架势，所有人都太娇惯这个女儿了，也导致了艾雅那目中无人，无法无天的性子。

一个人和一个人的缘分是真的有点奇怪，谭骥炎在董福生招供之后，又开始忙了起来，虽然每天也都是准时下班和童瞳加上两个孩子一起吃饭，可是饭后，几乎第一时间就扎进了书房里，不忙到凌晨一点都没有办法回卧室，而那个时候，童瞳早就沉沉的睡着了，而谭宸和谭亦也都一左一右的抢占了谭骥炎的位置，让他只能再次将两个孩子给抱到他们的房间里，然后自己在搂着童瞳睡觉。

“今天晚上我们不做饭，去一家口味不错的日式餐馆吃寿司和鱼片。”幼稚园门口，童瞳笑眯眯的对着谭宸和谭亦开口，这一家日式的餐厅也是十一当初介绍的，是非常正宗的日本厨师经营的，虽然对日本多少是有些抵触的，但是并不包括去吃一顿美味的晚餐。

“妈妈，我可以一起去吗？球球很乖的。”背着小书包，球球仰起头，眼巴巴的瞅着童瞳，球球早已经知道，谭宸根本就是整天都不会和自己说话，而谭亦虽然看起来都是笑眯眯的，可是骨子里却坏透了，最后，球球以一个四岁孩子的纯真直觉判断要想跟过去就只能靠童瞳了。

谭骥炎这几天很忙，几乎忙的只余下吃饭的时间了，所以就没有时间霸占着童瞳，让谭宸和谭亦终于在学习之余，可以和童瞳好好的在一起，这会听到球球的话，谭宸面无表情的小脸上气息似乎更冷了几分，谭亦倒是笑了笑，然后转过头看着学聪明的球球，神色不明，却让人感觉到几分的危险。

“球球有钱，可以自己付账。”似乎担心童瞳不会答应，球球从短裤口袋里果断的掏出三个一元的硬币，那是他坐摇摇车的钱，对钱有着执着**的球球毫不犹豫的将三个硬币硬塞到了童瞳手里。

“球球，天黑了，乖孩子要和爸爸妈妈一起回家的。”童瞳哭笑不得的看着手里的三块钱，再看着睁大着黑色的大眼睛，可怜而期盼的看着自己的球球，拒绝的话怎么都说不出口。

“球球，乖乖回家，周六我和哥哥让你来我们家做客。”谭亦看着为难的童瞳，笑着拍了拍球球的肩膀，对上他陡然之间亮晶晶的大眼睛，笑着继续忽悠着球球，“中午午睡的时候，我还可以让你和哥一起睡，不过如果不是听话的孩子，那么……”

“球球听话！”一听到能和谭宸一起玩，还可以在一起睡午觉，球球头点的如同小鸡吃米一般，不要说听话了，这会让他做什么都行。

“乖孩子。”谭亦看了看球球，似乎要确定他是不是真的听话，“那么球球要记得放学就该回家的，我和哥还要有事。”

球球知道到了自己做出选择的时候了，看了看谭宸，还是那一张没有表情的脸，球球滴溜溜的转动着眼睛，拉了拉书包的带子，如果和哥一起去吃晚饭，那么谭亦哥哥一定不会在星期六邀请自己做客，也不会让自己和哥一起睡午觉。

权衡再三之后，球球终于忍痛割爱的放弃了和童瞳一起去吃寿司的决定，万分不舍的对着谭宸和谭亦摆摆手，目送着他们的车子离开，这才失落落的垮着小脸，为什么一定要选一个？

“球球，爸爸和妈妈也带球球去吃寿司好不好？”裘爸爸舍不得看着自家儿子这么失魂落魄的可怜小模样，立刻走上前来，一把将球球给抱了起来，“我们去吃最好的寿司。”

“不要，球球要回家，又不是和哥哥一起吃，不去！”球球没有任何思考的摇着头，然后终于抱着裘爸爸的脖子，将婴儿肥的小脸埋在了裘爸爸的肩膀上。

被自家儿子打击的彻底无语的裘爸爸带着一颗破碎的心，无奈的抱着球球向着汽车走了过去，为了不让自家儿子彻底叛国，裘爸爸已经开始考虑是不是要给球球换个幼稚园。

谭宸和谭亦要买一些书，所以童瞳在去日式餐厅之前，先拐了个方向去了书店，将车子停稳之后，带着两个孩子走了进去，这会正是放学的十分，书店里虽然人很大，但是却一点都不显得吵闹，一排一排的书籍整齐的堆放着。

“妈咪，我和哥自己过去就行了。”谭亦对着童瞳开口，和谭宸向着百科知识那一区走了过去，这边最小的都是二年级以上的学生，突然看到两个帅气可爱的小男孩走了过来，正在选书的人都还怔了一下，有些不敢相信这么小的孩子也会来这一区买书。

184章节 忒有缘分

书店里很安静，童瞳看了一下四周，最后决定向着旅游专区走了过去，她和十一都去过很多的地方，只是每一次都是因为任务，所以即使到了一些地方，也从没有过真正的停下脚步去看看异国他乡的风景。

而此刻童瞳看了一眼书架上摆放的书籍，最后视线落在最上面一本《世界旅游景点解说》上，十一说有些地方有可能这辈子都不会有机会再过去了，所以只能买本书回去看看，聊胜于无的回忆一下。

最上层的书架的有些高，童瞳踮着脚却也拿不到，正懊恼着，余光掠过，感觉身后站着的男人个子很高，于是直接的转过身，“打扰一下，可以麻烦你帮我拿……是你？”

顾凛墨也是诧异的看了一眼童瞳，神色冷漠里闪过一丝锐利，对于顾凛墨这样身份的男人，在同一天，连个不同的

地方遇到同一个人，说是巧合，顾凛墨都有些不相信，但是他也不认为真的有谁能跟踪自己一下午而不被发现。

知道顾凛墨如今黑道教父的身份，为了安全考虑，也为了胎教，更重要的是为了不给谭骥炎惹到不该惹的麻烦，童瞳身体快速的一个后退，无辜至极的开口，“真的好巧。”清澈如水的目光回应着顾凛墨的打量，童瞳努力让自己看起来很无辜很坦诚。

“哪本书？”那一瞬间的锐利之色消失，顾凛墨又恢复了那样没有生气的冷，从声音到眼神都是冷淡至极，似乎再也没有什么能让他在意。

“最上面这本《世界旅游景点解说》。”童瞳开口，这书是十一也参与编写的，里面有不少照片都是十一拍的，因为在明面上十一是一个摄影师，为她出现在世界各地有了一个正大光明的理由。

身材修长，顾凛墨伸过手就轻松的将童瞳要的这本书拿了下来，只是看着熟悉的封面失神着，那失去了生气的黑眸里快速的闪过一丝痛苦和哀伤，这本书，曾经在他忙碌的时候，她也喜欢抱着书坐在沙发上看着，临着窗口，安安静静的翻着书，偶然会露出一个浅笑，可是这一切只是一个骗局而已！

后来才知道她是警方派来的卧底，而在泄露了消息，害死了顾家那么多的兄弟之后，顾凛墨已经从感情里走了出来，否则他不会将人给关起来，可是被背叛的下属却无法接受背叛，在自己善后的时候制造了爆炸，这样也好，即使她是卧底，即使害死了那么多人，顾凛墨也无法真的将她枪决，这样或许是最好的结局，只是人死了，而他的心同样死了，即使知道那只是一场可笑的欺骗而已。

一天遇到两次，同样的一本书，顾凛墨再次正色的打量着童瞳，此刻看起来，却忽然发现即使不是同一个人，可是她们身上似乎有责相同的气息，很是安静，干净澄清的眼神，让人感觉到无害而信任，可是却从最开始一切都是一个骗局而已，心脏陡然之间依旧痛的紧缩抽痛着。

童瞳不解的看着顾凛墨身上的气息从危险的戒备突然转为痛苦，虽然只是很是细微的表情变化，可是对于童瞳而言，她对人的感觉很是敏锐，自然也是第一时间就察觉到了。

将书放到了童瞳手里，不管是故意制造的巧合，还是真正的巧遇，顾凛墨冷然着面容，转过身漠然的离开，书店人来人往的之中，黑色的身影带着一种隔绝一切的哀伤和疏离离开了童瞳的视线。

“真是个奇怪的人，完全看不出是黑帮之中走出来的。”自言自语的嘀咕着，童瞳摇摇头，然后翻开手里的书，慢慢的看了起来，每个景点介绍的不仅仅是那美丽如画的风景，还有那些很久很久以前的传说，照片拍摄的角度在寻常的摄影师看起来非常的普通，可是正是这样的普通，却又在无形里给人一种真正美丽的触觉。

半个多小时之后，童瞳带着选好书的三个孩子重新坐回了车子上，向着日式的餐厅开了过去，玻璃车窗外已经是夜色降临，昏黄的路灯给人一种静谧的感觉，童瞳看了一眼后座上的谭宸和谭亦，心很静，很是幸福。

“妈咪，我们可以和你一起过去等位子。”对于被童瞳安置在车子里的谭亦开口。

“不用，餐厅估计生意太好，这才没有位置，我先过去看一下，如果不行，我们换个地方。”还是决定将谭宸和谭亦留在车子里，童瞳打开车门下车向着不远处的日式餐厅走了过去。

顾凛墨虽然更喜欢独处，可是因为他身份的关系，不管他去哪里，身边至少跟着四个保镖，而且只要出了事，一旦联系上顾家的人，支援也会在第一时间到达。

早上在糕点店的时候，遇到童瞳，顾凛墨的手下是留心了，毕竟跟童瞳在一起的人是刑侦处的处长关曜，在经历了之前那一次卧底的危机之后，顾家上上下下对有意接近顾凛墨的女人都会里里外外，追溯到祖宗三代的调查。

虽然当年那个女人已经被炸死了，其实致死，大家也无法相信那样温柔，说话总是轻言轻语，不是最美丽，却给人一种宁静和舒心感觉的女孩竟然是警方的卧底，竟然一次一次的出卖了顾家的信息，最后一次，竟然害死了顾家那么多的兄弟。

而自然顾家上下痛心的时，那个时候，顾凛墨并没有因为感情冲昏头脑，他在积极的将顾家的损害降到最低点，甚至还将那个女人给关押起来，直到她被炸死，也不曾看过一次，可是在大家已经一切风平浪静的时候，却发现顾凛墨变了。

那个曾经温和却不失冷厉的男人，突然之间如同失去了所有的生气，变的死气而阴沉，再也没有了笑容，再也没有什么能让他在意，顾凛墨还是顾家的大哥，是整个顾家上上下下的支柱，可是顾凛墨却如同行尸走肉一般的生活，甚至靠吃安眠药才能入睡，他身边不再有任何女人，每天除了工作还是工作，忙到深夜，累到疲倦时吞了安眠药，然后入睡，早上醒来，又重复昨天的工作。

顾凛墨像是一个工作的机器，他还是有条不紊的处理着顾家所有的生意，让顾家继续处于半漂白的状态，他甚至在程氏垮台之后，接手了程氏的地盘和势力，让顾家再次成为了黑道的龙头老大，顾凛墨成为了最为年轻的黑道教父。

可是在顾家上下欢腾雀跃的时候，顾凛墨依旧是麻木着一张脸，眼神空洞，原本俊逸的男人却浑身笼罩着漠然的疏离，无悲无喜，这个时候顾家人才明白那个女人死后，顾凛墨的心也死了。

而早上在糕点店才遇到童瞳，晚上在日式餐厅再次遇到，顾凛墨刚刚去洗手间了，所以这会，顾凛墨身边的四个保镖，尤其是吴淼更是戒备的盯着童瞳，从两年前的事情之后，吴淼对女人绝对有了恐惧症，此刻，阴冷着眼神盯着走进店里的童瞳。

对于危险的目光，童瞳自然是第一时间就察觉了，同时也戒备起来，对于自己躺着都能中枪的倒霉运气，童瞳自然是打起了二十四分的小心。

而童瞳的戒备，让吴淼更增加了心头的对童瞳的怀疑，在童瞳经过身边的那一刹那，一手落在了腰间，而吴淼这原

本是为了试探的，毕竟他带着枪，如果童瞳是警察的话，肯定会非常的敏感，而吴淼这一次绝对不会再让任何一个女人再来祸害顾凛墨。

可是不能怪童瞳大惊小怪，小题大做，当视线瞄到吴淼的手，而那在西装外套之下凸起的地方分明就是手枪时，童瞳的动作更快，吴淼甚至还没有来得及反应，童瞳却已经直接反手夺过了他手里还没有拔出来，只是为了试探的手枪，咔嚓一声，子弹上膛，然后枪口对准了吴淼的头。

而吴淼身边其他三个保镖在震惊片刻之后，随即动作迅速的拿出了手枪，可是童瞳的动作更快，她直接站到了吴淼身后用他当人肉盾牌了，而手里的枪也毫不客气的抵在了吴淼的太阳穴上。

童瞳这会是庆幸，刚刚自己先进来的，因为店里生意太好，之前订的位置上客人还没有走，童瞳先过来问一下什么时候能有位置，所以将谭宸和谭亦先留在了车子里，毕竟暗中还有国安部的人在保护着，倒也不担心两个孩子的安全。

店里的客人到服务员都傻眼了，一个个呆愣愣的看着只有电影画面里才会出现的持枪对峙的情况，甚至连报警都忘记了。

局面在瞬间紧绷着，童瞳是不知道眼前这四个身手应该还不错的男人到底是谁派过来的，脑子里转了一圈，听谭骥炎说白贤目前已经是被软禁了，好像没有断手断脚，可是直接被敲断了身体里最重要的脊椎骨，所以从脖子之下就是瘫痪了，白贤应该没有能力再派人杀自己吧，不过童瞳倒也不敢掉以轻心，毕竟刚刚这几个男人拔枪的速度很快，而且手法专业。

顾凛墨走过来时，便立刻看到在一旁持枪对峙的几人，当看见童瞳的身影时，饶是顾凛墨也是怔了一下，这已经是一天里第三次遇见了。

而童瞳当察觉到眼前四个人的目光向着自己左侧转移过去时，也侧目扫了过去，错愕的瞪大眼，和顾凛墨一样，童瞳也是感觉这未免太过于巧合了吧，刚刚才在书店里遇到，这一个小时不到的时间里，竟然又在餐厅里遇见。

“怎么回事？”顾凛墨开口，神色漠然的看着眼前最为信任的四个下属，大庭观众之下持枪太过于招摇，而让顾凛墨更为在意的时，童瞳竟然拿的是吴淼的手枪，四个人里，吴淼的身手最好，可是他却被夺了手枪，让人不得不怀疑童瞳的身手有多好。

“你的手下？”童瞳询问的看着顾凛墨，却已经有了判断，因为四个男人面对顾凛墨时有着一股对上位者的恭敬，可是，童瞳再次看向顾凛墨，“你要杀我？”

“没有。”简短的回答，虽然顾凛墨不愿意和一个外人有任何的交谈，可是眼前的局面必须解决。

“那我经过时，他为什么要拔枪？”直觉上童瞳感觉顾凛墨并没有说谎，而且他也没有必要杀自己，又没有什么矛盾，可是毕竟还有三把枪对着自己，童瞳自然要小心谨慎一些，否则再受伤了，又不能用药，谭骥炎肯定会直接灭了顾家。

顾凛墨微微皱了一下眉头，询问的目光看向被童瞳给擒住的吴淼，“怎么回事？”

原本想要回答的，可是吴淼突然不知道该怎么开口，难道说因为眼前这个女孩和大哥连续两次遇见了，让吴淼感觉到了危险，原本是想要试探一下，结果自己还没有行动，手枪已经被对方给夺过去了。

童瞳和顾凛墨都同时看向嘴巴张了张，结果愣是半天没有发出声音的吴淼，倒是吴淼的脸色一阵青白交错着，看起来显得异常的狼狈，尤其是吴淼很魁梧，典型的北方汉子，虎背熊腰着，即使穿了黑色的西装，也像是混黑社会的，而此刻，被童瞳举高了手抵着额头，再配上他脸上的表情，怎么看都显得狼狈而滑稽。

“误会？”童瞳确定顾凛墨真的没有什么杀机，于是终于将举的酸的手臂收了回来，将手枪还给了吴淼，“其实就算是黑帮的，你也收敛一点啊，这里可是北京，你这样太过于招摇了，会连累顾凛墨的。”

比起顾凛墨，童瞳真的感觉眼前这个魁梧的男人太过于招摇了，既然是误会，就不该想要拔枪，这是自己身手好，如果遇到一个普通女孩，那还不得给他吓死。

这边童瞳刚说出顾凛墨的名字，原本放下戒备的四个保镖咻的一下又紧张起来，而童瞳条件反射的直接闪身到了顾凛墨身后，这要是真的开枪，她也绝对能第一时间避开。

“收起来！”对于四个手下的冲动，顾凛墨总是漠然而麻木的脸上表情终于显得有些不悦了，冷骇的气势迸发而出。

“妈咪！”

“瞳！”汽车里等候了许久的谭宸和谭亦原本也有些着急了，他们是宁愿和童瞳一起在餐厅里等位置的，也不愿意留在汽车里，而暗中保护他们的人突然两个现身，打开车门进来了，这让谭宸和谭亦立刻敏锐的察觉到童瞳在餐厅里可能出事了，直接打开车门冲了出去。

谭宸和谭亦还没有来得及开门，跟过来的国安部特工快速的一人一个将两个孩子护在了怀抱里，冷然的目光戒备的看着店里的和童瞳对峙的顾凛墨等人，而余下一人已经从后厨的门进了餐厅，不动声色的混进了被吓倒的顾客里，只要顾凛墨这边一有动静，立刻支援童瞳。

吴淼等人第一反应是看着童瞳那精致却依旧显得年轻的面容，这都是两个孩子的妈了，门外那两个孩子估计都有六七岁了吧，太年轻了。

然后这才想到貌似真的是误会了，估计就是巧合的遇到，就算有女人带着别样的心思想要勾引大哥，可是绝对不是两个孩子的妈。

“抱歉，是我弄错了。”吴淼尴尬的笑着，原本就是个魁梧的汉子，这会一道歉，到没有了黑帮中人的强势，反而像是个傻愣愣的大个子，而他身后三人也快速的散去了戒备，这真的是误会啊。

危机解除！童瞳点了点头，原本从一开始就是误会，而这边气氛似乎缓和了，原本店里的客人刷的一下像是被小鬼追着一般，不顾一切的向着门口冲了过去，天知道这些人会不会宰拔枪，会不会来个黑社会火拼，子弹不长眼的，总不能吃一顿寿司就将小命给搭上了。

突然的人潮汹涌，让童瞳也惊吓的一愣，身体快速的向着一旁后退的躲避开着了魔一般向门口冲过来的人，而顾凛墨虽然不在意任何人和事，可是此刻却也绅士的伸过手臂将童瞳给护到了身侧，而跌撞里，一个男人被椅子给绊倒了，砰的一声摔在了童瞳和顾凛墨身边，然后一抬头，看见眼前两个人，大男人却发出啊的一声尖叫，然后手忙脚乱的向着门口再次冲了过去，中途又跌了两次最后是连滚带爬的出了门。

一时之间，原本因为生意兴隆，即使定了位置都要等候的童瞳看着瞬间空荡荡的餐厅，然后回头看向顾凛墨，“我们有那么可怕吗？”

这简直像是见了洪水猛兽一般，跑的也太快了，他们给钱了没有啊？虽然说这是日式餐厅，可是仇日当仇日，吃饭还是要给钱的。

似乎真的误会了，暗中唯一一个没有离开的国安部特工看了看童瞳这边，给外面的两个同伴发了消息，而谭宸和谭亦也终于得到了自由，再次的向着餐厅跑了过来。

谭宸和谭亦虽然只有六岁，还太小，太弱，可是他们的却充分继承了谭骥炎的气势，谭宸冷酷着绷着小脸，身体戒备的站到了童瞳面前，这些天在教官的训练之下，谭宸的进步非常的快，他以前在森林里和母狼生活在一起，自小就养成了天生的敏锐和神速，而教官特意教了谭宸五禽戏这套武术，让谭宸身上隐隐的透露出一种博大精深的内敛气势。

而谭亦也敛了笑容，和谭骥炎酷似的小脸似乎在近日来长开了一些，虽然还是没有谭骥炎那么的冷酷峻寒，可是当谭亦紧绷时，也有几分谭骥炎的气势，虽然眼神不似谭宸那样锐利坚韧，可是谭亦微微的眯着眼睛，张扬的怒意，也让他看起来不容小觑。

同时被两个孩子这样防备的怒瞪着，吴淼等四人不由尴尬的对望一眼，这个误会闹大发了！可是这两个孩子还真有气势啊，明明看起来优雅尊贵的如同小王子，可是有种让大人都感觉畏惧的锋芒，再联想到童瞳刚刚夺枪的诡异速度，似乎就明白过来了，这根本就是遗传嘛。

“好了，这是误会，那个我们定的位置……”童瞳在谭宸和谭亦的头上拍了一下，示意他们不用这样担心，然后转过身看向柜台里面的日本大厨，结果发现他脸色苍白着，一手捂着右手，而放在砧板上的鳕鱼上还有几个圆形的血滴，再看着大厨那还滴着血的右手，童瞳知道今天的这一餐是泡汤了。

“妈咪，我们回家吃。”谭亦虽然听到童瞳的话，而且如果真的有危险，暗中的人也不会让自己和哥进餐厅了，可是对眼前的几个人，谭亦还是有些的不放心，于是拉了拉童瞳的手决定回去吃饭。

“好吧。”童瞳无奈的点了点头，日本大厨刚刚估计被吓倒了，这会手受伤了，捏寿司切鱼片什么的也不现实了，所以童瞳也只能等下次再过来了，“和顾叔叔说再见。”

谭宸和谭逸沉默了一下，倒是礼貌的倒了一声再见，然后一左一右牵着童瞳的手一起离开，而餐厅里，顾凛墨依旧冷漠着峻颜，刚刚的小插曲已经过去了，自然也不会在他心里留下任何的痕迹。

“你说大哥要是有这两个儿子怎么样？”汽车里，吴淼是和顾凛墨同一辆车，其余三人是在另外的车子里，这会开始讨论起刚刚遇到的童瞳。

“嗯，那两个小孩不错，气势很强。”一般孩子看到这些黑帮之中，即使不知道他们是做什么的，却也会被他们满身的煞气给吓倒哭，可是谭宸和谭亦不但没有被吓倒，反而敢站出来对峙，这让三个由衷的喜欢。

“那样顾家就有优秀的接班人了，可是大哥身边如今一个女人都没有？”另一个保镖终于想到了问题的核心，因为一年前的事，整个顾家对女人可谓是如临大敌，杜绝一切女人靠近顾凛墨身边，现在他们突然想起要给顾家留后，还是得要接班人那，可是没有女人，谁给大哥生孩子。

“不知道刚刚那女孩有没有姐妹？”又一个保镖崇拜的开口，能从吴哥手里将枪夺走，哪得什么样的速度啊，吴哥虽然看起来有些的笨重，可是拔枪的速度，开枪射杀的准头，那可是数一数二的，结果呢，枪还没有逃出来看，就被人家给夺走然后还抵到自己额头上了，这样的基因，日后的孩子肯定能遗传到。

“回去和几个堂口的堂主商量一下吧，大哥也是男人，怎么也该有个女人的。”三个保镖终于达成了一致意见，然后准备一回到顾家就开始去查一下童瞳的身份，看看她有没有姐姐妹妹的，好给顾凛墨凑成一对。

西湖苑。

谭骥炎回来时，谭景御也跟着过来蹭地方睡，看着坐在沙发上看书的两个孩子，谭骥炎疑惑的看了一眼厨房的方向，“不是出去吃饭的吗？”

“大厨的手被刀子割伤了。”谭亦抬起头开口。

“哈哈，看来小丫头力推的餐厅也不怎么样啊。”谭景御幸灾乐祸的笑了起来，原本他也是要跟着去蹭饭吃的，结果童瞳说要和孩子培养感情，愣是不带谭景御，这会听谭亦说日本大厨割伤了手，让谭景御很是怀疑这一家日式餐厅的口味。

“被枪吓倒了。”谭宸面无表情的看了一眼笑的高兴的谭景御，然后又低下头继续的看书。

“怎么回事？”一听到枪子，谭骥炎不由的想到了白贤，虽然说白贤的事情已经解决了，可是谭骥炎还是有些的不放心，谁知道白贤身边是不是还有自己不知道的亲信，然后将报复到小瞳身上。

“三个人拔枪对着妈咪，妈咪手里拿着第四把枪，然后大厨就被吓倒割伤了手。”谭亦故意的挑着不重要的地方开

口，对于挑衅谭骥炎的威严，谭亦一贯都是乐此不彼，虽然最终都以失败而结束。

二哥家的孩子叛逆期果真提前，这才六岁啊！儿子和父亲果真是上辈子的情敌！谭景御作壁上观着，乐得看谭亦和谭骥炎之间的对决。

“说清楚！”如果是平日，谭骥炎倒也无所谓，可是因为童瞳的安全，脸色不由的冷沉了下来，迫人的气势稍稍露了几分，却也让人只感觉四周的温度陡然之间就下降了。

“妈咪在餐厅遇到了顾凛墨。”果真还是差很多啊，谭亦看着谭骥炎，虽然努力的绷着了身体，可是当谭骥炎那黑眸冷怒的扫过来时，那种说不出来的震慑感觉，让谭亦明白比起谭骥炎，自己还需要努力再努力，才能有这样迫人的气场。

顾凛墨？这个名字谭骥炎不陌生，谭景御自然也不陌生，如今黑道里最年轻的教父，顾家虽然处于半漂白的状态，可是除了毒品和军火不涉及之外，其余黑道的生意几乎都被顾家所掌控，而顾凛墨也算是一个枭雄人物。

只是因为顾家严谨旗下涉足毒品和军火，所以不管是军方，还是政府这边，对于顾家的态度都算是温和，而让顾家能独大，成为黑道之中的龙头老大也是乐见其成的，毕竟不是顾家，也是张家李家，与其是其他不上道的黑帮，还不如让顾家来当这个老大，维护黑道的秩序。

“不要这么严肃的板着脸，真的只是巧遇。”童瞳端着菜出来，也听到了谭亦的话，看着谭骥炎那凛然而严肃的脸色，不由笑着开口，“早上十点多的时候在糕点店遇到了，下午在书店又遇到一次，晚上在餐厅第三次碰见，所以顾凛墨的下属才会以为我是跟踪他。”

“一天遇到三次？这是什么缘分那！”谭景御目瞪口呆着，北京不算大，但是也绝对不小，很多时候，估计两个人一辈子都不一定能在同一地点遇见，可是童瞳和顾凛墨一天遇到三次，再加上顾凛墨的身份，估计没有直接开枪已经算是小心谨慎了。

谭骥炎此刻听到童瞳的解释，脸色不但没有变好，反而更加的隐晦的将深思收入了眼底深处，顾凛墨和小瞳真的是巧遇吗？希望如此。

“真的只是巧遇，你想顾凛墨如果跟踪的话，我早就发现了。”童瞳拉了拉谭骥炎的手，示意他不用担心，虽然说的确是巧合了一点。

“嗯，不过还是有心一点。”谭骥炎点了点头，童瞳的身手他清楚，所以倒也不是那么担心，而且顾凛墨应该不至于和小瞳有什么纠葛。

—分隔线—

第二天，清晨。

谭骥炎打开衣橱拿出一套纯黑的西装，连同里面的衬衫也是黑色的，没有打领带，对着穿衣镜，谭骥炎理了理衬衫领口，今天是妈下葬的日子，对外的说辞是突发性脑溢血导致的死亡。

衬衫领口余下了两粒不曾扣上，黑色的短发不再是过去上班一般的一丝不苟，凌乱里带着张扬的冷傲和不羁，谭骥炎叹息一声，对于母亲，小时候没有太多的记忆，只是每一年都会短暂的见上几面，没有太多的交流，有的只是对一个长辈的尊敬。

而之后阮菁的很多做法，让谭骥炎渐渐的连同这份尊敬都消失了，而直到最后的死亡，谭骥炎已经不想去追究谁对谁错，而他需要的只是牢牢的掌握住如今的幸福。

窗户外天刚刚亮，夏天五点半天色就朦朦胧胧的亮了起来，转过身，谭骥炎向着床边走了过来，原本冷沉的峻脸在面对蜷缩着使者的童瞳时，不由的柔软下来。

没有告诉小瞳，是不想她因为这件事再有什么烦心，低头在童瞳的额头上落下亲密的一吻，看着她不满的皱着眉头，嘤咛一声，似乎不高兴被打扰了睡梦，直接的翻过身继续入睡着，谭骥炎勾了一下薄唇，然后放轻了脚步转身离开了卧房。

而谭宸和谭亦也都安静的等在了客厅里，今天给两个孩子也都请了假，谭宸和谭亦也都换上了黑色的衣服，看到谭骥炎之后，父子三人都没有再开口沉默的走了出去，直到汽车飞驰的消失在了晨曦的目光里。

二楼窗口，童瞳静静的看着远去的车影，谭骥炎没有说，谭三哥也没有说，可是谭宸和谭亦却不会隐瞒特童瞳任何事，所以童瞳在昨天晚上和两个孩子道晚安的时候就知道今天是阮菁下葬的日子。

睡意全无，童瞳明白谭骥炎之所以不告诉自己，也是让自己不要有什么担心，让阮菁死亡这件事彻底被揭过去。

清晨淡淡的晨曦光亮之下，四周显得很是安静，童瞳将车子停了下来，后海这边早上很是安静，才六点多一点，车辆都很少，安静的都不像是北京。

慢慢的走着，童瞳之所以突然来到后海这边，也是因为十一之前说后海这边，沿着巷子走到尽头，有一家粥铺，里面的粥非常好吃，味道很独特，十一之前在北京，会吃过早饭之后，沿着后海这边慢慢的走着，童瞳因为来的太早，所以就改变了顺序，先走走再去吃早饭。

如果说昨天一天巧遇了三次已经是天大的巧合，而在晨曦的光芒里，当坐在长椅上的童瞳抬起头，看见走过来的顾凛墨时，连呕吐的感觉都被忽视了，这也太巧合了！北京这么大，就算出现在同一个地方，也不至于相遇在同一个时间段。

顾凛墨也是怔了一下，估计也是没有想到竟然在昨天遇见三次之后，又在大清早在后海这里看见童瞳。

“好巧……呕……”童瞳刚说话，突然嘴巴里再次的泛起了酸味，让童瞳再次弯着腰干呕起来，刚刚走的好好的，结果身

后跟着一个早起锻炼身体的胖子男人，而他手里正咬着一个大肉包子，好几天都没有晨吐的童瞳再次遭殃了，胃里一阵翻滚。

可惜让童瞳郁闷的是，自己走的快，胖子也走的快，自己慢了，结果胖子走的更慢，结果被肉包子的味道给熏的厉害了，童瞳直接停下来不走了，胖子愣是站在童瞳身边将肉包子给吃完了，让童瞳终于没有忍住，直接坐到这边的长椅上干呕起来，而胖子似乎知道自己犯错了，连忙的道歉，原来是三个月前，有个姑娘在后海这边跳水自杀，正是胖子跳下去将人给救上来的。

所以这么早看见童瞳一个人单薄的走在后海这边，而且明显要避开自己，胖子担心起来，唯恐又是一个想不开的姑娘，结果没有想到肉包子馅的味道太重，将童瞳给熏到了，连连道歉着，最后尴尬的离开。

“我没事。”早上还没有吃，也没有什么可呕的，童瞳拿过纸巾擦了嘴巴，苍白的脸因为刚刚的干呕渗透着冷汗，看起来显得有些的狼狈，只是依旧是笑靥如花，眼神清澈而明亮，让人感觉一种活力。

“需要水吗？我车上有。”顾凛墨昨天回去之后，吴淼已经将童瞳的资料送了上来，原本以为她是关曜的女朋友，却没有想到她竟然是谭副市长的恋人，再加上昨天看到的两个男孩，顾凛墨明白童瞳和谭骥炎应该在一起很多年了，只是当刚刚突然看见童瞳，让顾凛墨有那么一瞬间的晃神，因为之前他去的地方，包括清晨来后海，都是她的习惯，如今接二连三的遇见童瞳，让顾凛墨几乎以为那个在爆炸里身亡的人并没有死。

可是转眼就明白，这不过是自己的胡思乱想而已，而且虽然都在相同的地方巧遇了，可是顾凛墨明白童瞳是完完全全的另一个人，即使他偶然会在童瞳身上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我走走就好了，谢谢。”在顾凛墨身上完全感觉不到什么黑道中人的血腥和暴戾，童瞳拿着丢在长椅上的包包站起身来，该死的大肉包子，那味道太冲了！

顾凛墨没有开口，自从两年之后，他身边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女人靠近过，而对于昨天一次巧遇了三次的童瞳，或许有种说不出来的感觉，而童瞳此刻的脸色有些的苍白，顾凛墨终究还是体贴的和童瞳一起走着。

吴淼等四个保镖还是在车子这边等着顾凛墨，不是他们不敬业的想要跟过去，而实在是顾凛墨一个冷漠的眼神过来，吴淼等人就没有胆子跟过去了，而且顾凛墨的身手加上如今顾家在黑道的地位，也没有人敢对顾凛墨动手，所以四个保镖才留在汽车这边，不敢去打扰顾凛墨。

“大哥为什么大清早的不睡觉都来这里，都逛了一两年了，风雨无阻，有什么可看的。”咬着肉包子，保镖一不解的开口，实在不懂这后海有什么风景值得顾凛墨每天都过来，而且还是一大早开车过来时，天都没有亮，就算有什么景色，看了一两年了，也看到吐了吧。

“大哥是留学回来的，这就是小资的情调，我们这些粗人不懂的。”保镖二也啃着肉包子，一口咬了大半个，含混不清的回了一句，因为顾凛墨每一天都来，而这么早，有些早点店都没有开，而且为了就近保护顾凛墨的安全，所以他们都是去不远处卖包子的地方每个人买两个大肉包子，一杯豆浆在这边边吃边聊天。

“可是大哥怎么又遇到童小姐了？”吴淼三两口将嘴巴里的肉包子给吞了下去，震惊的看着和顾凛墨一起走过来的童瞳，昨天就是因为巧遇了，所以吴淼才将童瞳当成别有目的的女人，结果回去一查，差一点没有将吴淼给吓死。

那可是谭副市长的女人，想当初道上就传闻，程氏之所以会突然垮台，就是因为当时程天南看上了谭副市长的女人，结果弄的程氏倒台，程天南被抓被关，虽然混黑道的和政府打交道的地方并不是很多，可是黑帮再强势，也压不过军方谭家，所以如果事先知道了童瞳的身份，吴淼昨天就绝对不敢草率的拔枪试探，弄不好，谭副市长估计都能灭了自己。

185章节 被抓被关

童瞳停下了脚步，隔着四五米的距离看着囫囵吞枣般将肉包子吞下的四个男人，感觉好不容易压抑下的酸水又不停的漫了上来，胃部又开始一阵翻滚的搅动起来，为什么今天走到哪里都能遇到肉包子。

“别过来！”看到要走过来的吴淼，童瞳大声的制止着，身体快速的向后连忙退了几步，如果是以前体能训练的时候，饥肠辘辘，估计童瞳也会感觉这大肉包子够大肉味够浓，够大够好吃，可是此一时，彼一时，这会闻到这肉味，她就有种想呕吐的感觉。

“童小姐，昨天很抱歉！”吴淼看着疾声厉色制止自己的童瞳，粗犷的脸上闪过一丝的尴尬和愧疚，只当童瞳还在因为昨天晚上在餐厅的事情生气，快速的低头道歉着，声音洪亮，加上他一身黑道中人的打扮，黑色的T恤，黑色的长裤，露出粗壮的手臂，理着小平头，连同他身后三个同样打扮的保镖，远远的散步的人立刻停住了脚步，然后转身快速的离开。

顾凛墨看着又开始干呕的童瞳，似乎明白过来，峻挺的黑色身影向着一旁的汽车走了过去，打开车门，从汽车里拿出一瓶没有开封的矿泉水，拧开了盖子，然后递给了童瞳。

“谢谢。”的确有些的难受，童瞳快速的灌了一口水，在垃圾桶边漱了漱口，这才感觉嘴巴里的酸味散了去。

吴淼等人目瞪口呆的看着站在童瞳身边照顾她的顾凛墨，从两年前那个女人死后，顾凛墨第一次和一个女人走的这么近，甚至还拿包递水，这如果不知道童瞳的身份，吴淼一定会感谢老天终于让顾凛墨重新认识了一个好女孩，而不是警方的卧底，可是这可是谭副市长的女人，军区谭家的孙媳妇，大哥突然这么殷勤，会不会惹祸上身那！

因为吴淼等人在童瞳之前的制止之下，之后又在顾凛墨冷厉的眼神里，直接都退到了汽车边，所以没有了肉包子的味道，童瞳这才缓了过来，看向身侧的顾凛墨，“谢谢，我知道有一家粥铺味道很好，我请你吃早饭。”

心里有什么一闪而过，顾凛墨震惊的看着童瞳，太多的巧合，让顾凛墨真的要以为她并没有死在爆炸里，可是转而一想，理智却又回到了脑海之中，或许这是这几家的口味是真的很好，童瞳和她都口味一样，所以才会有着这样的巧合。

七点，粥铺准时开门，童瞳和顾凛墨并不是最早的，之前还有两对小情侣和三个老人家一直在门口守着，这边店一开门，立刻进了店里去吃等了许久的粥。

浓浓的米香，没有大肉包子那样太过于重的气味，童瞳也感觉食欲上来了，点了莲子粥，十一说里面的莲子煮的很烂，一口咬下去很糯的口感，可是却有种如同吃了新鲜莲蓬里莲子的口味，明明煮了那么上的时间，却能保持莲子的清新口感，足可以知道粥铺老板还是有一些秘密的厨艺的。

顾凛墨看着低着头吃的正欢的童瞳，自己眼前也是一份莲子粥，如果不是童瞳从面容，到身体的细微动作，眼神笑容，什么都是陌生的，顾凛墨几乎真的要以为再次看见了当日总是喜欢拉着自己过来吃莲子粥的人。

“很好吃的，你不喜欢这个口味吗？”童瞳抬起头，疑惑的看着并没有动筷子的顾凛墨，十一介绍的店都非常的不错，昨天的糕点和今天这个莲子粥都很好吃。

语调不同，童瞳的声音总是带着一种轻快，可是她的声音很是轻柔缓慢，听在耳中软绵绵的舒适，她也没有童瞳这样明亮的笑容，更多的是一种淡淡的浅笑，柔和如同春风，只是一切都是骗局而已！顾凛墨陡然之间寒了眼神，然后低头掩饰住那几乎压抑不住的情绪，食不知味的吃了起来。

这个时候谭骥炎应该带着谭宸和谭亦都到了香山那边的大宅了吧，估计一会就要去墓园了，童瞳低着头吃着稀饭，慢慢的咬着糯糯的莲子，其实自己终究是欠谭骥炎一声对不起的，不管过去发生了什么事，那都和谭骥炎无关，而自己枪杀的却是他的母亲。

想到此，童瞳放下了筷子，从包里拿出手机给谭骥炎发了一条短信过去，今天谭骥炎的心情应该也是很不好，昨晚上他睡的就不安稳，自己半夜醒来一次，谭骥炎竟然没有睡在书房里忙，那个时候估计是凌晨两点多了吧。

香山大宅，阮菁的死在谭家也算是一件大事，很多军区有关的家族都过来了，更不用说谭家的分支旁系，幸好香山这边的宅子够大，否则这么多人根本都接待不了。

手机响起来时，不需要谭骥炎开口，正和谭骥炎说话的男人快速的颔首，然后礼貌的退到一边，身为谭家的旁支，即使想要和谭副市长攀上关系都非常不容易，很多小一辈的甚至都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来大宅里拜年才能见到谭副市长一面，所以今天这样的场合即使不对，也有很多人都过来了，也是为了顺便拉拢一下关系，最少要混个熟脸。

黑色的身影退到了角落里，谭骥炎打开手机看着童瞳的短信，冷硬的脸庞终于柔软下来，回了一句没有关系就发了过去，这原本就不是小瞳的错，她不需要有什么内疚和自责的。

“二哥。”谭景御快速的闪人也躲避到了谭骥炎身边，没有谭骥炎那浑身冷寒的气势，所以谭景御差不多被缠的头都痛了，明明这些人过来都是为了谭家的身份，有几个是因为妈的去世，谭景御听着那些节哀顺变的话，只是愈发的想要冷笑，可是上门都是客，尤其是在今天这样的场合，所以谭景御直接闪人躲到谭骥炎身边，就不相信那些人敢随便来烦阎王脸似地二哥。

“二哥，你都能和小丫头短信，我到现在连沐放的下落都没有，二哥，你和童部长关系也不错，就不能帮我问问。”酸酸着，谭景御耙了一下头发，英俊的脸上此刻表情满是挫败，他查了，几乎能查的都查了，可是却依旧如同石沉大海一般，一点线索都没有，让谭景御不得不佩服国安部的保密功能，要藏一个人，就真的找不到。

“嗯。”就在谭景御以为又是无功而返的情况下，谭骥炎突然冷淡的答应下来，惊的谭景御几乎以为自己幻听了的，瞪大眼瞅着发短信的谭骥炎，“二哥，二哥，你再说一遍，我耳朵不大好使。”

冷眼扫过，谭骥炎嫌恶的看着几乎要腻到自己身上的谭景御，再次发了短信过去，让童瞳早上吃点东西。

“二哥，二哥，你果真是我的亲二哥。”激动的嚎了起来，谭景御一把抱住谭骥炎的胳膊，然后又忌惮的快速的松开手，嘿嘿的傻笑着，有二哥帮忙那一切都不成问题了。

小瞳怎么又和顾凛墨遇到了！谭骥炎看着童瞳回过来的短信，凤眸里的眼神冷了几分，虽然还想要继续问，可是一旁有人让谭骥炎过去，谭老爷子找，让谭骥炎皱着眉头将手机收了起来。

而粥铺这边，童瞳要去付钱时，却发现顾凛墨已经先一步结账了，这让童瞳对顾凛墨有了一些好感，看起来真的不像是黑帮之中的人。

“那我先走了。”道别后，童瞳向着自己的汽车走了过去，而顾凛墨在童瞳看来比起谭骥炎话还要少，除了必要的几个字之外，根本不曾再开口，整个人不管怎么看都显得没有生气。

而等候在一旁的吴淼等人一看顾凛墨出来了，立刻恭敬的打开车门，虽然每天大哥都会这样例行公事一般的来后海走段路，然后过来这家粥铺吃粥，而为了安全起见，顾家直接受够了这家粥铺，所以大厨虽然还是大厨，只是已经给顾家打工了，这也是为什么童瞳根本没有看见顾凛墨起身离开，可是他却已经抢先一步结账的原因。

“童小姐的车开的够猛！”这会正是上班的高峰期，吴淼开着车，看着童瞳的车高速的在车流里左超又越，片刻的时间就消失在了奔腾的车流里，那样的速度，那样一流的车技，看到吴淼眼里满是佩服和惊叹，大哥以前说过人不可貌相，如今吴淼算是真的明白了。

无处可去，童瞳去了古玩城这边，有了肚子的宝宝，童瞳是不能再动手动脚了，无所事事之下，又想起了自己的老本行，因为和童啸已经相认了，所以以前童瞳留在仓库里的一些玉石和成品，还是存折什么的，童啸在拿回来之后又都给了童瞳，而好久没有动手的童瞳决定在古玩城这边几个大的古董店好好的看看，如今流行的玉石雕刻有没有新的样式

什么的。

时间过的很快，尤其是在安静的古董店里，等童瞳出来时，都十点多了，看了看四周，走了两个多小时之后，腿都酸了，童瞳直接向着不远处的一个茶楼走了过去。

或许是在古玩店这边，所以茶楼也是古色古香的，童瞳看着手边的茶杯，虽然不是古董，但是做工却也是非常的精致，杯身瓷白细腻，一看就是大师的作品。

这两天自己和其他人巧遇的几率还真的高！童瞳放下茶杯看着从楼上包厢里走下来的艾雅，昨天才在糕点里遇见，今天竟然又碰到了。

“你也知道喝茶？”艾雅也是有些错愕看见童瞳，不过一想到调查来的消息，童瞳这是孤儿院出生，三流大学毕业的普通人，之前在娱乐圈待过，之后就再没有什么消息了，这样身份的人，艾雅以前见过太多了，说是艺人，不过是自以为高雅一点的三陪女而已。

其实关于童瞳更多的资料和消息，都被谭骥炎运用手段给删除了，所以不管是网络上，还是私家侦探都调查不出什么消息，而顾凛墨之所以能查到童瞳和谭骥炎的关系，那也是因为顾家的情报系统要强大很多。

反正也休息够了，童瞳站起身来直接准备离开，而艾雅一看童瞳根本不理睬自己，不由的恼怒起来，手快速的向着童瞳的肩膀推了过来，一脸的蛮横和骄纵，“谁让你走了！”

因为座椅这边地方过于狭小，童瞳避让的瞬间，手不小心拂过了桌面，原本素白的茶杯啪的一声掉在了地上，上好的一件作品就这样给毁了，童瞳不由的心疼起来，看向艾雅的眼神也就冷了几分，“让开！”

将地上破碎的茶杯捡了起来放在了桌子上，童瞳还是有些的不舍，怎么就错手给碰掉地上打碎了，“小姐，一共多少钱？”

“茶杯按价要赔偿两千的。”茶楼小姐看了看童瞳，然后按照规定报出了损害茶杯的赔偿价格，一个小小的茶杯赔偿两千已经算是不便宜了，在童瞳看来这茶杯也的确值这个价格，所以也干脆的拿卡出来赔偿。

艾雅看着桌子上的茶杯碎片，然后得意的笑了起来，眼神恶毒，咚咚的又上楼去了，这一家茶楼是艾家一个旁系的舅爷开的，因为每年过年也都要给艾雅的爷爷奶奶拜年，所以艾雅这才过来的，当然，也是因为这一次偷偷来北京，钱不是很够，所以艾雅过来，自然也就收到舅爷给的一张银行卡当见面礼。

这边童瞳刚输入了密码，划掉了两千块，刚将银行卡给收到了钱包里去，楼梯上传来了一道洪亮的声音，一身黑色的唐装，嘴里叼着一个烟嘴，一个是头发花白的老人，可是即使已经快六十来岁的老人，可是眼神却依旧带着犀利。

“这茶壶可是茶艺大师的作品，一套原价三万八，既然被小姐打碎了，自然按照原价赔偿！”舅爷一手撩起唐装的下摆，冷冷的开口，带着一股黑道之中的冷酷，眼神犀利而压迫。

“我只打碎了一个茶杯，其余的茶壶和茶杯还是可以用的。”童瞳解释的开口，虽然她也是很抱歉打破了茶杯，可是这并不阻碍其余茶杯的使用，刚刚划卡的时候童瞳还特意问了茶楼小姐，这一套是一个茶壶，六个茶杯，只要客人是五个以下，都可以继续使用这一套茶杯。

“在我的茶楼里打破东西就要遵守我的规矩，小姑娘，你以为这里是容你撒野的地方吗？”舅爷冷声一笑，表情倏地狠厉起来，一股黑道中人的煞气毫不掩饰的倾泻而出，“小姑娘，你最好是照价赔偿，否则就能按照我的规矩将你留下来工作，直到你有能力偿还这三万八。”

都说自己在北京城能横着走，如今一个小茶楼就要让自己卖身打工赔钱？童瞳不满的皱了皱鼻子，再看一旁艾雅那得意洋洋的表情，就知道是她暗中使坏。

“我报警，你这是讹诈！”虽然童瞳很想横着走一次，可是想到谭骥炎今天在处理阮菁的丧事，所以想了想，转而拨通了110。

果真幼稚！舅爷冷然的笑着，直接坐到了一旁的太师椅上，翘着腿，半点不打扰童瞳打110报警，古玩街这边有些乱，而这边的店铺几乎大都数都是顾家的产业，而舅爷正是这边的堂口老大，不要说110了，就算真的是来了个官，官职如果低的话，那是对舅爷点头哈腰，职位高一点的，那也是称兄道弟的关系。

古玩城这边游客很多，所以三教九流的人也就多了，巡警力量也大了一些，所以不到三分钟的时间，一辆警车就停在了店门外，两个巡警快速的下车，“谁报的警，出了什么事？”

童瞳将事情大致的说了一遍，两个巡警看了一眼老神在在抽着烟嘴的舅爷，然后看向童瞳，“既然是你打破了，瓷器都是论套的，破了一个，一整套都废了，你就按照原价赔偿，如果没有钱，可以让你的家人或者朋友送钱过来。”

“可是余下的茶杯和茶壶还可以使用的。”童瞳感觉自己已经解释的很清楚了，“而且这茶楼的规定也是这样的。”童瞳指了指刚刚茶楼小姐给自己看的赔偿细则，根本不需要赔偿一整套的价格。

“让你赔偿你就赔偿，难道不是你打碎的，狡辩什么！”一个警察不耐烦的怒斥着童瞳，他们自然知道这不是一间普通的茶楼，而坐在太师椅上的舅爷可是这一带堂口的老大，每个月，警察也都可以从这边的古玩店里低价淘一件东西，而这也算是间接的贿赂，可是没有证据，所以对于童瞳的闹事，两个警察自然都是帮着舅爷。

“我赔了两千！”又不是不赔，自己是按照茶楼的规定赔偿一个杯子两千的价格！

“你脑子有问题吗？这个是要按照一套的嫁给来赔偿的，啰嗦些什么，哪来这么多的废话，你是在茶楼里解决，还是要到派出所去，到了派出所，你一样要赔钱，还要留下档案，以后你找工作就麻烦了！”另一个警察也不满的喝斥着童瞳，怒着脸，声音极大。

童瞳再傻也知道这两个警察和茶楼老板根本是沆瀣一气，明摆的就是欺负人！想到此，童瞳一口气就咽不下去了，

如果今天只是一个普通人，原本以为报警可以保护自己，不让自己被黑心老板讹诈，结果没有想到警察是来的，不过是帮着有钱有势的人，而对身份普通的受害者根本就是又骂又斥。

“我没钱！”童瞳的硬脾气也上来了，固执的对了一句话，然后就这么站在店里，她倒不相信这些人还真敢将自己给强压的留在茶楼里卖身打工。

“带回派出所！”看着童瞳这副油盐不进的模样，警察也不高兴了，直接怒斥一声，咔嚓一声亮出了手铐，另一个警察看了看童瞳。

“算了，就这样带回去。”制止了同事涌上手铐，警察直接推了一下童瞳的肩膀，“既然这样，你就和我们回派出所一趟，到时候立了案，有了案底，你可不要怪我们没有事先提醒你！”

被押上了警车，暗中保护童瞳的特工愣了一下，可是知道童瞳的身手，而且童瞳也没有开口求援，甚至打了手势不让他们出来，国安部的特工也就隐身在暗处，毕竟他的目的是为了保护童瞳的安全，所以除非到了危险的时候才会现身。

童瞳到底第一次来派出所，110警车停下来之后，警察打开车门，童瞳也跟着下车向着大厅走了过去，几个正在说话的警察看了童瞳一眼，似乎有些惊诧她精致的面容。

“这边，进来！”抓童瞳过来的警察开口，将一间门打开，是一间普通的办公室，里面只有只有两张办公桌，和几把椅子，童瞳进去之后，警察直接将门给关了起来。

等了五分钟不到，警察去而复返，手里拿着一个记录的簿子，看了一眼坐在一旁的童瞳，“先将这个表格填一下，然后将手机交出来，直到审讯结束，你赔偿了事主的钱财能领会手机！”

“如果是调查，为什么只将我一个人抓回来，而茶楼老板却根本不需要过来？”童瞳冷冷的看了一眼警察，直接将手机交了出去，她倒要看看这些警察有多么黑，自己不赔钱，他们是不是准备将自己给关多久。

例行公事的询问了一下，记录了口供之后，警察拿过印泥，“将手印按下，这里按掌印，然后跟着我过来照相，让你不赔钱，现在要留案底了，案底会跟你一辈子！”

“我不是吓大的！”童瞳半点没有被警察的冷言冷语给吓倒，直接乖巧的按指印，按掌纹，然后出去在一个房间里被当成罪犯一般拍了几张照片。

“你就待在这里，什么时候想通了，决定赔钱了，我再过来！”在半个小时之后，警察又将童瞳带到一间空空的房间，直接将童瞳给推了进去，砰的一声关上门，对于这些普通人，警察打的交道多了，看她能嘴硬到什么时候。

空空的屋子就一张塑料的小凳子，什么都没有了，童瞳坐了下来，然后托着下巴开始发呆，不知道谭骥炎什么时候来找自己。

而这边警察原本是准备拿着童瞳的电话，然后查看电话簿，给她的家人打电话，让她们直接送钱过来，可是在艾雅的要求之下，舅爷要攀附艾家，自然又打了电话过来，“那个小姑娘太嚣张了，就麻烦各位让她长长记性，知道什么叫做尊重长辈。”

“你老放心，我知道怎么做。”派出所所长点头哈腰的开口，陪着笑容，有些话根本不需要明说，意思到了自然也就明白了。

“那就劳烦了，改日我请祝所长吃饭。”舅爷笑了两声，这样派出所的小所长，还不够资格和他吃饭，所以这也只是场面话，说完也就挂了电话。

而派出所所长立刻打了电话给刚刚抓童瞳的两个警察，疾言厉色的将命令交待下去了，而童瞳直接变成了一个大奸大恶的刁民了，所以原本打电话通知童瞳家人的警察也直接将童瞳手机丢进了抽屉里，和外面的警察继续打牌聊天去了。

谭骥炎是忙了一整天，连同关曜和谭景御也都是忙了一天，最后带着谭宸和谭亦也没有回香山大宅了，直接一车开向西湖苑，准备接童瞳一起出去吃晚饭。

别墅里空荡荡的，打电话到了门外那里才知道童瞳从早上出去到现在六点钟都没有回来，谭骥炎峻脸冷了几分，不由的想起、顾凛墨，拿出手机拨打了童瞳的电话，可是手机却一直是无人接听。

“小丫头这会能去哪里？”谭景御疑惑的看着又拨了手机，依旧无人接听的谭骥炎，童瞳没有什么朋友，“会不会在童部长那里？”

谭骥炎转而挂了童瞳的电话，拨打了童啸的手机，“童部长，小瞳在吗？”

“小瞳没有过来，不在家？”童啸也知道今天是阮菁入土的日子，自然也知道谭骥炎不愿意带童瞳过去，可是这个时候小瞳会去哪里？“我联系一下保护小瞳的人。”

等了五分钟，当童啸的电话再次打过来，谭骥炎听着听着眉头不由的皱了起来，一股冷傲的寒意从黑眸里迸发而出。

“小瞳在什么地方？”关曜都快要成惊弓之鸟，并不是说童瞳会惹麻烦，而是麻烦似乎总是特别容易找上小瞳，这会童瞳不见了，手机打不通，再看着谭骥炎脸色不悦，关曜自然是向着坏处想着。

“被抓进派出所了！”谭骥炎头痛的开口，童瞳只要表明了身份，还有什么人敢抓她，而且她身边跟着的都是国安部的人，任何一个人出来亮出身份，派出所所长都要送大神一样将人给送出门，而不是从中午就将小瞳给抓到派出所，然后关押了一下午。

错愕着，谭景御和关曜对望一眼，几乎都以为自己产生了饿幻听，然后又齐刷刷的将目光看向谭骥炎，这只是一天

没有见到人，怎么就被抓进了派出所。

窝在派出所无人的房间里，童瞳打了个哈欠，窗户外天色已经黑了，这都被关了一下午，六个多小时了，中途暗中国安部的特工也曾联络了童瞳，结果一想到这些警察这样为虎作伥的行为，童瞳偏偏硬气的不愿意让人来接，她倒要看看普通的老百姓会被这些警察关押多久。

谭骥炎推开门进来时，屋子里没有灯，不过因为是夏天，太阳落山的迟，屋子里依旧有点光亮，童瞳看着站在门口的谭骥炎，走廊明亮的灯光之下，映衬着谭骥炎峻朗的脸庞，那挺拔的身影站在门边，宽厚的胸膛，心里莫名的有点委屈，童瞳就这么看着谭骥炎，才一天没有见到，她忽然发现真的很想谭骥炎，想要抱着他，听着他说话。

“怎么了？”谭骥炎大步走了过来，虽然知道童瞳只是被关在这里一个下午了，可是这会被童瞳这样盯着，察觉到她脸上委屈的表情，谭骥炎眉头不由的皱了起来，满眼的心疼，这些警察手里就那么一点大的权利，却偏偏就什么事都敢做。

“谭骥炎。”童瞳从塑料小凳子上站起身来，天天和谭骥炎见面，即使看不到人的时候，也可以发短信，因为肚子里有宝宝了，所以童瞳基本每天中午都给谭骥炎送饭，所以原本以为是老夫老妻了，自然没有以前才和谭骥炎在一起时那样浓烈的感情，可是这会，童瞳突然发现只是一天没有见面，没有通电话，竟然真的如隔三秋一般，想的厉害。

“嗯。”谭骥炎仔细的打量了童瞳，确定她没有任何不妥的地方，所以就等着童瞳接下来的话。

谭骥炎不是很精明吗？一天不见，他就一点不想自己？童瞳目不转睛的盯着站离自己有三四步远的谭骥炎，不满意了，自己看到谭骥炎站在门口的那一瞬间，差一点就扑过去了，可是谭骥炎竟然这样无动于衷！

谭骥炎看着童瞳，莫名的能感觉到童瞳身上的那一股子怨气，让谭骥炎有些的不解，只以为童瞳是因为被关押了这么久不高兴了。

“干嘛？放手！”童瞳这会还在哀怨，直接打开谭骥炎落在自己脸颊上的手，哼了一声，“我现在还是罪犯，你可是堂堂北京市副市长，不能以权谋私，知法犯法，看过了就离开吧，我还要继续待着！”

“在生我的气？”谭骥炎醇厚的嗓音压得很沉，一手直接将童瞳给揽到怀抱里，虽然不知道童瞳好好的怎么生气，不过看着她气鼓鼓着脸颊，偏着头不理睬自己的模样，如同炸了毛的小野猫，谭骥炎凤眸温柔下来，低头直接吻上童瞳因为生闷气翘起的樱唇上。

童瞳在挣扎，可惜谭骥炎很多时候偏偏是非常的霸道，直接将人给禁锢在怀抱里，吻的激烈，让象征性挣扎几下之后，童瞳就屈服了，顺从了心底的思念，双手勾住谭骥炎的脖子，就这么一天，为什么就感觉这么想念这个男人！

想到此，童瞳睁大眼近距离看着吻着自己的谭骥炎，他脸色并不是很好，眼下有些的疲惫，看得出是因为昨夜没有好好休息造成的，脸颊上有点青青的胡茬冒了出来，在冷硬刚毅的脸庞上带来几分狂野的颓废，却让人童瞳更加的心疼。

谭骥炎一手揽着童瞳的腰，一手从背后托着她的头，不断的加深着这个激烈的吻，唇抵着唇，交换着彼此的气息，相濡以沫的温情，让谭骥炎有些烦躁的心渐渐的安静下来，从昨晚开始，谭骥炎的确是有些的烦，可是此刻，随着阮菁的入土为安，再看着怀抱里的童瞳，谭骥炎忽然感觉心底的阴霾在这一瞬间都散去了。

这一吻直到两人都有些的透不过气来结束，童瞳软软的靠在谭骥炎的怀抱里，眼睛弯弯的眯了起来，樱红的唇角因为热吻而有些的红肿，呼吸急促着，小手慢慢的在谭骥炎的胸膛上抚摸着，乖巧而柔顺的模样，让谭骥炎忍不住再次低头在她鲜艳欲滴的唇上慢慢的轻啄着。

“别亲了，我现在可是罪犯，不可以对罪犯用美男计！”童瞳感觉再亲下去肯定要擦肩走火了，抬手推开谭骥炎的脸，然后不满的瞪了他一眼，“还说我可以在北京城横着走，哼。”

“出去吃晚饭。”谭骥炎看着一脸气愤不平的童瞳，对于下面这些警察的趋炎附势，为虎作伥，谭骥炎自然也是知道的，只是这一次犯到了童瞳手里而已。

谭骥炎根本没有标明身份，是关曜警官证直接亮了出来，刑侦处处长，外加公安局副局长，这样的职位让原本抓童瞳的两个警察煞白了脸，余下的警察已经精明的拨打了所长的电话，让人赶快过来，这一次麻烦了。

“关处，这真的是误会，我们不知道童小姐是关处的朋友，真的是误会。”警察点头哈腰的道歉着，虽然他们现在都算是公务员，可是只要关曜一句话，依旧逃不了被开除的命运，所以这会为了保住饭碗，两个警察不断的陪着笑脸，陪着不是。

“抽根烟，关处，我们所长马上就过来了。”另一个老警察快速的拿出一包小熊猫，递了一根给关曜，另一跟给谭景御，虽然还不知道这位是什么身份，可是看着谭景御脸上那笑眯眯的样子，老警察知道能和关处一起过来的，只怕都不简单。

“我家嫂子可是孕妇，抽什么烟，你这是要祸害我家嫂子呢还是准备用二手烟祸害我没出生的小侄子呢？”谭景御双手cha在裤子口袋里，慵懒的笑着，目光扫过眼前一众警察们惶恐的脸，哼，现在知道惹上不该惹的人了，当时抓人的时候怎么不用脑子想想，以为手里有点权力就无法无天了，这会踢到铁板了。

谭景御是一口标准的京片子，吊儿郎当的态度，斜睨着看人的表情，让在场的警察都明白，眼前这位只怕是个官二代，这气势，这说话的态度，绝对是大户人家出来的，而他的嫂子，警察们灰着脸，这一次真的完了，还不知道会怎么样收场。

关曜笑着看着谭景御耍横的模样，京城谭三少，想当初，在那个圈子里，那些即使在外人五人六的纨绔子弟却都以小御马首是瞻，除了谭家的背景之外，也是因为小御会玩，玩的开，这段时间看的都是谭景御灰头灰脸的样子，关曜几

乎都要忘记了这位可是当初京城的混世小魔王。

“不过话说回来了，你们还真够种，胆子养的够肥，收点钱财之后，就敢门缝里看人了，难道你们不知道在北京，随便遇上一个人，那身份可不是你们能招惹起的，知道在北京什么样的人才敢横着走吗？那至少得是住在中南海的，当然这几率可不大，你们运气倒不差，还真给遇到一位了，还给抓进派出所了。”

谭景御懒散的开口，摇摇头，一副敬佩不要的模样，北京有权有势的人太多，官二代，富二代那更是多如牛毛，可是想要遇到小丫头这样身份的还真不容易。

住在中南海？在场的警察已经不知道该如何思考了，什么样的身份和地位的人才能住进中南海，该不会是中央哪位高层的女儿出来游玩，就被他们不长眼的给抓了回来，可看着谭景御那恶劣的笑容，警察们心里彻底凉透了，只怕事实就是如此。

一众警察还在惶恐里，谭骥炎已经直接揽着童瞳的腰将人带出去了，一听到童瞳从中午到现在还没有吃，谭骥炎的脸色就不太好，而这些警察，谭骥炎凤眸里寒光一闪而过，不过目前是先让小瞳吃饱再说。

等派出所所长火急火燎的赶过来时，大口大口的喘息着，“人呢？”

“所长，已经走了。”其中一个警察低声的开口，对上所长那还没有擦干净油渍的嘴巴，“所长，这一次我们完了，抓了不该抓的人了。”

“知道是什么身份？”派出所所长也是一头的恼火，自己该知道的，如果是平常的普通人，被抓紧派出所，只怕早就害怕的将钱给送上来了，可是现在想这些都太迟了。

“不知道，不过听说是住在中南海的。”警察看了一眼脸色瞬间血色尽褪的所长，不要说是一个派出所的所长，估计是公安局局长也不敢抓住在中南海的人。

派出所所长身体连连的后退着，一屁股跌坐在椅子上，眼神涣散着，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这一次真的完了！

186章节 新生开始

顾凛墨收到消息时正在和下属开会，挂上电话之后，原本没有生气的脸上更是如同蒙上了一层冷厉的寒霜，让坐在下面的下属一个个不由的绷直了身体。

“凛墨，出什么事了？”开口的是顾家的老一辈，这几年很少看到顾凛墨这样的脸色，不由的感觉到应该是出大事了。

和关处长在一起，还是个孕妇，顾凛墨知道是谁了，直接的站起身来，冷漠着嗓音，“今天的会议到这里，出了一些事，我先去了解一下情况。”

虽然顾凛墨并没有开口，可是开会的人没有一个是泛泛之辈，顾凛墨没有说，他们自然可以自己去打听，而过了不到十分钟，一众人脸色都是有些的难堪。

一个堂口的负责人竟然阴差阳错的得罪了不能得罪的人，那一位是孕妇不说，还是住在中南海的孕妇，可是却被关押在派出所一个下午，刑侦处处长关曜亲自过去接的人。

“他妈的，这倒是真的赶巧，这也能遇到？”一个男人忍不住的爆了粗口，住在中南海的人，那是什么身份，这在过去，那可真的是皇家的人，放到现代那也是皇亲贵胄，结果呢，被抓到派出所关了一下午，对方不愿意出来，只怕是憋着气，所以不表露身份，这一次要是处理不好，只怕顾家就真的玩了，顾家再强大，那也是半黑半白的黑帮，只要牵扯到黑帮，警察天天上门警察，所有顾家在黑道上的生意只怕都要关门。

而白道上的生意何尝不是如此，到时候各个部门天天上门，不是检查就是让你停产整顿，银行不给贷款，从官方放出消息，只怕没有一个公司会和顾家再有生意往来，所以都不需要什么动枪动炮，直接就能将顾家给弄死，想当初程氏不也是这么垮台的。

顾凛墨对古玩城这边的堂口老大，也就是艾雅的舅爷王继强原本就不大待见，只是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办法将人给换下来，而这一次的机会，让顾凛墨不需要有任何的迟疑了，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如果还不将人换下算是给童瞳赔礼，那么就真的等着上面震怒，剿了顾家。

可是王继强能成为堂口老大，除了因为艾家的关系之外，他也是老奸巨猾，当收到从派出所的消息之后，王继强就知道自己麻烦了，惹了不能惹的人，顾家肯定将自己当成炮灰，所以王继强抢在了顾凛墨来之前，却已经带着自己最的心腹和下属逃了。

“大哥，人都逃走了！”吴淼快速的跑向了顾凛墨身边，却也没有想到王继强跑的这么快，刚收到风声就直接逃了。

“让阿旭接受这边的地盘，所有王继强的手下都仔细的刷一遍，能留下的留下，不能留下的都打散了安插到其他的地方去。”夜色之下，顾凛墨从茶楼里站起身来，四周是清一色黑色劲装的下属，茶楼里的服务员一个个都噤若寒蝉般的低着头，唯恐惹到了眼前这个冷漠的没有一丝人气的男人。

“是。”吴淼立刻走到一旁去打电话，顾凛墨迈步向着茶楼外走了过去，古玩城没有了白日的热闹，古色古香的建筑，在星光月色之下，显得静谧，可是这一刻，顾凛墨突然感觉到无比的寂寞，身后是他忠心耿耿的下属，甚至可以说为了自己舍命的兄弟，可是心口却始终空缺了一块，让顾凛墨原本就冷漠的脸庞显得更加的空洞而麻木。

—分隔线—

童瞳和谭骥炎是先回童啸那里的，谭宸和谭亦在，童瞳原本是准备就让两个孩子在童啸那里住一夜，谭骥炎自然更是愿意，可是童啸半个小时后打了电话过来，国安部有急事，所以童瞳和谭骥炎过去将两个孩子接回来。

当到达童啸的别墅时，童瞳突然感觉心里一阵尖锐的痛，莫名的恐慌感觉席卷而来，似乎有什么从生命里消失了。

天很黑，暗黑的天幕里，浓厚的云层遮挡了月光，童瞳仰起头看着黑暗的夜色，一手抵着胸口，那痛依旧一阵一阵的席卷而来。

“小瞳，怎么了？”谭骥炎发现童瞳没有跟过来，不由的回头看了过去，却见身后，童瞳正仰着头看着夜色，脸苍白着，整个人似乎被一种看不见的气息笼罩着。

“我没事。”猛然的回过神来，童瞳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心慌的感觉，浓郁的不安席卷着，让童瞳甚至失去了往日的平静。

“骥炎，你先进去。”童啸站在院子里看着一前一后走过来的谭骥炎和童瞳，那总是温和的脸庞上此刻在夜色掩映之下看不出太多的表情，晦暗不明。

谭骥炎点了点头，推开门走向了别墅将安静的空间留给院子里的童瞳和童啸。

“爸，出什么事情了？”童瞳不知道自己的声音为什么会这样的颤抖，刚刚在院子里，那一瞬间，心脏急剧收缩的痛，让童瞳有些的慌乱，以前在行动组的时候，她的直觉也是非常的准，可是刚刚那一刻，如同失去了什么的感觉却让童瞳是如此的陌生。

“小瞳，十一牺牲了。”童啸的声音压的很低，只是语调还算平静，当初，他曾经接到容温的电话，那个时候听到的是小七牺牲了，而如今，时隔不到一年的时间，行动组却又有一个成员为国捐躯了。

脑子里嗡的一下炸开了，童瞳呆呆的看着童啸的脸，十一牺牲了？一时之间，童瞳有些的懵懂，总感觉是自己听错了，当初自己中弹身亡的那一刻，童瞳是没有什么感觉的，看到子弹射向上校的时候，她还没有反应过来，身体却已经扑了过去，然后剧痛，意识模糊，感觉到上校抱着自己的时候很温暖，再然后就突然重生到这一具身体里。

可是如今，听到十一牺牲了，童瞳脑海里不由的浮现出十一的面容，很是温柔的一个人，总是淡淡的笑着，说话很轻柔，会给自己介绍很多好吃的店铺，会告诉自己哪里的风景很漂亮，会笑着握着自己的手说她们是朋友，是闺蜜。

“小瞳，不要难受。”童啸抬起手抚过童瞳的脸，擦去她脸颊上无声滚落的泪水，每一个行动组的成员都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这是很早很早之前，大家都知道的事实，当初批准童瞳进入行动组的时候，童啸也曾有了这样的心理准备，亲手将自己的孩子送上战场，那样的痛其他人无法理解，可是有些事，必须要有人去牺牲。

“是什么任务？”童瞳发现自己很冷静，冷静过头之后，她甚至能听见自己的声音，只是胸口却如同破了个大洞，空空的，麻木的痛着，牺牲是每个行动组成员最后的归宿，可是十一那么好的身手，明明这个月才在海上见到的。

“新疆那边恐怖活动有些的频繁，十一用维和部队成员的身份去了阿富汗调查，支持新疆恐怖活动的人正是在阿富汗的美**官，十一收集了证据之后，冒充新疆恐怖活动这边的联络人，执行暗杀行动。”童啸缓缓的开口，目光悠远的看着暗黑的夜色，十一最终选择了用炸弹将所有的残余恐怖活动的美**方高层都炸死了，而自己却也没有从手术台上走下来。

童瞳安静的听着，很久以前的时候，在行动组，她就常常不明白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恐怖活动，明明大家都是安居乐业的生活，为什么有人要打破这份平静，可是后来童瞳已经不问了，因为她知道这个世界上，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战争。

十一毅然的用生命将那些支援新疆恐怖活动的美**方都炸死了，没有了外援支持，新疆反恐大队那边估计用半年的时间就能肃清这些恐怖组织，让那里的人可以平平安安的生活，或许每一个走在街头的人都不曾知晓，他们如今安定的生活，是很多人默默的奉献了生命换来的。

“小瞳，死得其所，美国政府里总有一批仇视中方的官员，而这一次，十一彻底将他们清剿了。”童啸温暖的手落在了童瞳的肩膀上。

其实那个时候，十一可以安全回来的，她完全不需要引爆炸药，可是当时，那样好的机会，那些仇视中方的美**方高层都在，暗杀可以解决一两个人，势必会让其他人逃走，所以十一没有任何迟疑的选择了同归于尽，未来的二十年来会迎来一个平静的国际局面。

“我知道，我出去走走。”童瞳点了点头，她也曾经是行动组的成员之一，她自然知道十一为什么会这样做，如果是在以前，童瞳或许只是平静的接受行动组又一个成员的死亡，可是如今，那不仅仅只是一个伙伴，那也是朝夕相处了快二十年的朋友，是对方突然离世之后，会感觉心脏很痛很痛的家人。

童啸目送着童瞳单薄的身影走入夜色之中，黑暗里，童啸颀长的身影被拉的很长很长，从进入国安部之后，童啸就这样看过很多很多优秀的部下就这么离开了人世，看的太多，直到那一次知道自己的女儿牺牲，这是一条不归路，可是正是因为那么多前仆后继的孩子所做的牺牲，才让这个国家一步一步的强大起来，他们是军人，这是他们的天职。

“小七，这一家的糕点店是纯手工的，我偷偷的检测过里面的糕点成分，没有对身体有害的添加剂，枣泥味道的最棒。”

童瞳透过车窗看着还在营业的糕点店，从此之后，再没有一个安静的女孩会如同普通人一般走进店铺，然后选择一些口味的糕点，慢慢的品尝着，对于其他人而言，这只是千万顾客里的一个，可是谁又知道，对于他们而言，每一次任务他们很有可能就回不来了，再也回不来了。

凝望了许久之后，童瞳再次发动了汽车，书店已经关门，出版社再也接不到十一发过去的照片，那些他们曾经走过的地方，或许有人会以为这些摄影记者真的很惬意，可以免费的走遍那么多风景区，却没有人知道，这些只是掩饰，只是伪装，他们所去的每一个地方都是充满了危险和杀机。

童瞳开着车绕着北京城几乎跑了一圈，将十一介绍过的地方一一的看了一遍，最后，在凌晨四点多的时候，汽车停在了后海这边，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候，童瞳坐在汽车里静静的看着夜色之下的后海，之前明明约定好了，等十一完成任务休假的时候，就回北京，然后一起去吃东西的。

顾凛墨是凌晨十二点的时候突然从噩梦里惊醒，黑暗里，大口大口的喘气着，俊逸的脸上盛满了痛苦之色，靠在床边，放在身侧的手紧紧的攥成了拳头，两年多的失眠在吃安眠药之后，已经渐渐好转了不少，可是此刻，顾凛墨突然感觉到心脏紧缩的剧痛，似乎有什么从他的生命里彻底消失了一般。

看着窗户外的黑暗，顾凛墨根本无法再入眠，明明已经死亡的人，为什么过了快两年了，依旧不曾彻底的忘记，即使她没有死，顾凛墨也知道他们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从最开始的相遇开始，她就是警方的卧底，是处于对立的两面，顾家再漂白，骨子里依旧是黑的，依旧是那些黑道帮派的龙头老大，顾凛墨身上有着无法推卸的责任。

可是这一切的重担和责任，到如今，似乎已经成了唯一支撑他这样行尸走肉活着的理由了，点燃了一支烟，从年少时就吸烟，只是吸的不多，可是这么多年了，却也已经成了习惯，直到遇到她之后，才会被克制了，然后戒掉烟，到如今，从两年前又开始抽上，而且是抽的愈加的多。

“大哥，这么晚出去？”吴淼住在顾凛墨这边的别墅，听到下楼的声音，快速的从床上起来，看着一身黑色的顾凛墨，四周只有壁灯微弱的光芒，黯淡里，吴淼总感觉顾凛墨身上的人气越来越少了，就这么冷漠的一个存在，眼中除了工作再也容不下其他。

“不用跟过来。”冷着嗓音开口，顾凛墨径自的向着门口走了过去，这样说不出来的慌乱和烦躁之下，顾凛墨车子开的极快，吴淼和随后起来的三个保镖只能远远的看了一眼，想要追却也追不上了。

当身后有汽车的刹车声传过来时，童瞳猛然的从思虑里一惊，“十一？”可是这一刻，却突然明白过来，十一已经牺牲了。

顾凛墨靠在车门前，点着烟，吸了一口，神色冷淡的看着眼前的水面，北京市区的景色虽然很多，可是人同样是很多，后海这边相对而言，早上的人便少了很多，而她也喜欢早晨走在这边散步，然后去粥店吃早饭。

余光掠过，透过汽车后视镜，当看见路灯昏黄的灯光之下，那模糊的身影时，童瞳不由的一怔，却是真的意外竟然再一次的遇到了顾凛墨。

远远的看着水面不是没有察觉到有人走过来了，步伐很轻，呼吸也很轻缓，应该是一个高手，可是这一刻，顾凛墨依旧满满的抽着烟，目光甚至不曾有任何的变动，即使是要来杀自己的人，也无所谓了。

“顾凛墨，你怎么在这里？”童瞳靠在车前，侧目看了一眼顾凛墨，自言自语的开口，“我有一个很好很好的朋友，她很喜欢这里，也很喜欢那边巷子里的莲子粥。”

顾凛墨也是真的意外再次看到童瞳，不知道她的身份，或许偶遇什么的，顾凛墨感觉只是缘分的巧合，可是童瞳的身份摆在这里，她会突然出现在这些地方，此刻，顾凛墨忽然感觉呼吸都有些的沉重，声音是连自己都不曾察觉到的颤抖和紧绷，“你去的地方都是她喜欢的？”

“是啊。”十一介绍的地方都很好，只是以后再也不能和十一一起过去了，童瞳压抑下眼中的痛，淡淡的笑着，说不定十一也会和自己一样重新的活下来，用另一个普通人的身份。

如果说世界上的巧合也是有原因的，那么她口中的那个朋友是不是正是自己认识的那个人，顾凛墨想要开口询问童瞳，可是张了张唇，却终究没有问，已经过了快两年了，人已经死了，再说什么，也同样没有意义了。

“可是她昨天走了，再也无法回来了。”童瞳声音突然哑了几分，眼睛酸涩的难受，笨蛋十一，为什么要引爆炸弹呢，即使机会难得，可是记下了这些人，以后多出几次任务，都暗杀几次不久行了，为什么要那么傻的引爆炸弹一锅端了，让以后行动组的成员都快要没有任务去做了。

顾凛墨怔怔的看着仰起头的童瞳，她口中的走了是去世了，原来终究只是巧合，并不是同一个人，也对，北京这么大，那些地方都是极好的，喜欢的人肯定很多，又怎么可能就这么巧合的是同一个人呢。

因为知道童瞳有了孩子，所以顾凛墨灭了烟，虽然他们思念的不是同一个人，但是不妨碍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候，就这样静静的站在一起，回想着过去的点点滴滴。

—分隔线—

痛！当脑海里有着模糊痛的意识时，十一还没有睁开眼，还会痛，这么说自己没有死，那么大的爆炸，虽然已经做好了逃离的准备，可是当建筑物倒塌的那一瞬间，十一知道这一次或许真的是最后一次任务了，可是没有想到自己竟然还命大的活了下来。

四周是药水的味道，睁开眼，看着白色的天花板，十一愣住了，四周有着噪杂的声音，困难的转过昏沉沉的头向着四周看了过去，四个人的病房，自己是在靠着窗户的病床上，一字排开的还有三张病床，而陪同的病人家属有的就窝在躺椅上，有的用板凳搭凑了一个临时的床就这么睡着，还太早，能听见窗户外的鸟叫声。

这不是国安部任何一个医疗据点，人员太过于杂乱，而且回到国内了，自己应该是去军区医院治疗的，怎么会在这样普通的病房里？十一有些傻愣的看着眼前的一切，用力的甩了一下头，然后剧烈的痛从后脑勺传了过来，可是爆炸里，自己的双腿应该被倒塌的水泥块给压伤了。

而此刻，十一终于发现了诡异的地方，抬起手放到了眼下，白白细细的一双手，看起来不大，女孩子的手，倒很是干净柔嫩，没有一点的茧子，摸了摸腿，没有受伤，只是头有些痛，果真头上包着纱布。

自己已经死了，然后和小七一样突然这样诡异的活了下来？十一回头看向身后的病床，上面的卡上写着名字：白子

瑶，年龄一栏是22岁。

有这么一瞬间，十一有些的呆傻，她静静的看着窗户外，从知道小七死亡的那一刻，十一是痛的，那种痛是一个家人从生命里消失了，而看着上校越来越冷漠，越来越如同一个运行的机器，十一那个时候就明白其实即使是一把兵器，也是会有感情的。

再次见到小七的时候，十一是真的不敢相信，这么可能呢？她曾经接手过一个任务，是一个疯狂的研究者，通过拐卖的人贩子，将人买回去，然后做实验，为的就是延长人的寿命，可是试验却一次又一次的失败，研究者也是越来越疯狂，十一亲手杀了他，烧毁了那一间充满罪恶的实验室，人的命是有定数的，死了就死了，又怎么可能被人为的延长。

可是在船上的时候，小七那凌厉而熟悉的身手，身上那种气息，十一敏锐的感觉到这是同伴，而在行动组里，她最熟悉的人只有小七，而如今，却又轮到自己重生了吗？

没有了行动组的一切任务，没有了那些训练，也不需要小心翼翼的生活，每一个接近自己的人，都需要戒备着，防止是自己的身份暴露了引来的间谍，这就是普通人的感觉吗？突然变得很轻松很轻松，十一淡淡的笑了，自己似乎明白为什么当时小七突然会留在了谭骥炎身边而没有选择回行动组，原来成为一个普通人，会感觉这样的轻松而自由，似乎所有的压力和重担在一瞬间就消失了。

医院了渐渐的噪杂起来，早起的病人家属开始拿着饭盒去打饭，醒过来的病人也慢慢的起来去洗漱，这个病房只是普通的病房，所以大家的病不是很严重。

“小瑶，你同学没有这么早，我顺便给你去把早饭带过来。”临床的是一个胖阿姨亲切的开口，笑着看向十一，然后拿起她柜子里的饭盒。

“好，谢谢。”十一微微一笑的感谢着，22岁还有同学，应该是大学生吧，没有家人过来，也许是家是外地的。

洗漱之后，十一回到病房里，床头柜上放着热腾腾的稀饭和一个白壳蛋，一跟油条，一小碟子的小菜，是医院提供的免费早饭，其他的病人家属已经开始吃起来了。

真的不需要防备任何人了，刚刚洗漱的时候，十一对着镜子仔细的看了看，一张完全陌生的脸，很白，刘海有些的长，几乎遮挡住了眼睛，及肩的直长发，一眼看去，不去看眼睛的话，真的是一个普通的女大学生，单纯而简单，身上没有伤，皮肤很好，手很嫩，所以十一初步判断家境应该还不错的。

而且从面相看是个安静文弱性格的人，所以即使扮演起来，不是非常熟悉的人应该发现不了的，十一不知道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发生的，不过在有了童瞳离奇的重生经历之后，十一已经见怪不怪了。

吃过了早饭，医生过来查房，十一的头部被嗑了一下，后脑受撞击到了地面，造成了轻微的脑震荡，不过恢复的很好，十一也是温柔而娴静的和医生进行着简单的对话，没有让任何人发现这身体里却已经换了一个人。

“子瑶，你怎么这么快就出院了，不是说还要观察三天的吗？”一道轻快的声音传了过来，向着十一跑过来的是一个同样年轻的女孩，剪着利落的短发，看起来干练而精明，“头还痛不痛了？你啊，什么事都闷着不说，我是最好的朋友，我都不知道你为了哪个混蛋男人情伤，甚至摔倒了头！”

听着眼前女孩不满的抱怨声，十一愣了一下，情伤？脑海里浮现出一张俊逸的脸庞，可是他不曾相信自己，不曾让自己解释一句，就这样认为她背叛了他，出卖了顾家，十一苦涩的笑了笑抿着淡色的唇角，两次自己差一点死亡都是因为爆炸，只是两年前那一次，自己安全的离开了，而不久在阿富汗的那一次爆炸，自己应该死了，只是突然又这样活了下来。

“好了，你不说我也不愿意逼你，反正你都说分手，不过你决定去哪里实习了吗？现在经济管理专业，说的倒好听，其实出去了就是办公室小妹端茶倒水的份。”朱燕哼哼两声，撩了一下短发，看着神色里有着一丝哀伤划过的十一，摇摇头，子瑶到底看上哪个混蛋男人了，弄的差一点绝食，然后下楼的时候摔倒了，磕到了头。

“没有想好，先等头上的伤拆了纱布再说。”十一目前还真的没有想会去做什么，毕竟突然这样诡异的重生，她整个人还是有些混乱的，行动组那边，十一不知道要不要回去，但是至少目前不会回去。

“这倒是，走吧，我送你回去。”朱燕一手拿过十一手里收拾的行李包，又看了看十一的脸色，虽然还是有点苍白，不过倒恢复了一些，看来应该是没事了。

有了朱燕带路，所以十一顺利的回到了公寓，两室一厅的房子，收拾的很干净，和普通的人家一样，家电齐全，只是因为好几天没有人住，屋子里有些的灰尘。

朱燕原本是要留下来收拾的，不过有个招聘会要过去，看着十一似乎也没有什么大碍了，这才叮嘱了一番离开了。

简单的收拾了一下行礼之后，十一打开了钱包，里面有银行卡，存折和学生证，又检查了一下书桌上散落的书本，一台有些老旧的惠普笔记本也打开了，翻开了一些照片，没有家人，只有同学的，而在书柜下面的抽屉里找到的基本相册，也是如此，都是同学之间的照片，有的是在学校里拍的，有的是出去春游，还有一些是饭店里，聚会时照下的。

难道是孤儿？打开手机翻了一下，依旧没有发现任何家人的称呼的电话号码，而从网上登录了QQ上看，上面的同学名称和手机里所有的名子都对上了，余下的八个电话是学校老师的，还有一个号码是房东的，一个是修水电的。

银行卡上还有两万多块钱，十一上了电脑，登录了网银的页面，然后双手快速的敲击在键盘上，破译简单的银行密码，对十一而言太容易了，从之前在网银的消费记录上，十一用了几分钟时间就成功的破译出了银行卡的密码，然后顺便改成了自己习惯用的密码。

对于这个新的身份，虽然从QQ的空间上的日志，从她的面容，还有公寓的摆设，已经可以推测出大部分，可是十一还是谨慎的从网上找到了一家私人侦探社，然后直接在网上联系，付了两千块钱，要调查的自然就是如今自己的这个身

体的主人白子瑶。

十一知道自己如果去打听什么，不管是兴趣爱好，还是待人接物的性格行为，都会让人怀疑，可是利用私人侦探社就方便多了。

两天之后，将关于白子瑶的一切资料都记在了脑海里，真的是一个普通的大学生，今年大四实习，至于她之前交往的秘密男友，私家侦探也没有查到，所以只是用未知男友四个字代替了，而其余的兴趣爱好，包括性格什么的，十一之前的判断都很准，完完全全是一个普通人。

头上的纱布已经拆线了，从医院出来，十一没有直接回家，看了看四周，然后向着一家连锁的中式餐厅走了过去，这一家的口味很不错，十一以前很喜欢，所以也就决定中餐在这里吃了。

对于以前的十一而言，钱也只是一个概念，她虽然知道这里的菜还很很贵的，可是对于十一倒也没有太多的在意，而如今，白子瑶只余下一张存折上两万的存款，另一张银行卡上只有三千多，付了侦探社的钱之后，其实也没有多少钱了，十一倒没有在意这么多，直接就进来了。

“又是你？你怎么知道我和沈源在这里吃饭的？”这边十一刚走进来，坐在大厅沙发上的女人立刻站起身来，一身的名牌，拎着爱马仕的桔色小包，愤怒外加不屑的看着十一，“沈源已经和你说清楚了，你不过是个打赌的玩物而已，你不要脸的还要纠缠到什么时候？”

沈源？那个未知的男友？十一怔了一下，看着眼前烫着大波浪头发的靓丽女孩，画着淡妆，带着盛气凌人的骄傲气息，很漂亮，应该是家世不错的。

“白子瑶，我最后一次警告你，你如果再敢纠缠不清，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冷哼一声，王月不屑的看着眼前一身普通衣着的白子瑶，想想就感觉气愤不平。

那一次她因为闹性子没有去KTV，结果沈源和他的朋友打赌输了，其中一个官二代就出了馊主意，让沈源去追送茶水进来的服务员，不管是老是少，是美是丑，有没有男朋友，还是已经结婚了，一个月时间为限。

沈源是世家子弟，如今已经在家族的公司工作，职位也升到了经理的位置，而眼前的这些朋友，说起来是狐朋狗友，可是他们的家世显赫，和沈源这般只是富二代还算普通的，出主意的官二代那可是书委书记的侄子，在市里，虽然不说能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可是势力也是不想小的，沈源虽然比他们大上三岁，不过二十六岁的男人，倒也爱玩，立刻就答应了。

白子瑶就这样和沈源走到了一起，偷偷的私藏着这份突如其来的感情，如履薄冰一般的总有些不安，不敢相信自己真的如同灰姑娘一般遇到了自己的王子，一个月之后，她从幸福快乐的小公主再次沦落为了灰姑娘。

而王月正是沈源青梅竹马的女朋友，一直在追沈源，只是还不是恋人关系，不过王家和沈家是世交，倒也很是看好小一辈之间的感情，王月自然也以沈源的男朋友自居，对于这一个打赌，虽然知道是玩笑，可是却还很是恼火，就如同是吃了苍蝇一般，再看到白子瑶，火气蹭蹭的上来了。

“我只是过来吃饭的。”十一很是无辜的回了一句，看来为了避免以后遇到这些麻烦事，自己应该趁着实习的机会离开，去哪里了？北京？

小七在北京，行动组的总部也在北京，可是如果真的回去，十一轻柔的目光里闪过一丝的犹豫，即使知道自己和顾凛墨早已经在那一场不信任的背叛里没有关系了，可是每一次回北京，却总是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

“吃饭？哼，白子瑶，你以为所有人都和你一样又蠢又傻，都是白痴吗？”王月讥讽的冷笑着，昂着下巴，不屑的打量着这个让自己看起来就讨厌的白子瑶，除了这一张脸长的还勉强可以看之外，整个人根本就是一个妄想飞上枝头变凤凰的拜金女，也不看看自己什么身份，还真的以为沈源会看上她。

沈源走进来时，当看到王月身边的白子瑶，也皱起了眉头，西装笔挺的身材，一张刚毅出色的五官，棱廓分明，健康的麦色，无形里就给人一种成功人士的威严和尊贵。

“沈源，你来的正好，你看看要怎么处理？”嫌恶的不已的瞄了一眼白子瑶，王月快速的向着沈源走了过去，亲密的挽着他的手臂，宣誓着所有权。

“你怎么知道我会来这里？”对于自己的行踪被白子瑶发现，沈源不满的开口，“事情我已经和你解释过了，作为赔礼，你可以向我提一个要求。”

“看她这穷酸样，沈源开张支票打发了，天天被这样缠着，烦都烦死了！”王月轻蔑的看着白子瑶，再次将那天晚上在KTV的人给诅咒了一遍，如果不是他们瞎打赌，沈源怎么会招惹上这样的女人。

其实一个月之后，沈源直接和白子瑶说明了情况，也许诺要给她一张支票，结果白子瑶跑走了，之后不断的打电话过来，让沈源烦的厉害。

对沈源而言，即使白子瑶真的不在乎金钱和地位和自己在一起，可是沈源也是看不上眼前这个没有气质的白子瑶，普通的大学生，是被一个寡妇收养的，寡妇死后留了一些钱给白子瑶，除了学习尚可之外，白子瑶和沈源完全是两个世界的人，她自认为最值钱的真心和感情，在沈源看来如同敝屣。

187章节 别后再见

“好吧，你给我支票，我不再出现在你们面前。”十一低着头，发现自己这样有点不厚道，可是眼前这男人和女人，和这身体的主人绝对不是一个世界的人，当时在游轮上那一个包包就三十多万，而白子瑶所有的家当不过才两万块，所以多了一笔额外的进账，十一是不会拒绝的。

沈源倒是错愕一愣，没有想到白子瑶会这样开口，因为之前他的确答应给白子瑶的钱，可是她却哭喊着，一副被羞辱的模样愤怒跑走了，而如今听到白子瑶这么平静的开口说话，沈源倒真的惊了一下，可是白子瑶一直低着头，让他也看不到她脸上的表情。

王月讥讽的冷笑一声，瞄了一眼白子瑶，果真是为了钱而来的，不过也好，直接打发了也自在，省的看到这女人自己闹心。

沈源从西装口袋里拿出支票，握着钢笔的手很漂亮，修长而有力，快速的在支票上写上了数字，十万，不多但是也不少，“这个算是之前玩笑的补偿，以后请不要再出现在我面前了。”

将支票递给了十一，沈源直接的开口，语调里透露着一丝威胁的冷意，他虽然大方，不至于连区区十万块也在意，可是他不是自动提款机，这十万算是一个补偿，如果白子瑶还想要继续纠缠，沈源自然有办法让她后悔自己的贪心。

“放心。”十一接过支票，自己的信誉是最好的，而且目前又多了十万块，自己倒不用在意之后的衣食住行了。

沈源和王月原本以为十一接了支票肯定会感恩戴德的离开，可是却发现她直接向着餐厅的服务员走了过去，然后被带到最角落里的一张桌子上，似乎是点了餐准备吃饭。

一时之间，沈源不知道为什么感觉到一股子憋屈的感觉，然后不再注意十一，和王月直接走向电梯向着楼上的包厢走了去。

意料之中的美味，十一吃的舒服，然后还是决定回北京，或许自己能逃避一时当一个普通人，可是终究还是要回行动组的，已经少了小七，再缺了自己，上校自己只怕都要常出任务了。

第二天收拾了个简单的行礼，和唯一有联系的同学朱燕说了一声，十一就买了去北京的机票，当看见坐在自己身边的沐放时，十一着实愣了一下，这也太巧了。

沐放没有注意身边的十一，只是侧目看着机舱外，俊美的侧脸给人一种精致的美艳，虽然只是普通的衣着，可是那种妖孽的气场却是怎么也遮掩不了的。

三个多小时之后，当飞机降落在首都机场，十一站起身来准备拿行礼，一旁沐放倒是先站了起来，然后绅士的替十一将行礼拿了下来。

“谢谢。”十一柔柔一笑，之前她将沐放带离了北京之后，就给了他一个新的证件和一些钱，之后就离开了，十一在国安部，手里有不少新的身份可以用，完全不用担心会被查出来，之后她就没有在意沐放的行踪了，却也没有想到他竟然会和自己一起回北京。

沐放勾着薄唇回给十一一个慵懒的浅笑，率先提着一个小小的行李包转身离开，略显清瘦的背影带着一种风华万千的邪魅气息，这个男人永远都是精致而漂亮的。

不知道小七会不会来接机？十一跟在沐放身后，其实突然成了普通人，她也不知道要去什么地方，所以最终还是选择回了北京，如今遇到沐放，再遇到小七的话，那也是注定自己该回来的吧，毕竟自己还是行动组的一员，和小七不同，自己没有需要放弃一切相守一生的人，所以就等自由一段时间之后，还是该回行动组的。

“沐哥，这边，小心！”童瞳原本是高兴的，终于接到了沐放的电话，可是刹那，神色之间骤然转为了凌厉，向着沐放迎面走过去的一个人，在报纸包裹之下的手里赫然是一把黑色的手枪。

沐放怔住了，他即使有身手，却也是一个普通人，听到童瞳的喊叫声，再看着她突然向着自己跑过来，牧放有些不解的看向迎面突然加快速度过来的一个黑衣男人，也看见了他手里的手枪，知道自己要躲避，可是身体却如同被钉住了一般，只能呆呆的看着那手枪对着自己举了起来。

砰的一声，枪声响起，子弹射到了天花板上，十一一手拉过了沐放呆愣住的身体，凌空飞起的一脚直接踢掉了黑衣男人手里的手枪，清瘦的身影却有着格外凌厉的动作，在黑衣男人震惊的一刹那，十一却已经一手接住了从半空里落下的手枪，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黑衣男人的心脏，那柔和的声音此刻也显得冷漠，“不许动！”

机场的保安快速的跑了过来，童瞳更是一把将沐放给拉到了身边，这才戒备的看向四周被惊吓的呆愣住，之后开始四处抛开的旅客，防止再有人混在其中对沐放下手，暗中国安部保护童瞳的特工也在第一时间装作普通旅客站到了童瞳身边。

“谢谢。”沐放笑着向着十一致谢着，刚刚那一瞬间，沐放是真的忘记了躲避枪口，不过估计即使躲，那么近的距离也难逃一劫，倒是没有想到刚刚在飞机上坐在自己身边的女孩竟然有着这样利落的身手。

童瞳疑惑的皱着眉头看着十一，那样踢开枪的动作，到握枪的姿势都太过于专业，让童瞳隐隐的有种熟悉的感觉，可是刚刚的动作太快，也太少，让童瞳咬了咬唇，突然将沐放推开，向着十一发起了攻击，如同当日在游轮上，十一为了测试童瞳的身手做的一样。

从进入国安部之后，她们的训练都在一起，虽然之后在行动组，常常都是各自行动，可是比起其他人，童瞳和十一在一起毕竟那么多年了，即使以前不曾有过密切的交流，可是对于彼此的身手和那细微的习惯还是很熟悉。

童瞳呆愣愣的停下了动作，已经不需要再去确定什么了，可是这怎么可能？使劲的甩了甩头，童瞳呆愣愣的看着眼前格外陌生的面容，只是那眼神太像，那嘴角的笑容也好十一一模一样，浅浅的，淡淡的笑，如同十一给人的感觉一般柔和。

“小瞳？”沐放眯着桃花眼，他不愿意相信刚刚从枪口救下自己的女孩会伤害自己，可是看到童瞳突然动手攻击，又突然收回动作，僵硬在原地，沐放并不清楚童童瞳到底怎么了，不过还是将将童瞳护在了身后，有些戒备的看着十一。

“沐哥，没事。”童瞳快速的回过神来，对上十一那眨了眨眼睛的动作，忽然笑了，即使再诡异，至少十一还活着，

这就足够了。

童瞳终于拿出自己在北京城横着走的架势，直接对着机场保安打出了谭骥炎的身份，然后由国安部的一个特工将黑衣男人给擒住，一行人直接离开了机场，而这个男人曾经是白贤的亲信，当日白贤知道自己已经翻身无力了，所以白贤想过报复。

知道童瞳的身手，也知道她身边还有国安部的人保护着，而谭家的人，白贤也知道都是从军区出来的，根本不可能报复成功，最后白贤想到了沐放，虽然说沐放一直下落不明，可是白贤安插的人一直守候在机场，只要沐放回来，那么就能成功的报复到童瞳和谭家的人。

不得不说白贤的策略是对的，沐放只要回北京，被报复成功的可能性极大，而刚刚也幸好沐放身边跟的人是十一，否则那一枪，来的太快，即使童瞳在，她也是没有防范的。

太过于高兴之下，童瞳有太多话要和十一说，又想要和沐放说话，结果看着分别坐在身边的两个人，童瞳发现自己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十一的身份太过于特殊，所以即使是沐放，童瞳也敢透露。

“沐哥，你们暂时住我在怡然园的公寓！”抓了抓头，童瞳决定先将人给送回公寓，然后再一个一个的说话。

“好，不用着急，我回来了就不会再走了，再说白贤不是已经被收拾了吗？”沐放轻声笑着，微微的眯着桃花眼，俊美如此的脸上表情显得慵懒，一手在童瞳的头上揉了揉，神色里闪过一丝的黯然，“暂时不要告诉谭景御我回来了。”

怡然园的公寓童瞳原本以为秦清会住，结果她在安全之后直接回天津了，所以这里也就空了下来，而因为有了谭宸和谭亦，所以这边就显得太小了，童瞳现在基本都是住在谭骥炎那里，偶然也会回童啸那里住几天，刚好空出来的公寓可以让沐放和十一住。

“我先去洗个澡。”沐放绅士的选择了客房，将大一点的卧房留给了十一，邪魅一笑，带着与身具有的妖孽气息，拎着行李走向客房。

关上房门，将行礼放在了地板上，沐放走到窗户边，极目远眺着，绕了一圈还是回来了，凝望着天空的眼神有点的苦涩，沐放靠在窗口边妖娆的勾着嘴角，自己果真还是任性的，明明知道自己那样不堪的过去，可是当知道那一条短信不是谭景御发的时候，终究还是做不到那么伟大的离开，所以他回来了，回到北京，回到有谭景御的地方，即使此刻他还没有做好去见谭景御的准备。

而客厅里，童瞳和十一大眼瞪着小眼，也不知道要说什么，然后彼此都笑了起来，三天前知道十一死亡的消息时，童瞳一夜没有睡，那一刻的疼痛一点一点的渗透到了全身，不是那样剧烈的痛，而是钝钝的，木木的疼痛，格外的煎熬，而此刻，看着面容完全陌生的十一，童瞳开口，“十一，你说以前行动组牺牲的人是不是都像我们这样活下来了？”

“不知道啊。”十一同样是不解着，这样诡异重生的事情遇到一起就够让人匪夷所思了，更何况接二连三的发生。

“十一，知道消息的那晚，我把你所有告诉我的地方都走了一遍，还有，在后海的时候，我遇到顾凛墨，真的好巧，那几天我几乎都能和他遇见，不管是在后海，还是在餐厅，连书店都能巧遇上，十一，你说这是不是太巧合了？”童瞳原本将十一死亡的痛压到了心底最深处，这几天，童瞳也是恹恹的没有精神，如果不是沐放突然回来，童瞳还不会出门去机场。、

顾凛墨三个字如同一道掩藏在心底深处的伤痕，即使时间过了快两年了，再次听到这个名字，依旧有种无法形容的感觉，让十一想要逃避，“我醒来就在医院，现在的名字是白子瑶……”

十一不动声色的转移了话题，大致的将新的身份和童瞳说了一下，同时也将因为顾凛墨带来的波动情绪再次完美的压下，然后如同童瞳刚刚提到的顾凛墨只是一个陌生人一般。

午饭童瞳直接一车子将十一和沐放载到之前十一介绍的一家酒店，这里离顾凛墨所住的别墅有些的近，虽然地点偏僻了一些，可是酒香不怕巷子深，而这家酒店童瞳还是第一次过来。

“子瑶，你看又遇到了，这还真是巧。”童瞳笑着拉着十一的手，挑了挑眉头，大门口处，在几个下属的拥戴之下，顾凛墨等人正向着酒店大门口走了过去。

快两年了，两年不曾见，十一突然发现顾凛墨瘦了很多，也变了很多，即使只是一个侧面，可是整个人却完全没有了生气，冷冷的，在炎日的阳光之下，周身却如同笼罩着一层疏离的寒意，他怎么瘦的这么厉害。

刚要走进酒店，突然，顾凛墨似乎察觉到了什么，不由的转过头向着十一的方向看了过去，却再次的看见童瞳，之前的巧遇已经让顾凛墨习惯了，只是远远的，目光却从童瞳身上转移到站在她身边的女孩，很年轻，披散着头发，整齐的刘海几乎遮挡住了眼睛，看起来是清清瘦瘦的一个人，而站在她身边的是一个极其美俊的男人，淡蓝色的衬衫，亚麻色长裤，黑发整齐的扎在身后，露出一张英俊至极的脸庞，嘴角带着妖孽般的笑意，沐放？蓝海豚曾经的总监。

“大哥？”一旁开门的下属疑惑的开口，顺着顾凛墨的目光向着童瞳这边看了过去。

沉默的收回视线，顾凛墨大步走进了餐厅，今天不适合和童瞳打招呼，而随着顾凛墨进入餐厅，身后一众十多个下属也都鱼贯而入的走了进去。

终究还是陌路人，在顾凛墨眼中自己只是一个被他处死的警方卧底！十一低垂着目光，看起来依旧很是平静，只是眼神深处却还是有着一抹苦涩淡淡的划过，消失的太快，让人无法捕捉。

“走吧，我们也进去。”童瞳没有察觉到十一变化的情绪，笑着将身边两个好友直接拉进了酒店里。

童瞳将点菜的任务交给了十一，毕竟地方都是十一介绍的，沐放端着茶杯喝着茶，只当十一和童瞳很久之前就认识，所以两个人之间没有一点生疏的感觉。

这一间酒店非常大，或许也是因为地点偏僻了一些，所以才会建造的如此宽敞，酒店后面是就是公园，有免费的停

车场，餐饮这边的包厢窗户都可以看见公园的景色，再加上这间酒店的大厨是从百年老字号的厨师，做的菜非常的地道，光是调料就有五十多种，这也是这里的菜味道非常好，而其他餐厅酒店根本无法模仿的原因。

酒店五楼以上就是KTV包房，一般的顾客很多都是直接吃了饭，然后去唱歌，因为这边完全是顾家的地盘，所以即使包房里有些特殊的服务，也没有警察上门检查。

童瞳和沐放吃过饭之后聊了起来，十一借着去洗手间的机会悄然的出了酒店，向着后面的公园走了过去，午后的阳光浓烈，可是在道路两旁种植的法国梧桐高耸而粗壮，翠绿的枝叶茂密的挡住了阳光，让午后的公园显得格外的静谧，这个时间段估计没有人会冒着大太阳来公园。

这个角落的景色一直是最好的，最适合取景，十一站定了脚步，远远的看着阳光之下的景色，突然遇到顾凛墨真的算是巧合吧，已经快两年了，其实有一件事顾凛墨说的很对，不管自己是不是警方的卧底，有没有出卖顾家，他们永远都是正邪对立的两面。

风安静的吹着，这一刻十一很是平和而安静，名为思念和回忆的东西如同尘埃一般，被风轻轻的吹散了，只是心底曾经那样被温暖的熨帖过，而这一切骤然之间又消失了，快的让人抓不住。

身后有熟悉的脚步声，十一猛然的一怔，绷紧了身体，即使过了快两年了，不用回头，十一却发现自己依旧能清晰的听出身后那沉稳的脚步声是谁发出的，有些记忆太过于深刻，即使刻意的遗忘，却也会在不经意之间想起。

没有想到这里竟然会有人，顾凛墨眉头皱了一下，不过却也认出了眼前的人是和童瞳一起过来酒店的，估计是饭后散步到这里。

转身，回头，十一看了一眼顾凛墨，这一瞬间，呼吸似乎屏住了，然后淡淡的一个颔首，如同看见了一个陌生人一般擦肩而过的离开。

顾凛墨眉头皱了起来，余光看向擦身离开的十一，这一刻，顾凛墨有一种非常熟悉的感觉，那个时候，当他发现她是警方卧底的时候，甚至还出卖了顾家，害死了顾家那么的人之后，顾凛墨在十一的眼中发现的就是这样的眼神，非常的陌生，陌生到彼此之间如同是陌路人。

那个时候，顾凛墨是异常的痛苦，只是情绪被深深的压抑了下来而已，因为曾经熟悉的一切都是一个骗局，那样用陌生眼神看着自己的她才是真实的存在，她是警察，是警方的卧底，是想要抓捕自己犯罪的证据，如此而已。

可是当看着身边之前远远见过一面的人擦肩而去，顾凛墨忽然感觉心脏痛的紧缩着，这种陌生的眼神，陌生的却让他感觉到一种来自灵魂的熟悉感。

危险！突然的，警觉之下，十一快速的转身回头，却见对面的树林里有一道身影，而几乎在同时，十一身影迅速的扑倒了正恍惚的顾凛墨，抱着他在地上快速的滚动了几圈，躲避到了假山后面，几发子弹也射在了刚刚顾凛墨站定的地方。

他在发烧？靠的太近，十一身体几乎是贴在了顾凛墨的身上，这才察觉到刚刚被自己救下的顾凛墨身体该外的烫。

失神只是一瞬间，当对方子弹破空射过来时，顾凛墨已经拔枪向着对面的树林射了过去，神色复杂的看了一眼刚刚扑倒自己的十一，而远远的跟着顾凛墨的四个保镖也立刻向着这边快速的跑了过来，同时通知其他顾家的人有人暗杀顾凛墨。

“你受伤了？”顾凛墨看向十一的手臂，刚刚她扑倒了自己，滚过来的时候，手臂在地上被擦破了一大片，此刻，白皙的肌肤上，渗透着点点的鲜血，虽然只是最不严重的擦伤，可是因为十一胳膊的雪白，看起来倒伤口倒有些的狰狞。

“小伤。”瞄了一眼沾着尘土和血迹的手臂，十一不在意的收回目光，不管是两年前，还是两年后，他们终究只是彼此的过客而已。

“你刚刚和我在一起，对方的人还没有抓到，你这样回去会有危险。”不知道为了什么，顾凛墨却只感觉十一胳膊上的伤口看起来格外的刺眼，一手霸道的伸了过去，挡下了十一要离开的身影，“你和童小姐是朋友，我不能让你因为我陷入危险。”

十一疑惑的抬起头看着顾凛墨，不管是以前还是现在，顾凛墨都是冷淡的，所以此刻对于他的坚持和固执十一有些的不解，只是不想再有任何过多的牵扯，十一软软的声音却依旧是拒绝，“我能保护自己。”

“子瑶，怎么了？”童瞳和沐放问题了酒店大堂的服务员知道十一去了公园，已经出来很长时间了，所以童瞳出来找十一，却赫然发现她似乎和顾凛墨起了冲突。

面对顾凛墨时，十一的脸色是带着淡淡的冷，看起来并不会让人察觉，可是当她看向童瞳时，那微微染上了笑意的温柔眼眸，嘴角也噙着浅浅的笑，面容柔软下来，声音也显得格外的柔软，“我没事，走吧。”

真的没事？童瞳看了看十一，的确不像是有事的模样，可是当目光看向顾凛墨时，童瞳疑惑的发现这个见过好几次，每一次都是冷淡的没有人气的男人，此刻却蹙着眉宇，神色里带着一丝的烦躁，这让童瞳慢慢的睁大了眼睛，眼神在十一和顾凛墨身上流转着，怎么感觉有点不对劲啊。

沐放宠溺的看着童瞳忽闪忽闪着眼睛的可爱表情，可是却发现十一裸露在外的手臂上都是擦伤，从手肘处几乎延伸到了手腕，一大片的擦伤，渗透着血迹，沾染着尘土和地上的草屑，俊美的脸上笑容转为了担心。

“别动，先包一下。”沐放从口袋里拿出一方淡蓝色的手帕，这个年头在中国已经很少有人会用手帕，偶然一些上流贵族的男人或许会随身携带手帕，但是总会给人一种伪娘做作的感觉，可是沐放却不同，他即使拿着手帕，却也是天生的时尚和优雅。

沐放上身穿着丝质的银灰色收腰衬衫，领口开了有些大，露出雪白的胸膛，飞扬的眉头之下是一双妖娆的桃花眼，

绝对媲美女人的英俊五官，虽然美俊，但是丝毫不显得阴柔，反而带着一种天生优雅的邪魅倾城。

“谢谢。”对于沐放，除了一开始在游轮上遇见，之后离开之外，十一和沐放并没有太多的接触，可是那短暂的相处时光里，十一充分的体验到了沐放的绅士风度和体贴，这个男人骄傲而漂亮，看起来总是有些的不羁狂野，可是言语和动作之中，却总是带着一种不经意的温柔。

沐放只是扬唇笑了一下，然后接过十一的手，伤并不严重，只是擦伤，所以沐放动作温柔的用手帕将那手肘处的一大片伤口给包了起来，“回去我给你上药，夏天容易感染。”

“好，麻烦了。”这样的伤口在过去，十一是完全不会在意的，只是擦伤，甚至都算不上伤，可是看着沐放郑重其事的态度，十一柔和一笑，眼睛明亮，明白原来有人关心是这样的温暖。

十一和沐哥什么时候关系这么融洽了？被丢在一旁，童瞳不解的看着十一和沐放之间的互动，余光不经意的掠过，却赫然发现顾凛墨身上的冷意似乎比刚刚更重了一些。

如果说最开始遇到顾凛墨的时候，这个黑道之中身上没有一点的戾气和血腥，可是同样也没有一丝的人气，而此刻，顾凛墨那紧绷的峻脸，黑眸之中隐隐的有着烦躁和不悦渗透而出，让童瞳直接的转过身看向顾凛墨，他看向沐哥的眼神分明带着一股淡淡的敌意。

“我住的地方在附近，去我那里！”话一出口，不仅仅是四周吴淼等人呆住了，连同顾凛墨自己也怔了一下，可是既然已经开口了，顾凛墨却不会再收回，眼神看向十一，冷冷的声音却有着不容置疑的坚定，“你也是为了救我受伤的。”

顾凛墨的坚持，让童瞳和十一都有些错愕，虽然童瞳接触他的时间不长，但是也明白顾凛墨绝对不会是多管闲事的人，一个人眼睛里都没有生气，冷淡漠然一切都不在意的顾凛墨，这样的人怎么可能因为十一手臂上的一点小伤要将人带回自己住的地方。

而十一对顾凛墨的了解更多一些，所以心底就更加的惊诧，回过头看向神色依旧冷淡的顾凛墨，可是这原本该熟悉的脸庞，此刻在十一看来却有些的陌生，或许自己从来都不曾真正的了解过他吧。

心头有着黯然，十一淡淡的笑着，明明该是柔和的笑容里却有着意味不明的爱上，让一旁的给她包扎的沐放疑惑的看了一眼十一，然后抬头看向顾凛墨，或许同样是身为男人，沐放隐隐的能感觉到顾凛墨此刻烦躁的情绪，而这份烦躁似乎就是来源于自己身边的十一。

“那就过去吧。”沐放笑着开口，狭长的桃花眼眯了眯，俊美的脸上带着邪魅的慵懒之色，让人看不透沐放此刻的打算。

顾凛墨所在的别墅这边是顾家以前开发的楼盘，除了一些卖出去之外，其余的很多都给了顾家的一些亲信们居住，当然在市区，顾凛墨也还有很多房产，不过这里算是顾家的一个大本营，从进入山间开始，沿途就有顾家的人在戒备，一路上，进入了私人领地，所以都没有其他的车子，在北京这样寸土寸金的地方，拥有这样一大片的地产，足可以知道顾家的财富有多么的惊人，而且顾家甚至还不曾涉足最赚钱的毒品和军火。

这边十一很熟悉，来过很多次，虽然她更喜欢是住在市区，去哪里都方便，而此刻，坐在汽车里，十一目光静静的看着车窗外，对于顾凛墨的坚持，十一余光扫过身边和沐放说话的童瞳，或许是因为小七的缘故吧。

对于顾凛墨带着三个人回主家这边，别墅内外的顾家人多少还是有点惊奇的，一般除了顾家的亲信和至交之外，外人很少会被带进主家，毕竟顾凛墨有时候也会住这里，这边的地形地势，如果被外人知道了，会非常的危险，不过人是顾凛墨带过来的，自然也不会有人敢置喙。

“刘叔，将药箱拿过来。”顾凛墨又恢复了冷然的一面，甚至不曾再看十一和沐放，只是目光看向童瞳时有些的柔软，“坐一下，我这里还有些糕点。”

佣人将茶水送了上来，十一之前介绍的糕点也被端了上来，童瞳只当是顾凛墨也爱吃，只是有些无法想象这么冷淡的一个男人会喜欢吃这些，毕竟不管是关曜还是谭骥炎，都很少吃的，几乎除了正餐之外，都不是零食的，偶然抽一根烟，应酬的时候喝一点酒。

看到放到茶几上的糕点时，十一目光怔了一下，神色微微一变，虽然之前听小七说过，可是十一却没有多在意，而此刻看着这些口味的糕点都放在了眼前，十一心头有点酸涩的感觉，压抑的难受，连眉头有都无意识的皱了起来。

“痛？”沐放在给十一擦伤的手臂清洗，动作放的轻缓，却还是看到十一脸上一闪而过的痛色，让沐放不由的再次放轻了动作。

“没事。”十一猛然的回过神来，笑着回给沐放一个不用担心的眼神，原本就是可以忽略的擦伤，又怎么可能会感觉到痛呢，只是原本已经过了快两年，原来有些伤口依旧被深埋着，再次想起时，依旧会血淋淋的痛着。

“沐先生休息一下，我来吧。”趁着沐放放下毛巾的时候，顾凛墨拿过药箱里的止血消炎的药膏，向着十一这边坐了过来。

瞬间紧绷了身体，然后又放松下来，十一将眼前的顾凛墨当成第一次见面的陌生人，淡然着眼神，微微一笑，看起来只是面对一个陌生人的态度，不生疏但也绝对不热络。

顾凛墨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这么在意，即使刚刚她是因为扑救自己而在地上擦伤了手臂，可是这也的确是小伤，过了五六天结了痂之后就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了，甚至不会留下任何的伤疤，可是从看到她手臂上的擦伤开始，顾凛墨就有种说不出来的烦躁，尤其是看到沐放和眼前的人在一起时的熟稔随意，那种烦躁的感觉愈加的明显。

沐放已经清洗了伤口上的尘土和草屑，所以顾凛墨接受就直接上的是双氧水杀菌消炎，然后再涂点药膏就没事了。

握住十一手腕的那一瞬间，顾凛墨不知道为什么心突然砰砰的加快了跳动，一种说不出来的悸动感觉如同闪电一般

席卷了全身，连同他那已经枯死的灵魂似乎都被撼动了。

十一依旧保持着淡然的表情，只是近距离之下，才发现顾凛墨真的瘦了很多，脸瘦削的似乎只余下骨架一般，眼下有着淡淡的青灰色，那是长期失眠造成的，不过是两年的时间不见，顾凛墨的眼角似乎已经有了淡淡的细纹，不过也对，如今顾家已经成为了黑道之中的龙头，顾凛墨会这么忙也是情理之中。

一开始十一以为沐放上药的动作已经很轻柔了，结果才发现原本连受伤了枪伤都不在意的顾凛墨擦药的动作更加的缓慢而柔和，似乎担心弄痛了自己一般，低着头，眼神专注，慢慢的将双氧水擦在破了皮擦伤的手臂上，一点一点，如同呵护着珍宝一般。

188章 假公济私

看着给十一上药的顾凛墨，一旁吴淼等人眼睛都要瞪出来了，原本以为顾凛墨对童瞳已经算是极其特别了，这两年来，顾凛墨身边没有一个女人出现过，而顾凛墨和童瞳的巧合遇见，吴淼还能说是因为童瞳那特殊的身份，毕竟因为得罪了童瞳，古玩城那边的堂口老大都直接给端了，可是看到顾凛墨如此小心翼翼的个十一上药，吴淼等人开始感觉自己是不是产生幻觉了，还是这个大哥是假冒的，这还是那个什么都不在意的大哥吗?

“谢谢。”看着已经上了药的手臂，十一淡淡的道谢，然后没有犹豫的将手从顾凛墨的手中抽回，她不知道顾凛墨是怎么了，对待一个陌生人竟然如此的亲昵，可是不管如何，十一却已经不想和顾凛墨有再多的纠葛，原本这一切也在两年前结束了，如今再见面，也不过是陌路人而已。

掌心空了，似乎心也在同时空了一下，顾凛墨将药膏放在了药箱里，余光不经意的路过十一，完全陌生的一张面容，甚至连笑容都显得陌生，而在童瞳身上，顾凛墨甚至能感觉到一股熟悉，可是眼前的白子瑶身上，却应该是完全的陌生，可是却不知道为什么，顾凛墨总感觉眼前的这个人，一言一行，都让他有种灵魂的羁绊，忍不住的去留意。

童瞳吃糕点吃的正欢，看到十一终于处理好了手臂上的擦伤，大方的将余下的三块枣泥味道的糕点都给推了过去，原本以为一辈子再也无法和十一坐在一起吃这些美味的糕点，如同最亲密的朋友一般相聚，可是童瞳没有想到峰回路转，竟然让她再一次遇见了十一。

十一笑着看着一脸忍痛割爱的模样童瞳，柔柔的笑了起来，倒也没有客气的拿起糕点吃了起来，还是那样的味道，淡淡的甜味里带着红枣的香气。

“好吃吧，下一次我们去店里一起吃。”童瞳看着十一，眼眶酸涩的湿润起来，却趁着低头的刹那，将所有的情绪都收敛下来，只是再次拿着糕点的手却微微的颤抖了一下，到此刻，童瞳才真的相信十一没有出事，她还活着，那个总是很温柔，总是会露出浅浅笑容的十一还好好的活着。

“嗯，下一次我们一起去。”十一敏锐的察觉到童瞳变化的情绪，抬起手不动声色的握住了童瞳的手，无声的将力量传递给身边这个二十年多的伙伴，过去那样漫长的岁月里，她们虽然不曾有过亲密的交流，可是却早已经将彼此当成了最亲密的家人。

“大哥，人抓到了。”随着别墅外的汽车刹车声响起，一道粗犷的声音随后也响了起来，伴随的是怒骂声，“给老子老实一点，否则一枪崩了你！”

大头反扭着身后敢在公园里对着顾凛墨开黑枪的小子进了客厅，当看见沙发上坐着的人时，错愕的一愣，不解的看了看吴淼等人，什么时候大哥身边有了这么多陌生的男女的，而且一看就不是顾家的人。

“大哥，就是这小子在公园里开的黑枪，我刚刚已经问过了，这小子是王继强的手下，今天接到了王继强那老畜生的电话，说大哥会在酒店这边出现，也一定会去公园那里，所以这小子就受命去等候伏击大哥！”大头将扭断了双手的男人粗暴的丢在了地上，一脚踩在了他的背脊上，一脸的不屑和愤怒，王继强身为古玩城那边的堂口老大，却越来越胡来，欺诈游客，威胁那些商界交巨额的保护费，让顾家的名誉在那一片越来越差，大头也一直对王继强很是厌恶。

而没有想到，王继强这一次竟然倒霉的踢到铁板了，将住在中南海的某个高官的女儿给抓到了派出所关了一下午，所以大哥还没有来处理，王继强倒是自己就跑了，这也就算了，王继枪竟然还敢派人暗杀大哥，这才是让大头最为痛恨的事情，这样不忠不义的人，整个顾家都是得而诛之!

“大哥，我也不想的，这都是舅爷的命令！”被踩在地上的男人脸上是青紫的肿成了一片，完全看不出原来的五官，嘴角还淌着血，怯懦的向着顾凛墨哀求着，鼻涕眼泪都流了下来，只可惜被大头给踩上了背部，所以才无法挣脱起身。

“带到刑堂去。”顾凛墨冷淡的开口，扫了一眼地板上如同虫子一般哀求蠕动的男人，王继强想要杀自己，他还没有这个胆子，只怕是被有心人怂恿的。

顾凛墨一直禁止顾家接毒品和军火这两桩生意，自然也有一些人不满，毕竟这些可是暴利，可是对顾凛墨而言，顾家每年赚的钱已经非常可观，跟着顾家的那些人也都赚的盆满钵满，再有不满意的不过是因为一个贪字，如今看来，比起贪念，更有人想要杀了自己，好拿下顾家的地位。

“既然顾先生有事处理，我们就先离开了。”不愿意再多留，十一率先的站起身来，清和的嗓音是这个身体主人原来的口音，淡淡的对着顾凛墨颔首，然后准备离开。

“是啊，今天出来够久了，子瑶你和沐哥住一起，还缺不少东西，正好去超市买回来。”童瞳也站起身来向着顾凛墨道别的，毕竟十一和沐哥都踩回来，估计要买不少生活用品什么的。

白子瑶是和沐放住一起的？这个认知让顾凛墨眼神不由的沉了几分，紧抿着薄唇，却终究没有开口说什么，当然，顾凛墨也明白自己没有立场说什么，对于这样突如其来的情绪，顾凛墨自己都格外的诧异。

大头是将对顾凛墨开黑枪的人踩在地板上的，这会看到十一走过来了，挪开了踩在男人背上的脚，“起来，不要挡着路。”

可是变故就在这一瞬间发生的，男人被抓的时候，大头已经派人搜了身，将手枪和匕首都给拿走了，可是谁也没有想到男人的嘴巴里竟然还含着刀片，锋利的刀锋随着男人的挥出来的手向着大头的脖子割了过去，大头立刻向着一旁躲闪了过去，而男人真正的目标却是走过来的十一。

看着迎面扑过来的男人，目光扫过他手里的锋利的闪着寒光的刀片，十一表情很是平静，淡淡的看着，眼前的男人几乎都扑到了身前。

从被安排暗杀顾凛墨的时候，男人就知道如果成功了，自己就是一大功臣，如果失败了，也难逃一死，不过此刻看到顾凛墨的客厅还有其他人，男人就又看到了活下来的希望，只要挟持了眼前这个女人，既然是顾凛墨的客人，势必就能成功的离开。

手腕一动，十一精准的抓住了男人夹着锋利刀片的手，看起来柔柔弱弱的一个人，可是瞬间，左手却已经向着男人的手臂劈了下来。

十一原本是要将眼前的男人给踢开的，可是身体却没有了预期的力度，飞起的一脚只将人给踢到了一旁，十一不满的皱了一下眉头，看了看自己的脚，看来即使自己想要回到行动组，也是需要重新锻炼的，力度和准度都差的太多，也不知道小七是锻炼了多久才恢复到原来八成的身手。

手腕感觉都被眼前的女孩给劈断了，男人痛的哀嚎着，却怎么也没有想到看起来只是柔柔弱弱的一个人，竟然有这么凌厉的身手，可是跌在地上的那一瞬间，看到十一身后的童瞳，男人眼里再次流露出毒辣的光芒，踉跄的差一点跌倒的身体再次向着童瞳扑了过去。

说时迟，那时快，这一切发生其实也不过几秒钟的时间，童瞳看着眼前扑过来的人笑了笑，直接避开了男人的身体，一拳狠狠的击向了男人的小腹，在他吃痛的弯下腰的瞬间，横手劈在了他的脖子后，直接将人给打晕了过去。

现在的女人都是这么身手凌厉，都是这么恐怖的吗？在场的顾家下属呆愣愣的看着出手的十一和童瞳，其实前后加起来也不过十来秒的时间，再看着地上手腕估计被劈断了，这会被打晕的男人，几个大男人后怕的瑟缩了一下身体，难怪和大哥走的近，果真都不是泛泛之辈，出手又快又恨，关键是还都脸上带着笑，莫名的感觉有点恐怖。

童瞳和十一、沐放离开了别墅，刚上车，手机响了起来，来电显示的谭骥炎的号码，从三天前夜里，童瞳不发一言的离开，然后到了早晨七点多才回来，谭骥炎就知道肯定出事了，而童瞳说也只是说了一个曾经的同伴牺牲了，之后几天，童瞳情绪都很低落，而工作的忙碌，让谭骥炎不得不加快了时间，终于腾出了一个下午。

“我在银海路建设银行这边下，你过来接我吧。”童瞳挂了电话，亮晶晶着一双眼，小脸上是溢满的笑，雀跃的等待着谭骥炎难得的半天假。

沐放开着童瞳的车离开，远远的看着站在银行门楼下面躲避太阳的童瞳，即使隔的远了，却也能感觉到童瞳身上那幸福的气息，让沐放忽然生出一股子的怀念，不知道谭景御现在如何了？

等了六七分钟，谭骥炎的车子就停了下来，开的竟然是奥迪的商务车，这让童瞳有些的奇怪，“怎么开的是商务车？”

“去幼稚园接谭宸和谭亦，我们去烧烤。”谭骥炎打开副驾驶的车门，让童瞳上车之后，明显的发现了她脸上的笑容，似乎过去三天的阴霾都一扫而空了，这让谭骥炎有些的奇怪，是什么人或者什么事，让小瞳从情绪里走了出来。

“好。”心情好，童瞳自然是格外的高兴，尤其是谭骥炎还腾出了时间带着谭宸和谭亦一起出去。

“小瞳，你刚刚去见谁了？”谭骥炎专注的开着车，状似只是随意的问了一句，可是余光却紧紧的盯着童瞳的溢满了笑意的小脸，谭骥炎心里头酸酸的憋屈起来，自己太忙，忙到几乎没有多少时间陪小瞳，而这几天看着她即使入睡都不安稳，失落落的，谭骥炎恨不能代替童瞳难受，好不容易挤出了时间来，却赫然发现童瞳已经从失落的情绪里走了出来，而谭骥炎莫名的开始嫉妒起那个让童瞳开怀的人。

呃？童瞳被谭骥炎问的一愣，眨了眨眼睛，目光显得有些心虚，童瞳是很想和谭骥炎分享的自己的情绪，然后童瞳忽然发现自己之前答应了沐放不告诉谭三哥沐哥回来的消息，所以谭骥炎和谭三哥可是亲兄弟，而且之前谭骥炎还向自己打听了沐哥的行踪，所以？

童瞳偏着头看着开车的谭骥炎，犹豫了一下，然后决定还是不能告诉谭骥炎沐放回来的消息，至于十一，童瞳发现这就更不能说了，不管自己和谭骥炎之间的关系如何的亲密，十一和自己都曾经是行动组的成员，她们曾经郑重的宣誓过，不管发生了什么，不管生命受到何种威胁，都不能泄露行动组的秘密，所以还是不能说。

童瞳其实可以面不改色的说谎，甚至连测谎仪都测不出来，可是对于谭骥炎，童瞳是不愿意有任何的谎言的，所以此刻她的表情实在有点的纠结，对了对手指头，思考着要如何和谭骥炎说。

心里咯噔一下，谭骥炎看得出童瞳的犹豫，她不愿意告诉自己？这个推测，让谭骥炎峻挺的眉宇不由的蹙了起来，虽然他不介意小瞳保守自己的秘密，毕竟小瞳过去的身份那么特殊，可是能让小瞳从失落情绪里走出来的人，对小瞳肯定会重要吧，而她甚至不愿意告诉自己对方是谁？

“遇到了顾凛墨，然后去他家坐了一会。”童瞳避重就轻的将顾凛墨给拎了出来，虽然隐瞒了一些事实，但是自己并没有对谭骥炎撒谎，所以童瞳又恢复了笑容，亮晶晶着一双眼，因为笑而弯成了月牙形。

又是顾凛墨！谭骥炎握着方向盘的大手用力的收紧了几分，骨关节因为用力而有些凸起的泛白，童瞳和顾凛墨相遇的几率大的已经让谭骥炎开始怀疑北京是不是太小了，为什么小瞳一出门就能遇见！而且还上门去做客了！

峻脸冷沉了几分，谭骥炎侧目看了一眼笑靥如花的童瞳，不愿意承认自己吃醋了！如果顾凛墨真的别有用心的和小瞳遇见，那么谭骥炎还不会如此在意，可是每一次偏偏真的是巧遇，而关于这点，谭骥炎甚至特意询问了暗中保护童瞳的国安部特工，的确没有任何人跟踪，及二连三的碰面，都是巧合，这才让谭骥炎更是憋屈，阴沉沉着峻脸，那原本想要带童瞳和两个孩子出去烧烤的好心情此刻被风霜直接给冻结了。

“谭骥炎，都说前世五百次的回眸换来今生的擦肩而过，我和顾凛墨这几天一出门就能遇见，你说我和他是不是很有缘分？”说起这一点，童瞳也是很奇怪的，以前都没有和顾凛墨这么巧遇，如今童瞳发现是一出门就遇见，自己都可以去买彩票了，说不定就中大奖了。

“是吗？”谭骥炎从牙缝里挤出话来，虽然还保持着峻冷的姿势，可是神色是明显的不悦，酸酸的开口，“那夫妻呢？”

“夫妻？”童瞳脑子转了一下，关于夫妻有什么谚语古语，想了想，童瞳眼神一亮，脱口而出，“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临各自飞。”

谭骥炎峻脸刷的一下黑成了锅灰，紧绷着脸部线条，一口气差一点没有吸上来。

察觉到谭骥炎身上的冷气，童瞳后知后觉的发现自己似乎说错话了，瑟缩了一下肩膀，陪着笑容，谄媚的对着谭骥炎一笑，快速的转动着脑子，“贫贱夫妻百事哀？”

“我还不至于养不活你！”谭骥炎身上温度再次低了几度，自己和小瞳之间有什么贫贱的，谭骥炎虽然不至于只手遮天，但是也绝对算是权利势大，有什么可哀的！

“床头吵架床尾和？”童瞳发现自己果真是多说多错。

“小瞳，你要和我吵架吗？”谭骥炎侧过头，狭长的凤眸里眼神怎么都显得有点威胁，就这么阴测测的瞅着童瞳。

头摇的如同拨浪鼓一般，童瞳第一次发现谭骥炎有时候非常的难搞！又想了想，终于想出了一句，笑眯眯着眼睛，童瞳解开了保险带，身体向着谭骥炎这边挪移了几分，然后直接的握住了他的手，“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终于，谭骥炎那冷沉的表情软化了几分，不过对于童瞳和顾凛墨之间的偶遇，谭骥炎依旧非常小气的还吃着醋，哼哼两声，“还有呢？”

“愿得一心人，白首不相离。”看着谭骥炎的脸终于由阴转晴，童瞳也松了一口气。

“还有呢？”谭骥炎表情再次回温。

“在天愿做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童瞳又冒出了一句，看着谭骥炎脸上那原本紧抿的薄唇终于微微的上扬，自己也不由的露出了笑容。

“鹣鲽情深……呃，相濡以沫。夫唱妇随……”片刻之后，童瞳抬起头，抱怨的看着谭骥炎，已经江郎才尽，“我就会这么多诗句成语了，再多就想不到了。”

谭骥炎转过头看了一眼童瞳，然后趁着红灯的间隙，快速的侧过身在童瞳的樱唇上用力的吻了一下，冷峻的面容上是满面春风的得意。

被吻的愣了一下，童瞳不解的看着谭骥炎，他没事吧？突然变得这么诡异，然后想了想，童瞳目光不经意的扫过车窗外，看见几辆婚车也停在车道上，忽然恍然大悟的明白过来。

“谭骥炎，你是不是有同事要结婚，所以你想不到祝词，才会让我帮你想。”童瞳高兴的开口，她就说嘛，谭骥炎好好的让自己想这些描写夫妻关系的词句做什么。

“谭骥炎，你难道不知道现在有一种工具叫做百度吗？”童瞳安慰的拍了拍谭骥炎的肩膀，笑眯着眼睛，不过还是很高兴谭骥炎有困难愿意求助自己。

那浅薄的笑意从薄唇处褪去，谭骥炎再次寒着峻脸，挫败的瞪着眼前开过去的婚车，然后认命的发动汽车，要让小瞳有一点浪漫细胞，那根本比天降红雨更难！

谭骥炎事先打了电话到幼稚园，所以谭宸和谭亦早早的收拾了书包在教室门口等待着，然后疑惑的发现谭骥炎的脸色阴沉沉的，如同覆盖了一层寒霜，而童瞳的表情却是格外的灿烂，笑容明亮，眼睛里熠熠的光芒，太过于极端的两种表情，让谭宸和谭亦几乎以为谭骥炎和童瞳之间吵架了，结果就是谭骥炎惨败，童瞳完胜。

“谭骥炎，你说我们去公园烧烤会不会又遇到顾凛墨？”汽车再次向着公园的方向开动着，童瞳坐在副驾驶的位置，忽然向着谭骥炎开口询问着，想到再次会和顾凛墨相遇，童瞳不由的笑了起来，“这一次要真的遇到了，正好将顾凛墨介绍给你认识。”

我一点都不想和他认识！谭骥炎黑着峻脸，不发一言的开着车，虽然在生着闷气，可是对于他的沉默，童瞳早已经习惯了，所以心情雀跃之下，自然也就忽略了谭骥炎那憋屈的心理活动。

坐在后座上，谭宸和谭亦因为童瞳说在车上看书对眼睛不好，所以两个孩子也就没有看书，空出时间观察前面的谭骥炎和童瞳。

“妈咪，你又遇到顾叔叔了？”谭亦通过前排的内置镜看了一眼谭骥炎那紧绷不悦的峻脸，然后一脸天真无邪的开口，“妈咪我听班柳媛媛说，前世五百次回眸，换来今生擦肩而过，看来妈咪和顾叔叔真的很有缘分。”

“谭亦，你也知道这句话？”童瞳从副驾驶上回过身，笑着看着谭亦，对于一个六岁的孩子突然说出这话来，童瞳感觉有点想笑，太老成世故的感觉，尤其谭亦还有着谭骥炎几乎一模一样的峻脸，让童瞳不由乐的拍了拍谭骥炎的肩膀，“谭骥炎，你说现在孩子是不是懂的太多了。”

“我在开车！”专心的开车，所以什么都没有听见！谭骥炎冷冷的丢出一句话来，谭亦这个小鬼果真比谭宸更加的可

恶！

“妈咪，这个是柳媛媛看爱情电视剧上面学的，听说有缘分的人才能结婚。”看着谭骥炎那冷冰冰的脸，谭亦丝毫不感觉有什么可怕的，虽然偶然有时候，他也会感觉到谭骥炎冷着脸，肃杀的眼神的时候会很恐怖，可是大都数时候，谭亦已经知道谭骥炎在某些人面前就是纸老虎，尤其是在妈咪的面前。

“瞳和我有缘分。”一直话说而沉默的谭宸突然开口，一本正经的板着小脸，可是眼神却是格外的认真。

扑哧一声，童瞳受不了的笑了起来，而开车的谭骥炎脸色已经黑的不能再黑了，谭亦回头扫了一眼谭宸，“哥，你可是妈咪的亲生儿子，有血缘关系的。”

谭亦已经知道童瞳和谭骥炎真正的孩子正是当初被丢进森林里的谭宸，而幸运的时，当时谭宸并没有被林子里的野兽给吃了，反而是被一头刚刚死了小狼崽子的母狼给叼了回去，然后一直养大，直到被童瞳带回了北京，而蓝家的事情结束之后，谭骥炎已经给谭宸做了亲子鉴定，比对DNA的结果更是验证了这一切。

“谭骥炎，你儿子说要娶我？”童瞳乐不可支的看着一本正经的谭宸，然后笑眯眯的瞅着谭骥炎，虽然说是一个玩笑话，不过童瞳还是很高兴。

早晚有一天要将这两个小鬼给送去寄宿学校，最好到结婚之后再回来！谭骥炎憋屈着，黑着脸，依旧专注的开车，省的再听到什么话让那个自己更加的郁闷。

谭骥炎和童瞳还没有带两个孩子出来玩过，所以这一次选的是一个大型的游乐场，而游乐场左边的小树林还提供烧烤的器具和食材，所以可以先让两个孩子和普通的小孩子一般玩一下，然后再过来烧烤。

“姐姐，姐姐，你能帮我拿一下气球吗？”这边刚进了游乐场，一个小女孩快速的向着童瞳这边跑了过来，指了指被绊到了树枝上的氢气球，“妈妈去买水了，气球要飞走了。”

童瞳仰头看了一眼，伸了伸手，却发现身高不够之下，还差一点，而身后谭骥炎则沉默着峻脸走了过来，身高手长之下，直接的将蓝色的气球拿了下来，然后递给了一旁的小女孩。

“谢谢叔叔！”重新拿回了气球，小女孩高兴的道谢着，听到不远处妈妈的喊声，快速的转身跑了过去，“谢谢姐姐，谢谢叔叔。”

童瞳努力的憋着笑，谭宸只是挑了一下眉梢，然后打量了一下谭骥炎的脸，然后又看了看童瞳，似乎明白了什么，谭亦已经忍不住了，可是感觉到谭骥炎身上的气息太过于阴沉骇人，所以靠着谭宸的肩膀，将笑生生的给压了下来。

谭骥炎终于明白当天关曜为什么打电话问童瞳关于他老不老的问题了，可是自己有那么老吗？为什么小瞳是姐姐，到了自己这里就成了叔叔！

“谭骥炎，走吧，那边有摩天轮。”童瞳主动的拉住谭骥炎的大手，今天下午，谭骥炎的情绪都有些的不对劲，所以童瞳决定还是不可以嘲笑谭骥炎，毕竟谭骥炎今天好不容易腾出时间带自己和孩子出来。

谭宸和谭亦一开始两个人都感觉来游乐场太过于幼稚，甚至还因此鄙视了一下决定游玩地点的谭骥炎，可是正的开始玩乐之后，放开了，谭宸和谭亦终于如同一般的孩子一样，甚至连谭宸脸上都露出了一丝笑容，谭亦也发现劳逸结合似乎是一个不错的办法。

游乐场的很多项目都有些的挑战人的生理极限，可是对童瞳而言，这些都太过于普通了，那些失重的游乐项目，童瞳以前训练高空跳伞的时候，比这个可刺激多了，尤其是现在有了孩子，所以童瞳和谭骥炎都没有玩，站在一旁看两个孩子在玩。

“怎么了？”谭骥炎看着目光四处流转的童瞳，也顺着她的视线向着游乐场的人群里看了过去，因为是下午了，游乐场的人倒是少了一些。

“没事，找找看有没有顾凛墨，不过想想他应该不至于到这样的地方来。”童瞳倒是一五一十的开口，实在无法想想顾凛墨一个黑帮大哥会带着身后一众黑色劲装的大汉来游乐场，所以想到此，童瞳就笑了，果真是巧遇太多次了，自己总感觉一出门就会遇到。

谭骥炎挫败的看着童瞳，也幸好虽然没有遇到顾凛墨，而且童瞳脸上也没有什么失落的表情，否则谭骥炎就真的要抓狂了。

“谭骥炎，你去哪里？”童瞳看着拿出手机向着不远处树下走过去的谭骥炎，以为他有什么事情要交代下去，所以倒也没有在意，又转过头看向正在玩青蛙跳的谭宸和谭亦。

北京几个城区的公安分局局长接到谭骥炎的电话时都错愕的怔了一下，毕竟谭骥也是副市长，但是并不分管公安这一块，不过谭骥炎如今在北京政坛是风头正强劲，所以几个局长都恭敬无比的接收了谭骥炎传达下的命令。

严打？虽然没有接到相关的通知，而且这一次严打扫黄的地点似乎都是顾家的地盘，不过既然是谭骥炎下了命令，几个公安局局长在挂了电话之后，立刻通知了下属准备开会，制定详细的方案。

至于顾家就算是倒霉了，毕竟顾家如今代替了程家成为了新的黑帮老大，严打或许也是为了给顾家提个醒，让他们收敛一些，黑道的龙楼老大也不是那么容易当的，当初程氏不也是因为得罪了谭家，结果被查的被查，被抓的被抓，所以黑帮虽然除之不尽，但是还是需要收敛一点，有些人是不能得罪的。

189章节 顾家遭殃

挂了电话，谭骥炎那阴霾的心情终于恢复了几分，峻挺的身影向着童瞳走了过来，偶然的假公济私一次也是不错的，难怪有那么多的官员会仗势欺人，欺下瞒上，权利果真容易让人堕落。

等到了四点多，差不多可以玩的项目谭宸和谭亦都玩了一遍，比起其他孩子在有些项目里受到的惊吓和害怕，谭宸和谭亦倒是平静很多，虽然玩的很高兴，但是没有丝毫的害怕。

童瞳去店里选食材了，所以余下的谭骥炎带着谭宸和谭亦开始准备工作，“铺树下。”拿着餐布，谭亦看了看四周，最后决定要将大大的餐布放在树下面。

“虫子。”谭宸看了看谭亦选择的粗壮大树，然后面无表情的否定了。

谭亦还有些的不相信，然后抬起头正好看见一片树叶在风里飘飘落落的飞下来，而树叶上忽然有一只绿色的小毛虫，让谭亦嘴角抽搐了一下，拿着餐布，离开的速度快了几分。

对于谭亦的失误，谭骥炎扫了一眼四周，然后指了指不远处攀爬着金银花的木架边，一排木架上爬满了金银花，绿色的藤蔓和枝叶缠绕在木头上，白色的金银花虽然不起眼，可是却有着浓郁的香味，随风吹散在空气里，让人有种心旷神怡的舒适。

“虫更多。”或许是因为以前在森林里住过，所以谭宸在这一方面是非常的敏锐，顺着谭骥炎的方向看了一眼，直接的断定。

谭骥炎峻脸诡异的绷紧了几分，看了看谭宸，不过还是向着金银花这边走了过去，小瞳应该很喜欢这样的环境，不过当走到了木架这边，金银花的香味格外的浓郁，而谭骥炎定睛扫了一眼，六七条虫已经出现在了视线里，都是蜗居在金银花卷起的叶子上，肥肥的绿色小虫子，让谭骥炎不由的看向一旁的跟过来的谭宸，这孩子竟然还有这样的天赋。

“到现在你们还没有做好准备工作，我都选好食物了。”童瞳手里拿着一个托盘，上面有摆满了她选出来准备烧烤的食物，疑惑的向着谭骥炎和谭宸、谭亦走了过来，金银花的香味之下，让童瞳立刻就喜欢上了这里，“还愣着做什么，就在这里烧烤啊/。”

“有虫。”异口同声着，谭骥炎和谭宸、谭亦同时开口，然后指了指金银花叶子上的虫，而且不是普通的多，仔细一看都有点密密麻麻的感觉，让人不由的毛骨悚然。

“虫？”童瞳疑惑的转过头，然后发现果真叶子上裹了很多绿色的小虫子，然后回头笑嘻嘻的看着谭骥炎和两个孩子，“难道你们三个都怕虫？果真是父子，这个都遗传。”

“我不怕！”谭骥炎这一次抢先开口，嫌恶的看了一眼叶子上的虫子，自己怎么可能怕这个。

“有点恶心。”谭亦优雅一笑，只是撇开的嘴角有点的抽搐，他也不怕，只是同样不喜欢。

“……”谭宸依旧是沉默着，他在森林里遇到过很多虫子，所以他无所谓的。

“那就选这里吧，离的稍微远一点就行了，其实这有什么可怕的，以前我去过一个城市，那里有个习俗，有人专门养殖大青虫做食材，有拇指这么粗，中指这么长，竹匾子里绿油油的一片都是蠕动的大青虫，是当地一个特色的美食，有清炸的，有的放在火锅里烫着吃，还有比较变态的就是烧清汤，一勺子下去，舀上来的都是绿油油，肥嘟嘟的青虫。”

童瞳开口说着，看着谭骥炎将折叠的小桌子放了下来，就将手里的托盘放到了桌子上，孜然、辣椒粉这些调料放到了一旁，食材都是用香料已经腌制过了，直接在炭火上就可以烧烤了。

谭亦的笑容已经僵硬在了脸上，连一向都是面无表情的谭宸这会也微微皱了一下眉头，这样的特色美食实在很恶心！谭骥炎决定今天烧烤的绿色蔬菜，他一个都不会吃。

“木炭应该够了吧？”谭骥炎看着不锈钢烧烤架里的木炭，然后看着依旧有继续加趋势的童瞳，“木炭太多了，都要抵到铁丝网上了。”

“嗯，应该差不多了，我是怕木炭少了，火候不够，到时候这些鸡腿鸡翅烤不熟。”童瞳也没有烧烤过，她虽然以前在野外有过求生训练，那个时候，也只是直接拢一个篝火，将猎来的兔子蛇什么的直接放在火上烤。

在厨艺上，在场的谭骥炎和两个孩子几乎都算是厨房白痴，所以听了童瞳的话，看着一旁桌旁上腌制好的一串一串的鸡腿鸡腿，还有鱼之类的食材，看了看炭火，然后谭骥炎又放了两个木炭进去，如果烤不熟，这些食材吃起来估计会拉肚子。

谭宸和谭亦也随即丢了几个木炭进去，所以等最后谭骥炎用固体酒精点火的时候，烧烤架里的木炭真的快要堆出来了。

十分钟之后。

“谭骥炎，快翻个，竹签要烤焦了！”童瞳并不知道这木炭竟然有这么大的炭火，急忙的喊着谭骥炎翻动手里的竹签，而自己也在不停的翻动着，可是木炭的火苗上来了，那火绝对是熊熊的火焰，呼啦一下，竹签就会被焦，然后断裂。

“妈咪，我来帮忙！”谭亦一看这架势，从童瞳手里接过两串烤肠，然后不停的翻动起来，可是炭火太大，谭亦刚翻动了几下，然后就看着手里的烤肠开始焦黑了，尴尬的看着童瞳，“这还能吃吗？”

“刷点油估计就不会焦了！”关键时刻，谭骥炎终于想出了办法，于是四个人立刻走到托盘这边，用刷子蘸了油刷在食材让，然后重新去烤。

“谭亦，小心，不要烧到手。”童瞳一面喊着，一面鄙视的看向提出这个馊主意的谭骥炎，刷了油之后，炭火很大，油立刻滴到了木炭上，结果火苗是蹭蹭的往上冒。

“这个不能吃了，丢了。”谭骥炎嫌恶的看着谭亦手里那几乎是木炭似地烤肠，然后指了指一旁的垃圾桶。

“我这个羊肉串估计能吃。”童瞳的手艺终究要好很多，冒着被炭火个灼烧手的危险，不停的翻动着手里十多根的羊肉串，虽然竹签依旧被烤焦了，不过看起来至少是可以吃的。

手忙脚乱的半个小时之后，碟子上摆放着烤的太熟甚至有些焦的食物，童瞳看了看火势小了的烧烤架，“现在烤正好了。”

“没有东西了。”谭宸开口，手里拿着最后一串鸡腿递给了童瞳。

童瞳回头看了看，然后和谭骥炎对望一眼，一开始火势太大，所以食材都被烤焦了一些，浪费了一些，而现在终于掌握到技巧了，托盘里的食材全都烤完了。

“下次我们抽时间再过来。”谭骥炎安慰的看着童瞳，抽过湿纸巾擦过童瞳额头上的汗珠，隔行如隔山，谭骥炎算是明白自己也有不精通的行业。

“你们要试试烤虫子的味道吗？”童瞳看向正在吃的谭宸和谭亦，然后指了指不远处的金银花木架。

“不要！”谭宸和谭亦迅速的开口，声音极大，然后还对着童瞳使劲的摇了摇头，他们对烤虫子这一类的特色菜真的没有任何的好奇心。

“挑些可以吃的吃，余下的丢了，回市里一会再去买些吃的。”谭骥炎对烤虫子也是敬谢不敏，看了看桌子上的食材，挑选了一些看了起来还算不错的给谭宸和谭亦，当然将卖相最好的给了童瞳。

虽然说烤的是不怎么样，可是因为食材都是腌制好的，所以味道还算不错的，于是，夕阳的光芒之下，一家四口就坐在铺在草地的餐布上，慢慢的吃了起来，你说一句，我说一句，连谭宸都偶然会插上几句话，让气氛显得更加的祥和而幸福。

最后的收拾完全不需要童瞳动手的，他那骥炎将烧烤架和托盘一类的又送回了店里，谭宸和谭亦将垃圾都收到了垃圾桶，半个小时之后，一行人重新上车回去，不过因为吃的有些油腻，所以谭骥炎决定晚上回到市区之后去吃粥，清淡一点来缓和胃部。

—分隔线—

沐放和十一从超市买了需要的日常用品，或许两个人都有常住在怡然苑的打算，所以将公寓彻底的打扫整理了一遍。

“出去吃吧。”虽然冰箱里也塞满了食物，可是沐放不会做饭，而看着十一也忙了两个多小时了，这会估计都没有力气再自己折腾晚饭。

“嗯，洗了澡出去吃。”十一笑着点了点头，她不曾有和人同居的经验，以前在行动组，那是完全不可能的，毕竟十一的身份摆在了那里，每一次出门，她都会仔细而谨慎的在门窗上设定安检系统的装置，就是防止有人会潜入公寓，或者在公寓里安装了监听器一类的设备。所以这份谨慎小心之下，自然是不可能和人同居的。

而即使在两年前遇到顾凛墨的时候，十一也是会回自己临时租住的公寓，和其他人在一起，即使那个时候，信任着顾凛墨，但是十一也无法安眠，不过此刻不同了，没有了行动组的身份，一瞬间，似乎轻松起来，而且沐放是小七的朋友，十一也不需要有任何的戒备。

半个小时之后，沐放和十一都洗了个澡，夜色已经落下，公寓外有着路灯昏黄的光芒，显得静谧而宁和，十一和沐放漫步在路上，虽然很饿，可是十一是难得享受这样完全放松的生活，而至于沐放，双手插在裤子口袋里，俊美无俦的脸上带着妖孽般的浅笑，勾着桃花眼，慵懒的迈动着步子，宛若高贵的波斯猫，看得出沐放的心情也是极好的。

其实从白贤垮台之后，从收到童瞳的消息知道那一条短信不是谭景御发过来的，沐放就有种重生的感觉，过去的一切，那些屈辱不堪的一切都已经随着白贤的彻底垮台而消亡了，虽然说并不能自欺欺人的认为一切都不曾发生过，可是沐放却依旧等于得到了新生的机会，可是光明正大的走在街道上，再也不用担心会遇到白贤，会被他再次拉入肮脏不堪的漩涡里。

“就去那边那家餐厅吧？”走了十多分钟之后，十一原本是准备带沐放去以前自己常去的餐厅吃饭的，可是他们没有开车过来，而且也都饿了，所以看了一下，十一也不挑食了，直接选了一家。

“嗯，走吧。”沐放笑着点了点头，过马路的时候，依旧绅士的一手扶着十一的胳膊，并不是担心有什么危险，而是身为男人，这是最基本的风度。

这是一家还不错的餐厅，装潢的很是高档，隔壁是一间很大的娱乐场所，门楼之上是耀眼的霓虹灯装饰出来的招牌，所以连同这一家餐厅的生意都很好。

对于吃的，十一还算很有研究的，毕竟除了任务之后，十一都如同普通人一般喜欢四处走走，找寻一些很有特色的店铺，不管是卖吃的，还是玩的用的，只要很有特点，十一一般都会记下。

“子瑶你实习找到有兴趣的公司了吗？如果需要帮忙可以和我说一声的。”在北京，沐放虽然已经辞去了蓝海豚总监的位置，可是他的关系网都还在，虽然清楚十一也许并不需要自己的帮忙，不过沐放还是体贴的开口。

“学校需要实习单位的盖章证明，到时候就麻烦沐哥你了。”十一也是下午接到了班长打来的电话，说实习的表格一定要盖了章传真到学校，否则毕业不给过。

“不用客气。”沐放笑着，菜已经上了上来，因为只有两个人，所以沐放点了三个菜，一个汤，两个人估计都吃不掉。

这边沐放和十一刚拿起筷子吃着有些迟的晚餐，突然店铺外有着警车的警笛声刺耳的响了起来，而六七辆警车直接呼啸而来，然后停到了隔壁娱乐城的大门口，随着车门刷的一下打开，二三十警察从警车上下来，向着娱乐城快速的小跑了进去，正是突击检查，而且因为是谭骥炎亲自下的命令要求严打，但是并没有后续，所有原本和这些娱乐城有关系的相关领导，也不敢提前打电话通知娱乐城。

毕竟上头的意思只是严打一下，并不是真的和顾家的生意过不去，这边公安局里如果真的有人通知了，导致严打失败，惹怒了上头，只怕会更加的棘手，所以今天晚上的严打行动是扎扎实实的秘密行动。

当然，上头几个接到谭骥炎电话的公安分局局长，也各自通过自己的渠道去打听了一下，毕竟谭副市长并不分管这一块，突然下达这样的命令，还是让人有些匪夷所思的，结果一查，就有一条消息，说是几天前，有个派出所抓了一个孕妇，是刑侦处关处长亲自过去接的人，当时脸色非常的不悦，大家都是聪明人，虽然如今外面已经没有谭副市长和童小姐之间的相关报道，可是之前曾经闹的那样风风火火，现在大家就知道估计被派出所抓的人就是童小姐。

而闹起来的另一方就是顾家的人，听说是古玩城那一片的前堂口老大，所以谭骥炎突然下达命令严打一下，各区的公安局这边立刻配合着谭骥炎的命令行动着。

“那是以前程氏旗下的产业，现在应该是顾家的。”沐放不由的想起了顾凛墨，沐放自己也开着京都会所，对于这些娱乐城里的门道自然是清楚，所以今晚会被警察上门检查，让沐放不由的笑了起来，“谭骥炎有时候还真的记仇。”

顾家的产业？十一吃菜的动作顿了一下，然后想到谭骥炎，那个男人对小七真的很好，好的几乎让人羡慕，阮菁的事情，十一从容温那里听说了一点，却也知道阮菁被是童瞳给枪杀的。

可是谭骥炎对小七却依旧是一如既往般的信任和关心，或许这就是一种信任吧，而当初，自己还在顾家的时候，如果那个时候顾凛墨有一点信任自己，就不会将自己抓起来，如果他有谭骥炎那样几分的在乎，就不会有爆炸的发生。

说到了谭骥炎，沐放就不由的想起谭景御，侧目看向橱窗外的夜色，不知道自己突然这样失去了一切消息，谭景御怎么样了。

饭后沐放想要回京都会所看一下，当初，他虽然辞去了蓝海豚的工作，可是京都会所一直都是他私人的产业，所以既然回来了，也该过去看看的，而那样的场合，十一过去毕竟不是很方便。

所以吃过饭，十一在餐厅里继续坐一会然后回公寓，沐放打车去京都会所，毕竟决定不再逃避回北京了，自然要为以后的生活做打算。

喝了茶，十一起身向着餐厅的洗手间走了过去，几步之后，突然走廊尽头的一间房门突然被打开，哗啦一下，十几二十个衣着暴露的小姐冲了过来，乱成了一团，逃的叫的，有的人身上竟然只裹着床单。

“不许跑！”威严的呵斥声在房间里响了起来，十一看了一眼，这才发现走廊这边的房间里还有一道暗门，而警察正是从暗门那边进来的。

这一家餐厅和隔壁的娱乐城其实都是顾家的产业，所以为了应付上面公安部门的检查，娱乐城的逃生通道和这边餐厅是相连的，如果有检查，小姐可以直接躲到这边来，避开警察，可是这一次警方的行动却是非常的严，直接查了过来，一部分警察从逃生通道过来了，一部分警察从餐厅门口过来，直接来了个里外包抄。

“我是过来吃饭的。”十一很是无语的看着要求自己和眼前二十多个小姐站成一排回公安局的警察，看了看她们暴露的衣着，然后看了看自己身上中规中矩的紫色短袖上衣和长牛仔裤，包裹的这样严实，怎么看自己也不像是出来卖的吧。

“我也是在这里吃饭的，你们警察怎么回事啊？”其中一个穿着吊带裙，化着浓妆的女孩也叫了起来，“我只是来吃饭，吃饭也犯法啊？”

“喊什么喊，是不是吃饭回公安局再说！”警察冷声的训斥着，原本他也感觉十一有点不像，可是这一家餐厅和娱乐城是一体的，谁知道是不是真的顾客，所以统一全都给带回去。

十一很无奈的叹息一声，走在队伍的最末尾，如果沐放不先走，说不定还可以给自己作个证明，不过十一看了看眼前的胖警察，他不会来一句沐放是嫖客，口供不可信，想到此，十一不由的笑了起来。

顾家旗下的足浴城、KTV有八家都在同一时间被查了，让顾家大大小小的人都倏地明白过来，原来谭副市长不是大度而是秋后算账，古玩城那边出了事之后，虽然顾凛墨第一时间已经去找王继强去处理，可是一直很安稳，谭家夜没有任何的风声，所以顾家的人以为这毕竟只是一个误会，而且王继强也被顾家除名了，而且也没有听到什么消息说要找顾家的麻烦，所以大家已经事情就这么揭过去了，哪知道还有这么一出。

娱乐城门口。

“有什么事，让登记的法人去公安局说！”负责带队的扫黄大队长严肃的开口，态度丝毫没有半点的软化，这一次的严打上面说的清楚了，谁敢通风报信，就等着卷铺盖回家，虽然说平日里也会接受这些娱乐城的孝敬，可是谁也没有傻到要弄丢了铁饭碗，所以自然也没有人敢胡来。

“是，我立刻联系他。”大头快速的开口，走到一旁打电话，大头今天是带人过来在这边玩，却没有想到警察突然就这么上门了，所以发现根本无法通融之下，大头只能打电话给顾凛墨汇报一下这边的情况，然后目光不经意的一扫，看见餐厅那边被警察带出来的小姐，不由恨恨的爆出了粗口，“我靠，竟然被找到了！那个是白小姐？”

大头傻眼了，主要是白天在顾家的主宅里，十一和童瞳的身手太过于强悍，让人不留意都不行，而此刻大头瞪大眼睛看着队伍最后面的十一，这怎么将她给抓起来了？难道也是旗下的小姐，可是看着不像啊，是打手更贴切一些。

“什么白小姐？”大头的手机已经打通了，顾凛墨不知道为什么脑海里就想起了十一。

“大哥，就是白天和童小姐一起过来的白小姐，她是我们的小姐？”大头还是有些的傻眼，仔细看了看，自己眼睛那可是五点零的视力，真的是白小姐。

“我马上过来。”顾凛墨挂了手机，虽然对警察突然对顾家旗下的产业进行严打感觉有些的诡异，不过这的确是针对顾家的，其他的几家小型的娱乐城都平安无事。

大哥要过来？难道真的是顾家旗下娱乐城的小姐？大头茫然的看着被挂断的手机，决定要和霍允行好好的沟通一下，白小姐来娱乐城当陪唱小姐太浪费了，还不如给了自己培养成保镖更合适。

顾家的如今的结构是除了当家的顾凛墨之外，下面还有四个长老，而如今霍允行正是顾凛墨最好的一个帮手，所以顾家漂白的生意都是他负责的，大头还算顾家黑道上的人，负责一些杂事，刑堂那边有曹叔，而其他城市顾家的地盘，都有各个地方的老大负责，明面上漂白的生意也有霍允行从猎头公司挖来的高级人才负责着，黑道这边差不多是四个长老。

被警察带走之后，车子里的小姐似乎一点都不害怕，或许是因为顾家的势力够庞大，她们都知道即使被抓到公安局，也不过是走个过场，所以大家倒是嘻嘻哈哈的说起来刚刚警察突然上门检查，那些嫖客们惊慌失措的模样。

“小姑娘，你真的是去餐厅吃饭的吧？”坐在十一身边的女孩脸上画着浓妆，烫着波浪的长发，v字领深胸的上衣，下面是超短裙，坐在座位上，臀部都要露出来了，瞄了一眼十一，老成的笑着，“你不是圈子里的人，一眼就看出来了。”

那警察为什么就没有看出来？十一很是无语，原本她还准备今天早一点睡，却没有想到闹出了这样大的乌龙，小七如果知道了，只怕会笑的直不起腰。

“都下来，不需要喧哗，去屋子里带着！”随着警车的停下，警察吆喝着，将抓回来的小姐们向着空的一间会议室领了过去，“都老实一点，先登记姓名和身份证号。”

这边人刚从警车里下来，突然大院外两辆黑色的汽车停了下来，霍允行有些诧异的看着从驾驶位下车的顾凛墨，“这里我来处理就行了，你不用专门跑一趟的。”

霍允行也是接到下面的电话，从家里赶到公安局的，毕竟这严打只怕是个借口，暗中有人针对顾家，所以霍允行更希望顾凛墨现在去处理源头的麻烦，这些小事自己完全可以应付。

西城区公安分局的局长是个深谙官道的老头，看起来有些的胖，弥勒佛一般，可是能从一个普通的警察爬到如今局长的位置，足可以知道他的能力和手腕，此刻看到走过来的霍允行和顾凛墨，倒也是客气的很，“霍先生你亲自过来了，顾先生也过来了。”

“张局，出了事，我这个法人肯定会按照规定来的，该整改的我们一定会整改，绝对不含糊！”霍允行同样热情的笑着，看了一眼一旁从警车上下来的小姐，他接手顾家的生意之后，就非常注意这些方面，霍允行原本就是法学系的高材生，打擦边球的事情没有人比他更加的精通。

“我们也是例行公事的检查，没有问题最好不过了，顾先生这是？”张局长哈哈的笑着，然后疑惑的看向顾凛墨。

虽然说严打，而且针对的还是顾家，可是张局长可不认为自己有面子让顾凛墨来跑这一趟，毕竟事情的源头是上面，顾凛墨这会要去见的人应该是谭副市长吧，怎么会连夜出现在这里，张局长还是有些的疑惑的。

十一也没有想到会在这里看到顾凛墨，怔了一下，眼神交汇，随后淡淡的微笑，如同只是见过一面的陌生人再次遇见，神情看起来很是柔和，但是却依旧带着几分陌生人的疏离。

“我只是去餐厅吃饭的。”十一向着局长和顾凛墨这边走了过来，虽然不知道顾凛墨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这里，可是十一倒不想真的被关押，所以也就率先过来解释了。

局长看了看十一，打量了一眼，能到如今的位置，早已经是火眼晶晶，眼前这个女孩不管是衣着还似乎气质上都不可能是娱乐城的小姐，那份看起来安静却带着坦然自若的优雅，声音并不大，可是态度不卑不吭，神色柔和，明显一看就是教养极好的人。

“这是怎么回事？”局长询问的看向负责带队的警察。

这会警察也感觉到应该是抓错人了，可是当时那样的情况，估计放了一个，其他的小姐都会说自己是去餐厅吃饭的，所以才会一不做二不休的将人都给带回来了，这会听到局长发问，立刻大致的说了一下，然后抱歉的看向十一，“抱歉，这是我的工作失误。”

“没事，那我可以走了吗？”十一倒也不在意，淡淡一笑的开口，娴静而宽容，若是有些性子暴烈一点的，估计这回都要吵开来了，毕竟被当成小姐抓来警局，一般女人只怕都会不高兴。

“这里交给你了。”顾凛墨对着霍允行开口，然后对着张局长淡漠的颔首，随后冷淡的目光转向十一，“我送你回去。”

凛墨过来就是为了接人的？霍允行发现刚刚自己在公安局门口看到顾凛墨的那一刻，自己果真故作多情了，弄了半天，凛墨过来根本就不是为了处理事情的。

190章节 出了问题

而原本不远处被抓过来的小姐们都目瞪口呆的顾凛墨离开的背影，他们也都知道顾凛墨，知道这个顾家如今的当家人，可是却从没有有过任何的接触，只是偶然能幸运的遇到，然后远远的看着这个权势和财富集于一身的冷漠男人。

至于霍允行偶然也会来这些场所视察，当然也只是走个过场，也不会和场子里的小姐有什么纠缠，顾凛墨和霍允行被誉为顾家的钻石单身汉，在场的小姐们却没有想到今天不但看到了霍允行，竟然还看到了顾凛墨，而对被顾凛墨亲自接走的十一，所有女人发现自己心里有些的羡慕嫉妒恨了。

“我可以自己回去。”十一并没有当着众人的面拒绝顾凛墨的护送，毕竟他是顾家的家住，不管是在下属面前，还是警察面前，十一感觉不驳了顾凛墨的面子比较合适，可是走到了门口，对于和顾凛墨，十一知道两年前一切都结束了，

所以并不愿意做过多的纠缠。

顾凛墨眼神深沉的看着夜色之下的十一，路灯的光芒之下，明明是如此一张陌生的面容，可是却又莫名的感觉到一种说不出来的熟悉感觉，羁绊之下，让顾凛墨甚至直接过来接人，不想她在公安局里因为顾家受了任何委屈。

“我送你。”沉声的开口，顾凛墨敛下了情绪，神色冷淡，眼神也是冷淡的没有什么生气，可是态度却显得坚定，对于眼前的十一，顾凛墨没有发现他一直都是非常的坚持，从白天十一的胳膊擦伤的时候就是如此。

“我打车就行了，你不顺路。”以前顾凛墨根本不会如此，更不用说是对一个陌生人如此的纠缠，十一有些疑惑的看了一眼顾凛墨，想了一下，忽然想到了一种推测，顾凛墨是不是借由自己和小七的关系来处理顾家这一次的事情。

可是在十一的认知里，顾凛墨虽然是黑帮之中，可是对于政府官员，顾凛墨也一直都是冷漠的态度，并不阿谀奉承，所以总感觉这样利用自己，想要拉好和童瞳关系的人绝对不是顾凛墨。

“我送你。”再次的开口，顾凛墨知道十一应该是想偏了，却没有解释什么，率先的走向汽车，打开了副驾驶的车门，对于顾家这一次的事情，他会亲自找谭副市长沟通的。

“我坐后……”十一原本是想要坐在后座的，至少拉开和顾凛墨的距离，可是看着已经打开的车门，想着顾凛墨的身份，即使自己和小七在一起，只怕他也是不放心一个陌生人坐在后座的吧，这样太过于危险，于是也没有再多言，顺从的坐到了副驾驶的位置上。

顾凛墨是三天前开始发烧的，那天夜里突然从梦了惊醒之后，顾凛墨一个人开车去了后海那边，也正好在那里遇到了童瞳，或许是之前总是日以继夜的忙碌着顾家的事情，除了四个多小时的睡眠时间，余下的都是在处理顾家的事情，所以身体劳累到了一定程度上，终于爆发出来了，毕竟是铁打的人也承受不住两年来这样高强度的工作。

而即使如此，顾凛墨也只不过吞了几片退烧药而已，依旧不曾落下任何的工作，甚至连同近身保护顾凛墨的吴淼等人都没有发现顾凛墨在生病发烧，而且已经烧了三天了，毕竟一个工作正常，和平日里完全没有任何的差异不同，想要发现都难。

十一之所以知道顾凛墨发烧也是因为中午那会扑倒顾凛墨，有了身体的接触，才知道他身上有些的烫，而此刻，顾凛墨虽然在专注的开着车，可是神色里却有着压抑不了的疲倦。

在下属面前，顾凛墨总将一切完美的压抑下来，虽然顾家的人都知道这两年来，顾凛墨身边没有什么女人，可是他的一切行为习惯都正常，所以也没有知道两年前的事情对顾凛墨造成的巨大影响，让他如同机器人一般疯狂的忙碌着，用工作来麻痹着自己。

在十一面前，顾凛墨不知道为什么就没有掩饰这种倦累，眉头皱了起来，脸上的表情显得有些的难受，尤其是此刻他依旧需要打起精神专注的开车。

“我来开车！”十一终于开口，想到顾凛墨刚刚就是用这样的状态一路将车开到公安局来，没有出车祸却也是万幸了，十一一贯都是温柔的，可是此刻，十一却突然感觉有些的烦躁，语调也不太好。

嘎吱一声，将汽车停了下来，顾凛墨看了一眼十一，却也没有开口询问她为什么知道自己此刻的状态非常的不好，而是直接的打开车门下车。

重新调换了一下位置，十一再次发动汽车向着怡然苑的方向开了过去，这边原本离公寓也不远，所以开了十分钟不到，却已经到了公寓大门口。

下了车，十一看着走到驾驶室这边要开门的顾凛墨，突然有些的火大，他难道还想这样开车回去?

“等一下……你怎么烧的这么厉害？”十一原本是伸过手要挡下顾凛墨开车门的动作，却不曾想意外的碰到了他的手，也才发现他的手竟然如此的烫，让十一原本柔和的小脸此刻显得有些的冰冷。

“我送你去医院！”终究还是狠不下心来，十一开口看着顾凛墨，他若是拒绝了，十一绝对会直接的转身上楼，顾凛墨的死活早已经和她没有关系了，再说他只是发烧离死还远的很。

“不用。”顾凛墨神色冷淡的拒绝。

不用就不用！十一沉默着刚要转身，却听见顾凛墨再次的开口，“刚刚这边有个医院，直接过去就行了。”说晚话的同时，却已经率先迈开了步子。

错愕的愣了一下，十一然后跟了过去，看着顾凛墨走在夜色之下的背影，神色有些的复杂，自己一直以为看人很准，可是似乎从来都不曾看头顾凌墨。

社区的医院并不是很大，只能算是一个诊所，入夏之后，因为天气炎热，倒也不少的市民都有些的感冒发烧，输液大厅这边病人还是很多的。

医生给顾凛墨检查了一下，烧的不是很厉害，只是拖的时间有点长了，引发了炎症，所以即使顾凛墨吃了退烧药，却一直没有退烧。

开了药水和一些药片，因为没有单独的病房，所以只能去大厅里输液打吊针，顾凛墨没有开口让下属过来，十一也不好开口，只能和其他输液的病人家属一般让顾凛墨坐在输液大厅稍微靠着角落里的椅子上。

顾凛墨的身体在病毒的摧毁之下，差不多已经是强弩之末了，这会坐了下来，突然的感觉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宁静，疲倦的感觉浓浓的席卷而来，原本每天都需要吃安眠药才能入睡的顾凛墨此刻就这么靠着椅子，竟然闭上眼睡着了。

十一虽然不是第一次来医院，可是却是第一次如同一个普通人一般在诊所里跑来跑去的拿药缴费，倒是有些的规矩不懂，尤其是什么医保卡什么的，让十一感觉有点的新奇，等终于办好了手续，也拿了药过来时，却发现顾凛墨竟然睡着了。

顾凛墨竟然就这么睡着了？十一这会倒是真的震惊了，顾凛墨可是黑帮之中，更是如今最为年轻的黑道教父，虽然顾家的威势在外，可是顾凛墨还是有很多的对手，今天中午在酒店外的公园里，就有人对他开黑枪，而这个原本该谨慎小心的男人，竟然就这么在大庭广众之下睡着了，这如果是顾凛墨的仇敌看见，直接开一枪，顾凛墨就没命了！

“是你男朋友，这样吹空调打点滴容易感冒，我这里有小毯子，给你用吧。”一旁一个女孩子也是打点滴，护士正给她拔针，看了一眼十一，笑着将手里的毯子递了过去，“我明天还要过来，一会你要是走，就将毯子放到护办室，刘护士，你帮我收着。”

“好。”刘护士笑着点了点头，看着十一，“还是盖着毯子比较好一点。”

现在人都这么热情吗？十一有些疑惑的接了毯子，向着年轻的女孩道谢着，然后走向睡着的顾凛墨，完全没有想到身后递毯子的女孩笑眯了眼睛，一副看帅哥的色迷迷的表情，能让自己的毯子盖着那么帅的帅哥，太值得了！说不定自己的感冒会好的快一点，最好明天能混到一张照片，然后回寝室，让那一群女人羡慕嫉妒去。

十一将毯子折叠了一下，然后从顾凛墨的胸口盖到了膝盖处，这样的动作之下，顾凛墨原本眉头皱了一下，可是却感觉是很安心的气息，并没有转醒，依旧沉沉的睡着。

十一无所事事的坐在顾凛墨身边，视线从顾凛墨的脸颊上扫过，然后直接的转移开，大厅里有些的噪杂，病人家属们都坐在一起聊天说话着，虽然显得乱糟糟的，可是却感觉更像是真实的生活。

巡视的护士走了过来，对着十一开口，“将你男朋友的手按住，否则针头一旦动了，容易回血，要重新扎针。”

护士说完话就直接离开了，留下坐在一旁的十一有些的呆，犹豫着，可是看了看顾凛墨，终究还是伸过手，柔软的手握在了顾凛墨的手腕上，防止他因为是靠着椅子睡着的，一翻身，或者一动手臂就会让针头偏离造成回血。

顾凛墨睡的有些沉，朦朦胧胧里能听见四周的噪杂声，眼皮重的几乎撑不开，可是并没有感觉到什么危险之下，顾凛墨开始想着自己到底在哪里，然后意识慢慢的清醒过来，呼吸也顺畅了一些，药水味浓郁，然后顾凛墨猛然发现自己手腕上的手。、

察觉到顾凛墨身体一僵，十一以为他睡的不舒服，所以不由的一只手握住了顾凛墨的手腕，一只手握住了他的手指，防止他乱动，一抬头却赫然对上了顾凛墨已经睁开眼的黑眸。

视线交汇的那一刻，对上十一的眼睛，顾凛墨几乎有种身在梦中的幻觉，有这么一瞬间，顾凛墨以为心头那个人从来不曾离开，从来不曾死亡。

“不用动，手上扎着针。”十一淡然的转开视线，将手也从顾凛墨的手上移开了，坐直了身体，“大概还有十分钟点滴就吊完了。”

顾凛墨并没有再开口，只是看了一眼自己的手，然后依旧沉默着，这才再次的发现身上多了一条毯子，卡通的花型，粉色的，顾凛墨忽然感觉心头有些的苦涩和沉重，刚刚那一刹那，他真的以为她并没有死，可是看着这么幼稚的毯子，顾凛墨才明白自己是真的病的严重了，她的审美观一向是喜欢素雅的东西，而不是这种偏可爱的，或许是因为白子瑶还是个大学生，所以才会选择了这样的花样。

相顾无言的过了十来分钟，十一过去叫了护士拔针，顺便将毯子放到了护办室，然后和顾凛墨一起走出了社区医院，手机铃声响了起来，是沐放的电话。

“子瑶，什么时候回来？”沐放从京都会所回来之后，却发现十一还没有回公寓，虽然说白天见识到了十一的身手，也知道她和童瞳是朋友，自然不是普通人，可是对沐放而言，十一只是一个来北京实习的普通大学生，都十点多了还没有回来，沐放还是打了电话过来询问。

“快了，最多十五分钟就到家。”十一终于从和顾凛墨之间那样诡异的氛围里走了出来，柔和的笑着，以前从不会因为自己的未归而有人挂心打电话过来询问，十一心里头有些的暖暖。

“那好，路上小心一点。”沐放这才放下心来，叮嘱了十一注意安全之后，挂了电话。

收起手机，十一一回头就对上了顾凛墨深沉而看不懂的复杂目光，犹豫了一下，淡笑的开口，“你的烧还没有完全退，还是让人过来接你吧。”

“不用，已经好多了。”顾凛墨拒绝着，神色冷淡，似乎生病发烧，刚刚还打了点滴的人不是自己一般。

“那你开车回去小心一点。”十一客套着，将手后里的药递给了顾凛墨，然后微笑的点头，“我先上去了。”不再迟疑，不再犹豫，十一直接走向电梯口，然后按下电梯按钮，跨进，等待着电梯门的合上，隔绝了和顾凛墨有关的一切。

顾凛墨目送着十一离开的背影，却也不明白为什么有种压抑的难受，就算见过两面，却也是陌生人而已，更何况她和沐放同居，和自己也是没有任何的关系。

将药放到了汽车里，顾凛墨发动汽车的手却停了下来，看着夜色之下亮着灯的公寓，万千灯火，每一个回家的人都是幸福的，落寞的感觉一点一点的渗透到了黑眸里，顾凛墨沉痛的闭上眼靠在驾驶位上，神色里有着压抑不住的痛苦和思念。

顾家当初因为她的消息泄露，死了很多的人，而其中除了自己的唯一的一个亲人，还有一个从小和自己一起长大的兄弟，这一切，让顾凛墨几乎无法接受，无法相信这一切只是一场骗局，而他想要呵护的人却是警方的卧底，接近自己，只是为了拿到顾家的消息。

在之后，在顾凛墨处理顾家的危机时，等他接到消息已经来不及了，爆炸的发生是因为警方的人想要营救，最后造成了爆炸，顾凛墨沉默的处理了一切的善后问题，那一刻，得知她死亡的消息时，顾凛墨才突然警觉，自己一直当成责任的顾家，对他而言并不是那么的重要，可惜认知到这个事实时，却已经太迟了，人已经死了，若是时间可以倒转回

去，顾凛墨会不顾那些枉死的顾家的人，不会在意她是警方卧底的身份，同样会将她安全的送走，即使因此自己来接受顾家的家规，却也会护下她的安全。

—分隔线—

因为心情好，童瞳昨晚上回来之后，洗过澡，早早的就睡了，于是早晨醒来的就早了一下，懒洋洋的睁开眼，便对上谭骥炎睡着的峻脸，没有了白天的冷傲峻寒，闭着眼，俊逸的五官比平日显得柔软了很多，英俊的像是一个睡着的大男孩。

可是即使睡着的谭骥炎依旧是霸道的，手臂肯定是圈着自己的腰，而童瞳也发现原本二十多年独睡的习惯随着谭骥炎的霸道就改变了，自己竟然每一次都是抱着谭骥炎睡的，脸贴在他的胸膛处，腿甚至都挤到了谭骥炎的腿间。

早上这样抱着还不热，可是童瞳明明记得，晚上还是很热的，自己应该不会和谭骥炎这个大火炉这么亲密的抱在一起入睡的，所以半夜自己应该是在床里边睡的，为什么早上一醒来就像是无尾熊一般抱着谭骥炎？

“想什么？”谭骥炎睁开眼，昨天下午腾出了半天的时间，结果将工作不得不带了一些回来做，睡的有些迟，这会谭骥炎倒真想再多睡一会，不过看着童瞳睁着眼，拧着眉头思索的模样，让谭骥炎不由的好奇大清早的小瞳在想什么想的这么入神。

“谭骥炎，我们晚上也是这样手脚缠着如同章鱼一样睡的？”童瞳从谭骥炎的怀抱里探出小脸来好奇的开口，近距离之下，童瞳发现谭骥炎刚毅的下巴上冒出点点青色的胡茬，不由的伸过手轻轻的擦过，有点刺刺的感觉，让童瞳忽然发现相对于女人每个月都要五六天的例假，男人每天早上都要起来刮胡子似乎更麻烦。

“嗯。”谭骥炎的声音还带着初醒的慵懒，还有点想睡，所以又闭上了眼，任由童瞳的小手在自己的脸上摩挲着，享受着这样宁静而幸福的温情。

“可是我肯定会很热的推开你的。”童瞳更加奇怪了，谭骥炎的体温有些的高，早晨还不至于感觉热，可是晚上的时候，童瞳绝对不可能和谭骥炎抱在一起，“难道我半夜睡到一旁之后，你又将我给抱回来了？”

“嗯。”依旧是沙哑的应了一个字，对于童瞳而言，谭骥炎是个大火炉，可是相对而言，在谭骥炎看来，晚上睡觉的时候抱着软软的身体，而且童瞳身上比自己凉多了，所以谭骥炎非常不厚道的将童瞳抱在怀里降温。

“那你晚上是不是都没有睡好？”童瞳不由的心疼起又闭着眼睛的谭骥炎，自己半夜一热，肯定会挪到一旁去睡，难道谭骥炎每一次都醒过来将自己在抱回来，等自己感觉热了，再重复这样的动作。

“没有，本能。”一晚上如果真的这样醒四五次，那谭骥炎也不用睡觉了，其实晚上睡着的时候，每一次感觉到童瞳睡到一旁之后，谭骥炎会本能的伸过手将人给捞回怀抱里，然后手脚相缠，而做这些的时候，谭骥炎是根本没有醒的。

还有这样的？童瞳笑了起来，看着想要睡的谭骥炎，然后也安静下来，趁着清晨温度还很低，所以童瞳在谭骥炎的怀抱里蜷缩了一下，寻找到一个最为舒适的位置，然后也抱着谭骥炎的脖子，继续补眠。

时间一点一点的走过，三分钟之后。

“不行，谭骥炎，松开，你太热了！”感觉到谭骥炎身上越来越烫的体温，童瞳不由的推了推谭骥炎的胸膛，却赫然感觉到头顶上的呼吸声陡然之间粗重起来，然后还没有撤退的手脚再次被谭骥炎的手脚牢牢的禁锢住，靠的太近，几乎是扭在了一起，然后童瞳就感觉到谭骥炎身上某处zhuo热的抵在了自己的身上。

咻的一下，睡意全无，童瞳睁大眼瞅着谭骥炎，而谭骥炎同样也是睡意全无，深邃的黑眸宛若漩涡一般，深沉的凝望着童瞳，似乎要将她整个人给吸进去。

“谭骥炎，大清早的纵欲对身体不好！”童瞳红着小脸，在之前很多次被折腾的惨兮兮的经验里，童瞳已经明白这个时候绝对不可以大动作的推开谭骥炎，否则更容易让谭骥炎失控，虽然现在谭骥炎还不至于禽兽的折腾自己，可是童瞳也不想自己的双手遭殃。

谭骥炎无力的看着一脸瑟缩模样的童瞳，很是无奈，虽然说以前偶然，好吧，的确有些的放纵，可是小瞳有必要这么抵触吗？难道自己真的老了？

谭骥炎不由的想起昨天在游乐场被叫叔叔，然后抬手摸了摸自己的脸，虽然说之前的时候，谭骥炎知道自己的面相因为严肃冷漠而显得有些老成，可是这些年，谭骥炎感觉自己和几年前几乎没有什么改变的，“小瞳，我显老吗？”

呃？童瞳错愕的看着突然转移了话题的谭骥炎，之前遇到这样的情况，不管自己怎么逃避，谭骥炎每一次都非常禽兽的折腾自己的双手，这一次怎么突然就这么不了了之了，而且这话题转移的未免太快了一点？

童瞳抬起头，静静的看着谭骥炎，不得不承认谭骥炎太过于英俊，每一个表情，不管是严肃，是冷酷，或是偶然腹黑使坏的时候，都让人移不开目光，不对，现在的关键是谭骥炎不应该继续缠着自己给他解决的吗？

难道？童瞳也知道之前偶然有几次是擦肩走火的给谭骥炎用手解决了，可是貌似次数更多的是谭骥炎自己去浴室冲冷水澡解决的，难道是因为冷水澡冲的太多，所以谭骥炎被冲出问题了？

“小瞳？”谭骥炎的声音微微的压的有些低，透露着性感的沙哑，看着童瞳那表情有疑惑转为思索，再转为顿悟后的严肃，谭骥炎虽然不知道童瞳的小脑袋里又在想什么，不过谭骥炎有预感绝对不是什么好事。

“谭骥炎，你没事吧？”童瞳问的有些小心翼翼。

“没事。”谭骥炎应了一声，松开手臂，然后掀起被单坐起身来，在遇到童瞳之前，谭骥炎绝对是奉行道家所言的固本守元之说，不会随便的纵欲，可是如今谭骥炎很想抱怨一句，说这句的道家之人一定是一辈子没有爱过人，否则天天同床共枕，稍微一不小心就会擦肩走火，所以谭骥炎此刻只能起身然后去冲个冷水澡，毕竟纵欲对身体也不好。

童瞳还在思索里，谭骥炎已经直接进了浴室，哗啦啦的水声传了过来，童瞳皱着眉头思索着，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之前谭骥炎一直都好好的，可是不放心之下，童瞳还是决定去浴室观察一下。

大清早的冲冷水澡，谭骥炎也只能认了，可惜这边**刚褪去几分，谭骥炎将冷水调到了温水，童瞳却突然推门进来了，谭骥炎峻脸不由的紧绷了一下，为了不折磨自己那刚在冷水里才熄火的yu望，谭骥炎只能将浴帘刷的一下再次的给拉了起来，阻挡了童瞳的视线，否则这样看下去，谭骥炎真的怀疑冲冷水澡是不是有用。

童瞳错愕的看着眼前遮挡住自己观察视线的浴帘，对于谭骥炎这样的举动，童瞳是百分百的震惊了，浴室有些的大，冬天的时候，童瞳曾来住过一次，洗澡的时候感觉有些的冷，所以谭骥炎就按了个浴帘，结果此刻，看着挡住自己视线的浴帘，童瞳脑子里不由的浮现出讳疾忌医四个字。

每一次洗澡都是自己将谭骥炎给推出去，对于他提议的鸳鸯浴童瞳是一点兴趣都没有，而谭骥炎即使洗澡也是从不避忌自己的，难道真的出了什么问题?

这边童瞳还在陷入乱七八糟的思虑里，谭骥炎已经洗好了澡，看着坐在马桶上托着下巴又开始胡思乱想的童瞳，谭骥炎无奈的摇摇头，凤眸里满是无奈的宠溺，将牙膏给挤到了牙刷上，漱口的杯子里也放满了水，大手这才在童瞳的头上宠溺的揉了揉，“快刷牙洗脸。”

童瞳看着穿着白色浴袍的谭骥炎，黑发还是湿漉漉，被谭骥炎直接用手给向后扒拉了几下，露出饱满的额头，峻朗的脸庞上带着淡淡的可以感知的笑意，让谭骥炎整个人显得温柔起来，冷峻的五官，深邃的凤眸，薄唇勾着浅笑，这原本该是最为冷酷的男人，这会表情却是如此的柔和。

童瞳越看谭骥炎越感觉不对劲，以前谭骥炎冲冷水澡的时候，每一次都会用那种哀怨的眼神看着自己，委屈的像是个被自己给欺负的大男孩，可是今天竟然在笑，难道是强颜欢笑？还是谭骥炎怕自己知道了什么，所以才会故意这样强撑起笑容不想让自己担心?

越想童瞳越感觉不对劲，自己在浴室里磨蹭着，谭骥炎已经洗漱好了，看了看又呆呆的不知道想什么的童瞳，摇摇头，笑着向着浴室外走了去，将床上的被单叠好，两个枕头的整齐的放在了床头，然后打开了玻璃窗户通风，谭骥炎换好了衣服，这才向着楼下走了过去。

_____完结_____

<!--

书籍名称：婚前试爱　作者：吕颜

本书籍由网友“winnie999999”上传　日期：7/23/2012 1:15:44 AM

书包网 http://www.bookbao.com - TXT电子书免费分享平台

Web2.0小说网站，和好友一起上传、下载、分享TXT全本小说。

所有小说仅供试阅，请于下载后24小时内删除，阅读全本请购买实体书。

-->
</pre></body></html>